# 金文文獻集成

第二十一册

現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録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 金文文獻集成

現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第二一册

# 本册目録

## 現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初編

濟寧李汝謙

據一九二三年影印本影印

## 序

下帷課子與時罕通者年餘一日膠州柯君昌泗譁然造予舉　薦公名向予作賀以爲　薦公擢方面矣既出通電相睎知爲新鄭發見古物事不禁驚心動魄者久之比得　薦公教且言海豐吳氏攈古錄一書實得日照許印林先生之助乃躍然以興及至　薦公軍門寒暄未竟即爲余樂道其詳於出土古物業已如數家珍且指撝幕僚彙爲一編第其大小校其重輕行將景印公諸當世是殆天授兼資有非尋常所可及已　薦公且語余曰吾國之視古物以爲第供私人玩好而且巧取豪奪罔知忌諱適足以溺人心而敗風俗從未聞公共保存以備研究學問之用昌明文化之資此次主持矯正幸獲申張不惜汲汲成書以防散佚更換之敝至于鑒別考釋原以待之專家非余責也嗟呼古物出世千載一時既待人而後顯亦得人而益章

薦公治軍作戰所至有聲而又於教練之暇倡兵學獎兵工殷殷以養人材籌生計爲已任今者地不愛寶蓋亦有賴于儒將高名附麗以傳之意而

薦公所以處置之者又復如是其光明俊偉宜乎中外震驚謳歌不已洵足引爲桑梓之幸海岱之光此柯君所以爲予賀也　薦公既屬予叙且以專家之業期予自維輕躁萬事淺嘗於金石之學尤未窺其涯涘因憶咸同之際鄉前輩如利津李竹朋先生輯古泉匯濰陳壽卿先生輯古印舉或亟以問世或吝不示人深心各有所寓取法自宜折衷所幸吾鄉不少通材善釋古文者臨清吳君桂華工書古文者黃縣丁君世嶧多識古器者鄆城夏君繼泉精拓古器者利津李君澤庚安得薈萃一堂與　薦公商榷之也癸亥重陽後三日濟寧李汝謙譔

序

新鄭居鄭縣之南許昌之北周轍東遷鄭亦隨之建國於此秦置郡縣因號新鄭今屬河南開封道邑紳李君名銳世居城之南門外曾任安武軍軍官退閒務農宅邊有園圃思鑿井以灌溉之延風鑑家劉國賢相地度宜僱工劉篇劉儒周東印等持畚鍤從事至三丈餘而古物發見時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廿五日也雲鶚駐軍管城有年矣九月一日查防至此聞其事因思鼎彝古物爲先代典型所寄允宜歸諸公家俾存國粹遂遣副官陳國昌往以斯恉相告李紳欣然從之卽以已得之大鼎陸小鼎叁敦肆鬲陸簠貳罍壹甗壹玉玦貳碎銅片伍拾叁悉數繳出先行運鄭因不惜工資命陳副官偕叅謀王燦章會同縣邑官紳再事搜羅於五日續得鼎陸洗壹大鐘肆小鐘拾柒大尊肆罍壹瓿壹壺貳敦肆簠肆簋貳匜壹方盤壹圓盤壹碎銅片伍百肆拾於七日又得鬲叁於九日又得獸尊壹匜貳簋貳圓盤壹小鼎壹觚座壹獸面人身小銅像壹鶴形儀飾貳碎銅片肆拾貳當發見之初許昌張君慶麟聞風而往購去大鼎壹中鼎貳嗣以雲鶚主張歸公爲然亦卽慨然送至先後共得古物玖拾壹碎片陸百叁拾伍均隨時通電全國旋奉巡帥蓬萊吳公令俟掘取淨盡當派員來鄭監運轉交古物保存所拓字庋藏鄭重將事從此歸諸公有永保無疆增學人稽古之資彰先世文明之蹟見者色喜聞者心藏於民國史上發一絕大之光彩誠盛事也考諸古乘鄭於周末時爲韓所併距今已二千八百餘年煌煌古物當爲鄭國宗廟祭祀之器第以久湮土中強半殘缺且剝蝕漫漶僅一方盤鐫字可認外其他有無款識未易剔尋不無缺憾然形製瑰瑋彩銹斑爛其爲周代遺物固無疑義張君慶麟博洽多聞酷嗜金石證以西清古鑑等書逐器鑒別據形式花紋暫定名稱命叅謀長徐壽椿監理其事幷指撝各員權其輕重度其長短分類列號附以攝影先行製版俟續挖有得當再付印所冀海內名宿金石

西清古鑑試披讀歷代金石盡入目圖繪考據綦精詳參差錯落若星宿新鄭掘井發奇藏平王卿士爲武莊三代彝器煥異彩疑是隧道或廟堂湯盤孔鼎時發現唯茲鉅觀所罕見工妙希世美盡收靈氣應隨滄桑變幸值任城靳將軍保存古物賴此君不歸私有歸公有原原本本拓見聞上至公卿下學博接踵來觀銜踟躇商周遺器生光輝從此珍奇留汴洛若者尊罍若釜鍾斑駮陸離蟠螭龍五色燦爛洵瑋麗丹翠濃浸土花封同欽其器莫名寶秦漢以還何足道傾動中外稱大觀羅列一室供參考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曰物常聚於所好又云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薦青將軍好學博古每謂中國寶物或藏一二於私家或致散失於外國殊爲可惜民國十二年癸亥七月適　將軍陳師鄭州聞新鄭李氏掘井發現古物數件恐其散佚亟派軍官勘查復得出古物大小百數十件屬記室會同紳董逐件登錄全歸公有陳列於開封圖書館中中外人士參觀者踵至並繪圖列說彙集成帙以廣流傳俾寶物聚而不散深合於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之意甚盛事也　將軍之功足千古矣

山左東武楊金庚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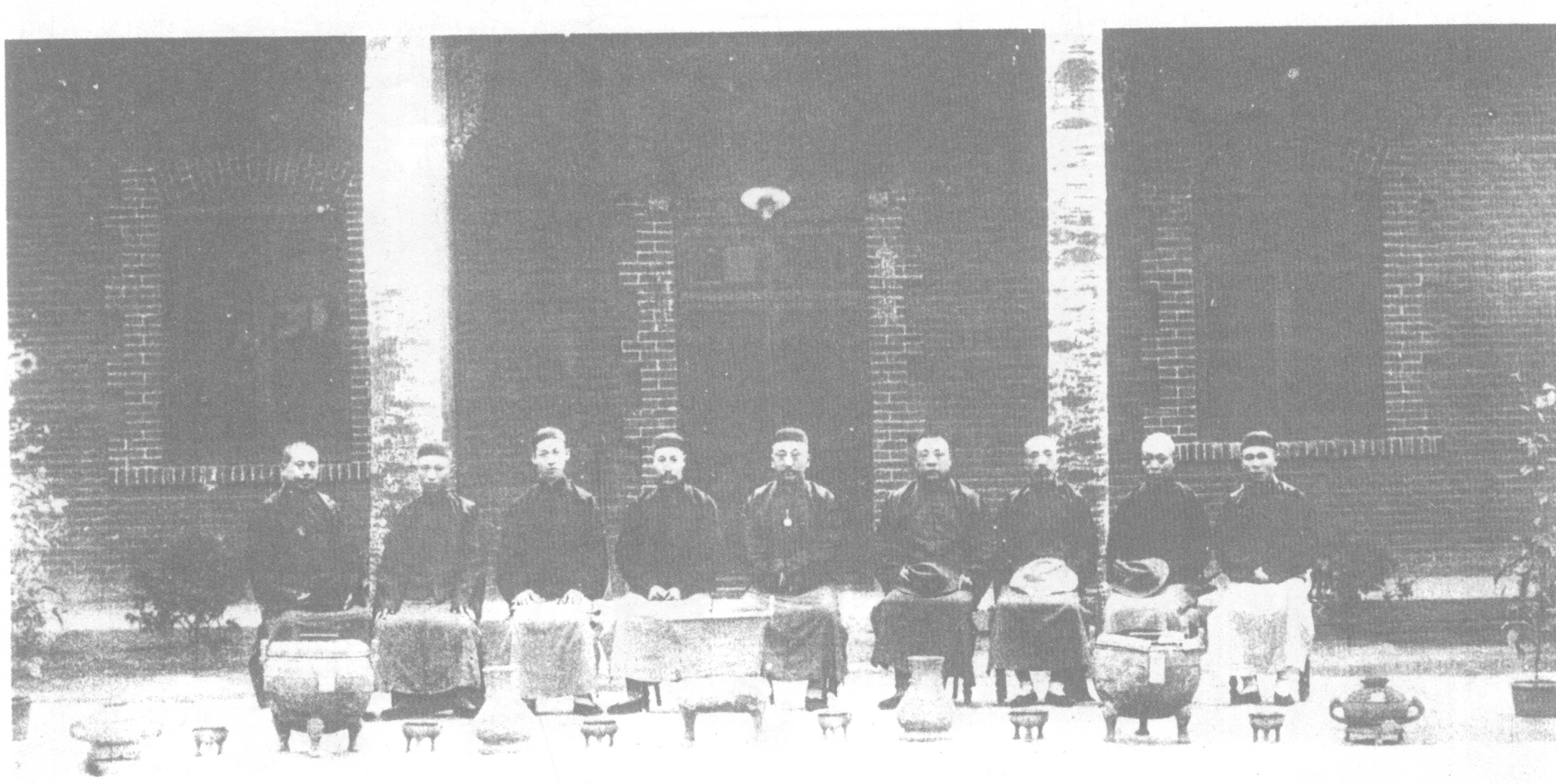
任城靳雲鵬

專家溯厥本源正其舛誤用以嘉惠後學有裨史乘是則雲鵬區區集錄之微意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二年九月陸軍第十四師師長任城靳雲鵬識於管城軍次

監理者叅謀長安平徐壽椿鑒別者許昌張慶麟編輯者正軍法官吳縣蔣鴻元書記官長大興卜競天書記官江都石芝齡經管者副官長永城練開印副官內鄉劉文田叅謀廣平閻香泉監工者副官西平陳國昌叅謀清苑王燦章監視者新鄭縣知事合肥姚延錦邑紳高烜劉鴻恩趙醴泉李克良監護者五十四團九連連長阜陽楊振清排長亳縣王永貴宿縣秦文芳司務長汝南陳景榮暨全連目兵攝影者鄂城嚴繼陵製版者鎮海胡棣生印刷者漢口中瀛照相館

## 監運第一次古物赴汴人員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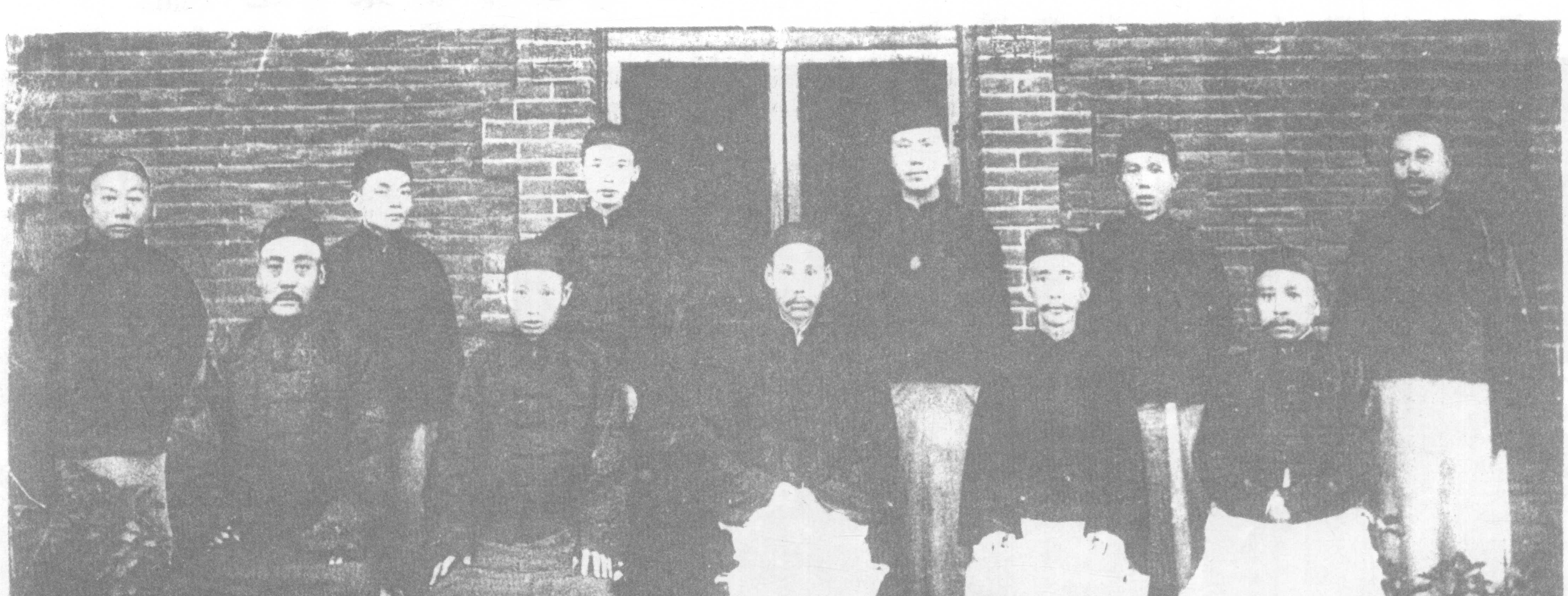


石芝齡 夢樓　張廷良 敢陳　張鴻烈 幼山　陶懷琳 琅齋　何文斌 友于　穆恩棠 作庭　王又喬 幼僑　張慶麟 擢黼　劉文田 明甫

新鄭古器出土地主李君崑山攝影



考訂編輯古物在事同人攝影



劉文田　石芝齡　卜競天　閻香泉　嚴繼陵　胡棣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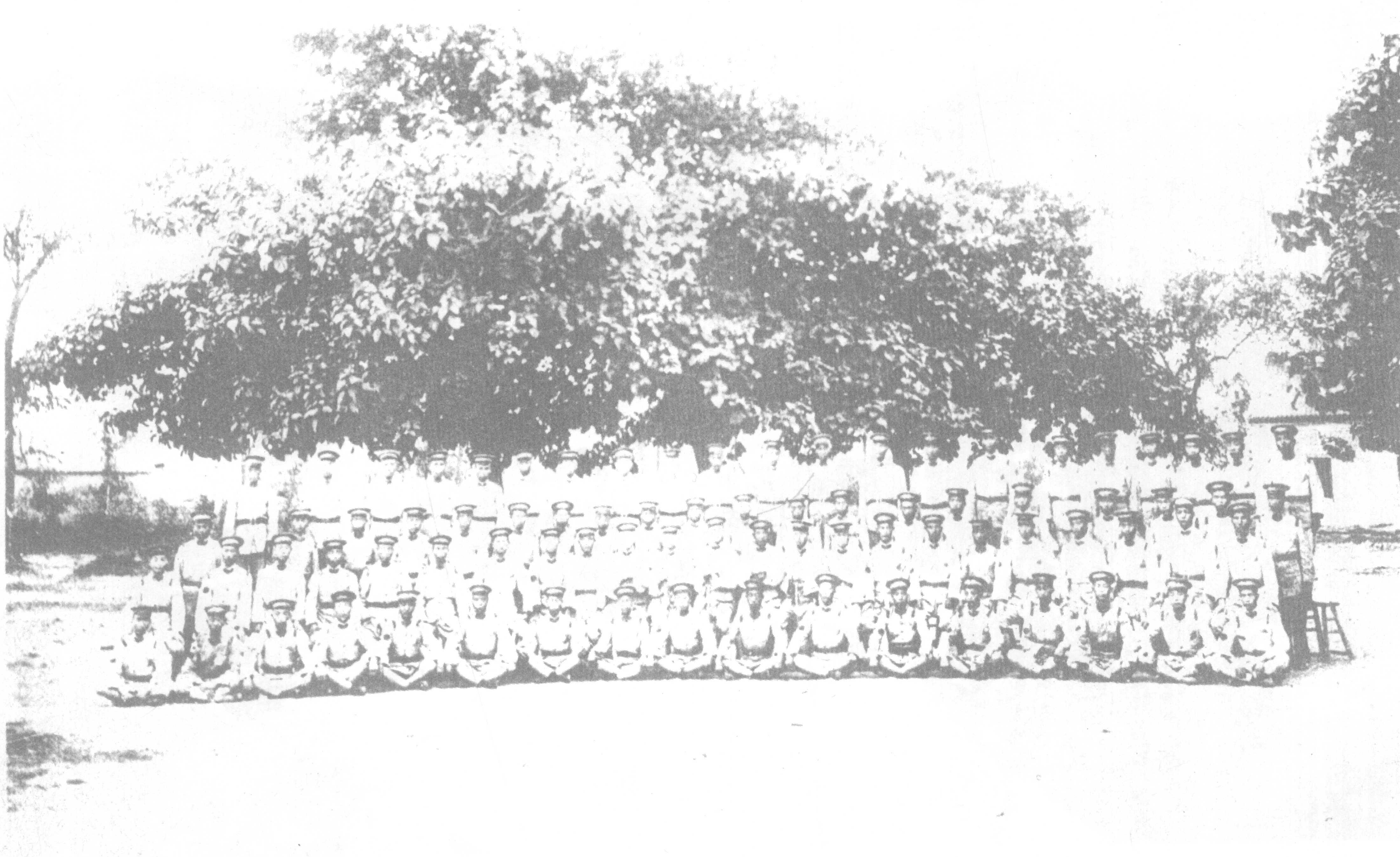
蔣鴻元　徐壽椿　靳雲鶚　張慶麟　練開印

監視挖掘古物在事官紳攝影



李克良　趙醴泉　高烺
王燦章　姚延錦　李銳　陳國昌

監護挖掘古物在事官兵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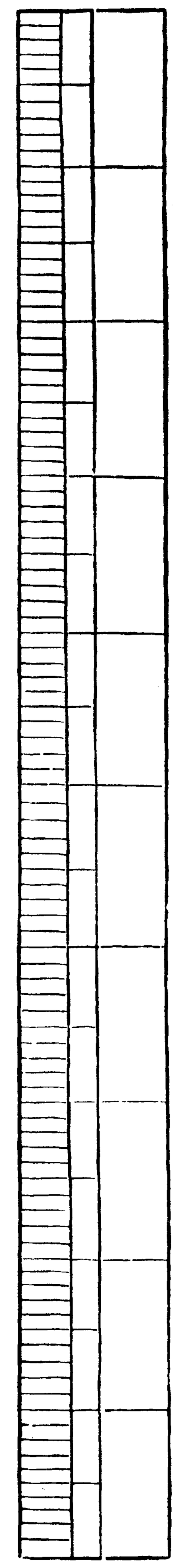
挖掘古物在事工人攝影



新鄭縣發見古物之井穴攝影



漢尺



重量以庫平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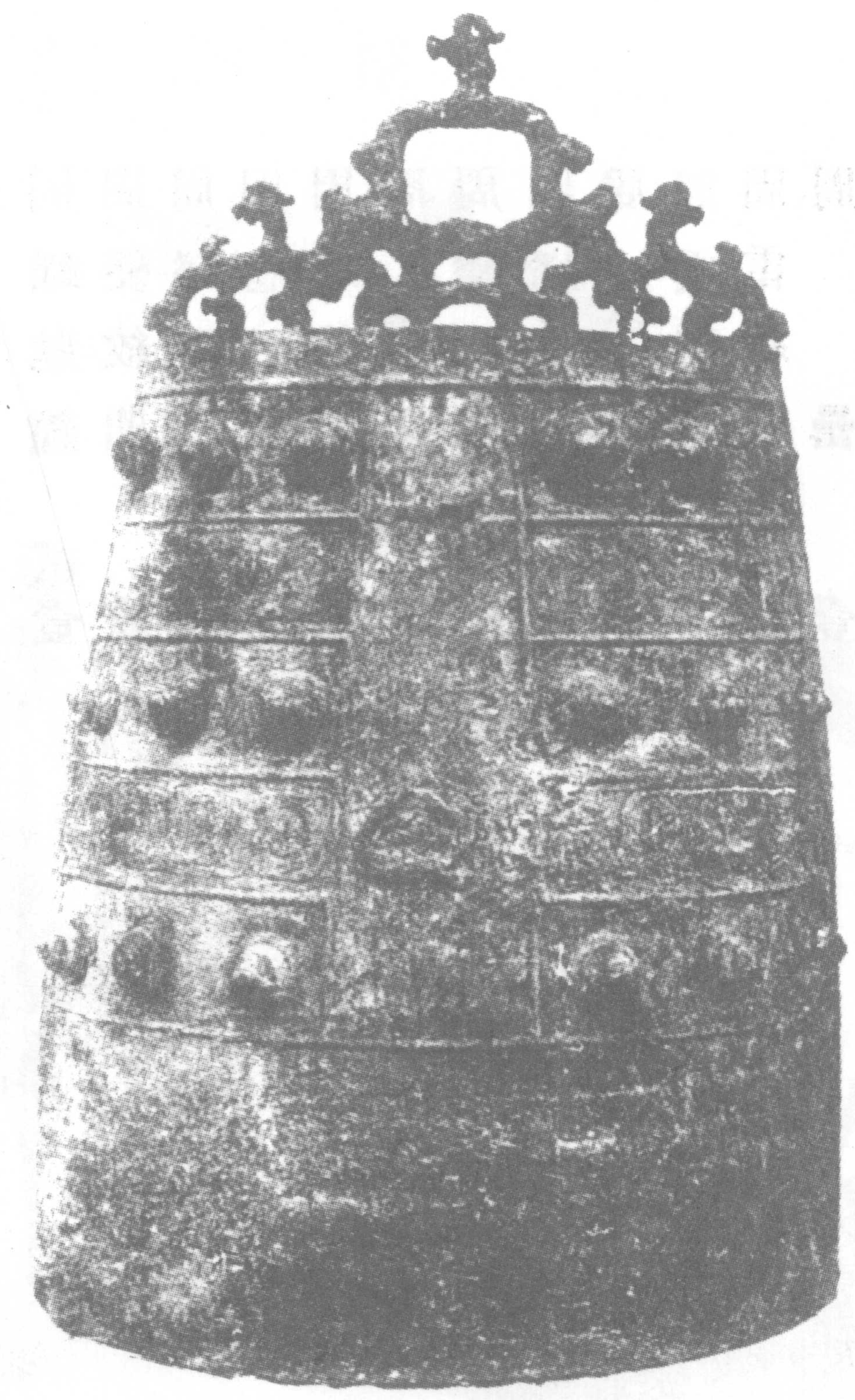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初編目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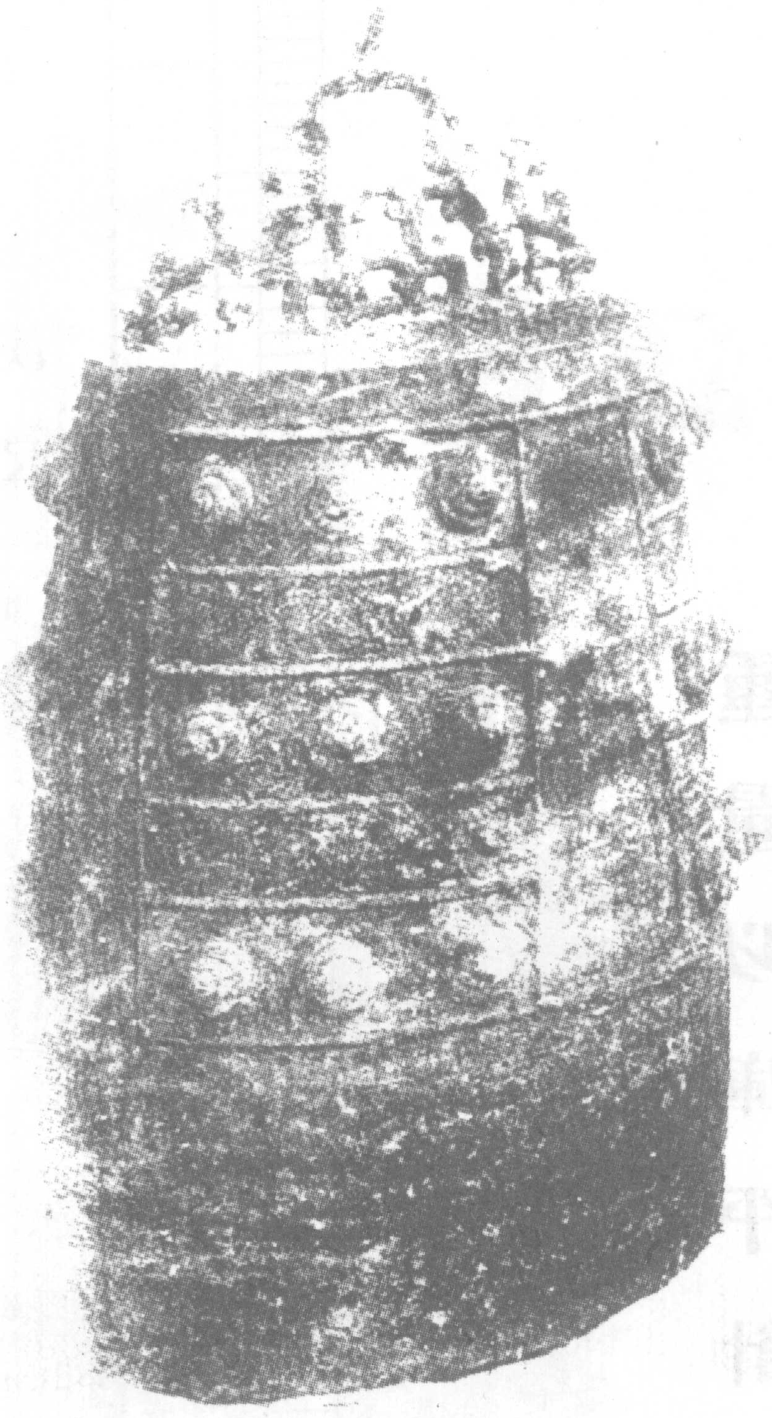
周蟠虺鐘



天字第一號

高叁尺陸寸鈕高壹尺叁寸叁分闊貳尺肆寸伍分上徑長貳尺肆寸横壹尺玖寸叁分下徑長叁尺横貳尺陸寸重叁千柒百貳拾陸兩世所罕見鈕及沿口發現水銀浸

周蟠虺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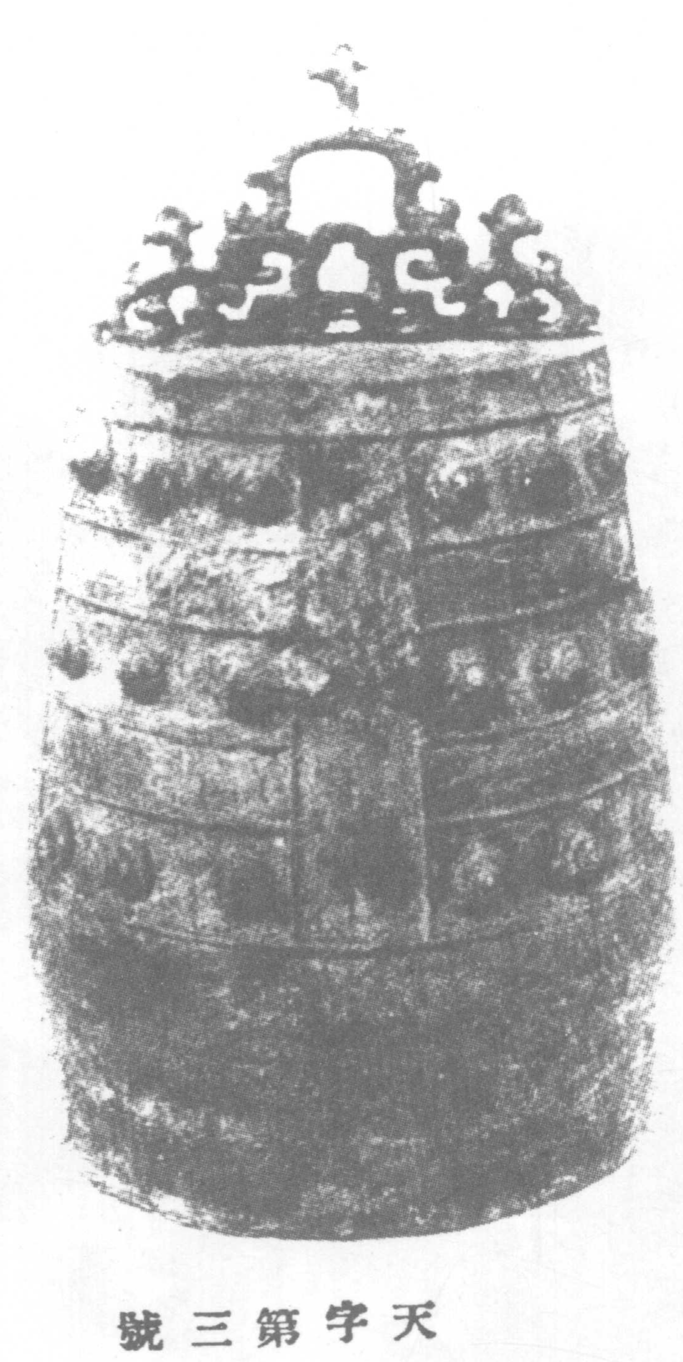


天字第二號

高叁尺貳寸鈕高壹尺壹寸捌分闊貳尺上徑長貳尺零伍分横壹尺柒寸貳分下徑長貳尺伍寸横貳尺壹寸重叁千肆百捌拾貳兩世所罕見鈕上發現水銀浸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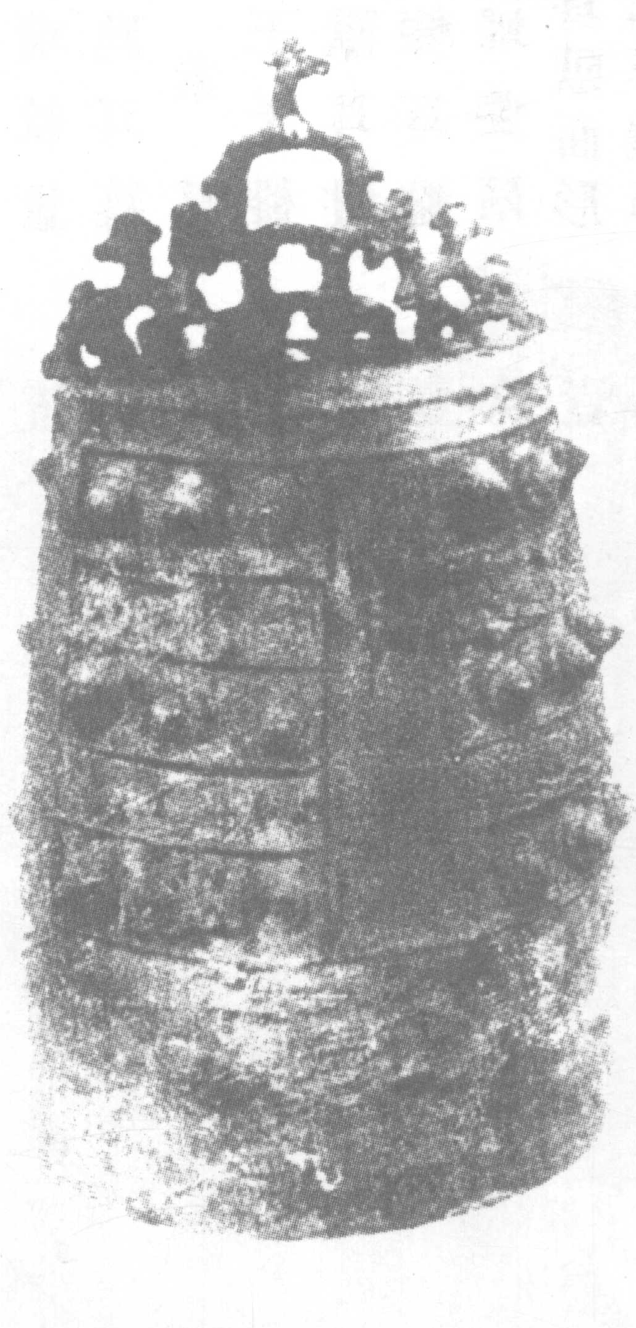
周蟠虺鐘



天字第三號

高叁尺鈕高壹尺貳寸闊壹尺玖寸上徑長貳尺零伍分横壹尺柒寸下徑長貳尺伍寸横貳尺零伍分重貳千捌百零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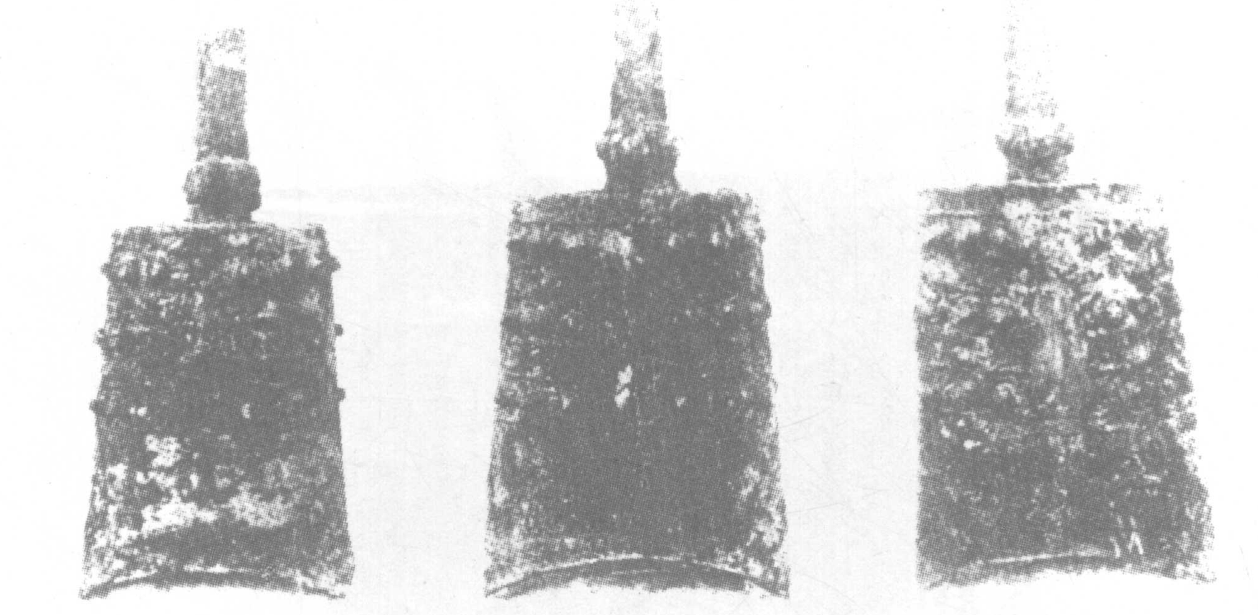
周蟠虺鐘



天字第四號

高貳尺柒寸鈕高壹尺貳寸闊壹尺玖寸伍分上徑長壹尺捌寸横壹尺肆寸下徑長貳尺貳寸横貳尺捌寸重貳千壹百玖拾兩

## 周蟠虺鐘



天字第五號

高壹尺伍寸甬高柒寸上徑長玖寸貳分橫柒寸貳分下徑長壹尺壹寸橫捌寸伍分重貳百捌拾柒兩

天字第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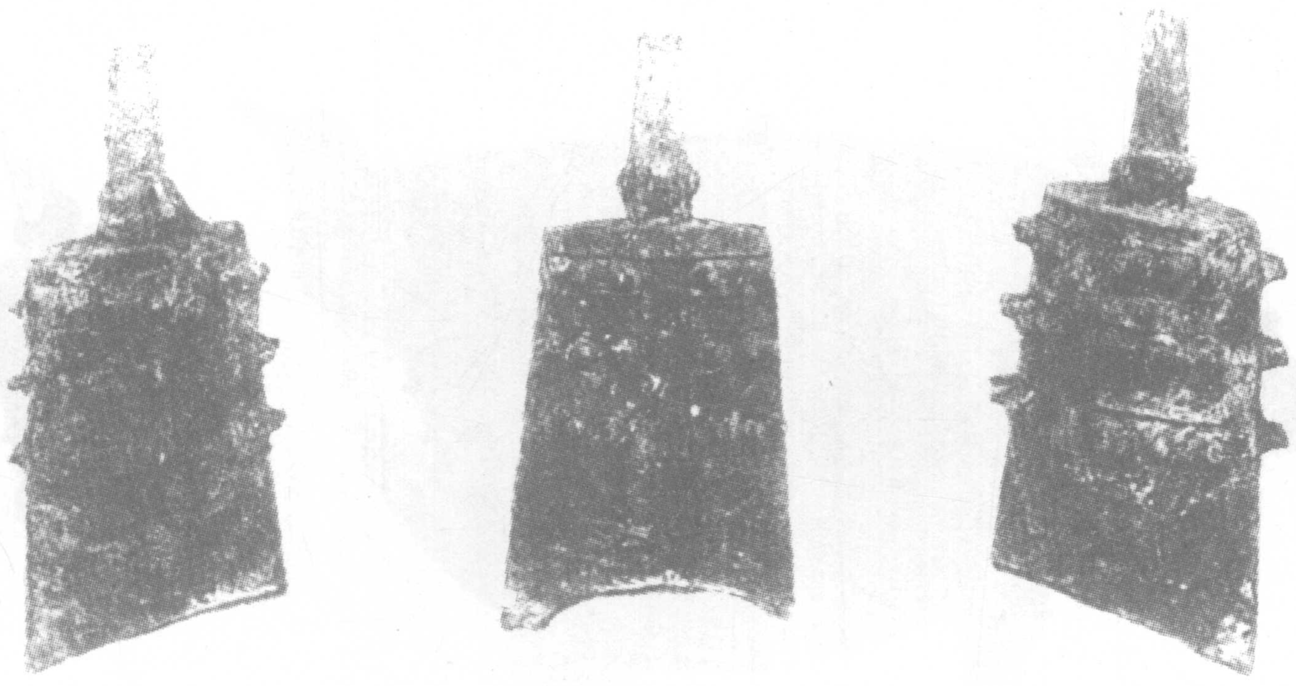
高壹尺肆寸伍分甬高柒寸上徑長玖寸伍分橫柒寸下徑長壹尺壹寸伍分橫玖寸貳分重叄百伍拾叄兩

天字第七號

高壹尺肆寸伍分甬高柒寸上徑長捌寸伍分橫陸寸伍分下徑長壹尺零伍分橫捌寸重叄百叄拾兩



## 周蟠虺鐘



天字第八號

高壹尺貳寸叄分甬高陸寸叄分上徑長捌寸柒分橫陸寸陸分下徑長壹尺零柒分橫捌寸重貳百玖拾陸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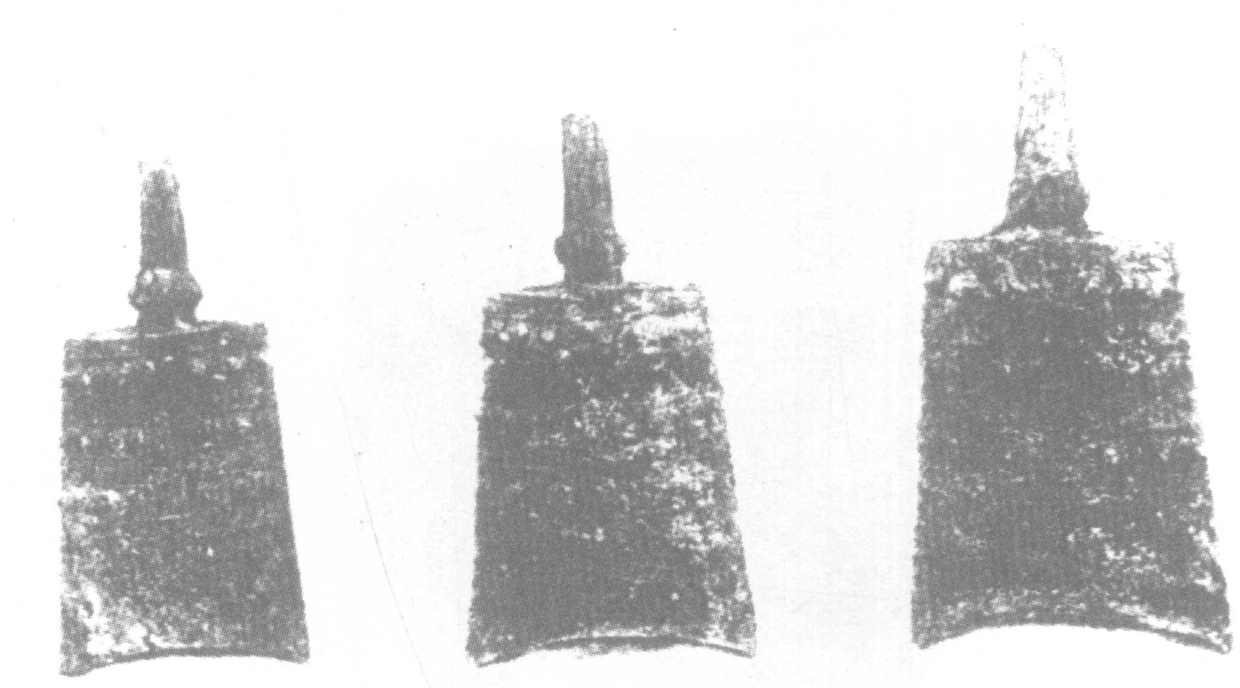
天字第九號

高壹尺壹寸叄分甬高陸寸上徑長捌寸橫伍寸捌分下徑長壹尺橫柒寸伍分重貳百伍拾兩

天字第十號

高壹尺壹寸伍分甬高陸寸上徑長柒寸伍分橫伍寸伍分下徑長玖寸橫陸寸伍分重壹百玖拾陸兩

## 周蟠虺鐘



天字第十一號

高壹尺壹寸捌分甬高伍寸叄分上徑長柒寸貳分橫伍寸伍分下徑長玖寸橫陸寸陸分重壹百玖拾伍兩

天字第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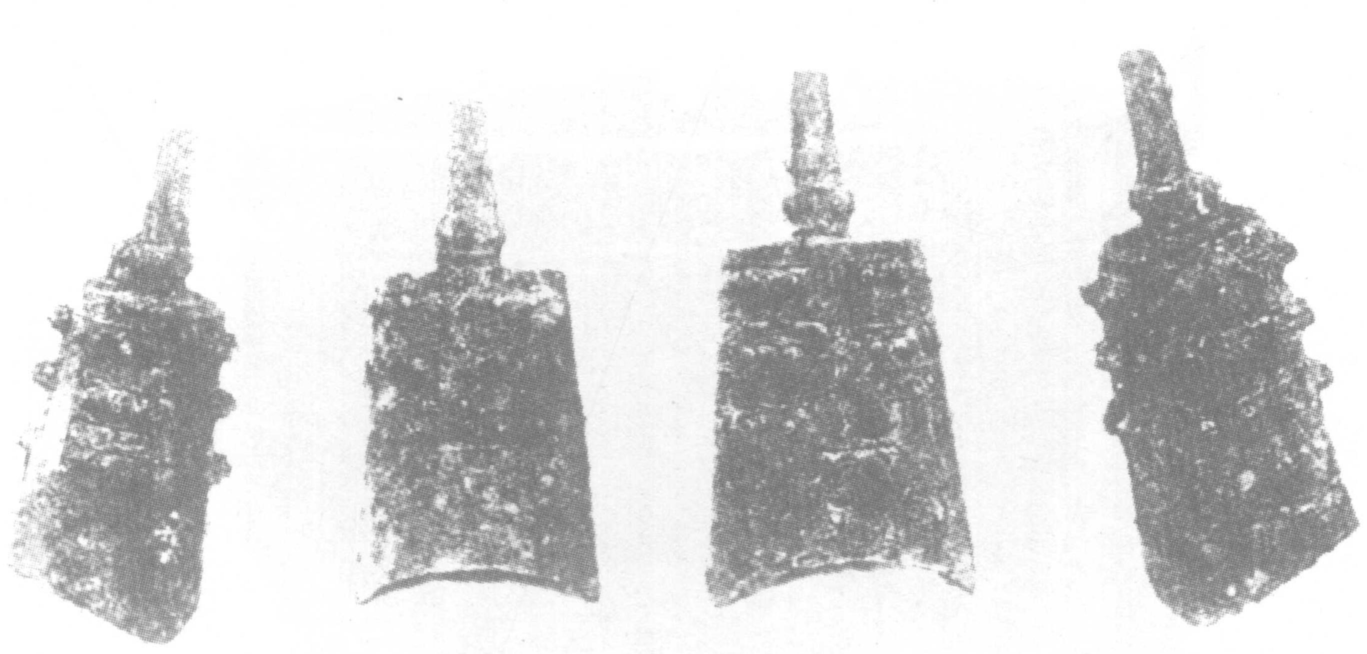
高壹尺零陸分甬高伍寸貳分上徑長陸寸伍分橫肆寸玖分下徑長捌寸叄分橫陸寸叄分重壹百柒拾貳兩

天字第十三號

高壹尺零伍分甬高伍寸上徑長陸寸伍分橫伍寸下徑長捌寸貳分橫陸寸貳分重壹百伍拾兩



## 周蟠虺鐘



天字第十四號

高玖寸捌分甬高伍寸上徑長陸寸橫伍寸下徑長柒寸伍分橫陸寸重壹百貳拾貳兩

天字第十五號

高玖寸捌分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陸寸橫肆寸伍分下徑長柒寸陸分橫陸寸重壹百叄拾柒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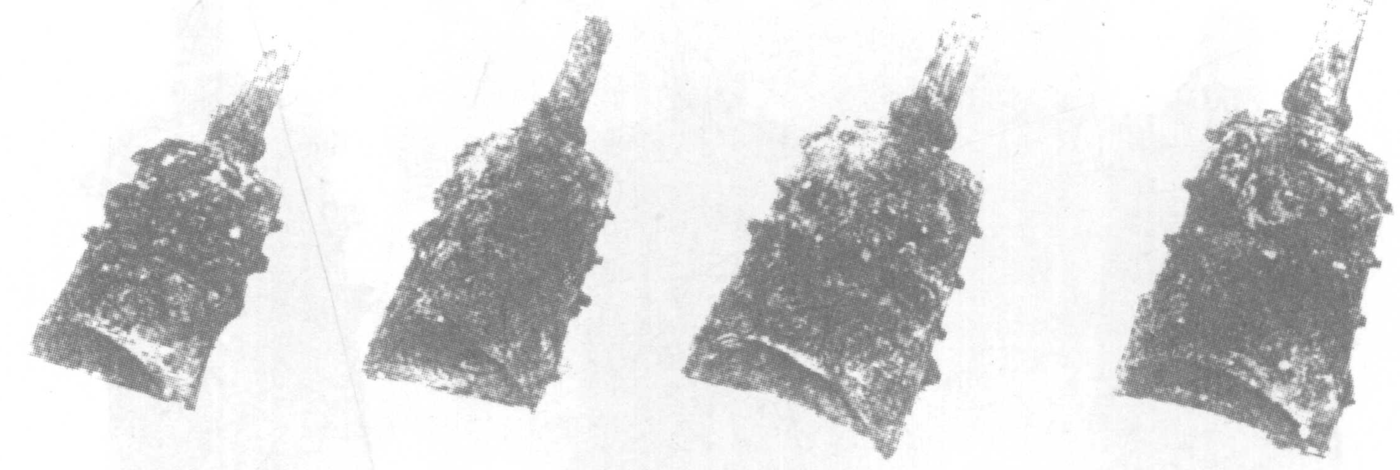
天字第十六號

高捌寸捌分甬高肆寸柒分上徑長伍寸玖分橫肆寸伍分下徑長柒寸貳分橫伍寸肆分重壹百零陸兩

天字第十七號

高玖寸壹分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伍寸陸分橫肆寸下徑長柒寸貳分橫伍寸肆分重壹百貳拾柒兩

## 周蟠虺鐘



天字第十八號

高捌寸貳分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伍寸貳分橫肆寸壹分下徑長陸寸伍分橫伍寸重玖拾陸兩

天字第十九號

高捌寸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伍寸叁分橫肆寸下徑長陸寸陸分橫肆寸玖分重壹百零捌兩

天字第二十號

高柒寸貳分甬高肆寸肆分上徑長肆寸陸分橫叁寸伍分下徑長伍寸捌分橫肆寸肆分重捌拾肆兩

天字第二十一號

高柒寸甬高肆寸上徑長肆寸肆分橫叁寸貳分下徑長伍寸肆分橫叁寸玖分重柒拾貳兩

## 周夔紋鼎



地字第一號

高貳尺捌寸伍分深貳尺零捌分耳高壹尺壹寸闊捌寸肆分口徑叁尺伍寸伍分腹圍壹丈零捌寸重壹千陸百玖拾陸兩世所罕見沿口腹圍及耳發見墨漆古水銀浸多處破裂落壹足壹大空

計五塊



## 周夔紋鼎



地字第二號

高貳尺叁寸伍分深壹尺柒寸耳高捌寸闊陸寸口徑叁尺腹圍玖尺伍寸重壹千零捌拾捌兩沿口發見水銀浸口底破裂落二耳兩空

計四塊

## 周夔紋鼎



地字第三號

高貳尺肆寸伍分深壹尺捌寸叁分耳高壹尺闊陸寸伍分口徑叁尺腹圍玖尺伍寸重壹千零伍拾兩沿口發見水銀浸破裂缺一耳落一耳落二足二空

計四塊

## 周夔紋鼎



地字第四號

高貳尺壹寸伍分深壹尺陸寸貳分耳高捌寸柒分闊伍寸玖分口徑貳尺捌寸伍分腹圍玖尺伍寸重捌百貳拾兩破裂三空落二足

計六塊

## 周夔紋鼎



地字第五號

高貳尺壹寸伍分深壹尺伍寸伍分耳高捌寸闊伍寸捌分口徑貳尺陸寸柒分腹圍捌尺肆寸伍分重捌百貳拾壹兩破裂三空落一耳兩足

計四塊

七

## 周夔紋鼎



地字第六號

高式尺壹寸深壹尺伍寸柒分耳高捌寸伍分闊伍寸玖分口徑貳尺陸寸貳分腹圍捌尺伍寸重玖百玖拾壹兩破裂口缺落一耳一足一大空又一足少缺

計三塊

## 周夔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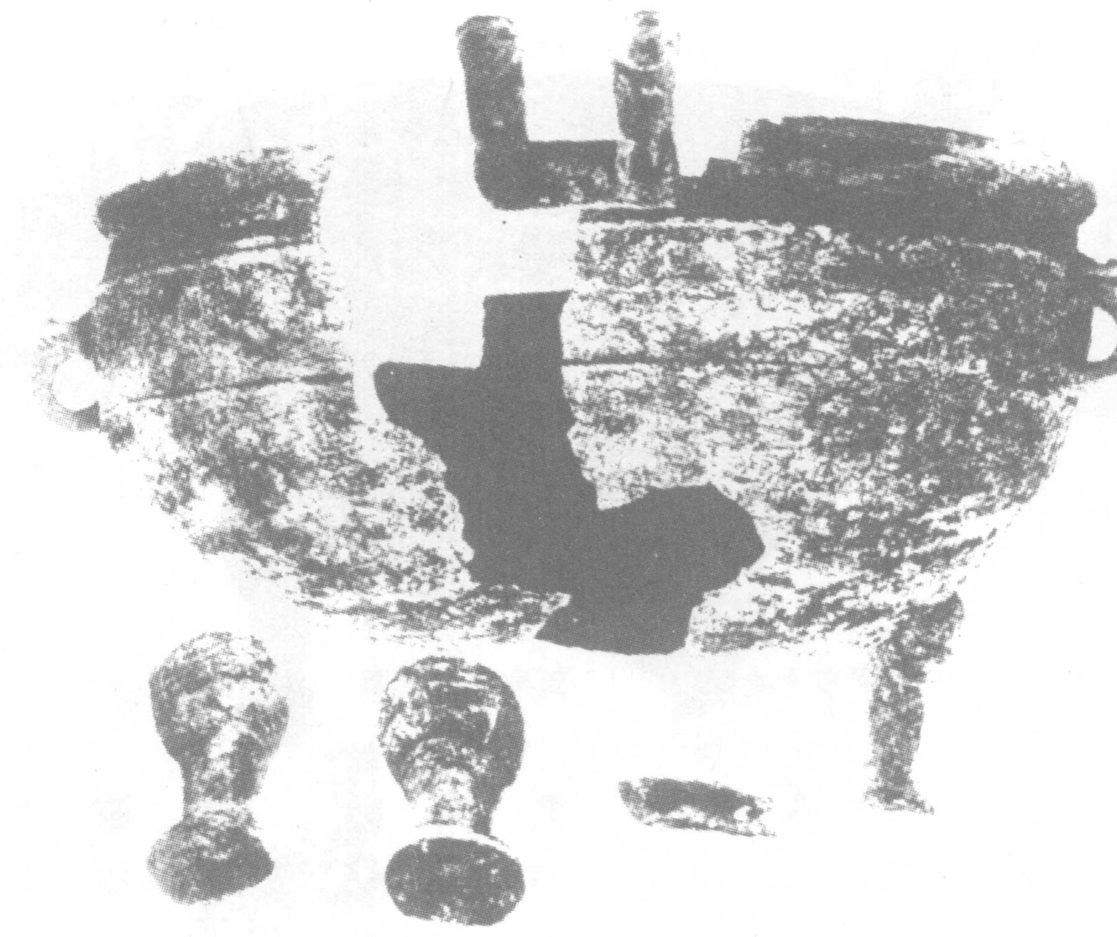


地字第七號

深壹尺貳寸口徑貳尺壹寸伍分腹圍柒尺肆寸伍分重貳百玖拾陸兩足鼻耳俱無破爛約缺鼎身十分之三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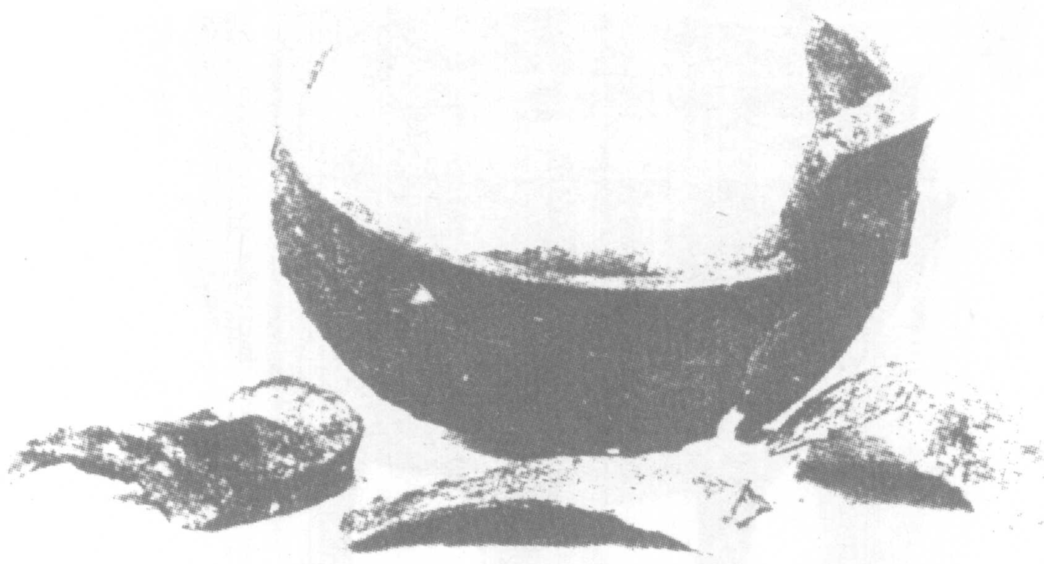
## 周夔紋鼎



地字第八號

破碎搦不成形
計兩大半邊連
一足零一耳兩
足及破片大小
陸件重壹千肆
百壹拾伍兩

## 周夔紋鼎



地字第九號

破碎搦不成形
計一耳三破片
共肆件無足重
肆百壹拾兩



## 周蟠虺鼎



地字第十號

通蓋高貳尺貳
寸伍分深壹尺
伍寸耳高伍寸
闊叁寸伍分口
徑壹尺捌寸腹
圍陸尺柒寸伍
分重伍百肆拾
捌兩蓋破碎缺
叁塊 計叁塊

## 周蟠虺鼎



地字第十一號

通蓋高貳尺貳
寸伍分深壹尺
伍寸耳高伍寸
闊叁寸伍分口
徑壹尺捌寸腹
圍陸尺柒寸伍
分重伍百玖拾
陸兩蓋破碎缺
壹塊壹小空落
壹耳 計肆塊

## 周蟠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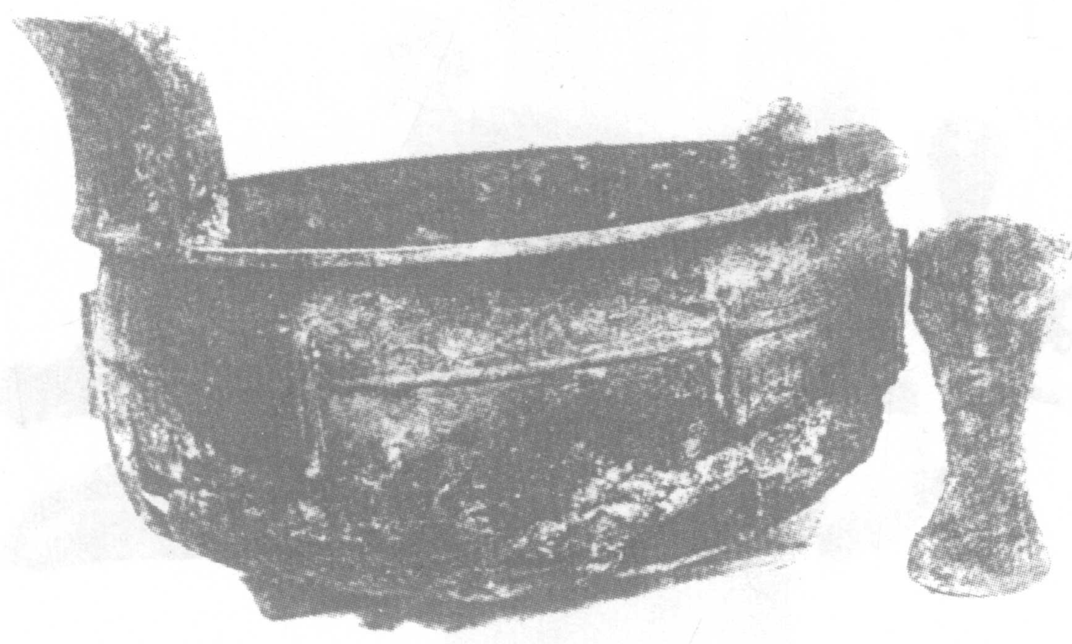


地字第十二號

高壹尺伍寸肆分深玖寸伍分耳高伍寸闊伍寸口徑壹尺捌寸柒分腹圍陸尺肆寸重叁百玖拾肆兩缺壹耳貳半足破裂壹個空



## 周蟠虺鼎



地字第十三號

高壹尺伍寸伍分深捌寸柒分耳高伍寸叁分闊伍寸壹分口徑壹尺捌寸貳分腹圍陸尺壹寸重叁百壹拾陸兩破裂叁大空壹小空缺壹耳兩足落壹足

計貳塊

## 周蟠虺鼎



地字第十四號

通蓋高壹尺伍寸深玖寸捌分耳高肆寸闊貳寸伍分口徑壹尺壹寸伍分腹圍肆尺肆寸伍分重貳百貳拾貳兩蓋缺壹塊口微有破裂

計貳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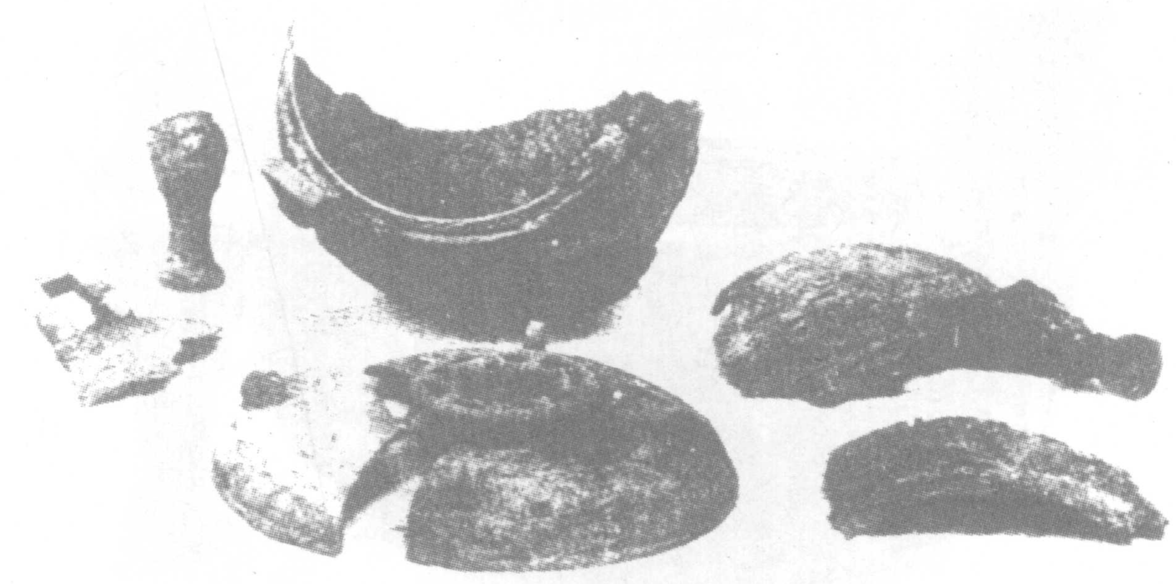
## 周蟠虺鼎



地字第十五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叁拾玖件內有耳足各一重壹百陸拾陸兩

## 周蟠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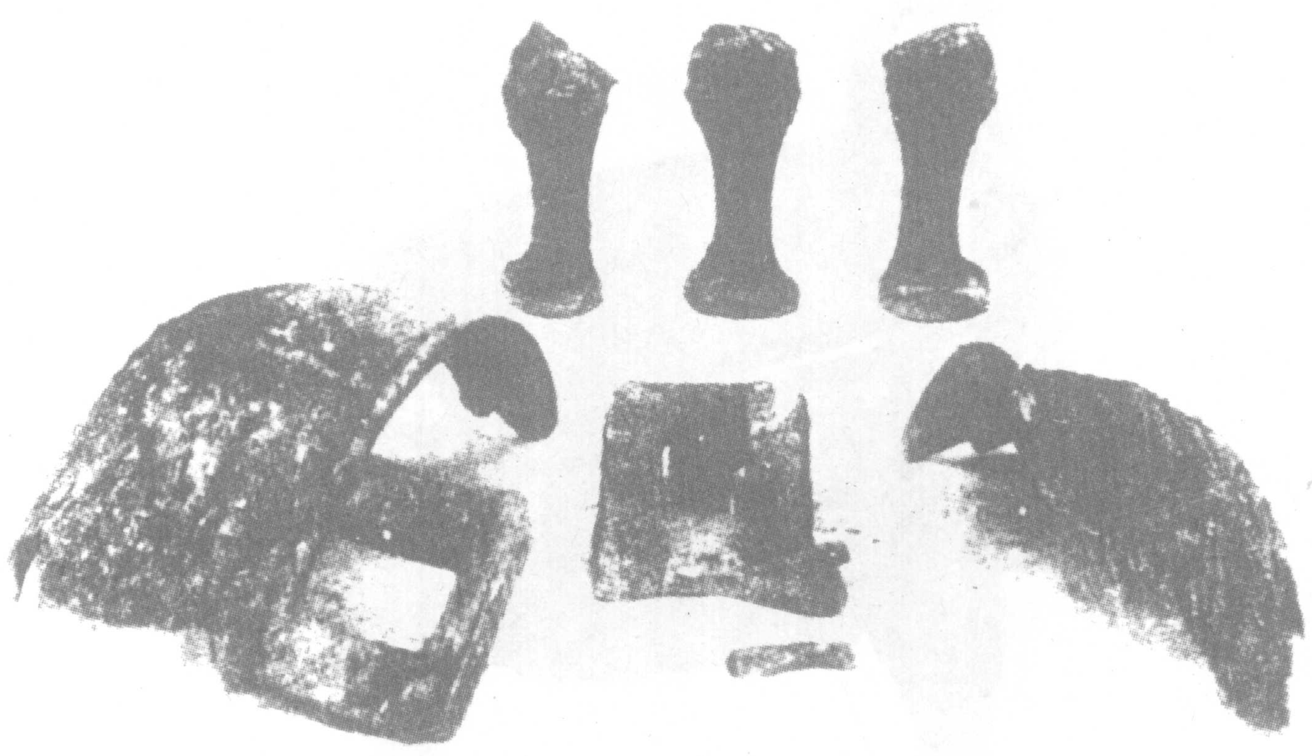


地字第十六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柒件內有耳足各貳蓋壹重貳百零伍兩



## 周虺紋鼎



地字第十七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柒件內有兩耳叁足重肆百伍拾貳兩

## 周蟠夔鼎



地字第十八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拾叁件內有貳耳貳足重伍百叁拾貳兩沿口及耳發見水銀浸



## 周素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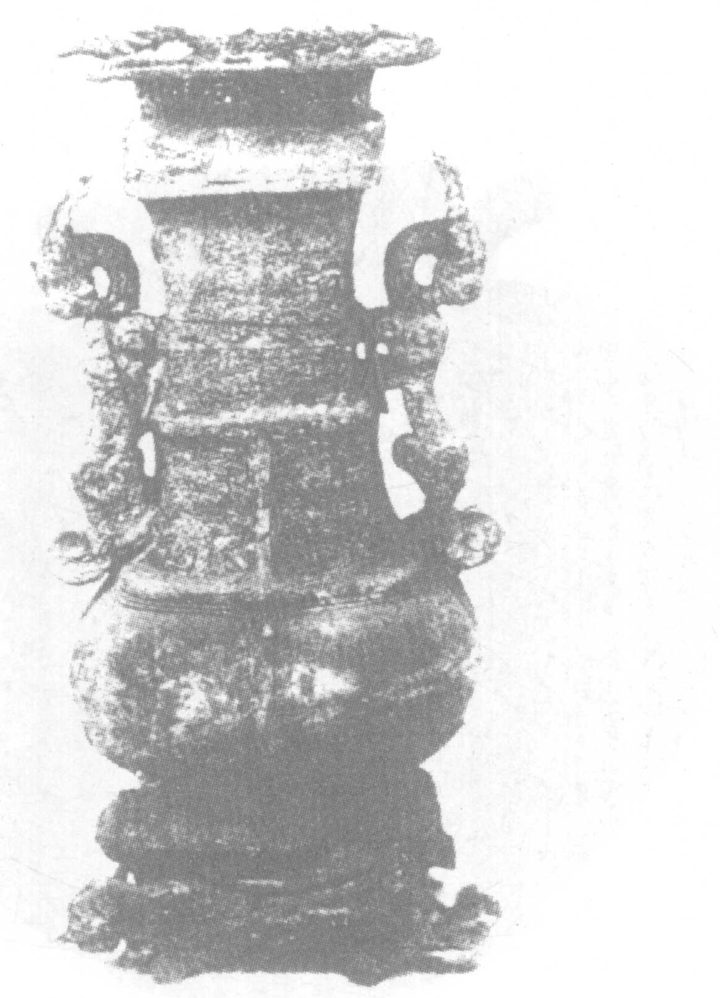


地字第十九號

有蓋無足高捌寸深伍寸壹分口徑玖寸腹圍叁尺零叁分重陸拾肆兩

計叁塊

## 周蟠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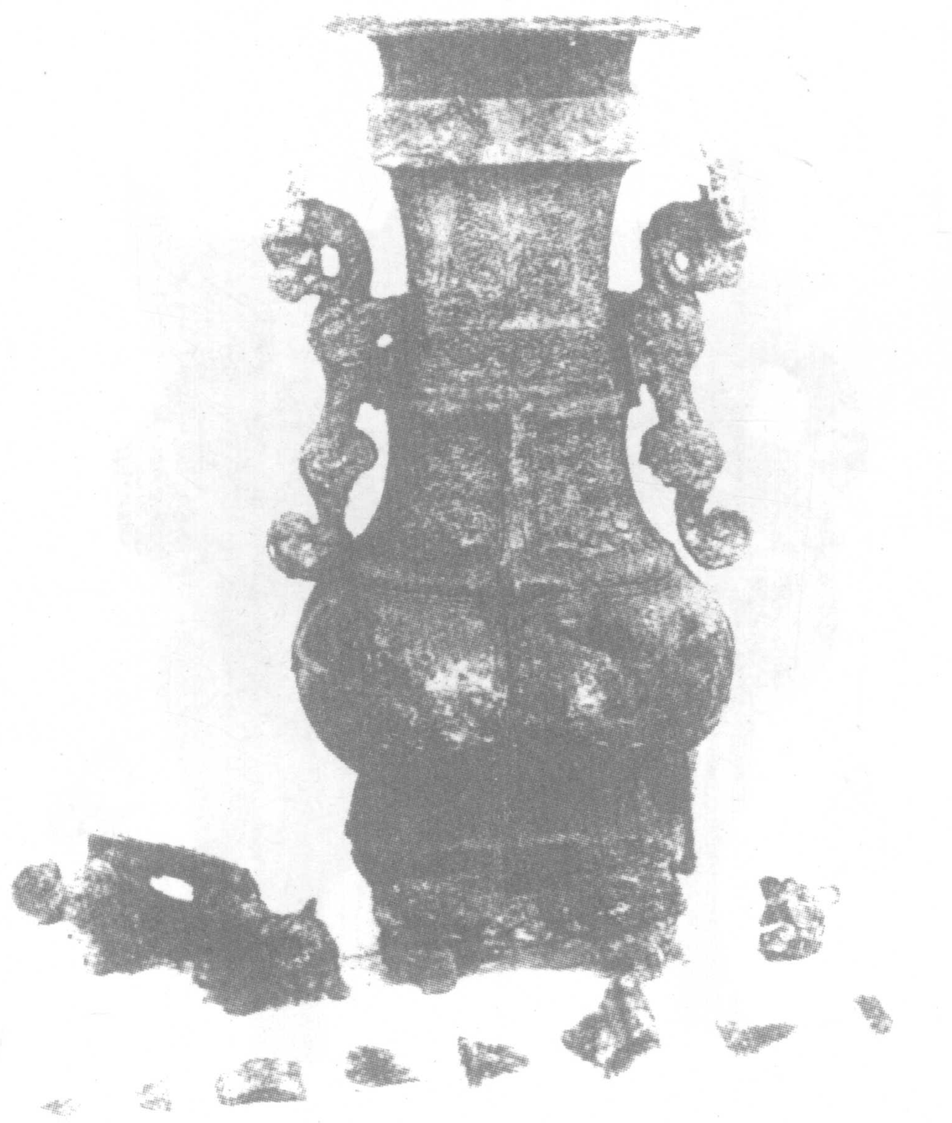


元字第一號

通蓋高肆尺深叁尺貳寸伍分口縱玖寸横柒寸腹圍伍尺捌寸伍分重壹千叁百陸拾捌兩全身虺紋凸起兩耳作夔龍形頂蓋微破耳落半截足缺壹小截

計陸塊

## 周蟠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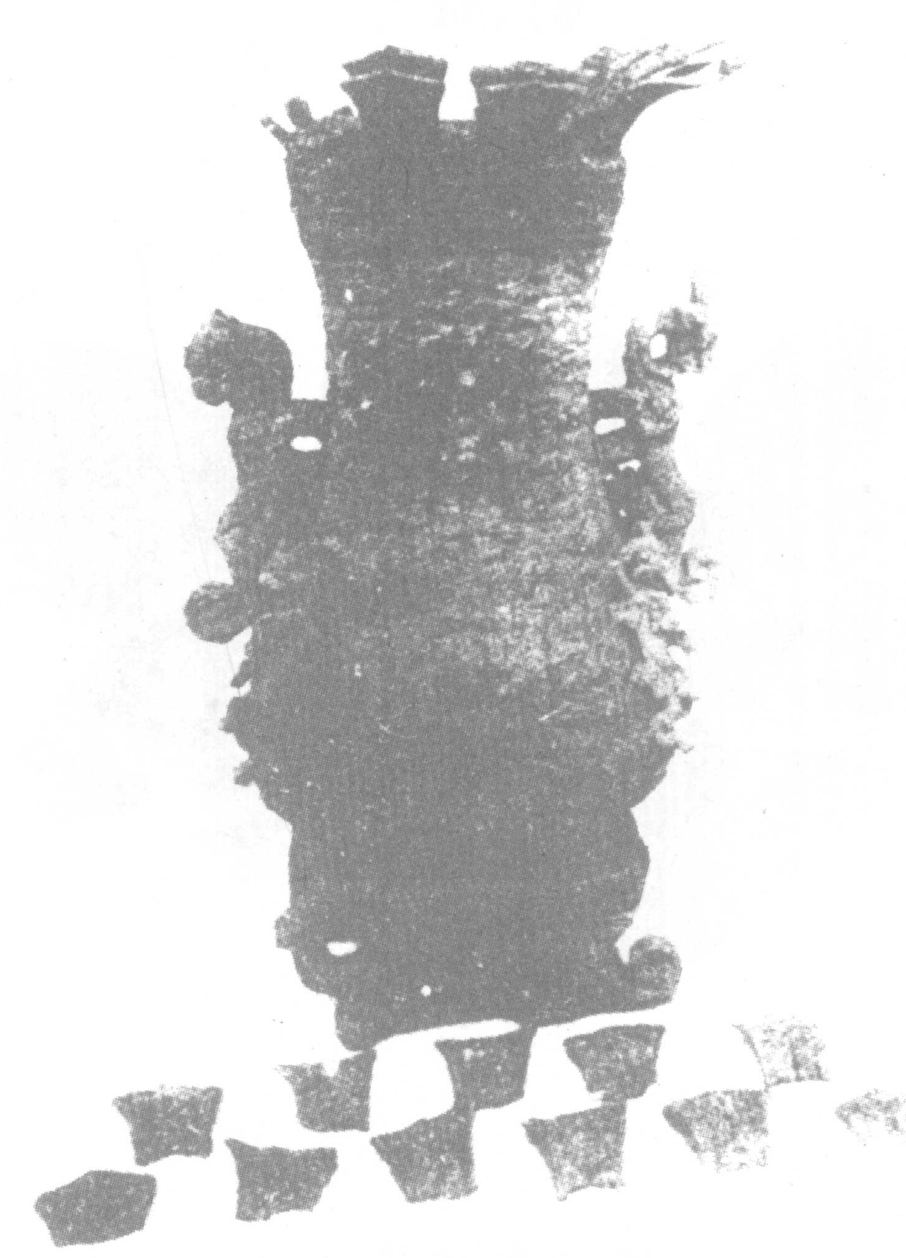
元字第二號

通蓋高肆尺深叁尺貳寸伍分口縱玖寸横柒寸腹圍伍尺捌寸伍分重壹千壹百叁拾兩與元字第壹號尊成對世不經見底破落壹横足又壹横足落頭缺尾

計拾壹塊

一五

## 周蟠龍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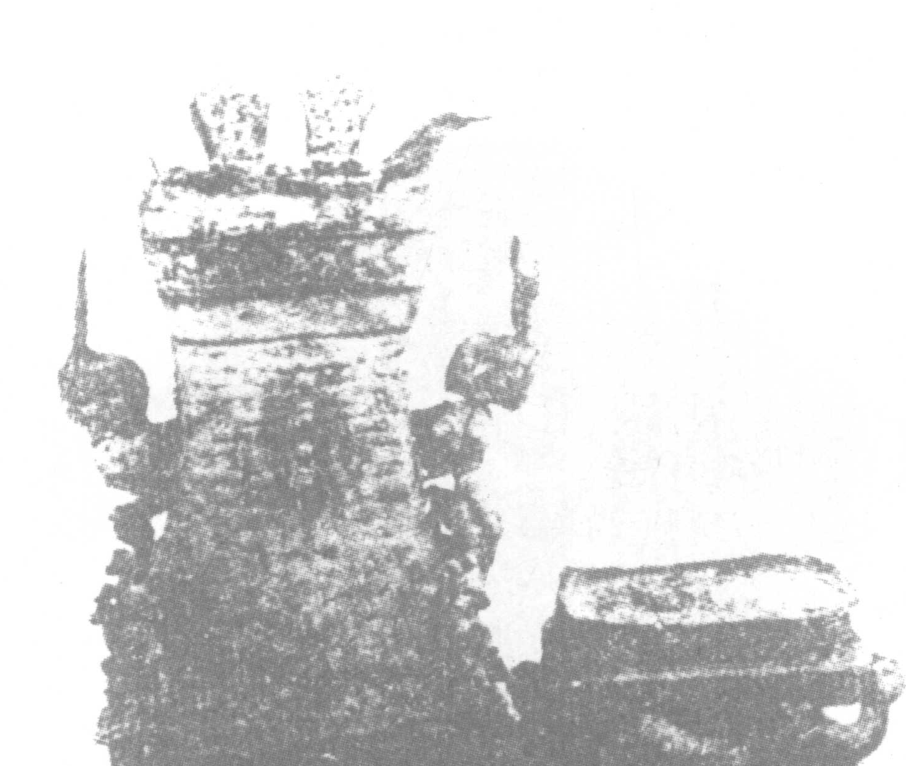


元字第三號

通蓋高肆尺伍寸深叁尺壹寸伍分口縱壹尺零柒分横玖寸腹圍陸尺陸寸重壹千柒百伍拾貳兩全身作凸龍紋兩耳及腹作夔龍形八頂蓋花瓣落拾壹個兩耳頭花有缺周圍夔龍首花朶缺肆座足龍頭已缺

計拾肆塊

## 周蟠龍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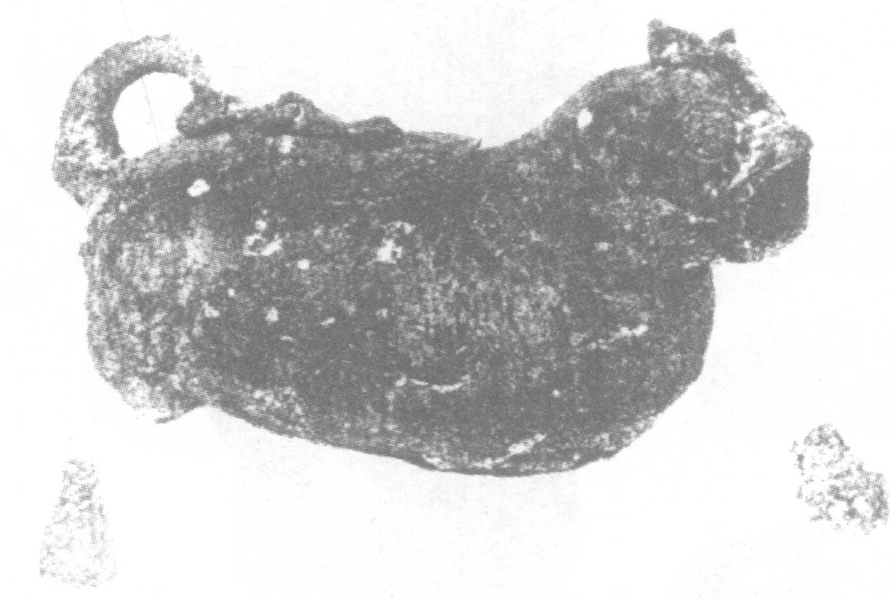
元字第四號

通蓋高肆尺伍寸深叁尺壹寸伍分口縱壹尺零柒分横玖寸腹圍陸尺陸寸重壹千陸百捌拾兩與元字第叁號尊成對世不經見頂蓋花瓣落拾伍個蓋破落半耳耳尾缺貳個周圍缺夔龍首花壹朶底破座落足缺兩頭落壹尾

計貳拾壹塊

一六

## 周獸尊



元字第五號

通長壹尺陸寸肆分高陸寸伍分闊捌寸深伍寸口徑肆寸重壹百叁拾兩丗所罕見有蓋連環前足脫落缺壹後足

附前足貳

## 周雲龍瓿



黃字第一號

高壹尺捌寸伍分深壹尺柒寸捌分口徑玖寸捌分腹圍柒尺壹寸重肆百肆拾貳兩全身現凸龍紋上口微缺鼻全失

一七

## 周雷紋罍



宇字第一號

通蓋高壹尺柒寸伍分深壹尺叁寸捌分口徑捌寸陸分腹圍伍尺玖寸重叁百壹拾捌兩罍身破裂叁處缺壹塊鼻俱缺

計貳塊

## 周罍



宇字第二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拾叁片耳足俱失重叁百捌拾捌兩

一八

## 周蟠虺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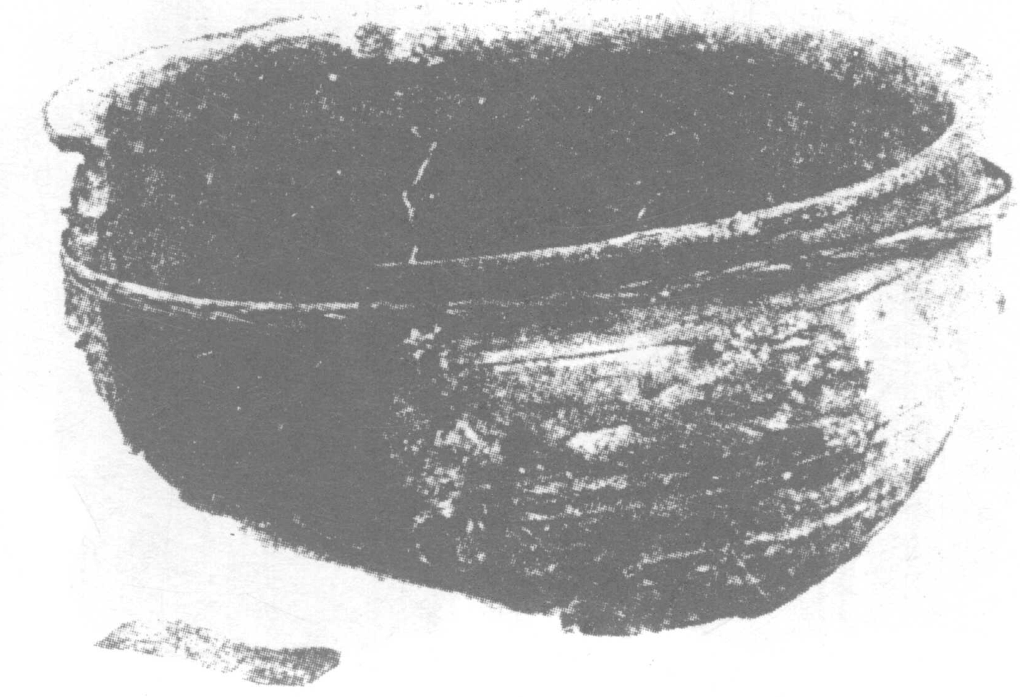


洪字第一號

通高貳尺伍寸深自口至隔壹尺壹寸伍分上耳高叁寸闊叁寸柒分自隔至底深陸寸叁分下耳高貳寸柒分闊叁寸貳分口徑縱貳尺零叁分橫壹尺伍寸貳分腹圍伍尺玖寸伍分重捌百零玖兩



## 周素洗



宙字第一號

高壹尺捌寸深壹尺伍寸伍分口徑叁尺肆寸伍分腹圍壹丈零貳寸伍分重柒百伍拾貳兩破缺約肆分之壹

附壹塊

## 周素匜



荒字第二號

高柒寸柒分深陸寸捌分口徑長壹尺陸寸伍分闊壹尺柒寸重壹百叁拾肆兩有流有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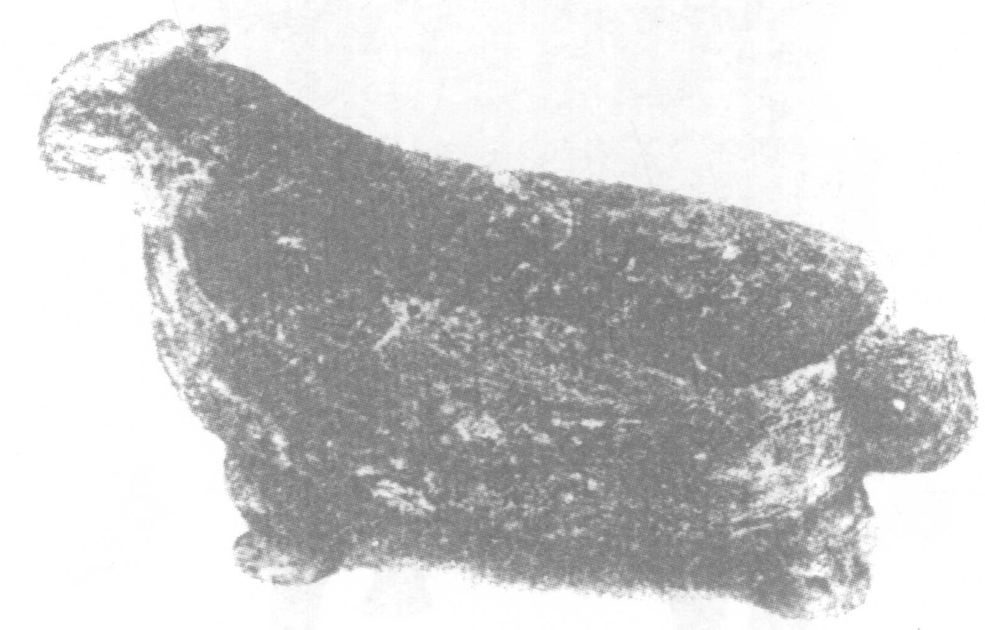
## 周素匜



荒字第一號

高捌寸伍分深柒寸伍分口徑長壹尺柒寸叁分闊壹尺柒寸壹分重壹百貳拾兩有流有柄兩邊破裂沿邊及流少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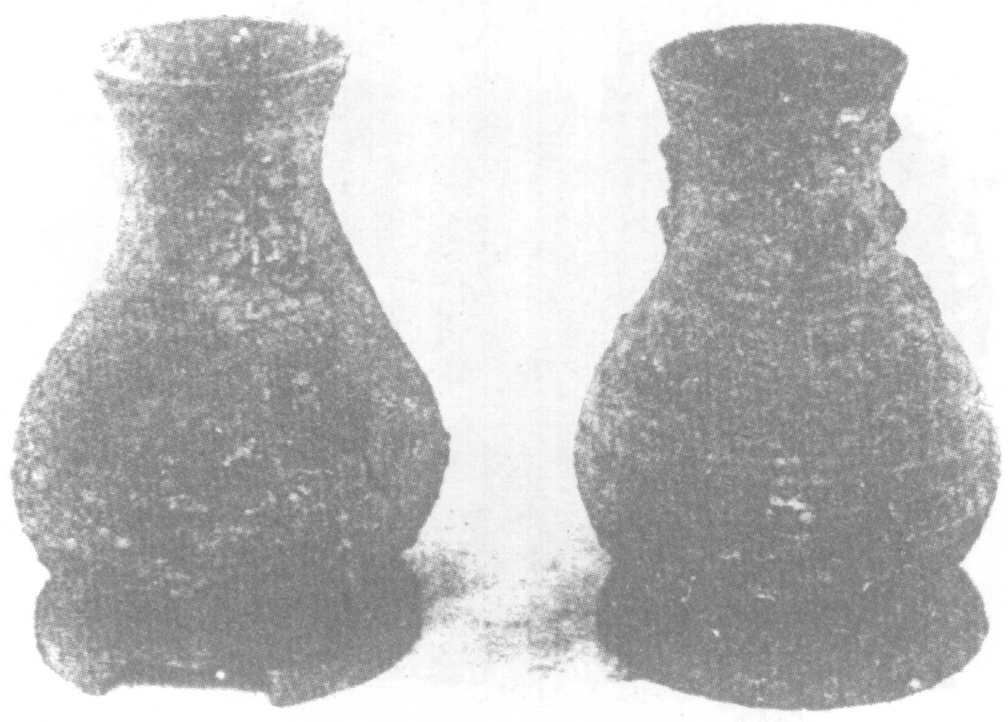
## 周螭首匜



荒字第三號

高陸寸捌分深
叁寸徑長壹尺
叁寸貳分闊柒
寸伍分重肆拾
捌兩有流有柄

## 周虺紋壺



日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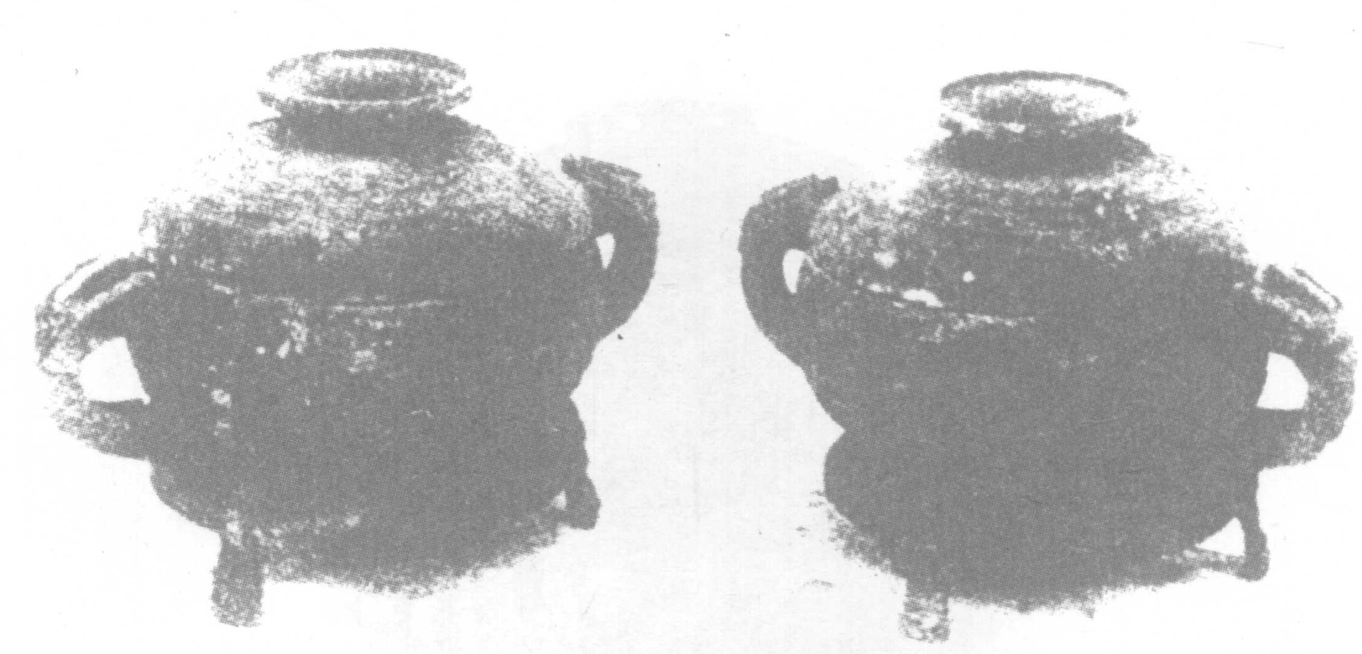
高壹尺陸寸深壹尺
肆寸口徑陸寸伍分
腹圍叁尺柒寸伍分
重壹百捌拾壹兩缺
貳耳

日字第二號

高壹尺陸寸貳分深
壹尺肆寸伍分口徑
陸寸陸分腹圍叁尺
捌寸重貳百零壹兩
下端破裂底缺壹塊
缺貳耳

二一

## 周夔紋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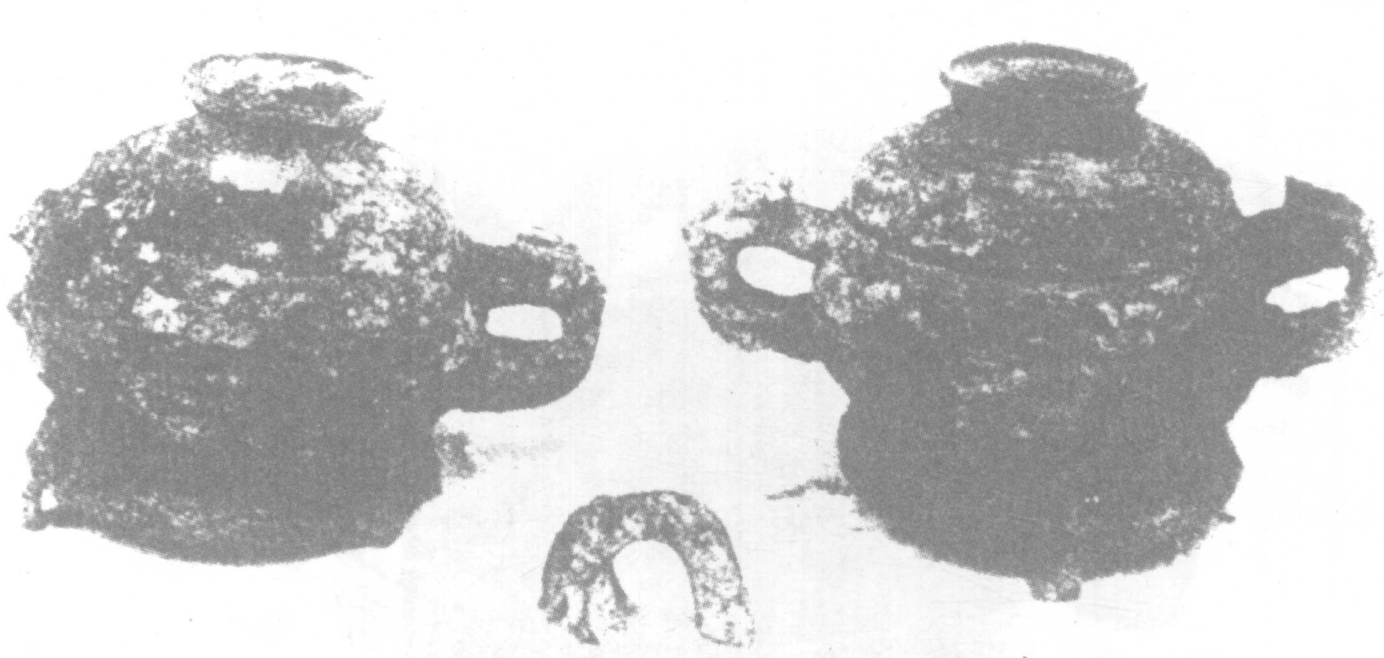
月字第一號

通蓋高壹尺叁寸伍
分深伍寸伍分口徑
壹尺零壹分腹圍叁
尺玖寸肆分重壹百
玖拾柒兩

月字第二號

通蓋高壹尺貳寸伍
分深陸寸口徑玖寸
柒分腹圍叁尺玖寸
伍分重壹百捌拾叁
兩壹足缺半截

## 周夔紋敦



月字第三號

通蓋高壹尺壹寸柒
分深伍寸伍分口徑
捌寸柒分腹圍叁尺
柒寸伍分重壹百陸
拾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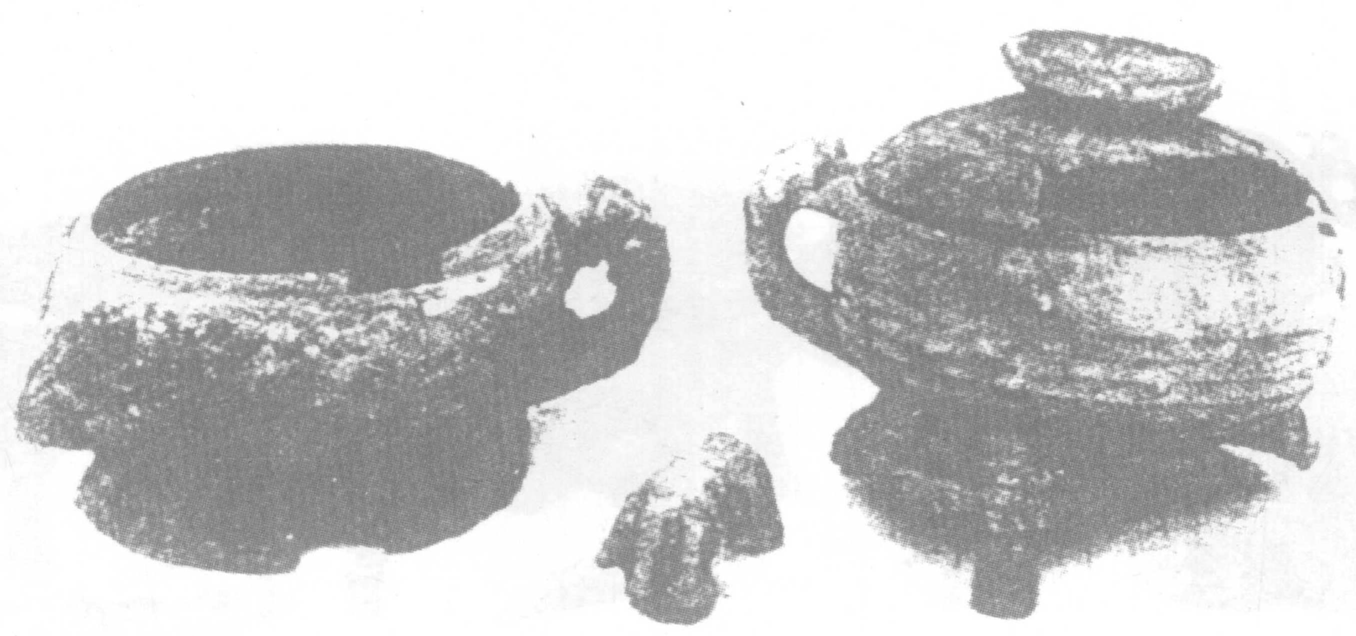
月字第四號

通蓋高壹尺壹寸柒
分深伍寸伍分口徑
捌寸柒分腹圍叁尺
捌寸貳分重貳百零
肆兩缺貳足落壹耳

附耳壹

二二

## 周夔紋敦



月字第七號

通蓋高壹尺貳寸深伍寸口徑壹尺零伍分腹圍肆尺重壹百柒拾貳兩蓋缺身破落壹耳缺貳足

計叁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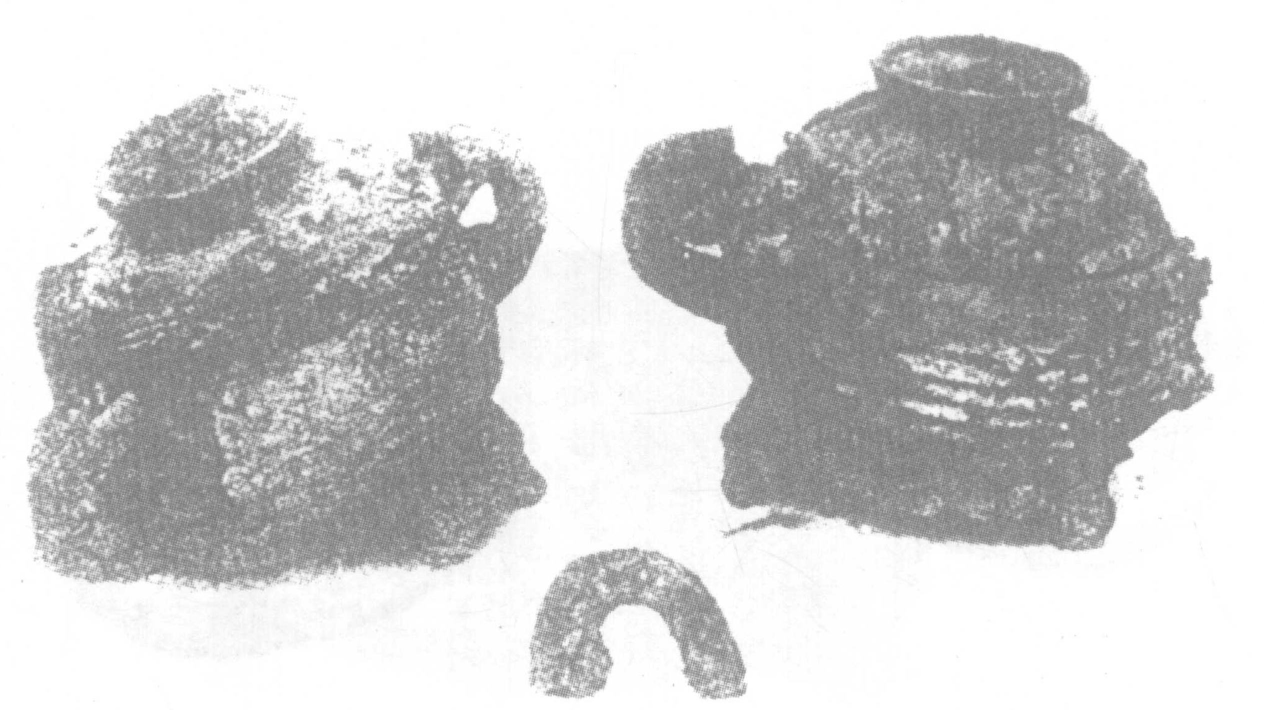
月字第八號

高柒寸深伍寸口徑壹尺零壹分腹圍肆尺壹寸重壹百肆拾兩身破缺蓋缺足並缺壹耳

計貳塊

二三

## 周夔紋敦



月字第五號

通蓋高壹尺壹寸陸分深伍寸貳分口徑捌寸伍分腹圍叁尺捌寸伍分重壹百陸拾柒兩蓋破壹空身裂落壹耳底邊缺又缺足半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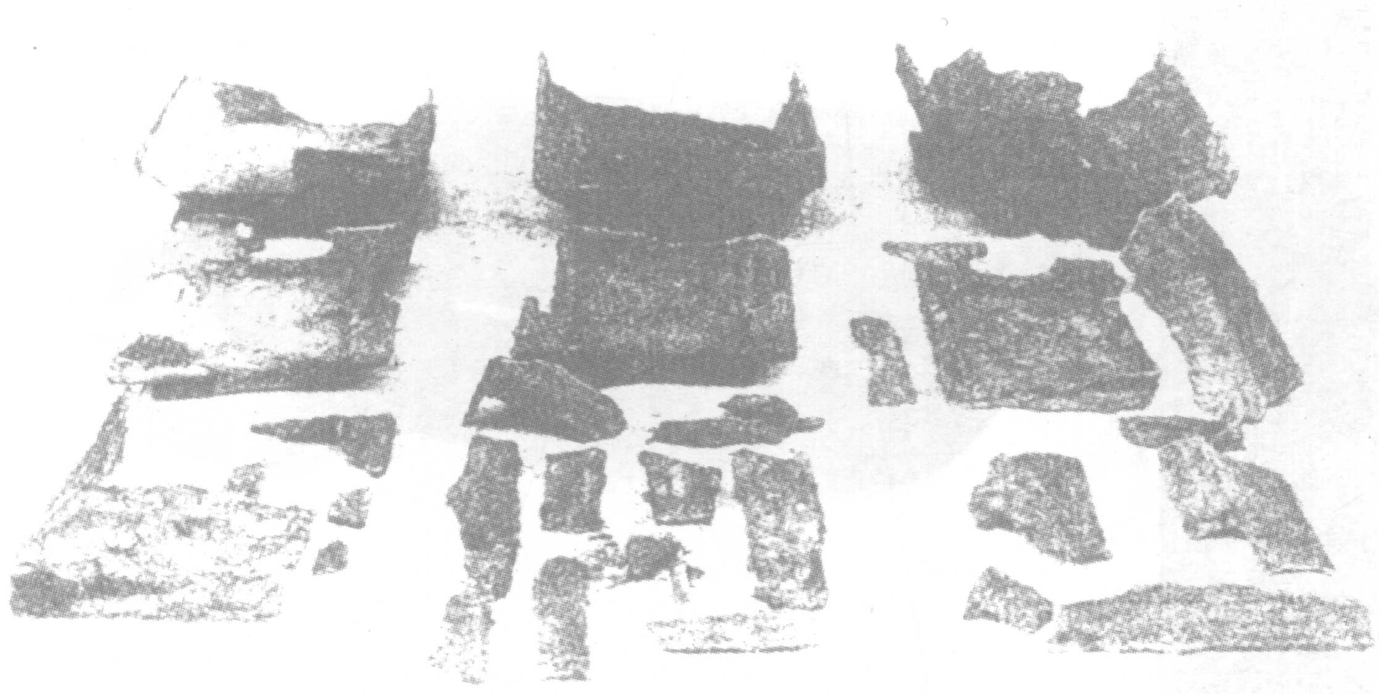
計叁塊

月字第六號

通蓋高壹尺壹寸伍分深伍寸伍分口徑捌寸伍分腹圍叁尺柒寸重壹百陸拾叁兩身裂兩半底邊缺孔少兩足

計叁塊

## 周環紋簠



盈字第四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玖件重壹百柒拾陸兩

盈字第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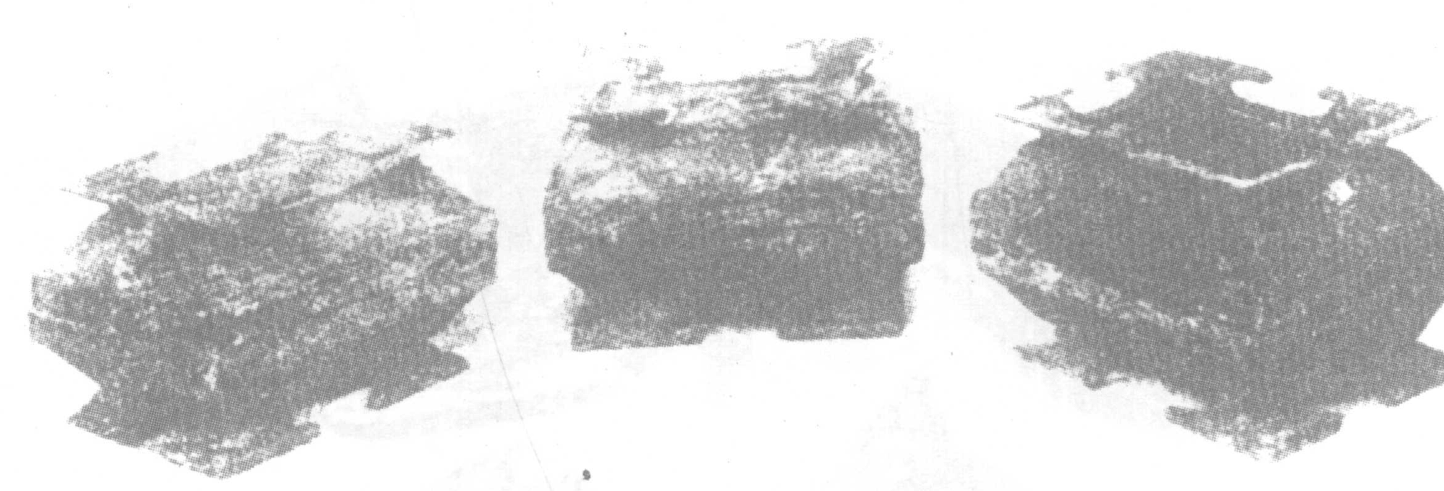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拾肆件重壹百肆拾壹兩

盈字第六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柒件重壹百叁拾捌兩

二四

## 周夔紋簠　周環紋簠　周環紋簠



盈字第一號

高玖寸叁分深叁寸口縱壹尺叁寸玖分橫壹尺零貳分重壹百柒拾捌兩缺耳又壹足少缺

附壹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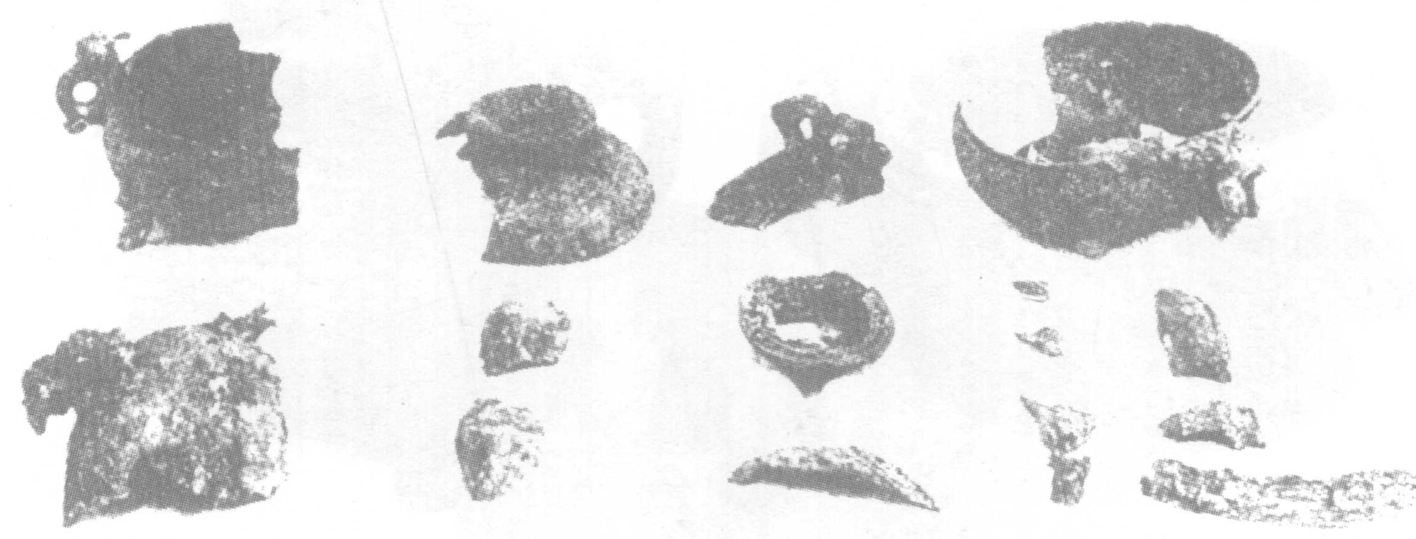
盈字第二號

高玖寸深叁寸口縱壹尺叁寸貳分橫玖寸叁分重壹百叁拾兩缺耳

盈字第三號

高玖寸壹分深叁寸口縱壹尺叁寸叁分橫玖寸伍分重叁百壹拾肆兩缺叁耳上下各缺壹足又壹角少缺身有小孔

## 周匜耳簋



扆字第一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拾壹塊重肆拾貳兩有水銀浸

扆字第二號

破碎摒不成形計大小伍塊重伍拾捌兩與扆字第壹號簋成對裏底有水銀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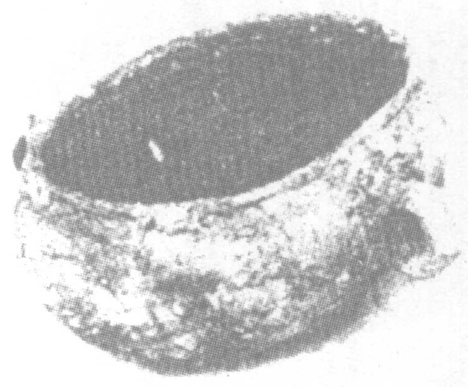
## 周匜耳簋



扆字第三號

高叁寸伍分深叁寸壹分口縱柒寸壹分橫伍寸肆分腹圍貳尺肆寸伍分重貳拾貳兩

## 周素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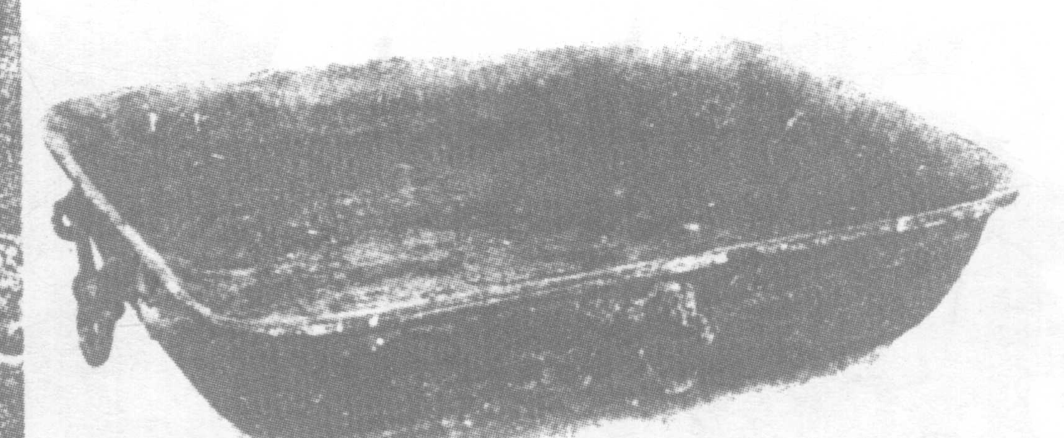
扆字第四號

高叁寸伍分深叁寸壹分口縱陸寸壹分橫肆寸柒分腹圍貳尺壹寸叁分重拾陸兩底有小孔

二五

## 周王子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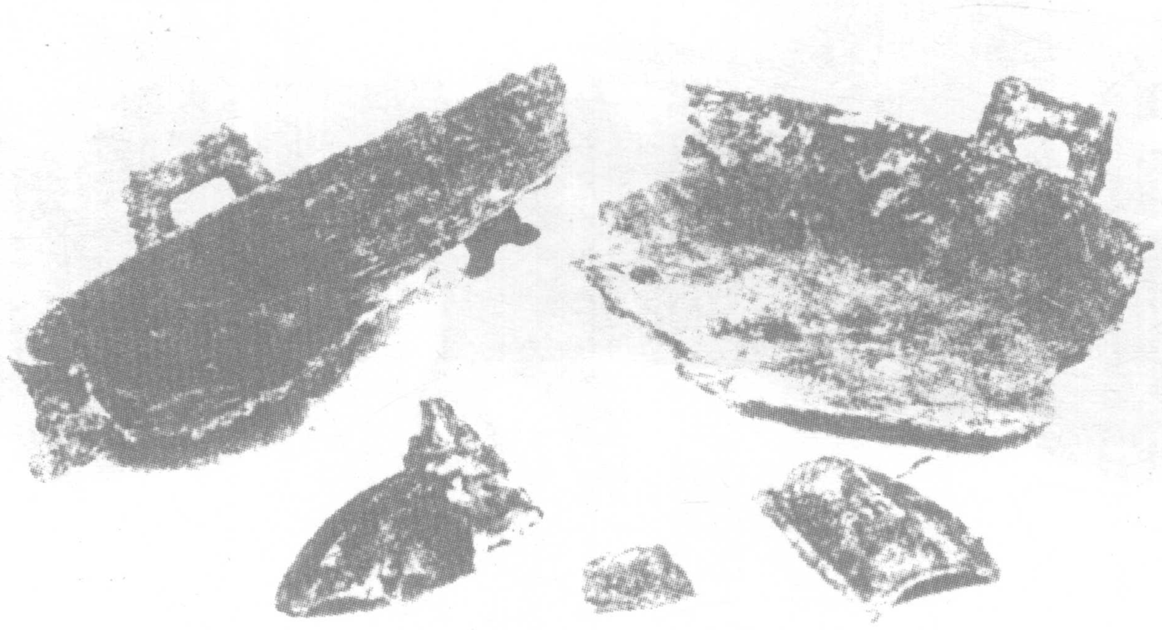




扆字第一號

高伍寸深肆寸叁分口縱貳尺零陸分橫壹尺陸寸重貳百貳拾陸兩盤底四邊花紋細緻

## 周獸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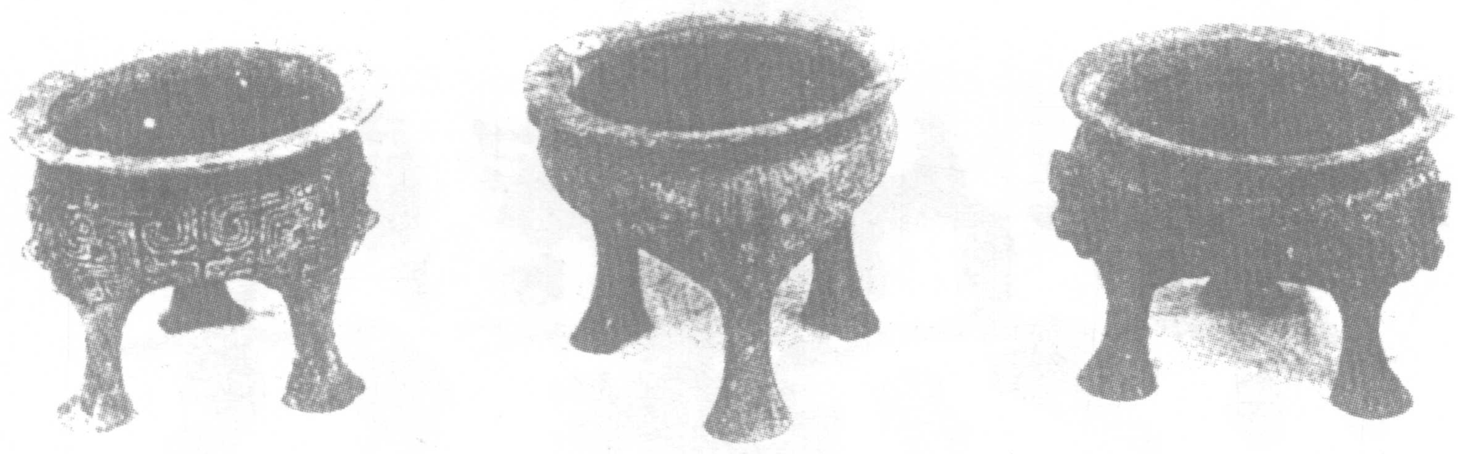


扆字第二號

破缺摒不成形計大小伍塊重肆百零柒兩

二六

## 周蟠夔鬲



宿字第一號

高伍寸陸分深叁寸口徑陸寸貳分腹圍貳尺肆寸伍分重叁拾柒兩係屬懸坑藍銹燦爛

宿字第二號

高陸寸壹分深叁寸口徑陸寸壹分腹圍貳尺肆寸伍分重叁拾捌兩係屬懸坑銹色燦爛

宿字第三號

高伍寸捌分深叁寸壹分口徑伍寸捌分腹圍貳尺貳寸叁分重叁拾捌兩係屬懸坑銹色燦爛



## 周蟠夔鬲



宿字第四號

高伍寸玖分深叁寸口徑伍寸捌分腹圍貳尺貳寸叁分重叁拾捌兩

宿字第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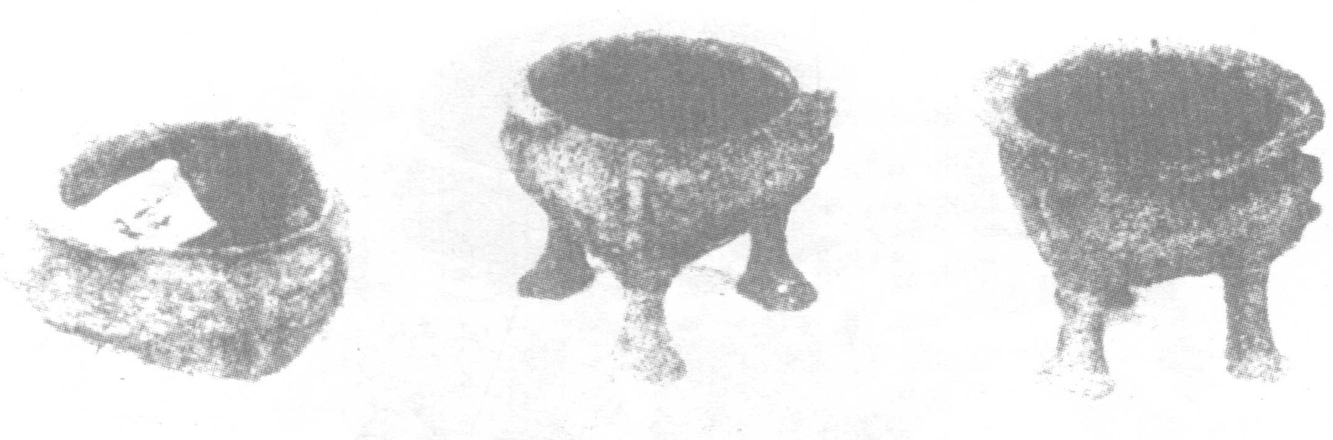
高伍寸捌分深叁寸壹分口徑陸寸腹圍貳尺貳寸伍分重叁拾捌兩

宿字第六號

高陸寸深叁寸壹分口徑陸寸貳分腹圍貳尺伍寸重叁拾捌兩



## 周蟠夔鬲



宿字第七號

高伍寸玖分深叁寸壹分口徑伍寸捌分腹圍貳尺貳寸伍分重叁拾柒兩邊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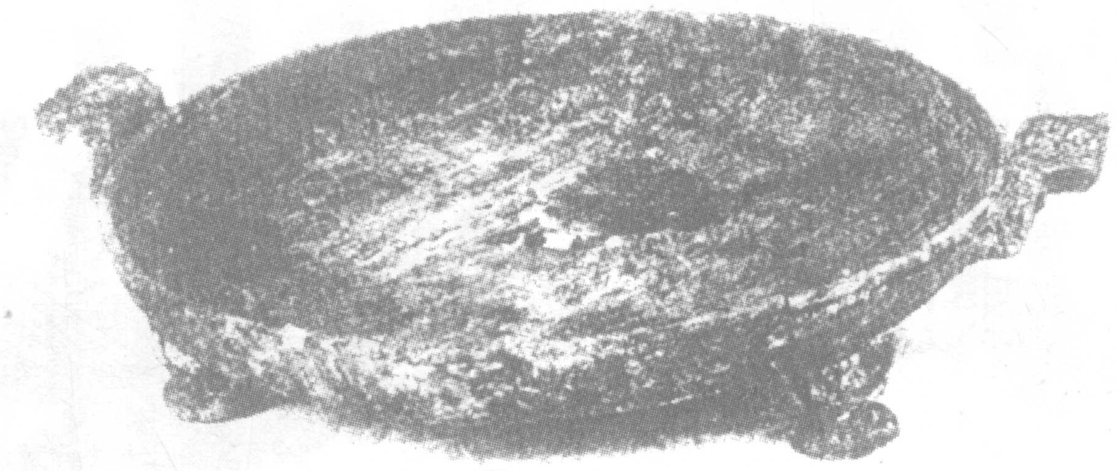
宿字第八號

高伍寸捌分深叁寸口徑陸寸腹圍貳尺伍寸伍分重叁拾柒兩邊破附二塊

宿字第九號

破碎擗不成形計大小十塊重叁拾肆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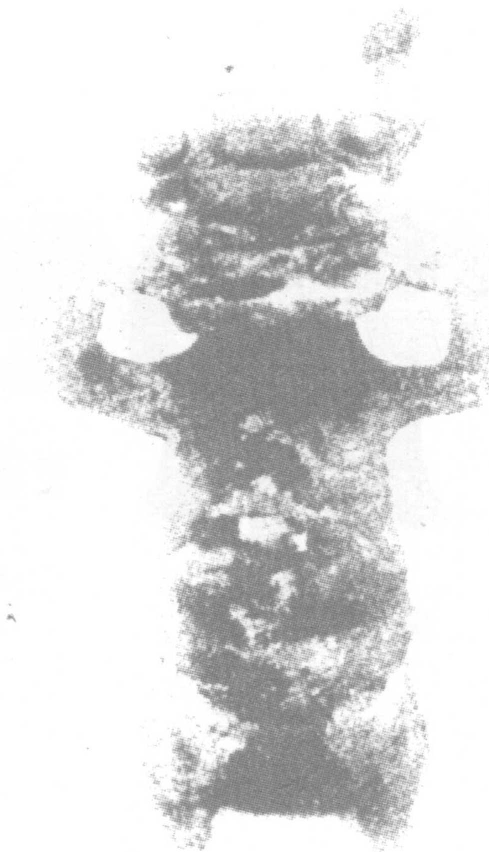
## 周夔耳盤



晨字第三號

高肆寸伍分深貳寸陸分口徑貳尺耳高貳寸伍分闊叁寸伍分重壹百叁拾陸兩耳旁破裂沿口及耳有水銀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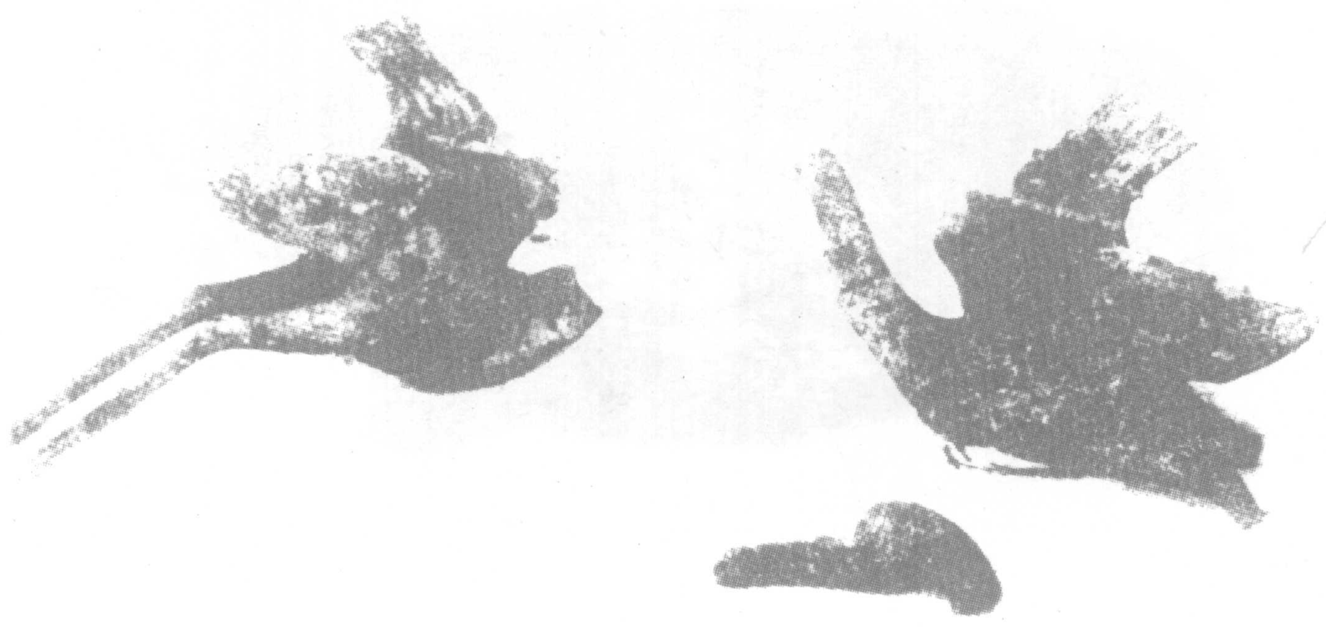
## 人身獸面形



列字第一號

高壹尺壹寸捌分腹圍壹尺貳寸貳分重壹百壹拾柒兩缺角手及足

## 周儀飾



張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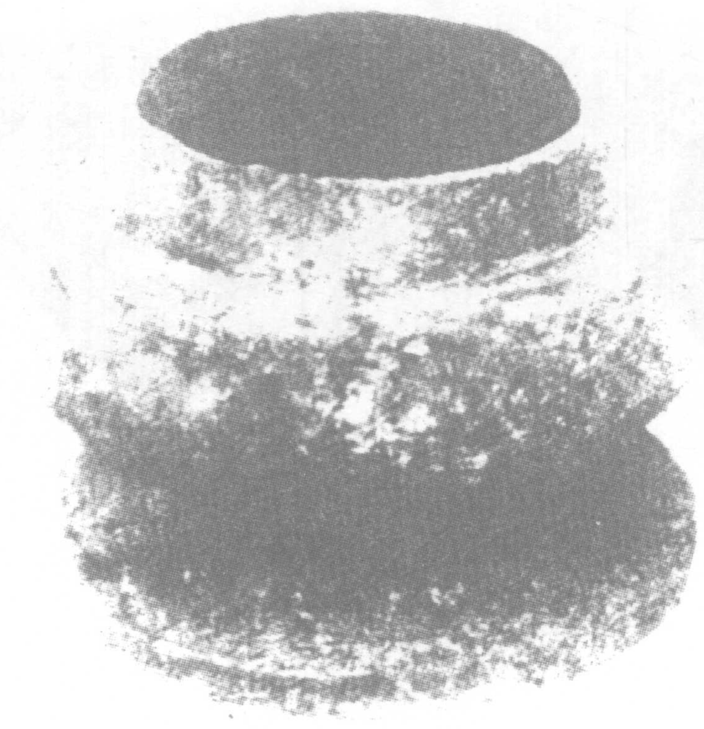
重貳拾伍兩落鶴頭一缺足

張字第二號

重貳拾肆兩鶴頭爪俱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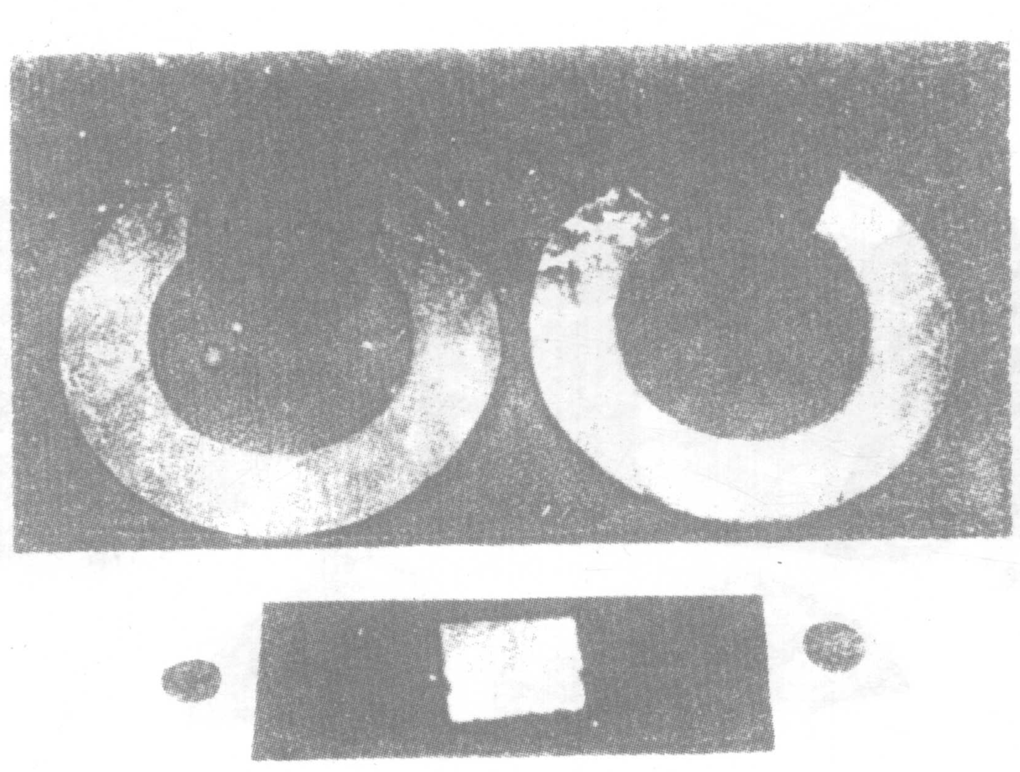
二九

## 周觚座



寒字第一號

高陸寸深叁寸伍分口徑肆寸伍分腹圍貳尺肆寸壹分重陸拾捌兩上截失落僅此壹座



來字第一號

玉玦貳片　圓徑貳寸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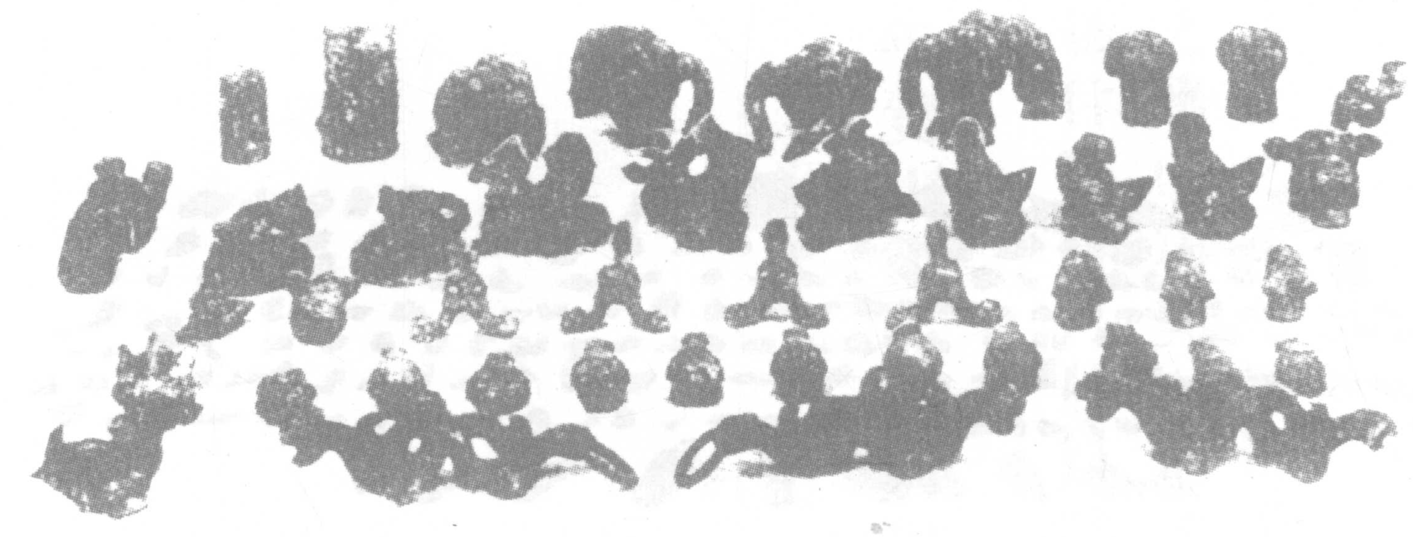
文玉壹塊　縱長壹寸肆分

橫壹寸貳分

陶質小星貳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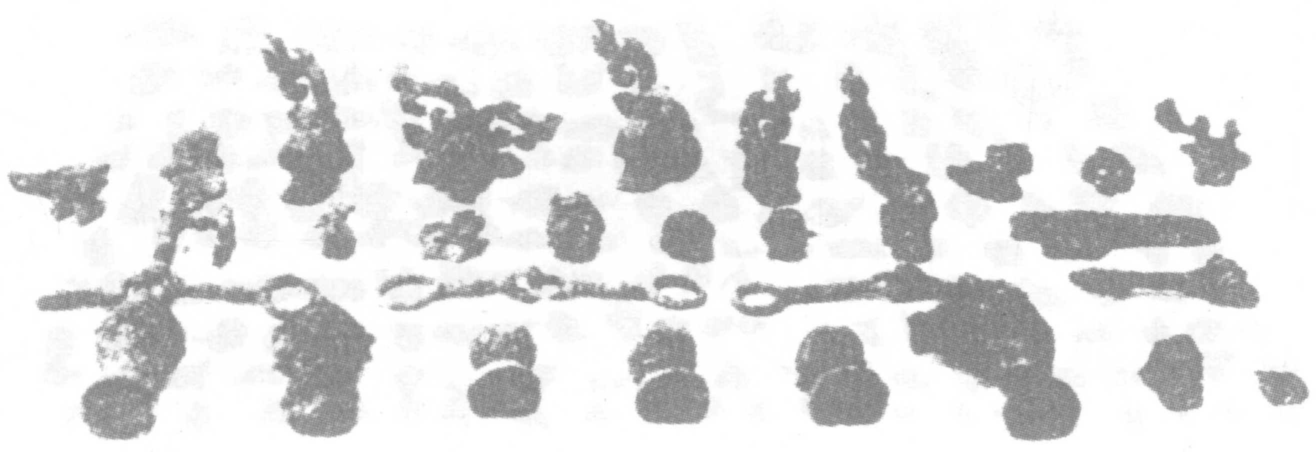
文玉壹陶質小星貳因形體甚小且不成器故未列入玖拾壹件總數之內已與玉玦合照一片特註

三〇



署字第一號

夔首大鼎鼻肆個
龍首尊座叁個
夔龍鼎鼻叁個
象形鼻拾壹個
夔龍形物足肆個
杠頭壹對
又　大小貳個
對龍鼻全叁個　內落壹圈
又　殘缺半截
蟠龍器鈕壹對　計肆截
夔首小鼎鼻肆個
殘缺龍頭叁個
殘缺龍尾壹個
計拾壹種肆拾陸塊
重伍百柒拾陸兩



署字第二號

斷環破鼻碎花計貳拾玖塊重貳百貳拾肆兩

三一



署字第三號

大破銅片計叁拾捌塊重柒百零肆兩



署字第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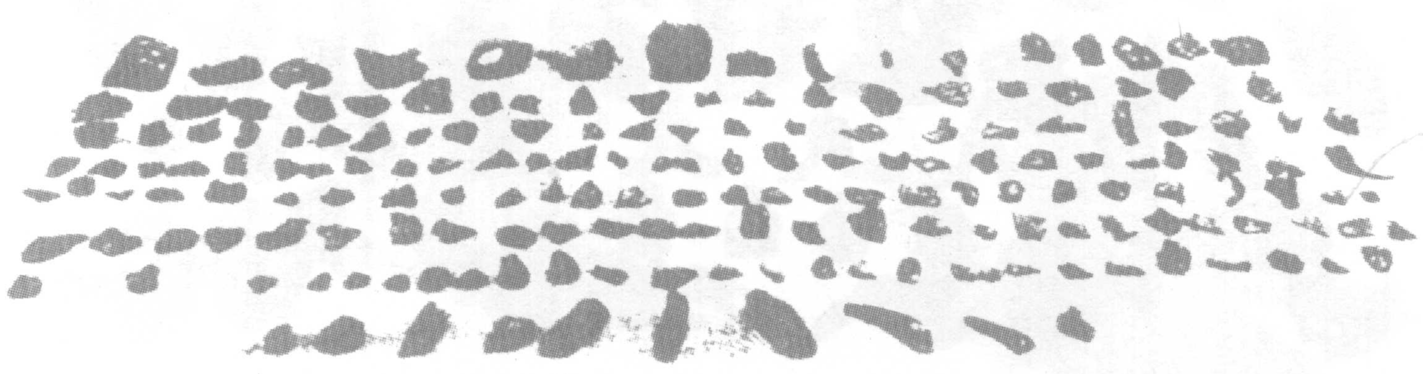
碎銅片計壹百伍拾塊重伍百壹拾貳兩

三二



署字第五號

碎銅片計壹百玖拾貳塊重叁百貳拾捌兩



署字第六號

碎銅片計壹百捌拾塊重玖拾陸兩



#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續編

癸亥九月

三臺蕭方駿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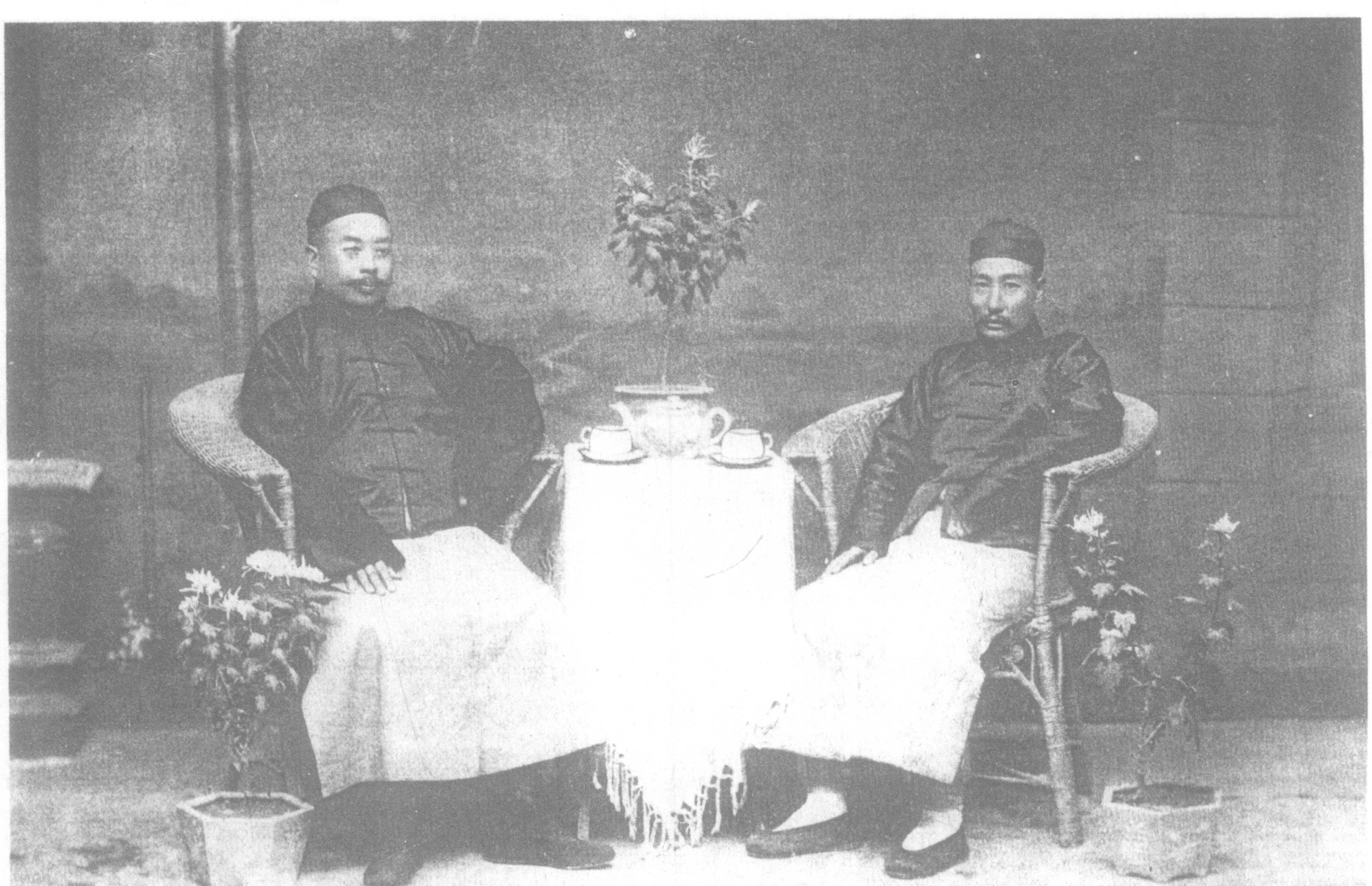
## 序

新鄭出土古物已就原器倉卒攝影勒爲初編并將緣起於前序詳言之矣厥後賡續搜求又得𠤎耳盤螭首匜夔耳簋螭耳舟紘紋盦盤𠤎鐘粟紋仗鐵蟬紋仗鐵銅杠頭扁銅鈴蟠𠤎薰鑪蓋頂箭頭各壹戈頭貳銅環書鎭肆瓦銷壹瓦豆肆據鑒別者言皆爲周代遺物又秦瓦當陸宋磁碗叁貝貨叁百拾柒貝片柒蚌介鋸壹獸牙貳拾叁碎骨叁玉玦伍環紋玉件貳玉片貳碎銅片叁拾伍此次挖掘深量及三丈許方圓至十餘丈土層不一故年代有異並有縣紳王君公珍以前獲之漢磚陸周紳上圖以家傳之銅像貳陶質鼎壹陶質鍾貳鹿頭魚紋磚壹咸請歸公洵屬盛德可欽嗣又在北關祖師廟前及城西三十里之王樓覓有古熟鐵壹古生鐵壹皆重逾千觔委諸榛莽不無可惜爰一併運鄭由前次編輯人員逐件考訂列號攝影彙成續編屬稿既竣仍解交汴省教育廳古物保存所點收保管雲鶚之責任畢矣至考證淵源昌明文化海內不乏好古之士必有如錢塘薛氏江都阮氏青浦王氏通州馮氏者爲鐘鼎彝器款識之續雲鶚得附驥尾所忻慕焉夫商

周銅器其有銘字者什之八九輙曰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雲鵬力主歸爲公有不以一姓之興亡爲興亡更不願中土法物淪於異域猶夫古人銘文之意而更進之也付託得人物得其所繼繼繩繩永遠勿替此尤雲鵬所馨香禱祝者爾時在

中華民國十有二年雙十節任城靳雲鵬謹誌

監運第二次古物赴汴人員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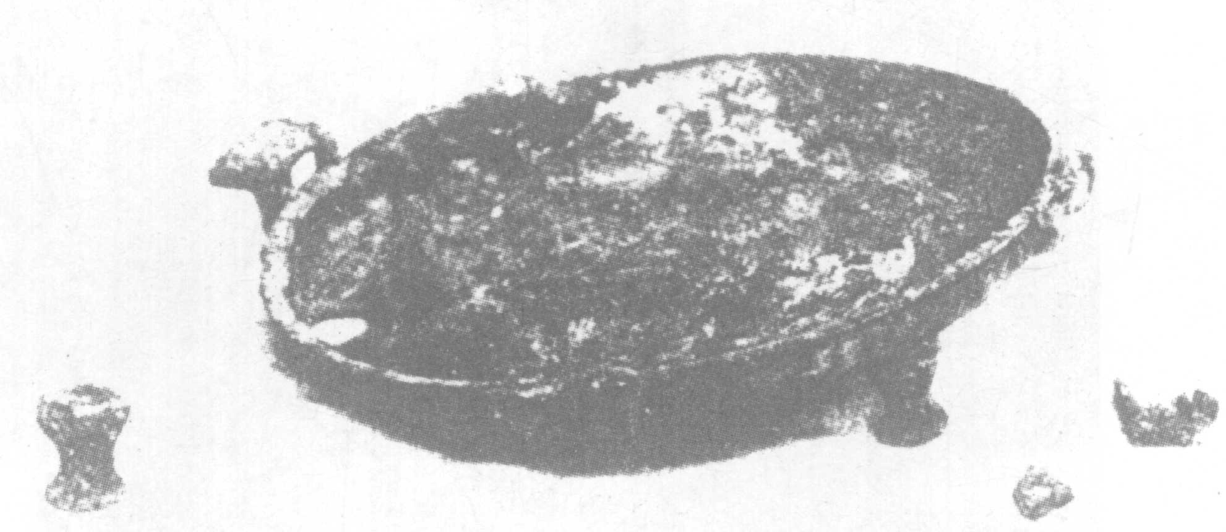


穆恩棠　　劉文田

#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續編目錄



## 周瓬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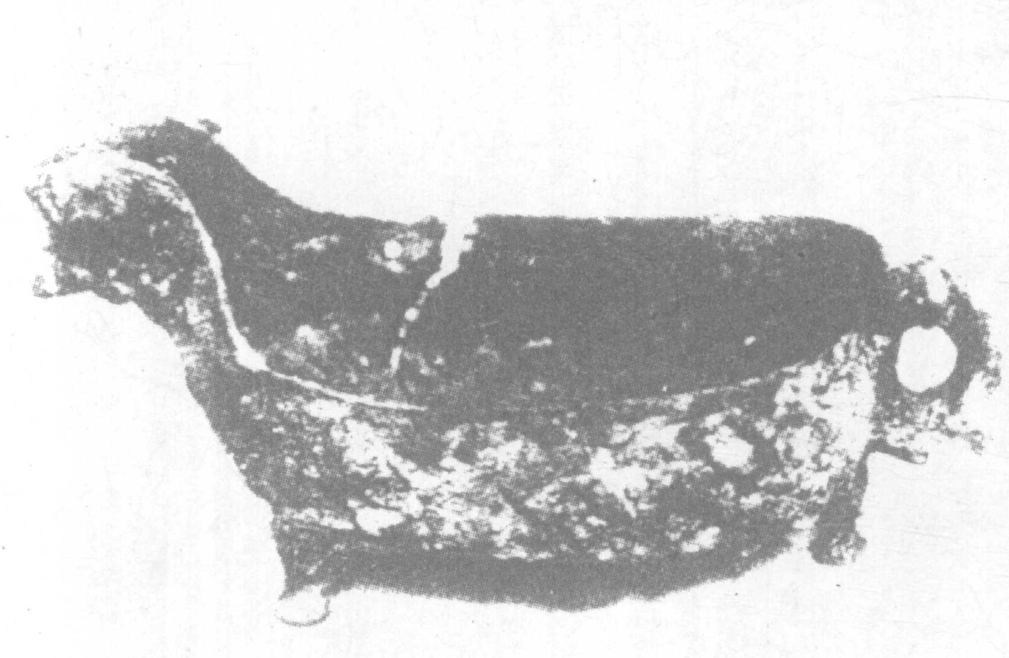


往字第一號

高叁寸捌分深
壹寸伍分口徑
壹尺捌寸耳高
柒分闊叁寸重
柒拾柒兩落壹
足又落殘缺壹
耳邊破裂底有
壹孔壹附三塊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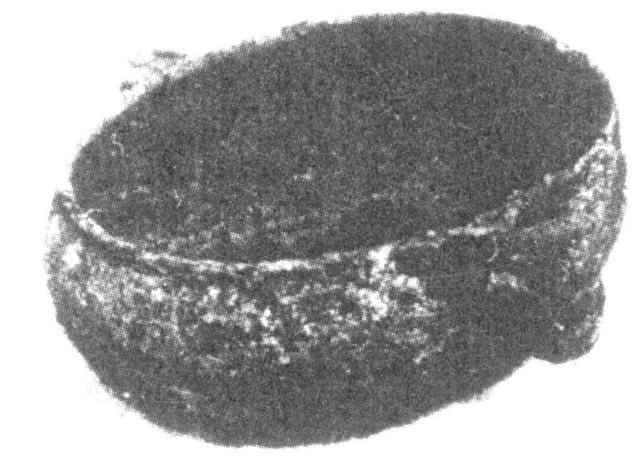
## 周螭首匜



秋字第一號

高叁寸叁分深
貳寸伍分口徑
長壹尺零柒分
闊陸寸貳分重
貳拾肆兩右前
段口破裂

## 周夔耳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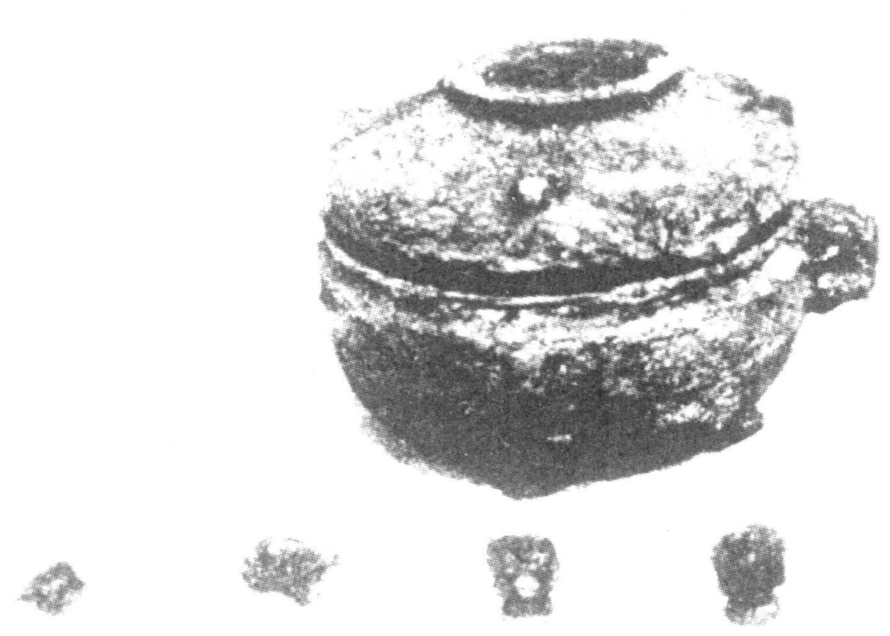


收字第一號

高叁寸深貳寸伍分口縱陸寸玖分橫伍寸貳分腹圍貳尺壹寸肆分重壹拾肆兩伍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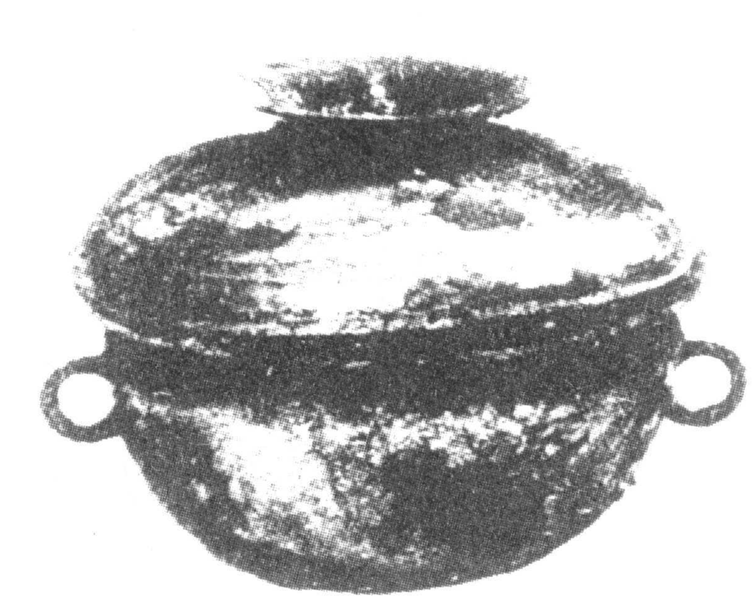
## 周螭耳舟



冬字第一號

通蓋高柒寸壹分深肆寸柒分口徑捌寸腹圍貳尺柒寸陸分重伍拾壹兩蓋破裂叁足俱落又落殘缺壹耳蓋鼻及叁足均有水銀浸　附伍塊

## 周紘紋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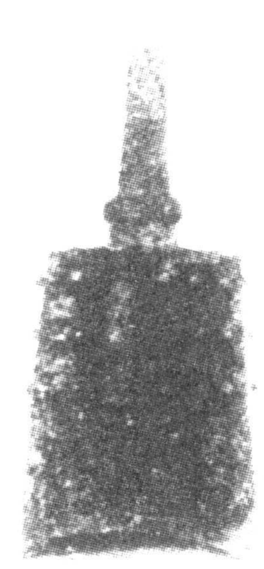


藏字第一號

通蓋高柒寸伍分深肆寸伍分口徑玖寸貳分腹圍叁尺壹寸伍分重伍拾壹兩蓋頂缺壹塊邊破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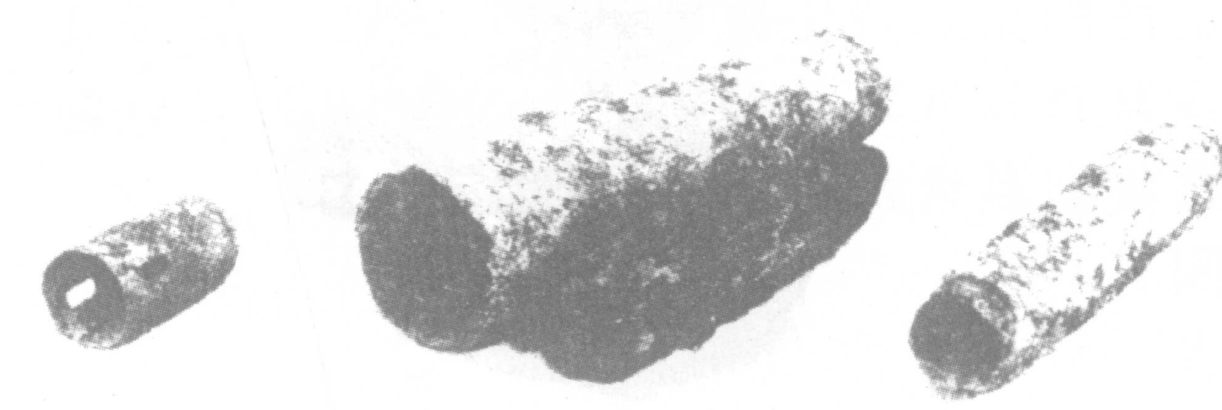
## 周蟠虺鐘



閏字第一號

高柒寸壹分甬高肆寸陸分上徑長肆寸伍分橫叁寸伍分下徑長伍寸肆分橫叁寸玖分重陸拾陸兩乳釘有水銀浸此爲編鐘之最小者與前編天字第貳拾壹號編鐘同因發見最後故列入續編並註

周粟紋仗鐓　周蟬紋仗鐓　周銅杠頭



餘字第一號

長壹尺壹寸捌分口徑壹寸陸分內有朽木壹段尚未取出共重叁拾壹兩伍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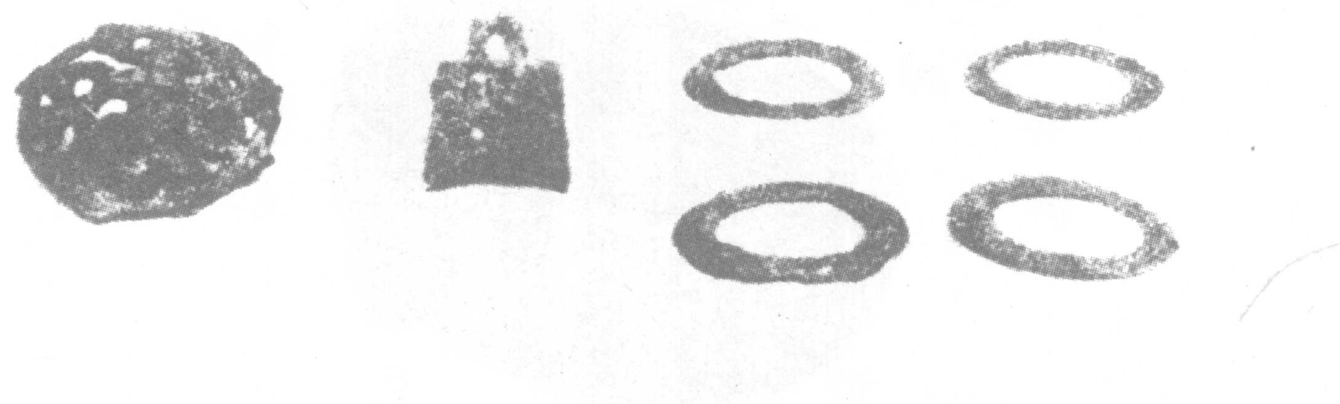
餘字第二號

長壹尺肆寸伍分口徑叁寸貳分重陸拾叁兩鐓內取出朽木壹段長壹尺零伍分圜圓捌寸重伍兩捌錢

餘字第三號

長肆寸口徑貳寸重伍兩壹錢

周銅環書鎖　周扁銅鈴　周蟠虺熏爐蓋頂



成字第一號

計肆件大小同圓徑叁寸伍分共重柒兩貳錢

歲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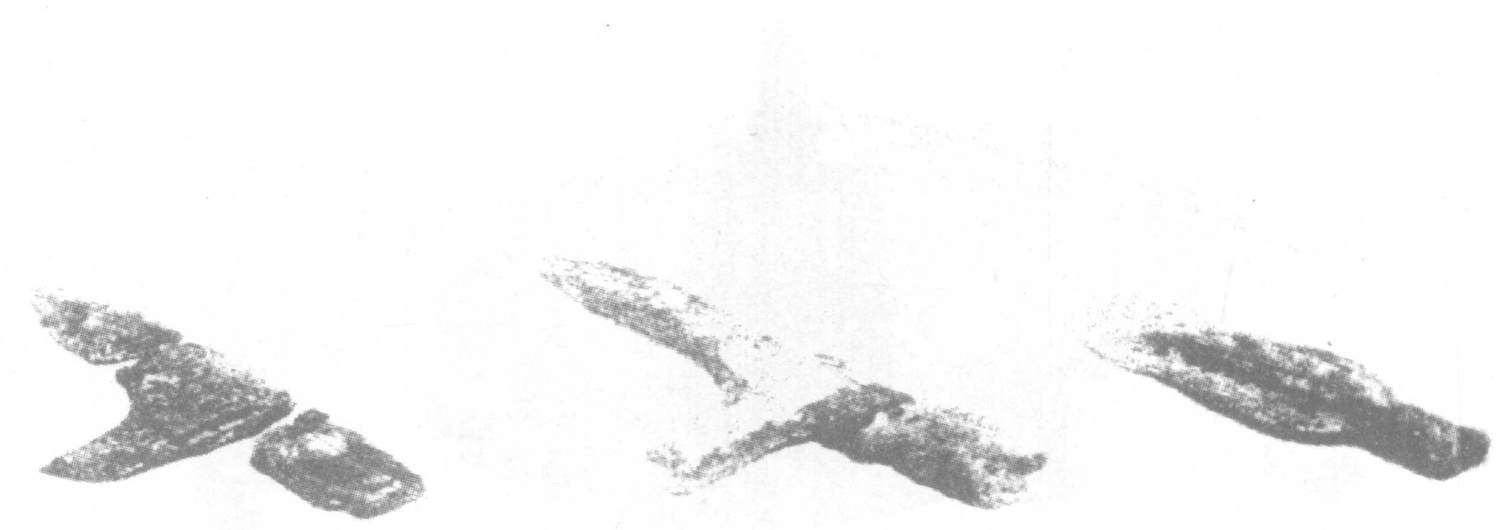
高貳寸鈕高捌分下徑長貳寸壹分橫壹寸重貳兩叁錢有小孔二

律字第一號

圓徑肆寸重肆兩伍錢

四

周箭頭　周戈頭　周戈頭



呂字第一號

長捌寸壹分闊貳寸伍分重肆兩殘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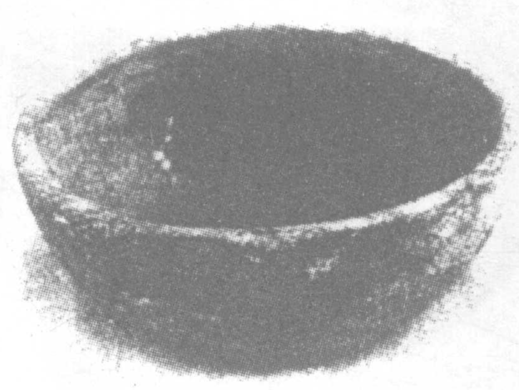
調字第一號

長壹尺壹寸柒分重拾兩殘缺

調字第二號

長玖寸伍分重陸兩斷分叁截殘缺

周瓦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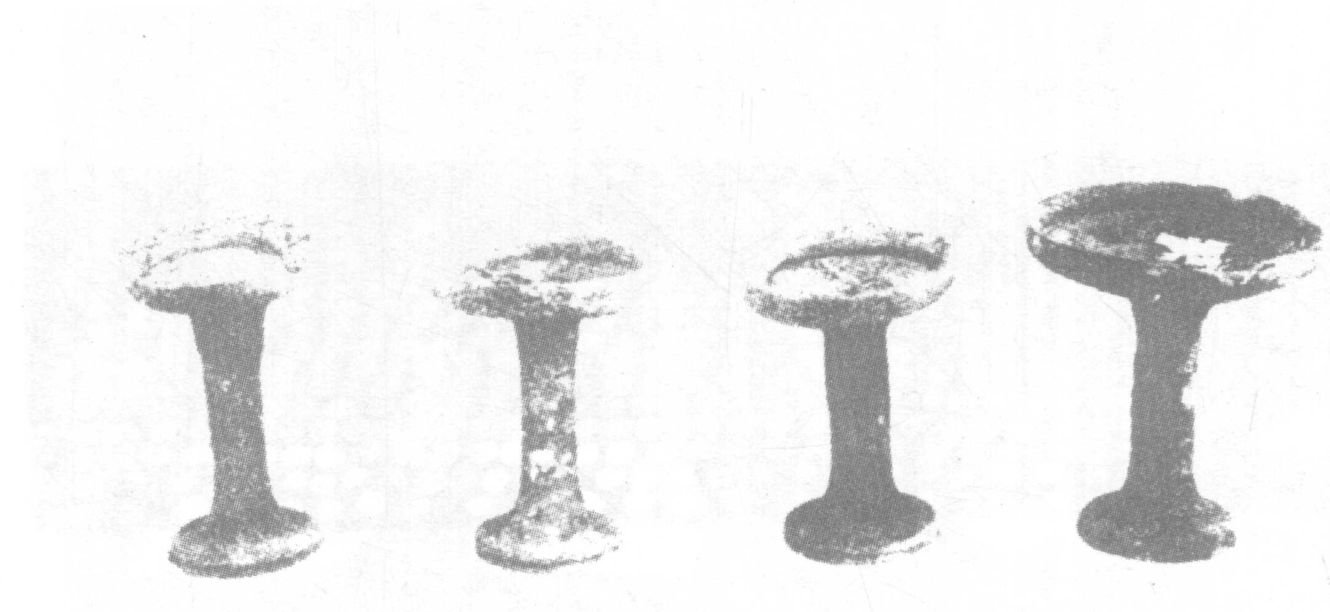


陽字第一號

高叁寸叁分深叁寸壹分口徑陸寸伍分底破壹孔

五

## 周瓦豆



雲字第一號

高捌寸深壹寸貳分口
徑陸寸捌分原破叁塊
已粘整邊破缺

雲字第二號

高柒寸叁分深壹寸口
徑伍寸原破貳塊已粘
整邊缺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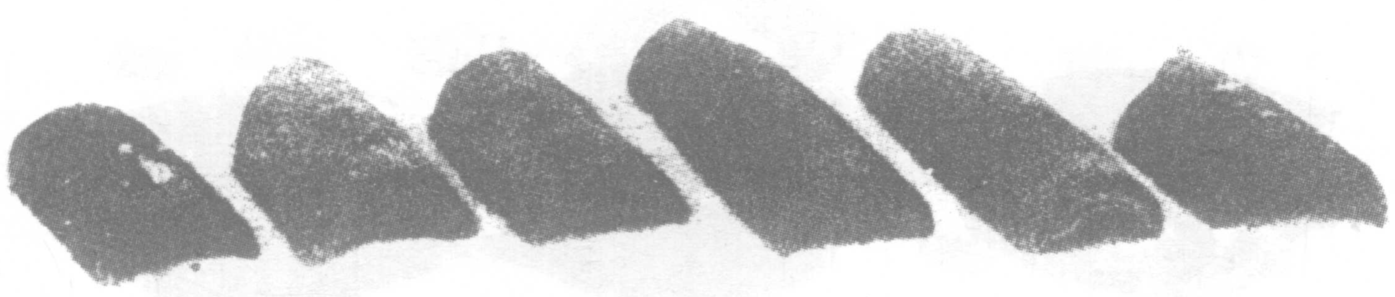
雲字第三號

高柒寸叁分深壹寸口
徑伍寸叁分原破貳塊
已粘整

雲字第四號

高柒寸捌分深壹寸貳
分口徑伍寸壹分原破
貳塊已粘整邊微缺

## 秦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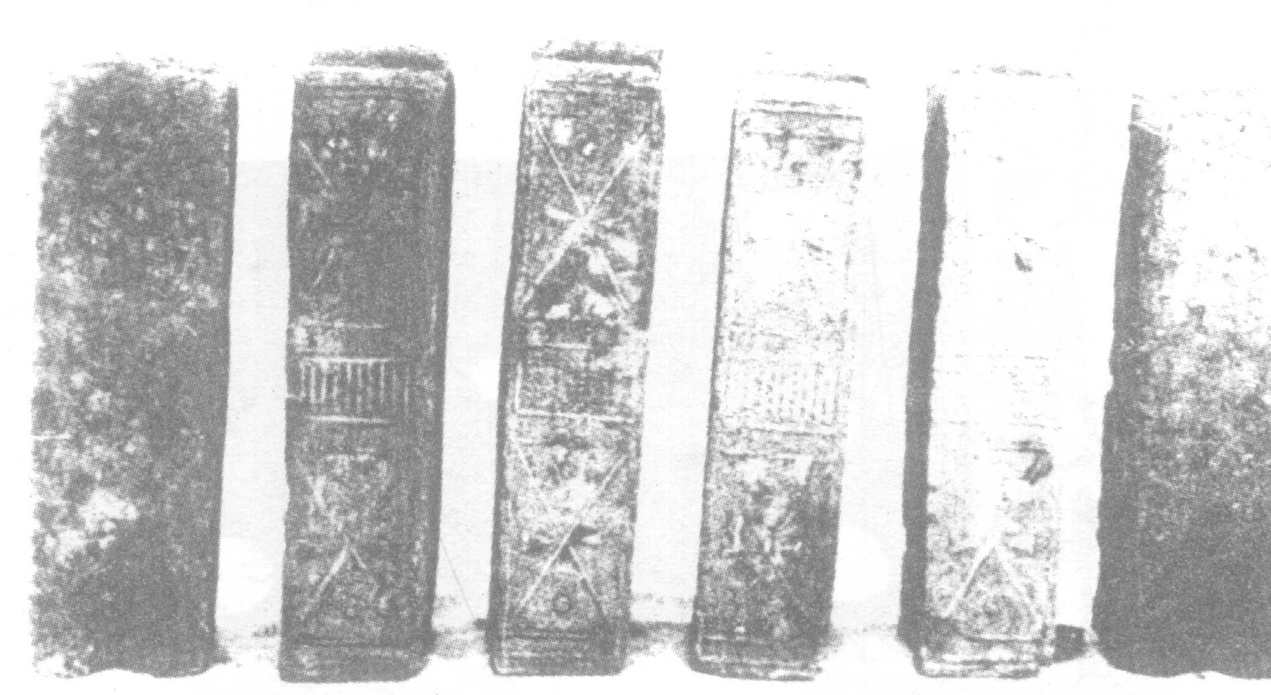


騰字第一號

計陸塊至長者
壹尺捌寸短者
壹尺壹寸貳分
不等均有殘缺
內有壹片無紋

六

## 漢磚



致字第一號

計陸塊大小同
長壹尺捌寸伍
分縱方伍寸伍
分橫方肆寸壹
分二端有陰陽
接筍一面有花
紋此磚係民國
初元新鄭城內
掘井於貳丈深
處發見漢磚陸
塊爲王紳公珍
所得贈歸公有
特註

## 漢鹿頭魚紋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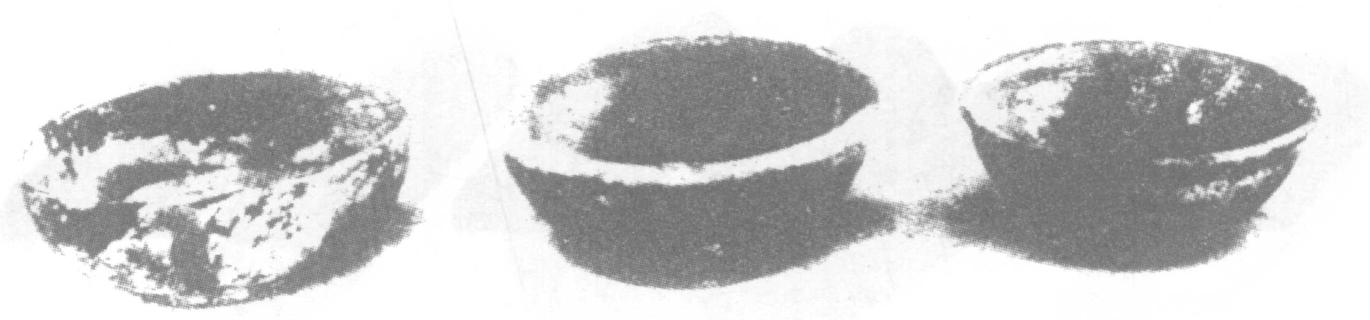


致字第二號

長貳尺伍寸伍
分寬壹尺肆寸
厚捌寸柒分中
空四面各有一
孔磚面鹿頭突
起地有魚紋此
係新鄭周紳上
圖家傳之物贈
歸公有並註

七

宋黃磁碗　宋黃磁碗　宋青磁碗



雨字第一號

高叁寸貳分深貳寸叁分口徑柒寸原破叁塊已粘整

雨字第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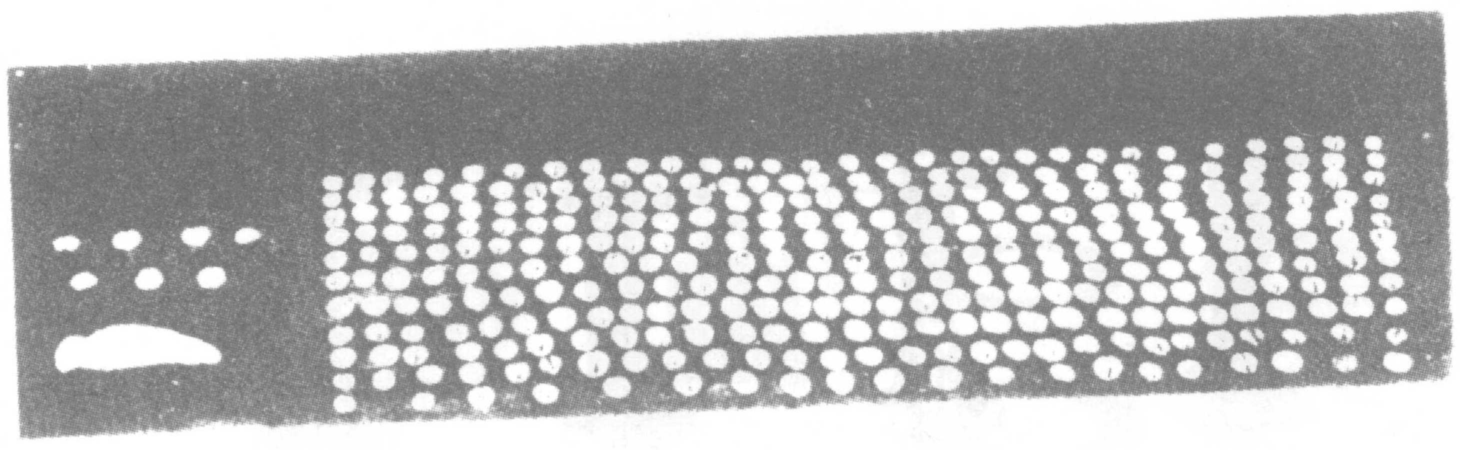
高叁寸伍分深叁寸叁分口徑柒寸柒分原破貳塊已粘整

雨字第三號

高叁寸壹分深貳寸柒分口徑捌寸原破伍塊已粘整



貝貨　貝片　蚌介鋸



露字第一號

計叁百壹拾柒枚內有帶綠銹肆拾玖枚大者寸餘小者不盈壹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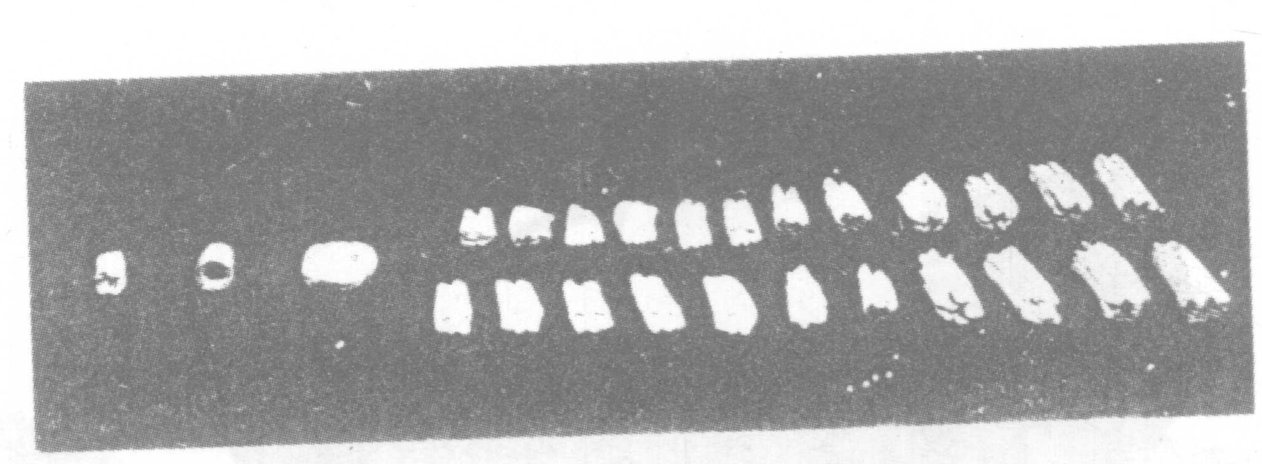
露字第二號

計柒枚長約寸餘厚不盈分

露字第三號

長肆寸陸分重柒錢蚌面沿口磨平約伍分邊有鋸齒長約叁寸度係上古之物待考

獸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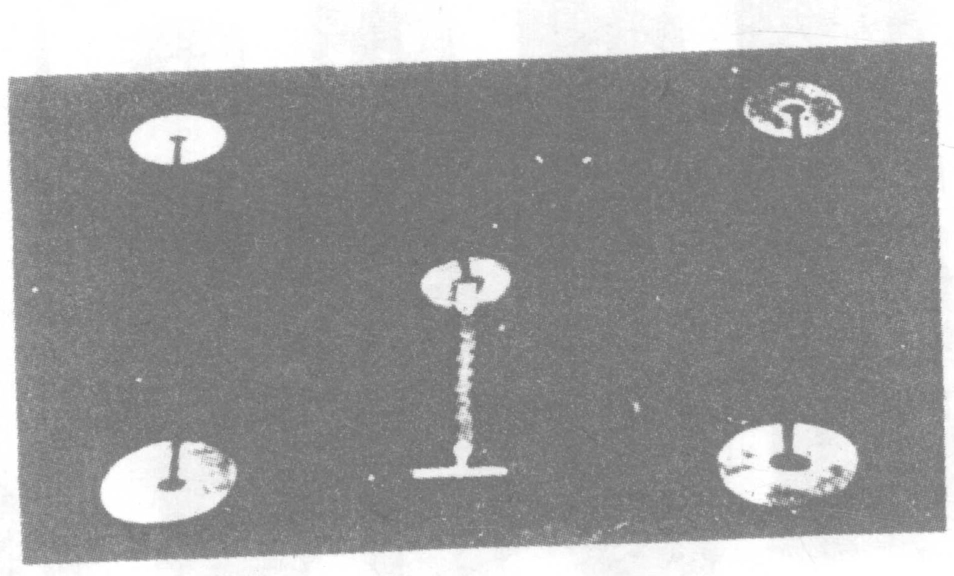


結字第一號

計貳拾叁塊內長方形拾貳塊扁長形拾壹塊大者長肆寸貳分圍圓肆寸貳分小者長貳寸叁分圍圓叁寸均係斷缺外附碎骨叁塊



玉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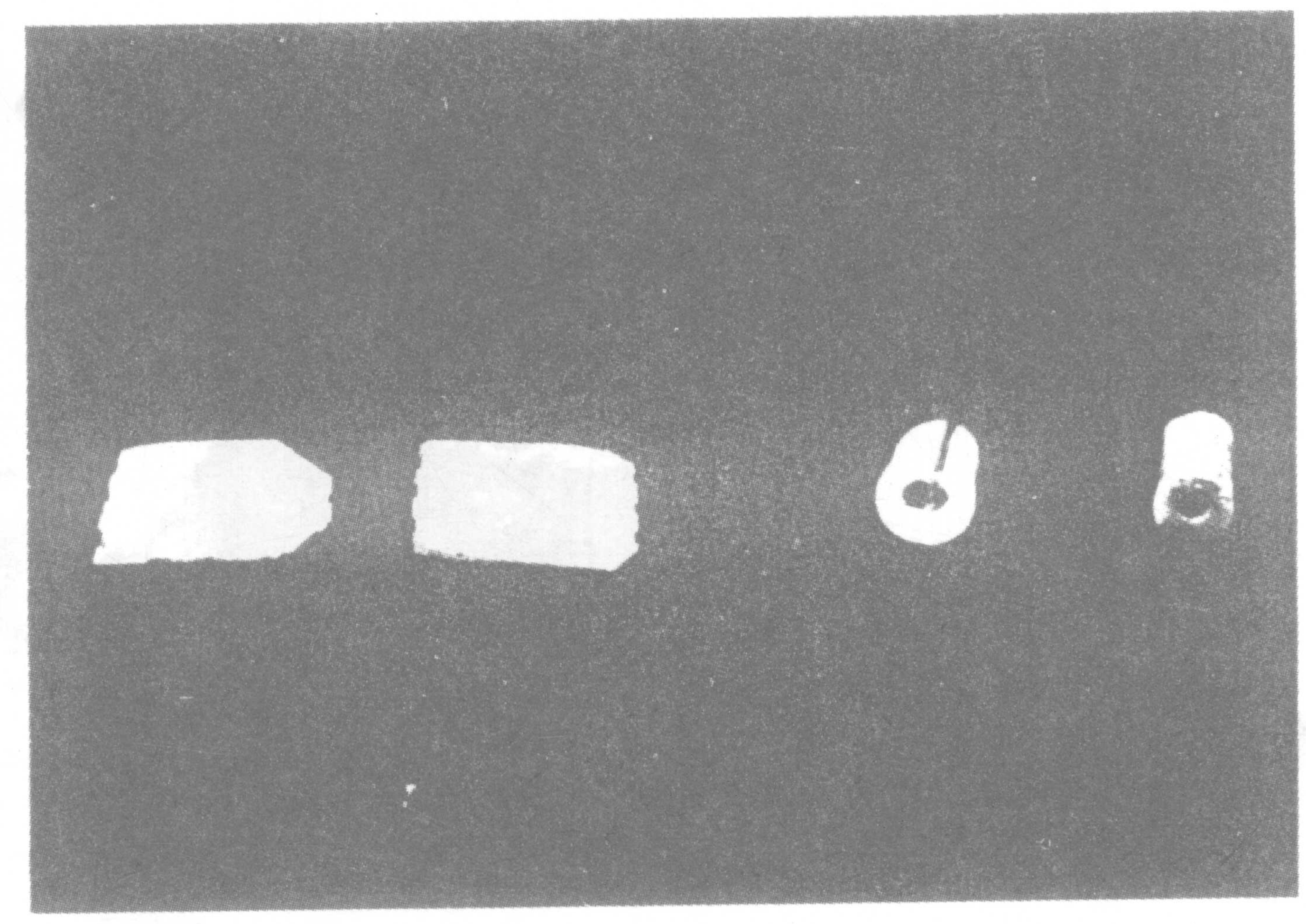


爲字第一號

計伍塊叁整貳殘大者圓徑壹寸捌分小者壹寸伍分厚均不盈分

中间一件有環纹雲雷製鍊自佩留為紀念謹註

## 環紋玉件　環紋玉件　玉片



爲字第二號

長壹寸柒分圓徑捌分一端微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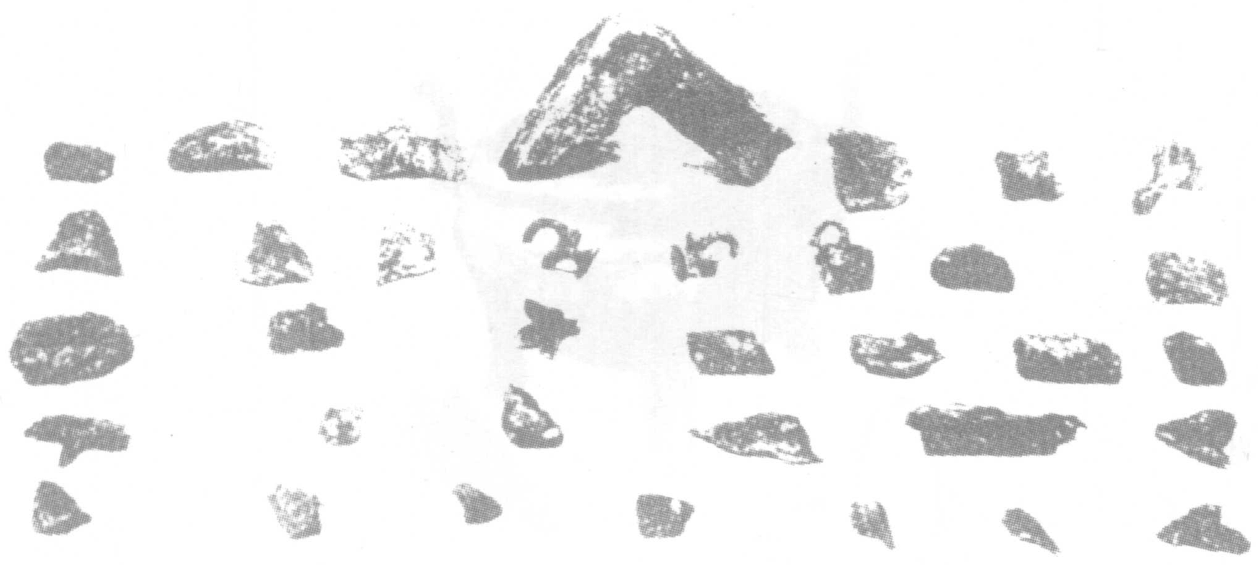
爲字第三號

長壹寸叁分圓徑壹寸一端微缺

爲字第四號

計貳片長方叁寸橫方貳寸肆分厚不足壹分均有朱砂浸片兩角少缺一片一角少缺一

## 碎銅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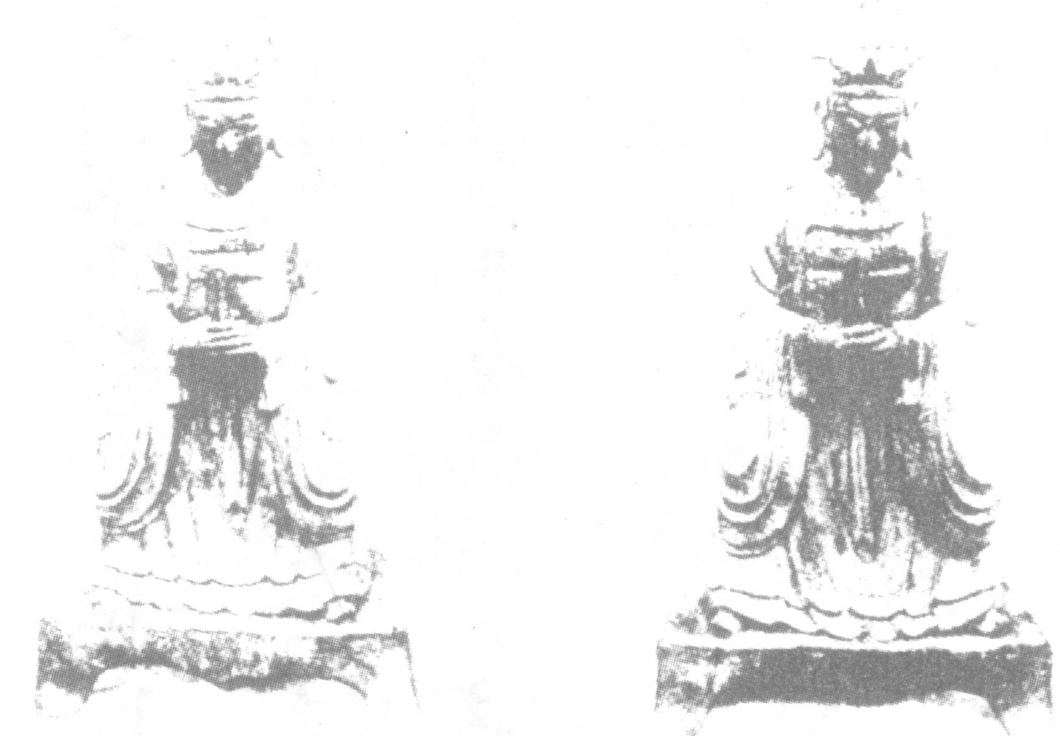


爲字第五號

大小計叁拾伍塊重肆拾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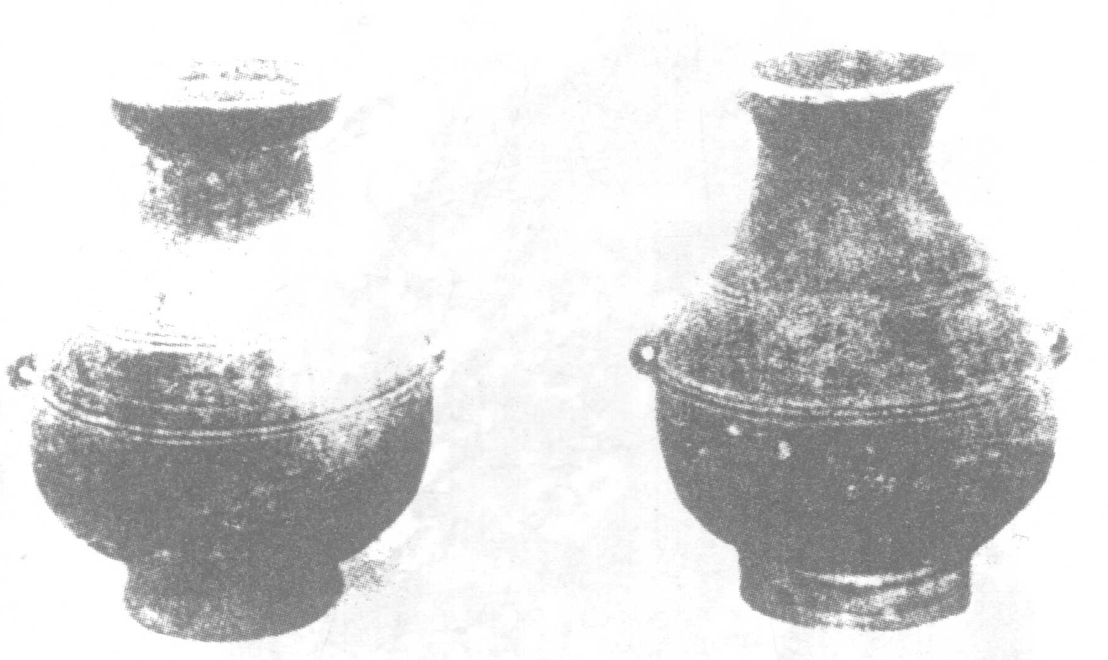
## 宋銅像



霜字第一號

計兩座大小同通高壹尺陸寸壹分座高陸寸貳分上寬伍寸叁分下寬玖寸壹分微帶綠銹重每座捌拾捌兩此係新鄭周紳上圖家傳之物贈歸公有並註

## 周陶質絃紋鍾



金字第一號

高壹尺捌寸叁分深壹尺陸寸叁分口徑陸寸叁分腹圍肆尺壹寸伍分左右二鼻此係新鄭周紳上圖家傳之物贈歸公有並註

金字第二號

高壹尺捌寸肆分深壹尺陸寸叁分口徑陸寸陸分腹圍肆尺叁寸貳分其式樣與金字第一號鍾同此係新鄭周紳上圖家傳之物贈歸公有並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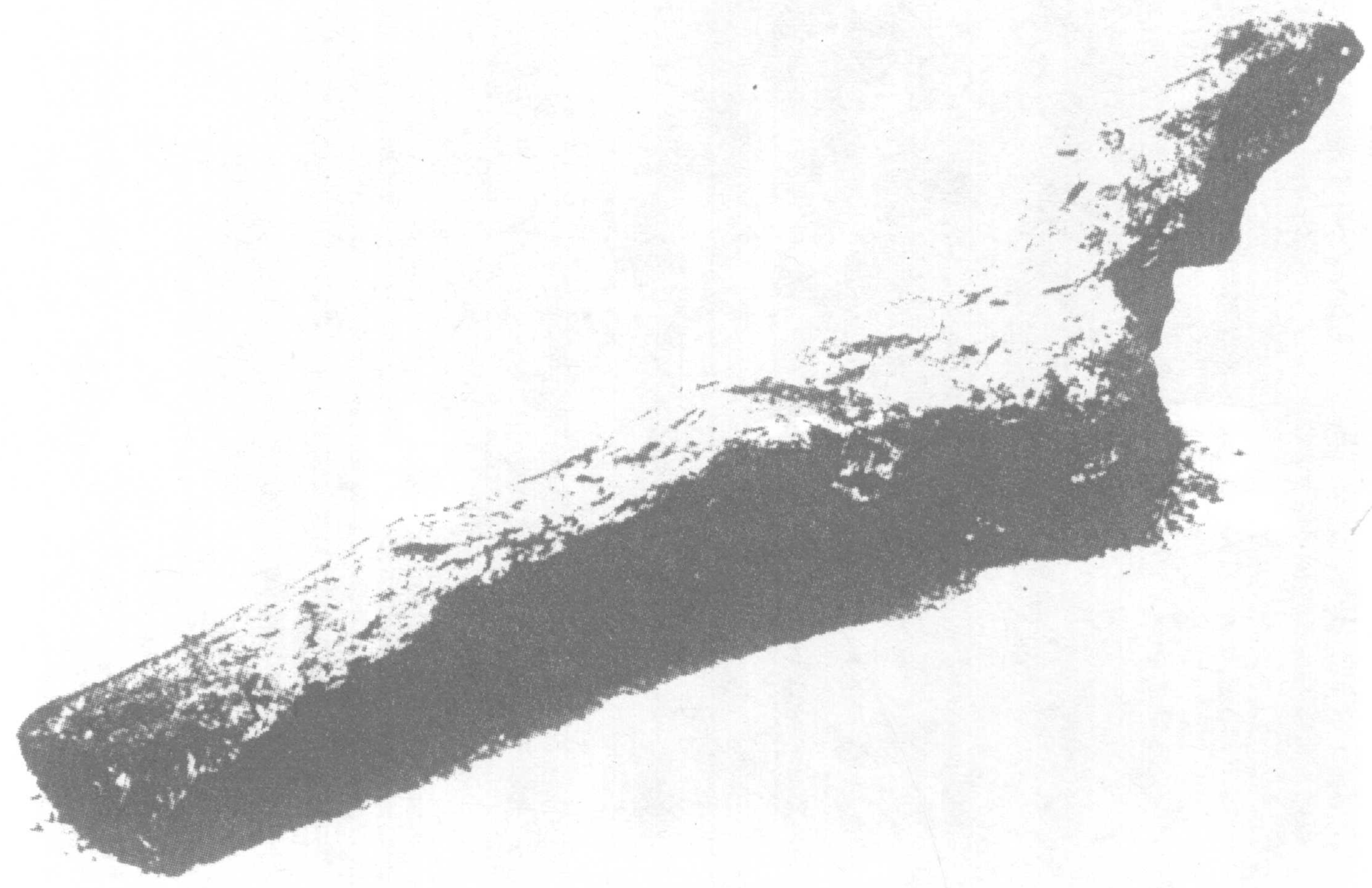
## 周陶質素鼎



生字第一號

高玖寸柒分深柒寸肆分口徑玖寸肆分耳高叁寸捌分闊貳寸柒分腹圍叁尺玖寸柒分缺半耳此係新鄭周紳上圖家傳之物贈歸公有並註

## 生古鐵



麗字第一號

長壹丈壹尺腹寬貳尺陸寸重約千數百餘觔此鐵在新鄭北關祖師廟內據耆老王金玉謂光緒二年挖掘城壕發見出土移至於張兩頭形窄而長一端仰起一端俯伏中部畧寬土人迷信以鐵龍名之且立碑祈禱頗著靈驗云此次運送古物一併解汴以供參考

一二

## 熟古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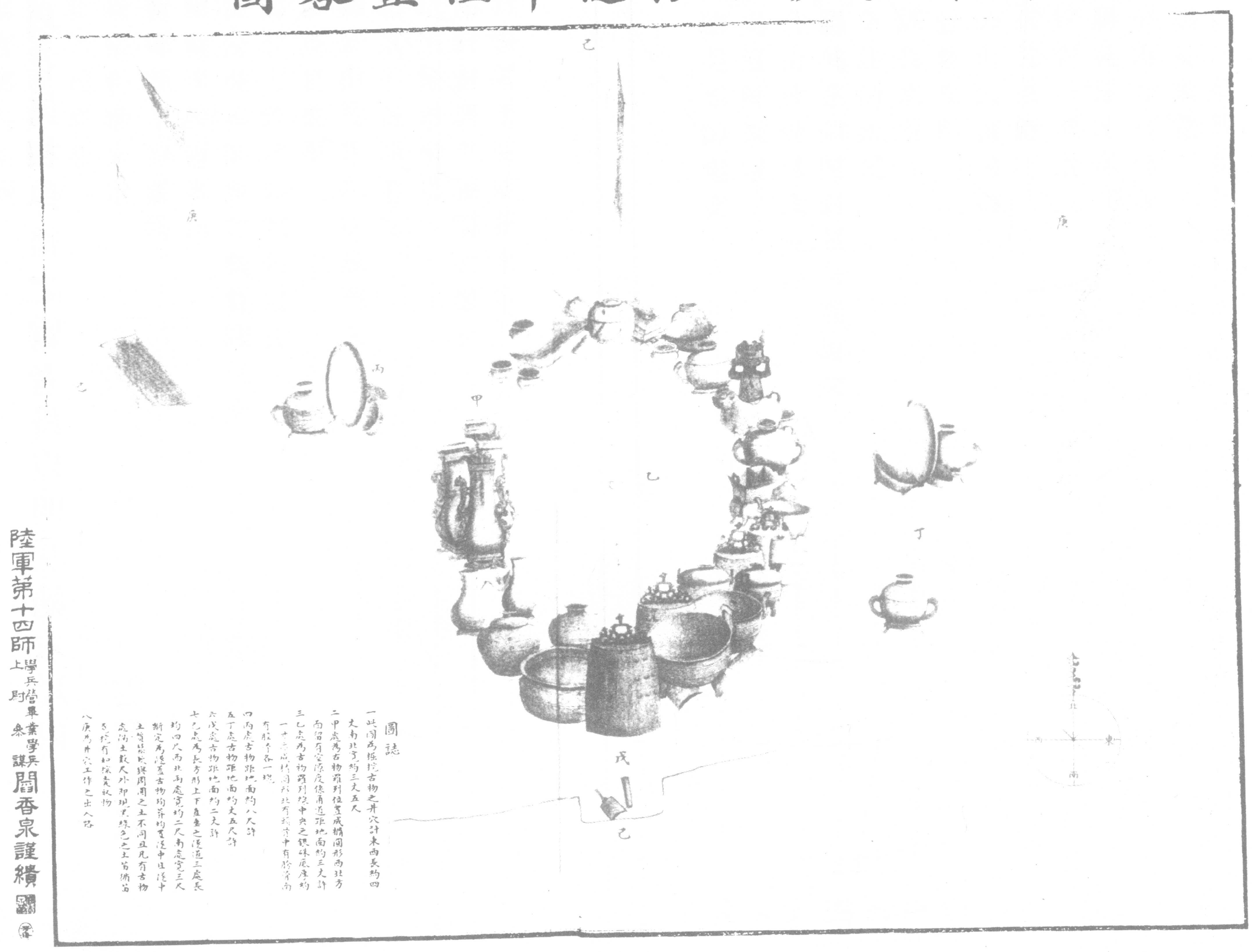
麗字第二號

長肆尺柒寸寬叁尺伍寸重約千數百餘觔此鐵在新鄭西三十里封侯嶺之東北王樓村土地廟前形式橢圓詢諸耆老均謂不知爲何年物性質堅凝驗係熟鐵土人傳爲神鐵有謂隕星殊不敢必一併運汴以供參考

癸亥十月十九日 康南海先生蒞鄭參觀古物稱盛贊美因索紀念之品即以貝貨玉玦各一枚致贈又二十八日 契友合肥陶君雲鶴蒞鄭參觀古物因索紀念品即以玉玦一枚致贈雲鶴謹註

一三

新鄭發見古物隧中位置畧圖




#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附編

吳縣蔣鴻元謹題

## 序

此次新鄭古物發見時值軍書旁午雲鶚於古物一道素未諳習惟將物件數目詳確記載以爲鞏固基礎之計至於親友馳書每屬延聘專門名家剔尋欵識根究本源用廣流傳而裨文化足徵見愛無任感佩但軍務倥傯實不暇及惟有讓諸海內專家繼續成之耳且各物出土隨時編印公諸國人先睹爲快所定名稱年代容有未當諸待大雅攷正幸祈鑒諒自發掘開始至解運完竣垂兩閱月其間函電紛馳呈

啟緒繹積之案頭亦已成帙爰挨次排比彙爲附編不加粉飾以存眞相俾後之覽者得以明其始末焉爾

雲鶚又識

古吳壽芝蔣鴻元編輯古器圖志攝影



##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附編目錄

途次許昌上洛陽吳巡帥電文

今日師長査防至新鄭車站傳聞新鄭城內井中發見古鼎十數件已賣去三件査古物關係國粹理應公家保存已派陳副官國昌會同縣知事悉數提取以免散佚誠恐他人覬覦別生枝節謹先電稟備案師長靳雲鶚叩東印 九月一日

途次和尙橋致新鄭姚知事函

據報新鄭城內發見古鼎十數件已爲私人所有殊屬不合並聞賣出三件亟應悉數繳出均歸國有免致散佚以彰國粹除報
巡督兩帥備案處分外今派副官陳國昌前往會縣監提搜挖此致
姚知事査照

靳雲鶚啟 九月一日



徐參謀長來電 九月二日到

頃據陳副官國昌自新鄭回稱昨奉鈞諭飭赴新鄭提取銅質古物遵卽前往會同該縣姚知事至南門內李銳家提出無蓋大鼎六個帶蓋二號鼎兩個帶蓋三號鼎三個帶蓋四號鼎三個無蓋四號鼎一個無蓋五號鼎六個帶蓋長方盒兩個帶蓋圓罏一個兩節四足大香爐一個共計二十五件於本日晚車運鄭並査得李銳家井內尙有未經掘出之物已會同姚知事派兵看守等語當將運到各件驗收存儲大軍帳派衛兵妥爲看守除飭陳副官明早仍回新鄭繼續搜羅外檢査各件大半殘缺詳細情形容再函稟謹先電聞參謀長徐壽椿叩東印

由鷄公山致徐參謀長電文

東電悉運到古物希卽妥爲保管並飭陳副官速赴新鄭繼續搜挖毋稍遺留仍將先後運到各物名目件數召人估看係何年代報候核辦是爲至要鶚蕭印 九月二日

上洛陽吳巡帥電文

東電諒達頃據陳副官國昌報稱奉飭前往新鄭提取銅質古物遵卽會同該縣姚知事至南門內李銳家提出無蓋大鼎六個帶蓋二號鼎兩個三號鼎三個四號鼎三個無蓋四號鼎一個五號鼎六個帶蓋長方盒兩個圓罏一個兩節四足大香爐一個共計二十五件已於東日運鄭並査得李家井內尙有未經掘出之物已會同姚知事派兵看守等語除仍派該副官卽日赴縣繼續挖掘務期悉數出土外謹先電聞一俟搜挖淨盡卽當彙解以保古物而彰國粹師長靳雲



鶚叩蕭印 九月二日

上開封張督理電文

日前師長査防抵新鄭車站據副官陳國昌報稱聞該縣南門井內發見古鼎多件等情査古物關係國粹應由公家保存立飭該副官馳往新鄭會同姚知事提取去後茲據覆稱遵卽會縣同至南門內李銳家提出無蓋大鼎六個帶蓋二號鼎兩個三號鼎三個四號鼎三個無蓋四號鼎一個五號鼎六個帶蓋長方盒兩個圓罏一個兩節四足大香爐一個共計二十五件已於東晚運鄭井內餘物尙未挖出等語除仍飭該副官再往新鄭會縣繼續挖掘務期搜羅淨盡並報明巡帥聽候處分以保古物而彰國粹外謹電奉聞師長靳雲鶚叩江印 九月三日

徐參謀長來電

刻間召來古玩商人北京朱硯青開封程子久鄭州詹叉三
陳松亭等先後估看據云此項古鼎各物銅質較粗確係周
末鄭國之物世不經見價値甚鉅並云四號三足圓鼎係名
敦五號三足圓鼎係名彝圓鏴一個係名罍大香爐係名甗
長方盒係名簠等語叉查發現原因係新鄭南門內李銳家
掘井至一丈餘深遂將古物挖出適値陳副官查案聞知後
在新鄭車站報告鈞座奉諭會同姚知事前往李銳家提取
並將井口查封至一切詳情因陳副官尚在新鄭繼續挖取
故於今早派差遣趙輔卿前往訪查玆聞井內尚有古器甚
夥陳副官正在取運除俟該員等回鄭卽當隨時稟報外謹
此電聞參謀長徐壽椿叩支印九月四日

三

由鷄公山致徐參謀長函

此次掘出古物自應全數歸公已電請　巡督兩帥處分保
存惟片銅寸鐵均可寶貴其物已破者應在師部細細查對
湊成整器其無法查對剩餘之件一律保留後天派胡棣生
帶照相機去鄭拍照以便製成銅版編號付印望卽延請金
石名家估看物上篆文年代名稱以及原物用處逐件記明
並將發見來歷及掘井工人姓名並將李銳已賣三件得價
若干追繳實情一一筆記以明始末吾儕辦理此事所願公
諸國人垂法將來勝於自私者遠矣邇來公物多被侵呑盜
賣言之痛心宜乎我國之有今日可慨也夫其餘事宜務望
細爲推想以補不逮此致
徐參謀長查照　鶚啟九月四日

徐參謀長來函九月四日到

敬稟者昨晚陳副官國昌自新鄭運到古鼎各件業經電陳
椿考周時鄭國建都之地先在陝西華縣後遷新鄭至戰國
時爲韓所併距今二千八百餘年玆觀各鼎古色斑斕當係
鄭國重器雖有殘破亦屬至寶因入土年久銘字糢糊未能
拓出參證已飭衛兵加意看守謹此肅稟恭叩
鈞安伏乞
垂鑒參謀長徐壽椿謹稟九月二日

徐參謀長來函九月四日到

敬稟者古鼎各件經古玩商人估看情形業經電陳玆據差
遣趙輔卿回稱掘井之處係李銳之菜園卽在其宅旁東南
隅現叉挖出大鼎大鐘大爐及彝鐸等共二十七件於明日

四

運鄭仍有未經挖出者陳副官正在監視挖取等語除俟陳
副官將繼續挖出之古物運到查明件數名稱再當報
聞外肅此具稟恭叩
鈞安伏乞
垂鑒參謀長徐壽椿謹稟九月三日

洛陽吳巡帥來電九月三日到

東電悉新鄭發見之古鼎十數件自應妥爲保存除逕電該
縣知事查照外特覆吳佩孚冬印

上洛陽吳廵帥開封張督理電文

冬電奉悉頃據職師徐參謀長報稱日前運鄭古物當召人
逐件考証前電名稱不符合亟更正其大號圓鼎名薰爐二
號圓鼎名西瓜鼎三號圓鼎名小鼎四號圓鼎名敦五號圓

鼎名彝長方盒名簠圓鐳名罍兩節大香爐名甗所惜當發見時係李銳僱人乘夜私掘因之破碎甚多整者約三分之一昨又派陳副官協同趙稽查前往繼續搜挖茲據趙稽查回稱又得大鐘鼎彝鐸等二十餘件此次細心爬梳物都完好陳副官正在監視續挖容俟搜淨彙齊運鄭等語合亟稟聞等情查新鄭爲周時鄭國封建之地至戰國爲韓所併距今二千八百餘年此項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實係中華國粹片銅寸鐵皆足寶貴應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除飭將李銳賣出三件赶速追還一面派員携欵前往優給發掘工資並俟各件運齊考證再行逐細呈報以俟處分外謹此電聞師長靳雲鶚叩支印 九月四日

由鷄公山致徐參謀長函

昨函諒達李銳賣出古物三件落於許昌張先生擢黼之手此君聞余主張均歸公有極願獻出惟其購物之欵應由本師籌墊歸還免致虧累張君於金石確有考究並願幫同識別各物已請其後天到鄭着手鑑定到即妥爲招待可也此致

徐參謀長查照 鶚啟 九月五日



洛陽吳巡帥來電 九月五日到

蕭電誦悉古代遺物文化攸關應宜妥善保存以彰國粹而供觀覽查教育部於保存古物訂有專章此次發見各古物俟挖掘淨盡後請即派妥員並責成縣知事盡數運交督省兩長教育廳轉付古物保存處什襲珍藏永垂紀念除切電督省兩長暨教育廳查照外特電奉覆即希亮察吳佩孚支印

上洛陽吳巡帥電文

支電奉悉除遵電飭挖淨盡如數送交督省兩長立案保存以垂久遠並宣布德意外謹聞師長靳雲鶚叩麻印 九月六日

開封督署李參謀長來電 九月五日到

頃奉江電新鄭挖出古鼎多件深堪寶貴請即飭拍照並查鼎上有無篆欵分器搨片以便考訂係屬何代之物費神多寄數張爲感弟李炳之支印

覆開封督署李參謀長電文

彪臣兄大鑒支電祗悉此次新鄭發見古物連日挖出鐘鼎尊彝簠簋罍鬲鐸甗等已有八十件誠如來電均堪寶貴業經迭電報明巡督兩座頃奉巡帥電令俟挖盡後送交軍省二長歸公保存以彰國粹自當遵命辦理現經運送到鄭飭由徐參謀長分派妥員暫行保管列簿登記並僱鷄公山搨影商人赴鄭逐件搨片立說製成銅版多印分送以資考証將來片銅寸鐵均歸公有決不稍令散佚除仍派員繼續監挖並追繳已賣古鼎各件毋任遺漏外謹電奉覆并祈轉稟督座釋念爲荷弟靳雲鶚叩魚印 九月六日



北京王督辦來電 九月五日到

河南新鄭縣李銳係徐東海舊屬現充衛戍司令部諮議日前在其鄉里掘井發見古銅祭器甚多并聞由尊處運去保存現李君寓所既無此項銅器家有老親在堂敬請飭令貴屬勿再前往伊家搜索以免驚恐特電奉懇詧照飭遵爲盼弟王毓芝歌印

覆北京王督辦電文

蘭亭兄大鑒歌電敬悉此次新鄭發見古物當時由李銳雇工乘夜私挖致多損壞並且私賣弟得報後以事關吾國國粹誠恐古物散佚當卽報明巡督一面派員馳往監提督挖連日挖得鐘鼎尊彝簠簋鬲卣鐸甗等物大小都計八十件均已陸續運鄭列簿登記暫爲保管仍飭繼續搜挖冀無遺棄並呈奉巡帥電令一俟挖掘淨盡卽運交督省兩長立案保存以彰國粹而垂久遠自當遵令辦理將來片銅寸鐵均歸公有絕不容私人有所染指所派委員陳副官國昌籍隸西平與李銳誼屬同鄉決不致有所騷擾請釋綺念謹電奉覆弟靳雲鶚叩魚印 九月六日

由鷄公山致徐參謀長電文

電悉已據情覆知王督辦望飭陳副官如向李銳要玉爵時須平和辦理再此次古物片銅寸鐵均歸公有應令經手人員加意愼重免招物議設有吞沒情事惟有法追名譽是重勿稍含混拍照人員已令帶機明晨到鄭應卽妥議拍照逐件列號立說彙成大觀用垂久遠切切鶚魚印 九月六日

徐參謀長來函 九月六日到

敬稟者昨日午後陳副官國昌由新鄭運到繼續挖出古物四十九件內有大鐘四個大小鐸十七個盤簠敦各一個均尚完好其餘概有殘缺當派副官劉文田妥爲保管除由王參謀燦章陳副官國昌仍赴新鄭繼續挖取外肅此具稟恭叩

鈞安伏乞

七

垂鑒 參謀長徐壽椿謹稟 九月五日

由鷄公山徐參謀長電文

函悉運到古物各件責成劉副官看守甚妥惟訪聞李銳尚掘得玉爵兩個玉塊數件及銅片鼎耳等在伊當差人手內着飭陳副官善爲勸諭令伊一律交出自當呈明巡座優予報酬一面仍令注意繼續搜挖有無玉器毋稍遺漏是爲至要鶚魚印 九月六日

上洛陽吳巡帥開封張督理電文

昨派陳副官續赴新鄭搜挖古物據報又得四十九件內有大鐘四個據人估看爲尊大小鐸十七個盤簠敦各一個均尚完好其餘概有殘缺均係周代尊彝爲世不經見之古物較諸前次運到各件尤爲寶貴其先被李銳賣出之古鼎三個亦經追回現已運鄭暫爲保管前後共計七十七件聞尚有玉爵數件在李銳手內秘藏刻正追令繳出並許將來優予報酬除飭陳副官督飭繼續搜挖毋稍遺漏外謹電奉聞又據人言係鄭伯宗廟之物故件數甚多幷陳師長靳雲鶚叩魚印 九月六日

新鄭縣李紳銳來函 九月五日到

師長大人麾下敬稟者日前偶於宅基近旁穿井灌園挖出古物數件形類重器未敢擅存當卽稟明縣長偕同學務機關逐一查驗後銳卽將井口掩蔽以昭愼重茲奉鈞憲派委到縣著將已出各件如數呈繳並於原地零發新坎搜盡遺物本日停工將第二起掘出之件運鄭續繳事關要典何敢冒昧上陳妄瀆

八

寵命但鋭家本寒素自卜居於此漸覺康吉幼年從戎屢著微勞擢升至營長幫統之職風鑑之說原不敢信而言者屢驗令人莫解古人言宅曰安宅居曰廣居良有以也伏維
師長大人高秉節鉞遐邇覆幬豈獨帳下健兒仰荷 高深凡屬軍人寗忍歧視前蒙 王巡閲使任以熱察綏巡閲使署諮議因公回籍假期届滿不克趨叩 鈐轅面承
訓誨謹將事實顛末繕肅寸稟懇請
師長大人體賜格外速飭委員自此停止工作則後此有生莫非威德矣悚切待 命虔請
鈞安伏乞
恩准諸惟
垂鑒熱察綏巡閲使署諮議李鋭謹稟九月四日

覆新鄭縣李紳鋭函

逕覆者來函誦悉
執事僱工掘井發見古物按照章程關係彝器應歸公家保管當經電呈 巡督兩座報明派員監挖旋奉
巡帥電令飭俟掘挖净盡運送 軍省兩長妥爲保存在案現將陸續運到各件暫存鄭州列簿登記並攝影製版以備分送而資考證
執事係屬地主如將已得之物悉行交出化歸公有將來自應呈請 上峰優予報酬並將
執事姓名纂入志乘以彰公義而垂不朽惟事關國粹既經發見不得不竭力搜尋冀無遺棄已飭陳副官和平辦理不得稍有滋擾至風水之說原爲愚夫愚婦之見解



執事明達當不拘泥專此奉覆藉慰
雅懷順頌
台綏不一 靳雲鶚啟九月七日

開封張督理來電九月七日到

江電敬悉新鄭國粹發見乃是祥瑞之兆吾弟辦理甚爲妥協殊深欽佩此事既經報明上峰應候巡帥卓裁除令新鄭知事繼取餘物外特電奉覆兄張福來魚印

徐參謀長來電九月七日到

魚電敬悉奉諭各節遵已函飭王參謀陳副官對於李鋭善爲勸導盡力交涉務將藏匿各物全數追出一面注意搜挖有無玉器毋稍遺漏至所有運到零星銅片均已由椿親自監視並派劉副官閣參謀逐細檢查一一登記表册决不稍令遺失謹稟參謀長徐壽椿叩麻印

致順德胡師長函

笠僧如弟惠鑒邇來新鄭發見周代各種彝器兄已派人監挖得八十餘件片銅寸鐵胥歸公有已稟明 巡督暫留鄭州攝影製版後再運汴垣光怪陸離大有可觀擬俟天晴返鄭開會展覽請
台駕蒞鄭一飽眼福想必 惠然肯來也專此敬請
勛安諸惟
心照不宣 如棠靳雲鶚頓首九月七日

陳副官國昌來函九月七日到

敬稟者副官於昨晚五時登車北上今早三時抵許昌砲團徐副官宏荃將張慶麟所買之鼎運站等候即時接收遂交

黃副官文學運鄭矣前日張慶麟面稟有玉器等物商同蕭團長今日將張慶麟由許送新面証一切肅此敬請

鈞安副官陳國昌謹稟

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來電九月七日到

頃奉吳巡帥支電開據貴師長蕭電當覆電云古代遺物文化攸關甚宜妥善保存以彰國粹而供觀覽查教育部於保存古物訂有專章此次發見各古物俟挖掘淨盡後請即派妥員並責成縣知事盡數運交督省兩長教育廳轉付古物保存處什襲珍藏永垂紀念等語併抄奉閱即希查照辦理等因除電覆並電新鄭縣姚知事外相應電請貴師長轉飭陳副官俟各古物挖掘盡淨即便會同該縣知事選派妥員盡數運送來省以資交付古物保存所珍藏是爲至盼張福來張鳳臺魚印



洛陽吳巡帥來電九月七日到

支電悉古物搜挖完竣示知後當派員赴鄭會同運汴保存以昭鄭重特覆吳佩孚麻印

徐參謀長來電九月七日到

魚電敬悉已飭陳副官王參謀對於李銳索爵務須和平辦理所有運鄭古物雖片銅寸塊均由參謀長親自監視派員檢點逐件列號絕無舛錯至新鄭方面現已派人慎密調查以杜情弊拍照人員刻已由黃副官帶領到鄭正在研究拍照方法議妥即開始拍照頃據王參謀燦章函報刻又挖得彝爐三個小銅鶴一對銅貓銅人銅洗尊蓋各一個仍繼續挖取等語除俟各物運鄭再將詳情稟報外謹聞參謀長徐壽椿叩陽印

上洛陽吳巡帥電文九月七日到

麻電敬悉屆時遵請派員監運茲又據報挖出銅人銅鶴銅貓及彝爐尊洗等十數件先後共九十件仍在續挖井深三丈向北平挖方圓約一丈許云查挖處地盤不廣已出如許之多現復飭令多挖數井俾井底互通以冀搜淨謹電奉聞

師長靳雲鶚叩陽印

許昌車捐局長張擢翻來函九月七日到

師長大人鈞座竊麟猥以菲材叩謁

崇墀迺蒙　謙光下逮禮遇優加撫躬揣分慚感交縈麟准於今日午後三時赴新秉承

鈞諭開導李君能得效果與否當必前來報命也再麟所購



大鼎一件已於昨晚交陳副官收訖押運赴鄭矣理合稟明專肅虔請

勛安伏冀

慈鑒　晚生張慶麟謹肅

洛陽吳巡帥來電九月八日到

魚麻兩電均悉李銳處如尚匿有玉爵自應全數追繳酌量酬資本署現派穆佐庭顧問於明日赴鄭會同貴師委員將古物押赴汴垣向各界宣布妥爲保存以垂久遠特覆吳佩孚庚印

洛陽吳巡帥來函九月十一日到

薦青仁兄偉鑒頃奉　陽電知在新鄭又挖出銅人銅鶴等件古物琳瑯誠堪寶貴昨派穆佐庭顧問會同送省茲促前

往到時希
賜接洽是爲盼禱專此順頌
勛綏惟
照不旣　　弟吳佩孚拜啟九月九日

保定陸軍講武堂張君來函九月十日到

薦青仁兄偉鑒茲有陳者李君銳籍隸河南新鄭縣現充京師衛戍司令部諮議據伊函述月前因事回鄭動工掘井發見古銅供器二十餘件忽被　貴部派人悉數運去嗣復常有目兵前赴宅內到處搜查家人咸抱不安擬請代向司令部設法維持等情查李君居鄭有年不悉此中有無別情所述各節如無虛語弟忝叨　摯愛有所聞之用敢奉告尚懇推情照拂轉飭所部勿事苛求不惟李君闔宅感荷

一三

鴻施已也專泐布陳順頌
勛綏諸希
惠照不宣　　愚弟張國淦拜啟九月七日

覆保定陸軍講武堂張君函

月波仁兄偉鑒接展　手書誦悉一是新鄭古物一事當發見之初賈客紛紛往購遐邇喧傳弟以國粹所關不應私售使我祖國文明流於異域豈不可惜用是電稟　吳巡帥並派副官陳國昌往晤李君囑以此意渠亦欣然願獻遂將掘出之鼎敦鬲罍等二十五件碎銅片五十三塊交該副官運來因查看土內韞藏尚多復由弟出資僱工著該副官監視掘取又得大小鐘鼎尊壺盤匜簠簋造像鶴燈虎尊等六十一件碎銅片五百六十九塊復訪得許昌張慶麟於發見之初曾以八百五十元購去大小鼎三件亦經弟備價購回尚有玉玦二片在李君家人手內亦婉勸交出均隨時電洛茲蒙　吳巡帥派穆顧問佐庭來鄭點明數目不日運往汴垣教育廳古物保存所什襲珍藏所幸吉光片羽未致散失刻已逐件攝影考註付印並敘述緣起以紀其實此經過之大略也弟忝領師干最重軍紀此次掘取古物人員蹈矩循規奉命將事焉能自由索取且鑿井之處係在李君菜園祇於土內尋求未涉宅門一步想李君因售出三鼎之故或抱不安今既購回渠亦當無懸慮矣刻奉　巡帥來電仍令掘取無遺現有弟處王參謀燦章在彼監視斷無妨碍李君宅內之虞用將顛末奉　聞俟攝影印成當以一冊寄贈以爲博雅賞鑒之資亦戎馬倥傯中一段佳話也專此拜答敬頌

一四

勛祺　　弟靳雲鶚頓首九月十二日

王參謀燦章來函九月九日到

謹稟者八日自新開東北之井口內掘出盤一個貓形長罐一個有蓋長簠一個兩耳長圓盆一個又自新開東南之井口內掘出兩耳長圓盆一個並有始露頭部之尸骨一具適有五十四團第九連目兵護送美國政府斯密蘇尼恩博物院調查古蹟代表畢士博文禮二人同董光忠到新鄭縣與參謀接洽據云由京至鄭調查新鄭所發見之古物當時伊三人與參謀同到東南之井內查看尸骨形狀因露甚多未曾查看明晰伊等卽要求暫時勿掘容其回京將考查博物應用器皿及照像傢具運至新鄭將此尸骨原樣照出以窺古人之喪葬形式因伊等自我師部來並云已見過參謀長

未能拒絕參謀當即囑其速回鄭州再見參謀長電稟
師座是否容伊前來挖掘參謀八日下午八時携帶前挖各
件送鄭除面稟參謀長外專稟
師憲鈞鑒伏叩　示遵謹請
鈞安　參謀王燦章謹稟

新鄭教育會會長高烺等公呈九月十一日到
爲保留古物事竊新鄭地處形勝溱洧環流陘茨並峙徵諸
史册考之邑乘桓武爲周室懿親周轍既東以後鄭亦隨之
而東此新鄭之名所由昉也顧代遠年湮滄桑屢變舊蹟之
可考者僅殘碑斷碣廬址台基而宗社遺物渺無一存懷古
之士飲水思源每多遺憾茲幸縣城南街少將銜陸軍上校
李鋭因灌園掘井掘出古物多件俎豆鐘鼎禮樂名器尺寸
之大小不同形色之變換不一金質翠英光怪奇離頗類宗
廟重器羣相推測似在周秦之世鄭滅於韓韓滅於秦社稷
將墟之時或國人慮其宗廟重器被人毁遷瘞埋於是冀保
國粹凡往觀者撫今追昔莫不黯然神傷頓興禾黍故國之
嗟況保存古物屢有明文紳等慨念往事代表民意正擬呈
明　上憲派委查驗存留公共處所傳作紀念幸蒙
師長查悉此事妥派副官如數運至鄭州歸爲國有以保久
遠法良意美詎敢忘瀆但古物發見雖間有所聞大抵非殉
葬器皿即私家深藏求如此次宗國精英曠世珍奇猝然畢
露較之漢洗雙魚晉磚五鹿而倍奇者誠聞所未聞也伏念
國家鑒此重器推原發始必得傳令褒揚纂入縣志銘金刻
石以誌不忘然而一邑之中率十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



十人而學無一人知典籍者先世文獻漠然視之迨時過境
遷偶談故事直痴人說夢終置於無何有之鄉杞宋無徵古
有同慨我
師長駐鄭有年令聞夙著四方借寇對於公益事業諒予格
外維持俯慰民望用特不揣冒昧瀝陳顚末公懇
師長恩准將李鋭掘出古物發還數件保留公共處所藉作
魯殿靈光之思使我鄭桓武之流風餘韻得以不泯無量恩
德鐫銘衆口孔邇父母千秋後當與先賢子產同垂不朽焉
是否有當伏乞
鑒核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呈
十四師師長靳

教育會長高烺

教育局長劉鴻恩
公欵局長李克良
商務會長喬海籌
蠶業學校校長許梂
縣視學趙醴泉
通俗教育圖書館長蔡琴堂
農事試驗場長靳思莊
保衛團事務總所董事李金錫
陳光祖
高鴻圖
陳光宗
王兆麟

史秉衡
袁人傑
李國璋
高等小學校校長　郭之鉞
勸　農　員　萬景章
自治講習所主任　張家楣
模範女學校校長　趙萬增
縣農會會長　高芸昌
城廂保衛團團總　周景陽
劉侗
水利支局局長　劉峻極
苗　團　長　李福昌

覆新鄭各界紳董函

逕覆者來牘閱悉
諸君注意文獻本屬同情惟此項古物均經稟明　巡帥奉
電備運汴垣教育廳古物保存所珍藏可否發還數件由
貴邑公共保存一節已據情代請應候
巡帥訓示辦理並望
轉告農商各界知照可也此致
新鄭教育會高會長　靳雲鶚啟 九月十二日



上洛陽吳巡帥稟函

巡帥鈞鑒敬稟者頃據新鄭縣教育會會長高烺公欵局長
李克艮商務會長喬海籌及蠶業農事保衛團各董事聯名
呈稱竊新鄭地處形勝溱洧環流徵諸史乘周轍既東鄭亦
隨之此新鄭之名所由昉也顧代遠年湮舊蹟莫考懷古之
士遺憾實多今李銳園中掘出古物多件鐘鼎名器宗國精
英凡往觀者咸興故國之思紳等正擬代表民意呈請存留
以作紀念幸蒙師長派員運鄭歸爲公有法良意美詎敢冒
瀆干求祇以先世文獻久已無徵用特不揣冒昧公懇將掘
出古物發還數件保留公共處所俾桓武流風餘韻得以不
泯無量恩德鐫銘衆口等情師長查該紳等所請係爲注重
文獻起見本屬同情特此項古物均經稟明
鈞座奉　飭備運汴垣可否酌發數件由該縣公共保存之
處應請
訓示祇遵除函覆該紳等聽候
睿裁外肅此具稟恭叩
鈞安伏乞
垂鑒師長靳雲鶚謹稟 九月十二日

洛陽吳巡帥來函 九月二十一日到

薦青仁兄偉鑒頃誦
華函備悉種切所有新鄭縣先後掘出之古物應悉數運送
汴垣妥爲保存至該縣教育會等函請發還數件留作紀念
應勿庸議又據新鄭姚知事函稱第三批掘出古物經陳副
官派人運鄭後始接到靳師長函諭未及公同登記簽名蓋
章等語特併奉
聞專此布覆順頌
勛祺　弟吳佩孚拜啟 九月二十日

覆新鄭教育會長等電文

前接公呈懇將掘出古物發還數件保留公共處所傳作紀念等情當經據情轉呈吳巡帥核示祇遵茲奉覆函以此項古器應悉數運送汴垣妥爲保存所請發還數件留作紀念應毋庸議等因奉此除已一律攝影製版即日妥解省垣點交教育廳照章保存外特此轉達希卽知照靳雲鶚艷印 九月二十八日

陳副官國昌來函 九月十二日到

敬稟者八日自新開井内掘出盤一個兩耳長圓盆二個圓簋一個貓形長圓罐一個業經王參謀運送回鄭 副官 早七時回新鄭王樓調查古鐵該鐵長約三尺寬約二尺厚約一尺五寸當卽鑿來約有二斤以一半交王參謀帶鄭擬令修械司鍛鍊成器以一半留新鄭令鐵匠改造可否應用餘容續稟美國人前來業由王參謀稟報

師座矣謹此具稟恭叩

鈞安 副官 陳國昌 謹稟

天津靳上將軍來函 九月十二日到

薦青二弟左右頃見報載新鄭地方發見古跡一處中藏古物甚多現有梁任公朱桂莘諸先生新組一古物研究社專意考究古物以證明地質學歷史學等之文化用意極可欽佩茲聞此事欲派員前往幫同考查發掘俾明古物之眞象並研究當時之人所搆造該古跡之景況囑爲介紹我國文化極古各處隨時均有發現難得諸公之熱心研究特爲介紹潭壽田羅君善羅圓覺三君前往研究望妥爲接待照料三君均熱心保存古物之士意可敬也就近如有可以供研

一九

究之古跡古物並望介紹三君前往爲盼手布卽詢

近好 兄 雲鵬手泐 九月十一日

陳副官王參謀來函 九月十三日到

謹稟者十一日掘得圓簋一個業由黃副官文學代稟

鈞座並將古鐵運鄭十二日下午六時在坑之西北方掘得圓簋一個盤一個三足貓形橢圓盆一個兩耳橢圓香爐一個現仍竭力細心掘挖謹陳恭叩

鈞安 副官陳國昌 參謀王燦章 謹稟 九月十二日

河南教育廳王廳長來函 九月十三日到

薦青仁兄師長電鑒頃由督省兩長轉交奉

巡帥支電內開師長前飭陳副官赴新鄭提取銅質古物計鼎與方簋圓鑪大香爐共二十五件大小不等已於東日運鄭並查李家井內尚有未經掘出之古物容後繼續挖掘以期悉數出土等因具見

師長倡明文化導揚國粹風聲所樹有開必先以故數千年秘藏寶貴之古物亦竟應時出現爲師部增光雖天地精英久無不宣然非鑑古卓識因便利導亦未必果能完好如初由是言之

師長之加意呵護不啻什襲珍存自當標作紀念蔚爲國華供中外人士之參觀資鴻博名流之鑒賞其裨益於古今文獻豈有涯哉雒誦之餘無任歡賀除函覆 巡署謹遵訓諭妥愼辦理外專此肅布賀悃祇請

公安諸維

惠照不備 愚弟 王幼僑鞠躬 九月十日

二〇

覆開封教育廳王廳長函

又喬仁兄勛鑒比展
惠書如親
謦欬就維 寅衷亮績西琯延釐至以爲頌此次新鄭發見古物弟以國粹所關派員監取所幸吉光片羽未致散佚刻間 巡帥已派穆顧問佐庭監運一俟尋掘無遺卽悉數運往汴垣保存耳特此奉覆敬頌
澄綏維
照不旣 弟靳雲鶚頓首 九月十五日

開封張督理來函 九月十四日到

逕啟者前據新鄭縣知事姚延錦呈報以該縣李紳家中掘井挖出古鼎多件請示保存辦理等情前來當經指令按照內務部保存古物規程將該項鼎器派員賫送來省以備參考在案茲據該知事復呈現奉靳師長派陳副官於九月一日將掘出古鼎十四件如數監提復又搜出大鼎一個三號鼎一個四號鼎二個五號鼎六個兩截四足大香爐一個先後共計二十五件如數提出運赴鄭州各等情除指令該知事將井封閉勿任擅自挖掘外爲此函請
台端希卽 查照部令保存古物規章辦理爲荷此致
靳師長 張福來 九月十二日

天津潘馨航君來函 九月十五日到

薦青二哥左右久暌
芝暉時切葭溯遙維 帷幄叶吉 動定攸宜爲頌無量茲有啟者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長丁在君兄來述新鄭地方近日發見古代陵寢與地質學具有關係擬欲實地考査以充科學資料特派技師譚君壽田前往考察並携有金石專家羅君美從事鑑定以爲考古及研求科學之地託爲介紹於
台前此兩君如到鄭時尚祈 惠爲延見照拂爲荷肅此敬頌
勛綏 弟潘復頓首 九月十三日

覆天津潘君馨航函

馨航仁兄大鑒正殷葭溯接展
華箋就維 鼎祉延鴻 履祺安燕爲頌無量此次新鄭發見古物經弟派員監取七十餘件仍在續挖幸未散佚將來如數運往汴垣歸公保存以彰國粹日昨譚羅等三君到鄭觀摩藻鑑極愜素心鑒許大尊四件爲周初古物世不經見云已於今早派陳副官偕往新鄭考察地質矣特此奉覆敬頌
澄綏不一 弟靳雲鶚頓首 九月十五日

王參謀來函 九月十五日到

謹稟者十一十二兩日所掘獲之圓簠兩個盤一個貓形橢圓盆一個兩耳橢圓小香爐一個業於十四日由陳副官國昌運送回鄭稟陳
鈞座十四日在前挖獲古物處掘得破槍頭一個破戟翅一個均係銅質並銅塊三叚因湮埋於倒塌之土內想爲前所遺漏今將掘出之土均飭崗兵過細查看當不致再有遺漏矣謹叩
鈞安 參謀王燦章謹稟 九月十四日

二一 二二

順德胡師長來函（九月十五日到）

薦青二哥惠鑒七日覆書敬悉承　示新鄭發見周代各種彝器八十餘件已悉數歸公並將開會展覽約弟觀光艮用佩幸吾
兄治軍之餘留心古物具見　雅致昔豐城之劍因張華而顯物之隱現殆亦有待乎其人耶如屆會期祈　先電示定當趨前以飽眼福也專此布覆並頌
勛安　如弟胡景翼頓首（九月十二日）

覆順德胡師長電文

手書誦悉此次新鄭發見古物經兄派員監取未致散失先後共得九十餘件奇珍瑰瑋綠銹斑爛多爲世不經見刻下
巡帥派員監運不日運往汴垣請吾棣即日來臨一觀國粹



爲盼如兄靳雲鶚叩銑印（九月十六日）

開封大同日報館來函（九月十六日到）

師長大人鈞鑒久未趨謁時深仰慕近聞軍民兩署奉到吳
巡帥來電暨崔漢章言我
公在新鄭發現大批亘古未有之奇寶且聞掃數公之於國人遡聽之下知瑰偉之物必有瑰偉之人始能昭然大公俾幽先昭著於世而不獲寶以自私非我　公其孰能當之
良不學無術竊以爲此不朽大業與立德立功立言同故中西古學家往往於荒蠻島嶼曠冢大漠探險縋幽搜奇闡秘掘一瓦缶獲一片骨猶爲拓片貼說借以證明人類進化公其創獲於斯世況此無盡寶藏爲歷史上所未經記載者其關係文化當較孔壁汲塚敦煌殘簡澠池石器牧野龜板而上之我　公不可不重視焉良又以爲此希世奇寶公之國人固徵我　公德量之大而此不朽大業千載一時當仁不可以相讓良擬辦法如下深願　高明採納勿以芻獻而失之容俟相當時間再行晋謁
鈞座藉開眼光

一　詳載掘發詳密歷史
二　每器不論完缺均用三色玻璃版照原樣縮小一一映出用漢尺註明其原高原闊
三　有籀篆文者覓良工精爲墨拓能與原文大小相同更佳
四　訂成册後分送考古家如羅君振玉輩俾爲攷訂器之由來與欵識之註釋
五　古器庋藏後一面徧啟名流以便展覽一面裝訂成册以便題跋
六　將考訂題跋隨獲隨拓積成巨册俾成大著
七　聞掘發時有古骸一具想係春秋時人此物在考古學上極有價値萬萬完全保存以備考究
八　除掘發九十餘件外其餘如有瑣碎物件萬不宜輕視竹頭木屑皆係至寶
九　以後再向下或四圍掘發時宜囑萬分慎重一瓦一礫皆莫令損壞
十　宜聘請專門學家按部整理
十一　請我　公始終與其斯事更望慎重勒成專書分送各國及各省大圖書館一部俾永昭傳

十二此著成功必成世界偉著宜矜慎宜遲久宜詳細宜精確

以上管見數則倉卒草成未知合否良但知此事係世界不朽大業我　公或不以斯言爲河漢也

諮議張廷良謹上九月十五日

河南新鄭縣發見古物之露布

河南新鄭縣居鄭州之南許昌之北周轍東遷鄭亦隨之建國於此秦置郡縣因號新鄭焉邑紳李君名銳世居城南門內曾任安武軍軍官退閒務農宅邊有園圃思鑿井以灌溉之延風鑑家相地度宜僱工持畚插從事至三丈餘而古物發見時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廿五日也雲鶚駐軍鄭州九月一日查防至此聞其事因思鐘鼎重器尊彝寶物爲先代



典型所寄爲中邦文化所關允宜歸諸公家垂諸後禩庶於國家保存古物之定章不致有背爰特上達

列憲備案派遣副官陳國昌前往以斯恉相告李紳欣然從之即以已得之大鼎陸小鼎叁敦肆鬲陸簠貳罍壹甗壹玉玦貳碎銅片伍拾叁悉數繳出先行運鄭保存仍命陳副官偕參謀王燦章會同縣邑官紳再事搜羅於五日續得鼎陸洗壹大鐘肆小鐘拾柒大方尊肆罍壹瓿壹壺貳敦肆簠肆簋貳匜壹方盤壹圓盤壹碎銅片伍百肆拾於七日又得鬲叁於九日又得獸尊壹匜貳簋貳圓盤壹小鼎壹觚座壹獸面人身小銅像壹鶴形儀飾貳碎銅片肆拾貳當發見之初許昌張君慶麟聞風而往以八百五十元購去大鼎壹中鼎貳副以雲鶚主張保留歸公即慨然送來領還原價先後計

得各物玖拾壹碎銅片陸百叁拾伍均隨時上聞奉

巡帥令俟掘取淨盡即當派員來鄭監運轉交古物保存所什襲珍藏吉光片羽麟角鳳毛鄭重將事幸無散佚此項古物當係鄭國宗廟祭享之器第以久湮土內強半殘缺且泥銅化合剝蝕漫漶雖花紋可觀而款識難尋不無遺憾僅一方盤鐫有古篆一行畧可辨認而已然其形製瑰瑋彩銹斑斕爲周代遺物固無疑義內中有蟠虺大鐘高至伍尺重至叁千柒百餘兩凸紋盤龍盤虺大方尊高至肆尺重至壹千柒百餘兩及獸面人身小銅像等均爲世不經見之物且鐘鼎盤尊有發見墨漆古水銀浸者尤可寶貴日來派員權衡輕重量度長短根據金石古籍比擬形製花紋暫定名稱以待博雅大家有所考正幷經逐件攝影擬即製版印書一面



繼續搜掘以冀再有所得胥歸公有按圖立說傳諸藝林以彰國粹而惠後學此則雲鶚區區集錄之微意惟是中外名流遐邇親友或移玉參觀或貽書詢問欲覘底蘊動究根由作答既慮無暇在遠良多馳系謹先露布藉以奉聞幸垂察焉

任城靳雲鶚啟九月十七日

開封蔡君竹賢來函九月十七日到

薦青師長鈞鑒前日赴鄭匆匆返省未及暢叙至爲歉仄古鼎發見一事以　先生公德爲懷意在著意保存公諸同好欽佩莫名刻日省內同鄉諸君業已開會集議擬即建設博物院將此數千年古物陳列其中俾博古家得以隨時觀覽庶幾　先生盛名亦將與此並垂不朽矣專肅奉布祇請

勛安

蔡和林謹啟九月十六日

北京吳魏牛鍾趙張諸君來函 九月十八日到

薦青將軍師長麾下逕啟者新鄭縣土人挖井發見三代銅器多件蒙我

公商明 吳巡帥暫運鄭站並 令拍照過磅編號列册擬即影印以廣流傳仰見珍重彝器大公無我之至意凡我豫人同深感激惟此三代古物世所罕見無論中人景仰即外人亦無不羨慕非得 毅力保存恐不免爲大力所奪 聯奎等生長此土義不容默敢請我 公妥籌保存辦法俾我國古物永無散失之虞存汴存鄭統希

鈞裁除函

巡帥督理省長外謹此奉懇敬請

勛安

吳籛孫 魏聯奎 牛棠 鍾懷遠 趙星階 張彖巽 謹啓



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來電 九月十九日到

頃准國會議員張君嘉謨方君貞孫君正宇陶君毓瑞徐君緗曾寒電開新鄭孟津等縣發見鐘鼎彝器古物多種幾爲外人延買經公查留幸未出境豫省爲吾華古代文化中心此種古物有歷史上重要價值先後出土率爲奸商盜賣流入異域此次日本震災損失吾國歷史珍品美術已不可勝計懲前毖後敬祈飭屬籌設河南歷史博物館使新舊所得依次陳列用備海內外學者研究參覽之資以彰我公提倡學術保存國粹之盛美感且不朽等因相應電請查照張福來張鳳臺篠印

洛陽吳巡帥來函 九月十九日到

薦青仁兄麾下李諮議來洛晤談一切保署周副官長函亦已閱悉新鄭挖出古物擬派穆佐廷少將至鄭會同

貴師送省保存將來收拾妥當拍照呈報帥座查攷此次似不便令陳副官携往也幸即轉告前途知照爲荷美國斯密索尼恩博物院代表畢士博君致函本署薛顧問自請赴鄭拜晤 鈐轄相機輔助開採事宜查畢君前次來洛携有美公使介紹函人甚穩練可靠今既情願効勞且聲明决無其他用意似宜表示歡迎以昭我方大公之至意除飭薛顧問覆電准其赴鄭外并將原函抄閱到時幸望 優爲招待餘由李諮議面達匆覆祇頌

勛綏 弟 吳佩孚啟

附抄件

撼岳先生左右別後東西奔馳想念爲勞本月五日赴新鄭參觀古物今晨方得回京此次新鄭出土之銅器九十餘件皆極名貴細攷形式花紋當係周秦以前者無疑堪與埃及最近發見之陵寢相媲美價值約在五六十萬元左右若開掘得法使無絲毫破碎則眞無價之寶也過鄭州晤靳師長得悉新鄭古物湮沒地下者尚多因思此等發現於中國文化世界美術皆有莫大之關係（弟遊歷各國博物館殆遍此爲生平所未睹）如不乘時完全採出妥爲保存恐奸商私相盜賣流落異域永無珠還之一日敦煌石室寶藏價值千萬皆不翼而飛前轍可爲殷鑒弟此次奉派來華本以攷察古物爲任務對於掘採一事略有經驗甚願盡其棉薄（新鄭已出土者因採掘不合法以致破碎可惜孰甚）擬於日內再赴鄭州與靳師長接洽犧牲二星期之光陰指導一切俾於開

掘時不受絲毫損傷以副玉帥保存古物之至意惟弟甘效馳驅純係公家任務及私人嗜好決無盜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報酬鐘鼎尊彝諸物出土後如能拓印數紙寄回美國展覽區區之願已足弟之爲人玉帥諒必深知倘承玉帥允許請電靳師長查照即行襆被前往也專此候覆敬頌

籌祺　畢士博拜啟　九月十一日

上洛陽吳巡帥電文

函諭敬悉該洋人到鄭遵即妥爲招待數日來又挖盤簋鐘鼎玉玦八共計已有百件今准王廳長函稱古物到汴暫以文廟寄放竊慮殊有不妥爲經久計勢非特建洋灰房屋難免他虞擬懇飭知該廳特別籌備爲禱師長靳雲鶚叩號印

九月二十日

洛陽吳巡帥來電　九月二十日到

號電悉特建房屋恐非咄嗟所能立辦存諸地方不致損壞及遺失即妥仍望與王廳長商洽辦理可也特覆吳佩孚哿印

北京國務院來電　九月二十日到

近聞豫省發現古物甚多最有歷史上之價值茲由教育部部員高丕基歷史博物館員裘善元前往調查采集先此電聞希爲接洽爲荷院哿印

覆北京國務院電文

哿電奉悉新鄭發見古物已將經過情形印成通啓送登籤室計已入覽現奉巡帥命令解送開封教育廳籌備房舍妥爲保存一俟部署停當即便起運鈞派高裘二員蒞鄭調查



屆時自當妥爲招待謹此奉覆師長靳雲鶚叩禡印　九月廿二日

北京大學校蔣校長來電　九月廿日到

新鄭發見之古物於我國文化史上極有關係敝校研究所特派馬衡教授前來研究并籌保存祈招待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號印

覆北京大學校蔣校長電文

號電祗悉新鄭發見古物已將經過情形寄登京報想邀台覽現奉巡帥命令運送開封教育廳預備房舍妥爲保存一俟部署停當即便起運馬君到鄭已飭屬妥爲招待知注特覆靳雲鶚禡印　九月廿二日

河南教育廳王廳長來函　九月十九日到

薦青仁兄師長尊鑒捧讀　華翰祗領種切仰見師長對於新獲古物備極珍重加意提倡曷勝欽佩側聞巡帥現復委派穆顧問監運尋掘自應俟運汴之日妥爲接管保存以副　發揚國粹鄭重存儲之至意弟現商集同人僉以師長此舉與中州文化極有關係擬特立紀念碑表揚盛意庶幾傳之千古永與商彝周鼎共垂不朽想　雅意好古者亦決不嚴拒也茲委敝廳郭科員樹楠前往信陽第三師範學校查辦事件囑令就便晋謁面領鈞訓尚望不惜階前咫尺進而教之無任盼禱此頌

公綏諸維

勛鑒不備　弟王幼僑鞠躬

覆河南教育廳王廳長電文

郭君持函到鄭聆悉一是此項古物世所罕見暫以聖廟房屋寄放尚可如爲經久計非特別建築鐵筋洋灰房屋難免他虞謹貢愚忱祈請各界妥籌爲禱弟鶚叩號印 九月廿日

北京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來函 九月廿一日到

薦青師長閣下敬啟者比聞新鄭發見古代鐘彝數逾百件幸經 閣下派遣專員馳赴該處監視發掘妥爲保管擬歸國有逖聽之下曷勝欽佩年來吉金樂石出土雖多而寶氣神光每資姦利緬想前型徒嗟束手矧茲中州舊壤周鄭所都賈客紛乘猾民窺伺一失守護卽復飄零 閣下整軍餘暇獨能維持文化愛護國光 義行熱誠並時罕匹其爲感佩匪獨私心敝館爲教育部直轄機關有保存古物之責凡屬秘藏均所甄求矧此三代法物之遺實爲函夏聲明所繫羅致收藏更不容緩茲特延請教育部僉事高君丕基偕同敝館館員裘君善元遄赴豫省恭謁 戟轅務懇 賜予接見 指示一切俾得有所遵循無任紉荷之至專此肅頌

勳安 教育部歷史博物館謹啓



河南省議會來函 九月廿一日到

師長大鑒敬啟者日前新鄭以民間掘井發現周時彝鼎七十餘件洵屬至寶聞 台座以出地所在應歸河南保存公道主張至深欽感肅此鳴謝祇頌

勛祺 河南省議會啟

國立北京大學來函 九月廿一日到

敬啟者我國爲世界有名之舊邦有最古之文明及悠久之歷史而此歷史與文明尚須待攷古學上之發見然後可以證實或解決之問題至爲繁夥敝校忝爲全國文化中心之所寄於此不敢漠然置之特於研究所國學門設立考古學研究室及古蹟古物調查會延聘專家收集材料用科學之方法作公開之研究以期發揚國光有所貢獻於世界惟所感困難之點在乎國人對於古代器物之觀念尚未完全脫離向來古董家賞玩之積習而不能明瞭其關於學術上之價值一聽商估之盜掘拆賣而不能容學術團體爲有計畫之發掘作有系統之整理遂至古代文物於此受有意及無意的損失至爲巨大頃聞河南新鄭地方發見大宗周代之器物承

貴師長之熱心毅力藉得保存不致紛散誠爲希有之盛事

敝校研究所特派考古學家馬衡教授前來參觀擬作學術上種種之研究並與

貴師長商酌敝校將來收積古物調查古蹟之辦法夙稔

貴師長關心文化宏獎風流敢祈 賜予接納學術幸甚附上研究所章程及報告書各一份並請

查閱此致

陸軍十四師師長靳 北京大學啟 九月十九日

信陽豫南清鄉局裴局長來函 九月廿一日到

薦公師長鈞鑒前聞新鄭發見古物未明眞像卽擬前往參觀緣彼時適抱採薪之憂醫治雖痊然氣體尚未復元竟致未果茲奉 鈞札捧讀之下足徵我 公功德在民熱誠備至以致周朝三千年來之古器復放光彩想此古器必係周

烈王時韓滅鄭國爲鄭人藏匿雖爲韓之所有亦是鄭之遺留我　公不惟衛國衛民而且衛器無任欽佩否則無識者貪圖小賄廉價出售必落外人之手不但古器不能保存何以彰國粹而惠後學慶意稍緩卽行前來仰聆　指示以闊眼界爲幸良多也肅此敬請

崇祺伏維

垂鑒舊屬裴長慶謹上九月廿日

河南教育廳王廳長來函九月廿二日到

師長偉鑒接奉號電以此項古物世所罕見暫以聖廟房屋存放尚可如爲經久計非特別建築鐵筋洋灰房難免他虞請妥籌爲禱等因仰見　珍重古物備極關切無任欽佩查文廟之新設圖書館係上年馮督軍撥款重加修整之室軒敞爽快規模宏大門窗堅固牆宇卓舉又該館原有經理員及司書司事夫役人等晝夜巡查加意照管可免疏虞以之作爲暫時存放古物之所尚稱妥便業經呈商督省兩長並電覆李幫辦轉請

巡帥示遵在案奉電前因自當邀集同人稟請

軍民兩署迅飭撥欵妥籌建築查本年預算案原列有建築博物館經費弍萬元並經省議會通過現正覓地着手建築明春竣工博物館准可成立屆期卽將此項古物存放其中以資保守惟修建之始成立尚須時日故先以文廟之圖書館爲暫時存寄之所並非恃此爲經久之計知關

錦注謹再電陳卽請

惠照不備　河南教育廳長王幼僑鞠躬



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來函九月廿三日到

逕啟者查新鄭縣此次發見古物前准　吳巡帥電當經電請轉飭遵照辦理在案玆據該縣知事呈報陸續挖出古銅鐘鼎等物八十餘件俱已運赴鄭州等情據此除派員何文斌張錫典前赴鄭州查看外相應函請

貴師長一俟該員到時賜予接見並指示於何日裝運來省以便保存而彰國粹是爲至荷此致

河南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　張福來 張鳳臺 九月廿一日

覆保定巡署周副官長函

偉臣仁兄台鑒此次新鄭出土古物迭經電稟　吳張兩帥在案諒已據情轉達

大帥矣嗣奉　吳帥電令將古物悉數運送汴垣轉交教育廳收管保存刻正攝影造册一俟蕆事遵卽運解至其詳情已囑陳君面述希卽　垂詢爲荷專此佈覆敬請

台安統維

朗照不具　弟　靳雲鶚拜啟九月廿四日

洛陽吳巡帥來電九月廿四日到

美國人畢士博擬請參觀古物昨已函達在案頃接畢君來函業經由京啟行前往到時希卽招待一切以敦睦誼爲荷

吳佩孚漾印

上洛陽吳巡帥電文

漾電敬悉畢士博廿一到鄭當卽優爲接待參觀畢今晨赴新鄭考查已飭該處駐軍妥爲保護矣謹此電覆師長靳雲鶚叩有印九月廿五日

旅京豫紳秦君等來函 九月廿五日到

鄭州靳師長鈞鑒頃新鄭縣有人掘地獲周代鐘鼎諸物約百餘事業蒙
台端商承　吳巡閱使遴員運鄭攝影編號擘畫精詳錢孫目擊前已函聞歸語同人開會討論銜感無既伏念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刱　鈞座雅意斯文垂情國粹此次發現古器土花銅暈霞蔚雲蒸蓋三代彝器之精亦五洲吉金之冠擬請轉運開封仿西法建築洋灰鐵筋以代石室敬謹庋藏光傳永久諒蒙　俞允並抒謝忱秦樹聲馬吉樟袁乃寬黃佩蘭郭光麟王敬芳任同堂吳鑶孫任煥藜王法岐耿春宴袁振黃趙憲章宋庚蔭王榮光陶毓瑞郭景煜馬恆毅張利羣李星階等同叩養

西安劉督軍來電 九月廿五日到

新鄭出土鼎彝聞歸典藏吾兄勛名邁古瑞兆軒騰曷勝慶幸古文逸佚得見至難敢請賜拓全份十部藉開眼福尤深盼企弟劉鎮華叩敬印

覆西安劉督軍電文

敬電祇悉新鄭發見古物詳情已經印成通啟交郵寄奉諒已登覽所有古物已呈奉巡帥電令一律解交省垣由教育廳照章保存不日即須起運各物古色斑斕惜年久漫漶並無文字可搨現正攝影製版一俟竣事當即寄奉藉供攷證謹先電覆如棠靳雲鶚叩宥印 九月廿六日



雅教　既我實多簡漫之處至祈　鑒宥　騶從返防料必沿途平順爲念新鄭古器影片業經洗出茲特寄奉一份共計六十五張希即　查收以供　雅覽專此敬請
台安惟
照不具　　愚弟靳雲鶚頓 九月廿八日

張君擢黼來函 九月廿八日到

師長鈞鑒敬稟者竊麟前奉　鈞諭鑑訂新鄭出土古物名稱惟麟雖於古代金石夙所嗜好然孤陋寡聞於經驗上究欠深造且此次古物多爲世不經見之品加以久湮地下欵識難尋尤非一時所能考定茲就形製花紋證諸西清古鑑等書暫定名稱不敢云是仍懇
師長延聘海內博雅專家悉心研究從事考正俾符名實而免貽識至所企禱所有出土原報名稱及暫時鑑定名稱開具對照表送奉　台端伏祈
鈞鑒專肅敬請
崇安晚生張慶麟謹稟 九月廿六日

附表一份

謹將第一批古物玖拾壹件原來報告及暫時鑑定各名稱列左

| 原來報告之名稱 | 件數 | 暫時鑑定之名稱 | 件數 |
| --- | --- | --- | --- |
| 鐘 | 肆 | 周蟠虺鐘 | 肆 |
| 鐸 | 拾柒 | 周蟠虺鐘 | 拾柒 |
| 大鼎 | 陸 | 周夔紋鼎 | 陸 |
| 帶蓋二號鼎 | 貳 | 周蟠虺鼎 | 貳 |

三號鼎 叁 周（蟠夔）（夔紋）鼎（壹貳）
小鼎 壹 周素鼎 壹
大鼎 柒 周（蟠素）（虺）（鼎洗）（陸壹）
圓簠 壹 周素鼎 壹
方罍 肆 周蟠（虺龍）尊（貳貳）
銅貓 壹 周獸尊 壹
圓罍 貳 周（雲）（龍）（甂罍）（壹壹）
圓鑘 壹 周雷紋罍 壹
兩截四足大香爐 壹 周蟠虺甗 壹
匜 壹 周素匜 壹
圓罐 壹 周素匜 壹
貓形圓長盤 壹 周螭首匜 壹

卣 貳 周虺紋壺 貳
四號鼎 叁 周夔紋敦 叁
無蓋四號鼎 壹 周夔紋敦 壹
敦 肆 周夔紋敦 肆
帶蓋長方盒 貳 周（夔環）紋簠（壹壹）
長方盒 伍 周（環王）（紋子）（簠盤）（肆壹）
圓簠 貳 周虺耳簠 貳
長圓盤 貳 周（虺）（耳）簋（壹壹）
盤 壹 周獸耳盤 壹
三足圓盤 壹 周夔耳盤 壹
五號鼎 陸 周蟠夔鬲 陸
彝爐 叁 周蟠夔鬲 叁



銅人 壹 人身獸面形 壹
小銅鶴 弍 周儀飾 弍
銅洗尊蓋 壹 周鄦座 壹
玉片鐲 弍 玉玦 弍
小黑石塊 弍 陶質小星 弍
小玉瓦 壹 文玉 壹

以上共計玖拾壹件陶質小星弍文玉壹此兩項因形體甚小未列玖拾壹件總數之内謹此登明

上洛吳巡帥呈文

呈爲謹將新鄭第一批出土古物攝印影片造送清册並請派員會解省垣驗收保存在事出力人員酌予表揚獎勵事案奉

鈞座支電開蕭電誦悉古代遺物文化攸關自宜妥善保存以彰國粹而供觀覽查教育部於保存古物訂有專章此次發見各古物俟挖掘凈盡後即派妥員運交督省兩長由教育廳轉付古物保存處什襲珍藏永垂紀念又奉麻電開支電悉古物搜挖完竣示知後當派員赴鄭會同運汴保存以昭鄭重又奉庚電開魚麻兩電均悉李銳處如尚匿有玉爵自應全數追繳酌量酬資本署現派穆佐廷顧問於明日赴鄭會同貴師委員將古物押送汴垣向各界宣佈妥爲保存以垂永久各等因奉此伏查新鄭發見古物係在邑紳李銳宅旁園圃地内本年八月廿五日該紳僱工鑿井掘地至三丈餘發見古物多件適師長於九月一日查防至新鄭車站傳聞其事因思鐘鼎重器尊彝寶物爲先代典型所寄中邦

文化攸關允宜歸諸公家垂諸後禩庶與國家保存古物之
定章不致違背當經分電稟陳　鈞署暨　督署備案一面
派遣副官陳國昌前往以斯旨告諸李紳該紳慨然允從即
以已得之大鼎陸小鼎叁敦肆鬲陸簠式罍壹甗壹玉玦式
碎銅片伍拾叁悉數繳出先行運鄭暫爲保管並令陳副官
偕同參謀王燦章會同知事姚延錦邑紳高焜劉鴻恩趙醴
泉李克良等監工督挖悉心搜羅續於五日得鼎陸洗壹大
鐘肆小鐘壹拾柒大方尊肆罍壹甑壹壺貳敦肆簠肆簋貳
匜壹方盤壹圓盤壹碎銅片伍百肆拾於七日得鬲叁於九
日得獸尊壹匜貳簋式圓盤壹小鼎壹瓢座壹獸面人身小
銅像壹鶴形儀飾式碎銅片肆拾式當發見之初有許昌車
捐局長張慶麟素嗜金石聞風而往以捌百伍拾元購得大



鼎壹中鼎式嗣知師長呈奉
鈞命保留歸公片銅寸鐵不容私人所有亦以原件送繳前
來當將價銀如數發還核計先後共得古物玖拾壹件碎銅
片陸百叁拾伍即命參謀長徐壽椿督同在事人員監理其
事並委張慶麟鑒別各器依據花紋形製證諸金石圖籍暫
定名稱以待攷正并支配正軍法官蔣鴻元書記官長卜競
天副官長練開印書記官石芝齡參謀閻香泉副官劉文田
連長楊振清排長王永貫秦文芳司務長陳景榮暨目兵等
或司考訂或司編輯或司量度或司監護旬日之間裒然成
帙并已僱商一律攝影製版確立根基用彰國粹現經繼續
搜挖於十四日又得匜耳盤螭首匜夔耳簋紘紋奩螭耳舟
各壹粟紋仗鐓壹銅環書鎮肆扁銅鈴壹破玉片式小玉玦

壹環紋玉件壹貝貨柒貝片叁蟠虺熏爐蓋頂壹古銅片伍
拾八日又得小玉玦貳貝片肆貝貨叁百貳拾伍箭頭壹戈
頭壹碎銅片拾柒十九日又得小蟠虺鐘壹蟬紋仗鐓壹破
秦瓦當壹破周瓦洗壹破周瓦豆壹破宋黃磁碗壹破宋青
磁碗壹二十三日又得漢磚陸以上各件尚待攝影製版自
二十三日後連日搜求尚無所得仍在挖掘冀無遺棄此次
督率各員鄭重將事差幸搜羅集錄未嘗稍有佚失奉令前
因除二批所得各物暫由職師保存容俟挖掘淨盡攝影完
竣詳造清冊另再運送外今將第一批古物大小玖拾壹件
碎銅片陸百叁拾伍先行遵解省垣保存爲此編號詳造清
冊附印影片呈請
鈞座鑒核俯賜尅日派員來鄭會同解省監交　督省兩長



驗收保管以昭鄭重再前報李紳尚留玉爵兩件遵奉電令
追繳去後該紳立將玉玦貳文玉壹陶質小星貳如數交出
業已合照一片惟當時僅將玉玦式記入玖拾壹件總數之
內其文玉壹陶質小星貳因形體甚小未經列入玉爵實係
玉玦之誤傳証諸當時目覩之人均謂實係原物合併聲明
此次數千年希世瑰寶應運而出徵諸古史實爲祥徵該紳
李銳懔懷璧之戒輸獻璞之誠殊屬深明大義足以風示來
許其在事出力人員躬逢其盛均能潔已奉公辦理井井不
無微勞足錄合無仰懇
鴻施酌予表揚獎勵以酬勞勣之處伏候
鈞示祇遵實爲德便謹呈
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副使吳

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

附呈清册一本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呈

上開封張督理張省長電文

呈奉吳巡帥諭明日派穆顧問到鄭提運古物赴省等因爲此電請鈞署遴派委員蒞鄭會同監運以昭鄭重至爲跂盼

師長靳雲鶚叩艷印 九月廿九日

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來電 九月三十日到

艷電祗悉當飭教育廳王廳長幼僑偕同何參謀於明日上午搭車赴鄭晋謁台端面商偕運事宜希即指示一切爲禱

張福來張鳳臺艷印

北京李君揖珊來函 九月廿七日到

薦青師長先生鄉大人久違　雅教時切馳思昨閲　通啟得悉汴中古器出土全國欣然以爲神物待時發現亦殆欲借　儒將高名附麗以傳古人鐘鼎銘勳無此奇遇汝謙聞之竊以爲桑梓之幸海岱之光更不禁引領南望爲之起舞矣伏思　尊見以爲宜歸公家洵屬光明俊偉特吾國人士對於共有物保存向稱能力薄弱況今政象不寧一切皆無秩序付之不負責任之公共團體實難必其無他虞也竊以金石之學問爲吾東人所獨擅自宋時趙明誠金石著錄遂爲開山之祖清代初如顧圓李竹朋吳子苾劉燕庭諸公各標門類迄陳壽卿先生出實集大成爲中外之所共許即如曲阜衍聖公府承清庭特頒十器每屆春秋二丁陳列共觀經久無失而內庭法物今則佚失時有所聞可見世家大族



遺澤綿長較之帝王家以及官府勢力轉覺能持久遠愚見以爲此次地不愛寶且不先不後適値

明公駐節之時未始不隱寓願歸東人之意　令兄總揆先生擬建曲阜大學宏志毅力早日觀成若能運歸學中豈不更爲妥善如此則既非屬之私人似與

尊旨主張亦并不違背敢布一得之愚伏乞　高明採納如

蒙　見教俾快先睹則當敬約二三同志裹糧而前藉慰數年來埋頭研求之志則大幸矣敬叩

崇安統維

荃照不宣　鄉小弟李汝謙頓

覆北京李君揖珊函

揖珊仁兄先生閣下接奉

手書如親面命備承　獎飾殊覺懷慚此次新鄭發見古物多至一百餘件其鐘鼎盤尊尤爲無上瑰寶誠可爲中華史乘上發一絕大之光彩連日中外人士聯袂參觀均嘖嘖贊歎以得一見爲幸

尊慮所及至深欽佩弟亦以神物出世足爲禎祥尤宜悉數歸公不容稍有佚失除逐件攝影製片以便發行而彰國粹外業已呈奉　巡帥電令解交汴垣保存案經確定碍難變議省城方面現已籌備珍藏辦法不日即須運解

足下金石大家研求有素想必以先睹爲快倘蒙　大駕蒞臨謹當掃榻以待也專此佈覆敬請

台安不具　鄉愚弟靳雲鶚頓 九月廿九日

北京順天時報社來函 九月廿八日到

敬啓者敝社在北京經營垂二十餘年議論向持正大消息務求靈通謬蒙各界交相推許而對于中國古物之保存猶爲夙所倡導茲聞　貴省新鄭縣掘井發見周代古物多種已經
閣下以先代典型所寄中州文化所關一律攝影收歸公家保存俾垂久遠無任欽慰之至茲者敝社擬將該影刊之報端傳諸中外以彰國粹未悉
閣下贊同否如荷
贊同希將該影寄交敝社或由敝社專人前往攝影到時請
予接洽如何之處乞
酌裁　示覆爲盼此頌
台綏　順天時報謹啟 九月廿五日

覆北京順天時報社函

逕覆者接奉
大函祇悉種切　貴報啟發民智夙所服膺新鄭防地發見古物已呈准解送汴垣珍藏日內即須起運承示寄奉影片刊諸報端自可照辦惟此項影片共有八十餘張之多昨由承印商人先送到毛片六十五張茲特交郵寄奉用副
雅囑即希　查收賜覆爲盼專此敬頌
撰祺　靳雲鶚啓 九月廿九日

附奉影片六十五張

天津靳上將軍來函 九月三十日到

薦青二弟如握昨寄一緘當已接閱矣頃得古物研究社丁君文江來函內稱參觀新鄭古物譚羅諸君業已先後遄返



惟照相著書各事非合吾國新舊學者協力研究詳細記錄不足以彰明古誼昭示來茲若僅以簡單說明照相付印似乎可惜茲經社中集議願由本社選派專門學者數人竭數月之功逐件加以研究鑒定洗剔拓印將來著錄成書即以
師長名義出版付印務請再爲介紹轉致此意等語因思該社用意純乎研究古物提倡學術有專門人材願爲贊助當然應表同情且此次古物同時出土件數如此之多將來著爲專書不僅駕乎歐趙各家著錄之上即近世之攀古廔獲古編愙軒吉金錄等書搜羅半生僅得三代器數十件者亦不得同日而語矣地不愛寶幽光潛發正值斯會成此不朽之業未始非吾輩厚幸也觀通啟所述僅一器有款識餘者或爲綠掩亦未可知古器新出搜剔最宜經意從前濰縣陳壽卿言之最詳行之最愼即此一端尤非專門名家不能著手蓋一器之出果有文字足以考證經史斯爲學術上之大益若爲斑銹所湮與無字等然不遇良工如法洗剔若魯莽磨治以求出字則又不免損傷古器矣除由丁君到鄭與吾弟當面接洽外手泐布達即詢
近佳不一　兄翼青手泐 九月廿六日

靈寶縣知事來函 九月三十日到

敬覆者頃奉　貴部函發新鄭縣發見古物露佈五張飭即分送等因仰見
師長於整軍經武之暇提倡存古之事披覽之餘殊深欽佩異日徵輯文獻胥於是賴
師長令名亦與以俱傳矣除將寄來露布特留一張立卷備

查並分送公欵局勸學所縣立第一第二高小學校各機關
傳閲週知外用特泐函奉覆即請
查照爲荷此致
十四師司令部
靈寶縣知事范獻琳 九月廿八日

天津博物院來函 九月三十日到

薦公將軍麾下敬肅者新鄭發見古器藉
公維護得不散失復擬製圖立說騰諸社會表彰國華功垂
不朽矣敝院望風揆拜感欽莫名深願一識國寶先睹爲快
並願乞靈氊墨俾廣傳觀想必爲
將軍所許可者茲派敝院編輯主任李詳耆趨叩 虎帳敬
乞 派員導觀指示一切並求 俯允凡有文字之器准由
該員各拓數紙是所切禱專肅敬請
箸安 天津博物院啓 九月廿六日

覆天津博物院函

敬覆者接奉
大函備悉一是此次古物出土地不愛寶雲鶚適逢其會從
事捃拾差幸寸銅片瓦均無散佚保存國粹全恃衆力維持
過承 奬借愧不克當現已呈奉 吳帥電令派員護解汴
垣不日即須起運物得其所足紓 錦注 貴院李君涖臨
業經面晤逐件導觀欣賞不置惟各物綠銹斑斕未敢洗剔
有無文字尚待摩挲內僅王子一盤鐫字一行約略可辨已
拓印數張交由李君帶回藉供 大雅考證日來參觀者衆
招待不遑諸多簡慢尚希 諒宥爲荷此致
天津博物院 靳雲鶚啟 十月一日



天津潘君馨航來函 九月三十日到

薦青二哥麾右秋高氣爽倍企 壯猷比維
勛履清泰 偉謨遠敷至慰臆祝前羅君赴豫備荷
飭屬照料同切心感敬謝敬謝茲者丁在君兄印文江比日
同天津博物院李翔耆君再往參觀研究詳密丁君爲當代
地質專家學富識深中外人士素所推許李君在嚴範老所
辦之博物院任事有年對於古物亦饒有研究均仰 英風
甚願一聆 教言尙希 惠予延接並飭 照拂爲禱專啟
介紹敬頌
節綏 弟潘復再行 九月廿六日

覆天津潘君馨航函

馨航仁兄大鑒正企
清輝蒙頒 華翰誦悉一是比維 動定綏和式符臆頌爲
慰邇來各處人士涖鄭參觀古物者踵趾相接招待一切諸
多不遑羅君來茲未免褻慢乃蒙 言謝深抱不安此次丁
李二君聯袂辱臨引觀各物斷爲周代祭器學識宏通備領
教言獲益非淺惟仍多簡慢乞爲 鑒諒頭批古物已奉
吳巡帥派員會解汴垣妥爲保存即日起運二批物件不多
正在編輯一俟手續完竣一律解省知關 錦注專此佈覆
敬請
台安不備 愚弟靳雲鶚頓 十月一日

蘇州張亞威君來函 十月一日到

薦青吾兄如握滯京二月遂覺倦游已於上月返蘇偕友泛
舟太湖遍歷湖中諸山作數日之勾留滋足快意新鄭發現

數千年前古物賴吾
兄主持保存此眞能獨見其大者佩仰之至弟閲報章所載
皆不經見之瓌寶臨風嚮往不禁發思古之幽情俟有便仍
擬一飽眼福以爲快秋高氣爽
台從來往山中想此日煙雲尤別饒佳趣弟時爲神往也手
此卽頌
台安　　弟張鼎勳拜啟九月廿七日

覆張君亞威函

亞威仁兄惠鑒別來甚念頃接　手書藉悉　騶從已倦遊
返蘇比維
起居豐適爲頌此次新鄭發見古物其經過情形已撰擬通
啓登報宣布知已入覽不再贅述現在頭批攝影完竣已於
今日由
巡督兩帥派員彙運省垣妥爲保存二批正在編輯不日亦
將運解陳設完備自必開放供人觀覽
足下欲飽眼福他日可逕赴汴城弟日內擬赴山視察學校
并以奉　聞專此敬請
台安不一　　愚弟靳雲鶚頓十月二日



湖北全省菸酒事務局范局長來函十月一日到

薦青二哥麾下昨見傳單知新鄭發見古物
老哥保存主張歸公如此盛業垂不朽矣弟覊於職務恨
不能插翅飛來先睹爲快惟念此種吉金重在文字最要者
一出土時不可驟見風日急則化粉二土紋苔蘚不可剔去
宜用柔軟毛刷輕輕乾刷之三不可擦油四不可洗水五不
可令粗人玩弄如是則第一步保存已得法矣至第二步一
宜到濰縣亟覓好拓工用宜宣紙（以此成書比攝影者尤佳）拓
本（拓金石文字各省手工無過濰縣）二延博物家悉心搜剔凡身腹頂底各
部必有文字加以攷證足以知該地究爲宗廟抑係莊公坟
墓縱令古物掏盡亦應將其地封識爲好古者勸不宜如盜
盜物掘空卽莫明其妙棄之如遺三某物係李君所得而爲
吾　哥追回者某物係張君所得而爲吾　哥追回者某物
爲吾　哥搜得者一一均須標記爲萬年陳列所游覽者向導
（各國皆然）悤率佈臆敬請
勛安　　鄉小弟范之杰拜啓

覆湖北全省菸酒事務局范局長函

偶丞仁兄閣下頃奉　惠書備承　雅敎
藎籌周至欽佩良深此次新鄭發見古物長途運送加意小
心然日曬風吹勢所難免差幸除原來破碎外尚無損壞至
土紋綠銹一如其舊未敢稍加剔洗以故有無文字尙待金
石專家悉心搜討弟僅將全部攝影付印草成一册藉紀事
實各物年湮代久剝蝕太甚卽有花紋可睹亦難施以氈墨
故拓留紙本一層恐難辦到出土地方諸器羅列隱約間似
係隧道惟無棺穴發見尙難斷爲墳墓或爲宗廟藏器之庫
亦未可知刻已呈奉　巡帥派員護解汴垣保存並以奉
聞專此布覆敬請
台安不具　　愚弟靳雲鶚頓十月二日
再啟者古物內詳細採索僅有王子方盤鐫字一行兹特搨
印一紙寄奉

台端希卽查收以供
大雅攷正再頌
升祺　鶚又啟

禹縣曹旅長來函 十月二日到

薦青仁兄師長鈞鑒日前晉謁暢聆　教言荷蒙　禮遇優隆至深銘感正擬肅箋致謝適承　華翰先頒並蒙　賜給古物影片六十五張拜領之餘載欣載舞弟於月之廿七日抵禹輪蹄無恙防次亦尚粗安堪以告慰　廑念專此鳴謝
敬頌
勛綏　弟曹世英拜上

湖南全省感化院總理彭君來函 十月二日到

敬啟者頃閱報張讀悉
公啓　節下發見古玩雖云周鄭遺跡然實千古奇觀蓋匪其人不得見也臨風引睇欽感莫名况　建議歸公啓觀後世尤深佩甚章祖藉湖南世居善化研究古玩已達三十年頃閱發見各宗不但罕見且亦罕聞耳本擬親往見識苦於旅費爲難然此項奇觀又不甘不見幸聞我
公攝影示衆啟迪大觀故特專函請　賜博愛惠我一分並乞將底蘊示知俾得覽千古以上之物而藉以於演說時感此後之藝林則實深榮幸然實我　公之所賜也專此敬請
勛安　彭章謹啟 九月廿九日

覆湖南全省感化院總理彭君函

敬覆者接奉　台函藉悉
足下研究金石嘉惠藝林無任欽佩新鄭古物出土底蘊已



詳載通啟茲不贅述所攝影片張數甚多初印數套除分呈備案外已寄漢製版一俟續有印出容當照寄藉供
雅覽日昨已將各物解汴保存矣此覆順頌
道安　靳雲鶚啟 十月三日

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來函 十月五日到

薦青仁兄師長大鑒天牖文明地閟寶藏仰承
台端尊崇國粹嘉惠中州派員將新鄭所現古物監運省垣闔城懸旗結彩表示歡迎男女塞途頌揚　盛德竊想溱水陘山原屬成周舊壤吉金樂石允推希世奇珍當卽飭令王教育廳長會同各員按照原冊逐細點收暫行存諸省城文廟內學生圖書館地點極爲嚴肅保護派有專員一面延聘金石專家精心研覈討論不厭求詳一面籌款另建博物館什襲珍藏局勢必須宏敞弟等對於此項古物異常寶貴總要扇巍顯翼以副我
公聲明文物佑啓中州之盛意肅此敬頌
勛綏　愚弟張福來 張鳳臺 謹啟 十月四日

中國古物研究社來函 十月五日到

薦青先生師長麾下敝社社員羅君美諸君前至新鄭多承指導日前丁在君先生造商敝社研究古物辦法惠蒙贊助尤見提倡學術欽佩無量敝社研究古物早有計畫入手方法擬先擇地探掘所得古物除敦請專家詳加研究刊印報告外各項器物或送呈中央或分贈地方陳列保存敝社同人毫無成見亦尚無自設陳列之計畫惟關於歷史以前石器時代之物擬就已成基礎送交地質陳列館陳列總

之敝社宗旨重在研究期有以發揚國光促進學術而已茲
商請地質調查所技師譚壽田先生及南開大學教授李濟
先生同至鄭州擇地採集敢懇我
公就便保護不吝指示敝社幸甚敬頌
勛祺　　中國古物研究社謹啓 十月五日

練副官長呈文 十月五日到

爲呈報事竊據副官陳國昌報稱自二批古物解運師部後
連日督工搜挖並無發見物件土質堅硬已挖掘淨盡十月
二日將所挖坑穴開始填土至五日一律填平李銳原挖之
井亦隨時修起並將所積土堆預備建築一亭以留紀念所
有監護官長目兵已於今日一律回防等情合亟據情轉報
伏乞
師憲鑒核謹呈　　副官長練開印 十月五日

河南教育廳王廳長來函 十月五日到

薦青仁兄師長麾下日前趨謁晉瞻
矩範仰荷　盛筵優渥齒尚留芬備承　雅教股拳心深結
篆辰維
勛祺篤祜　泰祉增綏爲無量頌弟於二日隨同穆顧問何
參謀并　尊委之石書記官劉副官押運古物轉汴午後三
時到省復由敝廳職員及各校長分別部次幇同照料下車
妥慎舁往前定存儲館所適軍民兩長已先期到館監視當
由該圖書館長何日章眼同司事司書並廳署職員逐一點
收至晚六時收訖核與原簿號單件數均相符合並無絲毫
損壞軍民兩長觀覽之下同深歡忭均謂非



師長尊重保持審愼周詳不能如此完美無缺當飭派軍警
加班巡護並囑何館長加意看守期免疏虞隨來工匠二人
暫令留館居住以便商備裝潢容後擬定參觀規則擇期開
放以供衆覽而揚國光藉副　師長提倡保存之至意除呈
報巡署外謹此肅復即候
公綏　　愚弟王幼僑頓 十月五日

覆河南教育廳王廳長函

幼僑仁兄閣下頃奉
惠書祗悉一一此次古物運汴經　貴廳同仁暨各校長迎
護舁往前定館所妥爲存儲并由　軍民兩長暨何館長監
視點收件數相符並無損壞似此鄭重將事物得其所至深
佩慰一昨敝師委員回鄭備述當時歡迎古物闔城懸旗結
綵觀者塞途逖聽之餘尤爲愉快二批物件已編輯就緒一
俟漢上製版商人來鄭攝影完竣便可悉數解送新鄭方面
據報連日督工搜挖並無發見物件土質堅硬已挖掘淨盡
業將坑溝一律填平所有監護官長目兵已於五日回防合
併奉
聞去員承蒙　招待并以道謝專此祗頌
公綏統希
荃照不一　　愚弟靳雲鶚頓 十月七日

綏遠馬都統來函 十月七日到

薦青仁仲將軍偉鑒承
示新鄭發見古物經由　貴部派員會同地方官紳監視挖
掘共得鐘鼎祭器甚多悉數歸諸公有並經逐件攝影編輯

圖志不日出版特先刷印露布多張分送云云具見保存古物一片熱誠溢於楮墨可敬可佩此事既經根據金石書籍按圖立說傳諸藝林彰我國粹嘉惠後學裨益良非淺鮮刻已將　尊處寄來露布十張分送所屬機關并飭傳觀俾衆週知矣謹以布聞專此奉覆祇頌

勛祺　　如懷馬福祥拜啓

國立北京大學來函 十月九日到

敬啟者頃據敝校派赴河南考查古物馬衡教授之報告知其到鄭後備蒙　渥待實深感紉竊維我國號稱世界古物最富之國家而攷古學之成績反視歐美各國相差甚遠蓋自來金石商估於古物出土之際多半任情去取隨意拆賣因鹵莽滅裂之處置遂致損失其學術上之價值此其弊一文人雅士得一古董矜爲珍秘之玩好莫肯公開以研究因秘密愛賞之結習遂致隱其學術上之價值此其弊又一本校有鑒於此特於研究所國學門延攬中外考古學家組織古蹟古物調查會以搜羅考古學之材料設博物館以爲系統之陳列立研究室以行科學之研究然於此尚有至大之難點在爲緣考古學之材料分爲四等第一等爲考古學者所自發掘其發見地點與共存遺物均能明瞭者第二等爲僅知發見之地點其他狀態則不明悉者第三等爲發見地雖不明悉而確爲眞物者第四等爲眞僞不明者廠市販賣之品多係第三四等材料而第一二等則稀如星鳳我國考古學不能進步之重要原因殆在於此而本校考古學研究室之最大障碍亦在於此茲幸河南新鄭孟津兩處所發見



之古物一坑之中竟有數十百件之夥自宋以來古物發見之見於著錄未有若是其多者更賴

貴師長熱心毅力始終維護雖孟津之物稍有分散而新鄭則完全未曾缺失是誠不朽之盛事可爲吾國文化前途賀者也顧保管研究之任尤宜審愼選擇私人保存固非國人之所願即歸省有或歸其他機關僅事陳列亦非妥善之辦法蓋此等歷史上希有之國寶必須置諸全國觀瞻所繫之首都之學術機關整理之陳列之考證之著錄之以貢獻於世界然後其物之眞價値得以表襮而我國之國華亦得藉以顯揚竊以爲與其供之於一省何若供之於全國與其陳之於僅供玩賞之機關何若陳之於萬國學者得共研究之學府本校爲世界及全國學界之所注視有專門之組織與專門之人才竊願步趨各先進國之後塵盡國立大學應盡之責任爲此特以誠懇之詞請求

貴師長將新鄭孟津兩處所發見之古物全數運交中央由本校負保管研究之責如承　允許其効能豈徒使我國學術之地位可以增高文化之流風可以遠被本校之博物館得此亦可以定其基礎而　貴師長之令聞亦將遠播長流與此國寶共垂不朽矣除函陳國務院並函曹廵閱使及吳巡閱使外用特函請　貴師長詧核施行此致

靳　師　長　十月五日

覆國立北京大學函

敬覆者承　示以豫省出土古物運送中央供

貴校學術上之研究　見解高超至堪欽佩查孟津發見古

物敝處並未與聞至新鄭出土各件已呈准運汴交教育廳
妥爲保存矣敝處已交代清楚無權辦理
貴校既分函　院署應候覆示遵行可也此致
國立北京大學公鑒　靳雲鶚謹啟十月十二日

致兩湖巡署穆顧問函

佐廷仁兄大鑒前者
台旌涖鄭接晤　芝標快慰奚似昨據監挖人員報告連日
搜羅未得一物度其地下已無韞藏業將井口填覆藏事續
得各件正在攝影編纂不日備文造册呈請　監運以資結
束前次呈請
巡座監運古物呈文擬懇
閣下爲力早日批回歸案結束無任企禱專此拜懇祇頌
勛祺並希
函覆不盡　弟靳雲鶚頓首十月十四日

洛陽吳巡帥來函十月十九日到

敬啟者案查前接
來牘請將第一批挖得古物大小九十一件碎銅片六百三
十五塊先行送汴保存請即派員來鄭會同解省監交督省
兩長驗收保管並造送清册一本到署准此當即委派本署
穆顧問恩棠赴鄭會同　貴師將上項古物檢齊妥慎運汴
去後昨據該顧問旋署聲稱業經遵與
貴師接洽將古物按册點收無訛運省交由督省兩長驗收
暫擇於文廟貯存俟新造房屋修妥再行移貯以昭鄭重云
云並賫呈督省兩長回函呈請查核准予銷差前來本使覆



查無異除將在事出力人員另案辦理外相應函請
查照備案施行此致
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　吳佩孚拜啟十月十七日

新鄭發見古物第二次通啓

新鄭發見古物第一次周銅器玖拾壹碎銅片陸百叁拾伍
前已登報通告並呈由　洛陽巡署派員監運赴汴交開封
教育廳點收保存矣惟自繼續搜掘以來又得周虺耳盤周
蟠首匜周夔耳簋周蟠耳舟周紘紋奩周盤虺鐘周粟紋仗
鐓周蟬紋仗鐓周銅扛頭周扁銅鈴周蟠虺熏爐蓋頂周箭
頭各壹周戈頭貳周銅環書鎮肆周瓦鍋壹周瓦豆肆秦瓦
當陸宋磁碗叁貝貨叁百拾柒貝片柒上古蚌介鋸壹獸牙
貳拾叁碎骨叁玉玦五環紋玉件貳玉片貳碎銅片叁拾伍
並由縣紳王君公珍贈來從前掘獲之漢磚陸周君上圖贈
來伊家世傳之銅像貳陶質素鼎壹陶質紘文鍾貳漢鹿頭
魚紋磚壹又於該縣北關祖師廟及城西三十里之王樓地
方覓得生熟古鐵各壹皆重逾千觔以上共計銅玉陶磁磚
瓦等件伍拾叁貝蚌牙骨等件叁百伍拾壹碎銅片叁拾伍
古鐵貳陸續運鄭據監挖人員報稱所挖井穴深量已至三
丈許幅員已至十餘丈四周搜挖土質堅硬迄無所得度已
無遺當飭將穴填平回復原狀將來擬立碑碣垂爲紀念即
於十月五日事竣回防仍命編輯人員逐件記載攝影製版
訂爲續編以供好古者之考證並經照案呈請派員監運省
垣點收保存至是而雲鶚之責任畢矣夫不貪爲寶古訓所
垂懷璧其罪聖人所戒此次出土古物歸諸公有不獨地主

李紳廓然大度乃情之所感觸類旁通竟有王周二紳願以家傳古物供獻社會尤爲雲鶚所極端欽佩當亦國人所同聲贊許者也此後直接保管責在汴省官紳間接監護又須賴乎國人永永無替慶幸曷極有欲參觀考訂者請逕與省城當道接洽謹再通告伏乞

公鑒　任城靳雲鶚啟 十月十七日

北京蕭君龍友來函 十月廿三日到

蕭青二哥師長大人麾下秋高氣爽伏維

勳履綏佳　勳華卓茂爲頌無量昨晤李一山兄述及

尊意自當遵　命辦理鄭州銅器出土京中早有所聞人言所傳報章所載皆不詳悉前往津門與　令兄談及始知底蘊并悉經

麾下主持一律歸公永傳無失此舉不特爲豫人感激當亦爲中外人士所欽佩乾嘉諸老好古之心殆不多讓也頃讀

大著序言文采飛騰華實並茂可爲古器增色刻下駿以俗事紛擾心緒不靜稍緩數日當伸紙含毫精書一通寄請教政也先此佈臆敬請

勛安不盡縷縷　愚小弟蕭方駿謹啟 十月廿日

覆北京蕭君龍友函

龍友仁兄閣下久違

雅教殊切蕪思接奉　瑕函彌深葭溯辰維　興居佳勝爲頌此次新鄭出土古物已分批運往汴垣兩次通啟載諸報章所以昭示國人藉明始末一面攝影製版用供考古家之研究弟不善文辭謬著序言兩則乘　李揖珊兄回京之便

五七

託渠帶奉

台端拜煩　斧政并求　椽筆一揮增光簡册荷蒙　慨允無任欣感惟書已編成亟待付印尚祈撥冗爲之早日　惠寄尤所跂盼書經出版當分贈一部以供　清玩也專復鳴謝敬請

著安不一　愚弟靳雲鶚頓首 十月廿五日

湖北菸酒事務局范局長來函 十月廿三日到

蕭青仁兄師長麾下前奉

復書並承賜交王子盤拓片一紙拜感謝謝頃奉二次通啟知古物續得多件現已事竣曷勝快慰惟此次所得又有秦宋時代古物似係宋以來好事者所藏非東周時人所爲又聞內中掘出頭顱大小兩具及古磚等物則又似古墓實情若何總非摩挲吉金得其文字不足以證明其爲何地此時擬立碑志命名甚難也專肅敬請

勛安維

照不盡　弟范之杰拜啓 十月廿一日

覆湖北菸酒事務局范局長函

偶丞仁兄大鑒續奉

惠函備聆　雅教此次新鄭發見古物其銅器入土甚深間有瓦器磁碗入土較淺發掘之範圍既廣故埋藏之年代不同亦無足怪掘見碎骨三枚並不成具因有硃砂鋪底且四周泥土較鬆處形似隧道故疑爲周末古墓然亦未敢斷定尚待研究至漢磚六塊係邑紳王氏從前掘得情願加入歸公並非此次出土之物也將來擬在該處立一碑碣敘述其

五八

事以昭示來許命名新鄭古物出土紀念碑質諸
大雅以爲何如此項古物分批運汴聞已公開售票任人觀
覽　足下好古盍不　命駕蒞汴想一經品題當聲價十倍
也此復敬請
籌安　　愚弟靳雲鶚頓首十月廿一日
張君擢黼來函十月廿三日到
師長鈞鑒第一批古物經麟暫定名稱造具對照表送呈
賜鑒在案所有第二批古物名稱亦已鑑定亟應按照上次
辦法繕具對照表送請　詧閱仍懇延請專家從事攷正不
勝企禱肅此敬請
崇安　晚生張慶麟謹稟十月廿一日
附表一分

謹將第二批古物原來報告及暫時鑑定各名稱件數列左

原來報告之名稱　件數　暫時鑑定之名稱　件數
三足圓盤　壹　周夔耳盤　壹
猫形橢圓盆　壹　周螭首匜　壹
橢圓形小香爐　壹　周夔耳簠　壹
圓簠　貳　周蝸紘耳紋舟盦　壹壹
小鐘　壹　周蟠虺鐘　壹
扛頭　貳　周蟫粟紋仗鐓　壹壹
碎銅片　壹　周銅扛頭　壹
扁銅圈　肆　周銅環書鎮　肆
小銅鈴　壹　周扁銅鈴　壹
碎銅片　壹　周蟠虺熏爐蓋頂　壹



破箭頭　壹　周箭頭　壹
破銅片　肆　周戈頭　貳
瓦碗　壹　周瓦鋗　壹
瓦豆　肆　周瓦豆　肆
破瓦　陸　秦瓦當　陸
古磚　陸　漢磚　陸
古磚　壹　漢鹿頭魚紋磚　壹
黃磁碗　貳　宋黃磁碗　貳
青磁碗　壹　宋青磁碗　壹
海牙　叁壹柒　貝貨　叁壹柒
海牙片　柒　貝片　柒
蚌片　壹　蚌介鋸　壹

龍牙　貳叁　獸牙　貳叁
碎骨　叁　碎骨　叁
玉玦　伍　玉玦　伍
玉管　貳　環紋玉件　貳
玉片　貳　玉片　貳
銅像　貳　宋銅像　貳
瓦瓶　貳　周陶質絃紋鍾　貳
瓦鼎　壹　周陶質素鼎　壹
鐵黑龍　壹　生古鐵　壹
橢圓鐵　壹　熟古鐵　壹
以上計銅玉陶磁磚瓦等伍拾叁件貝蚌牙骨等叁百
伍拾壹件古鐵弍塊

上洛陽吳巡帥呈文

呈爲續解古物造具清册仰祈
鑒核派員監運事竊以新鄭古物截至九月十三日止第一
批編輯完竣業經造册呈請派員會運當蒙
鈞委穆顧問佐廷來鄭省委王教育廳長陶教育會長同時
亦到由師長委派石書記官劉副官於十月二日護解晋省
旋奉　軍民兩長函開已飭令王教育廳長會同各職員按
照原册逐細點收在文廟圖書館暫行保存並據王教育廳
長函稱逐細點收與原册件數相符並無絲毫損壞各等因
到師查中州爲禮敎之邦古物爲國家之粹現經省垣官紳
什襲珍藏物得其所足以上抒
廑念自九月十四日起截至十月四日止繼續挖得之周瓰
耳盤周螭首匜周夔耳簋周螭耳舟周紘紋盦周盤瓰鐘周
粟紋仗鐓周蟬紋仗鐓周銅扛頭周扁銅鈴周蟠瓰熏爐蓋
頂周箭頭各壹周戈頭貳周銅環書鎮肆周瓦鋗壹周瓦豆
肆秦瓦當陸宋磁碗叁貝貨叁百拾柒貝片柒蚌介鋸壹獸
牙貳拾叁碎骨叁玉玦伍環紋玉件貳玉片貳碎銅片叁拾
伍並得該縣王紳公珍繳呈從前掘獲之漢磚陸暨周紳上
圖繳呈伊家世傳之宋銅像貳周陶質素鼎壹周陶質紘紋
鍾貳漢鹿頭魚紋磚壹咸願贈送歸公公德可欽共計銅玉
陶磁磚瓦等件伍拾叁貝蚌牙骨等件叁百伍拾壹碎銅片
叁拾伍均已陸續運鄭嗣於四周搜挖方圓至十餘丈深量
及三丈許因土層不一故古物年代亦異此外土質堅硬迄
無所得度已挖掘淨盡當將李銳自開之井修完並所掘溝

六一

穴一律填平監挖官長目兵於五日悉數回防仍照前次手
續飭令原委編輯人員逐件記載附以攝影現已編輯齊全
並將古物羅列地內之位置繪圖立說賡續製版訂爲續編
其往來文牘彙爲附編藉明始末同時又於該縣北關祖師
廟內及城西三十里之王樓地方覔有生熟古鐵各一塊重
量均逾千斤年湮代遠莫知由來若任棄置榛莽不無可惜
乘此搜集古物之便一併運省儲存備考且以之附列册尾
俾古銅古鐵兩相輝映除付印成書另呈
鈞覽外茲將第二批古物造具清册附粘影片及在土内位
置略圖隨文呈送仰祈
鑒核俯賜照案派員監運赴汴仍交該圖書館點收保存以
清手續而資結束實爲公便謹呈

直魯豫巡閱副使兩湖巡閱使吳

附呈第二次古物清册一本　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來函（十月廿九日到）

薦青師長偉鑒中天廸化啟造物無盡之藏與古爲徒賴
大雅扶輪之力昨承　派員賫送第二批古物到汴業飭照
數驗收伏維　望隆彝鼎　器重瑚璉　嘉惠中州俾數典
無譏忘祖　表揚國粹知求舊可以書紳謹附　蘧使藉達
蕪忱此頌
勛綏統希
荃察　張福來　張鳳臺　謹啟（十月廿九日）

六二

河南教育廳王廳長來函 十月廿九日到

蔭青仁兄師長尊鑒敬肅者日昨未刻承　督署電話通知新出第二批古物已裝車運汴由　巡署派穆顧問師部派劉副官偕同監運應即派員歡迎等因弟遵即分派廳署職員前往照料並督同圖書館館長妥愼接收値此軍書旁午之際乃蒙

師長殷殷注意派員護送備極鄭重其發揚國光提倡文物之盛意凡屬我國人士同深欽佩固不獨豫省各界感激靡已也肅函敬謝祇請

勛祺　愚弟王幼僑鞠躬 二十八日

康南海先生來函 十月廿九日到

蔭青師長兄執事薄游過鄭辱承　優待　密談欵欵　厚



意勤勤重以玉玦之贈摩挲古澤長銘寸心明日入陝謹此馳謝敬請

勛安　有爲謹啟 十月廿五日

致漢口中瀛照相館函

逕啟者此次新鄭發見古器經

執事相助整理歷次攝影往來鄭漢跋涉爲勞本司令部所編古器圖志三册又承擔任製版付印不惜工本精益求精

神州國光賴以發揚至於大同醫院多資贊助得以開幕事屬慈善尤具　熱心至堪欽佩此項版權願以贈歸

執事用酬勞勩所有呈請立案禁止翻印等手續希即

查照　部定章程辦理可也此致

中瀛照相館

胡棣生先生　陸軍第十四師司令部啟 十一月七日

洛陽吳巡帥來函 十一月十二日到

逕啟者案准

貴師呈送第二批古物並淸册一本到署准此當經仍派穆

顧問恩棠會同

貴師劉副官妥愼送省昨據該員回稱業經交由　督省兩長飭由教育廳連同上次古物一併保存並准　督省兩長函同前因相應具函奉達希即

查照備案爲荷此致

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　吳佩孚拜啟 十一月十日

河南新鄭古器出土紀念之碑

華夏爲文物古邦開化最早凡夫禮器之制作在秦漢以前



已燦然其美備而乃宗社坵墟故宮禾黍運會遞嬗時世變遷致三代法物不免有銅駝臥棘鐵戟沉沙之歎徵諸典册雖歷朝以來時有出土然一鼎一爵視爲禎祥贊頌詠歌每極一時之盛矧今河南新鄭古器出土之多乃至百數十事蔚爲空前絕後之大觀誠國家之庥瑞有足紀者蓋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新鄭邑紳李君銳於縣治城南門內即其宅之東南隅鑿井掘地發見周時鐘鼎雲鶚適查防至此聞其事以古物出土關係國粹保存之責應歸公家馳報　洛陽巡使蓬萊吳公奉命遣員會同縣紳繼續監掘運汴保管李紳深明大義慨然允諾畚插從事者閱四十日而寶藏盡焉以監護周至片銅寸瓦幸未散佚當運至汴垣時仕女來觀者空巷塞途國徽燦爛與古器斑斕相輝映識

者咸嘖嘖稱美謂爲鄭國宴享祭祀之器雲鶚博考古籍比擬形製編有圖志三卷將來纂入縣乘足資考證特再刻石紀事立碑其處俾後之覽者知神物數千年蘊藏地之所在春秋佳日觴咏其間未始非爲新鄭縣邑增一名勝多一韵事豈第紀念云爾哉

中華民國十有二年雙十令節任城靳雲鶚謹撰

古吳蔣鴻元謹書



日本東京地震而博物館燬美國加州火災而大學校焚重器滅失古物淪亡警耗傳來爲之扼腕何造物不仁一至於斯耶然吾豫省新鄭適於此時發見數千年之神物光怪陸離多至百數十件皆清廟明堂之器黃鐘大呂之音猶想見古人制作之精禮文之備豈天佑中國故地不愛寶耶抑中原鼎定爲南北統一之朕兆耶吾　薦公維護愛惜煞費苦心主張公有不避勞怨中外人士風聞來觀者踵趾相接咸嘖嘖稱賞歎爲得未曾見鴻元備員戎幕亦得躬逢其盛手自摩挲尤不禁鼗乎鼓而軒乎舞矣年來　薦公馳驅鞅掌旌麾所指鴻元必載筆與偕原此次古物發見得報於新鄭車次　薦公以國粹所關不容散佚即馳書當道派員監挖鴻元奉命草擬文件悉秉斯

恉自一紙露布風傳海內而　薦公光明俊偉之宗旨遂爲全國所仰佩迨古物運汴之議既定　薦公晉省官若紳之歡迎者集會於山東公園教育廳王廳長省議會胡議長省教育會陶會長開封大同學校張校長均毅然任典守之責於大庭廣衆之中鄭重宣言決不使寸銅片瓦有所遺佚致負搜集者之熱忱孤詣云保存有法管理有人爲古物慶得所矣當舁往省垣之日國徽招颭觀者塞途懿歟休哉極千載一時之盛鴻元與石君芝齡既奉命仿陶齋吉金錄體例輯成圖志初續編二卷兩月以來案牘盈尺　薦公又命輯爲附編俾後之覽者明其始末鴻元手自編輯鱗次櫛比不旬日而蕆事惟監視畚插者於鐘鼎彝器之學素少研究故獲得一物輒隨意命名嗣經



張君慶麟逐器鑑定以故前後名稱未免不同鴻元因公牘所關未敢加以竄改所以存本眞昭實錄也夫於軍書旁午之暇而爲古物出土之紀載亦戎馬倥傯中一段佳話而是編之成尤爲他日徵考文獻者之佐證也爾

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十月古吳蔣鴻元謹跋

甲子九秋

# 新鄭古器發見記

開封許鈞書

據一九二四年鉛字本影印

## 序一

陳夢家謹書

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八月新鄭李氏穿井獲古器纍纍豫中官紳函電相告詔且喜且慮喜其久霾而忽顯又深慮無術以壽之非特歷久致泐落剝蝕且恐啓黠者之覬覦贋作譏鼎潛易蘭亭殆亦意中事蓬萊　吳公任城　靳公毅然謂宜公之於世以垂久遠於是始一一鑿置開封圖書館自經始迄蕆事閱時二月教育廳長王君　幼僑預籌庋藏之術甚密及移置開封後凡度室考工鑑別洗剔氈墨裝璜影拓陳列諸事至瑣且繁又均躬親之惟恐稍有未周其用心力可謂勤矣今已分別部居燦然星列擬蒐集曩昔往來文電彙爲一編以誌其顛末而索序於余余以爲宇內殊珍瓌寶凡有識者咸知重視之而多昧於其術宋徽宗酷嗜古器搜集三代鼎彝至夥刊宣和博古圖行世靖康之變蕩然無存今其書雖存不能按圖而索器淸之高宗識與徽宗埒西淸古鑑所收視博古圖爲富庚子之役多淪於異域徒知重之而昧於守之之術雖以帝王之力尙旋得旋失其他更無論矣惟蘇子瞻有卓識達觀取所藏吳道子畫佛像以與僧惟簡屬其爲世守之其畫至今仍存阮芸臺心欲效之而識不達以所藏古鼎貯阮氏家廟楚弓楚得之見殆仍未泯也葉東卿得周鼎於長安携歸置之金山寺自子瞻而後未有如是之達者也嘗考淸代收藏宏富著書繪圖以希世守者不可勝數今其器皆不知存亡獨金山寺之鼎巋然無恙於以知重視古物之心賢愚殆同其傳之久暫則繫於心之公私而不繫乎人之富貴貧賤觀蘇葉二公事洵無庸自隘其量斷斷然私爲己有矣當新鄭古物之初出也遠近奔走相告李氏之園若市目灼灼而尤垂涎者則爲至愚之傭工彼非知重

之視如藏鏹而已李氏嘗欲私之矣不獨李氏也新鄭紳民且合詞以請矣國立北京大學亦數以爲言矣此其心寧有異乎子瞻東卿之心均之重視其物慮其散失汨沒而已豫中官紳惟慮其守之無術故悉舉而公之於世其不歸之京師博物館而必歸之開封者以得之於豫中不沒其所自也其仍名新鄭古器者沿春秋名從主人之義以塞新鄭紳民之望也則此燦然曜目爲世所重視者謂爲豫省之古物也可謂爲新鄭之古物也可謂爲李氏之古物也可卽謂爲人人公有之古物亦無不可特以典守保存之責屬之豫中紳民耳　幼僑豫人也於此事用心力最勤非獨以其職守所當爲始如是也視之甚重欲守之以存中原之文獻遂亦忘其心力之勤後之居此職者如能以　幼僑之心爲心爲國人珍藏之謹視之其流傳之遠尙可以歲祀計乎




景威將軍陸軍上將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張福來序

## 序二

民國十二年秋八月新鄭李氏宅隅隙地先後掘獲周鐘鼎甗鬲壺罍之屬都百餘事數千年古器一旦豁露　靳薦青師長治軍斯地垂意文化亟電　巡帥吳公主歸省有時京汴人士議論蠭午不相下余適以幫辦軍務參　吳公幕　公出電示余曰中州古文物邦物又見於茲土歸省有便余贊襄之議遂定令教育廳遣員遷而置之開封權存圖書館陳覽之日傾都畢會余方羈洛未克躬預及見　薦青師長所爲圖誌矍然驚爲希世奇珍逮余拜長豫之命聞上虞羅叔言先生爲當代金石家電邀蒞汴鑒識古器乃有定名然終以未獲目覩爲憾今春出巡各屬歸至汴垣始省覽焉諸器製自周代周尙文故質精而治工其樸茂淵穆之氣迥非後世所企及以是知古人製器尙象爲不苟也比返洛因思磊置紛列塗澤缺如烏足彰施古物迺飭拓金修飾剝者益之罅者補之更將籌款爲博物館貯藏之費非曰增華侈麗聊以潤色瓌寶昭示來許耳夫物之顯閟有時而事之舉廢存乎人吾國古物之淪落者夥矣其號稱完存者莫若晉太康中汲郡所出竹書卒以官府蒐集未周僅存七十五篇文多殘缺論者惜之今新鄭古器之出關繫吾國文化視汲郡竹書未遑多讓其完好無缺抑又過之脫無以護持聽其廢蝕是古物之出爲不幸而主歸省有者爲虛擲能無貽弗鼓弗考之誚也哉興廢存佚津逮悠遠此余與有司之責也張皇幽眇守而弗失則邦人君子之所有事也願以此交勉焉可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河南省長兼幫辦軍務李濟臣序

## 序三

文化始於中州太昊伏羲氏一畫開天爲卦象爻象之鼻祖文物亦創於中州黃帝軒轅
氏命榮猨鑄十二鐘爲夏鼎湯盤周大訓之鼻祖厥初生民伏羲誕降於陳留黃帝生於
軒轅之邱即當時鑄鐘地證諸歷史軒轅即今之開封新鄭也當製造之初凡五聲六律
有關於音樂者製器尙象燦然具備甯獨十二鐘而已耶由黃帝至今越四千餘年古器
磨滅已嘆杞宋無徵顧黃帝旣爲吾豫生民之祖則吾豫人民即黃帝嫡脈之子孫新鄭
所現古物即吾豫家藏之奇珍譬如桮棬弓裘祖若父手澤所存相傳數十代而後世子
孫竟棄之如弁髦豈不貽祖宗之羞耶況天牖中州地開寶藏人文顯翼千載一時　吳
巡帥暨　靳師長先後函電軍政兩署尅期派員監運開封省垣擇地珍藏以垂久遠磊
落光明嵩河鼎峙凡我豫人無不感　兩公之盛德於無窮也鳳已商同　張督理飭令
同人等嚴訂專章公諸全省人士與耆舊碩儒恪恭遵守延集一般金石專家按照歐趙
都錢各家專集搜靈索秘公同甄討幷提前籌設寬大博物館整齊嚴肅俾遠近參觀人
員皆額手而稱頌曰此中州數千年文化所貽留微特壯吾國之大觀抑亦歐亞各哲學
與金石家所聞風而先覩爲快者也或曰是物也斑駁陸離中外罕覯古香古色垂涎者
多余曰無慮也此項珍重之器與尋常金石不同春秋時連城白珩藏諸各國內府雖列
強不得過問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洛固周京也義士猶或非之援古證今時異理同
凡物之現於中州者即爲中州所有幷即爲中州所保存自此次定章後古物之存亡惟
保存會同人是賴尙其照章積極進行毋爲時流所誚讓焉斯得之矣姑誌其源委如左
民國十二年十月張鳳臺謹識於公署

序三　一

## 序四

民國十二年九月國楨奉命綜河南警政旣涖事適今第十四師師長靳公奉　吳巡帥
命護送新鄭縣最近發現古物來汴先期軍民兩長招集在城各官議迎迓典禮飭國楨
經紀其事屆日庀置就緒即追隨諸公遍觀所謂尊罍鼎敦及一切徒聞其名未見其物
或並其名未備聞者土蝕沙漬斑駁陸離私心慶幸久之計此項古物發現以來嗜古之
士肩摩踵接摩挲批評多定爲周物夫吾國禮文自唐虞夏殷至周而大備器即禮之所
以附麗也其寶重可知當事諸公與汴都人士亟謀建築房舍裝配飾品補修缺漏鄭重
保存所以揚國光亦所以崇國粹也獨念此項寶器潛藏地下二千餘年中經列朝之變
遷其地又爲兵家所必爭車轍馬跡不知經過若干度顧乃泯沒於荒煙蔓草間若與人
世無與焉者及一旦豁然顯露瑰瑋奇特之製作旣焜燿於國人之耳目即九州以外雕
題刻齒之族亦相與梯山航海不遠千里而求一見物理之顯晦固如此其今昔不同耶
夫其晦也誰秘之其顯也誰致之毋亦運會所積喜新好異之風尙流極欲返而山川靈
氣所鬱磅礴排盪於中使之不得不然耶果爾則此項古物之出非徒以供好古家之玩
賞已也將使觀者因古器以上溯古禮凡文化之繫屬於名物象數者皆進而窮究其原
委人事有開必先天道無往不復返樸還淳移風易俗之機或即在此斯豈惟物象之麻
榮抑亦世道人心所藉以維繫者也吾不禁望古而遙集矣
河南警務處長兼警察廳廳長夏國楨序

序四　一

## 序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歲在癸亥秋河南新鄭城內有李銳者修屋掘井發見銅質古器多件
時　靳薦青師長駐鄭聞而異之以爲古物出土國粹攸關倘任散失國人之恥于是馳
電　直魯豫巡帥蓬萊吳公子玉謀之當道派員監挖閱四十日而得大小古器百數十
事土花銅䨿古色斑斕當經攷證認爲周器蓋二千八百餘年之神物矣　王教育廳長
幼僑以此器關係中古文化足供治歷史學者之研求也因請而運汴陳諸孔廟開會展
覽建館陳列更請　省長河間李公倬章撥款裝飾覓匠修補延倩名流上虞羅叔言先
生精覈考訂經之營之不數日而鐘鼎盤盂簠鬲甗壺粲然完好如故嗟乎潛德無不發
之幽光理固可因此而益信也　靳公既纂爲圖志三卷詳載各器形式于前今　幼僑
又賡續編述以成此書付印有日乃索序於廣澎廣澎薄才憒學烏足以談古顧念我國
古物淪亡多矣當時藉非　薦青師長知爲國珍出而寶之重以當道諸公之曲意維護
幼僑廳長之慘淡經營恐不爲勢家所爭亦必爲奸商大賈巧取零售海外以去是此
物之晦時一刼運顯時又一刼運也而今乃得鄭重如此或者我中邦之禮樂制度可復
見於將來憂國者由此而同生遐想未始非振興吾國精神之一助且卽令此百數十物
者日後存亡聚散不可逆料而此書但風行中外後之人展卷披圖發思古之幽情懷郁
郁之文化猶可想見宣聖當日從周之志之良有以也是此圖此書比之宋呂氏之考古
圖明呂氏之鼎彝譜不更重歟因不自慚陋而綴以序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孟廣澎謹序



## 序六

政學隆汚升降之由曰道與器而已夷考往古廟堂戎祀之典日用飲饌之具罔非萃精
英以陶鎔秉禮樂而制作故金鐘大鏞異於凡響夏鼎商彝貴於罕見蓋道與術合卽器
可徵其治也自世運遞變政敎日頽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胥受影響我國藝術較諸歐
美反覺黯然寡色設無古代名貴乘時發現幾使數千年之聲明文物失所附麗藉以激
起國人宏博道藝之思潮披覽廣輿肝衡古今黃河流域實稱中國最先開化之區意必
有名物象數繫屬文化足資考鏡者然瑰瑋精雅之古製概未多見禪林勝蹟卽間有一
二寶塔浮圖亦規模卑隘不過千餘年來之遺構屈指試數自河圖洛書獨具妙諦外若
無物可以表現神明制作之傳留光昭當年創制顯庸之盛治使人興望古遙集之思蓋
文物之消沉亦已久矣幸去歲八月新鄭城內李紳銳宅鑿井發現古時鐘鼎盤敦罍壺
等物百餘事斑駁陸離古香古色摩沙細認推爲周室故物遠道傳聞者函電欣問中
外稽古人士則又不遠千里數千里而來爭先瞻拜逮釐置汴垣參觀者尤繹絡不絕向
之傾動其名者今乃親覩其物花紋形態雕鏤鼓鑄之莊美超邁歐美良工之所製咸謂
中國三千年前工術已臻絕詣其一切政治敎化更可想見而尊重中國之觀念不覺油
然以生當此藝術競進絢爛璀燦時代忽然呈現瓌寶天若故爲固步自封之豫省放一
異彩牖起其超絕之文明使數典思祖益自淬勵而顯揚殊徽於斯世且見禮知政聞樂
知德今之奇珍皆古清廟明堂之重器禮樂之所從出而經緯天地參贊化育之所憑托
也他日中外碩宿觀光國粹既以楷而式之俾工藝益趨精奧復迹其載道之意相與切

磋禮教範圍人心齊道德而同風化共享致治之庥則此古物之崛興不特中州與中國之光榮實全世界所重視也雖然物之顯閟有時而維護此物在道曠世珍貴雖應期出現然非　靳薦青師長電明　吳巡帥子玉　張督理子衡　李省長倬章暨　張前省長鳴岐宣布周知並派員督工妥慎掘運則此金聲玉振粲然大觀未必不據歸私有流入市賈如前出之魏世碑誌多已散失又如唐世寫經石室秘笈發現於燉煌未及播傳而已為法人所購況成周三代之名器實中外靈秘所未搜詎能免人覬覦哉今者監護有方保全無缺攝影標名期垂永久並飭轉交河南博物館宏建築慎裝潢詳考訂精繪印俾臨觀者得以寓目愜心好古者得以徵文攷獻留心政教學術工藝者得以歡心鼓舞借古鑑而圖進步此則當道殷殷導揚國華之至意而負保守之責者尤不敢不懔然自勉也至若各物之詳歷與說明已延金石家羅叔言先生從事撰定異日自有專書謹將發現暨運收交月日情形名稱件數暨來往文電保存方法與夫各家甄討逐一載列以資考證而便瀏覽信乎天地有不秘之精華先代文化之所寄即後世政學工藝之矜式道隆則器隆學精則藝精吾人飲水溯源安得不鄭重將事特發思古之深情也

民國十三年十月河南教育廳長王幼僑謹序

序六　二

## 例言

一本書為古物發現及保存之紀載按次編輯其取材以關於古物為限

一本書備載當日往來令文函電及名稱研論其有登入報章或友人談話可備一說者亦擇尤附錄藉資參攷

一函報所載名數品類至為不一皆由發現之初見聞互異信筆記載未加更正本書只錄原文原有訛誤容後訂明修改

一本書記載事實並非專家考訂所有三五論著均係各抒所見按次登錄並未加以删訂

一本書之材料由廳署同事何子居何日章滎典岑庠綸章王潛齋諸君幫同搜輯核校用力至勤合識卷端

例言　一

## 來往文電

### 吳巡帥支電

急開封張督理張省長並轉王教育廳長均鑒永密頃據靳師長董電稱頃據陳副官國昌報稱奉飭前往新鄭提銅質古物遵卽會同該縣姚知事至南門內李銳家提出無蓋大鼎六個帶蓋二號鼎二個四號鼎三個四號鼎三個無蓋四號鼎一個五號鼎六個帶蓋長方盃兩個圓罍一個兩耳四足大號大香爐一個共計二十五件以上各鼎徑口大者一尺七八寸小者七寸許不等已於冬日運鄭並查得李家井內尚有未經掘出之物已會同姚知事妥封派兵看守等語除仍派該副官卽日赴縣繼續挖掘以期悉數出土外謹先電聞一俟搜挖淨盡卽當彙案鈞署以保古物而彰國粹等語當復電云古代遺

一

物文化攸關允宜妥善保存以彰國華而供觀覽查教育部於保存古物訂有專章此次發現各古物俟挖掘淨盡後請卽派妥員並責成縣知事盡數運交督省兩長教廳轉付古物保存處什襲珍藏永垂紀念除分電督省兩長暨教育廳查照外特電奉復卽希見察等語併抄奉閱卽希察照辦理爲禱吳佩孚支印

### 覆吳巡帥支電

洛陽吳巡帥鈞鑒奉督省兩長轉交鈞憲支電誦悉多年古物無端發現具徵天地精英久而必宣又值我　巡帥提倡文化加意保存豈徒蔚爲國華自應永留紀念遵卽稟商督省兩長加派妥員幫同照料一俟運轉到省當卽妥愼接收什襲珍藏留供中外人士之觀覽藉以表彰國粹除已面稟督省兩長外謹先電復河南教育廳長王幼僑叩庚九月六日

### 致靳師長函

蔭卿仁兄師長麾鑒睽違道範時切馳思辰維　勛祺篤祜茂祉增綏翹企德威莫名頌禱頃由　督省兩長轉交奉　巡帥永密支電內開　師長前飭陳副官赴新鄭提取銅質古物計鼎與方盃圓罍大香爐共二十五件大小不等已於東日運鄭並查李家井內尚有未經掘出之物容後繼續挖掘以期悉數出土等因具見師長倡明文化導揚國粹風聲所樹有開必先以故數千載秘藏寶貴之古物亦竟應時出現爲師部增光雖天地精英久無不宣然非有鑒古卓識因便利導亦未必果能完好如初由是言之　師長之加意呵護不啻什襲珍存自當標作紀念蔚爲國華供中外人士之觀

二

覽資鴻博名流之鑒賞其裨益於古今文獻豈有涯哉雒誦之餘無任歡賀除函復巡署謹遵　訓諭妥愼辦理外專此肅佈賀悃祇請公安諸唯惠照不備

愚弟王幼僑鞠躬九月八日

### 靳師長來函

幼僑仁兄勛鑒久暌芝宇時切葭思比展　惠書如親謦欬就維寅忠亮績酉瑄延釐至以爲頌此次新鄭發現古物弟以國粹所關派員監取所幸吉光片羽未致散失刻聞巡帥已派穆顧問佐廷監運一俟尋掘無遺卽悉數運往汴垣保存矣特此奉復敬頌澄綏維照不旣　弟靳雲鶚鞠躬

### 李幫辦篠電

教育廳王廳長鑒古物存儲處請由貴處卽日準備地點備妥望卽電示以便十四師及
本署派員運汴存放爲荷李濟臣篠印

代電復李幫辦

幫辦鈞鑒接奉篠電遵卽邀集同人妥覓存儲地點咸以各處公所房間大小均不適
用惟查有文廟後院上年新經修整之圖書館內有閱覽室五間軒敞爽快規模宏大
極便展覽而門窗堅固牆宇卓犖尤易保守且免重加修理又該館原有經理員及司
事夫役人等耳目衆多照管亦較容易以之改作此項古物存儲室似尚妥便保無疏
虞當卽稟商　軍民兩長亦極贊同因卽定規准以文廟後院圖書館之房間爲暫時
存儲此項古物之所除另文呈請督省兩署鑒核備案外謹先電復可否卽由

鈞座轉請　巡帥示定某日可以發運以便選派妥員幫同照料接收實爲公便並候
訓示河南教育廳王幼僑效印

呈督理
　省長文

呈爲呈請事案奉李幫辦洛陽篠電內開古物存儲處請由貴廳卽日准備地點備妥
望卽電示以便十四師及本署派員運汴存放爲荷等因同日並准靳師長函開此次
新鄭發現古物弟以國粹所關派員監取所幸吉光片羽未致散失刻聞　巡帥已派
穆顧問佐廷監運一俟尋掘無遺卽悉數運往汴垣保存矣先此奉覆各等因准此查
此項古物既在新鄭發現又經　巡帥師長迭次派人認眞照管囑令保存則此吉光
片羽自應妥籌地址什襲珍藏標作紀念蔚爲國華以供中外人士之參觀但博物館

三

現未成立撥款建設亦尚需時職廳徧查公所各處房間不論大小均不適用惟文廟
後院上年新經修整之學生圖書館內有閱覽室五大間軒敞明快規模宏敞極便展
覽而門窗堅固牆宇卓犖亦易保持且免重加修理又該館原有經理員及夫役人等
耳目衆多較易稽查以之改作此項古物暫時存儲室似尚妥便毫無窒礙廣文化之
陳設來名流之鑒賞其裨益於古今文獻良非淺鮮如蒙　允准卽由職廳呈復巡署
庶地址既定卽可商請定期運汴接收保管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　憲台鑒核訓
示施行謹呈

河　南　省　長張
督理河南軍務張

九月二十日

督理張指令

呈悉所擬尚屬妥協應准照辦仍候　省長核示仰卽知照此令　九月二十七日

省長張指令

呈悉該廳擬將文廟後院上年修整之圖書館內閱覽室改作古物暫時存儲室事屬可
行仰俟此項古物運送到汴卽便妥爲陳列以資保存而彰國粹此令　九月二十八日

致靳師長

薦卿仁兄師長尊鑒捧讀華翰祇領種切仰見
師長對於新獲古物備極珍重加意提倡曷勝欽佩側聞　巡帥現復派穆顧問監運
尋掘自應俟運汴之日妥爲接管保存以副　發揚國粹鄭重存儲之至意弟現商集
同人僉以　師長此舉與中州文化極有關係擬特立紀念碑表揚盛烈庶幾傳之千

四

古永與商彝周鼎共垂不朽想　雅意好古者亦决不我嚴拒也茲委敝廳郭科員前
往信陽查案囑令就便晉謁面聆　鈞訓尙望　不惜階前咫尺進而教之無任盼感
此頌　公綏　弟王幼僑鞠躬

靳師長來電

教育廳長鑒郭君持函到鄭聆悉壹是此項古物世所罕見暫以聖廟房屋存放尙可如
爲經久計非特別建築鐵筋洋灰房屋難免他虞謹貢愚忱祈請各界妥籌爲禱弟靳叩
號

代電復靳師長

師長偉鑒接奉號電以此項古物世所罕見暫以聖廟房屋存放尙可如爲經久計非
特別建築鐵筋洋灰房屋難免他虞請妥籌爲禱等因仰見　珍重古物備極關切無
任欽佩查文廟新設之圖書館係上年馮督軍撥款重加修整之室軒敞爽快規模宏
大門窗堅固牆宇卓犖又該館原有經理員及司書司事夫役人等晝夜巡查加意照
管可免疎虞以之作爲暫時存放古物之所尙稱妥便業經呈商　督省兩長并電復
李幫辦轉請　巡帥示遵在案奉電前因自當邀集同人稟請軍民兩署迅飭撥款妥
籌建築查本年預算案原列有修建博物館經費兩萬元並經省議會通過現正覓地
著手建築明春竣工博物館准可成立屆期即將此項古物存放其中以資保守惟修
建之始成立尙需時日故先以文廟之圖書館爲暫時存寄之所並非恃此爲經久之
計知關錦注謹再電陳即請惠照不備河南教育廳王幼僑號九月二十日

五

呈督理省長

呈爲呈請事案准第十四師靳師長號電內開此項古物世所罕見暫以聖廟房屋存
放尙可如爲經久計非特別建築鐵筋洋灰房屋難免他虞謹貢愚忱祈即妥籌爲禱
等因查此項古物借文廟圖書館以存放雖經呈報　憲台鑒核在案原本聲明此係
爲暫時之計並非經久之圖奉電前因自應趕籌妥便地址募工特別建修以資保守
而垂久遠因思本年預算案原列有添修博物館經費二萬元業經省議會通過擬懇
令飭財政廳提前撥發此款以便着手購建及早成立是否有當除電復靳師長外理
合備文呈請

河南省長
河南督理鑒核施行

代電李幫辦

幫辦鈞鑒前奉篠電令覓古物存儲之所遵即覓定文廟後院圖書館之房間爲暫時
存儲此項古物之室業於效日電復　鈞署在案旋將該室重加修整並於門窗外加
釘鐵欄以資保固企免疏虞現已工竣一俟定期運汴即可妥愼接收保管謹此電稟
即請核示祇遵河南教育廳王幼僑敬印

吳巡帥來電

王教育廳長鑒寄李幫辦代電呈閱悉所議甚妥除與靳師長商定日內發運並有曹大
帥派來工匠二人屆時飭令隨時前往照料外特聞吳佩孚豔

六

呈吳巡帥李幫辦
呈爲呈覆事案奉　鈞署艷電内開寄李幫辦代電呈閲悉所議甚妥除與靳師長商
定日内發運並有　曹大帥派來工匠二人届時飭令隨時前往照料外特聞等因奉
此廳長遵於九月三十日偕同督署何參謀靜宇並教育會長陶懷琳學校聯合會
中州大學校長張鴻烈赴鄭與靳師長穆顧問接洽商定轉運辦法當由靳師長加派
石書記官劉副官會同穆顧問分派職員督同妥愼照料舁登車上卽於十月二日隨
同押運到省復由廳長加派校長職員分别部次幫同前後照看舁交前定存儲館所
適軍民兩長已先期到館監視當由該圖書館長何日章眼同司事司書並廳署職員
逐一查點至晚六點鐘收訖核與原簿號單件數均相符合並無絲毫損壞觀覽之下



同深歡忭軍民兩長當飭派軍警加班巡查並囑館長愼重看視期免疏虞隨來工匠
二人亦卽暫留館内以備設法裝璜容後訂定參觀規則擇期開放以供衆覽而揚國
光藉副　鈞帥尊重保持之至意所有此項古物運轉接收情形理合備文呈報伏懇
鑒核施行除函復靳師長並分呈軍民兩長外謹呈
吳巡帥李幫辦　一月四日
呈督理省長
呈爲呈請事案查此次新鄭發現古物迭奉　巡帥及靳師長函電諭令妥覓地址設
法保存原以周鼎商彝人世所重卽此吉光片羽足徵古代文明之盛爲研究歷史之
資可以倡明文化揚摧國光當今日文物復興之會忽焕發數千年久秘之藏其爲至
可寶貴珍重復何待言加以　巡帥師長特予鑒賞分别部類繪圖附説迭派專員妥
愼照管復使監運來省我軍民兩憲又親臨監視是此項古物在　列憲已極端鄭重
今由館接收豈可稍有疏虞此後應如何籌商保存之法如何籌建保存之室如何擬
定參觀規則如何籌撥應用經費如何規定保管人員責任在在均關重要自應通同
公開籌畫集思廣益任人各獻所長各盡其能庶衆擎易舉百密而無一疏不惟標作
紀念並可蔚爲國華亦以供中外人士之參觀大以資金石專家之衡鑒其裨益於古
今文獻豫省聲施豈淺鮮哉職廳不揣謹擬就古物保存委員會草章呈請　鑒核如
蒙　允准卽請分令各機關酌派人員卽日組織成會以便籌議進行實爲公便謹呈

督理河南軍務張
河南省長張
河南古物保存委員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由軍民兩長及省垣政紳學商各官署省教育會各派委員一人組織之
第二條　本會應辦之事項如左
一籌議古物保存方法事項
二籌議建築古物保存所事項
三規定參觀事項
四規定保管人員事項
五核定本會經費預算決算事項

第三條　本會由全體委員公推正副主席各一人

第四條　主席委員有召集開會及執行本會議决事項之責

第五條　主席委員有事故時副主席得代理之

第六條　本會委員之任期爲一年如屆滿時應由各官署另行改派連派者連任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任期內如有因故不能担任會務者應由本人請原派官署另派員接任

第八條　本會會期

一常會　每月一日下午二鐘至四點鐘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　遇有臨時發生事件由主席隨時召集開會



第九條　本會會員均係義務職不支薪津

第十條　本會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議决修改呈請軍民兩長核定之

第十一條　本簡章自呈准公布之日施行

呈督理文

呈爲請撥給廢署改修廳館以便存儲而資辦公事竊維自古物運省交由文廟圖書館接收保存當蒙　憲諭加派軍警巡查看守備昭鄭重自可無虞但此非經久之道且軍警多人各有職務似難常川駐此前准靳師長電開新修博物館宜特別建築保存古物室洋灰鐵筋務極堅固當經據以轉呈奉　鈞令准飭財政廳照案先撥以便着手購建及早成立等因奉此遵卽趕覓相當地點創建精堅屋宇以爲保存古物之需奈徧查各處公地均有機關佔住無法騰讓設法另購費昔興工無期念此項古物之重要又未便長此延閣又　屬廳　職司學務爲全省教育行政之總匯向無固定辦公處所數年以來僅租借民房暫時將就屋宇內外異常狹隘遇有考試會議及名人講演尤多不便茲查有西司街前臬司廢署地址寬闊室宇宏敞從前馮督軍曾將門窗拆卸擬改爲工廠未成旋止遂爾閒置現雖傾圮零落尚可加以修整擬請　憲恩鑒館廳之無地慨將該廢署撥予　屬廳　接收酌量修建除廳署佔用外餘卽概歸博物館應用以之特建古物存藏室亦尙寬裕旣免購覓地基諸多遲延博物館成立之後由　屬廳　就近照管較易安愼周密免致疏虞加派之軍警亦可陸續撤去仍服本職設地而稍寬仍擬將舊有之圖書館一併歸入陳列觀覽攸往咸宜實於保存古物兼壯觀



瞻禆益匪淺倘蒙　允准卽由　屬廳　派員測量估工修築庶指日觀成可以上慰　巡帥及我　憲台愼重文物愛惜珍藏之至意亦不負靳師長號日電囑之盛情而　屬廳　亦幸獲固定辦公之處所免再輾轉租房有失體制證之各方並無窒礙惟該廢署現由　鈞署經管理合備文呈請

鈞憲俯鑒下情核予指令飭遵實爲公便除呈

省署外謹呈

督理河南軍務張　十月十六日

督理張指令

呈悉所請以前臬司廢署撥予該廳接收酌量修建等情事屬可行仰卽派員詳細勘估

此令　十月二十四日

## 古物名稱

計開第一二兩批運汴古物名數列表如左

| 靳薦卿師長原定名稱 | | 羅叔言先生更正名稱 |
|---|---|---|
| 周蟠虺鐘 | 天字一號 | 鎛 |
| 周蟠虺鐘 | 天字二號 | 鎛 |
| 周蟠虺鐘 | 天字三號 | 鎛 |
| 周蟠虺鐘 | 天字四號 | 鎛 |
| 周蟠虺鐘 | 天字五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六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七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八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九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一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二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三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四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五號 | 編鐘 |

一一

| | | |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六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七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八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十九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二十號 | 編鐘 |
| 周蟠虺鐘 | 天字二十一號 | 編鐘 |
| 周夔紋鐘 | 地字一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二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三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四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五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六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七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八號 | 鼎 |
| 周夔紋鼎 | 地字九號 | 鼎 |
| 周蟠虺鼎 | 地字十號 | 鼎 |
| 周蟠虺鼎 | 地字十一號 | 鼎 |
| 周蟠虺鼎 | 地字十二號 | 鼎 |

一二

周蟠虺鼎　地字十三號　鼎
周蟠虺鼎　地字十四號　鼎
周蟠虺鼎　地字十五號　鼎
周蟠虺鼎　地字十六號　鼎
周蟠紋鼎　地字十七號　鼎
周蟠夔鼎　地字十八號　鼎
周素鼎　地字十九號　錡
周蟠虺尊　元字一號　壺
周蟠虺尊　元字二號　壺

周蟠龍尊　元字三號　壺
周蟠龍尊　元字四號　壺
周獸尊　元字五號　虎彝
周雲龍瓿　黃字一號　瓿
周雷紋罍　宇字一號　罍
周罍　宇字二號　罍
周素洗　宙字一號　洗
周蟠虺　洪字一號　甗
周素匜　荒字一號　匜

一三

周素匜　荒字二號　匜
周螭首匜　荒字三號　兕觥（失蓋）
周虺紋壺　日字一號　壺
周虺紋壺　日字二號　壺
周夔紋敦　月字一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二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三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四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五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六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七號　敦
周夔紋敦　月字八號　敦
周夔紋簠　盈字一號　簠
周環紋簠　盈字二號　簠
周環紋簠　盈字三號　簠
周環紋簠　盈字四號　簠
周環紋簠　盈字五號　簠
周環紋簠　盈字六號　簠

一四

周虺耳簋　㚖字一號　錡
周素耳簋　㚖字二號　鍑
周虺耳簋　㚖字三號　舟
周虺耳簋　㚖字四號　舟
周王子方盤有銘　辰字一號　盧（卽簠）
周獸耳盤　辰字二號　盤
周夔耳盤　辰字三號　盤
周蟠夔鬲　宿字一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二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三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四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五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六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七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八號　鬲
周蟠夔鬲　宿字九號　鬲
人身獸面形　列字一號　丰候
周儀飾　張字一號　壺蓋飾



周儀飾　張字二號　壺蓋飾
周觚座　寒字一號　壺蓋
玉玦二片　來字一號　破環
文玉一塊　文玉
陶質小星貳塊　小星
周虺耳盤　往字一號　盤
周螭首匜　秋字一號　兕觥
周夔耳籍　收字一號　舟
周螭耳舟　冬字一號　錡

周紘紋奩　藏字一號　鍑
周蟠虺鐘　閏字一號　編鐘
周栗紋仗鐓　餘字一號　殳首
周蟬紋仗鐓　餘字二號　殳首
周銅杠頭　餘字三號　車飾
周銅環書鎮　成字一號　銅環
周匾銅鈐　歲字一號　待考
周蟠虺熏爐蓋頂　律字一號　爐蓋頂
周箭頭　呂字一號　矛

| | | |
|---|---|---|
| 周戈頭 | 調字一號 | 戈頭 |
| 周戈頭 | 調字二號 | 戈頭 |
| 周瓦鏑 | 陽字一號 | 待考 |
| 周瓦豆 | 雲字一號 | 豆 |
| 周瓦豆 | 雲字二號 | 豆 |
| 周瓦豆 | 雲字三號 | 豆 |
| 周瓦豆 | 雲字四號 | 豆 |
| 秦瓦當 | 騰字一號 | 瓦筩 |
| 漢磚 | 紋字一號 | 磚 |
| 漢鹿頭魚紋磚 | 紋字二號 | 磚 |
| 宋黃磁碗 | 雨字一號 | 碗 |
| 宋黃磁碗 | 雨字二號 | 碗 |
| 宋青磁碗 | 雨字三號 | 碗 |
| 貝貨 | 露字一號 | 貝貨 |
| 貝貨 | 露字二號 | 琉製貝 |
| 蚌介鋸 | 露字三號 | 蚌甲 |
| 獸牙 | 結字一號 | 獸牙 |
| 玉玦 | 爲字一號 | 玉玦 |



| | | |
|---|---|---|
| 環文玉件 | 爲字二號 | 環紋玉瑲 |
| 環文玉件 | 爲字三號 | 環紋玉瑲 |
| 玉片 | 爲字四號 | 玉片 |
| 宋銅像 | 霜字一號 | 宋銅像 |
| 周陶質絃紋鐘 | 金字一號 | 漢陶鐘 |
| 周陶質絃紋鐘 | 金字二號 | 漢陶鐘 |
| 周陶質索鼎 | 生字一號 | 鼎 |
| 生古鐵 | 麗字一號 | 鐵 |
| 熟古鐵 | 麗字二號 | 鐵 |

## 古物研究

### （一）張邃青先生參觀古物之揣測

新鄭的古物發現後各界人士十分注意第一批古物運汴的那一天由南關到文廟往來的人肩摩踵接絡繹不斷眞是人山人海要問他們是幹什麼的莫不異口同聲說看寶貝看新鄭縣進來的金鐘金鼎……到了古物保存所開放參觀的人還狠擁擠及詳細一看盡是些碎銅破鍋一點金質銀質都沒有許多人就不免大失所望究竟那些東西是什麼時候什麼人遺留的我們所以寶貴他是在什麼地方第一個問題我曾簡單答復登在本館第九期上第一個問題好多人狠細心的去猜不過誰猜的對還是一個疑問前幾天教育部派的高裘兩先生—是專門考察新鄭孟津古物的—到開封來裘

先生告我說看墓的形勢殉葬器物的闊綽一定是鄭武公或莊公的墓無疑當時我想着周室東遷（民國前二六八一年）晉鄭是依武公繼桓公爲周卿士莊公與王交惡射王中肩春秋初年鄭國的勢力安實狠強裘先生推測的甚爲合理但是找不出確切的證據來後來又想古人鑄器多有銘辭記當時重要的事實並且把自己的名子嵌在上面這些鐘鼎鬲甗之類一定有銘辭可尋然而因爲年代過久泥銅化合剝蝕漫漶現雖預備刷洗還未着手一個字也找不着只有一個盤子緣上有字一行這個盤他們曾定名爲王子盤寫的是 王 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這一行字是什麼字呢首二字「王字」狠容易認第五字爲「之」字其餘四字我的朋友關伯益君細加考證他說第三字當是「饋」字今作「頪」頪下爲「次」末爲「庶盤」二字銘辭爲王子

頪次之庶盤

要問王子頪是什麼人他是周莊王（民國前二六〇七年到二五九三）的庶子釐王（前二五九二到二五八八）的異母弟惠王（前二五八七到二五六三）的叔父莊王嬖姚姬生子頪有寵到了惠王卽位奪其大臣圃以爲囿所以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奉子頪時在民國前二五八六年五大夫攻王不克子頪奔衛（今河南淇縣）引衛燕（南燕今汲縣）伐周立子頪翌年王出奔鄭居櫟（鄭次都）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鄭虢謀納王翌年同代王城王歸京師殺五大夫及子頪是年五月鄭伯突卒十二月葬鄭厲公由以上的情形的推測這次發見的應是鄭厲公墓根據約有左列之四條件（1）厲公承武莊的基業國力狠是強大看起王室內亂五霸首屈一指的齊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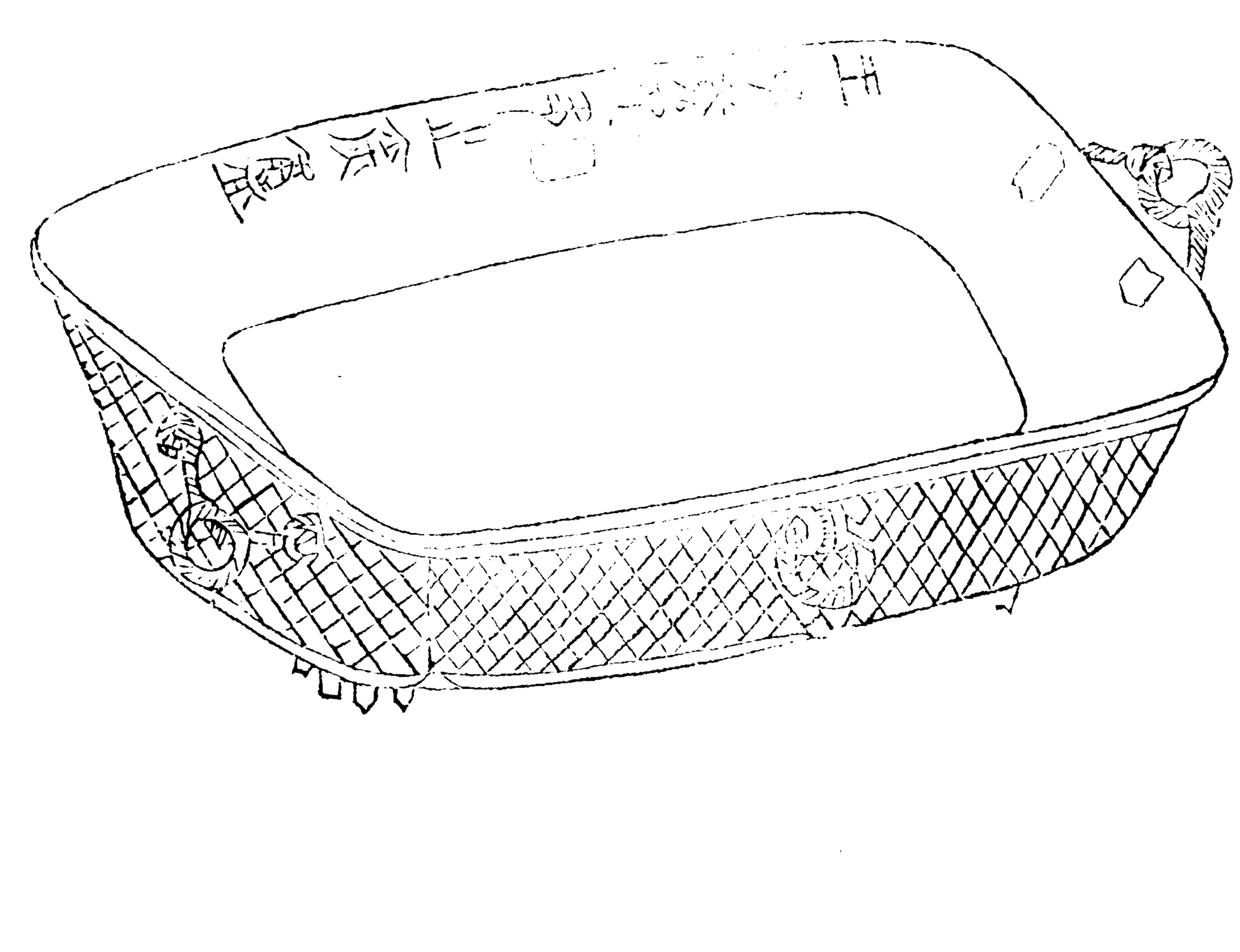


還不敢出兵厲公竟能糾合與國力扶王室對周關係的密可想而知（2）惠王和鄭伯入成周取其寶器雖然沒有明說是什麼器物想着鐘鼎彝器必都包括在內當時惠王播遷無定且正要仰仗鄭國寶器爲鄭存留全部或一部也在意料中（3）拿鄭突人格來說他的謚法是厲有人講周室雖衰公議猶在謚之曰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可見厲公爲人險賊狠鷙寶器扣留和虎牢以東土地的接收事略相似效尤的話或者不能和寶器沒有關係吧（4）鄭突是五月死的到了十二月才殯埋越過限定諸侯停柩的月數在周禮算是僭分推測起來他的殉葬器物也必要超過普通的件數成周寶器是他新得的鍾愛的那有不殉葬的道理但是有人疑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鑒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杜預說是王之偏也一爵尚吝而不與如許寶物何得不還我想這件事可有兩種解釋（1）鄭國起初雖勤王室到後來貪得無厭所以周室對鄭的態度不免變更（2）虢公媚王爲王宮於蚌王喜媚重視虢所以賜虢的器物較厚於鄭

總之新鄭發現古物現在只知一個盤子上有字而因爲古人銘辭用字字畫多少形體翻正未盡一律那些字要拏科學的方法來講狠難斷定好在兩次發見的古物除了貝貨由靳師長送康南海一箇玉玦靳師長自佩和送康南海陶雲鶴各一個外人Pishop在發掘處得玉虎一個珍珠一掛以外悉數暫存開封圖書館並且附有牙骨多塊古土一包研究人類學地質學文字學古貨幣古器物的專家大家齊猜一猜或者這個謎可以猜破我這一番話不過引起大家的注意罷了

關百益先生古物之研考

# 圖



一

右器爲長方盤狀侈口以今農商部權度製造所官尺度之高三寸四分縱徑一尺二分橫徑一尺一寸一分器外面滿布斜方格米紋上下以繩紋圍之兩端各有兩鼻每端兩鼻各承一結二結共承一環左右各有一鼻鼻各承一環器下面圍列柱形殘足二十有三內面於綴鼻處各有銅補痕識文一行七字鐫於器內左緣癸亥秋出土於河南新鄭縣城內移置省城保存

王子□□□□□

王子穨次之庶 盤

識文首二字曰王子弟五字曰之均易辨弟三字□□以六書攷之當是穨字說文穨从秃貴聲秃从儿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倉頡出見秃人伏禾中因目製字未知其審案字之上半□貴之古文也汗簡穨字省作□下半□其□象禾粟形□即許書人之古文奇字□也象形孔子曰□在下故詰詘沇兒鐘兒字作□其下部□與□同人伏禾粟之下故書作□蓋小篆□之

二

本字也合之爲穨今或作頹俚體隸作頽更相承之誤弟四字□古文次字說文次从欠二聲欠之小篆作□反欠爲□古文作□既字从之師田父尊之□可證□之古文許書失載若以□从反欠例之其古文正當作□沇兒鐘歠字作□可證弟六字□疑是庶字說文庶屋下衆也从广□□古文□字許書于□之古文有□□二形魏三體石經古文光字作□今作□疑是□之省文置□下或古文庶字如此末一字下从皿上作□其□似爲殳□合之似爲舟載皿上以盤字釋之差近今審其器四面有環下有足二十有三其製甚異俟詳攷之庶盤云者或取庶具百物之義亦如寶鼎䵼鐘旅簠饙簠之類乎

案詩小雅楚茨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箋云庶胗也庶盤云者作盛胗盤解亦可又周禮秋官掌除毒蠱者有庶氏鄭氏注云庶讀若藥煑之煑庶亦有煑義然與此器情事不類

次次舍也王出宮張帷幕於停所謂之次周禮天官有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鄭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仲尼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王出宮必更共器用以與朝廷宗廟有別天官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是王次有器固其常也其曰王子穨次之庶盤者意即子穨奔溫奔衛時自比王次合諸侯更共之器故此器系之於周

周器不出東都雒邑而出鄭國之墟者何故（案古鄭城在今新鄭縣西北二十五里）且同時所出有鐘鼎

尊甗敦鬲簠簋瓿罍匜洗等九十餘事之多體質名貴更非伯爵如鄭所宜有者余既釋此器文定爲周王子頹器復因人以考事因事以證地始知臧器之所爲鄭厲公墓殉葬之器卽成周之寶頹器入鄭有自來矣考出器之地中有墓穴深三丈形橢圓丹砂底內有殘骸三古玉三及貝殼等物三百數器物環列其外亦作橢圓形其爲古墓遺跡可知新鄭於春秋爲鄭地所見之穴兆域森嚴其爲鄭先公之墓又可知鄭國之開基也自桓公徙民武公居之至莊公始強盛厲公則爭而得得而失失而復得鄭國弱自茲始桓公死幽王之亂其葬所無考武公莊公相繼爲平王卿士有功於民而不膺此厚葬而謂厲公者何也曰以子頹器故案左傳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惠王僖王子莊王孫）子頹因五大夫作亂魯莊十九年冬假燕衛



之師逐王自立王居於櫟二十年夏王及鄭伯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竹書記年云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荒誕不足信然曰多取玉寶器則周物入鄭者必夥王子頹器意在其中二十一年夏鄭伯將王與虢叔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王以鄭伯有克復之功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不聞有歸周寶器之事左氏特書曰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鄭伯既以一爵之故與王室有惡入鄭之物更無還周之理然亦不見有留鄭之跡也煌煌寶器究歸何有考鄭伯正於是歲五月卒是爲厲公距爭爵之時不逾月其與此器攸關昭然可見文公內承父志外怨天王盡舉周器以殉亦意中事此周器所以入鄭而不返而厲公

之葬所以獨厚也歟不然安能使希世之寶封閉地中待吾人摹挲考訂於二千年以後耶春秋於莊公二十一年書曰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二月葬鄭厲公注曰八月乃葬緩慢也案春秋無闕君緩葬有師緩葬厲公卒文公立鄭國無事猶且緩慢至八月之久者厚營葬具之故耳自古器發見以來聾求者衆矣咸欲獨抒己見以補史乘之闕尚無確定其器爲周器墓爲鄭厲公墓者今以器文證之與經傳悉合然則是器也不啻爲王頹作紀且代鄭厲作志焉金石之學所以特重其文字者以此

右（許子猷、關伯益）兩君所考證也祭器莫備於周周室比鄰於鄭發見之古物內有王子穨盤一件易辨者王子之三字餘如穨次庶盤等字磅礴蟠螭虎微與叢蛇蝌披靈索



秘識者鮮矣幸（許關）兩君歷引六書說文王育說暨漢簡古文三體石經周禮天官等書參稽互證象形諧聲均能得其眞相可謂精且當矣夫王子頹周人也庶盤周器也茲不見東都而見新鄭者原考以莊公二十年鄭伯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爲周器入鄭之始竹書紀年亦載有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等語尤爲此案之鐵證鄭伯卽厲公至二十一年殺王子頹後又有爭爵惡王一事原考謂厲公爭此寶器不肯還周伊子文公卽用以殉葬語雖不載經傳以其時其事其人考之斷爲厲公之墓與文公殉葬之器侶尙非不經之談（許關）之學精於金石於二千八百餘年發見之古物引經據傳比物屬辭其格物之精考古之確益徵學有根據與杜撰不同（鳳）故不贊一詞仍就原文揭櫫之如右以爲研求古學者示之準焉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中州

張鳳臺識于梁垣

## 周王子嬰器識考跋

自新鄭古物發見後經靳師長薦青盡搜集之責巡閱使吳公主持歸省垣保存以重國粹時督理省長兩公飭廳接收暫存省文廟內俟博物館成立再籌妥善藏庋幼僑嘗往返汴鄭間參預其事因思如斯巨寶古今罕覯其間必有銘識文字且必有博洽如束廣微者詳加攷證夫然後古器爲不虛出而吾人得躬逢其盛者非徒然也及細審各器綠翠斑斕文字疑多掩蔽獨方盤內緣有字一行海內攷訂家有釋爲王子口姜次之口盧者有釋爲王子嬰齊之蟠盤者茲河南金石志脩纂處纂脩關君百益釋爲王子頹次之庶盤七字關君邃於金石小學其剖判文字固已精



審幼僑獨以其與左傳取寶器還鄭之事相符使所出之物俱有根據尤信其說爲不可移至於鐘鼎尊彝之屬聞關君將有詳細之考證異日書成必能發前人所未發庶幾新鄭古物得與汲冢竹書並垂不朽斯固幼僑所企望者也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河南教育廳廳長王幼僑識

器文第七字□□以鐘鼎文及小篆考之應釋作盤考茲女盤盤字作□右上□下□即又與此□下□同是□亦可作□之證□即殳□合爲舟載皿上爲盤與小篆合伯戔頮盤盤字作□其右上□與□相近魯正叔盤盤字作□與此舟字上下分布同屬變體又周齊侯毛叔丁亥蟠虁等盤均兩耳三足素盤兩耳連環上廣下銳漢魚藻盤四耳連環三代鼎彝壺尊大抵圓式而其間方形者亦甚多蓋世事日變器物亦隨之日新且爲適用計不必定作圓式也其有足有耳有環更屬習見此器長方侈口多足四角漫圓亦如鼎彝等之變體以文及式證之定爲盤當無疑義識文七字鐫刻雖間有不工而筆意極古雅簡峭結體雖錯落靈變但細辨筆畫與小篆所差無幾其爲東周之物可知吾人今日所讀典籍唐宋後雕板書也古人事實是否可信不得而知今以盤文證之眞爲左傳子頹作亂鄭伯取周寶器作可信之據遠古神秘一旦軒露何其重也昔孔子輶環列邦觀百二十國之寶書乃修春秋蓋典籍掌之史氏民間不可得而觀覽是以如是其難茲何幸摩挲鼎鐘探討文字神游二千年上追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之事乎雖是器顯晦有定而偏發見于吾華民族衰弱學術混淆之際彼蒼蒼者殆將



以吾古代文明藉此喬皇都麗之器物徵信當時而爲世界所尊崇哉吾更蘄其它鼎彝獲見極宏偉而典則之銘辭以與經史相發明顯吾學術壯吾衰弱爲吾民族之光若僅珍其器物是猶淺之乎覩之也癸亥仲冬許鈞書於大梁凝一精舍

## 海甯王國維先生古物之研攷

新鄭所出銅器數百事皆無文字獨有一器長方而挫角者有銘七字曰王子嬰次之口盧余謂嬰次即嬰齊乃楚令尹子重遺器也說文貝部賏頸飾也从二貝又女部嬰頸飾也从女賏其連也是嬰賏一字案男子頸無飾賏蓋專施於女子故字亦從女作嬰此器又省嬰从一貝與从二貝意無以異也又齊次古同聲故齊聲之字亦從次聲徵之說文則齎餈同字韲䪡同字資楶同字經典資斧亦作齊斧牆茨亦作牆薺采茨亦作采齊案

盛亦作䀈盛螭螬亦作資螬又齊威王之名史記六國表田敬仲完世家魯仲連傳並作因齊戰國策作嬰齊而傳世陳侯因資敦陳侯因資戈作因資資亦齊之異文也則晏次二字即嬰齊無疑古人以嬰齊名者不止一人獨楚令尹子重爲莊王弟故春秋書公子嬰齊自楚人言之則爲王子嬰齊矣子重之器何以出於新鄭蓋鄢陵之役楚師宵遁故遺是器於鄭地此器品質制作與同時所出他器不同亦其一證然則新鄭鄭墓當於葬魯成十六年鄢陵戰役後乃成公以下之墳墓矣

說文云盧飯器也又云𠙴盧飯器以柳爲之盧者𠙴盧之略也字亦作筥說文云筥䈰也又云䈰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爲䈰又作簇方言云簇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𥫱簇𥫱簇即𠙴盧合言之又謂之筥𥫱籚士昏禮注云笲蓋如今之筥𥫱籚矣余謂筥簇盧籚本是一字隸釋所錄魏三字石經春秋莒之古文作簇篆隸二體作筥簇者䈰或籚之譌略上虞羅氏藏鄘侯敦鄘侯亦即筥侯又藏閭丘口口戈閭丘亦即閭丘足證筥盧之爲一字矣詩采蘋傳方曰筐圓曰筥今世所傳古簠簋皆長方形惟四隅則簠方而簋圓而簠亦有匡名定邸藏叔家父簠其銘曰叔家父作中姬匡海豐吳氏藏史宂簠其銘曰史宂作旅匡此二器余皆未見然諸家著錄皆謂之簠則形之類簠可知類簠者謂之匡則類簋者自當爲筥此器下斂上侈似簠而四角橢橢似簋其四旁有耳而下無跗又與簠簋均異不知定邸及吳氏之匡其形制如何疑亦類此而銳其四隅者筐筥本字本不从竹故不以竹爲之又知筐方筥圓亦如簠方簋圓非正方正圓之器也



附　録

新師長新鄭發現古物第一次通啓

河南新鄭縣居鄭州之南許昌之北周轍東遷鄭亦隨之建國於此秦置郡縣因號新鄭焉邑紳李君名銳世居城南門內曾任安武軍軍官退閒務農宅邊有園圃思鑿井以灌溉之延風鑑家相度地宜僱工持畚鍤從事至三丈餘而古物發現時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也雲鶚駐軍鄭州九月一日查防至此聞其事因思鐘鼎重器尊彝寶物爲先代典型所寄中邦文化所關允宜歸諸公家垂諸後禩庶於國家保存古物之定章不至有背爰特上達列憲備案派遣副官陳國昌前往以斯旨相告李紳欣然從之即以已得之大鼎六小鼎三敦四鬲六簠二罍一甗一玉玦二碎銅片五十三悉數繳出先行運鄭保存仍命陳副官偕參謀王燦章會同縣邑官紳再事搜羅於五日續得鼎六洗一大鐘四小鐘十七大方尊四罍一瓿一壺二敦四簠四簋二匜一方盤一圓盤一碎銅片五百四十於七日又得鬲三於九日又得獸尊一匜二簋二圓盤一小鼎一觚座一獸面人身小銅像一鶴形儀飾二碎銅片四十二當發現之初許昌張君慶麟聞風而往以八百五十元購去大鼎一中鼎二嗣以雲鶚主張保留歸公即慨然送來領還原價先後計得各物九十一碎銅片六百三十五均隨時上聞奉巡帥令俟掘取淨盡即當派員來鄭監運轉交古物保存所什襲珍藏吉光片羽麟角鳳毛鄭重將事幸無散佚此項古物當係鄭國宗廟祭享之器第以久湮土內強半殘缺且泥土化合剝蝕漫漶雖花紋可觀而款識難尋不無遺憾僅一方盤鐫有古籀一行略可辨認而已然其形製瑰瑋彩銹斑斕

爲周代遺物固無疑義內中有蟠虺大鐘高至五尺重至三千七百餘兩凸紋蟠龍蟠虺大方尊高至四尺重至一千七百餘兩及獸面人身小銅像等均爲世不經見之物且鐘鼎盤尊有發現黑漆古水銀浸者尤可寶貴日來派員權衡輕重量度長短根據金石古籍比擬形製花紋暫定名稱以待博雅大家有所考正並經逐件攝影擬即製版印書一面繼續搜掘以冀再有所得胥歸公有按圖立說傳諸藝林以彰國粹而惠後學此則雲鶚區區集錄之微意惟是中外名流遐邇親友或移玉參觀或貽書詢問欲覘底蘊動究根由作答既慮無暇在念良多馳系謹先露佈藉以奉聞幸垂鑒焉任城靳雲鶚啓

靳師長新鄭發現古物第二次通啓

新鄭發現古物第一次周銅器九十一碎銅片陸百叁十伍前已登報通告並呈由洛陽



巡署派員監運赴汴交開封教育廳點收保存矣惟自繼續搜掘以來又得周虺耳盤周螭首匜周夔耳舟周螭耳舟周絃紋壺周蟠虺鐘周粟紋仗鐓周蟬紋仗鐓周銅杠頭周匾銅鈴周蟠虺熏爐蓋頂周箭頭各一周戈頭二周銅環書鎮四周瓦鋗一周瓦豆四秦瓦當六宋磁碗三貝貨三百十七貝片七上古蚌介鋸一獸牙二十三碎骨三玉玦五環紋玉件二玉片二碎銅片三十五並由縣紳王君公珍贈來從前掘獲之漢磚六周君上圖贈來伊家世傳之銅像二陶質素鼎一陶質絃紋鐘二漢鹿頭魚紋磚一又於該縣北關祖師廟及地西三十里之王樓地方覓得生熟古鐵各一皆重逾千斤以上共計銅玉陶磁磚瓦等件五十貝蚌牙骨等件三百五十一碎銅片三十五古鐵二陸續運鄭據監挖人員報稱所挖井穴深量已至三丈許幅員已至十餘丈四周搜挖土質堅硬迄無所

得度已無遺當飭將穴塡平回復原狀將來擬立碑碣垂爲紀念即於十月五日事竣回防仍命編輯人員逐件記載攝影製版訂爲續編以供好古者之考證並經照案呈請派員監運省垣點收保存至是而雲鶚之責任畢矣夫不貪爲寶古訓所垂懷璧其罪聖人所戒此次出土古物歸諸公有不獨李紳廓然大度乃情之所感觸類旁通竟有王周二紳願以家傳古物供獻社會尤爲雲鶚所極端欽佩當亦國人所同聲贊許者也此後直接保管責在汴省官紳間接監護又須賴乎國人永永無替慶幸曷極有欲參觀考訂者請逕與省城當道接洽謹再通告伏乞

公鑒　任城靳雲鶚啓　民國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一　申報鄭州發現古物續誌



河南鄭州（即新鄭縣）住戶李銳於八月二十四日（即舊歷七月十三日）在城內南街本宅鑿井發現古時俎豆盤彝鏞鼎罇罍等物甚多嗣經駐鄭師長靳雲鶚派員繼續開掘共得七十二件古貨據人云皆係周代遺物異常珍貴近有古物研究社以此項古貨於研究古代文化大有關係須用科學的考古方法詳細采錄精密研究方有價值業已籌定專款派古學專家羅君美羅原覺前往考察並商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選派專門人員担任測量照相採掘等事並有梁任公羅振玉等担任鑒定採得之物均擬送贈中央保存陳列此次發見古物既由中國學者用科學方法自行研究當不致復使古代瓌寶流失外邦也

又據新鄭縣各公團所發出之發現古物特別啓事云敬啓者敝縣城南街少將銜熱察

綏巡閲使署諮議李君鋭於陰歷七月十三日偶在宅旁鑿井灌園掘出古時俎豆鐘鼎盤彝罍罇等物尺寸之大小形色之美麗頗類數千年前宗廟重器夫古物發現雖間有所聞率皆私藏墳器求如此次金質翠英超特奇離視漢洗雙魚晉磚五鹿有過之無不及者誠古今聞所未聞也羣相推測當在周秦之世鄭滅於韓韓滅於秦社稷將墟之時或國人慮其宗廟重器被人毀遷瘞埋於斯冀保國粹以誌故土不然成周以前文化諸多未備宗廟器物必不如是之精彩秦漢之後禮樂日就簡略歲時荐享更無如是之美好況桓武爲周室宗親累代卿士天子之酬庸與歷朝之所積較諸他國富厚迥殊故因物考時當周轍既東鄭亦隨之而東社稷城郭實建於此惜往時文獻無徵遺跡殘缺考古之士議論紛歧莫衷一是致使古代之規模終泯先民之靈魂無託飲水思源每多遺憾同人等慨念往事傷心禾黍早擬投稿貴館宣示中外奈此物發現伊始搜掘無方最先起出二十餘件多半損傷且有露形未掘出者甚夥是以不果但同人等初睹此宗國精英曠世珍奇猝然畢現援古證今從此使我新鄭之名得以光耀史乘永垂不朽何幸如之然亦深慮此物保存不善或散歸私有懷璧珍藏或流入奸商運賣各地終致魯殿靈光與石火泡影同歸澌滅甚可惜哉茲幸駐鄭十四師靳師長委派陳副官國昌來新查看並將井中所遺各物另行搜挖連前共掘出七十二件業經如數運往鄭縣據云此係國家重器應歸國有以保久遠聞命之下紉感莫名誠以古物不存古蹟終泯既失先民保存國粹之遺意更非國家保存古物之精義也顧存非其地保非其人均不能維持久永伏維靳師長駐鄭有年令聞夙著將來鑒此重器褒揚發始或陳列京師或發還原



地使我鄭桓武之流風餘韻得以不泯云茲將河南新鄭縣城內南街掘出古物名數開列於左第一次掘出大號鼎六個二號鼎二個三號鼎三個四號鼎四個五號鼎六個長方盒兩個圓罇一個兩節四足大香爐一個以上共計二十五件均係銅質第二次掘出大鐘四個（約三尺高上有花鼻）大鼎兩個三號鼎兩個大罇四個（內有兩個上有荷花瓣高約三尺餘）小罇兩個（花瓶式）彝爐五個大洗子一個小洗子一個大圓銅盤一個長方盒一個罈式罍一個鐸十七個釜五個（內有不完全者三個）以上共計四十七件均係銅質

## 河南第一學生圖書館月刊紀事

### （一）新鄭縣發現古物運到本館之經過

新鄭縣此次發現數千年前之古物凡考古者莫不以先覩爲快然非靳師長關心國粹竭力保護此種古物不知散歸何處雖欲藉以研究古代文化飽其眼福恐未能如願以償靳師長既經先後派人搜掘運鄭監守復電詢省政府以保存地點省政府當以本館乃客歲建築之房舍寛大宏敞適合保存之用本館即以原有之藏書室重新安置鐵窗鐵門作爲古物陳列室佈置妥協後軍省兩長派教育廳長赴鄭會商靳師長搬運古物一切事宜旋得電准於二日到汴當派定總司運監運登録檢點總接收各項職員以專責成二日下午三句鐘古物運抵南關車站督署已派有軍樂隊及警廳警樂隊在站歡迎各校學生亦均整隊到站歡迎各機關及各商號早由警廳通知懸掛國旗以示鄭重沿路軍警保護周至經過地點觀者如堵贊不絕口所有古物靳師長先已按件編列號

數膽一清册各件運到本館時當由軍民兩長及各機關人員在本館逐件按號照收直至晚十二句 鐘始行竣事督理復派軍隊一排保安隊十名常川駐館以資保護由鄭護送者吳巡使及靳師長派有穆顧問等仰見列憲保護之至意刻正佈置一切俟完備後即行定期展覽現將軍省兩長佈告錄後

新鄭縣發現古物現已由鄭運汴暫在文廟内第一學生圖書館保存此物關係中國文化本應供諸社會以供研究惟此刻甫經運到布置尚未就緒容俟安置妥貼再行定期開會展覽現在布置期間各界人等均不得自由參觀如有故違仰軍警一體制止切切此佈



（一）新鄭發現古物之感想

此次新鄭發現大批古物地主李君銳慨允繳納作爲公有又經吳巡帥靳師長力爲保護零塊碎片都經極愼重的手續移運開封愛護公物的精神令人感謝

河南古物繁多常爲古董商買去轉賣他人藉圖漁利或爲民間私有不知愛惜經此次保護整理古物價値大爲一般人士所注意毀壞古物私賣古物的事當不至再有所現

安陽商簡羅叔言先生詳如考證有功後學甚大曾由靳師長派員權衡輕重度量長短比擬形製花紋暫定名稱並經逐件攝影製版印書不過年代太遠泥銅化合剝蝕漫漶僞多經考證再聘專家担任纔可望名稱眞確無誤後學不至錯認　保存地點自以存放開封爲妥第一圖書館院宇雅潔建築新整暫存甚爲合宜不過從今以後寶貴的古物源源而來終非有大規模的建築弗能容納還希望正在籌備的博物館早日築成是固吾河南人的天職亦國家的光輝全人類一大事業

（二）參觀古物者之談話

自新鄭古物運汴暫由本館保存中外人士來館參觀者絡繹不絕參觀諸先生除欣賞古物外對於古物整理方法多有談論及之者茲依來館參觀之先後分別略記於左

（1）張擢黼先生許昌縣人現服務本縣鹽車捐局局長 當新鄭縣李銳先生因鑿井發現古物時張先生即馳至該處詳審考察迨靳師長將古物運至鄭州即聘請張先生助理一切故此次古物名稱多爲先生所鑒定者當 第一批 古物運汴時 張先生 亦來汴 日章 即敦請先生蒞館談話先生謂此項古物名稱係暫定的其所定之根據多以花紋爲標準如可尋着文字仍當以文字爲定並謂此次古物最有價値者莫如周蟠龍尊周蟠虺尊及雲龍罍因其全體盡行雕刻或係粗壓細或係細壓粗實爲難能可貴又謂若尋求該古物之文字亦有方法就是做大木桶滿注清水將古物置其中泡四五日則古物上之泥土必已濕透然後抬起用毛刷刷之泥土盡去碧綠可愛至於古物上之綠銹絕無妨礙此銹名爲透骨銹末謂周簋之名所擬或不妥或許名舟希望大家更正並云周觚座之名亦不妥以其非座乃某物之蓋也談畢告別而去

（2）康南海先生於十月十六日下午三句鐘至汴隨即到館參觀古物 日章 迎迓入室逐件觀覽先生贊嘆不已語 日章 云余醉心古物廣遊各地但未曾見若是之精美且衆多也吾等生在現世能以有此機會閱看二千餘年以前之古物眞是幸福之至如周鼎一件其大爲他處所無周蟠龍尊及蟠虺尊之雕刻精緻亦可見古人心思之細密至周

蟠虁鬲之碧綠顏色尤世所希有其破碎之件余意可補貼但只可將原有之缺件補上不可另造相似者補之致參觀者不能明其眞象再倣製古物出售亦是佳事近如山東濰縣之劉某張某做古技術極其精良大家若有意進行此事余卽拍電介紹招彼蒞汴造物材料當然用近時之銅按照各式古物一一製造花紋粗細及物體大小宜均使與原物相似綠銹亦甚易做倣造之時可預先登載中外報章聲明倣製及預約價目還有一層外國人來此者將不在少數應再籌款建築樓房專備外國人下榻所費有限所惠外人甚大此事舉辦余當爲首先贊成人幫助計畫次日早十句鐘先生復乘輿而至逐件細覽並審看四個大鐘內部謂顏色略與周鬲之顏色相似次將鼎足部之土取一撮回寓

（3）前署本省河北道道尹吳宜常先生對於古物頗爲注意當周器運至館後先生亟前來參觀詳細玩賞語日章云此項古物宜從事 整理第一步先行去土在院內鑿一洋灰坑將古物置內泡數日待濕透後卽用毛刷刷之此與銅銹無礙若欲發現某古物上之文字則必須將某部分之銅銹擦去其去銹法可買山查數枚將其皮剝去僅留其肉貼於古物有字之處約二三日則此處之綠銹盡脫文字便顯露矣又謂周蟠虺鐘甬之一邊反射金光古董家名之曰反金珍貴之至周匜並不是匜名曰量乃古人度量五穀之用者周蟠龍尊周蟠虺尊皆誤考之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又谷風我蓼瓶之罄矣維罍之耻可見瓶比罍小此物名曰尊余未敢信蓋尊小於罍故也且尊只有二種一爲獸尊一爲象尊然則名之曰罍或無疑誤不過尚須詳細考察至於拍照



古物余亦贊成但拓搨爲上因其原形不變也先生並將所珍藏之虢叔大林和鐘周格白簋周寰盤銘及子孫洗搨畫四幅暫借日章懸掛本館藉資參考云

（4）裘子元先生浙江紹興人現在北京敎育部歷史博物館服務當新鄭縣古物發現時先生聞風而往原恐此項古物爲奸商所盜賣致損國粹迨悉靳師長先後派人羅掘運至鄭州度量攝影編造清册先生乃歡慰之至但在新鄭挖掘之際先生親詣該處調查一切謂古物發現地乃一橢圓形隧道有四靳師長宣佈有三隧或稍有錯誤先生並在隧道旁拍照一影第一批古物運汴後先生復遠道來汴卽將在鄭經過情形同日章略述一番又云周素洗應名冰鑑周簋應名爲舟日章卽將其所更正者暫記於簿以待考證

（5）胡叔威先生現在本省財政廳服務前次至館參觀日章曾詢其對於此項古物有何意見先生略謂亟宜建築房舍惟大宗款項就河南財政現狀言之恐難籌撥可先計劃目下需款數目急速覓良工師將古物裝架并製活脚以便運至上海漢口等處定期展覽藉籌建築費如能運至東西各國尤善云云

（6）凌素瑩先生現在聖安得烈學校充當教員來館參觀略云鼎之大者爲鼐鐘之大者爲鏞此間大鐘大鼎或應名爲鏞爲鼐至獸面人身一具乃是宗彝蓋因其兩手向上面作仰式委係隆孝養之旨若按饕餮解戒人多貪之意則其口並不開似乎不合若按鐘上之蒲牢說則當彷彿以口鳴口既不符當亦不是蒲牢類鄭莊公因弟段事與其母絕今有玦貳其爲絕別時紀念可知迨至見潁谷封人後始發現天良作大隧重相見今

有宗彝當是見考叔後特鑄此物置諸左右以示每飯不忘之意愚見如此新博雅君子指正

(7) 南開大學人類學教授李濟之先生特赴新鄭調查發現古物情形事竣遶道來館語 日章 云此次掘出周代宗器數百件枯骨三塊人多謂此地係塚墓所有銅器當係殉葬者余頗懷疑如係殉葬之物爲何盡是宗廟祭器而無別種物件夾在其中第以人之棺槨而論或爲石或爲木而今均無有若謂年久沒化然何以又有朽木一塊是其非木棺也明甚若爲石棺又無石跡以余推測古人最重宗廟祭器設國家有變即將其祭器掩埋土中此或爲掩埋祭器亦未可知先生將蟠虺尊內外之土各取一撮帶去

(8) 法國博物院古物科專員藍亭氏此次來華專爲考察我國古蹟古物聞新鄭縣大



批古物發現遂由北京趨至汴梁當由交涉署長謝選卿先生介紹來館 日章 即導引參觀藍亭氏云余生平所觀察之古物未有如此次發現周蟠龍尊之可貴尤特異者是其虺足蓋普通之尊或罍多無足也此尊雕紋細緻樣式美雅乃全球他國之絕無者眞可謂之寶貝並云發現地既掘出人骨顯係古蹟無疑古墳有石棺木棺土棺三種此墳既非石棺及木棺當然是一種土棺談次即揮毫作頌其辭曰

藍亭於十一月十五號參觀新鄭出土之銅器何勝榮幸此項古物乃屬於周朝之中葉其雕刻之精緻形式之美觀眞令人贊賞不置也

(9) 福中公司某西人携同數人來館參觀當即語云此次古物急宜裝潢若爲堅固美觀計可量其尺寸大小函送美國特製鋼架配玻璃磚並宜分期展覽每日上午爲個人家屬參觀時間價值較廉下午爲學者研究時間價值較昂俾有所著述公佈於世云云

(10) 北京衆議院議員兼中原公司總經理王搏沙先生偕開封道尹 孟劍濤先生蒞館參觀僉云此項古物亟應僱工修理並宜速建房舍以便庋藏 日章 即略述康南海先生參觀時曾言若僱工整理願介紹濰縣良師爲助但 敝館 以款項問題尚無把握未敢遽邀王先生即云古物修整實不可緩大家當主持進行如果財政支絀余願以中原公司撥歸財政廳之紅利先行墊付開工云

(11) 新鄭縣發現古物地主人李銳先生日前蒞館參觀晤談許久曾述當時發現景況略謂余僱工鑿井挖掘二丈許未得泉源奇之仍督工工作於旁監視於八月二十五日晚發現古物四大件余不敢私任人觀覽鄰舍男女老少環而觀者數百人余以爲看畢



即可收藏孰意無智識者以爲古銅銹可以療病爭欲取之因將該物分得淨盡翌晨余命工人仔細挖掘乃復得大者數十件臆尚不止此遂往告姚縣長轉呈上峯至靳師長派員繼續羅掘余之責任盡矣此古物發現及挖掘之實在情形也古物在地中陳列參差皆云宗廟祭器當時余曾覩木匣一其中滿藏玉器又枯骨三具或爲殉葬者之骨惜盡爲工人鋤碎余於塡壅該穵地時曾拾得齶骨一塊容暇帶交貴館陳列以備參考

(12) 陶北溟先生開封之古玩家也到館參觀時亟贊古物之精緻世所罕見迨覩至玉器謂其眼孔頗足研究蓋古人凡一物一器之雕鑿皆有寓意今就眼孔言有曰馬蹄眼有曰螺絲眼有曰鯽魚眼玉器具有此等眼孔者則爲三代之玉器無疑並云取字唯一方法則用山查肉與硼沙混合貼於有字之處俟九成乾即啓視如字不顯露再如前法

未謂古物不必裝潢可做白木棹數十張將古物陳列其上既省金錢又覺古雅云云





現時參觀古物暫行規則

(1)參觀人須於本館售票處購票入門

(2)每一參觀票售銅元二十枚如係軍人或學生著制服來參觀者減售銅元十枚

(3)本館暫定每星期日及星期一三五爲男賓參觀日期　星期二四六日爲女賓參觀日期

(4)本館暫定每日下午一點半鐘起開門售票四點鐘停止售票四點半鐘閉門

(5)參觀人對於本館陳列各品不得攝影並不得隨意敲動

(6)參觀人不得在室內吸煙及隨意吐痰

(7)參觀人有不守參觀規則者本館職員得隨時請其退出

附言

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新鄭古物出土教育廳指定圖書館爲保存地點適 日章 服務斯館承　廳長指示計劃整理及保存方法謹將進行步驟及現在狀況略述如次

一建築　館址已定在西司舊署由隴海鐵路工程師趙子靜君繪就工字形圖擬用鐵筋洋灰建築刻方招工投標

一補綴　由山東濰縣聘請李瑞文王守智二君將缺裂各器照式補綴已閱八月而竣工者纔及半數

一裝潢　由京師邀請裝潢工師監製鏡櫃分類陳列以便保存而壯觀瞻

一說明　已聘請上虞羅叔言先生擔任先生曾兩次蒞館各器名稱業已鑒定現正編輯詳細說明

一出版　俟補綴工竣逐漸拍照附以說明即彙印成帙以供海內外攷古家之研究

何日章識

# 鄭冢古器圖考

戊辰秋八月 關葆謙署

據一九二八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影印

鄭冢古器圖考成書人姓氏

開封關葆謙百益著兼繪圖

輝縣鄧甫田會東書

開封關敏恂欣堂繪圖

鞏縣李志均伯平校

# 鄭冢古器圖考序

鐘鼎尊彝之屬為三代政教之所寄自後世以玩好需之而古聖賢之良法美意乃日即隱没而不可復紀三代聖人之道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每制一物皆本乎禮樂之源循乎格致之理止乎人情之所安非後世奇技淫巧者所可比儗是以鄀鼎紀甗襄鐘吳斂在春秋時已自寶貴觀古器銘文不曰永用享即曰子子孫孫永寶用則古人自重其器又自可知豈古人器量褊淺沾沾於一物而不能自釋乎是蓋有深意存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難見而器易見形上者明道以下寄於



器形下者明器而上達於道二者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洎老聃莊周之說出以天地為逆旅以萬物為芻狗舉聖人形下之器棄之如敝屣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禮教之天下一變而為放誕之天下漢魏以來二者互相消長此起彼伏卒莫能樹同伐異定為一尊者以繁簡難易各有攸宜故耳癸亥秋新鄭有古冢發見環列器物以百計莊重典雅皆本古聖人之制若以老莊之學論之曾不足當其一眄以儒道論其輕重大小文鏤數術在在皆有道義寓乎其中是則鐘鼎器物之學固純然儒者之學也本斯學以考斯器則古人之器以明本斯器

以溯斯道而聖人之道乃大當鄭冢發見之初余就其中有文字可稽者一器為周王子嬰器識攷一卷由河南金石處鏤版問世獨於諸器之形制功用未及一一攷證輯為專書常引以為憾婁有知交勸勉以人事乖午未能報也乙丑閏四月葆謙丁 先母憂讀禮之餘舉三禮中名物制度以與鄭冢古器相印證有所未安復斠之以見聞參之以圖錄草成鄭冢古器考證十二卷同人慫恿付梓庸快先覩竊以考訂古器圖象宜與文字並重使有說無圖閱者仍茫然莫得領要因又趨藏器之所盡半載之力專心圖繪放宋人博古圖法沐殘去複製圖六



十餘幀於是就其原名刪證著圖而是書乃猶具梗概葆謙自維學識譾陋不足闡發古聖賢之道於萬一惟生當鄭冢發見之時居近寶器藏庋之地聞見較切觀摩最勤草創此編藉以存一代之典成一家之言權付剞劂以代鈔胥知我罪我非所計也乙丑九秋開封關葆謙識於夢周山房

# 鄭冢古器圖考総目

開封關葆謙著

周殳首 器一 圖一

周殳晉 器一 圖一

卷之九 陶器類弟四

陶器屬 都五器

登 器四 圖一

瓦鋗 器一 圖一

卷之十 玉器類弟五

玉器屬 都九件

周玉玦 五件存二 圖二

周破玉環 二件 圖二

周玉琯 二件 圖二

周文玉 一件 圖一





周玉片 二件 圖二

卷十一 襍器類弟六

襍飾屬 都八器

周車釭 器五 圖一

周鈴 器一 圖一

附黃金甲飾 二件 圖二

殘器屬 都六百七十一件

周殘豐座 一件 圖一

周罍殘飾 一件 圖一

周銅環 四件 圖一

周殘器片 共六百六十五件此項殘件補歸前列器物上者甚多今難一一分載故仍照圖志原列件數錄之

骨甲屬 都三百四十五件

獸牙 二十四個 圖一

貝貨 三百一十七枚 圖一

附人顱頂骨 三塊 圖一

人下顎骨 一片附牙六個 圖一

卷十二 敘見鄭家源流記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一

開封關葆謙著

## 樂器類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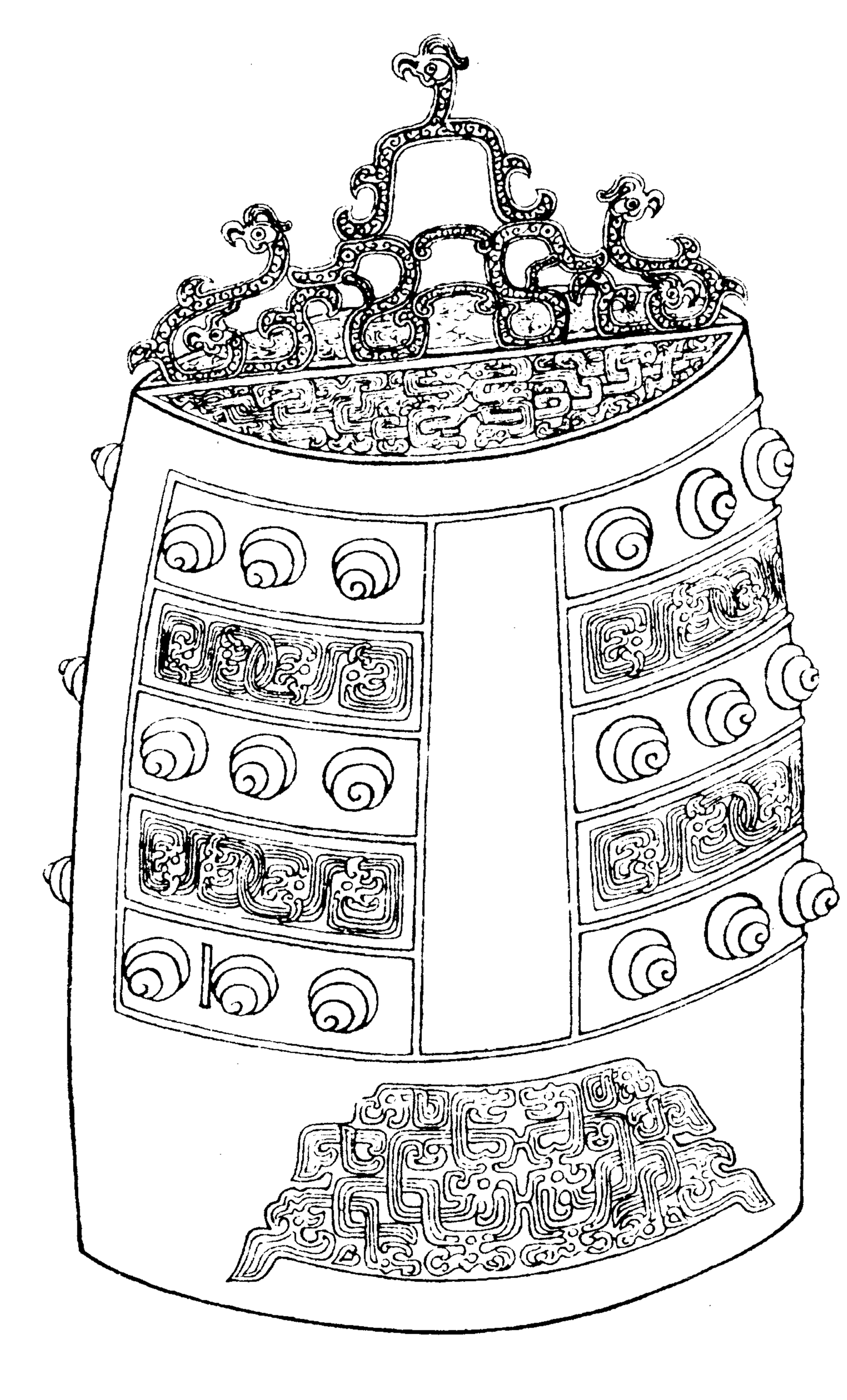
### 鐘屬

鐘在八音屬之於金其律因黃鐘之數而成餘如絲竹匏土革木石之類必因鐘律以求協而同歸於和者為備樂故曰鐘者樂之始也周官鳧氏為鐘言其制度為特詳者亦因其異於凡器耳古今樂錄曰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則鐘名雖同厥類非一今舉其綱以統其餘

目錄









右第一圖　周特鐘

器高叄尺陸寸鈕高壹尺叄寸叄分濶貳尺肆寸伍分上徑長貳尺肆寸橫壹尺玖寸叄分下徑長叄尺橫貳尺陸寸重叄千柒百貳拾陸兩徧體青綠鈕及沿口有水銀浸無文字（圖志原列天字第一號）

# 周特鐘考 器四

新鄭出土古器圖志曰周蟠虺鐘馬君叔平衡更名曰周蟠虺鎛鐘

第一器詳見前第一圖

第二器高叄尺貳寸鈕高壹尺壹寸捌分濶貳尺上徑長貳尺零伍分横壹尺柒寸貳分下徑長貳尺伍寸横貳尺壹寸重叄千肆百捌拾貳兩徧體青綠鈕上帶水銀浸無文字鄭冢古器有文字者祇二器另注之以下凡不注者皆無文字之器圖志天字第二號

第三器高叄尺鈕高壹尺貳寸濶壹尺玖寸上徑長貳尺零伍分横壹尺柒寸下徑長貳尺伍寸横貳尺零伍分重貳千捌百零捌兩圖志天字第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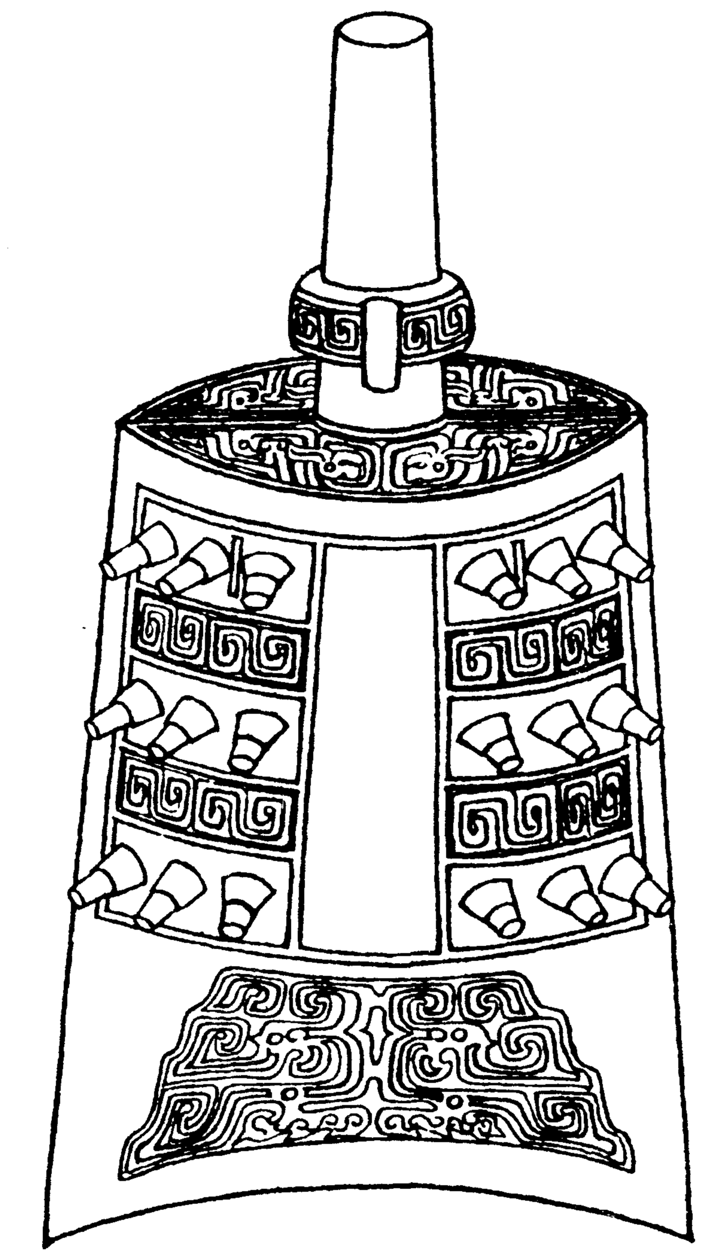
第四器高貳尺柒寸鈕高壹尺貳寸濶壹尺玖寸伍分上徑長壹尺捌寸横壹尺肆寸下徑長貳尺貳寸横壹尺捌寸重貳千貳百玖拾兩圖志天字第四號

右四器體量雖遞有升降而形制則同篆帶間三十六枚皆作螺紋旋轉之狀意即博古圖所謂作樂貴夫田旋不迫則聲之所以流暢之義也歟見博古圖卷廿四周旋紋鐘惟兩欒内弇于不上袪舞上變甬衡旋蟲為鸞頭蟠螭狀之鈕與考工記鳧氏所為者不同而與宋公成之䤴鐘相似見博古圖卷廿二獨無文字足徵為可惜耳

爾雅云大鐘謂之鏞說文亦云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是鐘者其總稱鏞剽棧各因大中小而分言之也博古圖曰其大者為特鐘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黄鐘之數而成者也其小者為編鐘是律數不倍十有六枚而同一簴者也有鎛為大於編鐘而減於特鐘者也隋志柳顧言等言雅樂合十二器金之屬二曰鎛鐘每鐘垂一簨簴曰編鐘十六垂一簨簴據是知除編鐘外皆每鐘垂一簨簴即禮經所謂特縣鐘是也鎛本作鑮經傳相承往往叚鎛鱗之鎛當之與叚鍾為鐘同例說文鑮大



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鄭注周官鎛師及儀禮大射儀竝云鑮如鐘而大獨周語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注云鐘大鐘鎛小鐘與許鄭異議而博古圖折衷其間遂有鎛比特鐘為小比編鐘為大之說是則鎛也者寔有大中小三說之差非專名也今此四器巨細雖不等論其體量似與爾雅大鐘謂鏞之說相合若對編鐘言直以特鐘目之不更簡而易明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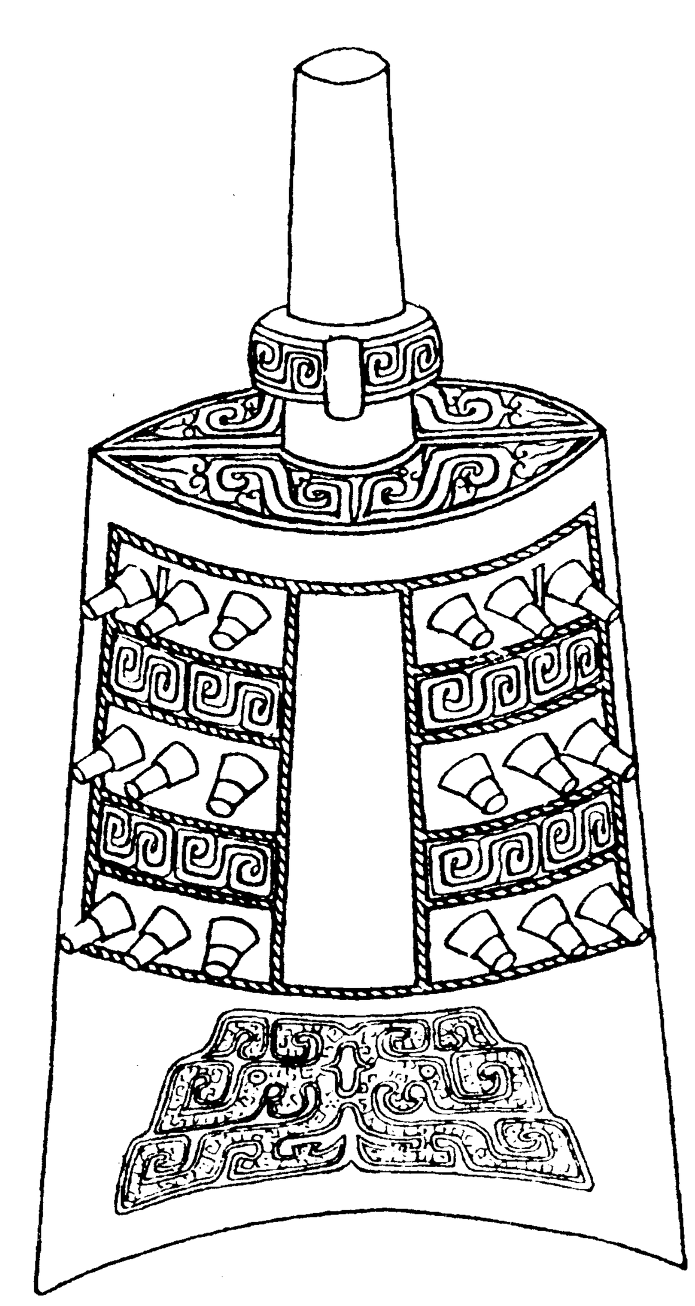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　周編鐘甲

器高壹尺伍寸角高柒寸上徑長玖寸貳分
橫柒寸貳分下徑長壹尺壹寸橫捌寸伍分
重貳佰捌拾柒兩 圖志天字第五號







右第三圖　周編鐘乙

器高壹尺肆寸伍分角高柒寸上徑長玖寸
伍分橫柒寸下徑長壹尺壹寸伍分橫玖寸
貳分重叁佰伍拾叁兩 圖志天字第六號

# 周編鐘考（器十八分為甲類八乙類十）

圖志曰周蟠虺鐘馬氏更名曰周蟠虺編鐘

## 甲類編鐘（八器）

第一器詳見前第二圖

第二器高壹尺肆寸伍分甬高柒寸上徑長捌寸伍分橫陸寸伍分下徑長壹尺零伍分橫捌寸重叁佰叁拾兩（圖志天字第七號）

第三器高壹尺壹寸叁分甬高陸寸上徑長捌寸橫伍寸捌分下徑長壹尺橫柒寸伍分重貳佰伍拾兩（圖志天字第九號）

第四器高壹尺壹寸捌分甬高伍寸叁分上徑長柒寸貳分橫伍寸伍分下徑長玖寸橫陸寸陸分重壹佰玖拾伍兩（圖志天字第十一號）

第五器高壹尺零陸分甬高伍寸貳分上徑長陸寸伍分橫肆寸玖分下徑長捌寸叁分橫陸寸叁分重壹佰柒拾貳兩（圖志天字第十二號）

第六器高玖寸捌分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陸寸橫肆寸伍分下徑長柒寸陸分橫陸寸重壹佰叁拾柒兩（圖志天字第十五號）

第七器高玖寸壹分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伍寸陸分橫肆寸下徑長柒寸貳分橫伍寸肆分重壹佰貳拾柒兩（圖志天字第十七號）

第八器高捌寸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伍寸



叁分橫肆寸下徑長陸寸陸分橫肆寸玖分重壹百零捌兩（圖志天字第十九號）

## 乙類編鐘（十器）

第一器詳見前第三圖

第二器高壹尺貳寸叁分甬高陸寸叁分上徑長捌寸柒分橫陸寸陸分下徑長壹尺零柒分橫捌寸重貳百玖拾陸兩（圖志天字第八號）

第三器高壹尺壹寸伍分甬高陸寸上徑長柒寸伍分橫伍寸伍分下徑長玖寸橫陸寸伍分重壹百玖拾陸兩（圖志天字第十號）

第四器高壹尺零伍分甬高伍寸上徑長陸寸伍分橫伍寸下徑長捌寸貳分橫陸寸貳分重壹百伍拾兩（圖志天字第十三號）

第五器高玖寸捌分甬高伍寸上徑長陸寸橫伍寸下徑長柒寸伍分橫陸寸重壹百陸拾貳兩（圖志天字第十四號）

第六器高捌寸捌分甬高肆寸柒分上徑長伍寸玖分橫肆寸伍分下徑長柒寸貳分橫伍寸肆分重壹百零陸兩（圖志天字第十六號）

第七器高捌寸貳分甬高肆寸伍分上徑長伍寸貳分橫肆寸壹分下徑長陸寸伍分橫伍寸重玖拾陸兩（圖志天字第十八號）

第八器高柒寸貳分甬高肆寸肆分上徑長肆寸陸分橫叁寸伍分下徑長伍寸捌分橫

肆寸肆分重捌拾肆兩圖志天字第廿號
弟九器高柒寸角高肆寸上徑長肆寸肆分
横叁寸貳分下徑長伍寸肆分横叁寸玖分
重柒拾貳兩圖志天字第廿一號
弟十器高柒寸壹分角高肆寸陸分上徑長
肆寸伍分横叁寸伍分下徑長伍寸肆分横
叁寸玖分重陸拾陸兩枚上有水銀浸圖志緒編
閔字弟一號
右十八器度量雖各有差然不合遞升之序
以文鏤别之知是編鐘兩簴而互有佚存者
故分前八鐘為甲類後十鐘為乙類案特縣
鐘每鐘垂一簨簴編鐘十六垂一簨簴説文



編簡也漢書韋編三絶注云編所以聯次簡
也周官編鐘注云編讀為編書之編此鐘既
以十六器同一簨簴取編次之義故曰編鐘
爾雅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説文棧棚也又編木曰棧是棧鐘與編鐘同
義亦曰遞鐘言其音遞有升降也存十二律
加四清音故用十六方以智説

是鐘皆扁羡側縣與今世之鐘不同試按其
欒亦曰銑于鼓鉦舞甬衡旋蟲亦曰幹帶亦曰篆枚亦曰景即鐘乳也
等之部位度量均與考工記鳧氏
所為者相合蓋古鐘之適用周制者考古鐘
之制不傳於後世解經者往往以今鐘為準

故鑿枘不合觀集古録所載寶龢鐘一事知
宋時已無能知之者惟王朴知之又為李照
等所非及得寶龢鐘始以朴為是然後之學
者仍遵李照而不從王朴甚矣故步之難移
也博古圖跋周大編鐘有云古之樂鐘形範
非圜屬幹於簴而扣之則牢結不動後世圜
其制而虚係以直垂值其考擊則搖曳而生
餘韻失之已遠此可謂善論扁羡側縣之用
者矣考古圖跋遲父鐘有云古之樂鐘羡而
不圜皆有篆間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與
衆樂不相奪今鐘多圜而無枚故其聲與古
相反此可謂善論鐘枚之用者矣余嘗取各



鐘扣之其鐘大者聲亦洪大鐘小者聲亦狹
小同是一鐘其枚之近於鼓鉦者音洪大遞
遠則遞狹小又甲類各鐘在首列左右内兩
枚間各有長孔一乙類各鐘在首列左右外
兩枚間各有長孔一而在特鐘弟一器之左
下外兩枚間亦有之是知三十六枚之部位
及枚間之長孔皆與調節音律上有關此則
博古考古諸書所未論及者昔漢成帝時犍
為郡於水濱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
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見文獻通考宋徽宗崇寧
三年得宋公成之歌鐘六於南都是時正作
大晟取以為鐘法遂成有宋一代之樂見博古圖

及東觀餘論今鄭家古鐘發見有二十二器之多
且俱完善無鈌音節硜然倘得精通均理者
按其律呂而是正之使古音復明於當世噫
豈不懿歟



# 鄭家古器圖考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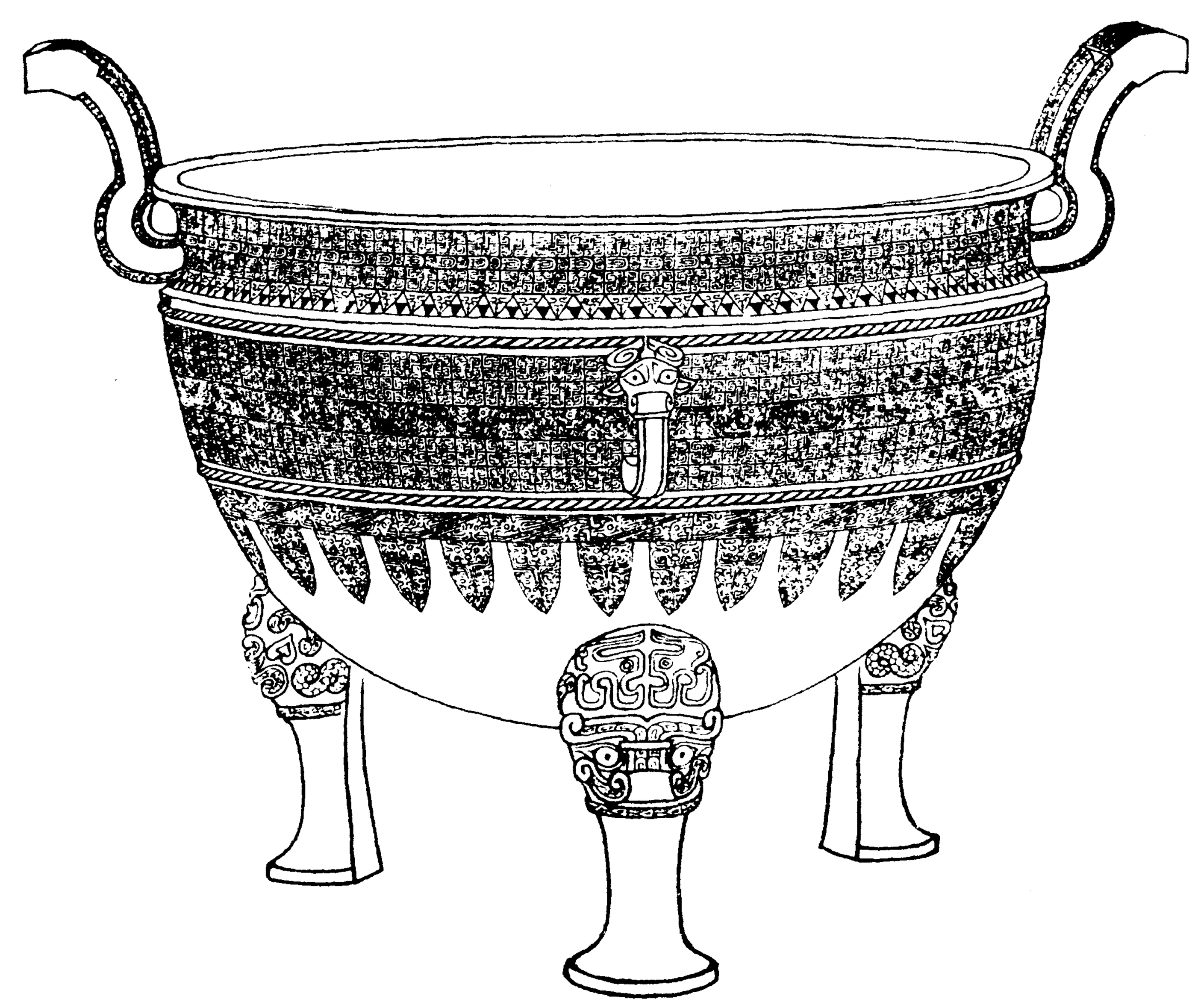
開封關葆謙著

## 禮器類第二之一

### 鼎鼒屬

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古者
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鼎爾雅有鼐
鼒鉽鬲之異博雅有鼐鼒鑴鬵鬻之別厥
用既廣形制攸分今就鄭家所有者著之
餘則鈌焉

目錄





右第四圖　周大牢鼎

器高貳尺捌寸伍分深貳尺零捌分耳高壹尺壹寸濶捌寸肆分口徑叁尺伍寸伍分腹圍壹丈零捌寸重壹仟陸佰玖拾陸兩出土時身裂兩半腹缺一洞落一足今已補齊腹内有古篆數行筆畫隱約不能盡識（圖志地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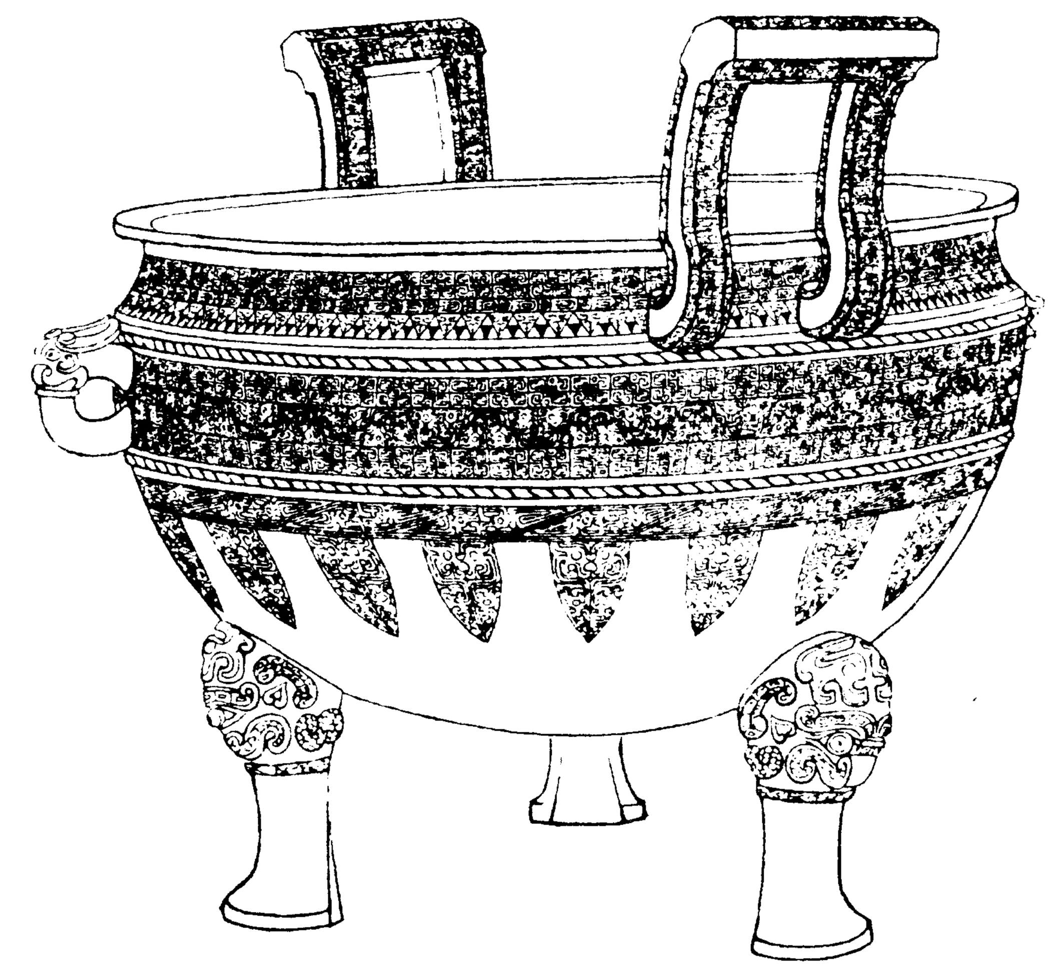






右第五圖　周中牢鼎

器高貳尺肆寸伍分深壹尺捌寸叁分耳高壹尺濶陸寸伍分口徑叁尺腹圍玖尺伍寸重壹仟零伍拾兩出土時缺一耳並落兩足一耳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三號）





右第六圖　周小牢鼎

器高貳尺壹寸伍分深壹尺陸寸貳分耳高

捌寸柒分濶伍寸玖分口徑貳尺捌寸伍分

腹圍玖尺伍寸重捌佰貳拾兩原破裂落二

足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四號）





周牢鼎攷（器八分大中小三類）

圖志曰周夔紋鼎或曰周蟠夔鼎（小牢鼎第四圖）

馬氏同

大牢鼎（一器）

詳前第四圖

中牢鼎（三器）

第一器高貳尺叁寸伍分深壹尺柒寸耳高

捌寸濶陸寸口徑叁尺腹圍玖尺伍寸重壹

仟零捌拾捌兩出土時口底破裂二耳竝缺

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二號）

第二器詳前第五圖

第三器破為兩半一半連一鼻一足一半惟

連一耳外有落耳一落足二及殘銅片一共

陸塊重壹仟肆佰壹拾伍兩今尚未補（圖志地字第八號）

小牢鼎（四器）

第一器詳前第六圖

第二器高貳尺壹寸伍分深壹尺伍寸伍分

耳高捌寸濶伍寸捌分口徑貳尺陸寸柒分

腹圍捌尺肆寸伍分重捌佰貳拾壹兩原破

裂落一耳及兩足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五號）

第三器高貳尺壹寸深壹尺伍寸柒分耳高

捌寸伍分濶伍寸玖分口徑貳尺陸寸貳分

腹圍捌尺伍寸重玖佰玖拾兩原破裂缺口

落一耳一足又一足少缺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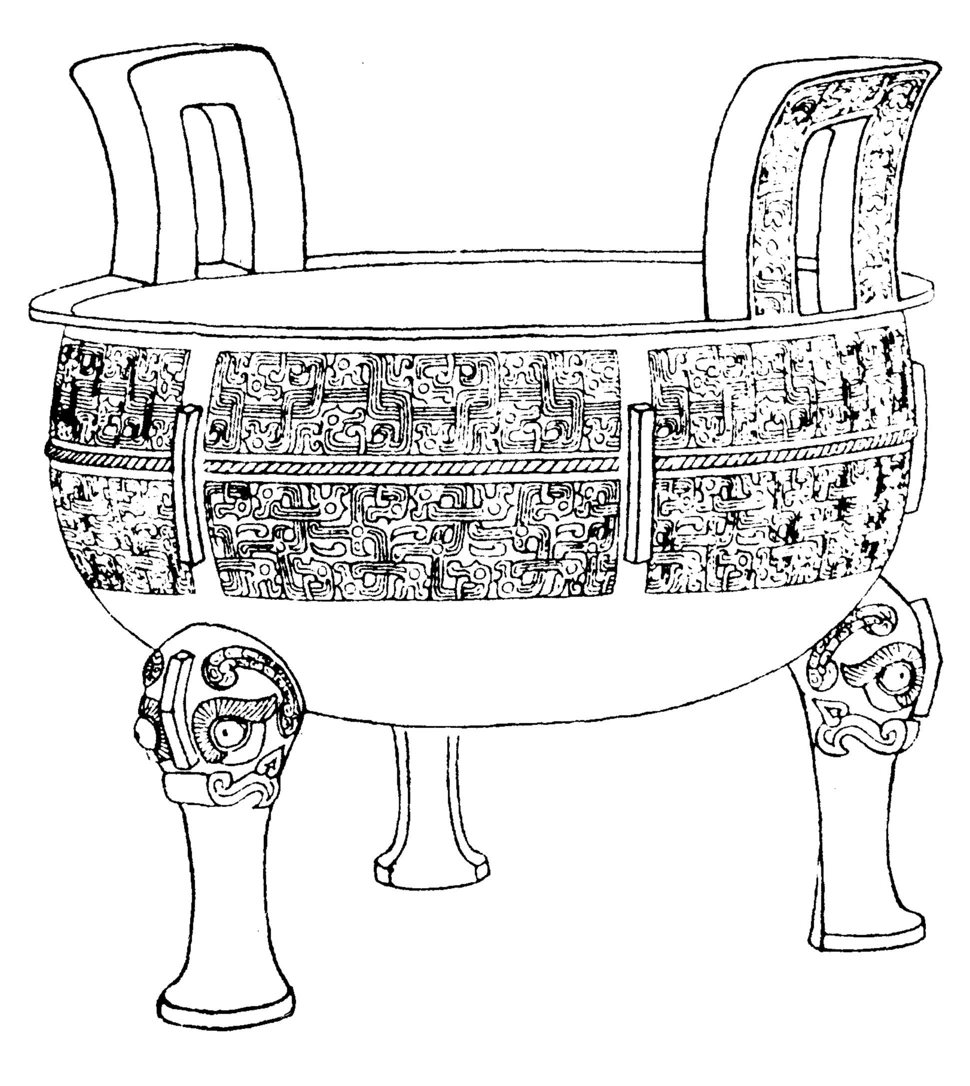
第四器破碎已不成形大小計存拾叁塊重伍佰叁拾貳兩雖經補綴尚未完竣圖志地字第十八號

案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云鼎十有二物牢鼎九陪鼎三牢鼎亦曰牛鼎九家易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羊鼎五斗大夫飾以銅豕鼎三斗士飾以鐵以上八器大小雖略有差別皆三足兩耳前後鼻上各具牛首口徑二尺餘至三尺



餘不等深一尺餘至二尺餘不等意即康成所謂之牢鼎乎考古圖及廣川書跋所載之牛鼎以牛首飾其足此則以牛首飾其鼻由是以推知古人牛羊豕諸飾在鼻在足固無施而不可不必定在一處也





右第七圖　周陪鼎

器高壹尺伍寸肆分深玖寸伍分耳高伍寸濶伍寸口徑壹尺捌寸柒分腹圍陸尺肆寸重叁佰玖拾肆兩原破裂缺壹耳貳半足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十二號

# 周陪鼎考 器六

圖志曰周蟠虺鼎（第一第二兩器）或曰周虺紋鼎（第三器）或曰周夔紋鼎（第四器）馬氏同

第一器詳前第七圖

第二器高壹尺伍寸伍分深捌寸柒分耳高伍寸叁分濶伍寸壹分口徑壹尺捌寸貳分腹圍陸尺壹寸重叁佰壹拾陸兩原破裂缺壹耳兩足落壹足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十三號）

第三器鼎身破碎所缺甚多兩耳三足俱存而各不相連大小共存柒塊重肆佰伍拾貳兩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十七號）

第四器破碎三足俱缺計存肆塊重肆佰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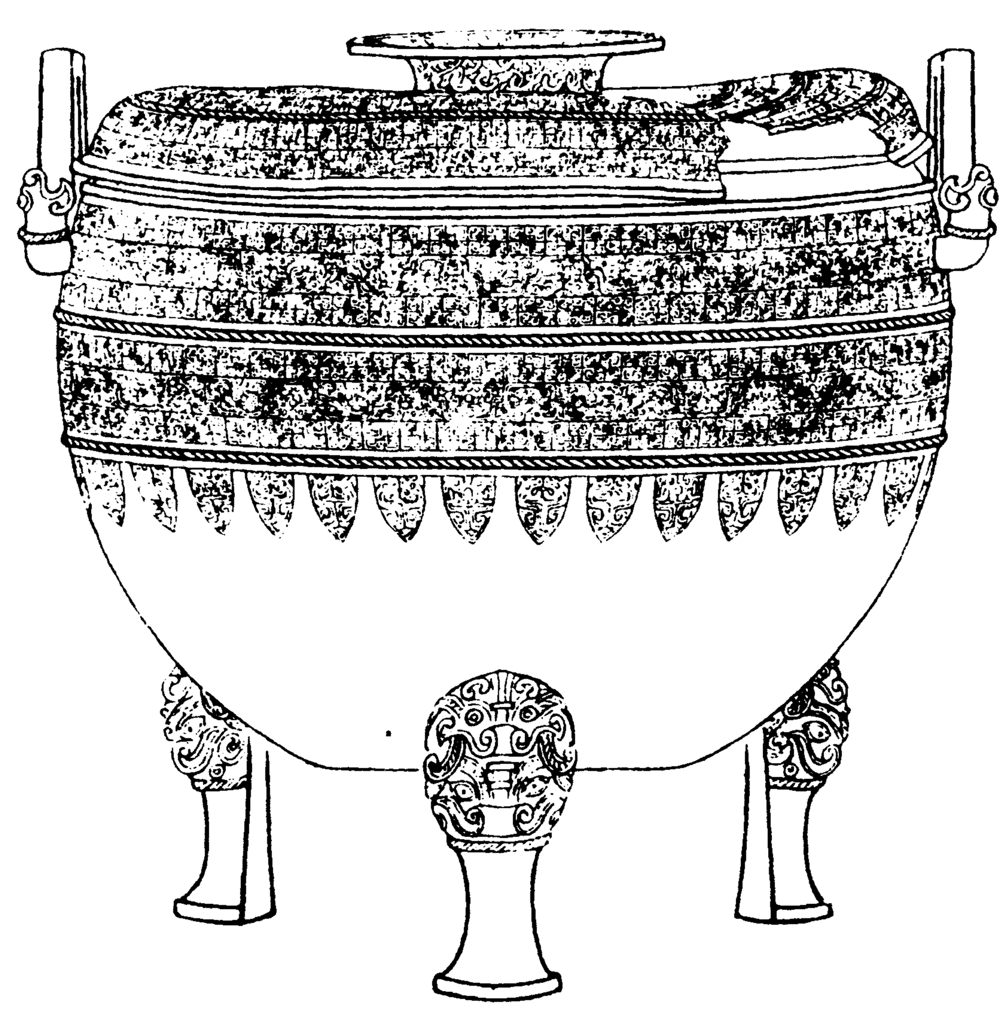


拾兩（圖志地字第九號）

第五器形體完備度量未詳

第六器缺壹耳度量未詳（以上二器為十四年二月胡笠僧替辦送交保存兩者圖志均未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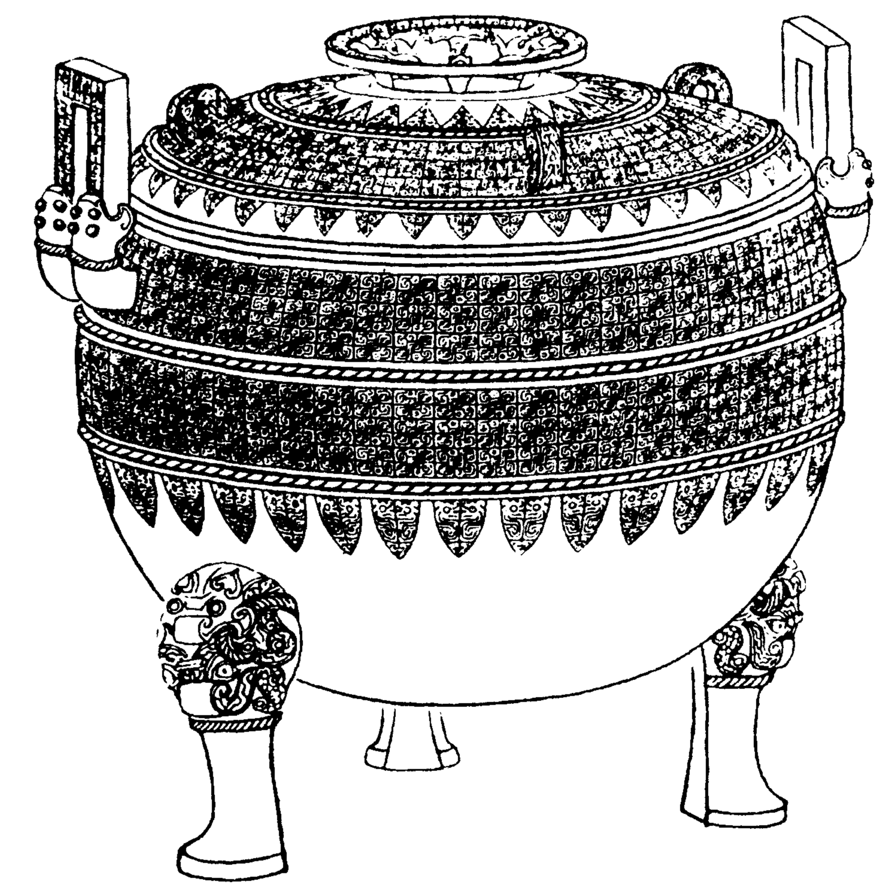
此六器較牢鼎為小耳由口緣直出周圍有觚稜六而無牛首之鼻其即康成所謂之陪鼎者乎





右第八圖　周大蟠虺鼎

器通蓋高貳尺貳寸伍分深壹尺伍寸耳高伍寸濶叁寸伍分口徑壹尺捌寸腹圍陸尺柒寸伍分重伍佰肆拾捌兩蓋裂為二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十號）



右第九圖　周小蟠虺鼒

器通蓋高壹尺伍寸深玖寸捌分耳高肆寸闊貳寸伍分口徑壹尺壹寸伍分腹圍肆尺肆寸伍分重貳佰貳拾貳兩蓋殘缺口微裂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十四號





## 周蟠虺鼒考 器七分大小兩類

圖志曰周蟠虺鼎馬氏同

大蟠虺鼒 四器

第一器詳前第八圖

第二器尺寸俱同前重伍佰玖拾陸兩蓋殘缺落一耳今已補齊圖志地字第十一號

第三器形體完備度量未詳

第四器缺蓋度量未詳以上二器為十四年二月胡笠僧督辦送文保存所者度量雖未詳審大約與前二器相彷圖志均未列號

小蟠虺鼒 三器

第一器詳前第九圖

第二器破碎不成形計存叁拾捌件蓋一件重壹佰陸拾陸兩圖志地字第十五號

第三器破碎不成形計存殘器五件殘蓋二件重貳佰零伍兩圖志地字第十六號

以上七器俱倭足深腹有蓋弇其上正與爾雅圜弇上謂之鼒之說相合又以徧體飾蟠虺文故以蟠虺鼒名之案說文圜天體也弇蓋也鼎之以圜蓋其上者謂之鼒語意本自明暸乃郭璞以鼎斂上而小口解之者蓋為說文所泥而曲為之辭也說文鼒下云鼎之圜掩上者本用爾雅圜弇上之文而叚掩為弇耳說文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為掩之本義禮注云掩隱蔽也是為揜字引伸之義許書

於解本字時用本義解他字時往往用引伸之義郭氏以歛上為解是認許氏用掩字本義也至郝氏爾雅義疏云弇當作掩今作弇叚借字也段氏說文注云掩歛也弇蓋也此依許作掩為正是皆循郭注而誤者舍圜蓋上之直解徇圜歛上之臆說屈爾雅以就說文且重違許氏著述之恉竊為諸儒不取也或曰循郭氏歛上小口之說謂鼎之有蓋者口多內歛即俗言子口所用以承蓋者也徵之上列各器亦自脗合然余猶主弇正掩叚之說者為世之讀爾雅者告焉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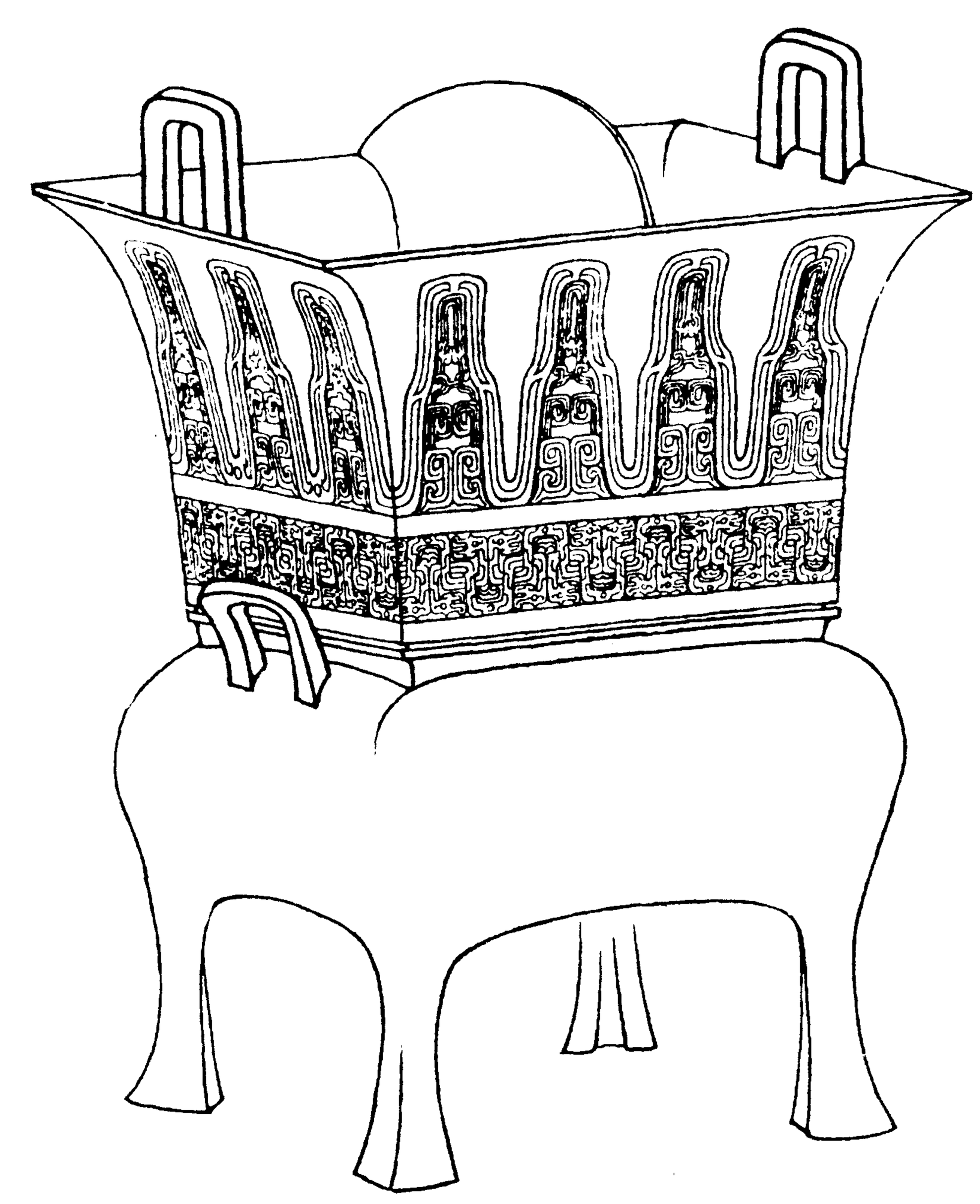
開封關葆謙著

## 禮器類弟二之二

### 甑鬲屬

案周官為甗盆甑鬲庾者皆陶人之事吾知其必有合也故括甑鬲為一屬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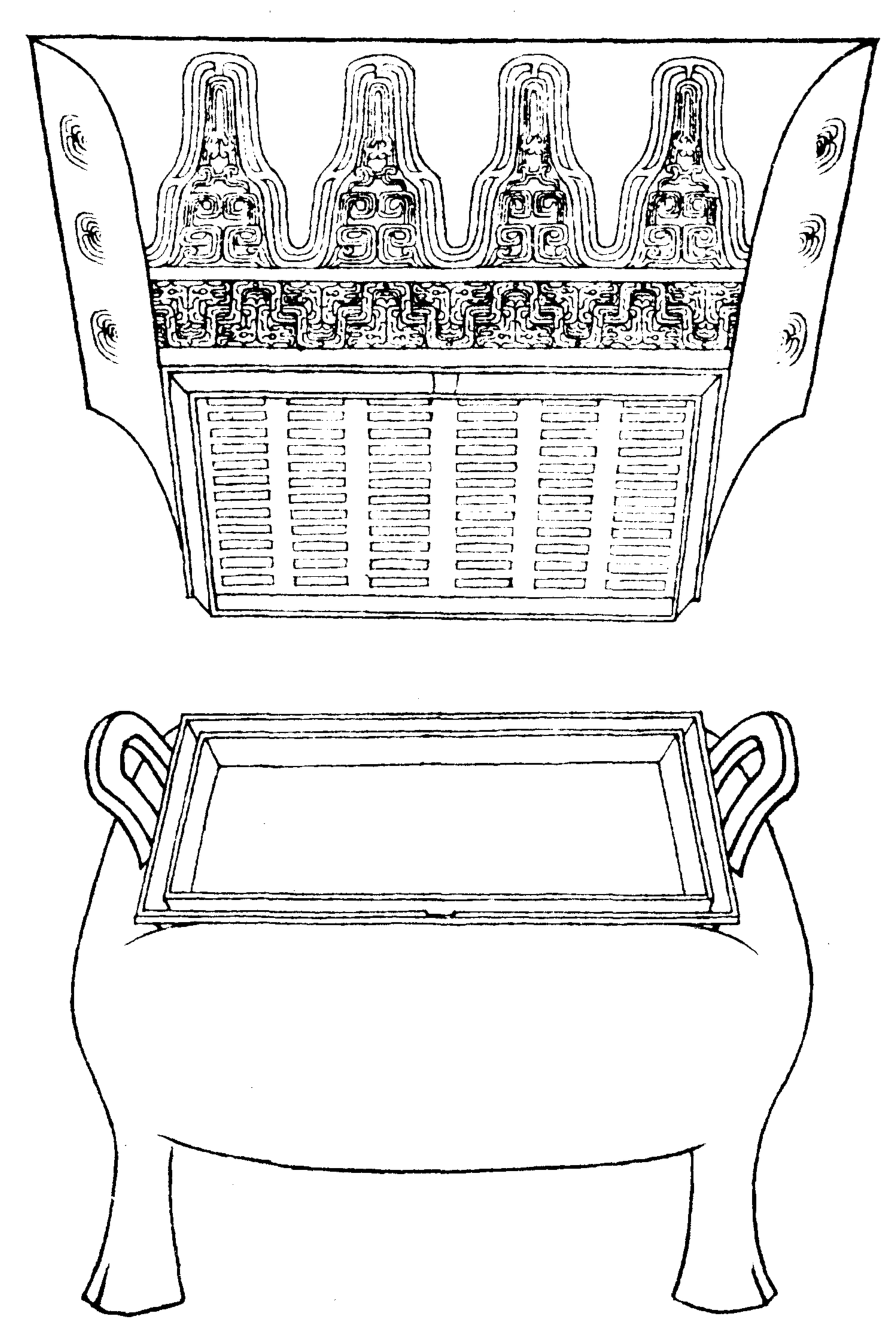




右第十圖　周方甗一 上側面視圖

器為長方形分上下兩層上層又以中隔分為左右兩房上下層各有兩耳而下層有四足上層之底有每列十二之長方穿六列下層之底周圍有緣中有對角十字紋上下兩層相闔處有牝牡狀之槽通高貳尺伍寸上層深壹尺壹寸伍分耳高叁寸濶叁寸貳分口徑縱貳尺零叁分橫壹尺伍寸貳分腹圍伍尺玖寸伍分重捌佰零玖兩此為上側面視圖上層內之中隔明白可見 圖志洪字第一號







右第十一圖　周方甗二 上下層開視圖

此圖為明上層之底及其與下層牝牡狀開闔之槽故分繪之

## 周方甗考 器一

圖志曰周蟠虺甗馬氏曰周蟠虺方甗此器形狀度量俱詳弟十圖至弟十一圖案甑與甗同屬重疊之器下盛水上盛稻粱以為蒸飪之用者故說文以甑甗互訓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古人往往認二者為一物其實非也周禮云甑七穿說文云甗一穿鄭衆曰甗無底甑賈疏曰甑七穿是有底者由是而推甑甗分別全在上器甑七穿有底甗一穿無底是其異耳但甗雖無底而有蔽以隔之此則古人所未明言者自宋人發見原器後甗之形制始明歐陽公集古錄載



宋太宗時長安民耕地得器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箅可以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之秘府案此器圖象載在考古圖卷二所謂仲信父方旅甗者是也惟集古錄云三足圖為四足是其小異然既謂中設銅箅又銘文中有旅獻等字（獻與甗通）知其為真甗也。考古圖卷四所載單䀠從彝五謂甗鬲中有疏底蔽此亦甗也博古圖卷十八所載諸甗每云自口至隔若干自隔至底若干又云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隔以獻氣所謂隔者即考古之疏底蔽集古之



銅箅如此諸器亦均屬甗審矣獨所謂甑者經疏言之雖詳而原器尚未足徵今此物之上器有底有穿與無底有蔽之甗不同而與周禮及賈疏相合其為甑也復何疑焉或曰甑七穿有底此有穿七十二何也曰七穿之甑常制也此器形體特大中分兩房異制也故穿亦加多焉古器中異制之物甚多自取其大體相合不必過拘可也考古博古書中所載之甗多圜形三足惟仲信父方旅甗為方形四足此甑則長方形四足然則甑甗之器各有方圜之別方四足圜三足與鼎同例乎甑甗字夲从瓦而傳世之器皆以金或因



陶旊之事髻墾薜暴者多故改其制乎甑同鬸籀文作鬵爾雅鬸謂之鬵說文瓦部有甑鬲部又有鬸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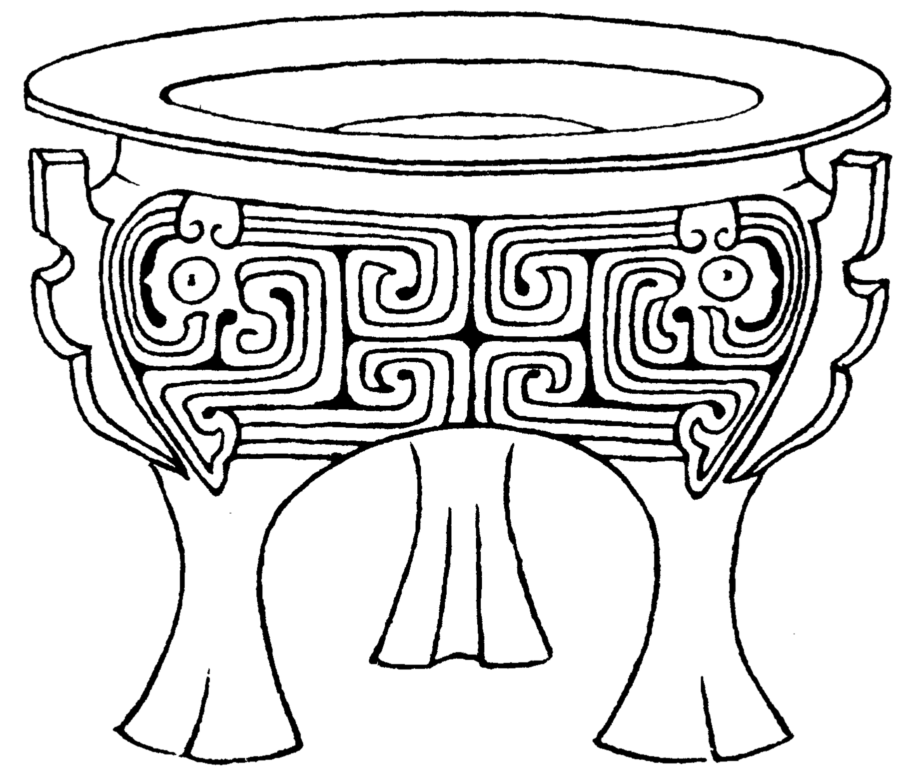


右第十二圖　周蟠夔鬲 甲類

器高伍寸捌分深叁寸壹分口徑伍寸捌分

腹圍貳尺貳寸叁分重叁拾捌兩 圖志宿字第三號







右第十三圖　周蟠夔鬲 乙類

器高伍寸陸分深叁寸口徑陸寸貳分腹圍

貳尺肆寸伍分重叁拾柒兩 圖志宿字第一號



右第十四圖　周蟠夔鬲 丙類

器高陸寸壹分深叁寸口徑陸寸壹分腹圍
貳尺肆寸伍分重叁拾捌兩 圖志宿字第二號




周蟠夔鬲考 器九分甲乙丙三類

圖志曰周蟠夔鬲馬氏同

甲類蟠夔鬲 四器

第一器詳前第十二圖

第二器高伍寸捌分深叁寸壹分口徑陸寸
腹圍貳尺貳寸伍分重叁拾捌兩 圖志宿字第五號

第三器高陸寸深叁寸壹分口徑陸寸貳分
腹圍貳尺伍寸重叁拾捌兩 圖志宿字第六號

第四器高伍寸玖分深叁寸壹分口徑伍寸
捌分腹圍貳尺貳寸伍分重叁拾柒兩邊微
損今已補齊 圖志宿字第七號

乙類蟠夔鬲 二器

第一器詳前第十三圖

第二器高伍寸捌分深叁寸口徑陸寸腹圍
貳尺伍寸伍分重叁拾柒兩邊破損今已補
齊 圖志宿字第八號

丙類蟠夔鬲 三器

第一器詳前第十四圖

第二器高伍寸玖分深叁寸口徑伍寸捌分
腹圍貳尺貳寸叁分重叁拾捌兩 圖志宿字第四號

第三器破為大小十塊重叁拾肆兩今已脩
補完備 圖志宿字第九號

右九器圜形三足潤緣膨腹足內微窅與爾
雅款足謂鬲之語相符又與博古圖帛女仲

父諸鬲相類雖無文字可稽而每面均有蟠夔紋以蟠夔鬲名之者是矣原夫鬲之為物腹内下通三足雖云易於炊爨寔有碍於調烹博古圖為王安石字說所惑謂鬲與鼎致用相同備異餼必以鼎常餁則以鬲不知古人象物作器各有攸宜今試以鬲觀之腹内坎窞不平果足備常餁否耶荆公講學往往尚空論不務事實字說一書荒謬尤甚王黻等乃執以為據誤矣案周禮鬲與甑甗並列同掌之陶人則其用必不相遠甑甗為蒸餁之用各由二器重疊而成下器盛水上盛稻粱火炊其下水蒸其上而稻粱熟宛若近世



之鍋籠然甑甗之别全在上器說詳前周方甑考至下器則俱通足與鬲相類由是而推鬲亦必有上器與甑甗髣髴特後世未經見耳或曰鬲或作甌與甑甗同屬陶器其後甑甗皆改范金鬲則惟下器改之上器則仍用陶髻墾薜暴不易傳之久遠故無存者觀考古博古等書所載有銘之鬲其為鬲之下器無疑至於有耳各器無銘可證者恐是甑甗失其上器遂誤認以為鬲者金石索卷首所載之四足鬲形與鄭冢之長方甑下器相類誤認為鬲尤為顯著陳氏祥道曰有甑必有鬲鬲盛水於下甑加於上以木巽火水在火上而水火相逮炊以熟物其所謂鬲亦指甑下器言此說不無



所見而義疏駁之曰甗甑當加鐵鑊之上非鬲所能承載也陳氏說未必然甗甑之用已不能明反以駁人不已難哉又鬲之為物形制不一名實難符陶人云鬲實五觳觳受斗二升五觳則受六斗傳世諸鬲高不過數寸其上器縱使高大安受六斗之多此形制之差異也方言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吳揚之間謂之鬲夫方言之鬲既與鍑錡同器其非爾雅款足之鬲可知此名實之差異也居今考古禮俗懸隔非多見博聞是非無正此學禮之士不能不藉重於金石也以



上九器原置鼎彝之内四圍不與土氣相接即俗所謂懸坑者故藍碧交加燦爛奪目在諸器中最為特出云

# 鄭家古器圖考卷之四

開封關葆謙著

## 禮器類弟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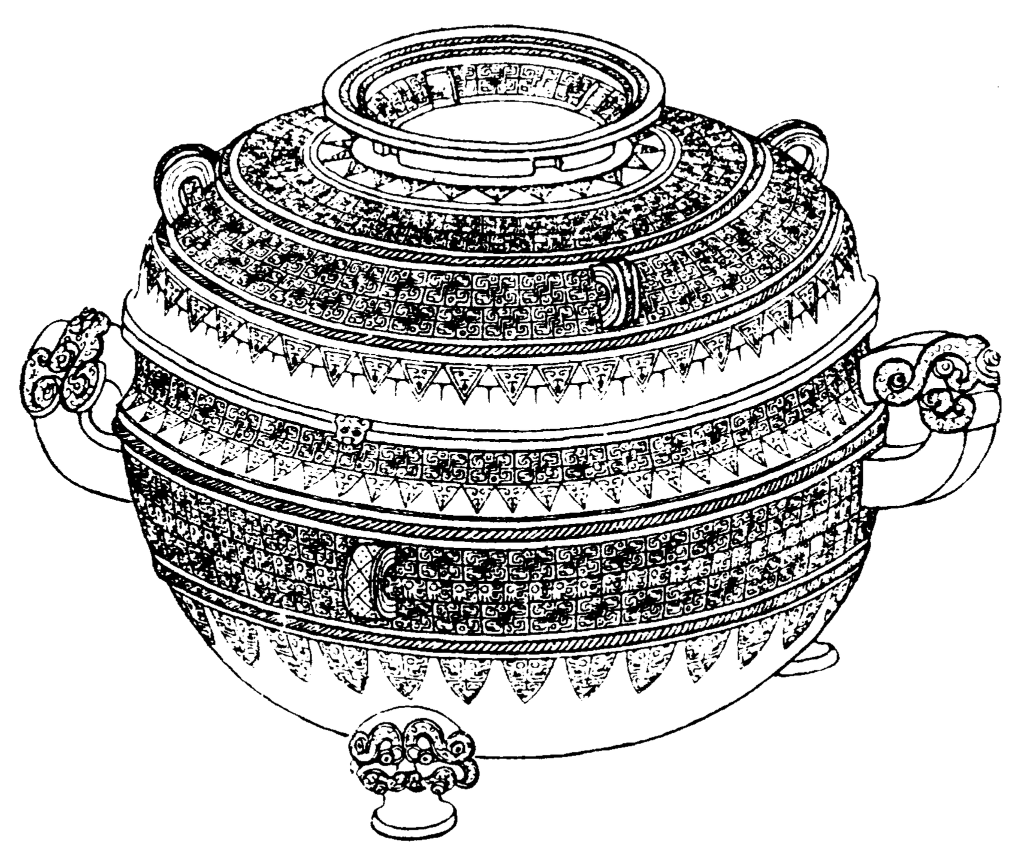
### 錡鍑屬

廣雅鉠鉼敁鏤鬲鍑鑣鐪鍪鬵鑪錡鬴鐈鬲鬷釜也是錡及鍑皆釜之屬故竝列之

目錄







右弟十五圖　周蟜耳錡

通蓋高捌寸深伍寸壹分口徑玖寸腹圍叁尺零叁分重陸拾肆兩耳及足盡落今尚未補 圖志地字弟十九號

# 周螭耳錡考 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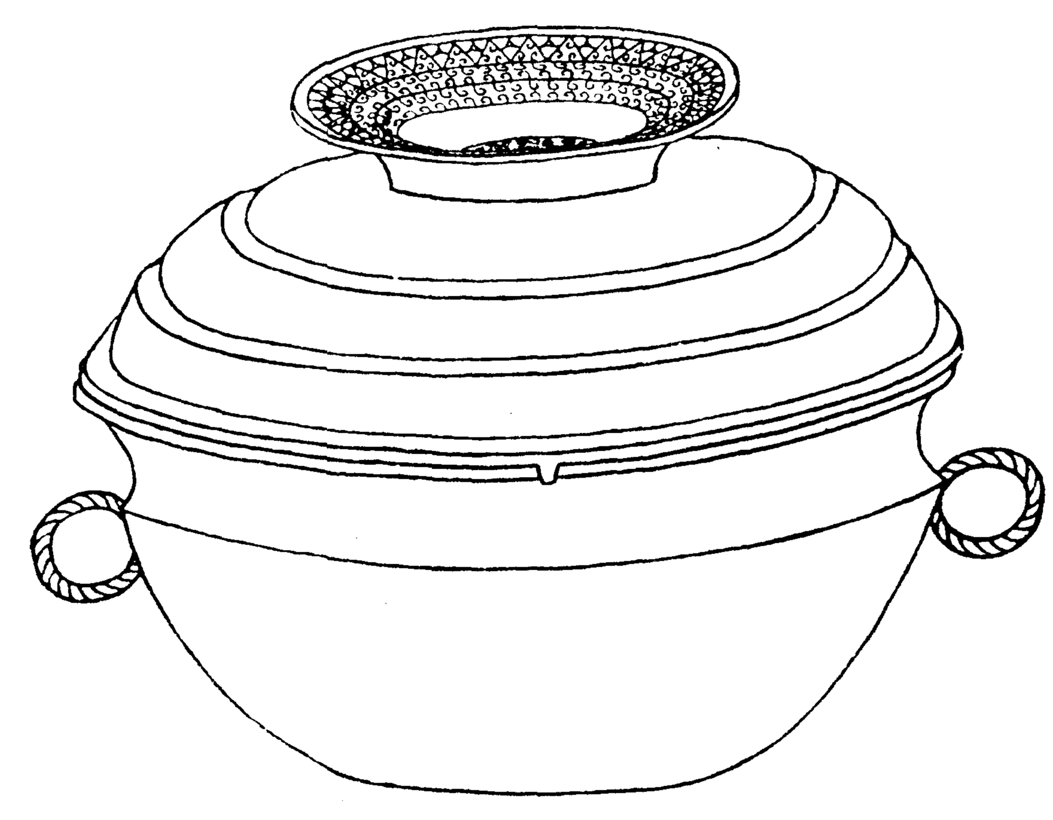
弟一器圖志曰周素鼎馬氏同弟二器圖志曰周螭耳舟馬氏缺

弟一器詳前弟十五圖

弟二器通蓋高柒寸壹分深肆寸柒分口徑捌寸腹圍貳尺柒寸陸分重伍拾壹兩落三足一耳圖志冬字弟一號

右二器上俱有蓋左右有螭耳一對下有短足三案詩召南維錡及釜傳曰錡釜屬有足曰錡左傳隱公三年筐筥錡釜之器杜注云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方言鍑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郭注云或曰三腳釜也音技說文江淮之間謂釜曰錡段注云按詩左傳皆錡釜並言然則本以有足別於釜而江淮語同之耳此四器皆似釜而有足非錡而何







右弟十六圖　周繩耳鍑

通蓋高柒寸伍分深肆寸伍分口徑玖寸貳分腹圍叁尺壹寸伍分重伍拾壹兩蓋頂微缺今已補齊圖志藏字弟一號

## 周繩耳鍑考 器一

圖志曰周紘紋奩馬氏缺

器之形制度量俱詳前第十六圖

杜預左傳注云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鍑說文鍑釜大口者今此器無足而大口與說文合王念孫曰衆經音義卷二引三倉云鍑小釜也與說文異義未知孰是案三倉以小釜釋鍑是就全體言未及口之大小與說文大口之說並無牴牾惟博古圖卷十九載有獸耳鍑二俱口上斂而小腹間有隔脰旁著兩獸啣環正字通云據此腹當是小口者說文訓釜大口未詳考鍑形故也是直認鍑小口為是大口為非矣余謂此說似是而寔不然博古中二圖俱無銘文是鍑與否尚未之徵武虛谷偃師縣志載晉銅釜一器口斂小腹起邊楞向下鐫銘二十三字云太康三年八月六日右尚方造一升銅釜重九斤七兩第一其圖與博古中二圖相類然則博古所載是釜耳非鍑也況說文於鍑下云釜大口者釜下云鍑屬也是明言大口為鍑小口為釜正與寔物符合謂博古從關西方言名釜為鍑固無不可若必據以駁說文不已謬哉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五

開封關葆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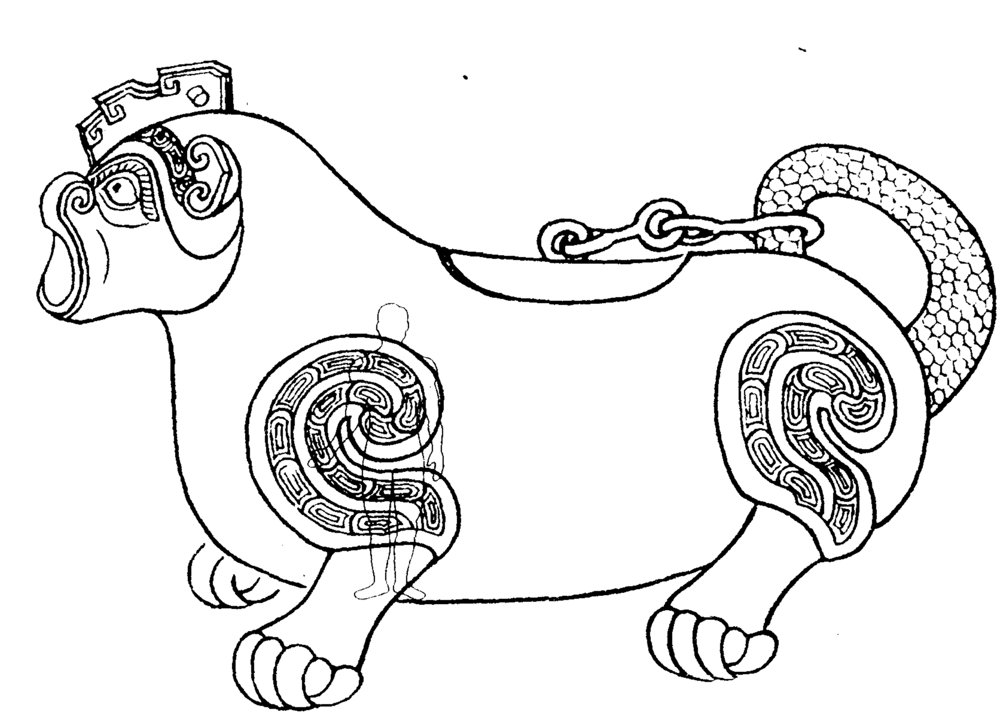
## 禮器類第二之四

### 尊彝屬

凡禮器以尊為尊以彝為法以其承六齊三酒之酌以待獻酬祼將而通用於人神之際者也況字文高古他器可段其名品類繁襍尊卑各適其用如有尊必有罍有彝必有舟設爵觶者必有豐此主從之別也彝為上尊卣為中尊壺為下尊此尊卑之序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又云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兕觥與金罍對舉瓶與罍相須皆尊類而異其名者也故一言尊彝則罍舟爵觶豐卣壺瓶兕觥等皆相繼為資從其類也



目錄





右第十七圖　周虎彝

器長壹尺陸寸肆分高陸寸伍分濶捌寸深伍寸口徑肆寸有蓋以連環連於鋬重壹佰叁拾兩出土時前足脫落後足缺一今已脩補齋備（圖志九字第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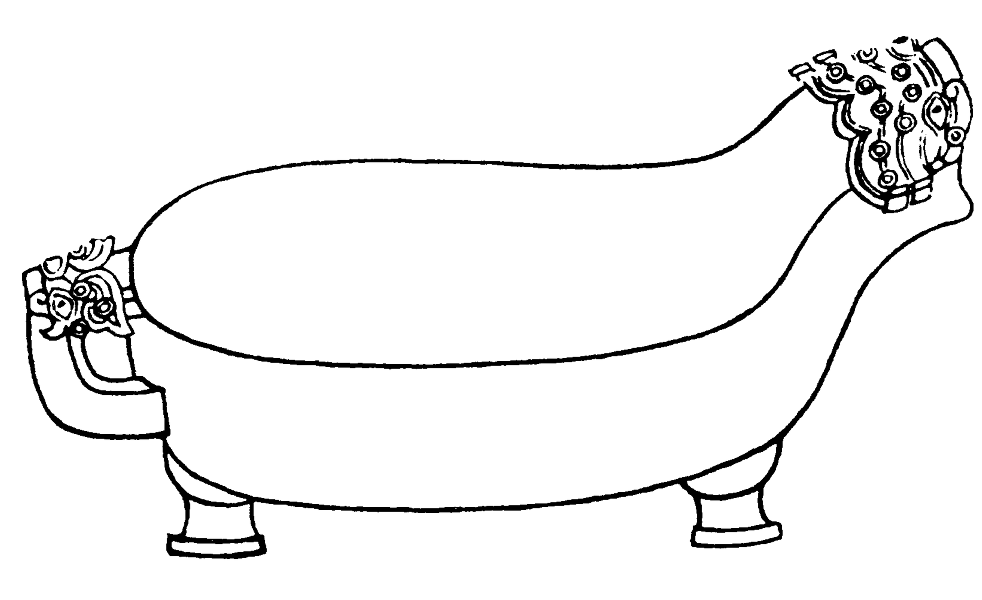
# 周虎彝考 器一

圖志曰周獸尊馬氏曰周兕觥

器之形制度量俱詳前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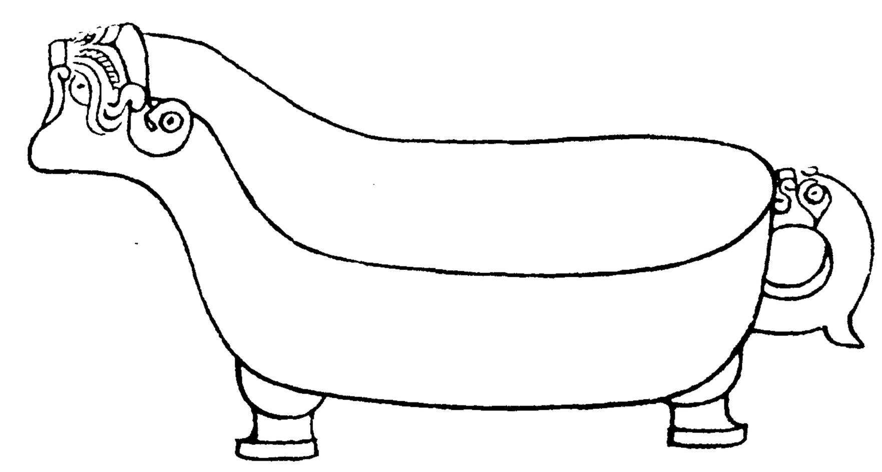
此器為伏虎形四足兩耳以口為流卷尾成鋬鋬背承酉有蓋覆烏而以連環繫於鋬形制古樸世所罕覩以兕觥目之與傳世之兕觥不侔（兕觥詳後）另以獸尊目之者似矣而未若虎彝之當也案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六尊者犧尊象尊著尊壺尊泰尊山尊也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也六尊中有犧象無虎而六彝中有之其器不見傳於後世聶氏三禮圖以畫虎於尊者為虎彝與犧尊畫牛象尊畫象為同例及宋人發見犧尊二象尊一皆作全牛全象之形始悟王肅注禮之說為是而鄭阮解尊之說俱非說見博古圖錄獨所謂虎彝者猶未見也今此器作全虎形正與犧象二尊圖錄相符目以虎彝大可破聶氏之惑而補博古所不及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右第十八圖 周兕觥一

器高陸寸捌分深叁寸口徑長壹尺叁寸貳分濶柒寸伍分重肆拾捌兩（圖志荒字弟三肆）





右弟十九圖　周兕觥二

器高叁寸叁分深貳寸伍分口徑長壹尺零柒分濶陸寸貳分重貳拾肆兩（圖志秋字弟一號）



## 周兕觥考 器二

圖志曰周螭首匜馬氏弟一器曰周螭首兕觥弟二器缺

弟一器詳前弟十八圖

弟二器詳前弟十九圖

右二器狀如伏獸以喙為流卷尾成鋬頗與虎彝相類其上則滿剖項背以承酌或名曰匜或名兕觥審其形制與傳世諸匜微異至於兕觥首見於宋無名氏續考古圖近今海寧王靜庵先生捃摭之其古禮器略說中有說兕觥一篇略謂自宋以來所謂匜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無蓋其流狹而長此



真匜也其二稍小而深多無足而皆有蓋其流侈而短蓋作牛首形此非匜也蓋兕觥耳今此二器雖與其所謂兕觥者相近猶有不同者三焉彼多無足此俱有之一也彼皆有蓋此俱無之二也彼之牛首皆連於蓋此獸頭則連於流三也據此以觀又烏得強與彼合哉繼思海寧之說不過就宋以來傳世諸匜略事分別已耳並非謂兕觥之形皆如此也彼此雖小有差池何害乎姑徇馬氏之說仍以兕觥名之並附録海寧原文於左以待是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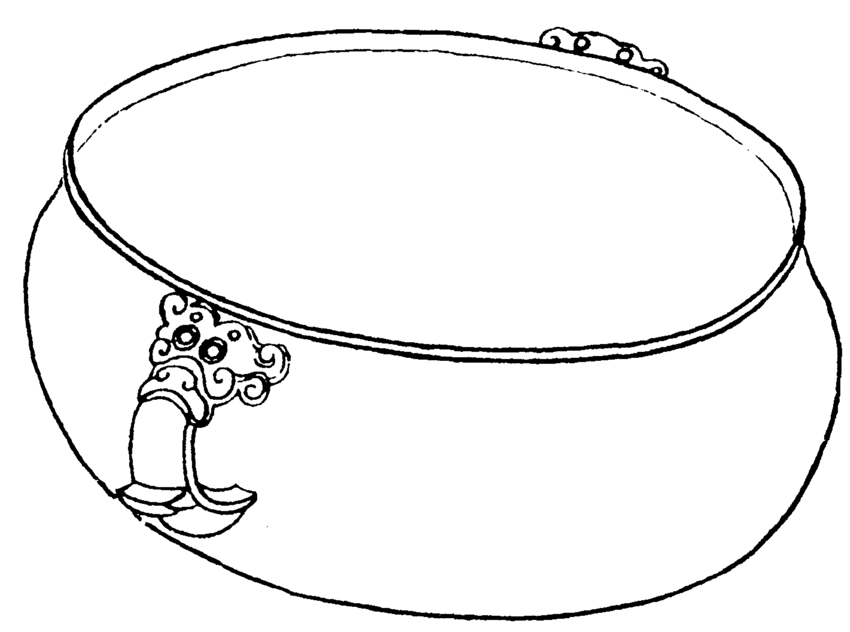
王靜庵先生說兕觥原文（并原注）

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壺曰盉曰盤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若國朝人所命名則頗有可議者如阮文達（元）所藏器有子燮兕觥其器今在吳縣潘氏不可得見據文達所記則云器制似爵而高大蓋作犧首形有兩角文達名之曰兕觥又為之說曰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詩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於角有三足同於爵詁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云云案阮釋毛傳非是然由其所說之知此器無雙柱而有三足又比爵為高大與宋以來所名為角者無一不合惟蓋作牛首形與他角蓋異余謂此亦角也其蓋作牛首者亦猶湮陽端氏所藏飛燕角其蓋作燕張兩翅形皆古人隨意象物未足為兕觥之明證也（濰縣陳氏有婦闒兕觥未見原器及全形拓本其制或與阮氏器同）然則傳世古器中無兕觥乎曰有兕觥之為物自宋以來冒他器之名而國朝以後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故知真兕觥者寡矣案自宋以來所謂匜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而無蓋其流狹而長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圖之文姬匜有之他器則否）或無之而皆有蓋（其無蓋者乃出土時失之）其流侈而短蓋作牛首形（估人謂之虎頭匜實則牛首也）博古圖十四匜中之啟匜鳳匜三夔匜父癸匜文姬匜偏地雷紋匜夔匜七器西清古鑑三十匜中之司寇匜祖匜伯和匜女匜山匜般匜利匜舉匜二犧匜饕餮匜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諸女匜書弘匜甫人匜三器皆屬此種（餘如積古齋著錄之父辛匜父癸匜蓋筠清館著錄之奉冊匜父辛匜冊父乙匜擴古錄著錄之亞匜蓋於匜文父丁匜諸女匜並予所見拓本中之析子孫父乙匜父戊匜作父乙匜雖未見原器然觀其銘文屬乙類無疑中有二匜蓋尤其證也）余以為此非匜也何以明之甲類之匜其銘皆云某作寶匜或云作旅匜或云作媵匜皆有匜字而乙類三十餘器中絕無匜字（惟端氏之甫人匜銘云甫人父作旅匜其萬人用然其銘後刻乃摹吳縣曹氏之甫人匜為之者曹匜有圖乃甲類非乙類也）此一證也匜乃燕器非以施之鬼神而乙類之器其銘多云作父某寶尊彝（如父辛匜乃與吳縣曹氏諸城劉氏之父辛尊同文諸女匜亦與湮陽端氏之諸女方爵同文皆祭器之證）其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證也古者盥水盛於盤洗匜惟於沃盥時一用之無

須有蓋而乙類皆有之此三證也然則既非匜矣果何物乎曰所謂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曰此乙類二十餘器中其有蓋者居五分之四其蓋端皆作牛首絕無他形非如阮氏兕觥但有一器也其證一詩小雅周頌皆云兕觥其觩毛於觩字無訓鄭惟云觩然陳設而已案觩說文作觓當與朻木（今詩作樛木）之朻音義相同觓者曲也（从丩得聲之字如句笱糾等皆有曲意）今詩作觩又假借作捄以詩證之則大東云有捄棘匕又云有捄天畢良耜云有捄其角泮水云角弓其觩凡匕與角與弓其形無不曲者畢之首有歧亦作曲形則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類匜之器蓋皆前昂而後低當流之處必高於當柄處若干此由使飲酒時酒不外溢而設故器蓋二者均觩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其證二詩疏引五經異義述毛說并禮圖皆云觥大七升是於飲器中為最大今乙類匜比受五升（韓詩說）若六升（說文）（引或說）之斝尤大其為觥無疑斝者假也觥者光也充也廓也皆大之意其證三（觥有至大者所容與尊壺同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與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為尊則兕觥亦尊也七月稱彼兕觥則為飲器蓋觥兼盛酒與飲酒二用與斝同也）立此六證乙類匜之為兕觥甚明然此說



雖定於余亦自宋人發之宋無名氏續考古圖有兕觥二其器皆屬匜之乙類此書偽器錯出定名亦多誤獨名乙類匜為兕觥乃至當不可易今特為疏通證明之然則古禮器之名雖謂之全定自宋人無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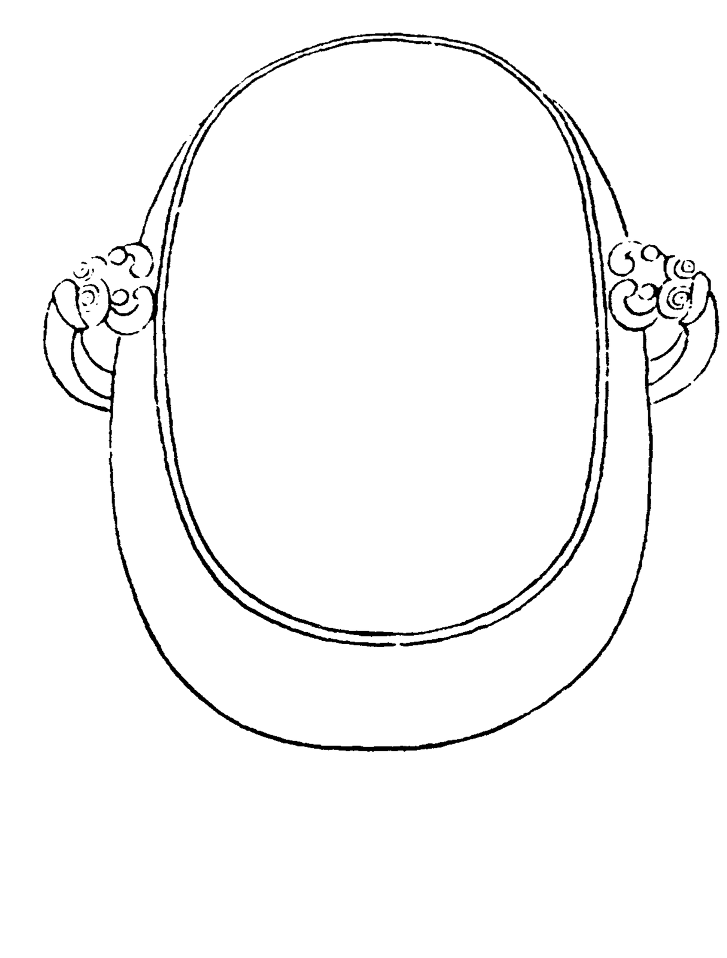


右弟二十圖　周雙耳舟一

器高叄寸伍分深叄寸壹分口徑縱柒寸壹分橫伍寸肆分腹圍貳尺肆寸伍分於腹部橫徑上有螭首雙耳一對重貳拾貳兩圖志畧字

弟三跡







右弟二十一圖　周雙耳舟二

器高叄寸深貳寸伍分口徑縱陸寸玖分橫伍寸貳分腹圍貳尺壹寸肆分於腹部橫徑上有螭首雙耳一對重壹拾肆兩伍錢圖志收字

弟一跡

## 周雙耳舟考 器三

圖志於弟一器曰周匜耳簋弟二器曰周素簋弟三器曰周夔耳簋馬氏於弟一器曰周匜耳舟弟二器曰周素舟弟三器缺

弟一器詳前弟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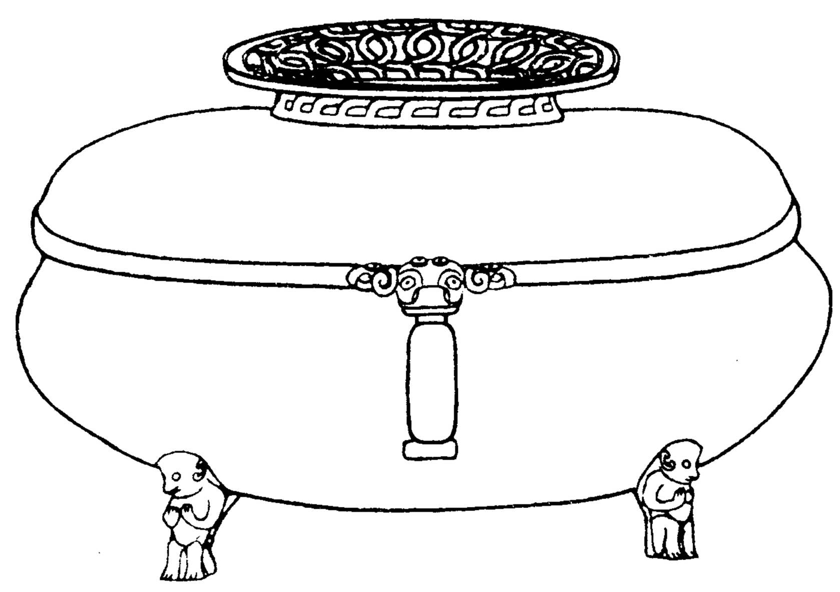
弟二器高叁寸伍分深叁寸壹分口徑縱陸寸壹分橫肆寸柒分腹圍貳尺壹寸叁分於腹圍橫徑上有素耳一對重壹拾陸兩圖志昃字弟四號

弟三器詳前弟二十一圖

以上三器皆為橢圜形於腹部橫徑上各有兩耳相對與西清古鑑所載諸舟相類考舟



之為物雖見於周禮自先鄭誤解經文其形制遂不明於後世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先鄭云舟彝下臺若今時承槃賈疏云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聶氏三禮圖繪舟形為槃狀之臺是蓋因鄭賈之說臆造圖象自誤誤人舉世莫知其非也西清古鑑卷十四有周雷紋舟口橢圜其欵識為𦨶即舟字也跋曰周禮春官用鷄彝鳥彝皆有舟舟蓋彝之副若如鄭氏謂如今之承槃則用兩象尊皆有罍又何稱爲據此器可訂漢儒之誤云云自是以來舟之形制始明而先鄭之謬不攻自破金石之學有稗經術有如此者





右弟二十二圖　周三足舟

器高肆寸伍分深貳寸肆分口徑縱陸寸捌分橫伍寸腹圍貳尺零伍分此就兩破器拼合而成重叁斤拾兩（圖志昃字弟一號及昃字弟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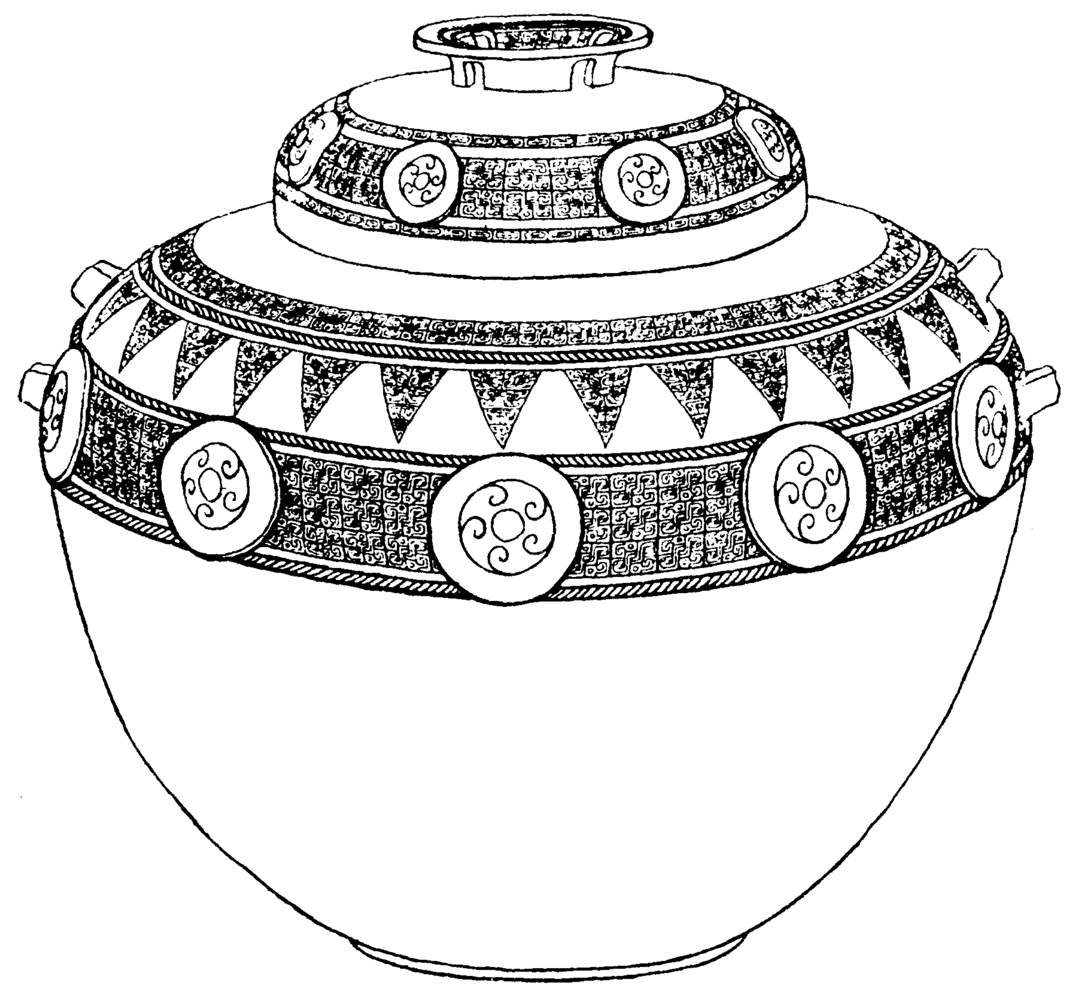
周三足舟考 器二

圖志於弟一弟二兩器俱曰周虺耳簋馬氏俱曰周虺耳舟

弟一器破碎不成形計大小拾壹塊重肆拾貳兩（圖志昃字弟一號）

弟二器破碎不成形計大小伍塊重伍拾捌兩（圖志昃字弟二號）

以上二器皆為橢圜形於胸部橫徑上各有蟠首耳一對其所以異於前雙耳舟者彼無蓋無足此上有蓋下有足考舟之為制有足者少惟西清續鑑甲編卷八載有周蟠耳舟與此兩器形狀絕肖故以舟目之不曰蟠耳而曰三足者以與前之雙耳舟易別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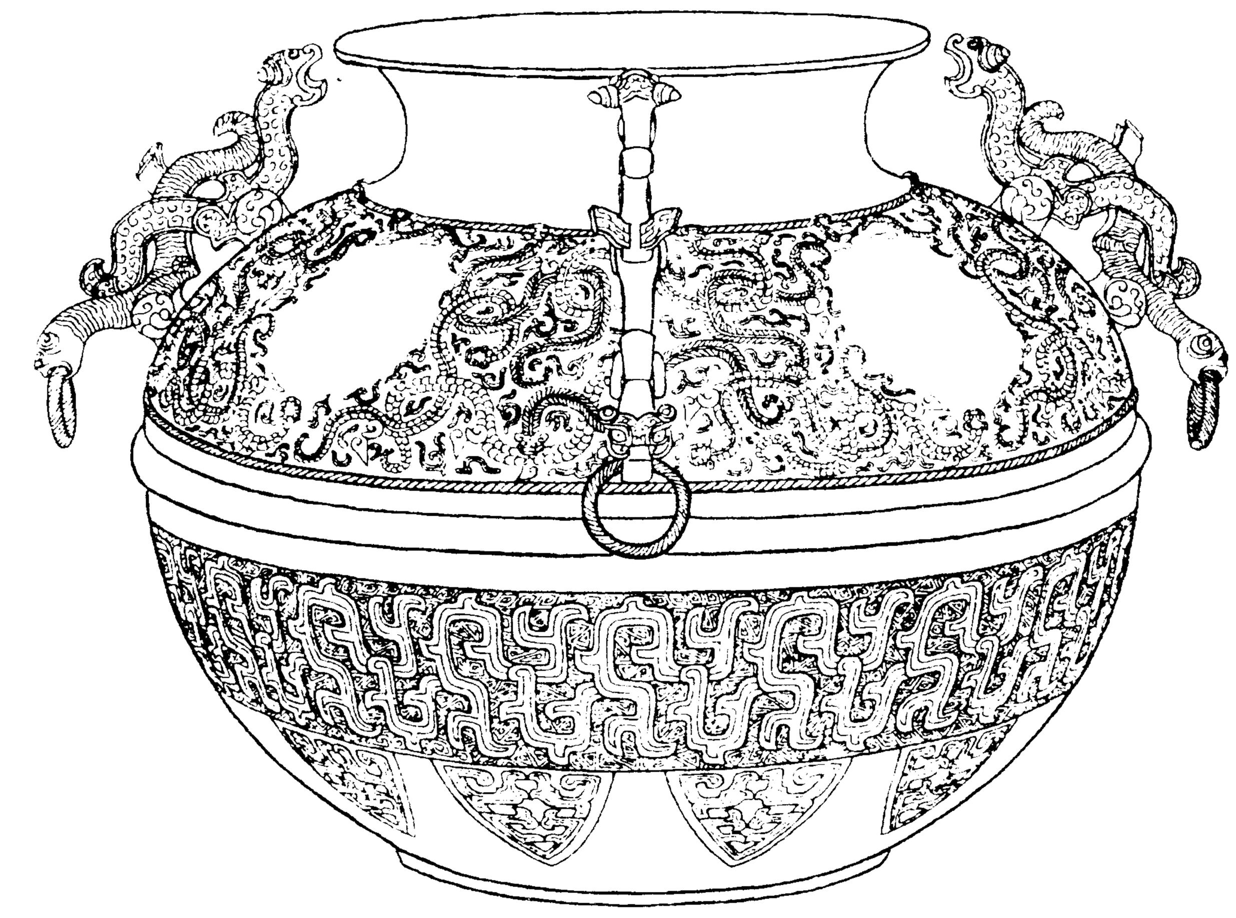
右弟二十三圖　周雷紋罍

器通蓋高壹尺柒寸伍分深壹尺叁寸捌分
口徑捌寸陸分腹圍伍尺玖寸重叁佰壹拾
捌兩罍身殘鈌今已補齊兩耳俱脫尚未補
也（圖志字弟一號）



## 周雷紋罍考　器二

圖志曰周雷紋罍馬氏同
弟一器詳前弟二十三圖
弟二器破碎不成形計存大小拾叁斤重叁
佰捌拾捌兩（圖志字弟二號）
右二器為圜記狀著地無足有蓋覆焉周圍
飾以雷紋其為罍無疑





右第二十四圖　周雲龍罍

器高壹尺捌寸伍分深壹尺柒寸捌分口徑玖寸捌分腹圍柒尺壹寸重肆佰肆拾貳兩口徵缺今已補齊胸部有交龍御環之鼻四由殘件中尋出補上器下尚有複襍之座雖已尋得尚未補也（圖志黃字第一號）



## 周雲龍罍考（器一）

圖志曰周雲龍甗馬氏曰周雲龍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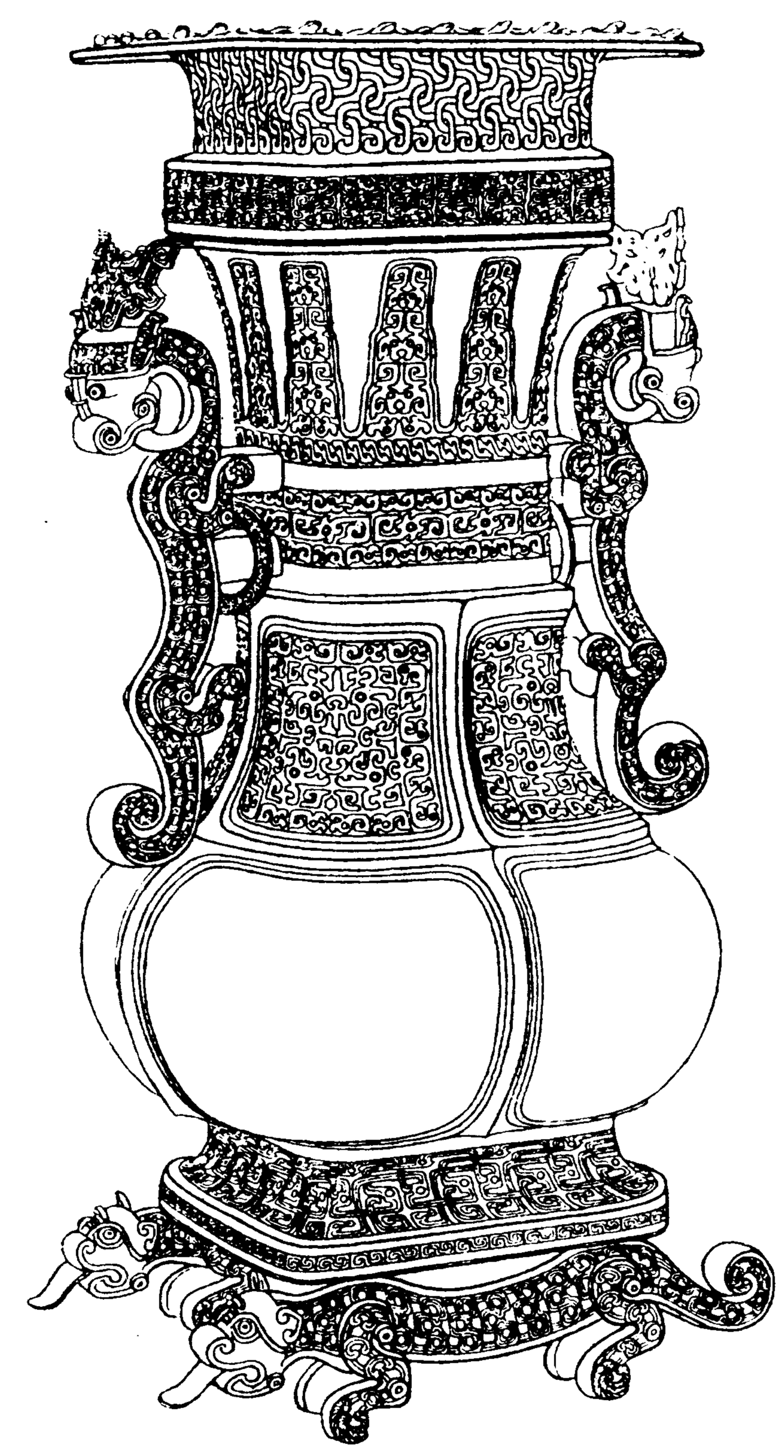
器之形制度量俱詳前第二十四圖

此器圖志定名曰甗余頗疑之及細考查此亦罍耳非甗也後得馬氏更正暗與余合不禁為之狂喜考之禮經罍彝與尊彝并重輔六尊用罍酢諸臣用罍（俱見司尊彝）酌夫人用罍（見禮器）祀社壝用罍（見鬯人）設沃水亦用罍（見少牢饋食禮及燕禮）厥用既宏厥名益彰惟其制不盡傳於後世學者無所取徵為說文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从木或从缶作罍或从皿作⿱畾皿籀文从缶回作⿱畾缶許氏解禮器本不若鄭氏詳獨解櫑字最為精到試分疏之如次櫑从木者如制度云制木為之韓詩說士以梓是也罍从缶者如鬯人云祭祀社壝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是也櫑罍與⿱畾皿皆以質言⿱畾皿則以器言凡从皿之字其器多以金玉成如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者是集韵有鑘从金謂與櫑同則後增之字非古也龜目酒尊云者或以明堂位周以黃目解之夫黃目尊即黃彝為六彝之一彝為上尊罍為下尊烏得混而為一余謂龜目者即目之隆高者左傳宣十二年射麋麗龜杜註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是其義也龜目

或麗於器或另以他物飾之故毛詩說有金飾龜目之語觀此器脰下四面俱有圜痕皆平坦無文縷恐龜目即飾此處入土後失去之耳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云者初疑許氏專指从木之櫑言故云刻木及閱毛詩說解金罍有蓋刻為雲雷象一語始悟刻木者指蓋而言不必兼指全器史記梁孝王世家云初孝王在時有罍尊直千金集解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可以為證特毛詩說省去木字說文省去蓋字非合讀不能完其意耳夫罍者尊卑男女共用之器也飾以龜目取其察視之周刻以雲雷取其施澤之溥故曰象施不窮也此器下飾雲雷上飾蟠龍取雲從龍之象其為罍也復何疑焉夫罍與瓿異罍為禮器用盛齊酒瓿為常器用盛醯醢醯醢遇銅宜敗故其器多以瓦為之博古圖卷二十所列方斜瓿等八器恐多罍類而誤目為瓿者也罍與壺又異壺之用皆以兩而復有方圜之別故其制以端嚴為要罍之施貴乎溥而不辨尊卑之差故其制以圜通為宜博古圖卷七所列八罍惟麟鳳百乳罍及饕餮罍二器為真罍其餘恐皆壺類而誤目為罍者也嗟嗟自秦政焚書蔑古三代之禮教蕩然無存漢儒本傳聞解經勦說雷同信



疑參半至宋人勠金石之學漸知以形下之器與形上之道相接匡謬正譌厥功甚偉及細審之仍不免有真贗雜陳名實互舛諸弊者因時地所限亦難苛為古人責也





右弟二十五圖　周蟠虺盖方壺

器通盖高肆尺深叁尺貳寸伍分口縱玖寸横柒寸腹圍伍尺捌寸伍分重壹仟叁佰陸拾捌兩出土時盖微破耳足俱少缺今已補齊（圖志元字弟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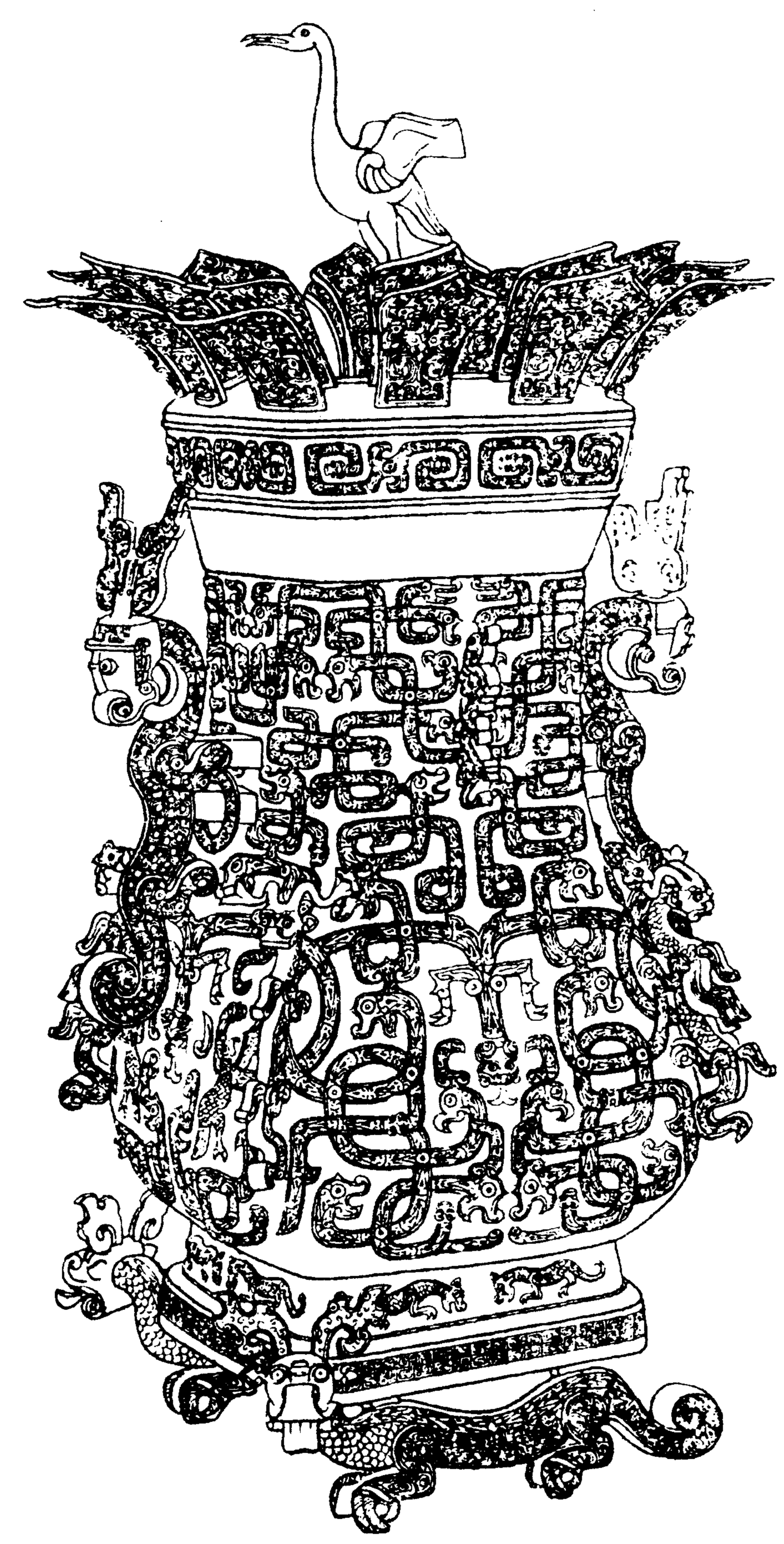
周蟠虺盖方壺考　器二

圖志曰周蟠虺尊馬氏曰周蟠虺壺

弟一器詳前弟二十五圖

弟二器與弟一器成對度量相同出土時底座殘缺今已補完（圖志元字弟二號）

右二器成對頸腹部細紋隆起惟腹部裸出之作兩龍横伏兩耳亦各以龍為之盖之四周由透空蟠虺圍成通體玲瓏剔透世所罕有出土時雖有殘缺今已補成完器矣案特牲饋食禮云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又云覆兩壺焉是壺者以兩器並用者也今二器同時發見大小相同正與古禮合又燕禮云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鄭注云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今二壺同為方形盖王者酌卿大夫士所用宜其制作精美異於凡常也哉





右第二十六圖　周立鳥蓋方壺

器通蓋高肆尺伍寸深叁尺壹寸伍分口縱壹尺零柒分橫玖寸腹圍陸尺陸寸重壹仟柒佰伍拾貳兩出土時蓋頂及耳座俱殘缺今已由殘件中尋出補綴完備（圖志元字第三號）



# 周立鳥蓋方壺考 器二

圖志曰周蟠龍尊馬氏曰周蟠龍壺

第一器詳前第二十六圖

第二器與第一器成對度量相同出土時壺底斷落蓋耳及足俱殘缺今已補齊（圖志元字第四號）

右二器成對全體蟠龍紋隆起足作兩龍橫伏兩耳均飾以龍腹部四角各有小龍麗爲蓋之四周以鏤空重瓣圍之中設浮蓋有鳥立其上作欲翔之狀氣象崢嶸更覺可貴初出土時兩鳥俱碎（一鈌頭一鈌腳）圖志以周儀飾目之不知其爲壺上物也後以其與壺蓋之斷痕相屬始命工補綴復成完璧與前兩方壺皆王者酌卿大夫士之器也案特牲饋食禮云覆兩壺鳥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夫曰蓋在南曰冪用綌則覆壺時不獨重其壺兼重其蓋與冪矣此方壺之蓋所以特殊於他器之蓋歟





右第二十七圖　周圜壺

器高壹尺陸寸深壹尺肆寸口徑陸寸伍分

腹圍叁尺柒寸伍分重壹佰捌拾壹兩出土

時兩耳俱脫今已補齊圖志曰字第一號



周圜壺考 器二

圖志曰周虺紋壺馬氏曰周虺紋尊

第一器詳前第二十七圖

第二器高壹尺陸寸貳分深壹尺肆寸伍分

口徑陸寸陸分腹圍叁尺捌寸重貳佰零壹

兩下端破裂脫兩耳今已補齊圖志曰字第二號

案此兩器即禮經所謂兩圜壺者是也燕禮

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

門西兩圜壺鄭注云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

臣道直方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

也禮有尊卑故器有等差此兩圜壺形制樸

質體量亦小其不及兩方壺之華美重大也

固宜



右第二十八圖　周圜壺蓋

高陸寸深叄寸伍分口徑肆寸伍分腹圍貳尺肆寸壹分重陸拾捌兩（圖志寒字第一號）



# 周圜壺蓋考　器一

圖志曰周觚座馬氏曰周觚座疑誤

形制度量詳前第二十八圖

此器圖志原定為觚座余案凡古器座中心多不加飾此則文鏤顯然其為器上之蓋無疑嗣以其四周文鏤與圜壺相類而口徑又相脗合故以圜壺蓋目之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六

開封關葆謙著

## 禮器類弟二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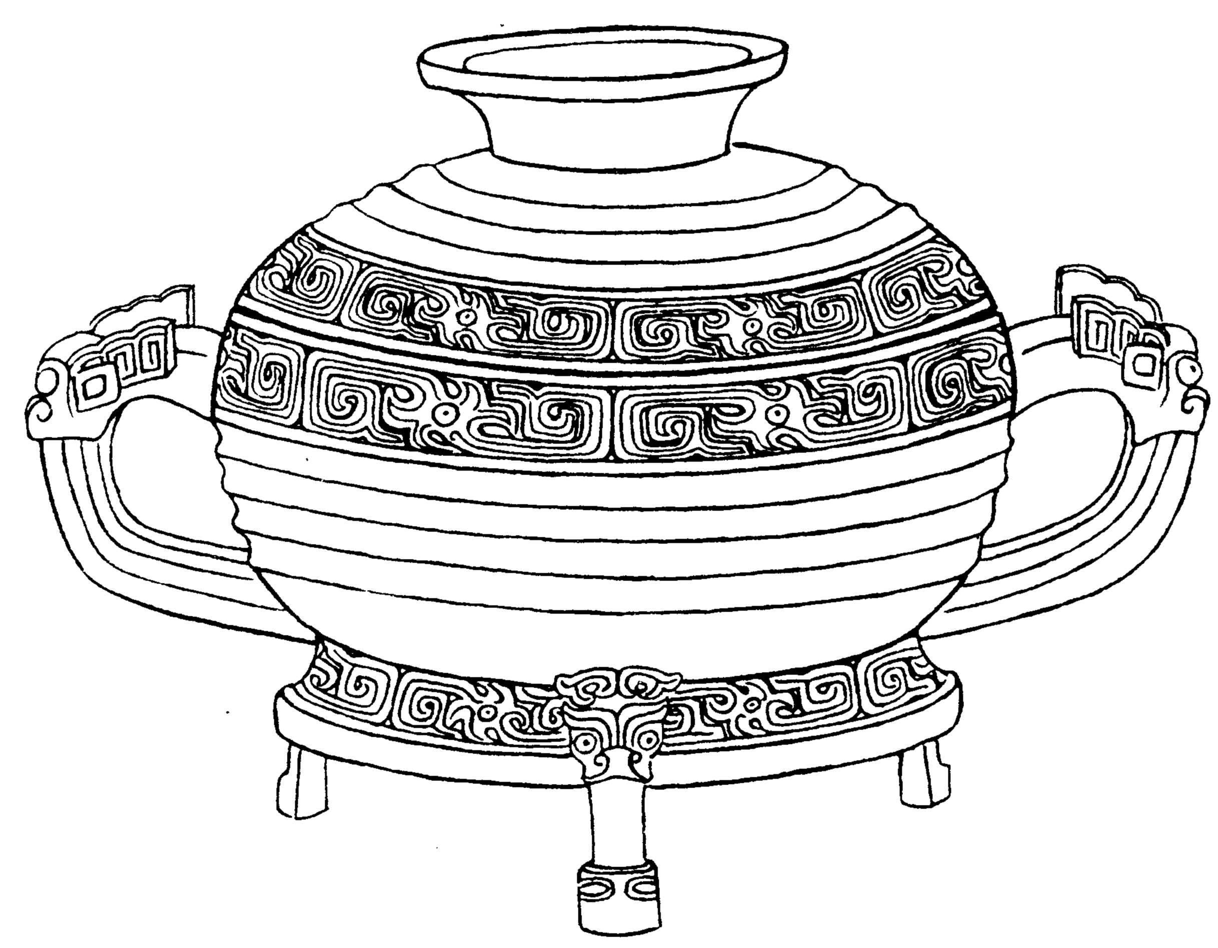
### 敦簋屬

古之聖人寓德於器因器以記禮禮器大備謂之盛德故備異饌必以鼎獻齊酒必以爵而奉齍盛者必以敦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康成曰皆黍稷器今稽鄭冢盛穀之器惟有敦簋而已

目録









右弟二十九圖　周敦甲類

器通蓋高壹尺叁寸伍分深伍寸伍分口徑壹尺零壹分腹圍叁尺玖寸肆分重壹佰玖拾柒兩（圖志月字弟一號）





右第三十圖　周敦乙類

器通蓋高壹尺壹寸柒分深伍寸伍分口徑
捌寸柒分腹圍叁尺柒寸伍分重壹佰陸拾
捌兩圖志月字第三號



## 周敦考器八分甲乙丙類

圖志曰周夔紋敦馬氏同

甲類敦四器

第一器詳前第二十九圖

第二器通蓋高壹尺貳寸伍分深陸寸口徑
玖寸柒分腹圍叁尺玖寸伍分重壹佰捌拾
叁兩圖志月字第二號

第三器通蓋高壹尺貳寸深伍寸口徑壹尺
零伍分腹圍肆尺重壹佰柒拾貳兩出土時
蓋座殘缺落一耳今已補齊圖志月字第七號

第四器缺蓋高柒寸深伍寸口徑壹尺零壹
分腹圍肆尺壹寸重壹佰肆拾兩缺三足一



耳今已補齊圖志月字第八號

乙類敦四器

第一器詳前第三十圖

第二器通蓋高壹尺壹寸柒分深伍寸伍分
口徑捌寸柒分腹圍叁尺捌寸貳分重貳佰
零肆兩出土時缺二足落一耳今已補齊圖志月字第四號

第三器通蓋高壹尺壹寸陸分深伍寸貳分
口徑捌寸伍分腹圍叁尺捌寸伍分重壹佰
陸拾柒兩原破裂落一耳蓋座殘缺今已補
齊圖志月字第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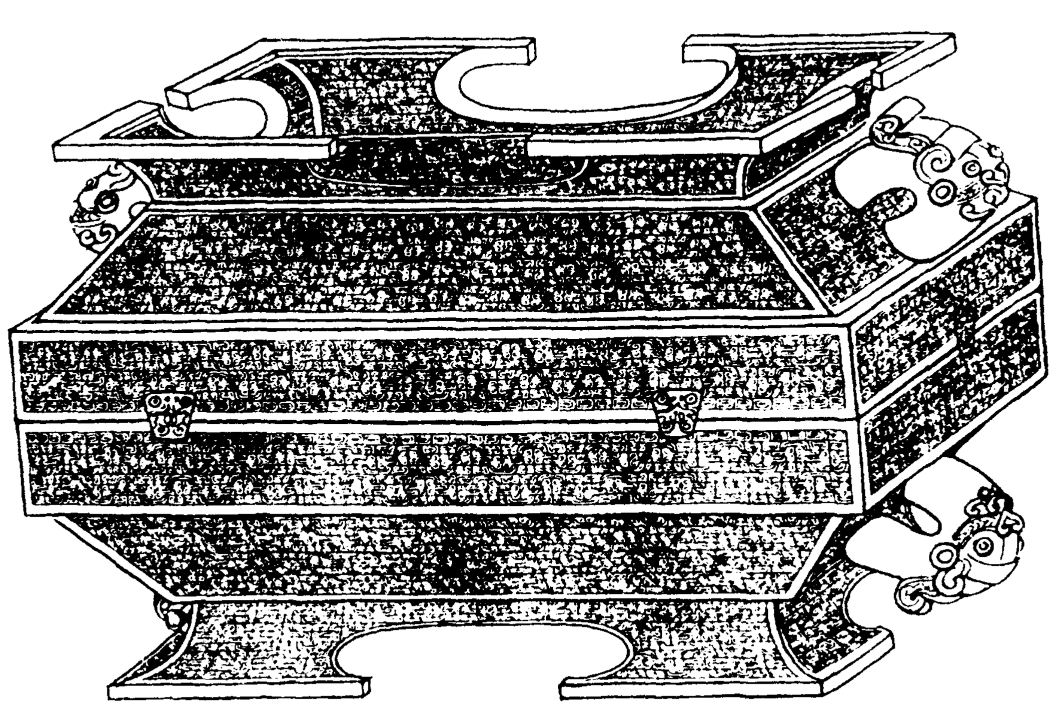
第四器通蓋高壹尺壹寸伍分深伍寸伍分

口徑捌寸伍分腹圍叁尺柒寸重壹佰陸拾叁兩器破座殘缺兩耳今已補齊（圖志月字第六號）

考敦之制興自有虞周兼四代之禮故竝用之猶之泰為有虞氏之尊山為夏后氏之尊著為殷尊合周之犧象壺謂之六尊也以其質言或以瓦或以木或以金或以玉以其形言設蓋者謂之會無耳者謂之廢以其用言祭祀時盛黍稷會盟時則盛血以上諸器皆銅質二耳三足而有會蓋盛黍稷之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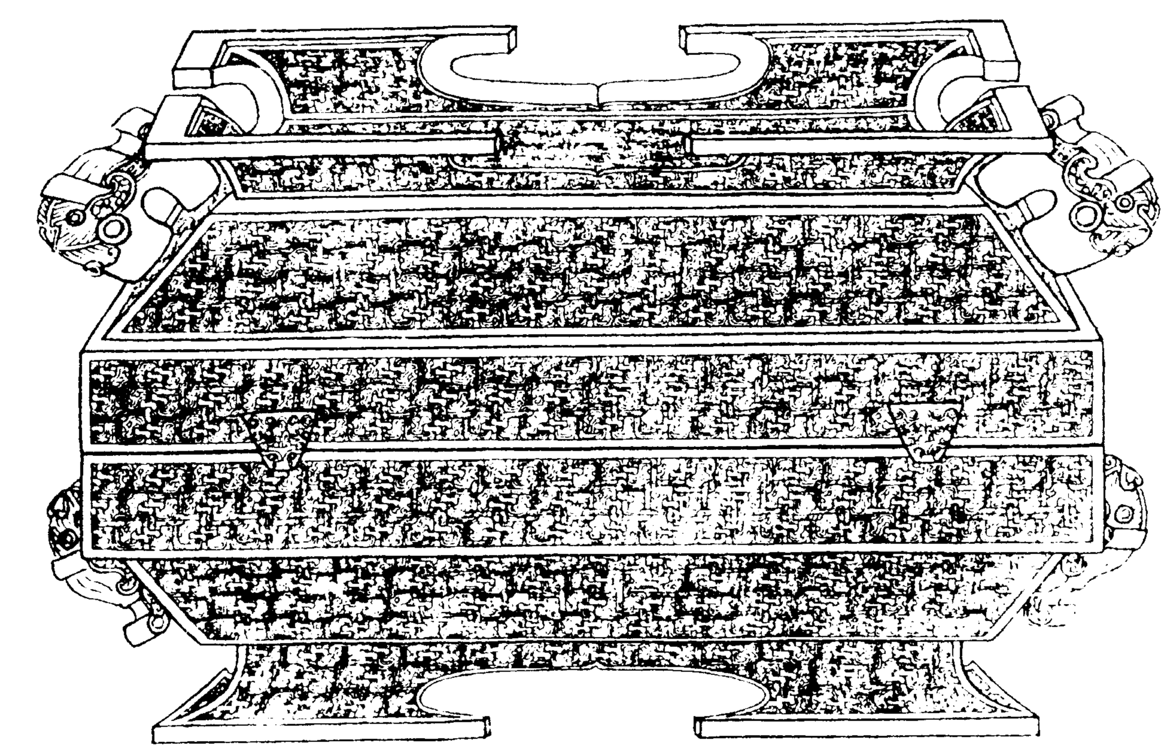
古者鼎敦簠簋之蓋可以仰置者皆名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啟會卻於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古器之蓋如此俯之則為蓋仰之則為會非特美觀亦為適用耳





右第三十一圖　周簠（甲類）

器通蓋高玖寸深叁寸口徑縱壹尺叁寸貳分橫玖寸叁分重壹佰叁拾兩原缺兩耳今已補齊（圖志盈字第二號）





右第三十二圖　周簠乙類

器通蓋高玖寸叄分深叄寸口徑縱壹尺叄寸玖分横壹尺零貳分重壹佰柒拾捌兩缺一耳足亦少缺今俱補齊圖志盈字第一號



# 周簠考 器六分甲乙丙類

圖志曰周環紋簠馬氏同

甲類簠五器

第一器詳前見第三十一圖

第二器通蓋高玖寸壹分深叄寸口徑縱壹尺叄寸叄分横玖寸伍分重叄佰壹拾肆兩簠身殘缺上下各缺一耳今已補齊圖志盈字第三號

第三器破碎不成形計存大小玖件重壹佰柒拾陸兩圖志盈字第四號

第四器破碎不成形計存大小拾肆件重壹佰肆拾壹兩圖志盈字第五號

第五器破碎不成形計存大小柒件重壹佰叄拾捌兩圖志盈字第六號以上三器均未補

乙類簠一器

形制度量俱詳前第三十二圖

右六器皆為長方狀蓋與器同形四角各有四足左右各有兩耳與考古圖所載張仲簠形制相若其為簠無疑矣簠字為說文所無古器款識或作医或作[illegible]或作医或作⿷匚益或作⿷匚古然則說文皿部有⿱⿰缶古皿字云器也从缶皿古聲即此器明堂位所謂殷之四瑚者亦此器也瑚又作胡左傳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周禮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鄭康成曰盛黍稷稻

梁器案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又云簠有蓋冪又云啟簋會（鄭注云會簋蓋也解見周敦考）禮經中言簠簋者以此最為詳實康成曰方曰簠圜曰簋（見周禮舍人注）言似是矣然觀考古圖所載師奐父旅簋亦為長方形知圜為簋一語未足依為實據也至禮圖云簠外方而內圜簋外圜而內方其中實以稻粱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此純起後儒之臆說公然行之廟堂歷千百載而不改以出土古器證之其穿鑿附會不值一哂禮失而求諸野不其然乎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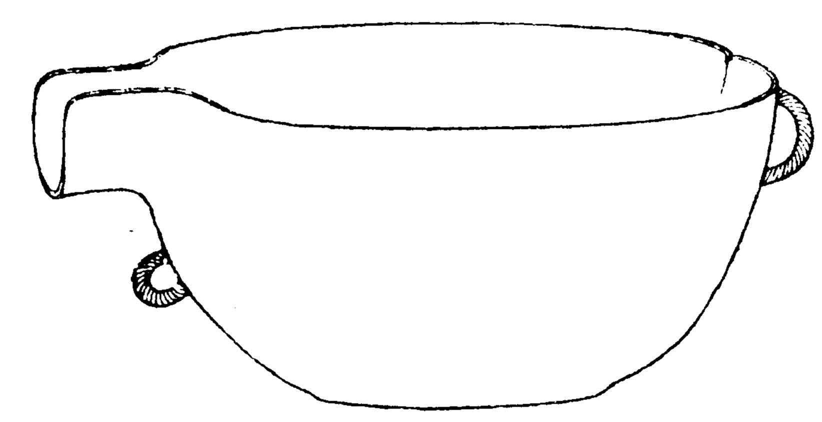
開封關葆謙著

## 禮器類第二之六

### 盤洗屬

三代以上貴德不貴器三代以來由器以觀禮由禮以見道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非重其器重其禮也鼎彝敦簠器之大者即禮之大也已列於前至若匜及盤洗等物雖屬燕器亦禮之輔也故括為一屬柿附於末

目錄





右第三十三圖　周素匜

器高捌寸伍分深柒寸伍分口徑長壹尺柒寸叁分濶壹尺柒寸壹分有流有鋬重壹佰貳拾兩沿邊及流少缺今已補齊（圖志荒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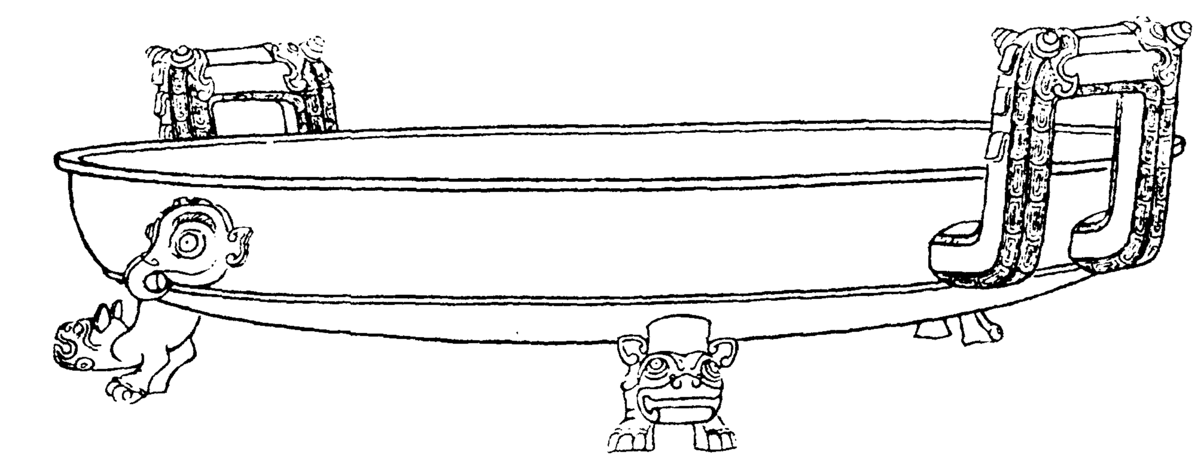
## 周素匜考　器二

圖志曰周素匜馬氏同

第一器詳前第三十三圖

第二器高柒寸柒分深陸寸捌分口徑長壹尺陸寸伍分濶壹尺柒寸有流有鋬重壹百叁拾肆兩（圖志荒字第二號）

案匜之為物腹碩流長貯物多而傾瀉易故其用甚廣證之經傳或用以注酒（說文匜佀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或用以盛漿（內則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鄭注卮匜酒漿器孔疏卮酒器匜盛水漿器）或用以沃盥（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懷嬴奉匜沃盥）一器而兼數用其形制豈能盡同王靜庵先生別圖錄中匜之有牛首蓋者以為兕觥（詳見第五卷）洵屬有見而其餘諸匜皆長鋬有足周飾文鏤恐多屬注酒盛漿之器今此二者鋬小流暢樸素無足又流下有鼻可持以助傾瀉恐專為沃盥用者故與他匜不同著錄家不事區別凡匜概以盥器目之未必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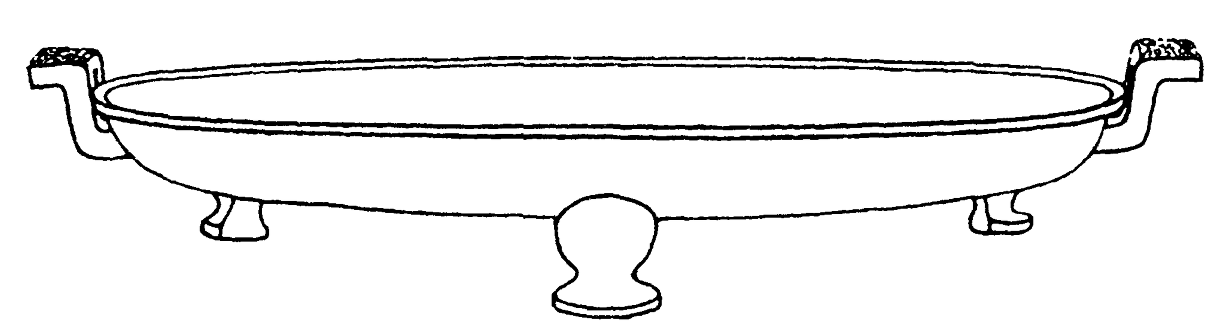






右苐三十四圖　周獸足圜盤

器圜形下有三足左右兩耳前後兩鼻盤身平素耳飾雙龍對戲狀足飾虎身下探狀鼻飾長鼻獸頭均極奇古可愛出土時殘缺不成形計存大小五塊重肆佰零柒兩今已補齊 圖志晨字第二號







右苐三十五圖　周素足圜盤

器圜形三足兩耳盤身及足皆平素耳侄於上面飾以獸頭狀華紋其上多突出之槽想係嵌珠之用者周禮有珠盤此物近之高肆寸伍分深貳寸陸分口徑貳尺耳高貳寸伍分濶叁寸伍分重壹佰叁拾陸兩原微破裂今已補齊 圖志晨字第三號

## 周圜盤考 器三

圖志於獸足者曰周獸耳盤於素足第一器曰周夔耳盤馬氏俱同素足第二器圖志曰周虺耳盤馬氏缺

獸足圜盤 一器

形制詳前第三十四圖

素足圜盤 二器

第一器詳前第三十五圖

第二器高叁寸捌分深壹寸伍分口徑壹尺捌寸耳高　寸柒分濶叁寸原殘缺重柒拾柒兩（圖志往字第一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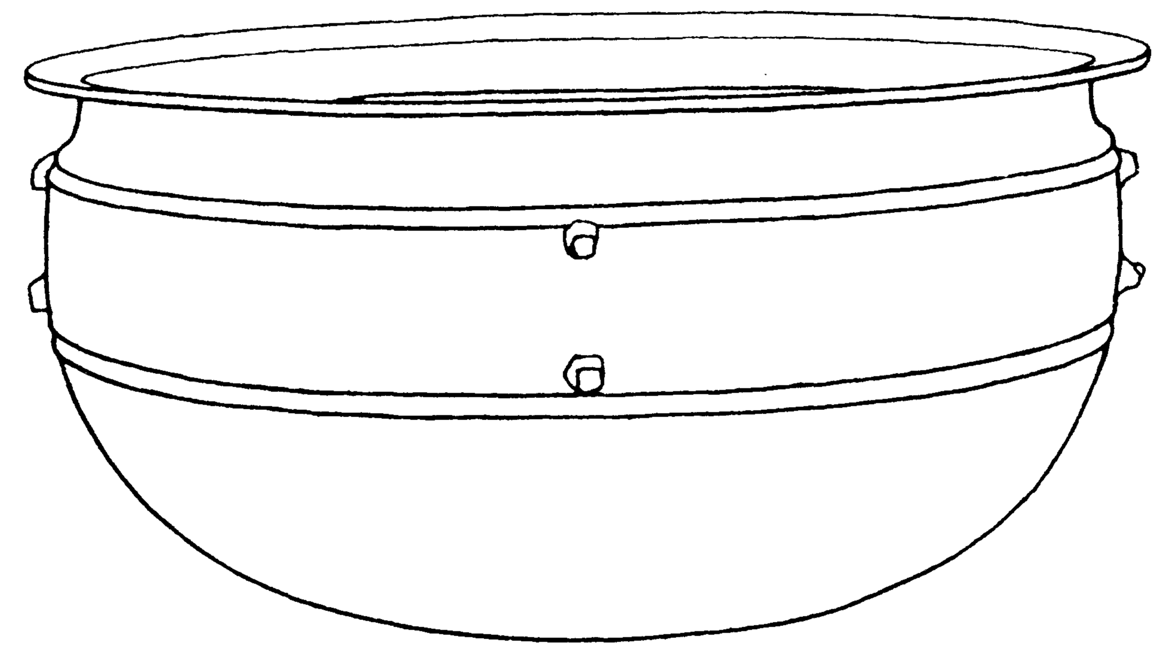
案說文槃承盤也从木般聲鎜古文槃从金



盤籀文槃从皿今字作盤从籀文也古者沃盥用盤會盟用盤造冰亦用盤制器各適其用徵有區别供沃盥者与匜為相將之器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少牢禮曰小祝設盤匜特牲礼曰尸盥匜水寔於盤中蓋古人盥手以匜沃水以盤承之故二者不可偏廢又内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不言匜而言奉水則匜自在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不曰盤而曰沃盥則盤自在也大學引湯盤之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取其日承匜水之意而借以自警凡此皆指沃盥之盤言之耳供會盟者与敦為相將之器天官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鄭康成曰敦盤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賈公彥曰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盤又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是盤然為盛血之用者凡此皆指會盟之盤言之耳供造冰用者又与常盤不同喪大記云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周禮凌人云大喪共夷盤冰鄭康成曰寔冰于夷盤中置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凡此皆指造冰之盤言之耳以上三盤雖無銘文可徵度其形制與造冰之器不類其為沃盥或會盟之用者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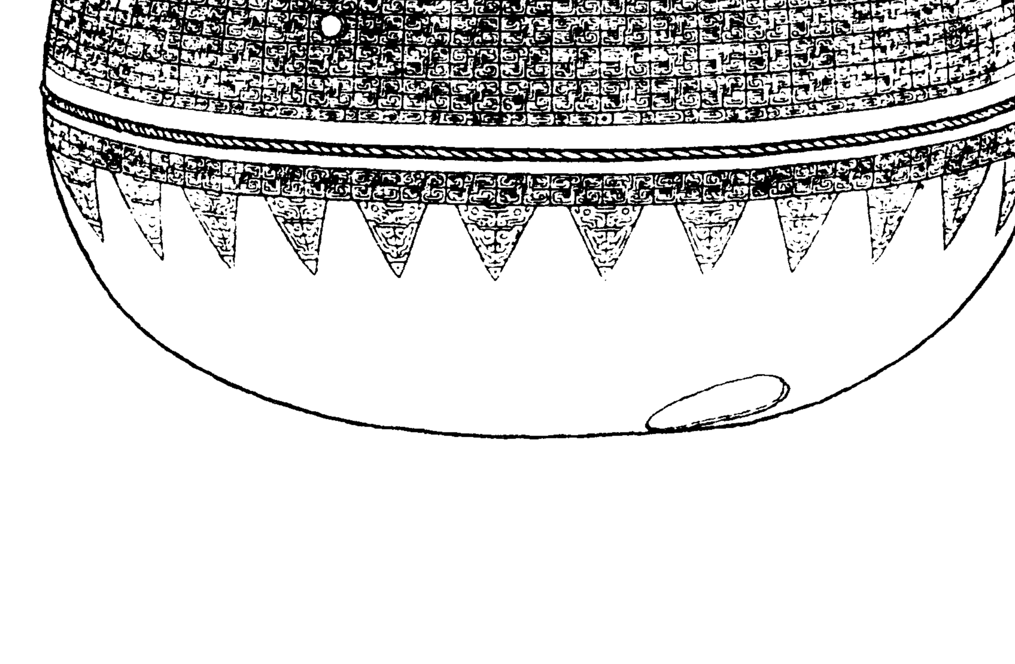




右第三十六圖　周素洗

器純素周圍有陰絃紋兩道著地無足高壹尺捌寸深壹尺伍寸伍分口徑叁尺肆寸伍分腹圍壹丈零貳寸伍分原破裂約缺肆分壹重柒佰伍拾貳兩今將洗身補就惟四面之耳尚未補齊（圖志宙字第一號）







右第三十七圖　周虺紋洗

器下有三足四面四鼻俱缺僅器身存深壹尺貳寸口徑貳尺壹寸伍分腹圍柒尺肆寸伍分重貳佰玖拾陸兩（圖志地字第九號）

此器制作不精文鏤莫胡圖志馬氏俱以鼎目之然脰下四面有著鼻痕與鼎著耳鼻者不同而與素洗相類故列其後

## 周洗考 器二

第一器圖志曰周素洗馬氏曰周鑑第二器圖志馬氏俱曰周夔紋鼎

第一器詳前第三十六圖

第二器詳前第三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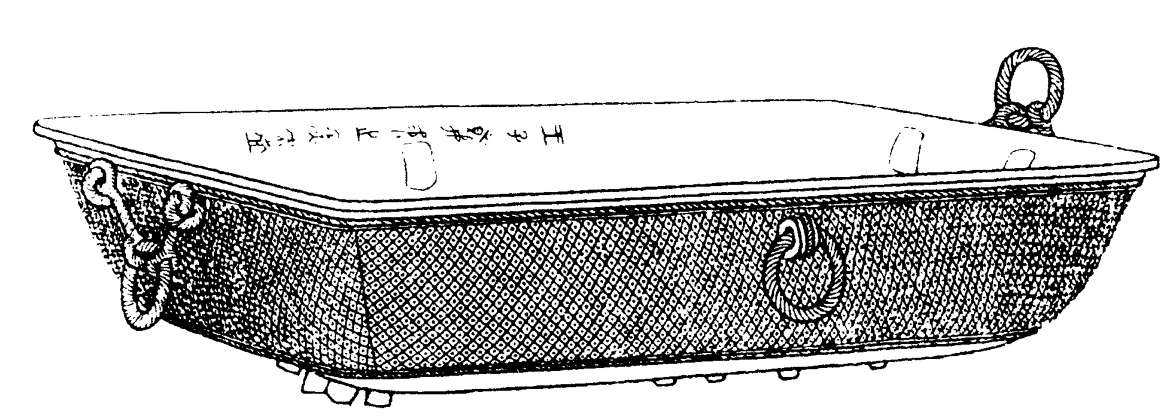
案士冠禮夙興設洗直于東榮鄭注云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又少牢禮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注云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據是知洗與枓罍為相將之器猶盤之與匜也匜小有流故不須枓罍大無流故枓㪺之各從其便也然以傳世諸洗觀之皆似盤而深故曰棄水器也又





說文洗洒足也内則曰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是洗本訓洒足因名洒足之器亦曰洗猶之盉訓調和因名調和之器亦曰盉歟或曰先有器名後因之以名其事說亦近理宜並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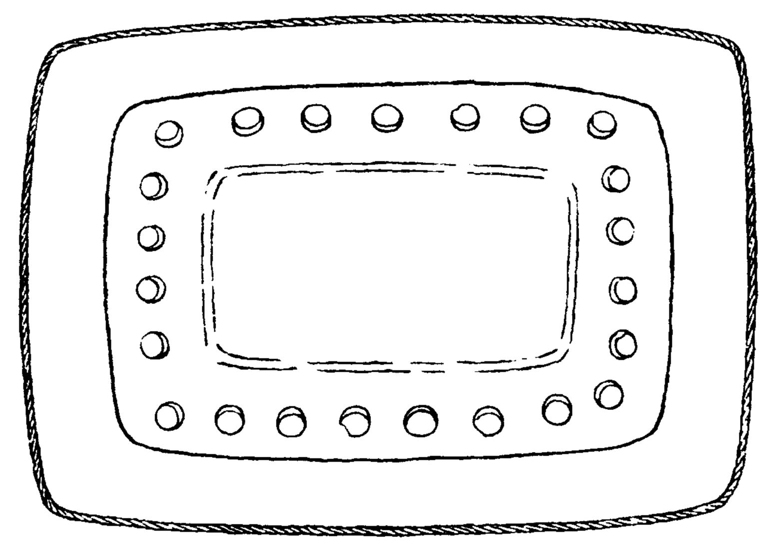






右第三十八圖　周王子方器 側面

器為長方形高伍寸深肆寸叁分口縱貳尺零陸分横壹尺陸寸重貳佰貳拾陸兩器外面滿布斜方米紋上下以繩紋界之兩端各有兩鼻每端兩鼻各承一結兩結共承一環左右各有一鼻鼻各承一環器内面於綴鼻處各有銅補痕左緣有款識一行七字底面圜列柱形殘足二十有三其器名見於款識者曰　　或釋為盤或釋為盧今附諸禮器之末以備參考 圖志長字第一號





右第三十九圖　周王子方器底面

器同前爲示其底面圍列殘柱之形故覆繪之



周王子方器款識





周王子方器考器一

圖志曰周王子方盤馬氏曰周王子盧器之形制度量款識俱見前

鄭冢古器以百數惟此器與大牢鼎有款識而牢鼎款識字畫淺細又爲銅斑所蝕婁加洗剔不易明辨是字文可稽者祇此一器而己余曩釋此器文爲王子積次之庶盤七字遂定其器爲周王子積所作藏器之地爲鄭厲公墓墓中重器即成周之寶俱詳拙著周王子積器識考中後聞海寧王靜庵先生國維釋爲王子嬰次之□盧七字安陽馬積生先生吉樟釋爲王子嬰齊之繙盤七字名有

論文獨抒己見茲竝拙著附録於左以俟博雅是正焉

## 周王子穨器識考

關葆謙



王子穨次之庲盤

識文首二字曰王子弟五字曰之均易辨弟三字[古文]以六書考之當是穨字說文穨从禿貴聲禿从儿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倉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製字未知其審案字之上半[古文]貴之古文也汗簡穨字省作[古文]下半[古文]其[古文]象禾粟形[古文]即許書人之古文奇字儿也象形孔子



曰儿在下故詰詘沇兒鐘兒字作[古文]其下部[古文]與[古文]同人伏禾粟之下故書作[古文]蓋小篆[古文]之本字也合之為穨今或作頹俚體隸作頹更相承之誤弟四字[古文]古文次字說文次从欠二聲欠之小篆作[古文]反欠為[古文]古文作[古文]旡字从之師田尊之[古文]可證[古文]之古文許書失載若以[古文]从反欠例之古文正當作[古文]沇兒鐘歙字作[古文]可証弟六字[古文]疑是庲字說文庲屋下衆也从广[古文]古文光字許書於光之古文有[古文][古文]二形魏三體石經古文光字作[古文]今作[古文]疑是[古文]之省文置广下或古文庲字如

此末一字下从皿上作[古文]其[古文]似為[古文]近今合之似為舟載皿上以盤字釋之差近今審其器四面有環下有足二十有三其製甚異俟詳考之庲盤云者或取庲具百物之義亦如寶鼎鉦鐘旅簋餴簋之類乎（案詩小雅楚茨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箋云庶肜也庶盤云者作盛肜盤解亦可又周禮秋官掌除毒蠱者有庲氏鄭氏注云庲讀若藥煮之煮庲亦有煮意然與此器情事不類）次次舍也王出宮張帷幕於停所謂之次周礼天官有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鄭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仲尼曰犧象不



出門嘉樂不野合王出宮必更共器用以與朝廷宗廟有別天官王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是王次有器固其常也其曰王子穨次之庲盤者意即子穨奔溫奔衛時自比於王次合諸侯更共之器故此器系之於周

周器不出東都雒邑而出鄭國之墟者何故（案古鄭城在今新鄭縣西北二十五里）且同時所出有鐘鼎尊彝敦簋匜洗等百有餘事之多體質名貴更非伯爵如鄭所宜有者余既釋此器文定為周王子穨器復因人以考事因事以証地始知藏器之所為鄭厲公墓殉

埜之器即成周之寶積器入鄭有自來矣考出器之地中有墓穴深三丈形橢圓丹沙底内有殘骸三古玉三及貝殼等物三百數器物環列其外亦作橢圓形其為古墓遺跡可知新鄭於春秋為鄭地所見之穴兆域森嚴其為鄭先公之墓又可知鄭國之開基也自桓公徙民武公居之至莊公始強盛厲公則爭而得得而失失而復得鄭國之弱自茲始桓公死幽王之亂其埜所無考武公莊公相繼為平王卿士有功於民而不膺此厚埜而謂厲公者何也曰以子積器故案左傳王姚嬖於莊王生子積有寵及惠王即位（惠王僖王子莊王孫）子積曰五大夫作亂魯莊十九年冬假燕衛之師逐王自立王居於櫟二十年夏王及鄭伯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竹書紀年云惠王二年王子積亂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玉蜮射人荒誕不足信然日多取玉曰取寶器則周物入鄭者必夥王子積器意在其中二十一年夏鄭伯將王與虢叔同伐王城殺王子積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王以鄭伯有克復之功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不聞有歸周寶器之事左氏特書曰鄭伯之享





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鄭伯既以一爵之故與王室有惡入鄭之物更無還周之理然亦不見有留鄭之跡也煌煌寶器究歸何有考鄭伯正於是歲五月卒是為厲公距爭爵之時不逾月其與此器攸關昭然可見文公内承父志外怨天王盡舉周器以殉亦意中事此周器所以入鄭而不返而厲公之埜所以獨厚也歟不然安能使希世之寶封閉地中待吾人摹挲考訂於二千年以後耶春秋於莊公二十一年書曰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二月埜鄭厲公注曰八月乃埜緩慢也案春秋無嗣君緩埜有師緩埜厲公卒文公立鄭國無事猶且緩慢至八月之久者厚營埜具之故目自古器嵌見以来摯求者衆矣咸欲獨抒己見以補史乘之闕尚無確定其器為周器墓為厲公墓者今以器文証之與經傳悉合然則是器也不啻為王積作紀且代鄭厲作志為金石之學所以特重其文字者以此（癸亥冬十月）

王子嬰次盧跋　　海甯王國維

新鄭所出銅器數百事皆無文字獨有一器長方而挫角者有銘七字曰王子嬰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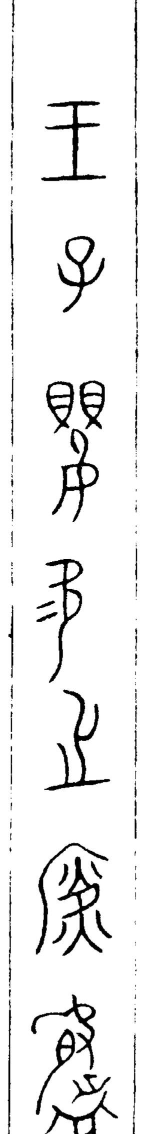
之□盧余謂晏次即嬰齊乃楚令尹子重遺器也說文貝部賏頸飾也从二貝又女部嬰頸飾也从女賏賏其連也是嬰賏一字案男子頸無飾賏益施於女子故字多从女作嬰此器又省作晏从一貝與从二貝意無以異也又齊次古同聲故齊聲之字多从次聲徵之說文則餈鑇同字鼈鼁同字粢穧同字經典資斧多作齎斧牆茨亦作牆薺采茨亦作采薺粢盛亦作齍盛蠐螬亦作資螬又齊威王之名史記六國表田敬仲完世家魯仲連傳並作因齊戰國策作嬰齊而傳世陳侯因資敦陳侯因資戈作因資資亦齊之異文也則晏次二字即嬰齊無疑古人以嬰齊名者不止一人獨楚令尹子重為莊王弟故春秋書公子嬰齊自楚人言之則為王子嬰齊矣子重之器何以出於新鄭蓋鄢陵之役楚師宵遁故遺是器於鄭地此器品質制作與同時所出他器不同亦其一證然則新鄭鄭墓當坐於魯成十六年鄢陵戰役後乃成公以下之墳墓矣

說文盧飯器也又云凵盧飯器以柳為之盧者凵盧之略也字亦作筥說文云筥𥳓也又云𥳓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為𥳓又



作簇方言云簇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笿簇笿簇即凵盧合言之又謂之筥笿籚士昏禮注云笲盖如今之筥笿籚矣余謂筥簇盧籚本是一字隸釋所錄魏三字石經春秋筥之古文作□篆隸二體作筥□者籚或盧之譌略上虞羅氏藏鄺侯敦鄺侯亦即筥侯又藏闌丘□□戈闌丘亦即閭丘足證筥盧之為一字矣詩采蘋傳方曰筐圓曰筥今世所傳古簠簋皆長方形惟四隅則簠方而簋圓而簠亦有匡名定邸藏炑家父簠其銘曰炑家父作中姬匡海豐吳氏藏史宂簠其銘曰史宂作旅匡此二器余皆未見然諸家著錄皆謂之簠則形之類簠可知類簠者謂之匡則類簋者自當為筥此器下歛上侈似簠而四角橢橢似簋其四旁有耳而下無跗又與簠簋均異不知定邸及吳氏之匡其形制如何疑亦類此而銳其四隅者筐筥本字本不从竹故不必以竹為之又知筐方筥圓亦如簠方簋圓非正方正圓之器也

王子嬰齊鐈盤釋文　馬吉樟



右王子嬰齊鐈盤銘七字據黃議員佩蘭拓本摹入釋文如左

嬰字□右有□饌餂可辨定為嬰字次字與石鼓第四□□之敕字偏旁相類定為次字說文次不前不精也俱有齊意易夬次且馬注次齊古通旅資斧漢書引作齊斧說文齎稷也或作粢詩牆有茨說文作薺皆次齊通用之證春秋左氏傳朝于嬰齊而夕于側又子蟜賦野有蔓草注子皮之子嬰齊也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漢書古今人表鄭子嬰齊子亹弟（左莊十四年傳傅瑕殺鄭子注莊公子八人傳惟見子忽子亹子儀八人姓名記傳無聞）史記南越王遣太子嬰齊朝漢古人多以嬰齊命名幼而徇齊之意此偁王子



嬰齊文秀體長與王子申盞盉相似無從證為何時絕非成周盛時之器也

□疑古燔字說文燔燔義別經典通用膰火部燔爇也爾雅祭天曰燔柴（說文作祡）周禮春官禋祀實柴槱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生煙所以報陽禮記祭義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應作燔者也炙部䊩宗廟火孰肉天子所以饋同姓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䊩焉左襄二十二年傳與執燔焉穀梁定十四年傳生曰脤孰曰膰周禮大宗伯以脤（說文作祳）膰兄弟之國孟子告子燔肉不至此應作䊩者也說文無膰字隸省火為膰而燔為假借字質言之燔燎升煙肉不可食䊩火孰肉可食者也鄦惠鼎□于圖室阮吳皆釋作燔从火从□省□古番字此器□下从炙上从厂象䊩器之盛而燔肉于火中也攷說文釆象獸指爪分別也番獸足田象其掌釆之與番分體合體形少異而義無差別觀加□之□為審之古文可知也釆古文作□□即□之側面番或作蹞煩从樊得聲又釆部□古文作□□火在口中穀梁傳孰曰膰音義膰音煩本又作煩皆可為古文番作灰之證□應定為古文䊩或謂器文□从夕不从夕特范文饌餂耳攷說文段注炙从肉在火上又引長孫訥言曰見炙从肉莫問厥由輒意形聲固當从夕據此知小徐本火部有炙字云炙也从火夕聲蓋唐以前或用羼入許書雖从夕不从夕正可證長孫說之確也



盤槃之籀文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令舟旋者也兮伯史頌魯伯厚諸盤皆以般為盤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般仲□殳舟左右易位此則移□于上而□作方形兩舟不省（癸亥臘月）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八

開封關葆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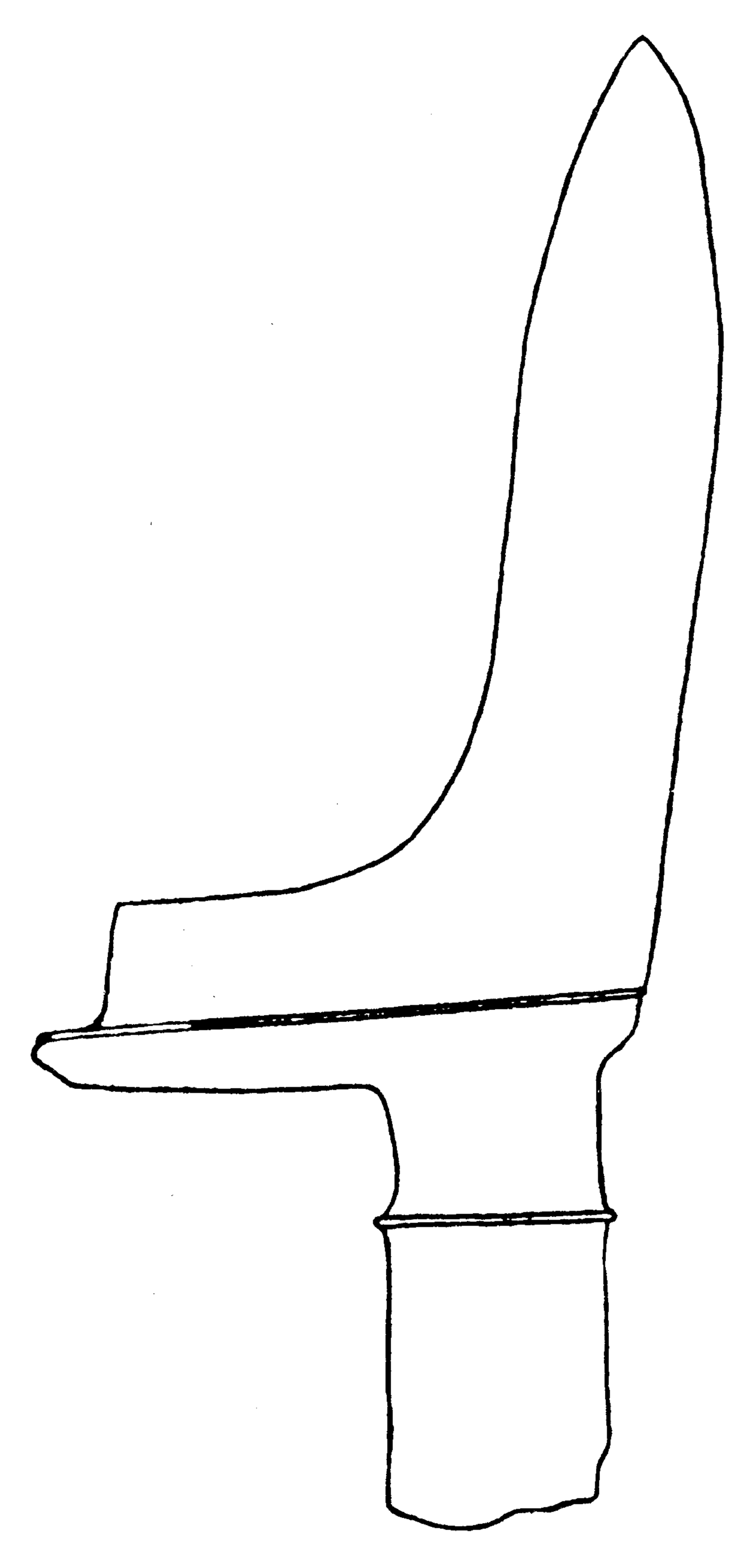
## 兵器類第三

周禮廬人為廬器其類有三曰句兵戈戟之屬是也曰刺兵矛是也曰毃兵殳是也故曰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毃兵同強鄭冢所出扵廬人所掌者略備今分屬扵下俾留心古兵制者得以覽焉











右第四十圖　周戈頭

器長壹尺壹寸柒分胡下少缺重拾兩圖志調字

第一號

## 周戈考 器二

圖志曰周戈頭馬氏鈇

第一器詳前第四十圖

第二器斷餘三截共重陸兩圖志調字第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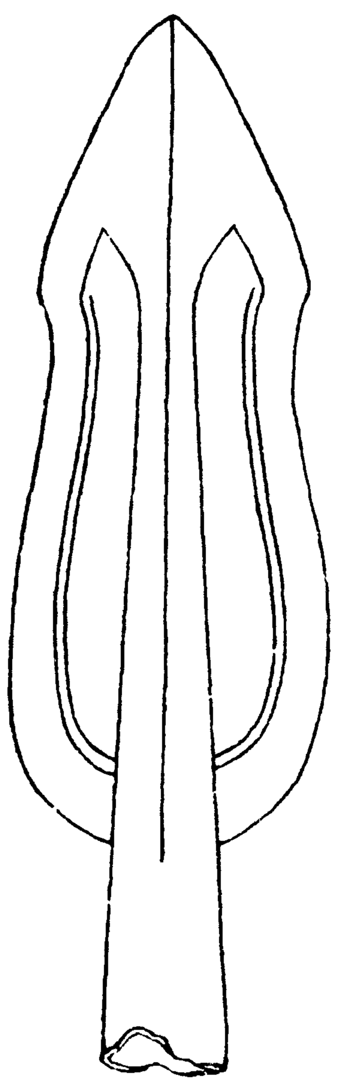
案戈之制古人記載甚詳說文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此言戈之體也釋名云戈句孑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此言戈之用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柲柄也此專言戈柲之制者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此專言戈頭之制者也出土之器柲已無存僅戈頭在耳又殘缺不



全然平頭句孑之義尚因此畧可證爲夫戈句兵也有內有胡有援胡援之辭自來皆祖先鄭援直及也胡其孑之說案先鄭未明乎頭之義誤認援為直及是其失也至其所定援胡內部位並不為錯自宋黃長睿駁爲而清程瑤田和之於是先鄭之說遂不攻自破黃氏長睿曰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劒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刓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為直小禮圖從而繪之若矛塑然誤矣說見東觀餘論程氏瑤田曰攷戈如劒橫出稍倨所謂援八寸也援之下近柲為



胡連上為刃所謂胡六寸也其橫貫於柲而外出者凡四寸所謂內倍之也戈戟之金非冒於柲之首皆為之內橫貫外出且於胡之近柲處為三孔纏縛於柲以固之古戈戟時有存者覈之可知也說見通藝錄今以周黃鍾律管尺與冢中古戈相較其橫出之刃八寸所謂援四之也其橫貫柲而外出者四寸所謂內倍之也惟附柲之胡殘缺不完他戈多有三孔此亦無之然以意度之與胡三之之語不至懸殊益信黃程之說之確而正先鄭之譌已



右第四十一圖　周矛刺

器長捌寸壹分濶貳寸伍分後圍微缺重肆兩（圖志呂字弟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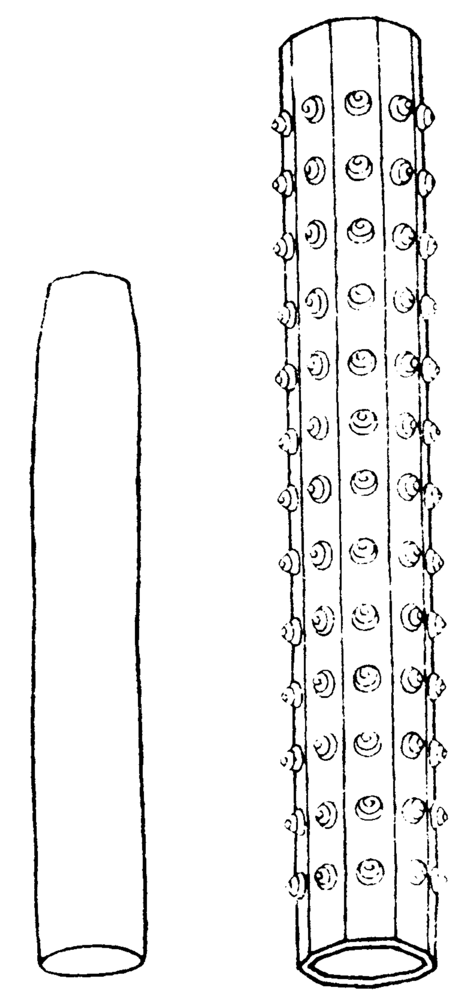


## 周矛考 器一

圖志曰周箭頭馬氏缺

器之度量詳前第四十一圖

此物首銳中濶而後有圍或曰箭頭或曰矛余案周禮冶氏為殺矢刄長寸鋌十之重三垸今此物長漢尺捌寸壹分其非箭頭可知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詩魯頌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所謂建於兵車者此也周禮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康成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矛常有四尺即二丈也與說文合夷矛長於酋矛非常用之物故說文專就酋矛言之廬人亦然廬人又云凡為酋矛叁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其一以為晉圍叁分其晉圍以為刺圍案刺即矛頭矛為刺兵故不言頭而曰刺以別於戈之句兵也冢中所出正是此物故以矛刺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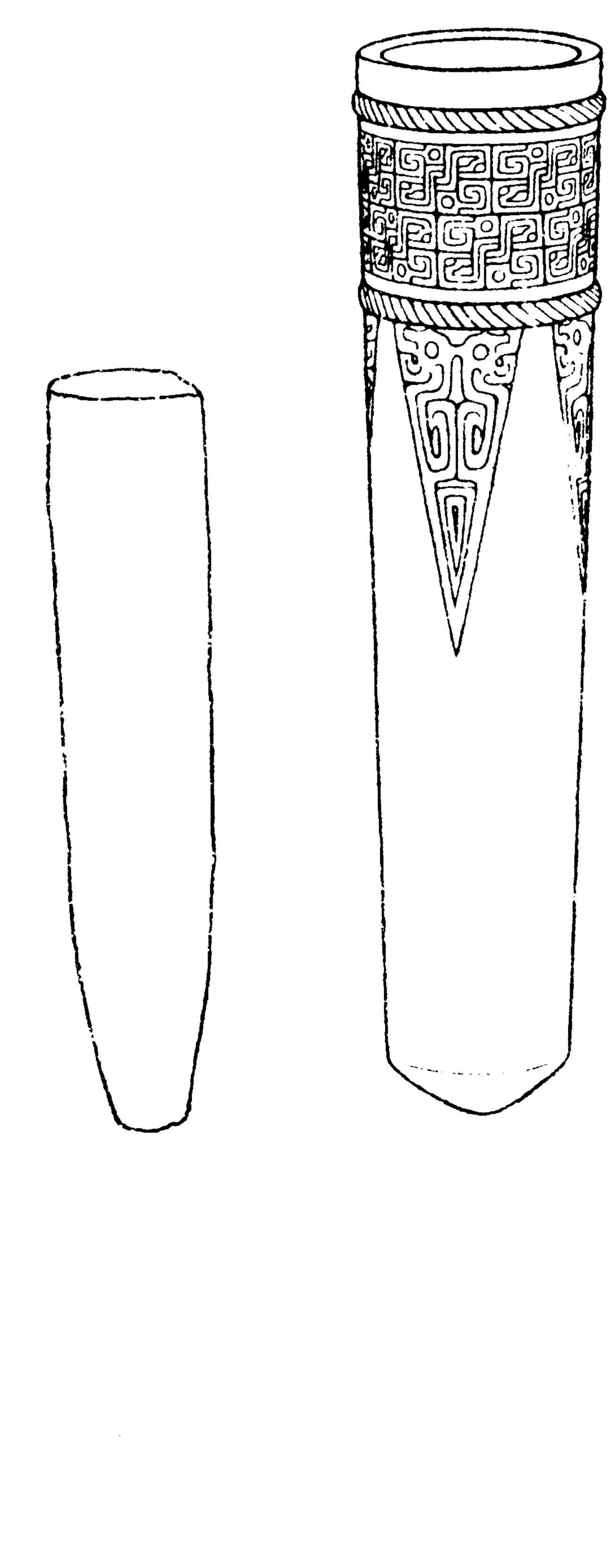




右第四十二圖　周殳首 朽木附

器為八觚狀每面有隆起之螺旋十四枚長壹尺壹寸捌分口徑壹寸陸分內含朽木一段共重叁拾壹兩伍錢 圖志餘字第一號







右第四十三圖　周殳晉 朽木附

器圜形長壹尺肆寸伍分口徑叁寸貳分重陸拾叁兩內含朽木一段長壹尺零伍分圜圜捌寸重伍兩捌錢 圖志餘字第二號

# 周殳考 殳首殳晉各一

圖志第一器曰周栗紋仗鐓第二器曰周蟬紋仗鐓馬氏缺

第一器詳前第四十二圖

第二器詳前第四十三圖

右二器皆鈍首無刃其中各餘朽木一段前一器作八觚狀外有隆起之螺旋紋（圖志作栗紋非是）後一器為圜形外有葉紋（仰曰山紋俯曰葉紋圖志作蟬紋非是）證之禮經乃殳兩端之物而圖志統以仗鐓目之蓋未之詳考耳說文殳以杖殊人也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于車上使殊離也詩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毛傳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據是知殳為夾輔王車所執無刃之毄兵也周禮廬人云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叁分其圍去其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鄭康成曰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玄謂首殳上鐏也據是知殳之上下皆有銅鐏上鐏曰首下鐏曰晉（鐏通作鐓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字亦作鐓）今以八觚為殳首圜圍者為殳晉藉以明古殳之制豈非千古之快事哉賈氏周禮疏曰鄭云圍之大小未聞則二者未知麤細也今殳首之口徑壹寸陸分而殳晉叁寸



二分恰為首圍之二倍此又可補鄭賈所不及矣廬人之廬桂未谷謂當是籚之借字說文籚積竹矛戟矜也殳下亦云殳以積竹八觚據是凡廬人所為皆宜以積竹為之明矣今殳首及晉內各餘朽木一段紋理明晰顯與積竹者不合是又何哉不知典冊所載多守其常而實事推移每適其變如陶人為甗旊人為簋卒皆瓦器而出土甗簋銅器為多居今考古此類甚夥又安得盡為古人病耶

# 鄭家古器圖考卷之九

開封關葆謙著

## 陶器類第四

### 陶器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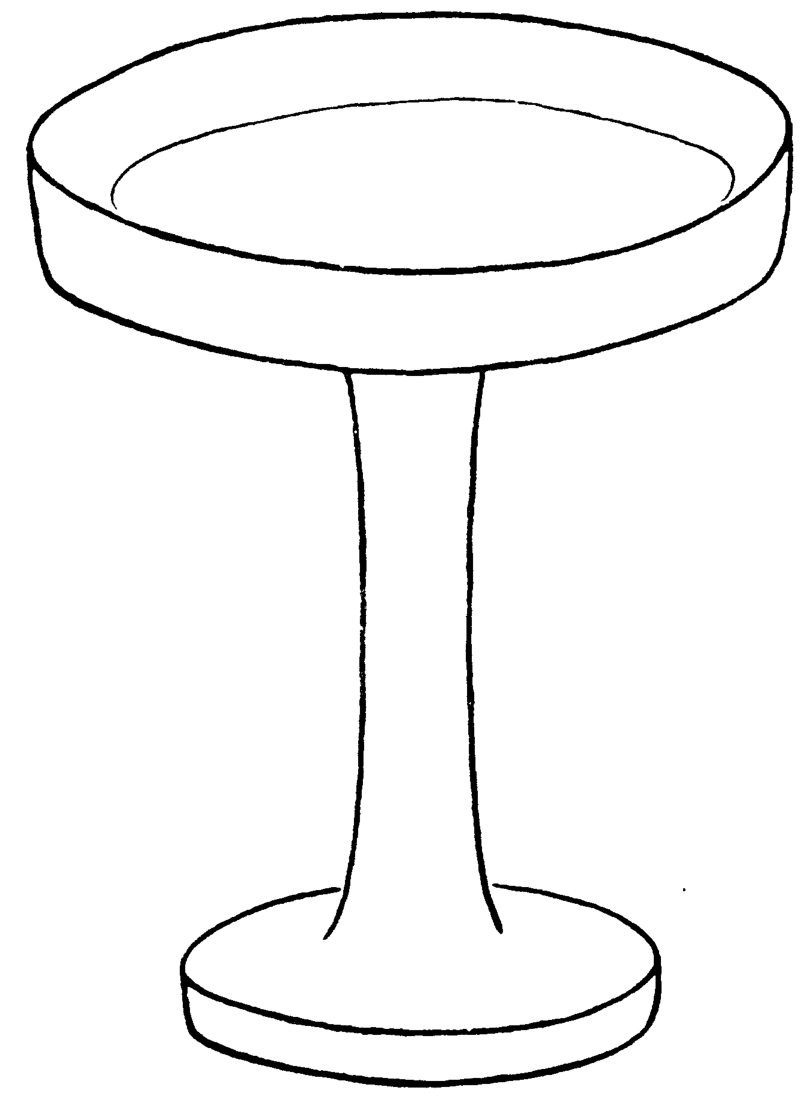
原夫古人制器首尚陶旊因其髻墾薜暴始易木金然尚質之器仍不改也故另立一類俾與金玉等器相分抗焉

目録









右第四十四圖 登

器高柒寸叁分深壹寸口徑伍寸叁分原破為兩半後黏整圖志云字第三號

## 登考 器四

圖志曰周瓦豆馬氏鈌

第一器高捌寸深壹寸貳分口徑陸寸捌分原破為三後黏整而邊微鈌（圖志雲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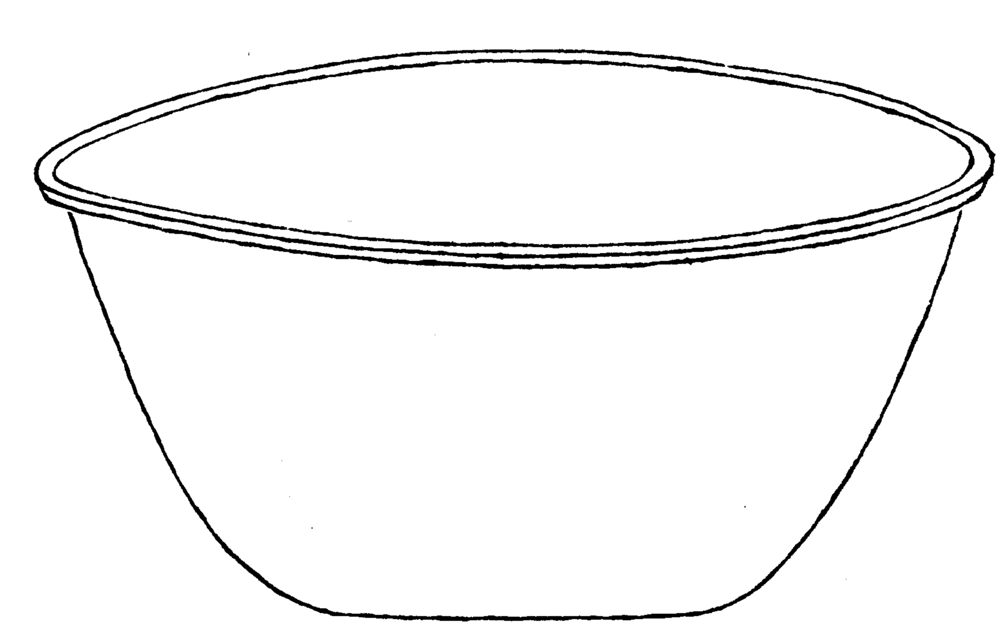
第二器高柒寸叁分深壹寸口徑伍寸原破為貳後黏整而邉有數鈌（圖志雲字第二號）

第三器詳前第五十三圖

第四器高柒寸捌分深壹寸貳分口徑伍寸壹分原破為貳後黏整邉微鈌（圖志雲字第四號）

以上四器原名瓦豆余案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故以更今名





右第四十五圖　瓦鋗

器高叁寸叁分深叁寸壹分口徑陸寸伍分

底破壹孔（圖志陽字第一號）

## 瓦銷考 器一

圖志曰周瓦銷馬氏鈌

器之形制度量詳前第五十四圖

此器圖志原名瓦銷案說文銷小盆也周禮陶人為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鄭康成曰量六斗四升曰鬴二鬴一石二斗八升也此器量既不如此大而厚亦不若陶人所云是正合許氏小盆之說故仍其原名

案新鄭古器送汴時襍有古陶器二十餘件中有素陶鼎一絃紋陶鍾一對鹿頭魚紋磚一云是新鄭周紳上圖家藏物外附宋銅像對一又花紋磚六云是新鄭王紳公珍掘井所得審其物恐皆漢製鼎鍾原注周器恐未必然又有瓦筩六亦漢時物原注秦瓦當誤不注所自出余聞新鄭縣紳許子琴云物由城內縣馬隸掘出亦王紳公珍家物又有宋黃磁碗二宋青磁碗一聞係啟冢時所獲惟鄭墓距地面深三丈餘此碗距地僅及一丈顯係宋人冢墓誤加鄭墓上者與周器無涉也上列登銷等物皆簡樸不文是否出自鄭冢抑是否周物皆無之徵姑列於此以備一格云爾



# 鄭冢古器圖考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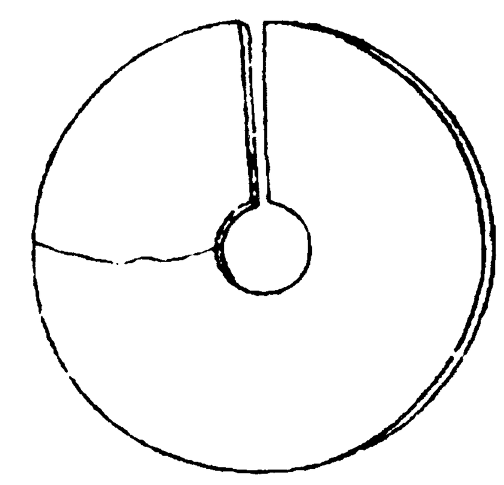
開封關葆謙著

## 玉器類第五

### 玉器屬

玉者古人之所寶而今人之所罕考古者皆分別部居不與他器襍廁故呂氏考古列古玉為一編宣和古玉與博古而並重後有作者莫之能違今此屬品雖無多倘亦好古者所不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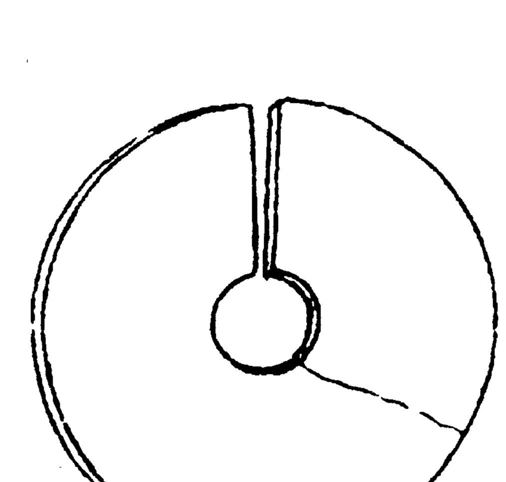
目錄





右第四十六圖　周玉玦一 圖志爲第一號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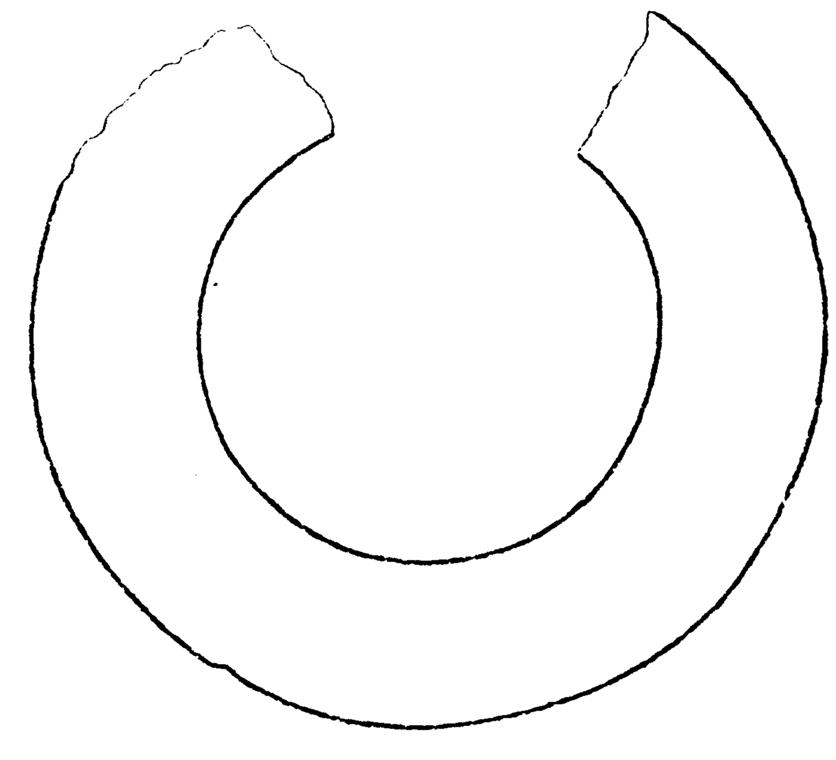
右第四十七圖　周玉玦二 圖志爲第一號字二

## 周玉玦考 五件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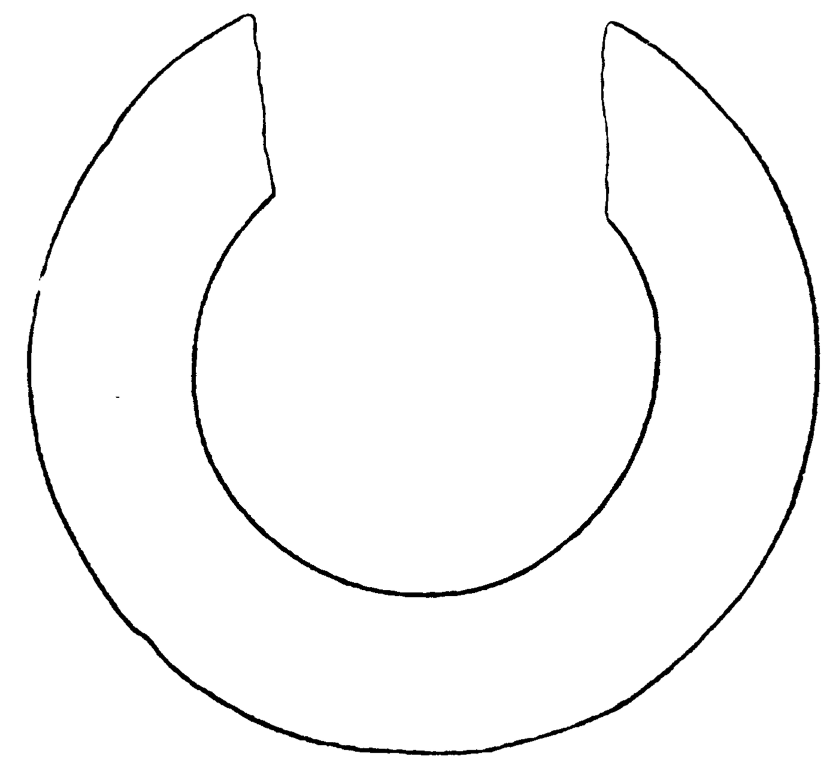
圖志曰玉玦馬氏鈌

此器共五件俱爲圜環狀而鈌其一邊整者三而破者二大者圜徑壹寸捌分小者壹寸伍分厚皆不盈分蓋古之玉玦也白虎通曰君子能決斷則佩玦韋昭曰玦如環而缺說文玦玉佩也从王夬聲九歌注曰玦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則還與玦即去也左傳閔二年衛懿公將與狄戰與石祁子玦與甯武子矢使守史記項羽本紀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此皆使之能決斷也玦又有以金爲之者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此與玦即去之義也今鄭家所獲五玦靳薦卿師長自佩者一送康南海陶雲鶴者各一皆完整其遺存保存所中者僅二破玦如上第四十四圖及第四十五圖所繪者是也



右第四十八圖　周破瑗一 圖志來字第一號一





右第四十九圖　周破瑗二 圖志來字第一號二



## 周破瑗考 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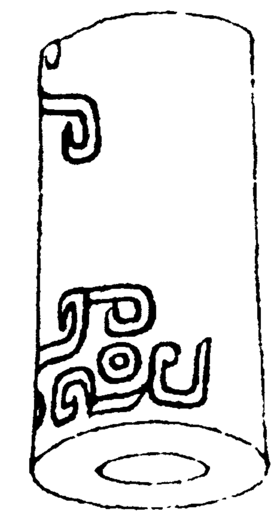
圖志曰玉玦二斥馬氏同

此二器俱作圜環狀圜徑貳寸柒分各缺幾四分之一原以玉玦目之余疑其非使其為玦不宜俱於缺處斷去不使缺口遺跡有一存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今此二器孔大邊小即好倍肉之謂更名破瑗不亦宜乎

右第五十圖　玉琯一　圖志為字第二號







右第五十一圖　玉琯二　圖志為字第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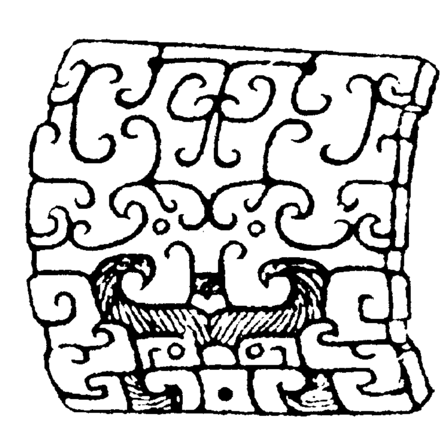
周玉琯考 器二

圖志曰環文玉件馬氏鉠

此二器一為淺豆色僅一面雕鈎狀飾紋為完全管狀（如第五十圖）一為淡翡色全體雕鈎狀飾紋一邊鉠口為玦狀（如第五十一圖）蓋古貫玉飾之琯也五音集韵曰琯古患切音慣貫玉飾也即此物古律管用玉字亦作琯則非此物









右第五十二圖 文玉（圖志未字第一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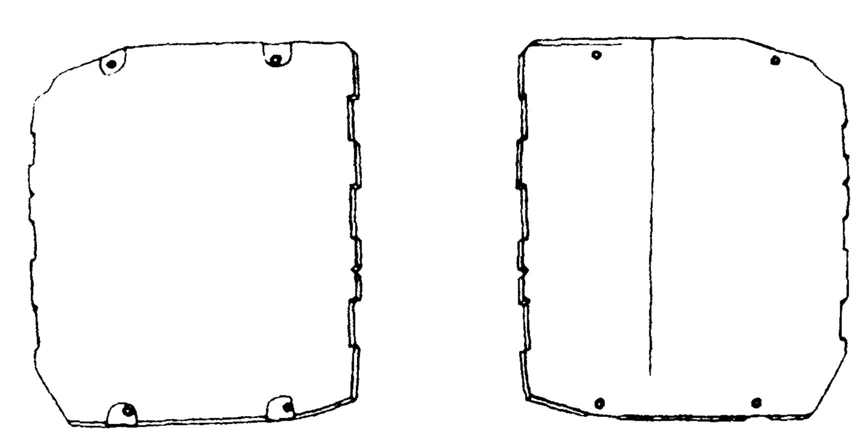
周文玉考 器一

圖志曰文玉馬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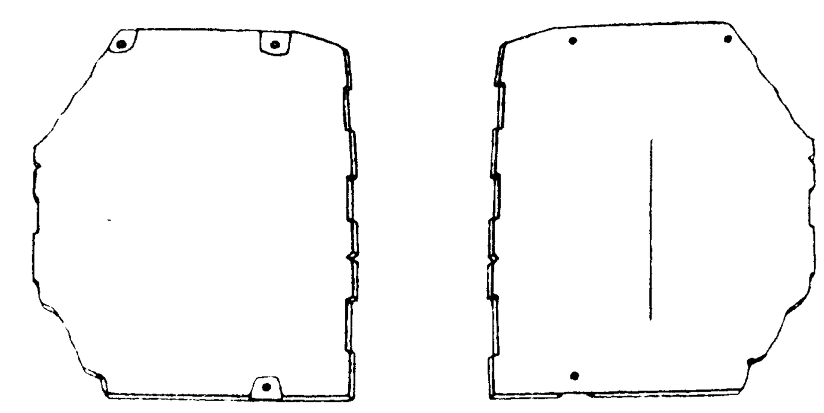
此物為瓦状面上刻鉤雲及虎頭等紋刀工精細為鄭冢中諸玉器之冠其上緣有孔二下緣有孔一蓋綴於冠帶間之文玉也







右第五十三圖 玉片一 圖志為字第四號一



右第五十四圖　玉斤二　圖志為字第四號二



## 周玉斤考 二件

圖志曰玉斤馬氏缺

此二件皆長方形縱叁寸橫貳寸肆分厚不盈分均有硃砂浸兩邊有齒上下各有眼一對一面平坦於眼上皆有槽一面有直畫一第一器缺一角第二器缺其二角其用未詳

或曰玉為古人所貴以其有益死者形骸故冢墓中尤不可少今鄭冢所列重器以百餘計而古玉如是寥寥何也傳聞當啟墓時得玉盈匣後不知歸於何有詢之當其事者或力辯其誣予於汴梁市上曾覩古玉數塊面染長砂與上列諸玉色澤相類其為冢中遺物無疑然則玉之不翼而飛者更難意料正不得以保存所有而限之也倘有好古君子留心採訪將鄭冢古玉散之於四方者繪圖考證集為一編以補此卷所不及不亦善哉書此以為左券

# 鄭冢古器圖考卷十一

開封關葆謙著

襍器類弟六

襍飾屬

凡車馬等裝飾之品悉歸此屬論列之

目録



殘器屬

凡殘碎之件不能成器者悉歸此屬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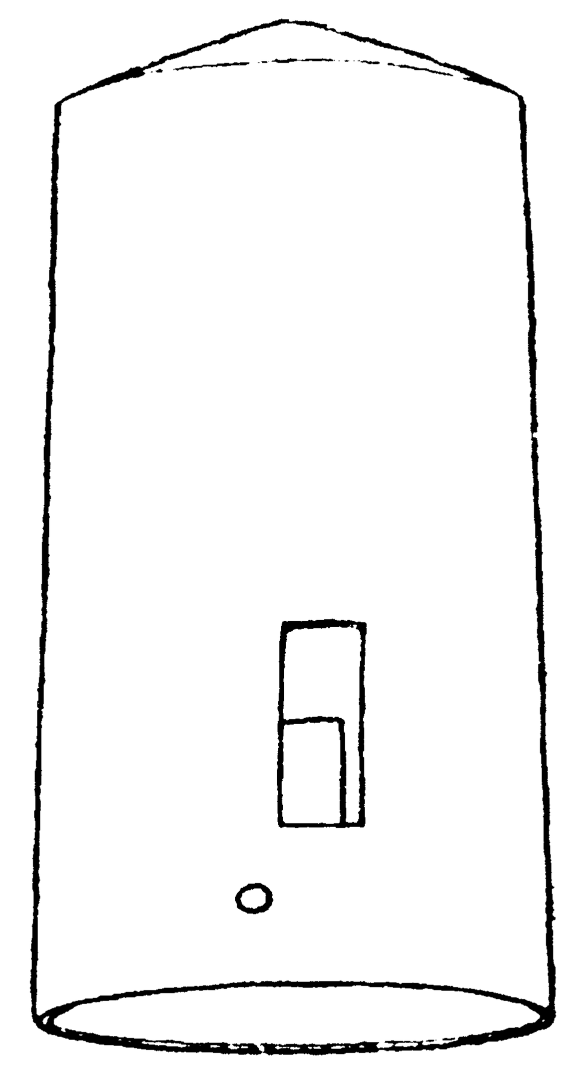
目録



骨甲屬

凡骨牙貝甲等物悉歸此屬論列之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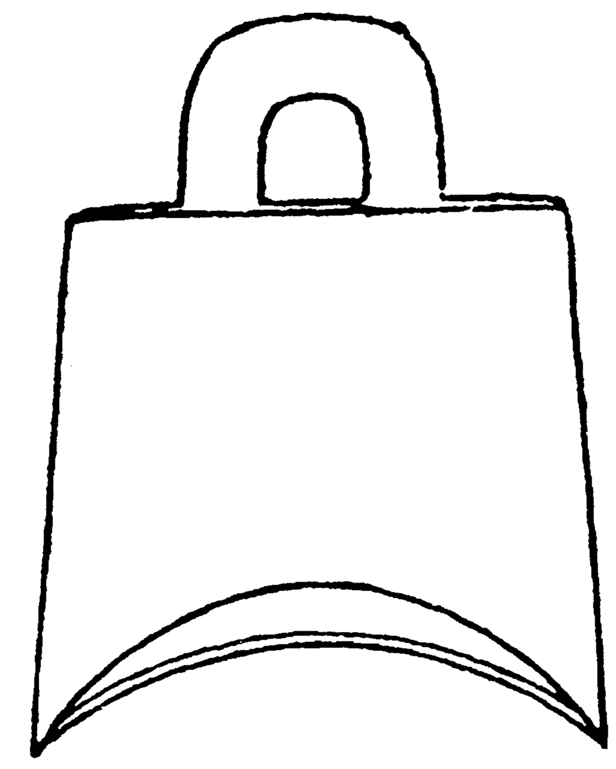
右弟五十五圖　周車釭（圖志餘字弟三號）



周車釭考　器五

圖志曰周銅杠頭馬氏鈇

右器凡五件其一長肆寸口徑貳寸重伍兩壹錢如前弟五十五圖所示（圖志餘字弟三號）又壹對又大小貳個襍列碎銅中皆未計尺寸重量（亦未編號）說文釭車轂中鐵也釋名釭空也其中空也俗謂之杠頭今豫陝之間出土者甚多往往俱精細之文鏤其平素者商賈不之貴也





右第五十六圖　周鈴

器高貳寸鈕高捌分下徑長貳寸壹分橫壹寸面有小孔二重貳兩叁錢圖志歲字第一號

周鈴考 器一

圖志曰周扁銅鈴馬氏鈇

器詳前第五十六圖

此物扁形純素無文兩角下垂與古鐘同制與近世之鈴微異案說文鈴令丁也又云鐸大鈴也今傳世古鐸形狀俱與是同而較大然則古人以大鈴釋鐸今已可以小鐸釋鈴矣再以傳世之漢鈴證之形狀亦與是同其上文字或曰宜牛或曰宜馬牛或曰宜田又有大吉羊宜子孫等字皆為飾牛馬用者廣韵曰鈴似鐘而小尚指古鈴而言至正韵曰為圓形半裂以出聲錮銅珠於內以鳴之則



純對今鈴言之矣

右弟五十七圖　周圜形黄金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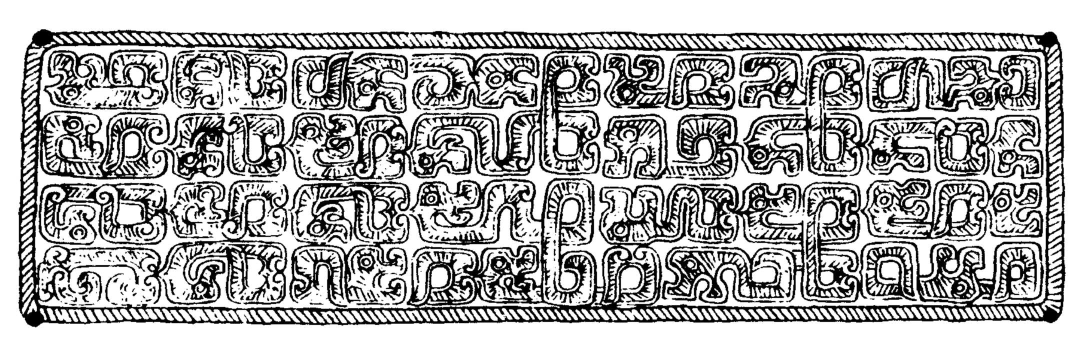




右弟五十八圖　周方形黄金甲飾







黃金甲飾考二件

圖志馬氏俱未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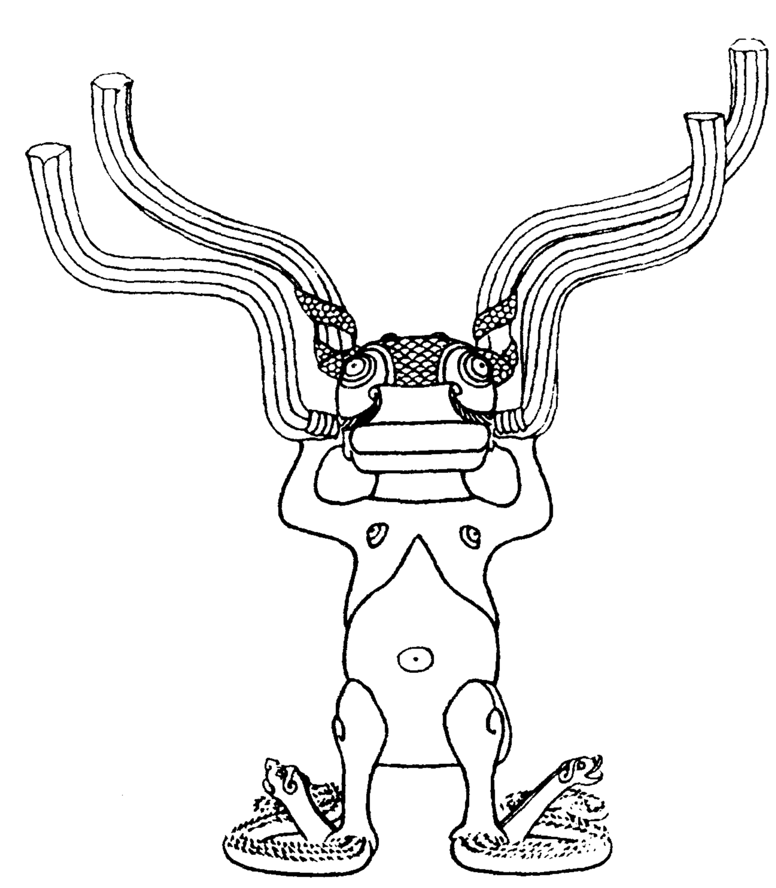
弟一件詳前弟五十七圖

弟二件詳前弟五十八圖

鄭冢於彝器兵器外並有金甲數襯質已朽腐惟其上黃金飾尚存開掘時盡數被人竊取無斤屑入公者余雖耳聞此物欲謀一見不可得歲丁卯客游津沽於吾師羅叔言先生處始獲見之羅師從古玩商郭某手購得殘金飾一匣然蹂躪已甚細展之得圜形黃金飾三長方形者一及多角形殘飾數件皆甲上按部所製精妙絕倫餘皆零碎不成形



矣丙寅歲瑞典皇儲來華見而愛之羅師將圜飾一割讓嗣又讓其一於丁君文江聞亦歸諸瑞儲今藏羅師處者僅圜飾長方飾各一及角殘飾數件而已各件全用黃金製成質薄而柔花紋細密不易椎拓金光閃爍攝影尤難不得已依其形式花紋摹寫成圖夫純金器物傳世者尠偶有出土亦以無法傳拓其圖象罕稱於藝林此圖雖不及原物之萬一然鄭冢中秘寶賴此傳布於人間倘亦好古者所不棄乎





右弟五十九圖　周殘豐座圖志列字弟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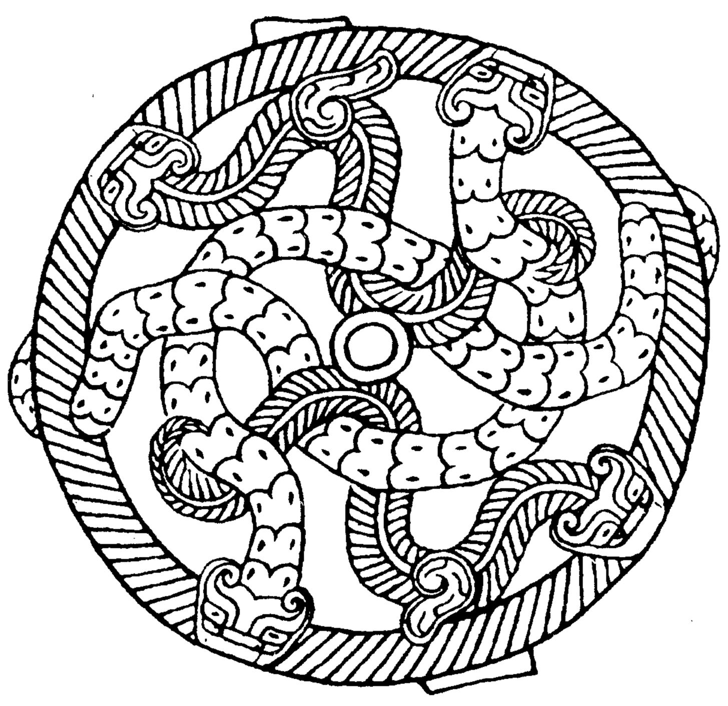
## 周殘豐座考 殘件一

圖志曰人身獸面形馬氏曰疑鼎足

此物為人身獸頭兩足鞠膝兩手拳承面只雖惡而狀甚恭計高壹尺壹寸捌分腹圍壹尺貳寸貳分重壹百壹拾柒兩後於殘銅中又尋得頭上四角擎出曲柱四條足下所伏螭龍兩盤想其上仍多缺佚殊非完器鄉射禮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大射儀與此畧同鄭康成曰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似豆而卑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杅以為戒案制度雖有其說後世不傳其器此人作酗惡嗜酒像又作膝承之態恐是豐座之僅存者獨其上器殘缺不完為可惜耳







右弟六十圖　周罍殘飾圖志律字弟一號

## 周罍殘飾考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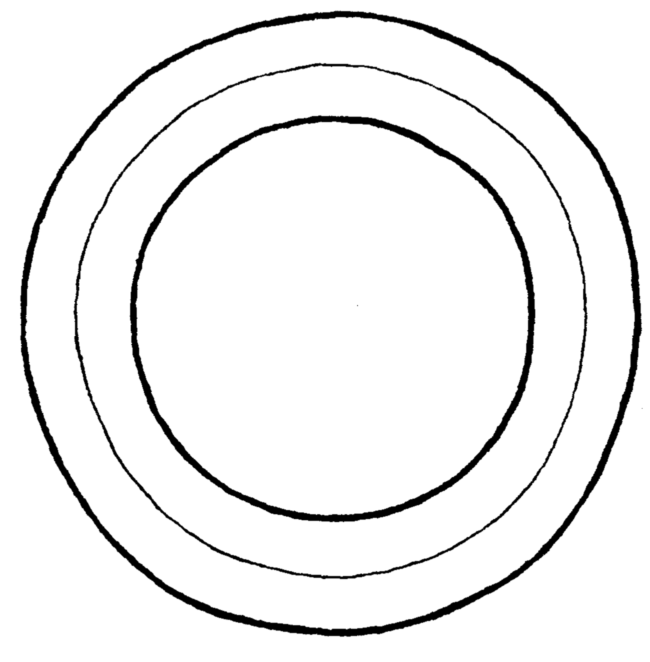
圖志曰周蟠虺熏爐蓋頂馬氏鈇

此物爲圜餅狀亘徑肆寸重肆兩伍錢由四龍蟠繞而成玲瓏剔透頗具美觀圖志原以熏爐頂蓋目之余頗疑爲然不敢遽定爲何物也及考雲龍罍見其胸部四面俱有圜痕平坦無花紋疑其爲飾龜目之處（参覌雲龍罍考）細審此物龍身文鏤與罍胸部之龍相同其背面四角斷痕又與罍上相屬其爲罍之殘飾可無疑矣獨惜罍胸四面圜痕祇得此一飾其餘三者不知遺於何所耳









右第六十一圖　周銅環（圖志成字弟一號）

周銅環考 四件

圖志曰周銅環書鎮馬氏鈌

此物共四件皆為環狀一面平坦一面為脊形同大直徑叁寸伍分共重柒兩貳錢恐是他器上附屬物也




周器殘件 共計陸百陸拾伍件

此項殘件種類繁多其中補歸前列器物上者不少今難一一備載仍照圖志所列紀之如次

夔龍大鼎鼻肆個

夔龍尊座叁個

夔龍鼎鼻叁個

象形鼻拾壹個

夔龍形物足肆個

夔龍鼻肆個 內落圈者壹半截者壹

蟠龍器鈕壹對 計肆截

夔龍小鼎鼻肆個




殘鈌龍頭叁個

殘鈌龍尾壹個 以上圖志署字第一號

斷環破鼻等件貳拾玖件 圖志署字第二號

大破銅片叁拾捌塊 圖志署字第三號

碎破銅片壹百伍拾塊 圖志署字第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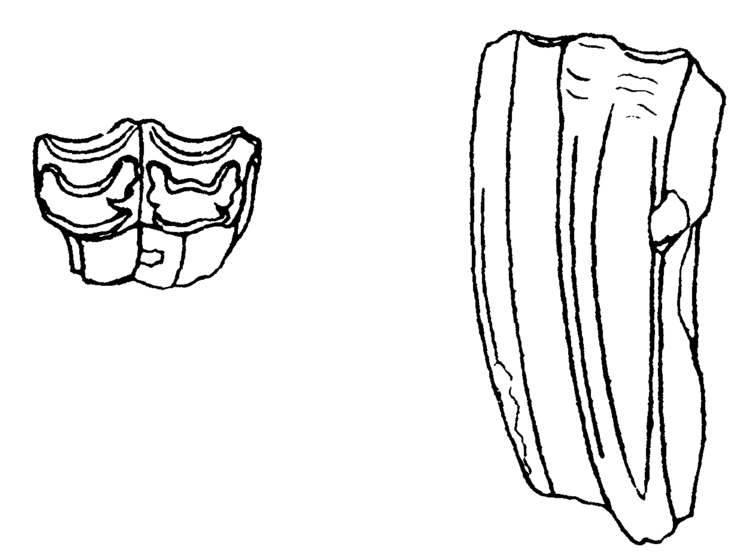
又壹百玖拾貳塊 圖志署字第五號

又壹百捌拾塊 圖志署字第六號

以上皆第一次出土送歸保存所者

大小碎銅件叁拾伍塊

此為第二次出土送歸保存所者



右第六十二圖 獸牙 圖志結字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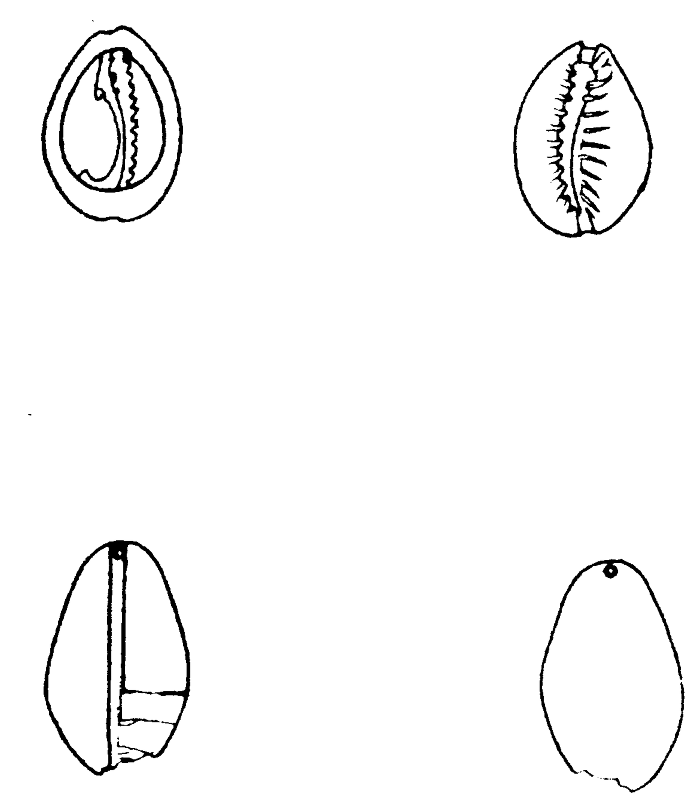




獸牙考 共計二十四個

圖志曰獸牙馬氏鈌

獸牙原計二十三個內長方形者十二塊扁長形者十一塊大者長肆寸貳分圍等之小者長貳寸叁分圍叁寸兩端俱斷鈌後地主李崑山又送保存所一個與前狀無異共計得二十四塊考殷墟出龜版獸骨處往往間古獸之齒角及蚕甲之類甚夥其齒角有碩大異常者今不惟不知其何用並不知其為何獸矣茲鄭冢中亦具巨齒多數想為殷禮之未盡革者考古之士詎可忽視乎我





右第六十三圖　貝貨圖志露字第一二號



## 貝貨考計三百一十七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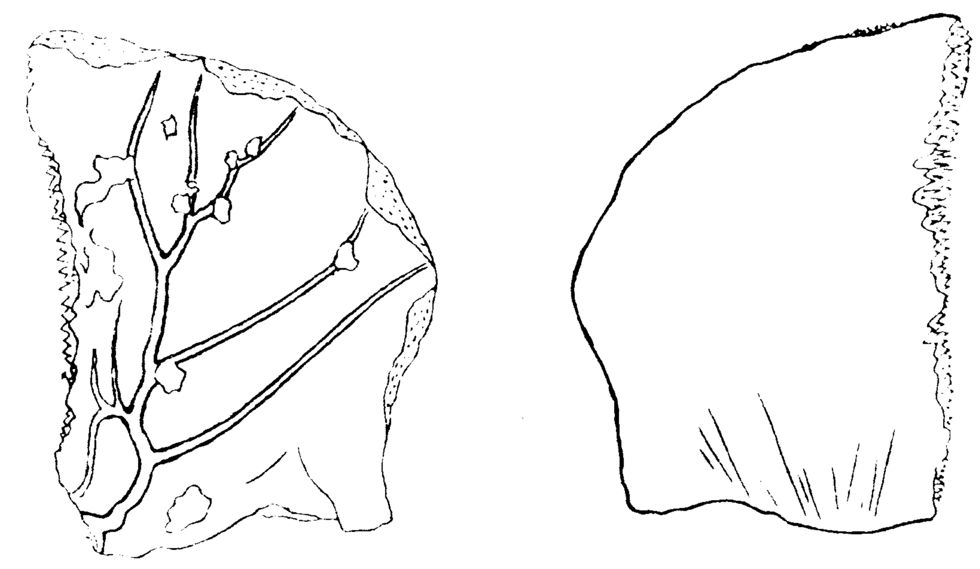
圖志曰貝貨馬氏缺

貝貨叁佰壹拾柒枚內有帶綠斑者肆拾玖枚大者寸餘小者不盈壹寸案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笄鄭康成曰貝水物江水產焉古者以為貨笄竹器名班固曰所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用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骸賈公彥曰士飯含用米貝檀弓云大夫以上則兼用珠玉古人飯含之禮大抵如是今鄭家所瘞非士也例用珠玉何取乎貝夫貝三而已何取乎多且此多數之貝不在墓穴而在南耑大鼎方甗內外其非飯含之用



可知或曰說文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泉瘞用貝貨亦猶秦漢之用泉南宋以後改用紙錢之類姑備一說以俟博雅是正焉

此外有貝片柒枚長寸餘厚不盈分蚌甲一塊長肆寸陸分重柒錢蚌面磨平邊有鋸齒并不備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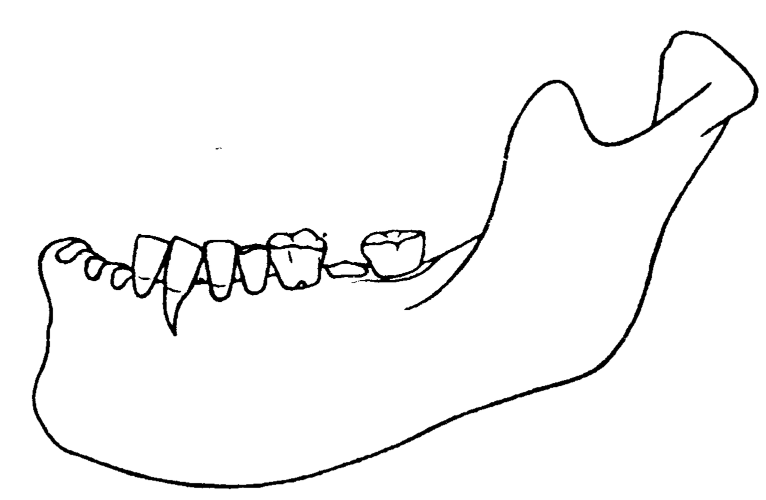
右第六十四圖　人顱頂骨



## 人顱頂骨考 計三塊

圖志馬氏俱未載

此為鄭冢發見地地主李崑山拾得遺骸之一送交省城古物保存所保存者據保存所所長何日章言顱頂骨之大長叁寸叁分寬貳寸叁分重壹兩零伍分內有血管溝並凹點數個次者長貳寸寬壹寸捌分重陸錢貳分小者七塊大小不等由其原破裂處黏合適成三塊云



右第六十五圖　人下顎骨



## 人下顎骨考一（片附牙六個）

圖志馬氏俱未載

此亦李崑山拾得遺骸之一送省城古物保存所保存者此骨為下顎左側之一半上著大臼齒二小臼齒三犬齒一（原注大臼齒二小臼齒二犬齒一門齒一誤）骨面滿敷長砂長肆寸寬壹寸貳分重壹兩五錢保存所所長何日章就生理學之觀察謂其可資研究者二人之智齒（即後臼齒）生長應在三十歲後此骨智齒已長可証此人已逾三十歲此其可資研究者一也牙上琺瑯質未曾損壞可証此人年未衰耄且明保衛之術此其可資研究者二也余前著王子嬰器識考曾定此冢為鄭厲公墓設其說不誣厲公於魯桓十一年初立卒於魯莊二十一年相距已三十一載正與何君之言相符其或即突之遺骸乎鄭莊諸子惟厲公最為梟雄有乃父風而没後二千八百餘年遺骸復見於人世出黃泉而登寶匱嗚呼豈偶然哉

# 鄭冢古器圖考卷十二

開封關葆謙著

## 發見鄭冢源流記

鄭冢古器於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見於河南新鄭縣南門内李氏園中園主名銳字崐山世為新鄭人因鑿井灌園掘地深三丈許偶觸古器初得大鼎一中鼎二以銀幣八百五十售於許昌張氏繼續開掘為該縣知事姚延錦聞知出而干預李拒之互相爭執各不能下時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公雲鶚駐節鄭縣巡防至此偵知其事主張化私為公其爭自息於是上承直魯豫巡閱使吳公佩孚河南督理張公福來省長張公鳳臺之允許遂派員會同縣中官紳命兵士從事發掘於李氏原開井口外又開井口四畧有所獲然後畫定範圍南北長三丈五尺東西濶四丈五尺層層下掘深至三丈見有墓穴作橢圓形丹砂底中有殘骸及古玉等件器物環列其外亦作橢圓形器出之後復向四周挖取直至土質堅硬迨無所得方告蕆事又以原價將張氏購去之物收回張氏名慶麟字擢黼許昌人雅好金石當古物發見之初即馳往該處就地考察迨靳公收回原物時張氏到鄭協脩新鄭出土古器圖志三編書中諸器名稱盡出張氏所鑒定也

自古器之出聲播中外豫省人士以中原文化攸關僉欲歸省垣保存以資觀感而京師歷史博物館暨北京大學亦各欲負保存研究之責文電交馳互爭不已後經靳師長毅力主持送歸省城保存以重地方文明而慰豫省父老子弟之望於是將先後所獲分兩次送交省文廟保存所接收觀圖志初編中所載為初次運送入汴之物其續編所載則二次運汴之物也厥後地主李崐山尋得獸牙一人下顎骨一及人顱頂骨三塊云是墓中之物送交文廟保存十四年二月河南軍事督辦胡公景翼派員在火車中查出蟠虺彝二（其一缺蓋）陪鼎二（其一缺一耳）聞係出土後土人匿藏而轉售者（此外尚有大編鐘一因訟事未息存王氏手中）亦均交文廟保存統前後送省保存之物以百餘數自古史冊所載郡國得鼎之事未有若是之多者發見之地無是詳確開掘之法亦無若是之周密者至所出之器盡歸公有庸彰國光永垂不朽尤為曠古未有之盛事論者謂與晉太康二年汲冢所發之竹書後先媲美良匪誣已

新鄭古器未發見之前一月（十二年八月下旬）孟津縣西距城三十里侯家莊與王家莊之間亦

有多數古器發見其地瀕黃河南岸時值大雨水漲高岸土崩有一銅壺隨之墜於崖下河濱撈薪人見之相率往崩岸處探索見其中銅器累累於是各不相謀儘力搬取夜以繼日器盡方止不惟其數不可詳紀并其處亦不可復識矣據馬君林平調查河南孟津縣出土古器報告書所載除出資買取車飾百餘件外所親見者吳巡閱使處有方甗一有銘文十五字臺二由道尹處有鼎一戈一車飾二十七陝西督軍署副官孫桓卿處有石磬一知而未見者本村保衛團隊長趙鳳祥得大鼎一敦二及由村人詐取之五十二件護兵



蔣姓所得銅盌一小鼎三此外不得而知者尚不知凡幾其視新鄭地相近時相接器物之數亦相埒惟因主持無人使寶器隨出隨沒彼此遂有霄壤之別譬如連枝並蒂一榮一枯豈不可惜吾於是不禁為新鄭古器慶尤幸吾人朝夕觀摩使此書卒底於成者為有盛緣也

靳薦卿師長有發見古物通啟二道陳述發掘古器情事甚詳附錄如次以備參考

河南新鄭縣發見古物通啟一

河南新鄭縣居鄭州之南許昌之北周轍東遷鄭亦隨之建國於此秦置郡縣因號新鄭爲邑紳李君名銳世居城南門內曾任安武軍軍官退閒務農宅邊有園圃思鑿井以灌溉之延風鑑家相地度宜僱工持畚插從事至三丈餘而古物發見時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也雲鵬駐軍鄭州九月一日查防至此聞其事因思鐘鼎重器尊彝寶物為先代典型所寄為中邦文化所關允宜歸諸公家垂諸後禩庶於國家保存古物之定章不致有背爰特上達 列憲備案派遣副官陳國昌前往以斯指相告李紳欣然從之即以已得之大鼎陸小鼎叁敦肆鬲陸簋貳罍壹甗



壹玉玦貳碎銅片伍拾叁悉數繳出先行運鄭保存仍命陳副官偕參謀王燦章會同縣邑官紳再事搜羅於五日續得鼎陸大鐘肆小鐘拾柒大方尊肆罍壹瓿壹壺貳敦肆簋肆簠貳匜壹方盤壹圓盤壹碎銅片伍百肆拾於七日又得鬲叁於九日又得獸尊壹匜貳簋貳圓盤壹小鼎壹觚座壹獸面人身小銅像壹鶴形儀飾貳碎銅片肆拾貳當發見之初許昌張君慶麟聞風而往以八百五十元購去大鼎壹中鼎貳嗣以雲鵬主張保留歸公即慨然送來領還原價先後計得各物玖拾壹碎銅

片陸百叁拾伍均隨時上聞奉　巡帥令俟掘取淨盡即當派員来鄭監運轉交古物保存所什襲珍藏吉光片羽麟角鳳毛鄭重将事幸無散佚此項古物當係鄭國宗廟祭享之器第以久湮土内强半殘缺且泥銅化合剥蝕漫漶雖花紋可覩而欵識難尋不無遺憾僅一方盤鎸有古籀一行略可辨認而已然其形製瑰瑋彩銹斑斕爲周代遺物固無疑義内中有蟠虺大鐘高至伍尺重至叁仟柒佰餘兩凸紋盤龍盤虺大方尊高至肆尺重至壹仟柒佰餘兩及獸面人身小銅像等均爲世所不



經見之物且鐘鼎盤尊有發見黑漆古水銀浸者尤可寶貴日来派員權衡輕重量度長短根據金石古籍比擬形製花紋暫定名稱以待博雅大家有所考正并經逐件攝影即製版印書一面繼續搜掘以冀再有所得胥歸公有按圖立説傳諸藝林以彰國粹而惠後學此則雲鶚區區集録之微意惟是中外名流遐邇親友或移玉恭觀或貽書詢問欲覘底蘊動究根由作答既慮無暇在遠良多馳系謹先露布藉以奉聞幸垂察焉任城靳雲鶚啟　九月十七日



河南新鄭發見古物通啟二

新鄭發見古物第一次周銅器玖拾壹碎銅片陸百叁拾伍前已登報通告並呈由　洛陽巡署派員監運赴汴交開封教育廳點收保存矣惟自繼續搜掘以来又得周虺耳盤周螭首匜周夔耳簋周螭首舟周絃紋盦周蟠虺鐘周粟紋仗鐓周蟬紋仗鐓周銅釦頭周扁銅鈴周蟠虺熏爐蓋頂周箭頭各壹周戈頭貳周銅環書鎮肆周瓦鍋壹周瓦豆肆秦瓦當陸宋磁碗叁貝貨叁百拾柒貝片柒上古蚌介鋸壹獸牙貳拾叁碎骨叁玉玦伍環紋玉件貳玉



片貳碎銅片叁拾伍並由縣紳王君公珍贈来從前掘獲之漢磚陸周君上圖贈来伊家世傳之銅像貳陶質素鼎壹陶質絃紋鍾貳漢鹿頭魚紋磚壹又於該縣北關祖師廟及城西三十里之王樓地方覓得生熟古鐵各壹皆重逾千觔以上共計銅玉陶磁磚瓦等件伍拾叁貝蚌牙骨等件叁百伍拾壹碎銅片叁拾伍古鐵貳陸續運鄭據監挖人員報稱所挖井穴深量已至三丈許幅員已至十餘丈四周搜挖土質堅硬迄無所得度已無遺當飭将穴填平回復原狀将来擬立碑碣垂爲紀念即

於十月五日事竣田防仍命編輯人員逐件記載攝影製版訂為續編以供好古者之考證並經照案呈請派員監運省垣點收保存至是而雲鵾之責任畢矣夫不貪為寶古訓所垂懷璧其罪聖人所戒此次出土古物歸諸公有不獨地主李紳廓然大度乃情之所感觸類旁通竟有王周二紳願以家傳古物供獻社會尤為雲鵾所極端欽佩當亦國人所同聲贊許者也此後直接保管責在汴省官紳間接監護又須賴乎國人永永無替慶幸曷極有欲參觀考訂者請逕與省垣當道接洽謹再通告伏乞

公鑒任城靳雲鵾啟十月十七日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彔攷釋

郭沫若 著

據一九五七年科學出版社影印本影印

## 說明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全五册）與『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全三册）舊版原係分別印行，尺寸不一。現在增訂合印，統稱爲『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大小一律，以便觀覽。第一册至第五册爲『圖錄』部分，第六册至第八册爲『考釋』部分。作者於卷首冠以『增訂序記』一篇，於成書經過有扼要說明。

科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一月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內容提要

本書爲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尋求文獻以外的實物資料，對於歷代相傳與近今出土的銅器銘文作了系統的整理。在數千銅器銘文中，抉擇了有重要史料價値的，擺脫了過去局限於文字詮釋和器物鑒別的繁瑣考證，而先考定其時代，分辨其國別。本書於西周時代的銅器，根據器物本身推定其所屬的王朝，參驗以字體、辭例、形制和花紋。序列西周王臣之器凡一百六十餘器。於東周時代的銅器，則根據其銘文中所表現的國別，分列爲三十餘國，而每國之下依時代先後爲序。分列東周諸侯之器凡一百六十餘器。如此則八百年周代的銅器，條貫於年代與國別之下，從而可以看出先後時代、不同國別中銅器形制的與銘文的發展與影響。

在上述的體例之下，本書對這些重要史料進行了歷史的與社會的分析。對於東西兩周的歷史文化，提供許多當時的眞實記錄。作者對於器物的理解和銘文的詮釋，也重新作了一番研究。本書出版於一九三五年，至今已逾二十多年；爲了重印此書，最近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抽換了並增加了一部分新材料。

# 增訂序記

「兩周金文辭大系」初版以一九三二年一月印行于日本。其後二年，一九三四年秋，彙集銘文拓本、摹本或刻本，並盡可能附入器形照片或圖繪，而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又其後一年，別成「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于文辭說解加詳，于是初版遂作二冊。

「圖錄」與「考釋」雖未盡善，要不失為研究周代金文者之工具書。唯據日本文求堂主人言，印行各僅五百部，流入國內者為數當更有限。聞坊間傳為奇貨，蒐購殊不易，研究金文者引以為不便。

余受學術界慫恿，久有意增訂再版，但以羈于他務，不能專力于是。今歲夏間，避暑于北戴河，始着手整理，倉卒未能從事。迄今秋暮，勉強於成，遲暮之感，在所難免。

此次增訂，拓本多經選擇更易，務求鮮明。摹本刻本，凡能覓得拓本者均已改換。器形圖照亦略有增補，而於著錄書目則增補尤詳。關於圖象照片之蒐集，尚頗為考古研究所各同志之協助，其繕校補易則黃烈同志一手之勞也。

新出重器若干種亦擬增入，但以變動過大，成書不易，終之作罷，故原書大抵一仍舊貫。

回憶往年羈旅日本時，曾有志為圖象學之雄心。今隔二十年，舊業已荒。僅此增訂之本如無諸同志協助，亦難觀厥成。感謝之餘，彌增慚悚。

新出重器為數甚多，擬彙成「補編」，寄希有為努力為之。

一九五六年十月卅日

郭沫若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一九三四年
沫若自署

## 引言

一、大系成書後已歷三年，舊時見解有未當意處，新出之器復時有所獲，爰更詳加增訂，改版問世，而别成此圖彔，以便觀覽。

二、圖彔分爲彔編與圖編，彔編專輯銘文，圖編專輯形象，自來箸彔多有彔無圖，二者苦難相副。

三、彔編編次悉依增訂本，間有參攷之器亦附出之。銘文選彔以拓本爲主，其有器亡而刻本僅存，或器存而拓本未見者，僅能以刻本摹本入彔。刻本務求其精，摹本乃暫備一格，俟將來得拓本時更易之。

四、圖編形象就能蒐集者輯彔之，主在觀察花紋形式之系統，故以器制爲類聚，而縮小成約略同樣之大小。原器法量大率詳見諸家箸彔，讀者如遇必要時可就而攷之。

五、釋編、彔編、圖編三者之聯系及諸家箸彔，具詳卷首目錄表及著錄目中。其新箸彔之器爲海内外友人所惠贈或惠借者，其惠助者姓氏亦詳目錄表中，作者於此對於諸友統致謝意。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日　　作者識

## 總目

# 諸家著录目

考.* 考古圖十卷. 呂大臨著(黃晟亦政堂本).

博.* 宣和博古圖录三十卷. 王黼等撰(明蔣暘重刊元至大重修本).

嘯. 嘯堂集古录二冊. 王俅著(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宋本).

薛.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丹池劉氏本.石刊殘本).

續.* 續考古圖五卷.無名氏著(陸心源刊本).

復. 復齋鐘鼎款識一卷.王厚之著(阮元刊本).

以上宋人著述六種.

西.* 西清古鑑四十卷.清高宗敕編(前清內府刊本),(一七五五年).

寧.* 寧壽鑑古十六卷.清高宗敕編(涵芬樓景印本),(一九一三年).

甲.* 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附录一卷.清高宗敕編(涵芬樓景印本),一九一〇年).

乙.* 西清續鑑乙編二十卷.清高宗敕編(北平古物陳列所景印本),(一九三一年).

錢.*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四卷.錢坫著(嘉慶元年自刊本).

積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阮元著(嘉慶九年自刊本).

曹.* 懷米山房吉金圖二冊.曹奎著(陳乃乾景印原石本).

筠 筠清館金文五卷.吳榮光著(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攈.* 長安獲古編二卷.劉喜海著(同治十一年刊本).



攈. 攈古錄金文三卷九分冊.吳式芬著(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從. 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徐同柏著(光緒十二年石印本).

敬. 敬吾心室彝器款識二冊.朱善旂著(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兩.* 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吳雲著(同治十二年自刊本).

攀.* 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冊.潘祖蔭著(同治十一年自刊本).

恆.* 恆軒所見所藏吉金录一卷.吳大澂著(光緒十一年自刊本).

奇. 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劉心源著(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

陶.* 陶齋吉金录八卷.端方著(光緒三十四年)又續二卷(宣統元年).

窸. 窸齋集古录二十六冊.吳大澂著(民國七年涵芬樓景印本).

以上清人著述十八種.

貞. 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一九三〇年)補遺三卷(一九三一年)續編三卷(一九三四年).羅振玉著.

夢.* 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續一卷.羅振玉著,(一九一七年).

秦. 秦金石刻辭三卷.羅振玉著,(一九一四年).

存. 周金文存六卷附各卷補遺.鄒安著,(一九一六年).

鄭.* 新鄭古器圖录一卷附录一卷.關百益著,(一九二九年).

澂.* 澂秋館吉金圖二冊.陳寶琛藏器.孫壯著,(一九三一年).

寶.* 寶蘊樓彝器圖录二冊.容庚著,(一九二九年).

武.* 武英殿彝器圖录二冊容庚著,(一九三四年).



容. 秦金文錄一卷.容庚著,(一九三一年).

𠫑.* 𠫑氏編鐘圖釋一卷徐中舒著,(一九三二年).

壽.* 壽縣所出銅器攷畧一卷.唐蘭著(見國學季刊IV1.有抽印本).

雙.* 雙劍誃吉金圖录二卷.于省吾著,(一九三四年).

善.* 善齋吉金录十三卷.劉體智著,(一九三四年).

以上近人著述十三種.

泉.* 泉屋清賞彝器部三冊(一九一九年).續一冊(一九二六年).又別集"陳氏舊藏十鐘"一冊(一九二六年).日本住友家藏器.濱田耕作著.(近有刪訂本行世.圖多從器.說解一新.)

鶴.* 白鶴吉金集一冊.日本嘉納家藏.梅原末治著(一九三四年).

歐.* 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三冊梅原末治著(一九三四年).

猷.* 猷氏集古錄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 Corean Bronzes……", by W. Perceval Yetts. Vol. I.(1929) & II.(1930).

中.* 中國古代青銅器
"Bronzes Antiques de la Chine", avec une Preface et des Notes de M. Paul Pelliot. (1924).

洛.* 洛陽故都古墓攷—"Tombs of Old Lo-yang" by W. Charles White (1934).
(此書所录多戰國時韓器.然亦有漢代器物雜入其中.蓋同時被發掘者有漢墓在也.)

以上海外著述六種.



右所據著錄凡四十又三種,其有圖象者以＊符識之,圖編所采其未特別注明者大抵即採自諸書。

又余所箸書與右目所未及,附揭之於次:

研.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二冊

彙. 古代銘刻彙攷 三冊 又續編 一冊

初. 初版兩周金文辭大系 一冊

叢. 金文叢攷 四冊

餘. 金文餘釋之餘 一冊

## 諸家著錄目補

清　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卷，劉喜海著（一八三八年）.
綴　綴遺齋彝器考釋三十卷、方濬益著（一九三五年）.

以上清人著述二種.

柉*　柉林館吉金圖識一卷、丁麟年著（一九一〇年?）.
藝*　藝術類徵二冊，鄒安著（一九一六年）.
鈢*　双王鈢齋金石圖錄一卷、鄒安著（一九一八年）.
頌*　頌齋吉金圖錄一卷續錄二卷、容庚著（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
庚*　善齋彝器圖錄三冊、容庚著（一九三六年）.
海*　海外吉金圖錄二冊、容庚著（一九三五年）.
通　商周彝器通考二卷、容庚著（一九四一年）.
楚*　楚器圖釋一冊，劉節著（一九三五年）.
家*　十二家吉金圖錄二冊、商承祚著（一九三五年）.
松*　貞松堂吉金圖三卷、羅振玉著（一九三五年）.
代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羅振玉著（一九三七年）.
校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十八冊，劉体智著（一九三五年）.
尊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四卷、黃濬著（一九三六年）
賸　河南吉金圖志賸稿一卷、孫海波著（一九四〇年）.



癡*　癡盦藏金二卷，李泰棻著（一九四〇年）.
誃*　双劍誃古器物圖錄二冊，于省吾著（一九四〇年）.
故*　故宮四十五冊、故宮博物院編（一九二九—一九四〇年）.
巖*　巖窟吉金圖錄二冊，梁上椿著（一九四四年）.
安*　楚器圖錄一函，安徽博物館編（一九五四年）.

以上近人著述十九種

齊*　齊侯四器考釋一冊、美國福開森著（一九二三年?）.
支*　支那古美術圖譜二冊、日本大村西崖著（一九二三年）.
柯*　柯尔銅器集一冊、英國葉慈著（一九三九年）.
安*　河南安陽遺寶一冊，日本梅原末治著（一九四〇年）.
青*　青山莊清賞一冊、日本梅原末治著（一九四二年）.
冠*　冠斝樓吉金圖三冊、日本梅原末治著（一九四七年）.
鶴*撰　白鶴吉金撰集一冊、日本梅原末治著（一九五一年）.
華*　中國銅器圖說一冊，美國華盛頓傅利亞艺术館編（一九四六年）.

以上海外著述八種.

## 兩周金文辭大系目錄表

| 目次 | 圖次 | 錄編葉數 | 釋文葉數 | 諸家著錄 | 備考 |
| --- | --- | --- | --- | --- | --- |
| 大豐毁 | 254 | 1 | 1 | 攈三之一72·從十五·奇四11·窓十一15·存三31·研上19·代九13·校八60·通298· | 此器四耳·下有座· |
| 小臣單觶 | | 1 | 2 | 貞九29·綴二四15·代十四54·校五97· | |
| 令毁 | 75(a,b,c) | 2 | 3 | 貞六11·研上50·歐12·彙二1·賸12·代九26·援八74· | 貞錄器蓋二銘而互易· |
| 令彝 | 55 | 3 | 5 | 貞四49·研上38·歐10·祊圖一A.B.·賸36·代六56·校七53·華22· | |
| 令尊 | 198 | 3 | 〃 | 貞七19·善四93·祊圖一C.·庚1-2·代十一38·校五42· | |
| 𠭯卣 | 166 | 4 | 10 | 貞八29·研上41·善四34·庚1-8·代十三59·校四60· | |
| 明公毁 | 57 | 4 | 10 | 貞十三8·存五8·貞七17·研上43·代六49·校五35· | |
| 禽毁 | 58 | 4 | 11 | 錢二3·積五28·攈二之三22·從十30·欵下100·存三108·研上79·清14·代六50·校七45· | |
| 禽鼎 | | 4 | 〃 | 貞三18·代四2· | |
| 睘卣 | | 5 | 14 | 筠二44·攈二之三86·窓一九22·存五89·研上52·綴十二7·代十三40·校四61· | |
| 趞卣 | | 5 | 15 | 存五90·奇五13(蓋)·貞七19(器·奇貞均誤為尊)·綴十八4·代十一34·校五38· | |
| 趞尊 | | 5 | 〃 | 奇五13·窓一三12(又一九24重出·誤為卣)·代十一35·校五38· | |
| 中齋一 | 47 | 6 | 16 | 博二19·嘯上10·薛十105· | 方鼎·古者方鼎稱齋· |
| 又二 | 48 | 6 | 17 | 博二20·嘯上11·薛十106· | |
| 又三 | 49 | 7 | 〃 | 博二21·嘯上11·薛十106·復29· | |
| 中觶 | 202 | 7 | 18 | 博六32·嘯上25·薛一一118· | |
| 中甗 | | 8 | 19 | 薛一六172· | |
| 𡨦鼎 | 4 | 8 | 20 | 錢一17·積四23·攈二之三79·奇一六5· | |
| 班毁 | 76 | 9 | 20 | 西一三12· | |
| 小臣謎毁一 | 77 | 9 | 23 | 貞補上28·善八90(器)·祊國二A.B.·庚70·代九12·校八59· | |
| 又二 | 78 | 10 | 〃 | 貞六7·善八91·庚71·代九11·校八59· | |
| 衛毁 | 59 | 11 | 25 | 貞四47·武57·祊國三·代六49·校七44· | |

| | | | | | |
|---|---|---|---|---|---|
| 呂行壺 | 177 | 11 | 25 | 西一九8・ | |
| 小臣宅毀 | | 12 | 25 | 貞四48・存三補遺・研上76・衫圖四・松上32・代六54・ | |
| 師旅鼎 | 3 | 12 | 26 | 彙二5・善二81・庚31・代四31・校三24・謏上7・ | |
| 旅鼎 | | 12 | 27 | 攈二之三80・綴四2・代四16・ | |
| 大保毀 | | 13 | 27 | 攈二之三82・奇三32・愙七5・存三47・代八40・校八38・尊二7・ | |
| 附 作冊休卣 | | 13 | | 攀下18・恆上64・愙一九23・存五80・綴十二31・代十三48・校四66・ | |
| 寧鼎 | | 14 | 28 | 貞補上11・衫圖五・代四18・校三9・ | 二具・ |
| 員卣 | | 14 | 28 | 雙劍誃藏拓本未著錄・于省吾氏影贈・代十三37・ | |
| 員鼎 | | 14′ | 29 | 愙六8・綴四7・代四5・校二97・ | |
| 厚趠齋 | 50 | 14′ | 29 | 薛九103・續四17・攈二之三73・從一三10・奇二5・愙五13・存二33・綴三21・代四16・ | 校三8・ |
| 令鼎 | | 14′ | 30 | 筠四1・攈三之一67・奇一六13・愙五12・存二25・代四27・校三43・ | |
| 獻侯鼎 | 1 | 15 | 31 | 敬上24・寶上8・貞三15・乙一6・綴三20・代三50・ | 二具，敬與為一器，寶貞乙另 |
| 臣辰盉 | 194 | 15 | 32 | 貞八33・善九33・庚107・代十四12・校九54・華23・ | 為一器。 |



| | | | | | |
|---|---|---|---|---|---|
| 臣辰卣 | 165 | 16 | 〃 | 善四37・庚123・貞續中23・代十三44・校四65・ | |
| 臣辰尊 | 200 | 16 | 〃 | 鶴4・鶴撰18・騰32・代十一35・梅原末治氏影贈・ | |
| 作冊大鼎一 | 51 | 17 | 38 | 貞三26・善三11・庚43・代四20・校三15・ | |
| 又二 | 52 | 17 | 〃 | 貞三25・善三12・庚44・代四20・校三13・ | 第三器見貞三26・代四20・校三14・ |
| 大盂鼎 | 5 | 18 | 33 | 攈三之三31・從一六31・奇二34・恆9・愙四12・存二10・綴三22・代四42・校三40・ | 器形照片見圖二五五・ |
| 小盂鼎 | | 19 | 35 | 攈三之三42・衫圖六・綴三27・ | |
| 周公毀 | 61 | 20 | 39 | 敵一26又圖版13・貞四48・歐一〇三・衫圖九・餘38・代六54・校七50・ | |
| 麥尊 | 199 | 20 | 40 | 西八33・ | |
| 麥彝 | 56 | 21 | 42 | 西一三10・ | |
| 麥盉 | 195 | 21 | 42 | 西三一31・存五61・貞八42・綴十四29・泉圖一〇一解57・海121・代十四11・校九54・ | 「存」竄入四字以為盉銘，非・ |
| 庚嬴卣 | 168 | 21 | 43 | 兩六1・愙一九3・存五81・研下73・綴十二25・代十三45・校四66・ | |
| 庚嬴鼎 | 6 | 22 | 43 | 西三39・ | |
| 史䛠彝 | | 22 | 45 | 筠五11・攈二之三21・存三107・代六50・ | |



| | | | | | |
|---|---|---|---|---|---|
| 獻彝 | | 23 | 45 | 夢上25・存三105・彙二7・代六53・校七49・ | 器殘破，夢有形乃後補，不足信・ |
| 沈子毀 | 79 (a,b) | 23 | 46 | 善八98・貞補上29・衫圖十一・蓄四120・庚24・代九38・校八37・ | |
| 盂爵 | | 24 | 49 | 攈二之三3・愙二二3・奇七30・存五121・綴二二29・代十六41・校六77・ | |
| 附 盂卣 | 167 | 24 | | 貞補中11・雙上32・代十三38・校四58・ | |
| 段毀 | | 24 | 50 | 筠三23・攈三之一41・敬下69・奇四6・愙十一19・存三36・代八55・校八47・ | 奇十六35重出一翻本・ |
| 宗周鐘 | 209 | 25 | 51 | 西三六4・積三8・攈三之二56・存一補遺・代一65・校一94・ | 存乃翻本・ |
| 㝬毀 | | 26 | 53 | 未著錄・唐蘭氏影贈・校七43・ | |
| 過伯毀 | 62 | 26 | 54 | 夢上24・存三109・代六47・校七40・ | |
| 𤔲毀 | 80 | 26 | 54 | 錢二13・積六3・攈二之一51・奇一六27・存三95・代七21・校七76・ | 存录二器，一器偽・ |
| 遹毀 | 82 | 27 | 55 | 貞六3・存三42・善八86・庚83・代八52・校八51・ | |
| 靜毀 | 63 | 27 | 55 | 西二七14・愙一一5・存三26・松上53・代六55・校八65・ | |
| 靜卣一 | 169 | 28 | 56 | 積五32・攈三之一4・奇一七16・貞八30・存五88・善四35・庚116・代十三41・ | 容庚云器形后補，實即下器・ |
| 又二 | 170 | 28 | 〃 | 西一五20・貞八30(第二器)・校四52・ | 器已殘破，僅存器銘， |



| | | | | | |
|---|---|---|---|---|---|
| 小臣靜彝 | | 29 | 56 | 積五31・攈二之三58・奇一七17(翻本)・綴十二1・ | |
| 趞毀 | | 29 | 56 | 愙五10・存二補遺・代四33・校三7・ | 皆誤為鼎・ |
| 呂鼎 | | 30 | 58 | 貞三27・存二補遺・松上25・代四2・校三15・尊一27・ | |
| 君夫毀 | | 30 | 58 | 攈三之一24・從一五15・奇四1・愙二4・存三42・代八47・校八44・ | |
| 剌鼎 | | 31 | 59 | 愙四21・存二28・綴四17・代四23・校三18・遺55・ | 頌齋藏・ |
| 䢅鼎 | 7 | 31 | 59 | 愙六11・夢續6・存二31・善二76・代四13・校三6・ | 善乃偽器・ |
| 遹甗 | 46 | 32 | 60 | 存二31・泉圖12解18・貞四21・海14・代五12・校三12・ | 存誤為鼎，校亦然・ |
| 稽卣 | 171 | 32 | 60 | 博十33・嘯上38・薛一一122・復18・積五7・攈三之一15・ | |
| 取觶 | 203 | 33 | 61 | 積五2・攈三之一34・兩三14・奇一七7・愙一三12・存五3・綴十八22・代十一36・校五39・ | |
| 彔𢦚卣 | 173 | 33 | 61 | 陶二39・存五82・貞八32・(另殘底)・代十三43・校四65・ | 善四91「彔尊」文同・ |
| 彔毀 | 83 | 34 | 62 | 攈二之三69・從一五20・奇三27・代八35・愙一二15・存三48・泉圖百五解58・海24・校八36・ | |
| 彔伯𢦚毀 | | 35 | 62 | 攈三之二51・奇四16・愙一一2・存三18・代九27・校八115・ | 奇翻本・ |

| | | | | | |
|---|---|---|---|---|---|
| 伯㦰𣪘 | | 35 | 64 | 據二之三61・校八32・ | |
| 善鼎 | | 36 | 65 | 據三之二49・存二19・代四36・校三30・ | |
| 競卣 | 175 | 36 | 66 | 泉圖六三解40・貞補中12・初圖七A.B. 海48・代十三44・ | |
| 競𣪘 | 64 (a.b) | 37 | 66 | 貞五40・代八36・懷履光氏拓贈・ | 二具均在坎拿大・貞誤以為一器一蓋二銘・ |
| 附競卣二 | | 37 | | 代十三10・懷氏拓贈・ | |
| 競甗 | | 37 | | 代五2・懷氏拓贈・ | |
| 競尊 | | 37 | | 代十一18・懷氏拓贈・ | |
| 縣改𣪘 | 65 | 38 | 67 | 甲六26・積五36・據三之一86・奇一七17・窸一一17・存三101・善八50・庚57・ | 奇翻本・兩罍六20「[illegible]妊𣪘」仿此偽刻・ |
| 趞曹鼎一 | 256 | 38 | 68 | 存二26・貞三30・代四24・校三20・代六55・校七50 51重出・ | 二鼎均藏上海博物館・ |
| 趞曹鼎二 | 257 | 39 | 69 | 存二27・貞三31・代四25・校三20・ | |
| 師湯父鼎 | 8 | 39 | 70 | 獲一6・據三之一35・窸四28・存二28・善二80・庚35・代四24・校三19・ | |
| 史頌𣪘一 | 85 | 40 | 71 | 恆上27・奇四8・窸十17・代九7・校八56・ | |

| | | | | | |
|---|---|---|---|---|---|
| 又二 | | 41 | 〃 | (器)筠三31・據三之一53・奇一六36・窸十18・存三32・從二15・(蓋)據三之一54・敬下5・兩六35・窸十15・存三33 34重出・〔代九〇・校八57・〕 | 筠有蓋,乃鼎文・ |
| 又三 | 84 | 42 | 〃 | (器)貞六5・代九[illegible]・〔代九10・校八55・〕(蓋)據三之一54・激上20・代九10・校八57・ | |
| 又四 | | 43 | 〃 | (器)據三之一55・窸十15・存三33・代九8・校八54・(蓋)據三之一55・存三34・代九8・校八59 | 存以器文為蓋,未知信否・ |
| 史頌鼎 | 9 | 44 | 〃 | 筠三31・據三之一32・攀一10・恆上14・奇一六19・存二18・窸四25・(另一器見四三21・及貞三31・又八54重出・)代四26・校三21・ | 筠誤以為敦・ |
| 附史頌匜 | 145 | 44 | | 據二之二10・窸一六25・激53・雙上21・存四27・綴十四11・代十七31・校九61・ | |
| 史頌盤 | | 44 | | 據二之二8・從五15・敬上4・窸一六12・存四16・綴七7・代十七6・校九70・ | |
| 頌鼎一 | 10 | 45 | 72 | 甲一31・積四32・據三之三5・代四57・ | 頌鼎凡三器,其第三器見據三之三3・奇二18(翻)・窸四23・存二18、代四39・校三31・ |
| 又二 | | 46 | 〃 | 甲一28・貞三36・代四38・ | |
| 頌𣪘一 | 86 | 47 48 | 〃 | 據三之三11・從六26・陶二7・窸十22・存三2-3 | |
| 又二 | | 49 50 | 〃 | (器)積六20・奇四21(翻)・存三5・代九45・校八91・(蓋)據三之三16・奇四18・窸十24・存三8・代九47・ | 〔代九46・校八100・〕 |
| 又三 | | 51 52 | 〃 | (蓋)據三之三15・奇四20・窸十18・從一五12・存三7・善八99・庚86(器)據三之三9・敬下4・存三6・積7・代九42・校八98・ | |
| 又四 | | 53 54 | 〃 | (蓋)存三10・貞六23・代九44・校八97・(器)存三9・貞六21・代九43・校八94・ | |

四

| | | | | | |
|---|---|---|---|---|---|
| 又五 | | 54 55 | 〃 | 據三之三11・從一二9・窸十20・存三4(蓋)・代九40・校八93・ | |
| 頌壺一 蓋 | | 56 | 〃 | 積五12・據三之三1・從一一12・奇一八14・窸一四10・存五39・代十二32・校四97又95翻本・ | 奇翻本・存錄二銘以為一器一蓋,實則一乃仿刻・ |
| 又二 | 178 | 57 | 〃 | 貞七35・武下87・代十二30・校四98・ | |
| 師虎𣪘 | | 58 | 73 | 據三之二58・敬上58・窸一一7・存三16・通3 2 2・代九29・校八80・ | |
| 吳彝 | | 58 | 74 | 積五34・據三之二20・奇五19・窸一三8・存三101・綴十八29・代六56・校七51・ | 方彝・奇十七16重出,均翻本・ |
| 牧𣪘 | 66 | 59 | 75 | 考三24・薛一四155・ | |
| 師毛父𣪘 | 87 | 60 | 76 | 博一七21・嘯下52・薛一四143・ | |
| 豆閉𣪘 | | 60 | 77 | 奇四15・窸十10・存三26・代九18・校八65・冠上25・ | |
| 師奎父鼎 | 11 | 61 | 78 | 筠四20・獲一5・據三之二9・恆13・窸四26・存二23・代四34・校三26・ | |
| 走𣪘 | 88 | 61 | 79 | 甲一二44・ | |
| 附走鐘 | 212 | 61 | | 考七2・博二二23・嘯下83・薛六65・ | 形制与宋周鐘相近 |
| 利鼎 | | 62 | 79 | 存二26・貞三33・代四27・校三23・ | |
| 望𣪘 | | 62 | 80 | 筠三48・據三之一83・ | |

| | | | | | |
|---|---|---|---|---|---|
| 師望鼎 | | 63 | 80 | 窸五7・存二22・代四35・校三27・ | |
| 格伯𣪘 一器 | | 64 | 81 | 積七15・據三之一80・奇一六36・存五27・代九16・校八65・ | |
| 又二 蓋器 | | 64 65 | 〃 | 筠三23・據三之一78・敬下5・奇一六38・存三28・代九14・校八61・ | |
| 又三 | | 65 | 〃 | 據三之一81・敬下8・存三29・綴五92・代九15・校八63・ | |
| 又四 | 67 | 66 | 〃 | 據三之一81・敬下7・夢上33・存三29・代九16・校八62・ | |
| 又五 | 68 | 66 | 〃 | 錢二1・曾下28・據三之二82・敬下8・窸九16・存三30・代八65・校八64・ | |
| (附)格伯作晉姬𣪘 | 89 | 67 | | 據二之二83・敬一五25・奇三18・窸八6・存三67・雙上16・代八5・校八8・ | |
| (附)𠫑仲作倗生壺 | 179 | 67 | | 貞補上37・雙上27・代十二13・校四82・ | |
| 匡卣 | | 67 68 | 82 | 據三之一32・存三補遺・又五84・綴十八21・代十25・校四64・ | 據以為蓋,從以為尊・ |
| 猶鐘一 | 211 | 68 | 83 | 窸二17・存一66・善一10・代一11・校一19・ | |
| 又二 | | 69 | 83 | 存一66・貞一2・代一4・校一19・ | |
| 師遽𣪘 | | 69 | 83 | 積六15・據三之一40・攀二33・恆39・窸十21・奇四7(又十六35重出,均翻本)・存三36・代八53・ | 校八41・ |
| 師遽彝 | | 70 | 84 | 窸十二9・存三103・綴十八24・代十一31・校五34・通六〇四・ | |

五

| | | | | | |
|---|---|---|---|---|---|
| 康鼎 | 12 | 71 | 84 | 寧一17・積四27・據三之一51・彙二9・貞補上14・代四25・故6・ | |
| 附 井叔盨 | | 71 | | 據二之二20・從八35・敬下21・存三160・代十33・校九30・ | |
| 井叔鐘 | | 72 | | 積三2・據二之一47・窓一17・存一71・綴二1・代一3・校一10・ | 存录二器・弟二器偽・ |
| 卯殷 | 91 | 73 | 85 | 積六19・曹下26・據三之三8・從六36・奇四29・存三11・代九37・校八88・ | |
| 同殷一 | | 73 | 86 | 存三補遺・貞六7・代九18・ | |
| 又二 | 69 | 74 | 〃 | 甲六29・存三補遺・貞六8・代九17・ | |
| 大殷 | 92 | 74 75 | 87 | 甲一二46・筠三33・據三之二35・存三18・貞六10・善八97・存三19・代九25・校八74・ | 筠・據・存乃第二器・又見代九26・校八73・ |
| 大鼎 | 18 | 75 | 88 | 窓五11・曹下9・筠四8・據三之一77・敬上31・奇一六15・存二24・代四32・校三124・ | 另一器見西二11・貞三35・代四33・故2・ |
| 師酉殷一 | 93 | 76 | 88 | 積六23・據三之一27・兩六10・奇四22・存三20・代九21 23・校八69・ | 奇誤分為二蓋・翻本・ |
| 又二 | 94 | 77 | 〃 | 據三之二29・兩六16・窓九13・存三21・代九22・校八70・ | |
| 又三 | 95 | 78 | 〃 | (器)積六26・據三之二32・奇四24・陶二14・存三22・代九23・校八71・(蓋)據三之二31・存三22・代九24・校八61・癡一16・ | |
| 免殷 | | 79 | 89 | 筠三18・據三之一56・敬上57・奇一六32・窓九16・存三32・代九12・校八58・ | 奇翻本・ |
| 免簠 | | 79 | 90 | 積七3・據三之一25・敬下81・奇四3(又一七23)・存三121・代六52・ | 奇翻本・ |

| | | | | | |
|---|---|---|---|---|---|
| 史免簠 | 133 | 79 | 90 | 據二之三16・窓一五16・陶續一43・存三127・代十19・校九15・ | 據窓乃另一器・又見綴八2・存四補遺・ |
| 免盤 | | 80 | 90 | 積七17・據二之三74・敬上3・存四6・代十四12・通八三三・ | 前三家以為盉・ |
| 免觶(卣) | 205 | 80 | 91 | 寧三16・積五33・據三之一31・奇一七15(翻)・存五83・綴十二28・代十三43・校七48・ | 存录一蓋銘乃偽刻・存綴代校乃免卣文・ |
| 史懋壺 | | 80 | 91 | 據三之一18・從一6・窓一四13・存五40・綴十三7・代十二28・校四95・ | |
| 守宮尊 | | 81 | 92 | 北平圖書館藏拓本・徐中舒氏影贈・ | |
| 睘卣 | 196 | 81 | 93 | 存五補遺・貞八31・徵50・彙二10・代十三42・ | |
| 鄹龏一 | 53 | 82 | 95 | 西三29・彙二12・貞二47・代三24・故5・ | |
| 又二 | 54 | 82 | 〃 | 西三25・存二55・窓六12・代三24・校二64・(第三器西三27・奇一22・綴四11・代三24・校二64・) | |
| 效父殷 | 70 | 82 | 95 | 曹上22・據二之二4・奇一七13・代六46・ | |
| 曶鼎 | | 83 | 96 | 積四35・據三之三46・奇二22(又一六20均翻本)・窓四17・存二6・代四45・校三45・ | |
| 曶壺 | 180 | 84 | 99 | 善四57・祕圖八・貞補上39・庚一〇三・十二29・校四94・萬二31・ | |
| 伐貯殷 | 96 | 85 | 100 | 西二七30・ | |
| 趩觶 | 206 | 85 | 101 | 據三之一60・恆50・奇一五14・窓一三11・存五1・綴十八23・代十一38・校五41・冠補2・ | |



| | | | | | |
|---|---|---|---|---|---|
| 效卣 | 174 | 86 | 101 | 獲一17・據三之一66・奇六15・窓一九4・存五78・綴十二12・代十三46・校四68・ | |
| 效觶 | 201 | 87 | 〃 | 據三之一65・鶴9・海75・代十一37・ | |
| 蔡殷 | | 87 | 102 | 薛一四148・(石刻殘本有之)・ | |
| 虢季子白盤 | 152 | 88 | 103 | 據三之二37・從十31・奇八15・窓一六9・存四3・綴七15・代十七19・校九83・ | 存虢季子組盤・所存此偽刻存翻・ |
| 不嬰殷 | 97 | 89 | 106 | 據三之三20・從十36・奇四30・夢上34・存三1・代九48・校八101・ | |
| 噩侯鼎 | | 90 | 107 | 奇二7・窓五8・存二24・代四32・校三23・ | |
| 附 噩侯殷一 | | 90 | | 貞五25・故6・代七45・校七97・ | |
| 又二 | 100 | 90 | | 貞五25・武75・代七45・校七96・ | |
| 〔又三〕 | | | | 筠三21・據二之二40・敬下2・奇一六24・存二77・代七45・校七96・ | 文全同・本編未收・ |
| 禹鼎 | 14 | 91 | 108 | 博二23・嘯上13・薛十113・ | 近年另出一器・見补录・ |
| 敔殷 | 98 | 92 | 109 | 博一六39・嘯下55・薛一四157・ | |
| 附 敔殷二 | | 92 | | 據三之一15・從六10・存三45・代八44・校八41・ | |
| 伯克壺 | 181 | 93 | 110 | 考四40・博六34・嘯上25・薛十一119・ | |

| | | | | | |
|---|---|---|---|---|---|
| 克鐘一 | | 93 94 | 112 | 貞一9・存一26・代一21・校一62・ | 前銘・ |
| 又二 | | 94 95 | 〃 | 陶續上10・存一24・綴一7・代一23・校一63又64重出・ | 後銘・文与前器銜接・ |
| 又三 | 213 | 95 96 | 〃 | 奇九13・陶續上8・存一25・綴一6・代一20・校一61・ | 前銘・ |
| 又四 | | 96 | 〃 | 貞一10・存一27・代一23・校一64・ | 文与三銜接・ |
| 又五 | | 97 | 〃 | 窓一18・存一28・代一22・校一63・ | 前銘・与此相接之器尚未見・ |
| 又六 | | 97 | 〃 | 貞一11・存一22・代一24・校一61・ | 全文・ |
| 南季鼎 | | 98 | 113 | 據三之一36・存二27・代四24・校三19・ | |
| 師𣪕殷 | 72 | 98 | 114 | 博一六30・嘯下53・薛一四164・續五6・ | |
| 師晨鼎 | | 99 | 115 | 據三之二21・ | |
| 伯晨鼎 | 15 | 99 100 | 115 | 曹二7・筠四11・據三之二17・敬上29・奇十六10・窓五6・存二20・代四36・校三29・ | |
| 師艅殷 | | 100 | 116 | 據三之二15・窓九19・代九19・校八66・ | |
| 諫殷 | 99 | 101 | 117 | 陶二10・存三25・代九19・校八67・ | |
| 揚殷一 | | 102 | 118 | 窓十一16・存三24・代九25・校八72・ | 二銘疑一器一蓋・以器形未見・姑分為二・ |

| | | | | | |
|---|---|---|---|---|---|
| 又二 | | 102 | 〃 | 攈三之二33・敬上53・存三19・代九29・ | |
| 單伯鐘 | | 103 | 118 | 攈二之三78・敬上6・窸二13・存一61・綴一30・代一16・校一29・ | |
| 附 昊生鐘 | | 104 | | 攈三之一30・綴一13・ | |
| [illegible]殷 | 101 | 104 105 | 119 | 善八88・窠二14・貞補上27・庚81・代九4・校八50・ | |
| 虢仲盨 | | 105 | 120 | 貞六41・代十37・ | |
| 何殷 | 102 | 106 | 120 | 嘯下97・續三25・ | |
| [illegible]殷一 | 103 | 107 | 120 | 窸九10・夢上31・存三37・代九1・校八49・ | |
| 又二 | | 108 | 〃 | 奇四6・存三38・代九2・校八48・ | |
| 又三 | 104 | 109 | 〃 | (蓋)貞六3・善八87・存三40・代九3・校八49・ | 此具僅存蓋・器佚・ |
| 〔又四〕 | | 109 | 〃 | 窸九9・存三39・代九3・校八50・ | 窸录一銘以為蓋存二銘・全同・謂有全形・字稍草率・可疑・ |
| 大克鼎 | 16 | 110 111 | 121 | 奇二28・窸五1・存二12・綴四25・代四40・校三32・ | |
| 克盨 | 128 | 112 | 123 | 窸一五18・存三153・歐一二二・支28・代十44・校九41・ | 存二24有克殷・乃仿此偽刻・ |
| 小克鼎一 | | 113 | 123 | 貞三34・存二16(表裏)・代四30・校三36・ | 存录二銘・一拓不精・疑為二器 |

| | | | | | |
|---|---|---|---|---|---|
| 又二 | 258 | 113 | 〃 | 存二17(表)・綴四33・諮7・代四29・校三39・ | |
| 又三 | 19 | 114 | 〃 | 陶一38・存二14(裏)・代四28・校三38・ | |
| 又四 | 20 | 114 | 〃 | 陶續上25・存二14(表)・代四28・校三35・ | |
| 又五 | 18 | 115 | 〃 | 陶一36・存二15(表)・綴四32・代四31・校三40・ | |
| 又六 | 17 | 115 | 〃 | 陶一34・存二15(裏)・代四30・校三40・ | |
| 又七 | | 115′ | 〃 | 窸五5・存二17(裏)・代四29・校三38・ | |
| 𢼄䜌鼎 | 91 | 115′ | 124 | 薛十110・續四19・ | |
| 鬲从盨 | 130 | 116 | 124 | 存三153・潋上22・貞六44・尥圖十・代十45・校九43・ | |
| 伊殷 | 105 | 116 | 125 | 貞六9・存三23・代九20・校八67・梅原末治氏影拓贈・ | 蓋逸・ |
| 寰盤 | 158 | 117 | 126 | 積八9・攈三之二22・奇一八25・存四4・代一七18・校九81・福開森氏影贈・ | 奇翻本・存录二器・第二器偽・ |
| 寰鼎 | | 117 | 〃 | 薛十111・ | |
| 鬲攸从鼎 | 22 | 118 | 127 | 積四31・攈三之二18・奇二15・陶一40・存二21・叢二164・代四35・校三28・ | |
| 虢叔旅鐘一 | | 118 119 | 127 | 積三11・攈三之二1・奇九30・窸一12・存一6・代一57・校一79・ | |





| | | | | | |
|---|---|---|---|---|---|
| 又二 | | 119 120 | 〃 | 攈三之二4・從六3・窸一13・存一7・綴一18・代一58・校一81・ | |
| 又三 | | 120 121 | 〃 | 筠五24・攈三之二3・從十2・存一8・綴一14・代一54・校一85・ | |
| 又四 | 214 | 121 122 | 〃 | 窸一14・陶續上3・存一9・綴一21・代一60・校一86・ | |
| 又五 | | 122 | 〃 | 攈三之二5・筠五26・代一61・清2・海134・校一38・ | 前二十九字 |
| 又六 | 215 (a,b) | 123 | 〃 | 筠五27・攈三之二5・窸一16・從十5・(七)・奇九32・存一10(表)・泉別圖九解13・綴一22・ | 「皇考威義」起与前器銜接・ |
| 又七 | | 123 | 〃 | 攈三之二6・從十6・窸一16・存一10(裏)・綴一23・代一62・校一39・ | 「皇考𪔅叔」起与前器銜接・ |
| 士父鐘一 | | 124 | 128 | 積三6・攈三之一57・從八3・奇九25・存一40・代一43・校一50・ | |
| 又二 | | 125 | 〃 | 攈三之一58・窸二4・存一41・綴一10・代一44・校一50・ | |
| 又三 | | 126 | 〃 | 存一42・貞一18・綴一9・代一44・校一50・ | |
| 矢人盤 | 151 (a,b) | 127 | 129 | 積八3・攈三之三37・奇八21(翻)・窸一六十・存四4・故1・代一七20・校九86・ | 舊称散氏盤・ |
| 函皇父殷 | | 128 | 131 | 攈三之一4・從一五26・奇三30・窸十14・存三46・猷一41・代八40・校八38・ | 另一具見攈三之一5・代八41・校八38・ |
| 函皇父匜 | | 128 | | 攈二之二10・窸一六26・存四27・潋53・奇八31・綴一四11・代一七31・校九60・ | |
| 叔向父殷 | 257 | 129 | 132 | 攈三之一59・窸十一9・存三31・通三四〇・代九13・校八60・ | |

| | | | | | |
|---|---|---|---|---|---|
| 叔向父作𡛷妘殷 | | 129 | | 存三補遺・貞五23・(貞录二器・器蓋誤列)・又窸十二21(录一器・不同范)・代七36・校七93・ | |
| 番生殷 | 106 | 130 | 133 | 陶二16・存三12・代九37・校八102・支26・ | |
| 番匊生壺 | | 130 | 134 | 貞七32・代一二24・校四42・尊二30・ | |
| 毛公鼎 | 23 | 131 | 135 | 攈三之三51・從一六18・奇二41・窸四2・存二1・叢二127・代四46・校三47・ | |
| 師𠭰殷 | | 132 | 139 | 薛一四153・ | |
| [illegible]盨 | 129 | 132 133 | 140 | 考三34・薛一五167・ | |
| 召伯虎殷一 | 71 | 133 | 142 | 攈三之二25・中國十与十一・尥圖十一・ | |
| 兮甲盤 | | 134 | 143 | 攈三之二67・奇八19・窸一六13・存四2・綴七7・代一七20・校九84・通八三九・ | |
| 召伯虎殷二 | | 135 | 144 | 積六17・攈三之二24・奇四27・存三23・代九21・校八28・ | 奇翻刻・ |
| 師寰殷一 | | 135 136 | 146 | 筠三35・攈三之二52・敬下14・奇四25(翻)・窸九14・存三16・代九28・校八76・ | |
| 又二 | 107 | 136 137 | 〃 | 存三17・陶二12(器)・代九29・校八78・支25・ | |
| 𨑟伯殷 | 260 | 137 | 147 | 窸一一22・存三11・校八81・ | |
| 師𠭰殷一二 | | 137 140 | 149 | (一)窸九17・存三13・代九35・校八85・(二)窸九19・存三14・代九36・校八83・ | 圖見通三三四 |

| | | | | | |
|---|---|---|---|---|---|
| 井人妄鐘一 | 216 (a b) | 140 141 | 150 | 積三7・蒐五28・攈三之一18・從七3・奇九17・存一53・綴一14・代一24・校一35・海132 | 前銘・泉屋十鐘 |
| 又二 | | 141 142 | 〃 | 窓一19・存一54・綴一17・代一25・校一34・ | 前銘・ |
| 又三 | | 142 143 | 150 | 窓一20・陶續上1・存一55・代一26・校一40・ | 後銘・与前二器銜接・ |
| 𢦔毀 | 108 | 143 | 150 | 考三22・嘯下93・薛一四145・ | |
| 無叀鼎 | 24 | 143' | 151 | 積四28・攈三之二8・從二1(又十11)・奇二10・窓四22・存二23・代四34・校三27・ | |
| 休盤 | | 143' | 152 | 貞十30・存三27・代一七18・校九闕・ | 存誤為毀・ |
| 杜伯鬲 | 45 | 144 | 153 | 貞四13・存二補遺・善三95・餘2・代五39・校三82・ | |
| 杜伯盨一、二、三 | | 144 145 | 153 | (一)存三補遺及154裏・貞六43・(二)存三155・代十41・校九39・自六42・(三)存三156表及154表・貞六43裏(蓋)・代十42・校九39・ | 代十42・校九40誤合 |
| 師兌毀一 | 110 | 146 | 154 | 善八93 94・貞六18・存三補遺(蓋)・庚74・代九31・校八80・ | |
| 又二 | 111 | 147 | 〃 | 善八95 96・貞六17(蓋)・庚75・代九32・校八81・ | 器後配・銘仿前器添刻・ |
| 鄦毀一 | 109 | 148 | 154 | 考三10・薛一四150(同石刻殘本) | 薛第三器亦即此器・ |
| 又二蓋 | | 149 | 〃 | 考三10・薛一四151(同石刻殘本) | |
| 三年師兌毀 | | 150 | 155 | 存三15・貞六19・代九30・校八82・ | 貞器銘重出・誤為二器・ |



| | | | | | |
|---|---|---|---|---|---|
| 宗婦鼎一 | | 151 | 156 | 窓六8・貞五36(毀一)・代四5・校二95・ | 貞以為毀・ |
| 又二 | | 151 | 〃 | 窓六9・貞五36(毀三)・存二38・代四5・校二95・ | 貞以為毀・ |
| 又三 | | 152 | 〃 | 貞三19表・存二37裏上(又補遺重出)・代四4・校二95・ | |
| 又四 | | 152 | 〃 | 貞三19裏・存二38表下(又補遺重出)・代四5・校二96・ | |
| 宗婦毀一 | 112 | 152 | 〃 | 窓十二20・存三56裏・代八22 23・庚82・陶二2・善八75・頌續38・校八23・ | 陶善均僅器失蓋・ |
| 又二 | | 153 | 〃 | 窓十二19・存三57裏下(蓋)56表上(器)・(又二37裏下重出器文・誤以為鼎)代八22 25・ | 存著录六具・除第一与窓相合外・其餘器蓋參差 |
| 又三 | | 153 | 〃 | 貞五36(毀二)・存三58表上・代八24・校八22・ | 多璋信・貞又誤以窓已著录之二鼎為毀・故有五器・均誤 |
| 宗婦盤 | 153 | 153 | 〃 | 恆下88・窓十六18・存四9(又二38表上及裏・重出二次・均誤以為鼎)・綴六11・代一七15・校九76・ | |
| 宗婦壺一・二 | | 154 | 〃 | 窓一四18 20・存五41 42・綴一三15 16・代一二23・校四91・ | |

右宗周器銘凡二百五十、除附見之器十又八外、得銘辭凡百六十又二事；其圖形之可徵者凡百二十又八器。

| | | | | | |
|---|---|---|---|---|---|
| 者減鐘 | 221 | 152 | 153 | 貞一12・善一17・庚14・代一40・校一31・ | |



| | | | | | |
|---|---|---|---|---|---|
| 又二至七 | | 153 | 〃 | 甲一七6 12・ | |
| 又庚器 | | 154 | 154 | 甲一七15・存一補遺・研下16・貞一13 14・代一47・校一33・冠上1・ | |
| 又癸器 | | 154 | 〃 | 甲一七18・存一65・貞一13・代一48・校一32・(又一器：甲一七14・代一45・故26・) | |
| 吳王元劍 | | 155 | 154 | 積十3・攈二之一57・奇十3・存六96・綴二九6・代二〇46・校十100・ | 存出二具・一具仿刻・ |
| 吳王夫差監 | 160 | 155 | 155 | 貞十一4・存四41・代一八24・ | |
| 其𠩺句鑃一 | | 156 | 156 | 攈二之三64・敬下76・存一80・綴二八25・善一40・代一八1・校一78・ | 善偽 |
| 又二 | 208 | 157 | 〃 | 攈二之三65・存一81・研上96・綴二八26・代一八2・校一八98・ | |
| 姑馮句鑃 | | 158 | 157 | 攈三之二12・存一78・綴二八26・代一八2・校一99・ | |
| 者沪鐘一 | | 159 160 | 157 | 窓二15・存一42 43・代一39・校一46・ | |
| 又二 | 247 | 161 162 | 〃 | 貞補上2・海一三七・代一40・梅原末治氏影拓贈・ | |
| 又三 | 249 (a・b) | 163 | 〃 | 攈二之三25・從一三6・奇九9・窓二16・綴二30・海一三八・存一44・泉別圖八解12・梅原末治氏拓贈・代一41・校一47・ | |
| 又四 | 248 | 164 | | 貞一6・存一45・又補遺・善一16・代一42・ | 銘僅二鉦・由鼓當有銘・蓋銹蝕 |
| 徐王糧鼎 | 37 | 164 | 159 | 貞三31・善二74・庚36・代四9・校二98・ | |



| | | | | | |
|---|---|---|---|---|---|
| 宜桐盂 | | 165 | 159 | 存四39・ | |
| 沇兒鐘 | 239 | 165 167 | 160 | 陶續上5・窓二19・存一20・綴二14・代一53・校一65・ | |
| 王孫遺者鐘 | 231 | 167 170 | 160 | 窓一2・陶續下補遺・存一2 4・尊一4・綴二17・代一63・校一91・ | |
| 義楚耑 | 207 | 170 | | 奇十七36・存五137 138・善五93・餘19・庚一四三・代一四53・校五98・ | |
| 徐王義楚鍴 | | 170 | 162 | 奇十七36・存五136・松中13・代一四55・校五98・ | |
| 徐王耑 | | 170 | | 奇十七35・存五136裏・松中12・代一四55・校五98・ | |
| 𠑇兒鐘一 | | 171 172 | 163 | 積三3・攈三之一69・存一29 30・代一50・校一57・ | |
| 又二 | | 173 | 〃 | 攈三之一71・從十三4・窓二12・存一31・奇九14・綴二20・代一51・校一59・ | |
| 又三 | | 174 | 〃 | 貞一2・存一32・代一52・校一60・ | |
| 徐𩰫尹鉦 | | 175 176 | 163 | 存一76・研上97・貞一20・代一八3・校一100・ | |
| 楚公逆鎛 | ● | 177 | 164 | 嘯下91・薛六68・復19又33・積三14・攈三之一19・奇十九28・(夢上2・存一補遺) | 積以下均翻宋・夢鴻翮・存亦偽・文缺下截・尤異・ |
| 楚公家鐘一 | | 177' | 164 | 攈二之二21・存一補遺・綴一5・代一7・校一16・ | |
| 又二 | 217 (a・b) | 178 | 〃 | 奇九4・窓二1・存一69裏・泉別圖七・綴一5・海一三一・代一6・校一15・ | |

| | | | | | |
|---|---|---|---|---|---|
| 又三 | 218 (a.b) | 178 | 〃 | 擴二之二22・窓二3・奇九3・存一68・綴一4・泉別圖五・海一二九・代一6・校一14・ | |
| 又四 | 220 | 178 | 〃 | 積三2・陶一17・存一70・校一15・ | 偽 |
| 又五 | 219 (a,b) | 178 | 〃 | 擴二之二22・窓二2・奇九5・存一69表・綴一5・泉別圖六・海一三〇・代一5・校一17・ | |
| 楚王鐘 | 230 | 179 | 165 | 考七12・薛六69・ | 善一13表一器,仿此偽刻。 |
| 叔姬簠 | | 179 | 165 | 貞六33・存三126・代十20・校九17・ | |
| 楚王酓章鐘一 | | 179 180 | 165 | 嘯下90・薛六69・復31・積三16・擴二之三77・ | |
| 又二 | | 180 | 〃 | 薛六70・ | |
| 曾姬無卹壺一 | 190 | 181 | 166 | 善四54・彙續39・壽圖二・庚一〇四・代一二25・校四92・ | |
| 又二 | 191 | 181 | 〃 | 善四56・壽圖三・庚一〇五・代一二25・校四92・ | |
| 王子申盞 | 159 | 182 | 167 | 積七26・兩八1・奇一八23・存三169・窓一七19・綴二八3・代一八12・校九99・ | |
| 中子化盤 | | 182 | 167 | 筠四28・擴二之二74・綴七10・代一七13・ | |
| 楚王領鐘 | | 182 | 168 | 貞一4・松上2・代一9・ | |
| 楚子簠 | 138 (a,b) | 182 | 168 | 陶二44 45・存三131・代一〇15・校九14・支30(蓋)・(第二器見貞續中1・松上39・代一〇15・) | |

目録表

一二

| | | | | | |
|---|---|---|---|---|---|
| 楚王酓忎鼎 | 41 | 183 | 169 | 彙續34・壽圖八・代四[illegible]・松二[illegible]・安宝3・ | 同人之器尚有盤一,見補遺。 |
| 附 但勺 | | 184 | | 雙上51・壽圖十一・松上[illegible]・綴續[illegible]・代一八27・校九[illegible]・ | 同[illegible]有二器。 |
| 楚王酓肯釶鼎 | | 184′ | 170 | 彙續38・壽圖四・ | 同人之器尚有鉇鼎一、盤三,見補遺。 |
| 伯盞盤 | 156 | 185 | 170 | 考六又・薛一六180・ | |
| 伯盞盧 | 162 | 185 | 171 | 考五22・薛一六182・ | 薛器蓋互易 |
| 江君婦龢壺 | | 186 | 171 | 筠四44・擴二之一75・奇一八9(翻)・代一二13・ | |
| 黃大子伯克盤 | | 186 | 171 | 筠四31・擴二之三83・敬上2・奇一八24・存四6・綴七23・校九76(翻)・ | |
| 黃君毀 | | 186 | 172 | 貞五35・存三59・代八21・ | |
| 黃韋俞父盤 | | 186 | 172 | 存四10・綴七24・貞續下20・代一七13・ | |
| 單鼎 | 32 | 187 | 172 | 積四14・擴二之三1・存二43・寶上23・乙一24・代四1・ | |
| 鄘侯毀 | | 187 | 173 | 擴三之一8・存三補遺・松上36・代八[illegible]・校八40・ | |
| 酅大史申鼎 | 44 | 187 | 174 | 窓六7・存二33・代四15・校三7・器形福開森氏影贈・ | |
| 鄀公敄人毀 | | 188 | 174 | 積六16・擴三之一23・從十一23・存三42・代八47・校八43・ | |

| | | | | | |
|---|---|---|---|---|---|
| 鄀公敄人鐘 | 222 | 188 | 175 | 貞一5・存一60・善一14・綴一31・代一10・校一22・ | |
| 鄀公平侯鼎 | | 189 | 175 | 窓十一23・存二29・校三15・代四23・(第二器貞三27・存二29・代四22・校三16・) | |
| 鄀公誠鼎 | 26 | 189 | 176 | 考一9・博二33・薛十107・嘯上14・綴八16・代一〇21・校九18・ | |
| 鄀公諴簠 | | 190 | 176 | 擴二之三49・窓十五5・奇五24・存三125・ | |
| 鄧孟壺 | 184 | 190 | 176 | 陶三3・夢續25・存五47・綴一三17・代一二13・校四82・ | |
| 鄧伯氏鼎 | 31 | 190 | 176 | 陶一29・夢上12・存二44・代三47・校二83・ | |
| 鄧公毀 | 125 | 190 | 177 | 陶二18・夢續21・存三62・代八16・校八17・ | |
| 蔡姞毀 | | 191 | 177 | 奇五18・窓十一22・存三105・代六53・校七49・ | |
| 蔡大師鼎 | | 191 192 | 178 | 貞續上24・代四18・ | |
| 許子鐘一 | 246 | 193 | 178 | 考七7・薛六66・ | |
| 又二 | | 193 | 〃 | 薛六67・ | |
| 許子妝簠 | 137 | 194 | 179 | 筠三8・擴二之三76・從十六2・敬下24・綴八24・庚52・窓十五4・奇五26(翻)・存三123・善九10・代十23・校九19・ | |
| 子璋鐘一 | 251 | 194 195 | 179 | 貞一15・存一補遺・善一20・綴二13・庚15・代一29・校一42・ | 善出二器,第一器仿刻。 |

目録表

一三

| | | | | | |
|---|---|---|---|---|---|
| 又二 | | 195 | 〃 | 筠五29・擴三之一28・窓二5・存一52・代一27・校一40・ | |
| 又三 | | 196 197 | 〃 | 擴三之一29・從六8・窓二6・存一50 51・善一21・代一28・校一41・ | |
| 又四 | 252 | 198 | 〃 | 甲一七26・窓二7・存一52裏・代一31・校一44・ | |
| (又五) | 253 | | 〃 | 寧一四1・(此丹乃第七器,另第五見貞一14・第六見代一30・校一43・) | 文与四銜接拓本未見。 |
| 魯生鼎 | | 199 | 179 | 窓五18・存二48・代三39・校二75・ | |
| 無㫐鼎 | | 199 | | 獲一12・擴一之三6・存二64・松上12・代二53・校二33・(代二53出二器・) | |
| 鄭義伯匜 | 149 | 199 | 180 | 西三二4・貞十33・故5・代十七28・ | |
| 鄭登伯鬲 | | 200 | 180 | 擴二之一29・奇八4・敬下45・窓十七15・清9・存二81・綴二七27・代五22・校三60・尊二21・ | |
| 鄭登叔盨 | | 200 | 180 | 貞六37・存四補遺・代十32・校九39・ | |
| 鄭咸句父鼎 | | 200 | 181 | 新出・ | 此器疑偽。 |
| 鄭虢仲毀一 | 113 | 201 | 181 | 貞五32・存三60・西二七28・代八17・尊二5・ | |
| 又二 | | 201 | 〃 | 貞五33・存三61・代八18・校八18・(第三器見尉上23・) | |
| 召叔山父簠一 | | 202 | 181 | 筠三7・擴二之三53・從十二19・奇一七25・存三124・綴八21・代十22・校九19・ | |

| 器名 | | | | 著錄 | 備注 |
|---|---|---|---|---|---|
| 又二 | 134 | 202 | 〃 | 寧十一24·貞六34·故二一·代十22· | |
| 叔上匜 | | 202 | 182 | 筠四49·攈二之三75·存四補遺·綴一四17·代一七40·校九66· | 存四20「寽舟匜」銘此僞刻· |
| 鄭楙叔賓父壺 | 183 | 203 | 182 | 攈二21·恆55·愙一四14·存五50·校四83·代一二15·綴一三18· | |
| 叔賓父盨 | | 203 | | 攈二之一77·敬下21·存三162·綴九9·代十30·校九26· | |
| 王子嬰次鑪 | 164 | 203 | 182 | 鄭圖45·貞十一3·研下3·代十八24· | |
| 陳公子甗 | | 203 | 183 | 攈三之一9·從九4·敬下83·存二87·綴九31·代五12·校三97· | |
| 陳侯簠 | 136 | 204 | 184 | 西二九5·愙一五3·夢續15·存三125·代十21·校九18· | |
| 陳子匜 | | 204 | 184 | 攈二之三60·奇八34·愙一六24·存四21·綴一四18·代一七39·校九65· | |
| 陳伯元匜 | 147 | 205 | 184 | 西三二5·貞十39·故三·代一七35· | |
| 趞亥鼎 | 42 | 205 | 184 | 攈二之二67·獲一11·敬上28·愙五15·存二45·代三44·校二81· | |
| 宋眉父鬲 | | 205 | 185 | 攈二之一54·代五25·校三01· | |
| 宋公戌鐘一 | 240 | 206 | 185 | 博廿二27·嘯下84·薛六64·續四1·復28·積三1·攈一之三38·敬上7(翻)· | 續鐘一圖·無銘· |
| 又二 | 241 | 206 | 〃 | 博廿二28·嘯下84·薛六64· | |
| 又三 | 242 | 206 | 〃 | 博廿二29·嘯下84·薛六64· | |
| 又四 | 243 | 206 | 〃 | 博廿二30·嘯下85·薛六64· | |
| 又五 又六 | 244 245 | 206 | 〃 | 博廿二31·嘯下85·薛六64·博廿二32·嘯下85·薛六64· | |
| 宋公䜌鼎 | 381 | 206 | 185 | 博三37·嘯上19·薛九96·續五16· | 博僅有蓋·續器蓋全可疑· |
| 曾伯霥簠一 | 132 | 207 | 186 | 積七7·攈三之二11·奇一七25·存三119·綴八14·代十26·校九23· | 器已燬于火· |
| 又二 | | 207 | 〃 | 攈三之二12·從二19·奇五26·愙一五2·存三120·還八20·代十26·校九22· | |
| 曾伯陭壺 | | 208 | 186 | 貞七32·故5·代一二26· | |
| 曾子原簠一 | | 209 | 187 | 存三145·貞六25·代十6·校九5· | |
| 又二 | | 209 | 〃 | 貞六26·存三補遺·代十7· | |
| 又三 | | 209 | 〃 | 存三146·貞六25 26·代十6·校九5· | |
| 曾子遷簠 | | 209 | 187 | 貞六24·代十1(出二具·第二具又見貞補上30·校九1·) | |
| 曾子口簠 | 139 | 209 | 187 | 貞六31·武38·代十16·校九14· | |
| 曾子仲宣鼎 | | 210 | 187 | 貞三25·代四15·唐蘭氏藏拓軸·蒙影贈· | 貞摹泉有奪誤· |





| 器名 | | | | 著錄 | 備注 |
|---|---|---|---|---|---|
| 曾大保盆 | 161 | 211 | 188 | 頌四37·貞十一8·善九59·康一〇〇·鉨15·續48·代十八13·校九100· | |
| 滕侯穌毀 | | 211 | 188 | 攈二之二86·存三補遺·代八9· | |
| 滕虎毀一 | 193 | 211 | 188 | 積五28·攈二之二4·貞四45·存三110(器)·雙上17(蓋)·松上34·代七29·校七40· | |
| 又二 | 73 | 212 | 〃 | 夢上27·代七29·校七86·(第三器見貞上34·代七29·) | |
| 薛侯盤 | 155 | 212 | 189 | 攈二之二85·敬上2·陶三38·存四11·筠三63·清6·綴七22·代一七13·校九74·支40· | |
| 薛侯匜 | | 212 | 〃 | 愙一六21·存四24·代一七36·校九63· | |
| 薛侯鼎 | | 212 | 189 | 攈二之一32·綴四16· | |
| 邾公牼鐘一 | | 213 | 190 | 貞一16·存一補遺·綴二23·代一49· | |
| 又二 | 224 | 214 | 〃 | 曹下2·攈三之一38·兩三4·愙一22·陶一16·存一36·綴二21·代一47·校一48· | |
| 又三 | | 215 | 〃 | 貞一17·存一37·代一50· | |
| 又四 | | 215 | 〃 | 積三20·攈三之一39·存一38·代一48· | |
| 邾公華鐘 | | 216 | 191 | 積三18·攈三之二6·存一5·綴二24·代一62·校一90· | |
| 邾公釛鐘 | 225 | 217 | 191 | 愙一21·陶一15·存一56·代一19·校一30· | |
| 邾君鐘 | | 218 | 192 | 貞一3·代一6· | |
| 邾大宰鐘 | 250 | 219 | 192 | 甲一七21·貞一7·代一15·綴八25·代十24·校九20· | |
| 邾大宰簠 | | 220 | 193 | (蓋)筠三5·攈三之一10·敬下22·奇一七22·存三122·(器)攈三之一11·存三122裏·綴八22·代十24· | 校九21· |
| 邾友父鬲 | | 221 | 193 | 攈二之二30·從七24·敬下48·存二72·愙一七8·綴二七29·代五36·校三79· | |
| 邾伯鬲 | | 221 | | 攈二之二17·愙一七8·代五34·校三75·家113· | |
| 邾伯御戎鼎 | | 222 | 193 | 攈二之二24·代三37· | |
| 邾討鼎 | | 222 | 194 | 攈二之一65·存二56·代三23·校二56· | |
| 寺季故公毀 | | 222 | 194 | 積六4·攈二之二13·從一18·奇一六29·存三84·校七92· | 二具·積僅錄其甲·代、校僅錄其乙· |
| 邿遣毀 | 121 | 223 | 194 | 甲十二37·積六6·攈二之三28·從十一26·敬下16·愙九2·存三59·善八73·代八20· | 校八20· |
| 邿造遣鼎 | | 223 | 194 | 貞二45·存二56裏·代三24·校二56· | |
| 邿伯鼎 | 33 | 224 | 195 | 積四14·攈二之二58·寶上25·乙一47·代三46· | |
| 邿伯祀鼎 | | 224 | 195 | 貞三15·存二42·代三49·校二84·芒二·綴二六28· | |
| 魯侯爵 | | 225 | 195 | 積七12·攈二之一49·從十二4·敬下54·奇一八8·存五118 119·研上113 114·代一六46· | 校六82·癡二25· |

| | | | | | |
|---|---|---|---|---|---|
| 魯大司徒匜 | | 225 | 195 | 窓一六27・奇八33・存四21・綴一四15・代一七39・校九65・ | |
| 魯大宰原父段 | | 226 | 196 | 筠三22・攈二之二69・敬下71・奇一六34(翻)・存三72・代八3・校八6・ | 存此二器，一偽。 |
| 魯原鐘 | 223 | 227 | 196 | 曹下1・攈二之一19・奇一八27・窓二9・存一72・綴二1・代一3・校一7・ | |
| 魯伯厚父盤 | 154 | 227 | 196 | 曹下21・筠四29・攈二之一53・窓一六16・存四17・綴七21・代一七4・校九70・ | |
| 仲姬俞段 | 118 | 227 | 196 | 攈二之二71・從六41・存三71・蕫八68・代八2・校八4・ | |
| 孟姬姜段 | 119 | 228 | 196 | 積六10・攈二之二71・寶下64・山十二32・存三71・代八1・ | 銘在蓋。 |
| 魯伯愈父鬲 | | 228 | 197 | 貞四10・存二74・綴二七26・代五33・校三71・ | |
| 又二 | | 229 | 〃 | 貞四9・存二76・綴二七24・代五33・校三73・ | |
| 又三 | | 229 | 〃 | 筠四32・攈二之二16・存二補遺・代五32・校三72又74重出。 | |
| 又四 | | 230 | 〃 | 窓一七11・存二75・綴二七25・代五31・校三73・ | |
| 又五 | | 230 | 〃 | 窓一七11・存二75裏・綴二七23・代五32・校三72又重出。 | |
| 魯士商䱷段 | 120 | 231 | 197 | 西二八4・攈二之三56・存三51・代八32・ | |
| 杞伯每刃鼎一 | 27 | 231 | 197 | 貞三5・澂5・存二50 51・代三34・校二68・ | 存誤分為二器。 |



| | | | | | |
|---|---|---|---|---|---|
| 又二 | | 232 | 〃 | 攈二之二24・奇一24・窓五19・存二50・代三33・校二69・ | |
| 杞伯每刃段一 | | 232 | 197 | 攈二之二44・窓十19・存三82裏左・校七97・ | 器失蓋。貞五19蓋一文存十五字者錄卸原闕。 |
| 又二 | | 232 | 〃 | 攈二之二45・存二82表・代七41・家居15・ | |
| 又三 | | 233 | 〃 | 窓十11・存二82裏右(器)・代七42・ | 存以器文為一之蓋。 |
| 又四 | | 233, | 〃 | 攈二之二43・存二83・代七43・校七98・(第五器見貞五19・校七97・) | |
| 杞伯每刃壺 | 182 | 234 | 198 | (蓋)筠三3・攈二之三7・從八12・敬下31・存五45・綴二五6・代十二19・校四87・(器)窓一四12・存五46・善四52・代十二19・校四87・ | |
| 杞伯每刃匜 | | 234 | | 貞十36・存四25・代十七30・ | |
| 杞伯每刃盂 | | 234 | | 攈二之二51・存四37裏・綴二八10・代十八18・ | |
| 己侯貉子段 | 81 | 234′ | 198 | 窓十一25・夢續20・存三74・代八2・校八7・ | |
| 貉子卣一 | | 234′ | 198 | 窓一九24・存五88・綴十二12・代十三40・校四63・ | |
| 又二 | 176 | 234′ | 〃 | 西一五11・奇六14・存五86 87・綴十二11・殷上42・代一三41・校四63・ | |
| 己侯鐘 | 210(a.b.c.d) | 235 | 199 | 積三1・攈一之三38・從十8・奇九2・窓二8・存一73・泉別圖四・清一・綴一32・代一2・校一4・ | 海一三八。 |
| 己侯段 | | 235 | 199 | 攈二之一82・從一五24・奇三11・窓十二16・存三88・代七27・校七84・ | |



| | | | | | |
|---|---|---|---|---|---|
| 異公壺 | | 236 | 199 | 薛十二132・ | 舊誤為匜。 |
| 慶叔匜 | | 236 | 200 | 薛十二132・ | |
| 鑄公簠 | 135(a.b) | 237 | 200 | 西二九1・存三130・貞六31・代十17・校九15・ | |
| 鑄子簠一 | | 237 | 200 | 貞六29・存三135・家雪9・代十13・校九11・ | |
| 又二 | | 238 | 〃 | 窓一五15・存三136・綴八17・代十14・校九11・(一簠同銘，見貞六39・代十36・) | |
| 齊大宰盤 | | 238 | 201 | 筠四30・攈二之三29・從一六11・敬上3・庚94・奇八12・(陶續下17)・存四7・善九57・窓十六14・代十七14・校九75・綴七25・ | 器破殘僅存底，陶乃仿刻。 |
| 國差鑰 | 197 | 239 | 202 | 積八11・攈三之一44・奇一八21(翻)・寶下91・研下52・乙一六9・綴二八12・代十八17・ | |
| 叔夷鎛 | 236 | 240-243 | 203 | 博二二5・嘯下75・薛七74・ | |
| 叔夷鐘一 | 232 | 244 | 〃 | 博二二11・嘯下79・薛八81・ | |
| 又二 | | 245 | 〃 | 薛八82・ | |
| 又三 | 233 | 246 | 〃 | 博二二12・嘯下79・薛八83 | |
| 又四 | | 246 247 | 〃 | 薛八84・ | |
| 又五 | 234 | 247 248 | 〃 | 博二二13・嘯下80・薛八86・ | |

| | | | | | |
|---|---|---|---|---|---|
| 又六 | 235 | 248 | 〃 | 博二二14・嘯下81・薛八87・ | |
| 又七 | | 249 | 〃 | 薛八88・ | |
| 廖壺 | 188 | 250 | 208 | 甲一六9・初國十三・ | 甲銘未備。 |
| 黔鎛 | 237 | 251 | 209 | 攀二1・窓二21・存一1・綴二27・代一66・校一96・ | |
| 陶革氏鐘 | | 252 | 211 | 貞一15・代一42・ | |
| 齊侯盤 | 157 | 253 | 211 | 奇八14・存四7・代十七16・校九78・ | 齊侯四器，福開森有專攷。 |
| 同匜 | 150 | 253 | 〃 | 存四補遺(形在四20)・壽圖十七・綴二82・奇六38・代四14(誤為鼎)・ | 銘作盂。 |
| 同𩫖 | 141 | 254 | 〃 | 存四20・歐圖二〇三・棠二22 23・奇三39・代八35・校八35・ | 存誤与匜為配。 |
| 同鼎 | 40 | 254 | 〃 | 存二補遺・校三6・ | 刻款，可疑。 |
| 洹子孟姜壺一 | 186 | 255 | 212 | 曹下16・筠二37・窓一四4・攈三之三26・從十25・兩五2・奇一八16・存五36・研下61・綴十三37・代十二34・校四101・ | 存翻。 |
| 又二 | 187 | 256 | 〃 | 筠二24・攈三之三23・從十17・兩四2・窓一四2・存五37・研下62・綴十三22・代十二33・校四100・ | 存翻。 |
| 陳賄段 | 126 | 257 | 214 | 攈三之一21・存三45・善八83・庚87・代八46・校八42・ | |
| 陳逆簠 | | 257 | 215 | 積七9・攈三之一73・奇一七26(翻)・綴八26・存三121(仿刻)・代十25・校九22・ | |

| | | | | | |
|---|---|---|---|---|---|
| 陳逆毁 | | 257 | 215 | 攈二之三40・敬下69・代八28・校八24・ | |
| 陳曼簠一 | 140 | 258 | 216 | 西二九6・貞六33・故7・代十19・ | |
| 又二 | | 258 | 〃 | 攈二之三17・敬下82・窓一五8・奇五23・存三126・綴八28・代十20・校九15・ | |
| 陳侯午敦 | 142 | 258 259 | 216 | 攈三之一7・彙二25・武80・家居13・代八42・ | |
| 陳侯午錍 | 143 | 259 | 〃 | 貞五42・彙二25裏・武79・代八42・ | |
| 陳侯午毁 | 74 | 260 | 〃 | 寶74・貞五42・乙十二44・代八42・ | |
| 陳侯因資敦 | 144 | 260 | 219 | 攈三之一75・從一五31・敬下94・奇四13・窓九[illegible]・存三30・善二82・庚88・代九17・校三25・ | |
| 陳騂壺 | 189 | 261 | 220 | 歐圖二一三・彙二27・代十二24・ | |
| 子禾子釜 | 261 | 261 | 221 | 奇六35・窓二四1・存六122・餘54・綴二八18・代六23・校九104・ | |
| 陳純釜 | 262 | 262 | 223 | 奇六35・窓二四3・存六122裏・綴二八17・代十八23・校九104・ | |
| 左關鋘 | 263 | 262 | | 奇六37・窓二四5・存六123・善十二1・庚168・綴二八21・代十八17・校九103・ | |
| 戈叔朕鼎一 | | 262 | 224 | 攈二之三45・窓五17・存二36・代四7・校三1・ | |
| 又二 | 36 | 263 | 〃 | 貞三21・存二36・善二75・綴二30・代四8・校三1・ | |
| 又三 | | 263 | 〃 | 貞三22・存二37・代四8・校三1・ | |
| 叔朕簠 | | 264 | 224 | 積七4・攈三之一6・窓一五14・奇一七21・存二123・綴七5・家居23・代十23・校九20・ | |
| 戈叔慶父鬲 | | 264 | 225 | 敬下45・窓一七15・代五24・校三63・ | |
| 賢毁一 | | 264 | 225 | 窓九7・存五68（誤為兕觥）・代八28・校八27・綴十二31（誤作卣）・ | |
| 又二 | | 265 | 〃 | 窓九8・代八29・校八26・ | |
| 又三 | 60 | 265 | 〃 | 貞補上26・代八29・（第四器見善八49・庚64・校七47・） | |
| 孫林父毁 | | 265 | 226 | 筠三37・攈二之三10・敬下15・存三64・代八14・校八17・ | |
| 匽侯旨鼎 | 2 | 266 | 226 | 貞三16・存二補遺・泉圖二解10・海2・代三50・ | |
| 匽公匜 | 146 | 266 | 226 | 曹下12・攈二之一84・存四28・善九38・庚96・筠四50・綴十四13・代十七31・校九59・尊三17 | |
| 鄦侯庫彝 | | 266 | 227 | 筠五8・攈二之三66・ | |
| 杕氏壺 | 193 | 266 | 227 | 貞七34・歐圖二〇七・彙續26 27・代十二27・ | |
| 晉姜鼎 | 30 | 267 | 229 | 考一6・博二7・嘯上8・薛十112・ | |
| 伯鄙父鼎 | 25 | 267 | 230 | 博三14・嘯上15・薛九100・ | |





| | | | | | |
|---|---|---|---|---|---|
| 晉公盦 | 163 | 268 | 230 | 筠三15・攈三之三28・從八14・存四36・研下28・代十八13・校九96・綴二八6・ | |
| 郘鐘一 | 228 | 269 | 232 | 攈上1・恆上1・奇九27・窓一7・存一11（上）・綴二4・代一54・校一67・ | |
| 又二 | 226 | 270 | 〃 | 攈上3・窓一9・存一11（下）・綴二5・校一69・代一55（前）・ | |
| 又三 | | 271 | 〃 | 窓一11・存一12・綴二5・代一55（前）・校一70 | |
| 又四 | | 272 | 〃 | 存一13・攈上2・綴二6・代一55（后）・校一71・ | |
| 又五 | | 272 | 〃 | 存一14表・代一55（后）・ | |
| 又六 | | 273 | 〃 | 貞一20（五）・存一16裏・校一78・ | |
| 又七 | 218 (a.b.c) | 273 | 〃 | 貞一18（二）・存一15表・猷二圖1（$B_1$-$B_3$）・代一56（前）・校一72・ | |
| 又八 | | 274 | 〃 | 窓一10・存一17・綴二6・善一36・庚13・代一54・校一68・ | |
| 又九 | | 274 | 〃 | 貞一19（四）・存一15表・代一56裏・校一77・ | |
| 又十 | | 275 | 〃 | 窓一9・存一16表・綴二7・代一57表・校一74・ | |
| 又十一 | 227 | 275 | 〃 | 攈上4・窓一11・存一16裏・綴二8・校一76・代一57表・ | |
| 又十二 | | 275 | 〃 | 貞一19（三）・存一18・綴二17・代一56裏・校一73・ | |
| 又十三 | | 276 | 〃 | 貞一19（三）・存一19・代一56表・校一77・ | |
| 又十四 | | 276 | 〃 | 窓一11表・ | 容庚云即第三器。 |
| 又十五 | | 276 | 〃 | 窓一10裏・ | 容庚云疑即第十二器。 |
| 屭氏鐘 | | 277 | | 彙續31・洛圖五〇一・貞補上1・（同銘之器見屭圖五1—十二・善一23—35・貞續上4—6・）↑ | 同銘者九器。 |
| 屭羌鐘一 | | 277 | 234 | 彙續32・洛圖五〇二・ 庚5—14・代一33 34・校一55 56・皆八器。 | |
| 又二至五 | | 277 278 | 〃 | 屭圖一—四・善一24—27・貞續上113・尊一3・叢四240・餘30 31・庚114・代一32・校一53 54・ | 尊仅第二器。 |
| 嗣子壺 | 192 | 278 | 239 | 彙二29—30・洛圖二五三・代十二29・賸21・（代十二28另出一器。） | |
| 吉日劍 | | 279 | 240 | 貞十二20・彙續29・尊四43・中50・梅原末治氏影贈。 | |
| 穌公毁 | 122 | 280 | 241 | 恆31・奇三8・窓十二5・代七21・校七76・ | |
| 穌治妊鼎 | 34 | 280 | 242 | 積四9・攈二之二23・夢上11・存二52・代三36・校二70（又九73重出） | |
| 穌甫人匜 | | 280 | 243 | 窓一六25・奇八30・存四30・綴十四8・代十七29・校九59・ | |
| 甫人父匜 | 148 | 280 | 243 | 曹下11・攈二之一55・存四30・綴十四7・代十七29・校九54・ | 陶三37表一兒鍾文仿此僞刻。 |
| 甫人盨 | 131 | 281 | 243 | 貞六37・善九12・庚92・頌續45・代十30・校九38・ | |

| 器名 | | | | 著錄 | 備注 |
|---|---|---|---|---|---|
| 穌衛改鼎 | | 281 | 244 | 獲一8・攈二之一33・敬上26・存二58・（又三）攈之一33・（又三）陶續上19・恆上15・（又四）貞二41・徵上3・存二58・ | 四器具見代三17・18・二兩四見校二21・ |
| 穌公子毀 | 117 | 281 | 244 | 筠三39・攈二之三11・從八30・敬上55・存三63・寶66・貞五29・乙十二37・代八12・ | 宗・貞・乙乃第二器・亦見代八12、校八16・ |
| 寬兒鼎 | 39 | 282 | 244 | 貞三24・存二補遺・善二77・庚38・代四13・校三5・ | |
| 虢文公子㝅鼎 | 29 | 282 | 245 | 曹下5・攈二之三1・敬上25・奇一六6（翻）・存二41上・代三48・校二88・ | |
| 又二 | 28 | 283 | 〃 | 陶上20・夢上13・存二41下・代三48・校二87・ | |
| 虢姜毀 | 124 | 283 | 245 | 考三18・薛十四144・ | |
| 虢季子組毀一 | | 284 | 246 | 筠三42・攈二之二70・從八31・敬上54・存三67・代八7・校八5・ | |
| 又二 | 116 | 284 | 〃 | 陶續上35・敬上54・存三68・代八8・校八6・ | 存重出・誤為二器・ |
| 又三 | | 284 | 〃 | 敬上54・存三69・代八8・ | 存以為蓋・或即前器之蓋・ |
| 虢季子組壺 | 185 | 285 | 246 | 西七5・窓一四10・存五50・綴十三19・餘17・代十二16・校四85・ | |
| 虞司寇壺一 | | 285 | 246 | 攈二之三30・窓一四9・存五43表44裏・代十二21・校四89・ | |
| 又二 | | 286 | 〃 | 攈二之三32・存五43裏44表・綴十三13・代十二22・校四90・ | 存表二壺文均器蓋互易・ |
| 吳尨父毀一 | | 286 | 246 | 攈二之三5・存三65・家居19・代八11・ | |



| 器名 | | | | 著錄 | 備注 |
|---|---|---|---|---|---|
| 又二 | 114 | 287 | 〃 | 徵上16 17・貞五30・代八10・校八12・ | |
| 又三 | 115 | 287 | 〃 | 徵上18 19・貞五31・代八10・ | |
| 秦公毀 | 127 | 288 | 241 | 研下46・貞六13・代九33・校八78・福開森氏影贈・ | |
| 秦公鐘 | 238 | 289 291 | 250 | 考七9・薛七72・ | |
| 商鞅量 | | 291 292 | 250 | 秦上8・存六124・容30・ | |
| 新郪虎符 | | 292 | 251 | 容41・ | |

右列國器銘凡二百六十又一器、除附見者九器外、得銘辭凡百六十又二事；其圖形之可徵者、除見于銘彔者外、凡百一十又八器。

# 列國標準器年代表



| 周秦王統 | 年代 | 列國紀年 | 標準器 | 備攷 |
|---|---|---|---|---|
| 秦始皇帝前十二年（235—246 B.C.） | 十二年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 | 楚幽王三年 秦魏擊我・ | 楚王酓志鼎 「戰獲兵銅」 | 志即幽王名悍之本字，同出有酓肯諸器，余疑一人，或說乃考烈王熊元・ |
| 莊襄王三年（247—249…） | | | | |
| 孝文王一年（250…） | | | | |
| 昭襄王後四年 五二一 五六（251—255…） | | | | |
| 周赧王五九（256—314…） | 三六年 | 齊襄王五年 田單大破燕軍，恢復齊舊地・ | 陳騂壺 「隹王五年，奠門陳旻再立事歲……子陳騂入伐燕……」 | 子禾子釜亦見陳旻名・ |
| 慎靚王六年（315—320 B.C.） | | | | |
| 顯王四十八年（321—368…） | 二十五年 | 秦孝公十八年 | 商鞅量 「十八年，齊遣卿大夫衆來聘……」 | |
| | 十二年 | 齊威王元年 | 陳侯因資敦 「陳侯因資曰皇考孝武桓公……」 | 威王與桓公年代據古本竹書紀年・ |
| | 七年 | 齊桓公午十四年 | 陳侯午敦 「隹十又三年，陳侯午以羣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錞敦」 | 史記作桓公六年卒，誤・ |
| 烈王七年（369—375…） | | | | |
| 安王二十六年（376—401…） | 二十二年 三晉伐齊至桑丘 | 韓列侯二十年 | 驫羌鐘 「隹廿又再祀……韓宗馭率征秦迮齊入長城」 | 列侯年代據紀年 |
| 威烈王二十四年（402—425…） | 二十年 | 燕成公元年 | 郾侯庫彝 「郾侯庫畏夜惄口哉……」 | 紀年有成侯名載，庫即載字，从車才聲・ |

| 周王 | 王年 | 魯年 | 列國 | 器 | 考 |
|---|---|---|---|---|---|
| 考王十五年 (426–440 B.C.) | 十年 | | 楚簡王中元年 滅莒 | 中子化盤 「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梠。」 | 中子謂中之子，梠即莒字。 |
| | 八年 | | 楚惠王章五十六年 | 楚王酓章鐘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𨛭，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 | |
| 定王二十八年 (441–468 B.C.) | 四年 | | 越王句踐卒年 | 姑馮句鑃 「姑馮昏同之子，擇其吉金，自作商句鑃。」 | 句踐時有大夫馮同，即此姑馮昏同，其子作器要當在定王之世，故繫于此。 |
| 元王八年 (469–476 B.C.) | 六年 | | 楚惠王廿六年 | 曾姬無卹壺 「隹王廿又六年，聖起之夫人曾姬無卹……」 | |
| 已上戰國時代 | | | | | |
| 敬王四十三年 (477–519 B.C.) | 三十九年 | 魯哀十四年 | 齊簡公四年 | 陳逆簠及𣪘 | 陳逆名見魯哀十四年左傳，故暫繫于此。在位凡二十三年。 |
| | 二十五年 | 魯定十五年 | 吳王夫差元年 | 攻吳王大差鑑 | |
| | 九年 | 魯昭三七年 | 晉定公午元年 | 晉公𥂴盦 | 𥂴字从隹午聲，即定公名午之本字。 |
| | 四年 | 魯昭二六年 | 宋景公頭曼元年 | 宋公欒鼎 | 欒即頭曼，春秋作欒，在位四十八年。 |
| 景王二十五年 (520–544 B.C.) | 九年 | 魯昭六年 | 徐儀楚聘楚之年 | 徐王義楚鍴 「徐王義楚擇其吉金，自作祭鍴。」<br>𠑇兒鐘 「余義楚之良臣。」 | 儀楚聘楚事見昭六年左傳，儀楚即義楚。 |
| | 四年 | 魯昭元年 | 邾悼公華卒之年 | 邾公華鐘 | 悼公見春秋，在位十五年。 |
| 靈王二十七年 (545–571 B.C.) | 二十二年 | 魯襄二三年 | 齊莊公四年 | 洹子孟姜壺 「齊侯女雷聿其舅……」 | 洹子即陳桓子，其父為文子，文子於莊公王年稍前，莊公在位僅六年，故暫繫于此。 |
| | 十六年 | 魯襄十七年 | 邾宣公牼卒之年 | 邾公牼鐘 | 宣公見春秋，在位十八年。 |
| | 六年 | 魯襄七年 | 齊靈公十六年 滅萊後一年 | 叔夷鎛鐘<br>庚壺 | |
| 簡王十四年 (572–585 B.C.) | 十一年 | 魯成十六年 | 宋平公戍元年 在位四十四年。 | 宋公戍鐘 | 戍字典籍多誤為成，此據公羊。 |
| | 十年 | 魯成十五年 | 秦景公元年 | 秦公鐘及𣪘 「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十又二公。」 | 秦公鐘形制與齊叔夷鐘全同，其時代必相近，用知十二公乃自襄公始受命為諸侯起。 |
| 定王二十一年 (586–606 B.C.) | 十八年 | 魯成二年 | 齊頃公十年 齊侯使國佐與魯盟。 | 國差𦉜 「國差立事歲。」 | 國差即國佐，與魯盟見春秋。 |
| 匡王六年 (607–612 B.C.) | | | | | |
| 頃王六年 (613–618 B.C.) | | | | | |
| 襄王三十三年 (619–652 B.C.) | 二十五年 | 魯僖三三年 | 齊昭公六年 齊侯使國歸父聘魯。 | 齊大宰歸父盤 | 歸父即國佐之父，聘魯事見春秋。 |
| 惠王二十五年 (653–677 B.C.) | | | | | |
| 釐王五年 (678–682 B.C.) | 二年 | 魯莊十四年 | 鄭子嬰齊十四年 | 王子嬰次盧 | 嬰次即嬰齊，唯同出之器形制頗晚，蓋鄭墓乃後代鄭公之墓，而此鑪為嬰齊所遺。 |
| 莊王十五年 (683–697 B.C.) | | | | | |
| 桓王二十三年 (698–720 B.C.) | 二十三年 | 魯桓十五年 | 吳王柯轉時代 | 者減鐘 「工𠭯王皮𦬁之子者減。」 | 皮𦬁即吳王柯轉，柯轉之子為頗高，頗高之子為句卑，史記謂句卑與晉獻公同時，則此者減蓋當桓莊之際。 |
| 已上春秋時代 | | | | | |

右「列國標準器年代表」以器之年代確信，且屬于春秋戰國者為限。此外如晉姜鼎與曾伯𩁹簠同時，大宰平王中年時器。虢文公子鼎當屬幽世，楚公豙鐘及楚公逆鐘均屬宣世。杞伯每刃諸器均屬厲世。凡此均在春秋以前，故表中未出。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序說——彝器形象學試探——

圖編所輯凡二百五十三器，以器類而言，有鼎鬲甗鬹毀簋盨敦錞盉盤匜盂監盦鑪卣盉尊觶壺罏鐘鐸（鐲句）及不知名之器。自來稱為「方彝」者凡二十五種。銘少之器如瓿斝戈戟之類，本書未采，故圖亦缺如。唯標準器如大豐毀、趞曹鼎、匽卣及殷代之器如戊辰彝（帝辛廿年器）、毓且丁卣（武乙以後器）等，其圖象迄未徵得，故于周器之淵源及其形制紋繢，欲求一嚴密之系統，今尚非其時，然其大略亦有可得而言者。

中國青銅器時代大率含蓋殷周二代。殷之末期銅器制作已臻美善，則其濫觴時期必尚在遠古，或者在夏殷之際亦未可知。周乃後起民族，武王以前器未見，成康以來則勃然盛興，其因襲殷人，固明白如



火。據余所見，中國青銅器時代大率可分為四大期。

第一　濫觴期　大率當于殷商前期；

第二　勃古期　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　開放期　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

第四　新式期　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

濫觴期目前尚無若何明確之智識，然為事理上所必有，蓋銅器脫胎于陶器石器等之幼稚時期也。此期有待於將來之發掘。

勃古期之器物為向來嗜古者所寶重，其器多鼎而鬲罕見，多方彝無蓋之毀（舊稱為彝）而無簠，多尊卣爵斝之類而無壺，盤匜所未見，有鐸而罕鐘。形制率厚重。其有紋繢者，刻鏤率深沉，多於全身雷紋之中施以饕餮紋（圖一—一二）、夔鳳（圖三六七）、夔龍（圖五九）、象紋（圖六一、六五、二百一）等次之。大抵以雷紋饕餮為紋繢之領導。雷紋者余意蓋脫胎于指紋，古者陶器以手製，其上多印有指紋，其後仿刻之而成雷紋也。彝器之古者多施雷紋，即其

脫胎于陶器之一證。饕餮夔龍夔鳳均想象中之奇異動物。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先識覽先識）。古蓋有此神話而今失傳。皋陶謨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附注一），山龍當即夔龍，華蟲當即夔鳳（古者鳥亦稱蟲），蓋星辰之象也。象紋亦見呂氏春秋，言「周鼎著象（即犀象之象），為其理之通也」（審分覽慎勢）。然彝器上之象紋率經幻想化而非寫實，故此時期之器物，美言之可云古味盎然，惡言之則未脫野蠻畛域，試觀臺灣生番或澳洲土人之土木器，可以恍悟已。舊時有謂鐘鼎為祟而毀器之事，蓋即緣于此等形象之可駭怖而致。（附注二）

開放期之器物，鼎鬲簠簋多有之，方彝絕跡，有器名盨者出，酒器則卣爵斝觚之類絕跡，有壺出而代之，盤匜初見，鐘鎛之類漸多。形制率較前期簡便。有紋繢者，刻鏤漸淳淺，多粗花。前期盛極一時之雷紋幾至絕跡，饕餮失其權威，多縮小而降低于附庸部位（如鼎毀之足等），夔龍夔鳳



等化為變相夔紋（圖八六蓋緣及器緣）、盤夔形（圖一三二口緣）、變相盤夔紋（圖九七），而有窮曲紋（圖一六腹紋）起而為本期紋繢之領袖。呂氏春秋云「周鼎有窮曲（附注三），狀甚長，上下皆曲」（離俗覽適威）。揆其紋意蓋仿于鬼柳或欅柳（附注四）之木理。古器多以木為之，莊子云「百年之木破為犧樽」（外篇天地），孟子云「以杞柳為桮棬」（告子上），考工記「梓人為飲器」，皆其證。鬼柳等之木理至幻美，或如盤雲，或似長虹，又或類龍蛇飛舞，故鑄器亦仿效之也。象紋絕跡，有鱗紋（圖二四腹）、回紋（圖二二及二三）等出現。凡此均本期紋繢習見之定式。大抵本期之器已脫去神話傳統之束縛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則不免粗率。

新式期之器物，於前期所有者中鬲甗之類罕見，簠亦絕跡，有敦盦諸器新出，而編鐘之制盛行。形制可分墮落式與精進式兩種。墮落式沿前期之路線而益趨簡陋，多無紋繢，其簡陋之極者幾與漢器無別，舊亦多誤為漢器。精進式則輕靈而多奇構，紋繢刻鏤更淺

細。前期之粗花一變而為極工整之細花。發明印板之使用，器之紋繢多為同一印板之返復。(附注五) 紋樣繁多，不主故常，与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異其撰。其較習見者為蟠螭紋或蟠虺紋，(圖一一二及一一八) 乃前期蟠夔紋之精巧化也。有鑲嵌錯金之出現，有羽人飛獸之躍進，附麗於器體之動物，多用寫實形而呈生動之氣韻。古器至此期儼若荒廢之園林一經精巧之吹𢽀而突見奇花怒放。讀者如念及近年於山西李峪村、洛陽韓君墓、壽縣楚王墓所出之古器羣，(附注六) 即可知余言之非誇誕矣。此期之物近時海外學者多称為秦式，命名雖云未當，然有疑曾受斯基泰藝術之影響者，于事殊有可能。斯基泰文化春秋戰國之時曾流布其影響于今蒙古北部，与中山燕趙諸國壤土相近。林氏壺(圖一九三) 新式期器之翹楚也，實中山人所作。中山之俗古稱好康樂歌謠，(附注七) 則其人蓋亦藝術的民族，是則外來影響蓋由中山人所介紹。又古稱中山人為白狄別種，或者其即斯基泰人之混血人種耶。此事大有待



于地底之証據。然新式期之有墮落与精進二式，固皎然也。綿延至于秦漢，隨青銅器時代之退禪，墮落式日趋于墮落而終至消亡，精進式則集中于鑑鏡而別構成文化之一環矣。

已上時期之分，除第一期外，均有其堅實之根據，而事且出于自然。蓋余之法乃先讓銘辭史實自述其年代，年代既明，形制与紋繢遂自呈其條貫也。形制与紋繢如是，即銘辭之文章与字體亦莫不如是。大抵勃古期之銘其文簡約，其字謹嚴；開放期之銘，文多長篇大作，字體漸舒散而多以任意出之；新式期亦有精進与墮落二式，精進者文多用韵，字多有意求工，開後世碑銘文體与文字美術之先河；墮落者則"物勒工名"之類也。諸項之關係大抵平行，然亦偶有錯見者，如末期之楚王酓忎鼎，(圖一四一) 其形制与紋繢為精進式，而銘辭字跡則墮落式也。又其時代之相禪亦非如刀截斧断，決然而判然者。大抵穆恭懿孝為第二第三期間之推移期，春秋中葉為第三第四期間之推移期，其或

屬前屬後，視其時代色彩之濃淡為準則。

更有進者，形制、紋繢、文字之三者均當作個別之專論方能蒇事，而尤以形制論為非從個別入手不為工。蓋後二者通于各器物，多有一般之傾向，而形制則器類繁多，各類各有其獨立之系統也。今暫以鐘鼎二類為例以示其大凡。

殷人無鐘，鐘乃周人所造，大率起于第二期之末造。然其形制實有所本，即古器中昔人所稱為鐸者也。(附注八) 其形狀与鐘相同而小。器之古者口向上，有柄執而鳴之。有銘者多僅一二字而刻于柄，有紋者多用饕餮紋。器本無自名，亦無自注其年代者，然可知其必為鐸，且必為商器。蓋其器之演進入第四期於徐越諸國有所謂句鑃者在也。(圖二〇八) 句鑃即鐸之音变。(附注九) 而越器之姑馮句鑃言"鑄商句鑃"，猶後人言胡弓洋琴，足証鐸實商制也。蓋商人文化多為徐人所承，越又受徐人之影響，故其器制亡于中原者而存于化外。徐人之句鑃又自名為征城，



(徐諧尹鉦) 別有器名為鉦鋮者，(冉鉦) 是又鉦鐸為一之証。蓋鐸之始以木竹為之，其聲睪蜀，故呼之為鐸為鐲。後以金為之，其聲丁寧，故舊文獻中亦呼之為丁寧。(附注十) 而器銘則書之為征城若鉦鋮。其後更簡称為鉦也。此鉦鐸本身之演進，形制固不無差異，古鐸形較短，徐越之器形較長；紋繢銘體亦迥有時代之別，然其一脈相承之跡不能掩也。

古器亦有自銘為鐸者，文曰"僼[illegible]乍寶鐸，其萬年永寶用。"(存一·七五，研一一〇) 以銘辭字體觀之，固是周器，而銘則倒刻，所謂周因于殷，有所損益也。周人之鐘亦即殷鐸之倒耳。周人因殷鐸而大之，大則不能擧，於是昔之柄者今乃成為甬，昔之仰持者今乃成為倒縣矣。鐘既倒縣，因有長甬突出，故不能不於甬之中央近舞處設為斡旋以測縣之。此斡旋亦非周人之創制，蓋古鐸有於柄之中央處設横穿者，揆其意蓋以備繫鐸之物之貫繫兼備掛置。此鐸柄之横穿即斡旋之前身矣。較鐘稍後起者為鎛，鎛乃鐘与拊之合體也。(注十一) 鎛与鐘之異在鐘

有甬而鎛用紐，鐘枚長而鎛枚淺，鐘銑侈而鎛銑弇，鐘于弯而鎛于平。鎛僅第三期之物，入第四期與鐘合而為一，故如秦公鐘、宋公戌鐘、沇兒鐘、徵兒鐘、許子鐘（注十一）形均是鎛而自銘為鐘。（注十二）又如者減鐘、子璋鐘、𩁹氏鐘等雖銑侈于弯如有甬之鐘，而枚淺用紐則如鎛，蓋鐘之形制至第四期而大變矣。故第三期以後無甬鐘，第四期以前無紐鐘，有之者乃偽器也。（注十三）鐘較晚出，第四期中無墮落式可言。

其次論鼎。鼎之為物蓋導源于陶器之鬲，其通狀為圓體二耳三足。勃古期之鼎，口微斂，腹弛，耳在鼎沿直上，足為直立之圓柱形而較高，（以全器之比例而言。）多於全身施以雷紋及三饕餮紋，饕餮各含一足而鼓出，故器體分為三股，此即鬲之三款足之演化甚顯著也。此時期之器可以獻侯鼎（圖一）及盂鼎（圖五）為標準。開放期之器則口弛而腹稍斂，耳有附于鼎外者，足較低，彎曲作勢而呈馬蹄形，克鼎（圖十六至二十）、鬲攸从鼎（圖二十二）其標準也。鼎之新式期，其墮落與精進二式之分最為顯著。墮落式沿第

三期之路線而前進，口愈弛，腹愈斂，器愈淺，足愈低愈曲，多無紋而有蓋。宋公䜌鼎（圖三十八）、大梁鼎等其確例也。精進式則花樣繁多，難于概括。或與鐈相連而為鐈鼎（圖四十一），或與匜相連而為鉈鼎，大抵樣式奇，花紋巧，耳附外，有蓋者多，蓋可郄置。凡新式期之鼎，無論墮落式與精進式，大率耳附外而有蓋，此實為本期之一特徵。爾雅釋器云「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此足証其成書之晚。又器物亦無自名為鼒釴者，疑是秦漢人之新語也。鼎有體方而四足者，每自名為𪔂，此亦鬲所演化，蓋鬲亦有四足者也。𪔂多第二期之物，三期以後罕見。有毛公旅鼎乃三期中葉之物，長方而刓角。李峪村所出有有蓋而呈亭觚形者，（歐、圖一六六、）大抵韓君墓所出於橢圓有蓋之外，更於蓋上加飾如著王冠。（洛、圖二三一、）均𪔂之流派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夜，書至此輟筆。此外欲論之事項尚多，然以牽于種々人事，不能盡情敘述，讀者諒之。





附注：

一、皐陶謨此語，余讀與古人有異。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以五色，作服」，與「作繪宗彝」為對文。舊於下句亦失其讀。

二、隋書開皇十一年正月丁亥，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又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馮子振序增廣鐘鼎篆韵「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宮殿之玩悉毀無餘」。

三、「窮曲」原作「竊曲」，注云「一作窮」。案以作窮為是，蓋言窮則曲，故下文謂「以見極之敗也」。又呂氏春秋言鼎象處凡五，本文已引其三，餘二事並引之于此。審應覽離謂「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恃君覽達鬱「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又凡呂覽所言象均解說其用意，如饕餮謂「以言報更也」，象謂「為其理之通也」（意謂象能通人理），窮曲謂「以見極之敗也」，此於第二期之紋繢庸或有當，然如第三第四期則僅為簡純之裝飾。

四、學名 Zelkowa acuminata Pl. 日本名為 keyaki，製器多用之。

五、印板之使用就秦公𣪘（圖一二七）及楚王酓忎鼎（圖四十一）觀之，最為明瞭。

六、李峪村器於古銅精華可見其一部分。韓君墓器見洛陽故都古墓考，唯所收多漢器，蓋有漢墓同時被發掘也。楚王墓器多藏安徽圖書館，其一部分見圖四十一。

七、呂氏先識「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上依注似奪「淫湎」二字。）

八、有中鐸、姁鐸等，羅振玉說為鐃，非是。

九、王國維說「古音翟聲與睪聲同部，又翟鐸雙聲字，疑鑃即鐸」。見所著古禮器略說說句鑃。（收在「雪堂叢刊」中）此說學者多不以為然，王氏於其觀堂集林中亦未收入，蓋亦自信未堅。又鐲與鐸亦一而二、二而一者。

十、左傳宣四年「著于丁寧」，晉語「戰以淳于丁寧」，又吳語「鳴鐘鼓丁寧淳于」，杜注韋注均云「丁寧鉦也」。丁寧與征塈均疊韵字。

十一、近時唐蘭謂鎛之起源本自於搏拊。鄭康成注皐陶謨曰「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明堂位謂之拊搏，周禮大師謂之拊，樂記謂之拊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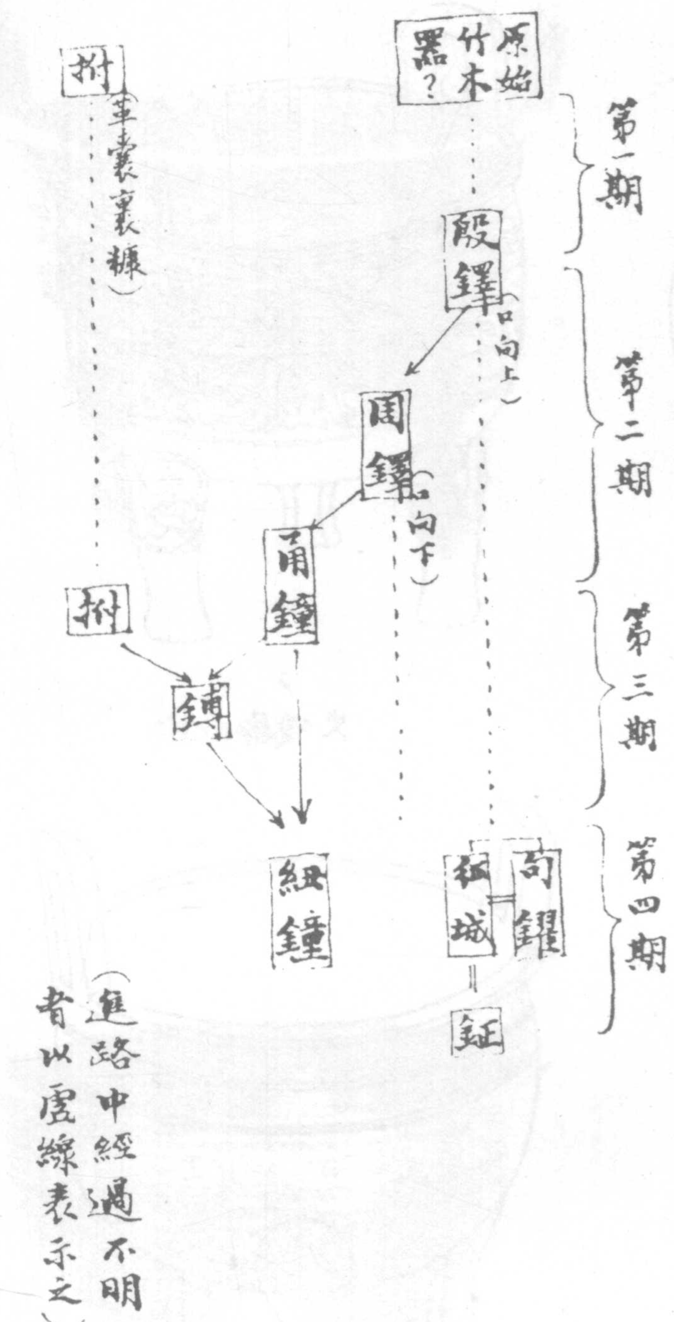
皆一物也。(見所著"古樂器小記"、燕京学報十四期。) 此以鐏音近搏拊、又以鐏形如囊而推得之、道是。然鐏亦脫胎于鐘、乃明白之事實。

十二、此中"沇兒鐘"(圖二三九)紐適墜、故于舞上僅存六孔。徐中舒以為無甬無紐之鐘、謂"孔之下端相連、可以繫繩"、(驫氏編鐘圖釋二頁) 非是。

十三、"雙王鉨齋吉金圖"著錄一鐘、文曰"奠井叔作霝鐘用妥賓"、同人所著之"周金文存"亦錄此文。文與"積古"所錄一器同、乃妄人所仿刻。知其然者、"妥賓"二字依鐘銘恆式當刻在鼓者、乃妄刻于右鼓、其意蓋將以係充"蕤賓"也。鐘乃紐鐘、本不偽、而井叔乃孝王時人、當時不應有此紐鐘、余初頗為所惑。後乃辨別其銘之偽刻。作此種惡劇者不知存何心肝。形象學如一成立、於辨偽上可得一强有力之根據、此即其一例。

十四、"叔夷鎛"與"秦公鐘"(圖二三六及二三八)二圖均採自"黃晟三古圖"本、板本全同、初疑有一為誤。檢視別本、則二器亦如出自一範。蓋"黃晟"本以其形象相同、遂僅繪一圖以通用也。"秦公鐘"年代自宋以來久為懸案。其所言"十有二公"、自非子起算、則作器者為成公;自秦仲、則為共公;自襄公、則為景公。近人羅振玉又創一新說、謂自秦侯始、作器者為穆公。蓋羅乃因銘中有"烈々桓々"之語遂聯想至穆公、更倒數十二世而得秦侯耳、毫無根據也。今知與"叔夷鎛"形象相同、其為景公無疑;景公與齊靈公同時、故有此現象。此亦應用形象学之一例。

十五、上述鐘鐸之演進頗有穿插、今為豁目之便、別為圖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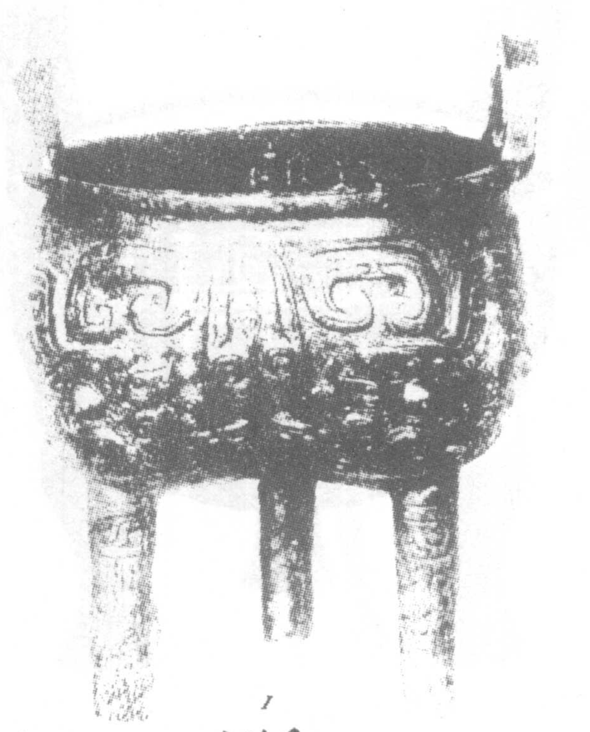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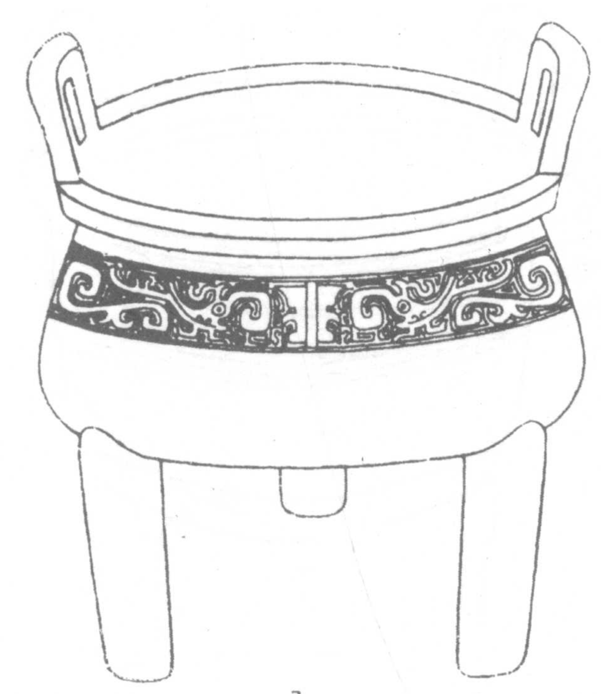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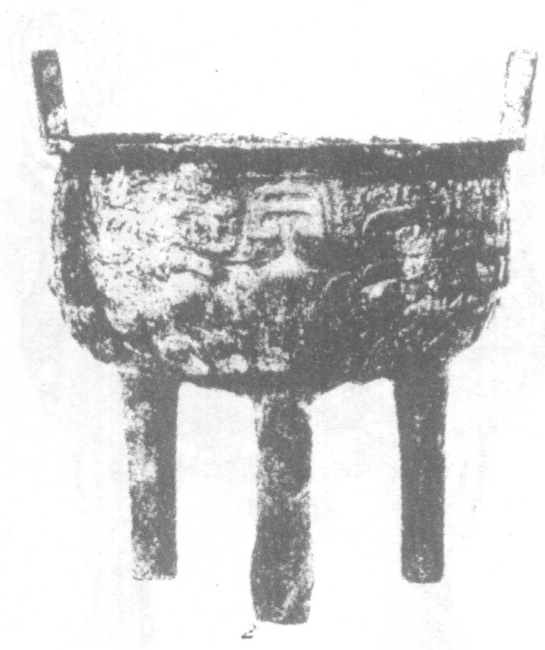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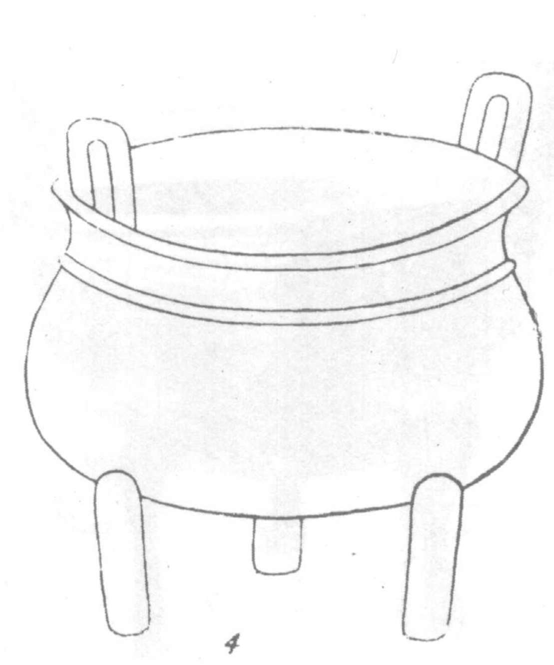
郭沫若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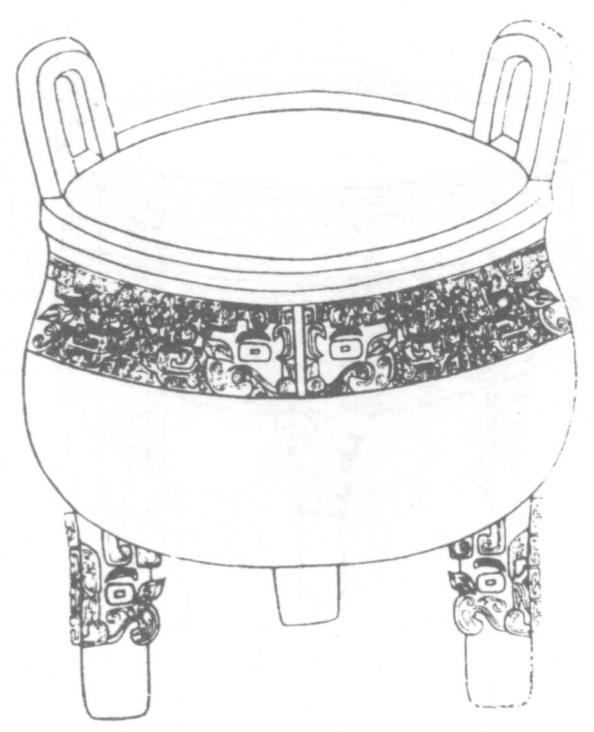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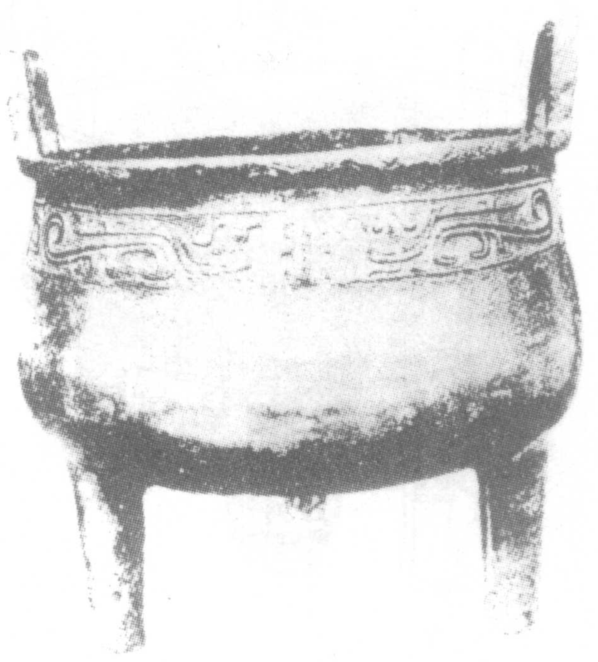

1 獻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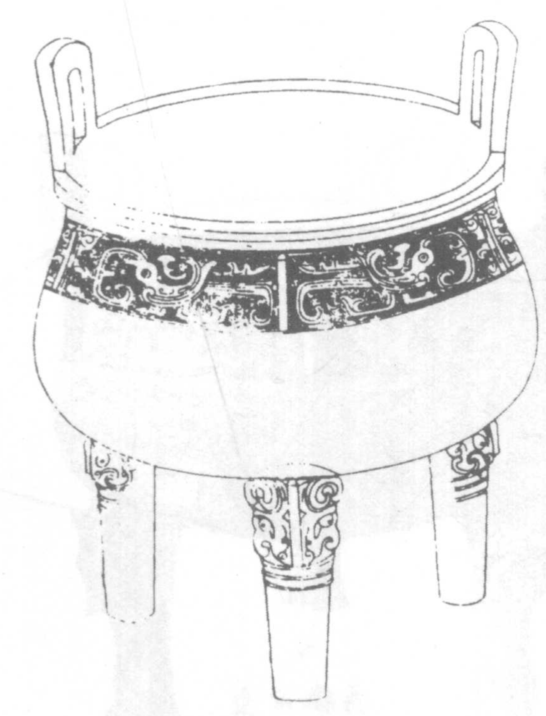

3 師旂鼎


2 匽侯旨鼎


4 疐鼎


5 大盂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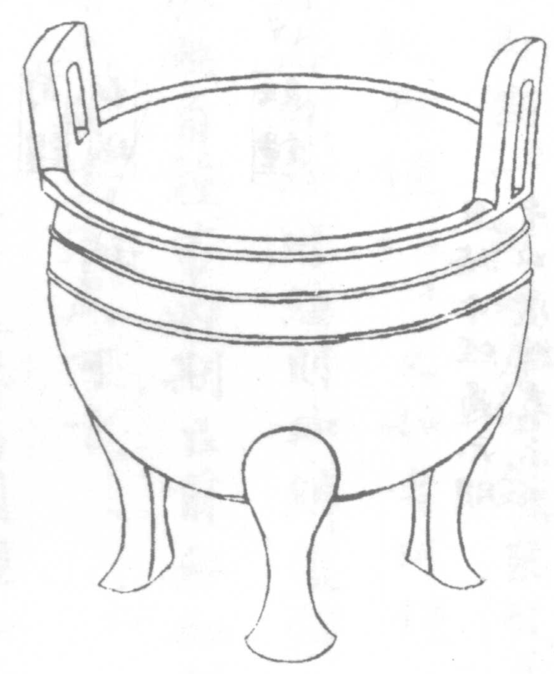

7 㝅鼎


6 庚嬴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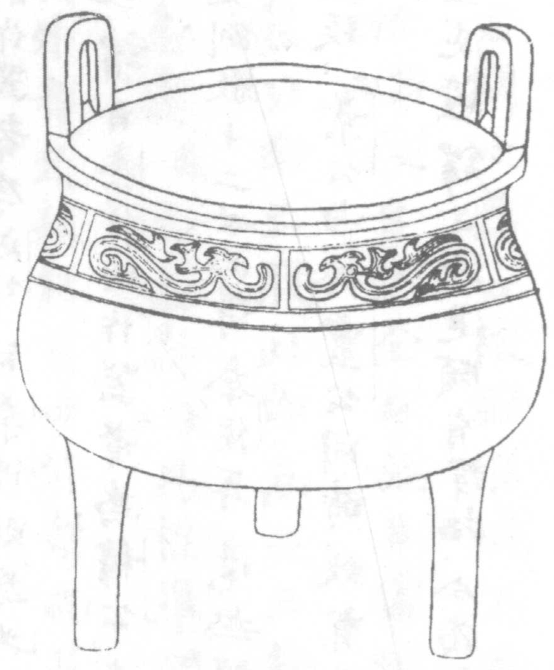

8 師湯父鼎



9 史頌鼎



10 頌鼎



11 師奎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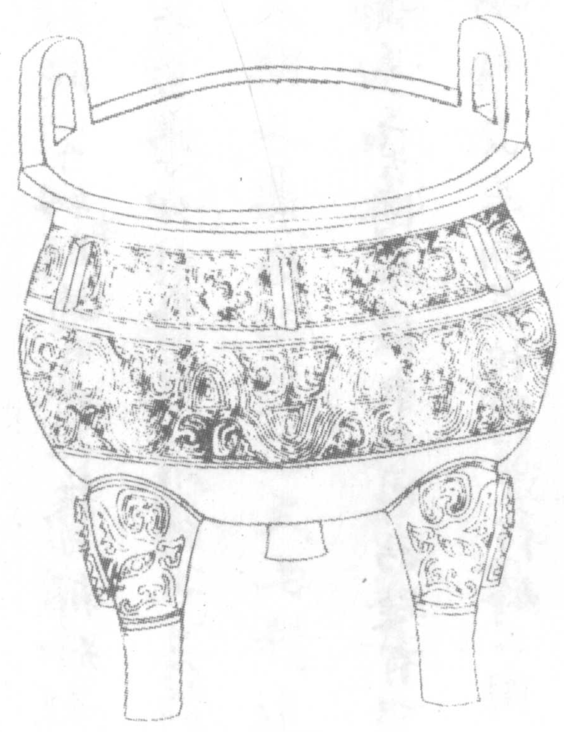


12 康鼎

圖編



13 大鼎



14 成鼎



15 伯晨鼎



16 大克鼎

二



17 小克鼎



18 小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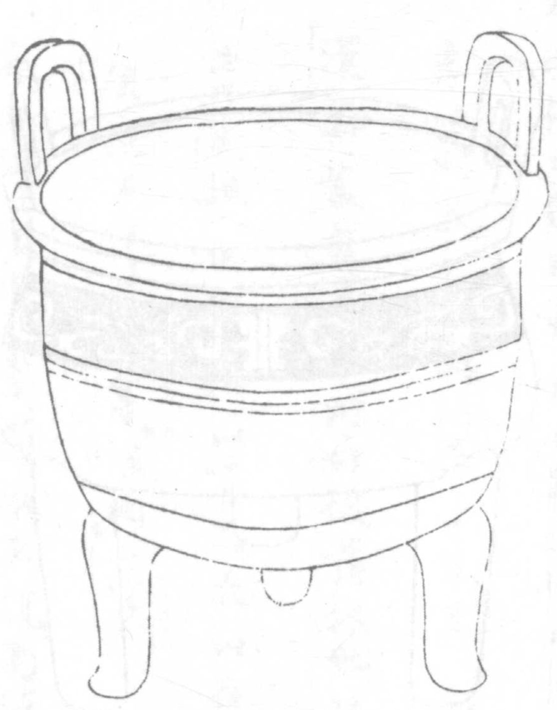


19 小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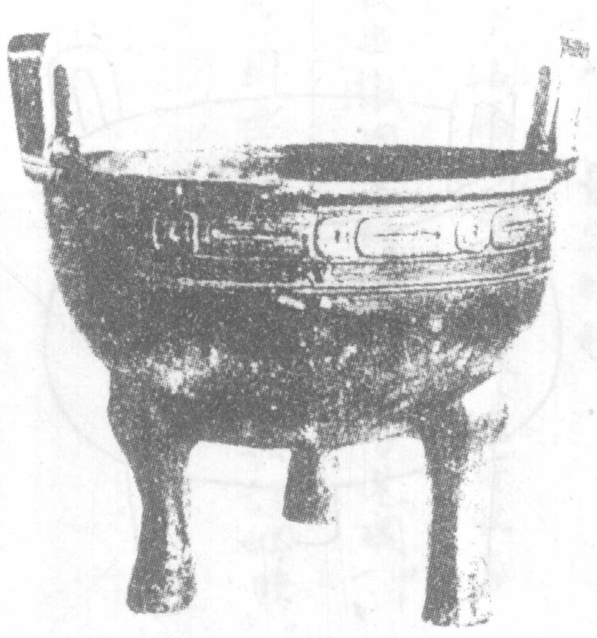


20 小克鼎

圖編



21 微䜌鼎



22 鬲攸从鼎



23 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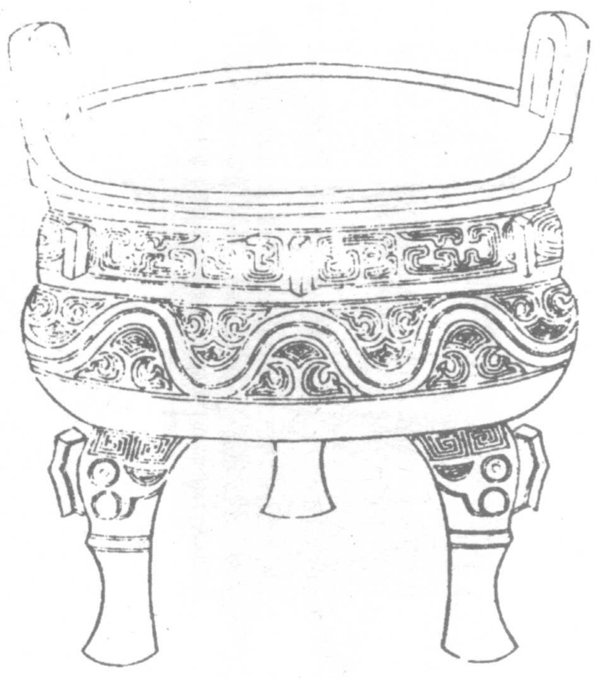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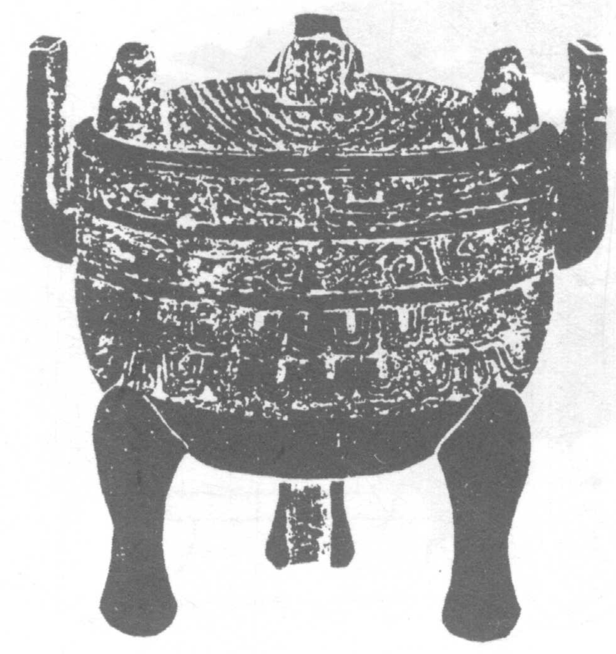
24 無叀鼎

三

圖編 四


25
伯䢅父鼎


26
都公諴鼎


27
杞伯每刃鼎


28
虢文公鼎


29
虢文公鼎


30
晉姜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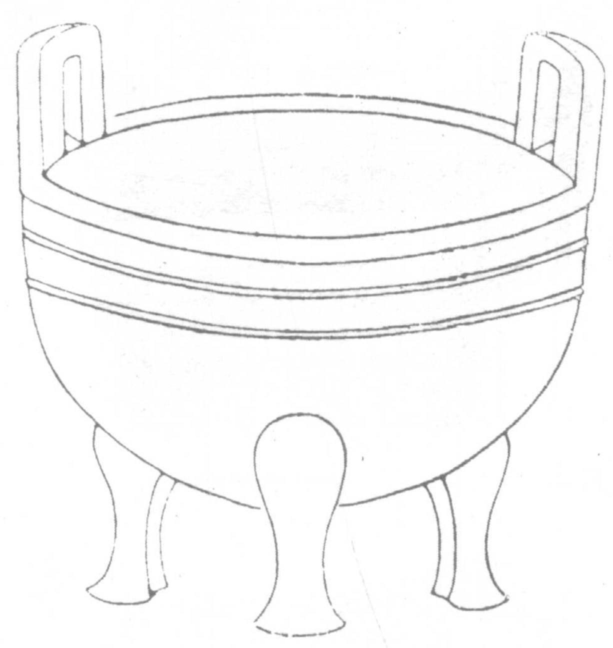

31
鄧伯氏鼎


32
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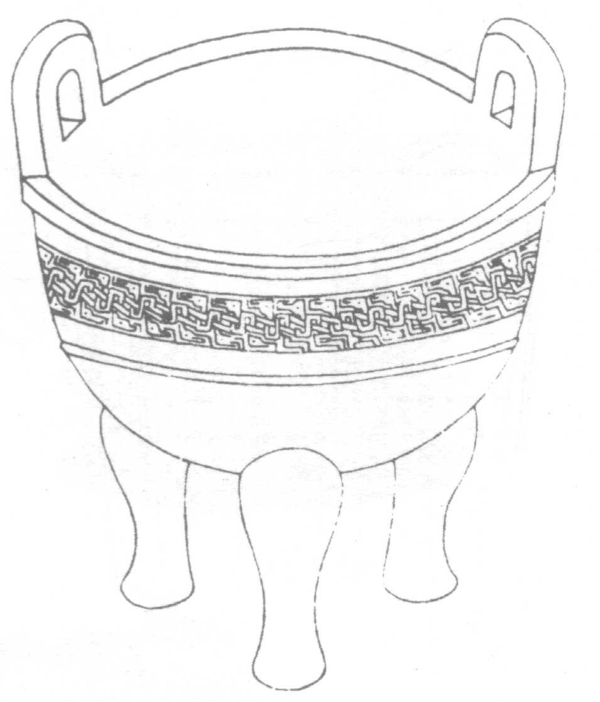
圖編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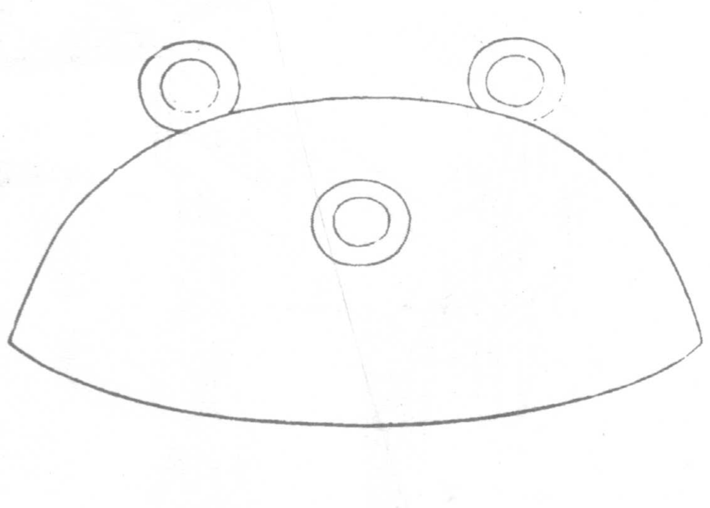

33
邿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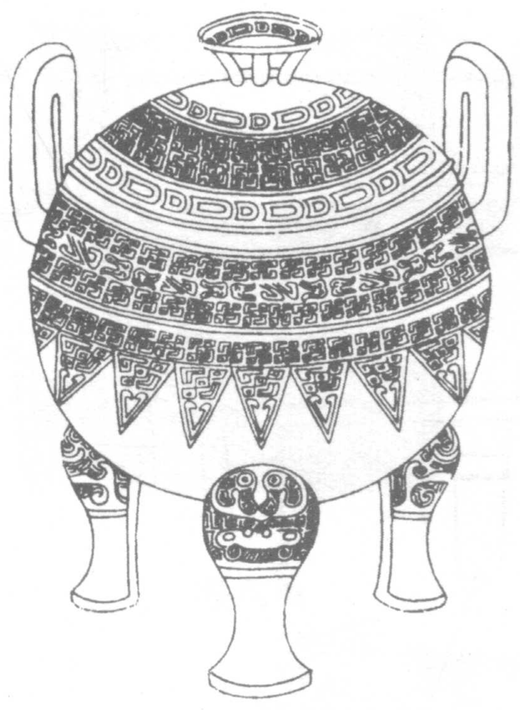

34
蘇冶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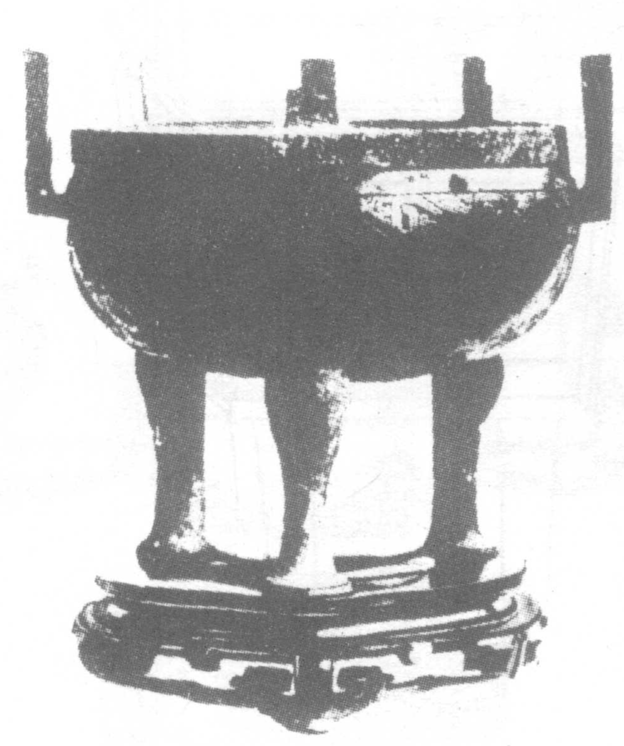

35
蘇衛妊鼎


36
戈叔朕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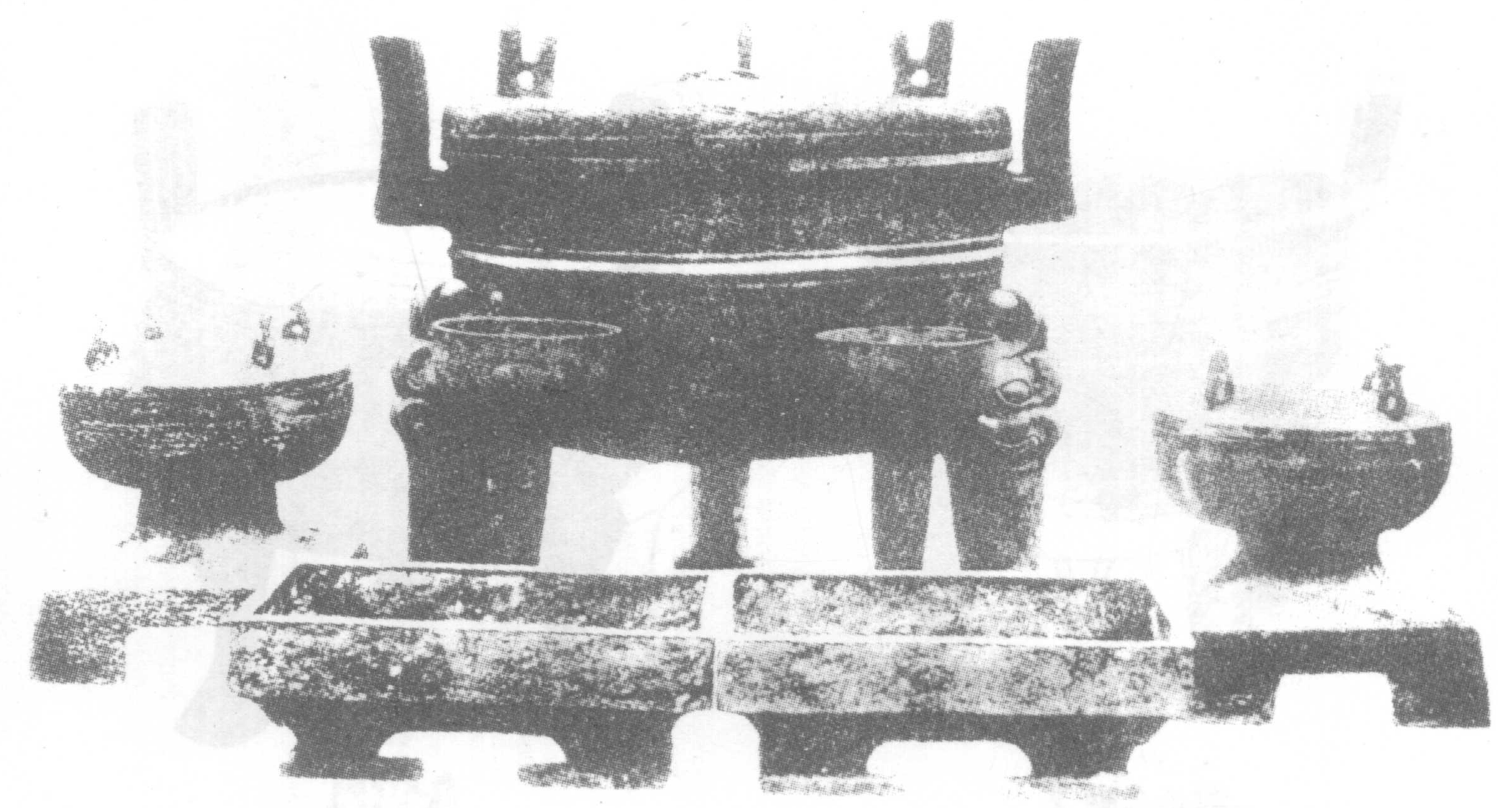

37
徐王糧鼎


38
宋公䜌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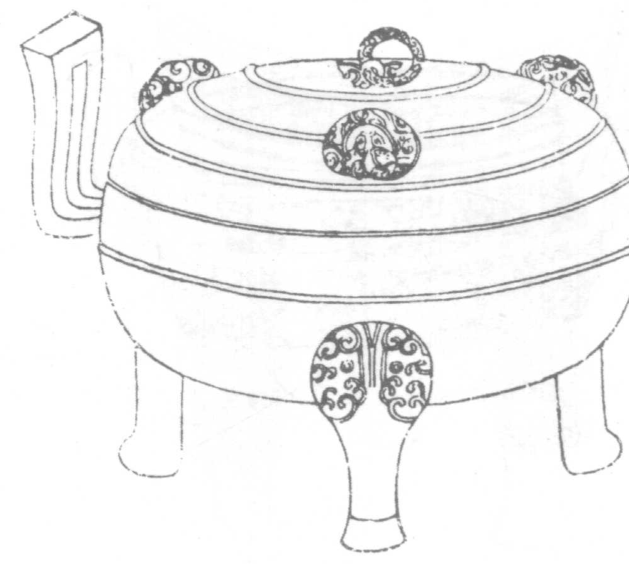

39
寬兒鼎


40
齊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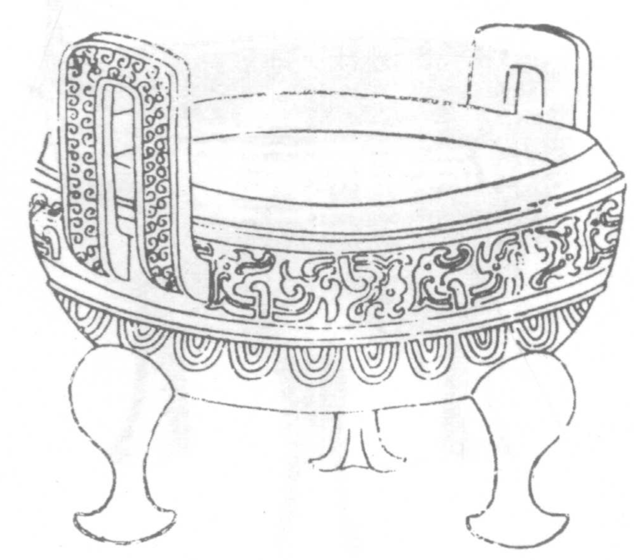
圖編 六



41
楚王酓忎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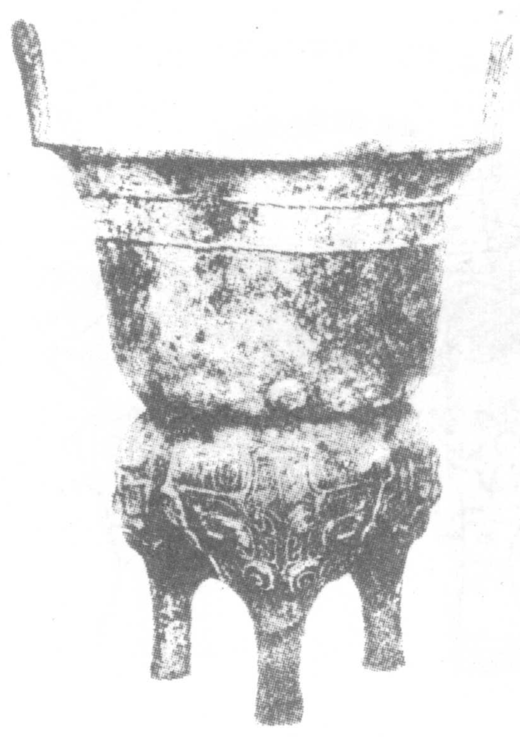
43
無叀鼎



42
趞亥鼎



44
蔡大史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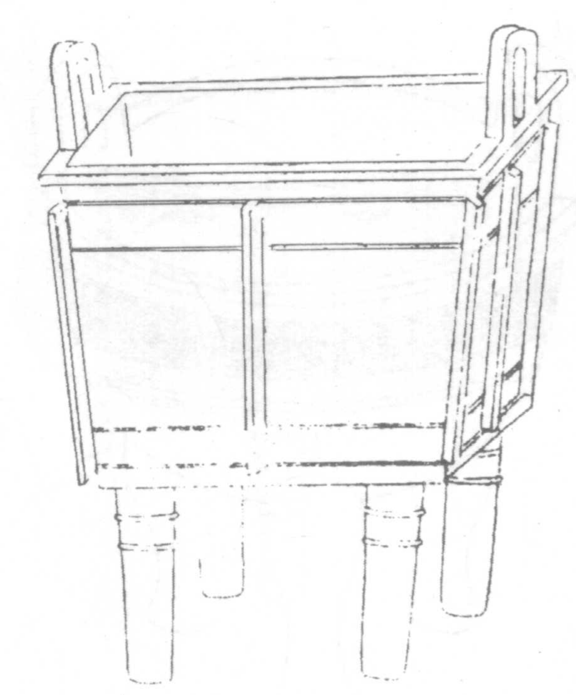


46
通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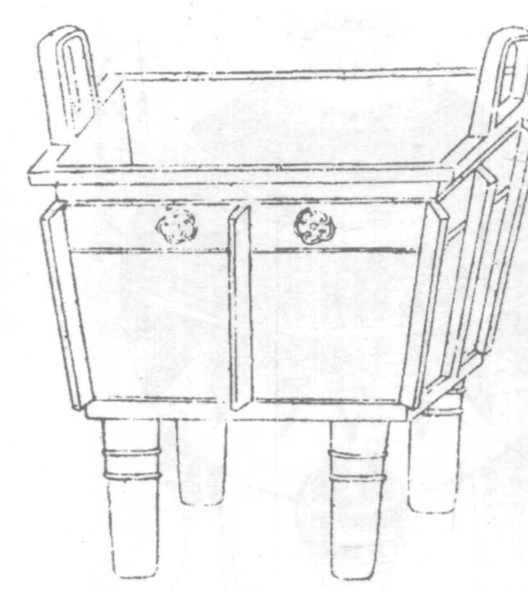


45
杜伯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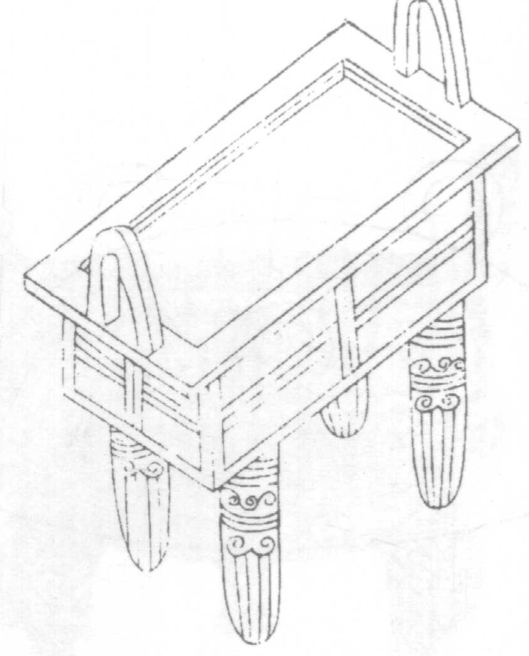
圖編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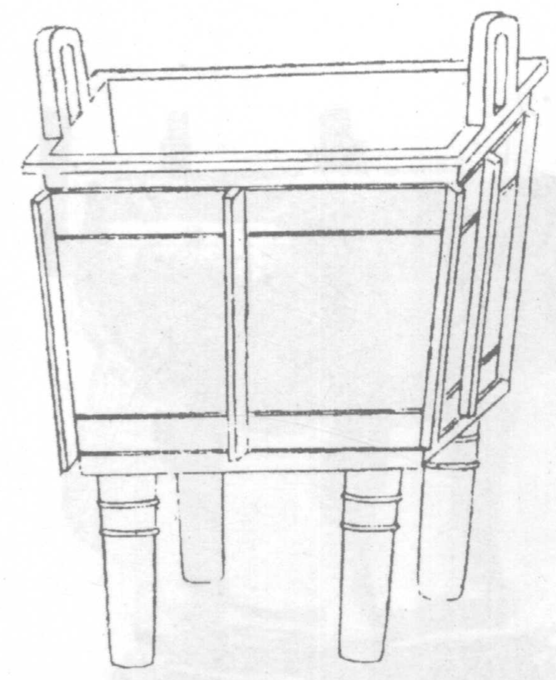
49
中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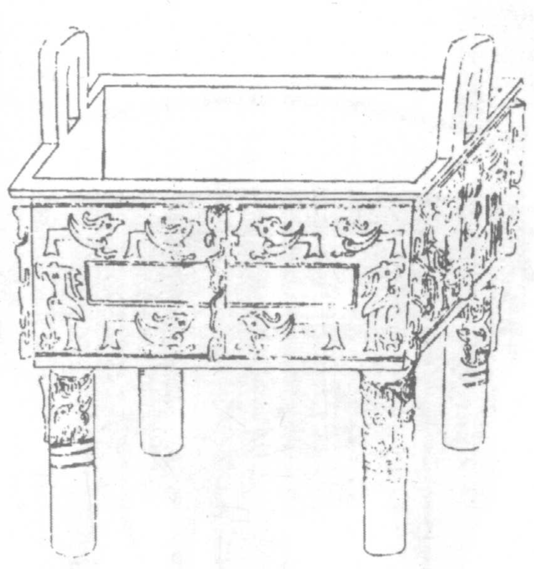
47
中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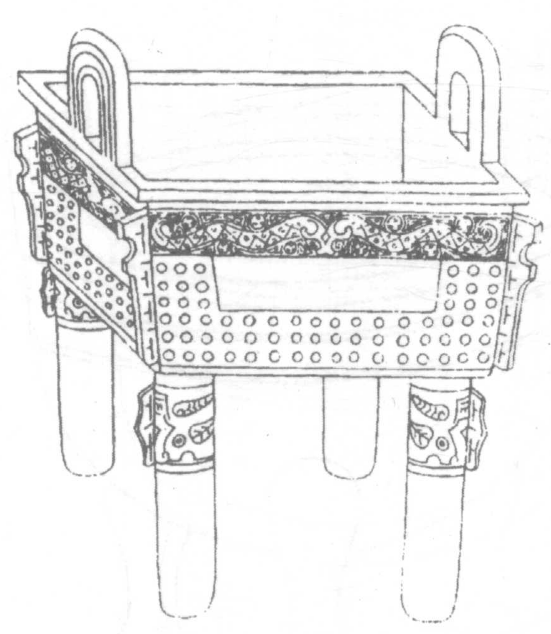
50
屖趠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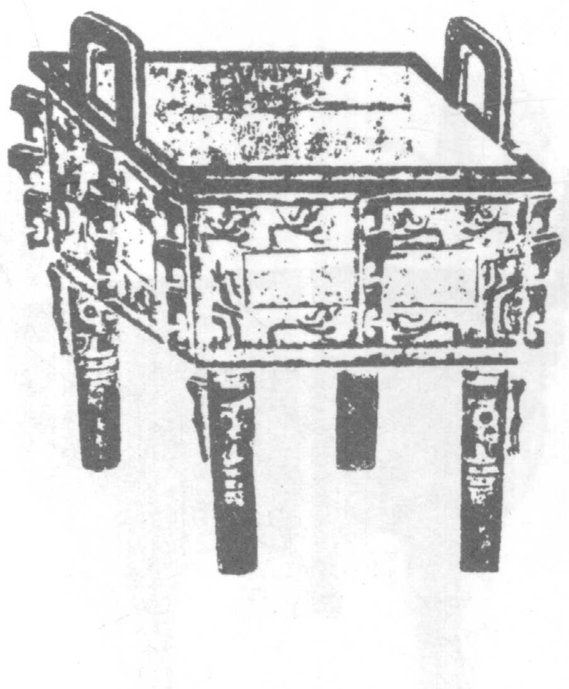
48
中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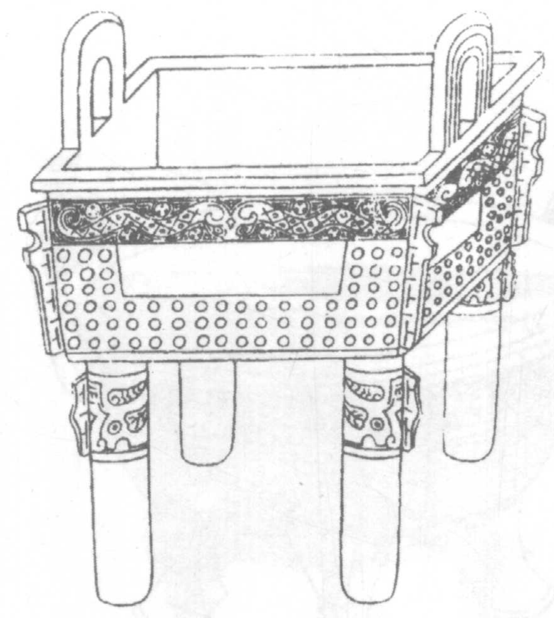
53
鄭父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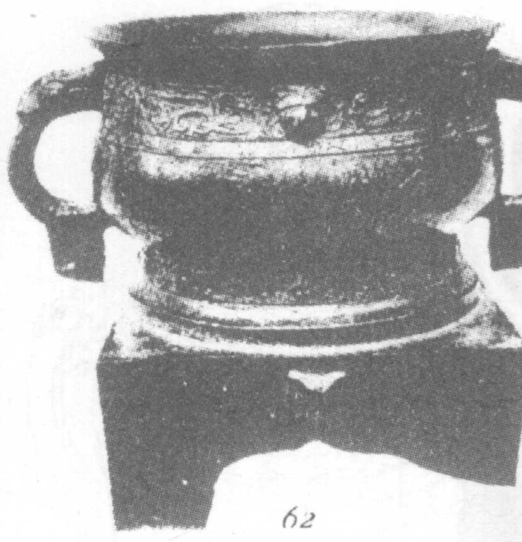
51
大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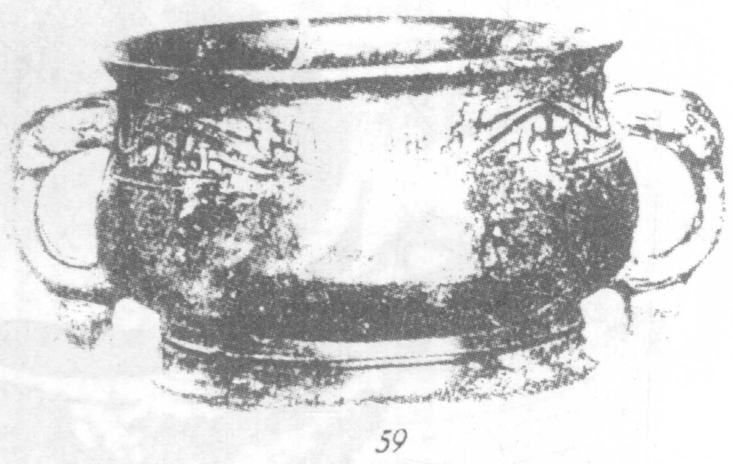


54
鄭父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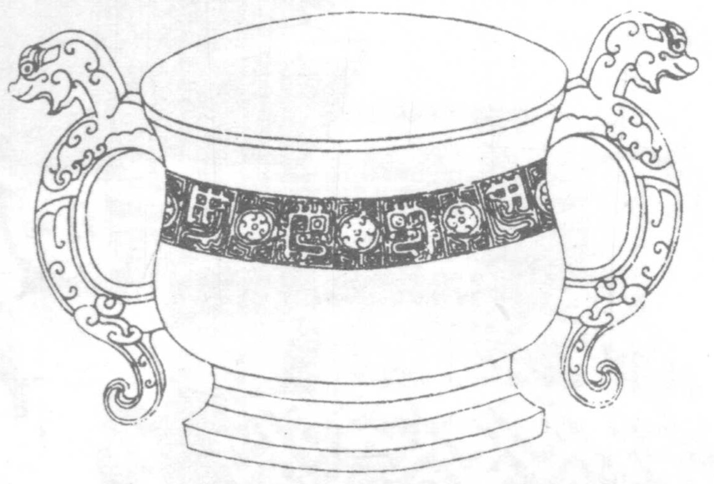


52
大齋


62
遇伯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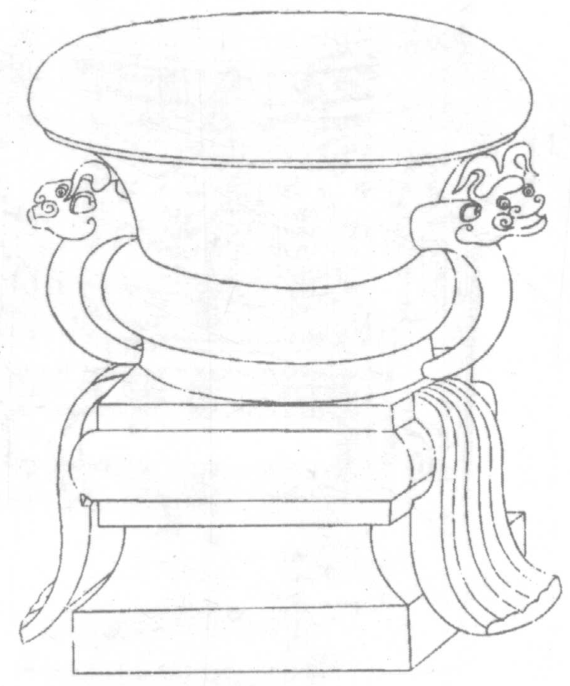

59
御正衛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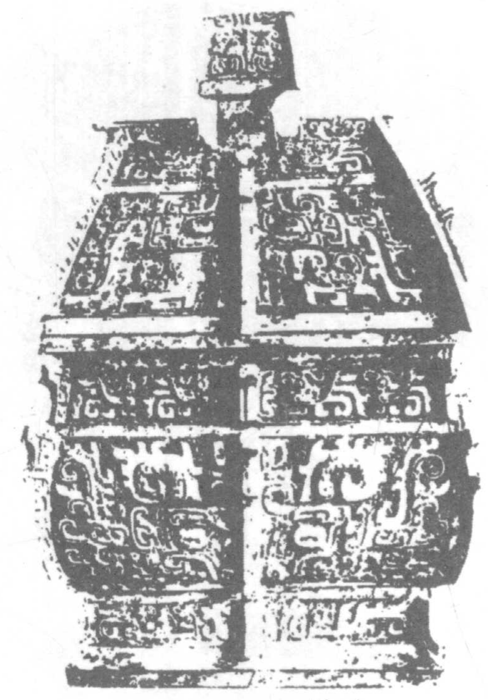

63
靜毁


60
瞏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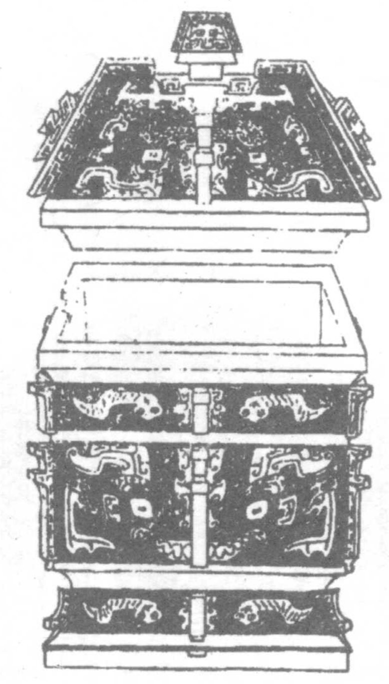

64 a
競毁


61
周公毁


57
明公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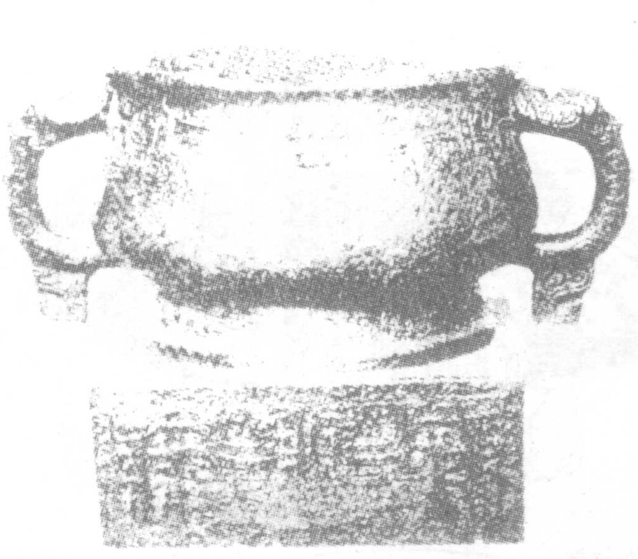

55
矢令彝


58
縣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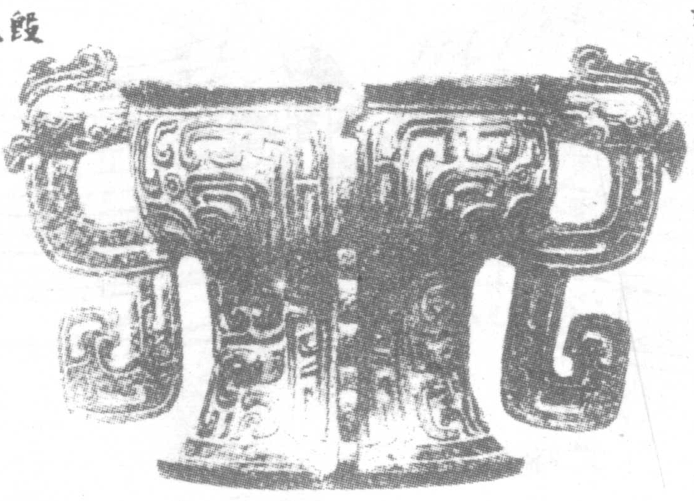

56
麥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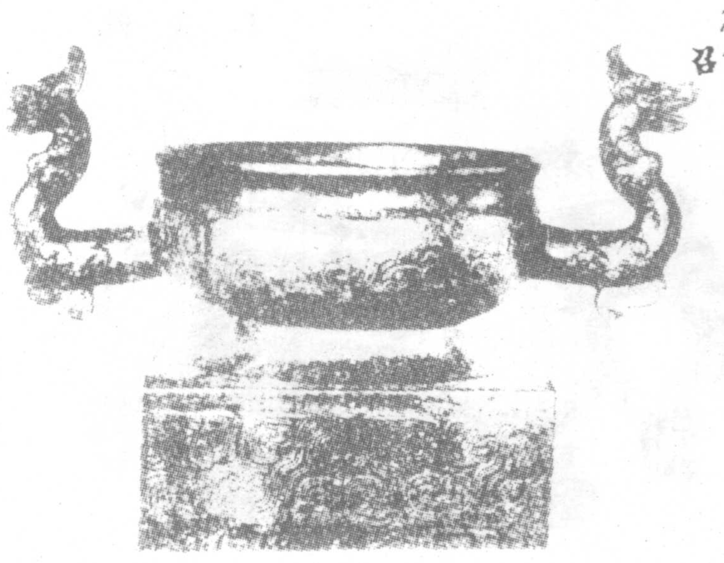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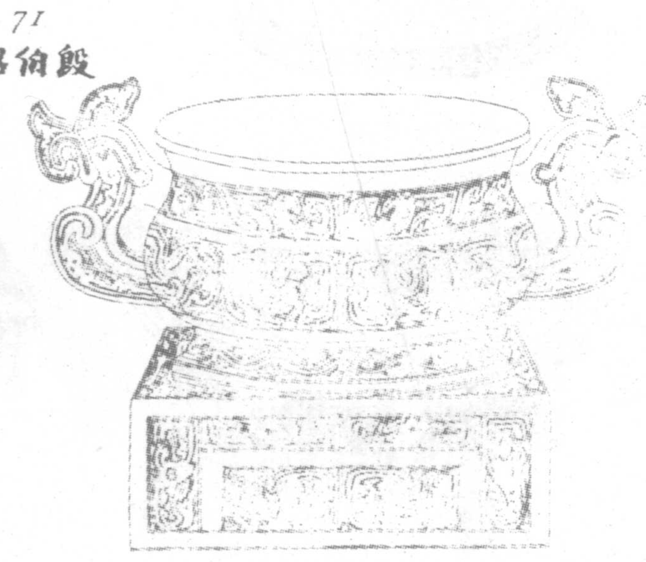



73
滕虎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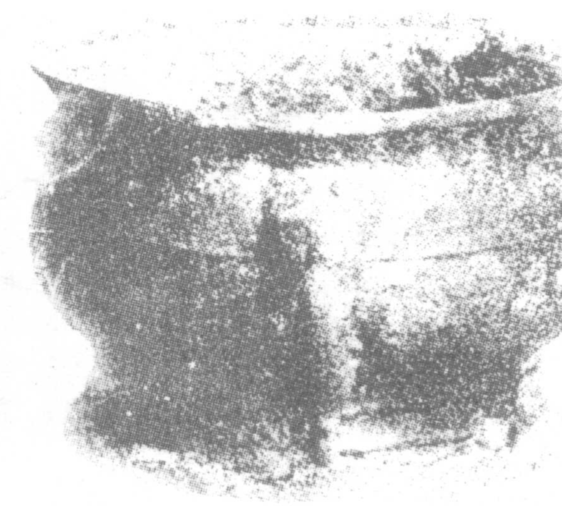

70
效父毁


71
召伯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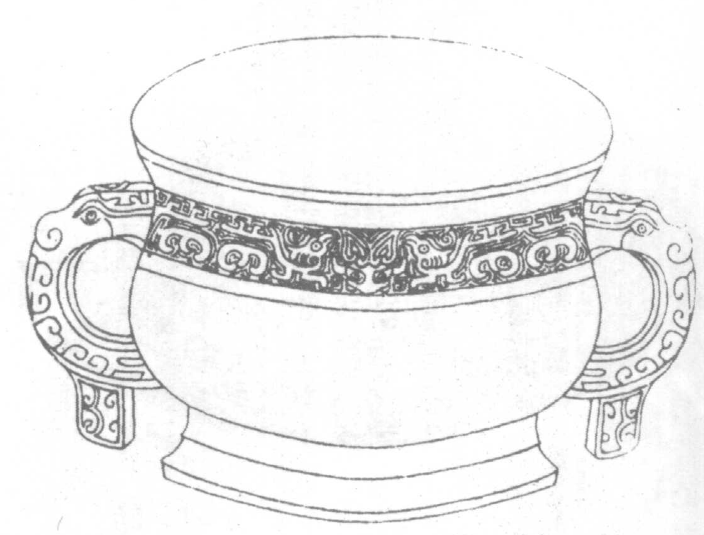

74
陳侯午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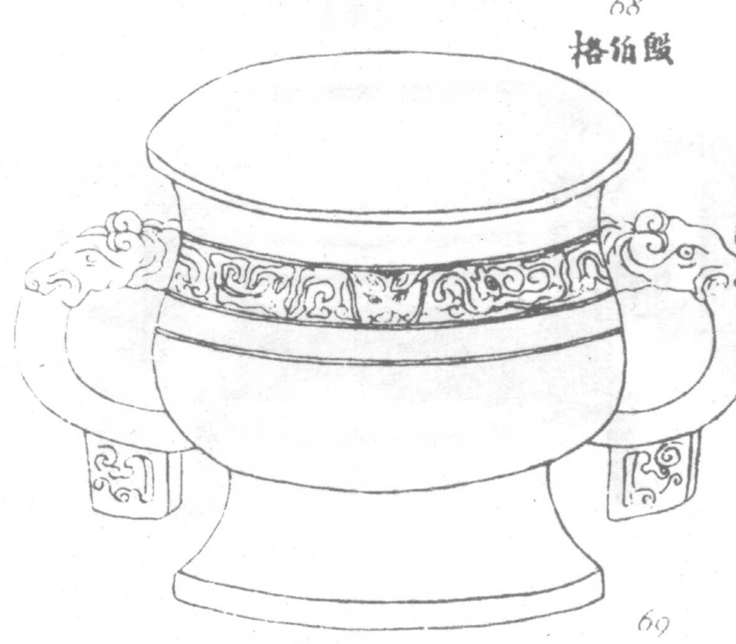

72
師𣪕毁


67
格伯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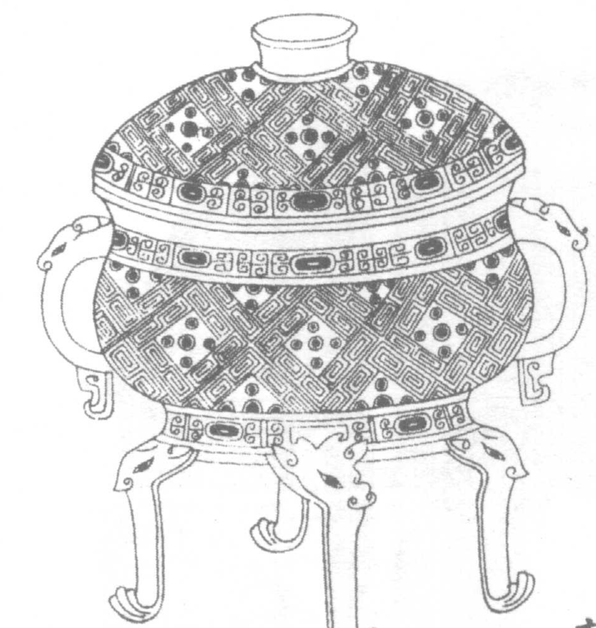

64 b


68
格伯毁


65 縣妃毁


69
周毁


66
敔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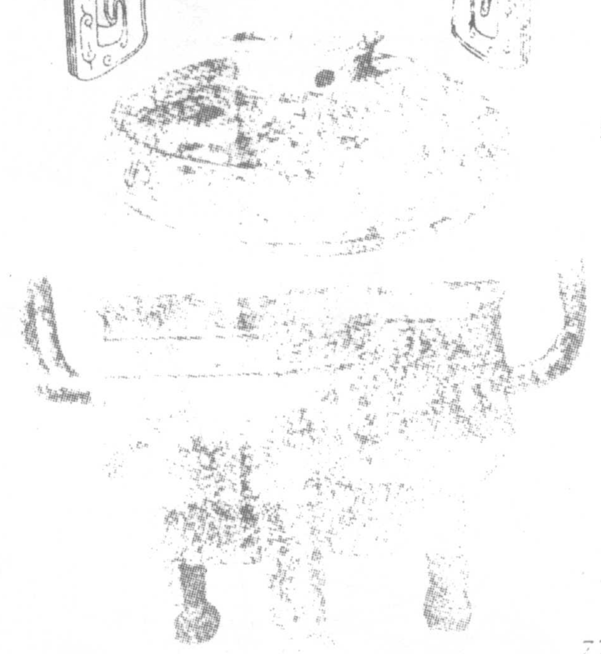
80
盠毁



76
班毁



78
小臣謎毁



77
小臣謎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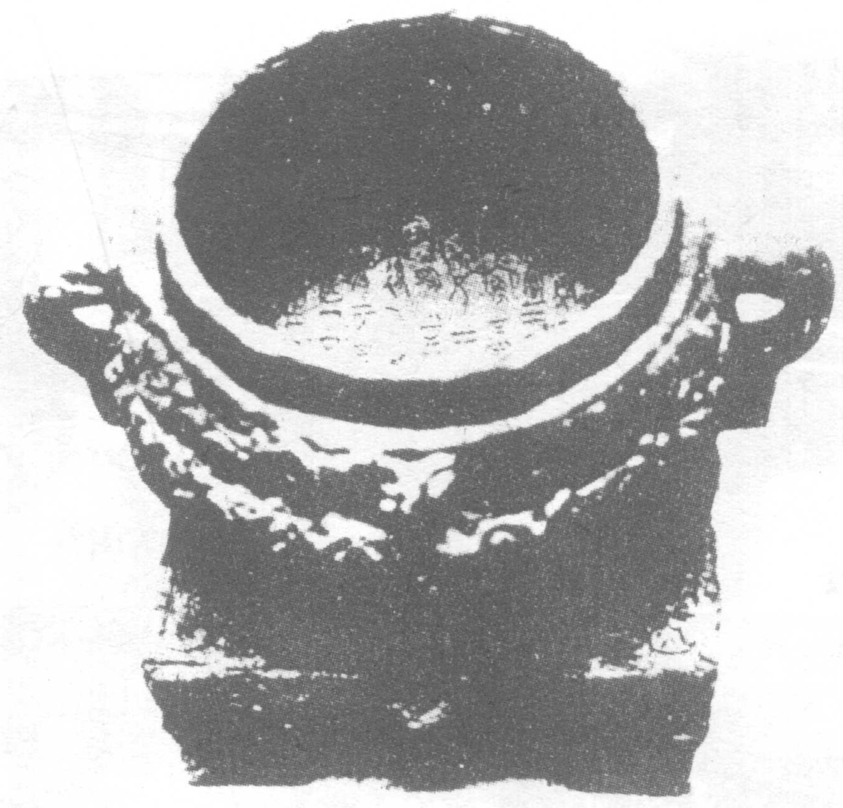


79 b



79 a
沈子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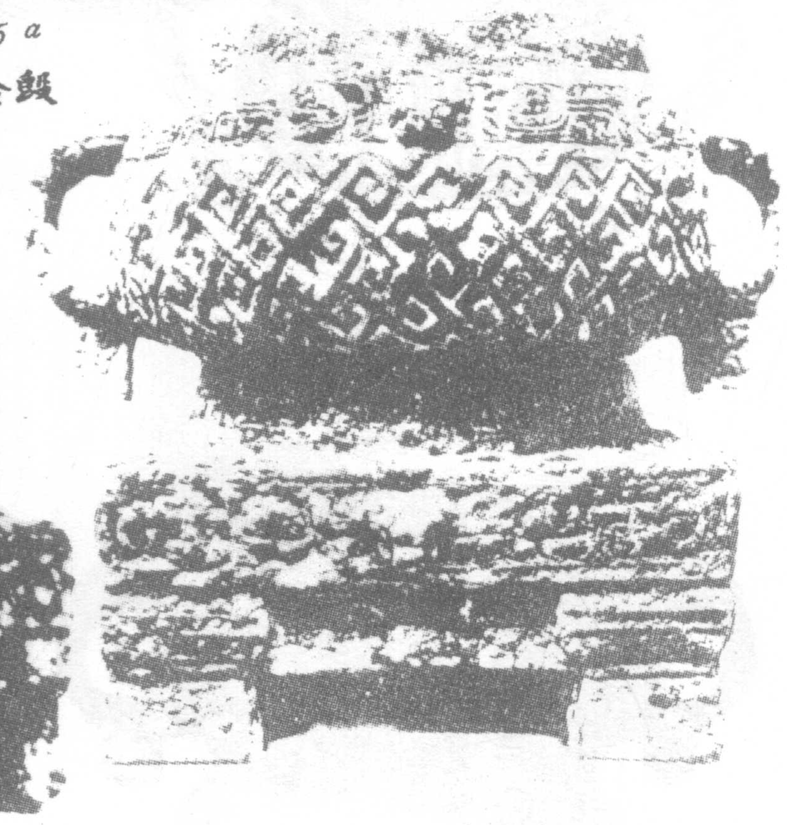




75 a
矢令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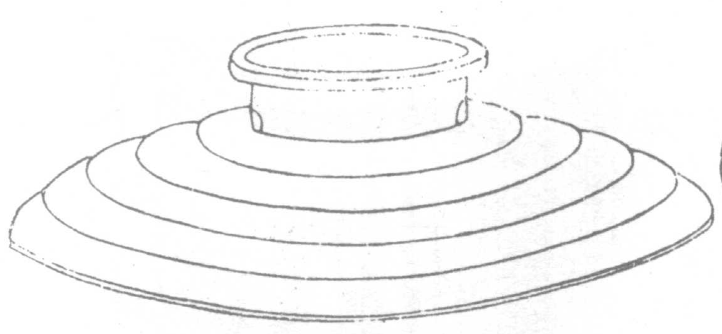


75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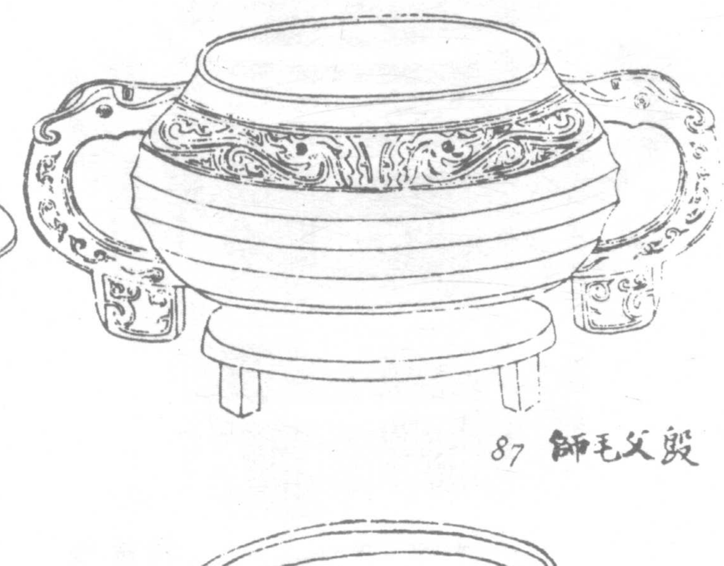


75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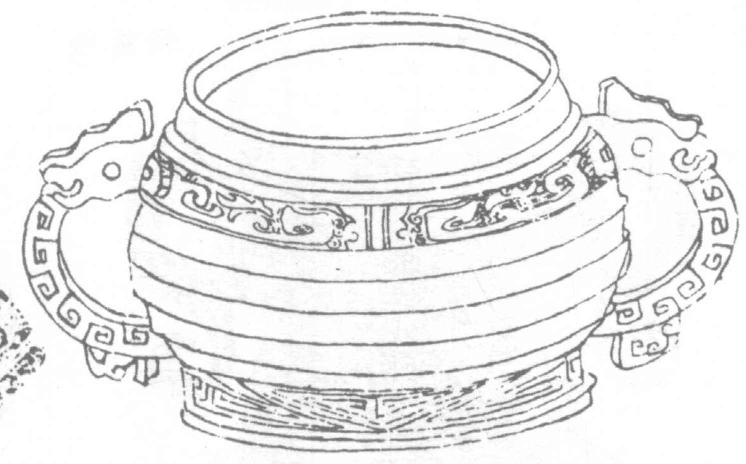
90
師虘毁



87 師毛父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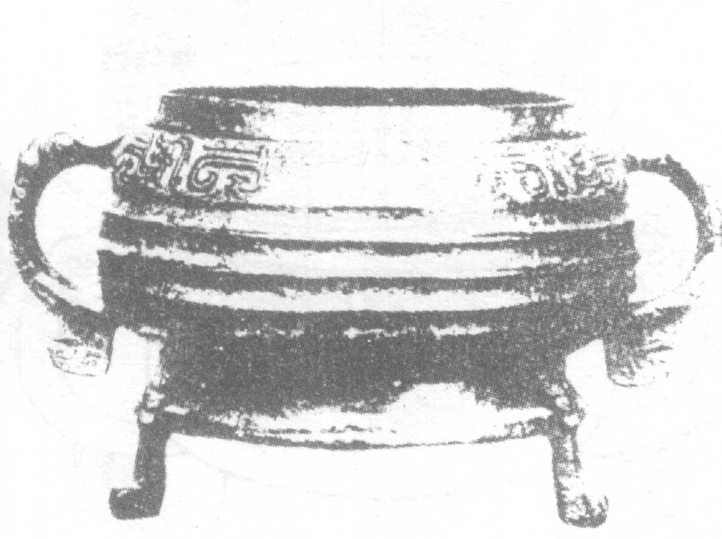
91 卯毁



88
走毁



92
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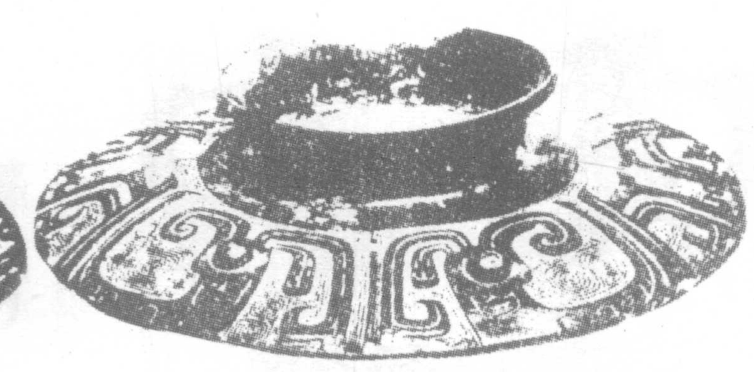


89
晉姬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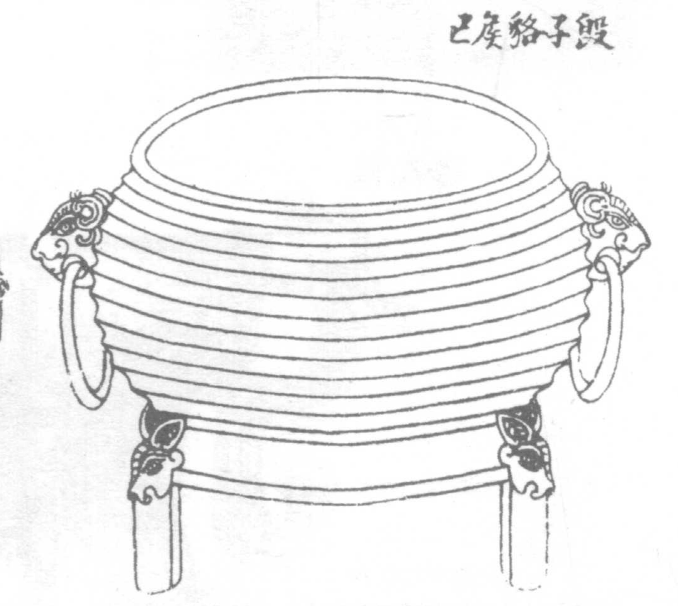
84 史頌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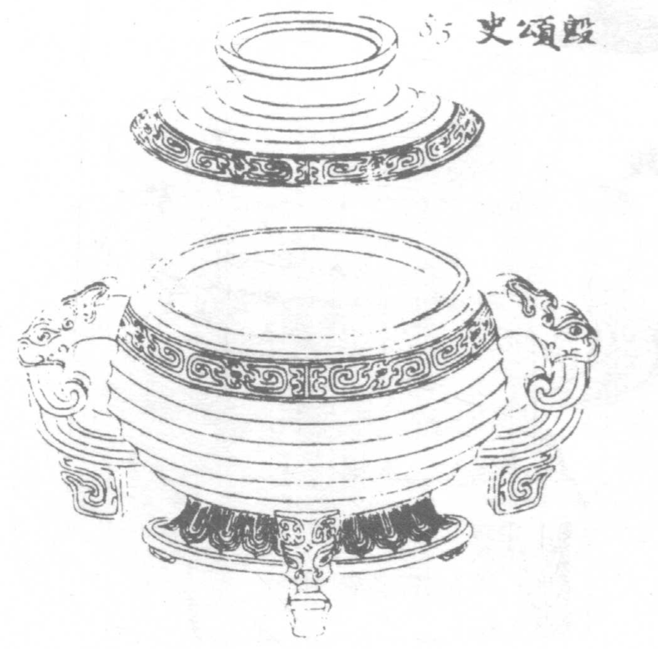
81
巳侯貉子毁



85 史頌毁



82 遹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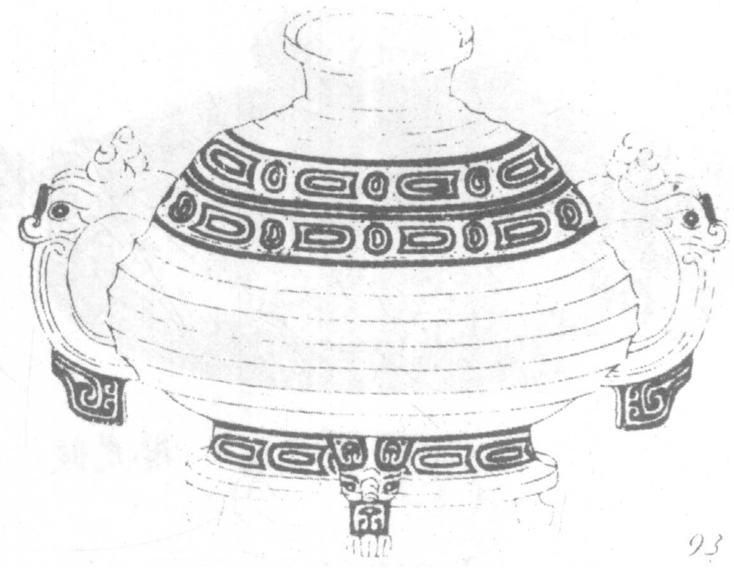
86
頌毁



83
彔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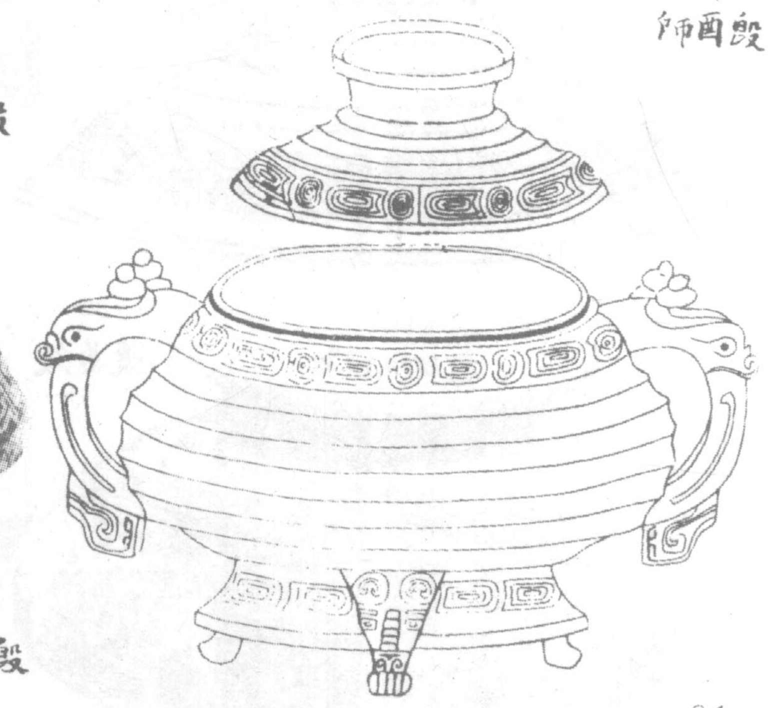
96
陵貯段



93
師酉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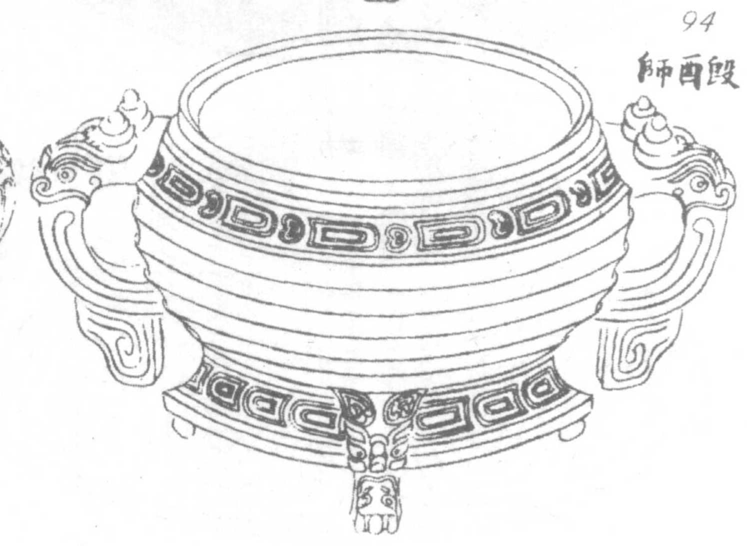
97
不嬰段



94
師酉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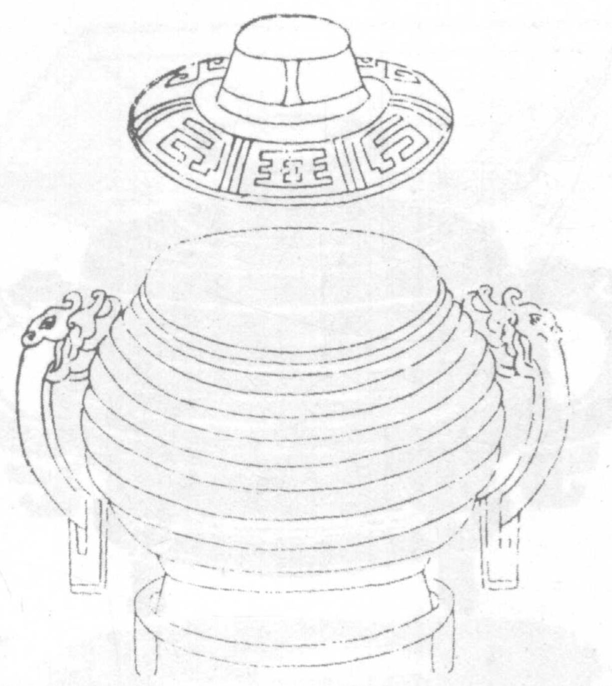


98
敔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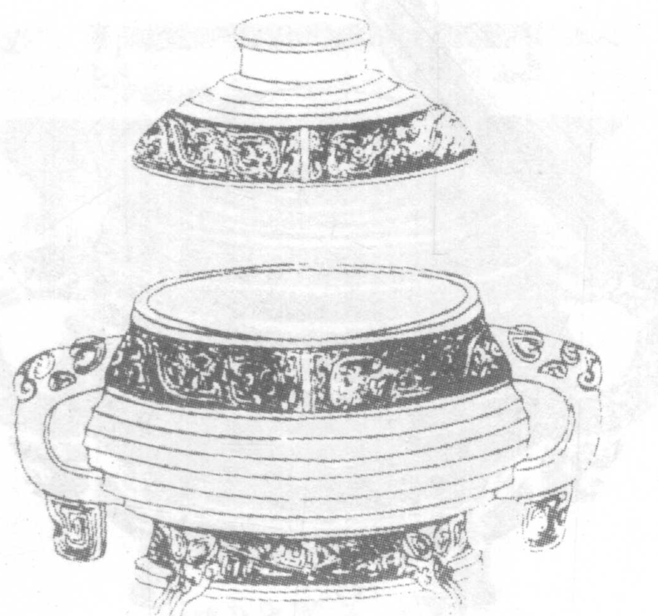


95
師酉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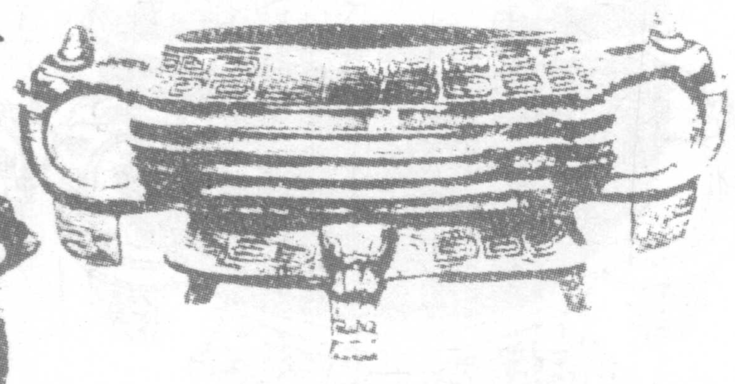
102 何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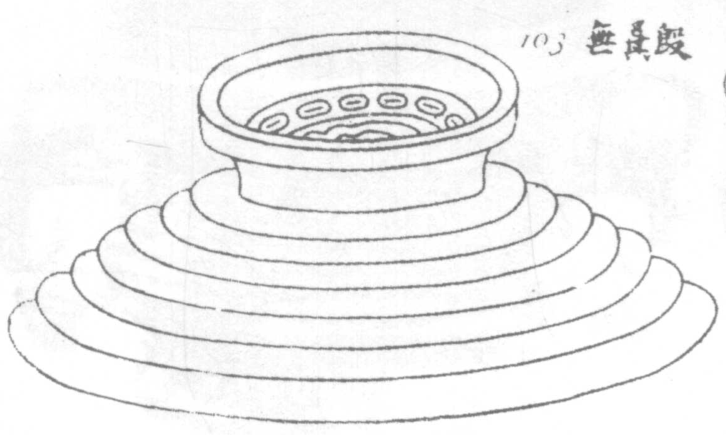
99 諫段



103 無㠱段



100 鄂侯段



104
無㠱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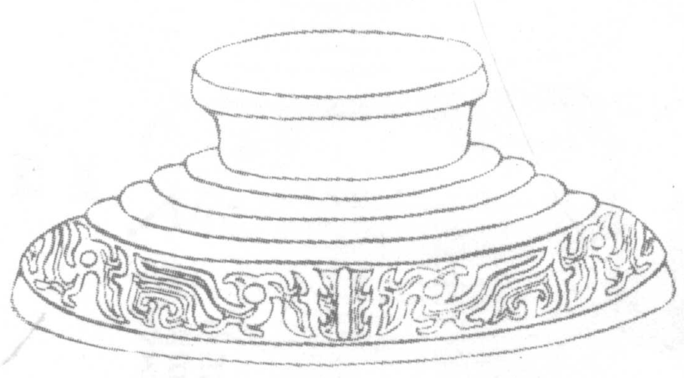


101
䣄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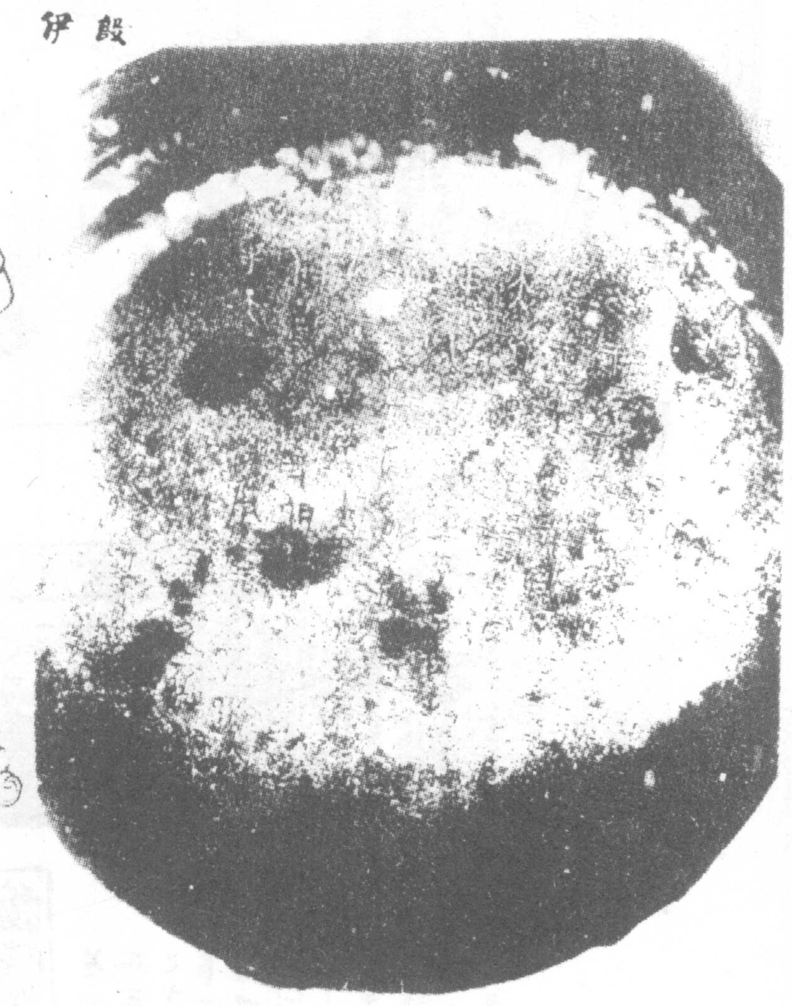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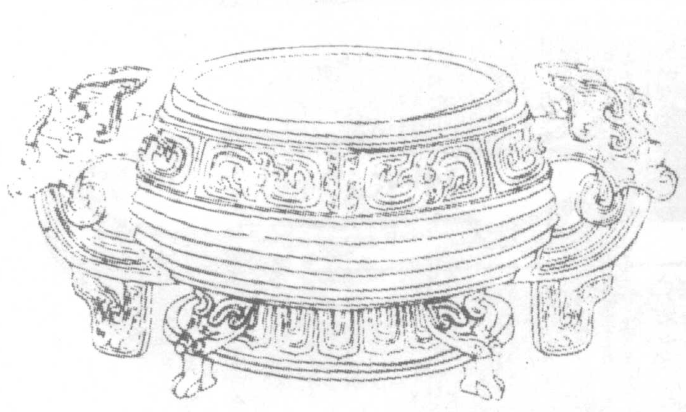
105 a
伊段



106
畲生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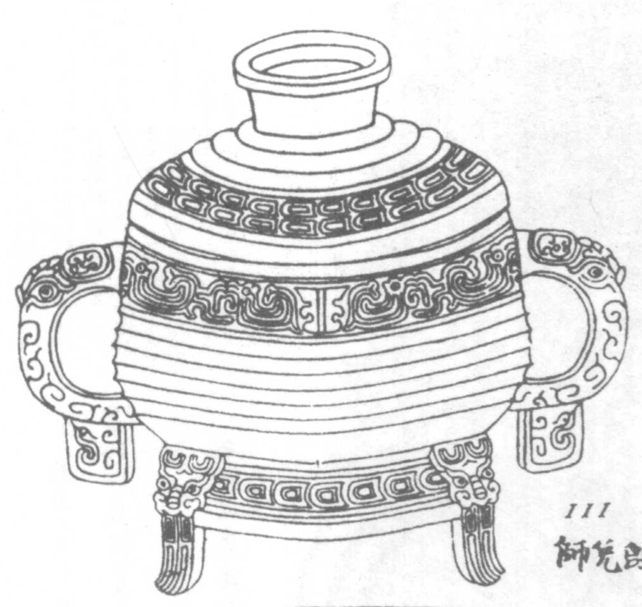


105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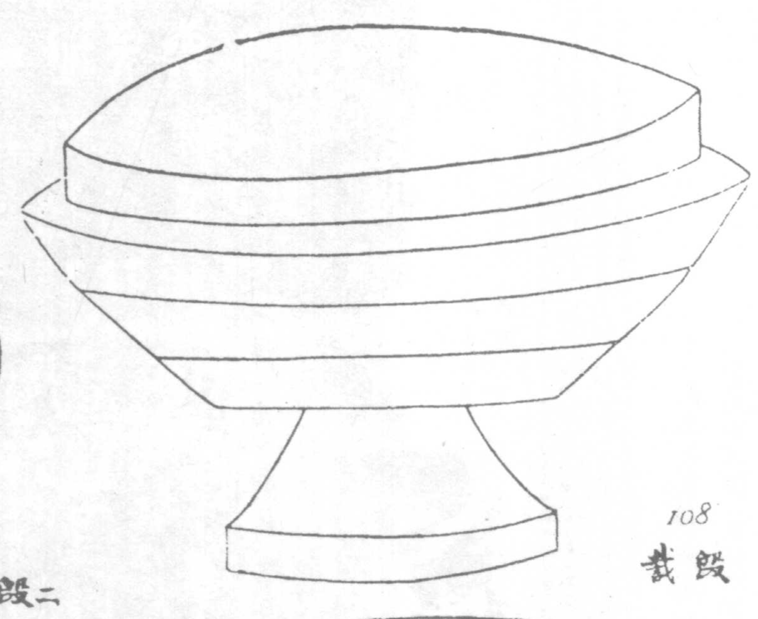


107
師寰段





111
師兌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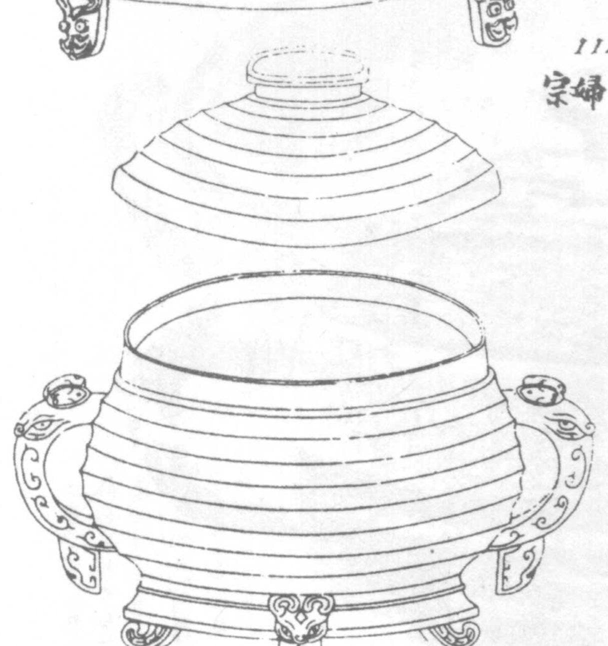
108
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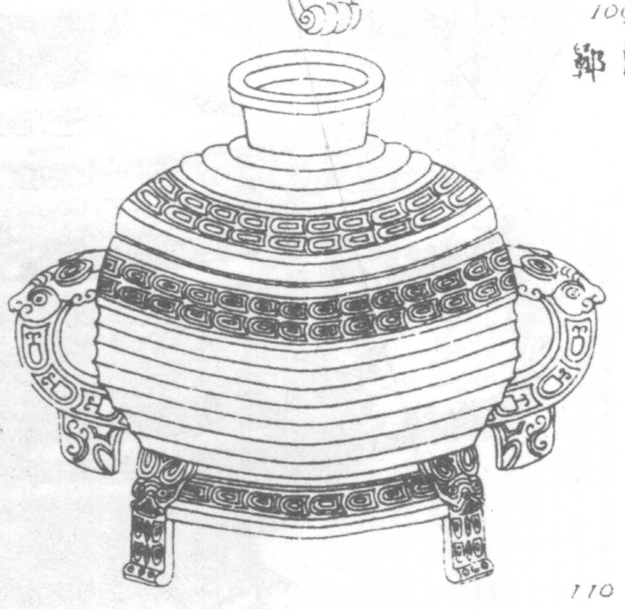
112
宗婦段



109
鄭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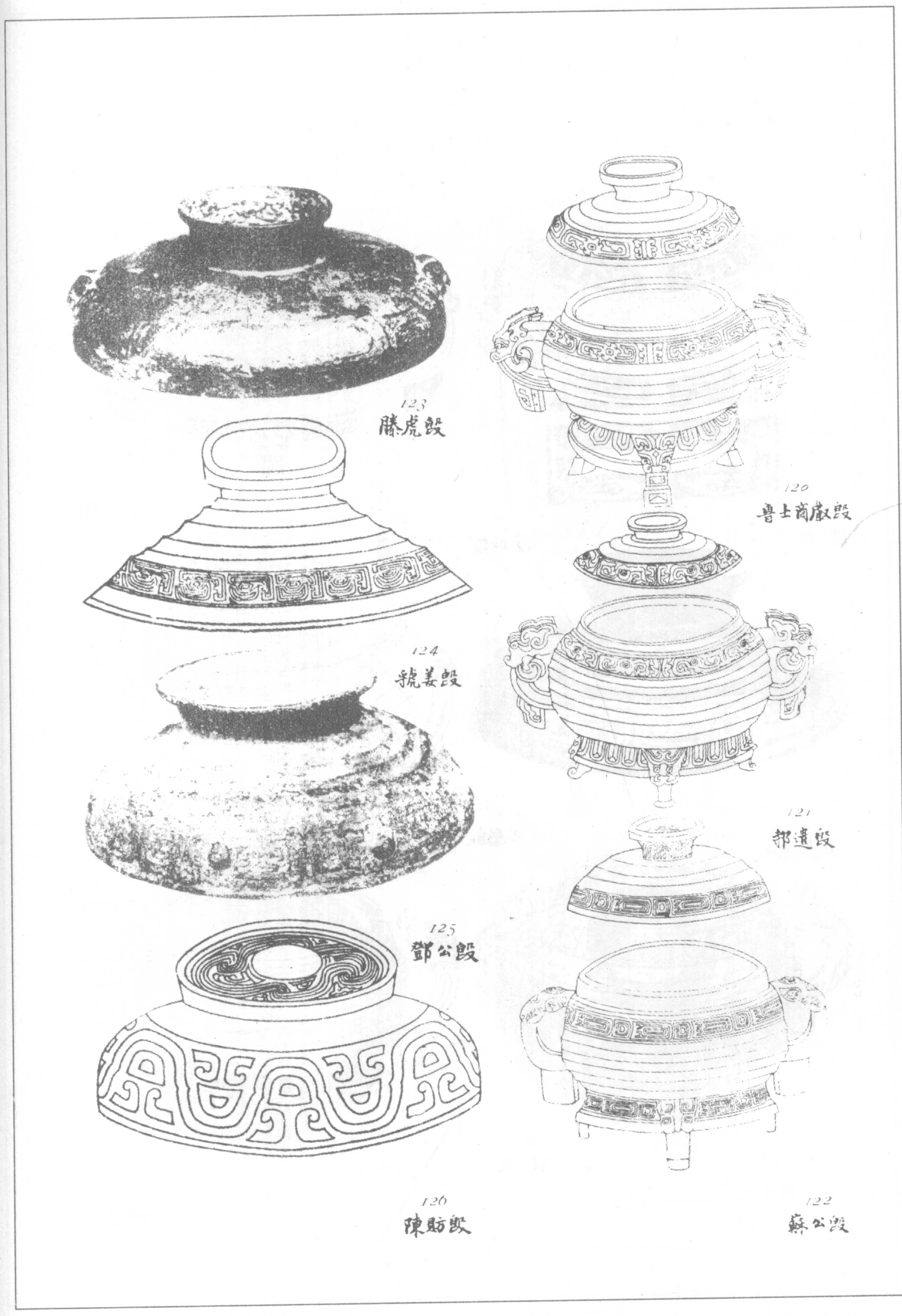


113
鄭虢仲段



110
師兌段一

圖編



123 滕虎毁

124 虢姜毁

125 鄧公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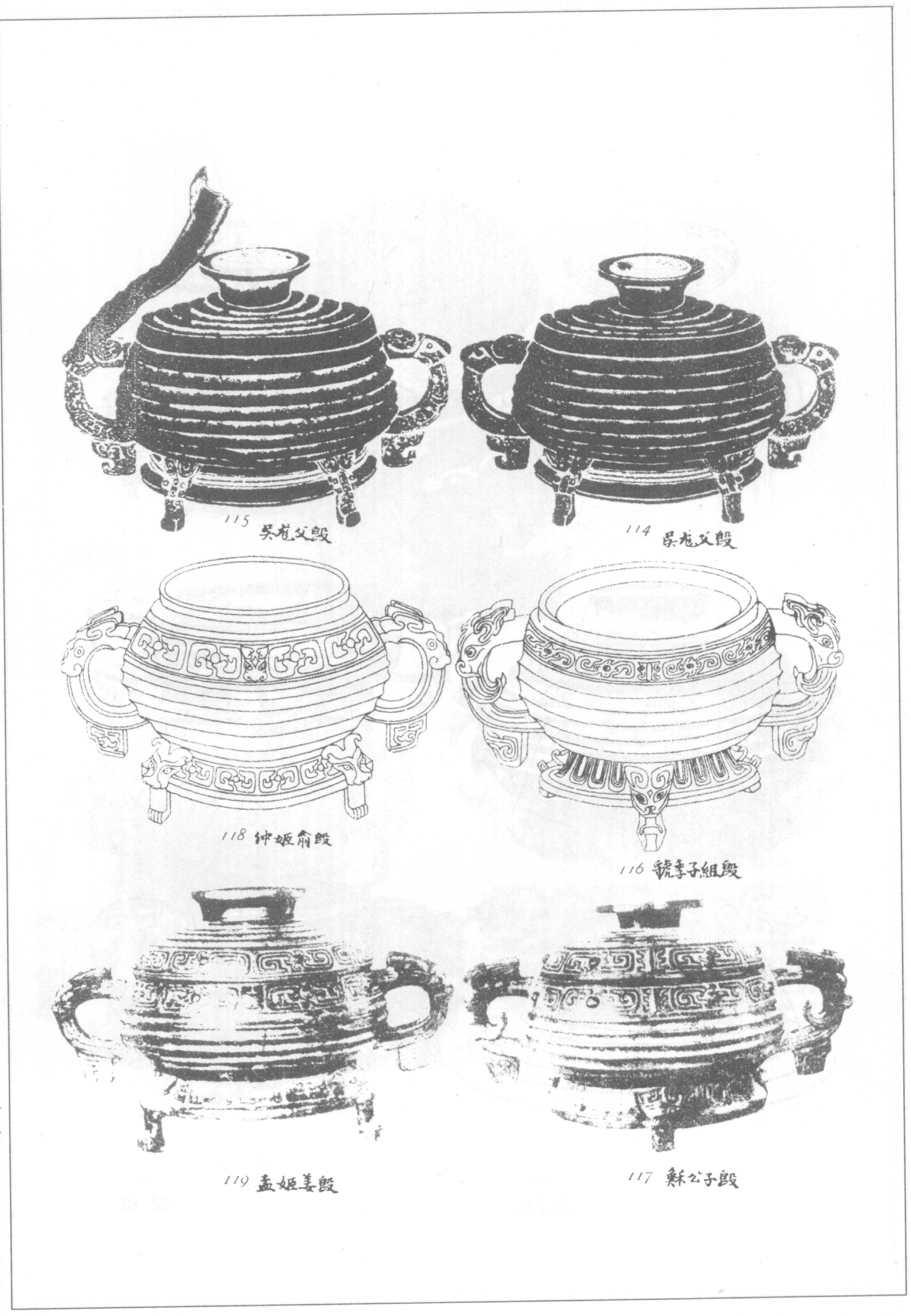
126 陳肪毁

120 晉士商𣪕毁

121 鄀遣毁

122 蘇公毁

一四



115 吳彪父毁

114 吳彪父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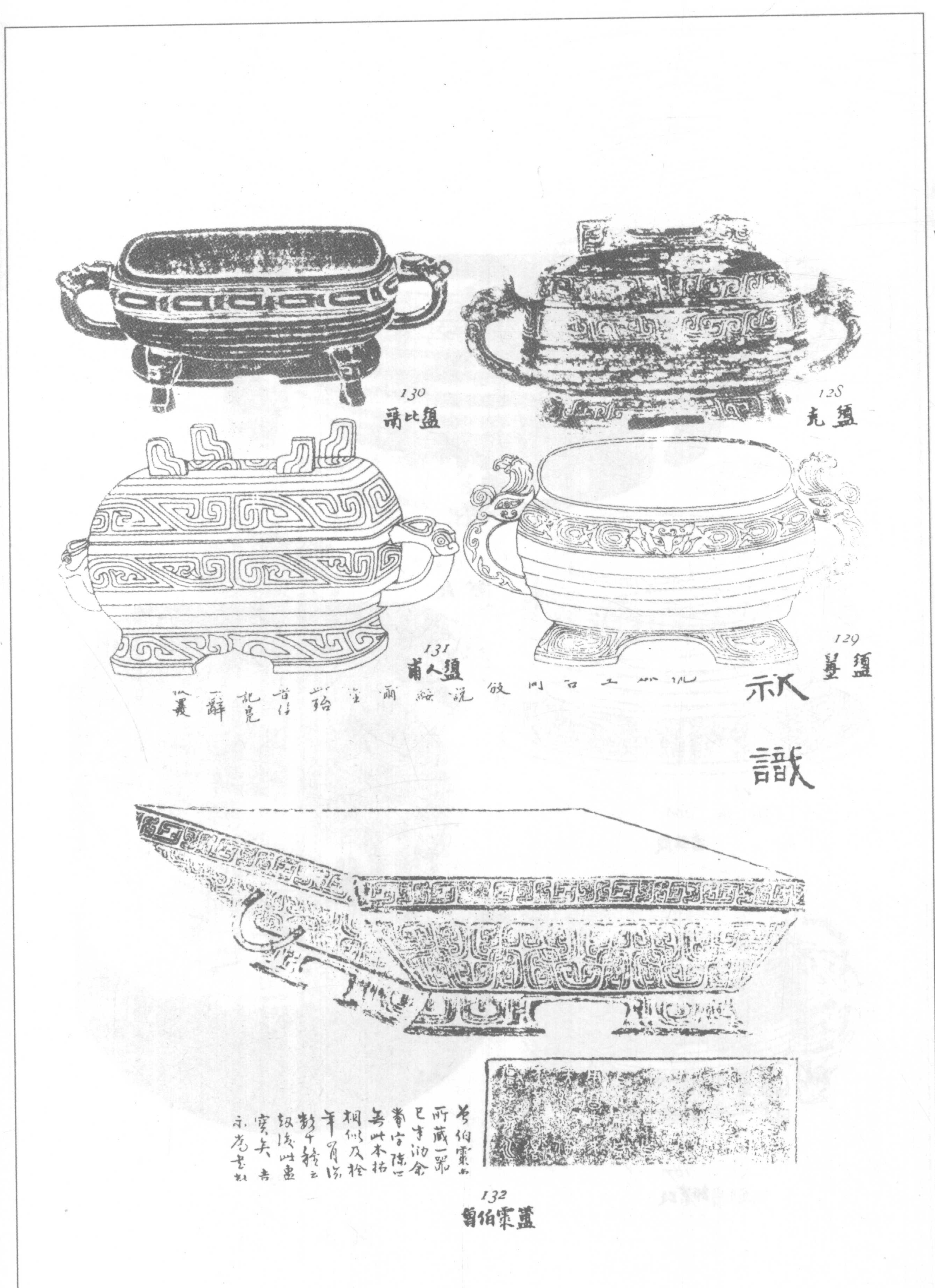
118 仲姬俞毁

116 虢季子組毁

119 孟姬姜毁

117 蘇公子毁

圖編



130 鬲比盨

128 克盨

131 甫人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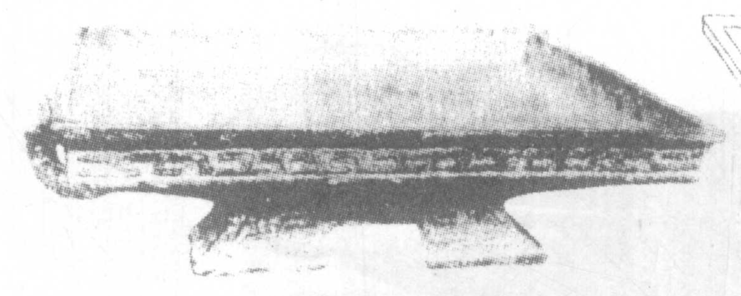
129 𦨶盨

132 曾伯霥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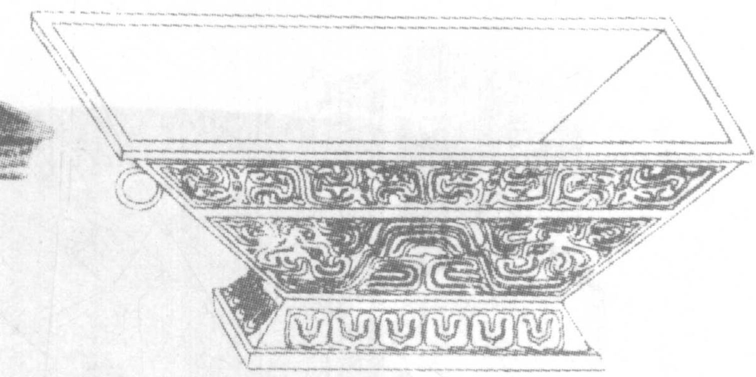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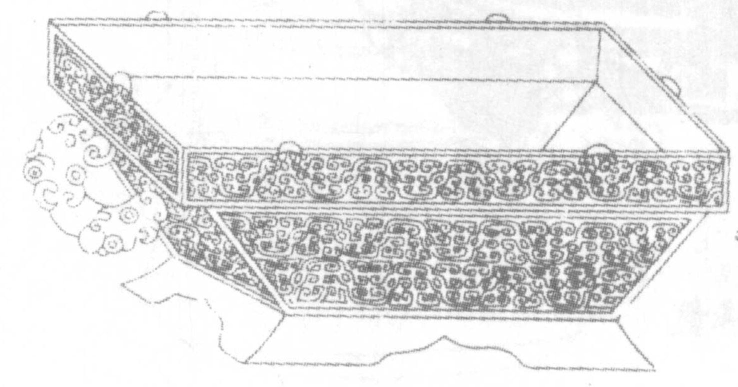
127 秦公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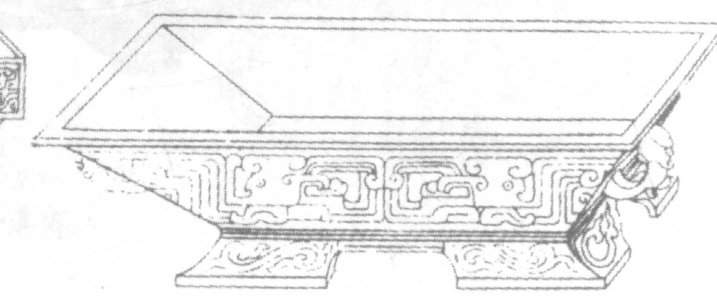
136
陳侯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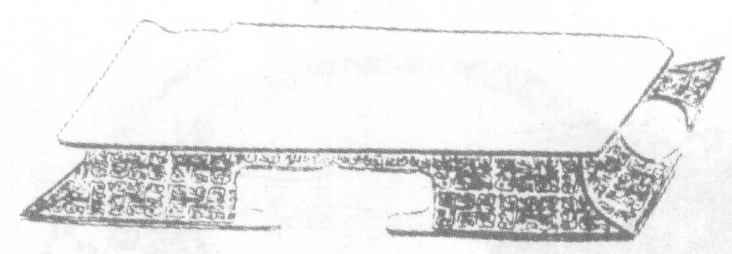
133
史免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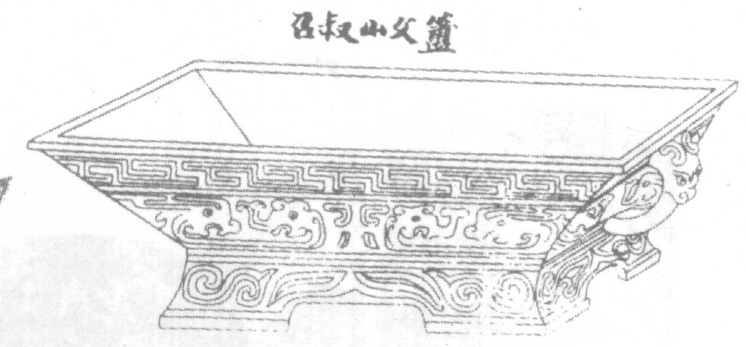
137
許子妝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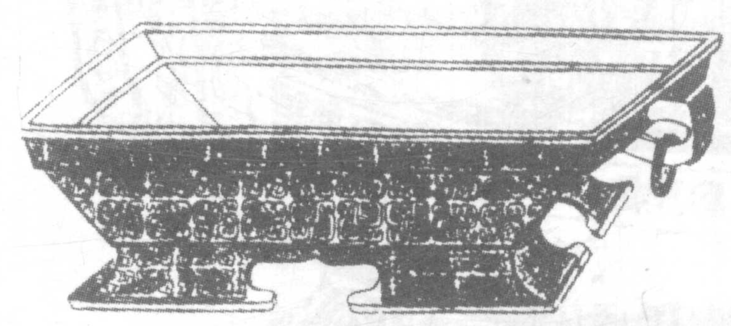
134
𠭯叔山父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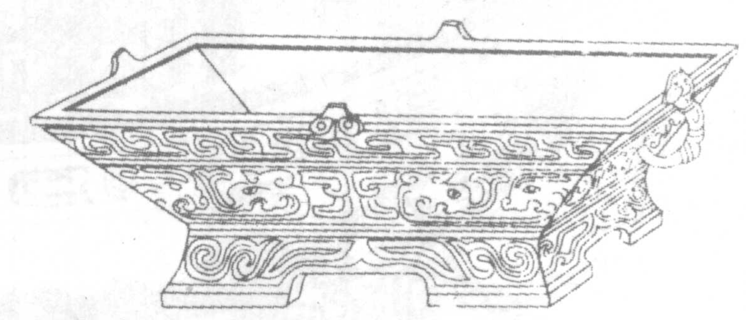
138 a
楚子簠(一器一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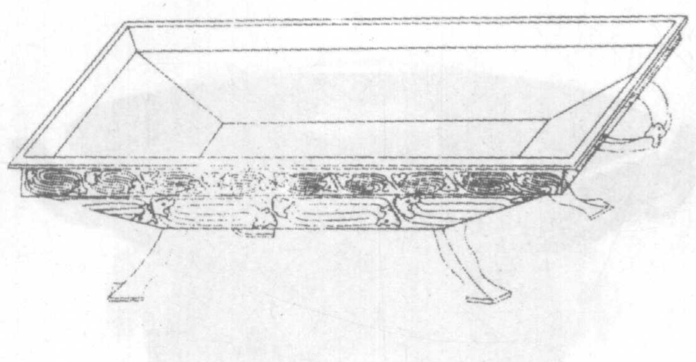
135 a
鑄公簠(a蓋.b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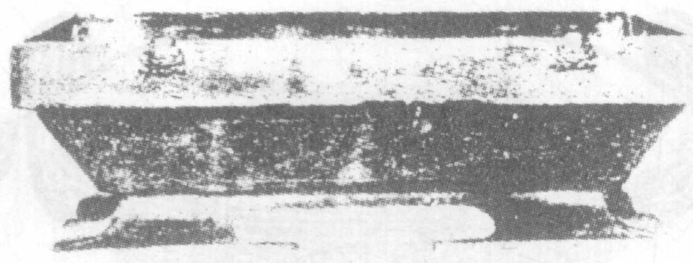
138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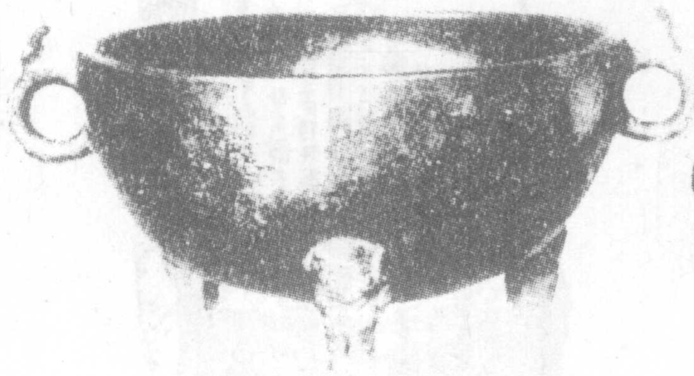
135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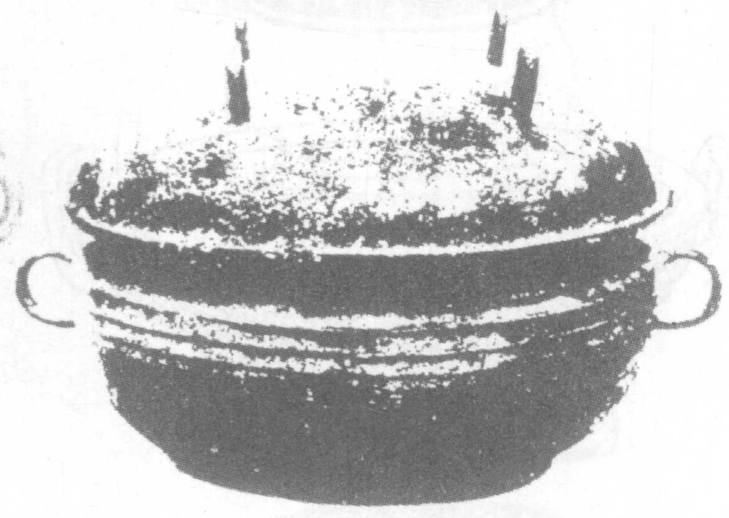
140
齊陳曼簠



139
曾子□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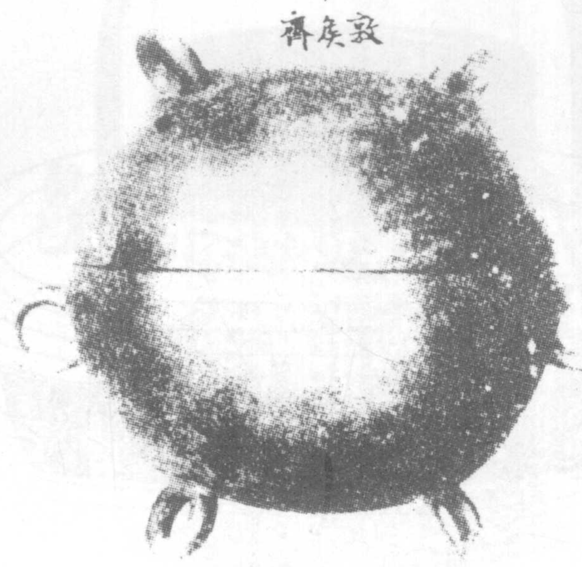
143
陳侯午錞



141
齊侯敦



144
陳侯因資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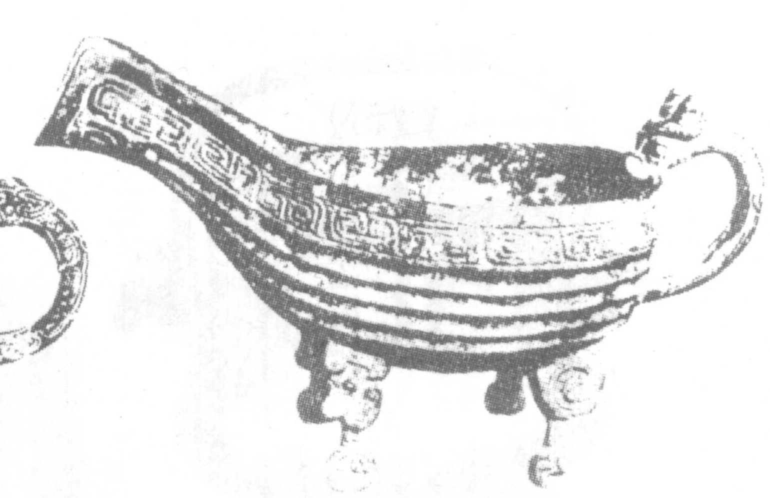


142
陳侯午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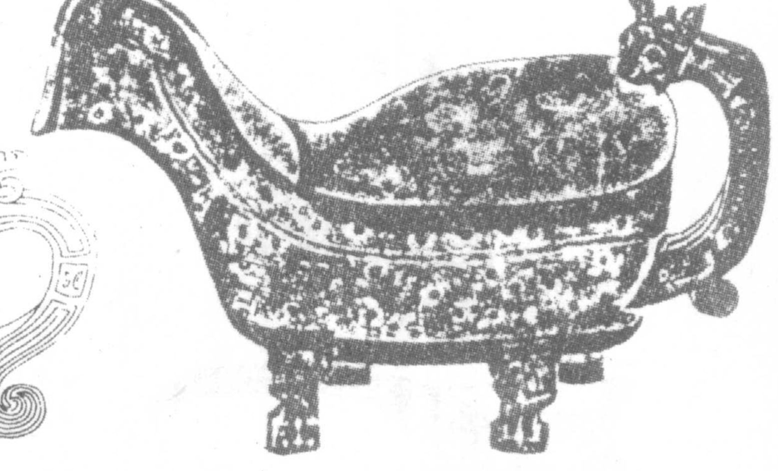
148
蘇甫人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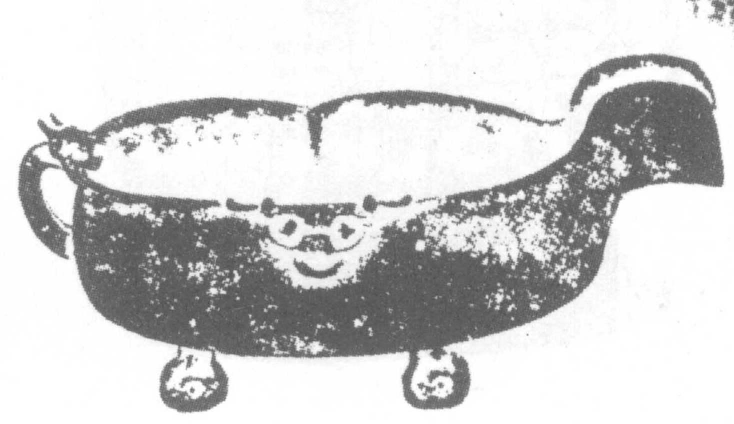
145
史頌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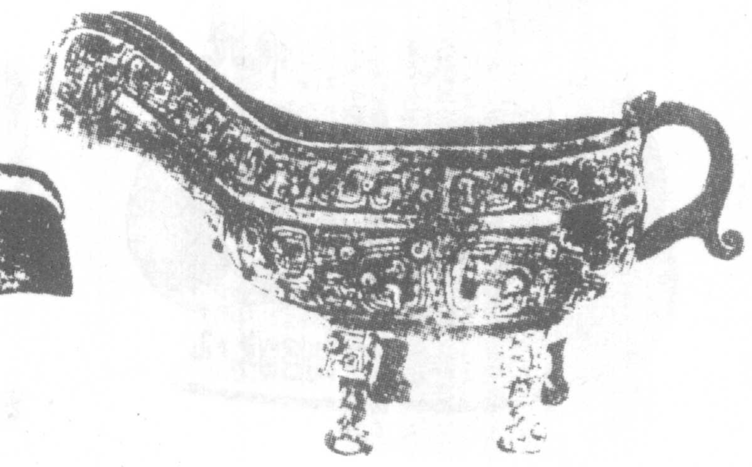
149
鄭義伯匜



146
匽公匜



150
齊侯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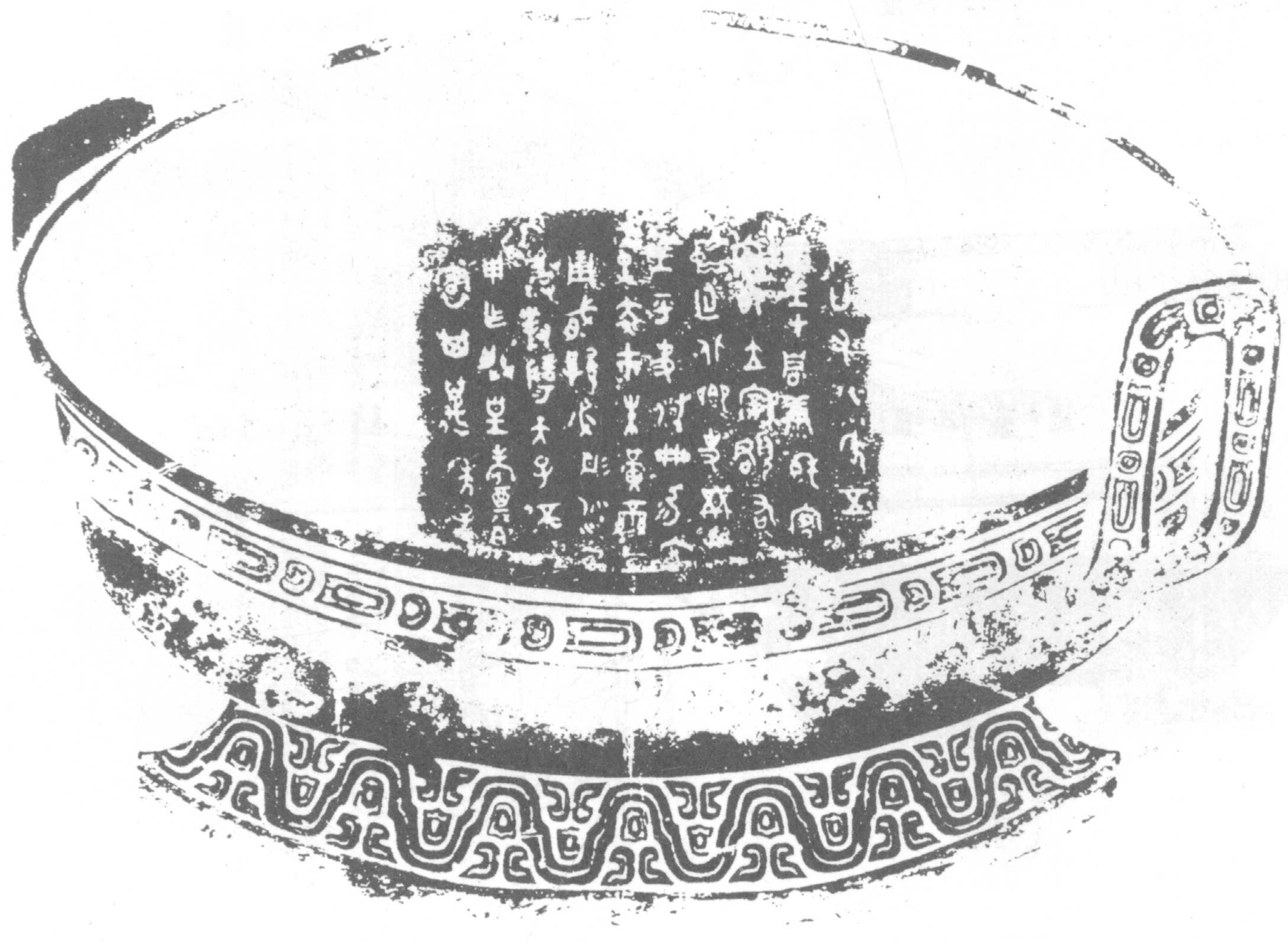
147
陳伯元匜



151 a
矢人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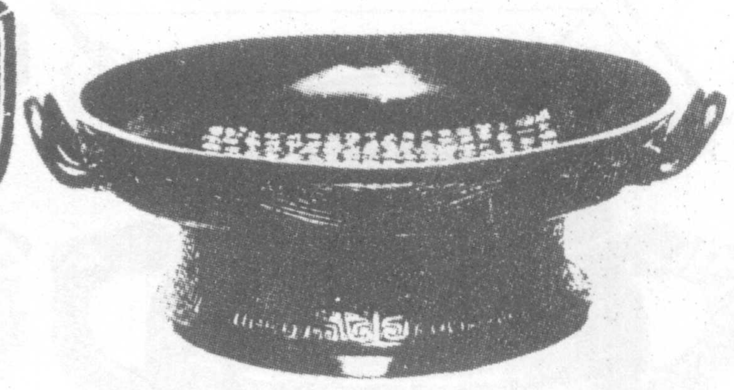
157
齊侯盤



158
寰盤



154
魯伯厚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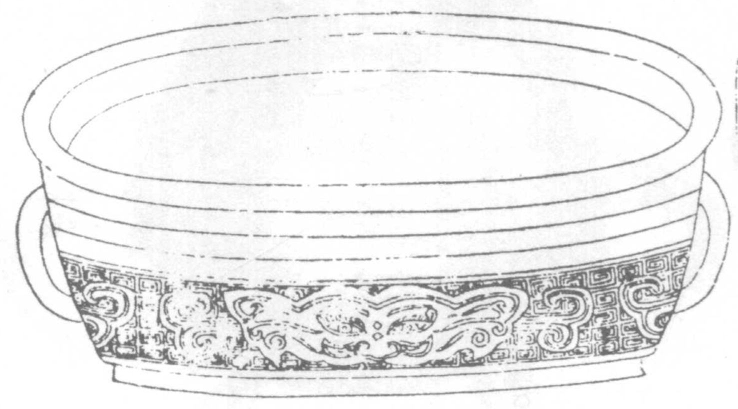
151 b



155
薛侯盤



152 虢季子白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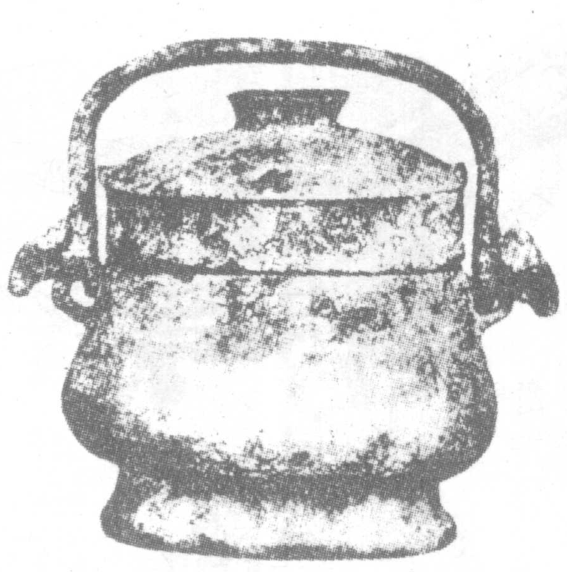


156
伯戔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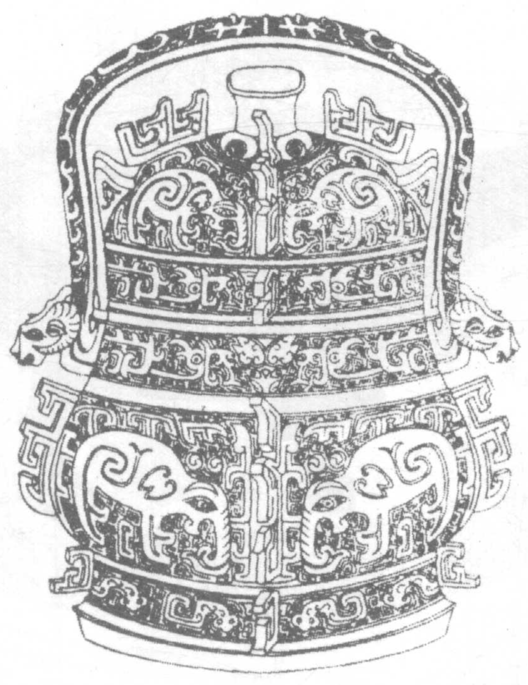


153
宗婦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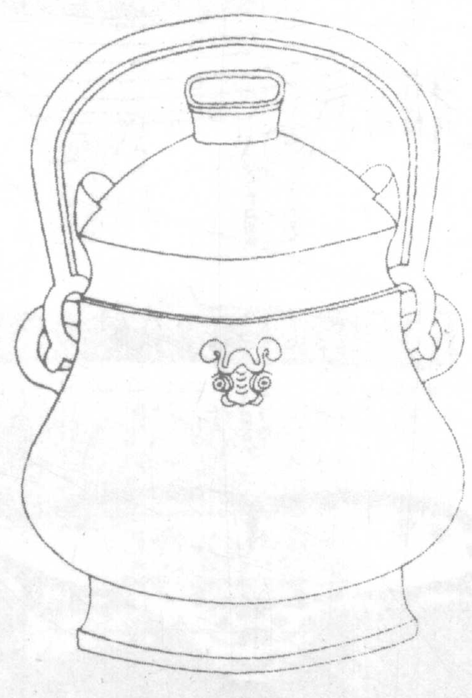
167
盂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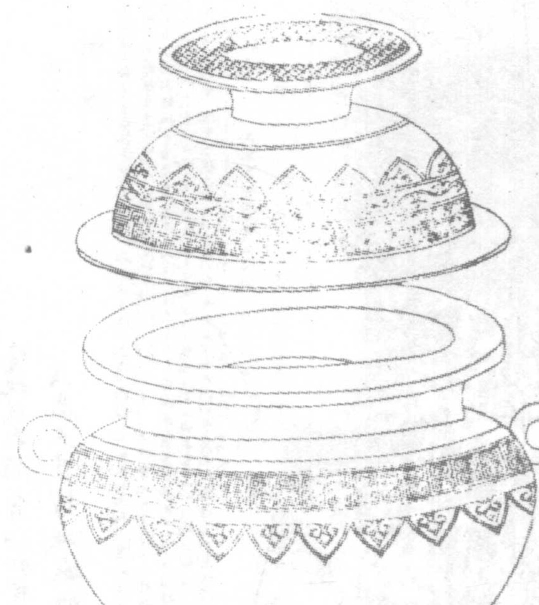
165
臣辰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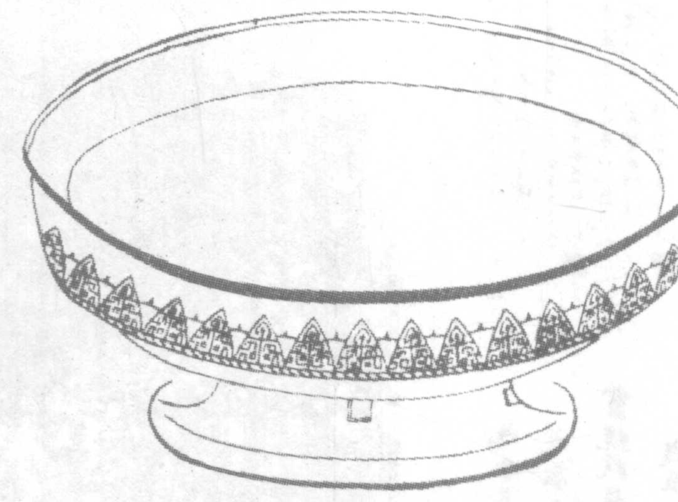
168
庚贏卣



166
䵼卣



162 伯戔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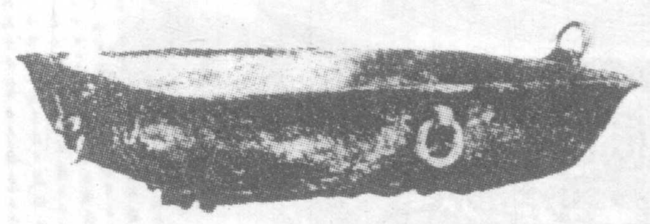
159 王子申盞



163 晉公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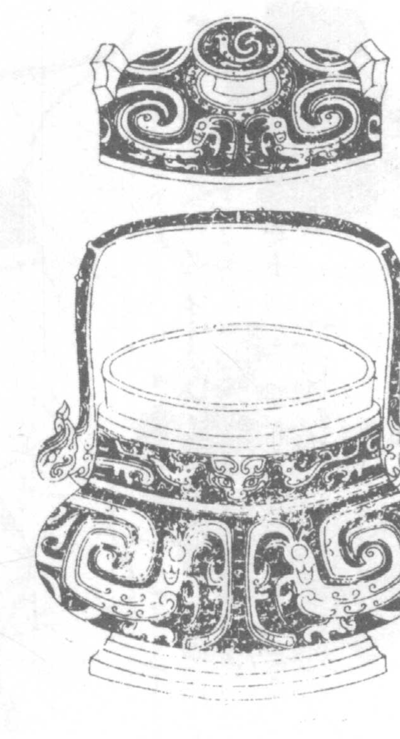
160 吳王夫差鑑



164
王子嬰次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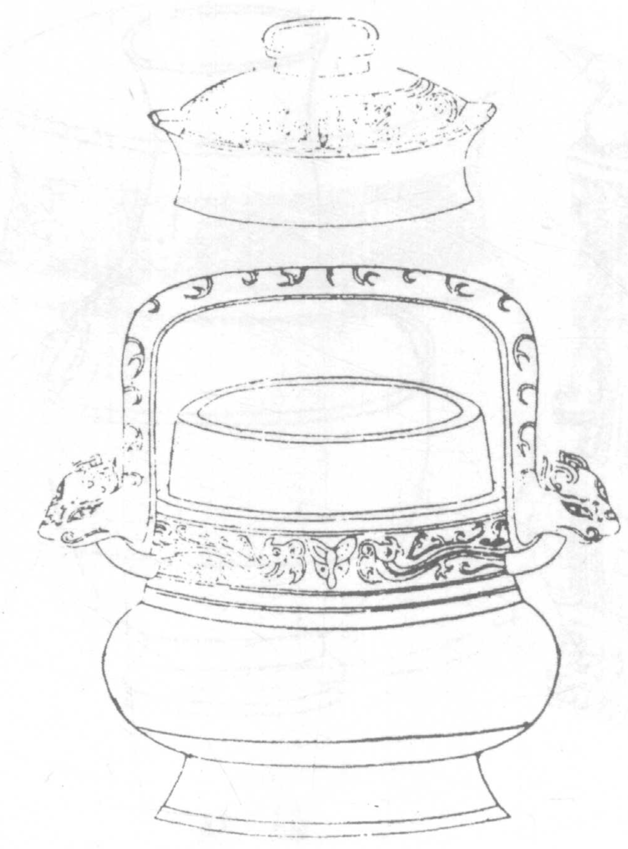
161
曾大保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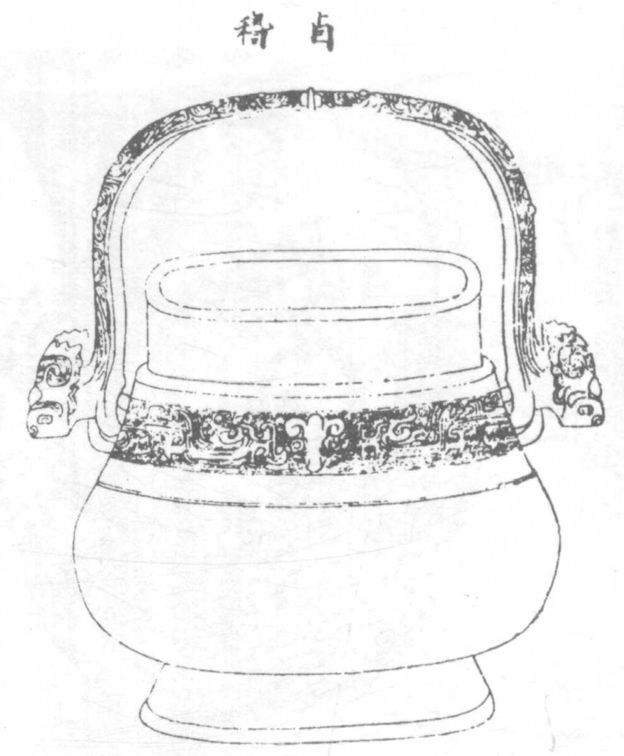
169
靜卣



170
靜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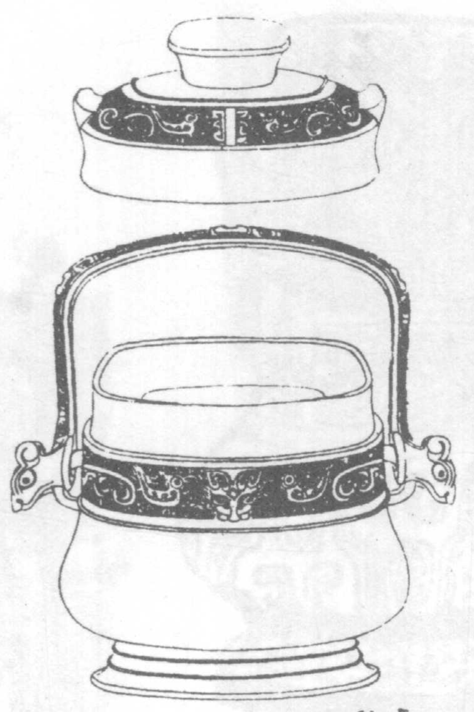


171
秲卣



172
作册休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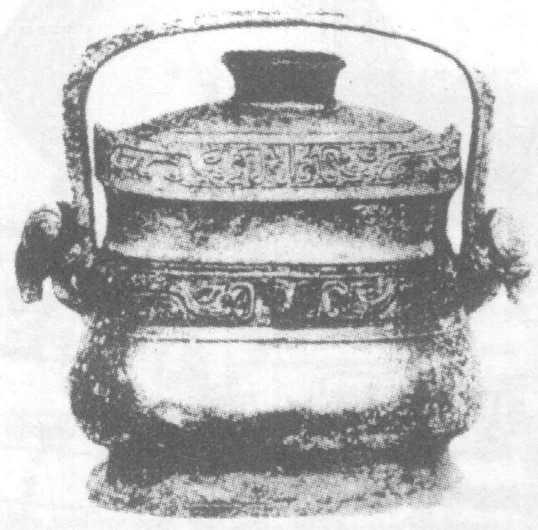




173 彔戜卣



174
效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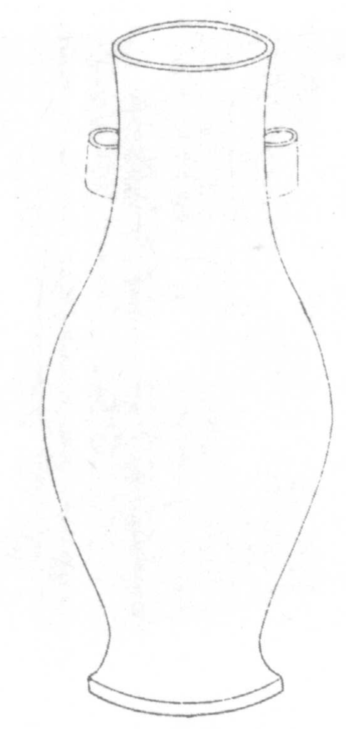


175
競卣



176
貉子卣





177
呂行壺



178
頌壺



179
㠱仲壺



180
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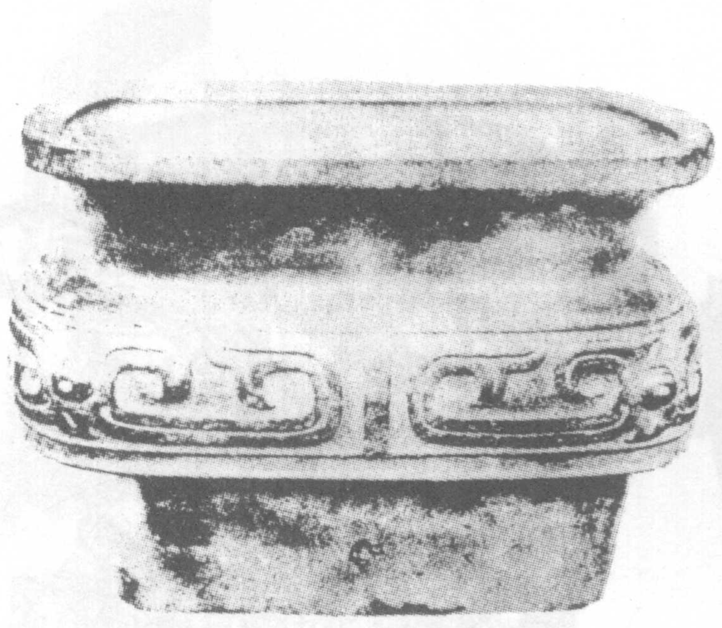
181
克壺



182
杞伯每亡壺



183
鄭楙叔賓父壺



184
鄧孟壺

圖編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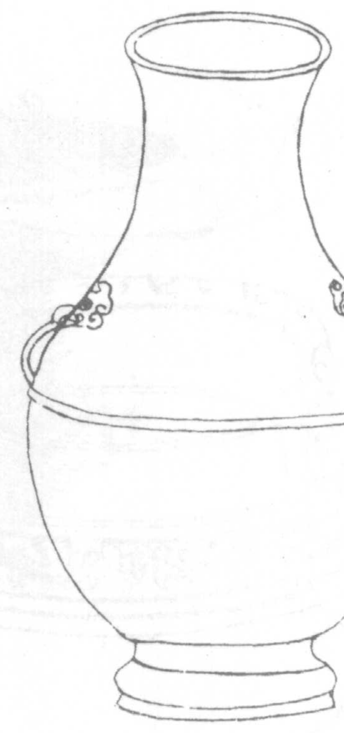
185
虢季子組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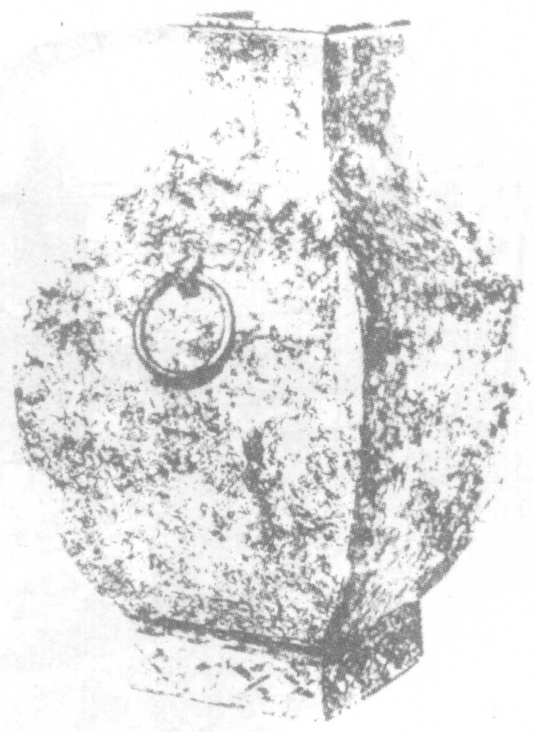
186
洹子孟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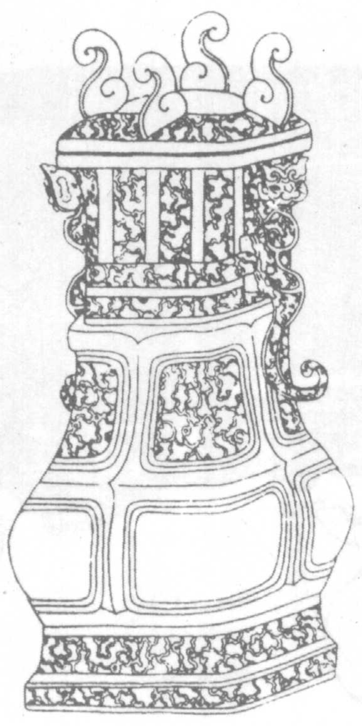
187
洹子孟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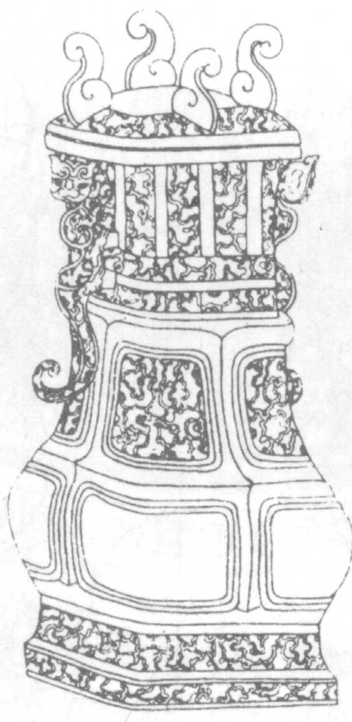
188
㾊壺



189
陳騂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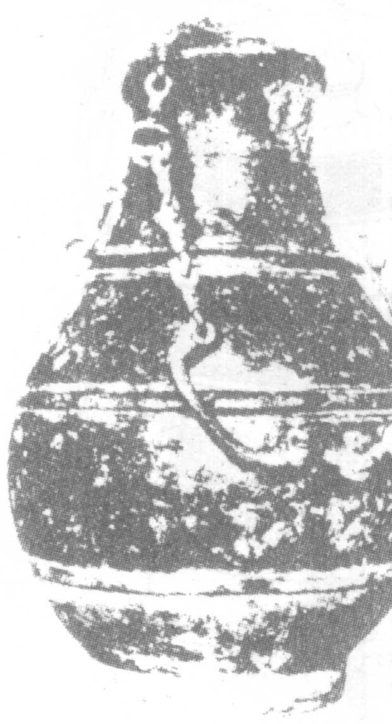
190
曾姬無卹壺



191
曾姬無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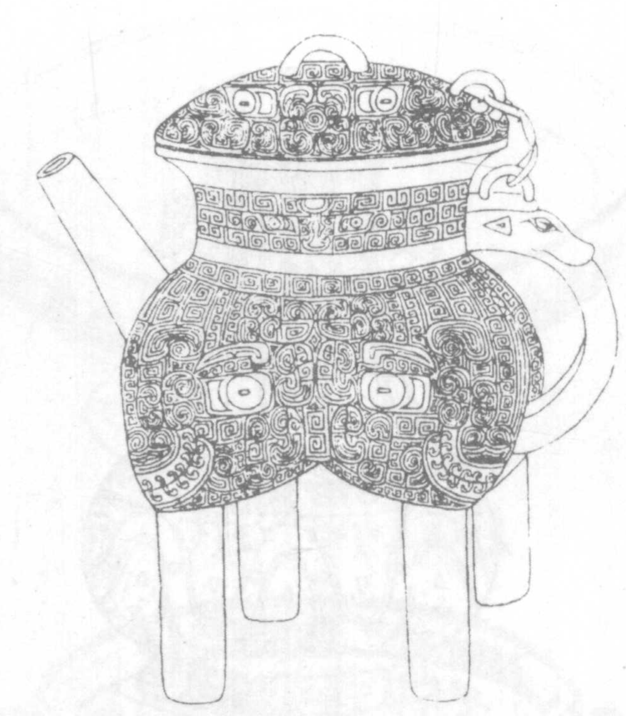


192
嗣子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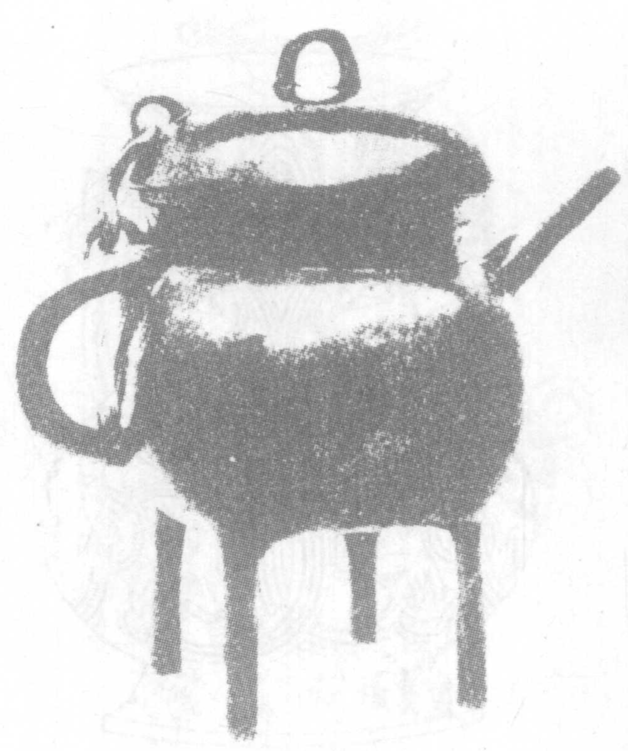


193
杕氏壺

圖編 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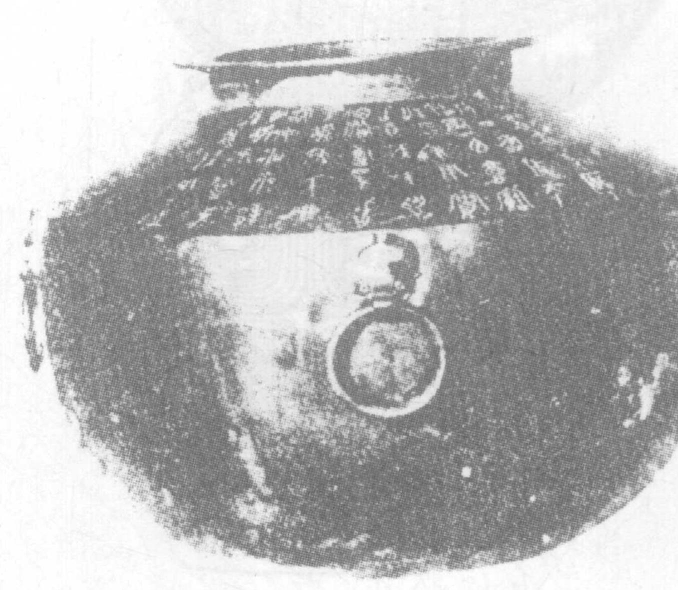
194
臣辰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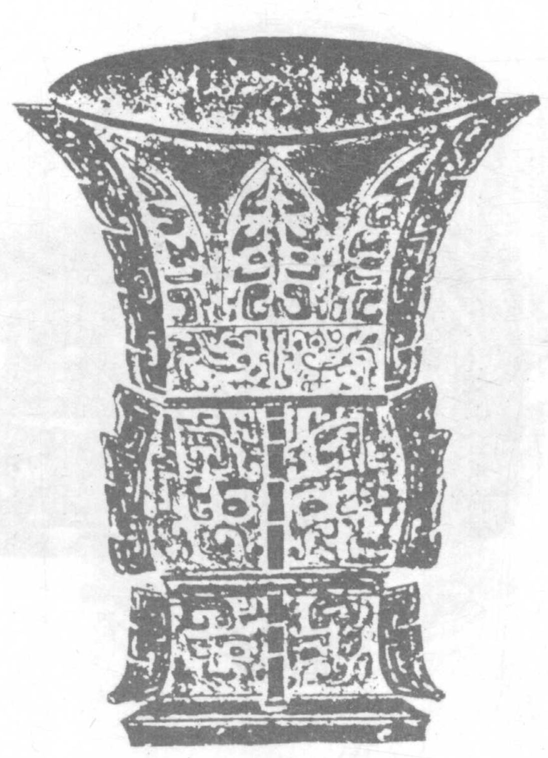
195
麥盉



196
呂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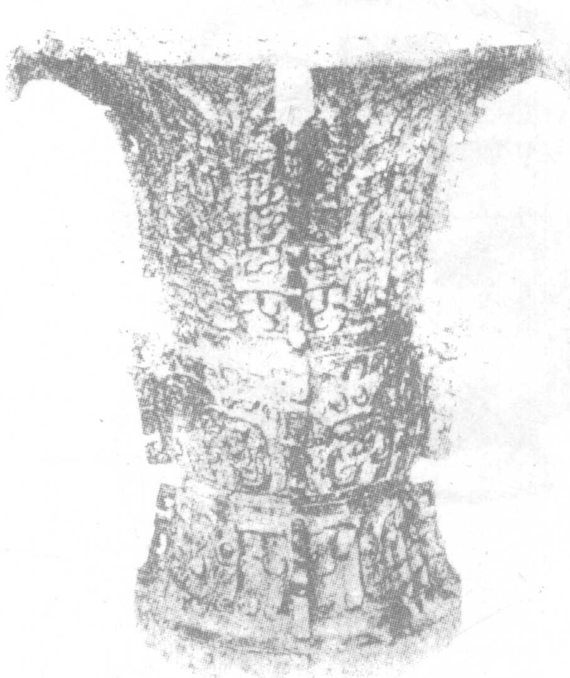
197
國差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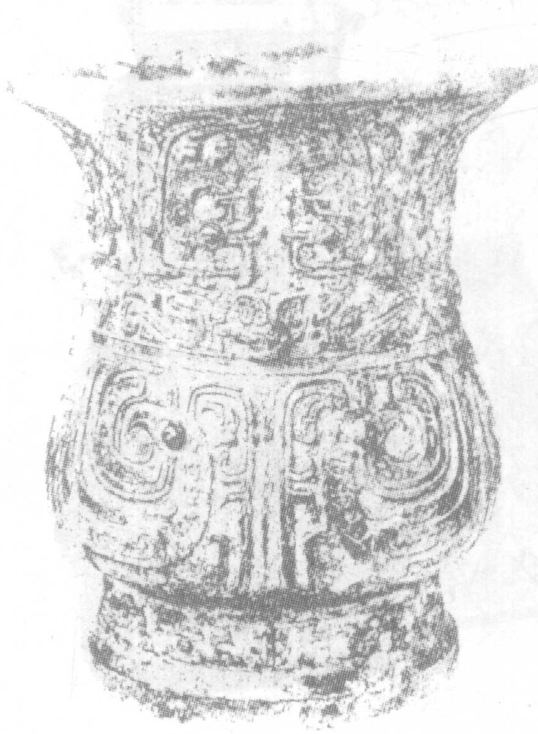
198
矢令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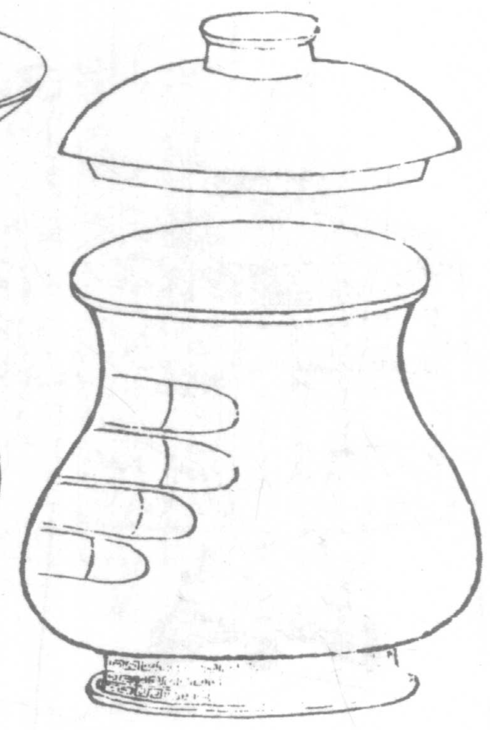
199
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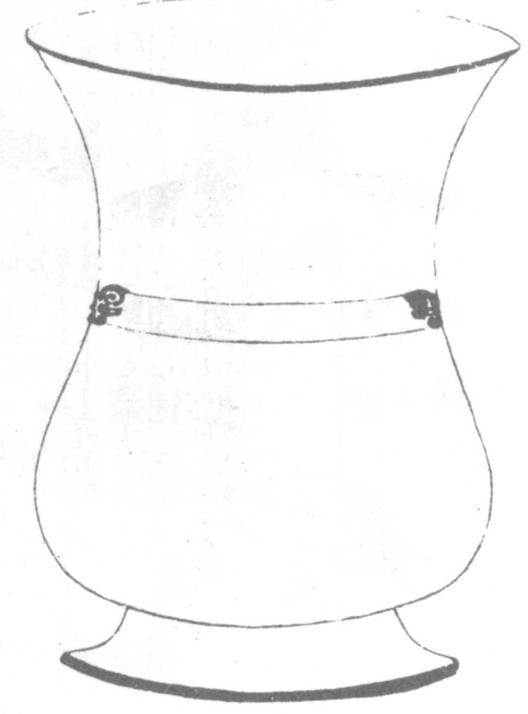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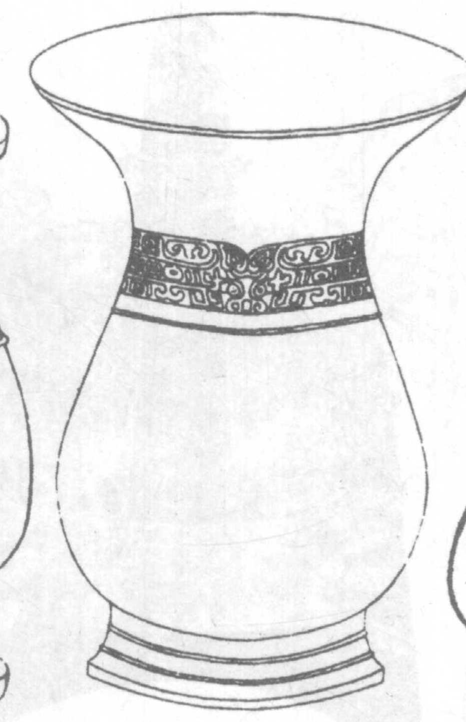
200
臣辰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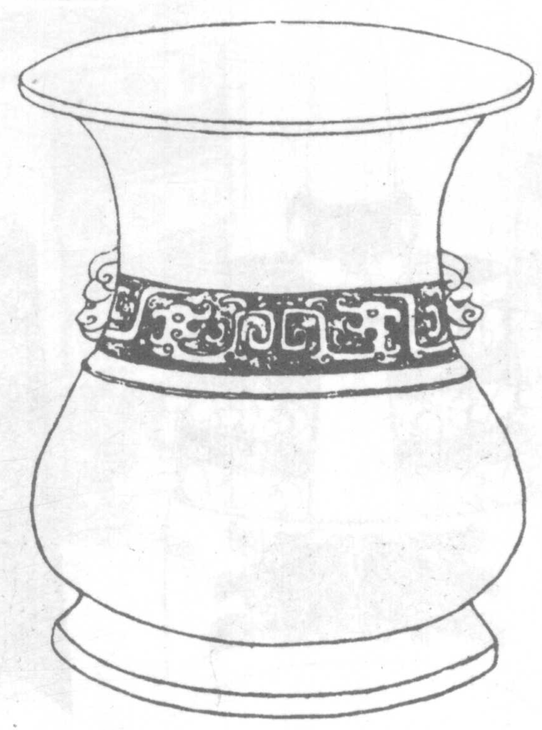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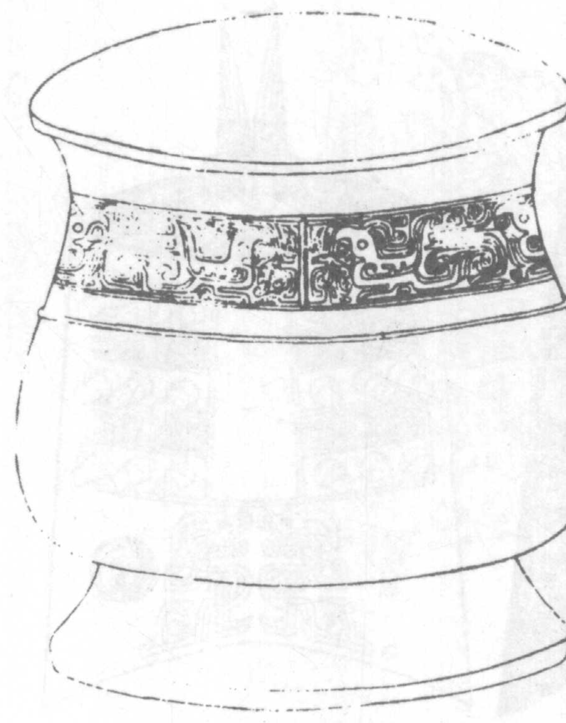
201
歔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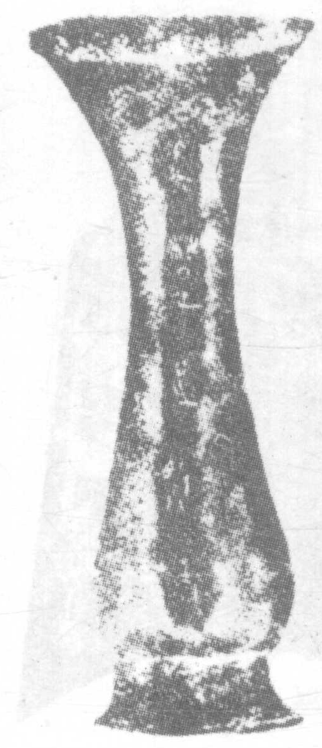

202
中觶


203
臤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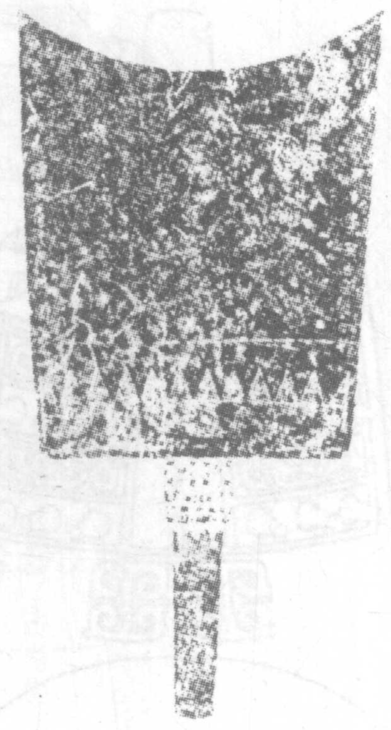

204
彔戓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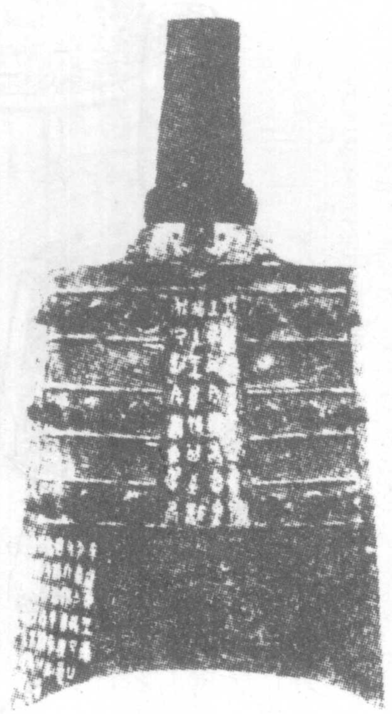

205
免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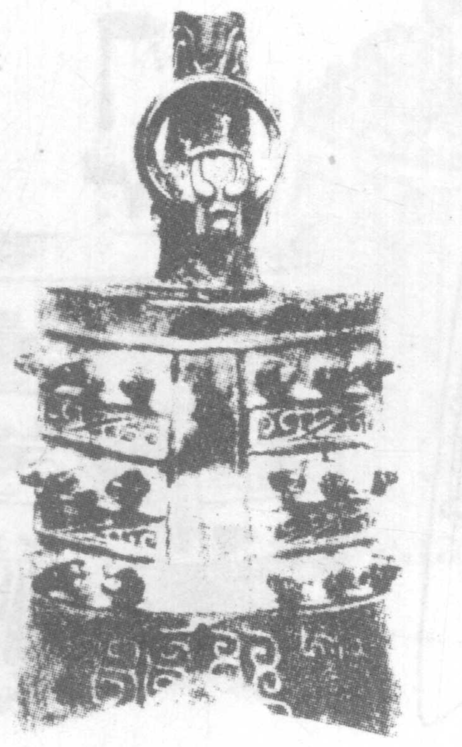

206
趩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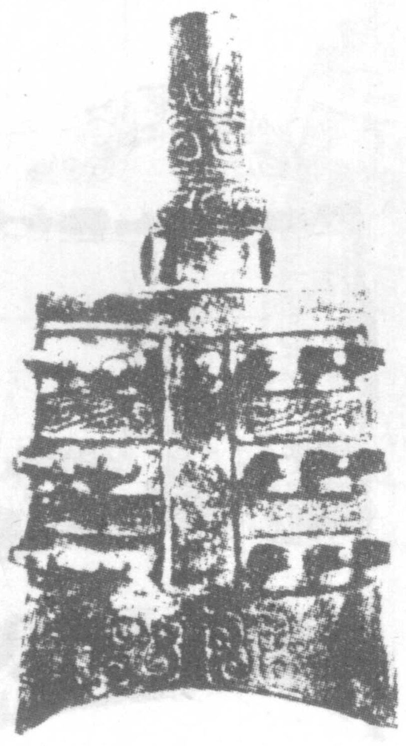

207
義楚耑(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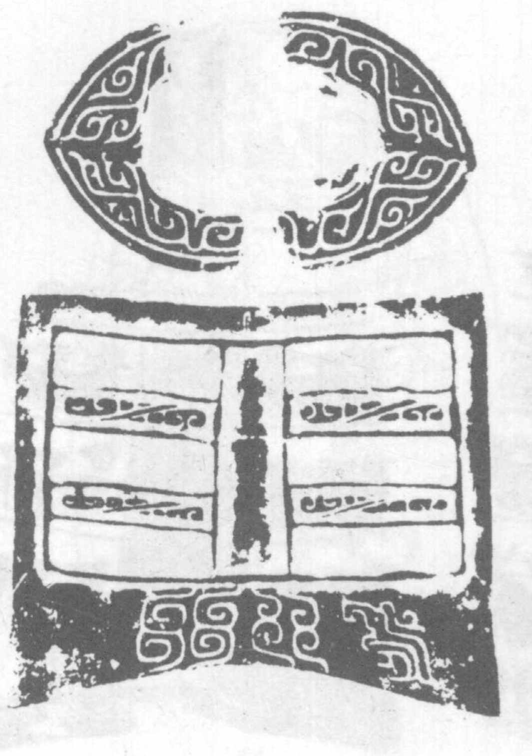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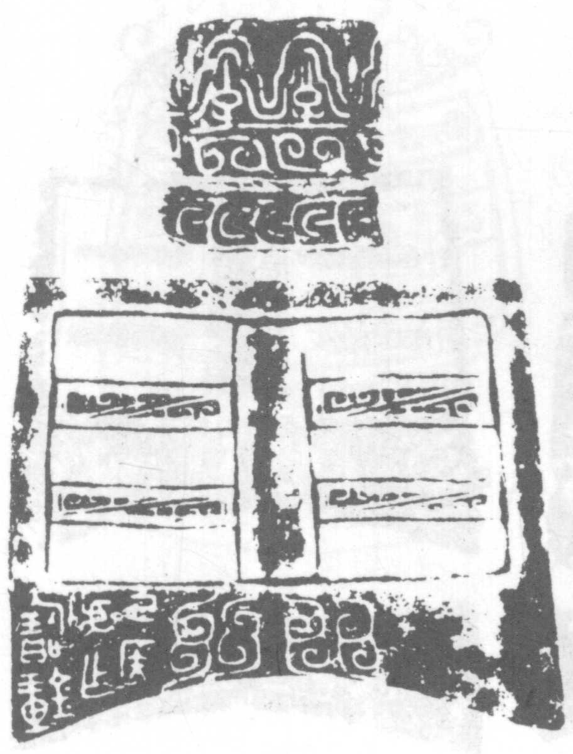

208
其次句鑃


209
宗周鐘


210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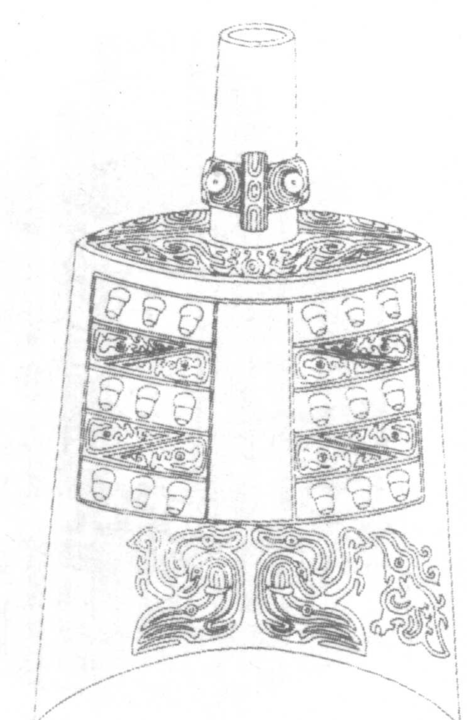

210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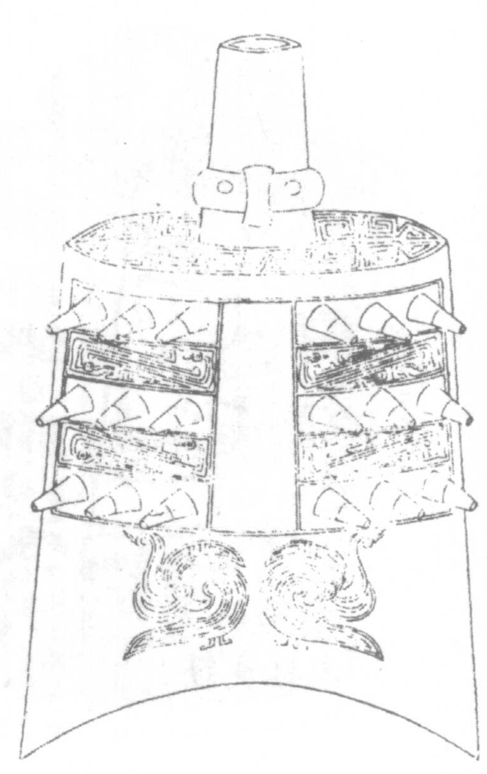

210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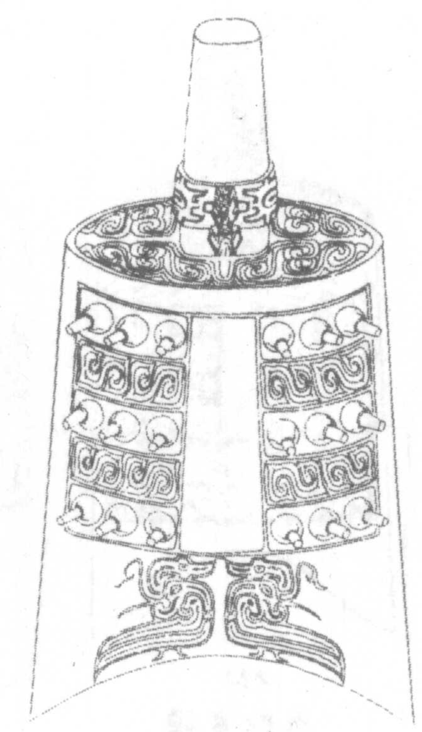

210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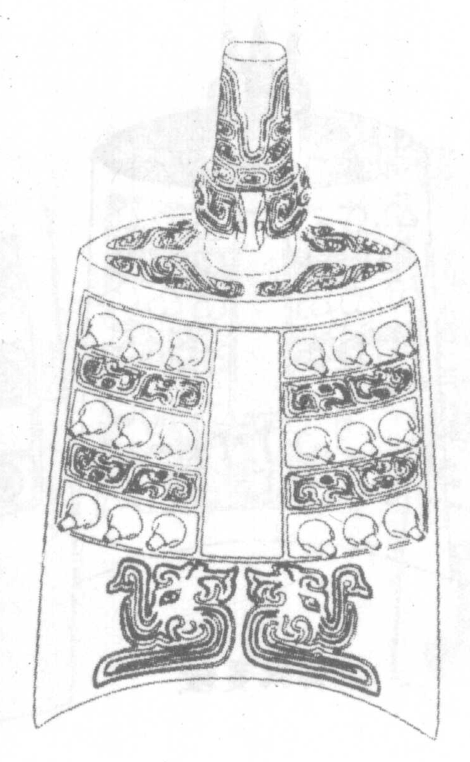
(a.b.c.d) 己侯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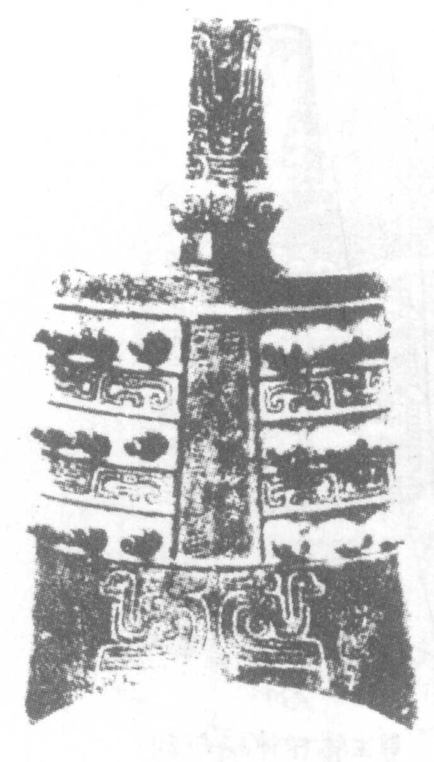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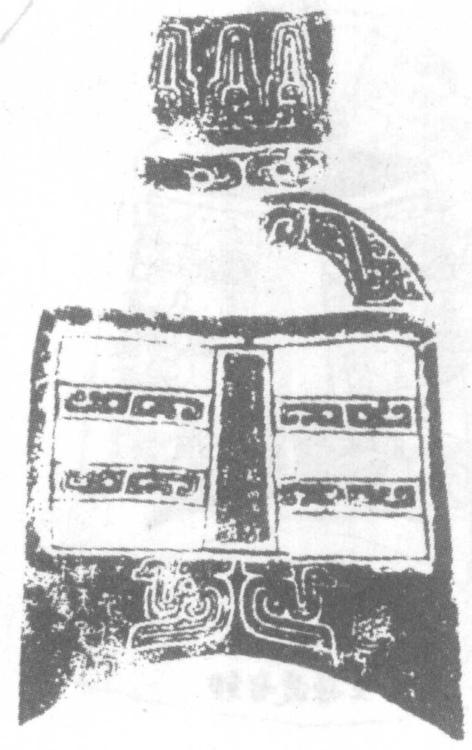

211
𤎩鐘


212
走鐘


213
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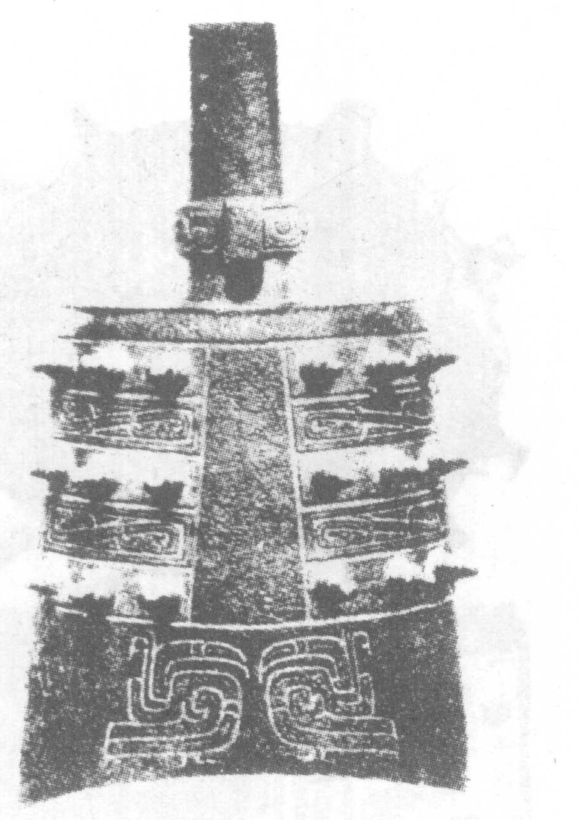

214
虢叔旅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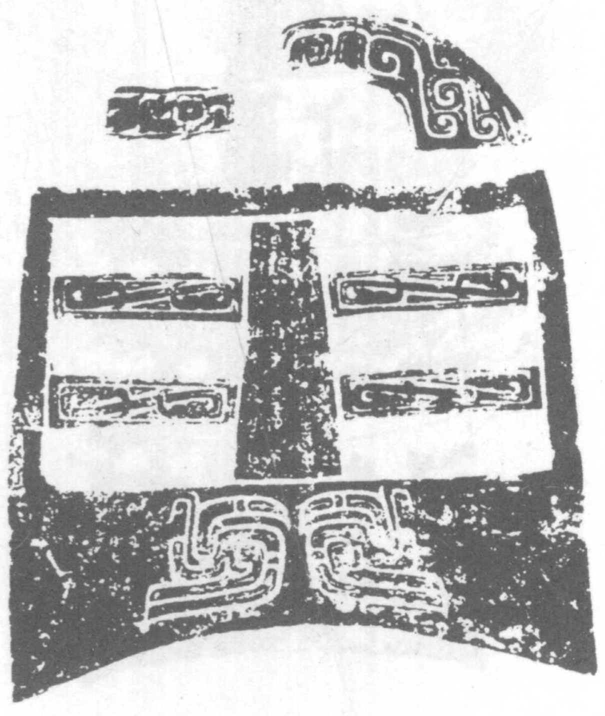

215 a


215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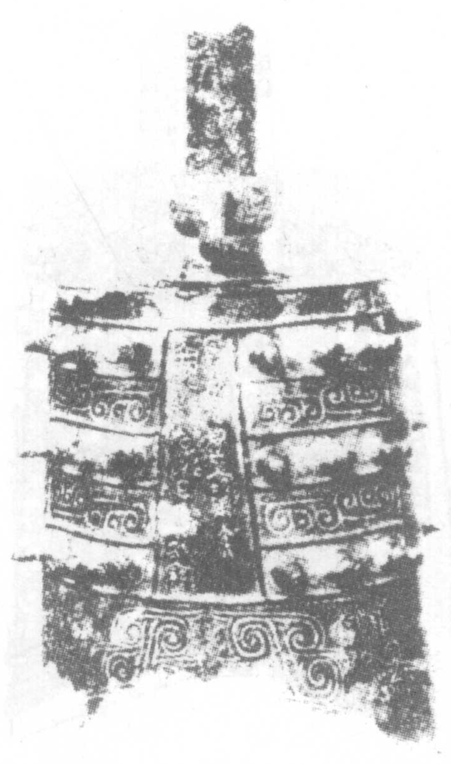
(a,b)、虢叔旅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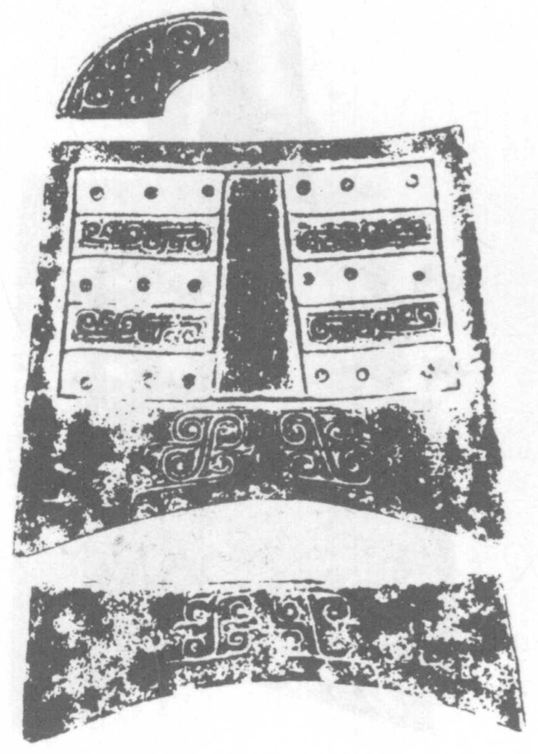



216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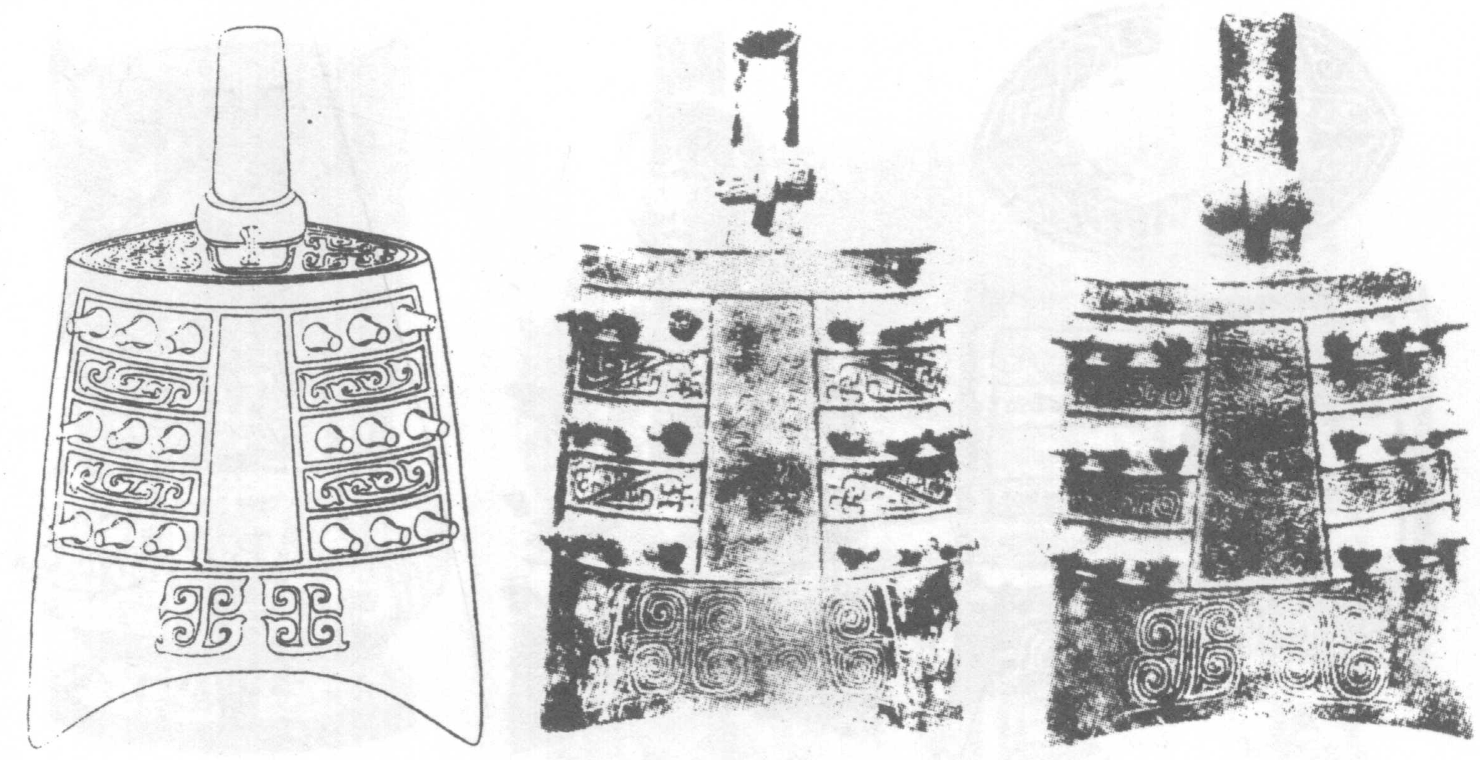

216 b

(a,b)、井人妄鐘


217 a


217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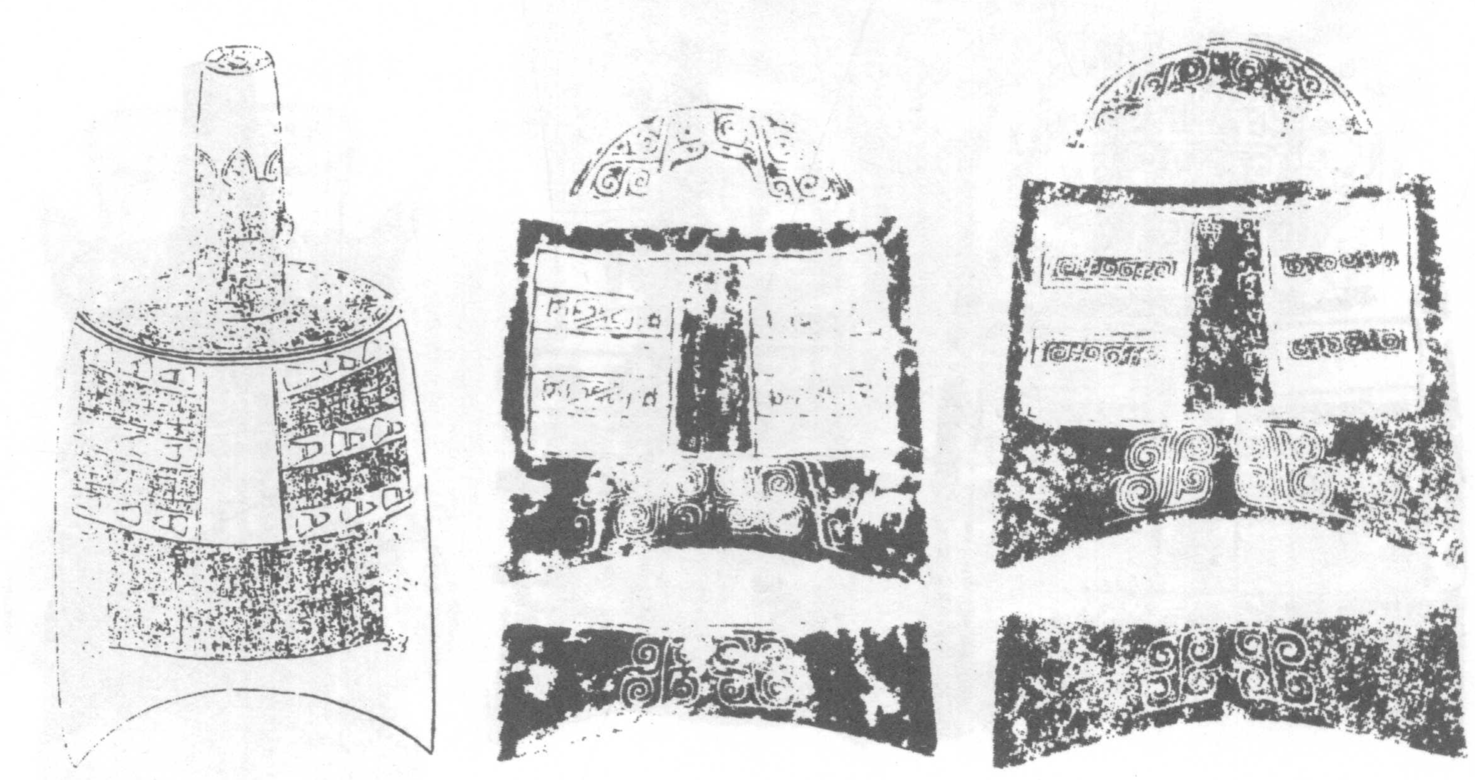
(a,b)、楚公家鐘



218 a (a.b) 楚公冢鐘

219 a (a.b)、楚公冢鐘

220 楚公冢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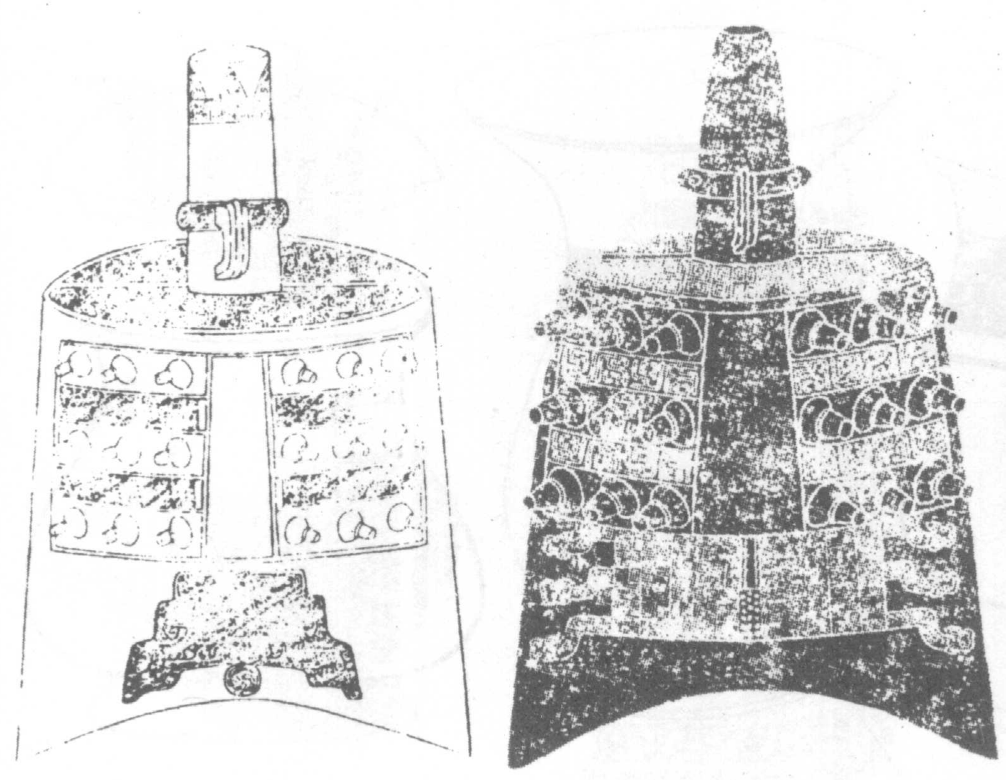


218 b

219 b

221 者減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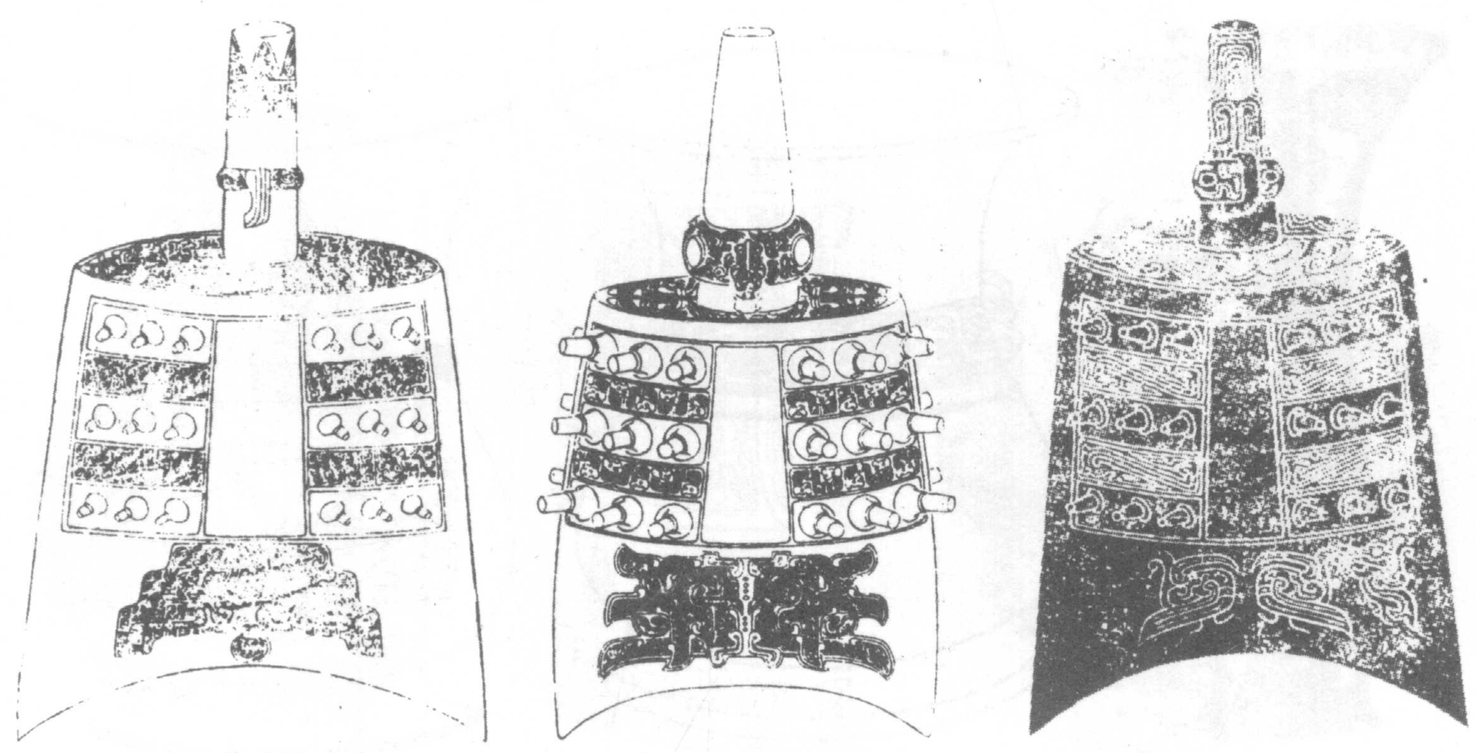
圖編 二六



222 邾公鐘

224 邾公牼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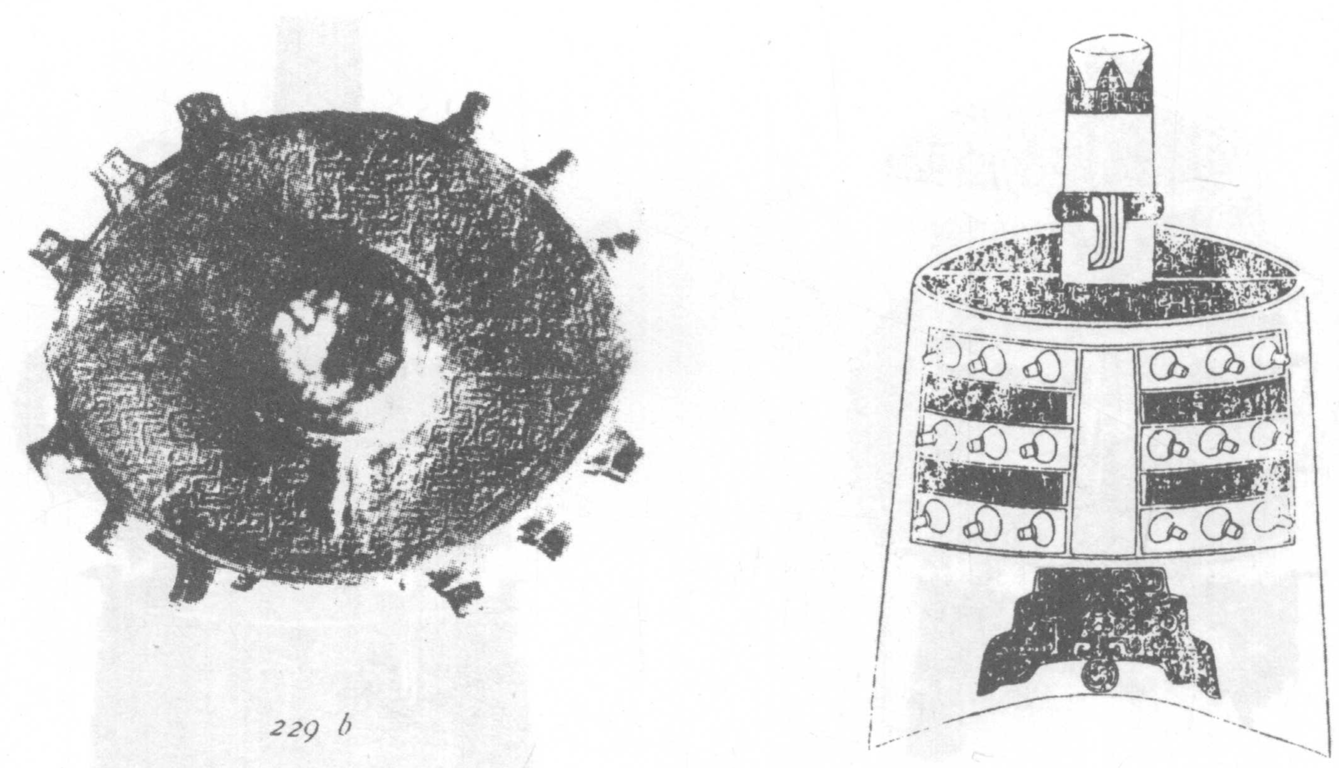
226 郘鐘



223 魯原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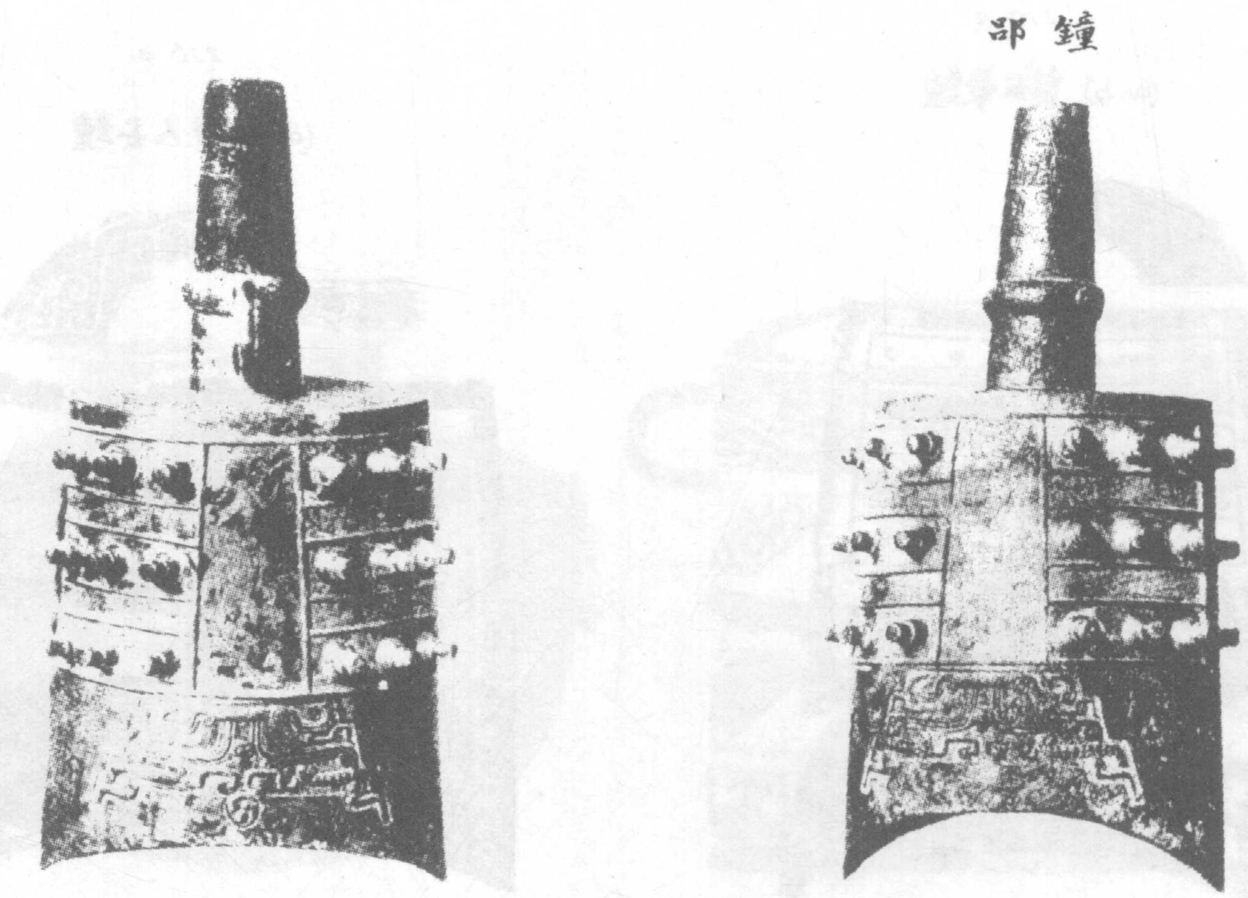
225 邾公釛鐘

227 郘鐘



228 郘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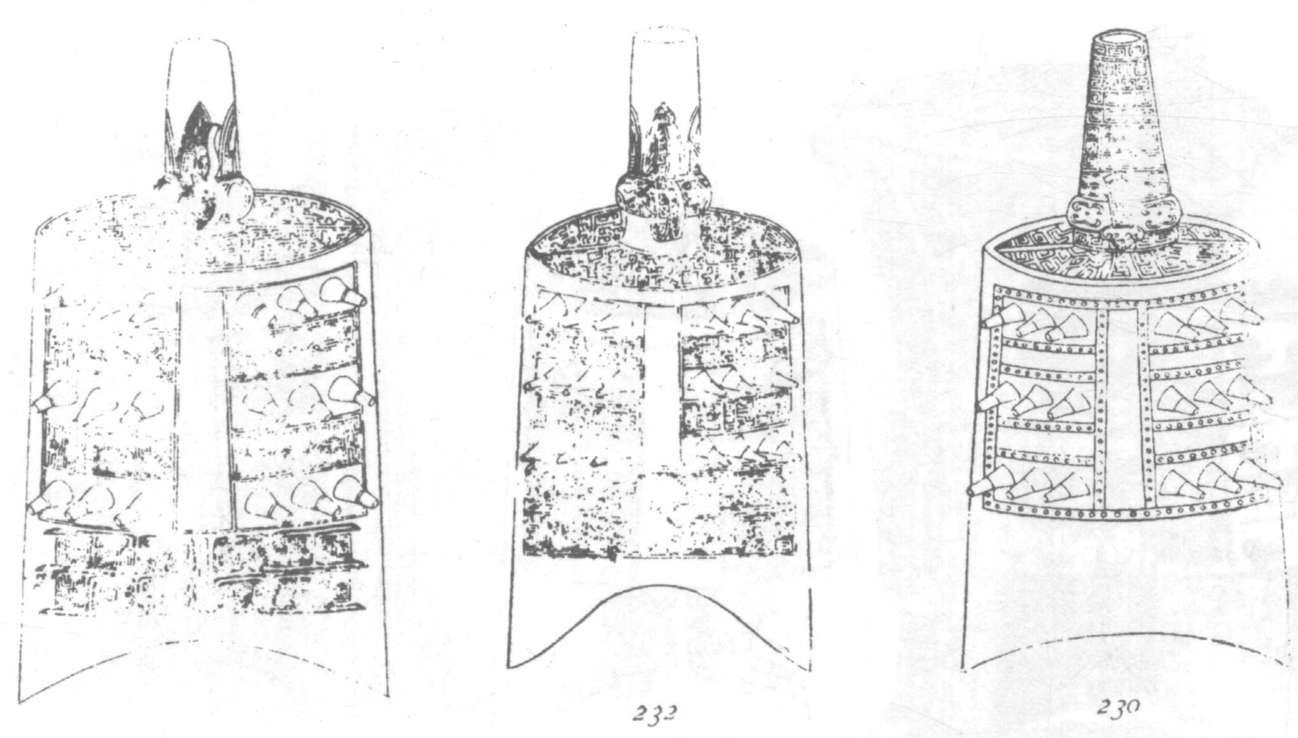
229 b



229 a (a.b.c)、郘鐘

229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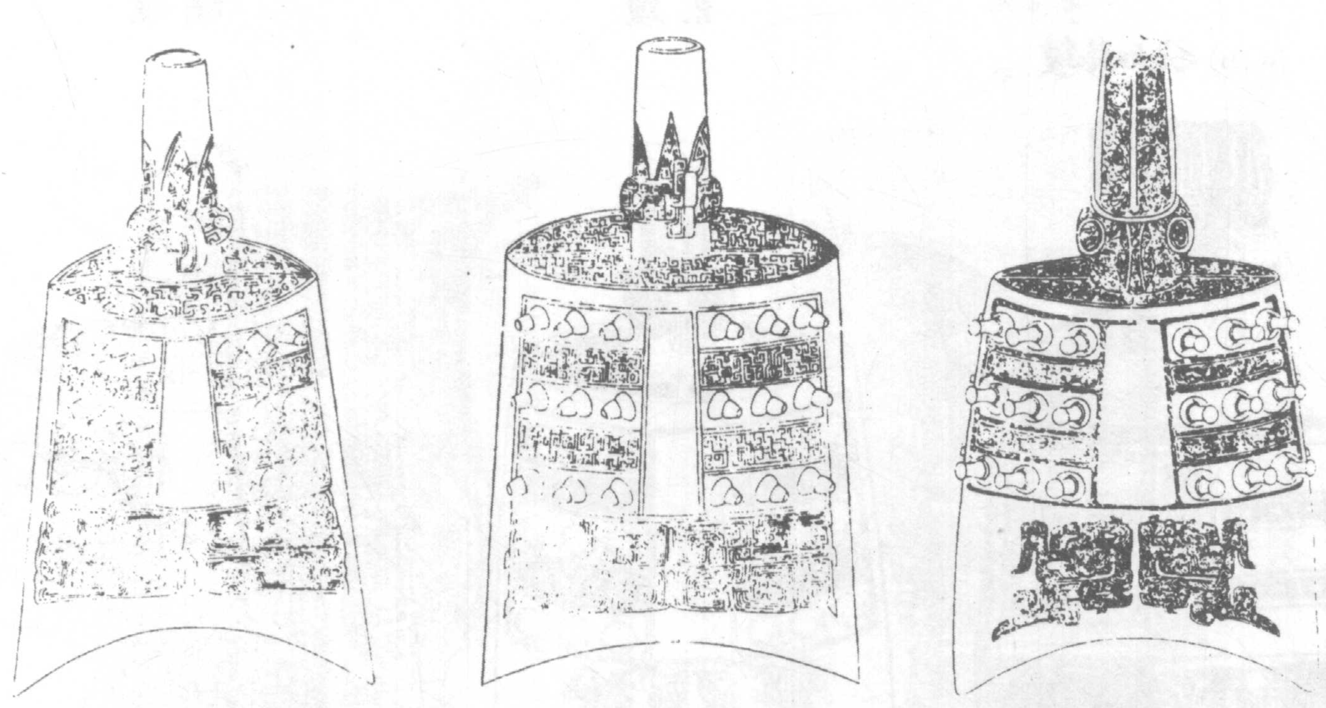
圖編 二七



230 楚王媵邛仲嬭南鐘

232 齊叔夷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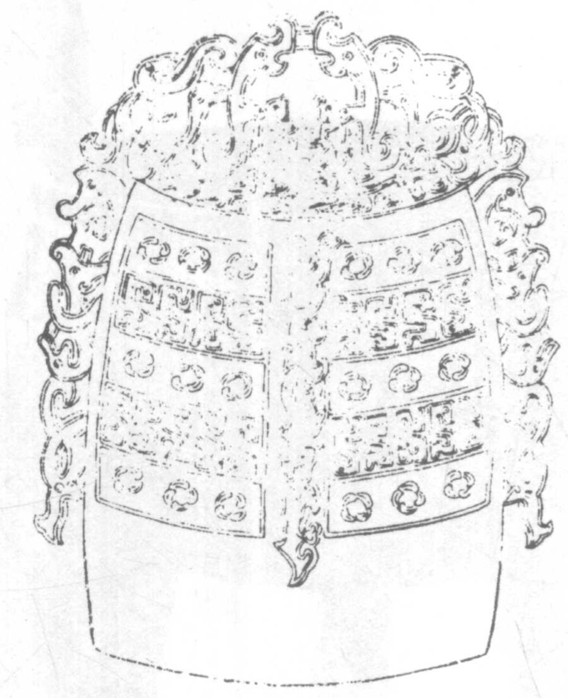
234 齊叔夷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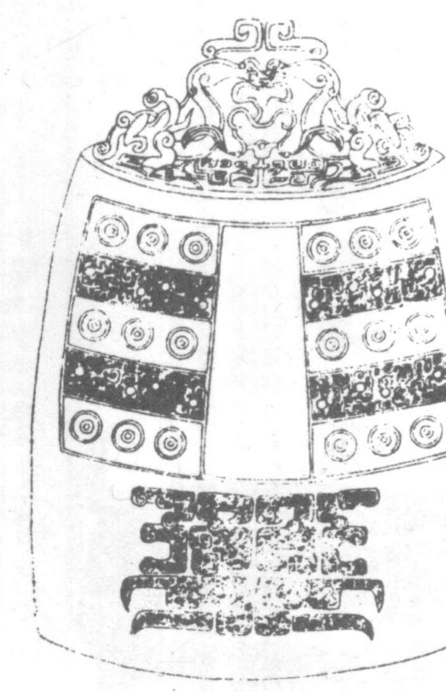
231 王孫遺者鐘

233 齊叔夷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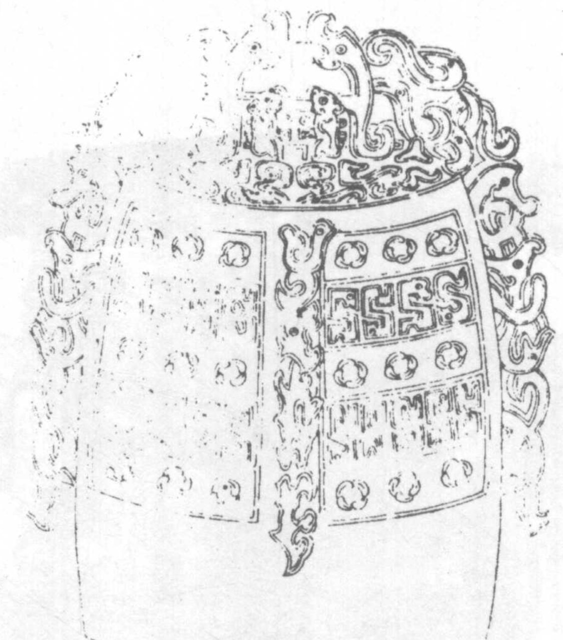
235 齊叔夷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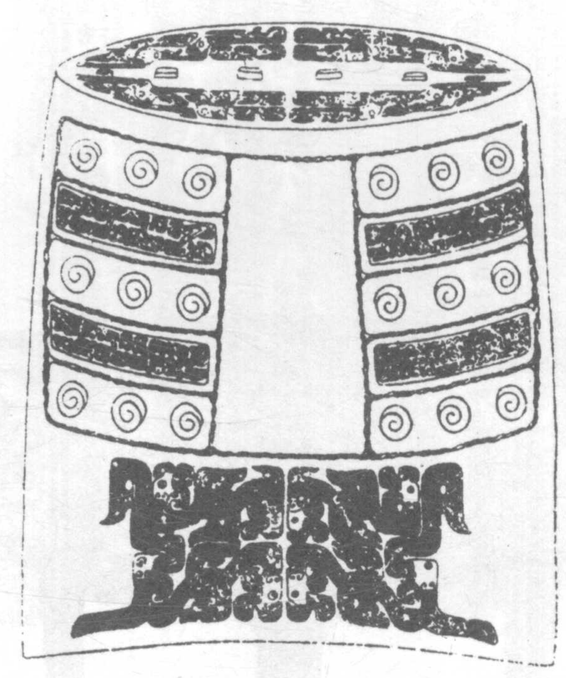
236 齊叔夷鎛



237 齊𬙊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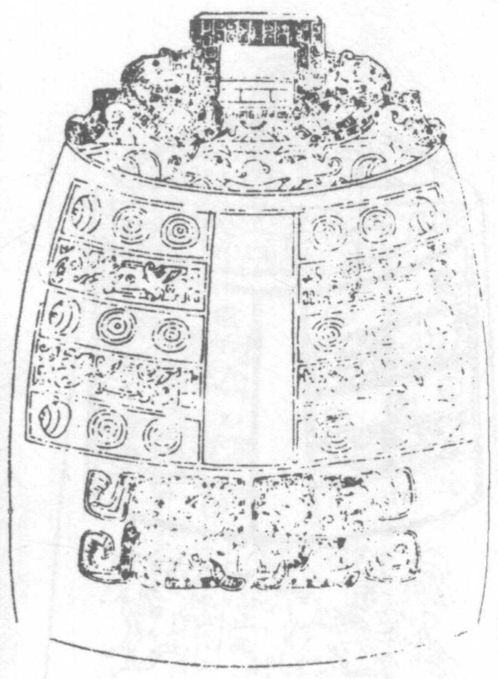


238 秦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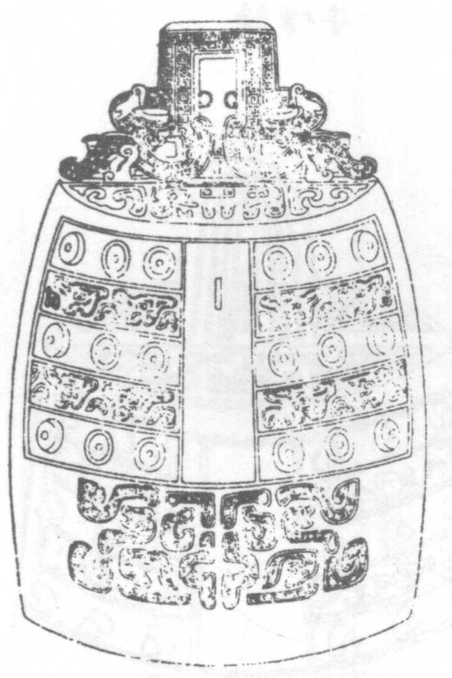


239 沇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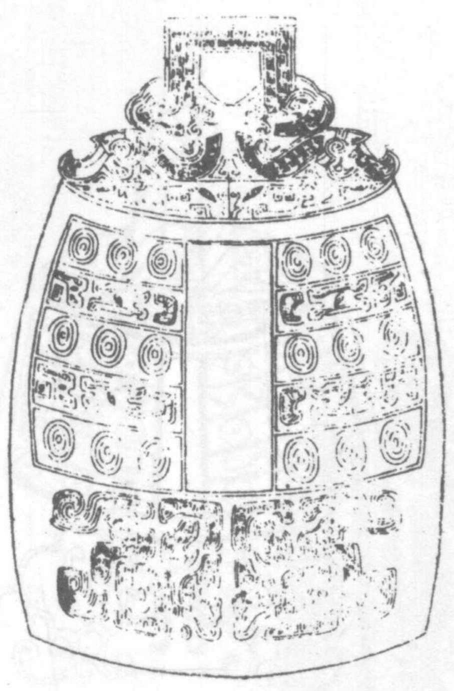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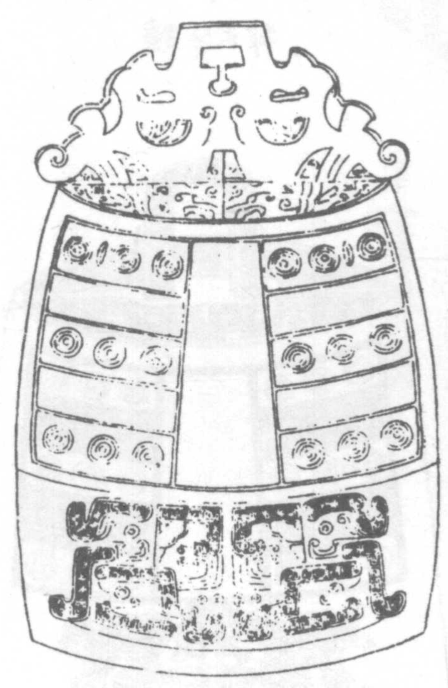
240 宋公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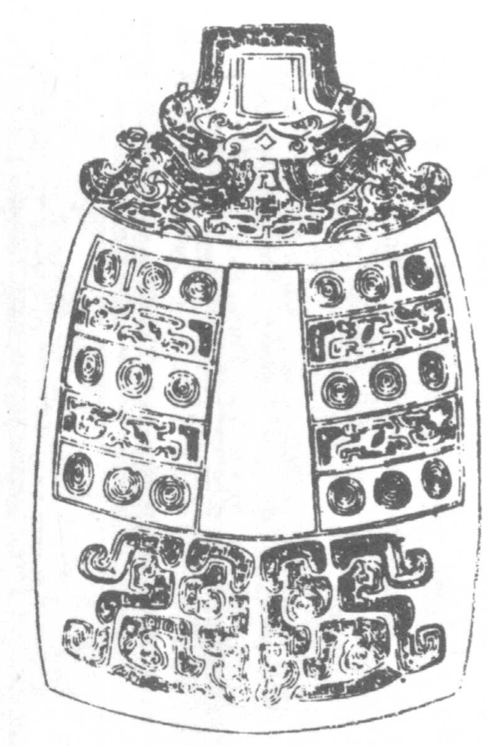
241 宋公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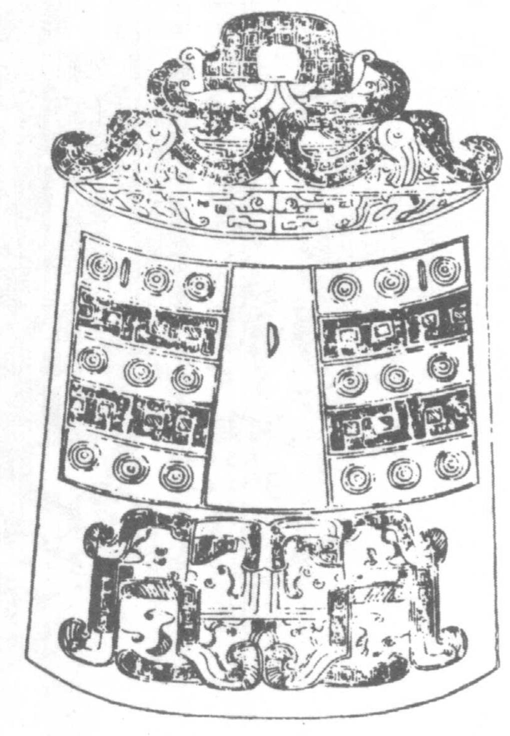
242 宋公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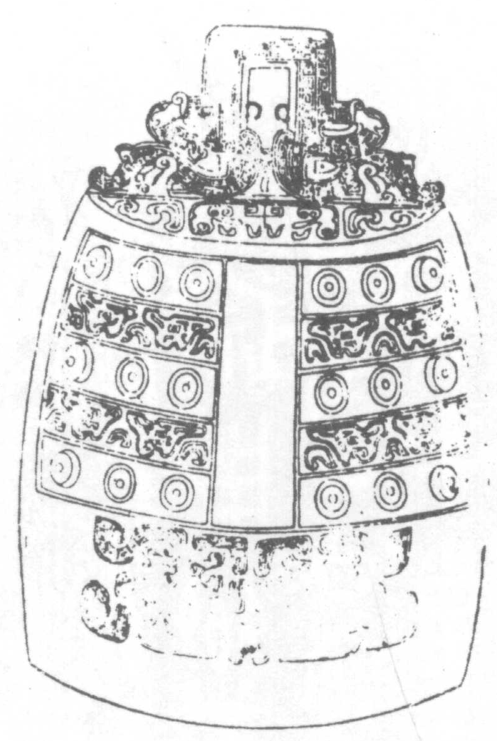
243 宋公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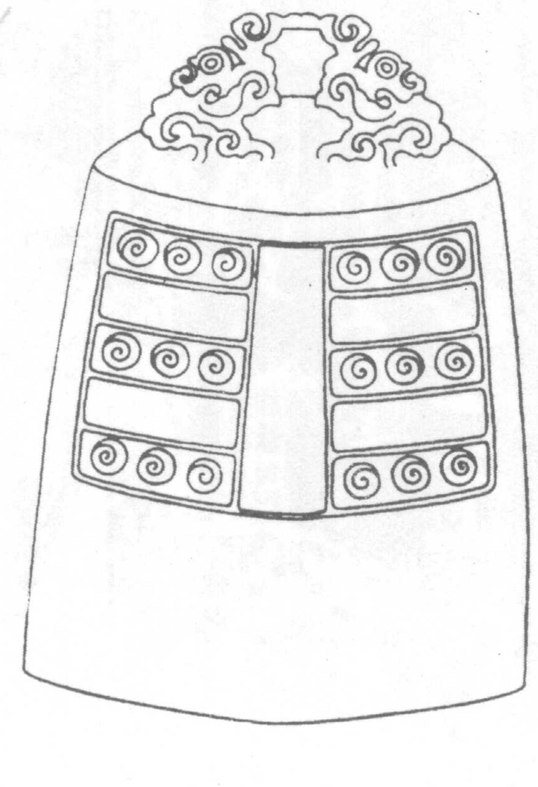
244 宋公戌鐘



245 宋公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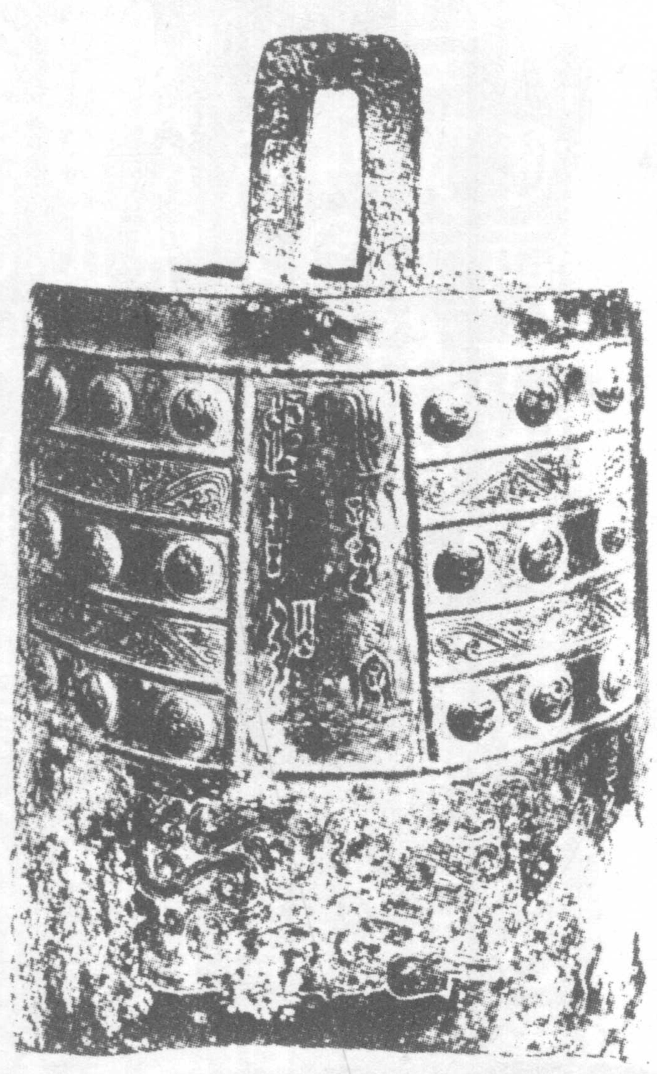


246 許子𪓐𠂤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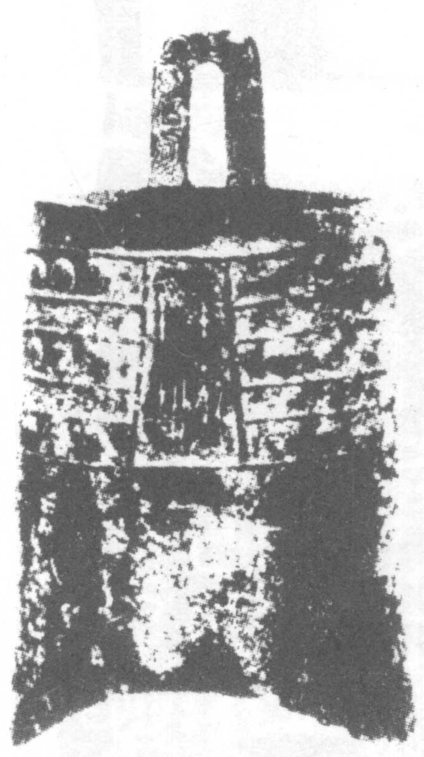


247 者汈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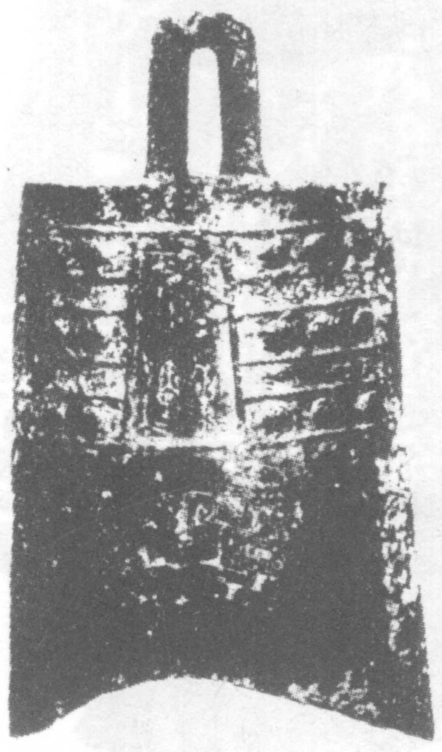


248 者汈鐘



249 a

(a,b) 者汈鐘



249 b

圖編



255
大盂鼎



254
大豐毀



257
趞曹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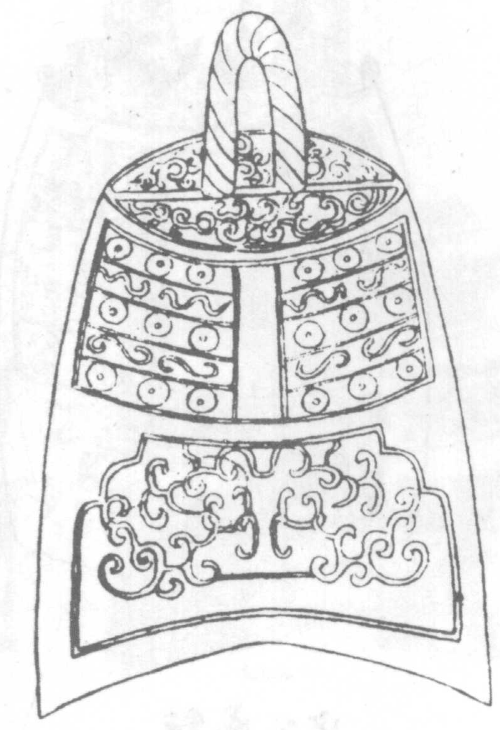


256
趞曹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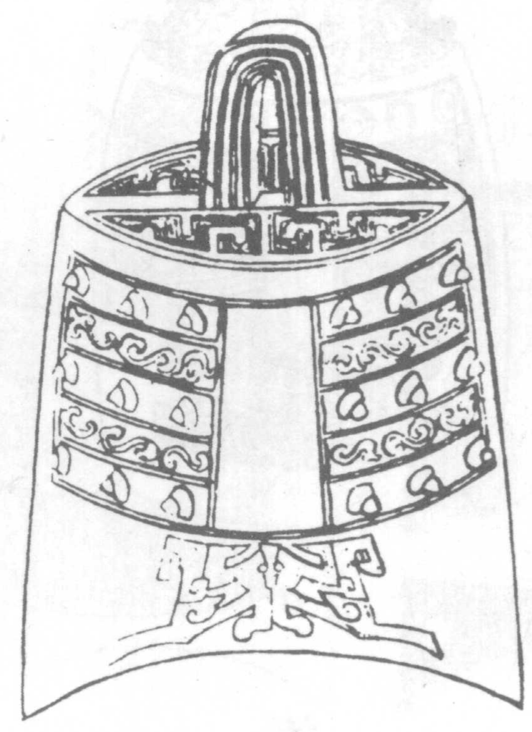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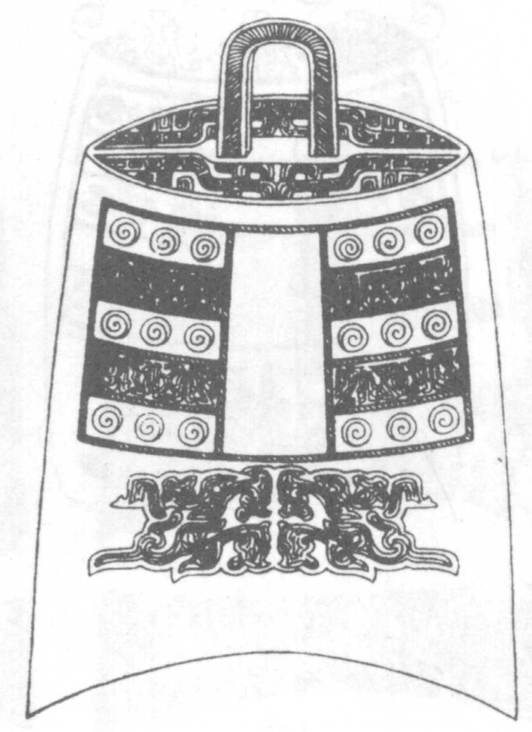
252
子璋鐘



250
郘大宰鐘



253
子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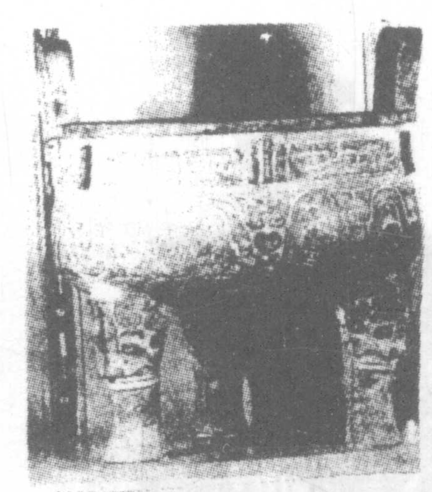
251
子璋鐘

圖編





261
子禾子釜



258
小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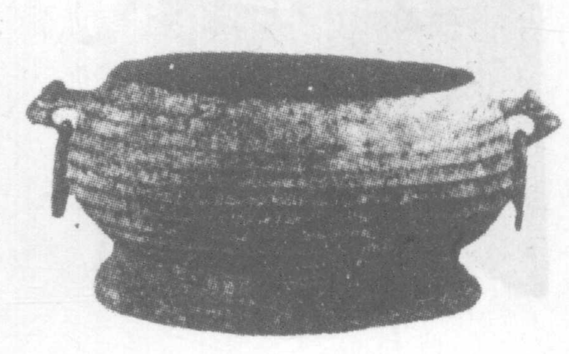
262
陳純釜



259
叔向父毀



263
左关鋘



260
井伯毀

# 兩周金文辭大系錄編 上卷

郭沫若 纂集

大豐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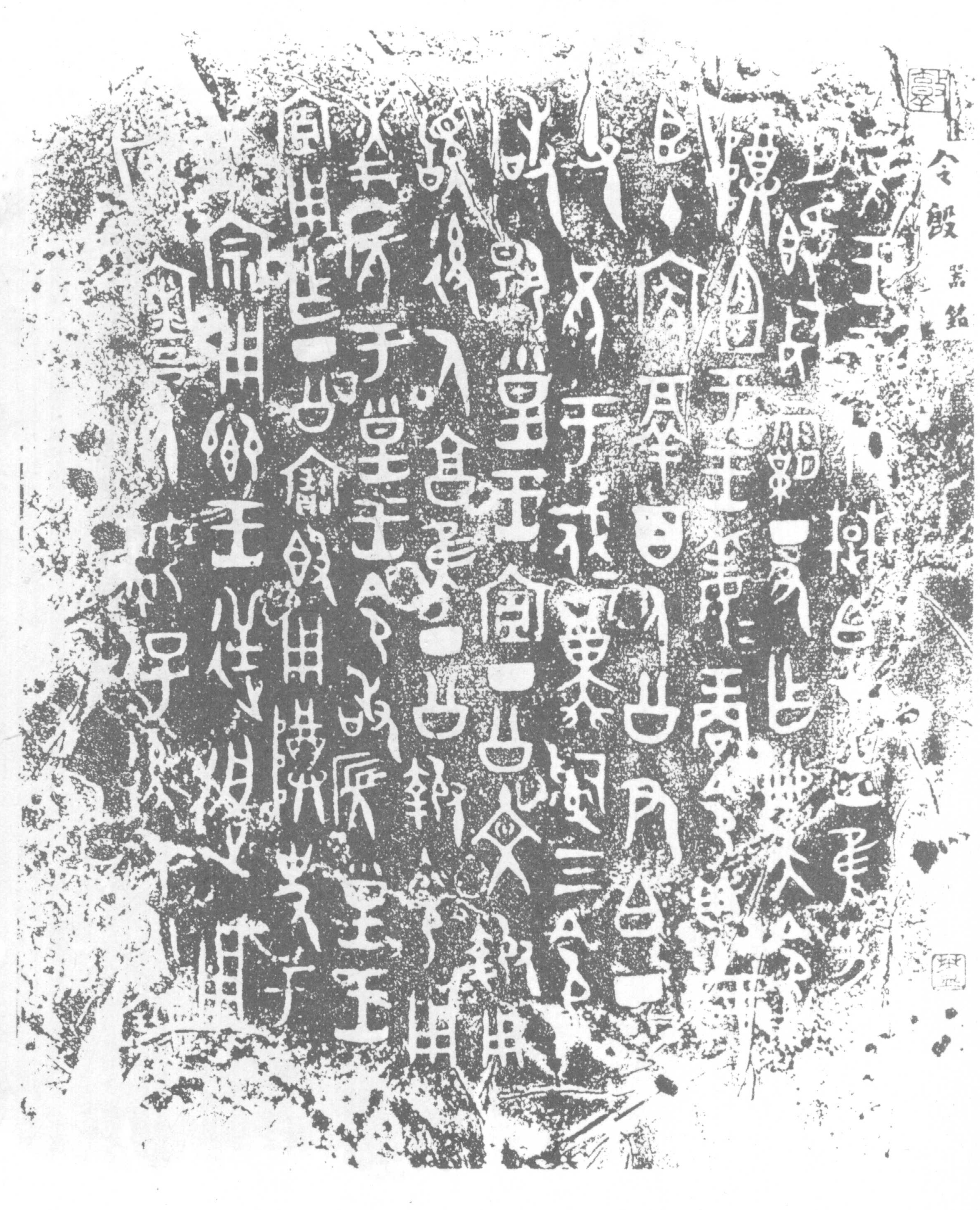
小臣單觶



王後𠬝、克商、才在成𠂤。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用乍寶𨺅彝。

一 武

令毀 器銘



令彝 蓋銘



二 成



令尊



令彝 器銘

三成



明公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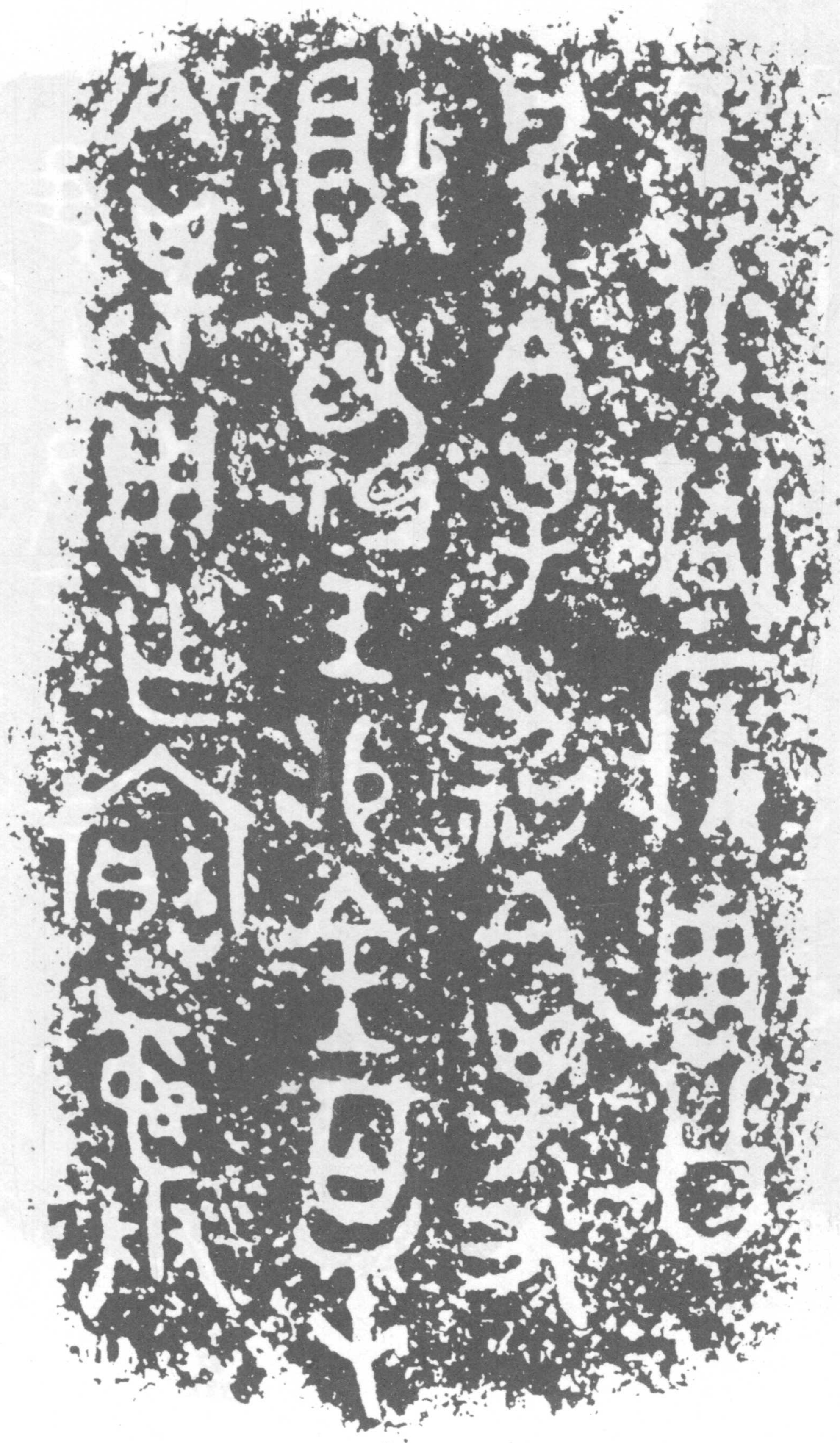
翻卣 上蓋 下器



禽殷



禽鼎



睘卣 右蓋 左器





趞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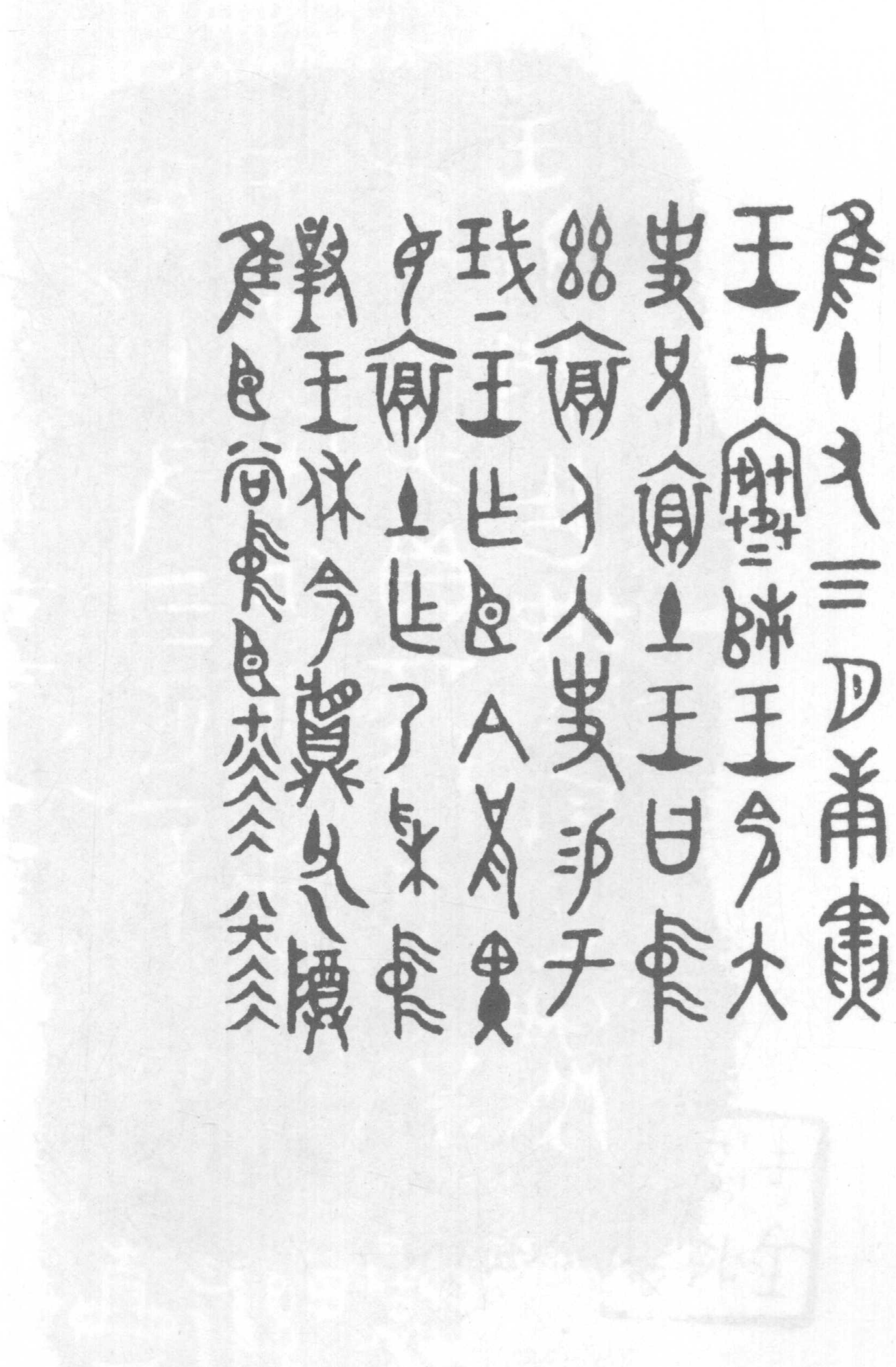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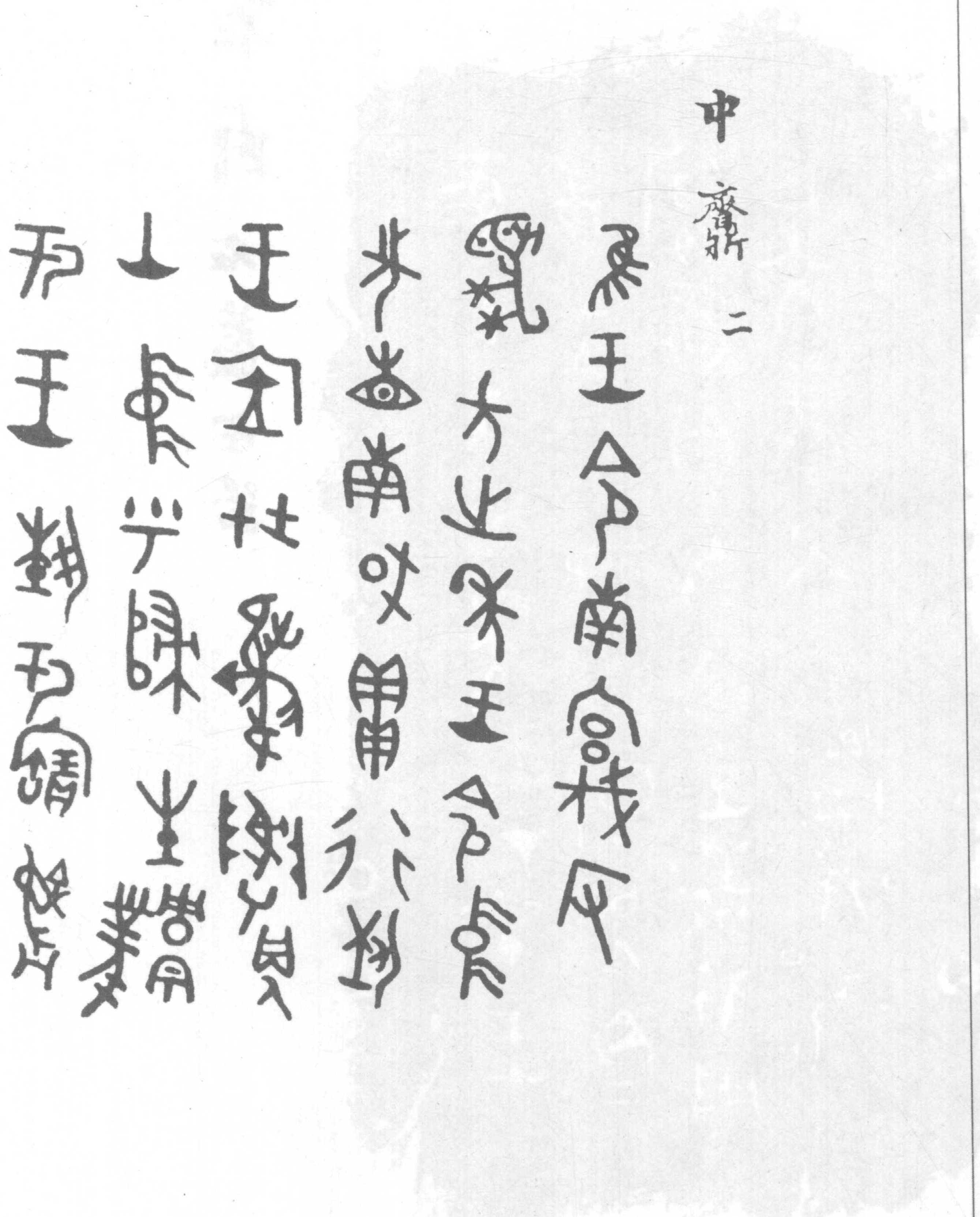
趞尊



中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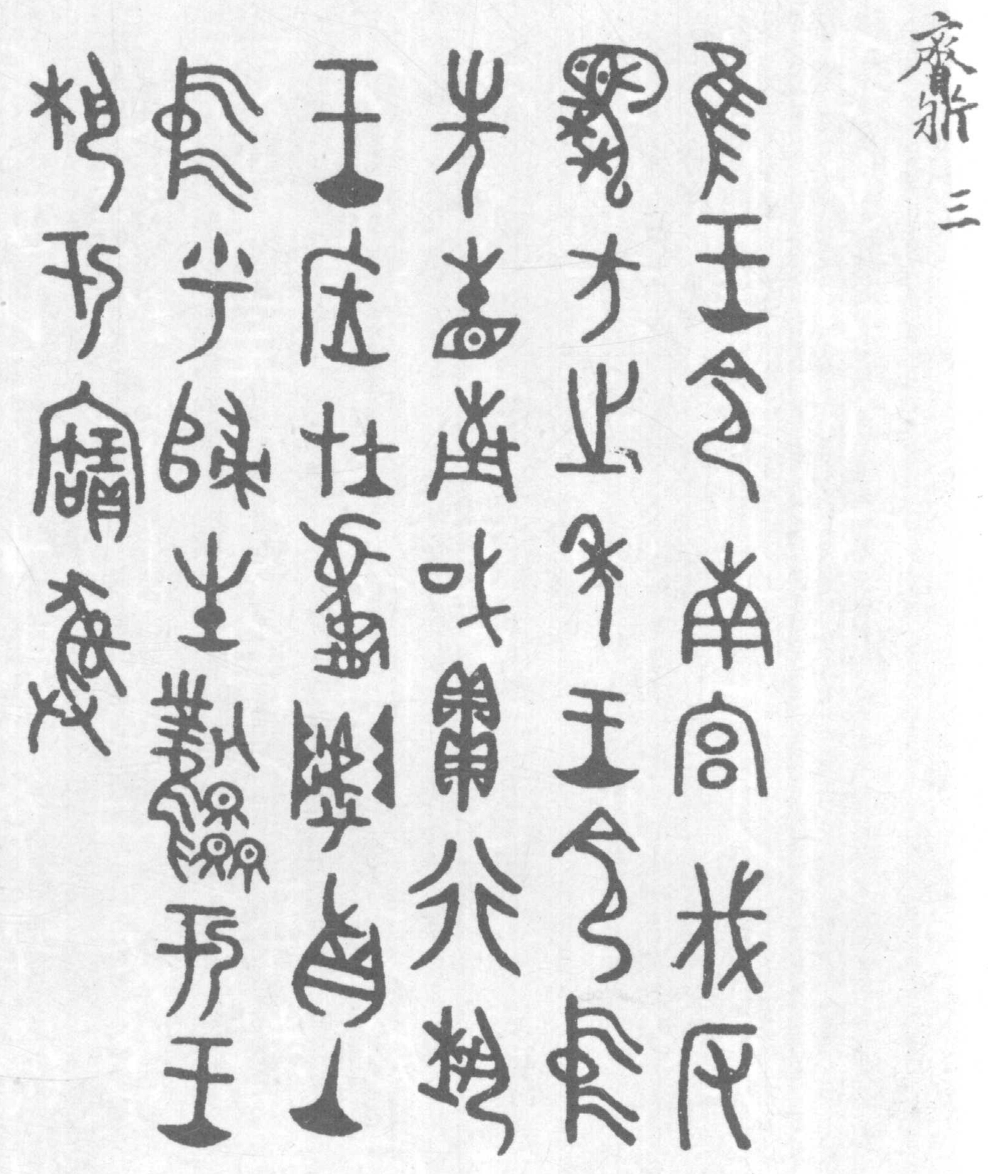
中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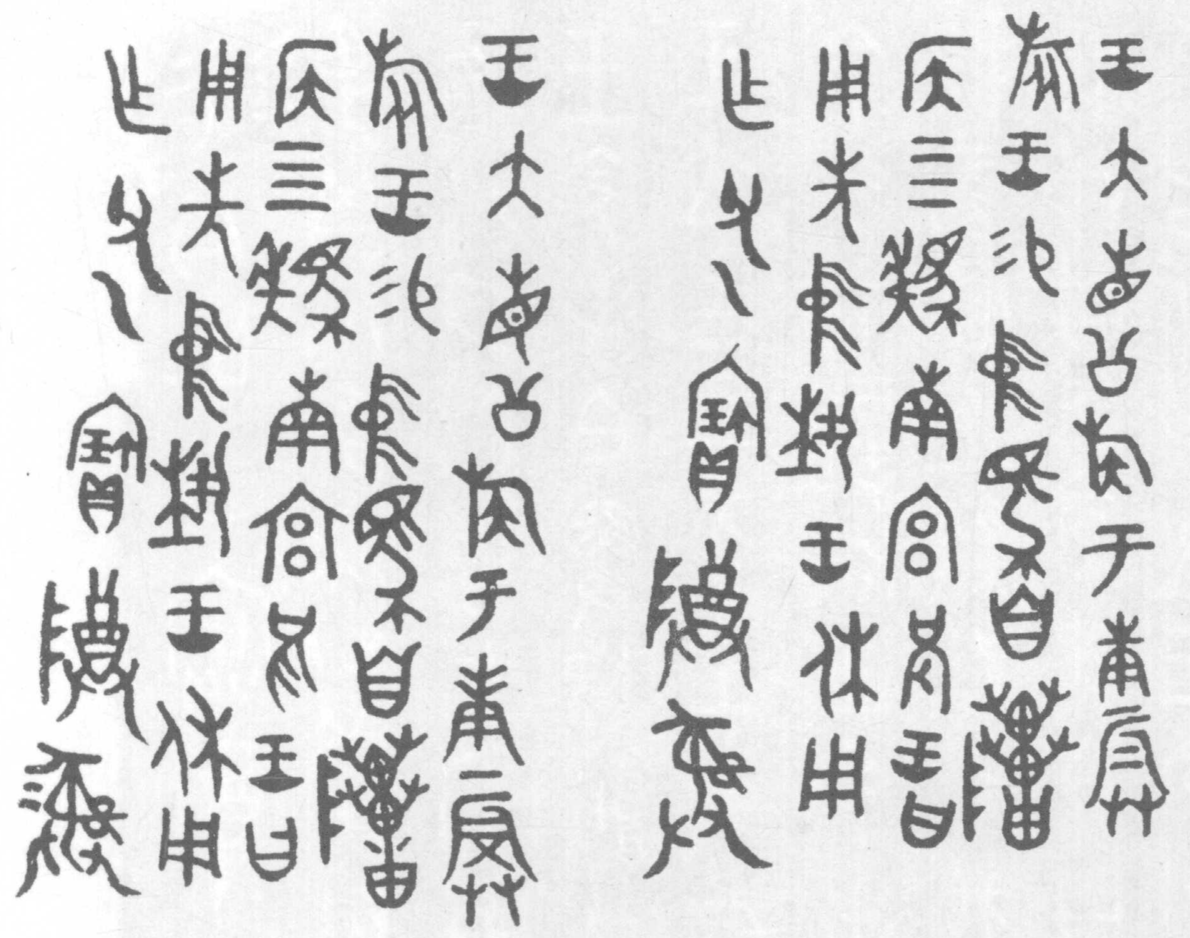
六

成

中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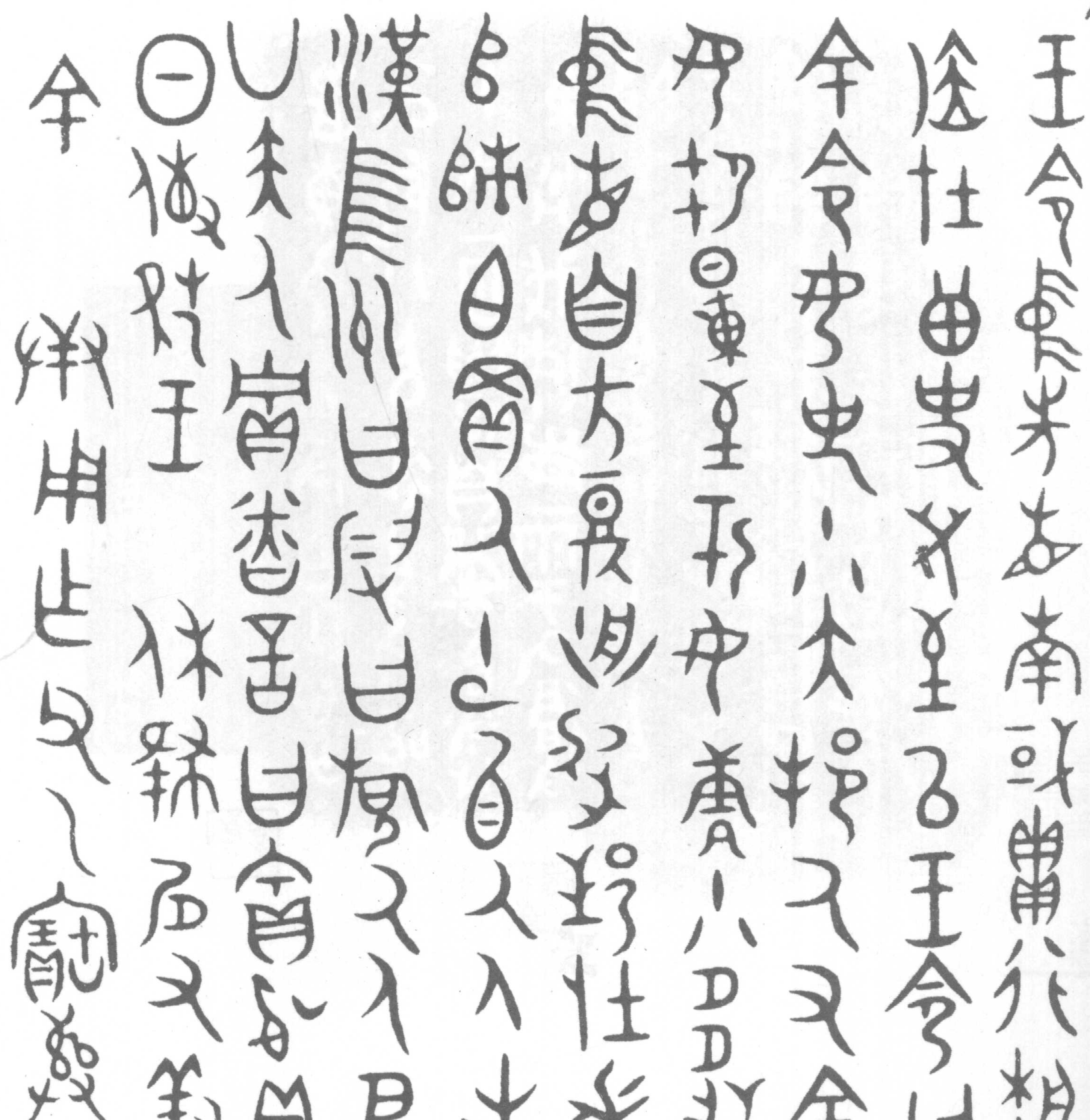


中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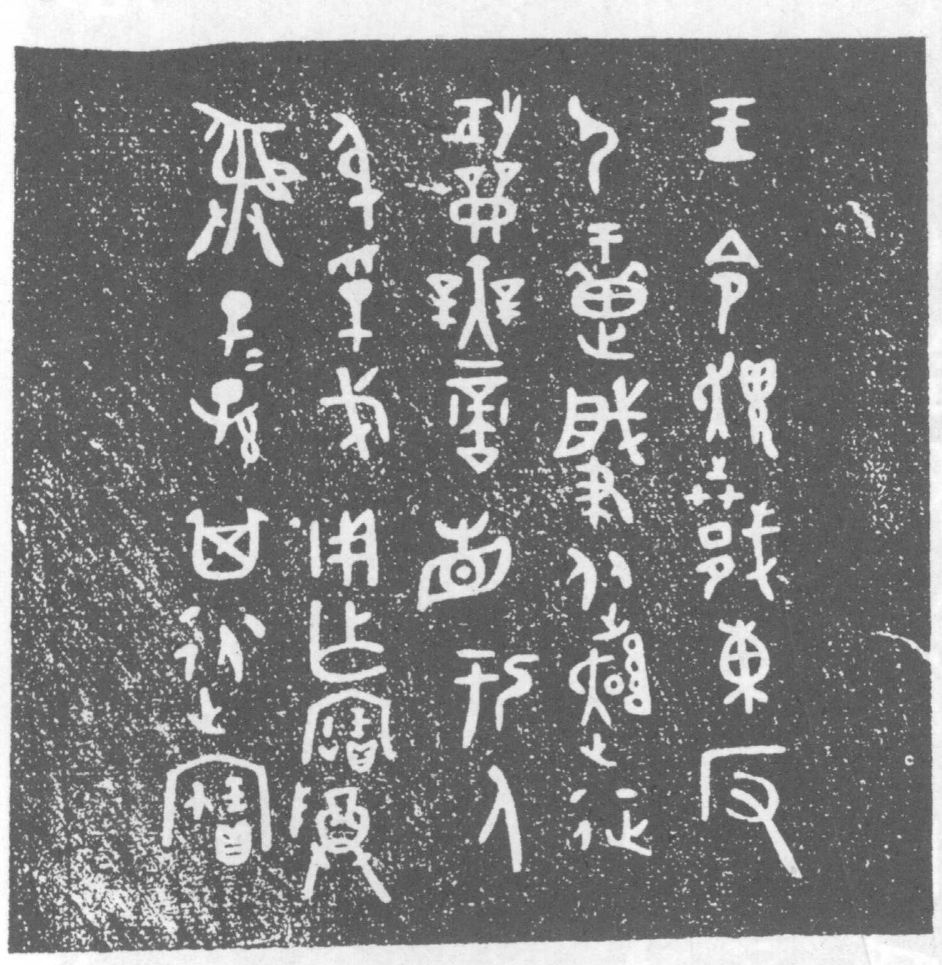


七
成

中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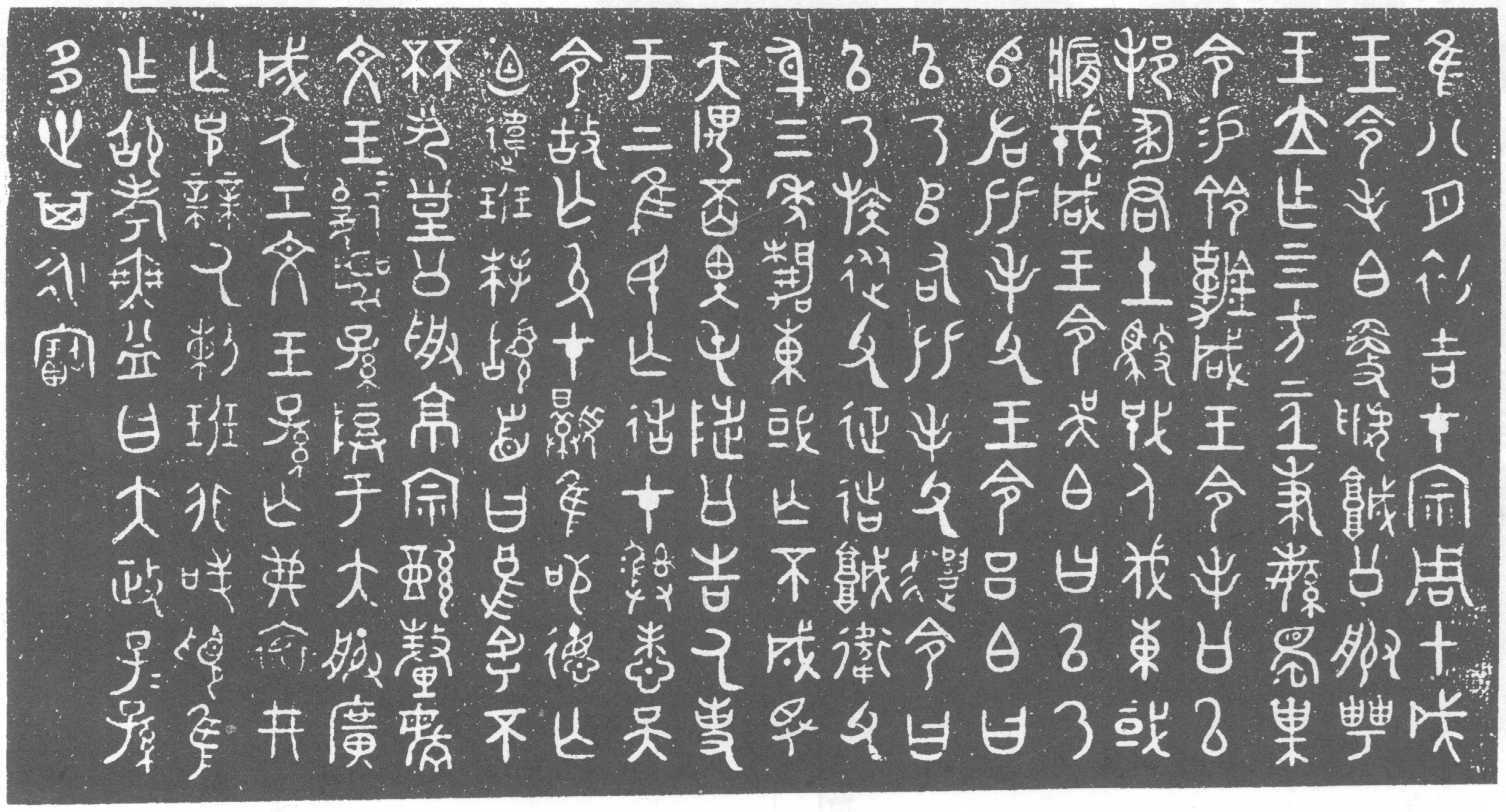


疐鼎



八
成

班殷



小臣謎殷 一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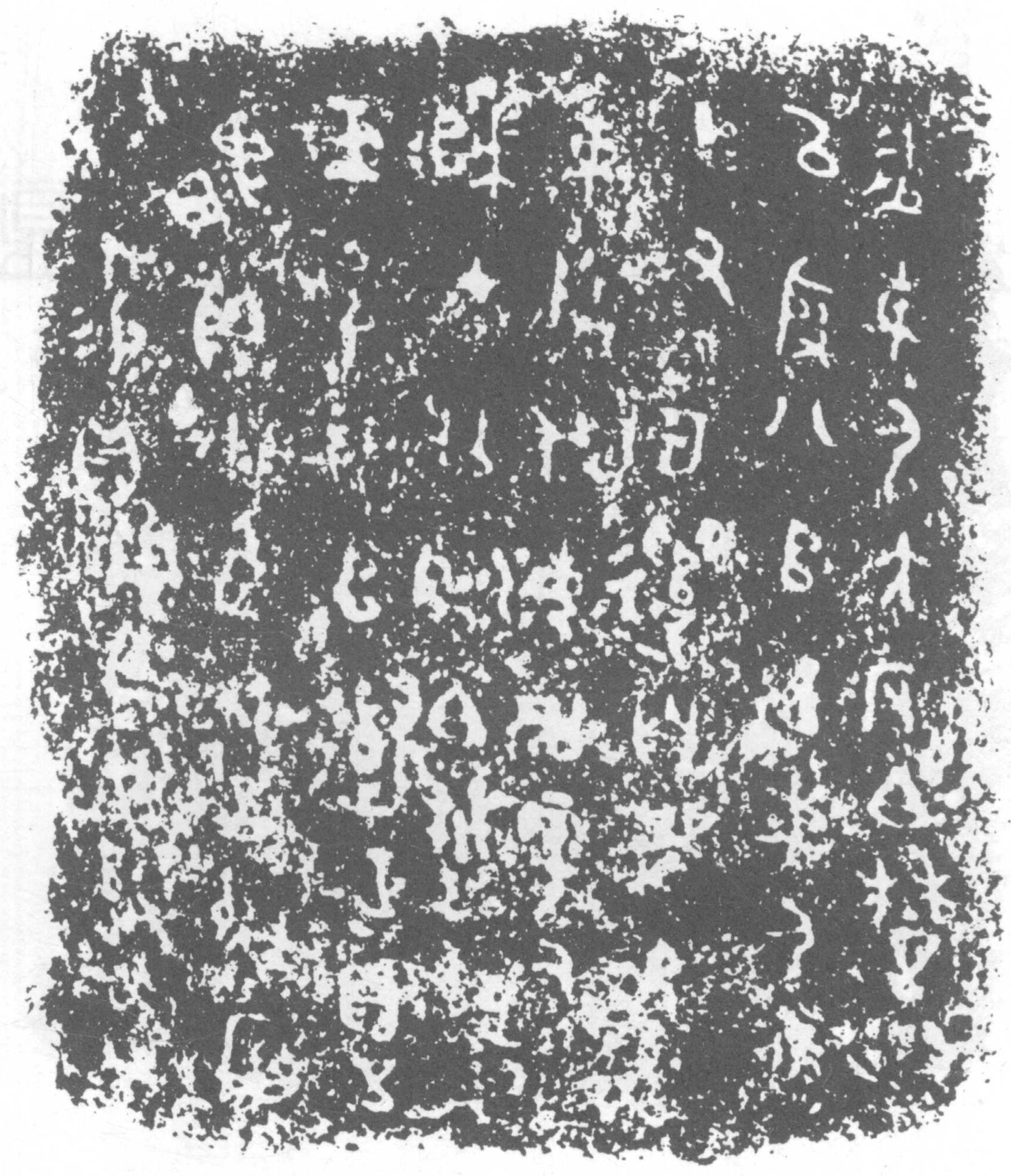


蓋

九～一〇

成

小臣謎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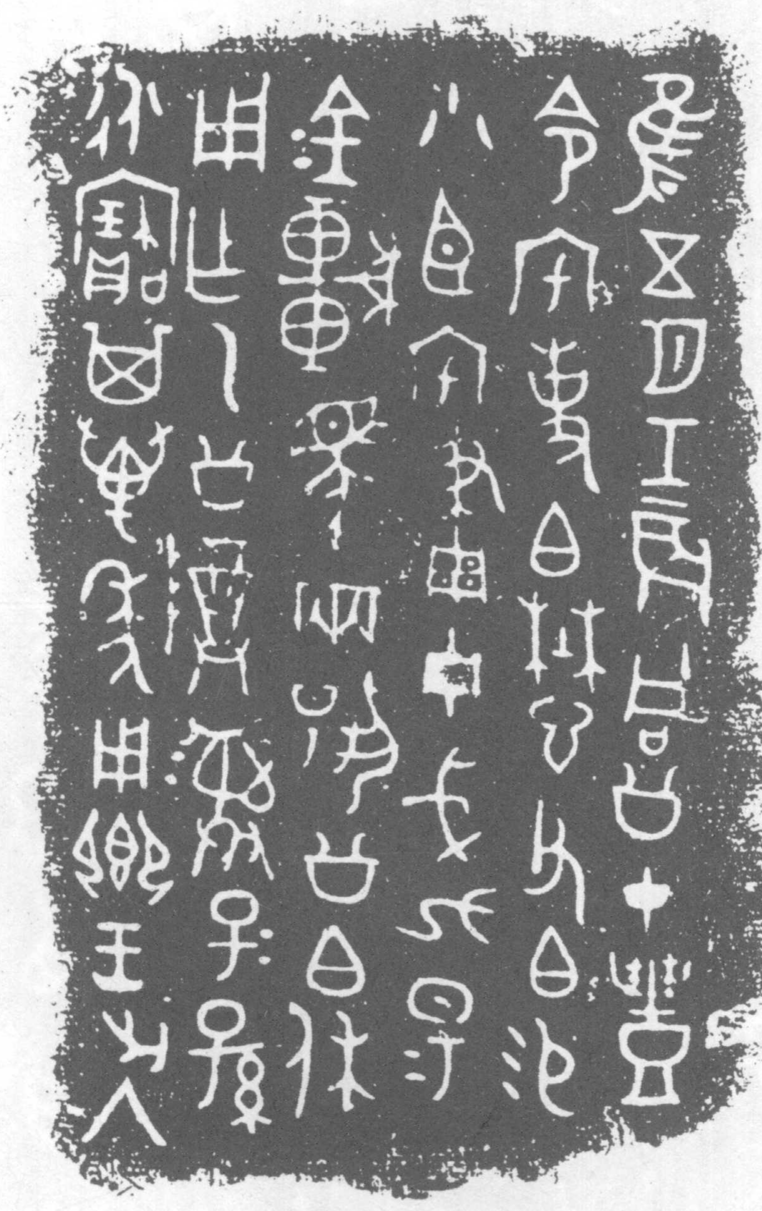
蓋



器

一〇~一一 成

小臣宅𣪘



衛𣪘



呂行壺



一一~一二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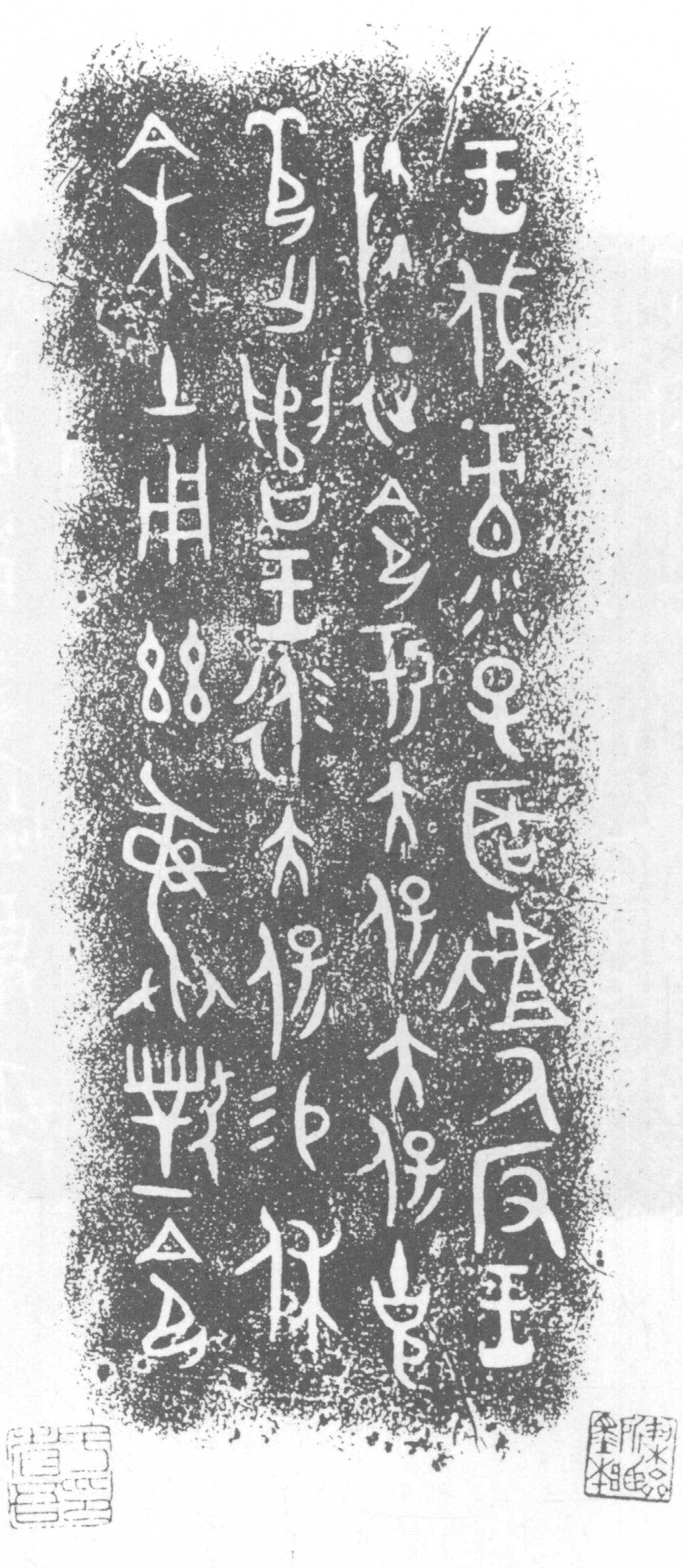
師旅鼎



旅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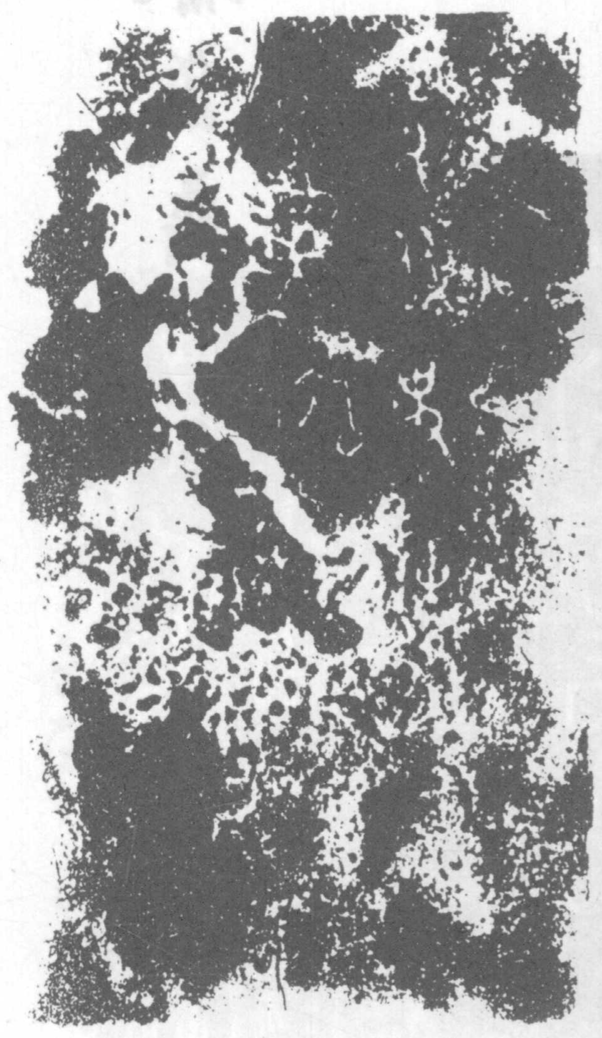
大保殷



作冊休卣



員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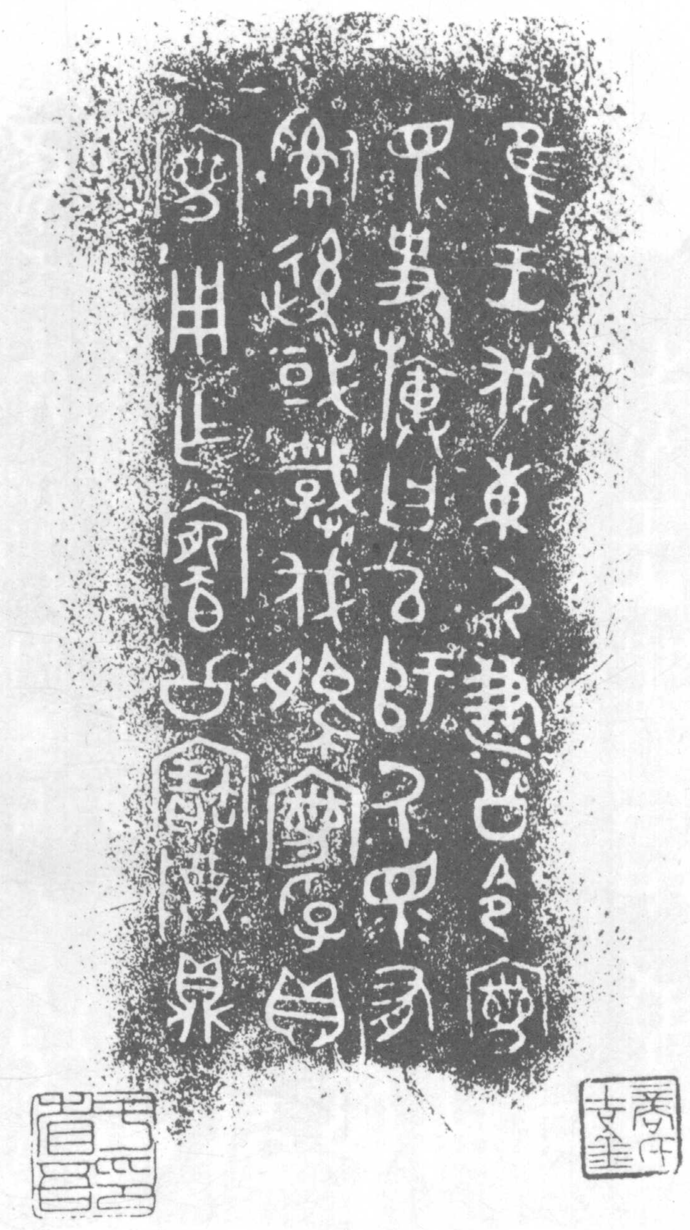


蓋



器

寧鼎



一四 成

令鼎



員鼎



厚趠齋



又一四 成

獻侯鼎



一五 成

臣辰盉



器在蓋陰



蓋

臣辰卣 上蓋 下器





一六 成

臣辰尊



一七 康

作冊大鼎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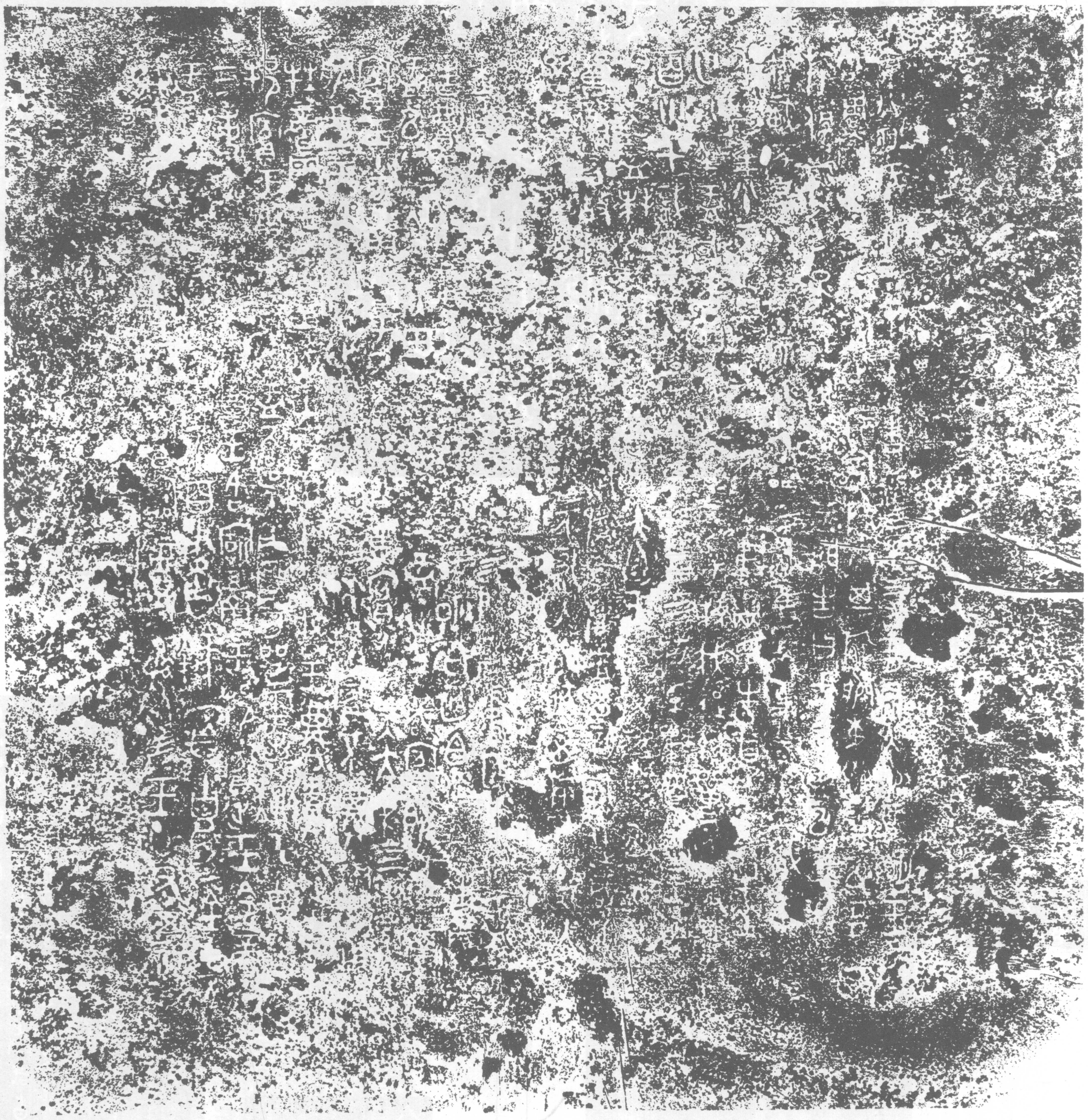
作冊大鼎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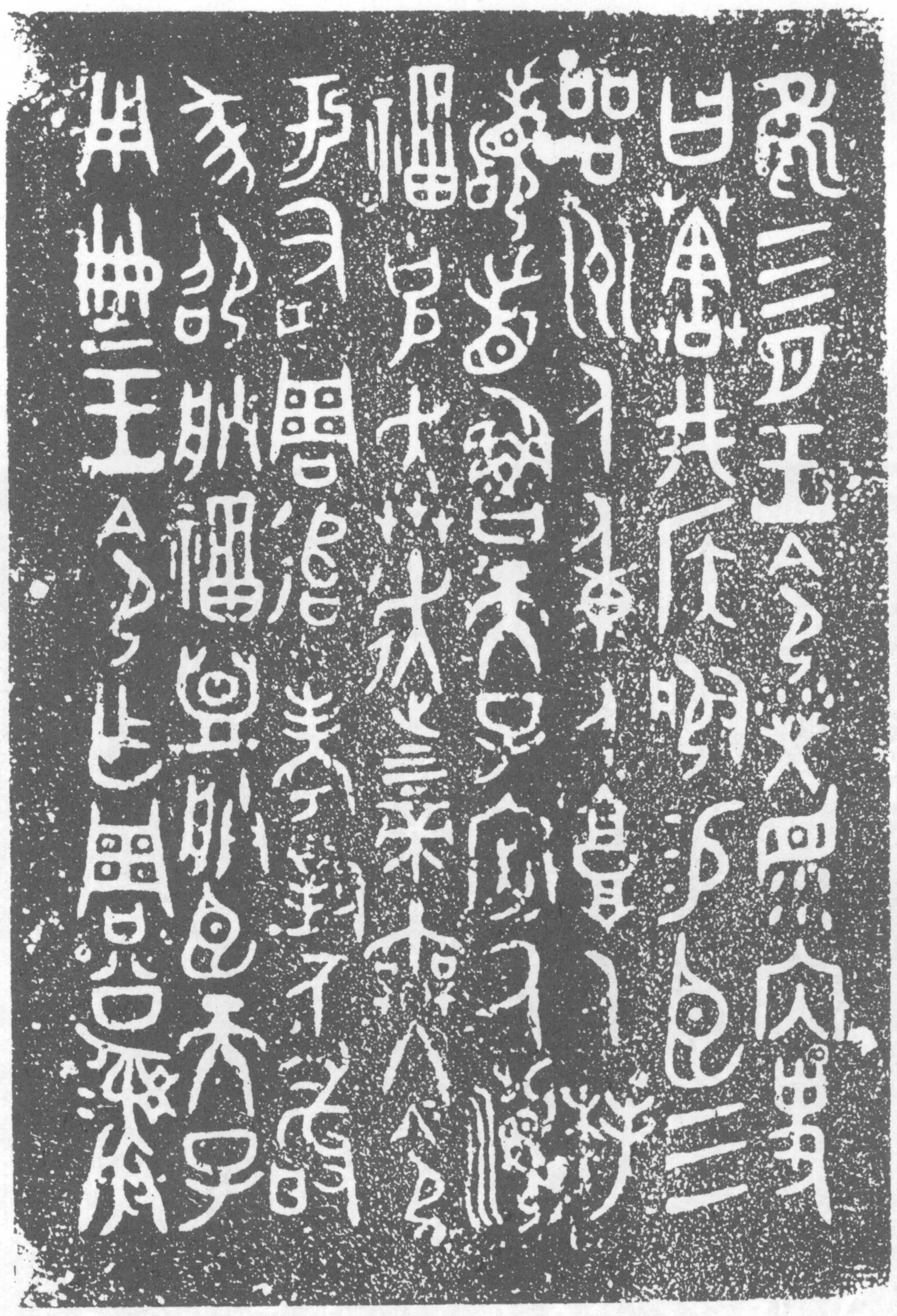
大盂鼎



小盂鼎



周公簋



麥盉



麥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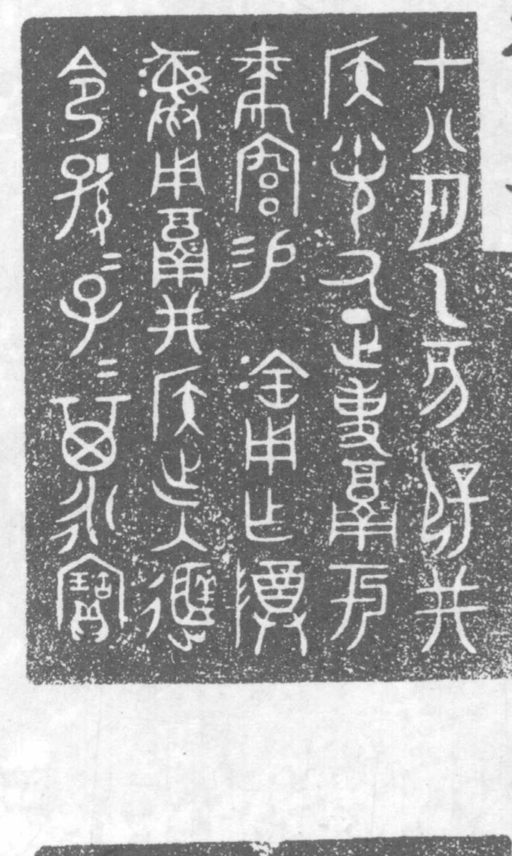


二〇~二一

康

麥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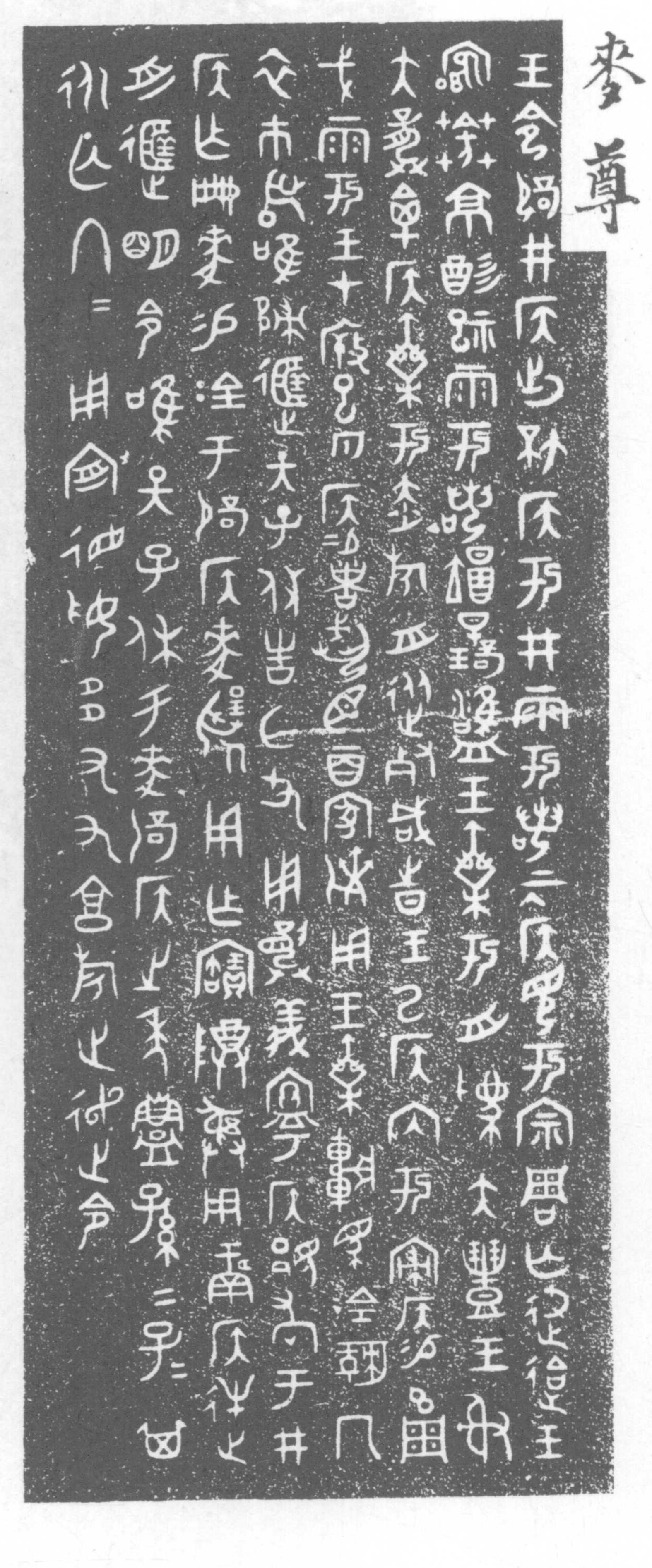
蓋



器



麥尊



庚嬴卣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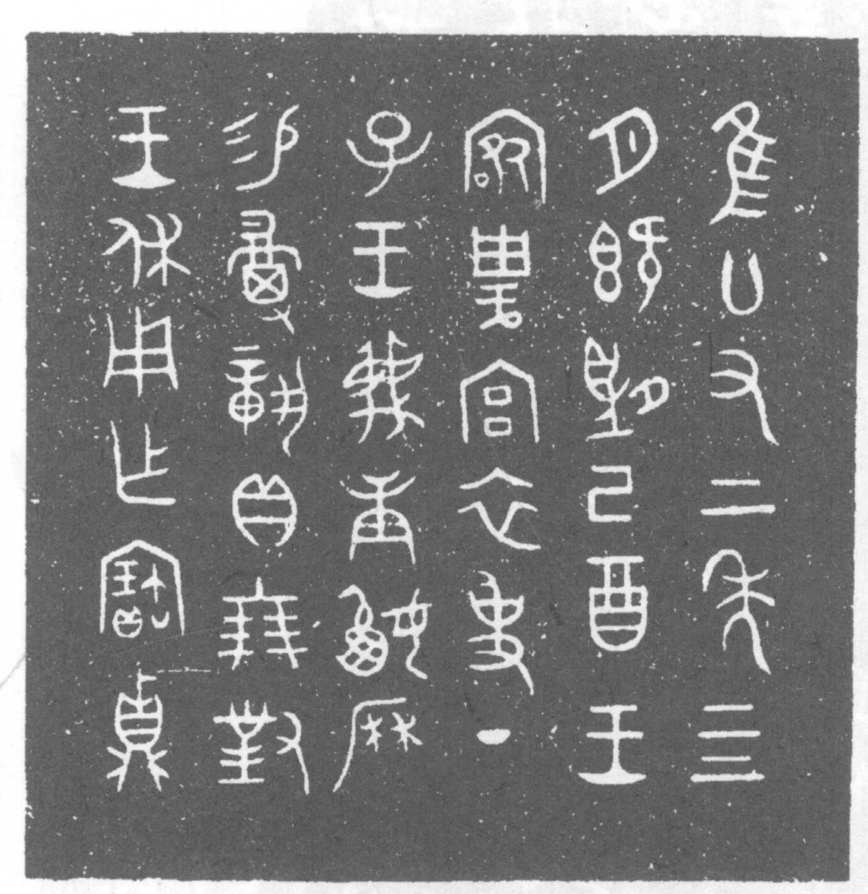
二一～二二

康

史䛘彝



庚嬴鼎



沈子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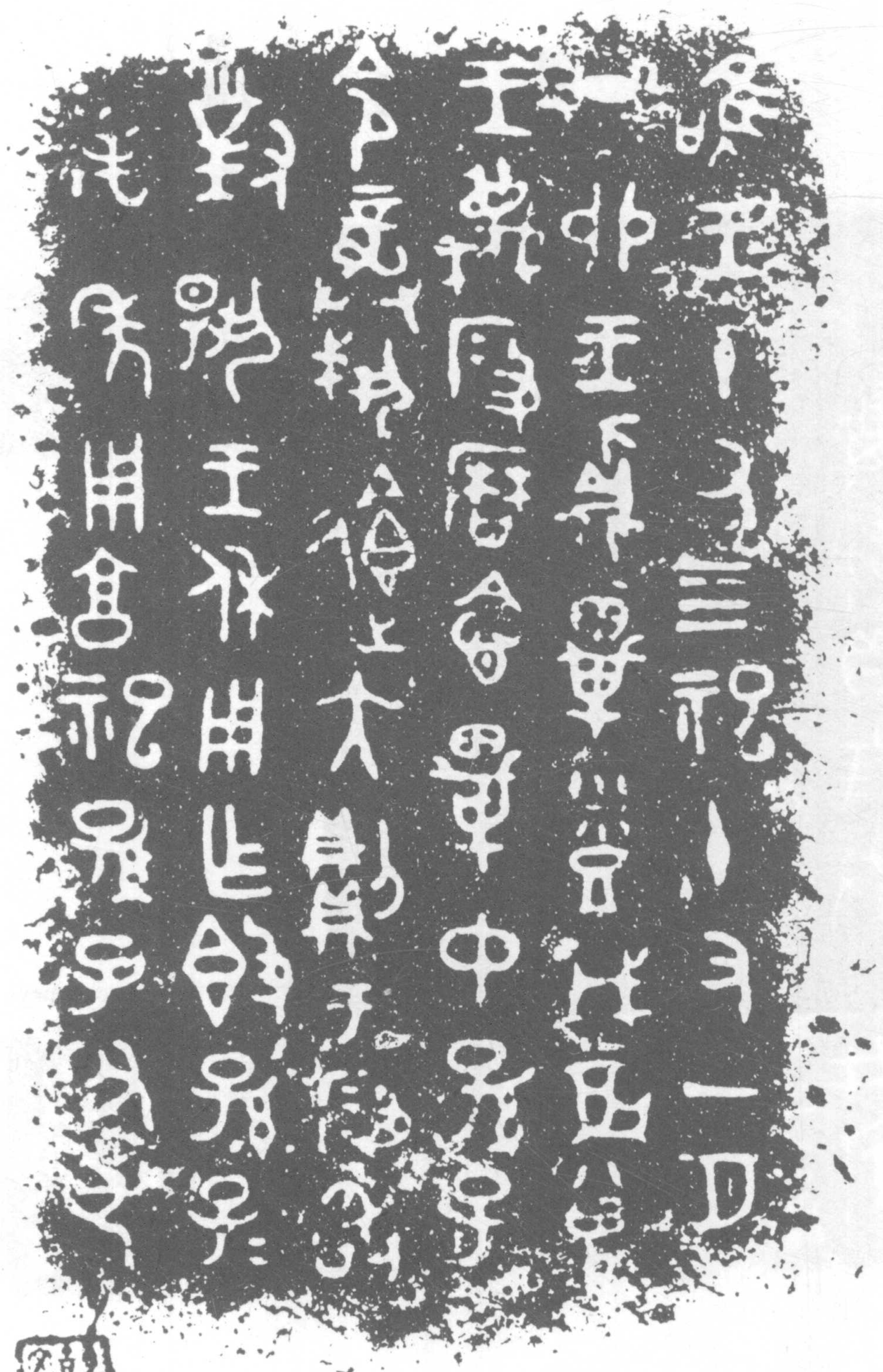
獻彝



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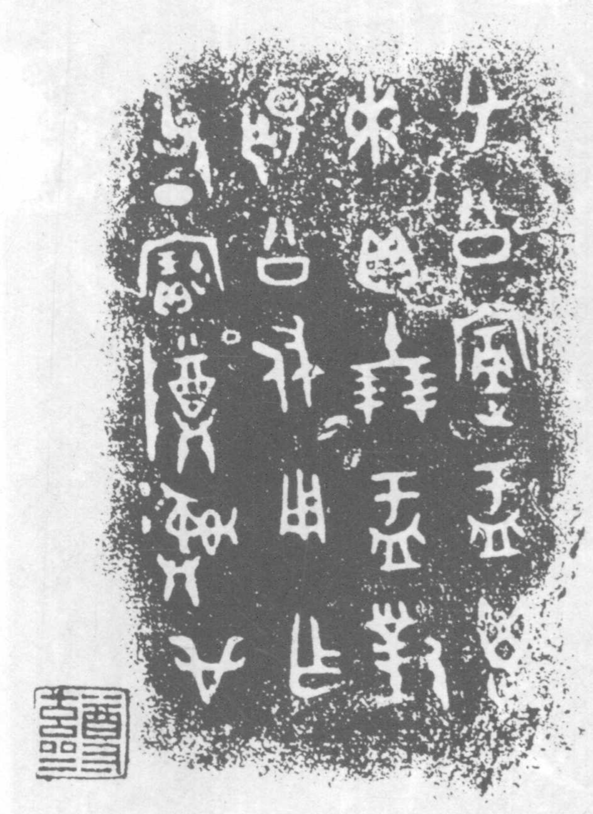
康

段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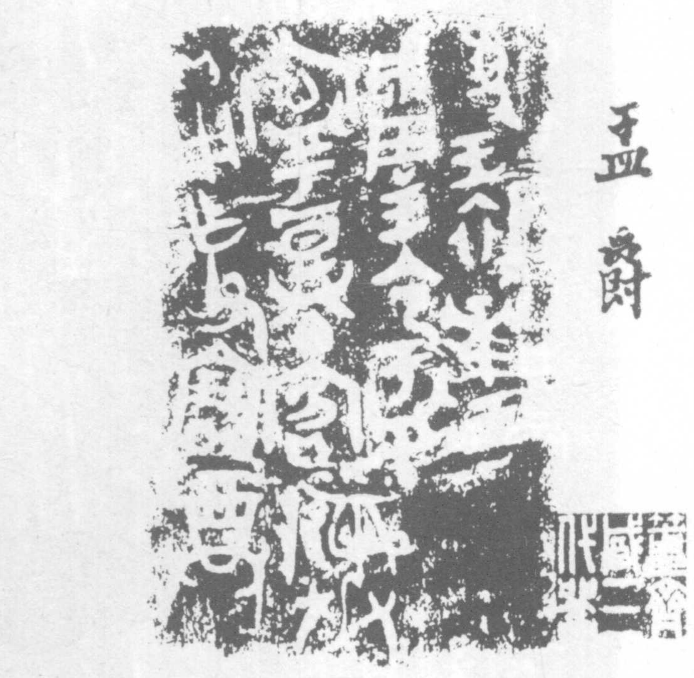


孟卣 上蓋 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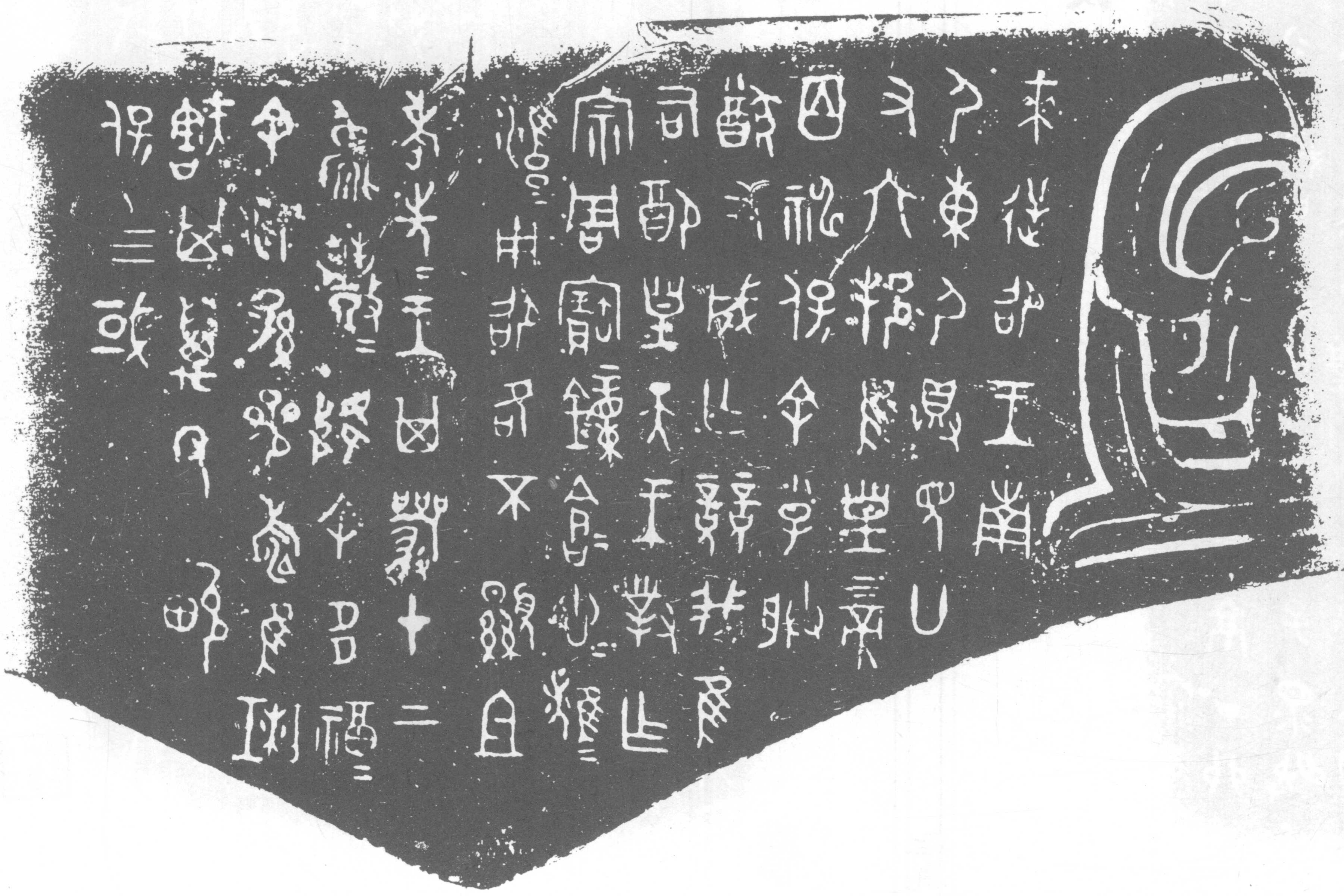


孟爵



二四

昭




宗周鐘



器



蓋

[illegible]殷



過伯殷



戜駿殷

二六

昭

## 遹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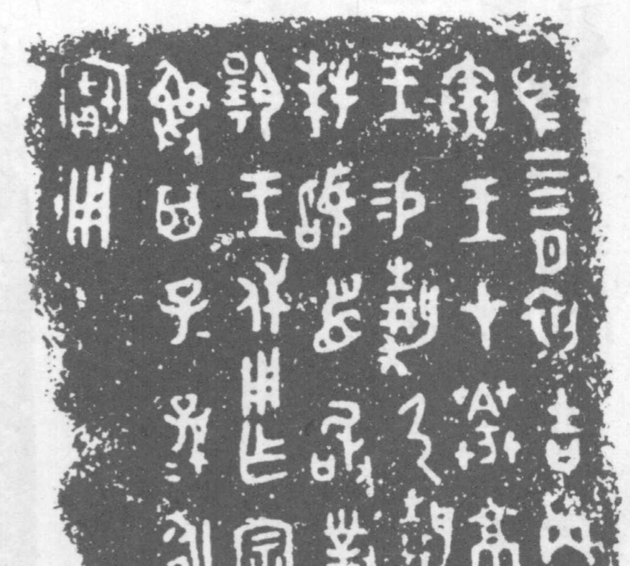


## 靜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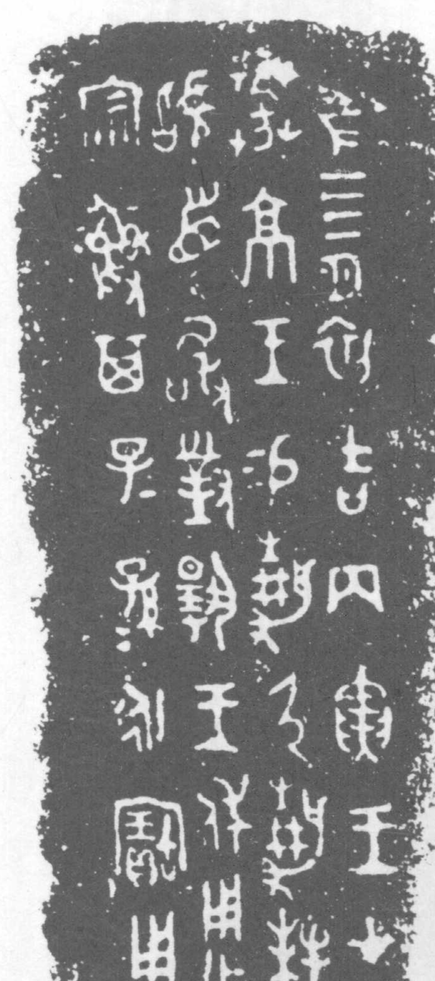




## 靜卣 一



蓋



器

## 靜卣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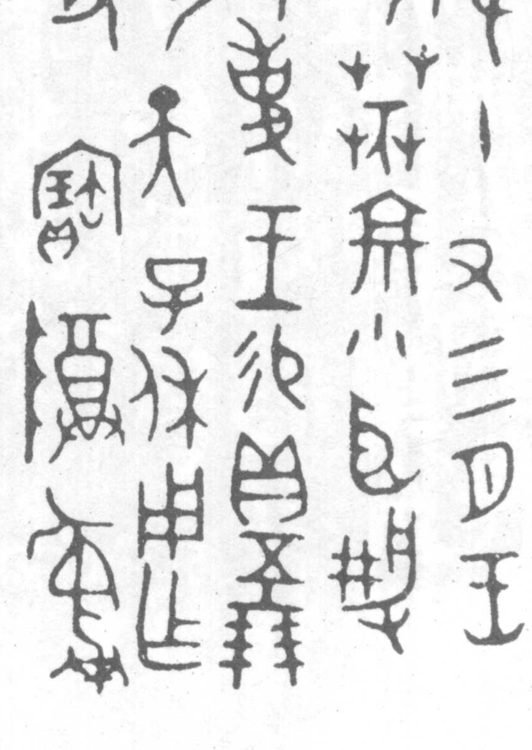
此當是西清古鑑所录一器，与前器異。器佚，僅存此銘。

趞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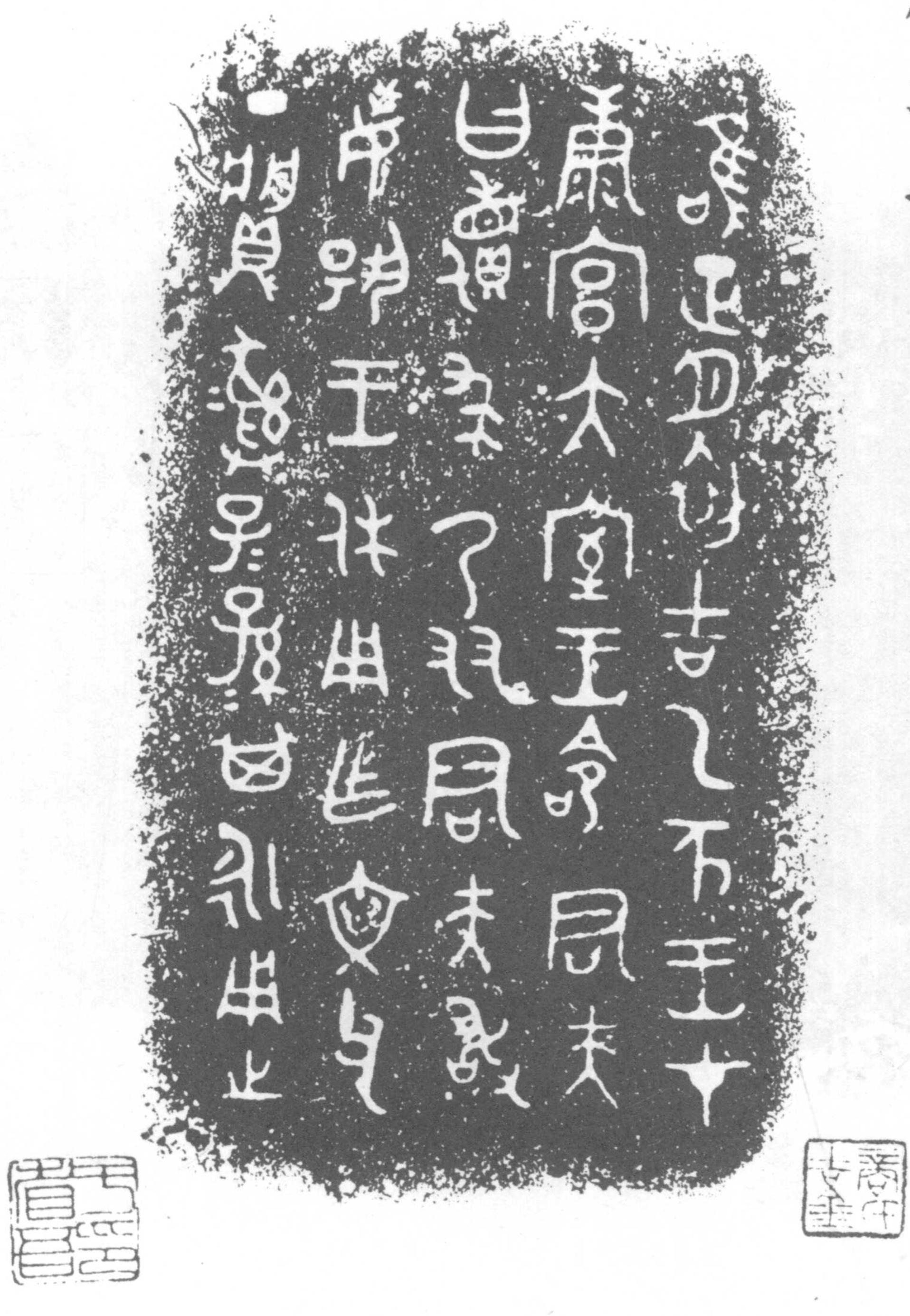
二九　穆

小臣靜彝



隹十又三月王
客蒼京小臣靜
卽事王錫貝五十朋
揚天子休用作
父口寶尊彝

君夫毀



呂齋



三〇　穆

剌鼎



㝨鼎



三一 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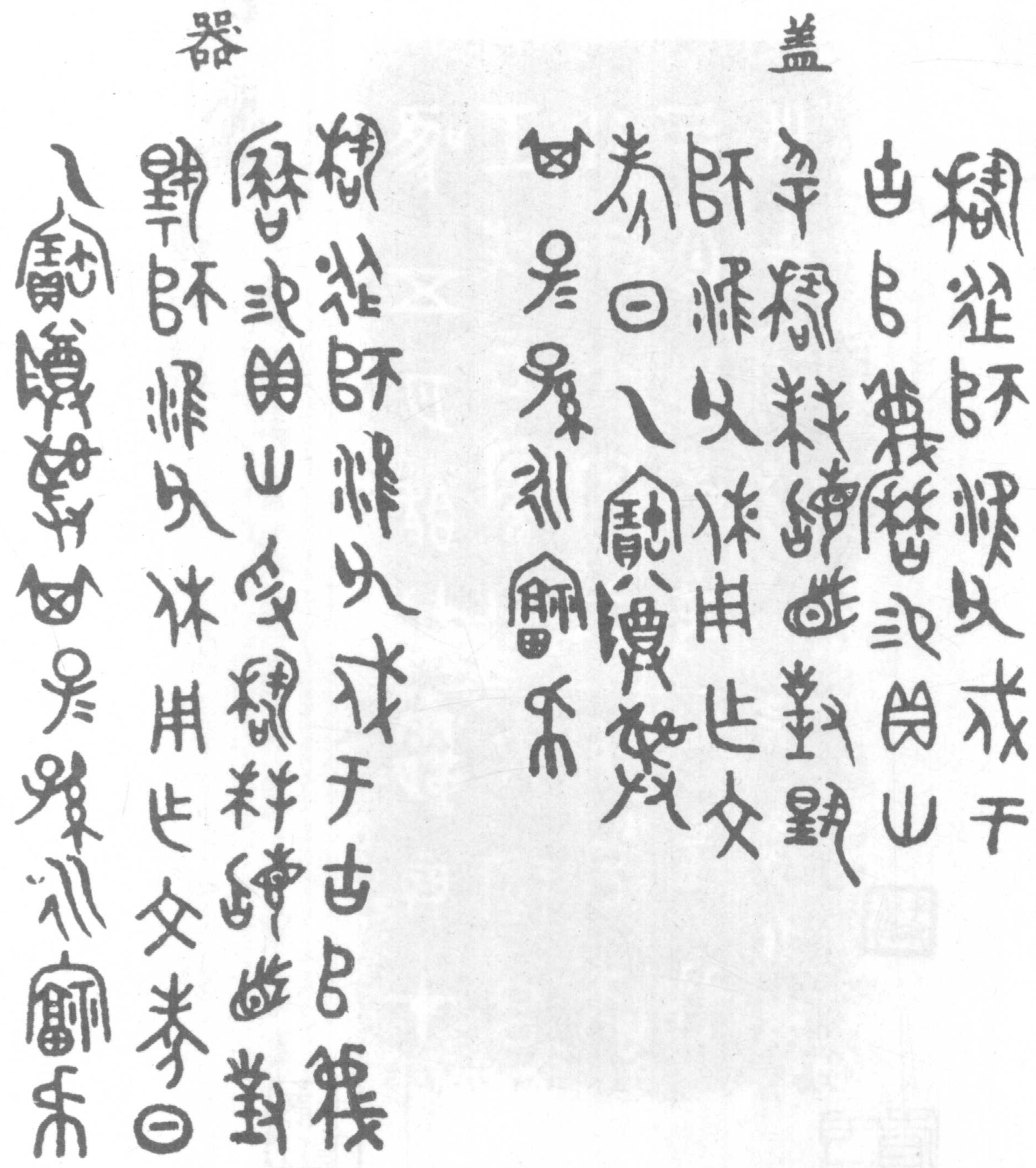
遹甗



稽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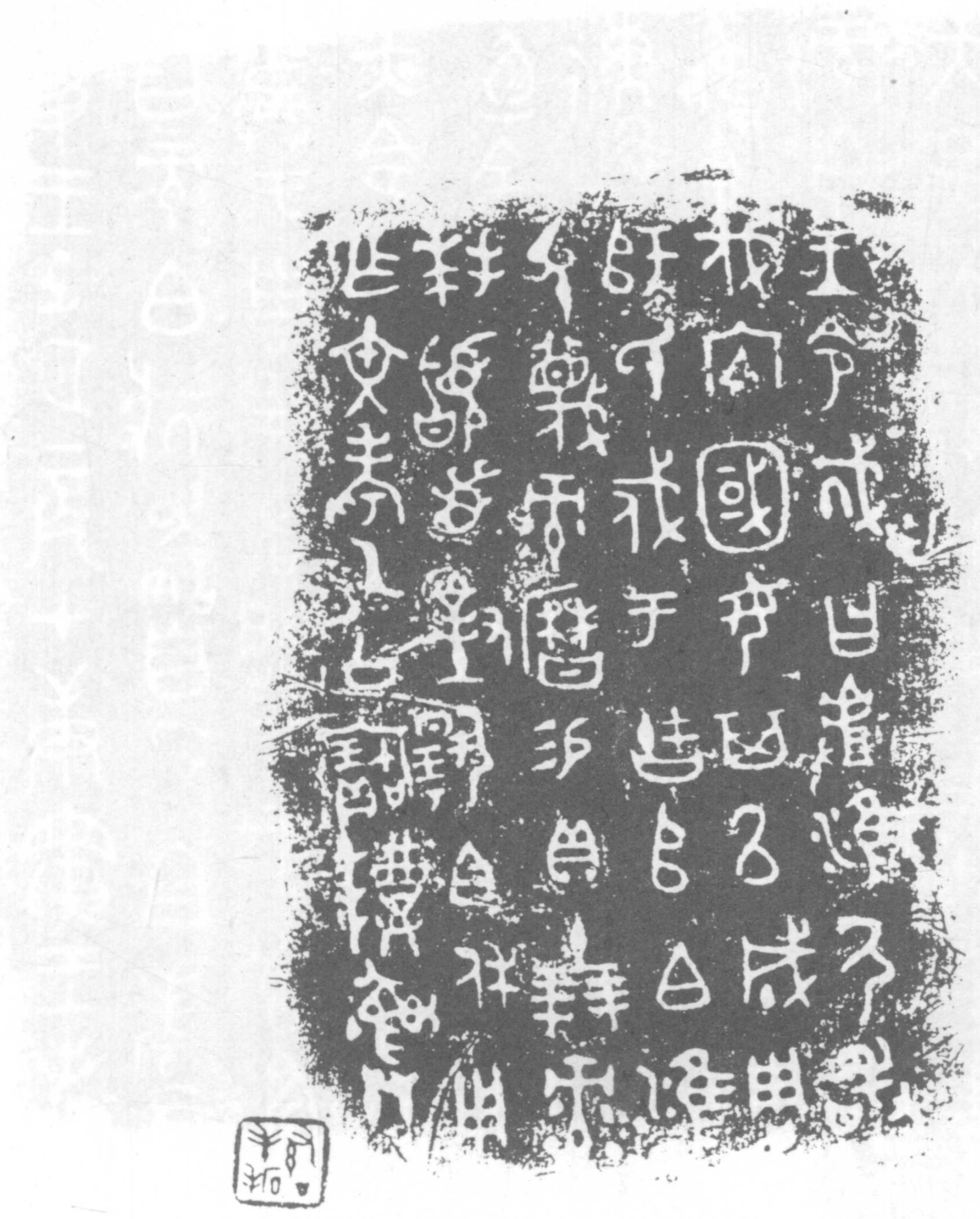
蓋

器



三二 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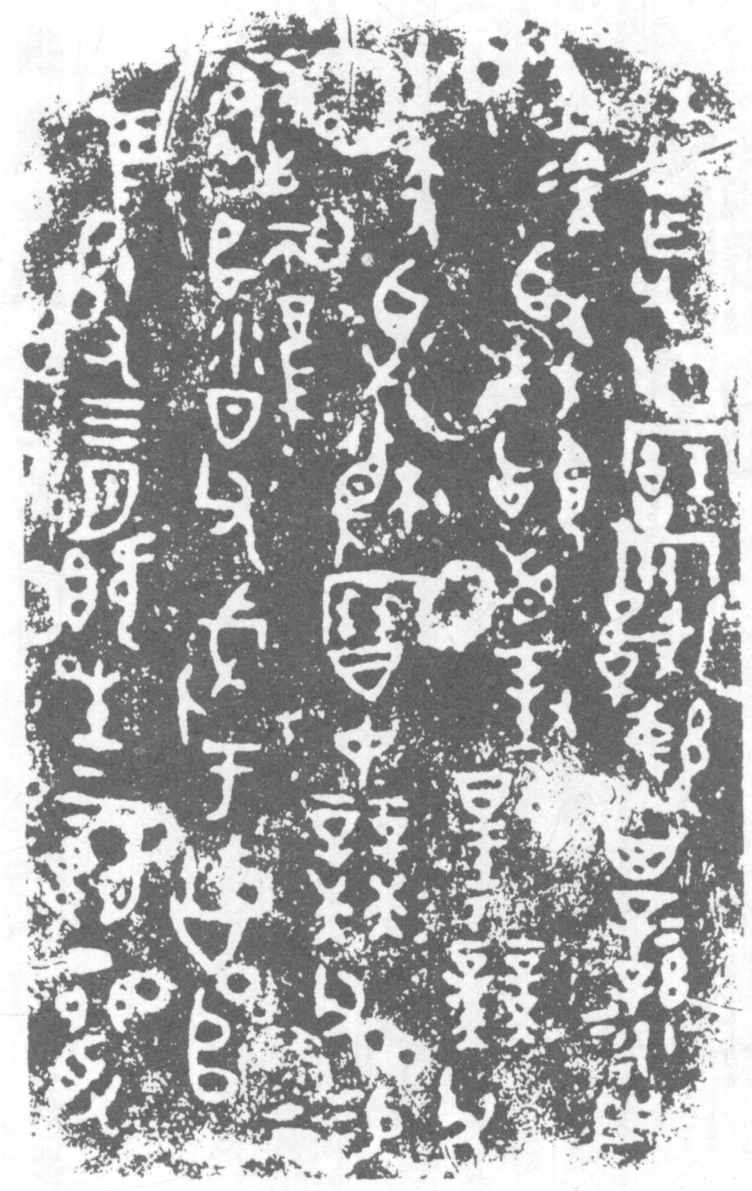
彔𢦏卣



蓋

三三 穆

臤觶



彔𣪘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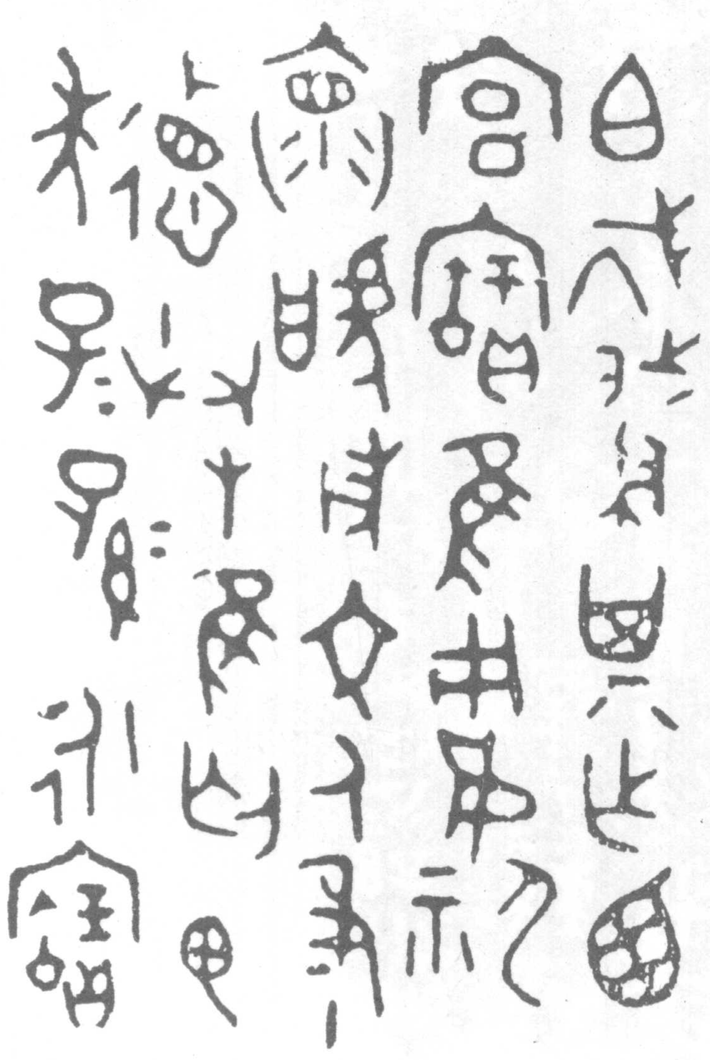
蓋



器

三四 穆

伯戜殷



三五 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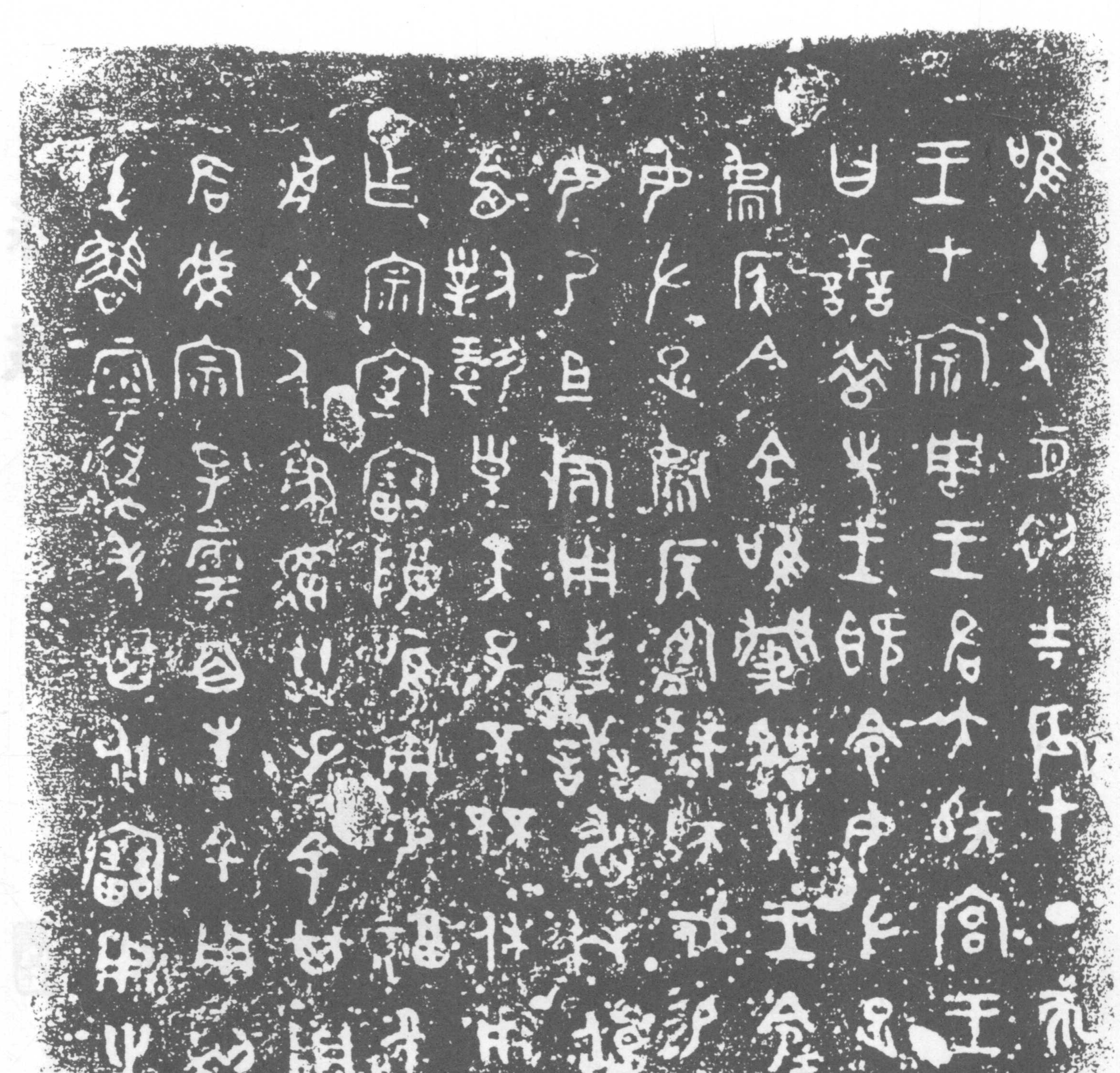


彔伯戜殷

競卣 上蓋，下器



三六 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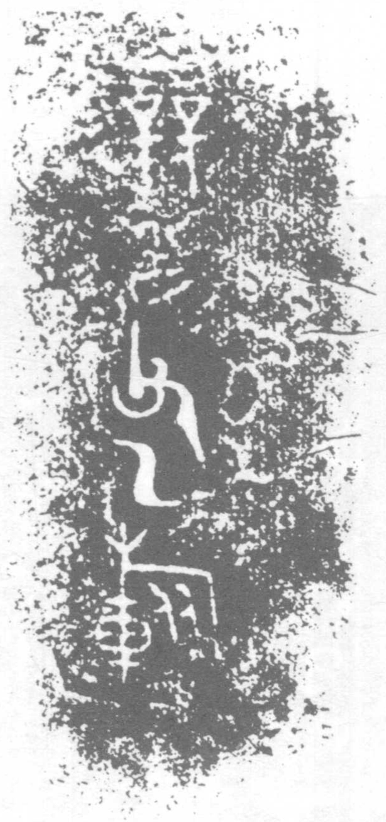
善鼎

競段



此乃無蓋之段、凡二器、同銘、均入攈古大。集古遺文录二銘、以為一蓋一器、非也。

競卣二



競尊



競觥



三七

穆

縣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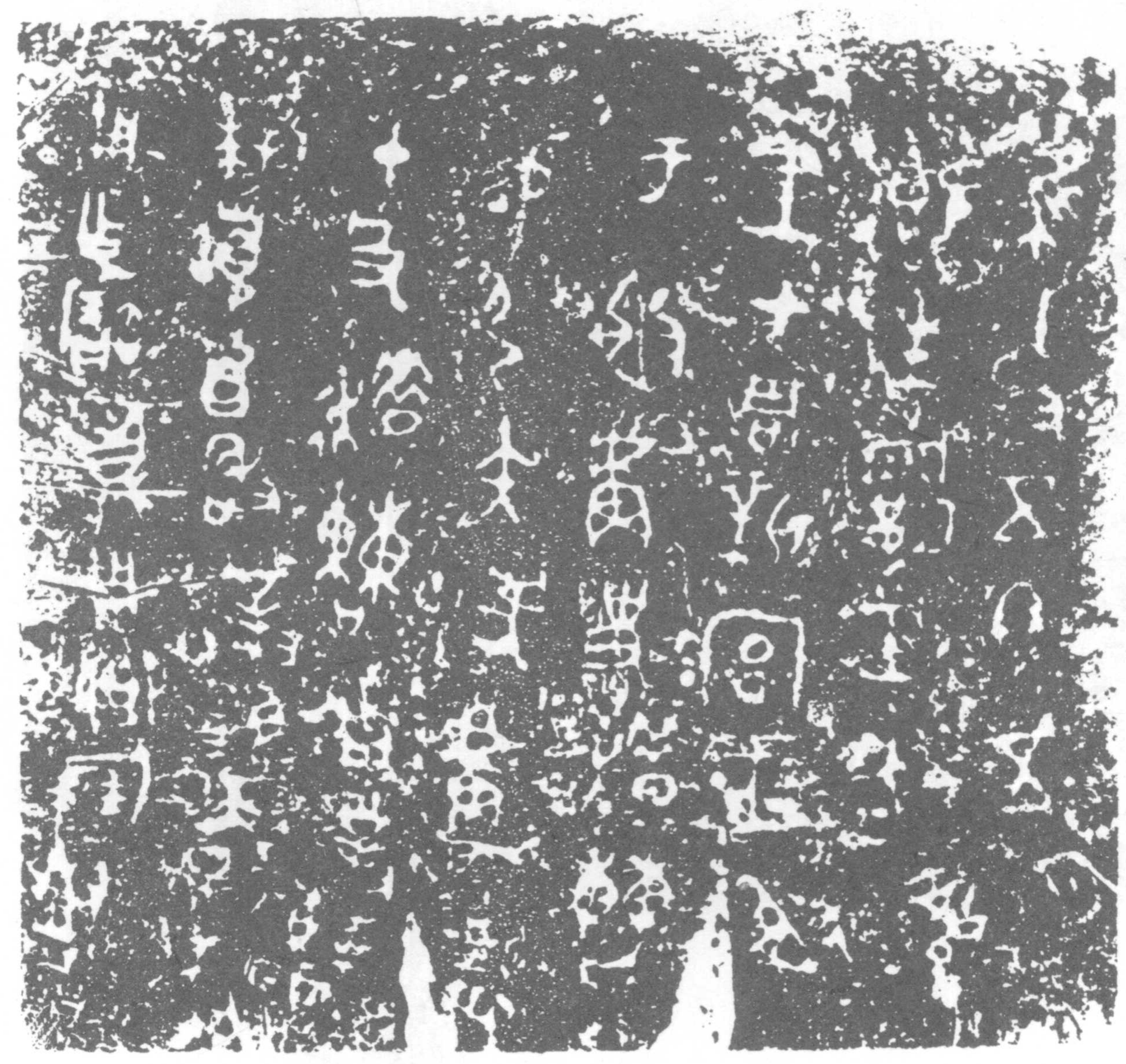
趞曹鼎一



三八

穆

趞曹鼎 二



師湯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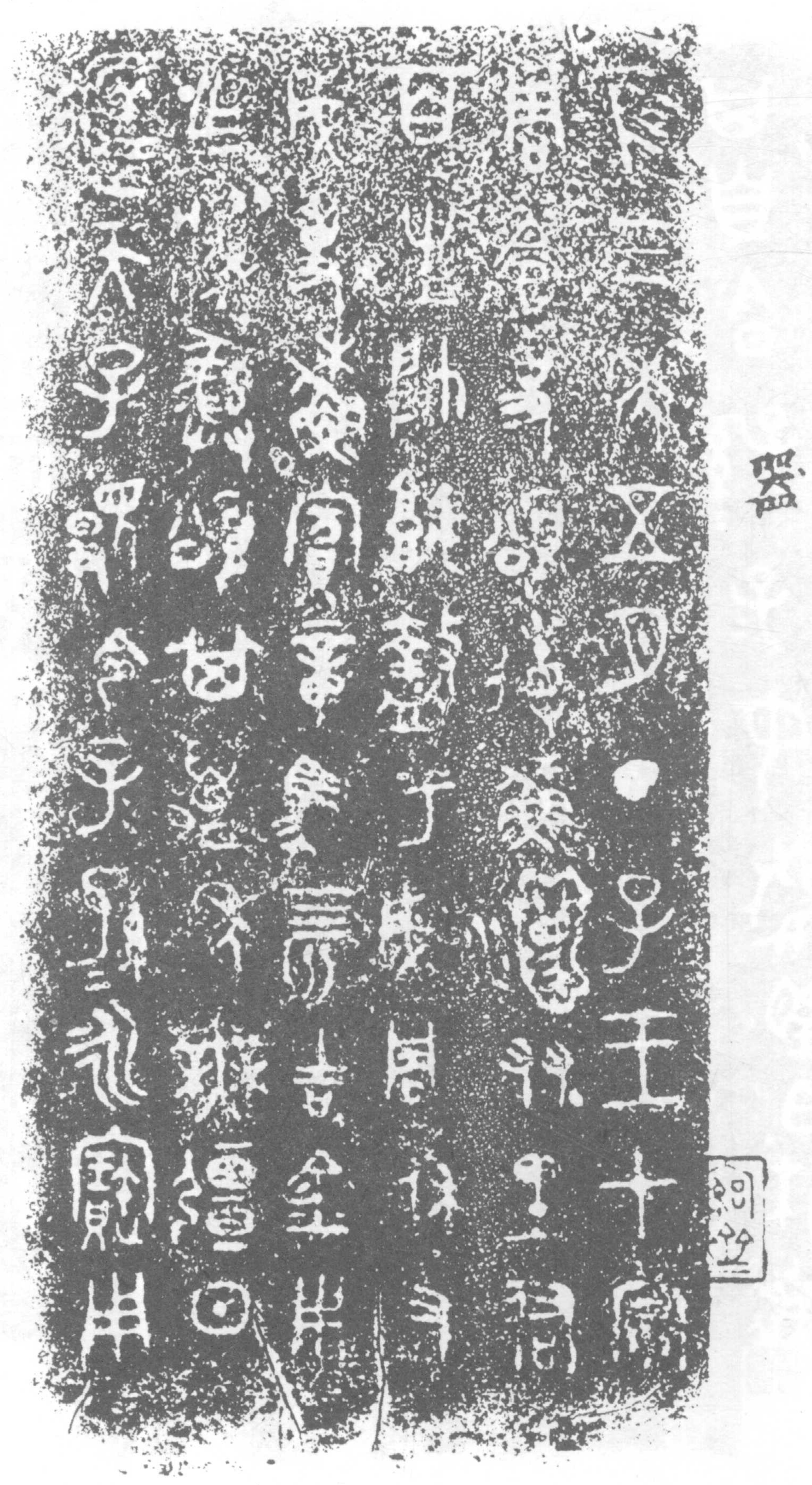


三九 恭

史頌殷一 蓋



器



四〇 恭

史頌𣪘 二

器



此下三器三蓋均分離，不知孰与孰為原配，今姑以一器一蓋配置之。■史頌𣪘傳世蓋僅四具也。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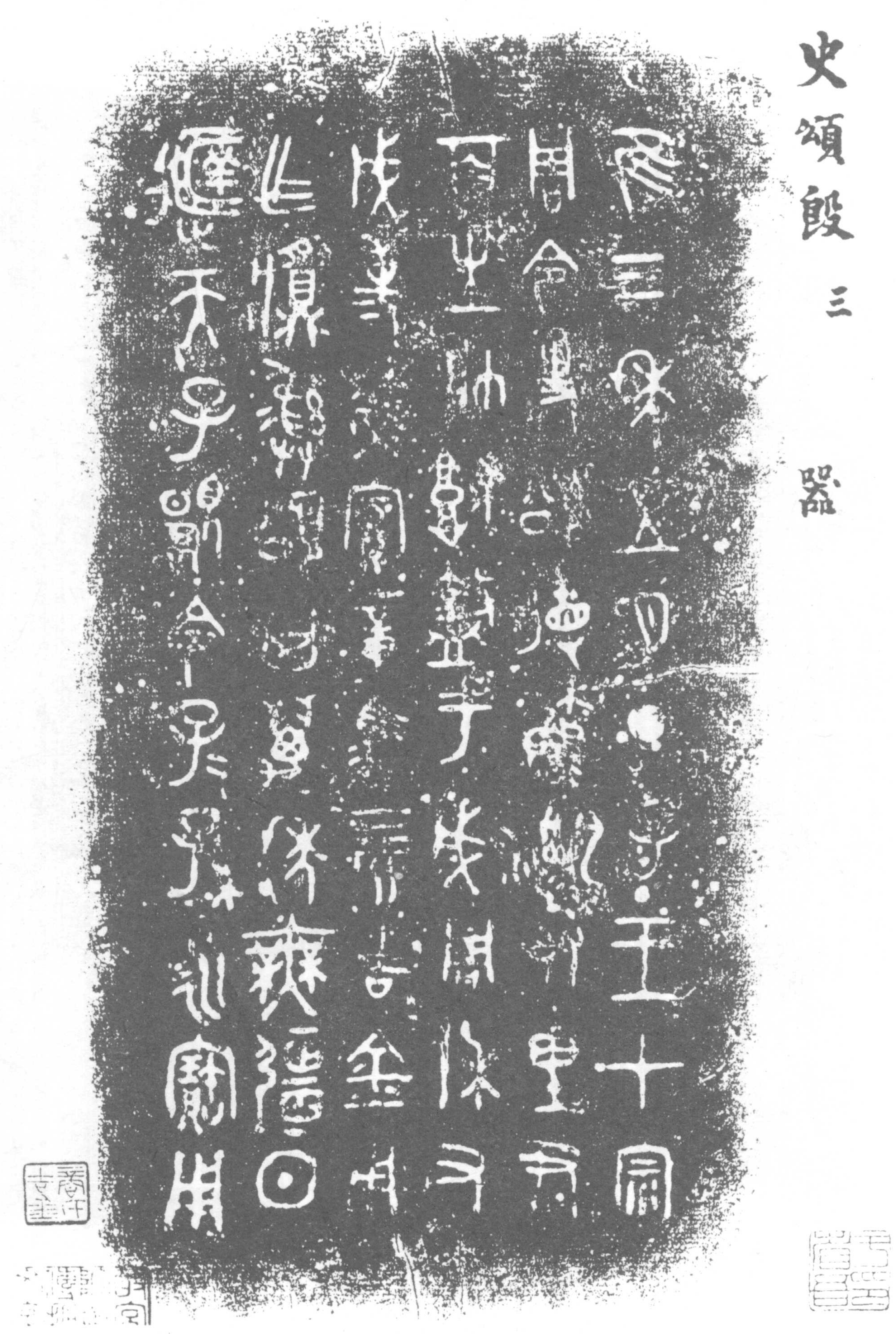


四一

恭

史頌𣪘 三

器





四二

恭

史頌毀 四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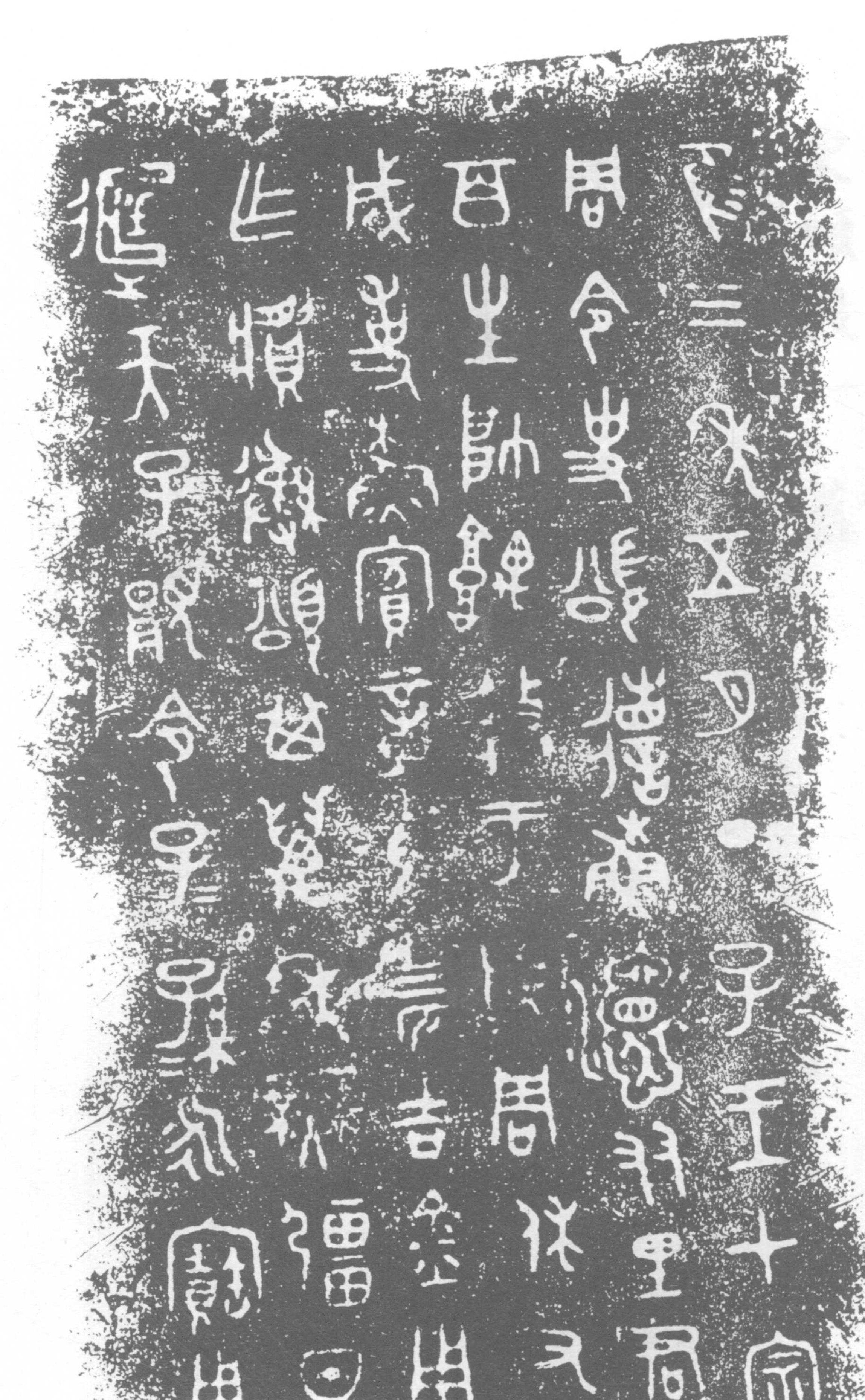


器



四三 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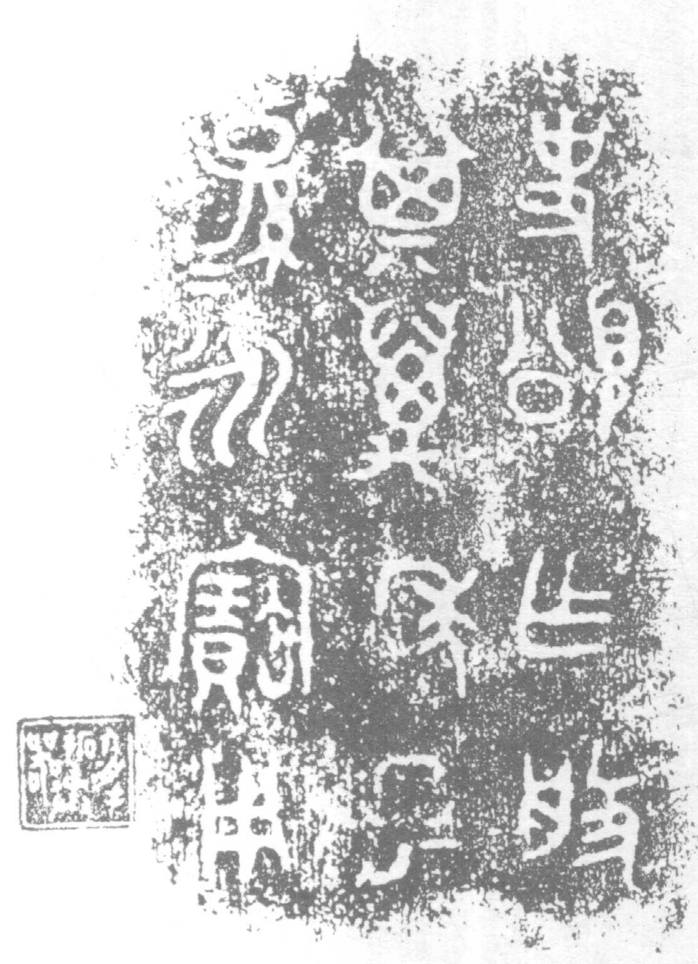
史頌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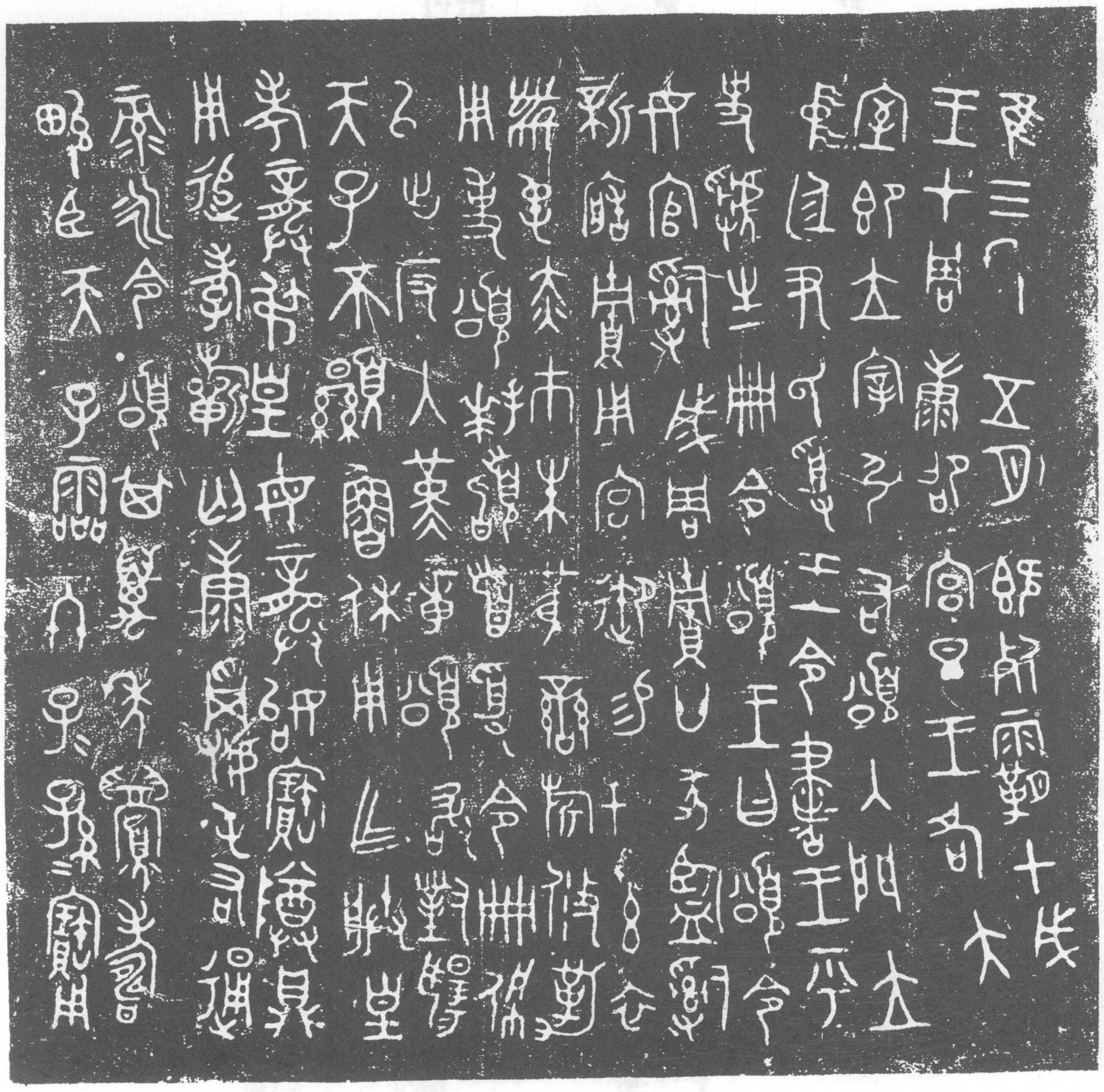
史頌匜



史頌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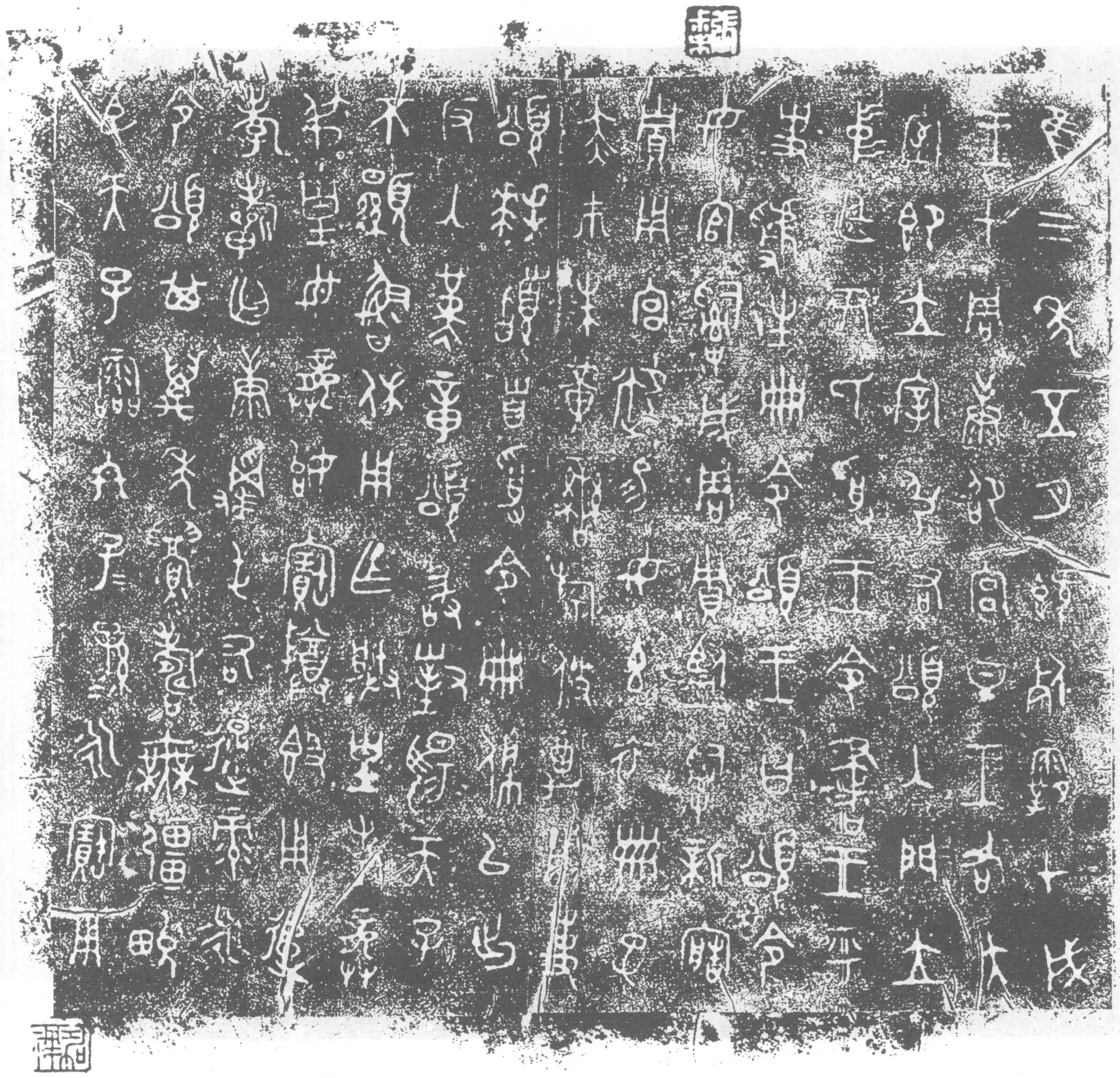
四四 恭



頌鼎一



頌鼎二





器

頌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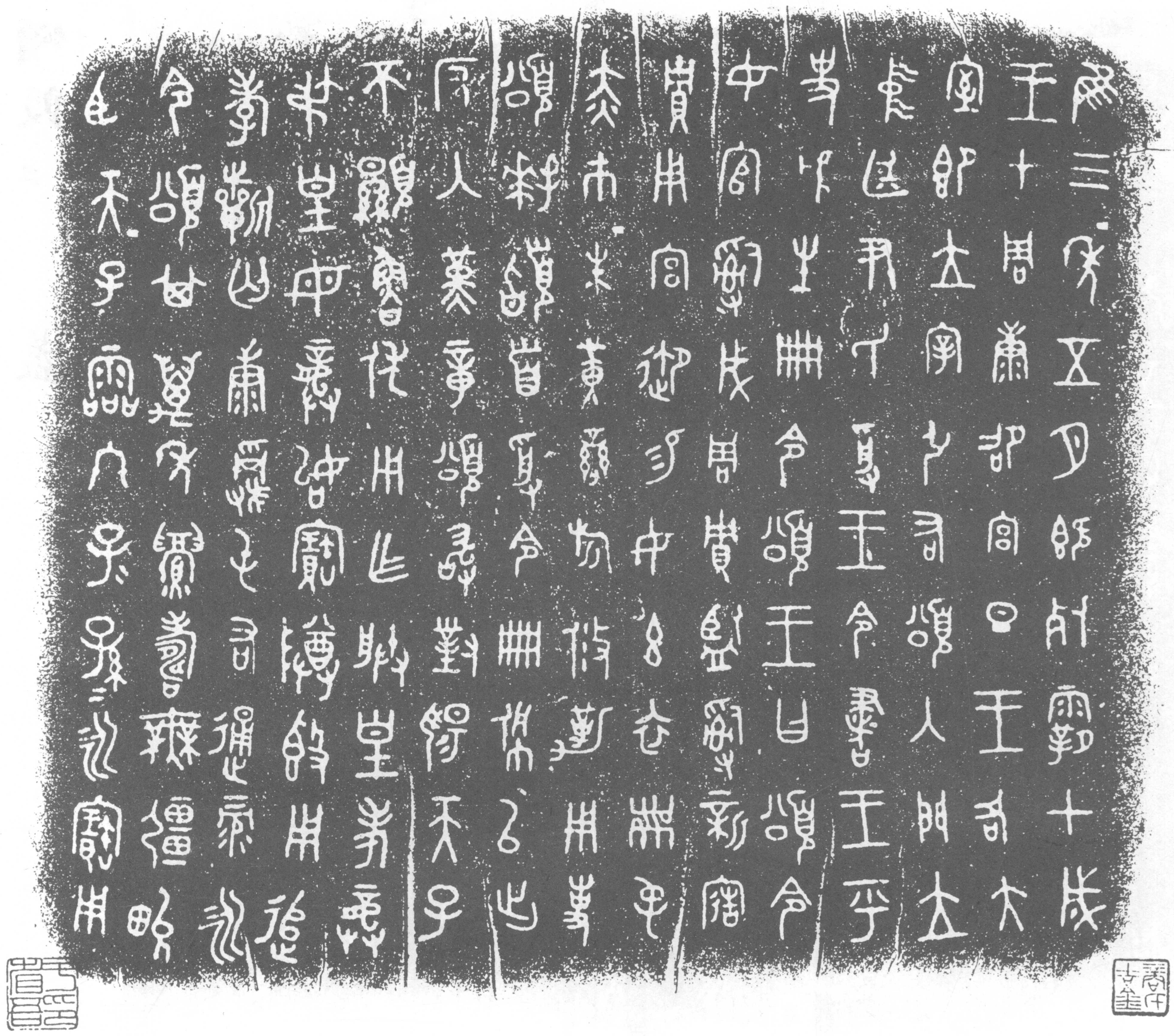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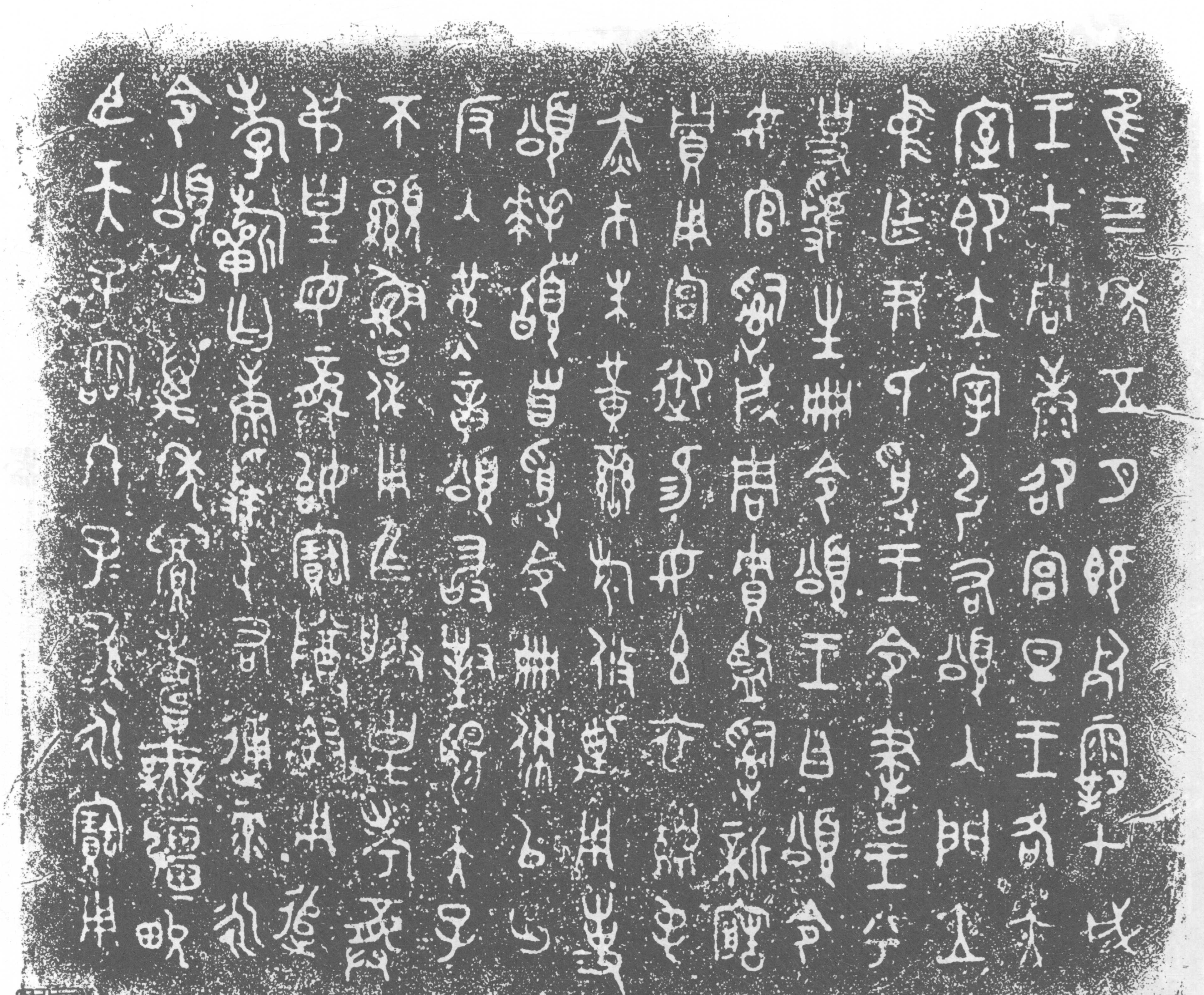
器



頌毁 三 蓋



頌毁 三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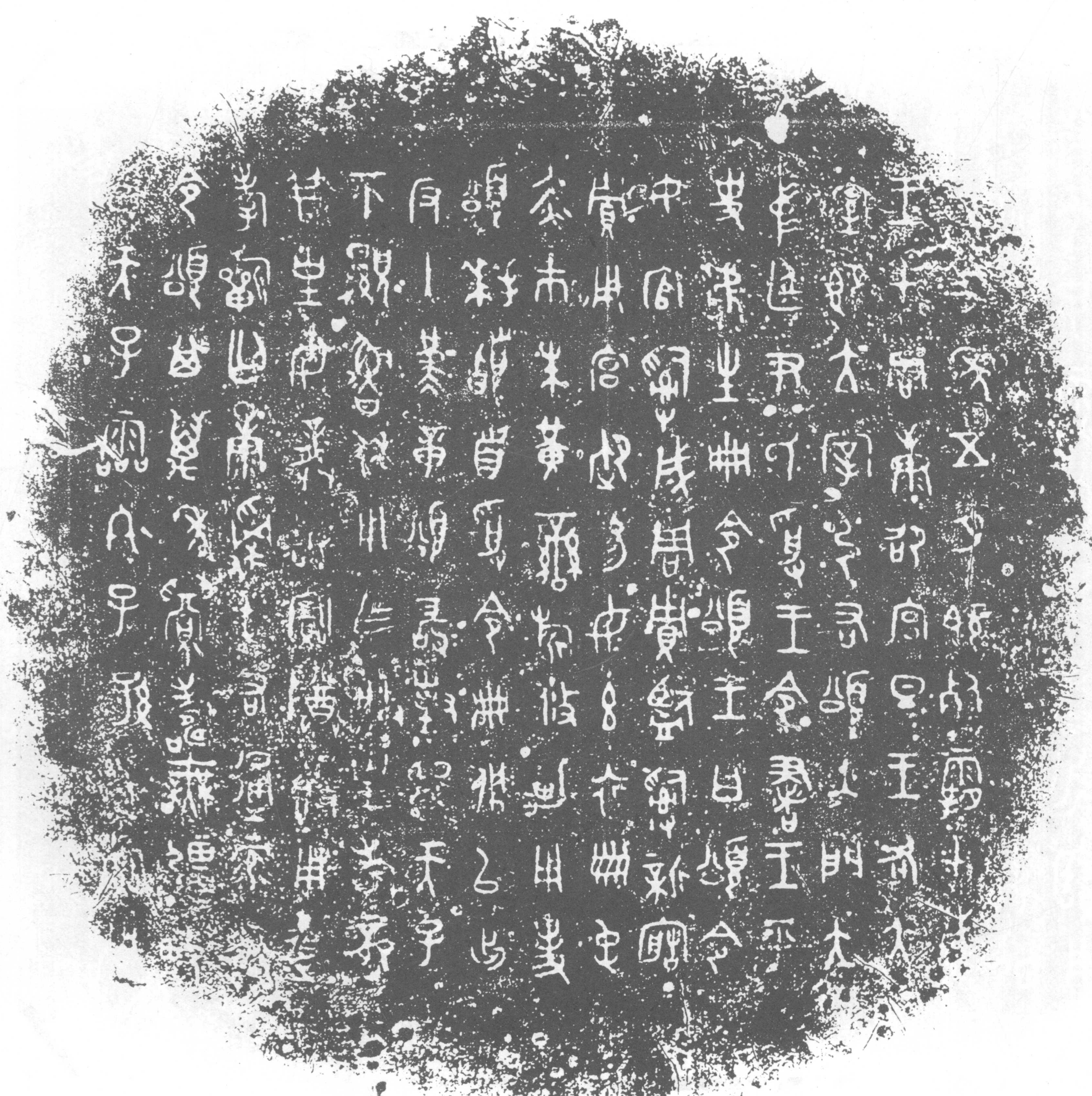


頌𣪘四

蓋



器



頌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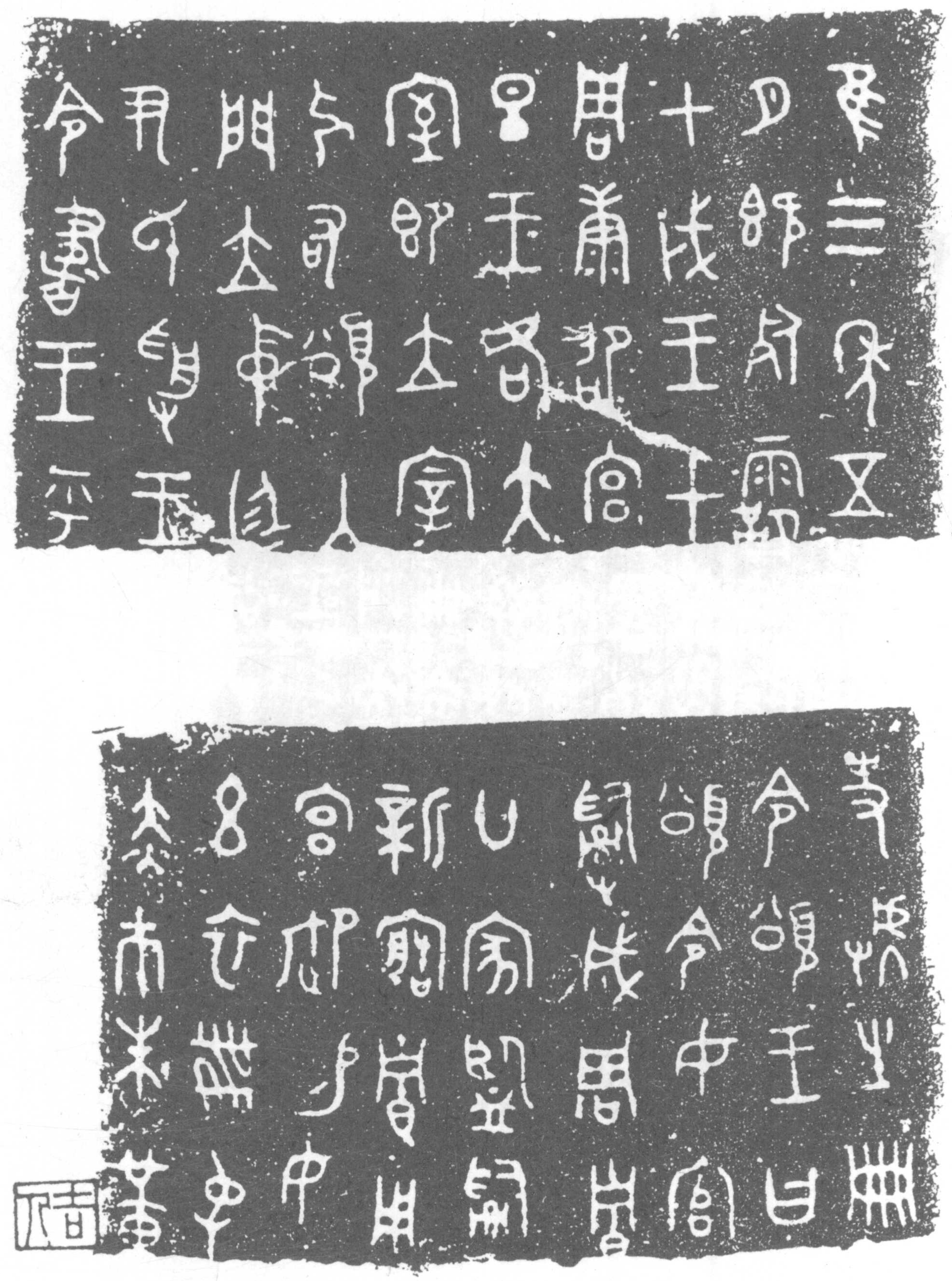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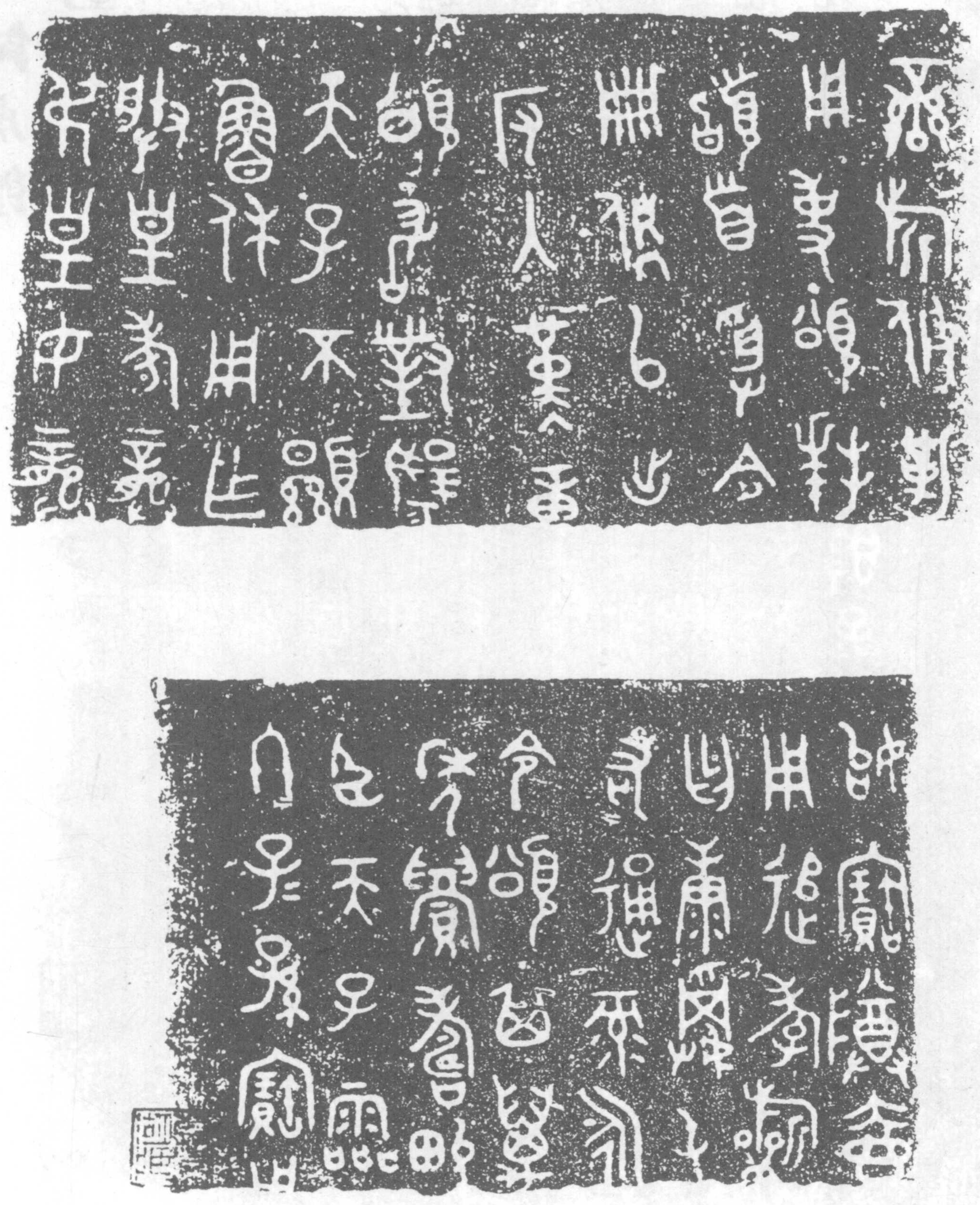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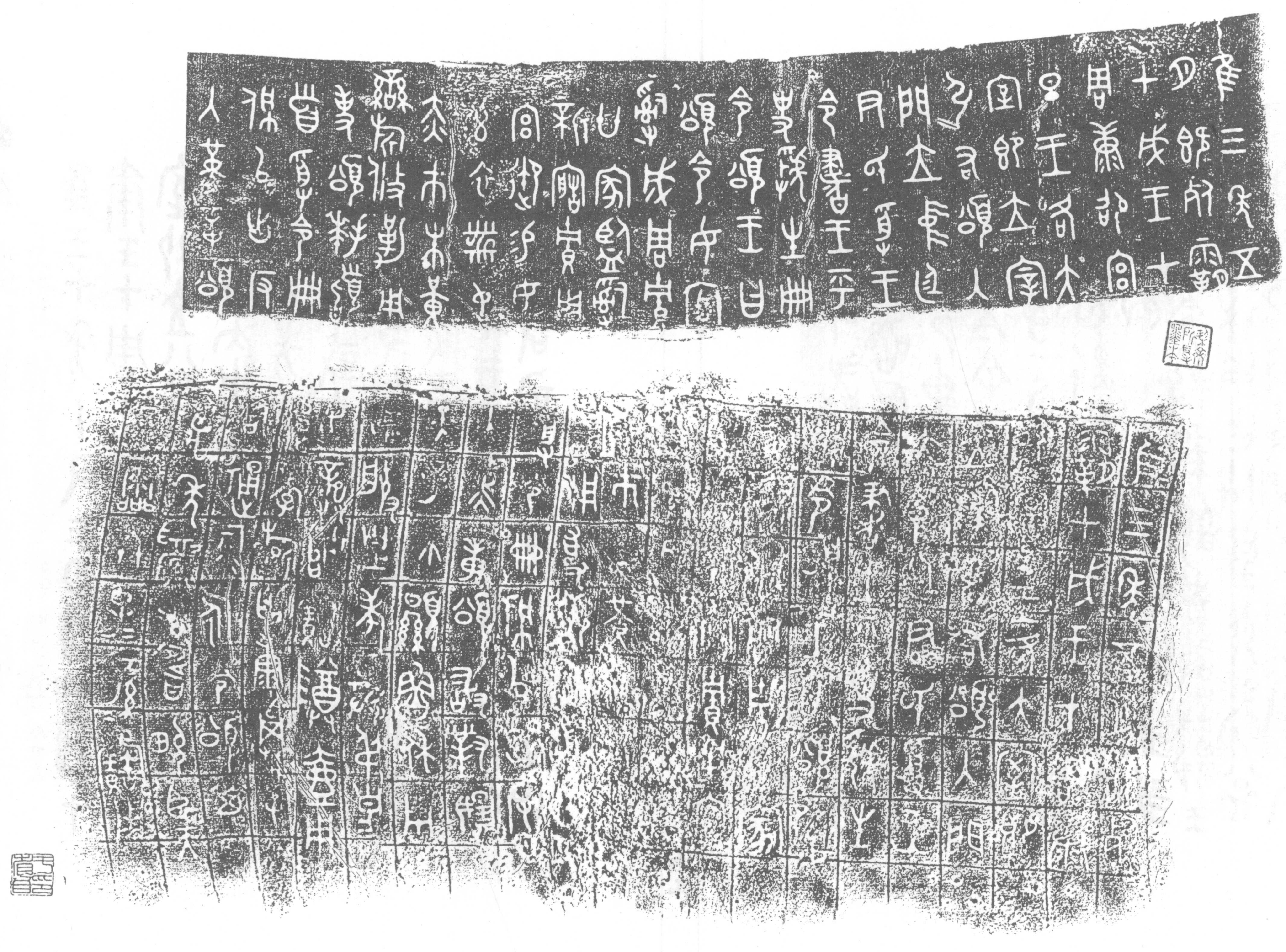
頌壺一 蓋





五六 恭

頌壺二 上蓋 下器



師虎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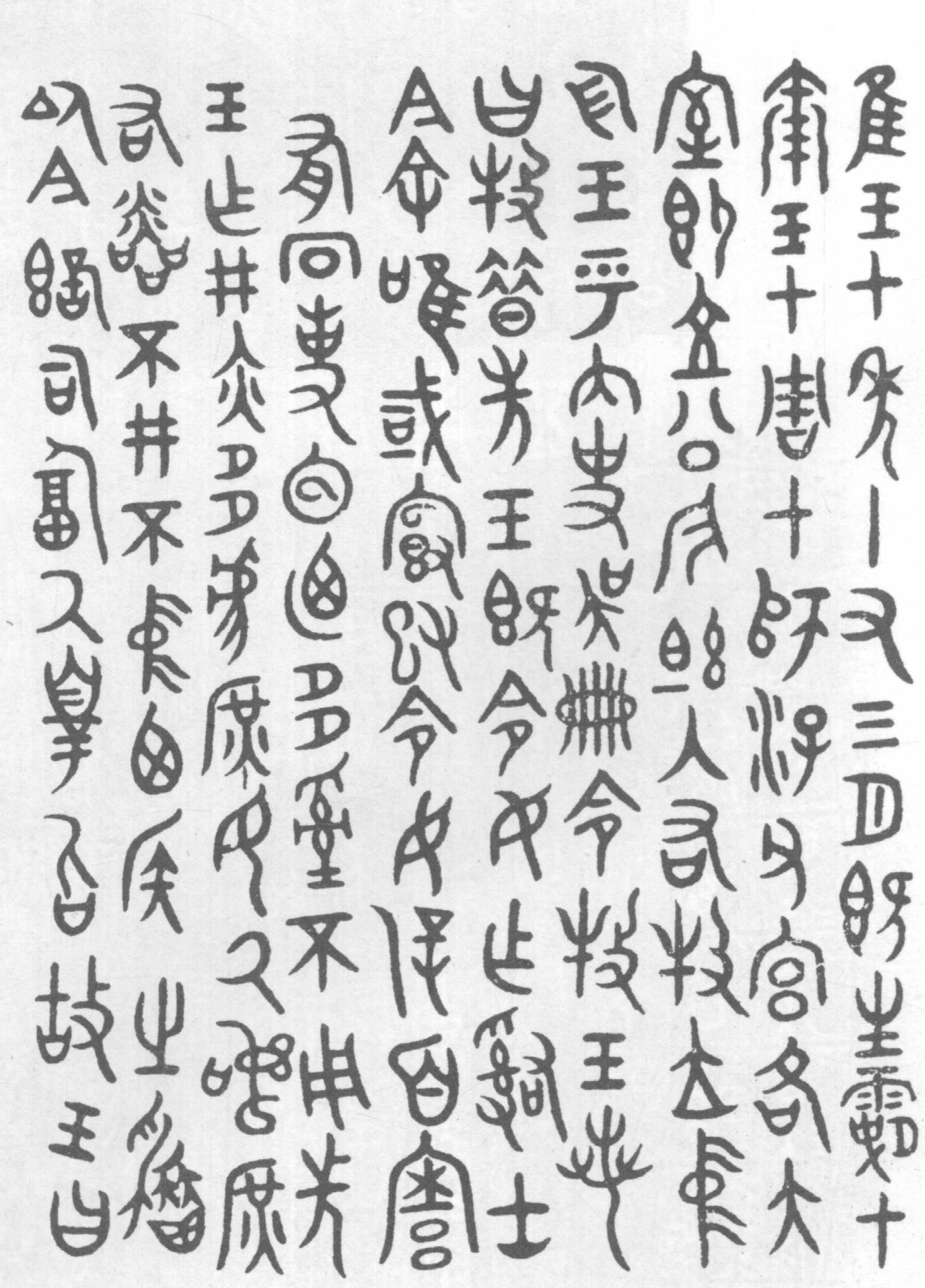
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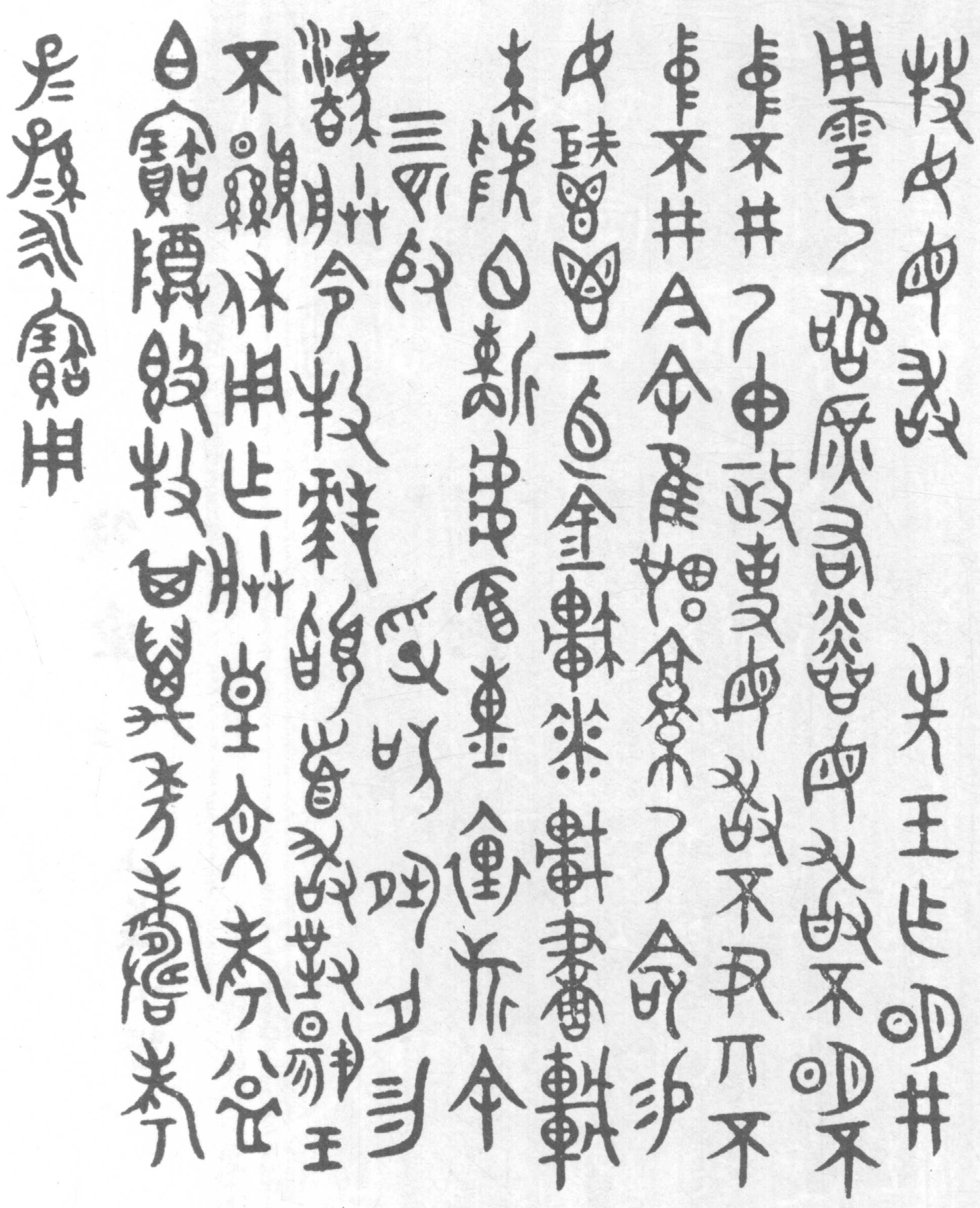


五八

恭

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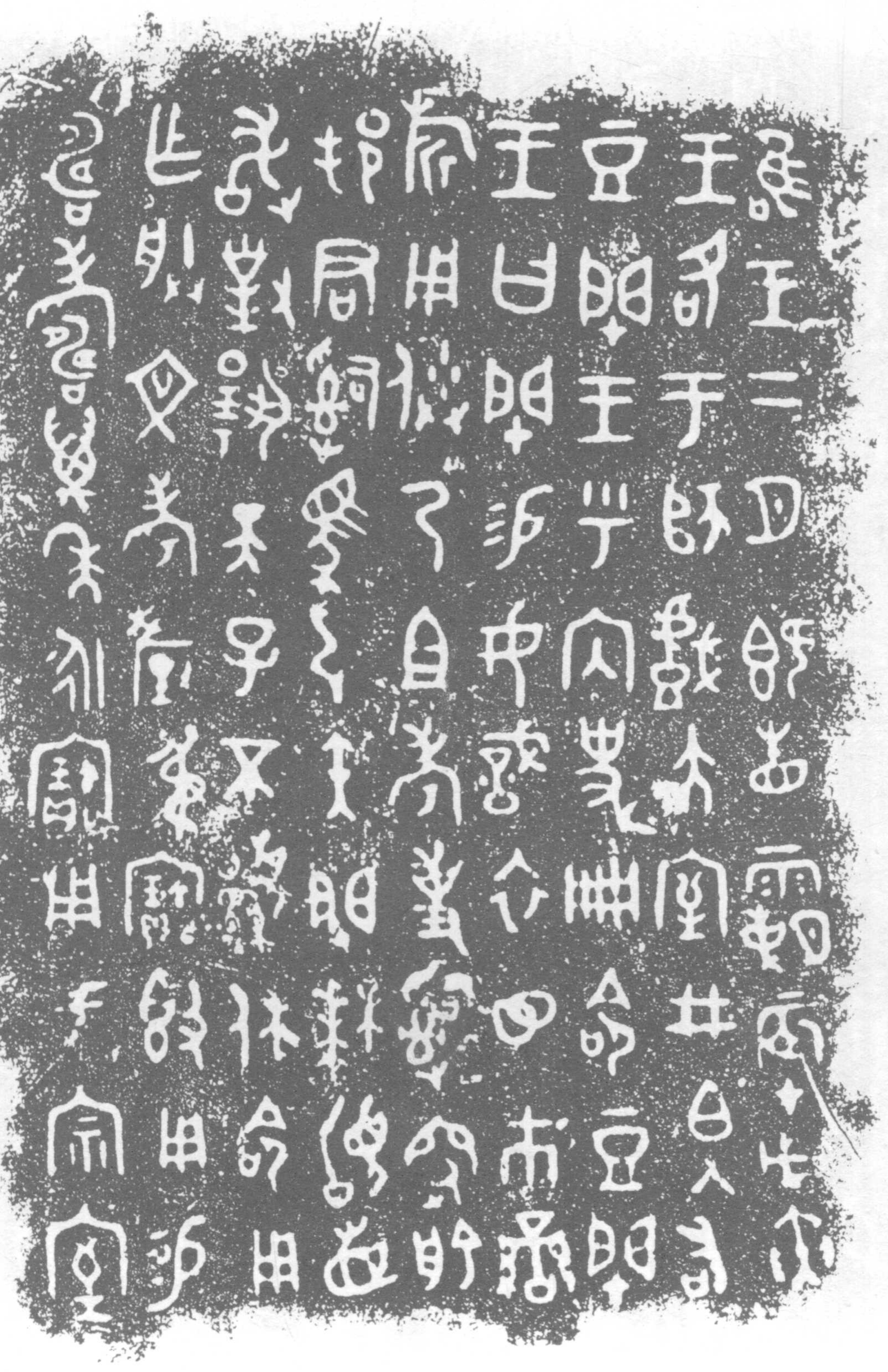




五九

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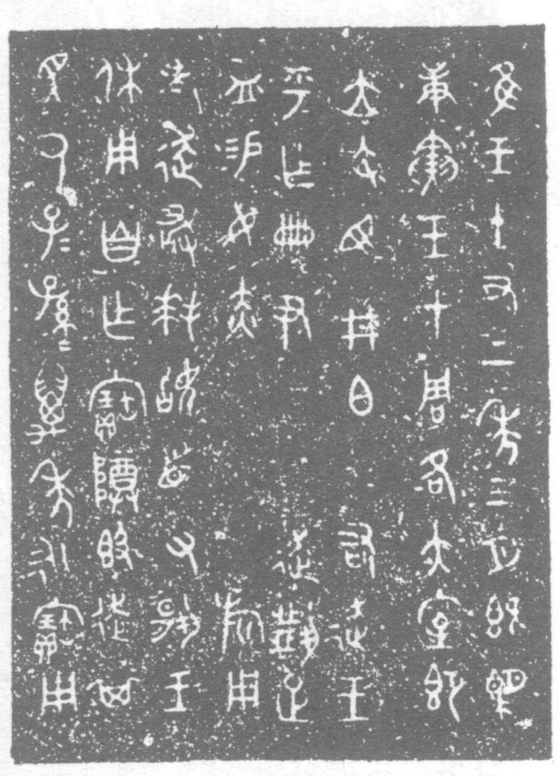
豆閉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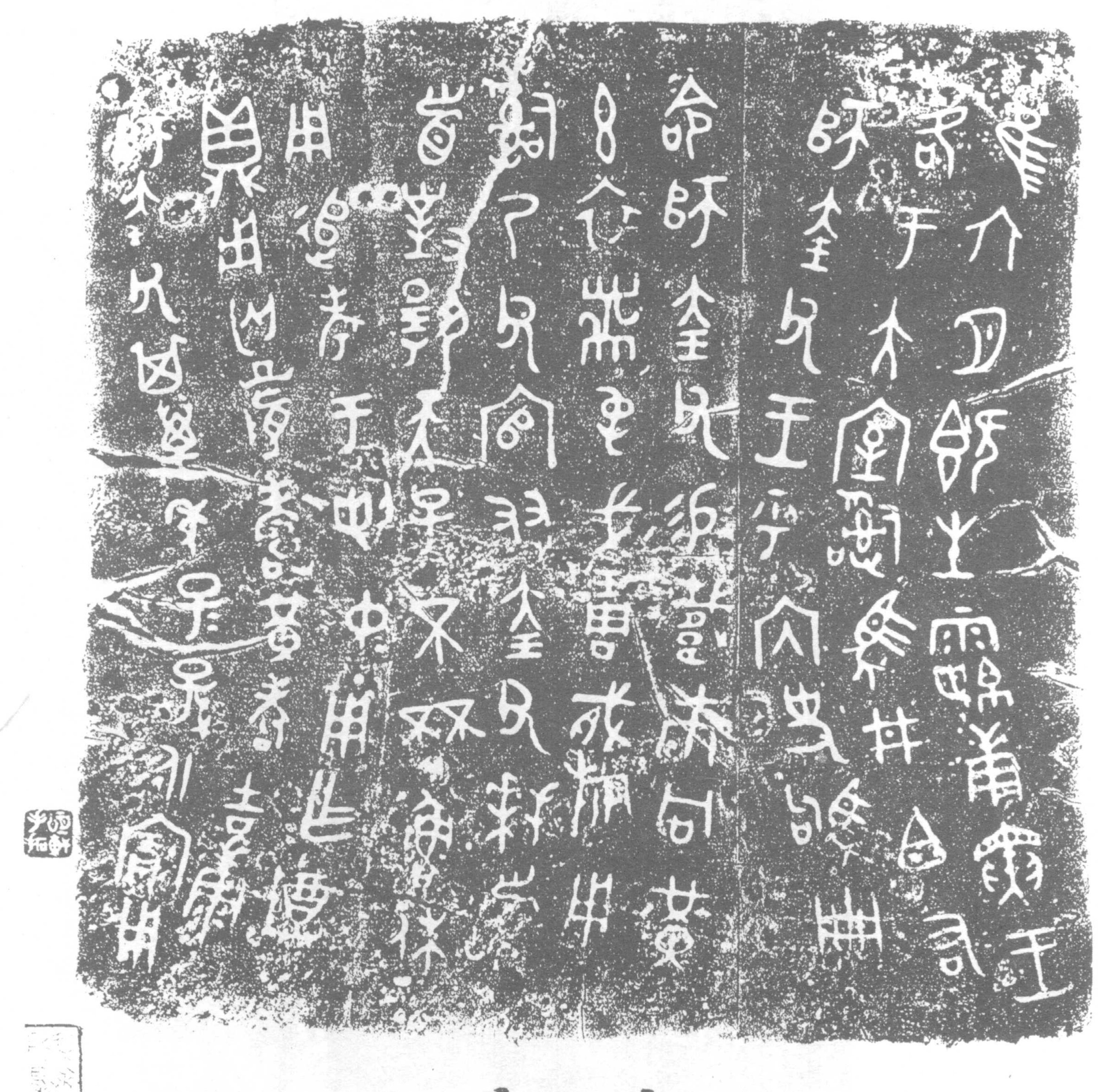
六〇 恭

走毀



走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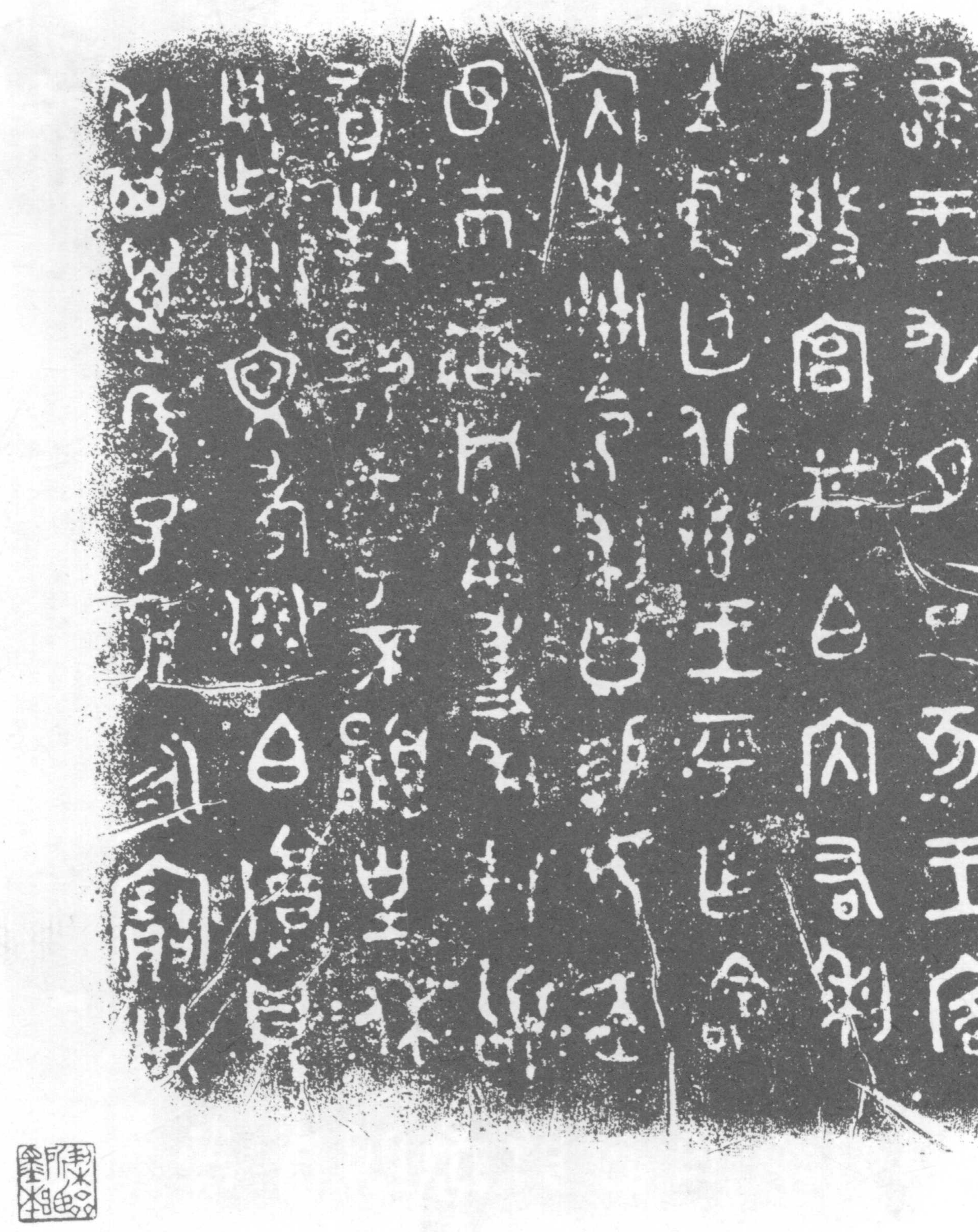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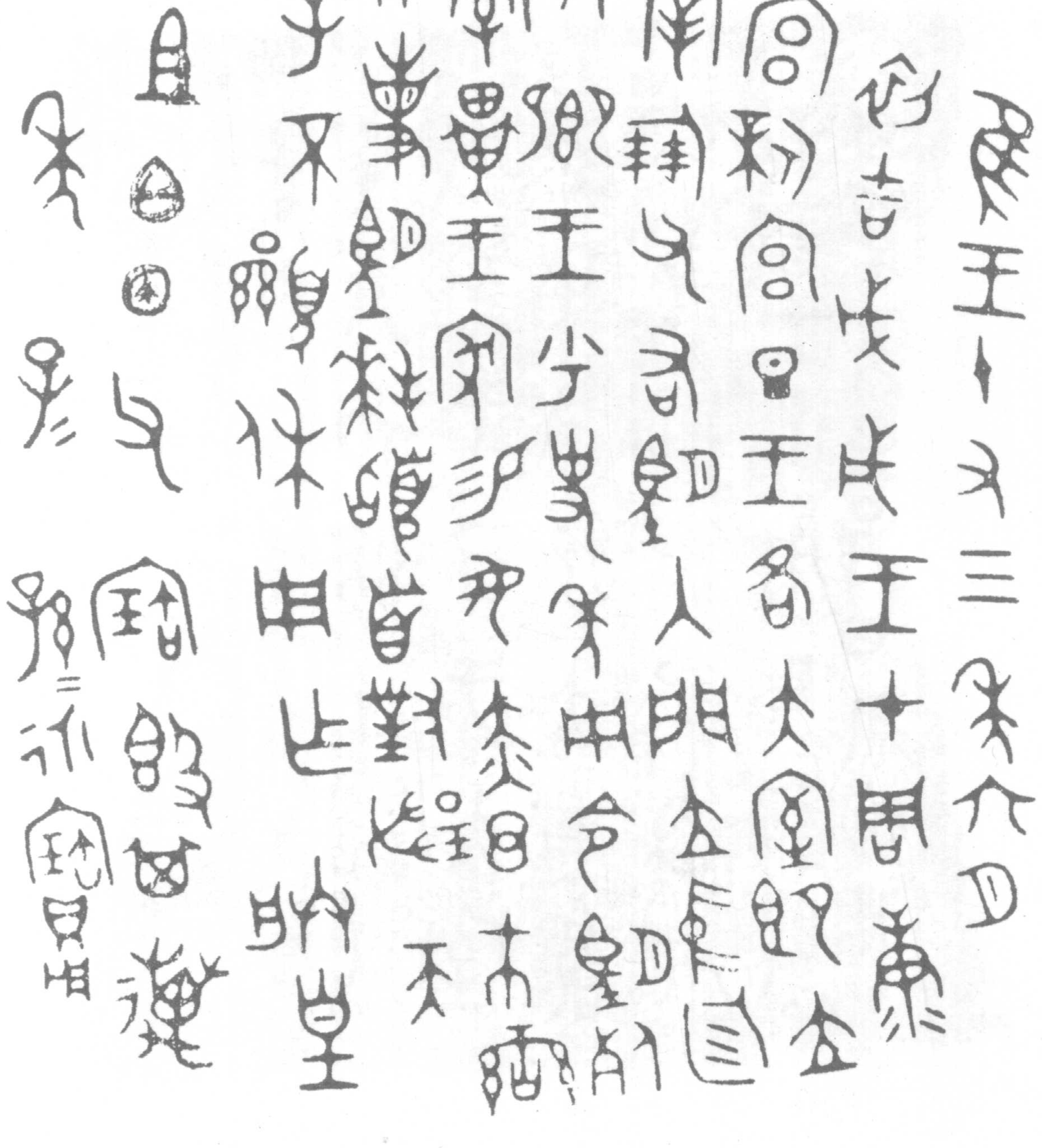
師奎父鼎

六一 恭

剢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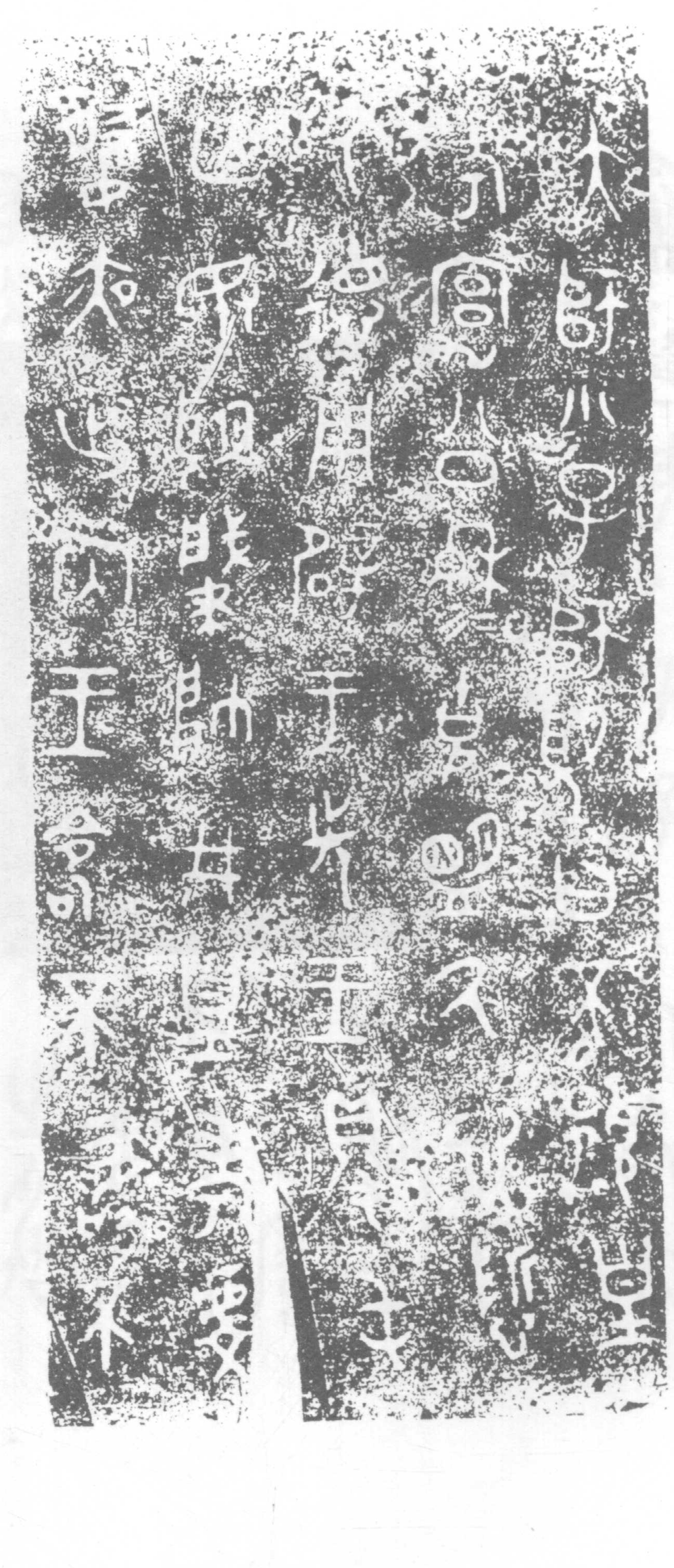
望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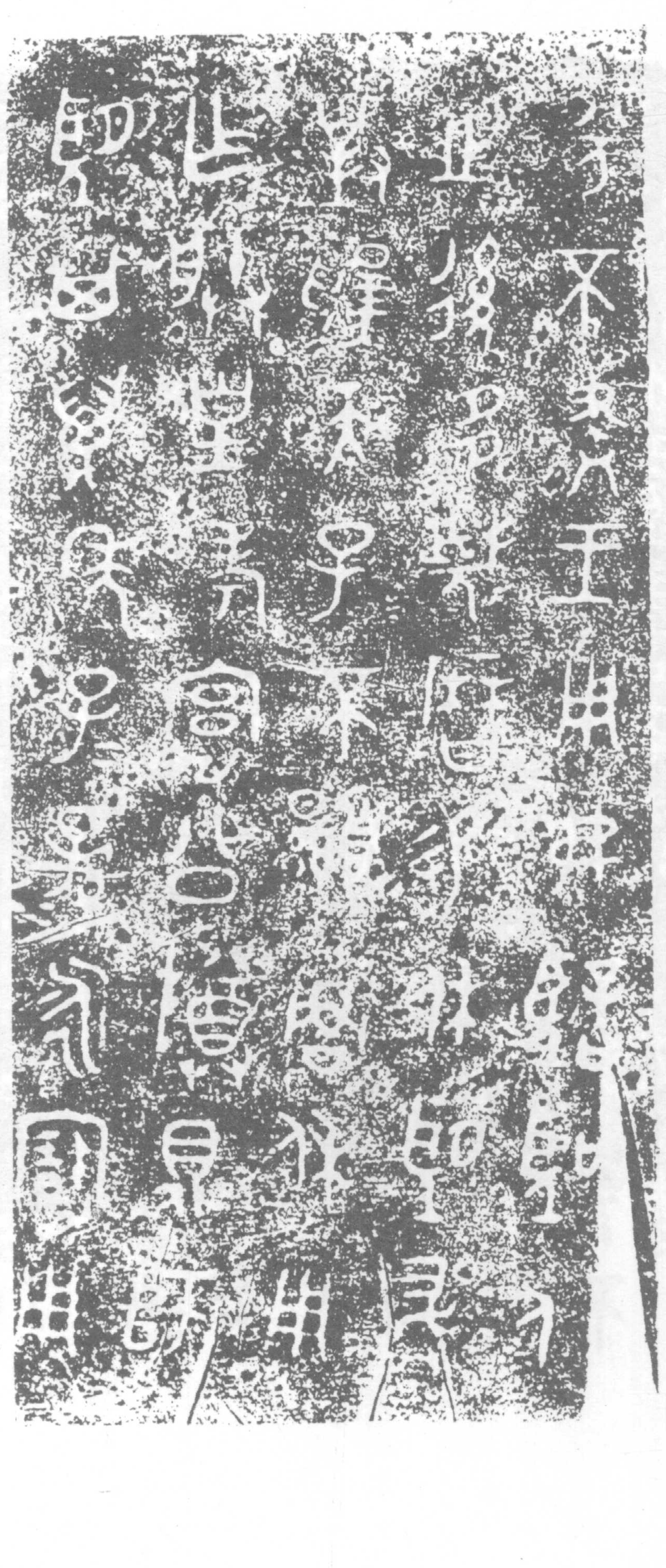


六二

恭

師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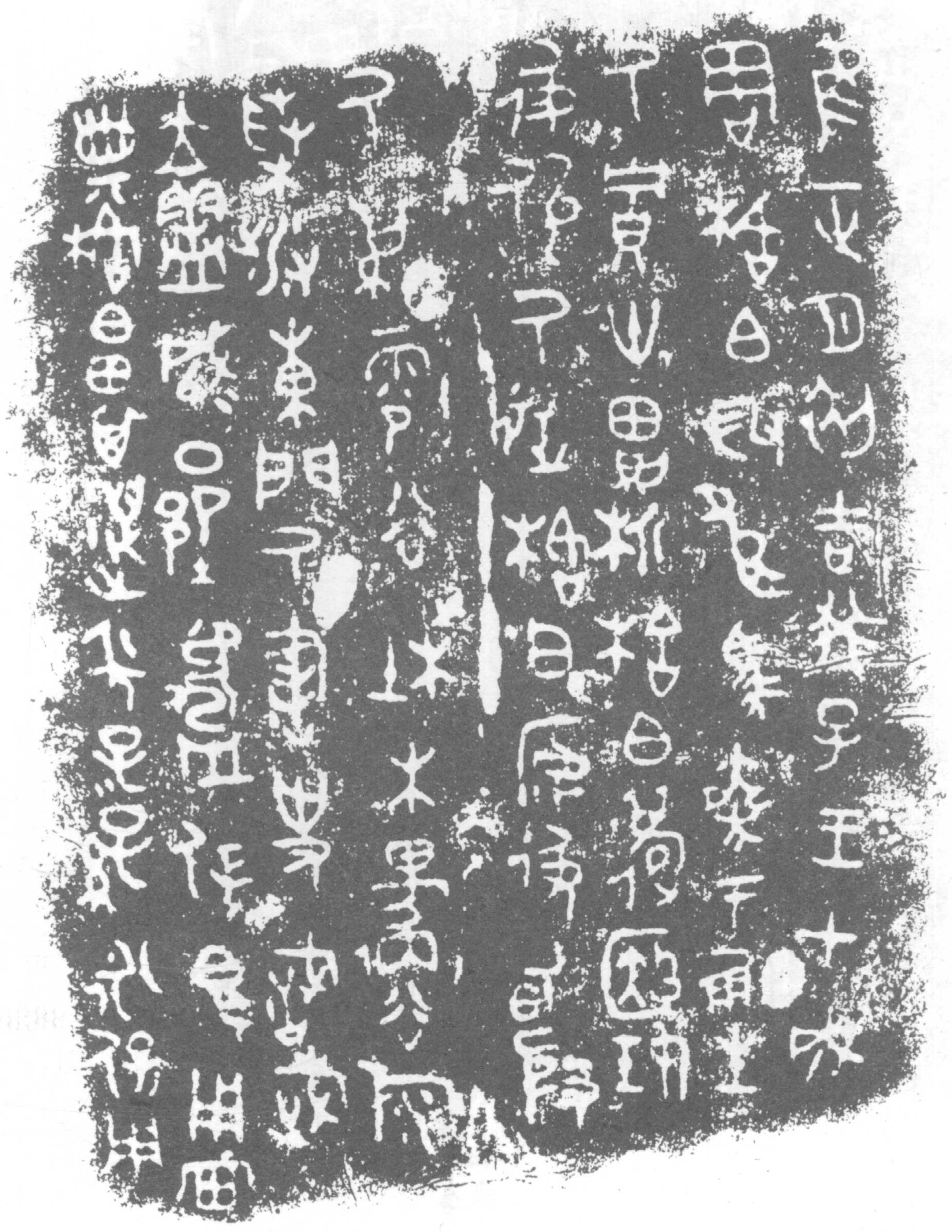




六三

恭

格伯段一 器



格伯段二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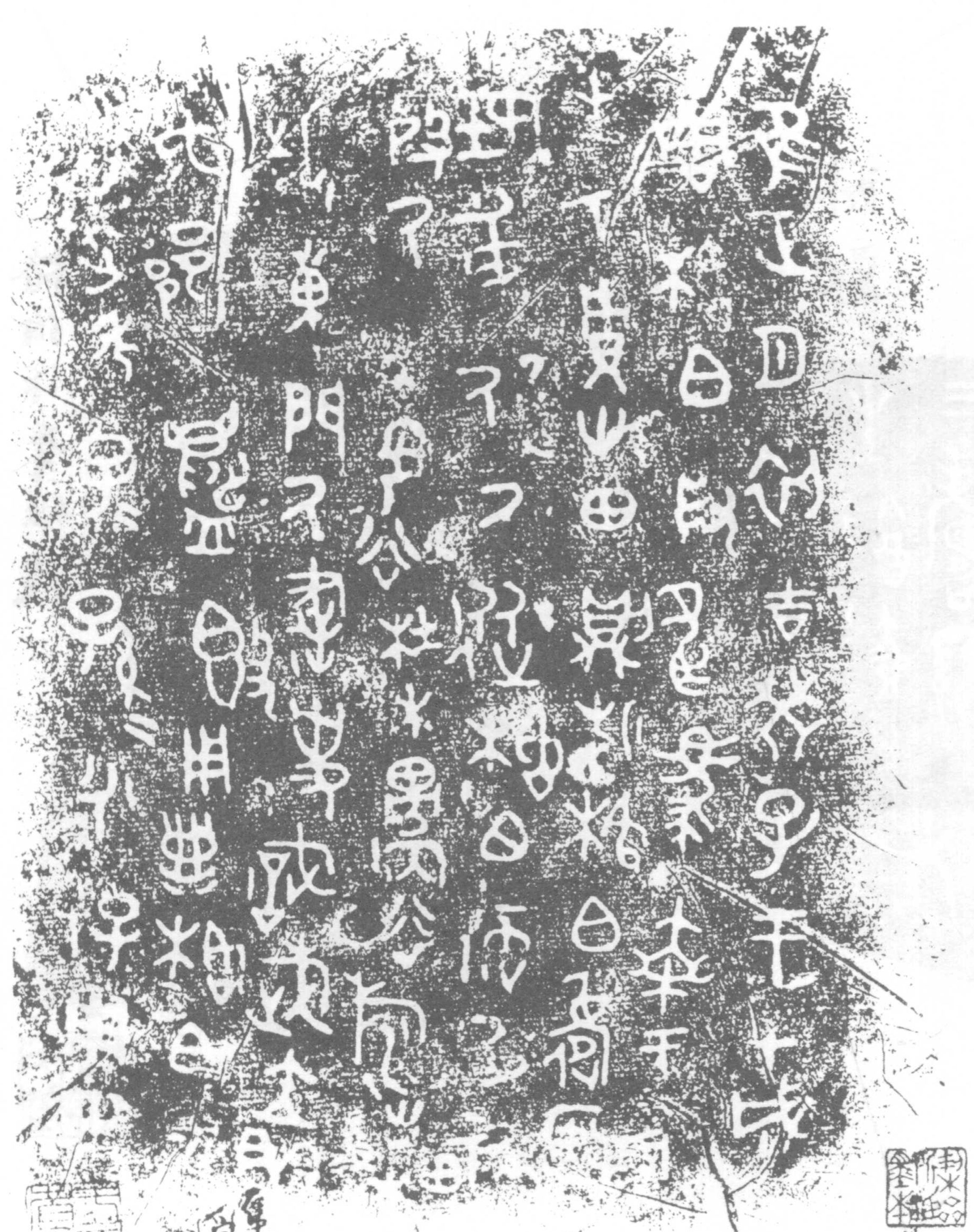
六四

恭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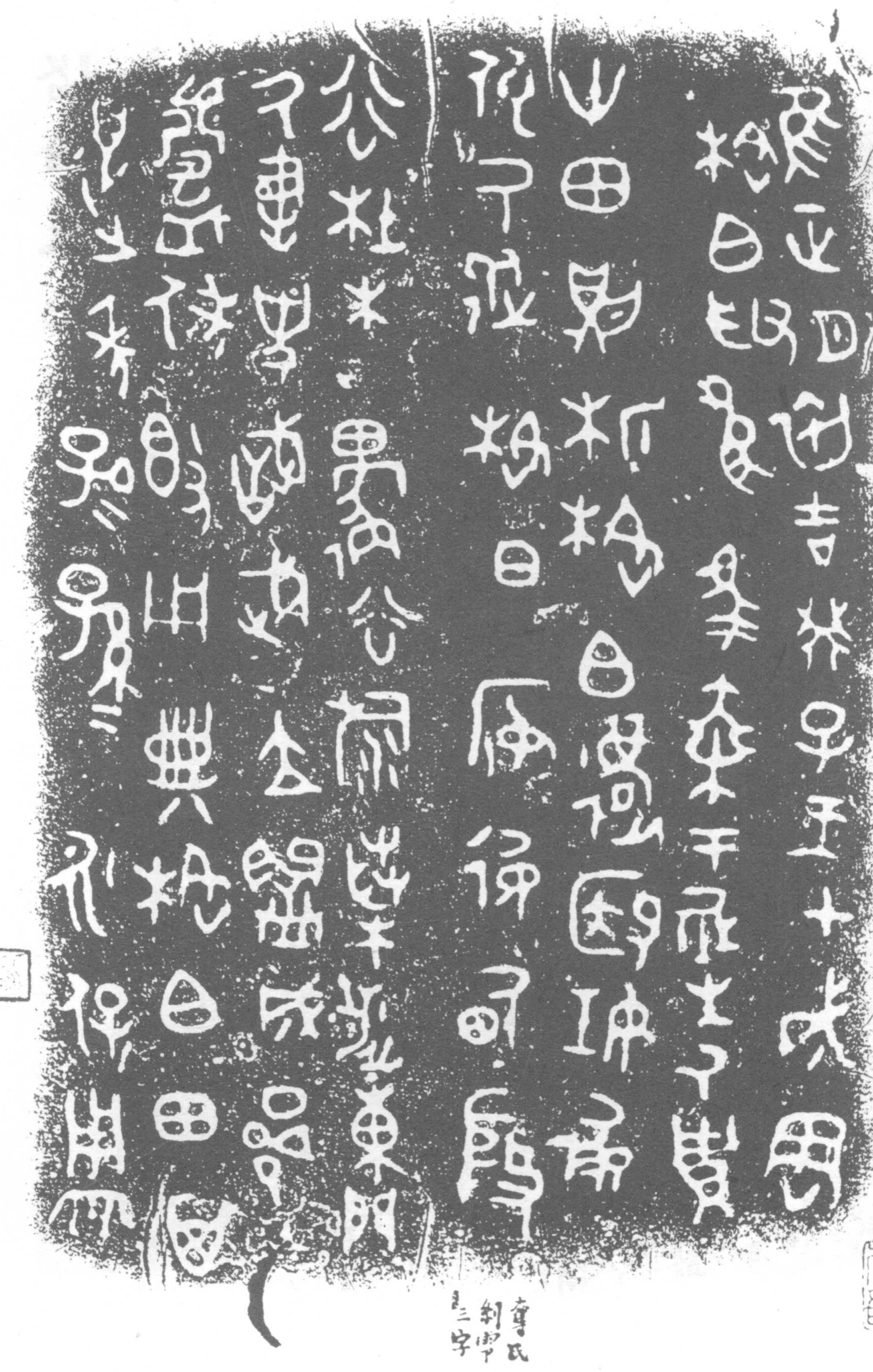
格伯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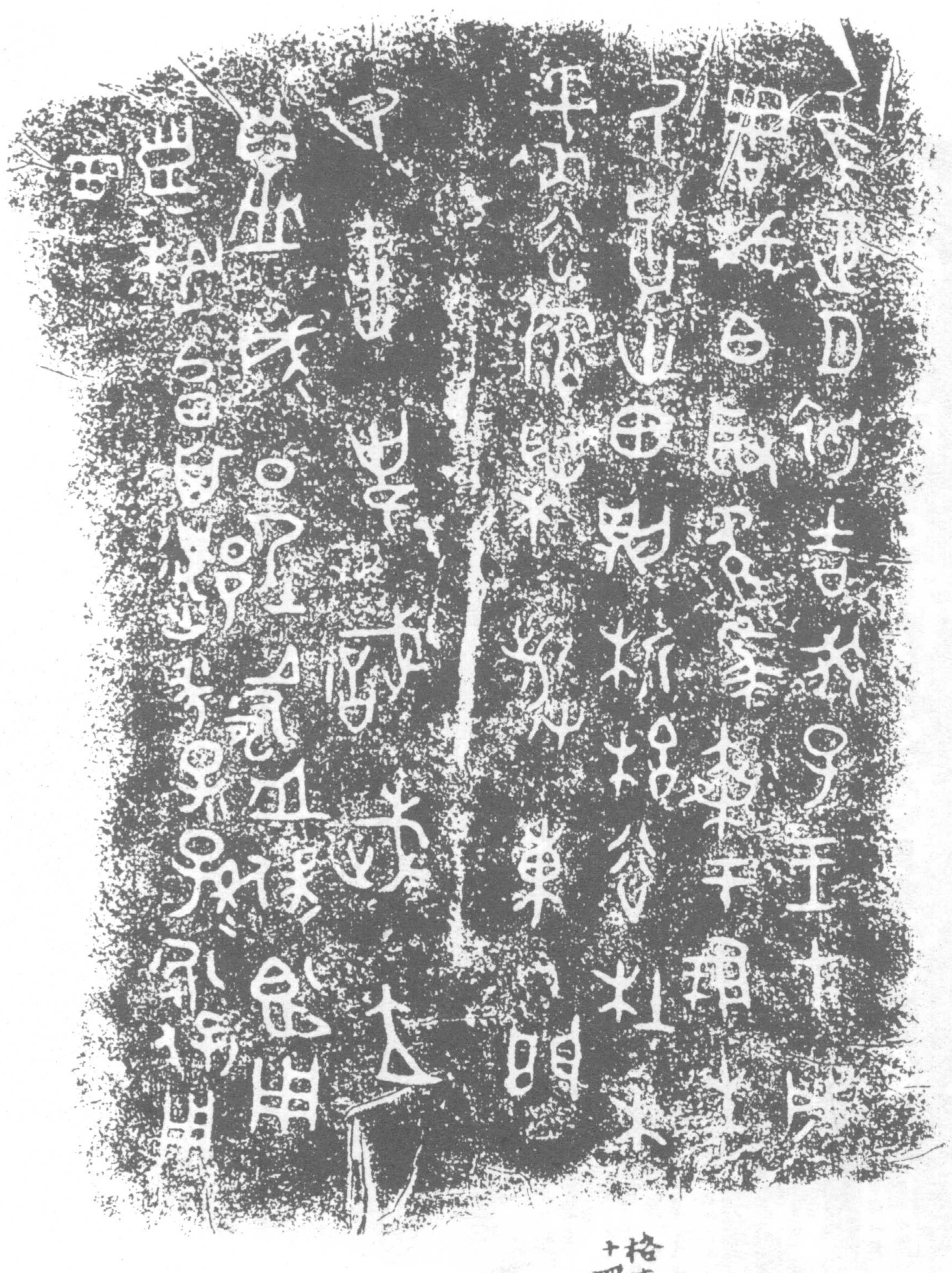
六五

恭

格伯毀 四



格伯毀 五



六六

恭

格伯作晉姬毀



眞仲作倗生壺



六七

恭

匽卣



右匽卣二拓本同一銘，因互有顯晦，故並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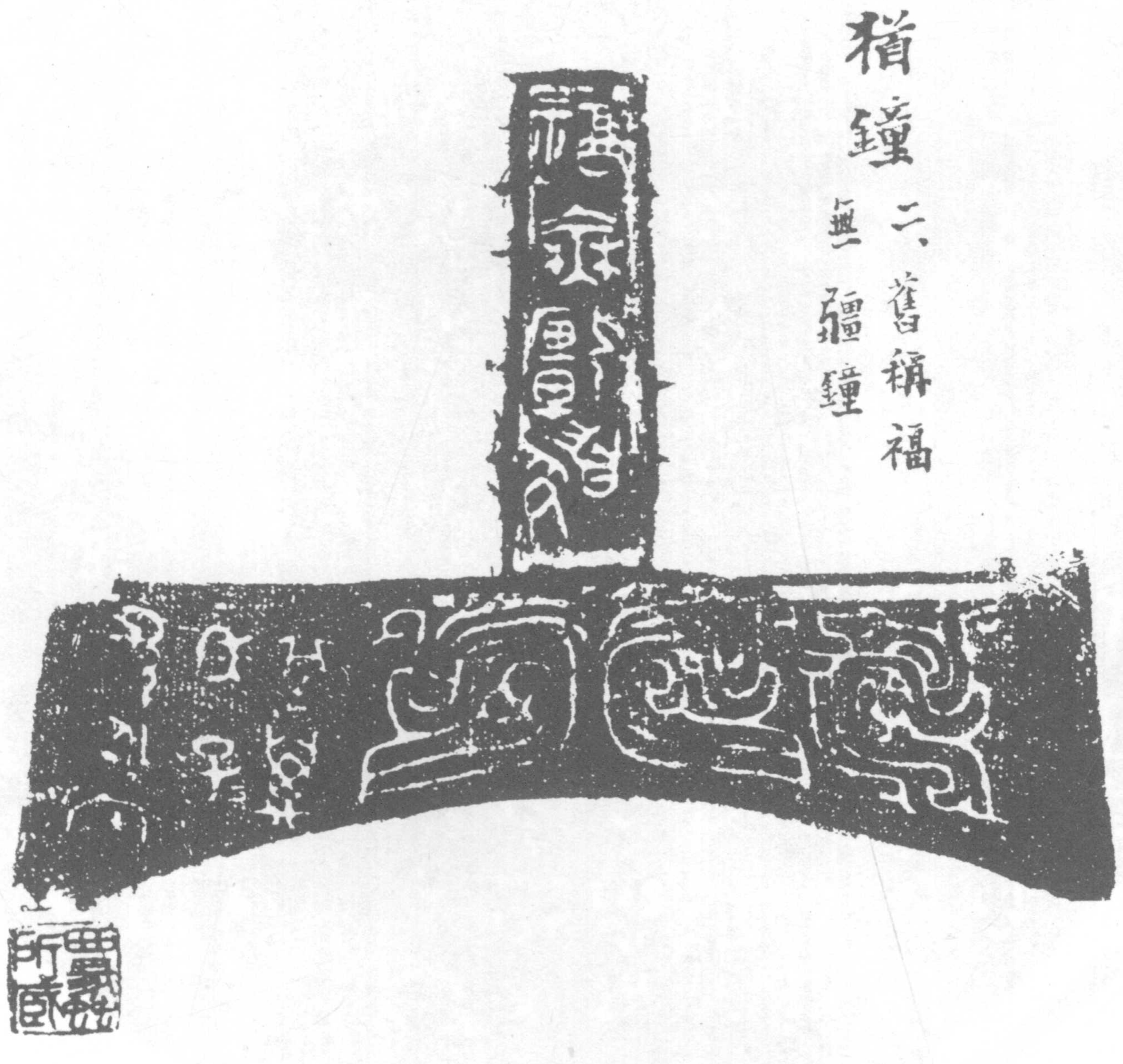
匽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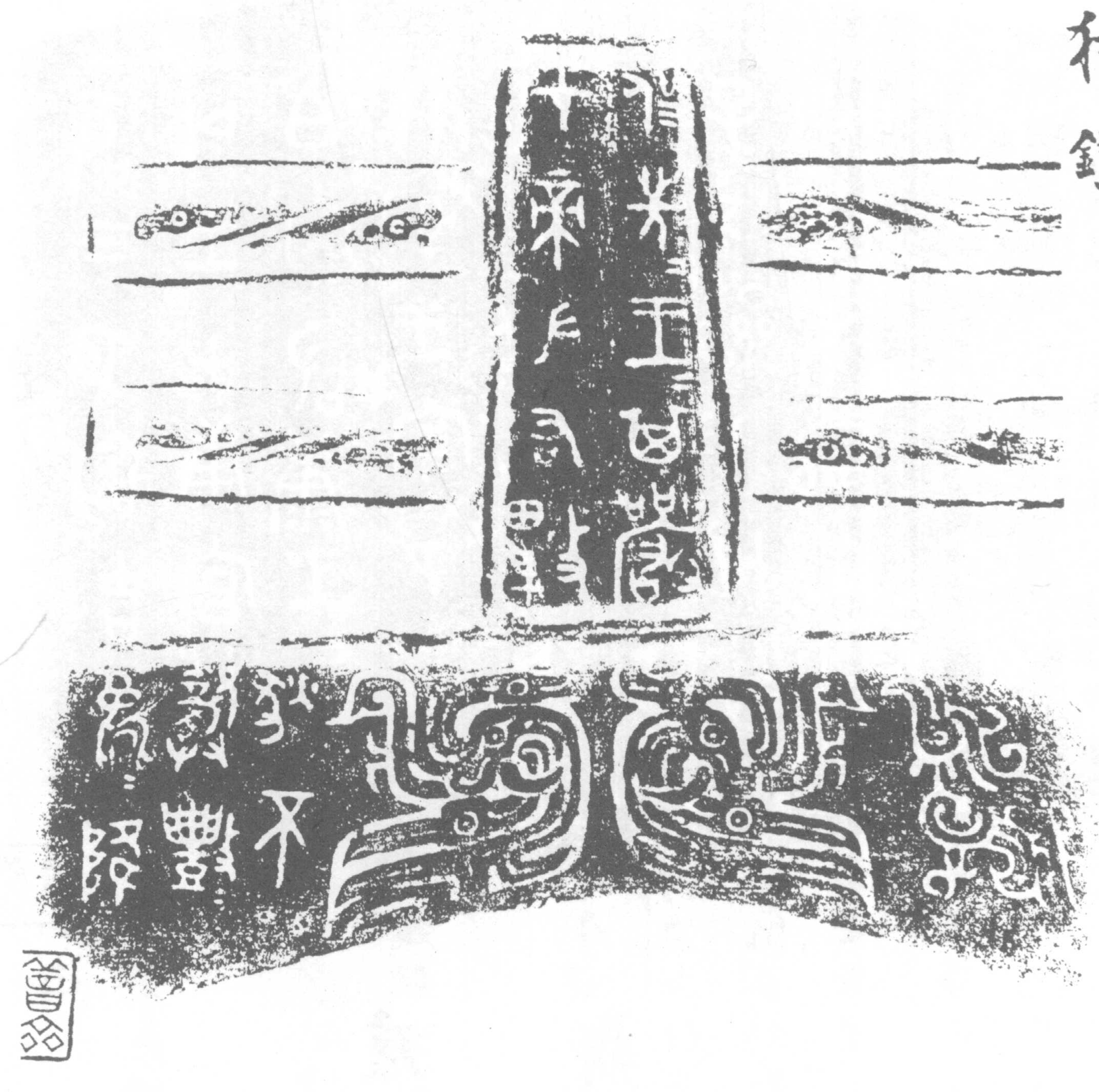
六七～六八

懿

[犭首]鐘二 舊稱福無疆鐘



[犭首]鐘 舊稱數狄鐘



六八～六九

懿

師遽𣪘



師遽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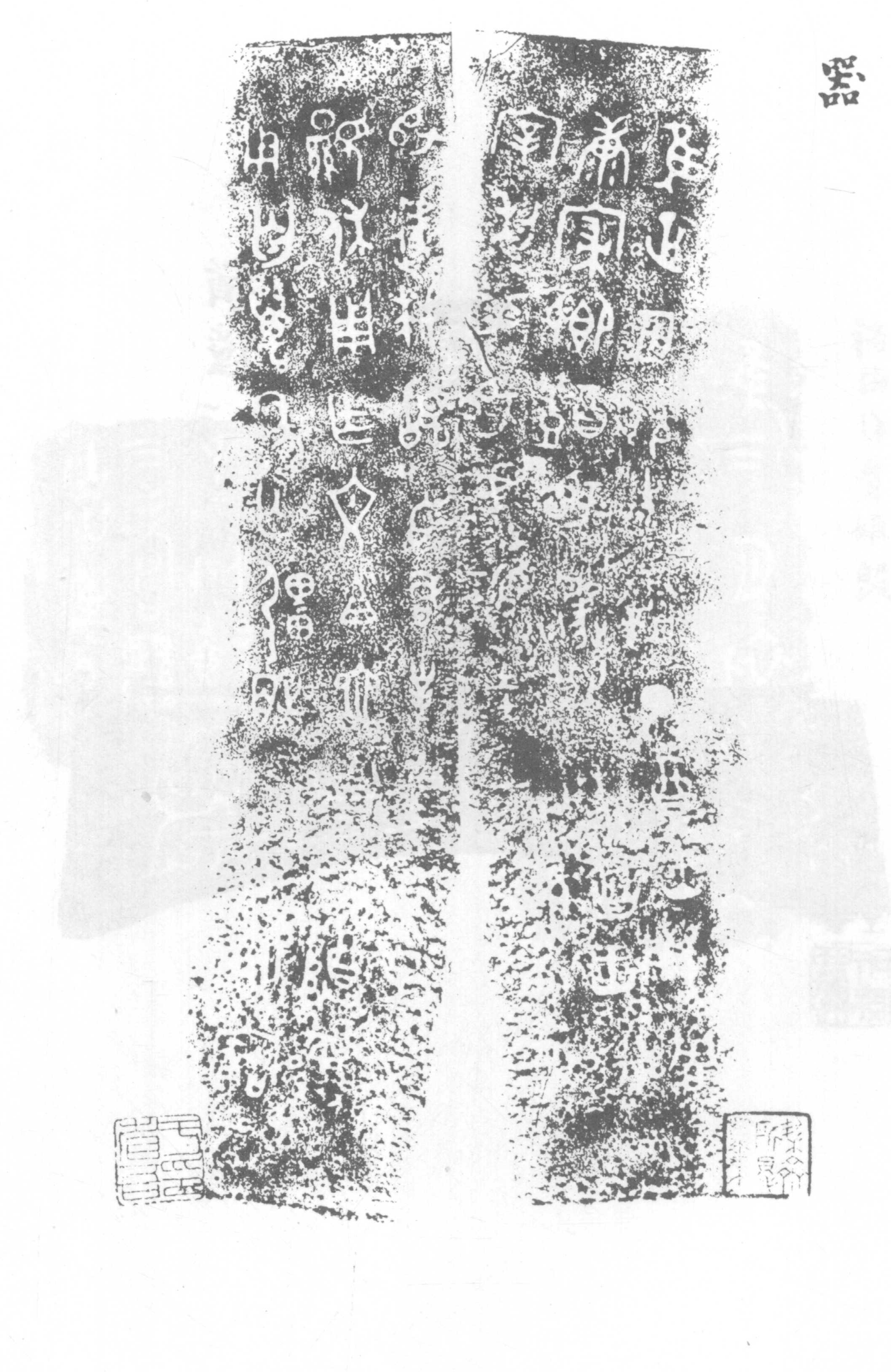


盠

六九～七〇

懿

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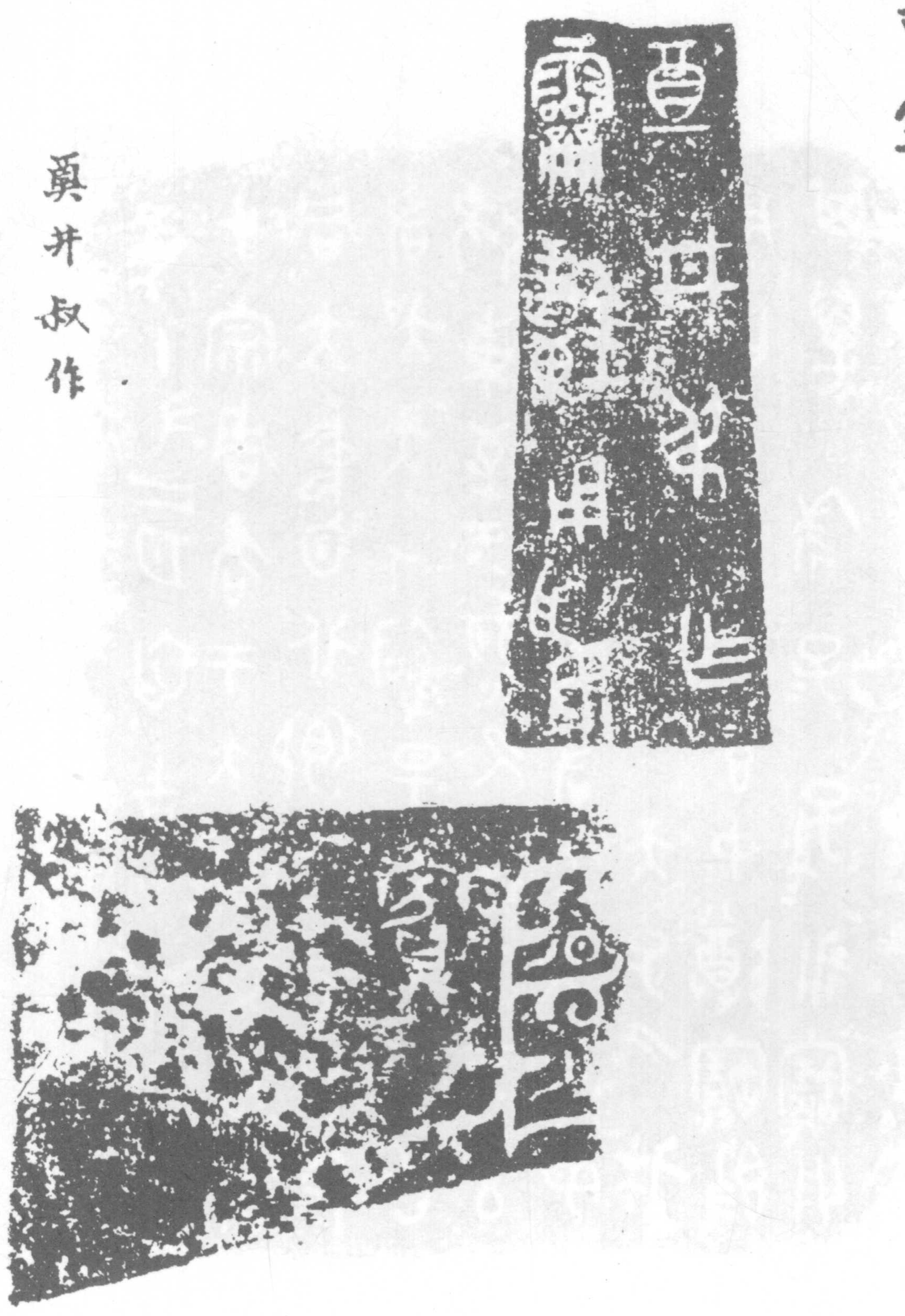
康鼎



七〇～七一

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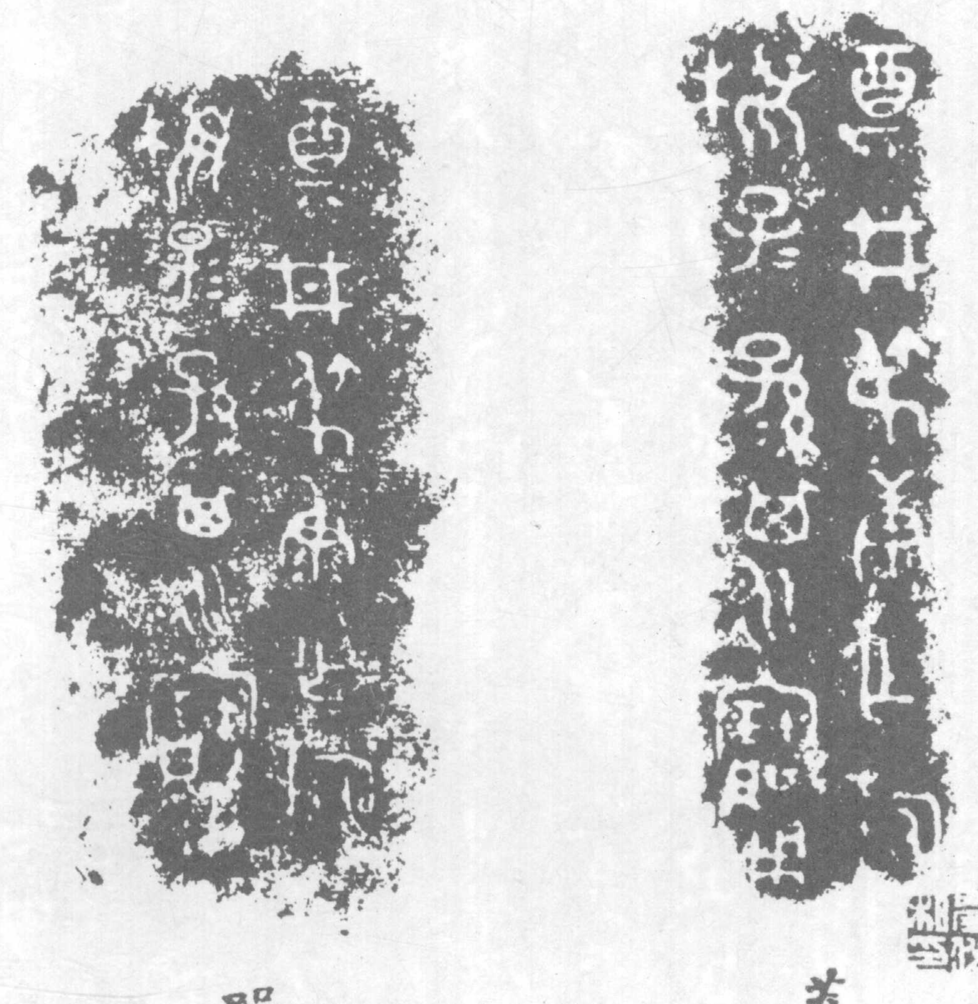
井叔鐘



奠井叔作
霝龢鐘用妥
賓

七一～七二 懿

井叔盨



器　　蓋

卯毁



七二～七三 懿

右奠井叔鐘出世已久，積古首箸彔之，誤解「安綏賓」二字為𦵯賓。周金文存箸彔二器，銘同，唯第二器「安賓」相連，刻於右鼓，案乃偽刻也。鐘銘款式當由鉦而接左鼓，不得刻在右鼓，作偽者乃先有𦵯賓觀念，故連刻之，而未知刻失其位，自露馬腳也。該偽器又見雙王鉩齋吉金圖，有形，其形制確上有紐而非甬，篆閒有枚淺圓而非夫銑，乃春秋中葉以後之器，蓋器真而銘偽也。周金文存卷一補遺又箸彔一偽器，銘曰「師𩰫作龢鐘，寅則」，前五字在鉦，「寅則」二字亦在右鼓。二偽器蓋同出於一人之手。

霝龠二字合文，龠古文龠。大克鼎「錫汝史小臣霝龠鼓鐘」，者減鐘「協于我霝龠，俾龢俾孚」，霝龠每與鐘相應，疑古以龠為調協鐘鼓之器，龤龢字均从龠，蓋有以也。

賓字作𡪺，从鼎（乃筆誤）。古鼎貝二字每互譌，如貞員則，古實作鼑鼎鼎，由繁誤簡而誤作賸䞣；此由簡誤繁，故終如曇花一現而已。

同𣪘一



同𣪘二



七三～七四　懿

大𣪘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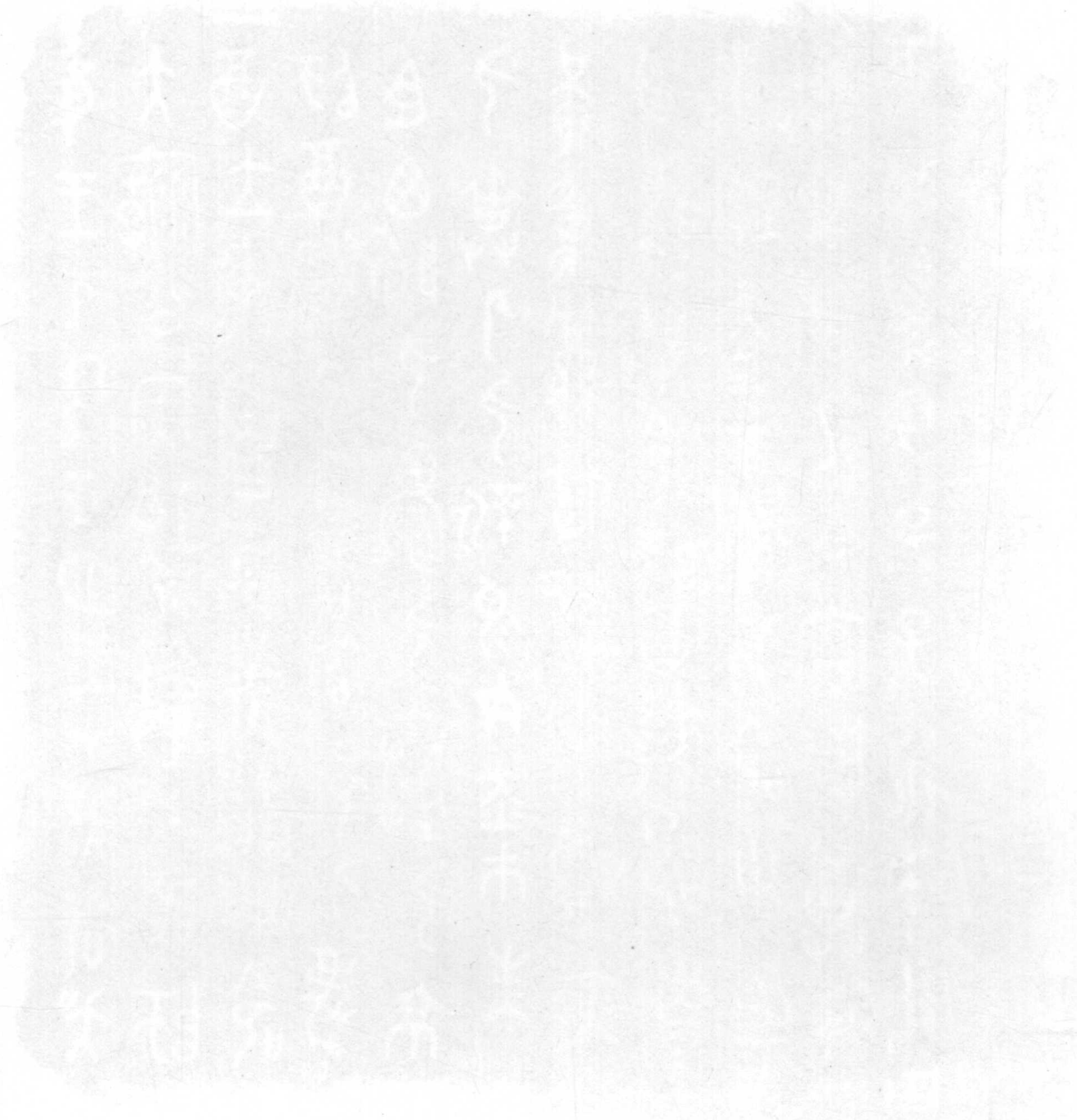


蓋

七四～七五　懿

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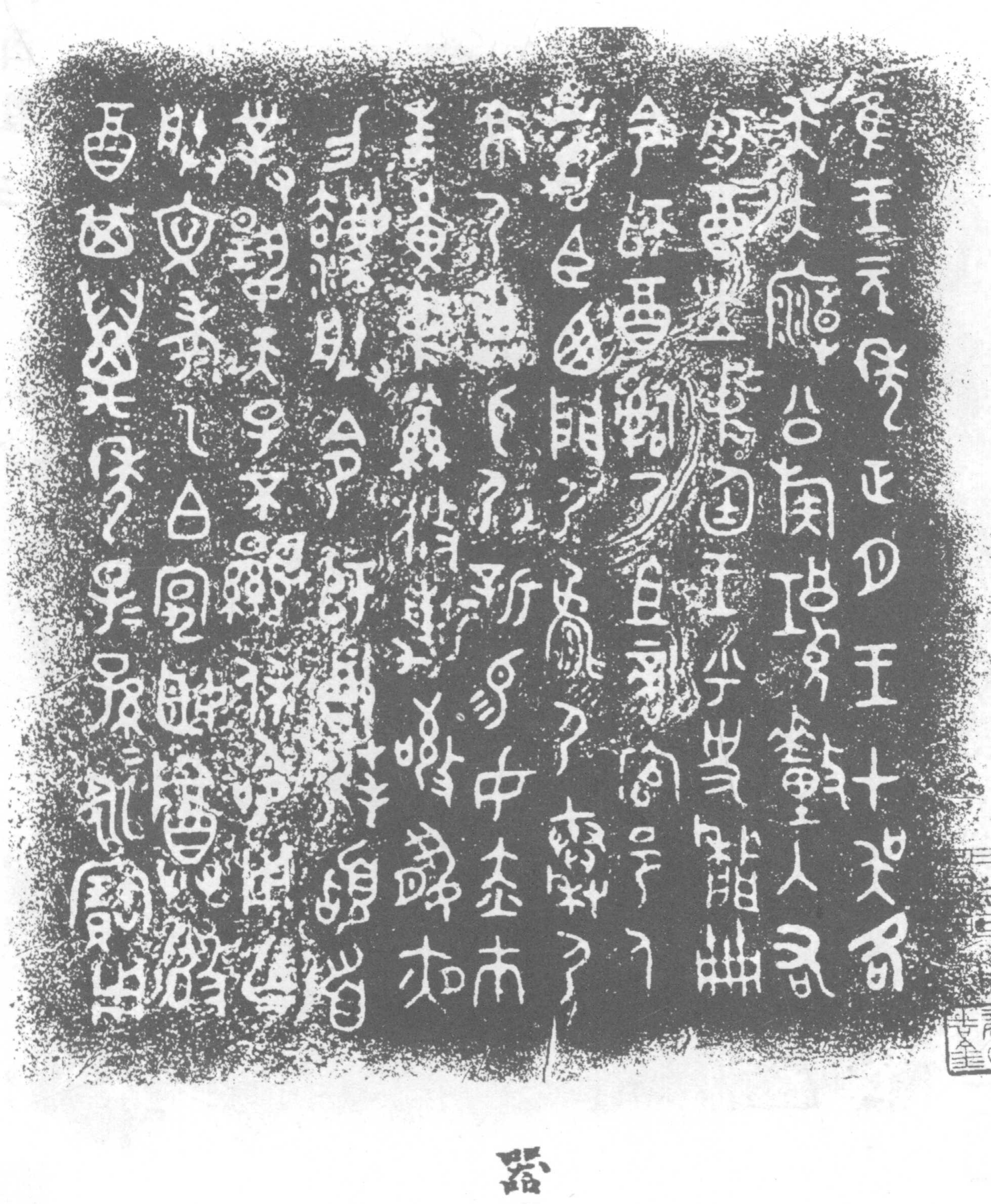


七五 懿

師酉簋一



蓋



器

七六 懿

師酉𣪘 二



蓋



器

七七

懿

師酉𣪘 三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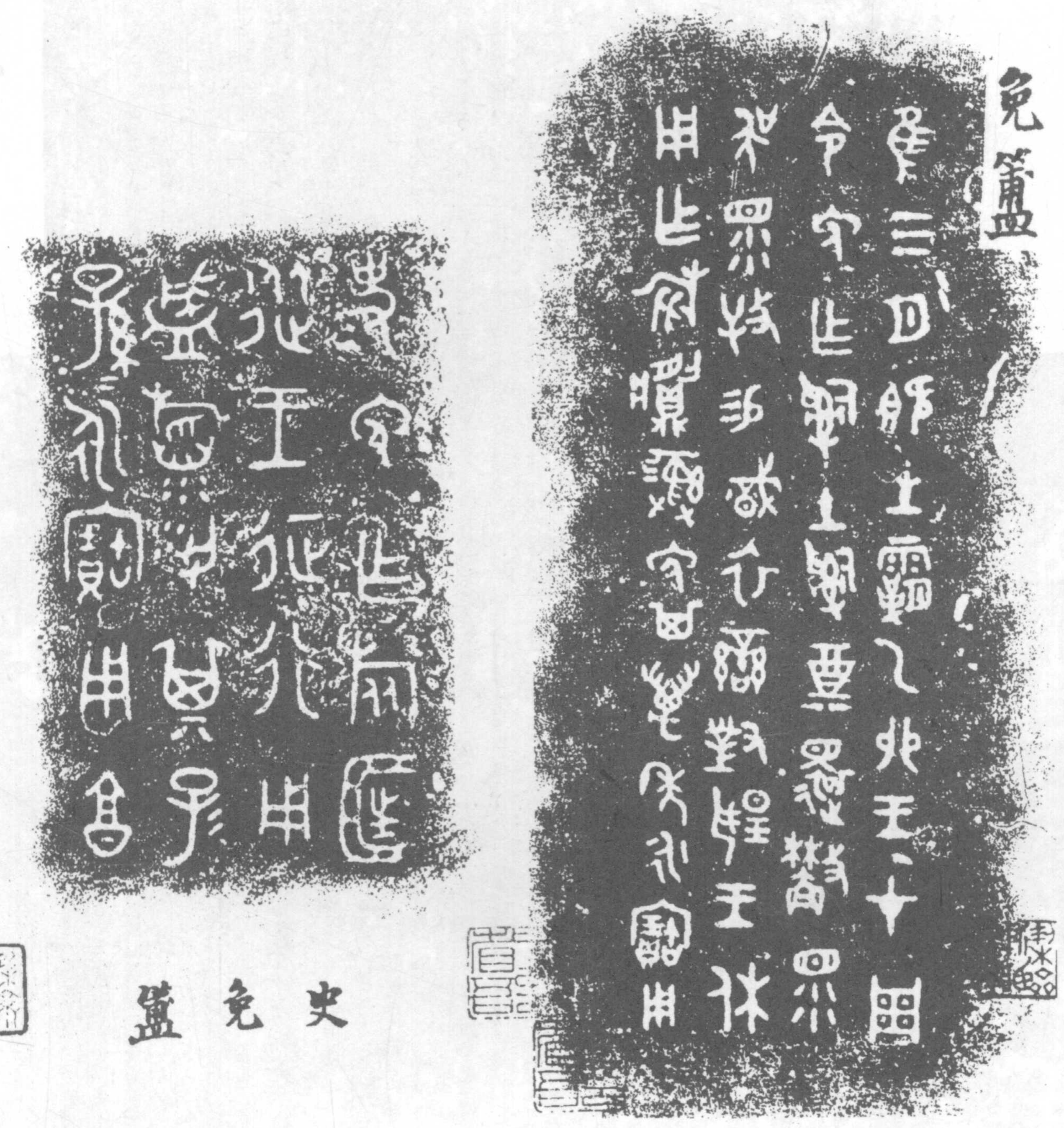
蓋

七八

懿



免𣪕



免簠

史免簠

七九

懿



免盤

或以為盉案盉無是長銘

免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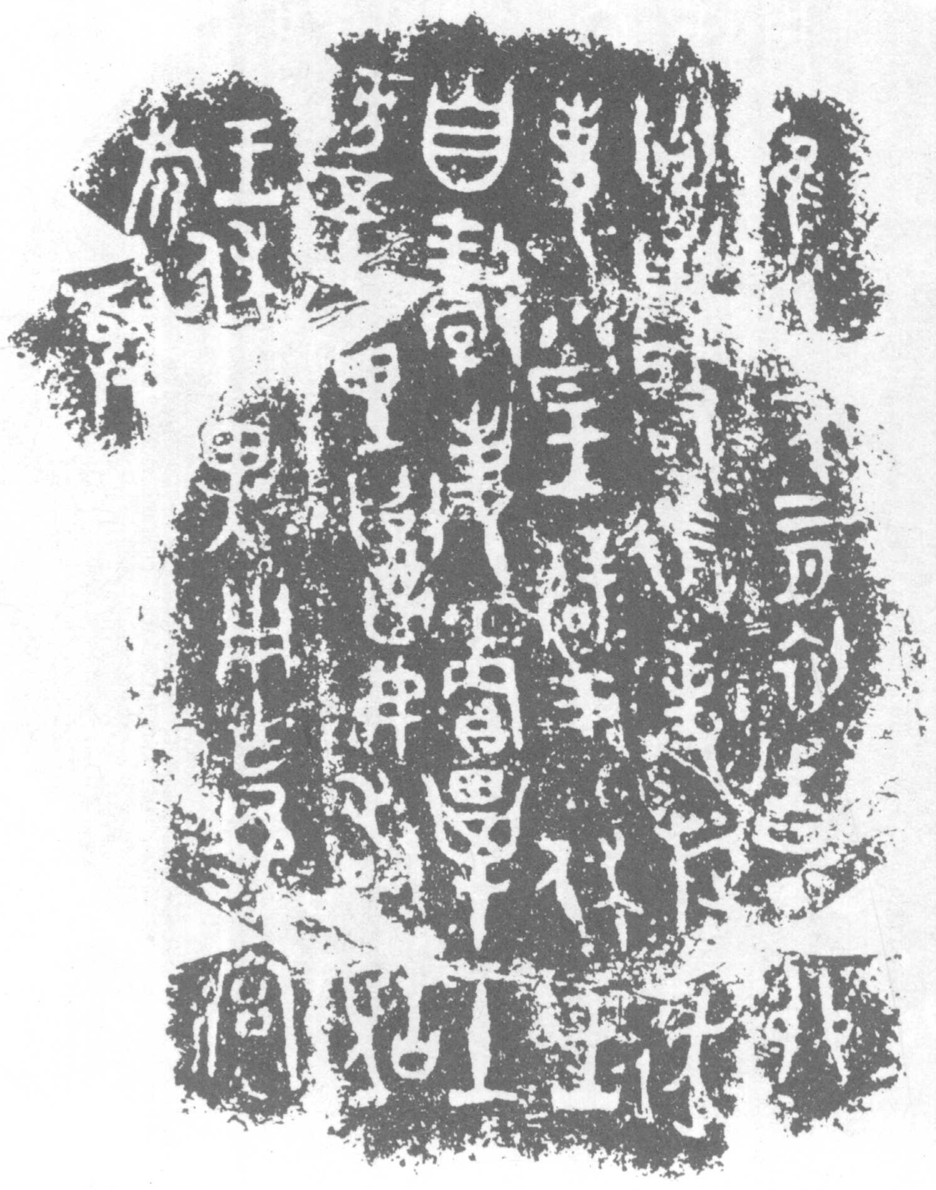


史懋壺

八〇

懿

盠卣



守宮尊



八一 懿

效父𣪕



鄭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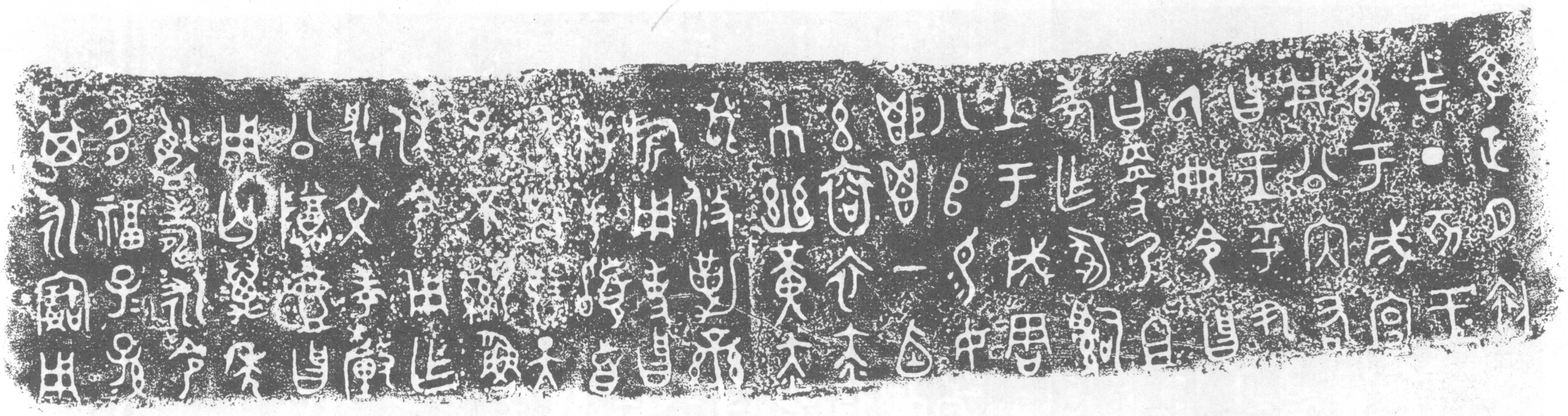
一

八二 孝

曶鼎



## 曶壺



## 戓貯段



此銘𢼄字左旁稍泐，舊釋為撫，蓋与『說文』『𢼄，撫也』之𢼄字相類也。字形有異，義亦難通。今釋為𢼄，讀為『笮迫』之笮。『驫羌鐘』『征秦迮齊』、『䣄大史申鼎』『用征㠯迮』，即此𢼄字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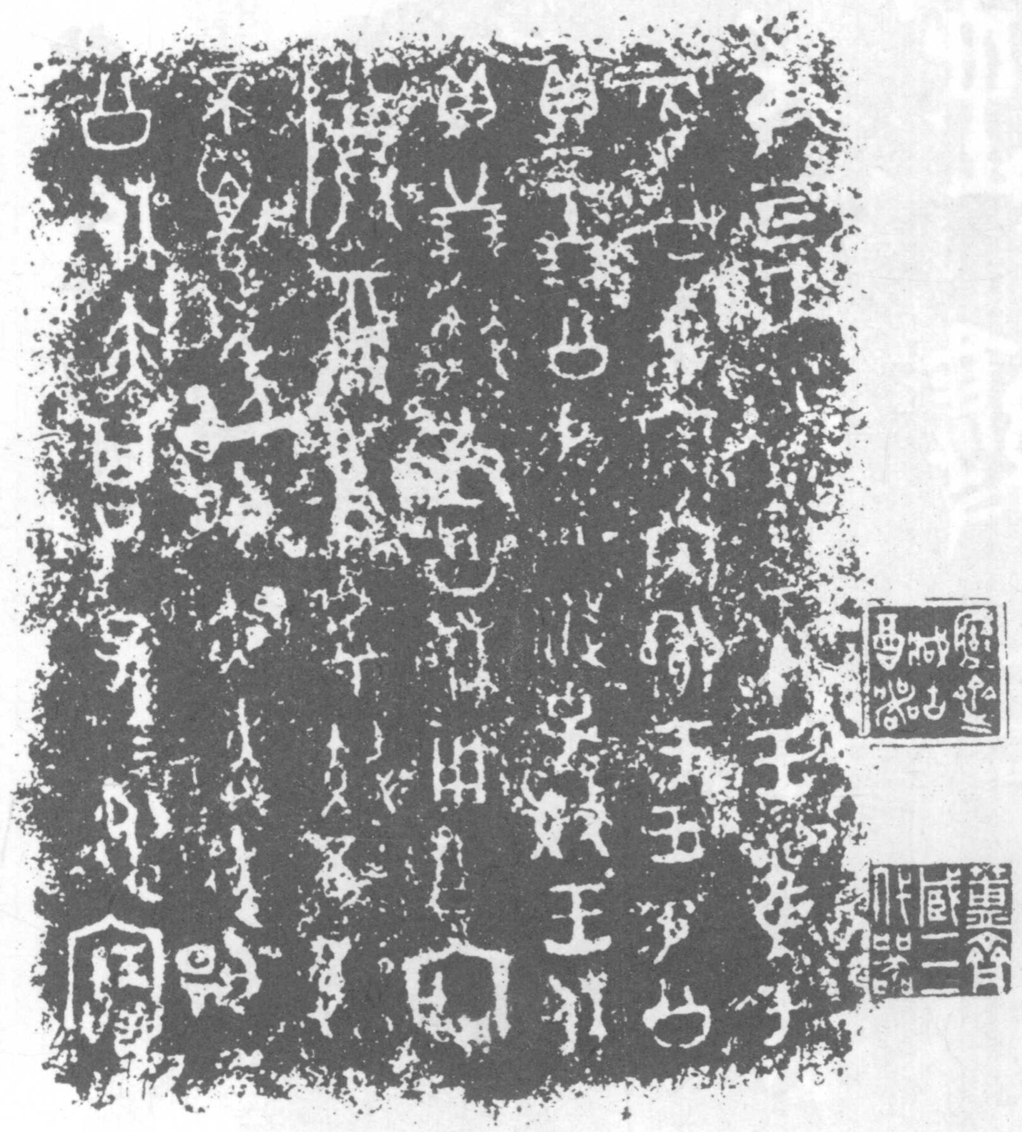
## 趩觶



效卣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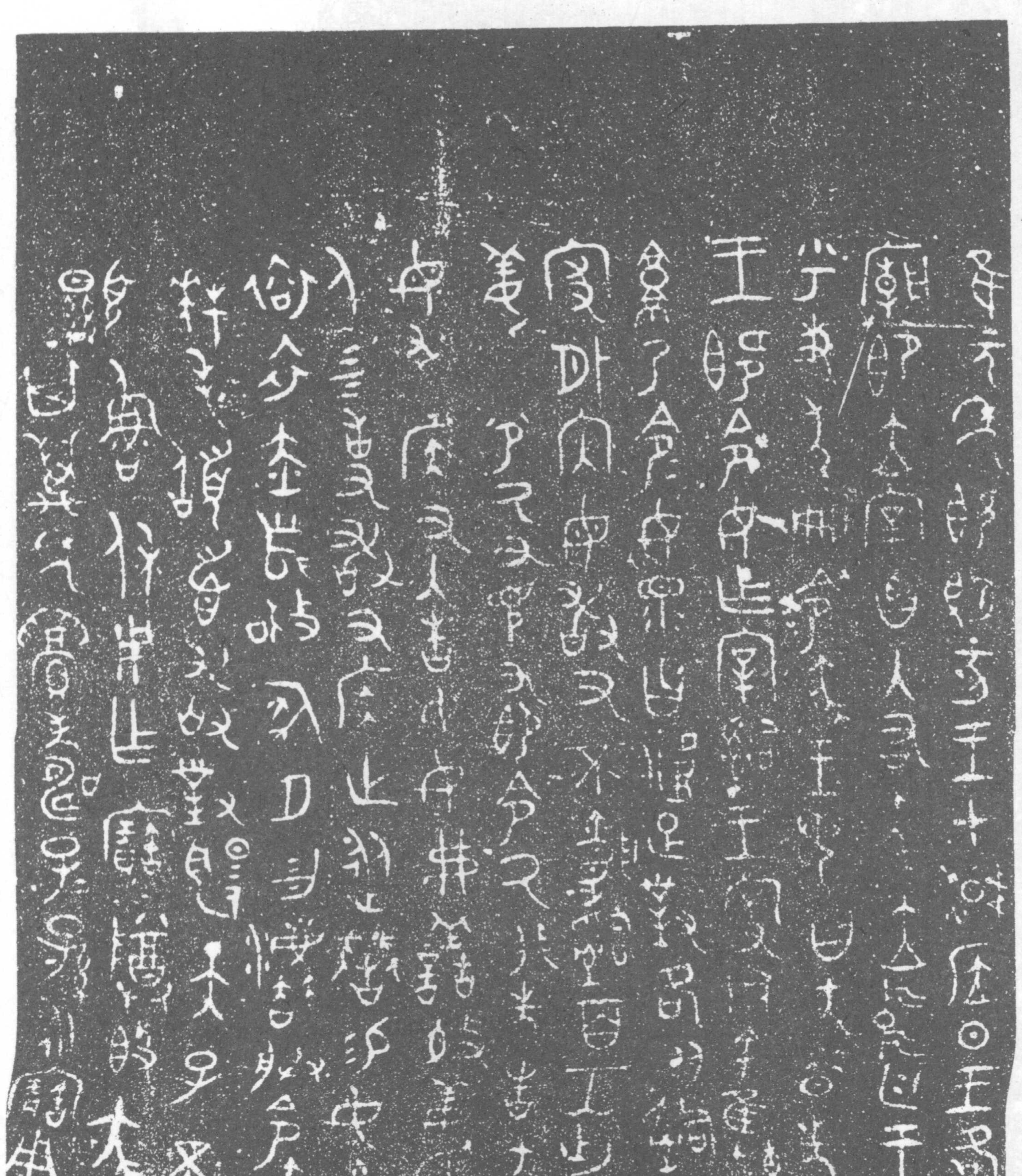
八六 孝

效觶



蔡𣪘

據薛氏石刻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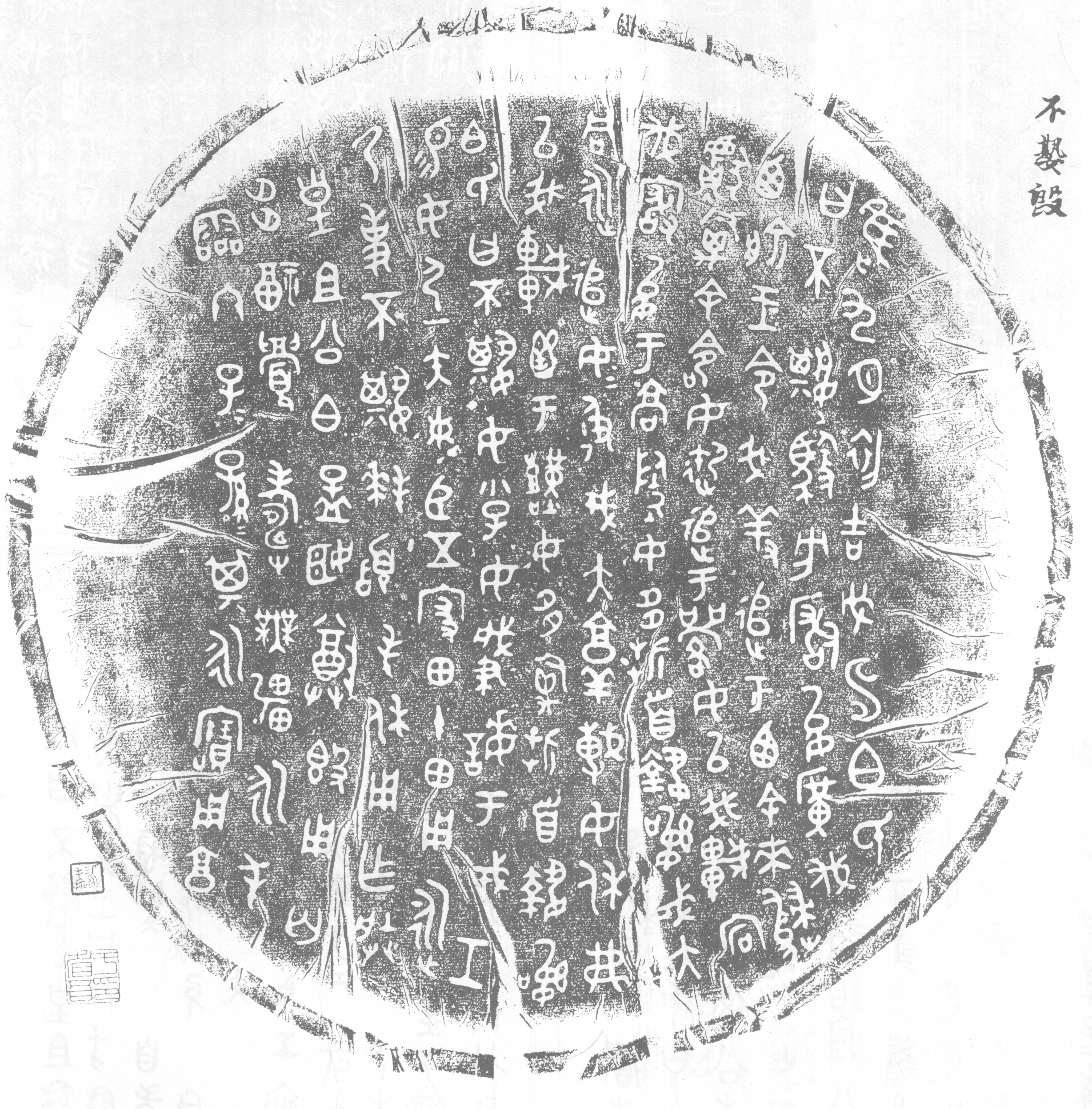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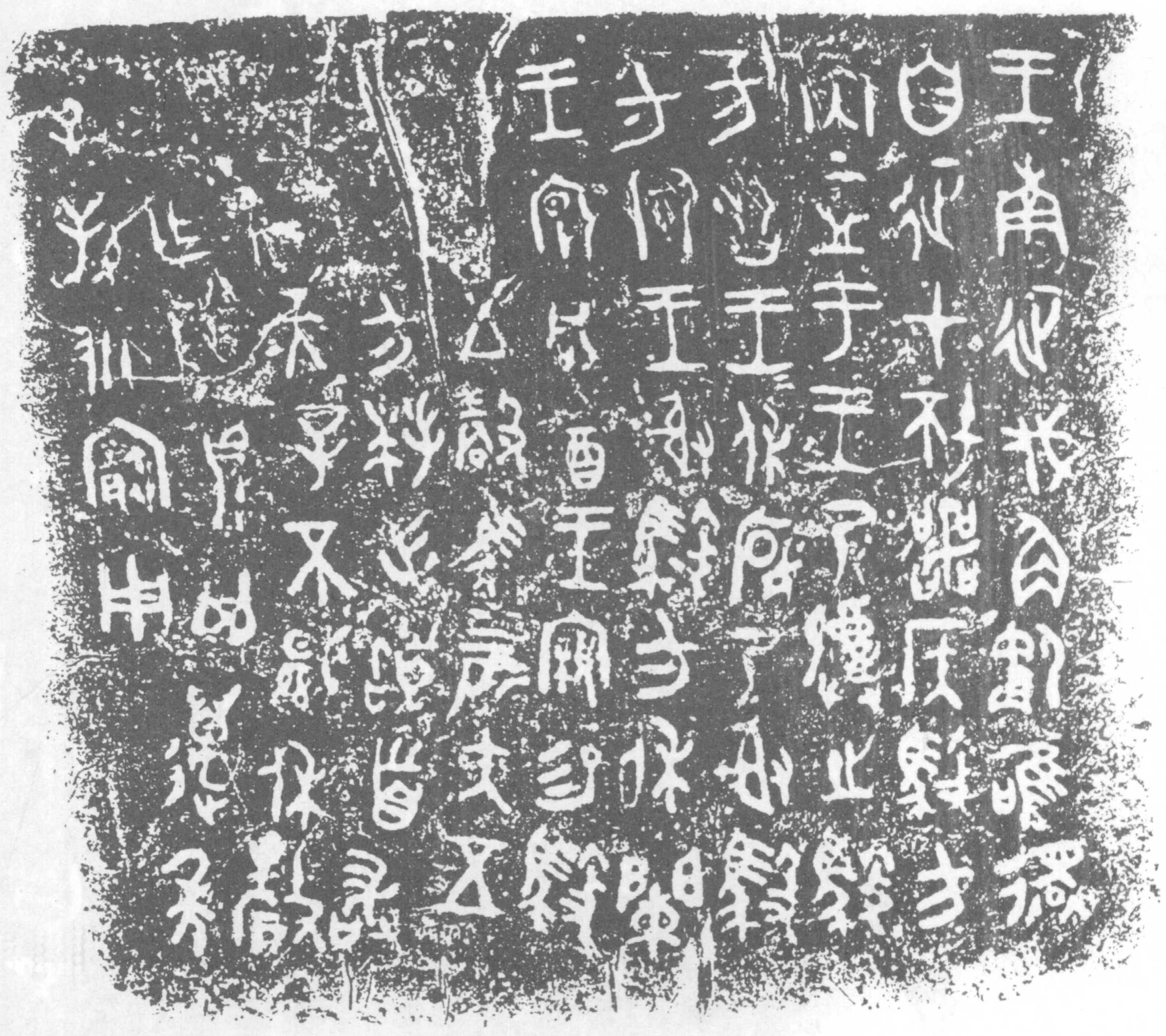
八七 孝

虢季子白盤



# 不嬰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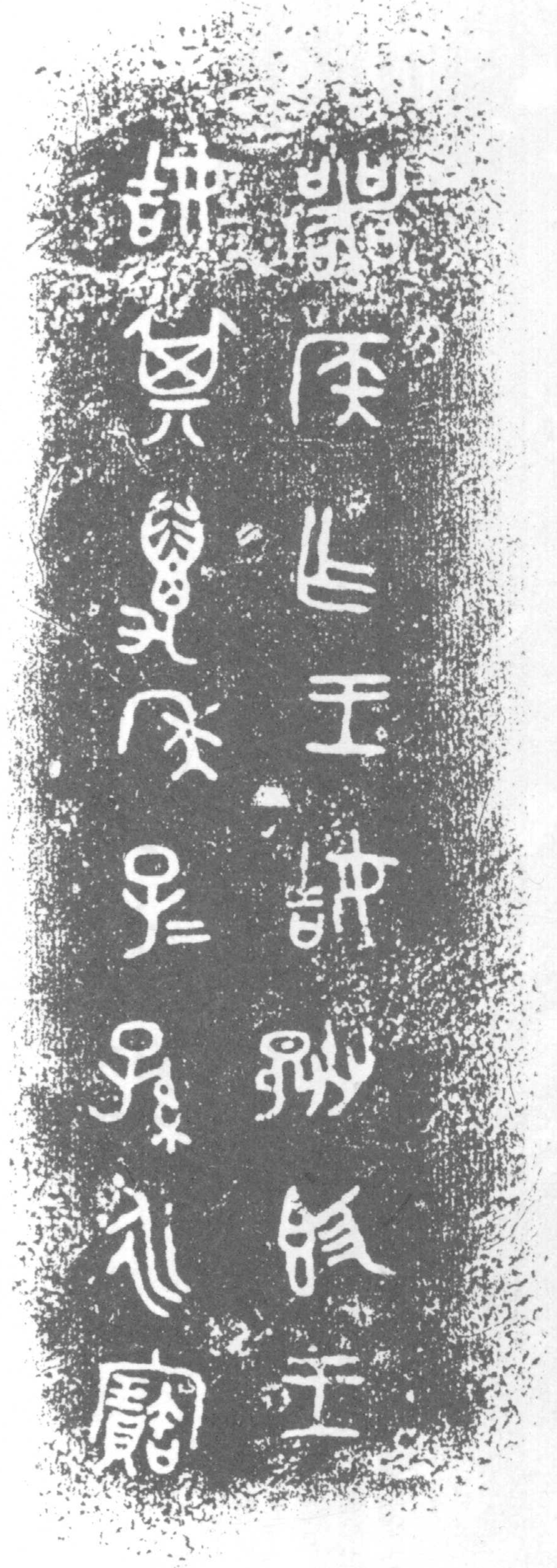


匽侯鼎

匽侯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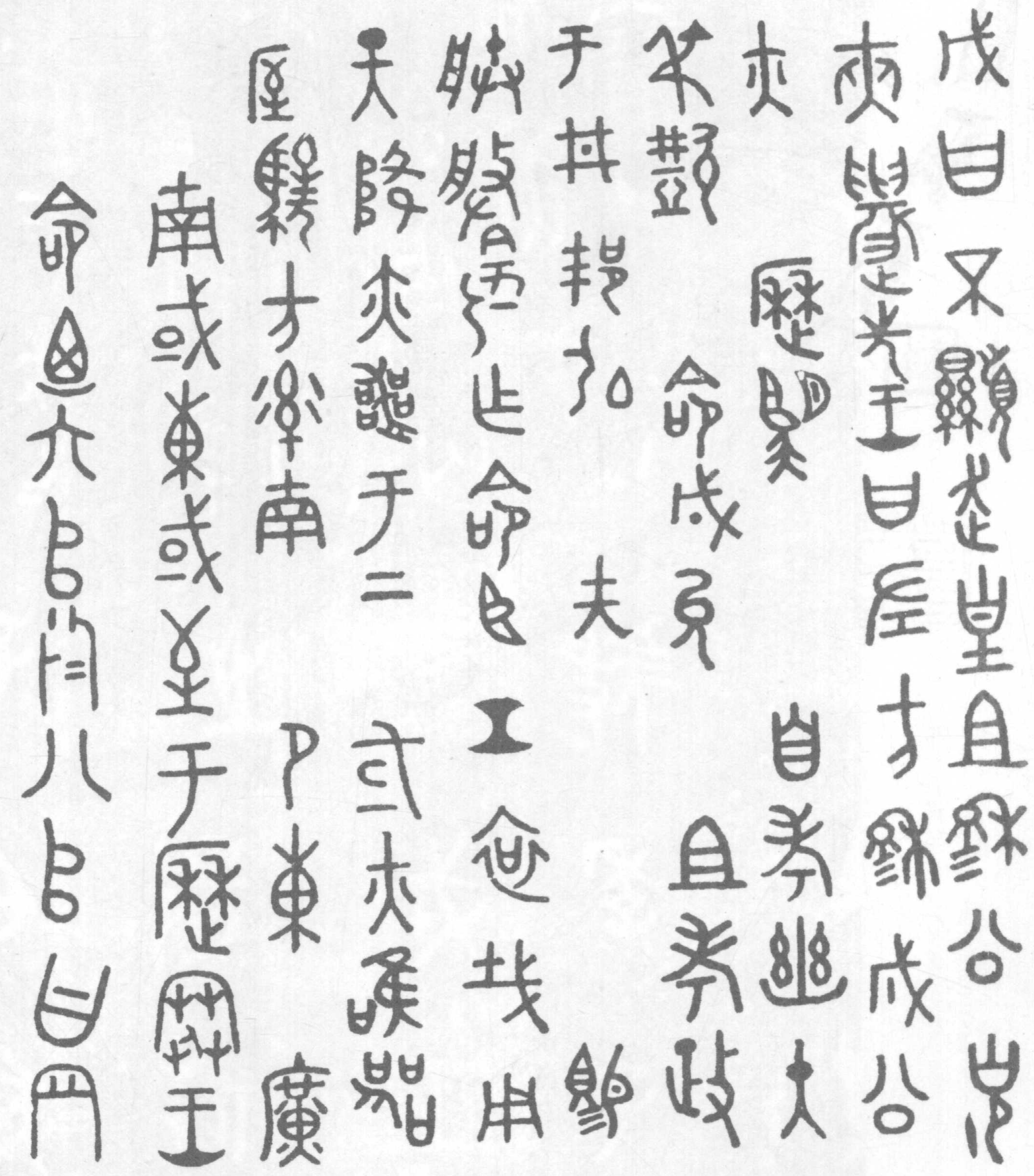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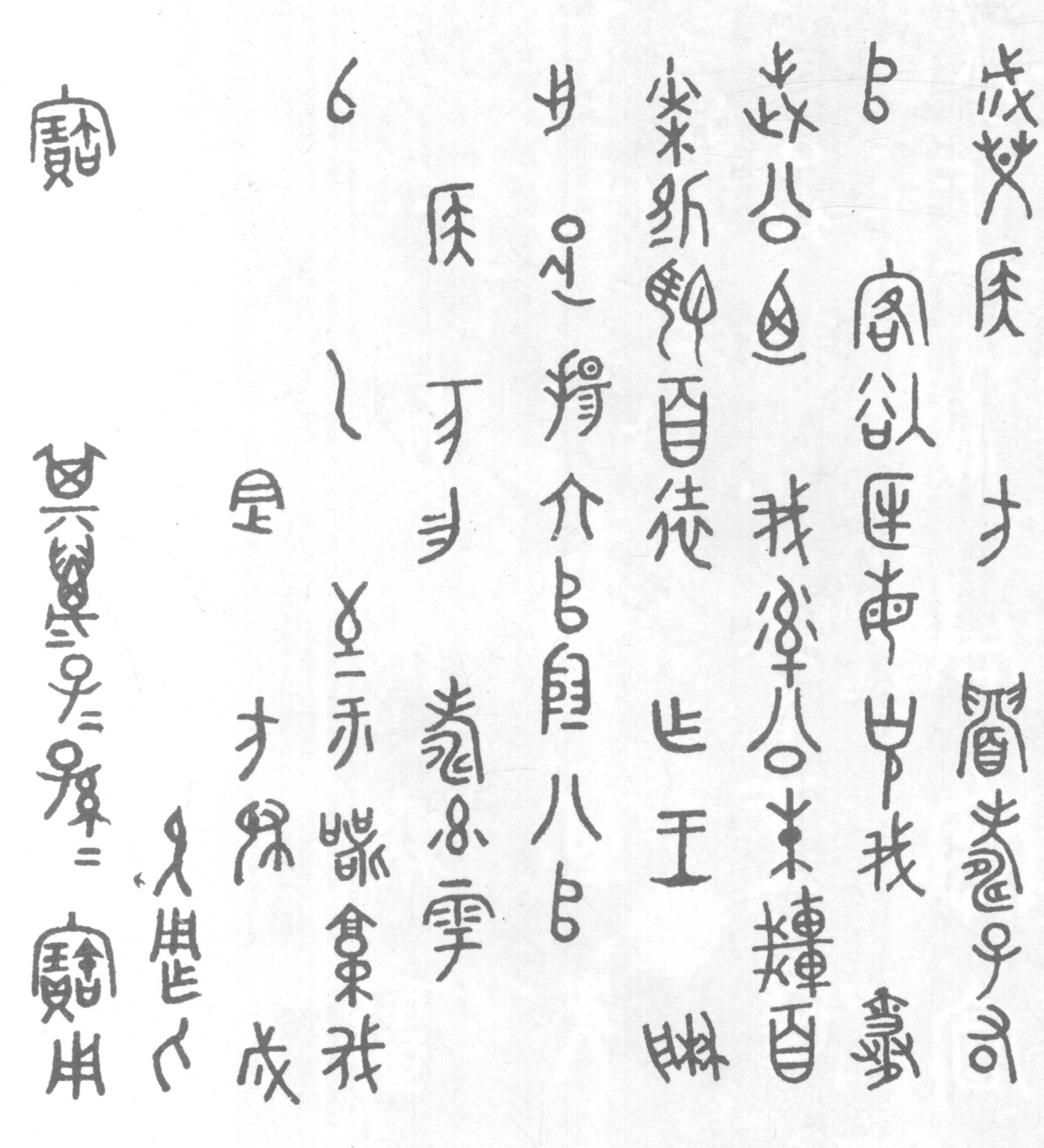


九〇

夷

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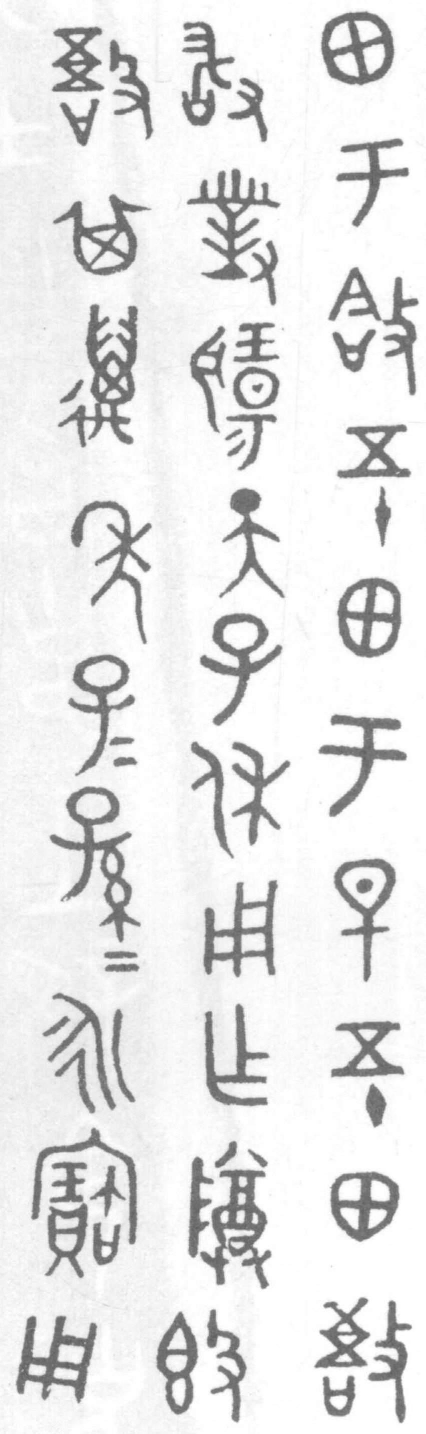
九〇～九一

夷

敔簋二

此蓋銘，器銘殘泐，僅存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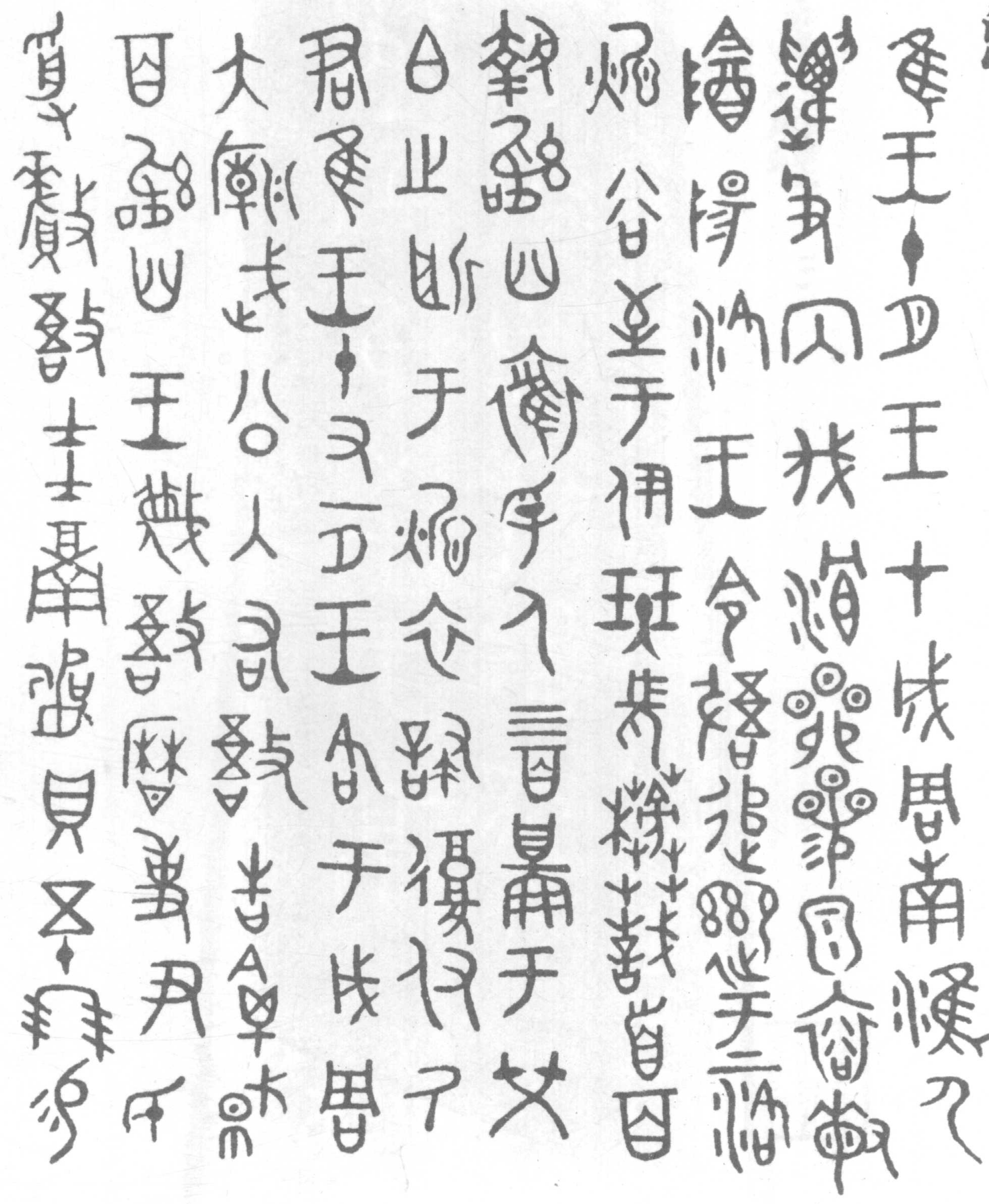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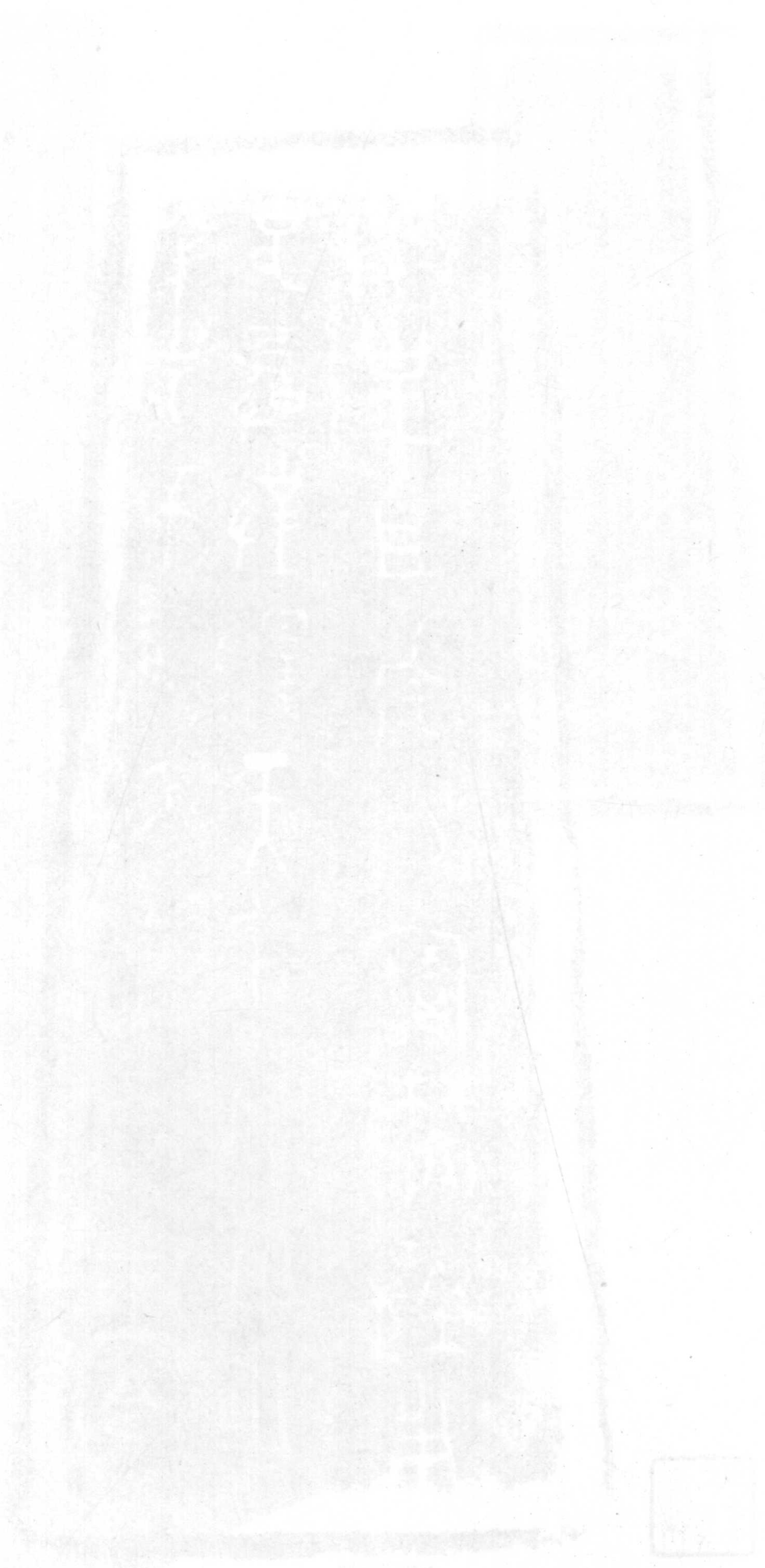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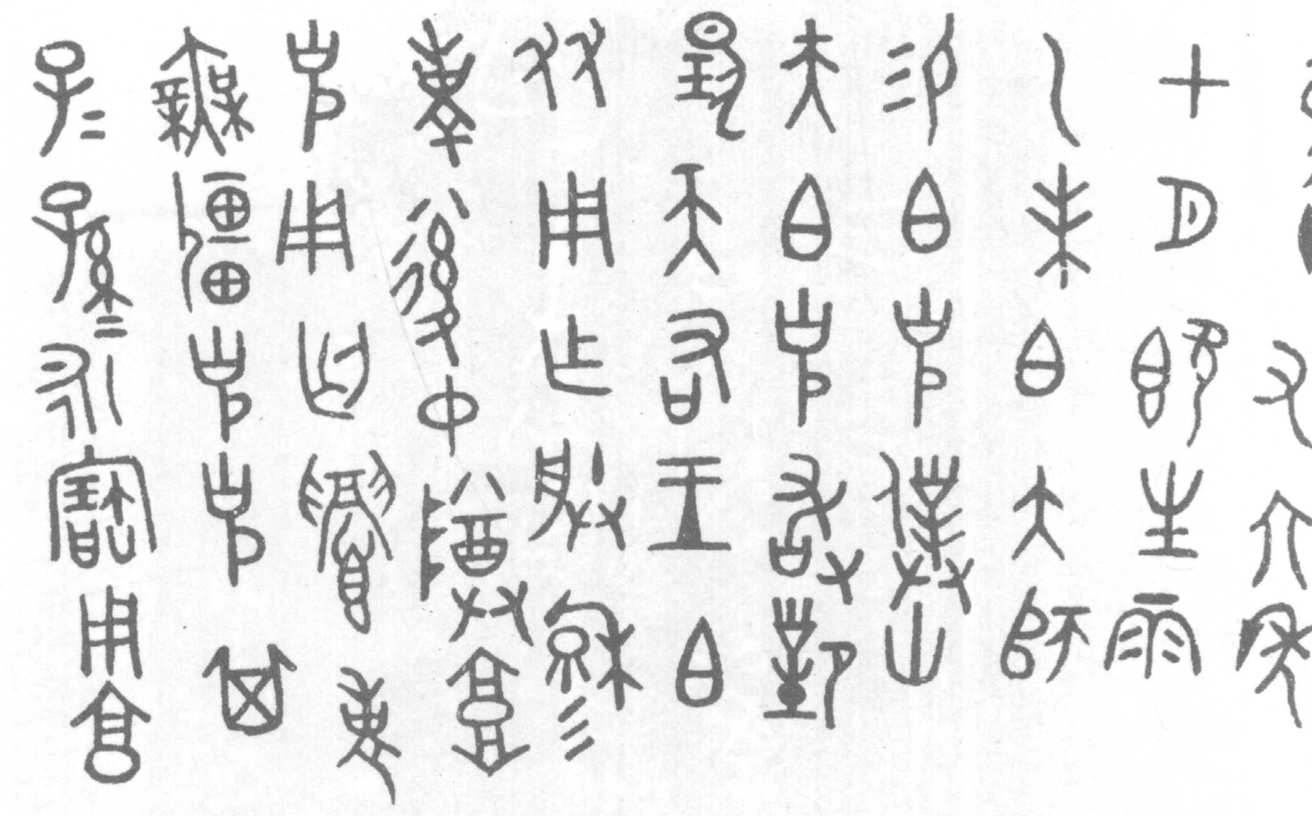
袁當是褭之本字，从衣从土，土亦聲。舊釋為裹，非是。

九二 夷

敔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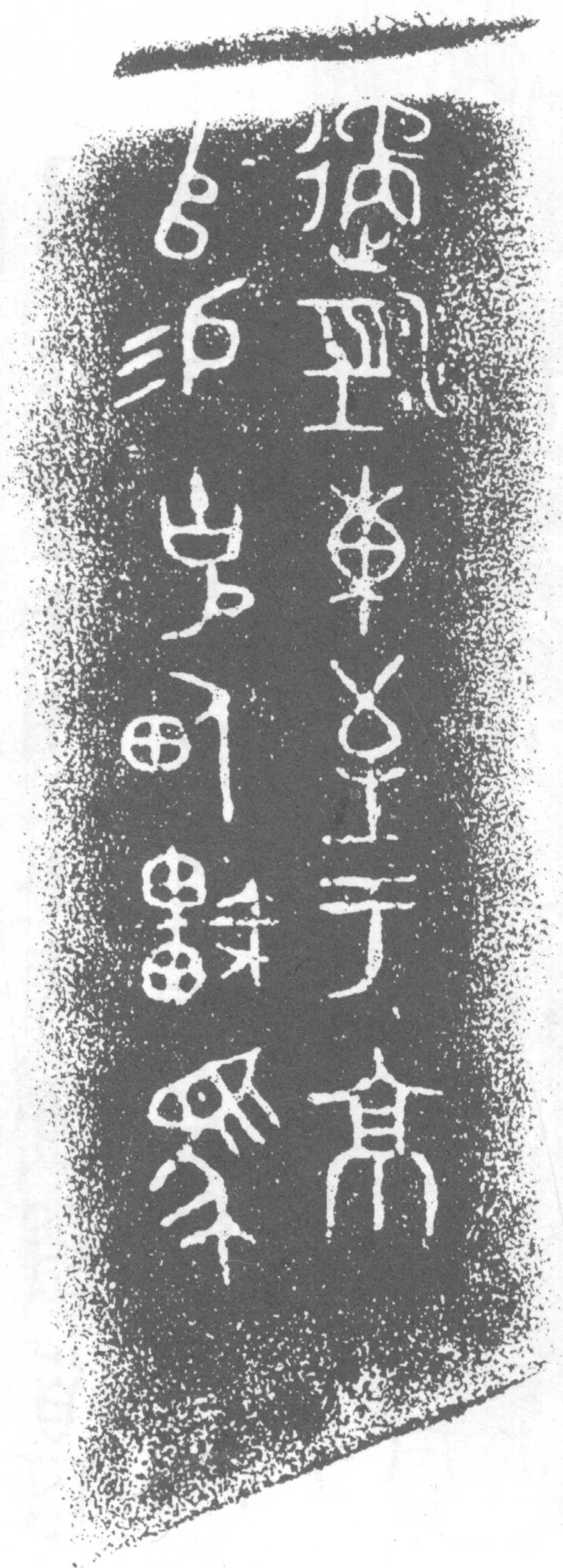


伯克壺

九三 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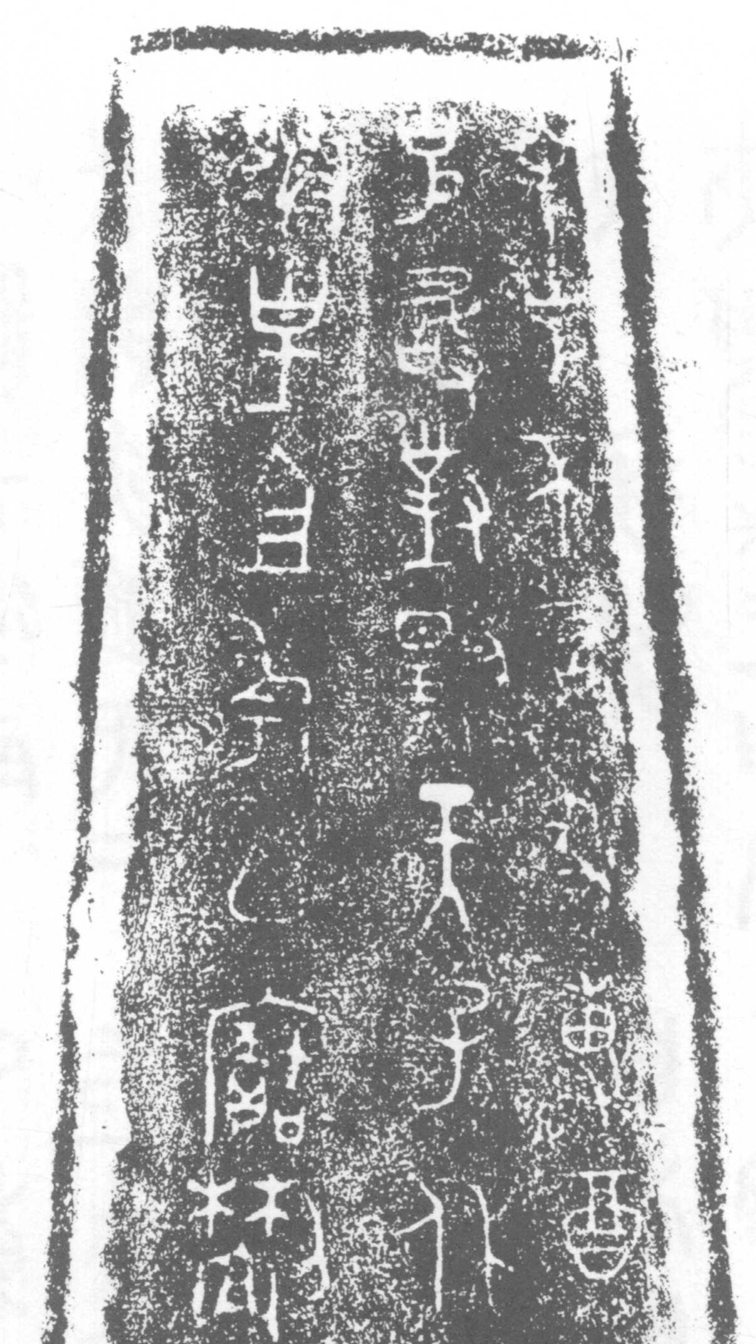
克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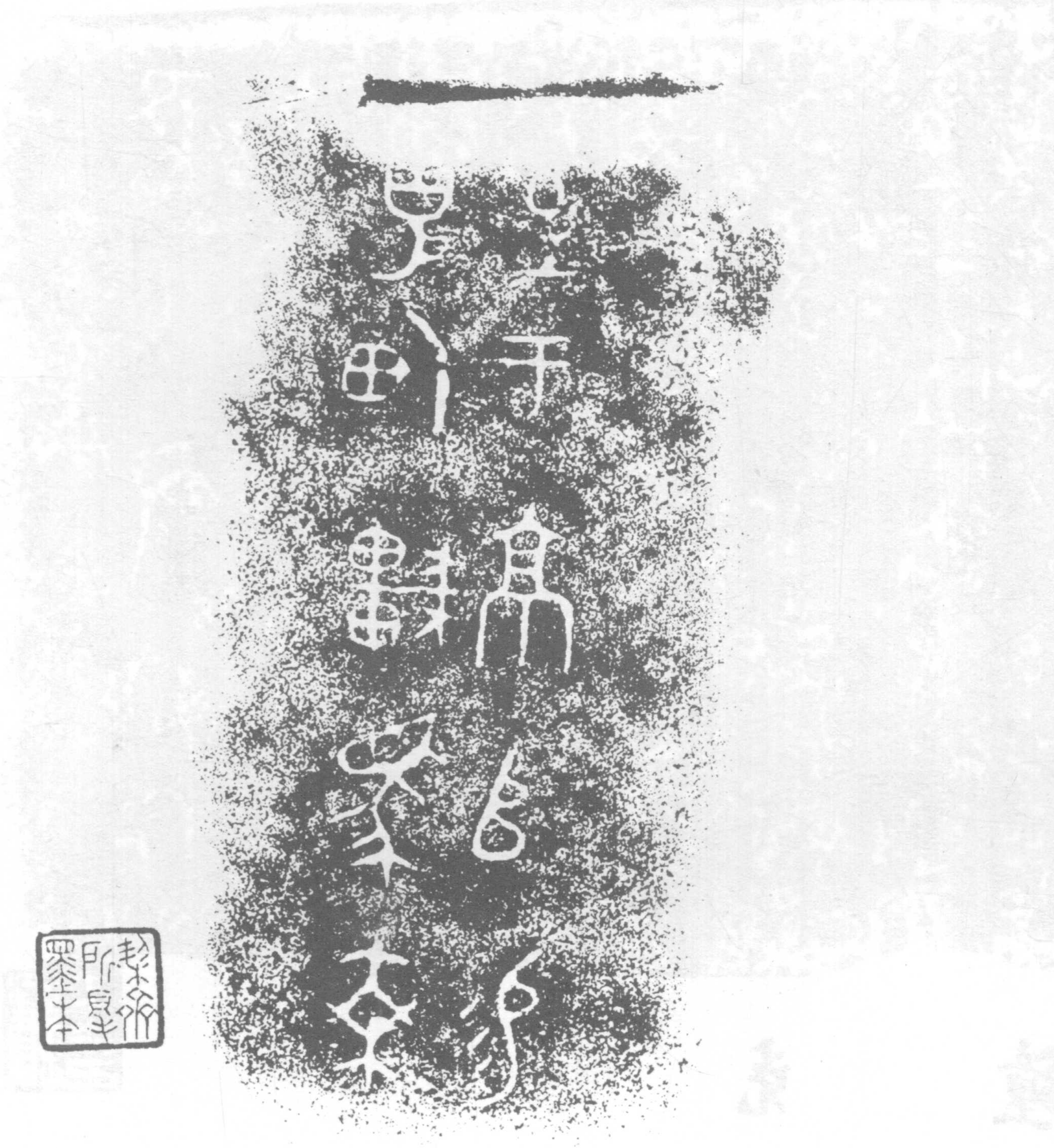
九三～九四　夷

克鐘二　文與第一器銜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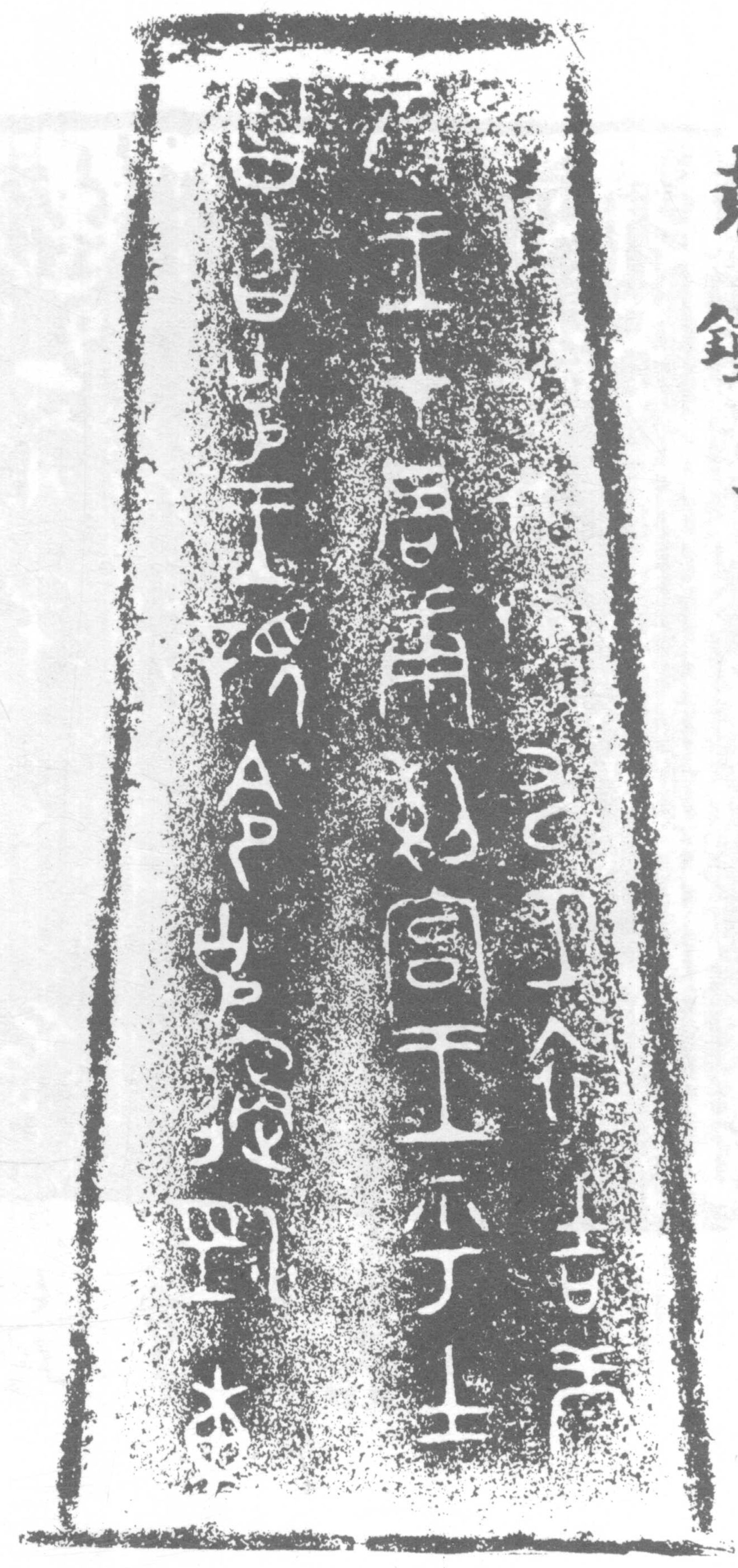


九四～九五　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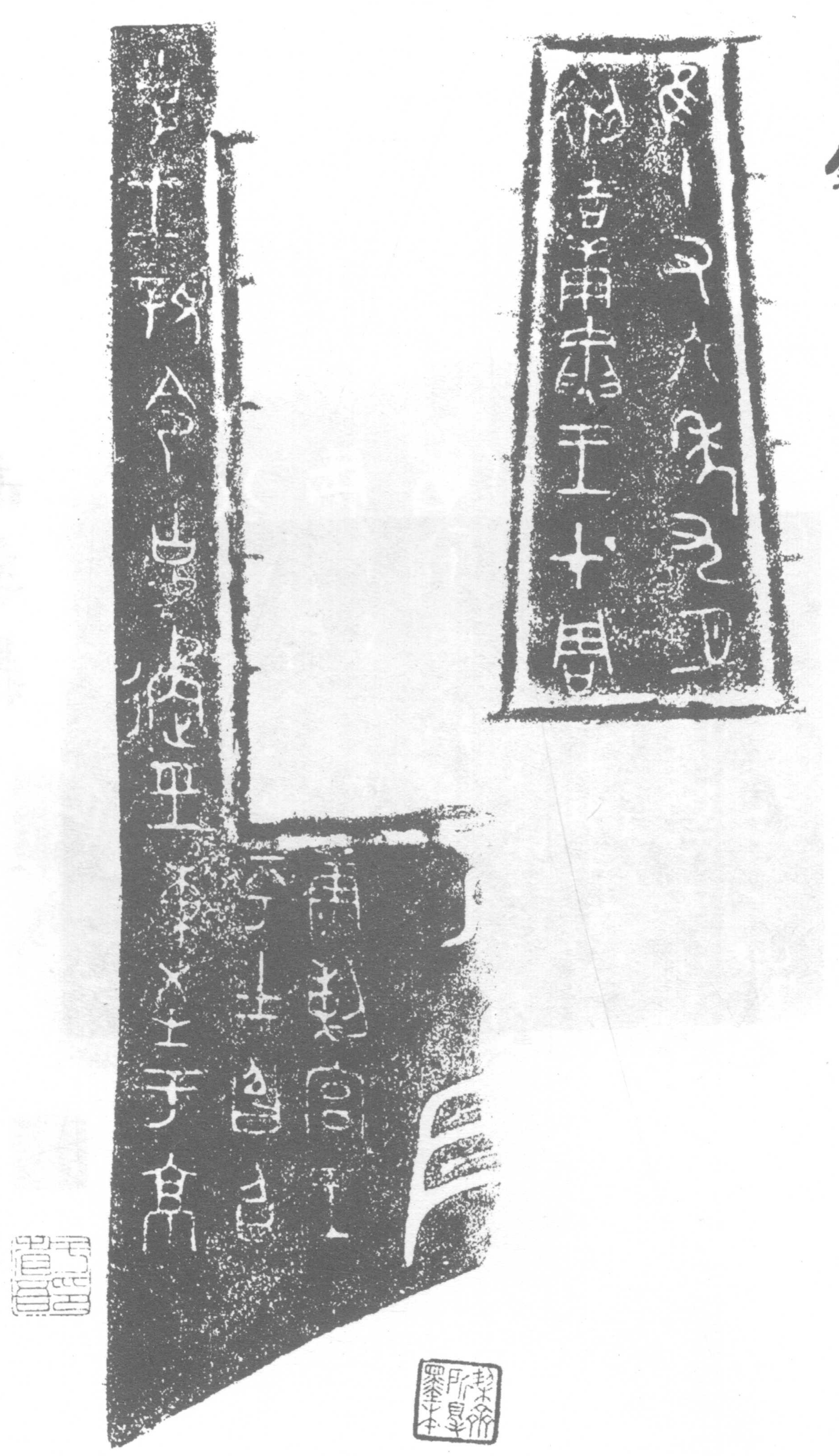


九五～九六

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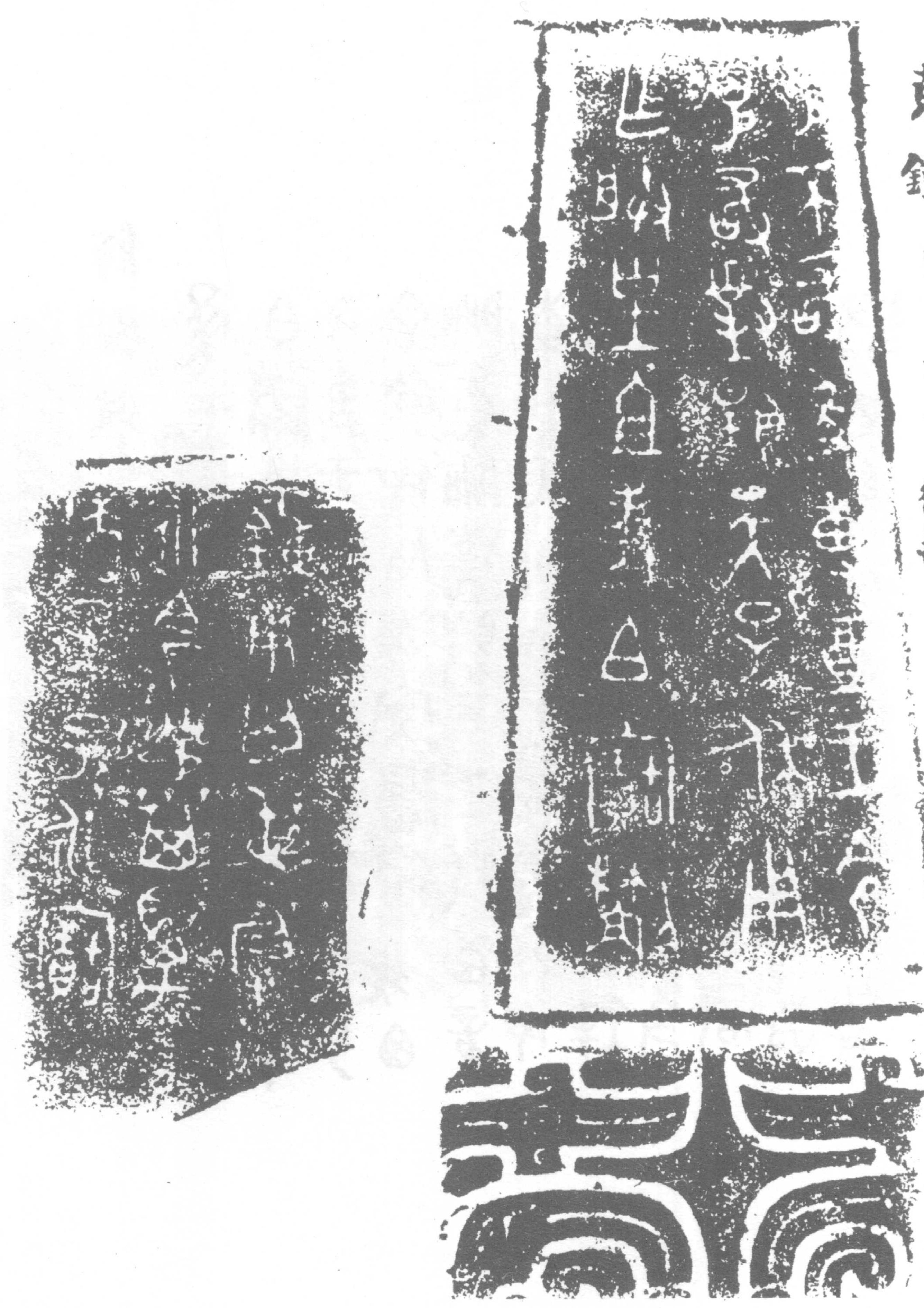
克鐘 三



克鐘 五

九六～九七

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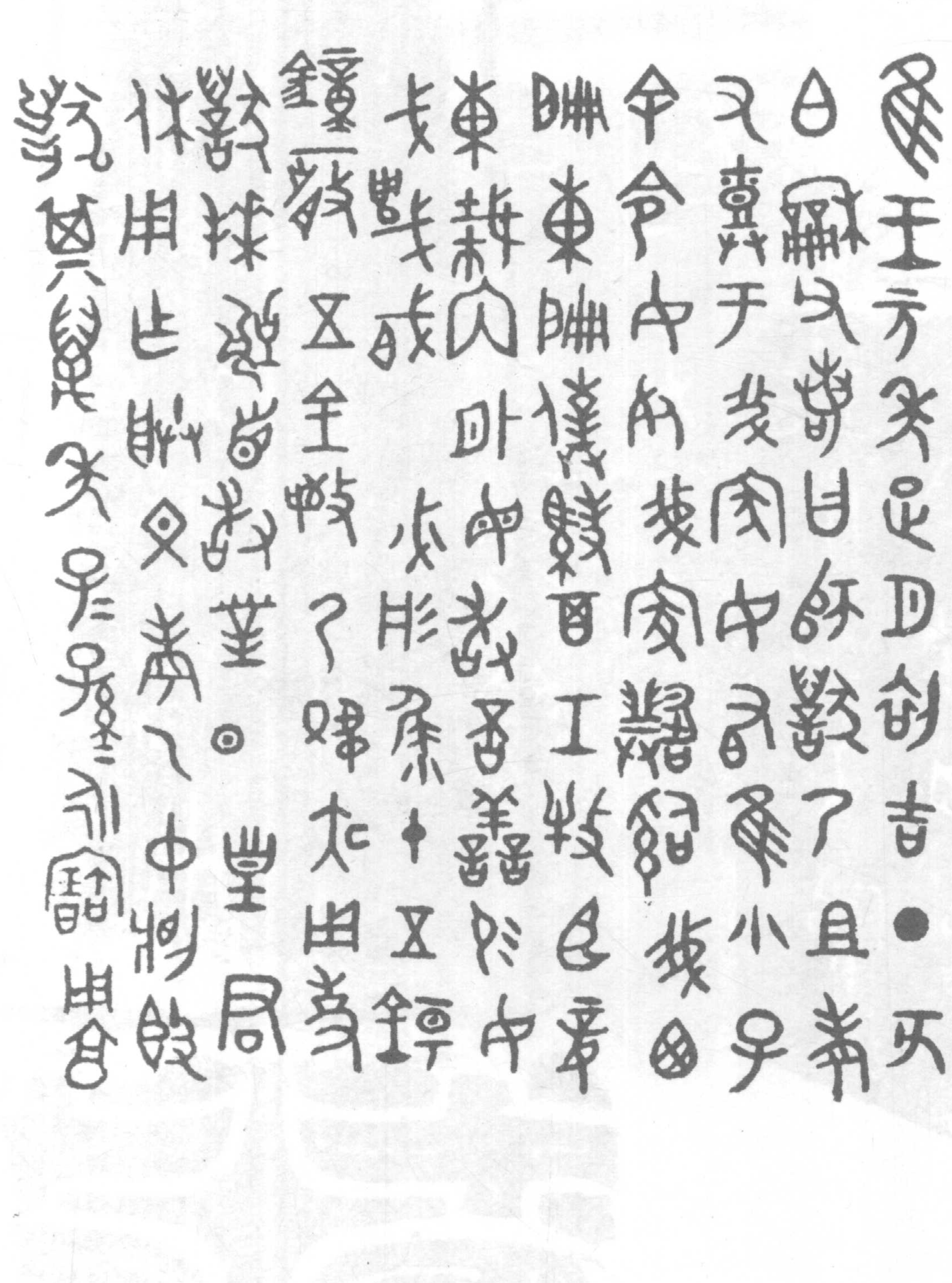
克鐘 四 文与三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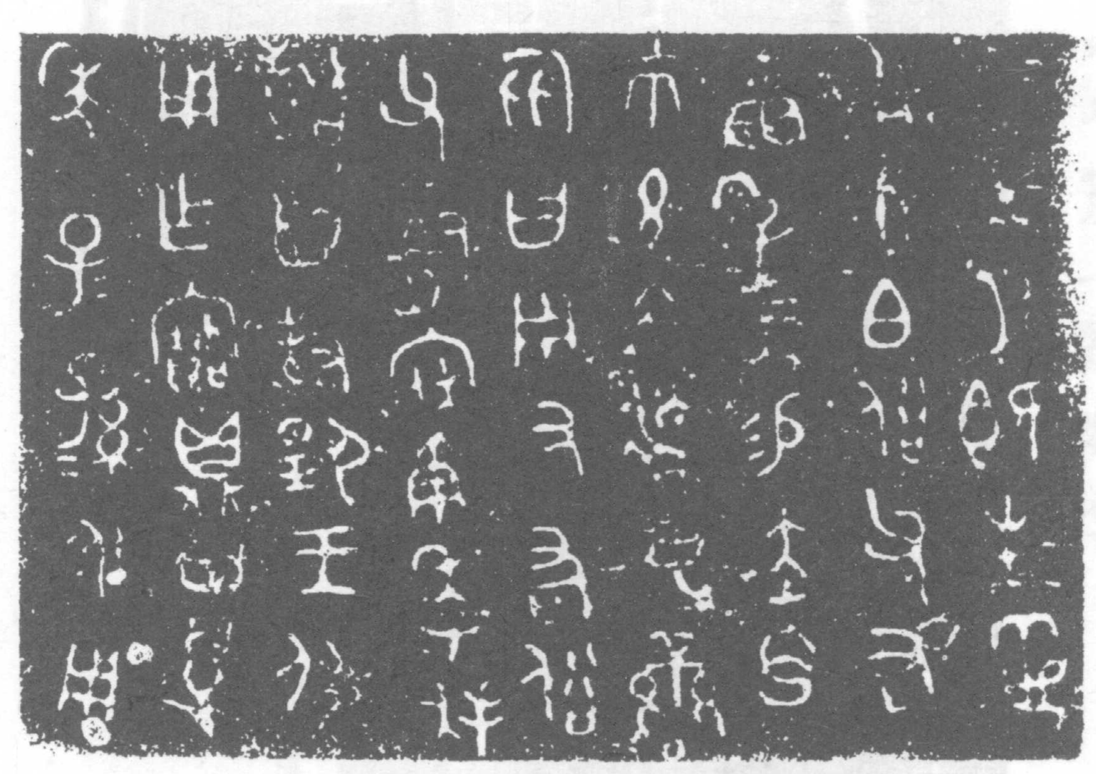
克鐘六

（全文）

師𣪘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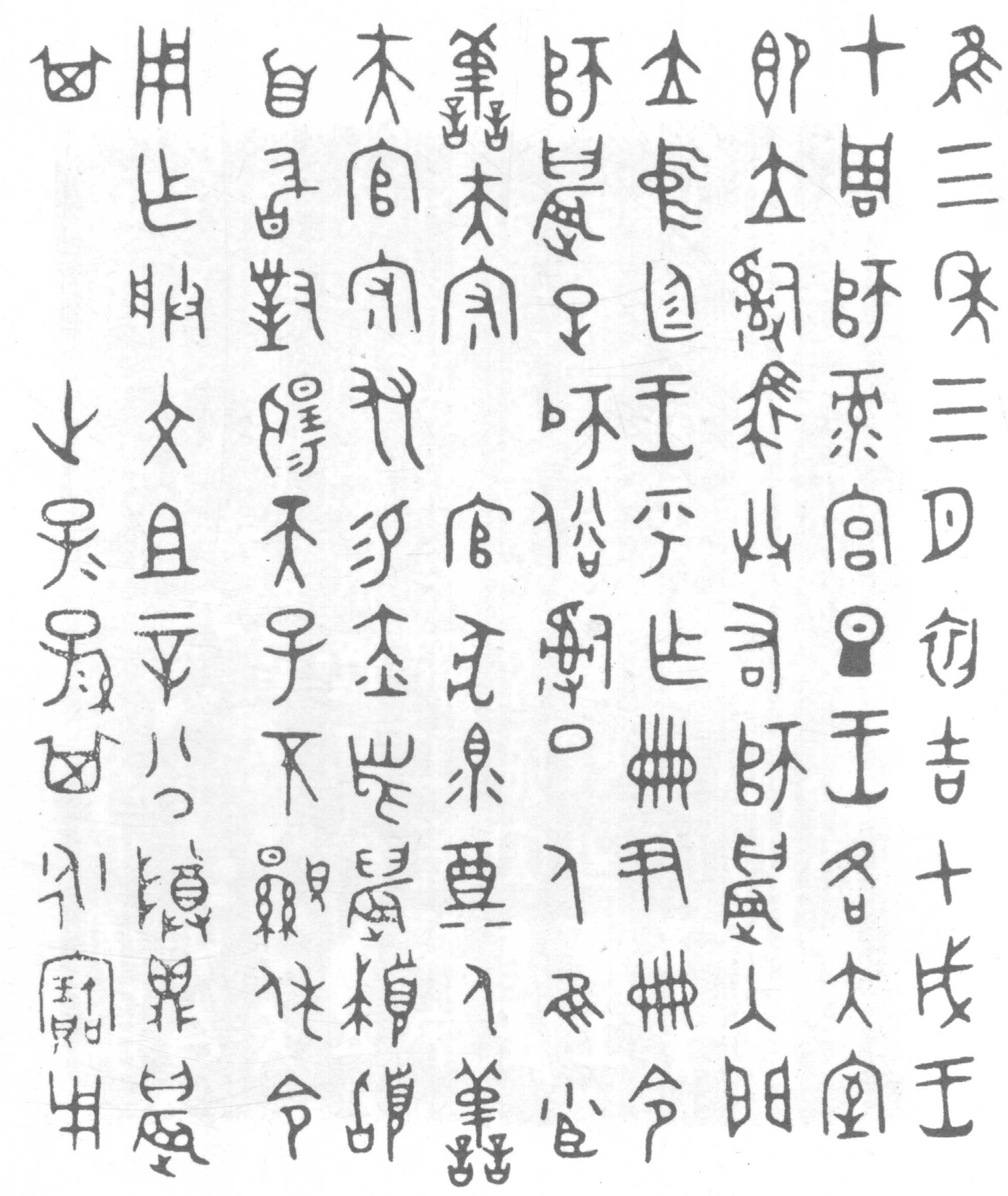
南季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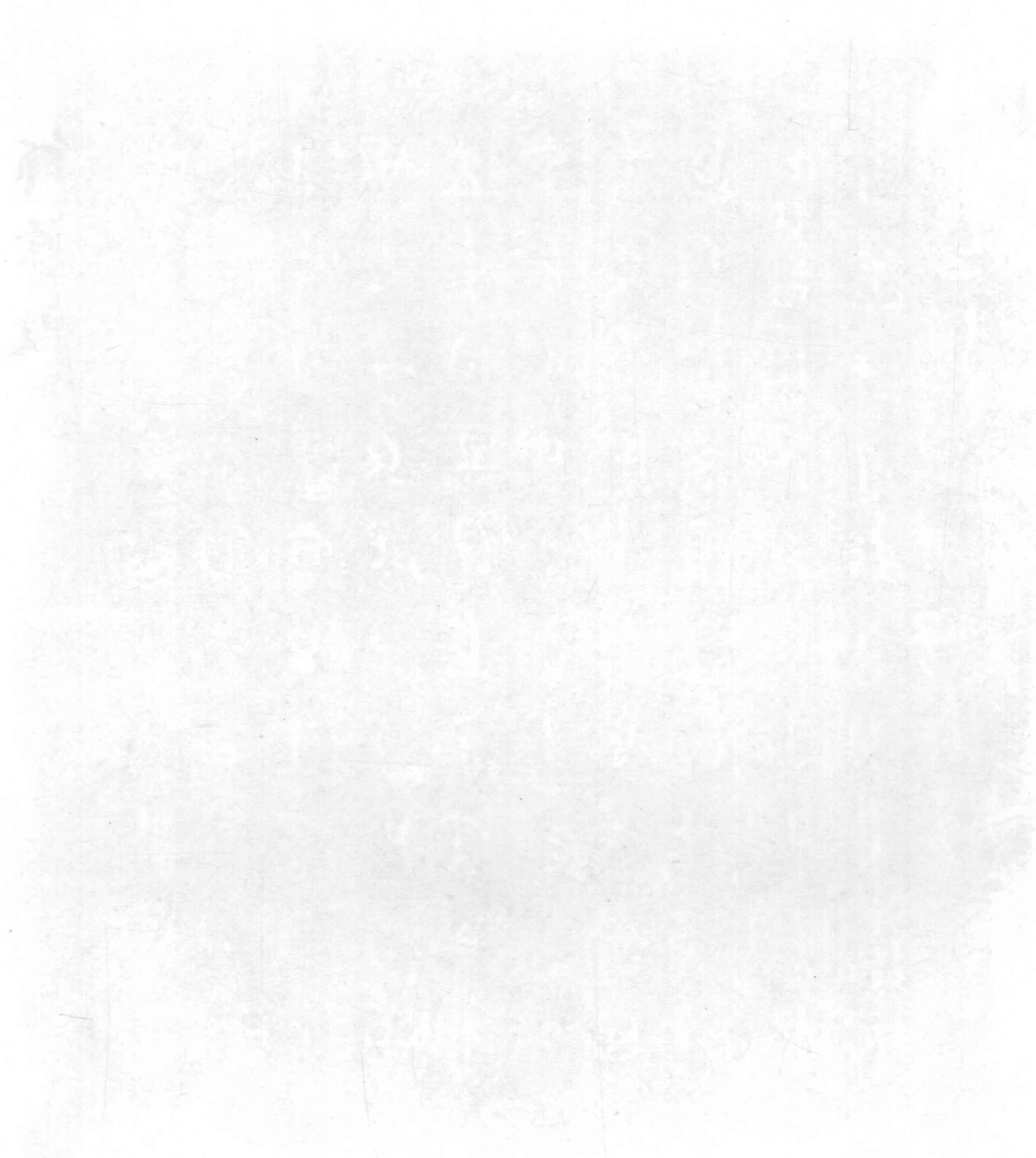


九八

夷

師晨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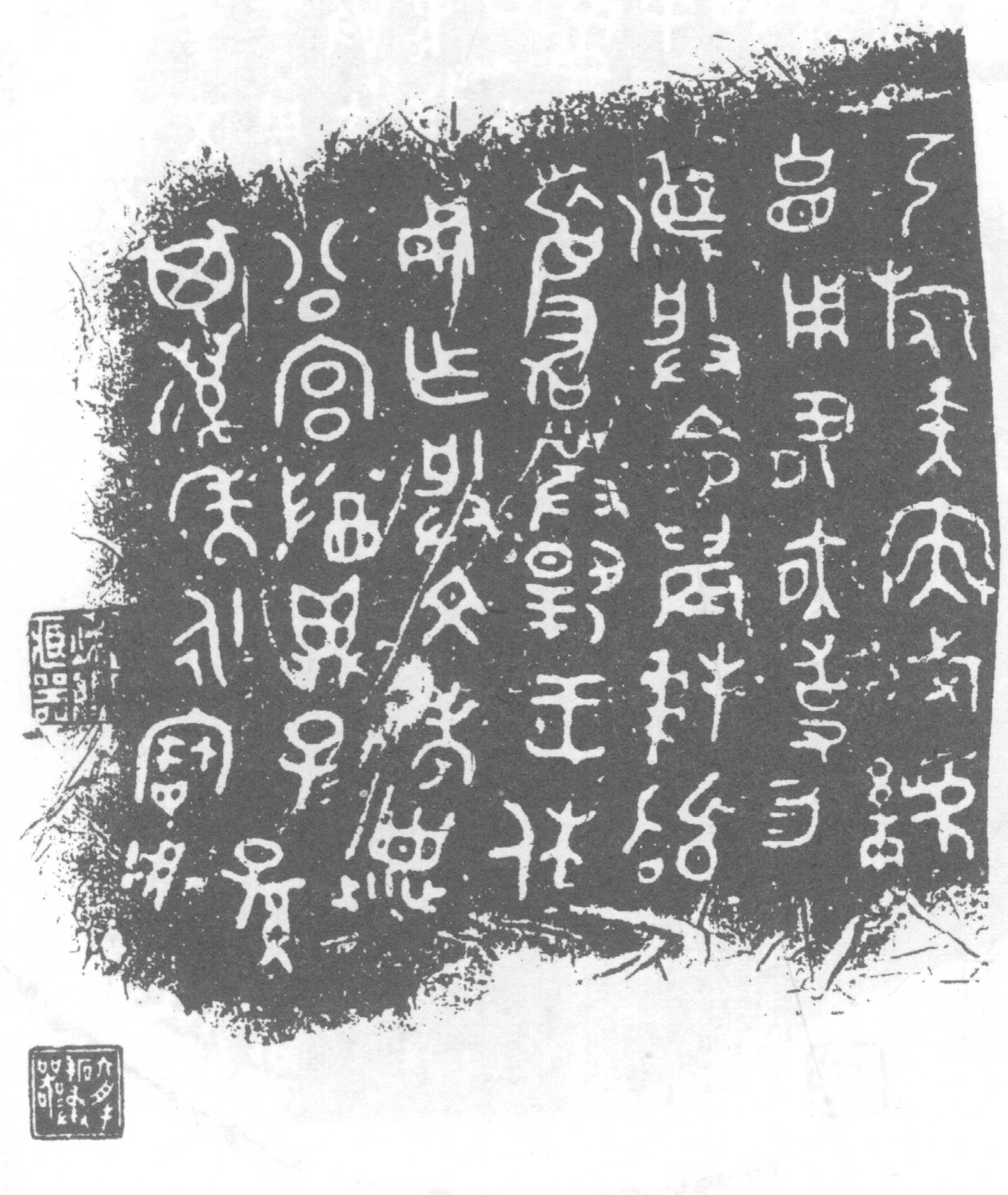


九九

厲

伯晨鼎





九九～一〇〇

厲

師艅段



一〇〇 厲

諫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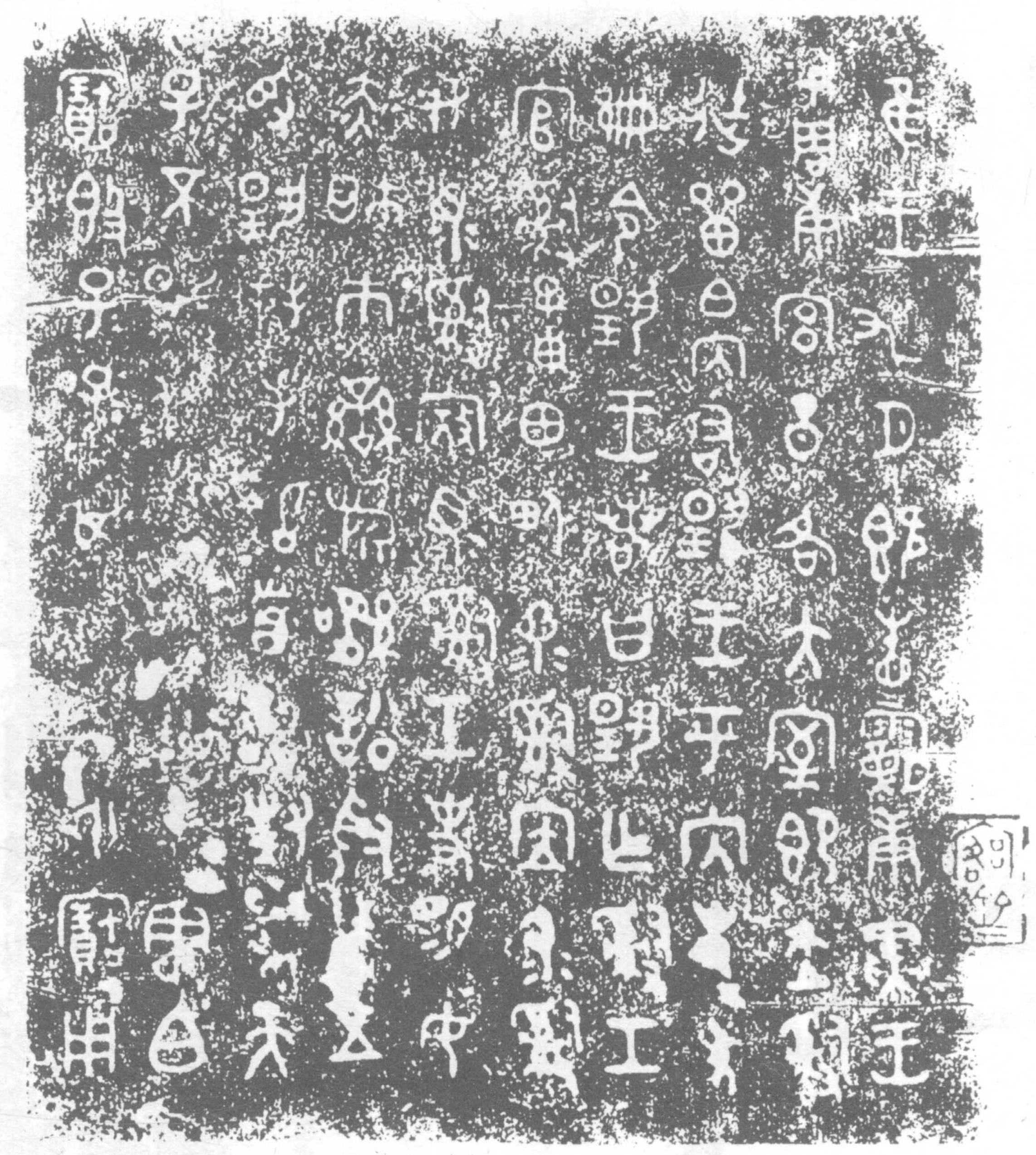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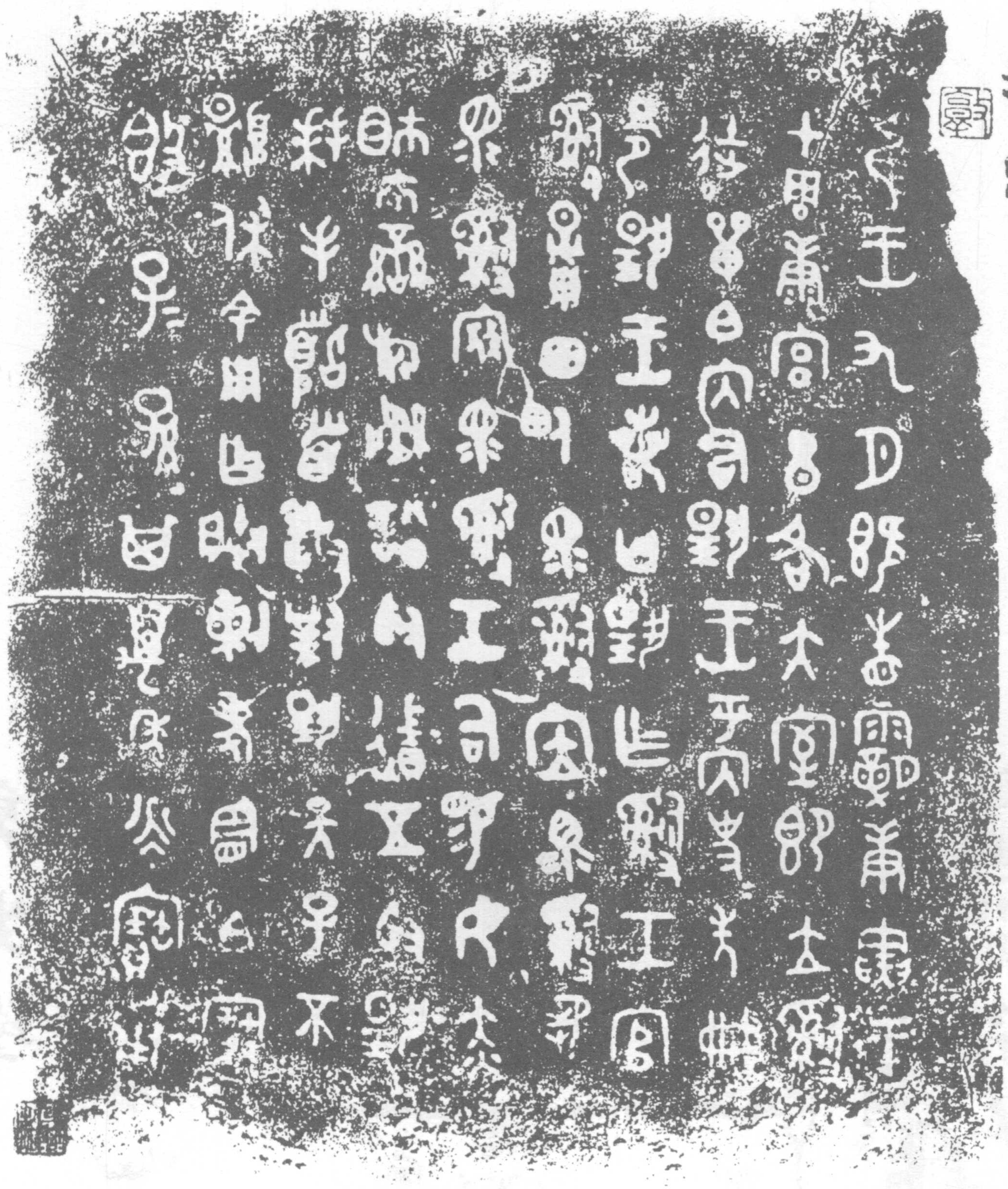


一〇一 厲

揚毀一



揚毀二



一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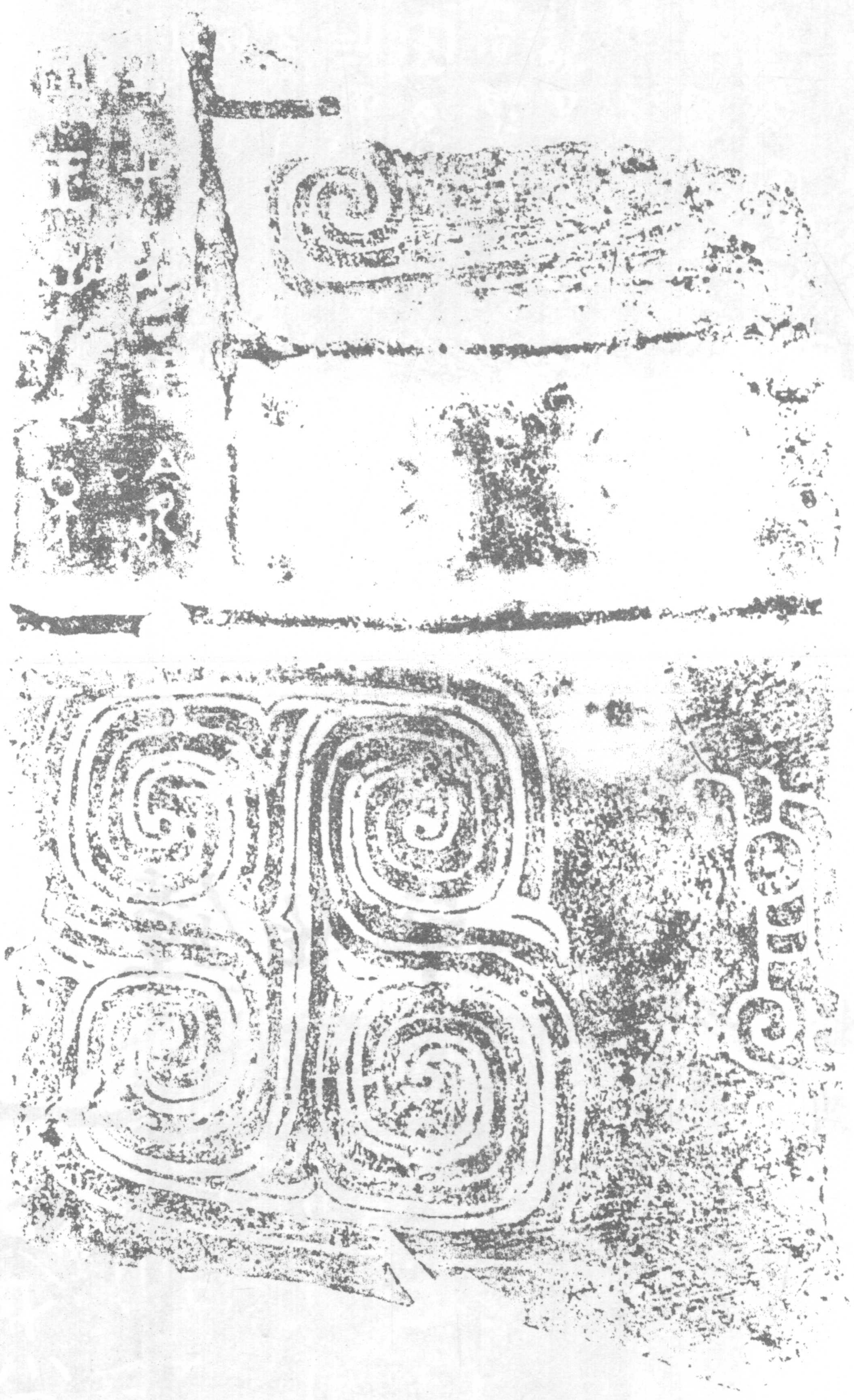
厲

單伯鐘





臭生鐘



[illegible]殷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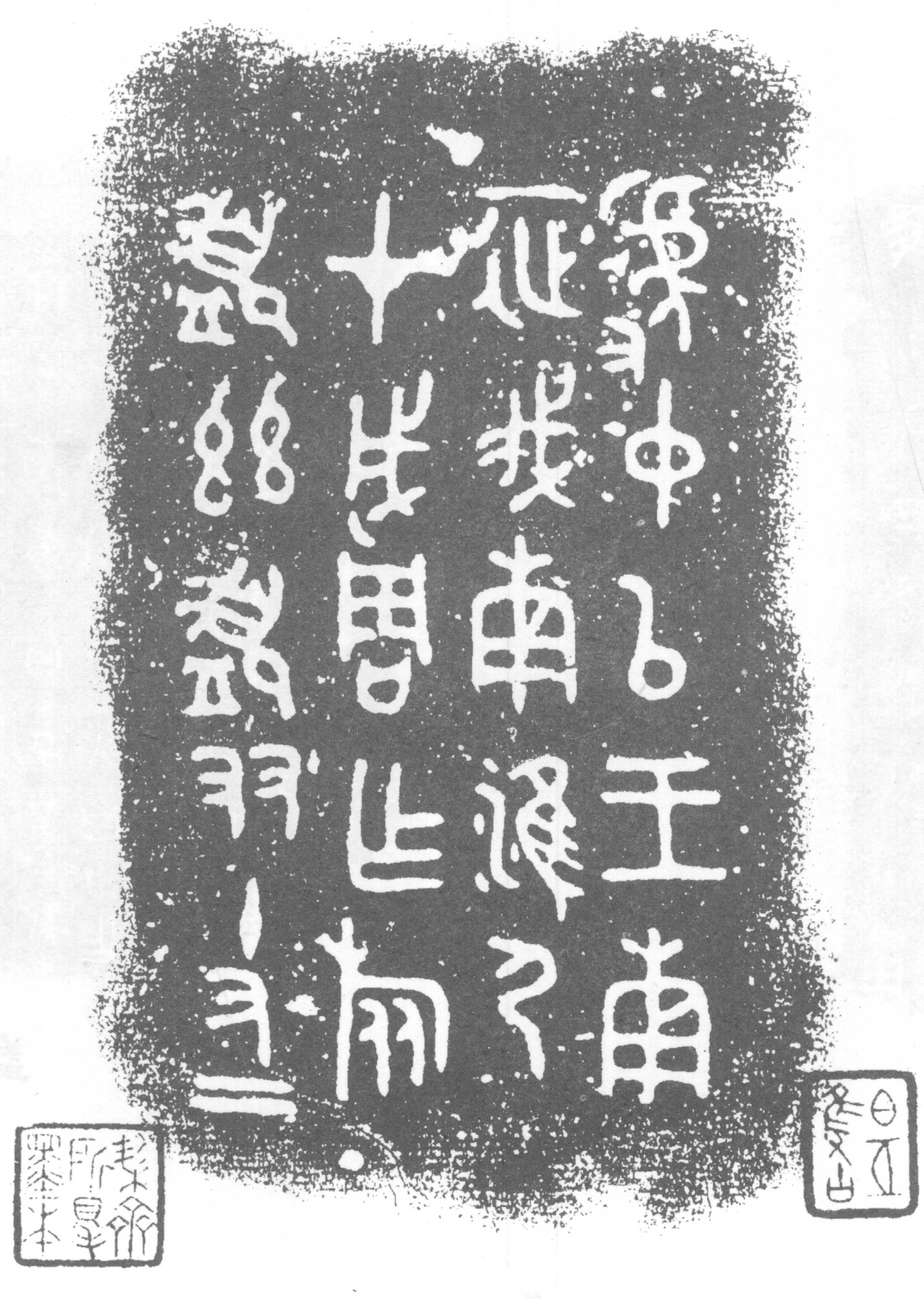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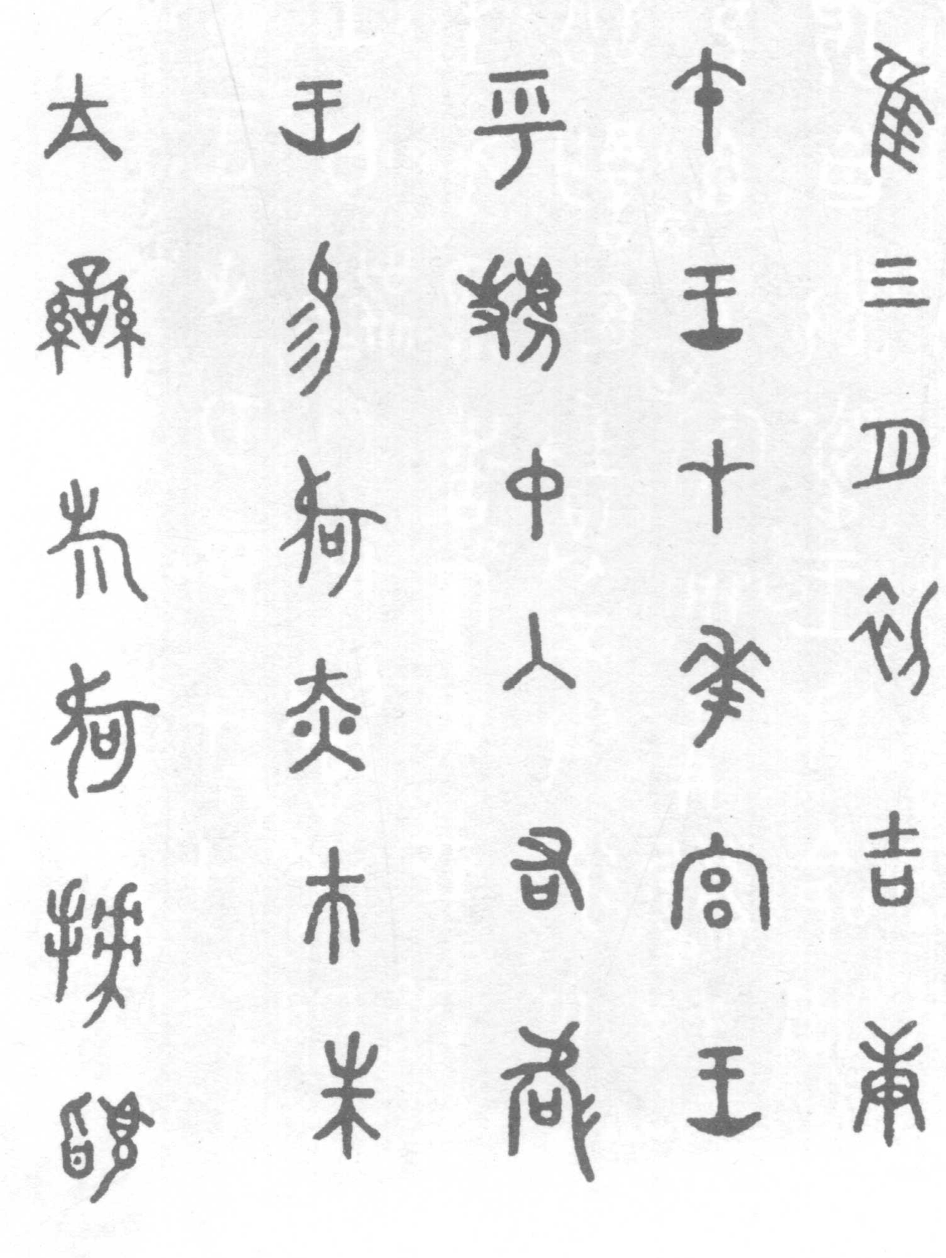
一〇四~一〇五

屬

虢仲盨



何毁





一〇六

厲

無㠱毁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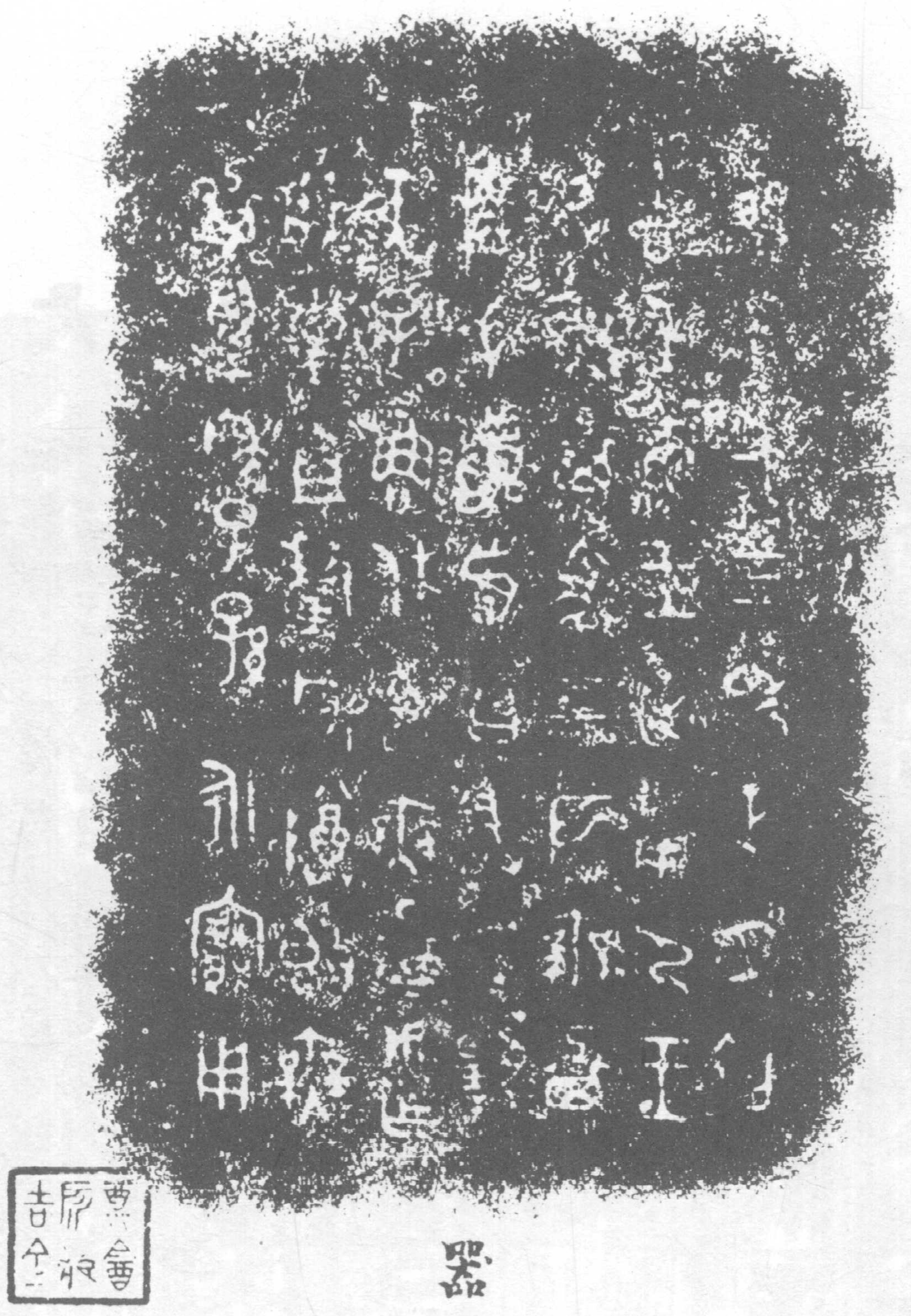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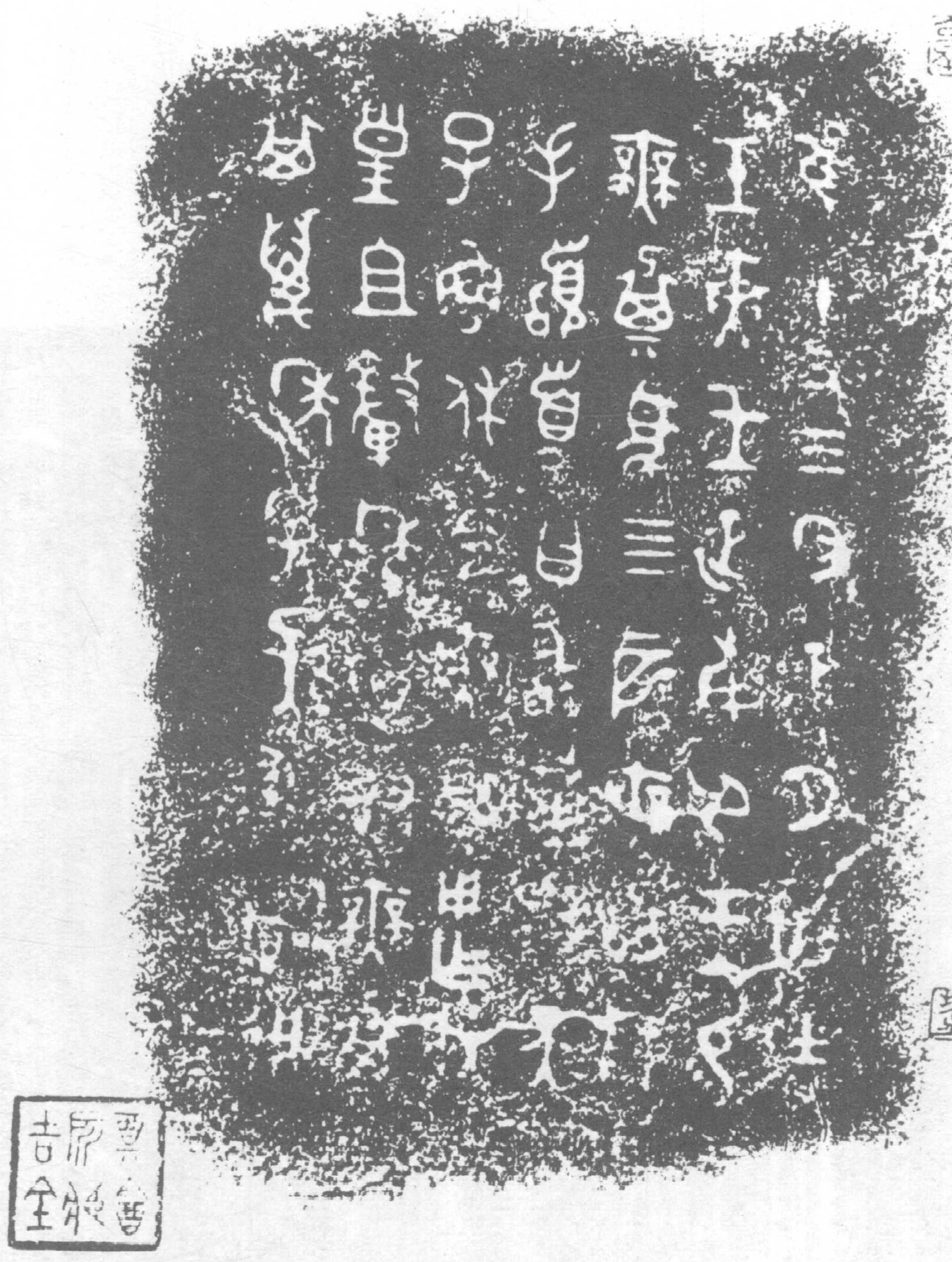
一〇七

厲

無㠱殷二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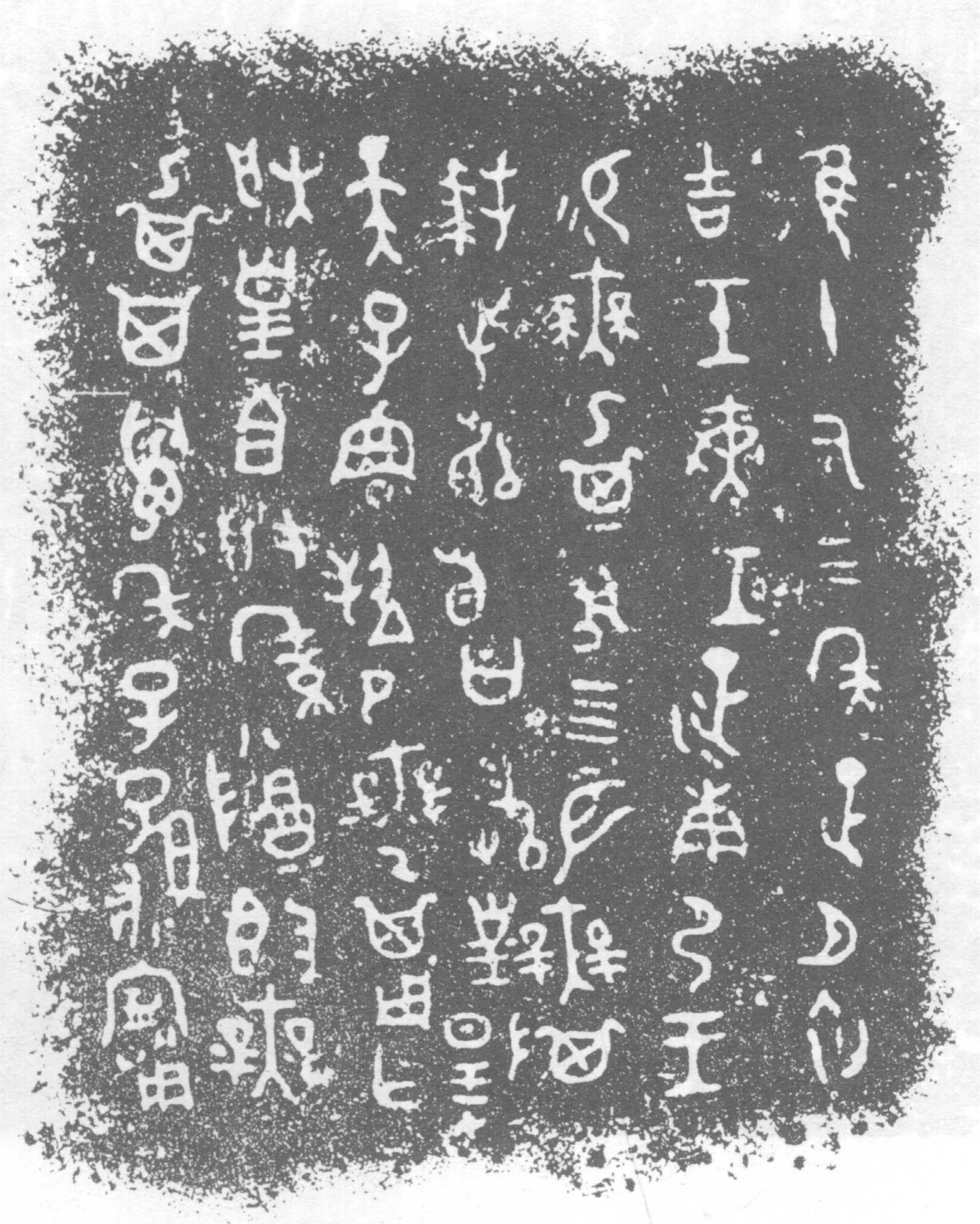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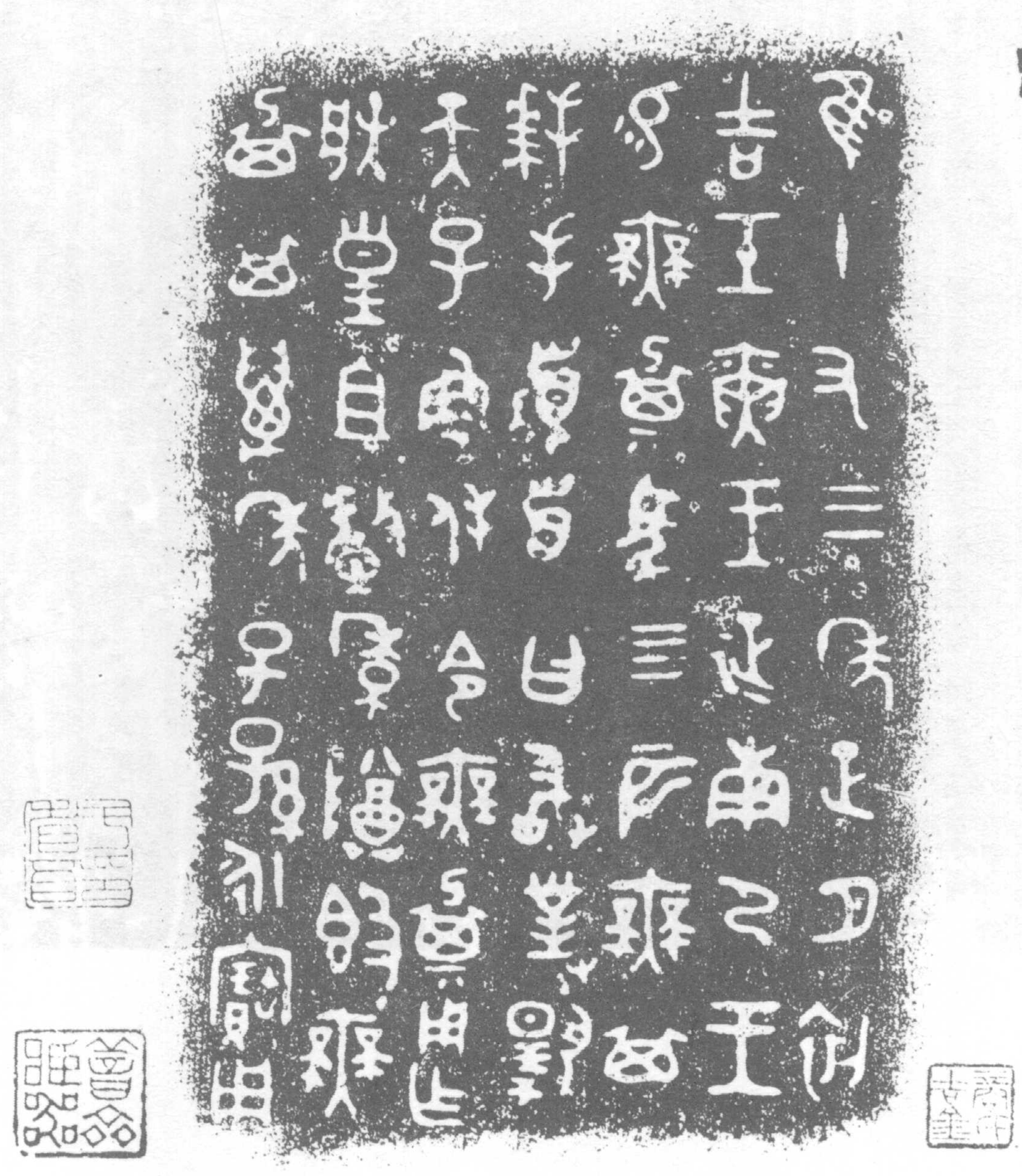
蓋

一〇八　屬

無㠱殷三

此銘文字艸率，以馬字為尤甚，可疑。愙齋录之以為蓋。周金文存录二銘，全同，以為一器一蓋，謂有全形，其說如信，則恐器真而蓋偽，与前蓋乃原偶也。姑兼之以待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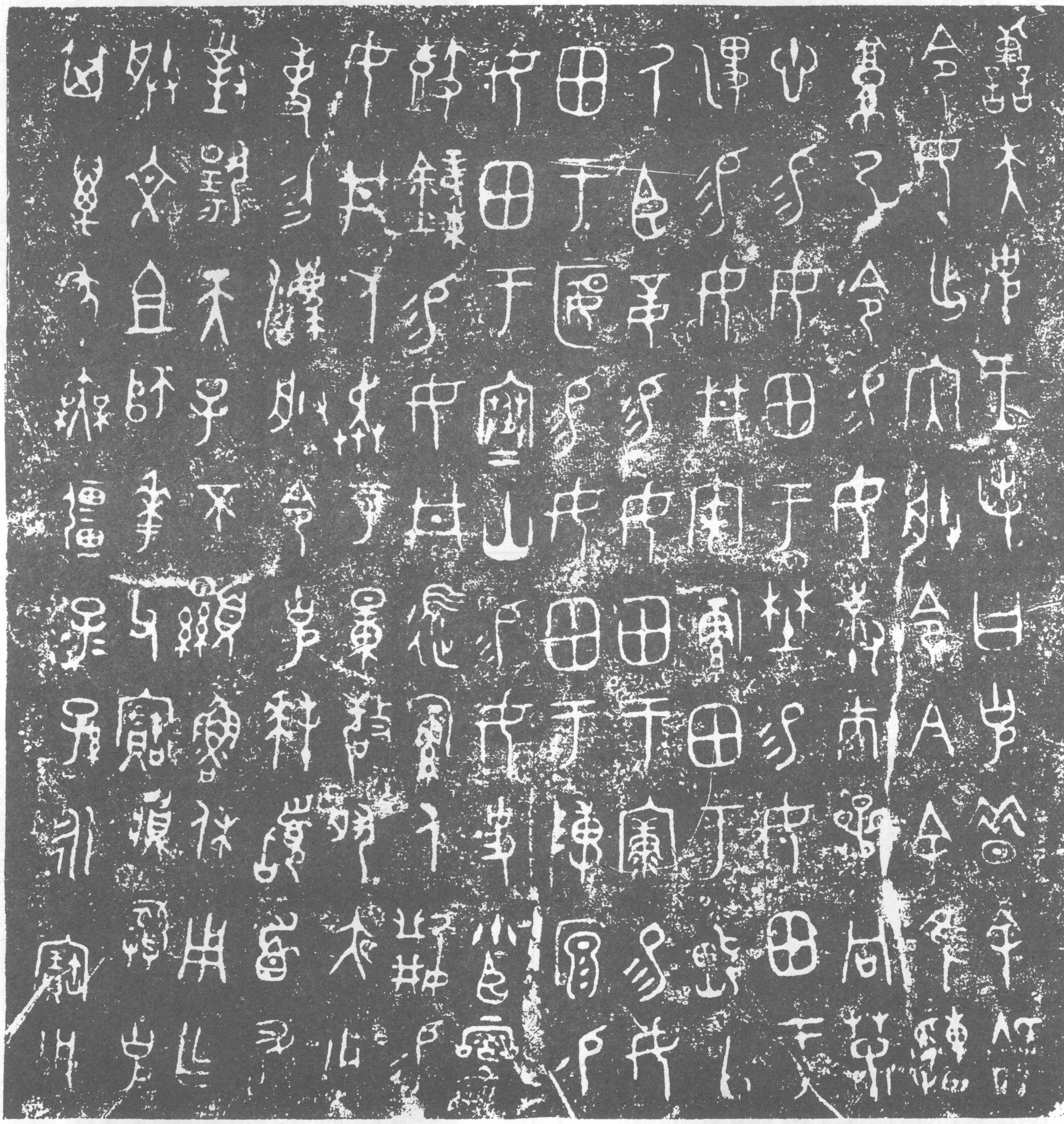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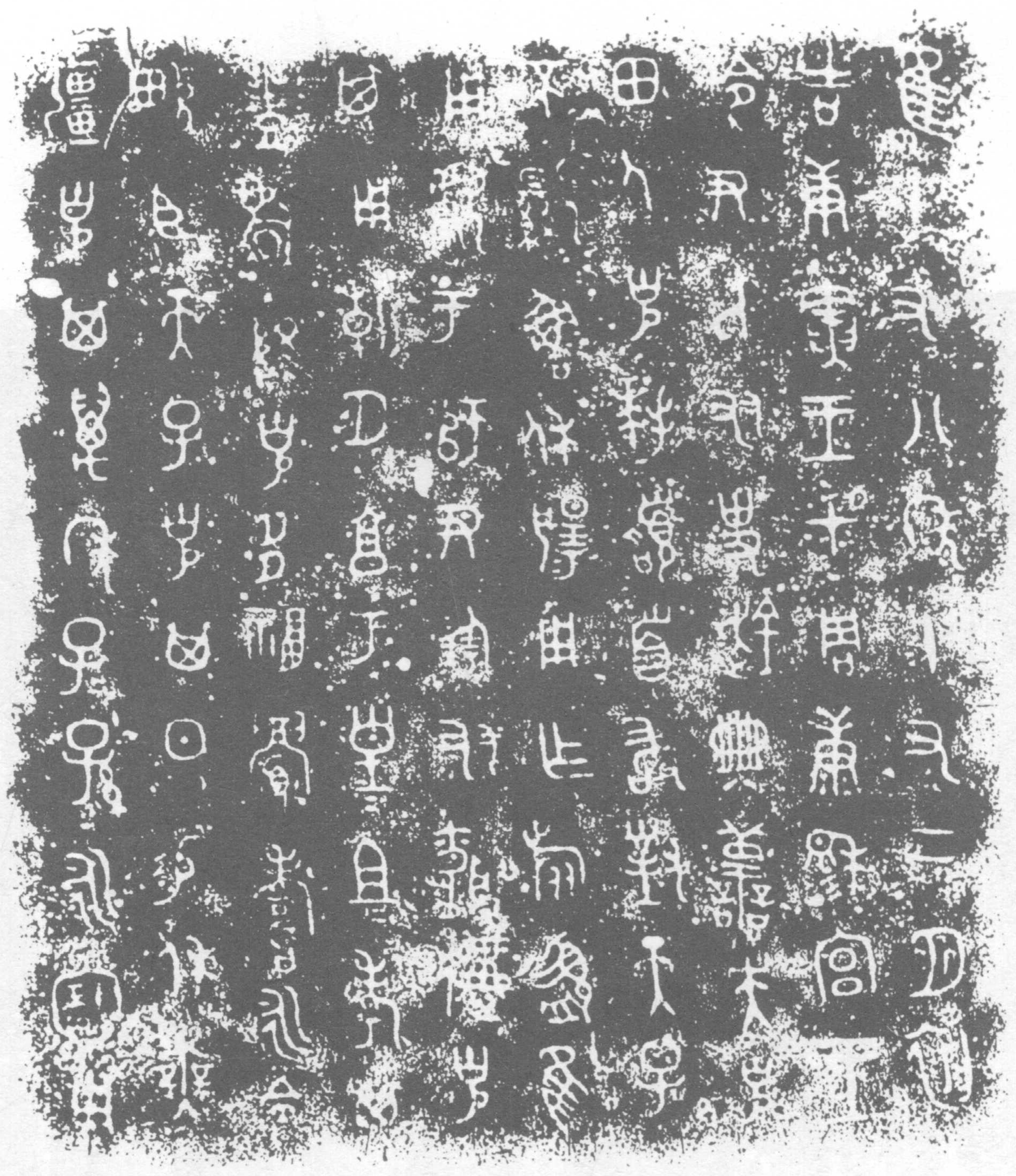
一〇九　屬

# 大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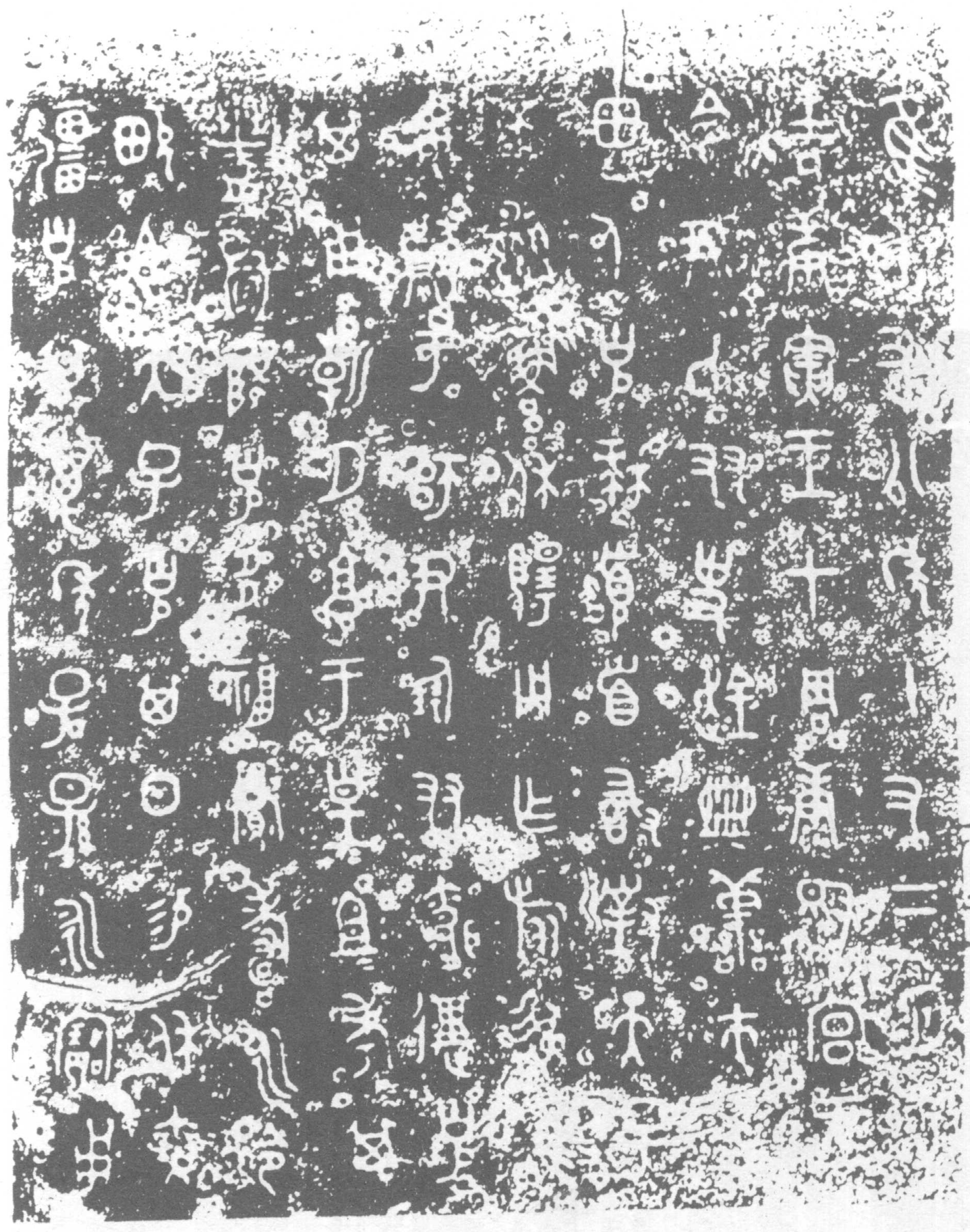




## 克盨



蓋



器

一一二 属

## 小克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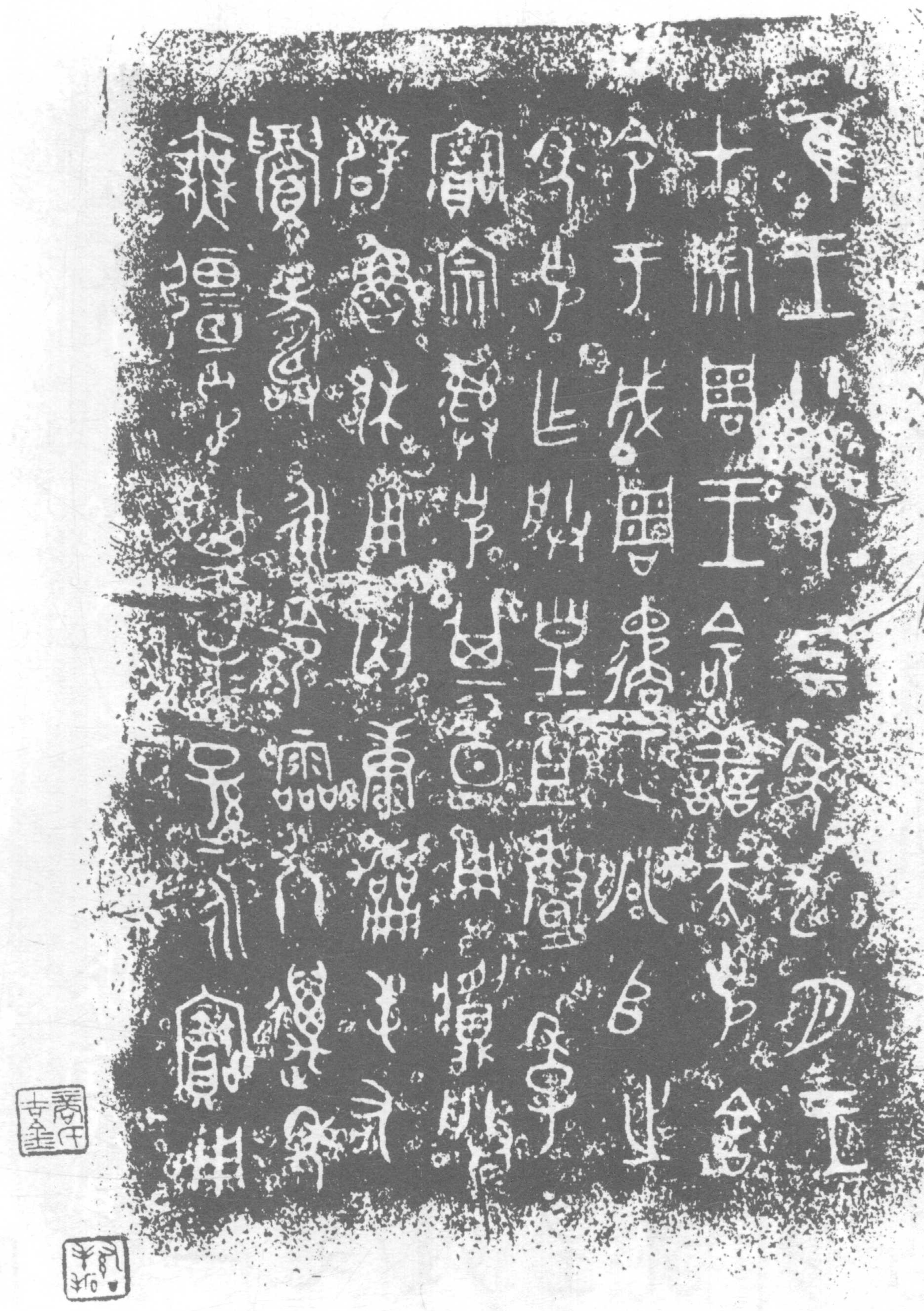


## 小克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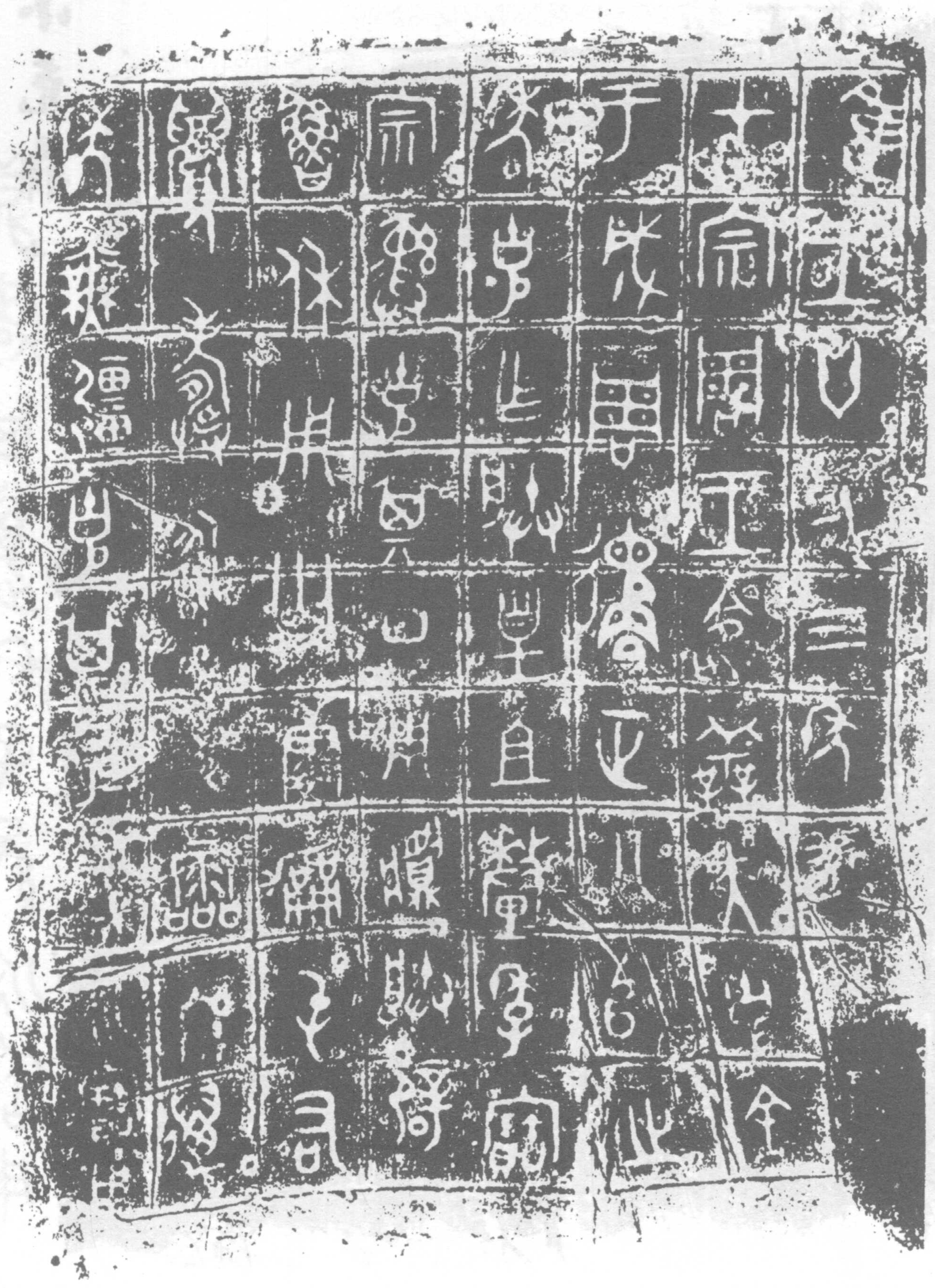


一一三 属

小克鼎 三



小克鼎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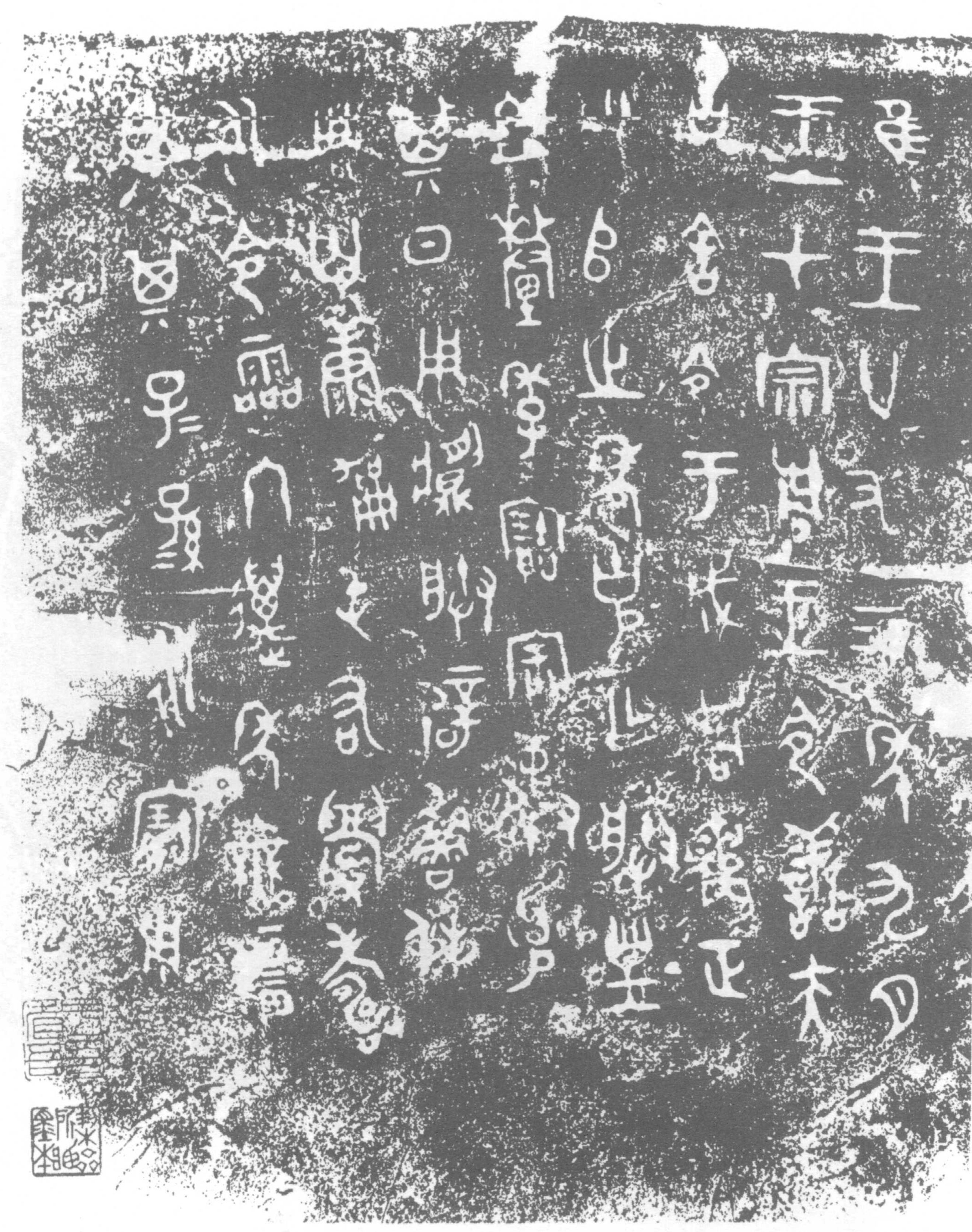
一一四

屬

小克鼎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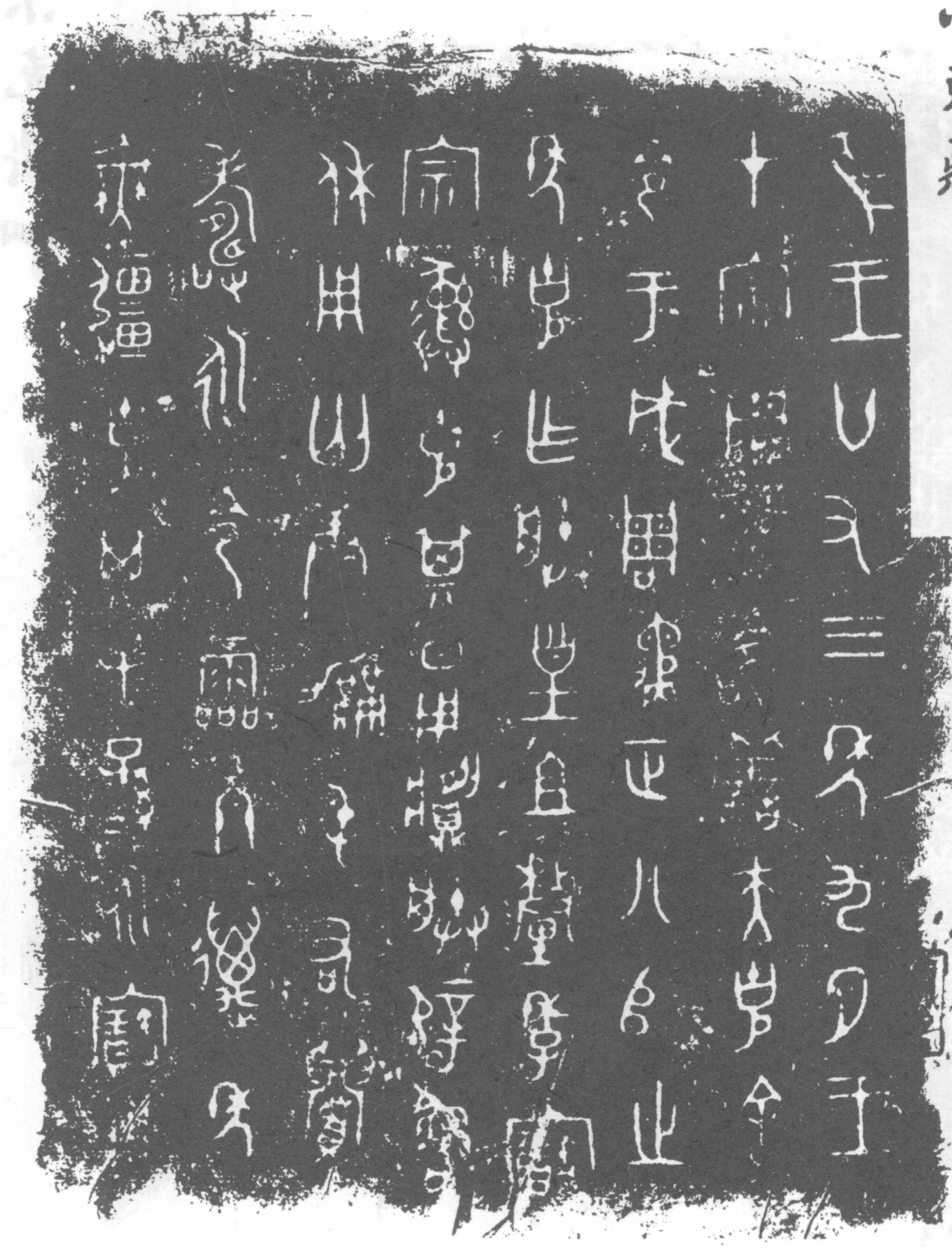
小克鼎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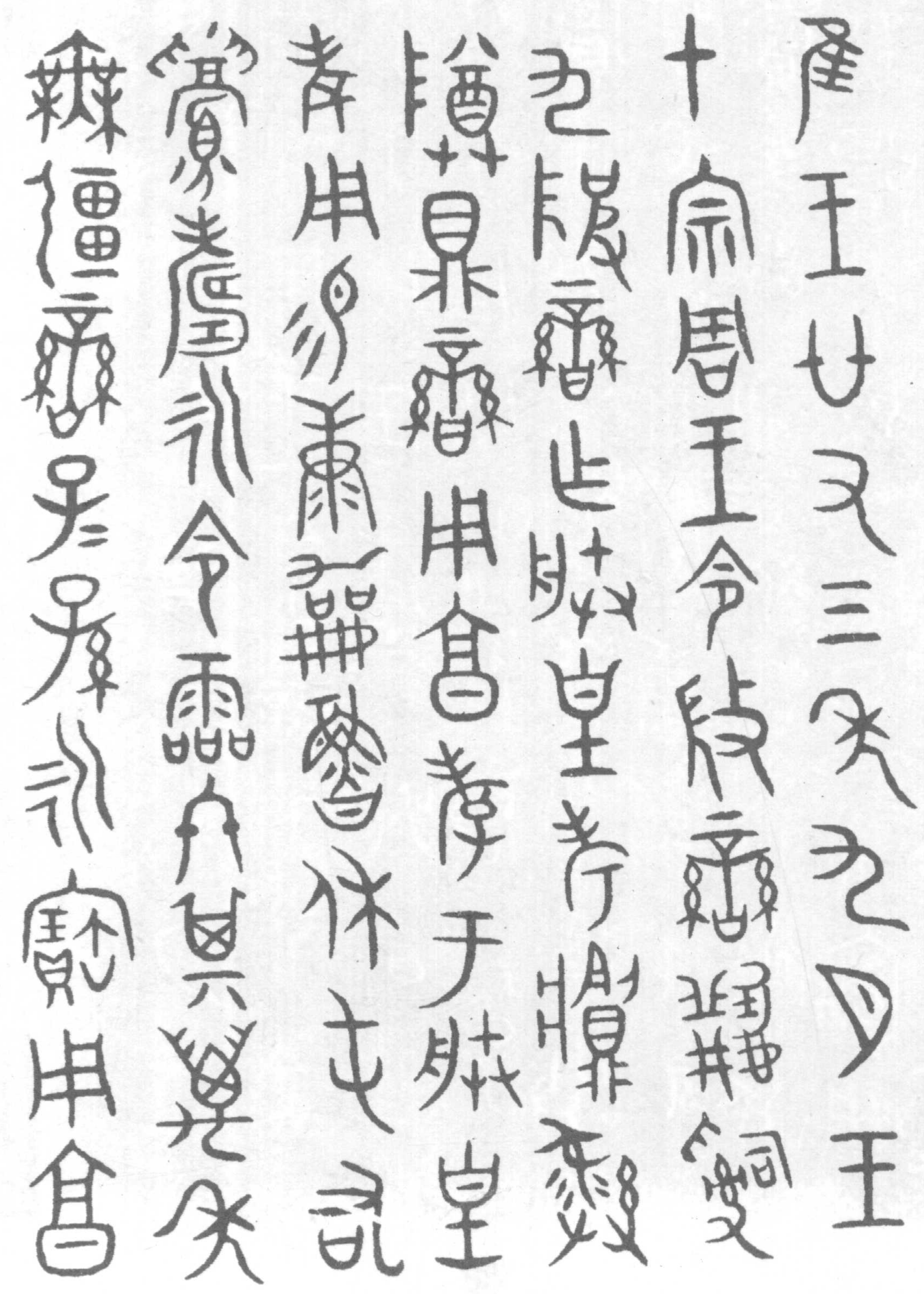
一一五

屬

小克鼎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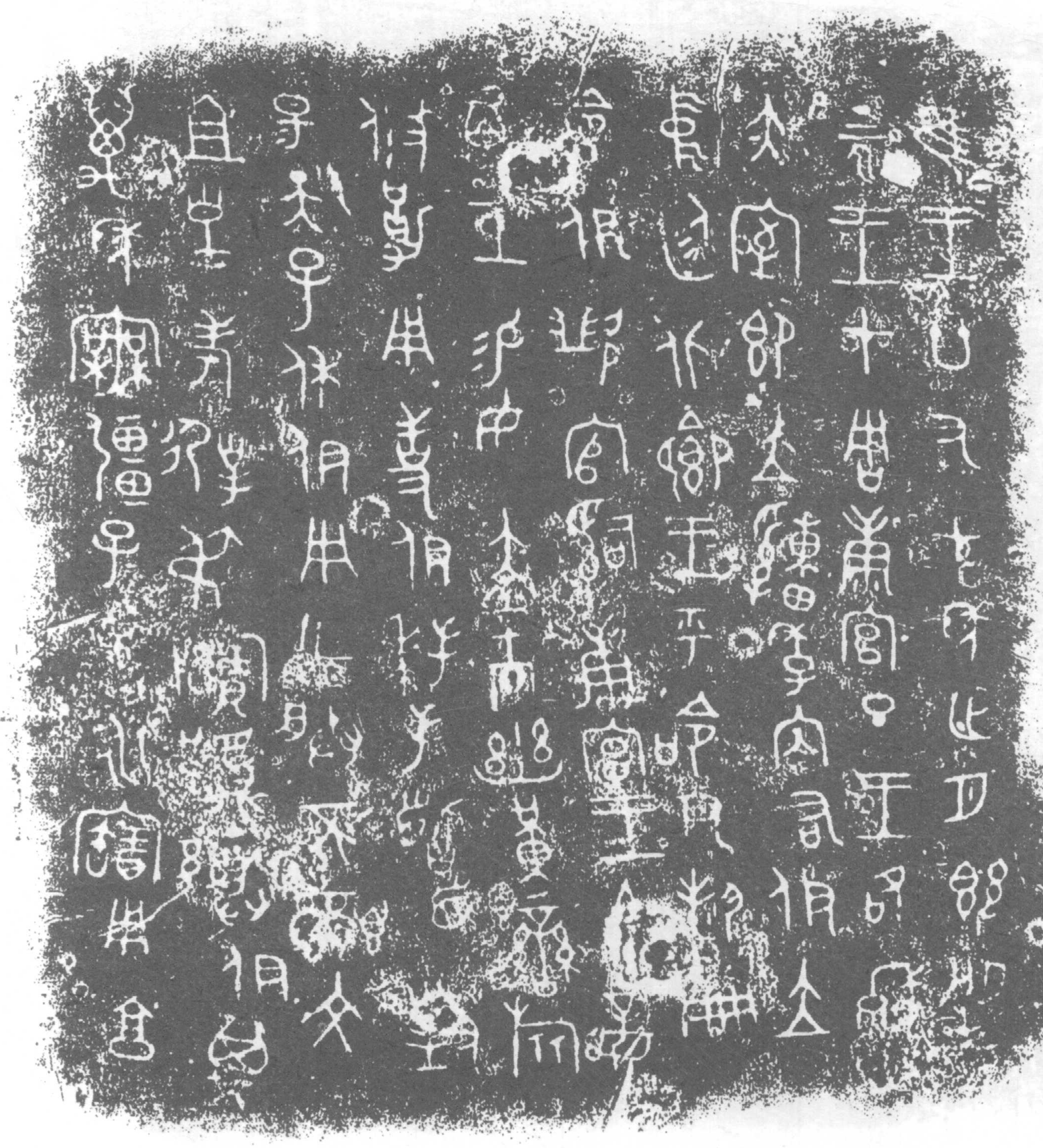


徵盨鼎



又一一五 屬

伊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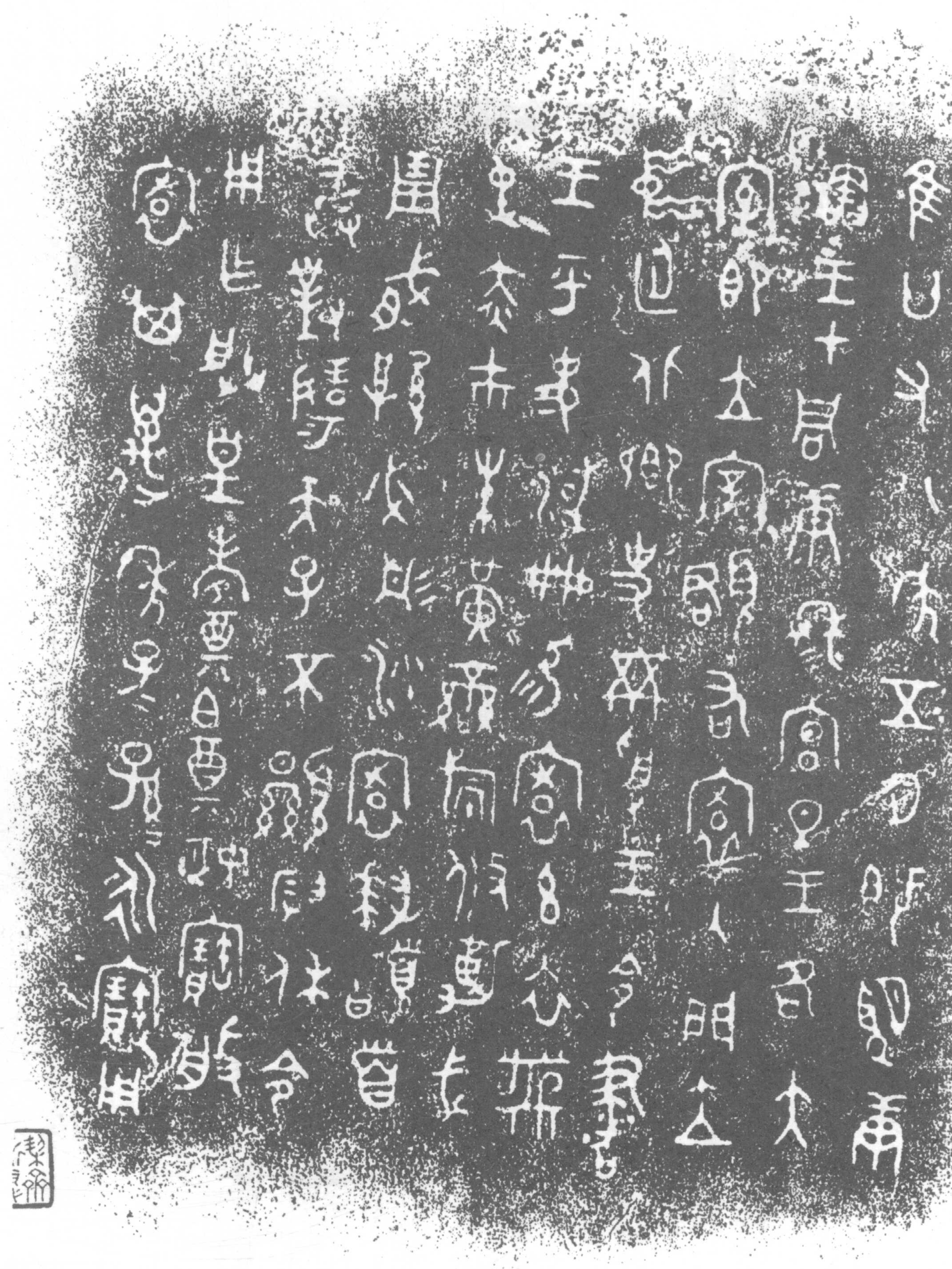




鬲從盨

一一六 屬

寰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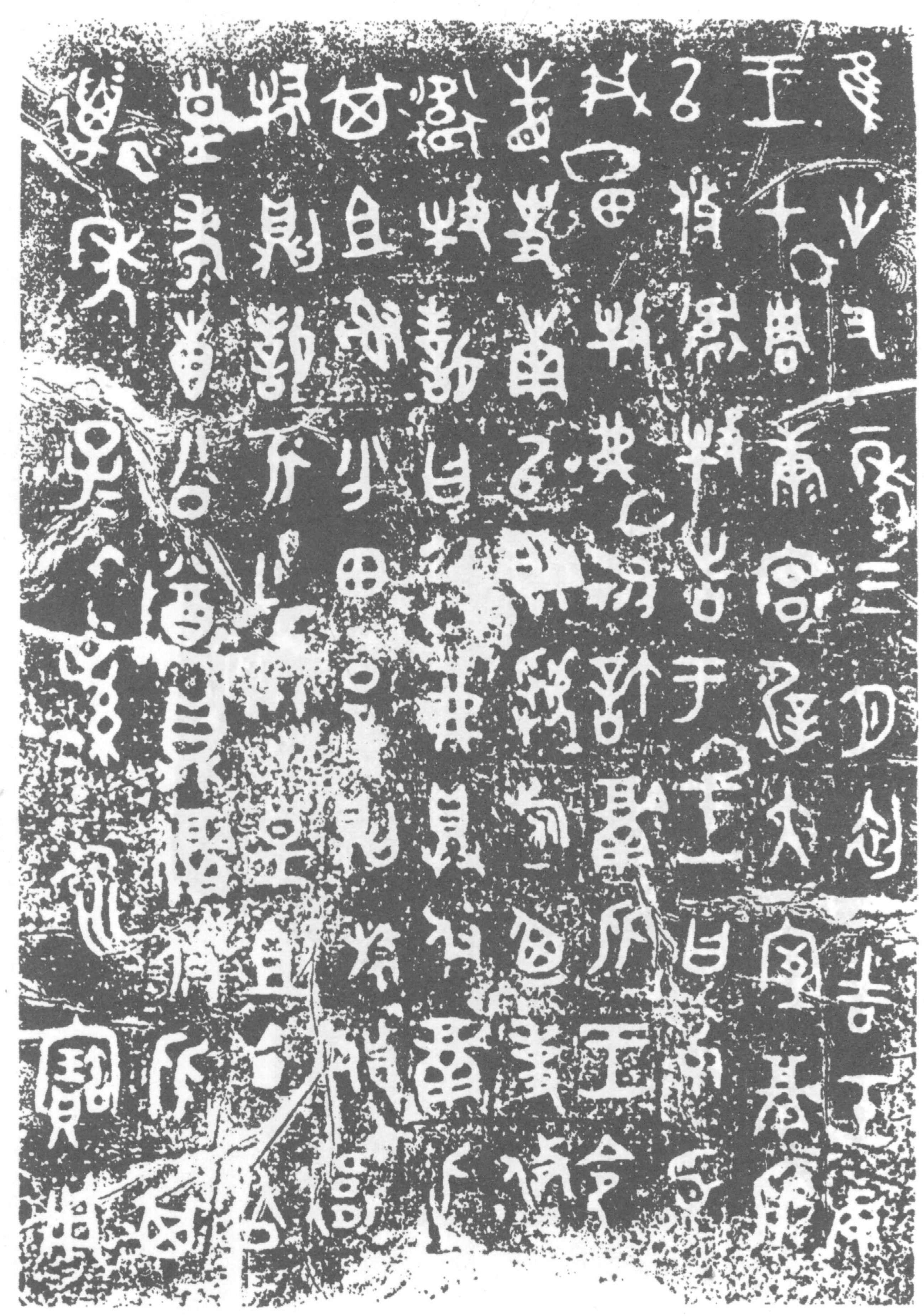
一一七

厲

寰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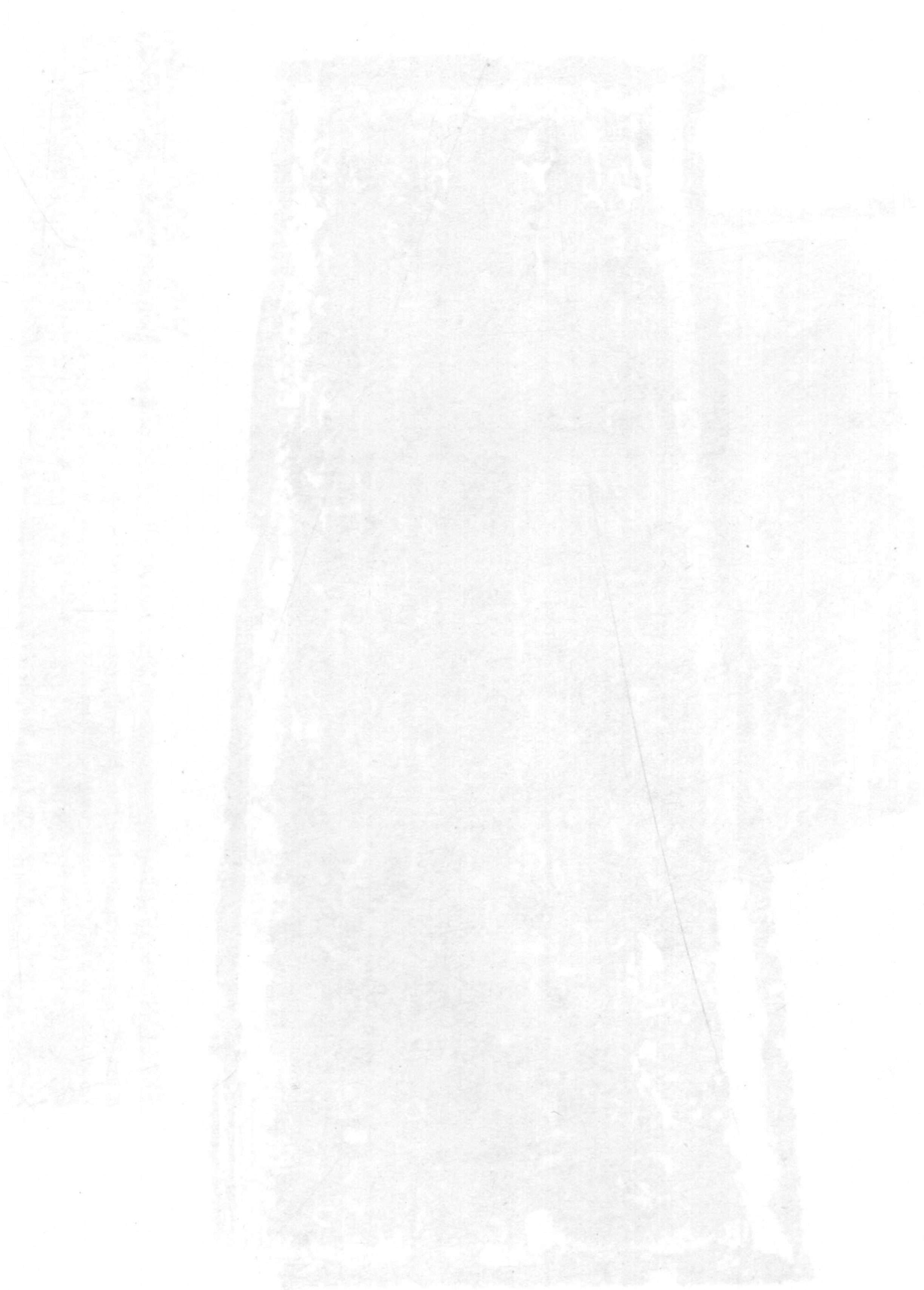


鬲攸从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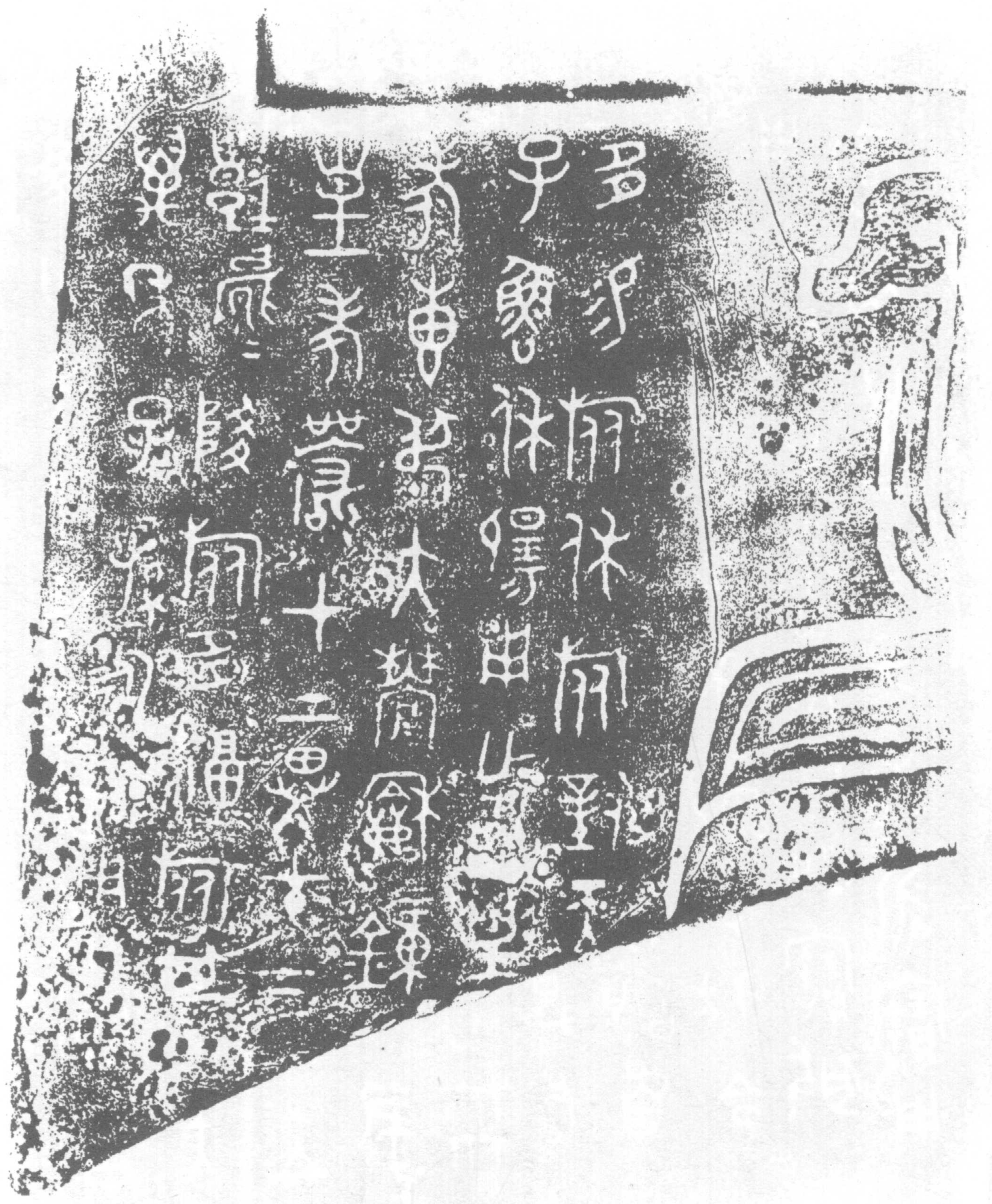


一一八

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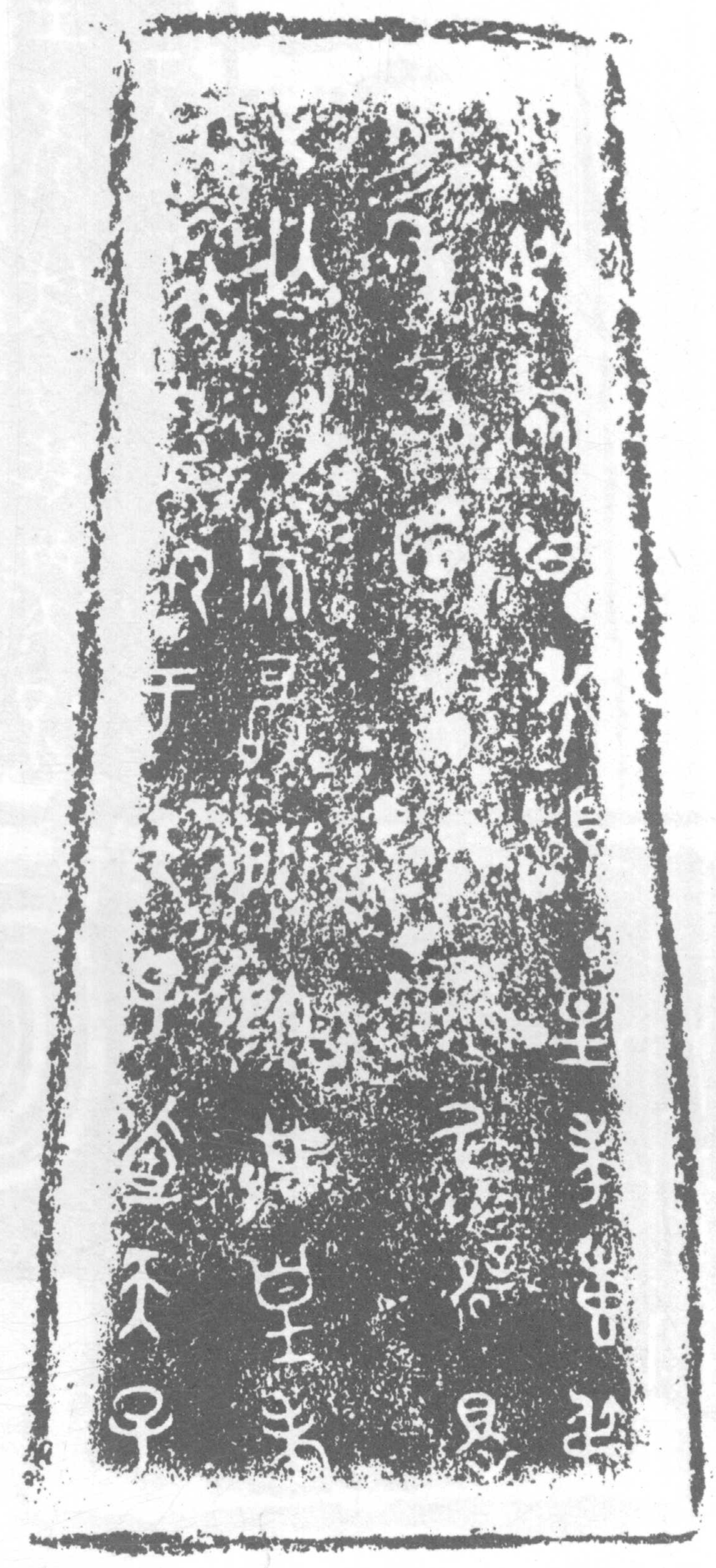
一一八～一一九 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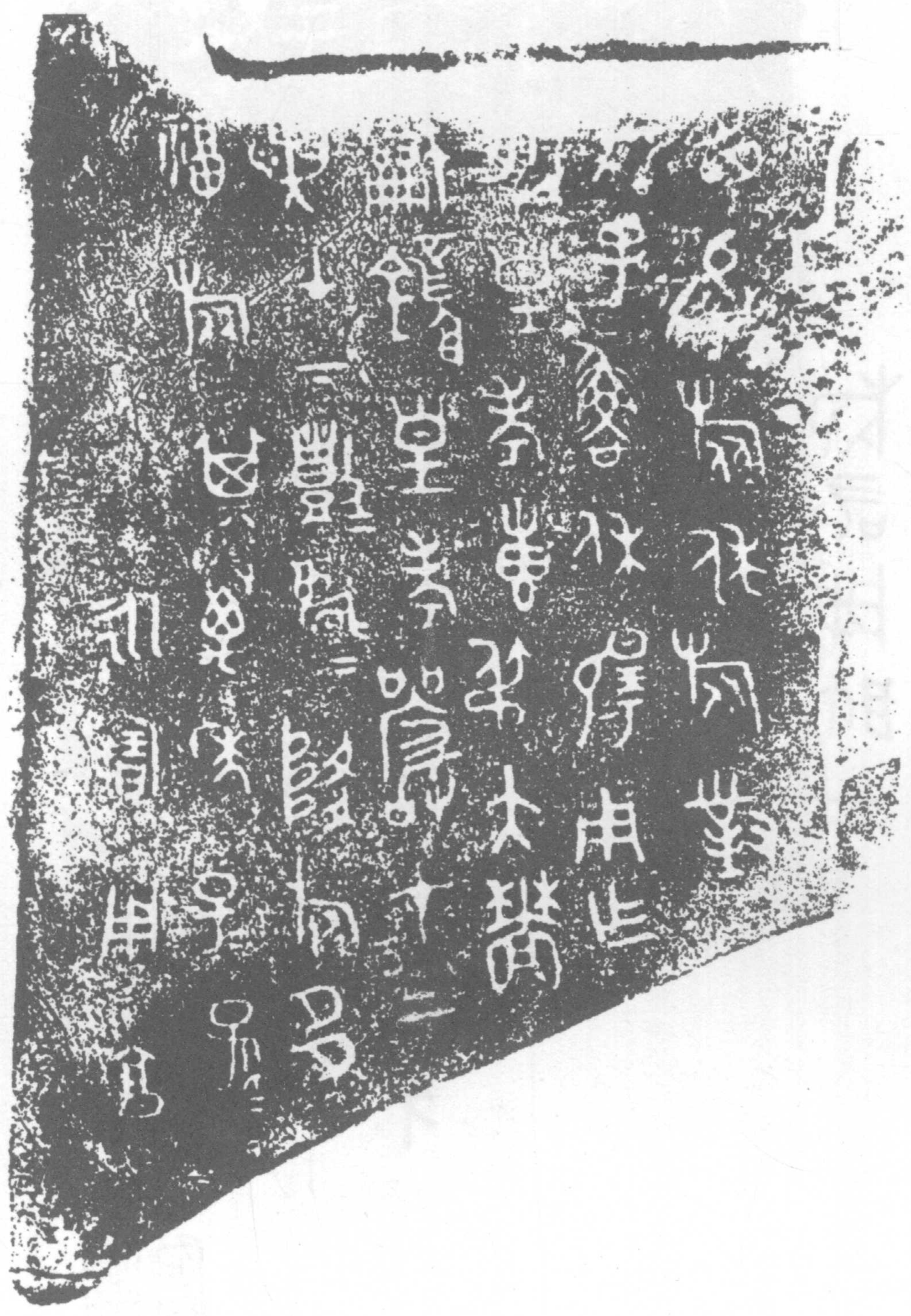





一一九～一二〇 厲

虢叔旅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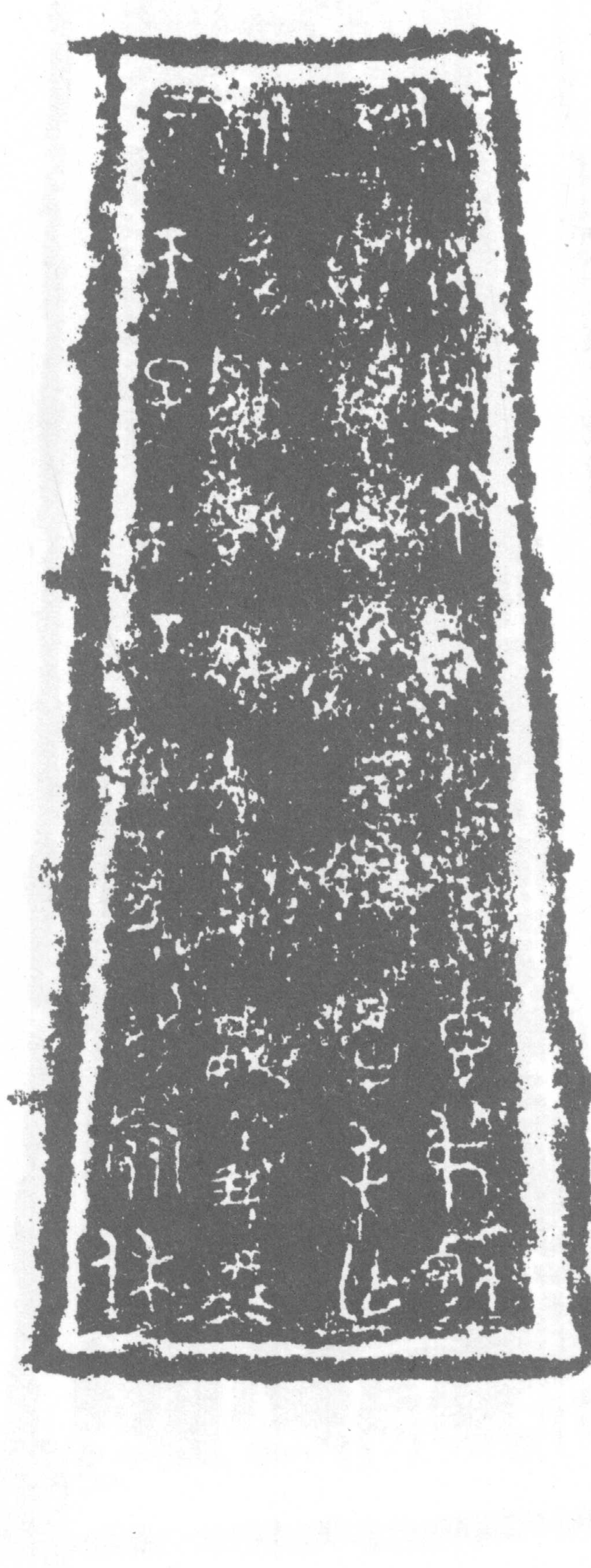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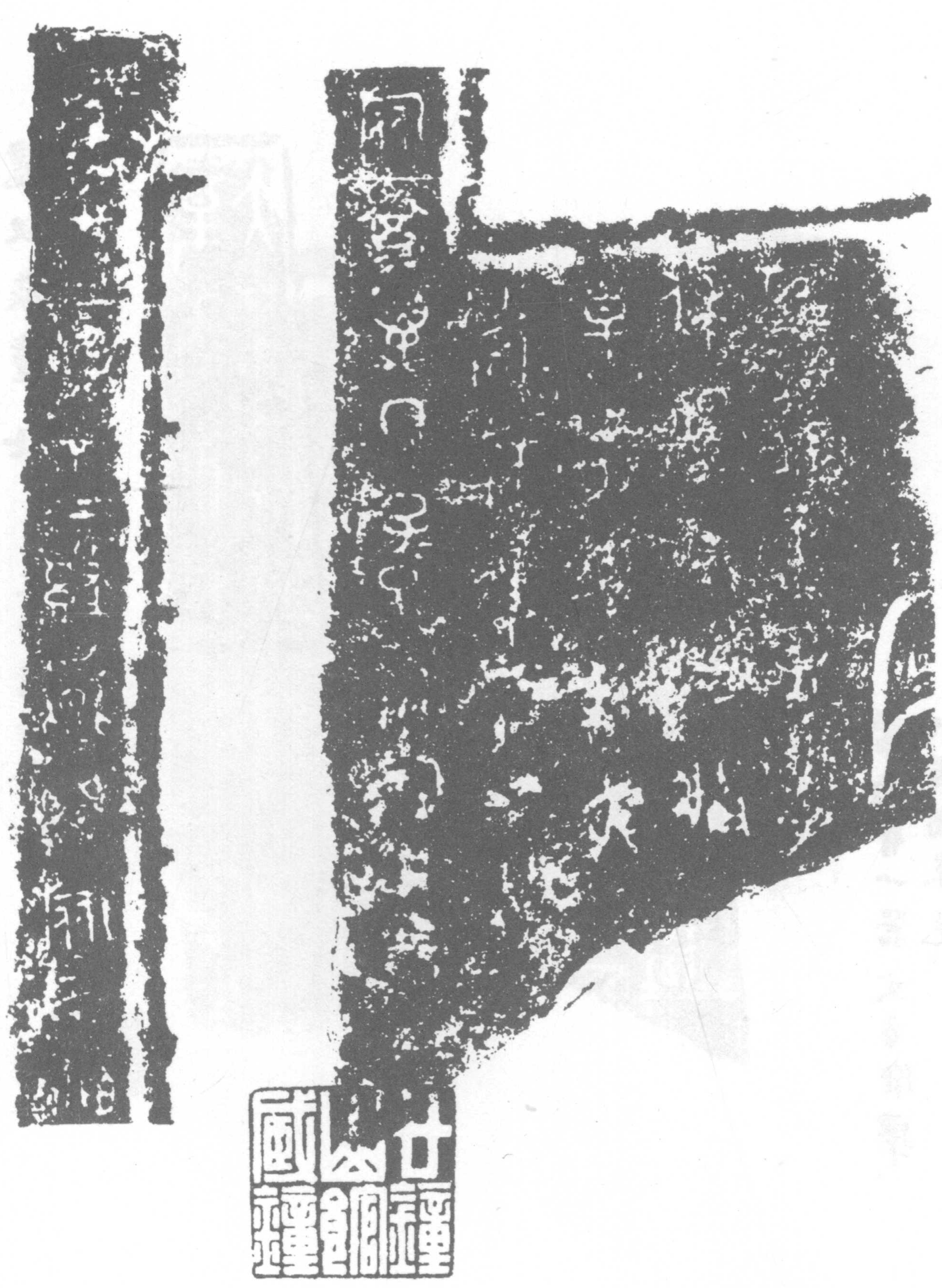


一二〇~一二一

厲

虢叔旅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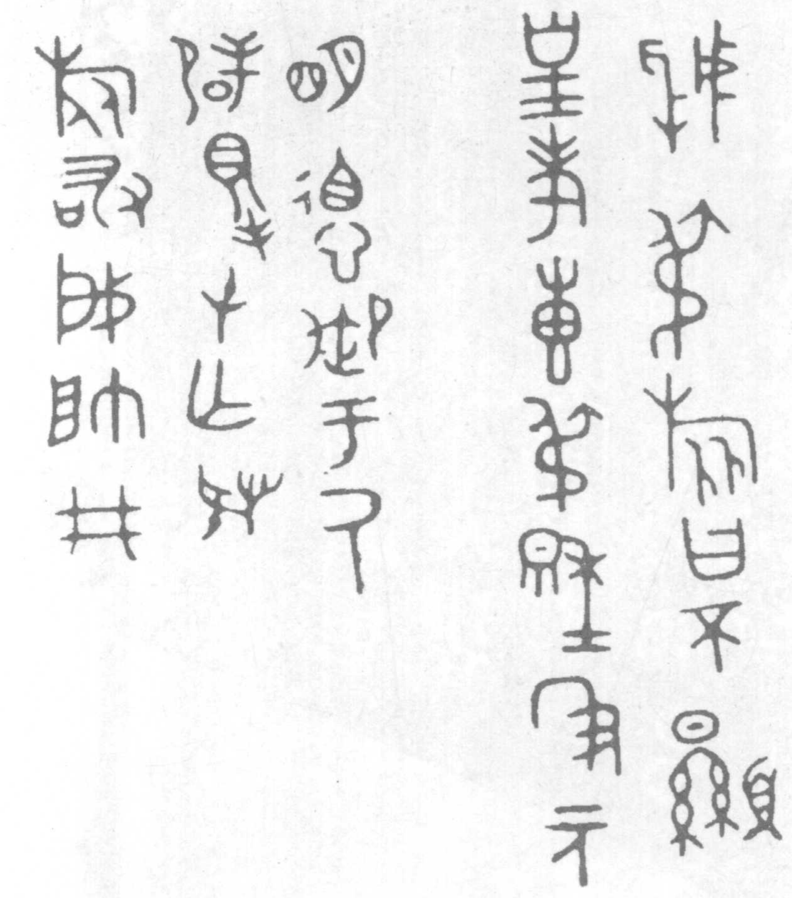




一二一~一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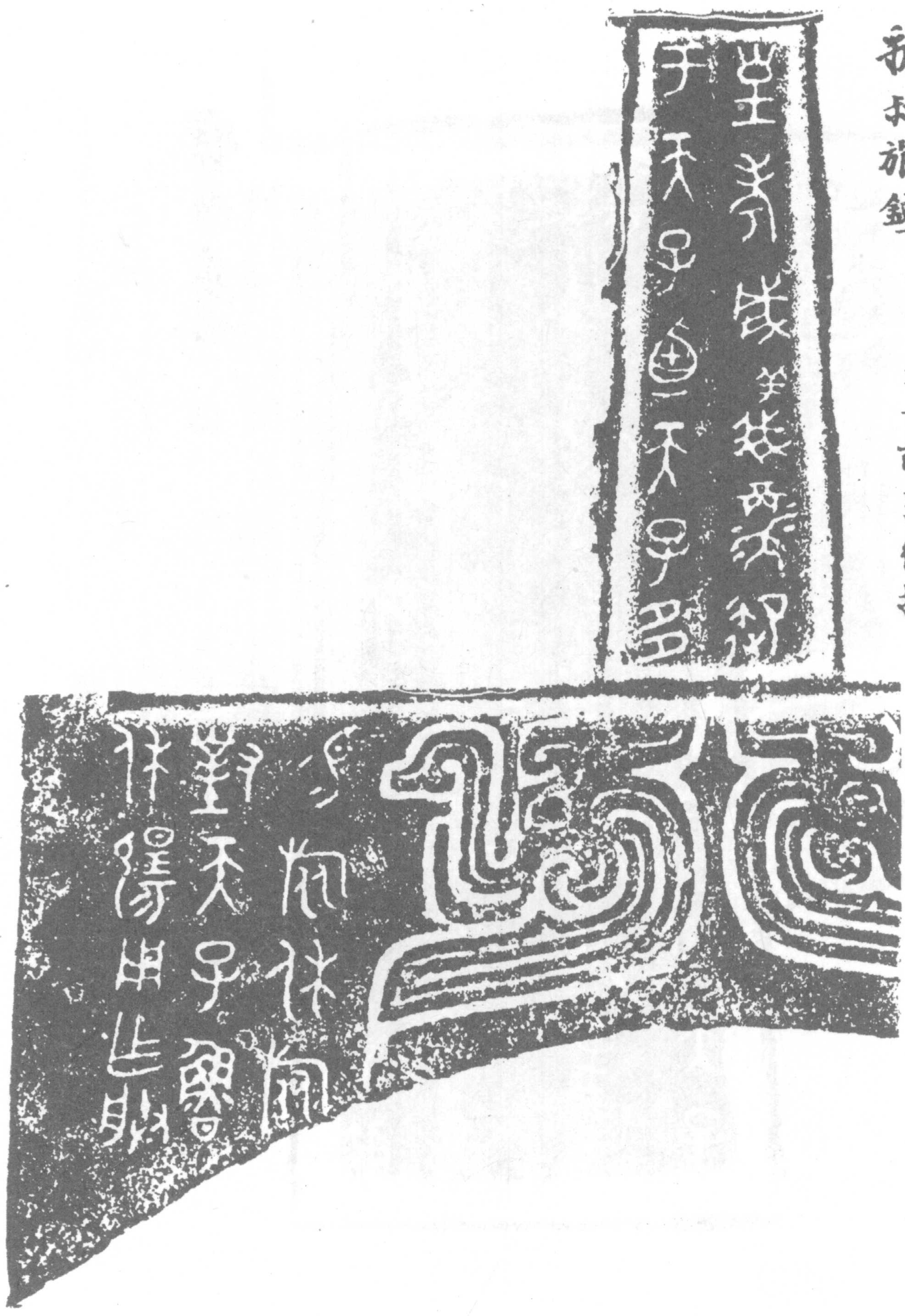
厲

虢叔旅鐘 五



虢叔旅鐘 六

文与前器銜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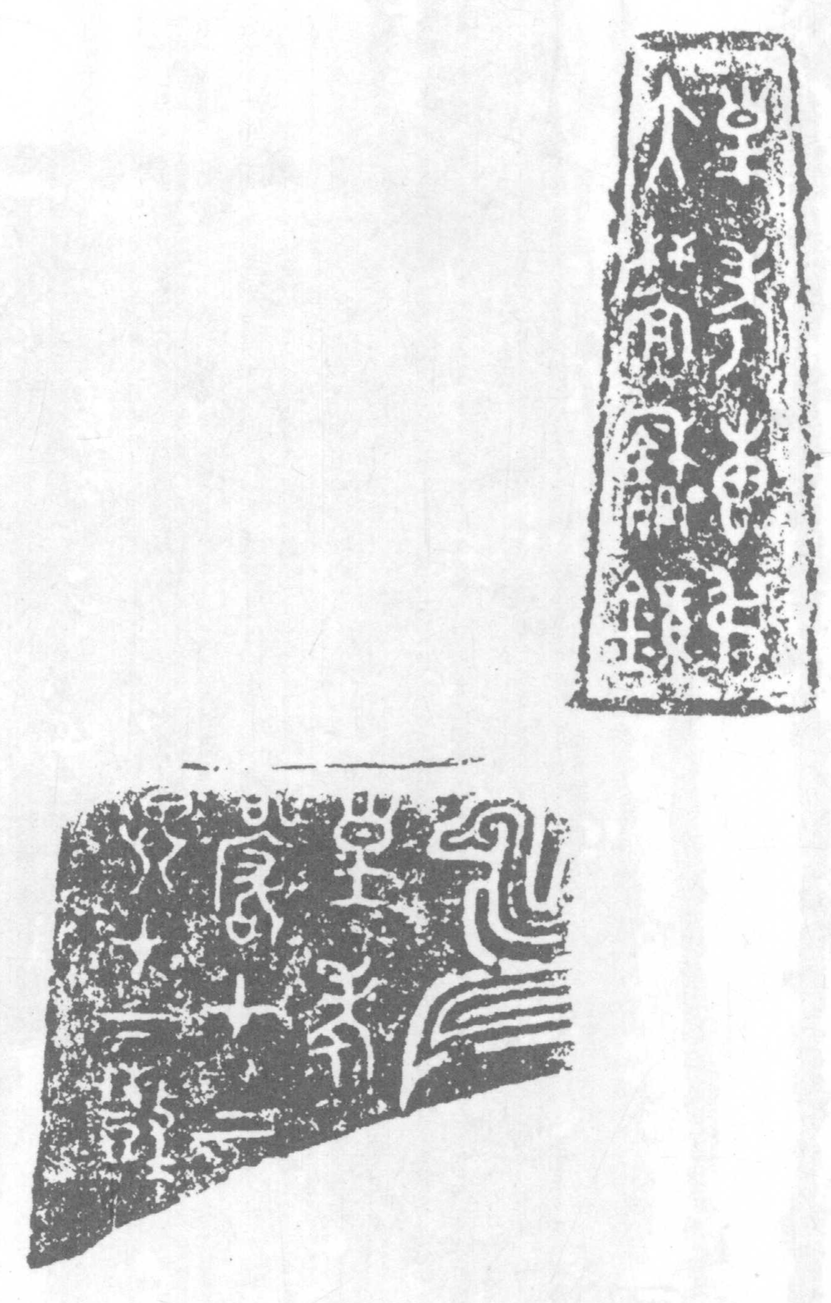


一二二~一二三

厲

虢叔旅鐘 七

文与前器銜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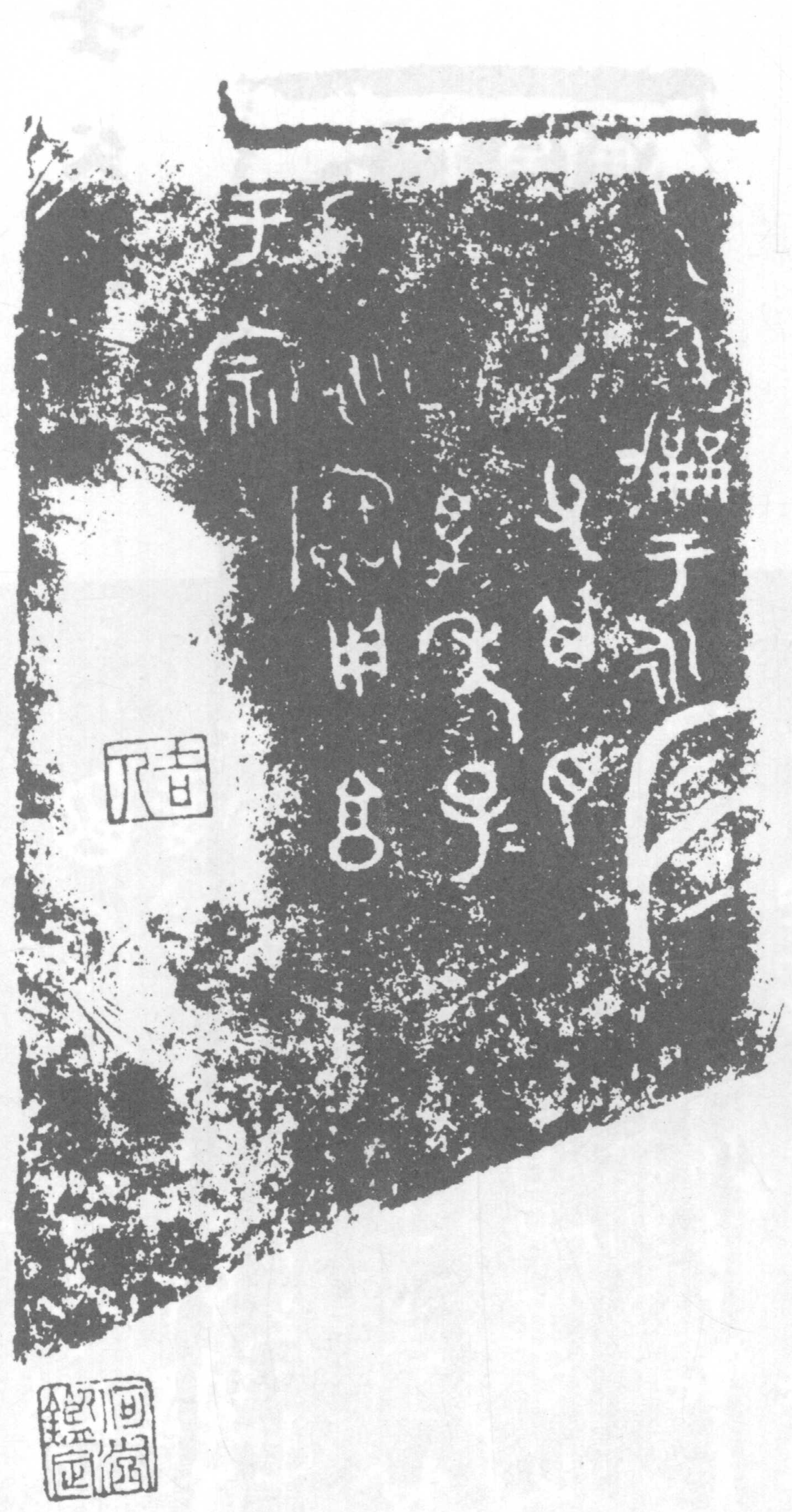
當尚有一器文方能畢、此器尚未見。

一二三

厲

士父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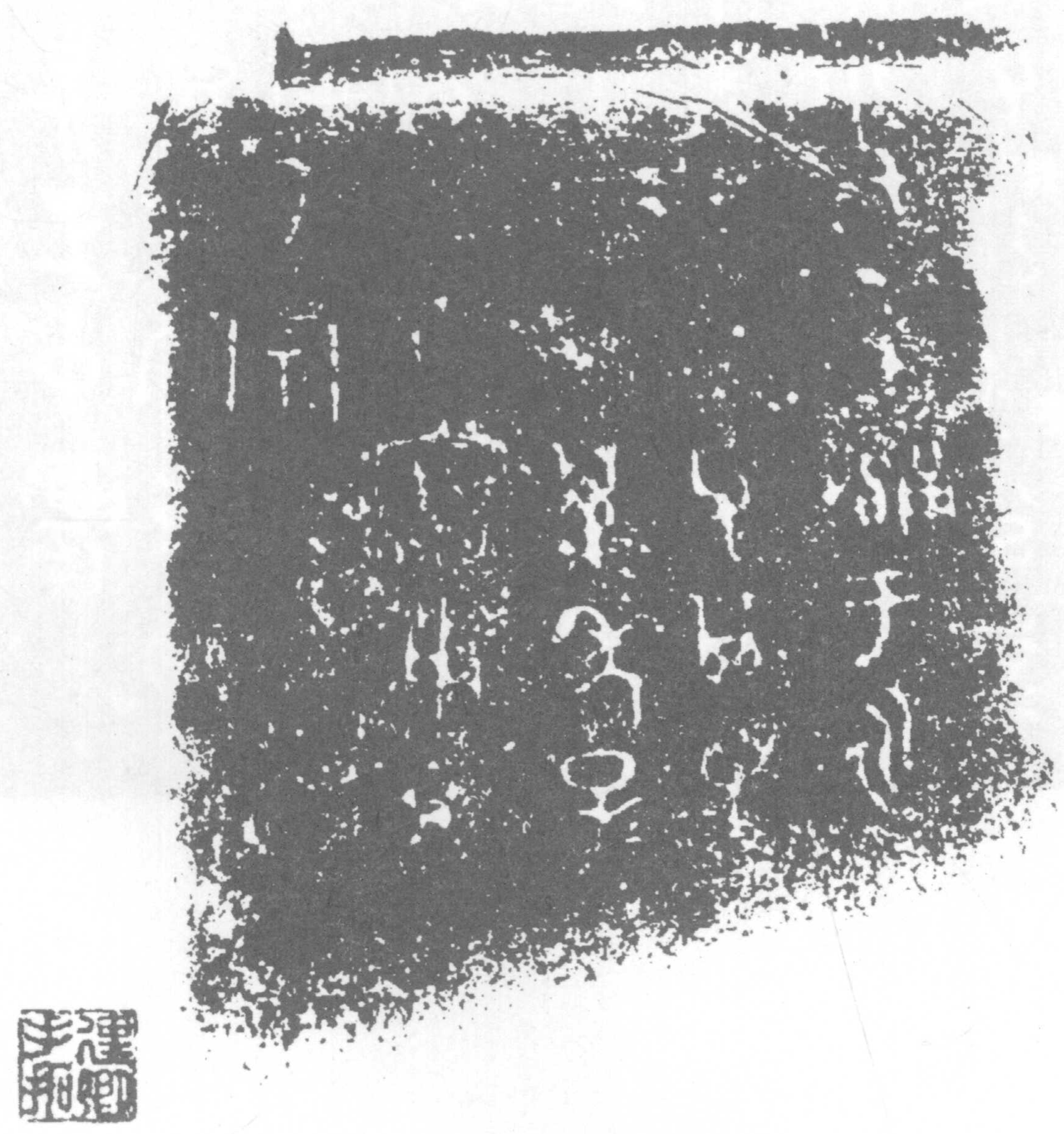




一二四 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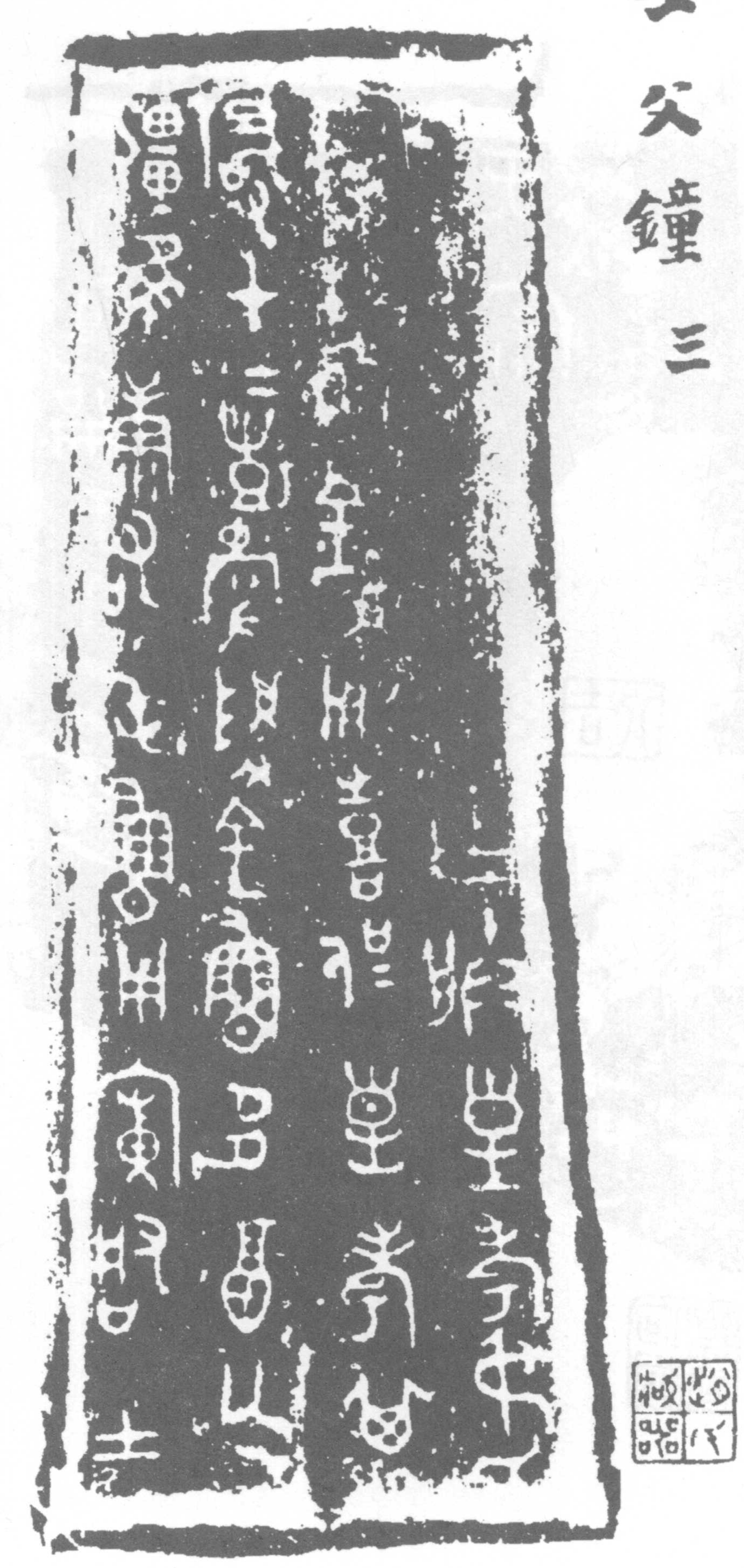
士父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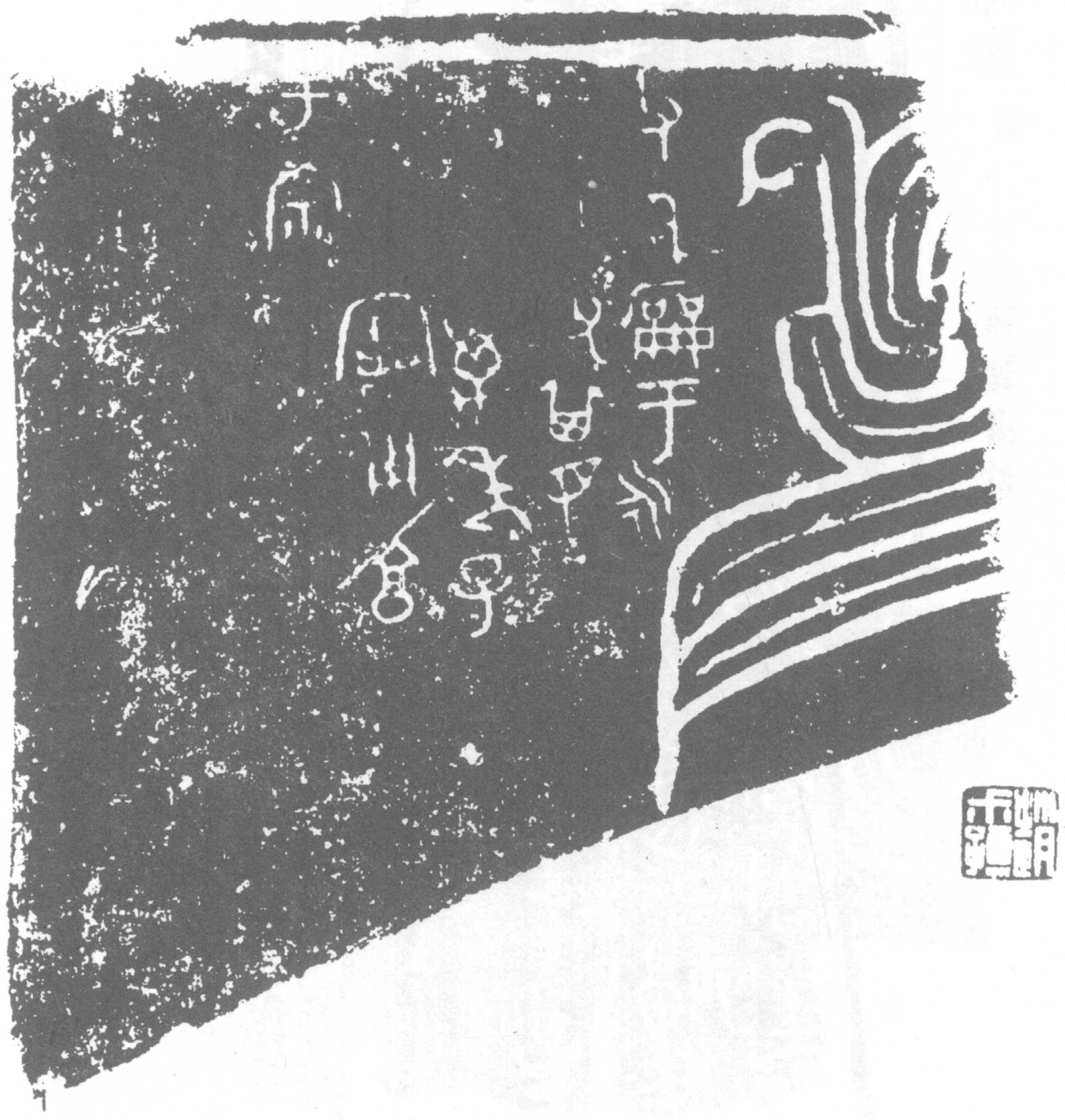




一二五 厲

士父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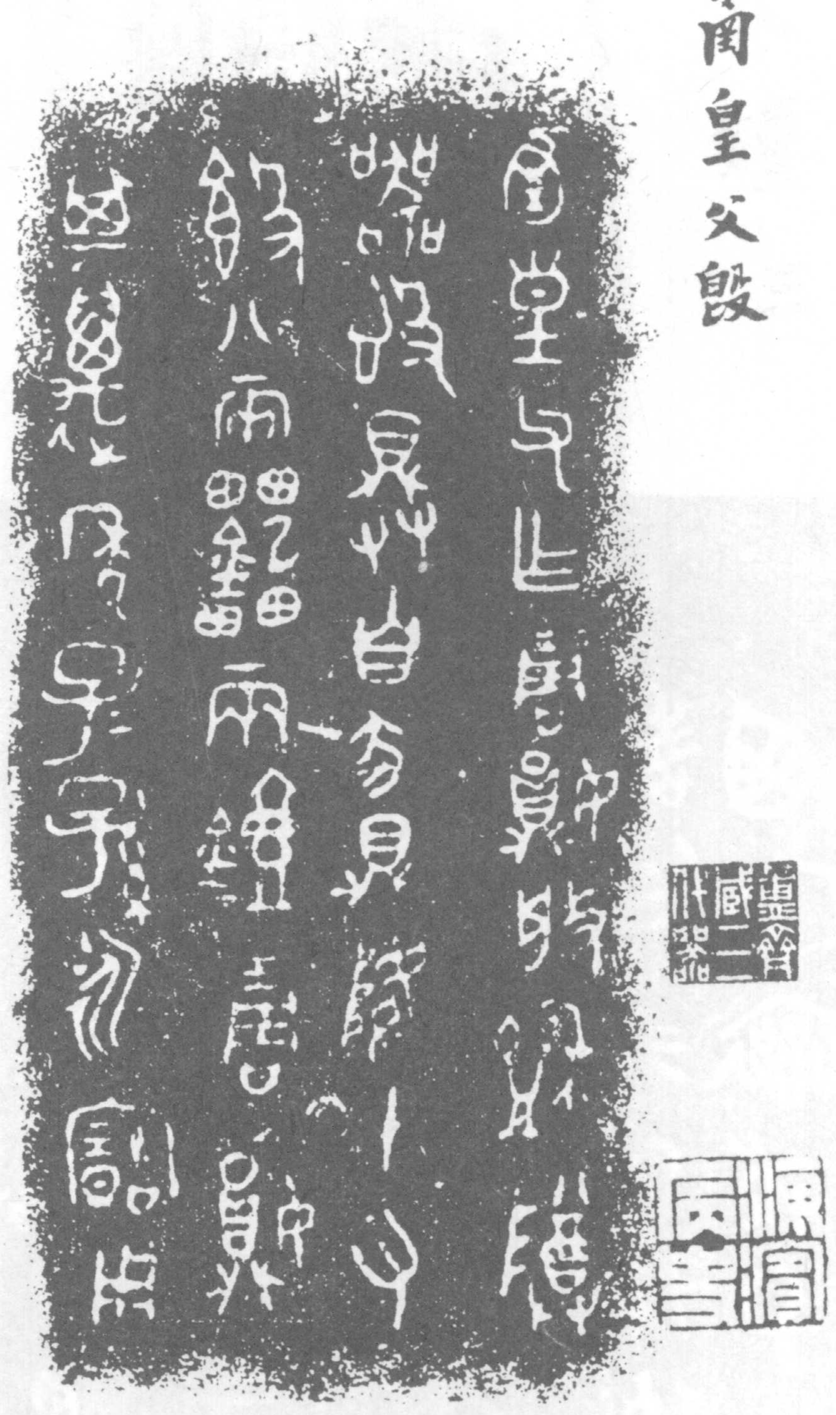
一二六

厲

# 矢人盤



圅皇父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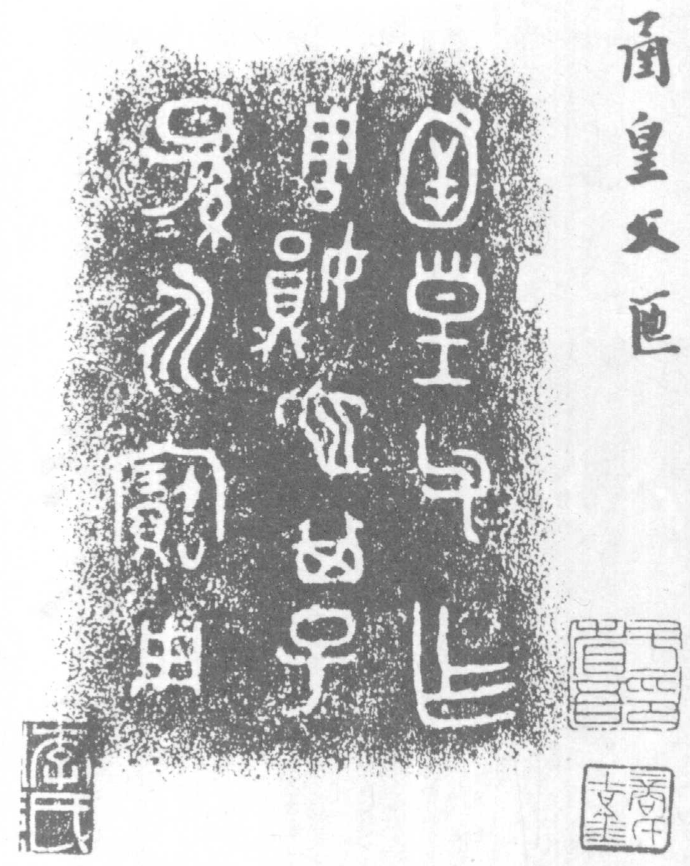


蓋



器

圅皇父匜



一二八 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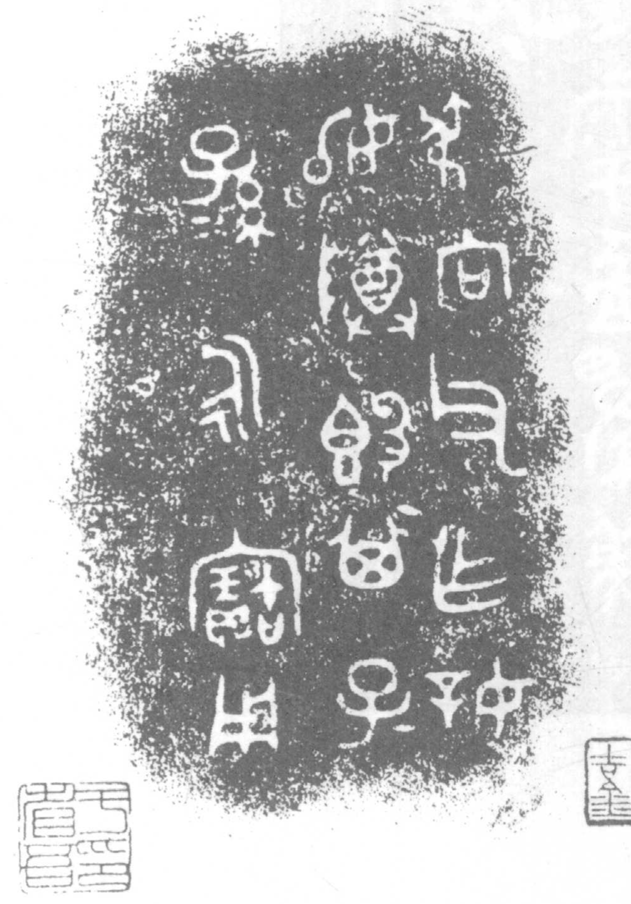
叔向父簋



叔向父作𡛺姒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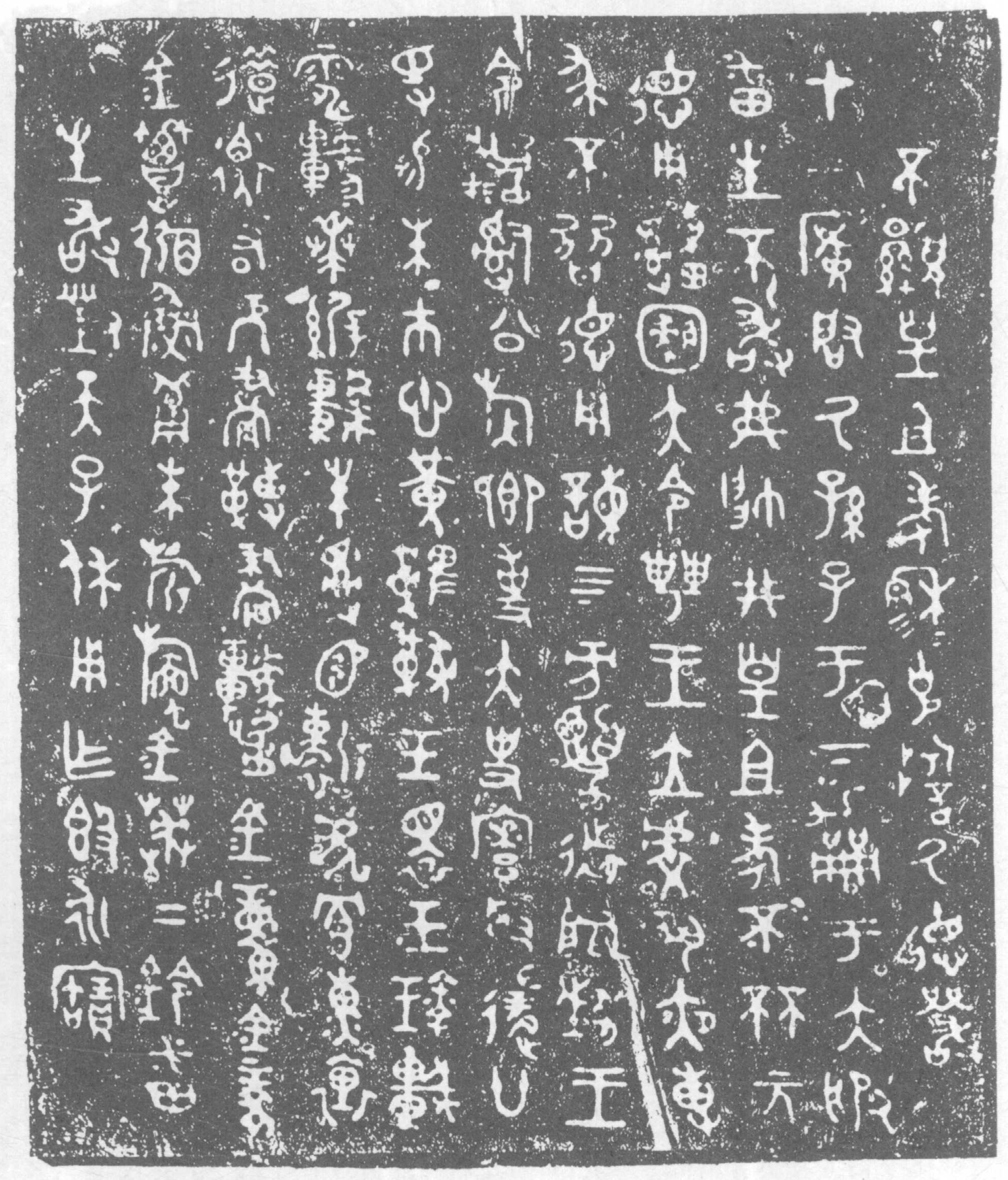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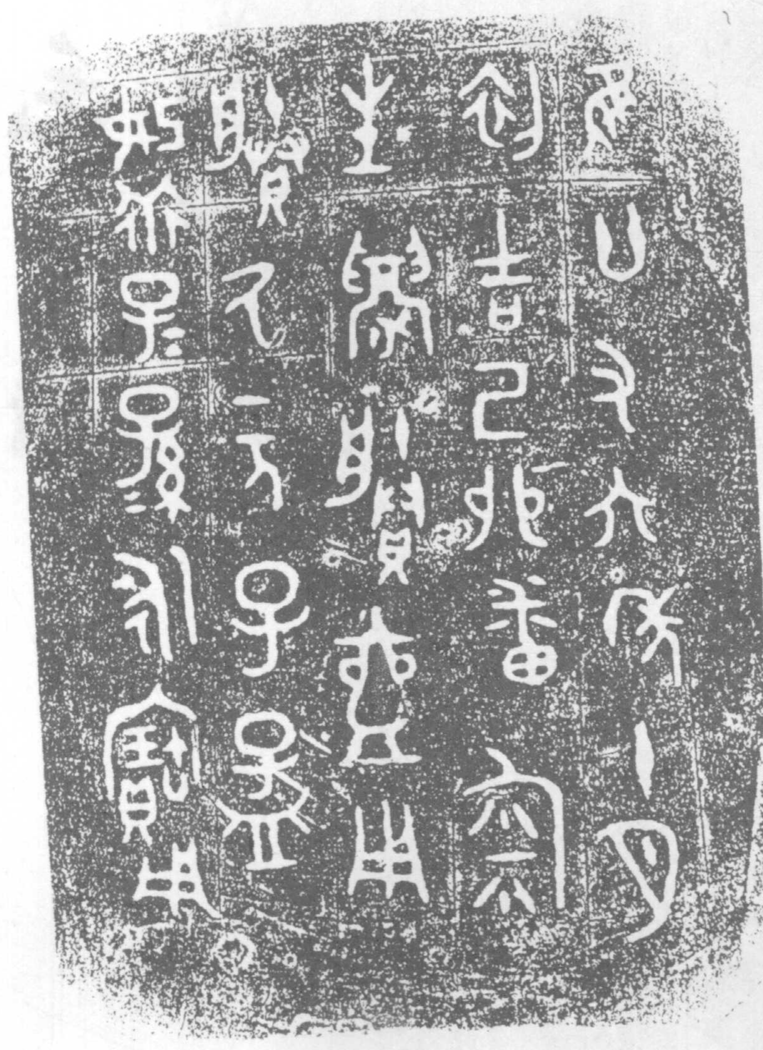
蓋

一二九 厲

番生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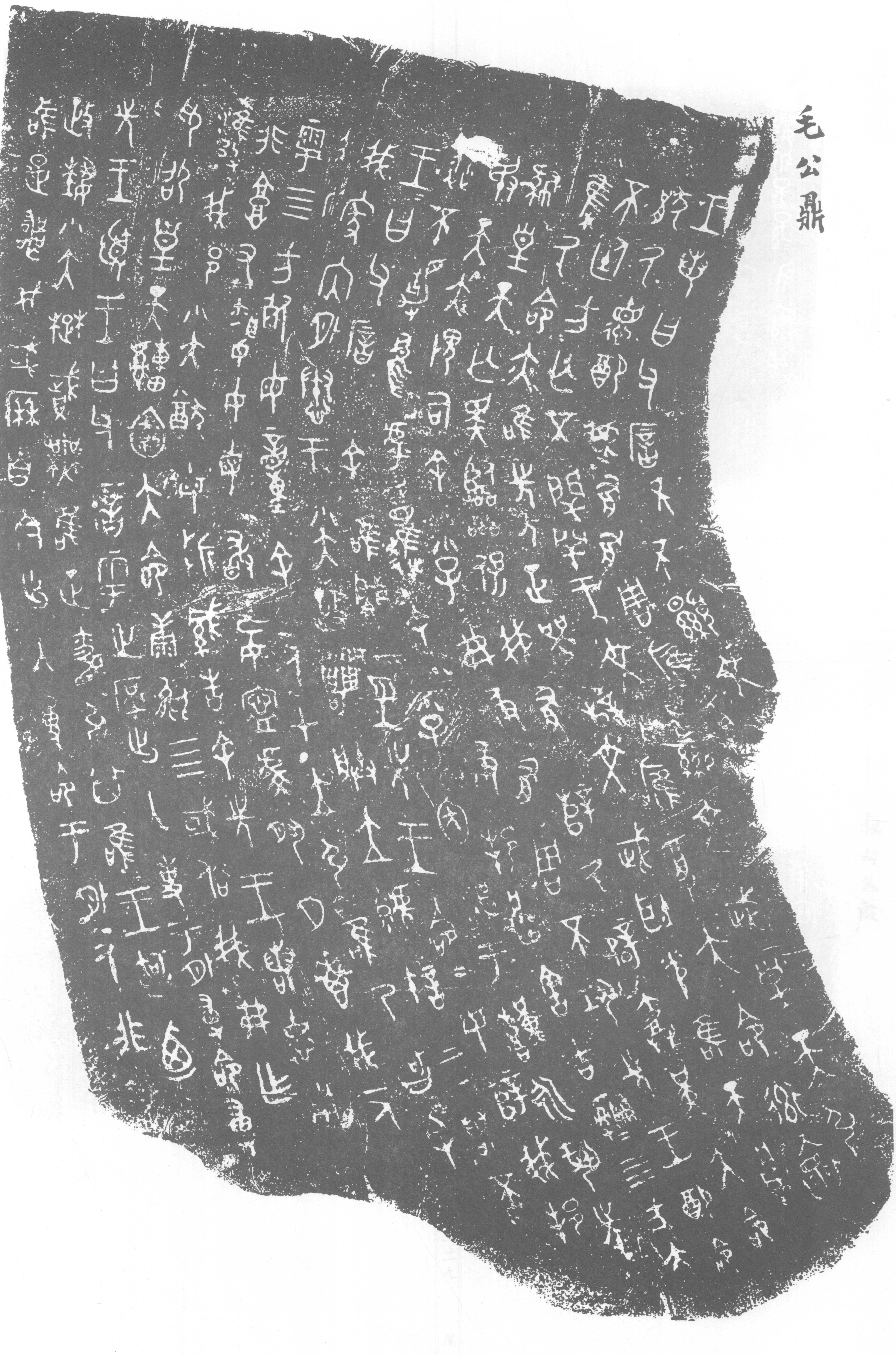
番匊生壺



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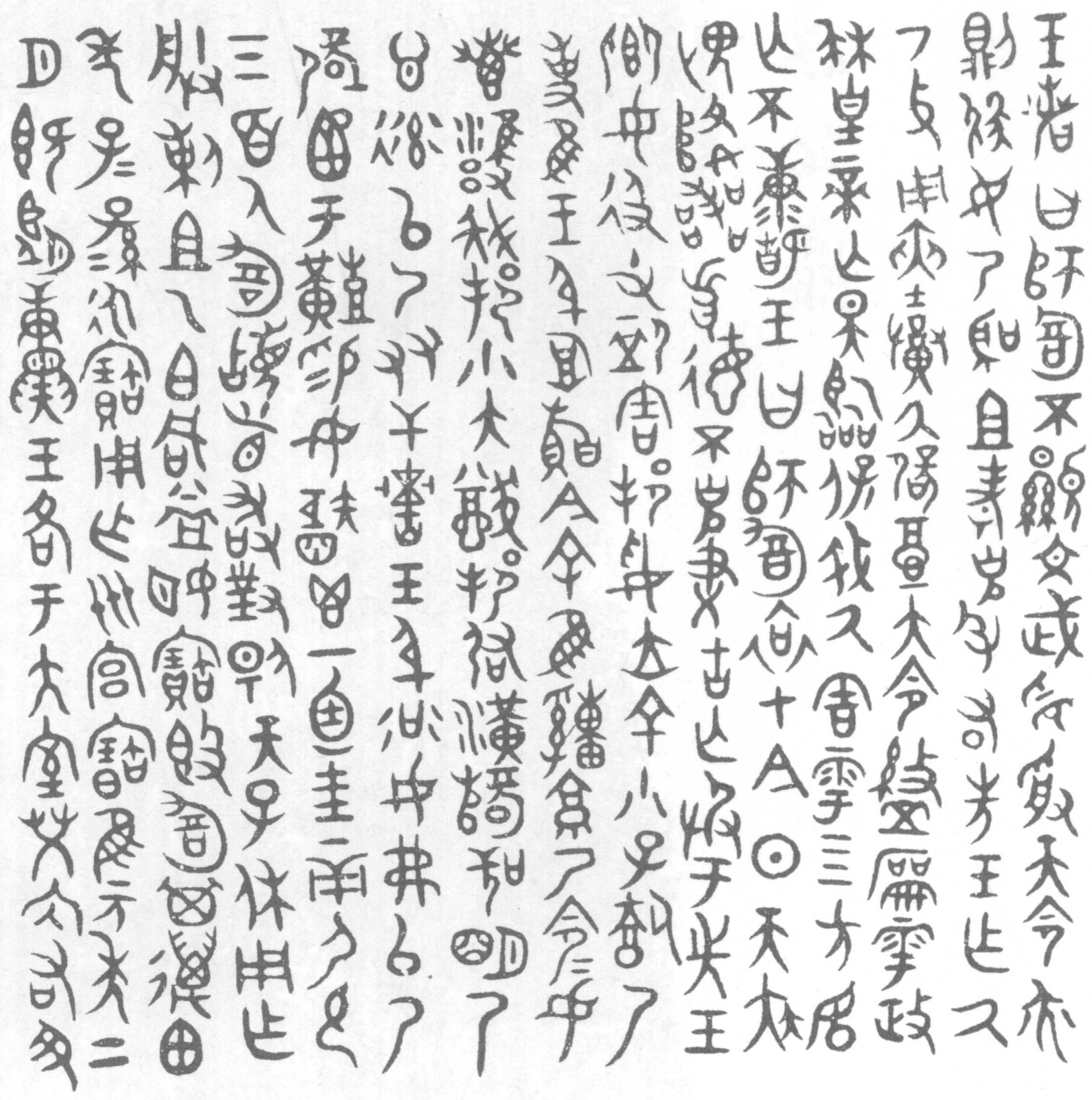
厲

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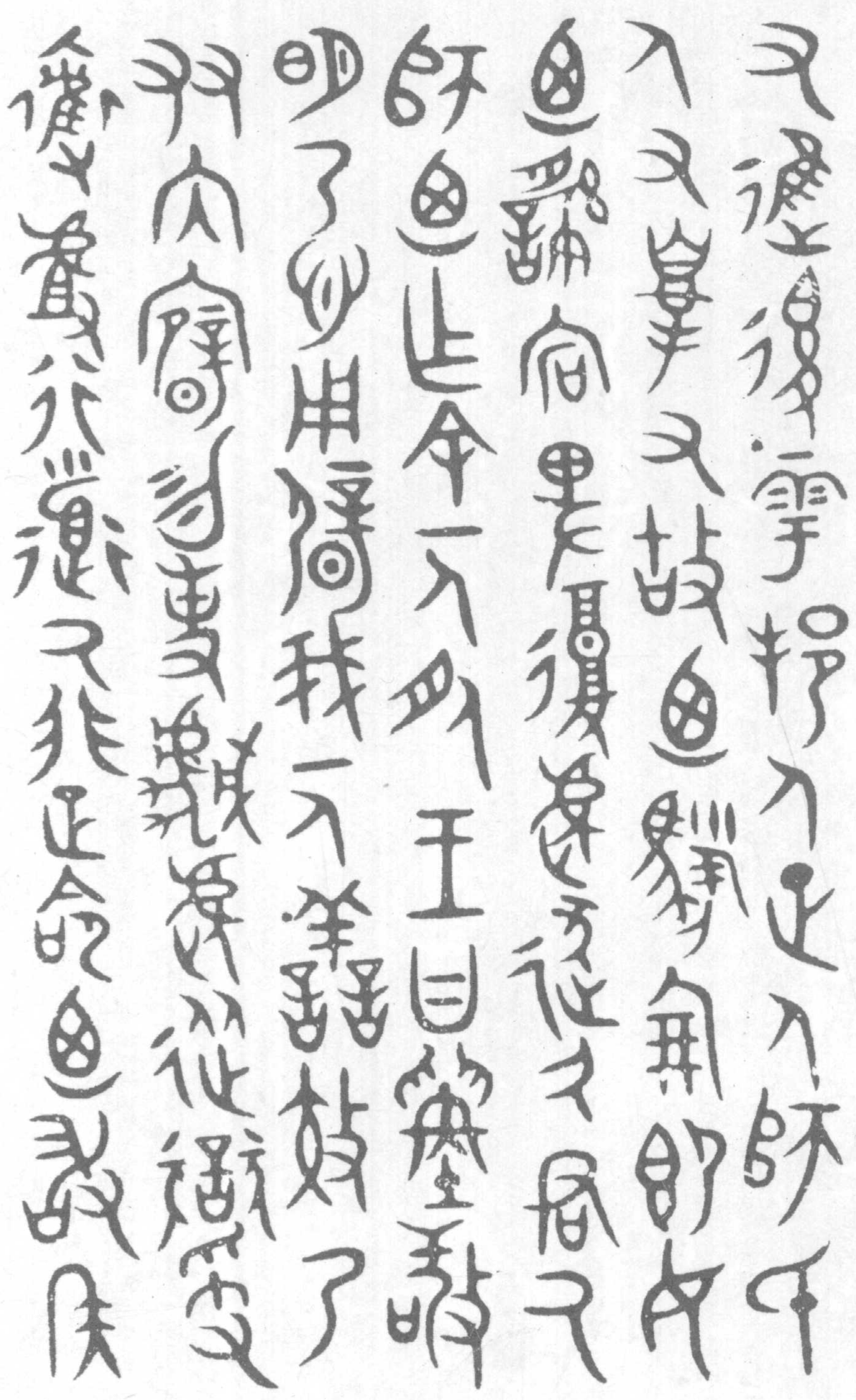




師訇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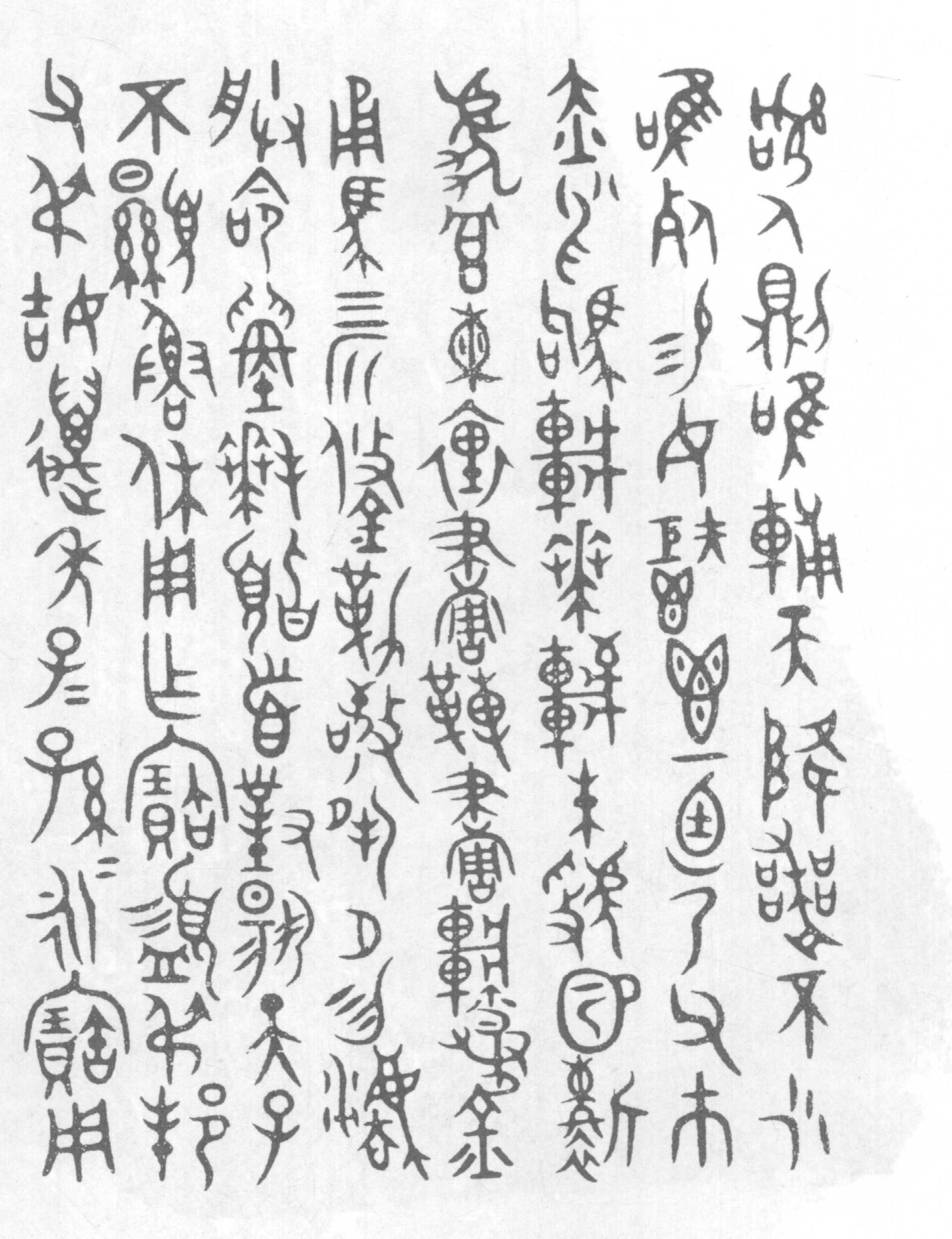


塱盨



一三二

宣



召伯虎毁一



一三三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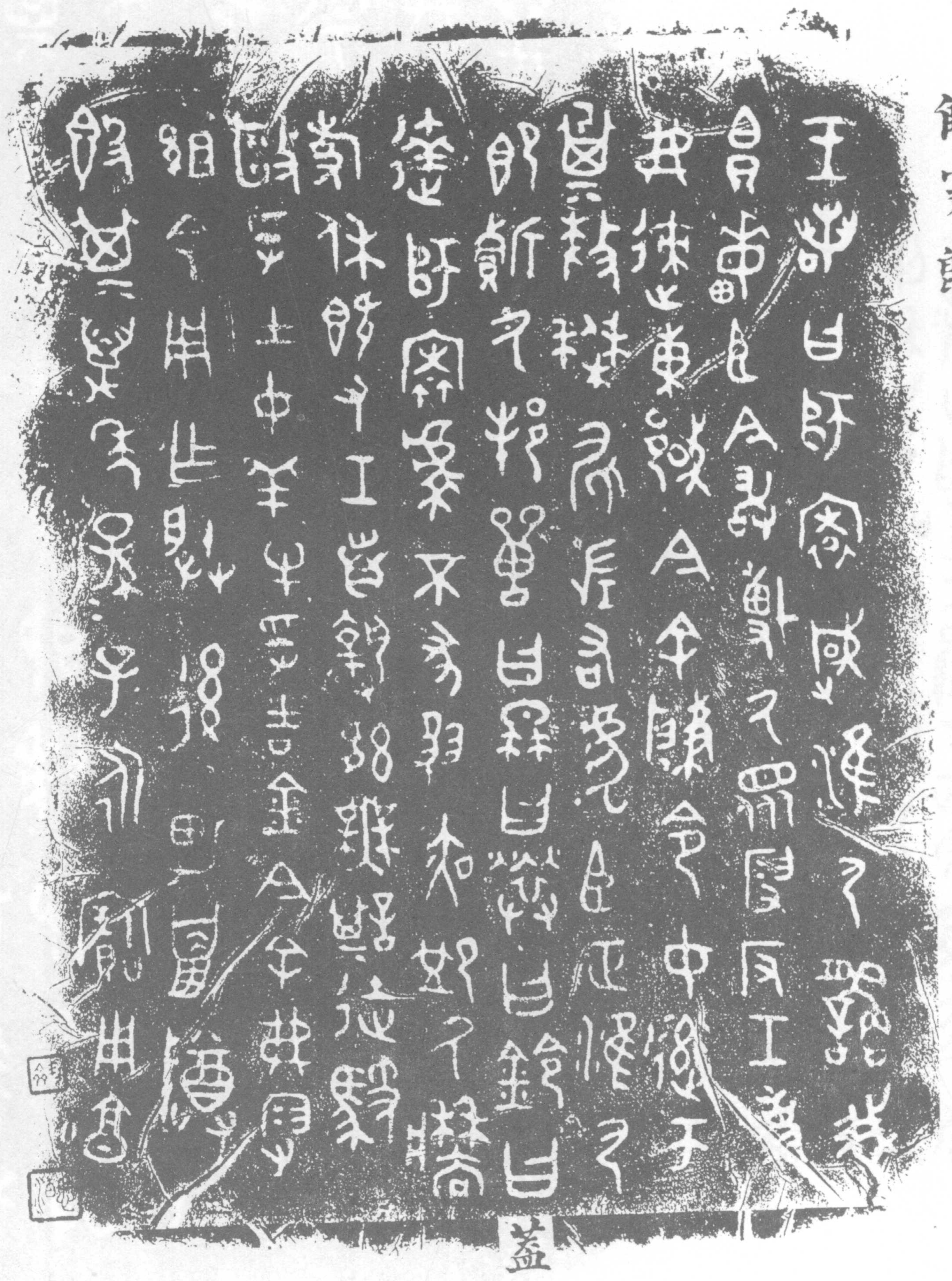


兮甲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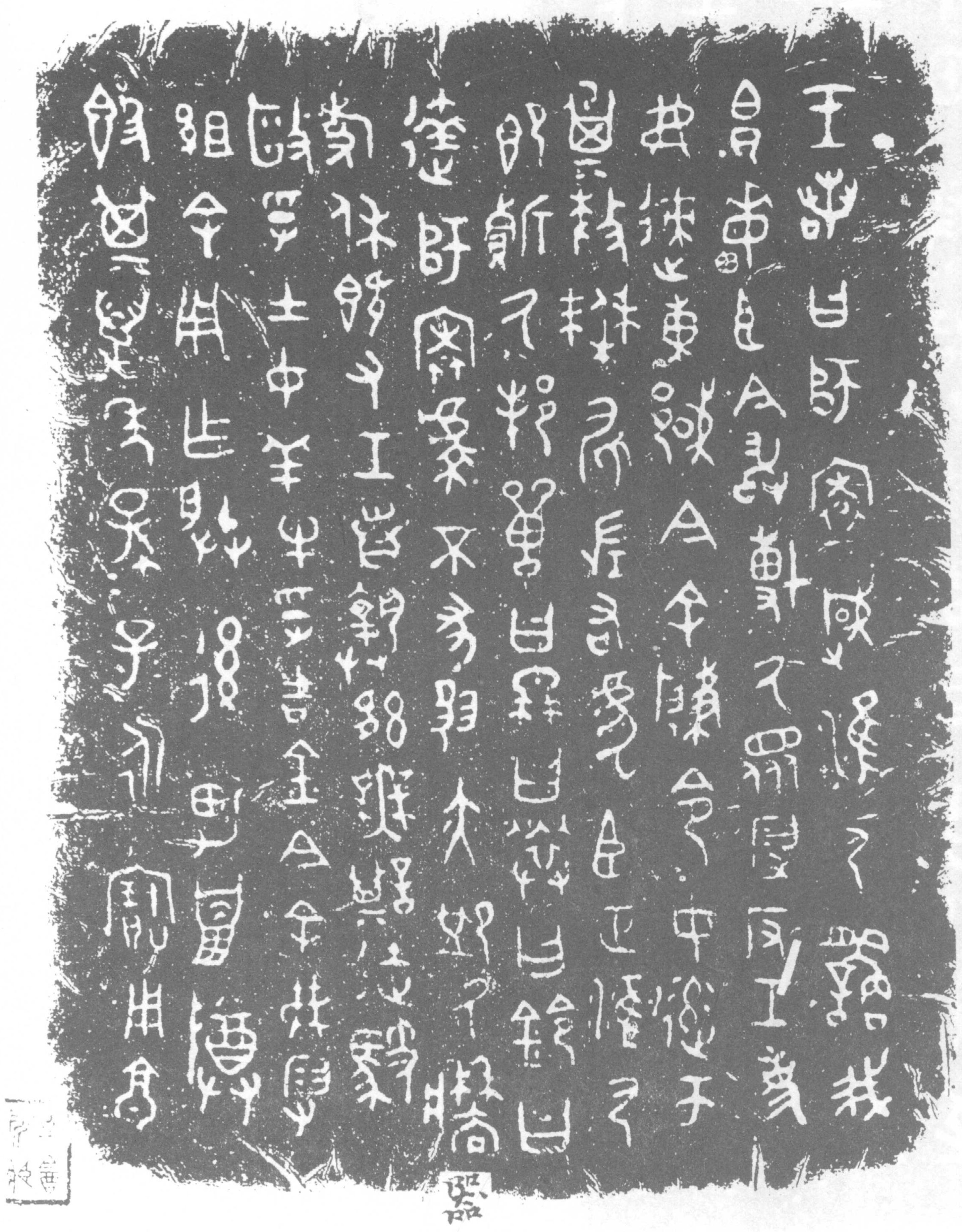


召伯虎毀二

師寰簋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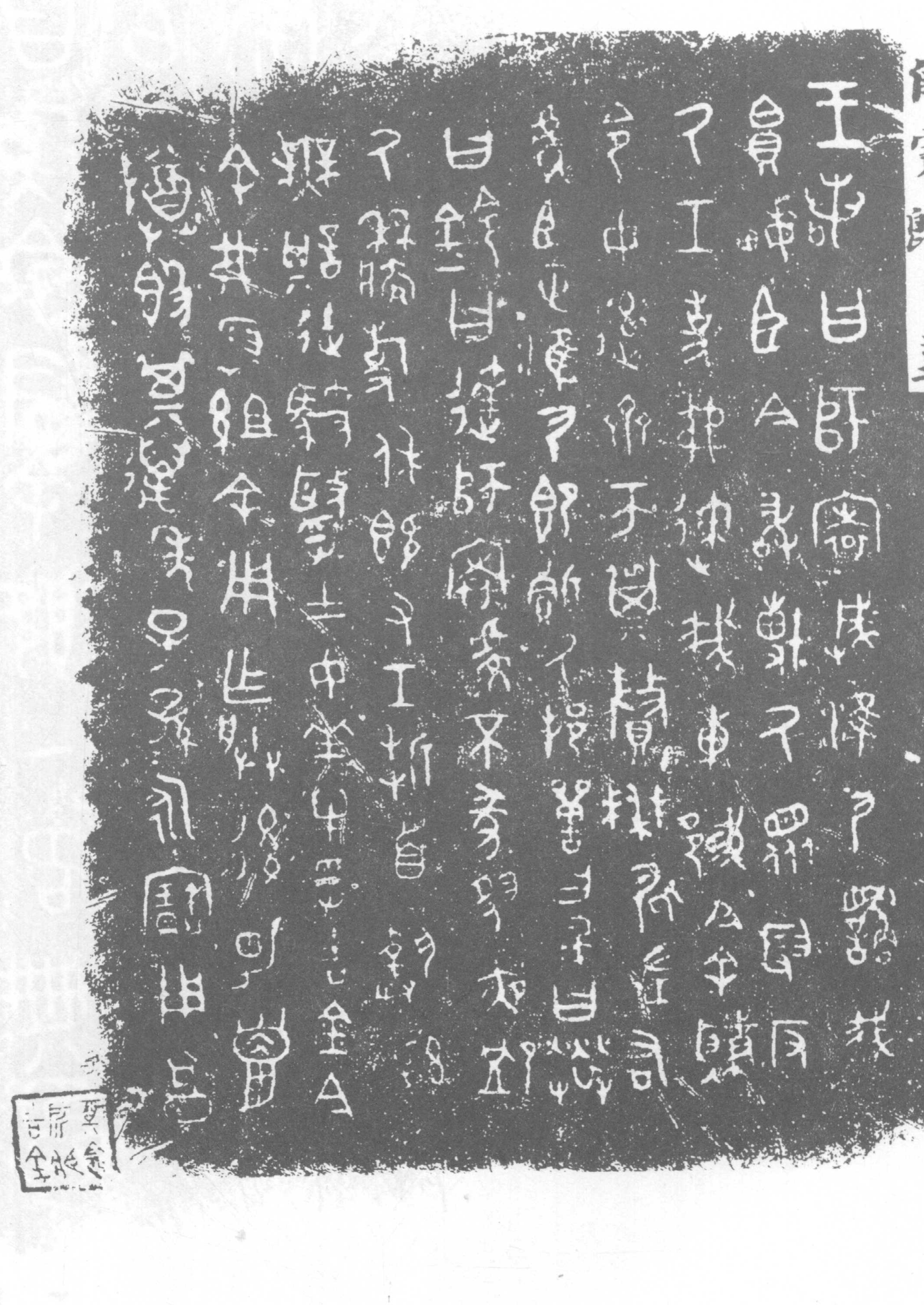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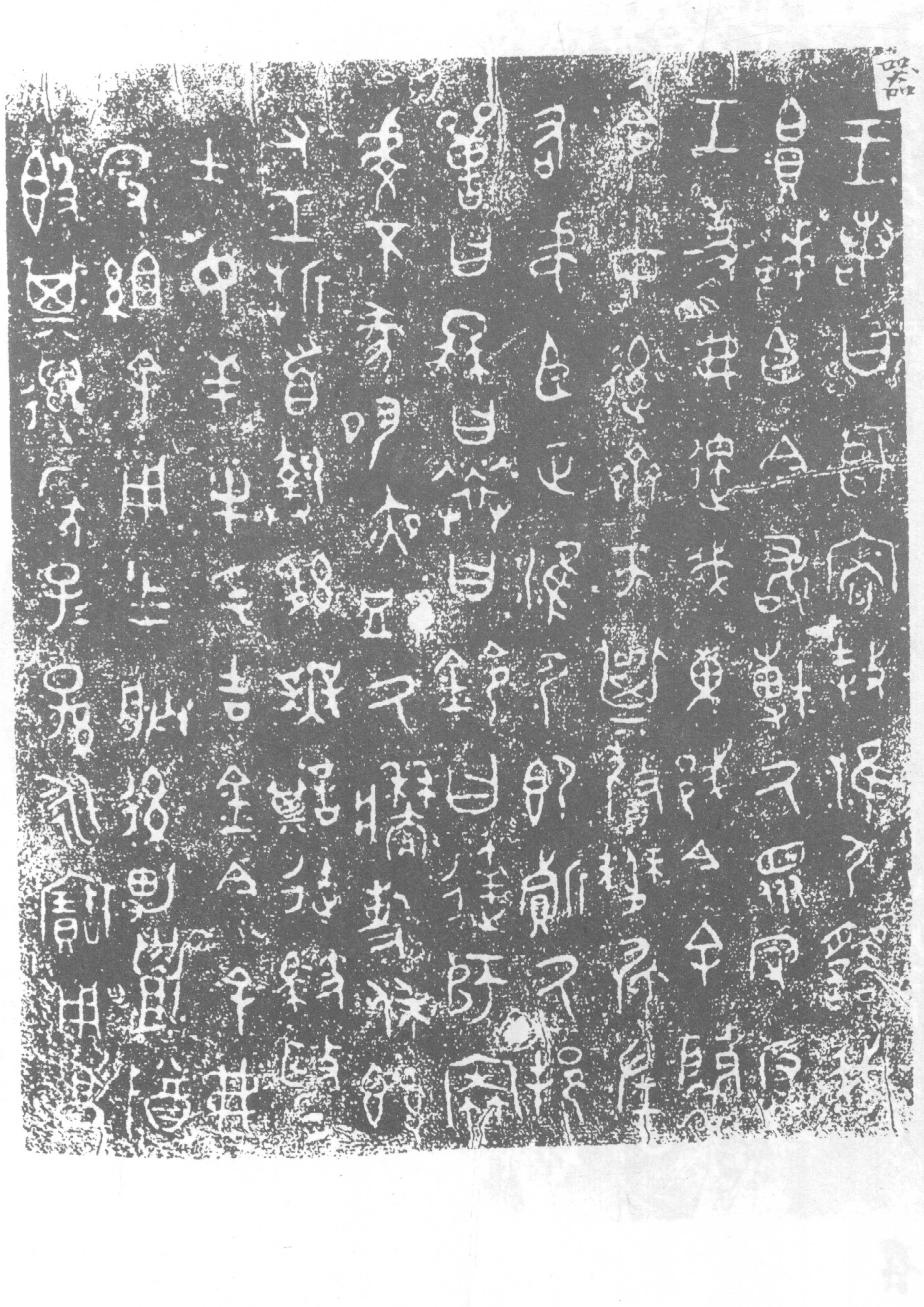
器

一三五～一三六

宣

師寰簋二蓋





器

一三六～一三七

宣

芹伯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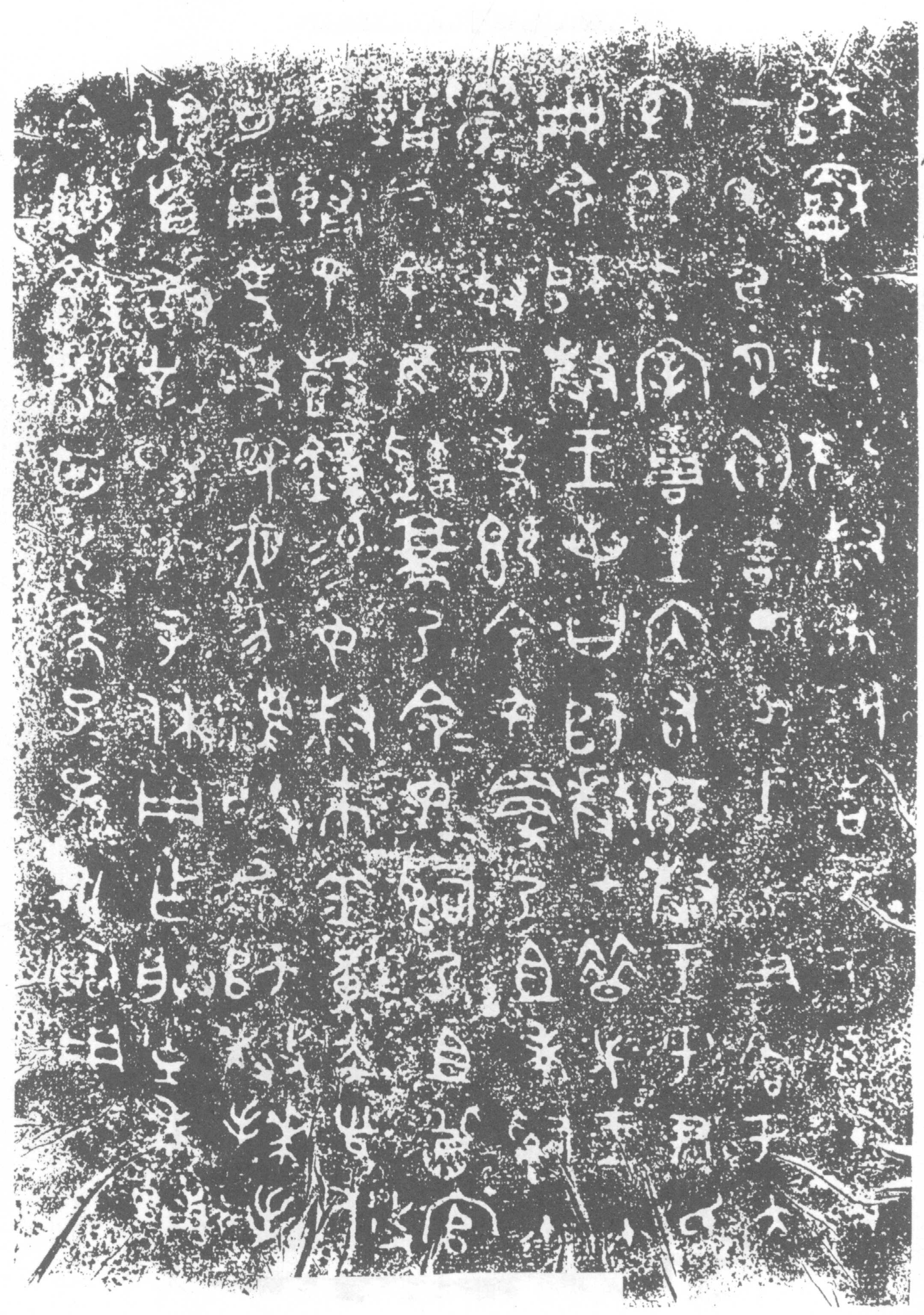


芹伯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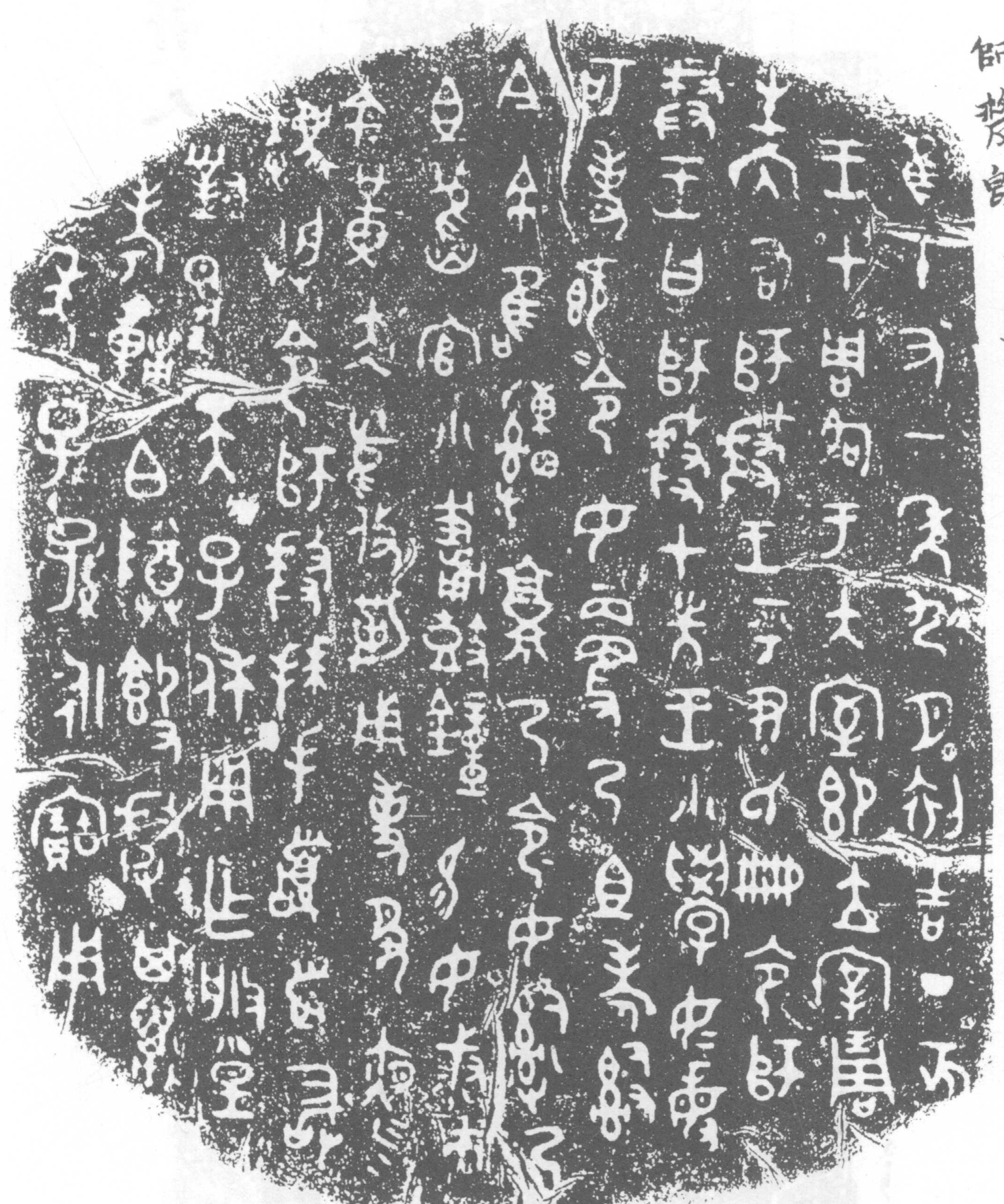


一三七～一三八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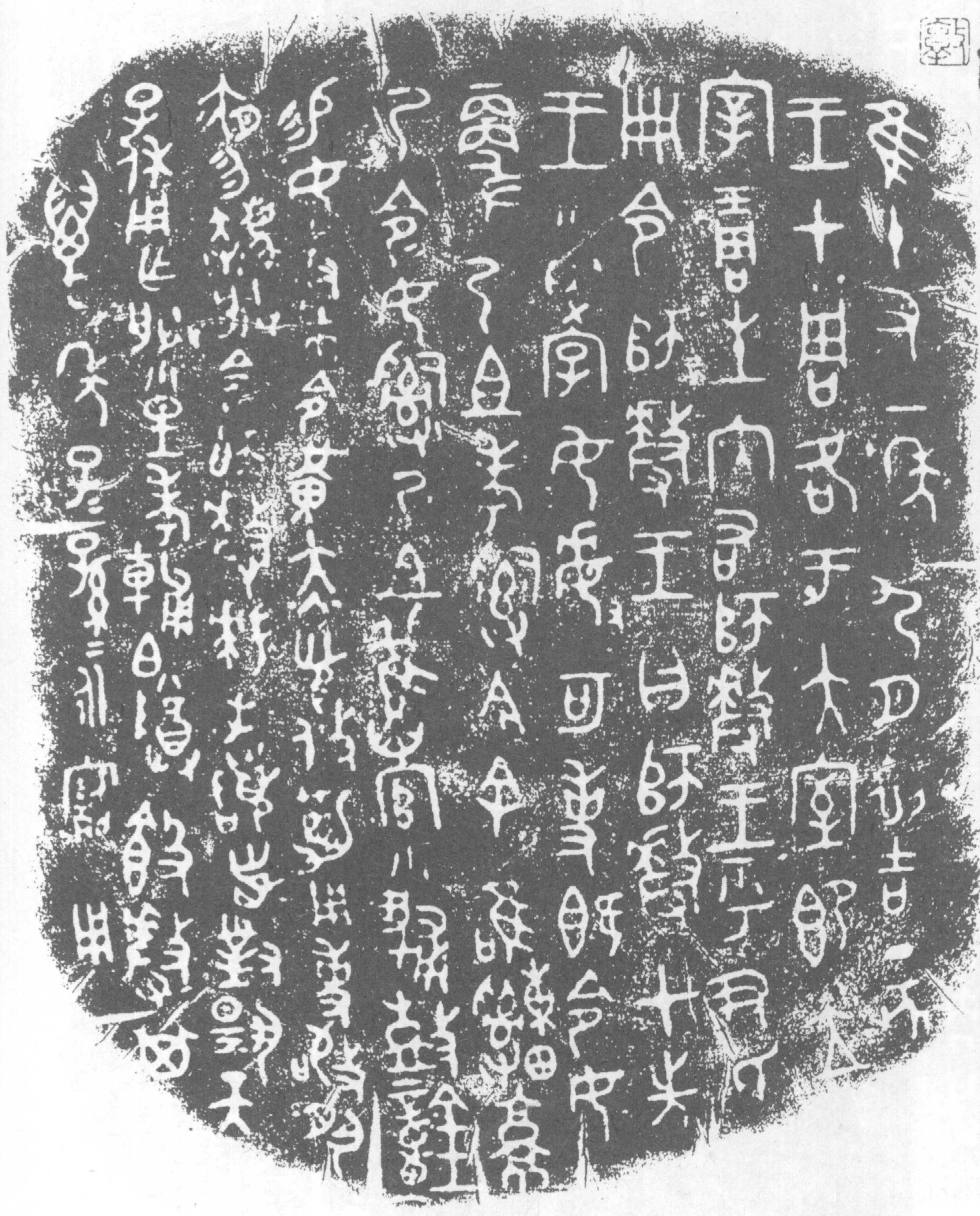
師𠭰毀　一、器



師𠭰毀　一、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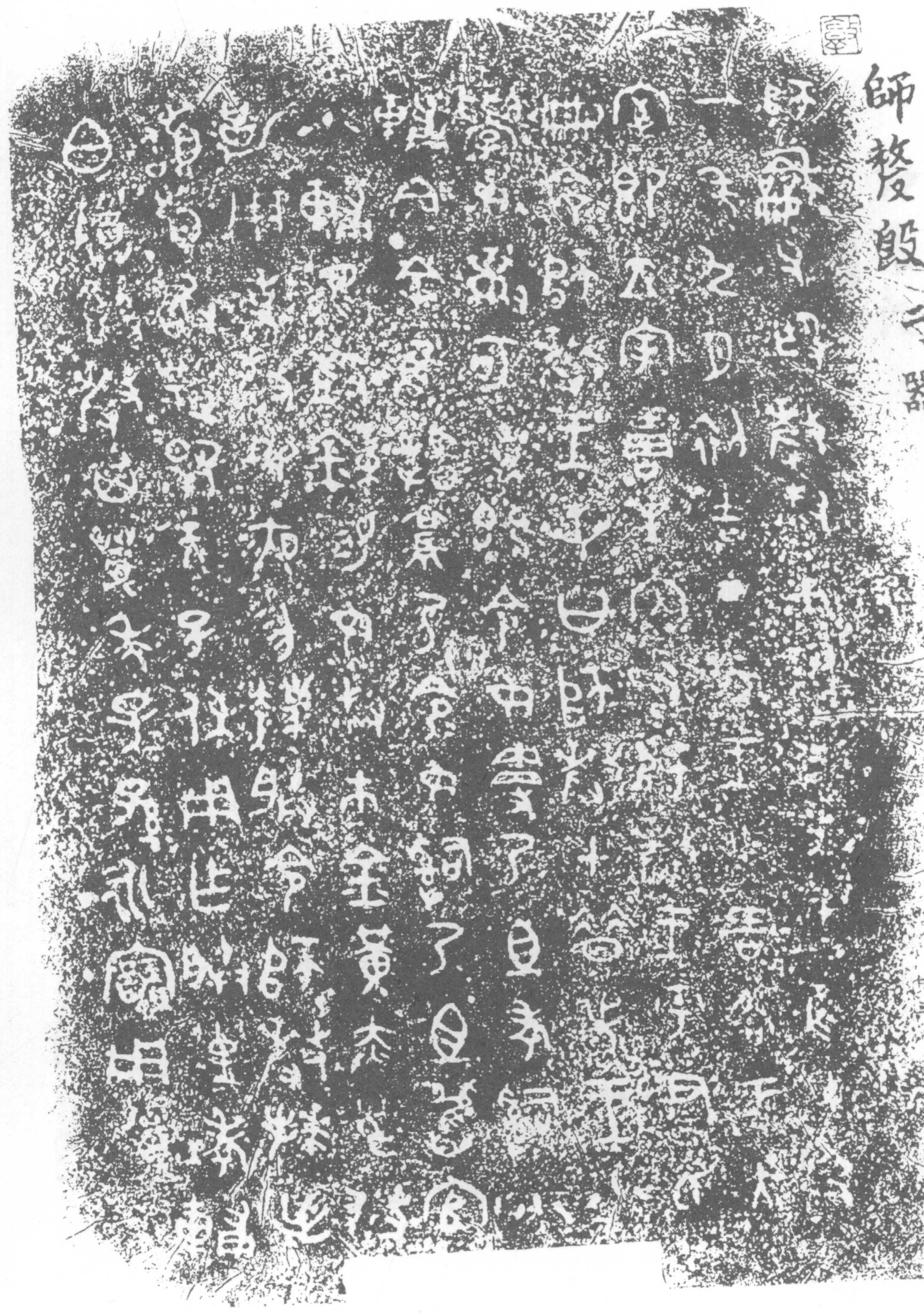
一三八～一三九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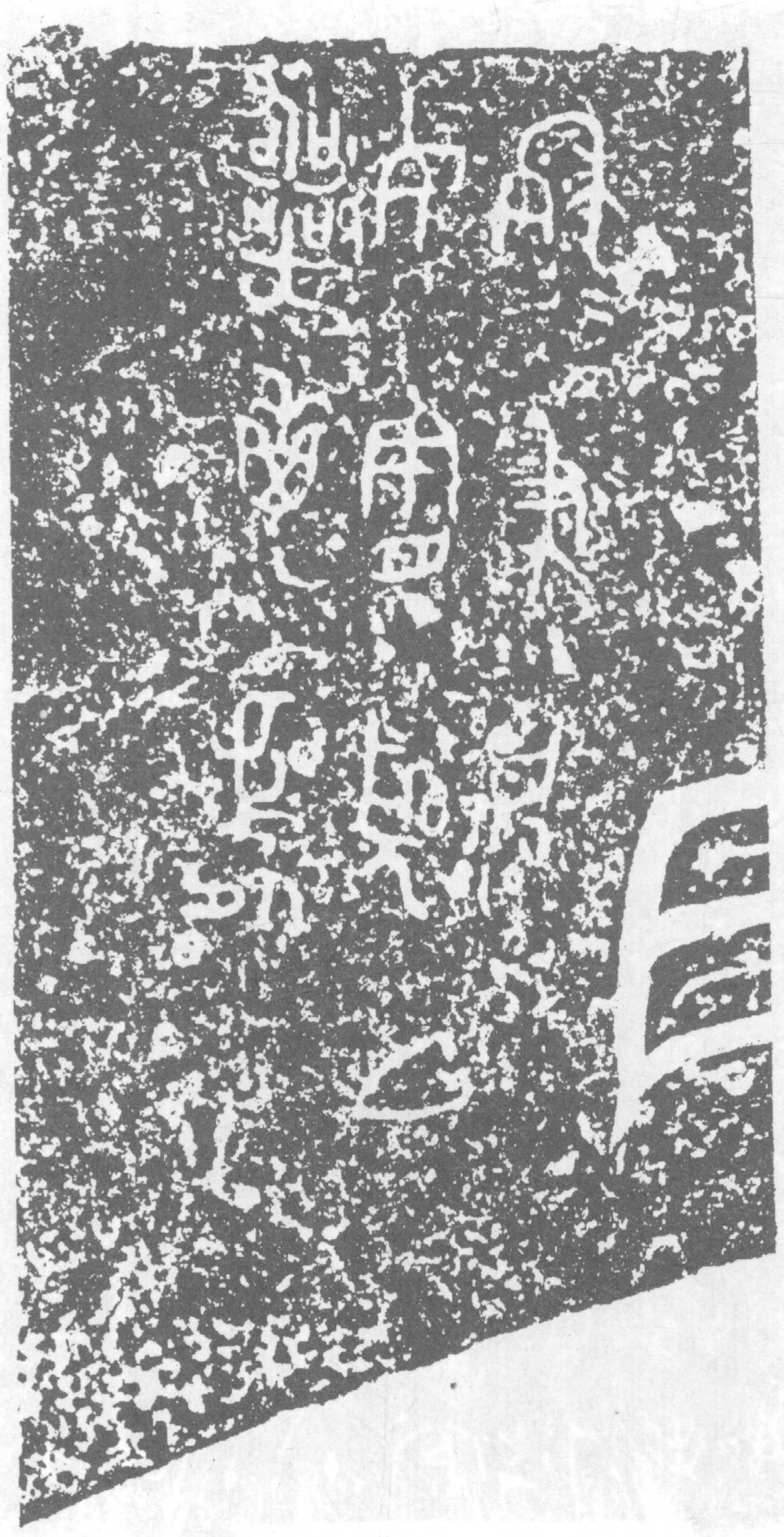
師嫠毁 二 蓋

一三九～一四〇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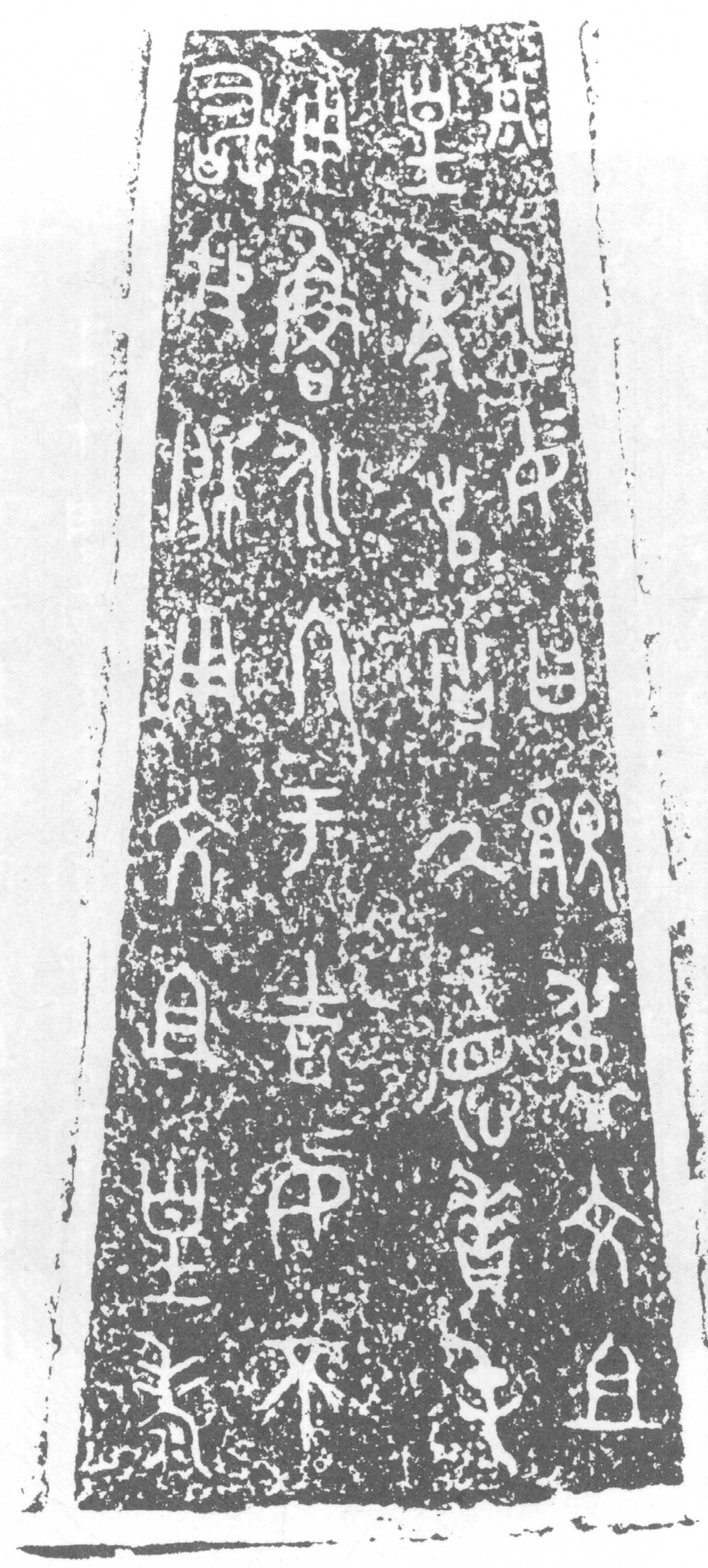


師嫠毁 二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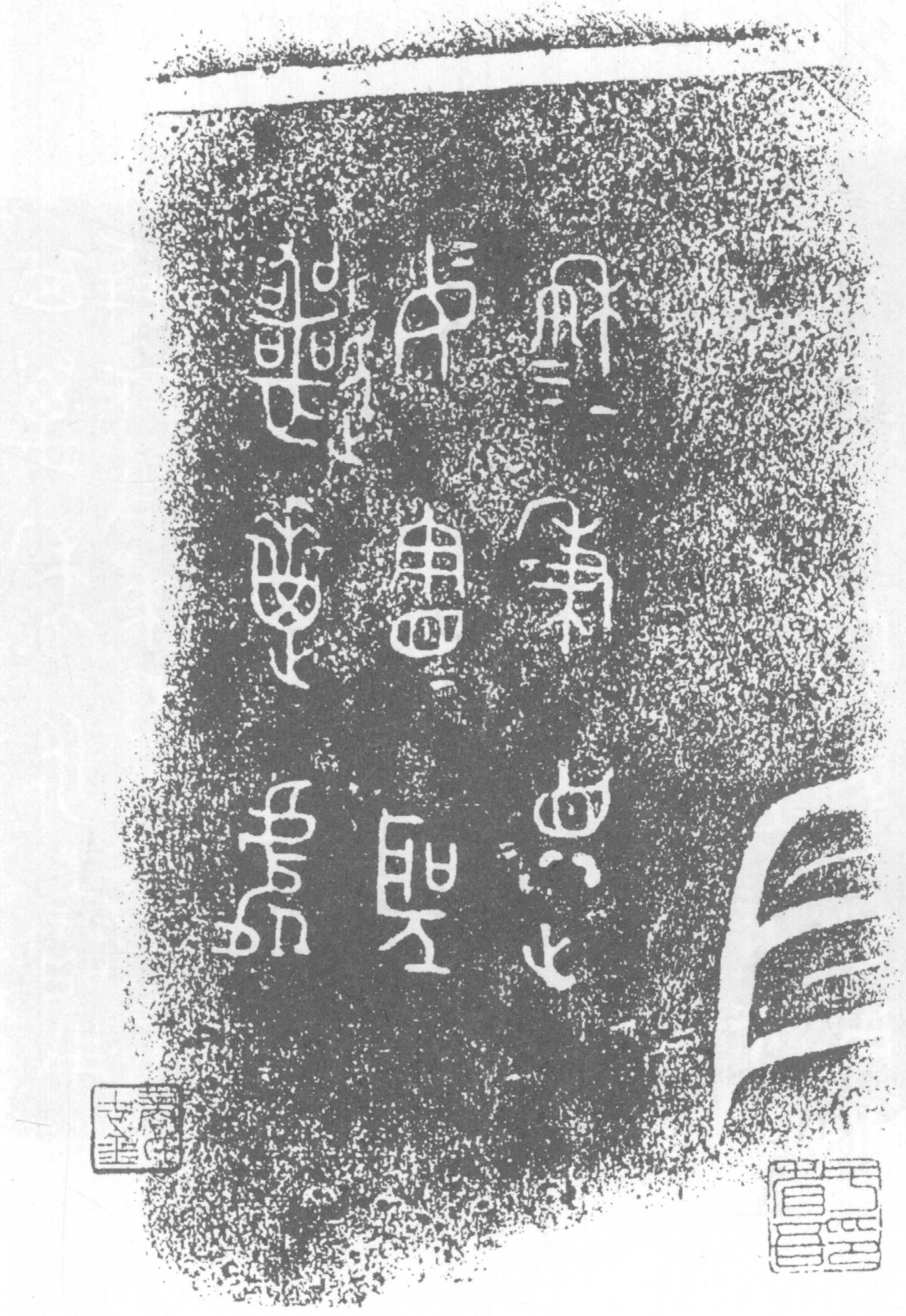


一四〇～一四一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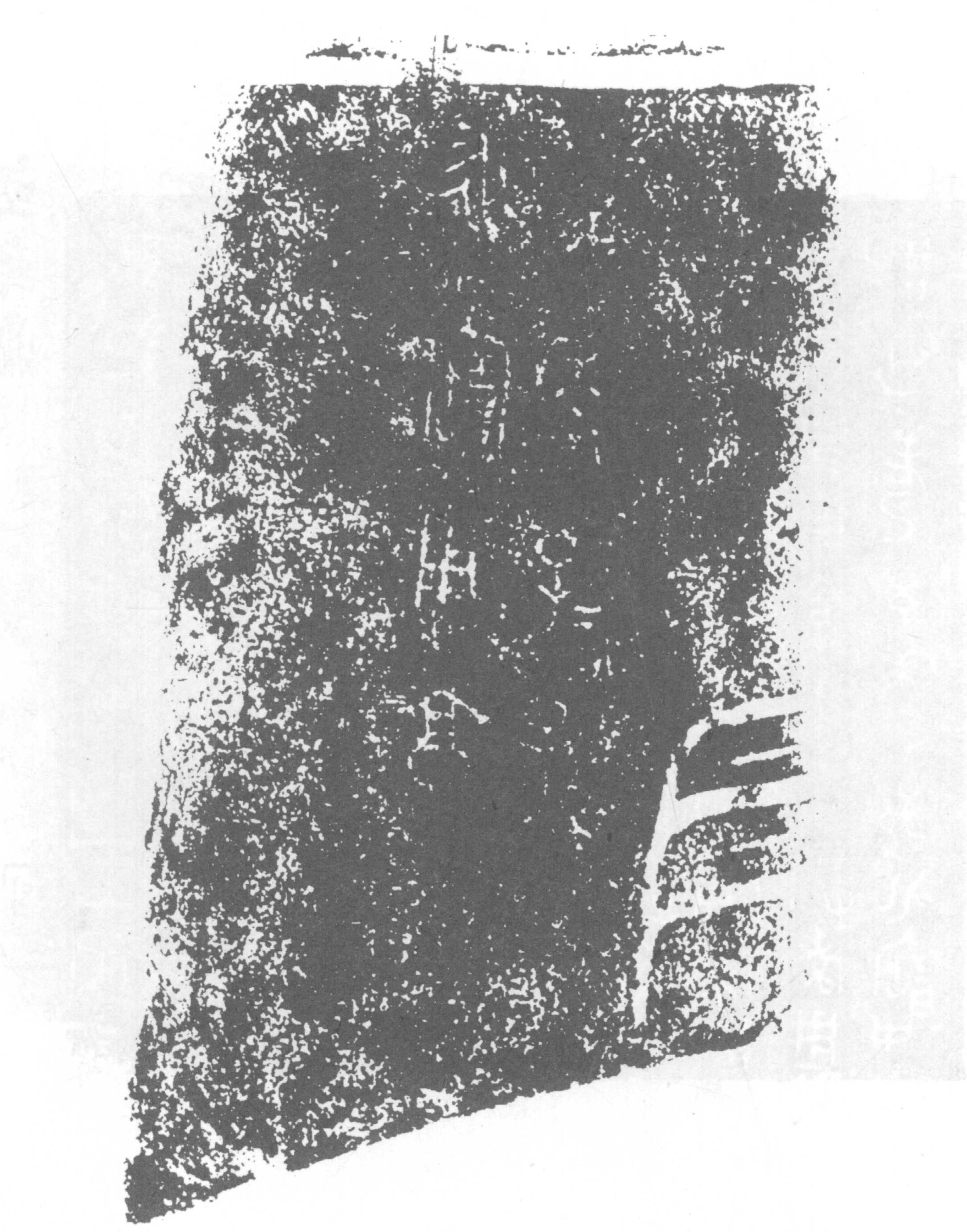
井人妄鐘 一



一四一～一四二 宣



井人妄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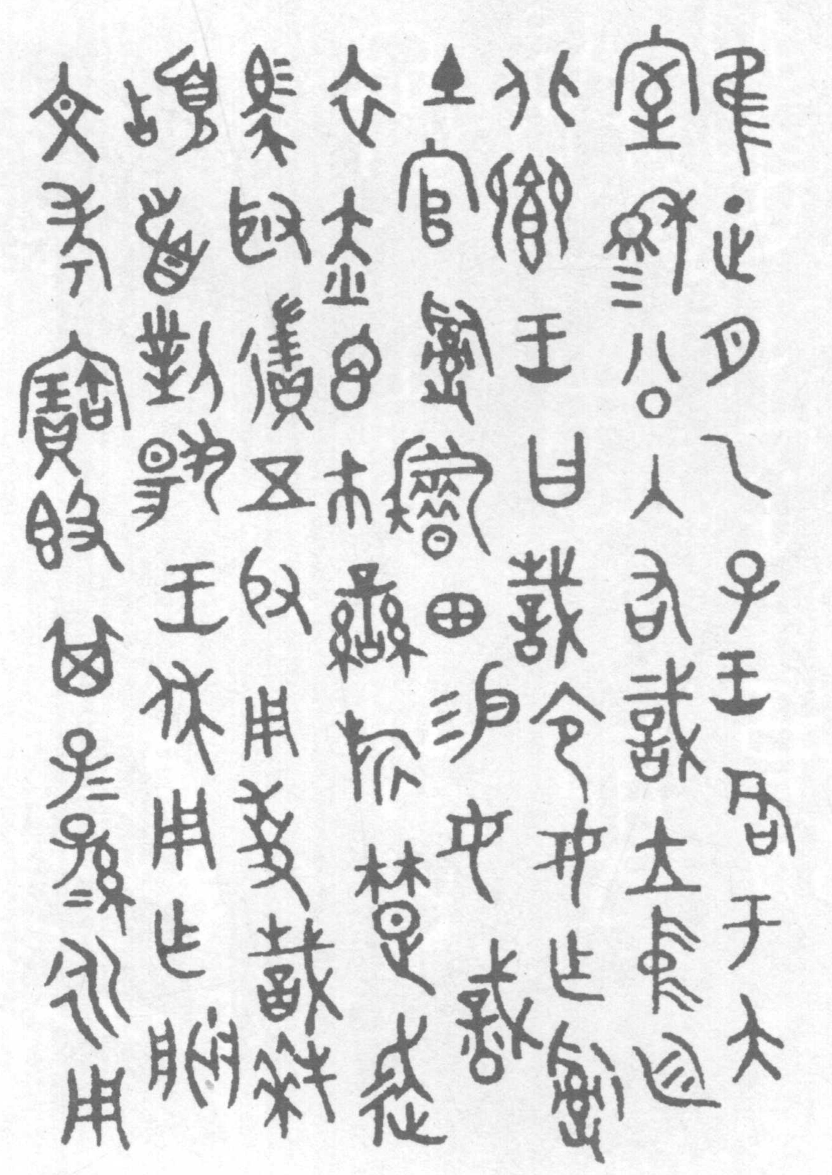
一四二～一四三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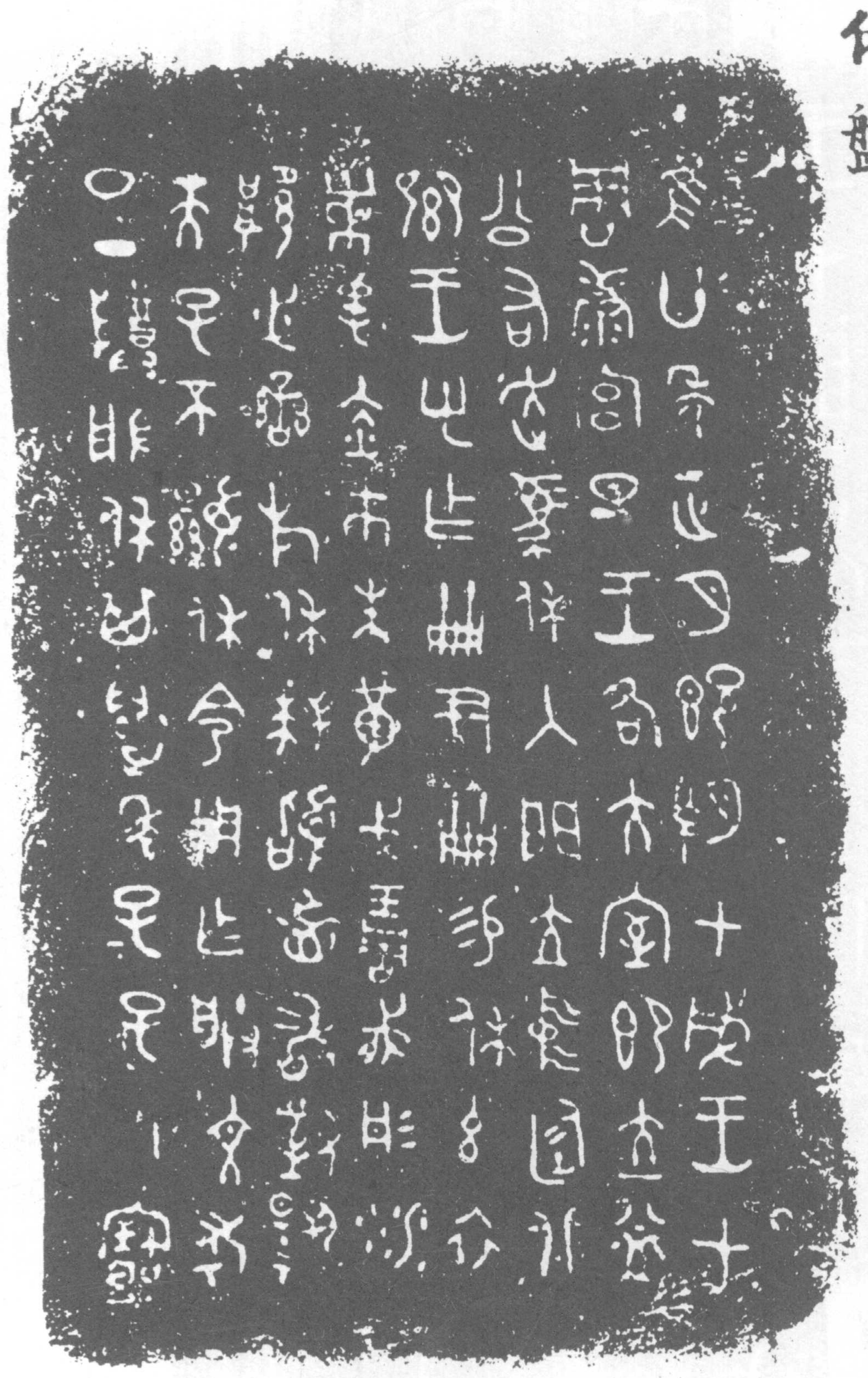
井人妄鐘 三

文与前二器相銜接

𢦏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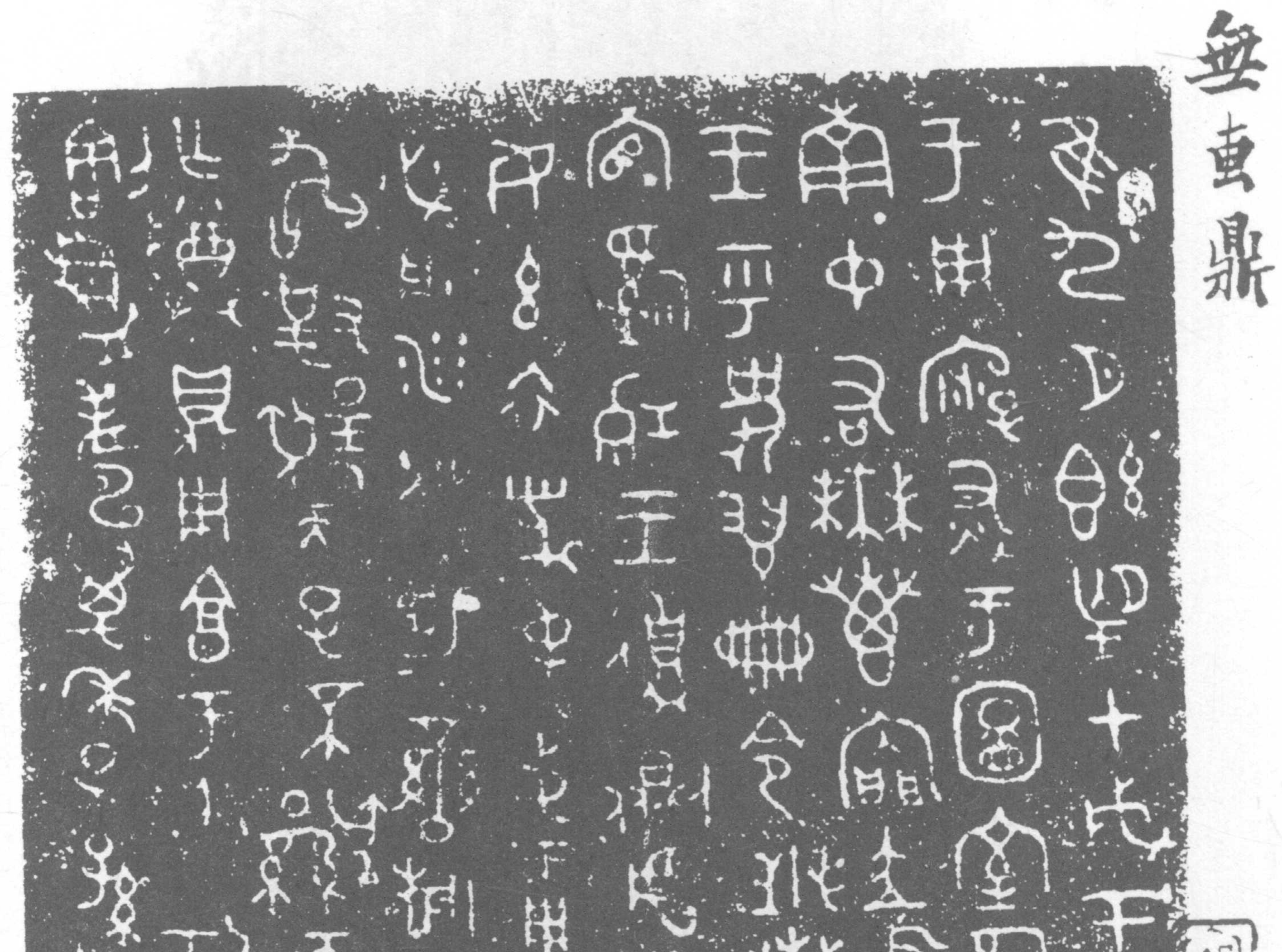


休盤



一四三~又一四三 宣

無叀鼎



又一四三 宣

杜伯鬲



杜伯盨一



蓋



器

一四四

宣

杜伯盨二



蓋



器

杜伯盨三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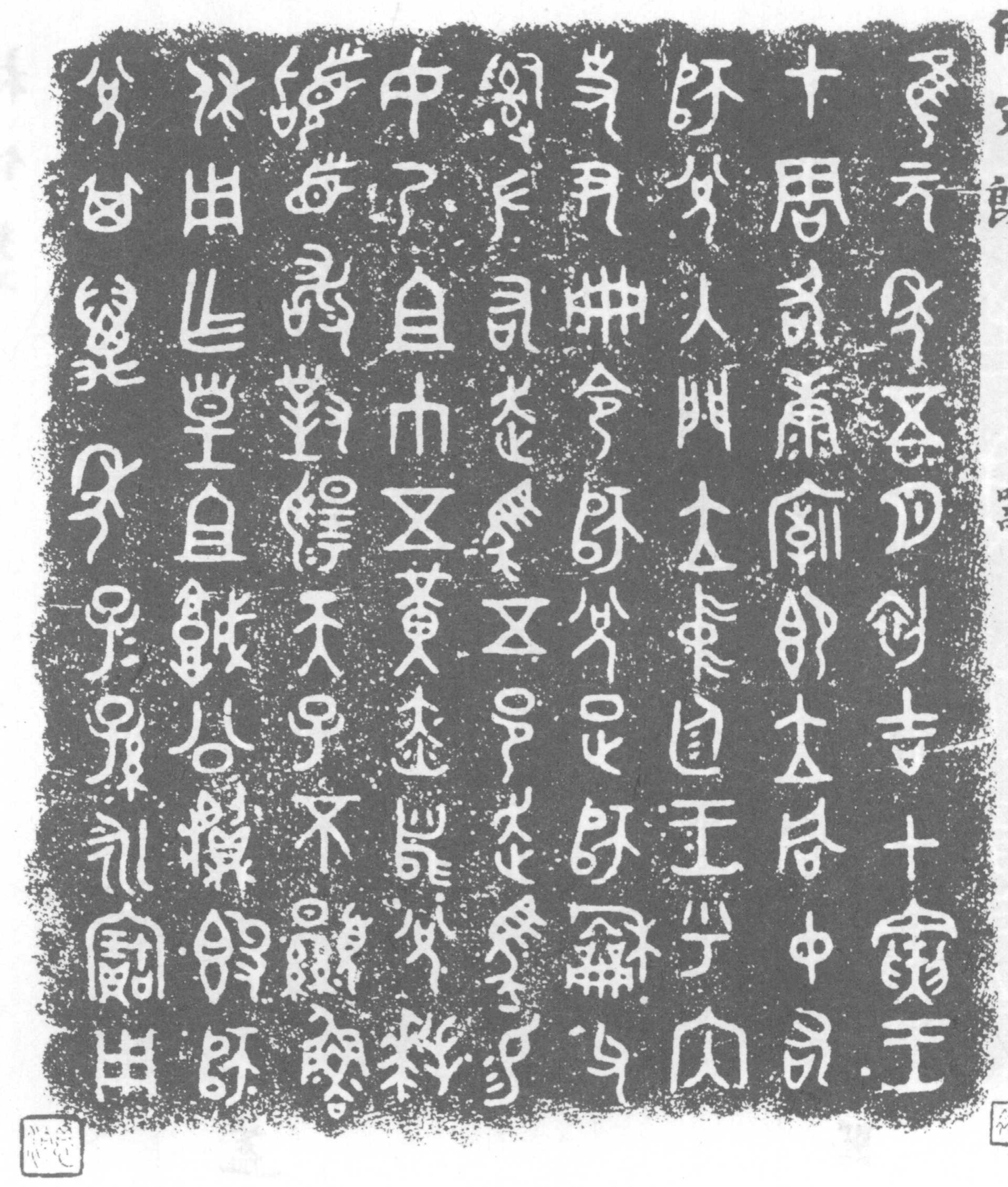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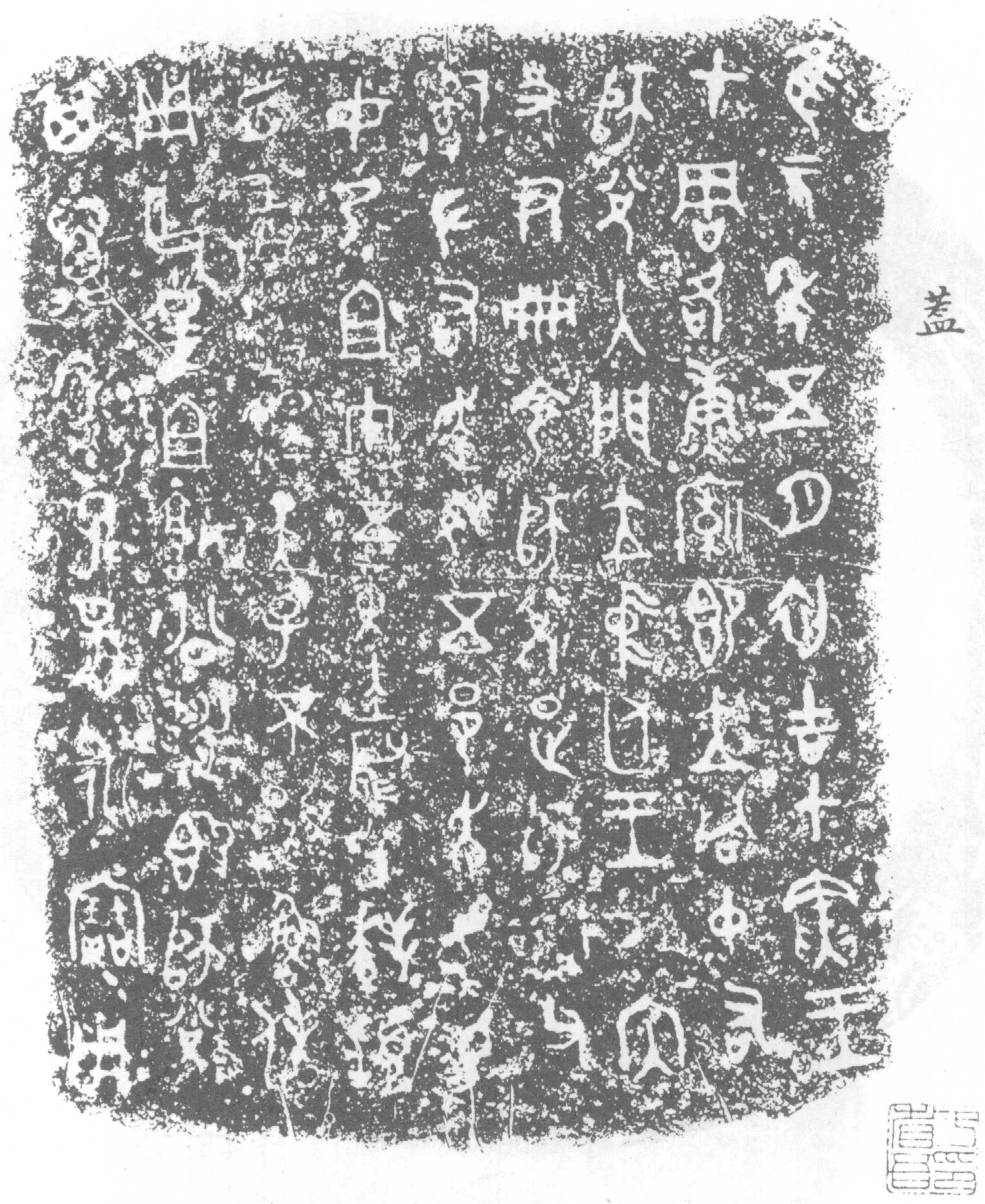
一四五

宣

師兌𣪕一 器



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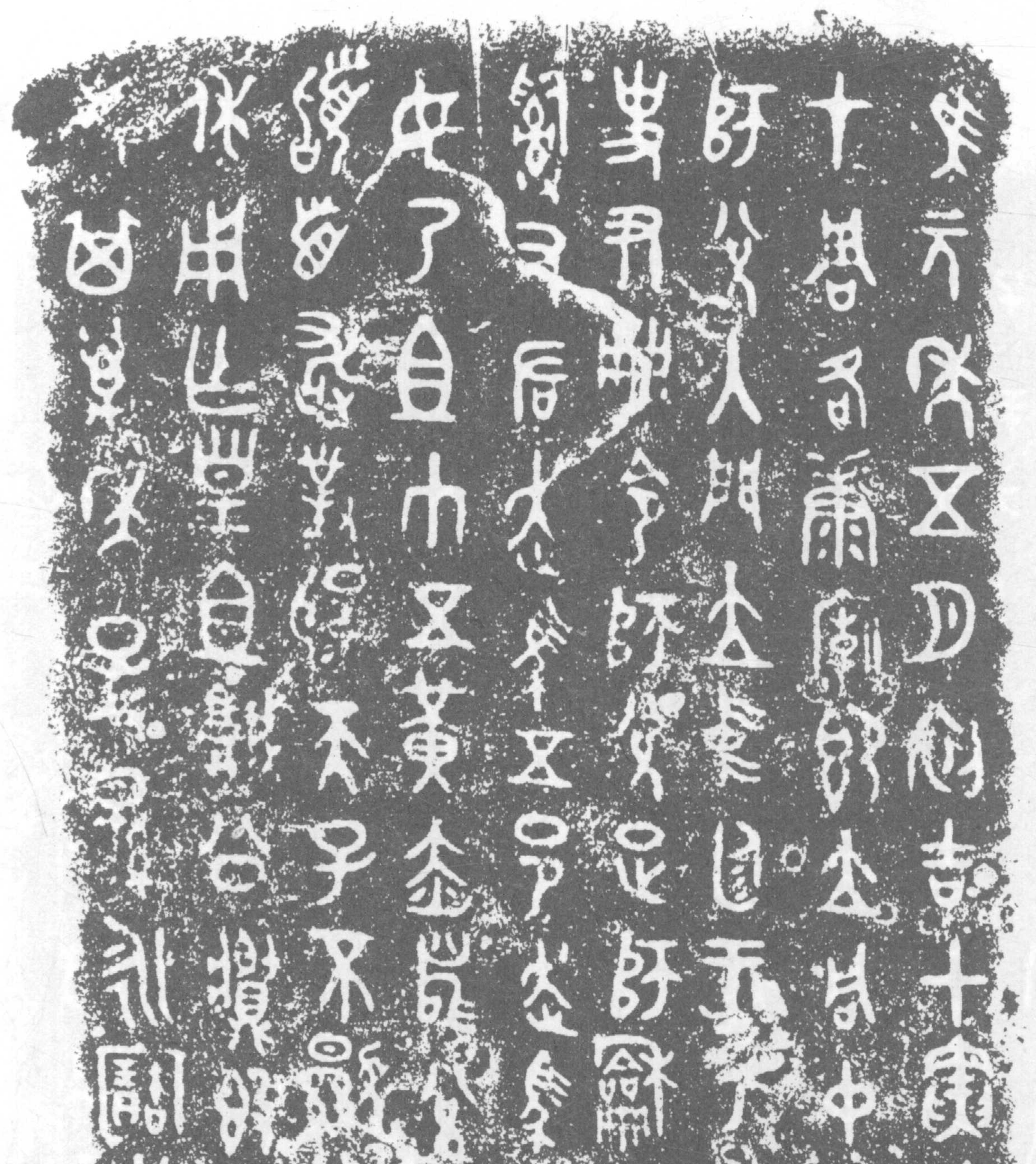
一四六 幽

師兌𣪕二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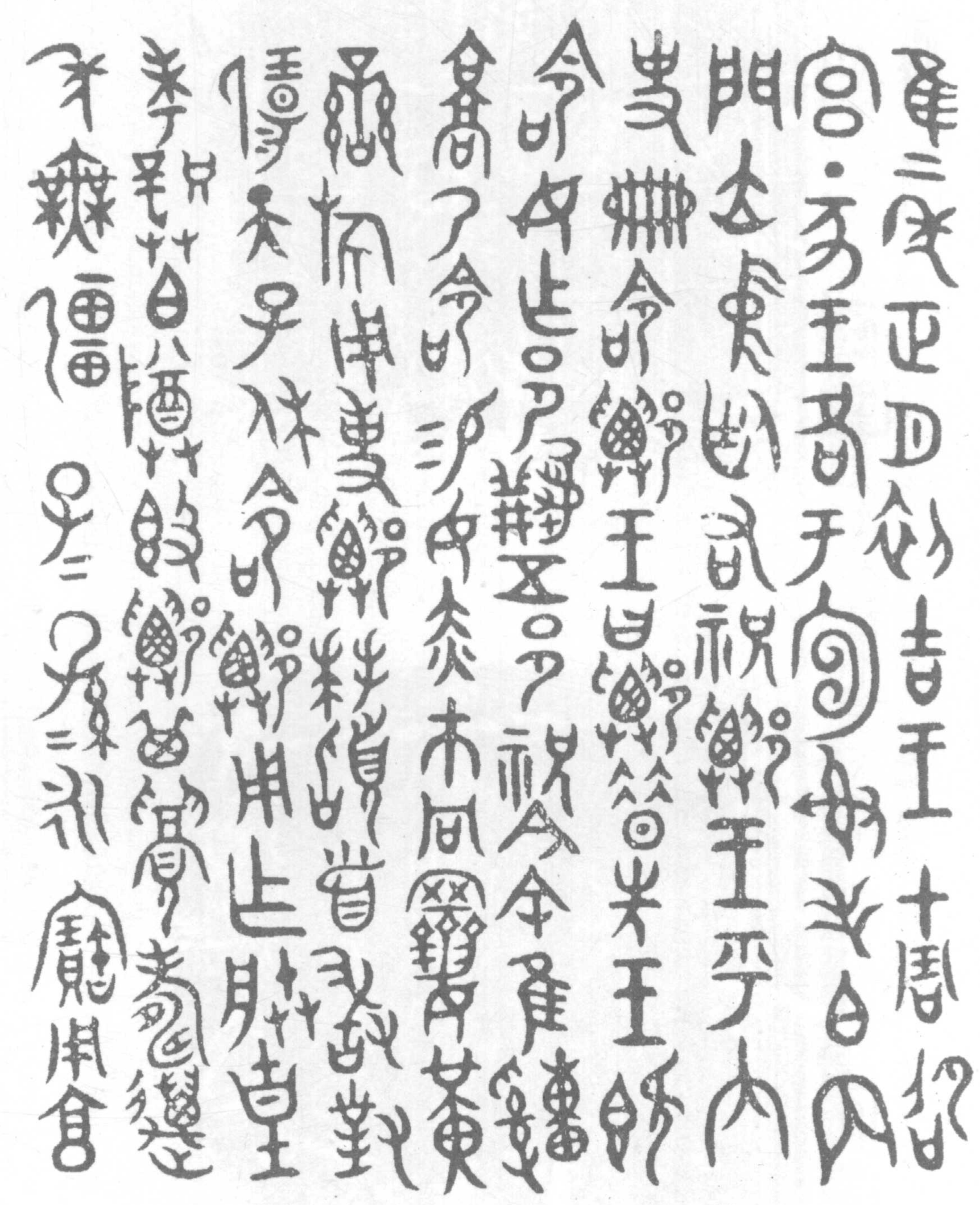
此器々乃後配，觀其花紋不同、可知。此銘即前器々銘之仿刻，姑揭出之，以資讀者比較。又貞松堂集古遺文采此器，僅揭蓋銘而擇此不录，眼識確高。

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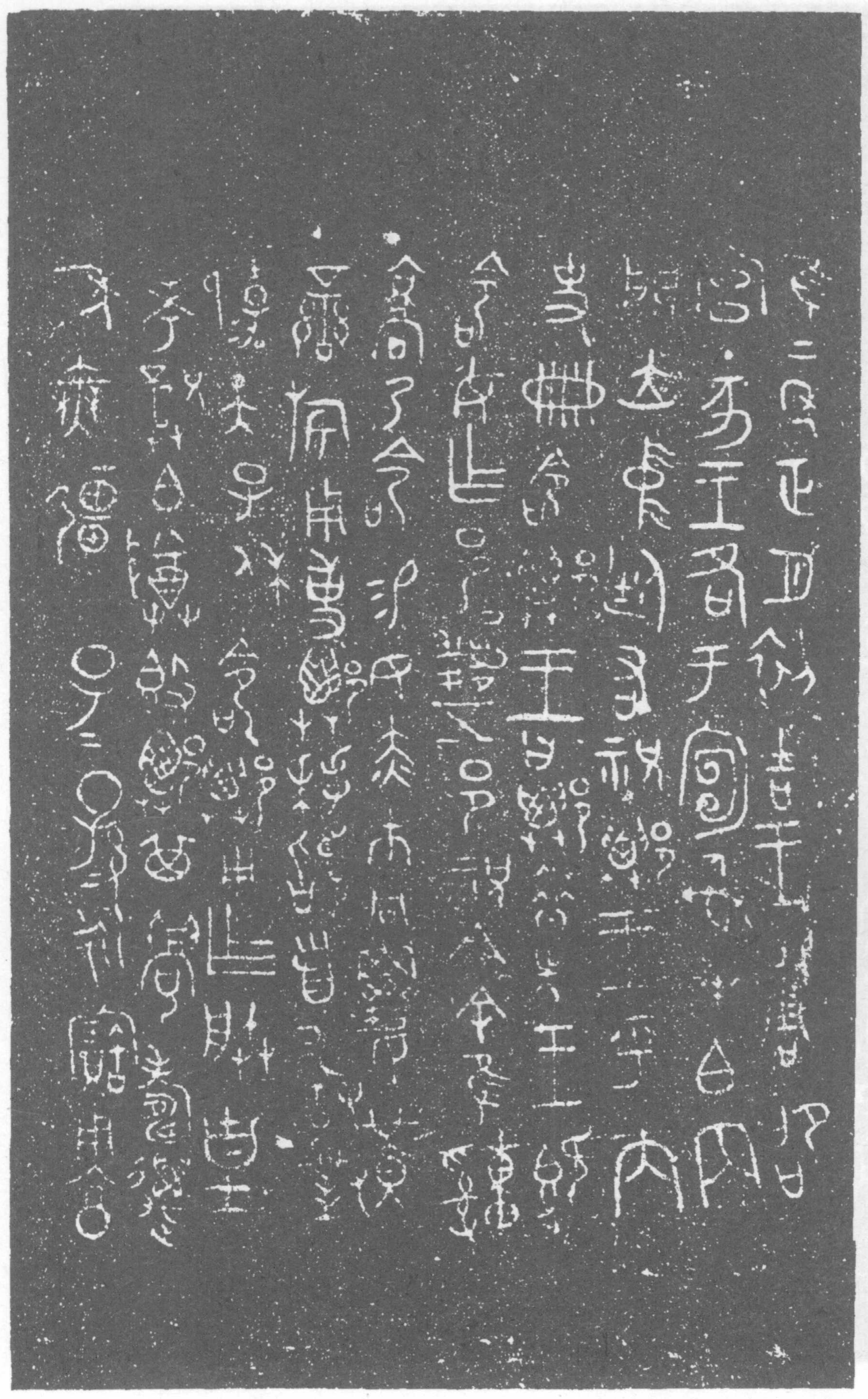


一四七 幽

鄭段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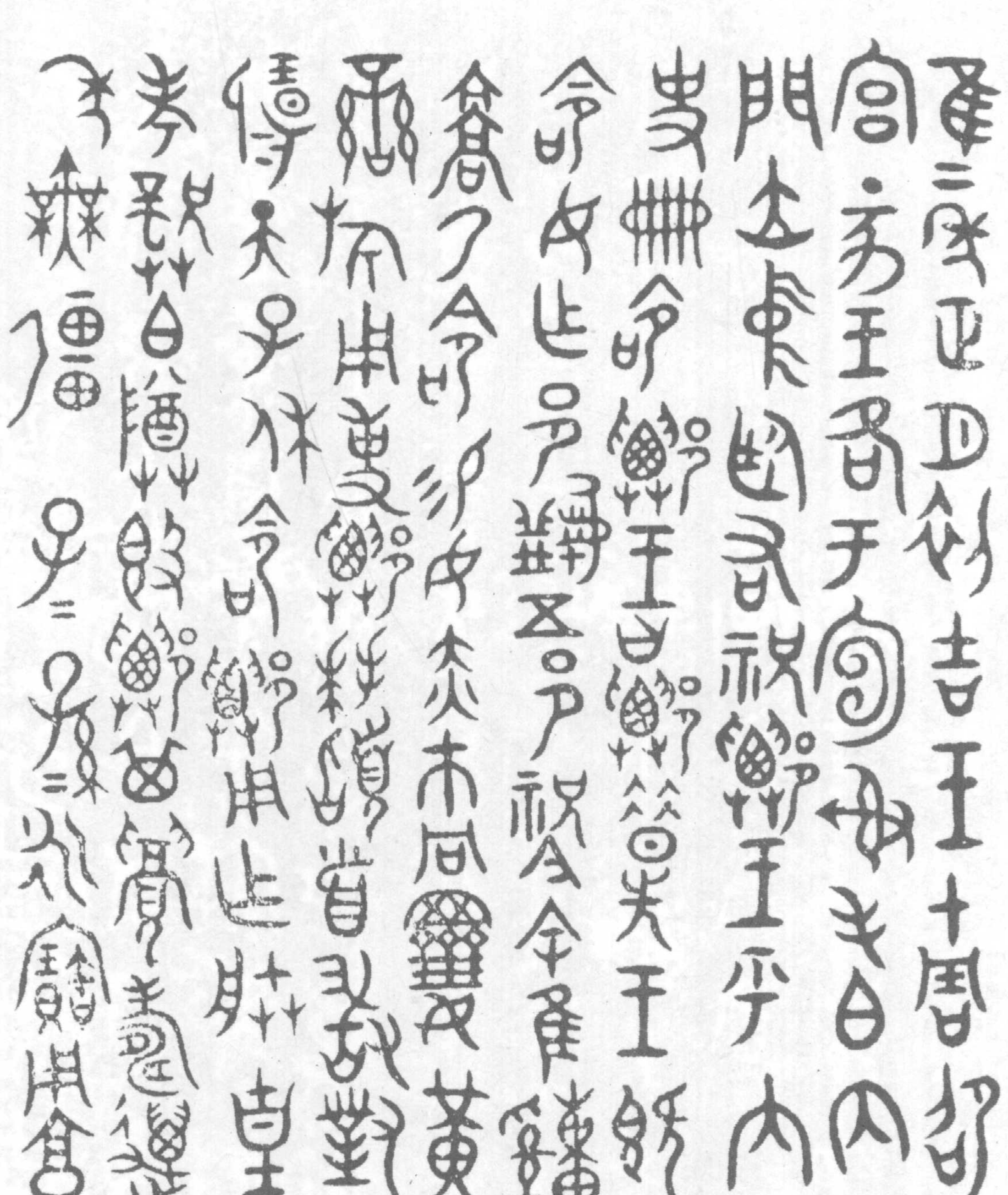


同 石刻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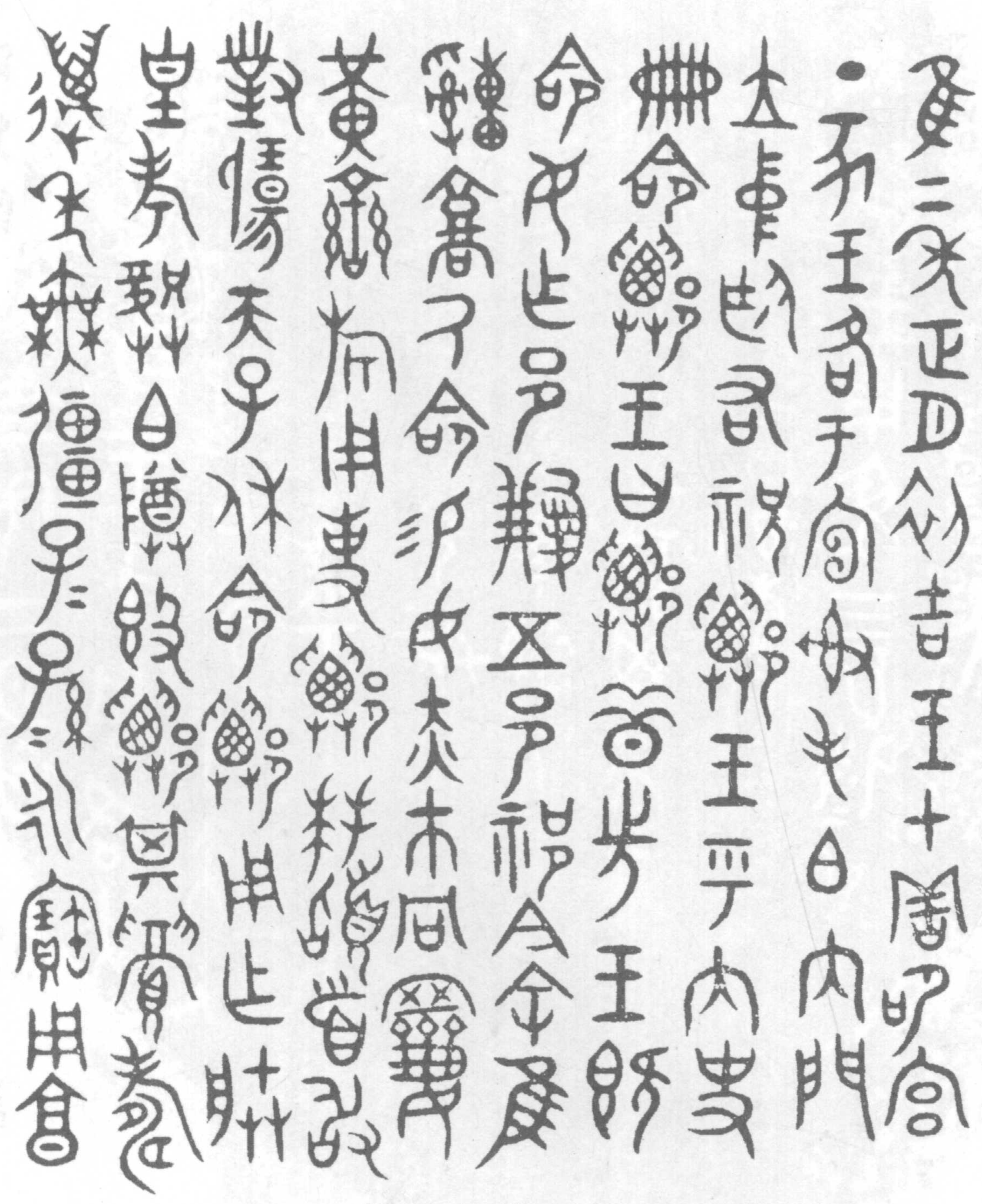


一四八 幽

鄭段 二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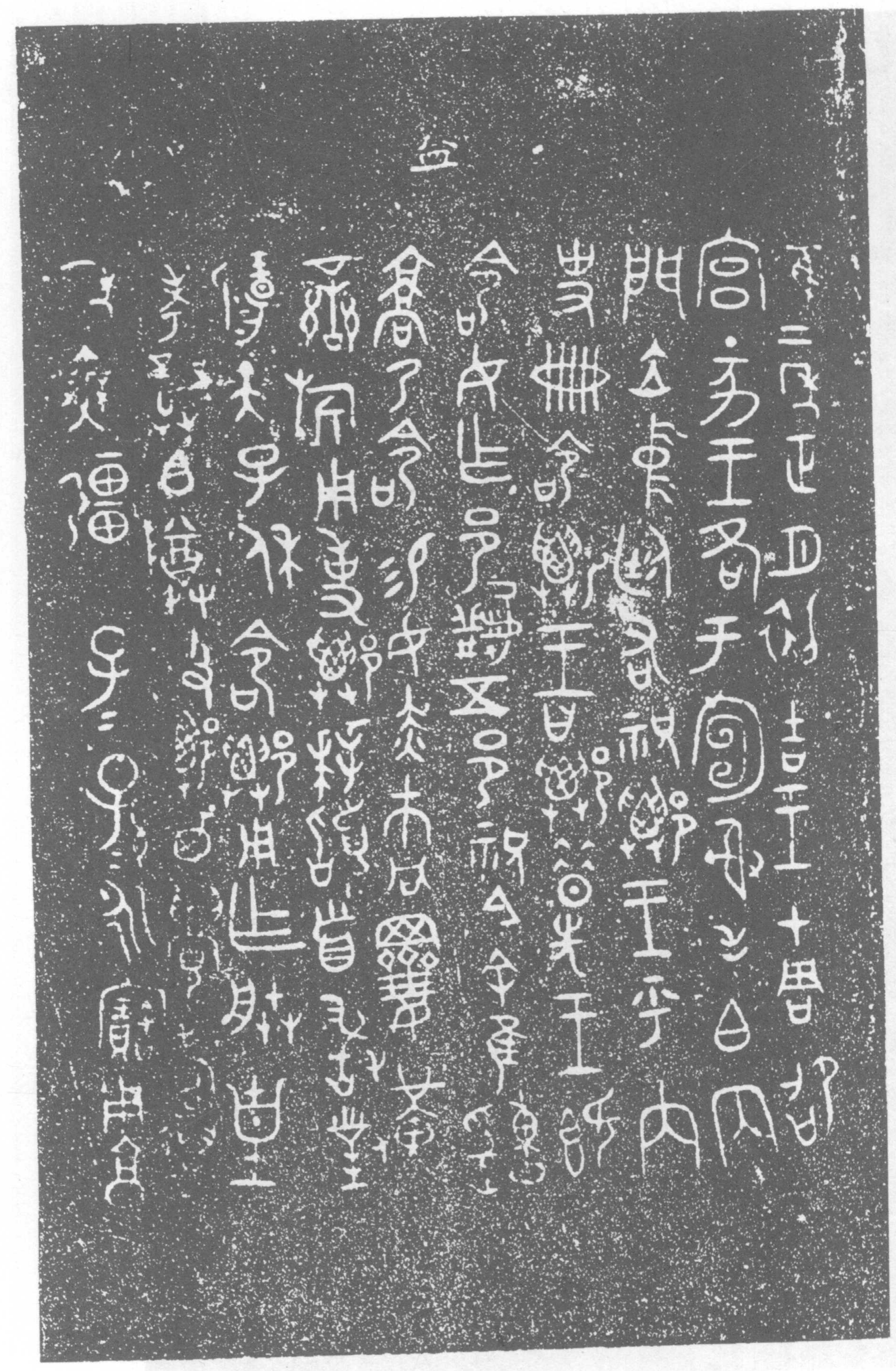


器



一四九 幽

同 石刻殘本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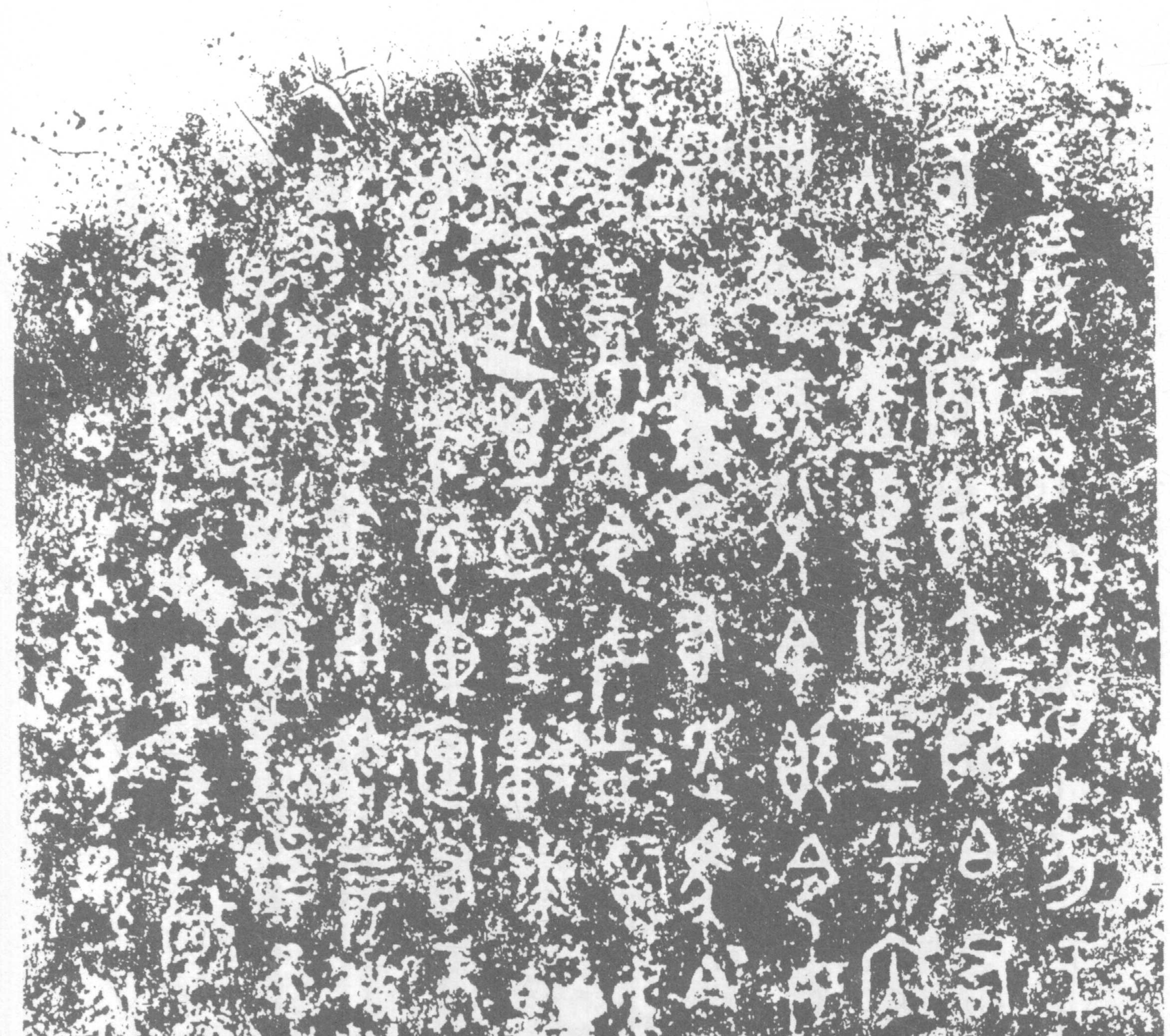


一五〇

幽

三年師兌毁 蓋





一五〇～一五一

幽

宗婦鼎一



二



一五一～一五二

幽

三



四



宗婦𣪕一

上蓋



下器



此器文中有一孔，其有形可徵，見陶齋及善齋，疑餘銘均依此文翻沙而略加詭變者也。

宗婦𣪕，蹇齋著錄二器，周金文存著錄六器，但此器與蹇齋相合外，第二器則全異，餘多模糊難信。蓋此當誤以蹇齋所已著錄之二器為𣪕，故以為五器，殊覺非也。又此三器文均同范，與鼎亦無異范無異，亦無可疑，今姑據吳、羅二氏所錄，暫存三器之目。

一五二～一五三

幽

宗婦𣪕二

上蓋



下器



宗婦壺一



器



蓋

一五三～一五四 幽

宗婦簋三



宗婦盤



宗婦壺二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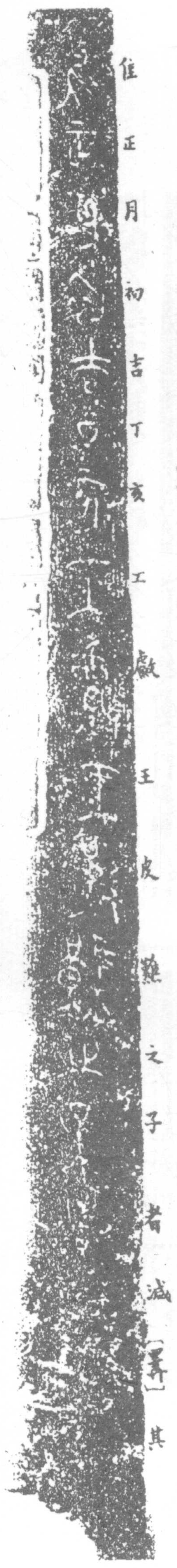
蓋

一五四 幽

兩周金文辭大系錄編　下卷

郭沫若　纂集

# 者減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工𫊸王皮然之子者減[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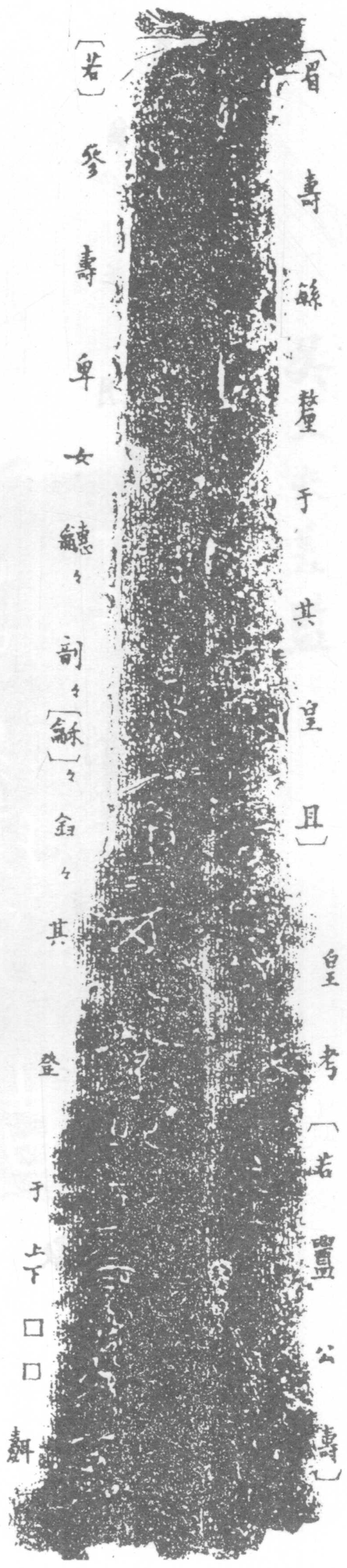
吉金

[吉]金自乍䌛鐘不帛

不𦍒不[濼不彤]𦣻于

[我]需龠卑龢卑[孚]用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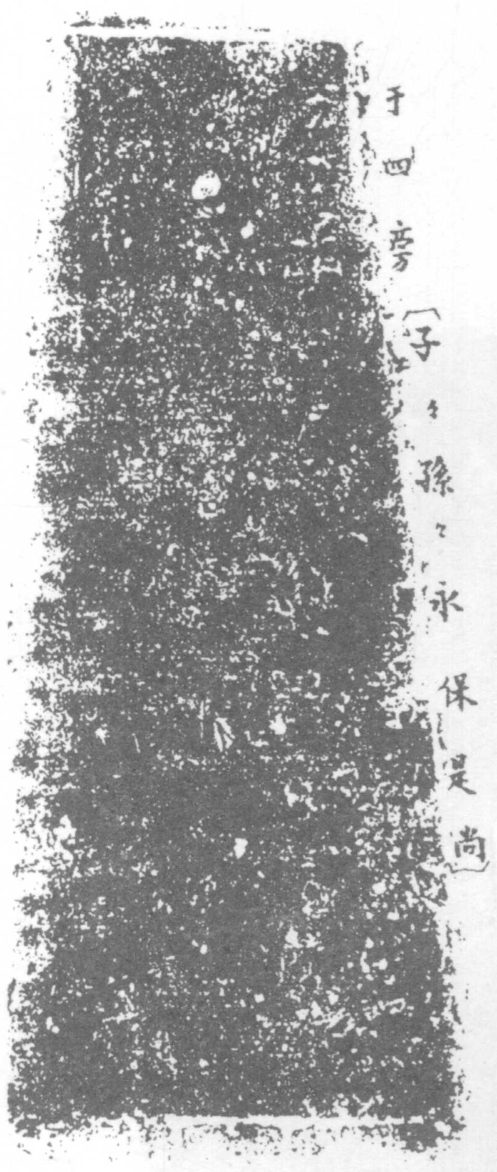
又一五二　吳



[眉]壽䌛𦣻于其[皇]且

皇考[若盟公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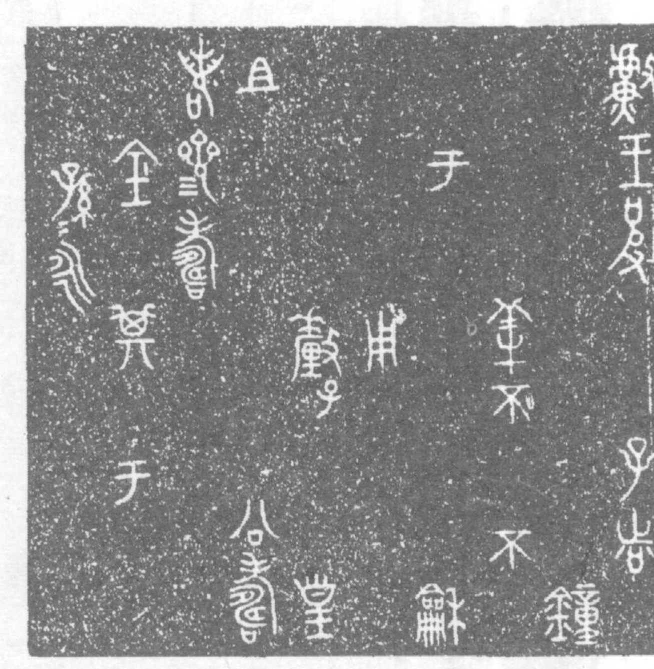
[若]參壽卑女𦣻々剨々[龢]々𦣻々其登于上下□□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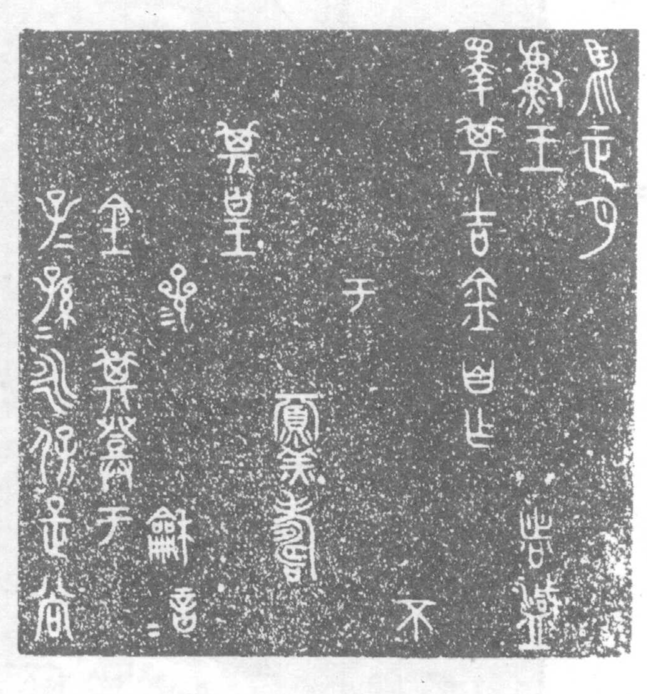


于四旁[子]々孫々永保是[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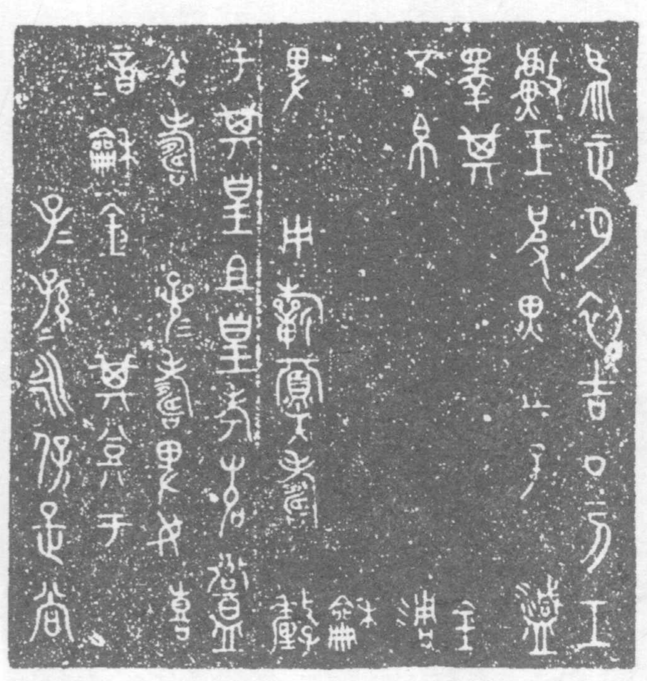
## 者減鐘

西清續鑑甲編所錄銘長者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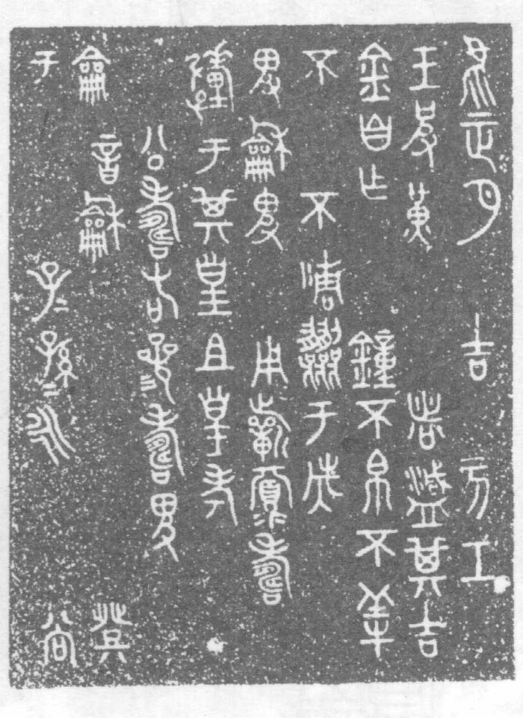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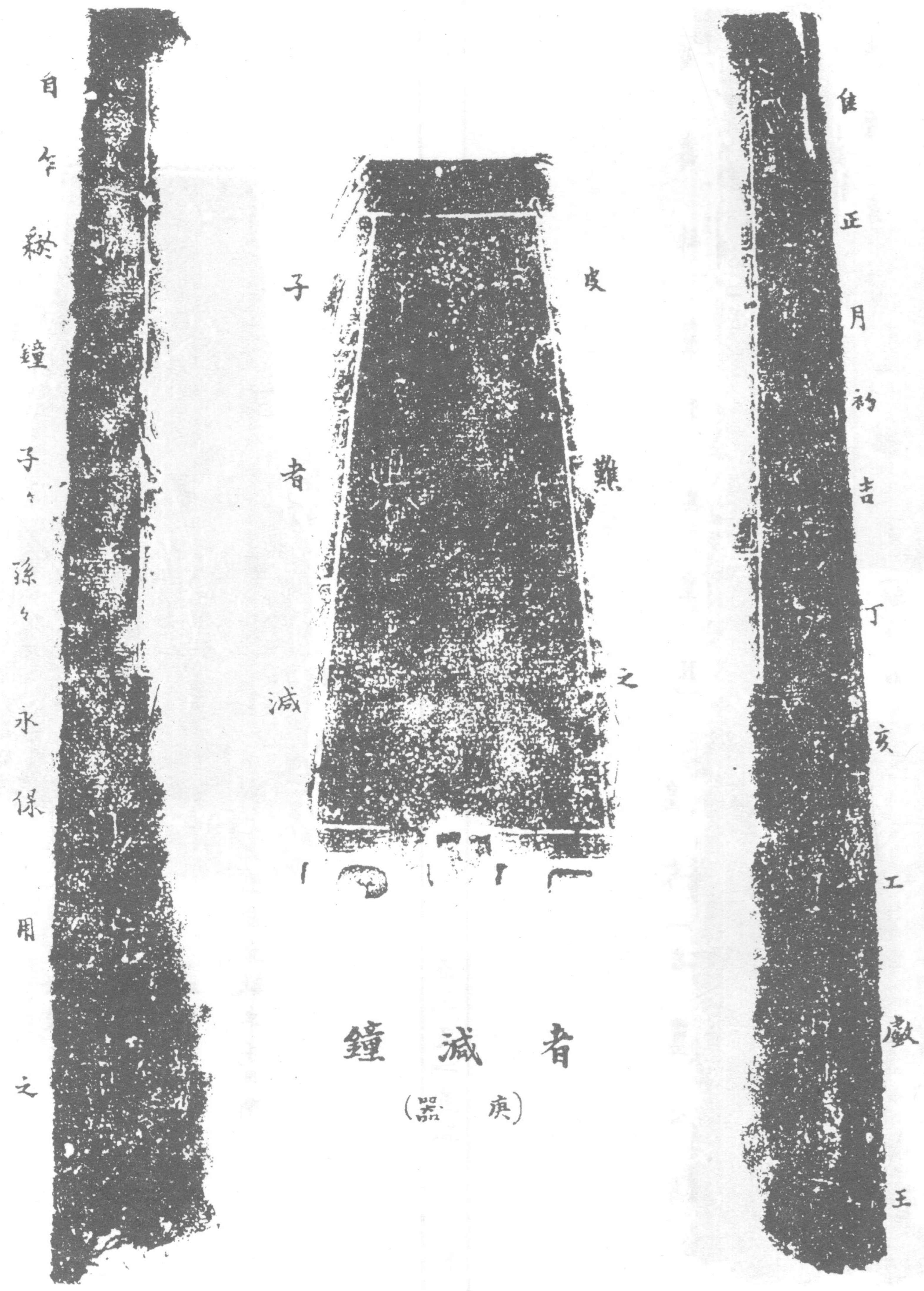
又一五三　吳










隹正月初吉丁亥工敔王
皮難之子者減
自乍[illegible]鐘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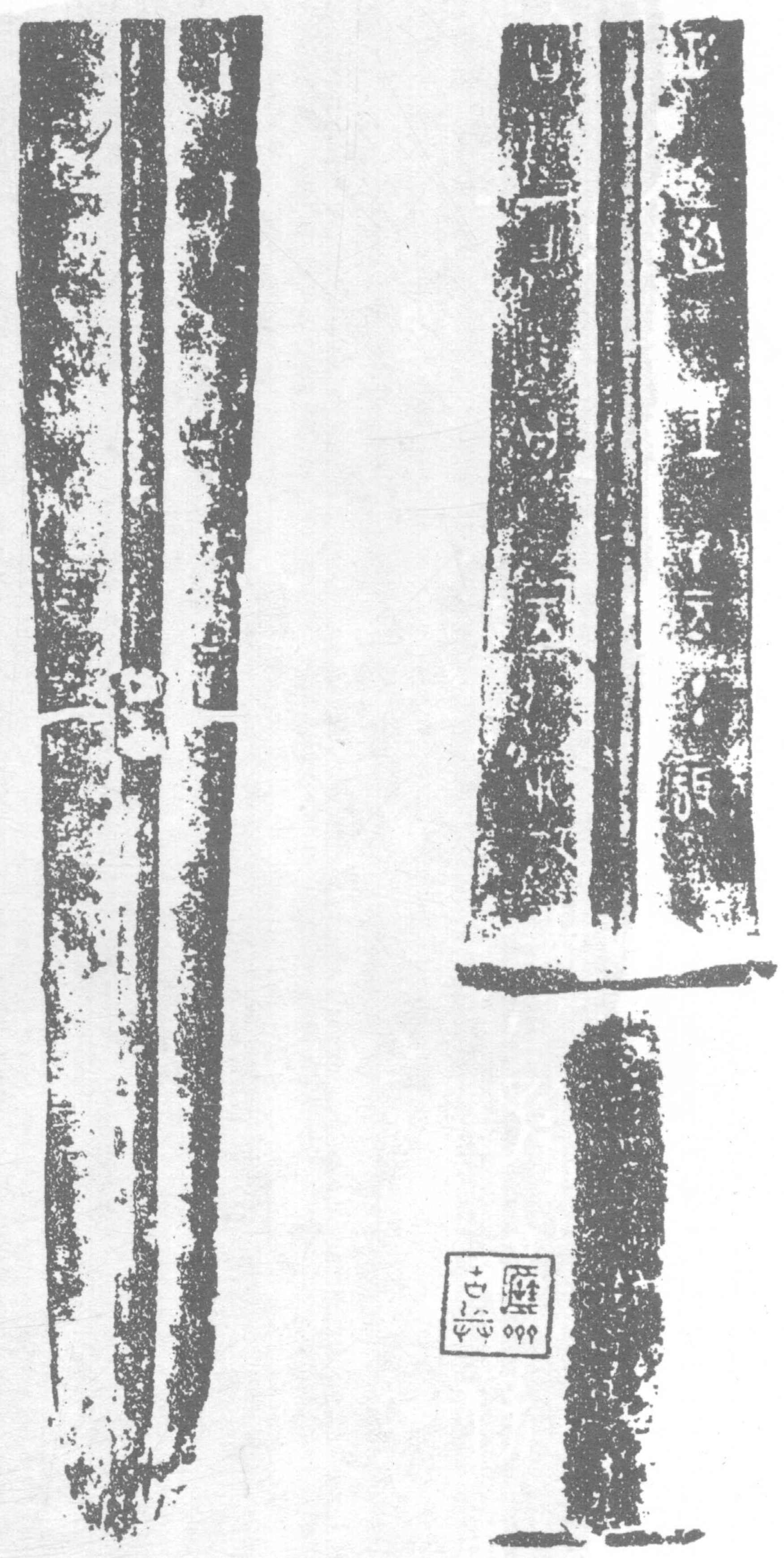
者減鐘
（庚器）


隹口月初吉丁亥工敔
王皮難之子者減自[illegible]鐘
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者減鐘（癸器）



吴王夫差監



吴王元剑

一五五

吴

其乇句鑃一



其次句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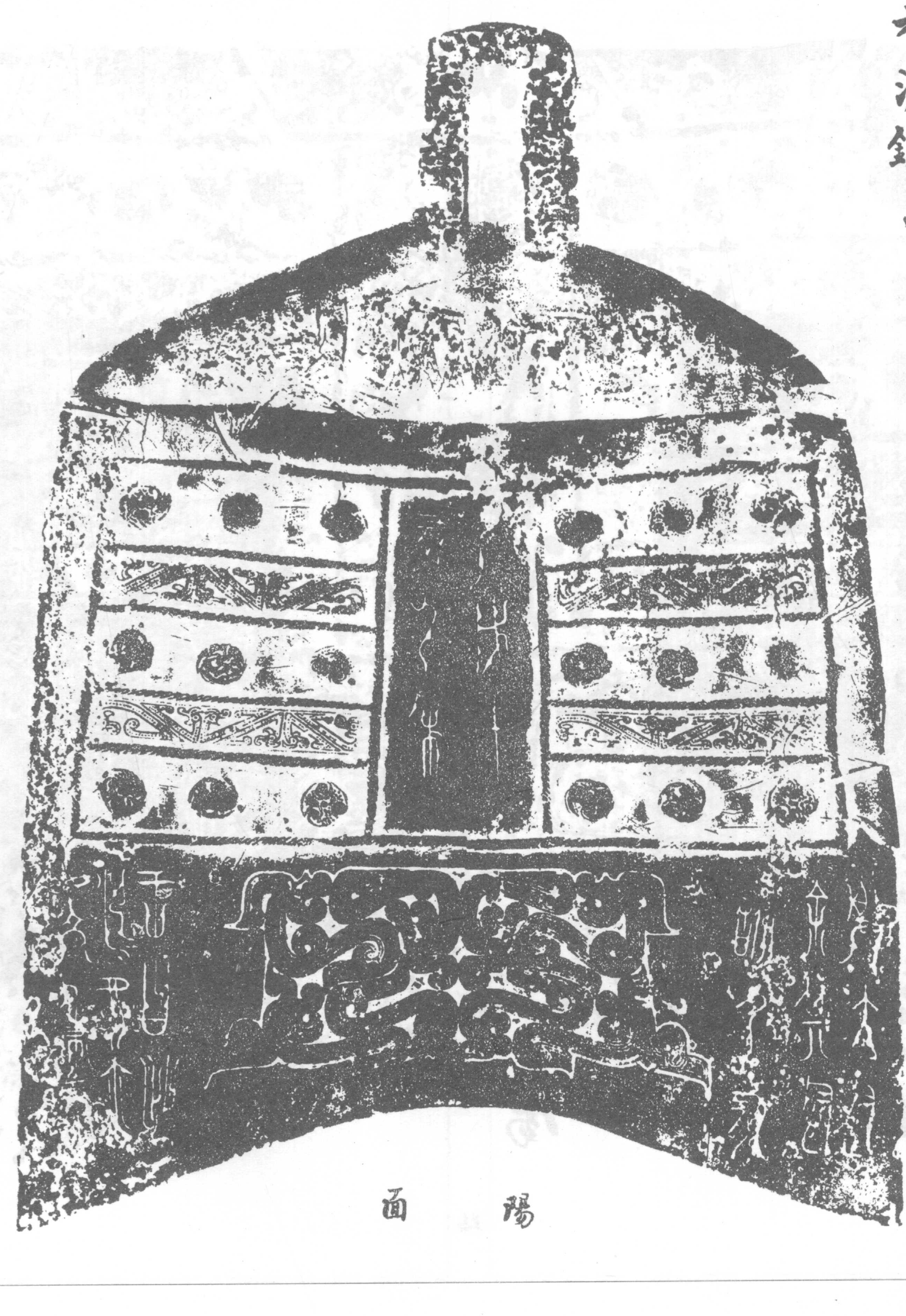
姑馮句鑃

（陽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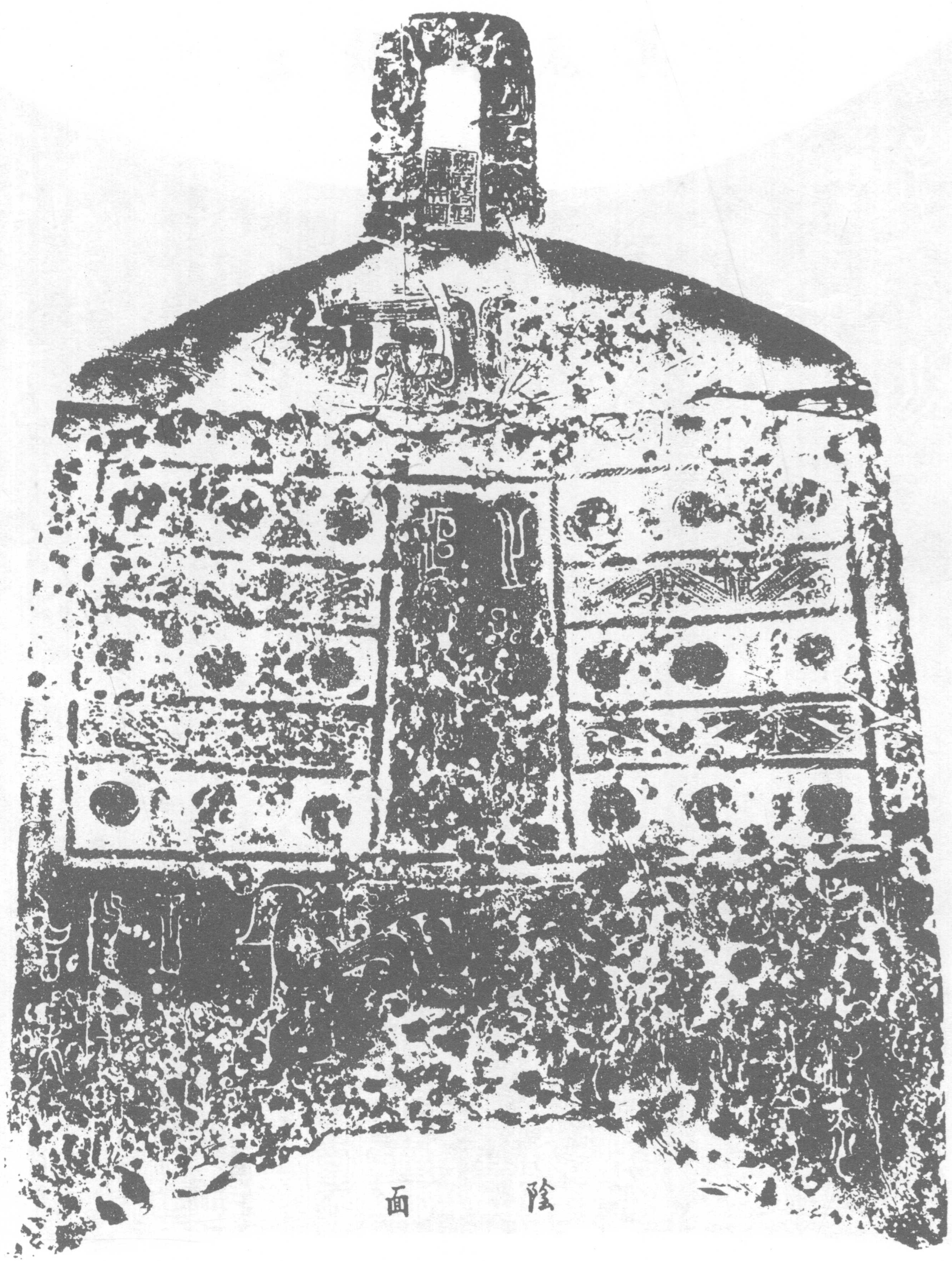





者沪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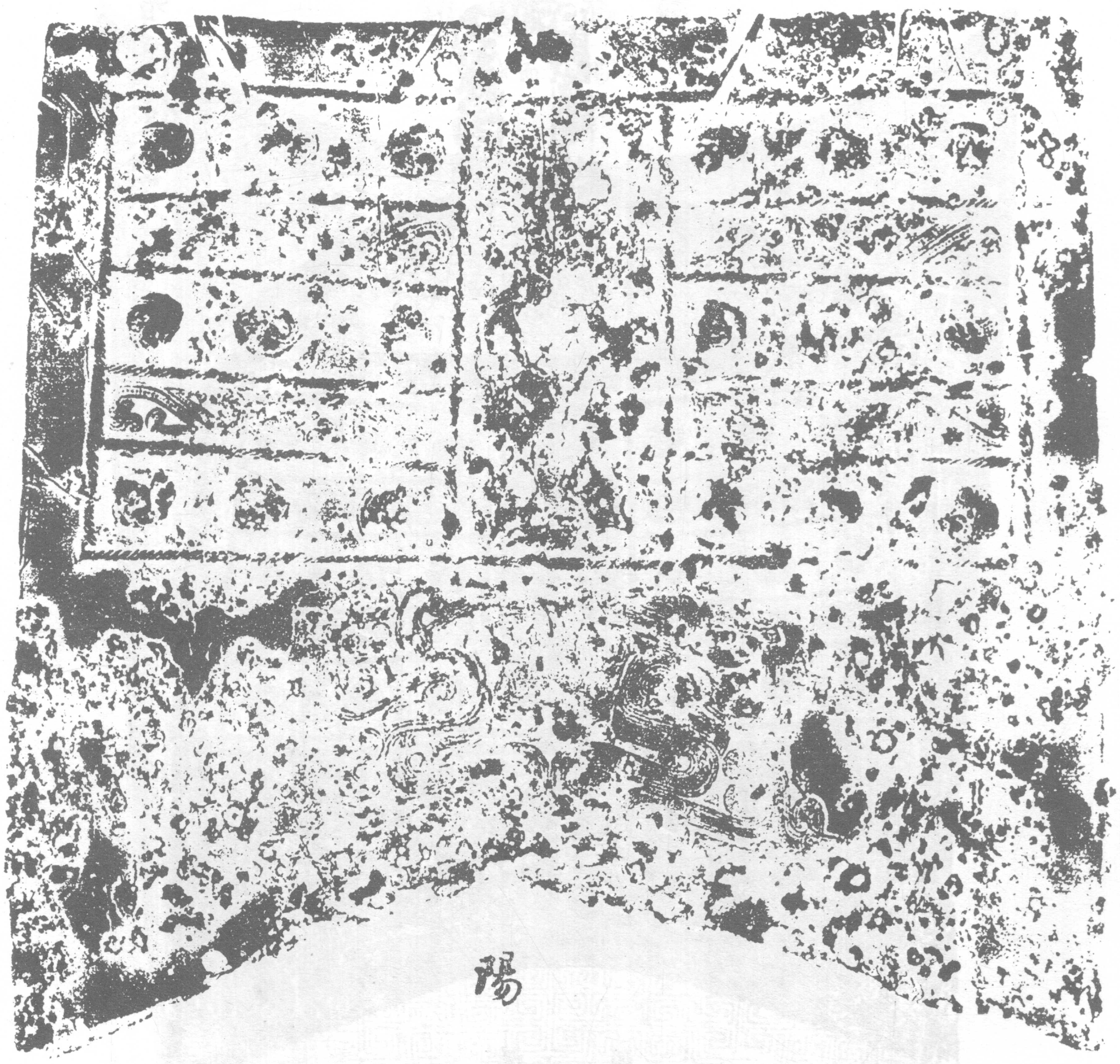


陽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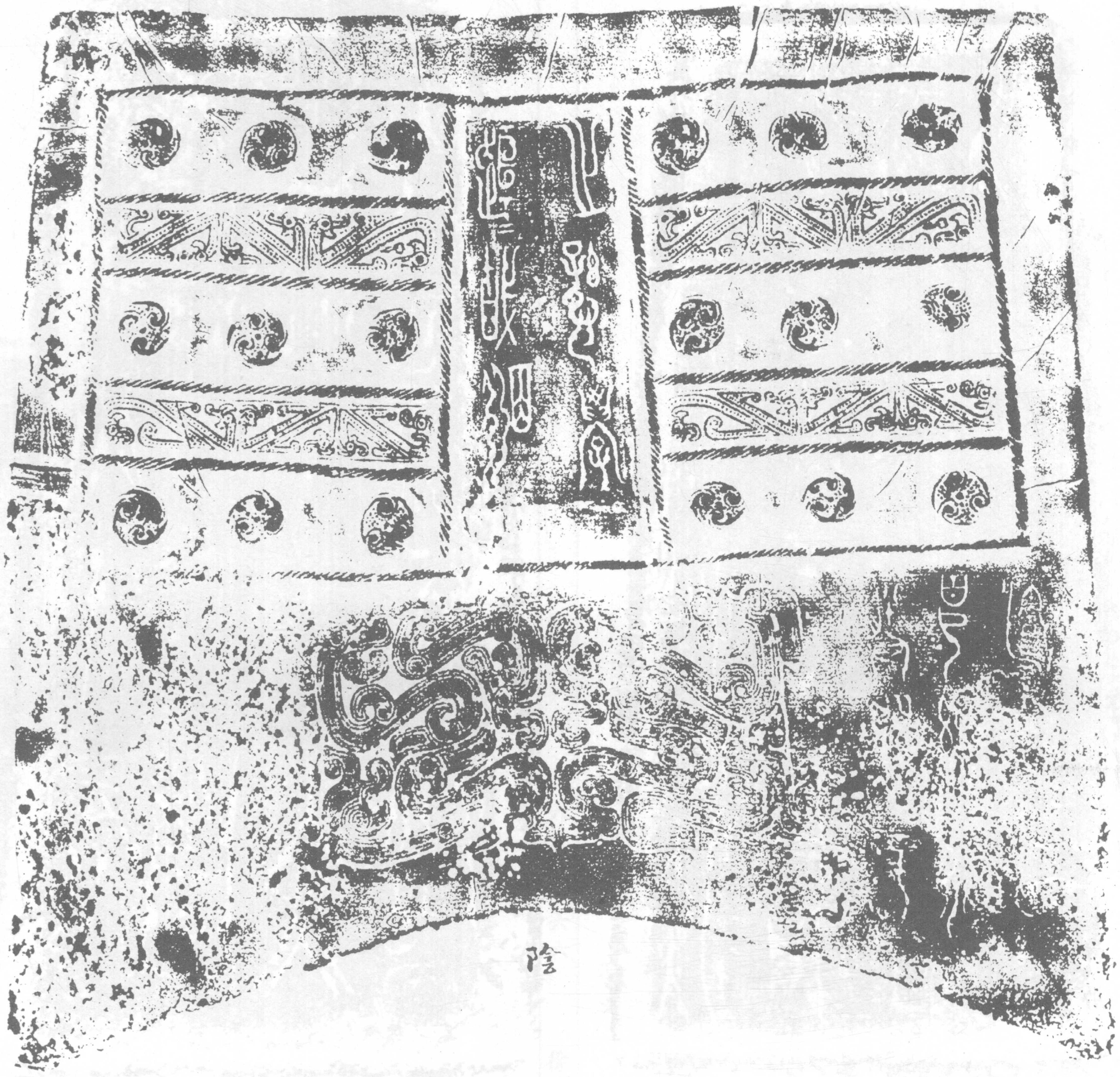


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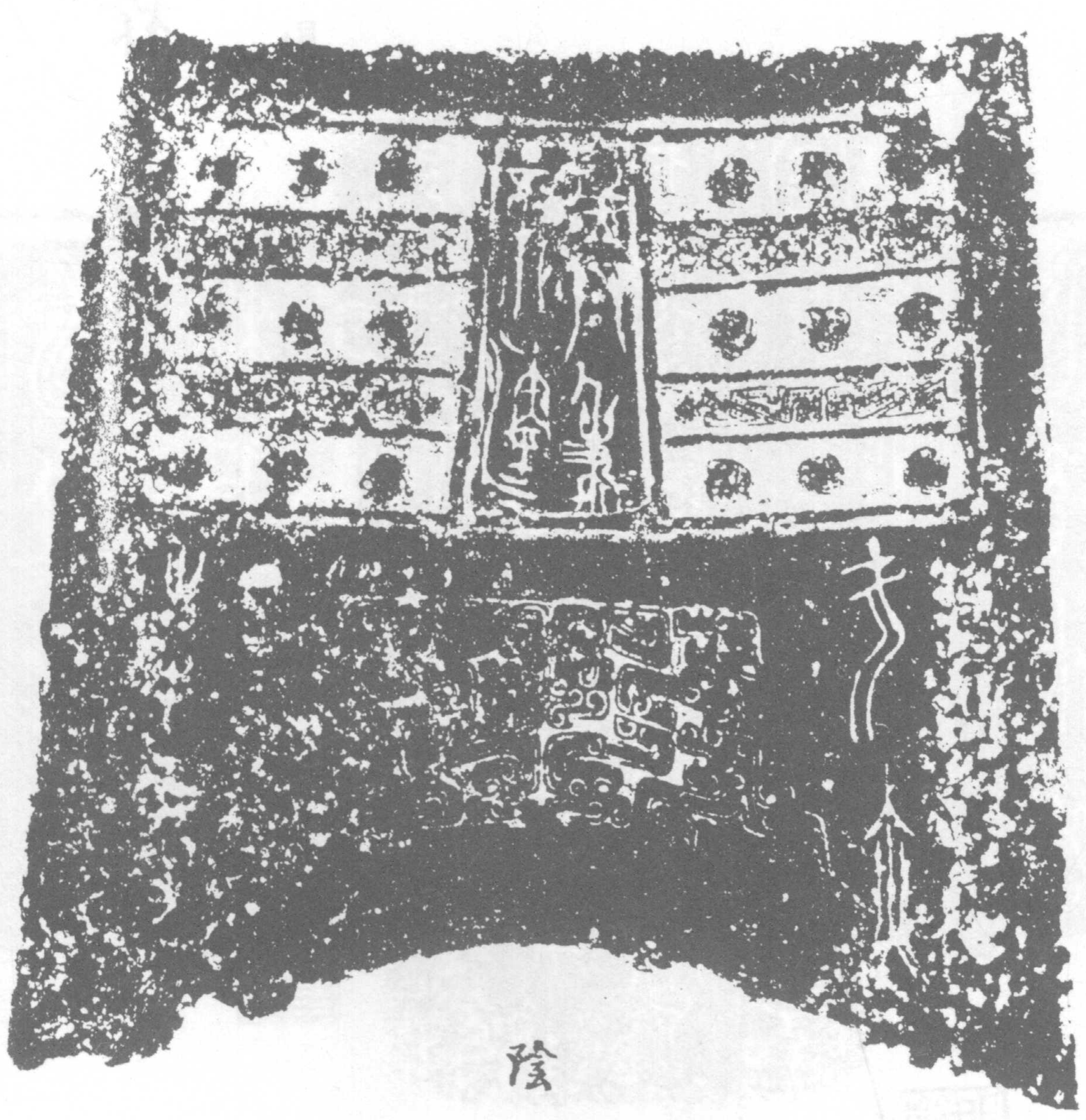
者沪鐘 二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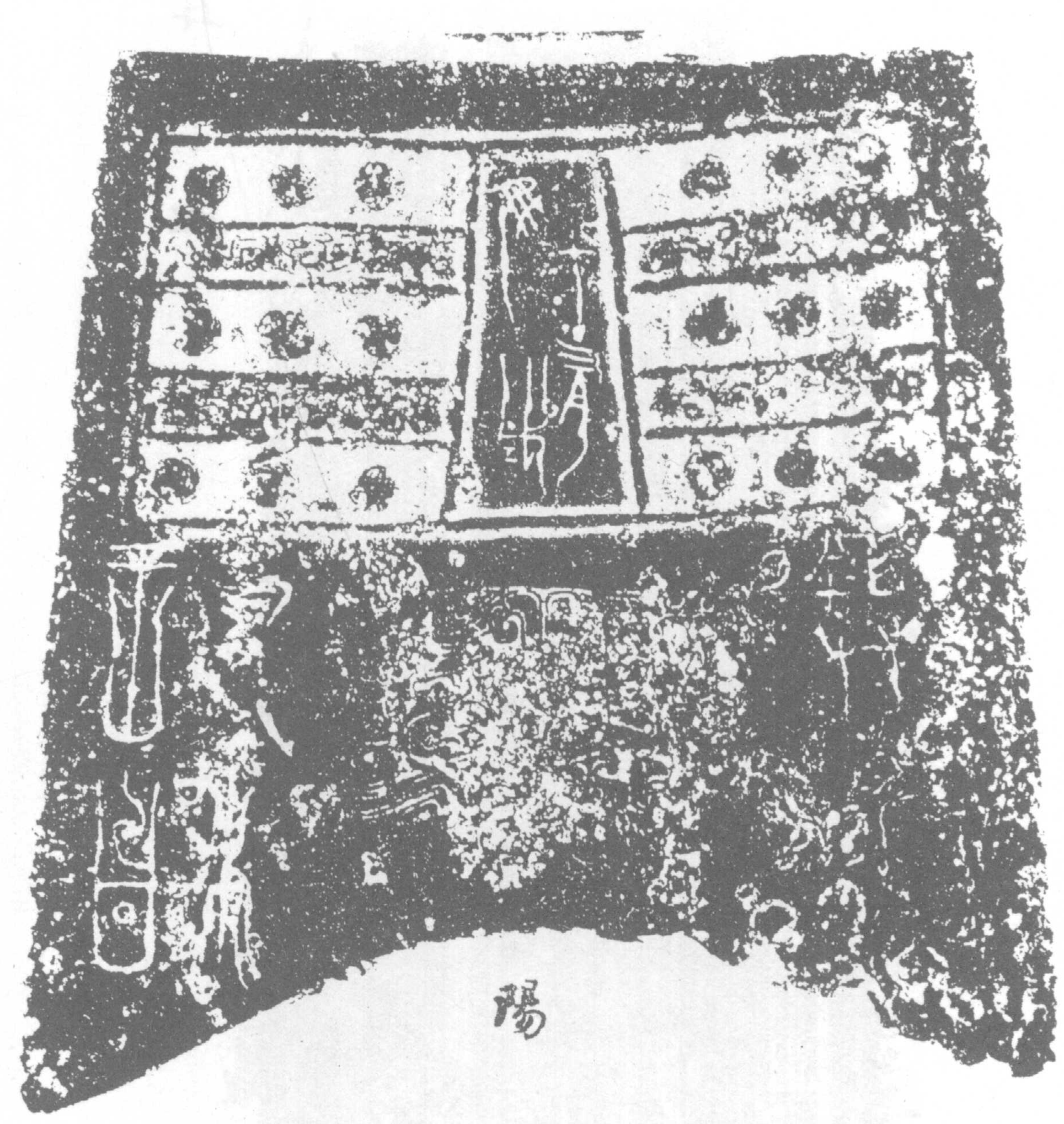


陰



陰

者沪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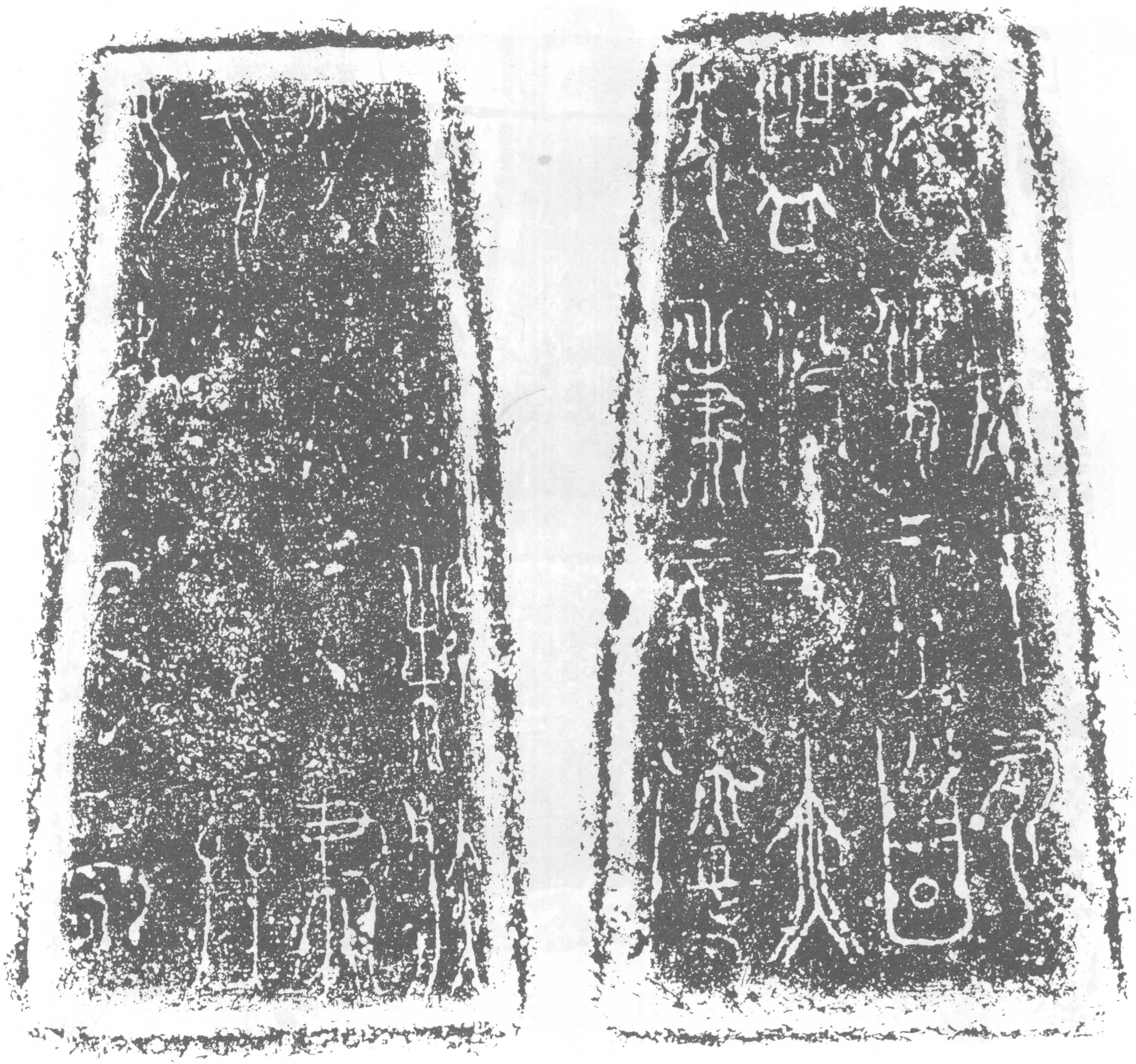


陽



越

## 者沪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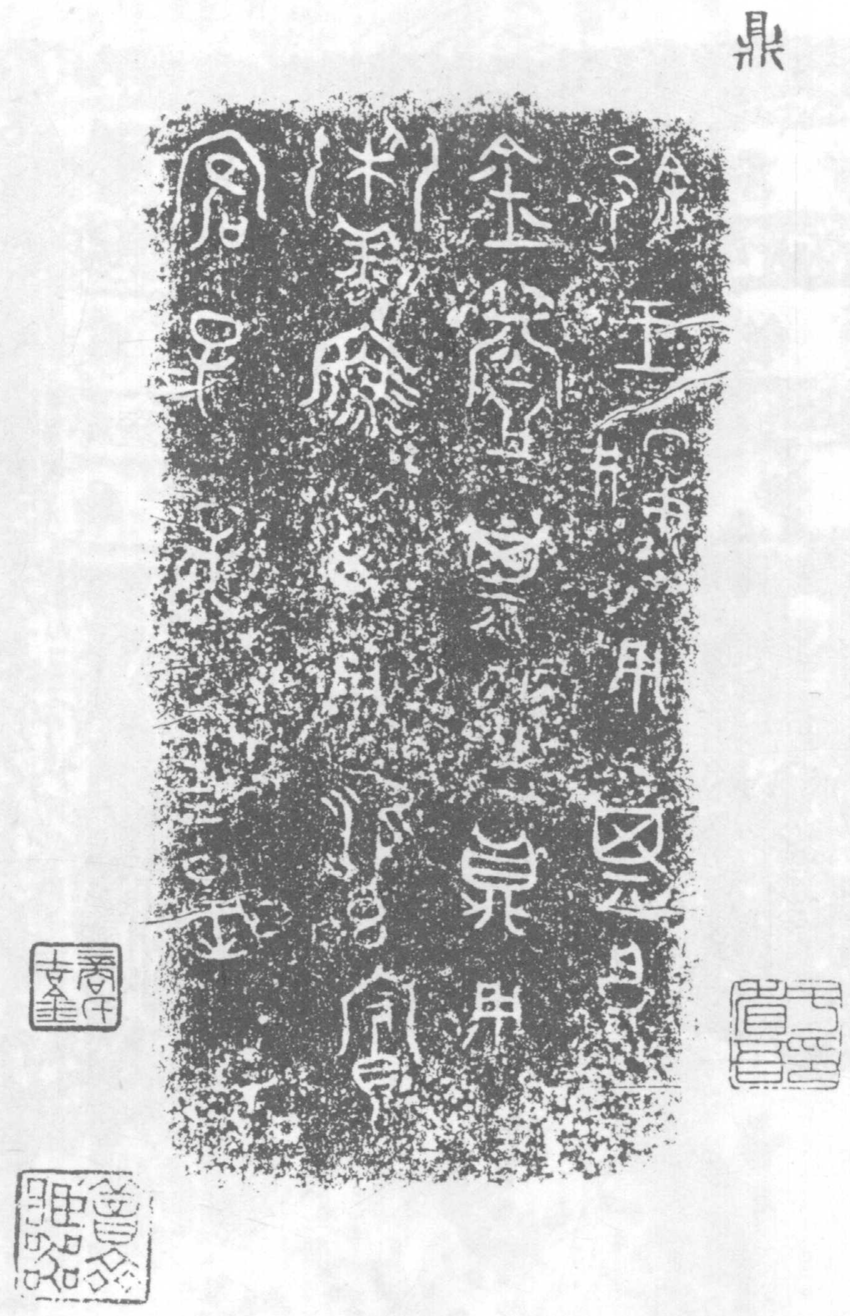
此鐘最大，銘見箸錄者僅此二鉦，而文不銜接，蓋鼓上有銘，爲鏽所掩，故未爲人所覺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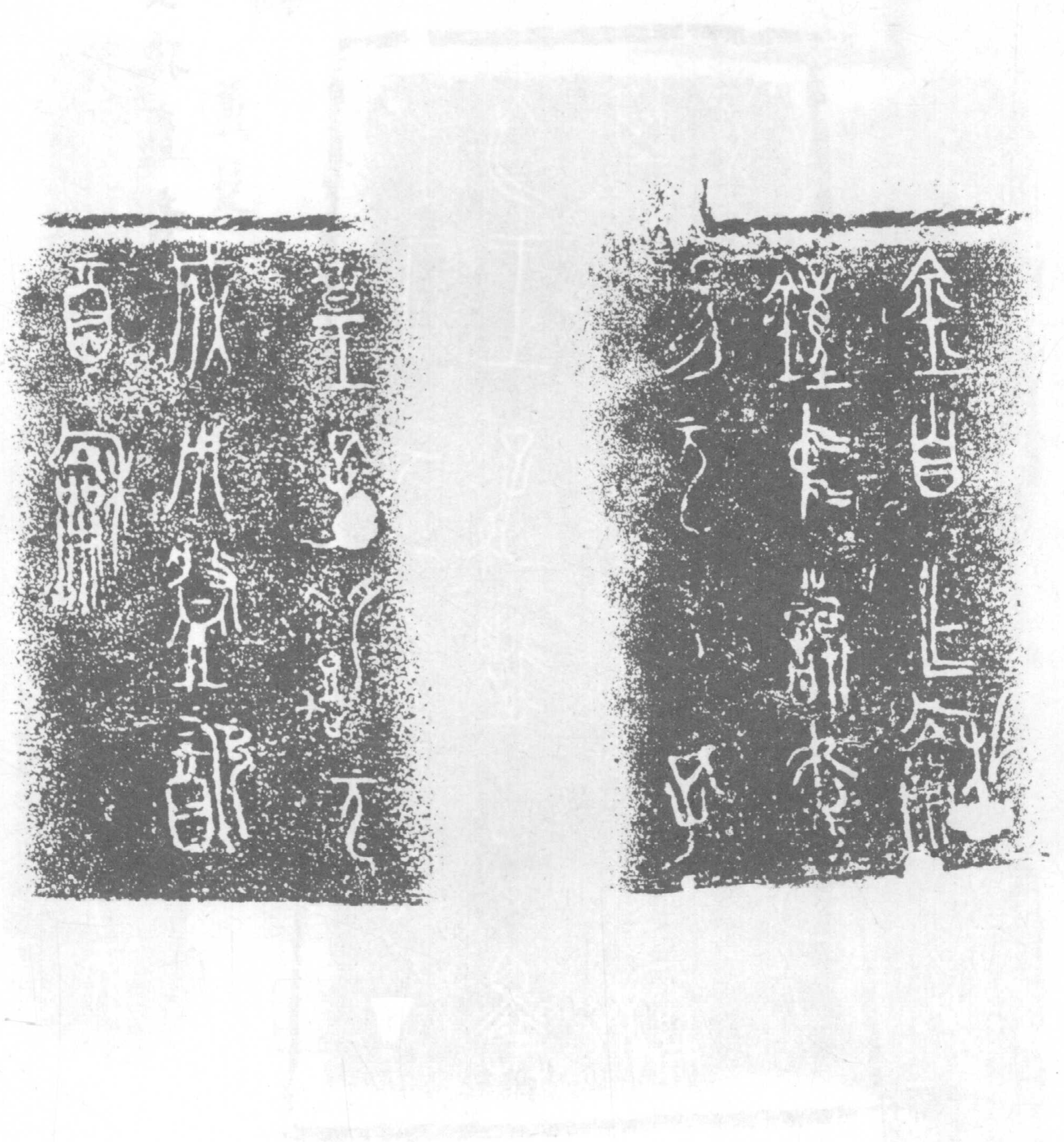
## 宜桐盂



## 徐王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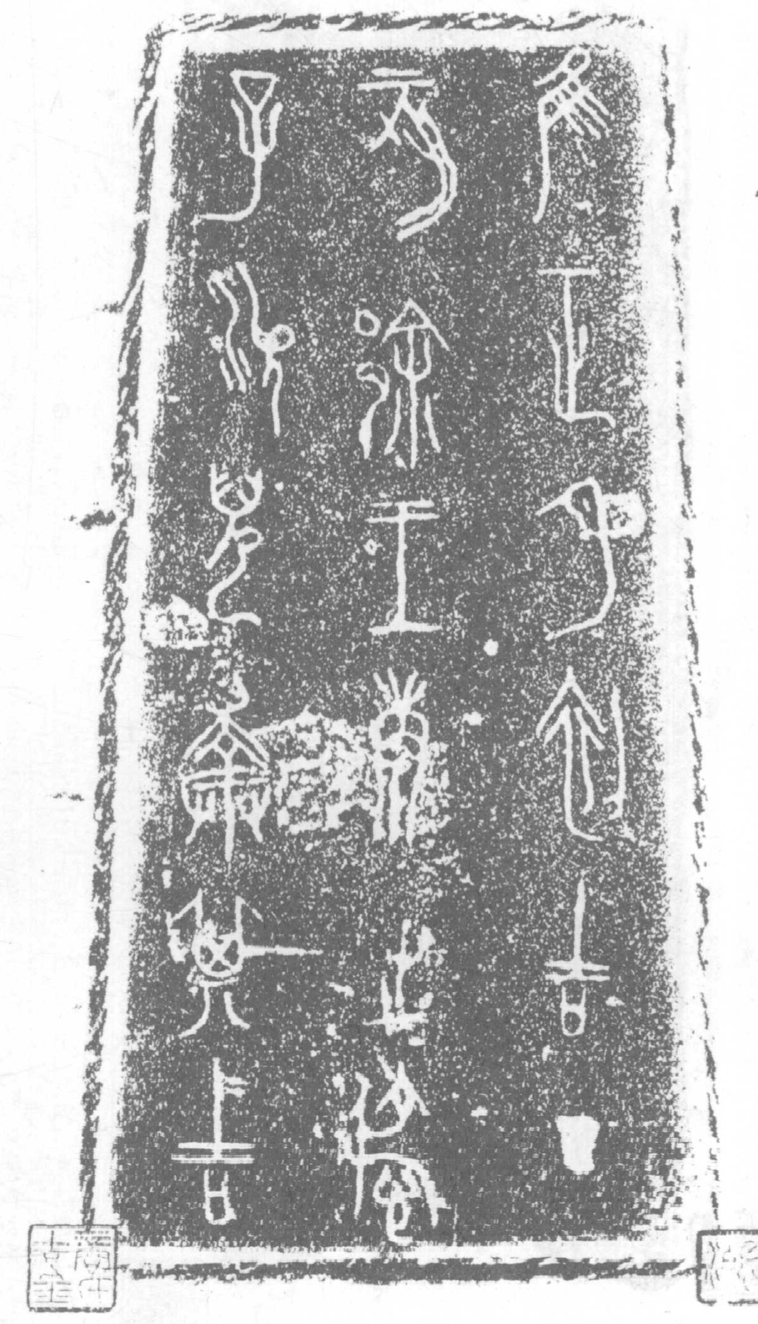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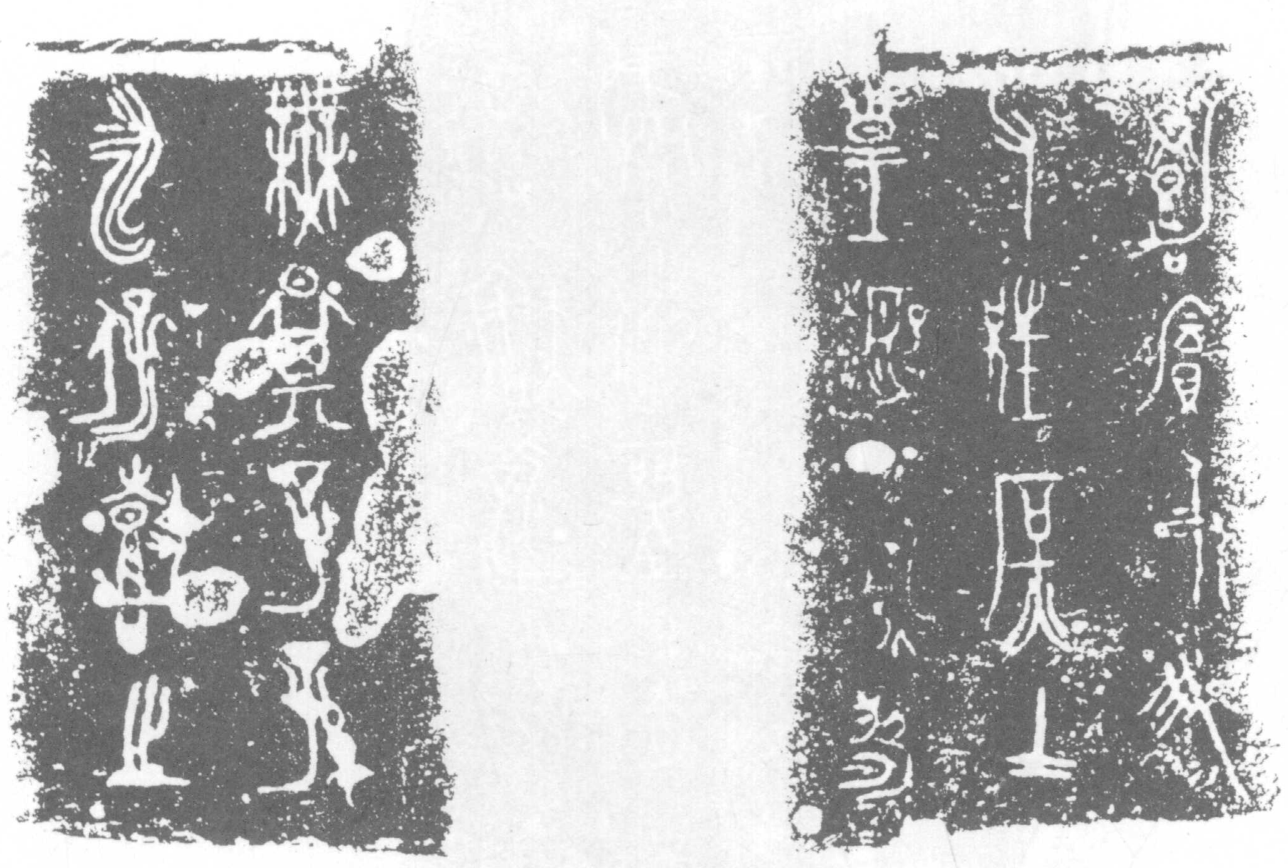




一六五～一六六　徐

沇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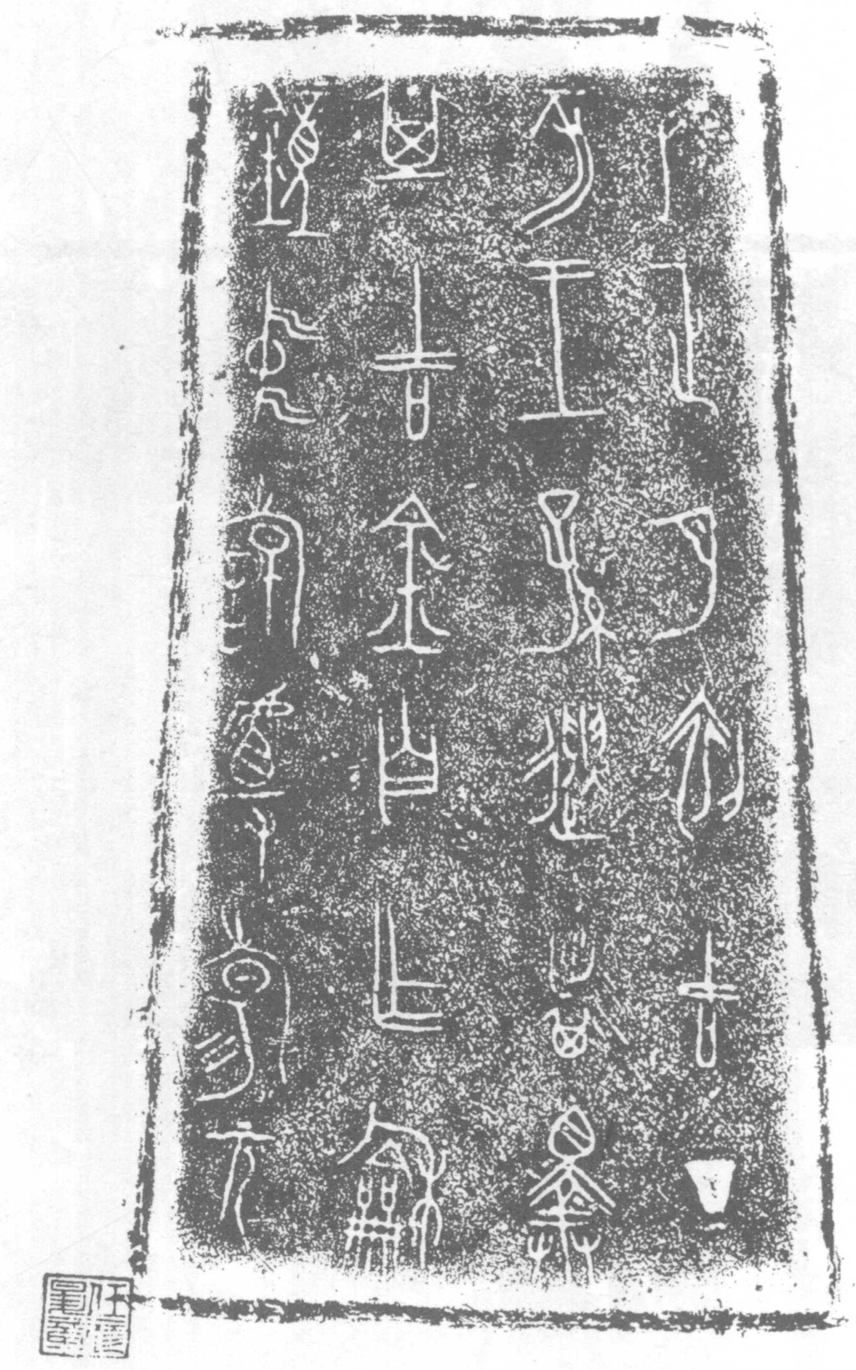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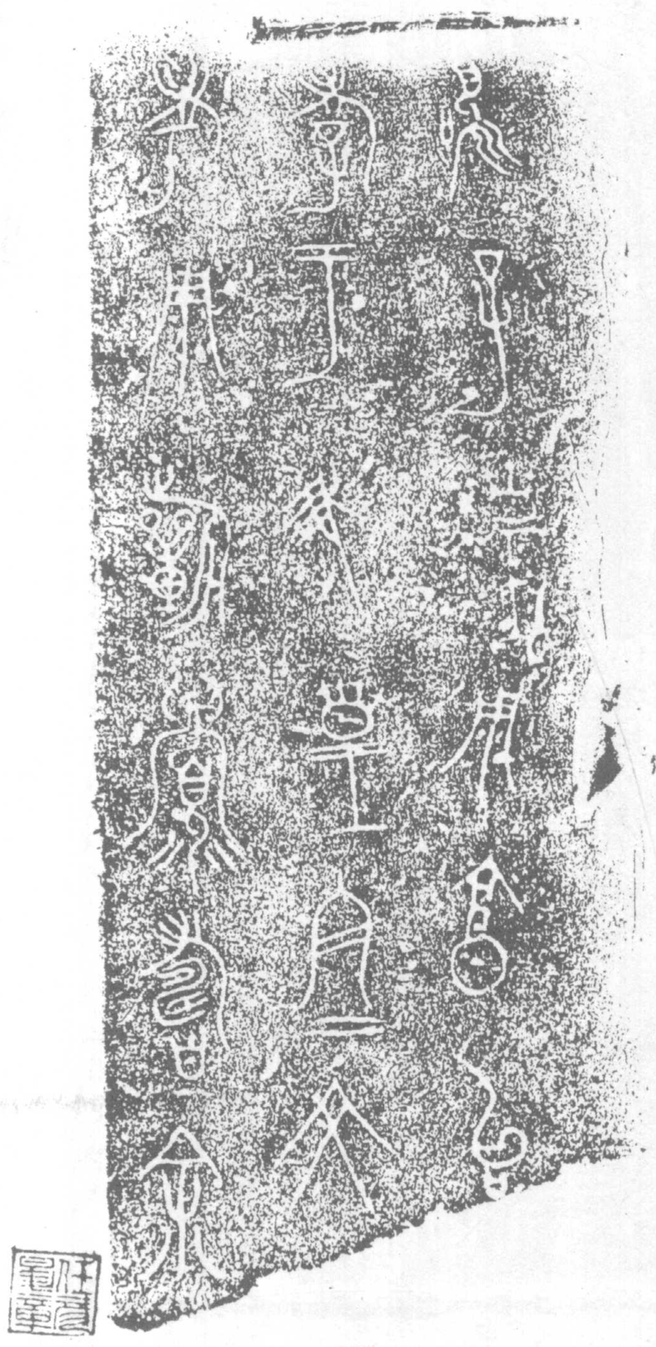




一六六～一六七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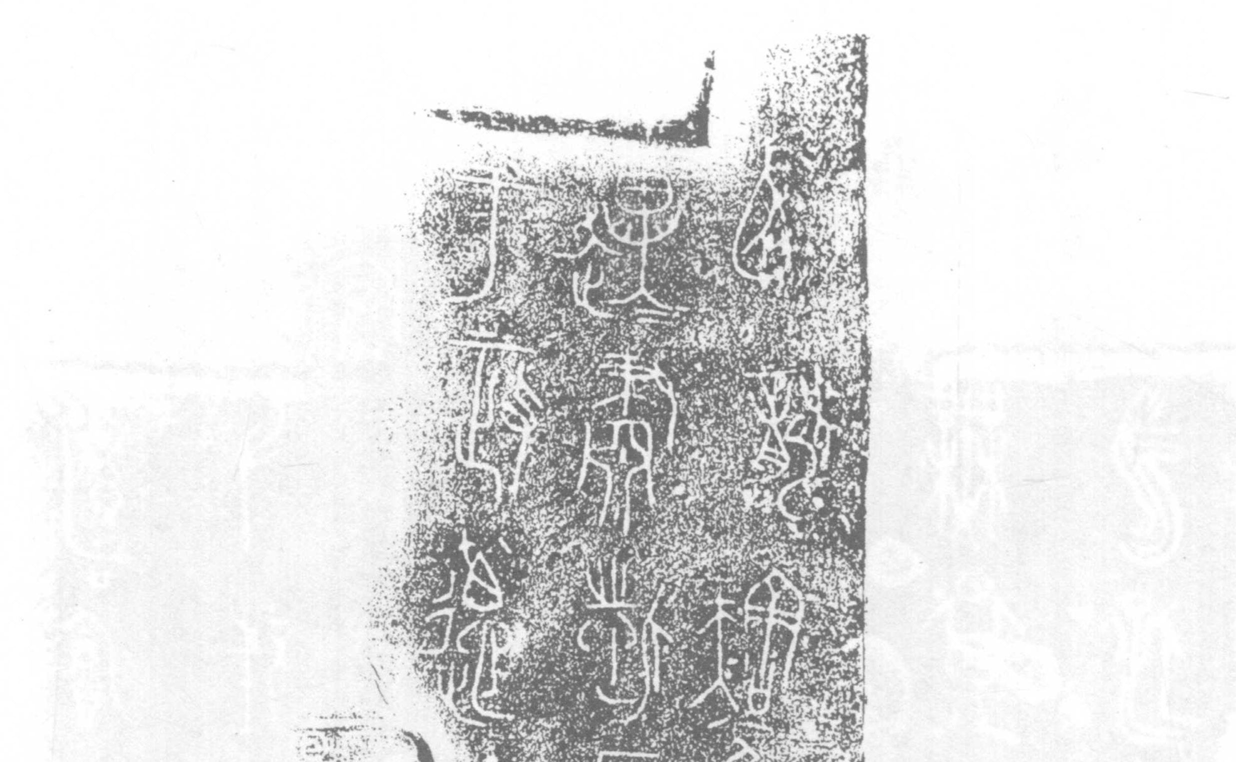
王孫遺者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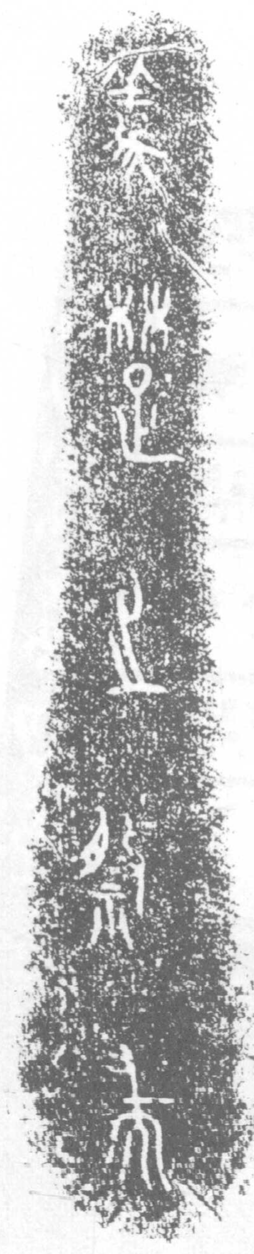


一六七～一六八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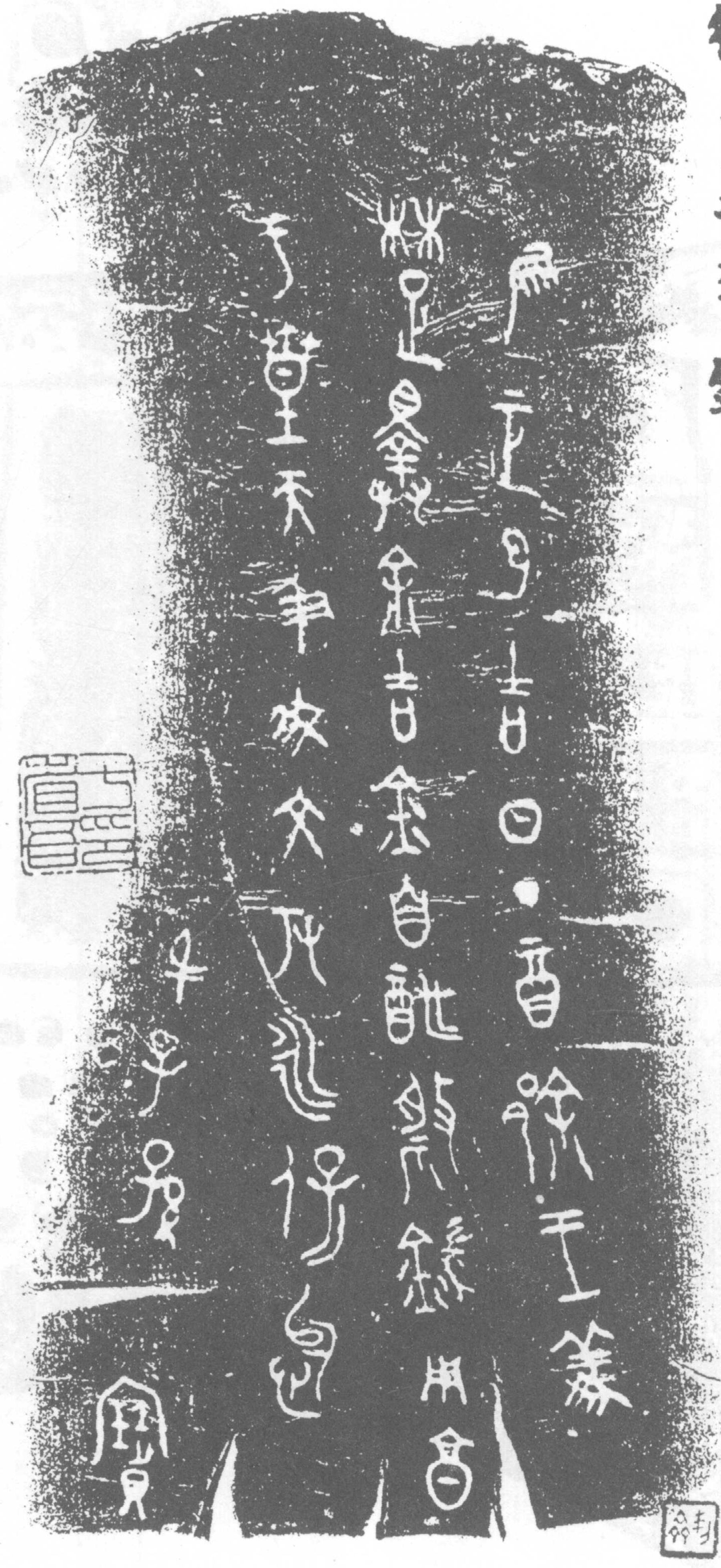
一六八～一六九 徐




觶 義楚耑



一六九～一七〇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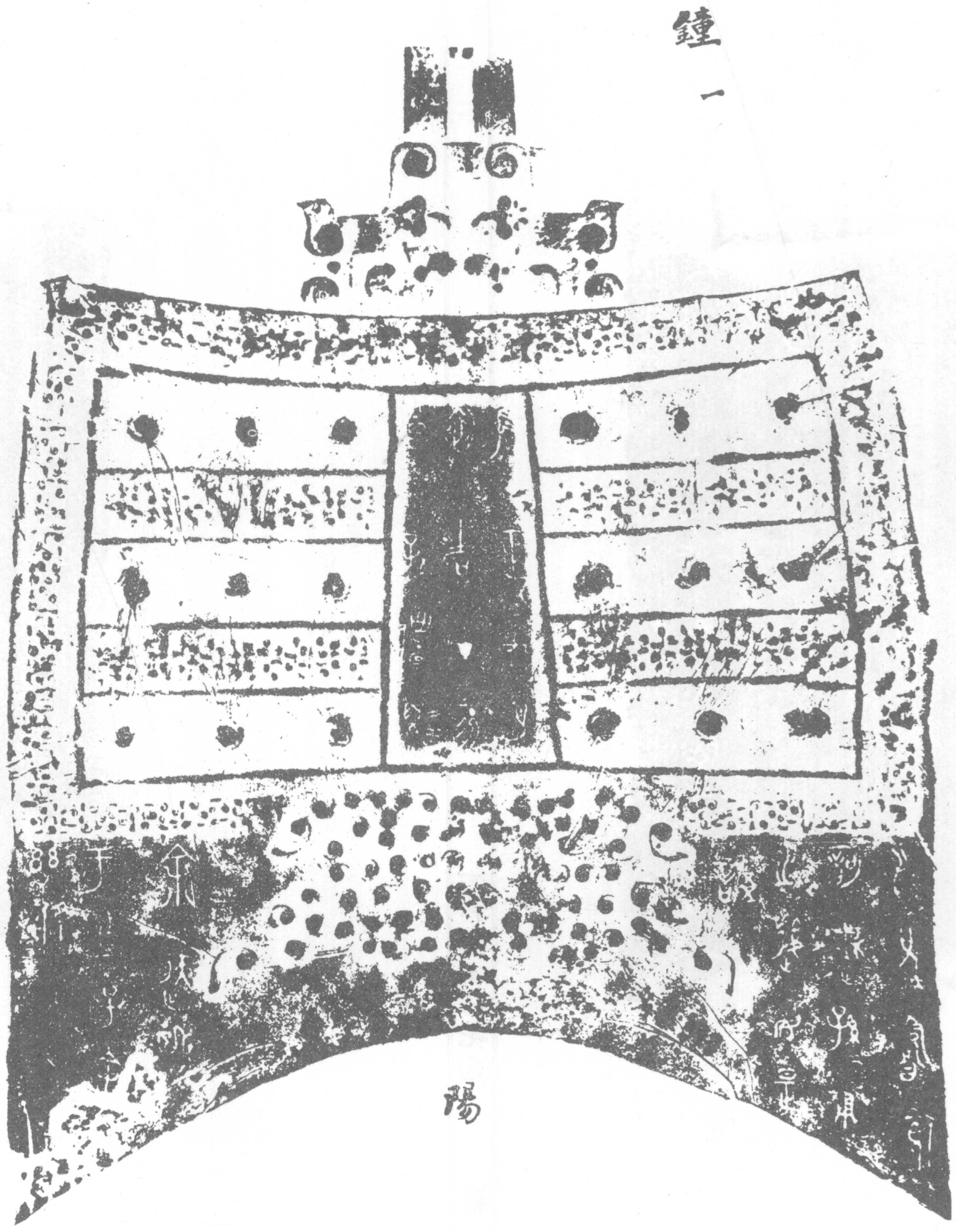


徐王義楚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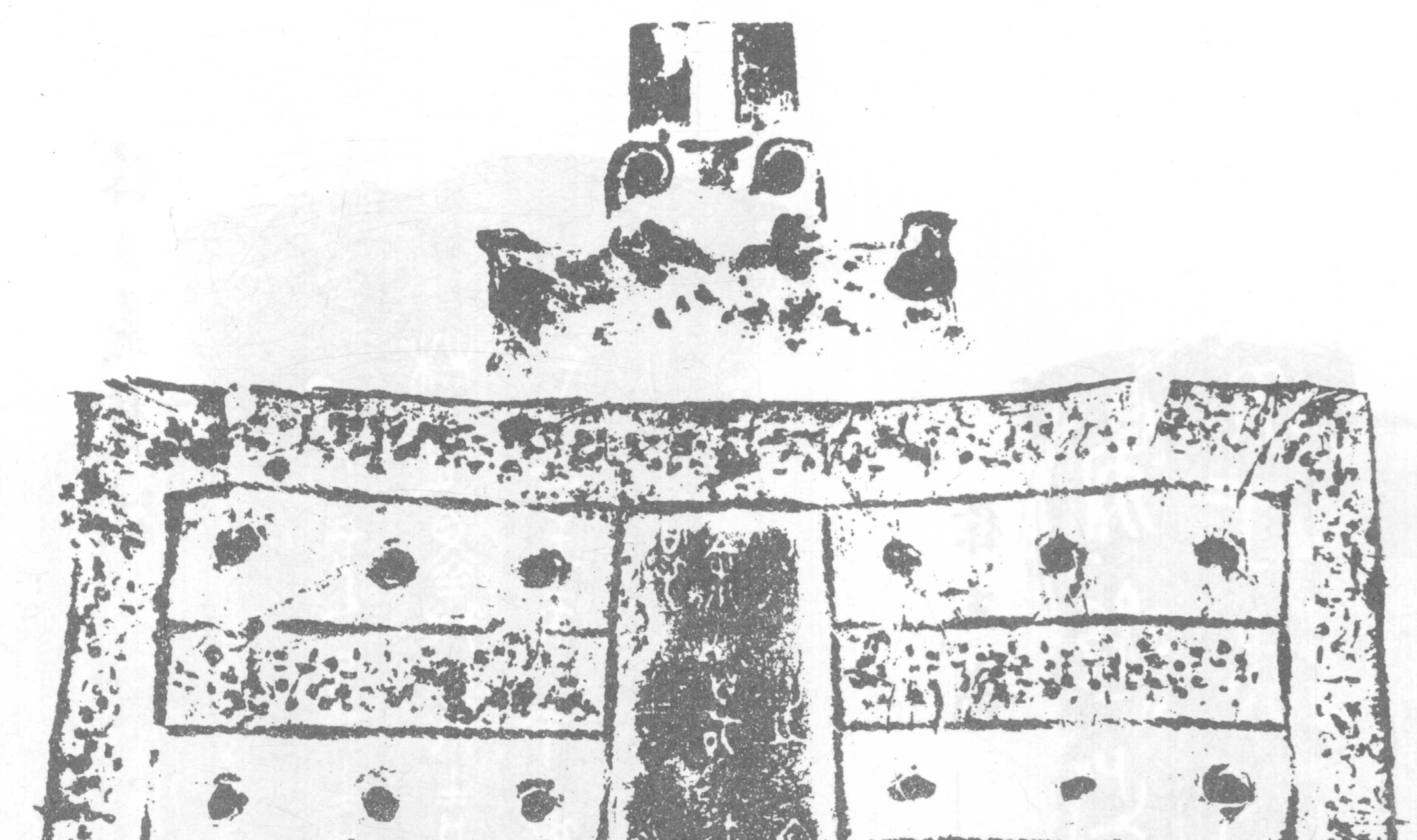


徐王耑

僕兒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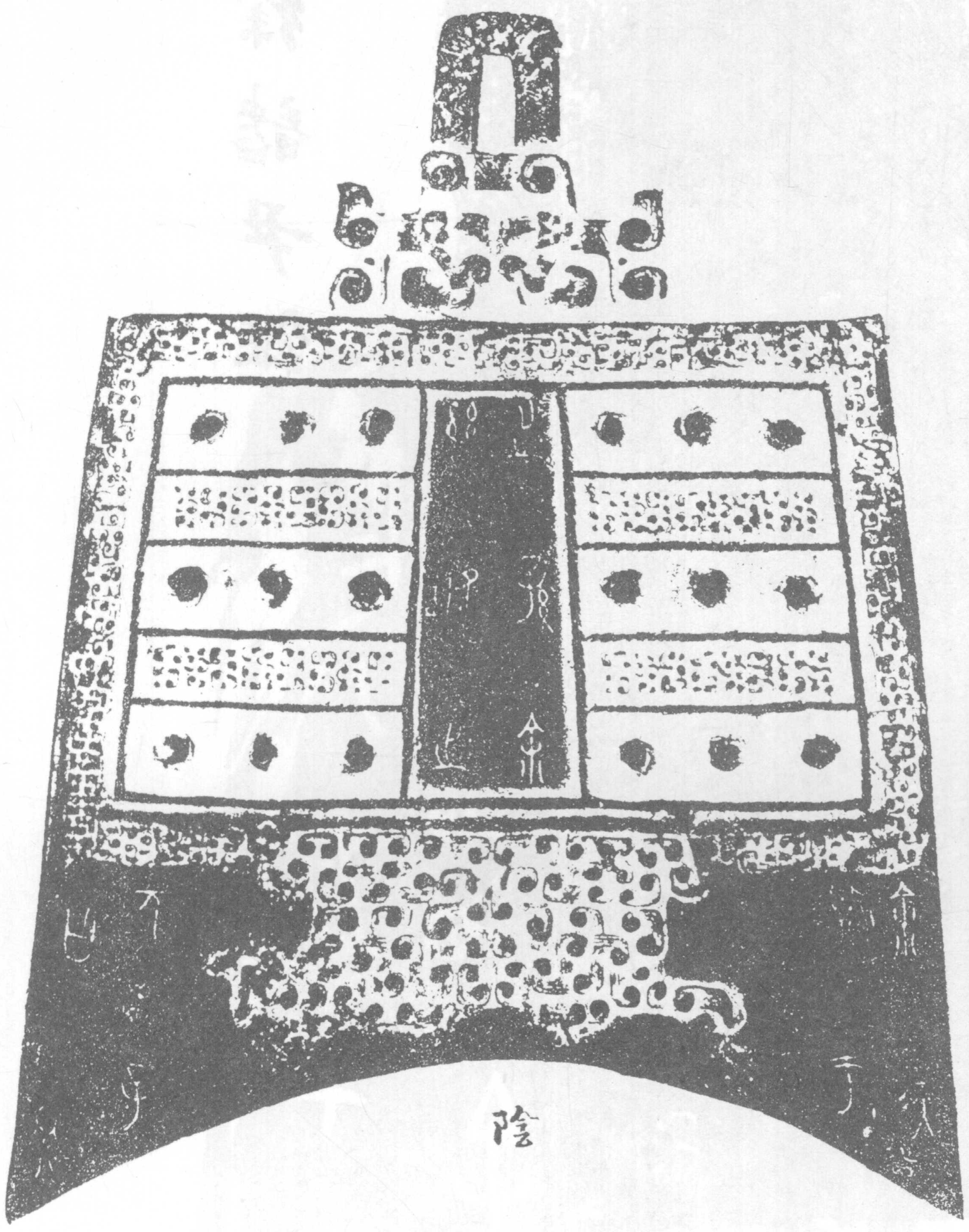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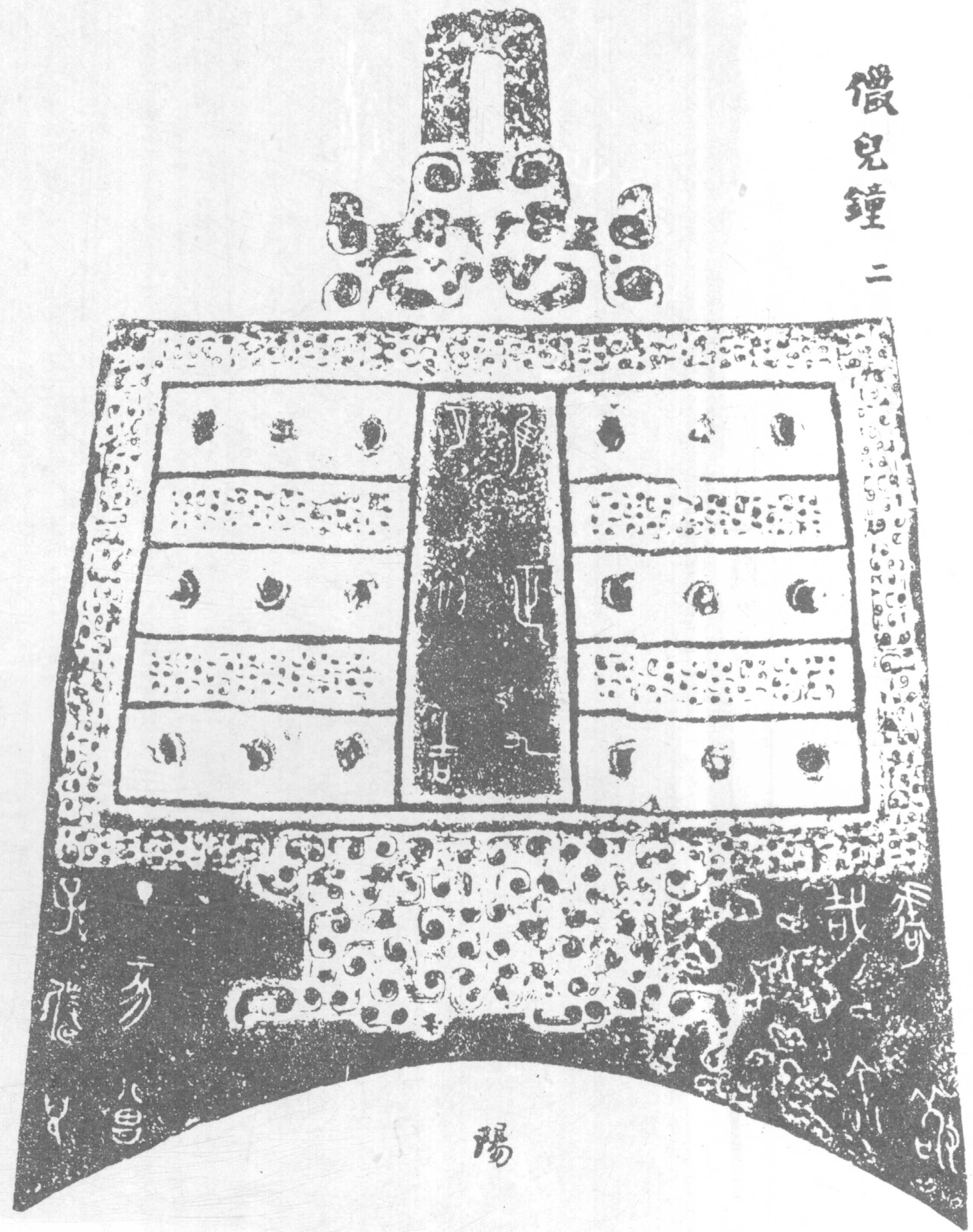


陰

儼兒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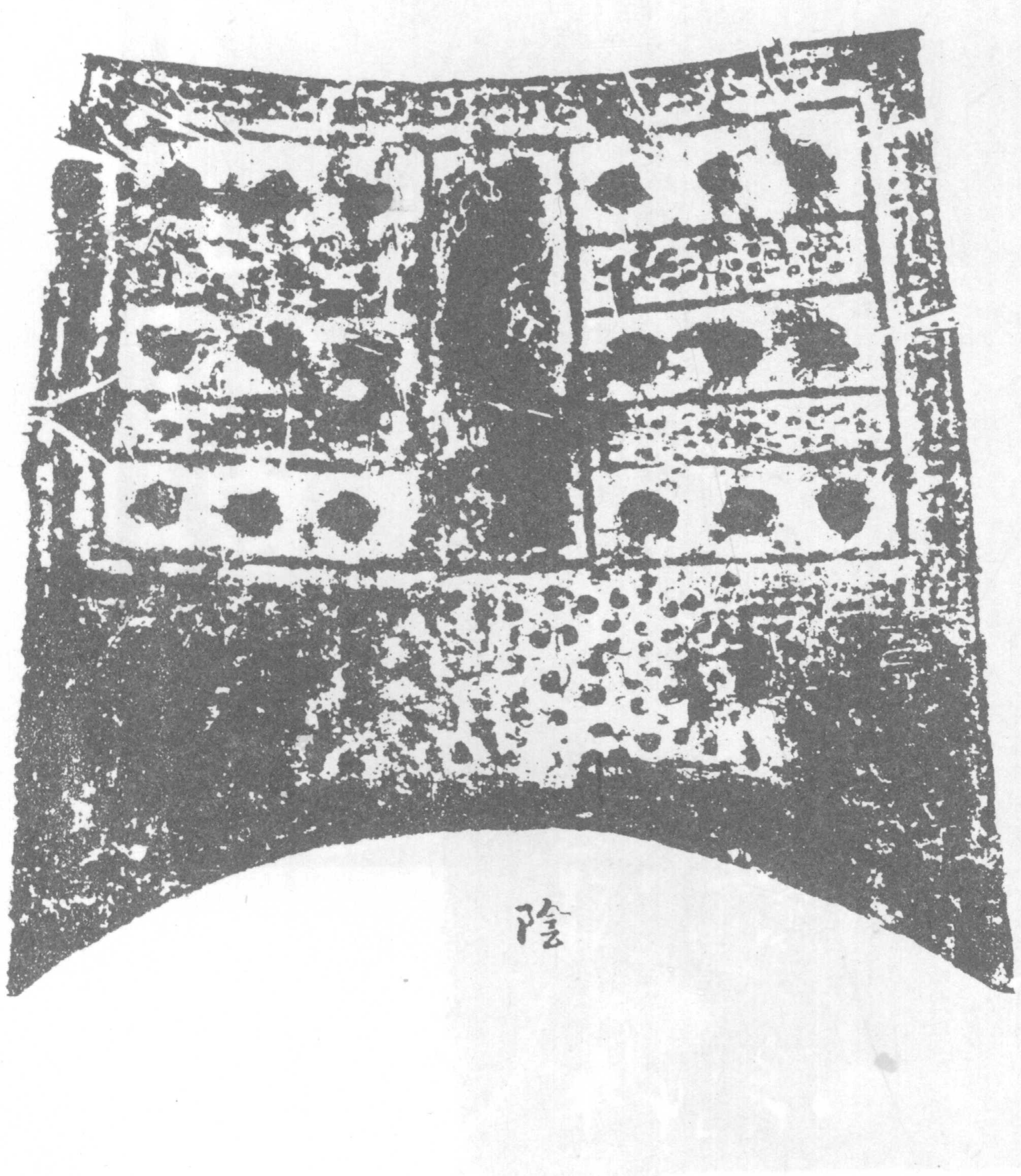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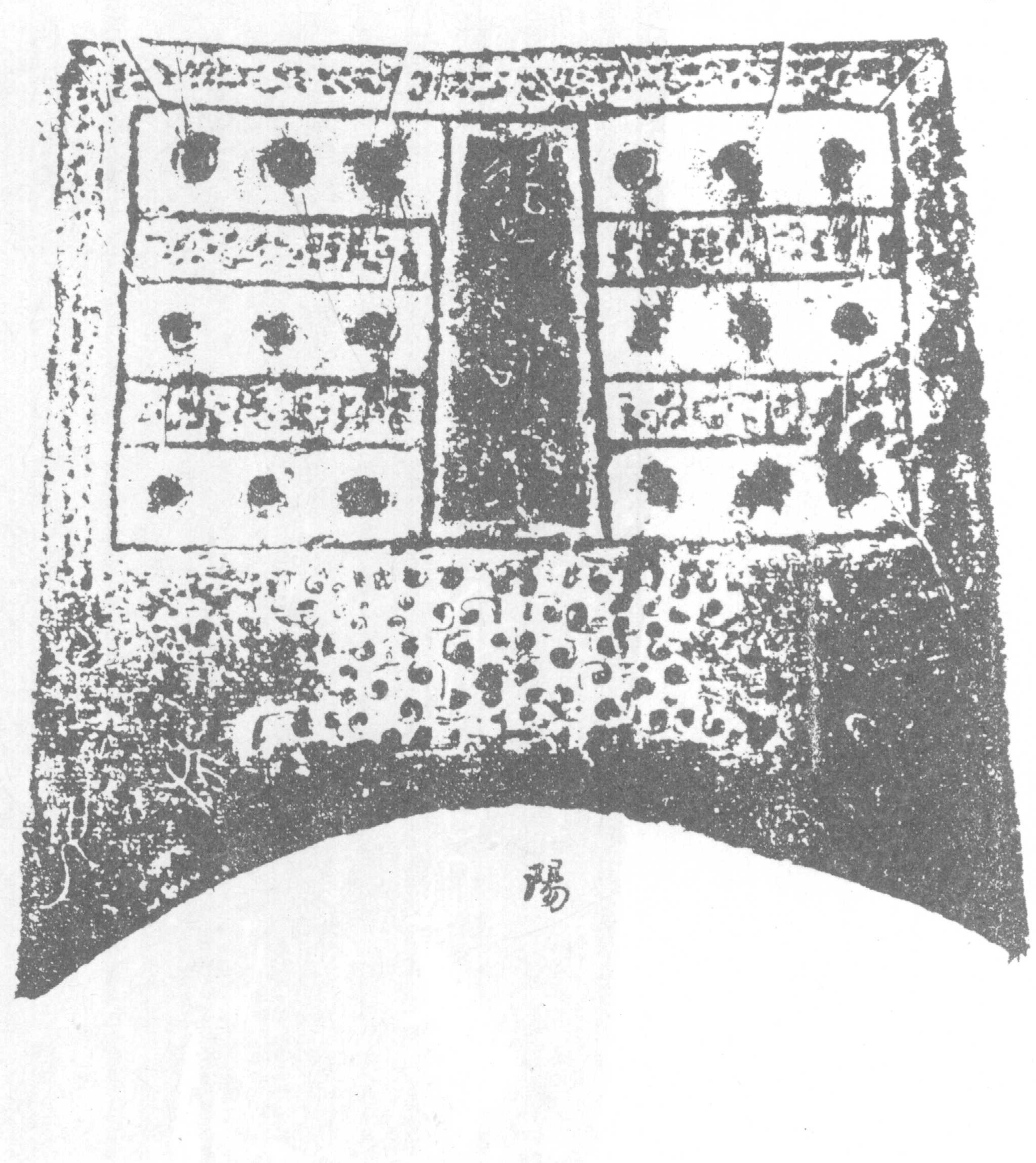
陽

一七三 徐

儼兒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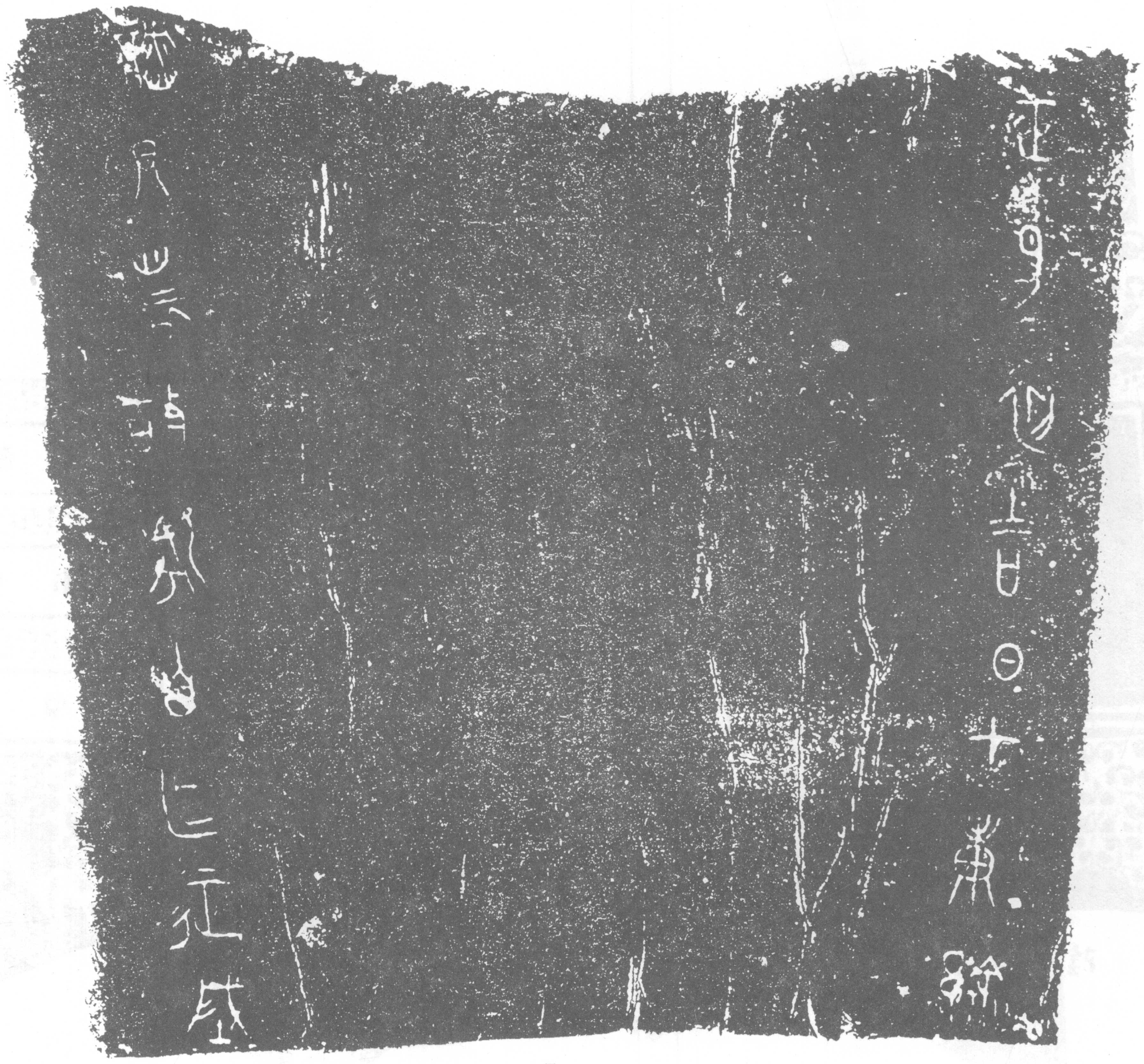
陰



陽

一七四 徐

徐䛗尹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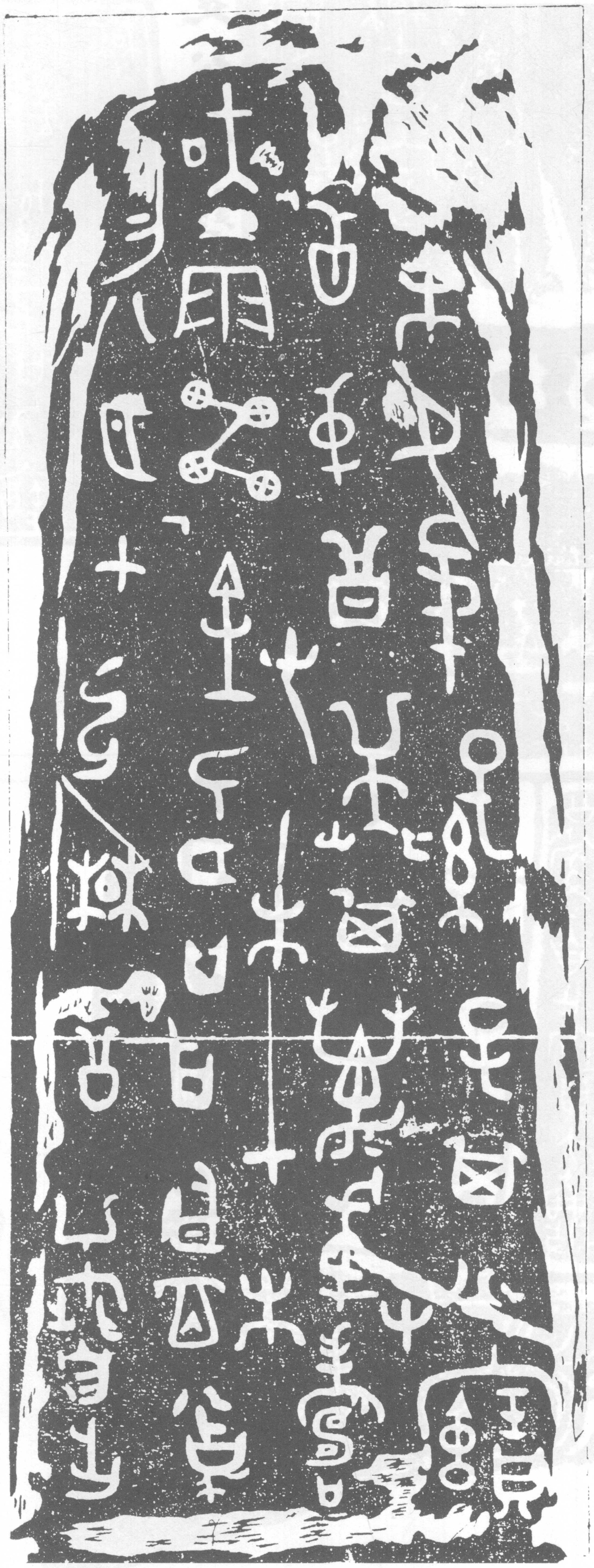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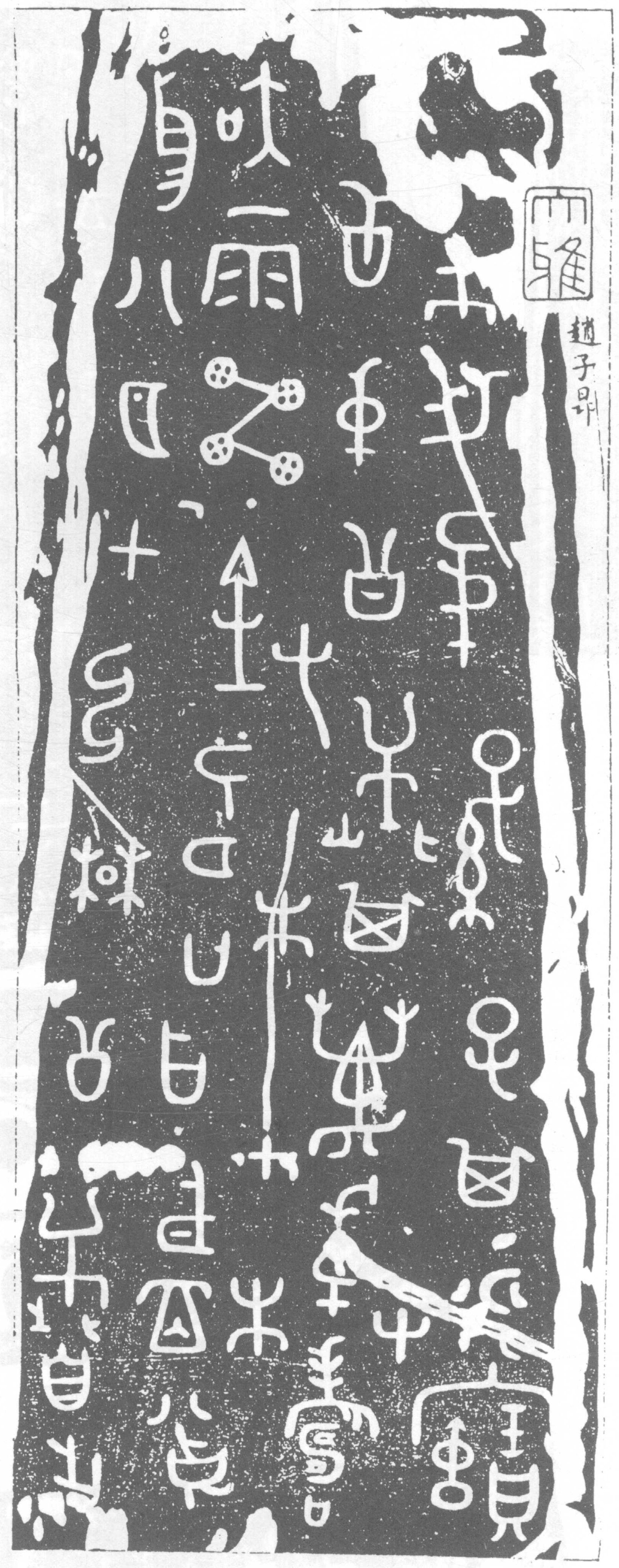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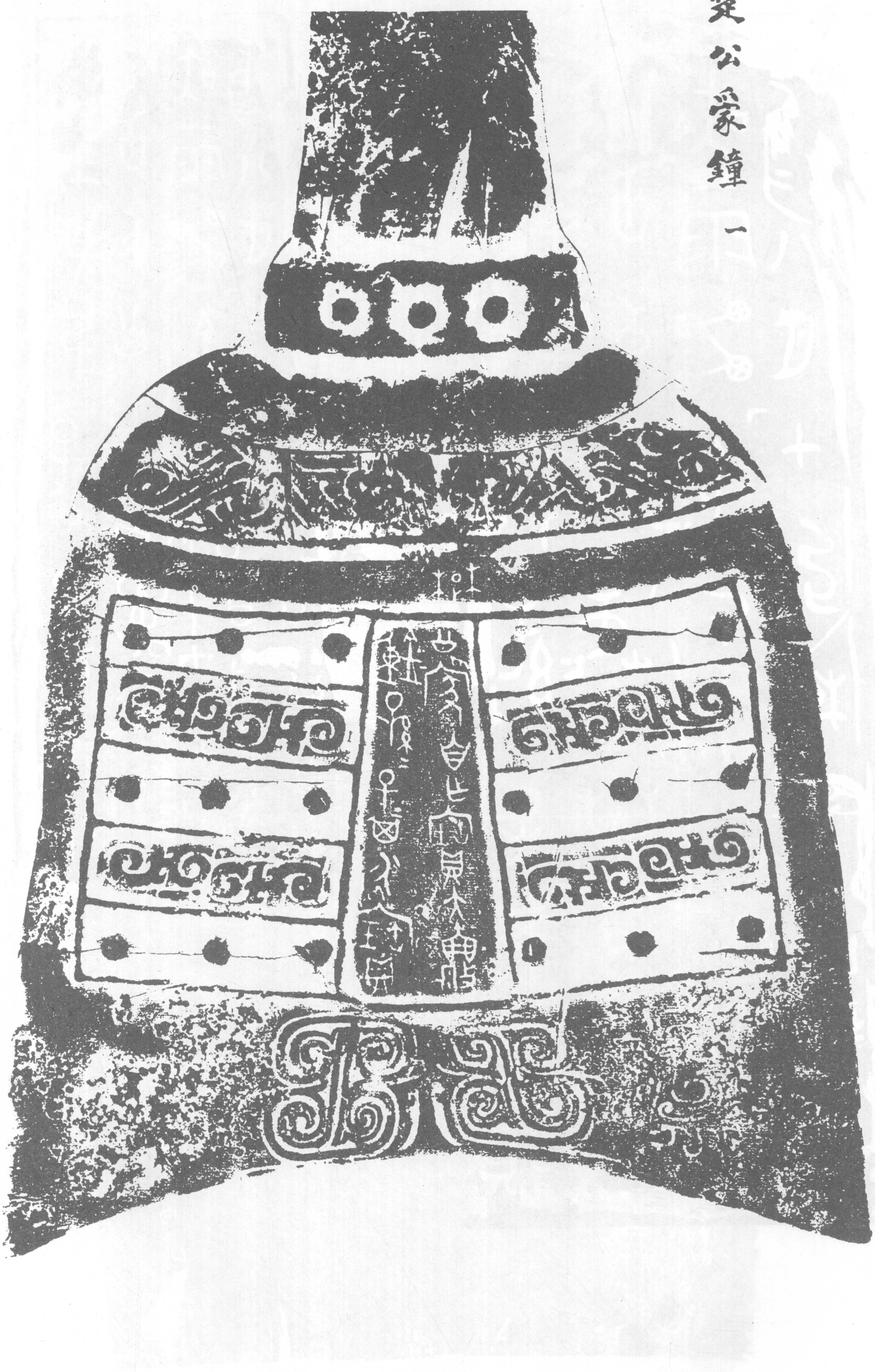
## 楚公逆鎛

復齋本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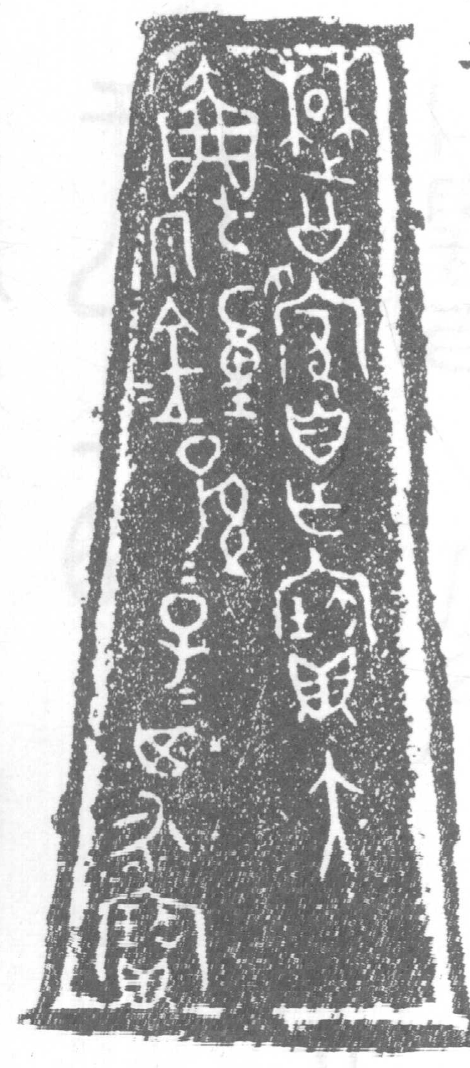




楚公冢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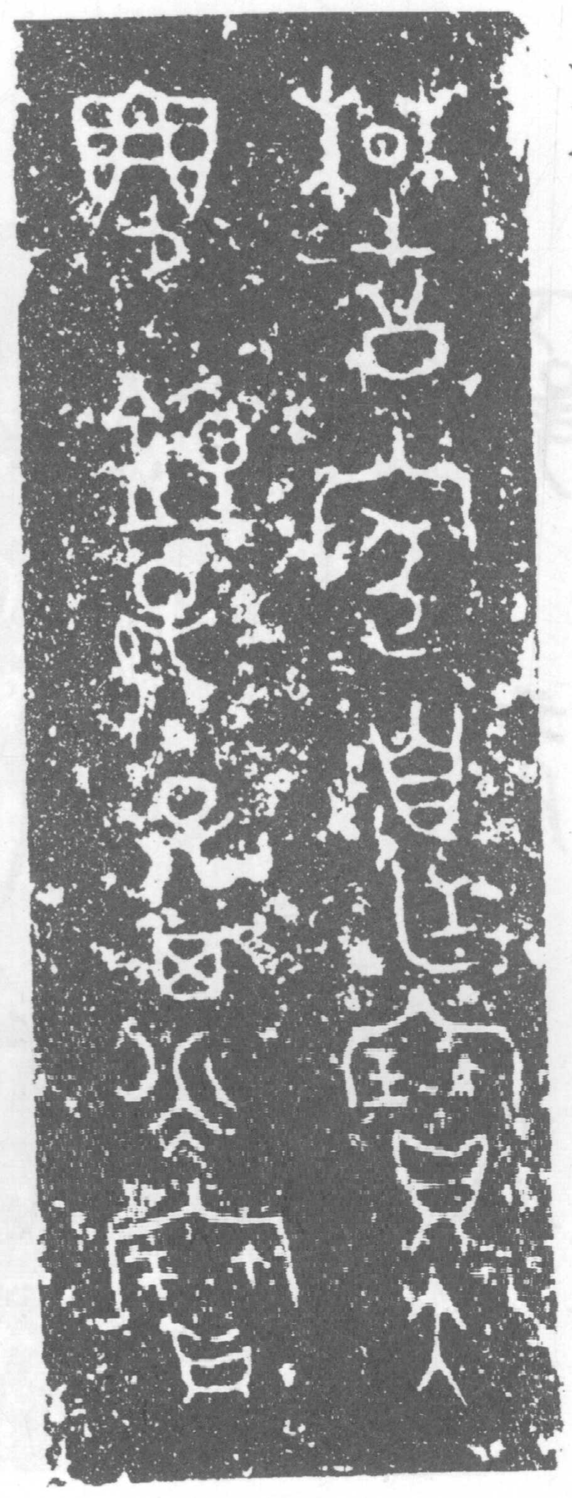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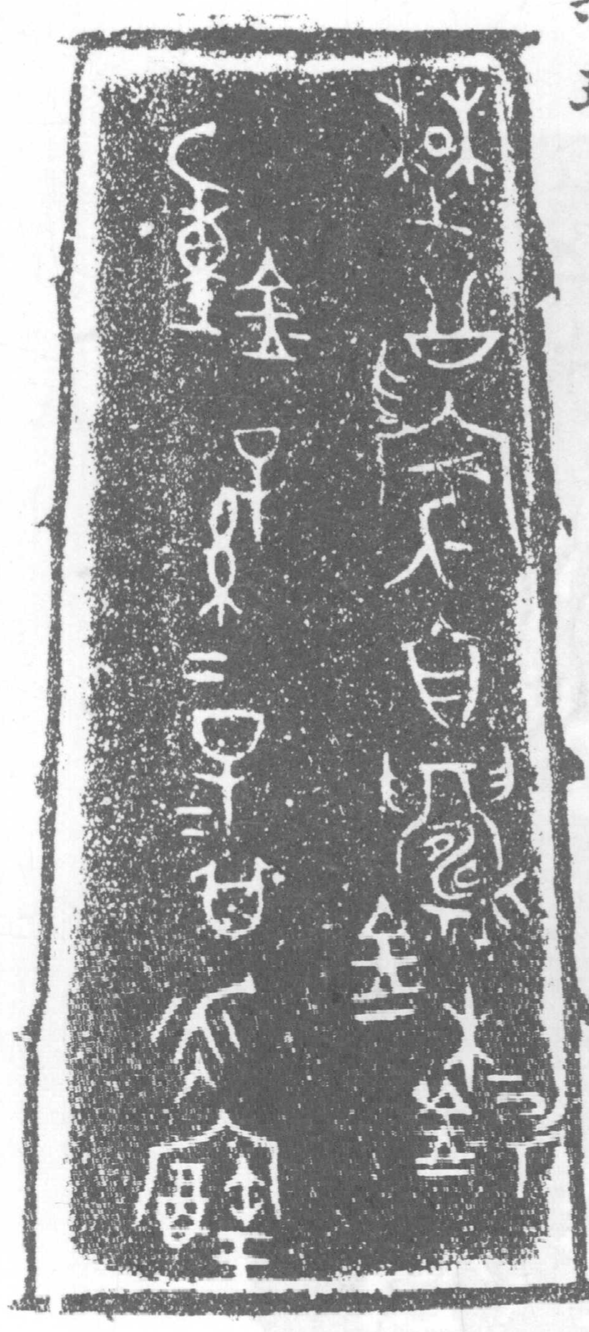
其三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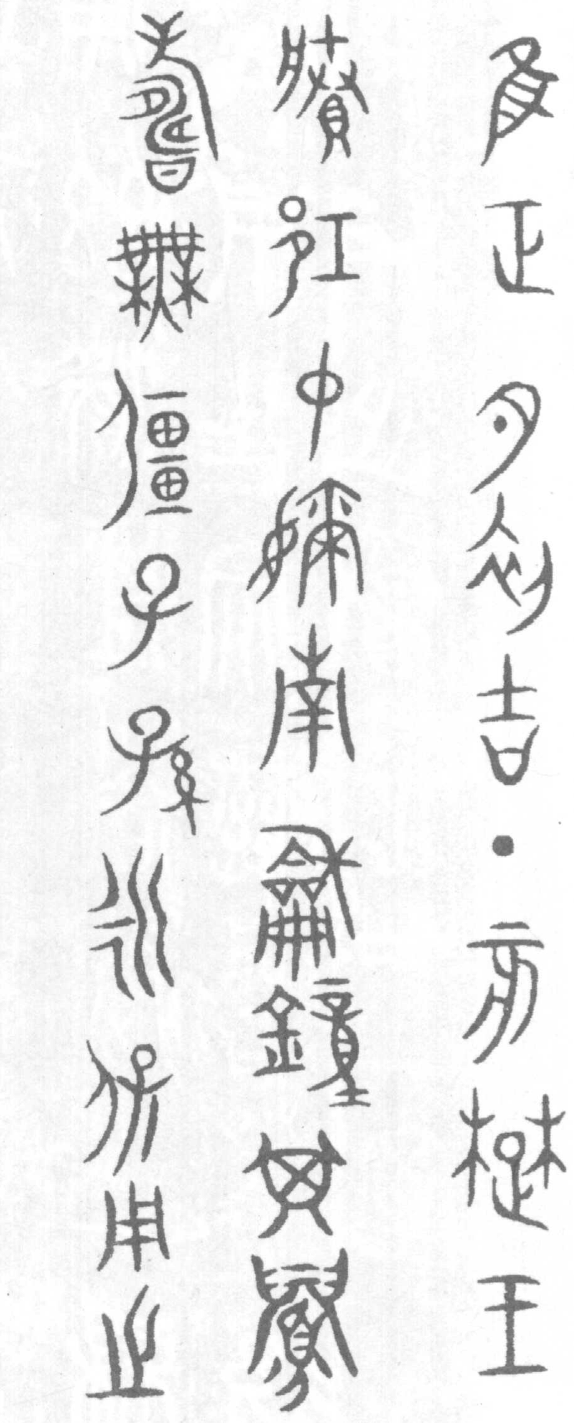


其五



一七八 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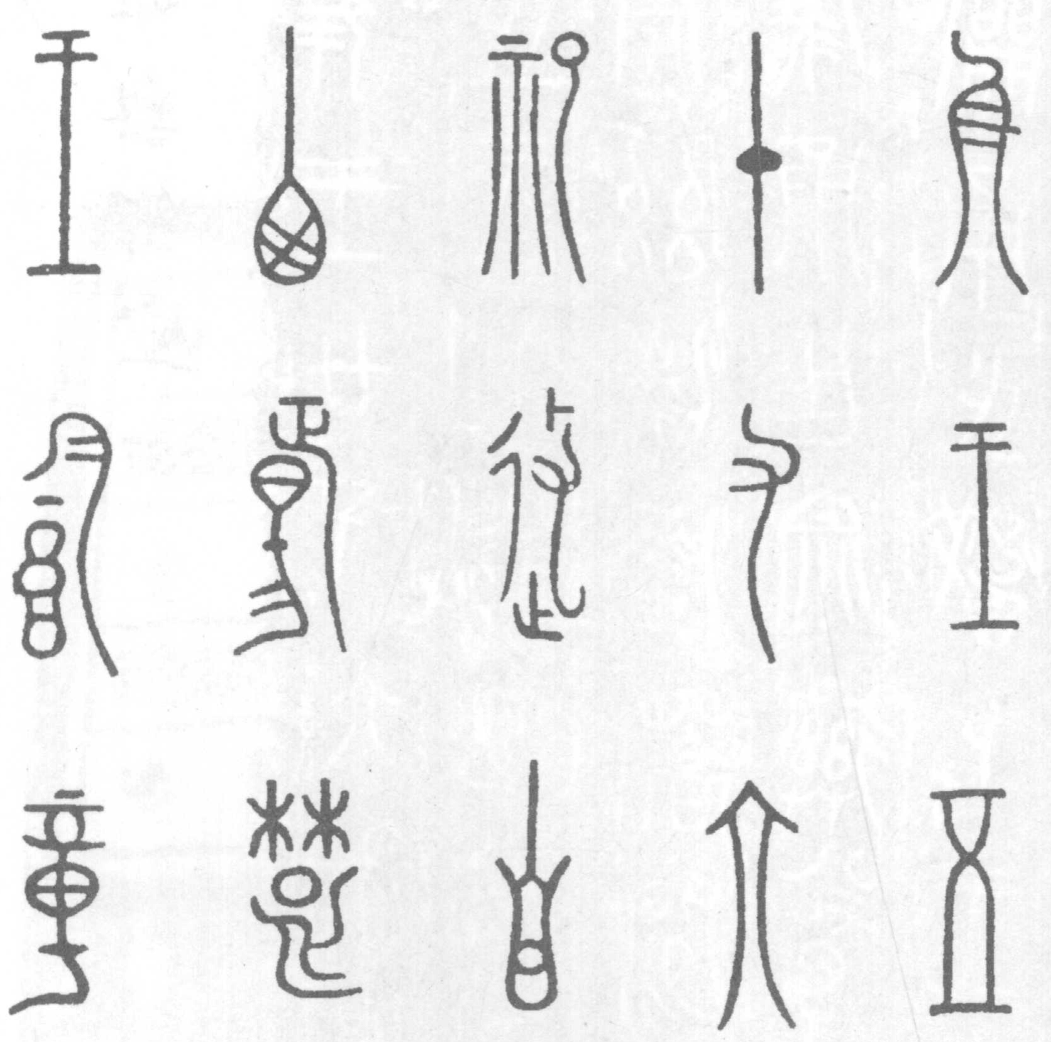
楚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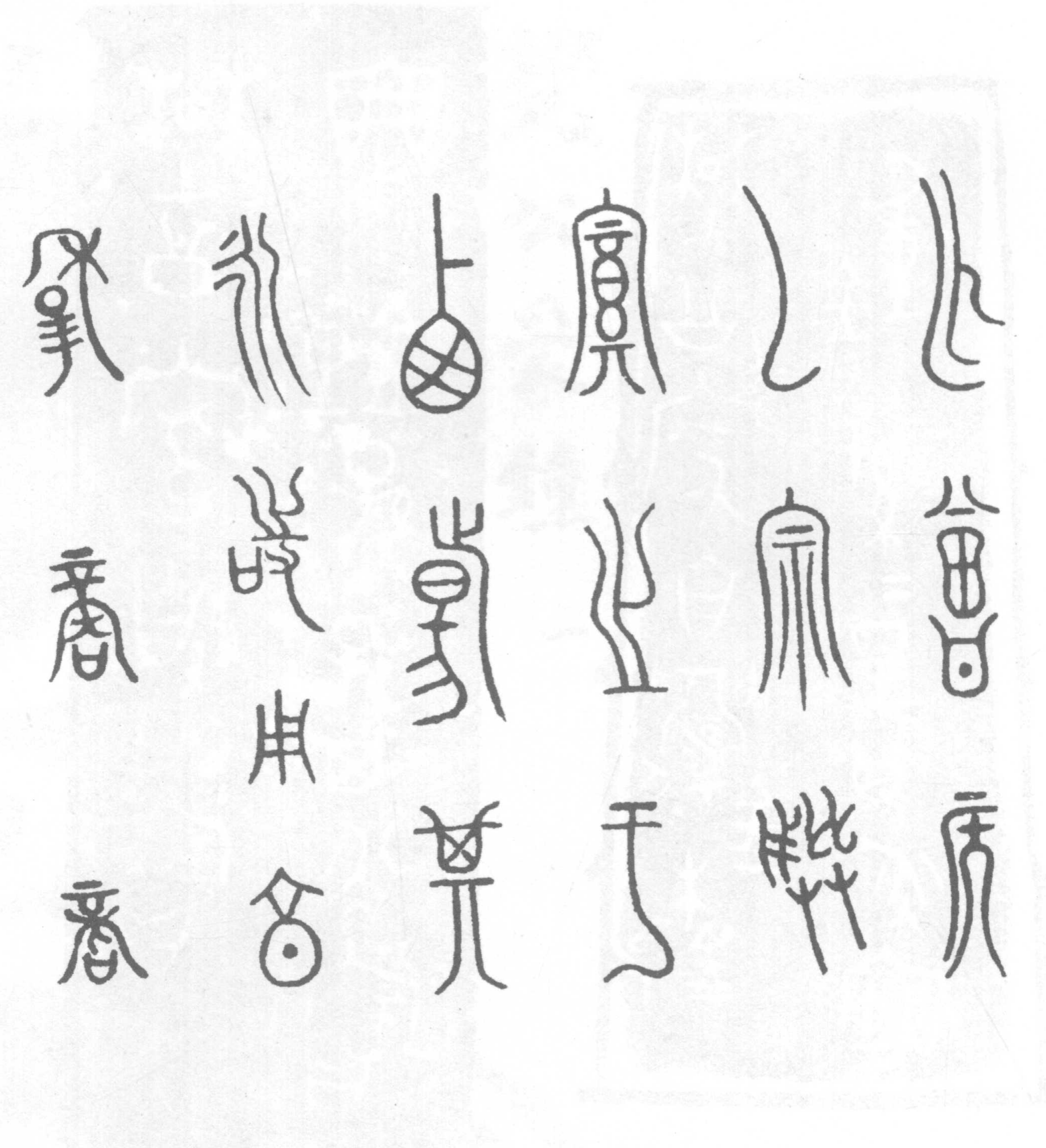
叔姬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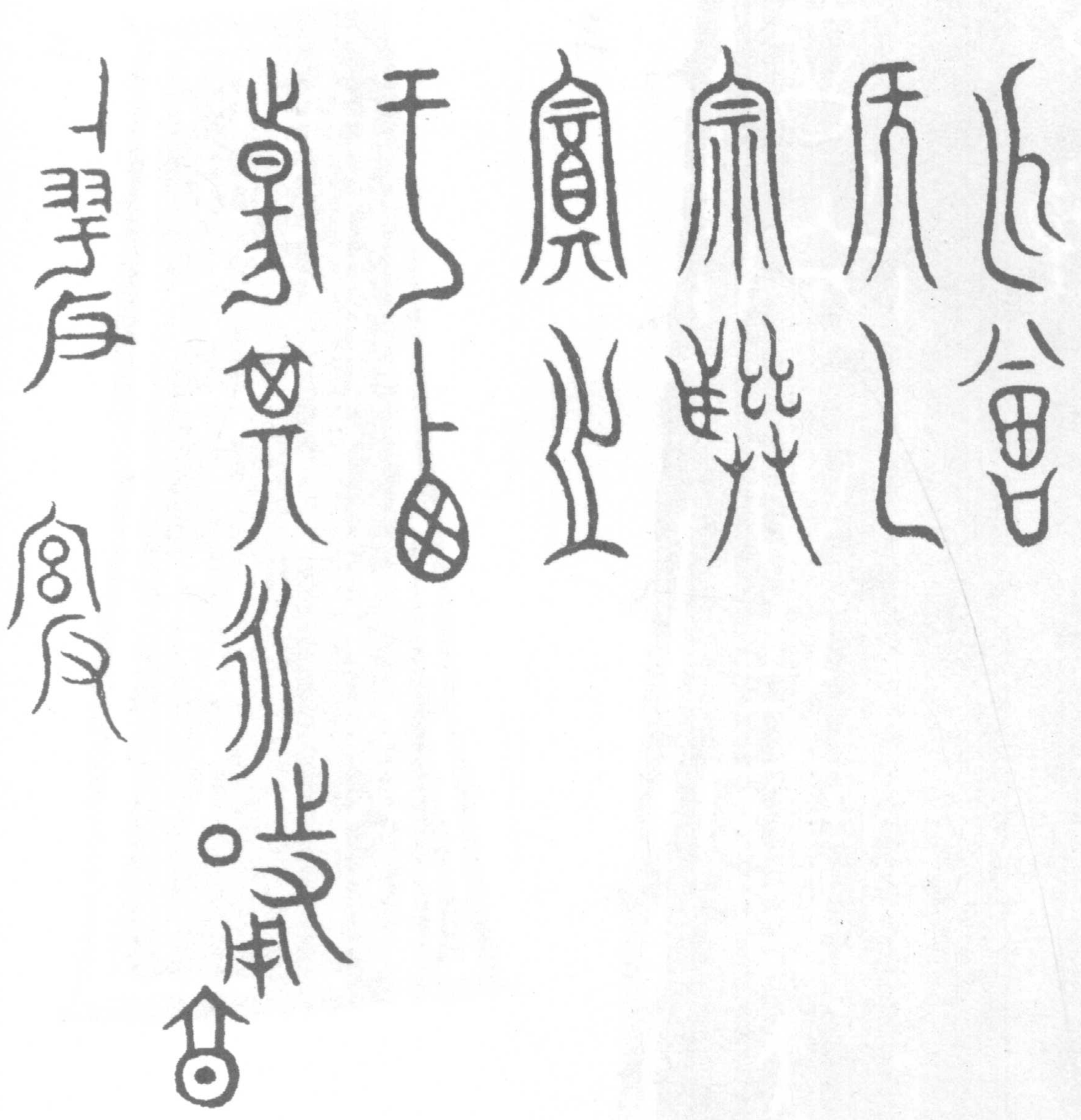
楚王酓章鐘一



一七九 楚



楚王酓章鐘二



一八〇 楚

曾姬無卹壺一



曾姬無卹壺二



一八一 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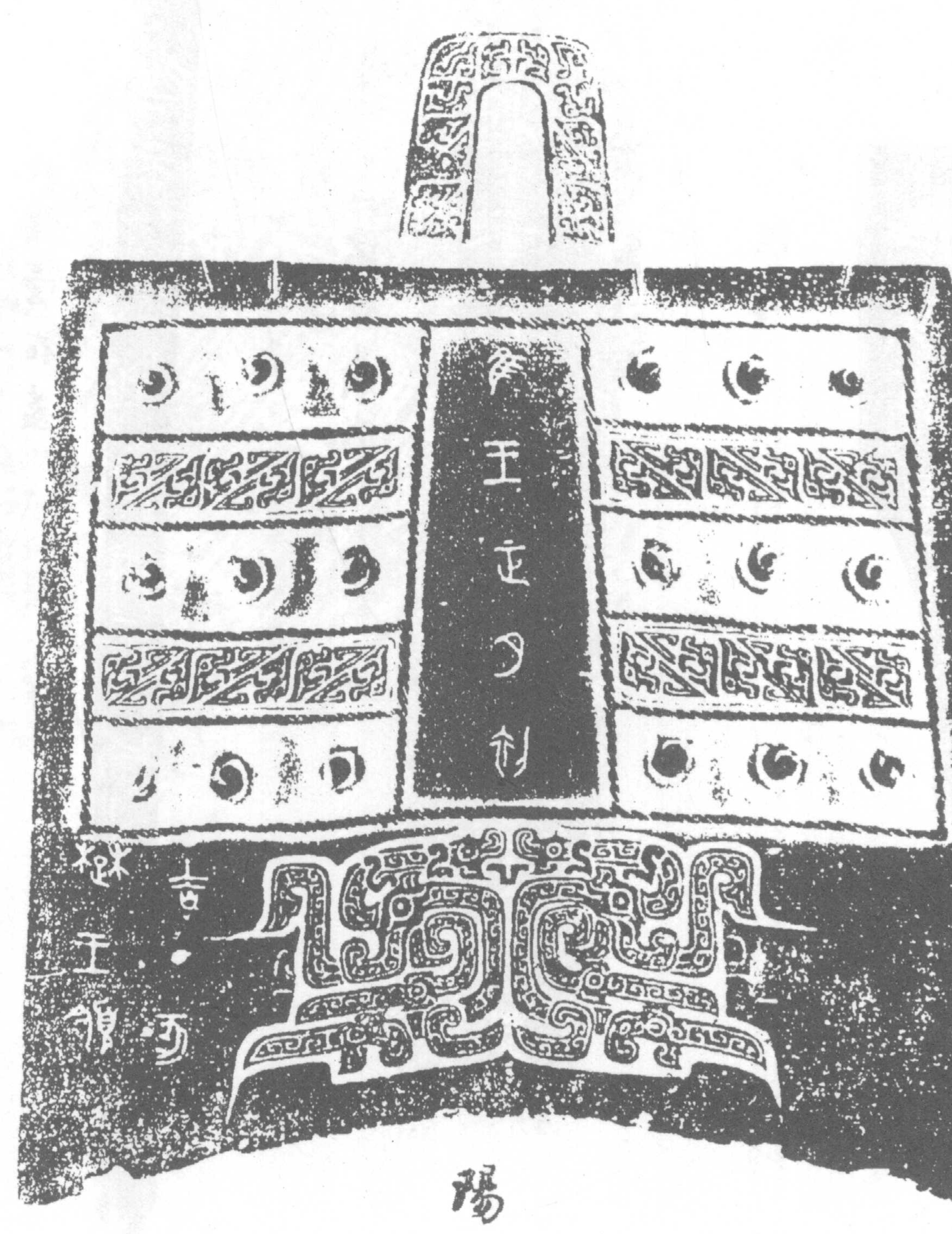
王子申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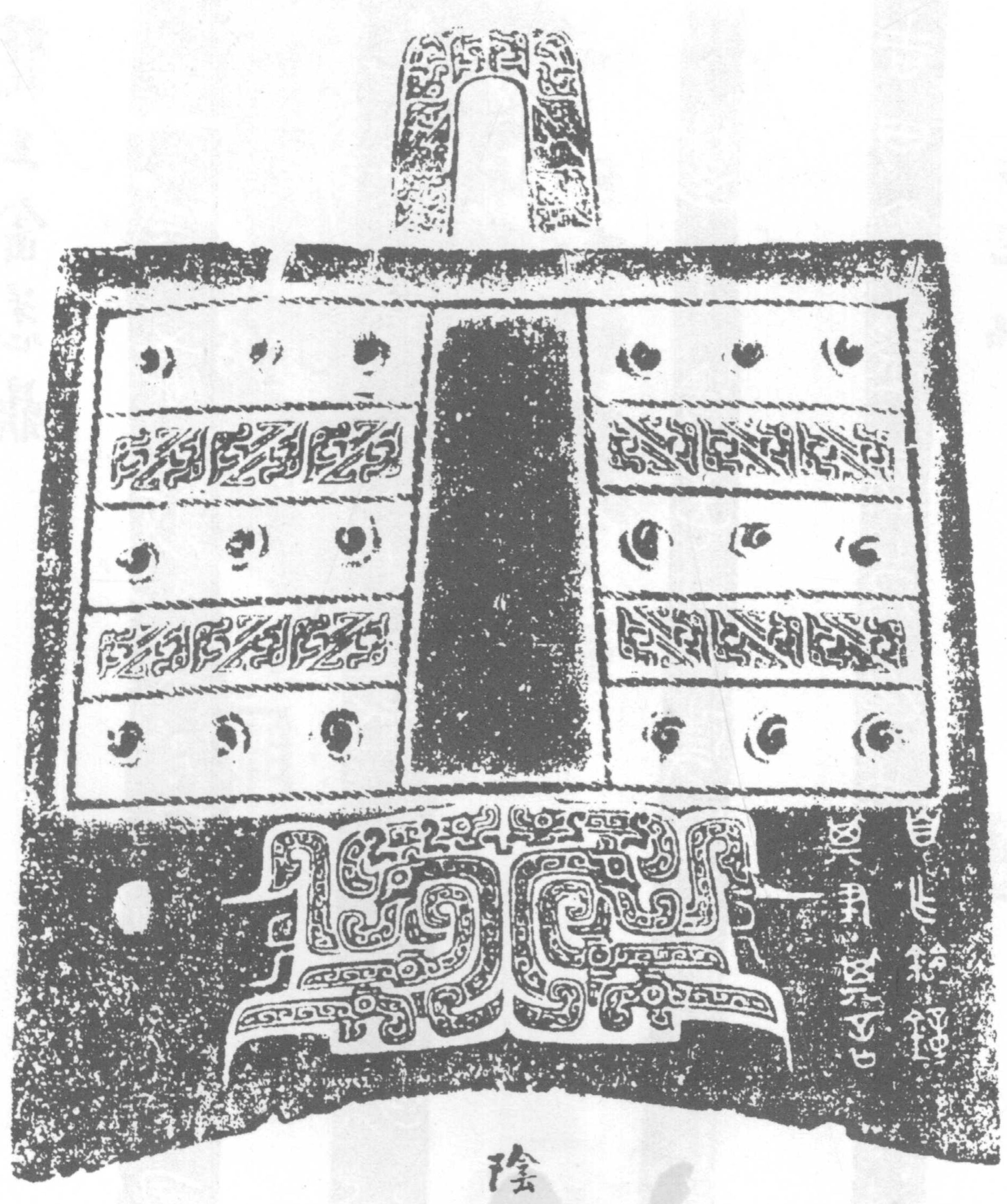
中子化盤



楚王領鐘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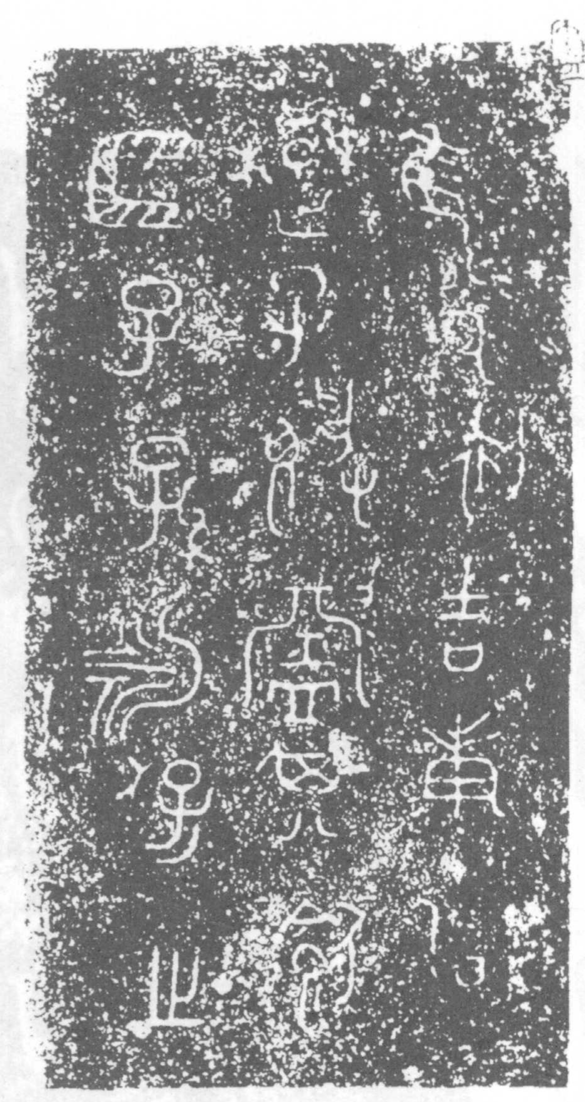


陰

一八二～一八三

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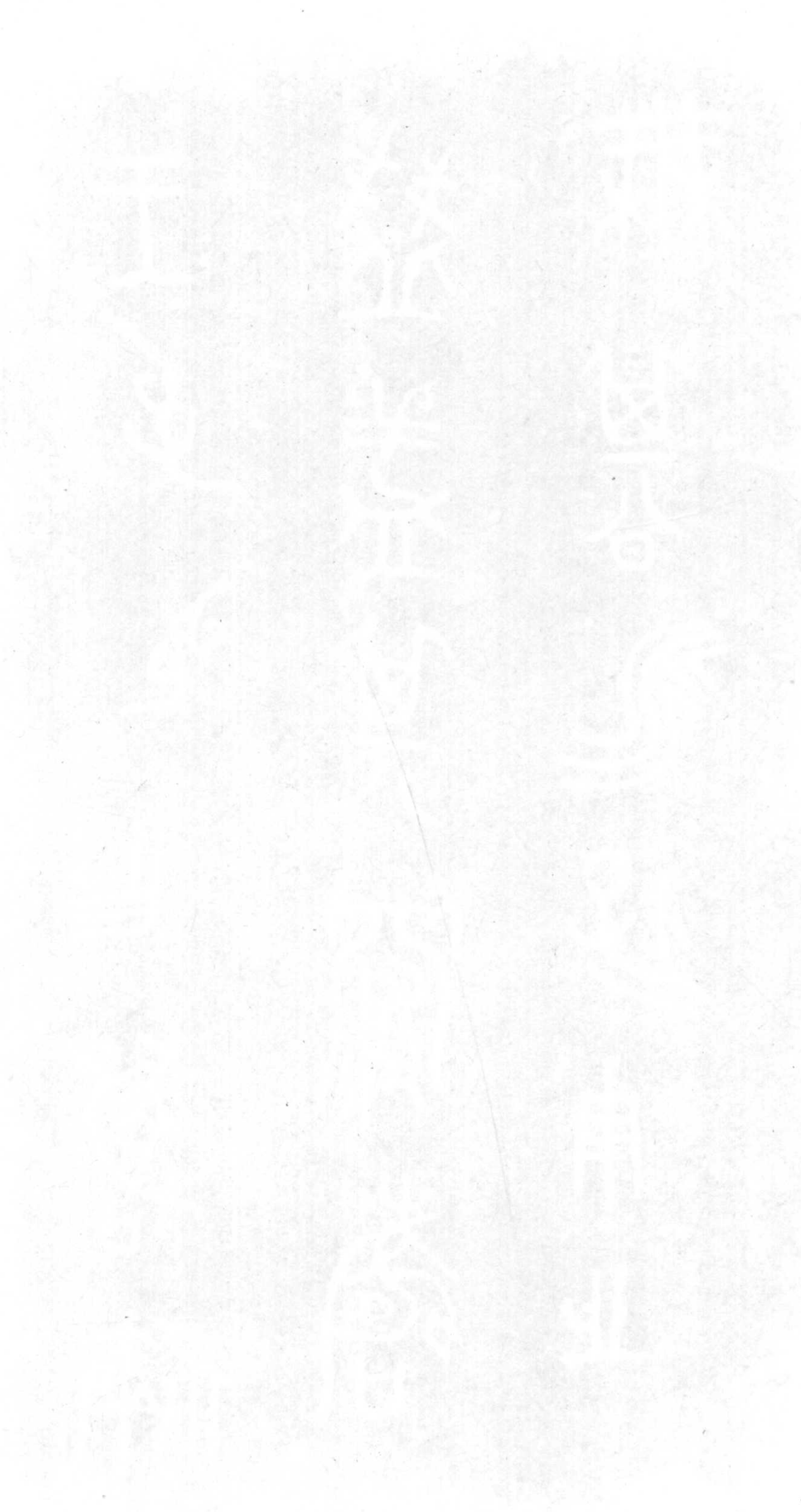
## 楚子簠



器



蓋



一八三 楚

## 楚王酓志鼎



右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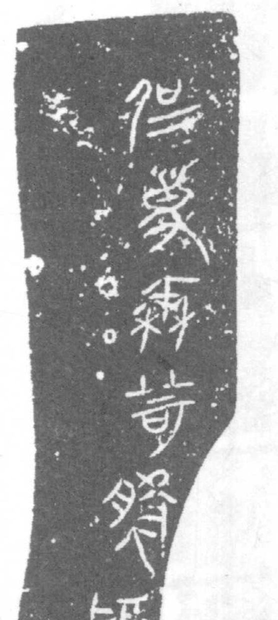
右器銘



此銘當在蓋



此銘在鼎腹



但勺

一八四 楚

# 楚王酓肯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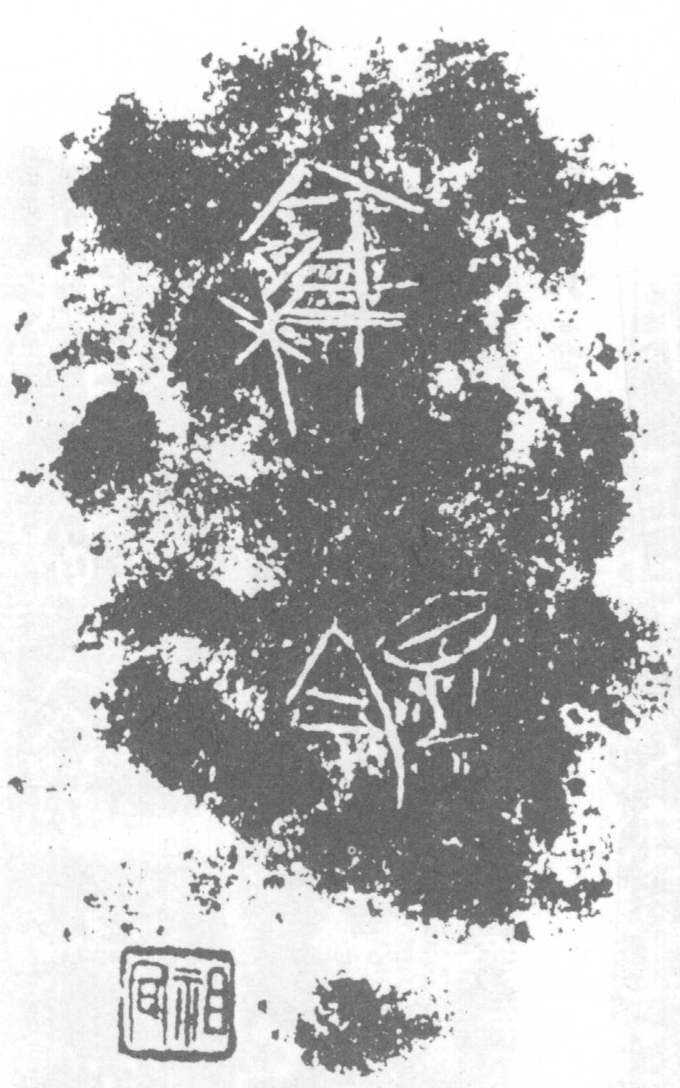
鼎蓋花紋中有刻字



鼎沿文



蓋内文



唐蘭云曾見一簠底刻戊六二字口刻楚王酓肯乍鑄金匿以共胾嘗與此鼎正是一人之器又此三器俱經金祖同所拓承借印甚感其厚誼

四月十五日　沫若



伯盞盞器

一八六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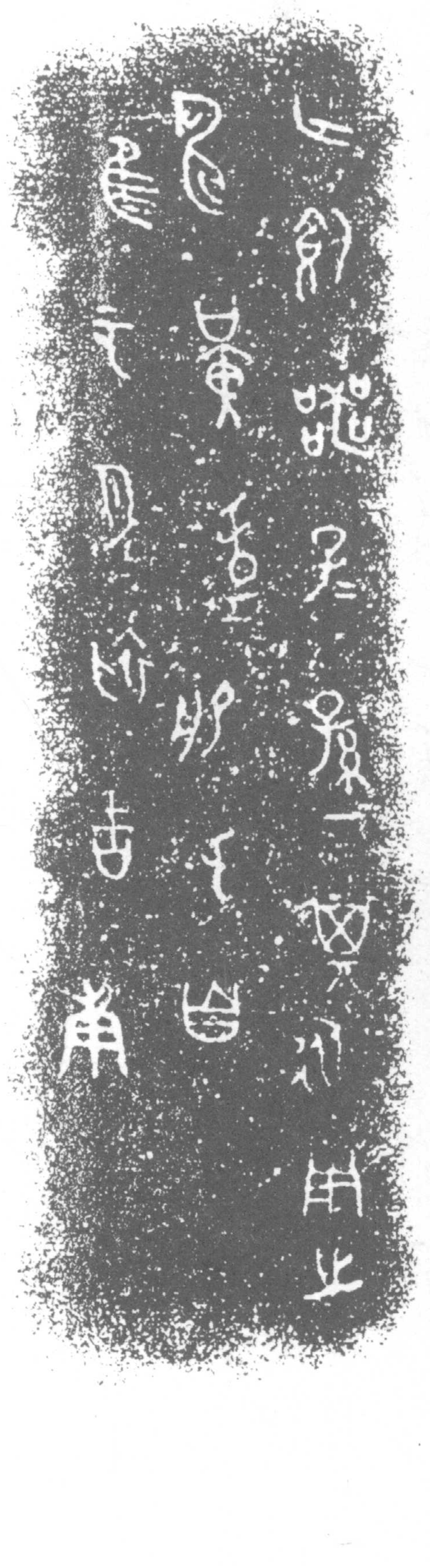
伯盞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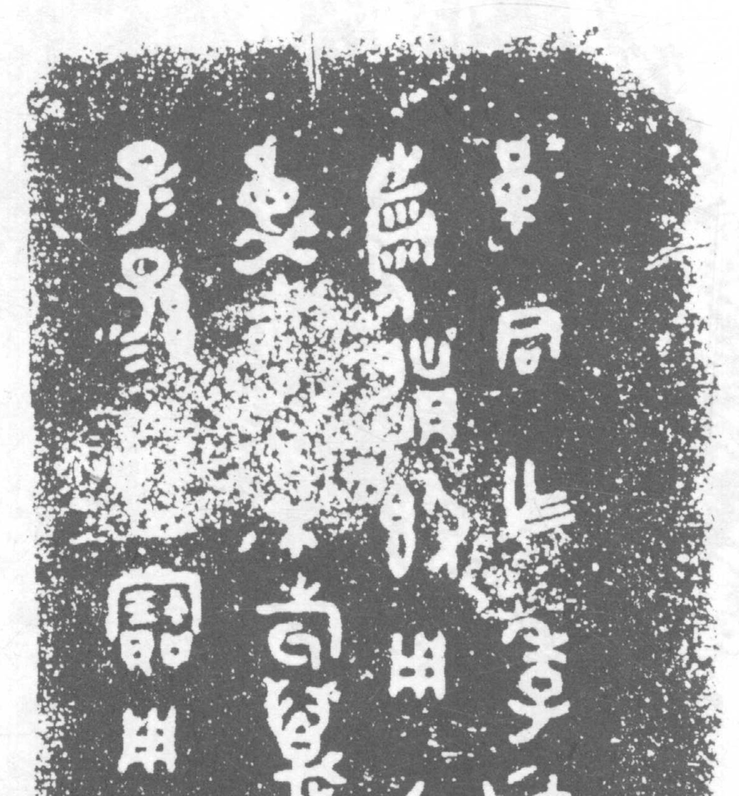
伯盞盞 盞



黃韋俞父盤



黃君𣪘



黃大子伯克盤



江君婦龢壺



一八七 江黃



黃大史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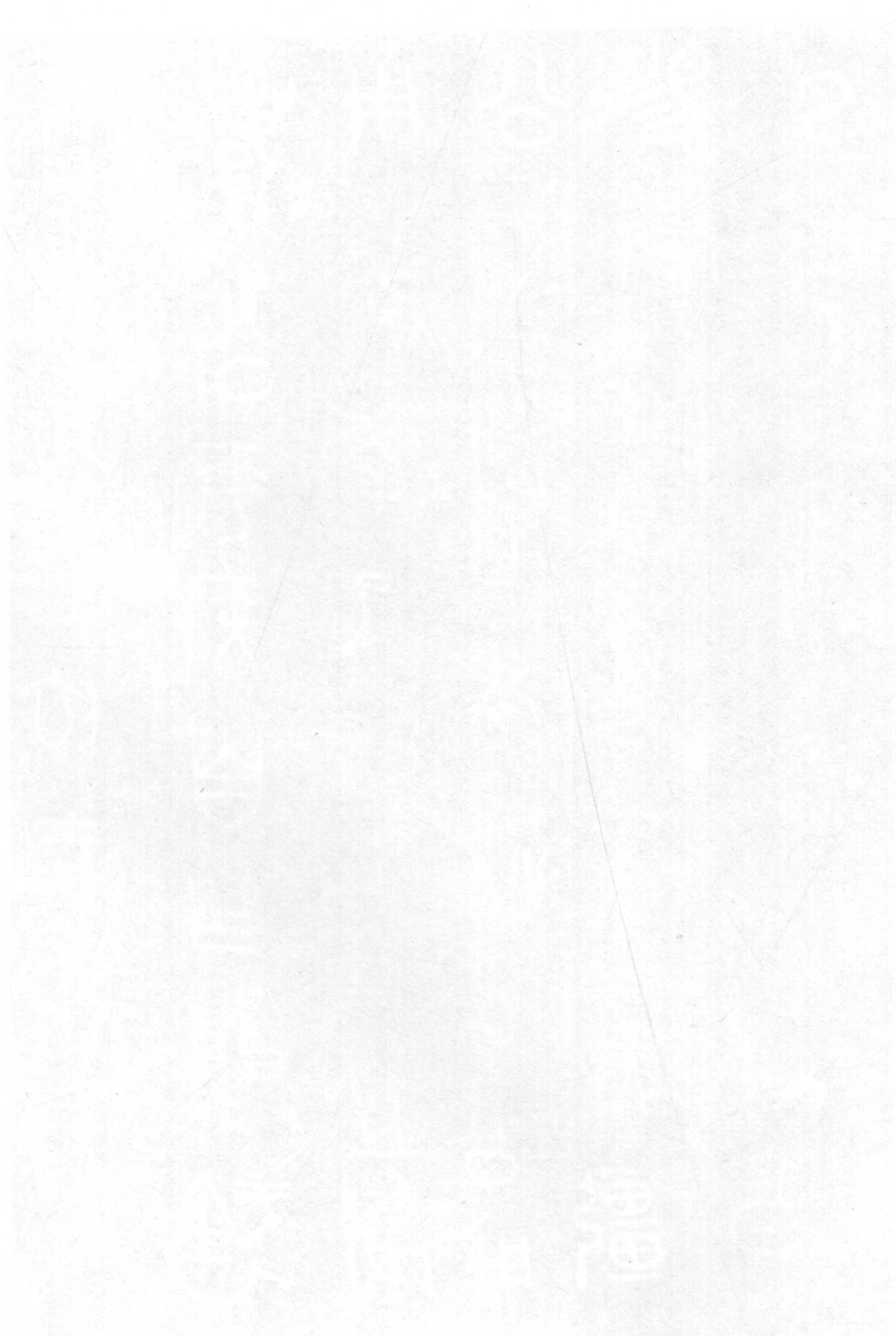
鄘侯殷



單鼎

一八八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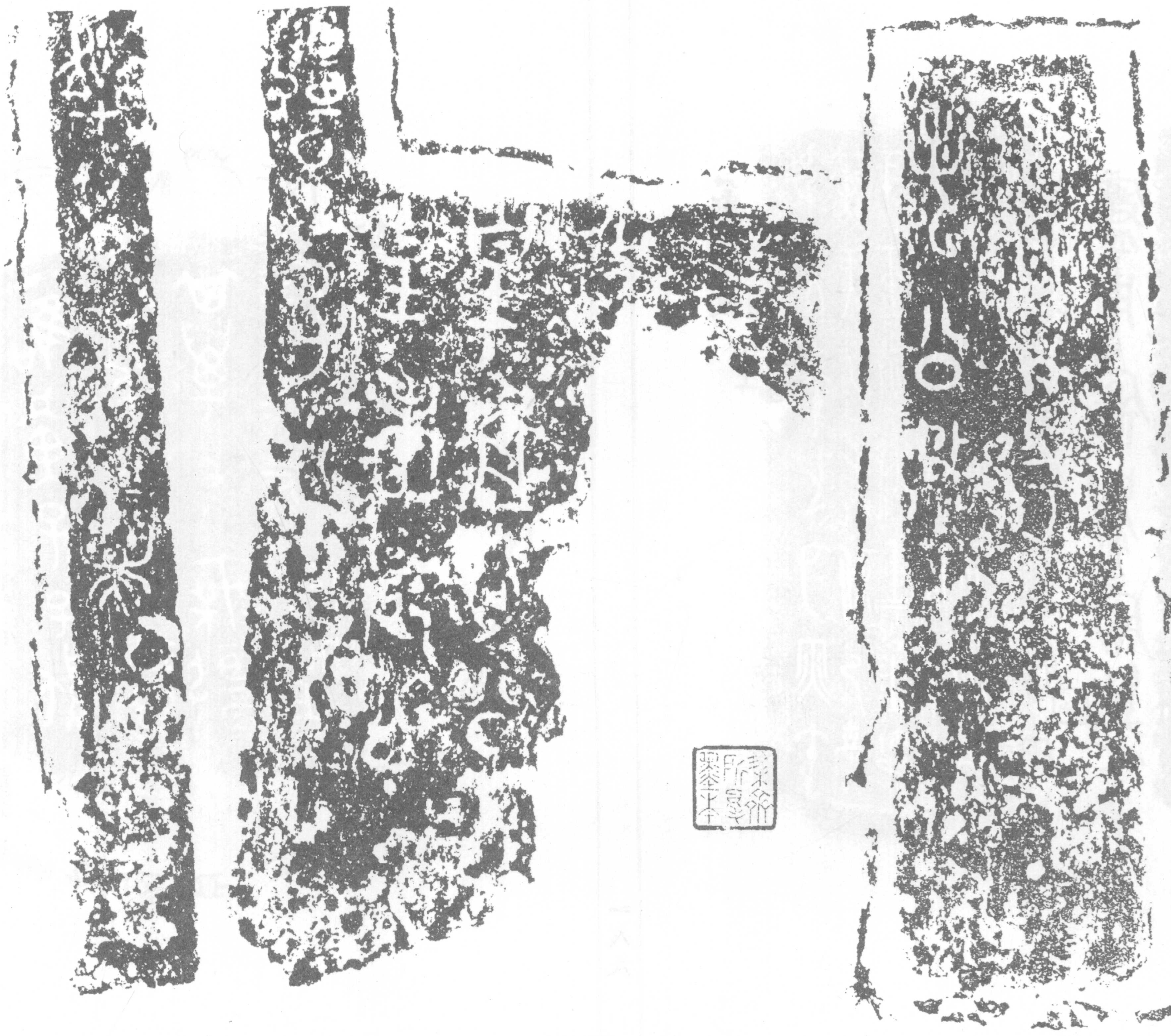


鄀公敄人殷

一八九

鄀

鄀公敄人鐘



鄀公平侯盂



鄀公誠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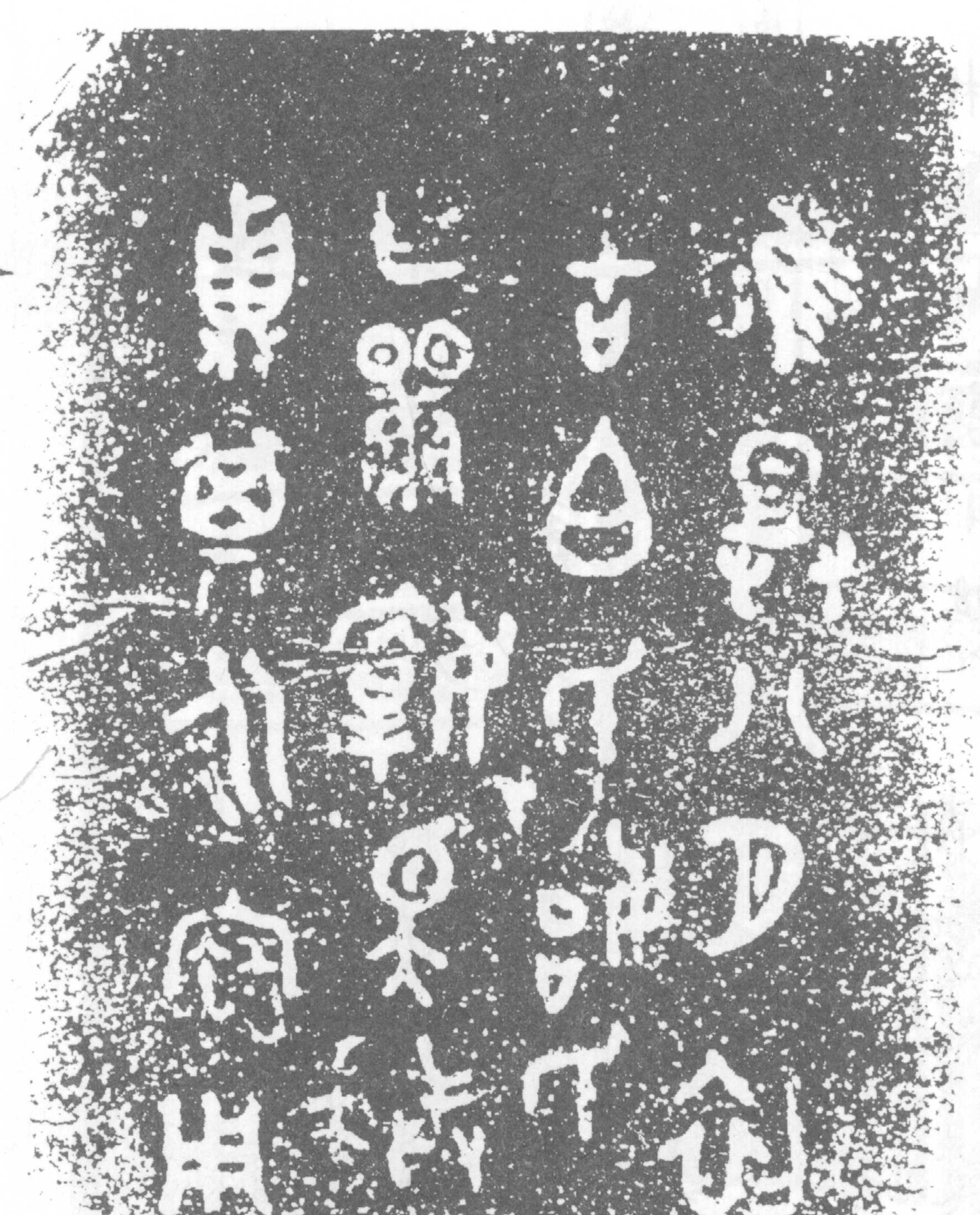
鄀公諴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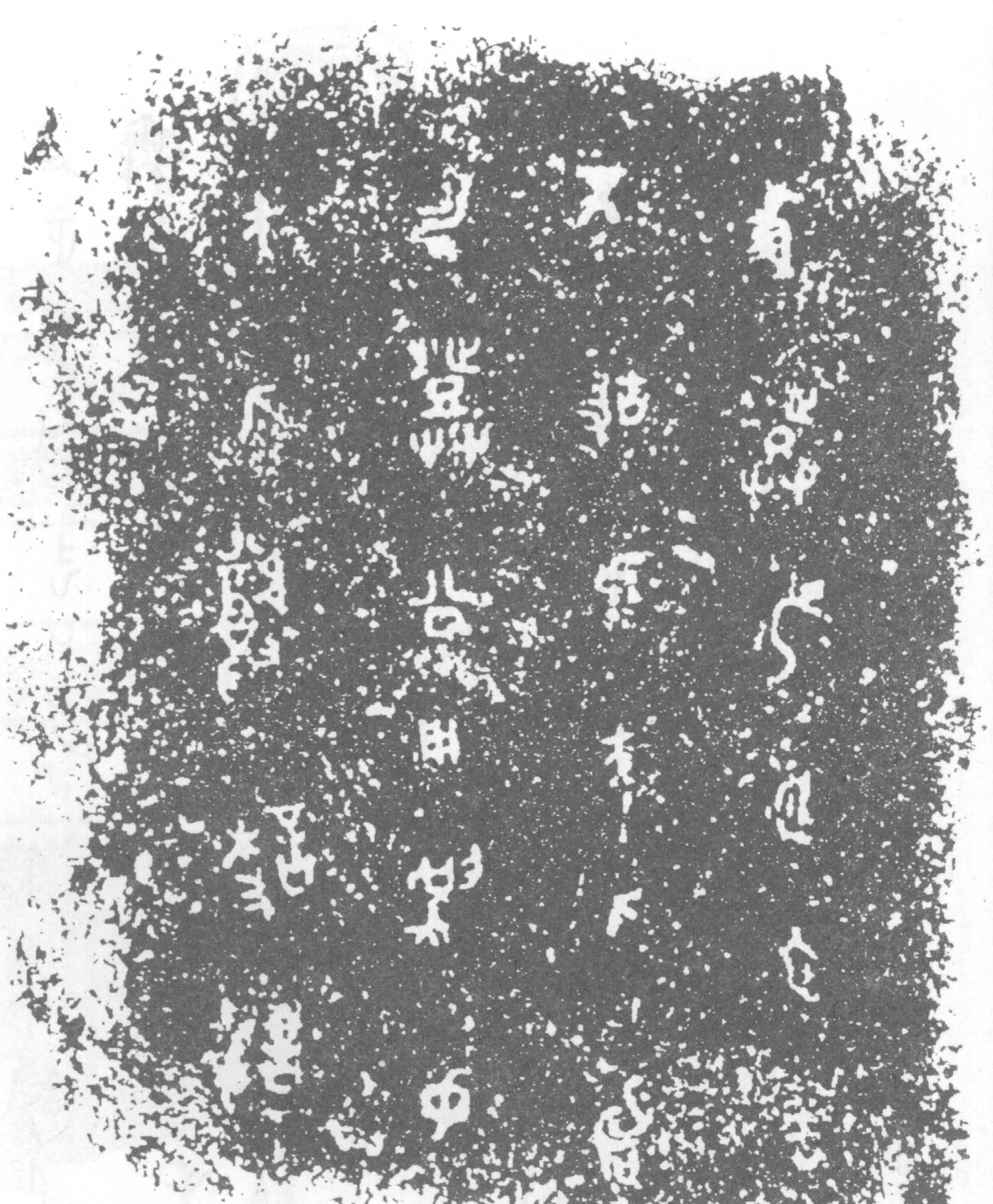
鄧孟壺



鄧伯氏鼎



鄧公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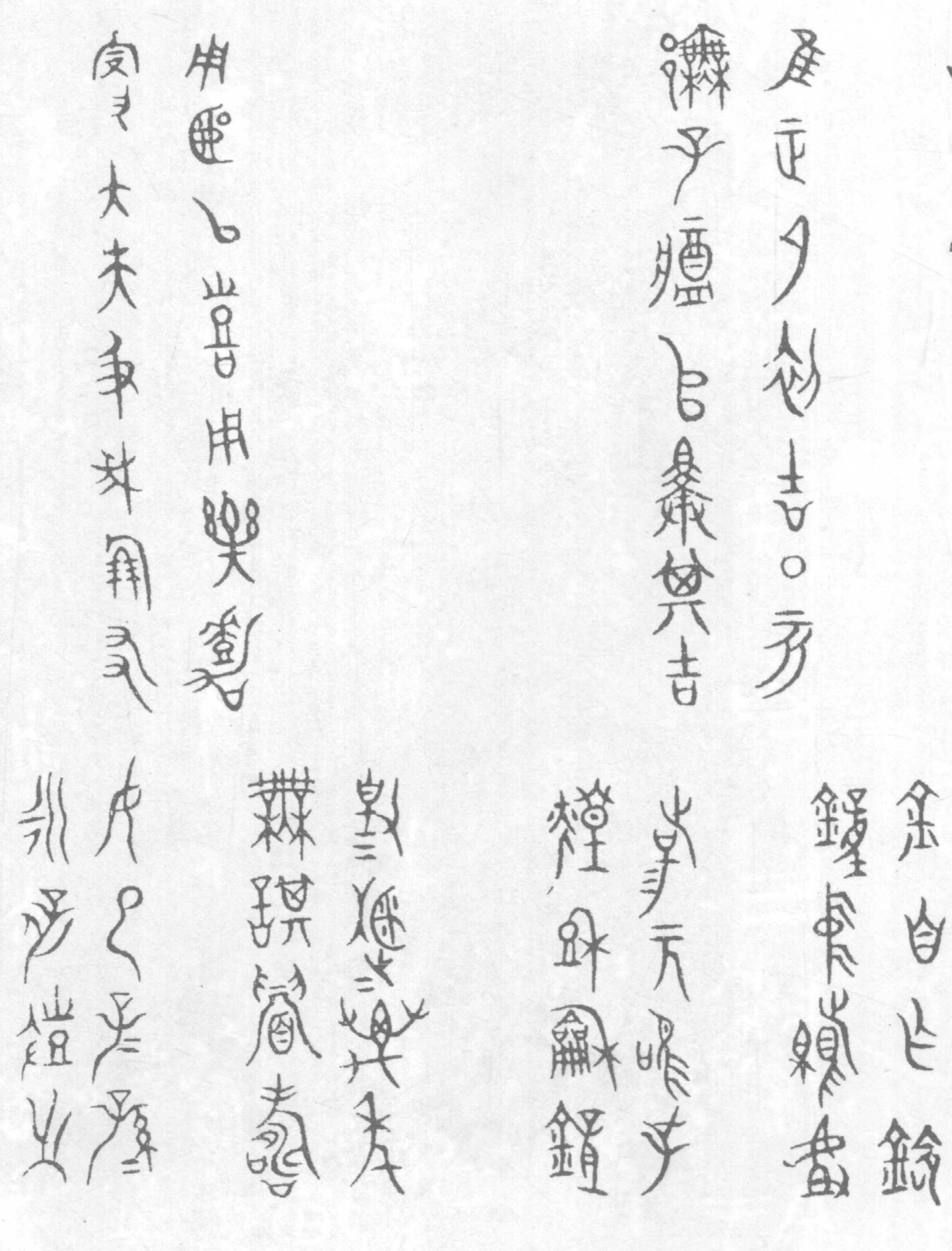


蔡姞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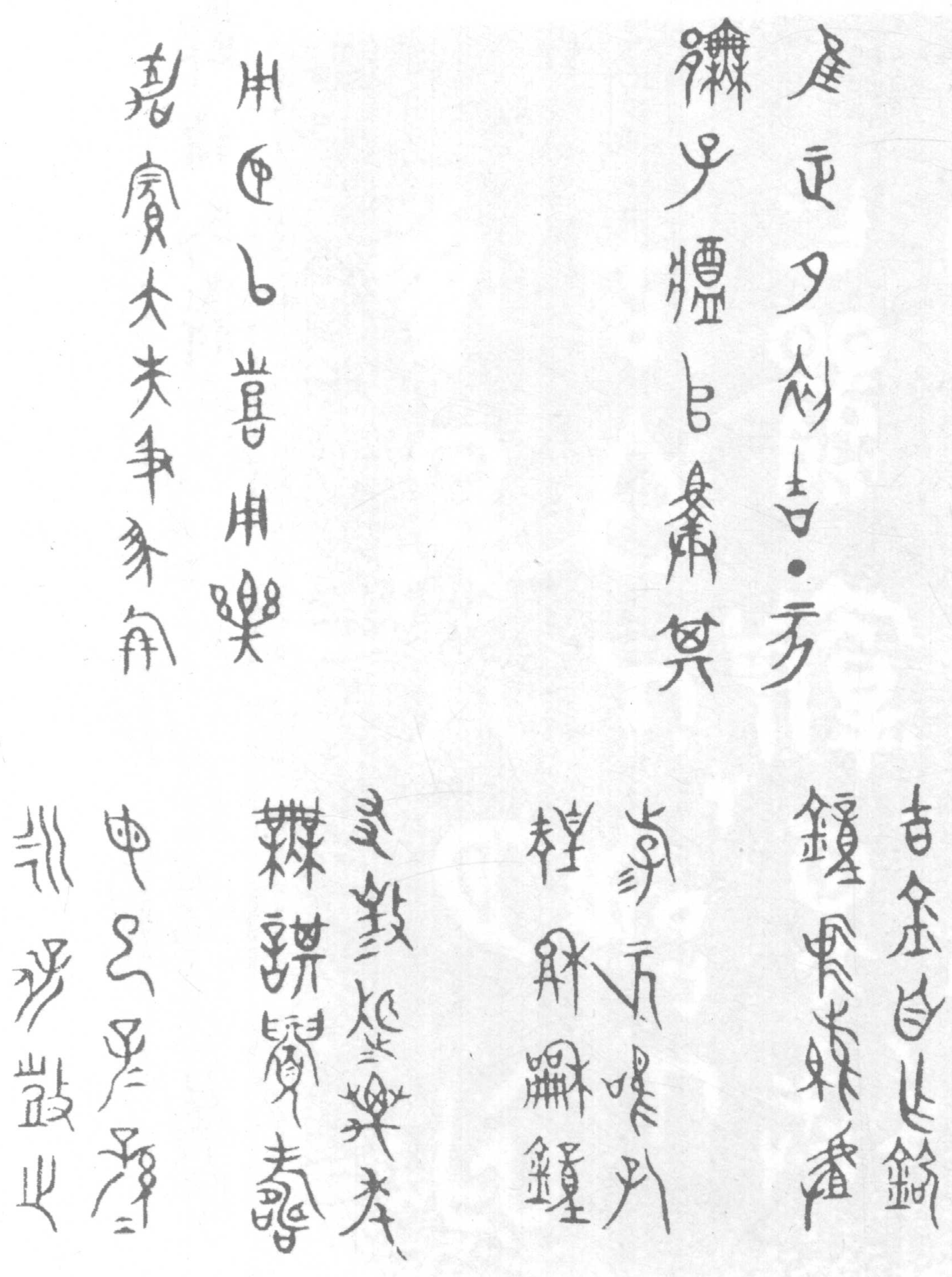


蔡太師鼎

一九二 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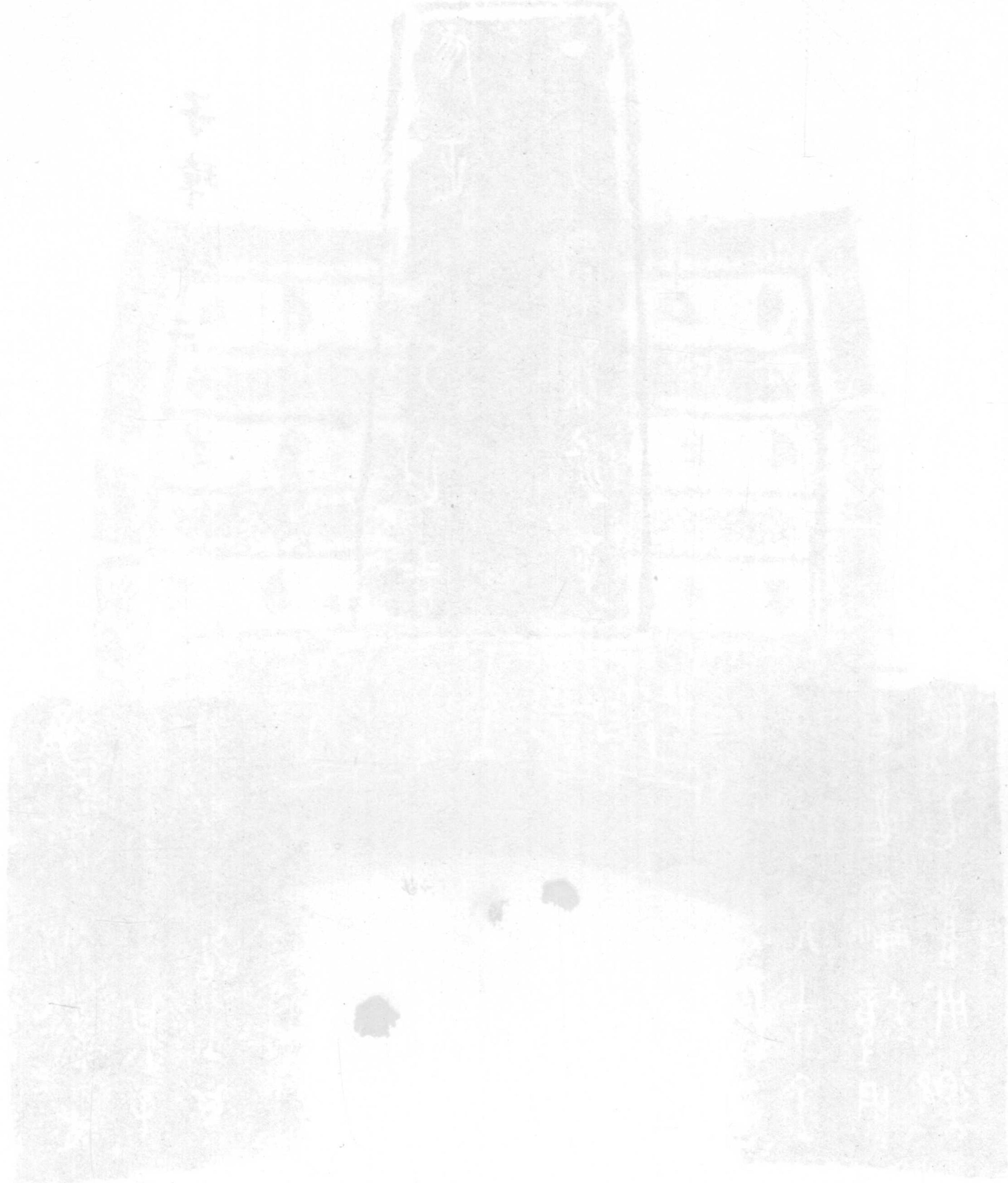


許子鐘一



許子鐘二

一九三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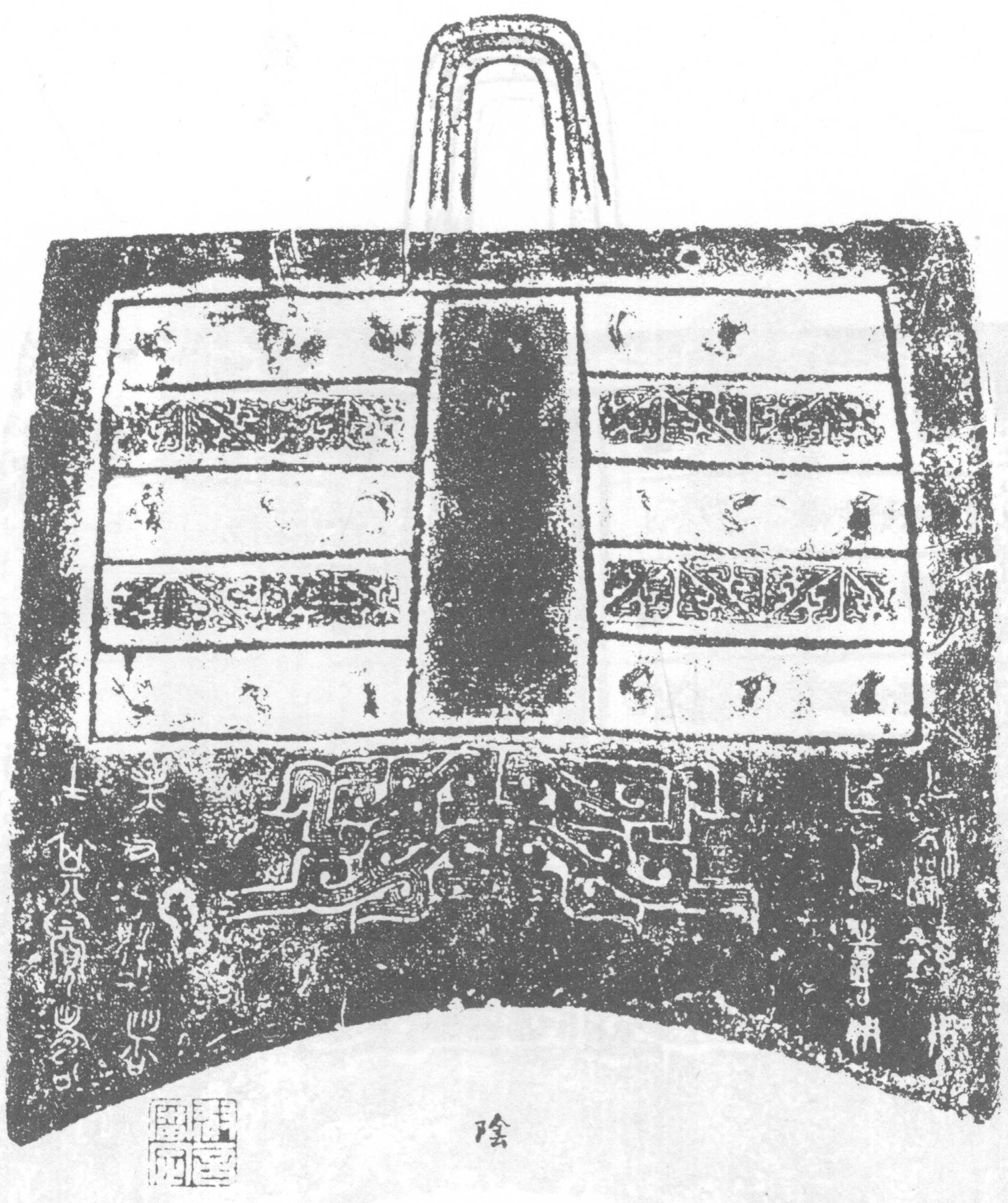
許子妝簠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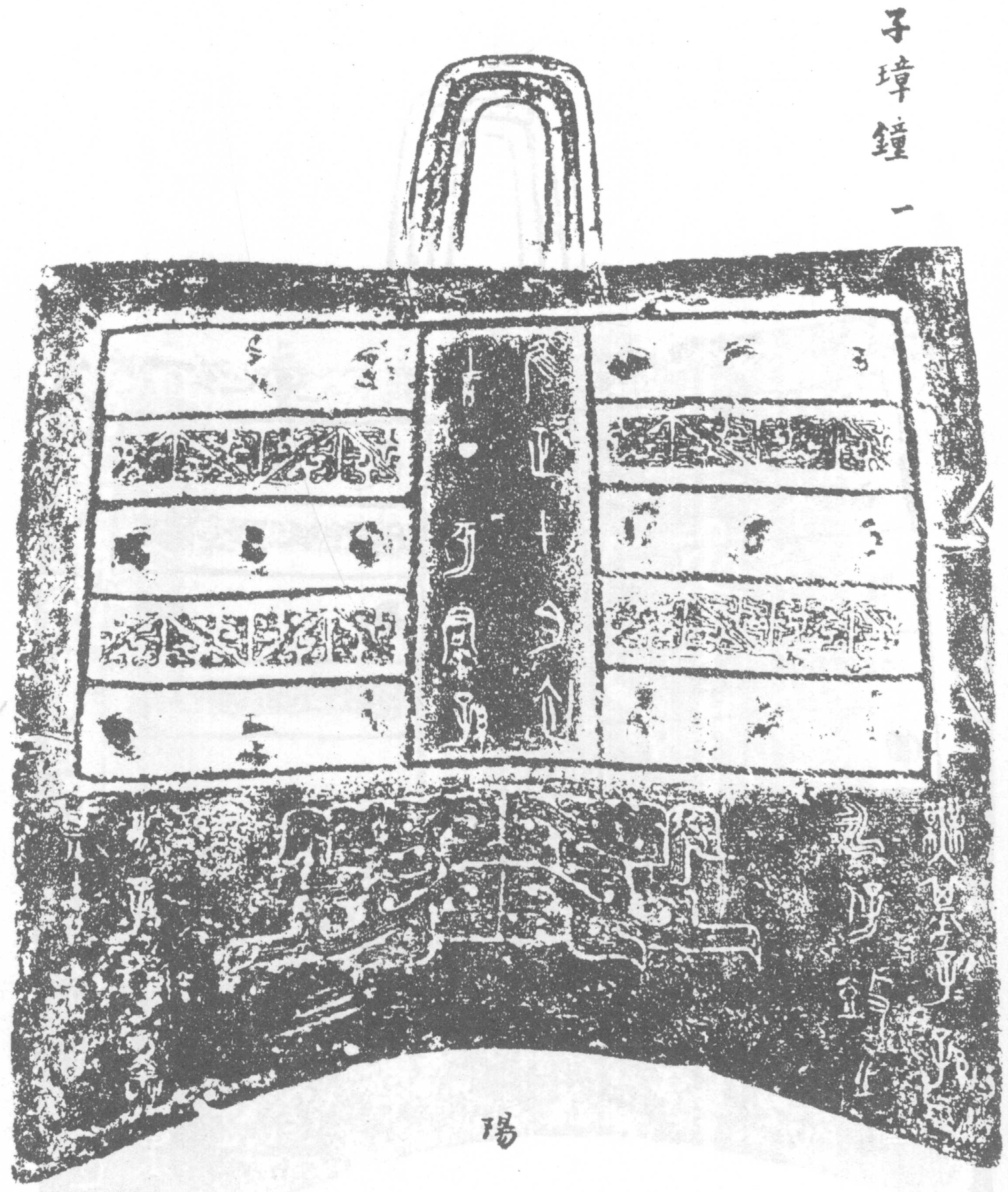


一九四 許

子璋鐘一



陰



陽

一九四～一九五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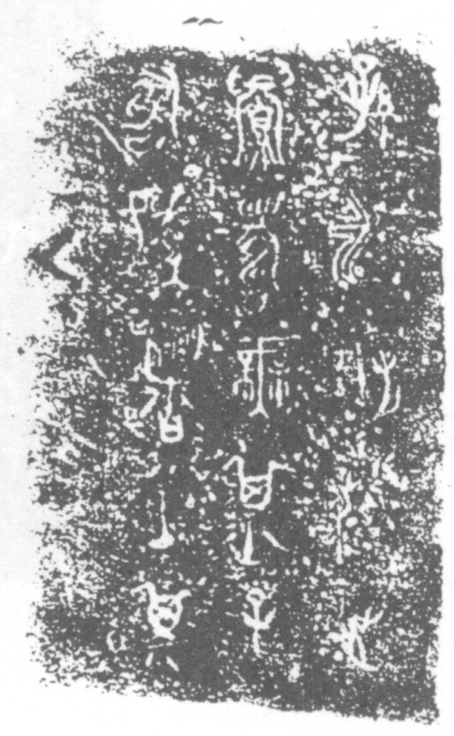
一九五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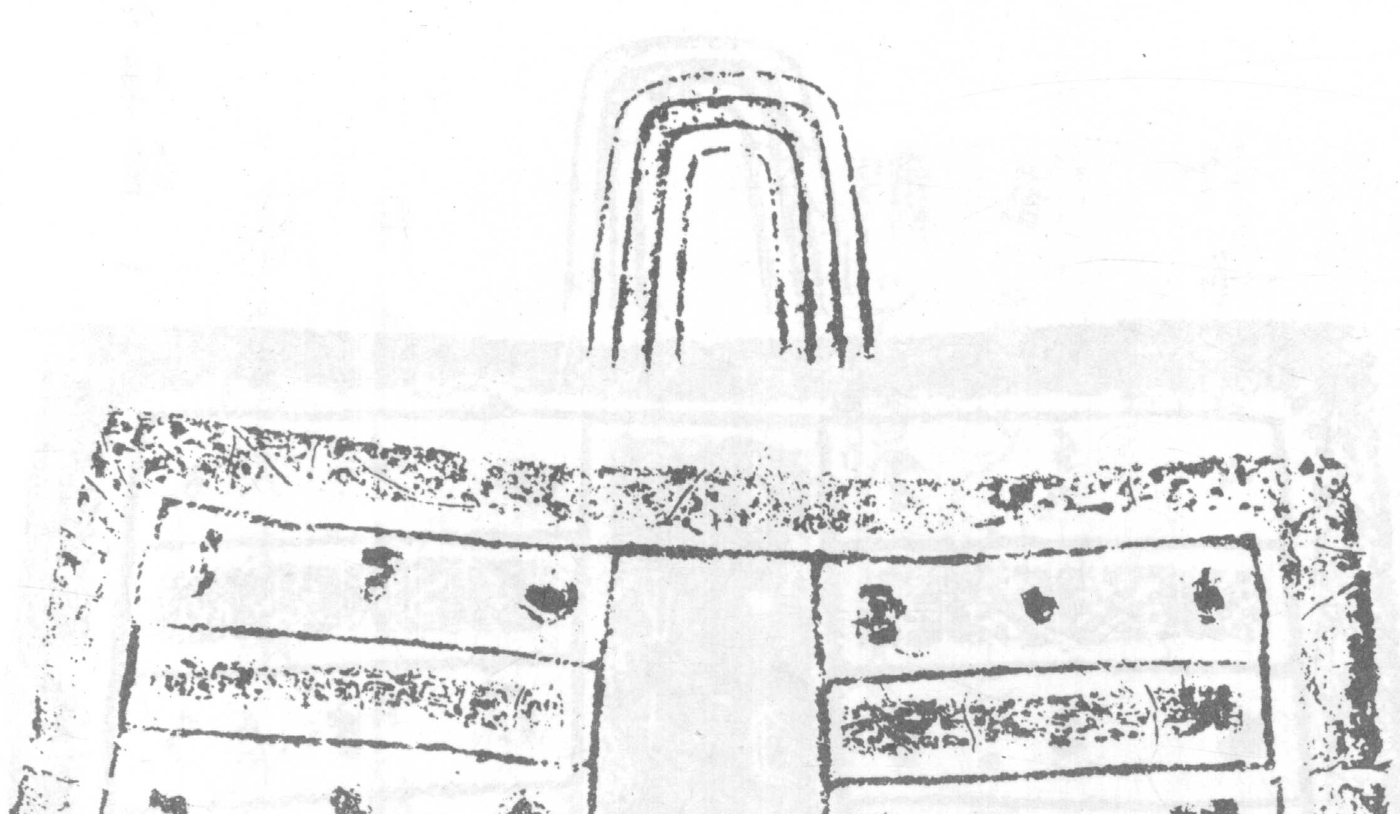
子璋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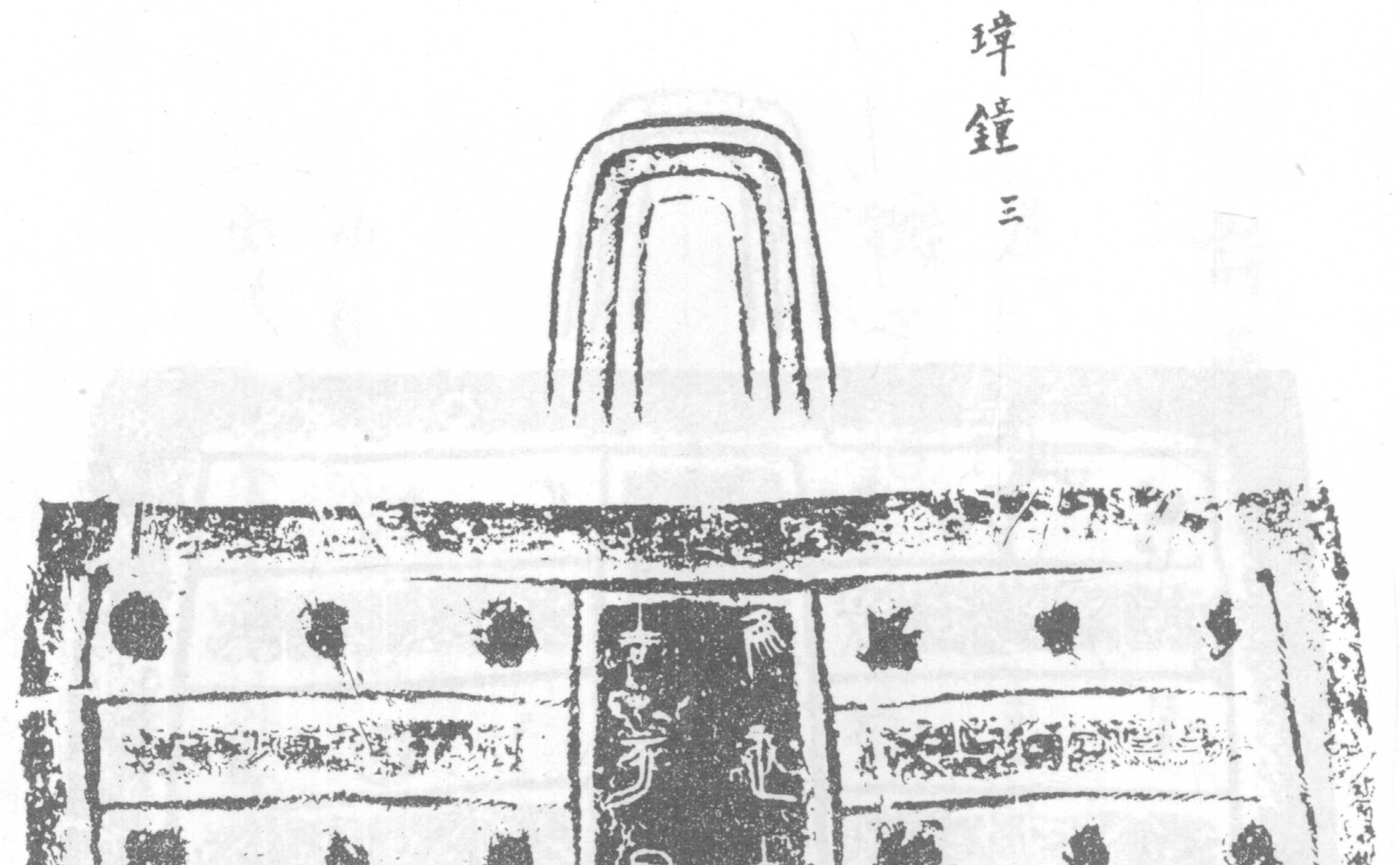




子璋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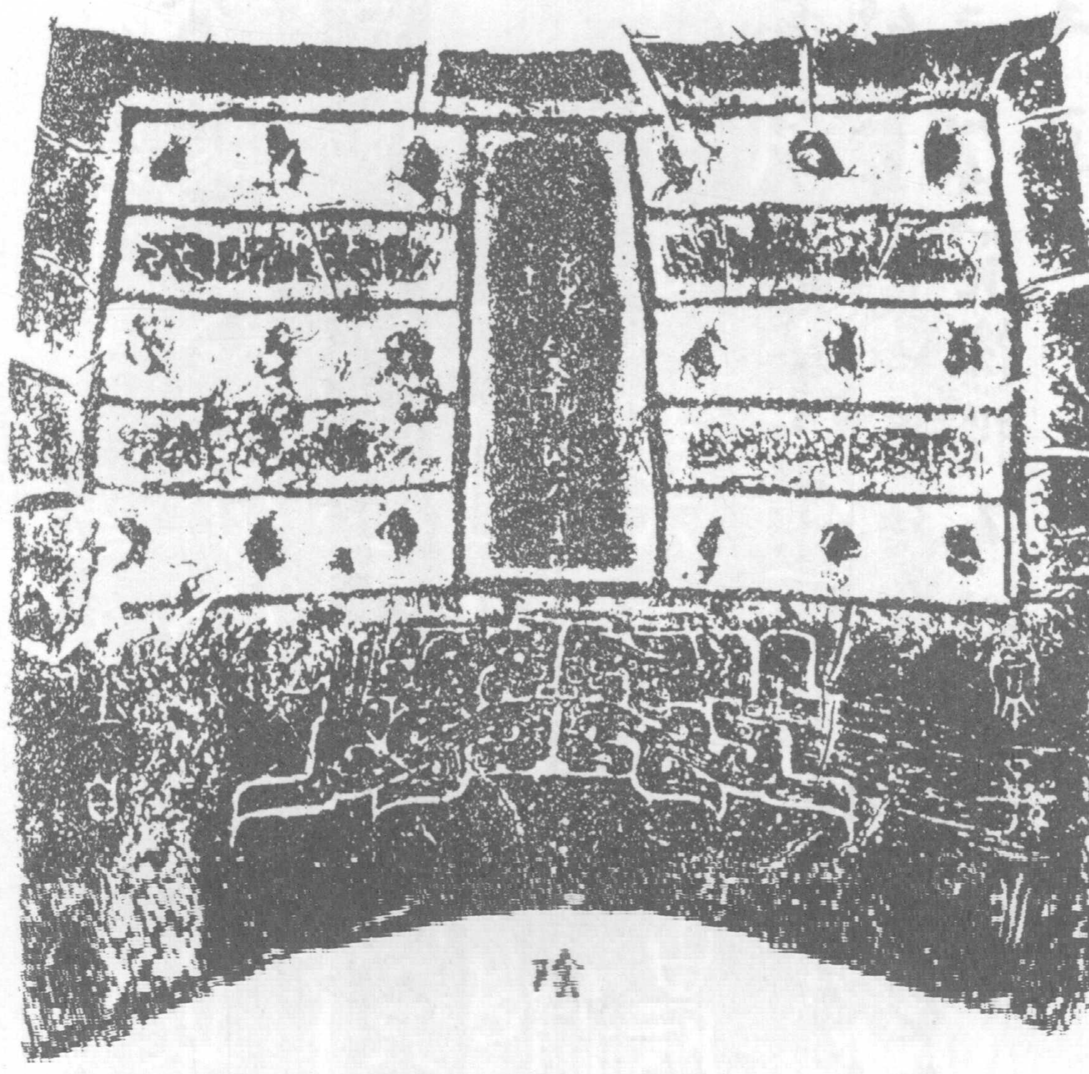
陰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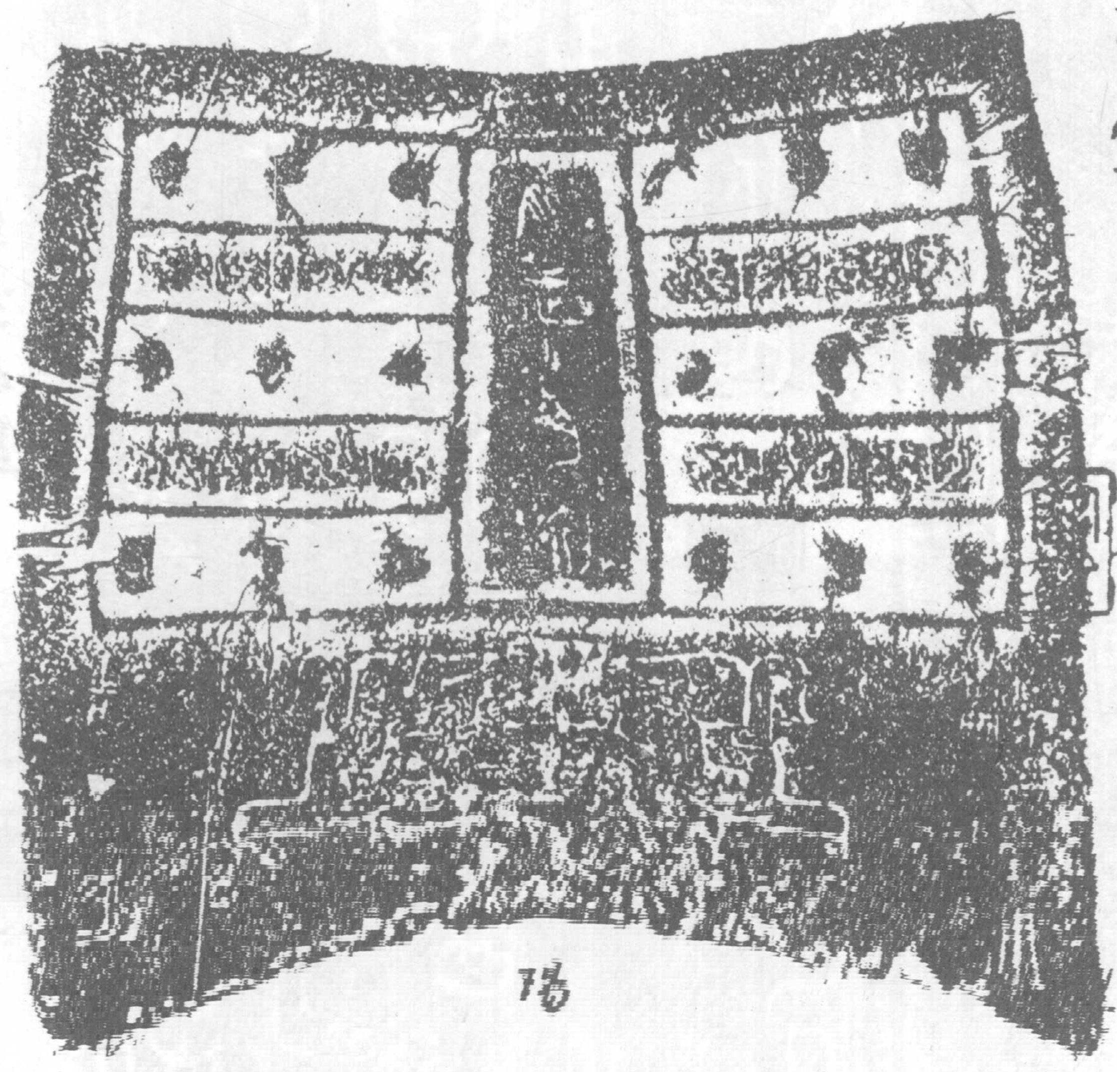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九七

許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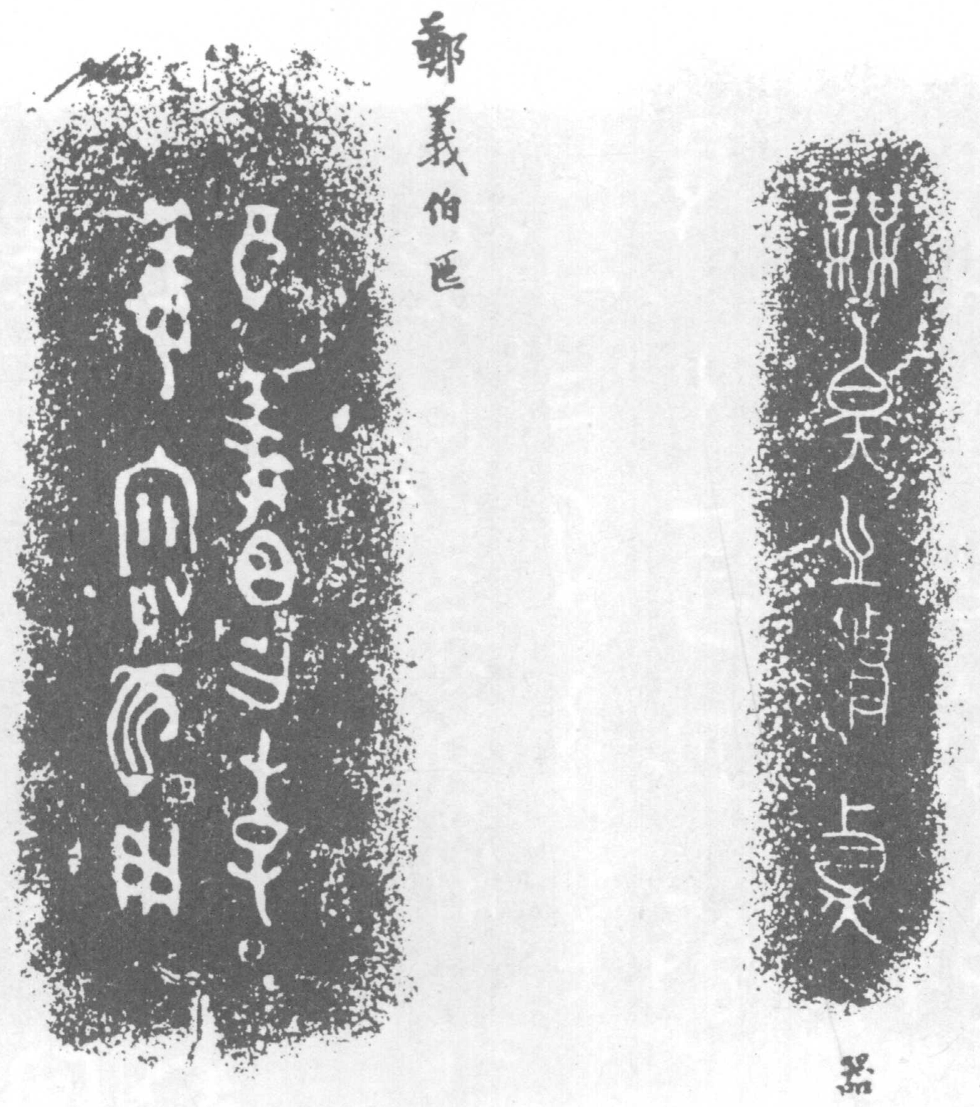
子璋鐘 五



陽

一九八 許

鄦義伯匜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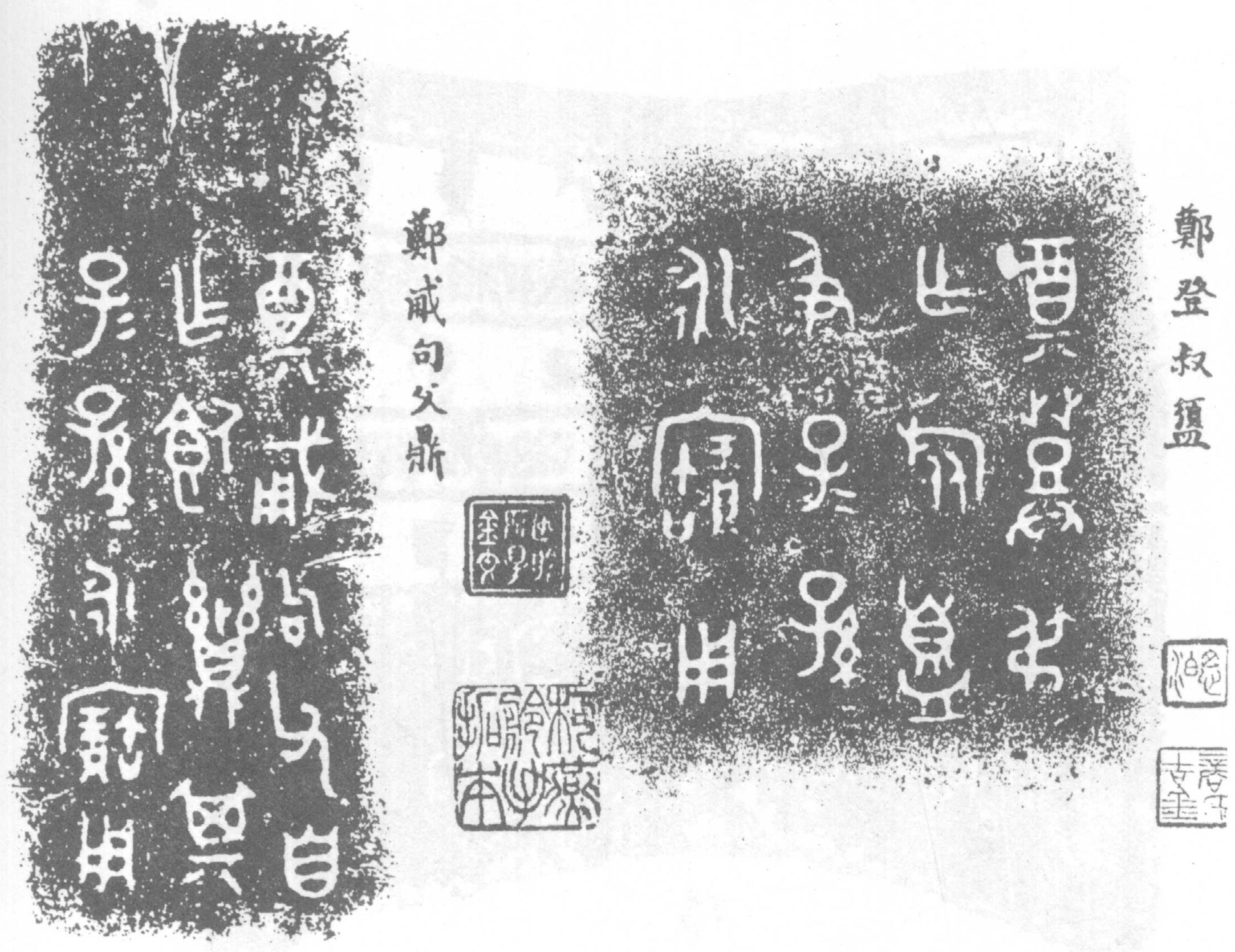
魯生鼎

無臭鼎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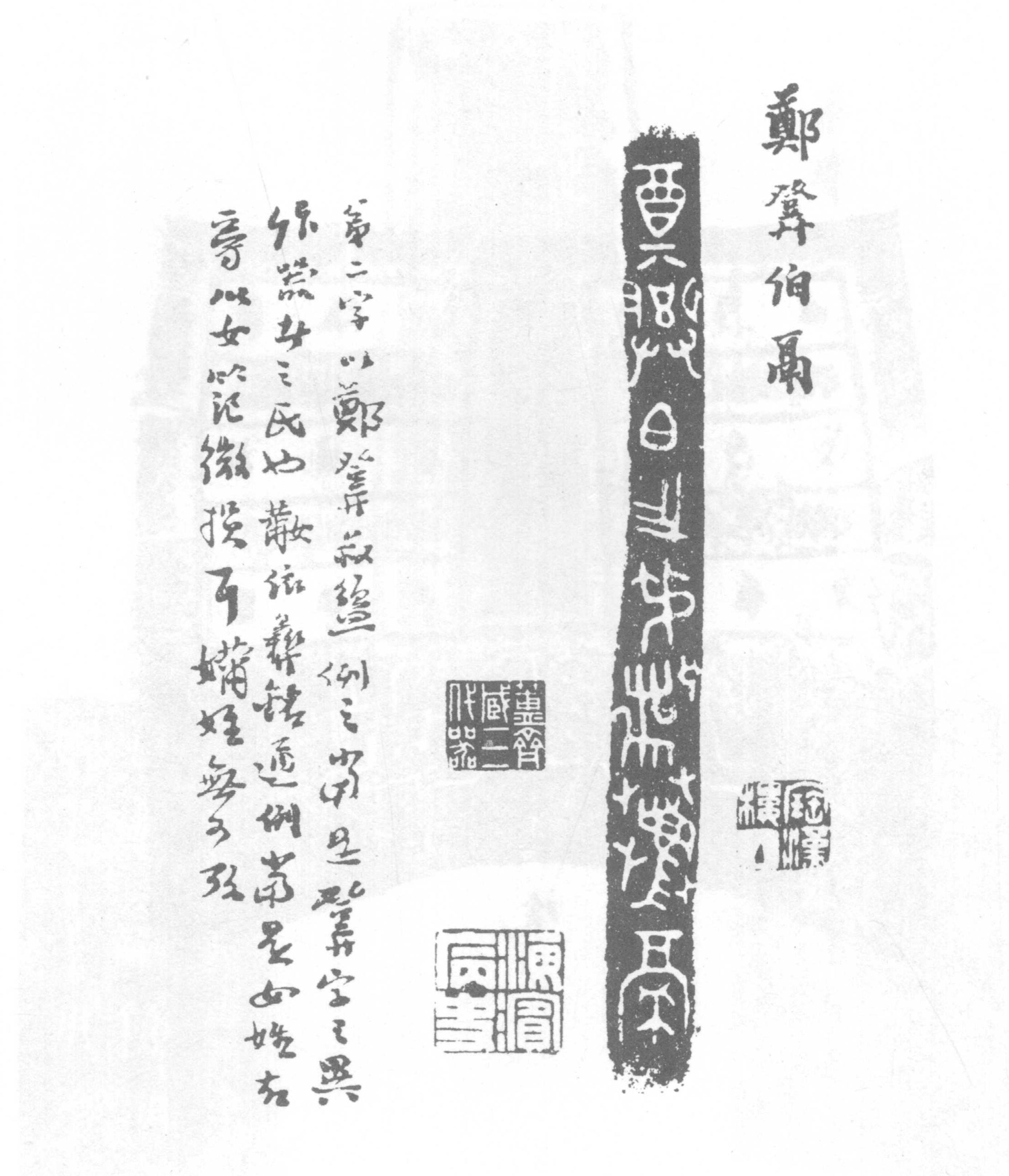
一九九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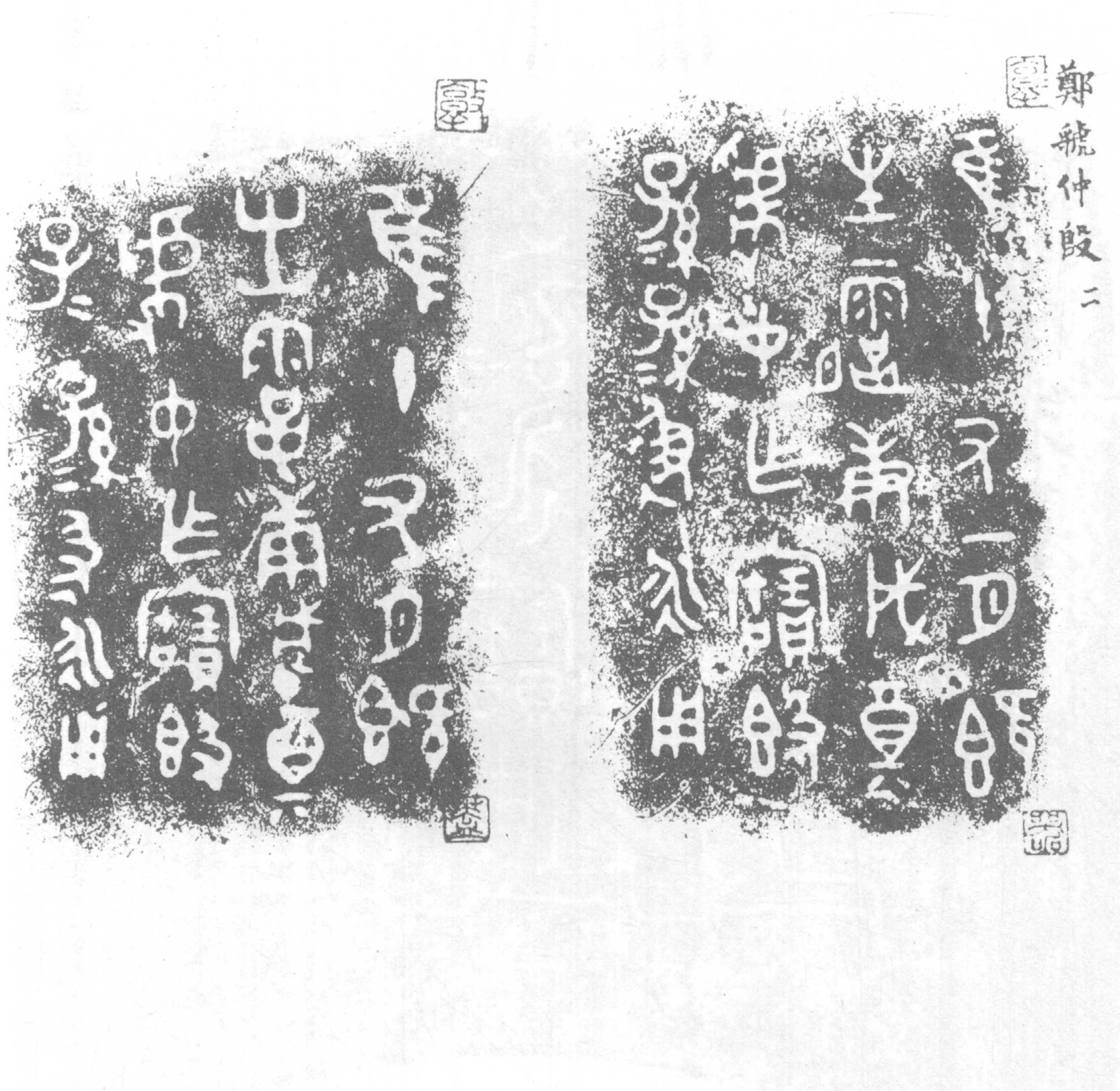
鄭咸句父鼎

鄭登叔盨

二〇〇 鄭



鄭𤼈伯鬲



鄭虢仲毁二



鄭虢仲毁一

二〇一 鄭

二〇二 鄭

召叔山父簠 一



二



叔上匜



二〇三 鄭

鄭楙叔賓父壺



叔賓父盨



王子嬰次盧



陳公子甗



陳子匜



陳侯簠



二〇四 陳

宋眉父鬲

趙亥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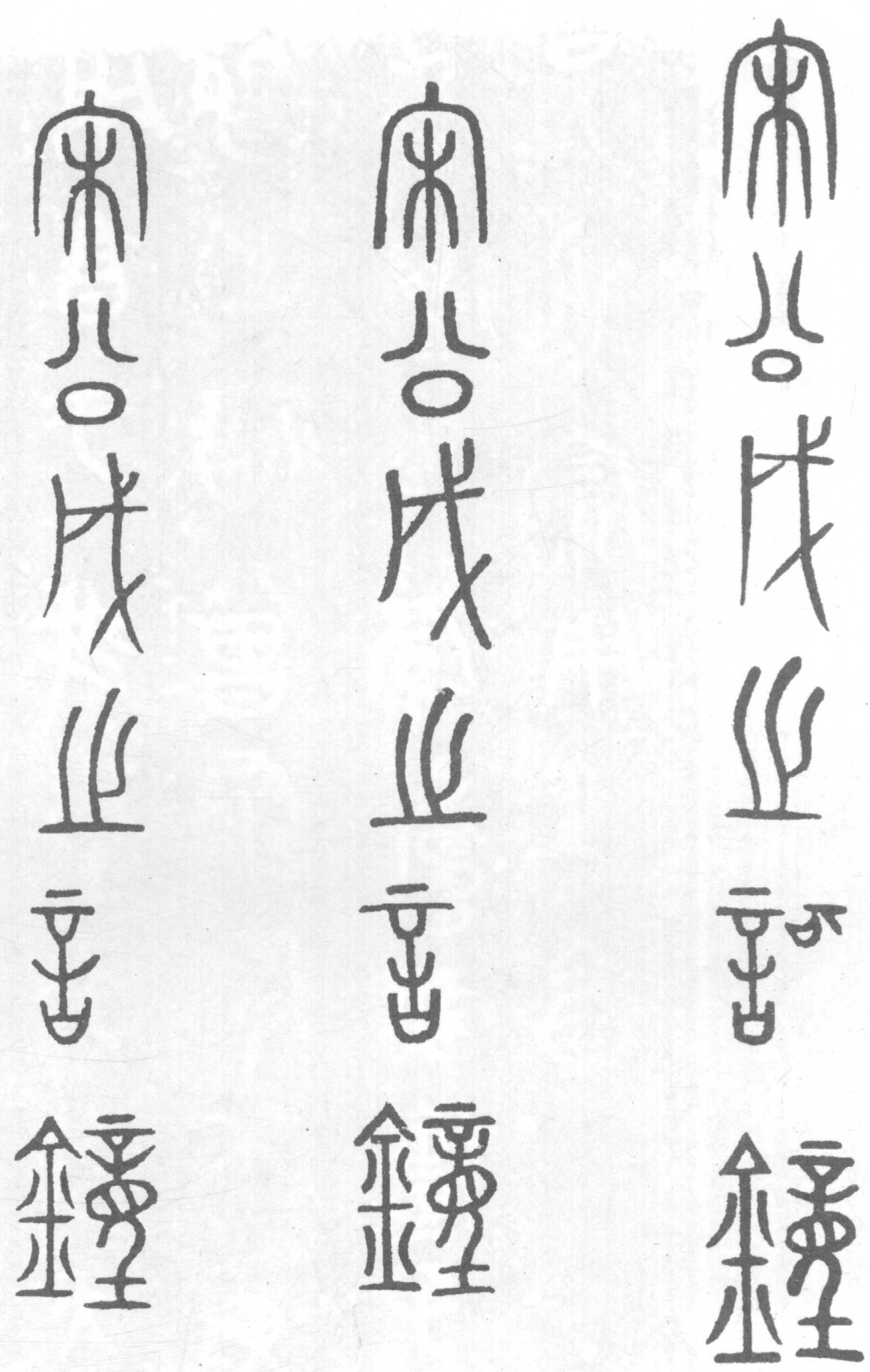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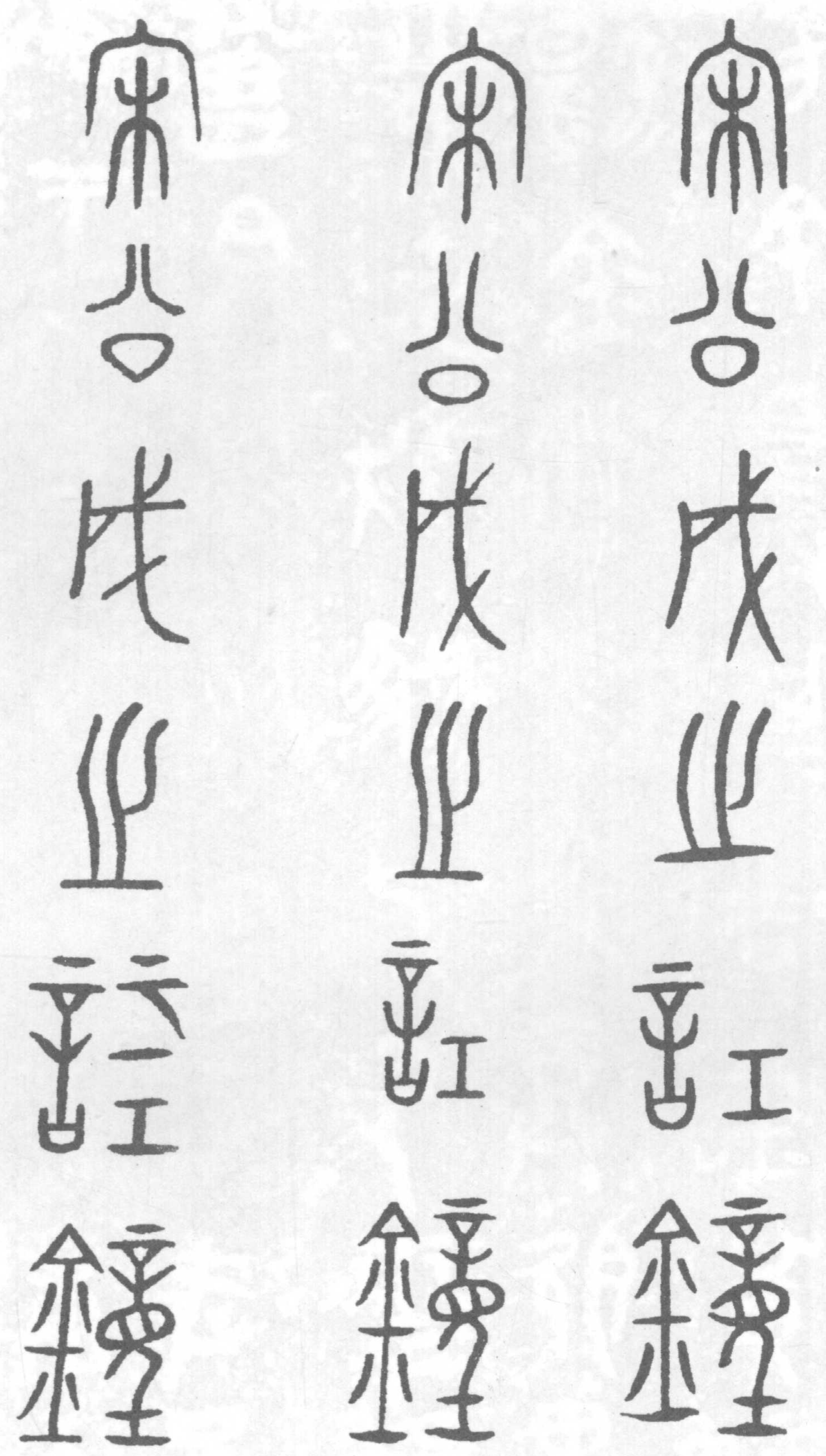
陳伯元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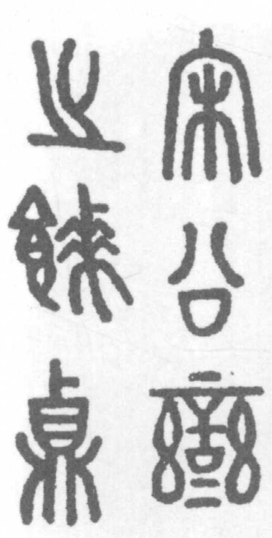
二〇五 陳

宋公戌鐘 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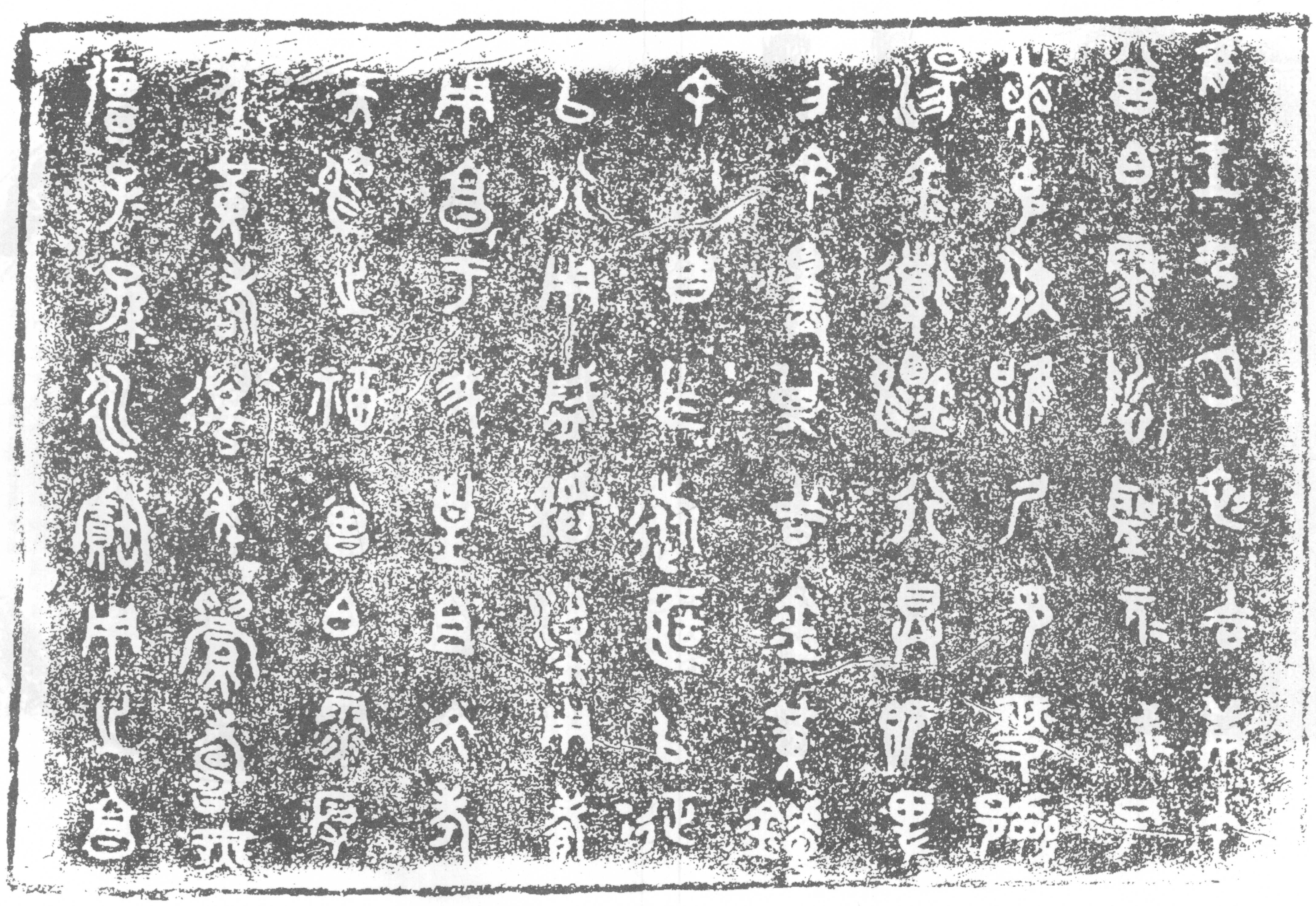


宋公䜌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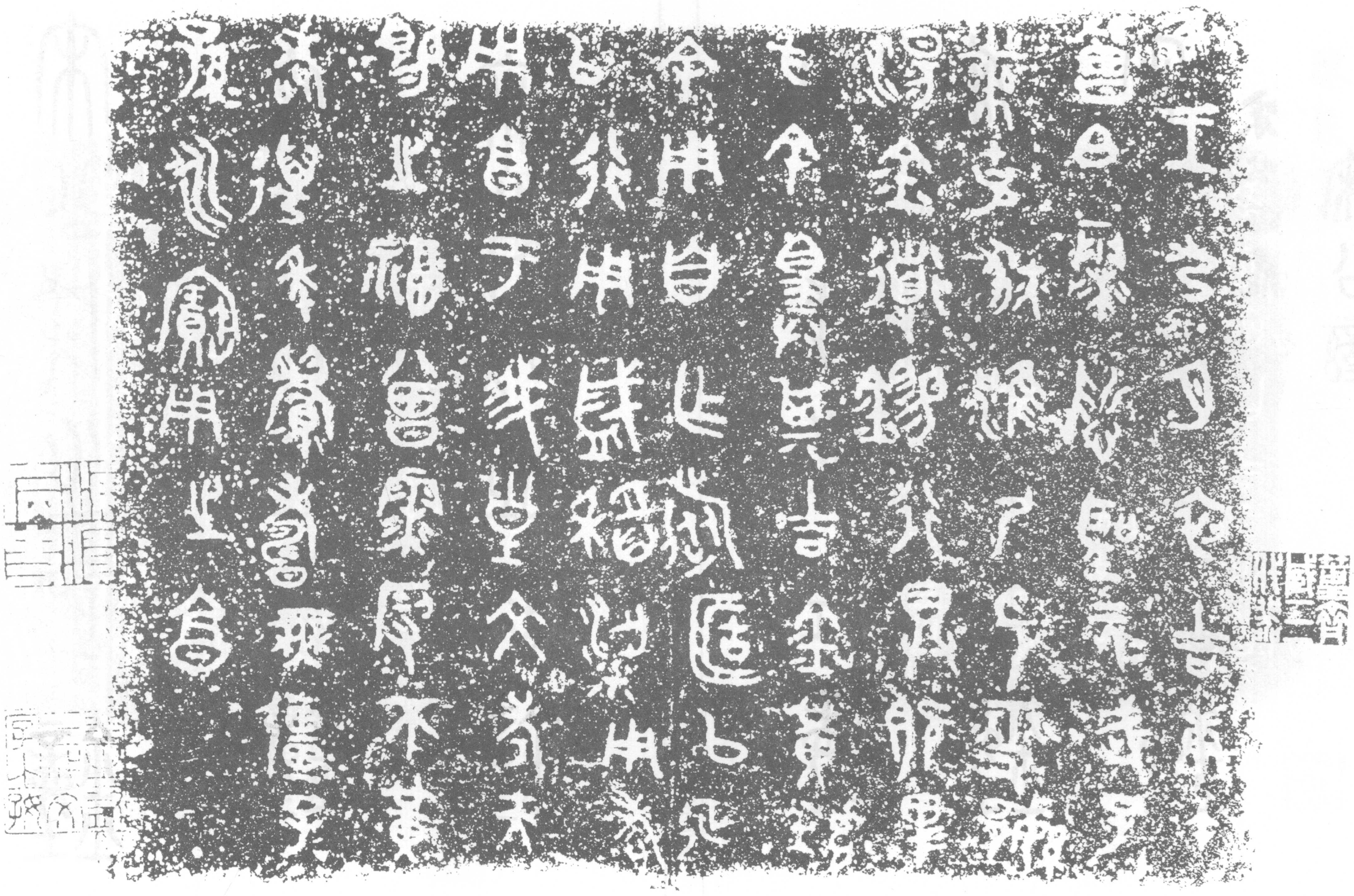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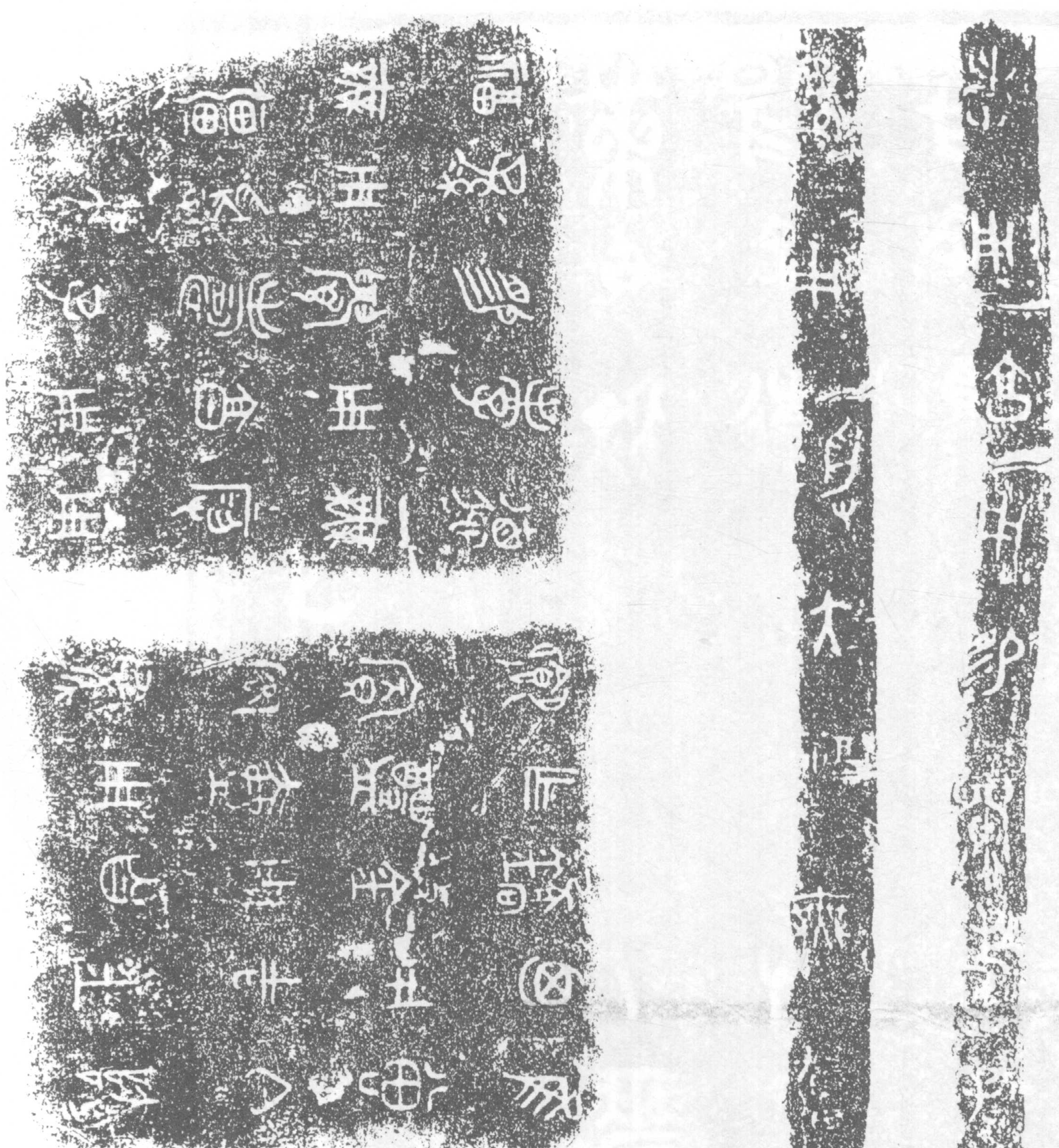


曾伯霥簠 一



二







曾伯陭壺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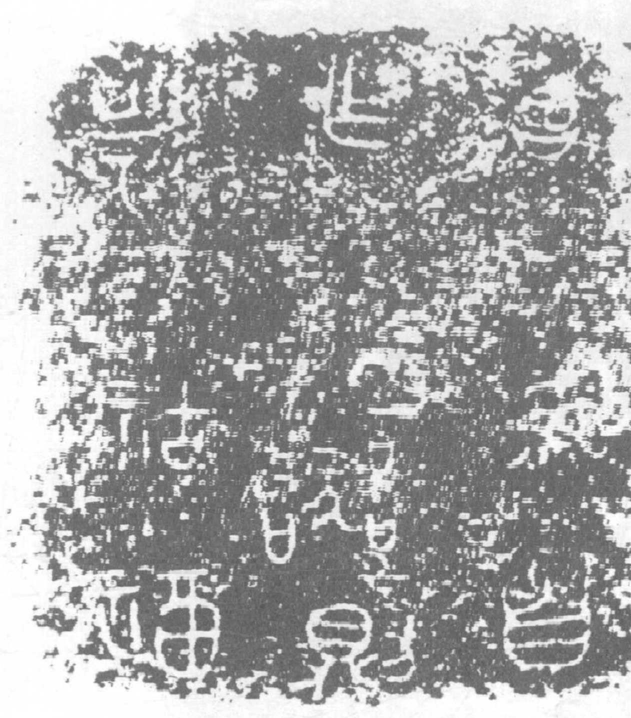
曾子原簋 一



二



三



曾子趞簋



曾子□簋





曾子仲宣鼎



曾鼎說一篇呈
姑丈大人誨正　内姪陳德大頓首拜
周曾子仲宣鼎咸豐壬子十二月所得故爲中吳某氏物秘不以示
人後入質庫入常賣家德大始獲見而購之鼎高當錙歆銅尺一
尺二寸三分耳高三寸六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四寸七分深六寸
五分重當今權二百七十二兩純緣盤夔文腹魚鱗文三足已折
缺前人仿饕餮圜足補之朱翠花紋判然也文銘六行三十
二字在純緣之背曰曾子仲宣者宣从亘同晉姜鼎子齋仲次
諸侯稱字春秋所貴也曰㝅用其吉金自作寶鼎者造作㝅古
見周頌鼎古加文見齊侯鐘古人鑄鼎或用俘金或用賜金曾
國小而僻無功勳寵賚可紀也曰宣遷者其文與史賓鉼之誰
齊侯罍之[illegible]阮文達[illegible]曹載奎懷米山房藏器實是一字阮文達元釋鉼文爲
鄦張孝廉廷濟釋彝文爲器遷訓見器有制器之義而从𠦃从止
似以釋遷爲是也曰用雝其者父者兄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
寶用享者祈父傳饗食曰饔韓詩作雍漢書杜欽傳注具食
饔諸父諸兄不必專指同姓然謂以燕其宗族亦無不可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祭畢之燕牲體既升於鼎而載諸俎徹俎乃燕似不當復用鼎然古制既
遠不能全據禮經以繩古器如前人所言饋鼎[illegible]鼎有炊烹之義[illegible]與
萬鍚同文萬鍚以鑊何亦以鼎叔觶作宮伯隮方鼎也而名以鑊是鑊與鼎
不獨相通用且同形豈得據漢書刑法志注而必訓鑊無足乎又朴夜償鼎
銘云以征以行用鬻用鬺古人之鼎出行與俱鬻鬺並咸方且常㩙用
之何況於父兄燕飲乎曾滅於魯襄公六年此鼎之作在二千四百年前文
字渾厚與曾伯霥簠拓本體勢相侶積古齋言楚鐘雄奇不類齊
魯洵乎列國文字各自爲風氣也鼎彝流傳世間不乏然幸多唐
宋仿制或舊器新識如張青父清秘藏所言者數病此鼎銅質既
定爲三代其文陷入處猶存鎔金合范之迹又爲宗聖家寶非他
器可擬德大因敢以頻其居乞我師　溧士王先生記之而退自爲之說
云

曾大保盆



滕侯穌簋



滕虎簋一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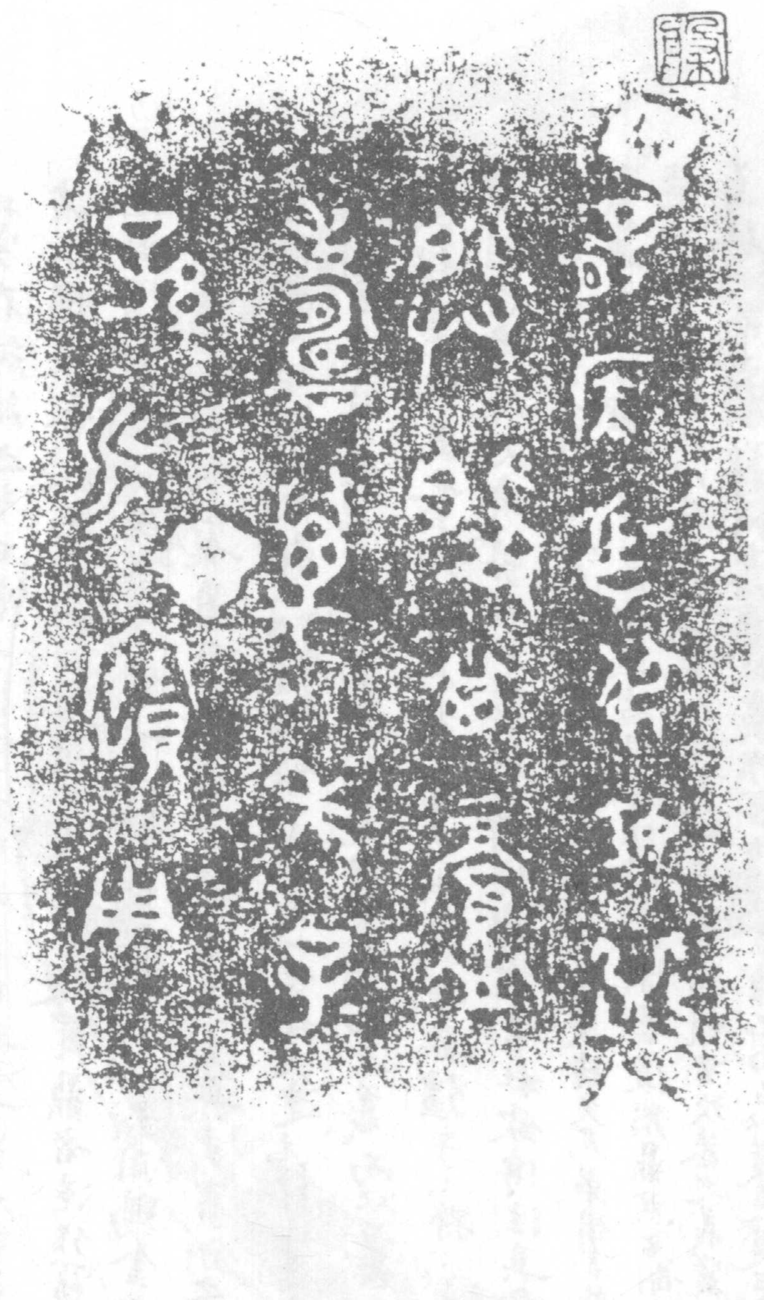
二一一

曾

滕虎簋二



薛侯盤



薛侯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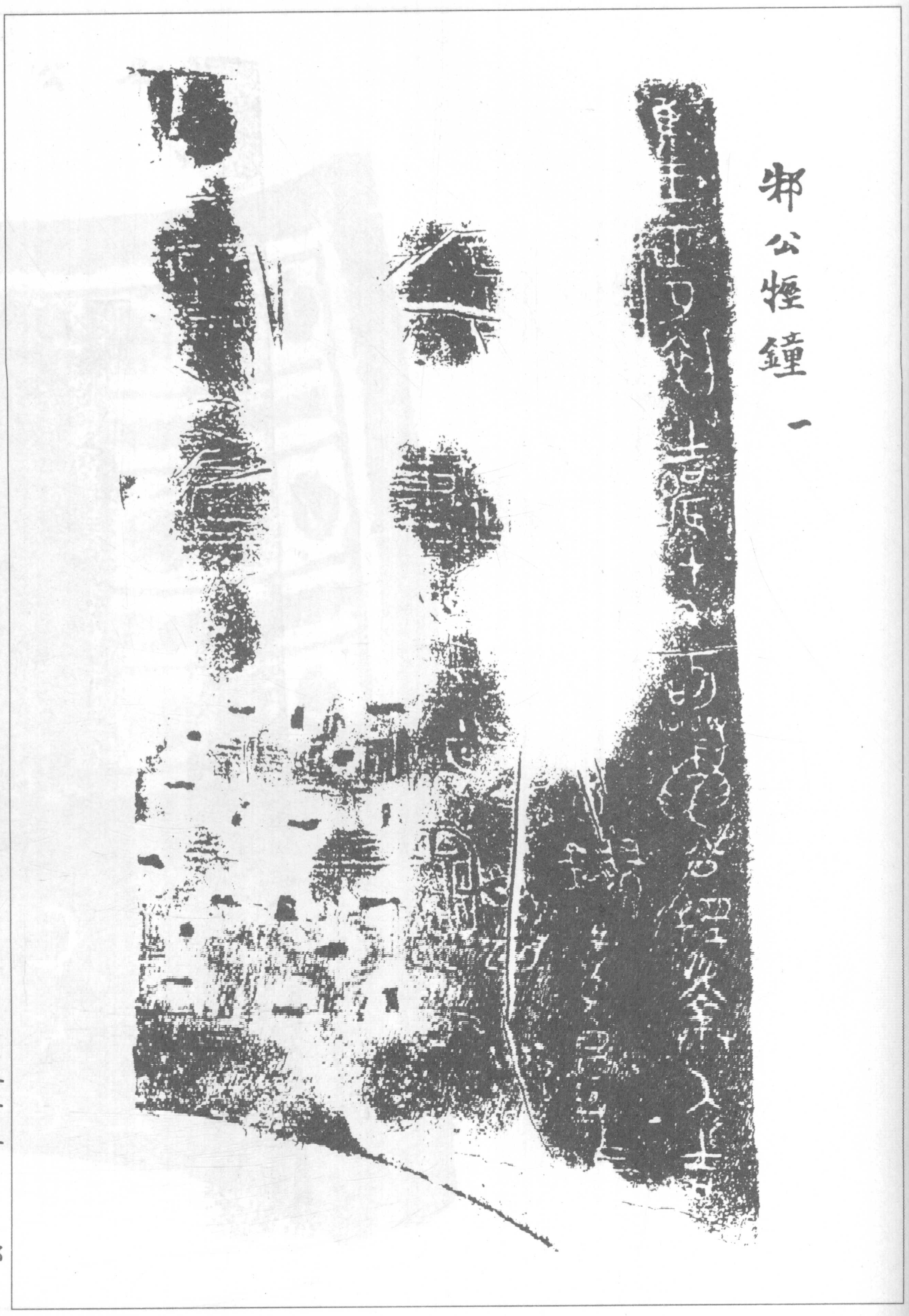


薛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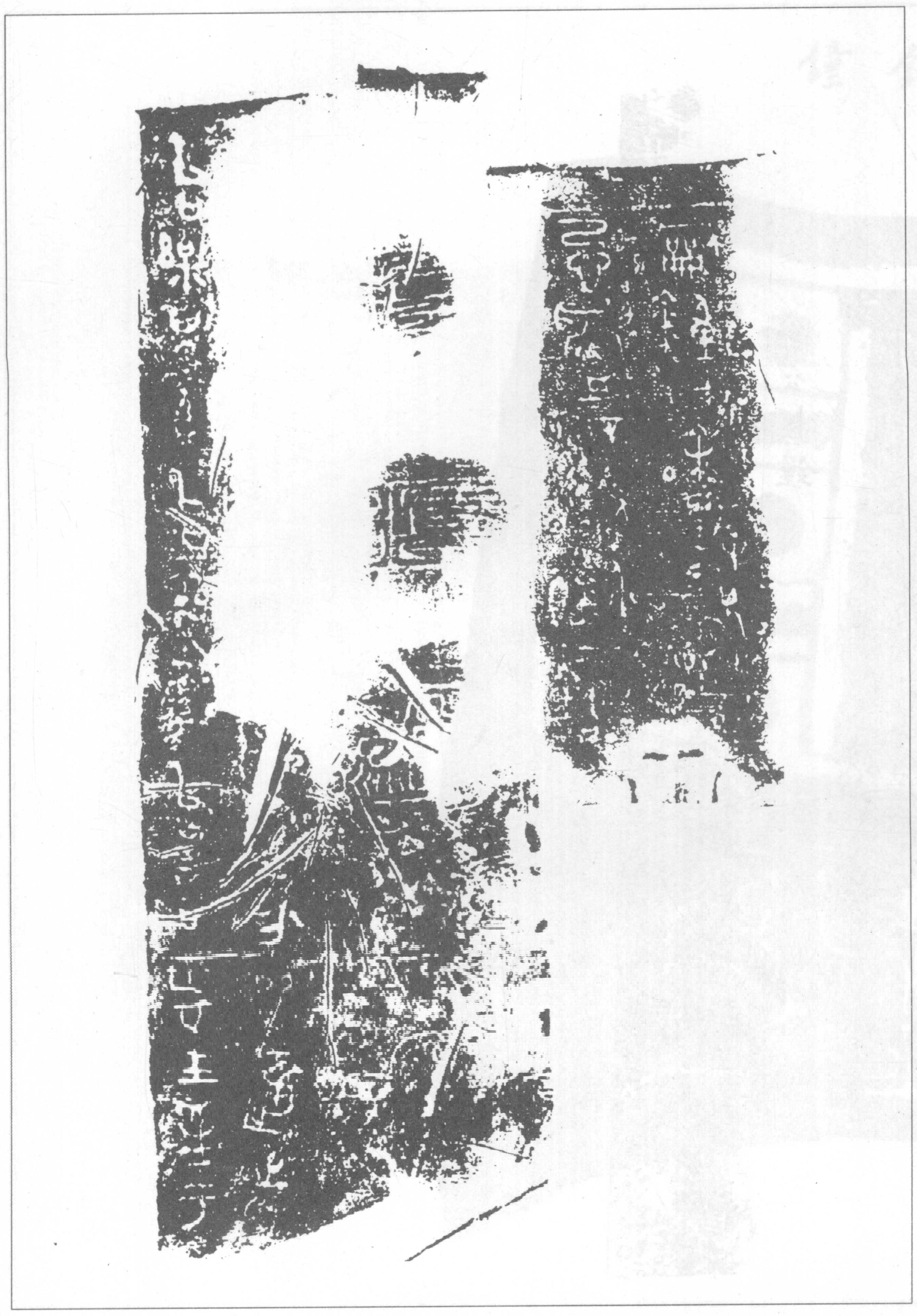


二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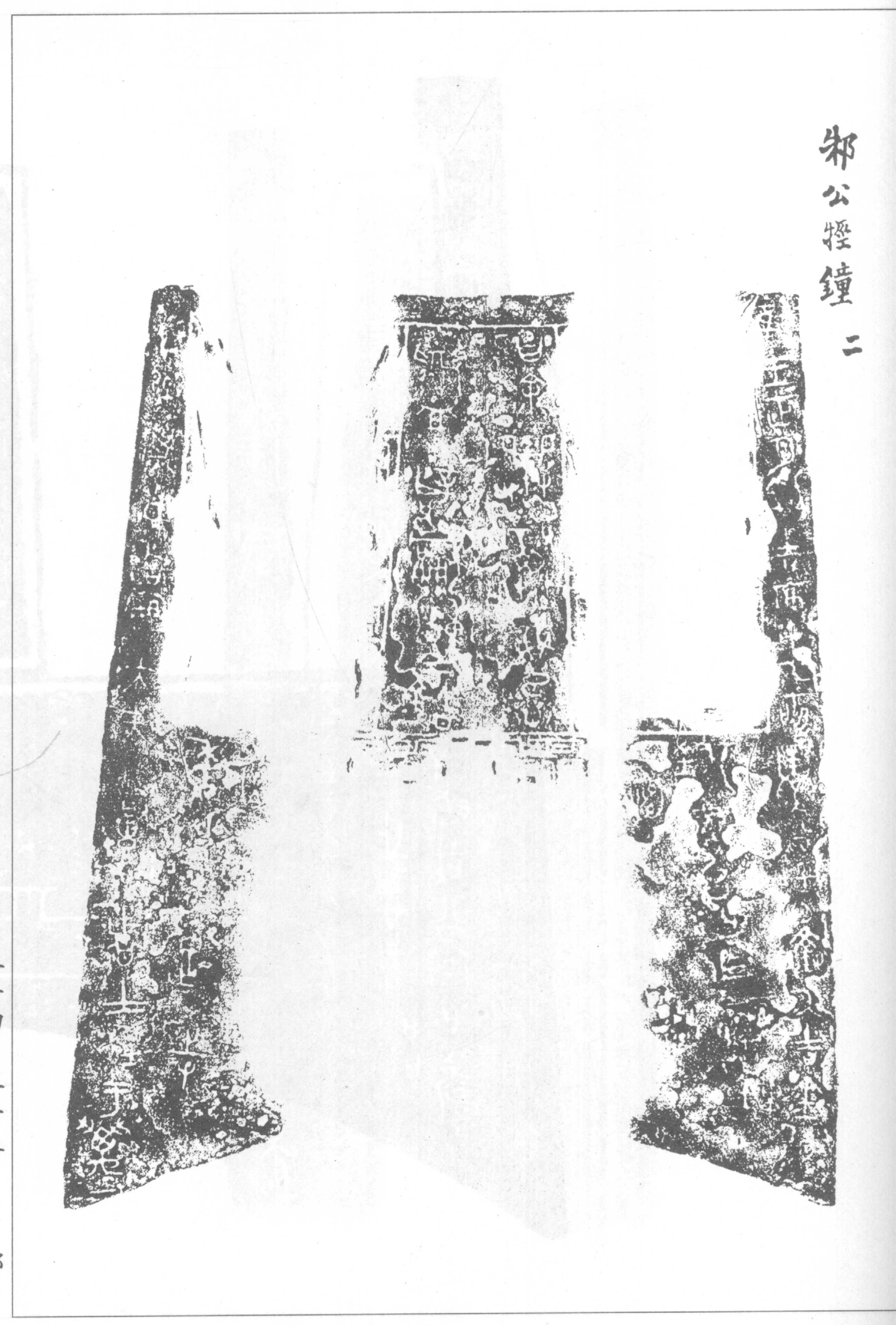
滕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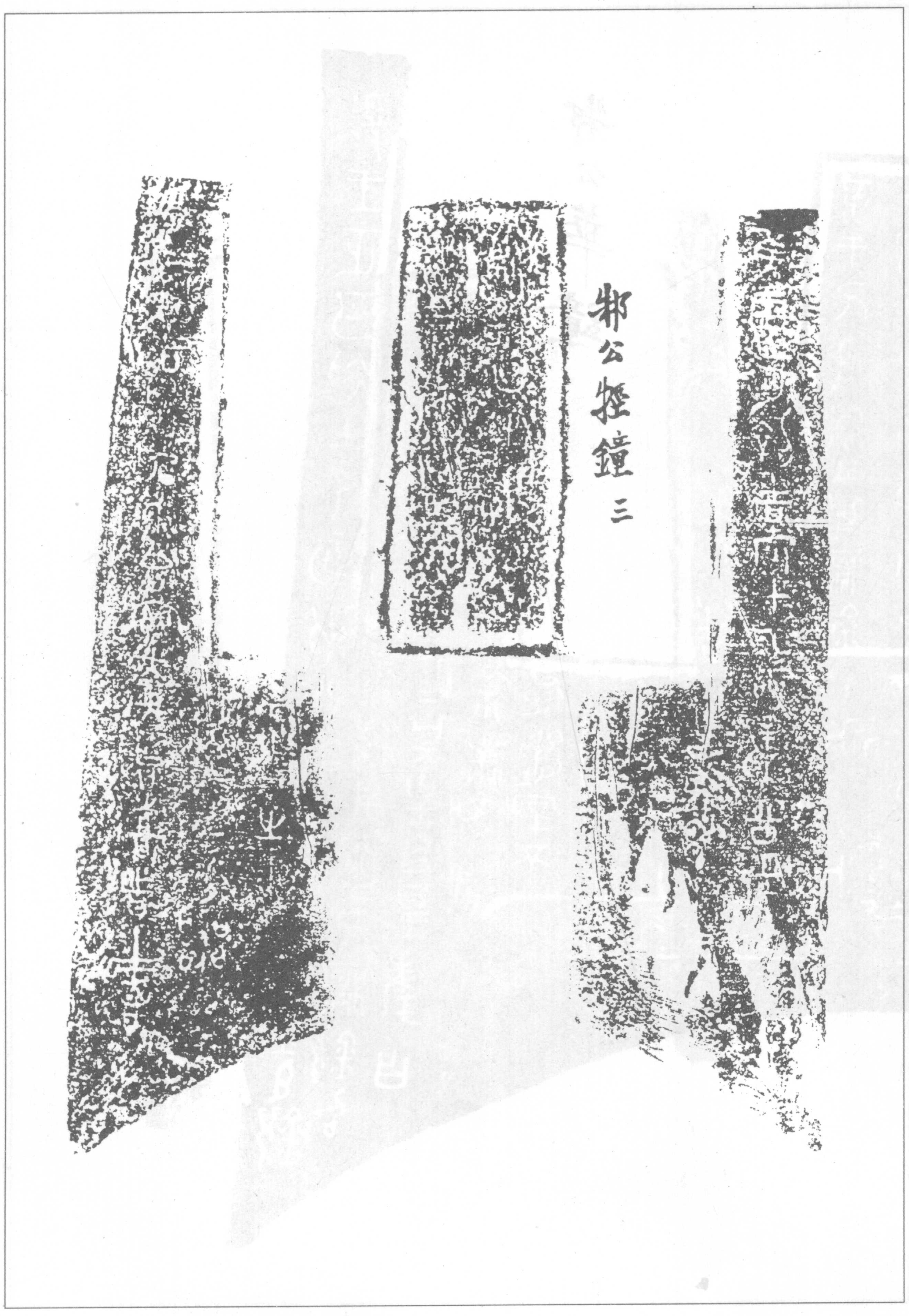
邾公牼鐘一



二一三 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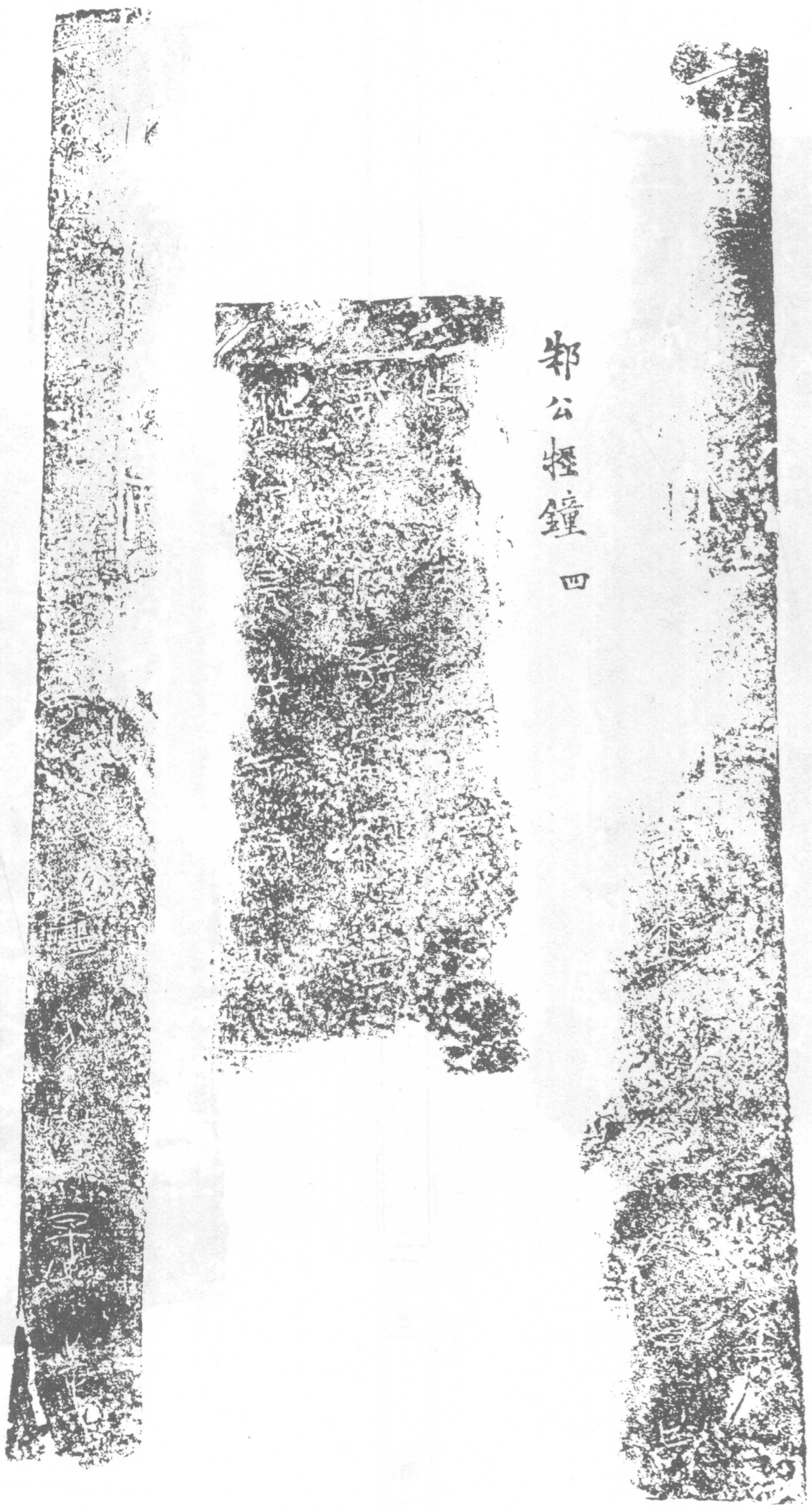


邾公牼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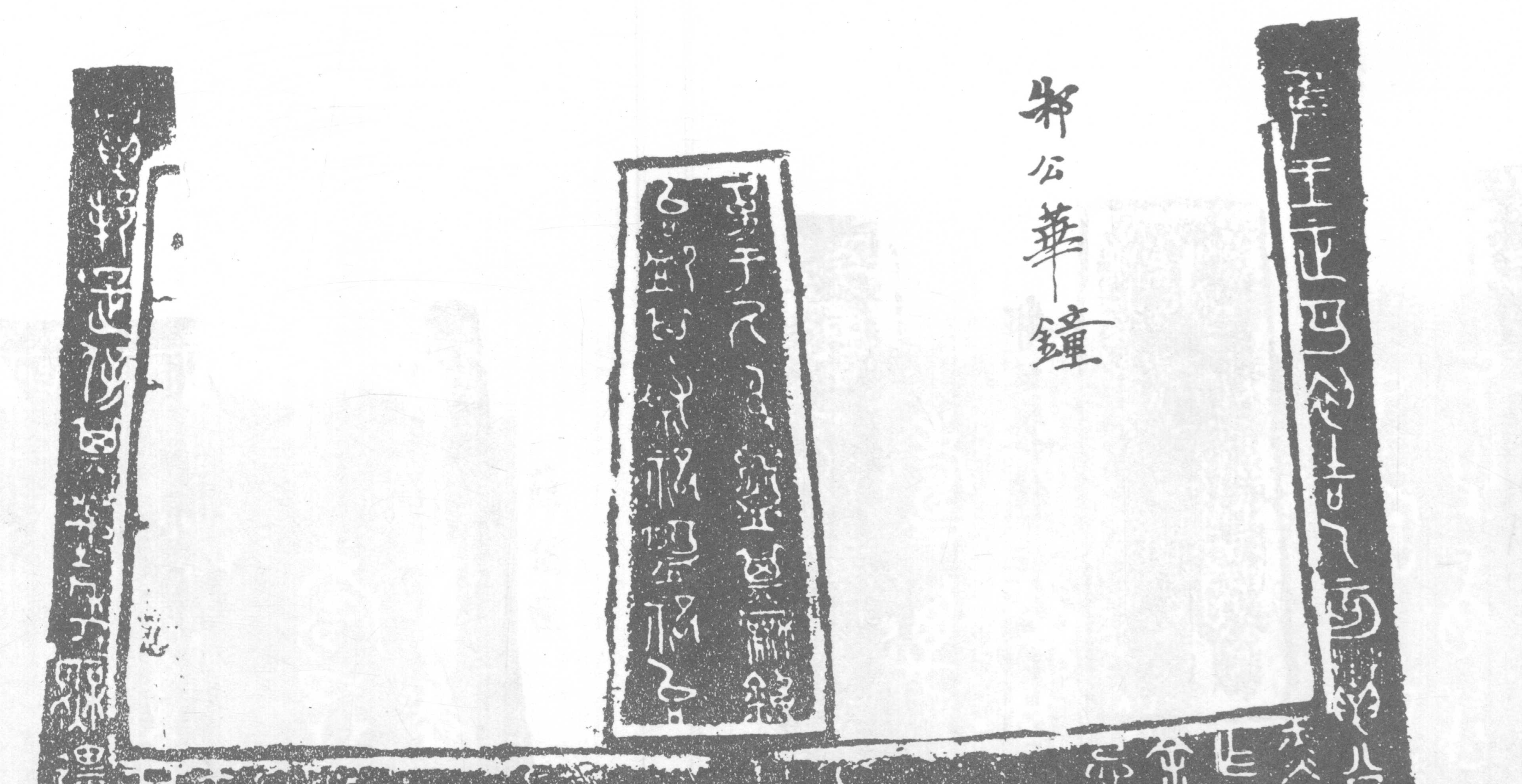


邾公牼鐘三

二一四~二一五 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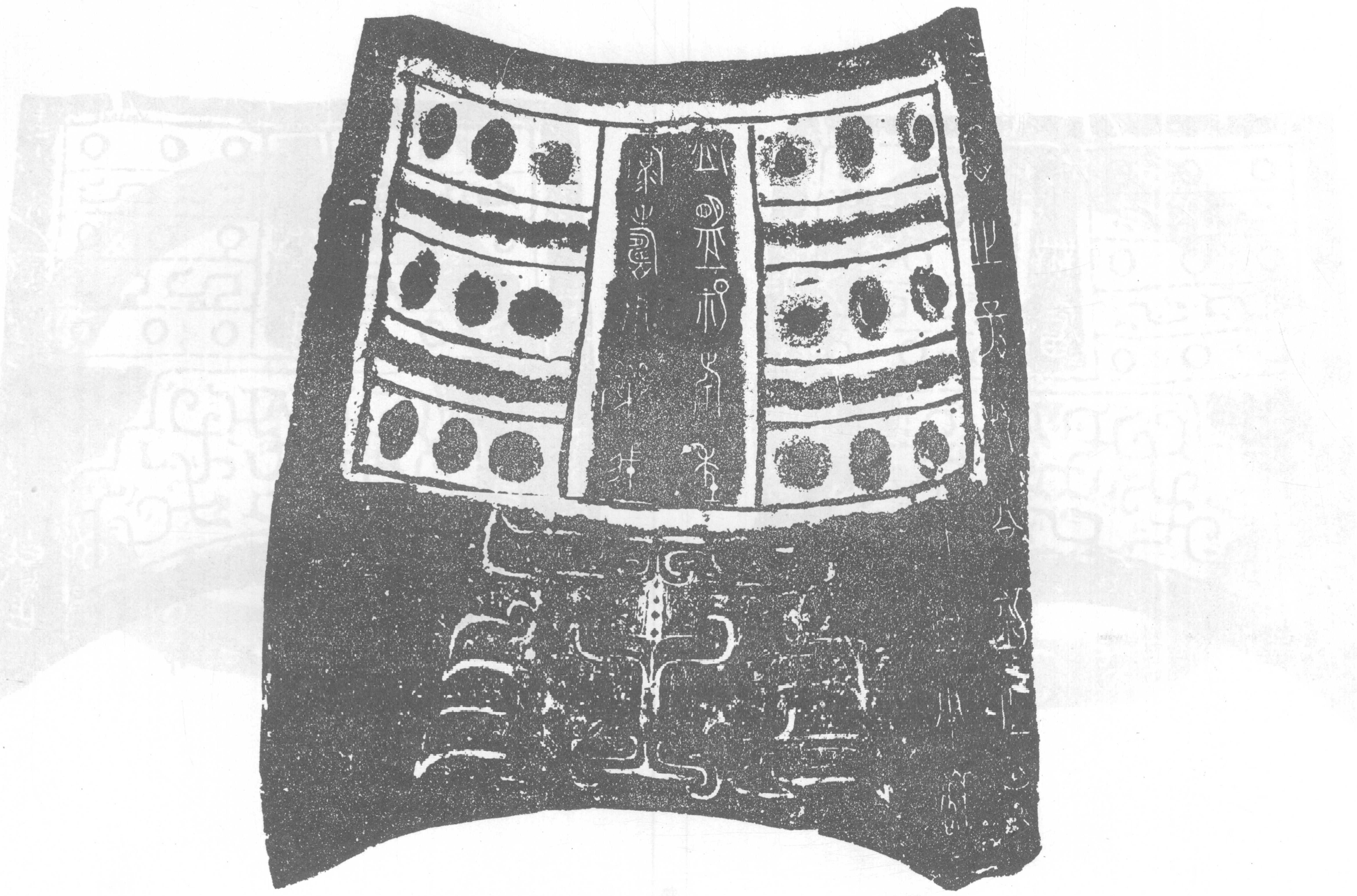


邾公牼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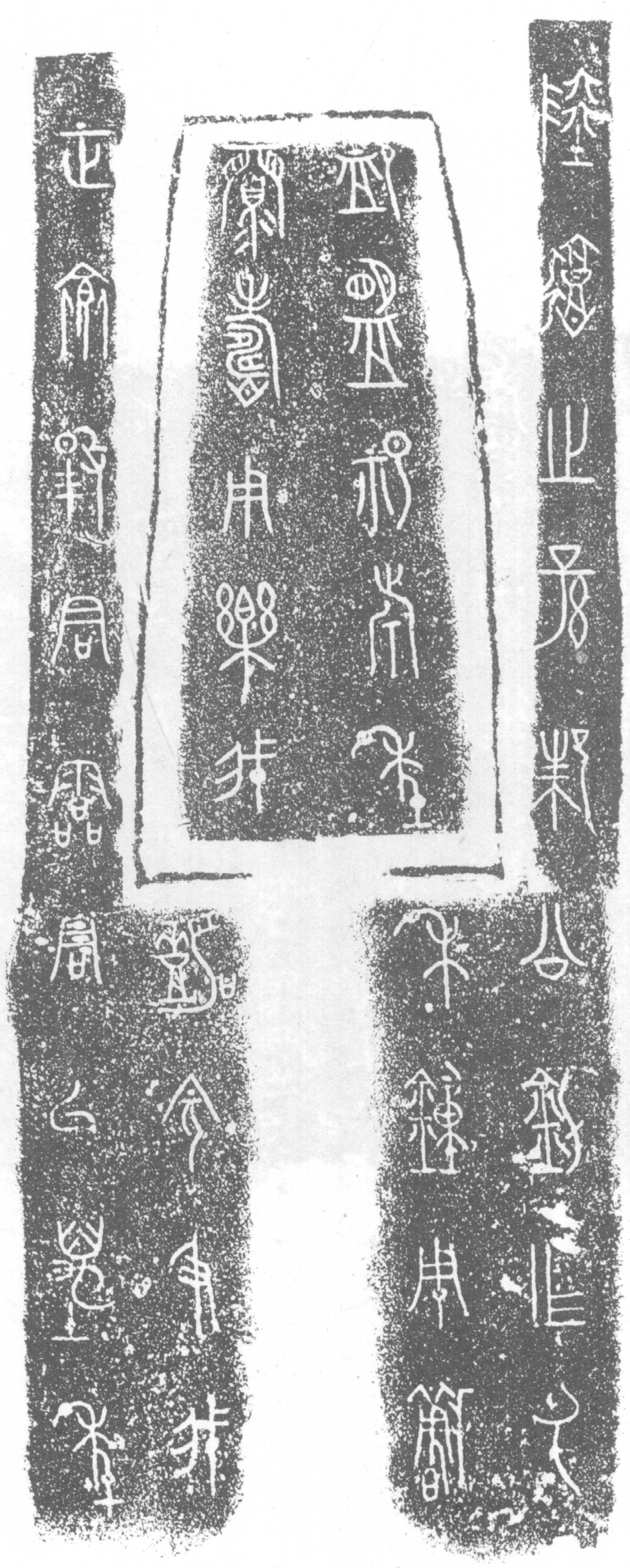
邾公華鐘

郳公鈺鐘





郳君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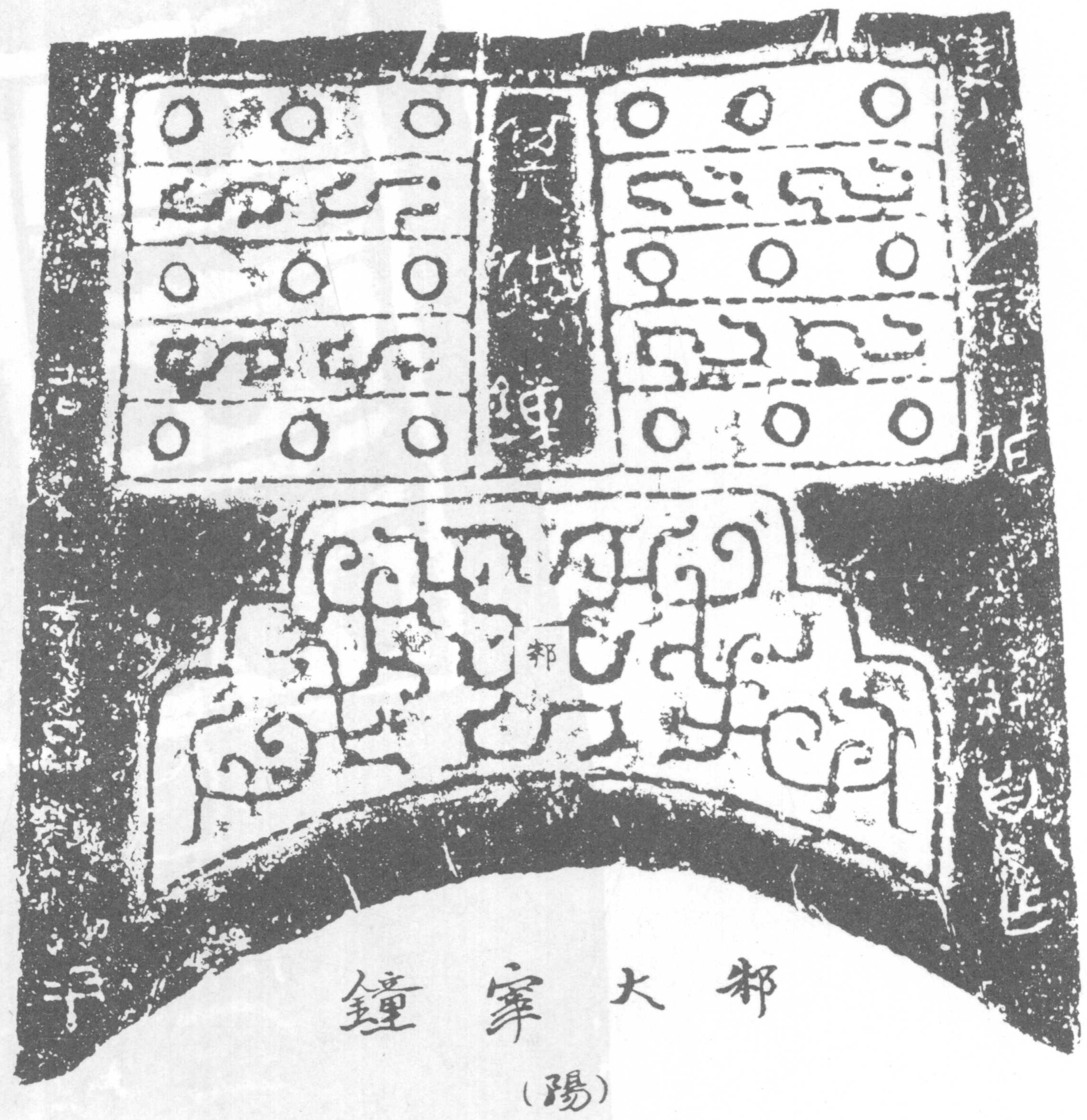
郳公鈺鐘

愙齋本此本文字較前本明晰故重收之

二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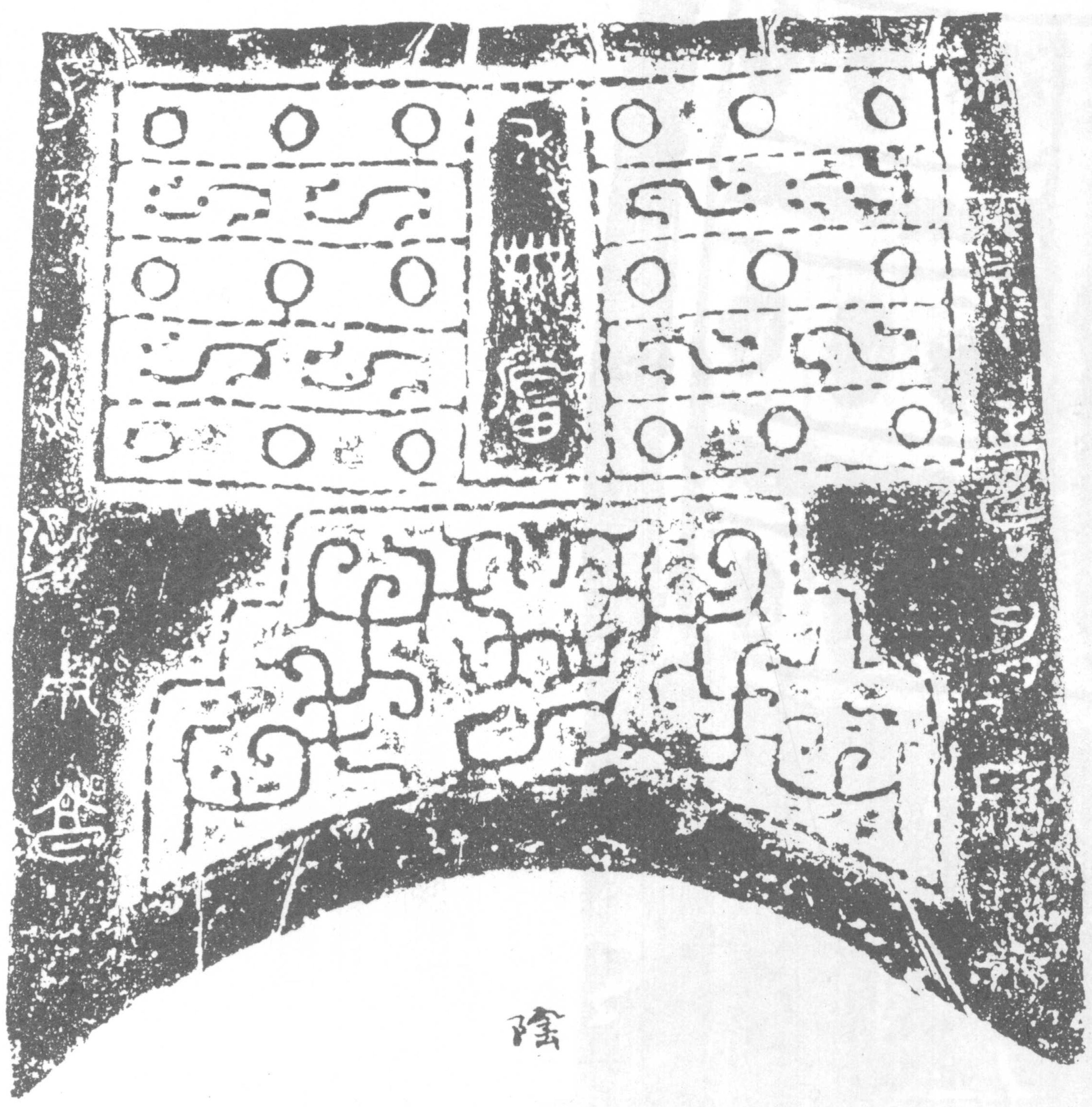
郳

二一九 邾



邾大宰鐘

（陽）



陰

二二〇 邾




盖



器

郳伯鬲



郳友父鬲



二二一

郳

寺季故公簋



器



蓋

郳討鼎



郳伯御戎鼎



二二二

郳

二二三 郝



郝遣遣鼎



蓋



郝遣毁

郘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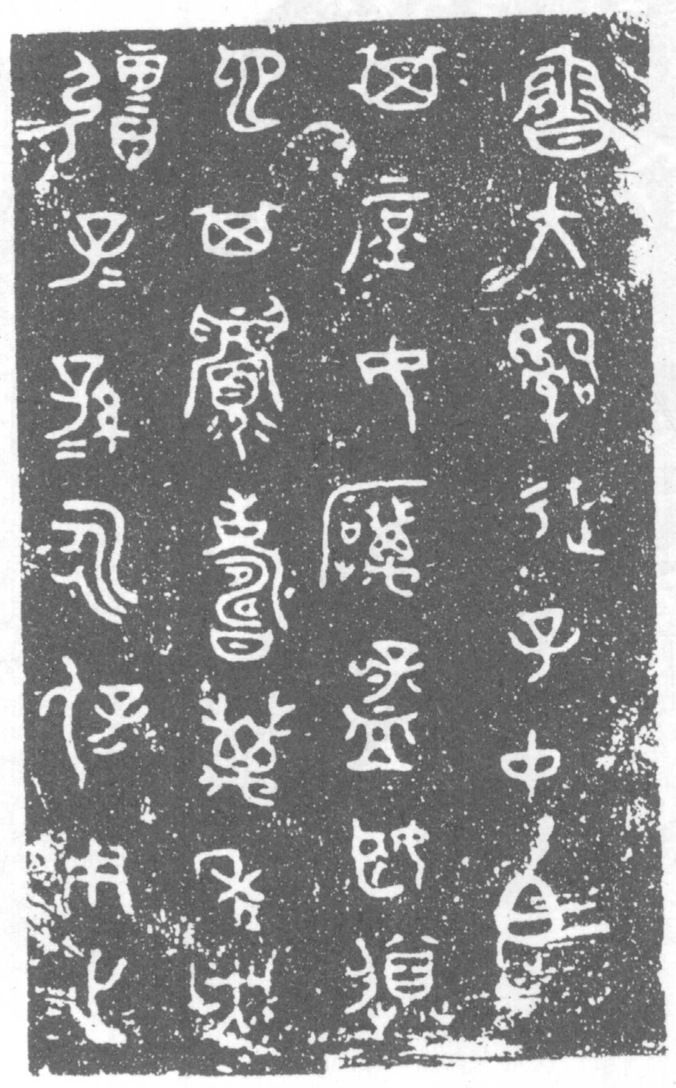


郘伯祀鼎

魯侯爵



魯大司徒匜



二二五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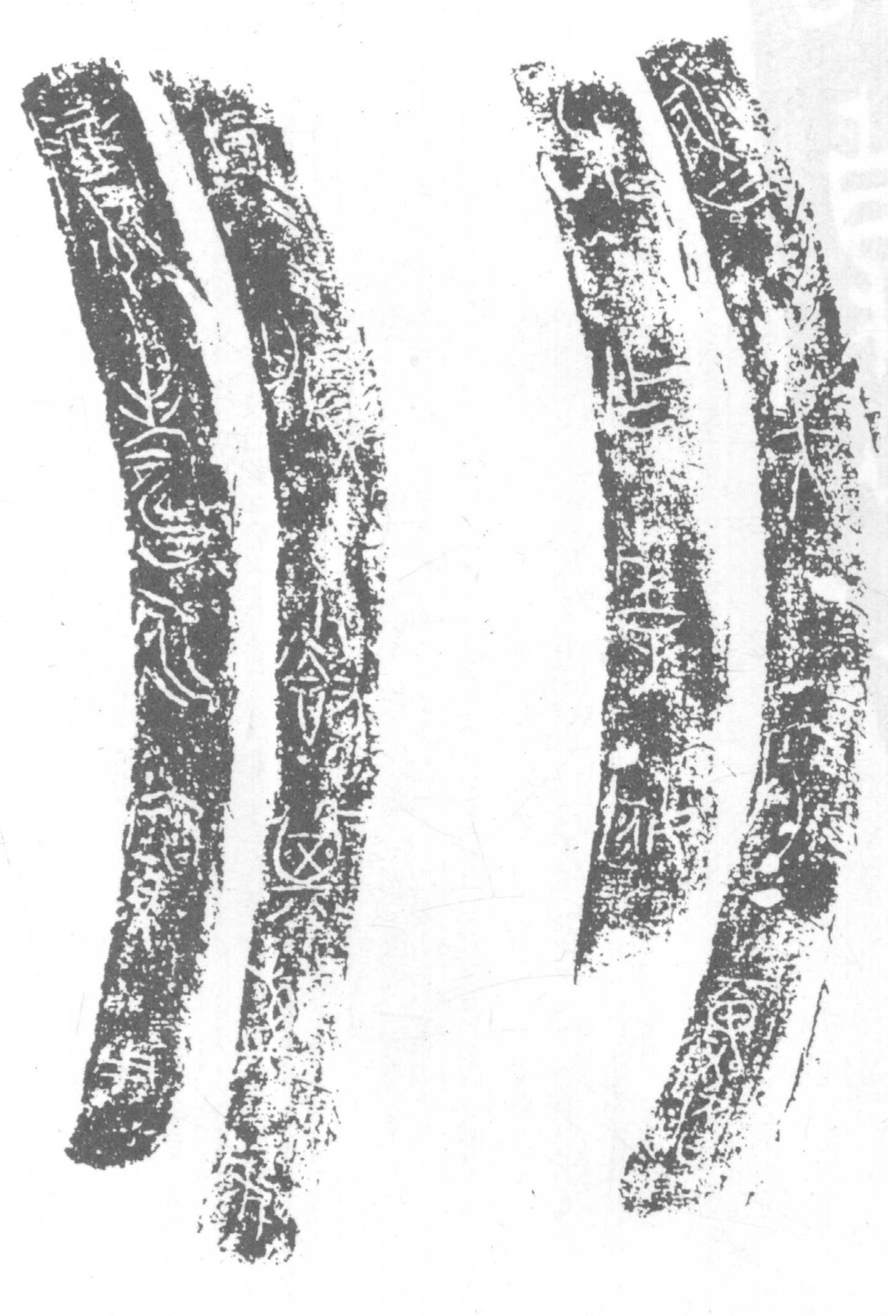
魯大宰原父簋



蓋

器

此剝蝕攈古錄無器周金文存另列一器乃仿蓋銘偽鑄



二二六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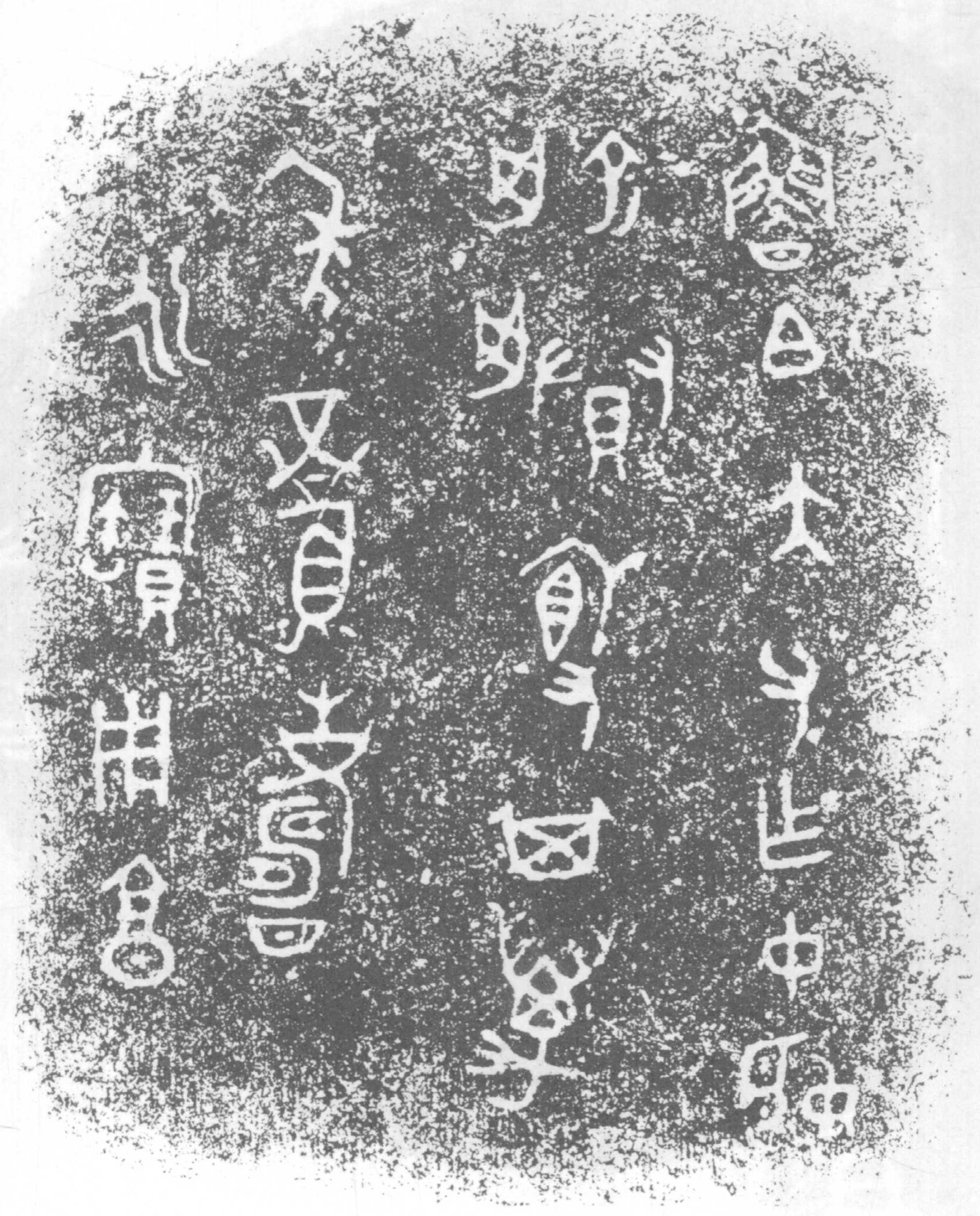
魯原鐘



魯伯厚父盤



仲姬艅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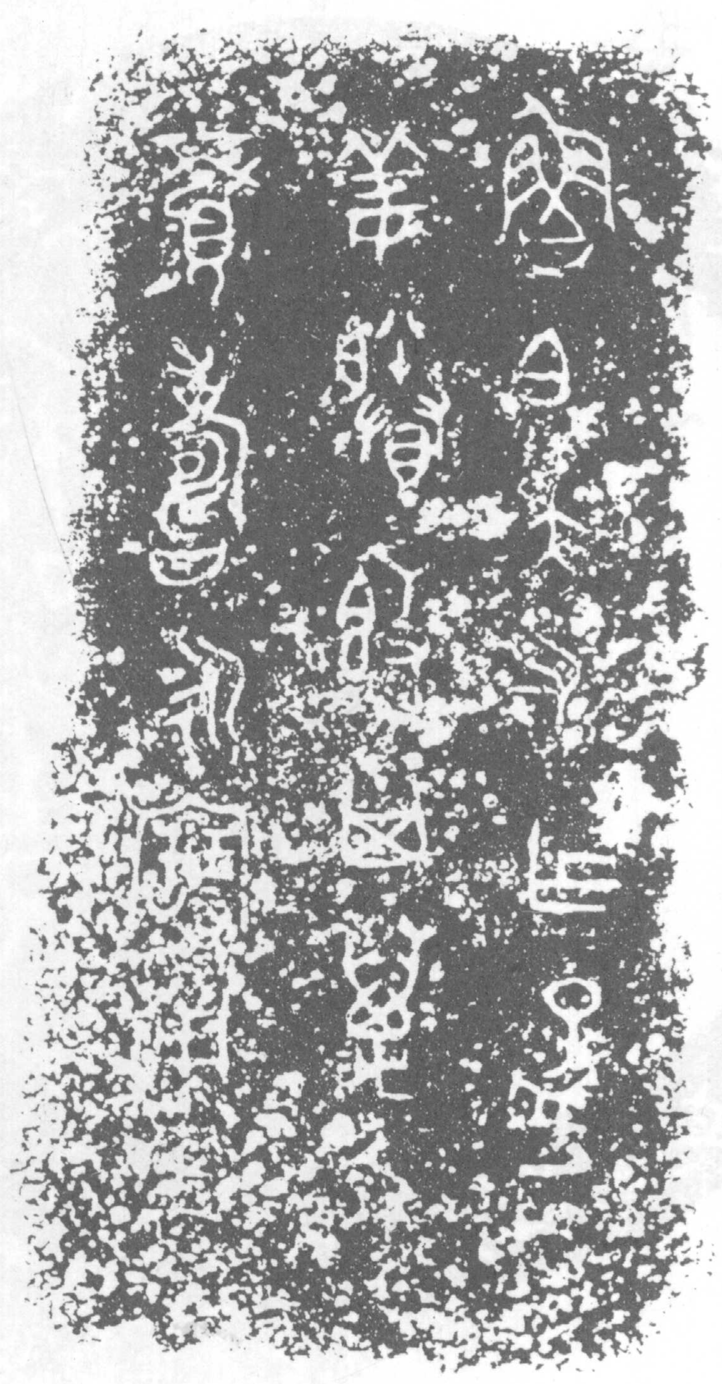


二二七

魯

孟姬姜毀

銘在器、蓋，從紀云。



魯伯愈父鬲 一



二二八

魯







二二九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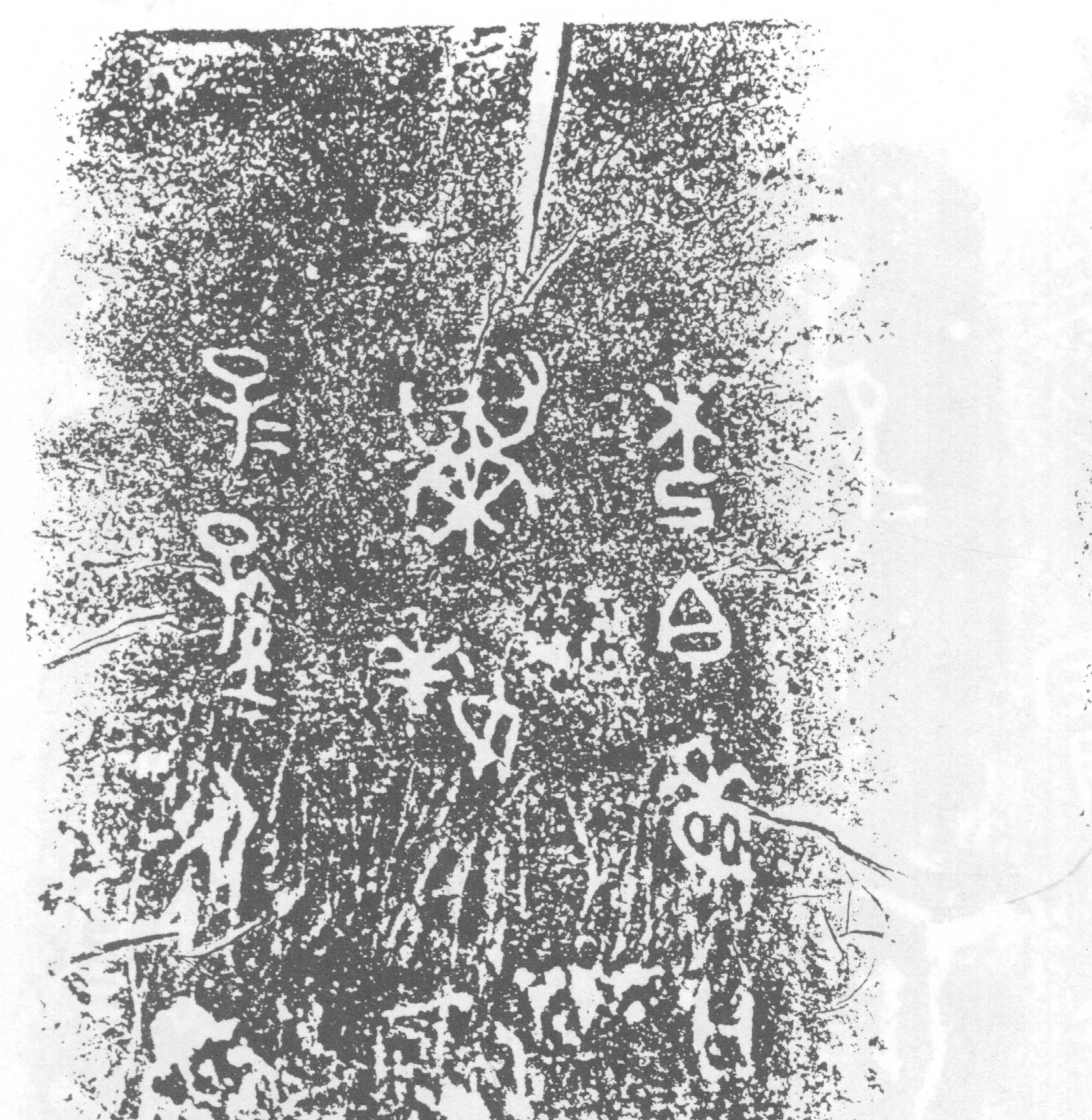


二三〇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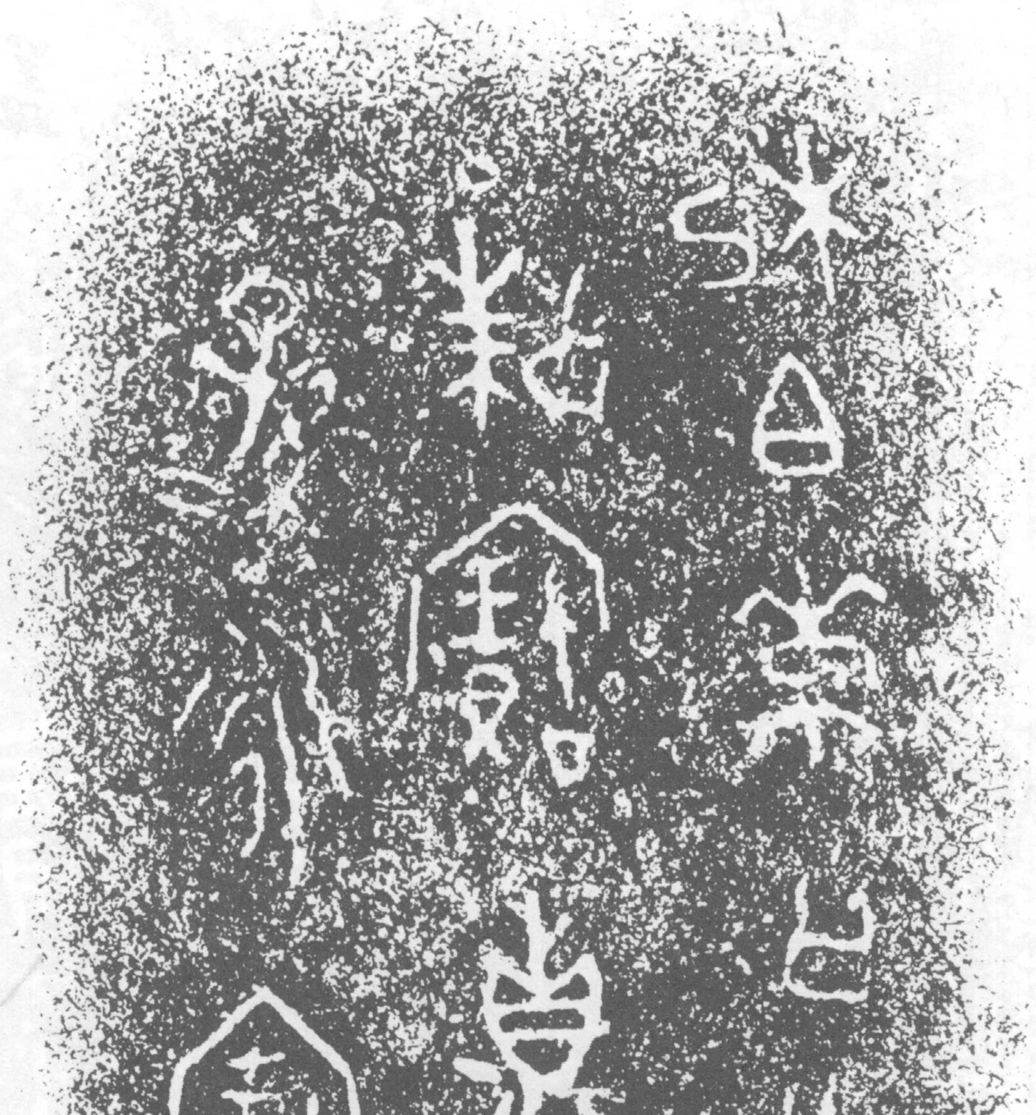
魯士商䖒毁



杞伯每刂鼎 一



器



蓋

杞伯每川鼎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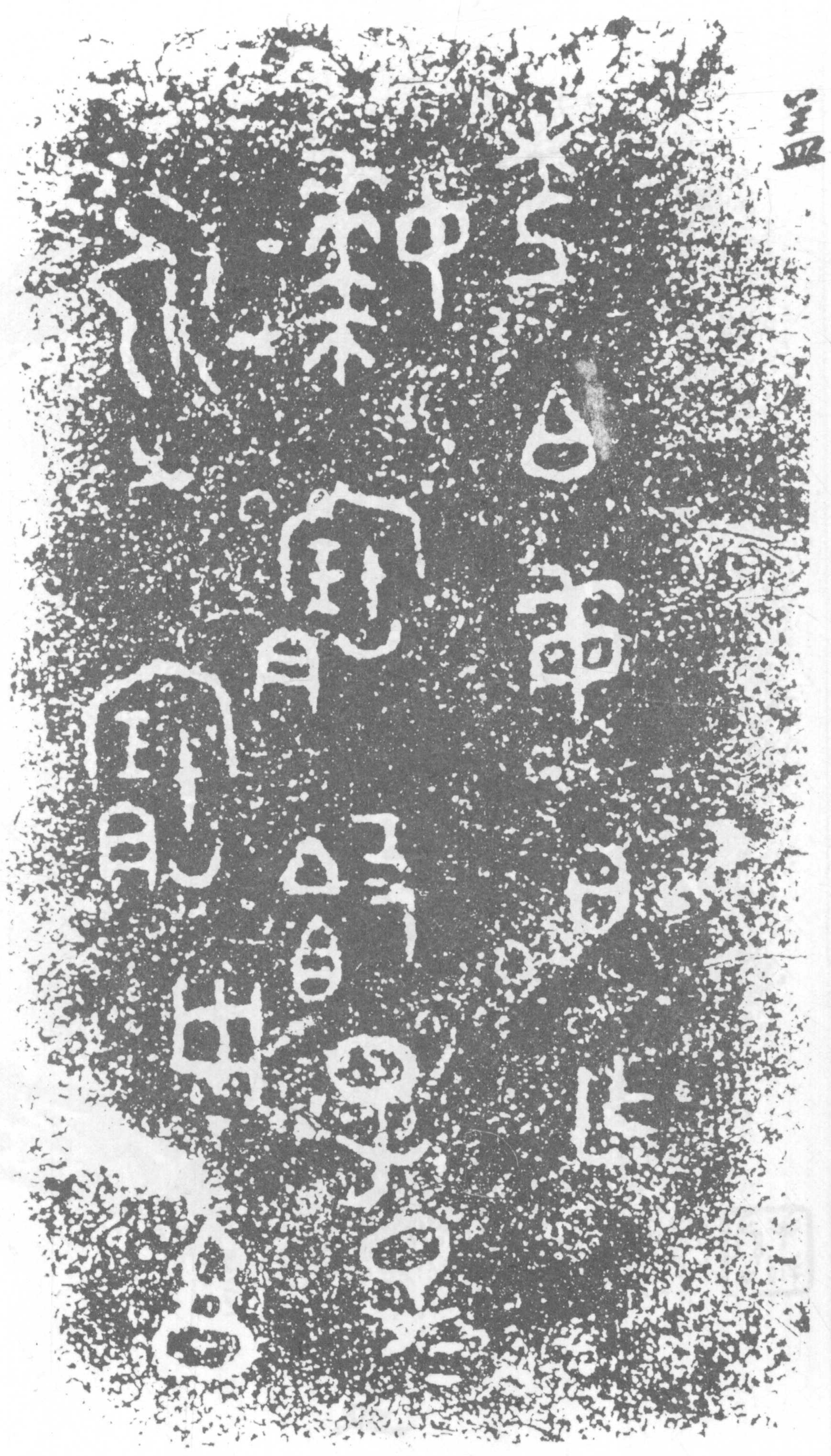
杞伯每川毁 一 器失蓋



杞伯每川毁 二 器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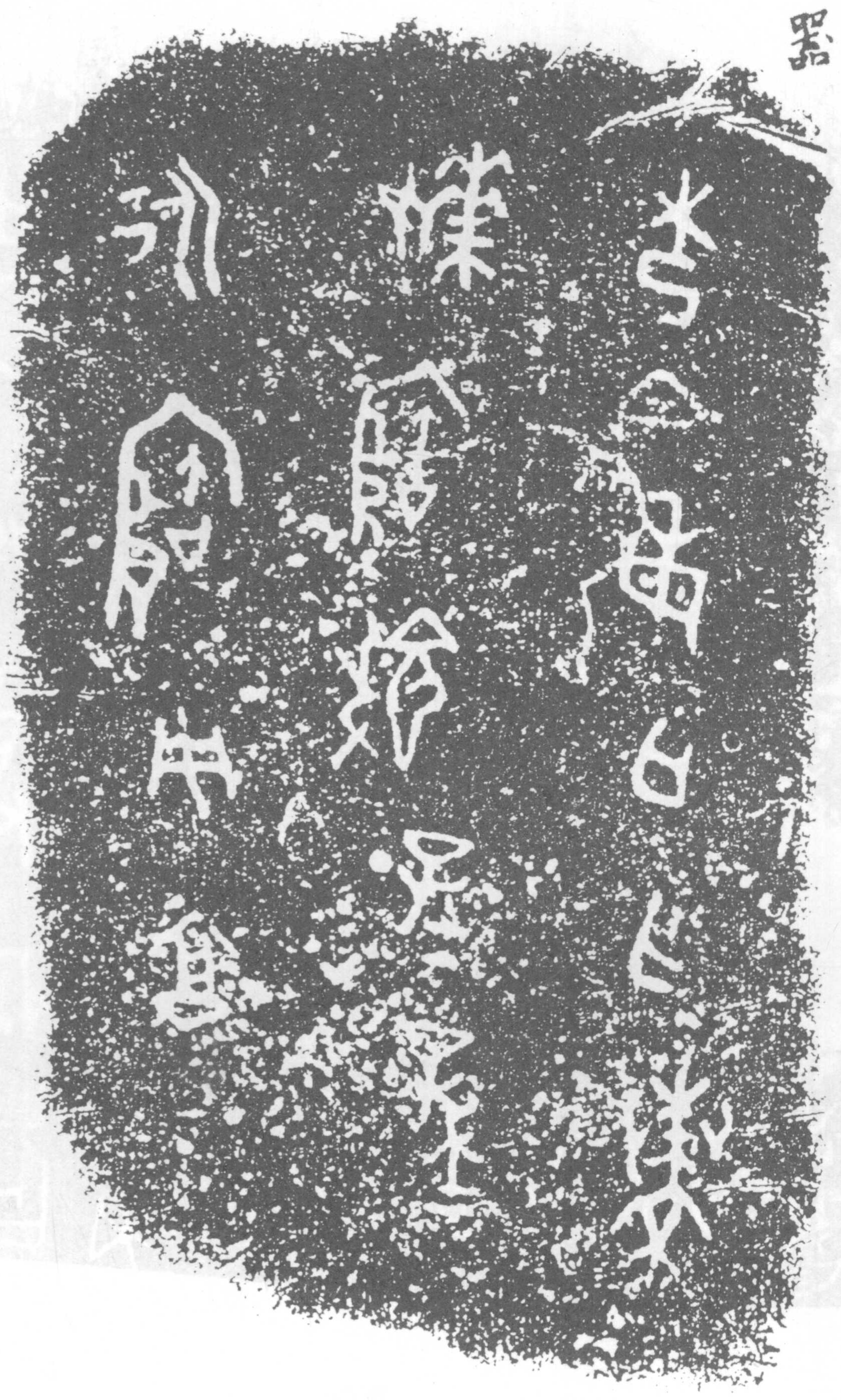


杞伯每刃𣪘 三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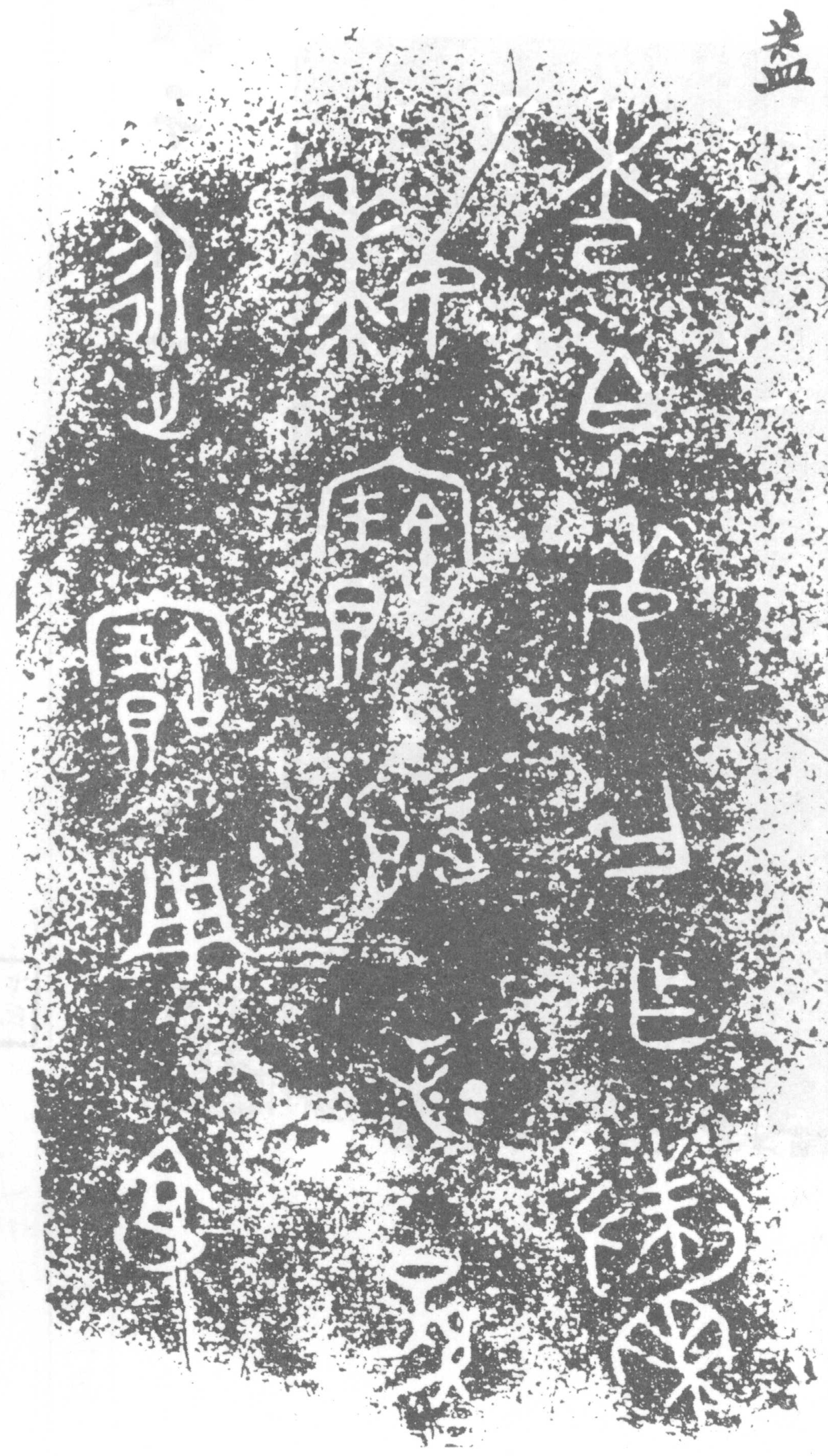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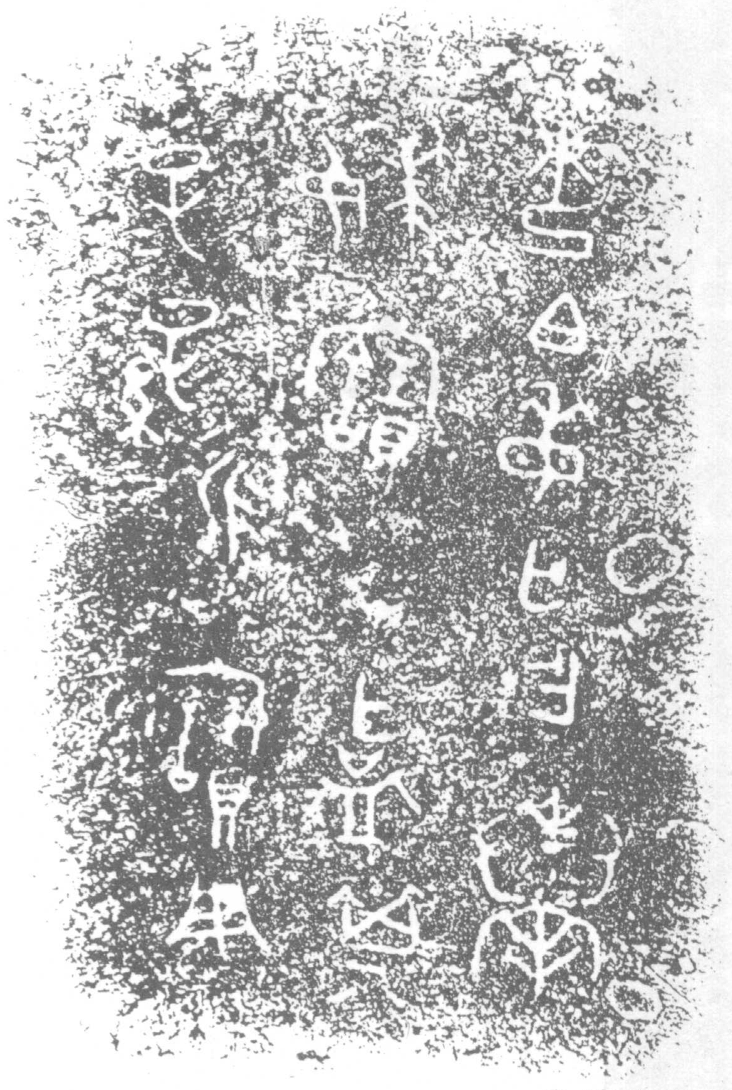
杞伯每刃𣪘 四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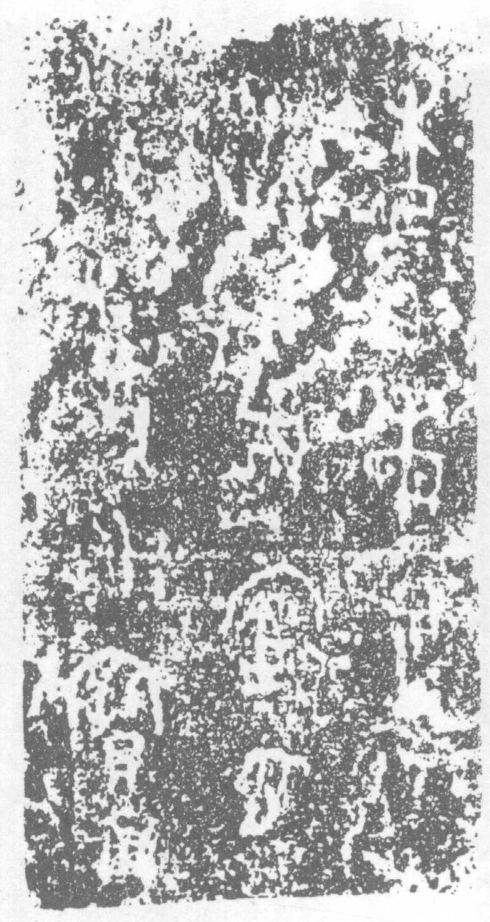


器





杞伯每刊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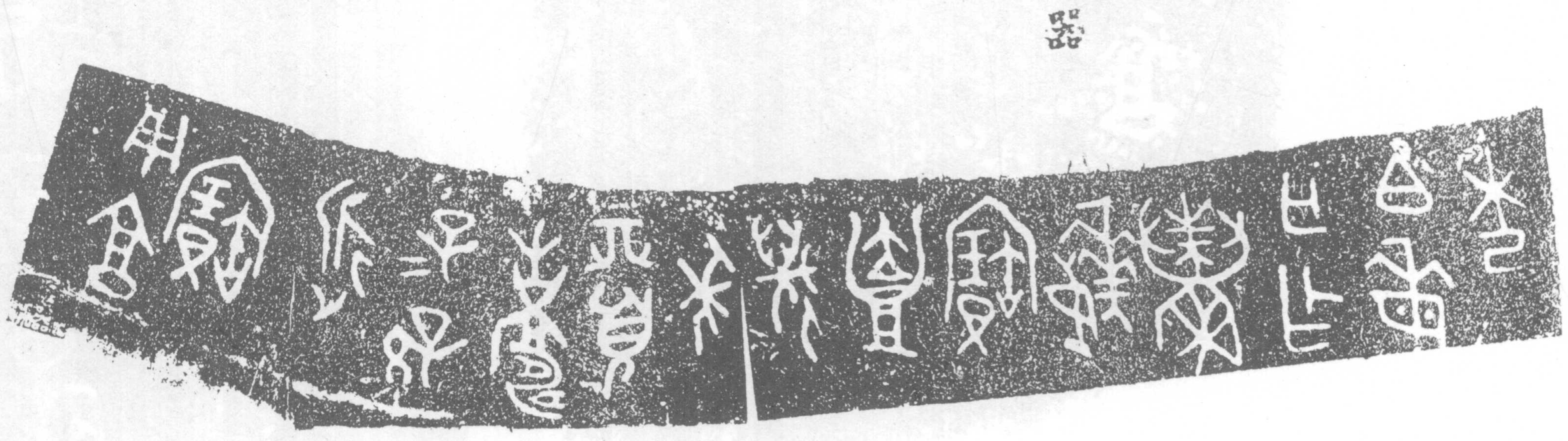


杞伯每刊匜



杞伯每刊壺

器





貉子卣一



己侯貉子簋

貉子卣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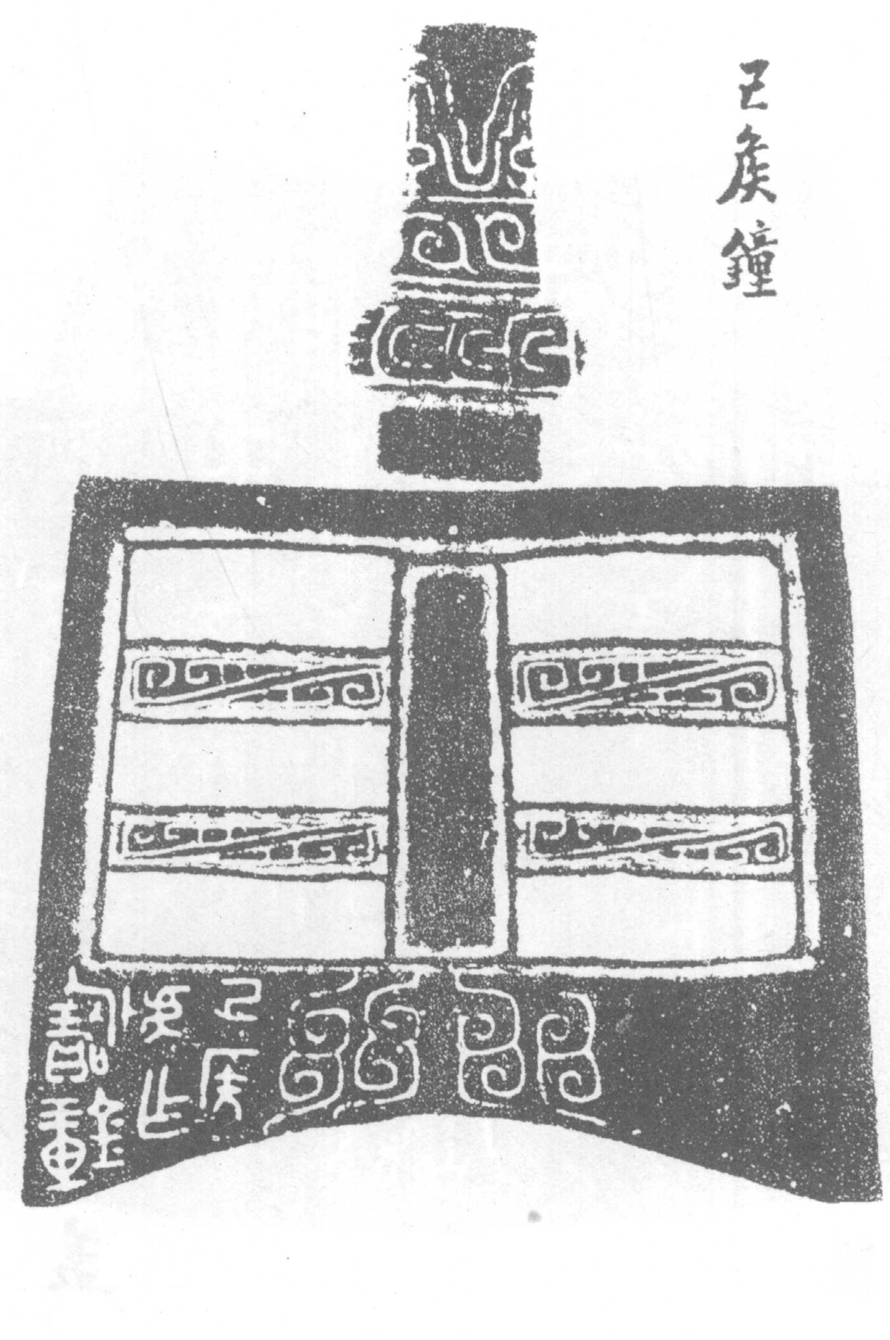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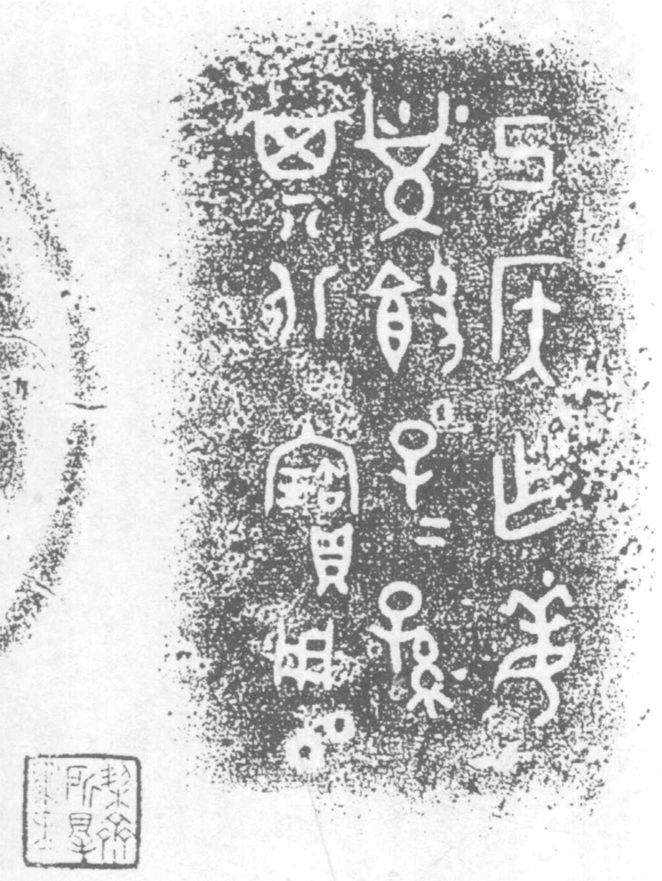
己侯鐘



己侯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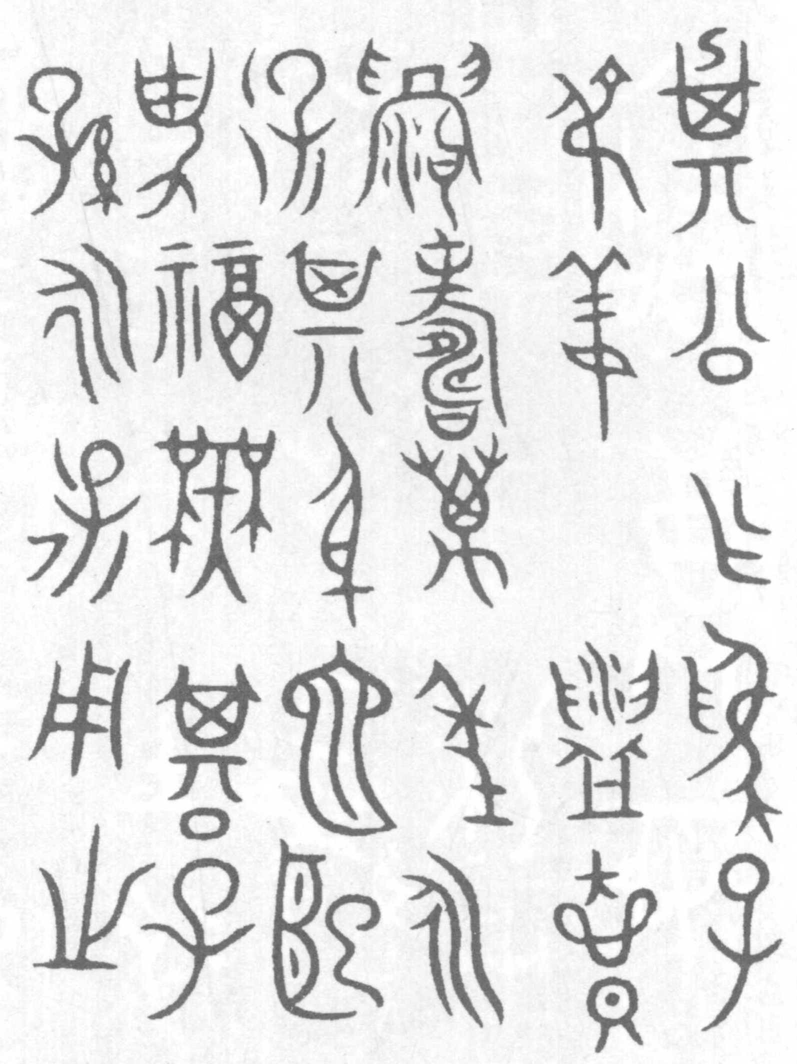


蓋



器

㠱公壺



慶叔匜



二三六 紀

鑄公簠



鑄子簠一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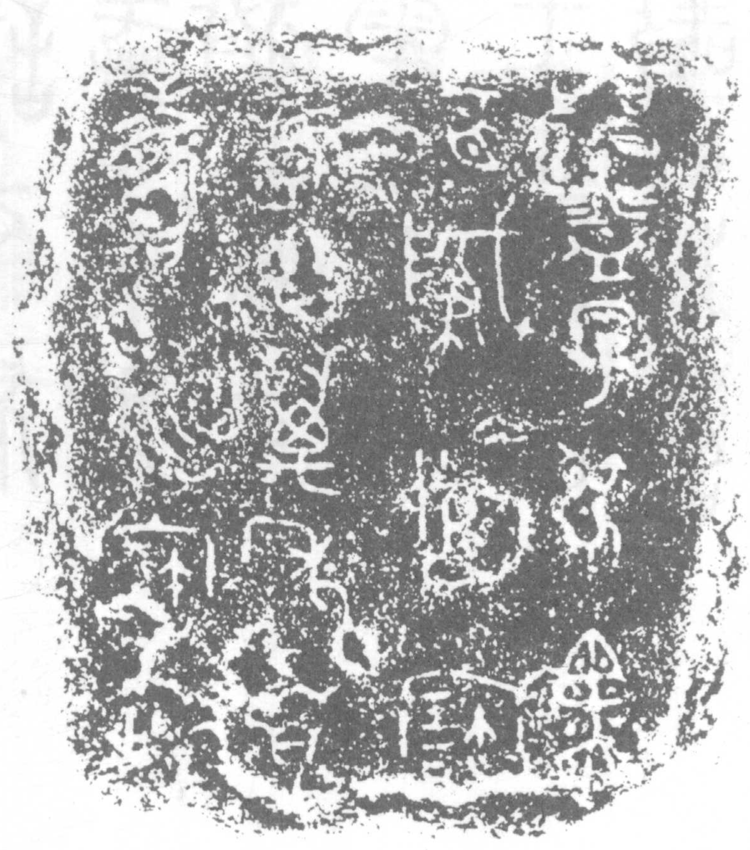
二三七 祝

鑄子簠二

蓋



器





齊大宰盤

二三八

祝

國差𦉜





二三九

齊

叔夷鎛 嘯堂集古錄 宋刊本





二四〇 齊





二四一 齊





二四二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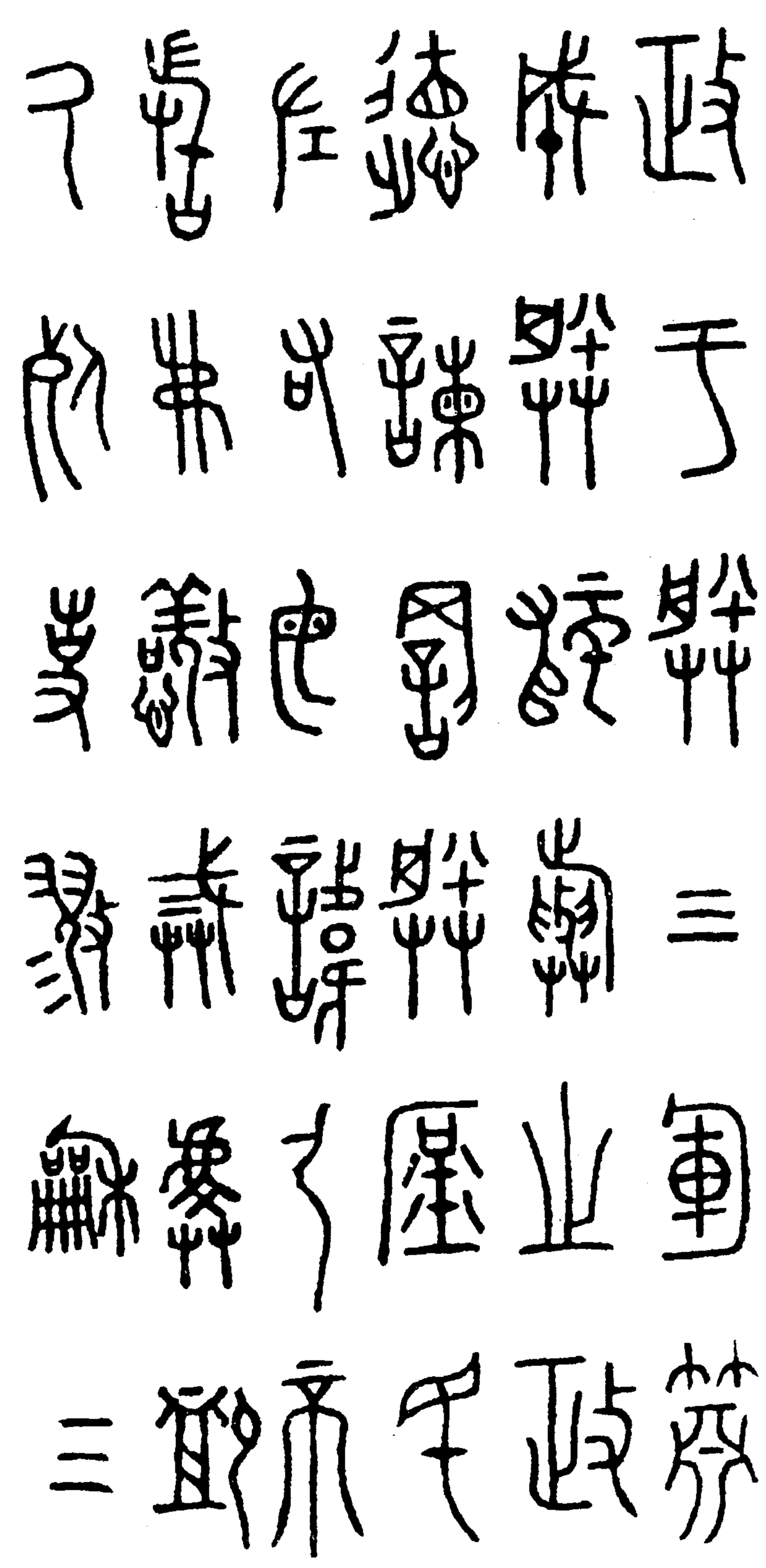


二四三

齊

叔夷鐘 一、三、五、六、據嘯堂本 二、四、七據薛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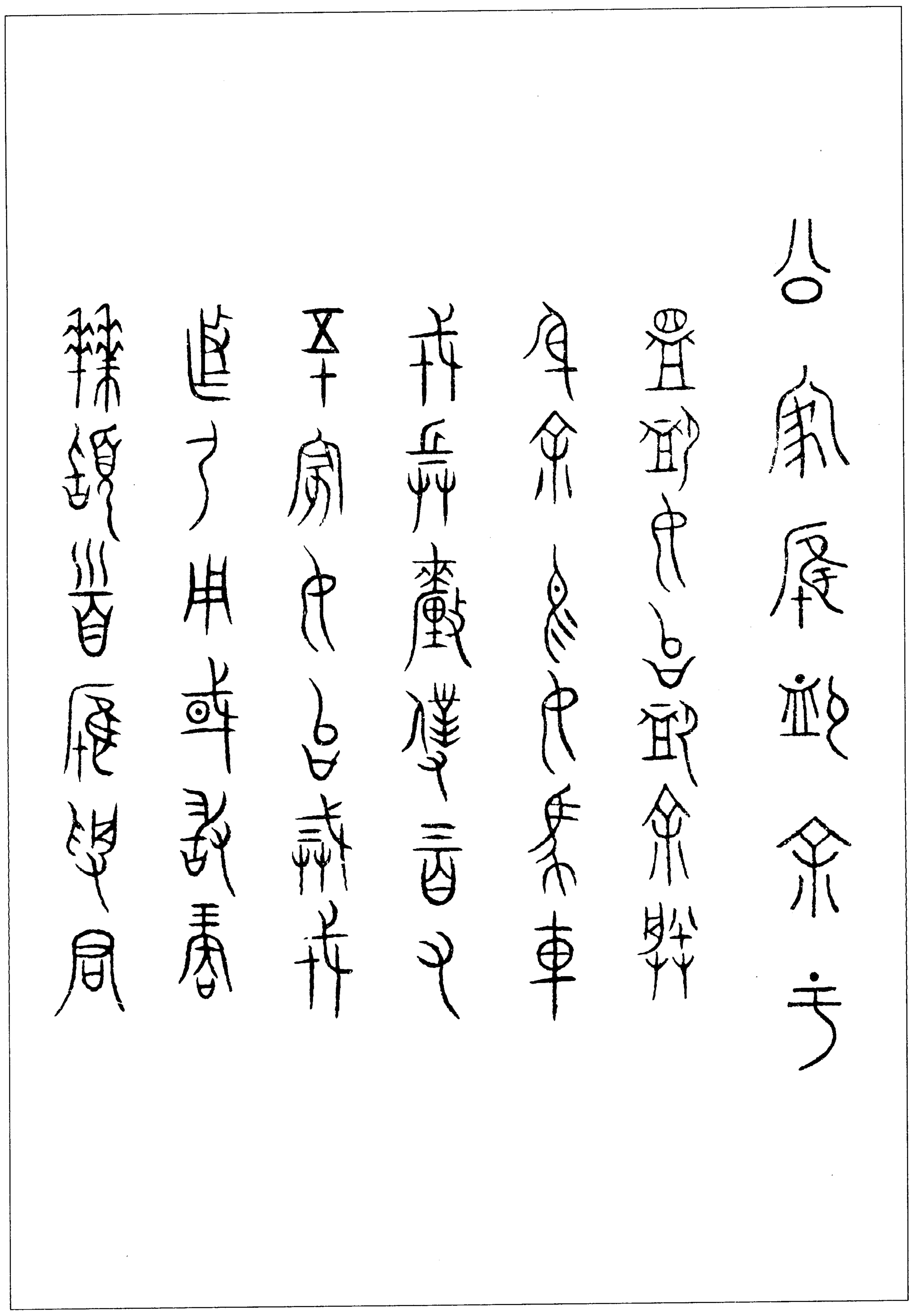
二四四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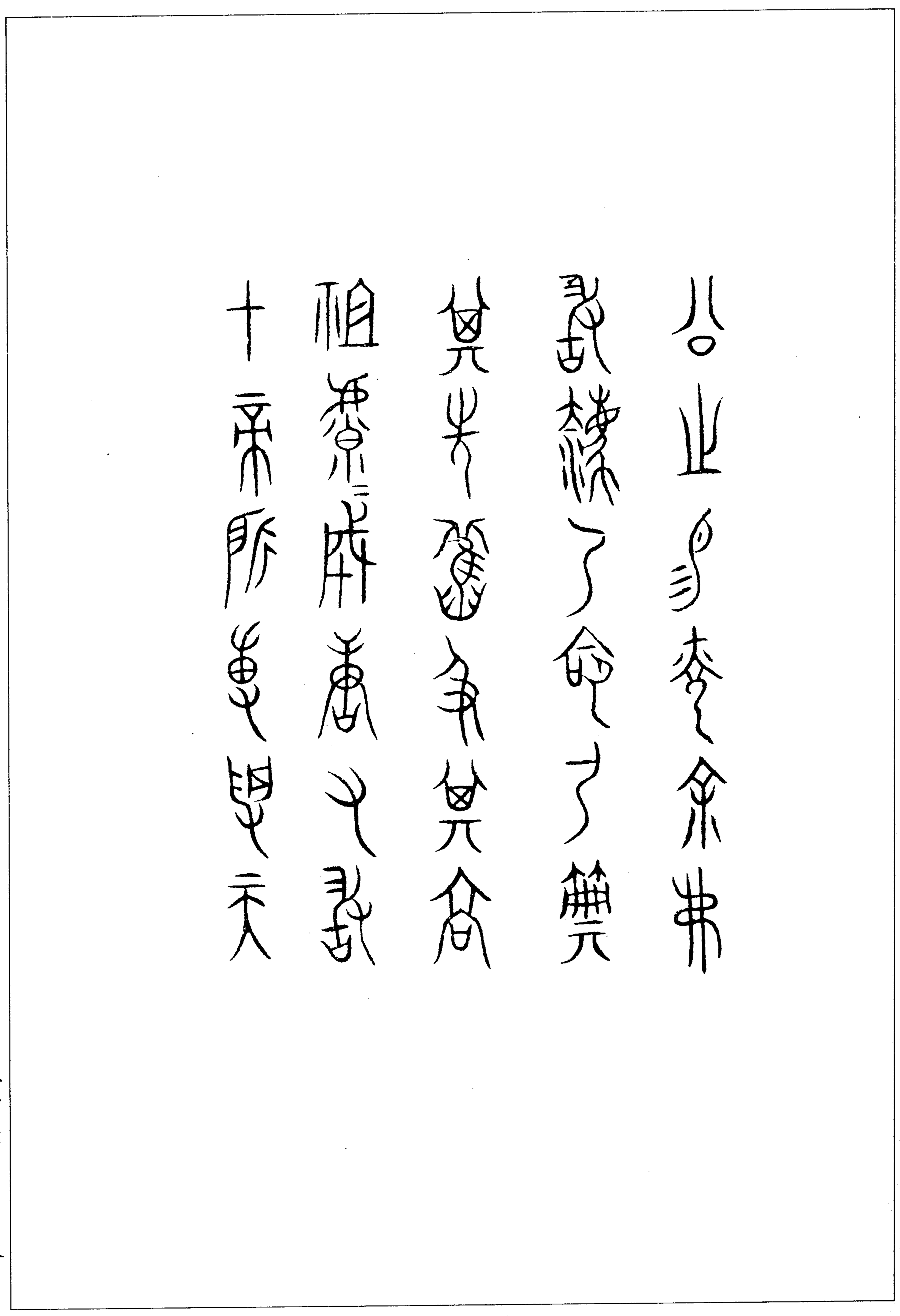
二四五 齊





二四五~二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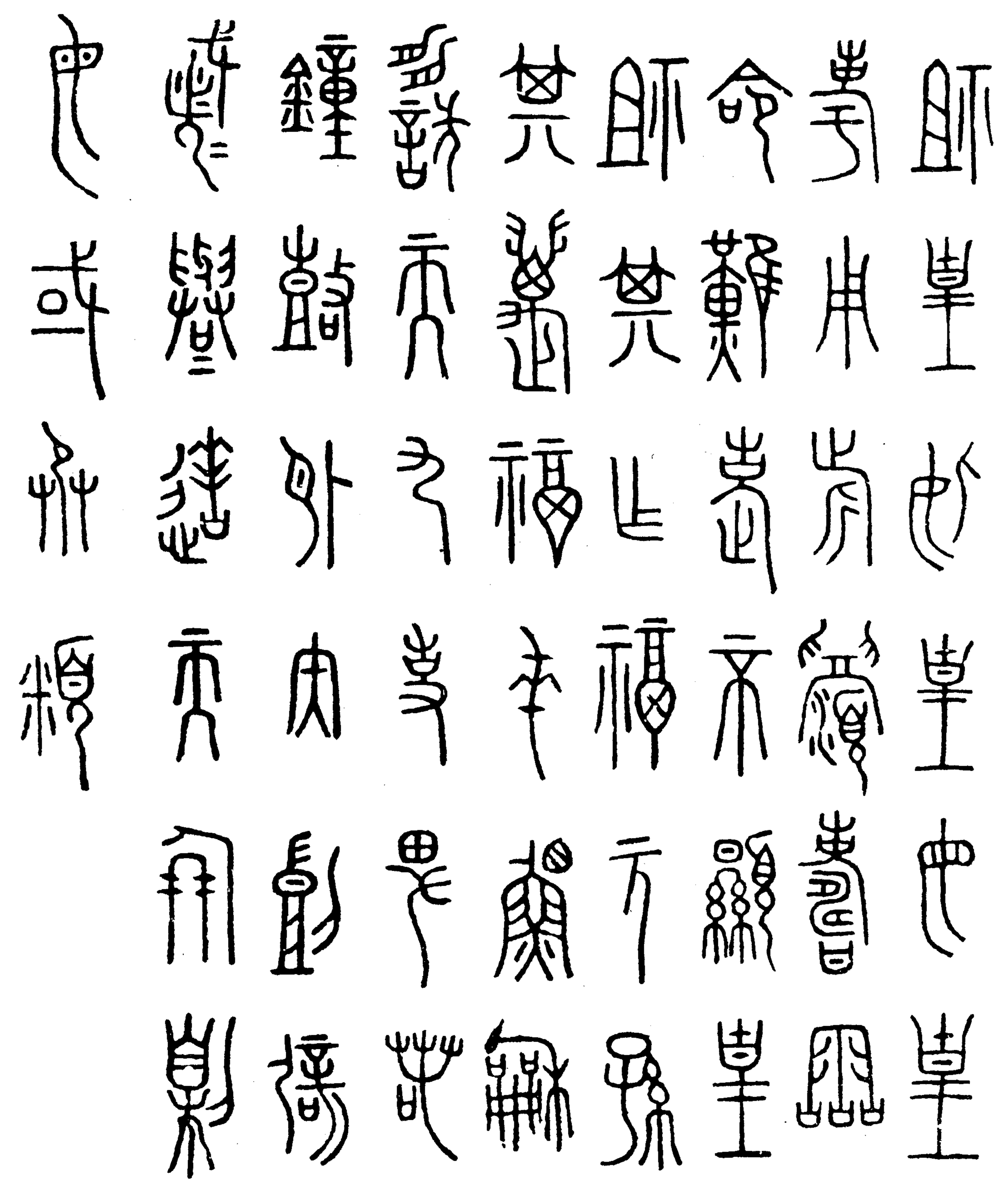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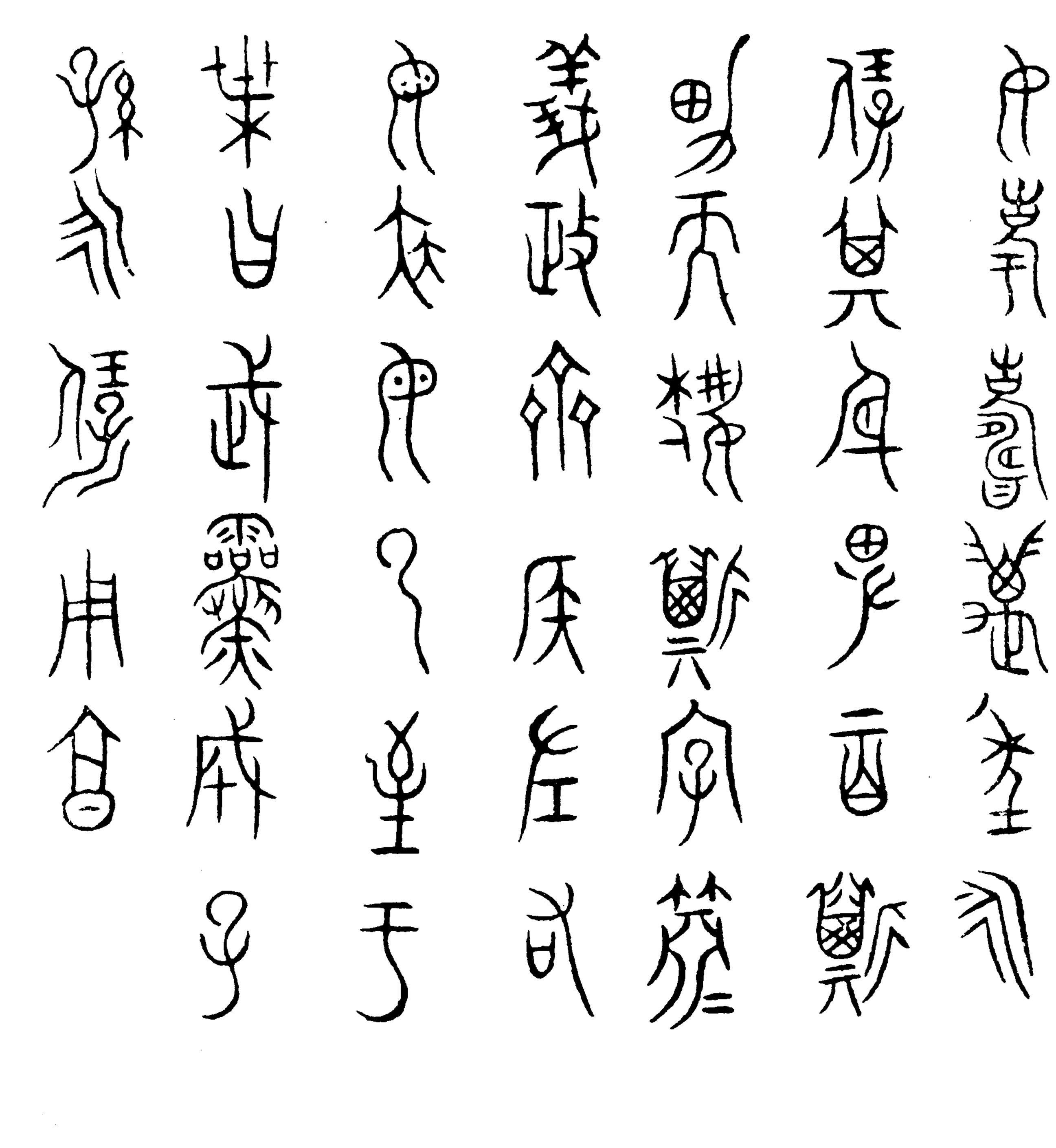
二四七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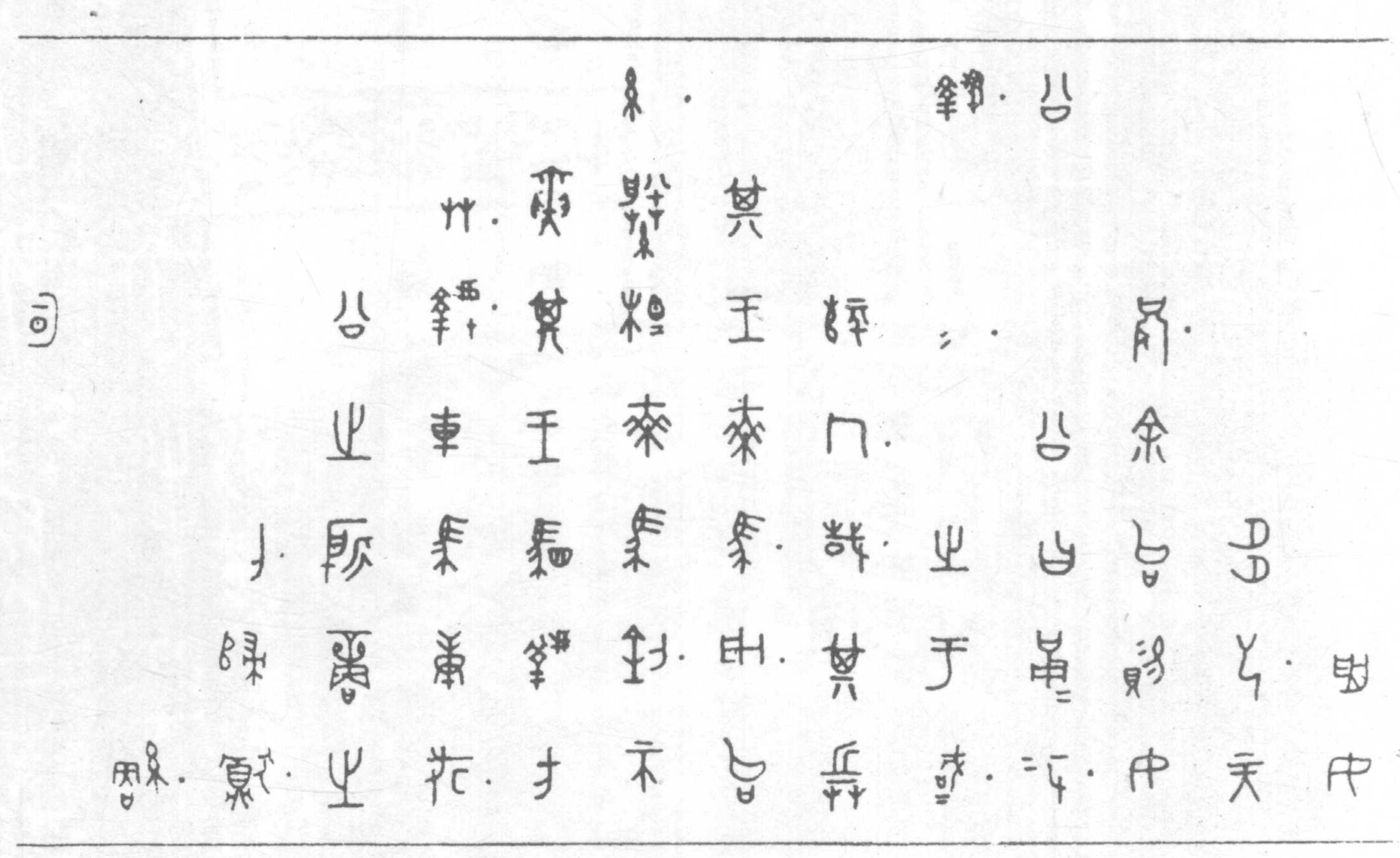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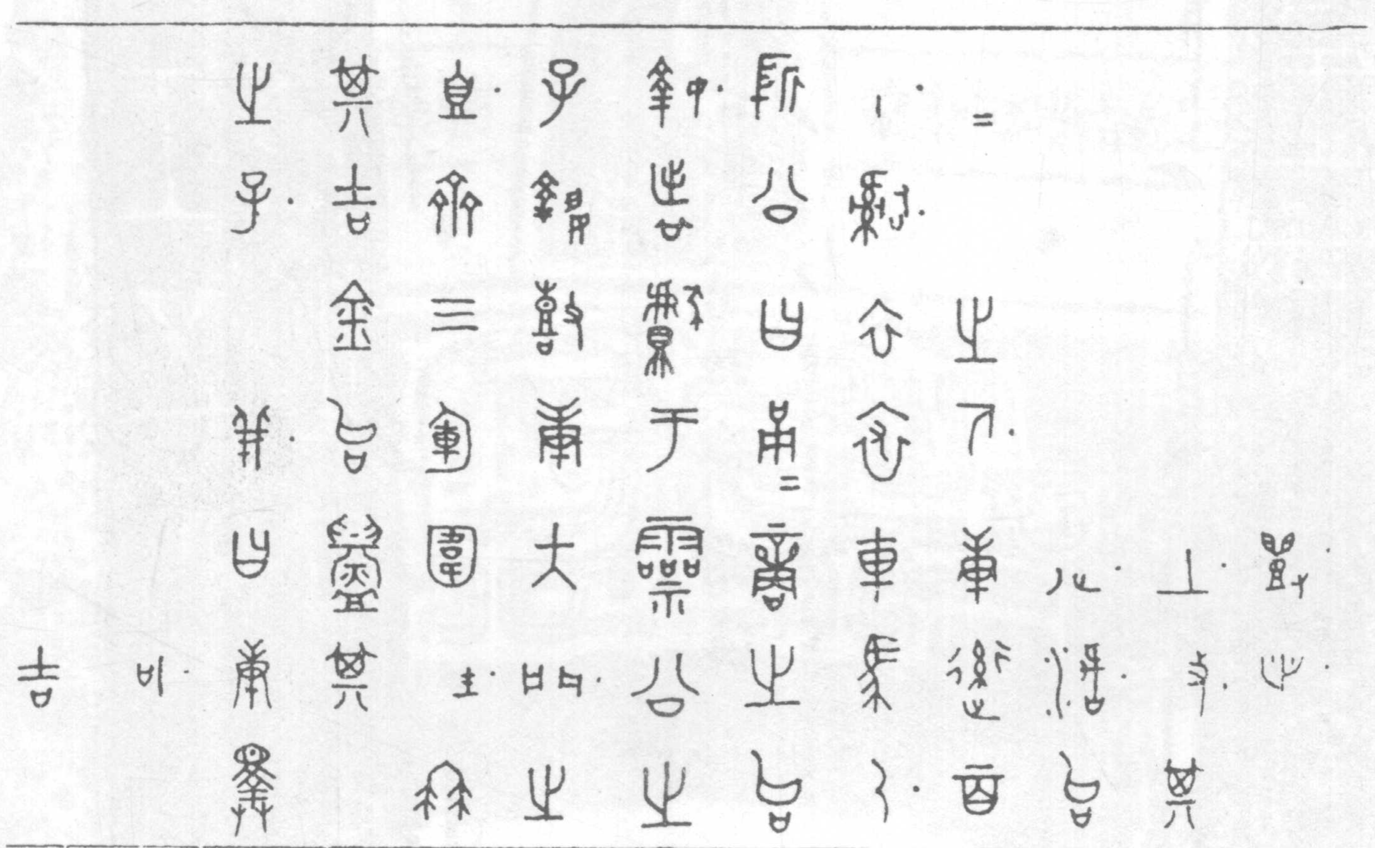




右叔夷鐘七器銘辭相銜接，嘯堂本缺第二四七三器，今以薛本補足之。薛本於此七鐘外，尚有八至十三共六器，銘辭行自七字至三字多寡不等，且有前後複犢之處。趙明誠金石錄齊鐘銘跋云：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百字。則趙時所出僅十鐘，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表已據此定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五鐘為偽器。近時唐蘭創一讀法，謂其文當於[illegible]手背篆時，解一列而讀之，說見其陽面乃轉讀陰面，故一鐘兩銘，文不銜結。注為圖以明之。詳見燕京學報十四期唐蘭古樂器小記其說於十二十三四器亦頗融合，摘於八九兩鐘則無說。余意編鐘之數自不僅此，地下當尚有埋藏，以於臨淄行再發掘，或能得其完竟也。

庚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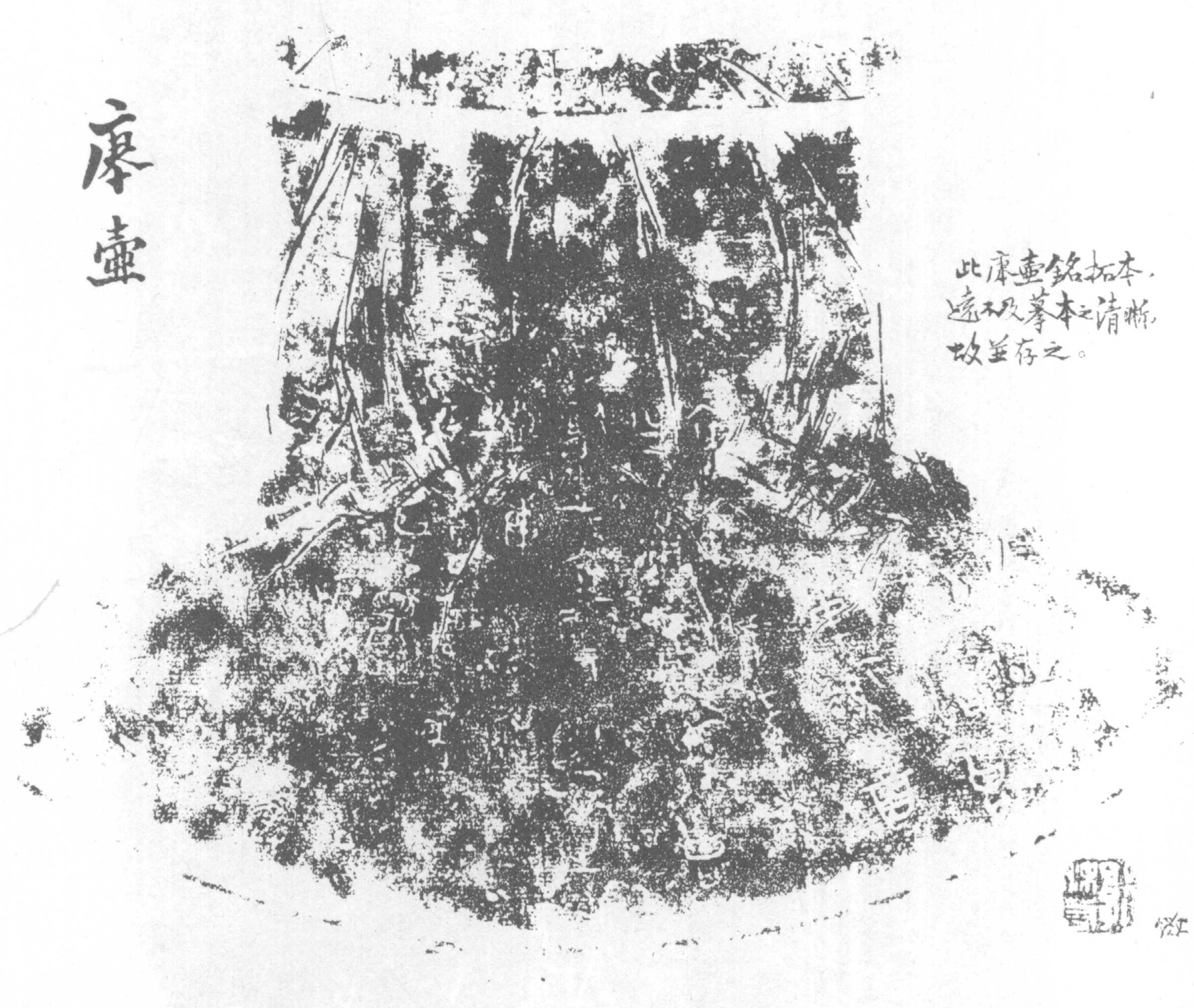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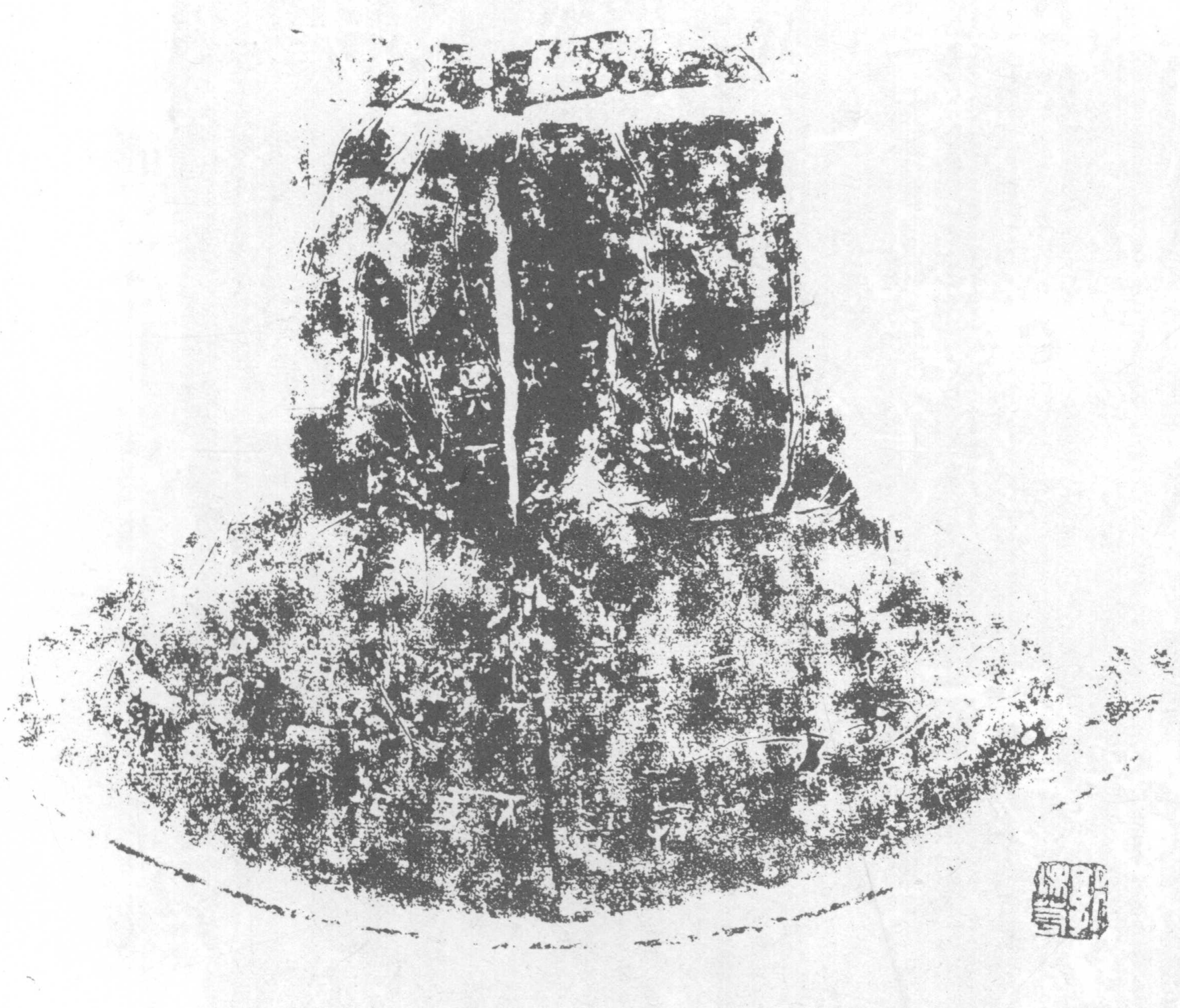
二五〇

齊

庚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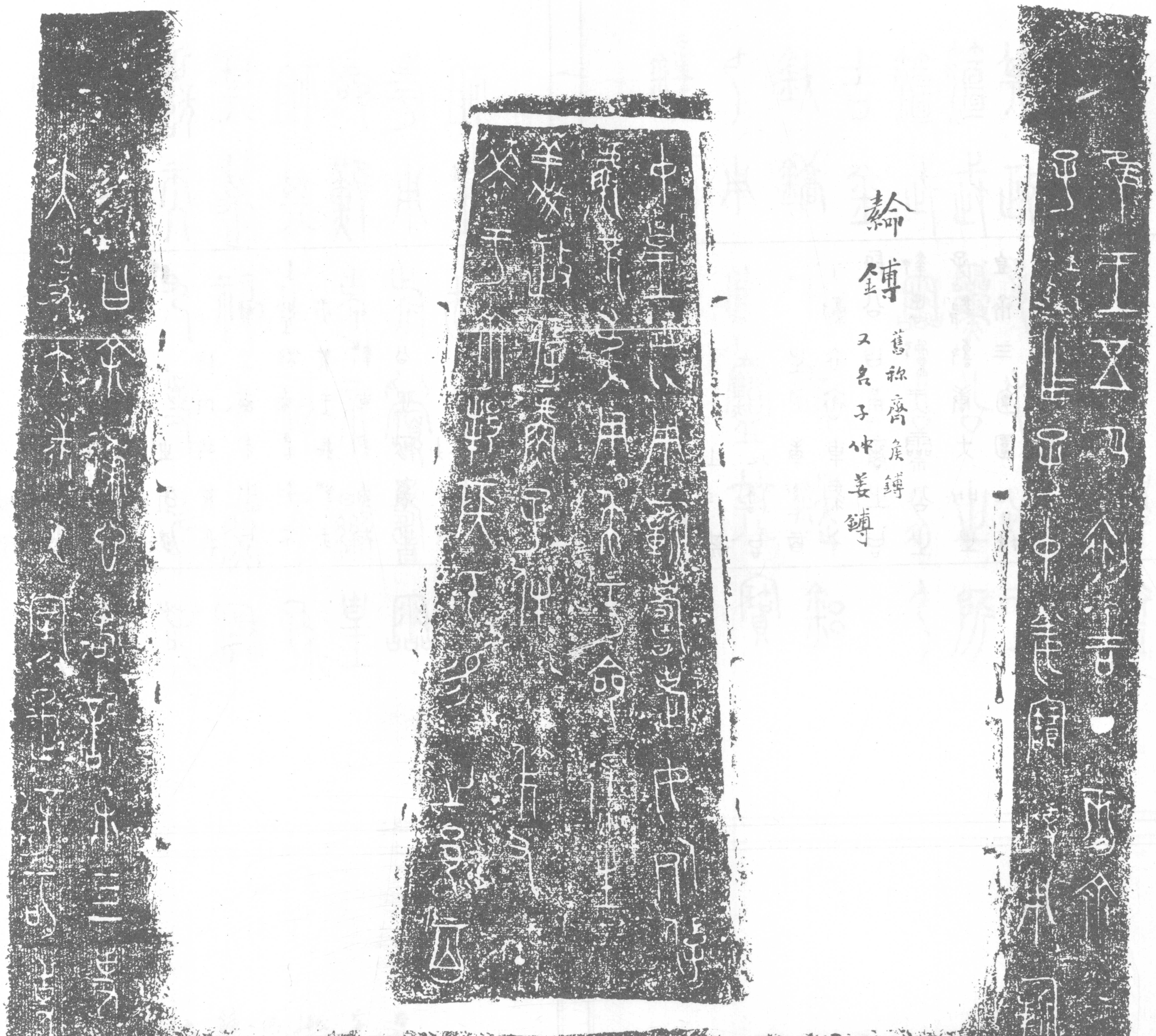
此庚壺銘拓本，遠不及摹本之清晰，故並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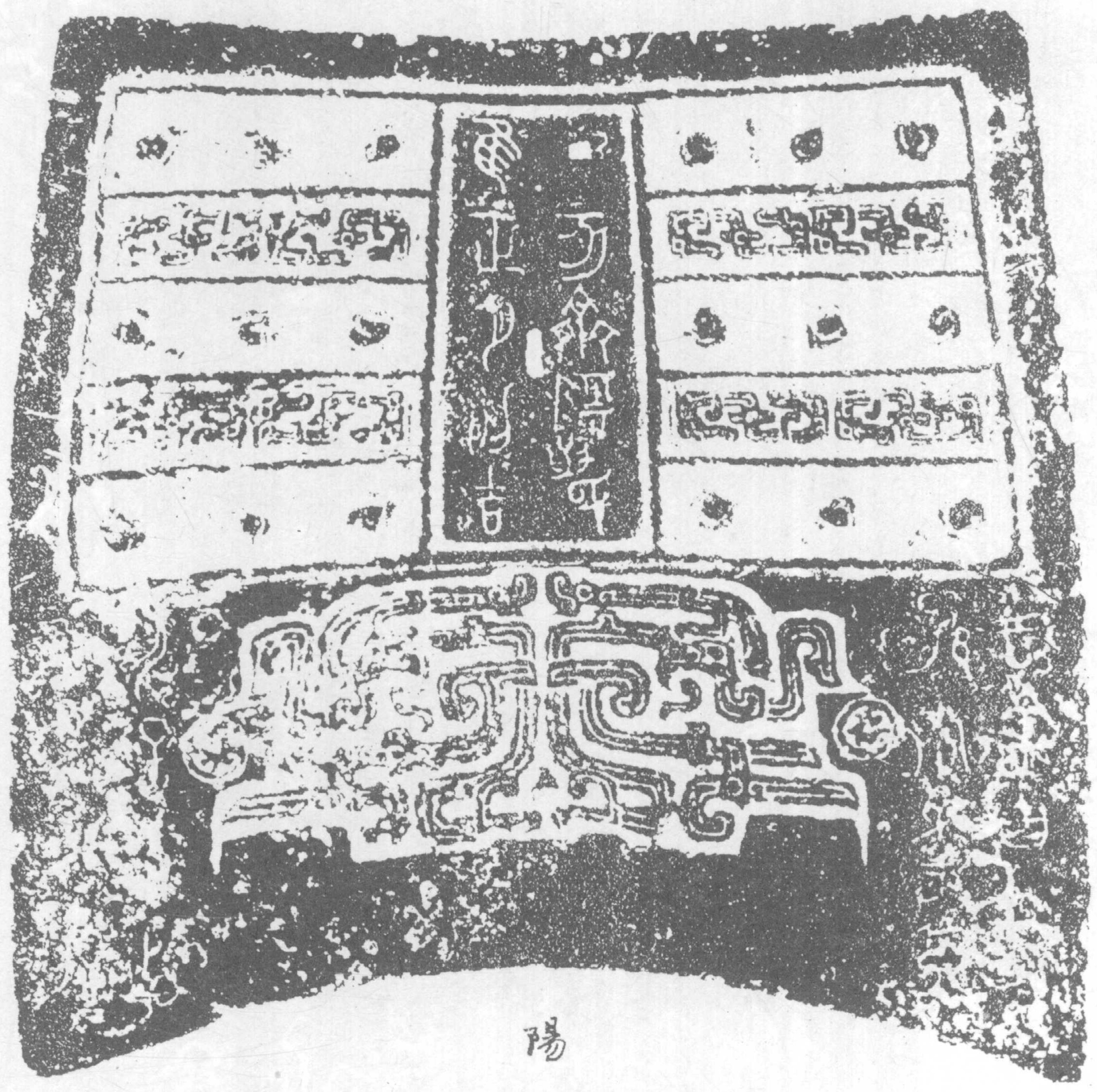
又二五〇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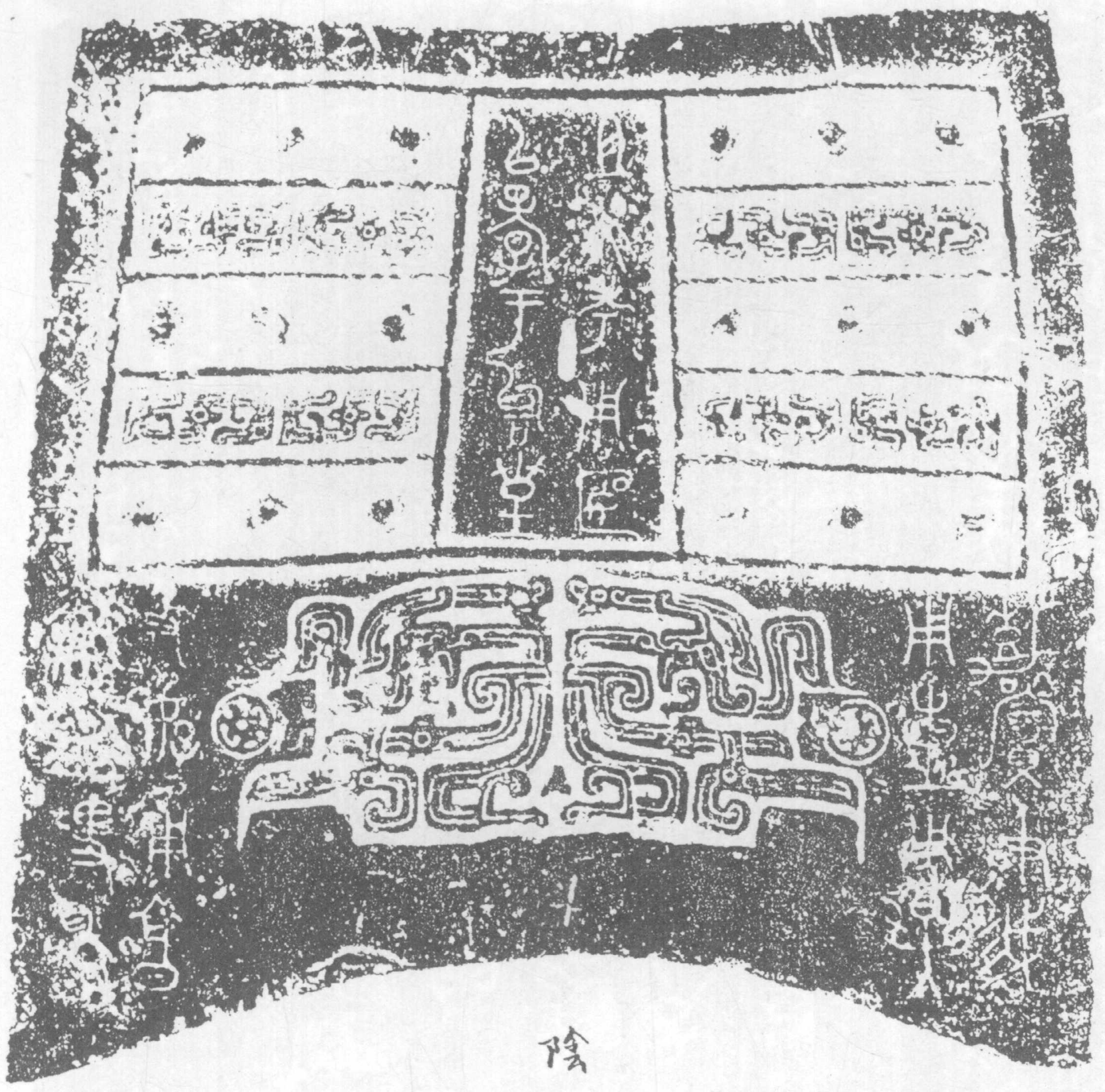


𦅫鎛 舊称齊侯鎛 又名子仲姜鎛

𩍒氏鐘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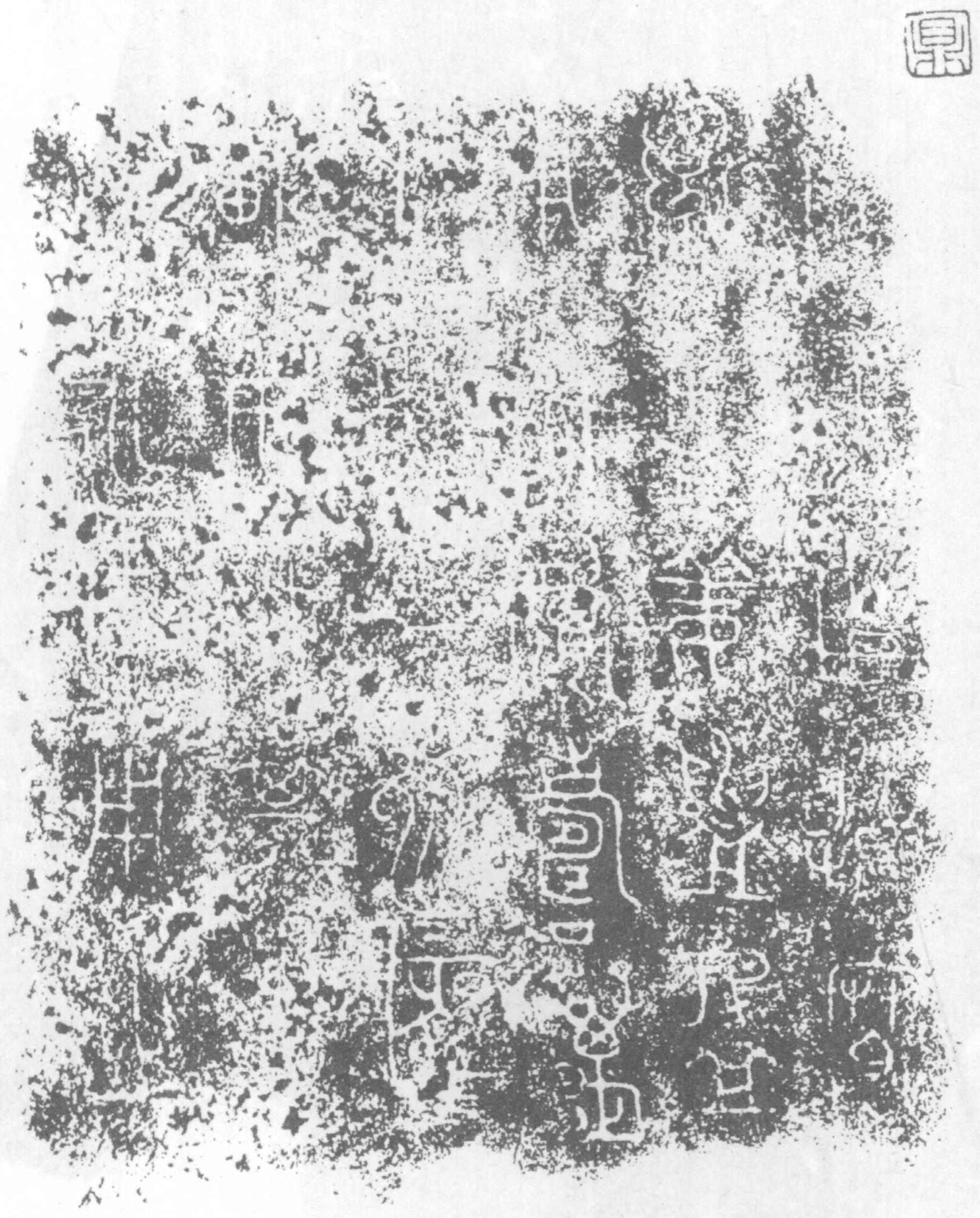
陰

二五二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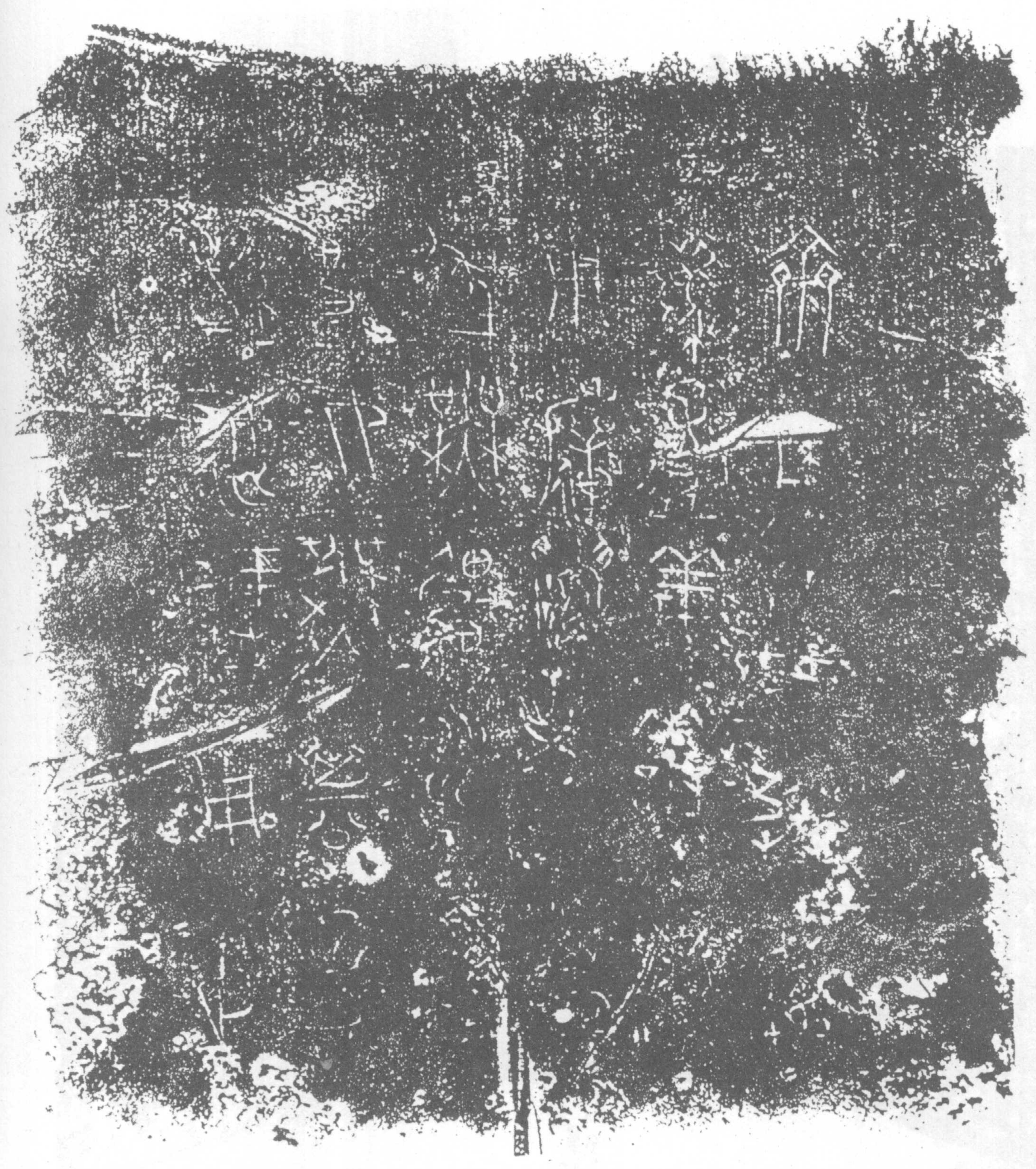
齊侯盤



齊侯匜



二五三 齊




齊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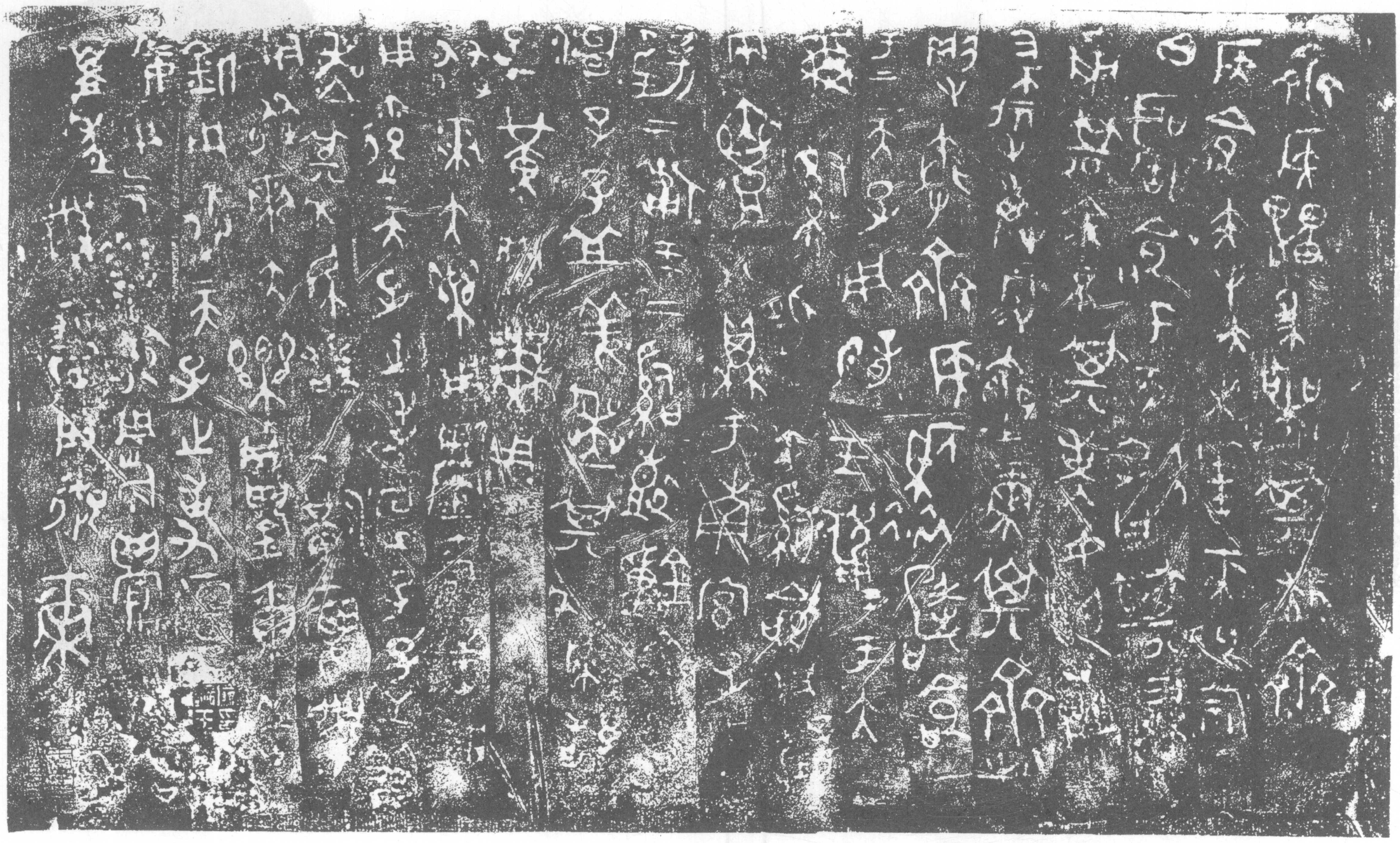
齊侯𩱨

二五四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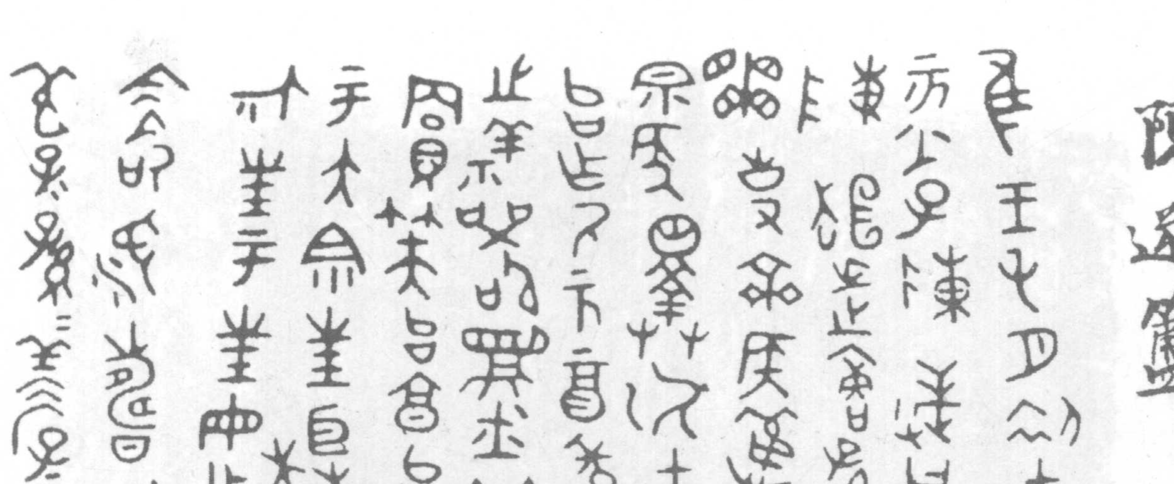


洹子孟姜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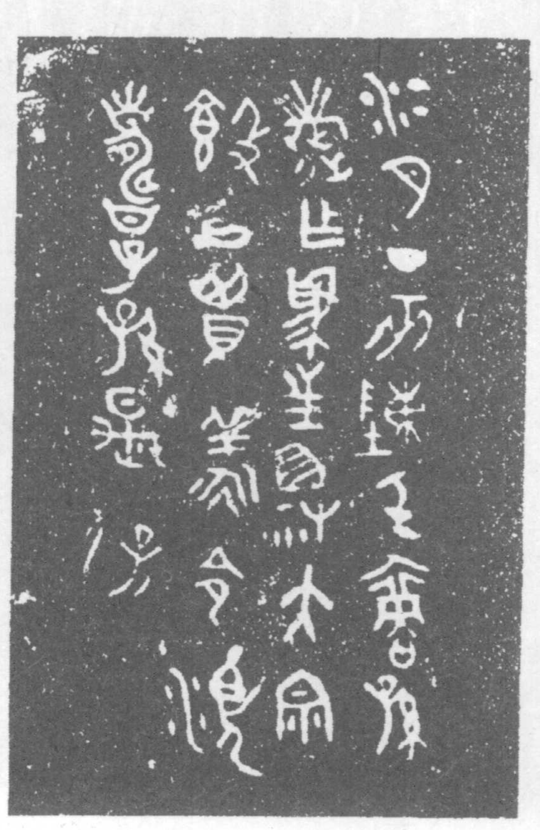
洹子孟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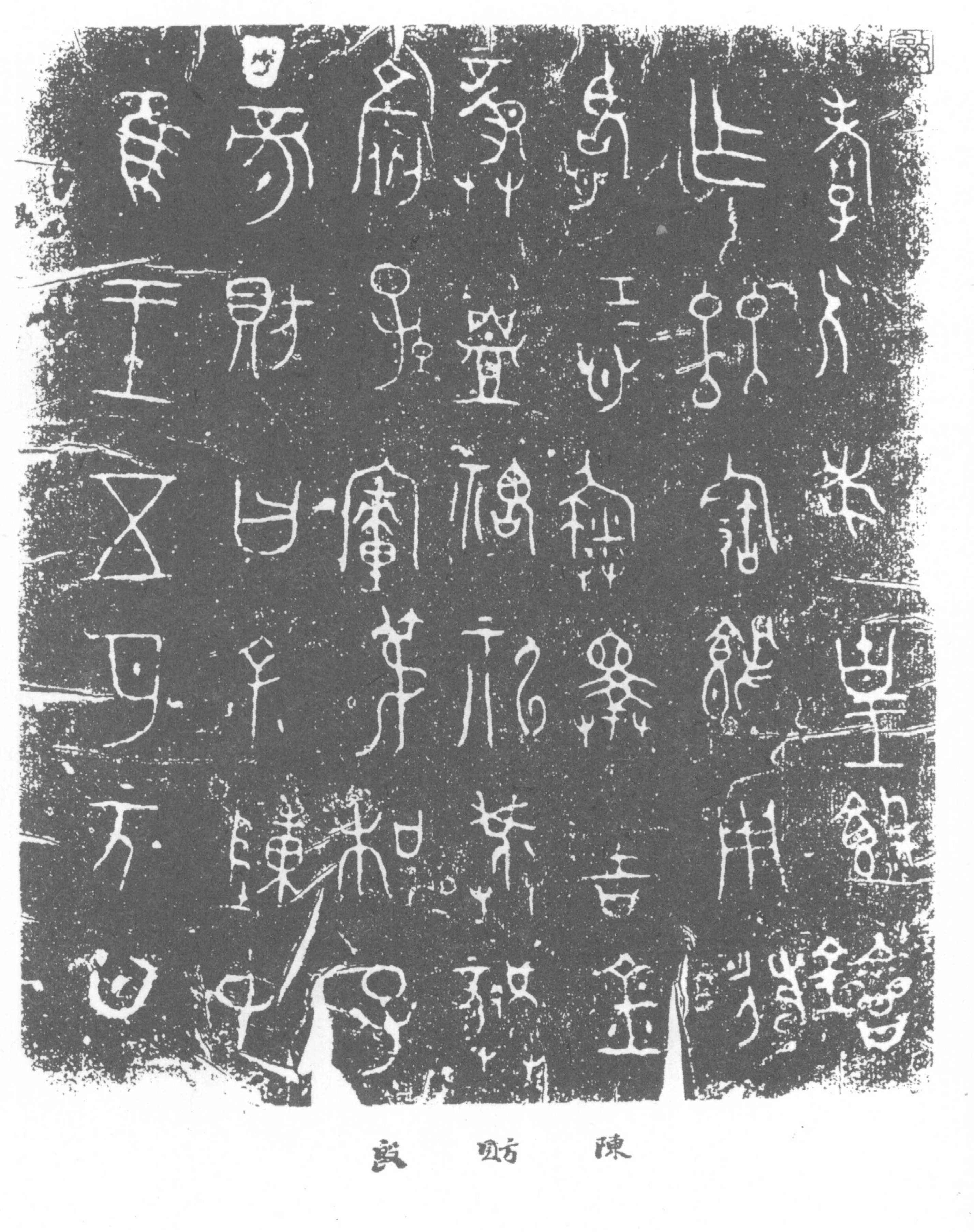


陳逆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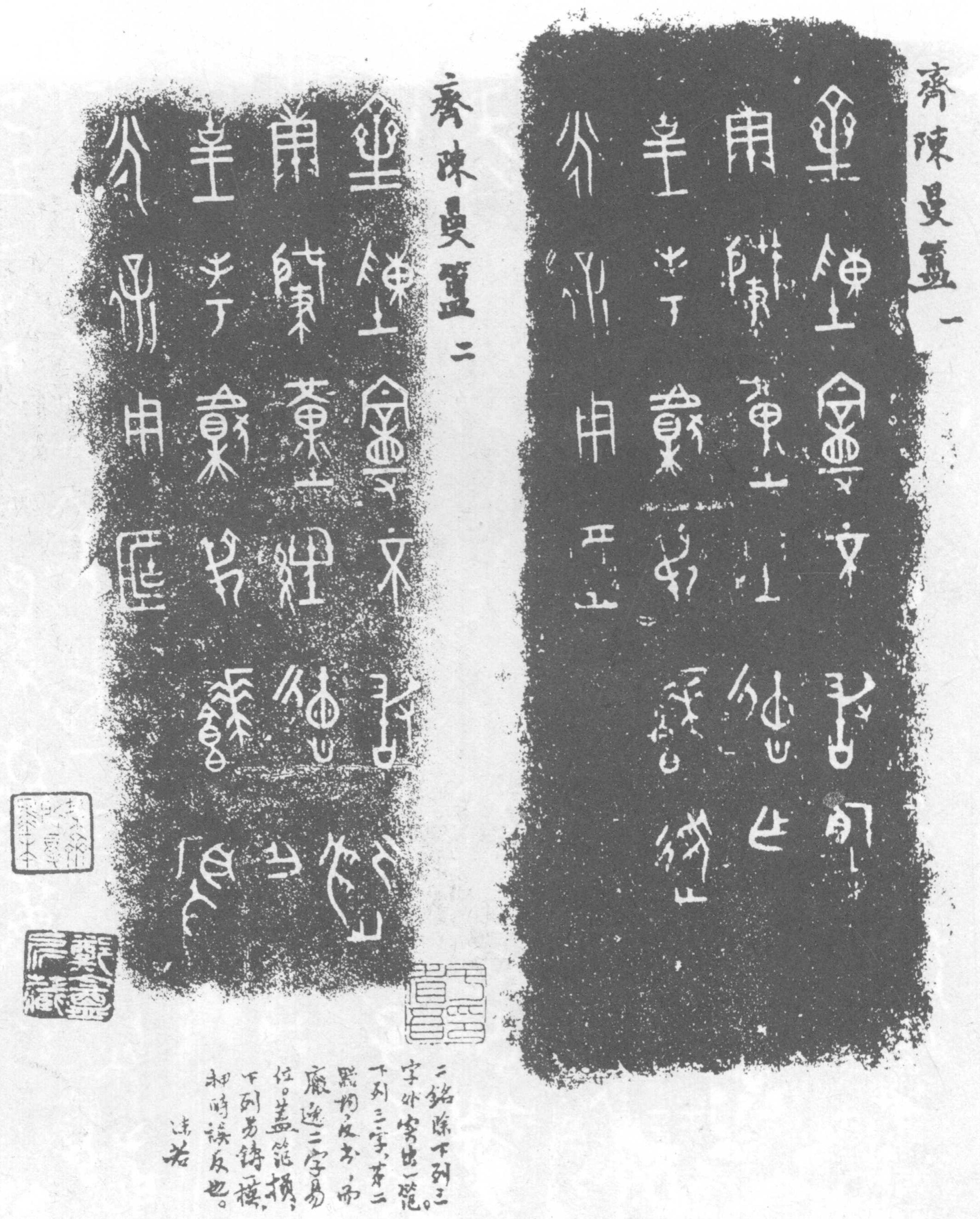


陳逆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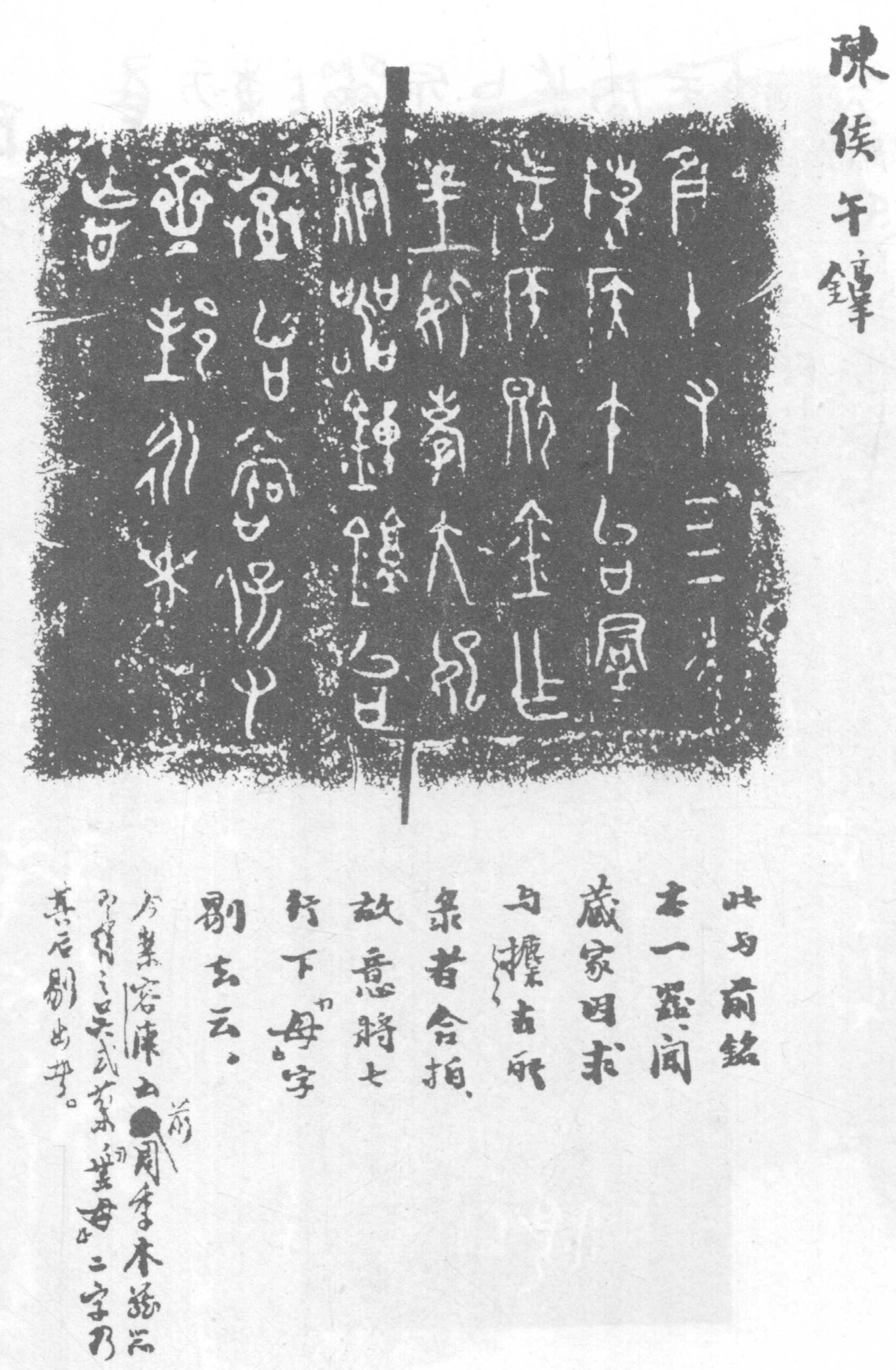
陳肪殷


齊陳曼簠一
齊陳曼簠二
二銘除下列三字外實出一範。下列三字，第二點物反書，而廞遂二字易位。蓋範損，下列另鑄模，稍有誤反也。
沫若


陳侯午鐘

二五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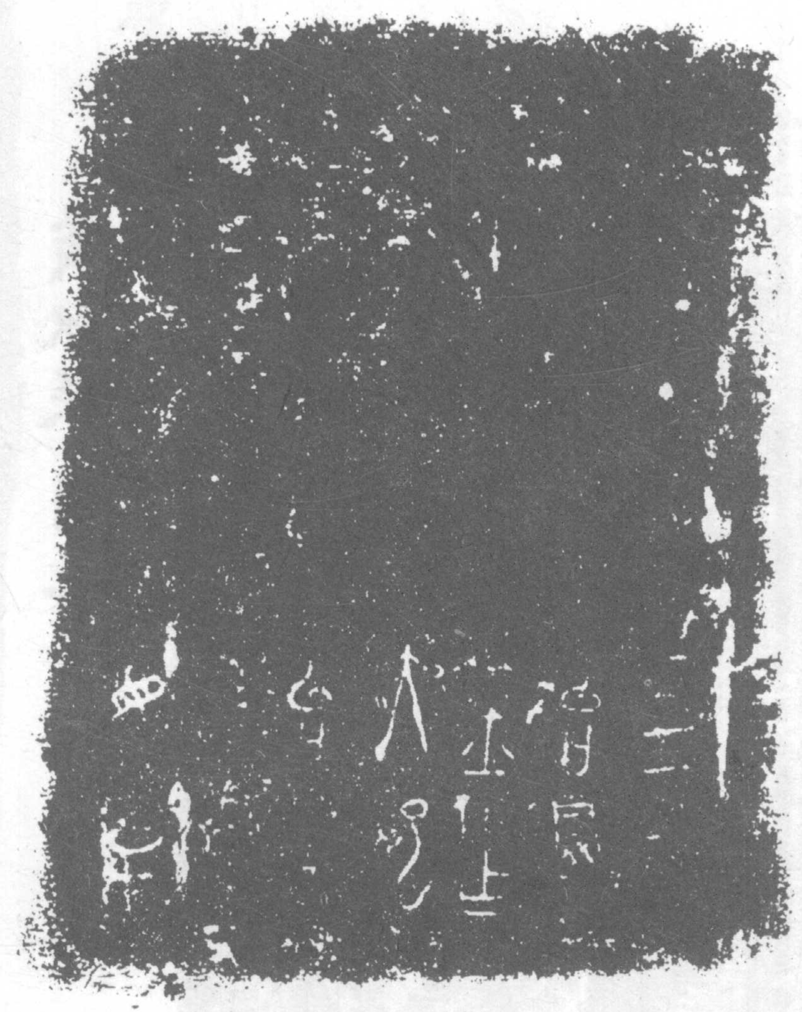

陳侯午鐘
此与前銘本一器，聞藏家因求与攈古所錄者合拍，故意將七行下「母」字剔去云。


陳侯午錞

二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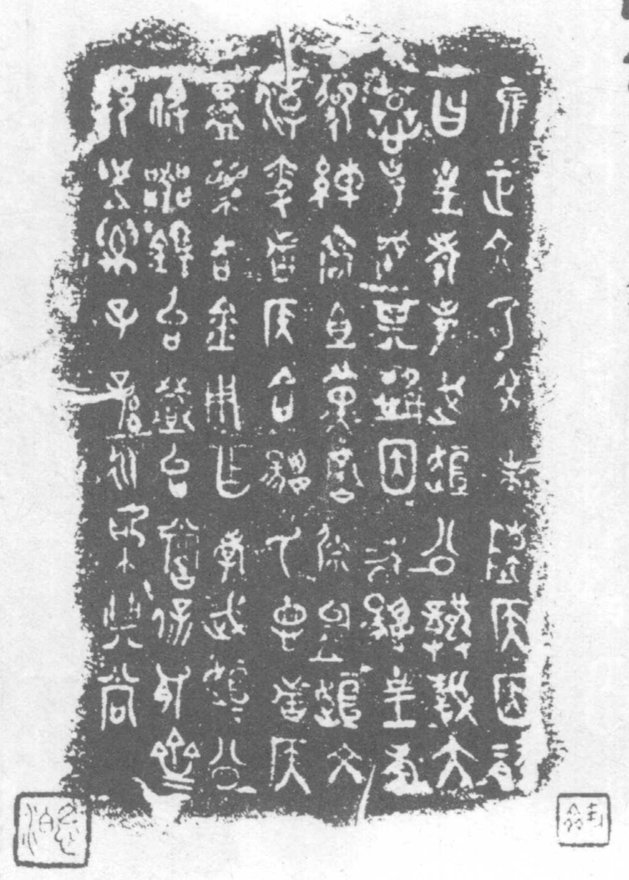
齊

陳侯午毀



隹十又三年
陳侯午台羣
者侯獻金乍
皇妣孝大妃
祭器毀台烝
台嘗保有齊
邦永葉毋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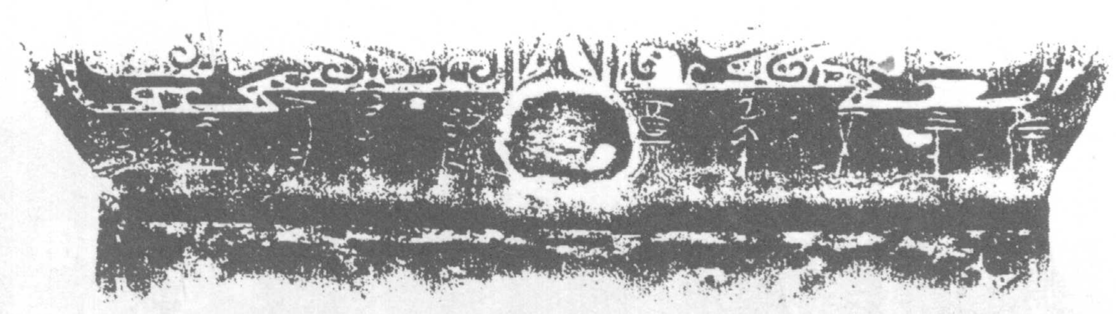
陳侯因資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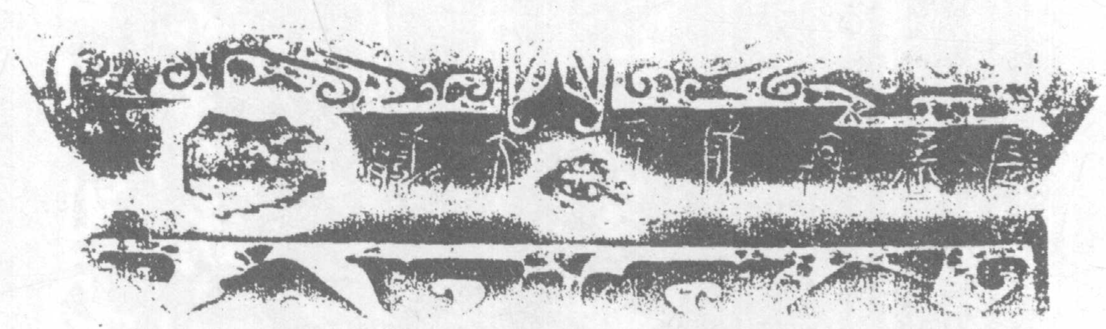
二六〇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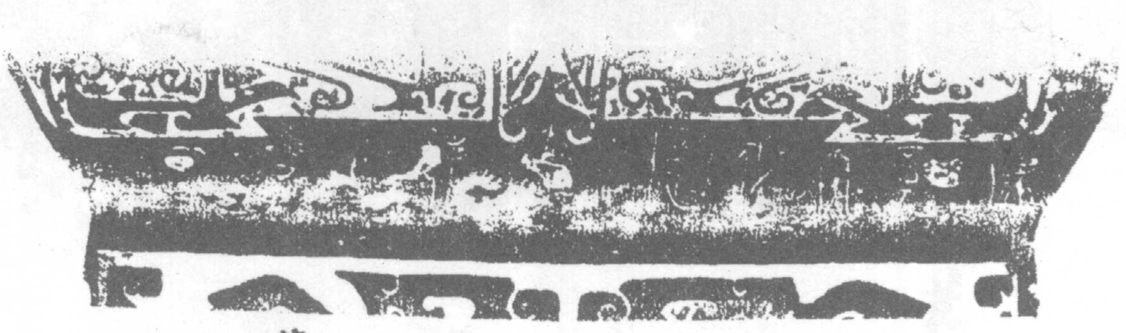
陳騂壺



隹王五年奠□陳旻再立事



歲孟冬戊長大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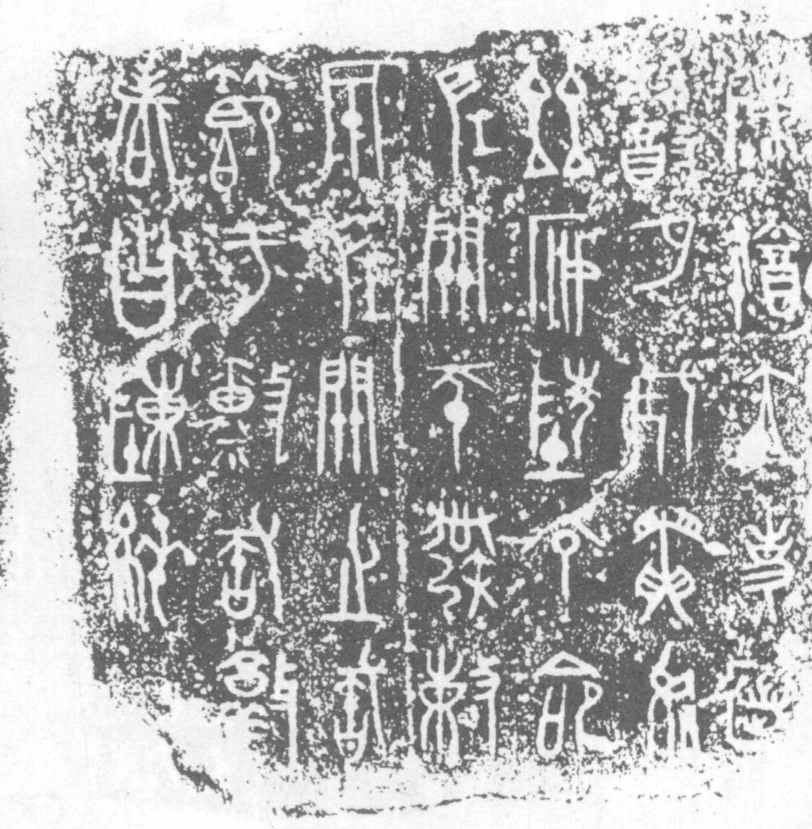
陳騂內伐匽□□之獲

子禾子釜



二六一

齊



陳純釜



左關鋘



𢦏叔朕鼎一

二六二

齊



𢦏叔朕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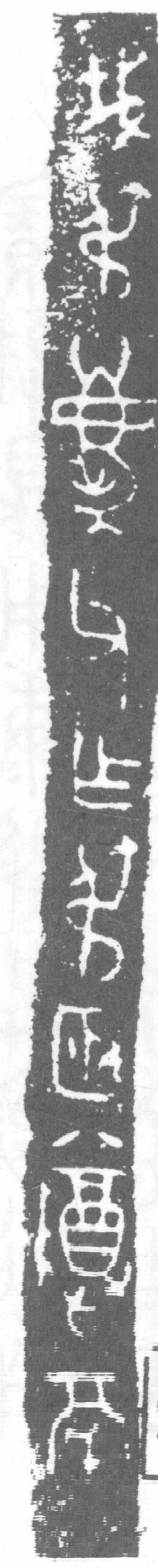
𢦏叔朕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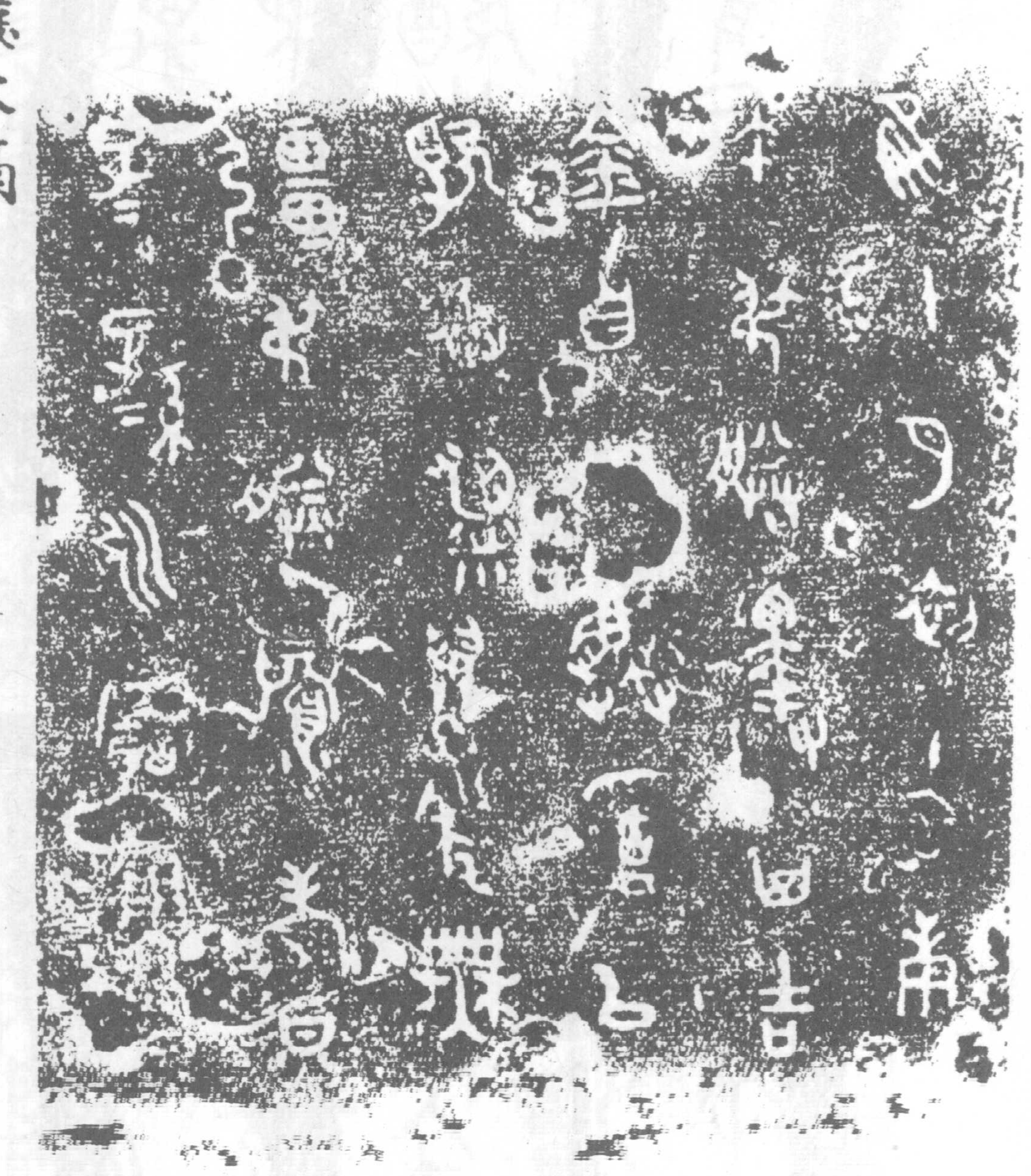
二六三

戴

二六四 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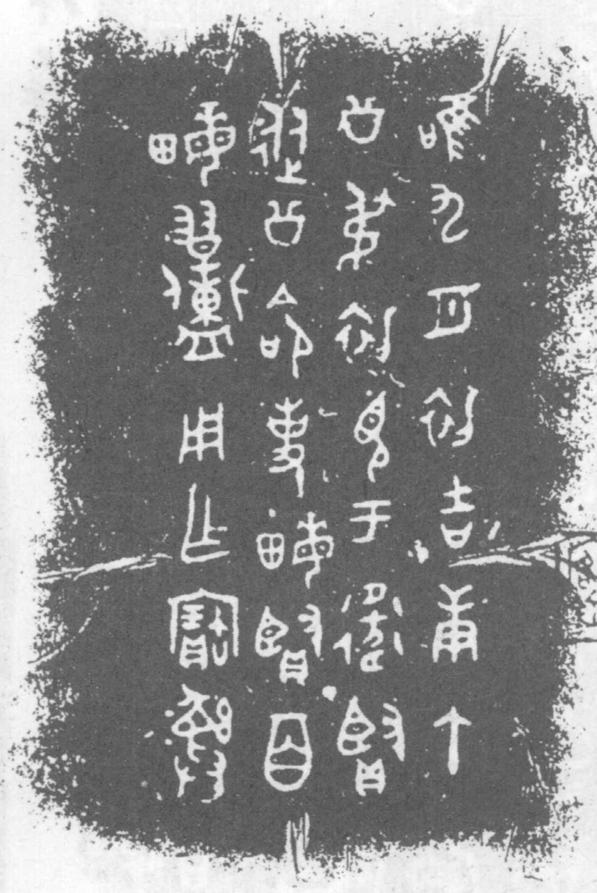
戈叔慶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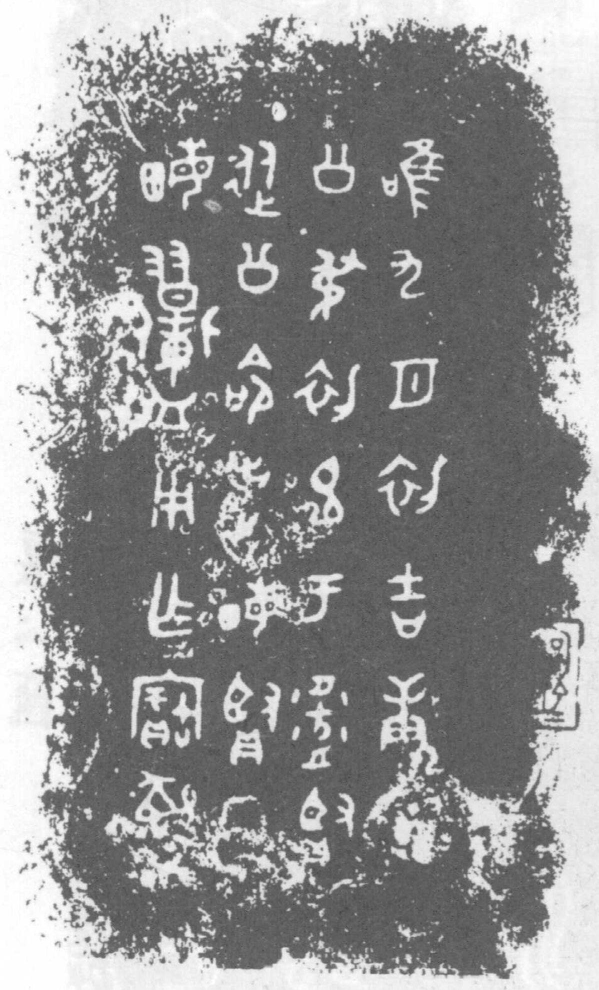


叔朕簠

賢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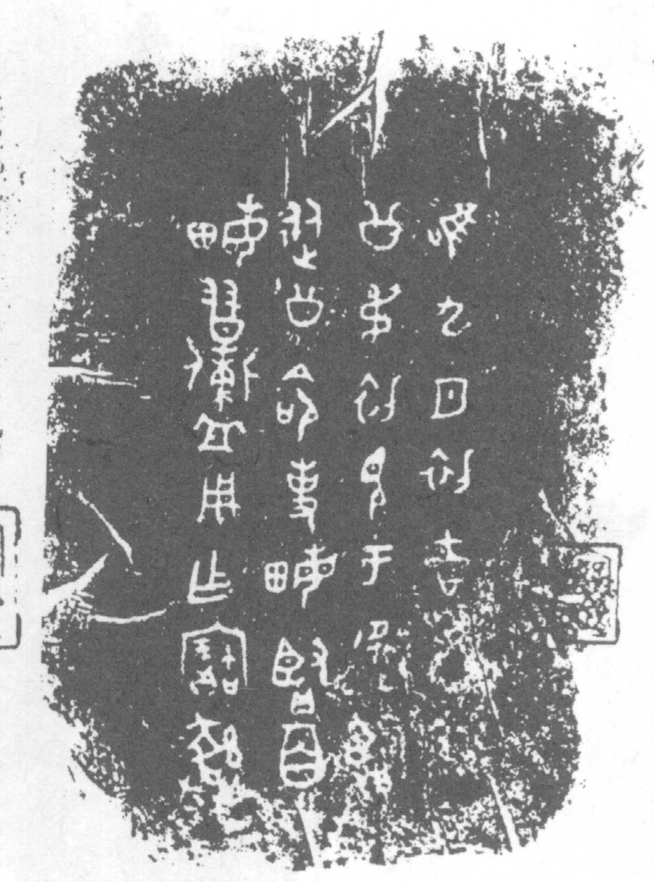
蓋



器

二六五 衛

賢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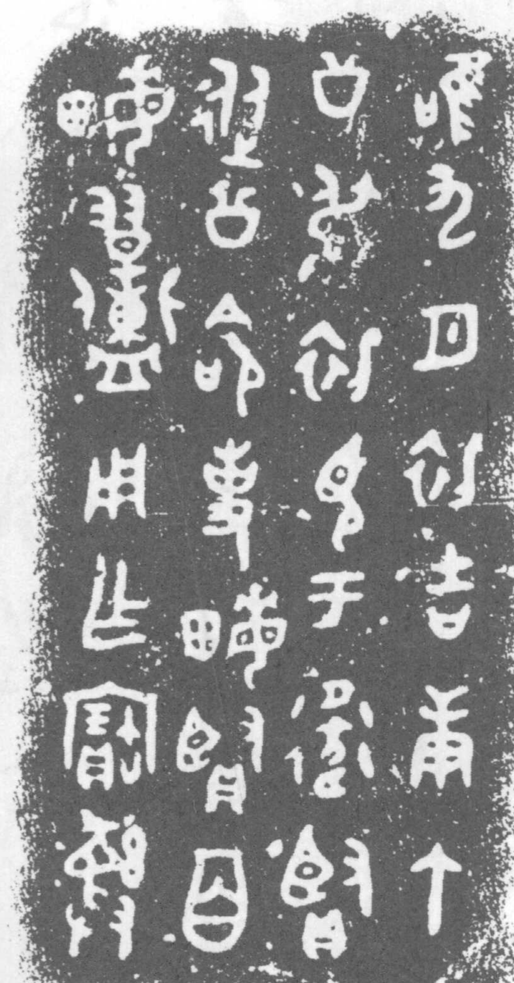


蓋



器

賢段三



孫林父段





虢文公子鈠鼎 一



虢文公子鈠鼎 二

二八二～二八三

虢



虢姜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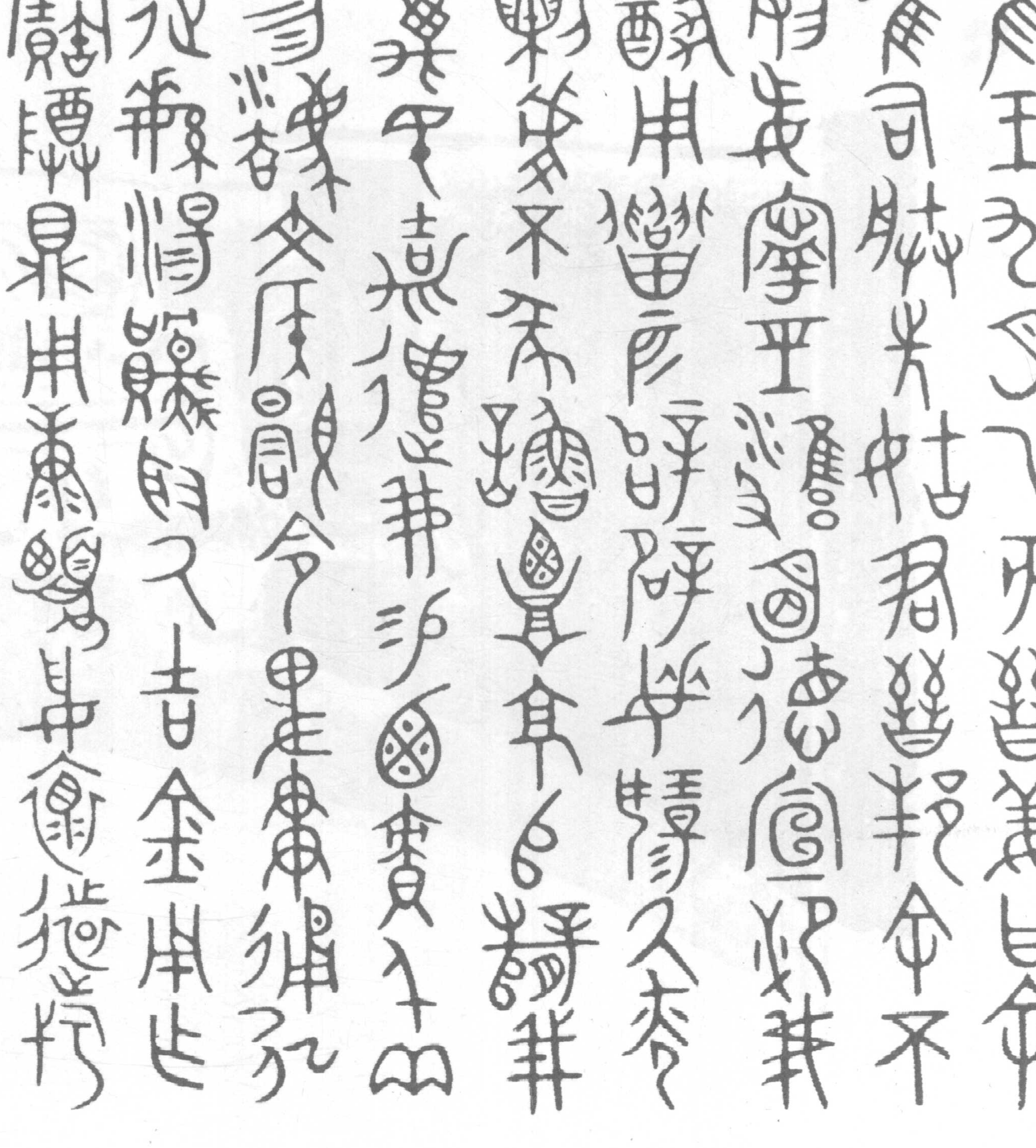


虢季氏子組簋 一

二八三～二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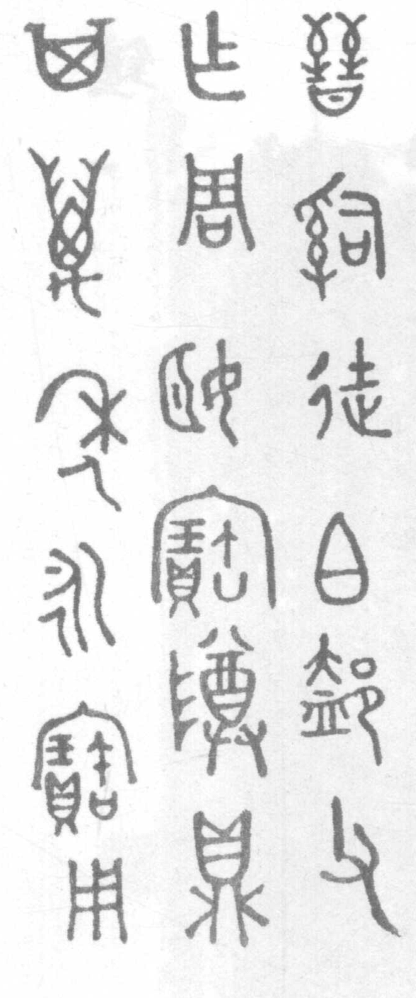
虢

晉姜鼎 薛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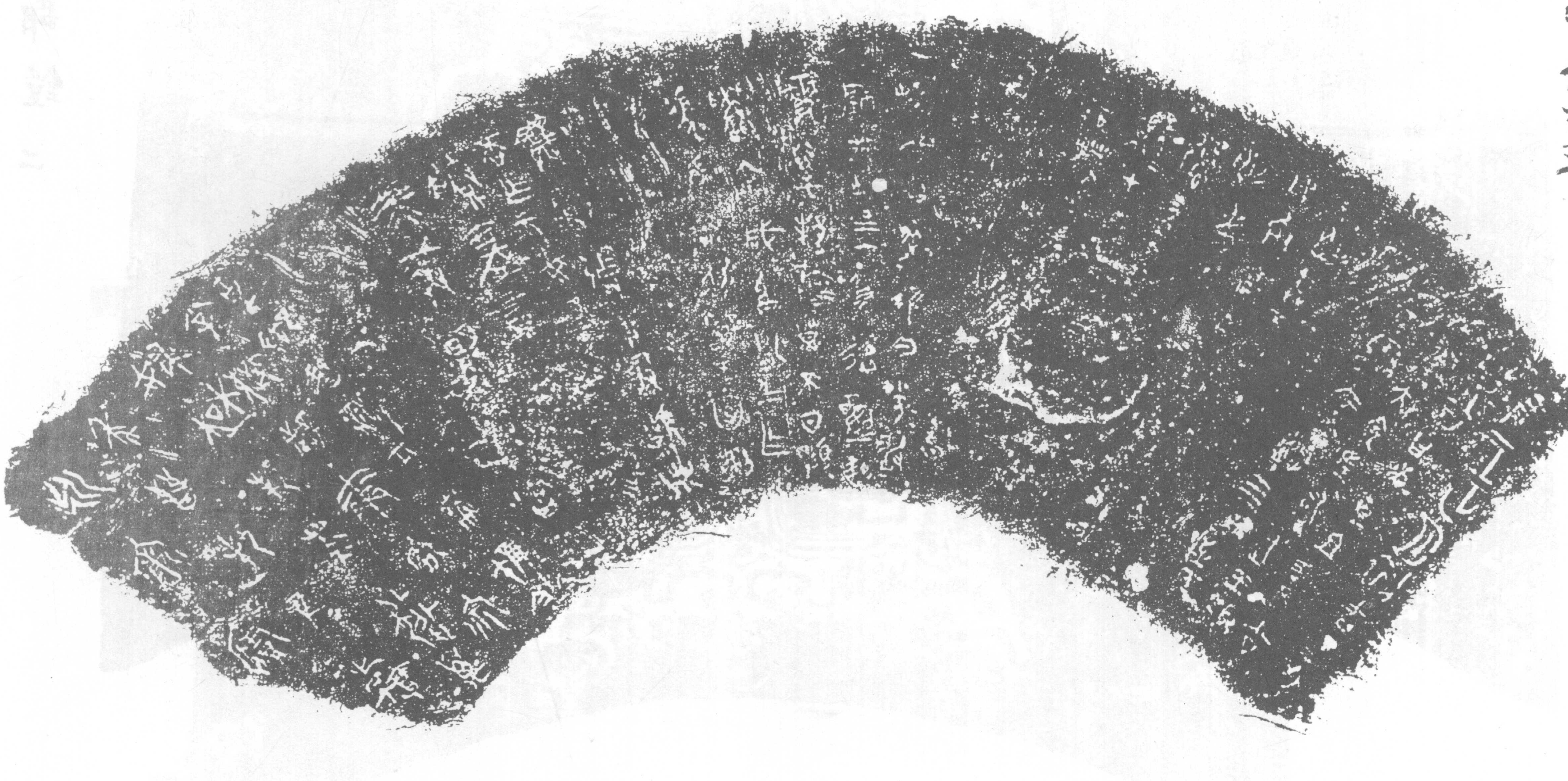
伯郄父鼎



又二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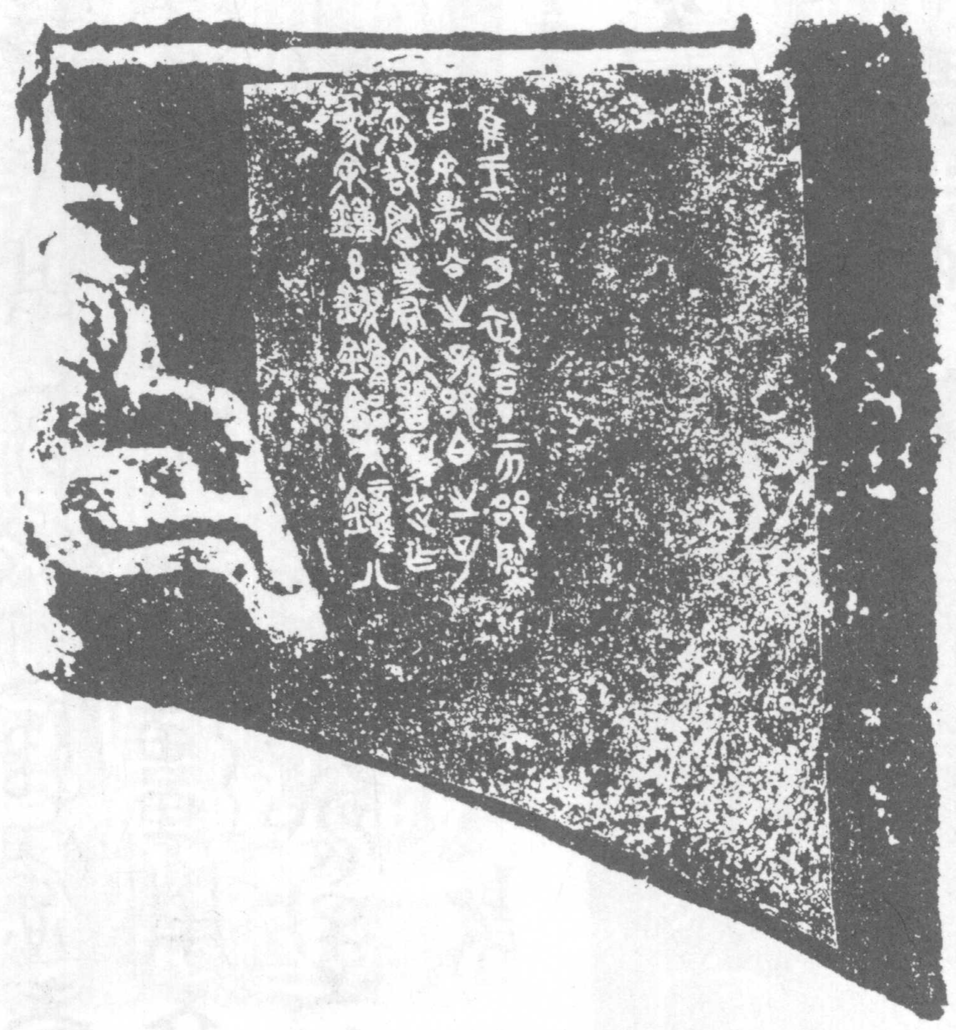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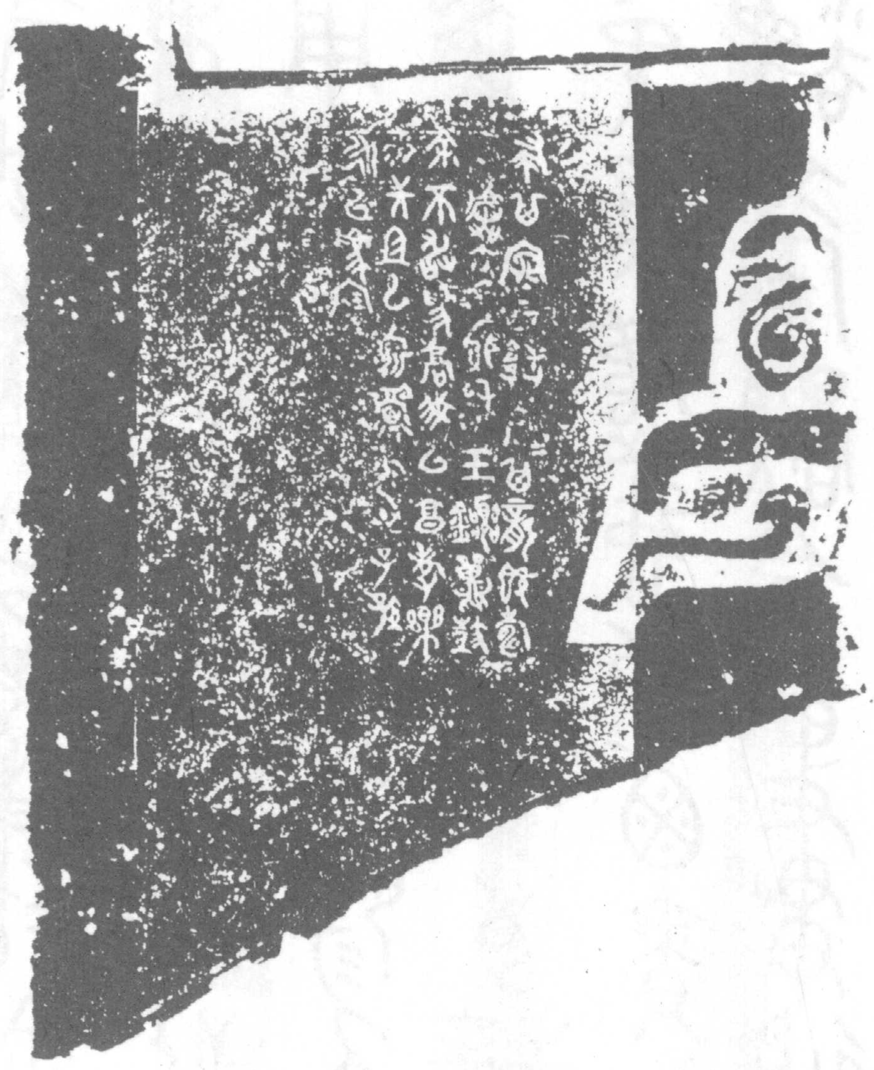
晉公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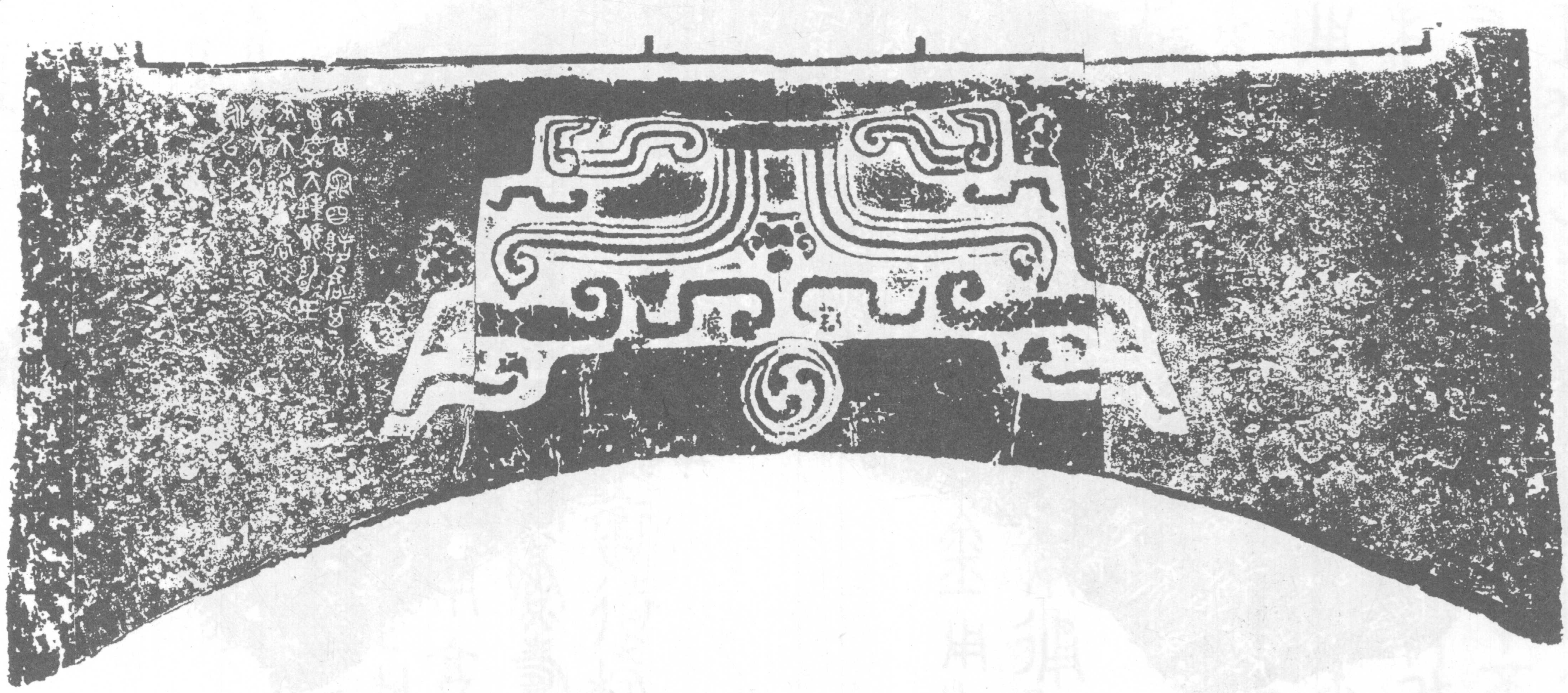
二六九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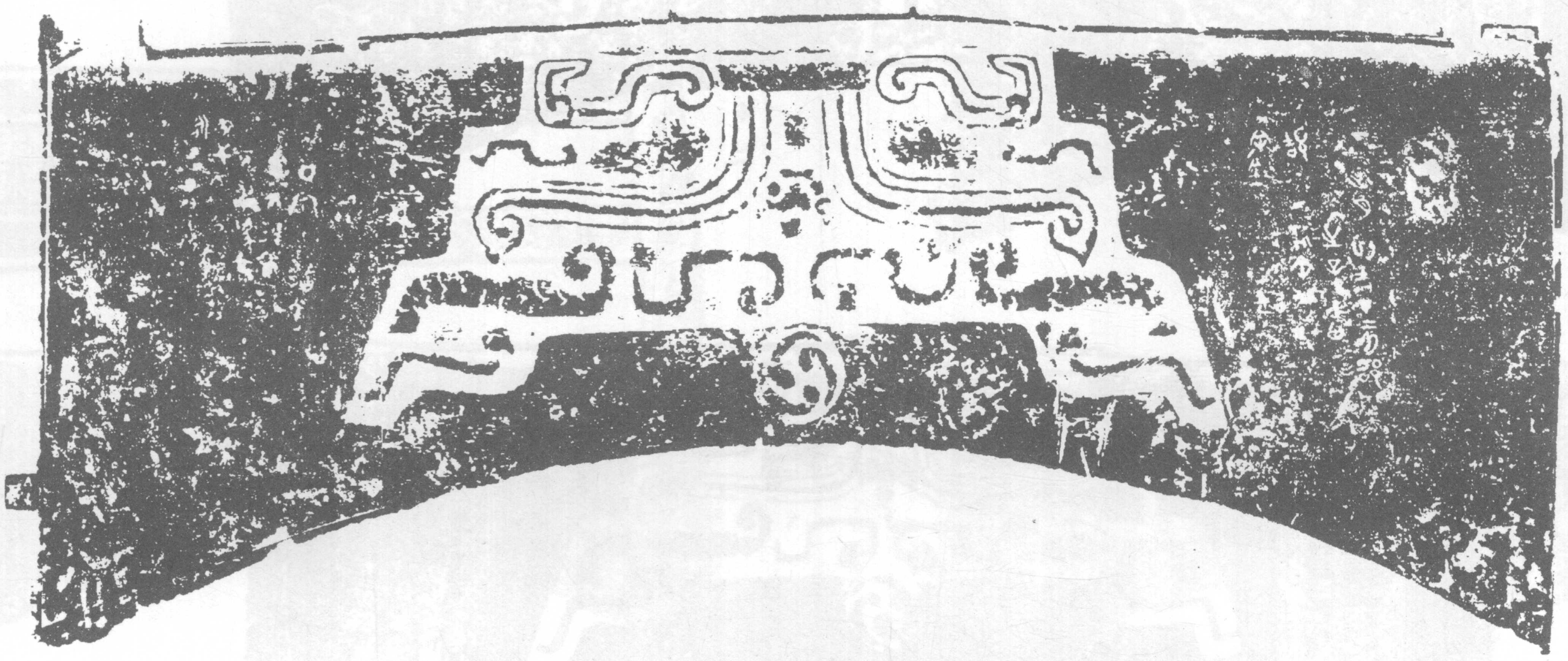
郘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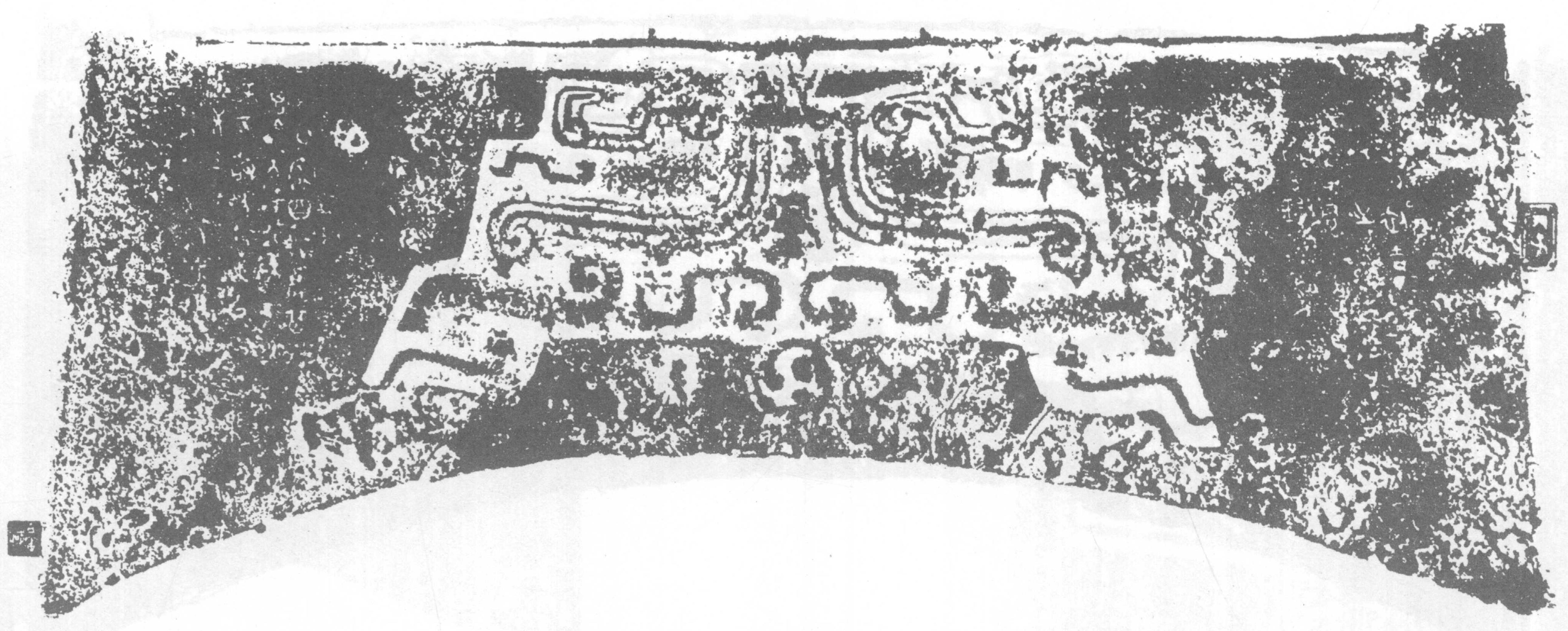


郘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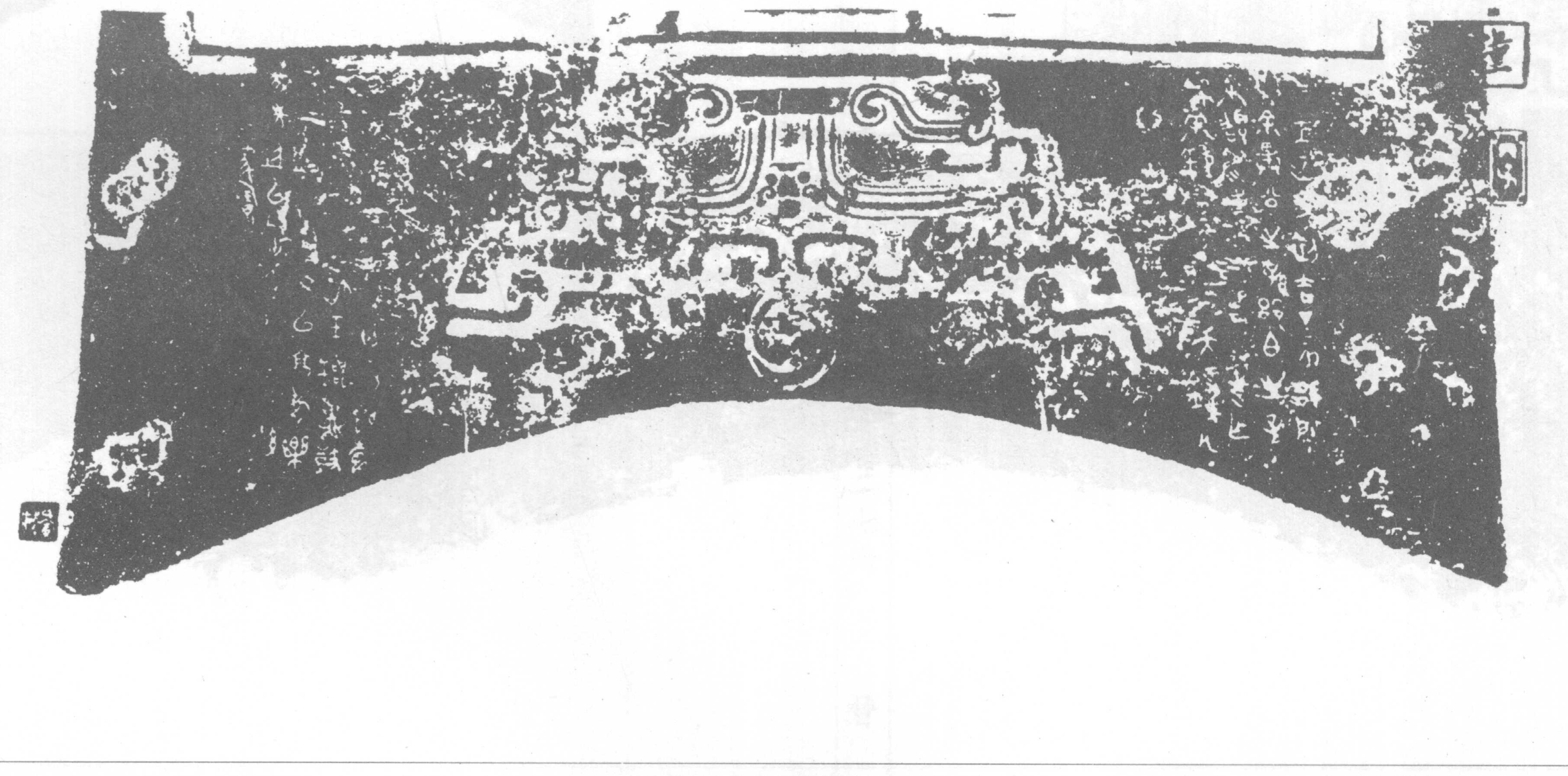




邵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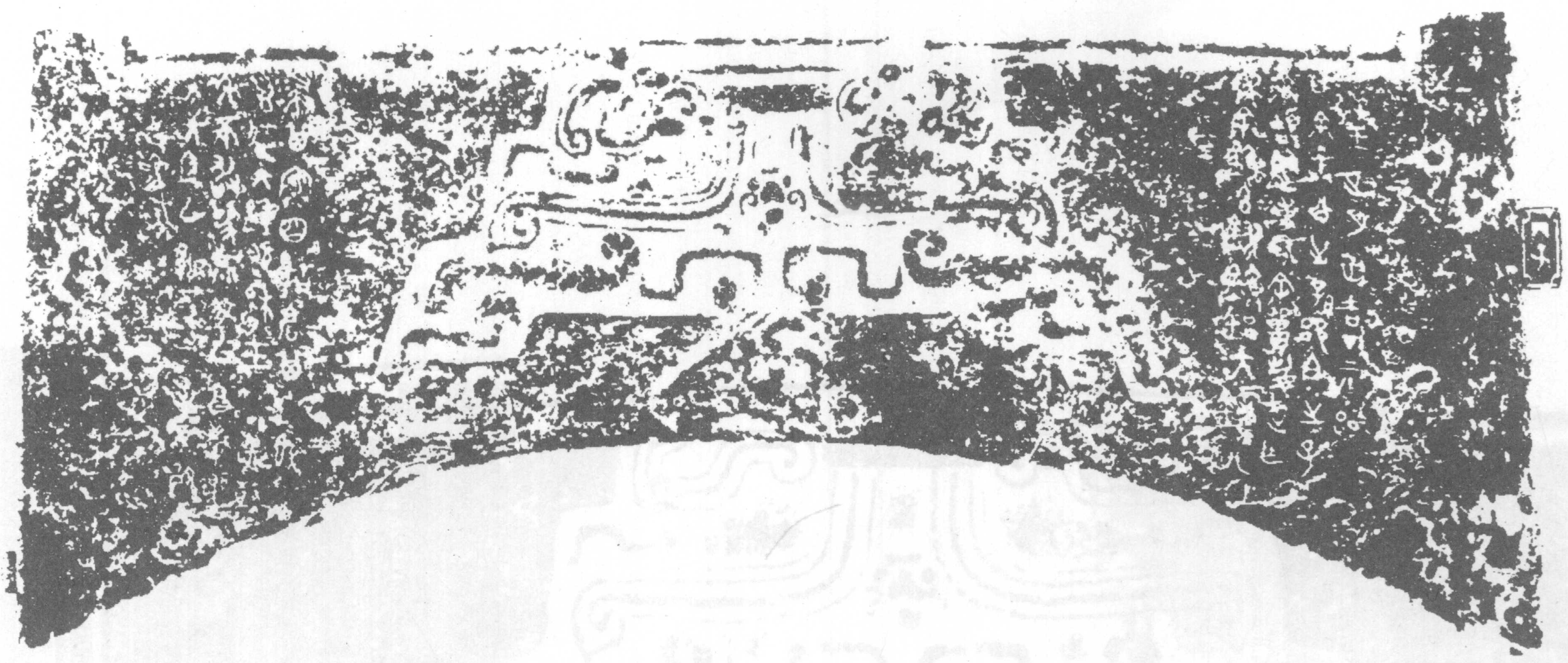


邵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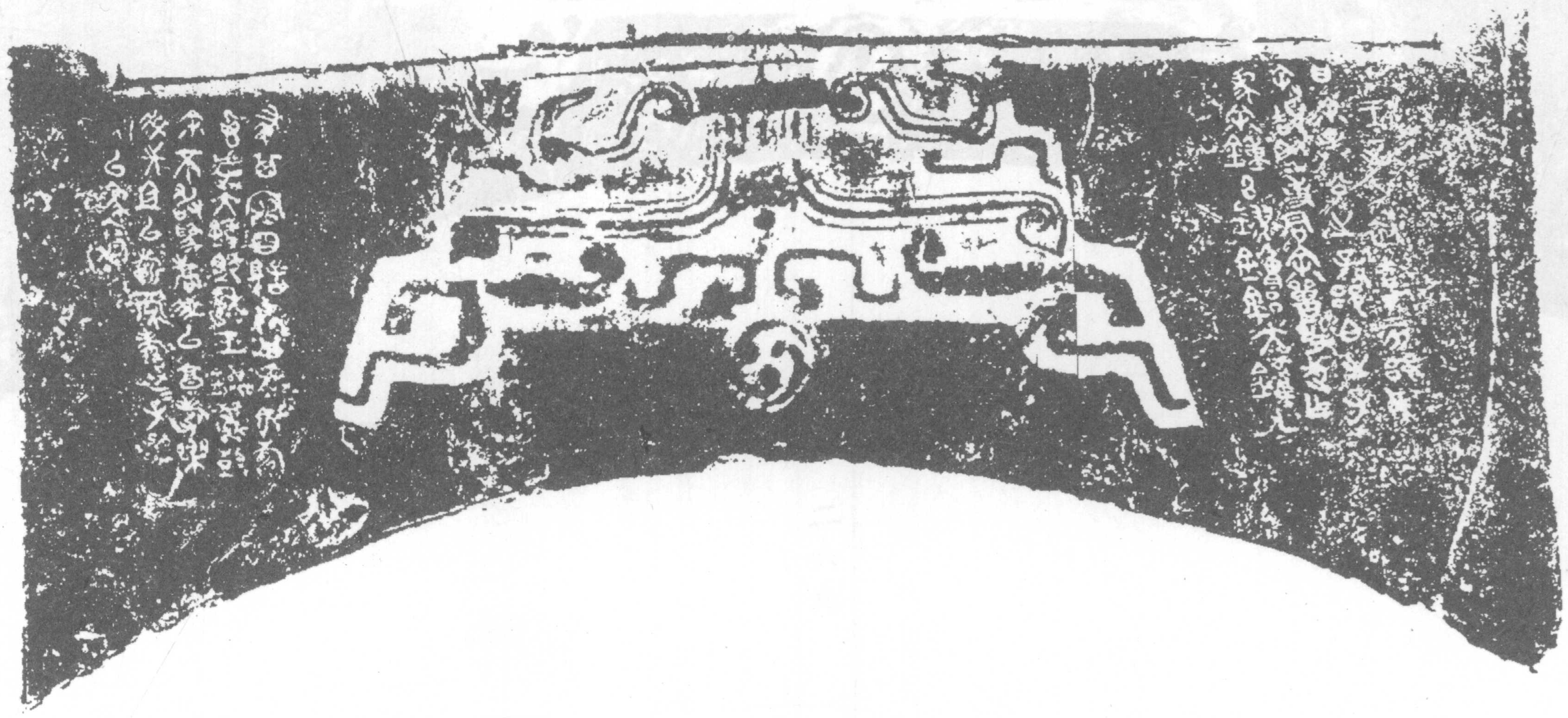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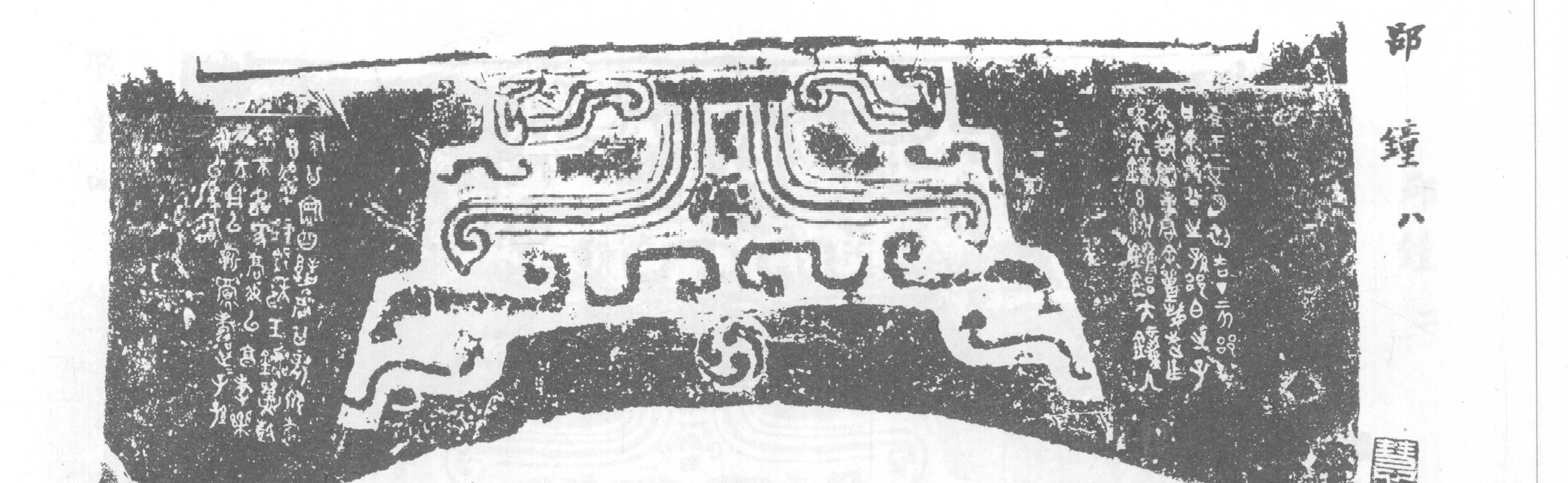
郘鐘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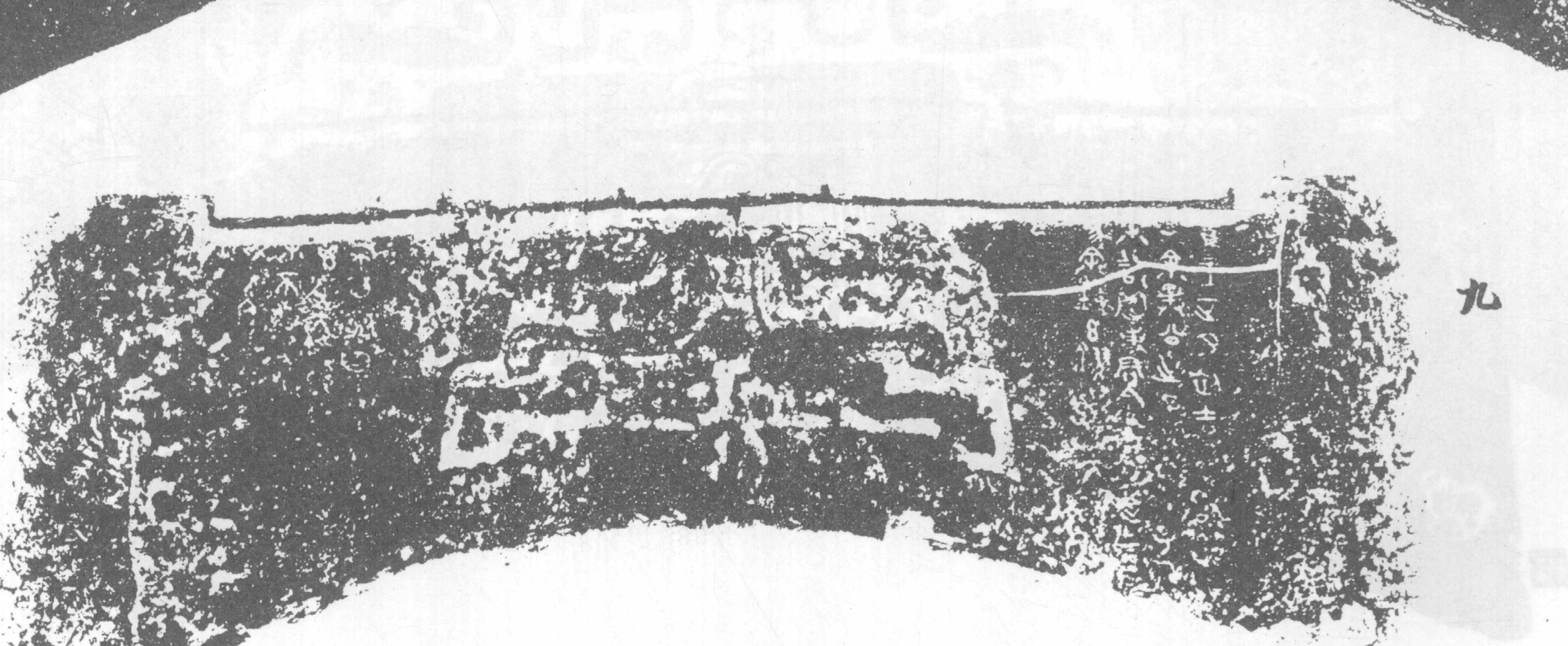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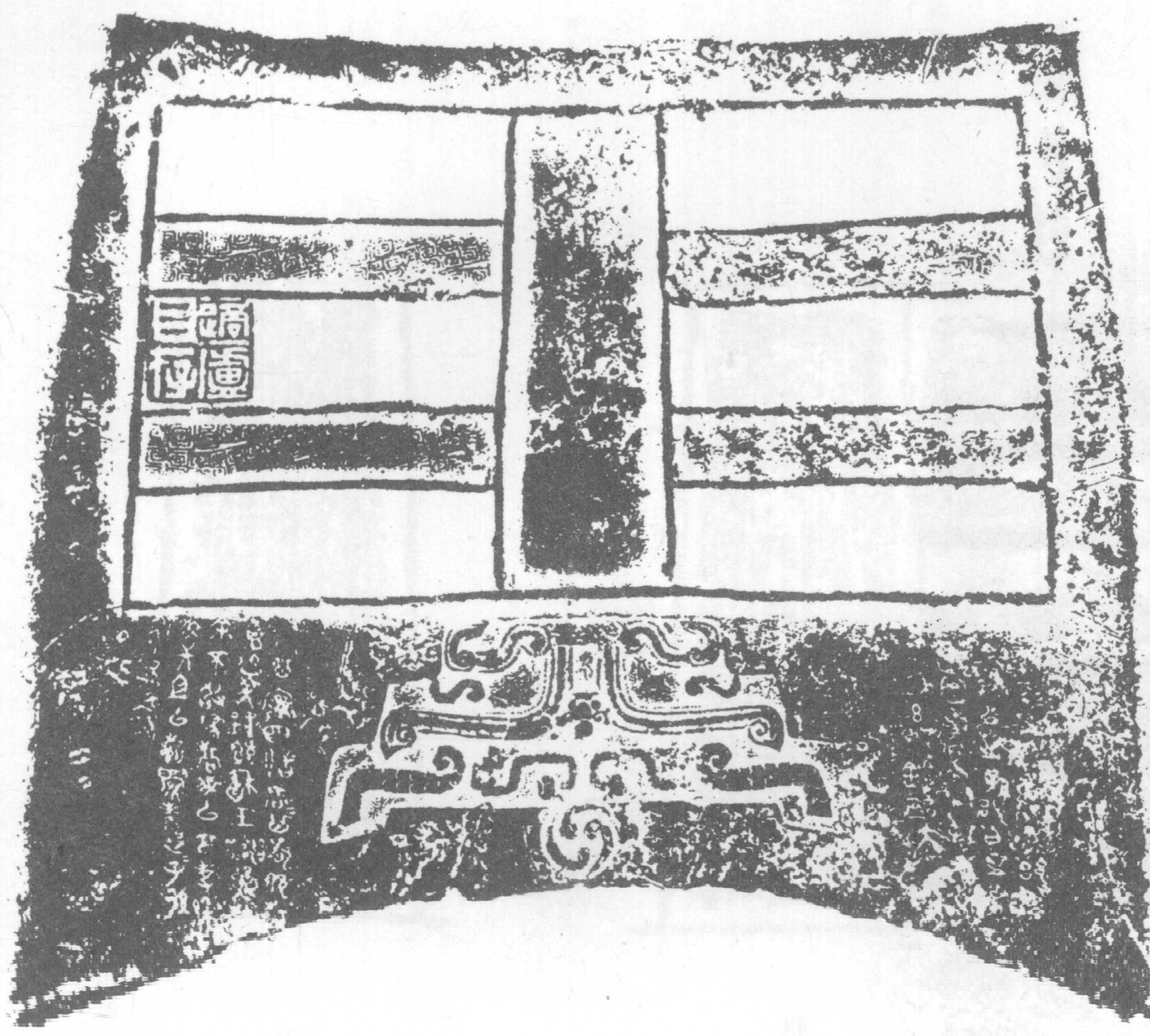


郘鐘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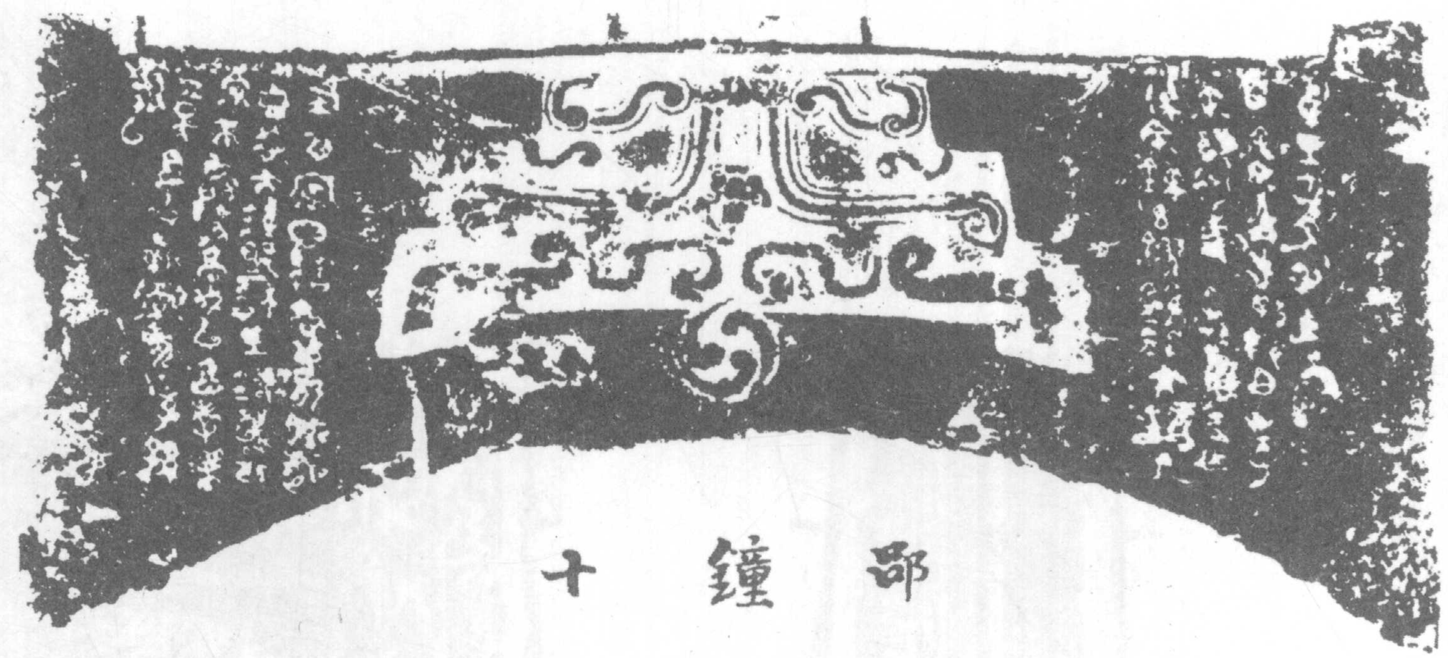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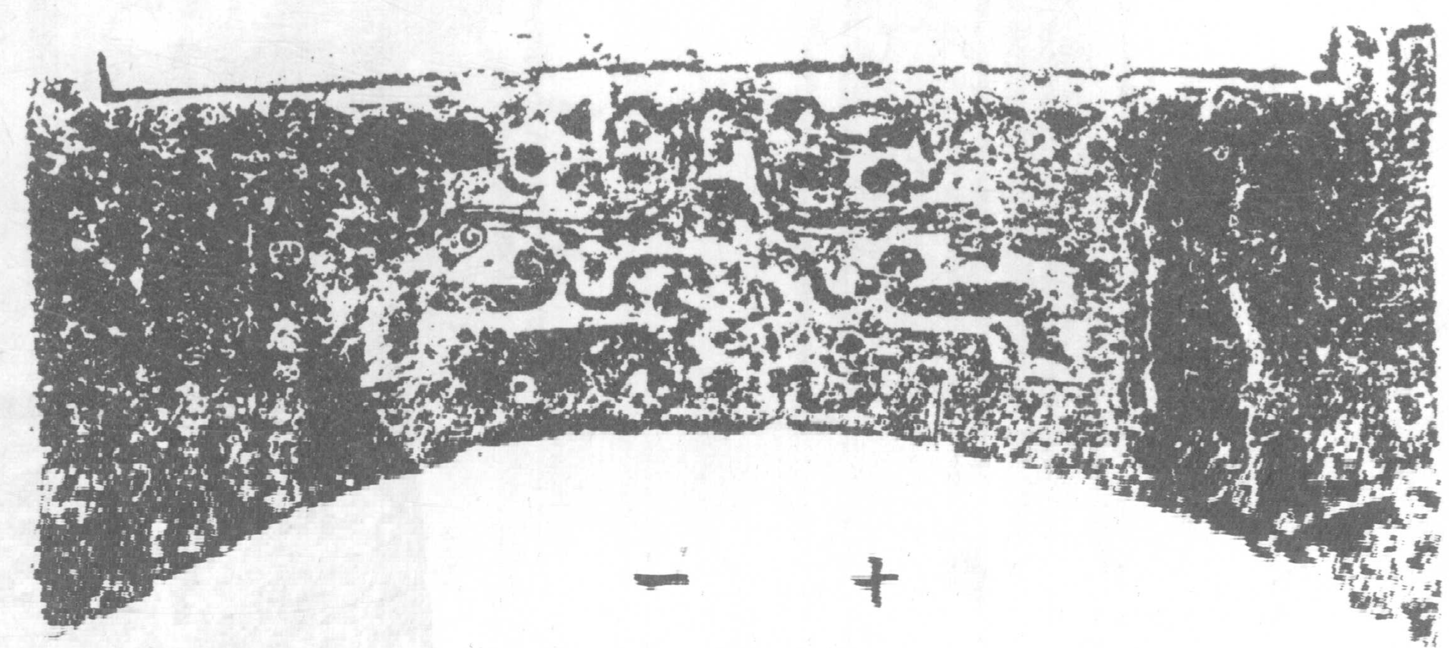




郘鐘十二



郘鐘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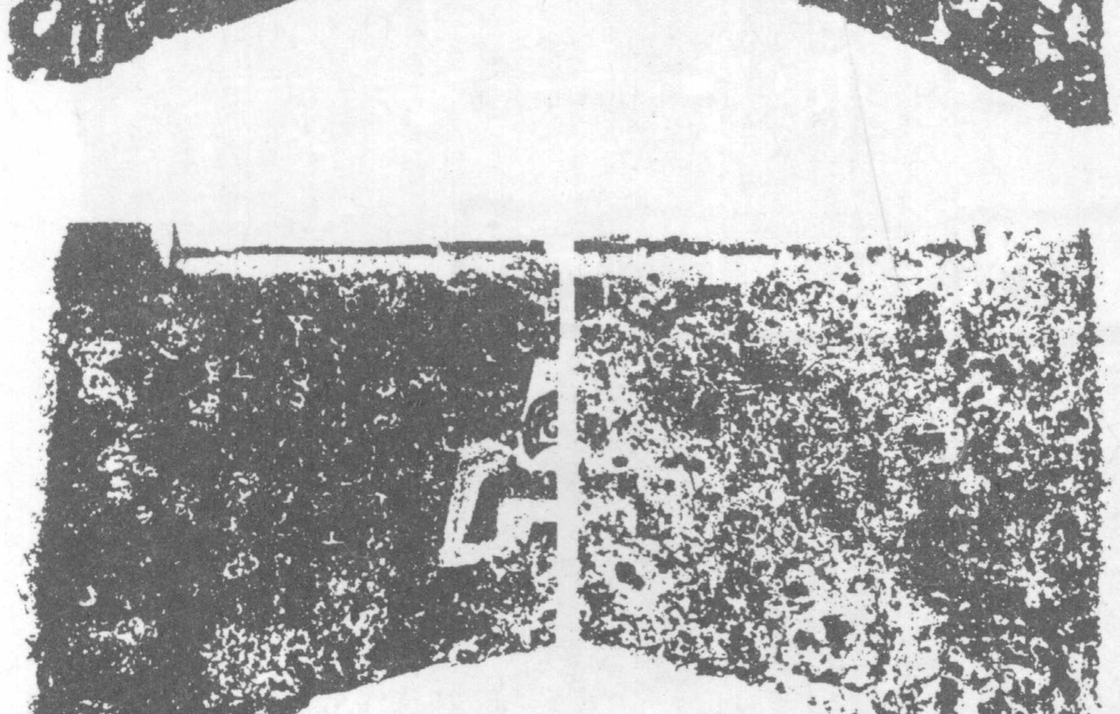
十一

二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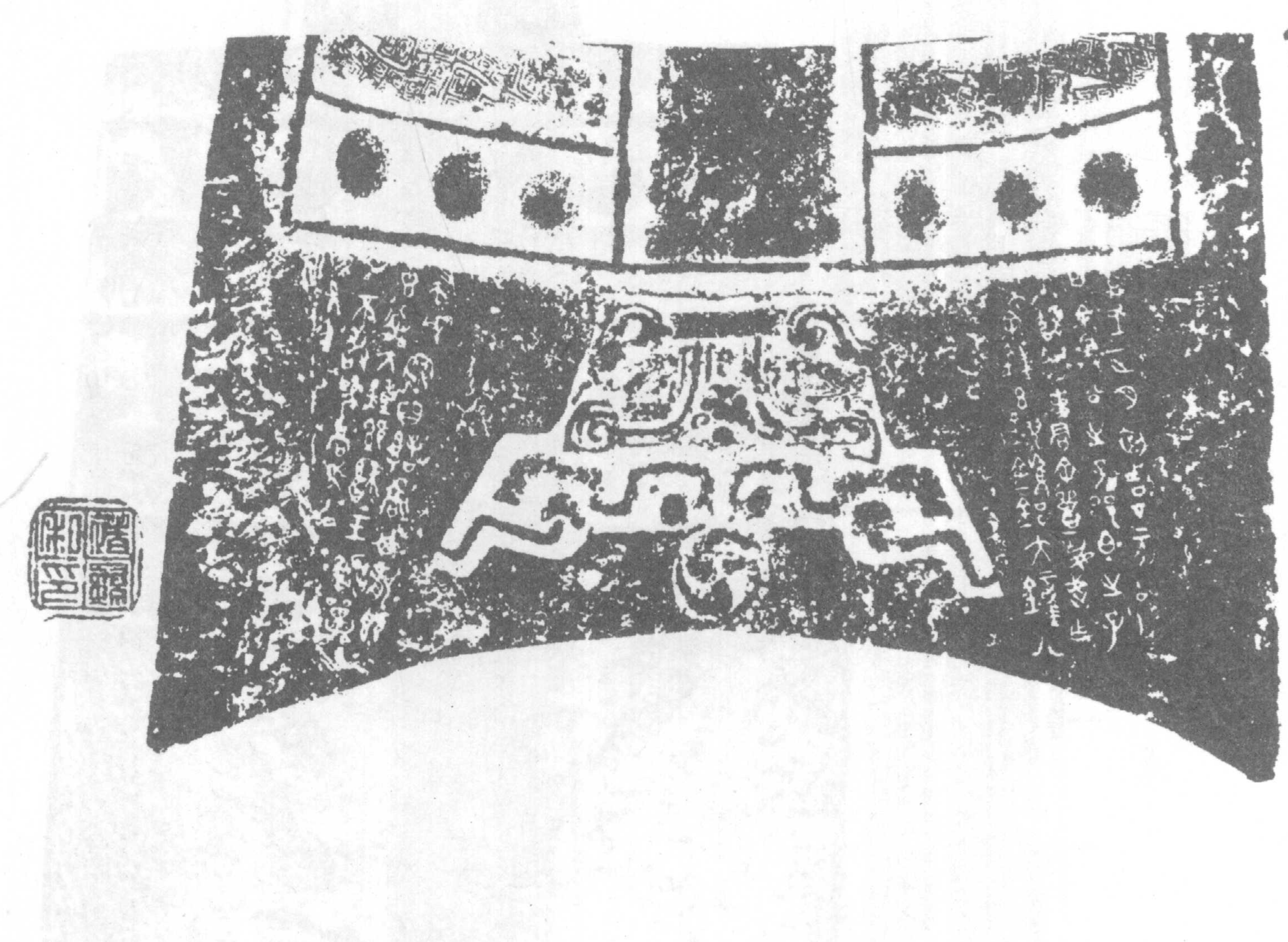
晉



郘鐘十四



郘鐘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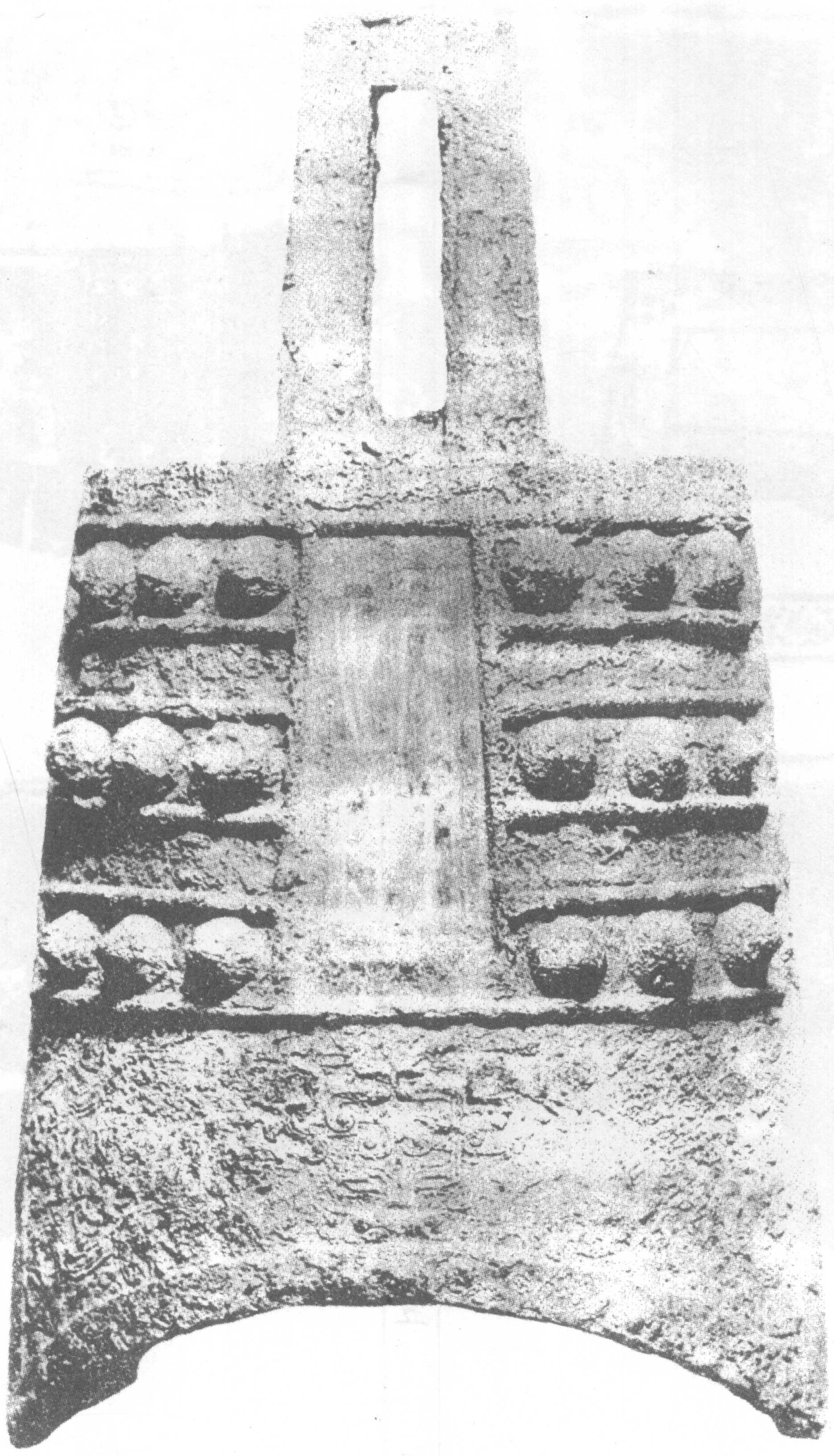


郘鐘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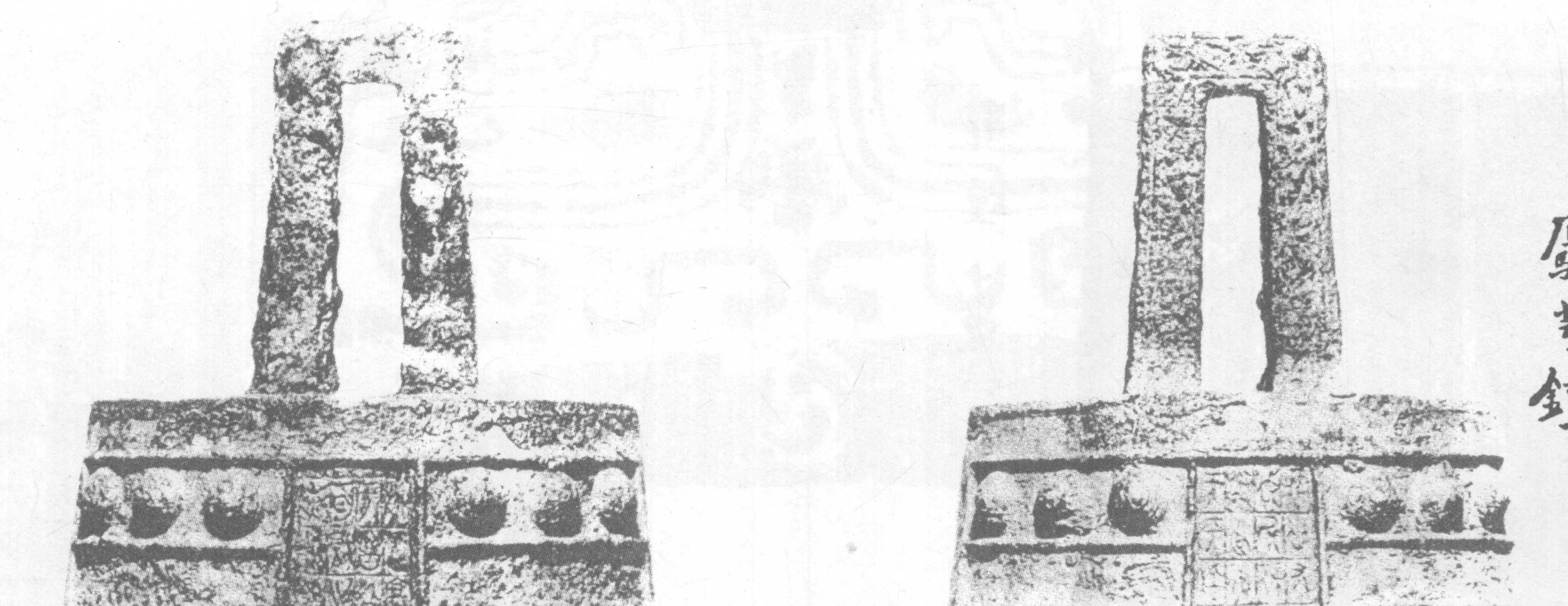
二七六

晉

驫氏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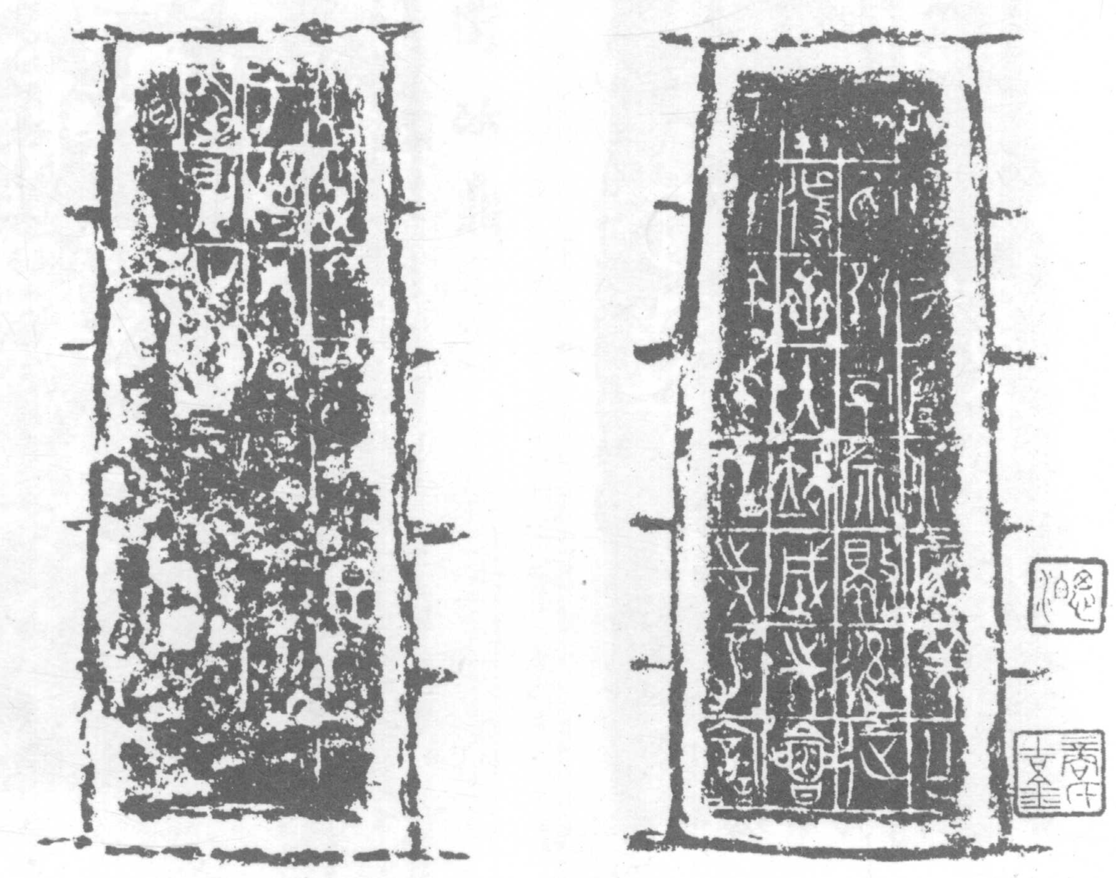


驫羌鐘一



陰　陽

屭羌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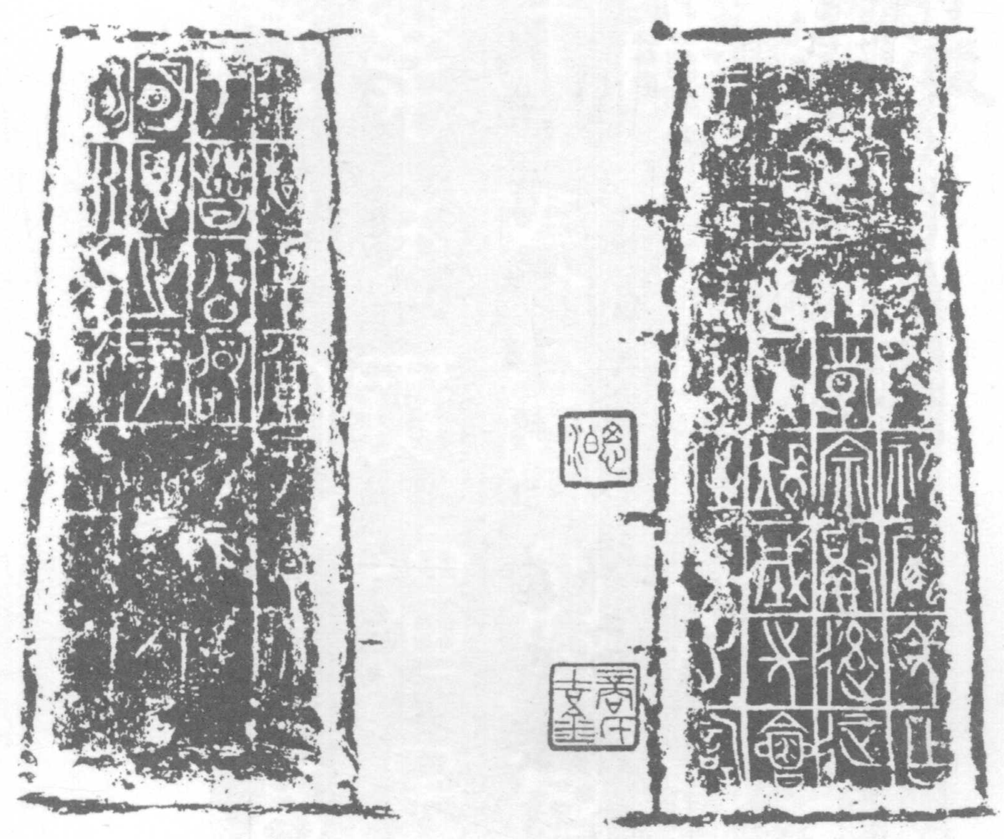


陰　陽

又二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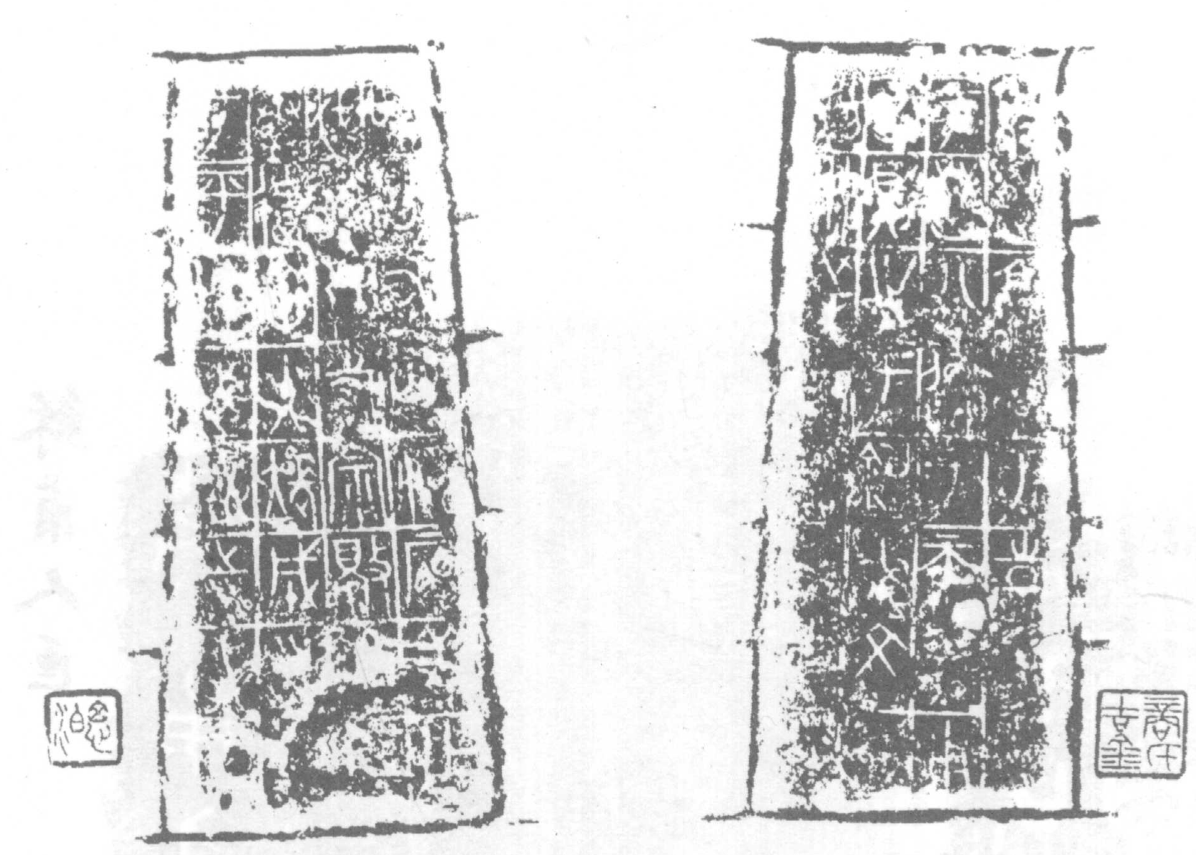
晉

屭羌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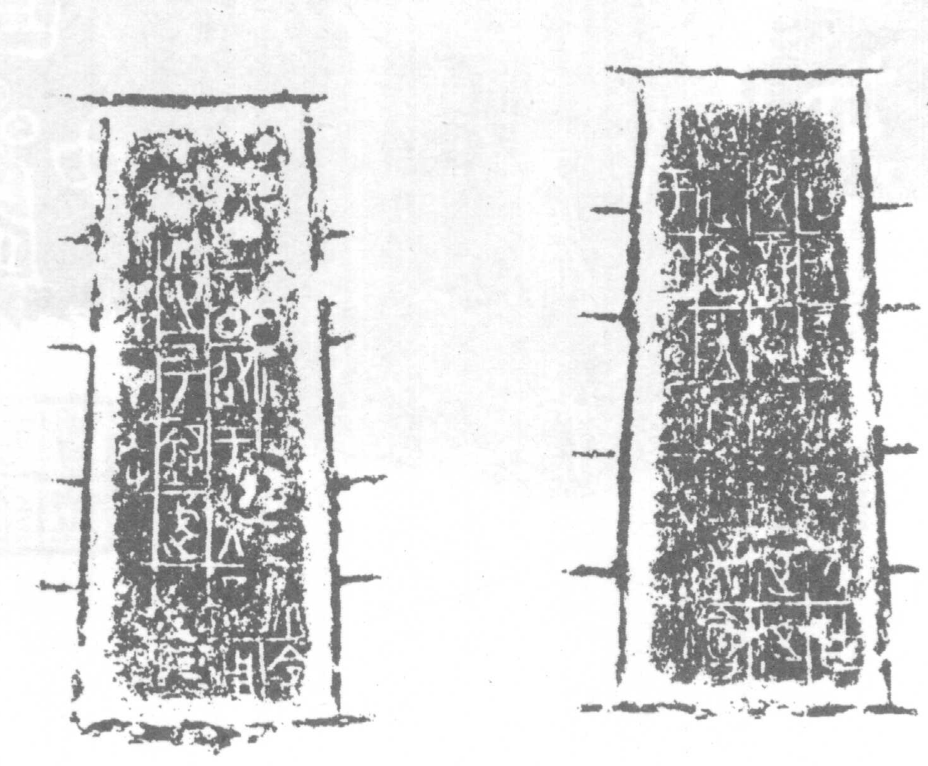


陰　陽

屭羌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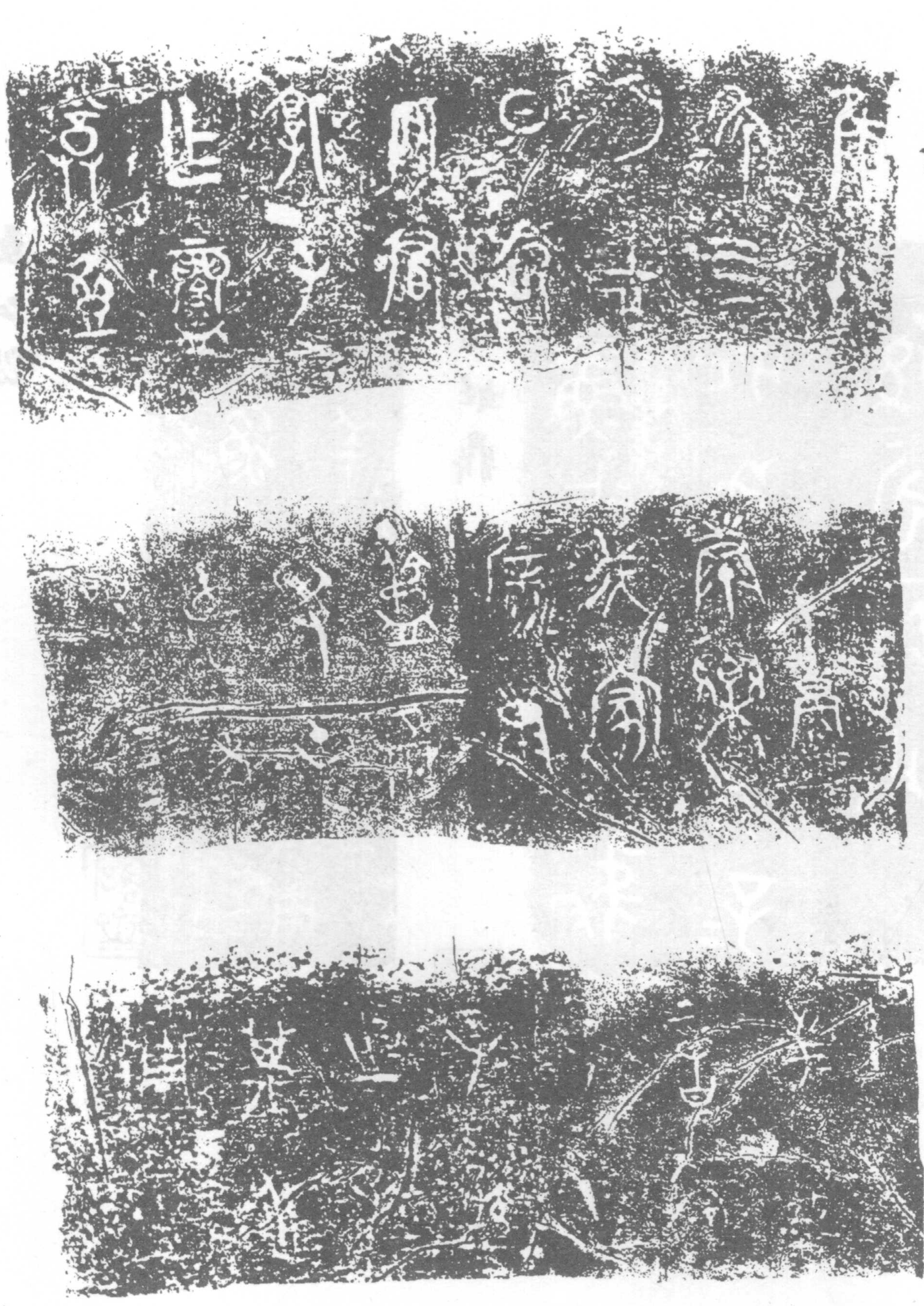
屭羌鐘 五



二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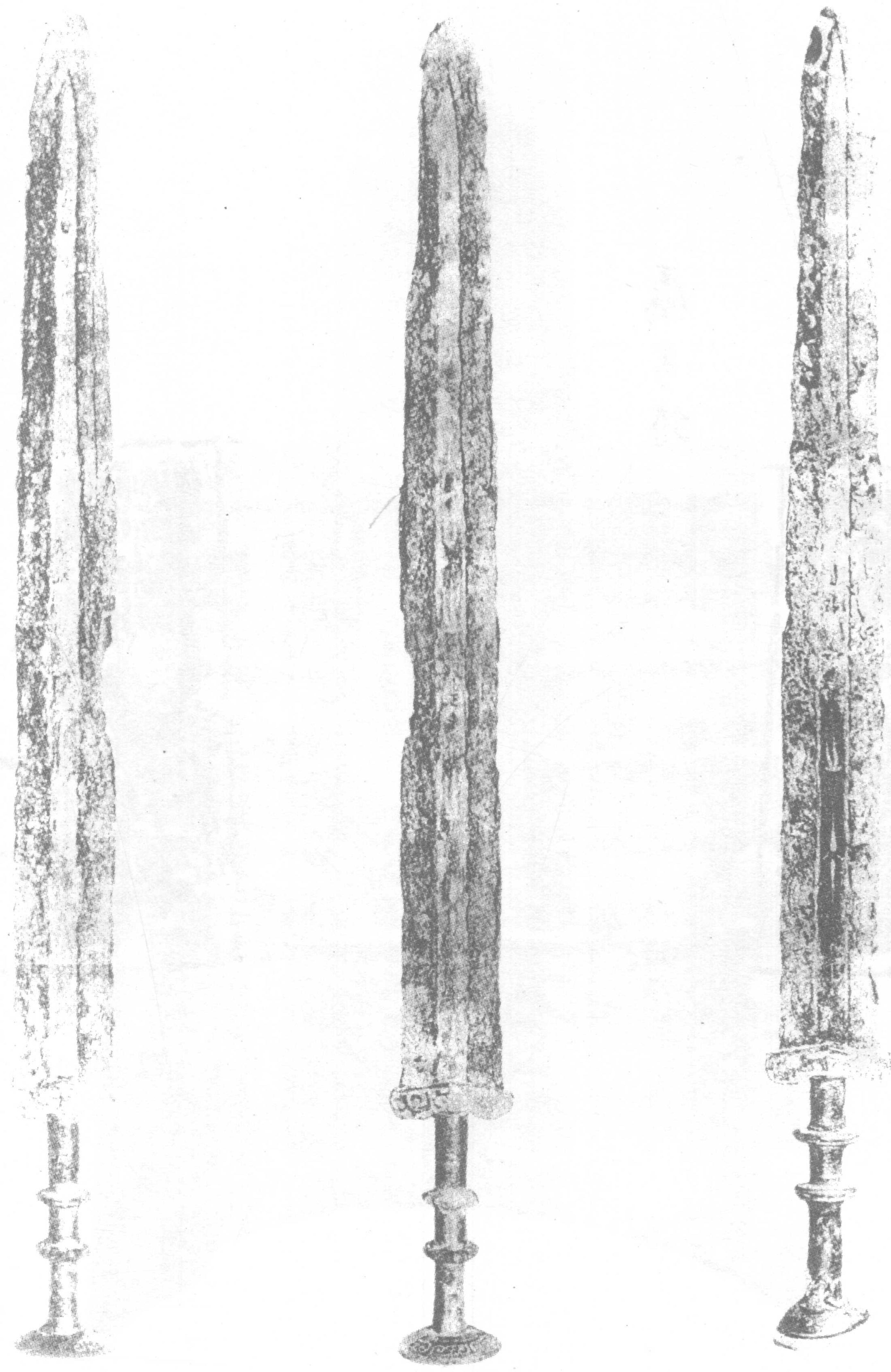
晉

嗣子壺



吉日劍 二具

右圖乃李峪村所出，藏巴黎，僅見一面。左二圖乃一劍之陰陽二面，器藏美京。



蘇公毀



蘇冶妊鼎



蘇甫人匜



甫人文匜



甫人盨



蘇衛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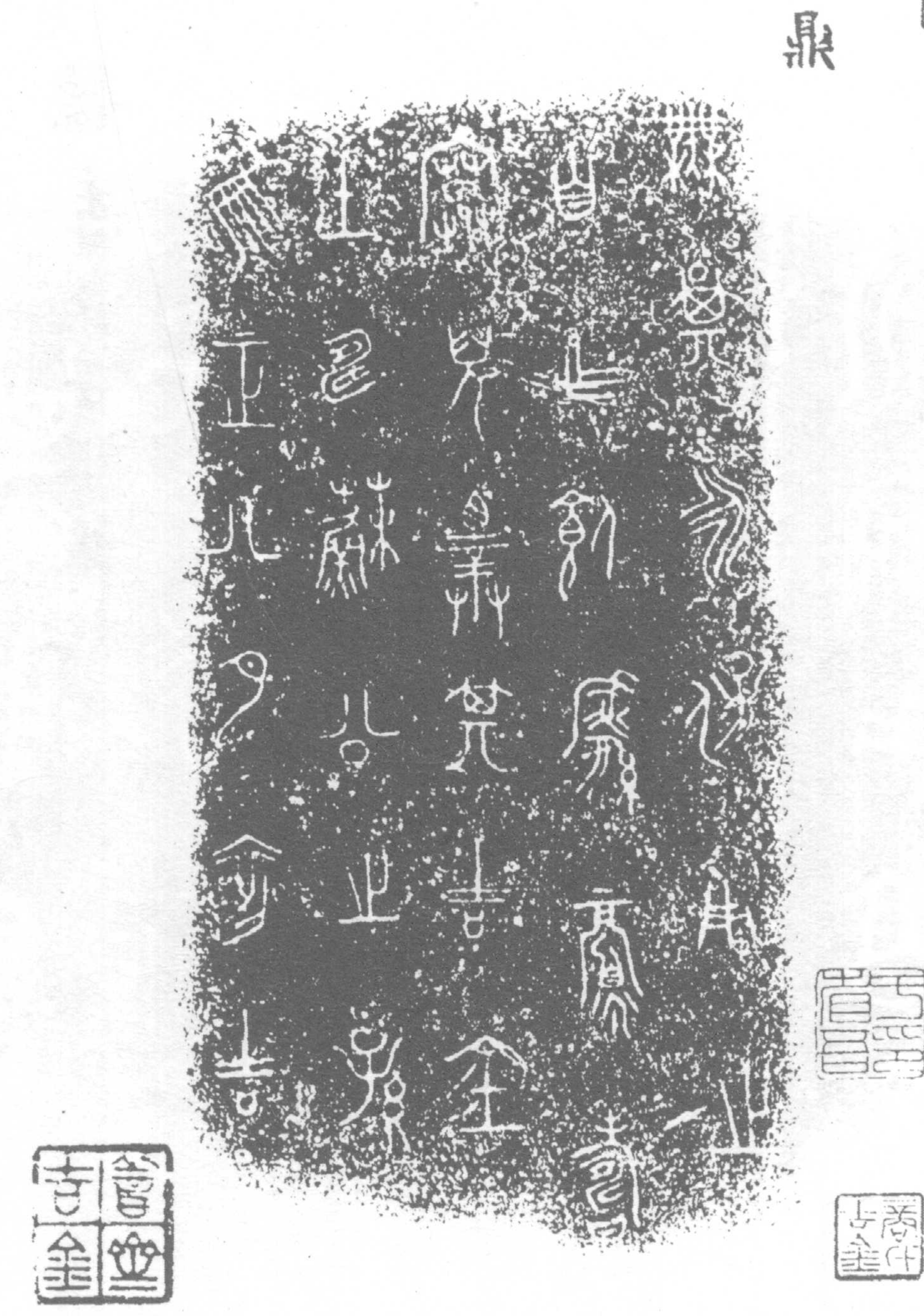
蘇公子毀



二八一 蘇

寬兒鼎

鼎



二八二 蘇

虢文公子段鼎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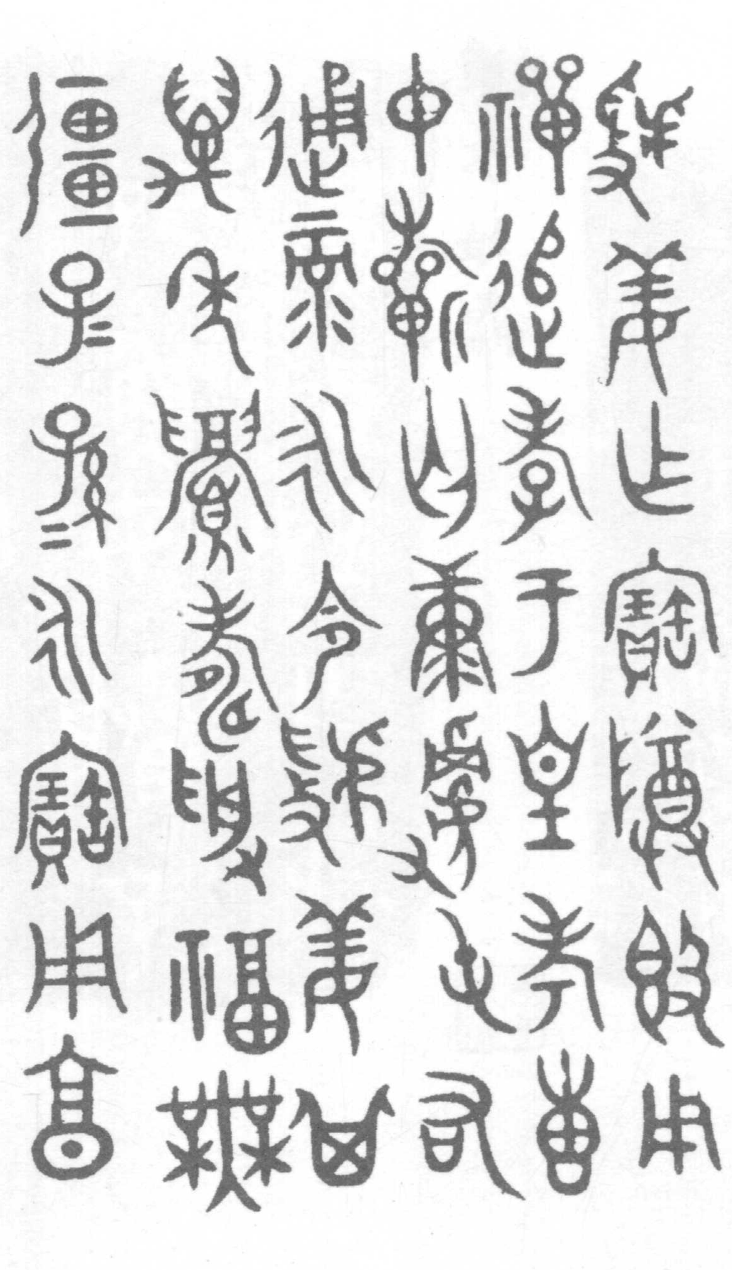


虢文公子段鼎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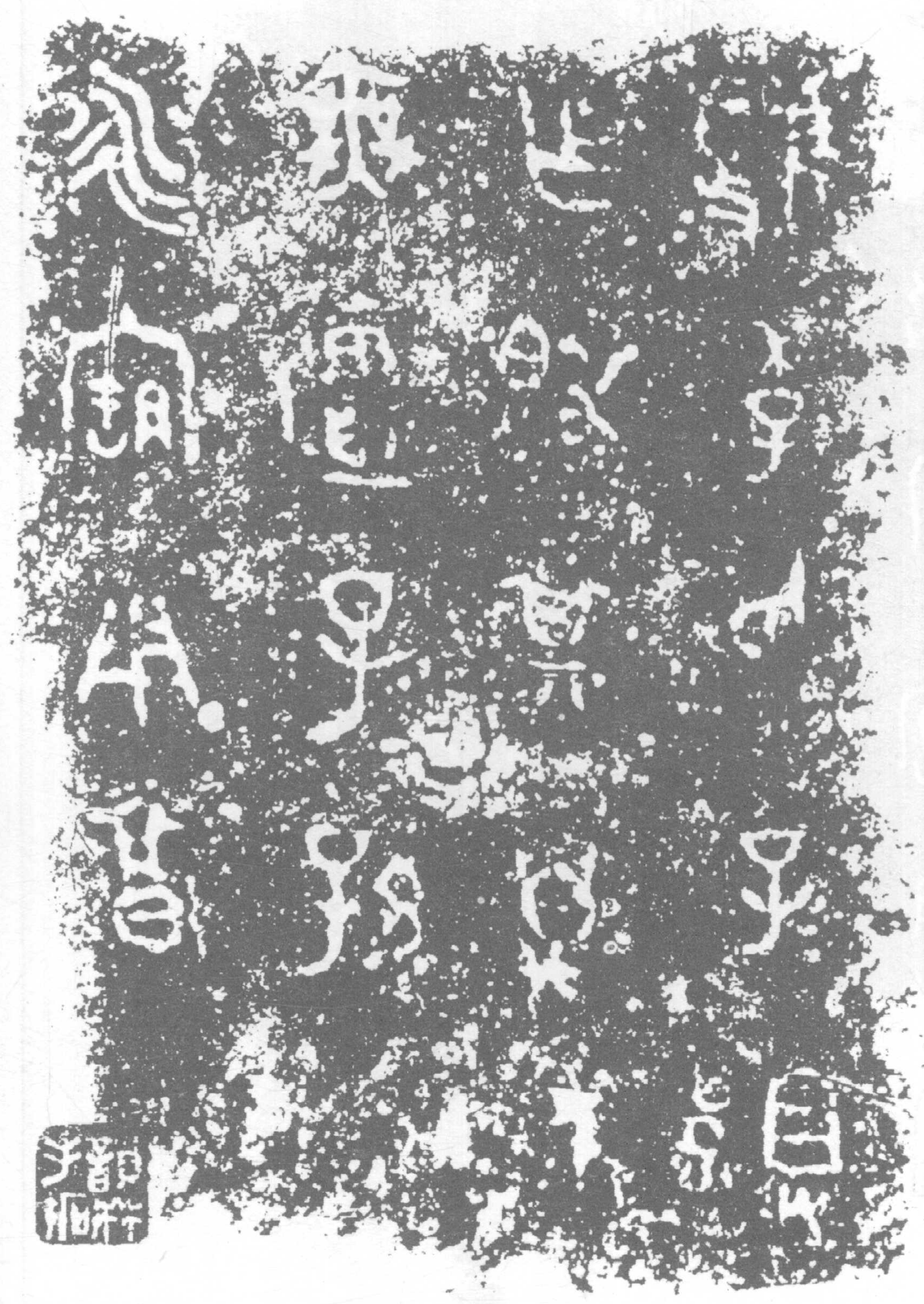
虢姜簋



虢季氏子組簋 一



虢季氏子組毁二



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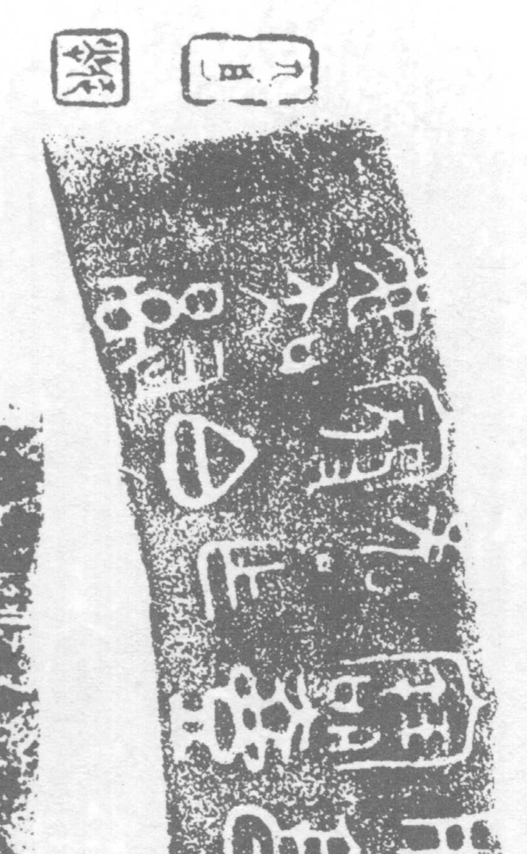
虢季氏子組壺



虞司寇壺

(蓋右 器左)





虞司寇壺二

（右蓋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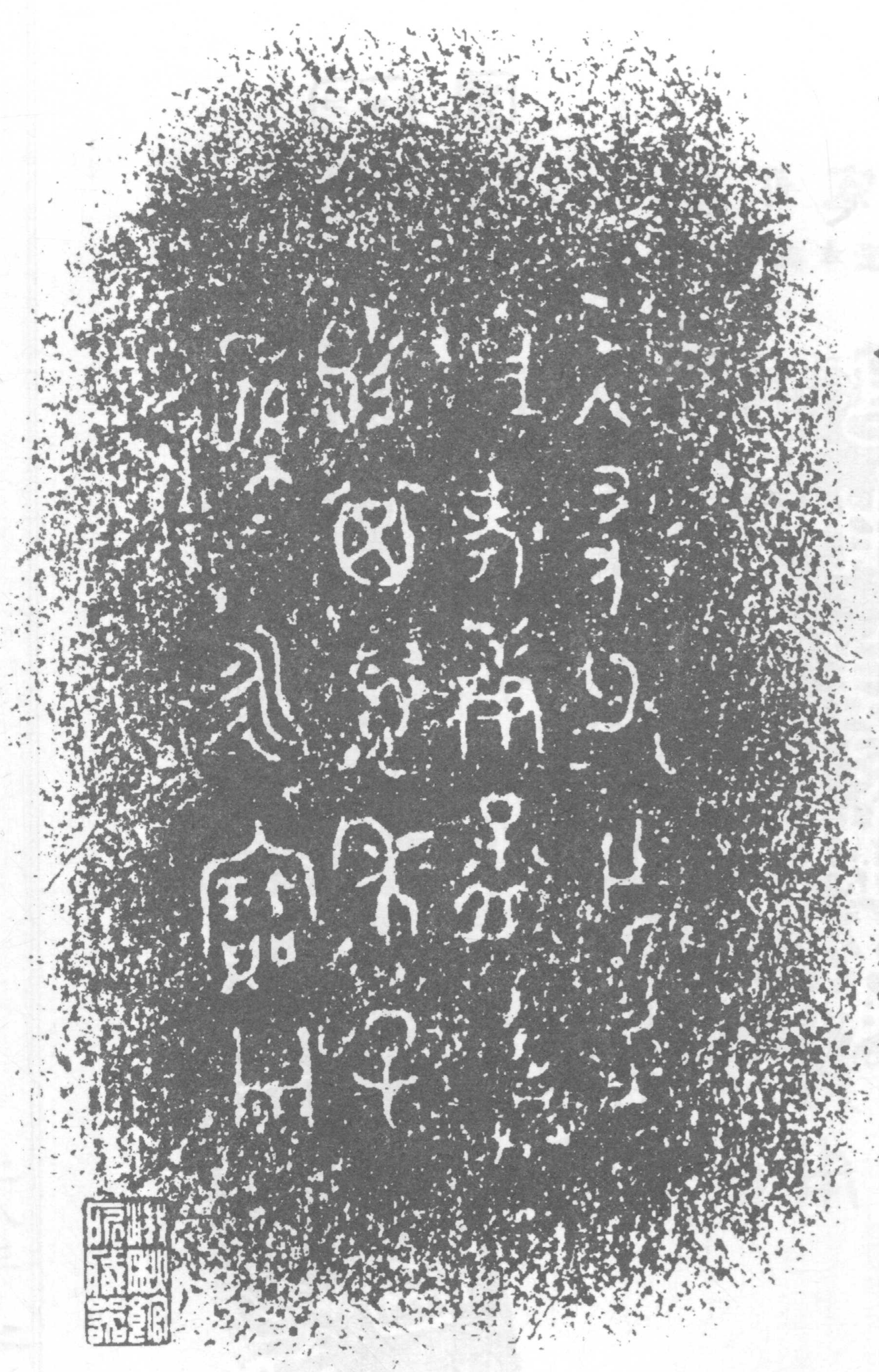


吳尨父毀一



二八六 虞

吳尨父毀二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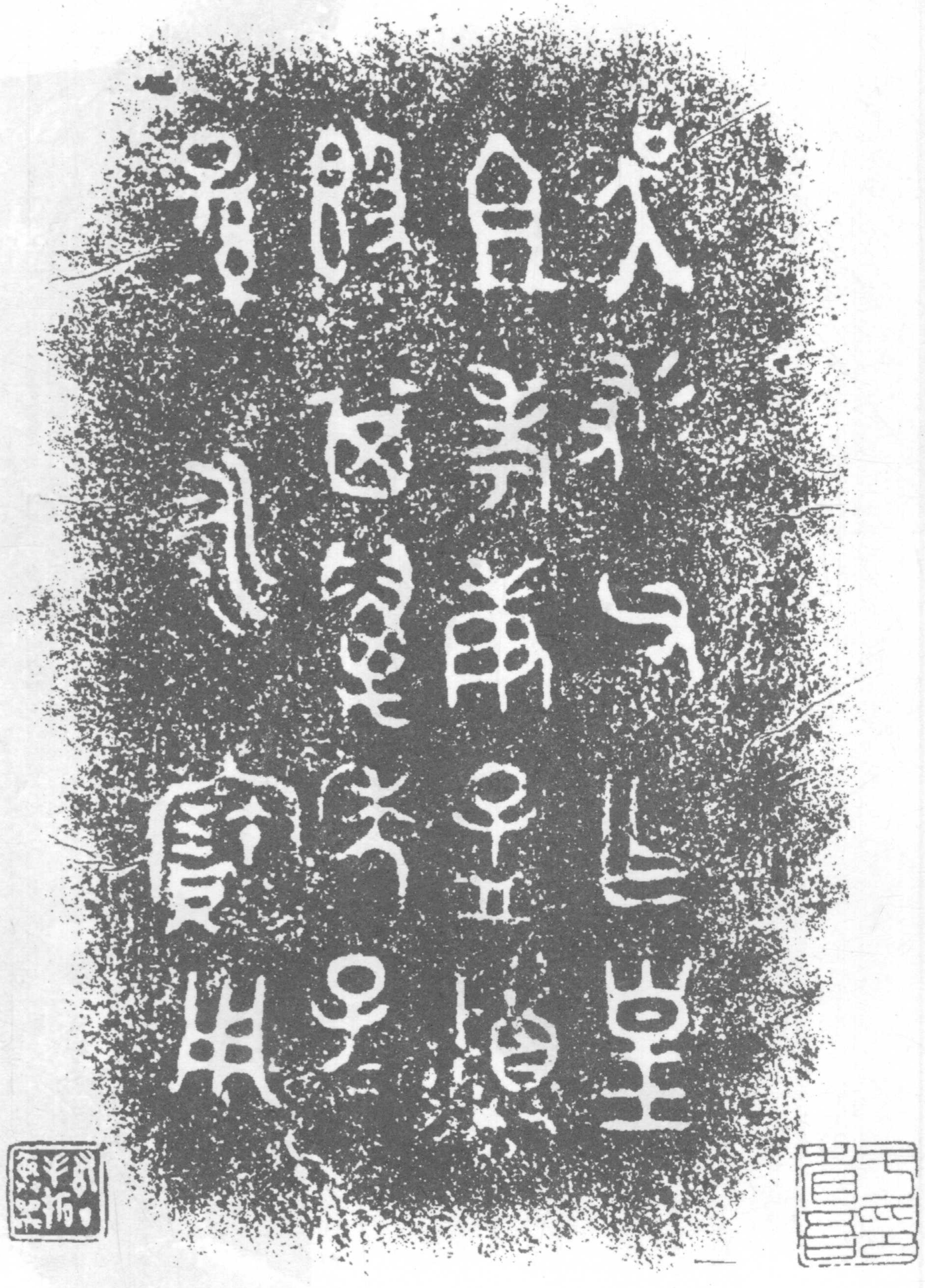


器

吳尨父𣪘三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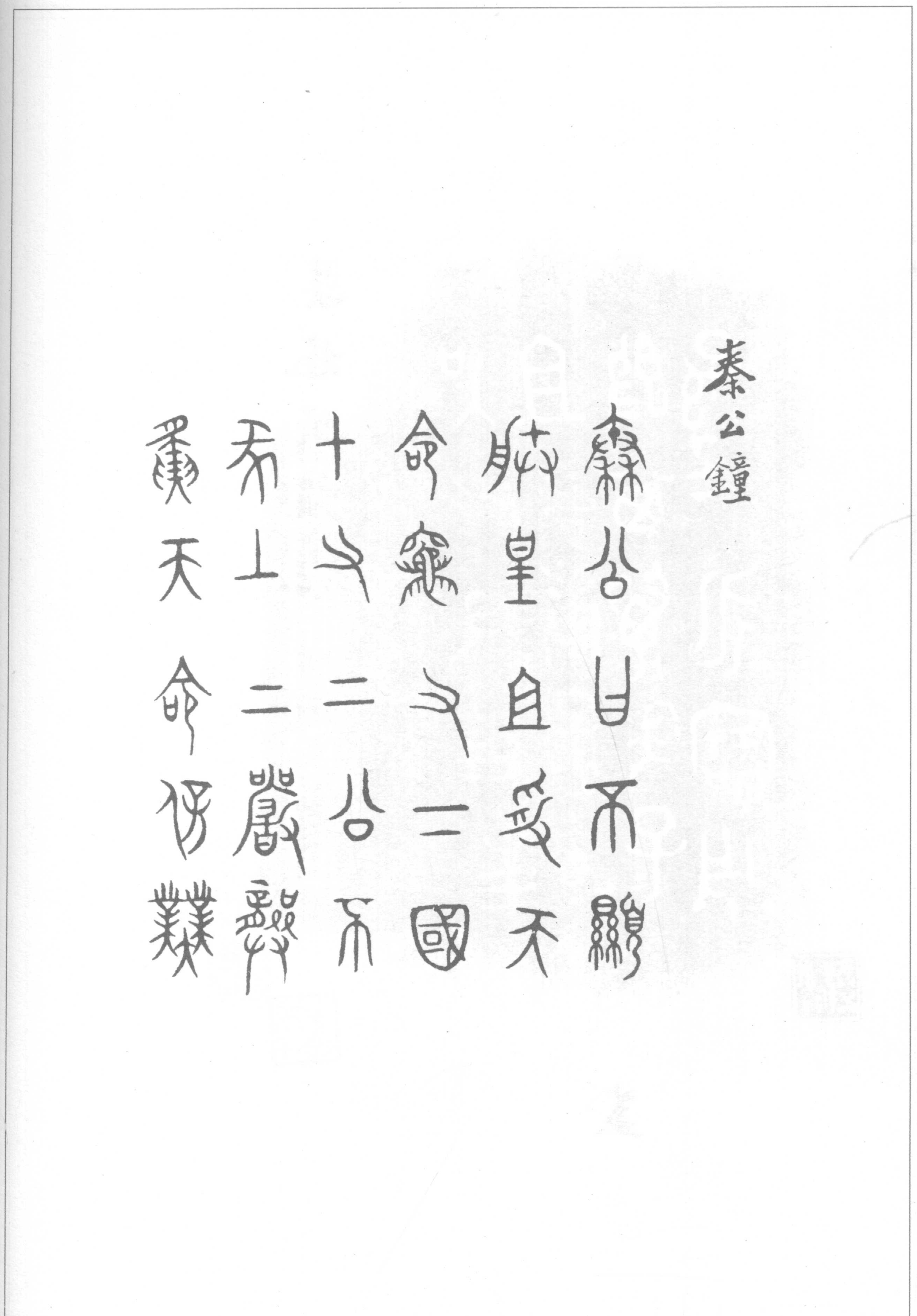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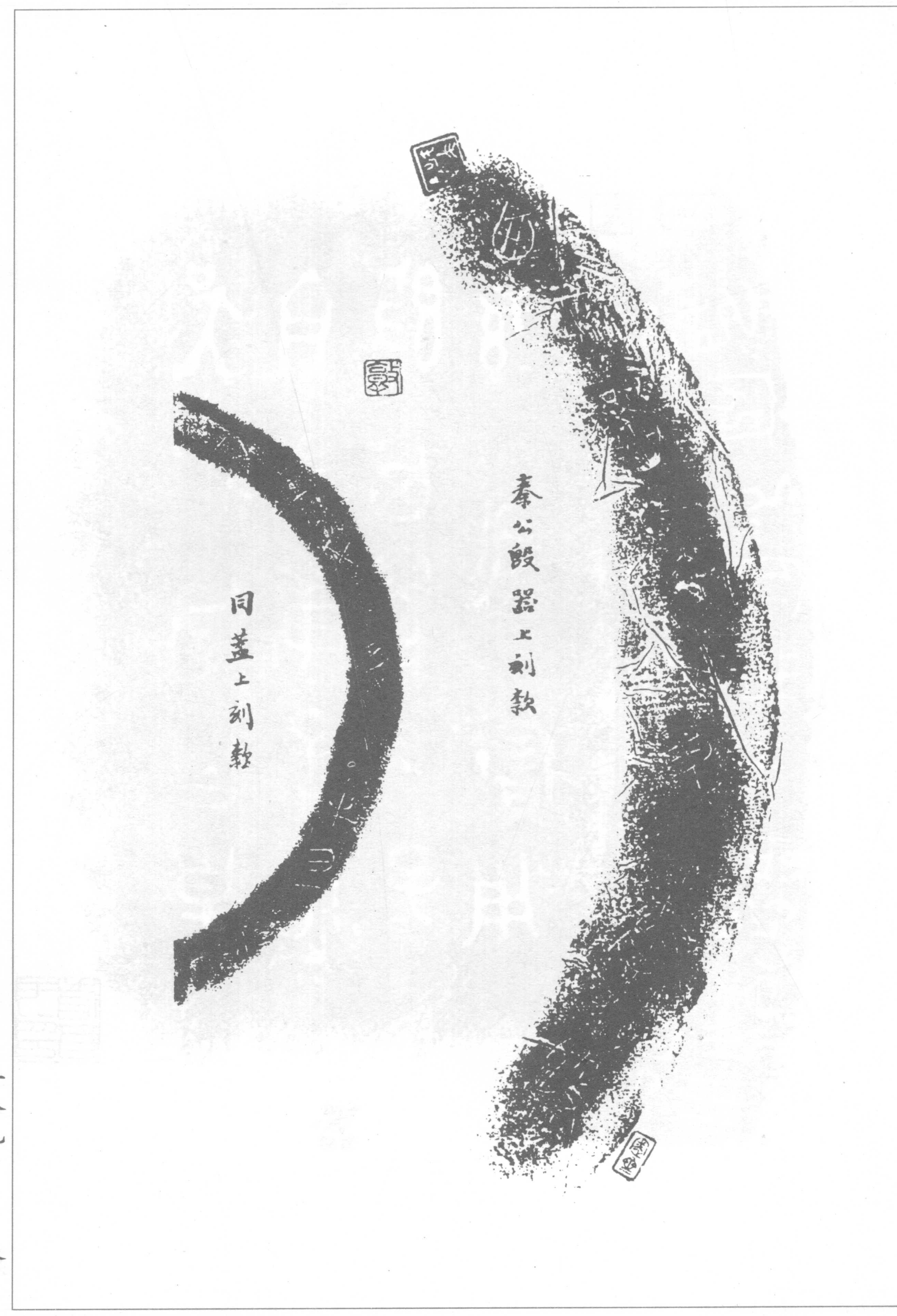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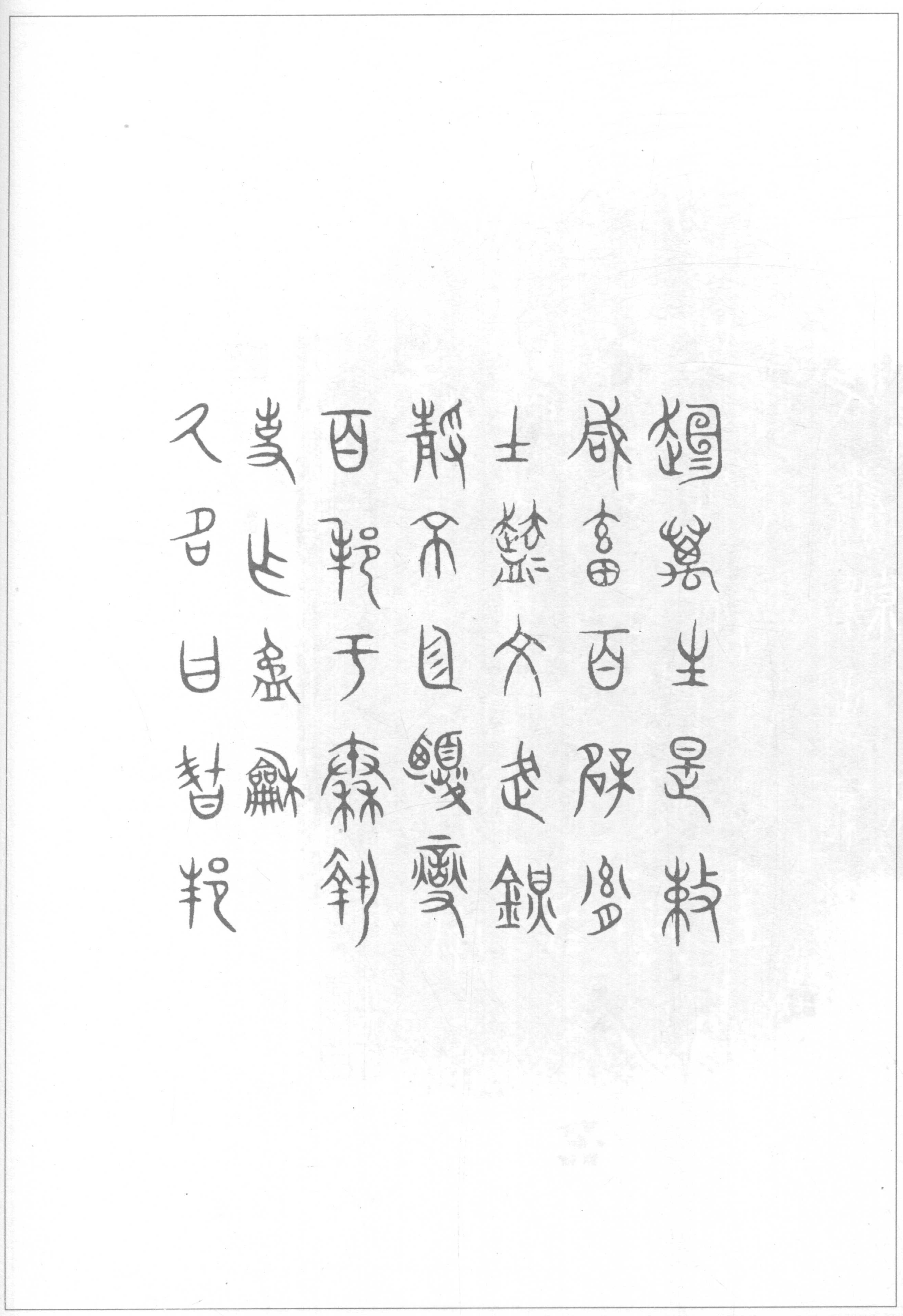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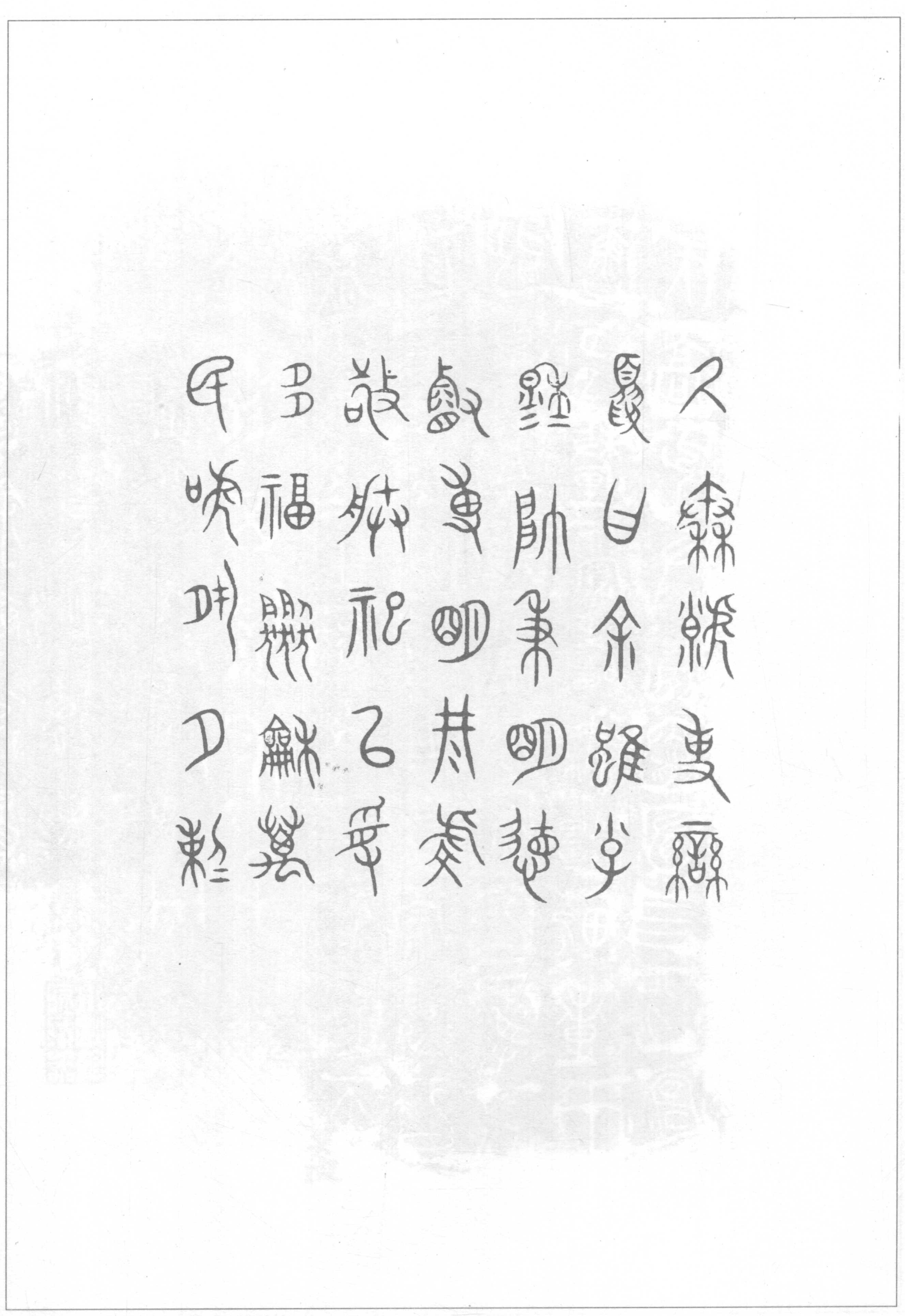
秦公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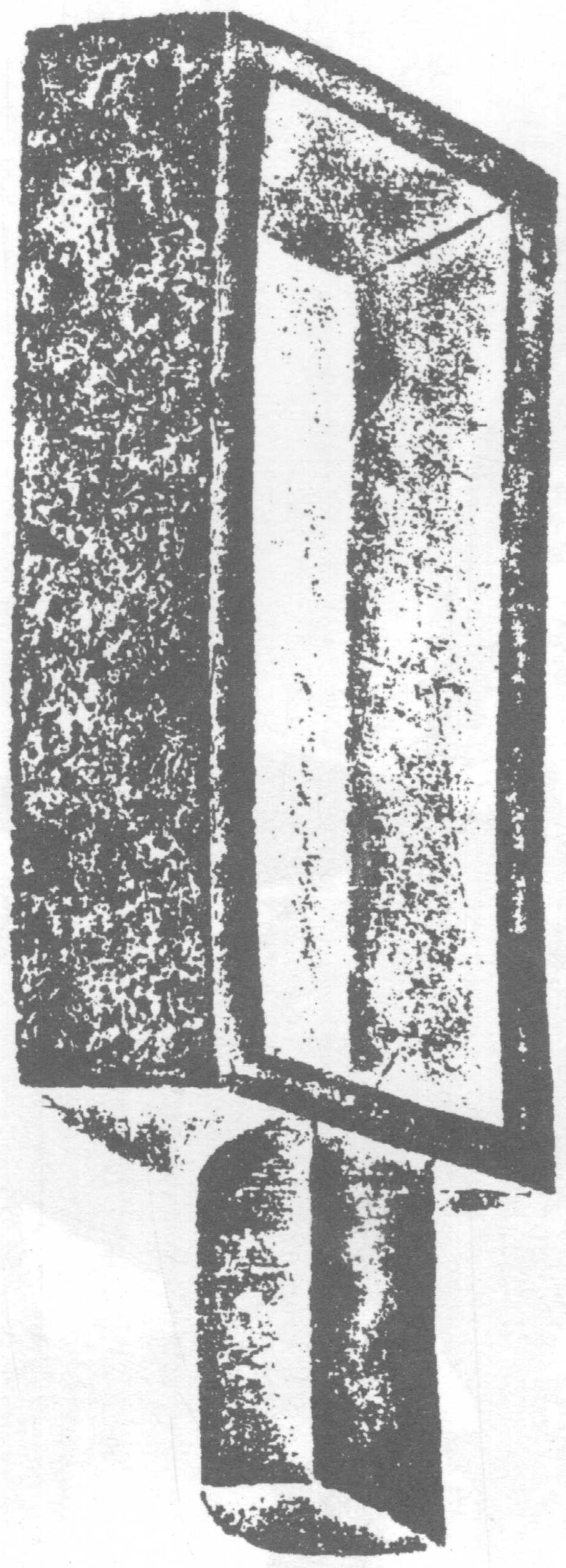




二八九
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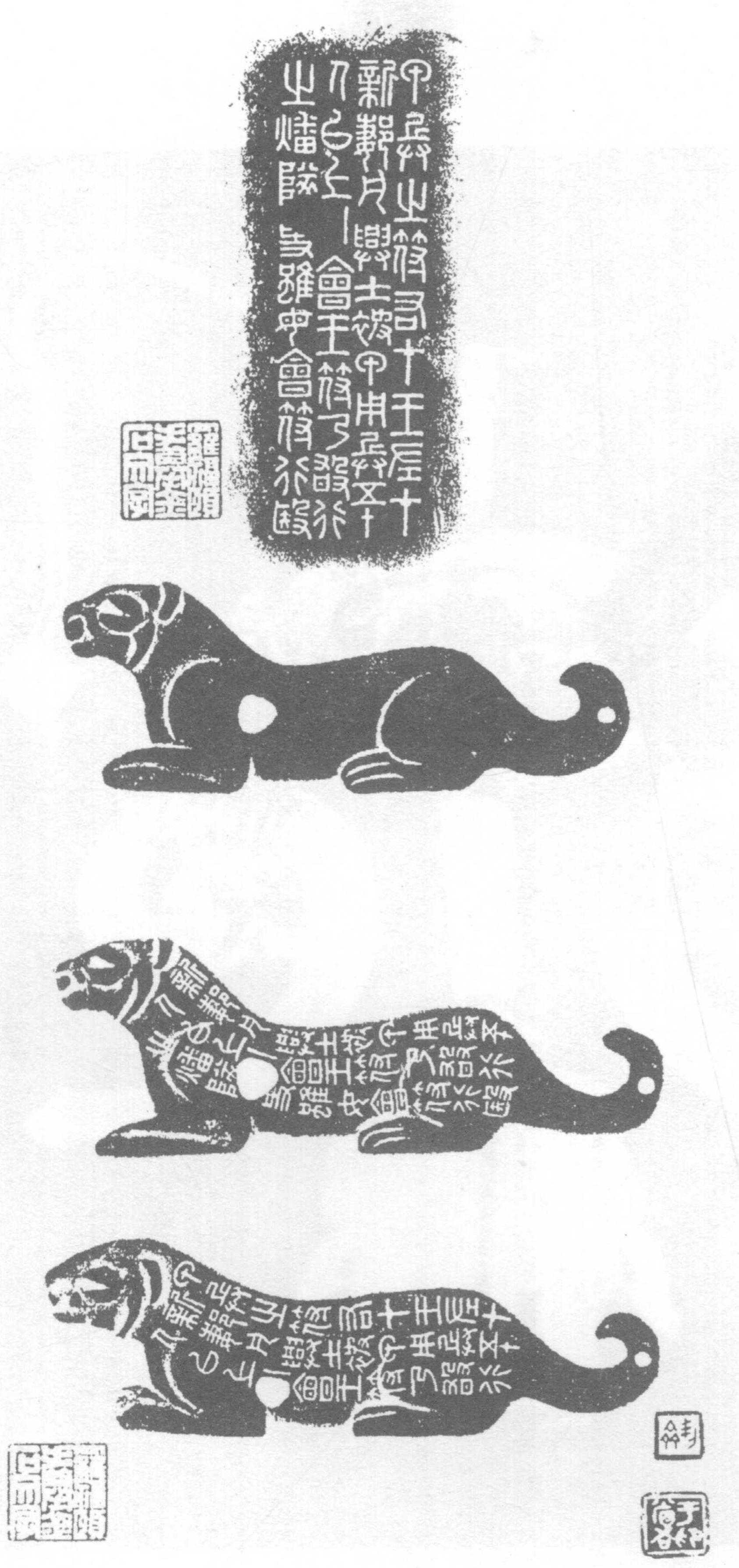
二九〇
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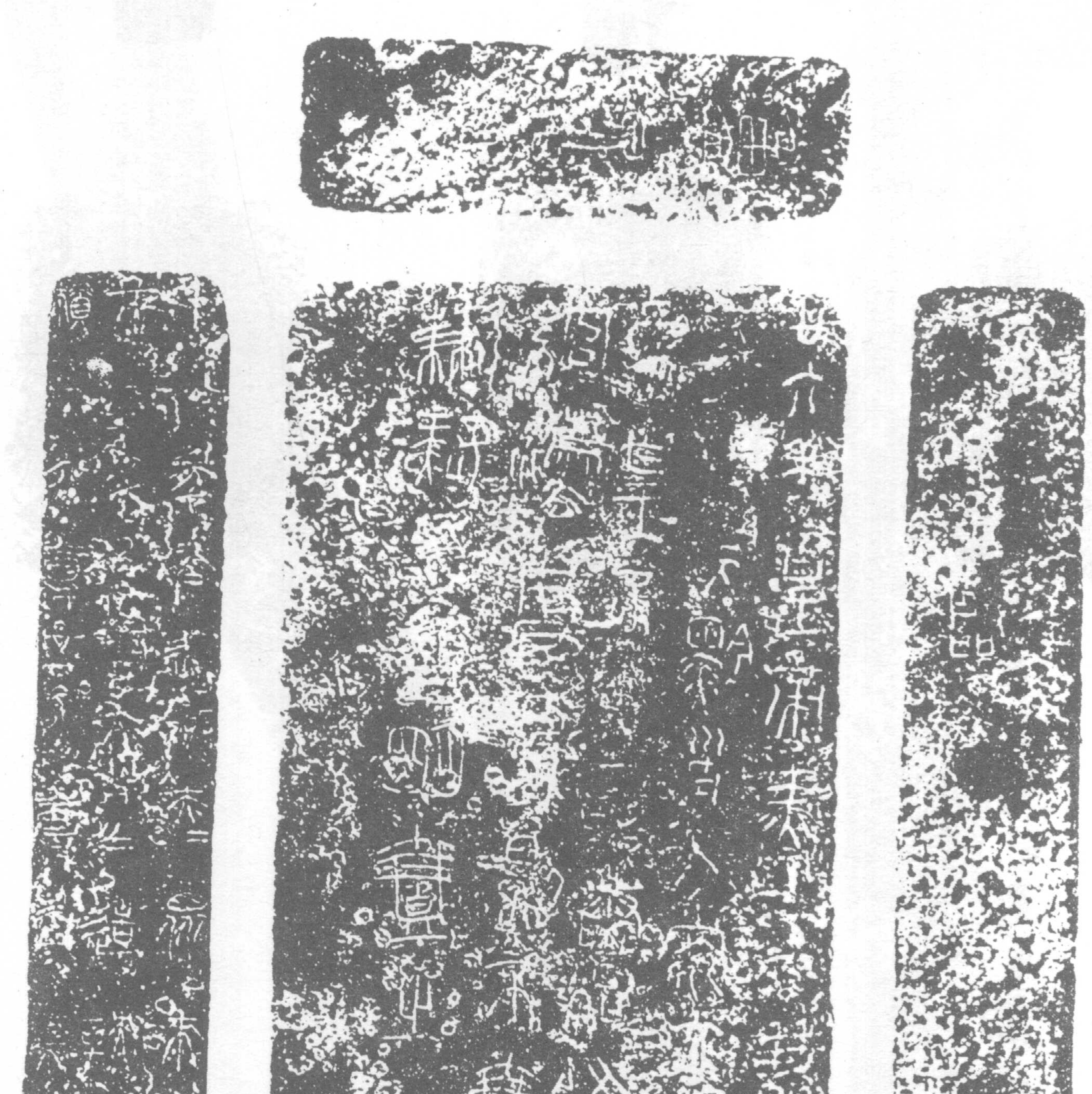
商鞅量



二九一 秦



新郪虎符



二九二 秦

下編竟

## 補遺

### 楚王酓忎盤





楚王酓忎戰獲兵銅正月吉日窒鑄少盤以共歲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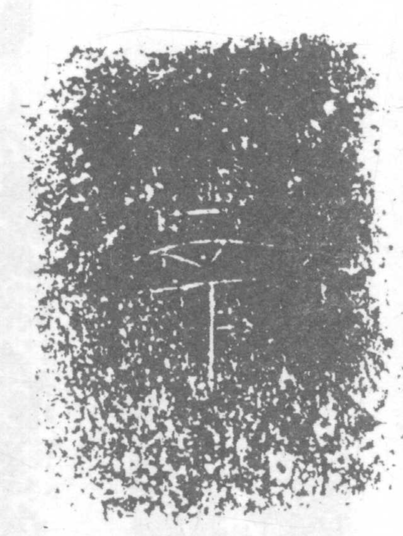
佋辛鑄圣差陳共為之

### 楚王酓肯簠

其一



楚王酓肯作鑄金匿以共歲嘗。



辛（在器底）

其二



（釋同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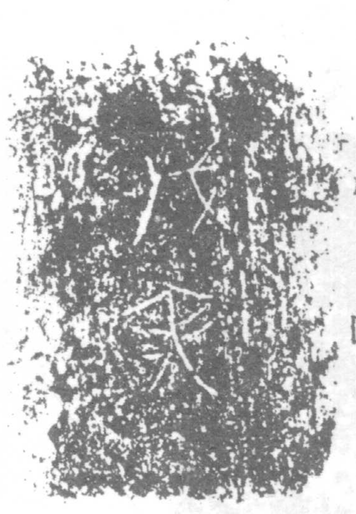


己

其三



（釋同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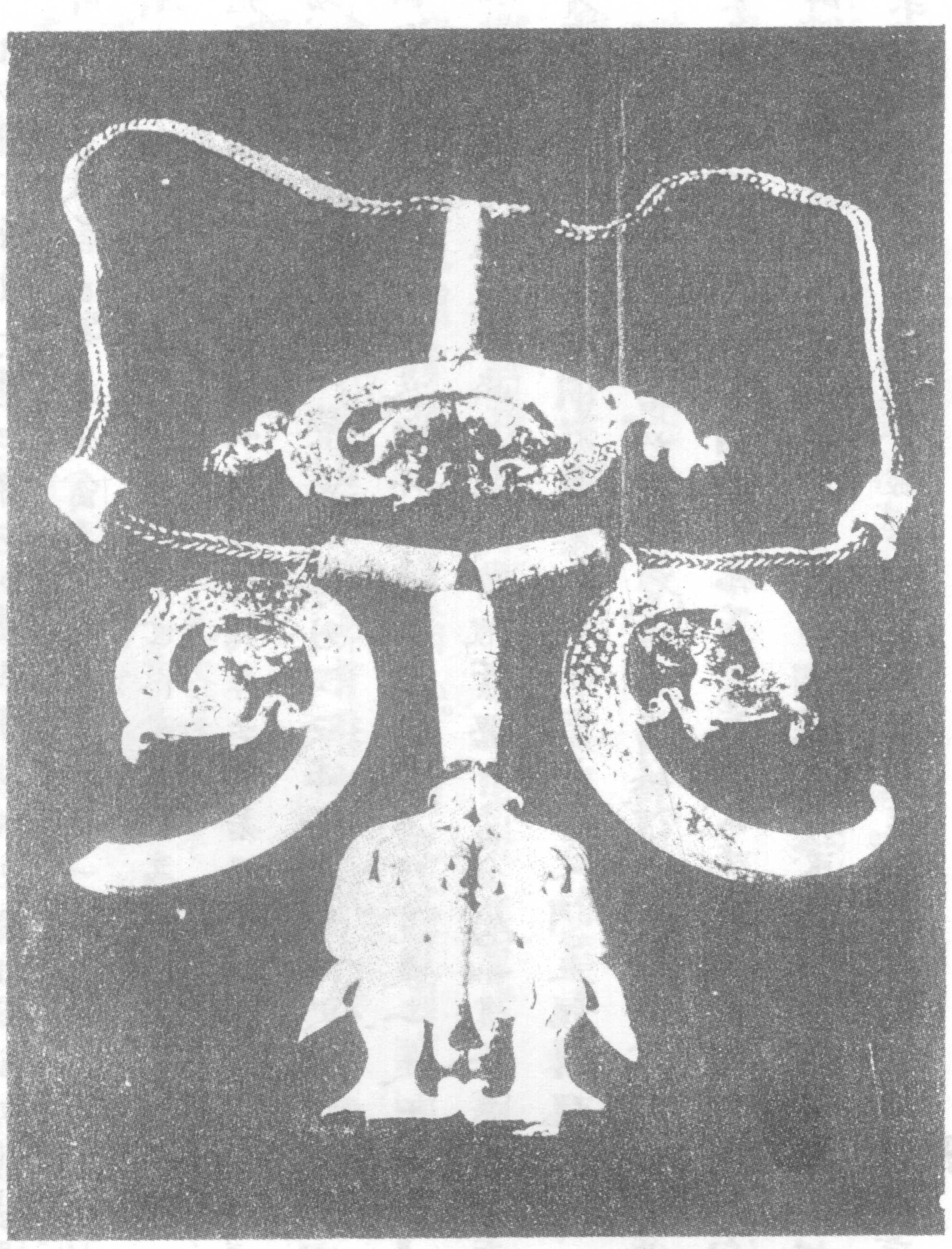
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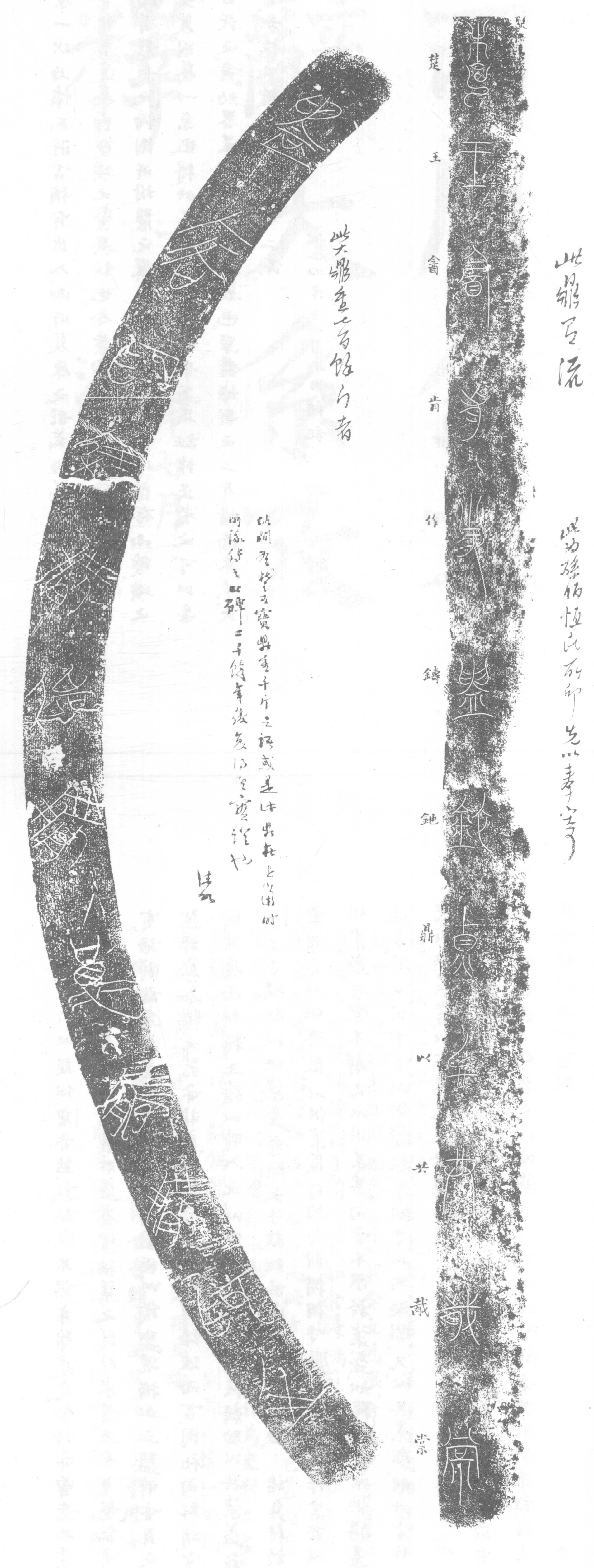
附錄

一、守宮雞彝



二、玉佩——所謂"黃"





右守宮雞彝及玉佩一具，蒙金祖同君以照片見示，云得自某西人手，今坿彔之于此。

守宮彝与前出守宮尊乃同人之器，懿王時所作。此類以鳥嘼為圖案之尊彝舊多不詳其年代，得此知是第三期物也。文為『守宮揚王休，乍□□隮，其永寶』，二字被隱不可見，如非『且乙』，當是『父辛』。且乙名見守宮尊。父辛名見另一卣，文曰『守宮乍父辛』，集古遺文八、十著彔，云是盧江劉氏藏器。

玉佩即余曩作釋亢黃（古代銘刻彙攷續編十四）中所彔者。該文問世後，不久得見坎拿大人懷履光所著洛陽故都古墓攷，亦彔有此圖，与余書所彔者同。（原書第三一〇圖。）懷氏注云金縺玉墜，初出土時已析而為數事，離中國後始被復原如圖。又云尚有單獨之舞姬形二片，形与圖中之雙舞姬同，或是坿麗于兩側者，此外或尚它墜亦未可知。玉呈乳白色，有淡棕色之暈云々。（原書第一三一頁。）今更得金君此圖，知器在離中國之前亦曾復原一次，与懷氏所言稍有出入，而所復原之形式与美國所再復原者亦稍有違異，即雙璜之繫異位也。今案當以美國所修正者為妥當，蓋兩首龍形之兩側所坿麗之翼尖均有繫物之殘環留存；而雙璜之龍文复同屬一系也。得此不正確之復原形益足証修正者之可以安心。古代之『黃』約略呈此形式，可無疑也。單舞姬形之二片惜尚未見，大率當如懷氏所言，繫于左右二側。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補記。



右補遺六器，盤一、簋三、鼎二，均壽縣楚墓所出。前五器銘，唐蘭『壽縣所出銅器攷畧』已著彔之。酓忎酓肯余曩以為一人，唐謂『馬衡氏嘗推測酓肯為考烈王』，又謂『据史記楚世家考烈王名熊元，世本作完，案从元聲之字多讀如昆，說文阮字徐鍇本云「讀若昆」，髡从元聲而讀「苦昆切」，皆其証。然則元肯一聲之轉，考烈王之本名是肯，而史借元或完字以代之耳』。其說似近是，唯不知壽縣所獲楚墓究竟是一是二耳。如是二墓，則是考烈墓与幽王墓同時被獲，器自當分屬；如是一墓，則尚有考究之餘地也。甚望關於楚墓之獲掘，有詳細之調查記出現。

『以共戢棠』句余釋為『以供蒸嘗』，唐以為誤，謂『戢棠二字當讀為粢盛。粢盛之語習見於左傳國語周礼等書，蓋春秋以後之通語也。周礼甸師云「以供齍盛」，孟子滕文公下云「以共粢盛」，穀梁傳桓十四年云「以供粢盛」，礼記祭統云「以共齊盛」，戢与粢，棠与盛，並語聲之轉耳。經傳所言粢盛俱指祭祀之黍稷，而此以「戢棠」為之者，似已為泛義之祭物矣』。今案余說本出以疑似，唐亦然，孰誤孰不誤本難遽定。余初亦曾意及粢盛之解，唯所見僅鼎銘，鼎非盛黍稷稻粱之物，故未道及。今見盤銘亦有此語，則說為粢盛尤有困難。古者盤匜以備盥洗，插血立盟時亦用之，然非盛黍稷之器，亦非盛祭物之器也。即以語法而言，周礼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齍盛』，孟子『諸侯耕助以共粢盛』，穀梁『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齊盛』，『以供粢盛』句均与耕耤相呼應，今言某王作某器以供粢盛，殊覺不辭。又『以供某某』句亦不限於粢盛，如周礼言『以供膳羞』，孟子滕文公下言『以供犧牲』，祭統言『以共純服』，又『以共冕服』，則此言作器以供蒸嘗，似亦未見其必誤也。

鉈鼎有流，以鬲鼎例之，自為如匜之鼎。蓋鬲鼎長足如鬲，而鉈鼎有流似匜也。鼎之別名有作[illegible]（褱鼎）、石池（大師鐘伯侵鼎）者，其形制未詳，疑是異方殊語，与此有別。

〔竟〕

#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

一九三五年七月 沫若自題



## 序文

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㠯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尚書自當㠯今文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託、其屬于周初者、如金縢、鴻範諸篇皆不足信、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屢經隸定、簡篇每有奪亂、文辭復多竄改、作為史料、不無疑難。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是其可貴、似未可同列而論。

雖然、有遺憾焉。彝器之傳世者雖多、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間有傳其出土地者、大抵因農人耡地或它種土木工事之偶爾發現、發掘者本不具學術智識、發掘後又未經調查紀錄、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而其表面遺跡亦復終遺湮滅、甚可惜也。至于著錄之書、自趙宋㠯訖于今、頗多名世之作、或僅採銘文、或兼收圖象、或詳加攷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錄之方率㠯器為類聚、同類之器㠯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于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復加㠯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

夫彝銘之可貴在足㠯徵史、苟時代不明、國別不明、雖有亦無可徵。故歷來談史地之學者每置古器物古文字之學于不顧、甚或加㠯鄙夷、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于史地之學亦復少所貢獻。王氏國

維所謂「於創通條例、開拓閫奧，概乎其未有聞」者，殆謂是也。（王語見殷虛書契考釋序）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閫奧之當如何開拓，卓犖如王氏，則亦秘而未宣。聞嘗觀其所曾為，多文字考釋、器物鑒別之零什，雖饒精當，而與古法無多殊。其於金文著錄表，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亦未足以當此。王氏殆有志而未竟者耶？

頻年以來，頗有志于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乃潛心于殷代卜辭與周京彝銘之譯讀。卜辭出土于一地，其出土地之地層，近由發掘亦已略得明其真相，據為史料，無多問題。然至周彝則事乃迥別。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載祀八百，其綿延幾與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統稱曰周，實至含混。故器物愈富，著錄愈多，愈苦難于駕馭。寔饋于此者數





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將奈何？竊謂即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尤疑錄自鐘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于地而未盡佚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為最古之金文著錄，似亦無所不可。

國別之徵至易易，于銘文每多透露，可無多言。年代之考訂則戛戛乎其難。自來學者亦頗苦心于此，其法每專依後代曆術以事推步。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業此實大有可議。蓋殷周古曆迄未確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例以恭王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

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諸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然今存世有趞曹鼎第二器，其銘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龏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盧。」龏王即恭王，謚法之興當在春秋中葉以後，此之生稱龏王，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宗周鐘之生稱卲王，遹毁之生稱穆王，匡卣之生稱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曆術以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雖亦斐然成章，奈無當于實際。學者如就彝銘曆朔相互間之關係以恢復殷周古曆，再據古曆為標準以校量其它則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蓋資料尚





未充，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

余于年代之推定則異是。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于銘文透露者，如上舉之獻侯鼎、宗周鐘、遹毁、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豐毁云「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自為武王時器；小盂鼎云「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當為康王時器，均不待辯而自明。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以確實考訂者，為數亦不鮮。據此等器物為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跡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即其近是者，于先後之相去要必不甚遠。至其有曆朔之紀載者，亦于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然此僅作

為消極之副證而已。

本此諸法，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徵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乃王臣之物。其依據國別者，于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大抵屬于東周。故宗周盛時列國之器罕見，東遷而後王室之器無徵，此可窺見兩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狀況之演進矣。

國別之器得國三十又二，曰吳、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黃、■曰鄀、曰鄧、曰蔡、曰許、曰鄭、曰陳、曰宋、曰鄫、曰滕、曰薛、曰邾、曰邿、曰魯、曰杞、曰紀、曰祝、曰莒、曰齊、曰戴、曰衛、曰燕、曰晉、曰蘇、曰虢、曰虞、曰秦。由長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間順流而下，更由黃河流域溯流而上，地之比鄰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綜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諸國南系也，黃河流域北系也。南文尚華藻，字多秀麗；北文重事實，字多渾厚。此其大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舊文獻中每視荊舒為蠻夷化外，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敵愾。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為敵國，此于舊史有徵，而于宗周彝銘，凡周室与「南夷」用兵之事尤幾于累代不絕。故徐楚實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實商周之派演。商人氣質傾向藝術，彝器之製作精絕千古，而好飲酒，好田獵，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現實性之證。周人氣質則偏重現實，与古人所謂「殷尚質，周尚文」者適得其反。民族之商周，益以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渾如涇渭之異流。然自春秋而後，民族畛域漸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漸趨畫一，證諸彝銘，則北自燕晉，南迄徐吳，東自齊邾，西迄秦鄀，構思既見從同，用韻亦復一致，是足





徵周末之中州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未幾至嬴秦而一統，勢所必然也。

綜合兩周彝銘，其年代國別之可徵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于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菁華也。倏忽相鑿而渾沌果死，幸莫如之。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系成時所序。其後三年為增訂版重系之，凡于國名次第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餘均仍舊。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　沫若識。

## 解題

一、初版（大系）出版後已歷三年，考釋有未當意處，新出資料亦時有所獲，故今詳加增訂，更別成（圖录），改版問世。

二、釋文悉依原銘隸古定之，以存古文之面貌。通假之字注於行閒。有宜詳釋之事項則附录於文後。

三、釋文与（圖录）及諸家著录，詳（圖录）卷首所揭（目录表）及諸家著录目，今不復贅。

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二日　　著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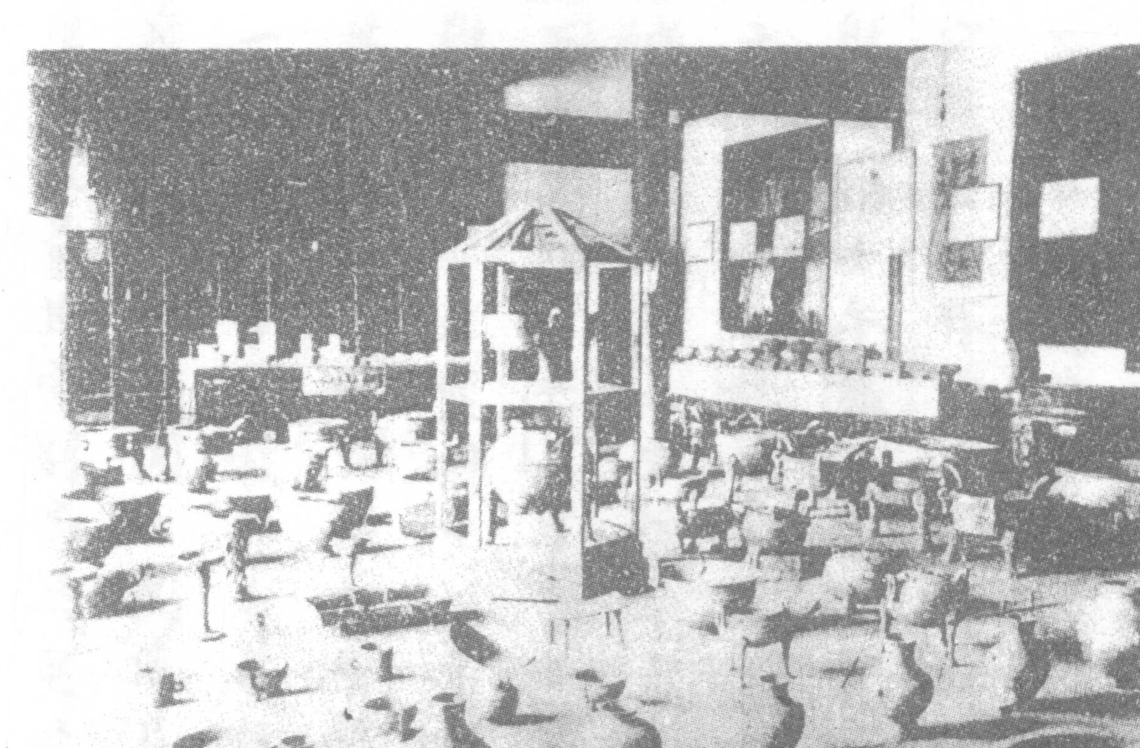
## 總目



[竟]

## 壽縣所出楚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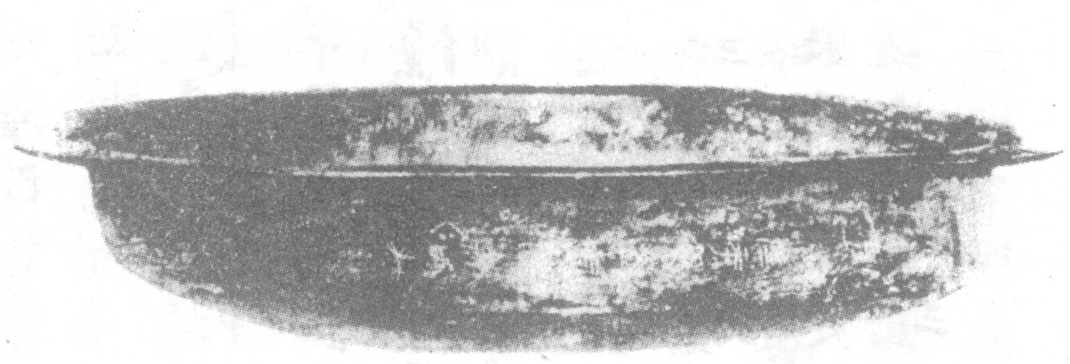
（插圖一）



此安徽圖書館陳列室中之一景。陳列雖雜然無章，然全器夥大率在一覽之中，亦覺可取。中央匣中，上格即（楚王酓肯鈋鼎），其下一器蓋即古所謂鸞也。右側靠壁一大鼎，當即重七百餘斤者。其次臺上所陳為簠、殷（簋）、敦。它如扁瓶、箕籠、方鑪、箕、机之類，均堪注目。器無鐘鎛，殆發掘尚有未盡。

## 楚王酓肯盤

（插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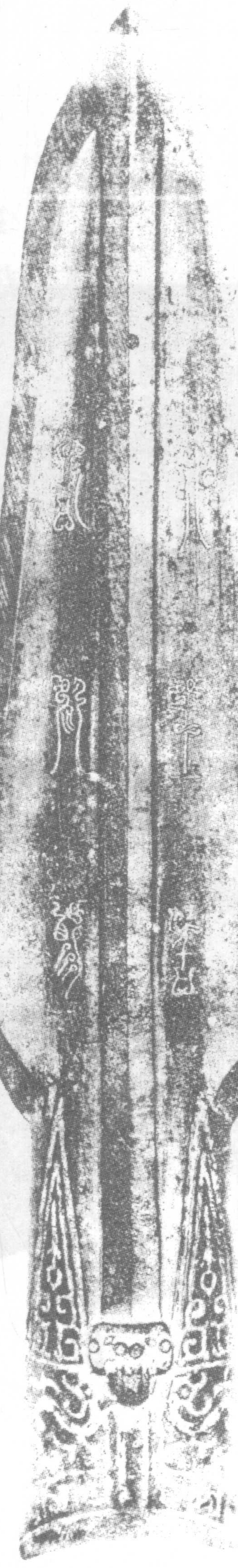


此亦壽縣所出楚國古器之一。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五分，口徑九寸八分，邊寬九分，重六斤三兩。器藏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云。

（採自（楚器圖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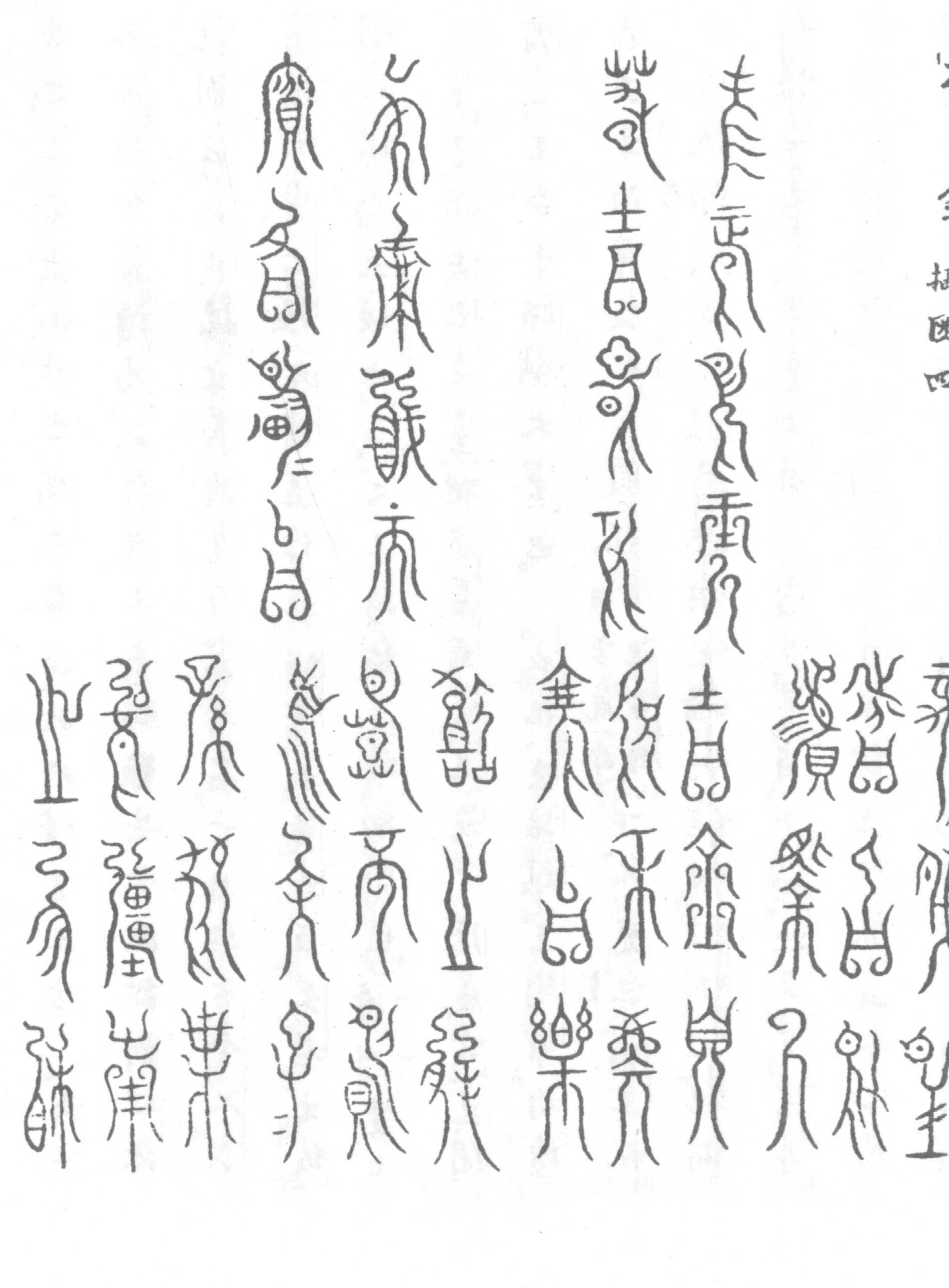
楚王酓肯盤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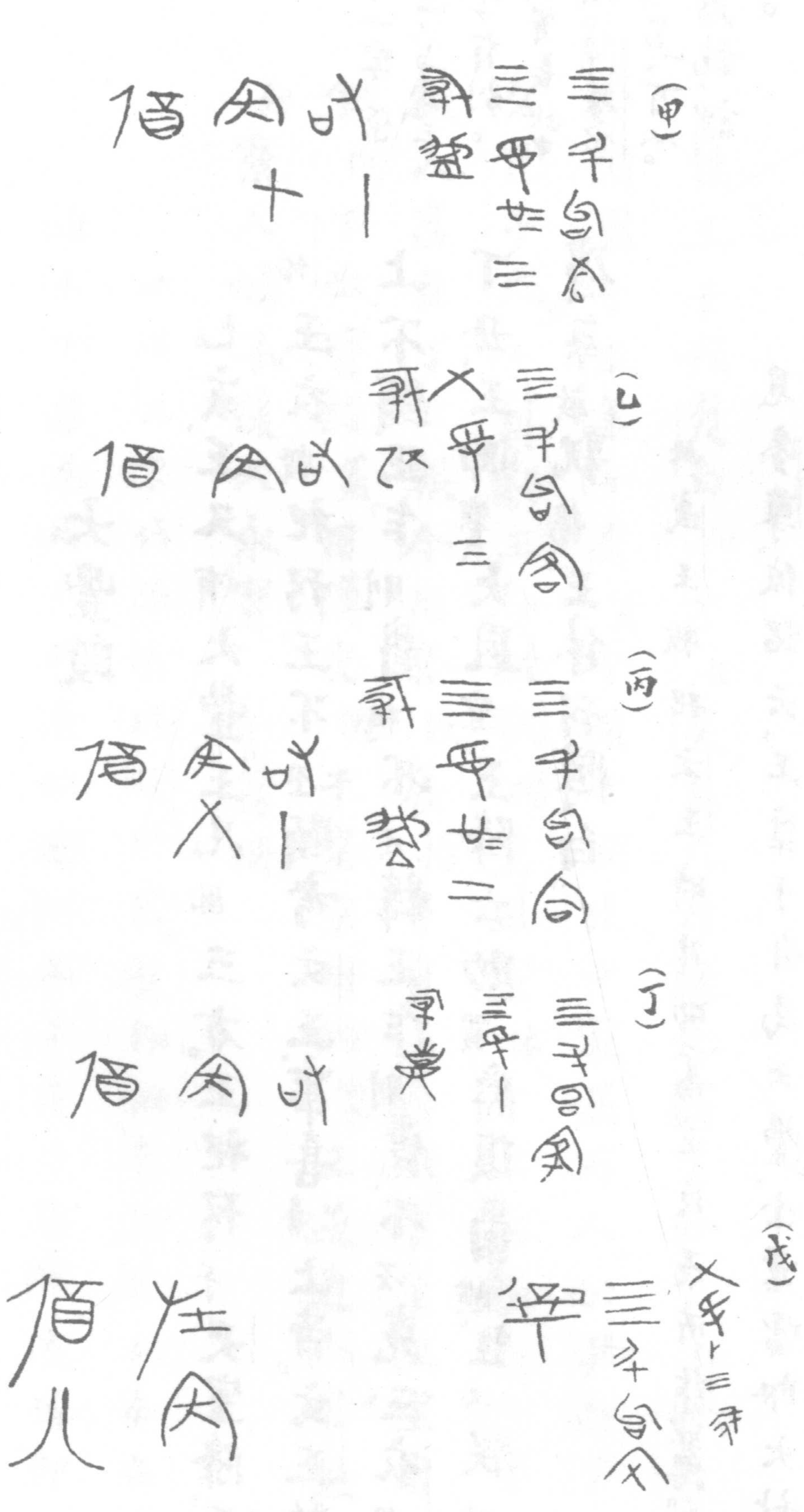
越王矛 插圖三

日本細川侯家藏器 梅原末治氏攝

二



越王鐘 插圖四 維揚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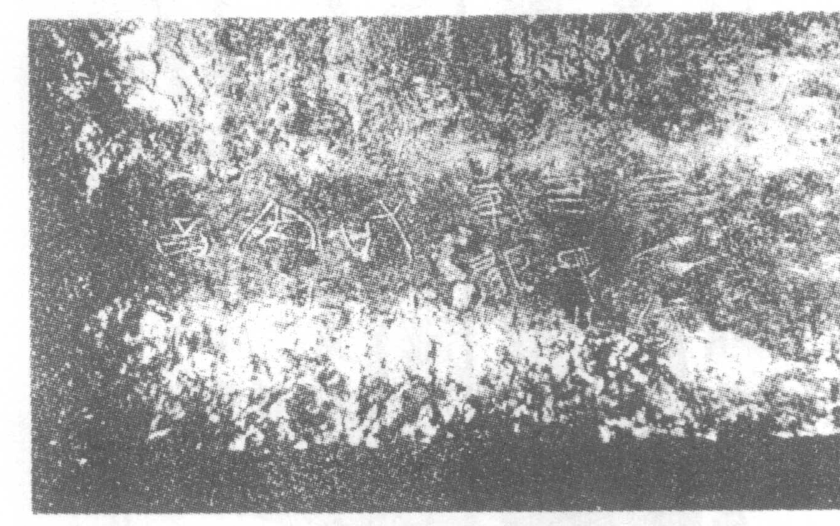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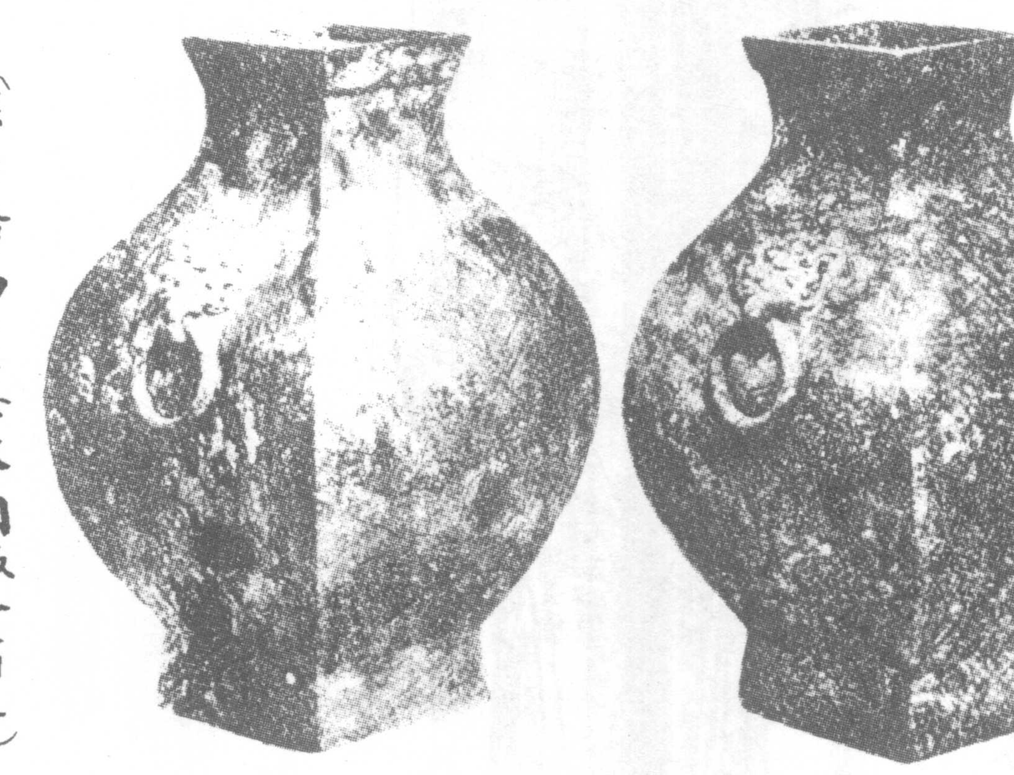
洛陽韓墓所出古器銘 插圖五

(採自洛陽故都古墓考圖版百八十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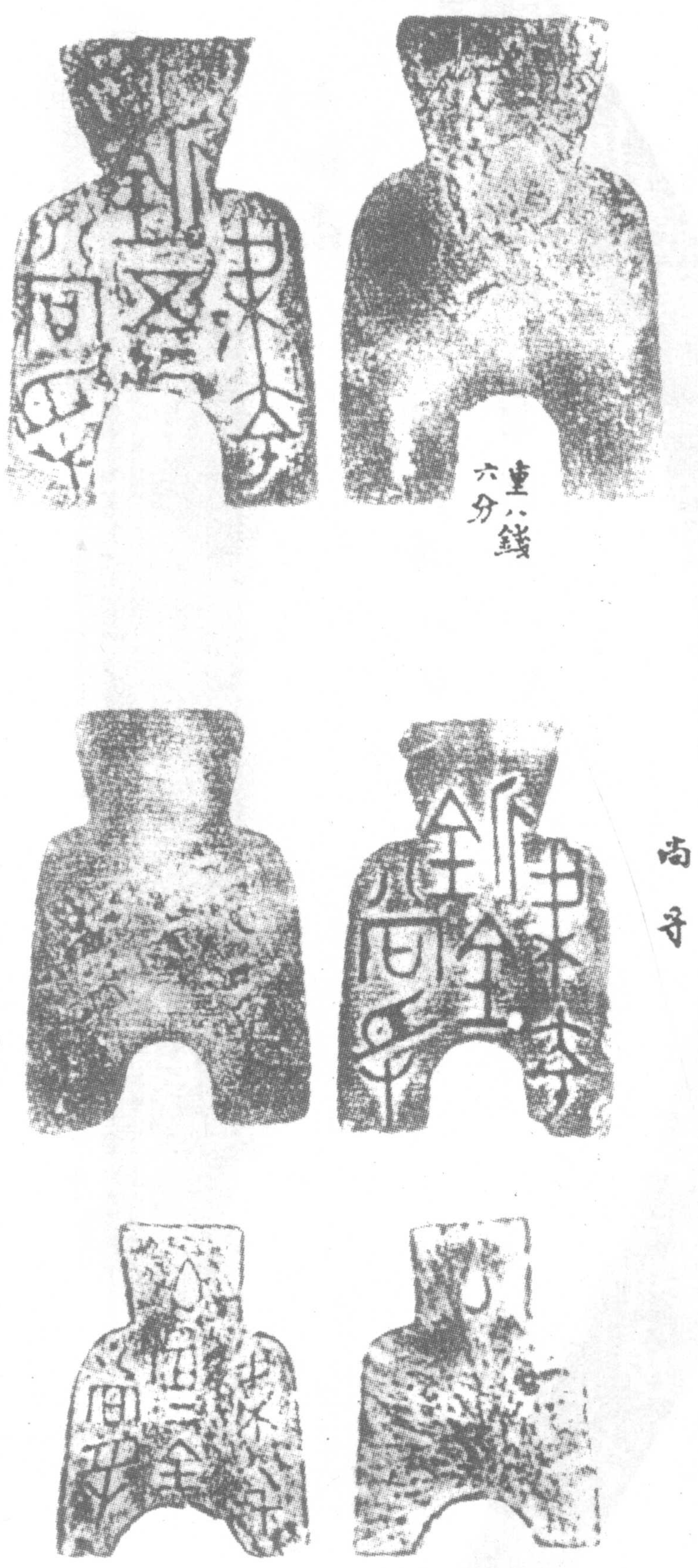
韓壺及銘　插圖五之甲





（採自洛陽古墓攷圖版一百十）

梁幣三種　插圖六



梁充釿五十二當寽　重六錢六分

梁充釿金當寽　重三錢四分

梁半尚二金當寽

（奥平昌洪氏拓贈）



兩周金文辭大系上編　郭沫若譔集

## 大豐𣪘

乙亥，王又（有）大豐，王凡（風）三方。王祀于（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饎）上帝。文王監才（在）上，不顯王乍（則）省（相），不（丕）緣王乍（則）賡，不（丕）克三衣（殷）王祀。丁丑，王卿（饗）大宜。王降亡助（賀）爵復囊（觵），隹（又）朕（滕）又（有）慶。每（敏）揚王休于（于）尊白。

「不克」下一字，原銘作三，与上「三方」三字有別。彼三劃等長，此中劃特短。陳夢家釋為「乞」，可从。乞讀為訖，謂終止也。

此武王殷祀文王時其助祭之臣工所作器。「大豐」亦見麥尊，彼銘云「王乘于舟為大豐」，余意當即大封，周礼「大封之礼合衆也」（春官宗伯）。「王凡三方」者，凡殷為風，諷也，告也。三方，東南北也，周人在西，故此僅言三方。「天亡又王」句余曩讀為「天無尤王」，意終難安，今改從劉心源說。劉云「天亡，據文義決是作器者名。亡通無，古今人表實殖亡費亡極，左傳並作無。姓考『天，黃帝臣天老之後』，則此銘為天姓亡名。」「又王」讀「佑王」，謂助祭也。（奇四、一二，業上）「天室」亦謂天亡之室，猶庚嬴卣言「王逘于庚嬴宮」，豆閉𣪘言「王各于師戲大室」也。「衣祀」，孫詒讓王國維均讀為「殷祀」之殷祀。（殷字說詳下沈子𣪘。）下「不克三衣王祀」亦同，彼乃卽殷商之殷。~~其祀與此略，大能視殷王之祀而已結也。~~「事喜上帝」喜當是饎省，卜辭「延于丁宗饎」。「不顯王乍省，不緣王乍賡」，兩不字均當与紫𧶘同意。兩乍字均讀為則。卜辭「我其已穷，乍帝降若」、我

勿已穷、乍帝降不若」、書多方「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均同例語。肯古文相、或釋告、不確。說詳下宗周鐘注 𢀛字从庚从凡、卜辭有之（舊釋為䍜、非是）。己酉方彝亦有之、當是从凡庚聲之字。凡古文盤、蓋即湯之古文、与唐為一字。唐卜辭作𠶷、下从曰形亦盤皿之象、非口舌字。卜辭以唐為成湯、叔夷鎛鐘成湯亦作成唐、不僅音同通用、實古今字也。 宜字金文習見、卜辭亦多有、舊釋宜、羅振玉釋俎、余曩以為房俎之房。今案仍以釋宜為是。說文宜古文作𡧪、秦泰山刻石者「諸產得宜」、古鉩「宜民和眾」、漢封泥「宜春左園」、均是宜字。宜有肴義（一、名詞）、詩女曰雞鳴傳、爾雅釋言。令𣪘「己酉方彝」之「𢀛宜」是也。有安適義（二、狀詞）、本銘之「大宜」、𢀛子卣之「咸宜」是也。有祭社以祈戰勝之義（三、動詞）、爾雅釋天及周禮。般甗「王



宜夷方無敄（侮）」是也。（四、固有名詞）如宜子鼎之宜則是國名。 𩰬字余舊釋䪆、近于省吾謂是𩰬字、近是。唯此与爵為對文、仍當讀為䪆、𩰬䪆同在陽部。 末字舊釋𠂤或釋為𣪘、今案原銘分明白字、語猶今人言補白矣。

## 小臣單觶

王後𠬝（反）、克商、才（在）成𠂤（屯）。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用乍（作）寶尊彝。

此武王克商時器。𠬝即坂字、段為反若叛。武王以文王紀元九祀（武王二年）東觀兵至孟津、後以十一祀師渡孟津克商、故此云「後反」也。成乃成皋（一名虎牢）、在古乃軍事重地、与孟津相近。𠂤字習見、多于師旅有關、舊釋為師、並

有師𠂤同見于一辭者（殷契粹編等是）、知其非是。古追歸字以此得聲、師𩰬字从此會意、𠂤即說文「𠂤、小𠂤也」、又「𠂤猶𠂤也」之𠂤。（古文阜作阝、象陵岸之連峯、𠂤作𠂤、象圓頭之小阜、与兔字同意、横觀之即得。）𠂤之後起字為堆、古或段追為之。（士冠禮「毋追」鄭注「追猶堆也」、文選[illegible]發「蹦岸出追」李善注「追亦堆字」）音变為𨺅、（爾雅釋山「山小而眾、𨺅」）又段魁為之。（國語「高山而蕩以為魁陵糞土」、賈逵、韋昭皆云「小阜曰魁」、賈注見海賦）再轉而為敦、（爾雅釋丘「如覆敦者敦丘」、又「丘一成為敦丘」、郭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字今作墩）故又段屯為之。（莊子至樂篇「生于陵屯」、釋文引司馬注「屯、阜也」）本銘𠂤字當即屯聚之屯、師戍所在處也。屯聚之屯蓋𠂤之引伸、其用屯字者亦出段借。𠂤与敦同、古當有二讀、陰聲為堆（都回反）、陽聲為屯（陟倫反）、字廢乃有堆与屯字代替之也。

**右武王時器凡二。**



## 令𣪘

隹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冊夨令尊宜于王姜、姜商（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于戍、戍冀𤔲（司）三（乞）。令敢揚（揚）皇王室（休）、丁公文報、用頴（稽）後人享、隹丁公報。令用奔（敬）展（揚）于皇王、令敢展皇王室、用乍（作）丁公寶𣪘（簋）。用尊史（使）于皇宗、用卿（饗）王逆造（造）、用廏（匓）寮人、婦子後人永寶。冊。

此成王東伐淮夷踐奄時器。楚即淮夷、淮徐初本在淮水下遊、為周人所迫始遡江而上至于鄂贛。炎當即春秋時郯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為山東〔濟寧道〕郯城縣、縣西南百里許有故郯城云。 「既死霸」、月終之七八日、周人月行四分制、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

死霸」与星期制相近。詳「觀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乍冊」即作策，乃史職之古稱，孫詒讓初發其覆，王國維繼加推闡，詳見余「金文叢攷」五八葉。「臣十家、鬲百人」，臣与鬲有別，与「大盂鼎」同。彼鼎文云「錫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又鬲當即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尚書大傳」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如「孔宙碑」「黎儀以康」、「田君碑」「安惠黎儀」、「費鳳碑」「黎儀瘁傷」是也。前人以為古文作獻，今文作儀，以儀獻為陰陽對轉之聲解之。然金文有「人鬲」無「民獻」，鬲字許書重文作㼫，云「漢令鬲从瓦厤聲」，古音亦在支部，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以鬲聲之鷊字与甓惕韵，即其証。儀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于周末即多轉入支。故余意今文家乃以支部儀字寫鬲字之音，古文家則誤讀鬲之象形文以為獻也。獻与



甗通。古器之甗乃二部所成，上為甑，下為鬲。故其象形文即于鬲上更着一層，如「小盂鼎」屢見「𠭯王邦賓」字，又「毛公鼎」言「鄭圭𠭯寶」，均古甗字也。𠭯与鬲形近，最易誤釋。「公尹白丁父兄于戍」者，吳闓生云「公尹官名，伯丁父人名，兄与貺同。」（「雙劍誃文選」上三、四引。）近是。余意伯丁父即丁公，矢令之父也。「戍冀嗣」者，冀猶「小心翼翼」之翼，敬也。嗣假為祠，得福報賽曰祠。戍地得伯丁父之貺，乃虔敬举行燕享也。乞字作三，与「大豐𣪘」乞字同，中画特短。舊誤釋為三，今改正。卜辭習見，均用為迄至之迄。「大豐𣪘」及本銘則用為訖止之訖，言事已畢。宔字兩見，當是休之異文。休字金文作𥝩，从禾从人，言人于稻草上休息也。許書重文作庥，复从广。从广与此从宀同意，此之亞蓋象卧榻。「對揚王休」乃古人恆

語，此言「揚皇王宔」，例正相合。釋宔為休，則本銘後半適成韵語，宔、報、報、宔、𣪘、造、寶，均幽部字，此決非偶然者也。「丁公文報」与「皇王宔」為同例語，同為揚字之賓格。報當讀為保，文報猶言福蔭也。下「隹丁公報」則是報祭之報，猶「國語」「魯語」「有虞氏報幕，夏后氏報杼，商人報上甲微，周人報高圉」。　奔字當是敬之古文，从昚（古文慎）省，井聲。　兩𠩺字从厂長聲，殆是暘之古文，讀為揚，知者，以上言「令敢揚皇王宔」与下言「令敢𠩺皇王宔」，文例全同，則𠩺亦揚矣。　𩞁字亦見「毛公旅鼎」，彼云「𩞁其用𦔻」，乃从𠂤𣪘聲，此从𠂤省。當即𩛥之古文，「說文」「𩛥，飽也，从勹𣪘聲，民祭，祝曰厭𩛥」，从勹与此从𠂤若𠂤省同意。　銘末鳥形文乃作器者之族徽，同出之器如「令彝」「令尊」及「作冊大鼎」均有此文。冊乃書寫之意，某冊猶今人錄下款言某人書也。

## 令彝

隹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方，受卿旋（事）寮。丁亥，令（命）矢告𢓊（于）周公宮。公令（命）𢓜（出）同卿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朝）至𢓊成周，𢓜令舍三事令（命），眔（及）卿旋寮、眔者（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諸）侯：侯、田（甸）、男，舍三方令（命）。既咸令（命），甲申，明公用牲𢓊京宮，乙酉，用牲𢓊康宮。咸既，用牲𢓊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𥜽；易（錫）令鬯金小牛，曰用𥜽。迺令（命）曰：今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奭𠂇（左）右𢓊乃寮𠂤（与）乃友事。乍冊令敢

𠭯揚明公尹𠧟宣，用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冊。

「周公子明保」，周公即周公旦，明保乃魯公伯禽也。此器上稱明保，下稱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下明公殷上稱明公，下稱魯侯，知明公即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為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蓋封魯以前之食邑，猶康叔封衛以前稱康侯也。彝器中有康侯丰鼎，即康叔器。即以本銘而論，明保受王命在八月甲申，越六十日始至成周，於成周滯留一二日，復言「歸自王」，則知明公不在王所，而所在地隔成周頗遠，此亦足證明保之必為伯禽。蓋伯禽封於魯，復兼任王朝卿士，總攝百揆，亦猶衛康叔之為周司寇也。且明保之名于典籍中亦有徵。



左傳定四年言封魯公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封康叔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封唐叔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正義引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此說至當。今知伯禽名明保，乃知伯禽逸篇文有竄入今書洛誥者。其「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一節正是成王呼伯禽名而誥命之之辭，與康誥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為例正同。說詳青研上六一頁以下。「三事」當即書立政「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準、夫、牧。夫乃吏之壞字，即上文之「宅乃事」。吏、宅乃牧、宅乃準也。事吏古本一字。吏殆事務官，準乃政務官，牧則地方官也。其在立政，於「三事」之下分舉細目，概括內外服無遺；其在本銘，於「舍三事令」下亦列舉卿事寮、諸尹、里君、百工、諸侯，雖詳略各殊，而內含則一。故三事乃泛指百官而言，猶

言三種官吏，舊解為司徒、司馬、司空者，失之。又書酒誥言「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與本銘所列職名大抵相同。「侯、甸、男、衛、邦伯」即本銘之「諸侯：侯、田、男」，邦伯猶諸侯，侯甸男衛等即諸侯之古稱，猶後言公侯伯子，並非畿服之名。後世儒家所定畿服之名即襲此而成者也。百僚即本銘之卿事寮，庶尹即諸尹，宗工即百工，里居則里君之譌也。里君當如周官鄉師鄉老之屬。京宮、康宮均宗廟之名，且均在成周洛陽，此猶殷京之有公宮、皿宮也。見卜辭通纂七五、五片。呂氏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唐蘭謂「為京宮之太室」，甚是。又謂「周世於京宮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於康宮祀康王以下。㝬攸从鼎有「康



宮䧹大室」，當即夷王之廟，克鐘有「康剌宮」，當即厲王之廟。……京宮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故尚書偁文王為穆考，乃其証。康宮則以昭王為昭，穆王為穆，恭王為昭，懿王為穆，孝王為昭，夷王為穆，厲王為昭，宣王為穆，故昭王穆王偁昭穆，是其証也。」金文每見「康卲宮」、「康穆宮」者，康宮中之昭王廟、穆王廟也。康宮為其總名，而昭穆以下則各為宮附於康宮也。若吳彝云「成太室」，則成王廟之太室也；君夫殷云「康宮太室」為康宮之太室；㫚鼎云「周穆王大室」，則穆王廟之太室；㝬攸从鼎云「周康宮䧹大室」，則夷王廟之太室也。見「武英殿彝器圖錄」九三葉所引。案此說實巧費心思，唯惜取証未充，且包含有選擇與解釋之自由。如文王偁「穆考」乃適以穆字為

懿美之辭，与文考、烈考、皇考、帝考、顯考、昭考等同例，非謂乃京宮之穆而稱之為穆考。昭王、穆王均係生号，尤非預於生時自定當為康宮之昭穆而号昭号穆。至如選材，則何毁有「王在華宮」、利鼎有「王各般宮」、趞曹鼎之一言「王在周般宮」、又其一言「王在周新宮」、師湯父鼎言「王在新宮」、師遽毁言「王在周客新宮」、望毁言「王在周康宮新宮」，華、般、新等無王可附麗也。吕鼎之「王在周穆王大□」，大下一字適缺，補為室字大抵近是，然僅此一例而已。僅此一例以證其它均當為某王之宮或室，未免有孤証單文之嫌。禹攸从鼎之「王在周康宮、徲大室」，与牧毁「王在周、在師汙父宮各大室」同例，徲字當是動詞，說文云「徲，行也」，不必即是夷王。且信如唐說，宗周列王中何以康王之廟獨尊，已不可解；而準「康卲宮」、「康穆宮」之例，則文武成之廟當稱「京文宮」、「京武宮」、「京成宮」，而彝銘中迄未一見。僅吕壺有「王各于成宮」，依唐說則當為成王之廟，成上亦未冠有京字。彝銘中凡稱周均指成周，以康宮在成周，而屢見「王在周康宮」知之；而如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廟」，依唐說當為穆王之廟，是則穆王之廟又在宗周矣。凡此均於唐說有所抵觸。故余意京（大也）、康、華、般（亦有大義）、卲、穆、成、剌，均以懿美之字為宮室之名，如後世稱未央宮、長楊宮、武英殿、文華殿之類，宮名偶与王号相同而已。虢季子白盤有「王各周廟宣廟」，舊亦多解為宣王之榭，実則殷世已有宣榭之名（孫詒讓說，詳下），故康宮之非康王之宮，亦猶宣廟之非宣王之榭也。



「卿旋寮」，旋字作叓，毛公鼎之「卿旋寮」、「小子師毁」之「卿旋」与此同，而番生毁之「卿事大史寮」則作叓，用知旋事為一字。典籍作卿士，即曲礼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属，其或別出大史者，盖以属于史職之官特多。　兩徃字均係出之繁文，古出字本作𡳿，象足納履之形，卜辭或作𡳿，亦或作𢓊，从行。本銘作徃乃从行者。「公令徃同卿事寮」者，周公命明公出京与卿事寮相會。「徃令舍三事令」者，明公遣矢令宣布王命於百官也。或解兩徃字為人名，非是。

奭字亦見卜辭，作爽若夾，異文頗多，有爽夾夾夾諸形，其用例均為「祖某奭妣某」，金文戍辰彝言「妣戊，武乙奭」，語雖畧異而例實同。義則當為配偶。羅振玉釋為赫，形義俱難適。余以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頭垂二乳也。卜辭亦有奭母通用之例，如「大乙之奭為妣丙，亦称大乙母妣丙」（卜辭通纂別一、新三），「祖丁之奭為妣己，亦称祖丁母妣己」（通纂三六一），即其証。又說文林部「𣝣，豐也，从林奭，奭或說規模字」，然古文無字如般甗作𣝣，大盂鼎作𣝣，乃舞之初文，象人執物而舞，字不从林奭，義亦非豐，唯存一奭字，又存一或說以為規模字，尤足証奭母為一事。奭即卜辭或作之夾若夾，古蓋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母模同紐，例可通段，礼記內則「淳母」，鄭玄云「母讀為模」，其証也。故由卜辭知奭等為一字而通其意，由說文或說而得其音，奭等為母之奇文無疑也。本銘奭字冠於「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上，當讀為敏。乃寮与乃友為对文，寮如卿事寮大史寮，友如大史友內史

友。「敢揚明公尹氒宦」，此當以「明公尹」為一辭，蓋王命明公尹三事四方，故称其号，复称其職也。「氒宦」、厥休。「明公尹厥休」，明公尹之休也。

䣙卣

隹明保殷成周年，公易（錫）作冊䣙鬯貝，䣙䜴公休，用乍父乙寶蹲彝。冊冊舟。

此与令彝乃同時器，明保即彼周公子明保，「殷成周」即彼之「朝至于成周」。殷殆殷覜之意（殷同），有傳卣言「王在□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見新版「金文叢考」二五一葉）、「銘刻彙攷續編」二五例与此同。䣙作器者名，字當是鼄字之省文，大克鼎与伊毁均有鼄季，蓋即此作冊䣙之後。孫詒讓釋鼄為纏，近是；石鼓吳人有

「周礼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国之慝」。



鼄字，正与章逢為韵。又毛公鼎、番生毁、叔向父毁均有鼄繆字，即是綢繆，說詳下。紐同而音近对轉，均其佳証。下款首一字不識，當即䣙之族徽。𦉪乃冊之緐飾文。舟當即䣙之名。

明公毁

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東或（國），才（在）䣙。魯侯又（有）冎工，用乍䢅（旅）彝。

明公即令彝之明公。「伐東國」与令毁之「王于伐楚伯在炎」乃同時事。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集解引徐廣云「一作鮮，一作獮」，又引尚書作「粊」，孔安國云「魯東郊之地名」。今本尚書作費，乃衛包所改也。本銘才字下一文，上半右旁作犭，當是犬字，召伯虎毁有獄字作𤞞，所从犬字形左右均与此同。左旁當是介字，古璽文介字或作亦，与此形近，此當畧有剝損處。犾即說文獮字重文之𤢋字，字形稍譌，許以為「从豕示」，乃沿譌形以為說（古璽尒字亦作爪，与古文示字全同）。下半所从是邑字。䣙即肸、粊等之本字也。徐廣以為一作獮者為近實，肸、粊、鮮均叚借字。 魯侯即明公，此器言「伐東國在䣙」，既与尚書、史記合，而據令彝又知明公為周公子，則明公即魯公伯禽無可疑也。 冎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亡冎」二字，与「亡尤」同例。案此即骨字所从冎字，象卜骨呈兆形。卜辭讀為禍，本銘当讀為過。過謂優越，「過工」謂有優越之戰功。



禽毁

王伐䈞侯，周公某（謀）禽祝，禽又（有）敐祝。王易（錫）金百寽。禽用乍寶彝。

䈞即楚之異文，从林去聲。舊多釋無，說為鄦（許），不知古無字並不从林也。周公与禽同出，周公自周公旦，禽即伯禽。伯禽殆曾為周之大祝，別有「大祝禽鼎」可證。大祝之官古乃天官六大之一，其職甚尊。周官以大祝為下大夫而隸諸春官，乃為後人所改造，其職文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与此合。此「伐䈞侯」与令毁「伐楚伯」自

是同時事。古公侯伯子無定稱，此稱侯稱伯，別有楚公鐘稱公、楚子簠稱子，更有楚器多稱王，五等諸侯之說乃周末儒者之所規擬。　某、謀省，亦可讀為誨。說文謀之古文作𢘓若𢘓，同从母聲，與誨之聲母相同。王孫鐘「誨猷丕飤」則又叚誨為謀矣。　寽，說文𠬪部云「五指捋也，从𠬪一聲，讀若律。」案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別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說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𠬪一聲也。金文均用為金量之單位，即是後起之鋝字。鋝字多異文，其輕重亦有三說。說文「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一說也。又云「周禮曰『重三鋝』（攷工記冶氏文）。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攷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如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三分二兩）之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以六兩三分之二兩為一鋝，此二說也。小爾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以六兩為一鋝，此三說也。其異文則鋝鍰每不分，說文「鍰，亦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文率多作鍰。今尚書乃古文家本，正作鍰，史記周本紀所引乃今文家本，則作率。率則鋝之音讀也。此外則或作選（史記平準書、漢書蕭望之傳），或作撰（漢書食貨志），或作饌（尚書大傳），雖同屬今文派，然其音為率鍰之折衷。戴震云「鍰鋝篆體易

一二

成

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段借字也（垸見攷工記冶氏）。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段借字也。」今案鍰實字誤，金文鋝字均作寽，與爰字形近，然有迥然不同之處。虢季子白盤「王各周廟宣廟爰鄉」作爰（爰乃援之古字，象人溺而援之。），可資比較。余意尚書古本鍰字必作寽，其晚出者或作鋝。今文家本出于口授，故以率字寫其音，古文家則誤讀寽若鋝為鍰也。此與古文「人鬲」字，今文家音讀為儀，古文家誤讀為獻者，正同。然自古文家本出，因字形既近，而音又有對轉之可能，今文家亦無力以剖辨之，乃用選撰饌等折衷之音以為牽就也。至寽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今古之別，師旅鼎云「迺罰得𢀛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罰」，古與今對言，知殷周之寽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半兩者即殷之古寽，重六兩者舉其成數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為周之今寽；兩者相差甚鉅，故言「今弗克厥罰」也。梁幣有「梁充釿金尚寽」（甲）、「梁充釿五十二尚寽」（乙）及「梁半尚二金尚寽」（丙）之三種（插圖六）。權其重量，則甲幣約重四錢，乙幣倍之而有奇，丙幣約當其半。用知幣文「尚」字均讀為當，甲幣一釿當一寽，丙幣二金當一寽，乙幣五金當十二寽也。此寽即是周寽。攷工記冶氏戈戟各「重三鋝」，兩殺矢則「重三垸」，此鋝當是殷之古寽，即重六兩大半兩者。垸、戴氏以為鍰，殊不必然。近年洛陽韓墓所出古器有銘載「四寽廿三□」者（插圖五之甲）。□即揤字，與垸為雙聲而兼對轉，則垸與古鋝蓋三十與一之比。周人兼用二寽，特金文中所屢見之寽名，多不知為今為古耳。

一三

成

# 睘卣

隹十又九年，王才（在）厈。王姜令（命）乍冊睘安尸（夷）白（伯），尸（夷）白（伯）賓睘貝布。揚王姜休，用乍文考癸寶尊器。

此与令簋亦同時器。「十又九年」，文王紀元之十九年，成王六年也。周初用文王紀元，至成王七年平定淮徐後，始「以功作元祀」（洛誥）。王國維有周開國年表揭著之（觀堂別集補遺），其說無可易。厈与下南宮中鼎之一之「寒餗」為一地，當即寒浞故地，地在今山東濰縣境。說詳彼器。王姜亦見令簋，別有睘尊，文云「才厈，君令余乍冊睘安尸白，尸白賓用貝布，用乍朕文考日癸旅寶。」入當泐去首行六字，与本卣自是同時同人之器，而本銘言王姜處該銘言君，君者女君也。晉姜鼎「余隹嗣朕先姑君晉邦」，其確証。是知王姜乃成王之后。或說此器乃昭王時器，古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又「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均初學記七所引）。十九年，厈即漢。案昭王十九年既喪六師于漢，且其「南征而不返」者當即此年，為其臣者不應尋有此閑情逸趣，作器以揚休烈。且國語周語言「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房乃祈姓之國（見歷代紀事年表），祈姓之祈，金文作嬇（見下伯鬲），則房后當稱王嬇，不當稱王姜也。

尸白，夷伯也，古金文凡夷狄字均作尸，卜辭屢見尸方亦即夷方，揆其初意蓋斥異族為死人，猶今人之稱為鬼也。後乃通改為夷字。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注云「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其士喪禮、既夕禮、喪大記注均同此說。又左傳成十七年「吾一朝而尸三卿」，韓非子內儲說六微尸作夷，此尸夷通用之明證。別有𡰥字，孝經「仲尼居」，釋文「尼本作𡰥，古夷字」。漢書高帝紀「司馬𡰥」，又地理志越嶲郡蘇示下「𡰥江在西北」，顏師古均以為「𡰥古夷字」。案𡰥當是古尼字，从尸二聲，孝經別本即其証。又如遲字，說文重文作遟，而漢碑則多作遟（三公山碑）若𡰥（繁陽令楊君碑），蓋从尼聲也。唯尸夷尼遲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耳。本銘尸字下有重文，故作𡰥，雖与𡰥字形同，然不可混。又凡古文相連之異字在二以上并有重文者，均各於該字下作重文符，与後世異。

# 趞尊

隹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在）厈，易（錫）趞采曰𧻚，易（錫）貝五朋。趞對王休，用乍姞寶彝。

此与睘卣同言「王在厈」，而字跡复如出自一人手筆，決為同時器無疑。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四年即文王紀元十九年，成王六年。此言「錫采」正与「建侯衛」事合。𧻚當係所錫采地之名，字不識。「十又三月」，閏月也，古者閏月置于歲終，故有閏之年有十三月。卜辭已習見，周人沿襲殷制而已。

## 中甗

隹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𠂤(次)，王令大史兄褱土。王曰："中，丝(茲)褱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今兄畀女(汝)褱土，乍乃采。"中對王休令，𪔂父乙尊。隹臣尚中臣□□。

此與趞尊日辰相差一月，彼云"王在厈"，此云"王在寒𠂤"，寒厈古同元部，而喉牙亦相近轉，故知二者必為一地。寒當是(是)寒浞故地，在今山東濰縣境內。"王令大史兄褱土"言王錫大史兄以褱土。彝銘多用令為錫，如傳卣"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緋琜)"，獻彝"㮚伯令厥臣獻金車"，𤕌毀"王令𤕌在𢦏市旂"，康鼎"命汝幽黃鋚革"，均其例証。大史兄即下中觶之南宮兄，當是南宮括之子若孫。中殆其臣屬。褱當是有鬲氏之鬲，故城在今山東安德縣北。王錫兄以褱土，下復云"今兄畀汝褱土"者，畀殆鬼字之異，讀為歸。蓋兄復以讓於中以為其采邑，然不能私相授受，故仍由王命轉賜也。中鼎諸器宋時出土于麻城，而此所錫之采地在山東者，蓋先食地於此，後乃轉封。猶衛康叔初食邑于康，後乃轉封于衛也。"入史易"當讀為"納使錫"，猶言遣使入貢。珷王即武王，大盂鼎及彔伯毀文武字均从王作玟珷，其証。此成王時器而稱武王者，于時成王尚未改元，猶以君父為号召也。"作乃采"與趞尊之"錫趞采"事亦相同，同是"建侯衛"時事。尚中、尚即中之氏族也。舊以為南宮中，實則南宮乃大史兄，中又別一人，不可混。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



## 中甗 其二

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省(相)南或(國)貫行，埶王应在夒𨟍貞山。中乎(呼)歸(饋)生鳳于王，埶于寶彝。

虎方亦見卜辭(鐵剩彙致、綴合例第三十葉)，此屬南國，當在江淮流域，疑即徐方。貫字从二貝丨以貫之，舊釋貫而無說。案此即串字所从出，說文心部患之古文其一作𢝊，所从串字即此，雖變尚不甚劇。串貫本一字，貫从貝毌聲，字當後起。毌字許慎以為貫穿字，實乃古干字，方盾之象形文也。"南國貫行"以宗周鐘"南國𠬝孳"例之，則貫當是國族名，行其首長名。晉姜鼎亦言"俾貫通弘、征緐湯原"，彼均南國名，可為互証。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或即古貫國也。杜預云"貫，宋地"，梁國蒙縣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案此說頗牽強。蓋字形相似，必有一譌，貫於春秋三傳均同作，當非譌字。貫與貰音遠隔，地名傳譌當以音近之字為合理，貰亦不當是譌字。杜蓋求之不得，故姑取於齊宋俱近之貫(今山東曹縣南十里)以當之耳。余意地當近于江黃，左傳云"盟于貫，服江黃也"，此解較為近是。蓋齊宋聯兵征伐江黃，既克服之而為此盟也。江黃故地在今河南潢川息縣境。漢書地理志廬江郡雩婁下注云"有灌水，北至蓼入決"。貫者貫澤或即灌水下游之地也。灌水名今尚存，在商城縣境，與潢川息縣隣近。"埶王应"者謂張設王之行屋也。埶即樹埶之埶。应或作宔，見師虎毀及揚

毀、舊釋為居，苦無確証。今案隸古定尚書殘卷般庚篇、敦煌本及日本所存唐寫本，居字一作凥。汗簡三出凥字，云「見說文」，然今說文無此字，蓋所見乃古本也。說文以居為蹲踞字，重文作踞。居處字則作凥。居字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毀本改作「从尸古聲」，案當是「从尸古聲，凥古文居从立」也。尸實广之譌。　在下二文諸家均詭變失實，僅嘯堂集古彔梓刊第二器尚明晰，字形作□□，上字与大盂鼎□字右旁相近，當即□字，下字則說文墉字重文之□，从□乃籀文，□□之作□之作□也。「中手歸生鳳于王」，語乃被動調，言王呼饋中以生鳳也。鳳字諸刻詭變亦甚劇，僅嘯堂第二器作□尚存其形似，案此与卜辭風字之作□（「通纂」四一九片）者同，乃以奇鳥形，凡聲，本即鳳字，卜辭段為風，本銘言「生鳳」，自是活物。或說古人所謂鳳即南洋之極樂鳥，土名為 Banlock，鳳即 Bon 之對音，似近是。



## 中觶

王大省（相）公族于庚☒旅，王易（錫）中馬自□厈三騗，朿南宮兄。王曰用先。中埶王休，用乍父乙寶尊彝。

庚下一字詭變過甚，舊釋辰，不確。今遇本刻有此類字者均以☒形代之。「厈三」二字亦詭變，舊釋為「侯三」，今依銘文通例及字形訂正之。　騗字形亦稍失，舊釋為□，今依辭意及字形訂正之。通案全銘意旨，乃南宮兄伐反虎方之年，王隨後又錫中以馬匹，命趞軼南宮而先之。南宮与中乃二人，舊因於原銘未得其讀，誤合為一。又此器博古圖称為召公尊，未知与中鼎等實一時所出之器，而器實觶也。趙明誠金石錄云「重和（戊）甲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之，自言於州，州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圓鼎二、甗一，謂之『安州六器』」。薛書於父乙甗下亦云然。方鼎文即前出之二齍，有二器同文。圓鼎之一銘四字，曰「中作寶鼎」（博二、薛九）。甗即父乙甗，僅見于薛書（博十六）。圓鼎之又一，諸書均無着落，余謂即此觶也。此觶有蓋而圓，獻諸朝者初誤以為鼎，故有「圓鼎二」之目，後著彔者因名實不符，遂未能別察也。故安州六器實方鼎三、圓鼎一、觶一、甗一。

## 中甗

（成）

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𥃝行，埶应在曾。史兒至，吕王令（命）曰：「余令女（汝）事小大邦，氒又舍女（汝）𠦪量至于女（汝）麃小多𨛭」。中省自方，复造（造）☒邦，在□（鄂）自（師）餗（次）。白（伯）買父☒台（以）氒人戍漢𠂤州，曰段，曰旋。氒人𠬝廿夫，氒賓貯（貯）者言曰：賓（償）☒貝，日傳□王□休，肄肩又羞余□□弄（兵），用乍父乙寶彝。

此即安州六器中之「父乙甗」，銘最長，惜詭變殘缺最甚，不能通讀。博古圖卷二於圓鼎之「中作寶鼎」下注云「与父乙中甗、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父乙中甗銘文僅百字，其畧曰『王命中先相南國』」（此數語刊本有誤，今正）。是王黼等亦知有是甗，不識何以竟未入彔。　白買父，人名，父字木刻作入，有缺畫，疑即伯懋父。　𠬝字有缺畫，疑是□字，歸也。　廿字木刻作乚，或釋為廿，然二筆過于開張，

當是山之殘文。

## 壴鼎　（成）

王令(命)遣戡東反尸(夷)、壴肇從遣征、攻𨀧(躍)無啻(敵)、省于人身、孚(俘)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逑(永)寶。

遣即上遣尊之遣。戡當是古捷字、魏三字石經春秋殘石鄭伯捷之捷字古文作戡、从木、此从屮、与彼同意。𨀧乃古龠字、象編管而管端有空、古龠实編管而非單管。卜辭及金文每叚𨀧為龠、此以「攻𨀧」連文、則又叚為躍、易萃之六二「孚乃利用禴」、釋文「禴蜀才本作躍」。「省于人身」、尔雅釋言「身、我也」。言己之武勇為人与我所共覩也。



容庚云「全上古三代文採自拓本、才上有王字。又咸下有戍字、疑是旁注、誤入正文。」王字今據補。

## 班𣪕　（成）

隹八月初吉、(王)才(在)宗周。甲戌、王令(命)毛白(伯)更虢𩁹公服、甹王立(位)、乍三方𡉚(望)、秉緐蜀巢、令易(錫)鋚勒、咸。王令(命)毛公以邦冢君、土馭(徒御)、戜(職)人伐東或(國)𤞷戎、咸。王令(命)吳白曰「以乃𠂤(師)左比毛父」、王令(命)呂白曰「以乃𠂤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從(成)父征、𢓊(出)𩁹(城)衛」。父身三年靜東或(國)、亡(罔)不咸斁天畏(威)、否畀屯陟。公告氒事于上、隹民亡𢓊才(哉)、彝㤅(昧)天令、故亡。允才(哉)顯、隹苟(敬)德、亡卣(攸)違。班拜稽首曰「烏虖、不杯丮皇公受京宗懿(懿)釐、毓文王王姒聖孫、隥(登)于大服、廣成氒工(功)。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克競氒剌(烈)。班非敢覓、隹乍卲考爽、益曰大政。子子孫多世其永寶。」

「王令毛白更虢𩁹公服」、王命毛伯代虢城公之職也。毛伯即下文毛公、毛父、本銘之王乃「文王王姒孫」、而稱毛公為父、則毛公即尚書顧命之毛公、亦即文王子毛叔鄭也。漢書古今人表分毛公、毛叔為二人、非是。虢城公當即下文「遣令曰」之遣、別有𩁹虢遣生𣪕者可為証。又有𩁹虢仲𣪕出土于鳳翔、鳳翔乃古西虢之地、漢書地理志「西虢在雍州」。是知𩁹虢即西虢。虢𩁹公當是始封于西虢者、故世稱西虢為𩁹虢、以其稱号冠于虢之上、以別于東虢、北虢也。因知遣尊、壴鼎等之遣即虢城公、本器作者之班乃遣之臣屬。「甹王位」語亦見番生𣪕、又毛公鼎云「甹朕位」。孫詒讓毛公鼎攷釋初以為說文𢔎𢓜字所从之甹字、後又改釋為粤、云「甹字無義、此云『甹朕位』、疑与粤通、說文血部『粤、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言定朕位也。」（前見「古籀拾遺」末附、後見「籀廎述林」卷七。）案仍當以釋甹為是、說文雖無甹字、乃偶奪佚也。本器与番生𣪕之甹、正分明甹之緐文、乃叚為屏。左傳哀十六年「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句法与此相近。又𢔎𢓜字周頌小毖「莫予荓蜂」作荓蜂、毛傳作荓夆、尔雅釋訓作甹夆。荓亦正从并聲、故知器銘甹甹均叚為屏也。「乍三方𡉚」言為天下之表率、左傳昭十三年「吾子楚國之𡉚也」、𡉚字義与此同。「秉緐蜀巢」緐亦國名、晉姜鼎「征緐湯𨚵」、曾伯霥簠「克狄淮夷、印燮緐湯」、大率在南國。巢地在今安徽巢湖附近。𤞷戎當即奄人。銘中二咸字均上屬為句、与令彝「既咸令」意同、特文更簡耳。或連

下讀，以「咸王」為成王，無論成咸之音無法可通，即本銘「王令」句，各兩兩相對為文者，乃獨于中二句稱「咸王」，前後二句不稱，無是文法也。作冊般甗「王宜（宜）人方無敄，咸。王賞作冊般貝」，例與此同，咸字亦當上屬為句。　左比右比猶言左翼右翼。　「父身」者，身，親也。（爾雅釋言）　苟用為敬，與師虎簋同。大盂鼎、大保簋又均以苟為之。余謂苟乃狗之象形文，卜辭多見，用以為牲，又以為㳄甲之㳄，狗㳄音相近也。苟又作茍，乃从口聲，後誤為从艸之茍，形雖失而音尚存。其用為敬者，敬即警之初文，自來用狗以警衛，故字从苟从攴，與牧敉駿等同意。首之，則單著狗形作苟若茍，即可知為敬為警，猶箕帚乃婦女之事，故婦字从帚，而卜辭更以帚為婦矣。茍茍字說文兩收，茍訓為艸，茍訓為「自急敕」，而未言其音，後人因「急敕」之訓而傅會以「己力切」，玉篇更以茍亟為一字。然「大盂鼎」有从亟之字作極，又同見兩苟字，二者並不相混，知後起之說均不足信也。　「不杯丮皇公」與「不顯朕皇祖」秦公簋及鐘「不顯朕皇祖」同例。不杯字於它器尚有之，用例均與不顯同，舊即釋杯為顯。許瀚云「書大誥「弼我丕丕基」，立政「以並受此丕丕基」，傳並訓為「大大基」。爾雅釋訓「丕丕，大也」，謂此。疑此「不杯」即丕丕，上丕借不，下丕作杯以見重意。」（攈三之二師虎簋引。）今案許說得之。近出守宮尊不否字作「不䯅」，否可作䯅，則「不」可作杯矣。凡當與朕■同意，■凡朕均一音之轉。~~爾雅釋詁「朕，我也」~~ ~~文選東京賦「朕雖不敏」注「如今言我」~~　「班非敢覓，隹作

所謂「成鼎」乃禹鼎，銘中走字乃趞字誤刻，說詳下，故此刪去。

二二　成

卲考爽益曰大政」者，覓即眂若覞字，漢書楊雄傳「眂隆周之大寧」，注云「眂即覓字」。爾雅釋詁「艾、歷、覞、胥，相也」，釋文「覞本作眂」。此覓謂希冀也。爽蓋讀為四。益者謚之省，襄石磬「□之配，丕益曰鄭子」（羅八九二）其證。謚，號也，言班非敢有所希冀，僅作昭考之祭器，名之曰大政。此與秦公鐘「作盄龢鐘，丕名曰書邦」、襄石磬「自作寍磬，丕名曰襄石」，為例相同。

## 小臣謎簋

𢦚東尸（夷）大反，白懋父呂殷八𠂤（師）征東尸。唯十又一月，遣自𩴨𠂤，述（遂）東，陕伐海眉。雩氒復歸，才（在）牧𠂤，白懋父丞（承）王令（命）易𠂤，遾征自五齵貝。小臣謎蔑曆眔易（錫）貝，用乍寶尊彝。

𢦚、𢦔聲轉，當與都同。彔𢦚卣「𢦚淮尸敢伐內國」，縣妃簋「𢦚，乃任縣白室」，均其例。　白懋父亦見下小臣宅簋及師旅鼎、呂行壺、御正衛簋諸器，器制均當在周初。此簋又言征東夷事，且上文云「以殷八𠂤」，下文云「歸在牧𠂤」，足知牧即殷郊牧野，而白懋父必係周初人而封近于殷者。逸周書作雒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謂中旄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左傳昭十二年之王孫牟父。余謂亦即此白懋父。懋牟髦旄均同紐，而幽宵音亦相近。中蓋字之譌也。中白形近，草書作巾尤近，故致譌誤。　遣即趞尊、𧻚鼎、班簋等之趞。　述字徐中舒釋遂，云「盂鼎作䢜，無叀鼎作𢓊，均與魏三字石

二三　成

經君㜏隧字古文𢓊字形近。君𤔲「乃其隧墜命」，又與盂鼎「我聞殷遂命」之語相合。無叀鼎「王各于周廟，遂于圖室」，言王至于周廟達于圖室也。此云「遂東」，往東也。「集刊」三·二·令彝釋遂甚是。然字實是述，述與遂同在脂部也。說文辵部遂之古文作𨗨，舊若不知其所从，實亦述字之稍稍譌變者。閔寓五六書通引籀文㒸作朮，則是朮字。古朮述㒸遂音同字通，許閔均不免誤以㒸字為本文矣。石經亦係假述為隧。

㒸字，字書所無，徐中舒釋為懲，謂「从关聲之字與懲字古同在蒸部」，近是。　眉殆叚為湄。「易自」之易當作如字，言瓜代也。　遳乃虛辭無實義，𩱧羌鐘亦言「遳征秦迮齊」，尚書多用率字。五䮠貝當是所征之國名，言自五䮠貝始征，猶孟子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也。

「蔑曆」字彝銘習見，有二字連用者，有以人名或代名詞介于二字間者，詳見「金文叢攷」二三七葉以下（新版三三三葉）。蔑字或作𧀼，曆字或作𣿉。凡有此二字之銘文多紀軍事，且多功成受賞之語，本銘即其一例。字均見于說文，蔑即蔑，目形近稍譌，𧀼即𧀼，从末與从禾同意。蔑注云「勞目無精也，人勞則蔑然也」。𧀼云「禾也」。曆在甘部，無異狀，注云「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此字舊多釋為曆歷，形聲俱乖異，非是。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推之，余讀蔑為免，讀曆為函，免函猶言解甲也。引伸之為免除兵役。

蔑曆字始見于㝬彝，自西周中葉以後即絕跡，計凡二十餘例。釋者頗多，但尚無定論。余此釋為免函，亦有未安。此銘蔑曆與錫貝均係被動，即被蔑曆與被錫貝。

## 御正衛毀



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賞)卸(御)正衛(衛)馬匹，自王，用乍(作)父戊寶䵼彝。

懋父即伯懋父。「卸正衛」，唐蘭云「御正當是官名，如𪤘正、大射正、小射正之類」，容庚云「懋父賞其御正名衛者馬一匹，衛歸自王所」（同見「武英殿彝器圖錄」五八葉）。余初說御為人名，讀正為征，終有未安，今改從之。

## 呂行壺

唯三月，白懋父北征。唯還，呂行𢦚(捷)，孚(俘)貝，氒用乍(作)寶䵼彝。

「三月」二字原銘作𠄡，以刺鼎五月作𠄡例之，知此為四月合文。　𢦚即𢦚鼎所見𢦚字之緐文，从艸。　「貝氒」二字，木刻誤聯為一作𡴎，或說乃馬字，亦不類。

## 小臣宅毀

隹五月壬辰，同公才(在)豐，令(命)宅事白懋父。白(伯)易(錫)小臣宅畫中戈九、易金𨍭(車)、馬兩。𩁹(揚)公、白休，用乍(作)乙公䵼彝，子子孫永寶。其萬年用鄉(饗)王出入。

此器有伯懋父，當亦東征時物。豐蓋豐溚之豐，或說為豐京。然豐京之豐金文作𩁹，且必繫以京字，與此有異。　中乃盾之象形文，有圖形文字作𤕭中者可證。然形雖是盾，讀當如干，盾實後起字也。且古文干戈二字每相將，此器及小盂鼎均與戈對舉，正其例。唯干字古作Ψ，乃圓楯之象形，上有析羽飾而下有蹲，與此作方形

而無析羽飾者畧有別。準此以求之，知必古毌字，特橫書之而已。方盾之制廢，毌字遂失其本義，許氏以為貫穿字，實則貫之初文為串，稍變而為串毌者也。　易金、璗金、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然所謂黃金者仍是銅，特銅之精美者耳。此當與車連文，猶它器言金車也。

## 師旅鼎

唯三月丁卯，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雷)吏(使)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才(在)莽。白懋父迺罰得茲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罰。懋父令曰「義(宜)敹(播)𠭯(諸)厥不從厥右征，今毋(毋)敹，斯又(有)內于師旅」。弘以告中史(使)書。旅對厥賓(概)于尊彝。

于方當即卜辭所屢見之盂方，其地當在今河南睢縣附近。(說詳「卜辭通纂考釋」一二七葉)　得茲二字義不明，疑茲即顯字之異，讀為獻。　三百寽上冠以古字，下與今為對文，知寽於殷周之際曾加改革，其它度量衡等必亦然，殷寽必重于周，故言「今弗(弗)克厥罰」也。詳見上禽毁。　敹即播之異文，說文播古文作敽，此省从釆，釆番古本一字。播者布也，「義敹𠭯厥不從厥右征」謂宜宣布之於其不從其長上征者。古人尚右，故此以右為長上之稱。　「今毋敹，斯又內于師旅」謂令如不宣布，則是有私于師旅，內即「內魯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內。　中當是人名，殆即安州六器之中。　賓即賚字，說文「賚讀若概」，此即讀為梗概之概，言師旅受罰，遂鑄器以紀其梗概也。受罰而銘器，此例僅見。



## 旅鼎

隹公大(太)保來伐反尸(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才(在)盩𠂤。公易(錫)旅貝十朋，旅用乍(作)父尊彝。个。

旅即師旅鼎之師旅。　大(太)保即召公君奭，詳下作冊大鼎。　器以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出土于山東黃縣萊陰。

## 大保毁

王伐彔子聖，𠭯厥反，王降征令(命)于大保。大保克苟(敬)亡□(遣)。王辰(俾)大保易(錫)休佘(枱)土，用茲(茲)彝對令(命)。

聖古聖字，亦即古聲字，从口耳會意。聖以壬為聲，字稍後(後)起，聲字更屬後起。左氏聖姜，公穀作聲姜，字猶不別，入後二字始分化。聖當即彔子名。　苟字原銘作[象形字]，象狗貼耳而坐之形。「亡遣」乃金文恆語，遣讀為譴，猶言亡尤、亡咎。　辰字說文云「讀若禆縣」之禆，案此即讀為俾使之俾。　佘字乃从人从木，當即枱之古文，劍匣也。舊誤釋為余。余字古作[象形字]，其稍晚者作余，乃珍之古文，玉笏也。古者諸侯執珍，經典假荼字為之。珍形前屈剡上，中繫玄熏之絢組以備失墜，執時復有繅藉，佘字即象其形，與此判然二字也。「錫休佘土」與中齋一「今大史兄裹土」及「典女裹土」同例，休乃作器者名，佘當是國族名。別有作冊休卣，銘之後半言「用乍大御(禦)于厥且(祖)匕(妣)、父母多申(神)，毋(毋)念□□□、勿𢻱鰥寡遺孫，石宗不剌」之語，文辭典雅，字跡亦饒古意，惜前半泐甚，不能

屬讀，蓋一人之器也。

## 疐鼎

隹王伐東尸夷，謙公令命疐眔史旗曰：「吕師氏眔有𤔲司遂或後國䈇伐腺。」疐孚俘貝。疐用乍作饔公寶尊鼎。

此鼎集古遺文補遺著錄凡二器，文字甚古，必為「成王東征時器」。別有員卣亦見史旗名，自是同時之器。又有員鼎，銘末有[illegible]文，亦足証其當在周初也。　腺字从肉从象，乃國族名，殆即豫州之豫。說文云「豫，象之大者，从象予聲」。此从肉，蓋亦喻其物之大也。古豫州之野必有國名豫者，故周末傳者造擬九州，即因豫以為之名。其豫字則本作腺也。員卣謂「從史旗伐會」，蓋同時事。

會即鄶，亦在豫州，可為証。　饔即饒字，方言「飴謂之餧，饒謂之饘」，金文多用為館字。

## 員卣

員從史旗伐會鄶。員先内入邑。員孚俘金，用作旅彝。

此器有史旗名，与疐鼎同，知是同時之器。會，鄶省，國風作檜。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平王東遷為鄭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公子瑕于鄶城之下」，杜注云「古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与新鄭接壤。



## 員鼎

唯征正月既望癸酉，王獸狩于昏敝。王令員執犬，休善，用乍作父甲䵼彝。[illegible]。

此与員卣當是一人之器。「王令員執犬」者，令當訓為錫，執當讀為鷙猛之鷙。凡作器，大抵因受長上之賜，故紀之以矜光寵，故知此語必如是訓讀。如僅是命令員携執獵犬，不至驚寵若是也。「休善」亦當讀為休膳，膳者牲肉也。周禮膳夫注言既錫之以猛犬，又休之以牲肉。[illegible]文多見，宋人釋為「析子孫」，近時王國維又說為抱尸而祭之形，均是肊說。業此乃員之族徽，有竟有作[illegible]者，卜辭屢見，亦為國族之名。

## 厚趠齋

隹王來各格于成周年，厚趠又有償于遷公。趠用乍作氒文考父辛寶尊齋，其子子孫孫永寶。朿。

遷公与疐鼎之謙公當係一人。　償疑饋字，从人从貝肖聲，肖乃𠂤之繁文，从山。　于字表示被動。　本器乃所謂方鼎而自銘為齋。此外器形之可攷見者，如博古圖之王伯鼎，銘曰「王白作寶齋」，長安獲古編之揚鼎銘曰「揚盡鼎」，善齋吉金錄之叔遣盧，銘曰「弔㴬作宫白遷」，季㦤盧銘曰「季盤乍宫白寶隣盧」，白六辭盧銘曰「白六辭乍瀕寶䵼盧」，均是方鼎。齋盡盧盧自是一字，遷乃段借字也。圓鼎銘無作此字者，知雖鼎屬而別為一類。

鼎之有齋，猶段之有盨也。善齋於方鼎均別名為齋，以次于鼎，甚有見地，今從之。齋字說文謂「黍稷在器以祀者」，大小徐本皆同，信如此解，則是以齋為粢，而韵會則引作「黍稷器，所以祀者」，段氏從之，則正是器名。周官多見玉齋之名，鄭玄於九嬪職文「贊玉齋」下注云「玉齋，玉敦，受黍稷器」，與後說合。此外則大抵說為粢之借字，然如大宗伯之「奉玉齋」與九嬪文同例，小宗伯之「辨六齋之名物」與「辨六彝之名物」、「辨六尊之名物」相對為文，自應同是器物。今有器銘可徵，此字已不成問題，且足証玉敦之說亦有誤。敦乃圓器，並有整圓如球形者，俗稱為「西瓜鼎」，與齋之為方鼎判然不同。又盛黍稷之說亦有可疑，蓋古者段盛黍稷，簠盛稻粱，于彝銘已有明徵。



段制甚古，簠則在方鼎絕跡以後，遠宗周中葉始出現，二者正相替禪，則方鼎蓋以充簠之用也。故之周官，如「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齋盛」，又「舂人掌供米物，祭祀共其齋盛之米」，齋盛者齋之所盛也。據此，足知齋之所盛實為稻粱而非黍稷。

## 令鼎

王大耤（耤）農于諆田，餳（場）。王射，有嗣眔師氏小子卿（合）射。王歸自諆田，王馭溓仲僕（僕）。令眔奮先馬走。王曰「令眔奮，乃（若）克至，今（余）其舍女（汝）臣十家。」王至于溓宮，敐（陳）令（命）。令拜稽首曰「小口迺學。」令對眀（揚）王休。

此器文字甚古，溓仲當即寧鼎、厚趠鼎之溓公，令与前令彝令段之令疑是一人。　僕即僕之繁文，兮甲盤「即井僕伐」即撲伐，从厂与此从广同意，彼乃段為撲。唯本銘僕字，余初因于下文「乃克至」之乃未得其解，遂誤為介，並說「令眔奮」為令弟奮。吳其昌云：「溓仲僕」猶論語「子適衛，冉有僕」之僕，「令眔奮」乃令与奮二人。余義亦未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為段若之若，猶曶鼎言「乃弗得女匡罰大」。典籍中亦多用乃為若，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乃猶若也」条下。吳說實較余舊說為勝，今改从之。（案用僕為御之例，典籍多見，可參看「經籍纂詁」入声一屋。）　「先馬走」，荀子正論篇「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楊注云「先馬，導馬也」。　「敐令」，敐字稍泐，由上「溓宮」二字亦有泐蝕處可以証知。敐讀為陳，言敷敶也。綦齊之田氏，金文均作墬，尔雅說文均訓田為陳，田敐古通用。令字下有重文，上令為命，下令作器者名。

「敐令」二字不確。諦案原銘，令字下表画乃銹斑，非重文。敐亦不類敐字，疑是[禾殳]字，讀為頌也。



## 獻侯鼎

唯成王大𠦪才（在）宗周，商（賞）獻侯𪄷貝，用乍（作）丁侯䵼彝。天黿。

成王乃生号，古無謚法，謚法之興當在周末，詳余著謚法之起源。（「金文叢考」二卷。）　天黿二字原作，器銘多見，舊釋為子孫，余謂當是天黿，即軒轅也。周語下「我姬氏出自天黿」，猶言出自黃帝。十二歲之單閼，即十二次之天黿，近年據余考知實當于十二宮之獅子座軒轅。由氏姓演為星名者，与商星同。又有勅𧦝鼎，文曰「勅𧦝乍丁

傰尊彝。亞中大（「集古遺文」二·四一）与此乃一家之物。

## 臣辰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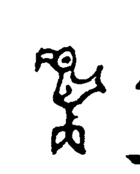
隹王大龠（禴）于宗周，徃（出）饔（館）莽京年，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命）士上眔史黃殷于成周，𧻚百生（姓）豚，眔賞（賞）卣鬯貝，用乍（作）父癸寶尊彝。臣辰冊𠦪。

龠，禴省，爾雅釋天「夏祭曰礿」，周官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此「在五月」為時正合。 宗周即鎬京，莽京即豐京。莽字从茻方聲，方當从亼方聲，當即旁之古字。莽則旁之緐文也。侯卣「王礿饔旁」（薛十一，伊卣）与本銘例相同，而字作旁。召伯虎𣪕之一曰「隹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莽，召伯虎告曰余告慶」，莽慶正相為韵。旁豐古同紐，而音亦相近，且彝銘中所見之莽京与宗周比隣，是則莽京即豐京矣。 黃乃古黃字，卜辭黃字多如是作，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見銘刻彙攷續編釋亢黃（新版金文叢考二四三—二四七葉）。𣪕當是𣪕之緐文，猶福之或作𥜽（邾大宰𠤳），若寶（𠦪鼎）也。此用為殷（殷同或）覲之殷。𧻚象器中盛雙玉之形，亦見辛鼎，云「虔用𧻚卑剌」（剌有朋𥂕義，叔𠤳𣪕「邉尔朋剌」）。卜辭亦有此字，作𧻚若𧻚，彼字王國維釋為豐之初文。本銘及辛鼎文說為禮字正適。禮者謂儐禮之也。 臣辰即作器者名，𠦪其族徽或花押。臣辰之器聞出土時有三十餘事，以一九二八年同出土于洛陽。均有臣辰𠦪等字樣。与此盉同銘者有尊卣各一具。集古遺文著录二爵，銘為「父乙，臣辰𠦪」，与此為父癸作器不同，蓋臣辰之諸父。



右成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二十又七。

## 作冊大齍

公束𥂴（鑄）武王成王異（禩）鼎，隹三月既生霸己丑，公賞（賞）乍（作）冊大白馬。大𤔲（揚）皇天尹大保室，用乍（作）且（祖）丁寶尊彝。冊冊。

此方鼎凡三具，二具在善齋，一具不知何往，与令彝令𣪕等同出于洛陽。作冊大乃矢令子，令為作冊，大亦為作冊，父子世官。令之父為丁，在大自為祖丁。令器有鳥形文族徽，此亦然。令器以宜為休，此亦然。令器已知作于成王時，此言「鑄武王成王異鼎」，知在康王之世也。異，禩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禩。 公束即下「皇天尹大保」，康王初年之大保仍是召公，知此公束即召公君奭也。奭讀詩迹切，迹亦作速若蹟，正从束聲。說文「奭讀若郝」，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紐，与審紐為近，則郝乃一家師讀，不必即是正音。今束在清紐（tsʻ）与穿（tʂʻ）審（ʂ）均有轉變之可能。古从束聲之字如策在穿紐，揀在審紐，即其証。故公束断為君奭無疑。

## 大盂鼎

隹九月，王才（在）宗周令（命）盂。王若曰：「盂，不（丕）顯玟王，受天有大令（命）。在珷王嗣玟乍（作）邦，闢（闢）氒匿，匍有（敷佑）三方，畯正氒民。在雩（于）御（御）事，叡酉（酒）無敢醺，有𣪘（祡）蒸（烝）祀，無敢

妹辰二字舊未得其解。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謂童蒙知識未開之時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繼顯職，康王曾命其入貴冑小學，有所深造。

醻(擾)，古(故)天異(翼)臨子，灋保先王，□有三方。我䎽(聞)殷述(墜)令(命)，隹殷邊(邊)侯田(侯甸)雩(与)殷正百辟，率(率)肆于酉(酒)，古(故)𠷎自巳(純祀)。女(汝)妹辰又大服，今(余)隹即朕小學，女(汝)勿剋今乃辟一人。今我隹即井宙(刑廩)于玟王正(政)德，若玟王令(命)二三正。今余隹令(命)女(汝)盂䊵(詔)㷭苟(敬)雝(雝)德巠(經)，敏朝夕入讕(諫)，亯奔走，畏天畏(威)。王曰：「而，令(命)女(汝)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王曰：「盂，迺䊵夾死(尸)嗣(司)戎，敏諫(敕)罰訟，夙(夙)夕翼我一人𢧼(烝)三方。雩(粵)我其遹省(相)先王受民受彊土。易(錫)女(汝)鬯一卣，冂(冕)衣，巿(韍)，舄，轄(車)馬。易(錫)乃且(祖)南公旂，用遷(獸)。易(錫)女(汝)邦𤔲三白(伯)，人鬲自駿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錫)尸𤔲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遂寍☒自氒土。」王曰：「盂，若芍(敬)乃正，勿灋(廢)朕令(命)。」

盂用對王休，用乍(作)且(祖)南公寶鼎。隹王廿又三祀。

本鼎乃康王時器，下小盂鼎言「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其時代自明。即以本器言，所云「古天異臨子，灋保先王，□有三方」，先王即指成王。如依舊說為指文武，則辭語犯複，且不得言故。細心讀之，自能知其然。又如言「我聞殷墜命」之一聞字亦可注意，殷之亡為成王所目睹，康王則當得自傳聞矣。　文中兩灋字均讀為廢，唯義有別。上之「灋保先王」乃「大保先王」，廢，大也。下之「勿灋朕令」即勿廢朕命。　「古喪自巳」當讀為故喪純祀。純，大也。祀有傳統之義，故純祀猶言大統。　三翼字均讀為尔雅釋詁「詔亮左右」之詔，言輔助也。「召焚芍雝德巠」言助焚敬雝德經，「召夾死嗣戎」言助夾尸司戎事，「召我一



人烝四方」言輔我一人君四方也。末句与胤征佚文「昭我周王」相同，堯典𨶹所引，汪禹酉所引鄭，彼昭字亦當訓為輔。焚夾与「我一人」同例，均是人名，焚亦見小盂鼎、周公𣪘等。夾無可改。　「余乃辟一人」言「余即汝君之唯一人」。金文乃字大率用為第二人稱代名詞之領格，与迺字異。「迺召夾尸司戎」，此迺字當訓為其，典籍中亦有此例，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六「乃猶其也」條下。

## 小盂鼎

隹八月既望，辰才(在)甲申，昧喪(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酒)。明，王各(格)周廟，□□□賓，征邦賓，障其旅服，東鄉(向)。盂㠯多旂佩戈□□□□□□王門，告曰：王□盂㠯□□伐馘

方，□□□□□〔執嘼〕三人，隻(獲)聝三千八百□二聝，孚(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匹，孚車十兩(輛)，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盂或(又)□□□□□孚□我征，執嘼(酋)一〔人〕，隻聝百廿七聝，〔孚人□□□〕人，孚〔馬〕百三匹，孚車百□兩。王□曰□。盂拜〔稽〕首□嘼進，即大廷。王令(命)焚遜嘼。□□(焚)迺即嘼遜氒故。□「趞白(伯)□□𢦏旂□，旂虘㠯親□從商」。折嘼于□。□令(令)□□□□□□氒聝入門，□西旅，□□入燎□□□□□□□□□□□三門，即立中廷，北鄉(向)。盂告劇□即立(位)，贊□□□□□于明白(伯)，繼白(伯)□□告于盂，㠯□大□侯田(侯甸)□□□□盂征。□咸賓，即立(位)，鬲(獻)賓。王乎(呼)鬲(獻)盂于㠯□□□進賓□□大□，三□入服酉(酒)，王各(格)廟，祝征□□□□□邦賓，不異□□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

卜𠬝戕、王𡚸𡚸從、𠭯□邦賓。王乎（呼）□□□盂㠯區入，凡區㠯品。雩（粵）若翌日乙酉，□三事□□入服酉，王各（格）廟，𠭯王邦賓。征王令（命）賣（賞）盂□□□□□弓一、矢百、畫䩍一、貝胄一、金中（干）一、戚戈□、□□□□用乍□白（伯）寶䵼彝。隹王廿又五祀。

此文所紀於古史古礼極関重要，惜殘泐過甚，苦难屬讀，而器亦不知去向。惟細案全文，乃盂受王命攻克䖵方（即鬼方）、湯之歸告成功于周廟而受慶賞之事。其戰役前後凡兩次，初次所俘虜至萬三千八十一人之多，可見其規模之大。前後均有「執嘼」，僅一二人，而叙在「𫹉馘」「孚人」之上，足見嘼之重要，蓋嘼讀為酋，言生禽其酋首也。下有「盂拜稽首、□嘼進即大廷，王令𤊽遴嘼，□□即



嘼遴𠭯故」之語，即言以所生禽之酋長引至王前，王乃命名𤊽者之重臣就訊，其酋何以叛乱之故。「𧼗伯□□戕𤕫□、𤕫盧以親□從商」，即酋之答辞。辞中兩見𤕫字，字乃以𢦏聲，𢦏古文聞，案此即玁狁匈奴等之胡音也。鬼方、混夷、串夷、犬夷、獯鬻、葷粥、薰育、胡、戎，均此音之漢化。此酋長答辭之意，乃謂周人之𧼗伯先為戎首于祖匈奴，故匈奴乃以所屬從商叛周。虘且、王司之所謂「句中語助」之例。（「經傳釋詞」卷八、且下。）商當指北殷，亦即秦靈公所滅之蕩社亳王，其地近戎。蓋殷為周所滅，其遺民之一部分逃竄于西北者是為北殷氏，奉湯之祀而不臣服于周，且時串誘戎人与周為难也。嘼既受訊之後，即遣大碎，「折嘼于□」者斬酋于某地也。古人以俘馘獻于宗



廟，本銘即其一例。「三左三右」當即曲礼之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大宰、大宗、大士在王右，大史、大卜、大祝在王左，故稱「三左三右」。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之譌。六大即古之六卿，与劉歆所竄改之周礼異撰。六卿之上有總其成者即冢卿，亦稱孤，大抵即由六卿中之一人兼任之。世道開明，卜祝等失其魔力，遂淪為下吏矣。說詳余周官質疑。（「全文叢攷」卷一。）「入服酉」之文凡三見，酉用為酒，當即「歸而飲至」之礼。明与昧爽為對文，表示時刻，猶它器言「旦、王各」云々也。戚連王字為讀，非是。　征字屢見，卜辭中亦多見此字，均無義可說，案即詩書中所習見之虚詞「誕」字也。說文

中与此形近之字凡三見，一為辵字，云「乍行乍止也，从彳止，讀若春秋傳（公羊宣二）曰『辵階而走』（傳文作躇字，誤作辵，从改正）」。一為彳亍之重文。又一為延字，篆作𢓊，从彳，彳謂「从彳引之」之，从延建諸字隸焉。然金文延字多見，又旁均作乚，石鼓文有𨑢字作𨑢，又字亦作乚，則是「从彳引之」之又，古實無此字。辵与延是一非二也。延讀丑連，辵讀丑略，亦一音之轉。徙即金文所習見之图形文𠈈（觶文）若𠈈（尊文），乃會意字，示人足在街頭徙倚，並非從辵止聲（說文各本如此，亦非从辵止，段注本刪去聲字）。斷無有作征之理，許蓋誤會也。　𨟻字兩見，當是人名，蓋从盂出征有戰功者。　䜌即古䜌字，在此乃表示時限之狀詞，言䜌而。　𡚸字三見，以文義推之，當是筮之古文，說文筮作𥴼，从古文巫，形与

此近、此象奉盛著器之形。「令盂㠯區入、凡區㠯品」，區毆有、師寰毆「毆孚士女牛羊」，是毆亦猶俘也。漢書匈奴傳多用此義，如「毆牛畜去」「毆婦女弱小耳千人去」、「毆畜産去甚衆」之類皆是。此言命盂以所毆俘之車馬牛羊、入馭、凡所毆俘者均已品定也。下㠯字讀為已。「畫䖍」與「貝胄」同錫，孫詒讓云當亦戎衣之名，伯晨鼎亦以䖍胄同錫，䖍與虢皆从虎，必是一字。孫疑為皋之古文，云「左傳莊十一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為釋，今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為鍵櫜，云『兵甲之衣曰鍵櫜』。伯晨鼎之䖍蓋即皋字，謂以虎皮包甲，䖍胄即甲胄也。……少儀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是以甲與人必有櫜以包之，明錫皋則必兼有甲，故與貝胄同舉。伯晨鼎之錫䖍胄亦猶康彝云錫甲胄矣。」（「古籀餘論」卷三）案此疑至有見地，唯孫所見二器銘乃據攈古彔摹本，故于字形有所未諦。本鼎銘䖍字，拓本右旁雖稍漶漫，諦案確是夲字，當說為从虎報省聲。伯晨鼎之䖍則是从虎从糸夲聲，說文「夲讀若滔」，與報櫜同在幽部。皋亦當从夲聲，蓋本幽部字轉入宵部者也。䖍字最古，必為鍵櫜之櫜之專字。䖍字稍後，乃䖍之異作。櫜出引伸，皋則假借字也。　戜字舊釋為戟，非是。彝銘每以「戈琱戜」連文，乃屬于戈體之事物。以字形而言，當是截之古文。截當从戜才聲，此省去聲符也。古文有以截為識者，（見「鄉射禮」注）此蓋假戜為識，「戜戈」謂有琱識之戈也。



## 周公𣪘

隹三月，王令（命）焚眔内史曰：「䓛井侯服，易（錫）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拜頴首，魯天子窖（造）氒瀕（順）福，克奔徒（走）上下帝無冬（終）令（命）于有周，追（追）考（孝），對不敢㒸（豖），卲朕福血，朕臣天子，用𠕋（冊）王令（命），乍（作）周公彝。

此銘字跡與大小盂鼎之筆意相同，花紋為象，亦與臣辰卣臣辰尊同，故此𣪘之焚與大小盂鼎之焚必係一人。「䓛井侯服」與班𣪘之「㽙虢𨖭公服」語例相同，䓛即䓛之緐文，方言「蘇，芥草也。沅湘之南或謂之䓛」，即此字。字在此乃段為更。井侯當即左傳僖廿四年「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邢，今河北邢臺縣西南襄國故城，即其地。更井侯服者謂繼井侯之内服。井侯蓋因就封闕缺，故命焚繼任其職。焚亦周公之後，本銘自明。焚亦有封邑，在豐京近處，由卯𣪘文可証。此所錫之「州人、重人、庸人」殆渭水沿岸之部落氏族。　「魯天子窖氒瀕福」與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相同，「魯」世家作嘉，書序作旅。是魯當訓為嘉，猶言慶喜也。旅乃借字，說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亦其例。窖亦造字，令𣪘「用卿（饗）王逆造」，麥尊「用厥侯逆造」，小𣪘「用卿王逆造事」，造造均造字，造乃从出省，舟聲。說文造或作艁，金文頌器复有寤寤（均頌𣪘文）寤（頌鼎、頌壺）諸形。準此，則知窖即造之緐文，並係造字。瀕字亦見𤔲𣪘，彼文作瀕，余謂乃順字，从頁㳄聲，㳄則古巡字也。效卣有此字，曰「公易（錫）厥瀕

子敫王休貝廿朋」、彼乃段辺為　耳。舊釋為涉，非是。「害𠦝順福」猶言「報以介福」，順又假為峻，長也，大也。「上下帝」三字連文作「帝」，或釋「三帝」，非是。本銘兩三字均作三，三横等長，与此有別。上帝指天神，下帝指人王。「卯朕福血」猶言明余禋祀，福，胙肉，血，血牲。「朕臣天子」与「頌鼎」「克盨」追簋之「畯臣天子」同例，畯假為峻，長也；朕假為順，亦長也。又師𩛥簋亦云「𩛥其萬年永保，臣天子」，臣天子者臣于天子也。

## 麥尊

王令（命）辟井侯出坏侯于井，雩（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尤）。迨會王客（格）䓁京酌祀。雩若翊日，才（在）璧雍（辟雍），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從。𠬪咸之日，王以（与）侯內（入）于寢（寢），侯易（錫）玄周（琱）戈。雩王才（在）庭，已夕，侯易（錫）者䌛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車馬、金勒、冂衣、市、舄。唯歸，進天子休，告亡尤，用龏義寧侯，顯考于井。侯乍冊麥易（錫）金于辟侯。麥揚（揚），用作寶尊彝，用爯侯逆造（造），遷明令（命）。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孫孫子子其永亡冬（終），終用寚（造）德妥（綏）多友，𡚱（祐）奔走令（命）。

「辟井侯」辟，君也，猶言我之井侯。下兩「辟侯」義亦同。

出下一字當是地名，「矩侯鼎」「唯還自征，在坏」，与此形近，當即此字之刊失。王國維謂彼鼎之坏即大伾，余意當即今河南汜水縣西北里許之大伾山，与濬縣東南二十里同名之山有別。䓁京即豐京，此与宗周相距僅



一日，其地復有辟雍在焉，其為文王之舊都無疑。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京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豐鎬相去甚近，故可宗朝而至。近時唐蘭又謂䓁京是豳，本銘即其反証，蓋豳距宗周甚遠也。「大龏禽」當是禽名，以聲類求之，疑即是鴻。「𠬪咸之」咸讀為「克減𩏩宣多」之減，書君奭「咸劉厥敵」，逸周書世俘「咸劉商王紂」。「之日」二字原刻連為一字，余舊釋旹（時）義亦可通，唯全文未見此例，故今分之。日者与下「已夕」為對，當表時刻，疑指正午。二「侯易」語均言井侯被錫于王，与下「侯乍冊麥易金于辟侯」同例，言侯之作冊之麥被錫金于我主井侯也。古文動詞用例，主動与被動無別，如「小臣謰敃」「小臣謰蔑曆眔易貝」，以正軌之文法譯出之，當為「小臣謰被免其職並被錫以貝」。古人樸拙，即此已可達意。「侯易者䌛臣二百家劑」者當讀為赭，䌛字說文云「擊踝也，讀若踝」，此當讀為踝，言井侯受天子錫以赭衣踝跣之臣二百家之券契也，此語可証古有奴券。「金𩌦」𩌦字剎本詭變，幾不可識，以小盂鼎文較之當如此，言金甲也。　進字亦見史頌簋，云「日進天子覭命」，乃从辵匡聲之字，字書所無，大率乃光大顯揚之意。「用龏義寧侯覭考于井」龏即上「大龏禽」之龏，義其羽也。易漸之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義古文儀。蓋王与井侯既射得大龏禽，寶貴其羽而分之，井侯用其羽為儀，以歸寧其覭考也。覭亦字書所無，用例大率与

䢅字在歌部，燕在元部，歌元二部可陰陽對轉。

顯字同。「用䢅侯逆𢓊」与令𣪘「用饗王逆造」同意，則䢅殆假為燕也。　盥字与說文𦞦之作盥者相似，疑𢦏劇有失，可讀為「民勞」「戎雖小子」之戎，鄭玄云「戎猶汝也」。　「啻旋從令」，旋從即奔走，𢦏劇有失，擬麥盉及召卣文可以證知。又大盂鼎言「啻奔走，畏天畏」，周公𣪘「克奔走上下帝無終令于有周追孝」，義与此同。

## 麥彝

才在八月乙亥，辟井侯光厥正吏，䢅燕于麥𩰫，易錫金，用作作尊彝，用䢅井侯出入，遅令。孫孫子子其永寶。

「光厥正吏」謂寵榮其臣屬也。古人言正猶今人言官長。　𩰫，古文艽。淮南道應訓「禽獸有艽，人民有室」，又脩務訓「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从宮省，勹聲。



## 麥盉

井侯光厥吏麥，䢅于麥宮。侯易錫麥金，作盉，用從井侯征事，用旋徙夙夕䢅御𨑳吳遅。

「旋徙」當即奔走，旋即奔之異文無疑，古文奔字作𡘍，象人奔軼絕塵之狀，止即趾之初文，是跡也。此从㫃从止，意亦相應，蓋旌旗之類所以進士衆者，故从㫃也。召卣亦有此字，云「召啓進事旋徙事」，亦指奔走，字無以為解。「䢅御吳」當讀為「燕逆造」，与「䢅逆造」「䢅出入」同例。

以上三麥器同為一人之物無疑，此外尚有一齋為孫詒讓所藏，文云「隹十又一月，井侯延䢅于麥，麥易赤金，用作鼎，用從井侯征事，用卿饗多寮友」。（籀高述林周麥鼎跋）

## 庚贏卣

隹王十月既望，辰才在己丑，王逄于庚贏宮，王蔑庚贏曆，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柝。庚贏對揚王休，用作作厥文姑寶

此器拓本舊所未見，今已補入。孫云「此鼎篆體峭勁，橫畫茲端率用方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為波折之勢，与盂鼎似同出一原」。（見籀高述林卷七）統觀各銘，辭均古樸，用字多与盂鼎、周公𣪘等相同，而麥尊、麥彝之花紋、器制亦非昭穆以後物，益以孫氏所言字體，必為康世之物無疑。麥尊之「王令辟井侯出坏侯于井」，与周公𣪘之「王令𤼈眔內史曰：𦗕井侯服」，蓋相關聯也。又尊銘言「雩侯見考于井」，則知麥辟井侯並非始封于井者，認為康世，亦正相宜。



尊彝。其子子孫孫𤈦萬年永寶用。

此卣字体亦与盂鼎等為一系，而下庚贏鼎尤与盂鼎形制相彷彿，故以次于康世。「丹一柝」，丹丹砂，柝字从木斥聲，疑即管之異文。丹砂之單位以柝言，猶貝以朋言，車以輛言，馬以匹言。故丹砂一稱丹干（荀子王制篇）或丹矸（同正論篇），猶言貝朋、車輛、馬匹也。

## 庚贏鼎

隹廿又二年三月既望己酉，王客𡨦宮，衣殷事。丁子巳，王蔑庚贏曆，易錫𧸊𩍐、貝十朋。對王休，用作作寶鼎。

此廿二年四月既望己酉，与小盂鼎廿五年八月既望甲申，中置一閏，可無齟齬。　𧸊字亦見史獸鼎，彼銘云：

「尹令史獸立工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獸獻工于尹、咸獻工。尹賞史獸𩰫、錫方鼎一、爵一。」（「善齋」二・七九。）又見萬諆尊、云「其則此𩰫□又用宮室人。」（「集古遺文」續・中・九。）王國維于史獸鼎釋為勞、謂象以手持爵勞遠人。羅振玉初襲其說、（「遺文」三・廿九。）後于萬諆尊文又釋為爵。案釋爵于史獸鼎文難通、釋勞于庚贏鼎文不諧、二釋均非也。手所持之物固与爵形相似、然亦有迥然不同之處。由其形象占之、余謂乃古瓚字也。周礼典瑞「祼圭有瓚、以肆上帝、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鄭玄云「漢礼、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考工記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玄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又「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玄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據此可知瓚之為物乃有柄之盤、盤中有勺、勺前有流、盤柄以圭為之者謂之圭瓚、以半圭為之者謂之璋瓚。今觀史獸鼎文、上端有流、与爵字之流形相同、流下示有重盤、一側視、一平視、平視之下盤復有柄、此非瓚形而何耶？而庚贏鼎文于𩰫下更綴以𩰫字、字从章聲、段為璋、𩰫𩰫即瓚璋矣。知此為瓚字則𩱻且丁卣之「歸𩰫于我多高」、亞形若癸鼎之「𩰫以二不」、均從此作、卜辭中尤多見、均當釋為祼若灌。不乃𢿋字、讀為獻也。（𩱻且丁卣見「集古遺文」續・中・廿二、若癸鼎見「善齋」三・卅九。）

鼎即貞字、从卜鼎聲。古从鼎作之字多誤从貝、如員字、則字、齎字古實作鼎、鼏、齋也。金文多段貞為鼎字、卜辭則反是、凡貞問之貞均作□、即鼎形文之簡捷化者、亦竟作□若□。說文鼎字下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可改云「金文以貞為鼎、卜辭以鼎為貞」。段玉裁于說文二貞字均改為貝、誤矣。



## 史臨彝

乙亥、王賞畢公、廼易史臨貝十朋。臨占□彝、其□之茲（茲）朝夕監鑒。

此銘文辭字體均古樸、畢公當即文王之子、見于尚書顧命者、孫詒讓疑為偽作、（「古籀餘論」二・廿三。）非也。（吳闓生云「占即佔、畢之佔、說文作𠯫。」得之。（見吉金文錄二・十八））史臨當即畢公之屬吏、吏屬為史、知是在畢公已為作冊時。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東郊、作畢命。」是畢公乃康王時作冊、故以此器次于康世。

## 獻彝

隹九月既望庚寅、楷白（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白、令厥臣獻金車。對朕辟休、乍朕文考光父乙、十枻（世）不諲（忘）獻身才（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本器字体与盂鼎為一系、「畢公家」猶卜辭言「母辛家」、謂畢公之廟、知為畢公死後事、器必作于康王末年無疑。楷伯蓋畢公子、獻其臣屬也。「于遘王休」与令𣪘「于伐楚伯」同例、于乃句中語助。令、錫也。言獻之君、天子与楷伯、錫之以金与車、金當是天子所錫、車當是楷伯所錫。「乍朕文考光父乙」當是作朕文考父乙光、文誤倒。

鹽即謹字，說文云「謹，責望也」，太玄「寇謹其戶」正作謹。段玉裁云「望之古文作𦣠，故謹之古文亦作𧩯」，是也。字在此乃段為忘。

右康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又一。

## 沇子𣪘

也曰「拜頴首敢取卲告朕吾考令（命）。乃鵬沇子乍𦀚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𦀚休同公，克成妥（綏）吾考吕于顯顯受令（命）。烏虖，隹考𢑚叉，念自先王先公迺𢼸（敉）克衣（殷），告剌成工。𠭯（徂）吾考克淵克尸（夷）。沇子其顯褱（懷）多公能福。烏虖，乃沇子𡉚克蔑見猒于公，休沇子肇田，𢿶𢓊宣𪓐。乍（作）𢆶（茲）



𣪘（簋），用𩛥（饗）己公，用𢦚多公，其丮哀乃沇子也唯福。用水（气）霝令（命），用妥（綏）公唯𠷎（壽）。也用褱稜（懷柔）我多弟子我孫，克又井𢼂（型教）。歔（懿）父迺是子。」

也沇子名。字乃古文匜，象匜之平視形，說文以為「家女陰」，非也。又字与它（蛇）字即古亦有別，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為一字，學者不可不辨。彝銘中屢見「也也熙熙」之連語，熙熙和樂貌，習見。也也即孟子離婁下「施施從外來」之施施，趙注云「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是也。沇子以也為名，義蓋取此。　取，說文云「捾目也，从目叉」。此字右旁作叉，下「𢑚叉」字、「𢿶叉」字、「克叉」字均与文中从「又」作之字迥然有別，顯係叉字，不可混為又。叉丑古本一字，故知𢓊即是狃。「敢取卲告」謂敢刮目昭告。　吾字亦見商𢧵

修靡篇文章為「鵬然若謞月之靜」，字与鵬有別，說詳管子集校。此僅从舊說。

𢀛，云「商乍父丁吾尊」，以彝銘恆語推之，當即寶尊。余意乃缶字異文，午（古文杵）變形為㐅，下从之口非口字，乃缶形。（缶字彝銘多作，亦正从口作）寶从缶得聲，故缶可段為寶。其在本銘則當讀為胞。（余曩讀為𦥖，意未安，今正。）　鵬通驩，鄭季宣殘碑及尚書大傳鄭注均以為驩兜字。管子侈靡篇「鵬然若謞之靜」，舊注「鵬然和順貌」，亦正用為驩。此「乃鵬」与「朕吾考」為對文，蓋段為𠷎，爾雅釋獸「貀子𠷎」，猶後人言豚兒犬子也。說為汝和順之子，亦可通。　沇當即春秋文三年「伐沇」之沇，杜注云「汝南平輿縣北有沇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下，注引應劭說「故沇子國，今沇亭是也」。沇本姬姓之國，為魯之附庸，今以本銘考之，實魯煬公之後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



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本銘之「吾考吕」即煬公熙，索隱云「熙一作怡」，熙怡与吕均同之部。又「𠭯吾考克淵克尸」之尸（夷），亦即煬公築茅闕門之茅。茅乃誤字，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作夷者乃正字，茅第均誤字也。夷即嵎夷、萊夷之夷，本山東之先住民族，受齊魯經略，壤地縮小至半島尖端，春秋時北鄙之萊子國、南鄙之夷國，其子遺也。煬公有克夷之功，故作「夷闕門」以紀之。小司馬于闕門下引系本云「煬公徙魯」，蓋煬公攘略夷地，始得寧處也。「乃沇子𡉚克蔑」，即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蔑，通寀全文，乃沇子於幽公時克蔑受封，因于封邑彌廟卲告其故考煬公。首語當以「敢取卲告朕吾考令」為句，言以所

受之命告于其考。「乍緰于周公宗，陟二公」者，言昨聽于周公旦之廟並感德魯公伯禽及考公酋也。緰乃緼之省，說文「緼，綫也」，讀與聽同。此即讀為「聽於神」之聽。左傳莊廿二年，陟字周官大卜「咸陟」，鄭玄云「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本銘即讀為德，猶言謝恩也。「不敢不緰休同公，克成妥吾考以于顯顯受命」者，言不敢不敬順和惠一如魯幽公之所為，以能安定厥考煬公之心並長保其所受之顯命也。「同公」二字余初以為人名，即謂小臣宅殷之同公，然文理難通，令知其非是。顯即𩓾字之異，从顯省，尹聲也。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康王在位凡二十六年，故魯幽公當周昭王時，本段乃昭王初年之器也。「隹考䎛叉」，䎛即取字，說文云「使也」，又當讀為守，下「克

叉井敟」乃「克守型教」，亦正段為守。「廼妹克衣」，妹讀為枚，說文「枚，梅也，讀若彌」，彌枚妹古音同部同紐。衣即是殷，書康誥「殪戎殷」，禮中庸作「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慎大「親郼如夏」，高注「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告剌成工」，告列成功，言布告成功也。「能福」，宏福，能古熊羆之熊，熊宏古同蒸部，能與熊乃之蒸對轉。「見猷于公」，猷如今人言滿足，書洛誥「萬年猷于乃德」，毛公鼎「皇天弘猷厥德」，叔夷鐘「余弘猷乃心」。公即魯幽公。肇敟柤均當是地名。賓貝，貯貝。貯者賦也、租也。頌鼎「官嗣成周貯廿家」，格伯殷「厥貯卅田」，毛公鼎「貯毋敢龏橐」，兮甲盤「毋敢或入蠻宄貯」，均其例。其見于典籍者，僅呂覽樂成「我有田疇子產賦之，



我有衣冠子產貯之」，貯賦對文為僅見之一例。賁，委積，兮甲盤「官嗣四方賁」，又「毋敢不出其負其賁」。「用飤卿己公，用格多公」，己公猶言我公，幽公也。多公則周公、魯公、考公、煬公。彝銘通例，凡生人言饗，死人言格。「丮哀」當讀為劇愛。丮劇音相近，哀愛古可通用，樂記「愛者宜歌商」，鄭注「愛或為哀」，呂覽報恩「人主胡可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　本銘唯與隹兩見，而用例有別，上文「隹考䎛叉」，即常見之發語辭，下文「唯福」「唯壽」則當訓為有。文選東京賦「卜惟洛食」，薛綜注「惟，有也」。王引之云「書酒誥『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皆言我聞有此語也。詩六月『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言閑之有法也」。經傳釋詞三。惟維唯古字通。「䵼父廼是子」，懿作䵼，與班殷匡卣同。子作動詞用。

今案盂父應早世，說見大盂鼎留端「妹辰」解下。然此銘言「初𠦪」，仍以屬于昭世為宜。

## 盂爵

隹王初𠦪（桒）于成周。王令（命）盂寧𩁹白（鄧伯），賓（儐）貝，用乍（作）父寶尊彝。

此盂與盂鼎之盂自為一人，唯盂鼎二器均作于康王末年，康王在位凡二十六年，此言「王初𠦪于成周」，是王即位未久，又言「乍父寶尊彝」，則盂父已死；若以為康王初年之器，則與盂鼎相隔二十餘年，且大盂鼎言「井乃嗣祖南公」，又言「作祖南公寶鼎」，不及其父，則是盂父于康王二十三年似猶未死；故今以此器改隸于昭世。「王命盂寧鄧伯，賓貝」與睘卣「王姜命作冊睘安尸伯，尸伯賓睘貝布」同例，言王命盂省視鄧伯，鄧伯贈之以

貝。有盉卣、文云「兮公室(休)盉鬯束、貝十朋。盉對揚公休、用乍父丁寶尊彝。」与盉爵當是同人同時之器。

## 段𣪘

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王鼒在畢烝。戊辰、曾贈。王機段曆、念畢仲孫子、令命龔𠣁遺大鼎則于段。最對𩁹揚王休、用乍作𣪘。孫々子々𦨶萬年用享祀。孫子⊠⊠。

作器者之段自稱為畢仲孫子、畢仲當即畢公。畢公于康世猶存、死于何年雖無可考、然此言其孫子受封並在王之十四年、當以隸于昭世為宜。　畢、文王墓所在地。史記周本紀引泰誓文「太子發上祭于畢」、集解引馬注「畢、文王墓地名。」孟子離婁篇「文王卒于畢郢」、趙注亦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此言「王在畢烝」、蓋烝祭文王也。爾雅釋天「冬祭曰蒸」、周官「以烝冬享先王」。曾殆贈之省文。周官男巫「冬堂贈」、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鄭玄云「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此在十一月、正合。　鼎當以是食聲、聲在之部、以義推之當是贈詒之詒。𪔂即則字、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劃、古文則。鼎、籀文則、从鼎。」實則古文「則」字均从鼎作、其从貝者乃後起之譌變、从重貝者亦从重鼎之譌變也。从刀从鼎、當是宰割之宰之本字。唯本銘「則」字當即周官大宗伯「五命賜則」之則。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



制焉。案此所言里數、在古已有異說、自難憑。唯謂地之未成國者為「則」、舉王莽制見漢書王莽傳為証、則無可易。余意「則」即采地、謂宰割土地也。土地之宰割有大有小、故此言「大則」也。　「孫子⊠⊠」段所署之下款也。銘末二奇字當是花押。或以為「保之」二字之橫書、非是。

## 宗周鐘

王肇遹省文武堇勤疆土。南或國𠬝孳敢臽虐我土。王𦨶伐其至、𤴘伐氒都。𠬝孳迺遣閒來逆卲王、南尸夷東尸夷具見、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競。我隹司嗣配皇天王、對乍作宗周寶鐘。倉々悤々、雉々雝々、用卲各昭格不丕顯且祖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𥳑々𤕌々、降余多福、々余順孫、參壽隹琍。𢅏其萬年、畯保三或域。

此鐘余以為乃昭王所作、銘中之「𠬝孳迺遣閒來逆卲王」、卲王即昭王。卲乃生號非死謚。又其「𢅏其萬年、畯保四或」之𢅏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从害聲、从夫声、与瑕同部、如則与瑕同紐。惟此有異說。孫詒讓有「紹我周王見休」義、「籀高述林」三、解孟子滕文公下篇所出此語、鄭玄尚貢注引此語、以為脩征文、紹作昭。以紹為爾雅釋詁「詔、相、亮、左右、相導也」之詔、其說至確。文末徵及本銘云「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𠬝子事云『𠬝孳迺遣閒來逆卲王、南尸通夷東尸具見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有功、藩國來歸之事、『卲王』与『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正同。」近時唐蘭亦主此說、並云「周初無鐘、本銘字体

亦不甚古、疑是厲王時器。厲王名胡、胡㝬音亦近轉。今（據末簡）
案孫唐二氏說均有至理、而尤以唐說為　　蓋孫解
在謚法舊說未破以前、唐說在謚法舊說既破以後、更
有確可成為問題之三証也。唯本鐘乃有韵律之文、如
卲字解為動詞、則「來逆卲」三動詞相疊、其下單係一王
字、音節欠諧、卲下必尚安一字如乃如周之類方能和
協。以文字言、字体雖不及盂鼎等之雄厚、然較之恭懿
時器文之散漫已有雲泥之感、而如南字作[glyph]、百字作
[glyph]、除畫有粗細而外、与大盂鼎文全同。又如首語「王肇
遹省文武、堇彊土」与大盂鼎「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
彊土」辭例亦無二致。再以器制言、周鐘乃由殷鐸演化
而成、殷鐸有柄、執而鳴之、周鐘則倒縣、然備幹旋之甬



実鐸柄之孑遺也。本器乃有甬鍾、枚長、銑侈、于上刻、文
在甬幹上為饕餮、在篆上為兩首之蜺、与武英殿史盨
之腹紋作饕餮、緣帶及足帶之作兩首蜺形者相同。凡
此均不失為古鐘之典型。周初雖未見有鐘、然周鐘必
有其起原時、以此當之、或不無突兀之感、恐前此者尚
有之、尚待蒐摭耳。　眚字作[glyph]与大盂鼎相字作[glyph]、字
別而義同、眚乃生之初文、彝銘「既生霸」生字如舀鼎、揚
𣪘卽作此形。字象種子初萌芽之形、並不从目、从目者
者乃後來之譌變。[glyph]則分明从目、乃眉目之象形、卽相
貌字。二字形近、舊時同釋為相、近人復多同釋為眚、非
是。眚、段為省、省、視也。相、省視也。國語晉語「后稷是相」、卽
盂鼎「遹省先王」之意。此言「遹省文武」亦謂「遹相文武」、如

今人言觀摩也。「䡞伐其至」、䡞卽敦之異文、詩常武「鋪
敦淮濆」、又魯頌「敦商之旅」、王國維說。見下不𣪕段。此「其」字當
解為乃、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五「其猶乃也」条下。　雉
字原作[glyph]、舊釋為雄、字形不類。虢季子白盤有[glyph]字作
[glyph]、与此左旁形近、故余釋為雉、卽鴛鴦之鴦。釋雉則「倉
々息々、雉々雝々」八字雙聲疊韵互相經緯、音調極諧
適。「㲋々數々」乃彝銘恆語、㲋字舊均誤釋為熊、唐蘭
云「字乃从泉𦎫聲、音當如說文木部从木𦎫聲之橐讀
若薄。薄々數々乃雙音聯語」。其說至確。蓋㲋々數々猶
勃々蓬々、礴々磅々也。士父鐘亦有此語、而㲋字作[glyph]、
㲋在石鼓文与庶趪為韵、知聲在魚部、是㲋字紐如數
聲如趪、正為薄字之音。　「參壽隹喇」、參壽卽魯頌閟宮
「三壽作朋」之三壽。古銘刻多見此語、字作參者、如本鐘

及者減鐘之「若䨵公壽若參壽」、是字作三者、如晉姜鼎
之「三壽是利」、眞仲壺之「匄三壽懿德」及三壽匜之「三壽
是□」（見「集古遺文」補遺下、三七。）是當以參為本字、意謂壽如參星之
高也。隹下一字難識、晉姜鼎是下一字似有缺畫、舊釋
為利亦不確。許翰云「喇与福或韵」、薛書晉姜鼎「三壽是
利」与亟德韵、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喇从工从
刀、米則刻木彔々之形、疑卽刻字。刻、克通。（「攈古」三之二引。）案釋
刻近是、疑讀為胲備之胲。
　韵讀　武、土、土、都、魚部。王、邦、競、陽部。（邦字多与陽部字為韵、古蓋有二讀。）
「我隹」下七句陽東二部間插韵。王、王、上、陽部。鐘、悤、雝、數、
東部。福、喇、或、之部。

## 𢧁駿段

釱駿御從王南征，伐楚荊，又有得，用乍作父戊寶尊彝。㘝

此與下過伯簋、䵼簋二器，唐蘭以為均昭王南征時器，謂「左傳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僖四年）而古本竹書紀年言『昭王十六年伐楚荊』，又言『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則昭王實與楚戰而隕于漢，故齊桓以討楚耳。釱簋云『釱馭從王南征伐楚荊』，南征之語與左傳合，伐楚荊之語與紀年合。其書法與盂鼎同派，可見時代相近也。」止札。據來近是，唯下二器例，釱駿乃作器者名。

過伯簋

過白伯從王伐反荊，孚俘金，用乍作宗室寶尊彝。

過字原作𨒅，唐蘭釋如是。卜辭有𠀠字，（日本京大藏片）辭殘，似為地名。又有从𠀠之字如𩨷（「殷契佚存」八六九、五〇片），亦地名。（疑是骫之古文，小篆作𩨷，形正相近。）羅振玉所藏魚鼎匕有兩𦳝字（「集古遺文」十一、一〇），亦從此作。依唐釋，則𠀠當是咼字矣。古有過國，左傳襄四年「寒浞處澆于過」，杜注「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止。此過伯或即其後。

䵼簋

䵼從王伐荊荊，孚俘，用乍作饙簋。

䵼即𩞁字，从止乃繁文，猶史獸鼎𩛥字作𩞁也。孚下不著賓詞，自即俘金俘貝之省。

右昭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七。

五四 昭

遹簋

隹六月既生霸，穆王才在葊京，乎呼漁漁于大池。王鄉饗酉酒，遹御亡遣譴。穆王親親易錫遹𩞁，遹拜首手稽首，敢對揚穆王休，用乍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孫孫子子永寶。

王國維曰「此敦當作簋稱穆王者三，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觀堂集林」十八）。案此說至確，唯謚之興當在周末，號不限于周初諸王。說詳謚法之起原（「金文叢考」二）。葊京即豐京，「大池」亦見靜簋，當即辟雍之靈沼，麥尊「王乘于舟為大豐」之處。御字从辵从卸，卸古文馭，小篆譌作御，許謂从彳从卸，非是。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勸侑曰御」。𩞁字字書所無，疑是雀之古字，用為酒尊之爵。

五五 穆

靜簋

隹六月初吉，王才在葊京。丁卯，王令命靜𤔲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吕與吳𠦪、吕剛𠟭卿䉅𥁕邦周射于大池。靜學教無𣅕斁。王易錫靜鞞剢。靜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作文母外姞尊簋。子子孫孫其萬年用。

此與下靜卣，舊以宣王名靜，遂擬為宣王為太子時器。今案此說不確，宣王尚為太子，不得遽言子孫也。字體與遹簋如出一人手筆，器制全身施雷鳳紋，與庚贏卣同，絕非厲宣時所有器，故今改隸于此。丁卯當在

七月，以八月初吉有庚寅，知之。　小子、服、小臣、尸僕，均官職名。服即尚書酒誥「惟亞惟服」之服。尸僕、夷僕，亦見害殷，彼云「官嗣尸僕、小射、底魚」，殆周礼隸僕之類。尸字笵微損，舊誤釋為夷，今正。「靜學無㚖」，學當讀為教，以上文言「司躲學宮」，乃教射于學宮也。無㚖即無斁，又通作無射，毛公鼎及師𩛥殷作亡㚖。無斁猶無厭也。鞞剢字亦見番生殷，彼作鞞䩛，与玉器等同列，余釋為鞞琫，劍鞘上端之玉飾以貫縫者，古亦称劍鼻，又謂之刀衣鼻。其器之存世者頗多，今俗謂之「昭文帶」，而莫明其用。說詳余釋鞞䩛。「金文叢攷」三。

## 靜卣

隹三月初吉，丙寅，王才(在)葊京。王易(錫)靜弓。靜拜稽首，敢對䵼(揚)王休，用乍宗彝。其子々孫々永寳用。

## 小臣靜彝

隹十又三月，王客葊京。小臣𩛥(靜)即事。王易(錫)貝五十朋。䵼天子休，用乍父□寳障彝。

此器未見拓墨，字有損壞處，余初疑為偽，今案非是。此客字刻本作㝐，乃客字之殘，古文客字多如是作。此小臣靜与上靜卣、靜殷之靜當係一人，特作器有先後，因而靜之職官亦當有大小耳。

## 趞鼎



唯三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朝(廟)。𡨦弔(叔)右趞即立(位)。内史即命。王若曰「趞，命女(汝)乍(作)𢻻自家嗣馬，啻官僕射士，𠯑(訊)小大又(右)𨼏，取遺五寽。易(錫)女(汝)赤市、幽亢、䜌旂，用事。」趞拜頴首，對䵼王休，用乍季姜障彝。其子々孫々邁(萬)年寳用。

𢻻自即𩛥殷之𢻻𢀛自，猶𩛥攸从之或称𩛥从也。家司馬職于周礼有之，其職文与序官互易，其見于序官之職文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玄云「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今以本銘徵之，則家司馬亦為王所親命，則「各使其臣」与「王不特置司馬」之解，均非是。又周礼司馬之屬有射人、隸僕、司士、司右，本銘之僕、射、士、小大右，与之相合。「𠯑小大又𨼏」，即𩛥殷「𠯑庶右𩰫」。𠯑、訊，當是訊訟之官，大右即司右，(見周礼)小右自即群右，(司士注)統称之則為庶右也。𨼏若𩰫亦職名，待攷。「取遺若干寽」之語彝銘習見，𩛥殷、揚殷、𢦏殷、𣄰殷、番生殷、毛公鼎等，均有之。遺或作𧶼(𢦏殷)若賷(毛公鼎)，大抵乃貨貝字，若不能得其讀。寽數以毛公鼎之廿寽為最多，其次則番生殷之廿寽，又其次則均是五寽。而五、廿、卅均為五之倍數，此中恐亦有若何之關係。又𦣞鼎「用𧶼征(誕)賣(贖)丝(茲)五夫，用百寽」，則一夫之價當𧶼二十寽，知𧶼值亦不甚昂。「取𧶼若干寽」，蓋言月取若干以為薪俸也。亢字原作𠅘，卜辭有此字，(「殷契佚存」四四三片及九五四片)唐蘭釋為亢。

以本銘証之，其說至確。蓋此与它器言「赤市幽黃」者同例，亢乃黃之叚字，古音同在陽部也。何毀之「赤市朱亢」亦然。黃本古佩玉之象形文，叚為黃色字而失其本義，典籍中以衡若珩代替之，漢儒解為佩玉之橫，失其義。說詳釋黃（「金文叢攷」三）及釋亢黃（「銘刻彙攷續篇」）又所謂黃。（圖彔末附）

## 呂齋

唯五月既死霸，辰才（在）壬戌，王餥（館）于大室。呂征于大室。王易呂鬯（秬）三卣、貝卅朋。對揚王休，用乍寶齋。其子々孫々永用。

此器字体与遹毀亦如出自一人手筆，呂殆即穆王司寇呂侯，書呂刑「惟呂命」正僅著一呂字。又靜毀之「呂剛」与此當是一人。

此征字當讀為公羊宣二年「躇階而走」之躇，何休云「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鬯、秬鬯字，金文多作[illegible]，从鬯矩聲，矩金文作矩，又或作矩从大，从矢乃後來之譌变。此从夫者即矩省。（古文夫作夫，矢作夫，最易淆混。）

## 君夫毀

唯正月初吉乙亥，王才（在）康宮大室。王命君夫曰「儥求乃友」。君夫敢每（敏）𩖝（揚）王休，用乍文父丁鼎彝。子々孫々其永用之。

此毀字体亦与遹毀等為一系，君夫當即穆王時司徒君雅，夫雅古同魚部。儥字周礼以為鬻字，說文訓見，段玉裁謂即覿字。此「儥、求」連文當讀為續逑，「續逑乃友」猶師𩛥父鼎言「用嗣乃父官友」。逑者說文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今書作「方鳩僝功」。又爾雅釋詁「惟逑鞠也」，釋文云「逑本亦作求」。

五八

移

## 刺鼎

唯五月，王才（在）図，辰才（在）丁卯，王啻（禘），用牡于大室，啻（禘）卲王。刺御（御），王易（錫）刺貝卅朋。天子萬（萬）年，刺對揚王休，用乍（作）黃公尊鼎彝。期（其）孫々子々永寶用。

「王才」下一字是地名，余初釋為衣，或釋為旅，均不確。啻叚為禘，与小盂鼎同。「用牡于大室啻卲王」，句法与小盂鼎「用牲啻周王□王成王」亦無二致。卲王即昭王，与宗周鐘同，此穆王禘祭其父也。「刺御」与遹毀之「遹御」同例。御即御之初文，見大盂鼎、卜辭尤習見。又本銘御字作[illegible]，与麥盉[illegible]字同，丙午天君鼎午字作[illegible]，即此所从。

## 𡨦鼎

隹十又一月，師雝父省衜（導）至于䟭。𡨦從其父蔑𡨦曆，易（錫）金。對揚其父休，用乍寶鼎。

此鼎形制与師旅鼎同，知相隔必不甚遠，而同時之器其形制之可攷見者如彔𢦏卣、彔毀、遹甗等均典重有制，不失周初器之風味，字体亦称是。更由銘辭之內容而言，所紀乃征伐淮夷事。䟭國之名屢見，當即[illegible]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

五九

移

累世与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称之為斷舒。春秋僖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為二者，乃徐人豐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徐器多出今江西西北部），其殘留于舊地臣服于周之部落，後乃沿用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為二耳。舊称徐為盈姓，羣舒為偃姓，盈偃均嬴聲之轉也。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今观諸器文，一面言征戍，一面与默侯复通往還，於此時事正合。　猶字疑卜辭所屢見之㞢字，卜辭屢以"猶伐"連文，余以為直字所從出，"直伐"猶言"征伐"，則此之"猶導"殆言征討也。余初釋猶為巡省之省，又疑衛乃春秋時道國（見左僖五年），均不確。

## 遹甗

隹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雝父戍才（在）古𠂤（屯），遹從。師雝父肩（夗）史（使）遹事于默侯，侯蔑遹曆，易（錫）遹金，用乍（作）旅甗。

肩字殆即夗字之異文，古月夕字無別，尸与卩亦同意，特左右互易耳。字在此當讀為爰。遹与竅殆是一人。

## 稽卣

稽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蔑曆，易（錫）貝卅寽。稽拜稽首，對䚄師淮父休，用乍文考日乙寶尊彝，其子子孫孫永富。戍。

師淮父自即竅鼎遹甗之師雝父，均雝字之異文，淮与淮字全同，然有它器為証，不得釋為淮字。　富乃福



之繁文，邾大宰鎛鐘"眉壽多福"可証。此假為寶，古音輕重脣無別，福寶為雙聲，而之部与幽部聲音相近，故可通假。

## 臤觶

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從師雝父戍于詁𠂤之年，臤蔑曆，仲競父易赤金，臤拜稽首，對䚄競父休，用乍父乙寶𩰫（旅）彝，其子子孫孫永用。

師雝父自是師雝父，唯所屯戍之地，遹甗稽卣均作古，而此器作𧷸，下彔𢦏卣作𧷸，余初疑古"苦"字，从丰，丰即草芥字，故从丰与从艸同意。今案字固是苦味之苦，並就字形而言不得說為形聲字，蓋"古"字實即苦之初文，字本作𠮛，象吐舌之形，味苦則吐舌也。作𧷸若𧷸乃其繁文，象苦丰与舌同時吐出。从艸之苦字乃"大苦"草名，用為苦味字，實出假借也。　競當是競字之異，从大与从儿同意，大象人正面形，儿象人側立形。

## 彔𢦏卣

王令（命）𢦏曰："𢼸，淮尸（夷）敢伐內國，女（汝）其吕成周師氏戍于詁𠂤。"白雝父蔑彔曆，易（錫）貝十朋。彔拜稽首，對䚄白（伯）休，用乍文考乙公寶尊彝。

𢼸，歎語詞。　"女其吕成周師氏"，吕當訓為与，古師氏之職本司軍旅，其位頗高。師氏即伯雝父，故又称師雝父，師繫其職，伯繫其爵或字。周礼師氏職文甚飣餖，半

叙為師保之師，半叔為師戍之師，其經劉歆改竄為無疑。

### 彔𣪘

白（伯）𠳋父来自𠭰，蔑彔曆，易（錫）赤金。對𩑋白（伯）休，用乍文且（祖）辛公寶𪔁𣪘。其子子孫孫永寶。

此外尚有一彔𣪘，文云「彔乍𠂤文考乙公寶䵼𣪘，子子孫孫其永寶」，亦同人之器。

### 彔伯𢦚𣪘

隹王正月，辰才（在）庚寅，王若曰「彔白（伯）𢦚，繇自乃且（祖）考又（有）𣪕于周邦，右（佑）闢（闢）三方，叀圅（惠弘）天令（命）。女（汝）肈不㒸墜。今余（余）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金車、𠦪𢆶（幬）𩋈（較）、𠦪圅、朱號（鞹）䩛（靳）、虎冟𡩜（朱）裏、金甬（鈕）、畫䡈（轙）、金厄、畫轉（轉）、馬三匹、鋚勒。」彔白𢦚敢拜手䭫首，對𤔲（對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朕皇考𨥫王寶䵼𣪘。余其永邁（萬）年寶用，子子孫孫其帥井（型）受兹休。

彔國殆即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舊称皐陶之後，地望在今安徽六安縣附近。彔國在周初曾與周人啓釁，大保𣪘「王伐彔子耶」，其証也。此言「乃祖考有𣪕■于周邦，佑闢四方，惠弘天命」，則彔之先人亦曾有功于周室，蓋彔子耶被成王征服後即臣服于周，有所翼贊也。𣪕字亦見毛公鼎與單伯鐘，二器均言「𣪕堇大命」，舊釋勞，無說。孫詒讓釋播，謂从攵古文番省聲。王國維仍





釋勞，謂「象兩手奉爵形。古之有勞者奉爵以勞之，故从兩手奉爵」（毛公鼎銘考釋）。案以釋勞為是，蓋从兩手奉爵，爵亦聲也。僅言兩手奉爵，可以為飲，可以為獻，不必便是勞；唯以爵為聲始能定其音讀。古昏字當作𢎘，象人首為酒所亂而手足無所措之形。此單从爵，不得釋為播字。

「汝肈不㒸」，肈當讀為肇，言汝承繼之不墜也。「金車」以下諸飾物名与毛公鼎、番生𣪘、師兌𣪘、牧𣪘、𢐗盨、吳彝、伯晨鼎諸器大略相同，余於毛公鼎之年代中曾考究之。今就見于本器者言，「𠦪𢆶較」与毛鼎、番𣪘「𠦪𣪊較」、伯晨鼎之「𩋈較」相近，它器均單言「𠦪較」。較乃車較上之覆被，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又「公列侯安車，倚鹿較，伏熊軾」，均謂較上有繢飾之物以為覆。「𠦪幬較」即此意。𠦪，飾也，幬，覆也。鞹，說文謂「捕鳥覆車」，亦含覆義。故「𠦪幬較」又言「𠦪𣪊較」，𣪊之則為「幬較」，或「𠦪較」。圅即𩏂之古字，大雅韓奕「鞹鞃淺幭」，毛傳云「鞹，式中也」。𠦪圅言式中有所賁飾，即鞹鞃，亦即如文虎軾、熊軾之類。靳乃古靳字，馬之胸衣也，从衣，斤以象其形，上加束，斤聲。朱號靳者號通鞹，言靳以皮為之，其色赤。「虎冟」即詩之「淺幭」。冟乃从𠂤冂聲，冂讀如苺，与冂同紐，故知冟若冟必讀明紐。周礼巾車作複，儀礼既夕礼、礼記玉藻少儀均作幦，均音近之字。凡言冟必及其裏，裏之色或朱或熏或幽，可見冟之為物，其裏亦在當重視瞻之處。詩言幭，礼言複幦，均不詳其所在，毛傳說為覆軾之物，鄭注說為覆苓之物，均

不類。說文則訓幭為「蓋幭」，訓幦為「鬃布」，推許之意，乃謂輿蓋之幭以髹布為之也。知者，以許于幦引周禮「駹車犬幦」，是明知幦為車上物，而幭字之見于詩与曲禮者（曲禮字譌作幭）亦均車上物，則「蓋幭」自為輿蓋之冪無疑。今以彝銘徵之，許說至塙。凡彝銘言車上飾物應有盡有，獨輿蓋未詳，而言冟必及其裏，則冟非蓋冪沒屬。蓋冪以髹布為之，「虎冟」乃冪上畫以虎紋也。詩之淺乃段為幭，禮之犬、鹿、羔、狗等，均謂畫紋。「金甬」即「金鏞」，輿服志「乘輿，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又「凡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筩即此，吉陽謂吉祥也。𩍐乃閒字，段為轎，轎者伏兔下之革帶，後縛于軸，前縛于衡。厄即軛，在衡上，所以叉馬頸者。鞹說文作鞹，軛之裹也。

彔𢦏之考為乙公，此復稱釐王，蓋乙公乃廟号，釐王乃生稱。舊說多以甲乙為生名，譙周則以為廟主，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殷本紀索隱引）今以卜辭攷之，凡祭祖妣父母均稱甲乙，而諸婦祔祭則稱姓字，（詳「銘刻彙攷續編」「骨臼刻辭之一考察」）蓋婦無專廟，故無廟号也。今改從譙說。彔伯父稱釐王与上「乖伯毀」、「乖伯父稱幾王同，王國維云「古者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不得盡以僭竊目之」，（「觀堂別集補遺」「古諸侯稱王說」）其說至塙。

## 伯𢦏毀

白𢦏肇（紹）其乍（作）西宮寶，隹用妥（綏）神褱（懷）唬（乎）莽（前）文人，秉德共屯（恭純），隹匄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白𢦏卽彔伯𢦏，肇亦當讀為紹，言伯𢦏承嗣乃作祭



器也。「隹用妥神褱唬莽文人」當作一句讀，謂惟用綏神懷于前文人也。同例語亦見善鼎，曰「隹用妥（綏）福唬前文人」，唬字均用為前置介詞，揆其音當讀如乎。唐韻作呼訝切，得之。玉篇作呼交切者非是。說文唬下曰「讀若暠」，暠者乃後人所增，說文並無暠字也。又本銘唬字攈古刊作晙，左旁似从甘作，證以鼎文，蓋是誤摹也。鼎文唬字右旁之虎頭不明晰，攈古誤釋為唯，二器各得其半，契合之方能成一整文。「秉德共屯」語亦見善鼎，本器「共屯」二字微泐，攈古闕釋，孫詒讓已據鼎文補釋之。（「古籀餘論」二．廿七。）

## 善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辰才（在）丁亥，王才（在）宗周。王各（格）大師宮。王曰：「譱（善），昔先王既令（命）女（汝）𠂇（佐）足㠱侯，今余唯肇𦥑（緟）先王令，令女𠂇足㠱侯，監𡿧師戍。易（錫）女乃且（祖）旂，用事。」譱（善）敢拜𩒨首，對𩁹（揚）皇天子不杯休，用乍宗室寶障。唯用妥（綏）福唬（乎）莽文人，秉德共屯（恭純）。余其用各（格）我宗子雩（与）百生（姓），余用匄屯魯（純嘏）雩（與）𩁹（萬）年，其永寶用之。

「𠂇足㠱侯」猶言佐助㠱侯。「監𡿧師戍」𡿧殆即靜毀𡿧京之𡿧，㠱侯所在之戍地也。与師雝父之戍古自殆同時事。「隹用妥福唬前文人，秉德共屯」語与伯𢦏毀同，亦其時代相近之證。如此語例，此外尚無所見。大雅板「宗子維城」，鄭玄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此亦言宗子，而与百姓對列，似言本宗之子弟，鄭解不確。

## 競卣

隹白屖父以成𠂤（師）即東，命伐南尸（夷）。正月既生霸辛丑，才（在）鄁，白屖父皇𢓊（衛）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賚競章（璋）。對𫹳（揚）白（伯）休，用乍父乙寶尊彝。子孫永寶。

此器花紋形制與彔𢦏卣如出一范，決為同時之器無疑。疑屖父即𢦏之字也。屖通夷，𢦏吳大澂、孫詒讓均釋為戎字，孫謂字乃从戈冬聲，孫說甚合義例，似信。名戎字夷，王引之所謂「連類」之例也。（見「經義述聞」「名字解詁」）作器者之競與𢦏觶之仲𢦏父殆亦一人。「命伐南尸」謂受命伐南夷。鄁即坏字，王國維謂即大伾。（參導參照。） 皇字在此當是動詞，以文義及聲類推之，當即段為衛，謂提舉也。

## 競簋

隹六月既死霸壬申，白屖父蔑𠨘（御）史競曆，賚金。競𫹳白屖父休，用乍父乙寶尊彝簋。

御史，官名，「周礼」春官之屬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者，當即此。 此器乃圈足無蓋之簋，舊稱為彝者，然此正自銘為簋。器凡二具，銘同。「集古遺文」著錄二銘而以為一器一蓋，非也。器出洛陽北十二三里許之邙山廟溝，其中有十四器，一鼎、一甗、二鬲、二簋（即本銘）、一盤、一觶、一盉、一卣、二爵、二觚，已歸坎拿大溫達畧古物館。簋銘最長，其它均僅三四字。前競卣為日本住友家所藏，蓋同時出土而分散者也。



又字原銘誤為𠬪。金文中亦每有誤字，此其一例。

## 縣妃簋

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白屖父休于縣改，曰「𠭯，乃仜縣白（伯）室，易（錫）女（汝）婦爵、𫹳（祼）之弋（柲）周（琱）玉黃⊠」。縣改每（敏）𫹳（揚）白屖父休，曰「休白（伯）哭（詷）𥁰卹縣白室，易（錫）君我（羣娥）隹（也又）易（錫）壽，我不能不眔縣白萬年保」。肄敢隊（對）于彝曰「其自令月孫孫子子母（毋）敢望（忘）白（伯）休」。

伯屖父與競卣、競簋之伯屖父自是一人。𠭯，發語詞。仜字孫詒讓釋任。案上壬字作工，與此从工作者有異，疑是仜字，「廣雅・釋詁」「仜，有也」。（王念孫以仜為仜字之誤，恐非。）有縣伯室亦謂為縣伯之內助。爵字原作[illegible]，上下離析，判若二文，然諦案確是爵字。「𫹳之弋周玉」當連為讀。𫹳當讀為祼，言祼器之柲用琱玉為之。琱字原作由，劉心源釋周，甚是。無叀鼎「周廟」字如是作。周與琱通，函皇父簋之「琱𡟰」，匡文作「周𡟰」，正其證。黃下一字殘泐不能辨，疑亦屬上而言，蓋「詩」所言「玉瓚之黃流」、「攷工記」所言「邊璋之黃金勺」也。（詳上四三葉庚贏鼎注。） 每讀為敏。休伯殆伯屖父之號。猶周之孝王本號休王也。 哭从目从矢，乃古瞬字，謂矢尖及目則目為之震搖也。「公羊」文七年及成二年兩見眣字，陸德明「釋文」云「眣，音舜」，即此字。又言「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者，乃因形近而譌也。「說文」作瞚，與眣有別。「莊子・庚桑楚篇」「終日視而目不瞚」，「釋文」云「瞚，本作瞬，又作瞑」。作瞑者亦字誤。或段眴字為之，「莊子・德充符篇」「少焉眴若」，「釋文」云「眴本作瞬」。世多以眴瞬為一字。

孝王本号休王之說不確，說詳下𩰫卣。

說文別出之，云「旬，目搖也」，或作「眴」，而於瞚則說為「開闔目數搖」。蓋二字音雖近而義有不同，眴主目珠之迴旋，瞚主眼瞼之開闔也。特字音既近，故可通段耳。本銘𡨦字以文義推之乃段為詢。 𡨦亦豊字，与卜辭之作𠁁者同。「豊卿」讀為「醴恤」。「君我」當讀為「君婌」，上言「錫汝婦」，下言「錫君婌」，文相呼應。

右穆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二十。

趞曹鼎 其一

隹七年十月既生霸，王才在周般宮。旦，王各格大室。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北卿嚮。易錫趞曹載市、同黃珩、䜌。趞曹拜稽首，敢對𩑋天子休，用乍寶鼎，用卿饗倗𠬪朋友。

此乃恭王時器，見下鼎自明。「載市同黃」亦見師奎父鼎、趩觶、免觶。孫詒讓云「載从韋从𢦏，以聲類推之，當与纔相近。說文糸部『纔，帛雀頭色，从糸毚聲』，以載為纔，猶經典通以纔為才也。𢦏从才聲。纔，礼經作爵，士冠礼『玄端爵韠』，注云『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載市即礼經之爵韠。」「古籀餘論」三·六。又引汪中經義知新記謂周頌絲衣「載弁絿絿」，載即爵字聲之誤，謂「亦足備一義」。載从𢦏聲，与載聲毋同。案載即是截之借字，截為爵色韋，故載市亦稱爵韠，爵弁亦稱載弁，不必是字誤。同亦當是色名，凡言「黃」之例均著其色，如「朱黃」、「幽黃」、「悤黃」均其証。同乃段為絅若綮，綮一作𦄧，今之貝母也，其纖維古以製衣，今猶用以造繩，色近褐。詩碩人「衣錦褧



衣」，列女傳引作絅衣，說文𦄧字下引作𦄧衣；礼中庸「衣錦尚絅」，尚書大傳作尚𦄧。絅从同聲，自可通段。 䜌當即鑾旂之省稱。

趞曹鼎 其二

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才在周新宮。王射于射盧盧。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盧□□百十殳。趞曹敢對曹（三字原衍）拜稽首，敢對𩑋天子休，用乍寶鼎，用卿饗倗𠬪朋友。

龔王即穆王之子恭王繄扈也。恭字金文多作龔，大克鼎「肆克龔保厥辟龔王」，上龔保為恭保，下龔王亦即恭王。恭王在位年限有四說，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作十年，又引皇甫謐說為二

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等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今據此器則恭王分明有「十又五年」，彼二十年說与二十五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年說与十二年說則皆非也。 兩盧字均作𠪚乃省文，段為廬。師湯父鼎有「王才周新宮，才射廬」之語，彼字正作𠪚，可証。或釋本銘文為𠪚，非也。 「易弓矢虎盧」亦是被錫，虎字作𢦏，諦案可辨。盧与弓矢並列，蓋即盧器之盧。考工記「盧人為盧器……殳長尋有四尺」。說文作𥂁，云「積竹矛戟矜也」。春秋國語曰「朱儒扶𥂁」，又殳下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本銘「虎盧□□十殳」當連為一事，蓋「虎盧」即殳之古稱，以為盧器之屬故稱盧，其曰「虎盧」者，蓋殳為虎賁所持，故又冠之以虎也。盧下所

缺二字當是「口百」之合文。「敢對揚」三字衍文。

## 師湯父鼎

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才在周新宮，才在射盧。王乎呼宰雁易錫盛弓、象弭、矢臺、彤欮。師湯父拜稽首，乍作朕文考口弔叔䵼彝。其遺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

此銘文辭字跡款式俱類趞曹鼎第二器，二器俱有新宮。新宮者蓋新建之宮，決為同時之器無疑。易下一字从皿半泐，當是弓名，或釋盧，然與盧字所从不類。象弭从孫詒讓釋，孫云「詩小雅采薇云『象弭魚服』，毛傳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鄭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為之。』是其義。」又云「臺从重至，說文至部『臸，到也，从二至』，辵部有達字从辵臸聲，是臸亦可作臺之証。此與矢連文，疑當為晉之省，說文日部晉亦从臸聲也。古音晉箭相近，可通用。周礼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為晉』，杜子春云『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儀禮大射儀『綴諸箭』，注云『古文箭為晉』。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即箭竹。是矢臺即矢箭，故與弓弭並錫矣。彤下欮字从屰从欠，似欮字，說文疒部『瘚或作欮，省疒』。彤欮義不可通，以聲類求之，疑當為栝之借字。栝正字作桰，說文木部『桰，矢栝檃弦處，从木𠯑聲』，𠯑从氒省聲，氏部氒讀若厥，是𠯑聲與欮聲相近，得通借。彤桰承上矢言之，謂以彤漆飾矢桰，即尚書及左傳之彤矢也。上文先云弓而後云象弭，此先云矢而後云彤栝，文例正同。」「古籀餘論」三・十。今案孫說俱碻，唯臺字當段為翦。爾雅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此言「矢臺」者即謂金鏃翦羽，其栝則彤。翦箭同从前聲，既可段為箭，亦可段為翦，知必為翦而非箭者，以矢箭一事，既言矢不得又言箭也。故王之所錫者乃二事，即有象弭之弓，有翦羽彤栝之矢。



## 史頌𣪘

隹三年五月丁子巳，王才在宗周，令命史頌僊穌。𤔲友里君百生姓，帥𩰥盩于成周，休又有成事。穌賓璋章、馬三匹、吉金，用乍作䵼彝。頌其萬年無疆，日遷天子覭令命，子子孫孫永寶用。

史頌即頌鼎之頌，乃恭王時人，說詳彼鼎。　殷周古

文凡十二辰，辰巳之巳均作子，而子丑之子均作𡿺，蓋十二辰本即黃道周天之十二恒星，𡿺當于房心尾之大火，商星，巳當于參宿，參商古說為高辛氏之二子，故十二辰中有𡿺與子也。說詳釋支干。「甲骨文字研究」下冊。僊字頗詭異，疑是从辵𧶠聲之字，又乃止形之譌，古文止又字形每互變，𧶠古文讀，君夫𣪘續字作賣，𦉢鼎𧶠字作𧷏，石鼓文遺字作𧶜，所从𧶠字均與此同，而與小篆微異。此疑即是遺字之異，段為覲。覲謂省視承問也。𤔲友與里君百姓等並列，殆亦職位之名。𤔲字不識，右旁奇文亦見齊侯盤，見下二一一葉。彼以寶𤔲為國族名，余意即是鮮虞。此𤔲字是以𤔲得聲，抑从𤔲會意，所未能明也。「里君」亦見令彝，王國維謂書酒誥「越百姓里居」，即里

君之誤，至確。迺周書酒誥「百官里居」，亦同是字誤。師同率，語詞。䩹即堣字，猶城之作䤵、垣之作䩅、坏之作䪝。盩音張流切。「䩹盩」似當連為動詞，以二字聯列之聲類求之，蓋段為遨遊也。穌即穌，典籍通作蘇。小雅何人斯序有蘇公，毛傳云「蘇，𢦏內國名」。左傳成十一年「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蘇國在溫，其地即今河南溫縣，與洛陽相隔不遠。故此王命史頌覜蘇，而蘇（之）[illegible]友里君百姓，復周來遨遊于成周也。

## 頌鼎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在）周康卲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王曰：「頌，令（命）女（汝）官𤔲成周賈（貯）廿家，監𤔲新寤（造），賈用宮御。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赤巿、朱黃、䜌（珩）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令（命）冊，佩以出，反入（返納）堇章（瑾璋）。頌敢對揚天子不（丕）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龔弔（叔）、皇母龔姒（姒）寶尊鼎，用追孝，祈匄康𩁹屯右（純祐），通彔（祿）永令（命）。頌其萬年釁（眉）壽，畯（駿）臣天子，霝冬（令終），子子孫孫寶用。

此與史頌𣪕等當是恭王時器，知者，以銘言「監司新造，貯用宮御」，當是恭王初作新宮時事。趞曹鼎第二器言「龔王在周新宮」，宮以新名，必為恭王時所新造。而望𣪕又言「周康宮新宮」，則所新造者乃是康宮。今本器言「王在周康卲宮」而命頌「監司新造，貯用宮御」，其為新造康宮時事無疑。兩貯字，王國維均讀為予，云「貯予古同



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觀堂別集補遺頌壺跋）甚是。「御」者，大雅崧高「王命傅御」，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又本銘與史頌𣪕之日辰相差僅十八日，彼言王在宗周命頌，則王尚在鎬京；此言王在周康卲宮命頌，則王已至洛陽，蓋王于前命後隨即由宗周至洛陽也。「受命冊，佩」當為一讀，佩指所錫之朱珩。「反入堇章」當讀為「返納瑾璋」，蓋周世王臣受王冊命之後，于天子之有司有納瑾報璧之禮。召伯虎𣪕第二器言「典獻伯氏，則報璧琱生」，典即召伯所受之冊命，琱生即師嫠𣪕之宰琱生，乃天子之宰，其塙証也。左傳僖廿八年晉文公受王冊命後亦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與本銘近似，「出入三覲」亦當讀為「出納三瑾」，古金文凡瑾覲勤謹均以堇字為之，左氏古文必亦作堇，後人因讀為覲，更進而更易其字也。

## 師虎𣪕

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在）杜宂（居），各（格）于大室。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內史吳曰：「冊令（命）虎。」王若曰：「虎，𢦏（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啻（嫡）官𤔲ナ右戲緐荊。今余隹帥井（型）先王令（命），令（命）女（汝）更（賡）乃取（祖）考，啻（嫡）官𤔲ナ右戲緐荊，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易（錫）女（汝）赤舄，用事。」虎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不杯魯休，用乍朕剌（烈）考日庚尊𣪕，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此器有井伯，与趞曹鼎第一器同，同為王左右之重臣，故知必係一人。「令乃祖考事」當作一讀，事讀為仕，与𣪕鼎「內史令𣪕事」同例。見「銘刻彙攷續編」釋非余。「𡨦官𤔲」𡨦讀為嫡，官𤔲猶管理，言承繼管理。「左右戲緐荊」許瀚云「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惟此銘足以當之。」「據古」三之二引。案与師𣪕𣪘「嫡𤔲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辭例相同。東西偏即左右戲，緐荊則當与僕馭等相當，緐當即馬飾緐纓之緐，荊蓋叚為旌。左傳哀廿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緐乎？」緐荊与旌緐殆是一事。「官𤔲左右戲緐荊」謂管理兩偏卒之馬政也。 取字从又且聲，蓋助之異文，叚借為祖。 苟叚為敬，与班𣪘同。



吳彝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朏右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史戊冊令（命）吳𤔲旃眔叔金，易（錫）𩰪鬯一卣，玄袞衣，赤舄，金車，桒固（鞃），朱虢（鞹）𩌦（靳），虎冟（幭）熏裏，桒較，畫轉，金甬（鏞），馬三匹，攸勒。吳拜𩒨首，敢對揚王休，用乍青尹寶𩰫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隹王二祀。

作冊吳与師虎𣪘之內史吳，名同官同，自係一人。日辰在元年々終，置一閏可無誤。 彝銘通例，大抵先言王在某廟或某宮，後言旦格于大室，此器獨先言大室，後言廟，頗異。且王之冊命率于大室行之，今既在「成大室」乃復出而格廟，是則「成大室」乃在周廟之外，以豆閉

𣪘「師戲大室」例之，則成殆是人臣之名。唐蘭說為成王廟之大室，不確。 旃字孫詒讓云「當即所謂大白之旗。周官巾車『建大白以即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孔鼂注『大白，旗名。』旗色白故字為旃，以六書之義求之，當為从㫃白，白亦聲。」「古籀拾遺」中・十八。 「叔金」疑即叚為素錦，尔雅釋天「旌旂，素錦綢杠」，与旃相因，故連類而及也。大克鼎及師𠭰𣪘有「叔巿」，均叚叔為素。害生𣪘「朱旂旜金芳二鈴」，彼之金芳亦謂錦枋若錦杠也。又叔字說文云「汝南名收芋為叔」，此當為叔字之本義，以金文字形而言，實乃从又持弋（杙）以掘芋也。用為伯叔字乃出于叚借，古金文伯叔字均作尗，々亦叚借字，乃繳之初文。 熏叚為纁，尔雅



釋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纁乃絳色。

牧𣪘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在）周，才（在）師汙父宮，各（格）大室，即立（位）。公族𤔲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汝）乍𤔲士，今余唯或（又）𡨄改，令女（汝）辟百寮。有叵事包（苞），迺多𤔔（亂），不用先王乍井（型），亦多虐庶民。氒（厥）𧦝（訊）庶右𡧊，不井不中，迺𥃝之𥎦，以今𩒃司匐氒皋召故。」王曰：「牧，女（汝）母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雩乃𧦝庶右𡧊，母敢不明不中不井。乃毌政事，母敢不尹丌不中不井。今余隹𤕌（申）就乃命，易（錫）女（汝）鬯一卣，金車，桒較，畫轉，（鞃）朱虢固𩌦，虎冟熏裏，旂，余（舍）[馬]三匹。取□□寽。苟（敬）夙（夙）

夕勿灋(廢)朕令。」牧拜䭬首，敢對揚王不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白(伯)寶尊殷。牧其萬年壽考，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銘僅見宋人著錄，傳世已久，摹刻失真，字有未能識者。然有內史吳，可知其必為恭王時器。恭王時周室承平已久，觀此銘足見其百官懈怠，庶政廢弛，而恭王諄々以明刑為命，則此王殆亦周室之賢主也。「有𠀠事包」，謂有不良苞苴為事者。　司士當即周礼士師，所轄有「𢍰、庶右、𢉖」，復同于趙殷。司馬職之「𢍰、小大又、隣」，是知古代官屬並無若何嚴峻之分也。　𠂤侯當即屈子鼎𠂤方之君。「𩐨𢋈」二字金文習見，王國維釋為緟京，云「𩐨，孫仲容(詒讓)釋為緟，是也。𢋈籀文就字从此作，三體石經春秋京作𢋈，疑𢋈亦京字。緟，益也，京，崇也。」(觀堂古金文考釋虎鼎)近是。「余馬三匹」，余殆讀為舍，賜也。又讀為騶騶之騶，亦可通。　銘末數句乃韻語，首、休、殷、考、寶，均幽部字。

## 師毛父殷

隹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格)于大室，師毛父即立(位)，井白(伯)右。內史冊命，易(錫)赤市。對䚄(揚)王休，用作寶殷。其萬年子々孫，其永寶用。

此銘亦有井伯，与趙曹鼎第一器同。師毛父，毛字刻本失真，今姑从舊釋。然与成王時之毛父(見班殷)決非一人則可斷言。文辭字体均非周初物也。傳世有「毛公𦗧鼎」，文曰「毛公𦗧鼎亦隹殷，我用𩚪厚眔我友𩚫，其用



孴宥，亦弘唯考(孝)，肄毋又(有)弗競，是用壽考。」(周金文存二·五)就其器制觀之，与此師毛父殆係一人。

## 豆閉殷

唯王二月既眚霸，辰才(在)戊寅，王各(格)于師戲大室，井白入右豆閉。王乎內史冊命豆閉。王曰「閉，易(錫)女(汝)戠衣、8市、䜌旂，用併乃且(祖)考事，𤔲窔艅邦君𤔲馬弓矢。」閉拜䭬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用作朕文考釐弔(叔)寶殷，用易(錫)眉壽萬年永寶用于宗室。

此銘亦有井伯，說同師虎殷。師戲疑即師虎，古烏虖字多作於戲，虖虎同音字，戲可通作虖，亦可通作虎也。又師虎所官司者為「左右戲緐荊」，或因戲虎音近，故人遂以戲字呼之也。　「戠衣」亦見趩觶与免簠，吳大澂釋為「織衣」。或謂戠當是色，尚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云「鄭作戠」。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胒如脂之膱也。」「戠衣」疑即謂色如埴土之衣。卜辭屢見「戠𦍩」之文，与「戠羊」同例，羅振玉亦疑戠為牛色。二者相為互證。今案或說非是。戠殷云「戠玄衣、赤8市」，玄著衣色，戠非色也。戠仍當釋為織，曲礼云「士不衣織」，足証織衣乃貴者之服，故天子以為賜，而受賜者以為榮焉。「8市」亦見利鼎、𠂤鼎、免殷、南季鼎、揚殷諸器，均著其色為赤，而揚殷文作8市，从市，必為市制之一，無疑。舊釋為「環市」，以8之字形有如連環也。然彝銘自有環字作睘，且「環市」之制古所未聞。余謂8當是韐之初文，象形，叚為韐，其作

8市者聅韐之衸文也。說文「韐，士無市有韐，制如榼，闕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从市合聲。韐，韐或从韋。」詩小雅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毛傳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韐以代韠也。」鄭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茅蒐所以染絳者，與8市多言赤色正相應。許說韐非市而賤之，然字既从市，自當為市屬之一，且徵之小雅，足知其制亦不賤。疑是戎裝之韠，所以起軍事者。　𠈉字不識，當是纂承紹述之意。　㝅𩎓當是人名，「邢君𤔲馬」當即周礼之都司馬，此與趞段合勘，是証古都司馬家司馬均王所親命者也。　「弓矢」仍是錫之賓辭，與戠衣、8市、䜌旂等平列。　𦭞𦭞二同音字相連，下一字殆考字之筆誤。

讀為考，字亦可通，壽考古同幽部也。

## 師奎父鼎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各格于大室。𤔲馬井白右師奎父。王乎呼內史駒冊命師奎父，易「錫」載市、同黃、玄衣黹屯純、戈琱𢦏、旂，用𤔲乃父官友。」奎父拜䭬首，對䚄天子不𠰺魯休，用追考孝于剌仲，用乍䵼鼎，用匄𩓣眉壽黃耇吉康。師奎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據此器及走𣪘，足徵井伯乃恭王時司馬。　「載市同黃」，謂雀色之韠與裼色之佩玉，說詳趞曹鼎第一器。　「戈琱𢦏」謂戈之有琱識者，說詳小盂鼎。　奎字从玉从大，疑大亦聲，蓋玠圭之玠之古字。說文「玠，大圭也。」




## 走𣪘

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各格大室，即立位。𤔲馬井白□入右徒走。王乎作冊尹□□冊命徒：䚄足𢓊。易錫女汝赤□8市□、□旂，用☒事。徒敢拜䭬首，對䚄王休，用自作寶䵼𣪘。徒其眔𠭯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徒即作器者名。宋人書中有走鐘，曰「走乍皇且祖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當是同人之器。　䚄字多見，蔡𣪘、師𣪕𣪘、師𩛥𣪘、諫𣪘、大克鼎、微䜌鼎、伊𣪘、毛公鼎、師兌𣪘、叔夷鐘等器均有之，宋人釋為繼，不識何所據。余疑䈉之異文，从丘廾，从丮，会意也。䈉字卜辭作𢦏，今鼎戠𣪘作䈉，均从丮作。　足下一字半




𣃔从四，當是人名。是有繼承之意，釋名釋形體「足，續也。」「錫汝赤」下所闕三字，以剌鼎例之，當是「8市䜌」。用下一字原刻作「考」，案當是事字之誤摹無疑。

## 剌鼎

唯王九月丁亥，王客格于般宮。井白內入右剌，立中廷，北鄉嚮。王乎呼作命內史冊命剌，曰「易錫女汝赤8市、䜌旂，用事。」剌拜䭬首，對䚄天子不顯皇休，用乍朕文文考𠨕白伯䵼鼎。剌其邁年，子孫永寶用。

此器有井伯、有般宮，與趞曹鼎第一器同，彼器在十月，此在九月，殆是同時事。　「作命內史」猶師𩛥𣪘免盨之「作冊內史」，王國維說。

## 望𣪘

隹王十又三季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宮新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史季冊令(命)望，死(尸)𤔲(司)畢王家，易(錫)女(汝)赤⊖市、䜌，用事。望拜䭫首，對䚄天子不顯休，用乍朕皇且(祖)白囧父寶𣪘。其𢔶(萬)季子子孫孫永寶用。

由此器可知諸器之新宮乃康宮之新宮，年月日辰与趞曹鼎第二器無啎。「死𤔲畢王家」言尸𤔲在畢之先王宗廟，与伊𣪘「官𤔲康宮王臣妾百工」語例相同。

## 師望鼎

大師小子師望曰：「不顯皇考宄公，穆穆克盟厥心，悊(哲)厥德，用辟于先王，㝵屯(渾沌)亡敃(愍)。望肇帥井(型)皇考，虔𡖊(夙)夜出內(納)王命，不敢不分不叏(規)。王用弗黯(忘)聖人之後，多蔑曆易(錫)休。望敢對䚄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考宄公䵼鼎。師望其萬季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与望𣪘之望當是一人，同人之器尚有一𠧞，曰「大師小子師望乍寶𠧞，其萬季子子孫孫永寶用。」(周金文存五。)曰大師，曰小子，曰師者，蓋一人兼三職，兼職之事，彝銘所習見。周礼大師屬春官，為下大夫，小子屬夏官，為下士，師氏屬地官，為中大夫，大率乃劉歆所編配。彝銘中小子之職並不賤，如令鼎云「王射，有𤔲眔師氏小子卿射」，小子与師氏竝列，而与王合射，其非賤職可知。望字作朢，悊字作㥏，均是別字。朢字古本作𦣠(下黠字不誤。)因臣耳形近故譌从耳。析字古本作𣂔，因屮乚形近故譌从阜。據此足見古人亦往往寫別字。「用辟于先王」辟猶仕也，叔夷鐘「是辟于齊侯之所」。「㝵屯亡敃」語亦見大克鼎及虢叔鐘，均係稱頌其祖若考之辭，井人鐘稱頌其祖与考亦言「貫屯用魯」，字則分明是貫，知㝵亦必貫字也，蓋从貝尾省聲，對轉而為貫也。貫屯乃疊韵聯綿字，當即渾沌之古語。古言渾沌謂渾厚敦篤，不含惡意。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曰儵，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与忽欲報渾沌之德，日為鑿一竅，七日鑿而渾沌死。」此寓世日開明而澆風日漓也。故「貫屯亡敃」猶言渾沌无悶，謂渾厚敦篤無憂無慮也。「貫屯用魯」者亦言敦厚故善。叏字當是規之古文，彝銘畫字从此作𤰈，蓋謂用規以畫圓，周即圓周也。(說文周匝字作匊，此字古未見。)「不分不叏」，分當讀去聲，謂不敢不守本分不守規矩也。聖本古聲字，从口耳会意，壬聲，此言「聖人」猶言聞人，与後世所謂聖人之意有別。

## 格伯𣪘

隹正月初吉癸子(巳)，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叓良馬乘于倗生，厥賓卅田，則析。格白遷，殹妊彶(及)佐人從。格白厍(安)彶甸。殷人紉雹谷杜木、邍谷旅桑涉東門。厥書史戠武立盟成壁。𩰫(鑄)保寶𣪘，用典格白田。其邁(萬)季子子孫孫永保用。𠕁。

叓字原銘作𠬝，若𠬝，与小篆稍異，与文意推之當是

「佐人」与「殷人」二人字均与厥字無別，然銘中从人之字如倗、如及、如保，所从人字亦均与厥字無別，故定為人字。

𠬪。說文「𠬪，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字在此即是付義。乘者馬四匹，貯讀為租，言格伯付良馬四匹于倗生，其租為三十田。則析，謂析券成議也。倗生与望簋之宰倗父殆係一人，以能以三十田租求良馬，且与格伯葊生関係，必非尋常人也。　遵疑還之異文，古音明微無別，与亘組相近。紉疑紹省，說文「紹，一曰緊糾也。」寍字亦見陳䀝簋及因資鐘，彼二器用為虔敬義，此用為垠限義。殺阬君神祠碑「殺阬以為之黨」，与此同。𨛜當即是𨛜字，說文「𨛜，鄙道也。」音与巷近。　「用典格伯田」，典如今言記录或登录。　格伯尚有格伯作晉姬簋，文為「隹三月初吉，格白乍晉姬䈞寶簋，子々孫々其永寶用。」（周金文存三·六七。）又倗生亦見員仲壺，文曰「員仲乍倗生歓（飲）壺，匄三壽懿德萬年。」（集古遺文補遺上·三七。）



右恭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六。

## 匡卣

隹三月初吉甲午，歅王才（在）射盧（廬），乍（作）象舞。匡甫（撫）象樂二，王曰休。匡拜手頶首，對䚄（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文（文）考日丁寶彝。其孫々子々永寶用。

歅王即恭王之子懿王也。懿字彝銘多作懿，單伯鐘、乖簋、員仲壺等皆是，而本器与沈子簋、班簋、𣶒父鼎則均省心作歅。字殆噎之古文，叚借為懿也。　象舞者，礼記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　象樂者，呂氏仲夏紀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韋注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樂即樂之繇文，猶文王武王乃先王，而文武字或以王作玟珷也。言「甫象樂二」者蓋三象本有三章，此撫其二章也。「在射盧作象舞」与內則言相應，而作象舞須撫象樂，則為古礼所闕佚者矣。

## 猶鐘

（上缺）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帝十右，數狄不龏（供），數々龔々，降福無疆。猶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

此乃二編鐘之合文，前二十字舊称「數狄鐘」，後十三字称「福無疆鐘」，餘器不知已否出土，為數恐尚有十具，缺文當在二百字左右也。又此乃王室之器，觀其屢称先王可知。猶當是周王名，疑是古頢字，頢或作䪷，从首彥聲，此殆从首犬聲，彥犬聲同元部也。史記称懿王名囏，索隱引世本作堅，与頢極近，疑其本字實作猶也。



## 師遽簋

隹王三祀三月既生霸辛酉，王才（在）周，客新宮。王延（誕）正師氏。王乎（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遽拜頶首，敢對䚄天子不杯休，用乍文考旄弔（叔）隮簋，世孫子永寶。

此銘亦有「新宮」，然上頌鼎言王命頌「監嗣新造」在三年五月，彼王為恭王，所造者即「新宮」，此器言「王三祀四月」，則此王不得為恭王。以理推之當是懿王，蓋懿承恭後，宮成未久，故仍可称新也。器不當屬于孝世，以与𨸏

鼎日辰不合。「延正師氏」延即誕，語詞。正，當是政成之意。師氏乃職司師戍之武人，周礼以為師保之師，偽也。

## 師遽彝

隹正月既生霸丁酉，王才(在)周康寢，卿(饗)醴。師遽蔑曆昚(侑)。王乎(呼)宰利(利)易(錫)師遽琿圭一、環章三。師遽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文且(祖)也公寶障彝，用匄萬年亡疆，世孫子永寶。

「康寢」，康宮之後寢也。「蔑曆昚」當是兩事，言既被蔑曆，復奉命助饗也。「琿圭」當即琮圭，琿字从玉面聲，與琮音相近。琮圭，圭之圓剡上者也。環即瓚字。「環章」當即瓚璋，用以灌鬯。

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又僖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昚、宥均与侑通。

## 康鼎

唯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康宮。焚白(伯)內(入)右康。王命：「死(尸)𤔲王家，命女(汝)幽黃、鋚革。」康𢷎(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朕文考釐白(伯)寶障鼎，子々孫々其萬年永寶用。奠井。

康即奠井叔盨之奠井叔康，亦即留鼎之井叔。盨銘云「奠井叔康乍旅𥁊，子々孫々其永寶用」，蓋康名，井叔字，奠食邑所在地也。又有鐘，曰「奠井叔作霝龢鐘，用妥賓」，亦是同人之器。本鼎銘末有「奠井」二字，即康所自署之下款。趞觶又称咸井叔，咸者宗周畿內地之咸林也。詩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



鄭桓公」。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下云「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是知奠井叔之奠即是西鄭（古金文鄭均作奠）。宣王封母弟于西鄭之說，漢志注引臣瓚謂無其事，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于史伯而寄帑与賄于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傳瓚所據大率乃古本紀年，（參看王國維「古本紀年輯校」。）或近事實。要之西奠咸林實井叔康之舊封也。據留鼎，井叔在孝王元二年已為王左右之重臣，而本鼎言始受命「死𤔲王家」，是知此鼎必為懿世器。「康宮」即井叔康之宮，非周之康宮也。因「康宮」上未冠以周字，与它器不類。「鋚革」即詩之「鞗革」，亦即彝銘所習見之「攸勒」。鋚乃轡首銅，故字从金。勒乃馬首絡銜，以革為之，故字从革，亦竟稱之為革。

## 卯毁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焚季入右卯，立中廷。焚白(伯)乎(呼)令(命)卯曰：「𢦏(載)乃先且(祖)考死𤔲焚公室。昔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𤔲𦢊人，不盄(淑)，取我家窠，用喪。今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逮(退)，余懋爯先公官。今余隹令女(汝)死𤔲𦢊宮𦢊人，女(汝)母(毋)敢不善。易(錫)女(汝)鬲章(瓚璋)三、瑴一、宗彝一、將寶。易(錫)女(汝)馬十匹、牛十。易(錫)于乍一田、易(錫)于宦一田、易(錫)于隊一田、易(錫)于𢦏一田。」卯拜手頁手(䭫首)，敢對揚焚白休，用乍寶障毁，卯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㚇伯殆即康鼎之㚇伯，據此器可知㚇之封邑在豐京隣近，故其臣屬既得死嗣㚇公室，又得死嗣𦬆宮𦬆人也。𦬆宮即豐京之宮，𦬆人即豐京之人。「不盄，取我家案，用喪」，猶左傳哀十六年哀公誄孔子語「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蓋謂不弔昊天取去我家柱石之臣，因以不祿也。案字原銘作𡩜，余意与彔伯𢦚毁「虎冟朱裏」之作𡩜者乃一字，特於圓點空作之而已，亦猶乇（毛公鼎、井人鐘）之或作乇（遟盨、史頌鼎、師晨鼎）之或作乇（伯𣪘）也。字在此當即段為柱石之柱。「褱章」三褱即褱之古文，段為瓚。章，璋省。三字在「褱章」二字間之右側，蓋奪去而後補者也。璋瓚以四為錫，与師遽彝同。「𣪕一」即玉一𣪕之意，古以雙玉為𣪕，字亦作玨。「將寶」者命卿以所錫之器物為寶也。「馬十匹、牛十」之錫驟視似甚輕微，然徵之𪒠鼎，則當時馬比人貴重，一馬幾足抵五人，牛諒亦称是。是則十馬十牛幾等于百人之錫矣。



## 同毁

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才（在）宗周，各（格）于大廟。㚇白（伯）右同立中廷，北卿（嚮）。王命同「𠂇（左）右吳大父，𤔲昜（場）林吳（虞）牧，自淲東至于𣶒（河），氒逆（朔）至于玄水。世孫孫子子𠂇（左）右吳大父，母（毋）女（汝）又（有）閑」。對揚天子氒休，用乍朕文考叀仲尊寶毁，其萬（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㚇伯与見于康鼎者名同職同，必是一人。𠂇即差字，讀為左。「𤔲昜林吳牧」，昜當讀為場，周礼有場人。林，林衡。吳，虞，山虞澤虞之類。牧，牧人牧師之類。淲殆即陝西之洛水，其流域約与河道平行而在其西，東南流入渭以達于河。𣶒即河字，何毁之何作𣶒，与此所从者同。逆當讀為朔。玄水當即今之延水，水經之奢延水也。經云「河水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注云「山海經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孟山乃盂山之誤，山海經西山經「盂山，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今案生即玄字之誤，奢延即玄之緩音也。此言「自洛東至于河，氒逆至于玄水」，正由玄洛河渭天然形成一區域，疑古吳（即虞虢之虞）之封域本在河西，後乃改食河東也。「毋汝有閑」，意謂不汝限制。

## 大毁

隹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才𩾇侲宮。王乎（呼）吳師召大，易（錫）𧻓睽里。王令（命）善夫豖曰（謂）𧻓睽曰「余既易（錫）大乃里」。睽賓（儐）豖章（璋）、帛束。睽令豖曰（謂）天子「余弗敢𢽎（婪）」。豖呂（与）睽顀（履）大易（錫）里。大賓豖𩵦章（璋）、馬兩，賓睽𩵦章、帛束。大拜𩒨首，敢對𩵦天子不顯休，用乍朕皇考剌白尊毁，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毁与下大鼎之大當即同毁之吳大父。二器均有「𩾇侲宮」，𩾇侲不知是宮名，抑是人名。善夫，官名，典籍作膳夫。豖字原作𧰲，从豕，有索以絆之，即說文「豖，豕絆足行豖豖也」，从豕繫二足」之豖為無疑。𢽎本从林聲之字，鐘銘多見之，此當讀為婪。又如僅依聲紐讀為吝字亦可。顀，顯首，字今作履。「履大錫里」者言至大之處

錫以邑里。「瓚章馬兩」與「瓚章帛束」對文，瓚字當从害聲，與胡瑕等音當相近，瓚章疑是大璋。馬兩者馬兩匹，帛束帛一束也。周礼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所言圭幣之配與彝銘全異。召伯虎毀之一有「帛束璜」之文，則帛一束又與璜為配矣。周礼所言要非古制也。

## 大鼎

隹十又五季三月既霸丁亥，王才(在)𪊨侲宮。大吕𢦚友守。王卿(饗)醴。王乎(呼)善夫䮵召大吕𢦚友入攼。王召走馬雁令取䌛䮉卅二匹易(錫)大。大拜韻首，對䚄(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朕剌考己白(伯)盂鼎。大其子々孫々邁(萬)年永寶用。

「善夫」原作「善大」。金文中夫大每通作。如吳王夫差，有鑑銘作大差，即其確證。

「大吕𢦚友守」謂守衛于宮門之外，「召大吕𢦚友入攼」謂敎衛于宮門之内也。䌛字原作𨽻，以𨽻伯毀𨽻字例之，殆即䌛字，讀為𩦲，尒雅釋畜「驪白雜毛𩦲」。䮉當與犅同意，犅為特牛，則䮉當牡馬。二匹合書作𠤨，舊釋為匹，非是。𨙸鼎「匹馬」字僅作𠤨，可為証。「剌考己白」即毀之「皇考剌白」，剌乃生称，己乃廟号。

## 師酉毀

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吳，各(格)吳大廟。公族𤔲釐入右師酉立中廷。王乎(呼)史𦔻冊命師酉：「𤔲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𠭯尸(夷)、秦尸(夷)、京尸(夷)、𢍰身尸(夷)，新易(錫)女(汝)赤市、朱(朱)黄、中絅、攸勒(勒)，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師酉拜韻首，對䚄



天子不顯休命，用乍朕文考乙白(伯)宄姬障毀。酉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各吳大廟」余以為乃格吳大之廟，非格吳之大廟。吳大即同毀之吳大父也。𦔻字孫詒讓云「當為牆之異文，說文嗇部嗇从来㐭，牆以嗇爿聲，重文𤗪𤗜文从二禾，此𦔻字即牆之省也。」(古籀餘論三、廿八。) 身字原作𠂇，或反作，舊多釋為弓，殊不類，字乃象人懷任之形，當是身字之異。「中絅」疑當是屬于「朱黄」之事物，絅即絅字，殆言佩玉之珩璜均以朱玉為之，而中央之衡牙以絅色之玉為之也。礼玉藻「佩玉有衡牙」，鄭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皇侃則謂「雙璜為牙，垂於雙璜之間者為衡。」大戴礼保傅篇盧注同此說。蓋璜亦可稱為牙，以其形似牙，而

今案「中絅」乃是絅色之中衣。古時祭服朝服必有中衣，礼記「深衣」注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

其𦀚實以牙為之。現存未開化民族猶多以獸牙為佩，中央之衡牙亦可肖称為衡也。衡中聲相近，「中絅」或即衡絅矣。

## 免毀

隹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在)周，昧爽(昧爽)，王各(格)于大廟。井弔(叔)有(右)免即令(命)。王受(授)作冊尹者(書)，卑(俾)冊令免，曰：「令女(汝)疋周師𤔲𪊨(林)，易(錫)女(汝)赤𩁹市，用事。」免對䚄王休，用乍障毀。免其萬年永寶用。

此器有井叔，與𠱾鼎同。「昧爽」爽字作𣊭，从日𠇔省聲，此為專字，爽乃叚借字。「令女疋周師𤔲𪊨」與師兌毀「命女疋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同例，周師人名，𪊨職名，下免盨「𤔲奠還𪊨眔吳眔牧」與同毀「𤔲昜林吳牧」同例，

知㪔賓段為林衡之林也。　免字原作宂，与三字石經春秋「既免牲」古文作宂，篆文作㝃者同。余謂乃冕之初文，象人著冕之形。

## 免簠

隹三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周，令命免乍嗣土司徒，嗣奠還㪔眔吳虞眔牧，易錫戠衣、䜌。對䍙王休，用乍旅䵼彝。免其萬年永寶用。

周卽周字，矢令彝器文「周公子明保」周字正如是作。「嗣奠還㪔眔吳眔牧」与同𣪘「嗣昜場林吳牧，自虒東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同例，奠還蓋地与「自虒東」五字相當，還當讀為苑，㪔段為林，牧字原銘作牧，誤成玫字，以同𣪘文校之，知是筆誤。

## 史免簠

史免乍旅匡，從王征行，用盛𪏚稻𥝁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此与諸免器當是一人之物，蓋免亦曾充史職也。古官兼攝，就彝銘所見者頗為自由，免曾為司徒，亦曾為司空，亦曾為史，說為遷改，亦同一自由。　本銘有韵，匡、行、粱、亯，陽部。

## 免盤

隹五月初吉，王才在周。令命乍冊內史易錫免鹵百𨻰。免蔑靜女敬魯王休，用乍般盤盉。其萬年寶用。

鹵是干鹵字，象形。鹽鹵字乃出段借。後干鹵字以櫓若楯為之，而鹵轉成為鹽鹵字之專字，鹽竟从之以會意矣。本銘所錫者殆係鹽鹵。𨻰字与隮之結構相近，以由乃缶屬，大約卽盛鹵之器也。「免蔑」殆謂免勉力之意，蔑段為勉。「靜女」當讀為敬魯，魯卽周公𣪘「魯天子寴厥頻福」之魯，乃是動詞。　同作之器必有盤有盉兩種，故云「用作般盉」。

## 免卣

隹六月初吉，王才在奠。丁亥，王各格大室。井弔叔右免。王蔑免曆，令命史懋易錫免戴市、冋黃，乍嗣工。對䍙王休，用乍尊彝。免其萬年永寶用。

奠當是井叔食邑所在之鄭，卽西鄭也。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下注引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師古非之，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今本器言「王在奠」，与它器言「王在周」者同例，又農卣言「王在𨻰居」，其字殆亦奠字之異，則臣瓚所言確有所本。蓋自穆王以來于西奠設有離宮別苑，王則時往就居也。「戴市冋黃」說見趞曹鼎第一器。

## 史懋壺

隹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葊京溼宮，寴親令史懋路筭，咸。王乎呼伊白易錫懋貝。懋拜䭫首，對王休，用乍父丁寶壺。

史懋卽免卣之史懋。「路筭咸」句頗有異說，徐同柏云「路，正也。筭，射筭。咸讀為函，甲革之屬。周礼『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礼事』，蓋陳禽習射，而命懋正其事也。」（攈古三之一引）孫詒讓云「徐說非也。此路卽道路字，筭謂會計（此）業之事。咸謂其事有成。說文口部云『咸，皆也，悉也。』詩魯頌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云『咸，同也。』皆悉同，並為成事之義相近。」（古籀餘論三·二）今案筭當以徐，咸當以孫。「覲令史懋路筭，咸」語法与班段「令錫鋚勒，咸」同例，令亦錫也，言王親錫史懋以路筭也。路當解為路寢路車之路，大也。竊意古人言路猶後人言御，凡王者所用之物皆得冠以路字。路筭謂御用之大筭也。王既親錫史懋以路筭，又命伊伯錫之以貝，為故史懋作器以紀之。

筭字容庚釋為筮，云「三体石經古文作筮作筭，正与此同。」亦於路字無解。



守宮尊

隹正月既生霸乙未，王才周。周師光守宮事，僝（祼）周師，不否。易（錫）守宮絲束、蘆幙（幕）五、蘆冪（冪）二、馬匹、毳希（布）三、專倖三、銮朋。守宮對毀周師釐，用乍且（祖）乙蹲。其畾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墜）。

「王在周」周下有重文。周師，人名，亦見免段。「周師光守宮事」与「罴鼎」「內史令罴事」同例，言周師榮守宮以職。僝卽祼將之祼，見噩侯鼎及毛公鼎。否是否之緐文，「祼周師，不否」猶遹段言「遹御亡遣」。否既為否，足証邳寶是不，許瀚釋彛銘之「不邳」連文者為「丕丕」，今得其証矣。但此銘之「不否」當讀如字。幙卽冪之緐文，謂冪布也。

幙卽幕之異文。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本銘所言幙當是展陳于地者。儀礼聘礼「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其例也，故字从冈。（古文席）冪卽彝銘錫車輿時所常見之「虎冟」字，余釋為冪，今得其証矣。古者凡尊彝甗壺簠豆簋簋之類皆有冪，車之蓋亦謂之冪。今此單獨以冪為錫，殆是帷帳之類也。毳布氈也，周礼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淮南齊俗訓「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旃段為氈。專卽持字，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司農謂「卷縳韋革」。倖疑俸之異，讀為樹，說文「樹，枲履也」。周師司林者，守宮當亦然，故所錫多野外用物。銮，說文「銮，瓃，玉也」，称朋，則所謂珧貝矣。

右懿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七。

𥃝卣

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𥃝啓進事，旋（奔）徒事皇辟君，休王自穀吏（使）賚畢土方五十里。𥃝弗敢駐（忘）王休異，用乍欪宮旅彝。

啓猶肇也，始也。旋徒卽奔走，与麥盉文同。（舊于旋字未識，故于此銘未得其讀。今知是奔走，則自當以「𥃝啓進事旋徒事」為句（自此以下至下「𥃝里五十」止，全删。）言𥃝始進而以奔走王室之事為事也。「皇辟君休王」猶作冊大鼎言「皇天尹大保」，休王卽懿王之弟孝王也。休孝古本同音字，孝王本称休，後世乎

此𥃝与另一𥃝卣之𥃝当是一人。彼銘有伯懋父（見補录），乃成王時，故此器舊属于成世。本銘旧讀有誤，以「休王」為孝王尤不確。今於句讀已改正，关於「休王」及「土方」等說解作廢。「賚畢土方五十里」正為周初施行井田制之佳証。

傳說聞轉變為孝耳。敔父彝、𨚖父齋亦見「休王」，唐蘭云「休是動詞」，召誥曰「令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可証。古人多有此例，如云「魯天子之命」，魯亦動詞也。揚天子或王之魯休，而称「休王」或「魯天子」，其義一也。𣝕敔彝云「𣝕敔每𩕄白犀父休」，曰「休白罢嗌卿𣝕白室」，休白亦猶休王也。今案如僅就彼二器而言，唐說亦可通。余初亦頗疑休是形容詞，故于謚法之起原一文中，凡言「休王」之器均未徵及。今得此器之讀，則動詞形容詞之說均不能適用。又如讀為𥃝啓進事，旅從事皇辟君，休，似亦可通，然方言啓進即已有成，文理殊難條貫，故此讀亦不能適用。召誥語，余意仍宜从舊讀，以「令休」斷句，下文有「王厥有成命治民，令休，王先服殷御事，比近于我有周御事」亦然，「令休」謂令得天之休命也。𣝕敔𣪘之「休白」，余意亦伯犀父之号，蓋休王号休，伯犀父亦号休也。「賣畢土方五十里」句如平易讀之極易解為賞以名畢之地，五十里見方，且可為舊說「子男五十里」之証明。然而地之名畢者乃文王陵墓所在，不應以之分封，而分封方若干里之制，于事實上亦屬難能。疑此等舊說實周末儒家誤讀与本銘類似之舊文獻而產生者也。余意畢即𥃝之名，如矢令彝之矢令，或称矢，或称令也。土方乃卜辭中所常見之國名，其地望當在今山西北部。疑即夏后氏之古称，商頌長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土方亦即此，舊失其解。故「賣畢土方五十里」乃謂賞畢以土方之邑里五十。

𠷎者，說文云「𠷎歎，無慚，一曰無



另一𥃝卣言「作圓宮旅彝」，㱾宮殆其祖廟，圓宮乃考廟。因本銘言「啓進事(仕)」，於時𥃝之父或尚在。

賜意。賜殆傷字之譌，从欠出聲，讀若屮。㱾宮者，𥃝之祖若父之廟也。旅彝者謂陳祭于宗廟之彝器，彝銘称旅彝者多係此義，非盡羈旅字。

## 𨚖父齋

休王易錫𨚖父貝，用乍厥寶尊彝。

本器為西清古鑑所著录者凡三具，均方鼎也，故今称之為齋。

## 敔父𣪘

休王易錫敔父仌三，用乍厥寶尊彝。 ⋈八人

此器懷米山房录為商器，蓋以其文字器制均饒古

𨚖父齋與敔父𣪘，以誤解「休王」為孝王，故以列于孝世，今案殊不確。器制与字体均有古意，當在孝王之前。

味也。然敔父名已見㫚鼎，彼鼎有「穆王大室」，則為穆王以後之器無疑，断非商器，且亦不得屬于周初。余意孝（刪去）王時工藝特盛，有巧匠輩出，故其器物文字均饒古意也。前出𥃝卣文字舊以為頗類大小盂鼎者，即同此解釋。

仌字原作二，知為仌者，陳逆𣪘「冰月」字作𠗲，正从此作。古金字亦多从此作，如過伯𣪘作金，㫚鼎作金，即其確例，蓋古人以金生于冰（此觀念乃由沙金之所在而生），故从仌也。此錫仌而三者，左傳昭十三年「奉壺飲冰」，杜注「冰，箭筩蓋，可以取飲」。又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注云「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正義引賈逵說亦以冰為櫝丸蓋。鄭風大叔于田「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傳云「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釋文「掤音冰，所以覆矢也。」

馬云櫝丸蓋也。杜預云櫝丸箭筩也。正義引泫昭二十五年服虔注亦謂「氷櫝丸蓋」。然方言（九）云「弓藏謂之鞬，或謂之櫝丸。」（據泫昭廿五年疏所引，景宋本已奪「藏」「丸」二字，櫝作韇。）則櫝丸實藏弓之器，並非箭筩。詩之掤，毛對言，毛者韔之段借字，掤即是氷，毛与韔同在陽部，掤与氷同在蒸部也。更有進者，掤与氷實即葡之音變，葡字典籍多作箙，又多省作服，紐屬輕脣，音在之部，然古音輕重脣無別，而之蒸乃陰陽對轉之聲也，故氷若掤實即是葡。葡字象形，乃盛矢箭器，自來無異說。則氷實箭筩，其蓋可以取飲，杜預以氷為箭筩蓋，已不免稍失，更从服虔以為櫝丸蓋，則失之愈遠矣。本銘言「錫矢三」者，即是錫以箭筩三事，斷不至錫物而僅錫其蓋，有此尤足証諸家之誤之為絕對矣。

## 曶鼎

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室）。□（王）若曰：「曶，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𤔲卜事，易（錫）女赤⊗□市、□（旂）用事。」王才（在）𨚕居（居），井弔（叔）易（錫）曶赤金𨦫。曶受休□□王。曶用絲（茲）金乍朕文孝（考）宄白（伯）𩛥牛鼎。曶其萬□（年）用祀，子子孫孫其永寶。

隹王三月既青霸，辰才（在）丁酉，井弔才（在）異爲□。□（曶）吏（使）氒小子𢿢吕限訟于井弔：「我既賣（贖）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限誥曰：「𨚕則卑（俾）我賞（償）馬，效□（父）□（則）卑（俾）復氒絲束。」𨚕效父迺誥𧶠曰：「于王參門□□木榜，用徣征（誕）賣



絲（茲）五夫用百寽，非出五夫□□誩。迺𨚕又誩罘趞金。井弔曰：「才（載）王人迺賣用□，不逆付曶，毋（毋）卑（俾）式于𨚕。」曶則拜稽首，受絲五□（夫），曰陪，曰恒，曰𦒩，曰鑫，曰𤾱，吏（使）寽吕告𨚕。迺卑（俾）□吕曶酉（酒）级（及）羊，絲三寽，用𢦚（致）絲人。曶迺每（誨）于𨚕：「□（曰）□□（汝其）舍𢿢矢五束。」曰：「弋（必）尚卑（俾）處氒邑田□氒田。」𨚕則卑（俾）復令（命）曰：「若（諾）。」

昔饉歲，匡眾氒臣廿夫寇曶禾十秭，吕匡季告東宮，東宮迺曰：「求乃人，乃（如）弗得，女（汝）匡罰大。」匡迺稽首于曶，用五田，用眾一夫曰祿，用臣曰疐，□（曰）朏，曰奠，曰：「用茲三夫稽首，」曰：「余無卣（攸）具寇，正□□不□，𣪘余。」曶或（又）吕匡季告東宮，曶曰：「弋（必）唯朕□□禾是賞（償）。」東宮迺曰：「賞（償）曶禾十秭，遺十秭，爲廿秭。□（如）來歲弗賞（償），則付卌秭。」迺或（又）即曶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曶田七田，人五夫，曶覓匡卅秭。

本銘下緣殘泐，各行均缺一二字。又字經剔治，頗有未剔全或剔損者，苦難通讀。然細心抽繹，大抵尚能復原也。　銘分三段，均非一時事。首段与次段尤不得在一年。以六月既望有乙亥，則同年四月不得有丁酉。或謂四月与六月之閒有閏，然古曆均于年終置閏，春秋時猶然，此說殊不足信。余以為次段乃第二年事，元年年終有閏，則翌年四月之既生霸即可以有丁酉。　此乃孝王時器，第一段有「穆王大室」，知必在穆王後。第二段有效父，當即效父𣪘之效父。第三段有匡，當即懿王時匡卣之匡也。　第二段中自「我既賣」起至「罘趞金」止均𢿢訟限之辭，大意謂「我曾以馬一匹，絲一束，交於效

父，以訂贖汝之奴屬五人。汝不從約許我曰命䂽還馬于我，命效父還絲。䂽与效父又約我于王參門改訂券契，改用百寽之價以贖該五人之奴隸。並相約如不出五夫則再相告。後䂽又來告，並將原金退還。」語中䂽与𩰫殆是一人，語是許字之異，所以午字下加口，与麥盉剌鼎卸字所从者同。語是祈字，大師虘豆「用祈多福」同此，乃从言旂省聲；伯旂毀字則从旂聲不省。尔雅釋詁「祈，告也。」此段訟詞于古代社會之考察上至關重要，據此可知當時奴隸販賣公行，而奴隸之值，五人以實物交易時約當馬一匹絲一束，以貨幣交易時當價百寽，價乃金屬貨幣也。限因兩次爽約遂成訴訟，為事本輕，故井叔之判辭亦甚單簡，言「限乃王室之人，不應賣約



既成而不付，應毋使䂽有貳言。」經井叔判定，曶獲勝訟，終得贖定五人，用羊酒及絲三寽為贄以招致之。並命敗訴者之䂽贈勝訟者之𩰫以矢五束，即五百矢也。疑𩰫之田邑曾受䂽憑陵，故乘勝訟並清理舊怨，言必尚使𩰫居其邑，畋其田」也。䂽既敗訴，亦自無異辭。䂽字凡七見，殆即限之臣屬，原字均畧有出入，當是剔治有未備。

第三段「匡眾氒臣」言匡之众及其臣，衆指衆人，乃耕作奴隸。「東宮」二字有重文，未剔全。「凡用即曶田七田」即前用五田，後用二田，合計為七田；第二田字中直未剔出，余初誤認為日字，今正。秭者，儀礼聘礼「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說文「五稯為秭，二秭為秅。」故秭為半秅，當二百秉。秉者把也，謂刈禾盈一把也，鄭玄說最確。古有四進位制，如左傳昭三年言「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勺（原誤為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此之四秉為筥，十筥為稯等，由四進位至十進位，演化之程序相同。四進位法与手量法，其原始性正相一致。唯本銘言十秭廿秭卌秭而不言五秅十秅十五秅廿秅，疑秅稍後起，由稯而上，初以秭為止，後有秅起而秭亦廢也。寇禾之罪与爽約大有縣殊，匡僅寇禾十秭，一涉刑訟，即願以五田四夫為抵償，而曶猶不滿足，謂必償還原禾。「東宮」乃判定償還十秭，饋送十秭，樹蓺廿秭，對于所寇共有四倍之罰。然兩造亦不依公判而自行私結，匡再出二田一人，曶則免匡三十秭而了事。免當讀為兔，兔去罰禾三十秭，則是于七田



五夫之外更得償禾十秭也。匡寧出七田五夫而不肯多出三十秭，必是三十秭之價比七田五夫為貴。五夫之值約當馬一匹絲一束，或償百寽，而七田則不知當值幾何。唯七田每歲所出必遠在三十秭以下，固毫無疑義。足見古人之田並不甚大，而土地勞力均不及生產成品之可貴。蓋古者勞力無代價，而土地多待墾闢，驅奴隸而為之，即可坐致良田，故視之均不足惜也。「頟首」猶言叩頭謝罪，此例僅見。「余無卣具寇」云云一語，惜泐字過多，意难盡曉，大率謂所寇無多，不必苛責也。

付字有蒙畫，嚴可均釋為倍，不確。

## 曶壺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各(格)于成宮。井公内(入)右習。王乎(呼)尹氏冊令(命)習、曰「更乃且(祖)考乍(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八𠂤屯。易(錫)女(汝)𩰫(秬)鬯一卣、玄袞衣、赤市、幽黄、赤舄、攸勒、䜌旂、用事。」習拜手頣首、敢對䚄天子不顯魯休令(命)、用乍朕文考釐公䵼壺。習用匄萬年𥃢(眉)壽、永令(命)多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此与習鼎自是一人之器、或説習鼎称「文考寏伯」、此称「文考釐公」、不得為一人。案寏伯乃字、釐公乃号、不足異。又鼎言「更乃祖考嗣卜事」、而此言「更乃祖考作冢嗣徒于成周八𠂤」、蓋以太卜而兼司徒、周礼以大卜属于春官、司徒為地官、疑非古制。周礼大宰別称冢宰、鄭玄謂「百官揔焉則謂之冢」、今于司徒上亦冠以冢字、足証鄭説未得。「成周八𠂤」亦見小克鼎、彼云「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蓋戍成周之師旅有八屯也。戍殷之舊地者亦有八屯、小臣謎毁云「伯懋父目殷八𠂤征東夷」、禹鼎「西六𠂤、殷八𠂤」是也。　成宮此器僅見、説者或將以為成王之廟、然以庚嬴卣「王在庚嬴宮」、牧毁「王在師汙父宮」、師晨鼎与諫毁「王在周師彔宮」等以例之、則成殆是人名。　井公當即井叔。

一〇〇　孝

## 陵貯毁

□陵實杲子鼓𩰫(鑄)旅盨(簋)。隹巢來钕(笮)、王令(命)東宮追目六𠂤(師)之年。

此器亦有東宮、故知當属孝世。巢即班毁「秉緐蜀巢」之巢、今安徽巢湖附近之古國也。當亦淮夷之属。钕即笮迫之笮、厲羌鐘「達征秦迮齊」即此钕字義。舊釈為攺、蓋以左旁稍泐、頗類説文「攺、撫也、讀若撫」之攺字。余初亦釈為攺、讀為「鋪敦淮濆」之鋪、今諦省知其非是。「六𠂤」亦見禹鼎、彼言「西六𠂤、殷八𠂤」、西六𠂤殆即「成周八𠂤」之六、蓋𠂤有戎事時、不必傾全師而出也。成周(今之洛陽)在殷(今之湯陰附近)之西、故称為「西」也。由此可知、周克殷后、曾于成周与殷屯重兵以鎮撫殷之遺民。此言追巢入𠂤「六𠂤」、則不知係「成周八𠂤」之六、或「殷八𠂤」之六耳。

## 趩毁

隹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在)周、各(格)大室。咸、井弔(叔)入右趩。王乎(呼)内史冊令(命)趩、更氒(厥)且(祖)考服、易(錫)趩戠(戠衣)市、冋黄、旂。趩拜頣首、䚄王休。對趩蔑暦、用乍寶䵼彝。枼(世)孫子毋(毋)敢家(墜)、永寶。隹王二祀。

咸井叔見上康鼎、此在「王二祀」、已在王之左右、故知當属于孝王。又年月日辰、於元年年終置一閏、与習鼎首段可無牾。「戠市冋黄」見趞曹鼎第一器。「揚王休對」當是「對揚王休」之倒。

## 效卣

隹三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嘗。公東宮内(納)卿(饗)于王。王易(錫)公貝五十朋。公易(錫)氒𢗖(順)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

一〇一　孝

用乍寶障彝。烏虖敓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徙䢅公休，亦其子々孫々迷（永）寶。

本銘東宮與敓同見，東宮當即曶鼎之東宮，敓即敓父，故知二器同時。敓器有卣有尊，器制字体均有周初風味，蓋孝世工藝有復古之傾向也。雚珆觀省，又疑段為館，嘗當是地名。又如讀雚為灌，說嘗為烝嘗之嘗，亦可通，唯嘗乃秋祭，與四月不合。𣥠乃𢓴（巡）之古文，从步川聲，此段為順。舊釋為涉，義不可通。云「公易氒𣥠子敓王休貝廿朋」者，謂東宮錫其孝順之子敓以王所錫公之貝廿朋也。「亦其」，其也，亦乃語助詞，無意義。王引之經傳釋詞三言「亦，有不承上文而但為語助者」，此其佳例。



右孝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八。

## 蔡𣪘

隹元年既望丁亥，王才（在）雝𡵀（雝居），旦，王各（格）廟，即立（位）。宰曶入右蔡立中廷。王乎史尤冊令（命）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既令女（汝）乍（作）宰，𤔲王家。今余隹醽𥁕乃令，令女（汝）眔曶𤔲足對各，死𤔲王家外內，母（毋）敢又（有）不𦖞（聞）。𤔲百工，出入（納）姜氏令（命），氒又（有）見又（有）即令（命），氒非先告蔡，母（毋）敢庆（汏）又（有）入告。女（汝）母（毋）弗善效姜氏人，勿吏（使）敢又（有）庆止（釱趾）從（縱）獄。易（錫）女（汝）玄衮衣、赤舄，敬夙夕勿灋（廢）朕令（命）。」蔡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寶障𣪘。蔡其萬年眉壽，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銘僅見薛氏款識，近出石刻殘本有之，原題作「尨敦」，所謂尨字刻本作𣏂，此字卜辭習見，均用為祟字。說文：祟古文作𣏂，三体石經春秋殘石蔡人之蔡古文作𣏂，又殺字說文所列古文作𣏂，此等均是一字，蓋本祟之象形文，因音近段而為杀，為蔡，為祟也。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乃段為竄，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𥷤」。尚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說文𥷤字下引作「𥷤三苗」。諸字音近相通，則本一祟字，可讀為祟，可讀為杀，可讀為蔡，可讀為竄矣。本銘祟字乃作器者名，當以讀蔡為宜。「元年既望」未言何月，甚可異，既望二字石本作[glyph]，疑本是九月二字，左旁乃誤合銹紋而成者也。宰曶與曶鼎曶壺之曶當是一人，唯曶鼎王之元年曶



方受命司卜，而此王之元年曶已為大宰，知不得屬于一王，故定此為夷世器。本銘有二宰，宰曶在王之左右，當是大宰，蔡「出納姜氏命」，蓋內宰也。內宰一稱宮宰，禮祭統「宮宰宿夫人」，一稱奄尹，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奄尹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本銘王所命蔡之職掌正與此相近。兩庆字均當是庆之異，說文「庆，輜車旁推戶也，从戶大聲，讀與釱同」。前字讀為汏，言汏縱也。後之「庆止」即釱趾，見史記平準書。「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

## 虢季子白盤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寶盤。不（丕）顯子

白、冑（壯）武于戎工、經纏（維）三方，博伐厰執（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嚇（訊）五十、是以先行。趄々子白、獻戒（馘）于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格）周廟宣廟爰卿（饗）。王曰「白父、孔覭又（有）光。」王賜乘馬、是用左（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政（征）蠻方。子々孫々、萬年無疆。

此器舊以為宣王時器、然除用後起長術以事推步、及与六月之詩相比附外、別無佗証。或謂字作頗類石鼓文、二者年代必相近。案此乃皮相之論也。本銘字跡在宗周彝器中較為規整則有之、若舉与石鼓文相較、則其結構之間大有年代之縣隔。如四字本器作亖、而石鼓文作四、尊字本器搏字所从作尃而石鼓文遵搏字所从作尃从寸、桒字本器執字所从作桒而石鼓文作桒、獻字本器作獻、而石鼓文作獻、所从犬字与小篆同、其佗獻獸字所从亦如是、朝字本器廟字所从作𠦝、而石鼓文作𦩻。此間時代之縣隔、置以百年左右、斷無誇誕之處。石鼓余近考訂作于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而本器則与下出不娶殷同作于夷世者也。後漢書西羌傳「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注云「見竹書紀年」。虢公即此虢季子白、太原即禹貢所出之太原、在今山西中部、俞泉即不娶殷之西俞、爾雅釋地「北陵西隃、雁門是也」。此言「博伐玁狁于洛之陽」、謂于北洛水之東也、地望正合。北洛水南流、稱陽知必為東矣。又此折首多至五百、則獲馬自可多至千匹、且此言「先行」知必尚有後殿、与



不娶殷言先歸獻禽相符、彼不娶亦尚有所禽獲也。又此作器紀功在十二年正月初吉、知戰事必在十一年、又據不娶殷、知是十一年夏秋間之事、說詳彼器。冑乃古牆字、从由爿聲、毛公鼎作𤔲、曰「唯天𤔲集乃命」、曰「邦𤔲害吉」、均讀為將、前語為「將、大也」之將、後語為將来之將。本銘讀為訓大之將、可、讀為壯、亦可。「宣廟」舊解為宣王之榭、錢儀吉、孫詒讓已辨其非。孫氏籀廎述林卷七有此盤拓本跋文、云「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証宣王時不嫌有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太史公書亦云『武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之有宣廟猶殷

之有宣室耳。〔原注〕漢亦有宣室、三輔黃圖亦援淮南書為說。公羊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原注〕古無榭字、故藉謝為之。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名、猶云鄧宮、祇宮、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藏之。〔原注〕此銘『宣廟』与『周廟』連文、則『宣廟』當亦在廟中、但非正廟耳。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稷廟及文武世室外、無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擬之文武功德已不侔、廟安得獨不毀乎？」公羊孫援淮南、褚補史記以証宣為美名、甚是。公羊解為宣宮之謝者、其意實有如何休所云、乃擬為宣王之廟之謝。然鄦殷云「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則宣廟在邵宮、知公羊實用舊說也。然有公羊說存、研金文者于習見之康宮、邵宮等又說為康

王之廟，昭王之廟矣。

## 不𡢁𣪘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𡢁馭方，玁(玁)允(狁)廣伐西俞，王令(命)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余命女(汝)御追于𩰟。女(汝)以我車(車)宕伐玁允(玁狁)于高陶。女(汝)多折首執訊(執訊)。戎大同從追女(汝)。女(汝)彶(及)戎，大𦎫搏。女(汝)休，弗以我車圅(陷)于囏(艱)。女(汝)多禽，折首執訊。」白氏曰：「不𡢁，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易(錫)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從乃事。」不𡢁拜稽手首，休，用乍朕皇且(祖)公白孟姬尊𣪘，用匄多福，眉壽無疆，永屯(純)霝冬(令終)，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

此与虢盤乃同時器，銘中「伯氏」即虢季子白，西俞即紀年之俞泉，尔雅所謂「北陵西隃，雁門是也」。曰「王命我羞追于西」者，乃王在成周所命，王國維解為在宗周所命，遂疑西俞非雁門，而于宗周之西杜陽俞山乃至隴坻以求之，並疑尔雅「雁門是也」四字乃漢人旁注之字誤入正文者，非也。　不𡢁馭方即噩侯馭方，一字一名。「廣伐」猶博伐，禹鼎「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与此同。下復言「宕伐」，亦同意。王國維引穀梁「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謂即宕伐之意，是也。𩰟，翁同書釋為洛，高陶，王國維釋為高陵，均可信。蓋太原之戎西侵，虢公乃自後追之，戎失老巢者西竄至洛，復踰洛而南下至于高陵，不𡢁以偏師殲滅之也。在不𡢁西追潰戎之時，復有大股潰戎由後竄至，不𡢁還軍与戰，復殲滅之，所謂「戎大同從追汝，汝及戎大𦎫搏」者，即謂此。𦎫搏者，王國維云「𦎫者敦之異文。詩魯頌『敦商之旅』，宗周鐘云『王𦎫伐其至』，寡子卣云『以𦎫不淑』，皆𦎫之訓也。搏与虢季子白盤『搏伐』之搏，宗周鐘『撲伐』之撲同義。詩常武『鋪敦淮濆』，鋪敦即𦎫搏之倒文。」「肇誨于戎工」，王國維云「誨、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戎工謂甲兵之事，虢季子白盤亦云『不顯子白，胄武于戎工』。古武敏音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余案當以武為本字，有編鐘殘文曰「余武于戎攻」(周金文存一・六七，集古遺文一・三)，亦正作武，誨敏均叚借字也。



## 噩侯鼎

王南征，伐角𩰫，唯還(還)自征，才(在)𣏾(坏)。噩侯馭方內(納)豊(醴)于王，乃祼(祼)之。馭方䢅(侑)王。王休宴(宴)，乃射。馭方卿王射。馭方休闌，王宴，咸酓(飲)。王親易(錫)馭〔方玉〕五瑴、馬三匹、矢五〔束〕。〔馭〕方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釐，〔用〕乍尊鼎，其邁(萬)年子孫永寶用。

角𩰫未詳，疑即羣舒之屬。　坏，王國維謂与虢卣之𩰫為一字，且為一地，疑即大伾。案大伾乃山名，有二，一在河南汜水縣，一在河南濬縣，二器均言南征事，一言往，一言還，而均經過此坏，則當說以汜水之大伾為是。　噩同鄂，古地名鄂者有三，一即今湖北鄂城，一在今山西鄉寧縣，縣南里許有鄂侯故壘，即左傳隱六年所見之鄂侯也。又其一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史記殷本紀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正義引徐廣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左傳僖廿四年「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亦云「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余意邘乃鄂之子邑，周人滅殷，以邘地分封，故复号邘也。沁陽与汜水壤接，本銘之噩侯當即殷末鄂侯之後裔矣。此噩乃姞姓之國，与周室通婚姻，別有噩侯毁云「噩侯乍王姞媵毁，王姞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可証。「乃儐之」者，王國維云「儐字雖不可識，然毛公鼎有𩡺圭与秬鬯相將，蓋即瓚圭矣。然則鼎所云王乃儐之者，謂王祼馭方也。周礼大行人『侯伯之礼，王礼一祼而酢』，即此事也。」（觀堂別集補遺·釋宥）今案王說至確。蓋儐即尊之𩡺文，（見庚嬴鼎）亦即古祼字，从人从収以奉圭瓚也。

舊或釋為儇，瞏字有㬰、㬰、㽵諸形，形音雖相近而實有不同，不可混也。

## 成鼎（此器全文作廢。）

成曰「不顯走（朕）皇且（祖）穆公克夾盟（召）先王，曰左方穆。成公亦□歷望□□自考幽大弔（叔）懿（懿）□命成允□且（祖）考，政于井邦。弘□（夙）☒（夜）□□□賜朕（贈）盤☒，乍命臣工。哀戋（哉），用天降亦（夷）喪于三或（域），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寒。王□命遹六𠂤殷八𠂤曰𢦚成、噩侯馭方□𦣝（眉）壽子右𠂤□客谷匡每（敏）克我□數（播）武公遹□（命）我率公朱𩍧（車）百乘（乘）☒馭百徒□乍（作）王□䊷☒□☒揚六𠂤殷八𠂤、□□噩侯馭方勿□壽率雩

此鼎新近有同銘之器出土，所謂「成」實是「禹」字，而厲世叔向父毁之叔向父禹為一人。全銘考釋，別詳見補錄，此當全刪。留此以資比照。

一〇八　夷

□☒□□乙□、至于噩，𦣞伐□□□☒□方☒□成□□□□□□□☒用乍𡰥𩰲□□（䵼鼎。）其萬々子々孫々寶用。

此器僅見宋人著录，原題「穆公鼎」，殘泐過甚，不能通讀，且所存字有皎然譌誤者，如「亦唯噩侯駭方」之侯字竟刊作𡰥，而第二「噩侯〔駭〕方」之噩字又譌變作𠬝，可知其它文字亦有難于盡信處。茲釋畧存其大較而已。唯辭雖殘闕，而關係則甚重要。其一、此器稱「考幽大叔」，而叔向父禹毁有「祖幽大叔」，可知成与禹當為父子或叔侄。二器之年代因之可以互推。其二、此称「噩侯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与噩侯鼎所紀乃同時事。乃言率南夷東夷之听命者，以伐其不听命者。其三、此称「武公乃命我率公朱車百乘」，而敔毁亦有武公，且同

拟此出禹鼎銘乃「𦝫（朕）皇且考幽大叔、懿叔」，蓋幽大叔為皇祖，懿叔為考也。舊以「考幽大叔」連文，誤。銘所紀乃馭方叛变，「率所命者」以伐不听命者之説亦非。

記南征事，故知二器必係同時。「走皇祖」走字金文僅見，小尔雅廣言「走，我也」。此用為領格，与朕字同例。「賜朕☒☒」之朕，揆其辭意當讀為贈，因朕用為代名詞時僅作領格用，其下二字半泐，當是器物名。「天降亦喪」亦讀為奕，大也。

「走」字原銘乃趣々二字，「賜朕」云々，說解全誤。

## 敔毁

隹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尸（夷）遷（還）殳、內（入）伐𣶃、昴（昴）、參泉、裕敏、陰（陰）陽洛。王令敔追𨗹（御）于上洛𢝋谷，至于伊，班。長榜（榜）載首百，執噝卅，𡨦孚（俘）人三百，啚（鄙）于𤆍白之所，于𢝋衣諱，復付氒君。隹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敔，告禽，或（馘）百噝卅。王蔑敔曆，吏（使）尹氏受賚敔圭鬲

一〇九　夷

☒貝五十朋，易（錫）于敔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對𩱫天子休，用乍䵼段。敔其僃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役是地名，舊釋為及，誤。上洛即漢志弘農郡之上雒，今陝西商縣地。𢓊谷則析下淫鞠水所出之析谷也。據此可知淮夷入寇甚深。「至于伊班」，班者還師也，逸周書克殷解「禱之于軍乃班」，与此同例。「長榜𢦏首百」者，𢦏當讀為載，其字从艸𢦏聲，𢦏，古哉字。榜即榜字，用為枋，言旗柄也。克殷解「懸諸太白」「懸諸小白」，即此「長枋載首」意。衺即後世奪字（令鼎奮字作□，可証。）所从出，畜殆野宿之意，肆字从言从隶，殆猶後世登錄之意，謂奪還被俘虜之人四百，暫寄于𣪕伯之所，在𢓊（即析）施以衣履，詳經登錄之後，再歸還其主人。此四百人為周人之被俘虜者無疑，故下言

告禽不再及也。𣪕伯与康鼎之𣪕伯當是一人，歷事三世之事周初多有其証，如伯禽、康叔等皆是。畗即庸之古文，象形，「圭畗」連文乃謂圭瓚也。毛公鼎亦云「鄭（祼）圭畗寶」，圭畗乃用以灌鬯，故言鄭，乃可貴之物，故言寶。

## 伯克壺

隹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白大師易（錫）白克僕卅夫。白克敢對䚄天右王白友，用乍朕穆考後仲䵼𡔷（壺）。克用匄釁壽無疆，克克（及）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霸字原刻僅存一雨字，殆摹奪。

此器見宋人書，原題為「高克尊」，以誤認䵼下亯字為高故也。實則乃是壺之譌字，器亦正是壺。壺本象形文，



如番匊生壺作□，直似續畫，然其結構之稍異者，則如兮熬壺作□，孟上父壺作□，內大子壺作□，与墉之古文𩫖字近似；而伯士父壺作□及本器作□，則直誤以墉字為壺矣。伯克与克鐘、克盨、克鼎等之克當係一人。據大克鼎知克之祖師華父乃恭王時人，則為其孫者之克之年代可藉以推定。而各器之有年月日辰者，本器有十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克鐘有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克盨有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小克鼎有廿三年九月。此等年月不盡銜接，因十六年九月初吉中既有庚寅，十八年十二月初吉中不得有庚寅，庚寅之日當在既望以後，用知此數器不屬于一王，而連接二王之在位年限一至少當得有十六年，一則至少當

有十八年或二十三年。克之祖既在恭世，祖孫自不得同時顯達。恭王以後之諸王年代，懿王二十五年無異說；孝王御覽八十四引史記作十五年，通鑑外紀同，今偽本紀年作九年；夷王史記正義及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作十六年，外紀作十五年，偽本紀年作八年；厲王，據史記以三十七年奔彘，其後共和行政者十四年，通數為五十一年；宣王四十六年無異說；幽王十一年而被殺。此中可合者僅夷厲与厲宣，如為厲宣，則克与其祖之相隔未免過遠，故余定為夷厲二世，夷王實在位十六年也。「天右王白友」句難解，右字作□，余初疑君字之譌，友字作□，余初疑休字，然細案亦覺不類。蓋右當讀為祐，友乃叚為休，之幽二部音本相近，謂敢對揚皇

天之祜与王伯之休。王伯者大伯，自指伯太師而言。末句重一克字而又不作重文符，疑第二克字乃鑄范時誤衍。唯如讀為及字，亦勉强可通。

克鐘一

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剌宮。王乎(呼)士曶召克。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易(錫)克甸𨏥(車)馬乘。克不敢彖(墜)，尃奠王令(命)。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皇且(祖)考白(伯)寶龢鐘，用匄屯叚(純嘏)永令(命)。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康剌宮，此器僅見，唐蘭謂為康王廟中之厲王廟，不確。

士曶与曶鼎、曶壺之曶，及蔡簋之宰曶當是一人，稱士者曶身為當時之大士也。大士乃六大之一，与大宰同級。

「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者，言王親自命克巡省自涇而東以至于京𠂤之地。京𠂤亦見晉姜鼎，曰「譚覃京𠂤，辥我萬民」；又見晉公盦，曰「王命鄦公，口宅京𠂤」。據此足知京𠂤是晉地，且是晉之首都。蓋即漢志太原郡之京陵，禮記檀弓之九京也。詳下二二九葉晉姜鼎。舊誤讀京𠂤為京師，近時唐蘭又以為乃指豳地，舉大雅公劉「于京斯依」与「于豳斯館」為證，謂京為豳之別名。案豳之有京名者，乃以公劉都之而然，公劉之詩乃後之詩人所作，「于京」之一字正露其馬脚。然詩亦僅以豳為京，而未稱之為「京𠂤」也。此京𠂤乃專名，卜辭亦有之，曰「韋𠂤寮，亡宜，王其示京𠂤，有弗若」(粹一一一二)，其所指當亦是京陵，不得遠至豳地矣。至京𠂤若京陵之所以稱為「京」者，亦以其曾為夏都之故。定四年傳謂封唐叔于夏虛，其証也。京字古作[古文字]，即象宮觀厜㕒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屬。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義，有高義。更引申之，則丘之高者曰京，囷之大者曰京，麃之大者曰麖，水產物之大者曰鯨，力之大者曰勍，均京之一字之引伸孳乳也。世有以高丘為京之本義者，未免本末顛倒。

「甸車」即小雅吉日与車攻之田車，石鼓文亦言「田車孔安」，蓋乃安穩之輕車，取便于田獵者也。「馬乘」者馬四匹。

尃，溥大也。奠，鄭重也。「尃奠王令」猶言鄭重王命。

「皇祖考伯」謂皇祖皇考，伯其爵稱。祖考不連文，考伯亦不連文。或說「考伯」乃皇祖之字，亦可通。

南季鼎

隹五月既生霸庚午，白俗父右南季。王易(錫)赤⊗市、玄衣黹屯(純)、䜌旂，曰「用又(左)右俗父𤔲寇」。南季拜𩒨首，對揚王休，用作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

伯俗父當即下出師晨鼎之師俗，猶師𩀠父之一稱伯𩀠父也。師晨鼎乃厲世器，彼于厲王三年稱王命師晨「足師俗𤔲邑人」，足者續也，凡彝銘言「足某人𤔲某事」者有承繼之意，大率乃師俗死後事。本銘言「用左右俗父」，則是俗父尚健在，故列此鼎文于夷世。

左右之左原銘誤寫為彐，乃又字，此亦彝銘誤字之一確例。

右夷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九。

## 師毀𣪘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師毀、乃且(祖)考又(有)𠭯于我家、女(汝)有(又)隹(雖)小子、余令女(汝)死(尸)我家、𤔲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董裁)內外、母(毋)敢否善(善)。易(錫)女(汝)戈琱𢦏、㞙(緌)必(柲)彤㞙(緌)十五鍚、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事。」毀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仲將𣪘。毀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伯龢父即下師嫠𣪘師兌𣪘等之師龢父。師嫠𣪘作于「十又一年九月」、言「師龢父殂(徂)」、又言「宰琱生入右師嫠」、琱生乃宣王之宰、有召伯虎二𣪘可証。是則師龢父當是厲世人、至宣世猶存者。又師兌𣪘言王命師兌「足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用知師龢父又曾任司馬之職、而師晨鼎、師𤕌𣪘、諫𣪘等器又有司馬共(共)、觀其文辭字体、大率乃上下年代之器、則司馬共當即師龢父若伯龢父、合之則為共伯和也。漢書古今人表注孟康言共伯和入為三公、本銘當是入為三公以前事。「王元年」乃厲王元年也。「西隔東隔」即左傳所謂「卒偏之兩」者。一称左右戲、見師虎𣪘。此四字當連「僕馭百工牧臣妾」為讀、乃命師毀管理兩偏卒中之此等下屬人員。「東裁」孫詒讓讀為董裁、至確。東裁字从市戈聲、當即載市之載之異作。「戈琱𢦏」句言戈之有琱識、有縣柲、有紅緌者十五具。鍚即戈鐏、言戈以鍚計也。緌字本器作㞙、乃本字、从尾沙省聲、戈緌以犛牛尾為之、故从尾。它器多

一一四

屬

叚沙字為之。

## 師晨鼎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師彔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𤔲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師晨「足師俗𤔲邑人、隹(與)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易(錫)赤舄。晨䭫(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用乍朕文且(祖)辛公尊鼎。晨其□□(萬年)世子々孫々其永寶用。

司馬共即共伯和、說見前器。本器日辰与前器日辰之間置一閏、可無牾。「足某人𤔲某事」之例屢見、足字本銘作𤴓、免𣪘作𤴓、師兌𣪘作𤴓、善鼎作𤴓、蔡𣪘作𤴓、走𣪘作𤴓、舊或釋為正、以正字亦間有如是作者、甚罕、

或以彔簋「用作文祖辛公寶𩰫𣪘」、何以彼入穆世、此入厲世、相差四代？案辛公不妨同名、又古人凡祖以上均称祖、即使同是一人、亦無妨礙。

常見之形作𤴓若𤴓若𤴓者、於本例中却未一見、知非正字。余前改釋為世、以伯𩛥𣪘「世子孫永寶」、世字作𤴓、与此形近也、然常見之𤴓字形亦未一見、知釋世亦非。今依字形定為足、足有足成義、有踵續義、似以用後義者為多。「官犬」、犬字舊誤釋為虎、今正。周礼秋官有犬人、「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者、即本銘所稱。

## 伯晨鼎

隹王八月辰才(在)丙午、王命𩨨侯白晨曰「𤔲(嗣)乃且(祖)考侯于𩨨、易(錫)女(汝)秬鬯一卣、玄衮衣、幽夫(黻)、赤舄、駒車、畫听(靳)、韔爻(幬較)、虎韓(幃)冟(冪)衰(依)、里(裏)幽、攸勒、旅五旅、彤𢒚(彤弓)、彤矢(彤矢)、旅弓旅矢、□戈[糹虎](皋)冑(冑)、用夙夜事、勿灋(廢)朕命。」晨拜

一一五

屬

頴首，敢蕢（對）䚄王休，用乍朕文考瀕公宮障鼎。子々孫其㒒（萬）秊永寶用。

伯晨當即前器之師晨，前乃尚為王官時器，今器乃出就封邑也。䡅字不識，左側不知所从，舊或釋為韓，蓋因誤（認）右旁為亘，故以形聲相近之字為比附，毫無根據。字疑从亙聲，當在蒸部。「幽夫」孫詒讓釋為黝黼，詩小雅采菽「玄袞及黼」，毛傳「玄袞，袞龍也，白与黑謂之黼。」此以玄袞衣与幽黼同錫，与詩文正可互証。幽黼者以其為黑文也。「古籀拾遺」下·一八。「虎幃冟衰里幽」与彔伯㦰毁之「虎冟宷裏」、吳彝、牧毁、番生毁、毛公鼎、㝬盨、師兌毁等之「虎冟熏裏」同例。冟即是冪，唯它器均是名詞，本器則當解為動詞，言有虎文之車帷冪覆于車位之上，其裏則黝色也。衰从衣立聲，立古文位，則衰即坐位字之本字也。里，裏省。「旅弓旅矢」孫云「旅並驢之叚字，俗作旅，非。」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僖二十八年左傳「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此所錫正与彼同。[illegible]字難識，疑是冠之異文，叚為干，古干戈二字每相將。虢字孫釋為建皋之皋，甲也，說詳小盂鼎。



## 師艅毁

隹三秊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師彔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𤔲馬共右師艅入門，立中廷。王乎（呼）作冊內史冊令師艅䚄（䚄）𤔲亻□□，易（錫）赤市、朱黃、旂。艅拜頴首。天子其萬秊𩕄壽黃耇，畯（俊）才（在）立（位）。艅其蔑曆，日易（錫）魯休。艅敢對䚄天子不顯休，用乍寶毁。艅其萬秊永保，臣天子。

此銘所紀与師晨鼎為同日事。艅字本作䑼，舊釋艅而無說。今案字乃从舟从亼，亼即余之異文。余乃琮之初字，玉箸也。字之較古者作亼，較晚者作余，即琮之正面形，上刻，中有玄纁之絇組，下有繅藉也。亼則其側視形。別有師艅尊，文云「王女（如）上侯，師艅从王，☒功，易師艅金。艅則對䚄厥德，用作厥文考寶彝，孫々子々寶。」當是同人之器。彼艅字作䑼，所从余字乃正面形。

## 諫毁

隹五秊三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師彔宮。旦，王各（格）大室，即毁（就）立（位）。𤔲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先冊命諫曰：「先王既命女（汝）䊮𤔲王宥（囿），女（汝）某（靡）否又𦞫（昏），母（毋）敢不善。今令隹或（有）𤔲（嗣）命女（汝），易女（汝）攸勒。」諫拜頴首，敢對䚄天子不顯休，用乍朕文考叀白障毁。諫其萬秊子々孫々永寶用。

「毁立」字蓋文如是，器文上字右旁不明，不知是即是毁。毁或係即之筆誤，唯讀為就，亦可通。「女某否又𦞫，毋敢不善」句法与毛公鼎「余非章（庸）又𦞫（昏），女毋敢妄寧」相同，知某乃讀為靡。否，鄙通，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紀作鄙，論語雍也「予所否者」，論衡問孔作鄙，其証。𦞫即昏庸之昏之本字，象人首為酒所亂而手足無所措也。昏乃晨昏之昏，故从日。「攸勒」字蓋文如是，器文奪攸字。此器以光緒二十四年出土于陝西武功縣東四十五里扶風村。

## 揚段

隹王九月既眚霸庚寅，王才周康宮。旦(旦)各大室，即立(位)。司徒單白(伯)內右揚。王乎(呼)內史先冊令(命)揚。王若曰：「揚，乍司工，官司量田甸，眔司空(居)，眔司御(誓)，眔司寇，眔司工司(事)。賜女(汝)赤⊗巿、䜌旂，𧽊(訊)訟，取遺五寽。」揚拜手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余)用乍朕剌(烈)考害白寶段，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

內史先與諫段同。「司工」漢以後作司空，下「司工司」司一作事。此以司空而兼司寇訊訟，與今本周礼之官聯官屬全異。余意周礼舊簡確有其物，特經劉歆竄改編配，故成為今本所有之形制，所言與彝銘多不合，而亦非全不合。故視周礼為周公之書者固幻妄，然如康有為輩視周礼為全出于劉歆之手者，則又未免視劉歆為超人矣。要之，周礼非全無史料價值，唯當經嚴峻之批判。

御始斯(折)字異文，段為誓。洹子孟姜壺司誓作司斯。此之司誓蓋周礼秋官司約司盟之類。



## 單伯鐘

單白昊生曰：「不顯皇且(祖)剌(烈)考，逑(來)匹(辟)先王，𢊊堇(勞)勤大令(命)。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懿德，用保奠〔下闕〕」

單伯當即揚段之單伯。　此銘文例與虢叔旅鐘、叔向父段、番生段等相同，全文當在百言左右，蓋分刻于數器，而它器尚未出世，此僅存一鉦一鼓，全文恐尚未及半也。又攈古所录尚有昊生鐘，三之一・三〇，亦同人之器，文為「隹□□□月初吉甲戌，王命□□□□□□周。王若曰『昊□〔中缺〕□生拜手䭫手(首)，敢對揚王休。昊生用作𨸏公大𩐁鐘，用降多福，用喜侃前文人，用𩁹康𩁹屯魯，用受〔下泐〕」，殘泐亦當在半數以上。就其殘文觀之，該鐘之前後二鉦及左右四鼓均當有銘，前鉦僅存前■二行之下半，左鼓前後銘均泐，後鉦僅存後二行，右鼓後銘存前三行，前銘全泐。攈古所录前後二鉦殘文適緊接，或誤以為存鉦四行，非是。「𩁹堇大命」句亦見毛公鼎，蓋一時流行之熟語，足証二器年代必相近。

## 𩛥段

唯王正月辰才(在)甲午，王■曰：「𩛥，命女(汝)𤔲成周里人眔者厌(諸侯)大亞，𧽊(訊)訟罰，取遺五寽，易(錫)女(汝)尸(夷)臣十家，用事。」𩛥拜䭫首，對䣄(揚)王休命，用乍寶段，其子子孫孫寶用。

本銘字体文例及典制均與揚段相近，二器之相去必不甚遠，故次于此。　𩛥當即說文黹部之𩛥，云「合五采鮮色，从黹虘聲。詩曰衣裳𩛥𩛥。」語在曹風蜉蝣，今詩作楚。　亞者尚書牧誓及立政有「亞旅」，酒誥「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周頌載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據詩知亞與旅實二職，（書梓材「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亦謂尹與旅也。）據酒誥知亞乃王官。為亞者不只一人，故卜辭有「多亞」，（後編下廿一・九。）𩛥彝亦有「多亞」。（貞・四・四七）亞之為職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此言「大亞」，知亞職亦有大有小，猶羣右之有大右與小右也。

## 虢仲盨

虢仲吕（与）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才（在）成周，乍旅盨。丝（兹）盨友有十又二。

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本銘所紀即行將出征時事。盨之為物長方而刓四角，有蓋，其形制在毁与簠之間，亦有器形為盨而銘之為毁者，如華季盨是。（《試》上·八三）蓋盨乃毁之变種，別名之為盨，兼名之仍為毁也。

## 何毁

隹三月初吉庚午，王才（在）華宮。王乎（呼）虢仲入右狪（何）。王易（錫）狪赤市，朱亢（珩），䜌旂。狪拜䭫首，對揚天子魯命，用乍寶毁。狪其萬年子々孫々其永寶用。

虢仲見虢仲盨，本銘字体文例亦以屬于厲世為宜。狪字与同毁狪字右旁相同，舊釋為何，是也。余意古何歌實本一字，从人可聲与从欠哥聲無別。「朱亢」即朱珩，叚亢為黄，与趞鼎同。

## 無㠱毁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尸（夷）。王易（錫）無㠱馬三匹。無㠱拜手䭫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命）。」無㠱用乍朕皇且（祖）釐季尊毁。無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此与虢仲盨乃同時器，下鬲从盨有大史無賸与此無㠱必係一人，彼乃厲王二十五年所作。



## 大克鼎

克曰：「穆々朕文且（祖）師華父，悤㦍（冲讓）氒心，宖静于猷，盄悊（淑哲）氒德。肆克龔保氒辟龔王，諫辥（乂）王家，叀（惠）于萬民，𩀁（柔）遠能埶（迩），肆克𦜮于皇天，頊于上下，㝵屯（渾沌）亡敃，易贅（錫釐）無疆，永念于氒孫辟天子。天子明悊（哲），顯孝于申，巠（逕）念氒聖保且（祖）師華父，勵（論）克王服，出内（納）王令（命），多易（錫）寶休。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辥周邦，畯（俊）尹三方。」

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廟，即立（位）。䖒季右善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尹氏冊令（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汝）出内（納）朕令，今余隹䚽𠦪乃令。易（錫）女（汝）叔市（素黻），参冋莾悤。易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𦍒田于䣙，吕（与）氒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𨸏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鐘，易女井遣𦍒人𠭯，易女井人奔于量。敬夙夜用事，勿灋（廢）朕令。」克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文且（祖）師華父寶䵼彝。克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

悤字原作𢗅，彝銘悤黄字均如是作，余意此即蔥之象形文，象蔥由球根迸出之形。本銘當讀為沖。㦍乃毁之異，从女亡聲，此讀為讓。「肆克龔保氒辥（辟）龔王」句謂故能敬輔其君恭王，知克之祖師華父乃恭王時人。下「肆克」句亦是故能。「𩀁遠能埶」孫詒讓謂𩀁即擾之異，卣

乃聲，𢦏乃𠃬之變，當讀為𢧢。國語楚語韋注云「𢧢，近也。」「擾遠能𢧢」猶詩書言「柔遠能邇」，言其安遠而善近。詳見「籀高述林」七・一二。王國維亦同此說，唯謂「𢦏」與𠃬通，堯典「格于藝祖」今文作「假于祖禰」，知藝禰同用，以証𢦏即叚為邇，微異。其它引証多同。見「觀堂古金文考釋」本鼎銘考。「旻屯亡斁」謂渾沌无悶，說見上師望鼎。「親孝于申」孫、王均破申為神。案此句法與詩出車「玁狁于襄」「玁狁于夷」，又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同例，言于親孝者表彰之，當以不破字為是。𦊓即廣雅「踰，拔也」之踰，方言三十作踰，字當从力，方有拼拔意，从足者乃趫蹻字也。方言又訓為行者，于本義為近。「𦊓克王服」者謂擢克于王官，擢又即𦊓之後起字矣。「穆廟」唐蘭謂即穆王之廟，余意猶魯頌清廟言

今案參微為襂，即今衫字。襂同者細色之中衣也。中衣之下更有裏衣，葬微為裏。葬𢠃者蔥色之裏衣也。

「於穆清廟」也。𩱧季亦見伊𣪘，彼銘言「王廿又七年」，因知此鼎當在厲世。「叔市參同葬𢠃」叔市亦見師嫠𣪘，古文言市如赤市、緼市、朱市、戴市、赤8市，均著其色，則叔蓋叚為素。王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言市多與黃相將，則「參同葬𢠃」殆亦言佩玉。疑參指雙璜，葬指衝牙，衝牙在中故謂之葬，雙璜在側如驂馬然，故謂之參。同蔥言玉之色。參看上師酉𣪘。銘中諸地名無可攷，僅𨻰原一地王國維疑大雅公劉之溥原，近是。「霝龠鼓鐘」與「史小臣」並列，疑是官名，師嫠𣪘「𤔲乃祖舊官小輔眔鼓鐘」，鼓鐘與小輔為對而攝于「舊官」之下，可証。蓋職司霝龠與鼓鐘者，即以其器名官。井𥛺遠均國族名，𩎕字在此說為耤亦可通，蓋用為奴籍之籍。



## 克盨

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克拜𩒨首，敢對天子不顯魯休𢋚，用乍旅盨。隹用獻于師尹、倗友、𩛥遘婚媾。克其用朝夕享于皇且祖考。皇且考其數數𥣪𥣪，降克多福，眉壽永令，畯俊臣天子。克其日易錫休無疆。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尹氏」即內史。言「尹氏友史趛」者蓋趛已以史為氏也。別有師趛鼎，文曰「隹九月初吉庚寅，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𨭆彝，其萬年子孫永寶用」，疑是同人之器。「典善夫克田人」者謂冊授膳夫克以田與人。「𩛥遘」叚為婚媾，𩛥乃古文聞。「數數𥣪𥣪」猶蓬蓬勃勃，詳宗周鐘。

## 小克鼎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師之年。克乍朕皇且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𪔂朕辟魯休，用匄康𦊓樂屯右純佑、眉壽、永令命霝冬令終、萬年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遹正八𠂤」與師𧽊𣪘「延正師氏」同例，遹延均語詞，「正」乃底績攷成之意。釐季當即師華父之字。𦊓乃踰字，此叚借為樂。近人不明叚借，或以為不可通，殊覺可笑。

## 㣻䜌鼎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在宗周。王令㣻䜌𦳑𤔲九陂。䜌

作朕皇考㸓彝尊鼎。䜌用享孝于朕皇考，用易（錫）康勵（樂）魯休、屯右（純佑）、釁壽、永令（命）霝冬（令終），其萬年無疆。䜌子々孫永寶用享。

本銘與小克鼎同年同月，同言「王在宗周」，而文辭字例亦極相近，其為同時之器無疑。舊說微䜌為宋景公，不知宋景公時宗周久已覆滅矣。「𤔲嗣九陂」與師𣪕𣪕「𤔲嗣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毛公鼎「𤔲嗣公族雩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諫𣪕「𤔲嗣王宥」等同例，陂、池也，蓋命管理川虞澤虞之屬。　銘後半有韻，考、休、壽、幽部；疆、享、陽部。

## 鬲从盨

隹王廿又五年七月既□□□□，王才（在）永師田宮，令小臣成友（右）逆□□內史無𩣫、大史旟曰：「章氒（之）𩰫夫吕鬲从田，其邑旃、𢿈、𨘷，復友（賄）鬲从其（之）田，其邑𠭯、䛲言二邑，臾（歸）鬲从。𠭯氒（之）小宮吕鬲从田，其邑彶、眔句、商兒、眔讎，戈復限余（賒）鬲从田，其邑競、楙、才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友（賄）復友鬲从田十又三邑。」氒右鬲从善夫克。鬲从作朕皇且（祖）丁公、文考惠公盨，其子々孫々永寶用。𠦪

此銘至難通讀，細案始是章、𠭯兩人於同日以邑里與鬲从交換，王命史官典录其事，鬲从復自作器以記之。「章氒」「𠭯氒」之氒與「鬲从其田」之其，均當訓為之，典籍中亦有此用法，可參看經傳釋詞。「𩰫夫」「小宮」殆均官職名。兩吕字是動詞，原文作㠯，乃鈞句之象形文，當即鈞



之古字。廣雅釋器「鈞，鉤也。」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釋文云「鉤本亦作鈞」。東方朔七諫「以直鍼而為鈞」，即謂以直針而為鉤。鈞者取也，交易也。「復友」字三見，均是動詞，且當有還付之意，是知友當讀為賄，言既鈞其田則還報以邑也。臾當是兜之異文，讀為歸，饋也。戈通載，語詞。「限余」當是限賒，言付以期限段借也。言邑則邑人自當在其中，以邑易田直是以人口易田。易訟之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古之邑人乃奴隸也。「十又三邑」即旃、𢿈、𨘷、𠭯、䛲言、彶、向、商兒、讎、競、楙、才、州、瀘等是也。州地見散盤，餘無可考。「氒右鬲从善夫克」與散盤末行「氒左執緌史正仲農」頗相似，蓋謂券契之右側歸鬲从存執，唯突出善夫克之名為異，或者其猶

後世之証人耶？

## 伊𣪕

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穆大室，即立（位）。𩰬季內入右伊，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命尹封冊命伊：「𤔲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易（錫）女（汝）赤市、幽黃、䜌旂、攸勒，用事。」伊拜手稽首，對易天子休。伊用作朕不顯文且（祖）皇考徲弔（叔）寶𩰬彝。伊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𩰬季亦見大克鼎，此王有廿又七年，故知當屬于厲世。　命尹即令尹，王國維說。「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與師𣪕𣪕「𤔲嗣我西偏東偏牧馭百工牧臣妾」語例相同，謂管理康宮中王所直屬之臣妾百工。

## 寰盤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北卿(嚮)。史𣪘受(授)王令(命)書，王乎(呼)史減冊易(錫)寰玄衣黹屯，赤市，朱黃，䜌旂，攸勒，戈琱㦸，厚必(柲)，彤沙(緌)。寰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叚(嘏)休令(命)，用乍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盤。寰其邁(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薛氏款識九有「伯姬鼎」，銘与此同，僅「用乍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句作「用乍朕皇考奠白姬䵼鼎」，姬上奪一奠字。此盤紋樣，在腹沿及耳上者与鬲攸从鼎、鬲从盨等相同，在腳部者与小克鼎相同，知其時代相隔必不遠。又此寰余謂与宣世師寰𣪘之師寰為一人。彼𣪘叙寰征伐淮夷，折首執訊，有功，与召伯虎告慶𣪘同時，事在宣王六年。宣王時征伐淮夷有功之臣，見于詩者，除召伯虎外尚有小雅采芑篇之方叔，方叔當是字，与寰對文相應。而詩言「蠢尔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与𣪘銘所言复相符，用知師寰即是方叔。唯方叔在宣王初年已稱「元老」，知必厲世舊臣。本盤言「廿又八年」，明是厲王二十八年也。又日辰与伊𣪘日辰亦相銜接。「戈琱㦸」一語見下無叀鼎及𠇐盤，以琱戈為錫，知寰自是武臣。



## 鬲攸从鼎

隹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在)周康宮𢓊大室。鬲从以攸衛牧告于王曰：「女覓我田牧，弗能許鬲从」。王令眚(省)，史南以即虢旅。虢旅廼吏(使)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鬲从其且(祖)射(謝)分田邑，則放」。攸衛牧則誓。从乍朕皇且(祖)丁公皇考叀公䵼鼎。鬲攸从其邁(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𢓊大室」唐蘭說為夷王之太室，於時代自無齟齬，唯𢓊字亦可解作動詞，然否尚未敢定。「女覓我田牧」謂汝求我田野也。尒雅釋地「郊外謂之牧」，即此牧字義，非人名。虢旅即虢叔旅，有鐘存世。又二字均有重文，半泐，舊均未注意。放字原作𢻱，畧有泐損，諦審可辨。

## 虢叔旅鐘

虢弔(叔)旅曰：「不顯皇考叀弔穆々秉元明德，御于氒辟，得屯(渾沌)亡敃(愍)。旅敢啟帥井(型)皇考威義(儀)，𨕴(御)于天子，迺天子多易(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弔大𣡕龢鐘。皇考嚴才(在)上，異(翼)才下，𣪊々𥷚々，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虢叔旅即鬲攸从鼎之虢旅。御，用也。迺，詞之用也，故也。大𣡕即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之大林，或說此乃𣡕(嗇)字，謂古文从禾从木每無別，然此字于鐘銘屢見，均从林作，無一从秝作者，此不可混。

## 士父鐘

□□□□乍朕皇考叔氏寶𩰬鐘，用喜侃皇考。其嚴（嚴）才（在）上，數々夐々，降余魯多福亡疆，隹康右（祐）屯魯（純嘏），用廣啓士父身，勵（擢）于永命。士父其眔□□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享于宗。

此鐘傳世凡三器，凡有人名之處大抵鑿去，僅士父二字之一得免于難，疑在古時由賄賂或虜獲之故而易主，後之所有者鑿去之也。鐘銘辭例字体与虢叔鐘酷似，又称「皇考叔氏」，亦与虢旅之氏叔者同，疑士父即旅之字。又疑「降余魯多福亡疆」之魯即是旅，說文以旅古文以為魯，同例語亦見井人妄鐘，曰「降余厚多福無疆」，疑彼厚与妄亦一字一名也。因既言「多福亡疆」，又于其上冠以魯厚字為形頌，未免有屋上加屋之感，故以魯厚字為人名，似較妥適。然即使士父非旅，本鐘与虢叔鐘相去必不甚遠也。夐字原文稍泐，呈𡕥形，下体所从者為𡕥字毫無可疑。石鼓文汧沔有此字，曰「其朗孔庶，𧖿之夐々，迂々趚々」，字与庶趚為韵，知在魚部。它器均作𩒨，唐蘭謂𩒨當如彙讀若薄，与數為雙聲；今知夐在魚部，則又与薄為疊韵，唐說与余各得其半，而此字之釋適全。有井季夐卣及𨰉夐字作夐，与本鐘文無殊，而同人之器有季𩒨毁則作𩒨，知夐与𩒨縱非一字，音必相同。𩒨又卜辭及遣小子毁之𩒨首，說文「𩒨，獸也，从𧟺吾聲，讀若寫」，乃其譌變，而吾聲寫聲亦同在魚部也。丙申父癸角又有地名𧟺字，則𩒨之緐文也。諸字均當以𧟺聲，而說文言部謂「詐讀若𧟺」，𧟺當係字誤。（疑是𧢲字之誤。）𩒨从泉𧟺聲，當是滂濡之滂，盛也，湧也。夐从史𧟺聲，當是簿書之簿。數々𩒨々當以𩒨為本字，夐乃借字也。



## 夨人盤

用夨𧊒（業）散（散）邑，迺即散用田。履（眉）自濡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奉以（已）陟，二奉至于邊柳。復（復）涉濡，陟雩，𡰥（祖）𨷇𨸏以西，奉于𢽳𢽳桂木，奉于芻逨，奉于芻衜，內陟芻，𣵊（登）于厂湶，奉𠞰（諸）柝𨻰陵，陵剛柝，奉于𡵑衜，奉于原衜，奉于周衜，以東奉于𨸏東疆右。還奉于履衜，以南奉于𢉖逨衜，以西至于𩰫莫。履（堳）井邑田，自根木衜左（左）至于井邑奉衜，以東一奉，還以西一奉，陟剛三奉，降以南奉于同衜，陟州剛，𤅊析，降棫二奉。夨人有𤔲履田鮮且、微武父、西宮褱、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小門人䌛、原人虞𦉢、淮𤔲工虎孝、𦖞豐父、𨿽人有𤔲刑丂，凡十又五夫正履夨舍（予）散田。𤔲土（徒）屰寅、𤔲馬𩓒𦞡、𩁹人𤔲工騌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效𣪕父、襄之有𤔲橐州𣞤、焂從鬲，凡散有𤔲十夫。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夨卑（俾）鮮且𠭯旅誓曰「我既（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賊），則爰（隱）千罰千，傳（傳）棄之」。鮮且𠭯旅則誓。迺卑（俾）西宮褱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田𤳚田，余又（有）爽䜌（變），爰千罰千」。西宮褱武父則誓。厥受（授）圖夨王于豆新宮東廷。厥左執纓（要）史正仲農。

𧊒字舊多釋𢧢，說為𢧢伐字。𦵿字右旁从業，分明業字，不得釋為𢧢，且訓伐，理亦難通。日本小川博士（琢治）釋𠜂，謂从戈从刀同意，引方言「𠜂，續也，秦晉繩索謂之𠜂」

為證。然未能通其讀，蓋此字乃段為業，謂因矢人營業于散邑，故用田以報散氏，與鬲从盨田邑對換事相彷彿，事乃和平交易，非戰爭賠償也。「即散用田」與舀鼎「用即舀田」字法相同，舊多連下眉字為讀，說為堳，非是。矢所報施于散氏之田有二，一為眉，一為井邑田，文末立誓者亦分為兩組，𨖼且等為眉之田官，西宮襄等蓋井邑田之田官，同是矢人有司而宣誓兩出，即因各有所司之故。　銘中十七弄字均是奉，奉字讀為封疆之封。「㠯陟」當斷句，㠯讀為已，陟言自大沽折而北上，北地高，故言陟。「陟雩𠭯𨸏𨺅」，𠭯讀如詩雲漢「自郊徂宮」，綠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徂，王引之云「徂猶及也」。經傳釋詞卷八。「㠯東封于𩍐東疆右」與「自根木道左」同例，左東、右西也。「還封于眉道」亦與「還以西一封」同例。「唯莫眉」唯乃國族名，準「同道」「眉道」「𩍐東疆」等之例，唯下必須■有某種標識物而後可通，故「莫眉」當讀為「墓堳」。「虞丂彔貞」，王國維云「虞彔皆官名，彔讀為麓，說文麓之古文作禁。左氏昭十九年傳『山林衡鹿守之』，鹿亦麓也。」準此，知「䍙豐父」「效䍙父」亦必一官一名。䍙殆籥師，效蓋校人。䍙即汗簡所彔𦌚字，乃䍙寶之寶之象形文。　𢓊舊釋為克，王國維竝謂即善夫克，不確，當是斁字。王又謂𢓊從䍙，即鬲攸从，則是也。　𩰤字不識，當是動詞。旅當即鬲攸从鼎之虢旅。虢旅乃當時王臣中之司訊訟者，彼鼎鬲从控攸衛牧時，王既命攸衛牧誓，旅立誓，此銘之立誓當亦同有王臣以為質，曰罰，曰傳棄，非王朝蔑能措施之。二器時同事同，故知旅必即虢旅，𩰤殆即就、參、詣之意。　受字原作𤔲，中央之𠙵形與下又字緊接，幾至不可識。舊多釋為為，不知古象乃从爪象，與此並不類也。受者授省，言經界既定，誓要既立，乃授其疆里之圖于矢王，授圖之地乃在「豆新宮東廷」。豆者矢之屬邑，上舉矢之有司中有豆人，可證。就此語觀之，本盤實是矢人所作，舊稱「散氏盤」者實誤也。今从劉心源正名為矢人盤。　末行「氒左執緩史正中農」乃下款，謂其左執券乃史正之官名仲農者所書也。有解銘「史農」二字者，亦即此人。舊說此八字上泐去半行，非是。緩段為契要之要。



## 函皇父段

## 八、

函皇父作琱嫞（妘）般（盤）盉尊器段鼎具，自豕鼎降十、又段八、兩罍（罍）兩鍾（壺）。琱嫞其萬（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函皇父即小雅十月「皇父卿士」之皇父也。彼詩毛傳以為幽王時作，鄭箋以為厲王時作，舊苦沒衷一是，得此器始得決其疑。王國維云「周娟猶言周姜，即函皇父之女歸于周，而皇父為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豔妻』魯詩本作『閻妻』，皆此函之段借字。函者其國或氏，娟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為姜為姒，均非娟姓。鄭長于毛，即此可證。」觀堂集林廿三、「玉溪生詩年譜会箋序」注。前于王者尚有許翰說，攈三之一所引。亦以為厲世器也。別有函皇父匜，曰「函皇父作周嫞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琱字正作周。嫞即娟字，亦即妘字，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而古从貝之字亦間有誤

為鼎者。如具字本从貝从収，𢼸卣作𡭗，曶鼎作𥃻，即其明証。而本器作𣪘則从鼎。後出枤氏壺有𩛥字，所从算下之具亦从鼎。凡此均形近而誤者。又兩𣪘字下一字原作𣪕，从食，亦是誤字。

## 叔向父𣪘

弔（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且（祖），共明德，秉威義（儀），用𤔲𢆶（綢繆）奠保我邦我家，乍朕皇且（祖）幽大弔（叔）𣪘，其嚴才（在）上，降余多福緐釐，廣啟禹身，勵（擢）于永令（命）。禹其邁（萬）年永寶用。」

（上成鼎称「考幽大叔」，此称「祖幽大叔」，禹之于成必為子若侄。成在夷世，則禹自當在厲世。成本職司單政者）此下四行刪去。



（古者父子世官，此云「嗣朕皇考」，又云「帥井先文祖」，即令禹為成侄，其皇祖之幽大叔亦必武人，準此可以斷言。）

此叔向父禹者■，即十月篇「橋維師氏」之橋■。（与禹鼎之禹為一人）古今人表作「師氏萬」，五行志二下復引作橋。橋萬橋均禹之段借字也。

叔向父乃禹之字。孫詒讓云：「古者名字相應。說文云『𧒎，知聲蟲也』。重文蚼，司馬相如說从向。玉篇虫部云『𧒎，禹蟲也』。若然，禹𧒎一蟲，禹字叔向，即取蟲名為義。向即蚼之省。」（古籀餘論三十一葉）

𤔲𢆶亦見番生𣪘与毛公鼎，乃聯綿字。𤔲即緟，𢆶乃古貌字，〇象形，貌聲。貌貌同紐，幽宵音亦相近。緟貌即是綢繆。古从周聲之字多与東部字為韻，（參看段氏「六書音均表四」第九部調字注。）故緟綢可通。貌繆雙聲且近疊韻。又兩均聯綿字，其為古今字無疑。

「勵于永命」与「勵于大服」同意。命謂服命，非性命之謂也。

## 番生𣪘

不顯皇且（祖）考穆穆克誓（哲）氒德，嚴才（在）上，廣啟氒孫子于下，勵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且考不杯元德，用𤔲𢆶（綢繆）大令（命），甹（屏）王立（位），虔夙（夙）夜尃（溥）求不朁德，用諫三方，𩞁（柔）遠能𤞞（迩）。王令𤕌𤔲公族卿事大史寮，取遺廿寽。易（錫）朱市、悤黃、鞞𩊚、玉睘（環）、玉琮、車（車）電軫、桒縟較、朱𩏂𩎞靳（靳）、虎冟（冪）熏裏、造（錯）衡、右厄（軛）、畫轉、畫𨏖（轄）、金童（踵）、金豙（軛）、金簟弼、魚葡（箙）、朱旂旜（旃）、金芀（錦杠）二鈴。番生敢對天子休，用作𣪘，永寶。

此銘文辭字体与叔向父𣪘極相似，与毛公鼎、大克鼎等之格調亦相彷彿，其為厲世器無疑。余謂十月篇



之「番維司徒」即此番生。詩釋文云「本或作潘」，韓詩作繁，人表作「司徒皮」，師古云「即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是也」。今以本器証之，則番乃正字，潘繁皮蕃均音近之段字。

「𤔲𢆶」見番生𣪘，「甹王位」見班𣪘，「𩞁遠能𤞞」見大克鼎，「鞞𩊚」即琫珌，劍鼻玉也，見靜𣪘。「電軫」此器僅見，軫乃車後橫木。電當是段借字，未詳。「朱𩏂𩎞」它器作朱虢𩎞，虢乃段為鞹，皮也，𩏂義當亦相近，殆段為鞃，鞃皮也。

旜即旜若旃字，从㫃亶聲，亶乃古文壇，金文有亶姜鼎，字作𠶷，正此所从。又汗簡二下之有壇字作𡍫，云出華岳碑，亦从亶作。周礼司常「通帛為旜」，尔雅釋天「因章曰旃」。「朱旂旜」者謂朱旂之縿斿同色也。「金芀」即錦杠，釋天所謂「素錦綢杠」。如為金屬之杠，不易舉，故知金必為

錫。二鈴者蓋旂以鈴計、下毛公鼎亦云「朱旂二鈴」、謂朱旂二柄也。

## 番匊生壺

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嬰（鑄）賸（媵）壺、用賸（媵）氒元子孟妃乖（乖）。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番匊生即番生、匊与生一字一名也。匊讀為鞠育之鞠、故名生字匊。古人名字並舉時、常字上名下。乖即乖字、亦見下乖伯毁、彼以為號、此以為名、均當假為瓌瑋字。王國維釋為羌、非是。

右厲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二十又六。



## 毛公鼎

王若曰：「父厝、不顯文武、皇天弘猒氒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衒褱（率懷）不廷方、亡不閈于文武耿光。唯天𥫍（將）集氒命、亦唯先正䇂辥（襄乂）氒辟、𤔲堇（勞勤）大命、肄皇天亡昊（斁）、臨保我有周、不巩（丕鞏）先王配命。敃天疾畏（威）、司（嗣）余小子弗彶（急）、邦𥫍（將）害（曷）吉？翻々三方、大從（縱）不靜、烏虖、趯（懼）余小子圂湛于囏（艱）、永巩（攻）先王。」王曰：「父厝、□（令）余唯肇巠（經）先王命、命女（汝）辥（乂）我邦我家內外、惷（蠢）于小大政、甹（屏）朕立（位）。虩許上下若否雩（与）三方、死（尸）母（毋）童（動）余一人才（在）立（位）、弘唯乃智。余非享（庸）又䎽（昏）、女（汝）母（毋）敢妄寧、虔夙夕叀（惠）我一人、雝（雝）我邦小大猷、母（毋）折咸（緘）、告余先王若德。

用印卲皇天、𤕌圂（綢繆）大命、康能三或（域）、俗（欲）我弗作先王𢝊（憂）。」王曰：「父厝、雩之庶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政、埶（蓺）小大楚賦、無唯正䎽（昏）、弘其唯王智、廼唯是喪我或（國）。厤自今、出入尃命于外、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母（毋）又（有）敢惷尃命于外。」王曰：「父厝、今余唯𤕌先王命、命女（汝）亟一方、圓我邦我家。女（汝）顀（推）于政、勿雝（壅）逮（律）庶民貯、母（毋）敢龏橐、々廼敄（侮）鰥寡、善效乃友正、母（毋）敢湛（湎）于酉（酒）。女（汝）母（毋）敢豙、才（在）乃服、圂（繆）夙夕敬念王畏（威）不睗。女（汝）母（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刑）、俗（欲）女弗呂乃辟圅（陷）于囏。」王曰：「父厝、已曰彶𢆶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汝）𢦚𤔲公族雩（与）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雩（与）朕褻事、以乃族干吾（敔）王身、取貴卅寽。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𤔌（祼）圭鬲（瓚）寶、朱市、悤黃、玉環、玉瑹、金



𨍭（車）、桒縟較、朱𩏂圂（鞹）斳（靳）、虎冟（冪）熏裏、右厄（軛）、畫轉、畫輯、金甬（銿）、逪衡、金𨝨（踵）、金豙（軛）、[illegible]𣪊、金簟弼（簟笰）、魚葡（箙）、馬三匹、攸勒、金𠱵、金雁（膺）、朱旂二鈴（鈴）。易（錫）女（汝）𢆶关（茲贈）、用歲用政（征）。」毛公厝對揚天子皇休、用作䵼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鼎余定為宣王時器、已有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以專論之（「金文叢攷」卷二）、今撮述其論証于此。一、器之花紋形制与鬲攸从鼎如出一範、知相去必不遠。二、文之佈置氣調与文侯之命絕類、不得在恭懿以前。三、文之時代背景離周初已遠、稱文武之臣為「先正」、當四方大亂之際（「翻々四方、大縱不靜」）、且新有亡國之禍（「廼唯是喪我國」）、用知不屬于宣必屬于厲。四、器出關中、不得在宣幽以

後、与𢓊不合。五、時王英邁、振作有為、大有撥亂反正之志、与宣王中興氣象相符。準上以及其它旁証、余得斷定此器必屬于宣世。父厝之名史無可徵、亦猶宣王時太宰琱生史無可徵也。史之缺佚、有如此者。「閈于文武耿光」閈、段為㬎、㬎有二義、其見廣雅、一曰「㬎也」、說文以此為㬎之本義、云「小熱也」、詩曰「憂心㬎㬎」。一曰「明也」、方言二十同。(字誤作㬎。)此義則當于說文䪿字、云「察視也、讀若鎌」。䪿以㬎為聲、自是字之後起者。本銘之閈即明義若察視義、言被文武之耿光所鑑臨也。甾即說文「䑋古文」之古字、从由𠂆聲、由缶也、从由与从酉同意。本銘二甾字均讀為將、「唯天將集氒命」者唯天大集氒命也。商頌烈祖「我受命溥將」、爾雅釋詁「將、大也」。「邦將害吉」者即是未來或推定之語。「䌛々四方」䌛當从爵冊聲、亂貌、猶言慼々蠢々。銘中兩巩字、義亦有別。上之「不巩先王受命」、孫詒讓讀為「丕鞏」甚適。下之「永巩先王」、余意當讀為周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之攻、鄭玄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桼如尚書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詩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類、是也。「虩許」乃疊韵聯綿字、淮南道應訓「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呂氏淫辭篇「今舉大木、前呼輿謣、後亦應之」、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邪許、輿謣、于喁、即此虩許、但此用為動詞、殆是抗舉之意。「毋折緘」、于省吾云「家語賢君『忠士折口』注『折口、杜口』。『毋折緘』謂毋閉口不言也。」(雙劍誃吉金文選上二、八葉。)「告余先王若德」若字舊多訓為順、今案當訓為



其。書召誥「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念孫云「若猶其也。嗣其功者、嗣二國之功也」(經傳釋詞卷七引)。今此「告余先王若德」亦謂以先王之德告余。若說為順德、則是亦其先王有順德亦有敗德、語殊不恭、非原銘之意。「卬卲皇天」當是體念天心之意。卬舊釋為仰、誤。卲通照。兩俗字孫詒讓均讀為欲、甚適。「雩之」當作一讀、与下「庥自今」為對文、猶言前此或往者。「埶小大楚賦」、埶者樹也。孫詒讓云「楚疑与胥通」。楚胥並从疋得聲。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為賦稅。胥疑當讀為糈、說文米部云「糈、糧也」。小大胥賦与書云胥賦、又云大小多正、文義相類。又引或說「胥當讀為周礼小司徒『追胥』之胥。胥賦謂軍賦、起徒役追胥之事。」(「攈古述林」七、四葉。)案胥若楚當从或說、小司徒職文「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正以胥賦對文。彼注云「胥、伺捕盜賊也」。又秋官士師「以比追胥之事」、注云「胥讀為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無唯正昏」唯通惟、有也。「無有正昏、弘其唯王智」者、謂不問青紅皂白、一唯王意是從。自「雩之」以下數語、即暴揭厲世時政治情形、故總結以「迺唯是喪我國」之語。此均指實(陳)事、非懸虛聳聽之辭。有此既往之失政、故起「庥自今」以下王命須由毛公同意方得頒布之命辭、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舍命」即釋命、「毋有敢憃敷命于

外」即所釋之命令。意如今言王命須得毛公副署，如未經副署，不得施行。　「亟一方」孫云「讀為極，正治之意」。「女雝于政」女字有飾花，適多一點，諸家均認為母，讀為毋，語不可解。余釋為尔汝字，雝讀為推，四字總冒下文，言汝推行于政，勿壅累庶民，征斂勿得中飽以魚肉鰥寡，僚屬應嚴加管束，勿使沈酗于酒。凡此所言禁制均針對厲王往事而言，厲王禁謗是壅塞民意也，厲王好利是橫征暴斂魚肉鰥寡也，厲王時「興迷乱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是官紀敗壞酗于酒德也，時王諄々以此為戒，均痛定思痛之意。連即律之緐文，釋名云「律累也」。貿字原文有泐損，孫疑為貯，甚是。貯有賦義，呂覽樂成篇引古諺云「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貯与賦對文，正其証。「龔橐」余意殆猶言中飽，二字均有重文。　「在乃服」當斷句，豳亦段為繆，敬也。「豳夙夕」与上文言「虔夙夕」，它器言「敬夙夕」者同例。不賜即不易，猶言無改也。※　「朱𩁹」即番生毁之「朱𩁹」，三体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𤔔，即此，說文𤔔之古文作𤔔，訛变尤甚者也。𩁹亦段為鞃。　「兹关」當讀為茲贈，即「錫汝」以下卣鬯圭瓚服佩輿馬之等是也。　「用歲用政」政讀為征，無可疑。歲字舊多異說，近時吳闓生解為祭歲，最為得之。吳云「歲，祭歲也」。洛誥有「烝祭歲」之文，周書作雒解「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此可見祭歲為古人大政，所謂「國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吉金文選」上二・十一引。今案歲祭之名卜辭多見，墨子明鬼篇引古語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祖

※「公族」乃官名，見左傳宣二年，又称公族大夫，舊以為掌教公々子弟者。今觀此銘足知王官亦有「公族」，蓋掌教國子之事者也。



若考，以延年壽」。原文「用伐祀」誤為「周代祝」，「若」誤為「者」，除伐外，均依孫詒讓所校改。歲字正用為動詞。且本銘自「錫汝秬鬯一卣」至「用歲用政」，其文例与令彝「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禘」正相同，用歲亦猶用禘矣。用歲者承卣鬯圭瓚言，用征者承車馬旂芾言。

## 師訇毁

王若曰「師訇，不顯文武，孚(敷)受天令(命)，亦(奕)則殷民。乃聖且(祖)考克𠂇(左)右先王，乍(作)氒乙殳(肱股)，用夾𥁰氒辟，奠大令(命)，盭龢(厲諧)雩(于)政。肆皇帝亡昊(斁)，臨保我氒(之)周，雩(与)三方，民亡不康靜」。王曰「師訇，哀才(哉)，今日，天疾畏威降喪，首德不克妻，古(故)亡丞(承)于先王。鄉(嚮)女(汝)彶，屯(純)卹周邦，妥立余小子，𠭯(載)乃事。隹王身厚餡。今余隹𤕌𦣻乃令(命)，令女(汝)叀雝(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居潢辥，弜(敬)明乃心，𠦪(率)以乃友干吾(捍禦)王身，谷(欲)女(汝)弗以乃辟圅于囏。賜女(汝)𩰫鬯一卣，圭瓚，尸(夷)允(訊)三百人」。訇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乍朕剌且(烈祖)乙白咸益姬寶毁。訇其萬𠀠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乍(作)州宮寶。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格)于大室，燮內入右訇。

本銘与毛公鼎銘如出一人手筆，文中時代背景亦大率相同，故以次于此。　「亦則殷民」亦字讀為奕，大也，則字蓋讀為惻。「殷民」二字原文頗類「於女」，釋作「於汝」，文義難通，今以形近之字推定之。蓋字有泐損，薛氏疑為「於女」，故摹录亦趍是也。「亦惻殷民」者猶言「視民如傷」。

「乙殳」二字舊未釋，今以字形及文義推之，知當如是。乙作⺄者乃反書，古文此例至多，不足異。乙卽肱之初字，見說文。殳乃股省。左傳僖廿六年「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語例相近。盬字形亦有失，卽召之緐文，義如爾雅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盬，盬省，字讀如戾，在此當讀為厲。勵與蹈通。「盬勵」猶言「發揚蹈厲」（史記樂書）也。盬讀如戾，見說文。「肆皇帝亡昊」與毛公鼎「肆皇天亡斁」語例全同，知古言皇帝卽皇天。書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又「皇帝清問下民」，偽孔均以為帝堯，據本器可斷言其非。「我厥周」厥字，余初疑又字之譌，釋為有，然其原字作又，与「作厥乙殳」之厥字全同，薛于二字均釋為乃，宋人不識厥字，例釋為乃，亦正見其字之同。又字最易識，薛不至





有誤，故今仍照原文改釋為厥。「我厥周」者猶言我之周也。「首德不克妻」首謂元首，首德謂君德也。妻卽規字，正也。　級，說文云「急行也」，毛公鼎「司余小子弗級」，意猶汲汲也。　屯字畧損，舊未釋，字段為純，爾雅釋詁「純，大也」。「𠭁乃事」，于省吾云「荀子榮辱『使人載其事』注云『行也，任之也』」得之。　䭫疑旨之緐文，旨美也，善也。

## 量盨

「王【缺】又有進退，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又故辜，迺䝿倗卽女汝，迺繇宕，卑俾復虐逐厥君厥師，迺乍今一人咎」。王曰「量，敬明乃心，用辟弼我一人，善效乃友內入辟辟，勿吏使虣暴虐從獄，受（爰）奪（奪）叡行衡道，厥非正命，迺敢疾（鈦）訊人，則隹輔

天降喪，不廷，唯死。易錫女汝鬯一卣，乃父巿，赤舄，駒車車，奉較，朱虢鞹圓靳靳，虎冟冟熏裏，畫轉，畫輔轄，金甬銿，馬三匹，鋚勒，敬夙夕，勿灋廢朕命」。量拜頓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寶盨，弔（叔）邦父弔（叔）姞遹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器失蓋，銘之前半乃分鑄于蓋上者，与秦公𣪘同例。文作亦与毛公鼎相類，而言「虐逐厥君厥師」，則明指厲王奔彘事，此必為宣世器無疑。「有進退」与「有辠有故」為平列語，雩猶与也。原文當為上級之有司平時怠慢，不善拴束，待到欲於寮屬有所進退，以及下層民衆有罪有辜時，乃遣屬員奉聞于量，已仍淫怠，復使僚屬民衆終至猖獗，至有逐君逐師之事。邦人猶邑人，奴隸之以事生產者也。正人，政人，胥徒之屬。師氏人卽卒伍、

奴隸之以事公務者也。䝿殆耤字之異，卜辭耤字作𢼓若𢼓，（卜辭通纂四五六—七片）此右側所从者卽是，象人有毛髮亂亂操耒而作之形，从馬者古耕耤亦用馬也。有是𩧊𣪘者，（周金文存三・七五）是下一文象手持二耒御馬而耕之形，亦足証古人耕亦用馬。彼文与此殆是一字。倗者僚屬，「䝿倗卽汝」者謂不親涖，僅憑遣寮屬來告于量。「繇宕」猶淫怠，謂猶夷放蕩也。　咎字原文半泐，呈𠂊形，國差𦉜「毋𤻳毋疒」字作𦉜，知此必作𠭯，夕多一筆，連蝕花而為之。　奪卽奪字，令鼎奪字作（𡙡）可証，牧𣪘復省又作𡙡。𢽿讀為「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徂，猶以及也。行道卽商旅經由之路，曾伯霥簠言「金道錫行，具旣俾方」，是其義。疾亦疾字，夫大字古每無別，此「疾訊人」亦猶𡖊𣪘之

「庆止從獄」，庆讀為鈦，脚鉗也。鈦訊人猶言拘訊人。「叔邦父」即𦉢之字，名𦉢字邦，則𦉢之意可知。余意乃城塞之塞，从臼从土，再聲。

## 召伯虎𣪘 其一

隹五年正月己丑，琱生又吏（使）𨟻來合事，余獻寢氏以壺，告曰：「以君氏令（命）曰：『余老（考）止公僕𩞁（附庸）土田，多諫（積），弋（必）白氏從許（縱許）。公宕（宕）其參，女（汝）則宕其貳；公宕其貳，女則宕其一。』」余𩁹于君氏大章（璋），報寢氏帛束、璜。𨟻白虎曰：「余既噝厚我考我母（母）令（命），余弗敢𤔲（亂），余或（又）至（致）我考我母令。」琱生則堇（瑾）圭。

召伯虎即大雅江漢之召虎。琱生即師𠭯𣪘之宰琱（生）。



生，宣王時大宰也。「又使召來合事，余獻」當如是斷句。「又使」與下文「或至我考我母命」之或至相呼應。獻者，歲終致貢于王曰獻。見曲禮鄭注。召伯于四年々終已獻其歲貢，因有未諦，于翌年歲首復受大宰之命前來合勘也。其未諦之由則下文寢氏所傳語者即是。寢氏孫詒讓釋為婦氏，云「蓋內宮世婦之屬」，近是。「寢氏以壺告」者，壺蓋段為符，蓋寢氏所傳者為君氏之命，不能無所符憑。或者古人之符即以壺為之，壺者插籌之具也，壺又稱中，叏字从又持中，者即持壺也。秦之陽陵兵符、新郪兵符作虎形，余意當即虎中之轉變，其稱為符者則猶存壺之遺音也。或讀「余獻寢氏以壺」為句，語法雖現成，而于前後文義不可通。君氏乃宣王之后，「余考止公」以下

三十三字即君氏之命，蓋書于籌插于壺，為寢氏所將出者也。余者君氏自謂，止公乃君氏之父，曰伯氏曰汝者，君氏之稱召伯也。言止公所食邑，其歲貢于朝廷，多積欠，必召伯縱容之使然。如是則止公之放蕩有三分，召伯有二分，止公之放蕩有二分，召伯則有其半。君氏以此責召伯，然同時又以大璋𩁹之，𩁹即𩁹字讀為惠。召伯既受君氏大璋之惠，則報寢氏以帛一束、佩玉一事。其答詞則自承認其縱許，言自父母之代已然，不敢背亂，僅再以父母之命奉聞。最終則酬琱生以瑾圭。銘辭全作，必如是解始合條理。「僕𩞁」孫詒讓云「僕古與附通，𩞁古文墉」，「僕墉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左傳定四年之「土田陪敦」，說文土部作培，並聲近段借。



與此𣪘借僕為附例同。古籀餘論三、廿二。王國維亦有此說，云「敦者字之誤」，見「毛公鼎銘考釋」，是也。

## 兮甲盤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略）伐厰執（玁狁）于𨸏盧。兮甲從王，折首執噝（訊），休亡敃（愍）。王易（錫）兮甲馬三匹、駒車。王令甲政（征）𤔲（治）成周三方責（積），至于南淮尸。淮尸（夷）舊我𧶠晦（賄）人，毋（毋）敢不出其𧶠、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毋）敢不即𠂢（次），即𡴀（市），敢不用令（命），則即井（刑）𢧢（撲）伐。其隹我者（諸）侯、百生（姓），氒賈毋（毋）不即𡴀（市），毋（毋）敢或入蠻宄（宄）賈，則亦井（刑）。兮白吉父乍般（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容庚云：「鮮于樞困學齋雜錄『周伯吉父槃銘一百三十字，行台李順甫鬻于市，家人折其足，用為餅爐，余見之，乃以歸予』。此元代所箸录彝器之僅存者。陸友仁研北雜志亦記之。」

兮伯吉父即小雅六月之「文武吉甫」、伯吉父其字、甲其名、兮其氏、舊亦称尹吉甫、則尹其官也。名甲字吉父者、王國維云「甲者日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名月朔為月吉、以月之首八日為初吉、是其証也。」（「觀堂別集補遺」「兮甲盤跋」）　罟盧、王國維釋為彭衙、在漢為左馮翊衙縣、故城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　賁即責字、王云「讀為委積之積」、蓋命甲徵成周及東諸侯之委積、正為六月大舉計也。」　貟与㠯伯毀之貟為一字、余意即貝布之布之本字。晦當讀為賄、一切經音義四「賄古文晦同」正從每聲、儀礼聘礼記「賄在聘于賄」注云「古文賄皆作悔。」知賄与悔通、則知晦与賄通矣。布帛曰賄、故此貟晦連文。「貟晦人」者猶言賦貢之臣也。下師寰毀正云「淮夷

貉我貟晦臣。」　「其進人」者力役之征也、与「即餗」相照應、「其貯」者関市之征也、与「即市」相照應。淮夷有力役之征、而諸侯百姓則僅有関市之征、此可見待遇之有差別。諸侯百姓亦有為避免征税而逃入蠻方者、所謂「入蠻宄貯」是也。

## 召伯虎毀 其二

隹六年三月甲子(子)、王才(在)莾、召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稟貝、用獄諫為白(伯)、又(有)甾(祇)又(有)成、亦我考幽白幽姜令(命)。」余告慶、余吕邑嘰(訊)有嗣、余典勿敢封。今余既嘰有嗣曰「𥃳令(命)」。今余既一名、典獻白(伯)氏。白(伯)氏則報璧琱生。對(對)訊(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剌(列)且(祖)召公嘗毀。其萬年子子孫



々寶用、享于宗。

此銘所記与大雅江漢篇乃同時事、乃召虎平定淮夷、歸告成功而作。詩之「告成于王」即此之「告慶」。詩之「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余以邑訊有司、余典勿敢封」、邑即所受之土田、典即所受之命冊。「勿敢封」者謂不敢封存于天府也。詩之「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即此之「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嘗毀」、考即毀之借字、古本同音字也。「告慶」在六年四月、則出征當在五年年末或六年年初。據兮甲盤王命兮甲征治淮夷之委積、有「敢不用命、即井撲伐」之語、蓋征治之結果、淮夷終不聽命、故終至撲伐之也。今本竹書紀年叙「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及「錫召穆公命」事在宣王六年、与本銘相符、蓋有所

本。「有甾有成」甾即祇字、三字石經君奭殘字「祇若茲」祇之古文作㞢、即此字之稍稍訛変者。鄭侯庫鼓有「㞢敬禘祀」語、亦是祇敬、古每以祇敬連文、如書皐陶謨「祇敬六德」、月令「祇敬必飭」、離騷「禹湯嚴而祇敬」、荀子非十二子篇「案飾其說而祇敬之」、均是。唯此「有祇」与「有成」對文、則字又當讀為底、底者定也。有成亦見小雅黍苗、「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令余既一名」、乃有司之答辭。召伯告成于王、受王命錫、出而以所受之土邑訊于天子之有司、並請求所受之命冊、有司答之以依命、典冊既已一名、謹以奉獻于伯氏、伯氏則請報璧于琱生。「一名」以文理推之蓋謂簽名畫押之類。　「伯氏」有重文、伯在右下、氏在左下。

## 師寰𣪘

王若曰「師寰𠭯(父)、淮尸(夷)繇我員晦臣，今敢博氒眾段(暇)、反氒工吏，弗速(蹟)我東䤴(域)。今余肇令(命)女(汝)達齊帀、㠱𠦪、𢦚屃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卽質氒邦嘼(酋)，曰冉曰𦥑曰鈴曰達。」師寰虔不彖(墜)，夙夜卹氒牆(將)事，休既又工(有功)，折首執𧦝(執訊)，無諆徒馭，毆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今余弗(拂)段(遐)組，余用作朕後男𦊆(𦊆)障𣪘。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与兮甲盤及召伯虎第二𣪘為同時之器，觀其文辭字作事跡卽可以判之。蓋當時出征淮夷者不僅召伯虎一人。又此師寰余意卽小雅采芑篇之方叔，詩云「蠢尔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所言事跡与此相合。寰与方蓋一名一字也。寰段為圜，名圜而字方者乃名字對文之例，如沒字子明，偃字子犯之類。參看王引之「經義述聞」廿三卷。 𠭯卽父字之異，父字本斧之初文，古作𠂇，象以手持石斧之形，此从戉从又，象有孔之斧。為父字之異無疑。 「淮夷繇我員晦臣」与兮甲盤「淮夷舊我員晦人」語例全同，王國維謂繇段為舊，是也。舊正与今為對文。 「博氒眾段」謂迫其众使暇。「反氒工吏」謂背叛王官，古者王官亦稱工。吏字，余舊誤釋為事，今正。 質字亦見師旅鼎，卽說文「質，叔寔堅意也，讀若概」之質。嘼乃酋首字，見小盂鼎。冉、𦥑、鈴、達均淮夷之酋長。質之者，謂殘害之。 牆乃籀文牆字，見說文。「卹氒牆事」与追𣪘「卹氒死事」同例。死適尸，主也，謂慎所主持之事。牆則讀為將，春秋牆咎如，公羊作將咎如，卽二字同音通用之証。論語憲問「闕黨童子將命」，卽此牆字義。舊釋為牆，以農事為說，大謬。 「無諆徒馭」，諆，欺也，欺，誤也，「無誤徒馭」，猶小雅車攻言「徒御不驚」。 「弗段組」當讀為拂遐組，猶言解征[illegible]也。 「後男」猶令𣪘言「婦子後人」。



## 𣄰伯𣪘

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𧶘。己未，王命仲致歸𣄰白(伯)貔裘(貔裘)。王若曰「𣄰白，朕不(丕)顯且(祖)玟珷，膺(膺)受大命，乃且(祖)克𢦏(弼)先王，異(翼)自也(他)邦，又(有)芇(席)于大命。我亦弗宄(曠)享邦，易(錫)女(汝)貔裘。」𣄰白拜手𩒨(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𥚃(裔)邦，歸夆敢對訊(揚)天子不杯(丕)魯休，用作朕皇考武𣄰幾王障𣪘，用孜(孝)宗朝(廟)，享夙(夙)夕，孜倗友雩(与)百者(諸)𡢁(婚)遘(媾)，用𧻚(祈)屯(純)彔(祿)、永命魯壽。子孫歸夆其邁(萬)年日用享于宗室。

此器余初以文武字作玟珷与大盂鼎同，遂擬為康世器，証據至為薄弱，今案益公卽休盤之益公，仲卽無叀鼎之司徒南仲，實宣世器也。年月日辰、文字事跡与宣世諸器均無牾。 「益公至，告」言歸而飲至告成功也。 「致歸𣄰伯」者，致當是致之古文，舊釋為到，非是。歸、𣄰伯當連讀，卽歸國之𣄰伯也。下兩言歸夆卽自標其國族与名，而𣄰伯則其号。古有歸子國，其故地卽今湖北秭歸縣，水經江水注於「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

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本銘王稱𣳚伯之祖來自他邦，輔翼文武，𣳚伯又自稱其國為「小裔邦」，均與此說相符。則眉敖當即微國之君，其故地在今四川巴縣，正與秭歸接壤。通寀全銘文脈，蓋眉敖不富，王命益公征之，得告成功，致眉敖復來朝貢。師行之次，歸國必有所救助，眉敖之來，𣳚伯或即與之偕來，故王命仲致之以貂裘也。𣳚字王國維釋為羌，斷為羌擊之羌。（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字形既異，地望全乖，非也。𣳚當即說文乖字，今作乖。歸夅以乖為号，當段為魁偉威瓌等字。下稱其父為「武𣳚幾王」，猶國語楚語言「叡聖武公」，叔夷鐘言「趠武靈公」，因資𦎫言「孝武桓公」，又齊𦎫生𨟭壺「用滕皇元子孟姜𣳚」，均段為懿美之辭者也。　貿殆貝布之布之本字，从貝帛聲，兮甲盤有作賁。　貂字兩見，一作𧝓一作𧝓，乃象形刀聲之字，且繫于裘字上，其為貂字無疑。據此字知古字之𦃃，實即𢽽之古文，乃象形缶聲也。裘字作裘，乃从衣又聲，又求古同之部。　𢙵字由下拜字所从得以知之，以意推之當段為𢢁。　裔字作𢇛，結構亦詭異，然由文義及字形判之，必為裔字無疑，殆从衣从巾，冋省聲也。　兩「好」字均當讀為孝，孝者享也，養也，于宗廟固可言孝，於朋友婚媾亦可言孝，殳季良父壺言「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諸老」，正其明證。或於「好朋友」三字以今言解之，非是。

一四八　宣

## 師𩛥𣪘

蓋銘缺前十二字。

若字、昔字、𤔲下小輔二字、眔字、敬字，蓋文均奪。

容庚云「𣪘當讀為胙，賜也。左氏隱公八年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巩或作𢀜，作𢀜，廣雅釋詁一「𢀜，舉也」。今案師和父賜𢀜市何以告于王？此不可解。故仍從旧說。

師𩛥父𣪘（祖）𩛥叔市，巩（恐）告于王。隹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于大室，即立（位），宰琱生內（入）右師𩛥。王若曰（王乎（呼）尹氏冊命師𩛥）：「師𩛥，才（在）昔先王小學，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𤔲小輔。今余隹𤕌𦎫乃令（命），令（命）女（汝）𤔲乃且（祖）舊官小輔眔鼓鐘。易（錫）女（汝）叔市、金黃、赤舄、攸勒，用事。敬夙夜勿灋朕令（命）。」師𩛥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乍朕皇考輔白𡚱𣪘。𩛥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師𩛥父即共伯和，𣪘字从殳乍聲，當即𣪘字之異，此讀為殂。說文殂之古文作𣨛，亦从乍聲。「小輔眔鼓鐘」，吳大澂云「小輔當讀為少傅」（古籀補八十五），近是。鼓鐘與小輔為對，亦當是官名。準此知小雅鼓鐘之詩，所謂「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實是鼓鐘之官欽欽然鼓瑟鼓琴也。鼓鐘之官所司者有琴瑟笙磬雅南𥫗籥之類，而在本銘又與學官為𦕌，蓋即周禮春官之樂師或大小胥也。「金黃」者謂金色之黃，凡古文言黃均著其色，如朱黃、幽黃、𢙏黃之類是也，故知此金字亦係著色。一銘作令乃字誤。孫詒讓未明黃即佩玉之珩若衡之本字，而說為黃色字，知望文生訓之事，賢者亦有所不免。

## 井人妄鐘

井人妄曰：「𩔽盄（淑）文且（祖）皇考，克質（哲）氒德，貴屯（渾沌）用

一四九　宣

魯永冬（終）于吉。妄不敢弗帥用文且（祖）皇考穆々秉德，妄害々聖趩，疐處宗室，肄作（用）龢父大薔鐘，用追孝侃前文人。前文人其嚴才（在）上，數々熊々，降余厚多福無疆。妄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此銘分列二器。前鐘文至「疐處」止，合二鐘而得全文。

井人妄殆共伯和子，稱「作龢父大薔鐘」，即為其考作樂器以享祀也。井，邢丘，在漢為河內郡之平皋，與共地毘隣，同近于衛，蓋本共之子邑，妄食邑于此，故自稱曰井人。

人字原作𠃌二，下多兩點，金文中每々有此事，非重文，亦非字畫。余曩釋為仁，或釋為尸，均非。「害々聖趩」猶大雅假樂「假樂君子，顯々令德」，禮中庸引作「嘉樂君子，憲々令德」，即其証。憲々字之見于大雅板者与泄々（尔雅作洩々）為對文，有愚意，于此不適。趩字原





作趩，分明从走从亞，字書所無，以字例求之，亞當是聲，讀為高尚之尚，或黨善之黨，均可。　本銘有韵，德、德之部，入聲，吉、室、至部，上、彊、亯陽部。

## 戠毀

隹正月乙子（巳），王各于大室。穆公入右戠，立中廷，北卿（嚮）。王曰：「戠，令女乍𤔲土（徒），官𤔲耤田，易（錫）女（汝）戠（織）玄衣、赤⊖市、䜌旂、楚徙（走）馬。取儥五寽，用事。」戠拜稽首，對䫺王休，用乍朕文考寶毀，其子々孫々永用。

本銘文辭字体与宣世器相近。穆公殆即召虎，故次于此。「楚走馬」當是二職名。楚即毛公鼎「大小楚賦」之楚，亦即周礼小司徒「以比追胥」之胥。走馬即趣馬，蓋同

職中之賤者。臣職官為錫，与大克鼎錫史小臣同例。

## 無叀鼎

隹九月既望甲戌，王各（格）于冏（周）廟，述（遂）于圖室。𤔲徒南仲右無叀內（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史翏（友）冊令無叀曰：「官𤔲𠂤王遉側虎臣。易（錫）女（汝）玄衣黹屯、戈琱戚厚必（柲）彤沙（緌）、攸勒、䜌（鑾）旂。」無叀敢對䫺天子不顯魯休，用乍𩰫鼎，用亯于朕剌考，用𠟭（匄）𥃝（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南仲之名見于小雅出車及大雅常武。出車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為大師」，則又以南仲為宣王時人。鄭箋云「南仲，文





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令大師皇父是也」。古今人表於宣王時有南中，列于上下。今案當以宣王時為近是。出車、常武均當是宣世之詩，常武之「南仲大祖」猶韓奕言「韓侯出祖」，祖謂祖道，非祖廟也，毛鄭所解均失。皇父即函皇父，歷事厲宣二世也。

「玄衣黹屯」語亦見休盤、頌鼎、師奎父鼎、寰盤等銘，舊釋黹為黹，形雖近似，苦無確証。王國維說為「両己相背之黻字」。今案新出𧟰毀「𧟰」字作[illegible]，乃𧟰之異文，則釋黹無可易矣。屯舊釋屯，讀為純。吳大澂釋裳，以小雅九罭「衮衣繡裳」為証。案以釋純為近是，逋盨「純魯」字作[illegible]，与此正為一字。釋裳，文雖可通而字形無說。

「戈琱戚厚必彤沙」語見上師𩛥毀、寰盤及下休盤，

乃一事、言弋有彤文款識、其柲縣、其綏赤也。款疑攻工、記「盧人為盧器」之盧、說文作籚、謂「積竹矛戟矜也」、此蓋其初字。沙字師毀段作𡿺、彼本字、此借字也。𤅊盤乃古沬字、字本作靧、象奉匜沃盥之形、省之則為𩠐、為釁、為𤅊、為盨、為湏、見「說文」、或从収作䪡。見「尚書顧命」、彝銘「眉壽」字均假此字為之。

休盤

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大室、卽立(位)。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乍冊尹冊易(錫)休玄衣黹屯(純)、赤市朱黃(珩)、戈琱戟彤沙縞必(柲)、䜌旂(旂)。休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命)、用乍朕文考日丁䵼般。休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

走馬休當卽「常武」之「程伯休父」、毛傳云「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依周礼大司馬之屬有趣馬、卽此走馬。趣馬之職見于詩者其位頗高、十月之交與卿士、司徒竝列、雲漢與冢宰竝列、走馬之見于彝銘者、如本器所受之錫命甚隆、足知亦不卑賤。蓋走馬若趣馬之職、其中自有等級、其最高者或當于卿、斷非如周礼之僅以為下士也。周礼以為下士者、乃劉歆所為。此走馬休必係走馬之長、雖非卽大司馬、然相去必不遠。益公亦見𨟭伯毀、二器字体亦甚相彷彿。「作冊尹」者內史之長、亦称「內史尹」、師兌毀亦單称「尹氏」、頌鼎、克鼎、師𠭰毀、或称命尹、伊毀、命尹卽楚之令尹所由昉。王國維說。「觀堂集林」卷六釋史。「赤市朱黃」之語、頌鼎、師酉毀、師𩛥毀、𡨦盤均有之、典籍中市均作芾若韍、黃均作



珩若衡。然亦有一例幸存未盡改者、書顧命「皆布乘黃朱」是也。此語今文家作「黼黻衣黃朱紼」、白虎通紼冕篇、余謂均「皆市亦黃朱」之誤也。今文家本皆字蓋誤叒為甫、亦字誤為衣、故讀「皆市亦」為「黼黻衣」、于「黃朱」不得其解、乃益一紼字。古文家本則誤市為布、誤亦為乘、遂成今語也。「市亦黃朱」者卽「赤市朱黃」之例文。

杜伯鬲

杜白(伯)乍弔嫞(叔祁)䵼鬲、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墨子明鬼篇「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國語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蓋卽此杜伯。器之環帶花紋與爾攸从鼎、毛公鼎等為一系、卽

其年代相近之証。杜乃陶唐氏之後、其姓為祁。嫞卽祁本字、从女𦘔聲、𦘔卽召伯虎毀與鄦侯𡔁毀之甫字、其讀如祇、正與祁近。石鼓作原石有「𦘔々鳴□」語、亦卽詩所屢見之「祁々」字也。

杜伯盨

杜白(伯)乍寶盨(盨)、其用亯孝于皇申(神)且(祖)考、于好倗友、用桒壽匃(匄)永令(命)。其萬年永寶用。

盨銘字体与杜伯鬲極相近、蓋一人所作之器而同時出土者。光緒廿年出土于陝西韓城、澄城交界处。

右宣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五。

師兌𣪘 其一

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周、各(格)康廟、卽立(位)。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五邑走馬。易(錫)女(汝)乃且(祖)市、五黃、赤舄。兌拜䭫首敢對𤔲天子不顯魯休、用乍皇且(祖)䖒公𩰫𣪘。師兌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足師龢父司左右走馬」、足、續也。師龢父死于宣王十一年、此命師兌承繼其職在元年、則是幽王之元年矣。「乃祖市」与壘盨「乃父市」同例、市字作巾、与洹壺同、非巾字。市与黃每相將、此既言「五黃」、亦足証巾之必為市。「五黃」之五亦當是黃之色、斷非數目、因錫黃乃重典、一



而已足、無多至五之理。且果為紀數、亦當言「黃五」、不應言「五黃」。五者、余意乃叚為菩、方言三「蘇亦荏也。關之東西或謂之蘇、或謂之荏、周鄭之閒謂之公蕡」、郭注云「今江東人呼荏為菩、音魚」。案荏吾蜀鄉人謂之蘇麻、似紫蘇而色青白、無香、有種子可食。今曰「五黃」蓋言其色似菩之青白、亦猶言「悤黃」矣。

鄭𣪘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才(在)周卲宮。丁亥、王各于宣射(榭)。毛白(伯)內(入)門立中廷、右祝鄭。王乎(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汝)乍邑、𤔲五邑祝。今余隹𤕌𥃝乃命、易(錫)女(汝)赤市、冋䌹黃、䜌旂、用事。」鄭拜䭫首、敢對𤔲天子休命。鄭用乍

𤔲皇考龏白𩰫𣪘。鄭其𥃝壽邁萬年無彊、子々孫々永寶用亯。

毛伯當卽毛公厝、知不屬于宣世者、以与師訇𣪘日辰不合。又此与師兌𣪘第一器相較、元年五月初吉既有甲寅、則二年正月初吉中不得有丁亥。又由師兌𣪘第二器校之、知元年二年均無閏。蓋本銘之丁亥實在二月也。此与靜𣪘同例。靜𣪘云「隹六月初吉、王在葊京。丁卯、王命靜𤔲射學宮」、而下言「雩八月初吉庚寅」。丁卯与庚寅相隔廿四日、知是七月之丁卯、与「六月初吉」無涉。「五邑祝」与上師兌𣪘「五邑走馬」同見「五邑」字、未詳何意。「冋𦀚黃」𦀚字當卽縷之異。說文「縷、帛文皃」、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今詩作萋、段借字也。毛傳云「萋菲



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爾雅釋魚「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是則所謂「冋𦀚黃」者謂佩玉之呈絅色而有文者也。

師兌𣪘 其二

隹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大廟、卽立(位)。𤔲白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令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今余隹𤕌𥃝乃令(命)、令(命)女(汝)𢆶嗣走馬。易(錫)女(汝)秬鬯一卣、金車(車)、𠦪較、朱號(鞹)𠚸(靳)、虎冟(冪)熏裏、右厄(軛)、畫𩍐、畫轉(轉)、金甬、(鍾)馬三匹、攸勒。」師兌拜䭫首、敢對𤔲天子不顯魯休、用乍𦤎皇考釐公𩰫𣪘。師兌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与第一器日辰相銜接、元年二年均無閏。　𨑖字字書所無、疑是退字之異。說文「𢓊、卻也、从彳日夊、一曰行遲。𨑖古文从辵。」此省彳若辵而从㠯从土、㠯殆亦聲。別有兑𣪘、文曰「兑乍朕皇考叔氏尊𣪘、兑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亦同人之器、叔氏即此𨑖公。

宗婦鼎

王子剌公之宗婦䣛嬰為宗彝䵼彝、永寶用。以降大福、保辥䣛國。

器出于陝西鄠縣。（據「愙齋集古録」十四卷十八葉所述。）就可確知者而言、有鼎七、𣪘六、壺二、盤一、均同銘。以盤与𣪘之花紋觀之、當在宗周末年。字跡類石鼓文、（作于平王元年）則王子蓋宣王之子也。故次于此。

䣛字从邑青聲、青古文昔、見說文。此當即許書䣛字。䣛下注云「蜀地也、从邑耤聲。」耤則从耒昔聲也。徐鍇云「按字書、鄉名、在臨邛。」據本器則䣛實當時蜀中之一小國、与周室通婚姻、嬰其國姓。言「保辥䣛國」者、猶晉女嫁楚、晉公𥂴言「晉邦隹翰」也。　韵讀：福、國、之部。

右幽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四。

右宗周文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皆王臣之物、王室之器罕見。東遷而後、即王臣之器亦無着落。

兩周金文辭大系上編

竟

一五六　幽

兩周金文辭大系下編

郭沫若譔集

者減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工𫊸王皮難之子者減𢍰（擇）其吉金、自乍鴉（瑤）鐘。不帛（白）不苹（騂）、不濼（鑠）不彫、𦁣（協）于我霝龠、卑（俾）龢卑孚。用蘄（祈）𥂴（眉）壽繁釐（釐）、于其皇且（祖）皇考、若𥂴公壽若參壽。卑（俾）女（汝）𩌇々剖々、龢々金々、其登于上下□□、𨤅（聞）于四旁。子々孫々、永保是尚。

此鐘據西清續鑑甲編（十六）所錄、言「乾隆二十有六年、臨江民耕地、得古鐘十一、大吏具奏以進。」其最小者一枚無銘、其次銘二十八字者四、銘八十餘字者六、字多殘泐、而甲編所摹失真、復改易其行款、以致不能成讀、久不為人所重視。余曩曾細心整理之、始稍々通其全文。然未見拓本、固亦有未備也。近時善齋吉金錄著錄其銘長者一具、據所揭尺度与甲編所錄者均有異、論其大小當在所謂「太蔟」者之次、而銘文之存泐亦复不同、意者當時所出實十二枚、藏振者有所掩匿也。「工𫊸」即是句吳、攻敔王元劍作攻敔、攻吳夫差監作攻吳、均音近字之緟譯。史記吳太伯世家敘自太伯以降至第十五世為轉（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柯轉）。柯轉即此皮難也。柯皮古同歌部、轉難古同元部、難古然字。柯轉之子為頗高（索隱云「古史考作頗夢」）、頗高之子為句卑（古史考云「畢軫句」）、卑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春秋僖五年）此者減与頗高為兄

左傳宣公八年「盟吳越而還。」疏云「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荊蠻、自号句吳。句或為工、夷言發声也。」

又一五三　吳

今案程瑤田通藝錄言「乾隆廿四年江西臨江府日支鈞（?）鐘，撫臣獻于朝」。可證出土地仍是江西，非安徽也。

第，大約當春秋初年，魯國桓莊之世也。出土地之臨江殆指今安徽和縣，南朝劉宋曾置臨江郡于此，舍彙以為江西之臨江，不確。「若𦉪公壽，若參壽」，𦉪公吳闔生以為召公君奭，謂「召公壽最高，成王崩時，故老在者，召公一人而已。君奭『天壽平格』（上一、八、引「吉金文選」）」，今从之。「若參壽」者亦謂壽比參星，典籍及它種銘刻作「三壽」者亦此意，舊未得其解。　剞字于省吾讀歆，謂「用語『民歆而德之』，注歆猶欣欣，喜服也」（同上）。今案此字與金為韵，讀歆甚是。金即捦之異，金々猶欽々。　「登于上下」下尚有二字，過泐，不能辨，末字當在陽部，入韵。　韵讀：彫、孚、考、壽，幽部。剞、金、侵部。口、旁、尚、陽部。　四字直作亖，與宗周文之作亖者異。



### 者減鐘 其二

隹正月初吉丁亥，工𫊸王皮𪈀之子者減，自作鷂鐘，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一　此銘二十八字者，今尚有二器拓本可見。

### 吳王元劍

攻敔王元啓自作其元用。

此「攻敔王元」，余謂即吳王壽夢之長子諸樊也。諸樊之名，春秋作遏，公穀均作謁，而左傳與史記則作諸樊。諸樊與遏若謁無相通之理，蓋「諸樊」實是謁樊，字之譌也。二書同誤者，必史記偶誤在先，劉歆編纂左氏傳時以而襲用之以標異耳。此作元者，正「謁樊」二字之合音，又為遏與謁之陽聲，遏謁在祭部，祭元乃陰陽對轉也。「啓自作」猶言肇自作，乃語之偶變。「元用」亦見吉日劍，云「吉日壬午，作為元用」，又見秦子戈及秦子矛，曰「秦子作造公族元用」，蓋兵器銘之習用語，用謂器用，元用猶言元器也。劍之為物非中國所固有，逸周書克殷解言武王以輕呂擊紂尸，史記周本紀作輕劍，張守節謂「輕呂，劍名」，實則輕呂即匈奴之徑路，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徑路，匈奴寶刀」。外國學者謂起源于突厥語之Kilidji。據此足證劍制實來自西北，于周初時蓋已有之，但其用未盛。太伯仲雍竄吳，或曾攜此而往，故「吳越之劍」得「吳越之金錫」，遂于考工記中同著其良美之稱也。



### 吳王夫差監（吳）

山西通志金石記云「同治中，代州蒙王村出土」。地在夏屋山之陽。

攻吳王大𣪘（夫差）𢍁（擇）𠦪吉金，自乍（作）𢓊（御）監。

羅振玉云「此器出山西，光緒山西通志已著錄。通志考攻吳即句吳，大𣪘即夫差，其說甚確，惟未能考監為何器。案說文解字『鑑，大盆也』，廣雅『𣪘，鑑也』，字亦作監瓦，玉篇『大盆也』，其字从臨从瓦，與从金之鑑為一字，以金為之則曰鑑，以陶為之則曰覽也。莊子則陽『同濫而浴』，釋文『濫，浴器也』。濫與鑑殆一字。此器大可容人，當是浴器，非周禮凌人『祭祀共冰監』之監。冰監以盛冰置食物，固

不必如是之巨矣。「集古遺文」十一・五。余意監當是鑑容之物，古者在未以銅為鑑之前乃以水為鑑，「書酒誥引古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可見以水為鑑之古。以水為鑑則當有器以盛水，故監字正象人立于四旁而垂視之形，此監之本義也。臨水正容為監，盛水正容之器亦為監，推之則凡盆皆謂之監矣。此監稱曰「御監」，當是鑑容之器。王者訏大，器自不嫌其大。說為浴器則于理難通。浴器之材以不良導体之土木為宜，金屬過于良導，易煬人而不能保溫，王者雖奢，不能為此不合理之事也。至器出晉地者，乃吳亡後器物易主使然。

**右吳器凡四。**



## 其宛句鑃

隹正初吉丁亥，其宛𦋕其吉金，𥁕鑄句鑃。台以亯台考孝，用𣄃祈萬壽。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銘文全係反書，宛即次字。

此器出土于浙江武康縣山中，同出之器十餘，有銘者二，銘同。以地望推之當是越器。其宛無可考。句鑃形制与鐘為類，然相倒逆，鐘之甬在此為柄，執于手別以物和而鳴之，故銘款之序亦上下相反。其為𬙊器者又自銘為「征城」，或書作「鉦鍼」，知即古所謂鉦矣。詳下𬙊𦐂尹鉦。「隹正初吉」當是正月初吉，二器均如是。

## 姑馮句鑃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馮昏同之子𦋕𢍰吉金，自乍商句鑃。以樂賓客及我父兄，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姑下一字原作𩒲，舊釋為馮，人多疑之。案此字左旁从氷固無疑，右旁所从實鳳之奇文，卜辭鳳字作𪈰若𪈰，此猶存其遺意。知此則釋馮至當，蓋此字本从奇文鳳，𠘧聲，从鳳者取鳳鳥之馮風也。馮字从馬作者乃後来之譌变。姑馮昏同者當即越王句踐時之大夫馮同，越絕書請糴內傳及外傳記范伯，又德序如是作，外傳紀地作逢同，討倪內經作佚同。史記越世家及韓非說疑作逢同，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作扶同。扶、逢、馮古為雙聲，佚乃誤字也。此器以乾隆戊申出土于江蘇常熟翼京門外，馮同子之器出于此者，於時吳已為越所滅也。

「句鑃」上冠一商字，余謂即殷商之商，蓋句鑃之制作實仿自商人也。句鑃除徐越外無所見，有与之相近之器，舊稱為「商鐸」或「商鐃」者，其实即句鑃若征城之藍本。

## 者𣲘鐘

隹戉越十有九年，王曰：「者𣲘，女汝亦虔秉不經悳□□□光朕□□之𢡟學趄々哉弼王□□攼□□台以祟祇□朕立位。今余其念訟乃有□□刺制疾□□□聿女□□丝女□□□（下缺）」

容庚云：「者𣲘當作者旨，即越王句踐之子王鼫與（史記越世家）。本鐘別有八器歸日本，合四器而成全文，凡九十三字。（趄字重文計入。）」今案其說至確。銘中之「王」即越王句踐也。舊釋黃大作添改，自改動過大，此姻仍舊，並於補系中詳之。

此鐘傳世凡四器，一器最大，舊藏黃縣丁氏者，今歸廬江劉氏，銘存兩鉦，鉦各四行，行各四字，前鉦自「隹戉」

至「不淫」，後鉦自「□□制疾」以下十六格，可辨者僅五六字。而自「恩□」以下至「畢有」之三十二格無着落，蓋分鑄于左鼓之前後二面，面各四行，行各四格，以泐甚，故不為人所覺察也。準此知右鼓前後二面亦當有銘，銘末尚缺三十二格也。餘三鐘一最小者，兩鉦兩鼓均有銘，各二行，行二格，共十六格，即自「隹戉」至「不淫」之十六字，舊藏濰縣陳氏者，今歸日本住友家，攈古、綴古、奇觚、愙齋、周金文存、泉屋別集均有箸錄。其餘二鐘款式相同，兩鉦各二行，鼓面各三行，行各三格，共四十八格，即自「隹戉」至「畢有」之文是也。一為愙齋及周金文存所箸錄者，存字最多，不知藏何許，一為集古遺文補遺所箸錄者，「學趄趄哉彌」諸字甚完好，今亦在住友家。就上所述，可知全銘當有九十六格，合以重文當在百字左右。又其編鐘之分刻全銘，所存均是銘首文，則鐘之佚失或尚未出土者，亦當在十具左右也。鐘之出土地不明，然乃越器，銘首之「隹戉十有九年」之戉即是所箸之國号，与鄧伯氏鼎「隹鄧八月」、鄀公𣪕「隹鄀正二月」等同例。銘中之王，乃越王也。更進，余以為作器者之者汈當即諸咎，越世家索隱引古本紀年云「翳（句踐後第五世）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殺其君翳。」古器銘凡諸均作者。汈即𣲆字之異，从水弓聲，咎古音讀如皋，与弓同見紐，而幽蒸亦可對轉。（蒸乃之之陽聲，古多之幽通韻之例。）𣲆入影紐者，乃後來之音變，失去聲首[k]而然者也。是則銘中之王即是翳王，器乃戰國初年之物。



右越器凡三。

## 𨛜王𦚺鼎

𨛜王𦚺用其良金盥（鑄）其　鼎。用鬻（胹）腊，用雝（饔）賓客。子子孫孫，世世是若。

此鼎文字在徐器中較有古意，蓋在春秋中葉。𦚺殆糧之異文，人無可攷。　鬻當是胹之古文，廣韻胹作臑，又引籀文作䐶，从鬲而聲，此从古文鬲采聲，采聲与而聲同在之部。　韻讀：腊、客、若，魚部入聲。若字半泐，依韻及古人恆語推之當如是。詩小雅大田「曾孫是若」，又魯頌閟宮「魯侯是若」「萬民是若」，簷大史申鼎「子孫是若」，均其例証。

## 宜桐盂

隹正月初吉日己酉，𨛜王季糧之孫宜桐乍（作）臾鑄飤盂，以𡩡妹，孫子永壽用之。

「日己酉」三字或誤釋作「丁亥嘗」，因有疑此銘為僞者，非是。　𨛜王季糧殆即徐王𦚺，一字一名也。糧字原作□，下从米，与農自稟字作□，从米同，上体是畐字，綸鎛都畐字作□，說文引古文作□，均与此近。畐乃亩之所在，故稟字亦可从畐也。　𡩡疑是賸字之異，此乃賸妹之器。

## 沇兒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郐王庚之恩(淑)子沇兒，羴(擇)其吉金，自乍(作)龢鐘。中(終)翰𢾺(且)𦗪，元鳴孔皇。孔嘉元成，用盤歙(飲)酉(酒)，龢遭(會)百生(姓)，恩于威義(儀)，惠于明祀。𠭏(吾)以匽以喜，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兄)庶士。皇々𧼻々，𥃳(眉)壽無𣪕(期)，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威字原作戚，乃古畏字，古威畏字通。戚乃后起字。

徐王庚与沇兒無可考，然由器制与文作觀之，大率乃春秋中葉以後器。「中翰𢾺𦗪」語亦見下王孫遺者鐘及許子𦉢𠂤鐘。(金石索所录徐王子旃鐘亦有此語，但彼乃偽刻。)翰字，遺者鐘作𩁹，許子鐘作鶾，鶾字見說文，曰「雗肥翰音者也，从鳥軌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知𩁹𩁹均鶾之異。即翰与雗亦初當同是一物，說文分鶾翰雗為三字者，後起之歧異也。又此語徐中舒曰與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語法全同。(「周氏編鐘考釋」三葉)甚是。詩之終，王引之訓為既，此亦然，謂既高且颺也。「用盤飲酒」，孟子盡心下「般樂飲酒」，古般盤一字，盤樂也，孟子乃用複語。 韵讀：𦗪、皇、陽部，成、生、耕部，祀、喜、士、異、之、之部。

## 王孫遺者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羴其吉金，自乍龢鐘。中(終)𩁹(翰)𢾺(且)𦗪(颺)，元鳴孔皇。用亯台(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用𧟌(祈)𥃳(眉)壽。余𢆶(宏)𢑚(恭)𧵈屖，㝬𠭏(畏忌)𧼻々，肅悊(哲)聖武，惠于政德，恩(淑)于威義(儀)，誨(謀)猷不(丕)飤(飭)。闌々龢鐘，用匽台(以)喜，用樂嘉賓父𫝀(兄)，及我倗友。余𢘽𢼸(予)心，延(誕)永余德，龢

此威字作威，与敗字已分用。



沴民人，余尃旬于國。皝々𧼻々，萬年無諆(期)，枼萬孫子，永保鼓之。

此亦徐器，由其銘辭字体与沇兒鐘如出一人手筆，可以判知。王孫遺者，遺字作𨗨，余曩誤釋為遺，今案𨗨作父戊鼎亦有此字，曰「文考𨗨寶賣，弗敢𠷎」，以文意字形兩推之，正應為遺字。遺者者，余意當即容居。檀弓下「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云々。遺容雙聲，者居疊韻，此自称「王孫」，与祖其先君駒王正相合。容居之年代可據邾婁考公而定。鄭注云「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案邾隱公益与魯哀公同時，及其曾孫之喪則當在戰國末年，於時徐亡已久矣。春秋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公羊作章禹)奔楚」，左傳云「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嗣後遂不復見。蓋徐以大國淪為附庸，而卒為楚所滅也。邾考公時徐縱尚存，亦不得以王礼自居矣。鄭謂「考或為定」者，蓋謂一本作定也。余意「定」亦係誤字，定當為宣，邾宣公牼与魯襄公同時，於時徐尚未弱。更證以本銘，其文辭字体亦均以此時為宜也。「𧵈屖」音讀當如舒遲，意亦茲是。(屖字余曩釋為辟，非是。)「𧼻々」猶翼々，大雅大明「小心翼々」，爾雅釋訓「翼々恭也」。「誨猷不飤」當讀為「謀猷丕飭」，飭猶秩々也，小雅巧言「秩々大猷」。「余𢘽𢼸心」，𢘽柔也，𢼸即以字所从出，多用為「台，我也」之台，此与余為對文，正其佳證。 沴字从水殄聲，殄者殲

文異，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釋文云「沴，崔本作𤄫」，崔以「其心」屬上句。知沴𤄫一字，則知殄彌一字矣。从水，斯為𤄫矣。𤄫者水盛皃，「和𤄫民人」者謂和愛而殷盛之。 尃敷，普也，匍即旬字，徧也，「尃旬于國」謂普及于國。細讀此銘，可知儒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實有所本。 韵讀：殤、皇、陽部，孝、考、壽、幽部，趩、德、飤、喜、友、德、國、趩、諆、子、之、之部。

## 邻王義楚鍴

隹正月吉日丁酉，邻王義楚睪擇余吉金，自酢作祭鍴，用亯于皇天，及我文𤔲考，永保怠予身，子孫□永寶。

此器以前清光緒戊子四月出土于江西高安西四十五里之清泉市旁近里許山中，同出者鍴三、鐘鐸大小九。鐘鐸未見著錄。三鍴，此其一。其二銘五字，曰「義楚之祭耑」。其三銘十字，曰「邻王求又之耑，耑濫之紫」，殆是另一徐王之器。左傳昭六年「徐義楚聘于楚」，即此徐王義楚，聘楚蓋其尚為世子時事，杜預以為徐大夫，乃出于推測。 器形與觶同而銘為鍴若耑，知鍴即是觶也。王國維謂說文觶觛卮𦉜鍴五字實是一字，有專文釋之，甚備。「觀堂集林」七。 怠即怡字，假為「台，我也」之台，金文多以从台聲若㠯聲之字為之，且均用為領格。又此用例為宗周文所未見，今尚書湯誓「有台小子」之文，竟用為主格，足證該文實周末人所偽託。 銘乃韵語：天、身、真部，孜、寶、幽部。寶上原空一格，當是范損，奪去一字，以彝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云「鐘無款識，鐸有『邻王義楚』字，其篆法與沇兒鐘如出一范」。容庚云「鐸即邻𩡨尹鉦，張氏誤記為邻義楚耳。」



銘語例推之，必為永字無疑。

## 儆兒鐘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儆兒，余迭斯于之孫，余𢦔路之元子，曰：「於虖！敬哉！余義𨚕之良臣，而㑴之字慈父，余𢍏𧻓兒得吉金鎛鋁，台以鑄龢和鐘，台以追孝㑴且先祖，樂我父兄，歆飤訶歌遯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

儆字舊或釋僑，或釋僕，均不確；古人名多奇字，不能識。 義𨚕即徐王義楚，故此亦春秋末年之器。 㑴𧻓一字，說文桀部「𠓷 古文乘 从几」，即此字所从。或即乘之繁文，如征討古作正，後益為征若𨒅（沇兒鐘、史鼎）也。 𢍏當是動詞，殆𢷎使等字之義。 𢍏字段為擇，或釋得，或釋取，均非。 韵讀：父、鋁、且、遯、語，魚部。語段為敔，謂敔敌也。

## 邻𩡨尹鉦

〔隹〕正月初吉，日才在庚，邻𩡨尹𥃝故𠂤自乍作征城，次者諸升𥏙，儆至鑰劍兵，枼萬子孫，眉壽無疆，皿彼彼吉人亯，士余是尚。

首隹字泐去，可以意補。 月下有重文，故〈意〉以三字為句，取韵律也。或釋無此二字，非是。 𩡨尹下一字當是動詞，如擇取之類，或釋為故者亦非。故下一字當是器，蓋謂融毀故物以鑄此征城也。器之形制與句鑃同而自名為征城，可知征城即是句鑃。征城有南疆鉦復作鉦鍼，是則征城即是鉦矣。鉦古亦名丁寧，國語晉語「戰以錞于丁寧」，又

吳語「鳴鐘鼓丁寧錞于」，左傳宣四年「著于丁寧」，韋昭杜預均以丁寧為鉦。丁寧乃征城均耕部之疊韻字，蓋鉦聲丁寧，故以為名。器用（於）戰陣，故書作征城，以金為之，故又作鉦鍼，省之則為鉦矣。其別名句鑃者，合音則為鐲為鐸，均一物之異名。後世器改，名各有所屬，遂至判離耳。器小，口向上，執其柄，別以物扣而鳴之。柄之中央有々橫穿者，如南疆（鉦是）以備扣之之物之貫繫也。爿，余意乃斧之奇文，象形，斧祝，父兄。韵讀，庚、城、祝、兵、高、尚、陽耕合韵，城在耕部。又此鉦文字與義楚鍴極相近，疑是同時所出，所謂鐘鐸九者之一。

右徐器凡七。

## 楚公逆鎛

隹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乍（作）夜雨䨓（雷）鈫（鎛）。氒格曰□（卜）柮（和）八㐬、□□屯（純）公、逆其萬年又壽、□［保其］身、孫子其永龢。

此器以宋政和三年出土于湖北嘉魚，楚公名宋人未識，孫詒讓釋為逆，謂即熊咢。熊咢元年當周宣王二十九年，故此器之作在宗周末年。

## 楚公冢鐘

楚公冢自乍寶大（林）鐘，孫々子々其永寶。

冢蓋爲字之異，古文爲作象形甚相近。公冢當即熊咢之子熊儀，儀爲古同歌部。



## 楚王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媵）邛（江）仲嬭南龢鐘，其眉壽無彊，子孫永保用之。

邛即江黃之江，仲嬭女字，南名。嬭即楚姓羋之本字。（此媵器文通例，舊釋嬭為妳，非是。）江以楚穆王商臣三年滅于楚，此江楚尚通婚姻，自在國亡之前。成王熊惲之妹有江羋者，或即此邛仲嬭（江羋見左傳文元年及楚世家，世家以為成王之寵姬，此據杜預及司馬貞說。）楚王殆即成王，或其父文王也。又考古圖謂此器得於錢塘，蓋謂購自錢塘肆市，不必因此而疑邛之非江。

## 叔姬簠

弔姬霝乍（迮）黃邦曾侯乍（作）弔姬邛嬭賸（媵）器𪔂彝，其子孫々其永用之。

此亦楚器，曾侯見楚王酓章鐘，乃楚之隣國，姬姓之女嫁于黃邦，楚作器以媵之，同時復媵適江之楚女也。許子妝簠「鄦子妝羼其吉金，用鑄其匿，用賸孟姜秦嬴」，亦同時為二女作器，而一為嬴姓之女，事與此同。上乍字乃迮省，嫁也，適也。晉公盦「丕乍元女」，又筍伯盨「筍伯大父乍嬴妃鑄匋盨」，亦謂遣嫁嬴妃為鑄寶器。

## 楚王酓章鐘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鴋，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鴋，其永時用享。穆商商

薛尚功引趙明誠古器物銘云，楚惟惠王在位五十

七年、又其名為章、然則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今案酓段為熊、近出楚王鼎幽王熊悍作酓忎、正為互證。 遂字舊釋徙、余依原文定為遂字、廣雅釋詁遂、遷、移、徙等字同訓為避、（遷字誤為令、此依王念孫校改。）是遂亦遷徙矣。 西鶮部西陽、薛尚功云器出安陸、安陸與西陽在漢正同屬江夏郡。 時乃詩之異、此假為寺。寺、守也。郘公牼鐘「分器是寺。」 「穆商商」三字贊文一器作「卜翼反、宮反。」宋人疑宮商乃二鐘所中之聲律、近時唐蘭又說卜翼為外羽。余則疑反讀為半、羽外半音與不及（清）宮之半音相近、正如本鐘之題「商商」也。（疑乃二人合校鐘律各標其所得之結果。又此「宮反」是[illegible]變宮。）

戰國初年

## 曾姬無卹壺

隹王廿又六年、聖趄之夫人曾姬無卹、望安（茲）（在）漾陵蒿閒（間）之無𦣞（匹）、甬乍（用作）宗彝尊壺、逡嗣甬（用）之、職（職）才（在）王室。

此壺以近年出土于安徽壽縣、凡二具。壽縣自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于此之後為楚都、然考烈王在位二十五年、其子幽王十年、其同母弟哀王僅二月餘為其庶兄負芻所殺、負芻立五年而為秦所虜、國滅、故此非考烈以後器。字体與楚王酓章鐘極近、大率即惠王時物。 銘乃韵語、卹、𦣞、室、至部。𦣞即馬匹之匹之專字、猶駙騑驂駟之即并參四也。「無匹」言鰥寡孤獨而無告者。 職即職之異、劉體智云「从戠从百、百即首字、猶馘之或作聝」（「善齋」四、五五、）是也。



## 王子申盞

王子申乍（作）嘉嬭（芊）盞盂、其覺壽無碁（期）、永保用之。

此亦楚器。阮元云「楚王子名申見于左傳者有二、一為共王右司馬、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者、一為平王長庶子、字子西、遜楚國、立昭王而為令尹者。此篆文工秀、結体較長、同于楚曾侯鐘（即楚王酓章鐘）、楚曾侯鐘、楚惠王器、子西歷相昭王、惠王、此可直斷為子西器也。」（「積古」七、二六。） 盞字阮釋蓋、近人釋盂、均有異。曹照原文录出。 本銘其與碁字判然有別、羅振玉藏一簋、文為「王子申乍嘉嬭其覺壽碁永保用」、即切去此銘盞盂無之四字而仿刻者、文既不備、碁其二字亦混亂、為偽無疑。

## 中子化盤

此盤銘最初據古摹刻本、羼字誤摹為□、今據拓本觀之、則分明作□、確係羼（擇）字。盤銘乃朕、據古亦誤摹為盤。□字以下解釋文刪去。

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征）梠（莒）、用羼其吉金、自乍（作）盤盤。

中字原作𠁩、非仲字、凡金文中仲二字有別、中字豎畫上下有同數之旒、或二或三、乃指事字、与本末同意、謂中央之圖適當正中也。仲則作中、上下無旒、此是中的之中、會意、中直象矢、腰環象的。本銘中字余謂即楚簡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此言「征梠」事亦相合。 □字當是動詞、意當如擇如取、盧鐘云「用卲大宗」、卲字一器作□、与此頗近似、蓋即卲字、讀為撟若捎。方言「撟捎、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撟捎」、說文手部捎字下亦云然。淮南

要略篇「覽取撟撥」，高誘注云「撟，取也」。廣雅釋詁亦云「撟取也」。又云「撟，捎，擇也」。撟捎卲均同宵部，而卲捎聲尤近，例可通假。

## 楚王領鐘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領自乍（作）鈴鐘，其聿其言。

羅振玉以領為頵之壞字，謂卽楚成王。余初未見拓本，遂信從之。今案其說非是。就拓本觀之，領字絕非壞字，字蓋領之異文，从頁今聲也。又以形制而言，器有紐，枚平，花紋乃所謂「秦式」，蓋戰國時代之器，不得遠至春秋中葉。準此以求之，余意當卽楚悼王。悼王名，史記六國年表及通鑑均作類，而楚世家作疑，類當卽領若頷之字誤。世家文蓋本作領若頷，因彔年表者已誤為類，讀者疑之，遂於字旁注一「疑」字，其後彔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也。



## 楚子簠

隹八月初吉庚申，楚子暖盥（鑄）其飤匿（簠）。子孫永保之。

暖，古鍰字，本銘字体乃戰國時流派，楚子暖卽考烈王熊元也。

## 楚王酓志鼎

楚王酓志戰（戰）隻（獲）兵銅。正月吉日，窒盥（鑄）匋（鐈）貞（鼎），吕共戠棠。但卲盤埜差（佐）秦忎爲之。

右器文。（鼎腹外花紋中尚有「三楚」二字，腹內有「酓胏」二字。）

楚王酓志戰隻兵銅。正月吉日，窒盥匋貞之蓋，吕共（供）戠棠。但卲吏秦差（佐）苛䜌爲之。

右蓋文。（蓋內亦有「酓胏」二字）

此鼎最近出土于安徽壽縣（同出之器參看插圖一），酓志卽楚幽王熊悍。（據此楚世家、年表作悍，乃字誤。）志字以心干聲，干卽干字之異。干，金文之較古者作丫，乃圓盾之象形，上有羽飾而下有鐏。古文凡圓點作之字大抵演化為一橫，故由丫而干，更進則為干。然亦有演化為二橫者，如朱字本作朱，而師酉毀文作朱，其它如眉脒鼎、上樂床鼎及鼄器之鼄所从朱字亦係二橫，故丫字可作羊也。說文說干字為「从一从反入」，未得其意。又收羊字于干部，謂「撖也，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讀若飪，言稍甚也」。又以為南字之聲符，然殷周古文南字均不从羊作。許于干既失，于南亦誤，故羊說尤不足信。「戰獲兵銅」事，史無可徵。僅楚世家于幽王三年載「秦魏伐楚」一語，年表于同年秦魏欄內亦載其事，均未言勝負，大率卽此年事而楚獲勝利也。戰獲兵銅而毀銷之以為祭器，足見銷兵鑄器之事不始于秦人。蓋周末已是銅鐵交替時代，鐵兵方興，銅兵已失其優勢，故有此現象也。　窒當是室之繁文，同出之器言「釦（作）盥匋𥂴（鼎）」，則義當与作近。硌段為設也。匋鼎者蓋高腳之鼎，說文「鐈，似鼎而長足」，蓋此類。　棠卽秋祭之嘗之本字。「戠棠」連文，則戠蓋段為蒸。戠聲在之部，与蒸為對轉。故「吕共戠棠」卽以供蒸嘗也。（有盤同銘，見圖彔補遺。）

器與蓋于正銘之外，各有副銘一行，蓋「𤔲勒工名」之意。佀殆職名。帀即帀字，師之省文。（叔夷鐘「師」字作「𠂤」，省之則為帀矣。或釋為「禾」，非是。）差假為佐，言同官之副貳。盤埜、秦忎、史秦、苛𦎫均人名。別有佀勺，銘為「佀吏秦苛𦎫為之」（《雙劍誃》上五一），無帀差二字，乃省其職名，足為余說之證。器與蓋之工名各異，足徵一器乃由四人分為之。

楚王酓肯鼎

楚王酓肯复作盎鑄𩰫盎鼎，以共胾棠。

此鼎與前鼎同出。肯字从止从肉，與隸書同，與小篆之作肎者異，足証隸書每有所本。酓肯余謂其即酓忎，二字音紐俱相近。尚有簠三具同文，僅「𩰫盎」二字為「金𥫗簠」微異。（見圖錄補遺）又此鼎蓋面花紋中有「鑄胆社鼎」四字，蓋內又有「鑄胆」二字，不解何意。同出之器多見「鑄胆」二字，其下或繫有「大子」字樣。

右楚器凡十有二。

伯戔盤

隹王月初吉日丁亥，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頮沬盤，用蘄釁壽邁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邛當即江黃之江。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預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其故地在今河南息縣西南。漢書外戚侯表邛成屬濟陰縣，說文邑部邛字注亦同，彼乃別一地。又此盤據攷古圖云「得於河內」，下伯戔盦云「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蓋同時出土者。宋之河內當今河南沁陽縣，春秋時為晉地。此與江之地望雖不合，蓋由賂賄遷徙使然。吳王夫差監之出于晉地事與此同。「王月」疑正月字之誤摹。

伯戔盦

隹八月初吉庚午，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𩵦盦，其眉壽邁季無疆，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考古圖云「銘三十有一字在腹，十有四字在蓋」，蓋銘為「邛仲之孫白戔自乍𩵦盦，永保用之」。薛書所录器蓋互易。

盦字舊釋為盦，容庚云「盦乃𤮊字。方言五『瓬、㼜、甂、㼤、𤮊、甊、甈、甇、𤭯……秦之舊都謂之𤮊』」（「頌齋」攷釋八葉）。



邛君婦龢壺

邛君婦龢乍作其壺，子孫永寶用。

此亦江器，乃江君之妃名和者所作。本器與伯戔二器，年代均不能確定，要當在春秋魯文四年為楚人所滅以前。大約乃莊閔時器也。

右江器凡三。

黃大子白克盤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黃大子白克乍作仲嬴𠂤𩰫賸媵盤，用蘄釁壽邁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此乃黃國媵女之器。黃乃嬴姓，仲嬴□即所媵女名字。舊或釋「仲嬴」二字為「女嗣」，失之。黃國故地在今河南潢川縣境，春秋僖十二年滅于楚。故凡黃之器大率在春秋初年。

## 黃君毁

黃君乍（作）季嬴嵒賸（媵）毁，用易（錫）𥁕（眉）壽黃耇，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亦黃國媵女之器。「黃君」二字原作「東冋」，舊或釋「莫同」。案黃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買毁作「東」，伯家父毁作「東」，趙曹鼎作「莫」，足証此必為黃字。又同字冋，尚作「冋」，不嬰毁作「冋」，姞冯句鑃作「冋」，所从冂字二直均上出，以同之字亦如是，与此有別，此特君之異形耳。

## 黃韋俞父盤

隹正月初吉庚申，黃韋俞（俞）父自乍（作）飤器，子子孫孫其永用之。

俞字作「𦨶」，与師俞毁同，乃从舟从𨚗之側視形，譌变為小篆之俞，再变為今通行之俞字。注家不測，复以俞字附入說文，所謂蛇足也。

## 單鼎

唯黃孫子係君吊（叔）單自乍（作）貞（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黃孫子」殆謂黃君之孫子。係字原作「𣬉」，本鼎銘乃反書，必反觀之乃得。疑是作器者之氏。作器者名「單字君叔」，君乃羣省，單与羣名字對文也。寶字至詭異，所以缶字竟誤析為二，而置諸對角。

右黃器凡四。



## 鄀侯毁

隹五年正月丙（丙）午，鄀侯少子析乙（乩）孝孫丕巨𩝌趣（取）吉金，妳（而）乍（作）皇妣𡨚君中妃祭器八毁，永保用享。

孫詒讓云「鄀國當即書牧誓之盧，亦見左傳桓十三年、文十六年。釋文本或作盧。史記周本紀作纑。」（古籀餘論三·一）

案左（左）文十六年傳「楚伐庸，自盧以往」，庸在秦為上庸縣，故地在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則盧地必与之相近，而在其東可知。又文十四年傳「盧戢棃及叔麇誘殺鬭克及公子燮」，杜注云「盧，今襄陽中盧縣」。漢志中盧屬南郡，顏師古云「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盧村，以隋室諱忠，故改中為次」。水經（廿八）「沔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注「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故盧國故地當在今湖北襄陽附近。　丙字作网，从火，与子禾子釜同。案此字至関重（要），由此字可以推（知）十干已与五行方位相配，丙屬南方，故从火作。子禾子釜乃戰國末年器，本毁時代不能確知，恐在春秋后後也。

今案孫說不確。盧戎為楚所滅在春秋初年，与本器字体不合。近時徐中舒說鄀為山東之莒，較為可信。莒滅于楚，在獲麟後五十年也。今改从之，二器當次于齊前。

## 䣄大史申鼎

隹正月初吉辛亥，鄀安之孫簷大叓史𠂇作其造禕鼑鼎十。用延征台以迮笮，台以御賓客，子孫是若。

此乃鄀安之孫申為簷之大史者所作器。簷即鄘，亦即盧莒。字作与鄘侯毁極相近。王國維讀「大叓申」為「大事神」，似未為得。造即周礼大祝「六祈」二曰造之造，又「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均本銘造字義。其正字當作禕，說文「禕，祭也」。用征以迮，謂用之于軍旅，𩰫羌鐘「征秦遮齊」，迮若遮均用為笮迫之笮。言征言笮，正与造字相應。韵讀：迮、客、若，魚部入聲。又此鼎形制脚甚低，器淺而兩耳已残缺。器身環帶花紋与秦公毁同屬一系，其時代之相去必不甚遠，大率乃春秋末年之器也。

右盧莒器凡二。



## 鄀公敄人毁

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鄀公敄人乍作䵼毁。用亯孝（孝）于氒皇且祖、于氒皇丂（考）。用腸錫釁壽、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亯。

左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今案鄀有上鄀与下鄀，本毁称上鄀，而下鄀公諴鼎称下蠚，可證。彼鼎出于上雒，今陝西商縣，地与商密接壤，則此秦晉所伐者實是下鄀。上雒後為晉邑，見左傳哀四年，蓋下鄀為晉所滅也。南郡之鄀，漢志作若，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今湖北宜城縣，當即本毁所謂上鄀。上下相對，必同時並存，蓋由分封而然。意南郡之鄀為本國，故称上，上雒之鄀為分枝，故称下，此猶小邾之出自邾婁而称為小矣。南郡之鄀後為楚所滅，故於春秋末年其故都竟成為楚都也。兩鄀傳世之器均古，大率在春秋初年，或更在其前。蓋其初實一强盛之國，其地當跨有今河南、湖北、陝西三省所接壤處也。

## 鄀公敄人鐘

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鄀公敄人〔乍其龢鐘，用〕追〔孝于氒〕皇且祖〔可公，〔于氒〕皇考〔䢅公。〔用易錫〔眉〕壽〔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亯〕。

此銘殘泐過半，然与敄人毁合校，雖東鱗西爪，猶可以髣髴其全文。二器實同時所作。且此称「皇考䢅公」，而下平侯鎡称「皇祖䢅公」，又称「皇考庳𨖷公」，知平侯之考亦曾為鄀公者，即此敄人也。



## 鄀公平侯鎡

隹鄀八月初吉癸未，鄀公平厌自乍作䵼鎡，用追孝于氒皇且祖䢅公，于氒皇考庳𨖷公，用腸錫釁壽、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亯。

平侯乃敄人之子，観敄人于䢅公称考，而此称祖，可知。又此「皇考庳𨖷公」即敄人。上鄀省称為鄀。

## 鄀公諴鼎

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下蠚雝公諴乍障鼎，用追亯丂(孝)于皇且(祖)考，用气䜌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鼎考古圖云「得於上雒」，故宋人又稱之為「商洛鼎」。上雒，今陝西商縣地，在春秋末年屬晉，則下蠚蓋滅于晉者也。蠚字从蚰，下鄀公諴簠作蛕从虫，均有意与「上」鄀示別，蓋下鄀後出，既分上下，猶嫌混淆，且時亦各省去上下字而單稱鄀，故于鄀字之結構亦須示別也。「十又三月」當是「十又三月」之譌，下筆過短，蓋是銹紋。(頌殷「十又」二字是鄀字殘画誤摹。)

## 鄀公諴簠

蛕公諴乍(作)旅𠤾(簠)，用追孝于皇取(祖)皇考，用賜(賜)䜌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与鄀公諴鼎自是一人之器，下蠚省稱蛕。

右鄀器凡五。



## 鄧孟壺

𢍰(鄧)孟乍(作)監嬰(嫚)障壺，子子孫孫永寶用。

嬰 王國維謂即鄧姓之嫚，今从之。

## 鄧伯氏鼎

隹𢍰(鄧)八月初吉，白(伯)氏始(姒)氏乍(作)𪏽嫚㚖𦩎(媵)貞(鼎)。

其永寶用。

## 鄧公殷

隹𢍰(鄧)九月初吉，不故屯夫人𠭯(始)乍(作)𨔛𢍰公，用為屯夫人障𧩓殷。

不故疑即薄姑，漢書地理志(下)「齊(地分)」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周成王時薄姑氏与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左傳作蒲姑。(昭九年)漢志琅琊郡下亦作姑幕，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地域也。蓋薄姑氏雖衰，後世子孫猶守其血食未墜，故此与鄧為婚姻也。「𠭯乍𢍰公」与「叔姬簠」「叔姬需乍黃邦」同例，乍，𨔛省，嫁也，適也。 鄧國故地在今河南鄧縣。

右鄧器凡三。

## 蔡姞殷

𢒰(蔡)姞乍(作)皇兄尹弔(叔)障𩰫彝。尹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用𣫃匄䜌壽綽綰(綰)永令(命)，彌厥生霝冬(終)，其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𢒰字原作𣏟，容庚釋為蔡，云「魏三字石經古文作𣏟，𣏟即𢒰字，段為蔡也」。此乃姞姓女嫁于蔡者，故稱蔡姞，猶鄂女適王稱王姞，楚女適江稱江羋之類。蔡姞之母為叀姬，則姬姞互為婚姻可知。 綽綰乃金文恆語，或作綰綽。容云「即說文之𩰫𩰫，爾雅之綽

々爰々」詩之寬兮綽兮」。案書無逸亦云「寬綽厥心」。此銘文字當在宗周厲宣之世。

## 蔡大師鼎

隹正月初吉丁亥，蔡大帀師𦞣賸鄦許弔叔姬可母飤繁，用祈眉壽、萬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此蔡女適許之賸器也。蔡乃周公之後，姬姓。古人女子無論已嫁未嫁均称某母，王國維以為女字，謂女子字称某母，猶男子字称某父。令案某母當是女名，或有去母字。古者女子無字，出嫁則以其夫之字為字，就見于彝銘者言，如頌鼎「皇考龏叔、皇母龏姒」，召伯虎𣪘「幽伯幽姜」，綸鎛「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遹仲、皇母」子仲姜」，均其例証。故當其未許人時曰「待字」也。

右蔡器凡二。

## 許子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許子𥂴𠂤擇其吉金，自乍作鈴鈴鐘。中終𩁹翰𠭯且𩙥颺，元鳴孔皇，穆々龢鐘，用匽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倗友，𨘧々趩々，萬年無諆期，眉壽毋毋已，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本器考古圖云「得於潁川」，今河南許昌縣附近，即許舊地。此銘用語与徐器相同，足徵許國文化屬于南系。𥂴𠂤許子名，𥂴說文以為籀文𥂴。許于春秋称男而此称子，古公侯伯子之称，實無定制。韵讀：𩙥、皇，陽部，喜、友、趩、諆、已、之，之部。



## 許子妝簠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妝擇其吉金，用鑄其𠤳簠，用賸媵孟姜秦嬴，其子々孫々永永保用之。

妝与許子鐘之𥂴𠂤疑是一人。古人每名字並舉，或𥂴𠂤乃一字一名，称字則為妝也。妝𥂴同以爿聲。此殆許与秦同時嫁女，或許嫡秦為賸，秦嫡許為賸，故鑄器以分賸之。

## 子璋鐘

隹正十月初吉丁亥，羣孫斨子子璋，擇其吉金，自乍作龢鐘，用匽以喜，用樂父䂂兄者諸士，其眉壽無基期，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羣孫斨子」猶𠌫兒鐘言「余迭斯于之孫，余茲𢓜之元子」，羣斨均係人名。本銘字作与許子簠相似，而文辭复類許子鐘，疑斨即許子妝若𥂴𠂤，故次此銘于此。韵讀：喜、士、基，之部。

## 魯生鼎

無許大邑魯生乍作壽母朕(賸鼎)貞，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無、鄭省，無叀鼎、無㠱之饙鼎同此。大邑乃京師之古稱，亦稱天邑。此許京之壽生為其女作媵器也，壽母即其女名。

右許器及其近是者凡四。

鄭義伯匜

奠（鄭）義白（伯）乍季姜寶匜，用。

鄭義伯猶稱鄭井叔，義伯乃作器者之字，蓋鄭之大夫，娶姜姓女而為作御器也。

鄭登伯鬲

奠𢍰白（伯）乍弔（叔）𢿞𩰾鬲。

𢍰字之形稍異，然曰鄭𢍰叔盨例之，仍當是𢍰。𢍰乃氏，伯其字也。𢿞當是女姓，右旁范器損，致不可識。此姓典籍無可考。

鄭登叔盨

奠𢍰弔（叔）乍旅盨，及子々孫々永寶用。

𢍰叔猶上𢍰伯，以𢍰為氏，叔為字。

鄭戚句父鼎

奠戚（戎）句父自乍飤䵼，其子々孫々永寶用。

戚蓋戎字之異，从戈用聲，句父之氏也。舊釋為勇，不



雅。䵼當即是𩱛字，說文「𩱛，鼎之圜掩上者，从鼎才聲，詩曰『鼐鼎及𩱛』。鎡，俗𩱛从金从茲。」此从从茲（古文以茲為茲），以與俗鎡字同，从鼎蓋誤以貞為鼎也。許說𩱛乃本尒雅釋器，然毛詩絲衣傳則訓𩱛為小鼎，而本鼎形制乃有流如匜，知古說實多不足信也。

鄭虢仲毁

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奠（鄭）虢仲乍（作）寶毁，子々孫々級（及）永用。

此毁凡二具，一具器文「十又一月」作「十一又月」，一又二字倒，而又字多一橫鉤，此金文鈎倒之確例。又一具蓋文「子々孫々」誤作「孫々孫々」。

召叔山父簠

奠（鄭）白（伯）大𤔲工召弔（叔）山父乍（作）旅匿（簠），用高用孝，用匃𩡬壽，子々孫々用為永寶。

「奠白大𤔲工」者言鄭伯之大司空，職上係國，復係其國之爵，此例僅見。召氏，叔山父字。「旅匿」者旅當訓為祭，臣下文言高孝知之。匿古簠字，从匚古聲，金文習見。銘末數語有韻，孝、壽、寶，幽部。

叔上匜

隹十又二月初吉乙子（巳），奠大內史弔（叔）上乍（作）弔（叔）媿賸（媵）匜。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內史上冠以大字、此例僅見、殆是內史之長。

## 鄭楙叔賓父壺

鄭楙弔(叔)賓父乍(作)醴壺。子子孫孫永寶用。

楙氏、叔賓父字、別有叔賓父盨、當係一人之器。

## 嬰次鑪

王子嬰次之炒(燎)盧(鑪)。

此器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新鄭、同出之器百餘、僅二有銘。一即此鑪、一為鼎、銘泐甚不能通讀。嬰次即嬰齊。王國維因有「王子」字、說為楚子重嬰齊、器出新鄭則以為鄢陵之役楚師宵遁、蓋其時所遺。又說盧為說文「盧、飯器也」之盧。學者多宗之。案其器坦平而無蓋、不適於為飯器、實當是燎炭之鑪、說文「鑪、方鑪也」。本器形方、与之相合。而盧上一字王未釋者、實是㶿字、字確从火。余意乃㶿之別構、从广炎聲。炎即炒字、小篆作鬻、說文云「鬻、熬也、从䰜芻聲」。方言作熙、云「火乾也。秦晉之間或謂之熙」。郭注云「熙即䰜字」。又注爾雅釋草云「䕸首可以熇蠶蛹」。釋文引三倉「熇、熱也」。一切經音義一云「炒、古文鬻𩱦煼𪎭四形、今作䰜、崔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作𤆄」。今此字从炎作、知炒亦古文矣。从广炎聲与从宀㚇聲同、字在此讀為燎。知此為燎炭之鑪(今言火盆)、於鄢陵之說有不可通。蓋鄢陵之役在魯成十六年六月、時當盛暑、子重無携帶火爐之理、王說不足信也。余意器出鄭墓、自當解為鄭器。一墓之殉葬品甚豐、則所葬者必係鄭君。王子嬰次即鄭子嬰齊也。左傳作子儀、當是字。史記作公子嬰、乃嬰齊之畧、古籍于人名複名往往畧其一字、蓋誤以為名字並舉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嬰齊、与古器合。稱王子者可以僭分解之。嬰齊之父鄭莊公時鄭最強、左傳隱三年載周鄭交惡事、終至決戰而射王中肩、竟儼然敵國。有此器出、足証鄭莊公時實曾僭稱王号耳。嬰齊与魯莊公同年即位、十四年而遇弒、故此燎鑪之制作實當在春秋初年。

右鄭器凡九。





## 陳公子甗

隹九月初吉丁亥、敶公子子弔(叔)遼父乍(作)遊(旅)甗。用征用行、用鬻(蒸)稻汈粱、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是尚。

金文凡陳國之陳作敶、篡齊之田氏作陳。此乃陳之公子之子字叔原父者所作器。不稱公孫而稱「公子子」、蓋公孫之氏已通行、故避之也。鬻字从䰜从米从匕、匕當是聲。匕聲在之部、与蒸部為對轉、此實蒸之古字也。舊釋為羹、非是。蓋甗甑非調羹之器、而稻粱亦非作羹之材、字形不合、尚其餘事。

韵讀：行、汈、疆、尚、陽部。

## 陳侯簠

隹正月初吉丁亥，陳厌（作）作孟姜𡢁媵（媵）匜，用旂眉壽萬年無疆，永𡨦用之。

陳侯為姜姓女作媵器，此亦一異例。

## 陳子匜

隹正月初吉丁亥，陳子子作（作）𢊁孟𡢁（媯）穀母媵（媵）匜，用旂眉壽萬年無疆，永壽用之。

此陳之公子為其女作媵器也。「𢊁孟𡢁穀母」以𢊁大（太）鼎「𨜏叔姬可母」例之，𢊁當是國名。

## 陳伯元匜

陳白𡖀之子白元作（作）西孟媯婤母媵（媵）鉈（匜），永壽用之。

伯𡖀、伯元父子殆陳之宗室，以伯為氏者。西亦當是國族名。

右陳器凡四。

## 𨔛亥鼎

宋𩛥公之孫𨔛亥自作（作）會（膾）鼎，子子孫孫永壽用之。

𩛥古䊵字，說文「𩛥，籀文䊵」，與此同意。此从由从曰，由者缶也，曰是古皿字。宋𩛥公即宋莊公。莊公與魯桓同時，此其孫所作器，蓋在魯閔僖之世，而在宋則襄公之世也，於時宋最強盛。𨔛字字書所無，疑是官名走馬二字之合文。



## 宋眉父鬲

宋𧴪（眉）父作（作）𡨦子𩱜（媵）鬲。

此宋人媵女之器，𡨦子其女字，宋乃子姓之國，故女稱「某子」。

## 宋公戌鐘

宋公戌之䛁鐘。

宋公名舊釋為成，王復齋以為宋平公。積古引吳東發說「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是平公器也。又云「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今改從之。唯古文辰戌之戌與征戍之戍形相近，此乃辰戌字，與成字之差僅一筆，故致誤也。古器中成戌字亦每互譌，如頌𣪘甲戌字第二第三第四之蓋均誤為成，而成周字則第三之器第四之蓋均誤為戌，其確証也。（第三器文甲戌字亦誤為成。）

## 宋公䜌鼎

宋公䜌之餗鼎（鼎）。

此宋景公器，景公名春秋作欒，史記作頭曼，當春秋末年。

金石录云「元祐間得于南都，底蓋皆有銘」。（博古圖录有蓋无器。）

右宋器凡四。

## 曾伯霥簠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白霥悊(悊)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尸(淮夷)、印燮繁湯、金衟(道)鍚(錫)行、具(俱)既卑(俾)方。余擇其吉金黃鏞(鑪)、余用自乍(作)旅匿(簠)。㠯征㠯行、用盛稻粱、用孝(孝)用享于我皇且(祖)文考。天賜之福、曾白霥叚(胡)不黃耇萬(萬)年、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

此簠與曾姜鼎(同時)彼云「征緐湯原」、此云「印燮繁湯」、蓋晉人與曾同伐淮夷也。作器亦同在九月、彼在乙亥、此在庚午、先彼五日。彼云「勿灋(廢)文侯覲命」、知不得在文侯以前。謚之興在春秋中葉以後、或即文侯時事亦有可能。要之二器均春秋初年之物。 黹乃常之異文、說文「常、下帬也、从巾尚聲。裳、常或从衣」。此从巾从黹省。蓋常若裳乃形聲字、此乃會意字。此讀為堂皇之堂、高也、盛也、聲正入韻。「金道錫行」者言以金錫入貢或交易之路、古者南方多產金錫、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考工記云「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黃鏞」者以銅所為之鑪、(今言火爐)言毀銷之以為彝器也。 韵讀：常、湯、行、方陽部、鏞、匿、魚部、行、粱、享、陽部、考、福、幽之合韵、疆、享、陽部。

## 曾伯陭壺

隹曾白陭迺用吉金鐈鋚、用自乍(作)醴壺、用卿(饗)賓客、為德無叚(瑕)。用孝用享、用賜眉壽、子子孫孫、用受大福無疆。



用鐈鋚作壺亦毀舊器而鑄新器。鐈、說文云「似鼎而長足」、廣雅釋器云「釜也」。鋚是轡首銅。 韵讀：壺、客、叚、魚部、孝、壽、幽部、享、疆、陽部。

## 曾子𡲝簠

曾子𡲝自乍(作)行器、則永祜福(福)。

𡲝即戈綏之綏、从尾沙省聲、見上師𣪕段(殷)。字在此乃曾子之名。

## 曾子遐簠

曾子遐之行匿簠。

此器字体與叔夷鐘、禽章鐘等相似、蓋春秋中葉前後之器。春秋襄六年書「莒人滅鄫」、又昭四年書「九月取鄫」、蓋鄫滅于莒、降為附庸、后負叛而歸魯、故又取于魯也。器或作于襄公之世、唯不得在昭四以後。

## 曾子□簠

隹正月初吉丁亥、曾子□自乍(作)飤匿、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此器由字体觀之、大率亦離滅國不遠。器全体施以淺刻糾虺紋、乃一部分外國學者所謂「秦式」、根據此器可斷定此等樣式在春秋中葉時已有之。

## 曾子仲宣鼎

曾子中(仲)宣𨗨用其吉金、自乍(作)寶貞(鼎)。宣𨗨用雝(饔)其者

諸父者諸兄。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仲宣乃一字一名，由下單称宣，可知。寤部造字，讀為肇，始也。「宣喪」，喪舊釋為還，非是。案此銘後半有韵，喪、兄、疆、享，均陽部字。「宣喪」者猶洹子孟姜壺言「洹子孟姜喪」，謂宣之親喪也。蓋曾子斿立，其喪服將除，爰初作器以饗燕親族也。 雝古雝字，舊釋為饗，甚是。徐王糧鼎「用雝賓客」，例与此同。

## 曾大保盆

曾大保廥弔（叔）亟用其吉金，自乍（作）旅盆，子子孫孫永用之。

此曾大保名亟字廥叔，廥亟二字周金文存本不明，余初據之誤釋為廥霝，今正。

廥字乃書所無，然必為會聲之字。亟通極，名亟字廥叔者，書洪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當是周時成語，如今言集中也。鄭玄說會為君，說歸為臣，宋世家集解所引，未免求之過深。廥作□，示鹿頭有大角，蓋如今之馴鹿。

右鄫器凡七。

## 滕侯穌段

賸侯穌乍（作）氒文考賸仲旅段。其子子孫萬年永寶用。

全文滕國之滕均作賸，从大。穌及仲均無可攷。此旅字當解為周礼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之旅，祭也。舊說旅為祈禱天地山川，寶則祀人鬼，亦可



称旅，彝銘多見。 寶字亦頗詭異，缶字誤析為二而分置于上下對角。 盨器自名為段，足證盨乃段之變。

## 滕虎段

賸虎敢肇（肇）乍（作）氒皇考公命仲寶尊彝。

賸虎，王國維謂即礼記檀弓「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之孟虎。「觀堂集林卷六釋滕」今案虎當是字，檀弓称孟虎即其証。敢乃名。名敢字虎者，大雅常武「闞如虓虎」，豐鳳刻碑「虓若夫虓虎」，敢本字，闞借字，虓乃後起字。

右滕器凡二。

## 薛侯盤

辪侯乍（作）弔（叔）妊賸般（盤），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王國維云「辪即薛國之本字，此字从月辛聲，与薛字从艸辥聲同。……辪為妊姓之國，其為賸薛之薛審矣。」「觀堂集林卷六釋辥」 毀原作□，即說文「□」籀文毀所从出。漢鉌蘇襄作□，呂穰作□，所从毀字雖已變乂為爻，然猶从土，形未盡失。

## 薛侯鼎

辪侯戚乍（作）父乙鼎彝。 史。

史者薛侯之史官所書之下款。鼎銘𩏂字之殘。

右薛器凡二。

## 邾公牼鐘

隹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鼄公牼擇氒吉金，玄鏐膚呂(鑪)，自乍(作)龢鐘。曰：「余畢龏(恭)威(畏)忌，盄(鑄)辝(予)龢鐘二鍺。台(以)樂其身，台匽大夫，台喜者(諸)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止)。」

鼄公牼即邾宣公，見春秋襄十七年，公、穀作䁥，乃段借字。

鏐者，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說文云「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又云「鏐，黃金之美者」，禹貢梁州貢璆鐵銀鏤，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此以鑄器，知所謂黃金者實是銅。玄鏐即說文所謂「與玉同色」者也。膚呂與玄鏐對文，膚段為臚，黑色也，呂乃鋁省，此段為鑪。鍺者，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左傳襄十一年「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杜注「縣鐘十六為一肆」。鄭說與左傳及杜異，鄭意謂鐘磬同在一簴，各八則為堵，故曰「二八十六枚」，鐘十六枚在一簴，磬十六枚在一簴，共二堵三十二枚始謂之肆。左傳及杜說則言鐘而不及磬，充杜意則鐘十六枚為肆，磬十六枚亦為肆，半之則鐘八枚為堵，磬八枚亦為堵。徵之彝銘，本器言「龢鐘二鍺」，洹子孟姜壺言「鼓鐘一銉」，銉鍺均單以鐘言而不及磬。



郘𪔁鐘言「大鐘八聿，其竈四𩊚」，竈者謂𨗥磬也。懷石磬云「擇其吉石，自作𨗥磬」，(薛八、九、二。)𨗥即造之異，與𨗥通。蓋金樂以磬為之，(𨗥，故謂之)𨗥磬，亦謂之竈。鐘八聿，竈四𩊚，則磬數僅及鐘數四分之一。是鐘磬各為堵肆，而不相參合。據此以解小胥職文，亦正圓通無礙，蓋謂「凡縣鐘磬〔各以〕半〔八枚〕為堵，全〔十六枚〕為肆」也。杜說較鄭說為近是。寺，持也，守也。

韵讀：鍺、夫，魚部。忌、士、寺，之部。

## 邾公華鐘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鼄公華擇氒吉金，玄鏐赤鏞(鑪)，用盄(鑄)氒龢鐘，台(以)乍(作)其皇且(祖)皇考。曰：「余畢龏威忌，忌(淑)穆不彖(墜)于氒身，盄(鑄)其龢鐘，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宴士庶子。昚(慎)為之名(銘)，元器其舊，哉(載)公眉壽，鼄邦是保，其萬(萬)年(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鼄公華即邾宣公之子悼公，見春秋昭元年。「昚為之名」者謂慎為此銘，名字作𦘔，从月，與上正月字同，舊或釋為聽，非是。韵讀：忌、祀、子，之部。舊、壽、保，幽部。疆、享，陽部。



## 邾公釛鐘

陸𩡨之孫邾公釛乍(作)氒禾(和)鐘，用敬卹盟祀，旂(祈)年(年)眉壽。用樂我嘉賓(賓)，及我正卿，𢍚(揚)君霝君以萬(萬)年(年)。

王國維云「𩡨字从蚰，章声，𩡨古墉字，以聲類求之，當是螽。陸螽即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

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其說蓋出于世本。此郳器而云陸𩁹之孫，其為陸終無疑也。（觀堂集林十八·邾公鐘跋）釶字原作𨥬，从金乇聲，（卜辭及金文亳宅字从此可証）以聲類求之，當是鉏之古字。左傳文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王引之言捷字菑名，云「元和姓纂有捷姓，引風俗通曰『邾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俞樾云捷段為𫊸，故菑（名）字捷。準此，則邾定公名為貜且者（春秋成十七年）亦當是一字一名，貜假為钁，且鉏省。兄若弟同以農事字為名字也。故此郳公釶當即邾定公貜且。正卿者正長卿士。「郳君需君」第二君字余初疑剔誤，非是。字在此殆段為閵。

郳君鐘

䵼君求吉金，用自乍（作）其龢鐘□鈴（鈴），用處大正（政）。（下泐）

求字乃動詞，非郳君名。文以鈴正為韵，耕部。古鐘鍾一字。

郳大宰鐘

䵼大宰𣄰子𢾊自乍（作）其御鐘，□□吉金元呂，[𢾊]用過（句）釁壽多福（福），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保用享。

此乃郳大宰𣄰之子𢾊（𢾊）所作器，御疑御之異文，从走作者蓋係筆誤。「元呂」與「吉金」對文，易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呂假為鑪。 疆享為韵，陽部。

一九二 郳

郳大宰簠

隹正月初吉，䵼大宰𣄰子𣄰𨜒其𩍠（一器無此字）匠簠，曰「余諾（若）龏（恭）孔惠，其釁壽呂（一器呂作用）𩍠，萬年無期，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此郳大宰𣄰與前鐘之郳大宰𣄰自是一人。此从木為叢之緐文，彼从彳从叢省，蓋趣字之異，叢省聲也。叢趣同以取為聲，此𣄰𣄰又同以叢為聲，得相通。𨜒與𢾊乃兄弟行也。𨜒者𨜒之異，从田與从土用意。 諾若古本一字，此用為若，順也。 韵讀惠、𩍠，脂部，期、之，之部。

郳友父鬲

䵼習父𦝢（媵）其子𡚤𡢃（曹）寶鬲，其釁壽永寶用。

習父疑即春秋郳子益之字，與魯哀公同時。𡢃字原作𡢃，从女，从㯥，此字最為正確，即郳姓曹之本字也。以㯥為聲。它器𡢃字所从㯥旁頗與奉字相近，舊誤釋為㛸，故不得其解。然㯥與奉有畫然不相紊之處，試就奉捧𡙇𩝣等字以比較之，即得。郳伯鬲殆同時出土器。

郳伯御戎鼎

䵼白（伯）御戎乍媵姬寶鼑（鼎），子々孫々永寶用。

邾君之名見于春秋者八世，曰克（字儀父），曰瑣，曰蘧蒢，曰貜且，曰牼，曰華，曰穿，曰益，無與御戎相當者，由文字觀之，疑在春秋以前，然相去亦不遠。媵姬乃媵女嫁于

一九三 郳

郳伯，得此知郳滕為婚姻之國。

郳討鼎

𪓐討為其鼎，子々孚々永寶用。

此郳討與郳伯御戎殆是一人，一字一名也。孚自孫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

右郳器凡九。

寺季故公段

寺（郜）季故公作寶段，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寺，郜省。季故公殆一字一名，公適工事也，故者做也。



春秋襄十三年「夏，取邿」，杜注「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公羊作詩，以為「邾婁之邑」。蓋邿初為邾所滅，而魯復取之也。（取于邾，如鄫初滅于莒，後取于魯，即其例。）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即杜注所本。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東南。

郜遣段

郜遣作寶段，用追孝于其父母，用易（錫）永壽。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郜遣鼎

郜遣乍（作）寶鼎，子々孫々用享。

郜遣即前段之郜遣。遣與遣一字一名也。遣即造

之異，遣亦當是遣之緐文。遣，縱也、送也，遣，詣也、適也，名與字相應。清光緒間出土于山東々平縣。

郜伯鼎

郜伯䢅乍（作）孟妊善（膳）鼎，其萬年眉壽，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郜伯為其妻所作器。蓋郜與妊姓之國為婚姻也。與郜相近之國，薛、祝均妊姓，不知孰是。

郜伯祀鼎

郜伯祀作善鼎，其萬年眉壽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此與前鼎文字款式如出一手筆，當是一時所作。祀即郜伯名。「無疆」「永寶」均合書，僅見。



右郜器凡五。

魯侯爵

魯侯作爵，用尊臬鬯臨盟。

此銘分作兩截讀，為彝銘之一特例。「用尊」是動詞，與「令段」「用尊事于皇宗」同例。臬當即「無以茜酒」之茜，从束旁有酒滴，从自，謂神歆之。器制銘詞均古，殆在周初。

魯大司徒匜

魯大司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礪孟姬媵也（匜），其眉壽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䃾卽厲之緐文，从石与从厂同意，从邁省聲与萬聲同。在此乃孟姬所適之國名。春秋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注「義陽縣有厲鄉」。漢志南陽郡隨下云「故國。厲鄉，故厲國也」。今湖北隨縣北四十里有厲山店。

## 魯大宰原父殷

魯大宰邍父乍(作)季姬牙賸(媵)殷，其萬年釁壽永寶用。

## 魯原鐘

魯邍乍(作)龢鐘用享考(孝)。

上一殷一鐘乃一人所作之器。邍卽說文「邍，高平之野」，从辵从㽙从彖，此最為正確。金文中已有誤从备者，

小篆則更誤彖為彔矣。

## 魯伯厚父盤

魯白厚父乍仲姬艅(俞)賸(媵)般(盤)。

## 仲姬俞殷

魯白大父乍仲姬艅(俞)賸殷，其萬年釁壽永寶用享。

上二器同為仲姬俞所作之媵器，伯厚父与伯大父當是兄弟行，以伯為氏者也。

## 孟姬姜殷

魯白大父乍孟姬姜賸殷，其萬年釁壽永寶用享。



此与仲姬俞殷同為伯大父所作，則孟姬姜与仲姬俞乃姊妹行，姜乃孟姬之名。

## 魯伯愈父鬲

魯白愈父乍鼄姬仁朕(媵)羞(羞)鬲，其永寶用。

此伯愈父亦以伯為氏者，与邾國通婚姻，故其女稱邾姬。有同人所作之簠，愈作俞。魯伯愈父諸器，所見有鬲五、簠三、盤三、匜一，清道光十年出土于滕縣城東北八十里鳳凰嶺溝澗中。

## 魯士商𠭯殷

魯士商𠭯肇作朕皇考弔(叔)猒父尊殷，商𠭯其萬年釁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魯之大士或士師名商𠭯者所作器。

右魯器凡九。

## 杞伯每刃鼎

杞白每刃乍鼄嫀(曹)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杞伯器出土于山東新泰，同出之器已見箸錄者有鼎二、殷四、壺一、匜一、盨一，均杞伯每刃為鼄嫀所作器。每刃者，余意卽謀娶公，說文謀古文作𢘑若𧧻，与每同从母聲，刃，刻之或作，与娶同屬侯部。史記陳杞世家「謀娶公當周厲王時」。鼄嫀卽邾曹，杞与邾為婚姻之國。鼄字器文或作𪓕，从殳，蓋殊之古文也。同从朱聲，故段為鼄。

## 杞伯每刃壺

杞白每刃乍鼄嫊寶壺、萬季釁壽、子々孫々永寶用亯。

壺字蓋文作□、器文作□、器形見善齋禮器錄。王國維以為「卣」非也。然器與蓋分藏二家、字跡亦小異、是否一器之析、或二器之殘、殊未能知耶。「寶壺」寶字器文作寍、又「孫」字無重文、「萬年」上多一「其」字。

右杞器凡二。

## 己侯貉子段

己侯貉子分己姜寶、乍作段。己姜石用𡧊、用匄𦆽萬季。

此乃紀侯媵女之器、有己侯鐘出土于山東壽光縣紀侯臺下、可証。又紀乃姜姓、此言「分己姜寶」者、即紀女將嫁、作寶器以媵之。石乃己姜名。由字体觀之、此殆宗周初葉康昭時器、足証紀國文化之古。

## 貉子卣

隹正月丁丑、王各格于呂、敽治王牢于㡁咸𡧊。王令士衜道歸饋貉子鹿三。貉子昜揚王休、用乍作寶隮彝。

貉子即己姜段之己侯貉子、二器字体如出一人手筆、可証也。敽殆𤔲之異文、讀為治。𡧊是宜字、此處正是適宜之宜、除此而外、釋俎釋房均不可通。此因受錫鹿而作器、器上即以鹿紋為飾、銘詞与花紋相應、僅見。

一九八

紀

## 己侯鐘

己侯虓乍作寶鐘。

此鐘出于山東壽光縣紀侯臺下、疑昭穆時器。

## 己侯段

己侯乍姜縈段、子々孫其永寶用。

此亦媵器、姜縈即己侯女名。此器年代較己侯鐘當稍後、頗近厲宣時字体。

## 㠱公壺

㠱公乍作為子弔叔姜□盥壺。釁壽萬季年、永保其身、也施々巸々、受福無碁、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此器薛書題作「杞公匜」、云「㠱者古國名、衛宏云与杞同。雖形制未傳、而字畫奇古」云々。按所引衛宏說乃本集韻、然杞乃姒姓之國、此㠱乃姜姓之國、㠱与杞非一也。余謂㠱亦是紀、同一紀國而作㠱若己者、亦猶句吳之作工𠭯若攻吳。而稱公稱侯在古亦無差別。「子叔姜」与齊鎛稱其母為子仲姜者同。子叔子仲均字也。姜下所缺一文當是媵字、否則即是子叔姜之名。盥下一文分明是壺、薛因其「形制未傳」、遂誤認為匜、非也。銘乃韻語、也巸子孫字均奪重文、今補。年、身、真部。巸、碁之、之部。

## 慶叔匜

一九九

紀

慶弔(叔)𣪕(作)朕(賸)子孟姜盥盤，其眉壽萬季(年)，羕(永)保其身，
池々熙々，男女無碁(期)，子々孫々，羕保用之。

薛尚功云「此銘得於淄之淄川。……銘文字畫與『杞公匜』即『㠱公壺』絕相類」。案此亦紀器也。淄川與壽光接近，在古均紀國地。銘文字畫與㠱公壺絕相類，固其所宜。紀以魯莊四年滅于齊，而此匜與壺就其字作而言，蓋春秋初年之器也。

右紀器凡六。

鑄公簠

鑄(鑄)公乍(作)孟妊車母朕(賸)𠤳(簠)，其萬季眉壽，子々孫々

永寶用。

王國維云「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注云『祝或爲鑄』。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封黃帝之後於鑄』。古鑄祝同音。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居其一。鑄爲妊姓，其爲黃帝後之祝信矣」。(觀堂集林十八鑄公簠跋。)

鑄子簠

鑄子弔(叔)黑𦣝肇乍(作)寶匠(簠)，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𦣝即頤初文，象形，象有重頤而上有鬚也。鬚色黑，故此鑄子名𦣝而字叔黑。 鑄國在古蓋屢有遷移，春秋桓五年「城祝丘」，殆本鑄之故地，爲魯所略者。地在山東



臨沂縣東南。同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王國維謂州公亦即鑄公，云「古祝音又與州同，春秋左氏及公羊傳之州吁，穀梁傳作祝吁。祝汶所从加从州聲，讀若祝」。蓋鑄受魯人逼迫，北遷于淳于，淳于在今山東安丘縣境。然鑄公簠出于齊東縣，此鑄子𦣝諸器出土于桓台縣，二縣接壤，同在安丘之西北。蓋淳于爲杞所略，而鑄又遷避也。最後則遷于長清肥城境地。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左傳作督揚，杜注「督揚即祝柯」，公羊作祝阿，漢爲縣，屬平原郡，地在今長清縣東北。又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注「鑄國，今濟北蛇丘縣」。後漢郡國志濟北國蛇丘縣有鑄鄉城。今山東肥城縣南尚有鑄鄉也。蓋鑄終受齊人之壓迫而滅國于此。此出土于桓台齊南之器，當在淳于入杞以後，大率在魯之閔僖時代也。

右祝器凡二。

齊大宰盤

隹王八月丁亥，齊大宰[辶帚]父肙爲忌(己)盥盤，台(以)㫃(祈)眉壽，霝命難老(老)。

[辶帚]是歸之異文，歸从帚𠂤(追)聲，此从帚遂聲也。肙殆肙字之異，乃歸父名。齊有國歸父，乃國佐之父，見左僖二十八年傳及三十三年經傳。傳又稱國莊子，或即此人。 [illegible]讀壽，老，幽部。

## 國差𦉜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帀(工師)佸鑄西𩫖寶𦉜三秉，用寶旨酉(酒)，侯氏受福眉壽。卑(俾)旨卑(俾)瀞，侯氏母(毋)瘩母(毋)疒荒(荒)，齊邦冒(鼏)靜安寍，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國差，許瀚謂即國佐，(見左氏成二年經傳)至確。稱「某々立事歲」之例齊器多見。如陳純釜「陸猶立事歲，𩟹月，戊寅」，子禾子釜「□□立事歲，禝月，丙午」，與此例全同。咸、𩟹、禝等均月之異名，唯不知孰為孰月。攻帀，工師。叔夷鐘師字作𠂤，知此確是師之省文。冒字余曩釋為鼏，彝銘从冂之字每以冂作，如冒字𠭯伯戜𣪕及毛公鼎从冂，而吳彝、伯晨鼎、番生𣪕、師兌𣪕均从冃。字复从貝者，鼎与貝古文每互譌也。鼏通宓，孫詒讓云「尒雅釋詁『宓，靜也』。書無逸曰『不敢荒寍，嘉靖殷邦』，史記魯世家嘉作密，是密靜二字連文之證。」(「古籀拾遺」中三一。孫引洪頤煊讀書叢錄釋為鼏，雖據譌刻為說，要不失為創見。)

## 叔夷鐘

隹王五月，辰才(在)戊寅，師(師)于淄涶。公曰：「女(汝)尸(夷)，余經乃先具(祖)，余既尃乃心，女(汝)恣(小心)愄(畏)忌，女(汝)不彖(墜)𡖊(夙)夜宦埶(執)而(尔)政事。余弘猒乃心，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軍)，肅(肅)成朕師(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庶)民左右母(毋)諱。」尸不敢弗憼戒，虔(虔)卹氒死(尸)事，戮(戮)龢(和)三軍徒旟，雩氒行師(師)，昚(慎)中氒罰。公曰：「尸，女(汝)敬共辝(予)命，女(汝)雁鬲公家，





女(汝)巩勞朕行師(師)，女(汝)肇勄(敏)于戎攻。余易(錫)女(汝)釐都𨞲劇，其縣三百(三百)。余命女(汝)𤔲辝(予)釐(鑄文作鄞，从邑)造(造)戜(鐵)徒千(四千)，為女(汝)敵寮。」尸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尸，女(汝)康能乃又(有)事，衍(遲)乃敵寮，余用登(登)屯(純)厚乃命。女(汝)尸，母(毋)曰『余少(小)子』，女(汝)尃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一人)。」余命女(汝)裁(職)差(左)正(鑄無此字)卿(鑄文此下有「為大事」三字)，兼命于外內之事，中尃盟刑，女(汝)台(以)尃戒公家，雁卹余于盟(明)卹，女(汝)台(以)卹余朕身。余易(錫)女(汝)馬車(鑄作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女(汝以)台戒戎攸(作)。」尸用或(又)敢再(再)拜䭫首，雁受君公之易(錫)光，余弗敢灋(廢)乃命。尸典其先舊及其高祖(鑄文作具)，虩々成唐(湯)，又敢(有嚴)才(在)帝所，尃受天命，𠜂伐夏司(祀)，敗氒靈師(師)，伊少(小)臣隹輔(輔)咸有九州，處瑀(禹)之堵(土)。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雩生弔(叔)尸，是辟于齊侯之所。是恣(小心)龏(恭)𨗨靈力若虎，堇勞其政事，又(有)共(供)于[竹亘]武靈公之所。(此句鎛銘作「又共于公所」，少四字。)[竹亘]武霝公易(錫)尸吉金鈇鎬玄鏐鏷鋁，尸用攸(作)鑄(鑄)其寶鐘。(「之所」下二十一字鎛銘為「𢾭其吉金鈇鎬鏷鋁，用攸鑄其寶鎛」十四字)用享于其皇祖(鎛作具)、皇妣(妣)、皇母、皇考，用旂(祈)眉壽，霝命難老(老)。不顯皇祖(鎛作具)，其乍(作)福元孫，其萬福屯(純)脕(魯)，龢𢦏(協)而(尔)又(有)事，卑(俾)若鐘鼓。外內剴辟，𢦚々譽々，邁而(尔)倗剸，母(毋)或(有)承頪(類)，女(汝)考壽萬秊(年)，永(鎛作羕)保其身，卑(俾)百斯男而埶(埶)斯字，肅々(肅)義政，齊侯左右，母(毋)疾母(毋)已，至于枼曰武靈成(誠)。子々孫々永(鎛作羕)保用享。

此鐘作者名為叔尸，尸讀為夷。尸字原作𡰣，与同銘

趙明誠金石錄云：「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多者幾五百字。」

中所屢見之辟字及鎛銘敳字所从之尸字全同。宋人釋為及，固誤；近人改釋為弓者亦誤。銘中弘字作弘、所从之弓字形，迥然有別。叔夷乃宋出，其父為宋穆公之孫，已則出仕于齊，當齊靈公之世。銘中兩見「簉武靈公」，簉通桓，桓武乃懿美之辭，靈公生号也。下有「摩壐」，亦生稱靈公。　甾字舊釋為淄，無說。今案此字从水省，从甾，甾古文以為祇，則字實从水省、祇聲。釋淄是也。淄乃省文，右旁之甾即甾之隸变，後人以形聲俱近于甾（从田、巛聲），遂淆混為一。王國維有釋由一文，已辨之甚悉。故淄字可云从水甾省聲。又武班碑臨菑字作菑，其隸变之由，令亦可以恍悟，蓋其本字實當作菑也。　「余經乃先祖」孫詒讓據史記樂書所引孫炎尔雅注，訓經為法，甚是。



然訓乃為其，則非，乃仍是汝之之意，言法夷之先祖也。夷之先祖為成湯，故齊侯以之為經法。「余既尃乃心」尃當讀為孚，信也。「虔卹乃死事」孫詒讓云「虔亦敬也，（尒雅釋詁）卹，慎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溢，慎也」。左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恤、卹字通。）死讀為尸，尸，主也。（尒雅釋詁）言敬慎[其]所主之事。」（孫誤釋乃為死）　「三軍徒𨔝」𨔝从㫃，迴聲，殆幢之古文。周礼地官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彼同徒即此徒𨔝，殆猶師旅、師旟之謂也。舊或解周礼之同為「終十為同」，本銘可証其非是。　「雁鬲公家」雁通應，若膺，當也、任也。鬲讀為歷，尔雅釋詁「歷，傅也」。故雁鬲謂担戴輔弼。　「𢀜褮」𢀜即巩之異，讀為攻治之攻。褮、褮省，讀為經營之營。大雅靈台「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即此𢀜褮意。𢀜讀為工，（為工巧之工，亦可通。）又下文「堇褮其政事」，亦是勤營。　「釐都膏劇」孫詒讓云「釐疑即萊，故萊國。左襄六年傳『齊侯滅萊』，又哀五年傳『齊置羣公子于萊』是也。字亦作郲，襄十四年傳『齊人以郲寄衛侯』，萊郲並从來聲，來釐古音同，經傳多通用。」今案此說至確，蓋此器實靈公滅萊之翌年所作也。春秋襄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當靈公之十五年，其翌年五月有戊寅，与本銘適合。本銘又言「師于淄涶」，言「政于三軍，肅成師旟之政德」，言「戮和三軍徒𨔝，雩乓行師」，言「𢀜褮行師，肇敏于戎攻」，均是滅萊前後事。蓋於是（役）叔夷最有功，故齊侯以萊邑賜之，並以萊之遺民三百五十家為其臣僕也。古者國滅，則人民淪為奴隸，本器足証春秋中葉以後，奴隸制度猶儼然存在也。「膏



劇」當是釐之子邑，齊侯所以錫夷者，其下有縣而至三百之多，則知古之縣甚小。　遌為造之異文，从辵㚖聲也。㚖即匋字，其从女者猶㜎字㛪字等之从女，寶當从文，乃人形文之脚，因形近而譌者也。　「敵寮嫡僚」，言為夷直系之徒屬。　衘即還字，从行，猶道之或作衜（路子卣）也。此用為彝銘常見之眔字，及也、与也。　「尃余于囏卹」孫云「尃讀為傅，輔也。（尒雅釋詁）卹，憂也。（說文血部）言汝宜輔我于艱憂，敬慎不釋。」　𢦏字孫謂「當為織字之省」，織，古尚書作𢦏（見夏竦古文四聲韻）（汗簡戈部作𢦏），与此相似。織与職通。左文十八年傳閻職，說苑復恩作織，是其証。　「𢊁正卿」𢊁与左通。古有左卿士、右卿士之職，左正卿即左卿士，故鎛銘但言「𢊁卿」而無正字。正卿之称，左傳多見，如莊廿二年「涖

于正卿」，文七年「予為正卿」，襄八年「國有大命而有正卿」。言其非副貳也。又鎛銘于「𢦏𢓊卿」之下尚有「為大事」三字，余意事當為史，古事史吏使字通用。大史古又稱左史，（左襄十四年有左史，杜注「左史，晉大史」。）則左正卿若左卿即大史，叔夷既司治𨤏邑，復兼攝大史也。「中尊盟刑」者，孫云「言執中以布明刑」。「尊戒公家」，尊亦當訓為輔，與上「雁禹公家」同意。「雁卹余于盟卹」，孫云「盟卹與書君奭『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文同，明，勉也。」明卹猶上文云虔卹。卹訓慎，訓憂，與戒義近，言儆戒我于勤慎，余意不然。上卹字當訓為安，為靜，書帝典「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紀恤作靜，集解引徐廣謂今文作謐。下卹字當訓為憂，盟卹，明憂，書傳之釋不誤。「女名卹余朕身」者，此卹字亦當

訓靜，「余朕」猶今言「我自己」，吉日劍「有朕余」例同。爾雅釋詁「朕，余」同訓我，又同訓身，身者即自己之謂也。「馬車戎兵」當以鎛銘作「車馬戎兵」，語調較順。大雅抑「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辭例相近。作，起也，言以備戰事之猝起。「巽其先舊」，巽即典之緐文，說文以為古文典，其實誼不古。此典字當是稽考之意，所謂數典不忘祖也。「尃受天命」，尃字鎛銘作𡊨，同與溥通，爾雅釋詁「溥，大也」。　頣是夏字，古鉢有頣侯癸、頣侯駿，頣侯即複姓之夏侯，其確証也。司，通祀。　「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嚴公之妣而鍼公之女」，此中之穆公自是宋穆公，齊靈十六年距穆公之沒百五十四年，叔夷之父為「穆公之孫」，云者，以族情推之，殆是遠孫也。穆公既為君號，則嚴公鍼

二〇六

齊

公亦必為君號，嚴與鍼不得訛為國名。叔夷作器時已為齊之正卿，其年齡當在五十左右，假令夷為其母四十前後之子，其母又為其母四十前後之女，則嚴鍼二公之世當在齊靈十六年前百三二十年。求與此年代相當者，則齊有襄公，秦有成公，必即此嚴與鍼為無疑。蓋襄公之妹適秦為成公妃，其女適宋為叔夷母，叔夷與齊有此親誼，故出仕于齊也。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即此妣字義。「是辟于齊侯之所」者，辟猶仕也，古者人君為辟（名詞），君事人亦為辟（動詞），猶人君為王，君事人亦為王。商頌殷武「歲事來辟」，鄭箋云「來辟猶來王也」，即此辟字義。師望鼎「用辟于先王」，與此同例。單伯鐘「逑匹先王」，逑匹即來辟。　「鉃鐈鑄鋁」者，鉃是矢之緐文，謂無用

（一鉃鐈下有「玄鏐」二字。）

之矢鏃也。舊釋鈇，非是。凡古文夫字作夫，矢作矢，不相紊。此字鐘鎛二銘均以矢作。鐈即似鼎而長足之釜。鎛銘作喬，乃異文。鎈，鑪省，鎛銘作鑪可証。（古文旅字作盧）此疑鑪之異文，以雙聲為聲也。御覽（七百五十七）引埤蒼云「錫鑪，小釜也」。鋁段為鑪。凡此均係毀已成之器而鑄新器。「緐協而又事」，「至于葉曰武靈成」，乃託為皇祖之命辭，而（爾）女（汝）字均皇祖之稱叔夷也。「剴辟」讀為闔闢。或字舊釋為都，疑是屠字，从戈从几，者省聲也。屠讀為都。譽即譽字。孫云「都都譽譽並盛善之意」。小爾雅廣詁「都，盛也」，淮南子本經高誘注「譽，善也」。　𨖹亦造之緐文，𩐂鎛「厈氏從𨖹之」，彼省从彳，讀為告，字復以告為聲也，此乃後起之複聲字。造有作艁若艐者亦是複聲，蓋既以告聲，復

二〇七

齊

从舟聲也。舟缶匋古同部。「倗剔」猶言友僚，辛鼎「虘用替氒剔，多友釐，辛萬年隹人」，与此為互証。「丞頪」者丞為𦚾省，說文「𦚾，駭也」，廣雅釋詁「𦚾，癡也」。頪，說文云「難曉也」。故「丞頪」猶言癡迷。「遣兩倗剔毋或丞頪」者，言至于汝之僚屬毋有癡迷也。「至于某曰武靈成」者，某即葉之初字，葉，世也。成讀為誠。言至于後世使人讚嘆曰「桓武靈公誠然武靈也」。語因顧韵，故倒出之，極有風致。又銘中數見靈字，除第二「箇武靈公」及「霝命難老」段用霝字而外，字均有異，其形或作䨻「數乎靈師」鎛銘作䨻，或作䨻「靈公之所」鎛銘所無，或作䨻「靈力若虎」鎛銘作䨻，或作䨻「曰武靈成」鎛銘作䨻，上从霝，乃聲，下从火乃火字之變體。中所从者或說為人形，謂是巫字所从出。余意乃从龜又从火，象人執龜，一手執之，一手持之。从火者，謂以火灼龜，使之呈兆，吉凶均有靈驗也。古者龜有靈名，爾雅釋魚「龜伏者靈」，又「二曰靈龜」，易頤初九「舍爾靈龜」，此均靈字从龜之意。　自「余彌其先舊」以下乃韵文。祖、所、司、補、堵、女、所、虎、所、鋁，魚部。司在之部，与魚合韵。考、壽、老，幽部。祖、聰、鼓、磬，魚部。剔、頪，脂部。年、身，真部。字、右、巳，之部。政、成，耕部。



## 庚壺

隹□□[月]初吉□□□□□□□□之子□□曰庚𦔻其吉金，台（以）鑄其□壺。齊三軍（單）圍□，冉子𩰫（執）鼓，庚大門之，𩰫（執）者（諸）獻于靈公之所。公曰「甬甬」，商（賞）之台（以）[玉]銅衣、裘（求衣）車馬。□□□之□，庚衛（率）百□□□□□潘台□□□□□敓其□□□□□□者□□□□□□□□□□□□□□𨖍□□□□□[刂]歸，獻[于靈]公之所，商（賞）之[台]（以）[兵]𢦏車馬。庚伐□寅，其王駟𢦏方縷縢相（箱）乘馬□□□其王乘馬，用台（以）□□辟（師），門哉其兵，𢦏[者]□[獻]之于靈公[之]所。公曰「甬甬，□□□□余台（以）賜女（汝）□□□□多□□□□□□□受（授）女（汝）」□□□□□□□□□□□□□

此器西清續鑑甲集十六、九，曾著錄，題為周齊侯鍾，摹刻多失，銘前段可讀者數行，適為所刪去。器今尚存，今所據者乃容庚摹本。聞銘在壺外，兩耳後加，掩去字數不少，銘淺不易拓。余意施以精良之攝影當能顯出，又其兩耳既係後加，則設法剔去之想亦有可能，顧國內迄今尚無人為之者。今仍姑照摹本錄出。（拓本甚漫漶，迄不及摹本明晰。）銘辭所紀者乃是三次之戰功，每次有獲均以獻于齊侯而受賞賜。首次之靈公自即齊靈公，二次公上一字適闕，三次公上一字半泐，案其字形仍當是靈字，摹录小有所失。三次所伐之國屢言「其王」，在春秋時稱王者為南方之吳、楚、徐、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于齊靈公十二年書「伐吳」，蓋即此時事也。其時為吳王壽夢十六年，壽夢名乘，春秋襄十二年作乘，銘中兩「乘馬」字，一在其王下，頗疑即是壽夢。　「玉二銅」玉字泐甚，僅存中直之一筆，洹子孟姜壺有「玉二銅」語，今據補。　銘文全体均似韵語，其可確知者，如壺、鼓、者、所、馬，均魚部字。

## 𬭚鎛

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䧯尗（鞄叔）之孫，適仲之子[𬭚]作

山西通志金石記引楊篤說「⿰阝革當為鞄，通鮑。⿰阝革叔即鮑叔。」

(作)子仲姜寶鎛。用旂(祈)侯氏永命萬季(年)，龢保其身，用享用孝于皇祖聖弔(叔)、皇礼(妣)聖姜，于皇祖又成惠弔(叔)、皇礼又成惠姜，皇丂(考)遵仲、皇母。用旂(祈)壽老毋(母)死，保盧(吾)兄弟，用求丂(考)命彌生。肅々(肅)義政，保盧子性(姓)。⿰阝革弔又成裝(勞)于齊邦，侯氏易(錫)之邑二百(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与)鄩之民人都啚(鄙)。侯氏從𢓊(告)之曰：「枼萬至於辝(予)孫子，勿或(有)俞(渝)改。」⿰阝革子□曰：「余彌心畏誋，余三事是台(以)。余為大攻(工)、厄(軛)、大吏(史)、大逸(徒)、大宰(宰)，是辝(以)可吏(使)。子孫永保用享。」

「齊辟」者，辟乃地名，⿰阝革叔所食邑也。史記王子侯者表有辟國，漢表作壁，(誤析為「辟土」二字，此據王念孫校改。)屬東海。水經沭水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侯國。」地在今山東莒縣東南。本器相傳以前清同治庚午出土于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蓋因事故輦入于晉，亦猶吳王夫差鑑之出土于晉地也。⿰阝革者鞄之緐文，考工記「鞄人為皋陶」，鄭司農云「鞄書或為鞠」，皋陶鼓木也。鄭玄云「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則(即)陶字，从革。」蓋⿰阝革本从革陶聲，省作鞄，因匋(軍)形近，故訛為鞠若鞫也。說文以韗為鞾之重文，考工記韗文亦云「韗或作韗」，禮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乃段煇為韗，事又更屬後起矣。⿰阝革叔乃龢祖字，其号為惠叔，其名為又成。知者，以下言「又成惠叔」，又言「⿰阝革叔又成」，古人名字並舉時，率字上而名下。又有「⿰阝革子□曰」之文，乃作器者之龢自稱其氏与字。氏⿰阝革者以王父字為氏也。下有⿰阝革氏鐘，足証齊有⿰阝革氏。名又成而字⿰阝革者，⿰阝革乃樂器，樂一終為成，「又」



讀為有，義正相應。　列舉祖妣二世者，聖叔聖姜乃龢之曾祖，古人凡祖以上均稱祖。龢之曾祖、祖、父之配均為姜，曾歷世与齊室為婚姻也。　介字原作□，余以為琮之側視形，剡上、前後絀，丿者其繅藉。俞字从此，此讀為渝。　逸字原作□从辵先聲，叔夷鐘有𢦏，亦从先聲，彼讀如都，則此正當為徒，大徒者大司徒也。　韻讀：年、身，真部。死、弟，脂部。生、政、性，耕部。啚、子、改、誋、台、史、宰、使之部。

## 齊⿰阝革氏鐘

隹正月初吉丁亥，齊⿰阝革氏孫□選其吉金，自乍(作)龢鐘。卑(俾)鳴攸好，用享以孝，于台(予)皇且(祖)文考。用匽用喜，用樂嘉賓，及我倗友。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阝革氏即龢鎛⿰阝革叔之後也。此足証陶即陶字。　攴字舊釋為及，案此字作□，分明攴字，与下文及之作□者亦迥然不同。攴讀普木切，段玉裁以為即扑字，此處當讀為頫或溥，言甚好也。　「倗友」字原泐，余初補為「庶士」，字今諦案拓本尚有殘痕可辨，改訂為倗友。　銘末鼓字，拓本中尚有攴旁殘畫可辨。　韻讀：好、孝、考，幽部。喜、友、之、之，之部。

## 齊侯盤

齊侯乍(作)賸(媵)寬□孟姜盥般(盤)，用旂(祈)眉壽萬季(年)無疆。也々熙々，男女無碁(期)。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齊侯四器（盤、匜、𩰫、鼎）傳以光緒十八年出于易州，蓋齊女夫家，即銘中所謂□也。□从山𦳝聲，𦳝、莧之緐文，蓋古寬字。小篆从莧聲，字形既近，音亦同在元部，蓋異作也。漢隸多作寬，从莧聲。寬□疑即鮮虞，寬鮮古音同部。虞，說文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淮南道應訓「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注云「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其見于它種書說者大抵相同，古与麟鳳龜龍為五瑞，乃古人所想像之動物，不必實有也。今□字亦正作奇獸形，周遭有迴文者，蓋象其能騰雲駕霧之意，所謂能「日行千里」者也。是則□蓋即虞之初文矣。易州在春秋時本屬燕，然与鮮虞故地（今河北定縣）相近，或者器出于州之南境，在古本鮮虞之地也。

洹子孟姜壺

齊侯女（乙器女字）𩁹（奪）𦎫（聿）喪其殷（舅）。齊侯命大子乘遽𠙵（載）句宗白（伯）聽命于天子，曰「朞（朞）則爾朞，余不其事（侯）女（汝）受冊。遄遄（乙器作□）御，爾其遼（躋）受御。」齊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𤔲（乙器無「一𤔲」二字），于大無（巫）𤔲折（誓）于（与）大𤔲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𤔲，鼓鐘一肆（乙器無「肆」二字）。齊侯既遼（躋）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宴）無（舞），用從（縱）爾大樂，用𨋎（鑄）爾羞銅（鍾），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乞）嘉命，用旂眉壽，萬年（年）無疆，御爾事。（乙器於「用御天子之事」下復重出自「洹子孟姜喪」至「用御天子之事」二十九字。）

二一二

齊

此田桓子及其妻所鑄之器，齊侯乃齊莊公，史記稱桓子事齊莊公有寵，此以齊侯女為妻，正其有寵之證。𩁹齊侯女名，即孟姜。𦎫讀為聿，詞也。殷段為舅，尔雅釋親「婦稱夫之父曰舅」。孟姜之舅，桓子之父田文子也。文子于莊公三年（魯襄二十二年）秋曾諫齊侯厚礼欒盈之非，莊公在位僅六年，則文子之死當在進諫後之一二年間，本器之年代即可準此而判定矣。「大子」乙器作「夫子」，古夫大每通作，卜辭大甲或作夫甲（通纂二二九）其証。大子者孫詒讓謂即田氏嗣子，迺是，蓋即桓子也。「乘遽」者孫云周礼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周制凡有事急行則乘傳遽。此齊侯命田氏子乘遽至周，請命于天子也。「𠙵句宗白」，𠙵乃

（今案齊侯當是齊景公，景公三年田文子猶在（見左傳及史記齊世家），則此器作於景公初年二物。景公乃莊公之弟，其年蓋在此公時也，迺即桓子也。）

𩁹之異，讀為語辭之載。句，于省吾云：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臚句傳」，索隱引蘇林「下傳語告上為句」，得之。案漢書叔孫通傳注亦引此解。〈「上天子」、「大無𤔲誓」、「大司命」、「南宮子」均係神名。上天子者上帝之異稱，此因「天子」已失去「天之子」之本義，單用之如帝如皇也。大無𤔲誓，無當是巫，与詛楚文之「大神巫咸」殆是一事。「齊侯拜嘉命」以下數語，乃平列其公式為「于某神用某物」，因知「于大無司誓于大司命」乃是「于大巫司誓与大司命」也。「用璧玉備一𤔲」以下文「用璧二備、玉二𤔲」例之，當有奪誤，蓋本作「璧□備，玉一𤔲」也。備者，王國維云「段為珏」（觀堂集林卷三釋珏朋）。宴字吴大澂釋宴，以文辭按之，迺是。蓋是宴之変作，以要為聲，取雙聲也。「羞銅」者即書顧命「上宗奉

（「朞則尔朞」者，言欲行一年喪制，則行一年喪制。「余不其事女受冊」者，事通使，冊假為責，或讀為柵，亦可通。此二語表明天子同意其短喪。）

二一三

齊

同瑁」之同。白虎通爵篇引作銅。鄭玄解同為酒杯，書傳襄之，以同為爵名。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大反鄭說，謂同乃月字之譌。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今此器為壺而銘之以銅，用知古者壺有銅名，省之則為同。酒器之鍾，盛算之中，均是一音之轉變。顧命之同，實當是壺，蓋即盛算之中，有簡冊盛于其內。鄭玄訓為酒杯，雖失尚不甚遠。若馬融、虞翻及「副璽」之或說，均是肊必之見。

## 陳肪𣪘

隹王五月，元日丁亥，肪曰「余陳仲𢦏孫，𡨦叔（叔）和子，龔（恭）寅（寅）䰟（鬼）神，毖龏愧（畏）忌，敹羼吉金，乍（作）絲（茲）寶𣪘（簋），用偖追孝於我皇𣪘（考）」鍾。

「𣪘鍾」二字，容庚釋為「簋錞」。擬似亂公食禮「坐啓簋會」，注「會，簋蓋也」，謂此从金作。若如此釋，則「用追孝於我皇」句尚未完，仍有可商。𣪘疑鍾字，即用為乎，語尾助詞也。

陳仲即陳敬仲，金文凡陳國之陳均作陳，而敬仲之後在齊為田氏者均作塦。𢦏殆產之異，从初彥省聲，產者生之初也，故从初。字在此與和對文，蓋即讀為彥，美士曰彥。𡨦者𤔲之異，𡨦叔當即陳𤔲子乞。乞子為田成子常，此肪或即常也。寅字已見格伯𣪘，此用為寅敬之寅，書無逸「嚴恭寅畏」，秦公𣪘「嚴龔寅天命」，均恭寅二字連文。　𣪘字原作𦅫，余初釋為虔，因叔夷鍾虔字作𧆛也。或釋為畢，均不類。諦宋與薛侯盤之𣪘實是一字，即𣪘字所从出，故今改釋為𣪘，字在此乃讀為讓。「用追孝於我皇𣪘鍾」，介詞于字作於，上𢦏鎛與此器二例而已。我字右旁略有泐損，舊多釋為叔，與上文𡨦叔字



既迥然不同，「叔皇」連文，義亦難通。𣪘段為考，古音𣪘考同在幽部。大雅江漢「作召公考」，即召伯虎𣪘之「作剌祖召公嘗𣪘」，彼乃段考為𣪘，與此正為互証。又本銘乃有韵之文，亥、子、忌之部。𣪘（簋）、𣪘（考）幽部。鍾字不得與𣪘字連文。鍾即壺字，銘末綴此字者，乃作器或作銘者之署名，此例彝銘多見，如秦公𣪘及秦公鍾銘末綴一鼄字，即其晚近之例。余舊讀𣪘鍾為舅姑，非是，今正。

## 陳逆簠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𨓚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䜌（懽）血（卹）宗家，羼厥吉金，台（以）乍（作）厥元配季姜之祥器。䥛（鑄）絲（茲）寶（寶）𥮅簠，台高台耆（孝）于大宗皇禔（祖）皇礼、姒（妣）、皇丂（考）皇母，乍（祚）𣝡匄永命，𩒨（眉）壽萬年，子子孫孫羕保用。」

阮元云「陳逆見左哀十四年傳，字子行，陳氏宗也。」又云「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氏長歷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與杜氏合，時齊侯為平公驁，距簡公之弒已五年矣。」「䜌血宗家」，䜌即懽之異，血段為卹，靜也、安也。

## 陳逆𣪘

冰月丁亥，陳氏裔孫逆乍（作）為生（皇）禔（祖）大宗𣪘，㠯匄（匄）羕令（命）𩒨（眉）壽，子孫是保。

吳式芬云「冰月見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四），即十一月也。」　韵讀𣪘、

壽保幽部。

## 陳曼簠

齊陳曼不敢逸康，肇堇（勤）經德，乍（作）皇考獻弔（叔）饙盤，永保用匿。

陳曼疑即田襄子盤，襄子名多異文，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盤一作𣪘」，索隱引世本作班。𣪘殆盤字之譌，因形相近。班盤聲俱近曼。獻叔殆田成子常之字。

## 陳侯午錞

隹十又三年，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獻（獻）金乍（作）皇妣（妣）孝大妃祭（祭）器鐓錞，台（以）蒸（蒸）台嘗，保又（有）齊邦，永枼毋（毋）忘。

此銘初為攈古所著錄，三字奪去上畫，誤釋為三。枼下立字半泐，遂與枼字無分，其下毋字全泐。余初得一拓墨，三字分明，枼之下体雖微泐，仍从立。毋字亦無痕跡可見。徐中舒所著陳侯四器考釋（集刊三、四）錄周季木藏器一具，其銘與余所得者同，與攈古所錄亦相彷彿。唯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所附周氏器銘，則枼下立字鮮明，毋字亦完好。聞是藏家欲求與攈古所錄契合，而後自剔去之者。余疑攈古所錄與周氏所藏不必同是一器，蓋同由一范鑄成，故文字雖同而有顯晦之異■。或攈古所錄僅據拓本，而拓本有未精，故不免有奪字奪畫也。要之，同鑄之器，其存世而可確知者有三。（錞一、敦一、鐓一、）周

（容庚云周氏得之吳氏，住余目者。枼下立字及毋字乃其小剔出者。）



氏器，形如圓球，器與蓋於赤道線上平分，器底有三環，可以為腳，二環在緣之左右以為耳，蓋頂亦有三環，可以卻置。此類器多無銘，其已見著錄者或題為鼎（夢郼），或題為鬲（泉屋），或題為殷（寶蘊）。今則以為當是敦。（舊版一七六）今得此器，正為余說呈出一確證，敦殷之辨皎如日月，鼎鬲之疑亦可永釋矣。然錞與鐓亦有別，「鐓錞」之鐓作𨭼，舊釋為鐓，余沿之，遂有「鐓錞」即廢敦之說，今從徐中舒說改釋為鐓。徐引古鉨印庾姓字作㡍㡍等形以為證，是也。徐又云：「敦有圜意，詩七月『有敦瓜苦』，傳云『敦猶專專也』；專團同，團團正是敦形。爾雅釋丘云『如覆敦者敦丘』，郭璞注『今江東呼地高堆為敦』，據此則敦之形圜亦可想像得之。緯書孝經鉤命訣云『敦規首，上下圜相連』，爾雅釋丘疏引。「敦與簠簋容受雖同，上下內外皆圜為異」（儀禮少牢饋禮疏引）。此上下內外皆圜，正是陳侯三敦（連囷背而言）之形製。陳侯午錞曰「鐓錞」，鐓有坳坎窊下之意，凡圜物自其內空言之，則正作坳坎窊下之形，故此名鐓錞，仍形容錞形之圜。」案此所引關于敦之文獻可謂詳備，然以實物徵之，敦亦不盡上下內外皆圜，如「齊侯作孟姜膳𦎧」亦自銘為𦎧，而其形制則扁，器蓋不均等，器底平而無足，唇下有頸內凹，與陳侯諸錞之形制復小有差異。鄭玄注禮記以無足之敦為廢敦者，蓋謂此類。又以鐓錞連為一名，其說亦難安。蓋物之有內空者，自其內言之均作坳坎窊下之形，不必限于錞。余意鐓與錞實二物也。鐓當是盂之異，从金㚔聲，以雙聲為聲也。盂之形與鼎相

似，郘公平侯鐘可証。此器諸家均屬齊。武英殿七九葉所著录一器，有三熊人立已為脚，二環附獸首者在腹之兩旁，已為耳。器雖為正整之圭球而無蓋，其器本無蓋，余初亦以為蓋佚，非是。与周氏器異，蓋彼即銘中所謂鋘也。武英殿器銘于中央部泐去數字，即「默金」「孝大」「鋘錞」「嘗保」等字。然行款字數全同，而「鋘錞」二字之金旁亦尚有殘畫可辨，決為同銘無疑。段之形制复迥别，器体与通常之段相同，唯有方座附于器下，有兩耳作龍形，側出而翹舉，無蓋。器座均作穷曲紋，浅刻，疏大，規整，在段中亦頗為特異。羅振玉謂与所藏鄘侯段同形，見貞松堂吉金圖。上十三六。銘泐蝕過半，然就其殘文已觀之，大宰与二器同文，唯殘文「孝大妃」与「台龏」之間僅能容三字，為「祭器段」無疑。故陳侯午三器，寔一段一錞二鋘，形制各别殊不可混。錞器晚出，多無銘，其有銘者大宰齊物，新出洛陽故都古墓攷錄無銘之錞三具，二三〇。a b c。出于太倉韓墓，乃戰國初年之物也。李峪村所出亦有一器，則与無脚之齊侯𦎫相近。「隹十又三年」者田齊桓公午之十四年，翁同書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以此銘考之，桓公實不止六年，索隱之言是也。所称孝大妃即大公和之妃。」攈古三之一、八引。徐中舒云：「桓公在位之年，史記既与竹書不同，而竹書又自相參錯。」舉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魏武侯二十一年下案語為証。王曰「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殺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又據索隱引齊宣公薨与公孫會之叛同年，而據水經瓠子水注引，則公孫會之叛在晉烈公十一年。宣公於是年卒，則康公元年當為晉烈公十二年，二十二年當為魏武侯十八年，此事又後十年當為梁惠成王二年。然索隱又引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原注魏世家索隱引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公威桓公之譌。年代參錯，未知孰是。」余意水經注所引之「晉烈公十一年」當是五年，五字壞析而為「十一」二字也。如是則齊康公元年當烈公六年，二十二年當魏武侯十一年，再後二十八年，即齊桓公十八年，正与梁惠王十三年相當，則二書所引可無齟齬。要之，有本銘之「十又四年」，足証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也。 銘末數語以嘗、邦、忘為韵，嘗、忘在陽部，邦在東部。邦字每与陽部字為韵，如大克鼎以邦韵彊方，因資錞以邦韵嘗尚，晉公盦以邦韵王方彊上等，均是。蓋古邦字實有陽東二部之音也。





## 因資錞

隹正六月癸未，陳侯因資曰：「皇考孝武桓公，龔(恭)𢦏(哉)，大慕(謨)克成。其唯(惟)因資騡(揚)皇考卲緟(昭統)，高且(祖)黃啻(帝)，侎(弭)𤔲(嗣)桓文，淖(朝)𩇕(問)者(諸)侯，合(答)騡氒悳(德)。者(諸)侯寅薦吉金，用乍(作)孝武桓公祭器錞，台(以)𦩫(蒸)台(以)嘗，保有齊邦，萬子孫，永為典尚(常)。」

此鐘失蓋器形与陳侯午鐘周氏器全同。陳侯因資即陳侯午之子齊威王因齊也。「孝武桓公」即陳侯午。桓字史籍作桓，音同通用。言「孝武」者謚美之辭，如叔夷鐘稱「簉武靈公」也。「高祖黃帝」与「保𤔲桓文」為對文，言高則祖述軒轅黃帝，保則承嗣齊桓晉文。保讀為弭節之弭，低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弭節裵回」，索隱引司馬彪說「弭猶低也」。漢書相如傳注引郭璞說，文選子虛賦郭注均訓弭為低。𤔲即嗣之古文，讀為嗣。又高訓為遠，（廣雅釋詁）保讀為迩，亦可通。「黃帝」字余舊未得其解，今以徐中舒說。「唯「高且」字徐作名詞解，于文例不適。 淖即朝（晨之异），讀為朝聘之朝。𦣻即昏庸之昏，讀為問。徐云「儀礼聘礼「小聘曰問」，周礼春官大宗伯「時聘曰問」，又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此云「朝問諸侯」義亦甚協」是也。 𥁕字舊釋祼，余又釋為𥁕，均非，今从徐釋。陳財𣪘「龏𥁕鬼神」，即此𥁕字義。 韵讀：嘗、邦、尚、陽東合韵。



## 陳騂壺

隹王五年，奠□陸旻再（再）立事歲，孟冬（冬）戊辰，大𡩜□□。子陸騂（騂）内（入）伐匽□邦之隻（獲）。

此齊襄王五年齊軍敗燕師時所獲之燕器。史記田敬仲世家「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于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言「奠□陸旻再立事」者即國復之後重任舊職也。言「大𡩜□□」者𡩜殆臧之異，讀為「咸劉厥敵」之咸，謂剪滅也。所泐二文當是燕師字。言「内伐匽口邦」者即追亡逐北，進而侵伐燕之某邑，凡此均為田單復齊時所應有事。 冬字作𣄨，从日，与說文所揭古文冬字同。金文紀時者（越王鐘言孟春，見補录。）此与商鞅量二器而已。於時上繫以孟仲季字，此尤為僅見之一例。

## 子禾子釜

□□立事歲，褸月，丙（丙）午，子禾子□□内者御𣐌𡆥□命諟陸旻，左關（關）釜節于𥼶（稟）釜，關鋘節于𥼶料，關人築桿威釜，閉□，又□外盪（泆）釜，而（爾）車人刺（制）之，而台（以）□□退。如關人不用命，劚寅□□關人□□亓（其）事，中刑𠧟遽（徙），贖台（以）□（金）半鈞（鈞）。□□亓𥁕（賄），氒辟□遽（徙），贖台□犀。□命者，于亓事區夫（夫）。丘關之釜。

陳介祺區鋘攷記云「咸豐丁巳，膠西靈山衛古城旁土中出古銅器三，皆有銘于其外。其二器形如罌，小口大腹，腹有兩柄，可持而傾。……其一似半瓠而有流，文曰「左關之鋘」，以之量區，十鋘正及區頸之下」。（「愙齋」二四・六・）此如罌之二器，陳謂之區者即此与陳純釜。舊說此釜之子禾子為齊太公和，今案銘中有陸旻之名，与陳騂壺之陸旻，自是一人，則二器之相距必不甚遠，子禾子断非太公和也。大寧皆齊湣王末年之器。此銘大意乃子禾子命某々奉命往告陳旻，謂左關之釜以稟釜為準則，關鋘以料為準則。關吏如舞弊，或于釜内築桿以減少其量，或于釜外加物以添益其量，則當制止之。如關吏不用命，則論其事之輕重，施以相當之刑罰。料字从

半升、与說文料字半讀同例、蓋半斗為料、半升為𣂔、是古人半升量有專字、亦有專器矣。此字當讀如奉、秦公𣪘于正銘之外、器蓋各有刻款、蓋文云「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器文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奉、𣪘」。奉當即𣂔之形聲字、从八奉聲也。渠器示量多見斗与分字、斗亦即料、分亦即𣂔矣。鍨合半升、而鍨十正及釜顙、則是一釜合五升。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所謂陳氏當即鍨、釜、鍾、十釜一鍾、陳氏之鍾僅合五斗。而齊舊量、所謂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鍾者、鍾合六十四斗、相去天淵。用知「四升為豆」之升實是勺字之誤。古文升作[字形]、小篆勺作[字形]、字形相近。勺或

作龠、合十二百黍、十勺而合、十合而升、十升而斛。豆當四勺、區當一合六勺、釜當六合四勺、鍾當六升四合、較陳氏之鍾約當八分之一、故曰「鍾乃大矣」也。　溢乃洪字之異、洪逸通、三字石經書無逸之逸之古文作[字形]、乃从狀(㹜)肩聲、与洪之从水失聲同意、失与肩古同至部也。今溢从水从皿肩省聲、从皿乃繇文。說文「洪、水所蕩洪也」、故洪有突出過分之意、于本銘正適。「車人制之」之車當是動詞、蓋讀為轝、古者車与轝(與)每通用、而轝与轝同从與聲也。　「中刑乃揕」、乃疑楷之奇文、象有械在人手、逸从兆作、与𨶹鑄同、謂徒役之刑也。周官掌囚「中罪桎梏」。　鋝即鈞字(案此斤字即古泉文習見之釿字。)、說文「鈞、三十斤也。𨤪、古文鈞从旬」、即是此字。周官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鄭注亦




云「三十斤曰鈞」。管子小匡篇称管子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是齊制用金分贖罪時、有一鈞半鈞之差、本銘言「贖以口半鈞」者、蓋罰輕薄小罪也。　𥁕字說文以為盇之或体、謂「讀若灰、一曰若賄」、本銘似即讀為賄、所謂分宥薄罪之類、然言「贖以口犀」、則又似視為重罪、蓋時代相懸、制度已有改易也。　「口命者、于亓事區夫」、命上泐文當是違抗字、言抗拒命令者則按其事跡之輕重、分別誅僇之。古人言誅僇、言夫、不盡死意。區字在此乃動詞、前人誤以為器名、非是。

## 陳純釜

陳猶立事歲、𩽶月、戊寅、各(格)𢆶(茲)厈陸(安陵)、令(命)左關丕(關)𢼸敕成左關之釜節于𥏏釜。敦者曰陳純。

安陵舊以為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宣公四十四年伐魯葛及安陵」之安陵、今案非是。彼安陵在今河南鄢陵縣西北、而此器出于靈山衛、地望不合。余意安陵即靈山衛之古名、其地近海而有丘陵、蓋本岸陵之意也。所出三器均是量器、則出土地當即所謂左關若丘關。左者東也、丘者以其所在地為丘陵也。靈關靈山衛、地近膠州灣口、在古蓋齊國海上交通之門戶也。　令當是亭字之異、从高省、丁聲。舊釋為余、非是。　丕𢼸、關吏之名。　敦者治也、言格于安陵、命丕𢼸敕釜者乃陳純也。

右齋器凡十有七。

## 戈叔朕鼎

隹八月初吉、庚申、戈(戴)弔(叔)朕自乍(作)餴鼎、其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此戴國之器、戈即是戴。余初疑戈叔字、朕名、然別有叔朕簠字跡相同、知是同人之器、而戈實係國族名。戴國地望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南、春秋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云「取三師焉」、其后不知何年為宋人所滅、今由器制觀之、蓋在春秋中葉已後也。



## 叔朕簠

隹十月初吉庚午、弔(叔)朕擇其吉金、自[乍]薦匿(簠)、目𩐮(保)稻粱、萬季無疆、弔朕眉壽、子々孫々永寶用。

「目𩐮稻粱」與史免簠、曾伯霥簠、叔家父簠之「用盛稻粱」同例、弭仲簠云「用盛秫稻穛粱」亦同。𩐮與盛必同意、蓋即係若俘之異文、从孔者、乃奇文人也。說文分係俘為二字、以係為保之古文、余意實孚之後起字、蓋由孚而采、更益之以人、則為俘若係也。與保同音、例可通假、係保不必即是一字。本銘𩐮字正當讀為保。

## 戈叔慶父鬲

戈(戴)弔(叔)慶父乍(作)弔(叔)姬障鬲。

此亦戴器、叔姬即叔慶父之妻、夫婦同字。

右戴器凡三。

## 賢段

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弔(叔)初見于衛、賢從。公命事、晦(賄)賢百晦(畝)𥻆(糧)、用乍寶彝。

此器甚古、當在周初。公叔殆即康叔、公其爵、叔其字也。「公命事」與「𣪕鼎」「內史令𣪕事」同例、言命賢有所職掌也。晦古畝字、「晦賢百晦𥻆」者、上晦字是動詞、蓋段為賄、猶錫也、予也。賄古文作𧵥、(一切經音義曰)正从每聲。聲同、例可



通用。下晦字則如字。又其下一字从𥁕量聲、𥁕乃𦥑(古文)鬲之異、叔夜鼎「用𩱮(鬺)用𩱧(烹)」、𩱮字从𥁕、與此同。量字从羽量聲、當即翌之古文、說文「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亦从羽、而量聲與王聲同在陽部也。从𥁕量聲當亦烹鬺之鬺、而本銘當讀為糧。𩱦鬲有與此相類之字、曰「𩱦入(納)〓于每子、用乍右母辛障彝」、字从𦥑从米从匕、量聲、亦同是鬺字之異而同讀為糧。蓋𩱦被每子納之以糧、故作器以祀其母也。本器之賢則因公叔賄之以百畝之糧、故亦作為祭器以紀念之、用意全同。光緒十四年河南出土。

## 孫林父段

孖林父乍作䵼𣪘，用亯用孝，旂眉壽，其子々孫々永寶用。冊。

孖字作孖，舊或釋孕，或釋仔，或釋卓，均不確。余意當是孫字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邾討鼎子孫字作孖，与此同意。又金文每有同字異作之例，本銘兩孫字亦同字異作，不足為異。孫林父乃衛獻公時人，与蘧伯玉、吳季札同時。

右衛器凡二。

匽侯旨鼎

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王賞賞旨貝廿朋，用乍作𡛟姒寶障彝。

此北燕之器，當在周初。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若郾，無作燕者。𡛟殆始字之異，即女姓之姒。又疑乃"又始"之合文。"又始"者宥姒也。姒者匽侯之妻若母。

匽公匜

匽公乍作爲姜乘般盤盂匜，萬年永寶用。

姜乘乃姜姓女，名乘者，匽公之妻。盤与匜乃相將之物，有夆叔盤及夆叔匜同出，可證。此必同時兼鑄二物，故連言"盤匜"。盤尚未見著錄。

郾侯庫𣪘



郾侯庫載畏夜威寅惪淑□哉敎□□□，甫祗敬禱祀，休台予馬齎皇母，杙□□彥□□允沇□焦金壺鼓，永詠台予馬母□□司□，寧□樂母毋聿肆戠諸。

此燕成侯之器。史記燕世家有成公，當周定考二王之際，在戰國初年。索隱云"紀年成侯名載"。此庫即載字之異，以車才聲。載乃以車𢦔聲，𢦔以戈才聲，聲類相同。郾侯庫之器尚有所見，有郾侯庫豆，"武鑑"廿九·四二，"周金"豆。銘乃刻款，惜摹刻不精，不能通讀。又有"郾侯庫作左軍"矛及"郾侯庫作右軍戈"，銘"文存"六·一九·戈，乃刻款，可疑。本銘亦殘泐過甚，然細案實是以四言為主調之韵語。凡字之當在句末者，如哉、母、㢆、母，均之部字。末字与叔夷鐘之𢦏為一字，當即是㫺，讀為語助之諸，乃魚部字。大約上句司字下之



一殘文，其聲在魚部也。与說文虎之古文作𧆞者形近，疑即虎字，段為辥，司辥乃官名。甫三字石經君奭篇祗之古文如是。祗敬連文，文獻中亦多見。"庫豆"亦有此字，作𢍰。禱殆禴若礿字之異，禴聲与侖聲勺聲同在宵部。禱祀即禴祀，小雅天保"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尔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馬齎"當是稱美"皇母"之辭。馬者武也。齎即𪗋字，廣雅釋器"𪗋，醬也"，此与齊通。齊，壯也。尔雅釋言。以武壯為形容，則成侯之母殆一有為之女性。

杕氏壺

杕氏福𢦔，歲賢鮮于，可荷是金𢱭，吾台以為弄壺。其頌既好，多寡不訏，虞吾台匽飲，盱我室家，弋獵毋毋後，纂纂在

我車。

杕即詩杕杜「有杕之杜」之杕、序釋文「本或作夷狄字」、顏氏家訓書証「詩「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旁施大、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疑此杕氏蓋自狄人、諱其字而改書為杕也。　歲賢當是歲時聘問之意、賢讀為賫。鮮于即鮮虞、以魯昭十二年見于春秋、入戰國後改称中山。「可」古与何通、此讀為商頌長發「何天之龍」之何、令作荷。𤔲即契字、此用為𦉢、廣雅釋器「𦉢、瓶也」、玉篇「𦉢瓶受一斗者」、集韵「北燕謂瓶為𦉢」。　銘首四語、意謂杕氏歲時賫獻于鮮虞、得此金屬之瓶、故以為弄器焉、而刻辭于其上。用知壺本鮮虞之器、而刻銘者用北燕方言称瓶為𦉢、則杕氏乃燕人也。𢦏器之年代由

杕鮮于推之、大率當在春秋戰國之際。　訏、說文云「詭譌也」。「其頌既好、多寡不訏」者似言壺之容量有一定、無多寡之懸差、或者于當時之量恰受一斗也。　盱与訏通、但此當訓為大。詩溱洧「洵訏且樂」、毛傳云「訏、大也」（爾雅釋詁同）、漢書地理志下引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亦云「盱、大也」。　𢦏當是弋之繁文。䈞字原作[具]、从𠆢䈞聲、䈞即算字。算本从竹具、具本从貝収、如馭卣具作[具]、其明證也。而商皇父毀作[具]、頌仲簋作[具]、均从鼎、古文貝鼎字每互譌、此亦其一例。䈞者當是訓算、訓具、訓陳之䈞之本字。「𢦏獵毋後、䈞在我車」者、言弋獵時亦具陳于車中以備酌飲、語与繪紋之作狩獵形相應。

右燕器凡四。



晉姜鼎

隹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暇）妄寧、巠雝（雍）明德、宣邲我猷、用𠭯（召）匹辝（予）辟、每（敏）揚厥光剌（烈）、虔不㒸（墜）。譂覃京自、𤔔（乂）我萬民、嘉遣我易（錫）鹵賚千兩、勿灋文侯顯令（命）、卑（俾）貫（串）通（通）𢎥（弘）、征緐湯原、取厥吉金、用乍（作）寶障鼎、用康𩋉（柔）妥（綏）褱（懷）遠埶（迩）君子。晉姜用旂綽綰𩰫壽、乍（作）疐為亟、萬年無疆、用亯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此鼎与曾伯霥簠同時、彼簠云「克狄淮夷、印燮緐湯」、是其証。而此有文侯名、春秋中葉以上尚無謚、大率即文侯在世時事也、即在其後、亦必相距不遠。　「君晉邦」者、君謂女君、古者以適妃為君。　「巠雝明德」与大盂鼎「苟毁德巠」語意相同、巠即經之初文、象機頭經線形。經者恆也、雝若𩁹即雝字、雝者和也。　「宣邲我猷」、邲者衛風淇奧「有匪君子」、釋文「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邲、美貌也」。義于此甚適。說文「邲、宰之也」、宰之二字義難通、恐有字誤。說文又有佖字云「威儀也」、詩曰「威儀佖佖」。然今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乃醉態、毛傳訓為「媟嫚」、許蓋記誤。余意佖當即邲字之異文。「我」當讀為義、義猷与明德為對語。　召通詔、爾雅釋詁「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即本銘召字義。匹當讀弼、輔也。　「譂覃京自」、譂通櫓、櫓為大盾、則魯有大義。覃亦大也（見漢書敘傳注）。京自即京陵、漢志屬太原郡。師古云「即九京」。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在今山

西新絳縣北二十里許，与汾城縣接壤，蓋其地實晉國之首都也。晉公盦云「王命𨛭公□宅京𠂤」，即其證。其所以有京名者，余意在古實為夏都。左傳定四年言分封唐叔，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所謂夏虛猶言殷虛矣。辥即辪字，三字石經春秋宰周公宰字古文作𡨦，所从辛字亦从肉，与此同。「嘉遣我」者當是晉公嘉晉姜之賢能，遣其出征。「鹵賚千兩」者賚疑鱝省，尔雅釋魚「貝，小者鰿」，又云「蟦，小而橢」。蓋以此為乾餱也。「卑𦣞循弘」者卑即俾，𦣞循等均當是南方之國名。中盨及中甗有「南國𦣞行」，此𦣞即彼𦣞，餘無可考。「乍疐為亟」，疐即疐字，礼曲礼上「士疐之」，疏云「疐謂脫華處」，今此上从𠂹(花)省，下从止，即古文趾，則疏說最為得之，中之田形蓋即蒂之象，非田字。「作疐」与「為亟」為對語，亟者極之省，謂為百政之總揆、庶众之準則也。　銘末乃韵語，亟德、柕、之部入聲。二子字作為韵脚，亦可。

## 伯𨚕父鼎

晉嗣徒白(伯)𨚕父乍周姬寶隮鼎，其萬年永寶用。

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元年當周共和二年，是此鼎乃宣王以前之器。觀其形制花紋与小克鼎諸器如出一範，知年代之相去必不遠，或者即屬世物也。周姬當即王姬，得此知大國之卿亦得与王室通婚姻矣。

## 晉公盦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且(祖)𨛭(唐)公〔雁〕受大命左右武王，□□百𦇧(蠻)，廣𤔲(治)三方，至于大廷，莫不來〔王〕。々



命𨛭公，冂宅京𠂤，□□□邦。我剌(烈)考□□□、□□□彊，□□□□、□□□、虢々才(在)〔上〕。□□□□、□□召業，□□□□、□□晉邦」。公曰：「余唯今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歔々，智燮萬邦，諗莫不曰頼𩒺(卑讓)。余咸畜胤(俊)士，乍(作)馮左右，保辥王國，刜𤴢(暴)𤈻(舒)𠈘(迮)，□攻雒者(都)，否(丕)乍(作)元女□□□□，賸(媵)盦(瓶)三酉，□□□□，虔龔盟□、□(以)畣(答)□皇卿，智親百黹。唯今小子，整辥爾宮(容)，宗婦楚邦，烏䛐(卲)萬年，晉邦隹輪(翰)，永康寶」。

此晉公媵女之器，銘中兩見雉字，即晉公名。余初以為晉襄公驩，近時唐蘭謂當是晉定公午，今改從之。𨛭字从邑𩫖聲，𩫖古鄗字，从𩫖省昜聲。𨛭公為晉之祖而「左右武王」，自即唐叔虞也。　大廷即大庭，續漢郡國志「魯國有大庭氏庫」，注引杜預云「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文選東京賦「大庭氏何以尚茲」，薛注亦云「大庭古國名」。本銘所言，亦正是國名。莊子胠篋篇言「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云々，舉一以反三，則所謂神農氏、軒轅氏等々，亦必為古國族名矣。「冂宅京𠂤」猶秦公𣪕言「鼏宅禹責」，冂通盜，靜也。京𠂤即京陵。「刜𤴢𤈻𠈘」，刜，擊也。𤴢(今作㬥)段為暴，𤈻即舒字，𠈘當是迮迫字之本字。暴者擊之，迮迫者舒之，猶言弔民伐罪、或除暴安良矣。「否乍元女」者，否讀為丕，乍猶嫁也。元女謂長女，左襄廿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晉定公即位于魯昭公三十一年，在

位三十六年、以魯哀公十八年卒。此言嫁其長女于楚、當是中年時事。於時楚為昭王珍、其子為惠王章。惠王即位于晉定二十四年、則為晉公壻者、蓋即惠王也。「百蒴」殆叚為百爾、邶風雄雉「百爾君子」、詩之爾字鄭箋訓為汝。余意當訓為近、与邇通、所謂邇臣也。　本銘雖殘泐過甚、然細求實是有韵之文。王、方、王、邦、疆、□、上、□、邦、王、邦、鼉、陽東合韵。士、右、國、之部。僕、者、女、魚部。□、背、脂部。容、邦、東部。年、轄、真元合韵。

## 郘鐘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郘黛曰「余畢公之孫、郘白伯之子、余頡岡事君、余嘼丮武、乍作為余鐘、玄鏐鏞鋁、大鐘八聿肆、其寵四轄堵。喬々其龍、既旃鬯虡。大鐘既縣、玉鐺鼉鼓。余不敢為喬驕、我以享孝、樂我先且祖、以祈眉壽。世々子孫、永以為寶。」

郘鐘以前清同治庚午出土于山西榮河縣漢后土祠旁河岸中、其已見箸錄者凡十又三枚。王國維云「郘即春秋左氏傳晉呂錡之呂也。……呂錡既亡、地為魏氏所有、此郘伯郘黛皆魏氏也。……魏錡稱呂錡、錡子魏相亦稱呂相、亦稱呂宣子、皆其證。……魏氏出於畢公、此器云『畢公之孫、郘伯之子』、其為呂錡後人所作、彰々明矣。」「觀堂集林」十八、本鐘跋。「余嘼丮武」嘼、獸省、古以為狩獵字。丮即丮字、沈子段「其丮哀乃沈子它隹福」、丮殆讀為劇。「大鐘八聿、其寵四轄」者、孫詒讓云「周礼小胥云『凡樂縣鐘



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寵、寵同。說文穴部『寵、炊竈也、从穴鼀省聲』、重文竈或不省。此作寵、又从穴省也。其讀當為造。周礼大祝『六祈、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是造竈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倅也』。謂所鑄鐘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十四枚為副造也。」「籀高述林」七、本鐘跋。今案小胥鄭注謂鐘磬各八同在一虡為堵、鐘十六磬十六各一堵合而為肆之說實有誤。蓋堵与肆乃縣鐘磬之公名、鐘八枚在一虡為堵、磬八枚在一虡亦為堵、鐘二堵為肆、磬二堵亦為肆、非謂鐘磬混縣也。左傳襄十一年「歌鐘二肆及其鎛磬」、邾公牼鐘「鑄辝和鐘二堵」、洹子孟姜壺「鼓鐘一肆」、堵肆均僅就鐘言。本銘之「大鐘八聿」即編鐘十六堵百二十八枚、亦僅就鐘而言肆。寵者造磬也。薛書有寰石磬、銘曰「自作造磬」。磬之所以名為造者、即為鐘之副造也。故「其寵四轄」者即造磬三十二枚。八与四可公約、郘黛所用鐘磬實是宮縣、每側鐘四堵配以磬一堵也。或據此銘以為八肆即四堵、小胥文當作「半為肆、全為堵」、有未諦。「喬々其龍」者孫云「喬讀為蹻、詩大雅崧高『四牡蹻々』、毛傳云『蹻々、壯皃』。……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簨虡』、考工記梓人說鐘虡云『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蹻々即狀其壯猛之容也。」同上。旃字舊多釋為壽、案与下文眉壽字有別、字實是旃。石鼓文田車有此字、曰「其𨘢又旃」、字之本義蓋謂旌旗

之連蜷也。此亦形容龍之連蜷，言蟜蟜乎有龍形之橫簨既連蜷于開暢之豎虡也。「玉鐻」者，孫云「蓋謂特磬，亦即各銘之『鳴球』。說文無鐻字，而尔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鐻毊蓋聲近字通」。同上 韻讀：虡、子之部。武、鋁、堵、虡、鼓，魚部。喬、孝、壽、寶，幽部。

## 驫羌鐘

唯廿又再(再)祀，驫羌乍(作)戎(鏞)。氒辟倝(韓)宗𣪕遂(率)征秦迮齊，入張(長)墭(城)，先會于平陰(陰)。武侄寺(部)力，讋敓楚京。賞于倝宗，令(命)于晉公，卲于天子，用明則(載)之于銘。武文咸刺(烈)，永業母(毋)忘。

此鐘以近年出土于洛陽城東廿五里許之太倉古墓，其已見箸錄者凡十又三枚。銘長六十一字，如此所錄者凡五。銘四字曰「驫氏之鐘」者凡八。銘之長短者各有一具在坎拿大首都吵浪㕑溫達略古物館。其它十一具均藏廬江劉體智家。（今已歸日本住友家，盡列于出書。）「廿又再祀」者周安王之二十二年也。徵諸史記六國年表，于是年三晉欄內均書「伐齊至桑丘」，于齊欄內書「伐燕取桑丘」。田敬仲世家云「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与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據此可知安王二十二年秦魏攻韓之事，實牽動全局。韓受秦魏之攻，必曾往求救于齊楚趙諸國，待得楚趙之救，乃獲



却秦師而与魏人為和。齊人乘諸國之構兵而襲燕，燕人受齊之襲，必曾往求救于韓趙魏。趙魏懼齊之過而韓尤怨其詐，故三晉連兵往攻齊。而事之本末實以韓為中心。本銘言「氒辟倝宗𣪕率征秦迮齊」，与史記所言正相契合。倝宗即韓君，觀下文与晉公天子對文可知。𣪕即韓君名，秦以前無諱事，為人臣子者每直称其君父之名。據史記安王二十二年當韓文侯七年，然此有異。韓世家「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下索隱云「系本作武侯也」。又「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下索隱云「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知文侯一代實為紀年所無，史記中文侯年代在紀年實屬于列侯者也。史記一書于戰國世系每多錯誤，即与列矦同時代者而言，三晉世系均有問題，如韓列侯、趙武公、魏文侯均同于安王十五年卒，其後繼者之文侯、敬侯、武侯並同于翌年嗣立，如此湊巧事，殊屬難能。徵之世家索隱，知趙魏世系亦同一有誤。趙世家「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云「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均無其事』，蓋別有所據」。魏世家「三十八年，是歲文侯卒」，索隱云「紀年五十年卒」。又「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云「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凡此均足証史記之不可盡信，蓋紀年乃晉史，其所述三晉世系自較任何紀系為可據也。是知韓文侯七年實當是韓烈侯二十年，所謂烈侯取者即本銘之倝宗𣪕，取實𣪕之壞字也。「驫羌」者韓氏之臣。羌即說文芍之重文作(𦬆)者之省，殷

周古文多省口作。其在卜辭屢用為祭牲，与羊字同例，又用為汰甲之汰，由汰以得其音，由牲以得其義，更由字以得其形，知是狗之初文，象貼耳人立之形。其从口作者乃以口為聲，譌變而為茍字，形失而音尚存也。卜辭又屢見「苟若干人」之文，則狗誤為羊，或釋為「羌若干人」，非是。其在金文則大盂鼎、大保毁等均用為敬，蓋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警衛，故用狗形之文以為敬，猶箕帚為婦職，故婦字从帚，而古文且直用帚以為婦也。說文訓苟為「自急敕也」，即此孳乳之義，後人因字廢而不得其讀，乃由「急敕」之義以揣其音作「己力切」，實屬莫須有之事。近人有以為即亟字者，尤屬皮傅，大盂鼎有苟字，復有从亟之亟字，二者迥然有別。唯用苟為敬者于周初文多見之，其後敬字多見，無作苟者。此驫苟以苟為名，蓋又用為敬

字，春秋戰國時人多擬古之習，此銘称年為祀，亦可見其一端也。唯狗字在古並無惡意，尔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又釋畜「犬未成毫狗」，其為物均有可愛之意，故今人于幼兒猶以狗為愛称，而殷王芍甲亦不諱狗。是則此驫苟即讀為驫狗，亦無不可也。　戎敔為鏞，尔雅釋樂「大鐘謂之鏞」。唐蘭古樂器小記云「鏞字或作庸，詩靈臺「賁鼓維鏞」，商頌「庸鼓有斁」，並与鼓對称；又逸周書世俘解「王奏庸」，凡此称鏞者皆即鐘也。鐘亦作銿，銿之与鏞，聲義無別。尔雅以大鐘為鏞，實一名而異其詞」。此說得之。然唐讀本銘之戎為伐字，作動詞解，以「乍伐氒辟韓宗敔」為句，遂說敔為鐘之古名，並謂金樂發源于陶器，不僅字形句法有可商，鐘一名敔無其証，所謂陶器發



源說實大有問題者也。人類至能為陶器，其文化程度已漸高，其前尚有利用自然物之階段，一切器物之起源均出于自然物之利用与模倣，樂器亦不外是。請徵諸小兒，簡單之樂器利用草莖竹管即可為之，然欲求其能為陶埴則非易事也。鐘鐸之類大率起源于竹筩，或中空之木，今世丐者猶有擊竹筩以乞討之習，其子遺也。由竹木器直演而為金屬器，中間殆無必經之任何階段。古之鐘鐸類其器甚小，均有柄，執而擊之，此即由竹木器轉化之進一步而已。周人加大之，遂為手所不能持，鐘乃倒懸矣。　「率征秦迮齊」者，率乃語辭，迮即迮迫字。簫大史申鼎「用征㠯迮」，征迮對文与此同。此語以「氒辟韓宗敔」為其主詞，若以敔斷句而說為器名，於

文法亦難通。　「入張墬」，先會于平陰者。張墬即長城，古鉩有「張孫」及「張孫退」，即複姓之長孫，徐龤尹鉦有「征墬」，即征城。長城者，劉節云「即齊之方城，管子輕重丁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泰山記曰「泰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至琅琊」。水經東汶水注「泰山即東小泰山也，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琊巨海，千有餘里」。案水經汶水注引紀年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翟員伐齊，入長城」，今偽本紀年繫此事于威烈王十八年，又長城改作長垣，事与此相類，蓋三晉攻齊必入長城始能達其腹心之地也。平陰即平陰，劉節云「左氏傳有二平陰。昭公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即今河南孟津縣之地。又襄公十八年傳「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卽鐘之平陰。此平陰實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武侍力䛐敓楚京」者，武謂武卒，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又淮南覽冥訓「勇武一人為三軍雄」，高注云「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為武」。案魏氏既有武卒，今韓器亦言武，則士為武之称不限于江淮間矣。侍與挃通，淮南兵畧訓「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高注云「挃，擣也」。侍郙省，襄十八年之役，左氏傳云「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杜注「平陰西有邿山」。䛐，劉節云「卽譶之緐文，說文『譶，疾言也，从三言，讀若沓』」。案劉說近是。金文多緐文，如福或作𥛭若𥜽，卽其証。此䛐卽讀為沓，漢書禮樂志「騎沓沓」，師古云「沓沓，疾行也」。䛐猶沓沓矣。敓，說文云「強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今書呂刑文，敓作奪。奪乃借字，說文云「手持隹失之也」。然今奪失字通作脫，敓取字通作奪，而敓字廢矣。楚，楚丘。京，景山。衛風定之方中「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楚卽楚丘，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北逕楚丘城西」，又「黃溝枝流北經景山東，景山實楚丘亭邑之山名」，言望楚丘與堂邑，與景山同其高大。「景山與京」與「莫之與京」語例相同，毛傳說「景山為大山」，說京為丘，均失之。古音京景相同，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京侯周成」，集解引徐廣曰「京一作景」。本銘京與楚對舉，知京卽是景山矣。蓋三晉攻齊，先會師于平陰之後，卽分為兩路，一軍北上以龏齊龍盛之師而至于桑丘，一軍南下擣郙，更長驅而佔領楚丘與景山。北上者為正師，南下者為偏師。史僅記正師所至而不及其偏，驫羌蓋



偏師之將，故述南下之功而不及於北。然此新舊史料正相輔而相成者也。晉公者，在史記為晉孝公，索隱云「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三占从二，此亦以紀年為是，而史記為非也。「武文咸剌」者，乃作器者自為懿美之辭，猶小雅六月称「文武吉甫」，魯頌泮水言「允文允武」，呂覽諭大篇引夏書「乃武乃文」。今偽書入大禹謨。蓋驫羌征秦迮齊，殺敵數果，是有武功，勣旋受賞，作器能銘，是有文事，故曰「武文咸烈」也。

## 嗣子壺

隹十年三月吉日，命瓜君𡥈（嗣）子乍𨥖（鑄）尊壺，柬々嘼々，康樂我家。屖々康盂，承（承）受屯（純）悳（德），旂無疆至于萬啻（億）年，子之子，孫之孫，其永用之。

此壺與驫羌鐘同出于太倉韓墓，大率亦戰國初年之器。命瓜當卽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水經涑水注引闞駰曰「令狐卽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器之作者蓋晉之大夫，封于令狐者也。晉語七有令狐文子，其証。𡥈卽嗣之異，說文云「𡥈，古文嗣，从子」。汗簡引尚書古文嗣亦作𡥈。柬々猶侃々，和樂也。同聲之字有闌々，王孫遺者鐘「闌々龢鐘」，卽形容鐘聲之和。又有簡々，商頌那「奏鼓簡々」，亦言樂聲之和。簡々又訓大，乃另一義。嘼々當讀為肅々，敬也。均康樂之形容。「屖々康盂」者屖々

猶遲遲、舒徐寬綽之意。康盈余叢釋為康淑，謂非人名。令案仍當釋為人名，盈用為叔。康叔殆即令狐君之嗣子名，由下文「承受屯德」可以知之。屯者純之省，純，大也。「至于」二字合文，並有重文符以識別之，如十六年左軍戟工師二字作[合文]，司馬二字作[合文]，于省吾云「皆合文也」。晚周合文，字有＝以識之，不獨重文有之。如厚子壺「厚當」作[合文]，至于作[合文]，古鉩司工作[合文]，旗侯作[合文]，空同作[合文]，大良造鞅量大夫作夫＝，秦刻石亦然。此例甚多。（雙劍誃吉金圖錄下考釋八。）

## 吉日劍

吉日壬午，乍（作）為元用，玄鏐鎛呂（鋁），朕余名之，胃（謂）之少虡。

此劍貞松堂集古遺文曾著录其文（卷十二葉二十），云「往歲見之都肆，錯金成文。」継于西崙著古代中國藝術史（O. Siré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Pl.96.A.）得見往年山西渾源県北百里許之李峪村所出一劍，其一面臘上殘文与此同，知是一時所鑄。劍今藏美京符理雅古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日本梅原末治云「往年曾于紐育見之，李峪劍亦曾見于巴黎，頗覺二者之近似。」蒙氏以所攝劍影見貽，以二劍細相比較，其一面文幾不爽毫毛。更詳言之，劍裏之「鎛呂」以下十字，其在李峪劍，除鎛字全泐外，餘均可辨，而以末三字為最鮮明。劍格紋様亦与美京所藏者之正面相同，故二劍為同時所



鑄，毫無疑問。依文字而言，當是戰國時物。（渾源本屬代，戰國初為趙氏所滅，乃封其文子為代君。）李峪器由法商王涅克（L. Wannieck）手分佈于歐洲，彼宣傳為秦器，于是遂有所謂「秦式」說發生，實屬無根之談也。「鎛呂」者，鎛當即魯頌「臣工」「庤乃錢鎛」之鎛，田器也。呂，鋁省，此段為鑪。「朕余」者猶今言「我自己」也。爾雅釋詁朕余同訓為我，朕余又同訓為身，訓身者即自己之謂也。故朕余又可用為余朕，見叔夷鐘。大率用朕余者表示主格，用余朕者表示領格。銘末一字少泐，諦省確是虡字，与午呂韵，同屬于魚部也。（或釋為民，非是。）

右晉器凡七。

## 蘇公殷

鮴公乍（作）王妃羊殷，永寶用。

鮴即穌，亦即蘇。蘇乃己姓，鄭語「己姓：昆吾、蘇、顧、溫、董」，己即妃之省。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亦着姓也。鄭語以蘇溫為二國，左傳則以蘇溫為一。春秋僖十年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傳云「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又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与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爵姓存滅表溫下注云「春秋初蘇氏已

絕封。隱十一年王与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溫居一焉、不知何時地復歸王、蘇氏續封而仍居溫。僖十年為狄所滅、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賜晉。至文十年女栗之盟復見蘇子、杜注蓋王復之。或云自是遷于河南。余意溫蓋蘇之支庶、蘇公入仕王室蓋別有所封、其故邑為子孫所保有而亦有蘇名、猶鄀之大小鄀、鄀之上下鄀也。故溫雖滅而蘇猶存。至隱十一年所与蘇田之溫、蓋又溫之子邑而已。溫在今河南溫縣、蘇大宰即在其附近。史頌𣪘「王在宗周、令史頌𢓊穌灋友里君百生帥𦖞盩于成周」、知蘇離洛陽必不遠也。蘇器之傳世者以本𣪘及穌甫人匜盤、穌冶妊鼎、穌衛妃鼎為較古、蓋在東遷前後。而穌公子𣪘及寬兒鼎則較晚、蓋在春秋中葉也。

本𣪘稱王妃、乃蘇女嫁于王之媵器、羊即王妃名、字不識。



## 穌冶妊鼎

穌冶妊乍作虢妃魚母賸媵、子子孫孫永寶用。

穌冶妊乃妊姓女嫁于蘇者、冶如非國族則當是字。左傳隱十一年「若朝于薛、不敢与諸任齒」、正義引世本氏姓篇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字無与冶相近者、蓋是女字。虢妃魚母則蘇女將嫁于虢、魚為女名、蓋即冶妊之女也。　有盤同銘、唯賸字作般盤、永寶用下有之字。

## 穌甫人匜

穌甫人乍作嫚妃襄賸媵匜。

嫚妃女字、襄名。嫚字从女𣊫聲、𣊫即小篆疊字、此亦足証疊之必為宜。說文「疊、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為疊从三日太盛、改从三田。」今字从女而以為字、當是善意之字。晉公𥁰言「秉德𣊫𣊫」、与此同。余意字當假為熠、周頌時邁「莫不震疊」、毛傳訓疊為懼、疏云「疊懼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疊与慴通、則嫚可与熠通矣。說文「熠、盛光也」、一切經音義十引字林「熠熠、盛光照也」。詩東山「熠燿其羽」、鄭箋云「羽鮮明也」。文選笙賦「爛熠爚以放豔」、注云「熠爚、光明貌」。　有盤同銘、匜字作般盤。



## 甫人父匜

甫人父乍作旅匜、其萬人用。

此甫人父當即蘇甫人、与上匜文字極相似。又陶齋吉金錄有一兕觥、銘与此同。王國維云「其銘後刻、乃摹曹氏之甫人匜為之者。」觀堂集林三說觥。「萬人用」人字依彝銘通例推之、疑段為年。

## 甫人盨

□□為甫人行盨、用征用行、邁萬歲用尚。

此蓋穌甫人所自作器、銘首所缺二文蓋即「穌公」。銘

在蓋，行尚為韵，陽部。

## 穌衛改鼎

穌衛改乍(作)旅鼎(鼎)，其永用。

此蓋蘇女字于衛者所自作器。

## 穌公子𣪘

穌公子癸父甲乍(作)䵼𣪘，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乃蘇之公子名甲字癸父者所作器。古人名字並舉時率字上名下。此名甲字癸父，猶鄭石癸名癸字甲父。羅振玉謂「其文當是穌公子癸作父甲尊𣪘，文倒尔」。(集古遺文五·廿九葉)失之。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其曾為羅所



增益之金集本于此器項下亦著此說，原版之雪堂叢刊本則無之，此必羅所竄入，當無疑。

## 寬兒鼎

隹(惟)正八月初吉壬申，蘇公之孫寬兒，擇其吉金，自乍(作)飤䋣，𧹞(眉)壽無期，永保用之。

壬申字誤作𠂤，與楚子簠同。寬即寬字，與齊侯盤及韋同。字从茻聲，茻乃蒐之繁文，與蒐形聲俱相近。

右蘇器凡八。

## 虢文公鼎

虢文公子𣪘乍(作)弔(叔)妃鼎，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虢文公，宣王時人。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也」。又引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二說不同，韋當以賈為近是。虢仲之虢乃東虢，其分枝為北虢，漢書地理志云「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西虢金文稱城虢，有城虢仲𣪘出土于鳳翔可証。北虢金文稱虢季氏，如虢季子白盤、虢季子組壺其証也。單稱虢者當即東虢，雖國在滎陽，固不妨入為卿士也。此為虢文公之子所作器，蓋在幽王時。叔妃即𣪘之室，蓋蘇女也。鼎之形制與穌冶妊鼎頗相近，彼鼎之虢妃或即此人。蘇與



東虢比鄰，故相為婚姻，此亦足為虢即東虢之一証。

## 虢姜𣪘

虢姜乍(作)寶䵼𣪘，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仲，𣄰匄康𪗋屯(純)右，通彔永令(命)。虢姜其萬年𩁹壽，受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器考古圖云「不知所从得，惟蓋存」。余意亦東虢器，時代當在西周，蓋屬宣時器。虢姜乃姜姓女之嫁于虢者。禪，說文云「祭天也」，舊多解為祭地，禮記正義引諸說云「禪者除地為墠」。此則用于人鬼，專是祭義。廣雅釋天「禪，祭也」，此其佳例。

虢季氏子組𣪘

虢季氏子組（組）乍（作）𣪘，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享。

此與虢季子白盤乃一家之物，虢季氏當是北虢，今山西平陸縣即其舊地。左傳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者是也。

虢季氏子組壺

虢季氏子組乍寶（寶）壺，子孫永寶，其用享。

右東虢及北虢器凡四。



虞司寇壺

虞嗣寇白吹乍（作）寶壺，用享用孝，用蘄眉壽，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此壺二器，文皆右行。蓋文無之字。

吳尨父𣪘

吳尨父乍（作）皇且（祖）考庚孟尊𣪘，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亦虞器，金文虞字每作吳，而吳越之吳則作攻敔、攻吳若攻敔，傳世有吳季子劍，乃偽器也。史記吳世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封虞仲於故夏墟」，春秋僖五年為晉所滅。故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六十里，一名吳城。 祖與考不聯，庚為祖，孟為考。

右虞器凡二。

秦公𣪘

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責（蹟），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坏（坏），嚴龔夤天命，保業氒秦，虩事（使）䜌（蠻）夏（夏）。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剌々桓々，邁（萬）民是敕，咸畜胤士，盍々文武，鎮（鎮）靜不廷，虔敬（敬）朕祀，乍（作）㽙宗彝，吕卲皇且（祖），其嚴遹（歸）各，吕受屯魯多釐，釁壽無疆，畯（畯）疐才（在）天，高弘又（有）慶（慶），竈（造）囿（佑）三方。」 圓宜。



此與秦公鐘為同時所作之器，銘辭亦大同小異。鐘于宋時已出土，作器年代久成懸案。考古圖引楊南仲云「秦鐘，其銘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始邑非子于秦為附庸，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非子至宣為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為十二世，莫可攷知矣。」又引歐陽修說「史記本紀自非子始邑，而秦仲始為公，襄公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所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未知孰是。」均疑不能決，可見古人之矜慎。近羅振玉以為自秦侯始，（非子之孫）至成公為十二世，銘鐘者為穆公，時人多信之。案此乃因先有穆公之成見，倒數十二世而得秦侯耳。其

何以必自秦侯始，毫無理由也。說者或謂銘中有「烈烈桓桓」等語，非穆公莫足以當之。實則當時即世，雖君如桀紂，而頌揚之者莫不比之堯舜，此不當以主觀之成見為判斷也。余今得一堅確之証據，知作器者實是秦景公。盄器与齊之叔夷鎛鐘，除大小相異而外，其花紋形制全如出自一範也。參看圖編第二三七及二三九圖。叔夷鎛鐘作于齊靈公中年，秦景公以靈公六年即位，年代正相同，用知所謂「十又二公」實自襄公始列為諸侯始也。此事足証圖象研究之不可忽。「鼏宅禹責」者，鼏与盜通，靜也，責蹟省。商頌殷武「設都于禹之績」，績亦當為蹟。叔夷鐘「處禹之堵」。「咸畜胤士」鐘銘作「咸畜百辟胤士」，晉公盦言「咸畜胤士」。孫詒讓云「胤士之義，以聲音攷之當讀為尹士。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余意胤殆段為俊，禮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書皋陶謨「俊乂在官」，語意相近。⿺走盍字翟耆年籀史釋為趌，謂即玉篇趌字。孫詒讓云「趌訓跛，義亦無取」，窃疑此字當從盍省聲，即說文趨字之異文。案趨，說文云「趨也」，又「趨遏，起走也」，義亦難適。余意當是盄字，方言五「盄，桮也，秦晉之郊謂之盄」，郭璞音雅，云「所謂伯盄者也」。廣雅釋器亦云「盄，杯也」，王念孫疏証言「太平御覽引典論云『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雅与盄通」。此⿺走盍字當以盄趌聲，趌則从走去聲，去聲与足聲同魚部也。⿺走盍⿺走盍者當段為祛祛，魯頌駉「以車祛祛」，毛傳云「強健也」。「作⿱又吻宗彝」，⿱又吻字从又吻聲，當是



敃之異文，說文吻或作肳，从肉昏聲，昏从民聲，与敃从民聲相同。敃与旻通，毛公鼎「敃天疾畏」即詩「旻天疾威」。旻又通閔，左哀十六年「旻天不弔」，周礼大祝注鄭司農引作「閔天不淑」。旻閔均从文聲，礼儒行「不閔有司」，注云「閔或為文」，則閔与文通。此言⿱又吻宗，余意即文公之廟也。史記秦本紀「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其宮在西縣。本器器蓋各另有一行刻款，蓋文為「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器文為「西元器一斗七升奉殷」。西即西縣，若西垂宮之意，足見此殷乃西縣宗廟之祭器，下秦公鐘亦同。西縣由秦文公始居之，其陵廟在焉，故言「作⿱又吻宗彝」也。考封禪書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舊謂西垂即西縣，實則彼西垂乃泛言西陲，對周而言也。秦本紀中屢見，而西畤則在雍南之三時原上。而始皇本紀論讚後有重序秦先世一節，謂「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云云，竟以西垂為地名。然其作例特異，所叙亦与秦本紀有出入，必後人所補竄為無疑也。本器言「作⿱又吻宗彝」，則是文公始居西縣之証矣。⿺走鬼殆歸之異文，从走从帚省，鬼聲也。「畯疐才天」，畯讀為峻，高也。疐即豳風狼跋「載疐其尾」之疐，疐謂蹋也。爾雅釋言訓疐為仆，又為跲，說文云「跲，躓也」，然躓有蹋義，見廣雅釋詁，則跲与疐亦有蹋義可知。蹋猶言高蹈在天也。「竈囿三方」，鐘銘作「匍又三方」，即書金縢之「敷佑四方」也。彼匍又為敷佑，則此竈囿為造佑矣。鐘銘又言「竈又下國」，義亦同。

韻讀：祖、賣、坏、夏、之魚合韻。命、命、秦、真部。德、敕、士、祀、之部。祖、各、魚部。疆、慶、方、陽部。

## 秦公鐘

秦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竈又造佑下國，十又二公，不豕墜才在下，嚴龏恭夤天命，保㸚氒秦，虩事䜌蠻夓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叡尃敷明井刑，虔敬朕祀，目受多福。𦀚協龢萬民，唬夙夕，剌剌𧻚𧻚，萬生姓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藹藹文武，鎮靜不廷，𥂴柔燮百邦，于秦執事。乍作盄淑龢鐘，氒名曰㫺邦。其音鍴鍴雝雝，孔皇煌，目卲昭零格孝享。目受屯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畯疐才在立位，高引又有慶，匍又敷佑三方，永寶。」圂宜。

「不豕才下」才下二字原有泐損，呈ㄓ二形，或釋為上帝，或釋為在上。今以𣪘銘校之，与此相當之語為「在帝之坏」，坏与夏為韻，則此當是「不墜在下」，下与夏為韻也。對天而言，故為下，与「竈又下國」相應。「畯疐才立」𣪘銘立作天，疑此為誤摹。然讀為位，亦可通，言高踞在君位也。「匍又三方」即《書金縢》「敷佑四方」。又字刻本作𠂇，舊釋為及。案上端之贅筆乃誤合蝕紋而成，𣪘銘作囿，与又同聲，正可為證。　韻讀：祖、國、下、夏之魚合韻，國在之部。命、命、秦、真部。子、德、祀、福、敕、士、事之部。鐘、邦、東部。鍴、煌、享、疆、慶、方、陽部。

## 商鞅量

十八年，齊遣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



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重泉。

此秦孝公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五年時器，距秦并天下尚百二十有餘年。器底有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刻辭，其文為「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与它種權量始皇刻辭相同，此足証商鞅之法，至始皇時猶多沿用未改也。量之前端有「重泉」二字，右側有一「臨」字，由刻畫觀之，前是商鞅時所刻，後是始皇時所刻。重泉乃秦縣名，漢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陝西蒲城縣東南。臨字意不明，疑臨下泐去一晉字，蓋器本重泉官量，至始皇時復移置臨晉也。臨晉今陝西大荔縣，在漢与重泉同屬左馮翊。「夫＝」于省吾謂為「大夫」二字之合文，周末二字合書亦有＝符以識之。　又始皇刻辭之「丞相狀綰」，乃丞相隗狀与丞相王綰，見《始皇本紀》。《索隱》云「隗姓，狀名，有本作林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王劭亦云然」，是知秦權量于隋時已有出土，而古人究史亦頗知據古物以為根據矣。

## 新郪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目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雖毋毋會符，行殹也。

王國維云：「新郪虎符文四行，錯金書。其文甲作甲，兵作𠅁，在作十，与秦陽陵符同。凡作月，与散氏盤同，故作

設、也作殹、与詛楚文同。餘字皆同小篆。余謂此秦符也。新郪本魏地、魏策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國南有許、鄢、昆陽、舞陽、新郪」，至安釐王時尚為魏有。……公子無忌說魏王云「秦葉陽、昆陽与舞陽鄰」，是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新郪在舞陽之東，其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正都陳，秦不能越魏楚而東取新郪。至昭王五十四年楚徙鉅陽，始皇五年又徙壽春，新郪入秦當在此前後。此符當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觀堂十八、「秦新郪虎符跋」

右秦器凡四。

右列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其中有少數當入宗周者外，大抵均東遷以後之文也。序次以長江下游為權輿，于長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間順流而下，復于黃河流域溯流而上，故始于吳而終于秦，得國凡三十有二。先進之國，魯衛陳宋文無可觀，意器之藏于地者必尚多有。列國文字雖略有地方色彩，然北自燕晉，南至徐吳，東自齊邾，西至秦鄀，構思既同，用韵亦一。中國自東遷而後，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統一于秦，勢所必然矣。

兩周金文辭大系下編　竟



## 補錄

### 越王鐘 插圖四

隹正月孟春吉日丁亥，戉越王者召於賜，擇厥吉金，自祝鑄禾和稟図鐘。台以樂虞吾家，歆喜而賓客，甸恬台怡鼓之，夙莫暮不貳忒，順訓余子孫，萬葉無疆，用之勿相喪。

此鐘見博古圖卷廿二第七葉、嘯堂集古錄第八二葉及歷代彝器款識。卷一第十八葉舊於「戉王」二字釋為「既望」，文例乖戾，因疑其為偽。近時容庚始發明其讀，知為越國之器。「燕京學報」十六期「鳥書考」。越王名就見於(甲)紀年、(乙)史記及(丙)越絕書等者，今列表如下：

夫譚—允常—句踐（菼執）—(甲)鹿郢—不壽（盲姑）—朱句—翳—「諸咎／錯枝」—無余之（莽安）—無顓（菼蠋卯）
(乙)鼫與—不壽—翁—翳—王之侯—無彊
(丙)與夷—翁—不揚—無彊—之侯—尊時—親

三書不甚相合，大抵以紀年為最可信。然本鐘銘越王名四字「者召於賜」於此世系中無可相當者，或者即是諸咎。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史記越世家索隱所引。本紀視此則諸咎又號粵滑，与句踐不壽無余之無顓等之有別號相同。諸咎粵滑蓋即此者召於賜，古金文諸字均作者，咎召音相近，粵古言於粵，則有於之蔍聲，滑蓋賜字

之誤也。唯紀年不言諸咎自立，且七月弑父，十月即遭殺，与本鐘之者召偁王而有正月者不合。蓋諸咎于弑父之前早已僭偁王号，以与粵對立，紀年書法注重名分，有所与奪也。又越王翳三十六年當周顯王二十七年，已入戰國中葉，其時不應有甬鐘，而本鐘為博古圖所录者，乃有甬而枚甚長，銘文行款亦已更易，蓋即金石录古鐘銘所謂「後又得一鐘，銘文正同」者，實仿作之贋品也。祝与鑄通，古鑄國亦称為祝，其証。見上二〇〇葉

本銘有韵。家、客、魚部。之、首、之部。疆、相、陽部，相讀為喪。

戉王者旨於賜。

越王矛 插圖三

此矛日本細川護立侯藏，余曾見之。長三七·一糎，銅金書，与前越王鐘自是一人之器。

楚王酓忎盤 插圖二

楚王酓忎戰隻（獲）兵（兵）銅。正月吉日，窒盥（鑄）少（炒）盤，以共（供）戠嘗（蒸嘗）。但夲紹圣差（佐）陸共為之。

此与酓忎鼎自是一人之器。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五分，口徑九寸八分，邊寬九分，重六斤三兩。（據劉節楚器圖釋著）器無耳無足，邊沿坦出，与通常備盥洗用者不同。銘曰「少盤」者，少當讀為炒，小篆作鬻，見上一八二葉。以備煎熼用，如今人之鍋也。少或讀為小，或釋介，訓為大，均非。副銘一行与善齋所录二句文相同，（善齋卷十二）唯彼首去夲差二字。



## INTRODUCTION

I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with inscriptions that are now known runs into the thousands. Some of these have inscriptions containing almost five hundred characters. It has been said that each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equal in its historical value to a chapter in the Book of Histor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vidence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even more valuable than the Book of History, for our knowledge of this Book is now confined to the Modern Text copy and in this copy there are parts that we know to have been forged by Chou and Ch'in writers. In the sections relating to the Chou dynasty chapters such as Chin T'êng and Hung Fan are unreliable and the number of chapters relating to this dynasty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uthentic is no more than fifteen or sixteen. Furthermore, even in these chapters many change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cription and rearrangement so that their value as historical records is now questionable. On the other hand, each character and each phrase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forged ones which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are the original expressions of a few ancient people. They are therefore of much greater value than the records of the Book of History.

Un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is great, the time and place of production are rarely known. Occasionally the place where a vessel was discovered is recorded but usually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was found by some farmer in digging the ground. The original discoverer had no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nd no one cared to make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fter the discovery so that there remains no accurate record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earth in which the vessels were found; gradually even the spot where the discovery was made has been forgotten. As to books on bronzes, there have been many written since the time of the Sung dynasty. Some of these record only inscriptions while others give also the shapes of vessels; some contain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the inscriptions and decorations while others simply give the material and express no opinions. However, all of them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method of division under which vessels of the same kind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f their inscriptions. This arrangement seems at first glance to be very orderly but in fact it throws vessels of the same period and locality into great disorder.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are mixed with those of the Shang and Chou periods and vessels made by the same person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ok. This is in marked contrast with the orderly arrangement of the Book of History.

Now the chief value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may be used in verifying historical records but they can be of no value in this respect if their date and provenance are not known. It has been for this reason that students of history and geology have looked upon these ancient vessel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with indifference while those interested in this branch of studies have made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s of history and geology. Wang Kuo-wei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Yin Hsü Shu Ch'i K'ao Shih states that "in regar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mysteries (of these inscriptions) none of the earlier writers have made any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but brilliant as Wang was he did not explain how it was to be done. An examination of his work shows that he himself wa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etymology and, although correct in some of his opinions, the methods he used differed little from those of earlier scholars. The two "Lists of Recorded Bronzes" which he published were only combined indices of books on bronzes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lines of study which he had indicated as of primary importance; but perhaps he had such work in mind and did not live to see it accomplished.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e society of ancient China and in this connection have examined th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Chou. As to the oracle bones, they were found in one place and the strata of the soil in which they were found have been carefully noted so that there is no doubt as to their historical value. However, with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the case is entirely different, for the places where these vessels were found are not known. Further more, this dynasty lasted eight hundred years, a period almost as long as the four dynasties of Sung, Yüan, Ming and Ch'ing combined. To class all vessels of this long period as Chou is misleading. The more we have of these vessels and the more they are discussed the more difficult they are to handle. After a study of several seasons I feel sure that before thes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can be used as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ir historical contents should be arranged in systematic order.

As to the method of such arrangement my opinion is that these inscriptions should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dates and places. This method of arrangement is an old

and work out from the systems of calendar of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standard for dating all bronzes it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This is still difficult, for we do not have sufficient material and the material on hand lacks systematic arrangement.

The method which I have adopted in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the vessels is somewhat different. It is to examine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vessels themselves for their dates without preconceived opinions or the use of outside standards. The time of the vessels may often be found from the inscriptions, such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Hsien Hou Ting, Tsung Chou Chung, Yü Kuei, Ch'iao Ts'ao Ting and K'uang Yu mentioned above. On the vessel called Ta Fêng Kuei (大豐簋) the inscription states "the King offers sacrifice to his father Wên Wang." This vessel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time of Wu Wang.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aldron called Hsiao Yü Ting (小盂鼎) states that "animals were used in the great sacrifice offered to Chou Wang, – Wang, Ch'êng Wang."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vessel was made at the time of K'ang Wang. There are also other inscriptions the dates of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old and new. By using these vessels as a basis, other objects may be dated, for they can be linked together by the names of persons and the facts recorded. This, with observations in the styles of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the decorations and form of the vessels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group together vessels of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eriod. As to the inscriptions that give specific dates, I have checked the year, month and day to see if they agre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se have been used only as corroborative evidence.

By using the above method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the exact or approximate period of 162 vessels of the Western Chou. Most of these objects were those of the court or of its officials. The vessels which I have listed first according to the place and then the time of production number 161. Most of these vessels belong to the time of the Eastern Chou, and it is thus seen that w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house of Chou was predominant there were very few vessels of the feudal states and that after the eastern migration there are no traces of the vessels of the imperial house. This fact reveals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e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eriods.

As to the vessels of the states, there are thirty and two groups, viz. Wu (吳), Yüeh (越), Hsü (徐), Ch'u (楚), Chiang (江), Huang (黃), Jo (鄀), Têng (鄧), Ts'ai (蔡), Hsü (許), Chêng (鄭), Ch'ên (陳), Sung (宋), Tsêng (曾), T'êng (滕), Hsüeh (薛), Chu (邾), Shih (邿), Lu (魯), Ch'i (杞), Chi (紀), Chu (祝), Chü (莒), Ch'i (齊), T'ai (戴), Wei (衞), Yen (燕), Chin (晉), Su (蘇), Kuo (虢) Yü (虞), and Ch'in (秦). This order is obtained by starting with the states along the Yangtse from east to west, then from west to east with those in the



one and was used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Odes, the Kuo Yü and the Kuo Ts'ê.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chapters of Kao (誥) and Ming (命) resemble so closely the texts of inscriptions that they were most probably copied from bronzes and it may not be amiss to say that the Book of History is the oldest record of bronze inscriptions. At present we hav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imperial family of Chou but during the long line of rulers of this dynasty many must have been made which still remain buried in the earth.

In the case of some vessels this is an easy matter for the name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were made is recorded in the inscription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vessels is the real difficulty. Scholars have always given careful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but have based their work on the calendaric calculations of later period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indulged in many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which I have a few words to sugges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we have as yet no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calendar of the Yin and Chou periods. There is even no agreement as to the length of the reigns of some of the rulers of the Chou dynasty. Take Kung Wang as an example. The T'ai P'ing Yü Lan quotes the statement of the Ti Wang Shih Chi that this emperor reigned for twenty years. The T'ung Chien Wai Chi states that he reigned for ten years and again records the statement of Huang-fu Mi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s of later works, such as the Huang Chi Ching Shih, the reign of Kung Wang was fixed as twelve years and this has been commonly accepted as final. However, we have the caldrons called Ch'iao Ts'ao Ting (趞曹鼎) the second of which has an inscription which states that on the day of jên wu in the fifth moon of the fifteenth year Kung Wang was in the Chou Hsing Kung and that the king had gone to the hunting-lodge to hunt. The title Kung Wang was not a posthumous one but one adopt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emperor. The custom of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s did not originate until the latter part of the Ch'un Ch'iu period. In the same way the name of Ch'êng Wang was used on the contemporaneous caldron called Hsien Hou Ting, Chao Wang on the bell called Tsung Chou Chung, Mu Wang on the vessel called Yü Kuei and I Wang on that called K'uang Yu. Now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iao Ts'ao Ting clearly states the date as that of the fifteenth year of Kung Wang. Although this does not confirm either the statement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or the one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 it shows definitely that the statements that his reign was ten and twelve years were both incorrect.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dates of bronze insciptions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using later systems of computing the calendar, for such a method is like measuring one thing with the standard of another. The conclusions do not agree with the real facts. If students of bronze insciptions could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ates of the inscriptions

## II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roughly includes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The art of making bronze vessels had already reached a stage of perf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so that its genesis must have been much earlier, probably between the end of the Hsia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Yin. The Chous were a tribe which appeared at a later period. The fact that while there are no bronze vessels before the time of Wu Wang (B. C. 1122) left to our time, there are a great many from the time of Ch'êng Wang (B. C. 1115) and K'ang Wang (B. C. 1078) shows clearly that the Chous inherited this art from the Yin people. The bronze age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1. Genesis—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Yin-Shang dynasty.
2. Early products—The later part of the Yin-Sh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ou dynasty, including the reigns of Ch'êng Wang, K'ang Wang, Chao Wang and Mu Wang (B. C. 1115-945).
3. Evolution—From the reigns of Kung Wang and I W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B. C. 946-600).
4. New forms—From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B. C. 600-403).

At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 as yet no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objects belonging to the first period, but naturally there must have been such a period when bronzes were first made from models of pottery or stone. For actual examples of the work of this period we must await further excavations.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second period have been greatly admired by lovers of ancient art. Among these there are many caldrons of the ting type but very few li. There are many square yi and kuei without cover (commonly called yi), but no fu. There are many of the shapes called tsun, yu, tsioh and chia, but no hu, nor is there any p'an or i (i. e. ewer). Among bells there are to but no chung. The body of these vessels is usually heavy with deep bold decoration which is frequently composed of the t'ao t'ieh design amid thunder scrolls. There are also phoenix, dragon and elephant designs, but the t'ao t'ieh and thunder scrolls occupied the leading place in bronze decorations. To my mind, the thunder scroll pattern came from the spiral marks of the fingers found on pottery vessel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early bronze vessels were decorated with thunder scrolls therefore furnished one of the evidences that bronze sprung from pottery. T'ao t'ieh, dragon and phoenix were all mysterious animals of the imagination. The Lü Shih Ch'un Ch'iu has the passage "On Chou dynasty caldrons are incised the figures of t'ao t'ieh, which has a head but no body. Before it can swallow a person



regions between the Yangtse and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n again from east to west with the stat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t will be noted from these vessels that neighboring states shar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cultur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se stat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l groups, southern and northern. The states along the Yangtse and the Huai Rivers formed the southern group and those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he northern. As a general rule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outhern group is ornate and the writing light and elegant, while the northern style is literal and exact and its writing coarse. Hsü (徐) and Ch'u (楚) were the centre of the southern type of culture and there are many bronze vessels of Hsü. The states of Ching 荊) and Shu (舒) were referred to as barbarians outside of the Kingdom of culture but this was done by the Chous who were enemies of these states. Hsü and Ch'u had both been allied states of Shang but after the downfall of Shang became enemies of the Chou. This is confirmed not only by ancient historical records but also by th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which record continued struggles between the Chous and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They we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Shang culture. The Shangs were an artistic people. Their bronze vessels were highly refined. They were fond of wine drinking and hunting and were superstitiou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 go to show that they were not as realistic as the Chous. They refute the ancient saying that the Yins were fond of simplicity and the Chous of refinement. As the peoples of Shang and Chou were separated by name and also by location the two types of culture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ere just a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the water of the Chin from that of the Wei River. However, from the time of the Ch'un-Ch'iu tribal prejudice gradually lessened and the culture of the people tended toward uniformity.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vessels of the last part of the Chou dynasty which show that there was similarity in the general composition as well as in the rhymes used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Yen and Chin on the north, Hsü and Wu on the south, Ch'i and Chu on the east and Ch'in and Jo on the west. Thus, there was in China more or less uniformity of writing and custom toward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by the Ch'in that followed was but a matter of course.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the time or the approximate time of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is 323. Although these are less than one ten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essels of this period that are now known, they are the choice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Little the present confusion is being resolved.

The small bells, pien chung, became very popular. Vessels of this period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the decadent and the progressive. Vessels of the decadent class developed along the lines of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ple. Most of these vessels are devoid of decoration. Some of the simplest of these vessels resemble those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n fact have been commonly mistaken for such.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progressive class have delicate shapes which are usually cleverly designed. The decoration on these vessels was more shallow than that on vessels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and in place of the large scrolls the designs are fine and regular. Stamping blocks were first used in the making of decorations, so that the decoration on one vessel is usually a repetition of impressions of one block. There are a great many varieties of patterns, unlike the stereotyped styles common on vessels of the two preceding periods. The only designs which were in comparatively more common use were the coiled-dragon and the coiled-serpent scrolls which were the result of skilful modifications of the p'an k'uei scroll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nlays and gilding were introduced. Fairy figures and winged animals are found in the decorations, and the animal forms attached to the bodies of vessels are mostly realistic and lifelike. At this stage, the art of ancient bronze casting was like a devastated garden which through some supernatural effect was suddenly filled with outbursts of beautiful flowers. One may see from the pieces found in recent years at Li Yü Ts'un in Shansi, the tomb of the Prince of Han in Lo-yang and the Tomb of the King of the State of Ch'u in Shou-hsien, that this statement is not exaggerated. This type of vessels has recently been called "Ch'in style" by some western scholars. Although this term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correct,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type of bronzes exhibits the influence of Scythian art, for the territory of the Scythians extended to the region now known as Outer Mongoli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h'un-Ch'iu and Warring States. These people were therefo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States of Chung-shan, Yen and Chao.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vessels of this class is the Ti Shih Hu, which was a product of the State of Chung-shan. This people were known in ancient times as being fond of amusement and singing. They were an artistic race and it was probably through them that outside influenc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Chung-shan people were also known as being a special race of white barbarians. It might have been that they were some mixed race of the Scythians, but this has to be confirmed by excav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the existence of two classes of vessels in this fourth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s. Passing from this period to the time of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decadent class declined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at last it vanished, while the progressive class concentrated on the making of mirrors thus forming another link in the chain of culture.



whom it is eating it puts an end to its own body." There must have been a tale concerning this animal in ancient times which has been lost. The Kao Yao Mu chapter of the Book of History states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portrayed the planets in the forms of dragons and phoenixes on ritual vessels." As to the elephant design, the Lü shih Ch'un Ch'iu states that "Chou dynasty caldrons were incised with shapes of elephants." However, even this design on bronze vessels is mostly imaginative and not real, so that such decorations may either be praised as being full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or despised as the work of the uncivilized. One may realize this latter point of view by comparing ancient bronze vessels with the clay and wooden objects now used by the barbarians of Formosa or the natives of Australia. In the past these vessels were sometimes destroyed for causing evil influences, which was probably due to their ugly looking designs.

Among vessels of the third period, ting, li, fu and kuei are common shapes but there is no square yi. A new shape known as hsü appeared. In wine vessels, yu, tsioh, chia and ku were replaced by a shape known as hu. P'an and i were first found and among bells chung and po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These vessels are usually simpler in form than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The designs on these vessels are comparatively shallow, usually composed of large scrolls in place of the small thunder scrolls of the former period. The t'ao t'ieh design has also lost its importance and is used only in unimportant parts such as the legs of ting and kuei. The phoenix and dragon designs were still used but these all underwent a change and became conventionalized. The leading motif in the decoration of this period was the reversed curve. The Lü Shih Ch'un Ch'iu states that "Chou dynasty caldrons were decorated with the reversed curve which is elongated and the same above and below." This design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lines of the wood called kuei liu, for woodenware was common in ancient times. Chuang Tzŭ states that "a tree of a hundred years old is cut down for the making of the hsi tsun" and in the Book of Mencius it is said that "bowls were made with the willow." The K'ao Kung Chi records that "the duty of the lumberman, tzŭ jên, was to make drinking vessels…" The kuei liu is a common wood used in making woodenware and its lines resembling clouds, or rainbows, or sometimes dragons and serpents are so beautiful that they were reproduced in the casting of bronzes. The elephant design disappeared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scale and reverting designs. In general, the vessels of this period broke away from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times and assumed a spirit of freedom. This, however, seems to the eyes of lovers of ancient art to show a lack of refinement.

In the fourth period, viz. that of new forms, there were very few li and yen while the hsü disappeared entirely. There were new shapes known as tui and tien.

The foregoing division of periods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irst period, supported by well-founded evidence and it forms a natural evolution. The method which I have employed has been to let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the inscriptions tell their own story. When the dates are known, then all the forms and decorations appear in their proper order. This is as true of the style of composi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s of the forms of writing. As a general rule, the inscriptions on vessels of the second period are concise and the ideographs are strong. In the case of vessels of the third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are usually long and the ideographs written in a free style. With the progressive class of vessels of the fourth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are usually rhymed and the ideographs well designed. These set the examples for the style of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y on stone tablets of later periods. With the decadent class, the inscriptions are simple and usually composed only of the names of the workmen. However, this division is not without variations. For instance, the Ch'u Wang Yen Kan Caldron recently excavated at Shou-hsien belongs to the fourth period. Its form and decoration are of the progressive class while the composition of its inscription and the writing of the ideographs belong to the decadent clas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periods are not dis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re is always a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one period and another. The reigns of Mu Wang, Kung Wang, I Wang and Hsiao Wang formed the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eriods, while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that between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Vessels made during these reigns may be divided as belonging either to the former or the later period according to their styles.

TRANSLATED BY JOHN C. FERGUSON.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 新鄭彝器

通許胡汝麟題

據一九三七年考古學社專刊第十九種影印本影印

## 新鄭彝器序

太行之南大河宛蜒數千里其中部兩岸高原地鮮而土肥三代帝王宅都陵墓皆于是乎居以是邃古文物蘊藏之富甲於宇內自天水以還地不愛寶古物發見時有所獲近數十年來金石考之學日昌而古文物之出土亦日富若殷虛之卜辭新鄭金村濬汲諸縣之銅器皆其最箸久爲中外考古篤學之士所精孳而樂道者也河南通志續修已久民國二十三年吉安劉公經扶主豫欲覩厥成以余總纂其事予惟河南夙稱古代文物之淵藪省志不能以失載也乃議立文物志之門舉凡古器物圖象之類皆屬之其吉金一編屬潢川孫君海波纂修歷時二載得古銅器千餘事所收之物除見存河南博物館安陽古物保管委員會者若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金陵大學廬江劉氏善齋海城于氏思泊紹興周氏養厂東莞容氏希白番禺商氏錫永潢川吳氏宜常以及海外諸家所藏皆有所采獲書別上下二編以銅器同時出土地位之可知者爲上編曰殷虛彝器汲縣彝器金村彝器新鄭彝器濬縣彝器而下編所收爲河南歷年所出凡七百餘事類別而分編之雖未能盡河南所出之物然亦竭其力矣會清苑商公啓予繼主豫政謀付剞劂全稿既定乃以攝影之便分別印行其新鄭一編爲民國二十四年孫君親至開封所推拓者凡九十五器其中㕯龍文鬲之十之十一二器採自德國伯林國立博物館所藏權其輕重量其尺度錄其花文詮其文字詳爲甄錄



劉公經扶商公啓予于茲志已各爲文以序其事余故別記其顛末如此夫金石之學蒐集與考訂並重方新鄭古器之出土也政府會同鄉民合作發掘每得一器即入官保存度至無遺始克藏事而今德國所儲猶不乏當時之物是知新鄭古器每有散佚此編輯錄尚恐未盡也其器物之有文銘者惟鼎與盧二事鼎文奇古訖今未能正讀盧載王子嬰次之名自馬吉樟王國維以下考證者不下數十家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夫新鄭既爲古之鄭國其墓自屬鄭墓郭君沫若定嬰次爲鄭公子嬰齊不爲無據矣然嬰齊爲春秋初年人而新鄭諸器乃戰國時代之物以同出之銘文而不能證同墓諸器之年代考訂之難也有如是方今外侮日亟舉國阽危而此書獨先獲印竣予方引以爲幸至若詳蒐博考訂誤補闕將有以俟後之續修省志者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通許胡汝麟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新鄭彝器概述

新鄭彝器之發見在民國之十二年是年八月二十五日新鄭縣民李銳因鑿井灌溉掘地至三丈許偶觸古器初得大鼎一中鼎二以八百餘金售于許昌張慶麟繼續發掘事為知事姚延錦所聞尼之不可時陸軍第十四師靳師長雲鶚駐節鄭州九月一日巡防至新鄭偵知其事以事關中邦文化宜歸公有乃派員以斯旨往告李銳李銳從之以已得之大鼎六小鼎三毀四新圖作敦鬲六簠二罍一甗一新圖作甗玉玦二碎銅片五十三悉數繳出運鄭復會同縣官再事發掘五日續得鼎六簋一新圖作洗鎛四新圖作鐘編鐘十七大方壺四罍二原作罍一瓿一圜壺二毀六新圖作敦四舟二兕觥一原作匜一王子嬰次盧一原作方盤新圖作方器圜盤一碎銅片五百四十件七日又得鬲三九日又得虎匜一原作尊新圖作彝匜



二毀二新圖作舟圜盤一小鼎一圜壺蓋一原作觚座未錄獸面人身小銅一新圖作殘豐碎銅片四十四內有鶴形儀飾二即壺蓋上之立鳥也又以原價收回張慶林購去之物計共得器八十九碎銅片六百三十七于九月十七日運至河南古物保存所見靳氏所編新鄭出土古器圖志交所長何日章保管嗣又画定區域大事發掘以期詳盡計所挖井穴深量至三丈餘幅員至十餘丈四週試探直至土質堅硬度已無遺始克藏事此十月五日事也計續得之物有圜盤兕觥毀原作簋新圖作舟盆原作奩新圖作鑊編鐘柄飾原作仗鐓新圖作殳首殳晉銅釘頭扁銅鈴此二器未書未錄罍飾未錄矛刺各一戈頭二以下各器皆未錄銅環四瓦錯一瓦豆四瓦當六磁碗三貝貨三百十七貝片七貝介鋸一獸牙二十三碎骨三玉玦五環紋玉件二玉片二碎銅三十五于十月十七日運汴保存所長何日章恐運汴之物猶有未盡特訪園主李氏尋得獸牙一人下顎骨一顱頂骨數塊十四年二月胡景翼督豫在汴城隍廟街王宅查

出鼎四新圖作陪鼎二鼒二聞係地主匿藏而轉售者均歸入保存所王某尚匿編鐘一未及查出十六年因訟事收入司法廳亦歸所保存見關著新鄭古器圖錄目新鄭銅器出土以來靳雲鶚氏輯新鄭古器圖志及續編關百益氏輯新鄭古器圖錄紀載頗為詳盡至其時代之考察新鄭銅器之有銘文可據以為考證者僅二事一為宰鼎銘凡五行行各約十字左右惟為鏽掩不可盡識一為王子嬰次之庻盧諸家考訂嬰次即鄭公子嬰齊詳後嬰齊死于魯莊公十四年庻盧之作當在于魯莊公十四年之際唯同出諸器形制頗晚與戰國時銅器制作相類未必嬰齊所作益鄭墓乃後代鄭公之墓而此盧為嬰齊所遺者歟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新鄭彝器目録

一樂器








二烹飪器及食器

三　酒器



四　用器







五　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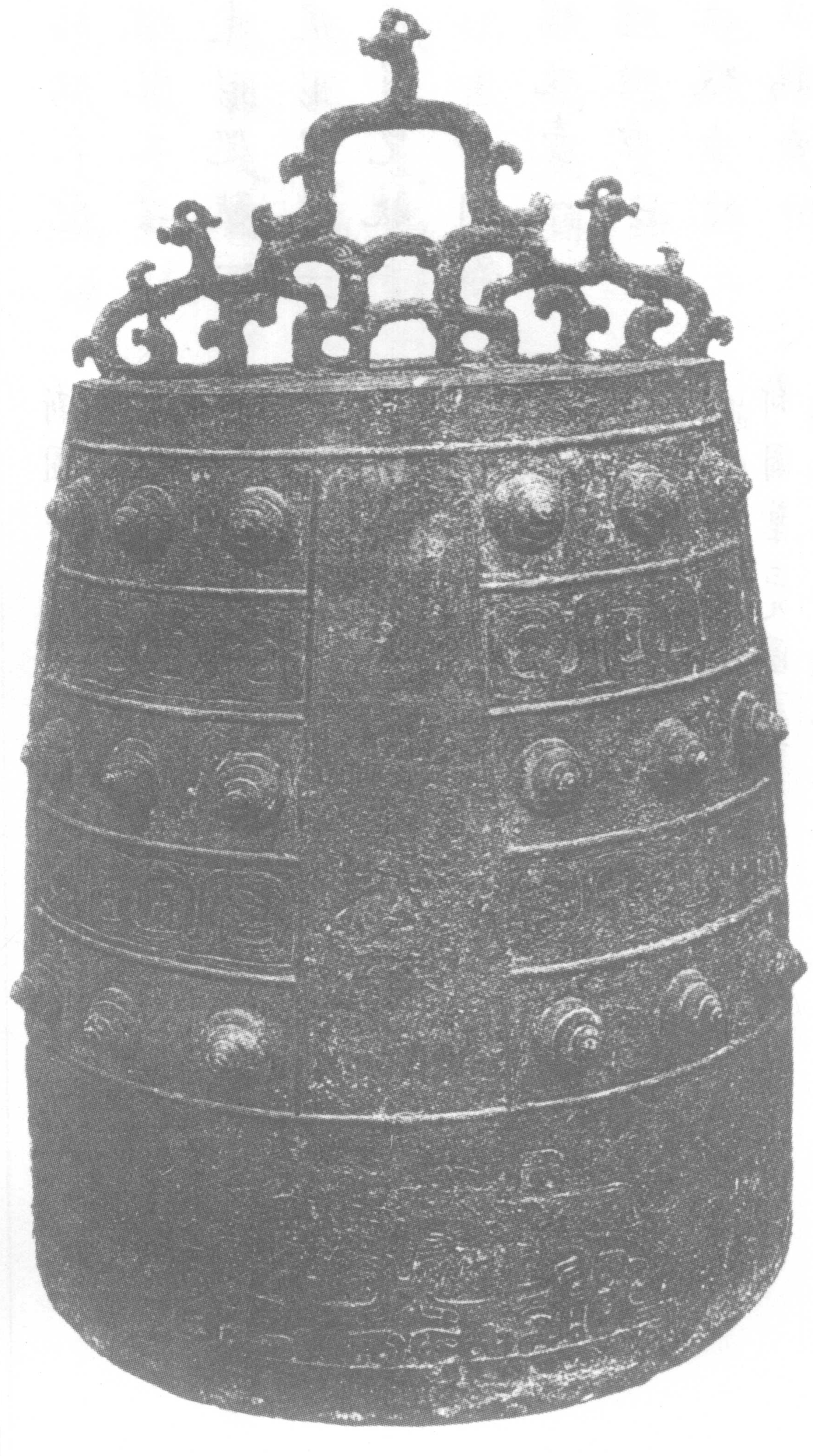
六　兵器

河南通志文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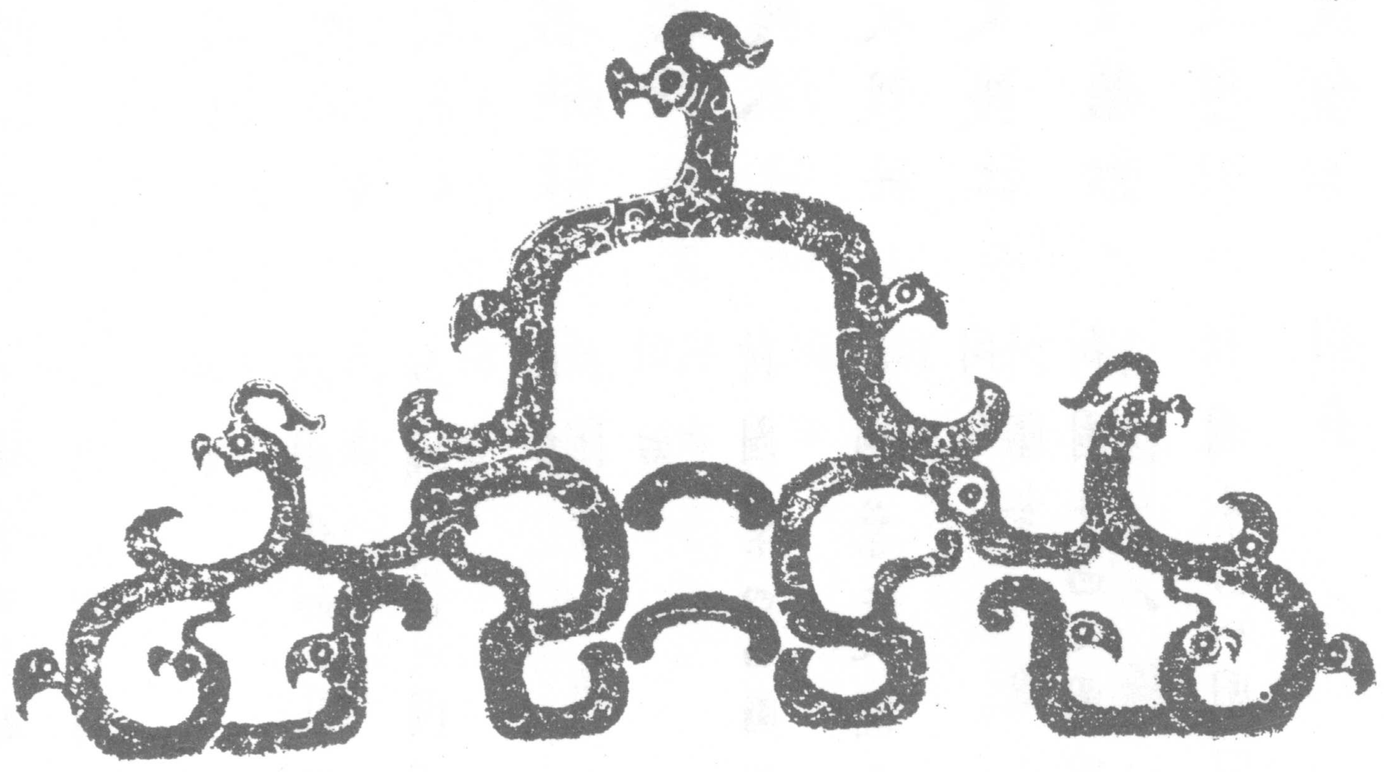
吉金編上

新鄭彝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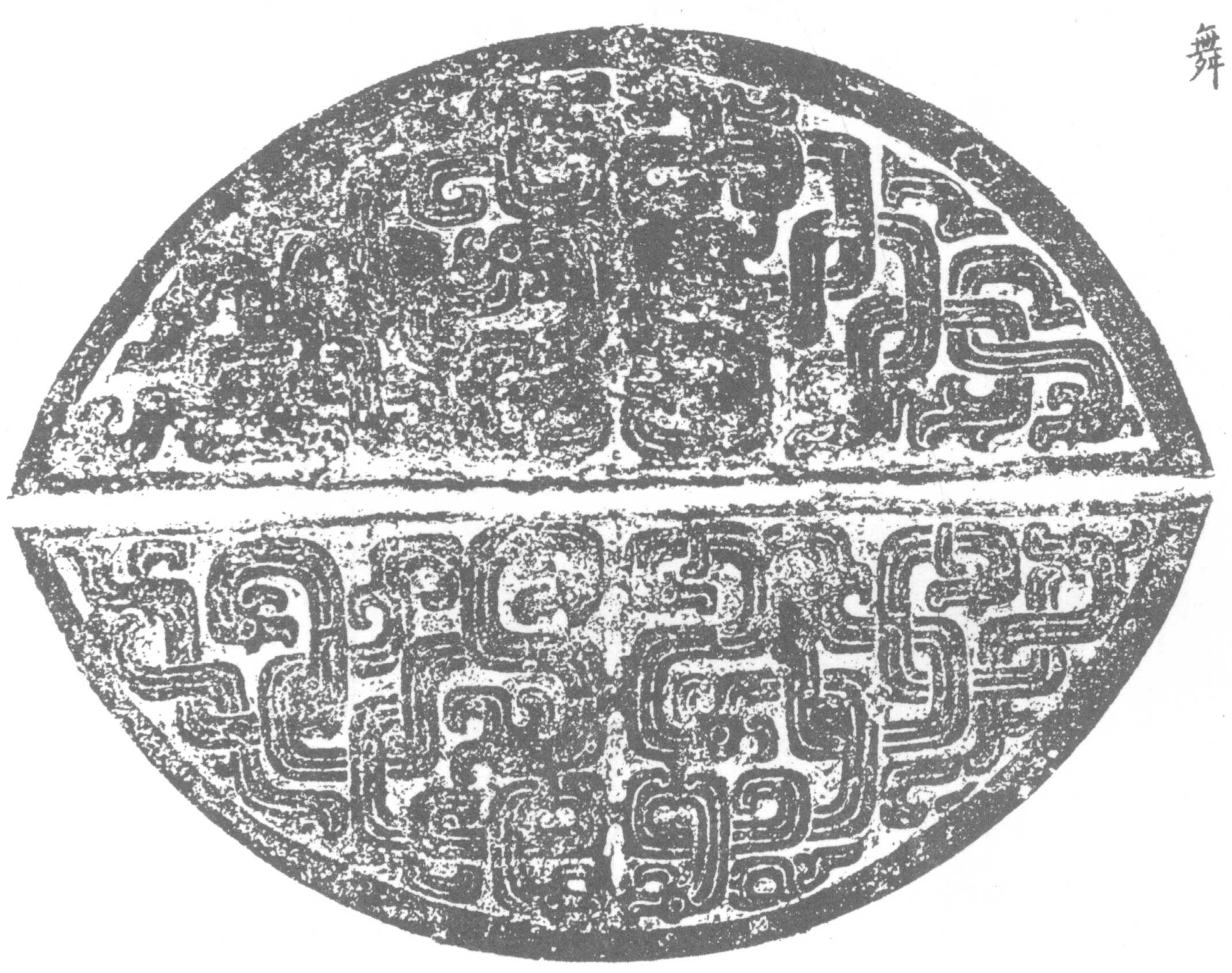
虺螭文鎛一



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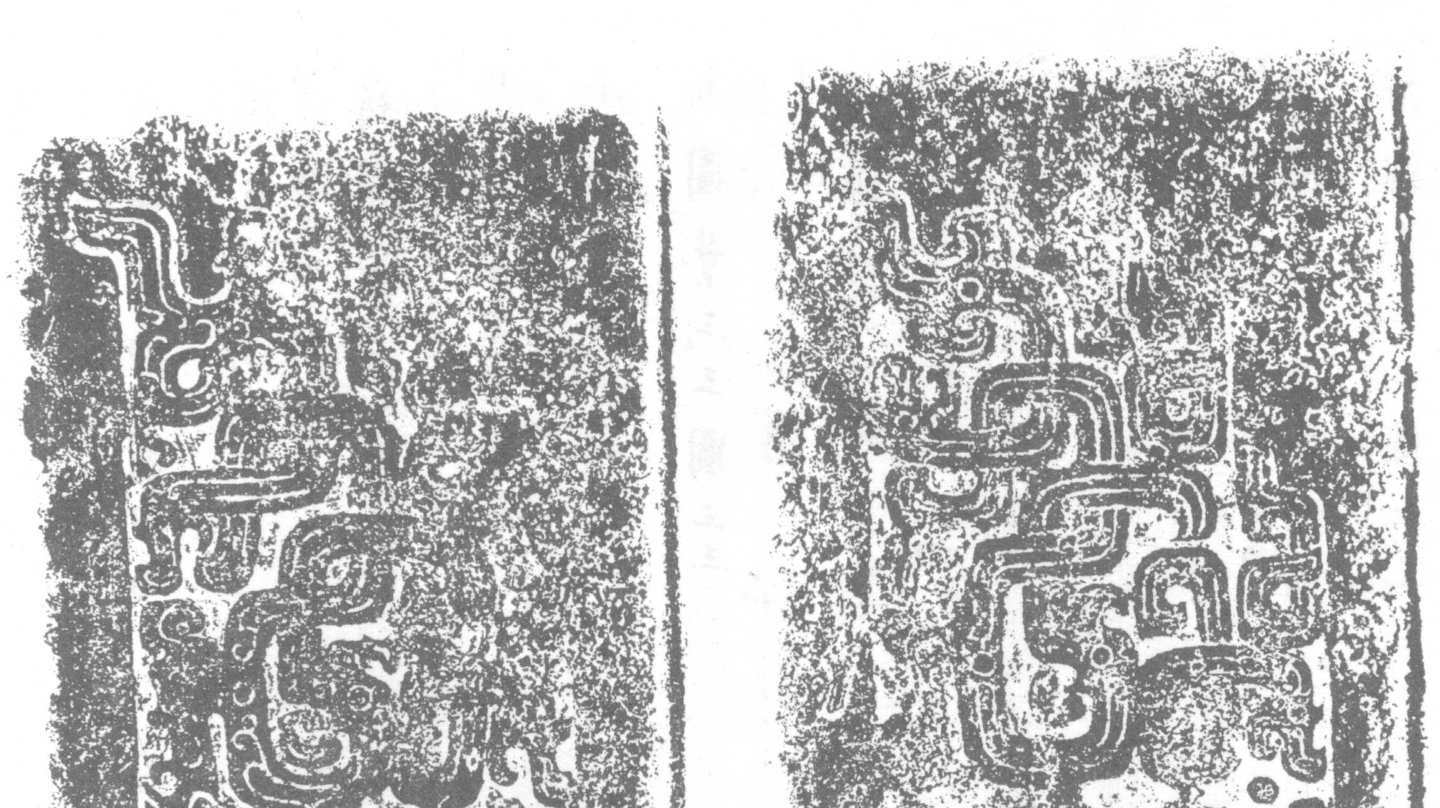


舞



一

鼓



篆



二

右鎛身高二尺四寸六分繫高九寸二分兩舞相距一尺六寸六分兩銑相距二尺八寸重三千九百兩無銘繫及篆鼓皆飾以虺蟠文通體綠斑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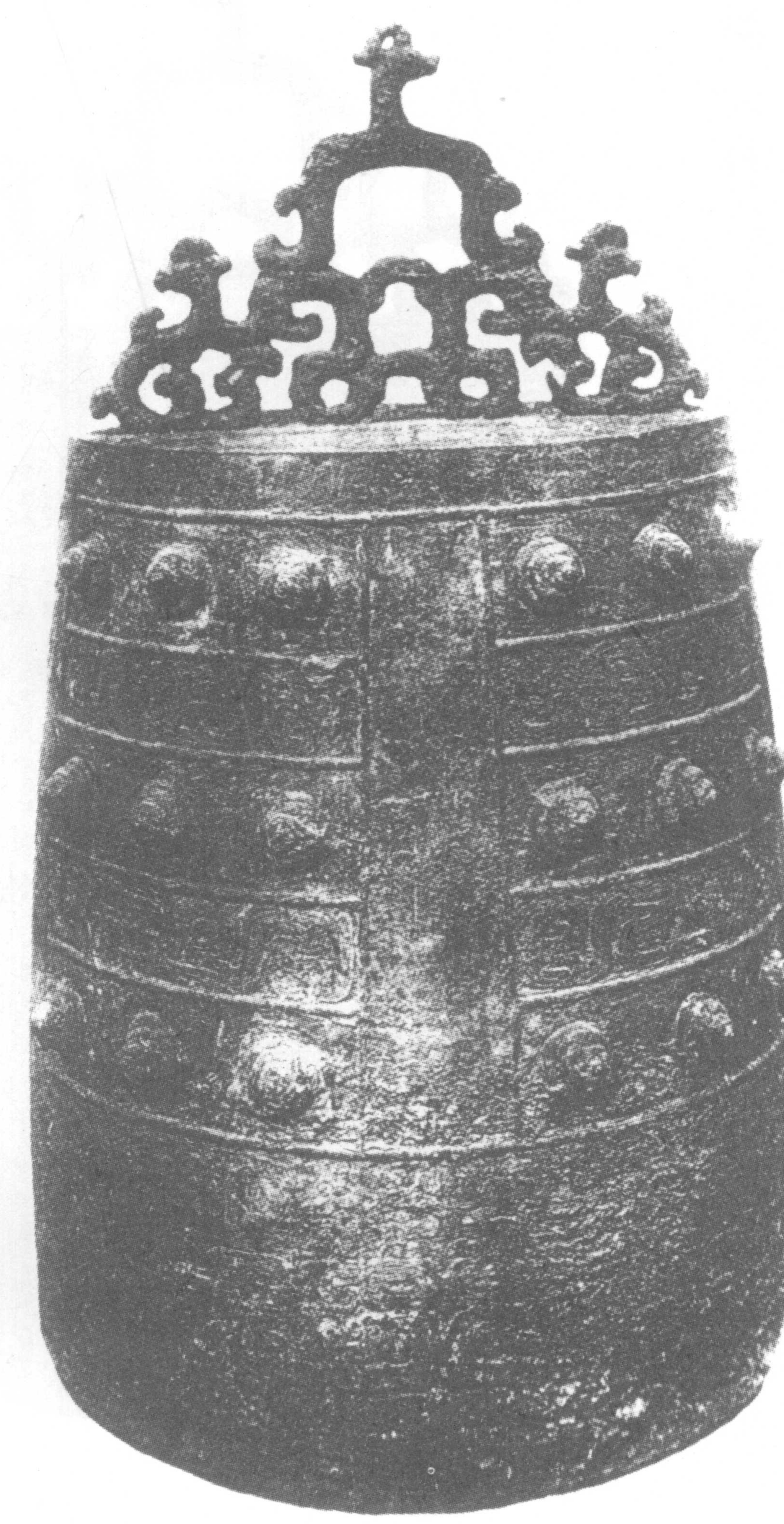
虺蟠文鎛二



四

右鎛身高二尺二寸四分繫高八寸二分兩舞相距一尺四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七寸五分重三千七百八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螭文鎛三



五

右鎛身高二尺一寸鼛高八寸五分兩舞相距一尺三寸九分
兩銑相距一尺六寸八分重二千九百八十兩無銘花文色澤
與上器同

虺螭文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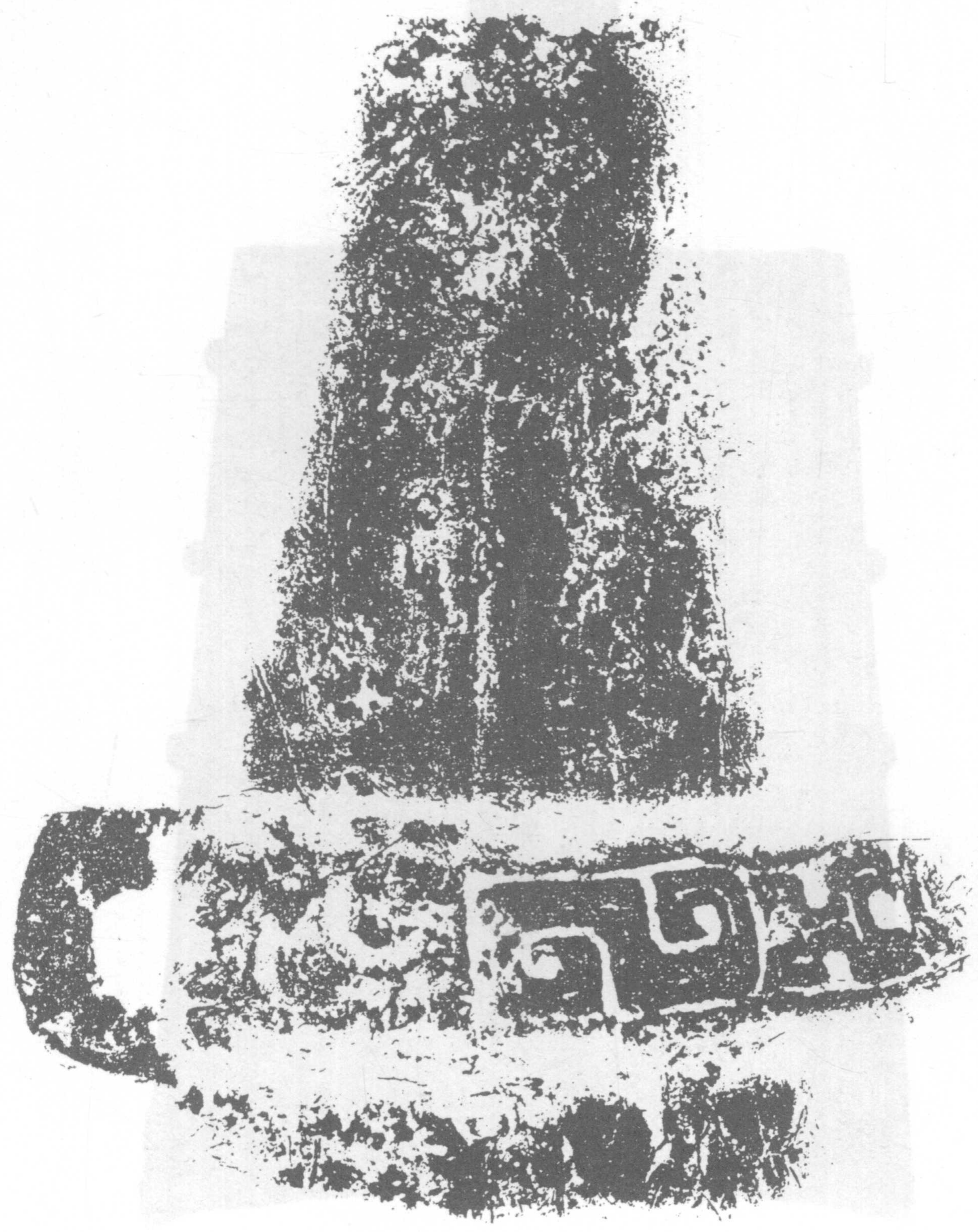
六

右鎛身高一尺九寸二分鼛高八寸五分兩舞相距一尺二寸
四分兩銑相距一尺四寸八分重二千四百四十兩無銘花文
色澤與上器同

蟠鳳文編鐘一



繫



七

舞頂



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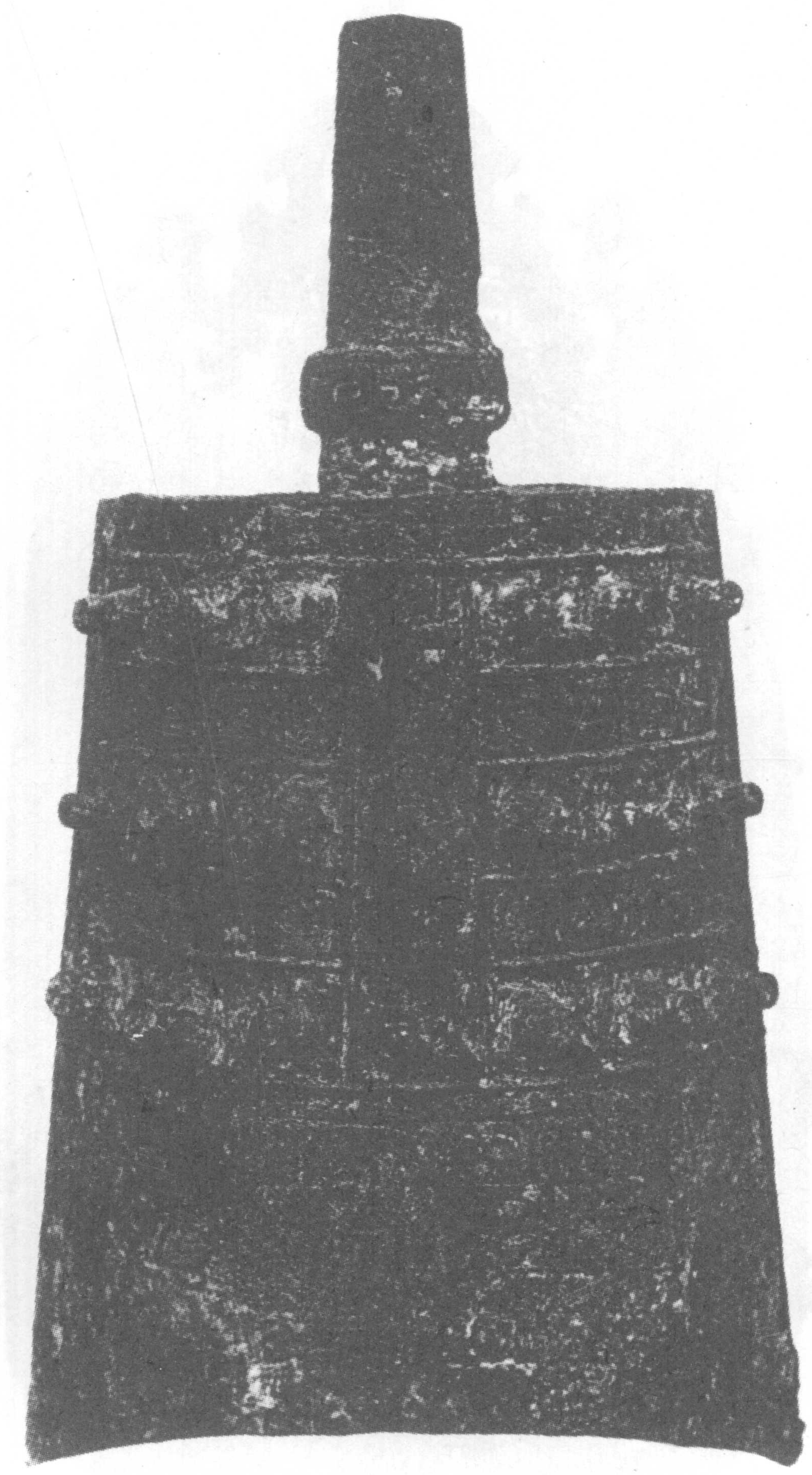
鼓



右鐘身高九寸七分繫高五寸二分兩舞相距六寸五分兩銑相距八寸重三百五十二兩無銘舞頂飾蟠螭文篆飾雷雲文兩鼓飾鳳文通體綠斑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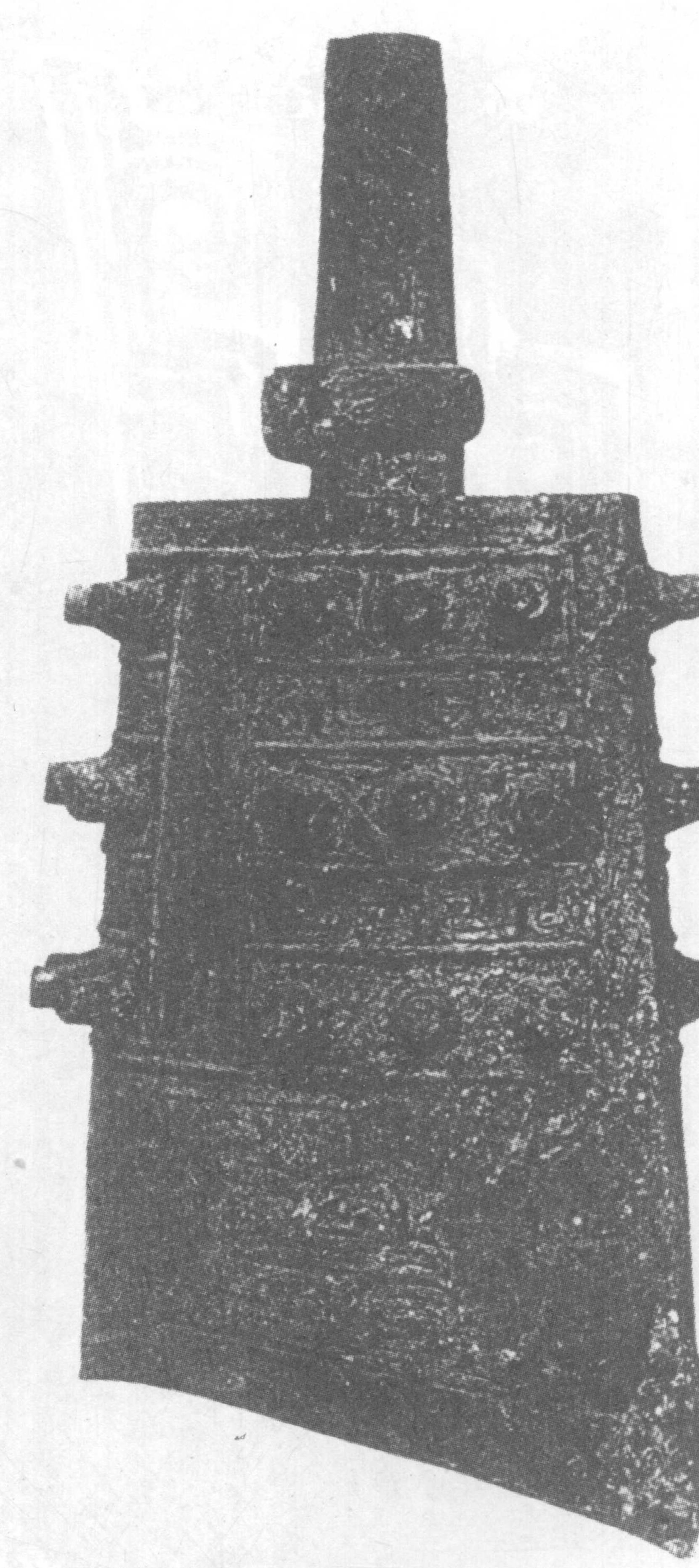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二



右鐘身高九寸二分繫高四寸五分兩舞相距六寸兩銑相距七寸三分重三百一十九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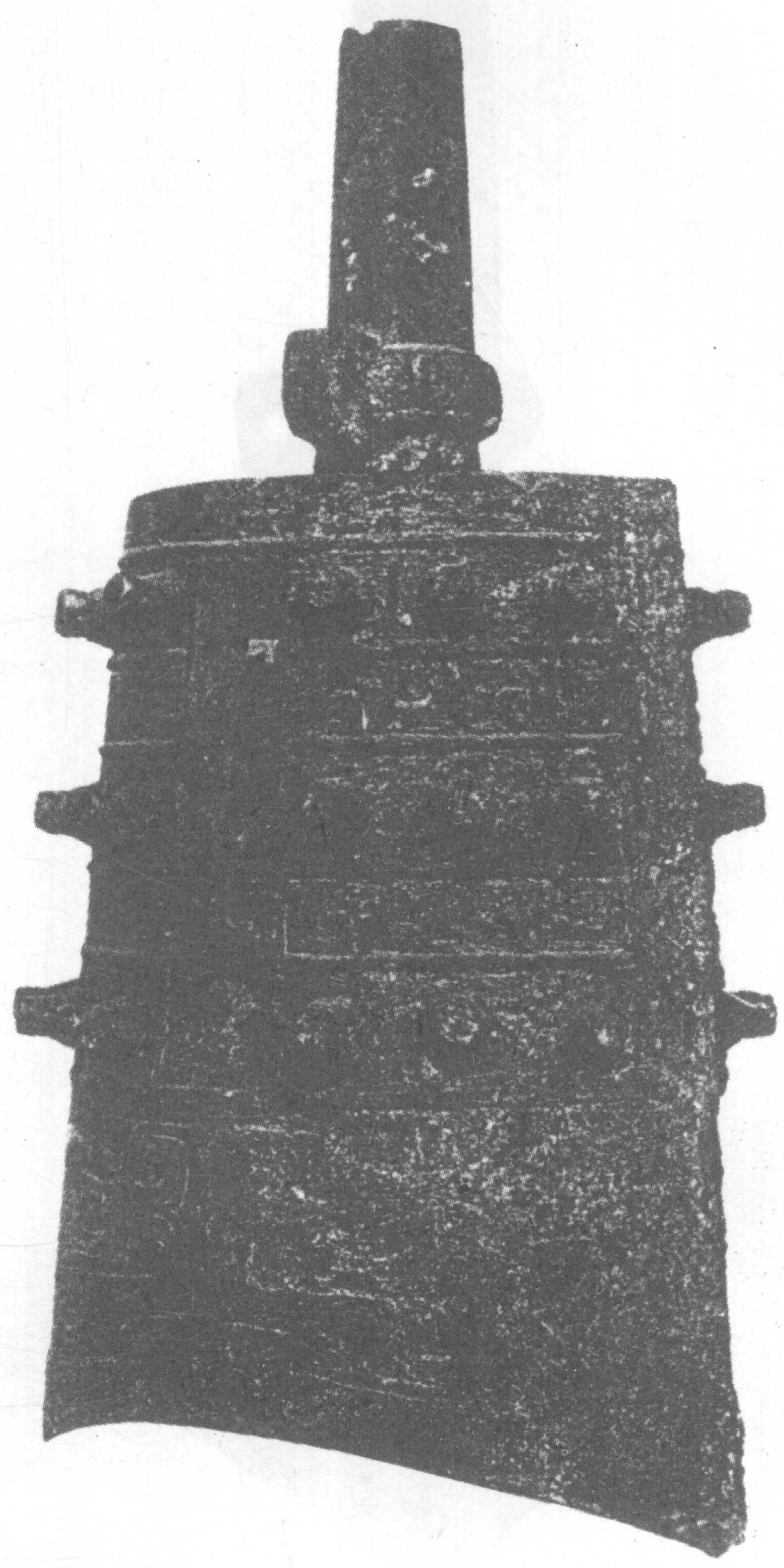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三



右鐘身高八寸三分繫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五寸五分兩銑相距六寸七分重二百五十九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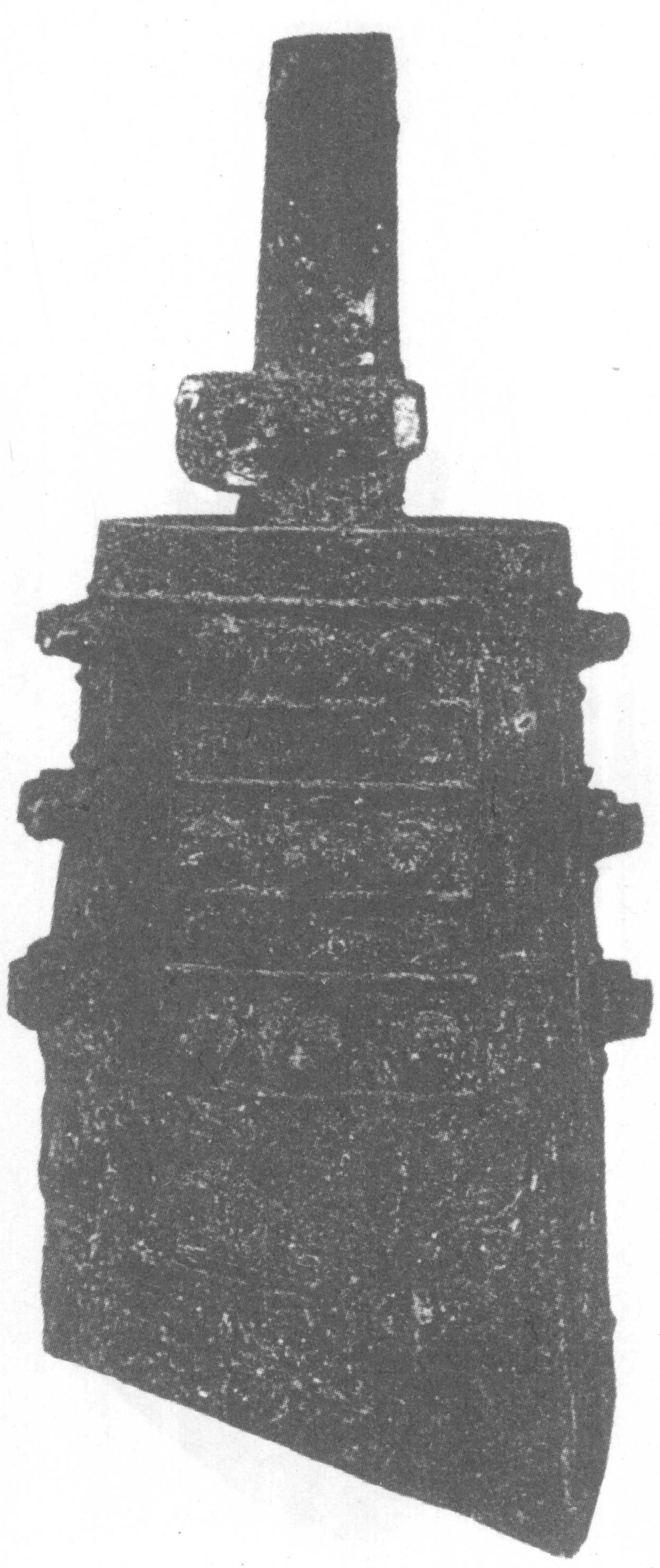
蟜鳳文編鐘四



右鐘身高八寸繫高三寸八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兩銑相距六寸三分重二百零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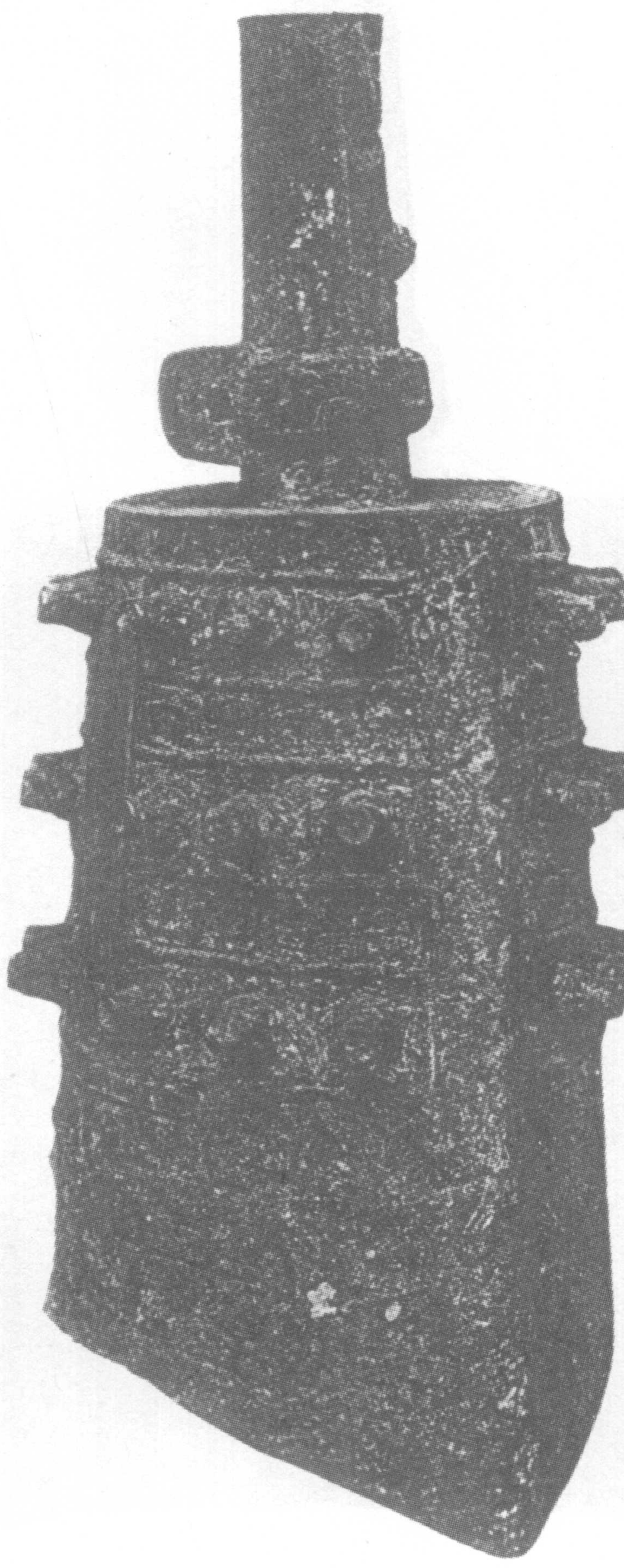
蟜鳳文編鐘五



右鐘身高七寸五分繫高三寸八分兩舞相距四寸八分兩銑相距五寸八分重一百七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三

蟠鳳文編鐘六



右鐘身高六寸八分繫高三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五寸二分重一百四十四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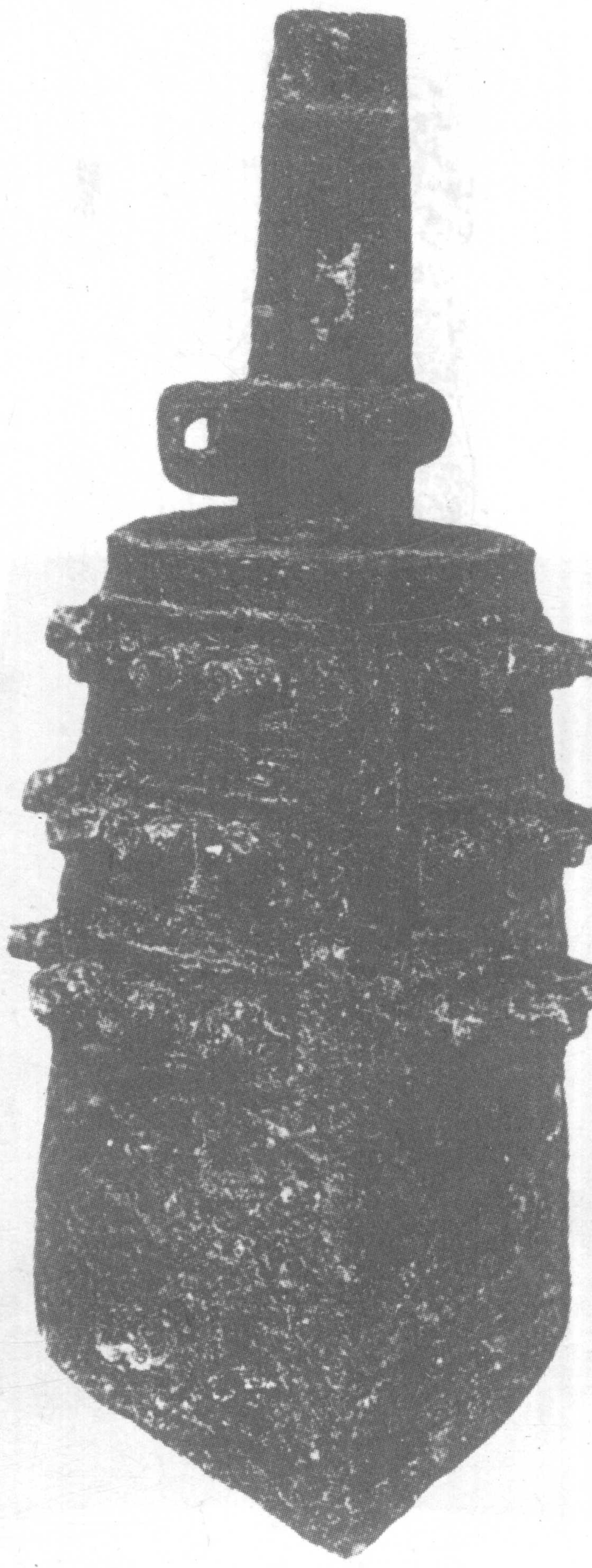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七



右鐘身高五寸二分繫高三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兩銑相距五寸重一百三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四

蟠鳳文編鐘八



一五

右鐘身高五寸六分繫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三寸八分兩銑相距四寸六分重一百一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蟠鳳文編鐘九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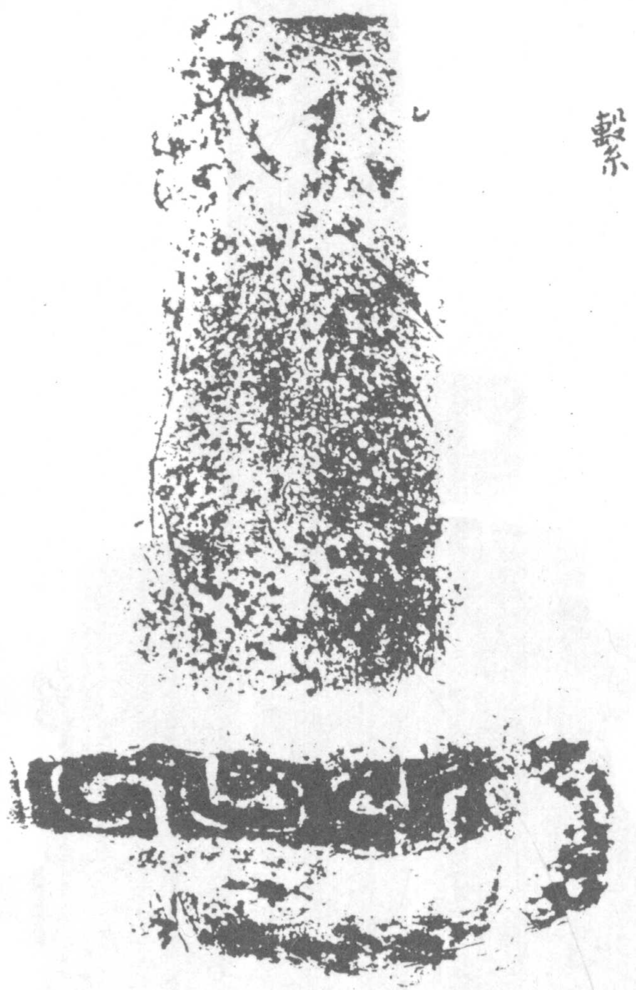
右鐘身高五寸繫高三寸二分兩舞相距三寸五分兩銑相距四寸重八十九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以上九編鐘自成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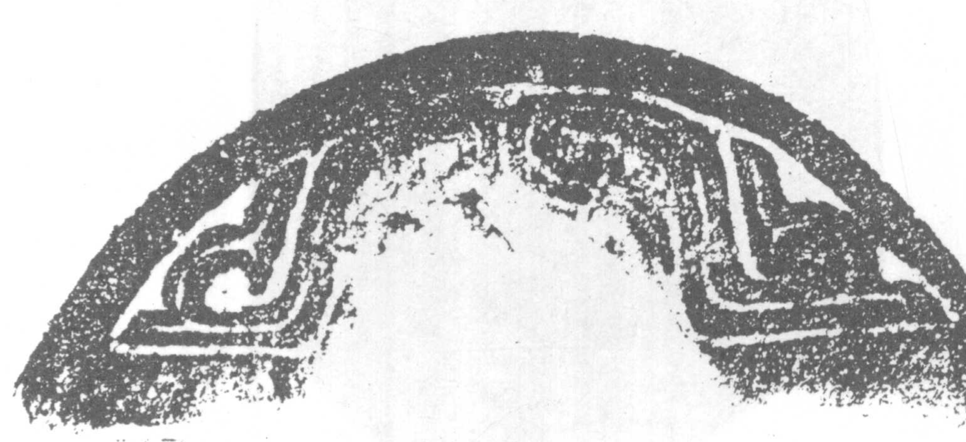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一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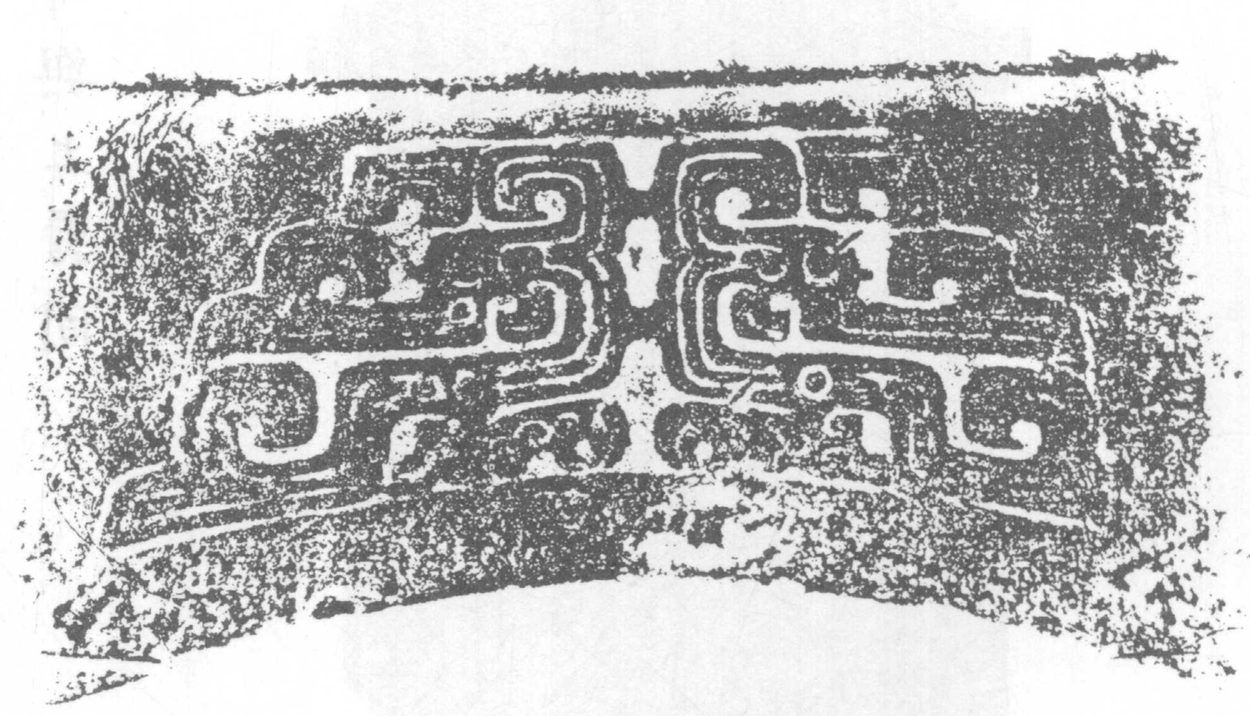
繫



舞項



篆



鼓

一八

右鐘身高九寸八分繫高五寸一分兩舞相距六寸三分兩銑相距七寸六分重二百九十兩繫篆飾以雷雲文舞項飾以蟠螭文鼓飾鳳文無銘通體綠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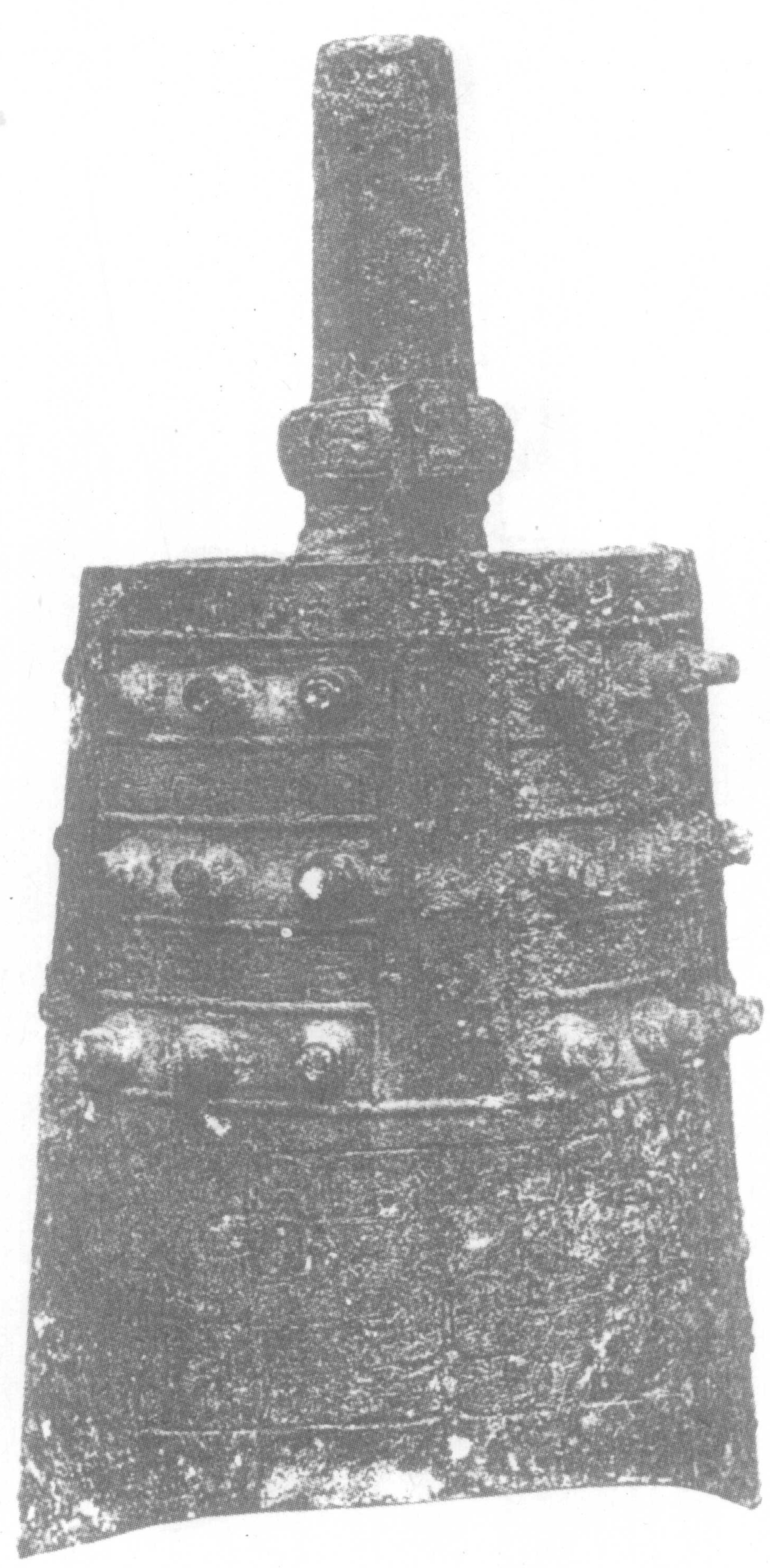
螭鳳文編鐘二



一九

右鐘身高九寸一分䥥高五寸一分兩舞相距六寸兩銑相距七寸二分重二百六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螭鳳文編鐘三



二〇

右鐘身高八寸六分䥥高四寸四分兩舞相距五寸六分兩銑相距六寸五分重二百三十二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蟠鳳文編鐘四



二一

右鐘身高八寸繫高四寸一分兩舞相距五寸三分兩銑相距六寸一分重二百一十二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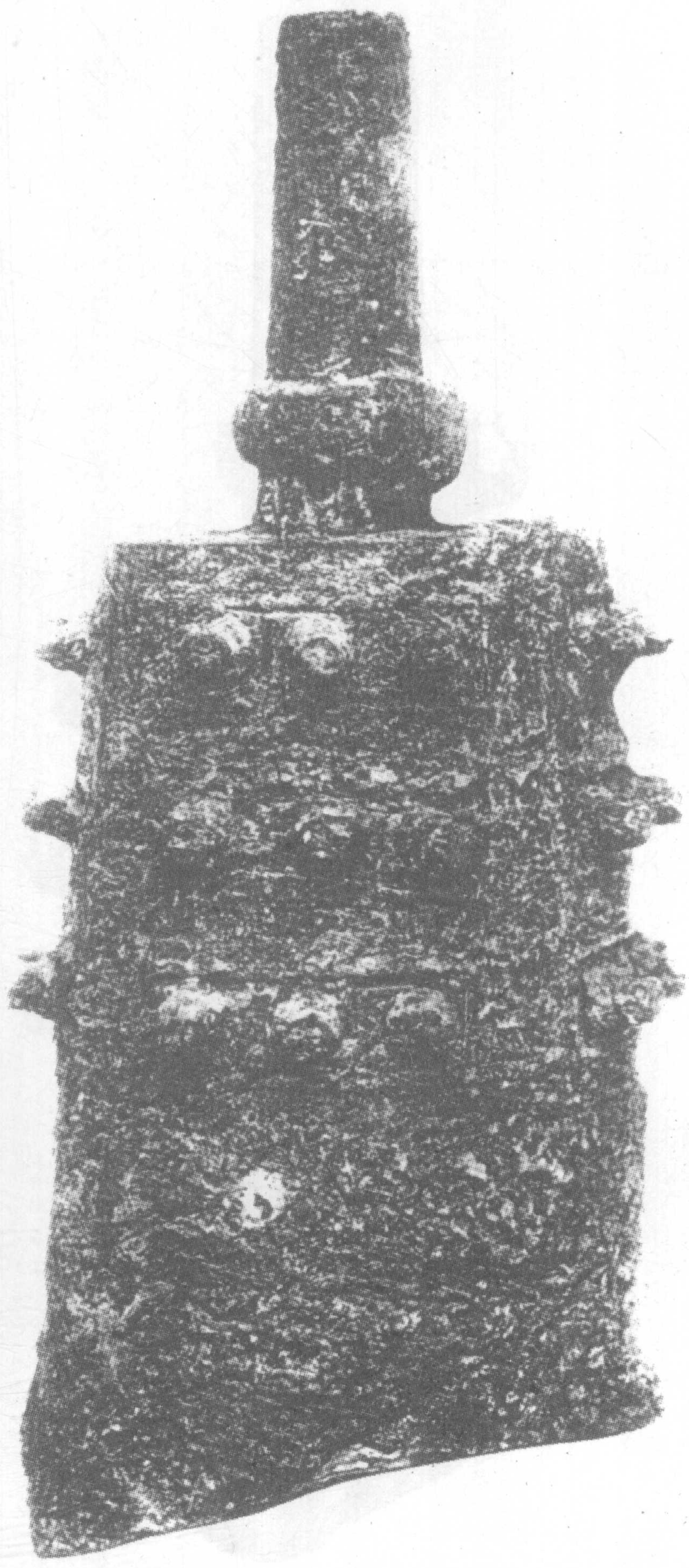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五



二二

右鐘身高七寸三分繫高三寸七分兩舞相距四寸八分兩銑相距五寸六分重一百五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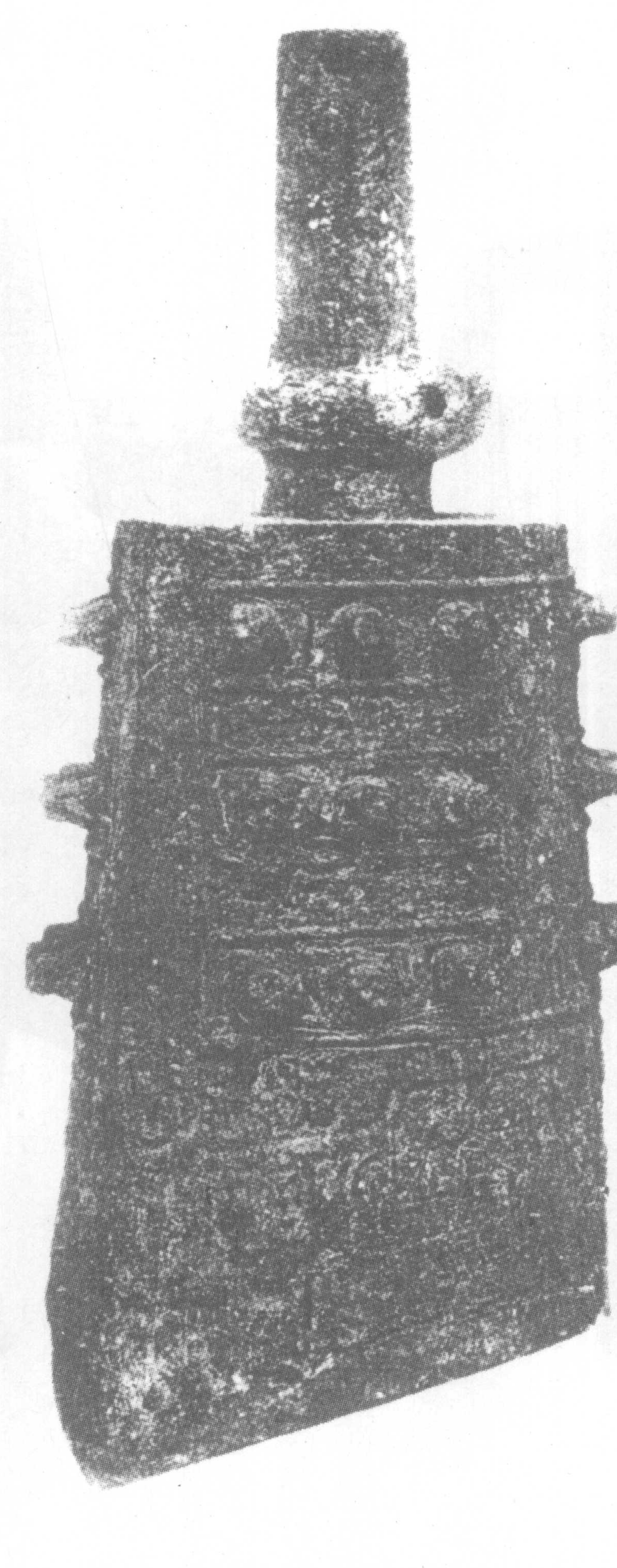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六



二三

右鐘身高六寸八分繫高三寸六分五厘兩舞相距四寸四分兩銑相距五寸二分重一百二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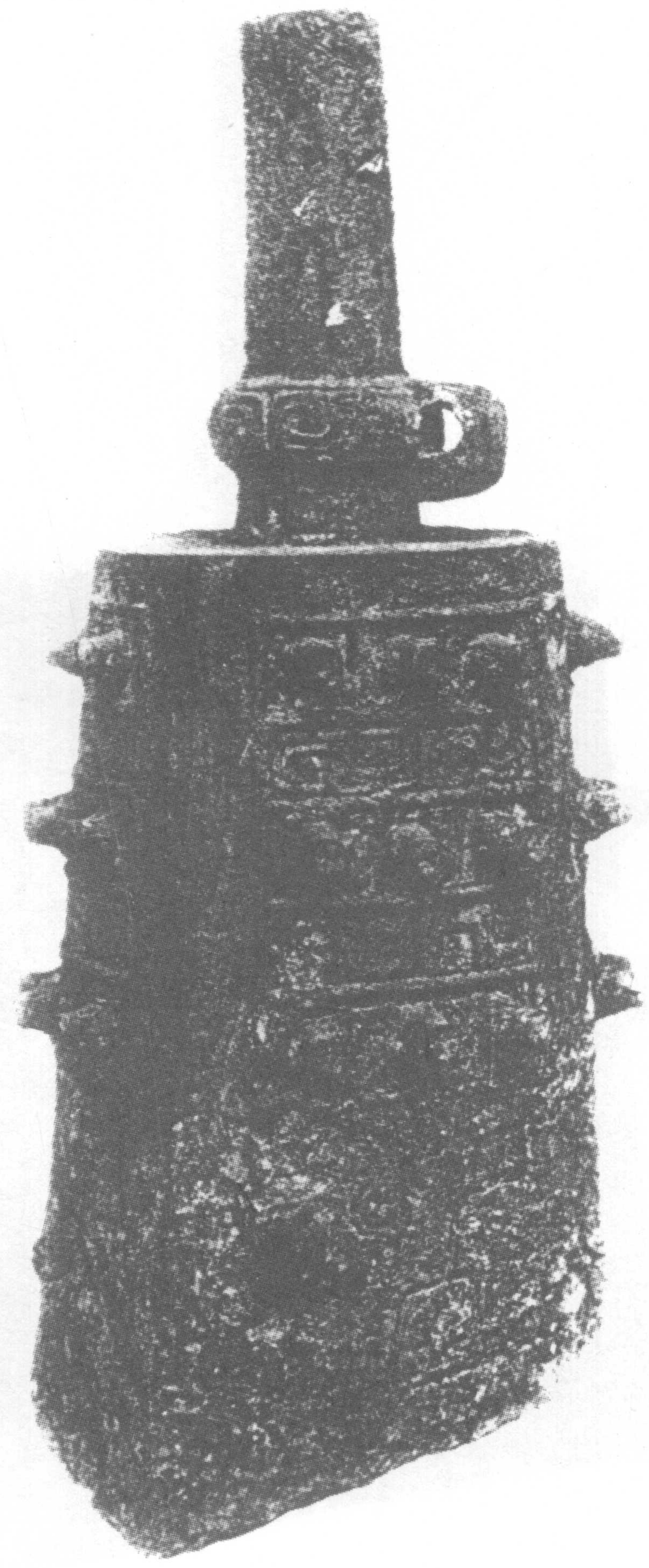
蟠鳳文編鐘七



二四

右鐘身高六寸三分繫高三寸四分兩舞相距四寸一分兩銑相距四寸九分重一百一十二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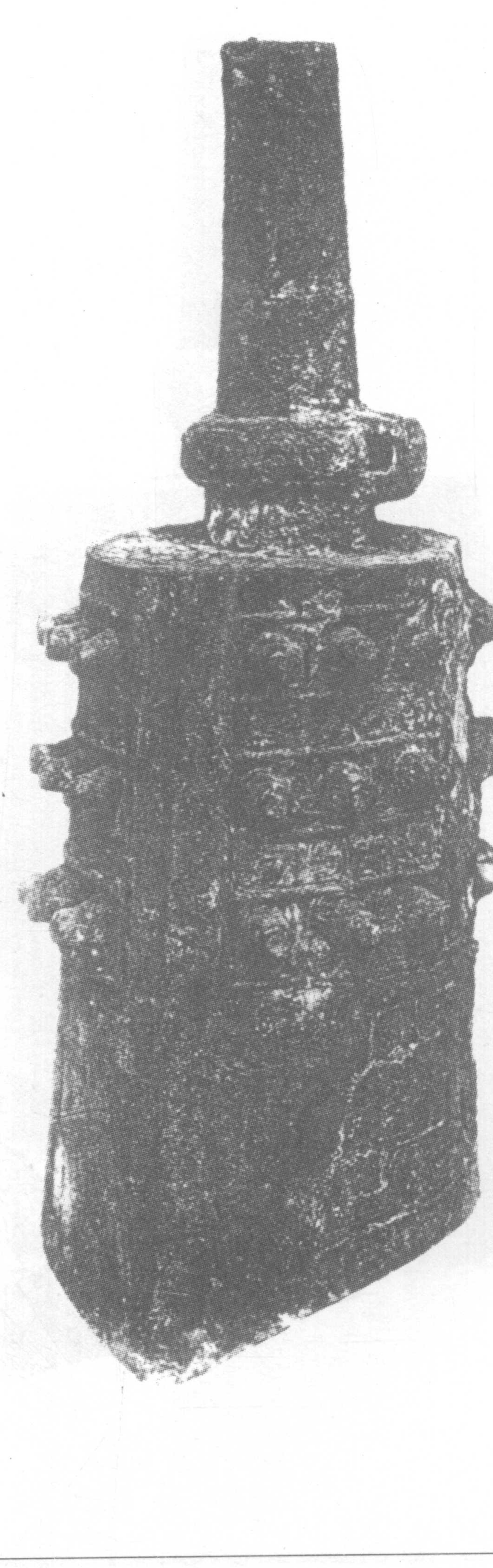
螭鳳文編鐘八



右鐘身高六寸五分繫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三寸八分兩銑相距四寸五分重一百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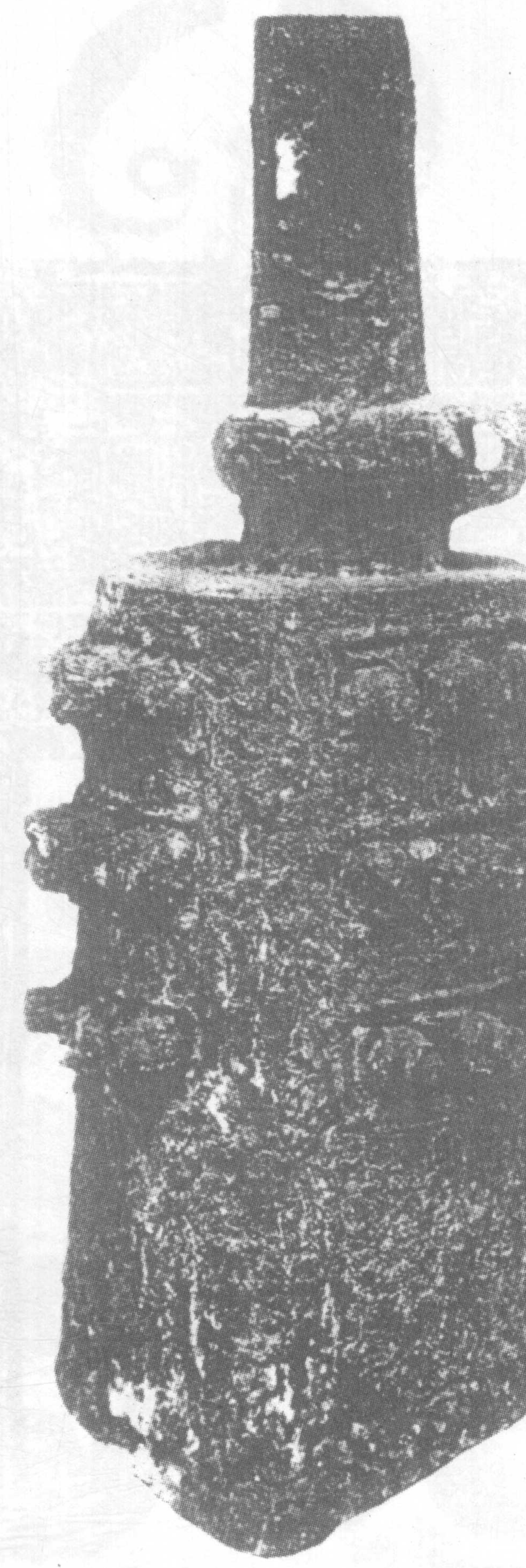
螭鳳文編鐘九



右鐘身高四寸九分繫高三寸兩舞相距三寸五分兩銑相距分兩銑三寸九分重七十一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二六

蟠鳳文編鐘十



右鐘身高四寸七分繫高三寸九分兩舞相距三寸四分兩銑相距三寸八分重七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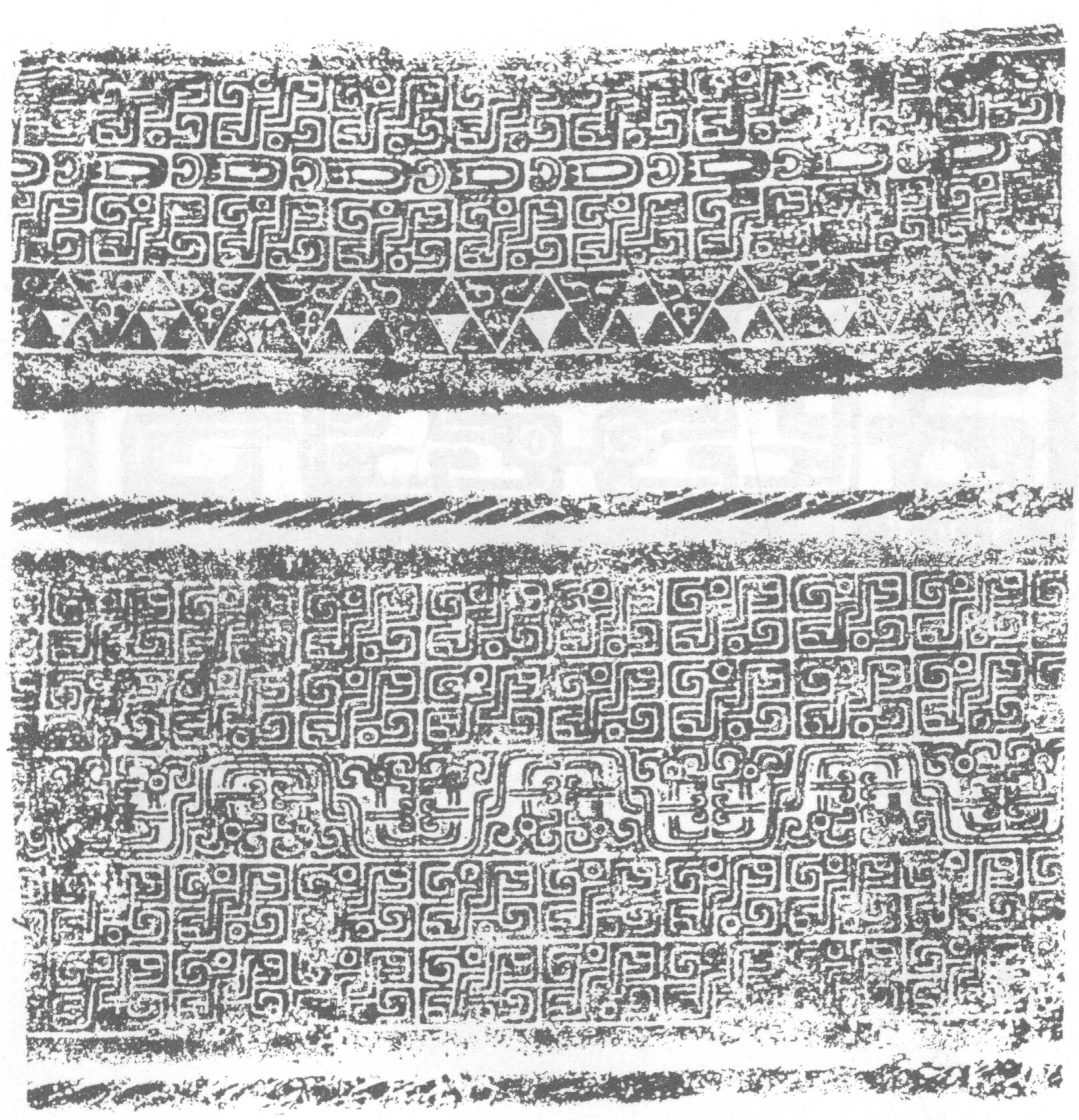
以上十編鐘自成一列

二七

虺蟠夔文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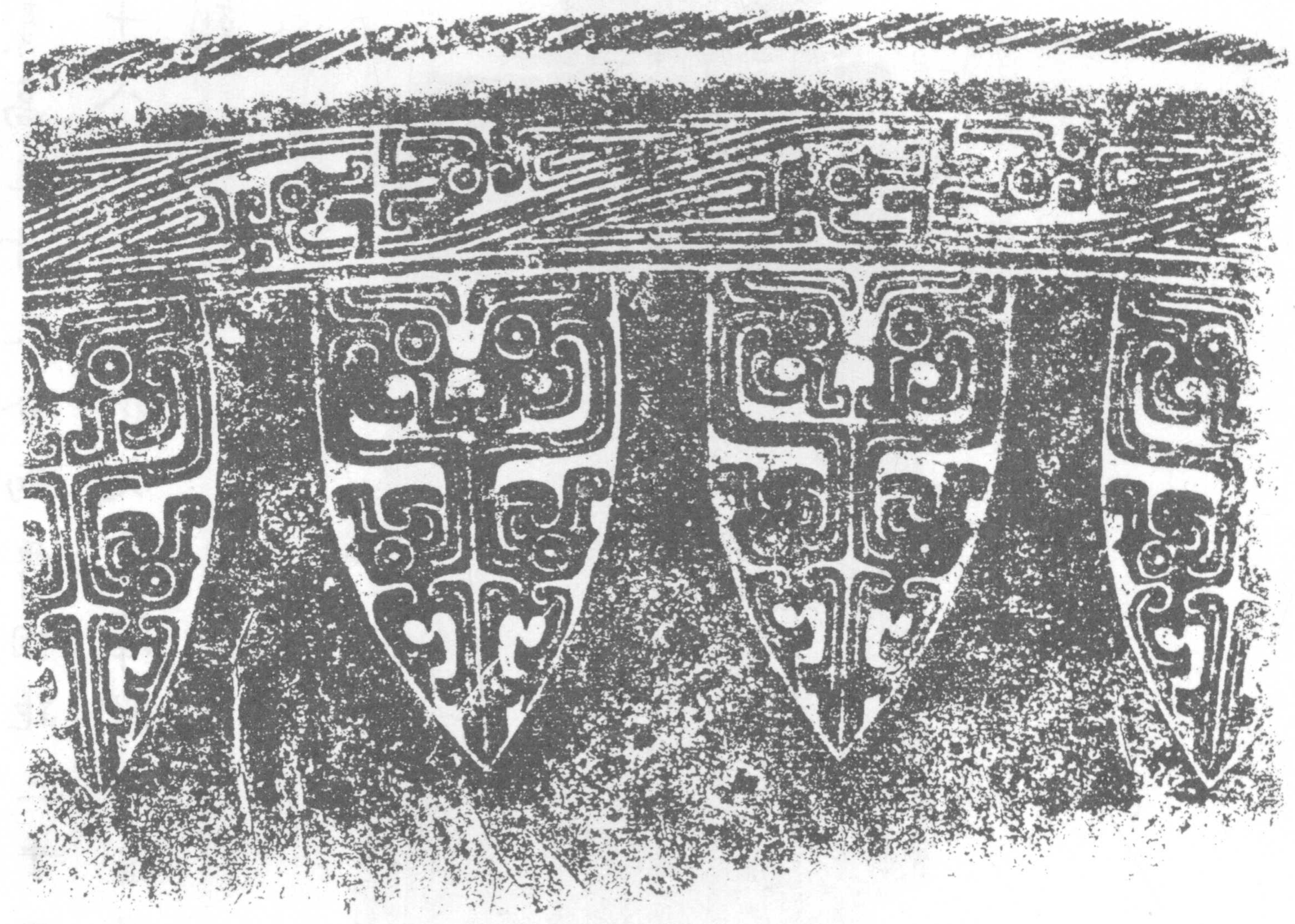


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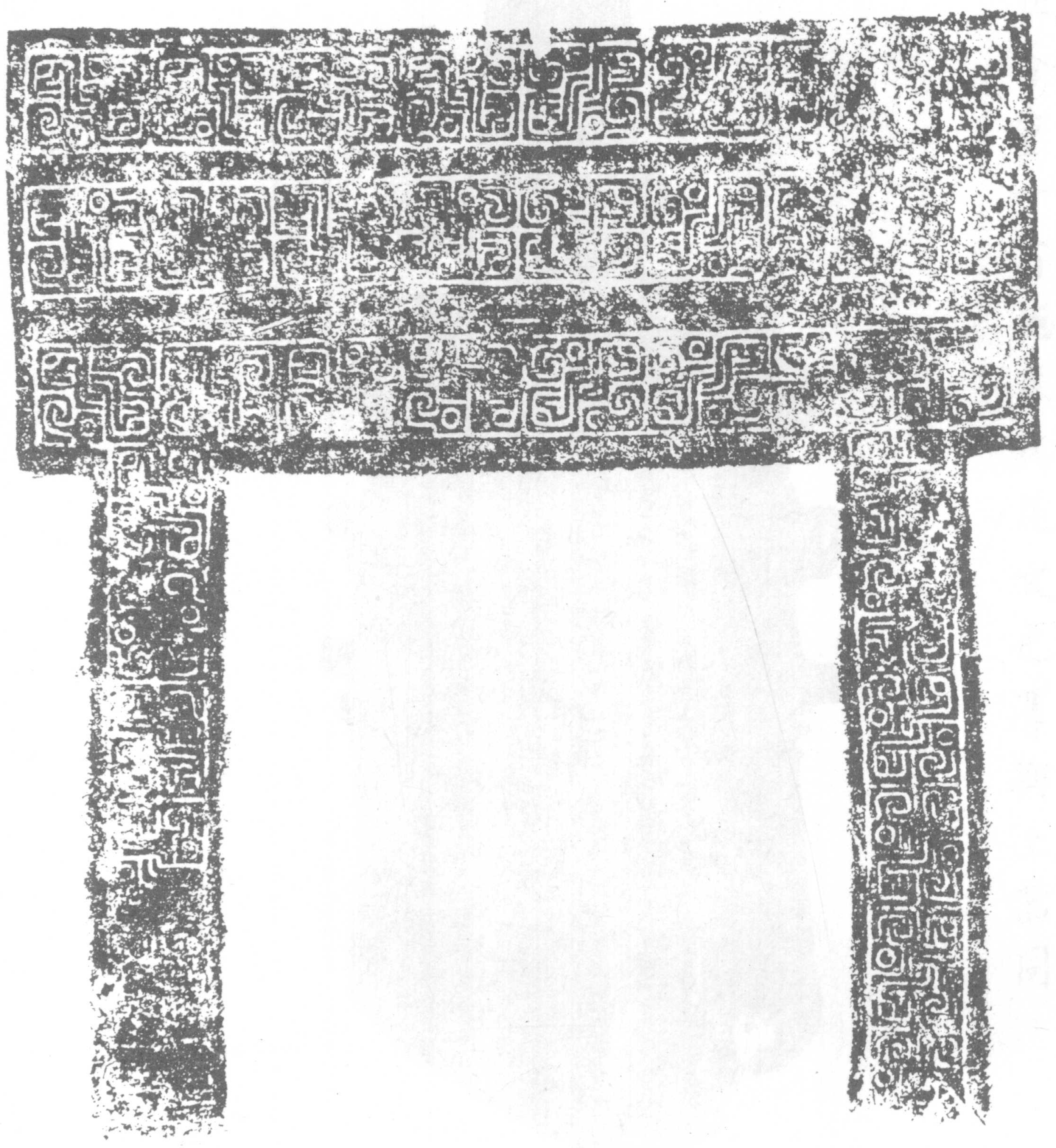


二八

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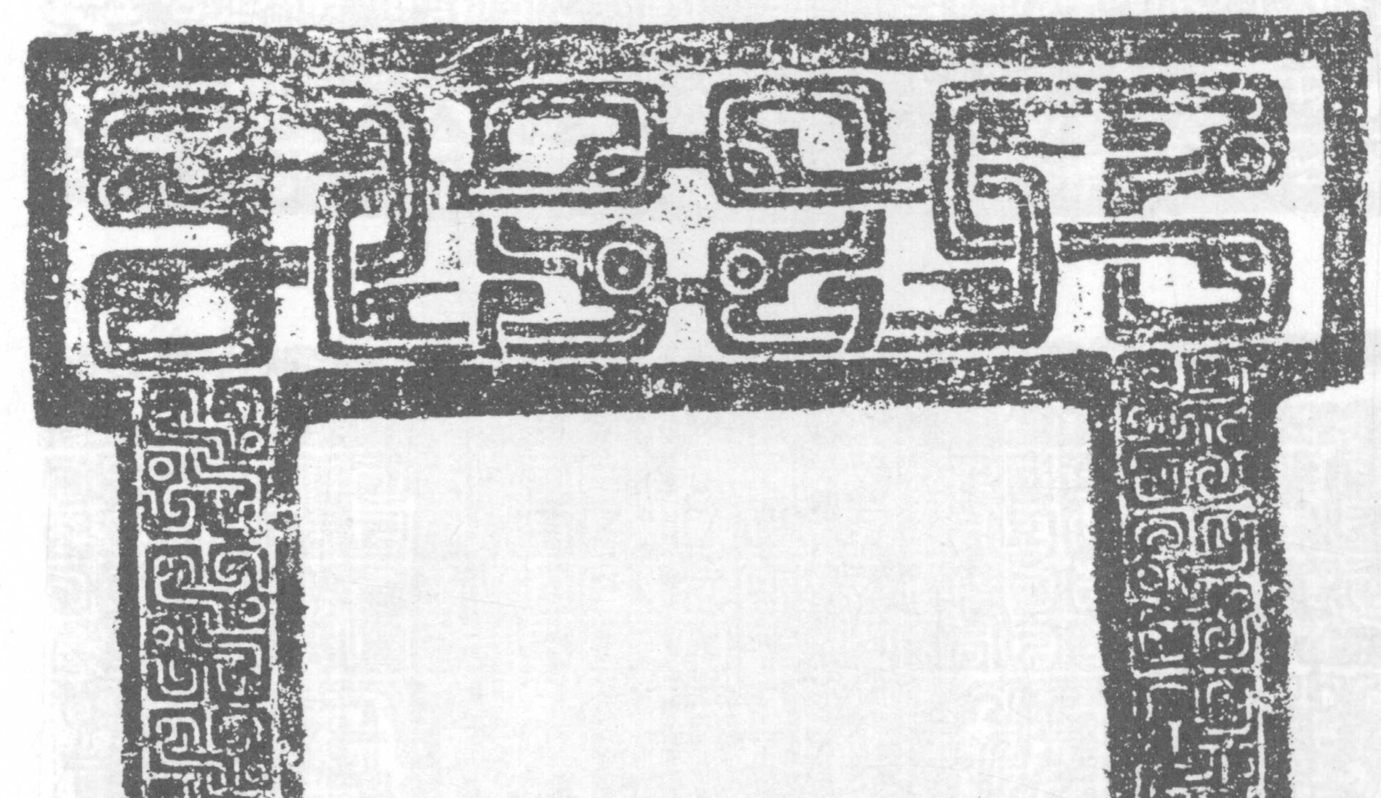


耳部仰面花文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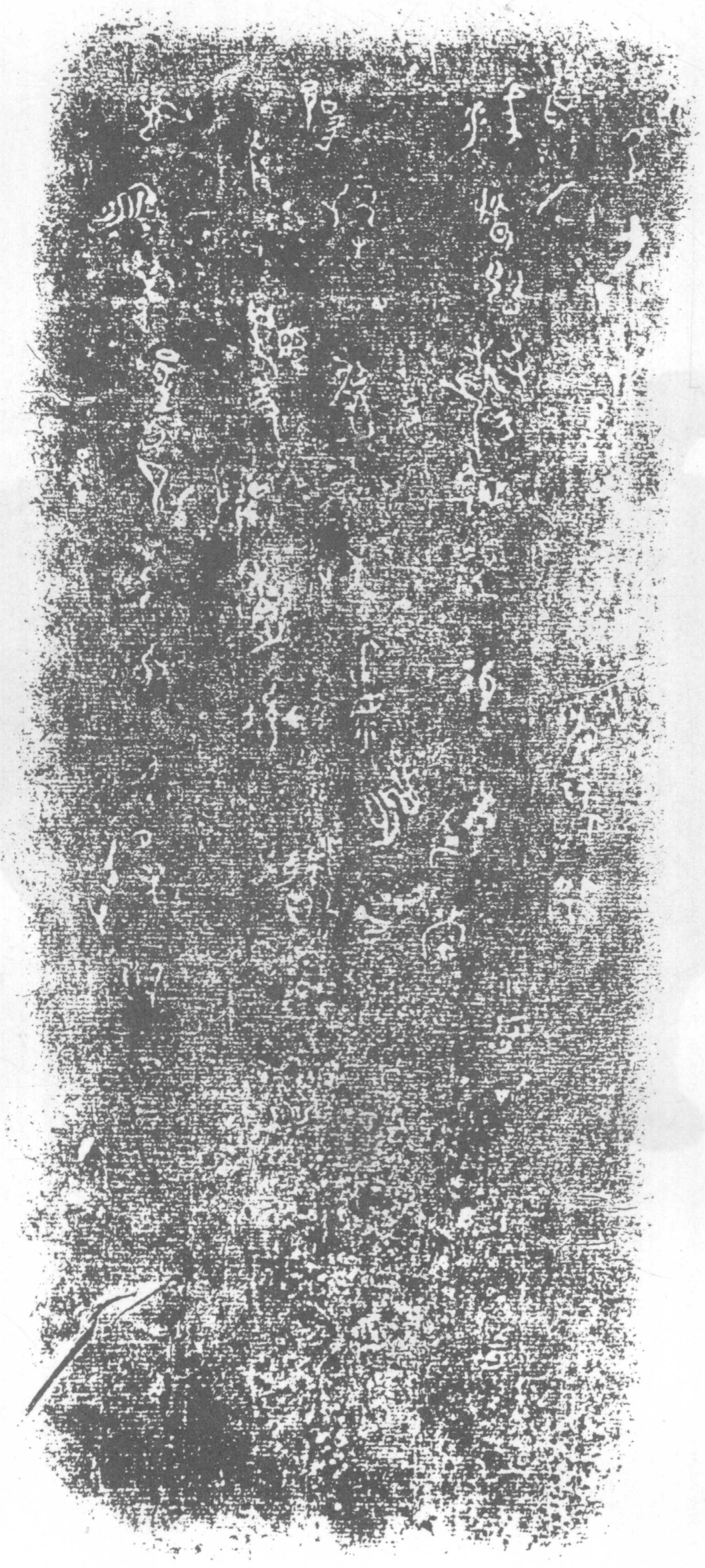
耳部俯面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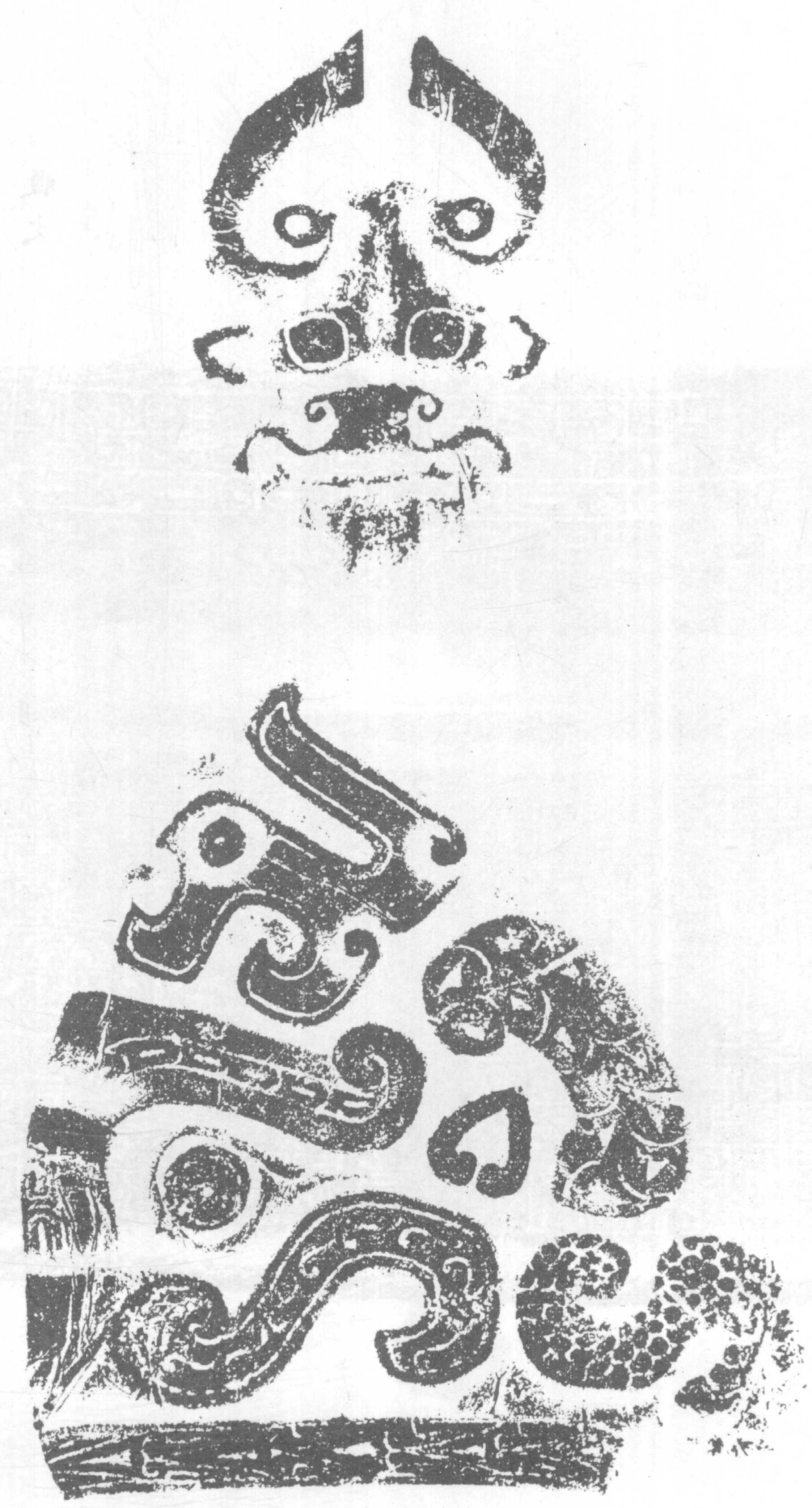
耳部側面花文



三〇



三一




尸人○○○○○○○
淮○○○○○錫○○
踼○○○○吳人罘蚰
○嬰○○○○
○○○○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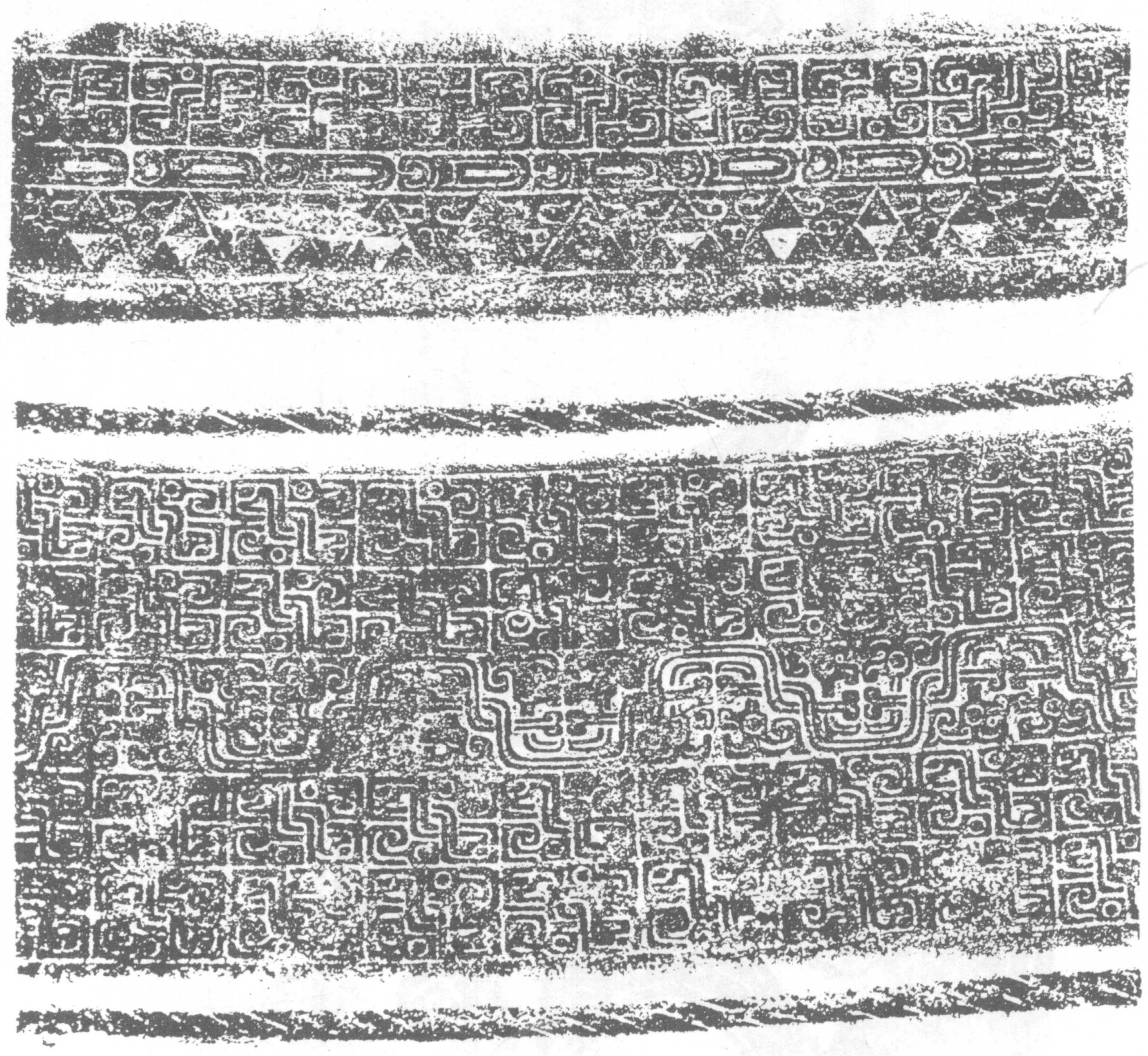
右鼎高二尺深一尺五分口徑二尺三寸七分耳高七寸七分足高九寸五分重一千八百七十二兩腹飾虺螭夔文耳飾細虺螭文耳側飾蟬文鼻及足飾獸首形色綠銘約四十四字惟為鏽掩僅可零星識得數字銘似右行（郭沫若說見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第一行為厈不二字第二行嬰字从見从母从攴字書所無第三行首一字作𨸏疑喝邑之合文郭沫若謂即曾伯霥簠印燮𨇨湯之湯下為吳人罘蚰四字按鄭子嬰齊之世並未與吳國發生交涉此吳當讀為虞虞人官名蚰殆出之緐文第四行為淮錫第五行為夷人蓋鄭征淮夷人有功受錫因而作器之意海波乙亥冬受志館命赴河南調查古物椎拓斯鼎曾有意將土鏽剔治嗣因博物館力阻其事遂寢此銘如有人用科學方法剔治必有可以顯豁之一日於其中當能發重要之新料也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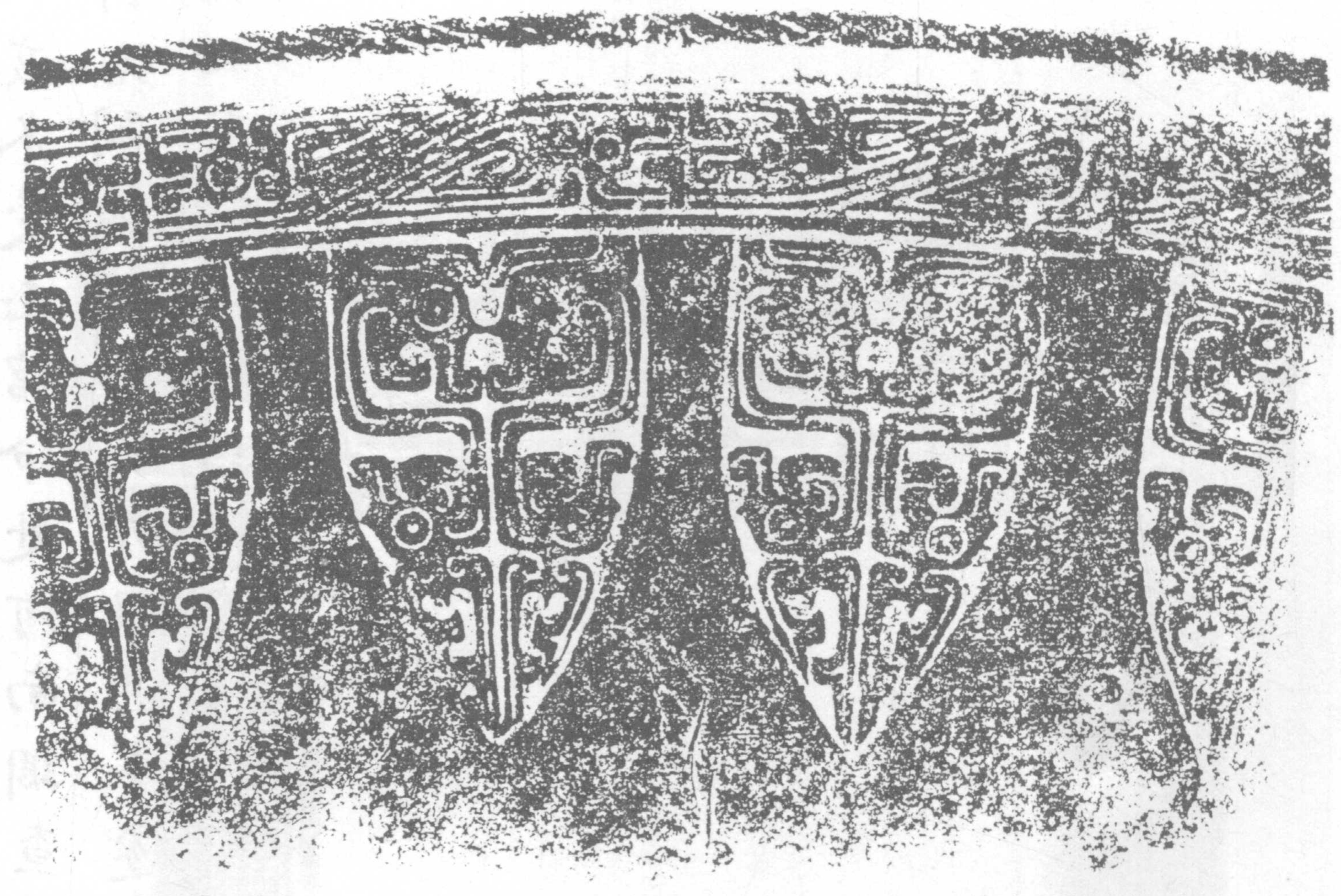
虺螭夔文鼎二



腹文



三三



右鼎高一尺七寸深一尺二寸五分口徑二尺五分耳高七寸濶四寸五分足高七寸五分重一千五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三四

虺螭蘷文鼎三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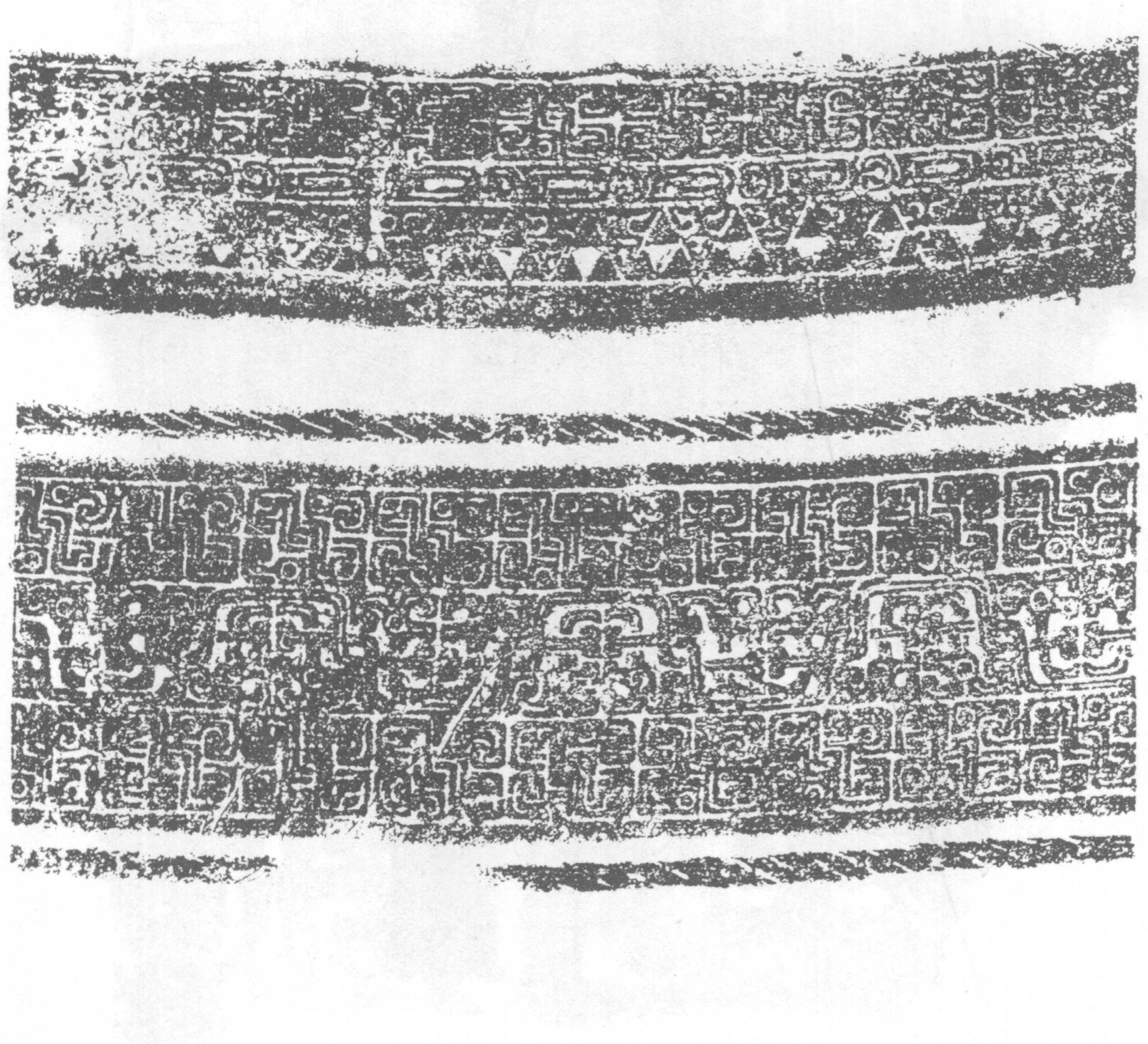
右鼎高一尺六寸五分深一尺二寸二分口徑二尺六分耳高六寸耳濶四寸足高六寸五分重一千一百三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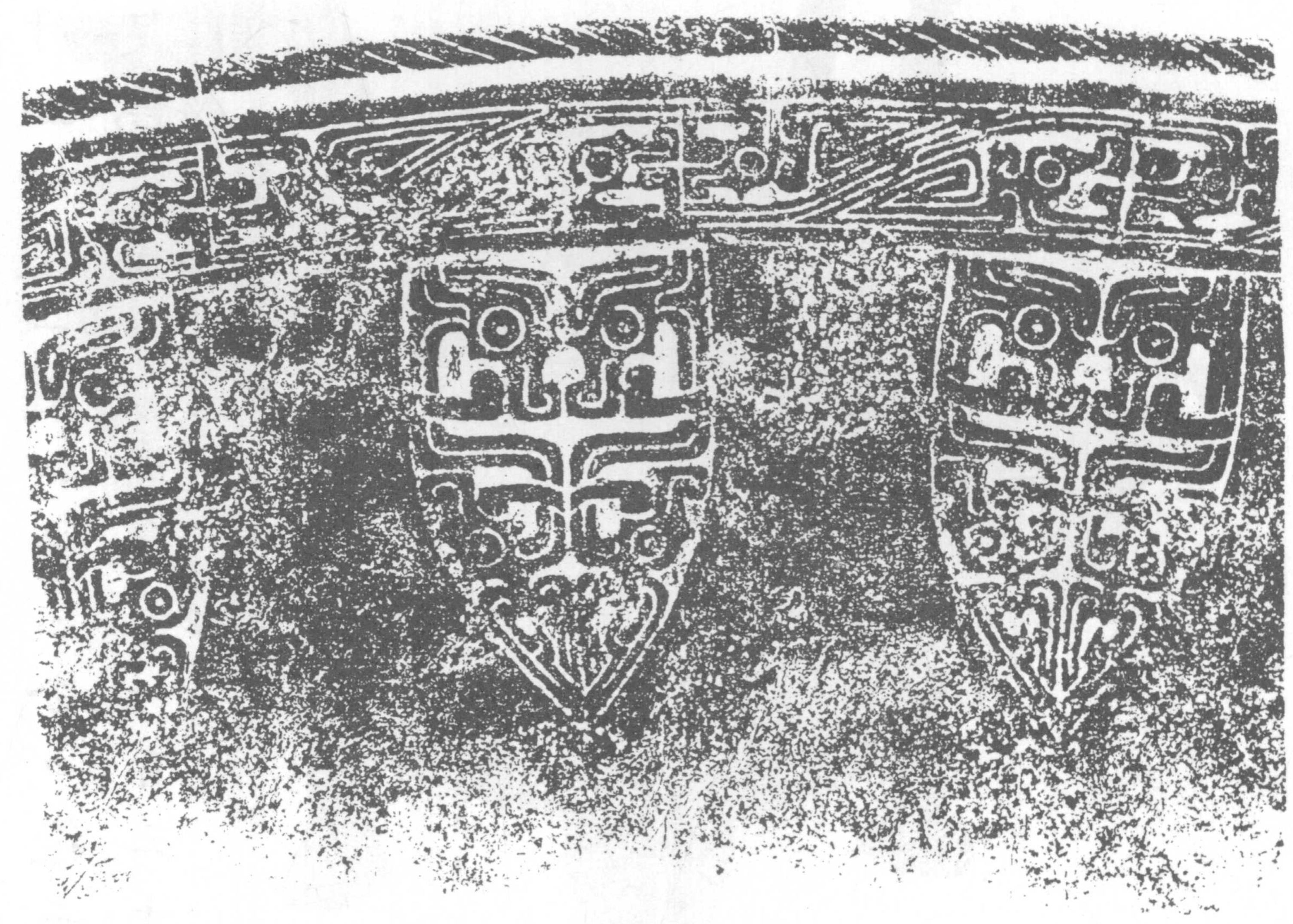
虺螭蘷文鼎四



三六

腹文





三七

右鼎高一尺四寸二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七寸八分耳高
六寸闊四寸足高六寸二分重八百六十四兩無銘花文色澤
與上器同

虺螭夔文鼎五



三八

右鼎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九寸五分耳高
六寸三分闊四寸一分足高七寸重一千一十六兩無銘花文
色澤與上器同

虺螭虁文鼎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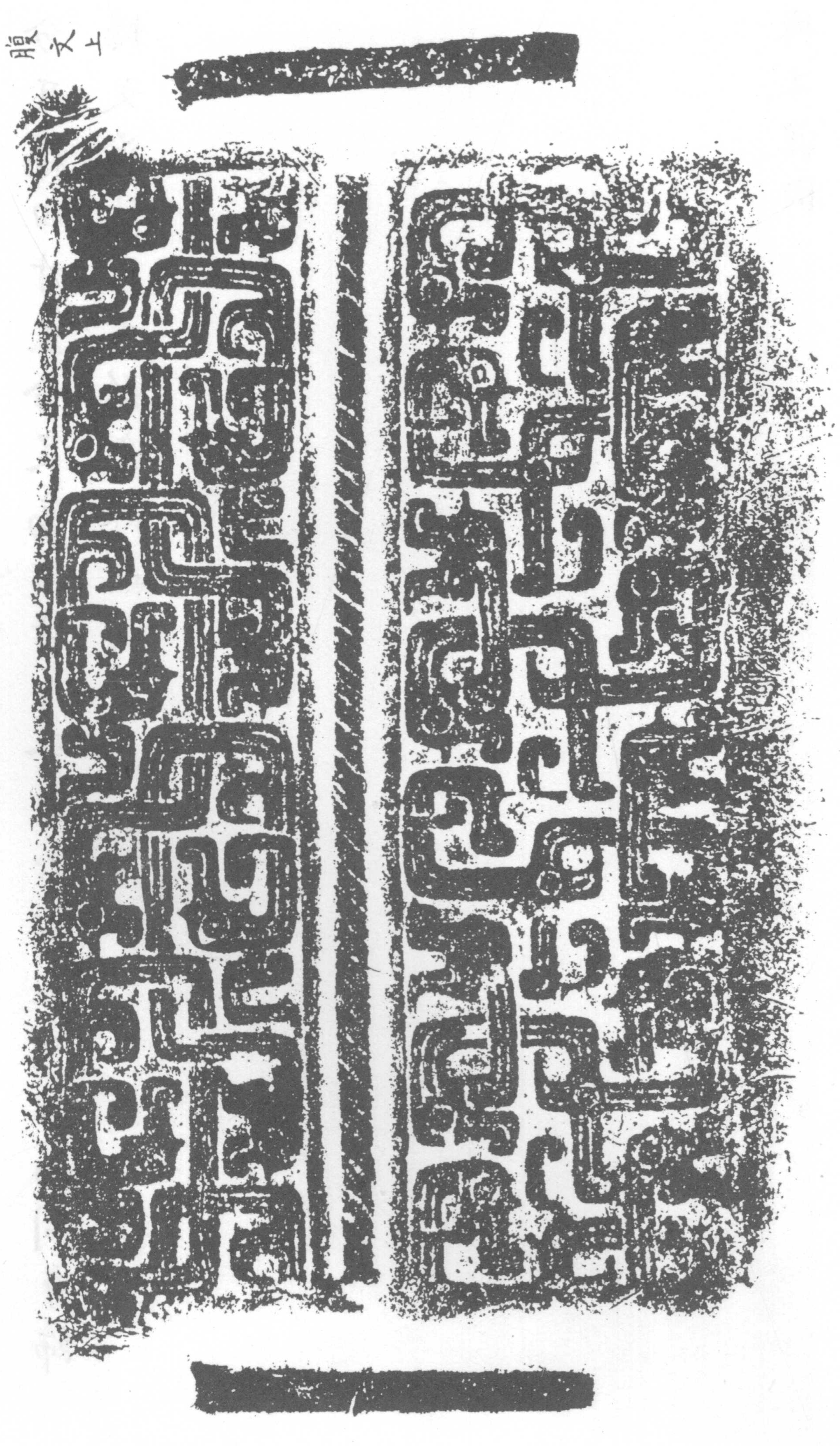
右鼎高一尺四寸七分深一尺七分口徑一尺八寸三分耳高五寸八分耳濶四寸足高六寸五分重九百四十四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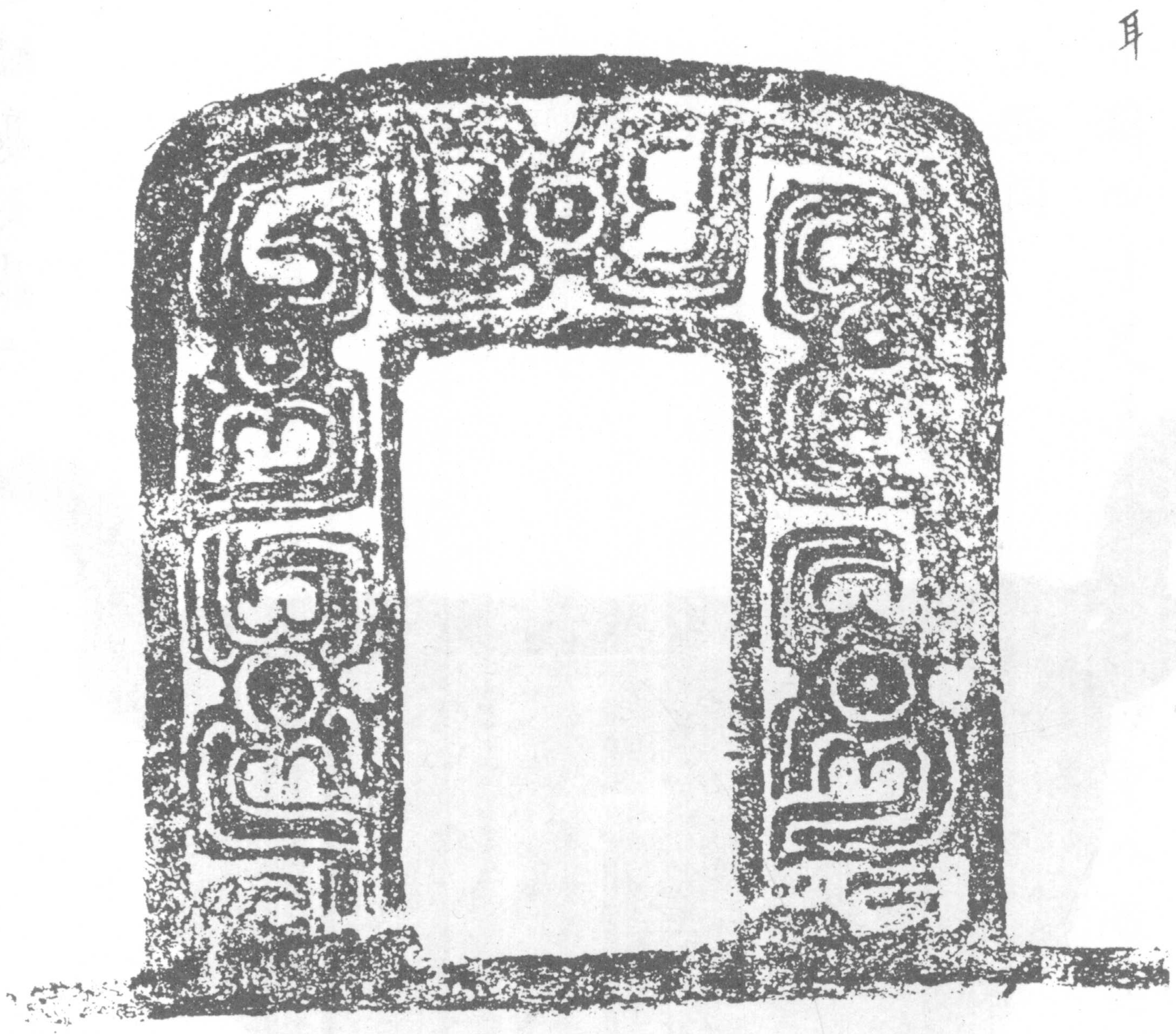
虺螭文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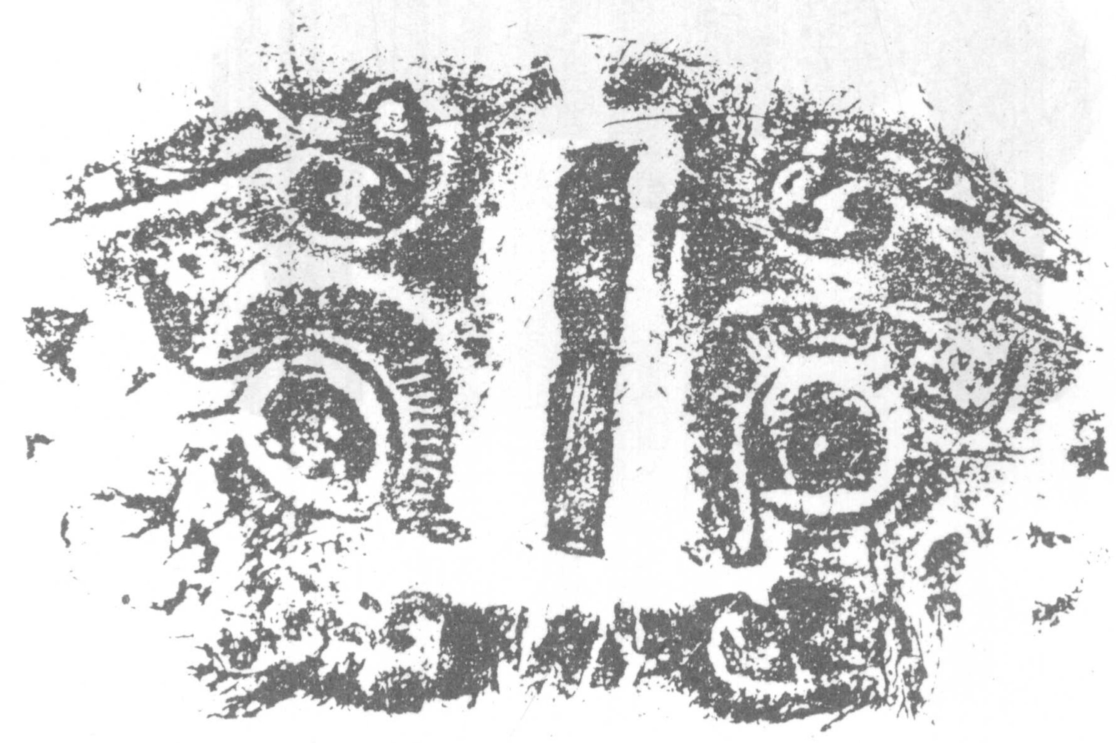
腹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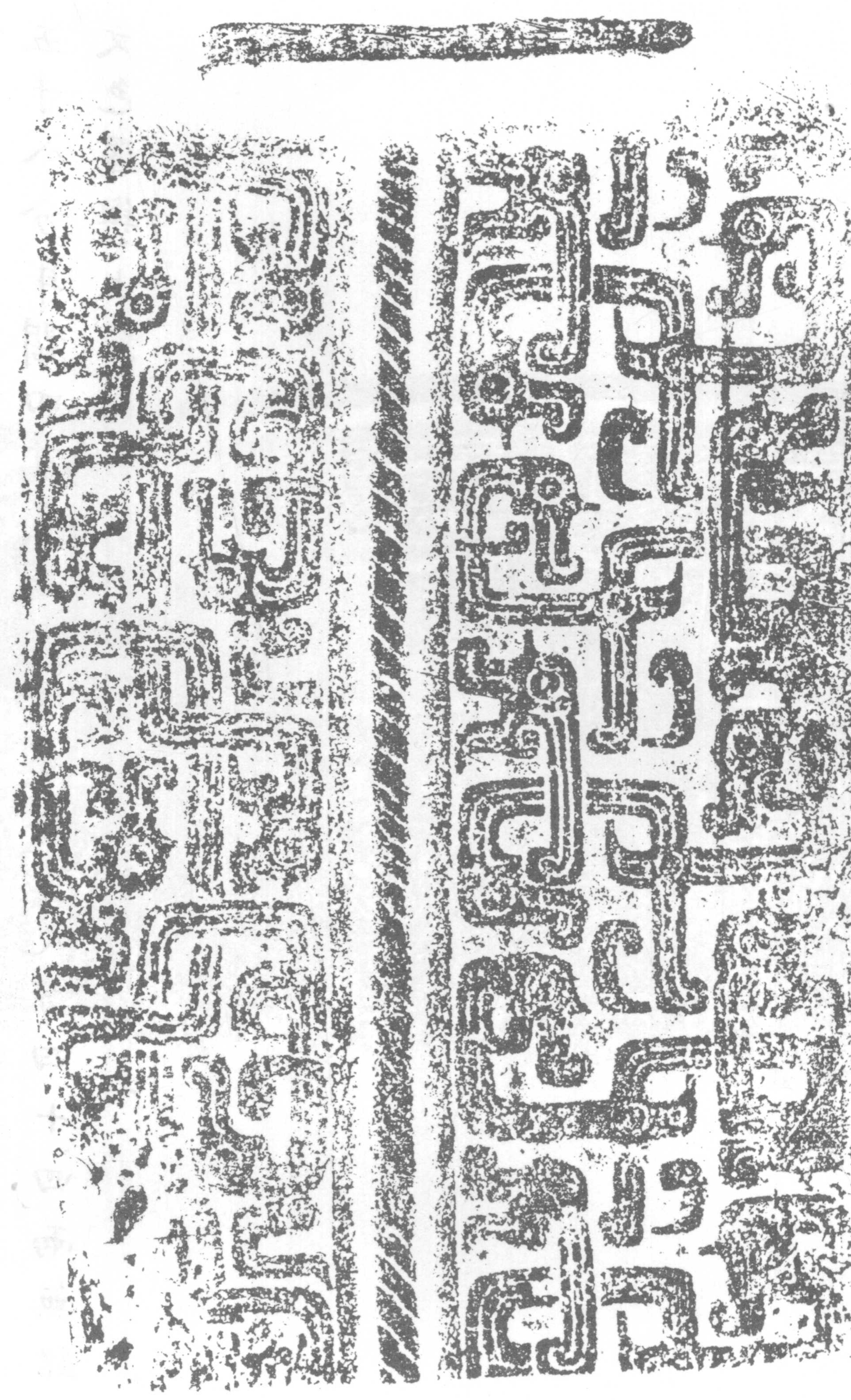
耳



足



四一



腹文下

四二

右鼎高一尺三寸深二寸七分口徑一尺六寸七分耳高四寸三分耳濶四寸五分足高六寸七分重六百五十二兩周身飾虺蟠文足飾獸首形色綠無銘

虺螭文鼎二



右鼎高一尺一寸深六寸五分口徑一尺四寸二分耳高三寸
五分耳濶三寸八分足高六寸重三百二十七兩無銘花文色
澤與上器同

四三

虺螭文鼎三



右鼎高一尺八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寸七分耳高三寸六分
耳濶三寸七分足高六寸二分重四百二十四兩無銘花文色
澤與上器同

四四

虺螭文鼎四





右鼎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七寸口徑一尺五寸耳高三寸八分耳闊四寸足高六寸八分重五百六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螭文鼎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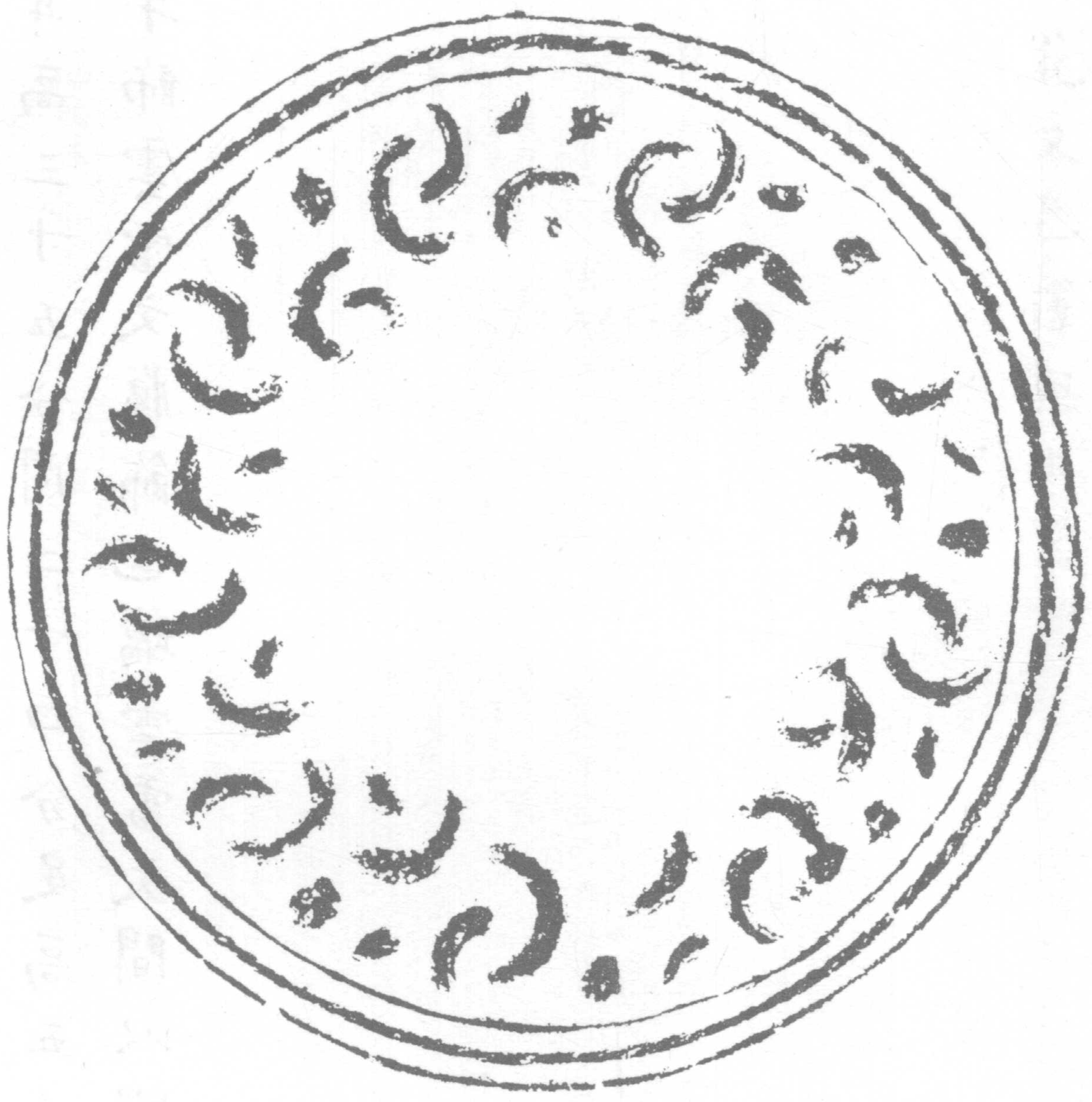


右鼎高一尺二寸五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一尺五寸八分耳高三寸八分耳闊四寸四分足高六寸八分重六百八十四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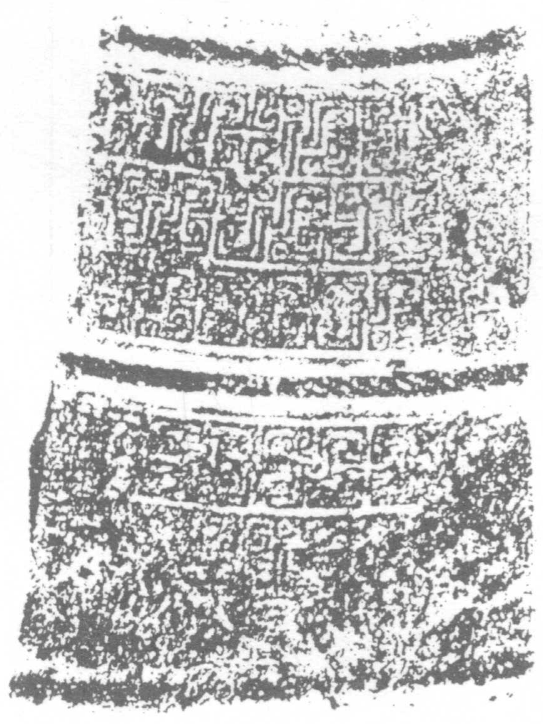
虺螭雲文鼎一



蓋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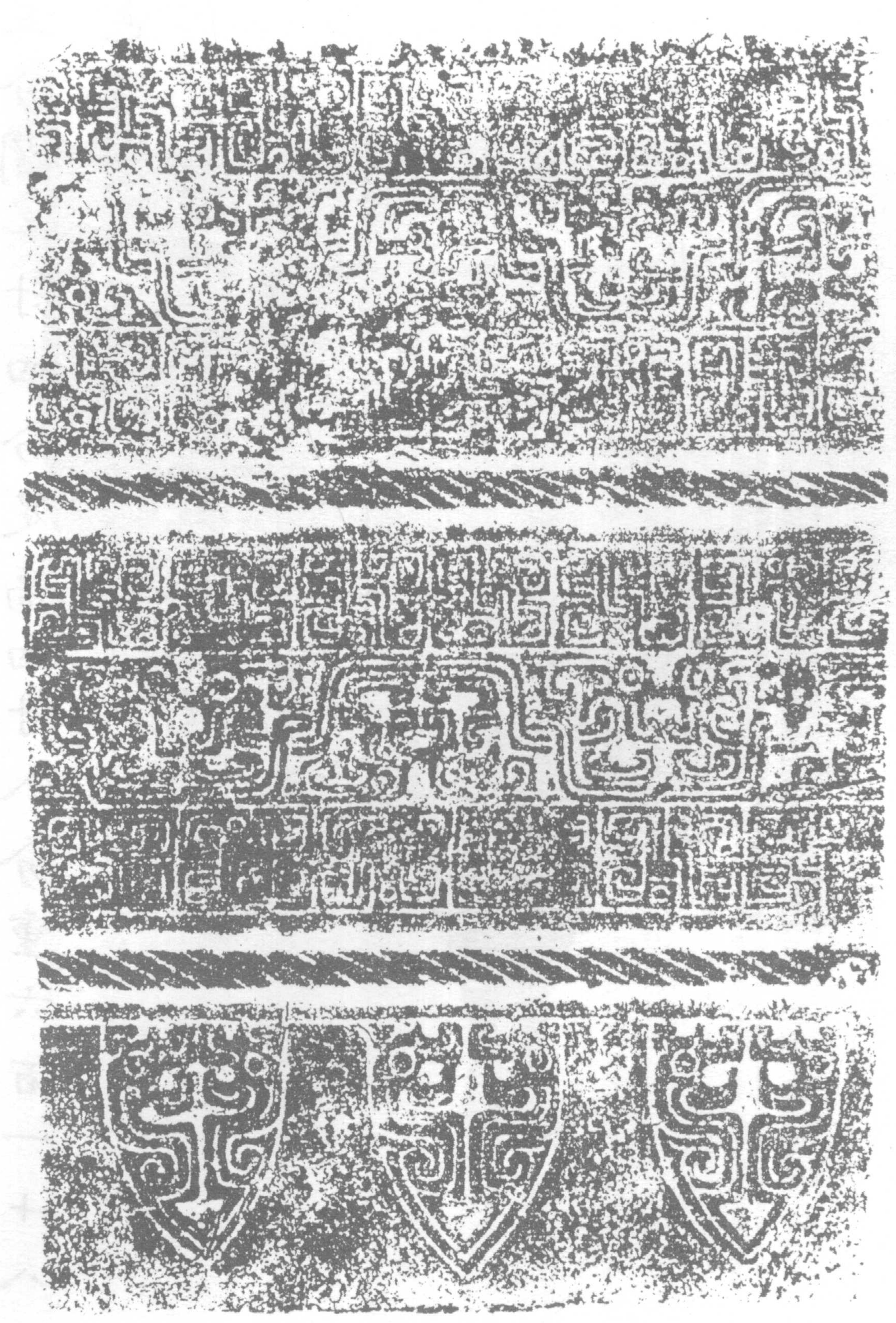


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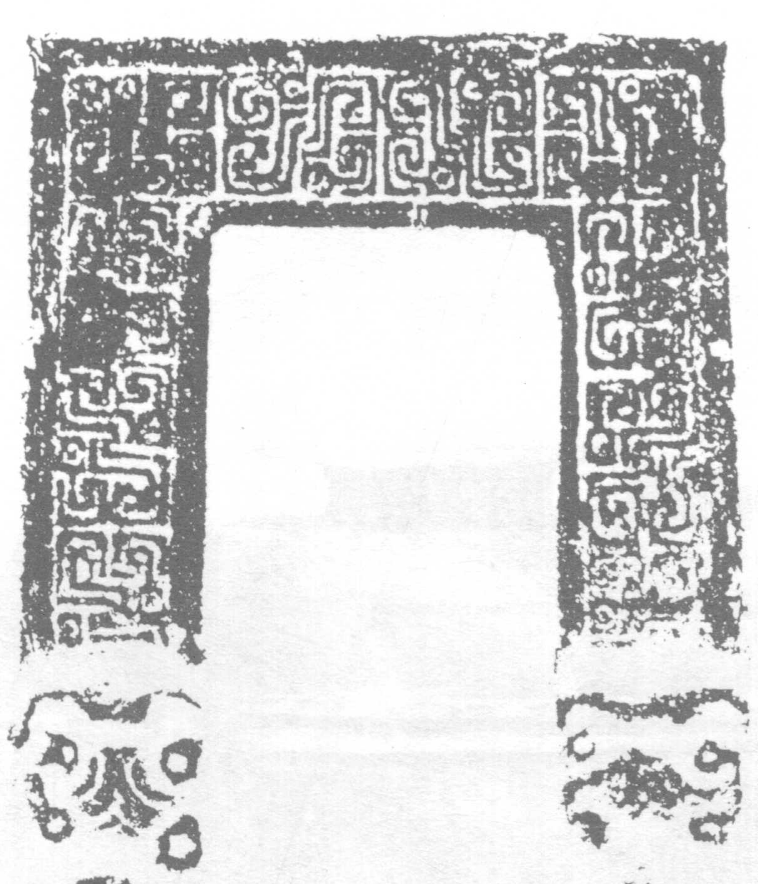


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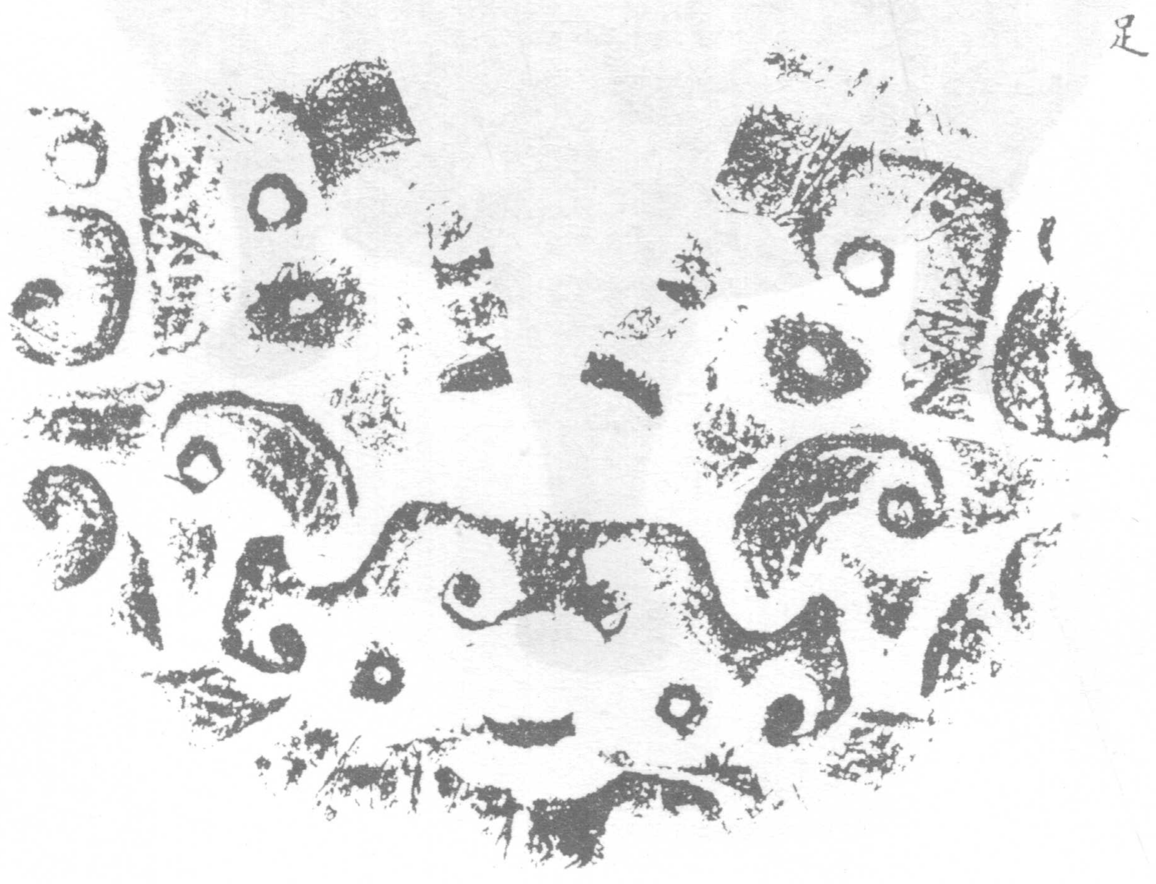
腹



耳



足



四八

右鼎通蓋高一尺五寸八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五分濶二寸四分足高五寸重五百七十八兩蓋及耳飾雲雷文腹飾虺螭雲雷文間以蟬文足飾獸首色綠無銘



虺螭雲文鼎二



右鼎通蓋高一尺五寸八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五分濶二寸四分足高四寸八分重六百一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螭雲文鼎三



五一

右鼎通蓋高一尺五寸八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一尺三寸五分耳高三寸三分濶二寸五分足高五寸二分重六百一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螭雲文鼎四



五二

右鼎失蓋器高一尺三寸六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一尺三寸五分耳高三寸三分濶二寸五分足高五寸二分重五百二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螭雲文鼎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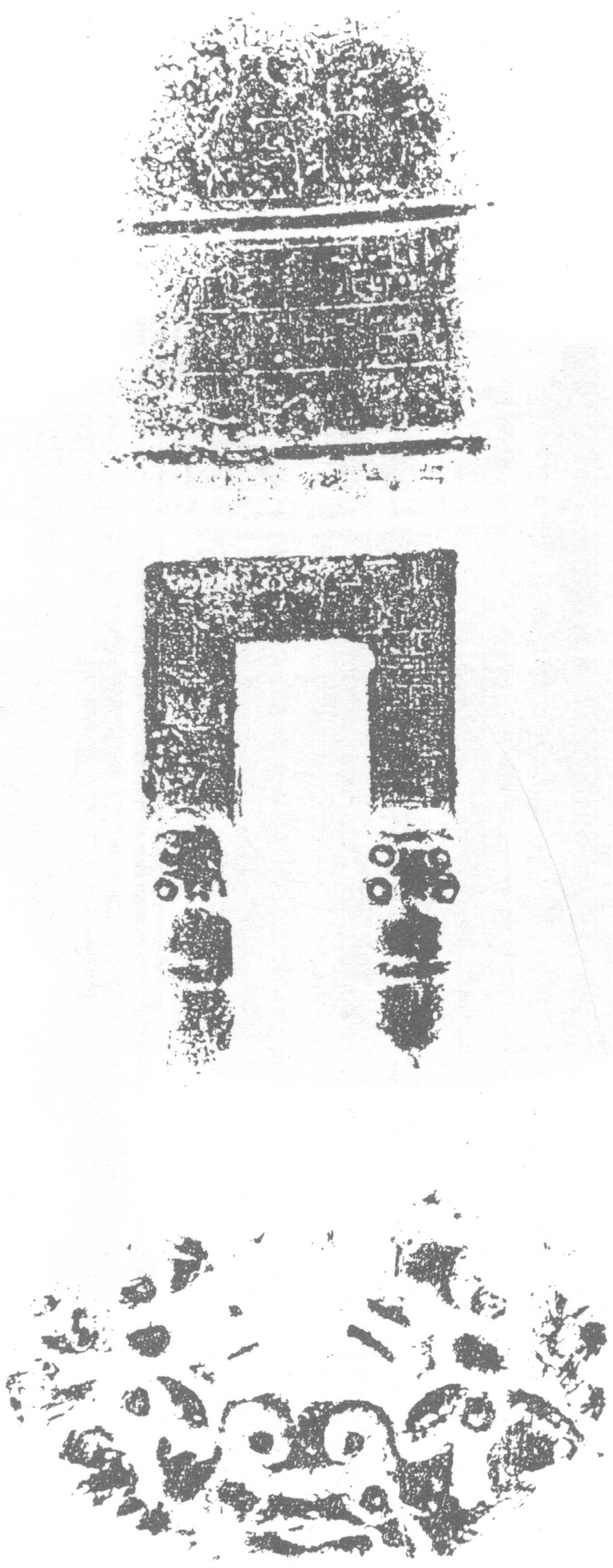


五三

腹

耳

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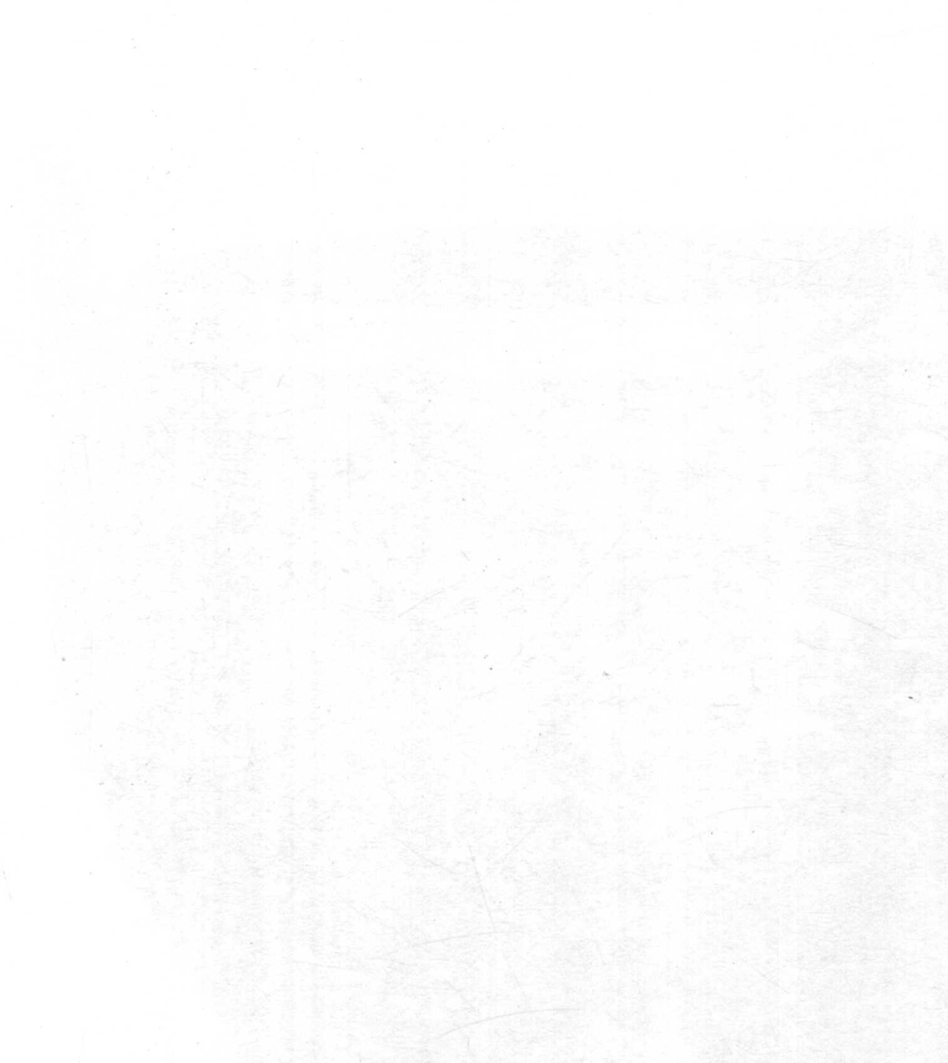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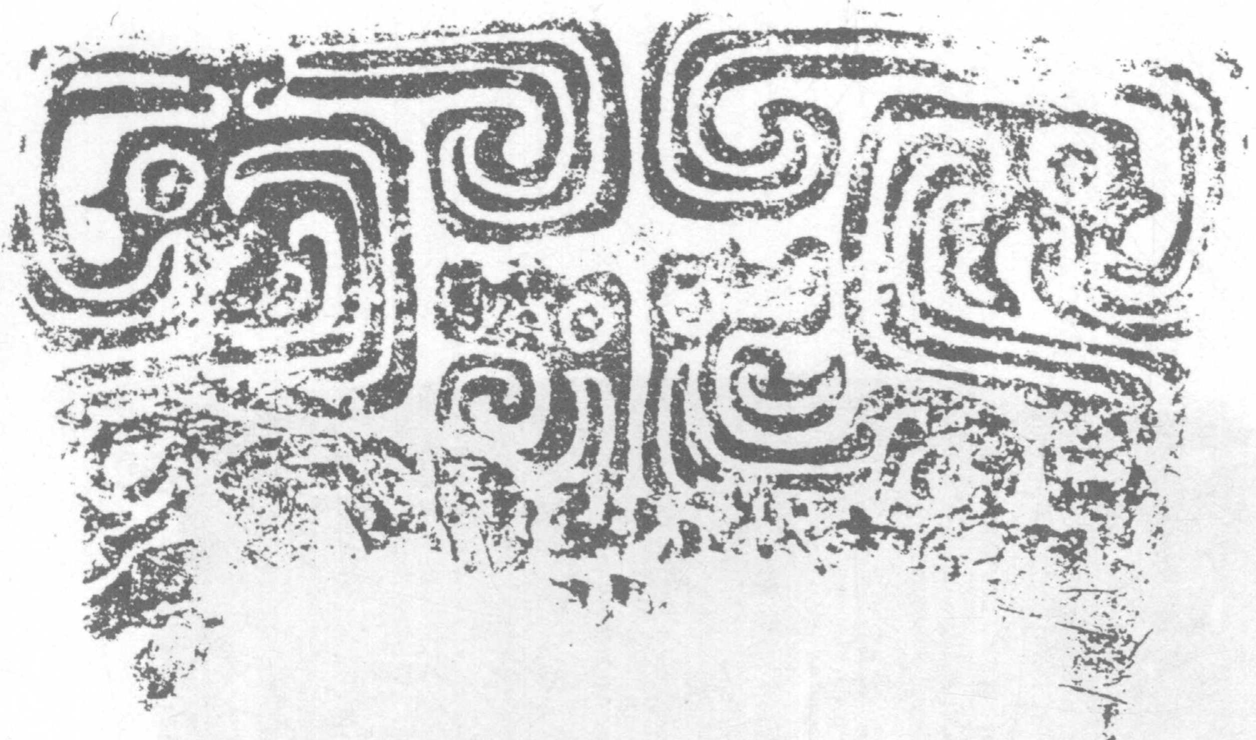
五四

右鼎通蓋高一尺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八寸耳高二寸八分濶一寸三分足高四寸重二百一十八兩蓋有四環飾以雲雷蟬文腹飾虺螭雲文耳飾雲雷文足飾獸首色綠無銘



虺龍文鬲一





右鬲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圍一尺四寸六分重四十二兩周身飾虺龍文色綠無銘

五五

虺龍文鬲二



右鬲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圍一尺四寸六分重四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五六

虺龍文鬲三



五七

右鬲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一尺四寸六分重四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龍文鬲四



五八

右鬲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一尺四寸九分重四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龍文鬲五



右鬲高四寸二分深二寸三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一尺六寸二分重四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五九

虺龍文鬲六



右鬲高四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一尺六寸八分重三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六〇

虺龍文鬲七



六一

右鬲高四寸二分深二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一尺六寸五分重四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虺龍文鬲八



六二

右鬲高三寸九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五寸三分五厘腹圍一尺六寸六分重三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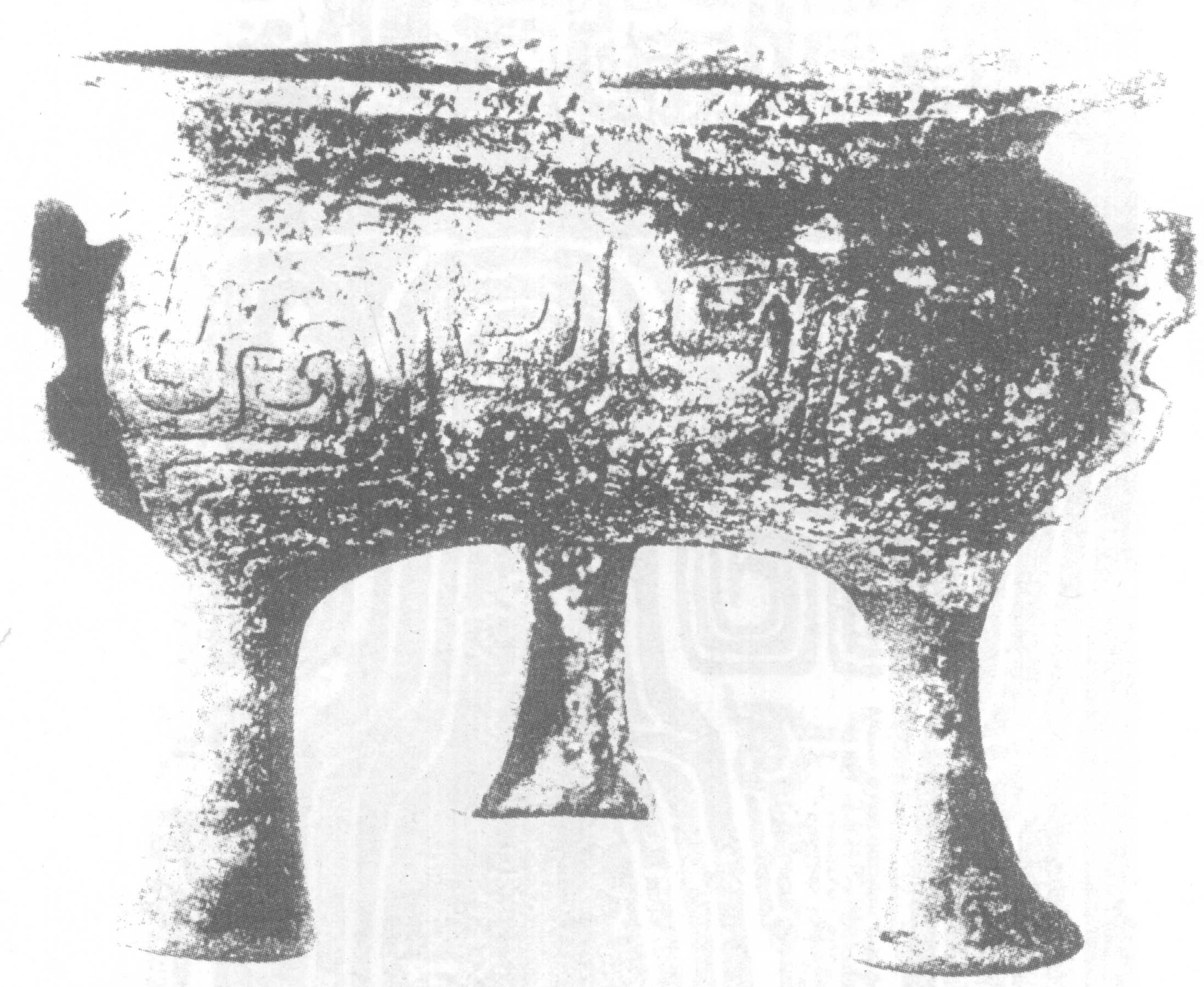
虺龍文鬲九



右鬲高三寸九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五寸三分五釐腹圍一尺六寸六分重四十二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六三

虺龍文鬲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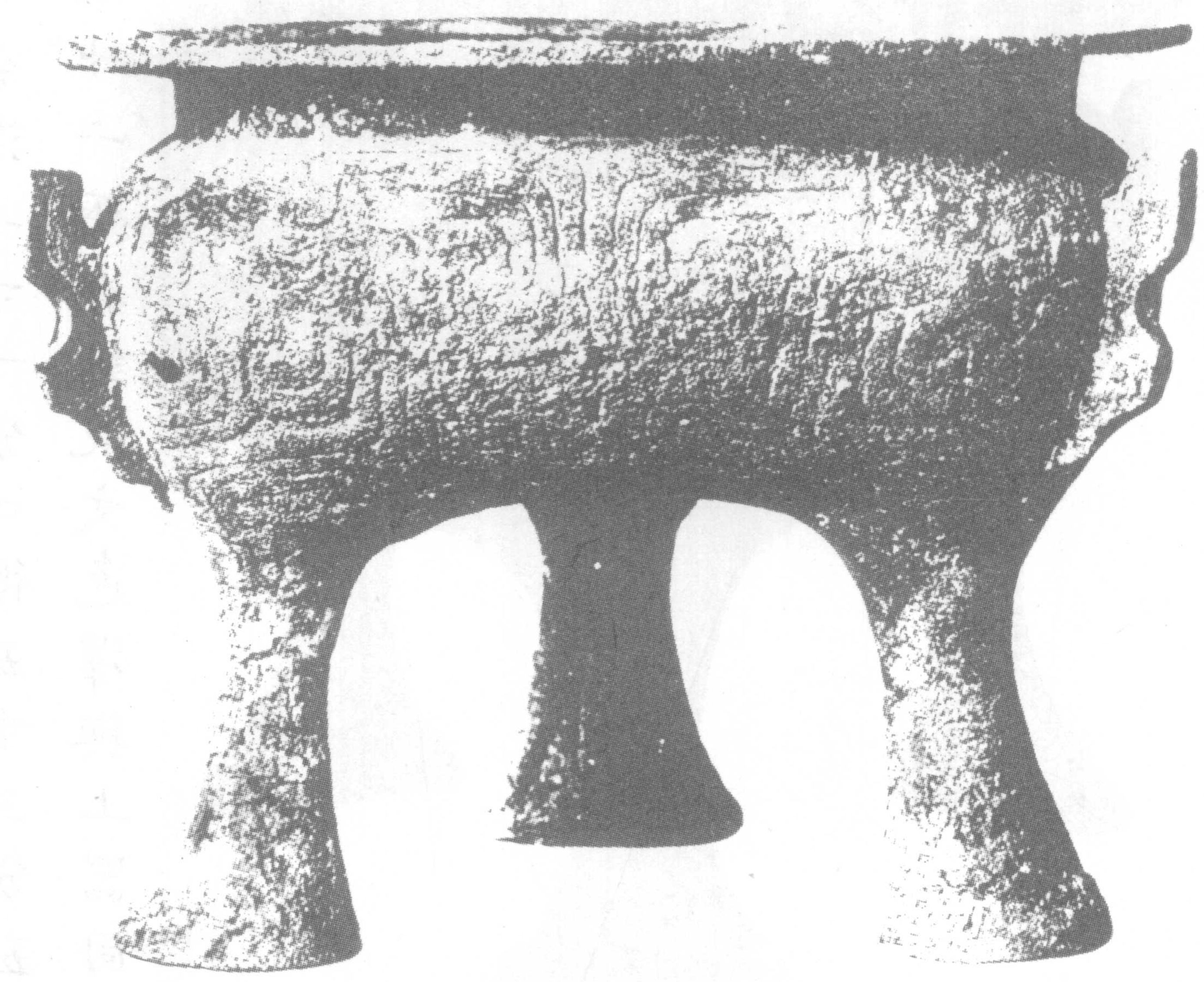


右鬲藏德國伯林國立博物館高四寸五分弱花文與上器同

支那古銅菁華二九七著錄

六四

虺龍文鬲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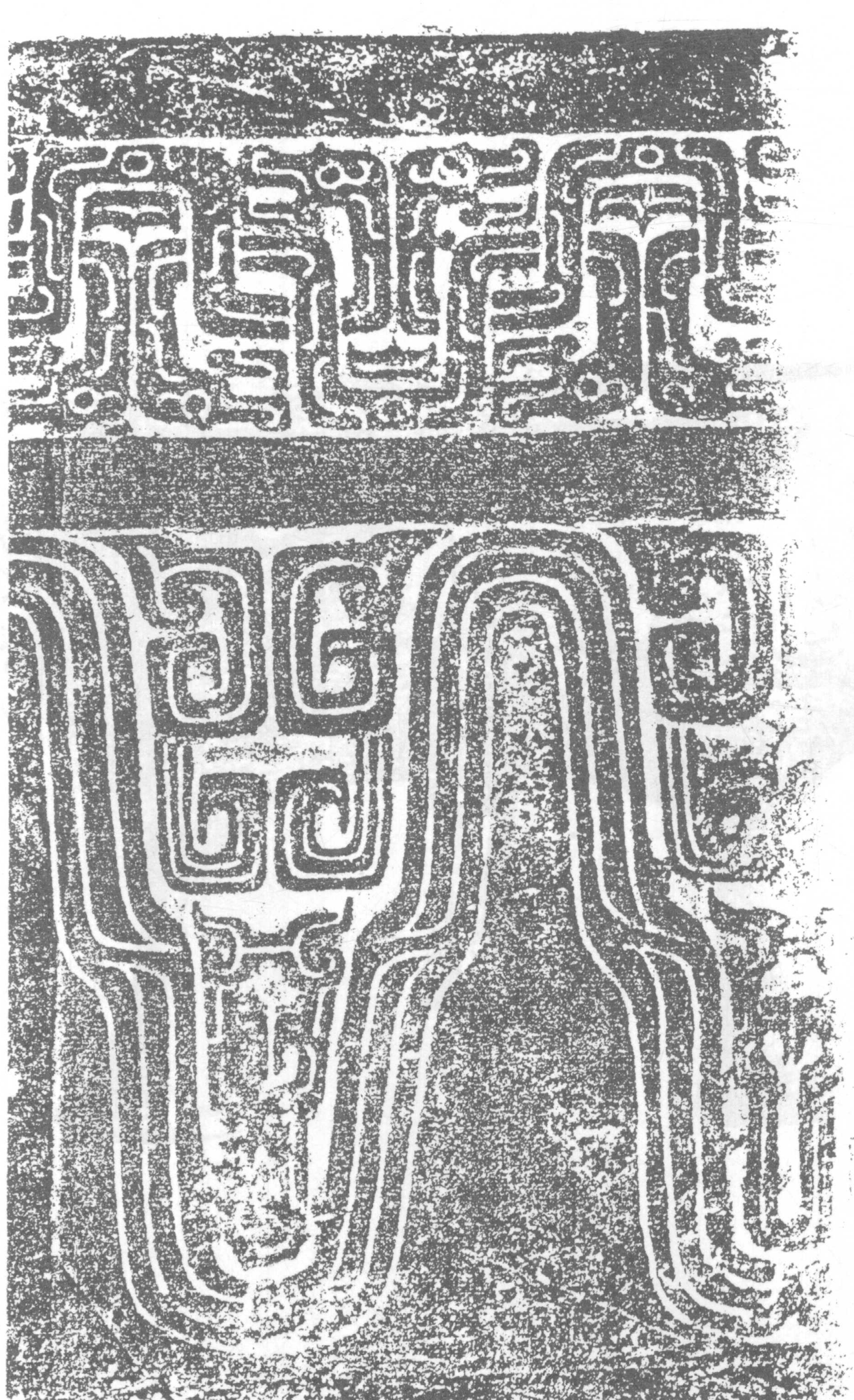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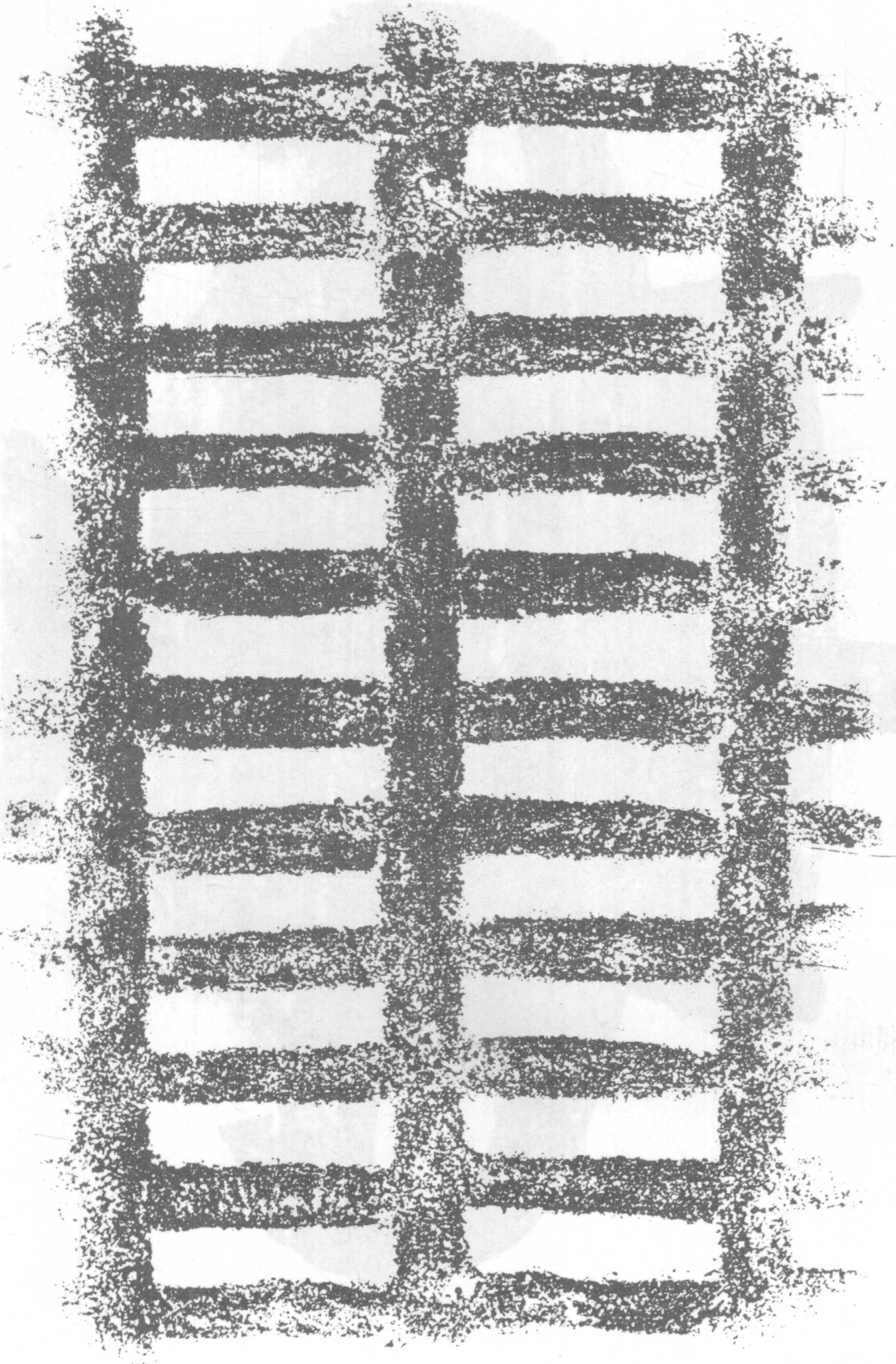
右鬲藏德國伯林國立博物館高四寸五分弱花文與上器同
支那古銅菁華二九七著錄

蟠螭文方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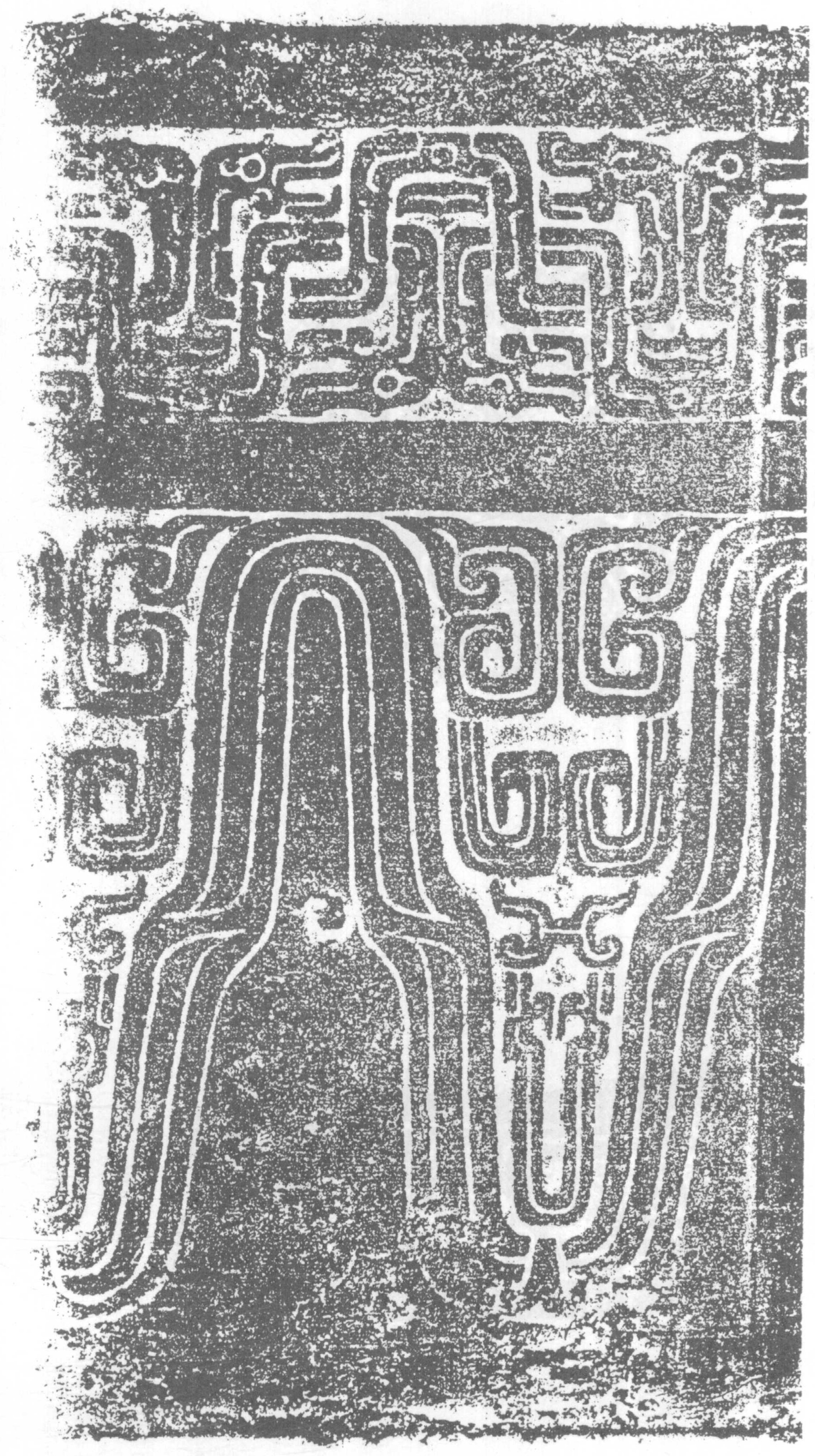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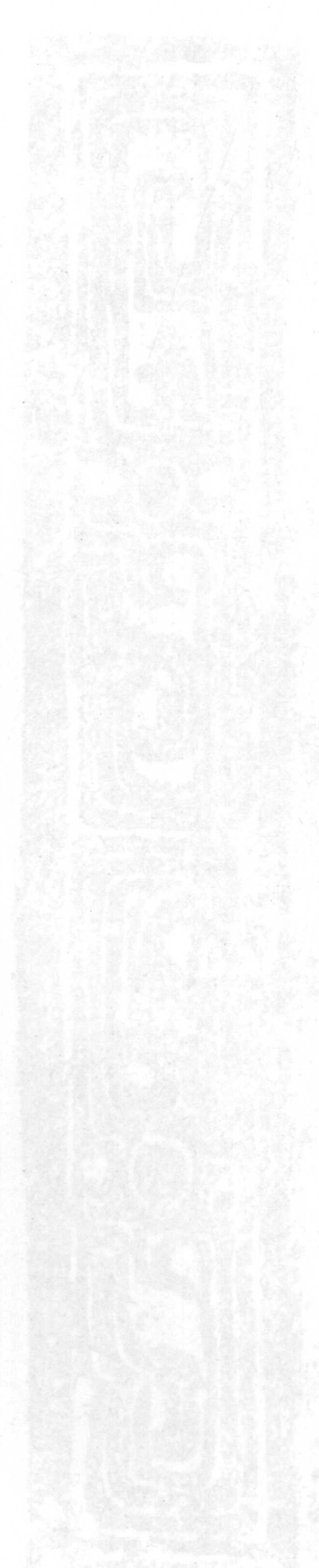


六六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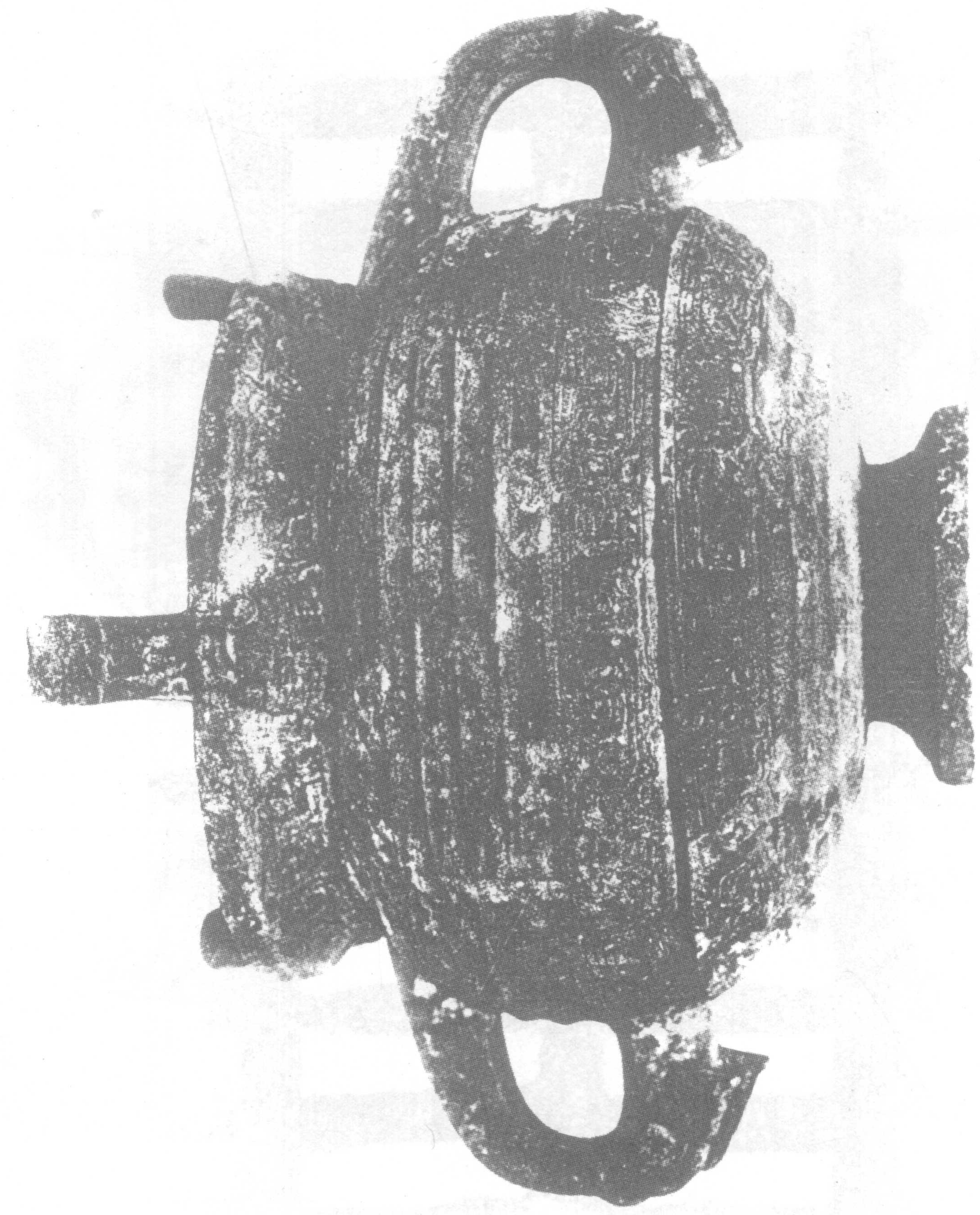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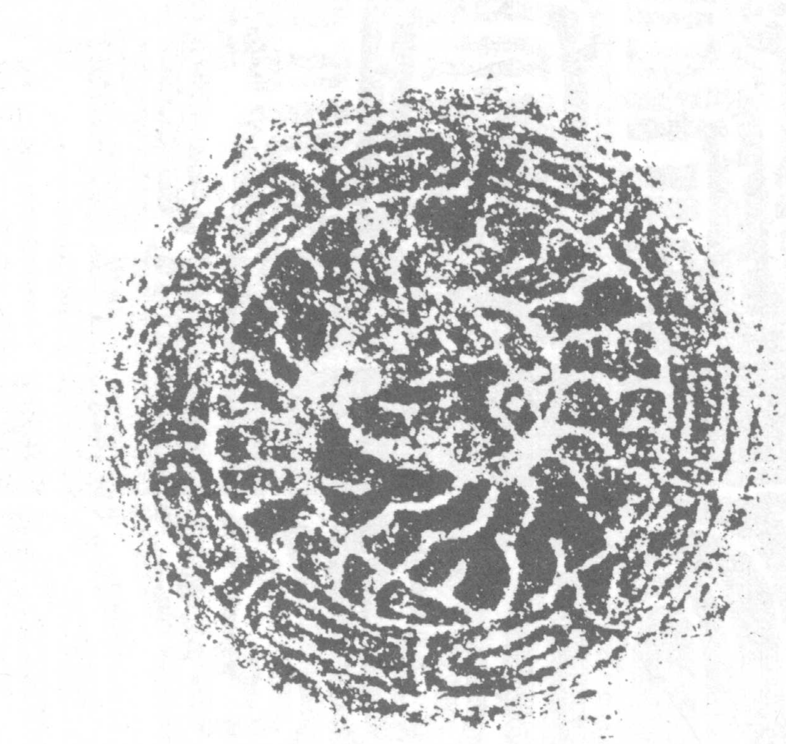
六八

右甗通蓋高一尺七寸深自口至底一尺一寸九分甗部口徑縱一尺四寸四分橫一尺三分耳高二寸二分濶二寸四分五厘重三百四十兩鬲部口徑縱一尺四分橫七寸三分耳高二寸濶二寸三分五厘重四百五十七兩色綠周身飾蟠螭文

夔文毁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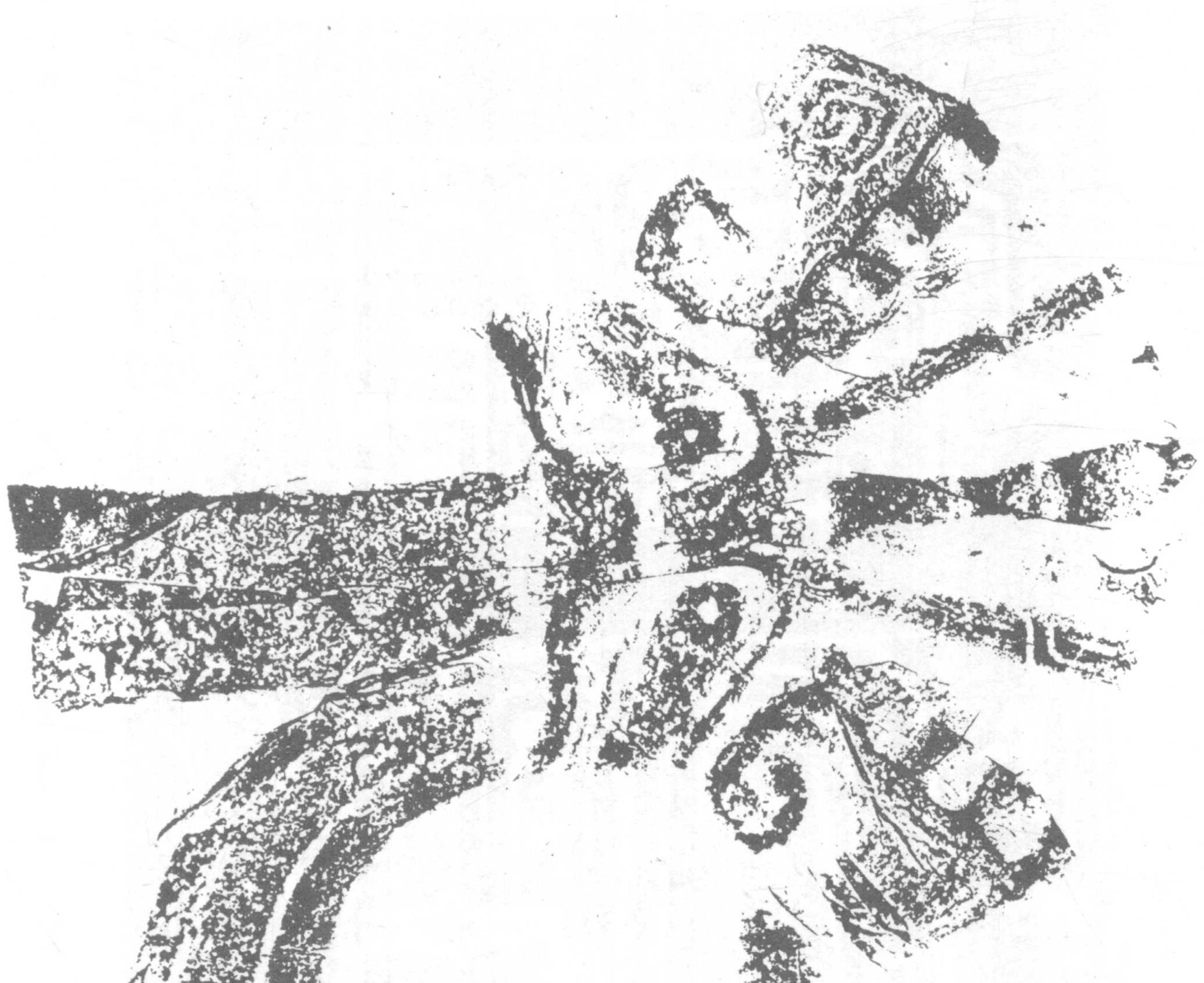




六九



腹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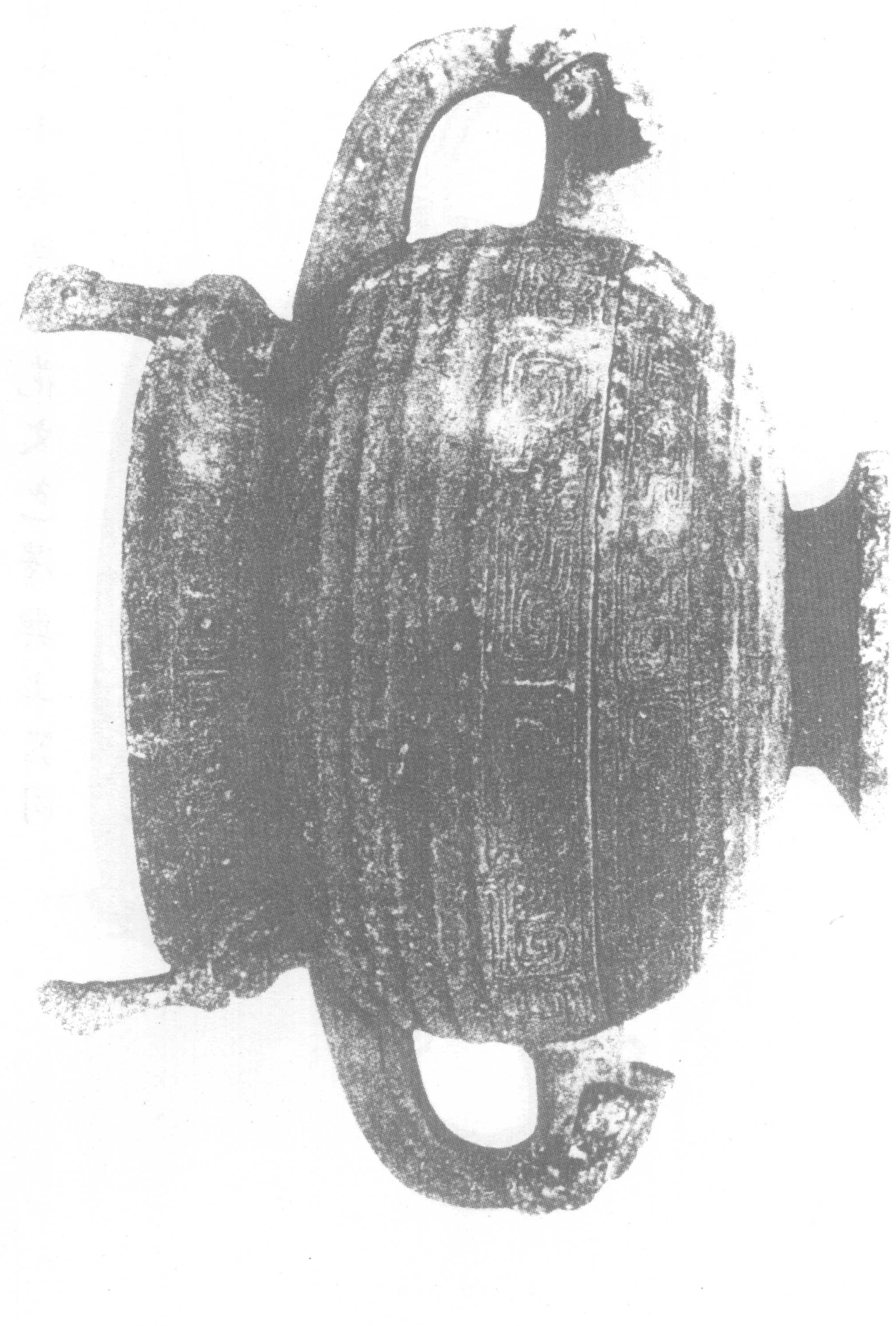
足

七〇

右毁通蓋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足高三寸
重二百兩蓋器皆飾夔文耳及足飾獸首色綠無銘

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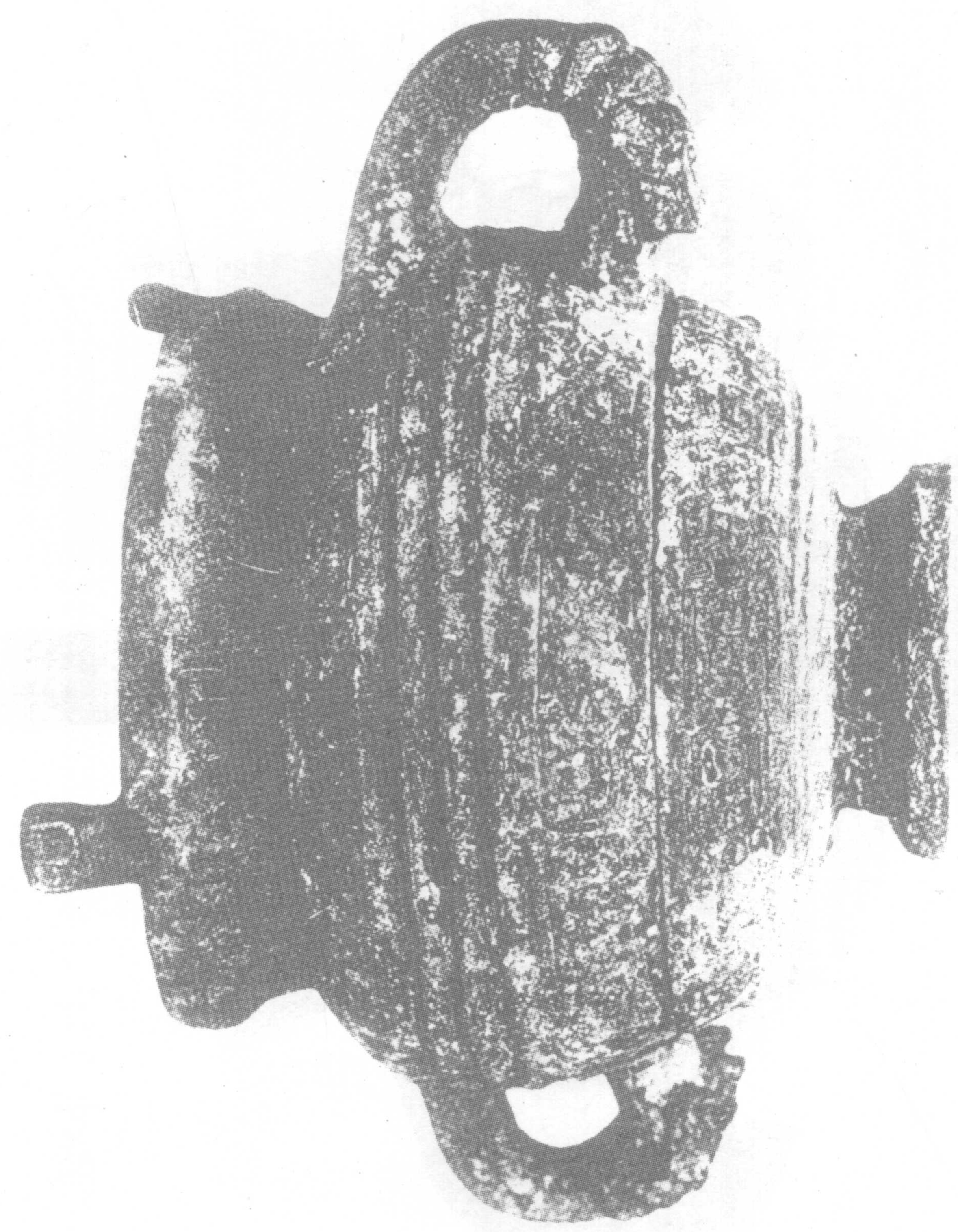
夔文毁二



右毁通蓋高八寸六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七寸五分足高二寸
九分重一百八十四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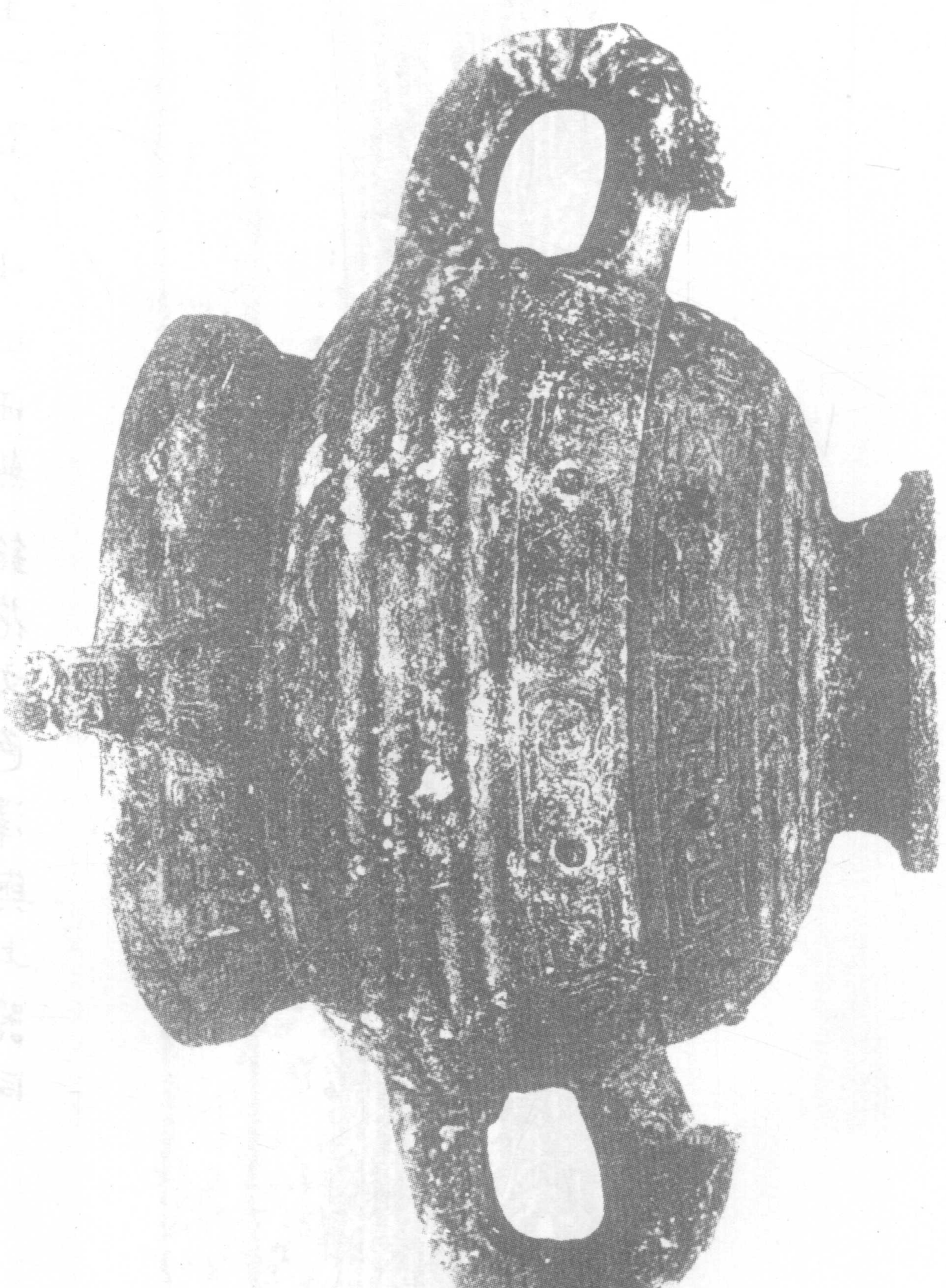
夔文毁三



右毁通蓋高八寸一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七寸一分足高二寸八分重一百九十九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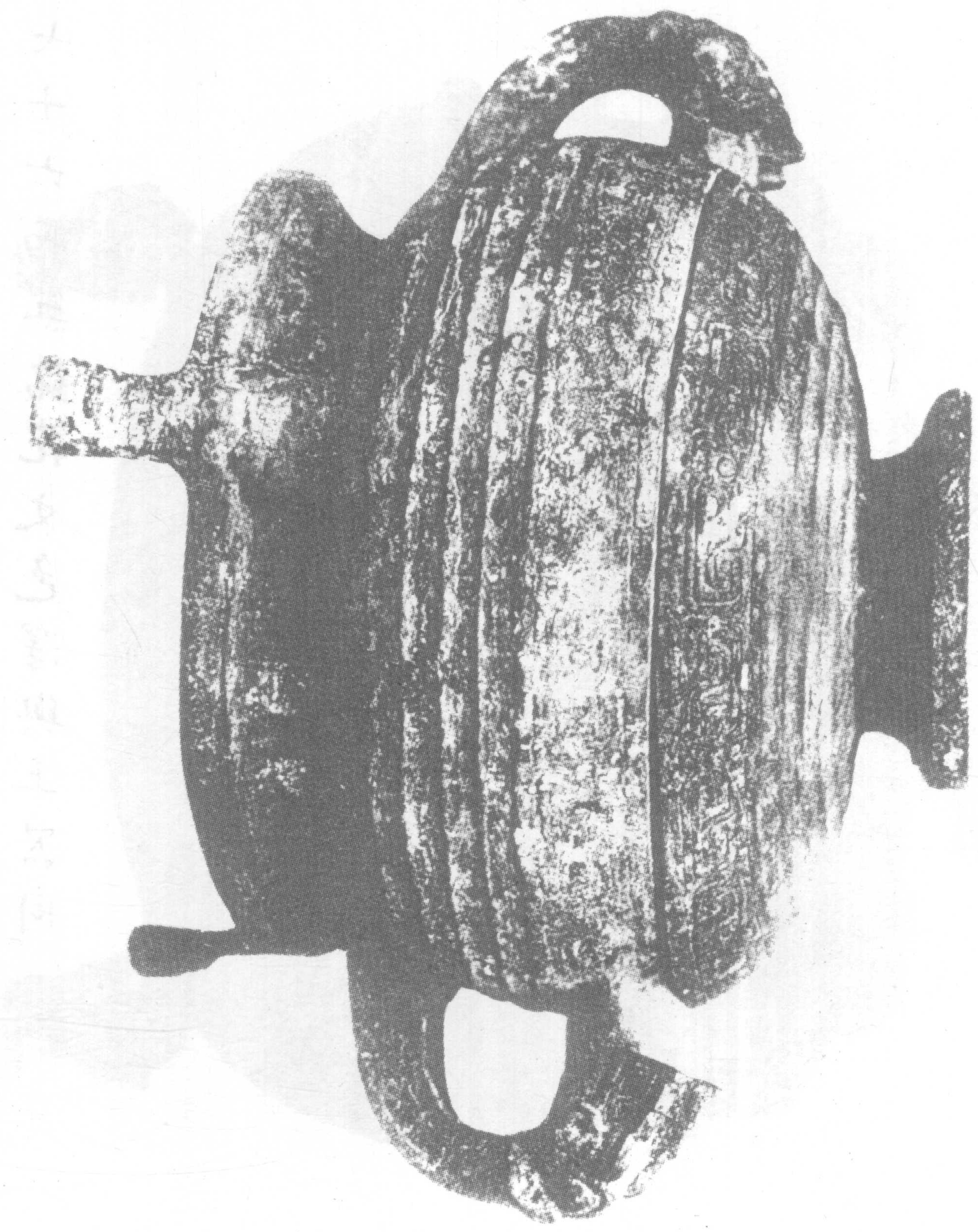
夔文毁四



右毁通蓋高八寸深三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足高二寸二分重一百七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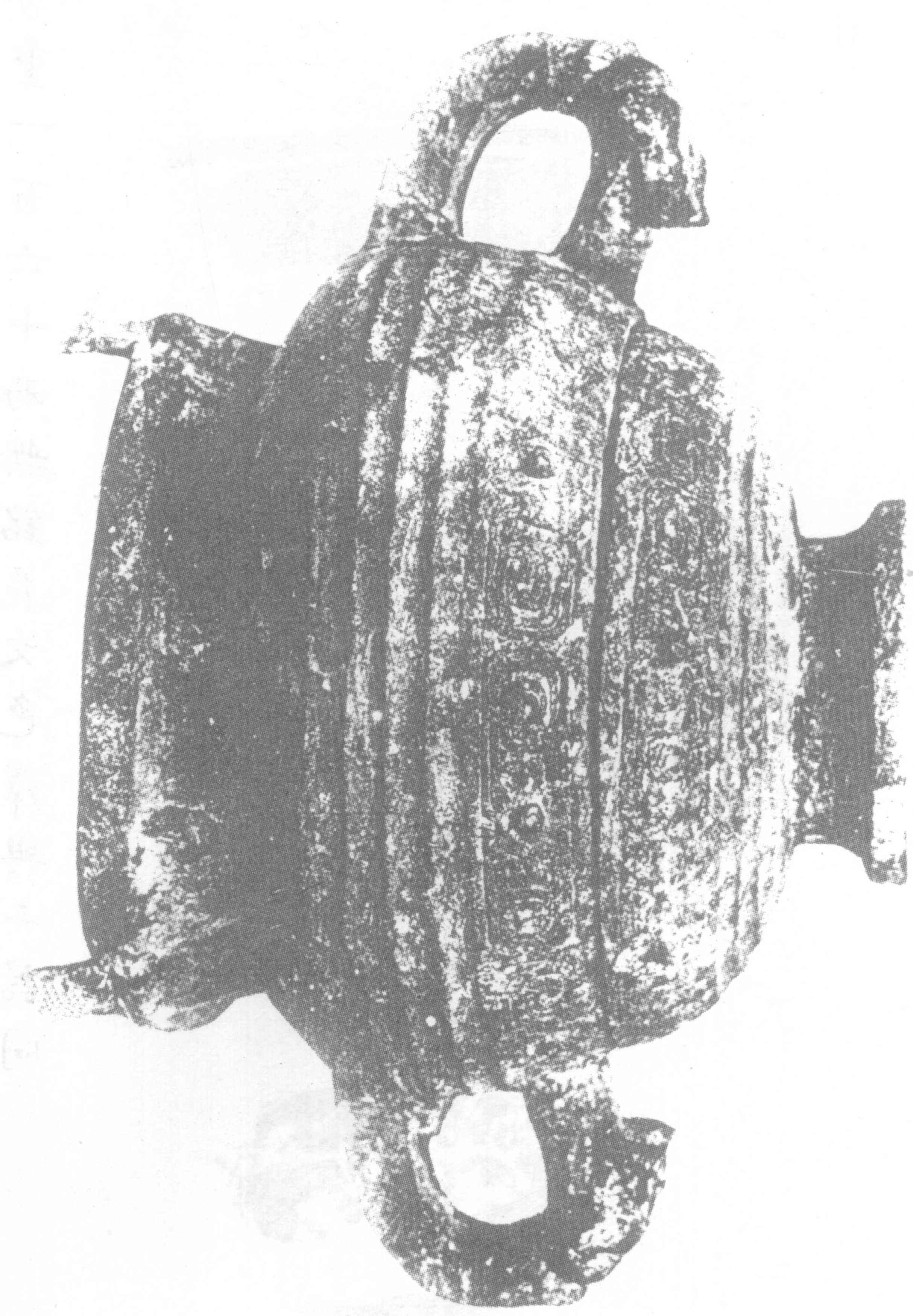
蘷文毀五



七五

右毀通蓋高八寸深三寸六分口徑六寸三分足高二寸六分
重一百六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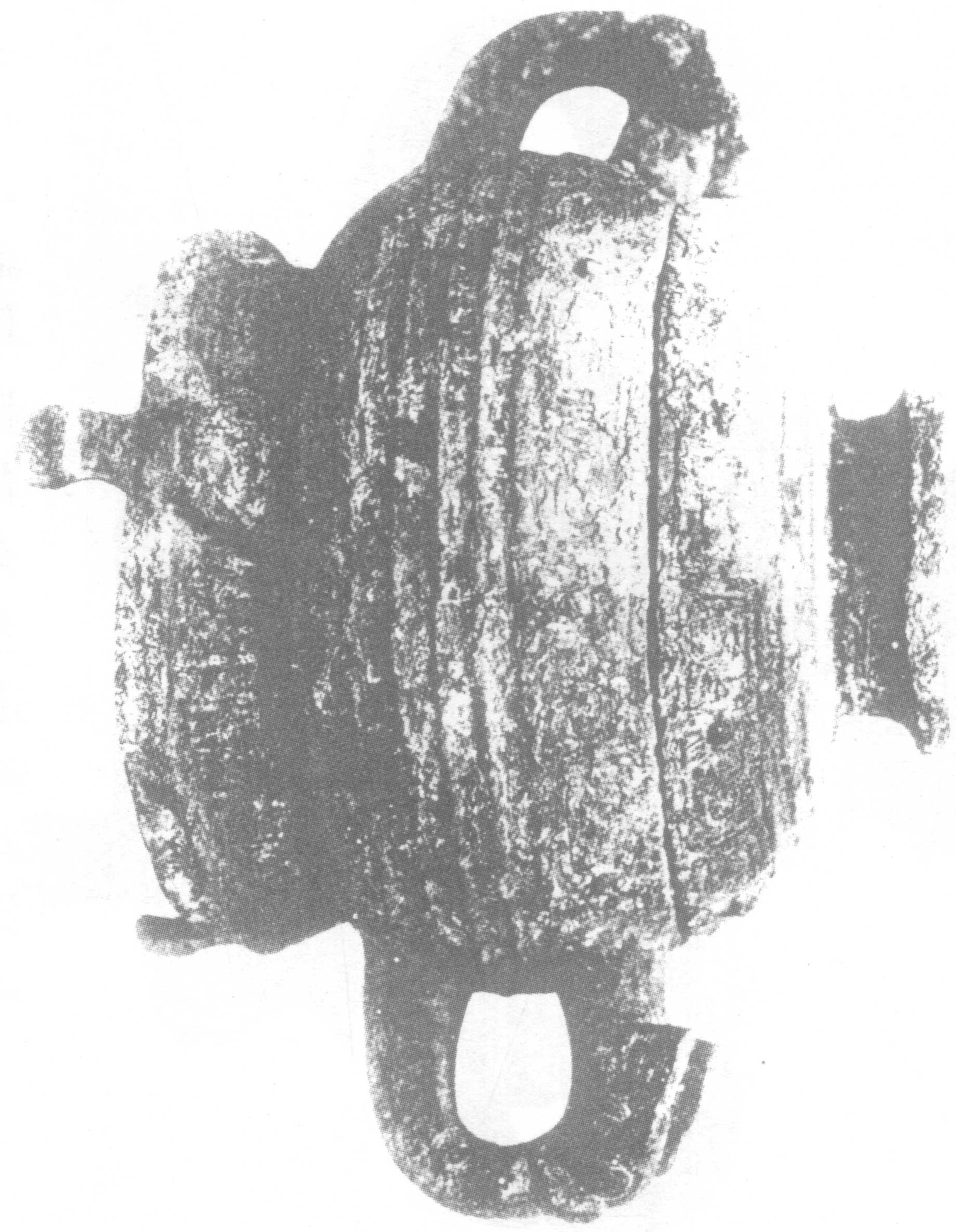
蘷文毀六



七六

右毀通蓋高八寸一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三分足高二寸
二分重一百八十二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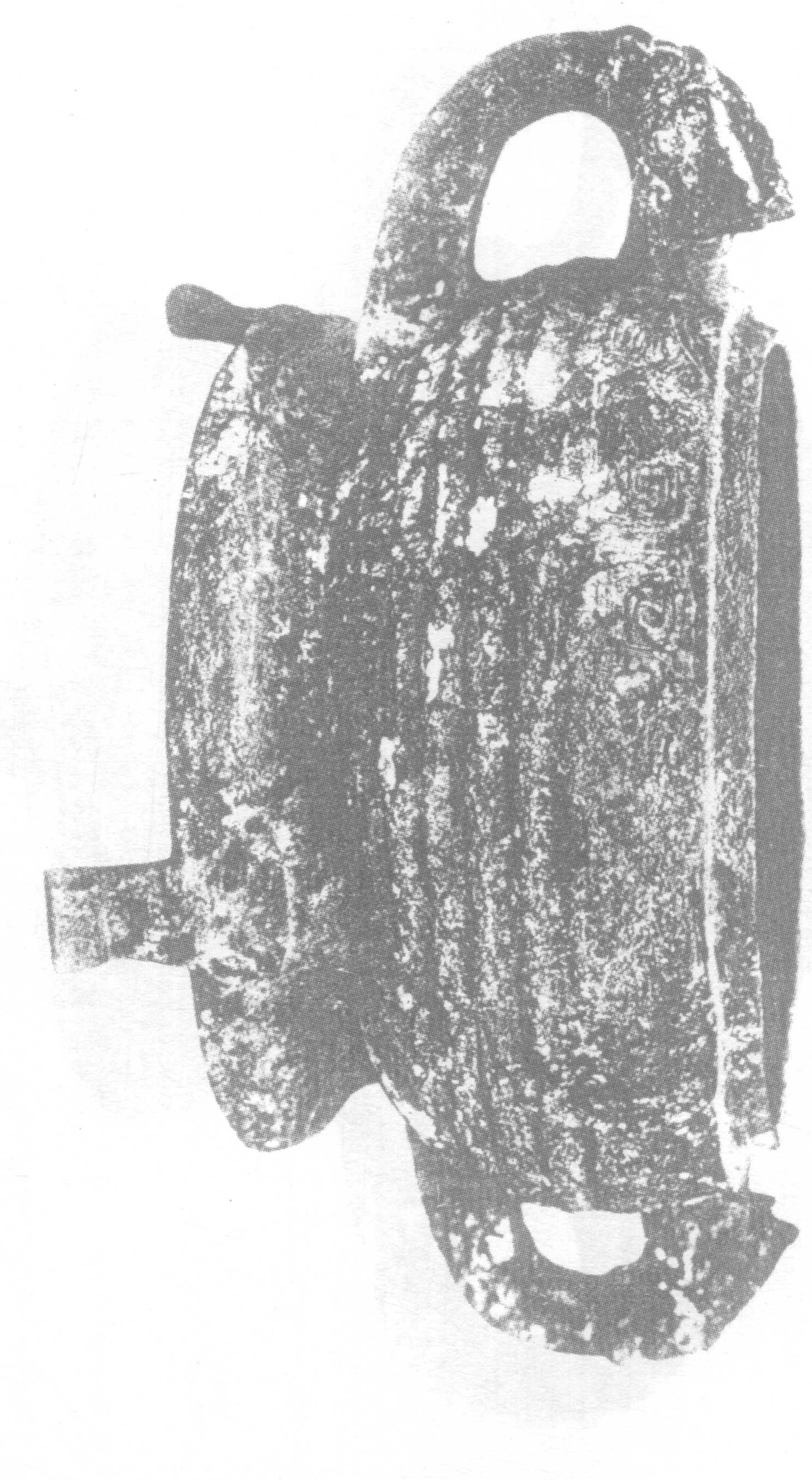
夔文毁七



七七

右毁通蓋高八寸深三寸五分口徑六寸二分足高二寸二分
重一百七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夔文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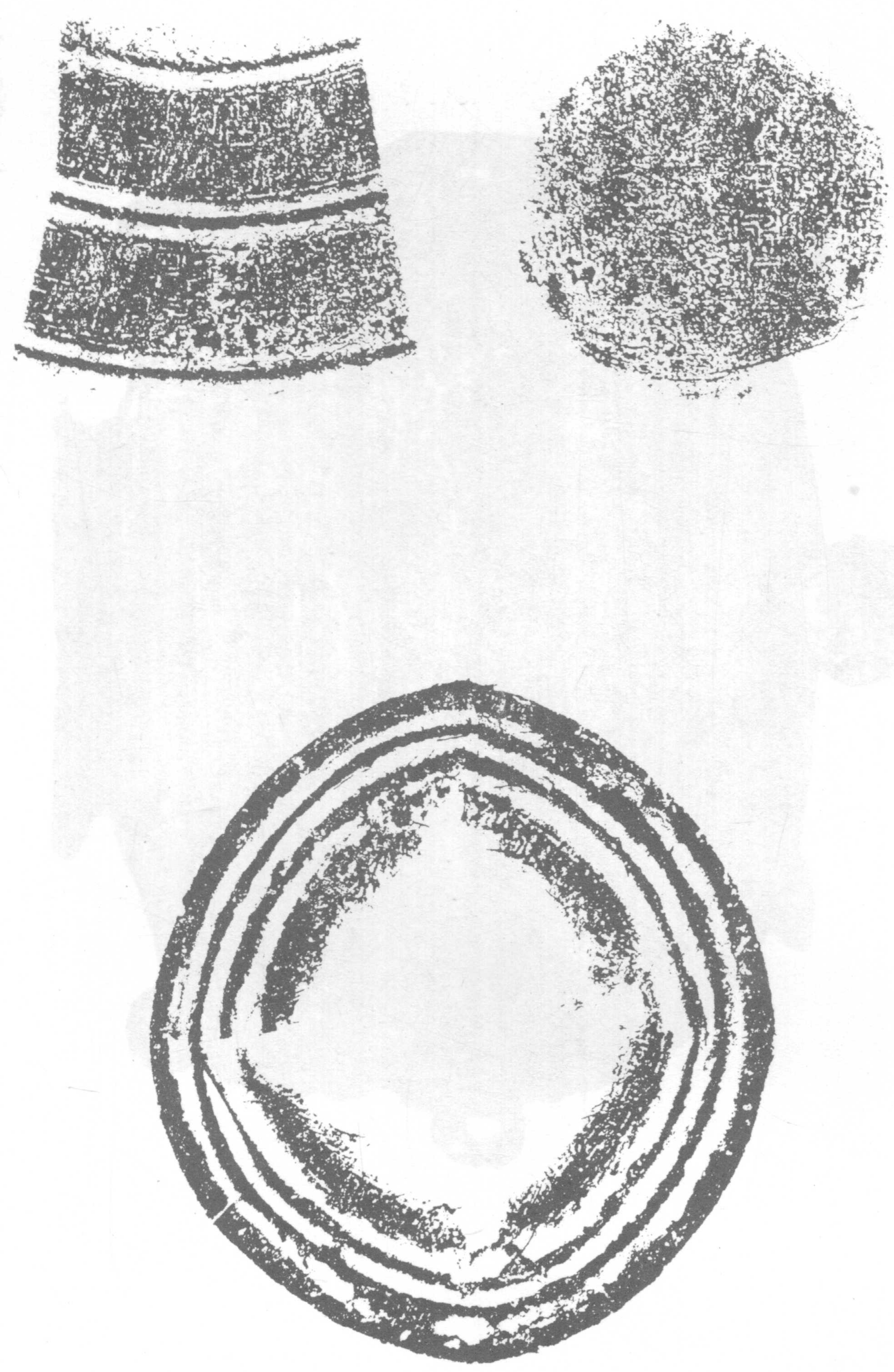
七八

右毁失蓋器高五寸五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七寸二分足高二
寸四分重一百六十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蟠螭文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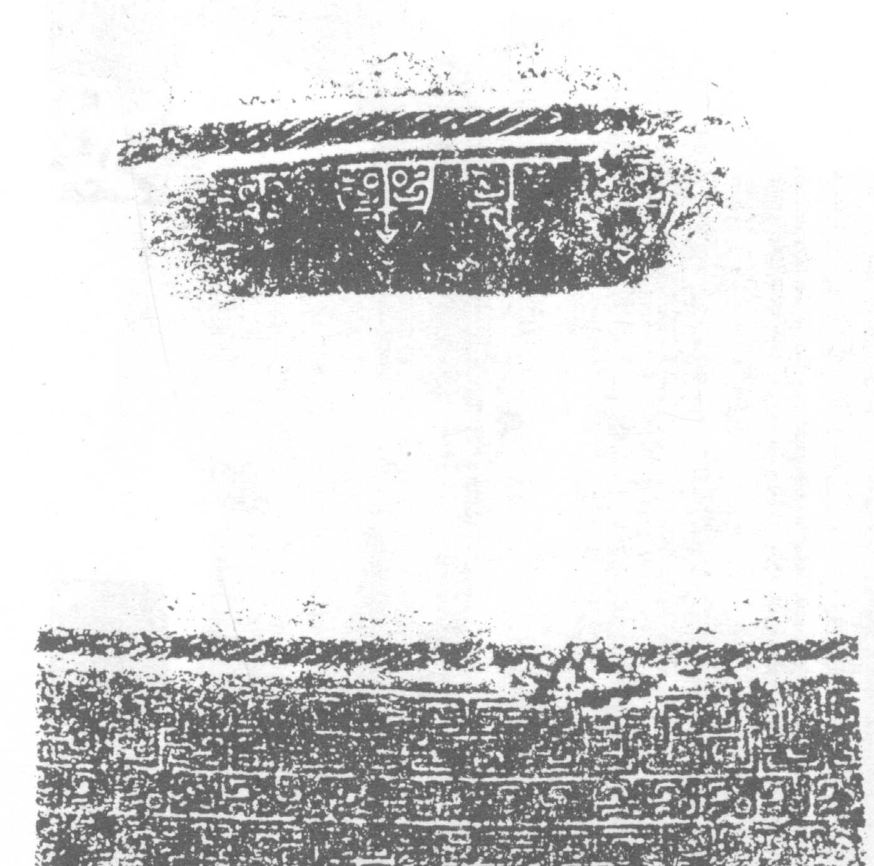


蓋





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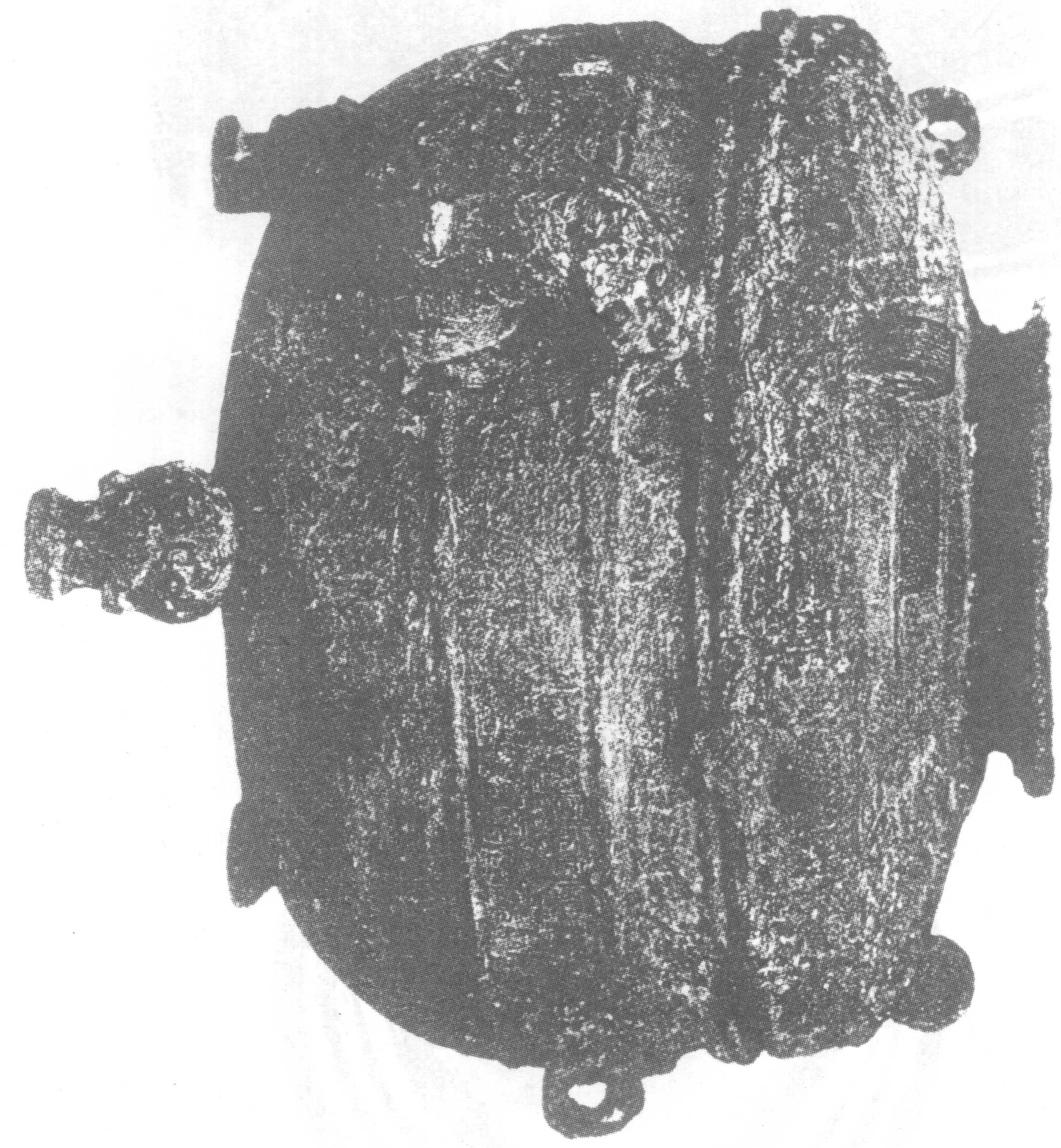


足



右毀通蓋高六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六寸四分足高一寸一分重五十六兩周身飾蟠螭文色綠無銘此器出土時三足脫落二耳遺失舊名為錡今改作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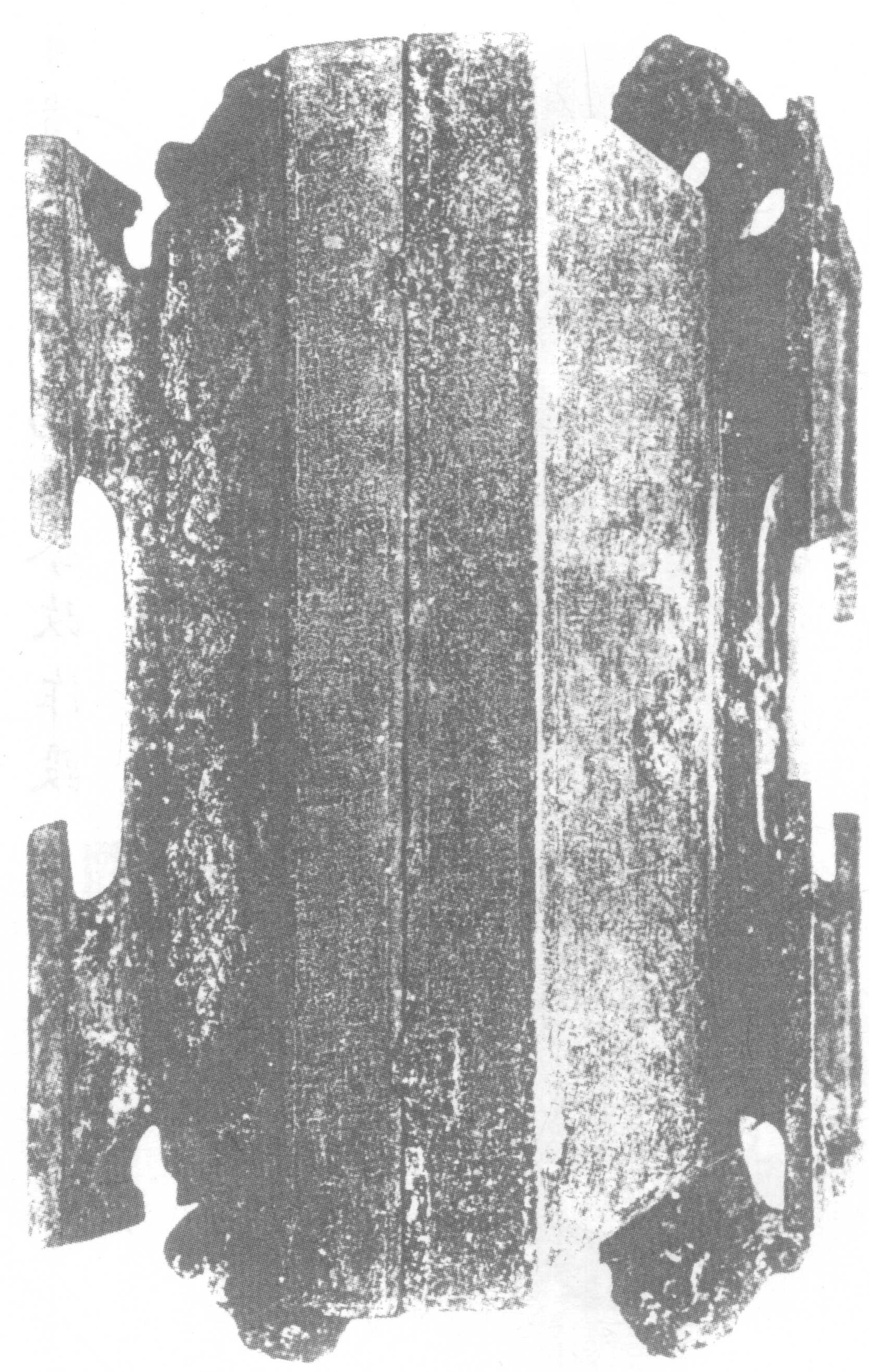
蟠螭文𣪘二



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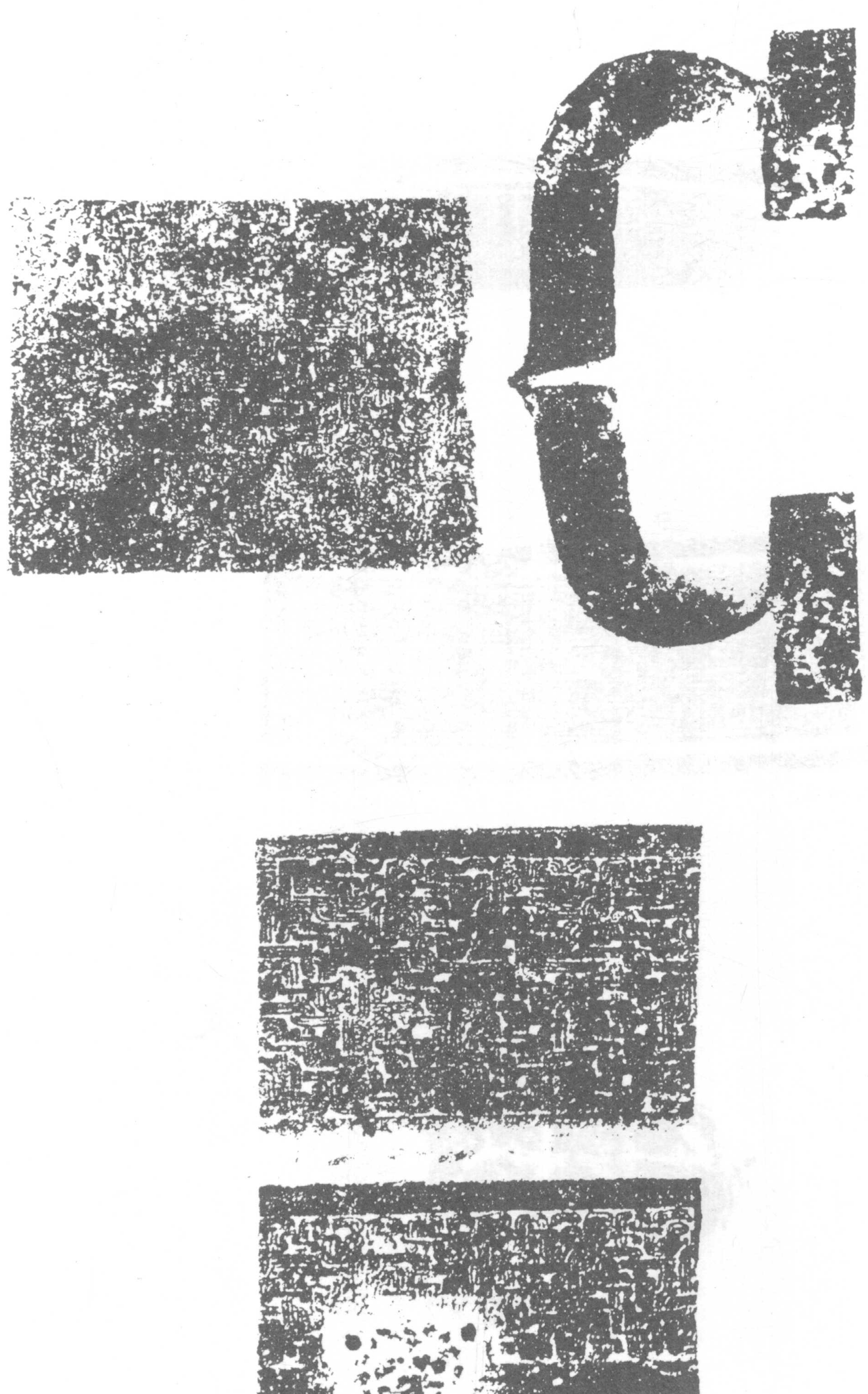
右𣪘通蓋高五寸四分深三寸口徑六寸足高一寸重四十六兩花文同前色綠無銘器殁脫一足失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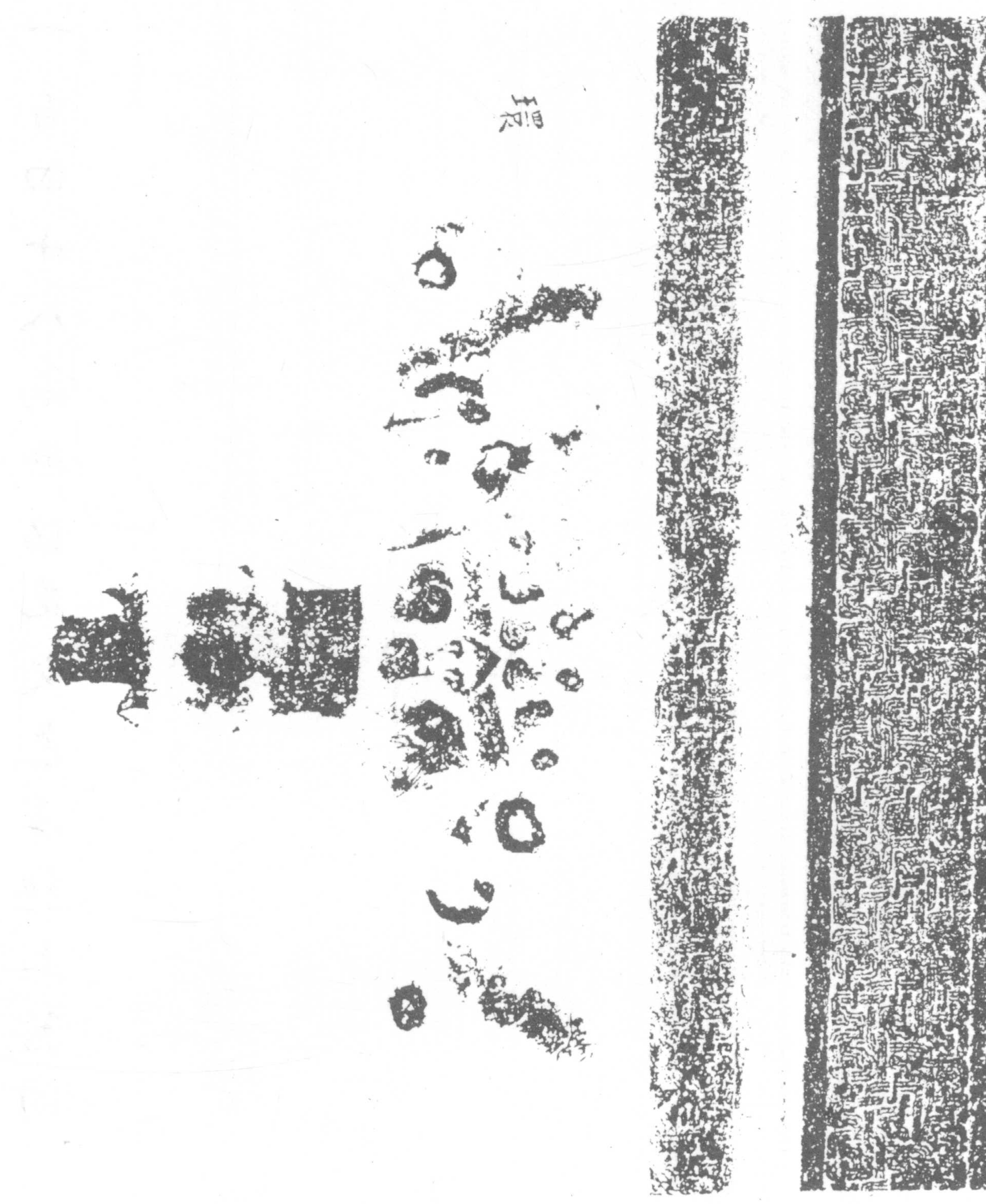
蟠螭文盨一



八二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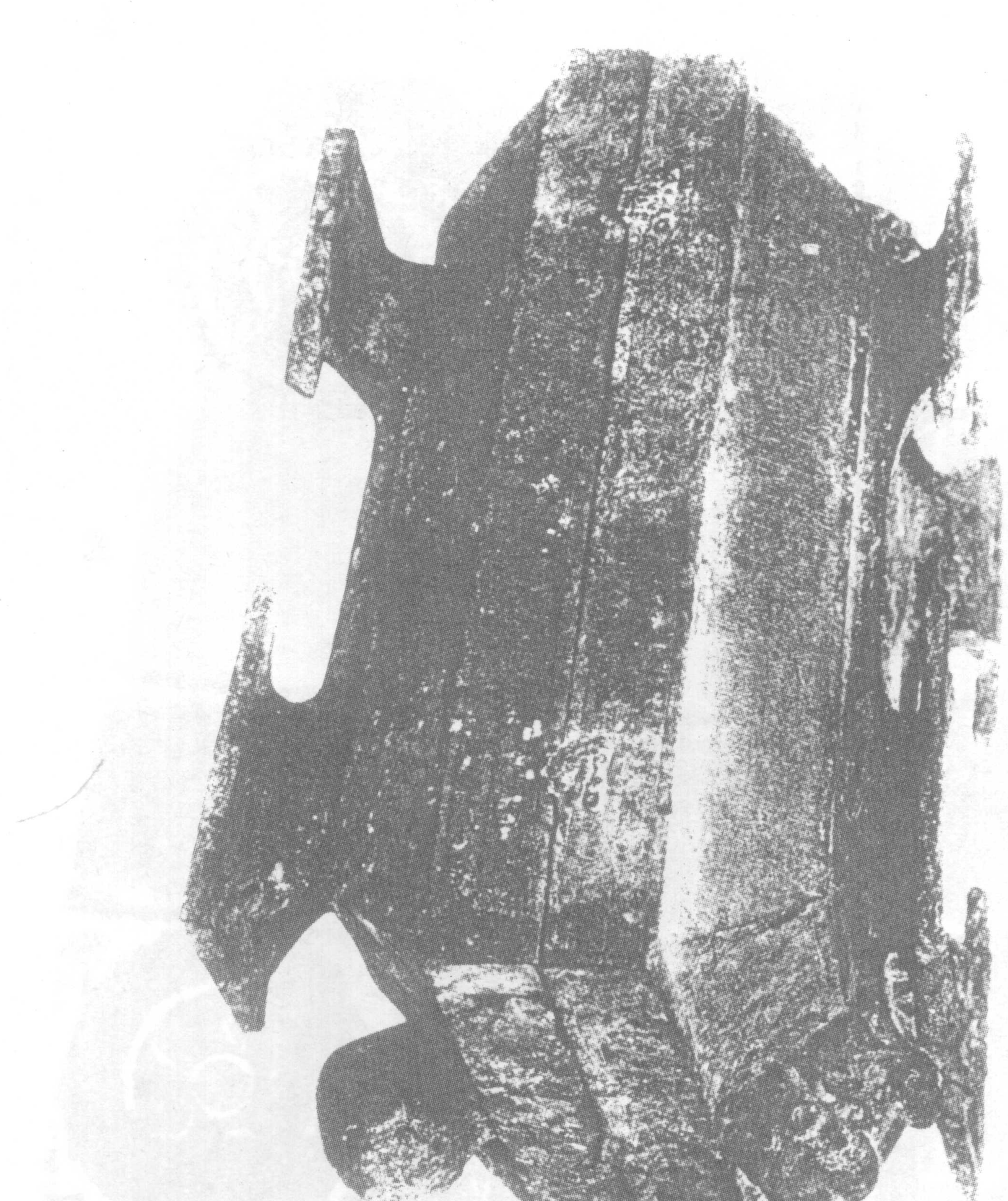





八三

右盨通蓋高六寸三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九寸七分五厘濶七寸二分五厘重一百九十二兩周身飾蟠螭文色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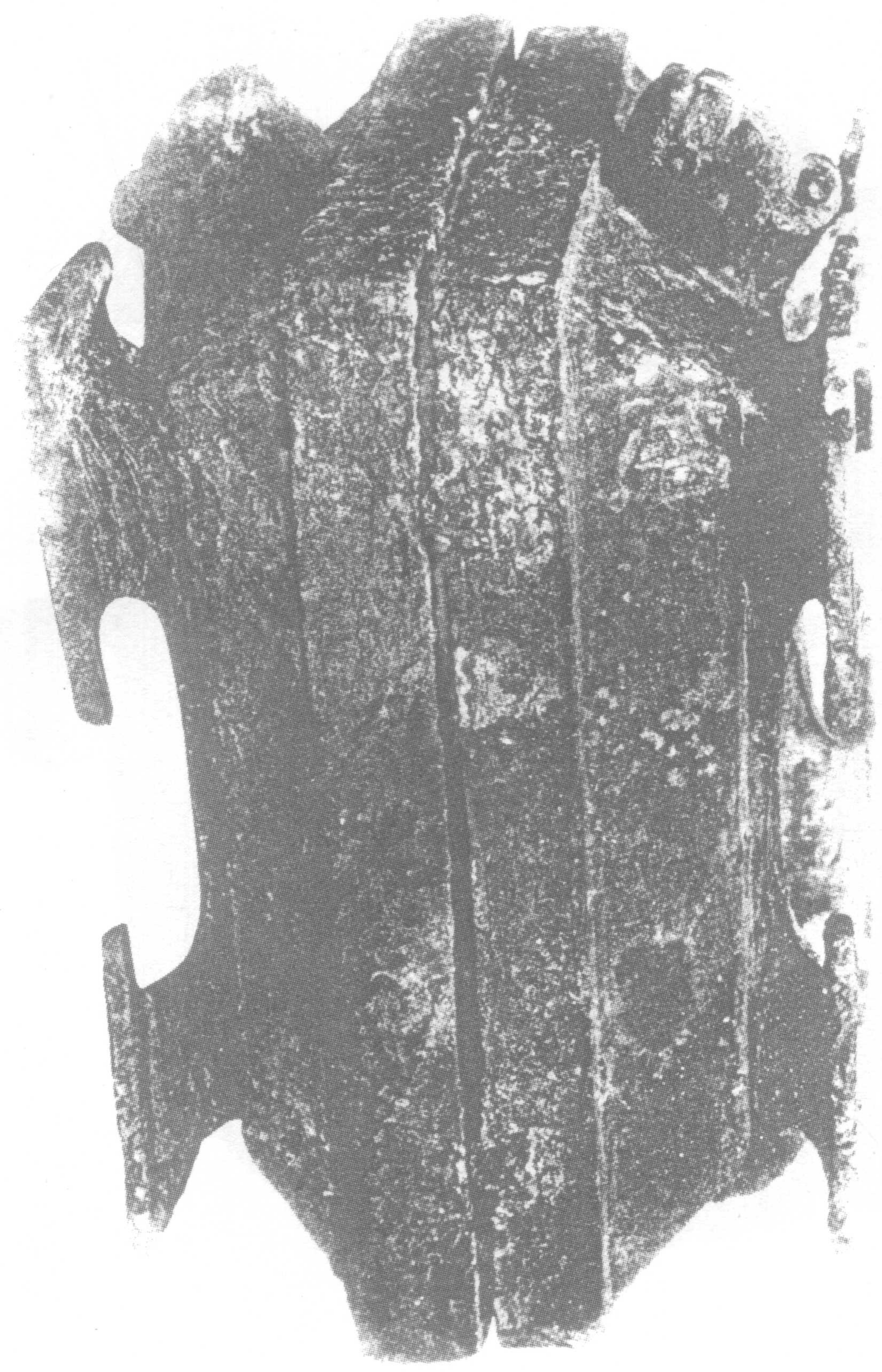
蟠螭文盨二



八四

右盨通蓋六寸一分深二寸口徑長九寸三分濶六寸六分重一百四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蟠螭文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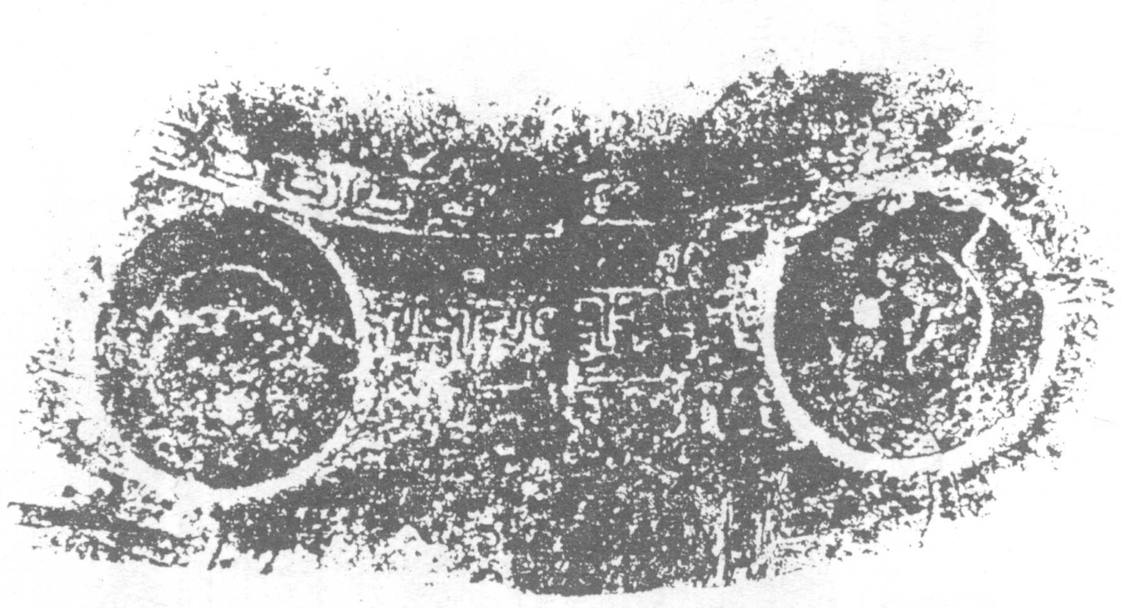
右盨通蓋高六寸深一寸九分口徑長九寸三分五厘濶六寸八分五厘重一百四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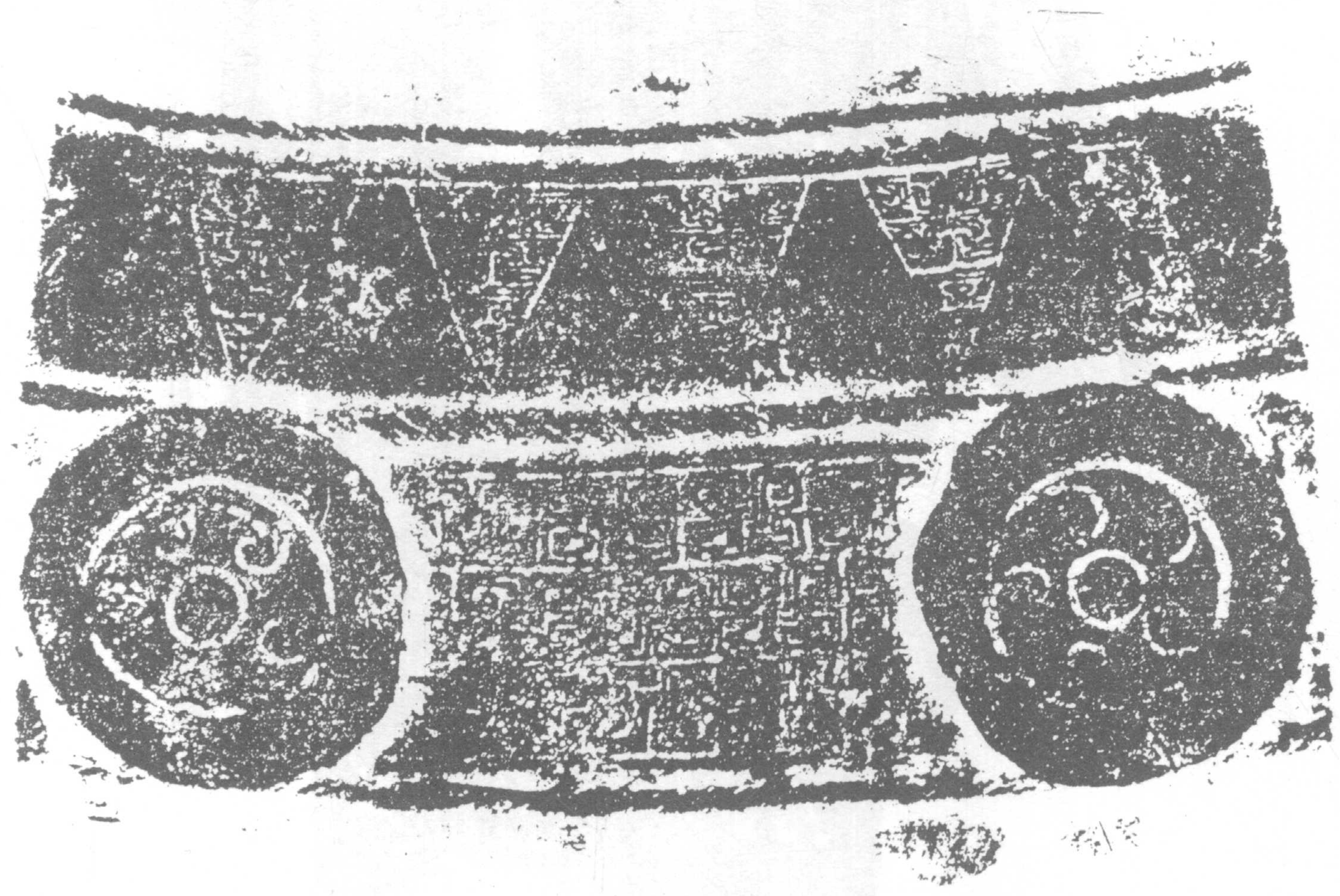
蟠螭文罍



蓋



器



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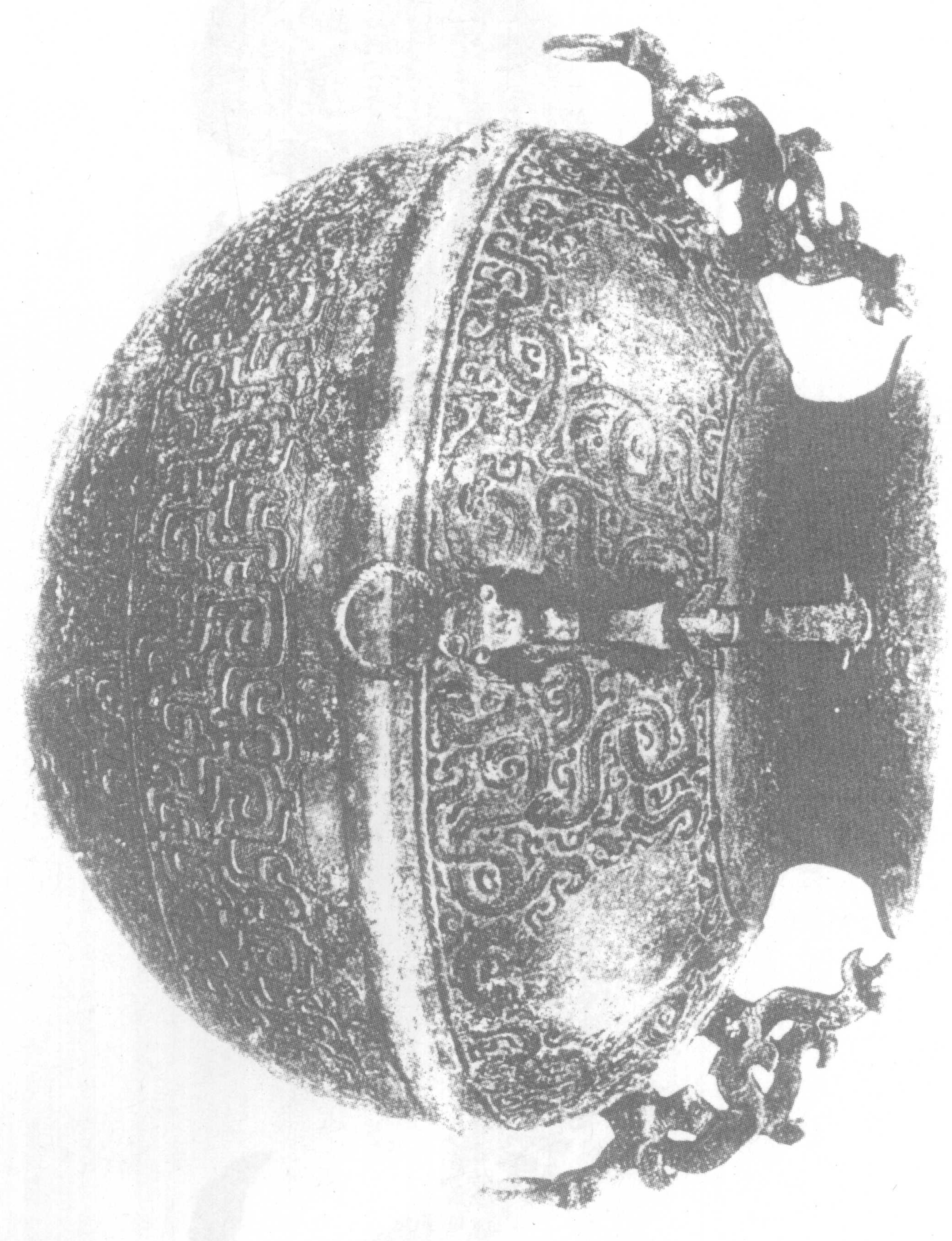
右罍通蓋高一尺一寸七分深九寸六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三百三十八兩周身飾蟠螭文間以漩渦文色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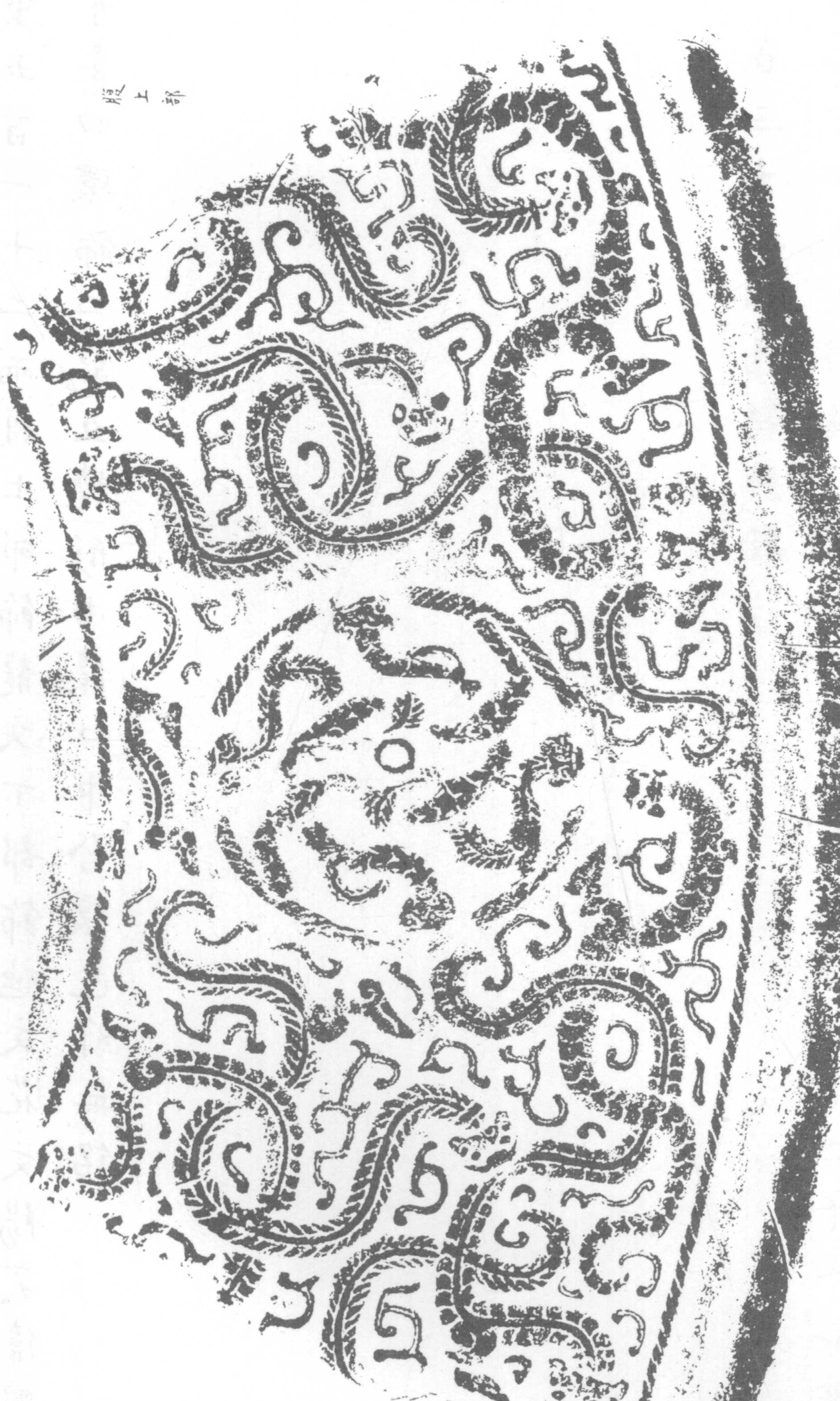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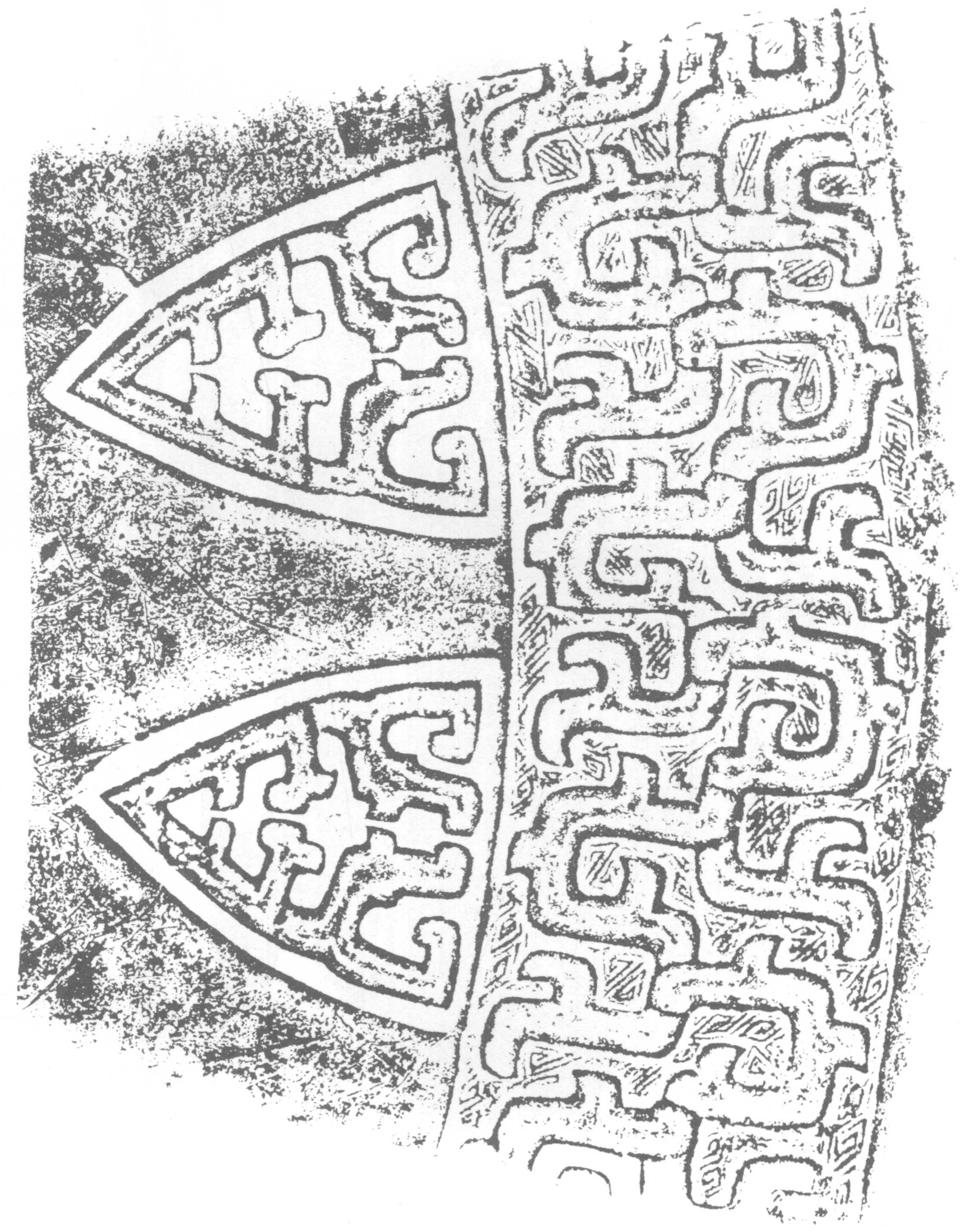
八七

虺龍文罍





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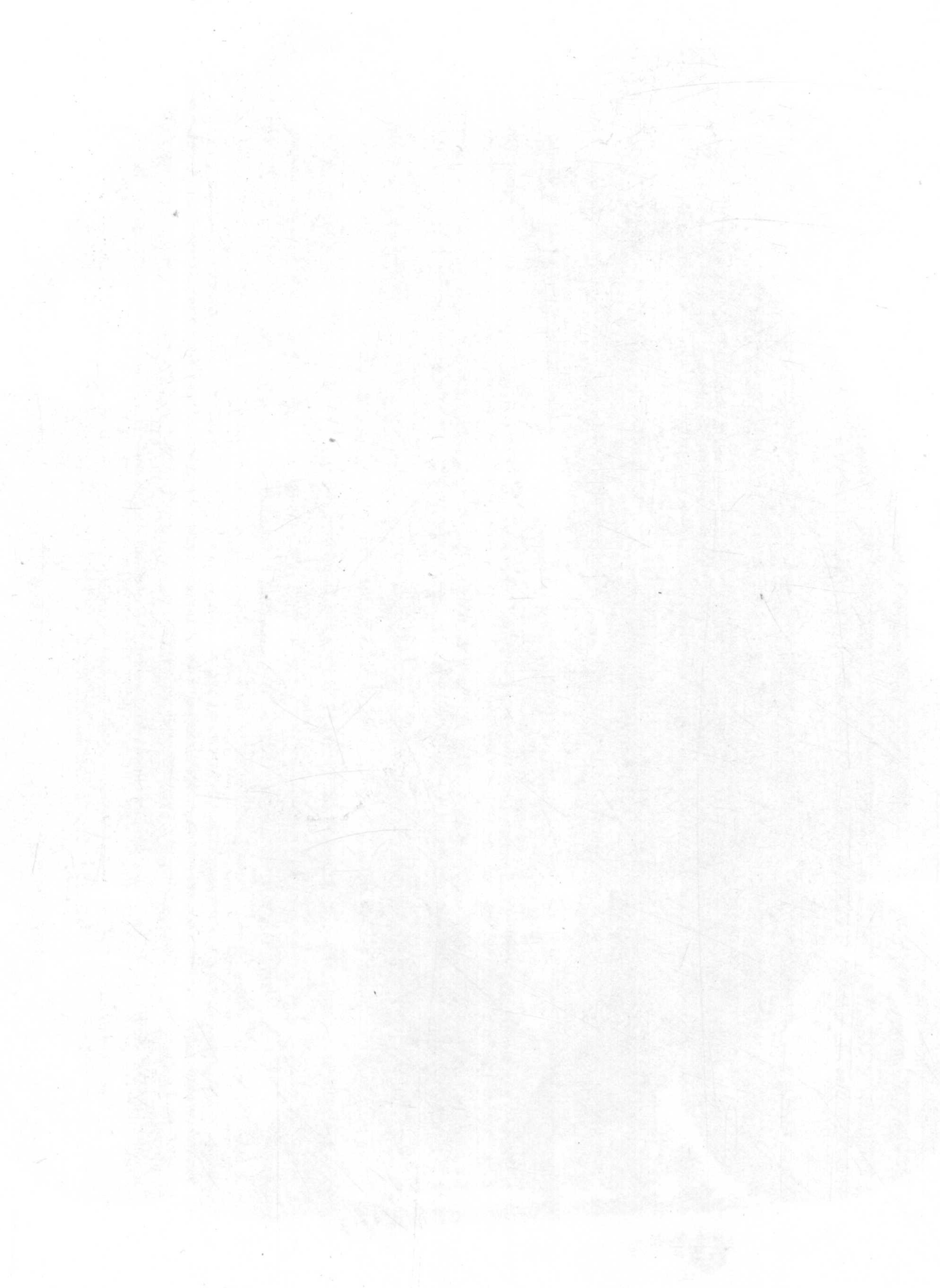




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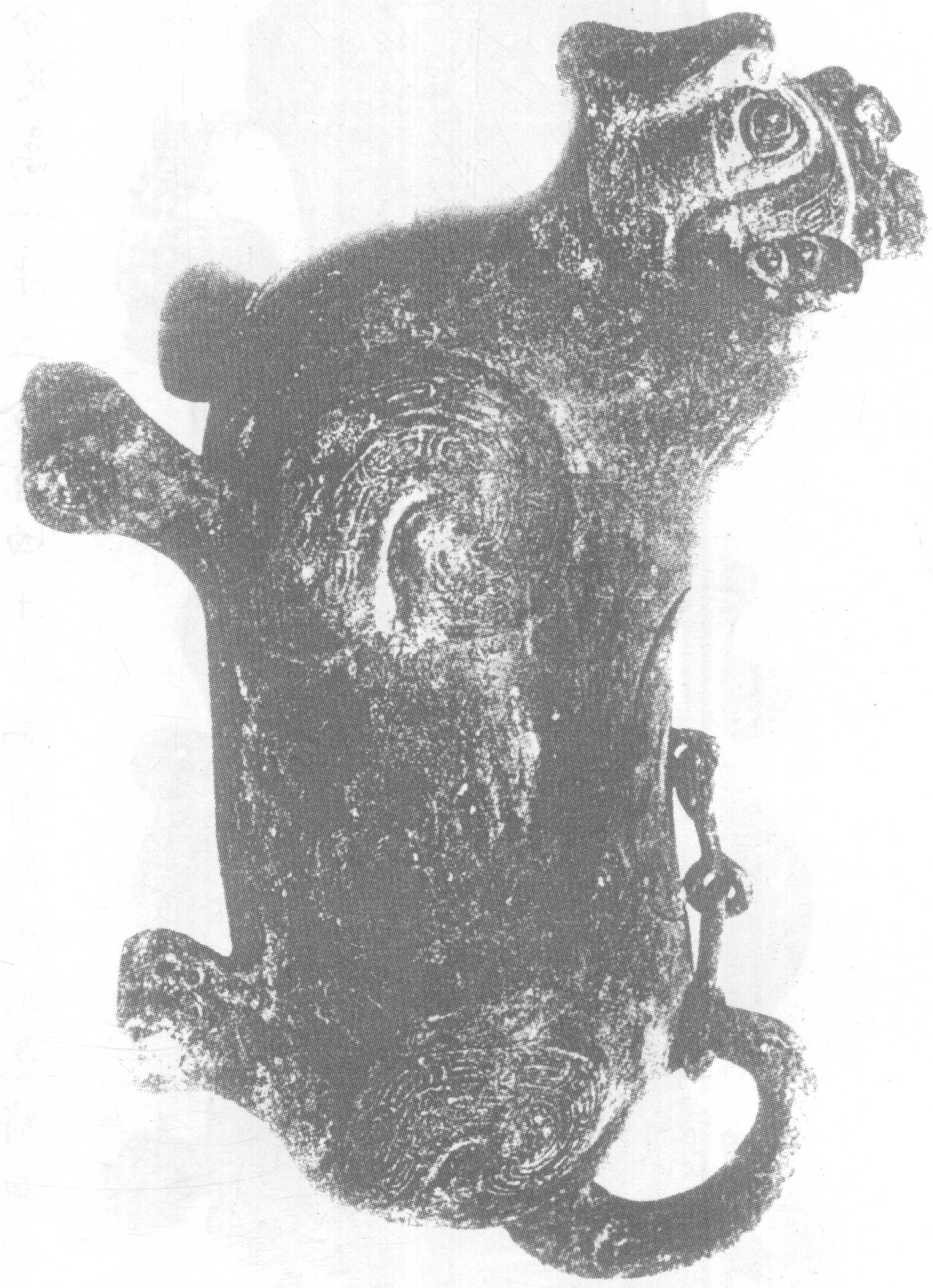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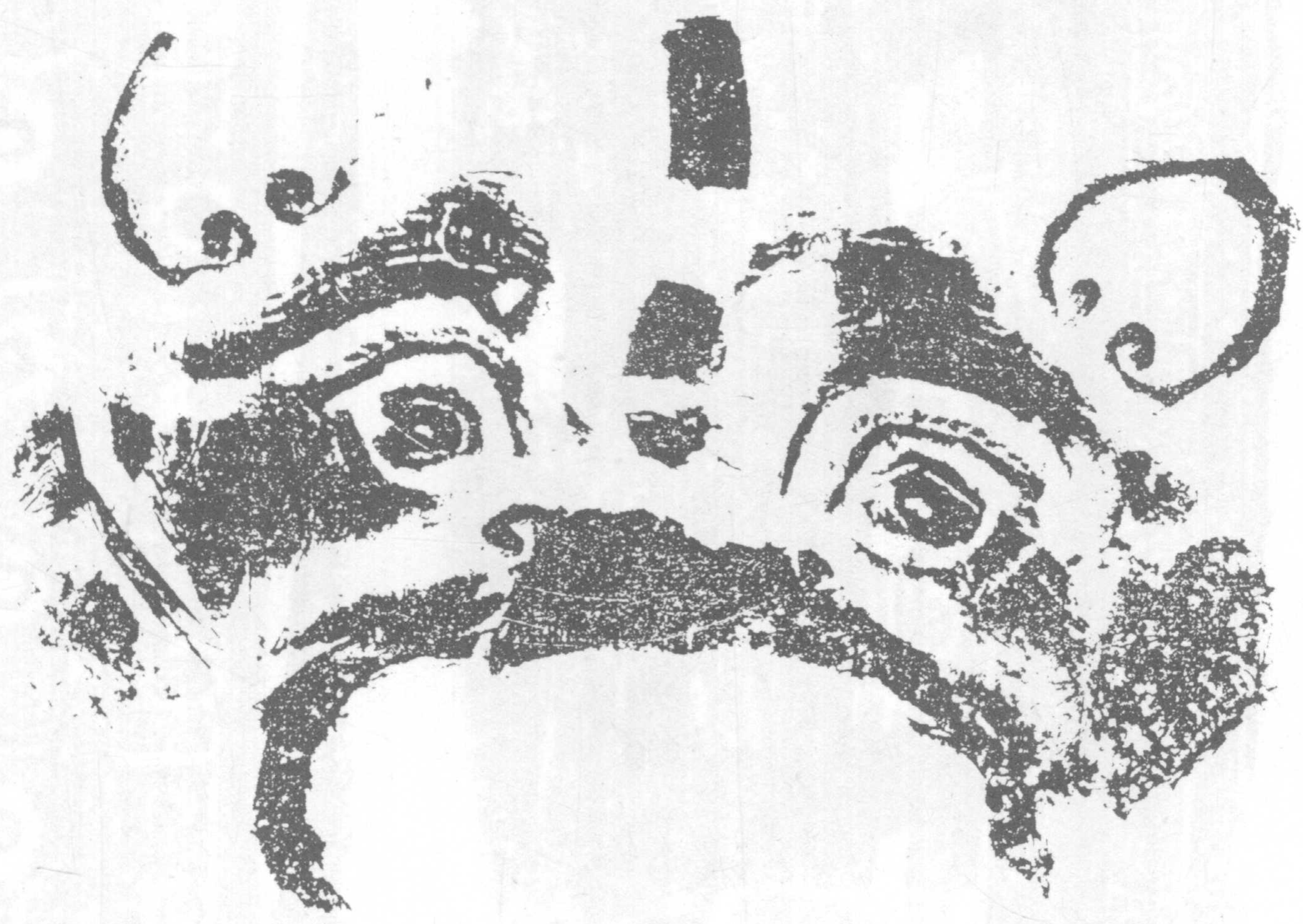
右罍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口徑九寸二分環高五寸四分重五百一十二兩腹上部飾龍文下部飾虺文花文陽突偉麗可憙四環飾二龍互繞形由龍口中含環色綠無銘



九〇

虎形兕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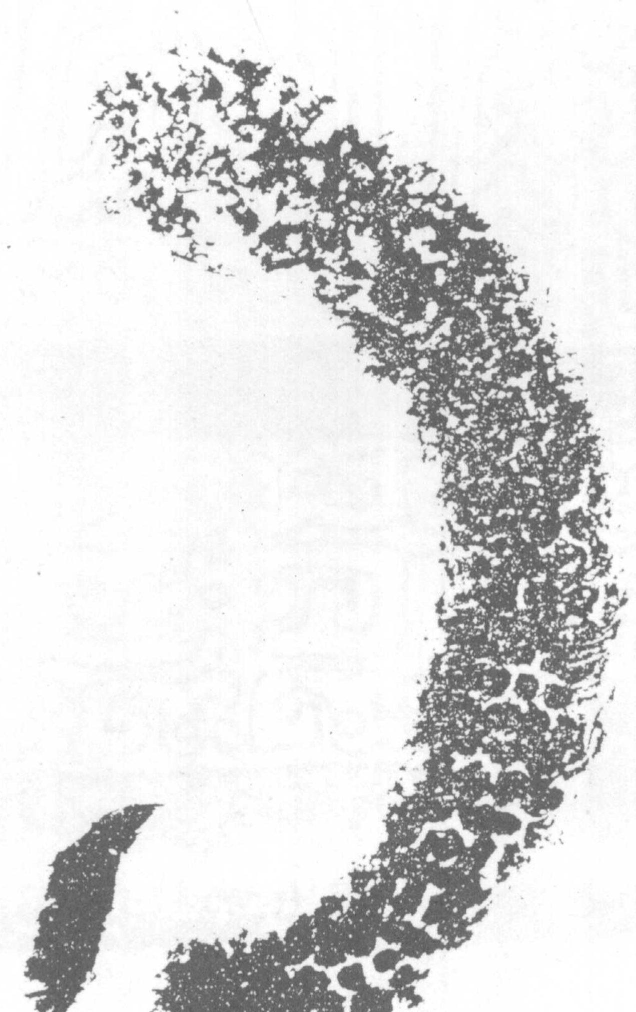


虎首

九一



虎蹬



虎尾

古兕觥身長一尺零六分高五寸尾長五寸二分口徑縱三寸
橫二寸四分流徑長一寸七分濶二寸四分足高四寸一分重
一百三十八兩色綠無銘

九二

虎形兕觥二



九三

右兕觥身高三寸首高四寸八分深二寸直徑九寸二分濶五寸二分足高一寸二分重四十六兩首飾虎形色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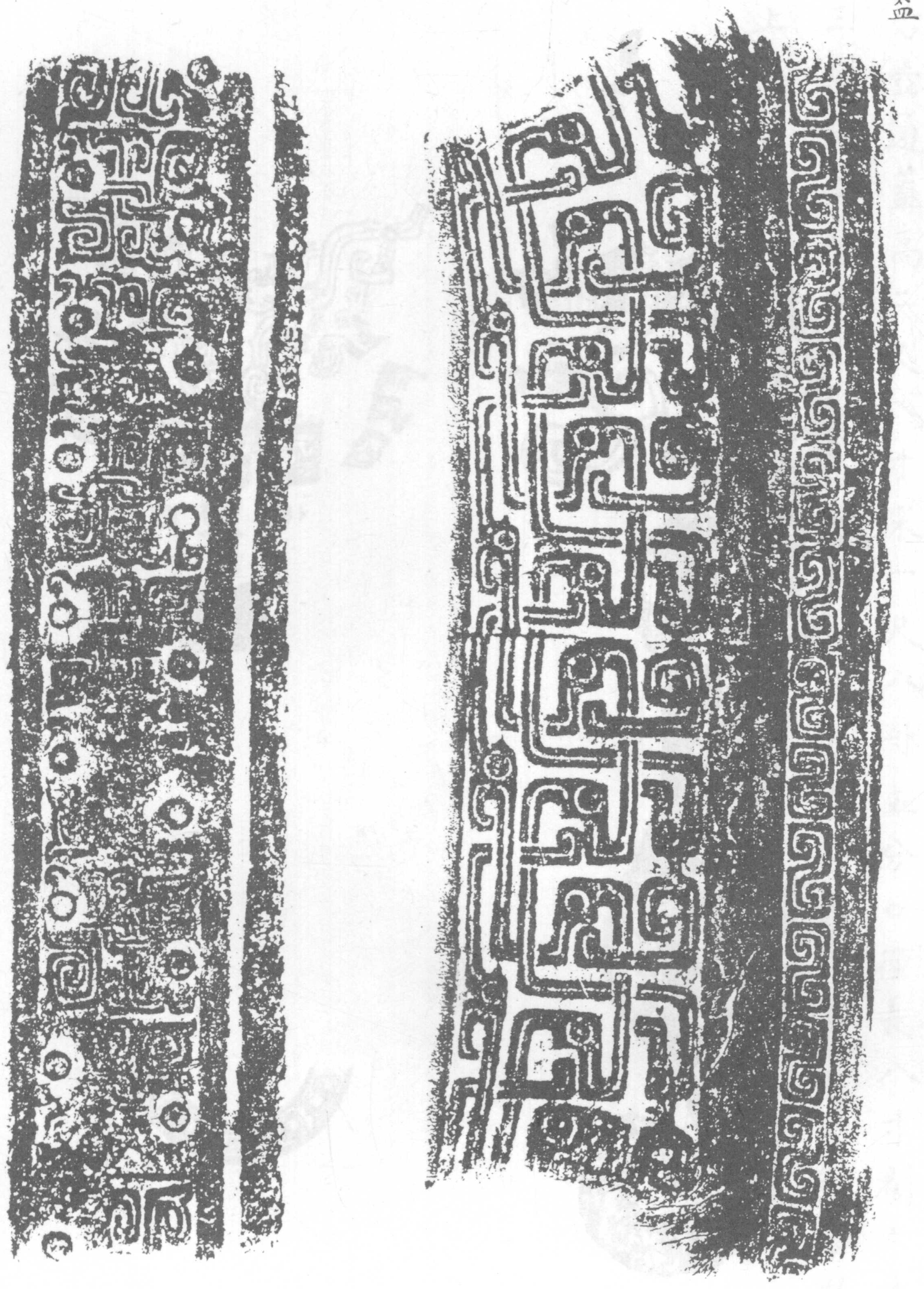
虎形兕觥三



九四

右兕觥身高二寸三分首高三寸八分深一寸七分直徑七寸八分濶四寸三分足高九分重三十六兩首飾虎形色綠無銘

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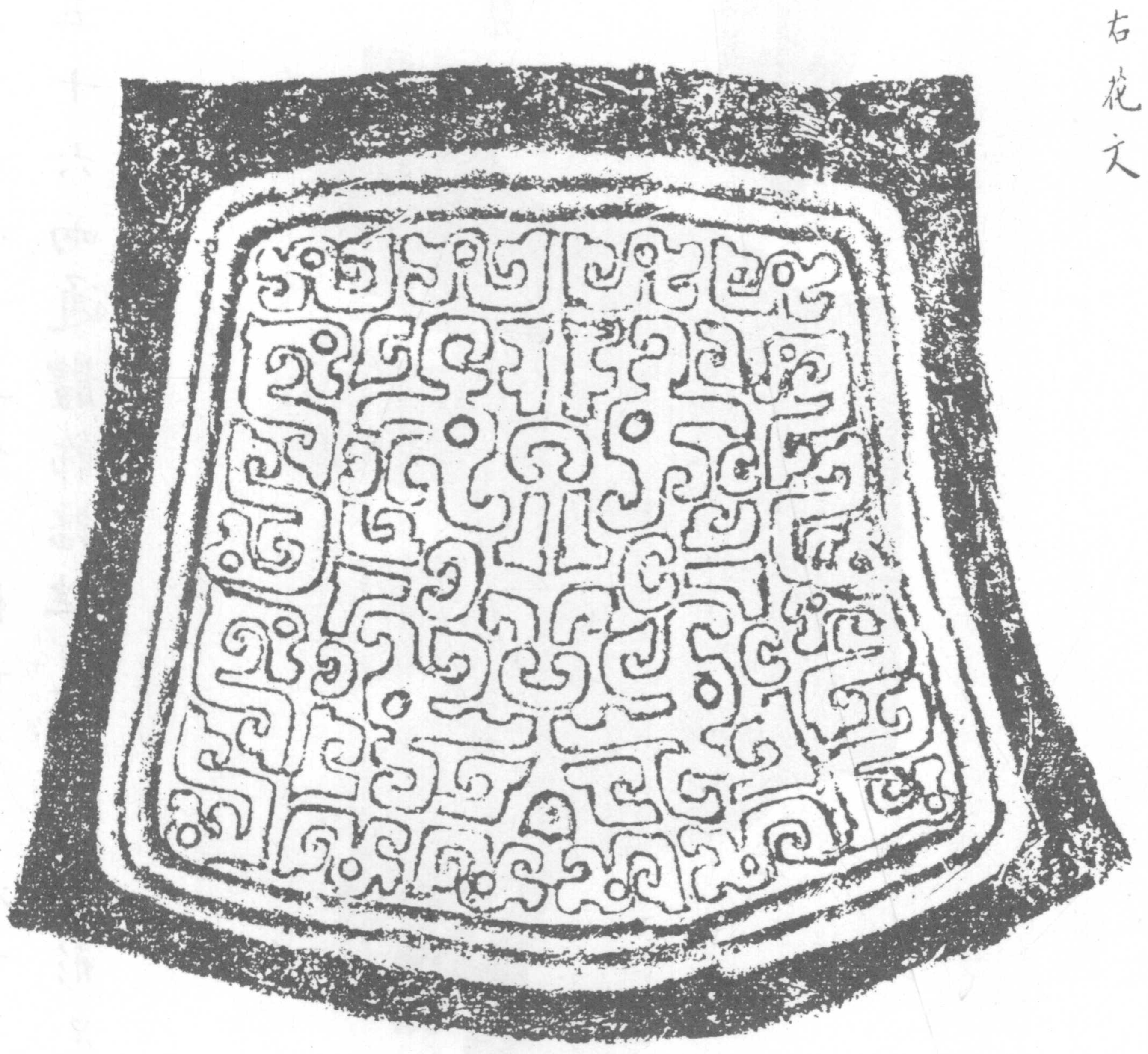


九五

蟠虺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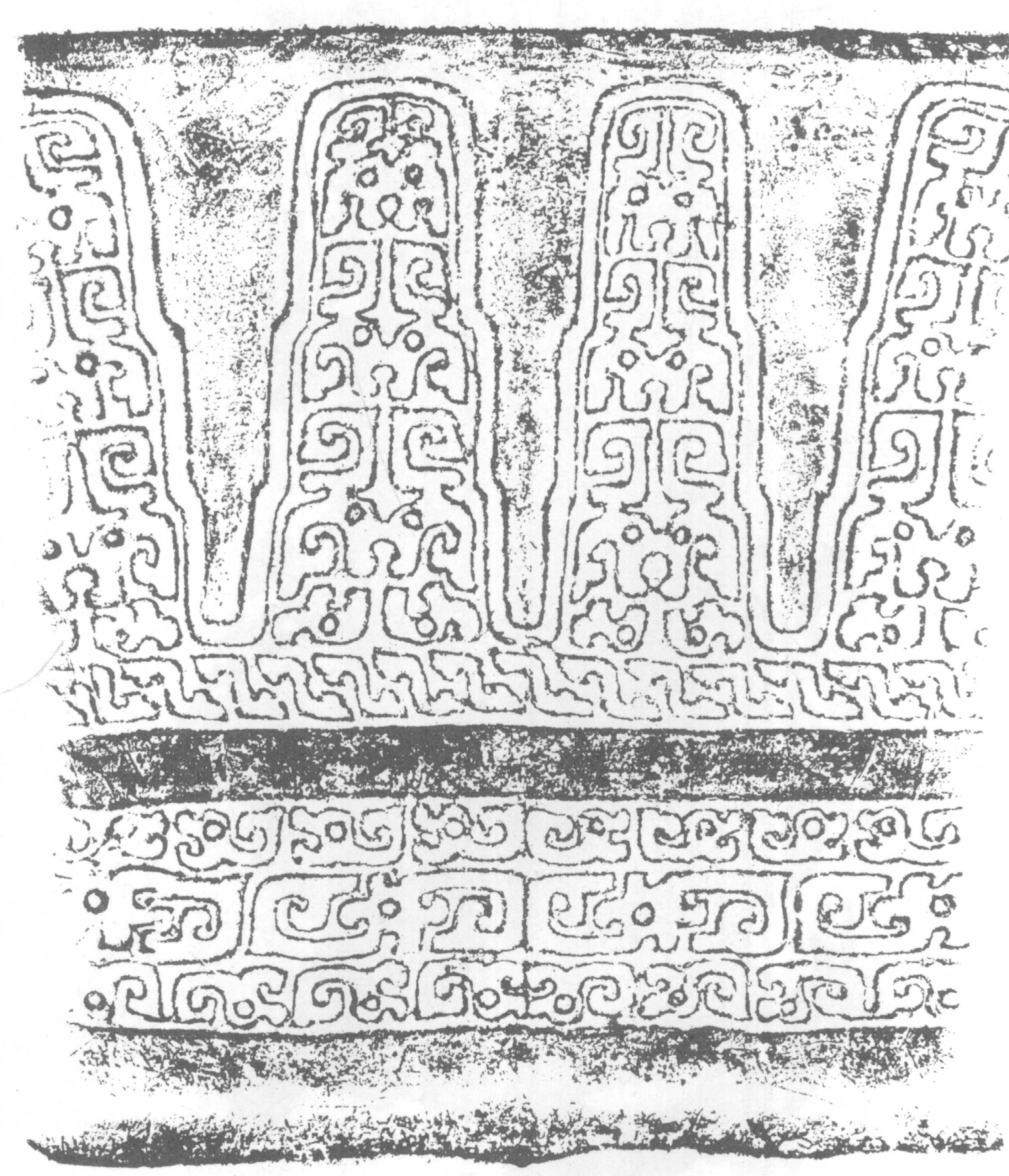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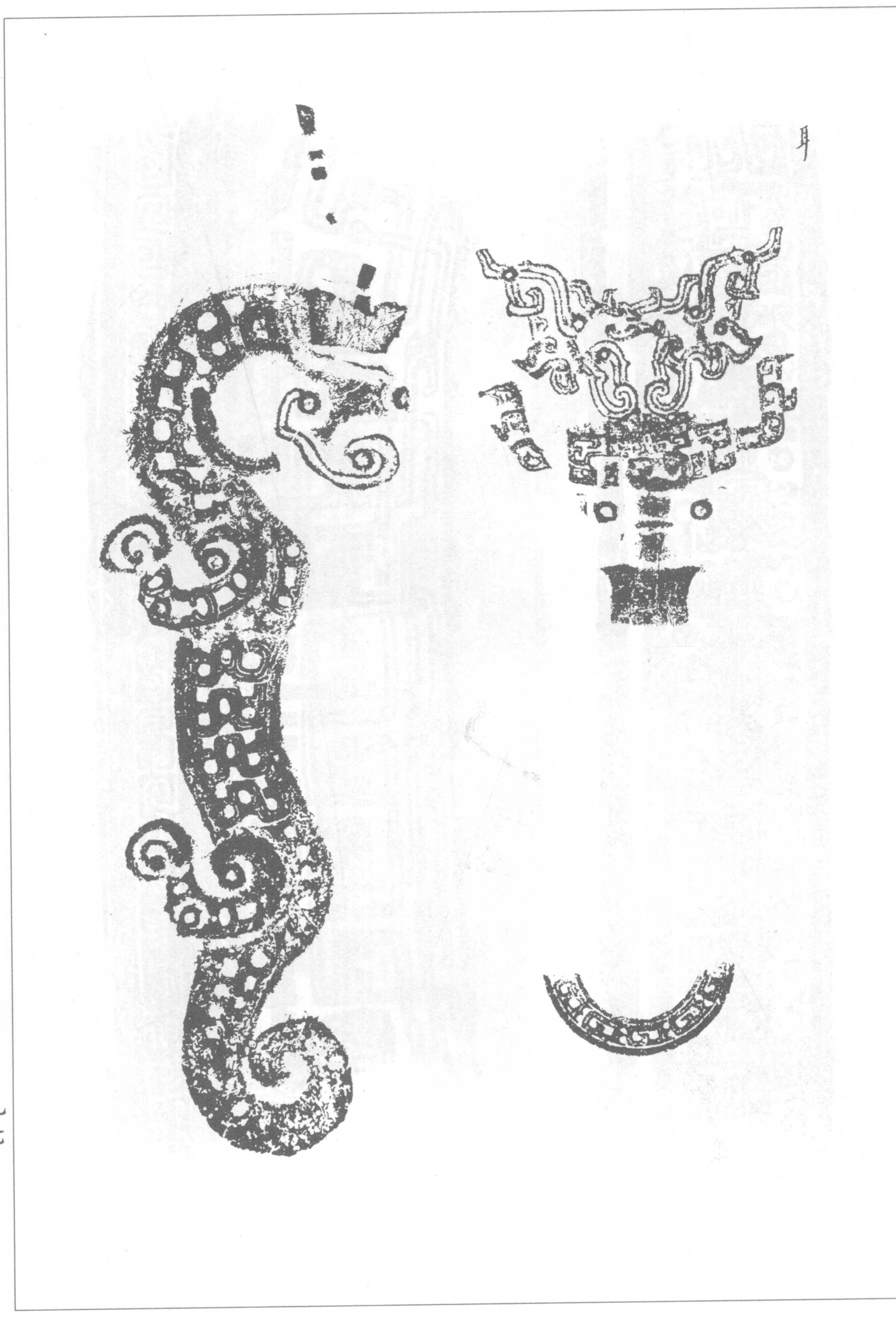
器身中部左右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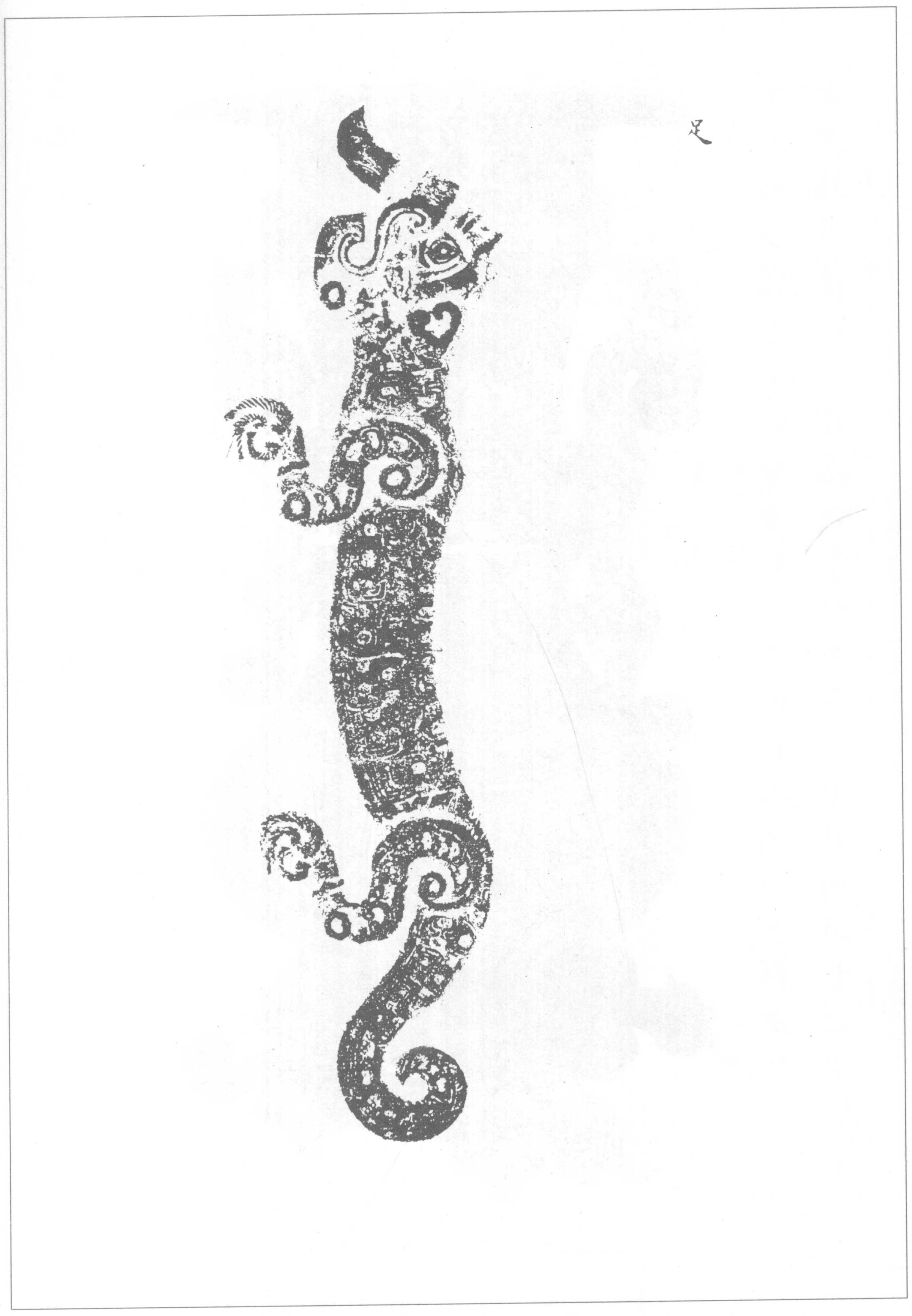


九六

器身上部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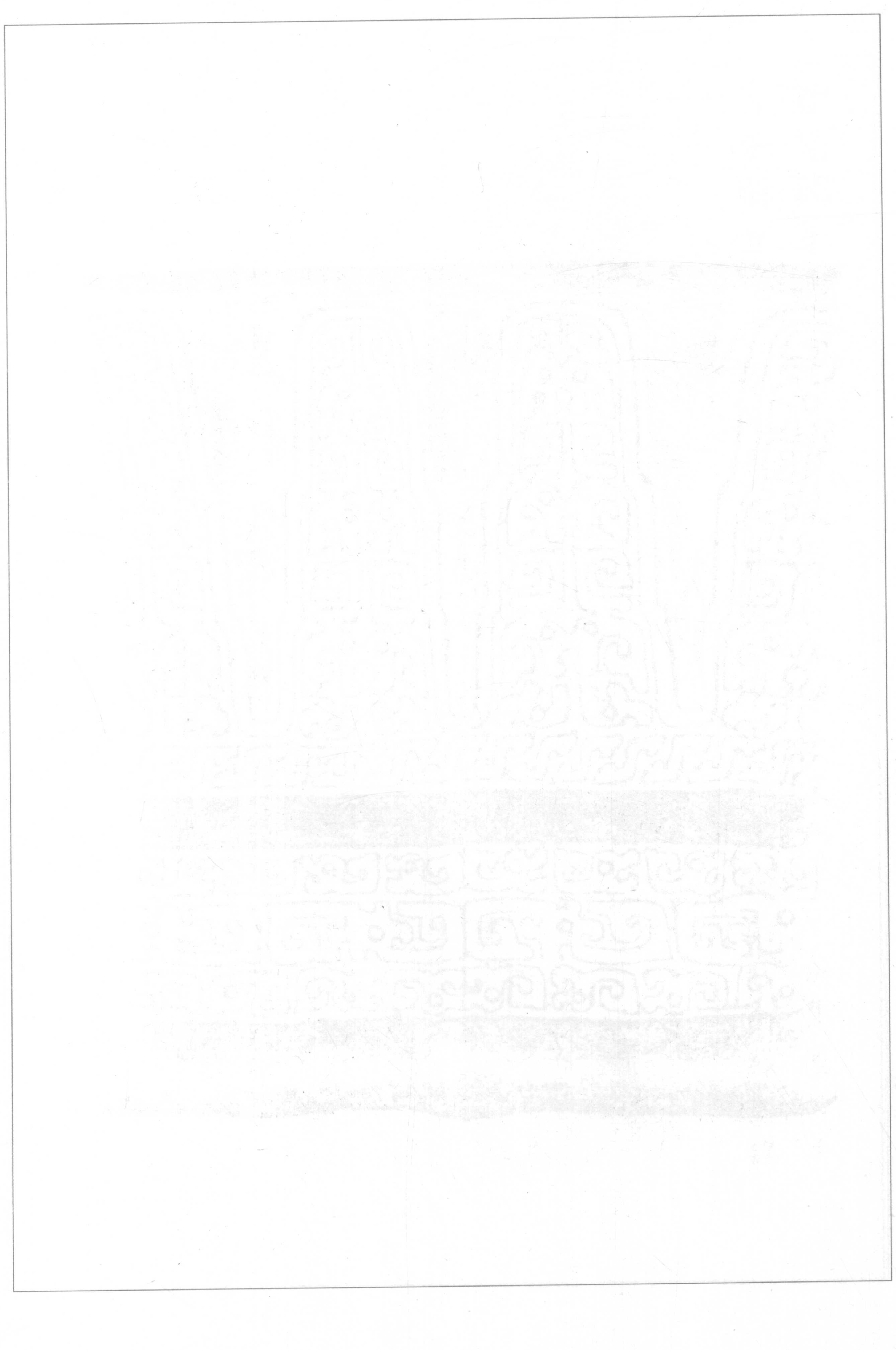




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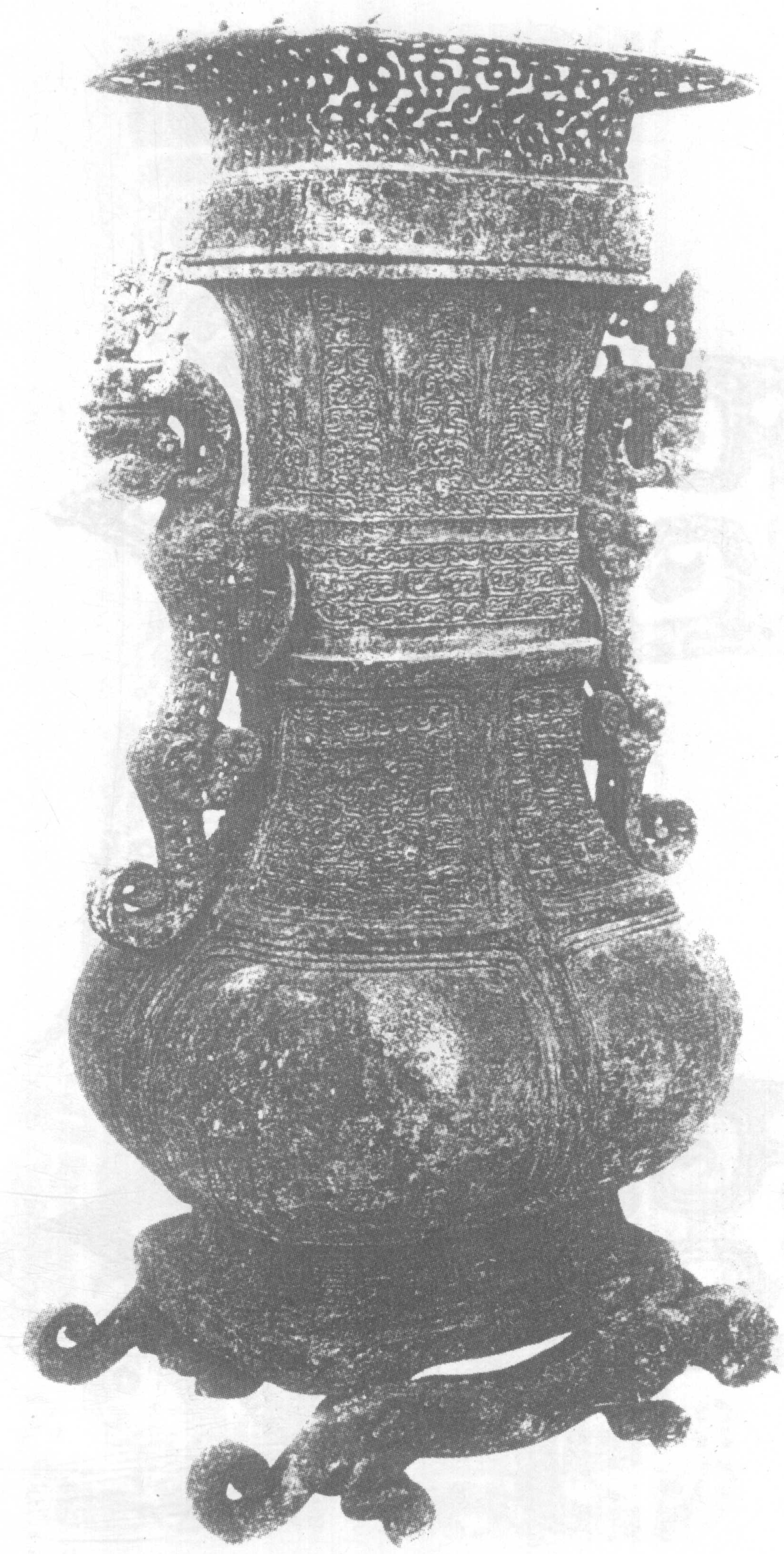


右壺通蓋高二尺深一尺八寸五分口徑長八寸闊六寸蓋高七寸重一千二百五十六兩通體飾蟠虺文耳飾龍形足飾虺螭形色綠無銘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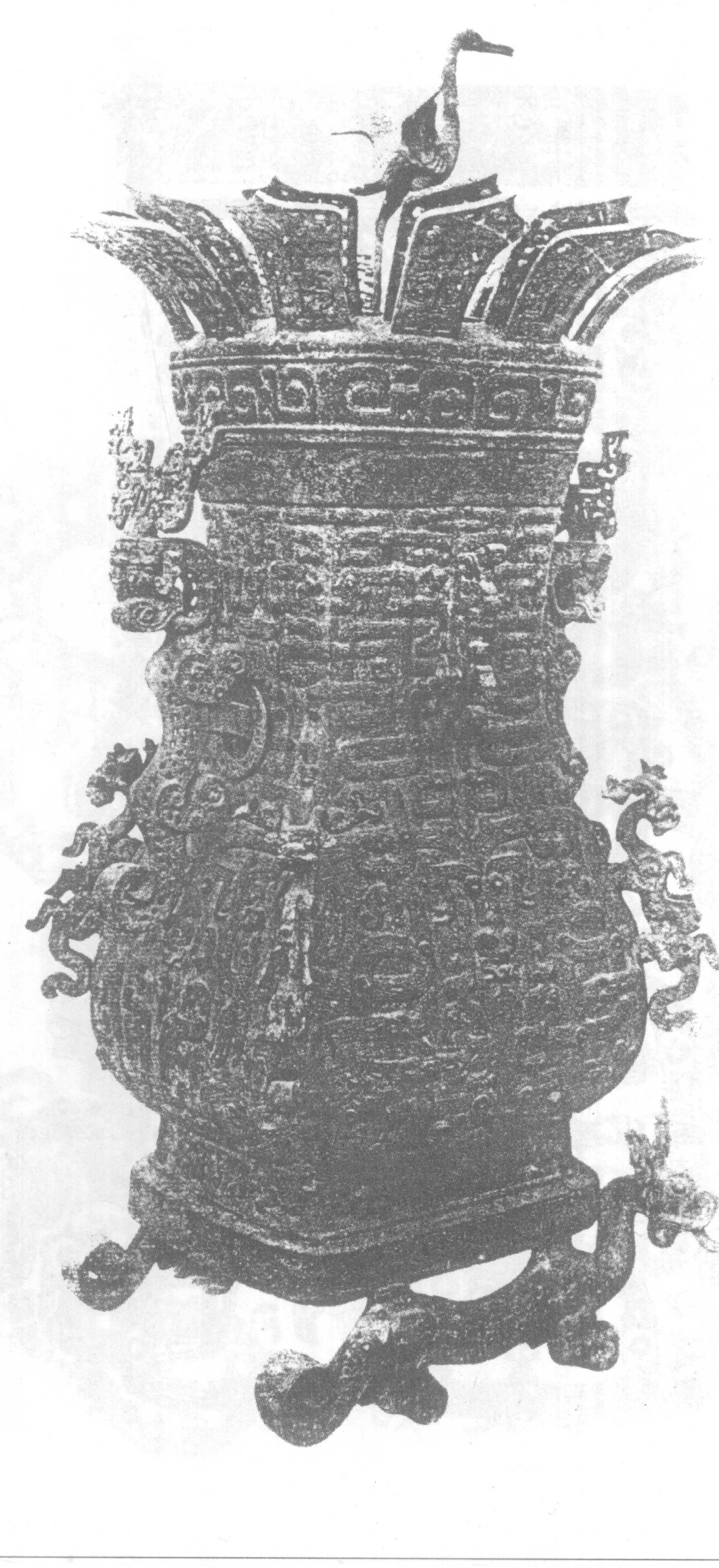
蟠虺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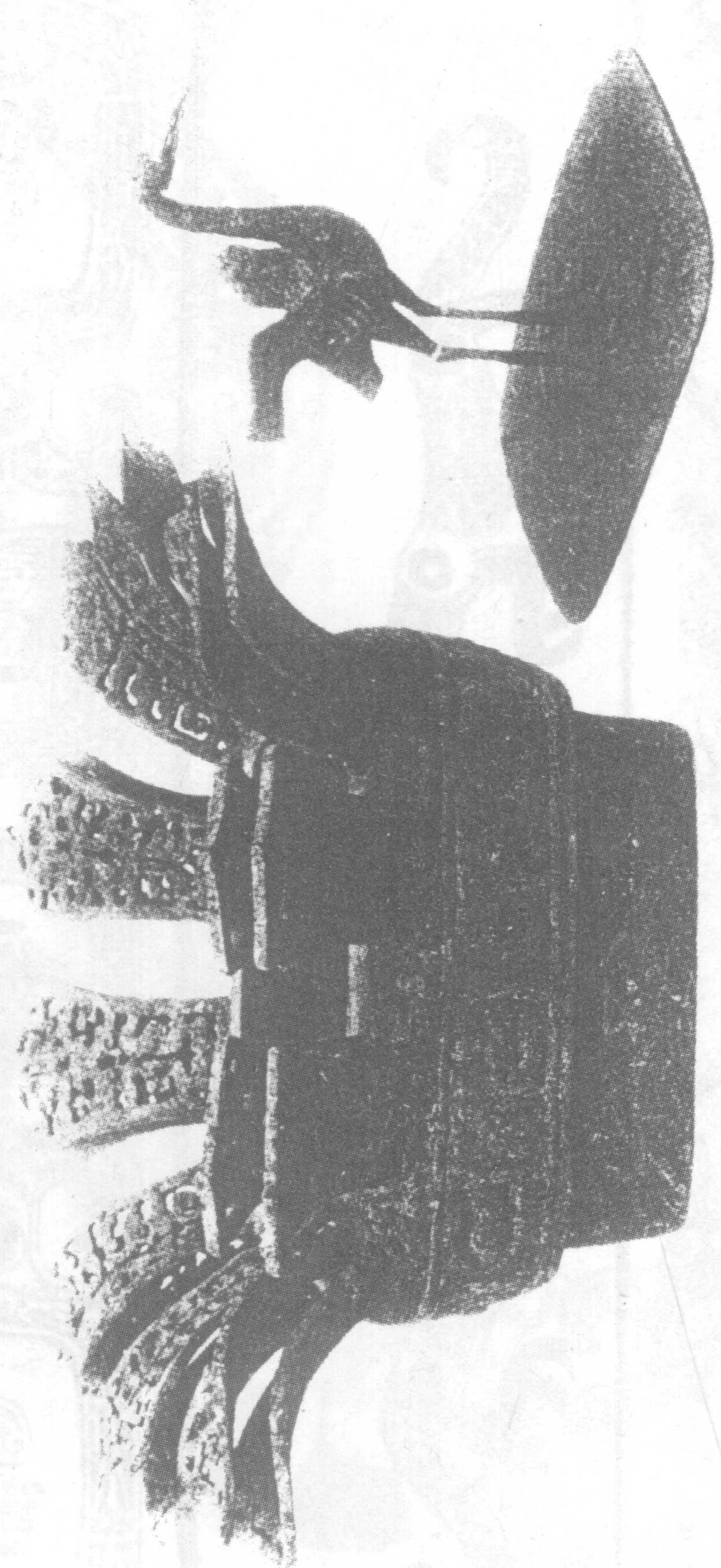


右壺通蓋高二尺八寸深一尺八寸五分口徑長八寸潤六寸三分蓋高七寸三分重一千二百五十二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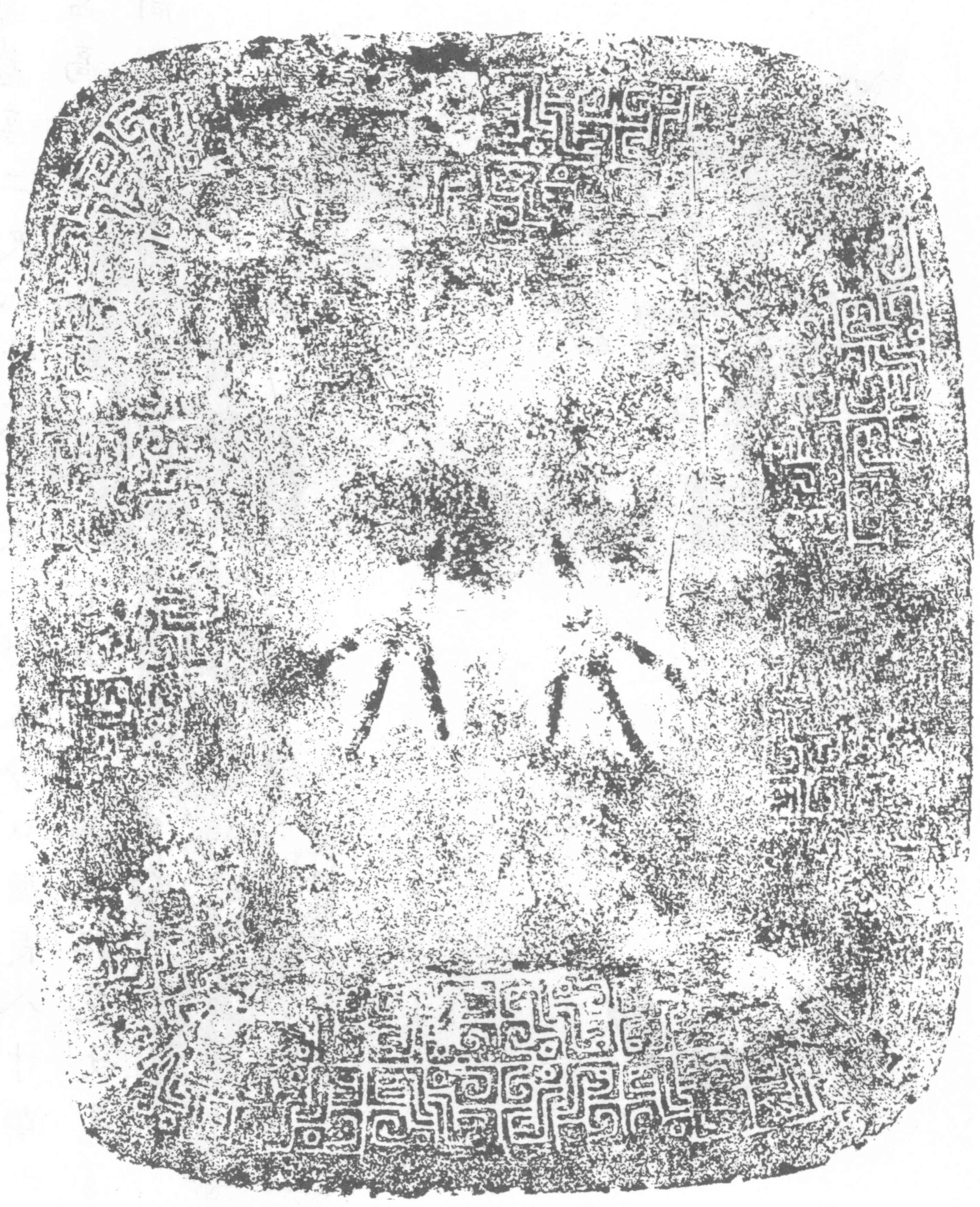
九九

立鶴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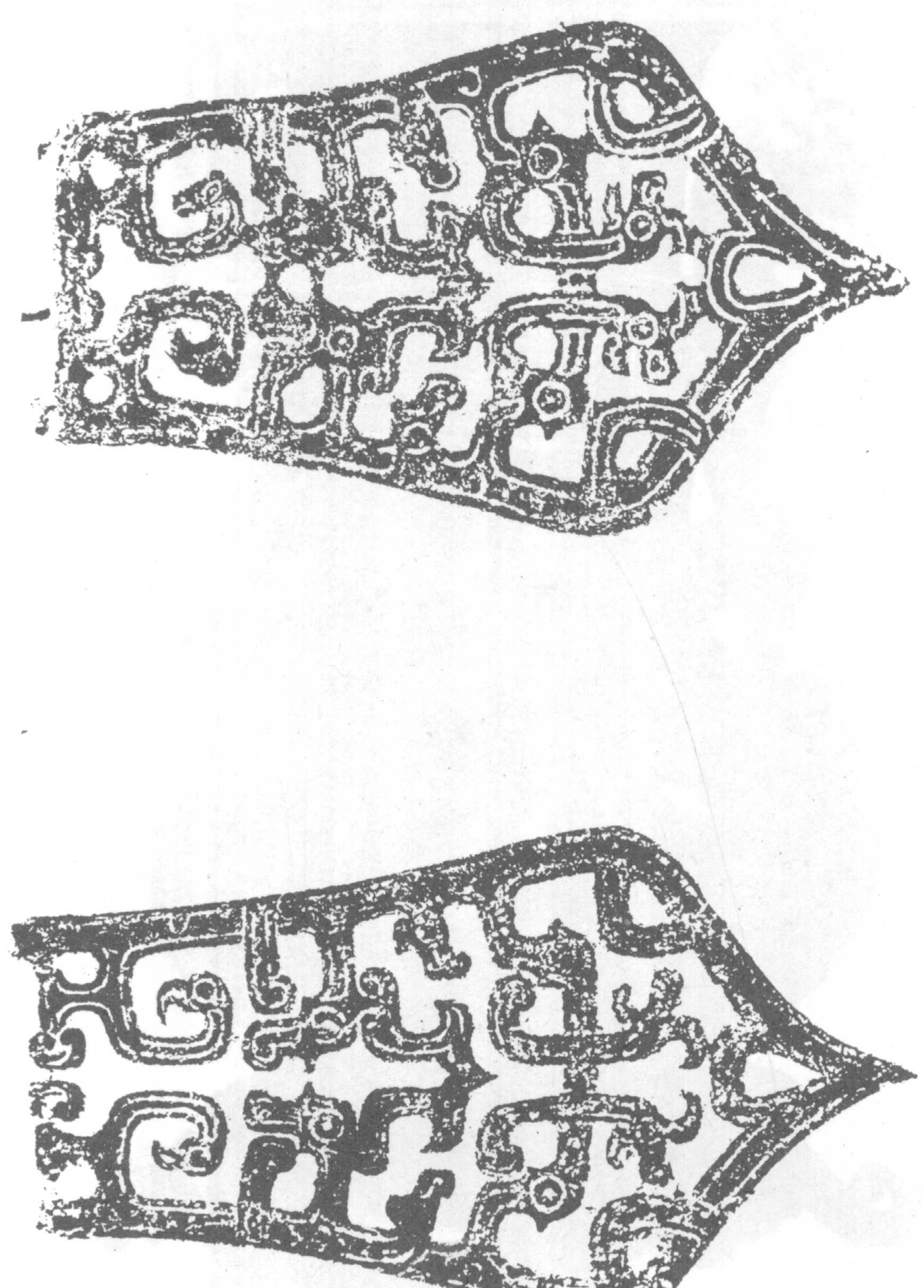




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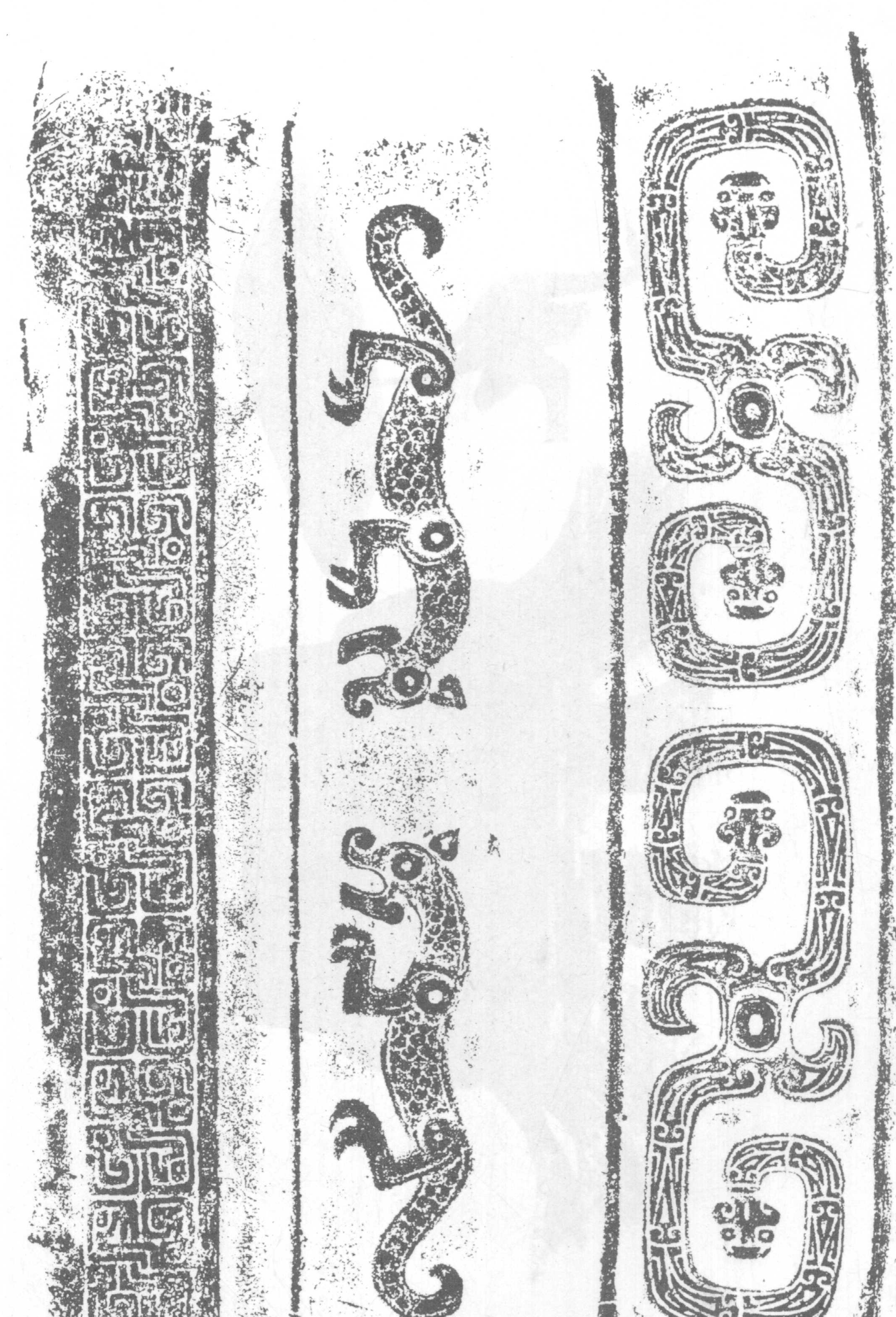


盖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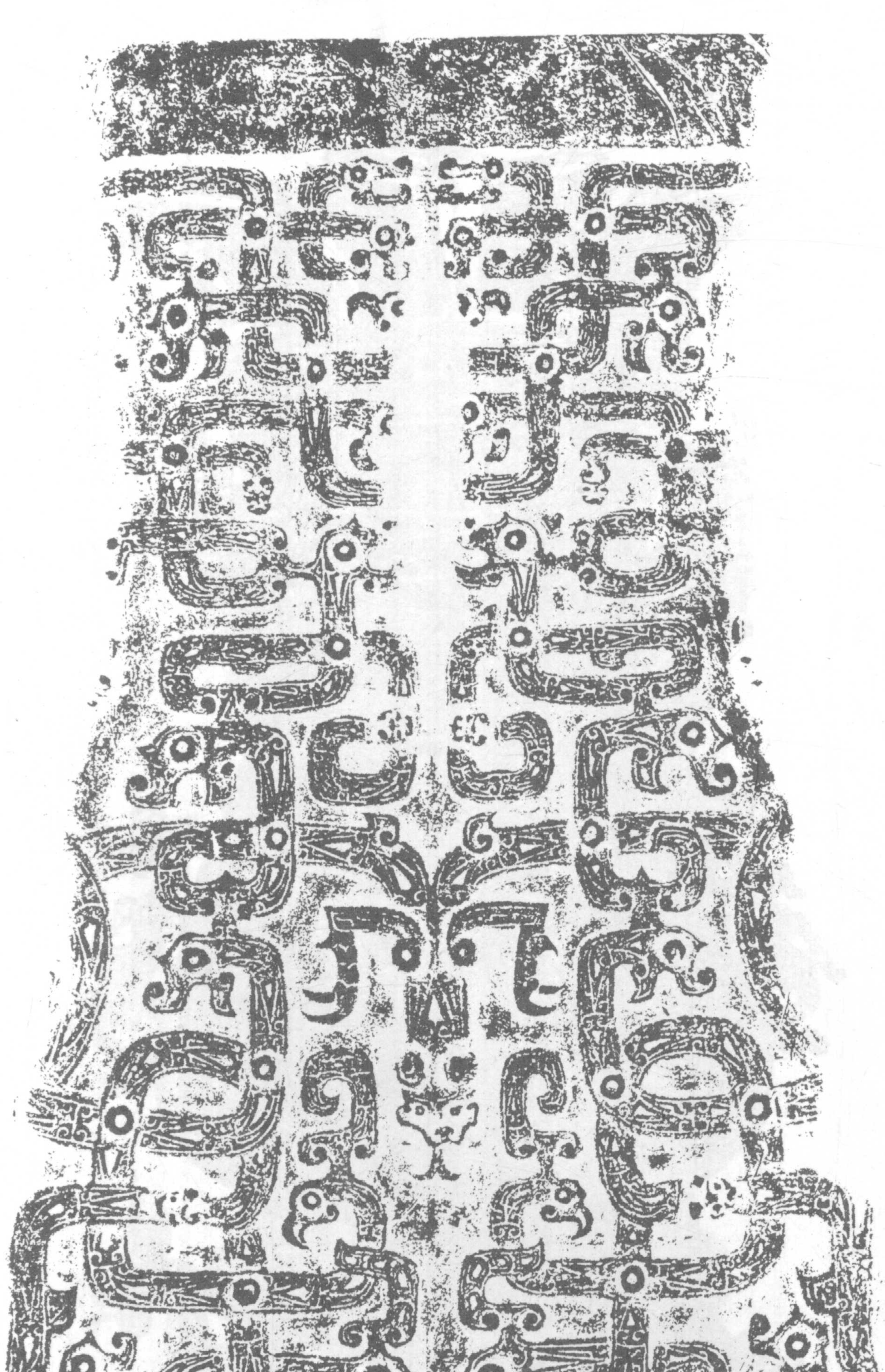


盖上緣邊之花瓣

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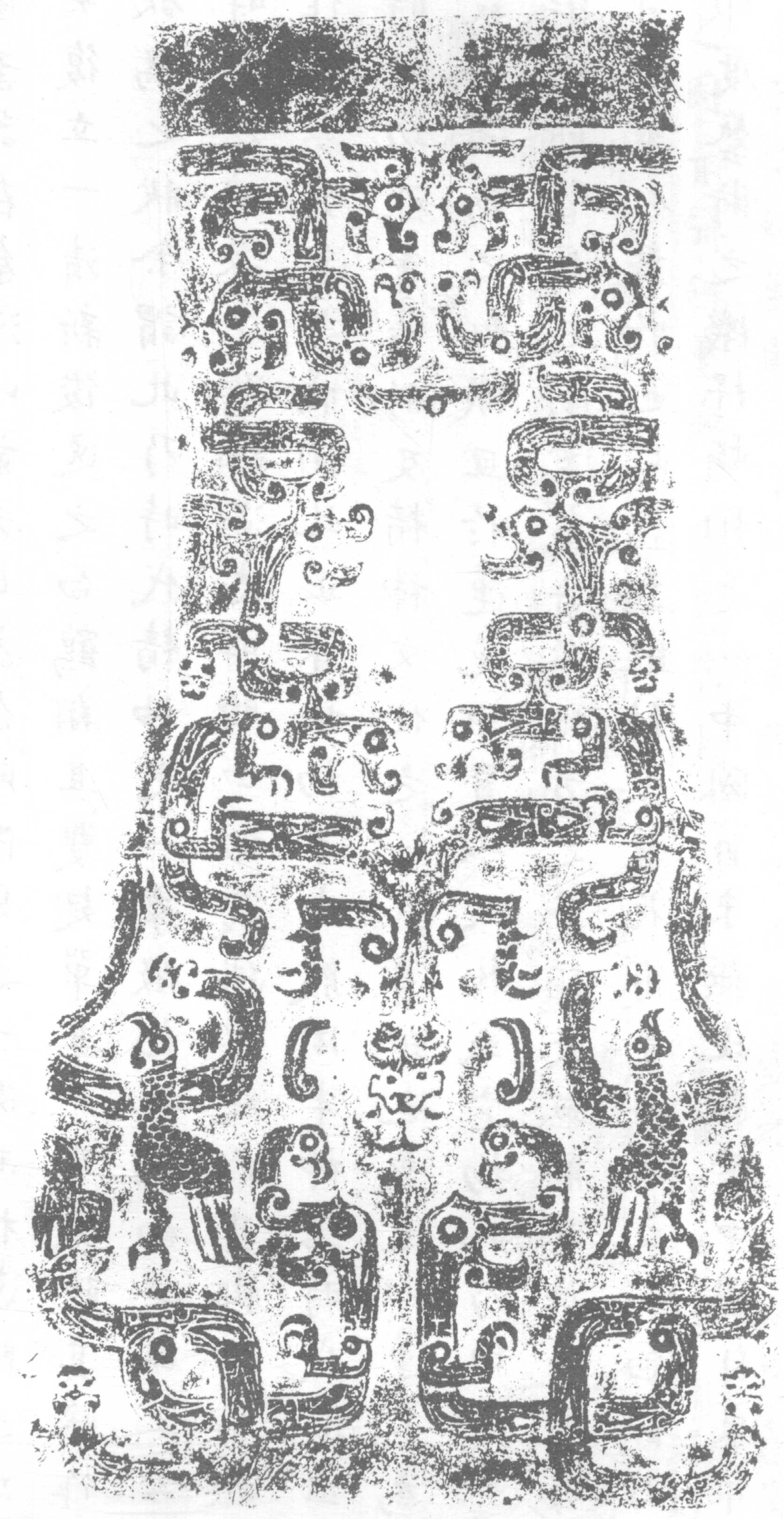
盖上緣邊之花文



器身正面

一〇二

器身側面



器身前後伏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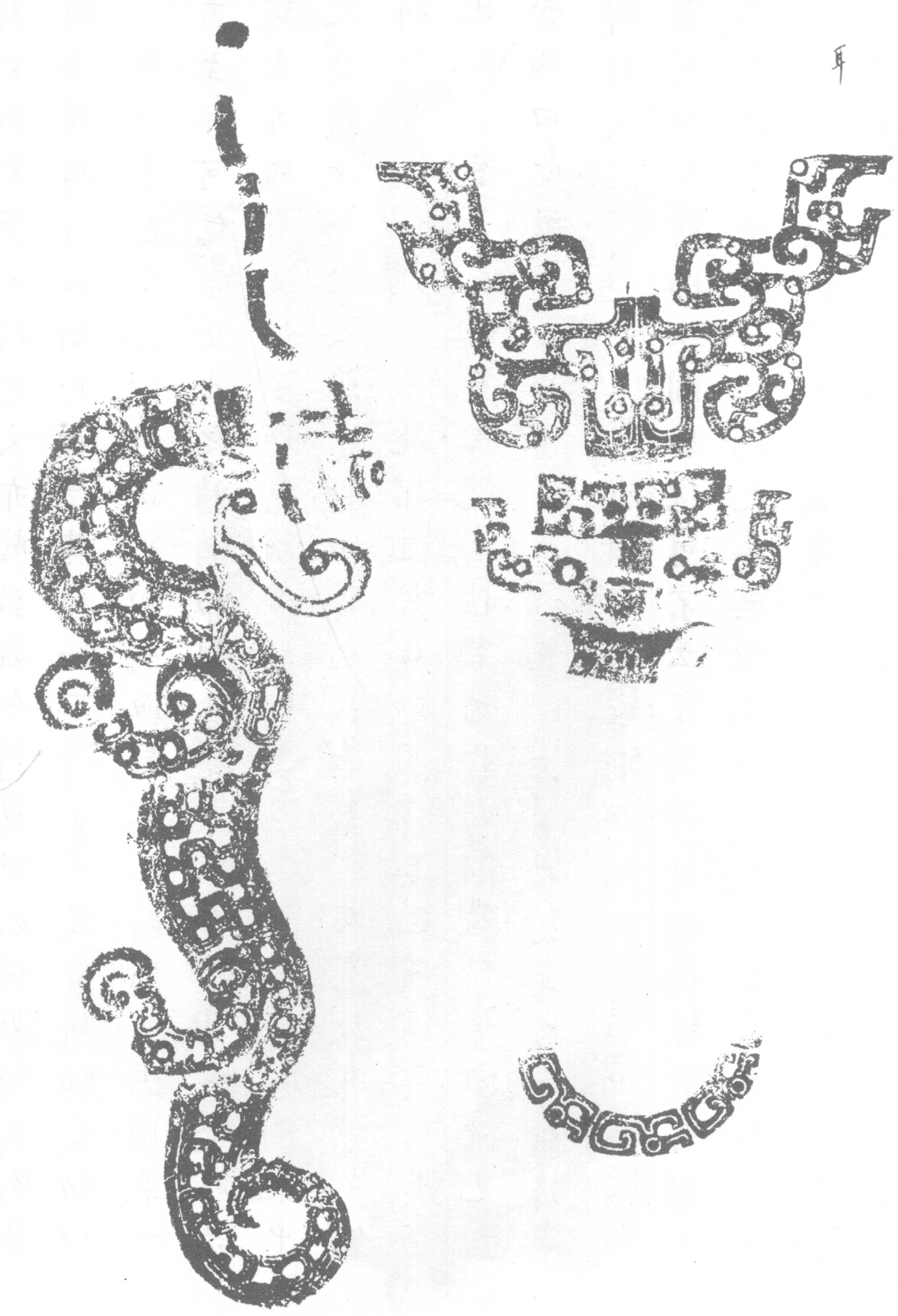


四棱伏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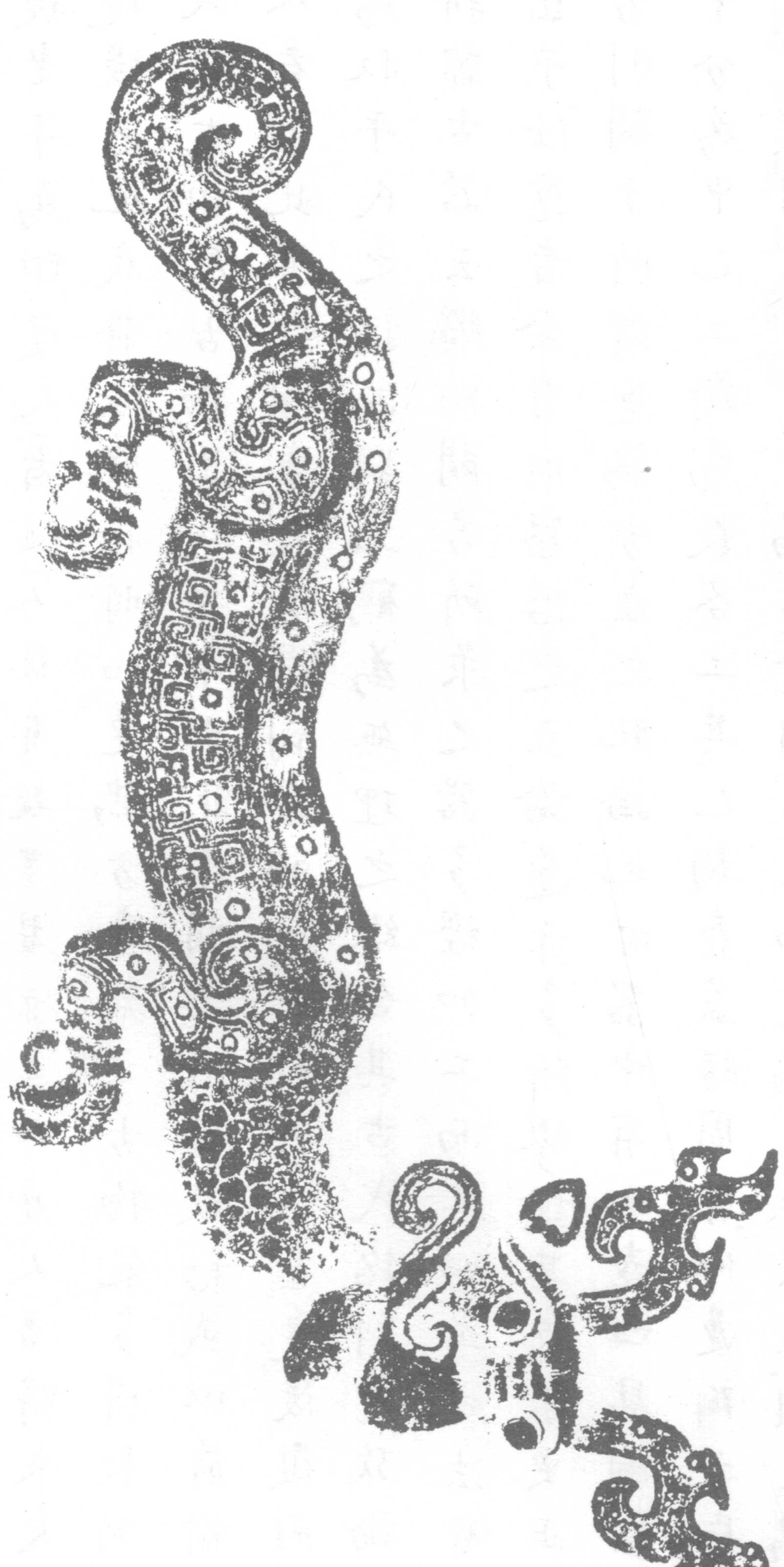


一〇三

耳



足



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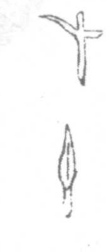
右壺通蓋高三尺七寸二分深一尺八寸八分口徑長九寸五分濶七寸八分蓋高一尺四寸二分重一千八百九十八兩器飾蟠螭文側面間以二鳥形兩耳及足飾以龍形蓋周駢列蓮瓣二層蓮瓣中央復立一鶴翔其雙翅翹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鳴之形實佳構也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下册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文中云此器雖無銘文然其花文圖案即已顯示其時代大凡殷周古器中之花文均偏重幾何圖案如本壺全身之廻文是其次為動物圖案大抵均原始人想像中之怪獸形如本壺之螭耳螭足王子盧之獸座是動物形而用寫實手法者甚罕見有駱子卣銘文記錫鹿之事卣身近口處之花文環帶即繪鹿形六匹頗生動有致為古器物花文與銘文相應者罕見之一例然鹿形亦僅畫二足此器周金文存卷五八七葉有形其用植物為圖案者則可云絕無僅有知此請細玩此壺之圖案此壺全身均濃重奇詭之傳統花文與人以無



名之壓迫幾可窒息乃於壺蓋之周駢列蓮瓣二層以植物為圖案器在秦漢以前者已為余所僅見之一例而於蓮瓣之中央復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鶴翔其雙翅單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鳴之狀余謂此乃時代精神之一象徵也此鶴初突破上古時代之鴻濛正躊躕滿志睥睨一切践踏傳統於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遠之飛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話時代脫出時一切社會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實現也更進以蓮花為藝術活動之動機且於蓮花中置以人物或它物此乃印度藝術中所習見之圖案蓋赤道地方之蓮碩大無朋其葉若花每可以乘人載物也此壺蓋取材于蓮花復于蓮心立一白鶴与印度藝術之機杼頗相近似中國自來無此圖案中國自來亦無是大蓮謂作者閉户造車出門合轍然必有相當之自然條件以為前提中國之小蓮與此誇大之著想不相應余恐於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藝術之輸入故中原藝術家即受其

影響也器物有輸入之痕跡則思想自有接觸之可能老莊思想与印度佛教以前之思想頗相接近西方學者在前竟有人疑老子為印度人者近人復有疑墨翟亦是印度人者將來大規模之地底發掘盛行時如蓮鶴方壺類之古物能多得數例或竟有印度古物出現于中土能證明其在春秋初或以前輸入者則此等疑團庸或有得到證明之一日其言甚是後復因馬叔平氏之說而疑立鶴為無理之綴合其古代銘刻彙攷論新鄭古器云繼知關書所录之器多經加工而其加工之法有出于任意者余有所察沿之立論遂亦多所繆誤其急當更正者則關于所謂蓮鶴方壺之肊論也古器中有方壺四具圖录中分為甲乙二類為數各二其乙類壺蓋緣周有似蓮瓣之片二層環列正中立一鶴形余因名之為蓮鶴方壺然蓋頂之鶴乃無理之綴合也去歲十一月曾得馬叔平氏衡來教今揭其要點如次前讀尊箸說戟一文欽佩無似衡作戈戟之研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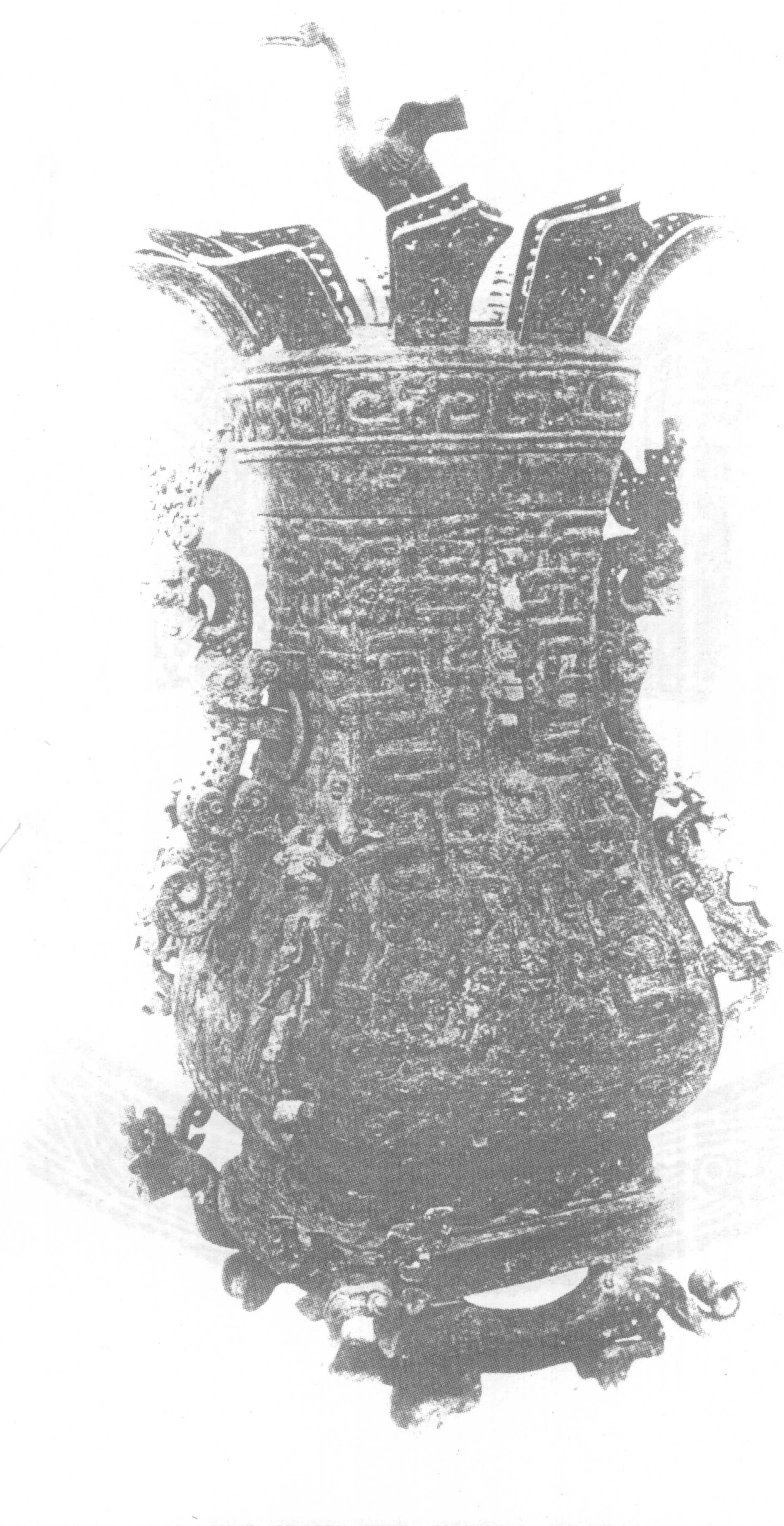


對於與刺重三鋝之文亦頗致疑今得尊說始恍然悟矣衡昔游洛陽得句兵刺兵各一其形如下較常制細長初以一戟一矛也今證以尊說殆即戈與刺矣　新鄭古器圖录一書至不可信當出土之時衡即親往參觀四壺皆甚完整所謂鶴者亦確有之但不知應坿麗於何器且其形亦不似圖录中之具體化原有之照片衡尚有之凡壺蓋必却置故其銘必倒刻今上綴一鶴則不能却置矣故知其謬妄也所謂豐者其与此同……案壺蓋却置之說至精寀近於古銅器精華中得見一壺顏曰夔鳳文原圖第一三九高一、五五尺藏荷蘭奄斯特覃渥特氏(G.A.Dutte)其蓋却置則恰呈杯形乃知壺蓋所以必却置之由今轉揭其圖如次可不立言說而自明也綜上馬郭二氏之說其所以疑立鶴之為無理綴合者蓋以壺蓋必却置故證以西周之銅器其說良是矣余去歲親至河南對于所謂蓮鶴方壺者曾作填密之攷察知壺蓋上立鶴之銅版與壺蓋相

脗合且有舊跡之可尋知非任意綴合者又中央研究院於民國二十四年在汲縣發掘之壺二上亦有立鳥形見汲縣彝器其器完好無闕且立鳥亦未脫郤可為斯壺之一證而其壺蓋之周亦駢列蓮瓣一層蓋春秋之際蓮花盛植于中原詩澤陂有蒲菡萏又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以蓮之為物清潔而可人故詩人歌詠而讚美之而當時銅器之製作亦以寫實手法採入而為圖案矣

一〇七

立鶴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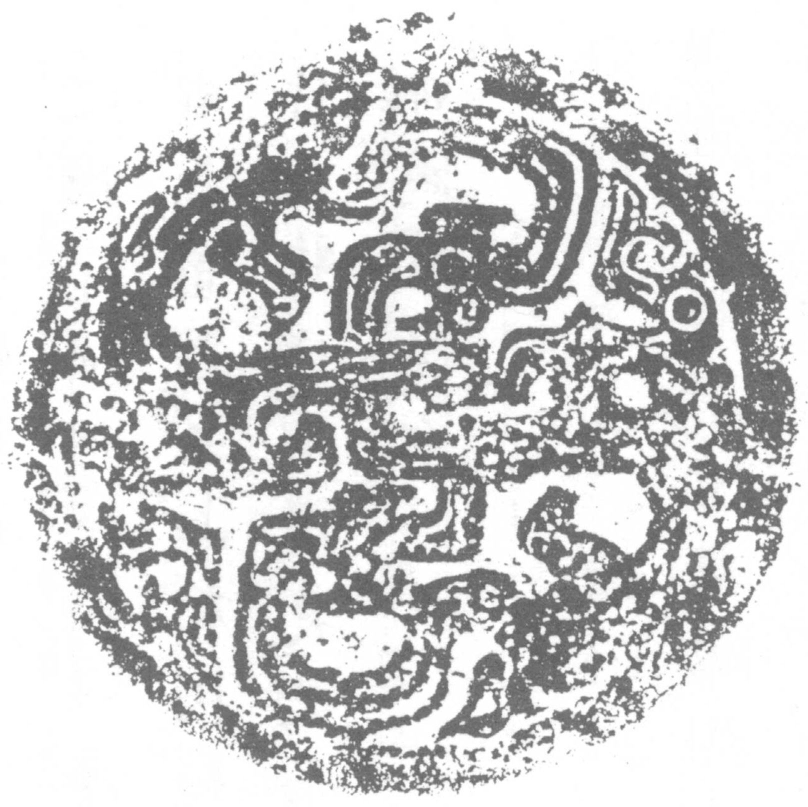
右壺高三尺七寸七分深一尺八寸七分口徑長九寸五分濶七寸八分蓋高一尺四寸七分重一千九百零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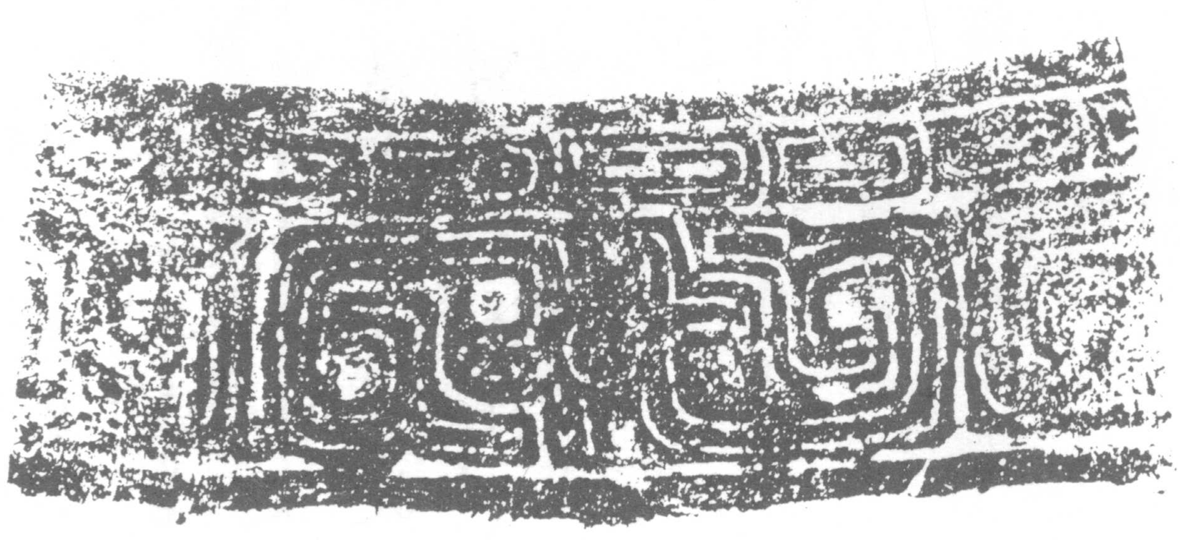
夔文壺一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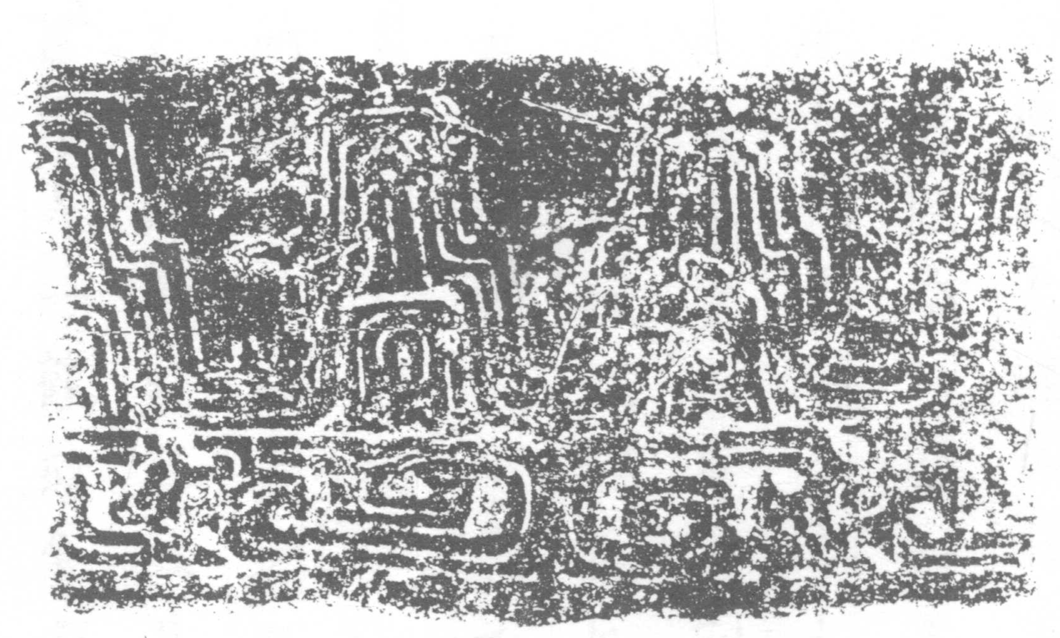






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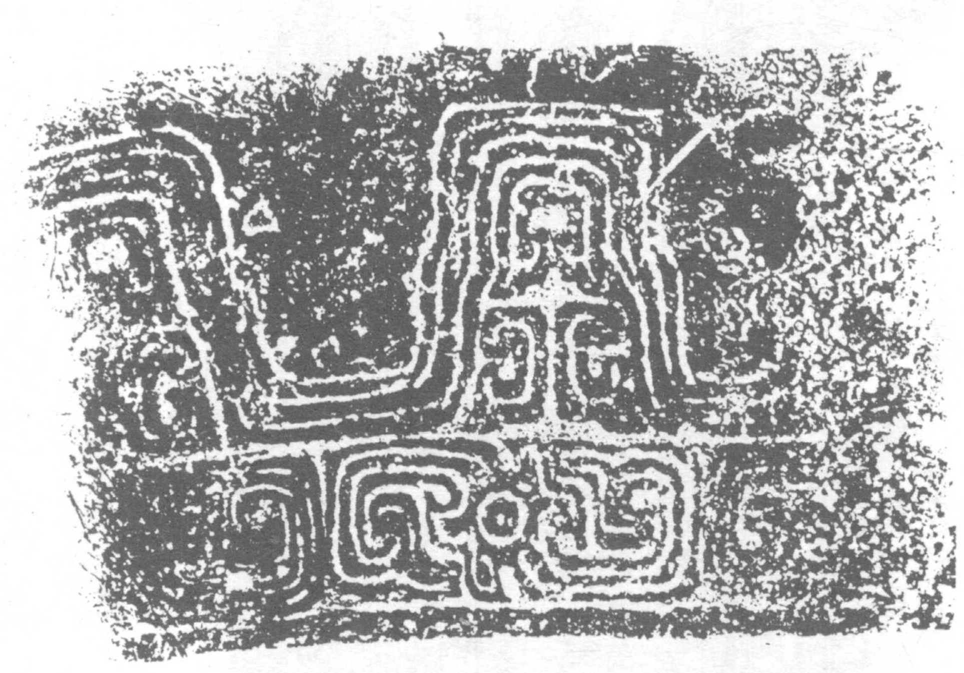
脰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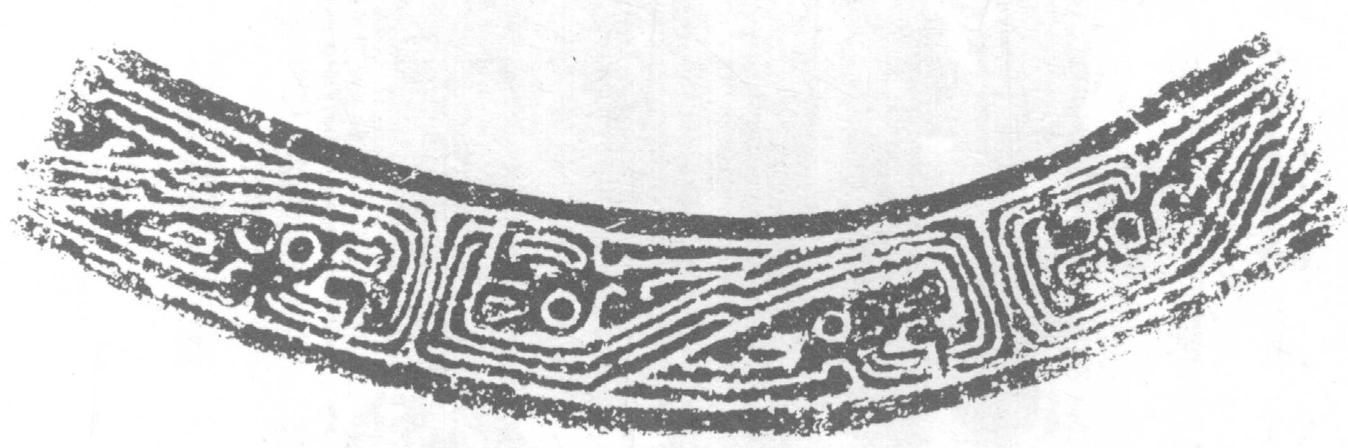
胸正



脰背



胸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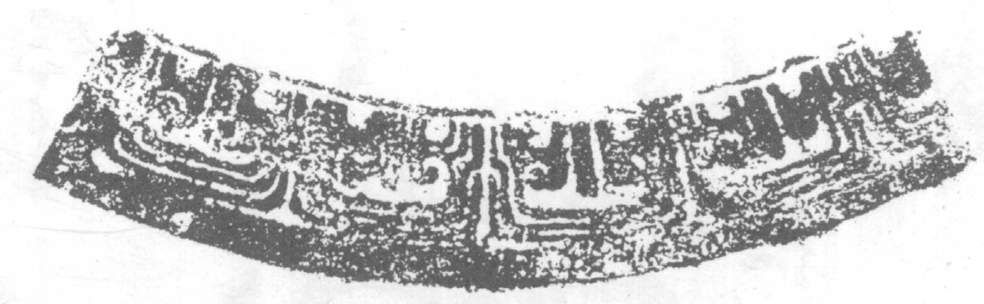


一一〇

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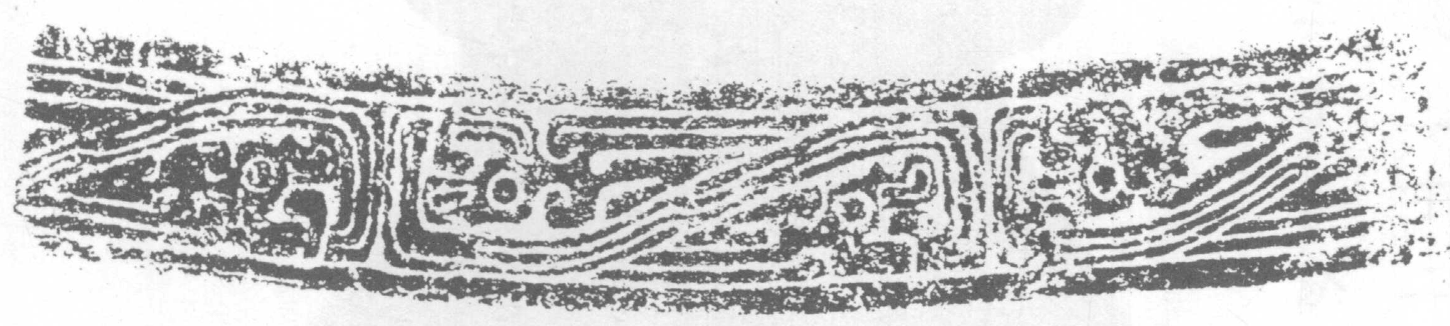


足正



一一二

腹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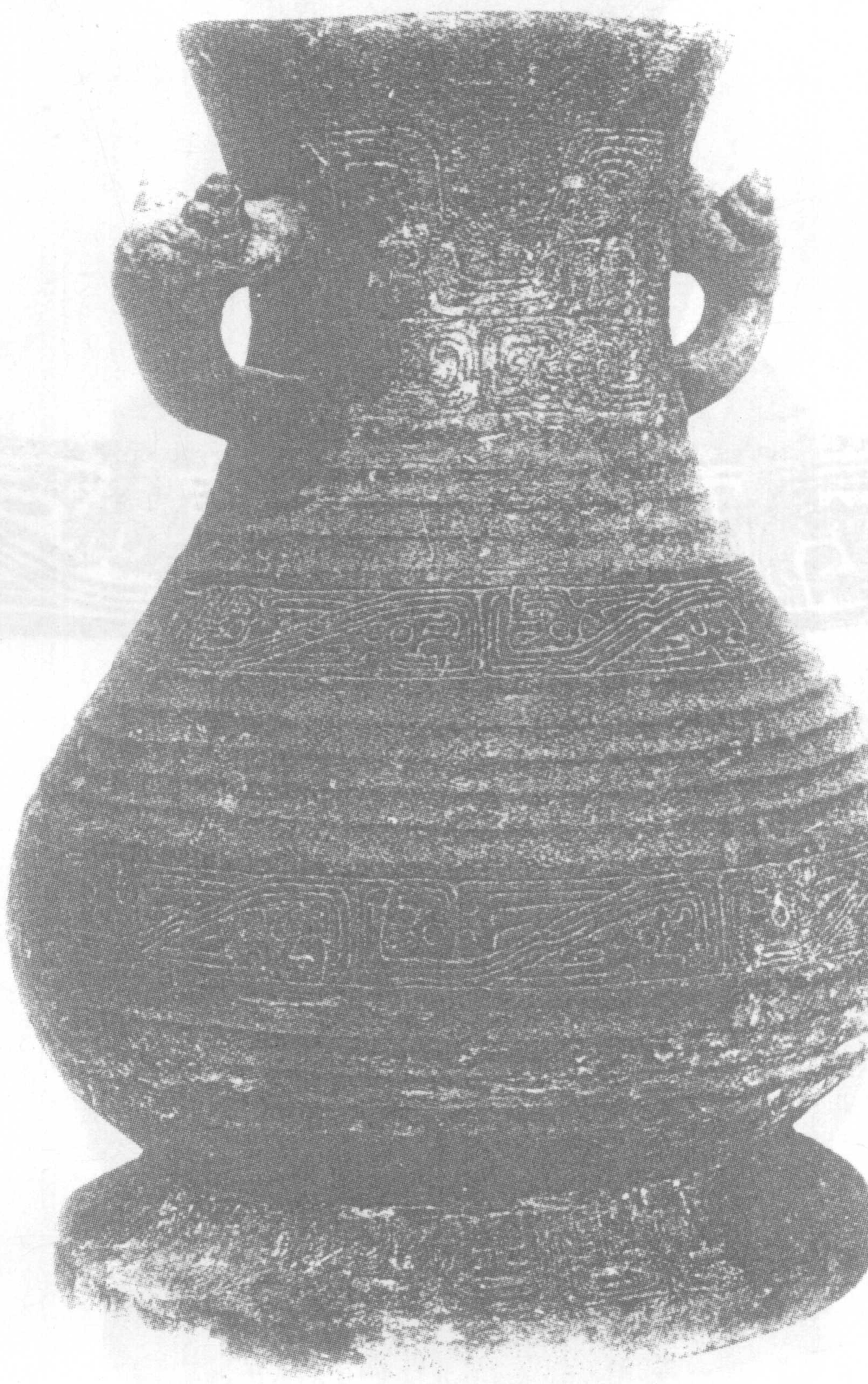
足背



右壺通蓋高一尺五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五寸一分重二百一十六兩通體飾以夔文色綠無銘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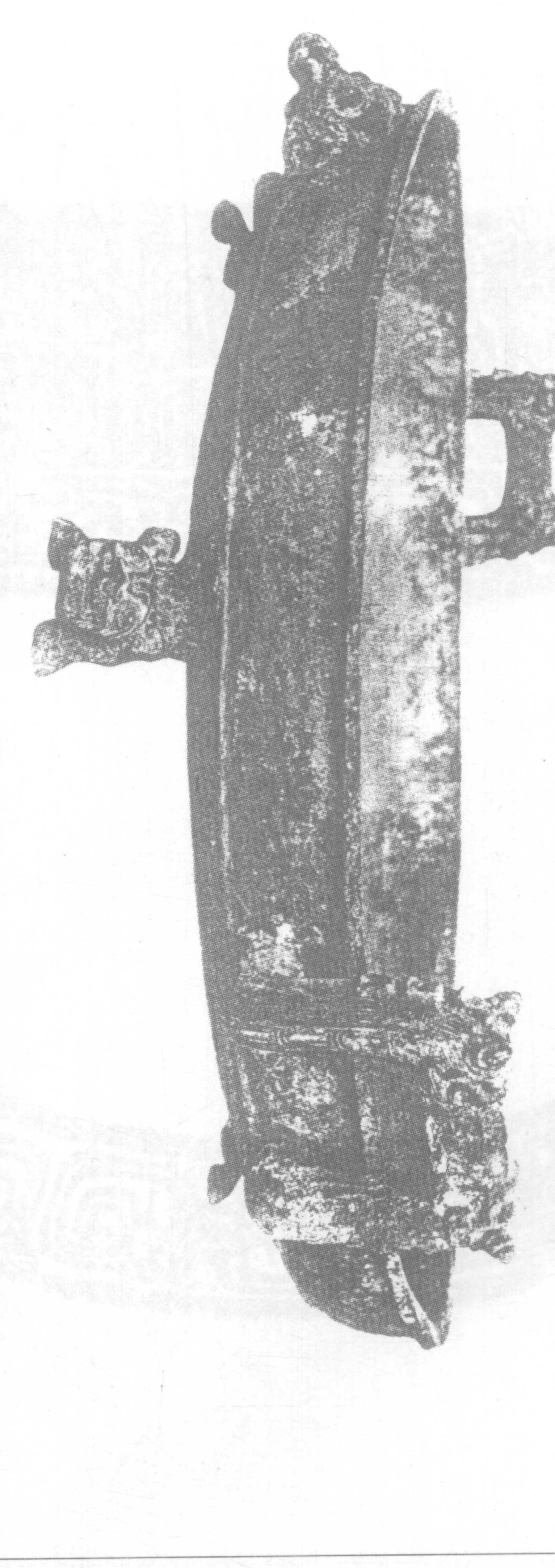
夔文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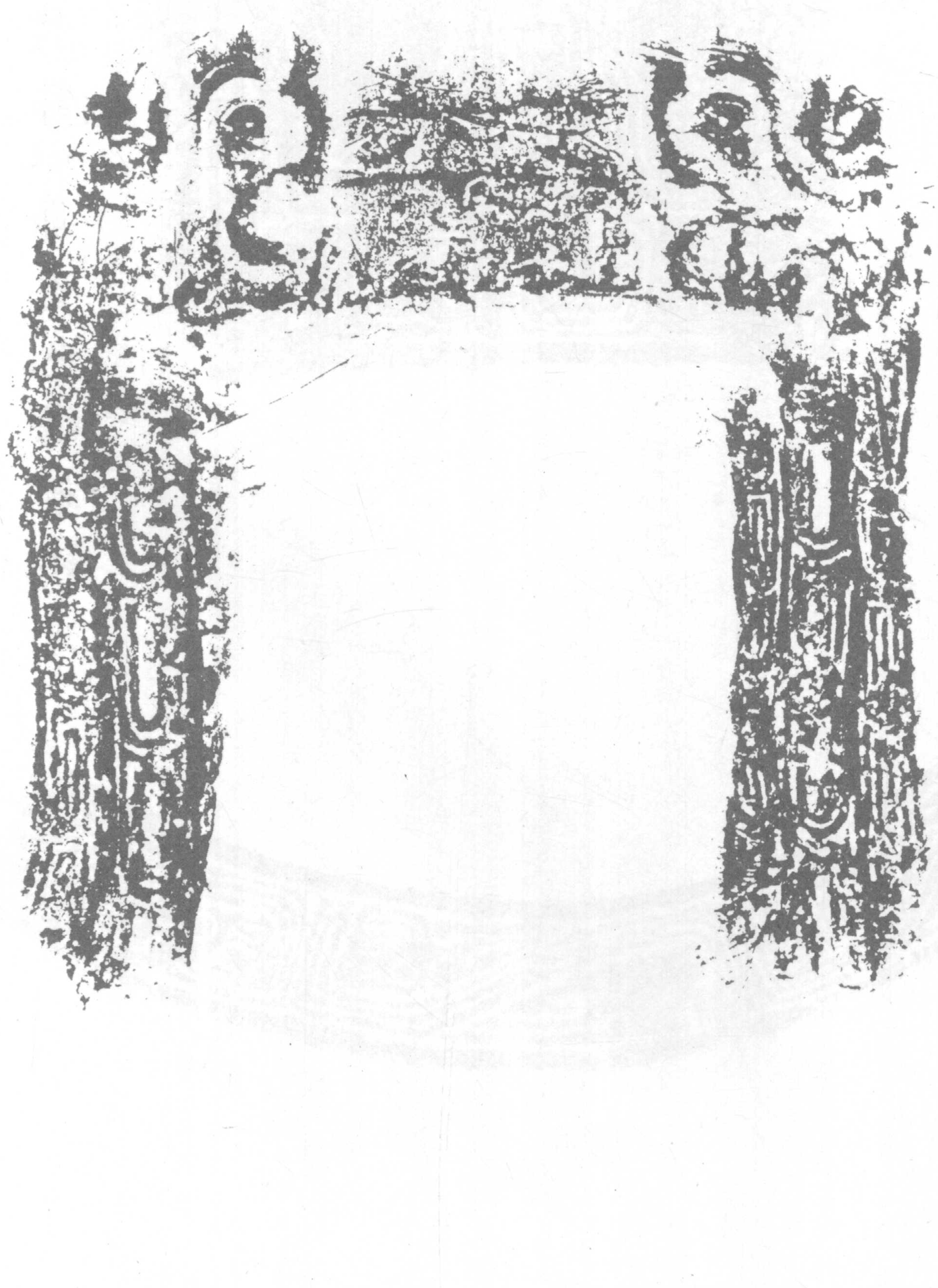
古壺失蓋器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六分口徑四寸九分重一百九十六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一一三

螭文盤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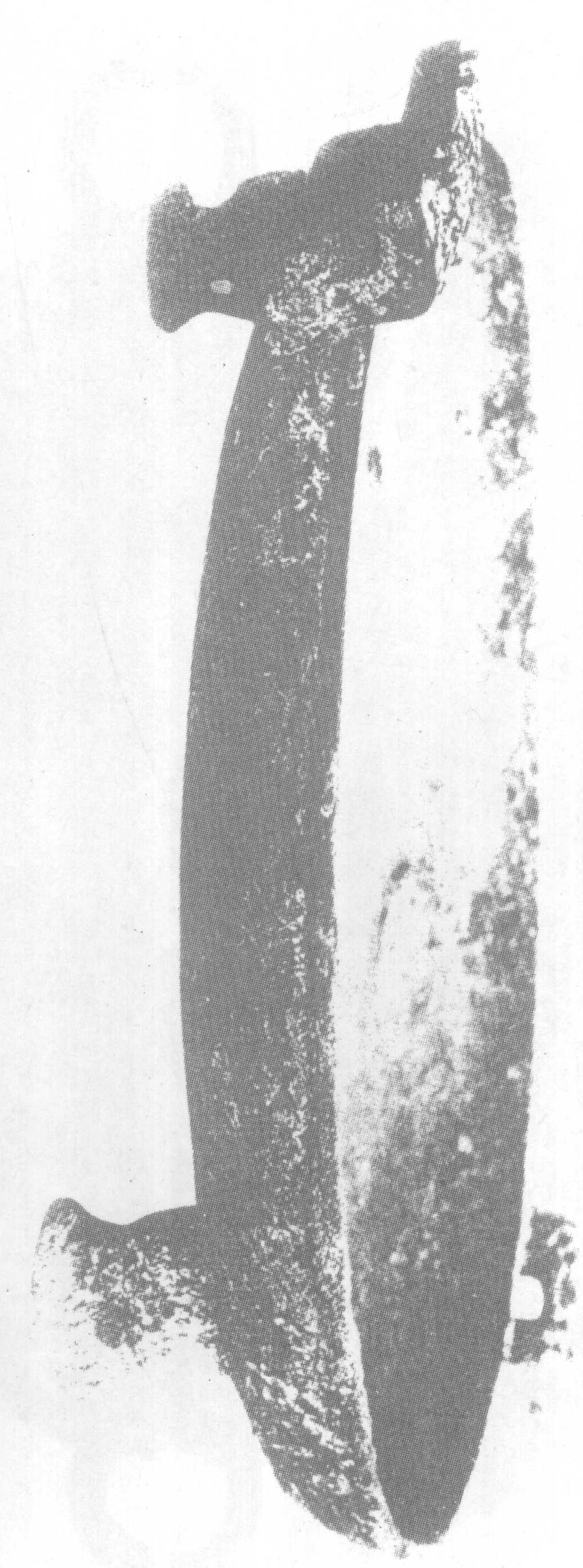
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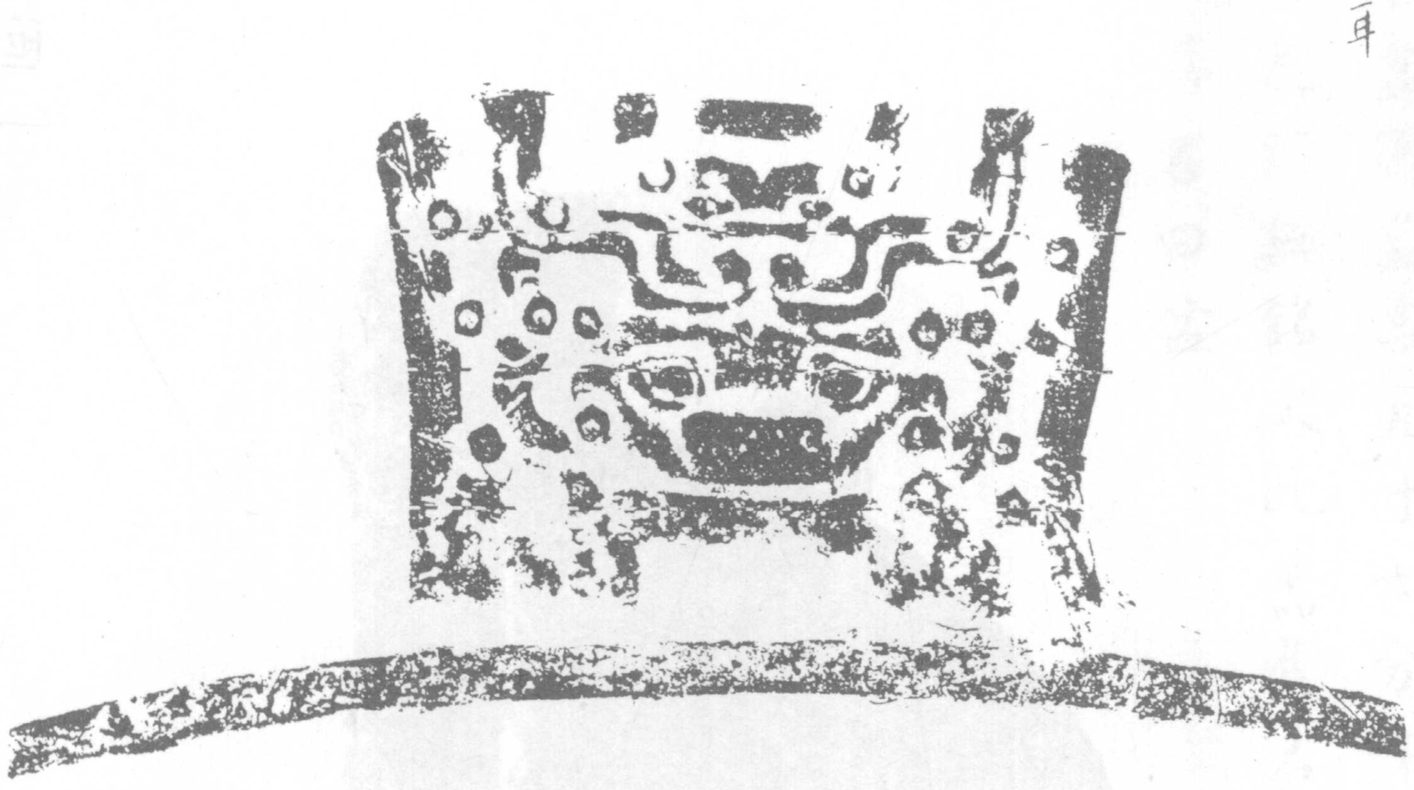



右盤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一尺九寸三分耳高三寸七分濶四寸足高二寸一分重四百五十六兩耳環及足皆飾蟠首形色綠無銘

一一五

蟠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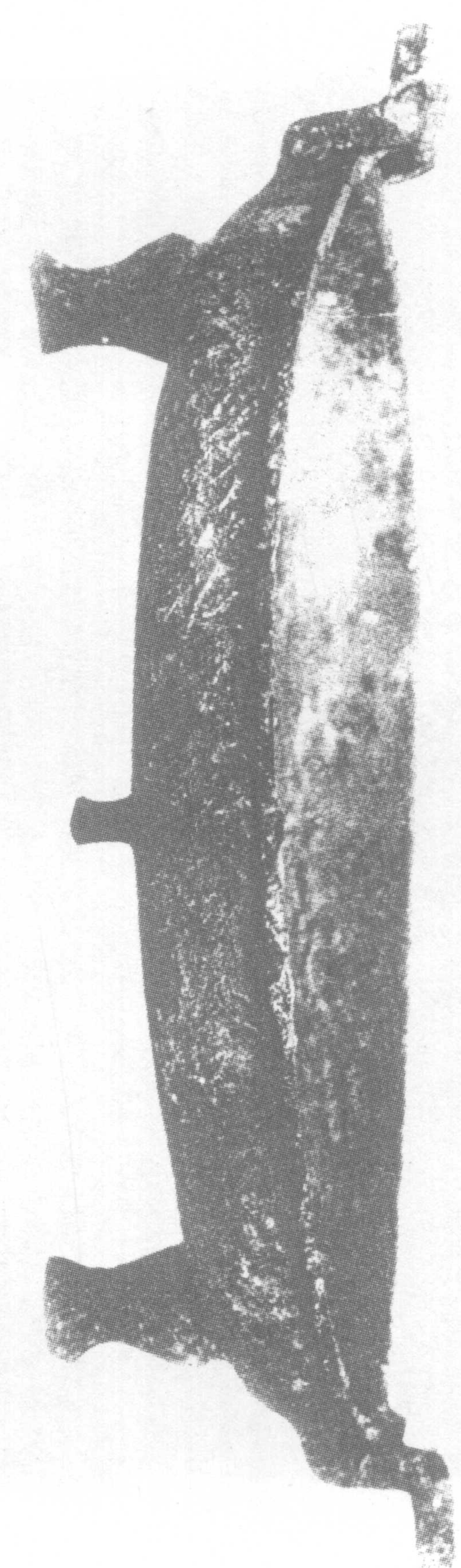





右盤高三寸深一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一分耳高一寸七分濶二寸四分足高一寸七分重一百三十六兩兩耳飾蟠首形色綠無銘

一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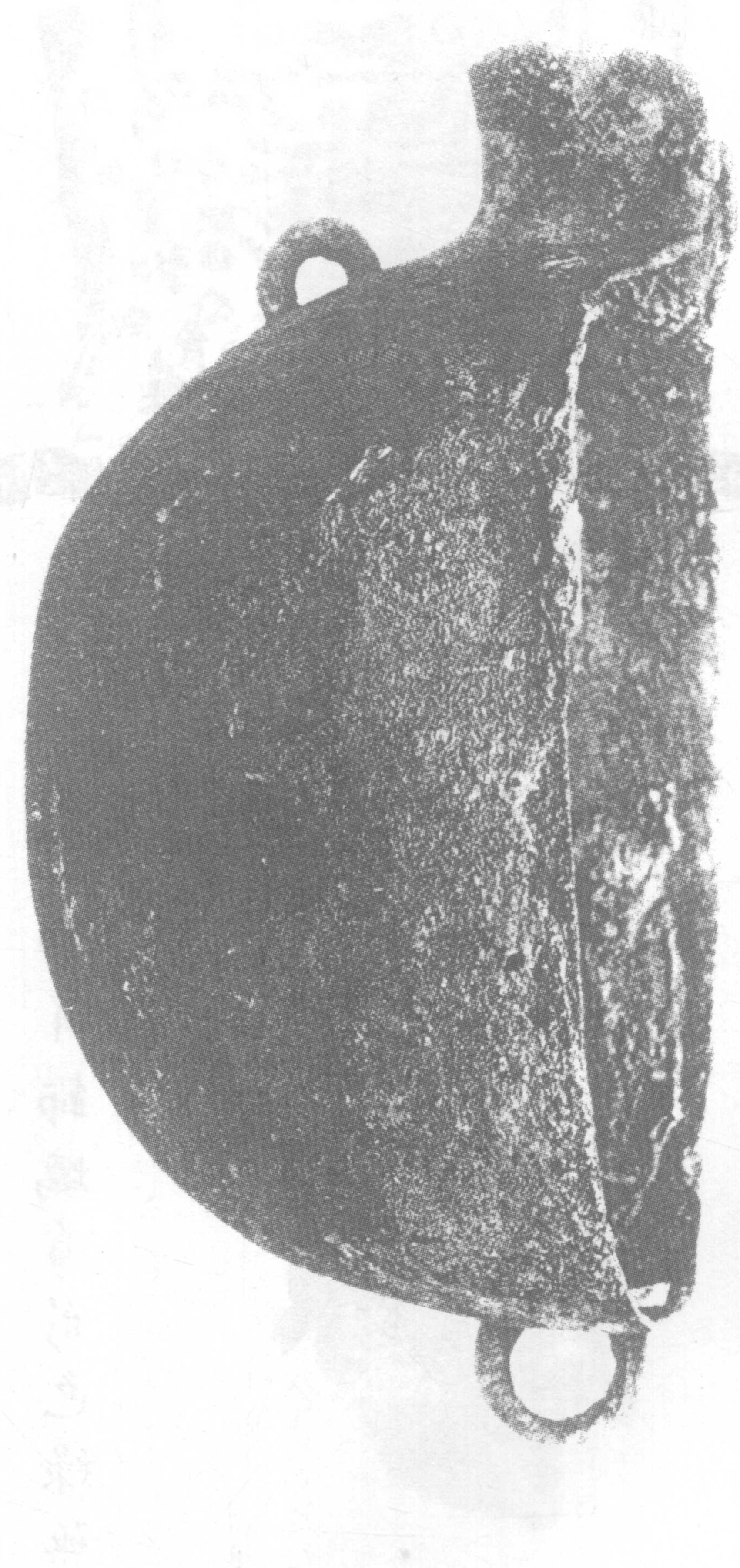
素盤



一一七

右盤高三寸一分深一寸三分口徑一尺二寸耳高一寸三分
濶二寸二分足高一寸六分重七十兩色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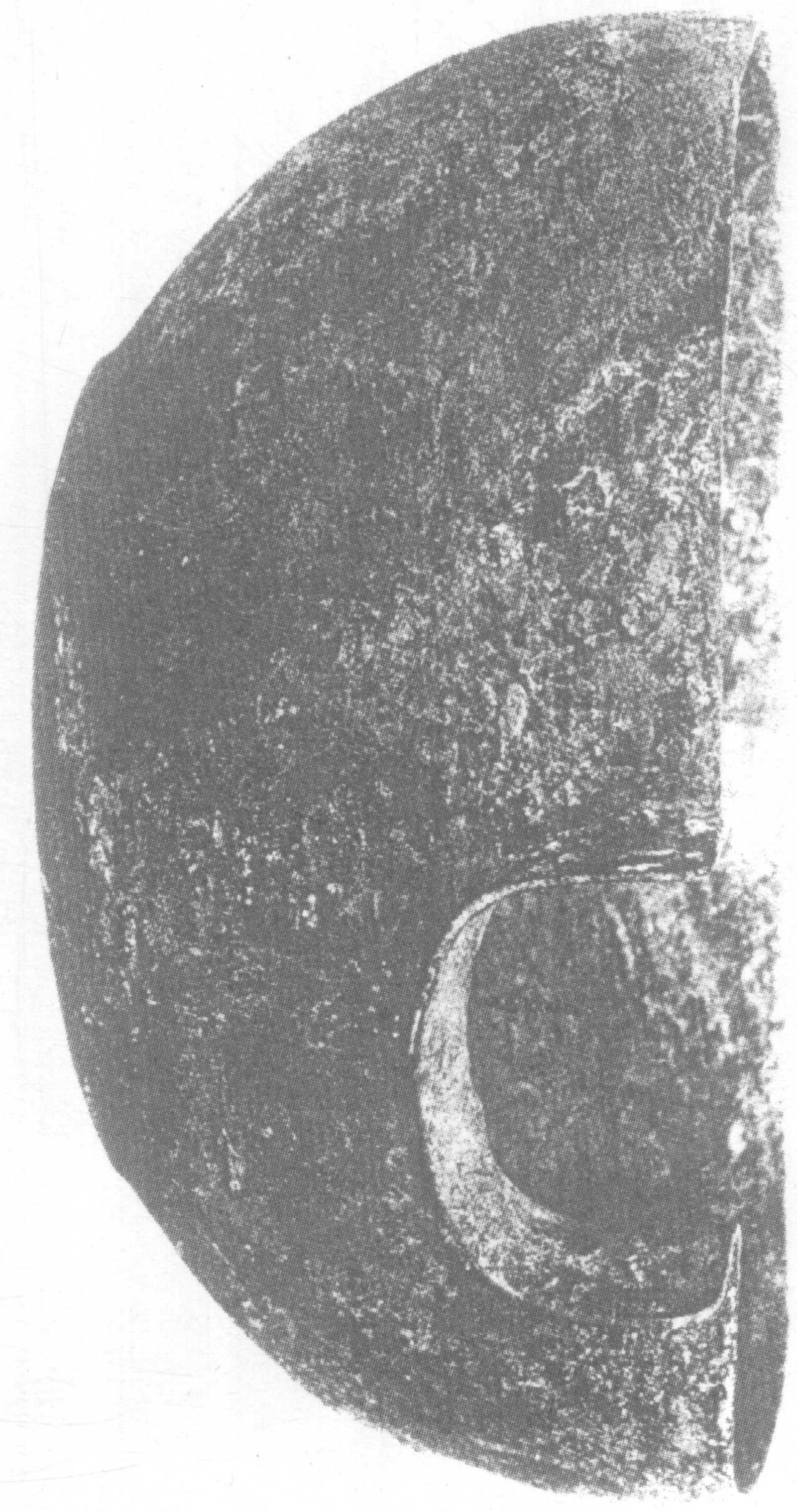
素匜一



一一八

右匜高五寸二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一尺二寸重一百二十兩
色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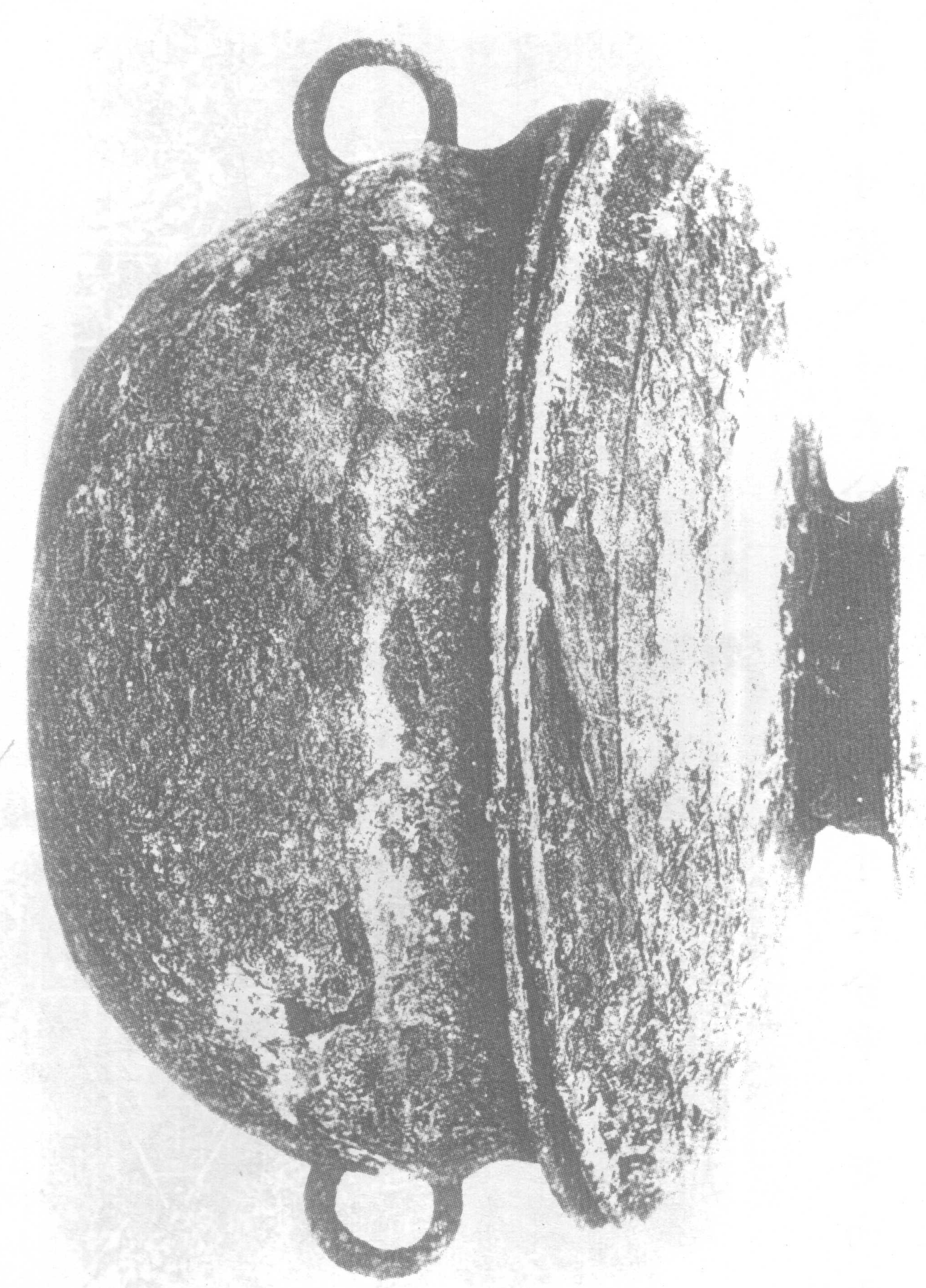
素匜二



右匜高五寸二分深四寸九分口徑直一尺一寸三分濶一尺一寸九分重一百四十四兩色綠無銘

一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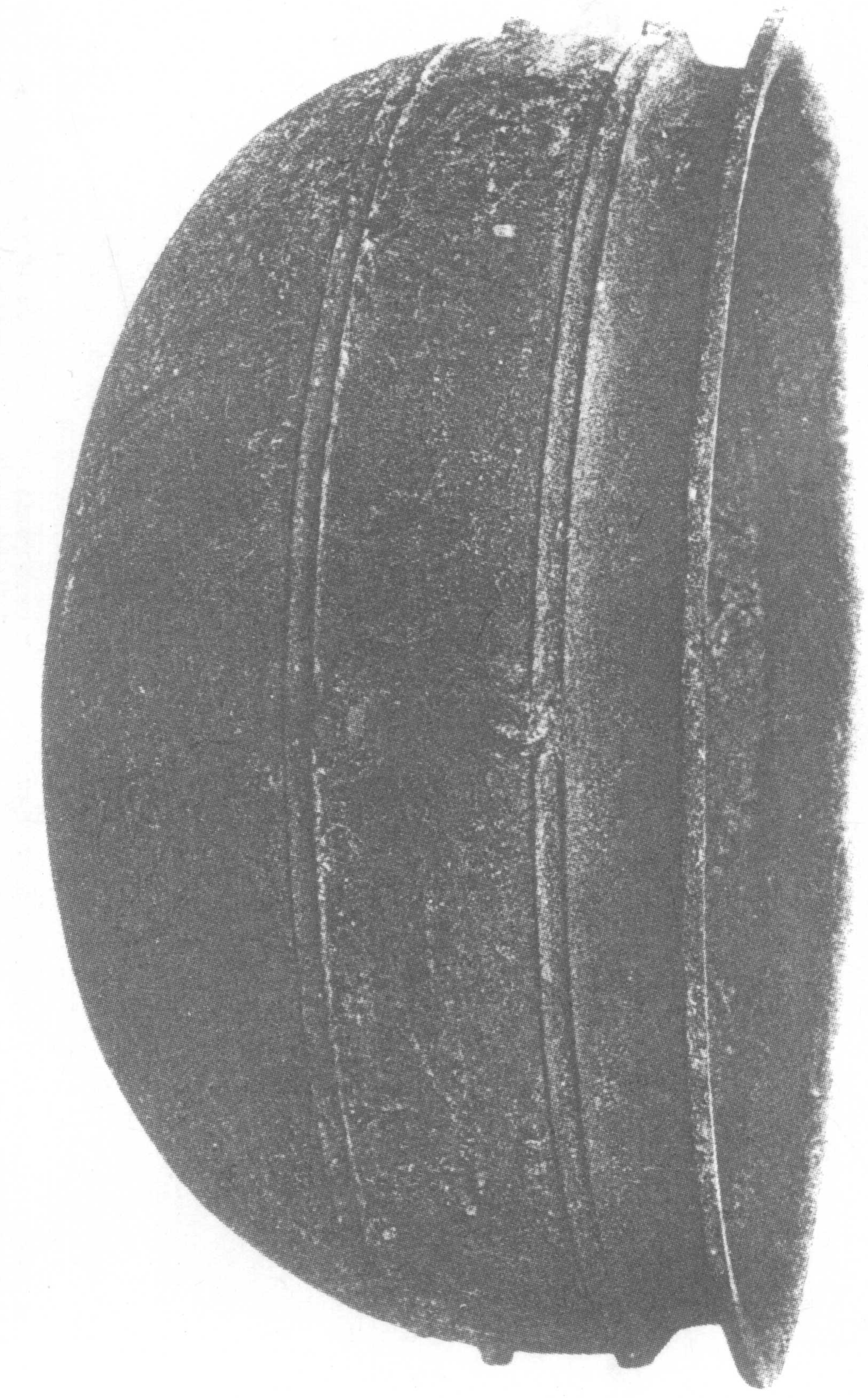
素盆



右盆通蓋高五寸六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七寸三分重五十四兩色綠無銘文此器舊名鍑棱其形制與曾太保盆之屬相類故易名曰盆

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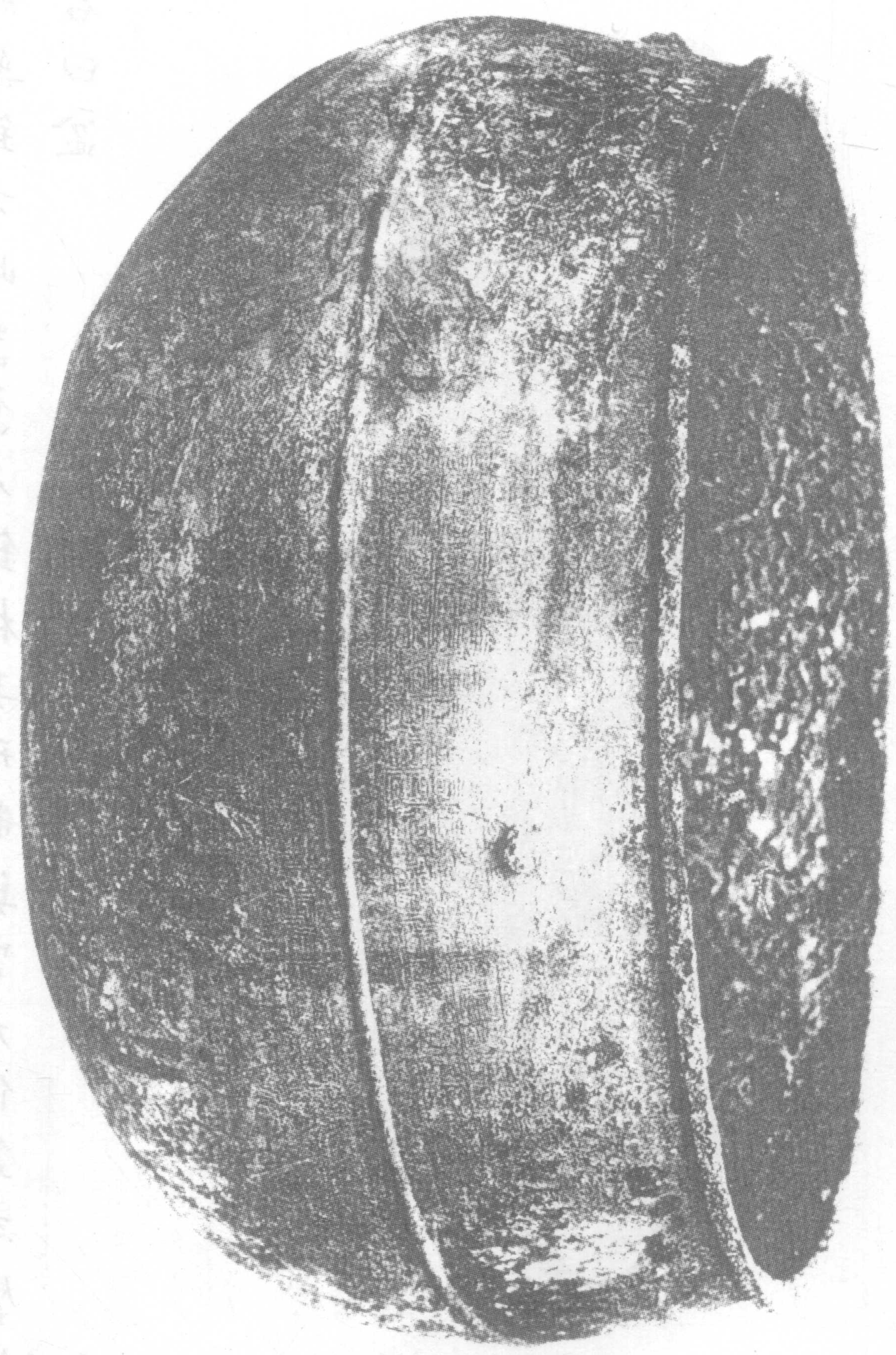
弦文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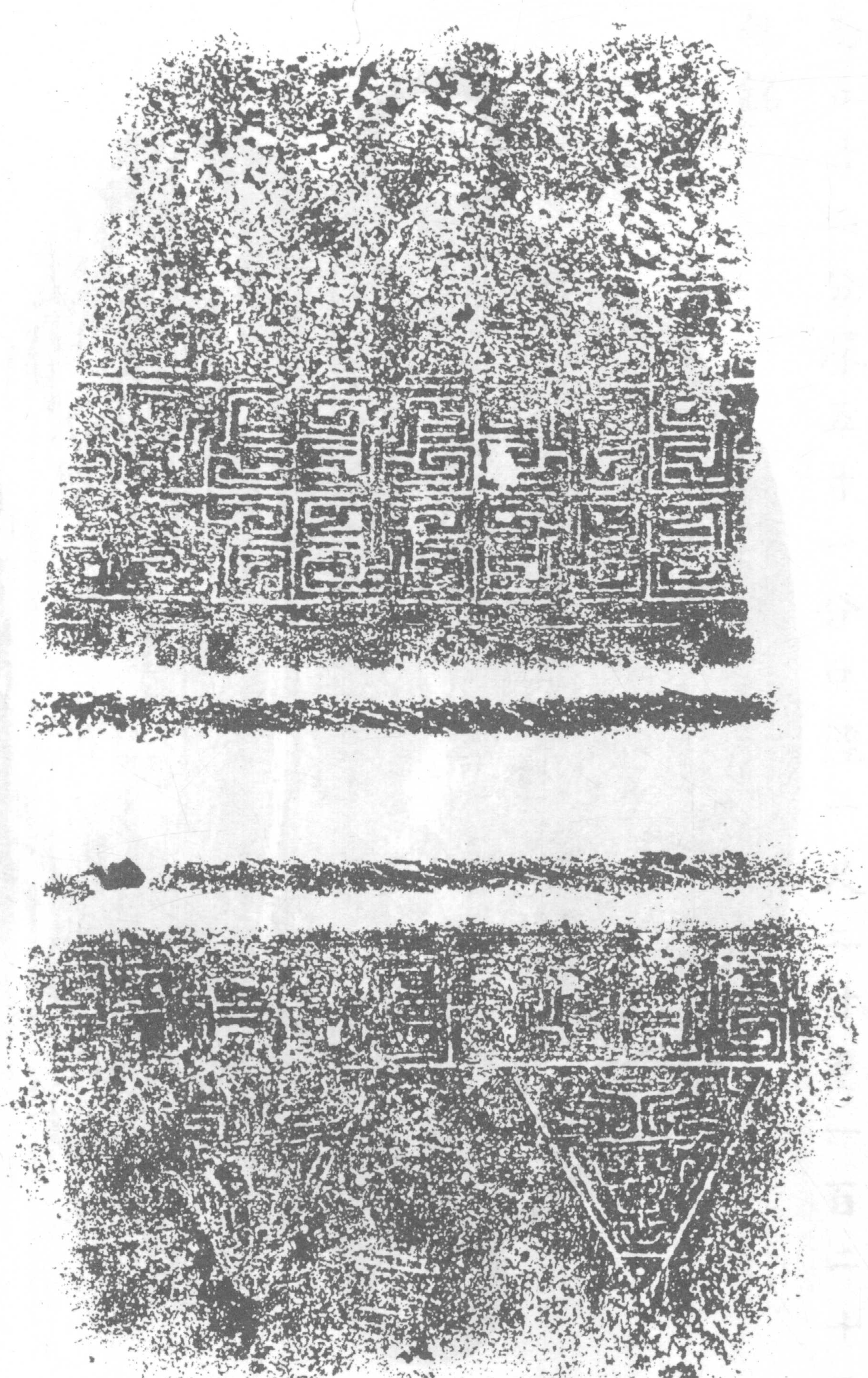


右盦高一尺二寸三分深一尺二寸口徑二尺三寸七分重八百六十四兩腹飾弦文四道色綠無銘

一三一

蟠螭文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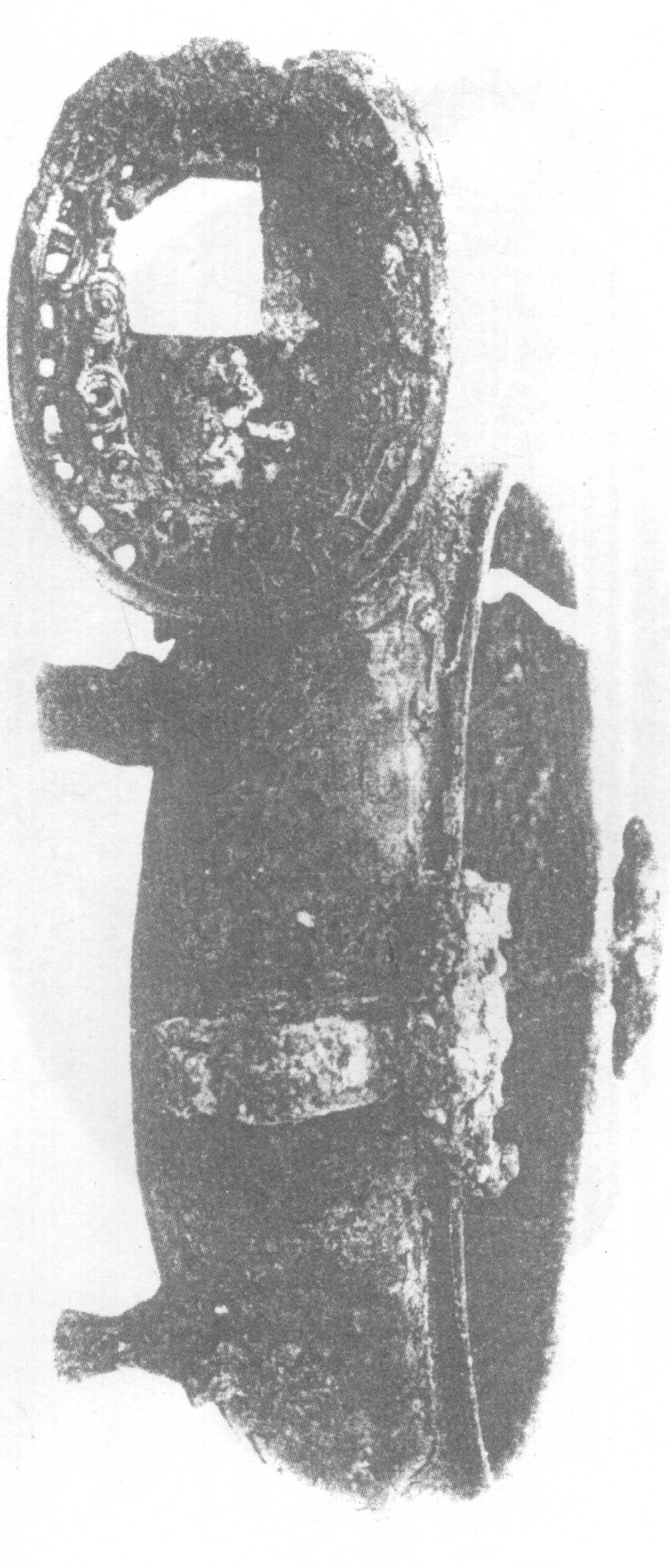
右盦高九寸深八寸六分口徑一尺五寸六分重三百四十四兩腹飾蟠螭文色綠無銘按洗屬漢器秦以前尚未之見此二

一三二

器與洗形不類殆盞監之屬以晉邦盞證之姑名為盞而系於
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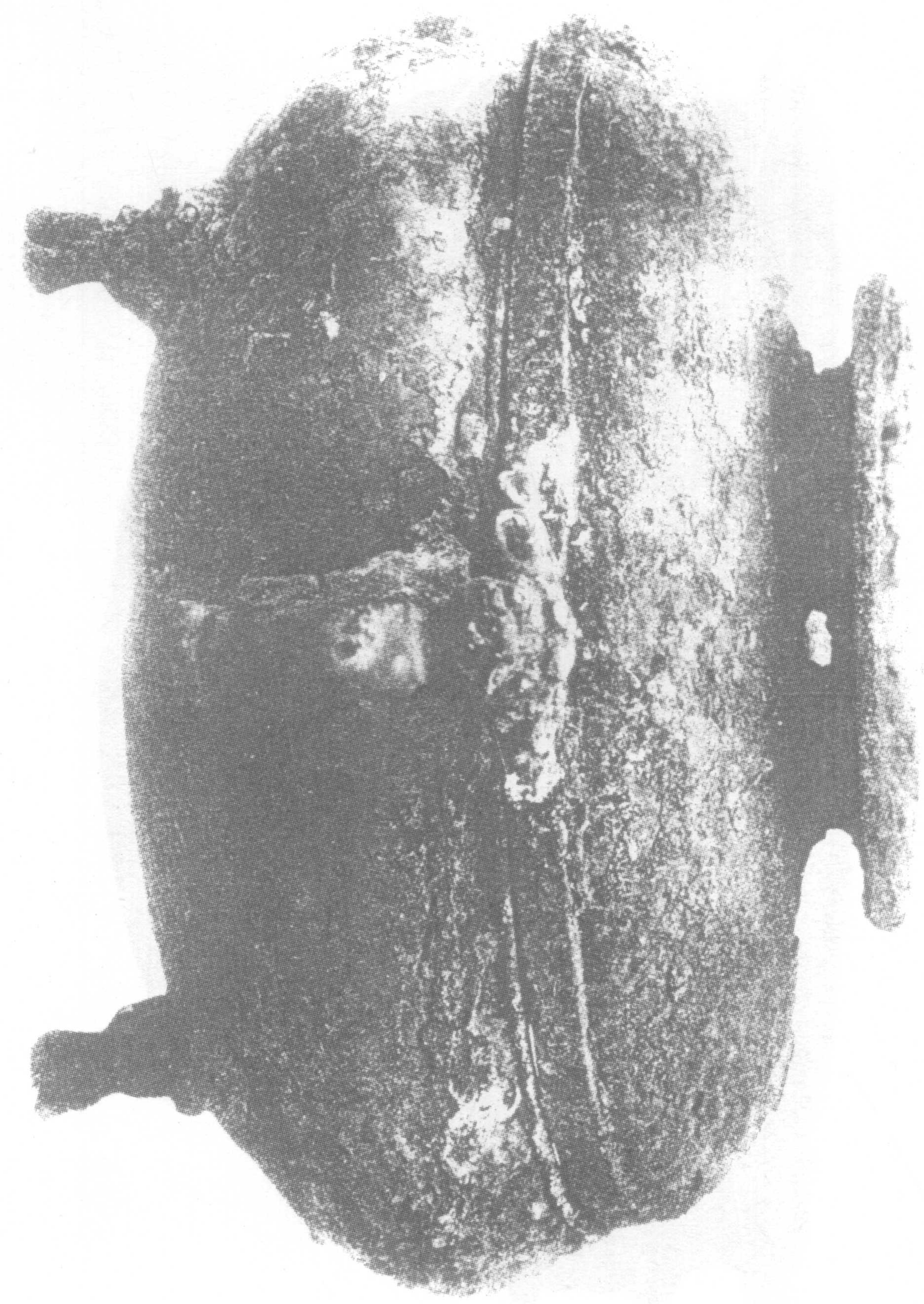


蟠文舟一



右舟殘破器二塊蓋一塊通高四寸五分深二寸四分口徑縱
六寸八分濶五寸足高一寸二分重五十八兩蓋頂飾以蟠文
色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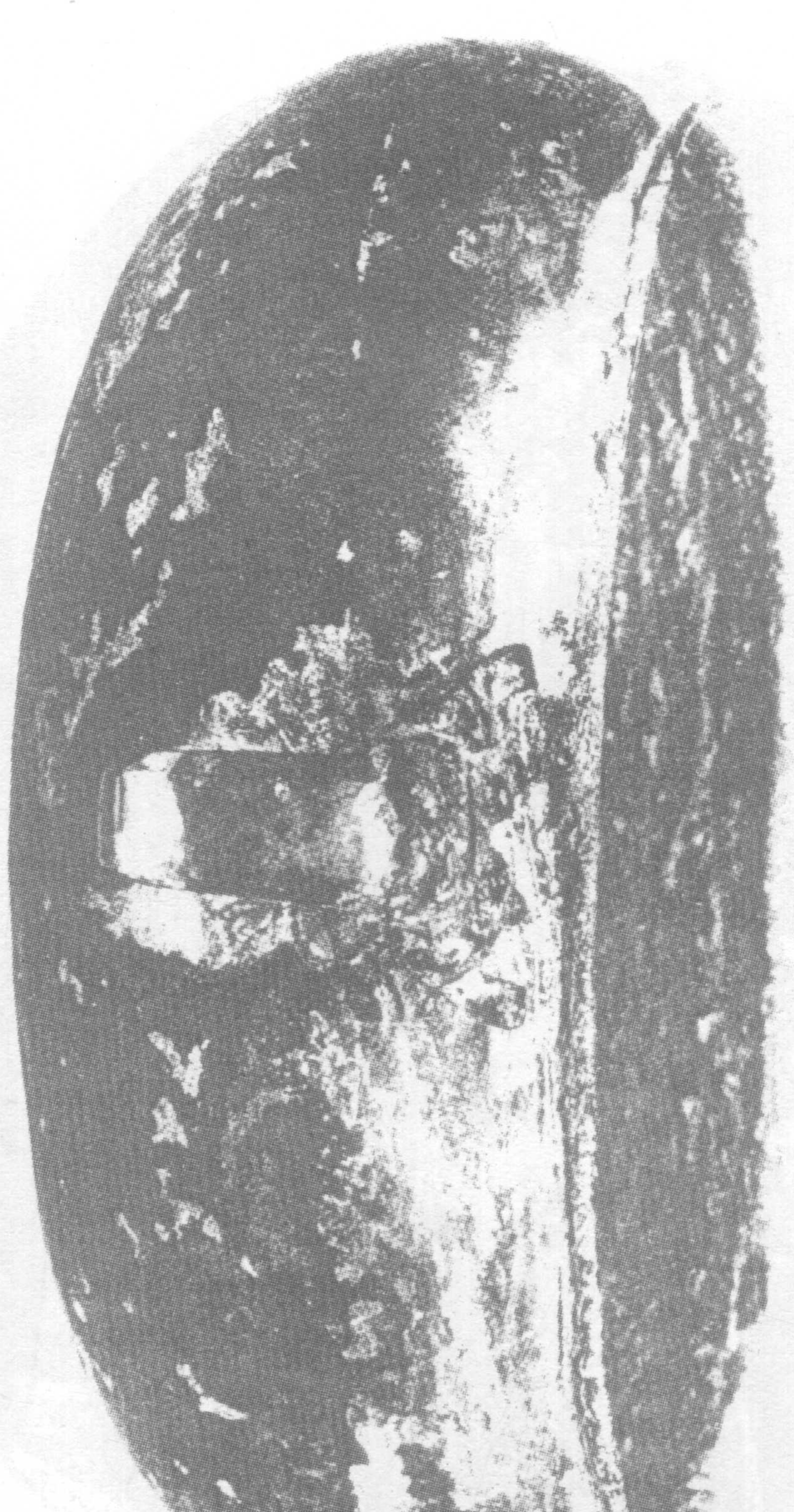
螭文舟二



一二五

右舟殘破器三塊蓋一塊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四分口徑縱六十八分濶五寸足高一寸二分重五十八兩無銘花文色澤與上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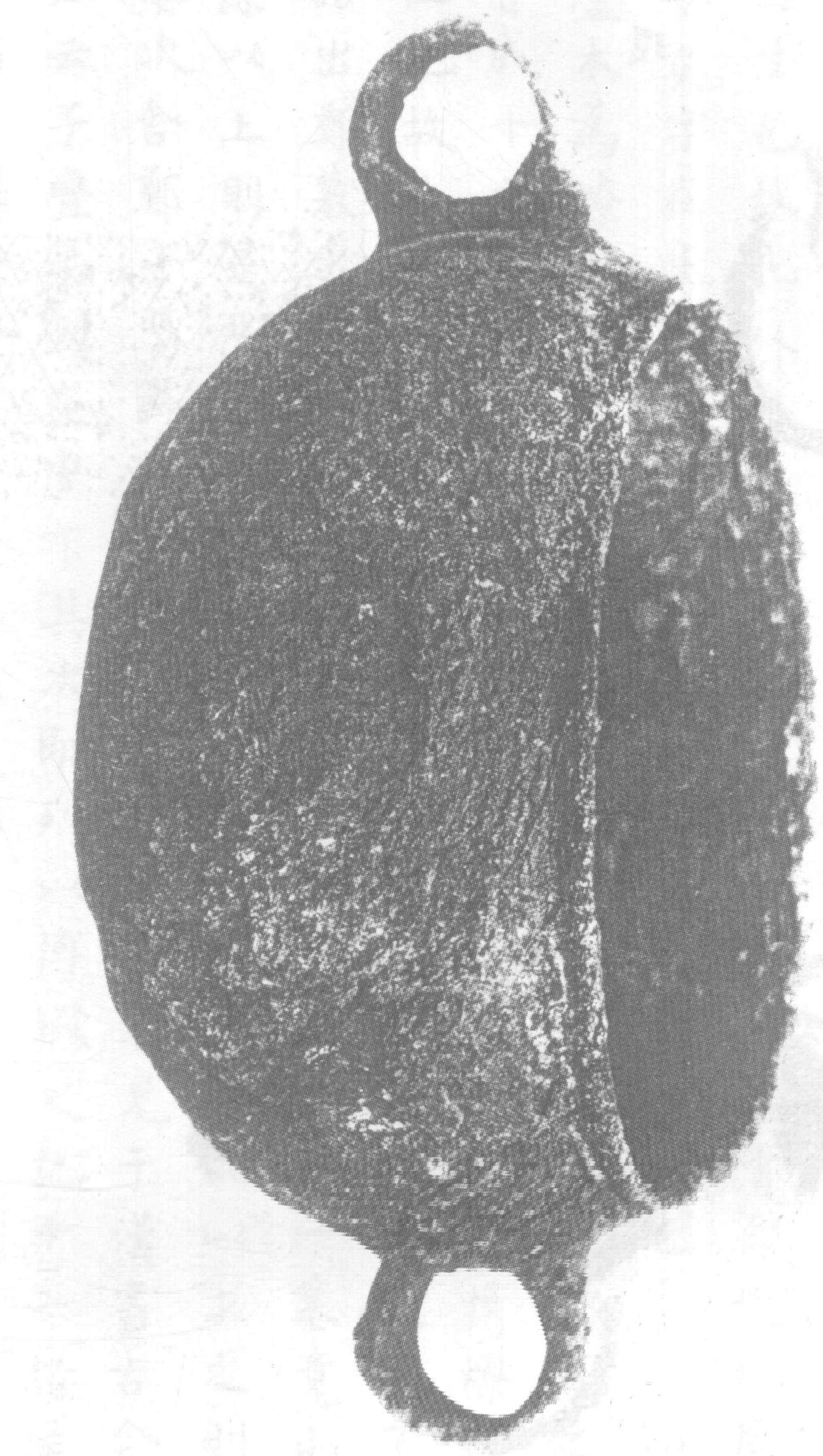
素舟一



一二六

右舟高二寸三分深二寸一分口徑縱五寸二分濶四寸重十八兩體素色綠無銘

素舟二



右舟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九分五厘口徑縱四寸八分濶三寸七分重十三兩體素色綠無銘

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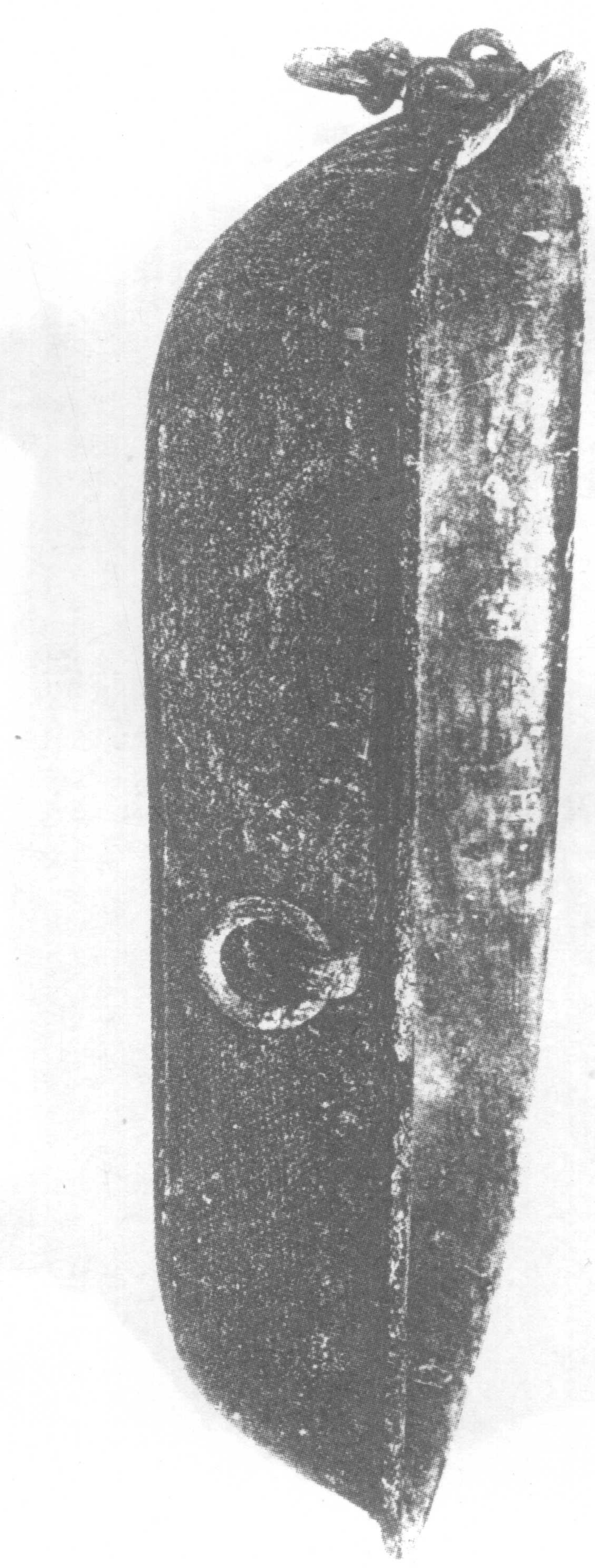
素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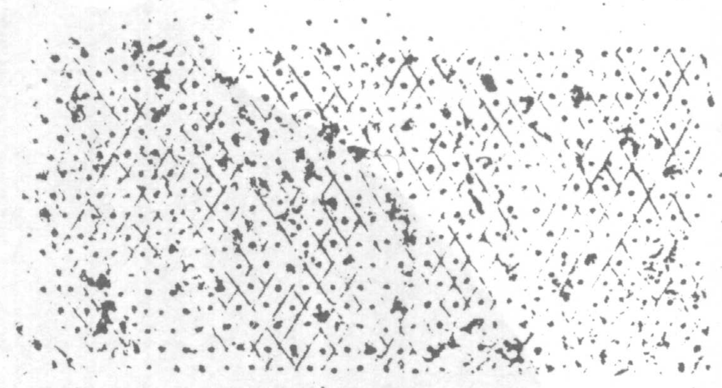
右舟高二寸三分深二寸一分口徑縱四寸五分濶三寸五分五厘重十三兩體素色綠無銘

一二八

王子嬰次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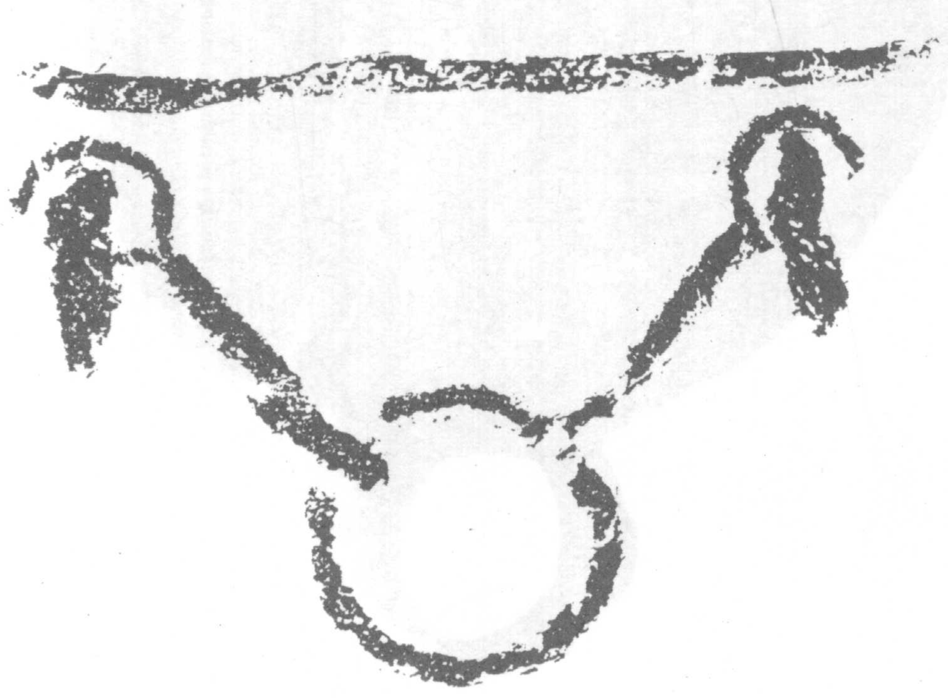
腹



環



兩端環







王子嬰次之○盧

右盧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九分口徑縱一尺四寸一分濶一尺一寸重二百四十兩腹有四環飾以斜行文色綠銘七字在口內側此器出土時釋之者有四家王國維釋王子嬰次之○盧以嬰次為楚公子嬰即令尹子重盧為飯器器出鄭墓則以鄢陵之役楚師宵遁為解說詳觀堂集林卷十八及新鄭古器圖錄馬吉樟釋為王子嬰齊之鐇盤而於嬰齊未指定為何人見新鄭古器圖錄關百益釋王子積次之庶盤同上郭沫若于新鄭古器之一二攷核文中論嬰次為鄭子嬰齊盧為燎鑪其說甚是今錄其說如次

盧字原銘本作𥃲從皿膚聲此固可釋為盧字斷無釋盤之理然王氏據許書以盧為飯器則非也此方器之不適為飯器一望可知關馬二氏之釋盤即由其形似之臆測器制似盤或盆而銘之以盧余謂此乃古人爇炭之鑪也許書鑪方鑪也从金盧聲今器為方器與許說正合鑪字金文多作鏞如邾公華鐘玄鏐赤鏞曾伯霥簠吉金黃鏞均鏞字也邵鐘玄鏐鏞鋁邾公牼鐘玄鏐鏞呂則以鋁呂為鏞鏞與玄為對文與赤黃同例乃用為黑色之意鏞又可作𥃲者从皿从金古字不拘……至許書之釋盧為飯器者蓋假借之義古書必有假盧為筥者故許氏云然知盧為鑪則庚字更有可說庚者寮之別構也寮字毛公鼎作寮新出矢令彝及矢令段均作寮从宀下象呂中有火

以𪒠柴召者鑪也此从广与山同意太火字也如沇兒鐘庶字作𢈔子仲姜鎛鎣勞字作熒曾伯霥簠印燮鄦湯字作𤇾晉邦盦燮字亦作𤇾所从火字均作大与亦字相混大抵皆東周人書法也故此从火少聲符也少与𡕥聲同在宵部故知庡即是寮矣字在此乃讀為燎庡盧者尋常燎炭之鑪也……知王子盧本為燎鑪則王氏子嬰齊之說可不攻自破蓋鄢陵之役在魯成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時當盛暑令尹不得携燎鑪以從征也故此王子嬰次必非楚令尹子重嬰齊王氏之說不足為器出鄭墓之解夫器既出于鄭墓殉葬品之多一墓竟出至百餘以上則是死者必為鄭之王長者無疑準此以求之則王子嬰次舍鄭子嬰齊莫屬矣鄭子嬰齊之名見于漢書古今人表注云子亹弟列在中下其次即列以傅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鄭子嬰子亹之弟鄭世家復稱為公子嬰云高渠彌亡歸歸与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是則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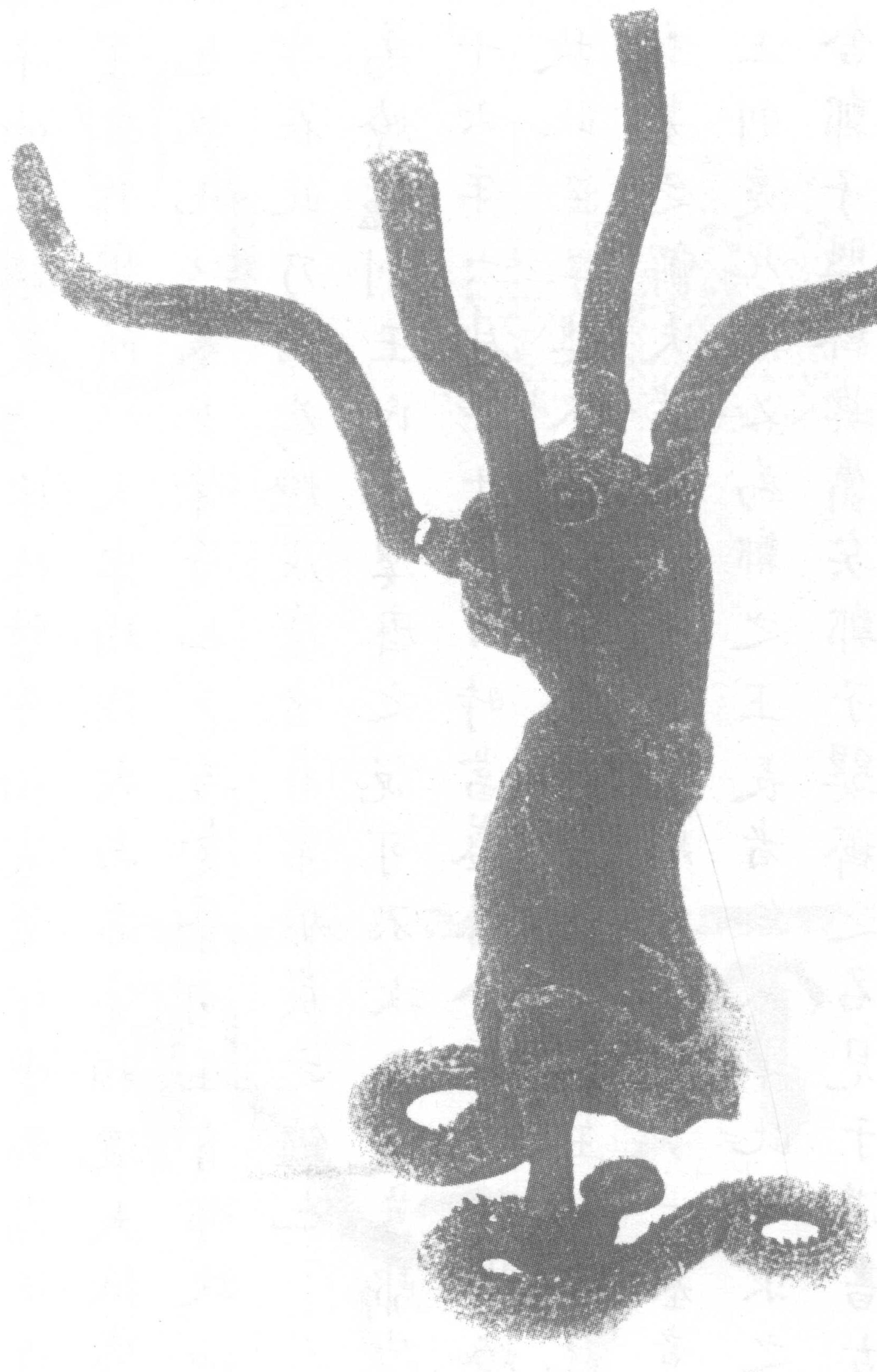
者史遷以為名嬰班氏以為名嬰齊也此人在左氏傳又稱子儀子儀与魯莊公同年即位在位十四年為傅瑕所殺其遇殺時前後情形于本銘之研究上有足供證者今將左氏傳及史記鄭世家二錄比揭之如下……二錄雖畧有出入然子儀在位十四年為傅瑕所殺与二子同死則是事實子儀之死本由于厲公之陰謀然觀其入國即責傅瑕事君有二心而殺之儼若歸國定難者然則于鄭子及其二子之喪必隆禮而後厚之以示君人者之至尊而掩已之陰惡此于新鄭之墓一墓而出器至百餘事之多者正為極妥當之說明且同時出土者有人頭頂骨三塊此三塊者非即鄭子与其二子之骨耶要之王子嬰次當即鄭子嬰齊鄭子嬰公子嬰子儀子儀當即嬰齊之字猶楚公子嬰齊字子重鄭罕嬰齊字子𧏳鄭子嬰公子嬰當有奪字不則由史遷之誤會也蓋古人有以一字一名連稱之例字前名後如各為一單字則二單字相接簡如二字之複名如

南宮萬一稱宋萬萬其名也而莊十一年傳又作南宮長萬長則其字也又如魏曼多左定十三年傳余以為亦一字一名故史記或稱之為魏侈晉世家或稱之為魏哆趙世家王引之謂多侈哆古同聲而通用是也恐史遷亦誤以嬰次或嬰齊為一字一名故畧稱之曰嬰嬰齊本公子而嬰次稱王子似有可疑然此僅于古者諸侯于國內可稱王之說多添一新例耳諸侯于國內可稱王其公子亦自可稱王子其在鄭國古來雖無稱王之說然觀春秋初年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左隱三年傳二者儼然敵國且周鄭竟至交綏鄭將祝聃且曾射王中肩則公子嬰齊之稱王子即單以僭妄目之亦能解釋矣要之王子二字不足為鄭子嬰齊之反證適足以補史之闕文耳知王子嬰次即鄭子嬰齊則新鄭之墓當成于魯莊公十四年西紀前六八〇年後之三五年間墓中殉葬器物至遲亦當作于西紀前六七五年而王子嬰次盧之制作必當在鄭子尚為公子之時故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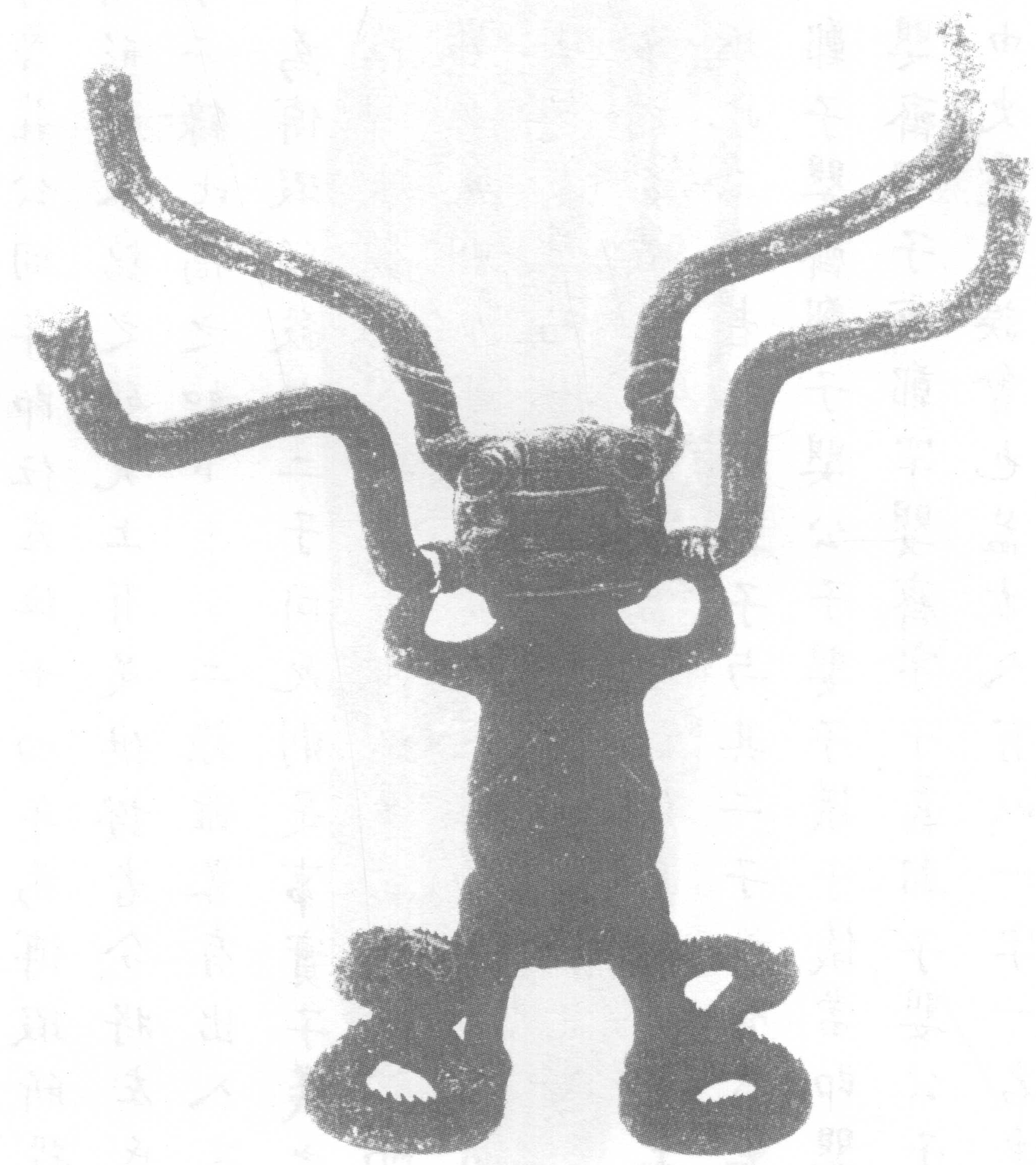
遲亦當作于魯莊公元年

側面



不知名器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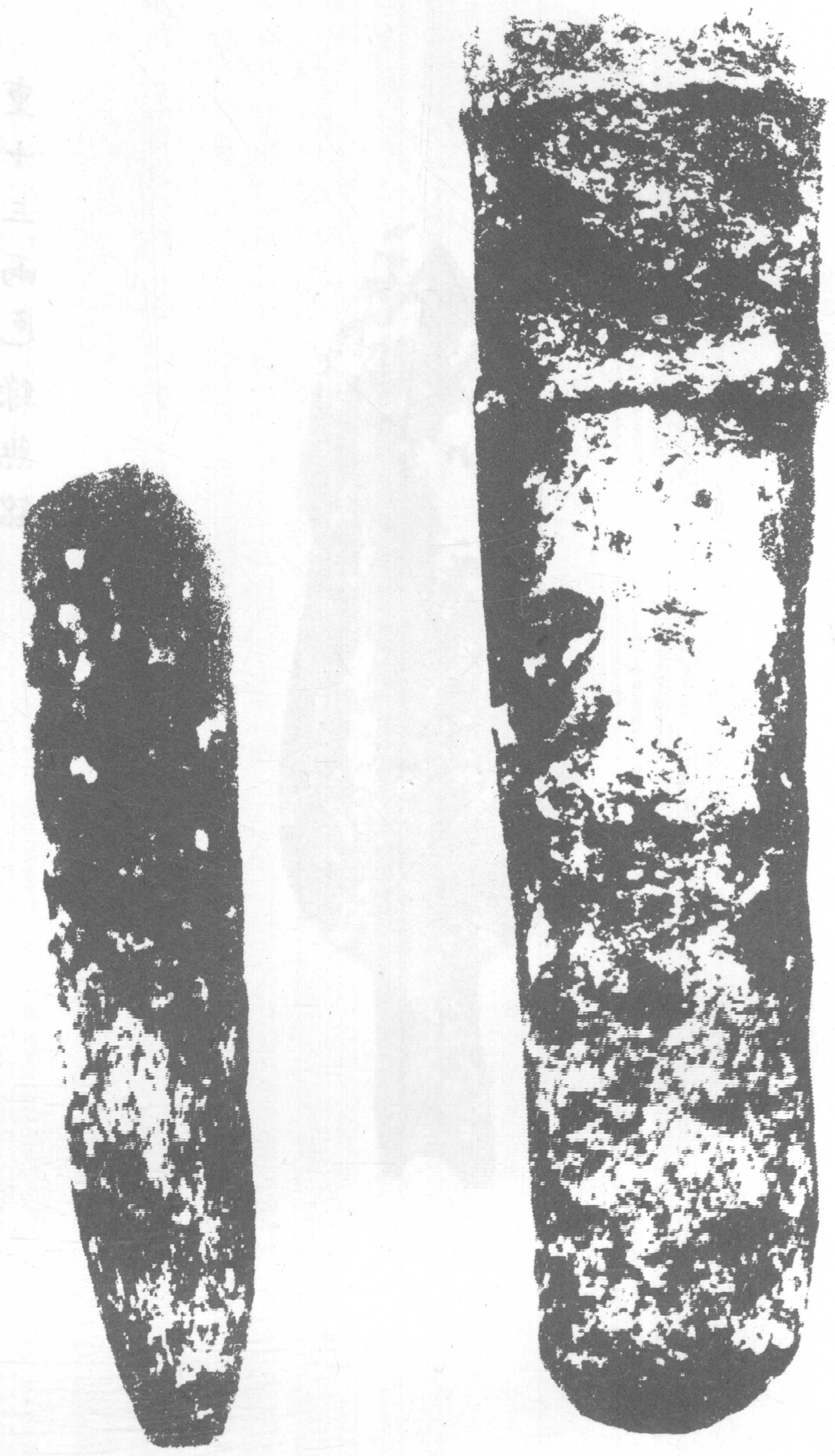


一三三

右器身高九寸四分後柱長八寸五分前柱長八寸七分重一百九十二兩獸面人身兩手奉承上承四柱兩足蹢膯足下承以蟠形狀甚奇特其器未審也關氏新鄭古器圖錄定此器曰殘豐云鄉射禮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鄭康曰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似豆而卑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杅以為戒夫制度雖有此說後世不傳其器此人作酗惡嗜酒狀又作膯承之態恐是豐坐之僅存因其上殘鈌故以殘豐目之桉豐似豆而卑其體恆圓此為方器之坐安能承豐且豐為承爵之用亦未有如是之大關說有近于臆測郭沫若氏曾辨證之矣而郭氏又舉以當王子嬰次盧之坐然余至河南親驗其器則此器後柱高而前兩柱底上不能置物知郭說亦有可商也

一三四

柄飾



一三五

右器長一尺口徑二寸四分重六十五兩器圓外畧呈葉文鈍首而無刃舊以爲殳晉色綠無銘中餘朽木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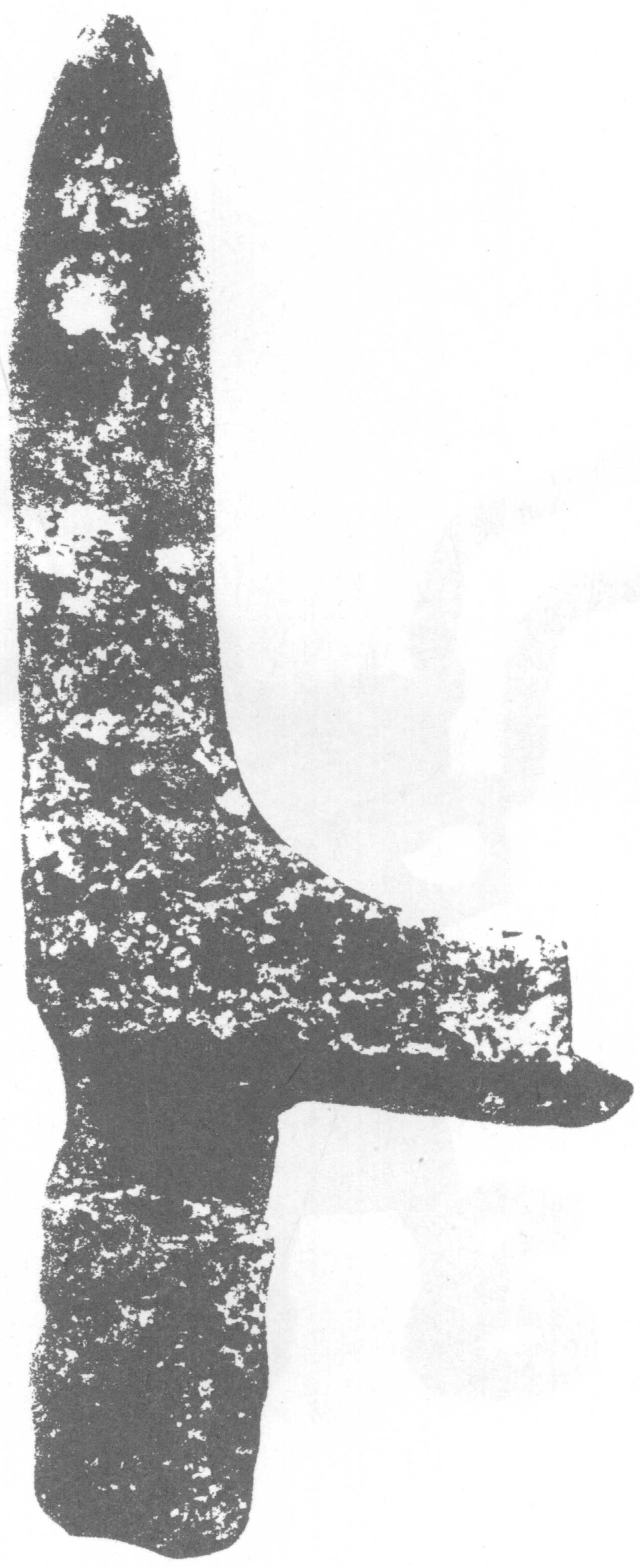
螺文柄飾



一三六

右器長八寸二分口徑一寸二分五厘重二十七兩體作八棱外有隆起之螺文鈍首而無刃舊以爲殳首色綠無銘中餘朽木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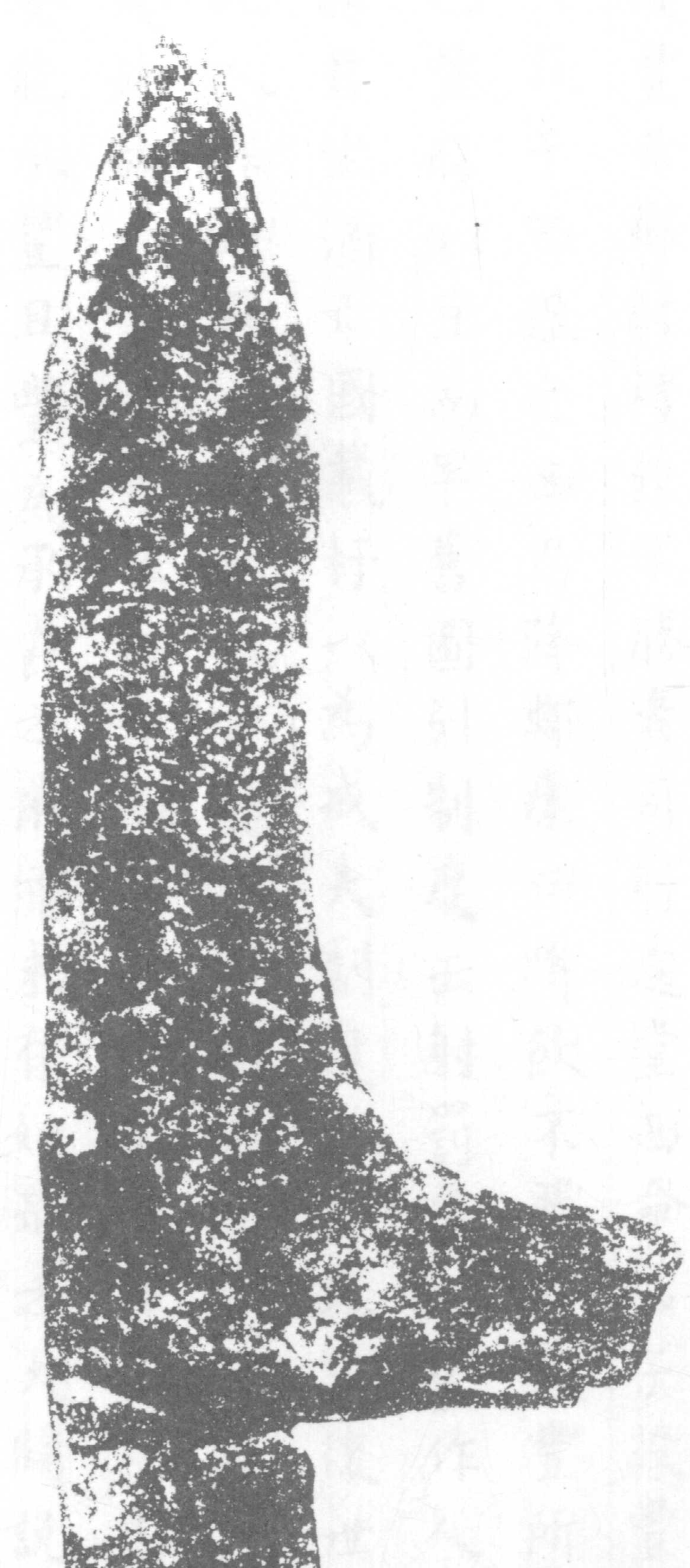
素戈一



一三七

右戈通長八寸內長二寸五分援長五寸五分胡長三寸三分
重十三兩色綠無銘

素戈二



一三八

右戈通長七寸五分內長二寸援長五寸五胡長二寸六分重
七兩器折為四段色綠無錄

素矛



右矛長五寸六分濶一寸七分五厘口徑六分重四兩色綠無銘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 濬縣彝器

通許胡汝麟題

據一九三七年初版影印本影印

河南古器物之出土自宋之河亶甲城觚始元明兩代彝器發見尠有所聞晚近世甲骨彝器出于殷虛而後河南古物始赫然爲海內稱首此外若洛陽新鄭濬縣汲縣輝縣諸地所出之彝器亦浸以滋多大氐殷商之器古樸字簡而義該兩周之器雄渾文多而事詳至春秋戰國之階所出者文字奇肆制作精巧是以中外嗜古之士曳裾接踵訪求不遺餘力河南通志之有吉金編也意欲廣其流傳總纂胡公商諸中外收藏之家及市賈所陳凡力之所能致者爰命海波攝影拓文悉箸于錄茲濬縣彝器一書本河南古蹟研究會所采獲郭氏寶鈞所屬稿而彙纂于通志者也今觀編中甄錄雖未能盡衛墓所出然其菁英則網羅靡遺就其彝器論之衛自白懋父以降傳世彝器甚罕而⿱罒異尊所紀按之史實與武公佐周平戎事相合則武公之豐功偉業竟于此器中見之此史跡之可徵者矣輈人之法失傳已久識者絕稀雖有清戴震阮元錢坫諸君子從事于車制之研求率皆考諸載籍未觀原物而斯墓所出車馬戎兵甲冑之飾獨多此名物之可徵者矣至若每器詳紀其出土所在之墓及鑄製之法條分而縷述夫然後由遺器而稽舊跡使覽者展卷而粲然可觀海波以感於胡公傳古之勤與郭氏用力之專且幸得以預于是役也因敘其始末如此俾來者有所覽焉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潢川孫海波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濬縣彝器概述（節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 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郭寶鈞著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

辛村在河南濬縣西南隅東距平漢路濬縣車站約六里墓地位村之平坡上遠負黑山近瀕淇水隔岸與浮山相望淇水懸崖十餘丈怪石聳立波浪翻帛風景絕佳古人選葬于此蓋隱寓有相陰陽而觀流泉之意焉

是墓之清理在民國二十一年春在未清理之前墓地已經慘酷盜掘所可知至少有前後兩期前期盜掘約當埋葬不久之後以翻亂部份土質已極堅實所含陶石又皆史前遺存無秦漢以後墓知之且墓中明器雖皆亡失而棺痕猶未殘破如盜掘之時距埋葬過久則棺木必朽一經翻亂未有不傷及棺槨者棺槨不傷是葬期不遠木尚未朽之明證且當時盜墓之法皆自北半掘入其目的似專爲取禮器而來頗疑盜墓之人與目覩埋葬之人不無關聯蓋當時葬儀頭北足南禮器皆置頭部車器皆置道傍盜者自北半入可以抉其精華自不妨遺其糟粕至今已盜各墓腰部皆留顯箸土線所獲遺物禮器少而車器多所見殘骨頭胸少而腿部多者皆以此

後期盜掘在距今數年以前先是辛村人劉金華串通估商于村東掘一墓得鼎彝售價甚昂鄉人涎其利羣起效尤盜掘之風復啓民國二十年此風益熾村人相約成夥集資合工計工分值而以餘利十分之三餌地主盜夥之多嘗近千人如集市然其盜法異于前期先掘地爲長方井深達棺底遇硃土即橫鑿隧道四出分歧隧與隧間留小牆或短柱以支持欲墮之土盜者乃蹲隧道中恣意挖取至盡取所能取之物而後已故墓經前期盜掘者或可少有殘留墓經後期盜掘者多竭澤而漁十不存一矣當其盜掘之時平津估客麕集是地遇有珍異即重價購得大利所在趨之者衆地方官紳爭欲染指分贓不均乃釀械鬥殆河南省政府聞而查禁撤懲縣長通緝匪首盜掘之風始熄

中央研究院聞知此事在民國二十年夏囑郭寶鈞氏前往調查比至其地見田間陶石纍纍俯拾即是頗訝其包羅之宏遺存之古不僅以墓地箸乃建議當局由國立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合組河南古蹟研究會因有正式發掘及附帶清理殘墓之舉發掘工作以濬縣爲試辦區此合組辦法第八條之規定也所謂濬縣實指辛村而言惟辛村墓葬皆破遺址爲之欲清遺址勢不得兼清墓地此工作一定之程序也關于遺址發掘另有文以記之僅就工作之關于墓地者摘述于下

濬縣第一次發掘開始于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收工于五月二十六日共四十一日連帶清理殘墓二座

第二次發掘開始于同年十月十一日收工于十二月六日共四十六日連帶清理殘墓十一座

第三次發掘開始于二十二年四月一日收工于五月二十四日共五十四日連帶清理殘墓二十一座

第四次發掘開始于同年十月二十日收工于十二月十二日共五十二日連帶清理殘墓五十一座



以上四次工作約六閱月清理殘墓八十餘其中經昔人盜過者三分之二經今人盜過者三分之一欲求一當日原封位置不紊可以考見古人葬儀節者不過一二見耳

下表乃墓之個別情形摘要說明以見發掘經過之一斑

| 號次 | 位置 | 說明 | 備考 |
|---|---|---|---|
| 墓一 | 在辛村村東麥場中 | 此墓有墓道墓室羨道長達五十五公尺爲全部中最大之墓亦爲吾人發掘最先之墓前後發掘兩次墓室始完遺物經盜掘殆盡殘存有輿痕一輪十二面輪分列東西壁幅牙宛在同層有俯身葬人骨一架棺中餘玉器數件玉七一最精美 | 以上二墓爲第一次發掘者 |
| 墓二 | 在辛村東南崖頭邊 | 此即出爪戈戟之墓墓道封土九十餘版尚聳立崖頭形勢巍峨盜掘甚慘遺存十戟之外有大獸面二最特色 | |
| 墓三 | 在村極東三角凹地中 | 此爲車馬葬坑出車十二輛銅飾三百餘件馬骨七十二架犬骨八架似爲墓十七之陪葬坑盜掘最輕 | |
| 墓四 | 在村東南大路南 | 此墓北半經昔人盜掘南半經今人盜掘殘餘極少僅車器數件墓中部有極清土線一道爲昔人盜掘遺痕今人開始盜掘者即此墓 | |
| 墓五 | 在墓三馬坑西北 | 此爲女子墓葬即爵銘所自出墓極深盜掘洞分二層搜括甚慘殘存有方彝瑪瑙象揥花骨鎏金銅飾鴛鴦蚌蛙等均精美 | |
| 墓六 | 在墓一東六公尺處 | 此墓經古今兩度盜掘幾無殘存惟蚌飾石球尚多察其遺物似亦女子墓當爲墓一之祔葬墓制似墓一而略小蓋皆爲合背形 | |
| 墓七 | 在墓一正北麥場中 | 此墓僅出脊骨數節瑪瑙珠一箇餘無所有 | |
| 墓八 | 在墓四北二十公尺 | 北部盜盡南部殘餘車器數種方相七面方相問題即由此墓解決戟銘有吳字 | |
| 墓九 | 在墓七之北 | 毫無遺物僅破鬲二片貝蛤數枚當時初掘以爲權厝遷後所遺後始知爲盜掘者 | |
| 墓十 | 在墓四東南數公尺 | 此殆一士兵墓坑深僅及一公尺方向東西出戈一在足旁冑飾一在頭上骨架較之坑深者猶完整 | |
| 墓十一 | 在墓十正南 | 埋葬亦淺僅出陶鬲一 | |
| 墓十二 | 在墓六正東約十公尺處 | 出人骨一架方向東偏北30°無殉葬物 | |
| 墓十三 | 在墓十二東 | 出馬骨一架 | 以上十一墓爲第二次發掘者 |
| 墓十四 | 在墓八東北不遠 | 此墓經昔人盜掘殘存甚少鄰西壁有馬坑一馬骨二架鄰東壁有明代墓葬一人骨三架 | 應分爲二墓 |
| 墓十五 | 在墓十四西 | 此墓極小僅有墓形棺痕他無遺物 | |
| 墓十六 | 在墓十五東南半公尺 | 情形同墓十五 | |
| 墓十七 | 在墓五西六公尺 | 盜掘亦甚明器經焚燬出戈一知爲男子墓形制與墓五全同且兩相駢列當係祔葬 | |
| 墓十八 | 在墓十七西 | 亦經盜掘棺隅出銅魚一貫二十餘尾三角形鏤空花銅一 | |
| 墓十九 | 在墓十五西 | 北半盜掘南部出方相四面黑陶笄器一鉛組飾約多件 | |
| 墓二十 | 在墓一南 | 墓極深上半圓形下半方形經今人三次盜掘爾出玉器極多吾人惟在餘土中搜得三件一瓏一璧一玦 | |
| 墓二十一 | 在村西北牆邊 | 此爲前期墓葬深達十二公尺而無墓道形勢偉大殘銅魚六十八銅鈴二象頭飾二羊頭飾一兩面人頭飾一以兩面人頭銅飾爲最特色 | |
| （墓二十二） | 在村西柵門西 | 深僅一公尺無殉葬物 | 時代不明 |
| （墓二十三） | 在墓二十二南村民院中 | 熟土範圍極大惟延入村民房舍下工作不便是否墓葬尚不可確知 | 情形不明 |
| 墓二十四 | 在福興寺西辛村極東南 | 此墓形制偉大有耳室亦火葬出金器數件石碧二餘爲今人盜毀其並列仍有大墓一經盜過吾人尚未清想亦祔葬者 | |
| 墓二十五 | 在村東牆邊 | 亦爲車馬葬坑形制僅次墓三惟盜掘較墓三爲甚殘輈四木質猶存可考見輈之與法 | |
| （墓二十六） | 在墓十二北 | 首西足東極殘是否同時墓不可知 | 時代不明 |
| 墓二十七 | 在墓二十六東 | 形制甚小亦經盜掘未大開僅打井下探 | |
| 墓二十八 | 在村外東北地 | 出方相殘片玉器數件蚌珠十餘件 | |
| 墓二十九 | 在墓二十八東北 | 此爲前三次發掘之唯一完整墓葬出鼎甗敦等四件銅戈等十餘件骨架腐朽 | |
| 墓三十 | 在墓二十九西 | 僅棺南壁出蛤蜊半袋餘無物 | |

| | | | |
|---|---|---|---|
| 墓三十一 | 在墓二十九東南 | 墓極小經盜掘空無所有 | |
| 墓三十二 | 在墓三十一西 | 情形同上 | |
| 墓三十三 | 在墓三十二南 | 此爲馬葬坑出馬骨八架 | |
| 墓三十四 | 在村中大路西 | 此爲一大墓經今人盜掘出玉器甚多吾人打井下視深九公尺至台堦無餘物疑自頂大掘以房舍滯礙未果 | 以上二十一墓爲第三次發掘者 |
| 墓三十五 | 在墓一西三公尺 | 此墓打破黑陶期居穴而下出戈一軎一 | |
| (墓三十六) | 在墓六正東不遠 | 熟土範圍甚大但無明瞭界線是否墓葬不明情形與墓二十三同 | 情形不明 |
| 墓三十七 | 在村東北地 E 202 內 | 北半經盜掘南半殘兩腿骨 | |
| 墓三十八 | 在墓三十七東 | 北半盜過東南部殘銜勒絡組等四組 | |
| 墓三十九 | 在墓三十八東 | 大部破壞棺跡猶存人骨堆積於墓之西北隅出玉魚二 | |
| 墓　四　十 | 在墓二十九東北 E 213 內 | 盜掘殆盡僅餘蛤蜊數十枚 | |
| 墓四十一 | 在墓三十九東 | 僅餘殘罍一蛤蜊數十枚 | |
| 墓四十二 | 在墓二之北緊鄰村牆 | 此即出晉戈成周戈之墓形勢頗大雖兩經盜掘仍餘戈十二柄戟二柄鉤二十一柄斧二柄矛二柄(一金鑲)方相三面甲泡三十面輪四組軛一乘及他種物大小二百餘件 | |
| (墓四十三) | | 作墓四十二時其東數公尺亦有熟土一段誤認爲墓因以四十三名之及發掘結果知爲遺址而他處號次已自四十四編至五十餘不便追改故闕之 | 空號 |
| 墓四十四 | 在墓四十一東 | 棺跡人骨皆無出雙耳殘矛柄一蚌魚形頗别致 | |
| 墓四十五 | 在墓三十七南 E 222 內 | 墓經盜過棺中積水爲泥無存物 | |
| 墓四十六 | 在墓四十五東 | 毫無存餘 | |
| 墓四十七 | 在墓四十六東 | 出殘鬲一 | |
| 墓四十八 | 在墓四十七東 | 西南隅出矛一未亂餘由亂土中撿得玉玦一玉條四十一有錯蚌魚二十一 | |



| | | | |
|---|---|---|---|
| 墓四十九 | 在墓四十八東 | 南半出罍二陶罍一粗大蚌魚十餘 | |
| 墓　五　十 | 在墓四十九東 | 殘存鼎足一 | |
| 墓五十一 | 在墓二十九東北 | 此墓雖小亦一完整葬墓墓西北出盉一正北出陶鬲一圍以蚌飾東堦出陶罍二南北堦各有蚌魚平鋪約七十餘棺中出小玉戈一貨物形制皆古樸較墓二十九爲尤早 | |
| 墓五十二 | 在墓五十一西 | 腐朽無物測得棺厚七公分可謂薄矣 | |
| 墓五十三 | 在墓五十東 | 出殘鬲蚌魚七十 | |
| 墓五十四 | 在墓二十九南 | 此墓方向極斜幾成南偏西六十度之角南半殘鏃一戈一石器一骨笄一 | |
| 墓五十五 | 在墓五十四東 | 此墓未經盜掘人體骨粉猶隱約可辨東北堦出小鼎一東西堦兩手旁出戈二皆中斷南堦出穴形物二棺隅出蛤蜊七十六 | |
| 墓五十六 | 在墓五十五東 | 擾亂最甚有五貝背已磨平在全部爲特例似非此墓中物 | |
| 墓五十七 | 在墓五十六東 | 此墓亦未擾亂墓西北出黑陶二西堦出戈三棺中出玉墓一大蚌一蚌魚百餘惟錫劑極多之錐帶一出地面下深一公尺處不知是否殉葬物 | |
| 墓五十八 | 在墓五十七正北 | 此爲馬葬坑出馬骨二架外有似牛骨者一架 | |
| 墓五十九 | 在墓五十二正西二十公尺 | 此亦馬葬坑出馬骨四架 | |
| 墓　六　十 | 在墓五十九西 | 此墓爲四期發掘最完整之一墓即父乙尊所自出者出鼎一甗一尊一爵一卣一敦一鬲一斧一戈九軎二穴形物四皆四堦物棺中如何以時晚未及取出但是晚即被匪鳴搶劫去三千年保存至今吾人仍只得其半而失其半考古至此時亦可哀矣 | |
| 墓六十一 | 在墓五十八南 | 此墓未經擾亂但殉葬物不多形制皆小似童子墓出鑾四戈四軎二鬲二蚌魚百餘 | |
| 墓六十二 | 在墓六十一南 | 此爲馬葬坑出馬骨四架附鑾二鈴二銜二脅驅二似爲墓五十七之陪葬坑 | |
| 墓六十三 | | 此即三次所作之墓三十二時作者因事赴彰視察人前期未參加不識其名擅名六十三以便記載用以尋覓新舊坑位置關係 | 重複 |
| 墓六十四 | | 此即三次所作之二十八情形與六十三同 | 重複 |
| 墓六十五 | 在墓二十八東北 | 此亦馬葬坑出馬骨二架無他物 | |
| 墓六十六 | 在墓二十八北 | 翻亂過甚僅殘貝六枚 | |

| | | | |
|---|---|---|---|
| 墓六十七 | 在墓二十九東 | 北部翻亂南部腿骨尚存殘鑣十六穴八絡組飾百餘石器一件 | |
| 墓六十八 | 在墓六十七東 | 此即衛爵所自出者亦經翻亂此銘器在東壁上幸獲保存膝骨上出穴形物二其西北緊鄰一馬葬出馬四架視察人仍以六十八名之 | 應分爲二墓 |
| 墓六十九 | 此墓六十八東 | 此坑人骨殘兩腿他無出土物西鄰一坑出馬骨六架視察人仍以六十九名之情形與上同 | 應分爲二墓 |
| (墓　七　十) | | 此即三次所作之墓二十九情形與墓六十三同 | 重複 |
| 墓七十一 | 在墓二十八南 E 251 內 | 墓經翻亂僅餘殘戈一人腰下埋犬骨與殷代營葬習慣同 | |
| 墓七十二 | 在墓七十一東 | 出圓銅片一背有字雕骨一魚形蓋用以繫物者 | |
| 墓七十三 | 在墓七十二東 | 毫無殘餘 | |
| 墓七十四 | 在墓七十三東 | 兩腿骨外無殘餘 | |
| 墓七十五 | 在墓七十四東 | 兩腿骨外殘陶鈃一絡組飾約等五十節 | |
| 墓七十六 | 在墓四十五北 | 此墓未經擾亂人骨遺痕猶存出鼎一敦一鬲一戈大穴形物二及絡組等二十餘件 | |
| 墓七十七 | 在墓三十七南 | 此墓未被盜掘人骨遺痕亦全明器僅罍一鬲一蚌蛤百餘 | |
| 墓七十八 | 在墓七十六北 | 墓經翻亂殘玉璧一鏃於一長方形朱色物上 | |
| 墓七十九 | 在墓七十八東 | 僅殘兩腿骨繞以蛤蜊三百餘 | |
| 墓　八　十 | 在墓七十六西 | 墓經翻亂轄存轄軜各二戈二玉璧一花骨一蛤蜊之多爲各墓冠共一千三百三十五枚皆在足部 | |
| 墓八十一 | 在墓四十六北 | 比亦一馬葬坑有馬骨二架 | |
| 墓八十二 | 在墓七十五東 | 殘存破陶鈃一 | |
| 墓八十三 | 在墓八十二東 | 人骨殘兩腿墓東南面環列馬骨二架 | 應分爲二墓 |
| 墓八十四 | 在墓八十三東 | 殘玉版一片餘無存 | |



| | | | |
|---|---|---|---|
| 墓八十五 | 在墓八十一西 | 殘人骨自腰以下貝四枚 | 以上五十二墓爲第四次發掘者 |
| 墓八十六 | 在墓四南二十八公尺 | 處出馬骨六架 | |
| 墓八十七 | 在C區東北 | 此墓原名一百零三因墓中出土陶器當時誤認爲漢器故未列入此系茲後由他墓證明當時亦有此物故改名補續於此 | 補續 |
| 墓八十八 | 在B區東南 | 此墓原由 B 401 試坑探得埋葬甚淺誤認爲近代墓及後清坑得古式陶鬲一故改名補續於此 | 補續 |

以上諸墓墓之形制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有墓道羨道墓室棺穴各部形制最大乙種有墓室棺穴而無墓道形制亦堪與甲種比丙種墓道棺穴同乙惟形制略小丁種厝埋極淺無墓室棺穴之分棺穴即墓室也甲乙種皆公侯夫人之墓丙丁種皆公族侍從之墓八十餘墓計甲種得六乙種得四丙種得五十五丁種得六此外有車馬之坑十三

墓中所獲遺物約數千餘事分銅器金器玉石陶器介殼甲骨牙貨植物貨數類

一銅器類屬于烹飪食器者鼎四甗二毀四（禮器排列均在北階適當盜掘部分故禮器出土部分極少）酒器尊一卣一盉一爵一彝一兵器戈八十二戟十五矛十三斧六鈎(按不知名兵器)二十鑿一鏃八車馬飾轄八十七軜六十軝五十長轂四組八具牙飾五十八軎飾二十轄五對錭飾一對踵飾一頸飾四軏飾二轙飾二鑾十二衡飾十一脅驅分兩段上段出四具下段六具游環大者十六小者六較四輢飾二輒四銜二鑣十五對鈴十一當盧三十六大鈴七環九鋂四十一雜器人獸面三十具珥二十三冠飾四具幄幔七組甲泡百零五綸組飾一千二百節約一百一十一小要十四銅魚若干不知名器尚有人面飾獸面飾象首飾三角形飾幘帽形飾雲環形飾和鑾形飾口物飾等

二金器類有金片二十四圓泡一包金獸面二

三玉石類各墓所得玉片八十五枚（墓五墓二十四墓十七除外）其中殘屑五十三成器者三十二成器之刻文者十六玉七一最精美此外刻動物形者十三龍一蟬一蠶一鳥二兕一鹿一牛一魚五玉之不爲動物形者十七殘璧一系璧二玦三戈形二馬蹄形一牛角形一竹節形一風車形一圓柱形二半環形一長方形一梯形一玉之外尚有綠松石紅瑪瑙多件石器出土者圓球甚多凡四十四粿長方形小礪石五

四陶器類缸四罍四瓿一竈一鬲完好者近三十

五介殼類貝三千四百七十二枚蛤蜊四千零十二枚蚌魚八百五十六枚蚌泡四百二十枚蚌飾三十餘皆作[illegible]形蚌之雕作動物形者魚之外有羊首形一饕餮形二其他尚有蛙形猴面形多種其專作繫佩用者有蠙珠數十枚螺二枚

六甲骨牙飾類龜甲數十片不塗朱不鑽不灼非占卜用骨製品殘七一無刻文者一骨棒二骨製小腰三骨笄一大骨管十餘細骨管五十角製品有𠤎形者十餘牙製品有柱狀物十八支又野猪牙製之牙牌狀物七十餘未經削製之全牙五殘片多件

七植物質以木爲大宗而多殘腐存者郤少席文存者頗多分寬篾窄篾二種布文纖維均粗絲密絲絹亦間有之

八其他不屬于上列各類者尚有朱漆圓盒痕一周鑲三角螺鈿朱漆方板痕一中鑲玉璧又有朱色髹料黑、色髹料白色髹料繩痕皮革痕錘杵痕等多附他物上

此墓發見之初報紙喧傳皆以殷陵稱以此地密邇殷墟故也及正式掘發于甲胄上見有衛師字樣證以濬縣舊屬衛地則知此确爲衛墓無疑又由巽尊所紀與衛武公平戎之事相符合然則殆衛武公之墓歟至墓制葬法諸事以及金玉石陶骨角龜甲蚌殼絲麻布席竹木丹漆之屬其說或已詳田野考古報告或另有專箸論之此皆應分别硏求非此編之所能盡也姑不贅云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濬縣彝器目錄

右凡七十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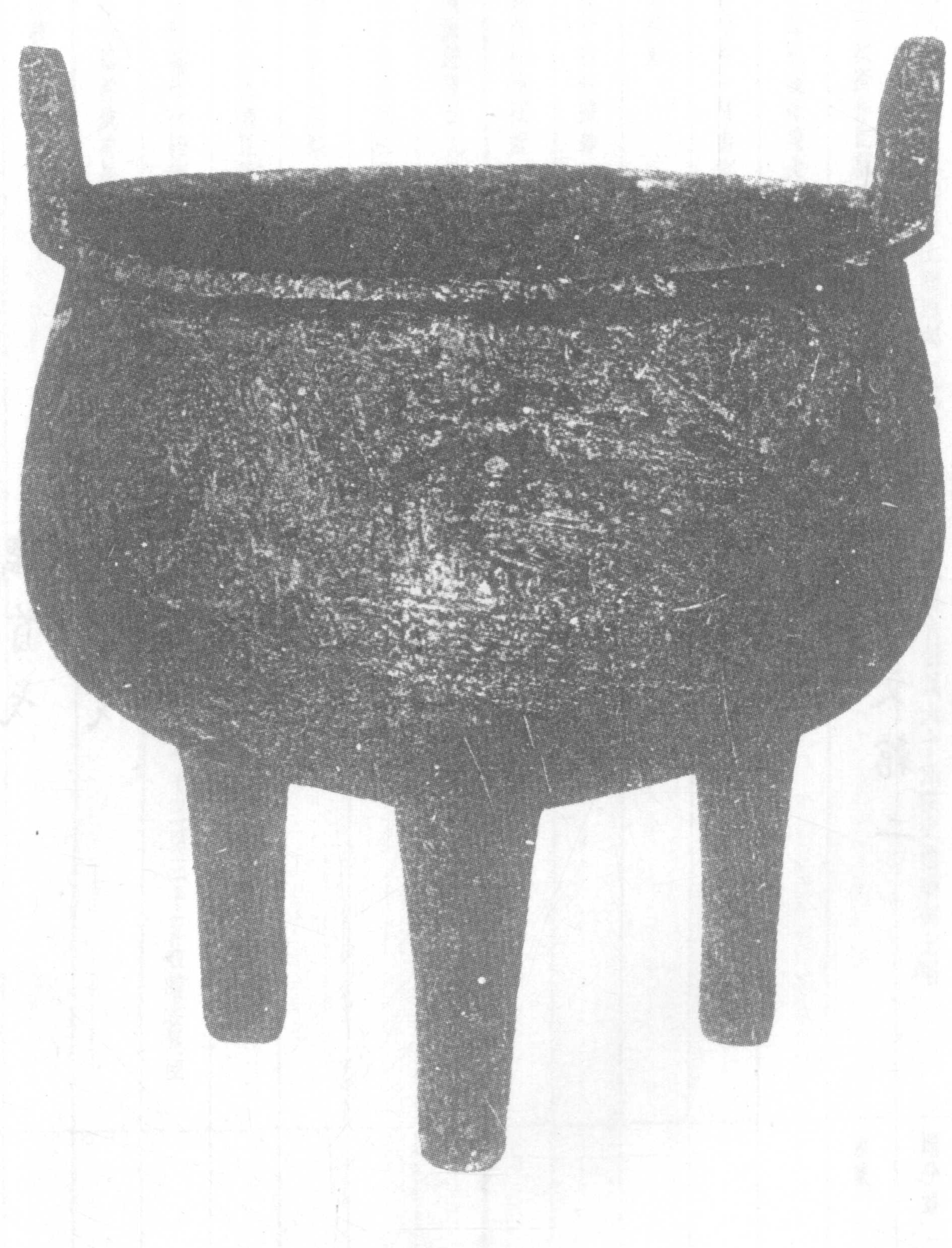
目録 二

河南通志文物志

吉金編上

濬縣彝器

素鼎一



一

右鼎出土墓二九原編二號高四寸二分九厘深二寸六分七厘口徑四寸二分耳高八分一厘重十五兩六錢三分六厘質紅銅銹蝕甚少腹外殘席文多處體素無銘

素鼎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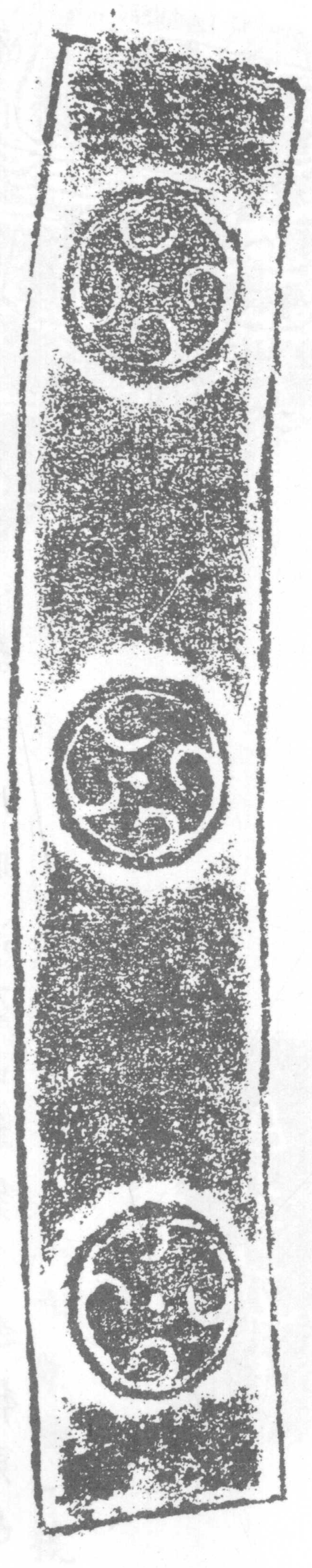
右鼎出土墓五五原編一號高三寸二分深二寸二分二厘口徑三寸七分二厘耳高六分九厘重二十九兩四錢八厘質精鍊間以粉綠斑體素無銘

渦文鼎



三

腹文



右鼎出土墓七六原編二號高五寸七分六厘深三寸四分二厘口徑五寸五分一厘耳高一寸四分四厘重一百一十五兩口圓微呈三角形足如柱腹飾弦文二道分印渦文九圜底有◬形線滿被黑煙色黝綠無銘

𠂤父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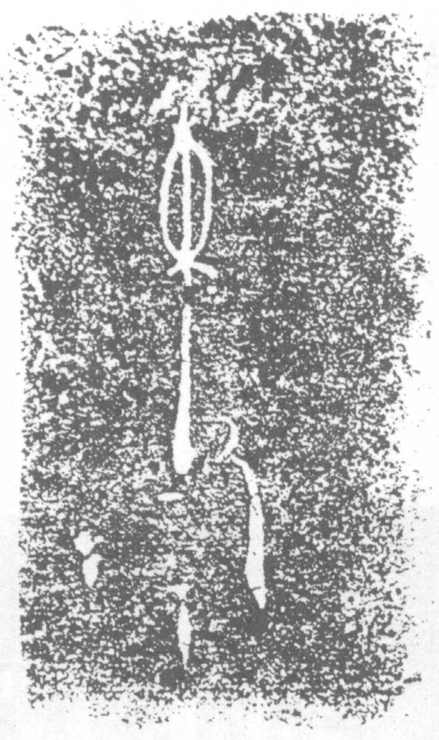




腹文



𠂤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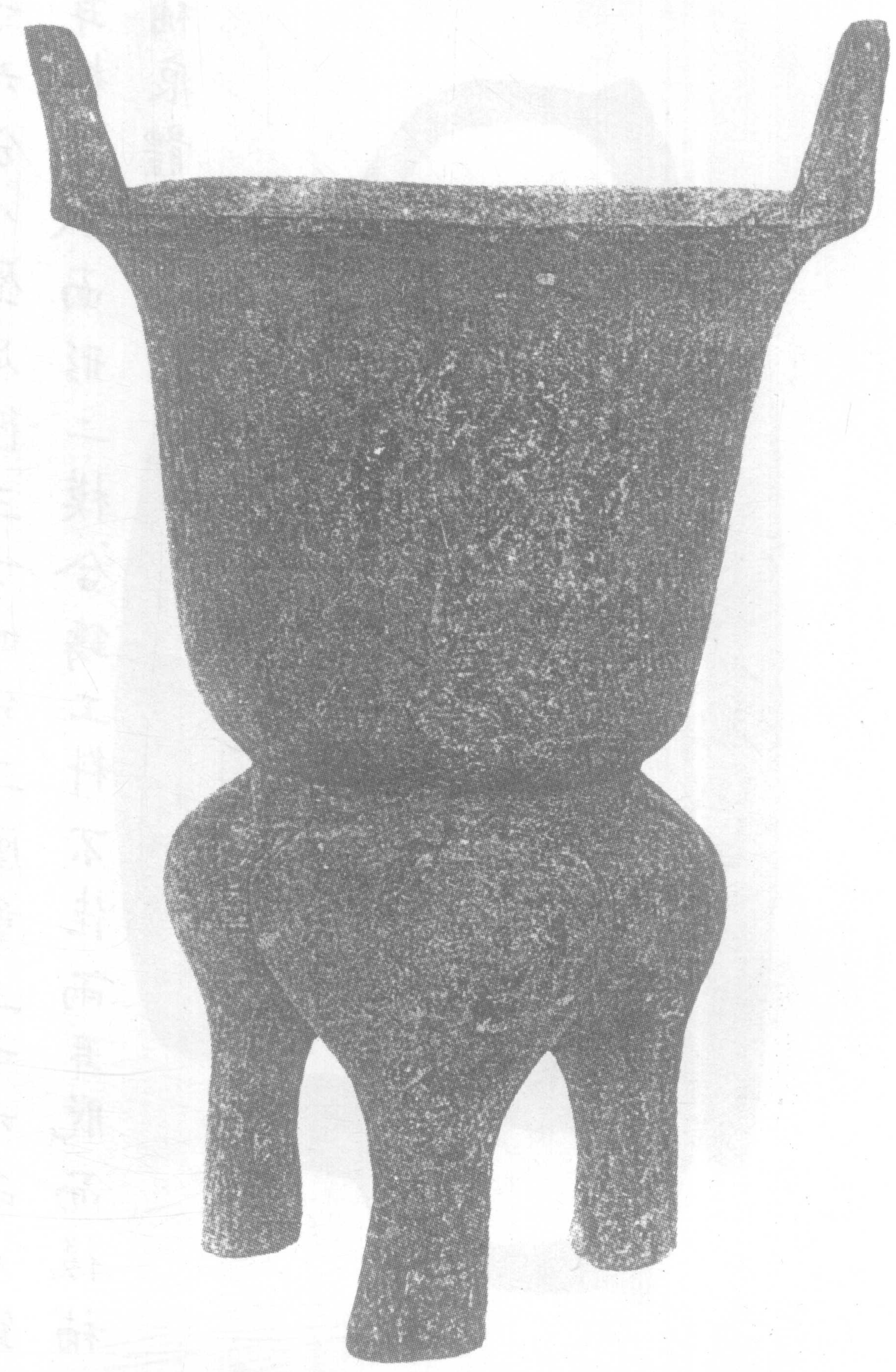


右鼎出土墓六。原編四號高六寸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五分八厘耳高一寸三分二厘重六十七兩九錢四厘形圓腹微鼓兩耳三足足如柱折處經修補腹飾饕餮文銘三字在口內曰𠂤父辛色綠有紫斑底存灼煙底壁皆留三模鑄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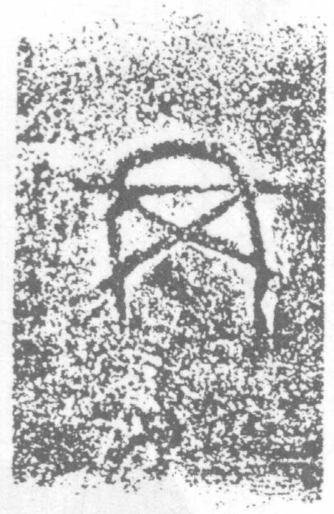
寶鈞按銅器鑄造與時代早晚有關西周銅器鑄造皆數模相合一次鑄成其形制須受鑄法之限制晚周工藝進步發明銲接術器體皆先鑄成耳足附件後加故器形隨技術之進步而演變飾偽亦增加此為鑑定銅器時代之另一標準也西人謂中國銅器用蠟模法乃以今例古不足信矣

海波按上虞羅振玉氏之輯殷文存也以器之文字簡質及以甲乙稱者屬殷器予曩者為友人輯續殷文存亦用是法由右鼎觀之則成周時器之猶稱父辛知舊說之未盡确蓋甲乙之稱乃殷商人命名之制如此周代殷政制度雖有因革民間猶必有因仍舊習未盡改者故成周時尚有此類銅器之發見也

冄甗



六



右甗出土墓六。原編三號高八寸一厘深五寸五分五厘口徑五寸六分七厘耳高一寸五厘重一百二十四兩九錢二分八厘質厚色灰綠製工粗而堅實三模接痕均留足之背部箪失去無紋飾銘一字陽識在腹內字不可辨識舊或釋舉者非也

白乍彝甗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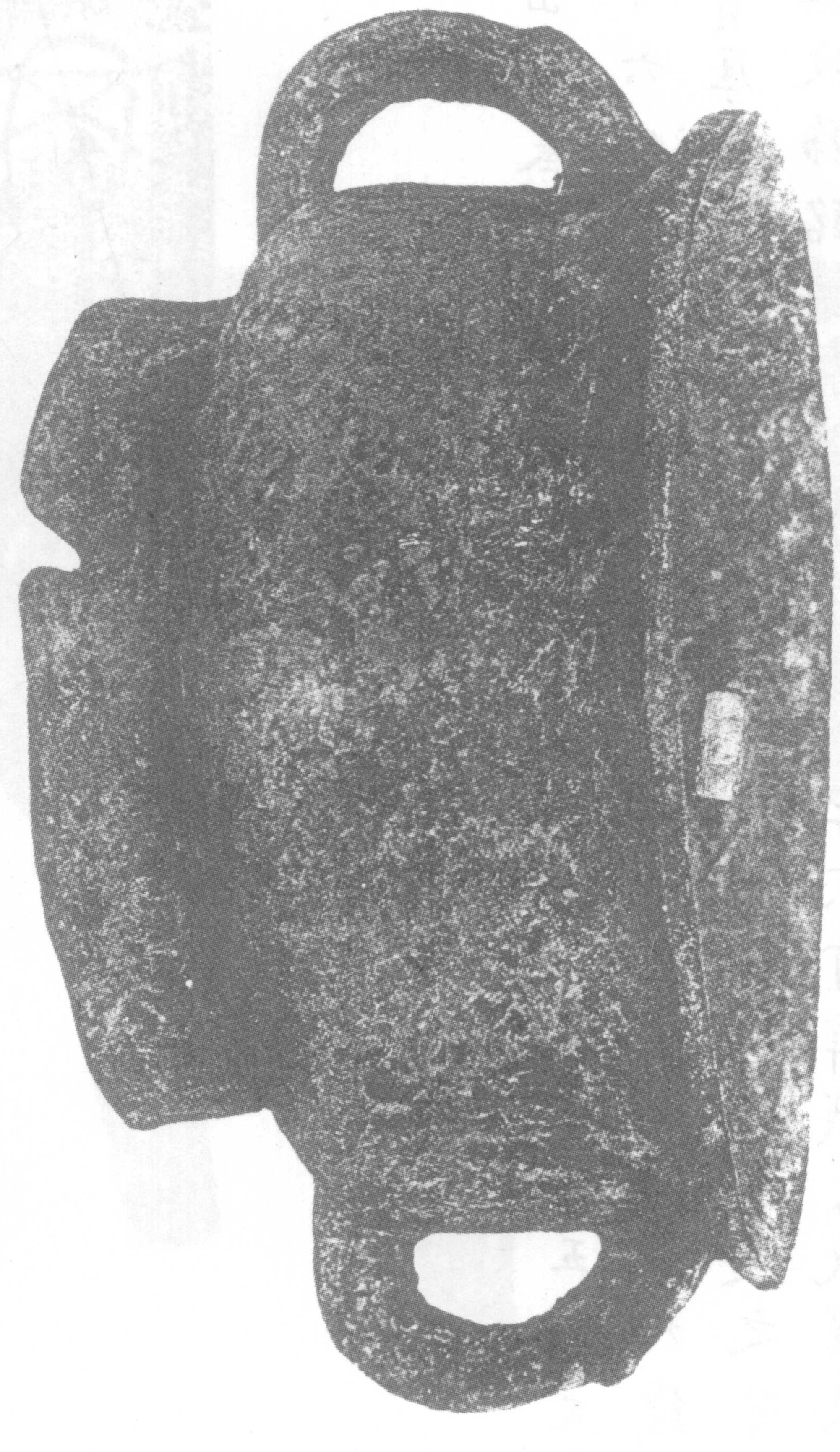


白乍彝



右甗出土墓二九原編一號高八寸二分三厘深六寸口徑六寸八分四厘耳高一寸八分重七十九兩通體一次鑄成三模相合製法与鼎同腰內有三齒突出箸心形箪箪鑿五孔一端有鼻可繫一端鈎聯甗腰質紫色綠有孔雀斑頸飾弦文足飾饕餮文銘三字曰白作彝在腹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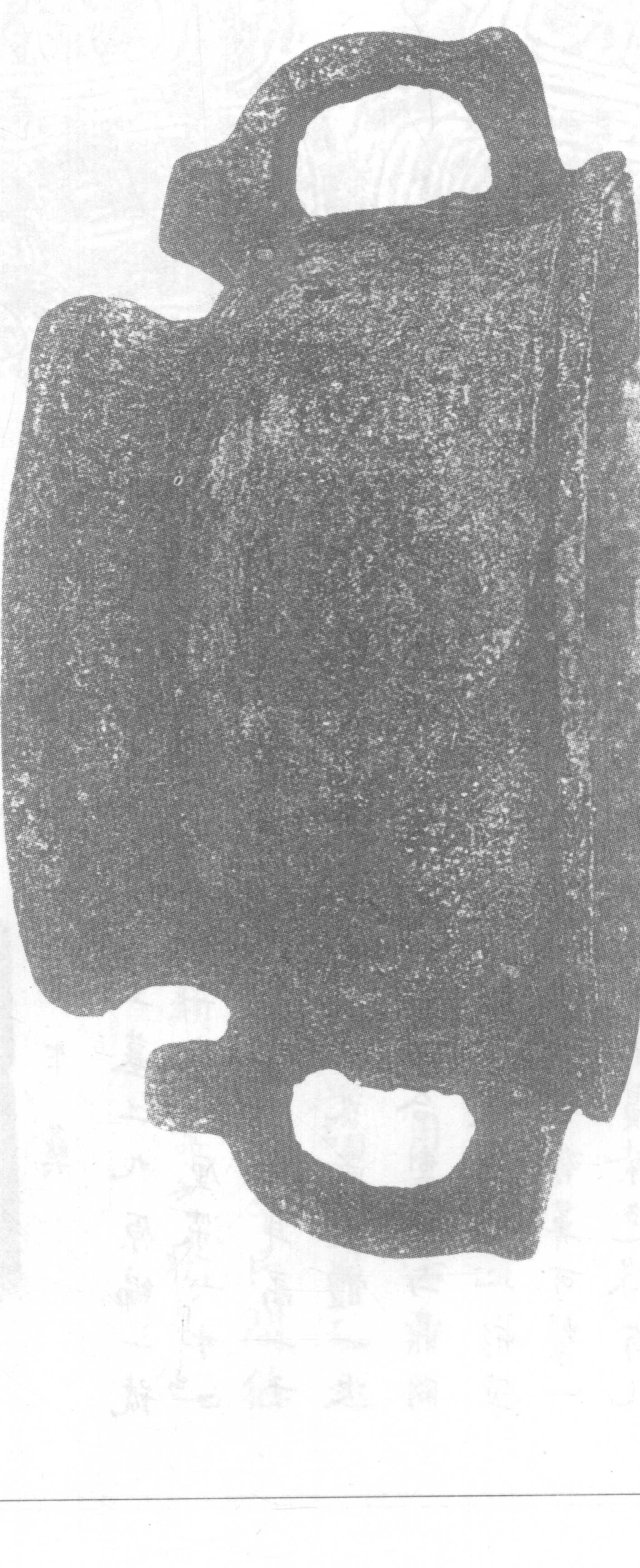
素𣪘一



右𣪘出土墓六。原編八號高二寸七分九厘深二寸一分口徑四寸六分八厘足徑三寸四分三厘重三十六兩九錢九分二厘耳粗具獸面形二模合鑄工料不佳兩耳脱而後補口足亦有補痕體素無銘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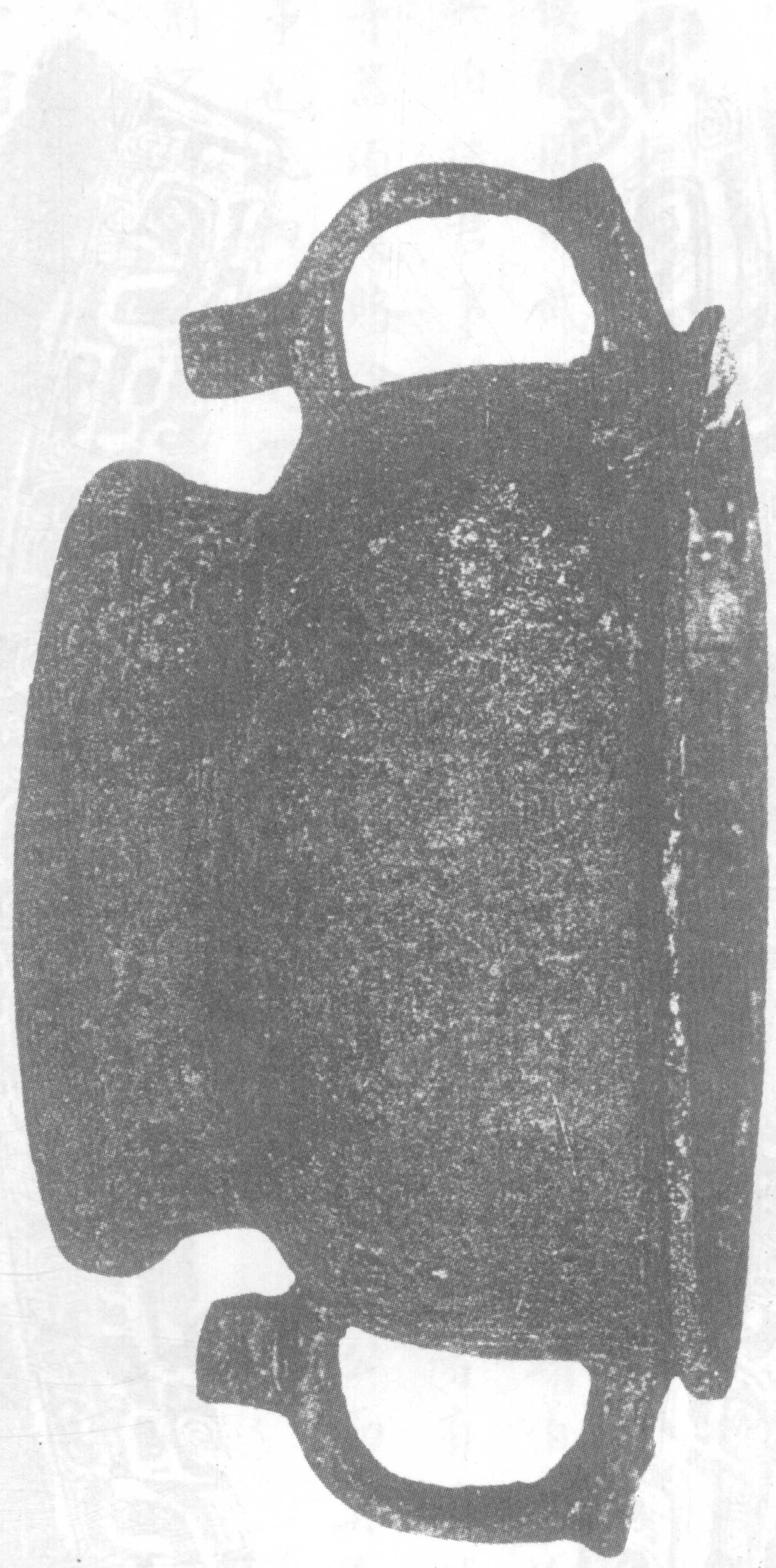
素𣪘二



右𣪘出土墓二九原編四號高二寸五分六厘五毫深一寸九分八厘口徑四寸三分二厘足徑三寸一分五厘重二十六兩八錢七分二厘兩耳有小珥上部畧作螭首形色綠有紫斑二模鑄成底有煙痕體素無銘

九

素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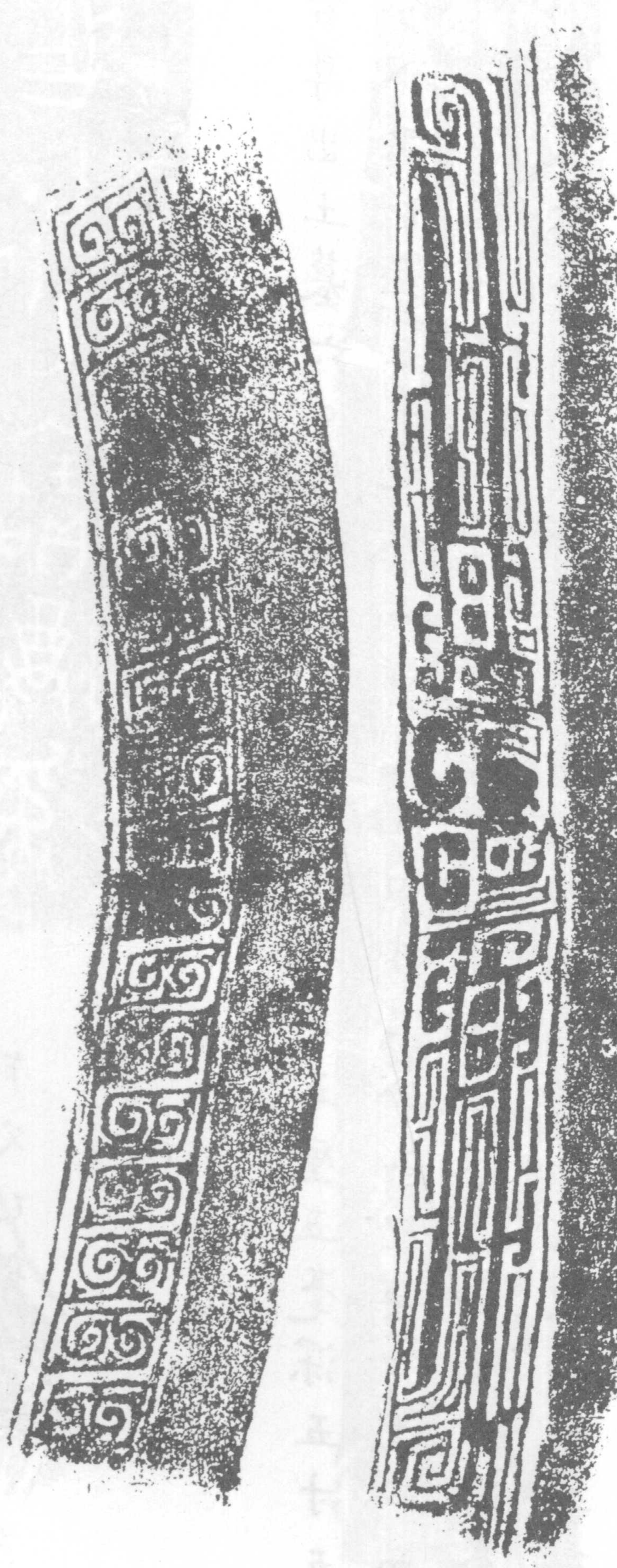
右毁出土墓二九原編三號高二寸五分三厘三毫深一寸九分五厘口徑四寸三分二厘足徑三寸九厘重二十六兩五錢九分二厘質薄底經用穿耳有小珥凸外凹中體素無銘

一〇

夔文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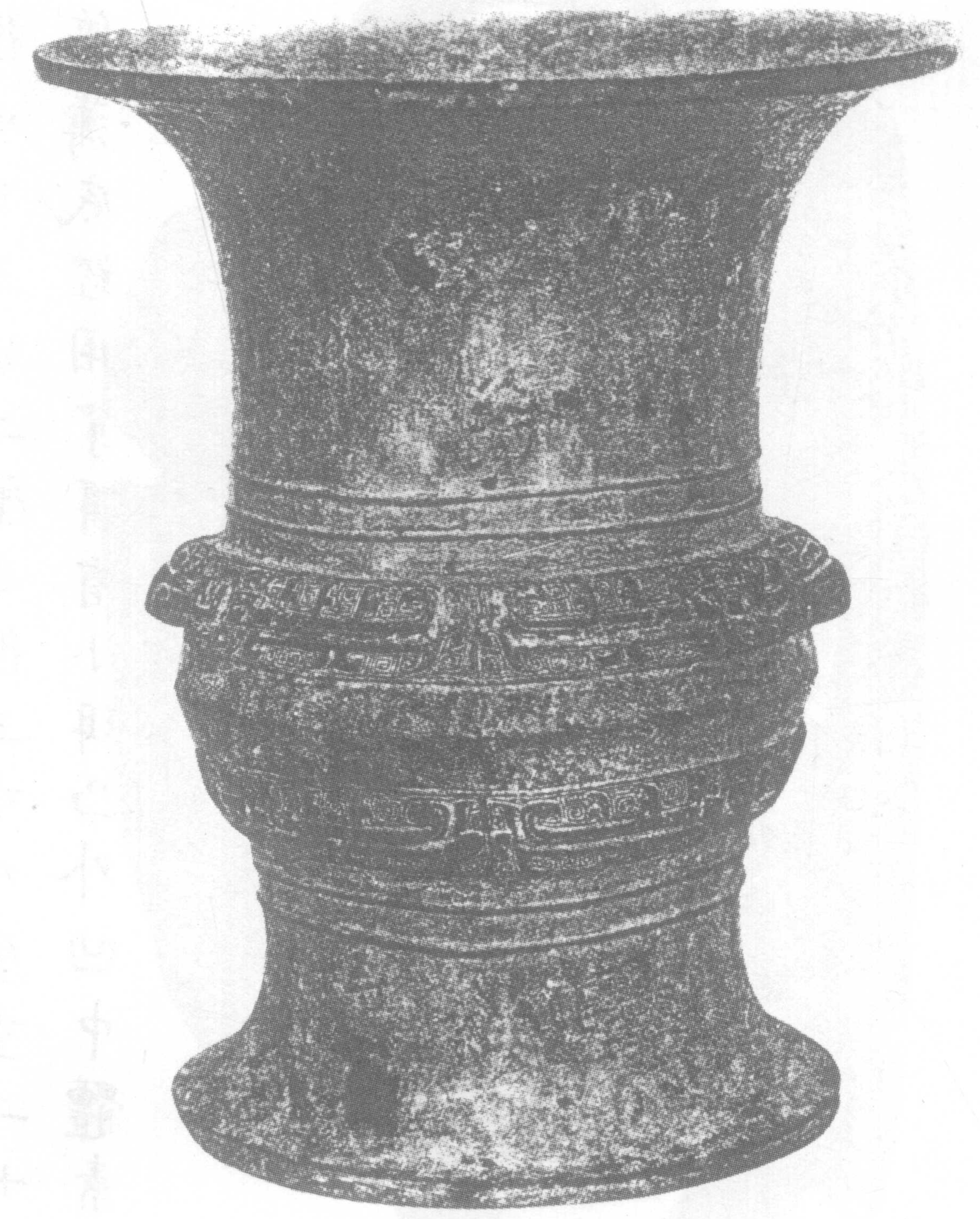
腹文　足文



右毁出土墓七六原編一號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三分七厘口徑四寸七分一厘足徑三寸六分九厘重三十五兩九錢四厘質薄色黄綠由四模合鑄而成底留方格鑄文久經使用圖案幾磨滅耳飾蟠首形口飾夔文足飾雲文無銘

一一

𦋡尊



腹文上

下



一二



隹公睞于宗周
陾從公市匜洛
于官商𦋡貝用
乍父乙寶尊彝

右尊出土墓六。原編五號高六寸八分五厘五毫深五寸五分八厘口徑五寸九分一厘足徑四寸三分二厘重七十四兩四錢九分六厘侈口鼓腹圈底圈足腹飾饕餮雲雷文上下界以絃文二獸面左右對生質厚色黝綠間以翠藍製作精工為二模或四模范成底留方格鑄文口部有覆幕痕銘二十四字在腹底

海波桉濬縣衛墓彝器以兵器車馬飾為夛其中銘文紀述足資考訂者惟此器耳而又文字奇詭頗不易通其讀是編校印既竟謹將私見所及釋之于右

隹公睞于宗周

公疑即衛武公竊嘗考之其證有四史記衛世家言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六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是衛君之稱公自武公始尊銘之公殆即武公此一事也然則衛君之稱公者多矣何以必知為武公耶曰銘言公睞于宗周又言𦋡從公市匜洛于官与武公佐周平戎之事相合此二事也以書體言之此器与䢅伯鼎鉥

一三

甫人匜虢文公子鼎等器極相近要皆成周末葉時所作之器与武公時代相符合此三事也金文之言宗周者皆東遷以前之器如毛伯班鼎獻侯鼎臣辰盉大盂鼎趞鼎史頌毀麥尊𢼸𩰫鼎小克鼎匽侯旨鼎蓋東遷之後宗周之地不復存而諸侯亦不以時朝見天子也東遷之前衛君事昭著于史冊者惟康叔從周公東征頌侯賂周及武公平戎三事餘如考伯嗣伯虔伯靖伯貞伯釐侯共伯諸君事跡不顯按康侯之名見于金文中者有康侯封斧等器頌侯賂命亦与此銘不類以事跡考非武公而莫屬此四事也此四事足證此公之為武公也必矣

𨑨不可識疑為彖字說文遂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录闕按从备录非義金文遂字作[?]陳公子甗遂史敖毀[?]魯遂鐘[?]單伯鬲予宿疑此為从辵彖聲之字而苦無證以明之此与金文遂字偏旁相近考彖字書雖不載以聲類求之當為从录田聲故遂字从之得聲也遂見古音同隸元部金文中諸侯朝見天子也



每云見于宗周如麥尊若二日侯見于宗周匽侯旨鼎云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皆是亦与此銘辭例相同此蓋假彖為見歟

隮從公帀𢼸洛于官

隮字書未見疑即𩰫字之省寫从𠂤者緐𡣕文也𩰫蓋武公之家臣史冊未見今無考帀即帀字金文假以為師蔡太師鼎作帀与此同可證𩰫从公師者言武公率師平戎見天子于宗周而𩰫從之也𢼸字不見于字書以形考之即医之緐𡣕文医盛弓弩矢器也字通作翳國語兵不解医管子作翳注所以蔽兵謂㬥盾之屬又周語是去藏而翳其人也注猶屏也廣雅釋詁二障也是医有屏障之義洛水名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官地名不可考當即洛水附近之地𢼸洛于官言武公之師屯于官足以屏障洛水也

商𩰫貝用作父乙寶隮彝

此言武公平戎歸𩰫有戎功受商貝而為父乙作是器也

息弄卣





提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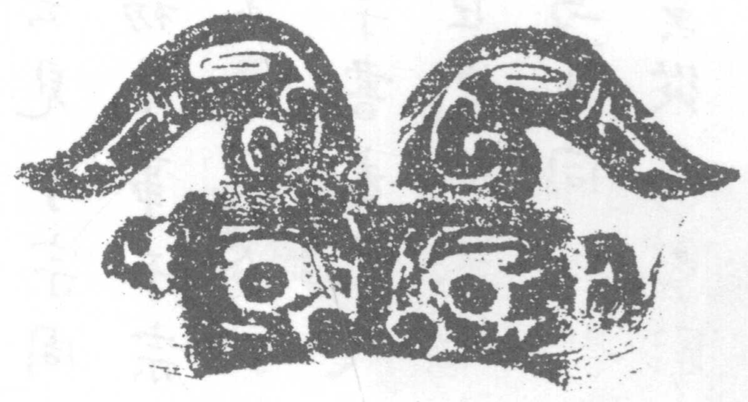
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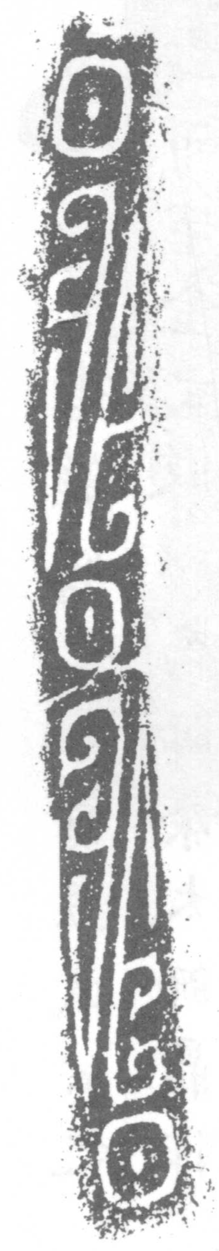
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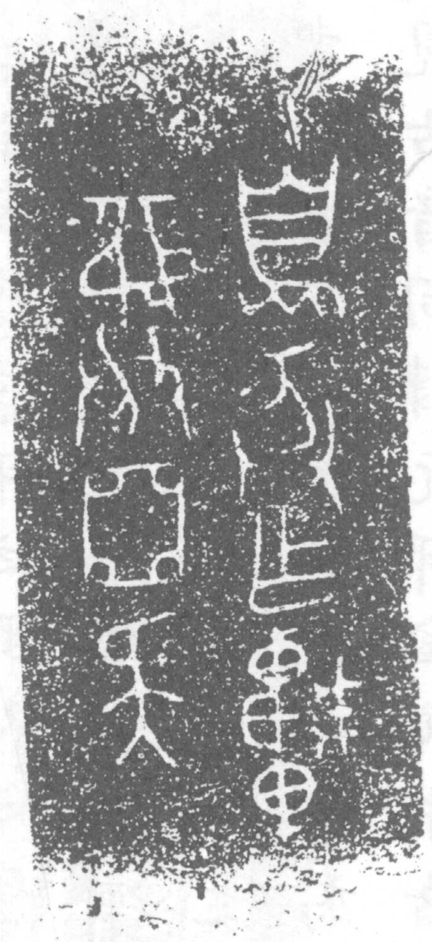
梁端



足文



蓋　失拓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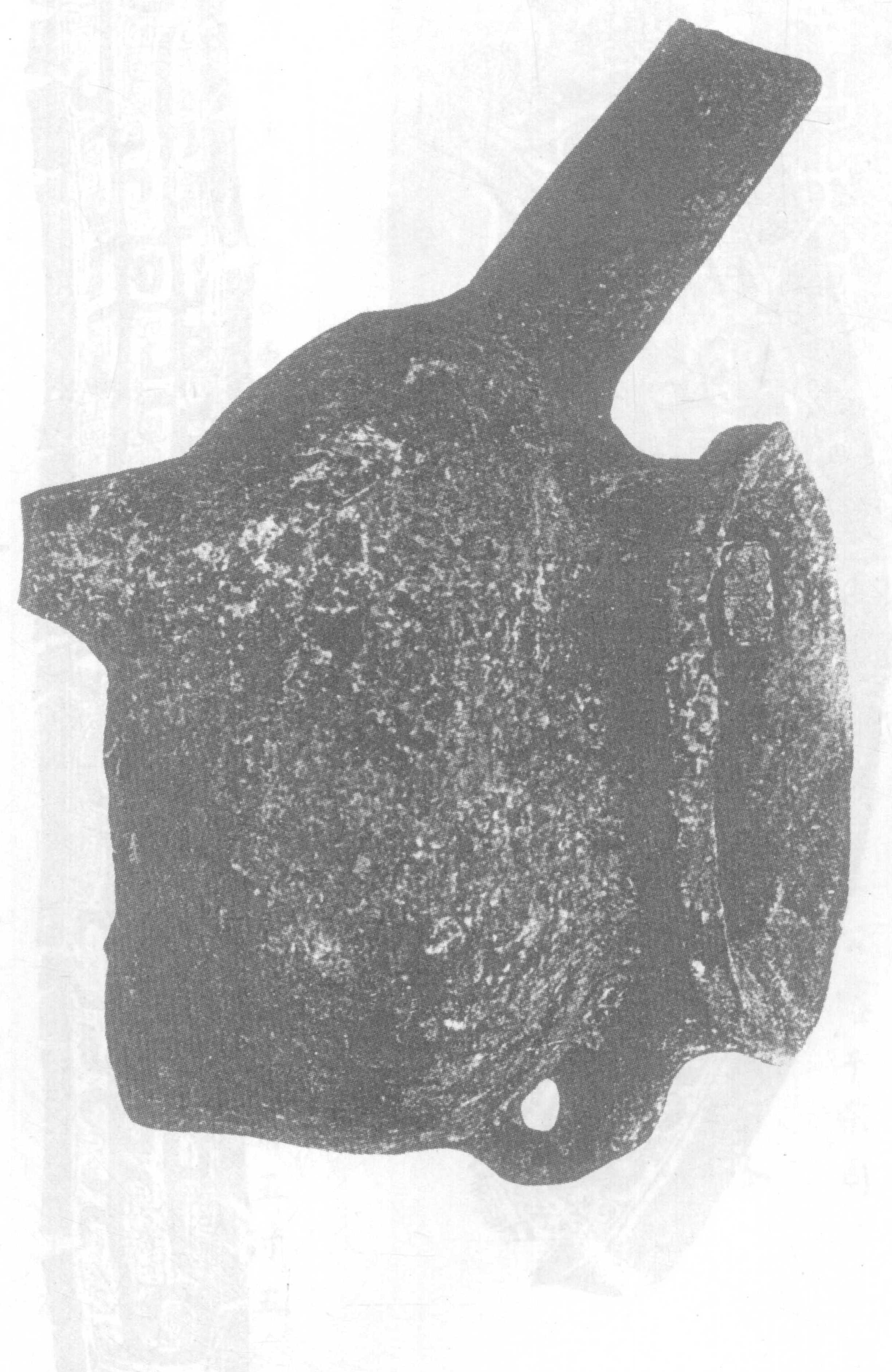


鳥弅作車
彝亞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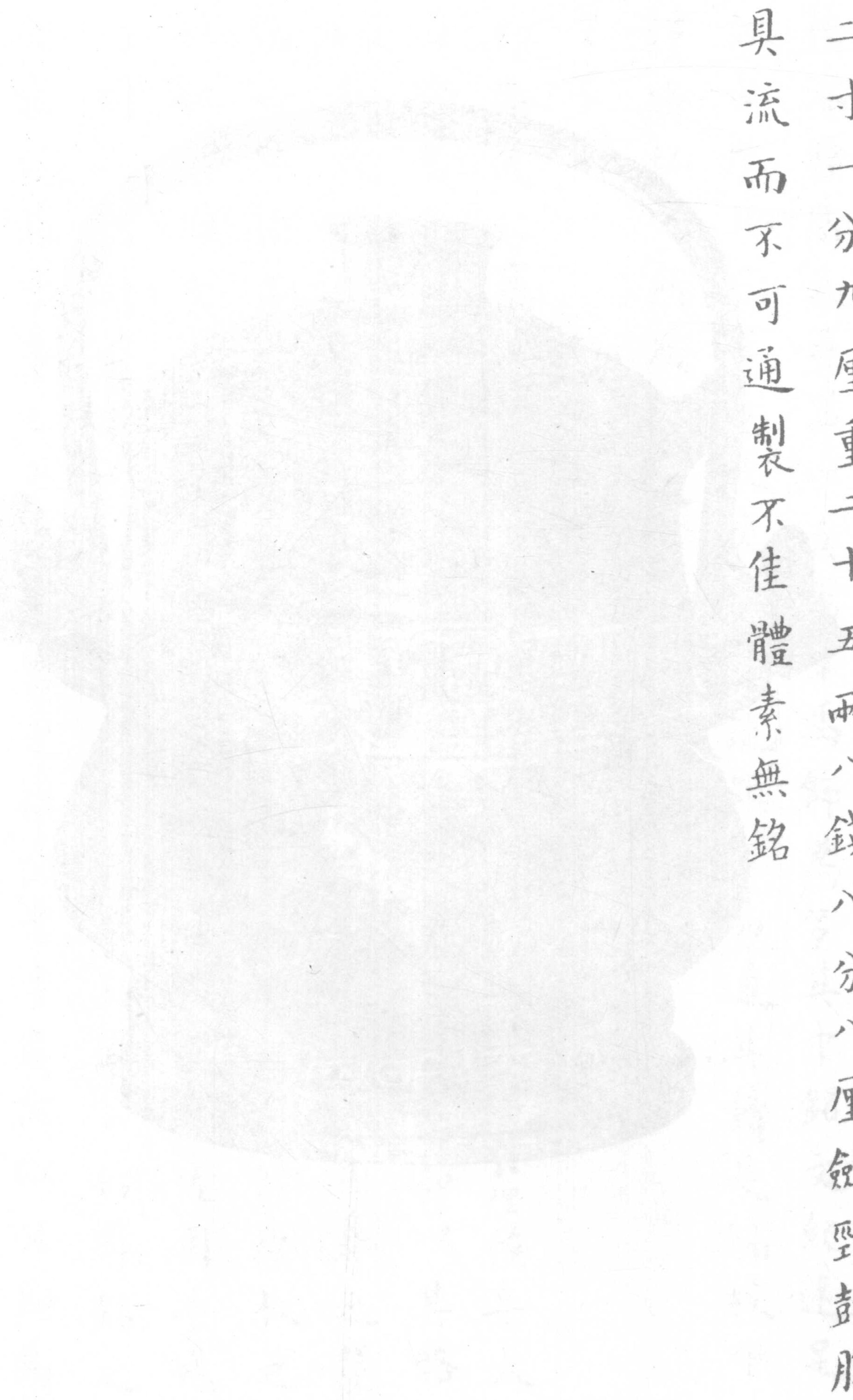
右卣出土墓六〇原編七號形橢提梁有蓋鼓腹圈足側兩耳與梁端獸相環蓋旁有兩翅起抵梁背殆固蓋者通梁高八寸四分六厘通蓋高七寸四分四厘器高五寸六分七厘深四寸九分五厘口徑縱三寸二分四厘横四寸一分四厘足徑縱三寸九分六厘横四寸九分五厘重一百二十八兩梁先鑄器二模相合鑄時始与梁銜通體飾夔雲文梁端飾蠵首形器底飾斜渦文質紫銅色黑漆古腹内翠藍相間銘七字蓋器同

一六

素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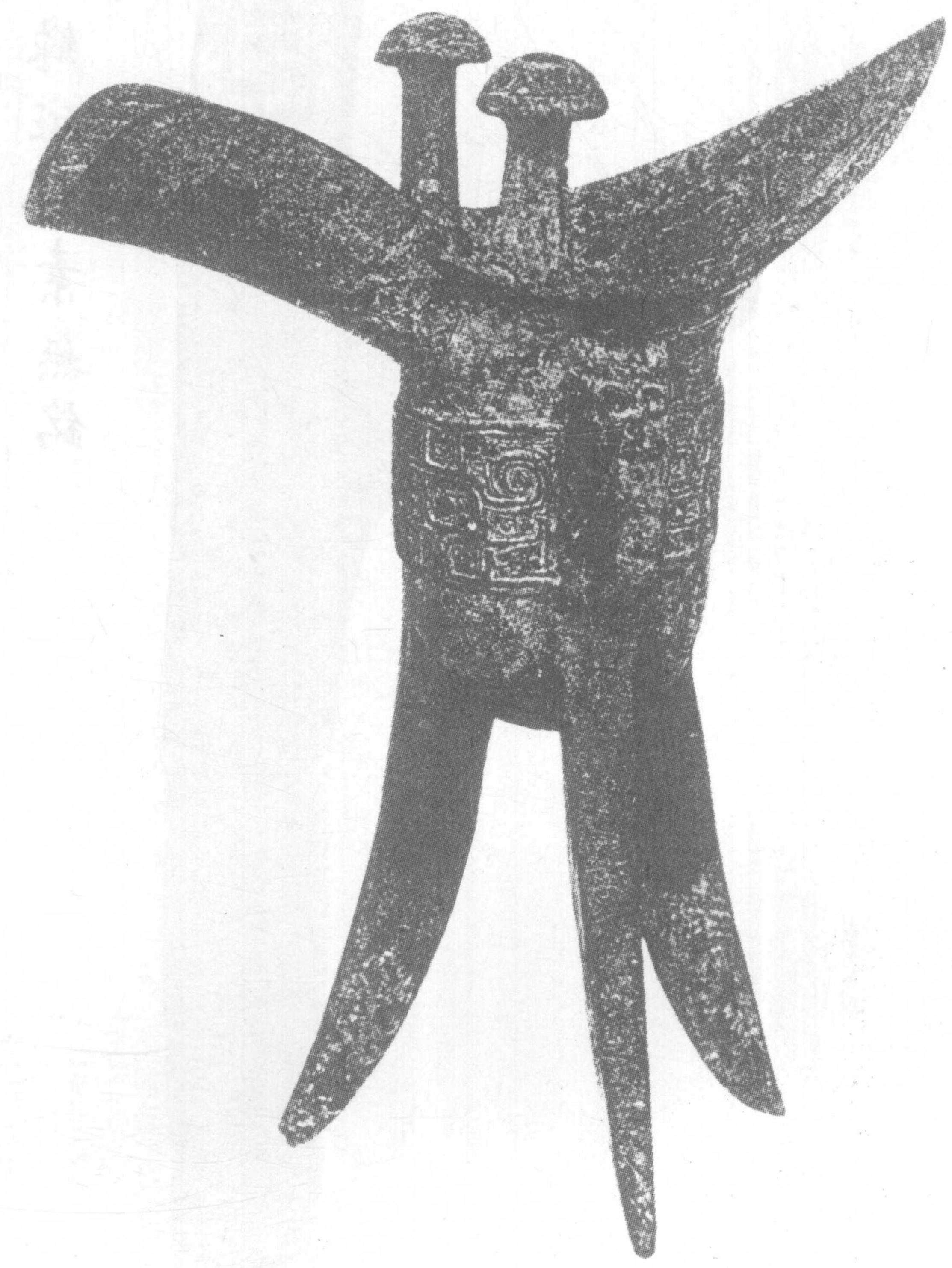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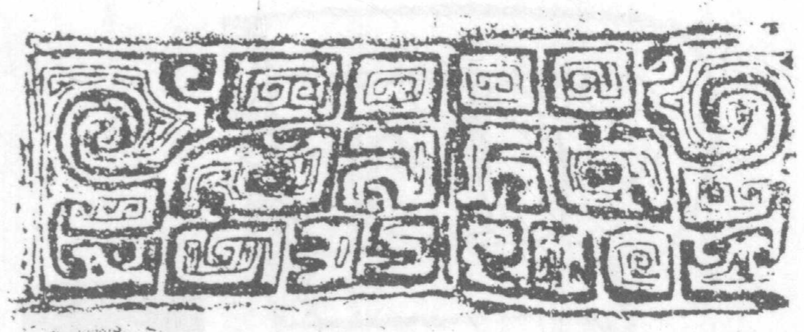
右盉出土墓五一原編二號高二寸四分深二寸二分三厘五毫口徑二寸一分九厘重二十五兩八錢八分八厘斂頸鼓腹鋬甚小具流而不可通製不佳體素無銘



一七

## 父癸爵







父癸

右爵出土墓六〇原編六號高五寸二分八厘深二寸七分六厘柱高一寸一分一厘足高三寸一分二厘流尾兩端相距五寸三分四厘濶二寸四分三厘重二十九兩九錢五分二厘柱頂飾渦文足作三棱錐形側一鋬上飾蠵首腹飾細饕餮文倒鑄三模合鑄而成接縫在三足其二應流尾一應鋬三足間尚留黑煙色黝綠間以紅斑銘二字曰父癸在鋬內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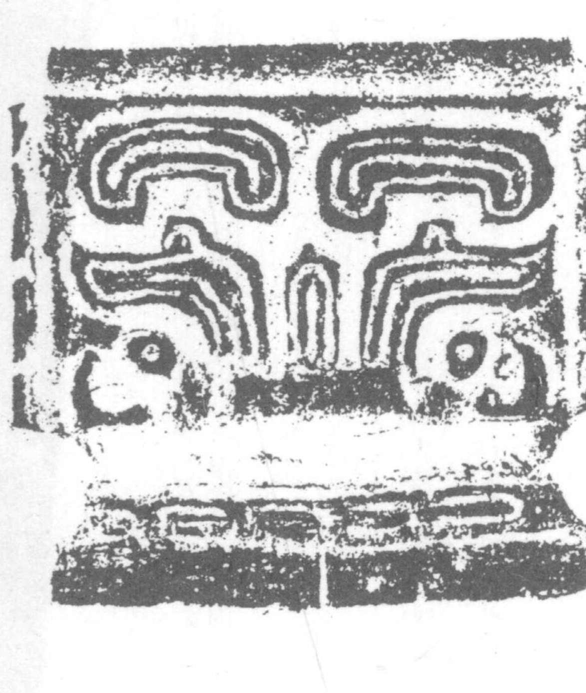
## 饕餮文方彝



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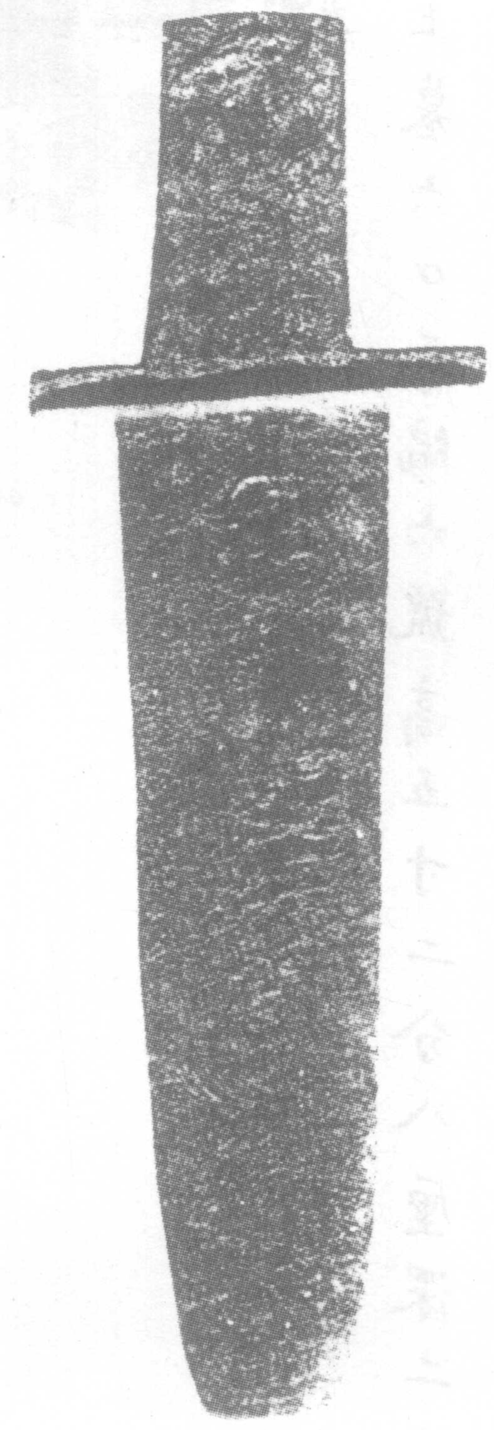
器文



右彝出土墓五原編八四號形方有蓋通蓋高二寸二分三厘五毫器高一寸七分一厘深一寸二分九厘口徑縱一寸六分六厘五毫橫一寸七分一厘足徑縱一寸七分五厘五毫橫一寸五分九厘重十一兩一錢四厘隅有觚棱蓋飾雲文上鑄四獸會向中心腹飾饕餮文足飾瓦文色黑綠質不精鍊製法為四模合成棱与獸即其接模處底留帶文亦製作之遺無銘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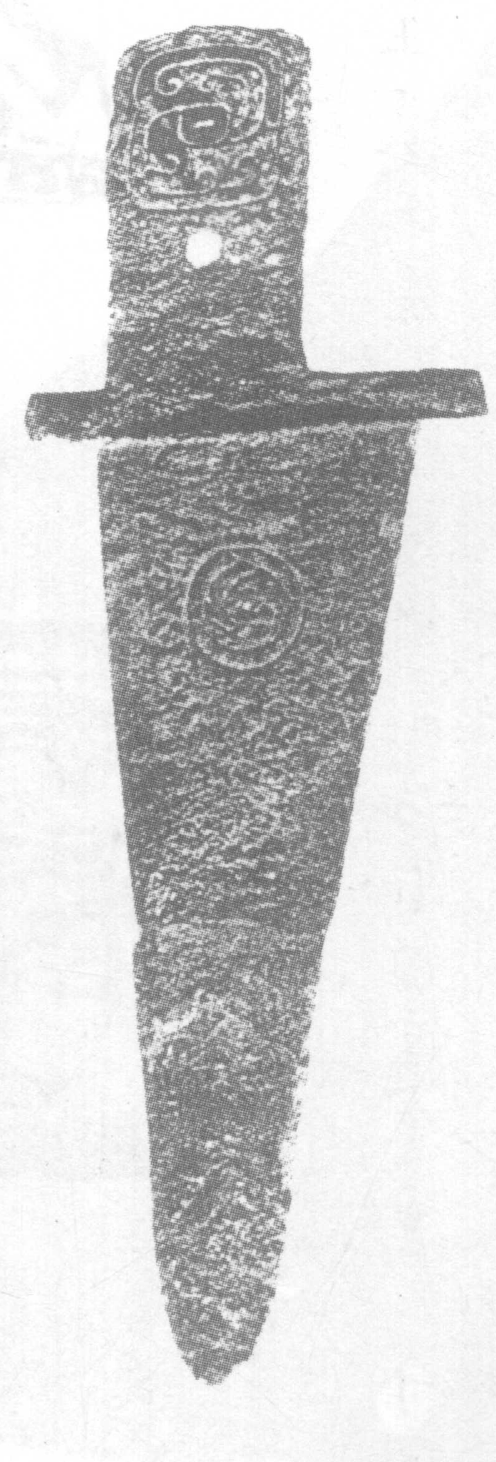
素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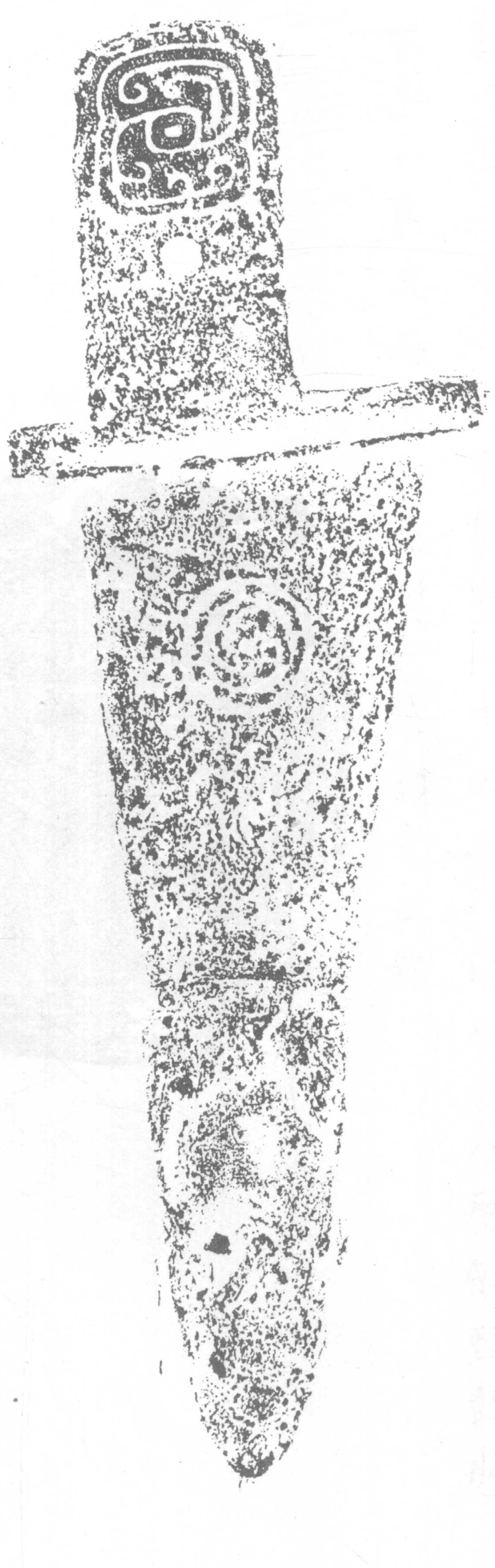


右句兵出土墓四二原編六六號器殘通殘長七寸六分二厘寬一寸三分二厘倨句三度重十兩九分八毫刃上有小圓印色黑有紅綠斑體素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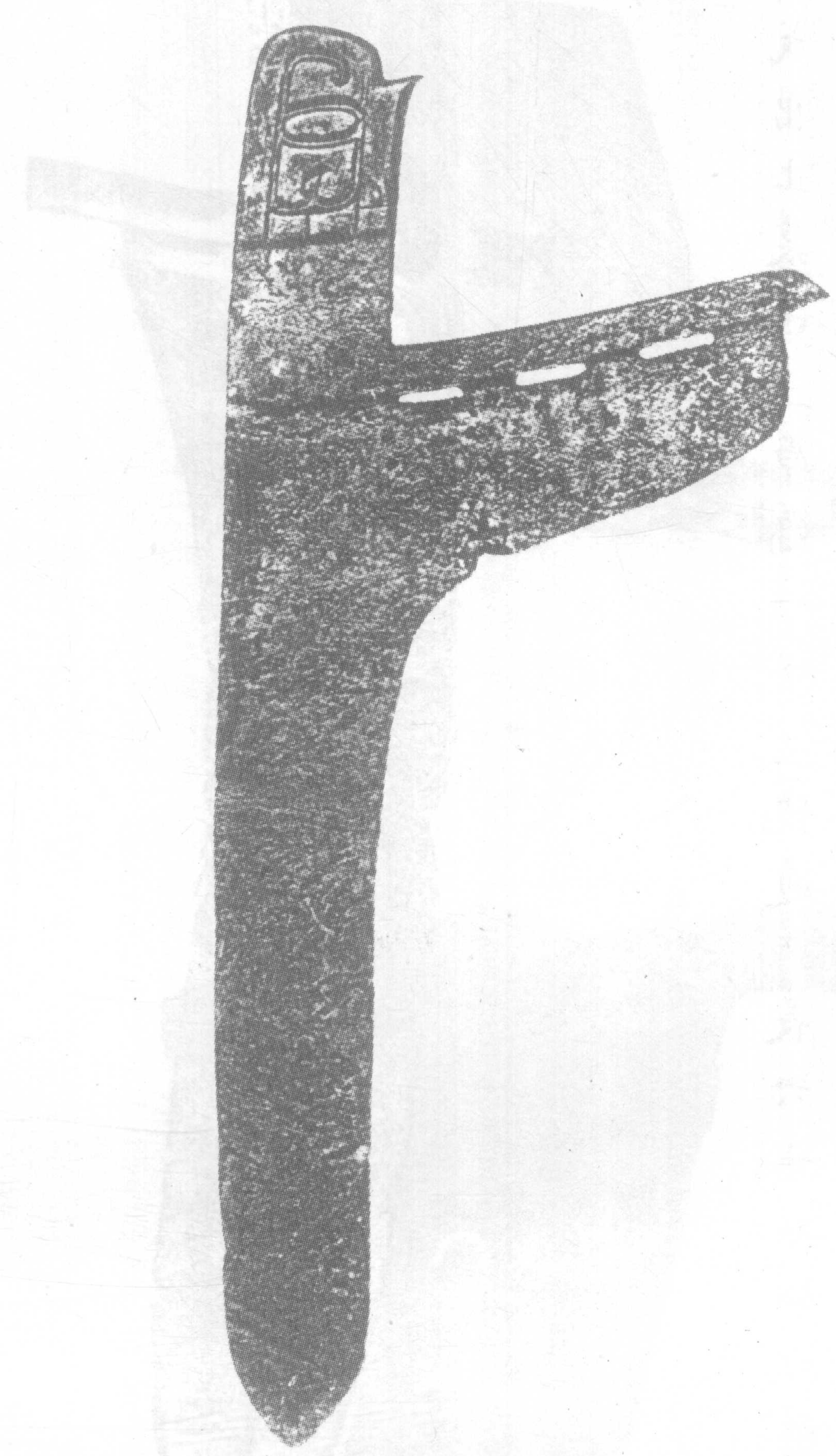
目形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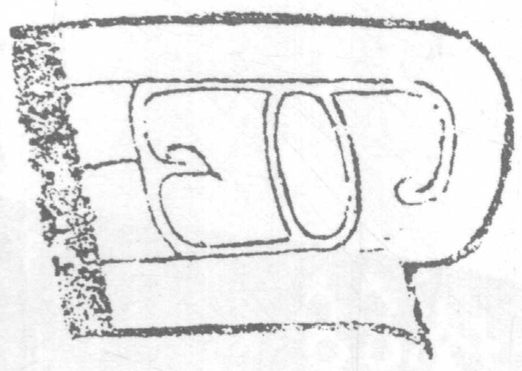




右句兵出土墓八原編五三號通長六寸六分四厘五毫寬一寸五毫重十兩一分一厘二毫柄飾目文有穿刃上飾漩渦文色黝綠無銘

目文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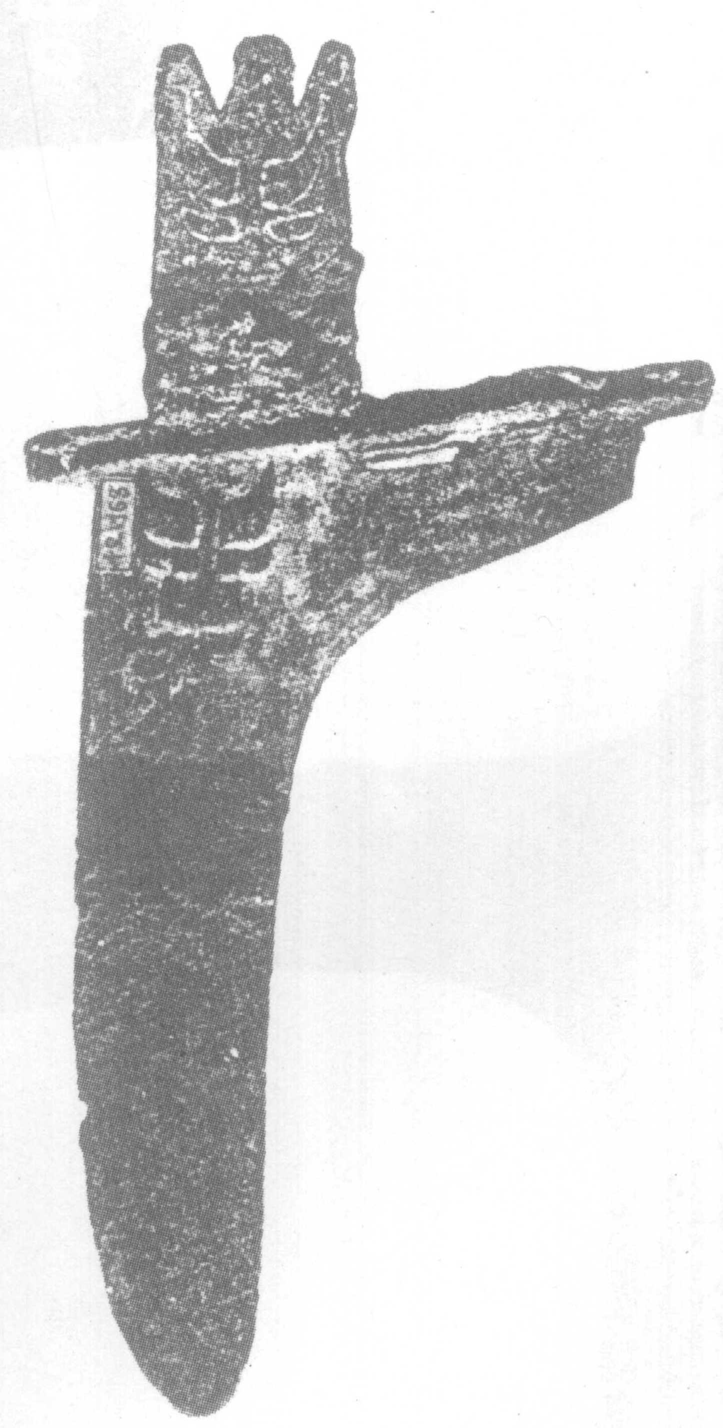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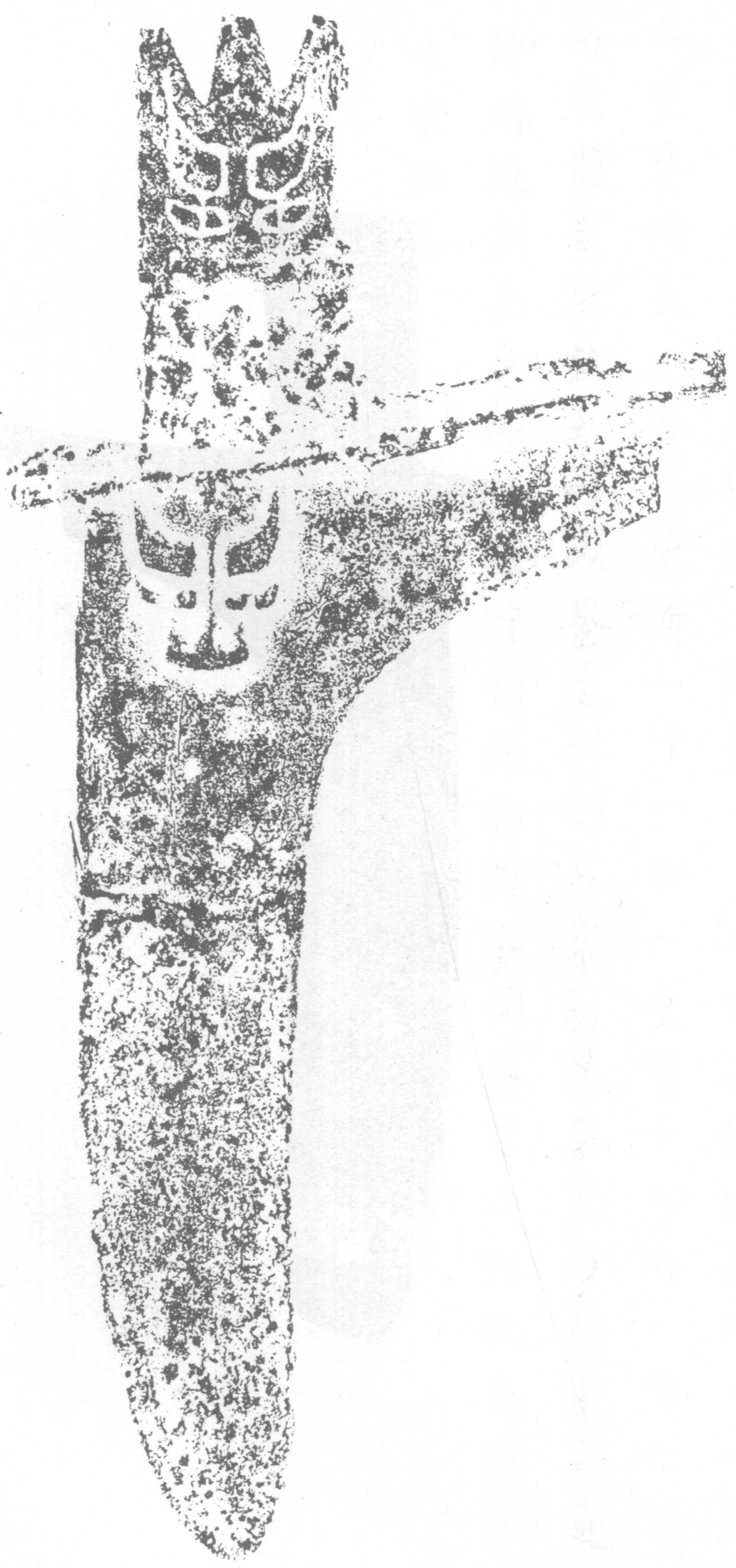


右戈出土墓六○戈中折原編二九·三二兩號通内長八寸八分八厘援長六寸五分四厘寬九分九厘胡長三寸倨句一○度重九兩三錢一分二厘長胡三穿内飾目形浮雕線文備嵌鑲之用鑲物已脫無銘

二二

螭首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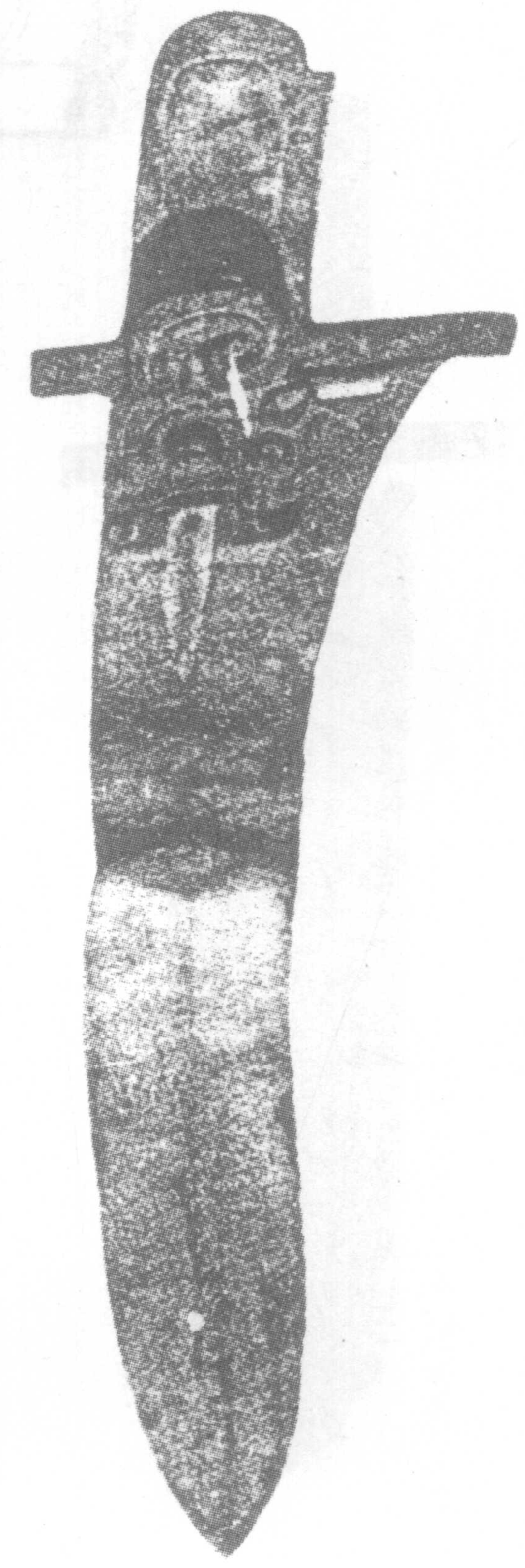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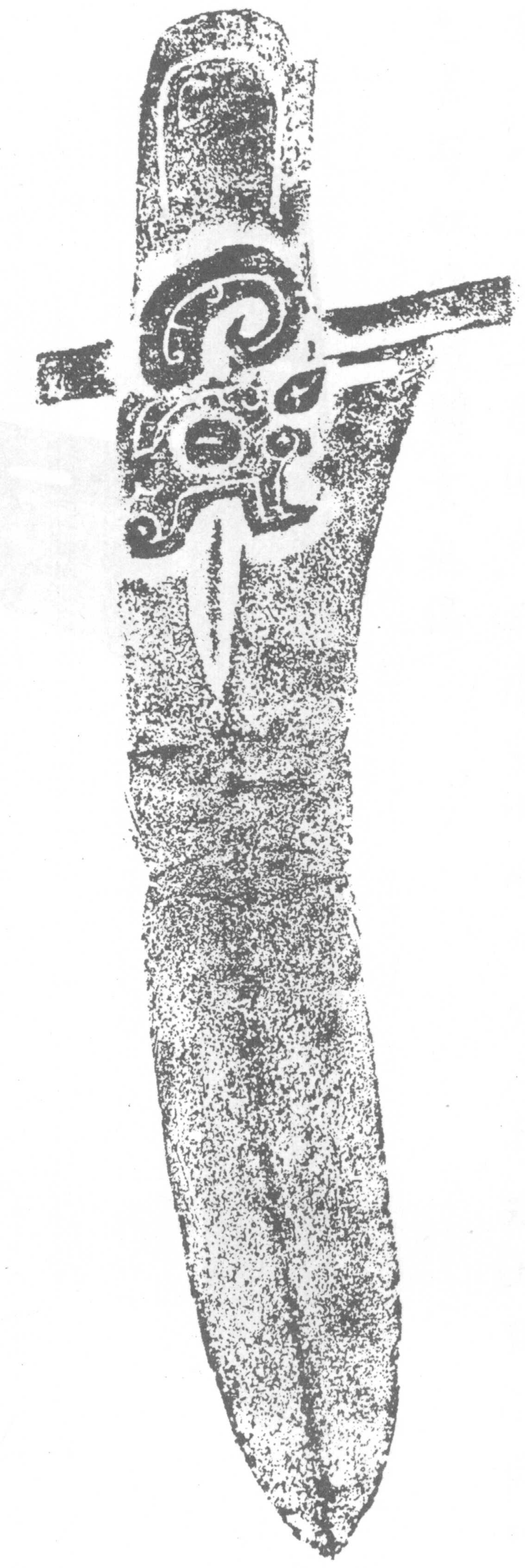


右戈出土墓四二原編一六三號通内長七寸二分九厘援長五寸一分六厘寬一寸二厘胡長二寸二分五厘倨句七五度重五兩七錢九分二厘長胡一穿中鋒歧内援飾陽文螭首内飾陰文螭首無銘

二三

獸首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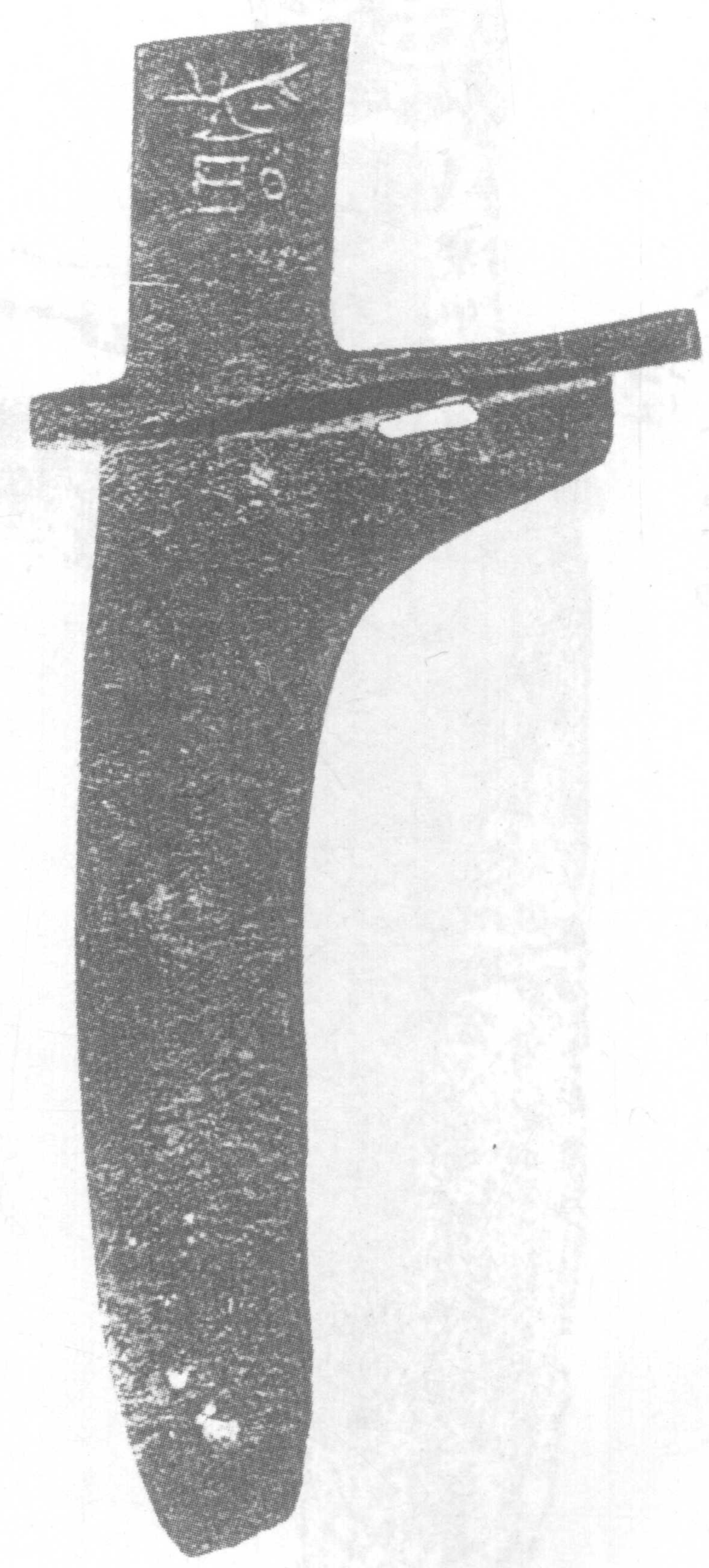




右戈出土墓四二原編一〇三號通內長六寸七分六厘援長五寸一分七厘五毫倨句七度重七兩三錢九分短胡一穿援飾獸首吐舌兩角翹起如翅以包戈柲內末緣邊刻線文色紅有綠斑質堅細無銘

二四

成周戈





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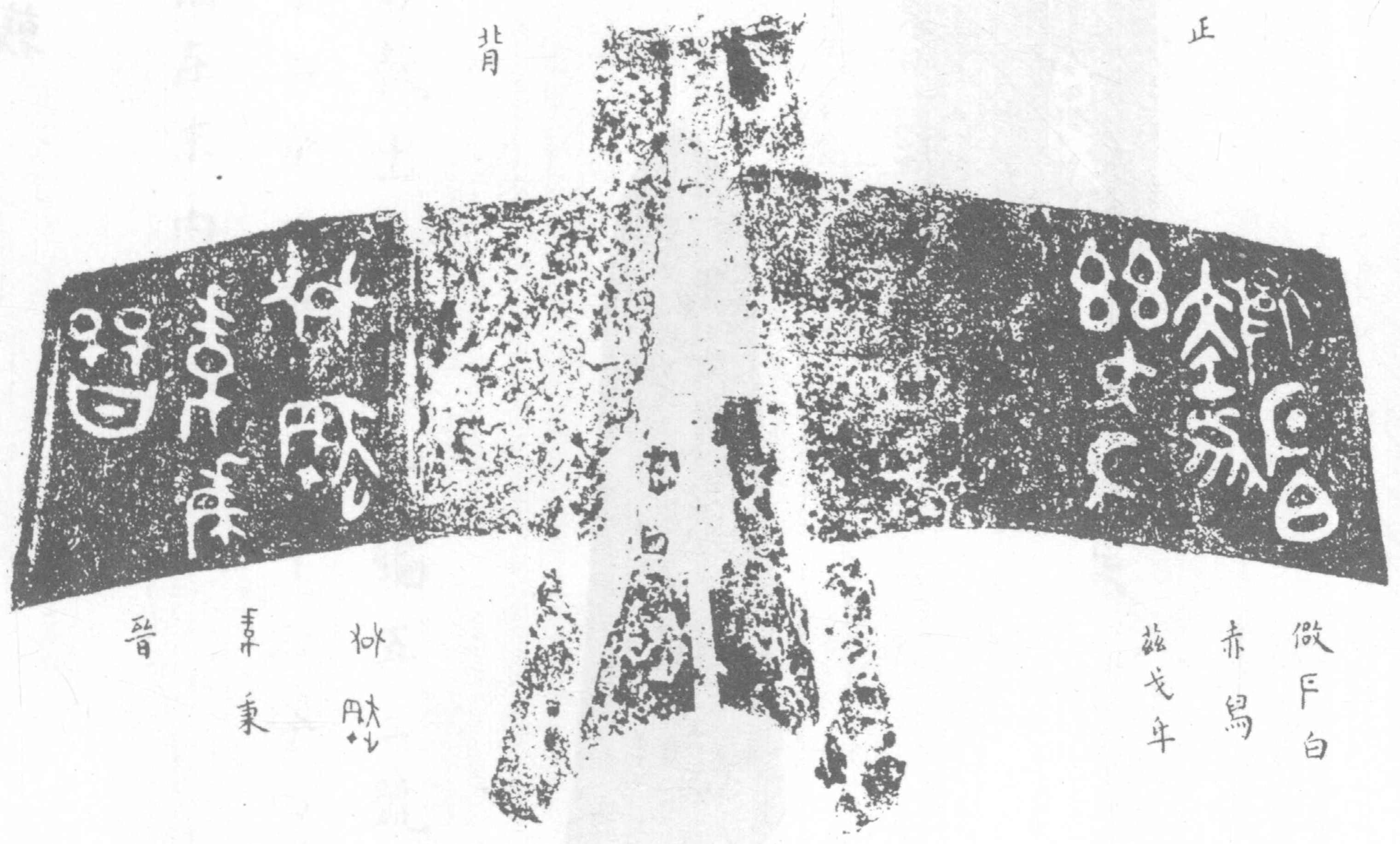
右戈出土墓四二原編八〇號通內長六寸九分援長五寸一分寬一寸五厘倨句九·五度重八兩九錢九分二厘色棗紅體素銘二字曰成周在內末蓋武公平戎時所作器也

二五

仳乍白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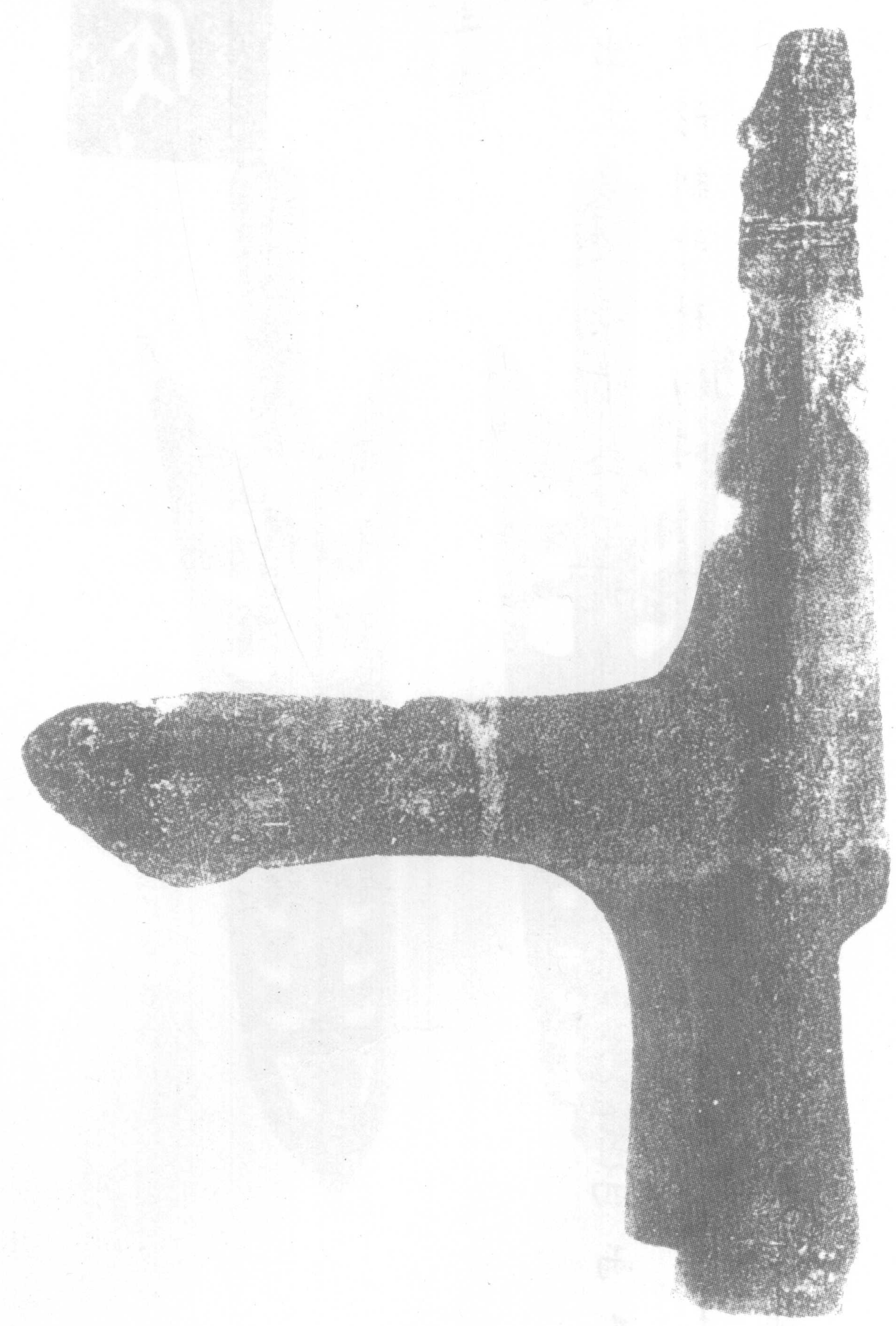





右戈出土墓四二原編一〇五號短胡一穿齊內援殘殘長二寸三分一厘寬一寸二分四厘五毫重三兩七錢一分二厘色黃有紅綠銹銘十三字在內之兩面以侵蝕過甚剔工有誤修處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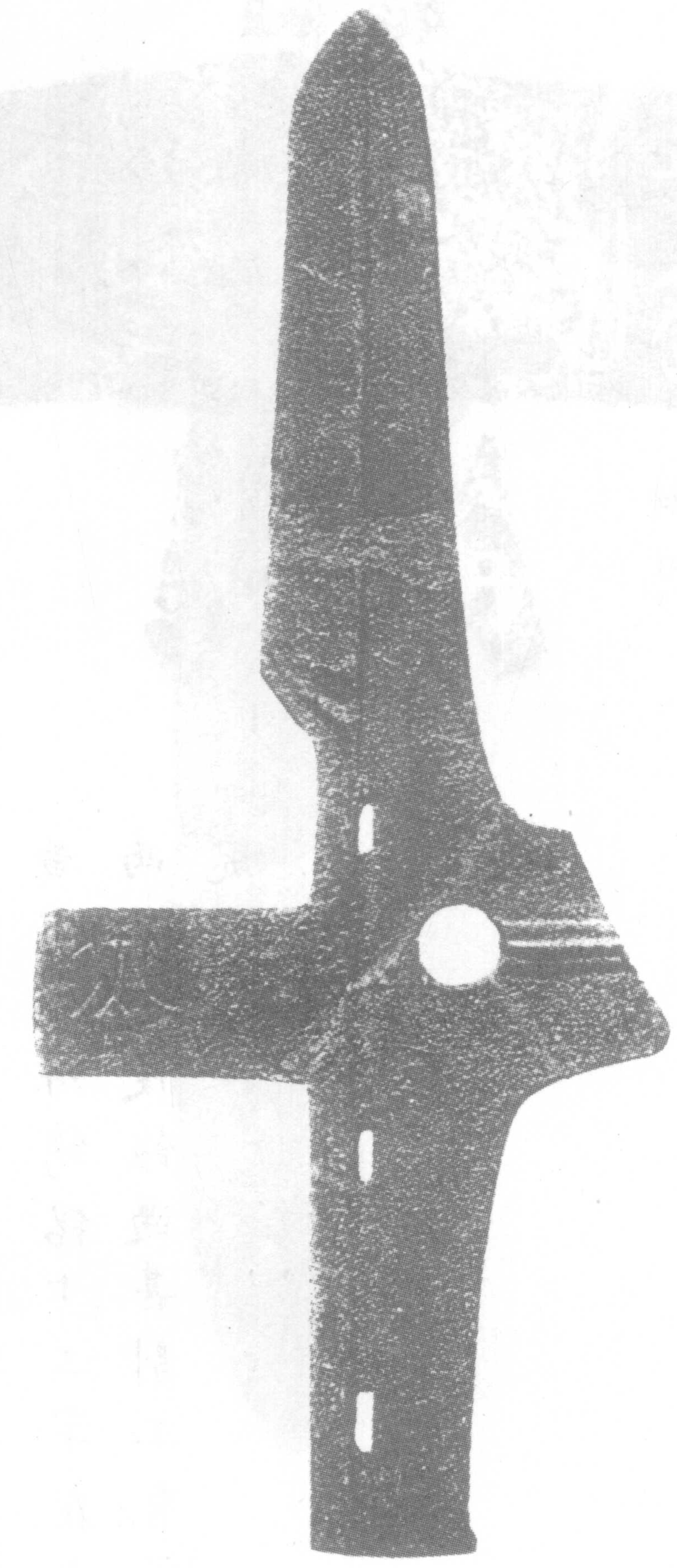
素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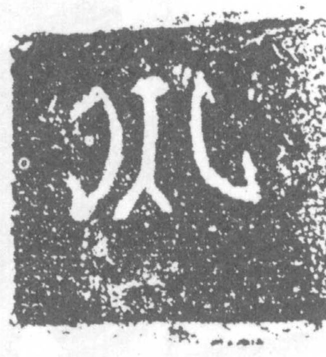


右戟出土墓二原編四二號長八寸二分二厘援長四寸七分一厘銎橫長八分一厘橫一寸一分一厘重十九兩一錢六分四厘體素無銘無內以銎受柲制與常制異銎上與刺連直通鋒端援側出中矩偏鋒有胡狀物附銎側銎有二釘孔為固穿之變相也

二七

汃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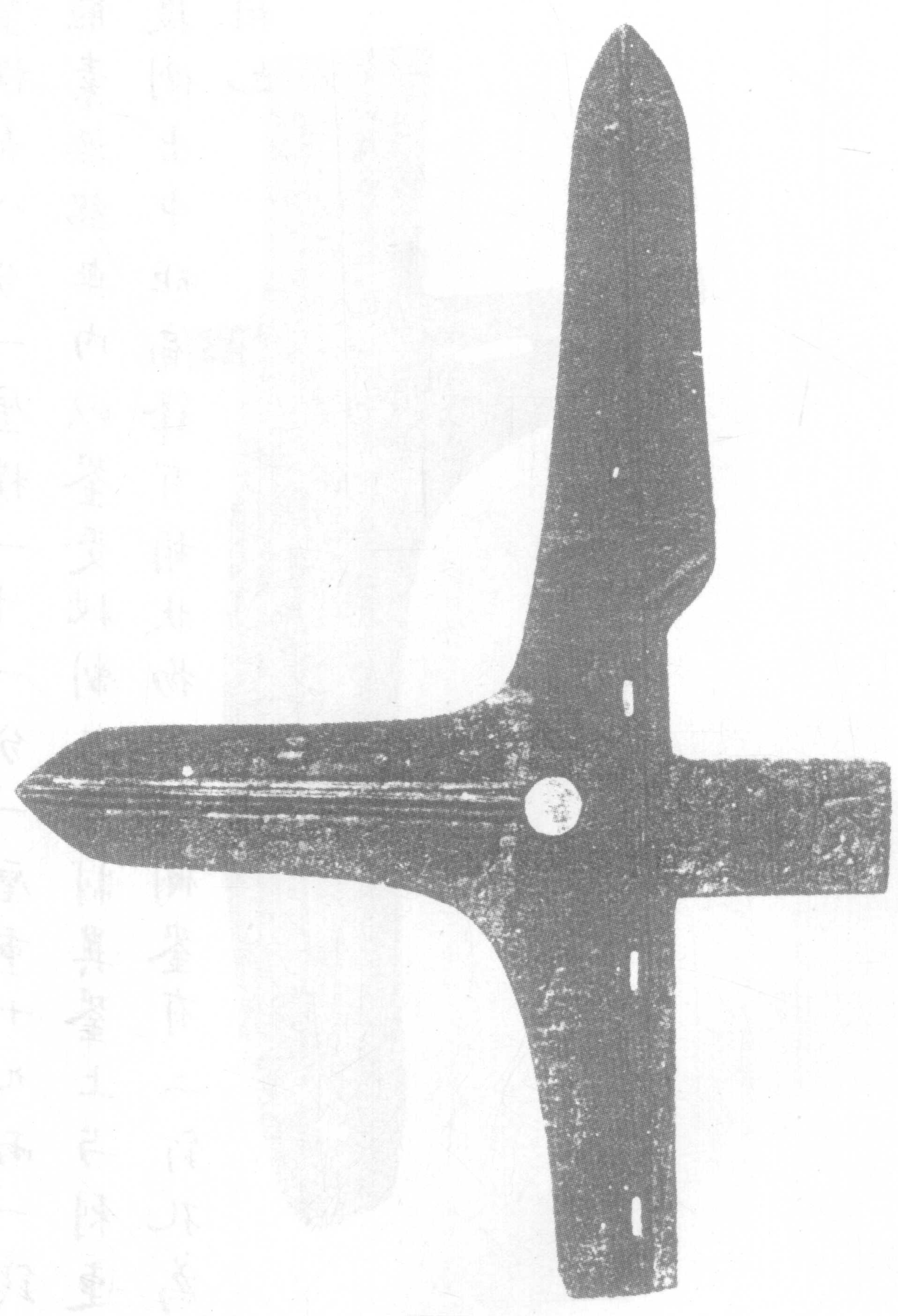


汃

右戟出土墓二原編九號器殘長八寸二厘五毫重三兩二分長胡三穿正鋒齊內上刃延長為刺有小缺口以冒柲端援有圓孔以三凸線為脊質紅銅體素銘一字在內末不可識

二八

侯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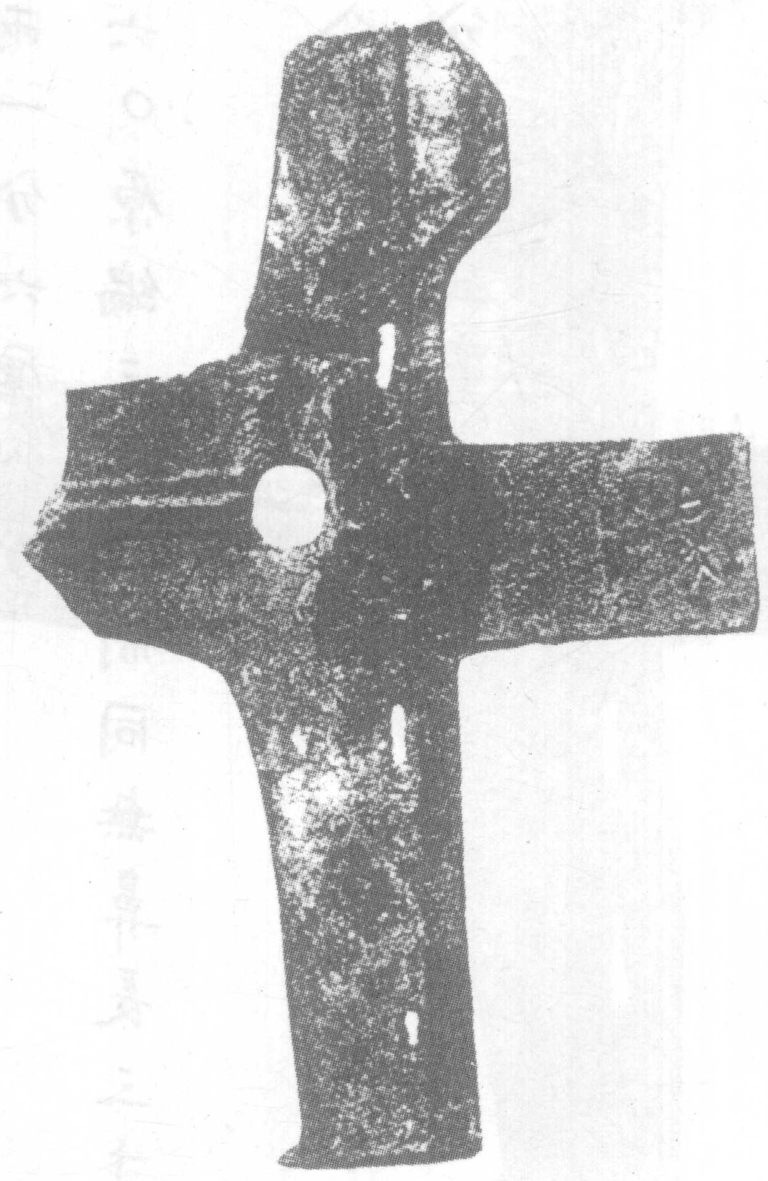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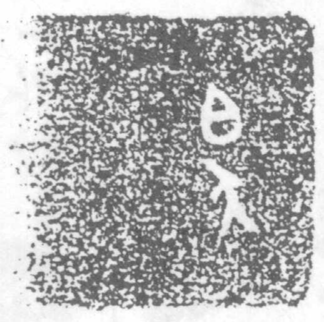
矦

右戟出土墓二原編八一號長八寸二分五毫重四兩九錢九分二厘形制質料均同前銘一字曰矦在內末近年出土矦戟与此同者凡五六器一歸番禺商氏二歸東莞容氏一歸海城于氏二歸廬江劉氏蓋皆濬縣所出也

二九

白矢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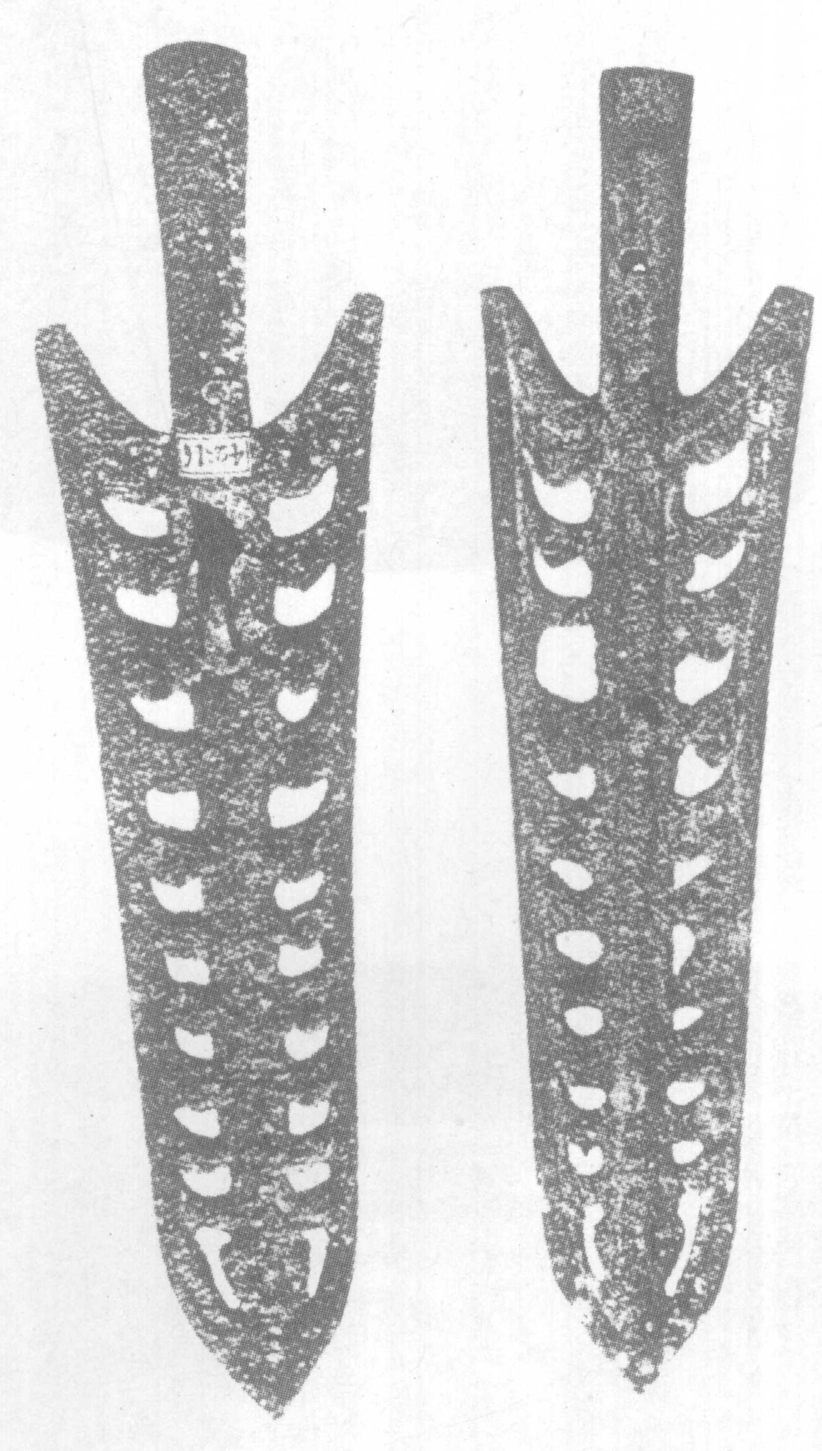
白矢

右戟出土墓八原編五二號形製同前刺援皆缺失殘長縱五寸二分二厘橫三寸三分四厘五毫重三兩八厘銘二字曰矢伯在末内

三〇

素矛一

素矛二



右矛二其一出土墓一原編一〇號其二出土墓四二原編一六號形如帶翼之鏃脊側透空背有一鼻繫英所謂裔也長均六十五分七厘重均五兩一錢二分出土時均在車之衡端蓋二墓位置極近時代相次豈同工鑄造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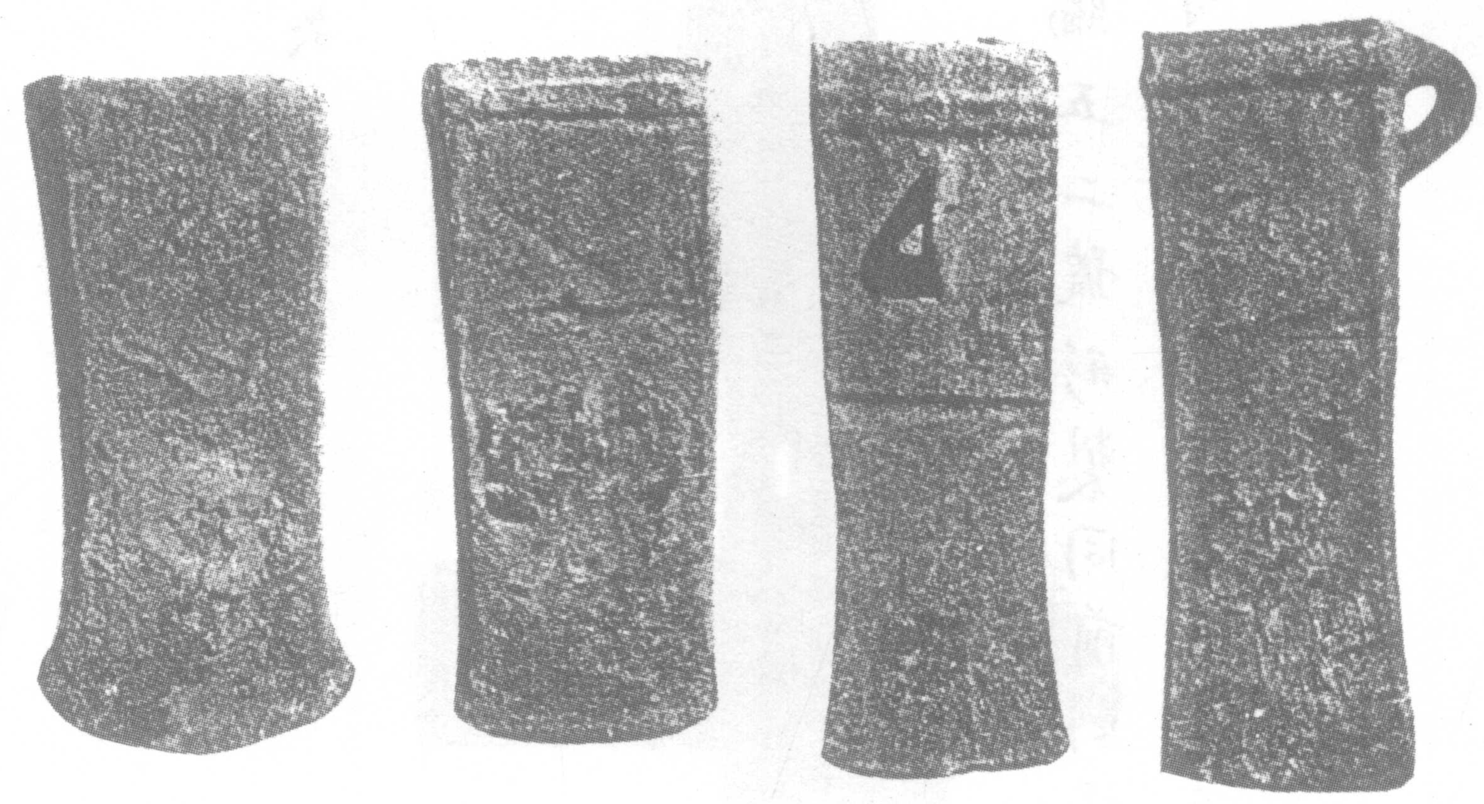
三一

素斧一

素斧二

素斧三

素斧四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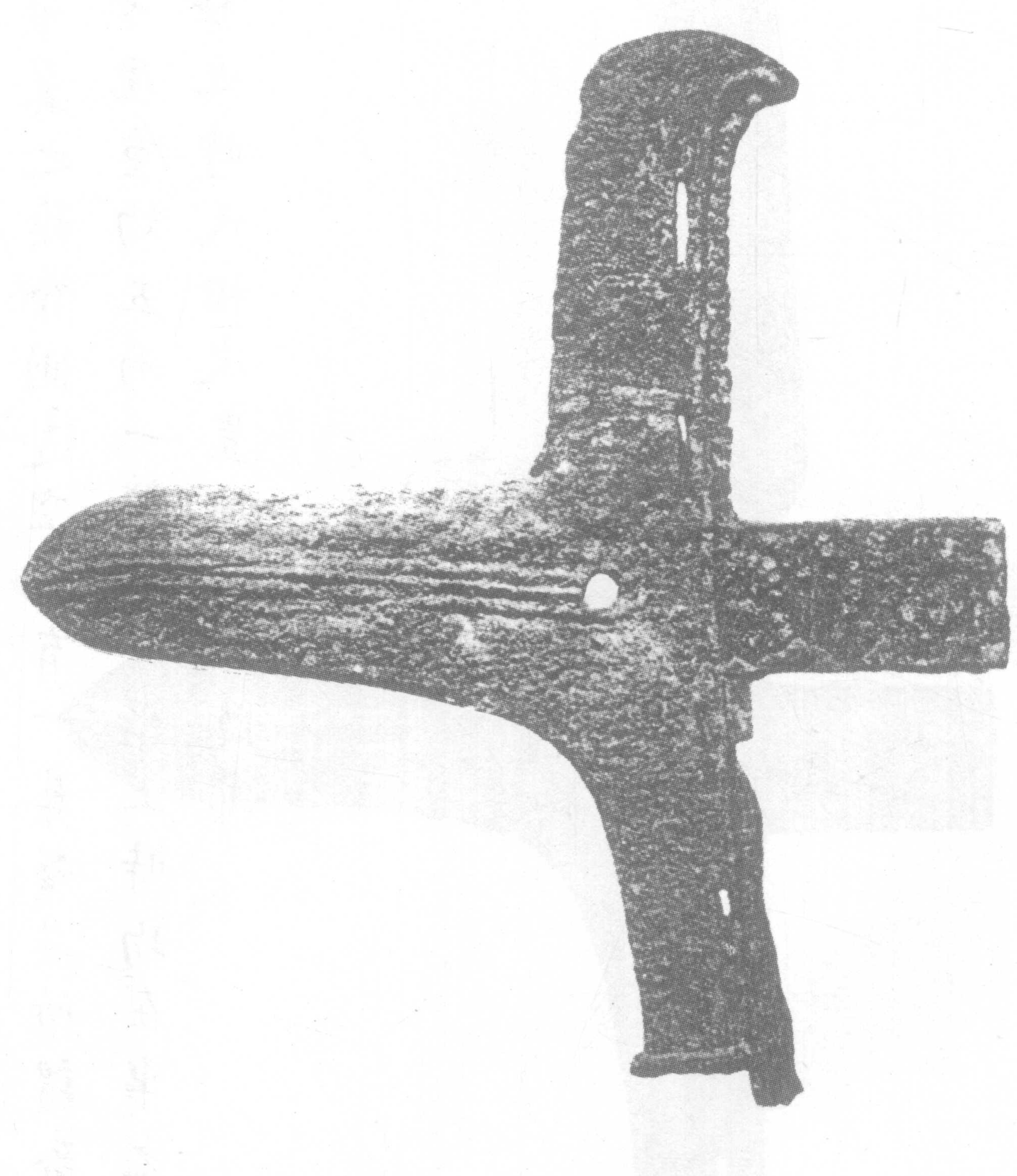
右斧一出土墓四二原編一七三號鋬長外側有一鼻長三寸六分三厘重十四兩四錢九分六厘體素無銘

斧二出土墓四二原編一二九號制同惟鼻在背中長三寸五分一厘重七兩一分六厘八分

斧三出土墓六〇原編三〇號制同無鼻長三寸三分重十一兩二分六厘

斧四出土墓八原編五〇號制同惟刃外侈長三寸二分四厘重十一兩七分一厘二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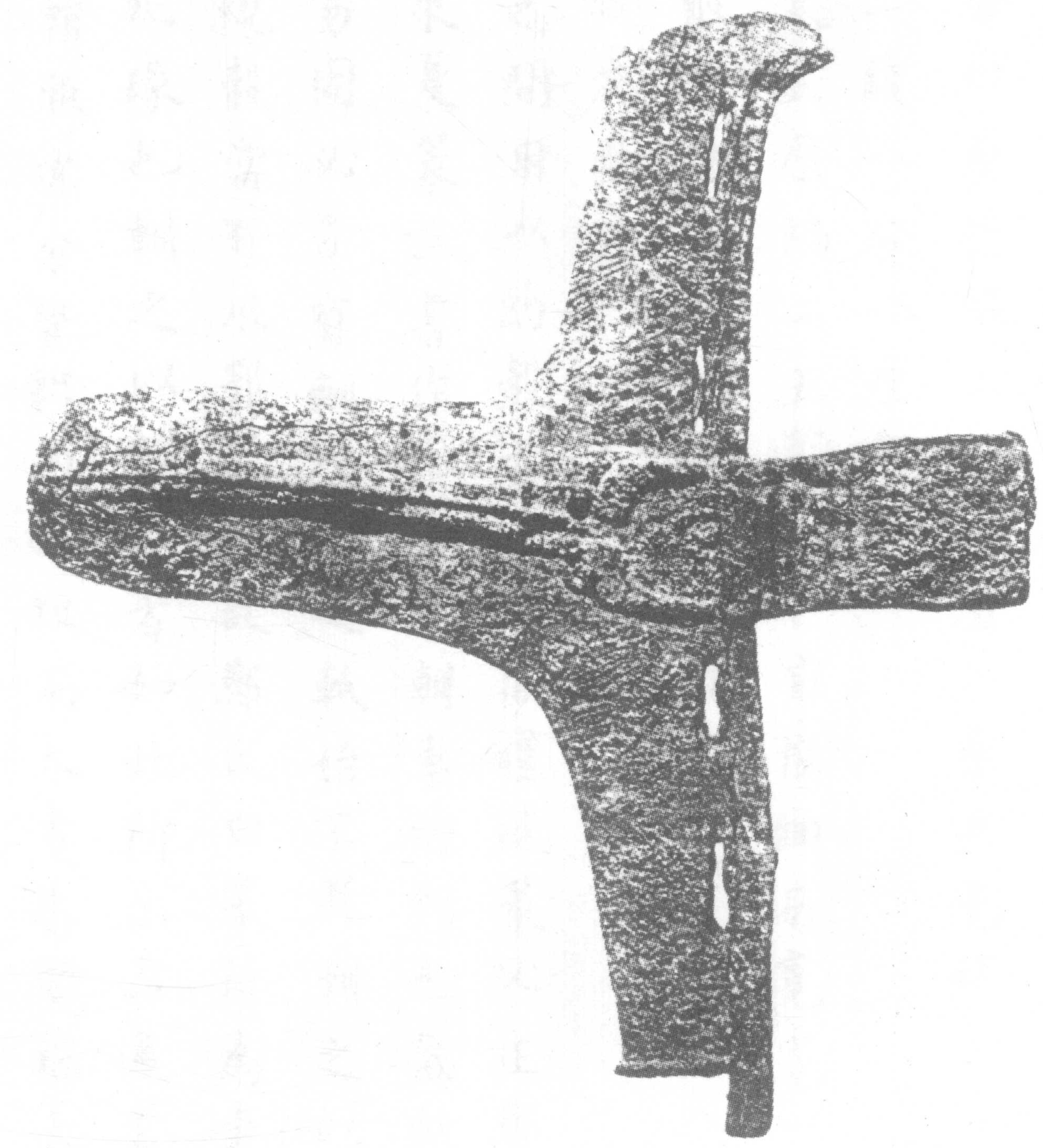
古兵



三三

右兵器出土墓四二原編一〇八號長縱五寸七分九厘橫六寸三分六厘重七兩六錢一分八厘其形如戟惟上刃為鉤以冒柲端郭君寶鈞以鉤名之桉其名稱未確定姑名之曰古兵以俟達者訂正焉

螭首形古兵



三四



右兵器出土墓四二原編一〇。二號縱長七寸九分二厘橫八寸一厘重十八兩五錢八厘援本鑄螭首吐舌為脊凝鏽甚重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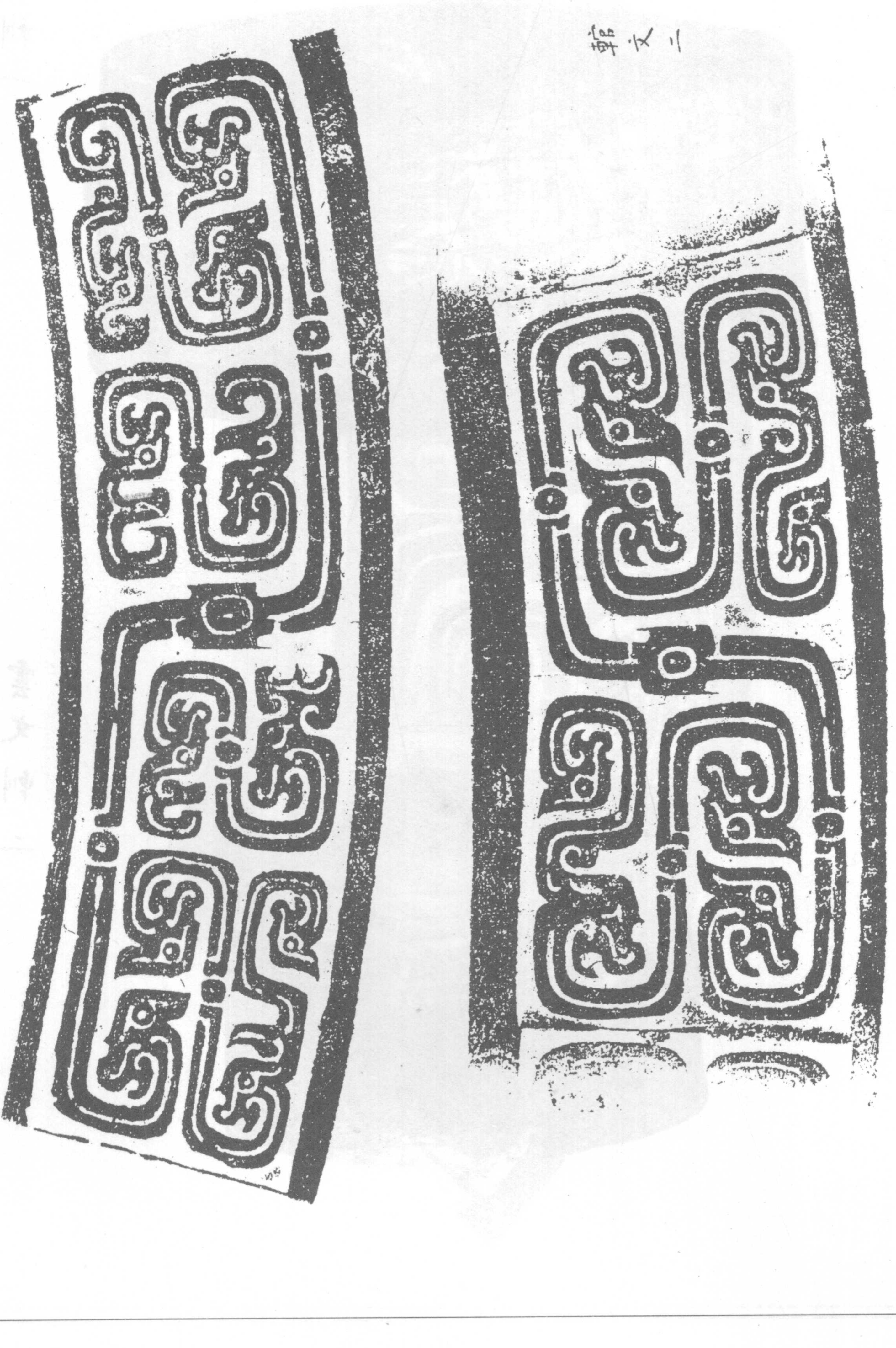
蟠夔文輨一



蟠夔文輨二



三五



右輨一出土墓五原編二一號形如管一端微大有寬約六分之當以鎋轂末一端無之周身飾蟠虁文無銘有四小孔以備施釘長一寸七分四厘大端徑三寸八分七厘穿徑二寸六分一厘小端徑三寸四分五厘重十九兩八厘

輨二出土墓五原編二六號形制如前惟細而高長二寸一分六厘大端徑二寸七分三厘穿徑一寸八分三厘小端徑二寸四分重十四兩五錢九分二厘二模鑄成色黝緣周身飾蟠虁文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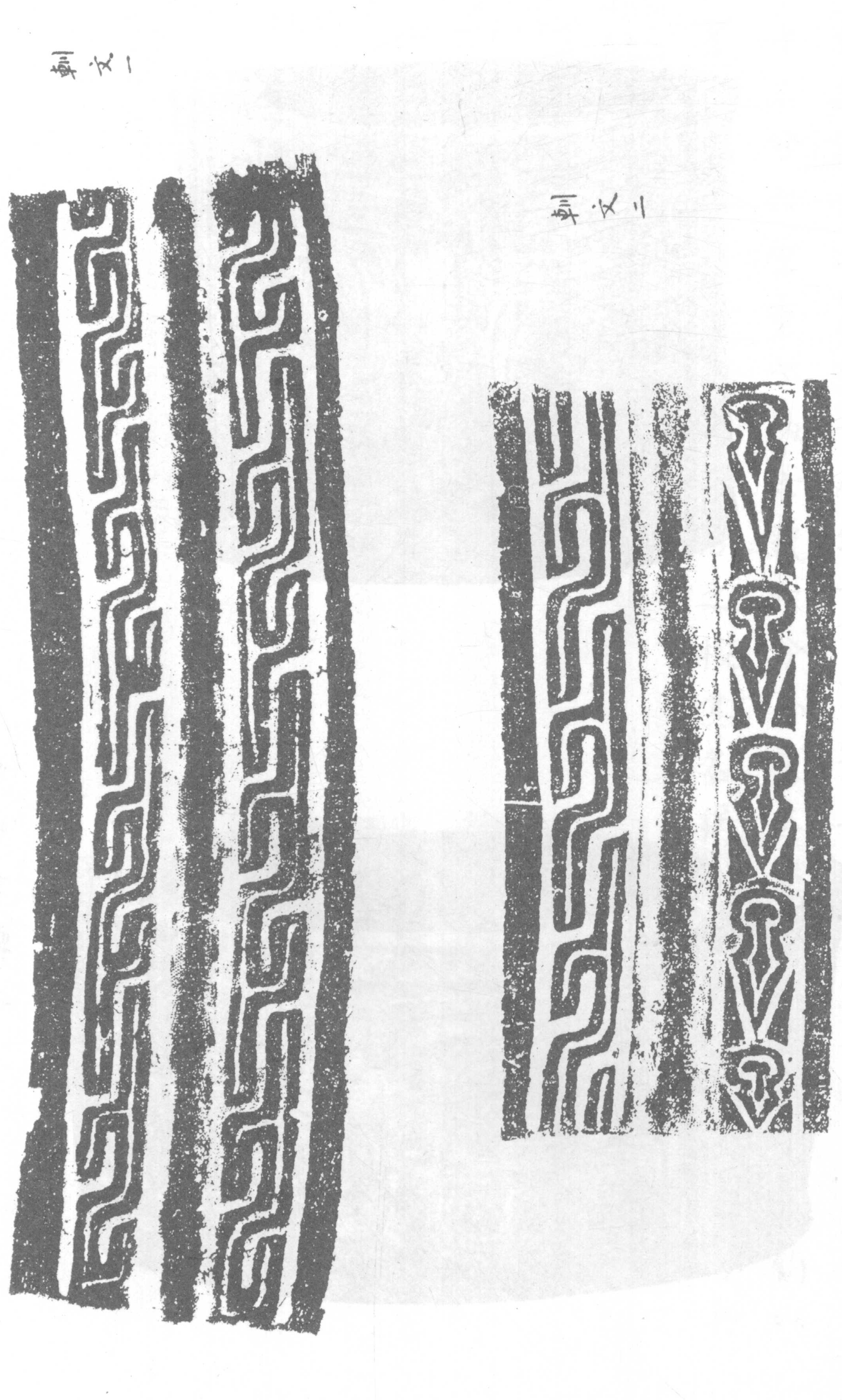
說文輨轂端鎋也沓重沓也金重于木也鎋以金有所冒也此物冒轂兩端外金內木故曰鎋其狀如管故曰輨輨之為言管也所以管制轂端也兩端穿徑不同近輿一端孔大曰賢鄭司農曰賢大穿也近軎一端孔小曰軹鄭司農曰軹小穿也輨所以有賢軹之分者合于軸也軸所以內大而外小者防輪之迫輿也此圖輨一示賢端輨二示軹端





雲文軔一

雲文軔二



右軝一出土墓五原編二二號狀如截管中起細箍作粗雲文寬一寸四分四厘徑縱三寸六分一厘五毫橫三寸四分五厘重十六兩二錢八分八厘無銘

軝二出土墓五原編二五號制如前惟細而寬寬一寸五分七厘五毫徑縱二寸五分二厘橫二寸四分重七兩八厘上端飾粗雲文下[illegible]文無銘

軝界輨軑之間用以約轂亦曰篆周禮陳篆必正鄭司農曰篆轂約也孤乘夏篆許書作孤乘夏軝車約軝也葢軑之幬於轂也相負不易固必另有軝以約之軑始不脫軝之以柔物作者如軝迴環繞轂當有垠鄂瑑起故鄭氏曰篆讀為圭瑑之瑑如圭璧上起兆瑑也軝之以銅製者如此所示与通常之手釧畧似故曰軝輨軑亦分賢軹兩種短而大者屬賢端長而細者屬軹端



三八

蟠夔文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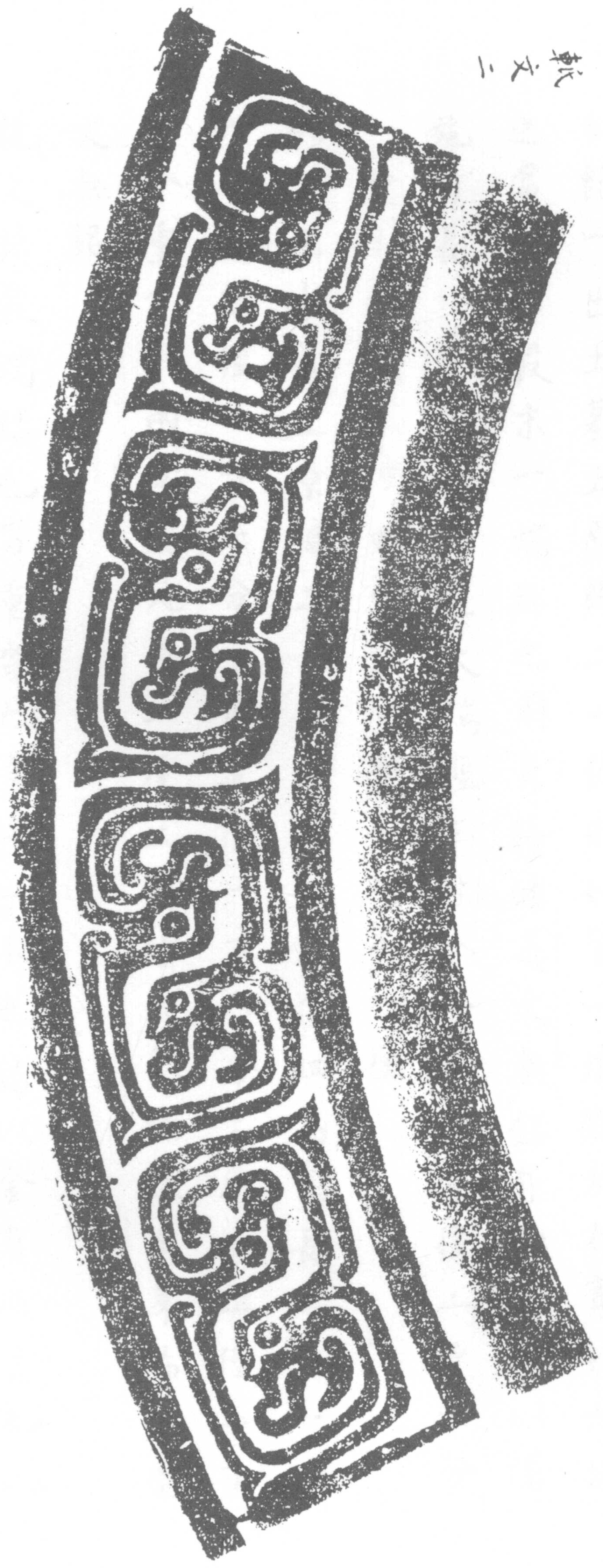
蟠夔文軝二



三九



軝文二



右軝一出土墓五原編二三號狀如空截錐一端侈一端弇侈端接輻弇端接軎周身飾蟠夔文四周六釘孔無銘斜長二寸四厘直長一寸九分五厘弇徑三寸六分六厘侈徑四寸九分九厘重十九兩八厘

軝二出土墓五原編二四號制如前而徑小周四釘孔斜長二寸五分二厘直二寸二分一厘弇徑二寸九分四厘侈徑四寸六分九厘五毫重十七兩周身飾蟠夔文無銘

軝約軝也詩烈祖箋約軝轂飾也說文軝長轂之飾从車氏聲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墮者曰氏轂之直立中部肥大正如山脅外侈故名軝之為言氏也侈也蓋轂為衆輻所輳之地盈尺之木納輻十八中通大軸非堅确而肥大之木不能受此穿鑿釋名曰轂埆也言其堅也轂飾名軝言其大也冬官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非盡為美觀也亦借以固轂而已

四〇

輨軎軝合圖





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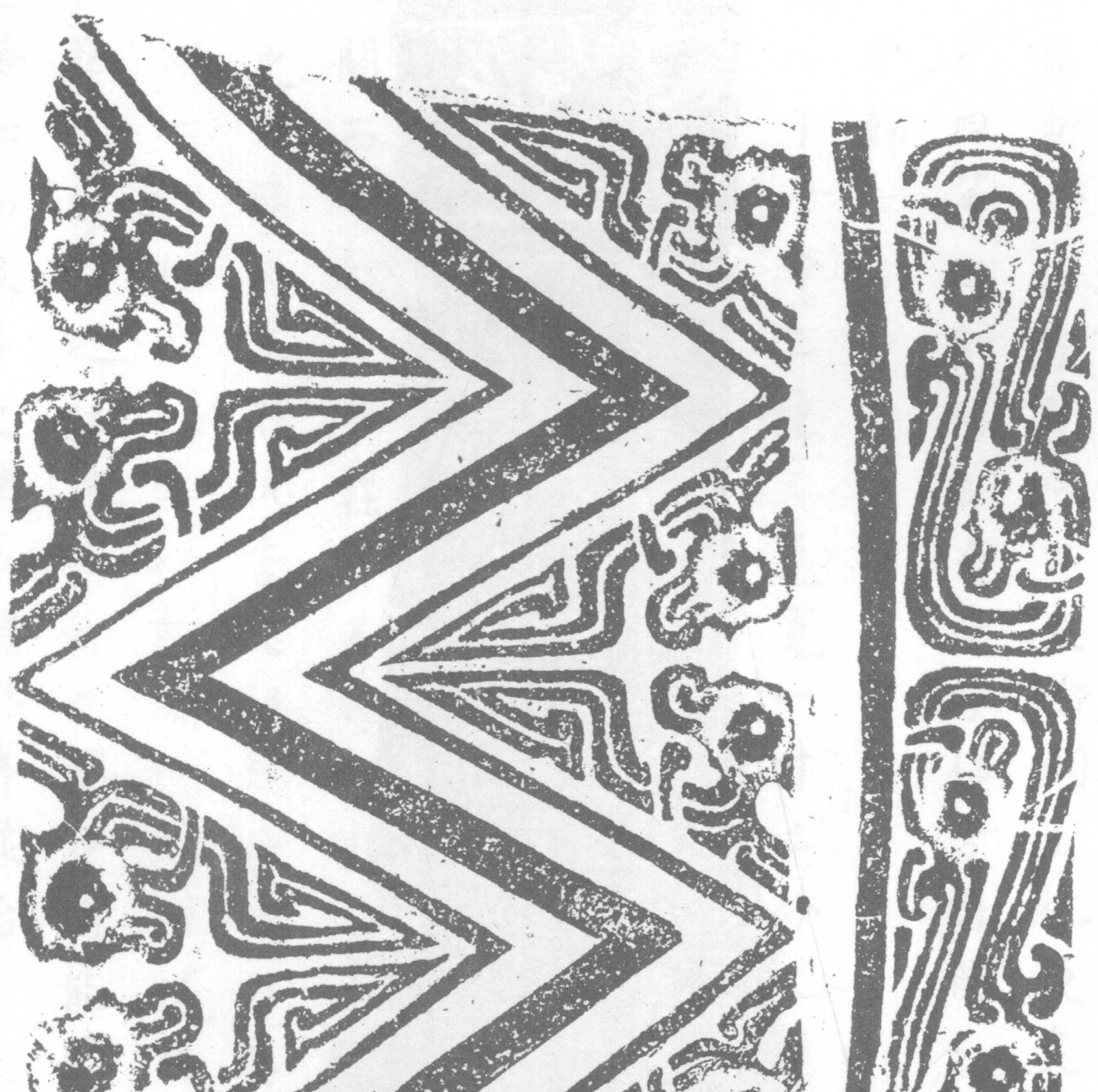
右輨軔軧各一出土墓五原編八、九、十號綴合如右通高四寸六分八厘輨徑三寸三分三厘軔二寸一分軧徑四寸五分九厘重三十九兩二錢周身飾蟠夔文無銘



四二

蟠夔文暢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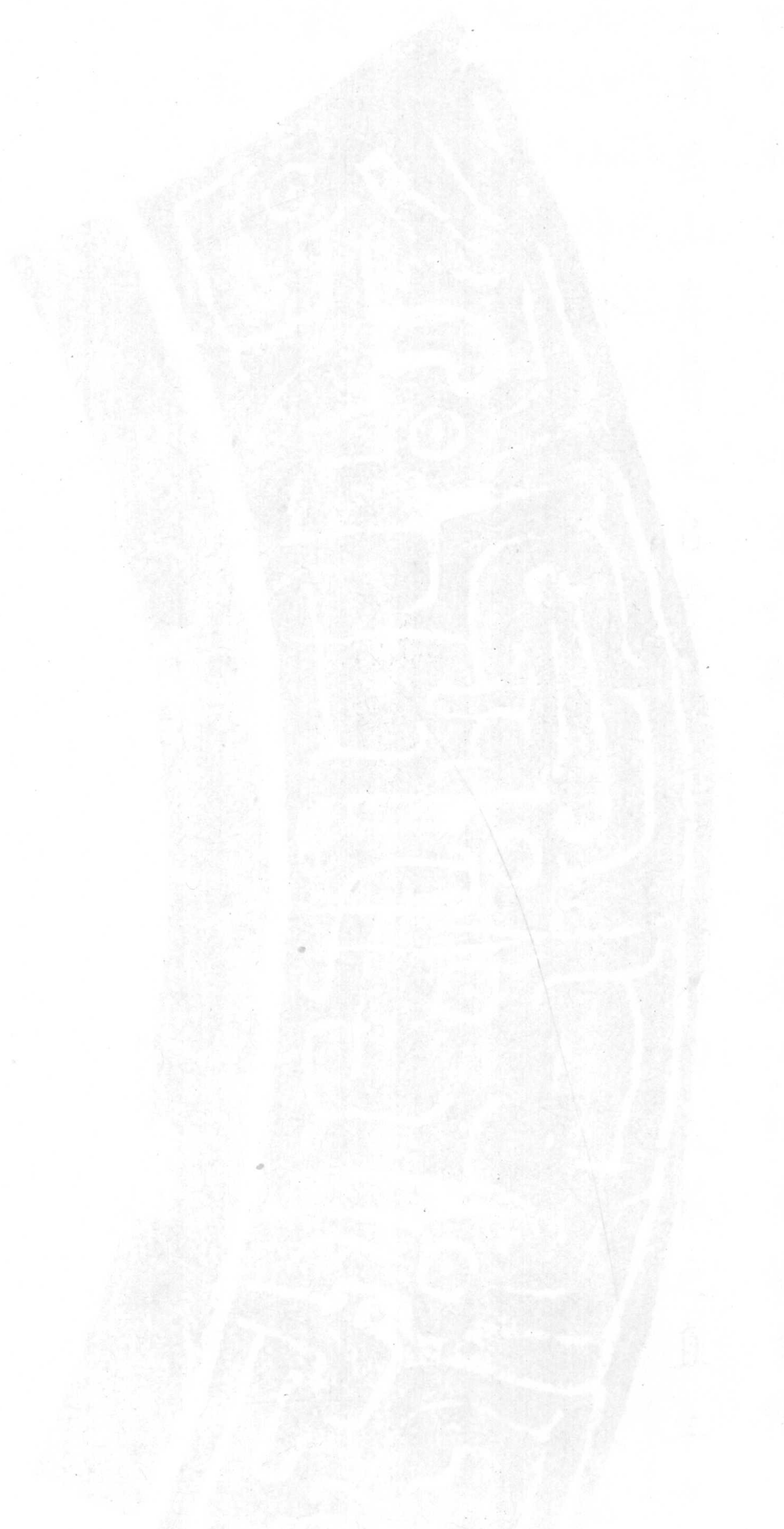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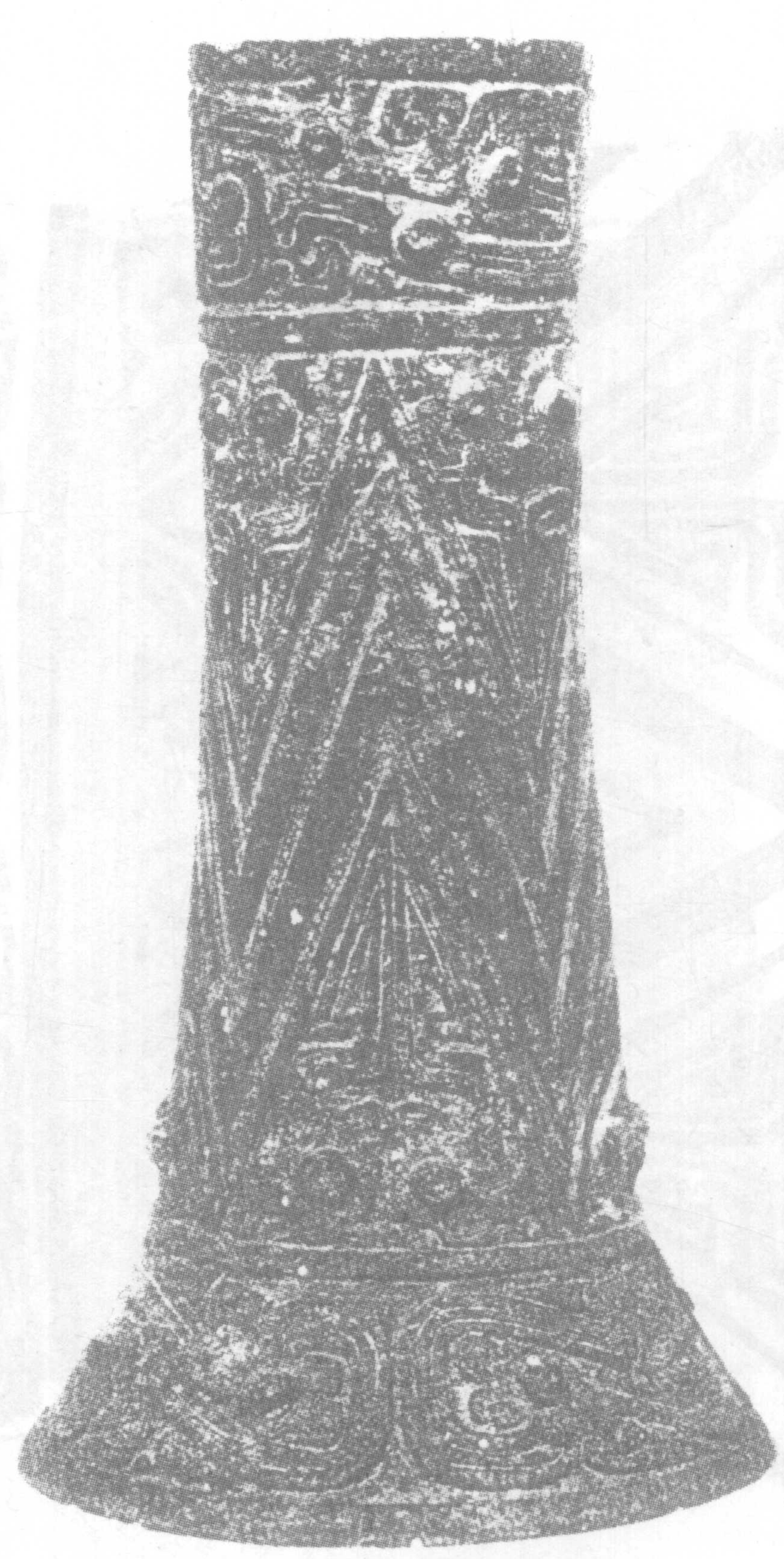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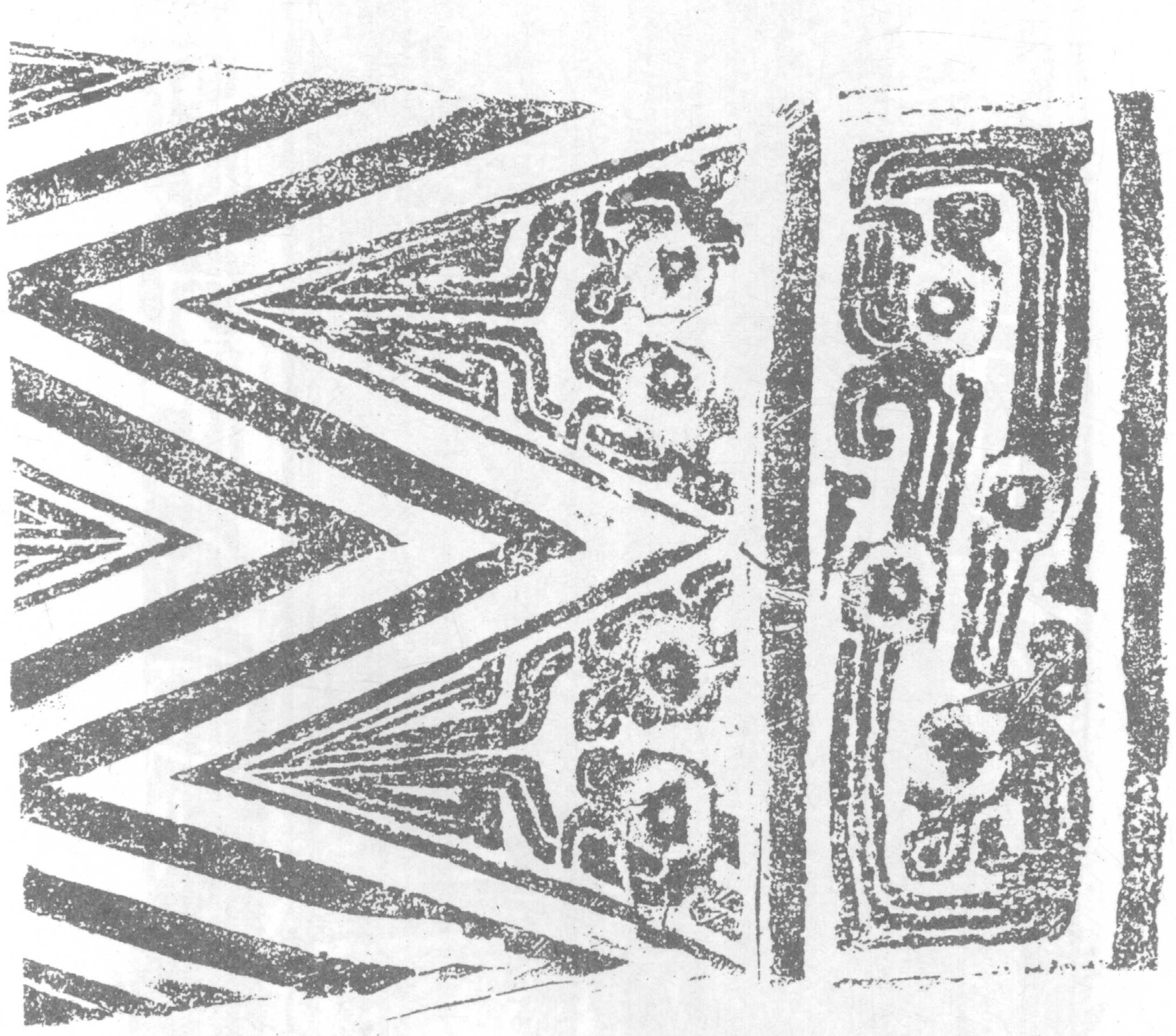
右暢轂出土墓三原編四二號轂飾皆由輨軑軝三節合成此獨聯為一體尺度較長故曰暢轂詩小戎箋暢轂長轂也狀與前圖畧似輨軝部花文縮小軑部特展長界以人字複線滿填蟠夔文以目為乳突出器外軝部四釘穿可固于木質紅銅頗重厚二模相合一次鑄成長六寸二分七厘輨徑三寸四分五厘穿徑二寸一分軝徑五寸六分四厘重八十兩九分九厘二毫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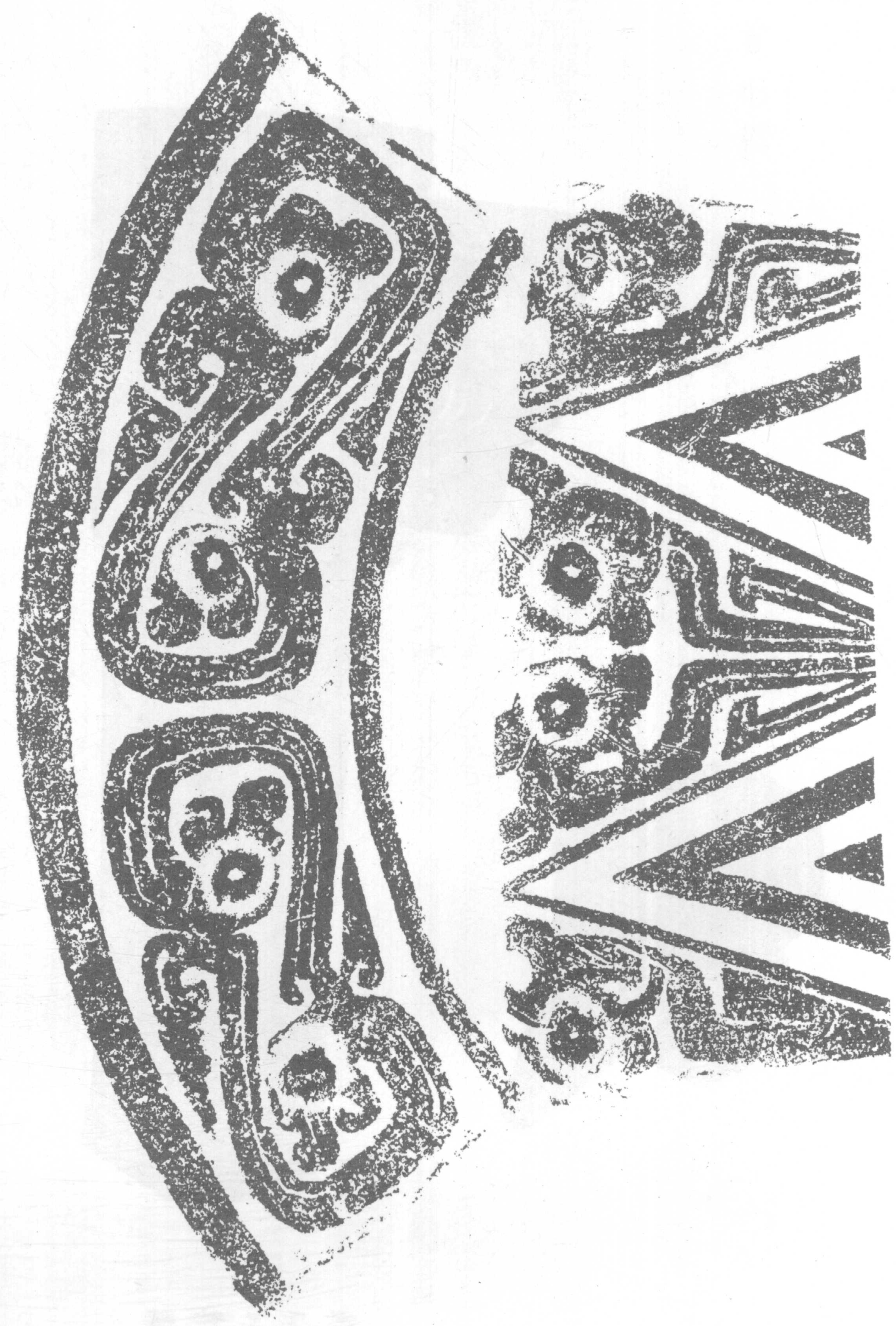
四四

蟠夔文暢轂二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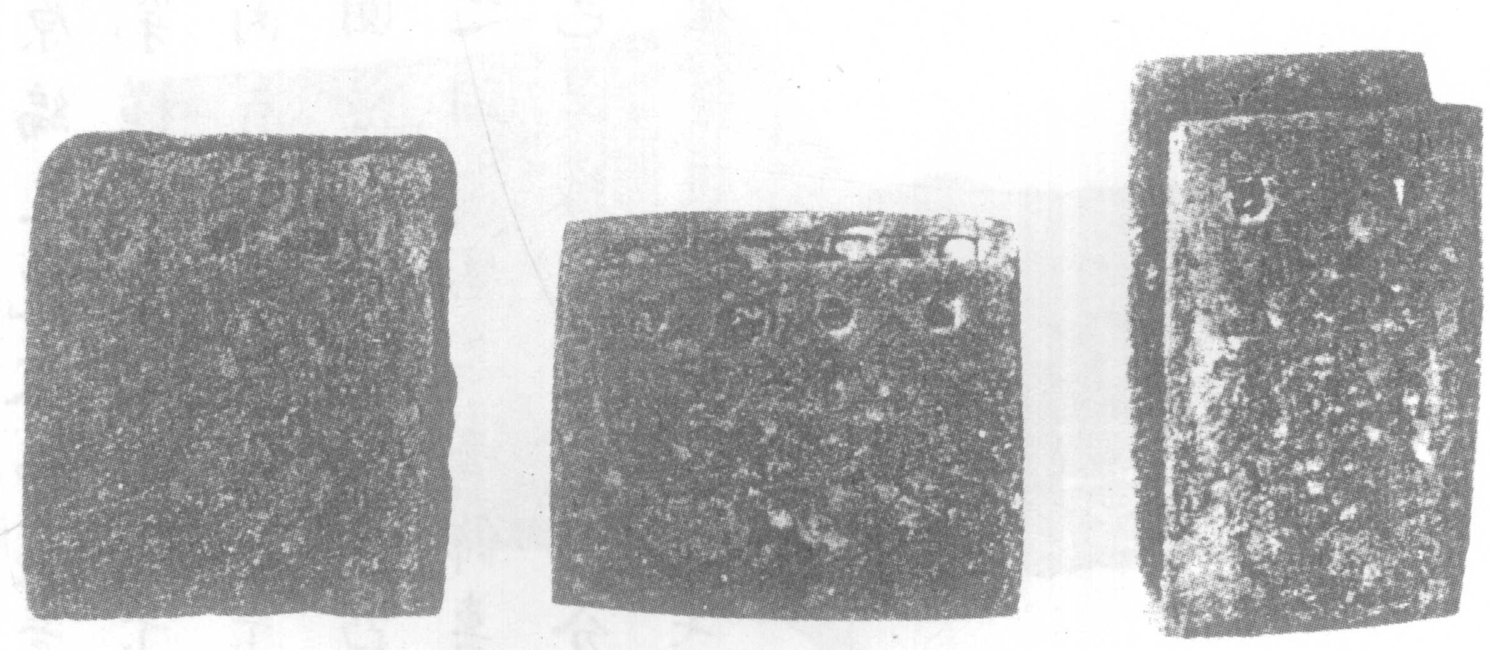
右暢轂出土墓三原編四三號與前為組前屬賢端此屬軸端者故體高而徑畧小質料鑄造均同前長九寸六分輨徑二寸七分穿徑一寸八分軝徑五寸三分二厘五毫重一百三十八兩九錢八厘周身飾蟠夔文無銘此物在二百轂飾中僅得四組必美備戎車始一用之故秦人因以誇其車飾之盛其珍可可知也

四六

牙飾一

牙飾二

牙飾三



右牙飾三出土墓三原編一六九·二·一九一號形為一長方銅葉由中部折合上方開口可夾輪輞上施綆處在二邊綆孔有二穿三穿四穿之別形制有長方橫方微圓之分因其飾于車牙故曰牙飾

其一長二寸一分三厘三毫寬一寸二分九厘重五兩二錢一分

其二長一寸五分寬一寸八分九厘重四兩五錢一分二厘

其三長一寸八分九厘寬一寸五分九厘重六兩四錢九分

牙亦作枒說文枒車輞會也亦謂之輞釋名輞网也輞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輮言曲輮也又謂之渠謂之轅皆曲也蓋自其製作言之曰輮自其形狀言之曰輞曰渠自其交會處言之曰牙曰枒皆一物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則槿枒交會之處最為重要關節其接合之法決非釘力膠力所能勝亦非繩索之細者所能勝必如汲井之綆容纏堅縛輮始不復挻記曰六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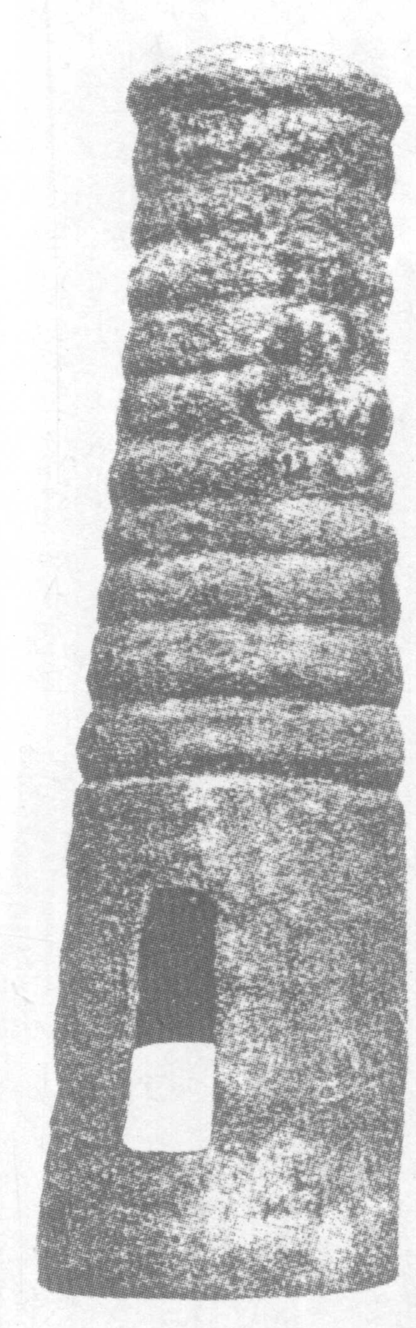
四七

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即謂此也而自來解經者皆以輻之偏椎入牙者當綆可為大誤試問輻椎不及寸固于何有故知綆之解釋仍當如其本訓輪在槎枒交會處留有微陷之槽俾綆不輾地以護綆但綆之為質終柔物也久用則敝綆敝則輞解輞解則菑蚤侂庋而輪必匡欲正此弊應縛銅鍱抱枒祇三面不得如管狀由兩端貫入故用銅鍱中折上留一面以夾之今出者均在兩半輞交會處每面二枚每輪四枚且尚留有縛革痕及木質槎枒痕得此實證於輪人鞣牙之道可以大明矣



四八

軎飾



右軎飾出土墓十九原編五號狀如長管內大外小大端開口以冒于軸中部有釘穿橫貫近轂處上下開長方孔備施轄轄內四分五厘壓于轂內有轂輨研磨痕下半全缺似原鑄又似磨穿者小端起波狀圓箍十一周頂端乃出三疊說文軎車軸端也則飾于車軸端之銅飾應名軎飾軎飾之用在固軸以促暢轂之外出也質紫色翠綠長五寸七分九厘徑縱一寸六分五厘橫一寸二分九厘穿長一寸一分七厘重十五兩五錢二分

四九

獸首形轄



轄納入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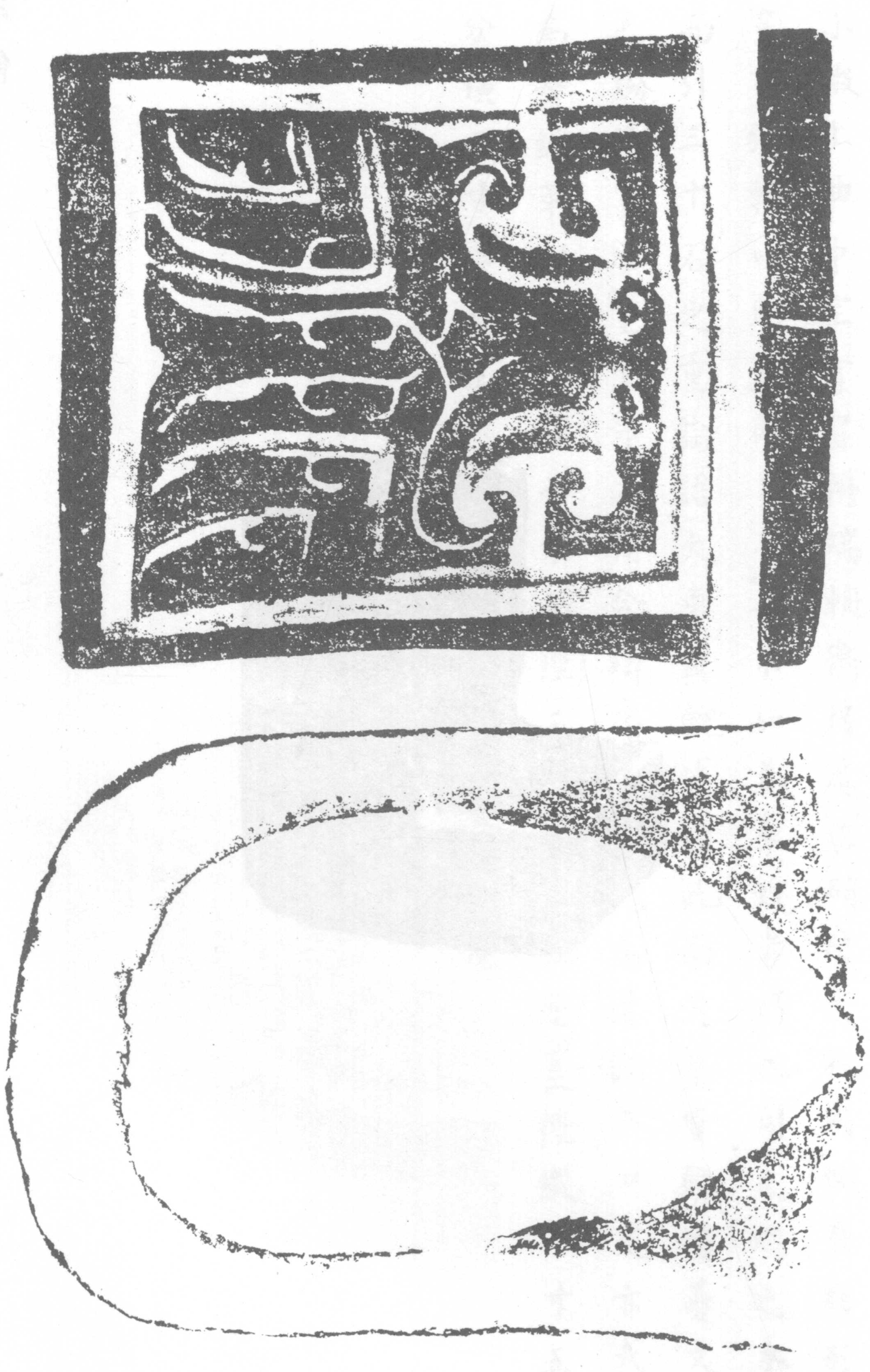


右轄出土墓原編二六號上為獸首隆鼻突目齊喙兩耳橫通腦後平面若偃月與輨相摩下部內凹以合于軎凹之中生扁枘納入軎端長孔輪不脫軸賴此轄之主要功用也色綠質凝重首內空虛全體以二模一次鑄成全長二寸七分六厘首寬一寸五分三厘枘長一寸八分重十兩三錢四厘出土時以皮帶挂軾側不在軎小雅間關車之舝兮知駕車始設轄也附圖為轄軎相函之狀

五〇

獸面文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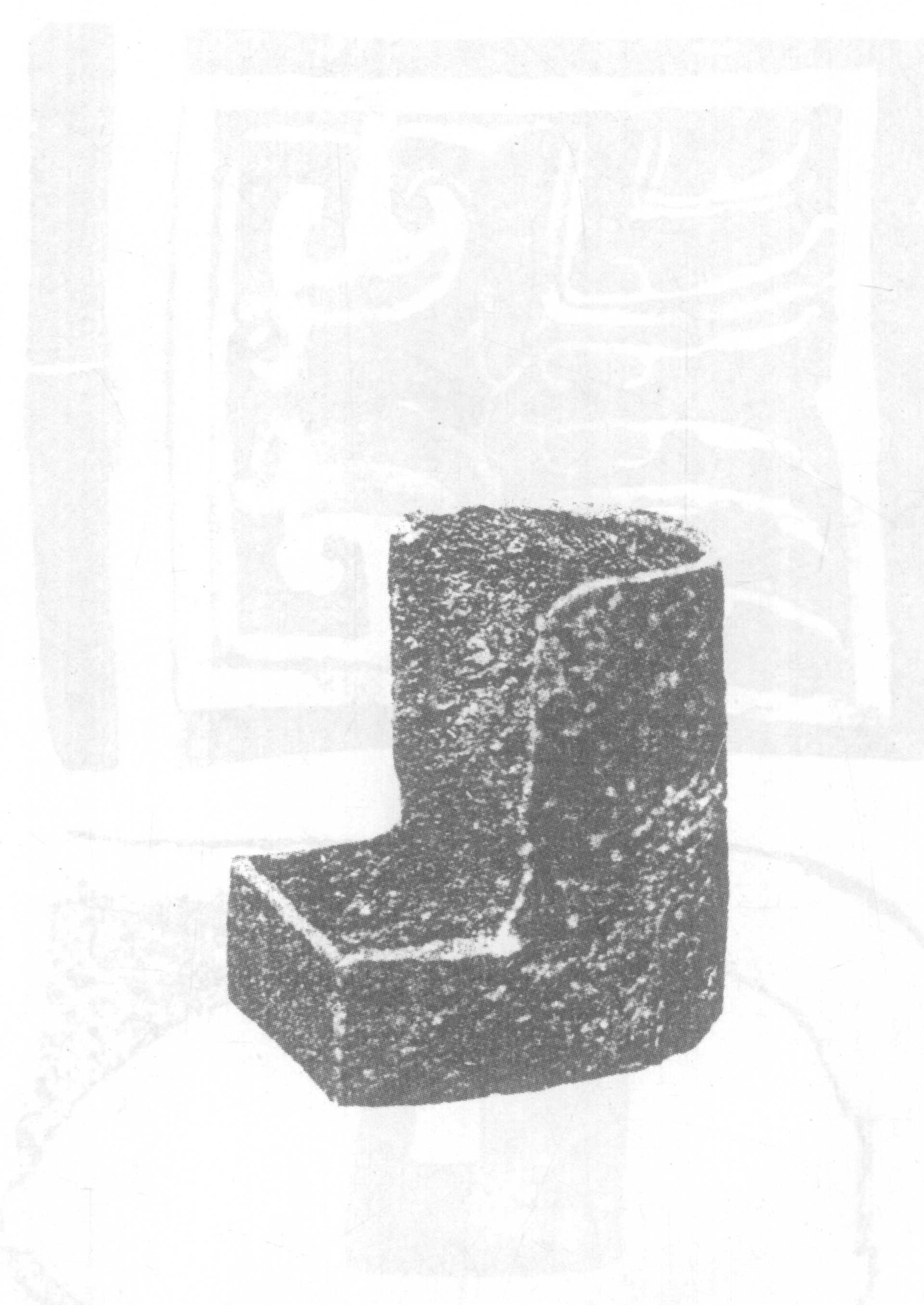
五一



右鐧出土墓原編六號本體爲杏仁狀空管上下橢外端展爲口形更折爲長方遥掩轂上板與管均有陽文獸面對生質紅銅有藍緑斑一次鑄成通長六寸四分五厘管長二寸八分五厘徑縱二寸七厘横三寸五分一厘板長三寸五分七厘寬二寸七分九厘重二十六兩四錢九分六厘説文鐧車軸鐵也釋名鐧間也間轂軸之間使不相磨也解者多依今制以鐵鐧入軸者當之獨阮元氏以鐧爲軸上金位與輪之間今出土適在此處與阮説知軸中鐵鐧爲後起制也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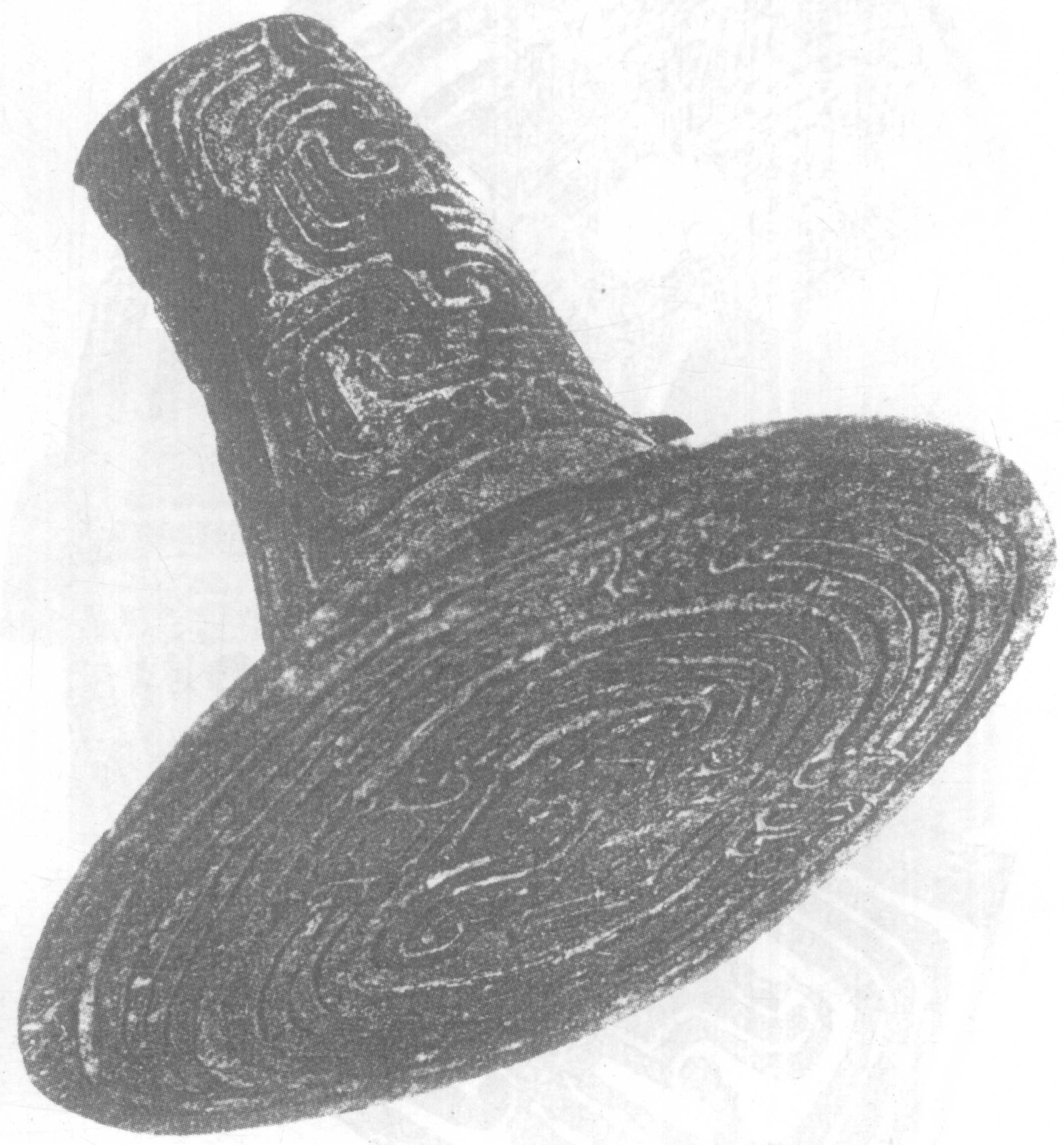
踵飾



右踵飾出土墓八原編九號形半圓如馬蹄下面圜起上面扁平外端有當當内五分四厘處復落下六分六厘以冒輈末適成下圜上平横以托軫之勢下有穿可施釘長一寸六分八厘徑一寸七分七厘上下一寸五分九厘重四兩一錢九分二厘毛公鼎金⿰山童金豪吳大澂云⿰山童即踵輈末也周禮攷工記輈人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踵後承軫者也此器因出土輈軫交點故名曰踵飾

五三

蟠夔文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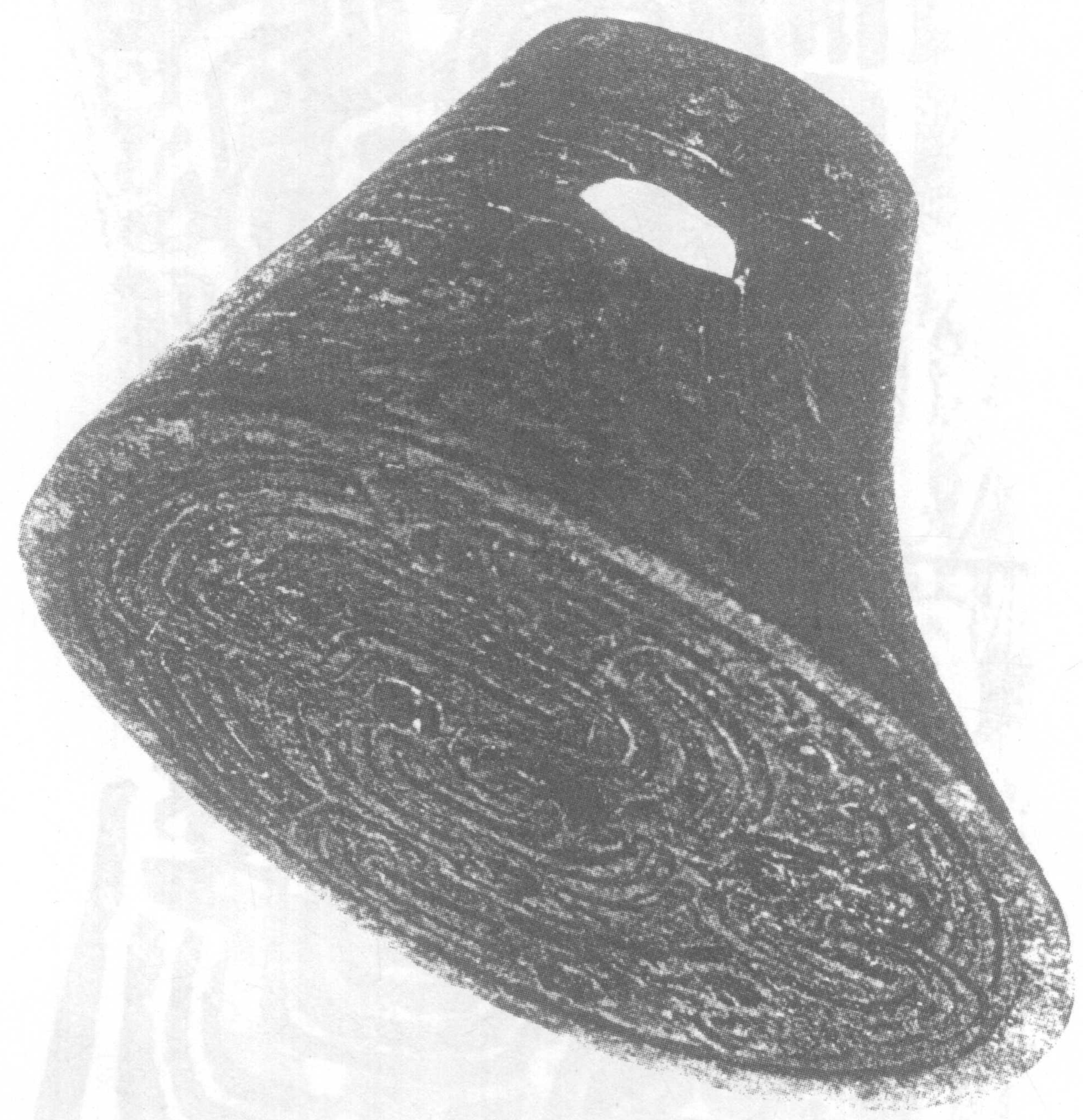
五四

右顎出土墓三原編一六八號形如喇叭而實其外端入內漸小微上曲中空可冒輈端輈衡接處已研磨三孔兩側有矩形穿可施軏以聯輈衡墨子吾不如為車軏者巧也用尺咫之木而引三十石之重論語大車無軏皆謂此面与莖皆飾蟠夔文色黝綠質厚重全部二模合鑄項上長疣為灌銅入口處亦或為繫繩革用長三寸七分面徑五寸五分五厘莖徑縱一寸五分橫二寸四厘重六十九兩八錢八分八厘



五五

蟠夔文頸二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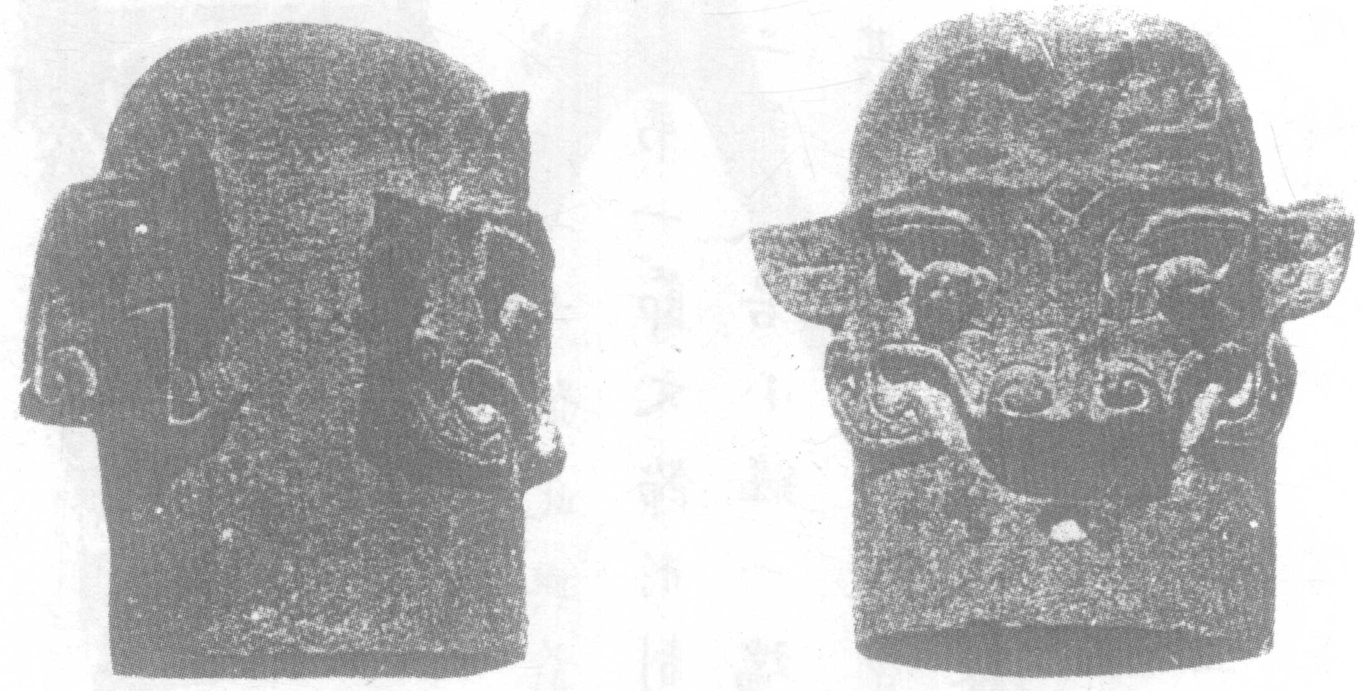


右頸出土墓二五原編三一號形制同前惟莖稍短上無疣輓穿為圜形亦二模鑄成面部夔目突出有紅綠斑殘有殉葬時席文長二寸七分九厘面徑四寸五分銎徑一寸七分四厘重五十一兩四錢八分八厘

五七

獸面文顒

背　正



正



背



右顒出土墓四二原編二五號形如人首面背皆獸面形四耳翹峙中空口下有穿可冒衡軥交點之特立木柱上故獸為二面外示行人內便憑軾者之觀覽也質黃銅本體一次鑄成面部二次附鑄高二寸七分三厘徑一寸七分四厘重十一兩一錢三分六厘

五八

衡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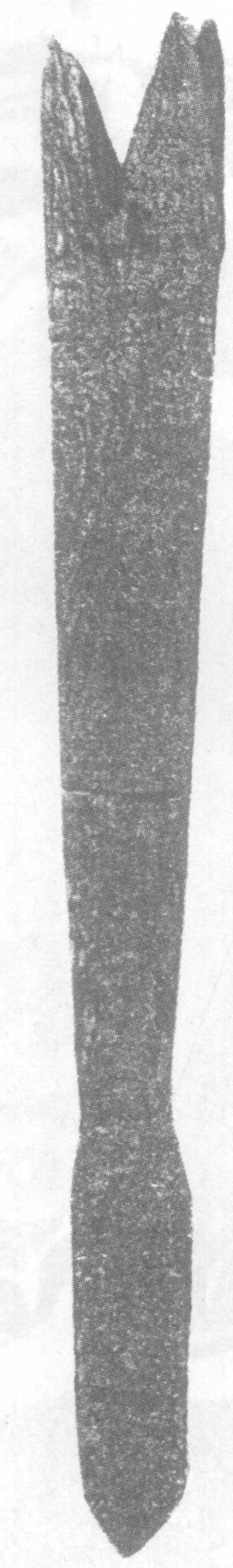




右衡飾出土墓三原編一七七號形如圓管上下微橢一端出四齒作三角文出土時原二具位顒之兩側齒向外指兩軏內端距離約六分九厘緊接顒傍蓋套於衡上者詩稱錯衡或謂此長四寸五分徑縱一寸二厘橫一寸三分五厘重九兩四錢八厘

五九

衡飾二





右衡飾出土墓三原編一七六號此與前飾異者前位頸側此位衡之兩端耳分二節第一節文飾形制畧如前惟徑較細齒向内内大而外小第二節狀若小鏟一端有銎冒衡端一端折而翹起首為鈍鋒審其形制或即古之脅驅與小戎箋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古車兩驂雁行微居服前衡端正刺其脅首為鈍鋒義或取此通長七寸四分二厘五毫第一節長三寸七分三厘五毫内徑七分八厘外徑六分三厘第二節長三寸六分九厘銎徑六分六厘鋒寬五分五厘五毫重六兩四錢九分六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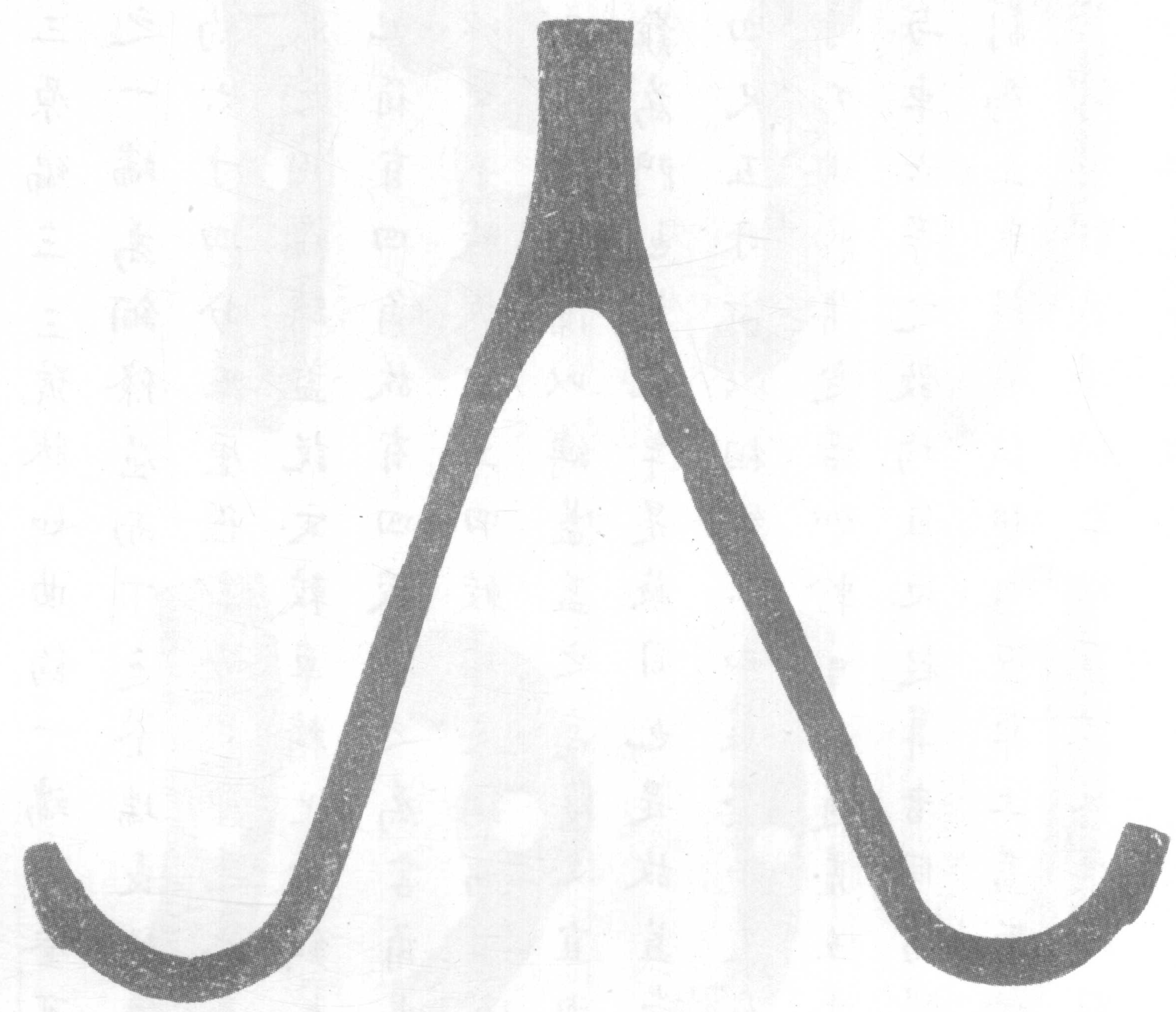


鑾



右鑾出土墓一原編二一八號上橢圓若車輪中心隆起如轂内含彈丸搖之發聲周五輻中七幅中心小圓孔横通下為長方座銎微侈四隅有棱四面各一線中貫有釘孔可固立衡上及軛之頂端色綠一次鑄成丸係預置模内不留銲接痕通高五寸一分三厘輪徑縱二寸三分四厘横二寸六分一厘座高二寸七厘銎縱六分三厘横八分一厘重八兩八錢九分六厘此器自宋以來皆稱舞鐃至阮元氏始定名為銅和和鑾所在向分二説一謂在軾曰和在鑣曰鑾一謂在軾曰和在衡曰鑾以上二説惟鑾有鑣衡之異韓詩内傳鑾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經解注引輿服志曰乘輿鑾雀立衡古今注曰五輅衡上金雀鑾皆謂在衡今驗以出土四鑾四軛尚存連繫之狀在衡之説得一實證矣而鑣鑾相繫尚未發見或者古人名衡軾上者為和鑾名鑣勒間者為鑾鈴二者同有鑾名因之遂有二説歟

殘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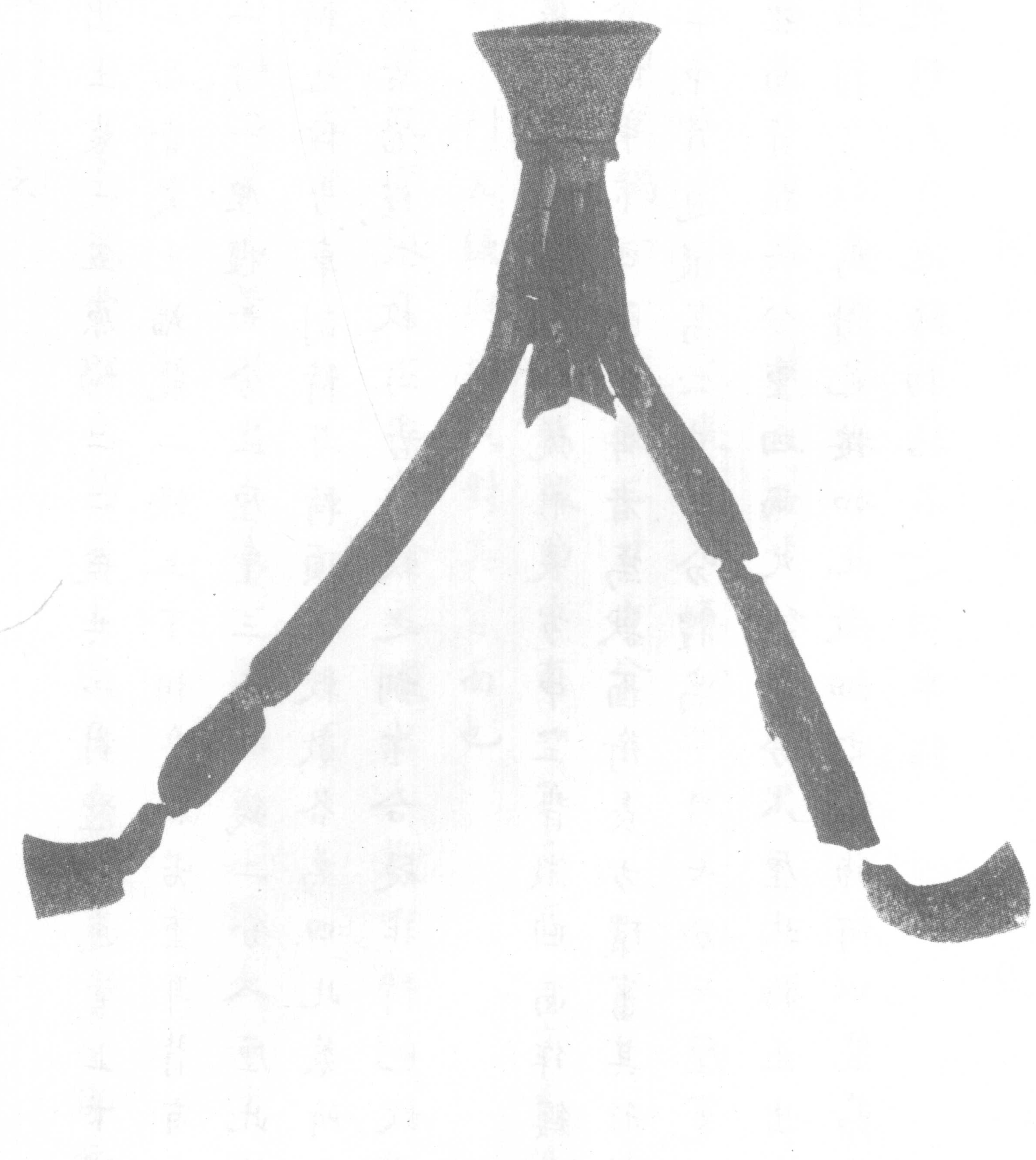


六二

右殘軛出土墓四二原編三一號狀如人字兩軥翹起有縱穿以備繫靳首長方有二環二穿中空兩肢作瓦狀自肩接于頸內實木質木質分三節兩肢二節頸部一節在頸部者若楔之倒立載愈重楔愈固頗見巧思高一尺二寸首寬一寸三厘五毫兩軥相距一尺二寸九分重量失記說文軛位衡前用駕馬者亦名烏啄今名夾脖釋名軛曰烏啄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詩韓奕鞗革金厄箋烏蠋也其下曲處曰軥左傳射兩軥而還注謂車軛兩邊叉馬頸者毛公鼎厄字作𠨍形与此合古之軛多以金屬為骨以革木金飾為表此軛之骨架革木全敗故名曰殘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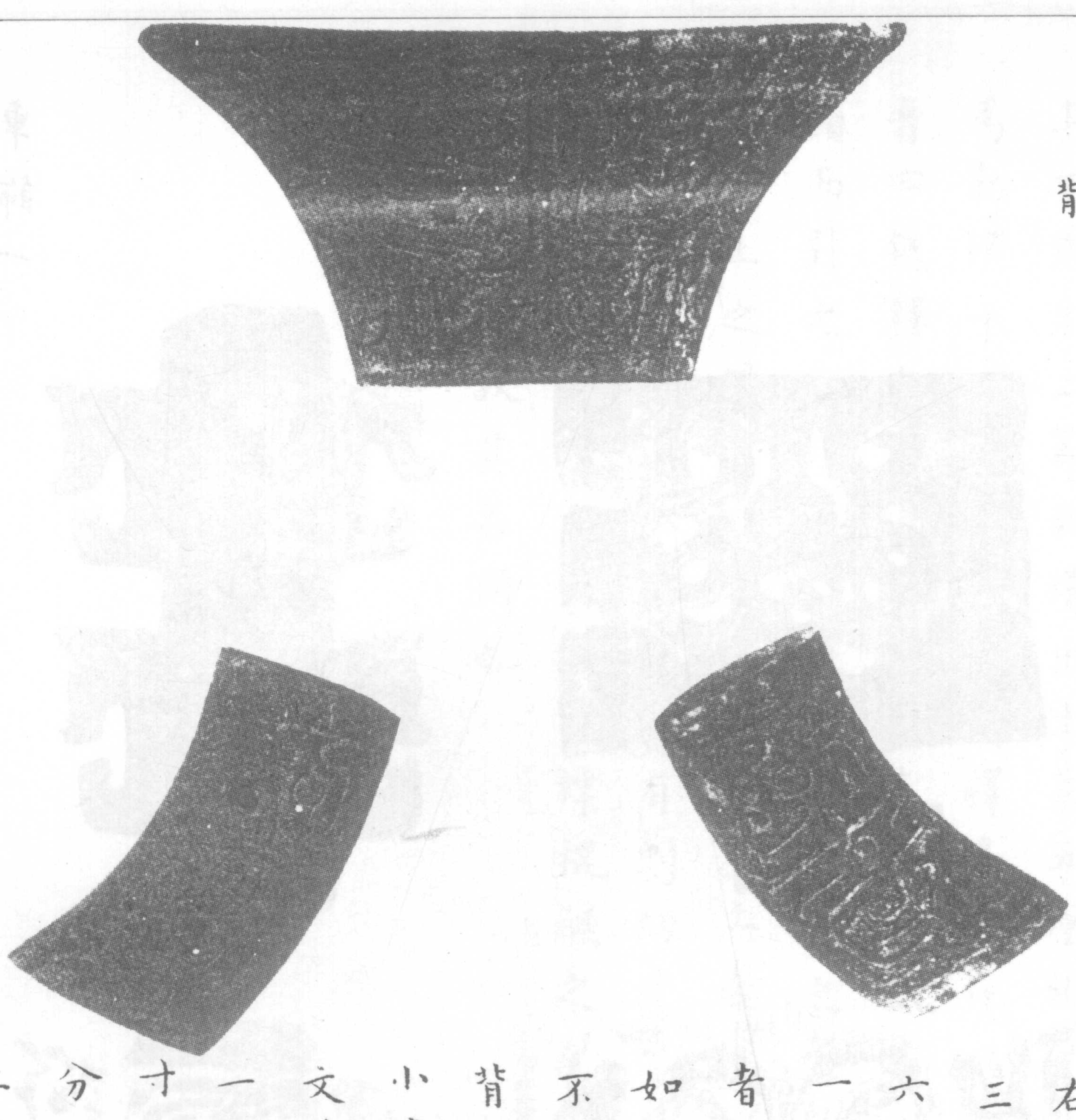
殘軛二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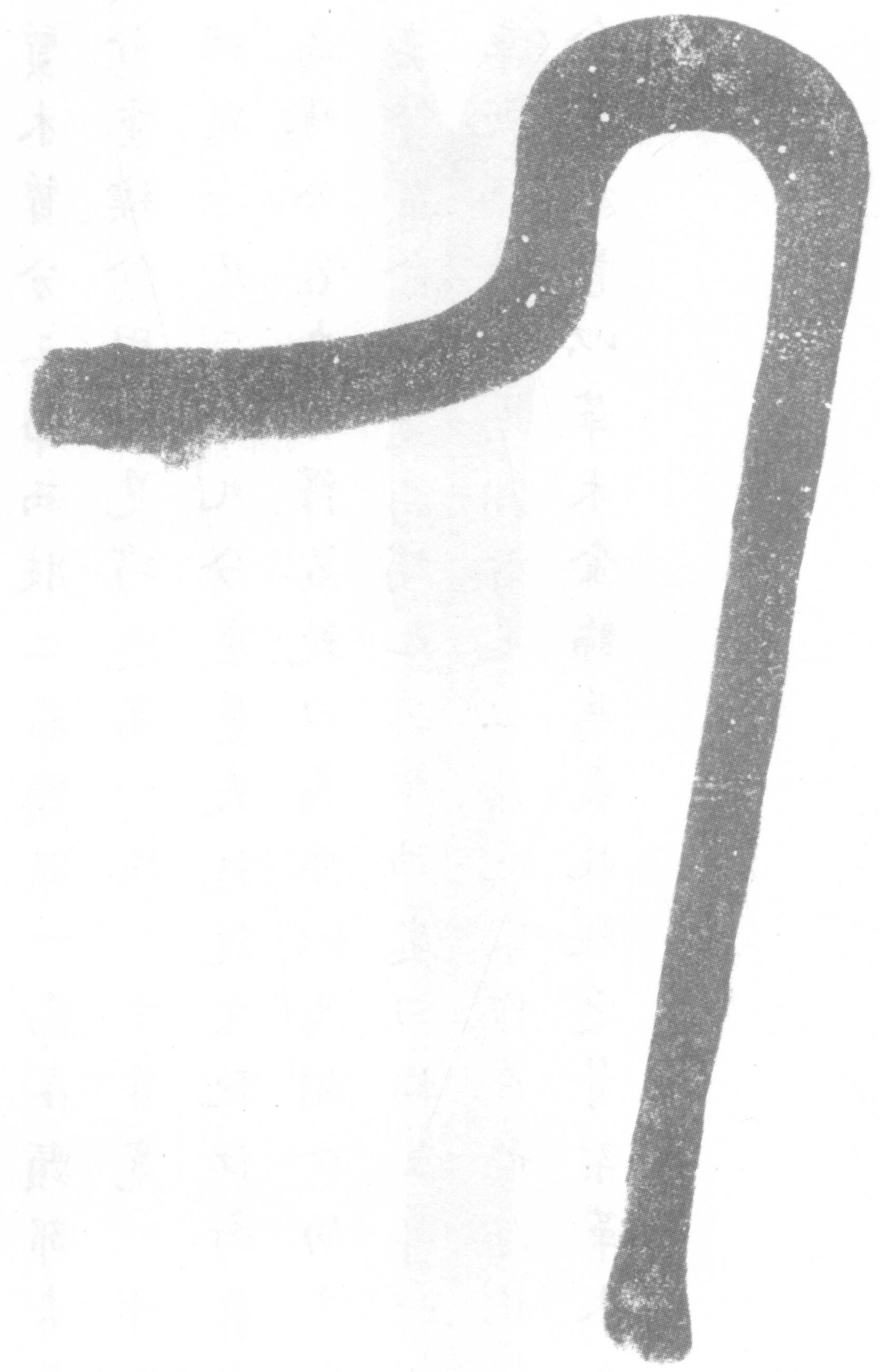
六三

背



右殘軛出土墓三原編一三三號兩足一四五、一四六號前軛為全部聯合為一者此為首肢兩軥分離者軛首飾若倒梯形俯視如橫目上大下小為縛之不易脫也中空有釘孔面背皆飾獸面形文兩足若小管依軥勢外屈底作夔文肢為薄銅片蝕殘首高一寸五分二厘五毫寬三寸四分二厘足高一寸七分一厘重十兩五錢九分二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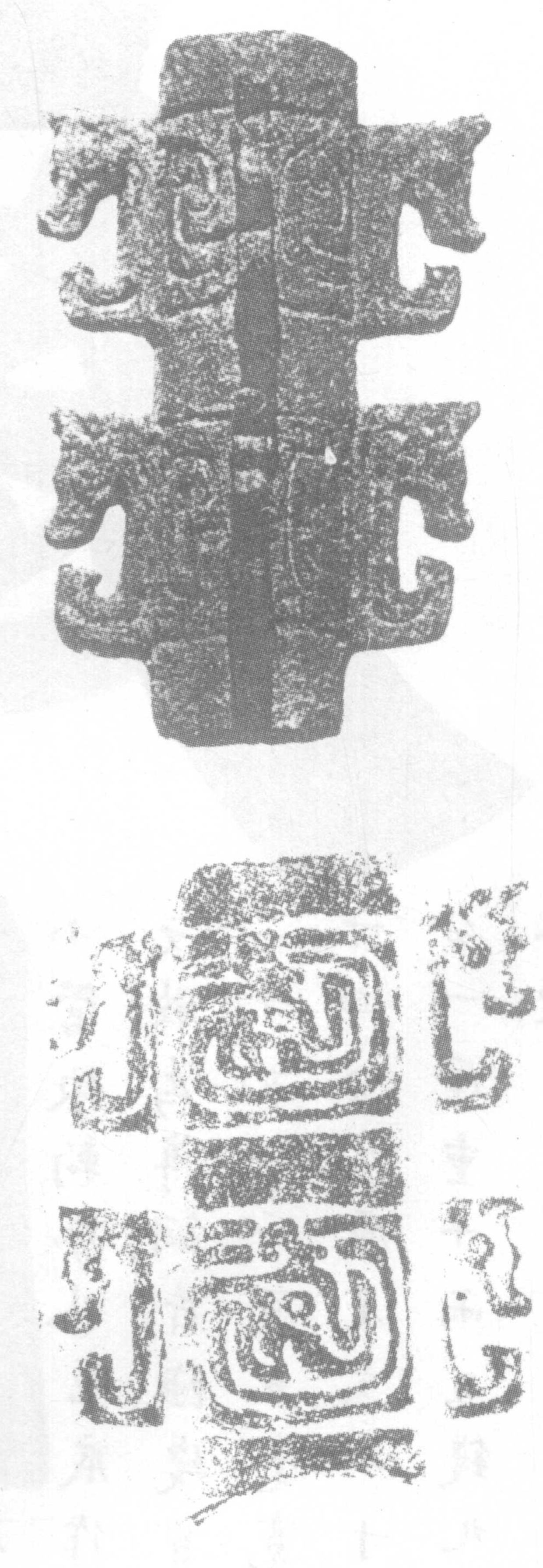
較





右較出土墓三原編三三號狀如曲鉤一端有鋬可冒車輢上另有骨釘定之一端為銅條屈而下迤鋬端長約二寸七分徑六分鉤端長約六寸四分五厘徑三分三厘重八兩六錢八厘出土共四枚較之用在縛蓋說文較車輢上曲鉤也釋名較在箱上為辜較也箱有四角故有四較較之為言角也四維下繫于軨上合轑以繫于較故出土四較均反鉤而下迤與蓋宇相應較崇五尺五寸較既備以縛蓋蓋之高度必宜與較相應記曰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若然則蓋比較高四尺五寸何以相維不知蓋崇十尺乃自地算起較崇五尺五寸乃由軨算起若加軨四尺適差五寸合于車蓋下迤之度此与車六等之數均自地起算者同而解者多以桯長倍之謂此制為立乘誤矣試想人座車上蓋崇十尺與蔽目之條不應設蓋何用觀武梁祠車維畫像人車比例無此懸殊知蓋崇十尺必自地起算無疑

車飾一



車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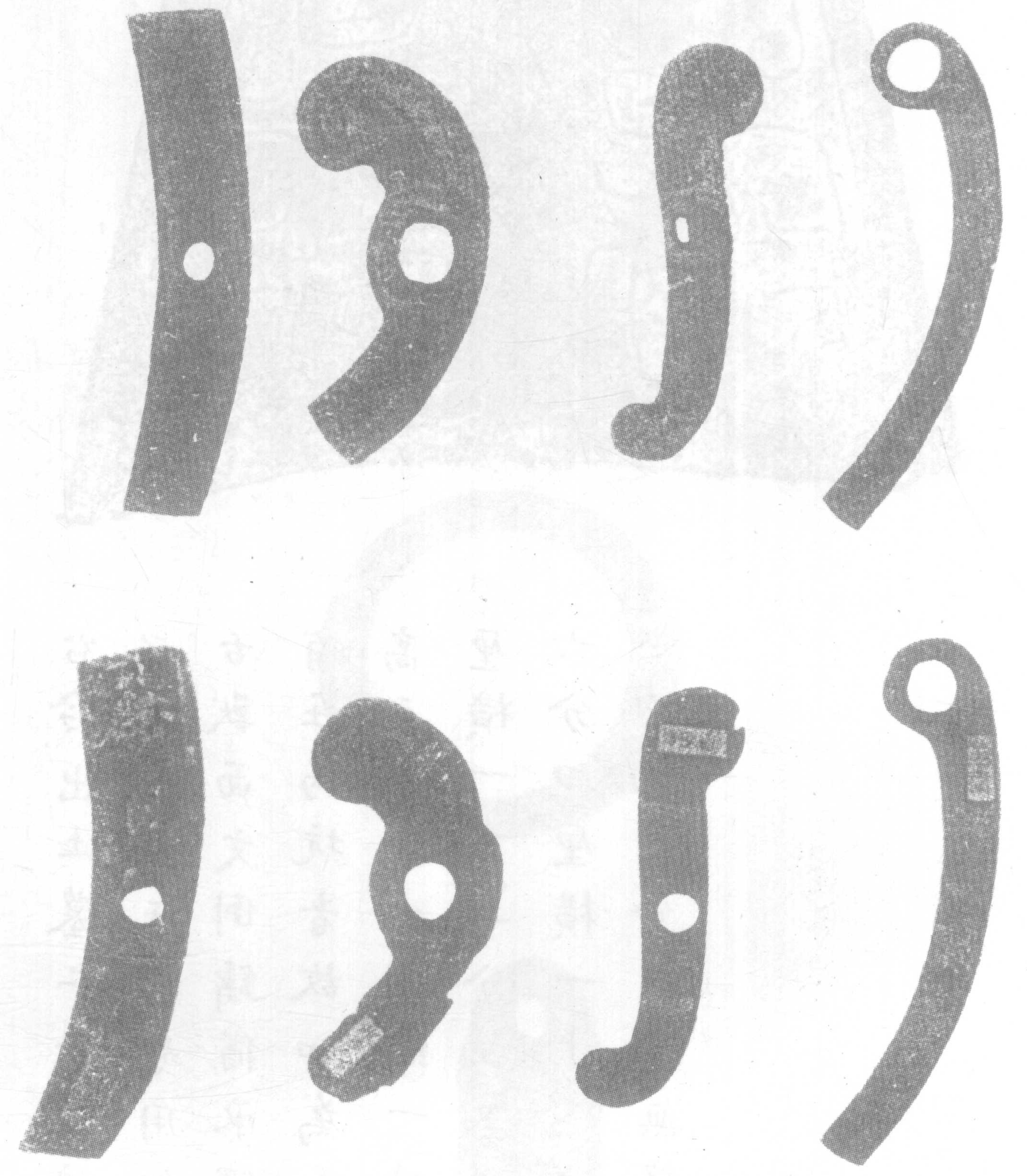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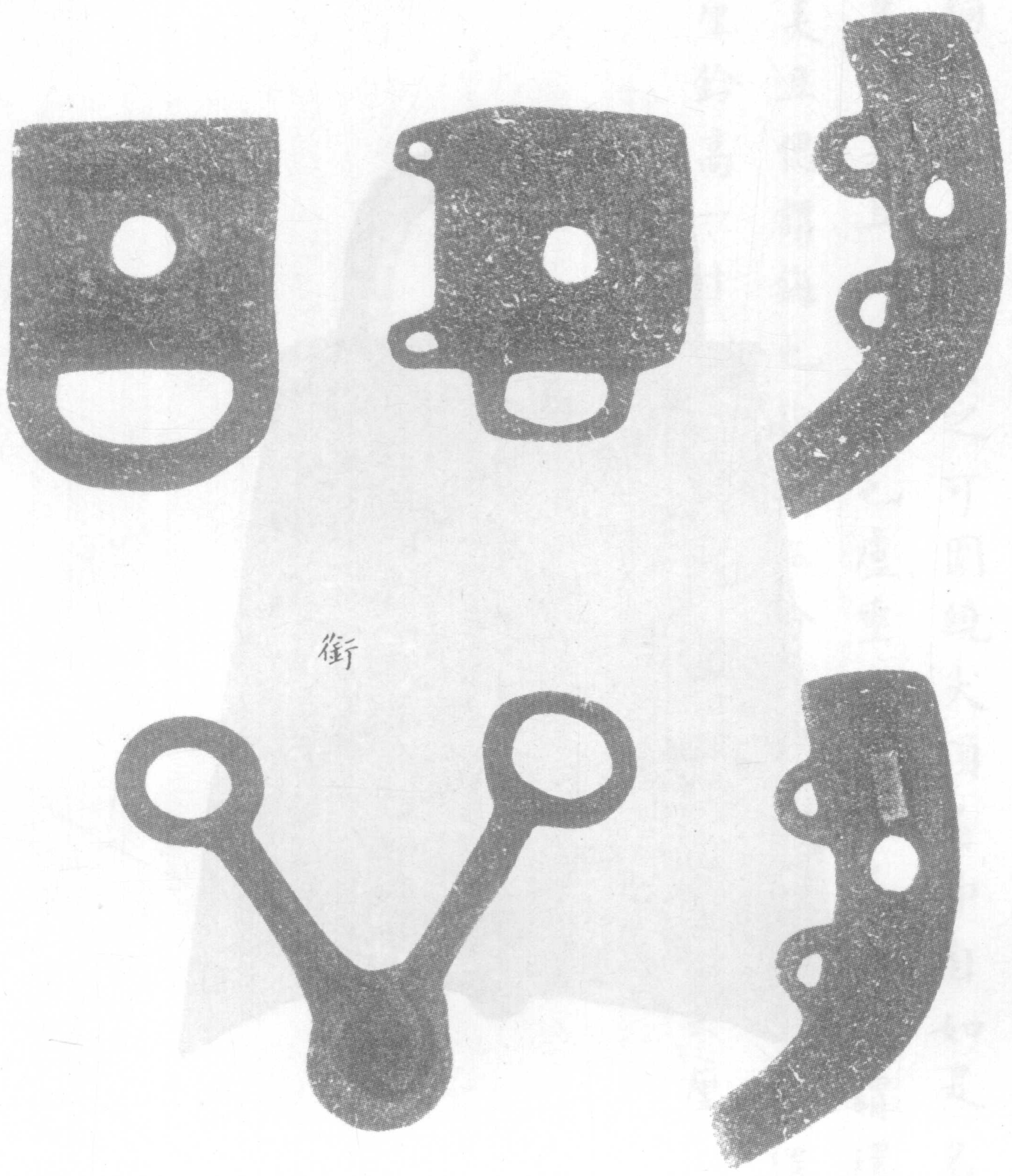


右車飾一出土墓二五原編二二號共一對體為通管上下開口前左右三面皆突出蟠龍二條上下相疊狀若垂耳背有文而無耳長二寸一厘徑六分三厘重三兩六錢二分八厘此器郭君以為輢也桉古車制輢与輢頂之較數各為四此墓所出之較為四而右器僅二枚与古輢較之制不合疑非輢也故易名曰車飾

其二出土墓二五原編三三號形長方中空背微凹面作鏤空蟠螭文六分佈中下四隅下垂者為獸面銜長方環審其形制最適于繩革中貫通環高二寸四分體高一寸七分七厘寬二寸一分六厘面背距六分重四兩九錢二分八厘此物正出土衡軛之交點郭君以為轙也桉如此微細之銅飾何以能節約龐大之衡軛想為其他飾物姑名之曰車飾

馬銜勒




六六

右馬銜勒多件其一鑣末有環出土墓五原編〇六號長三寸六分六厘

其二出土墓三八原編六號長三寸

其三出土墓六二原編三號長二寸八分五厘

其四出土墓六七原編三號長三寸五分四厘

其五出土墓四原編一一號長三寸六分

此五者皆本大末小觩然微曲中有一孔旁有二穿為鑣之通制下列五鑣與之成對其背面也

其六體為正方孔穿依舊下垂繫鈴之環出土墓四原編一九號長二寸二分五厘

其七畧如六惟二穿為管形出土墓一原編五二號長二寸五分二厘

所以知六七為鑣者以此物出土適在馬口且孔穿與前相同故以知之

其下為銜二節相環出土墓五原編一〇六號

馬勒橫于口中之鐵曰銜釋名銜在口中御之也其夾于口旁者曰鑣釋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總名曰勒謂絡其頭而引之也段氏謂鑣古或以角之至堅者為之故字或從角今出土之鑣皆近角狀汲冢出土者實以角為之段氏推測乃信而有徵而鑣从麃得聲有剽刼意麃从要得聲有要約意木工加緊繩索之木梢俗名標棍鑣之在馬口正為加緊羈縻之力其用同故其名同也

六七

獸面文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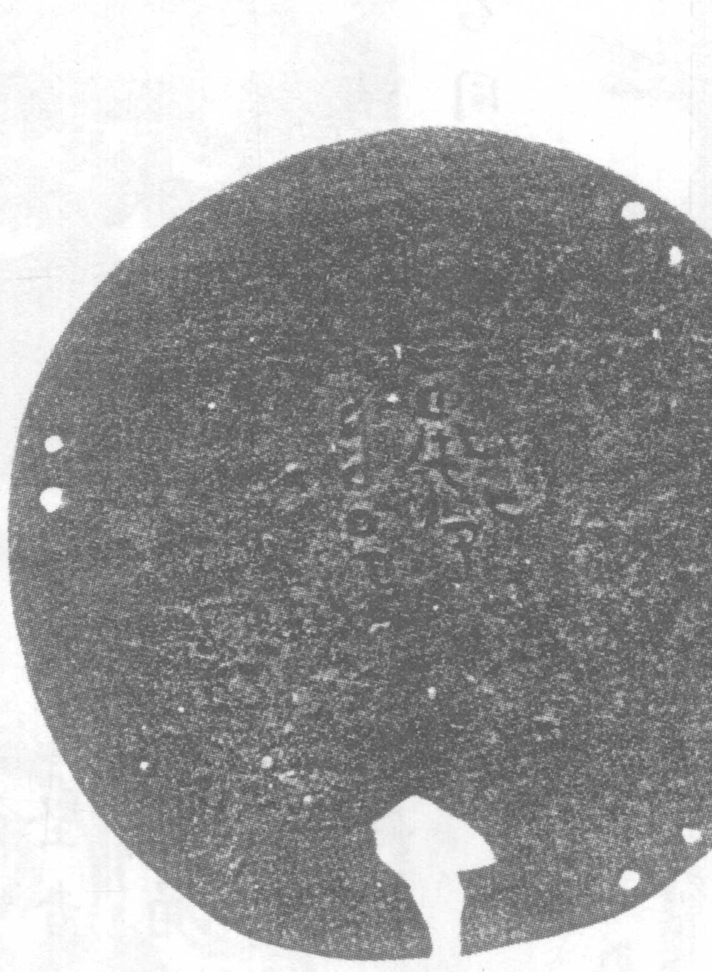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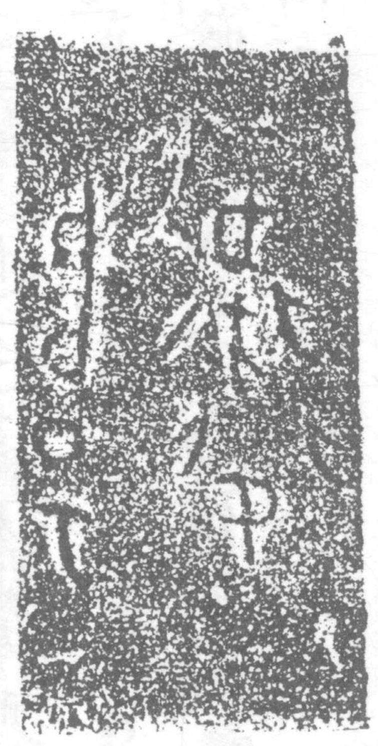


右鈴出土墓二一原編一〇號形橢銑直于曲懸用紐中合銅古獸面文倒鑄猶承鐸制出土有在馬坑者故知為馬鈴通紐高三寸六分頂縱一寸九分八厘橫一寸二分六厘口縱二寸六分四厘橫一寸八分三厘重十四兩一分六厘無銘

衛㠯易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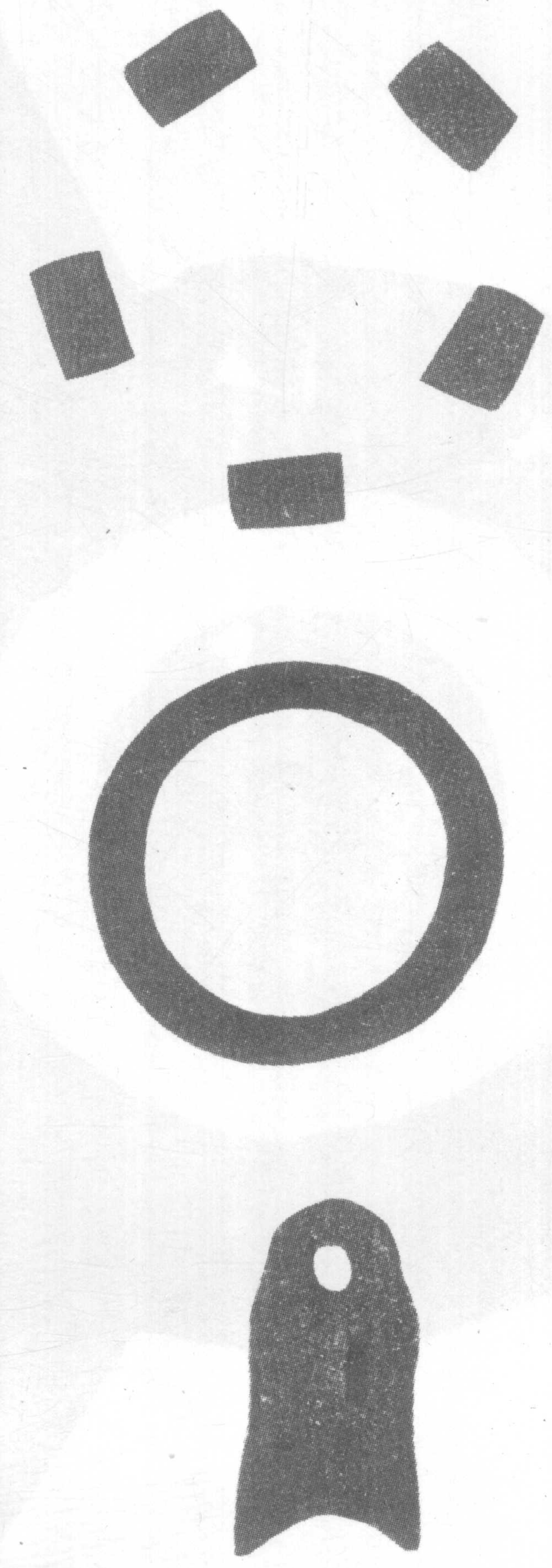
六九



衛㠯易

右甲飾出土墓六八原編二號形圓中起凸泡緣有六穿徑五寸一分重四兩八錢銘三字陽識曰衛㠯易蓋衛師名易者之遺物也古殉葬甲冑革質易朽全形不可見今所存者惟餘札葉後世札葉用鐵其形長方古之札葉用銅其形正圓鐵製之葉合裹革內銅製之葉當飾于革外上古之世漁獵為生食肉飲血之餘皮革甲殼則假為人類衣飾較袒裼為不易受傷故革与甲介永為甲冑之原料知甲冑之作蓋摹倣動物為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与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又以小白貝纍纍絡甲縫及裝兜鍪蓋蠻族荒遠習俗歷久不變猶保存古代甲冑之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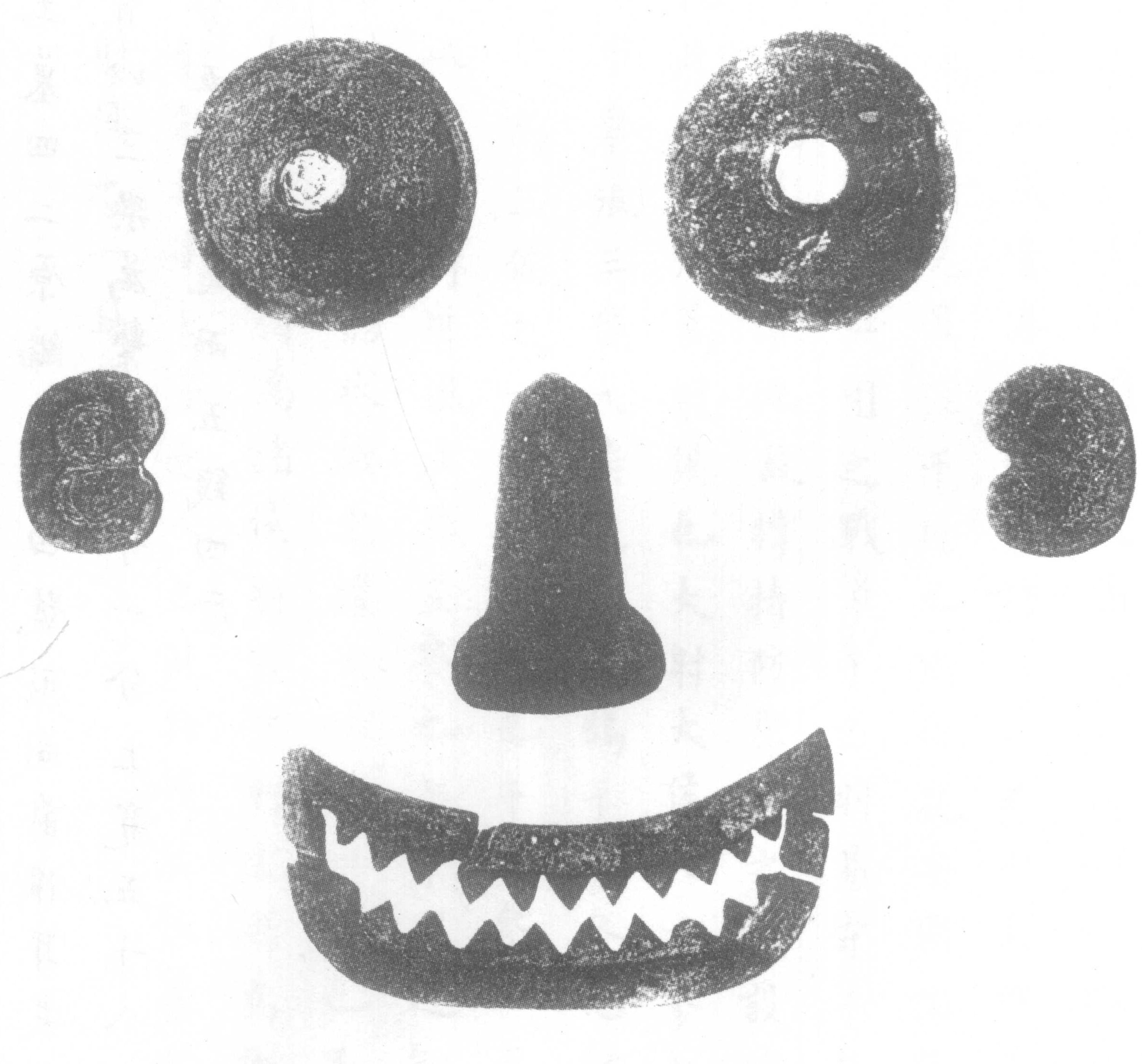
犬飾



右犬飾一組出土墓三原編一五二號上為小銅管中為環下為鈴小銅管以皮紲貫之可圍繞犬項屈伸自如是名鋂齊風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謂鈴也盧重環其人美且鬈謂環也盧重鋂其人美且偲謂鋂也鋂長五分一厘徑三分三厘環徑一寸八分九厘鈴高一寸八分共重三兩七錢七分六厘



銅面具



右面具出土墓八原編一九號共耳目口鼻六件為一組目有穿耳鼻有梁可綴柔革上配為人面形目徑三寸二分一厘鼻高三寸六分三厘耳高一寸九分八厘口寬五寸七分共重十二兩五錢一分二厘同出土者共四組在南壁茲錄其一

銅獸面一



右獸面出土墓八原編六〇號耳目口鼻形畧如前惟聯爲一片鼻通額頂有曲角不合面具之用或即古之腹鎧也高六寸六分三厘上寬八寸三分四厘下寬五寸四厘重二十一兩七錢九分二厘

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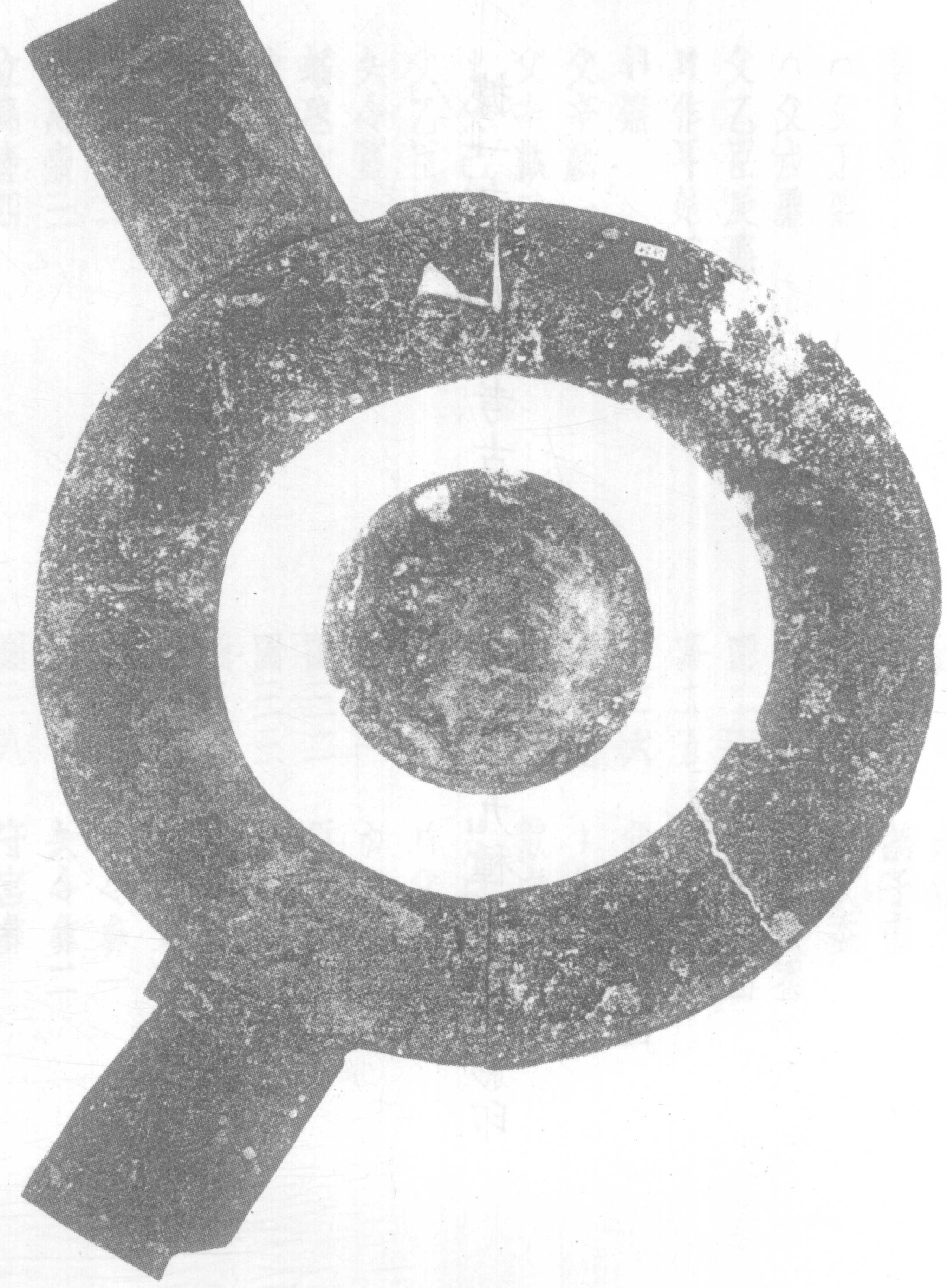
銅獸面二



右獸面出土墓四二原編一三四號形同前惟耳夬角分三歧口吻分裂背以三梁爲繫高五寸一分上寬五寸八分八厘下寬三寸七分五厘重九兩五錢四厘

七三

壁飾





右壁飾出土墓四二原編一〇〇一〇一號位墓之西壁中為圓外為環再外為長方板三出中徑四寸九分五厘環徑一尺三寸二厘板長四寸七分四厘共重三十六兩一錢九分二厘此物出土公侯之墓小墓無之出土墓一者懸于墓室東壁背為方席朱漆斑駁上釘如此之銅飾連屬七組不知何用以形度之或為射侯考工記梓人為侯廣与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与其身三下兩个半之鄉射禮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戴震據禮文繪為上廣下狹式之侯圖黄以周繪為蜻蜓式之侯圖夫侯之用以為射的而製為上廣下狹与蜻蜓式者于義何居今若假定此為射侯以与禮文較則轉覺相合之點為多中心大圓鵠也侯中也圓外大環身也倍中以為躬也環外三出倍躬以左右舌也上二舌為百二十度之開角上兩个与其身三也下一舌中分全身下舌半上舌也惟下兩个半之之兩字不得其解若以兩為衍文義即可通然大體言之固与六經圖考所圖之侯制相仿也吾嘗繹侯所以演為如此形式者其來源當仿自干干古文作丫作丫作丫作丫其義為扞詩兎罝注干扞也為盾孔安國論語注干盾也盾者所以扞身蔽目也用之戰爭于己則易守于敵則難攻古人習射所以預為戰爭地故撐持防禦式之干設作假想敵以試貫其札此干之演為射侯也大射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是干為三侯之一而侯亦干也干亦參也干侯雙聲干參疊韻參从三星詩唐風注三星參也与丫形近知此物即古干形亦即射侯考其形狀驗之禮文似非無據也又射義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故諸侯者勇武善射能扞衛天子之人也此物僅公侯墓出土小墓無之亦足為射侯之一助證

# 河南吉金圖志賸稿

己卯冬日 孫海波

據一九三九年考古學社專刊第十九種影印本影印

輓近世古物之發見也以周秦齊楚趙魏之郊爲多而河南乃三代都邑所在薶藏之富甲于天下所出文物視他地爲尤衆若殷虚之甲骨洛鄭濬衛諸郡之彝器其製作之精文字之美固已誇耀于藝林而爲中外考古之家所窮蒐而樂道者也予豫人也頗喜治金石之業而少小周流四方居豫之日獨鮮每當古物發掘之際皆未能預其役然覩新出之物未嘗不摩挲咨嗟而心滋愧恧焉民國二十三年河南有續修省志之舉予獲與修甲骨吉金二志乃謀之總纂胡公石青擬于省志之外别輯吉金圖錄一書凡河南所出之彝器詳收博采悉彙錄之附于省志以傳胡公不以爲謬約予游鄴郡弔殷虚復之大梁縱觀博物館保存會之藏得銅器數百事其中半皆常見之品而形製稍佳者往往流徙海外于是重歎河南所出之物雖衆而河南人士未之能盡保也乃復徵諸收藏之家及翻景海外諸書又得數百餘事益以廠肆所見都俞千品矣方思爲之編次乃甫印成甲骨文錄新鄭彝器濬縣彝器三書遽遭丁丑之變而此事遂廢比年寄居北平屢經胠篋吉金志稿漸有散失嘗于明月三五之夕讀李易安金石錄序文深感于古物聚之恒難而失之恆易矧今日人事無常居處靡定又烏能保斯稿之必不散佚者乎余思數年蒐集之力將廢于一旦也因選稿中未著錄及精美而見于海外載籍者凡五十品竊比方志賸稿之例爲之疏釋著于篇俾學人有所考覽焉

己卯十月潢川孫海波識

河南吉金圖志賸稿目錄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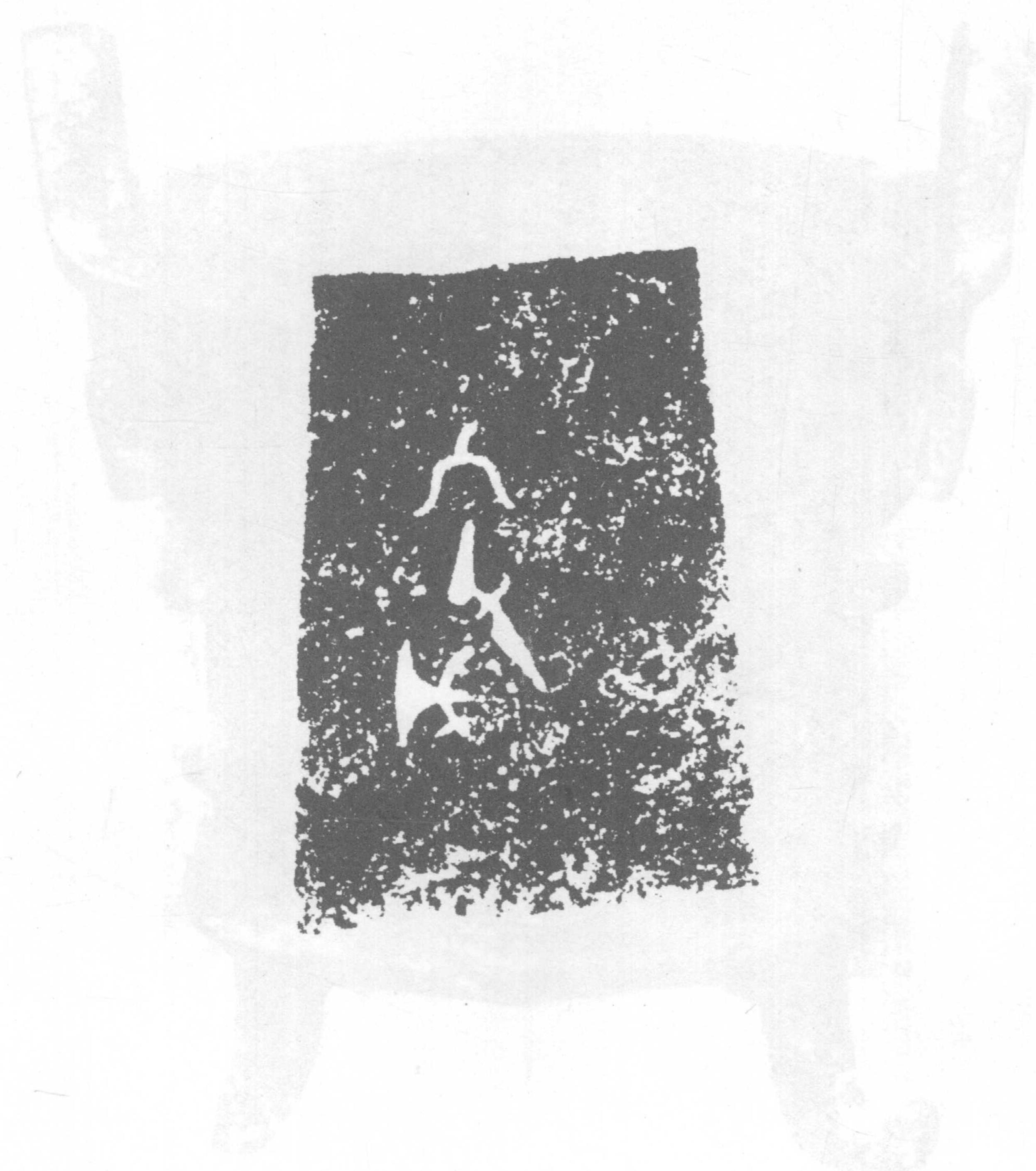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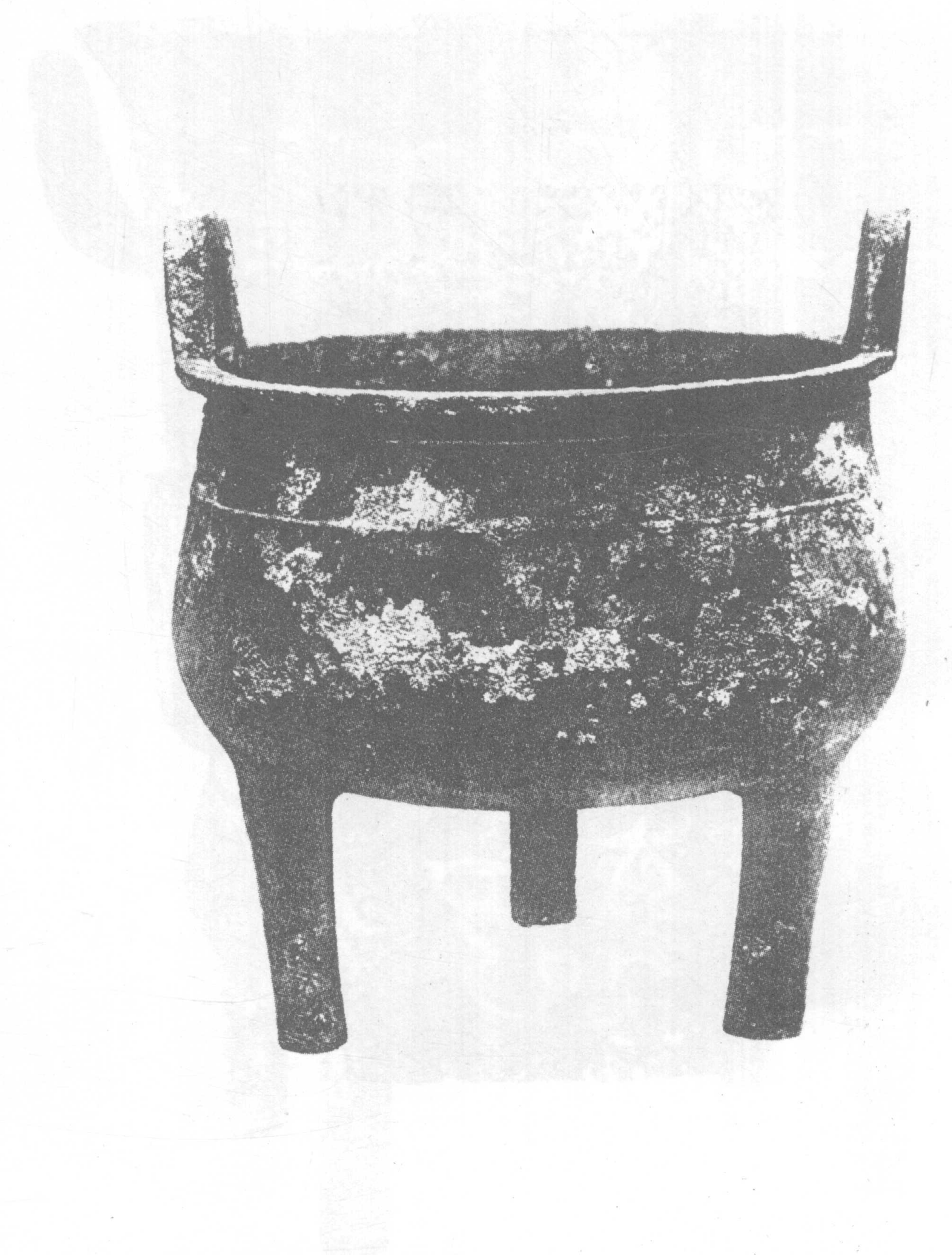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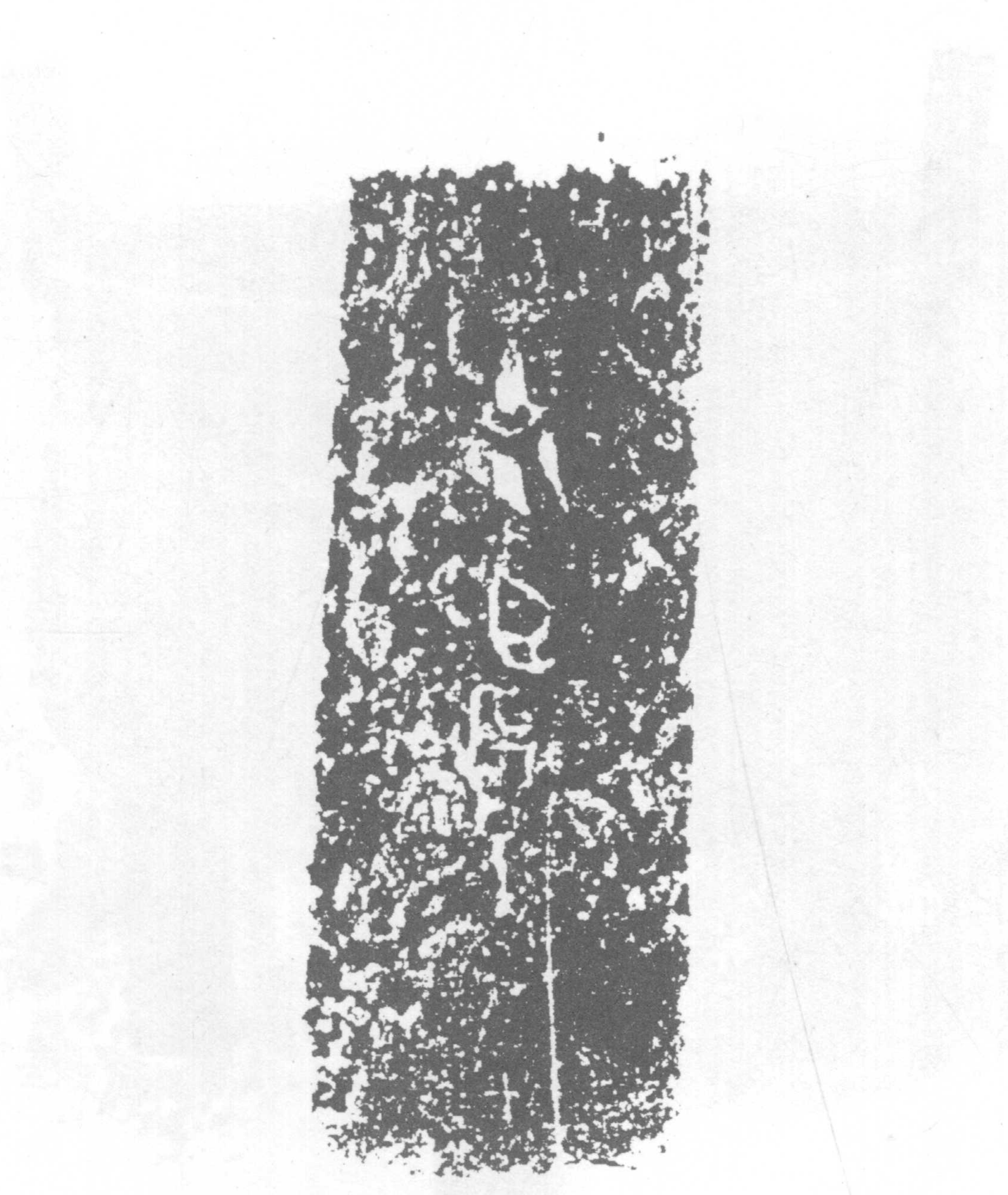


圖三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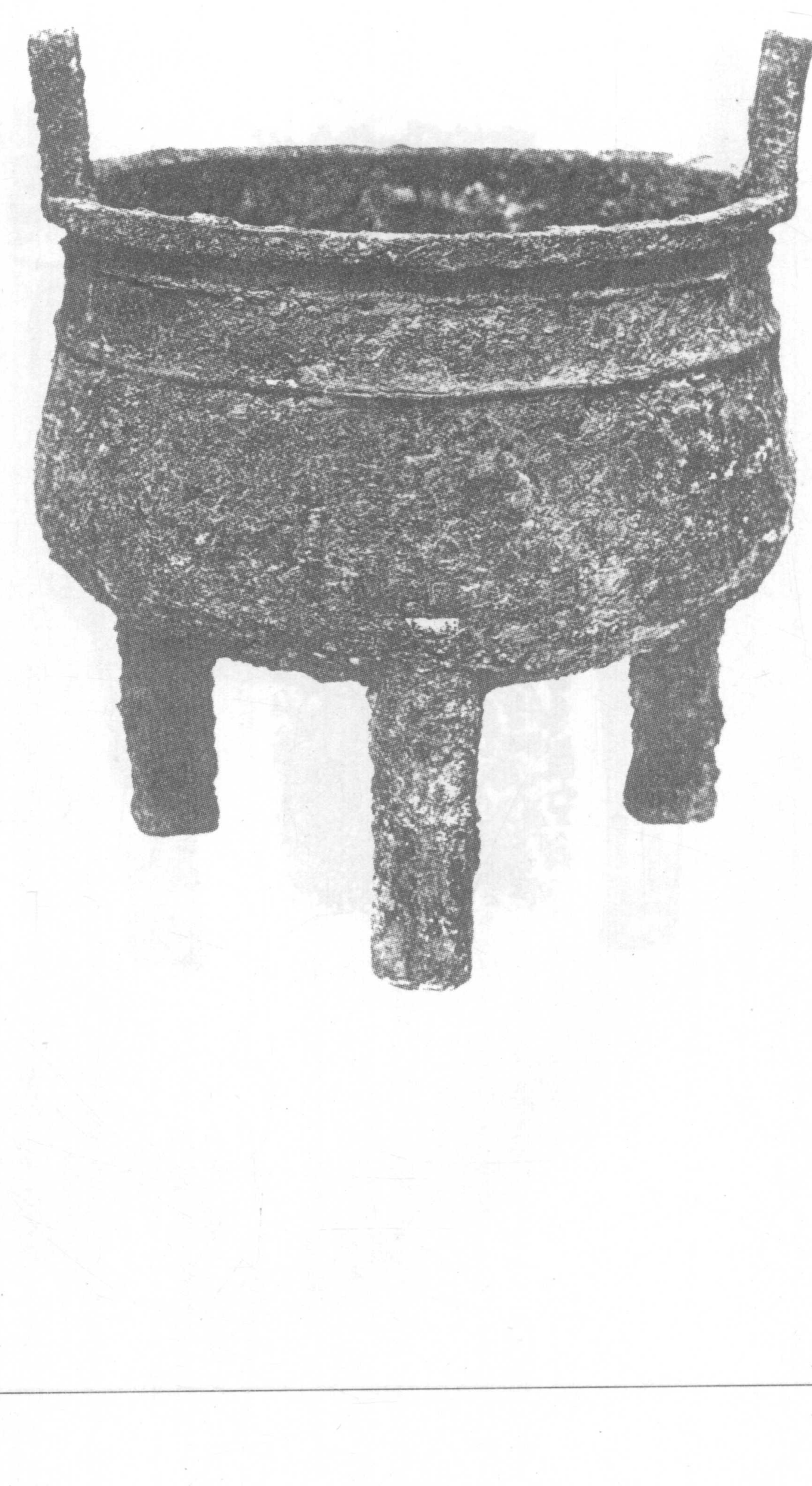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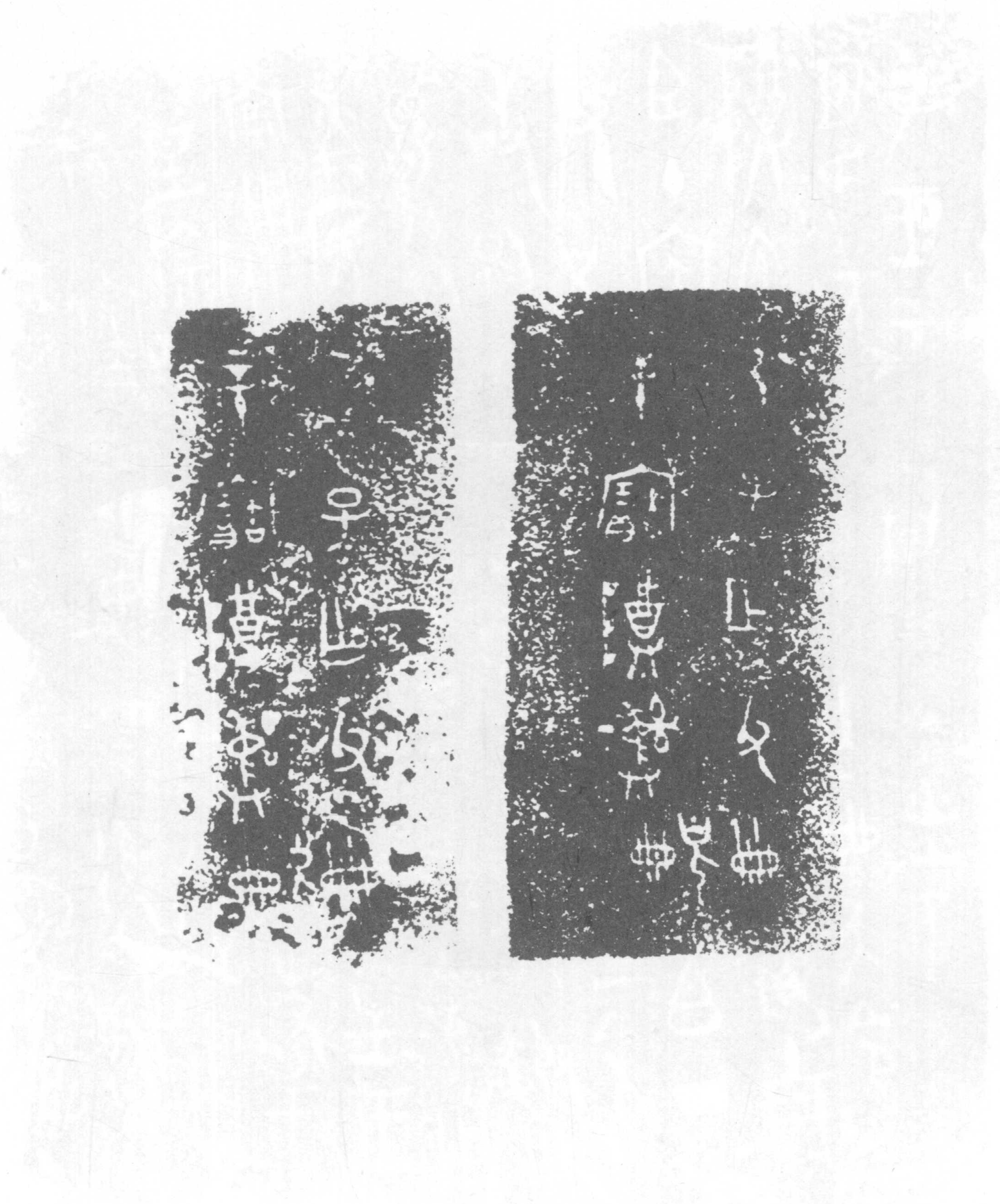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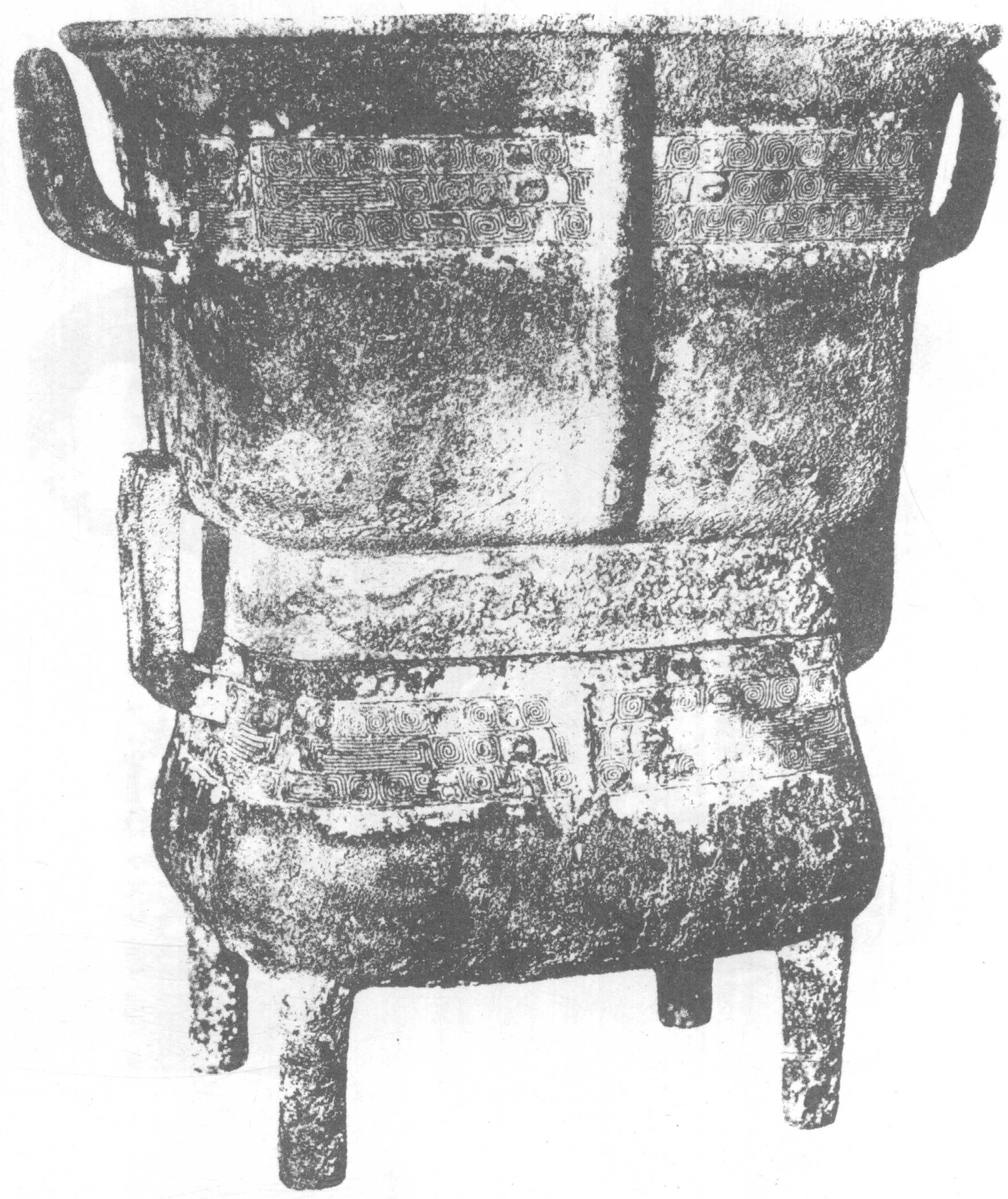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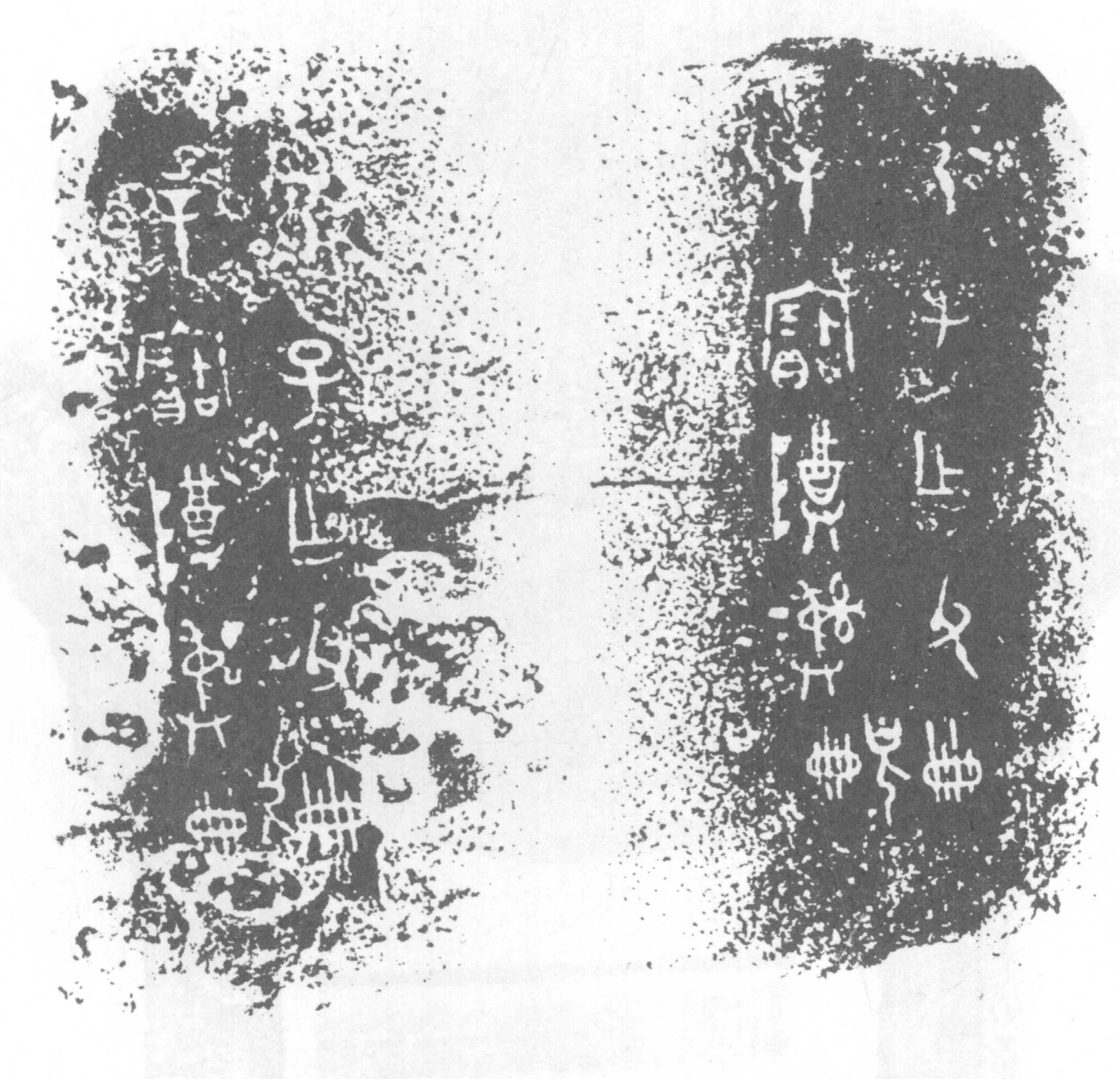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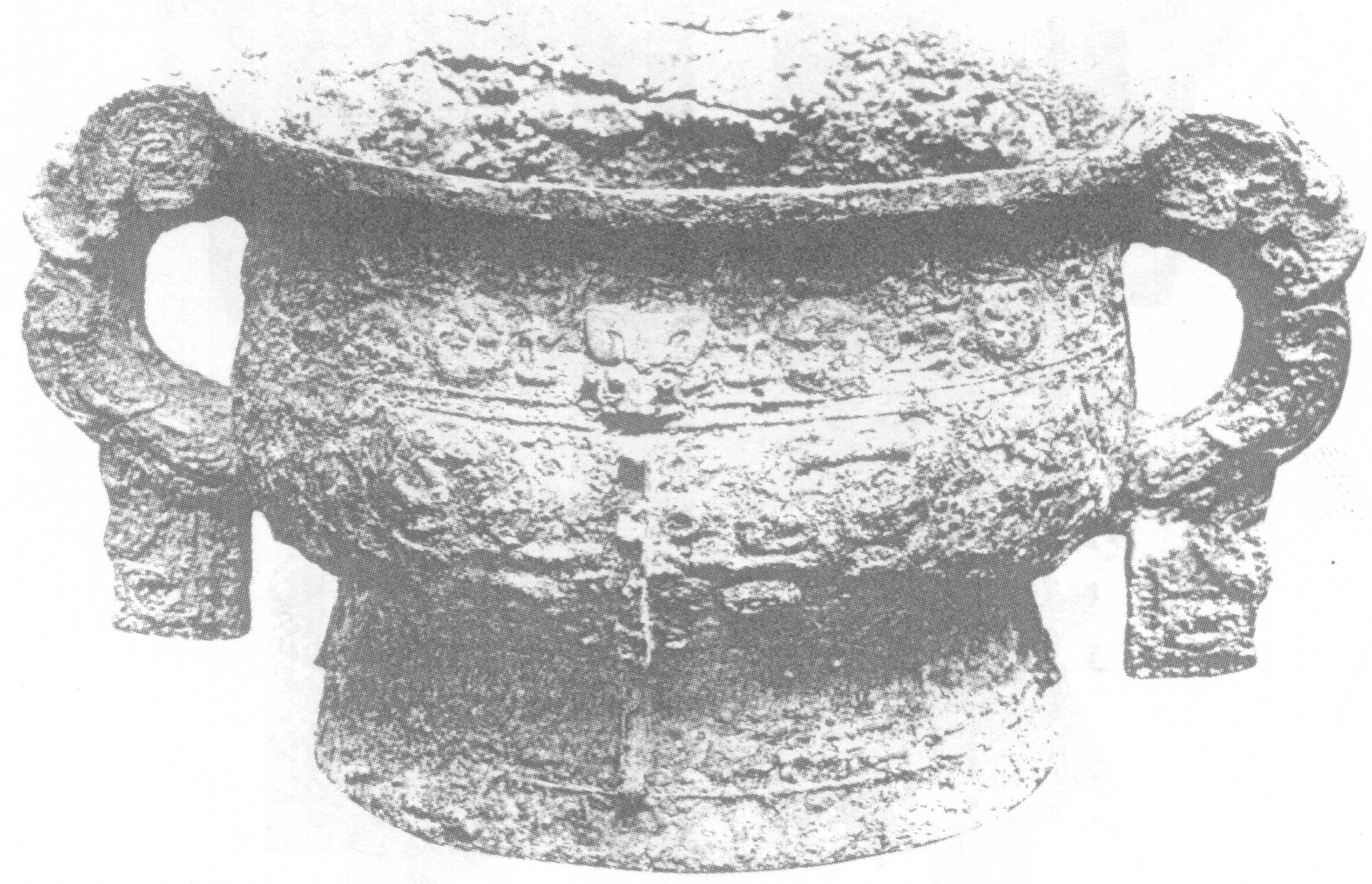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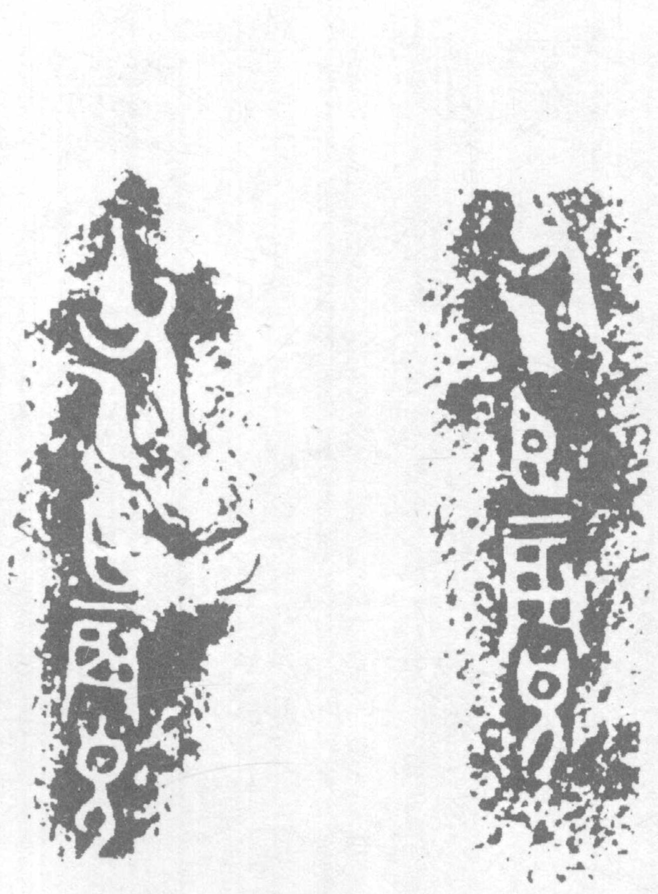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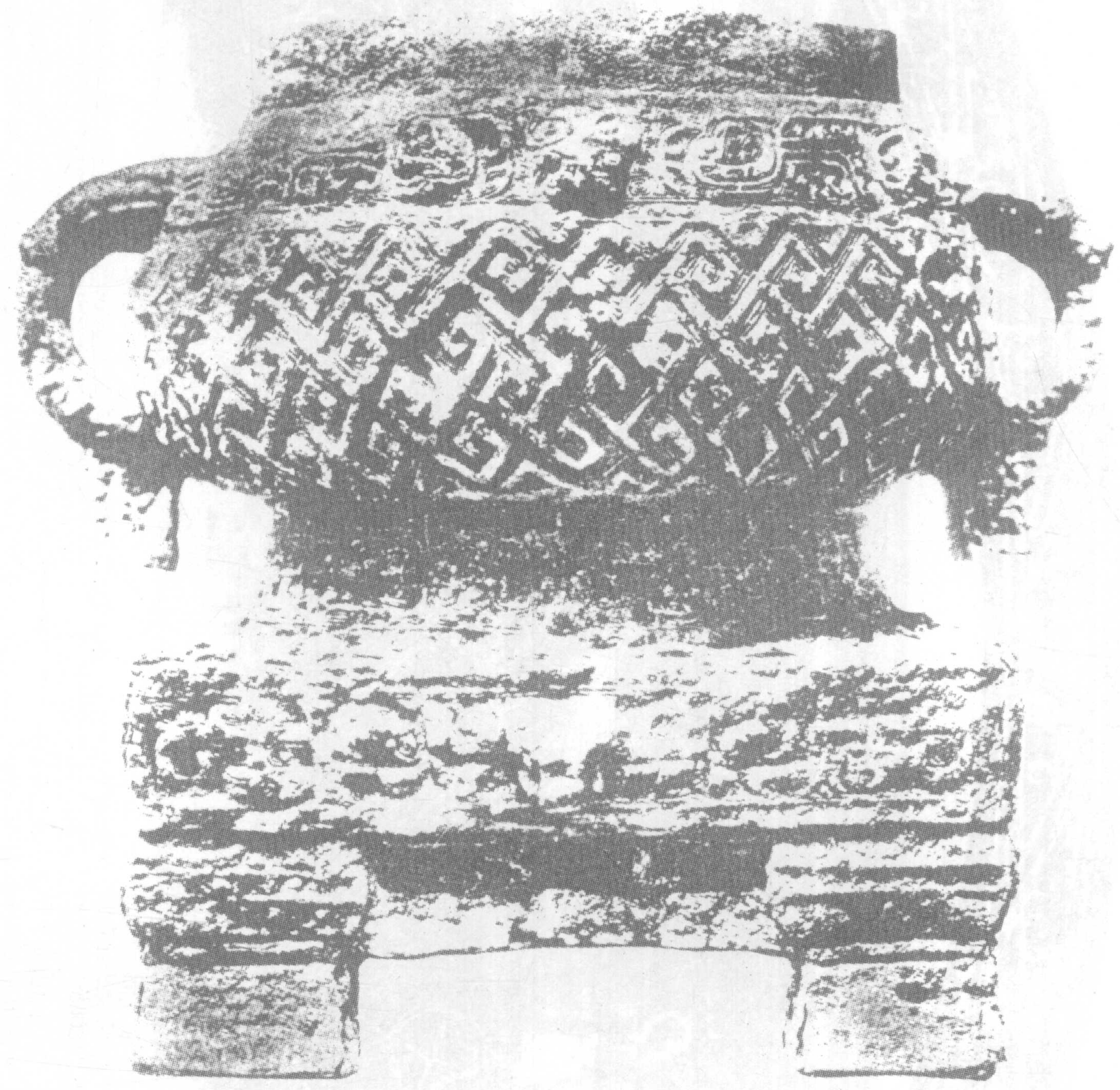
圖一〇





圖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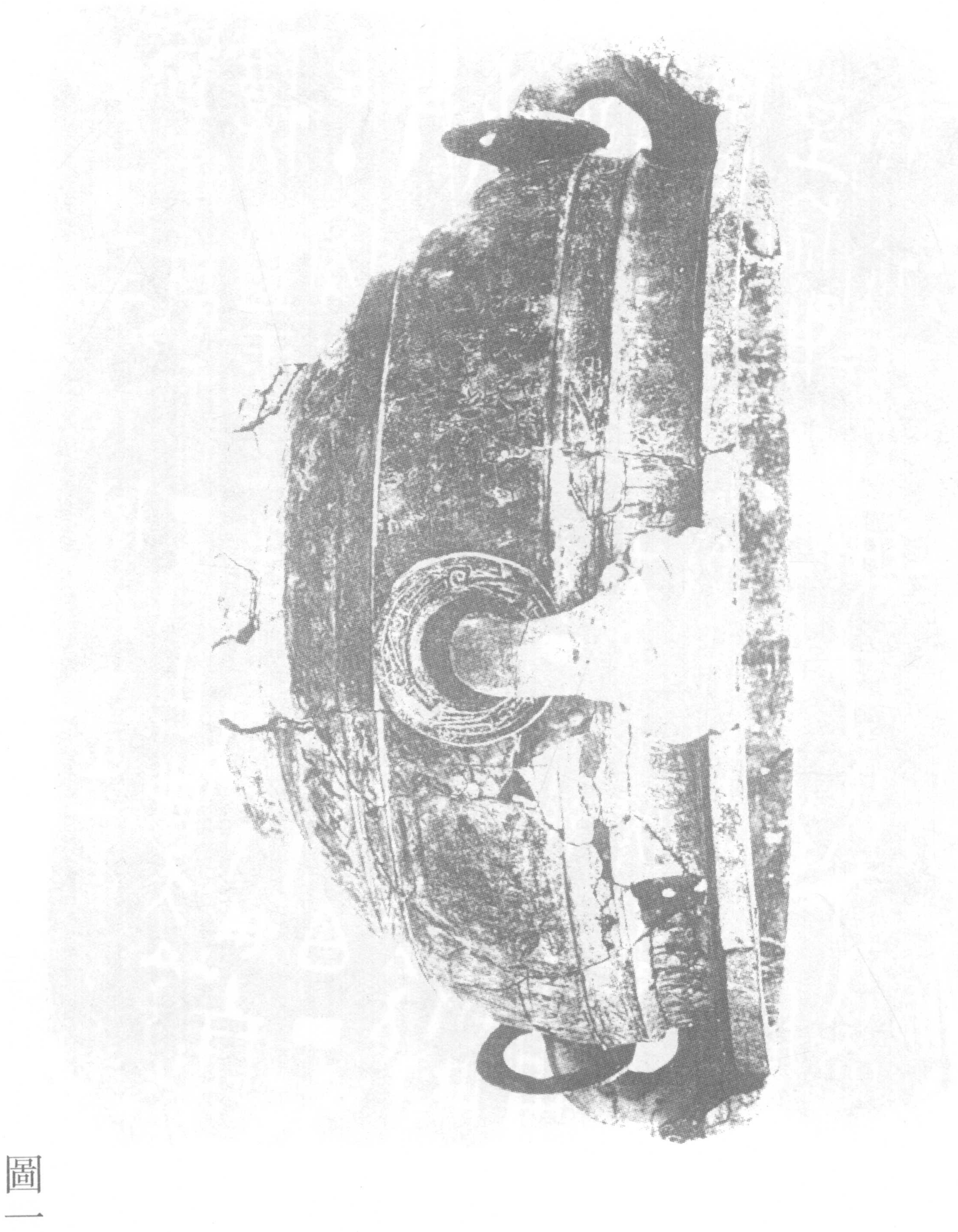


圖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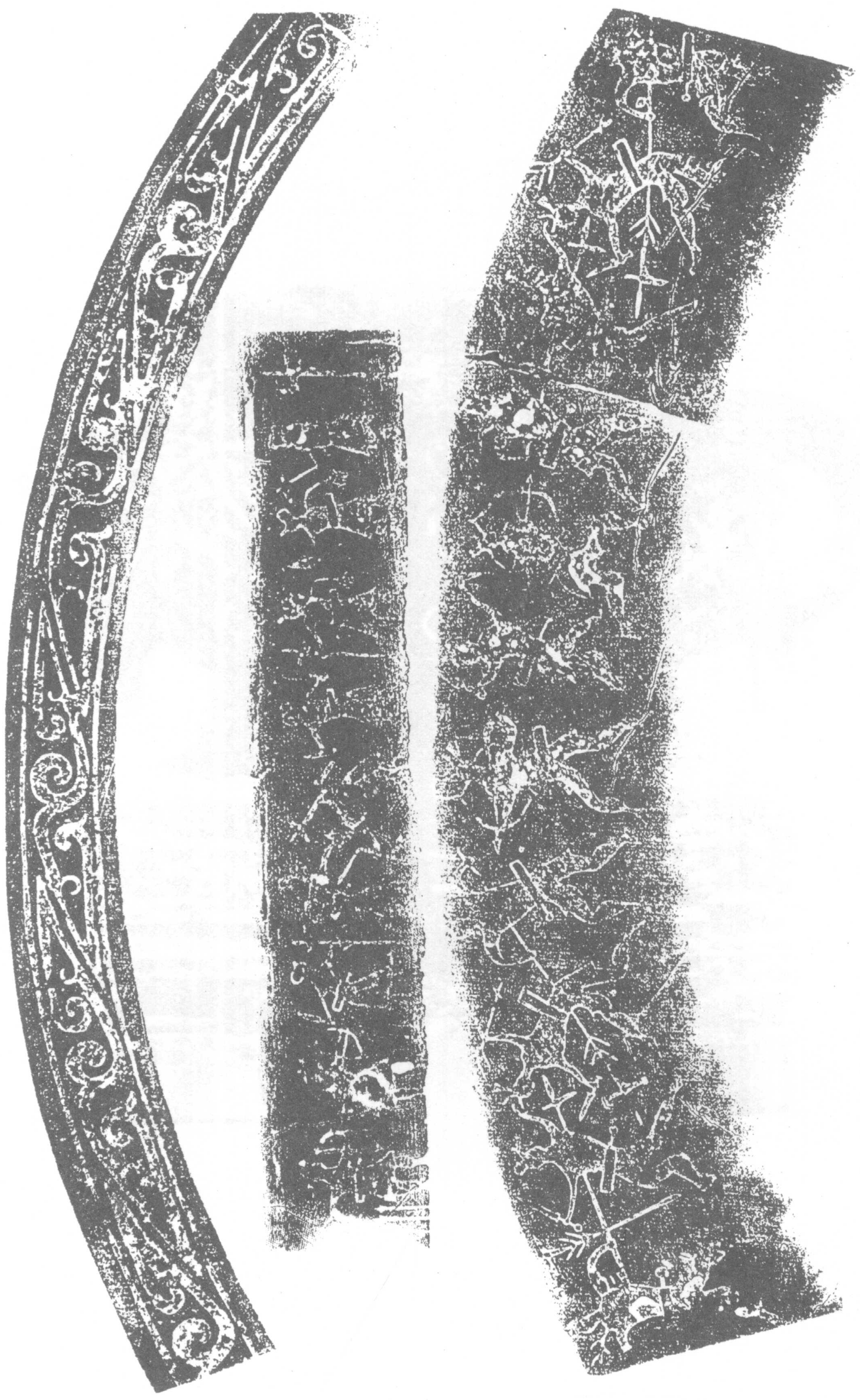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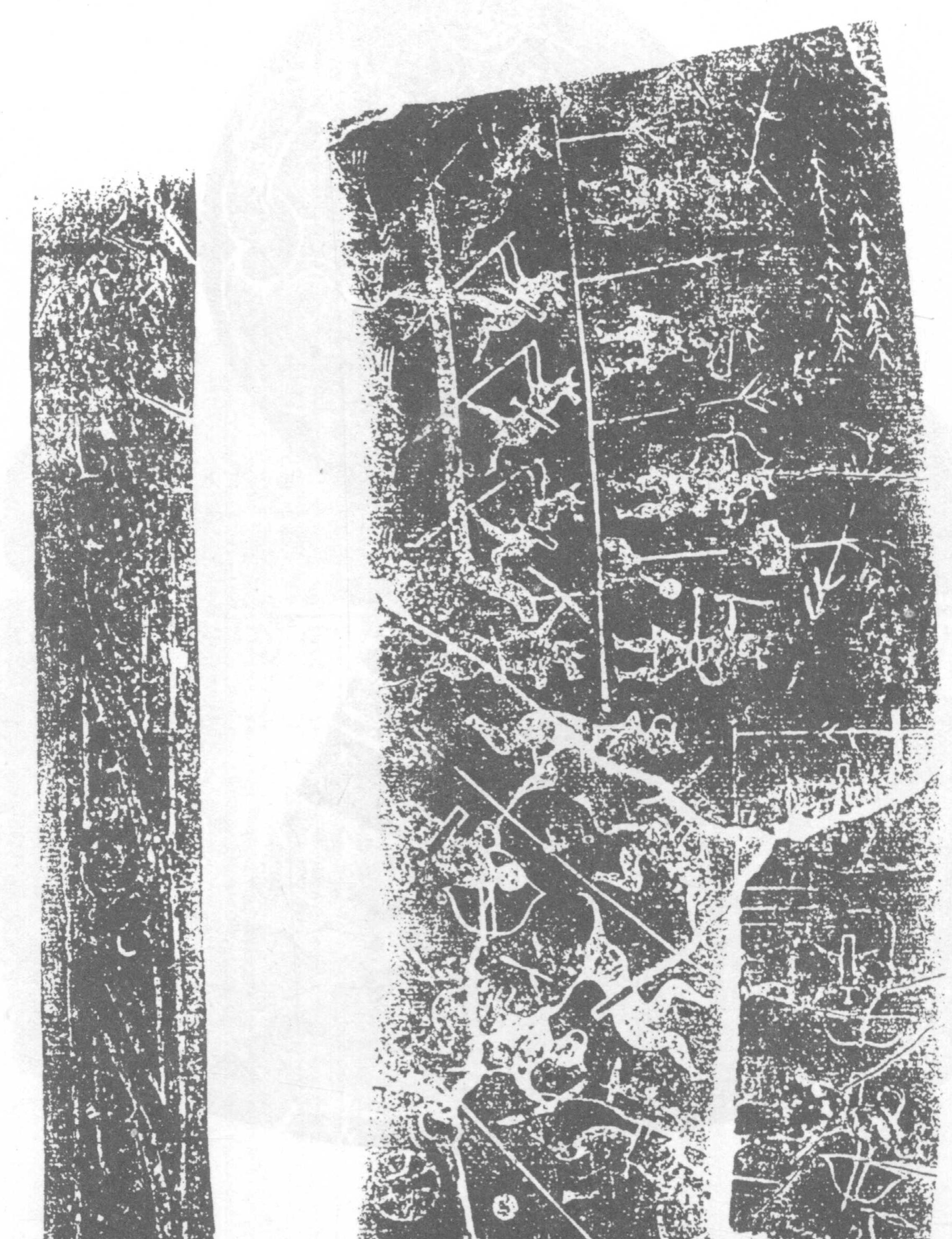


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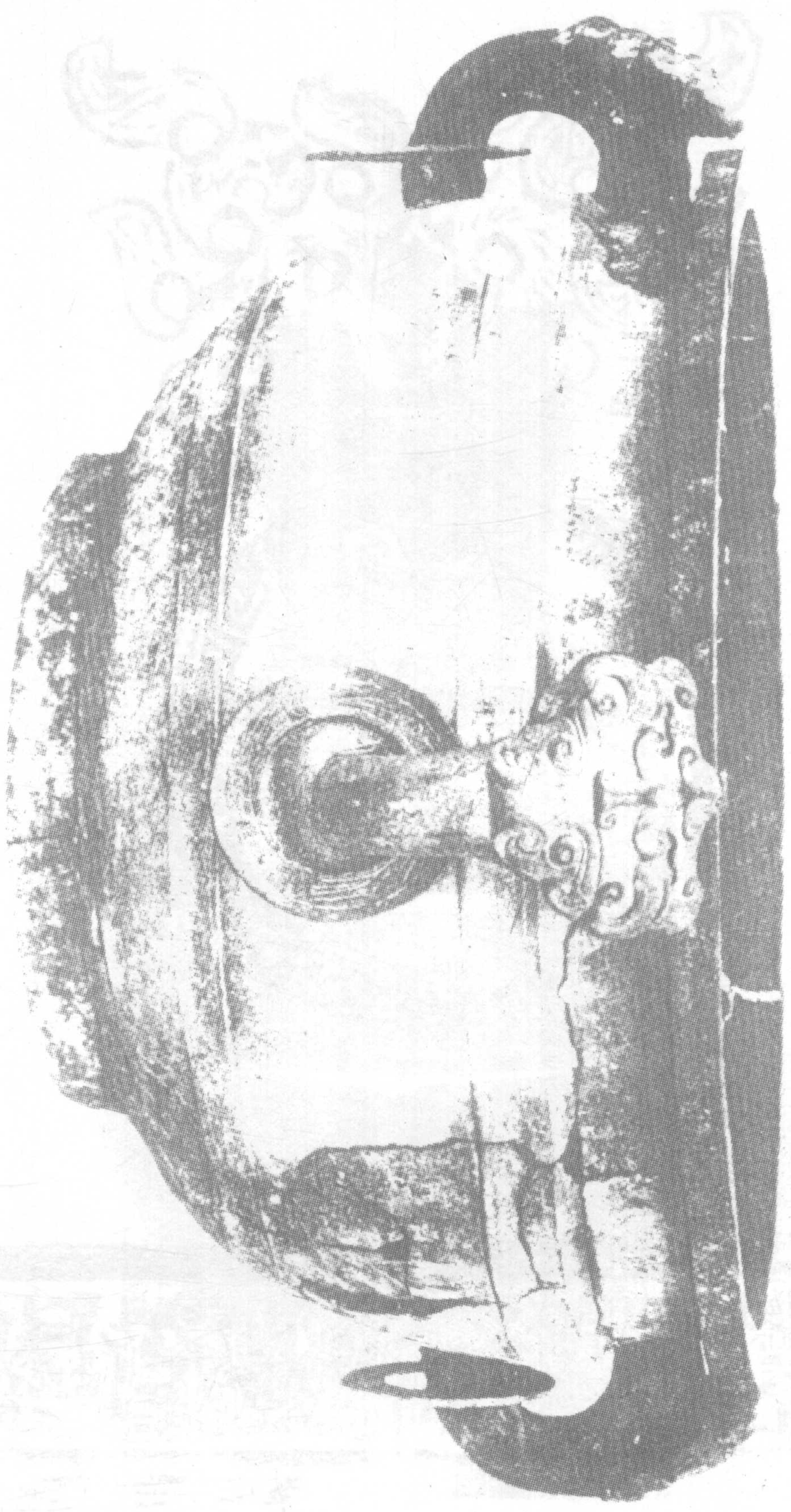
圖一四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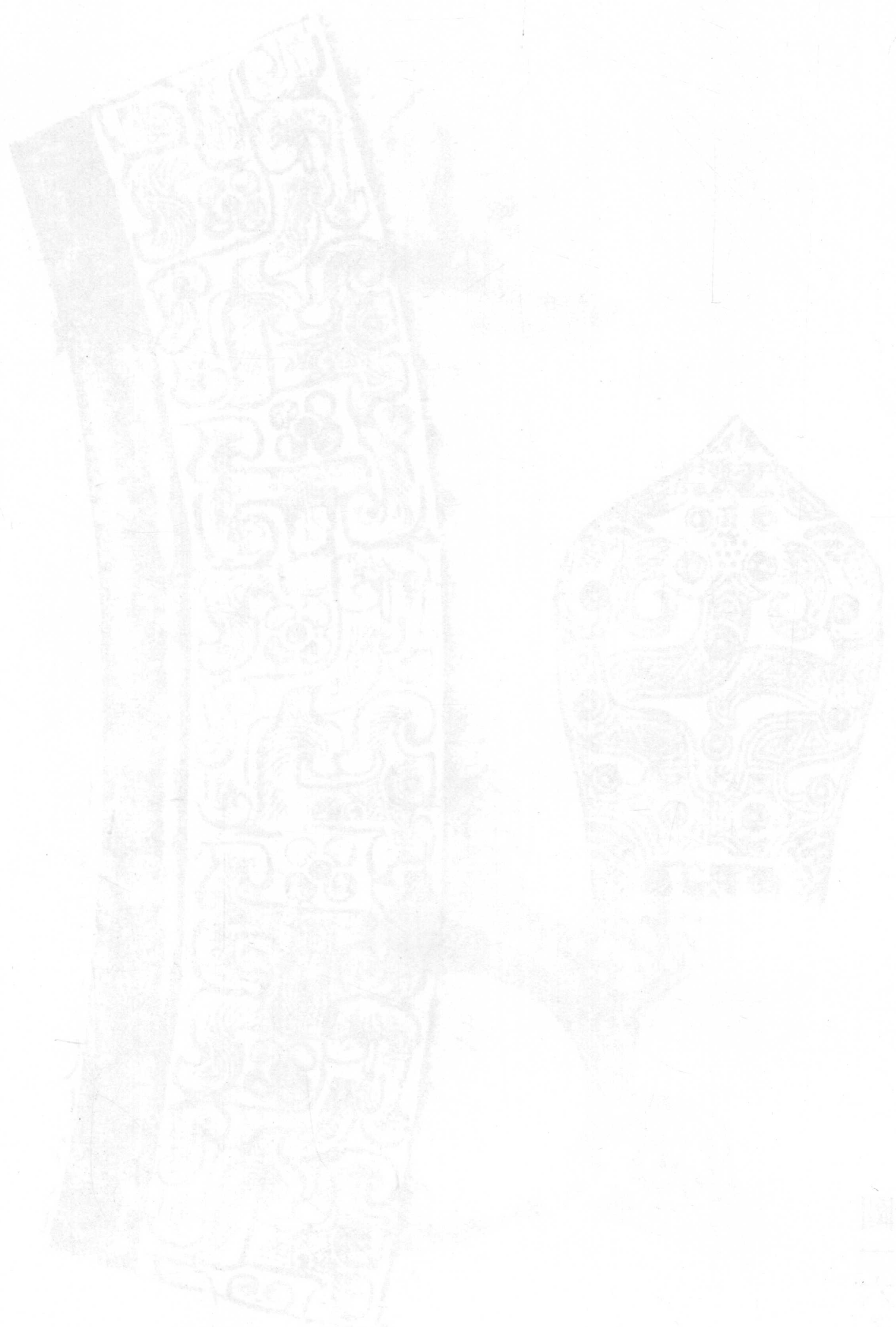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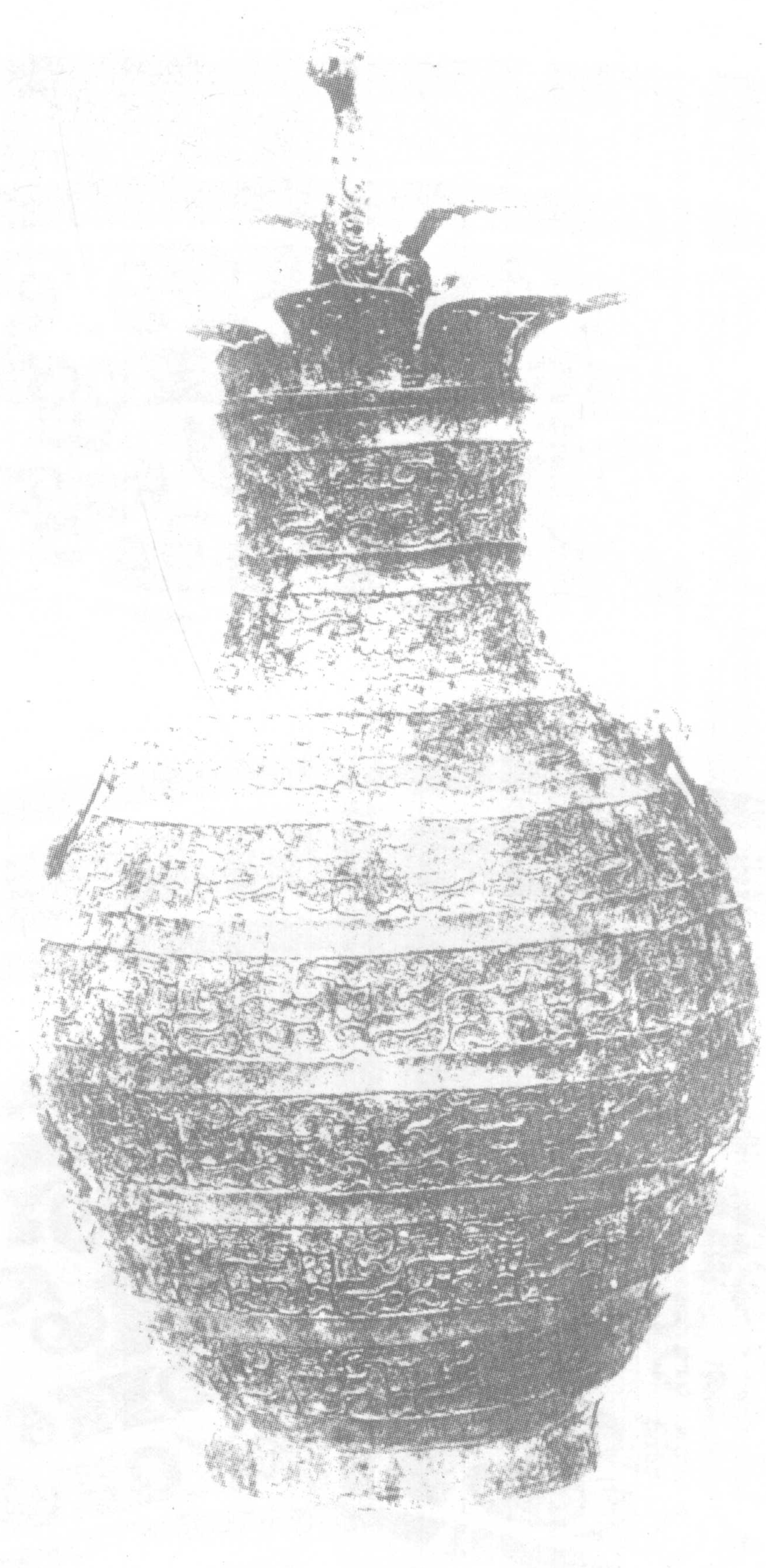
圖一四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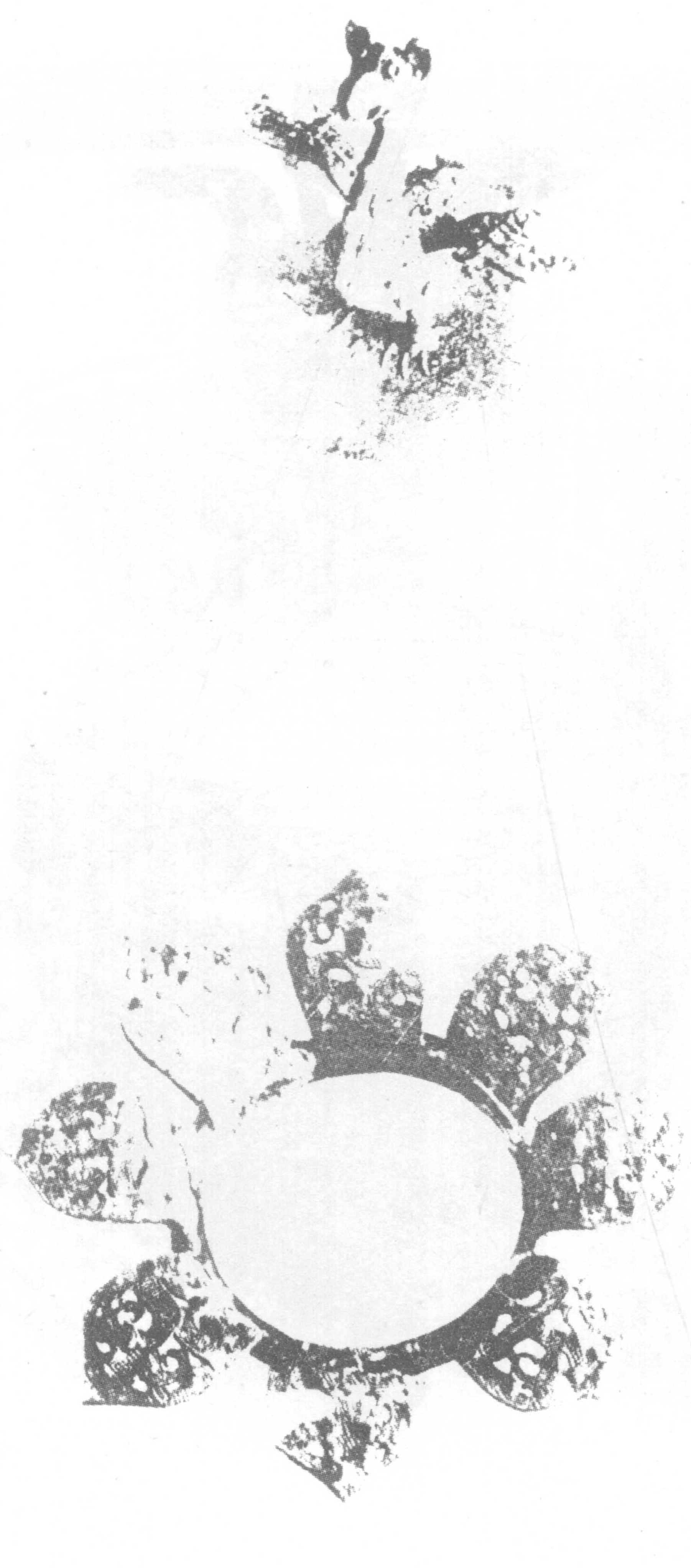


圖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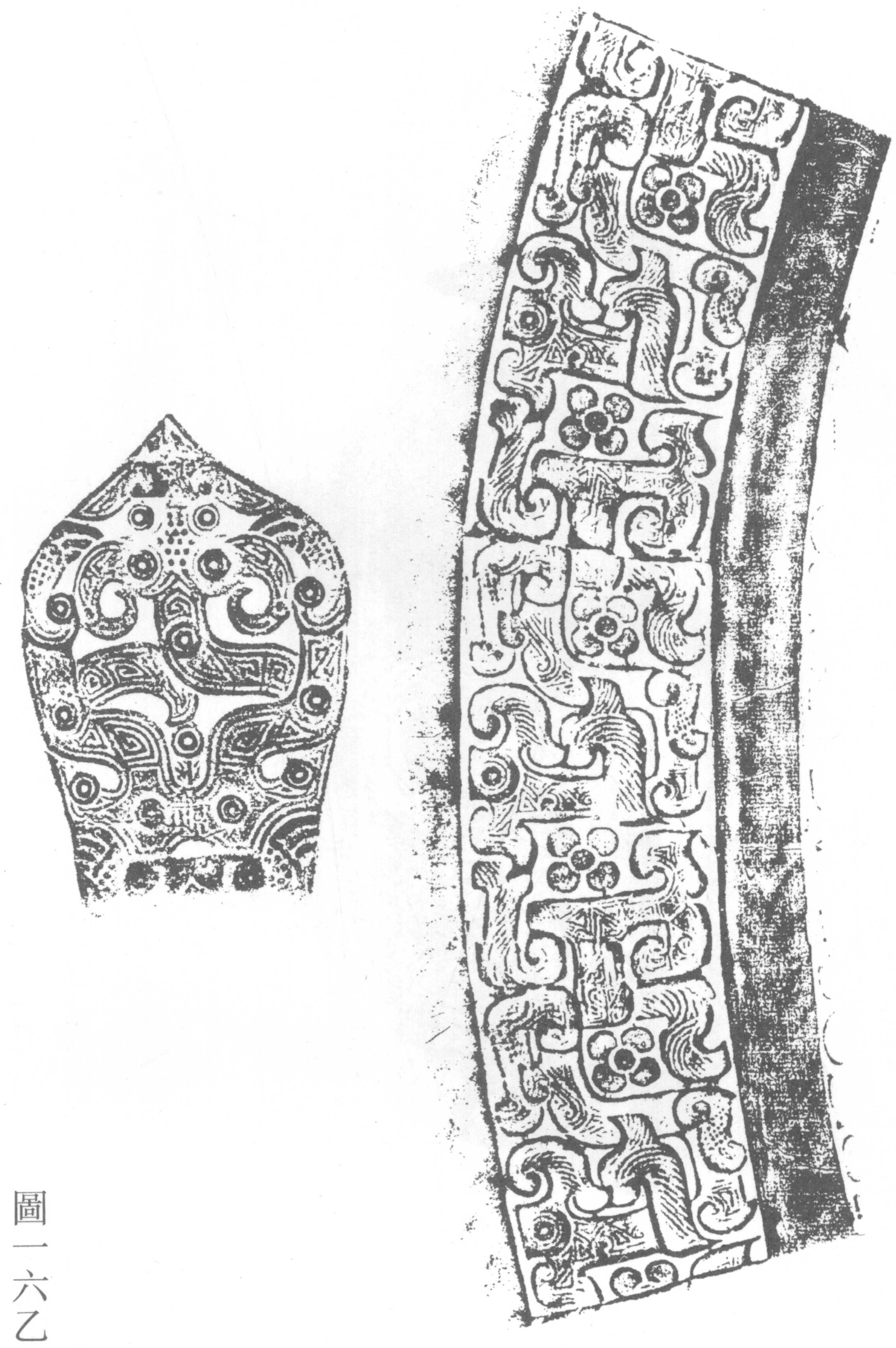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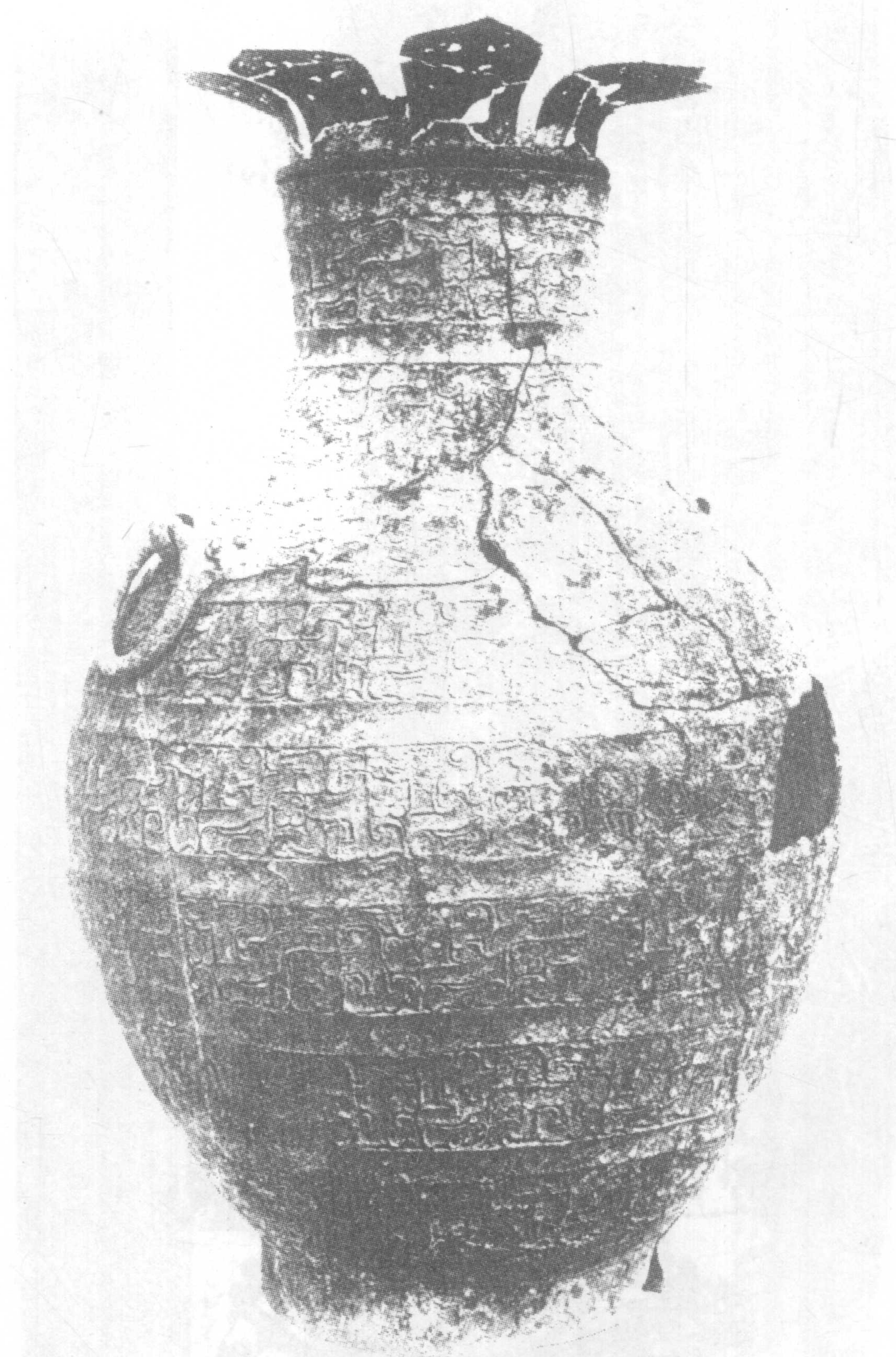
圖一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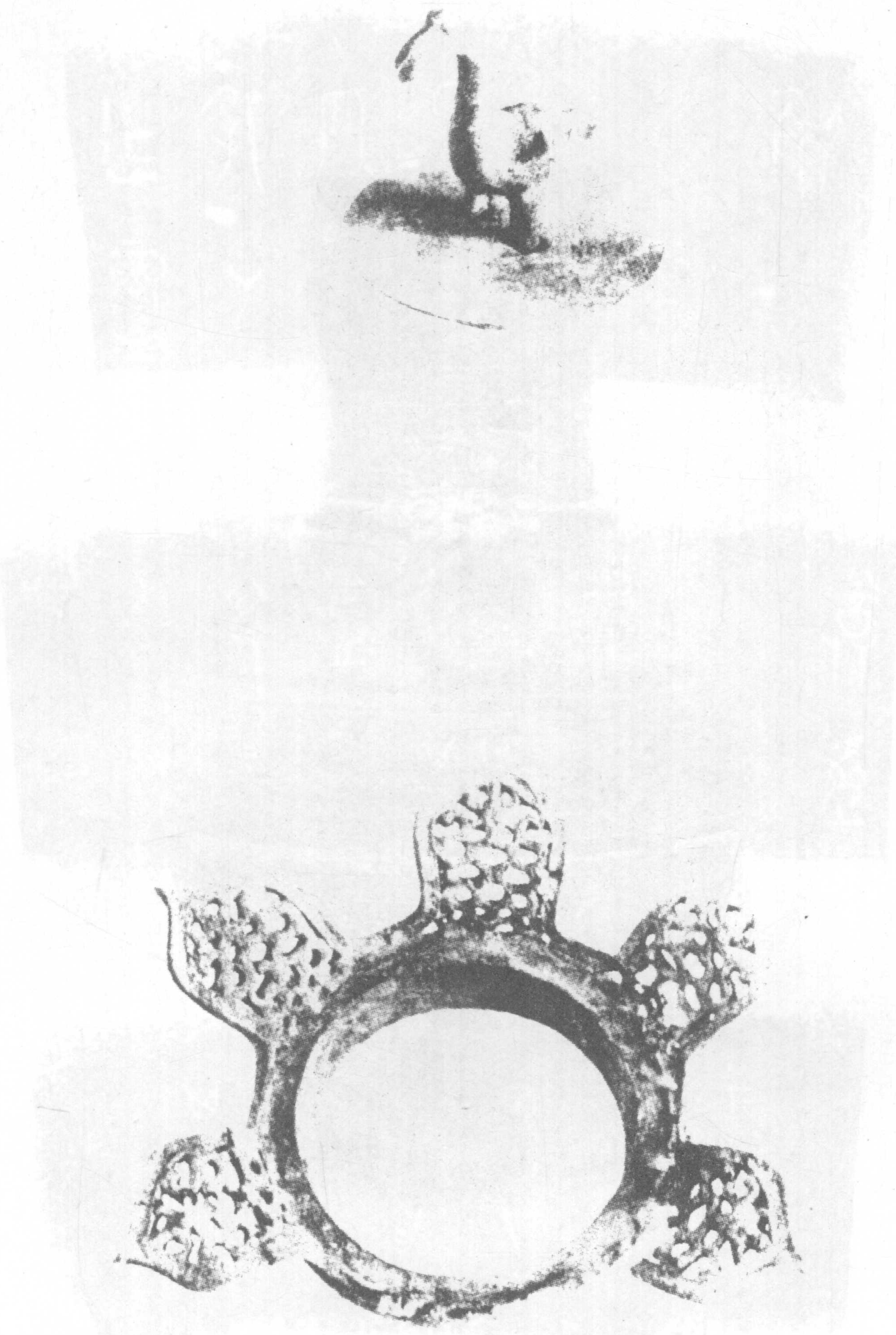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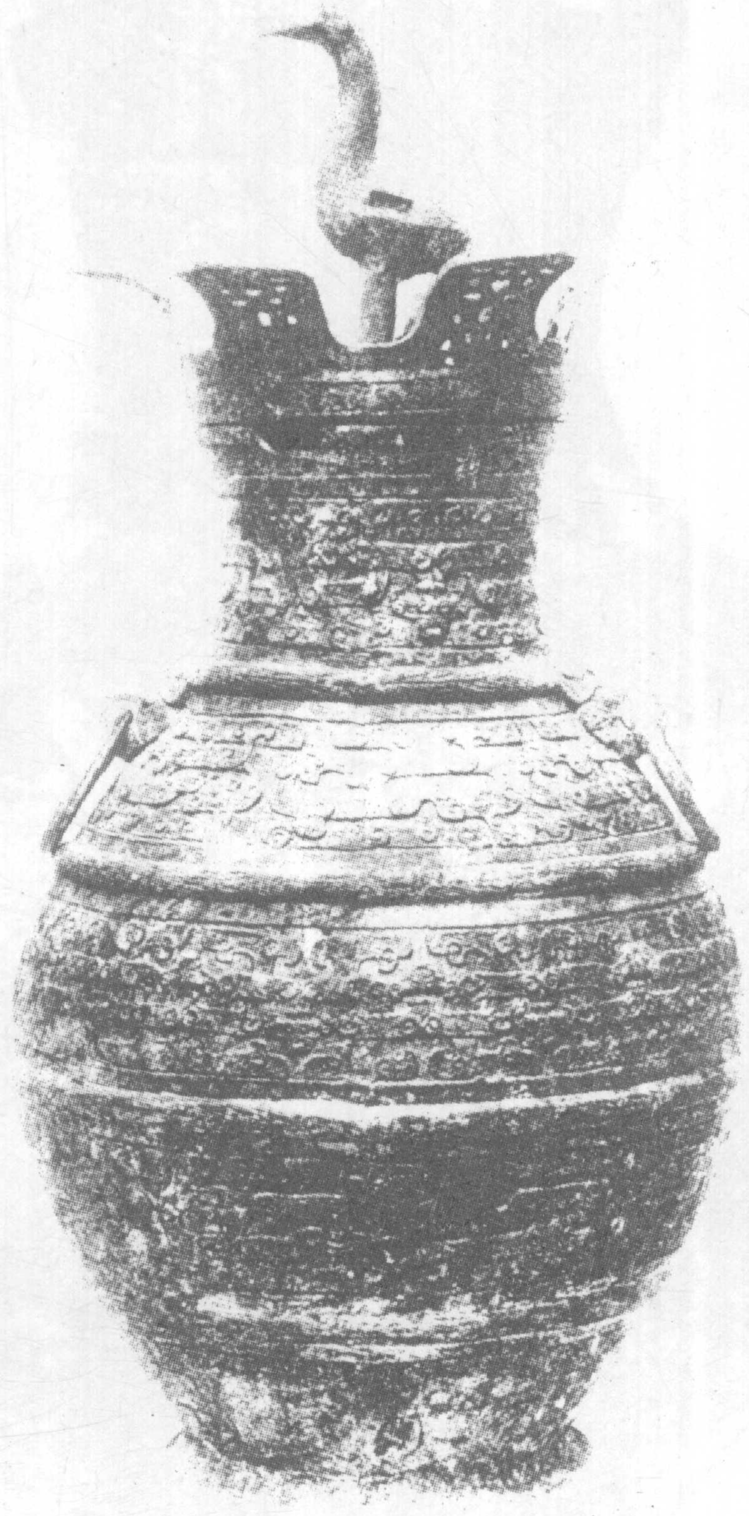


圖一六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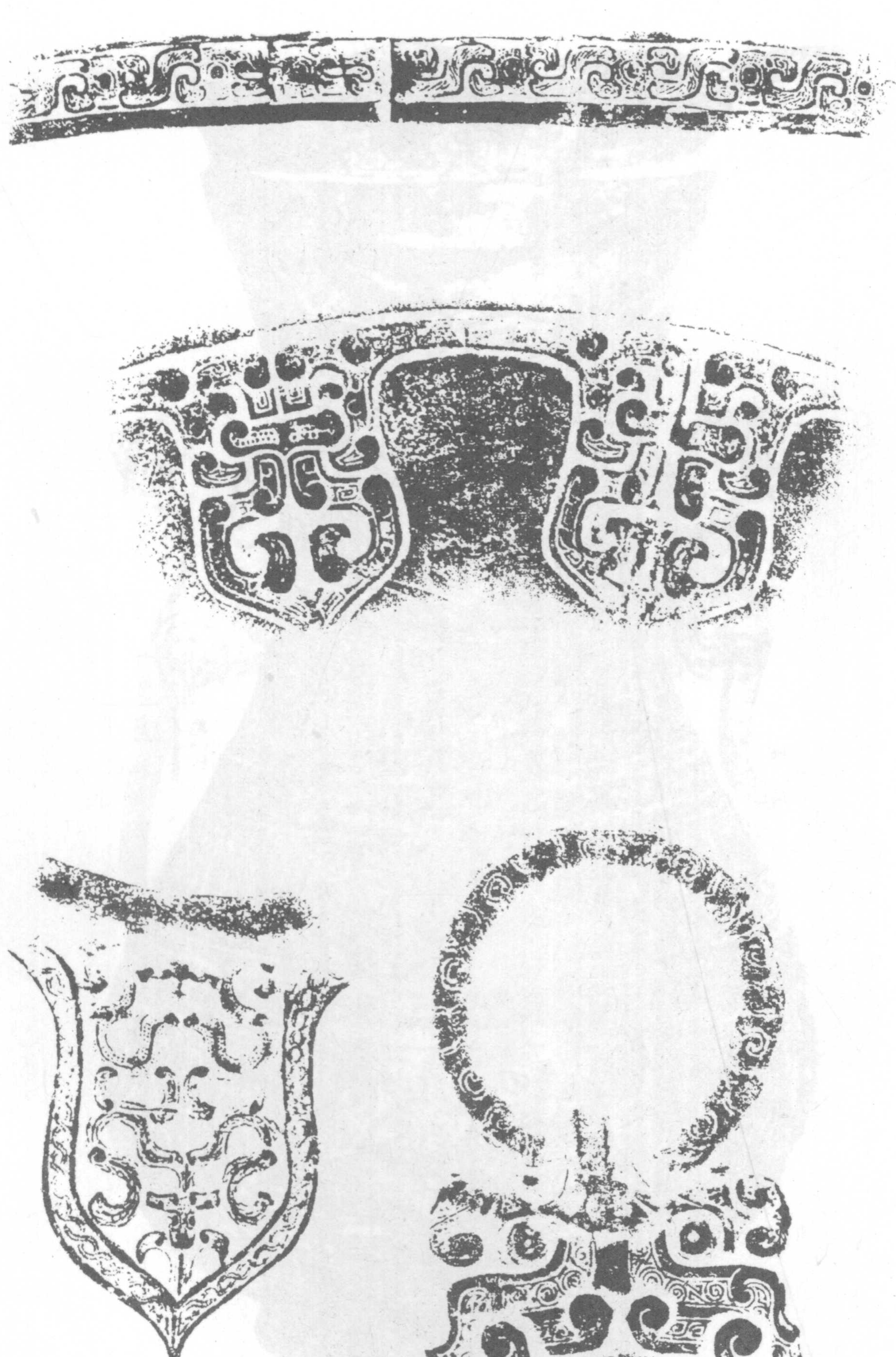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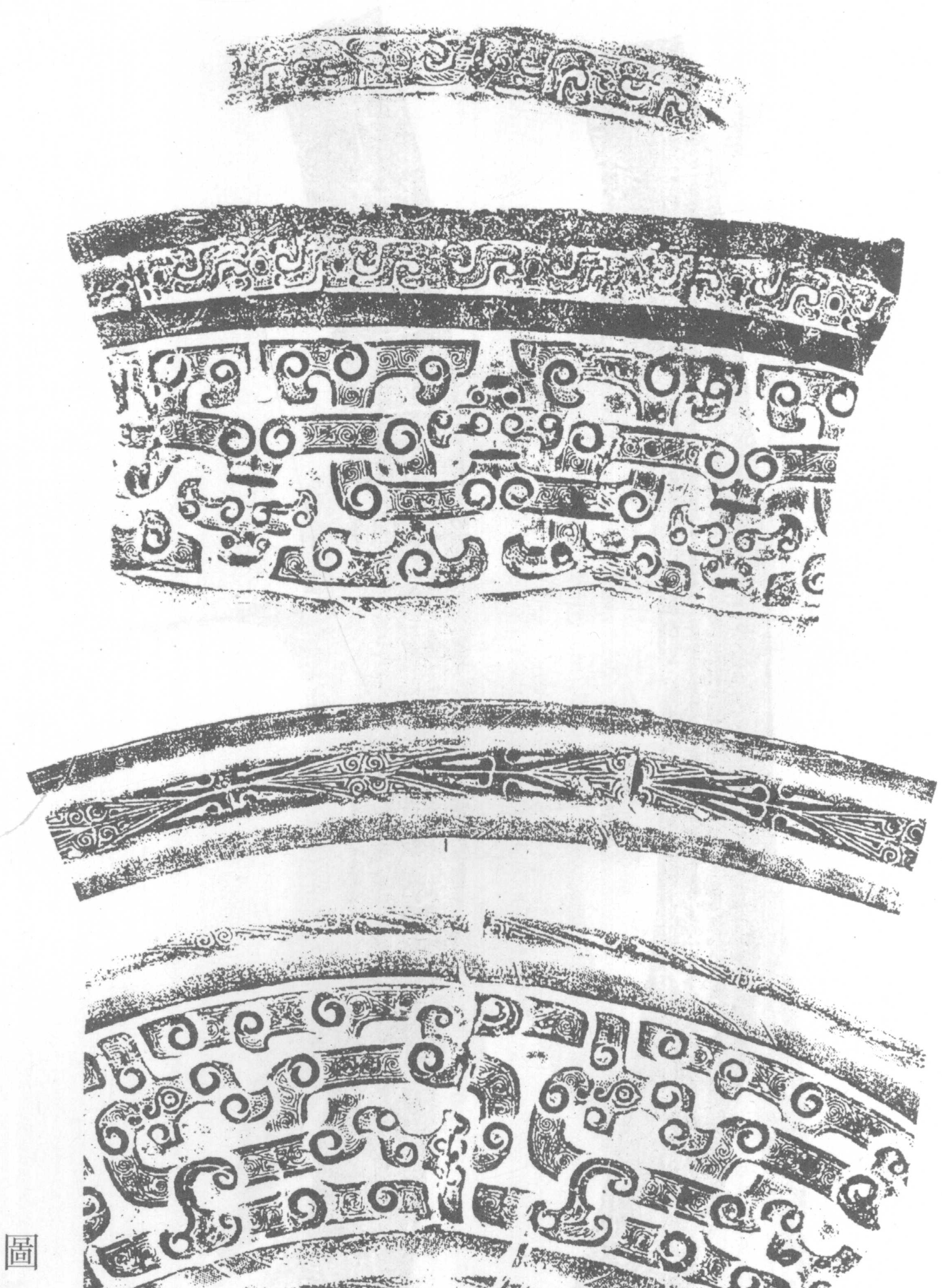
圖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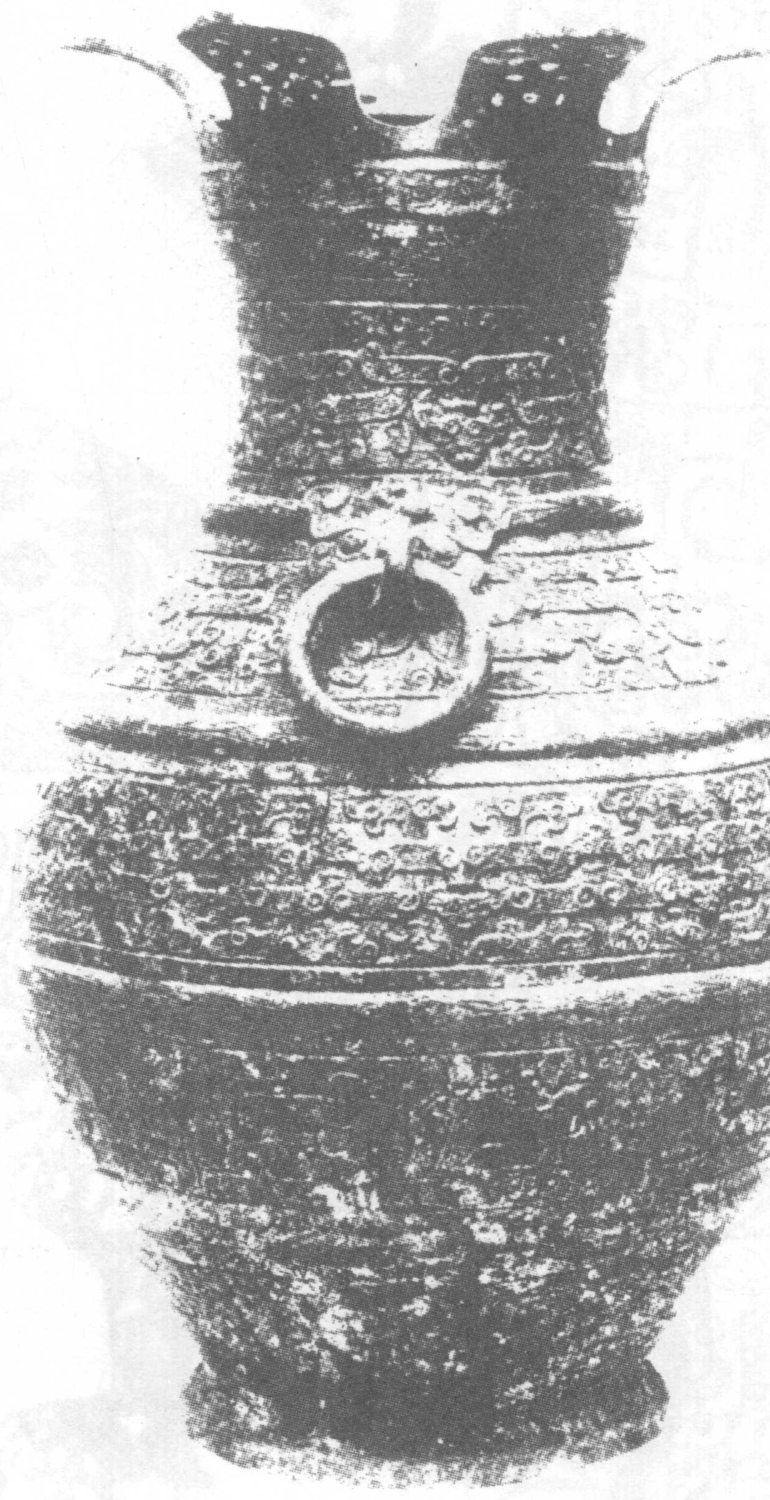


圖一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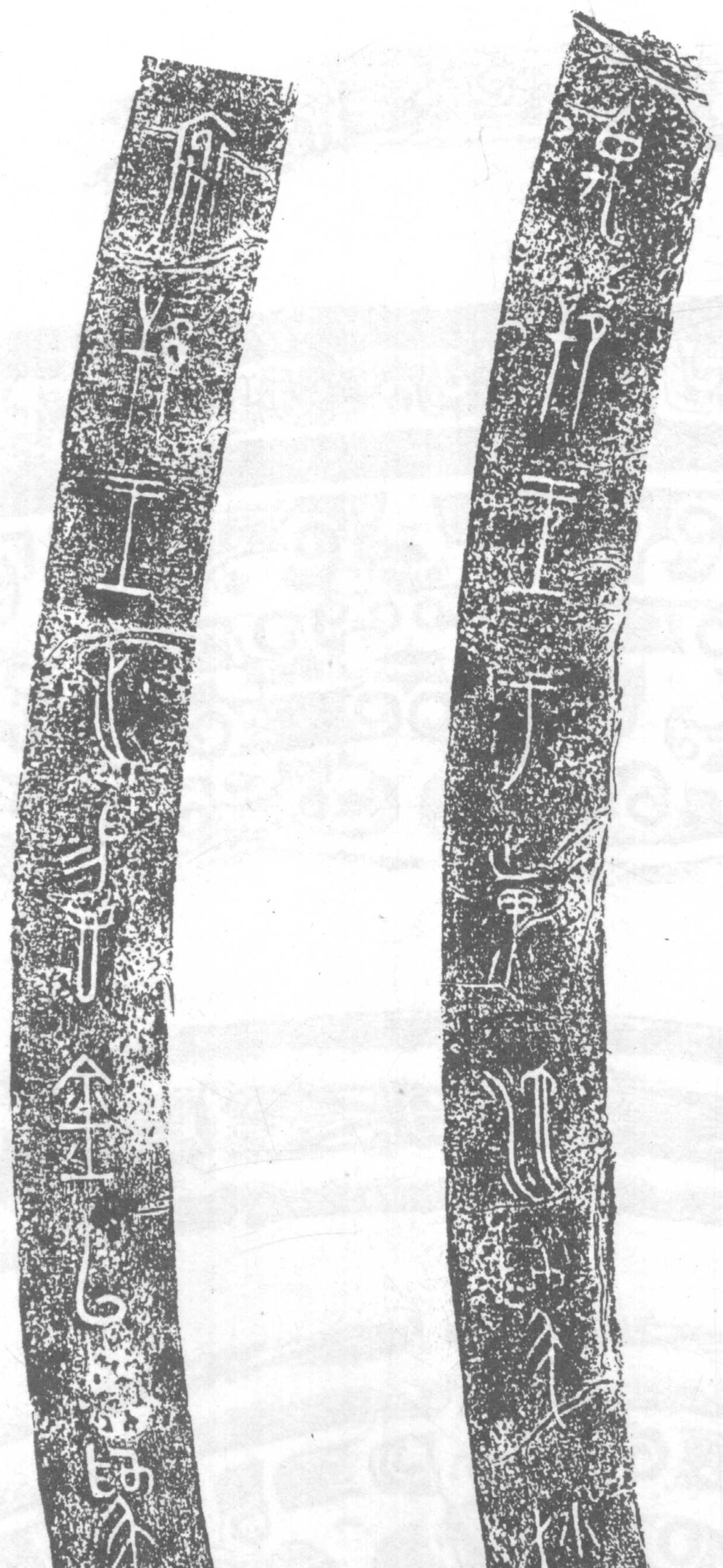




圖一八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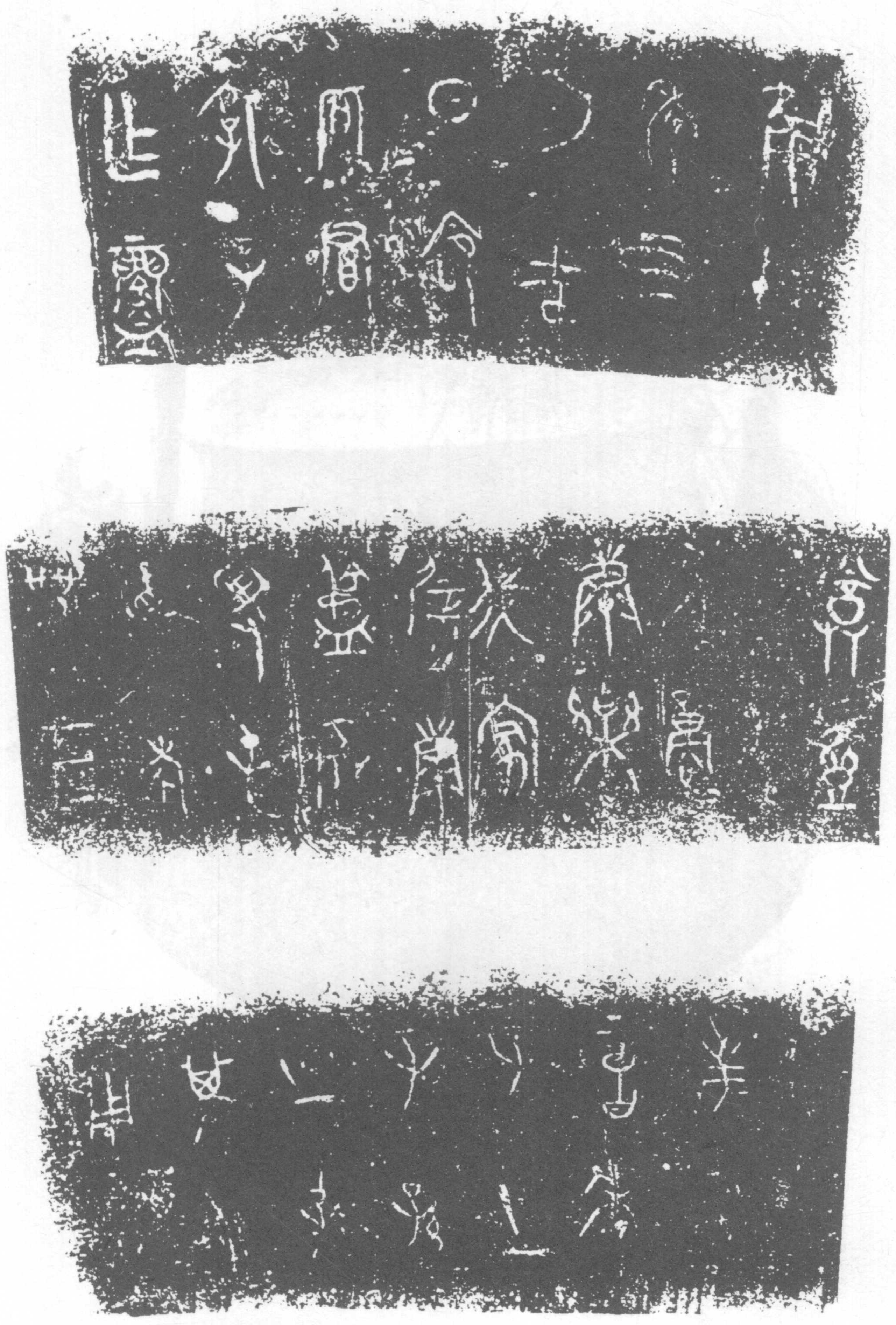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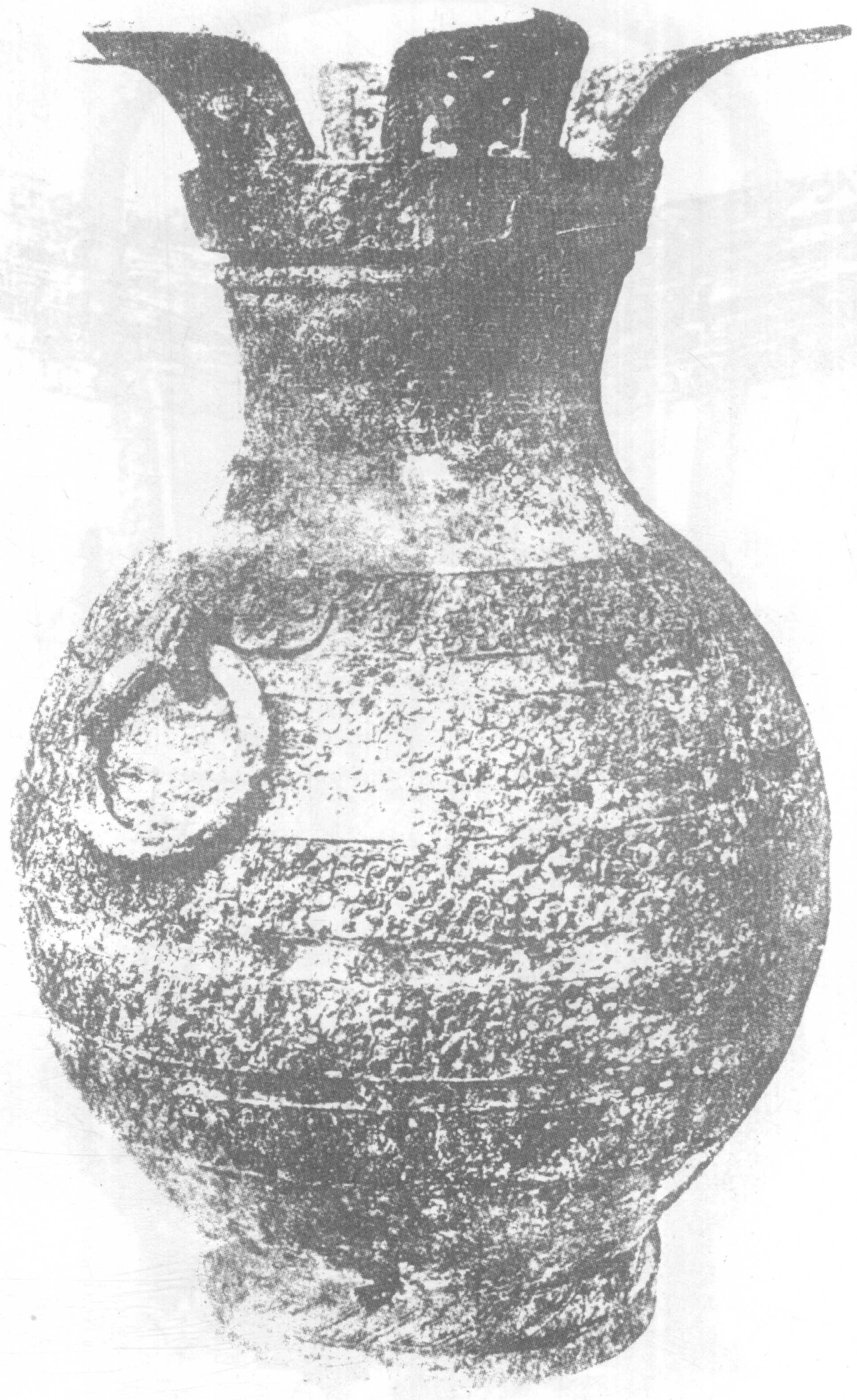
圖一九





圖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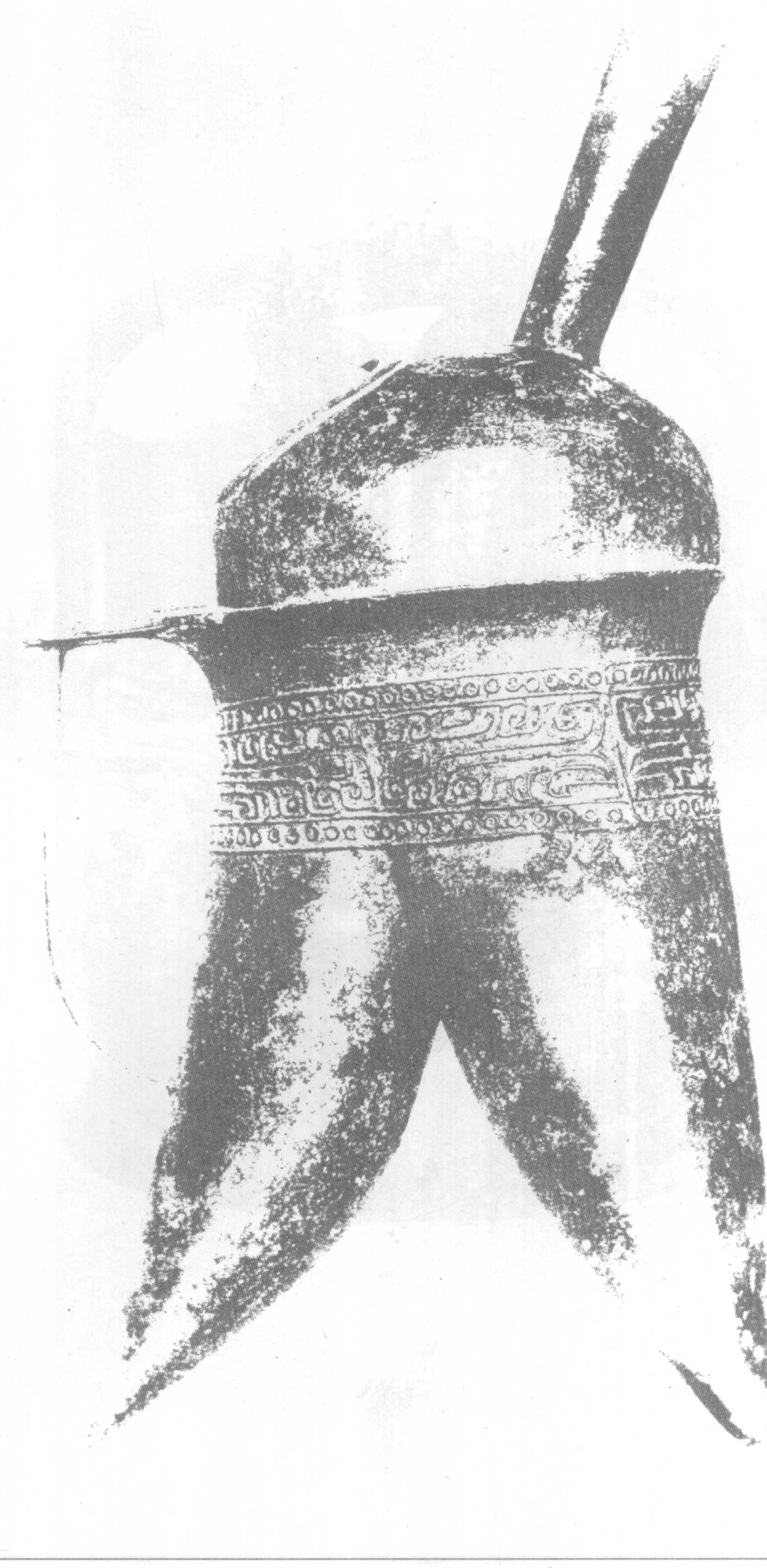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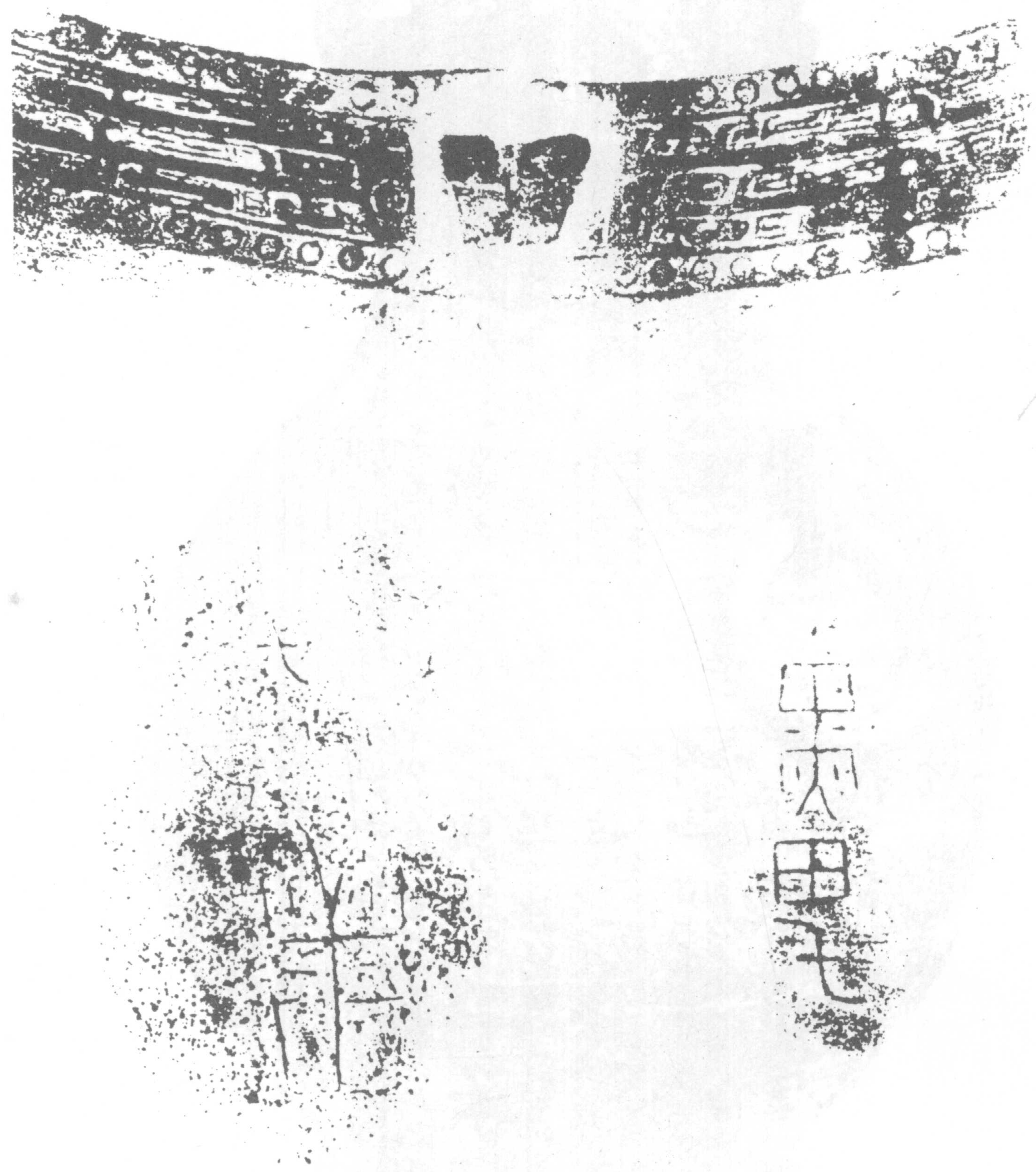
圖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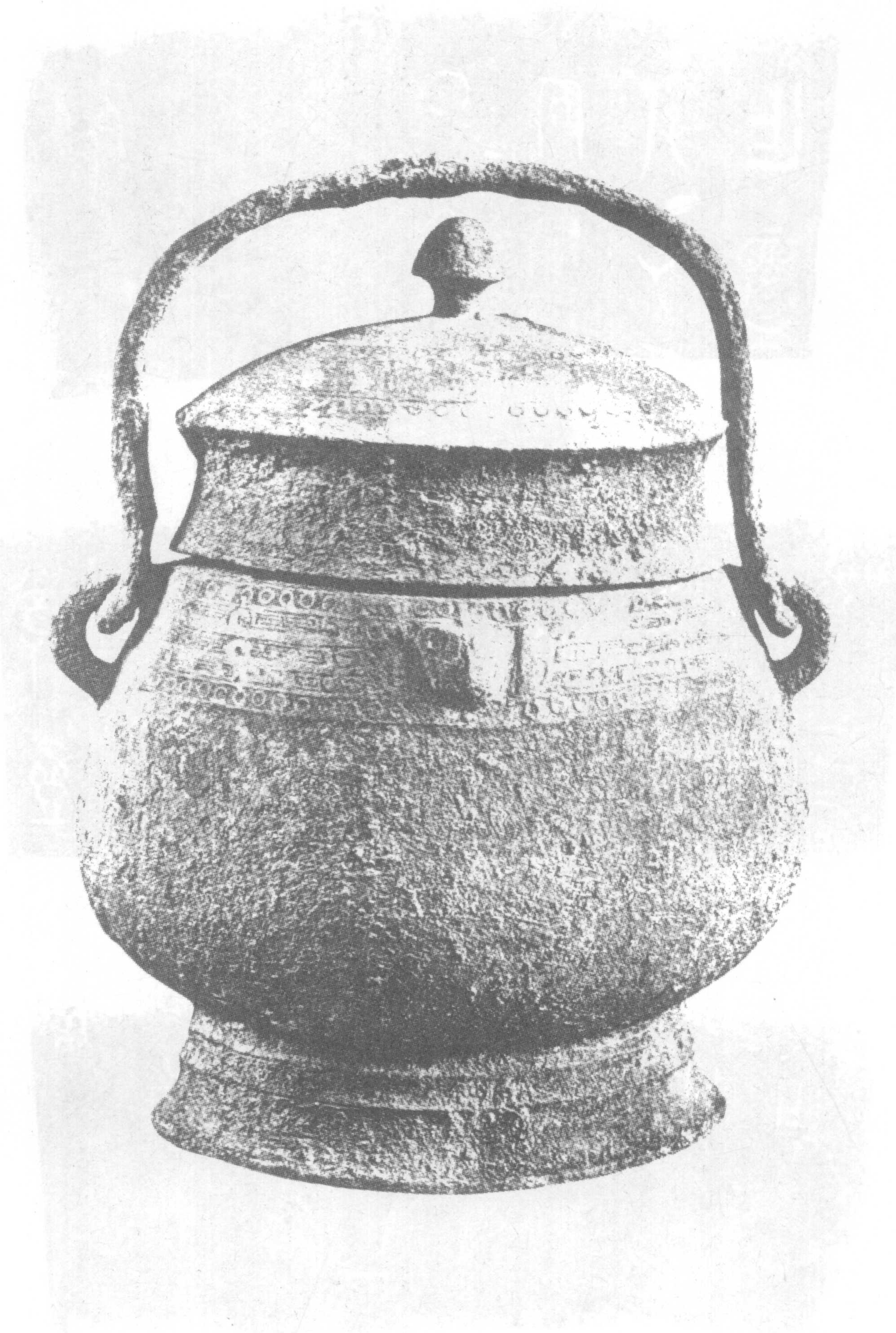


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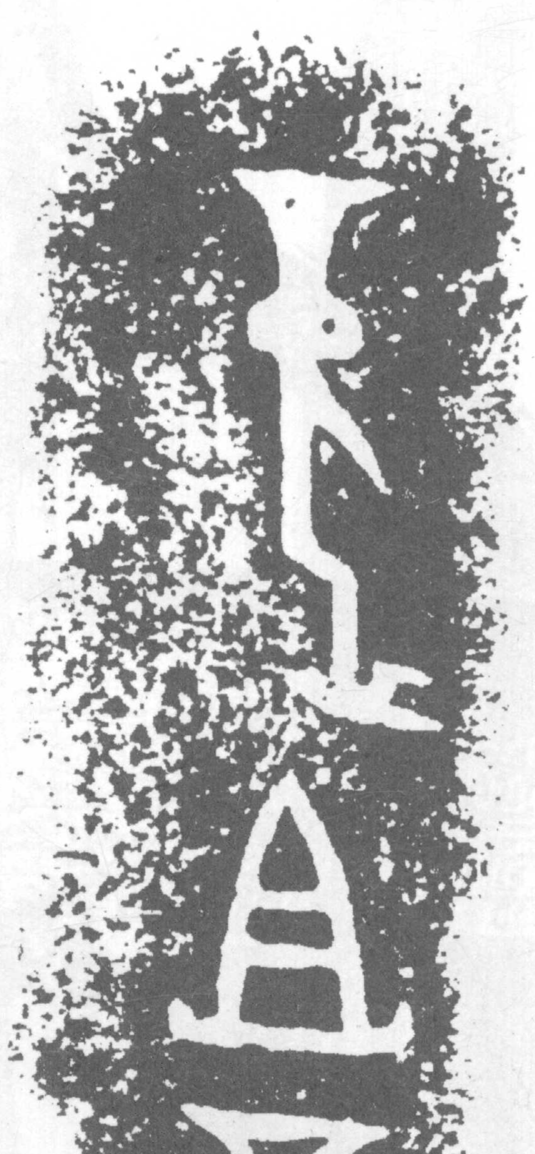


圖一二





圖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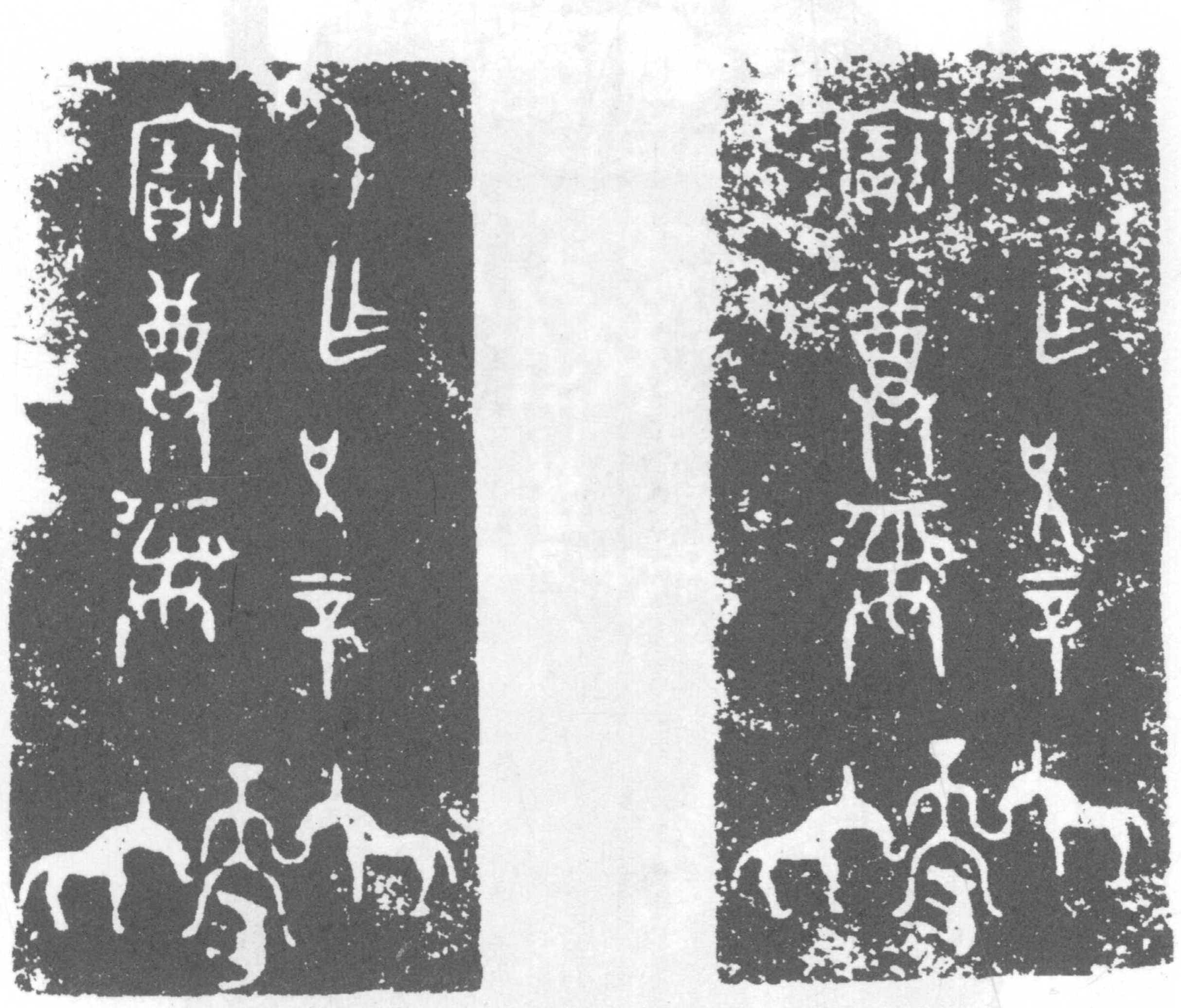


圖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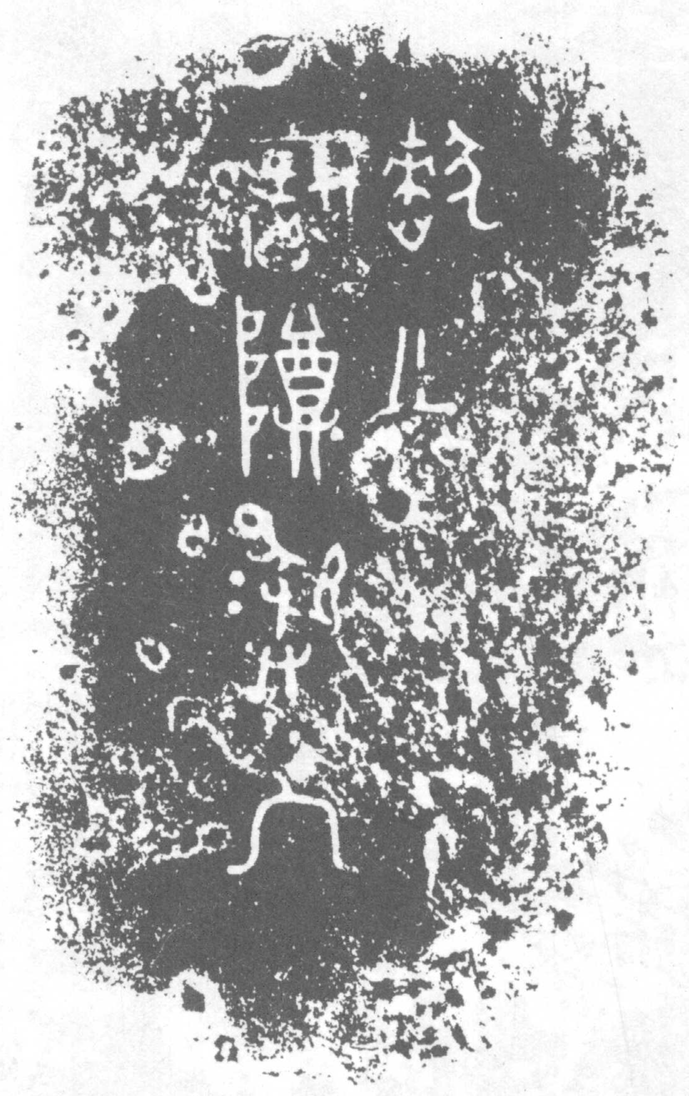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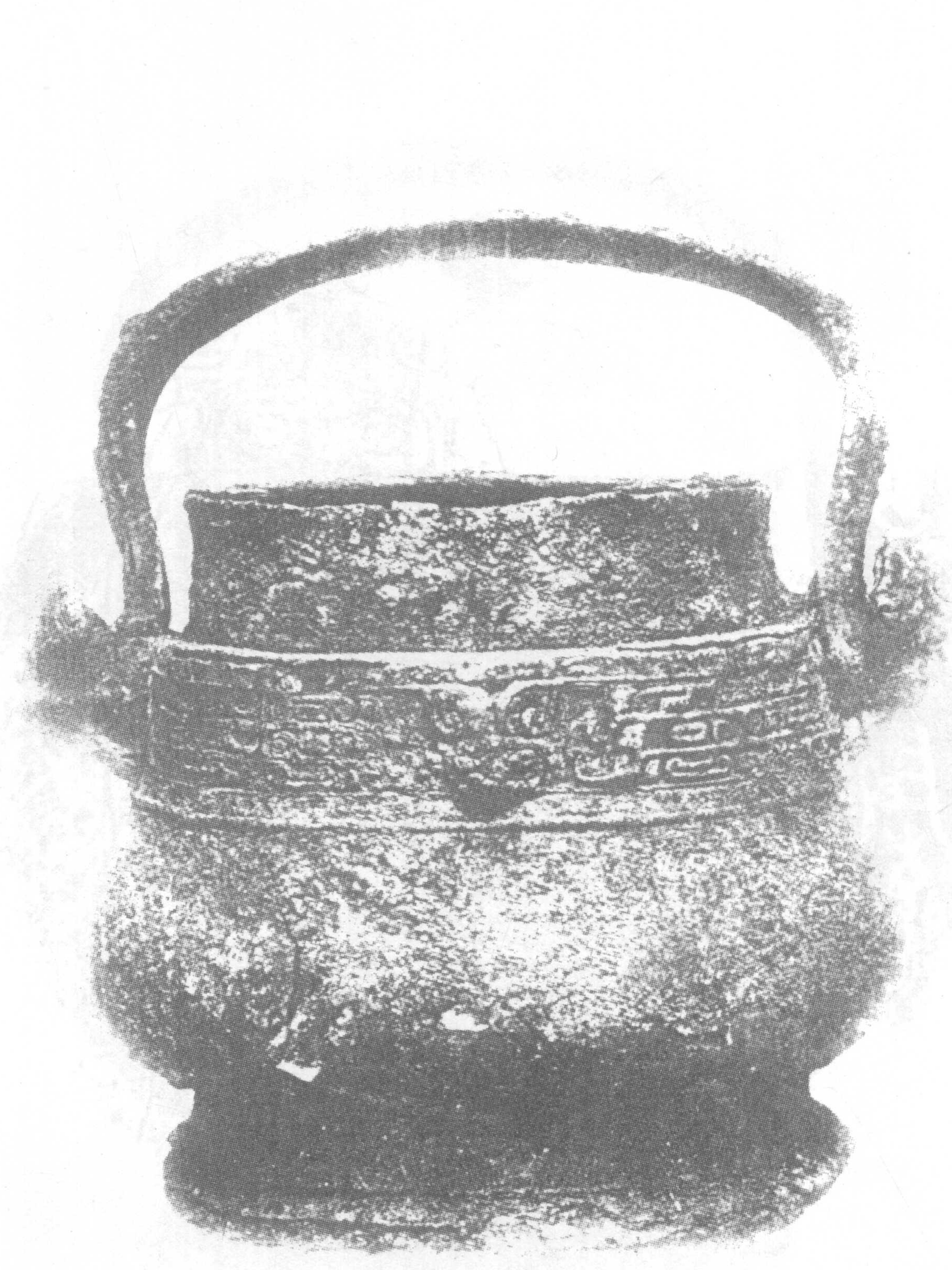
圖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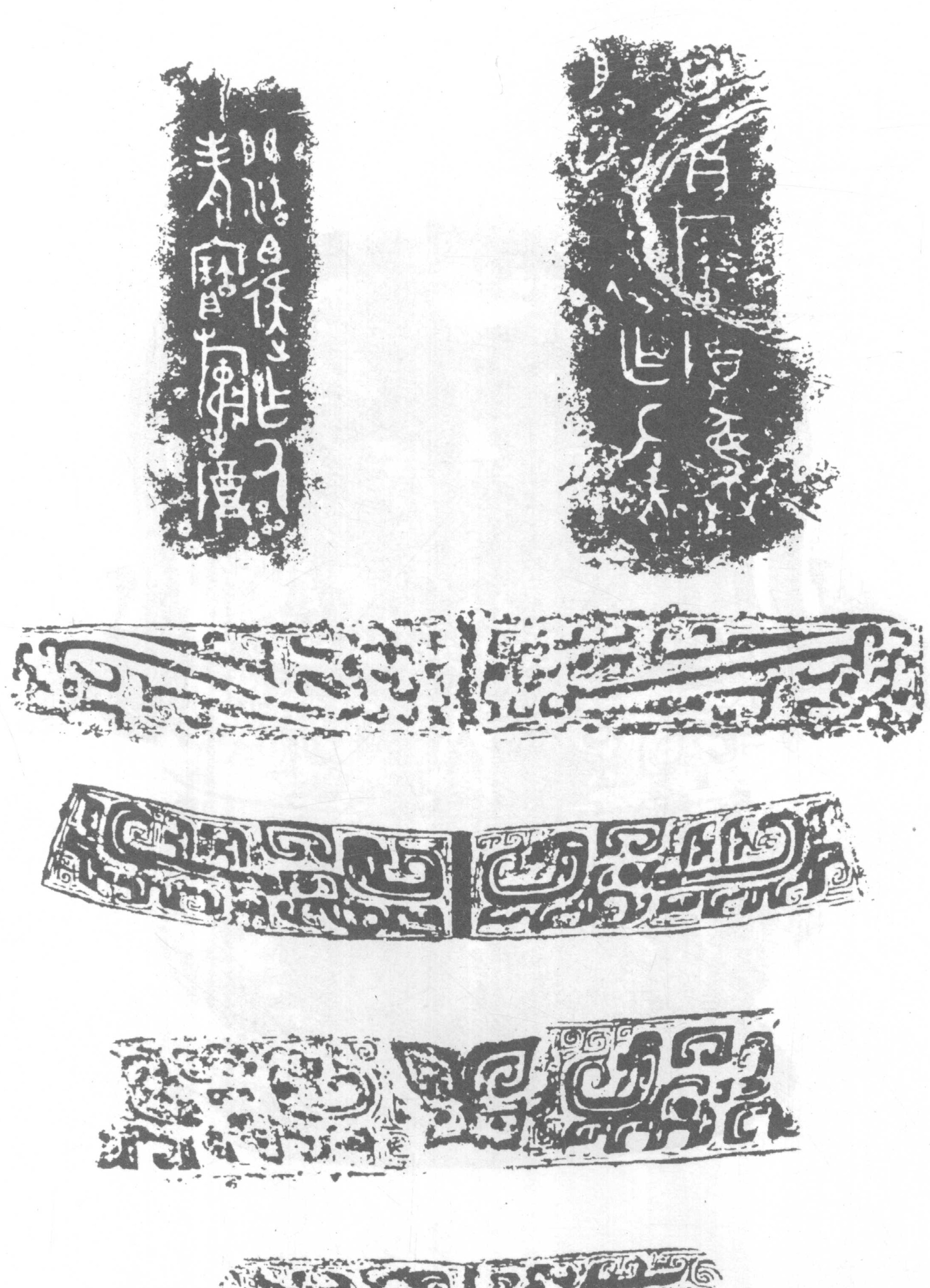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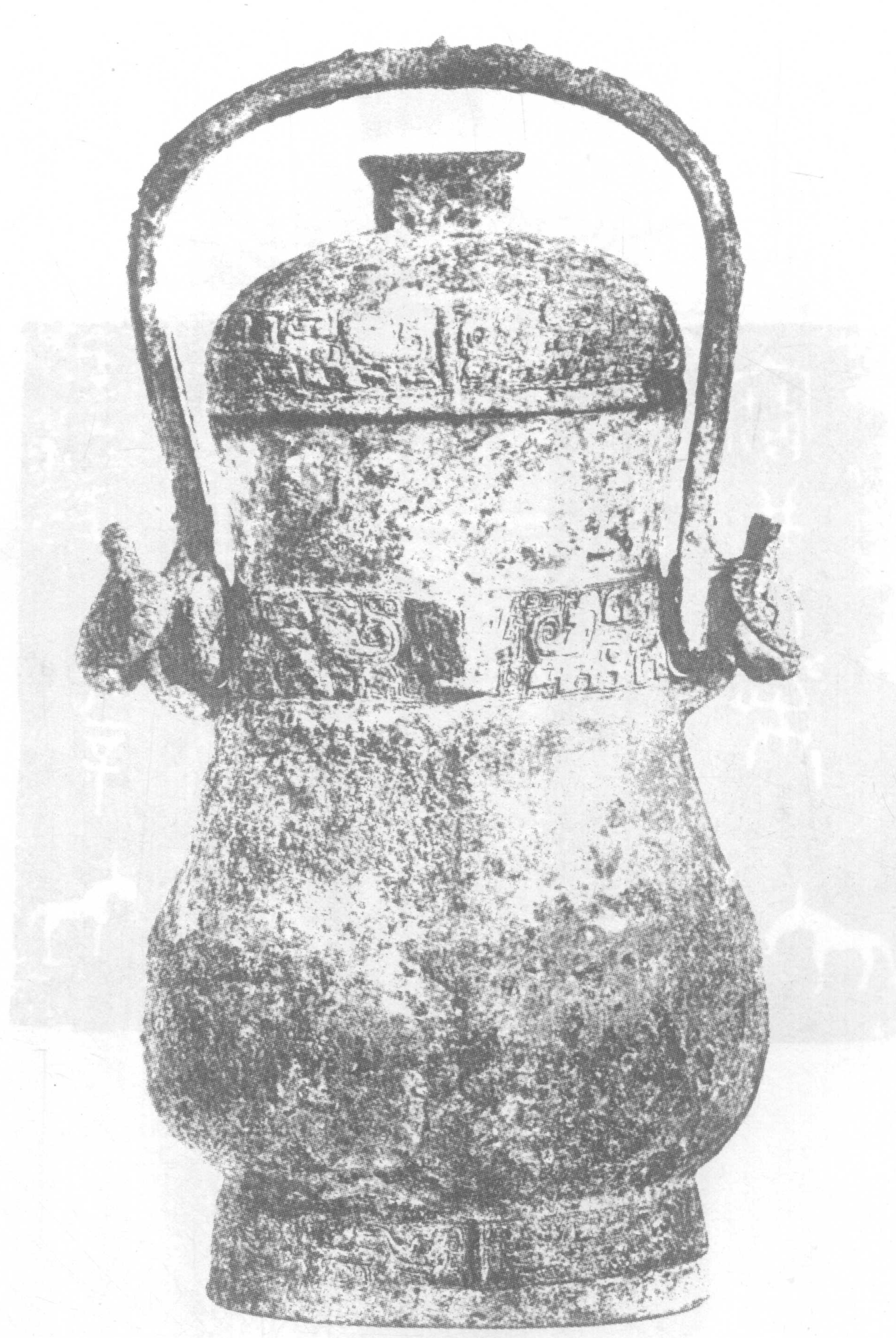
圖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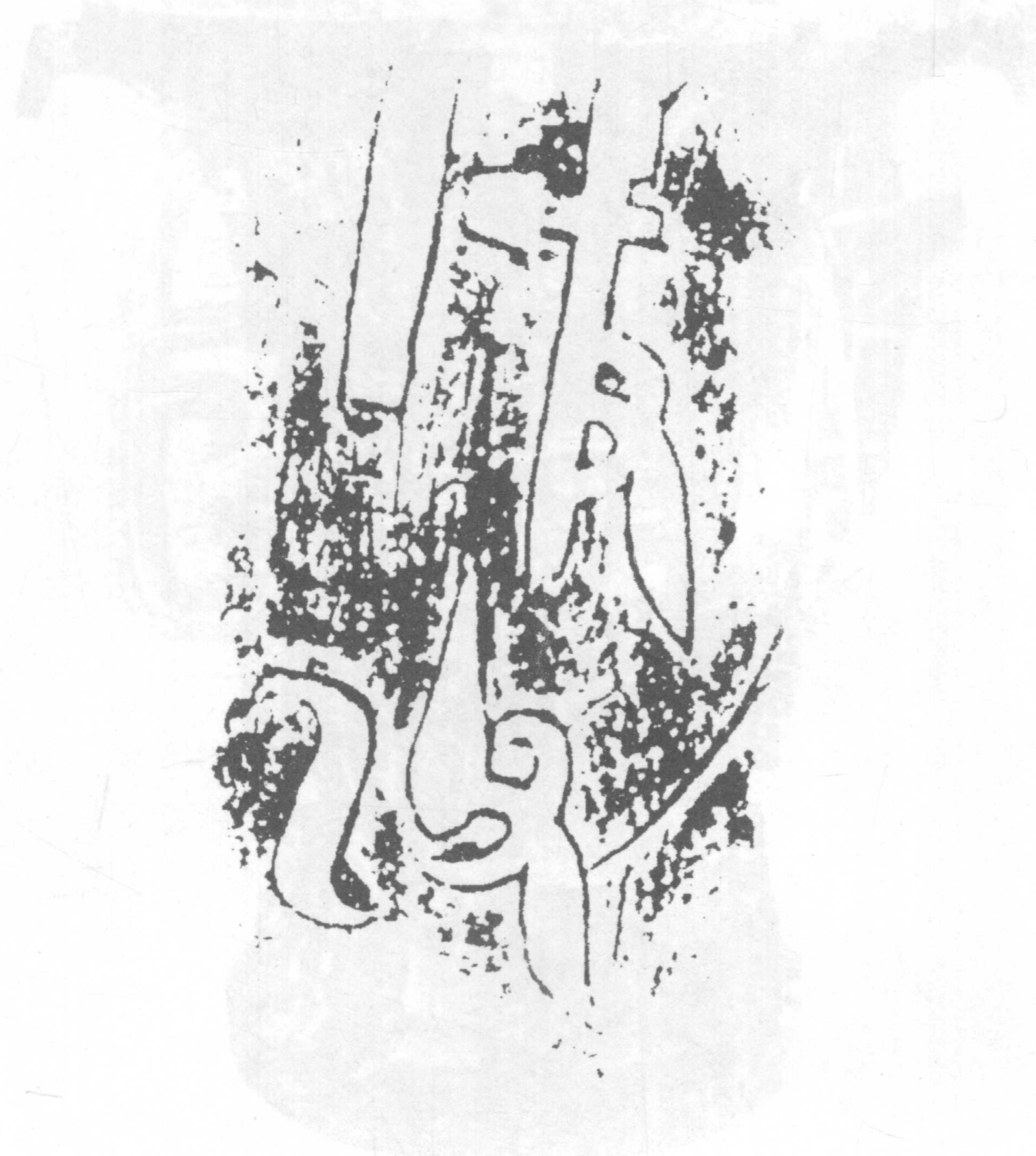


圖二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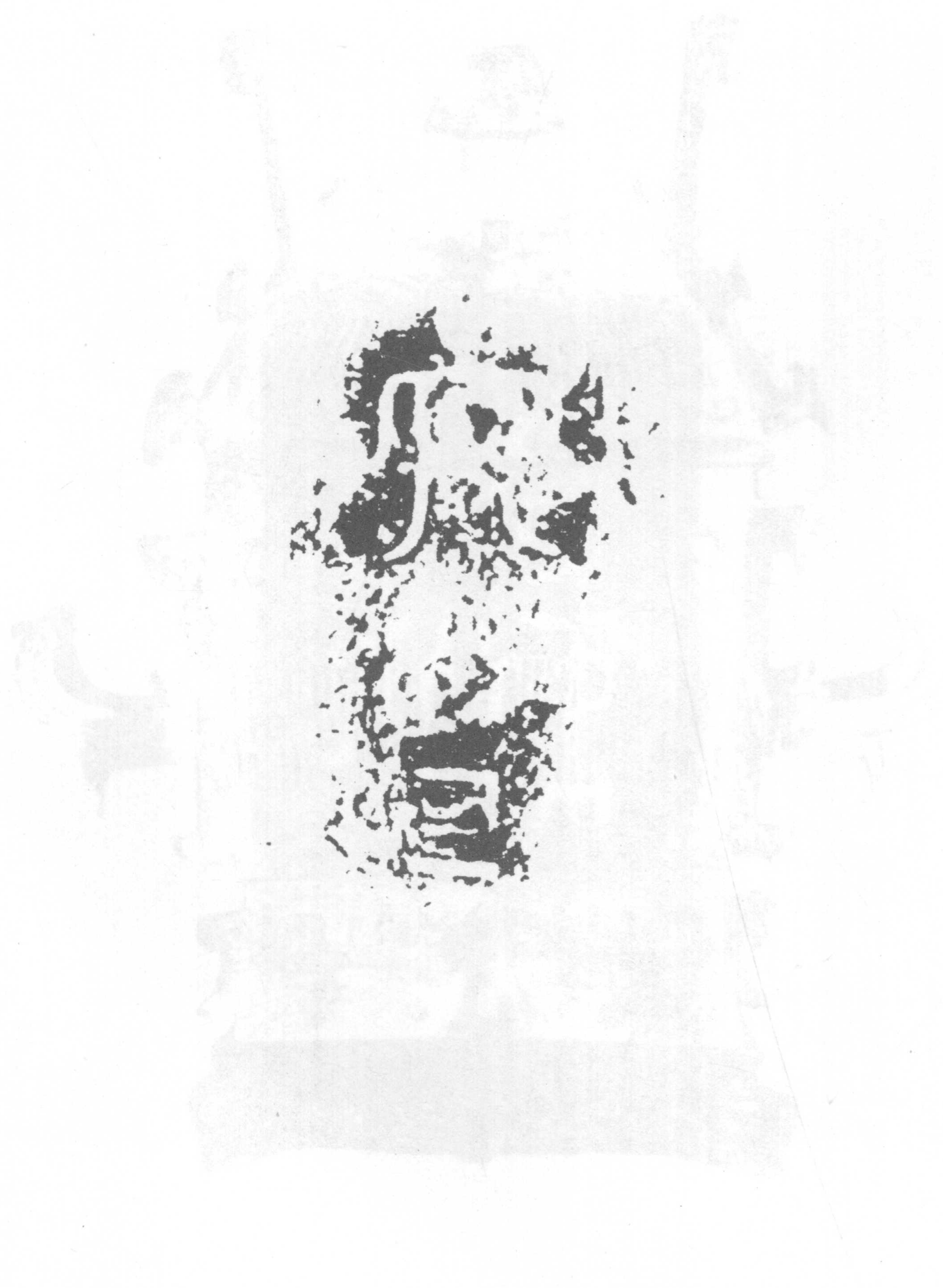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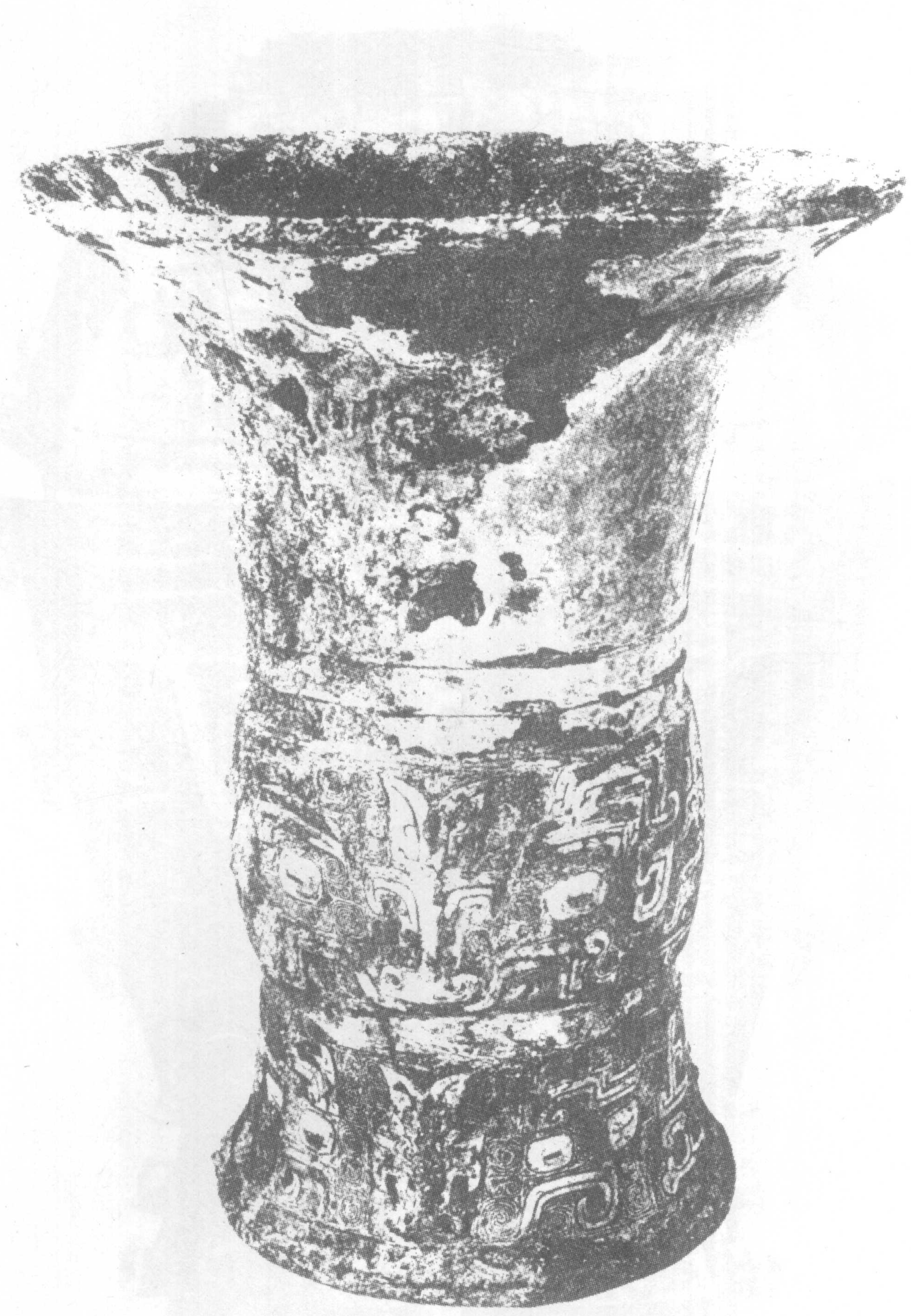
圖二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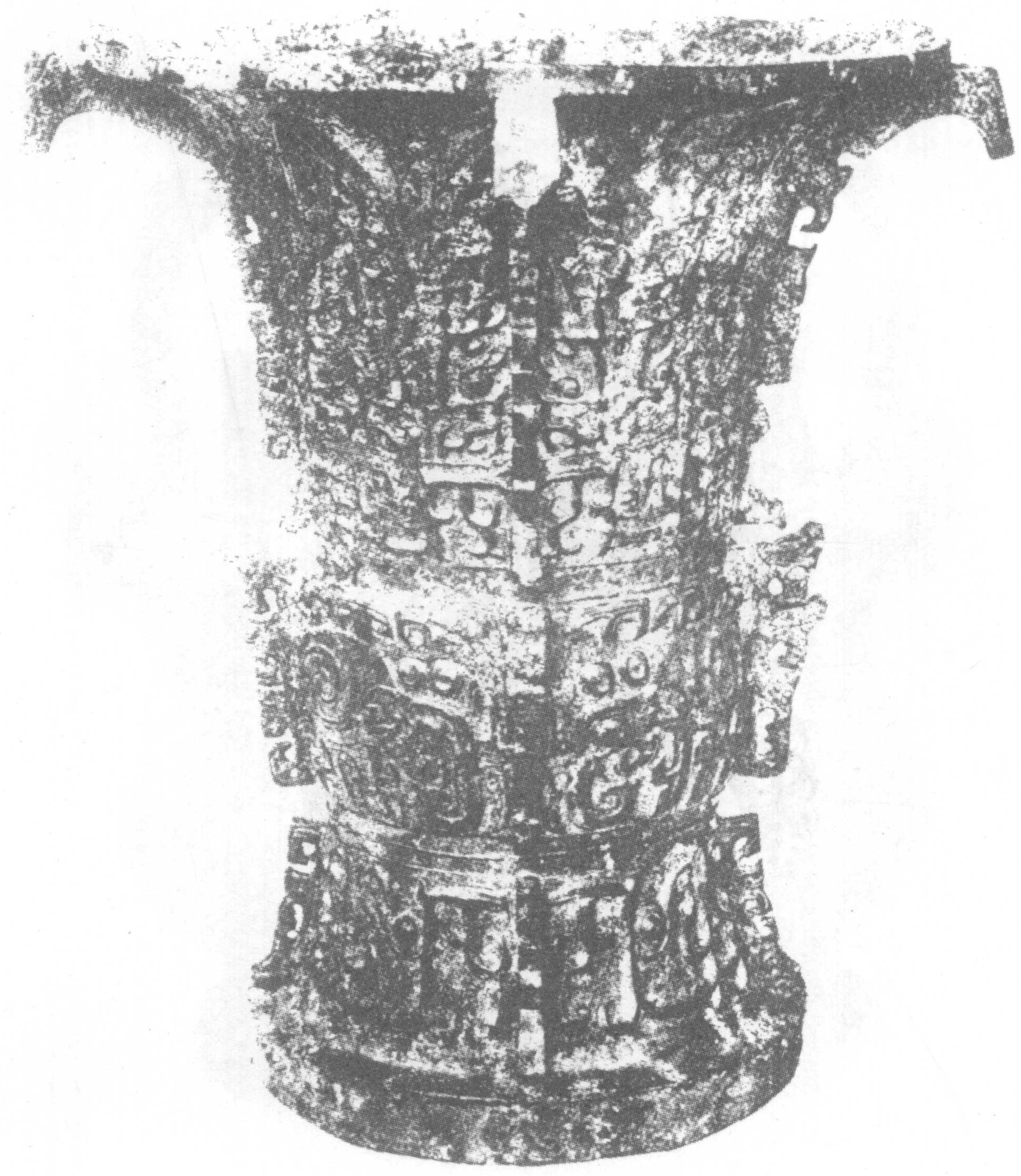
圖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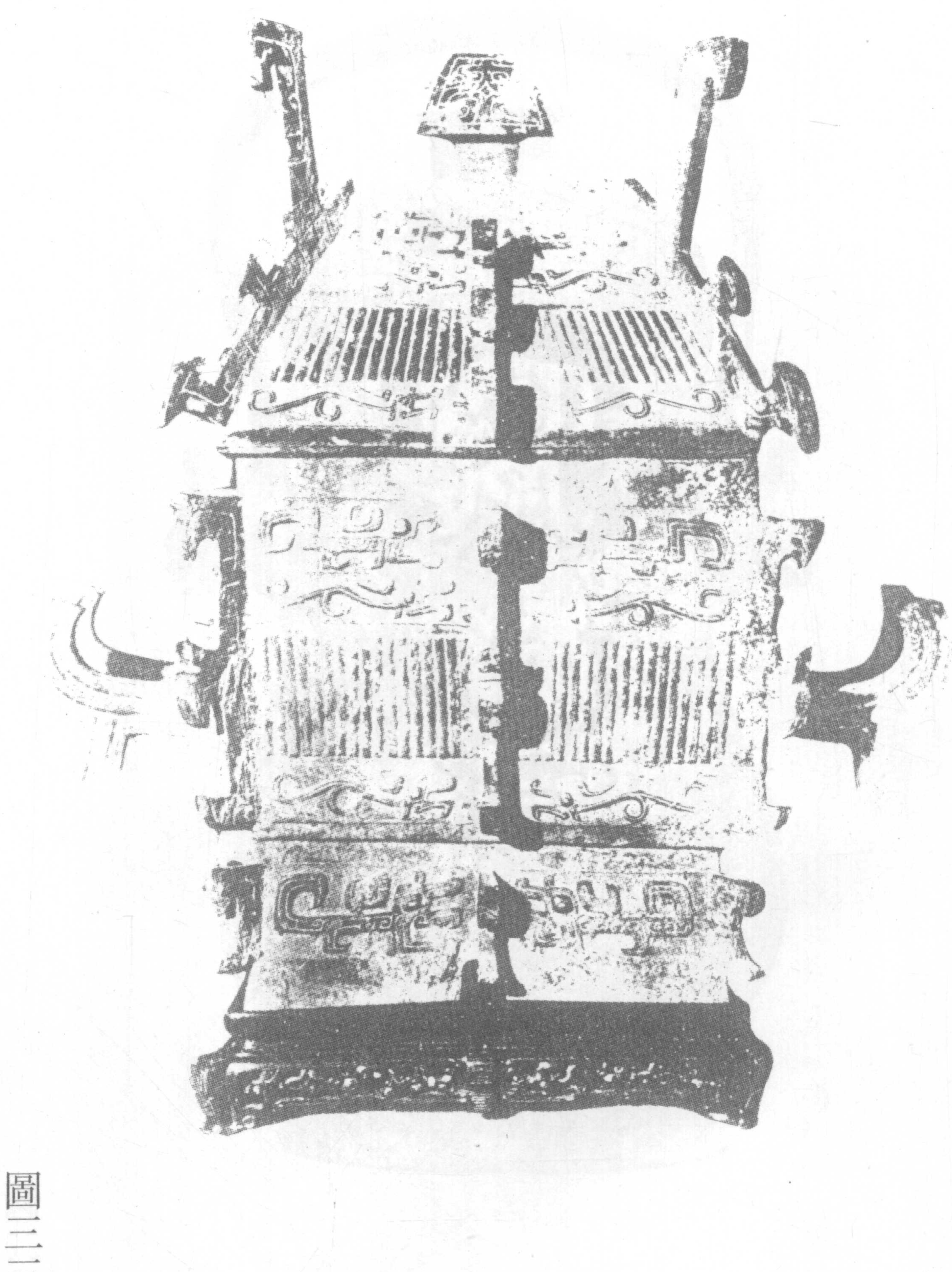


圖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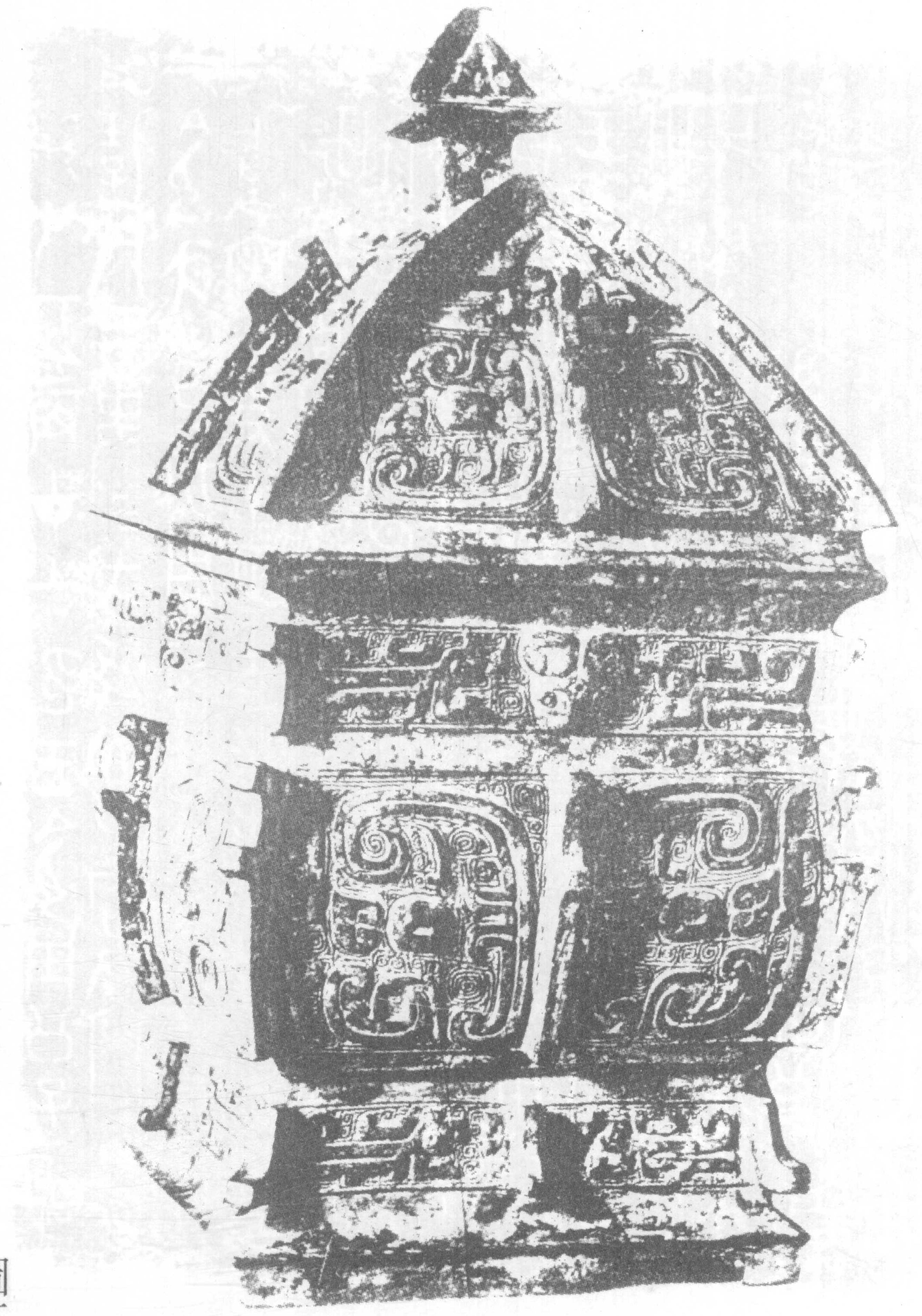


圖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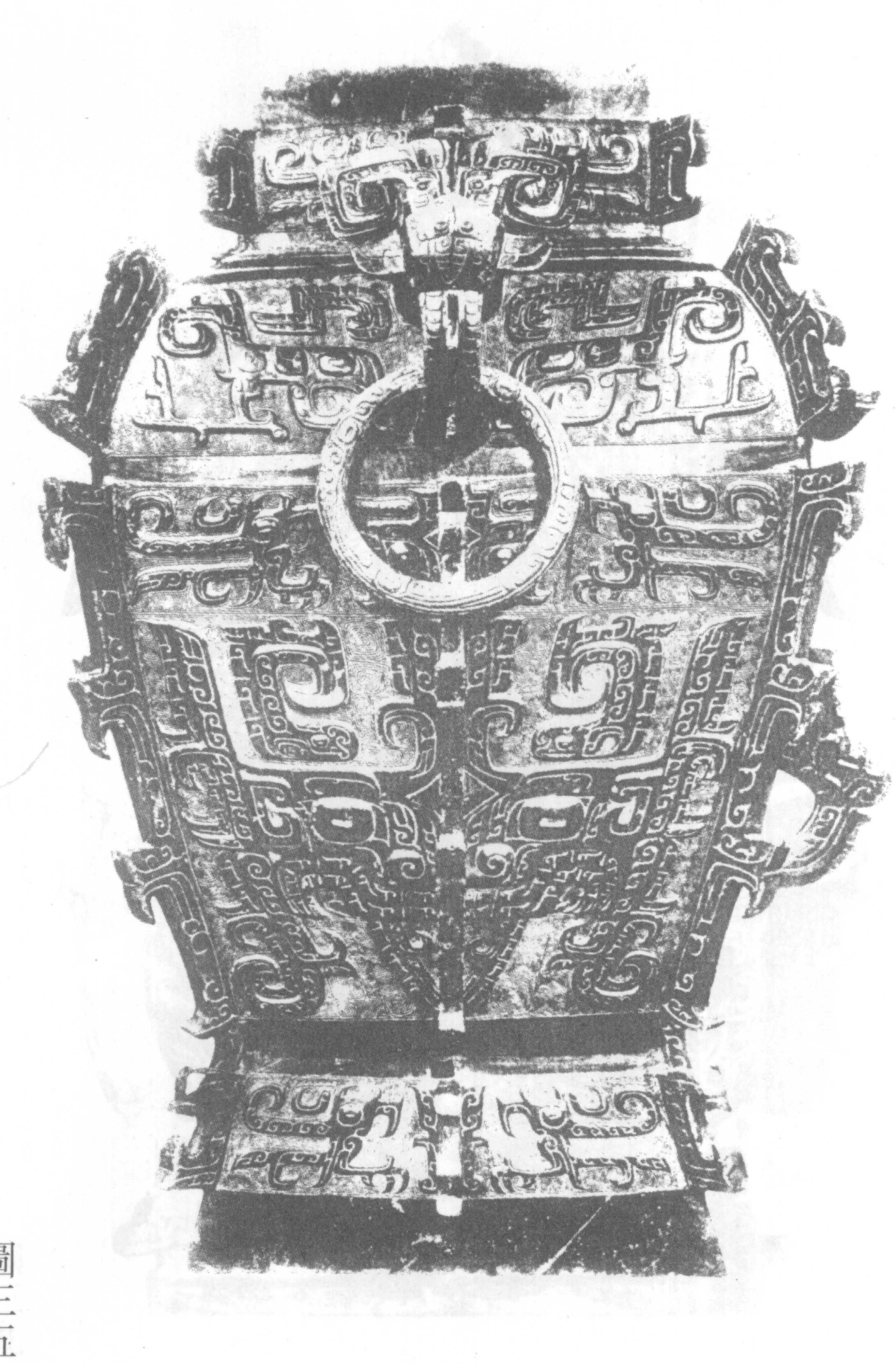
圖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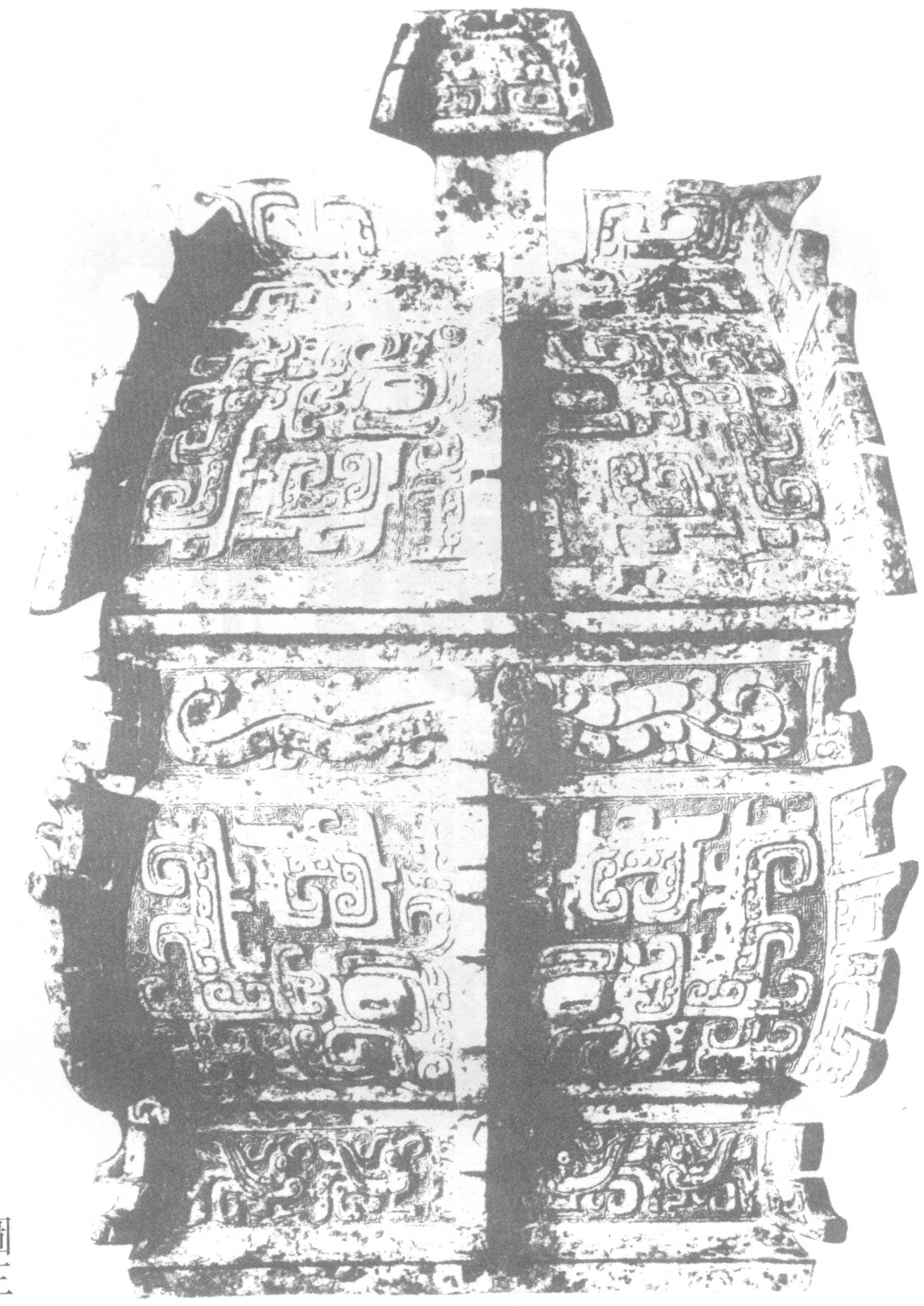
圖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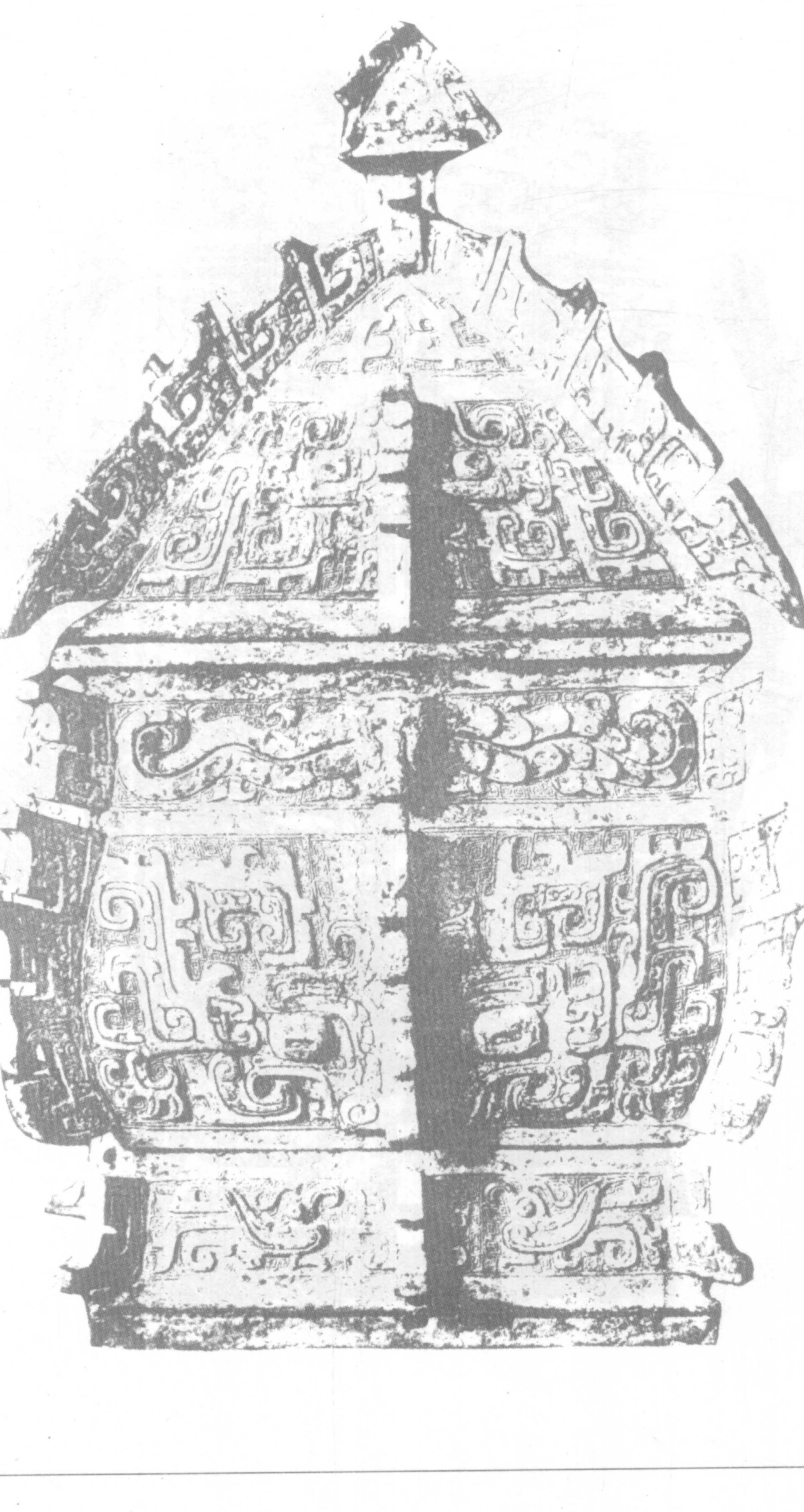


圖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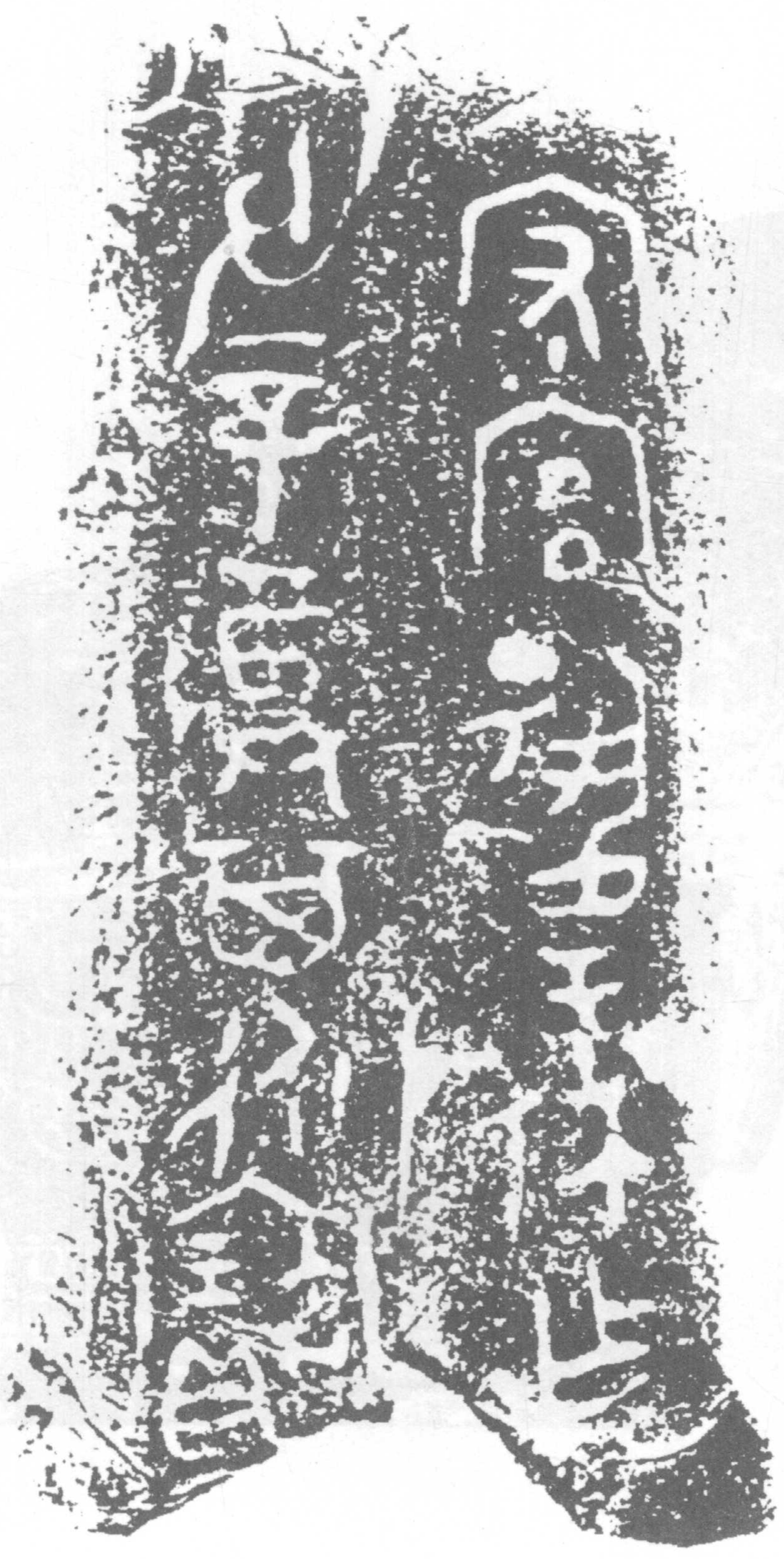
圖三六甲



圖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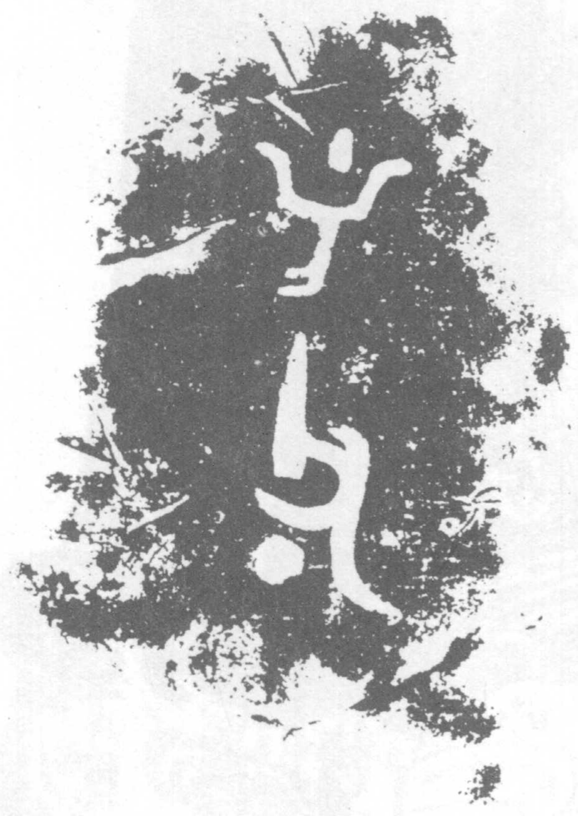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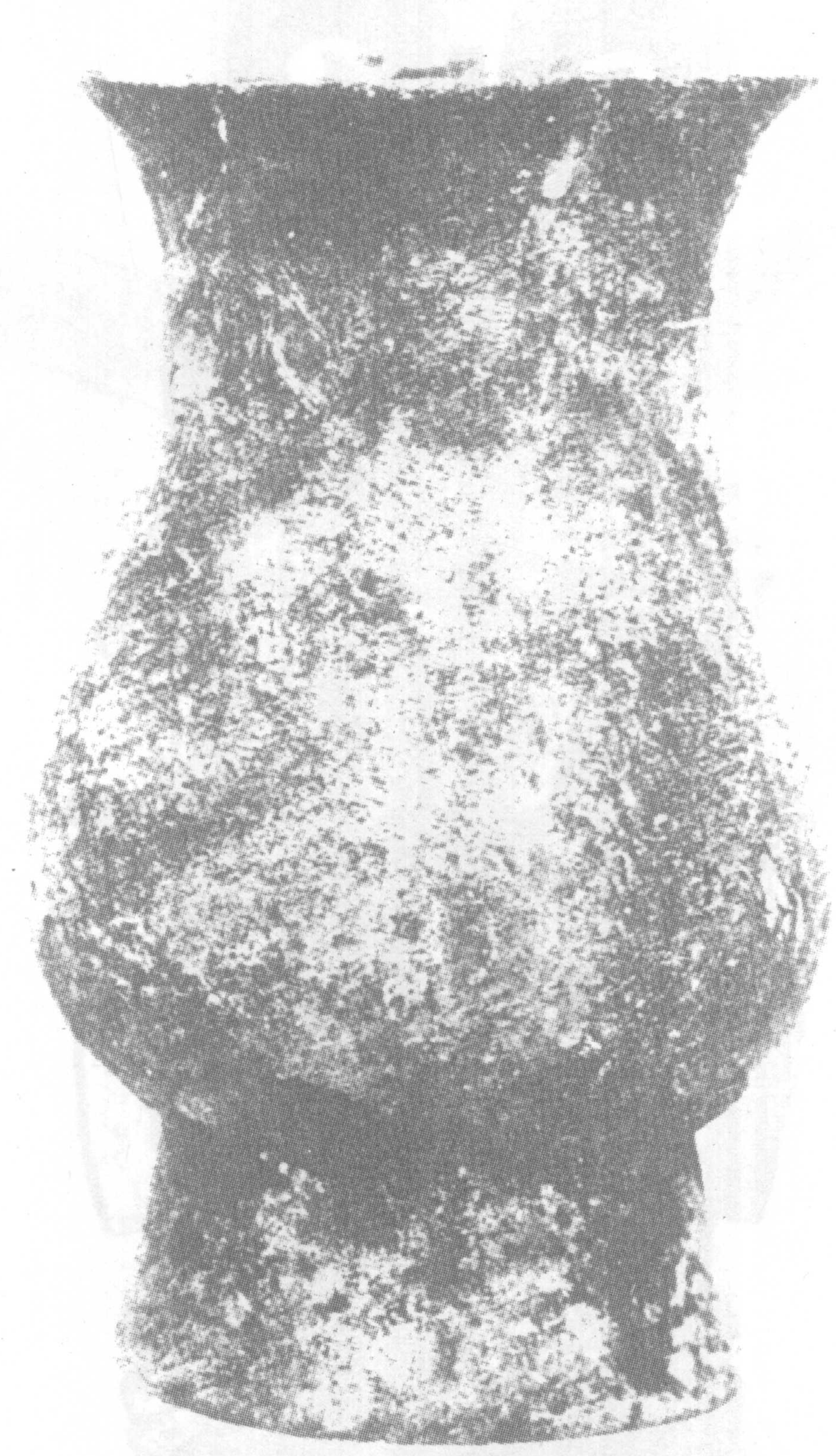
圖三六乙





圖三八





圖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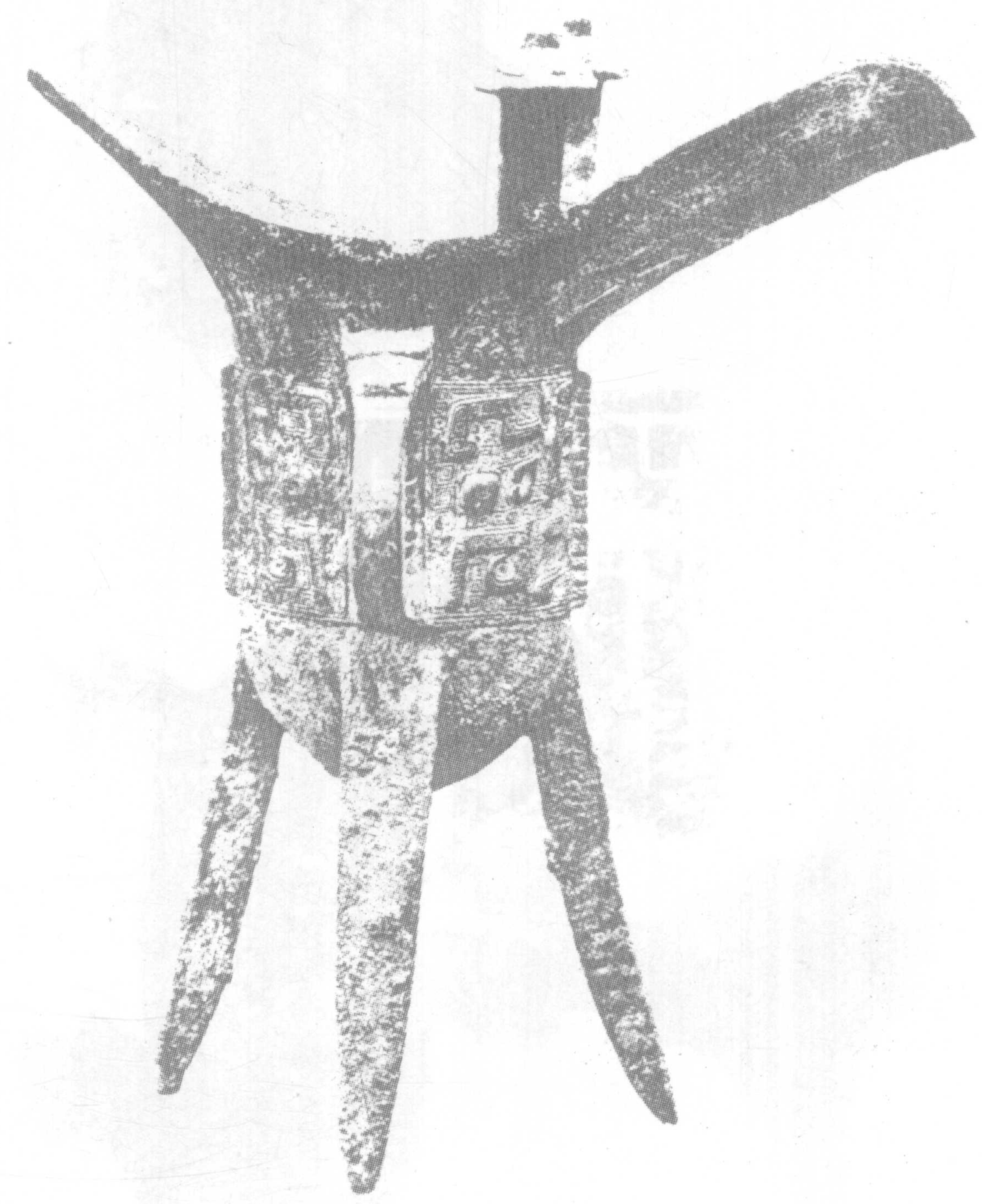


圖四〇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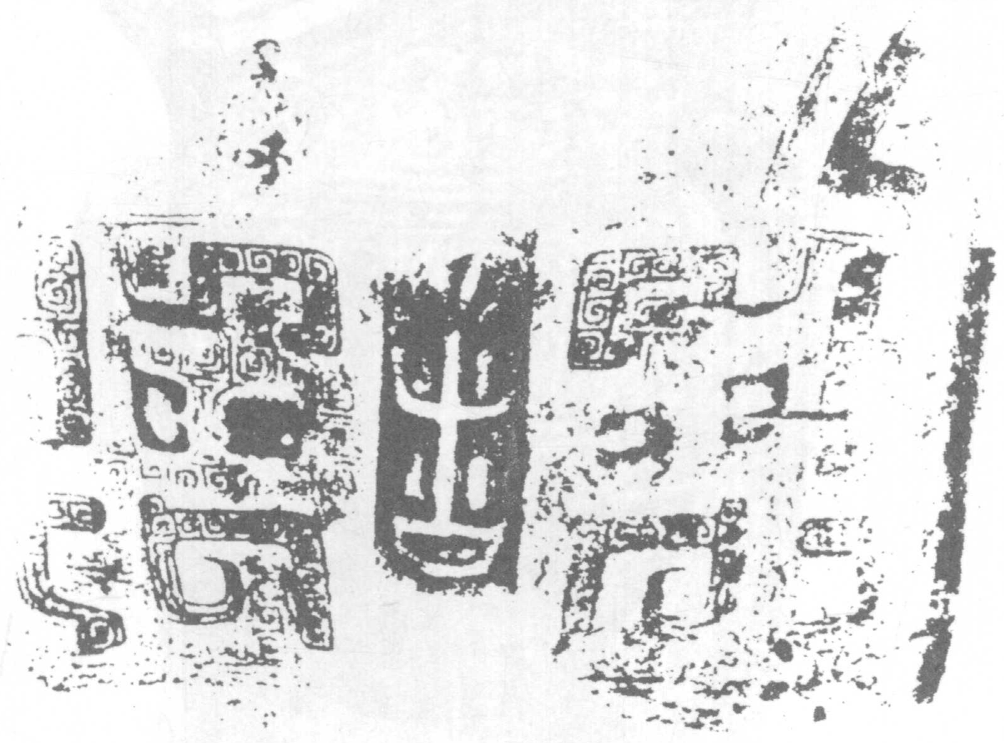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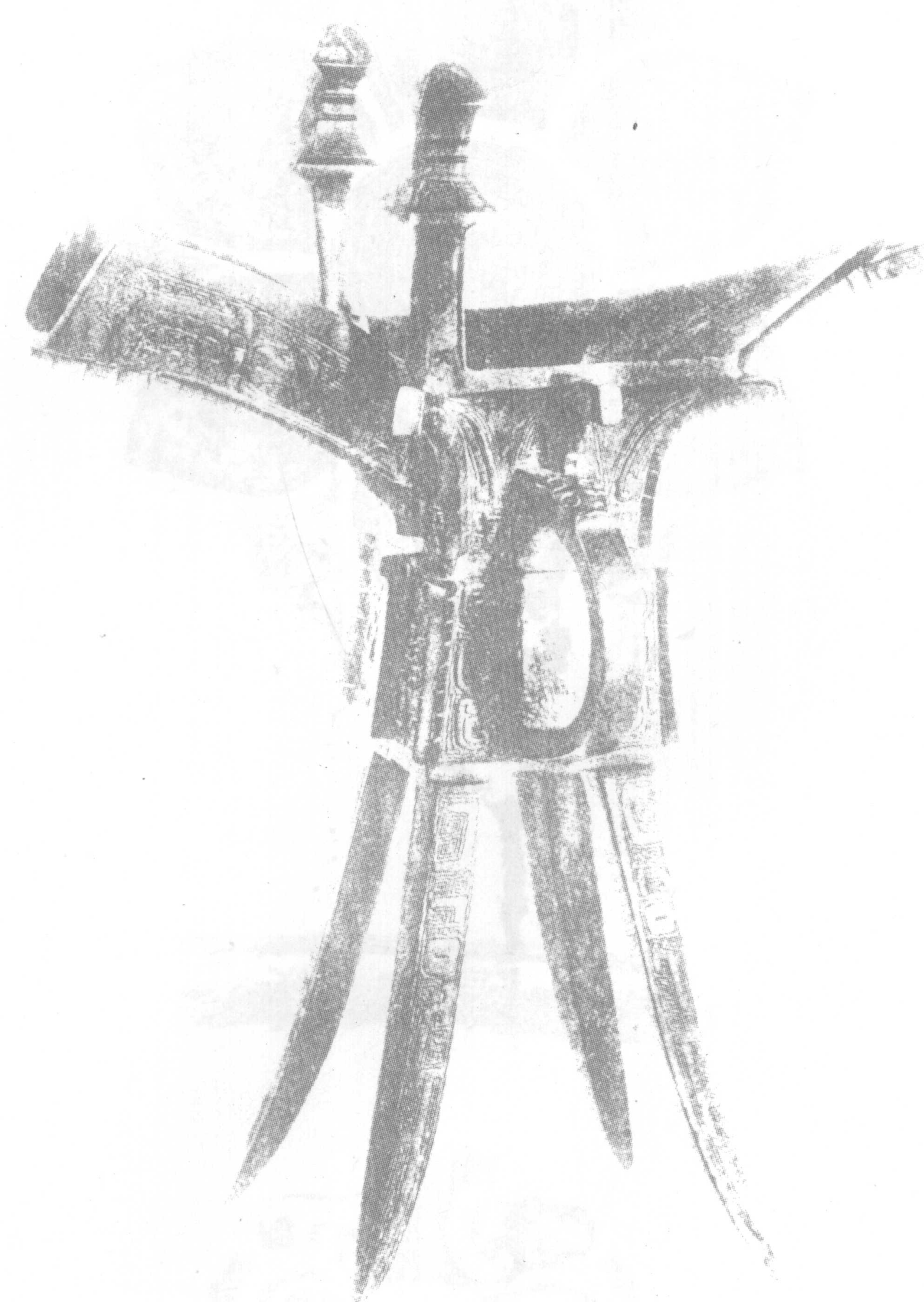


圖四〇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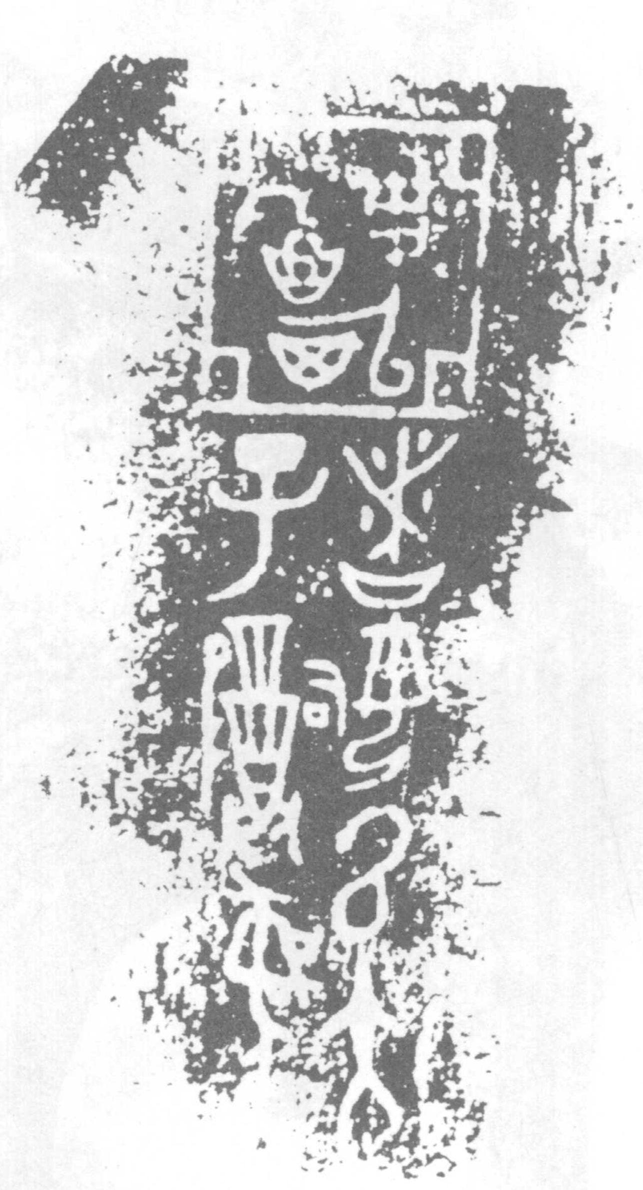


圖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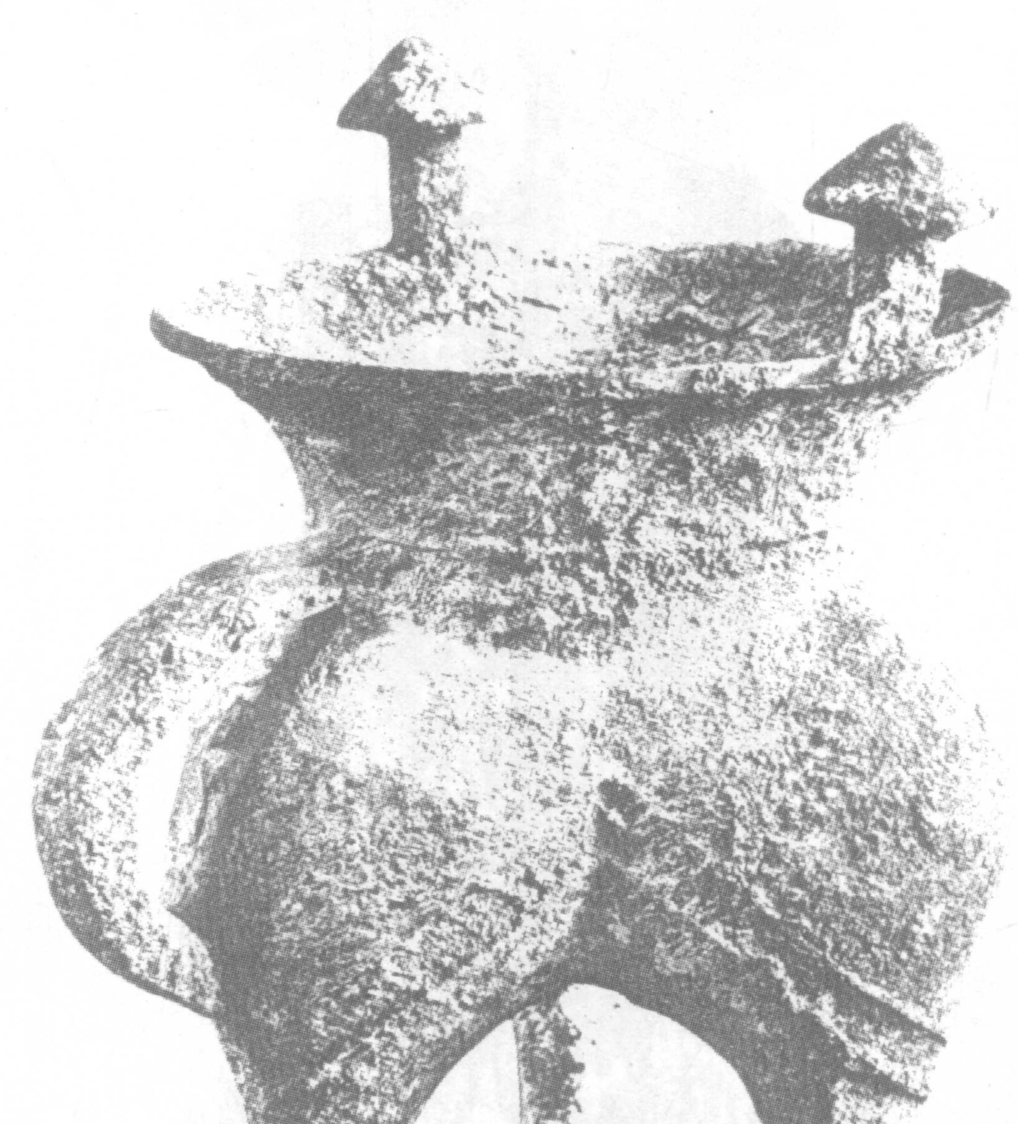
圖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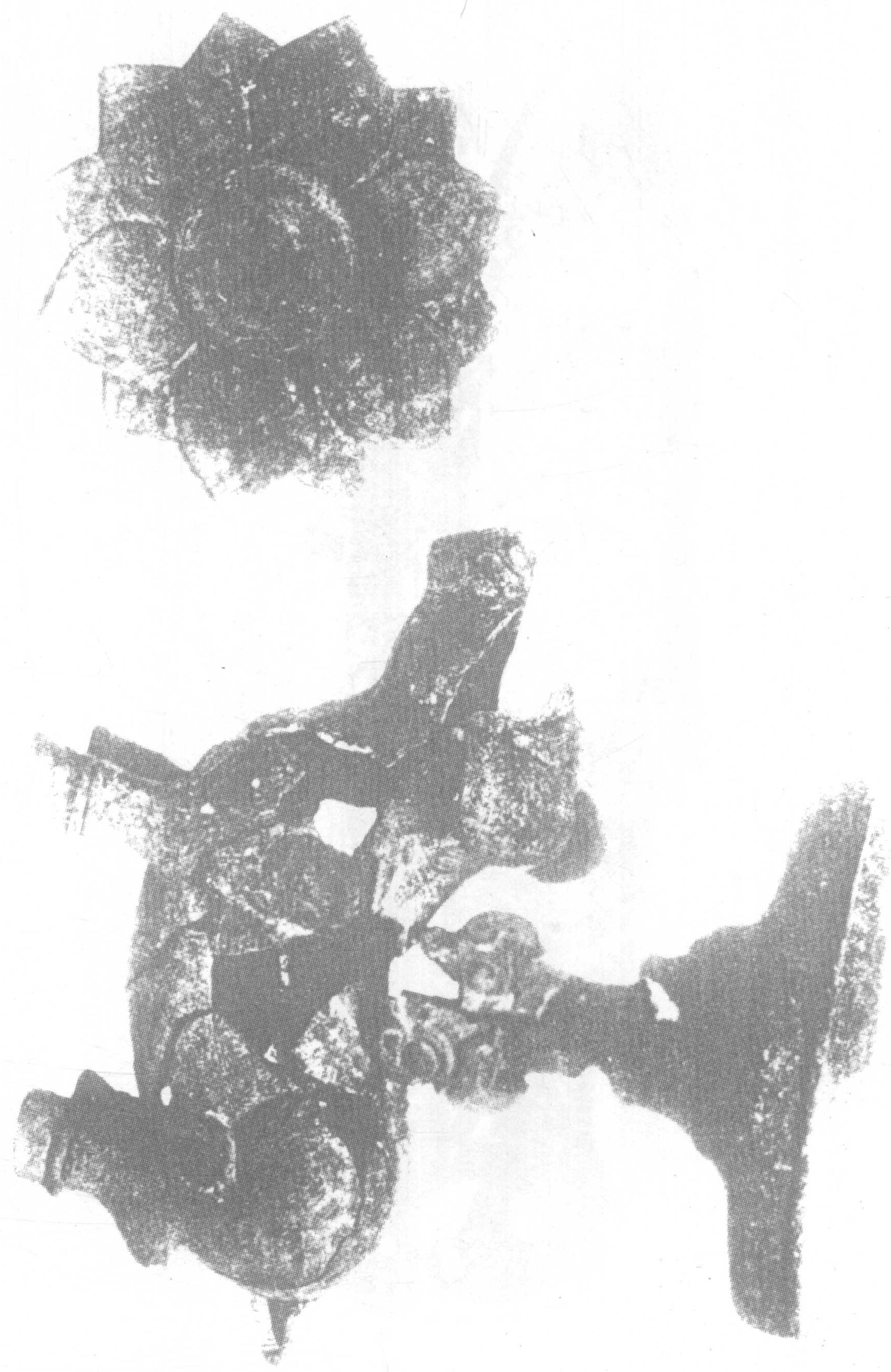


圖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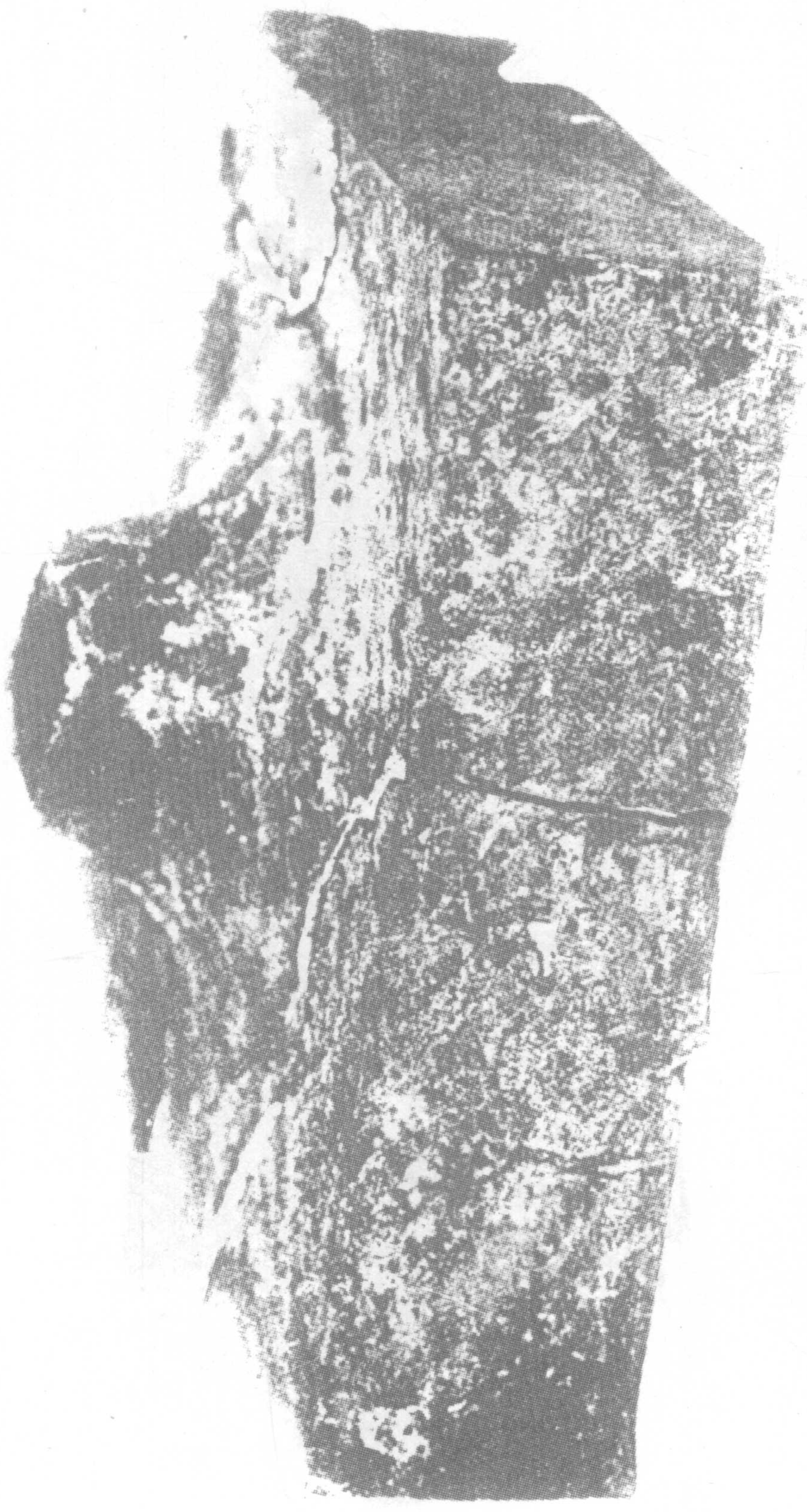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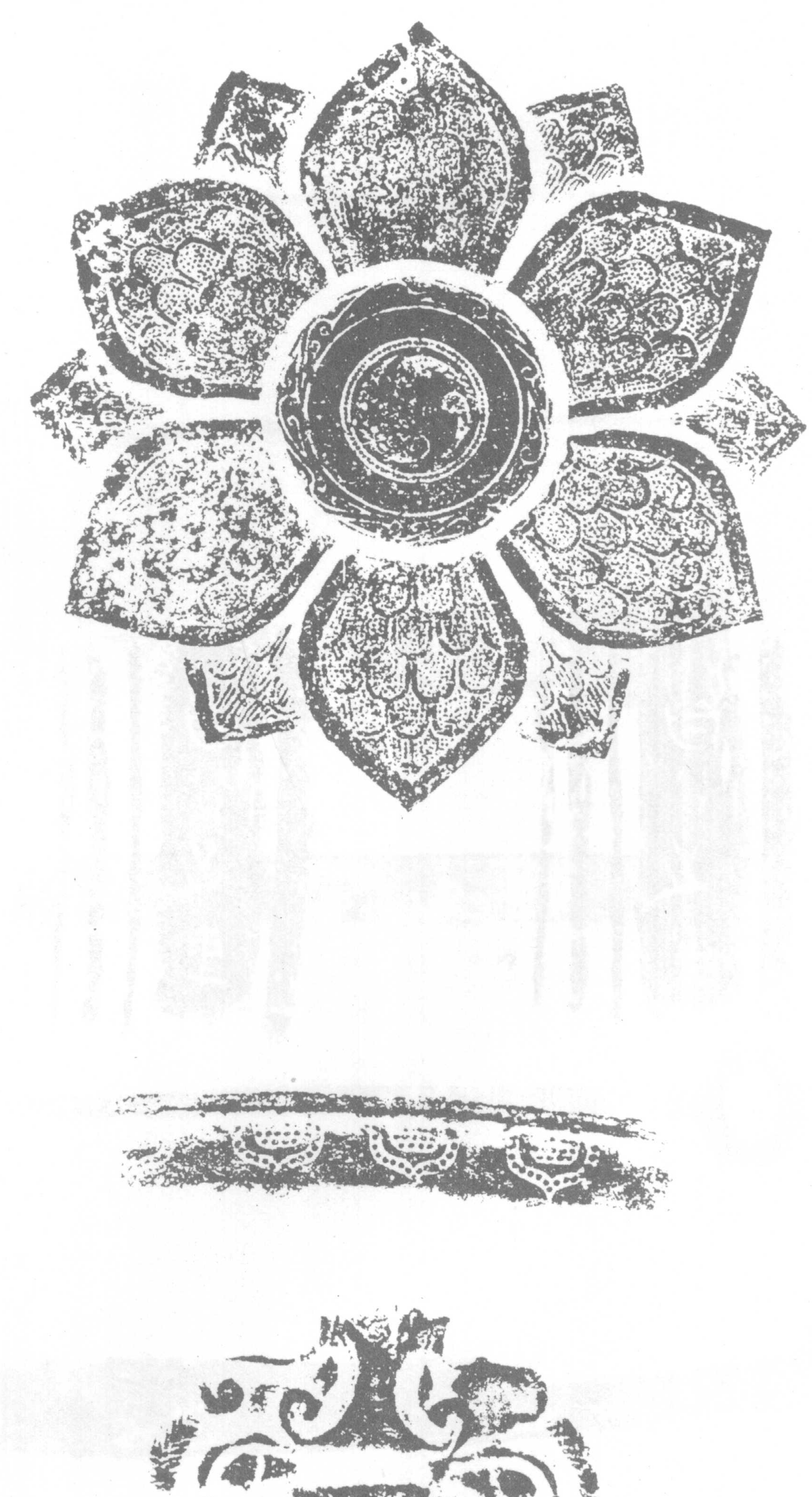


圖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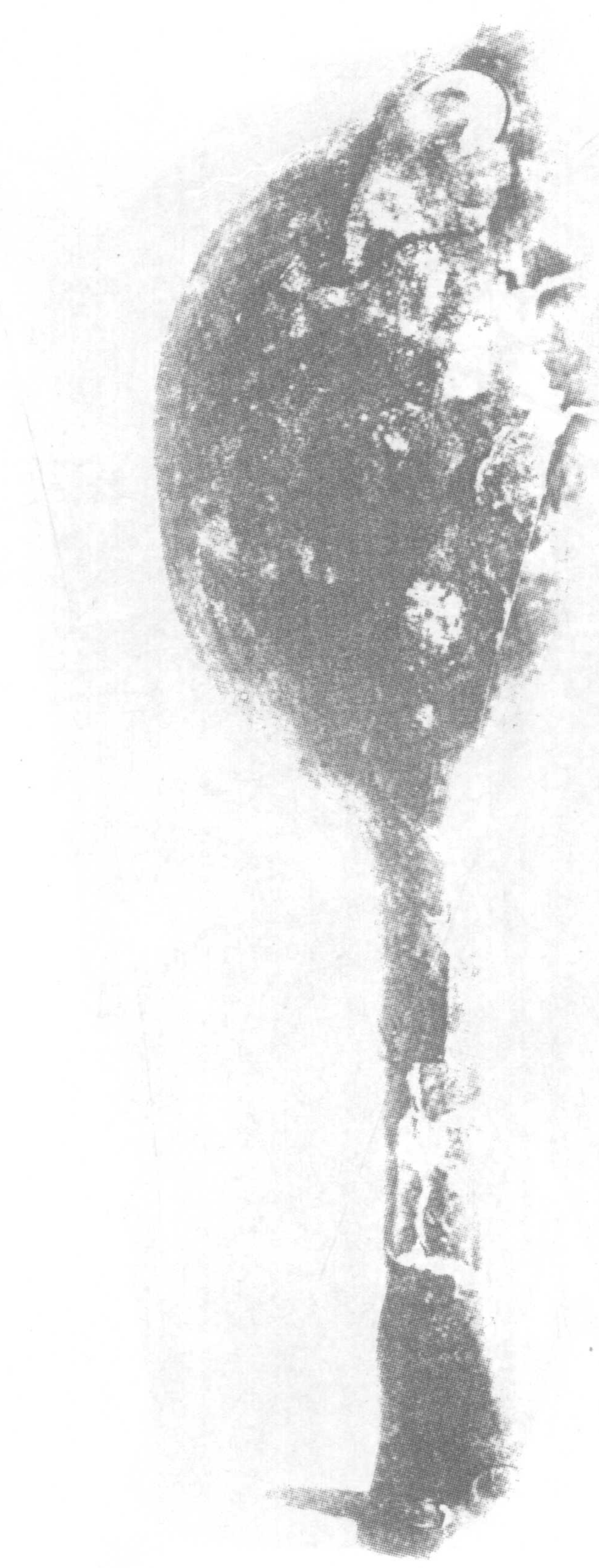
圖四五甲





圖四五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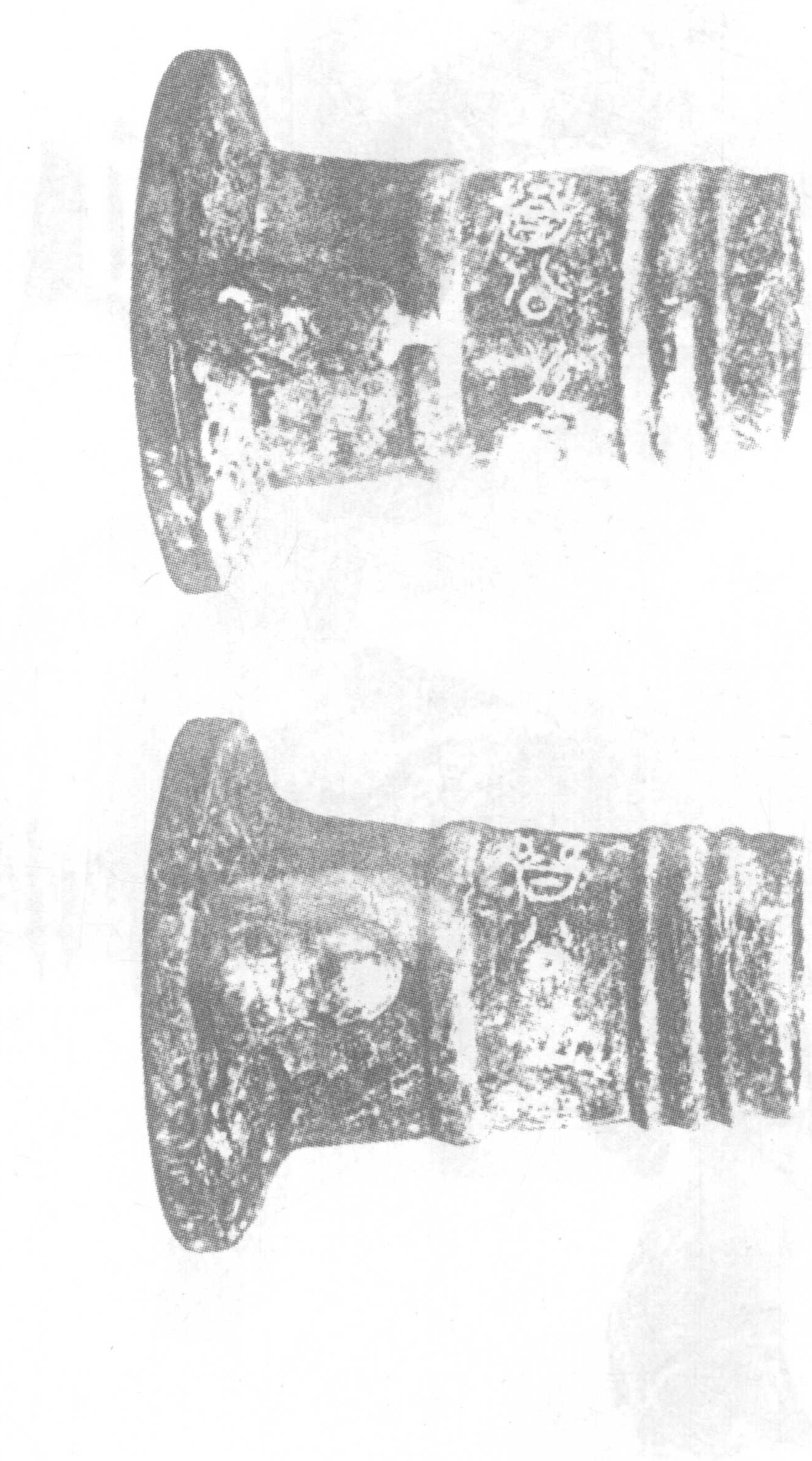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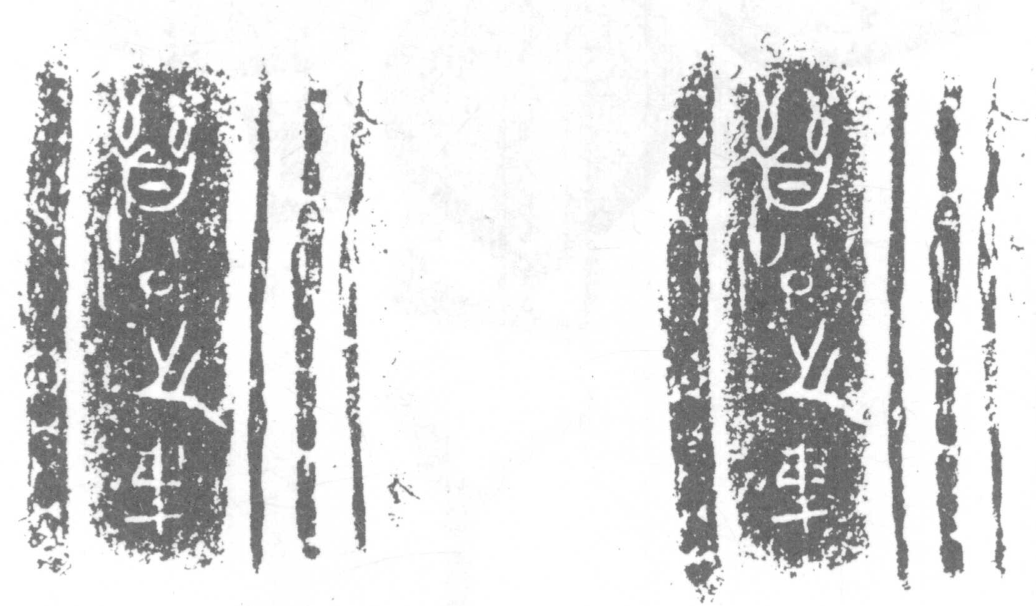
圖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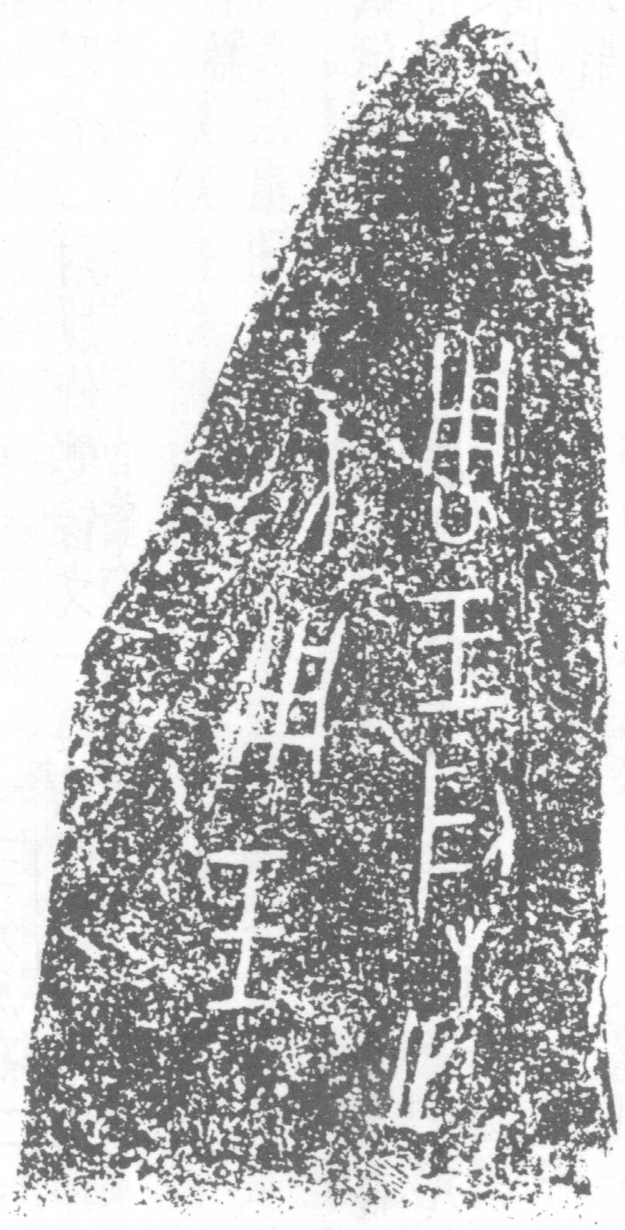


圖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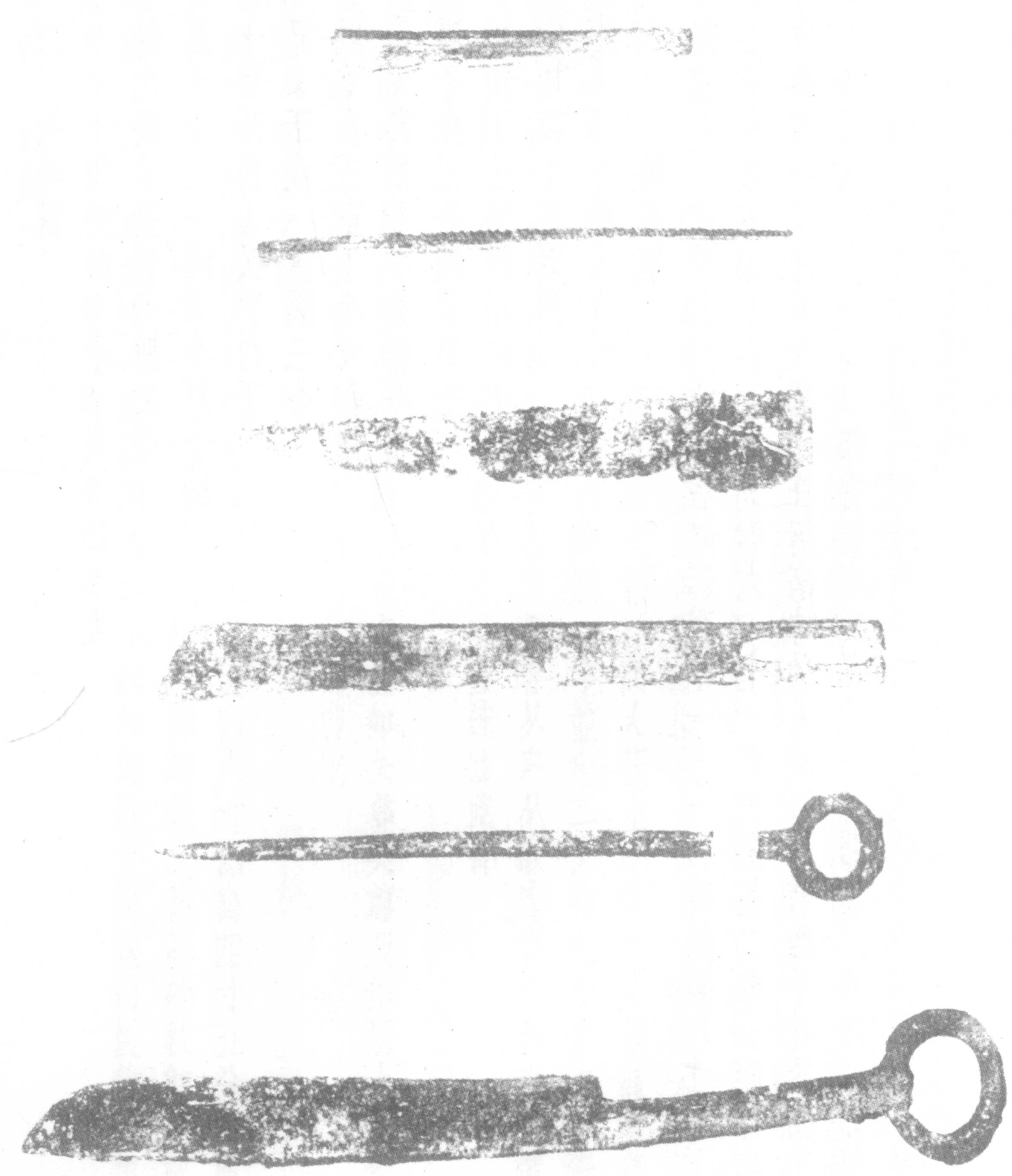
圖四八







圖四九



圖五〇

# 河南吉金圖志賸稿考釋

潢川孫海波編

圖一　人足鼎

右鼎洛陽出土閑封蘭石菴氏搜集尺度未詳兩耳飾鳥形口飾饕餮雷雲文一道腹飾雷雲文一道底飾饕餮文一道足飾人形形製佳絕無銘此商周間器

圖二　夔文鼎

右鼎洛陽出土藏河南博物館高五寸耳高一寸三分足高二寸七分深二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重四十二兩腹飾夔雷文一道足飾獸首形色赭褐周身綠斑無銘此商周間器

圖三　亼父丁鼎

○父丁

右鼎洛陽出土藏河南博物館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三分足高二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六寸五分重四十八兩腹飾夔龍文一道間以渦文八個腹底有裂痕銘三字在口內此商周間器

圖四　亼父戊鼎

○父戊

右鼎洛陽出土藏河南博物館高六寸耳高一寸一分足高二寸一分腹深四寸口徑六寸一分重八十兩色赭褐有綠斑無文飾銘三字在口內此商周間器

圖五　父乙臣辰鼎

父乙臣辰○

右鼎洛陽出土藏河南博物館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足高三寸深四寸口徑七寸重百三十七兩腹飾饕餮雷雲文一道當作交帶文色赭綠銘五字在口內此周初器

圖六　旿作䍙姑日辛鼎

○乍作䍙姑

日辛尊彝

右鼎見于廠肆傳河南出土尺度未詳三足兩耳腹有四棱腹下有盤腹飾饕餮文足飾獸首形銘八字曰○作䍙姑日辛尊彝第一字疑是汝字此周初器

圖七　𨚕鼎

王初○○于戌成

周濂公蔑𨚕

曆易錫睘○○

○䚄揚休用乍作父

辛○○○

右鼎洛陽出土藏河南博物館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足高二寸六分深四寸口徑六寸六分重百十六兩腹飾絃文兩道色赭褐周身綠鏽銘約二十六字在口內爲鏽所掩不能施墨故可辨識者僅十九字戌當爲成按戌成二字音義俱不可通葢成字之未刻全者濂公名見㬜鼎趞鼎睘名見睘卣雖不見于史冊然皆從周公東征之有軍功者𨚕字不可識由濂公睘二人推之𨚕亦從周公東征之人此器亦當作于成王之世也

圖八　父辛甗一

上部　丨子乍作父　下部　同上

辛寶尊彝○

右甗河南出土今歸歐洲某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二・一〇〇著錄體長方分上下二層上下部各高六寸皆飾細饕餮文制作精工銘八字首一字不可識葢作器者之名下冊形乃作器者之書冊也此周初器

圖九　父辛甗二

上部　○子乍作父　下部　同上

辛寶尊彝○

右甗與上器同河南出土文飾欵識並同葢同坑所出之物民國二十五年春見于北平廠肆𢠸𢠸拓影尺度約與前同

圖一〇　𠮷父巳簋

○父巳

右簋河南安陽縣西北薛莊出土藏安陽古物保存會高四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六寸四分重七十四兩兩耳飾獸首形腹飾饕餮文兩道銘三字在腹內此商器也

圖一一　父乙臣辰簋

蓋父乙臣辰○　器同上

右簋與父乙臣辰鼎父乙臣辰卣同出于洛陽今藏紐約某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二・一一九著錄通高八寸四分五厘上有蓋器有四足蓋器各飾雲渦文一道銘五字蓋器同此周初器

圖一二　矢令簋

隹惟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𨙵隹惟九

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冊矢令

尊俎于王姜〻商賞令貝十朋

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

父兄䚄于戍〻冀𤔲三令

敢䚄揚皇王宣丁公文報用

頴後人亯隹惟丁公報令用

𢍏辰于皇王令敢辰皇王

宣用作丁公寶毁用尊史于

皇宗用鄉王逆造用

殿寮人婦子後人永寶

雞形冊

右簋洛陽出土藏巴黎某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一・一二著錄高八寸餘下有臺周身飾斜雷雲文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六・十一頁收器蓋二銘云同時出土有鼎三方尊方彝各一及此共六器予在河南時估人蘭石厂君贈予此器初出土時照片一幀凡二器無蓋其一器口部有裂痕疑羅氏所錄器蓋二銘即二器銘也是器于省吾氏雙劍簃吉金文選上三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五十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皆有考釋今釋于后

隹惟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𨙵

郭云此周成王東征伐淮夷踐奄時器是也吳謂昭王南伐荊楚時所作非按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亳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尚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據此則周公東征時成王亦曾親至東土此王謂成王也楚伯即禽簋之楚侯楚之先世實爲東夷（說另詳禹貢半月刊記周公東征又胡厚宣君亦有楚民族源于東方考論證甚詳見潛社出版之史學論叢）與徐淮商奄雖處武庚之叛周楚實助之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武庚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是東夷之叛有熊盈東征所滅有熊盈族十七國惟熊盈族史記不載然考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然則作雒解之熊盈即楚世家之熊繹繹盈本一音之轉二字固可通二人又皆當周成王之時知楚世家之熊繹即作雒解之熊盈無可疑矣蓋楚與殷皆古東夷之民族故皆環海而居東征之役力不勝周始沿淮泗南遷擁荊山而立國然則楚世家何以不言熊繹爲周所逐而云事周成王有功此蓋据楚史記而錄耳楚史記所以不記東伐之事者此又其子孫不忍言其先世之醜託之封子男之爵以自飾也由是言之此器之楚伯亦即逸周書之熊盈史記之熊繹矣炎即春秋郯子來朝之郯漢屬東海郡今山東濟寧道郯城縣縣西南百里許有故郯城

隹（惟）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册夨令隮宜于王姜＝商（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貺）于戍＝冀鬮三

既死霸爲月終之七八日周人月行四分制月之一日至七日曰初吉月之八日至十五日曰既生霸月之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曰既望月之二十四至三十日曰既死霸說詳王國維之生霸死霸考作册猶言作策也夨令作器者之名也蓋周公東征夨令從之而有軍功者經史失載其名耳然洛陽所出尚有夨尊夨彝即夨令也王姜亦見睘卣夨令尊宜于王姜者言夨令奉尊宜于王姜也由此證之知此器與睘卣爲同時所鑄之器睘卣紀周公東征時事則此器亦東征時所作也臣十家鬲百人與大盂鼎錫夷鬮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相同郭云人鬲當即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尚書大傳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如孔宙碑黎儀以康田君碑安惠黎儀費鳳碑黎儀瘁傷是也前人以爲古文作獻今文作儀以儀獻爲陰陽對轉之聲解之然金文有人鬲無民獻鬲字許書重文作𤮿云漢令鬲从瓦厤聲古音亦在支部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以鬲聲之鷊字與甓惕韻即其證儀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周末即多轉入支故余意今文家乃以支部儀字寫鬲字之形古文家則誤讀鬲字之象形文以爲獻也其說甚是公尹白丁父兄于戍吳闓生云公尹官名白丁父人名兄與貺同郭云伯丁父即夨令之父也（按夨彝云用作父丁寶尊彝父丁即伯丁父也）兄于戍者爲戍地之有司所貺也戍冀鬮三者戍地非一各貺伯丁父以冀三鬮古者玉之系以鬮言洹子孟姜壺玉二鬮其證也冀蓋假爲璣史記孝武紀冀至殊庭漢書冀作幾冀可通幾亦可通璣矣禹貢玄璣纖組纖組即冀鬮矣

令敢覭（揚）皇王宣丁公文報用韻後人亯隹（惟）丁公報令用弆展于皇王令敢展皇王宣用作丁公寶毀用隮史于皇宗用卿王逆遄用餟寮人婦于後人永寶

宣字書所無以辭例推之猶令簋對揚皇尹丕顯休詩江漢對揚王休也郭釋爲休字之異文謂休字金文作休从禾从人言人于稻草上休息也許書重文作庥復从广从广與此从宀同意此之宣蓋象臥榻于省吾吉金文選釋宁丁公文報未詳郭云文報猶言福蔭也用頣後人亯猶言用至後人亯也金文頣稽一字莊子逍遙游大浸稽天而不溺釋文引司馬注稽至也隹丁公報郭云此報則是報祭之報猶國語有虞氏報幕夏后氏報杼商人報上甲微周人報高圉弆展郭于並云爲敬揚之異文卿即饗字古卿鄉一字並象二人相向對食之形遄即造字至也金文造字皆从舟从告此省告字殹字从肙从毀字書所無毛公肈鼎亦有此字郭云當即餟字古文此銘韻讀宣報宣遄寶幽部

鷄形册

郭云末鳥形文乃作器者之族徽同出之器如夨彝夨尊及作册大鼎均有此文册乃書寫之意某册猶今人錄下欵言某人書也

圖十三　蟠虺文豆

右豆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存管委員會通高六寸器高四寸五分二厘深三寸口徑四寸八分九厘重六十三兩六分一厘頂飾蟠夔文蓋飾砂粒細蟠虺文兩道緣邊飾絢文兩道貫貝文一周器與蓋同足飾細蟠虺文質銀白製作精工無銘此晚周器

圖十四　戰鑑一

右鑑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高九寸深八寸四分口徑一尺六寸三分五厘重六十兩口後腹斂下有圈足頸微凹肩部起平帶一周四耳耳各銜環耳飾饕餮文環飾三角渦文足飾花瓣文頸腹下腹滿飾戰跡圖中間飾三角渦文二道圖案分十種在頸部爲甲種每組十人左右各半最左一人左手持戟右手執盾弟二人旁豎三矢在執弓弟三人張弓搭矢欲發弟四人立戟仗劍弟五六人作交戰狀五戟折六揮戈而首被制弟七人執劍盾弟八人豎戈携錘弟九人執劍携錘弟十人執戈盾頸部共甲種七組爲填空白計最後一組加三人共七十三人在腹部者爲甲乙丙丁等八組甲種同前乙種每組九人左四右五最左一人持戟執錘立旗鼓前二三人持長戟作隔人鉤殺狀四五人交戰戰況頗烈均俯首欲跌六七人亦持長戟句殺弟八人引弓欲射九人執雙錘懸戟戰鼓上與最左一人爲雙方之督戰者丙種十二人左右各六相向而馳均四人盪舟一人推舟一人船前交戰下點綴魚鼈數尾象徵水戰丁種二人一逃一追追者執劍逃者落首戊種四人亦作追逃狀一人引前一人執盾劍一人揮戈一人落首己種六人一推車三舉輿二人輿上赴戰庚種四人前三人執弓矢戈戟赴敵幼女後送辛種三人皆女子二人捧豆執勺一人跪烹若祝禱又若預備軍炊者在腹部者共甲種四組乙丙丁戊種各三組己庚辛種各四組都二十七組一百七十五人其章法乙下必爲丙丙後爲丁甲下必爲戊己爲庚辛各依勢以細線相區畫在腹下者爲壬種每組七人左四右三戰況在甲乙種間而表現益有力計六組合補白共四十四人全鑑頸腹近底三層都四十組二百九十二人皆幘首束腰腰掛劍上服及膝女子環髮長裳足不外露船夫有豎髮者其事物有旗有鼓有鉦有舟車發櫂豆勺魚鼈有弓矢戈戟劍盾

彈石旗作豎羽狀鼓豎于杆下爲鐓鐓旁峙小物若錞亦可擊似退兵者弓矢與今無殊戈皆短柄戟長柄其戰狀有格鬥有斬殺有督戰有射御盪舟祝祭跪送蓋晚周戰迹之一幅寫眞圖皆就模浮雕反印于鑑鑑作深槽鑲以紫色金屬品今猶密合搨本撫出者乃脫落之小片段也

圖一五　戰鑑二

右鑑與上器同出高八寸八分三厘深七寸九分六厘口徑一尺六寸三分八厘重六十四兩花文與上器同無銘

圖一六　立鳥壺一

右壺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通高一尺八寸一分器高一尺四寸二分口徑四寸三分八厘深一尺三寸二分九厘重三百九十四兩鳥高五寸四分七厘腹圓長頸鼓腹圈足兩耳飾獸首銜環蓋作花朶式圍圍八瓣中空覆以圓板板心立一鳥貓耳突目鉤喙伸頸張翅作欲飛狀鳥身花瓣皆透空花文翻轉復合頗見技巧壺身以蟬文凸帶區全體爲八層皆作蟠虺文間以梅瓣文圖案同模反印連續如一不見變化色銀白滿被翠藍鏽無銘按此與新鄭立鶴壺形狀大致相同惟世之論者多疑立鶴非壺上之物以立鶴則壺不可倒置也郭氏寶鈞曰不知蓋與鳥實爲二體且蓋中空倒置何用此器出土時鳥蓋壺聯爲一綫直徑恰合其爲同組物無疑昔之致疑于新鄭壺者得此可以恍然矣意者壺爲貯酒之用酒性蒸發非覆以柔羃鎮以銅版不能密合無間今世酒罎口覆沙囊猶存此意壺口立鳥於裝飾意義之外豈爲此乎其說甚確凡壺必蒙羃燕禮云羃用綌若錫（今文錫作緆）蓋夏之溫度不一故易其羃之粗細壺之上蒙羃然後加蓋于羃上蓋上中空故置浮蓋浮

蓋立鳥一則美觀再則使易于開闔也禮壺蓋本倒置特牲禮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立奠羃用綌知用蓋兼用羃而蓋則可却之獨立也故立鳥壺之立鳥另置于浮蓋之上而不與蓋聯結所以加鳥以便鎮羃却鳥以便蓋之倒置此與壺蓋倒置說並行而不悖者也周初之壺皆圓頂却置恰呈杯狀戰國之壺蓋皆飾花瓣如洛陽之嗣子壺輝縣之禺邗王壺新鄭之立鶴壺皆然此可代表一時期之文化者也又按古壺必二器並用儀禮鄉飲酒加二勺于兩壺鄉射禮兩壺斯禁燕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于門下兩圓壺又有四壺並用者聘禮上介四豆四籩四壺故洛陽壽縣歸化出土之壺皆兩器爲一對此與新鄭之器皆四器爲兩對

圖一七　立鳥壺二

右壺與上爲一對同出輝縣失鳥通高一尺五寸七分器高一尺四寸二分八厘口徑四寸四分七厘深一尺三寸二分六厘重三百八十九兩花文同前無銘

圖一八　立鳥壺三

右壺輝縣所出通高一尺五寸二分四厘器高一尺一寸一分六厘口徑三寸九分六厘深一尺零五分重三百三十八兩二分四厘蓋上立鳥失翼素樸無文蓋作六出花瓣壺身以蟬文凸帶區全體爲五層一至四層作蟠虺文五以垂花文兩耳獸首銜環環飾雲文色黝綠無銘

圖一九　立鳥壺四

右壺與上爲一對同出輝縣失立鳥通高一尺二寸七分五厘器高一尺一寸一分口徑三寸九分九厘深一尺零五分重三百三十四兩色黝綠無銘以上四壺同藏河南古物保存會皆春秋時器

圖二〇　趙孟介壺

禺（遇）邗王于黃沱（池）爲趙孟疥（介）邗王之㦣（錫）金台以爲祠器

右壺共二器相傳十餘年前河南輝縣附近出土爲英國客爾兄弟所藏茲錄其一高一尺四寸四分九厘重量未詳花文約分五層半弟一層半則于花瓣內作蟠螭文弟一二三層爲蟠虺文弟四層于蟠虺文外更繪一獸首弟五層于蟠虺文外更重複弟一層半之花文此五層蟠虺文間以綯文五道于弟一道弟二道綯文之間則爲壺耳耳作怪獸形捲鼻而脩尾蓋上有花瓣八葉葉內亦飾蟠虺文銘十九字刻于外緣上唐蘭陳夢甲諸氏皆有文爲之考釋（唐有跋文單行陳有禺邗王壺考釋載燕京學報二十一期）唐云馬叔平先生云禺當讀爲遇邗爲攻吳之合音猶鄒爲邾婁之合音也陳云禺者吳也金文吳或稱攻吳或稱攻鬳或稱攻敔吳鬳敔三字同聲相假鬳敔並同義金文越王鐘以樂虞家假虞爲吳亦吾敔相通之證禺與吾鬳敔古音並近廣韻虞部禺愚鄅等字同在居遇切下證禺虞同音邗者干之孳乳字也禺假爲吳故銘文之禺邗王即吳干王唐必欲讀禺爲遇全銘無主名故不得不讀疥爲賓介之介而以趙孟介爲作器之人因于介字破句故釋邗王之惕金爲邗王錫之金此其誤皆在文法者也今按唐讀禺爲遇于文法固未合然依陳說疑問亦頗多此器主名既爲禺邗王下文何以又稱邗王況黃池之會吳實先歃趙孟予敬金本平常之事吳王何至以其敬金而鑄祠器（銅器中受天子錫金作祠器者多尚無受臣工之敬金作器者）縱此器爲吳王所自作亦當與之而俱入吳又何反遺于黃池而出土于輝縣乎再就其書法觀之亦頗近晉國之作風（如嗣子壺智君子鑑相似）而與吳器不類若依唐說遇吳王于黃池爲趙晉介者受吳王之錫金而作器則介者或黃池之人故殁以是器爲殉此斯壺之所以得出土于

輝縣也春秋哀十三年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試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史記吳世家略同國語吳語曰吳王夫差旣殺申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于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於是維爲王設計布陳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王乃秉枹鳴鼓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前乃皆進自剄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旣致命乃告諸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其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二書所記知黃池之會吳晉所爭者爲吳稱公偁王一事就出土吳器觀之則吳仍自吳王也至黃池之地諸說紛岐惟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最爲近之趙孟趙簡子鞅也哀二年傳趙孟喜曰可矣杜注趙孟簡也疥唐云當假爲賓介之介黃池之會度事先趙鞅嘗見吳王故立介也邗王之惕金台爲祠器者惕讀爲錫台讀爲以作器之人爲趙孟介以見吳王吳王錫之金以

爲祠器也

圖二一　嗣子壺

隹惟十年四月吉日命令瓜狐君司子嗣子乍作鑄尊壺柬=嚣=康樂我家屖=康盄叔承受屯純悳德旂無疆至于萬意億年子之子孫之孫其永用之

右壺民國十八年出土于洛陽太倉古墓其墓八六墓自成一列二冢平居皆南皆位于李密城之東北隅與洛陽故城遺址相平行距洛陽東約三十五里歷年既久丘墓盡平略無封樹迹但有沙邱起伏自芒山迤南眺連不絕而已民國十七年驟雨之後一墓陷落有疑爲古墓者從事鑽探乃悉此處地層由木炭與小石間積而成下有墓穴商得地主同意先將一墓翻掘其餘墓則僅部分探采由地面掘洞達于墓門再由墓門直入墓穴發冢之事歷時三載始終甚秘局外人罕有知者美國懷履光任開封聖公會主教于此事探訪綦詳發掘之日且多目擊所獲祭器明器車飾玉佩及日常用器之屬凡五百餘品乃于民國二十三年印行洛陽古城古墓考其後日人梅原末治所著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亦係專錄是墓古物之書而是墓所出銅器銘文隹者驫羌鐘而外則爲此壺右壺通高一尺三寸五分蓋闊一寸二分底徑五寸二分蓋飾花瓣六葉耳飾獸首銜環壺身以凹帶區花文爲五層作蟠虺文底上有鈎文一道銘五十字在器之上項外緣上懷履光及于省吾吉金文選郭沫若古代銘刻彙刻皆有考釋隹十年四月吉日命瓜君司子子作鑄尊壺郭云命瓜當即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涑水注引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器之作者蓋韓之宗室封于令狐而歸葬洛陽者也□于省吾釋厚郭沫若釋嗣按郭說是也說文古文嗣从子作□汗簡引尚書古文作□三字石經君奭作□並與此同可證柬=嚣=于云柬=王孫鐘作闌=闌柬簡閑古並通彼訓爲廣大此訓爲平易周書謚法平易不疵曰簡嚣讀守柬=嚣=謂平易謹愨之意屖=康盄屖古文遲字金文遲皆作屖屖=即遲=也詩衡門可以棲遲傳云棲遲遊息也屖=亦遊息康樂之意康盄即康叔郭謂即令狐君嗣子之名□即至于合文晚周文字多二字連書如十六年左軍戟工師作□司馬作□古鉨司工作□韓侯作□皆于合文之下加二以爲文飾正與此同

圖二二　夔文盉

右盉河南出土藏柏林國立博物館東方美術部高約一尺二寸腹飾夔文一道無銘日本梅原末治支那古銅器菁華二·一四二著錄釋爲異形注口容形今按此器三足有鋬有流與盉極相似而口部畧異實即盉之別構今姑名爲盉云

圖二三　饕餮文盉

右盉安陽洹水左右出土藏安陽古物保存會高五寸二分流高二寸重三十兩色棗紅腹飾饕餮文一道無銘此商器也

圖二四　□□□卣

蓋〇〇〇

器同

右卣安陽薛莊出土藏安陽古物保存會通提梁高八寸四分蓋高二寸器高五寸口徑二寸八分闊三寸七分深四寸八分重七十四兩腹飾夔龍一文道中飾獸首色赭褐通體綠斑銘三字陽識不可識此商器也

圖二五　□祖辛卣

〇祖辛

右卣河南出土藏紐約洽思夫人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八五著錄通提梁高一尺二寸二分器作圓桶形與常卣異通體飾夔鳳文銘三字此商周閒器

圖二六　父乙臣辰卣

蓋拓失

器父乙臣辰〇

右卣洛陽出土與父乙臣辰毀等同出藏紐約楊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八一著錄通提梁高一尺一寸六分蓋器各飾夔鳳文一道底飾蟬文銘五字器蓋同此周初器

圖二七　□作兄辛卣

蓋　〇乍作兄辛

　　寶尊彝〇

器同

右卣河南出土藏歐洲某美術館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八二著錄通提梁高八寸蓋器各飾夔鳳文一道銘八字器蓋同此商周閒器

圖二八　猷卣

蓋失

器　猷乍〇〇

　　寶尊彝〇

右卣洛陽出土藏河南博物館失蓋器亦微殘高六寸二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六分闊三寸七分重一百三十兩腹飾饕餮文一道中飾獸首提梁飾蟬文銘字此周初器

圖二九　□白疑卣

蓋　寶肇尊彝

　　〇白疑乍作氒考

器　〇白疑乍作氒

　　考寶尊彝

右卣河南出土共二器其一藏江夏黃氏此器見之廠肆今歸德國某氏通高約八寸許提梁飾夔龍文器蓋各飾夔龍文一道足飾夔鳳文一道銘蓋九字器八字此商器也

圖三〇　□父乙尊

□父乙

右尊河南出土藏波司美術博物館支那古銅器菁華一·一三著錄高一尺零八分周身飾饕餮虺龍文雜以雲雷文銘二字此商周閒器

圖三一　□口己尊

□口己

右尊河南出土藏日本兵庫嘉納治兵衛氏高八寸七分口徑六寸七分腹飾饕餮文兩道間以雲雷文通體青綠斑鏽銘三字首一字象人立形不可識弟二字爲土鏽所掩不可辨似以文義測之當是父字此商周閒器白鶴帖著錄

圖三二　臣辰文癸尊

隹惟王大龠于宗

周徭出饔莽京年

才在五月既望辛

酉王令士上眔史

寅殷于成周𦊼

百生姓豚眔賓卣
毘貝用乍作父癸寶
隩彝臣辰册○

右尊與矢令諸器同出土于洛陽同出者有銅器三十餘事惜已分散矣與此同銘者一卣一盉歸盧江劉晦之此藏日本兵庫嘉納治兵衛氏白鶴帖著錄高九寸八分口徑七寸三分器方四面有棱色作水銀古有青綠斑飾以象文及虺龍文銘五十字蒼鬱古樸爲周初之器大禽即大禴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礿即禴之異文此銘云在五月大禽與周禮爾雅夏祭爲禴之說合祒即出字从凷象納履形从彳有行次于途之意與卜辭矢彝出字並同饔从食从宛字書所無郭沫若曰由此二器之辭旨與文字之字形及聲類以求之余謂此當是館之初字从食宛宛亦聲漢人用爲飴登方言飴謂之餧饒謂之餹饒即此饔字出館莽京猶詩言出宿于泲莽京銅銘屢見王國維謂即詩小雅往城于方侵鎬及方之方亦即秦漢之蒲坂今之山西永濟縣文載觀堂集林卷十二其說甚辯以此文考之王說非也此言王大禽于宗周出館莽京則莽京去宗周必不甚遠宗周鎬京也史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台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豐鎬二地相距甚近則莽京亦當于此處求之銅器言莽京者凡六麥尊云王令辟井侯出矿侯于井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迨王饔莽京酒祀雩若翌日在壁雝王乘于舟爲大豐遹段云隹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莽京乎漁于大池史懋壺王在莽京溼宮静段云隹六月初吉王在莽京静卣云隹四月初吉丙寅王在莽京隹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莽京皆王與宗周並舉而麥尊王見侯于宗周饔于莽京雩若翌日在壁雝壁雝即辟雝當在宗周近郊之地王饔莽京而翌日在辟雍則二地相距之近可想而知今莽京之地雖未能遽爲指實則其在宗周近郊之地而不在山西之蒲坂也明矣㝅周蓋㝅即殷之繁文郭沫若曰猶傳卣王令師田父殷成周新出土作册翻彝明保殷成周蓋殷見于成周或殷眺于成周也朁不可識甲骨文亦有此字舊釋豐未塙此銘爲士鏞所掩不可盡讀茲參考盉卣二銘爲之釋文如左

圖三三　夔龍文方彝

右彝河南出土藏波司某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四三著錄通高一尺七寸二分身有八棱飾夔龍形其四角之棱上通蓋上翹起作舉尾狀下至器腹外出作昂首狀蓋飾虺龍文三道器飾夔龍文四道無銘此商周間器

圖三四　𠙶彝

○

右彝河南出土藏紐約號目氏夫人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四四著錄通高約九寸身有八棱蓋飾饕餮文一道器口飾夔龍文一道腹飾饕餮文一道足飾夔龍文一道銘一字此商周間器

圖三五　皿作父已彝

父巳尊彝
皿乍作

右彝河南出土藏巴黎盧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四六著錄尺度未詳四面有棱蓋飾虺龍文兩道器口飾虺龍文一道腹飾饕餮文一道兩耳飾獸首銜環製作甚精銘六字此商周間器

圖三六　矢令彝

器

隹惟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
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士寮僚丁亥
令命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徭出同卿
事士寮僚隹惟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
于成周徭出令命舍三事令命眔卿事士
寮僚眔者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諸侯二
田甸男舍四方令命既咸令命甲申明公用牲
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
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錫太師鬯金小牛曰
用禕易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禕乃令命曰今
我唯令命女二人太眔矢爽奭左右于乃
寮僚以乃友事乍作册令命敢䚄揚明公尹
人宣用乍作父丁寶隩彝敢追
明公賨于父丁用光父丁鷄形册

蓋同

右彝凡二器洛陽出土藏美國華盛頓夫利亞美術館支那古銅器菁華一·一〇著錄同銘者尚有一尊歸盧江劉氏此彝高一尺一寸六分軆方有八棱蓋飾饕餮文器口飾夔龍文一道腹飾饕餮文一道足飾鳳文一道銘一百八十七字作彝銘考釋者有羅振玉矢彝考釋單行本及遼居雜著郭沫若矢彝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吳其昌矢彝考釋燕京學報第九期于省吾吉金文選唐蘭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銘考釋國學季刊四卷一號馬叙倫令矢釋考釋全上吳闓生吉金文錄容師希白善齋彝器圖錄諸家於文字之疏釋皆已明白惟年代之考索尚多異說按此器只記月辰而不記年屬于何王頗費尋思羅振玉以銘文有成周及康宮字乃知爲成康以後之物吳其昌以與矢簋等器互証復以三統歷推之謂當在昭王十年八月初吉之六日也唐蘭謂根據三統歷逆推實難置信眞本竹書紀年昭王僅十九年而吳君誤據刀劍錄等書以爲五十一年則其所謂昭王十年必誤可知而以銘文康宮爲康王之宮故仍定爲昭王器郭沫若以周公即周公旦明保乃魯公伯禽故定爲成王器容師謂康宮爲康王之廟似可塙定故仍從昭王之說今考銘文周公子明保其爲周公之子明保諸家無異說明保之名見于銅器者䣄卣云隹明保殷成周年明公簋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其見于洛誥者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則明保確在成王之世可知郭沫若釋明保爲周公子伯禽頗爲有據知此器必作于成王時其証一此與矢簋爲一人所作之器查周初伐楚只有周公東征一事可考此外更不聞有伐楚之役禽段王伐楚侯周公某禽祝明伐楚爲周公之事矢簋作于東征之後則此器之作當不能去之甚遠設謂此器作于昭王則上距東征爲時已久矢之年壽未必能歷成康昭穆四朝知此器非昭王時作其證二且矢簋紀矢父丁公之功此器紀矢受封之事同時所出又有大鼎者銘云公束鑄武王成王禩鼎惟三月既生霸己丑公賨作册大白馬皇天尹大保宣作祖丁寶尊彝其下方簽字亦爲鷄形册知與矢爲一族矢稱丁公爲父丁公束稱爲祖丁故知公束殆矢令之子若姪也公束云鑄武王成禩鼎知在康王之世則其父矢之鑄器必在成王之世其證三由是言

之則此彝必爲成王世所作可無疑也玆從郭說

隹(惟)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保

王殆成王也周公子明保周公之子明保也郭云明保乃魯公伯禽也此器上稱明保下稱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明公𣪘上稱明公下稱魯侯知明公即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爲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蓋封魯以前之食邑猶康叔封衛以前稱康侯也唐云周公旦之子得逮昭王者周書祭公解記穆王僃祭公謀父爲祖祭公則謀父實周公旦之孫康王之兄弟行而當穆王時也按祭公謀父爲周公旦之孫與銘文周公子不合

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

爾雅釋言尹正也書多方尹爾多方左傳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叀)即事說文事作(𠭥)與此同可證三事見于經傳詩小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又作三吏事古字通左傳成公二年王使委于三吏鄭箋杜注並云三吏三公也卿事寮卜辭金文習見羅謂即卿士是也士事聲同故得通用爾雅釋詁寮官也左傳文七年同官曰寮書多方有服在大僚詩大雅板及爾同僚寮僚古今字

丁亥令(命)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𢔶同卿事(士)寮

丁亥距甲申三日告陳夢家曰爲告祭之祰本殷制卜辭習見謂以疾病戰事及收成告于祖也周公宮謂周之公宮容師云金文凡于宮名必冠一所在地如曰王在周格新宮(師遽簋)簡省之則曰王在周新宮(師湯父鼎)是宮名上之周皆周地之周所謂周之公宮者其制因于殷殷之宮廟制存于周金者有四一曰新宮卜辭或稱新宗(後編下三・十二)或稱新齋(前編十四・七・一)二曰大室卜辭曰來丁亥其叡丁于大室(前編一・三六・三)三曰家卜辭曰其之于上甲家(拾遺一・七)一金文獻簋曰獻身在畢公家四曰公宮卜辭曰在獄天邑商公宮衣玆月亡𡆥寧(殷虛書虛菁華等)凡五見故殷之天邑商公宮即此器之周公宮按銘文命明保令矢告于周公宮王命也公命𢔶同卿事寮明公命也𢔶即出字卜辭屢見羅釋出是也唐釋造非

隹(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𢔶令(命)舍三事令(命)眔卿事眔者(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諸)医(侯)医(侯)田(佃)男舍四方命

月吉月之初吉也自八月甲申至此適六旬矣郭云明保受王命在八月甲申越六十日始至成周於成周滯留一二日復言歸自王則知明公不在王所而所在地隔成周頗遠此亦足証明保之必爲伯禽蓋伯禽封于魯復兼任王朝卿士總攝百揆亦猶衛康叔之爲周司寇也朝旦也明公明保也朝至于成周猶召誥大保朝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𢔶命舍三事命言施三公命也詩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克鼎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並與此同義諸尹猶書益稷皋陶謨酒誥之庶尹顧命之百尹也里君者周書嘗麥解云歸祭閭率里君(書酒誥商誓並有百姓里居王國維謂爲里君之誤)亦作里尹禮記雜記里尹主之注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百工藝人之在官者國語周語百工諫韋注百工執技以事上者田假爲佃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尹庶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此言𢔶爲之施三事四方之命于內外服者也

既咸令(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

咸皆也京宮康宮均周宗廟之名且均在成周洛陽唐云京宮者太王王季文武成王之宮也康宮者康王之宮也康王爲始祖故昭王曰昭其廟曰康邵宮穆王爲穆其廟曰康穆宮是其証也郭云余意京(大也)康華般(大義亦有)邵穆成剌均以懿美之字爲宮室之名如後世稱未央宮長楊宮武英殿文華殿之類宮名偶與王號相同而已虢季子白盤有王各周廟宣榭舊亦多解爲宣王之榭實則殷世亦有宣榭之名故康宮之非康王之宮亦猶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今按康宮唐釋康王廟非爲無據惟以明保及矢伐楚白公束作祖丁鼎諸器考之矢實爲成王時人決不能歷仕三朝至昭穆時而猶在以此推之則康宮未必即康王之宮矣

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錫)太師鬯金小牛曰用禘易(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禘

王王所也陳夢家曰伊𣪘王在周康宮王各穆大室知王所居有在先人廟室此言用牲于王所居之廟室也明公歸自王言自王歸于所居也御正衛簋懋父賞御正衛匹馬自王正與此同唐云王王城也失之太師人名唐釋亢師禘祭名蓋即卜辭之𠦪祭也鬯金小牛爲明公錫太與矢令二人之物

迺令(命)曰今我唯令(命)女二人太眔矢奭𠂇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奭未詳郭云即卜辭之赫字義則當爲配偶𠂇即左之繁文以及也友朋也言命女二人左右乃寮以及乃友服事王室也

乍(作)册令敢䚄明公尹人宄用乍(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賫于父丁用光父丁鵉形册

作册史官也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顧命命作册度是也宄未詳矢簋亦有此字義與休同父丁即矢簋之丁公也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者言用追明公之賞于父丁以爲父丁光也下書押與矢簋同

圖三七　矢令彝二

右彝與上一器同出洛陽藏美國華盛頓夫利亞美術館支那古銅菁華一・一一著錄尺度銘文文飾並與前同

圖三八　守宮彝

守宮䚄(揚)王休乍(作)父辛尊彝其永寶

右彝河南出土高五寸五分通體飾鳥形二足一尾恰成峙立之形腹左右飾兩翼作羽文狀銘十二字在項內此周初器也同時出土者尚有觥觥一與此同銘

圖三九　𠂤父丁觶

○

右觶洛陽出土藏潢川吳宜常氏高三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二寸色赭褐間有綠斑體素銘三字在腹內此商周間器

圖四○　虎形兕觥

右兕觥河南出土藏英國某氏卣與觥五二著錄尺度未詳器作虎形周身飾饕餮虺龍文無銘圖一示器之側面圖二示器之正面圖三示蓋之全形圖四示器之背面

圖四一　𡉚爵

○

右爵安陽洹水南岸出土藏安陽古物保存會高四寸五分柱高一寸足高二寸六分深二寸八分重十二兩腹飾饕餮雷雲文一道銘一字在鋬內此商器也以其與

[illegible]父已段爲同人所作故並錄之

圖四二　者婗方爵

者婗曰大
〇
子尊彝

右爵河南出土舊藏清儀閣今歸西人某氏支那古銅器菁華一・六三著錄高八寸七分五厘二流四足腹方四面有棱與他爵異通體飾以饕餮文制作精美實商器中之佳品也銘八字在流內首一字不可識舊釋亞中奉尊形非是此乃古之圖繪字而用以爲族徽者也者婗作器者之名以大子尊彝猶言作太子尊彝也與是器同銘者有一尊一罍爲頤和園所藏有五匜一藏吳縣潘鄭盦一藏海豐吳子苾一藏湏陽端匋齋一藏丹徒倪氏其一見周金文存卷四弟三十一葉著錄曾藏廬江劉氏聞今歸瑞典某氏有甗一未知藏誰氏此皆一人所作之器也惜今不可得而見之矣

圖四三　[illegible]角

〇

右角河南出土內府所藏後歸寶華盦今歸紐約號目氏夫人西清古鑑廿六・四七陶齋下・十二支那古銅器菁華一・五六並著錄通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四寸六分口徑長八寸一分濶四寸一分蓋作飛燕形腹飾饕餮文足飾蟬文銘一字不可識此商周閒器

圖四四　[illegible]學

〇〇〇

圖四五　獸形鐙

右鐙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下有方座座上有口口中承以蓮花瓣瓣上有一獸獸背有口口上承以托盤座高二寸八分六厘台高一寸七分一厘長寬均五寸七分獸首高三寸六分七厘身高五寸七分全重一百十兩無銘此晚周器

圖四六　素勺

右勺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高二寸二分二厘長七寸九分五厘寬三寸九分二厘重二十三兩二分九厘勺橢圓長柄柄端有鳥首銜環質黃銅壁薄有綻補一處體素無銘此晚周時器

圖四七　素箕

右箕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柄長二寸一分三厘箕長七分三厘前寬五寸五分五厘後寬四寸五分重二十四兩其形如箕前張後弇背有柄柄端作鳥口形可以繫繩質黃色蒼綠有藍斑體素無銘此晚周器

圖四八　晉公車𨍏轂二

晉公之車

右車轂二傳輝縣出土曾見之廠肆尺度未詳攷其形製殆𨍏轂也按約轂之飾分三截曰軺曰軝曰軧其長轂則曰暢轂詩小戎文茵暢轂箋云暢轂長轂也疏長轂之戎車也是器無文飾銘四字在轂之外緣蓋晚周器也

圖四九　周公戈

周王段之
戈用王

右戈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通內長五寸三分四厘援長三寸三分寬一寸四分三厘內長二寸一分三厘重六兩胡殘存一穿援甚短內爲銎形以缺月飾橫分內爲三節銎存木秘末有繫纓之環周身紫綠斑銘七字在援上此晚周器

圖五〇　刀鋸錯鑿錐削

右六器輝縣出土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刀長七寸鋸殘長五寸六分一厘錯長五寸一分六厘鑿長三寸六分六厘錐長三寸七分八厘削長五寸零七分按以上諸物均聯帶出土刀鋸錯鑿堪攻竹木合之錐削聯出且有礪石刮刀相伴其爲削治簡策用具無疑且此墓腐木頗多觸手成灰硃墨相雜閒存層理錐削殆爲書寫之具古代無紙殷人契于甲骨周人契于竹木竹木凸起故用削須四面與之適合周禮築氏爲削合六成規謂四面也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是筆削必聯用亦如今日鉛筆橡皮然然則二物合出決非偶然況又有下列刀鋸錯鑿攻治竹木之具與之相伴以爲旁証乎

# 濬縣辛村

郭寶鈞

據一九六四年科學出版社初版本影印（節録）

## 叁　遺物說明

辛村卫墓地的埋葬时期，正当青銅器鑄造极盛时代，故随葬物以当时所尚的銅器为大宗，其他陶器、玉石、骨角、貝蚌之属，只是略予点綴配合而已。按遺物出土比例，分銅器部分和其他部分二大类。以下各予以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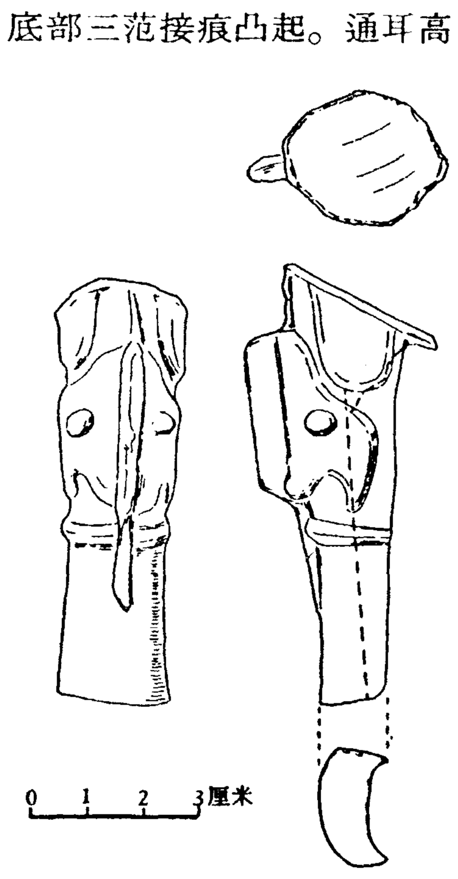
### 一、銅器部分

两周埋葬习慣，随葬銅器大抵都可括为礼、乐、兵、車、杂五大类，卫墓地所出自亦不能例外；不过乐器一項，此地甚为缺少。以下卽述礼、兵、車、杂四类。

**（一）礼器**　出土有鼎、甗、簋、尊、卣、爵、盉、方彝諸目，共 16 器，出于七个墓中。其中墓 60 的 6 件，墓 29 的 4 件，墓 76 的 2 件，皆自成組合，余均散見。

举例 1　鼎　M60:4 号（图版玖，1；图版伍伍，1、4；图版陸貳，1），形圓，腹微鼓，直耳柱足，一足折經接补。頸带鑄細饕餮紋一周，分三組，每組紋的中心，正中应两足的中間。銘"束父辛"三字，在腹內近口处。底部內外皆留有三范接鑄痕，且存頗厚的灼烟，似久經使用后再以随葬者。通耳高 24.4，口高 20，口径 18.6，厚 0.2 厘米。重 2122 克。

举例 2　鼎　M29:2 号（图版拾，2；图版陸貳，3），直耳柱足，腹壁印有席紋数片。底部三范接痕凸起。通耳高 17，口高 14.3，口径 14，厚 0.2 厘米。重 1303 克。



图五　銅鼎足（M50:1）

举例 3　鼎　M55:1 号（图版拾，1；图版陸貳，2），形制同前鼎，質精鍊，表面粉綠有紫斑。底部三范接痕綫細，微凸起。通耳高 13.8，口高 11.5，口径 12.4，厚 0.3 厘米。重 919 克。

举例 4　鼎　M76:2 号（图版玖，2；图版伍陸，1；图版陸貳，4），形制略如束父辛鼎，口圓，微呈三角形。腹壁飾弦紋、渦紋，皆凸起。底有三范接鑄痕，滿被灼烟，全体色黝綠。通耳高 24，口高 19.2，口径 18.6，厚 0.4 厘米。重 3594 克。

上列四鼎，都是全形，皆直耳柱足，底部留三范接痕，是西周早期鼎制的特征。

举例 5　鼎足　M50:1 号（图五），在屬于西周早期中期之交的墓 50 深 4.9 米扰土中掘得，为深綠色，表面滿被灼烟。足形制和上列四鼎不同。四鼎的足形，上下端截径差别不大，且都无紋飾；这一鼎足的表面为圓柱形，背面却系曲凹形，上端截径較下端为



粗，且附加有兽面紋飾，鼻稜高起。足高約 8 厘米。此殆早、中期間的一种过渡形式。

举例 6　甗　M60:3 号（图版拾壹，1；图版伍柒，5），侈口細腰三空足，上体比例較长。質厚，制工粗而坚实，三足背部留三范接痕。色灰綠，腹壁隐約有弦紋二道，弦紋間有一直二点，略表出兽面紋的一鼻二目。銘"兲"一字，在腹內。箅失去。通耳高 30.2，口高 26.7，腹深 18.5，口径 17，腰径 9.3，厚 0.2 厘米。重 3094 克。

举例 7　甗　M29:1 号（图版拾壹，2；图版伍柒，1—4；图版陸貳，6），形制同前器。腹壁飾弦紋，三足飾饕餮紋。銘三字在腹內，曰"白作彝"。腰內横生三齿，架一心形銅箅。箅一端有小鈕，一端有銅鈎联甗，可自由启閉。通耳高 33.5，口高 27.5，口径 21.6，腰径 11.7，厚 0.1 厘米。重 2469 克。

二甗比例，皆上大于下，腰部相联，皆典型的西周形制。

举例 8　簋　M60:8 号（图版拾貳，1），两耳圈足。耳有粗略兽面形，工料不佳。两耳原脫落，后經补接，口和足亦有补接痕。高 9.3，口径 15.6，足径 11.5，厚 0.2 厘米。重 1156 克。

举例 9　簋　M29:4 号（图版拾叁，2），形同前器，唯两耳不作圓柱形，外凸內凹，下有小珥，上亦作粗略兽面。色綠有紫斑，由二范合鑄而成。底外留烟痕，似食器亦可兼作温飯之用。高 8.55，口径 14.4，足径 10.5，厚 0.25 厘米。重 841 克。

举例 10　簋　M29:3 号（图版拾叁，1），形同例 9，且为一对。底部因經久使用，有三处磨破。高 8.45，口径 14.4，足径 10.3，厚 0.25 厘米。重 831 克。

举例 11　簋　M76:1 号（图版拾貳，2；图版伍伍，2、3、5；图版陸貳，5），形同前三器而制工較細，口飾对夔紋，足飾連續云紋，耳作兽面紋。图案已无紋台，系由器壁平面印入，用久紋多漶漫不清。从图案接縫上看出壁外为四范合鑄，底下留方格鑄痕。胎較薄，色呈橙黃带浅綠銹。高 11.45，口径 15.7，足径 12.3，厚 0.2 厘米。重 1122 克。

四簋皆系两鋬圈足，风格相同；周壁皆留二范或四范接痕，不传殷代的三范鑄法。四簋中的三簋和甗、鼎同出，另一和鼎同出；从磨痕及烟痕上看，知均用作飯器且久經洗刷者，是实用器改作随葬品。

举例 12　尊　M60:5 号（图版拾肆；图版伍玖，2、3；图版陸拾，1），侈口鼓腹，圜底圈足。口頸无紋，頸下与腹交界处有弦紋二道。腹上半鑄对夔紋，以饕餮头为中心，云雷紋地。腹下半亦鑄对夔紋，云雷紋地，惟中心无饕餮头。圈足和腹相交处亦有弦紋二道。圜底外有长方格鑄紋。質厚重，色黝綠，半面現孔雀蓝色，制作精工。周壁由三节各四范合成，接痕各有殘跡存在。口內緣上部銅銹并凝有絲質复冪遺跡，为尊口曾复冪的实証。腹內底部鑄銘文廿四字，阴識。銘为：

隹公還（原）于宗周；

隲（陸?）从公亥𨙻洛（格）

于官。䦆（商）𡠤（陸?）貝，用

这是全部遺物中銘文較长的一器,用宗周称謂,頗关重要。按此器出土坑位及器形、器类、花紋、銘刻,都是西周早期物;此公当系卫康叔的后裔,銘器者是卫公的家臣隮。尊高22.85,深18.6,口径19.7,腹径14.25,厚0.2厘米。重2328克。

举例13　卣　M60:7号(图版拾伍;图版伍捌;图版伍玖,1;图版陸拾,2、3),形扁橢,有提梁有盖,鼓腹圈足。肩部对生两耳,与提梁两端的兽头相环套。頸带鑄云雷紋地对夔龙紋,以饕餮为中心。盖周紋同,唯无饕餮。足鑄斜涡紋。梁作双躯共首夔雷紋,雕鑄皆精細。腹底銘文"边乍(作)韩(車)彝、亚㚖"六字。盖銘同,殆旅(竃)行用具。銅胎厚重精瑩,紫底,有黑漆光泽,腹内半边翠蓝,鮮艳若孔雀尾。提梁预先鑄成,器体二范合鑄,在合鑄时二者卽互相环套。通梁高28.2,盖高24.8,口高18.9,口径縱横10.8—13.8,腹径縱横16.7—19.5,厚0.3厘米。重4000克。

举例14　爵　M60:6号(图版拾陸;图版伍陸,2—5),两柱頂作涡紋,三足作三稜錐体,尖向外侈。鋬在器的一側,便于人用右手执飲。鋬上飾兽面,内銘"父癸"二字,阴識。腹飾細饕餮紋二組,一組含鋬。周壁由三范合鑄,接縫处在三足,其二应流之首尾,其一应鋬。底留灼烟,是飲器兼可作温酒用者。通柱高21.3,腹深9.2,流尾两端距17.8,中寬8.1,厚0.15厘米。重936克。

举例15　盉　M51:2号(图版拾柒,1),弇口、鼓腹、无盖,底具三袋足,内实不空。背有小鈕,前具管状直流,而管亦不通。制工不佳。高8,口径7.3,腹径9.7,厚0.2厘米。重809克。

举例16　小方彝　M5:84号(图版拾柒,2;图版陸壹,1、3),形制頗似方彝而特小。按实际說,此物出于一女子墓中,应作方奩之用。上有盖,四角有觚稜,底带圈足。盖作盘云紋,脊上斜飾四兽,会向中心。腹作饕餮面寬带紋,足重环紋。制法为四范合鑄,觚稜四兽正为四范接縫处。底下亦留带状鑄痕。通盖高7.45,口高5.7,口縱横5.5—5.7,厚0.2厘米。重347克。

附录一　墓1扰土中,出一片彝器殘片(图版陸壹,2),云雷紋地,寬浮雕,制工尙精,看弧度应系大型器,可說明此基地中的礼器有大型者。

附录二　在濬县車站收集到一弧形鬲銘摹文(图版陸壹,4),上有"卫夫人□□作其行鬲,用□□□"字样。原拓不甚清晰,摹文亦欠正确,云是第5号大型墓所出,虽不敢肯定其必是,但亦可备参考。

以上所举礼器16例,其中例1鼎,例6甗,例8簋,皆墓60所出,为一組食器。例12尊,例13卣,例14爵,亦墓60所出,为一組酒器。例15盉,为墓51中仅有的銅器,亦为酒器。于此可以看出,周人的酒禁,在亲受周公《酒誥》的康叔后裔身上,尙不完全遵从,他更无論。再看例2鼎,例7甗,例9、例10二簋,皆墓29所出,只有一組食器,并无酒器。例4鼎,例11簋,皆墓76所出,亦只一組食器而无酒器。再就周代后期,尊、卣、爵、觚等器类的絕跡不再制用,則知周公的酒禁,对于改正酗酒风气,似不无一定的功效。这是有关于史跡的一事。就銘文看,在墓60的六器中,有銘者五,其中鼎銘"父辛",甗銘"𠬪",尊銘"隮"和"父乙",卣銘"边"与"亚㚖",爵銘"父癸",可見一墓所殉器物之中,称謂杂乱若是。我理解是,除尊为新造,隮为墓主的营葬人,父乙和隮为父子关系外,其他𠬪与边、父癸与父辛,应是他的先人或伯叔之名,而由隮一手将其汇葬于父乙墓中者。这是有关于家传遺物可以随葬的一事,因而可以推知卽其他同墓所出的,不必皆为同时新鑄之器,也可能有先世遺物共存。就花紋看,例15以上各器,除素面外,皆有細致花紋,刻鏤精工,作云雷地,显具西周早期作风。而例16一器花紋独粗疏,成寬带形,勾勒亦簡率,显具厉宣以后作风。以坑位分布校之,时代亦与順序相符合。

**(二)兵器**　出土有戈、矛、戟、鉤戟、鏃五种;其他甲泡、兽面、干盾或射侯等防御器,以及斧、凿、削等工作用具,亦合并叙述。

戈　是此墓地的主要兵器,出土共81柄,分見于早、中、晚三期的20座墓中。其中以墓42为最多(12柄),形式又最完备,它是早期戈制轉变为中期戈制时的一墓。墓60所出的戈为数也不少(10柄),它是代表西周早期戈制的典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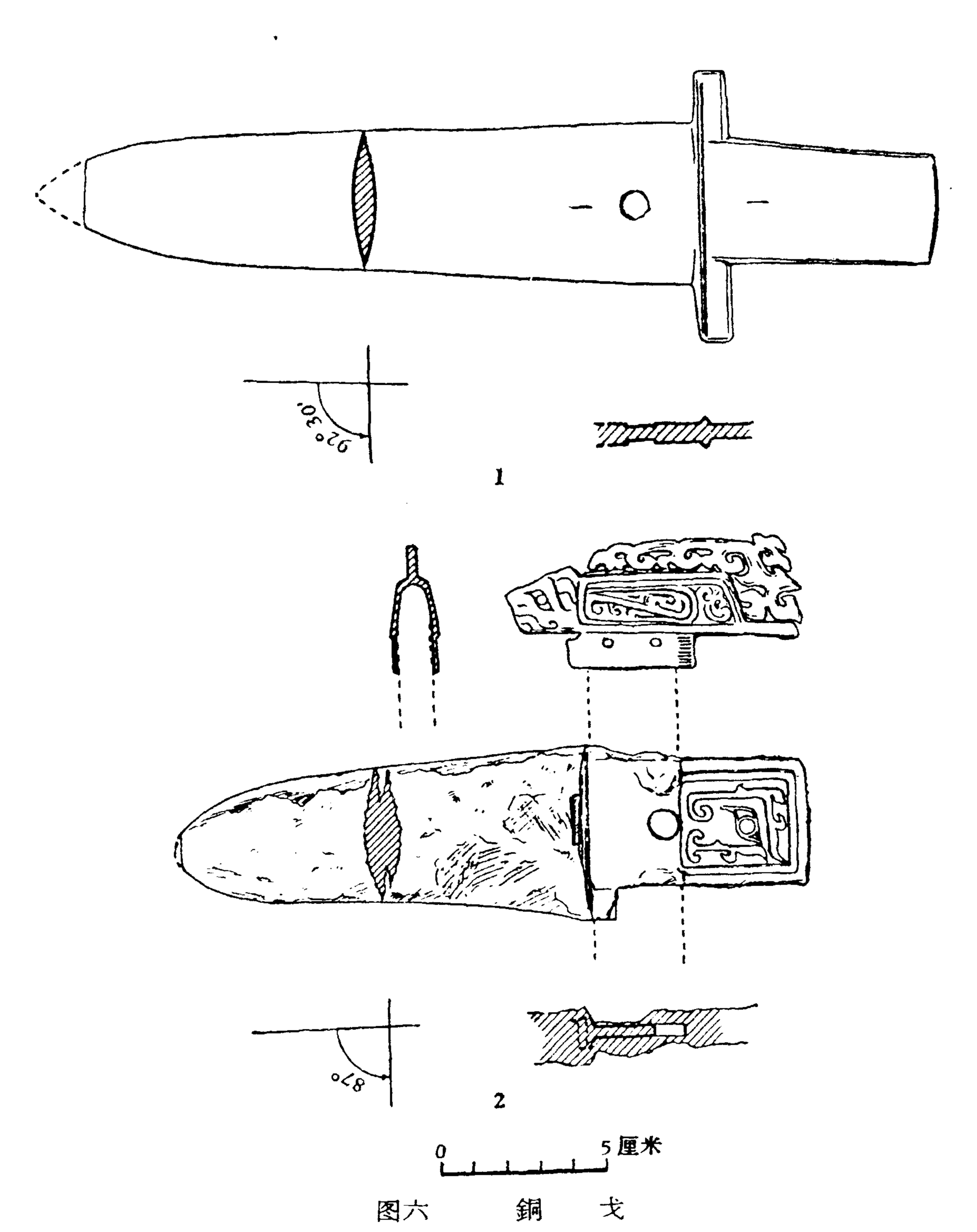
戈制分类,可以依据鋒部,可以依据内部,可以依据胡、穿部,也可以依据花紋、銘文来分。而在作战中还是以胡、穿二部为最重要,所以本文卽依胡、穿为第一分类标准。这里出土的戈,除有数柄胡穿殘缺,无从肯定其形数外,大抵分(1)无胡无穿戈,(2)短胡无穿戈,(3)短胡一穿戈,(4)中胡二穿戈,(5)长胡三穿戈等五大类。其中以(2)短胡无穿(34柄)、(3)短胡一穿(25柄)二类为最多,占全部戈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此地此时代的标准戈制。(1)式多为上世遺品,只7柄,已甚少使用。(4)、(5)式也只5柄,刚在萌芽时代,虽已有而尙未盛行。据此可見戈制发展順序在西周阶段中的具体情况。

举例17　戈　M42:66号(图六,1;图版拾捌,2),援鋒稍殘,援本印有小圓印(不透)、内末方齐。色蒼綠,有紅斑,質厚重,銹蝕不多。通鋒内长25.4,援殘长18.4,中寬4.4,厚0.6厘米。倨勾90＋2.3度。重344克。

举例18　戈　M42:56号(图六,2;图版拾捌,5),援不长,内端平齐,鑄目形花紋,内中一圓孔。色粉綠,銹蝕頗重,刃部已銹裂为二片。内基处夹持的柲痕甚显,柲端尙冒一銅籥(見下例)。通鋒内长18.8,援长12.3,中寬4.2,厚0.9厘米。倨勾90—3度。夹柲痕寬2.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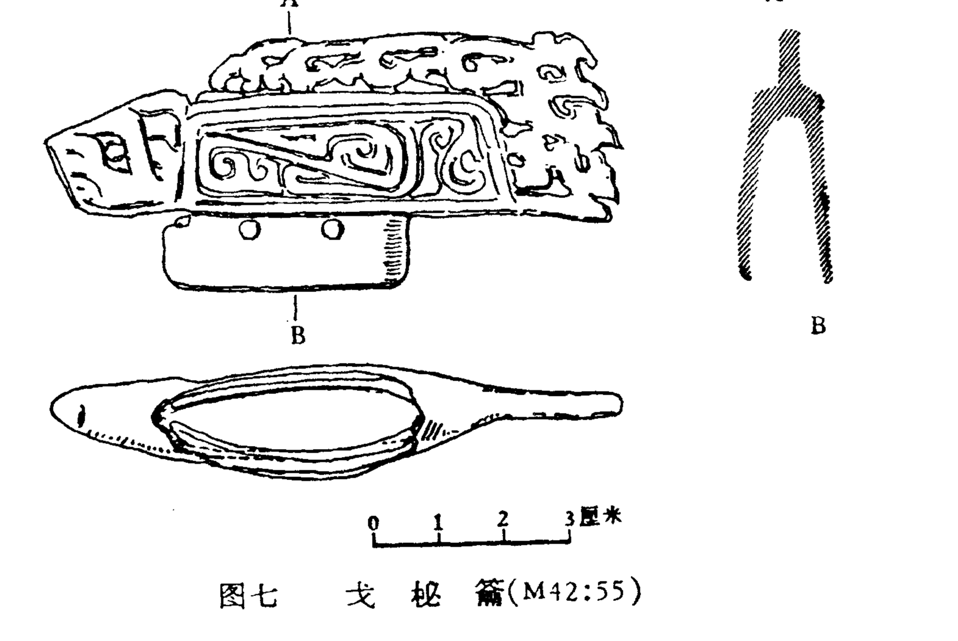
举例19　籥　M42:55号(图七),这是戈柲頂端用以加固柲頂劈裂处的銅冒,《礼記·少仪》名之曰籥,故亦以籥名。战国时的籥,多縱长如笛,也有横长如笛的。此籥横长作魚形,前有头目,中有身,背有鰭尾,腹下二銅片,有釘孔,可夹柲釘其上,既巩固,又美观,戈下击时又可加重啄力,这是劈柲夹戈头时的需要物。但一般的戈多以纆緄代之,故銅制的籥出土不多。此物和上例M42:56号戈同出,相距寸余,銅質銹蝕,色泽和紋飾雕鏤,完全相同,故知为一器上物。横长8.8,縱高3.9,下寬1.2厘米。籥腹下夹柲的二銅片,有二釘孔,互距1.3,片长3.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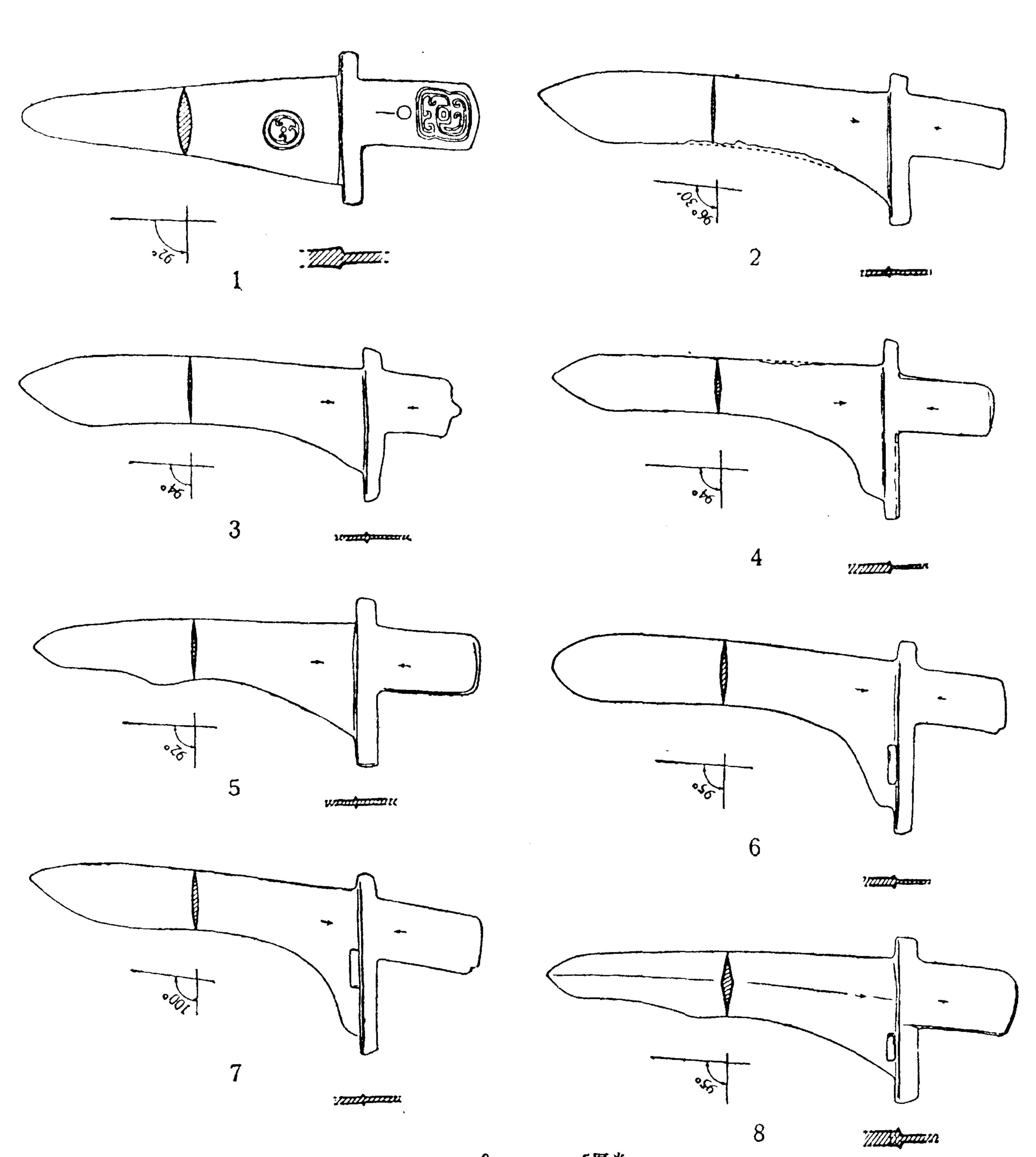


图六　銅　戈

1.銅戈(M42:66)　2.銅戈及其柲籥(M42:56)



图七　戈　柲　籥(M4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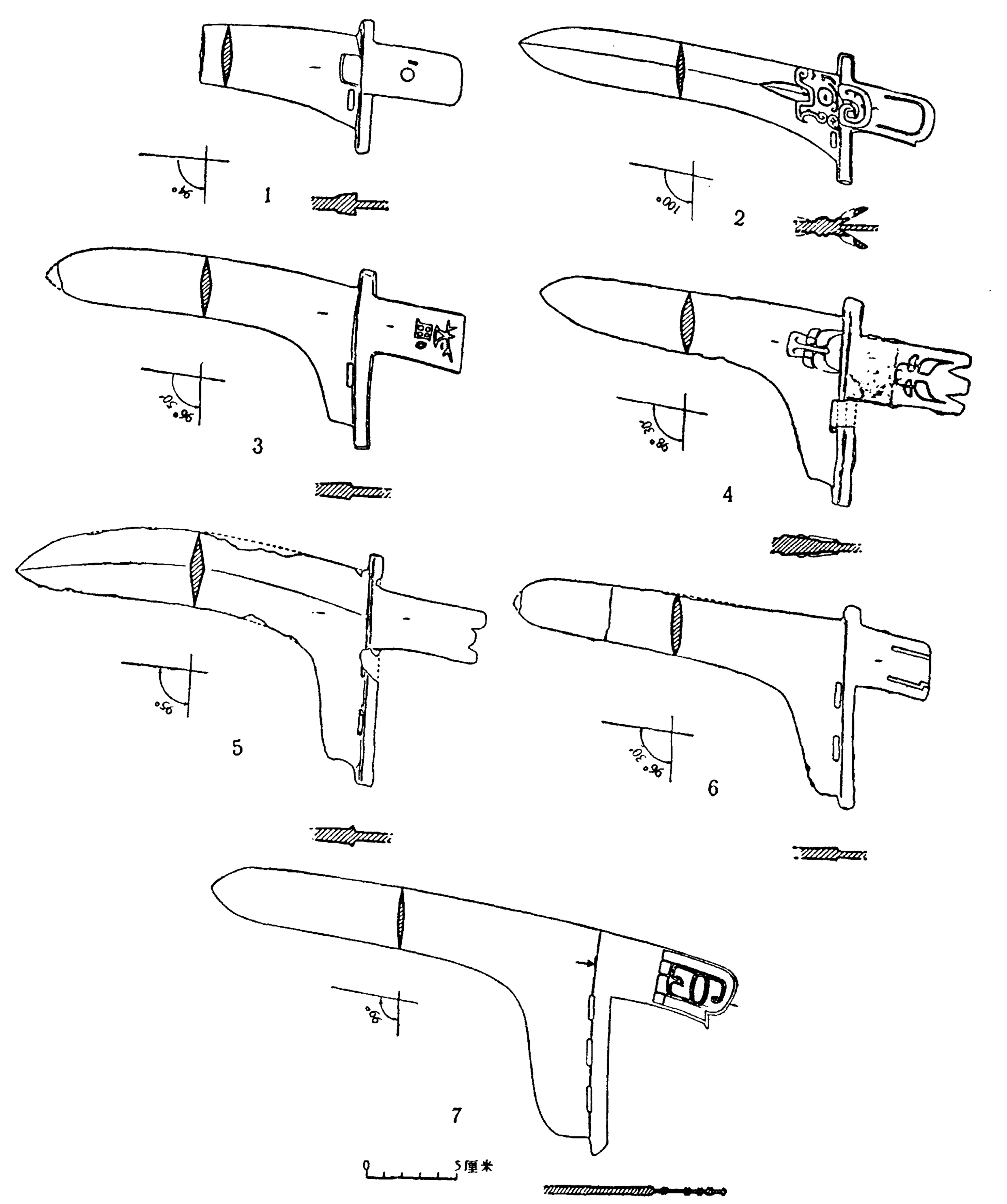
图八　銅　戈

1. M8:53　2. M60:16　3. M60:23　4. M60:22　5. M60:24　6. M60:19　7. M60:21　8. M60:18

乍(作)父乙宝隮彝。

举例20　戈　M8:53号(图八,1;图版拾捌,4),援部尖銳,下刃斜直。援基有漩涡紋,内末有目文(两面相对为一兽面),中有穿孔。質厚重,上下齿亦粗大,惟銹蝕过甚。通内援长22.15,援长15.4,中寬3.35,厚1厘米。倨勾90＋2度。重316克。

以上3例,都属于无胡无穿式。




图九 銅 戈

1. M57:7B 2. M42:103 3. M42:80 4. M42:163 5. M42:62 6. M42:124 7. M60:29+32

援长内短,内长不及援长之半;鋒、脊中綫微上偏;上刃和内上边联接,微成下向的弧形;上下齿突出而坚牢,这是一般同式戈都具备的条件,此戈亦然。通内援长23,援长17,中寬3.6,厚0.22厘米。据勾90+6.3度(即据勾外博)。

举例22 戈 M60:23号(图八,7;图版柒,11),它的特点只内末多一抚,而内的比例更短。通内援长22.2,援长17.1,中寬3.3,厚0.2厘米。据勾90+4度。

举例23 戈 M60:22号(图八,4;图版拾捌,9),胡部微向下拖长而弯曲,这是胡部生穿的前型。通内援长21.6,援长16.2,中寬2.8,厚0.3厘米。据勾90+4度。

举例24 戈 M60:24号(图八,5;图版拾捌,13),鋒部削瘦,下刃多一波折,于向下啄击时較易入,为戈制演进中一个旁枝。似功效不大,制者无多。通内援长22.1,援长16.1,中寬3.1,厚0.34厘米。据勾90+2度。

举例25 戈 M57:7号(图版拾捌,12),鋒部改为偏刃,下刃和胡部更形弯曲。尺寸失記。

以上5例,都是短胡无穿式。

举例26 戈 M60:19号(图八,6;图版柒,7),这就是在例23式戈的基本形制上,于胡部新增加了一个穿。它除在上下齿縛縄外,从穿中更多一道縛縄处,对戈与柲的結合将更形牢固,較之例23式作進一步的改良。这也是此地早期墓中所出戈的另一种典型制。通内援长22.2,援长17,中寬3.1,厚0.37厘米。据勾90+5度。

举例27 戈 M60:21号(图八,7;图版拾玖,5),鋒端变为偏刃,内部多一小缺角,据勾較大。通内援长22.5,援长16.4,中寬3,厚0.3厘米。据勾90+10度。

举例28 戈 M60:18号(图八,8;图版拾捌,16),鋒部削瘦,下刃多一波折,为例24之加穿者。通内援长23,援长17.2,中寬3.4,厚0.57厘米。据勾90+5度。

举例29 戈 M55:2号(图版拾玖,1),鋒部半偏。尺寸失記。

举例30 戈 M57:7B号(图九,1;图版拾玖,9),鋒殘缺。援基側闌部分突生一小方块,正背面相对,用以增加側闌对戈柲的阻拦力量;内部更多一圓穿,这是較为别致处。殘长14.6,中寬3.5,厚0.57厘米。据勾90+4度。

举例31 戈 M42:103号(图九,2;图版拾捌,15),亦短胡一穿式。惟援的基部飾一兽面(两面同),口中吐舌为援脊,两角飞起为闌,包裹柲側,以增加啄时阻拦之力;内部边緣起綫纹,也是較为别致处。通内援长22.4,援长17.2,中寬3.2,厚0.42厘米。据勾90+10度。

举例32 戈 M42:80号(图九,3;图版拾玖,4;图版陸叁,2),为此墓地中期短胡一穿实用戈的标准戈制。内銘"成周"二字。质厚重,色枣紅,含錫量似不太多。通内援长23,援长17,中寬3.5,厚0.55厘米。据勾90+6度又50分。重281克。

举例33 戈 M10:2号(图版拾玖,3),与例32同形,唯无銘文。質厚重。出于一个茂葬的士兵墓中,墓中只一甲泡在額顶,一銅戈在右足,可推定为实用物。尺寸失記,略



演变进度,止于这样的几种形式。

举例41 戈 M60:29+32号(图九,7;图版拾玖,11;图版柒拾,2),这是长胡三穿式,为此墓地仅有的特例。胡长而寬,弯度較大;上刃和内緣联接成一近乎直的弧綫;无上齿;内部有目纹形的綫雕,有嵌鑲槽,惟嵌鑲物已脱落。质精美,銹蝕极輕,和同墓中出的九戈,质胎色泽均不同。似为外来物。通内援长29.6,援长21.8,中寬3.3,厚0.3厘米。据勾90+9度。重291克。

矛 在此地似不甚重用,未发现有如殷代那样寬叶长筒式大矛。这里实用的小矛,只見二柄,其他不轉变为衡末,即轉变为戟刺,单独用矛作为刺杀的实不多見。轉为衡末式的矛,全墓地出土的全者6柄(皆成对),殘缺者5段,代表5柄,共11柄。这些矛虽已轉变为衡末飾,不堪杀伤,但其能轉成車飾之理由,仍以其具有兵器的形式可壮声威,始被車衡所采用,故这里只列一例,余見下文車飾节。

举例42 矛 M1:10号(图版貳拾,3),形如羽状树叶,前有鋒,中有脊,后有两角,叶身刻鏤十对小斜孔如叶脉,外形頗美观,但不鋒利。近下柄处生小鈕,为冒于木端后繫縄防脫。此矛和另1柄矛(M1:11号)为对,同出于車衡之两端,是兵器兼作装飾之用者。长約25厘米。重160克。

举例43 矛 M48:1号,是兵器中实用的矛,状如上矛而較小,身无透孔,叶較窄,两下角不修出而为圓形,和殷代传統的寬叶方角銅矛异趣,形成周代銅矛的新形式。又在M18:13号亦出一实用銅矛,上鋒已殘,只存下半与矛骹。此矛特点,骹不为圓孔而为方孔,脊亦方孔上透,頗厚重。惟二矛尺寸失記,暫时也不能以图象印証。

戟 戈为勾兵,矛是刺兵,若戈矛合鑄联为一体,就等于在平顶戈的头上加一刺,即成为可刺可勾两用的戟,应是一种进步的兵制。此制发生在何时不可知,我們在辛村墓42中发掘初次发现了3柄小戟,紧接着在下一个墓2中更出现了11柄大型戟,另外在墓8中也見戟1柄,可見这时候确已有戟了。这时候的戟制分二式,一式是以矛为体,旁加戈援的,仅一見;一式是以戈为体、上加矛刺的,出土共十余具。

举例44 戟 M2:42号(图版貳貳,1;图版陸陸,2),上有鋒刺如矛,旁出长援如戈,戈胡下垂,紧貼矛骹。矛骹以銎受柲,直通鋒端,銎側有孔釘固,不用縄穿。这样以銎受柲的戟,刺时甚强,啄时亦有力,唯勾杀时后引之力,仅持一二横釘,結合不易牢。此地只出土此一柄。通长27.4,援长15.7,銎径2.7—3.7厘米。据勾中矩。重597克。

举例45 戟 M42:12号(图版陸捌,3),上有矛刺,下有胡穿,援鋒前横,方内后出,四出若十字形,故亦称十字形戟。着柲处亦系凿銎穿内如戈柲,并在柲上刻长槽,包納胡穿闌边的长条,用縄纏固。柲上端截平,正抵戟刺旁之折角处(⋂),以加強刺力。勾时有胡上二穿,刺中一穿,援中一大圓穿纏縄,亦甚牢固。这是以戈为体,以矛为輔的結构,較之前式以矛为体、以戈为輔的結构,适用得多,故積制者亦多。上下通长19.7,左右通长15.8,援长10,中寬3厘米。据勾内勾5度(即90—5度)。重131克。

举例21 戈 M60:16号(图八,2;图版拾捌,8),是此間短胡无穿式的典型戈例。与成周戈大小厚重相等。

举例34 戈 M35:7号(图版拾捌,14),为質胎厚重的实用戈,和上二例同形。墓35在墓42和墓10之間,都是西周中期墓,故戈制亦同。尺寸失記,約略与成周戈相等。

举例35 戈 M42:105号(图版拾玖,7;图版陸叁,1),援部殘缺,胡部尚存留一角,似亦短胡一穿式。内部有銘文,前面八字,后面五字,唯銹蝕过甚,剔工且有誤修处,文不尽可通讀。早期据一、二字妄事推論,不足为据。殘长7.7,寬4.15,厚0.48厘米。殘重166克。

以上10例,都是短胡一穿式。其中3例出于墓60,3例出于墓42。在墓60出土的10戈中,有5柄属于短胡无穿式,有4柄属于短胡一穿式,此二式占全部的十分之九,可以說明西周早期戈制之风尚。墓42中12戈,花样較多,而成周一戈最重要,它和墓10、墓35所出两个同形制同质量的戈,都可代表西周中期戈制之风尚。

举例36 戈 M42:163号(图九,4;图版拾玖,6;图版陸肆,1)[1],此戈只一穿,但胡部并不短,我們名之为中胡一穿式戈。全部只出此式一件。援基部飾一兽头,阳紋(图版柒拾,3);内部飾一兽头,阴刻;正背均同。内末歧出三鋒,如山字的横倒。厚重多銹蝕,形制特殊。通内援长24.3,援长17.2,中寬3.4,厚0.8厘米。据勾90+8.5度。重181克。

举例37 戈 M61:3a号(图版拾玖,10),鋒为瘦鋒,下刃多一波折。質頗精鍊,胎亦厚重。尺寸失記。

举例38 戈 M42:62号(图九,5;图版拾玖,12),援部脊稜特显,上拱亦多,内末三歧突出,作风較异。通内援长26.2,援长19.6,中寬4.3,厚0.8厘米。据勾90+5度。

举例39 戈 M42:124号(图九,6;图版拾玖,13),援长,外博直出;内較短,有二綫紋,也是此墓地一种較异的作风。通内援长23.1,援长18.4,中寬3.5,厚0.58厘米。据勾90+6.5度。

举例40 戈 M17:99号(图版陸伍,1),这是此間晚期墓中所出唯一的一把銅戈,上刃和内上緣成直綫(不成弧形);鋒端成等斜边的圭头形;上齿亦无,以援上基的一小方穿代上齿;内的比例較长,且有长方孔。这些特点在此墓地中都是新形制,于此初見,在西周早期中期墓中都未見过。这和上村岭虢国墓地(大約公元前770—655年)的虢太子元徒戈[2]的形制和时代均相近(該处所出的20余戈作风一致)。可据以判定此戈所在墓的位置和时代(即墓17已入于东周初期)。通内援长22,援长14.7,中寬2.9厘米。据勾約90+10度。

以上4例都是中胡二穿式。例40一戈是由此地短胡一穿戈演变出的正例,此地戈的

1) 图九,4;图版拾玖,6的援鋒接反。图版陸肆,1的援鋒弧度对。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叁伍,2、36,科学出版社,1959年。

同出的同墓中还有1件与此器为一对，另一器較此器为稍大。

举例46　戟　M2:81号(图版貳壹，2;图版陸陸，1)，形制亦如十字，惟体加长大，內縮短，援中起三綫为脊，倨勾外博5度(卽90+5度)，是其改良处。內末銘一“侯”字，在正面。通刺长27.35，通內援18.85，援长13.3，中寬3.3，厚0.1厘米。重156克。

在此墓中由发掘所得同形同銘的戟，另有6柄，編列M2:82—87号。同銘被盜走者不在此数。

举例47　戟　M2:90号(图版貳壹，1;图版陸柒，1)，形制同侯戟，惟缺援部，內銘为“㸚”字，在背部，与侯戟彼此对称，因知此批戟应是仪仗之类。通刺长26.75，內长5.4，援缺，厚0.1厘米。重100克。

在此墓中由发掘所得与此戟同形同銘的另有2柄，編列M2:88—89号。若与侯字戟对等，则損失者应另有数柄。

举例48　戟　M8:52号(图版貳貳，2;图版陸叁，3)，形制和前二戟全同，惟刺援皆有殘缺。內末銘二字曰“白矢”。墓8的位置，距墓2不远而偏东，时代相次，戟形亦略同。殘长上下17.4，厚0.1厘米。重94克。

在此墓出的另有一戟形殘片(47号)，色質同白矢戟，惟殘缺过甚，未加量度，未經統計在戟数內。

附录　M4:34号中有一个三角形殘片(图版陸陸，3)，有胡有穿，中部有三角形长孔，背部成半凹槽可縛于木柲，其下殘缺，似还有同形的一段不存在。同类物在故宫博物院陈列品中有此例，三角形为三节，不知是否为当时戟类的别构，抑是农具或其他工具的殘余，姑附于此。

鉤戟　戟制中有一种不为戈、矛合体，而为戈、刀合体的；它的上部不为刺而为鉤，我們为使与刺戟区别，权名之曰“鉤戟”。此項鉤戟大量出土于中期的第42号墓中，共出大型的4柄、中型的8柄、小型的8柄，总共20柄。早期的第29号墓中虽曾出过1柄(也只該墓中出过此1柄)，与墓42所出者大同小异，只是两者間并不見有演变的联續。晚期墓中則未发現。似此器早期已有前型而不見重視，中叶时經过大量制造，却并不如刺戟的合用，故以后卽不再鑄了。这是西周兵器演进試驗中的一个旁枝。

举例49　鉤戟　M29:17号(图版捌，5;图版陸捌，2)，这是鉤戟的先型，上有曲鉤，下有长胡，前有寬援，后有歧头的內，中間一大圓穿，全形宛如十字。装柲时以上鉤曲处冒柲端，下齿入柲槽，从胡中一穿，鉤中一穿，往复纏繞于柲背及圓孔中，当甚牢固。惟銅質不佳，銹蝕过甚，刃部厚鈍，鋒利似不合于杀伤，实为明器类。縱长17.2，橫长19.8，孔径1.6厘米。倨勾中矩。重156克。

举例50　鉤戟　M42:102号(图版貳叁，2;图版陸捌，1)，形制如前器而条暢，援向外博，橫斜得势。援基有兽面，吐舌为脊。胡、鉤各有二穿。質剂厚重，凝銹亦多。縱长26.7，橫长26.4，厚0.45厘米。倨勾90+12度。重594克。

如上例的鉤戟，在同墓中尙出3柄，都称大型(图版柒拾，1)。又如上例的鉤戟，中无兽面，只透一圓孔的，在同墓中另有4柄。其中之一柄，M42:108号(图版貳叁，1)是其一例。又有无兽面更无圓孔的4柄，例不备举。这两种尺寸較例50微短(縱长21.2厘米)，謂之中型，共8柄。大型、中型胡和鉤都是合生4穿。又如上例的鉤戟，形制更小，胡鉤各具一穿，援基无兽面，只一圓孔的尙有2柄，无圓孔的还有6柄，都归入小型类，共8柄。

在墓42中出大型鉤戟4、中型8、小型8，而且都两两相似，各自成对，除大型4柄可以实用外，其余的杀伤力并不大，似并为作仪仗而制的。

鏃　鏃在此間出土不多，只于墓3、18、28、54中出过8枚，形式亦甚单純，比之殷代无大变化。

举例51　鏃　M18:4号(图版柒拾，5)，薄匕倒鬣，前有鋒，中有脊，下有关，关下为鋌。两側刃斜而直，基本和殷墟出土的倒鬣式鏃相同。身长3.3，下寬2.3，鋌长2.2厘米。其他7枚鏃与此大致相同。平均每鏃重7.5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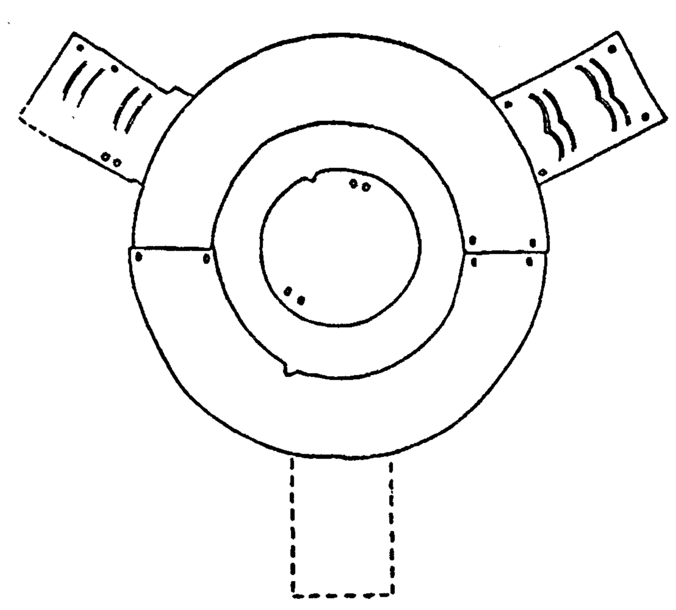
甲泡　出土的防御武器，有衣甲105枚，周围都有綴穿，內面多粘有絲絮或皮革。其他防禦物还有圓銅飾，似为干盾遺制，又似为习射的射侯，故一并释之。

举例52　甲泡　M68:2号(图版貳伍，1;图版陸玖，1)，形为圓銅片，中央如水泡凸起，边緣有細穿三对，可資縫綴。泡里面鑄三字，阳識，曰“卫自昜”，表明是卫师用物。此地出土甲泡虽多，有銘文而字又明确的只此一件，它为証实这墓地为卫国墓地的重要标誌。直径17，厚0.1厘米。重150克。墓1所出的(图版貳伍，2)大小六甲泡，大的直径略与此相等；惟樸素无文，是甲泡的最普通形制。

这种普通形制的甲泡，有一个是出于墓10中的人头骨額頂上，似甲泡不仅施用于衣甲，且可縫綴在帽頂上，以当作头盔使用的。

举例53　甲泡　M72:1号(图版陸玖，2)，此泡非渾圓，略近长圓如大蚌壳。里面亦有三字，但不如上泡的淸晰。尺寸失記，知較上泡为窄而較长。周边亦有細穿孔可綴。

干盾或射侯　在此墓地几座大墓中出土有大型圓甲泡数个，泡外圈一大圓环，环外突出三个长方形銅片作等距离的分布，組合成一“◎”形物。当时不知作何用，頗疑心这是古之干盾或射侯(見下文)，至今仍难肯定，且暂仍之。如果是干盾(?)，当然也可以列入防御器中。



图一〇　干盾(M42:97—101)

举例54　干盾(?)　M42:97号至101号(图一〇；图版貳伍，7)，全組由六器合成。中为大圓(101号)，直径16.5厘米，圓边有穿孔二对。圓外为两个半圓弧(97、98号)，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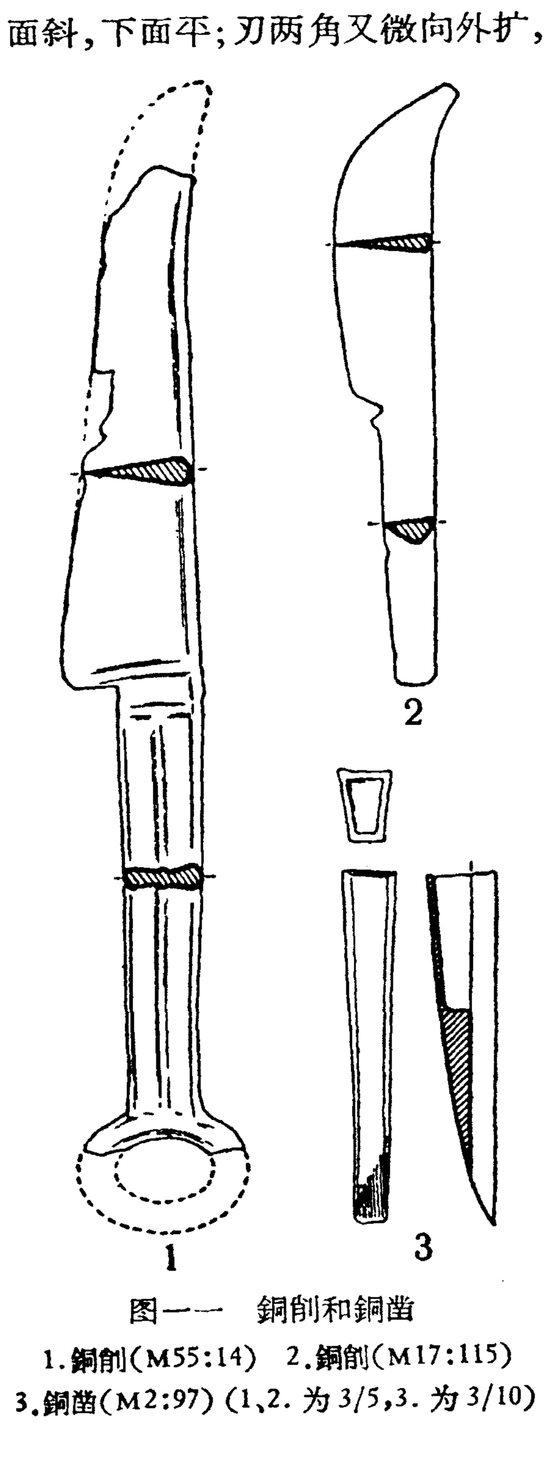
径43.4厘米，接头处各有二穿孔相对。弧外上两角出两个长方形板(99、100号)，板长15.8，厚0.2厘米(圓、弧同厚)，板边角亦各有穿孔。下弧正中央以下，也应有一长方板(同墓另一組弧下中央卽有)，实际殘缺，故此組只5件。共重1131克。

这类器物，墓42中共出近于全組者两組，殘片数件。墓1中出土两个半組(下殘缺)，墓21中有殘弧4片，墓2中也有长方板殘片。出这类物的墓，都是大型墓葬。

工具　工具和兵器本属同源的，这里有下列各例。

举例55　斧　M60:30号(图版貳肆，中左；图版陸柒，2)，上为长方孔，中存柄木。下为橫刃，由两个斜面合成。在斧两側有双范接合处的中綫；方銎边有带状阳綫一道，中腰微微收斂，留小折稜。刃旁殘有絲絮痕。长10.9，方銎长4.6、寬2.5，刃寬4.3厘米。重350克。

举例56　斧　M8:50号(图版貳肆，左)，形制同上器，惟刃为单斜面組成，卽斧身上面斜，下面平；刃两角又微向外扩，刃面成弧形。同墓所出51号斧的拓紋(图版陸柒，3)，可資比証。长10.8厘米。重366克。这种斧有人也称作錛，按卽斤。



图一一　銅削和銅凿

1.銅削(M55:14)　2.銅削(M17:115)

3.銅凿(M2:97)(1、2.为3/5，3.为3/10)

举例57　斧　M42:129号(图版貳肆，中右)，亦双斜面斧，惟上节中部生一小鈕，以备縛繩。长11.7厘米。重244克。

举例58　斧　M42:173号(图版貳肆，右)，亦双斜面斧，惟鈕生在一側。长12.1厘米。重453克。

其他墓19尙出斧1柄，全墓地共出斧6柄。

举例59　凿　M2:97号(图一一，3；图版貳伍，5)。形如单斜面的斧而极窄，适于在竹木上凿方孔之用。上有梯形孔，可納短木柄，然后以錘击短木柄使下刃凿木，柄木还有殘存的。长11.5，銎高2.3，寬1—1.6厘米。重125克。

此凿形式和殷墟出土者同，为殷周間的传統形式。

举例60　刻鏤刀　M1:79号甲(图版貳拾，2;图版陸伍，2)，此物上为管状，可納木柄，下有斜角刃，可用以雕刻。全体俯視皆为三稜形，近柄处三面有夔龙紋，木柄尙存。长15.7，管端面寬2.5厘米。重94克。

举例61　平斲　M1:79号乙(图版貳拾，1;图版陸肆，2)，形如前器，但不为三稜，略成两面圓橢形。下为平刃，也不为斜刃。中脊旁有二凹槽。管部两面鑄饕餮云雷紋；木柄亦雕刻花紋。长13.2，管寬2.5，刃寬1厘米。重63克。此物雕鑄华美，用途如何，不能测知，姑以平斲名。

举例62　削　M55:14号(图一一，1;图版貳伍，6;图版柒拾，7)，直背、斜刃、扁柄，柄端有环，和殷代曲背凹刃削的形状已有所改变。鋒端缺，殘长17.2，柄长9.2，环径2—2.5厘米。

举例63　削　M17:115号(图一一，2;图版柒拾，4)。此柄較小，直背凸刃，削尖后曲，柄直无环，出土墓17的北墓道中。长9.6，柄长4.4厘米。

以上共举兵器38例，工具9例。工具的比例，显然不如兵器的大。

M62:3 号(图版肆拾, 3;图版玖肆, 9),与上略同,不过变二側鈕为二背鈕,移在鑣的背面罢了。

举例 111 馬鑣 M38:6 号(图版肆拾, 5;图版玖肆, 8),形状亦似角,为曲柱形,非扁平形,背鈕变为两个側孔。长 10 厘米。又 M67:3 号(图版肆拾, 4)、M5:106 号(图版肆拾, 6),亦属此类。

举例 112 馬鑣 M2:56 号(图版玖肆, 2),这种鑣不为方形,亦不为角形,而为圜形,飾作龙蛇盘屈,透空,正中仍为一圜孔穿衔,背有四鈕代替二鈕。出一对,和其他馬飾同出在一起。径 9.6 厘米。

M19:10 号(图版玖肆, 3)的 4 对圜鑣,也属这一类,不过这 4 对中心透孔,余处尙有中心不透空的。

計此墓地在墓 1、4、8 中,出方形鑣 14 件。在墓 4、5、38、62、67 中,出角形鑣 34 件。在墓 2、8、19 中,出圜形鑣 14 件。共計 62 件。

举例 113 馬衔 M62:3 号(图版玖叁, 3)。此地出鑣頗多,而衔只 2 对,盖犹沿袭殷代以皮条为馬衔的传統,故銅鑣多而銅衔少。这对銅衔,仍是两根皮条互曲环套的形式,可作以皮作衔的証明。长 11.8 + 9.9 厘米。共出一对。

举例 114 馬衔 M5:106 号(图版肆壹, 7),是西周末期銅衔的形式,中心两环的上部,已看不出迴环互套的情形,而变为直棍形。这种形式的馬衔,是从西周末年开端的。

举例 115 当卢 M60:33、34 号(图版柒, 1),是飾于馬顱上的一种飾物。本体若圓甲泡,周有平緣,上方出突两歧角,下边垂一长方形鼻梁,亦皆有边緣。两歧角和垂梁的背面,各有一横梁,备穿皮革,以絡于馬头。这样形式的当卢,或称为馬面。高 19.5,中圓泡径 5.8—8.3,鼻梁长 4.5,歧角距 9.5 厘米。二当卢尺寸略同。

与此同型的当卢,此墓共出 4 面。另墓 76 出 2 面,墓 67 出 8 面(图版捌, 7),墓 68 出 2 面,墓 29 出 4 面(图版捌, 1),墓 61 出 2 面,墓 1 出 4 面,墓 19 出 4 面,墓 4 出 2 面,共 32 面。凡一墓出有馬鑣的,馬鑣多为当卢的倍数。M61:4 号(图版玖肆, 7),代表一种小型且周无边緣的当卢。

举例 116 当卢 M38:2 号甲、乙(图版玖肆, 6;图版捌捌, 2),形与上同,惟上面两歧角直上不曲,背面三横梁变为竪生,圓泡和垂鼻与中央圓泡相交处另加四个銅条帮助加固。圓泡正面无边緣,背面有銘文,2 甲号似一"𠙵"字,2 乙号似一"甲"字。长 19,圓径 7.3,角尖距 6.5 厘米。

照这样形式的当卢,此墓出 2 件。又墓 55 出 2 件,共只 4 件。

举例 117 当卢 M19:14 号(图版玖肆, 5),这一种当卢,上边的歧角改变为直长平片,刻划三迭"冎"紋,下垂处刻划二迭"冎"紋,圓泡中为"◊"紋,周有边緣。背面三梁改为二横梁,功用应同。长 23.8,中圓径 9.8 厘米。此式当卢,只此一墓出 3 件。

上述三式的当卢,共出 39 件。

五六~七二

# 肆 时代推証

根据上述墓葬分布及遺物的比較,我們对辛村墓地的性质,可以概括的認为,大致是西周时代到东周初年卫国貴族的埋葬地。

为什么說是卫国的墓地呢? 因为辛村墓地在淇水滨,距卫都朝歌不过 20 公里,而淇水又是卫国境內的风景区,正好选作卫先人的长眠地。«詩·国风»歌詠淇水者十六,其中十二处在«卫风»(«氓»二、«竹竿»四、«淇澳»三、«有狐»三),其一在«邶风»(«泉水»一),其三在«鄘风»(«桑中»三),而邶鄘卫皆是卫的封地。«詩·柏舟»郑箋:"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东曰卫(三地原属三监封地)。卫在汲郡朝歌县,时康叔正封于卫"。«书序» 也說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誅之,尽以其地封康叔,故邶鄘卫三国之詩同风。是知詠淇水者皆卫人,而淇滨辛村正属卫的封域。当时卫国貴族倘非狄患改迁帝丘外,断难捨弃此风景幽美的淇滨而向他处埋葬;他国諸侯亦断难侵入卫的封域而来淇滨埋葬之理。况且辛村墓地中又明明出有銘"卫自昜"(例 52)的甲泡,点明是卫地。因此說这里是卫墓地,于地望、于物証,似均无疑。

为什么說是卫国貴族的墓地呢? 从墓葬述略的八座大墓中,我們可以看出墓室的宏闊,墓道的长大,随葬物的丰富,珍品的繁多,而且还附有車輛乘馬的专坑,御車飼犬的殉者,这些异乎寻常的鋪张,倘不是貴族阶級,那得有此奢侈? 况在墓 2 中又有"侯"字戟出土,墓 8 中有"白(伯)矢"戟出土,墓 42 中有"成周"戈出土,而墓 60 的侍从墓尊銘又說明他曾从公格于官,到过宗周。这些"公"、"侯"、"伯"、"官"的称謂,一般平民何能使用,非貴族阶級而何?

为什么說这墓地的埋葬时代是在西周迄东周初年呢? 想解答这一問題,須先分辨墓地埋葬序列的早晚,然后全墓地的时代才可以具体作比較;而墓地埋葬的早晚,尤須視墓位的分布和墓內含物的类别、形制始能判定。兹依各墓所在位置,試作一大体的分划:

甲、可列入早期的,約有大型墓一座(墓 21),中型墓两座(墓 60、29),小型墓四十五座(墓 7、9、18 和 E 区八条长沟所探得的 42 座小墓),馬坑九座(墓 59、58、68、69、65、62、33、83、81)。

乙、可列入中期的,約有大型墓四座(墓 42、2、1、6),中型墓四座(墓 20、8、4、19),小型墓六座(墓 10、12、14、15、16、35),馬坑三座(墓 13、14、25)。

丙、可列入晚期的,約有大型墓三座(墓 17、5、24),車馬坑一座(墓 3),中小型墓无。

所以如此假定者,我們先有一事实的認定,卽位于辛村房舍下和靠近村边东面麦場中的都是卫貴族主墓的所在,而村东北略远些的 E 区,則是早期陪葬的所在。陪葬墓旣小而密,埋葬又薄,且有墓 60 的尊銘述从公朝周,正代表着侍从們的身分。主墓是卫国的貴族,权势大,財富多,墓室占地深且广,且皆有墓道。村中村东除已发掘的五座大墓外,已探得而未掘的还有三座,村人已探取过的也有五、六座,至少压在村舍下和接近村舍左右的約有十余座大墓,我們說村舍下及其附近是卫貴族的主墓所在,是基于这一事实而認定的。以此就把村中通向濬县車站的东西大路以北的各墓划为早期墓,而把大路以南至接近淇滨的各墓划为中期墓。

我們認为这里的墓北早而南晚者,也有其事实为根据。因全部墓葬除墓 10 一小墓为东西向外,其他各墓都是头北足南。按我国埋葬习俗,一貫是父登子肩,断无子孙墓葬,埋在祖若父墓葬头上之理。按时代順序說,也是老者先死先埋,子孙后死后埋,代代相續。卽令子孙有先于祖、父而死者,亦必临时他厝,或留出祖若父的兆域而葬之,不允許顚倒错乱,凌越祖先。先埋者在头上,后埋者在足下,故居北者較早,居南者漸晚。甲、乙二区之分为早期中期者,我們的看法本此。

中期墓联續埋葬接近淇滨,地尽无法續葬,則依照淇水流向(自西而东),于远离主墓区(卽辛村今日所在地)东边之外 100 余米地方,重行选定主墓的續葬地,以此东延,直到福兴寺西壁,甚至远到刘庄而未已,另成一个自西徂东的大布局,这也是地下实迹所昭示的。丙区各墓之列为晚期者,是基于这一假設而定。

再証以各区墓內所含实物的器类和形制,亦相默合。

甲、早期墓随葬物,以祁器遺存为多。祁器中的鼎形,都是直耳柱足,底下三分鑄痕;甗形都是上大下小,上下联鑄;簋形都是两耳圈足,敞口无盖;盉形是直流欵足;花紋都是細致的云雷饕餮紋;銘文都是严整的波磔体;且有同殷器相似的尊、卣、爵等酒器出土;而名称仍袭用殷俗、沿用干支;大口尊兼用厚黑陶,形似殷器;陶鬲和武官大墓所出者同式,这些都說明惟西周早期始能有此。它比之长安普渡村穆王时的长甶墓,鼎同、甗同、爵同、盉流同、花紋部分同,而銘文书体和另部分器形,时代較长甶盉犹早过之[1]。故甲区时代在穆王前后,且偏前者多。若下比上村岭东周初年所出的鼎形(蹄足)、簋形(弇口有盖)、甗形(上甑下鬲、上下分节)等等[2],器形无一相似,知两者时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就兵器說,这时期还无銅戟出現;戈型都是短胡无穿或短胡一穿式,和殷戈的无胡无穿式接近。就車器說,殷輪无銅轂;此区銅轂飾亦少,只出銅輨 1 对,銅軜 1 对,且无銅軝。軸飾都是长型軎,大头轄;馬飾双角当卢多,兽面馬冠罕有;蚌貝用蚌多而用貝少,貝只鉆小孔能穿系卽成。这些情形,在各类器目、时代发展的体系中,也都是早期的表現,亦和此区定为早期的假定合。

乙、中期各墓随葬物,祁器无收获,銘文只見于戈戟上;侯字戟、白矢戟的书体已两端无波磔,近于宣王时代頌壶的玉箸体。戟制之初出現(墓 42 出 2 柄,墓 2 出 11 柄,墓 8 出 2 柄),也为此时代的特色。早期經典中未見戟字,«詩·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矛戟"

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 1957 年 1 期。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 年。

为戟字的最早出現,这已是秦康公时代了。从前 «牧誓» 言兵器,只說"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是干戈矛并称,未言及戟。从 «牧誓» 时代的无戟,到卫墓实迹的有戟,到 «秦风» 矛戟之形成歌詠,这中間有其发生、发展的距离,把这一期放在厉宣时代,时序大致不差。在車器方面,这一期的轂飾多,长軎飾多,衡內外飾多,兽面馬冠多。轂飾多是素面;輨在輪的內外节,长短粗細不分;长銅軎多带兽头大銅轄;馬冠作大兽面者 14(墓 2 两个,墓 8 八个,墓 19 四个),作月題者 4(墓 2),而作双角式当卢者比較漸少(前期出 26,本期 10);这和长安张家坡的車馬坑出土馬冠情形和时代略同。蚌、貝之属、用貝漸多,用蛤蜊漸少,而貝背多磨平,形成大穿。根据这一区的戟多,馬冠多,无花紋而賢軝不分的銅輨多,构成这一期的特色,所以我們把它划为中期。

丙、这一区的祁器虽只存留一件小方彝,但它的形制花紋,和早期风格已截然不同。它无云雷紋衬地,只是单层的长条形带紋,鈎勒亦頗直率。参考品的鬲銘,亦把銘文环列在口緣上,和早期(殷周之际)鬲銘位置一般在腹內立壁者不同。兵器中的戈形,长胡二穿,鋒端为等腰三角形,上刃和內緣为水平的直綫,这和上村岭虢太子元徒戈以及該墓地所出的二十余戈,形式基本全同,在殷周戈制演化中占一个新的阶段,上村岭虢国墓地的戈正是这一阶段的典型遺物。就車器看,此区多出带花紋的轂飾,花紋多为带形蟠螭紋;轂飾的內节外节,显有长短大小的差异。軎制亦現短型、齐头、小銅轄之制,这是車器上的新有現象。其他还有銅合頁的出現,弧形骨笄的出現,石磬的出現,包金兽头的出現,也都是此期新有的。石磬的形制,和东周的編磬无别,和武官村的大石磬已多变化。包金兽头的制造,标示着制金技术的一大进步。这一区各墓含物旣有新的异点,位置亦特別偏东,故把它划为此墓地(据現在已經发掘过的区說)的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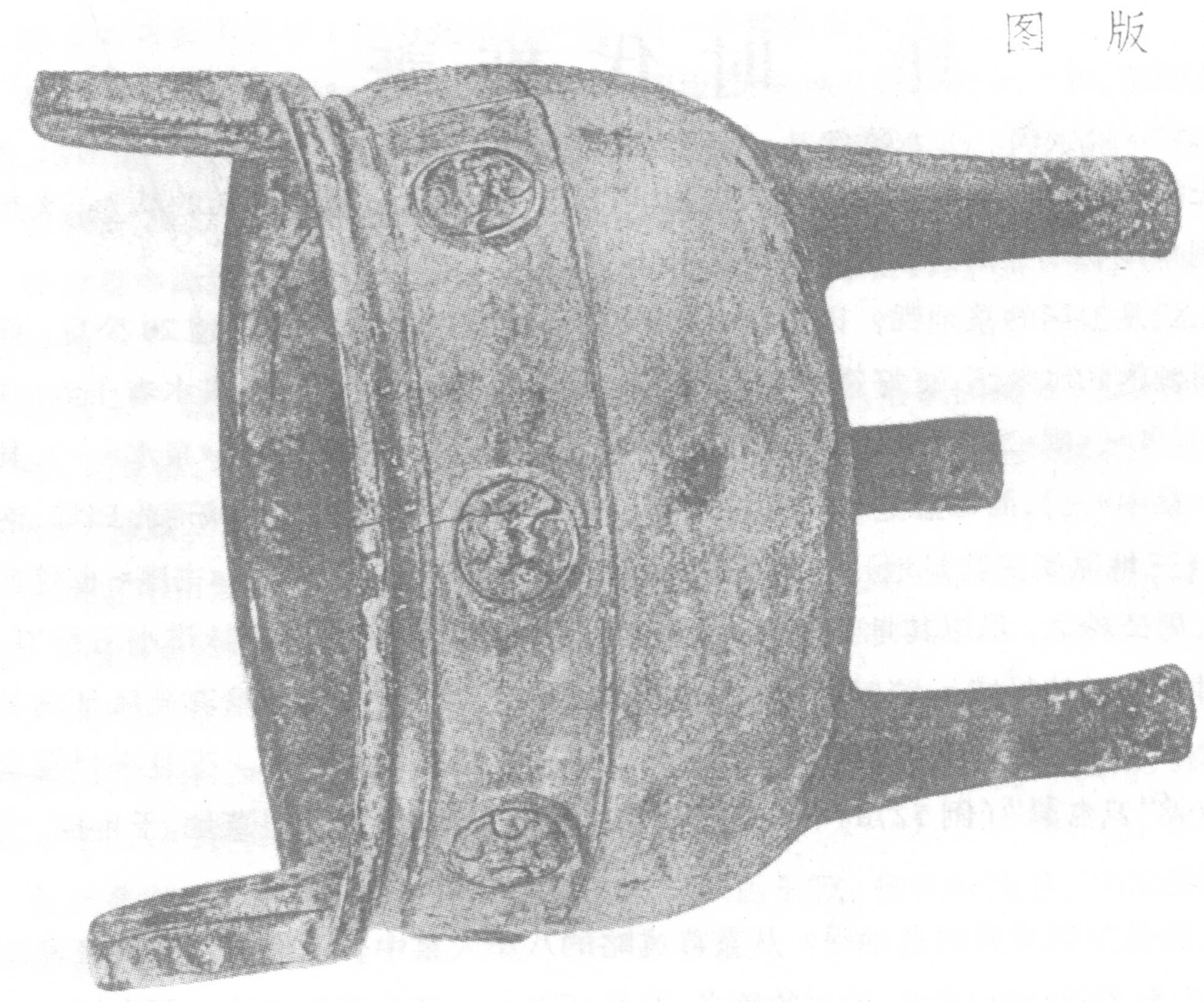
这是此墓地甲、乙、丙三个区,划定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我們的看法。

我們根据长安普渡村长囟墓多数器物的形制和标时的銘文(穆王时),来量度此地的早期,認为可以早到成康昭穆时代。又根据张家坡車器的出土和馬冠的盛行,我們把此墓地的中期比附在孝夷厉宣时代(中間尙有一段空白未发掘)。因为上村岭(上限公元前 9 世紀至 7 世紀中——下限公元前 655)的戈制、車制和器物的紋飾可以作为东周划时代的标尺,我們根据它衡量此墓地的晚期,可以晚到幽平时代(但并未跨入春秋期)。因此,我們推断此墓地埋葬时代从西周早期到东周初年,是根据上述这一些事实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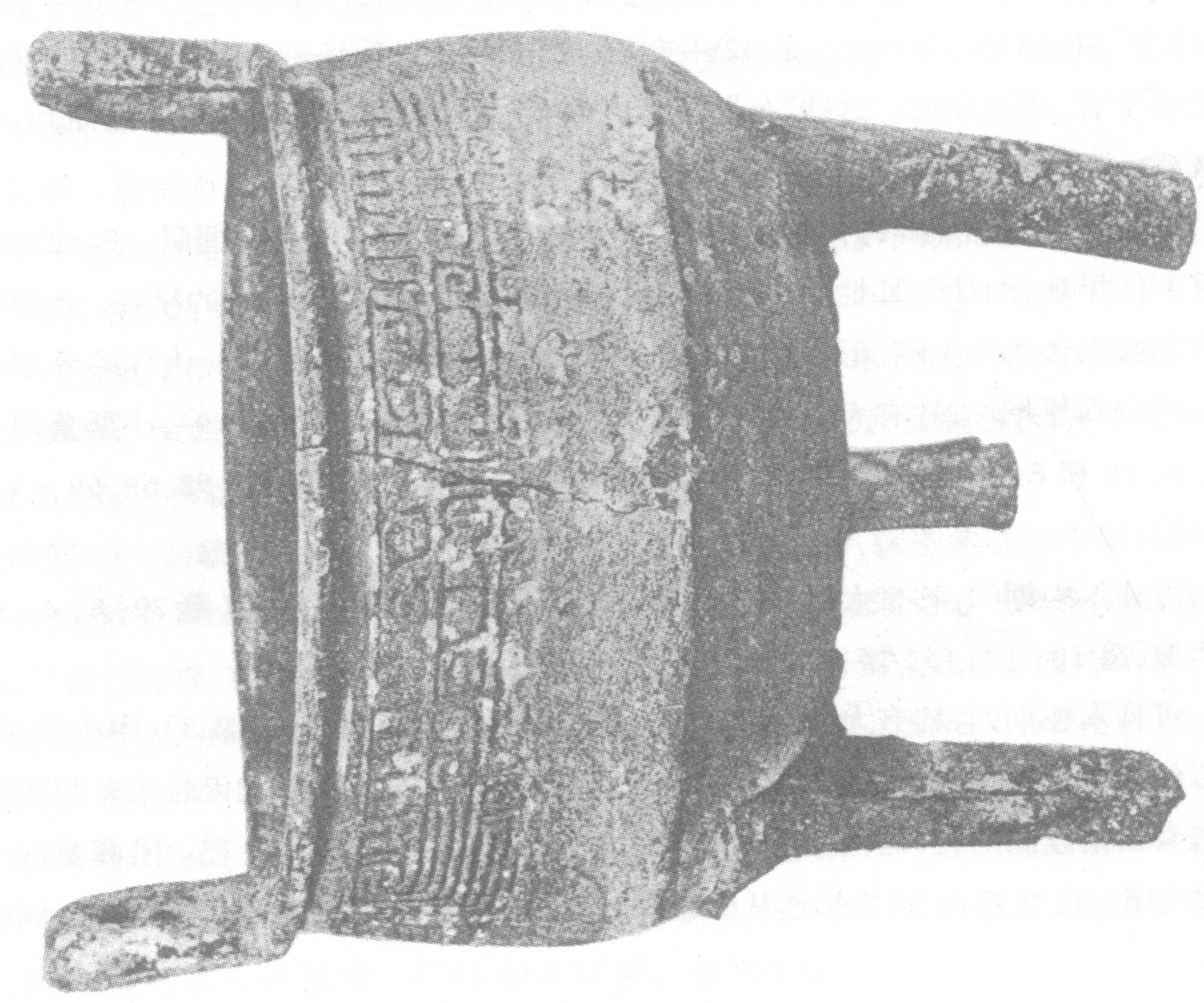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說"辛村墓地……大致是西周时代到东周初年卫国貴族的埋葬地"。

七三~七四

图版玖 (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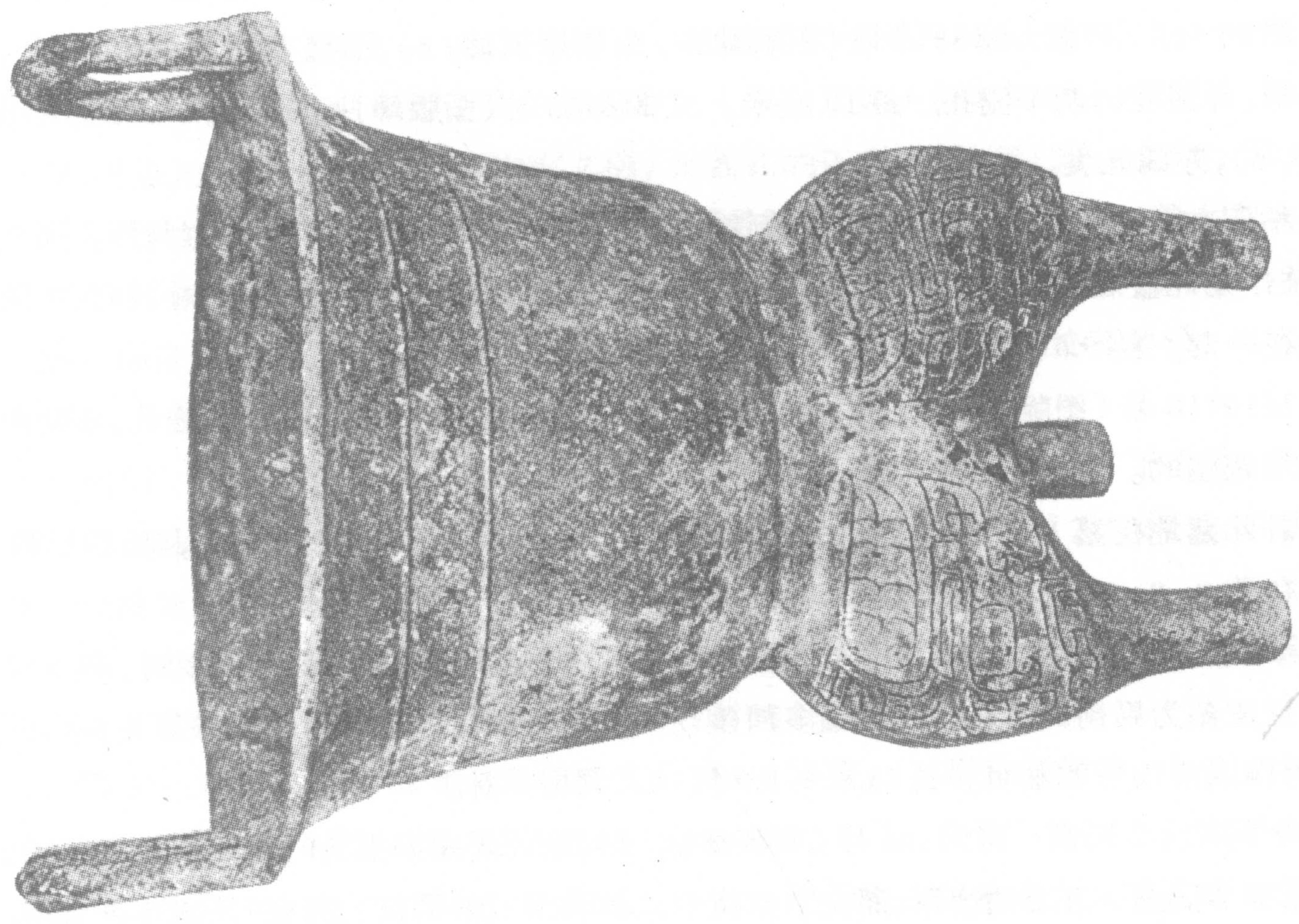
2. M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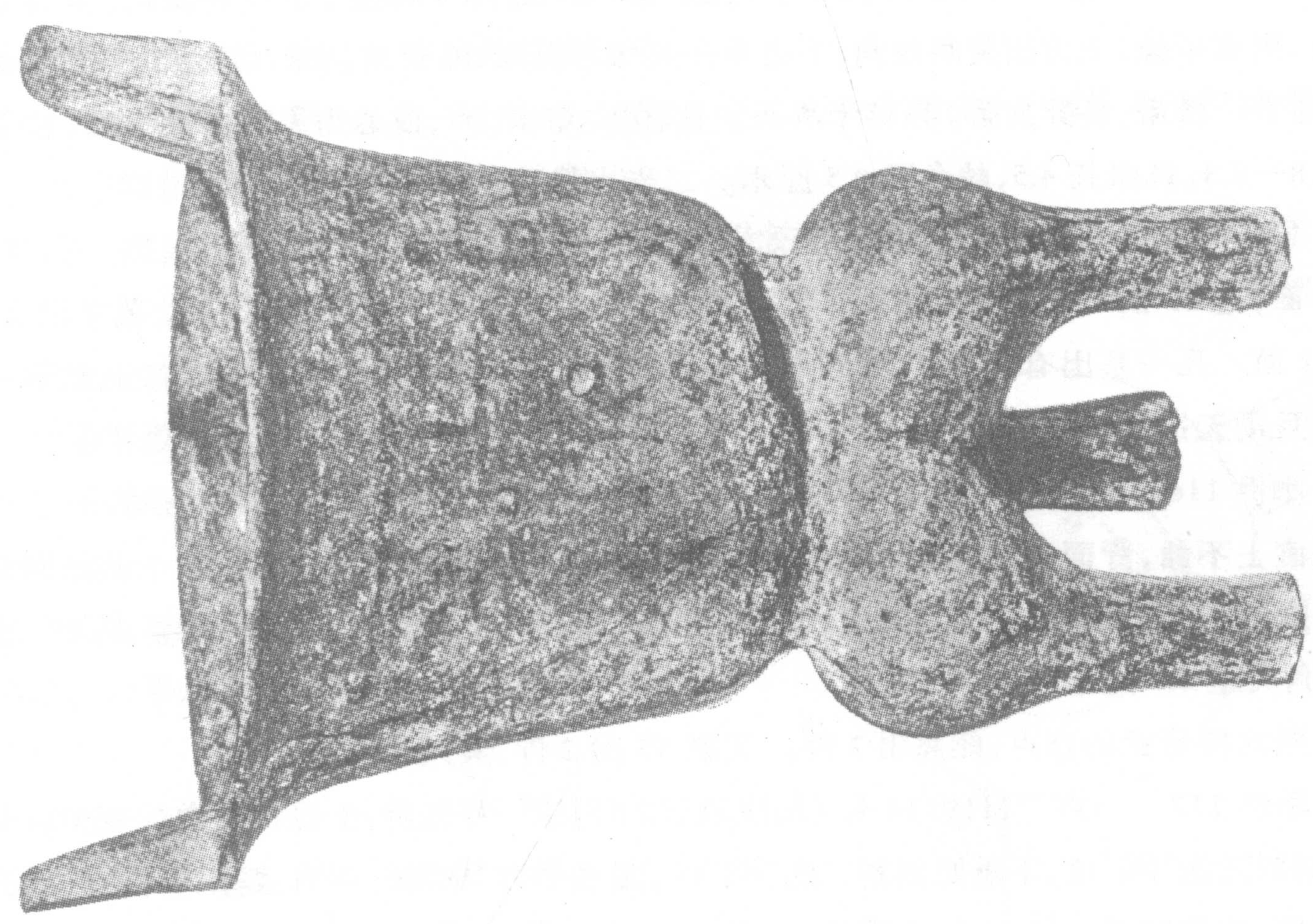
1. M60:4

銅鼎

图版拾壹 (XI)



2. M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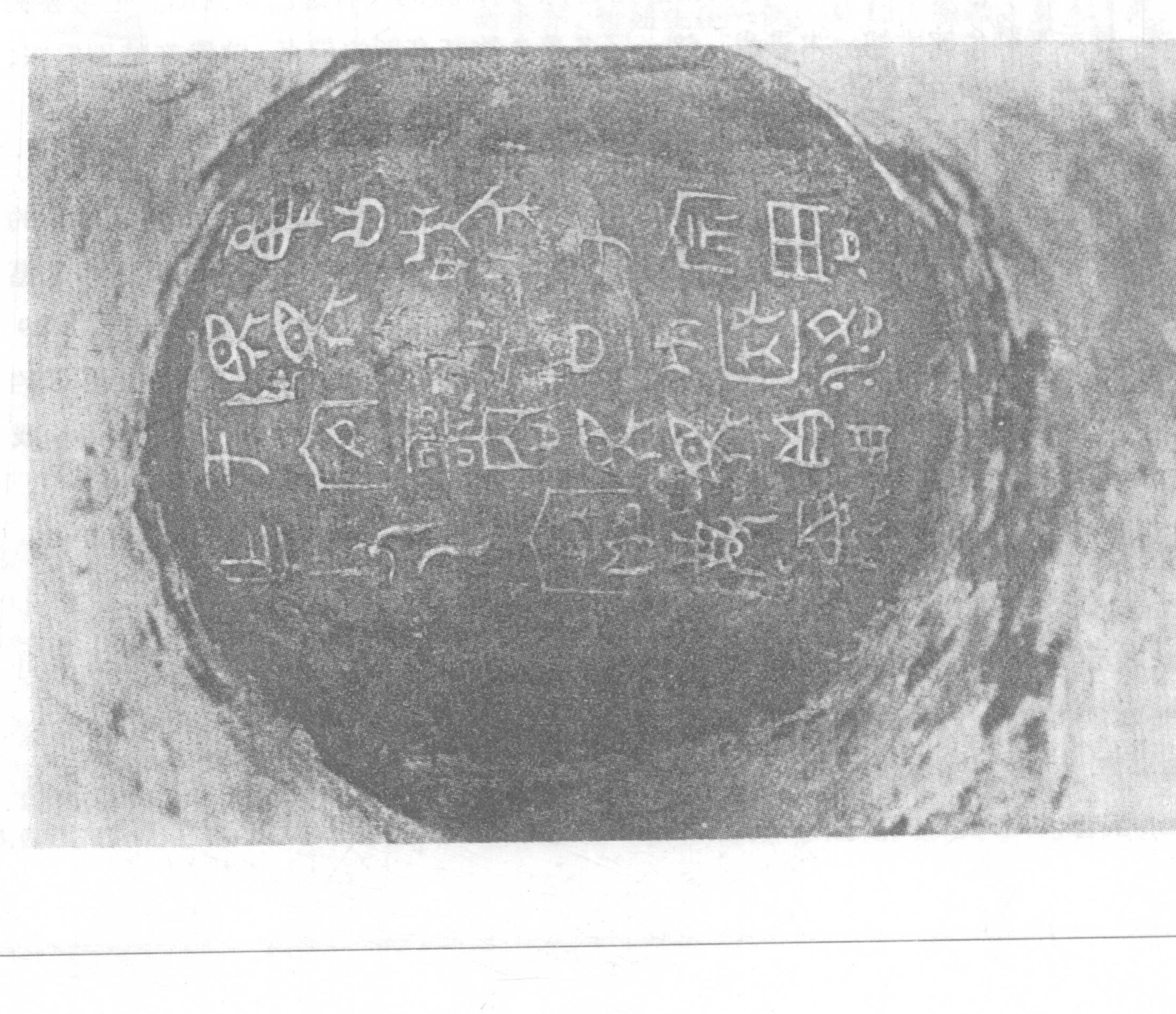
1. M60:3

銅甗

图版拾肆 (XIV)



2. M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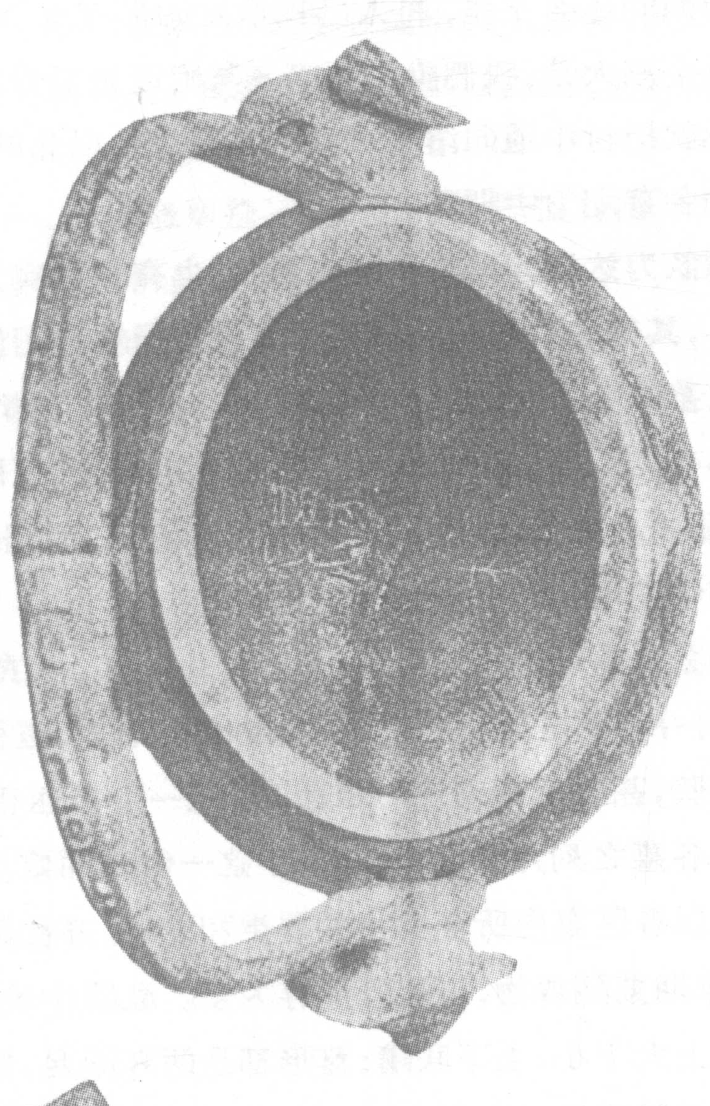


1. 器内的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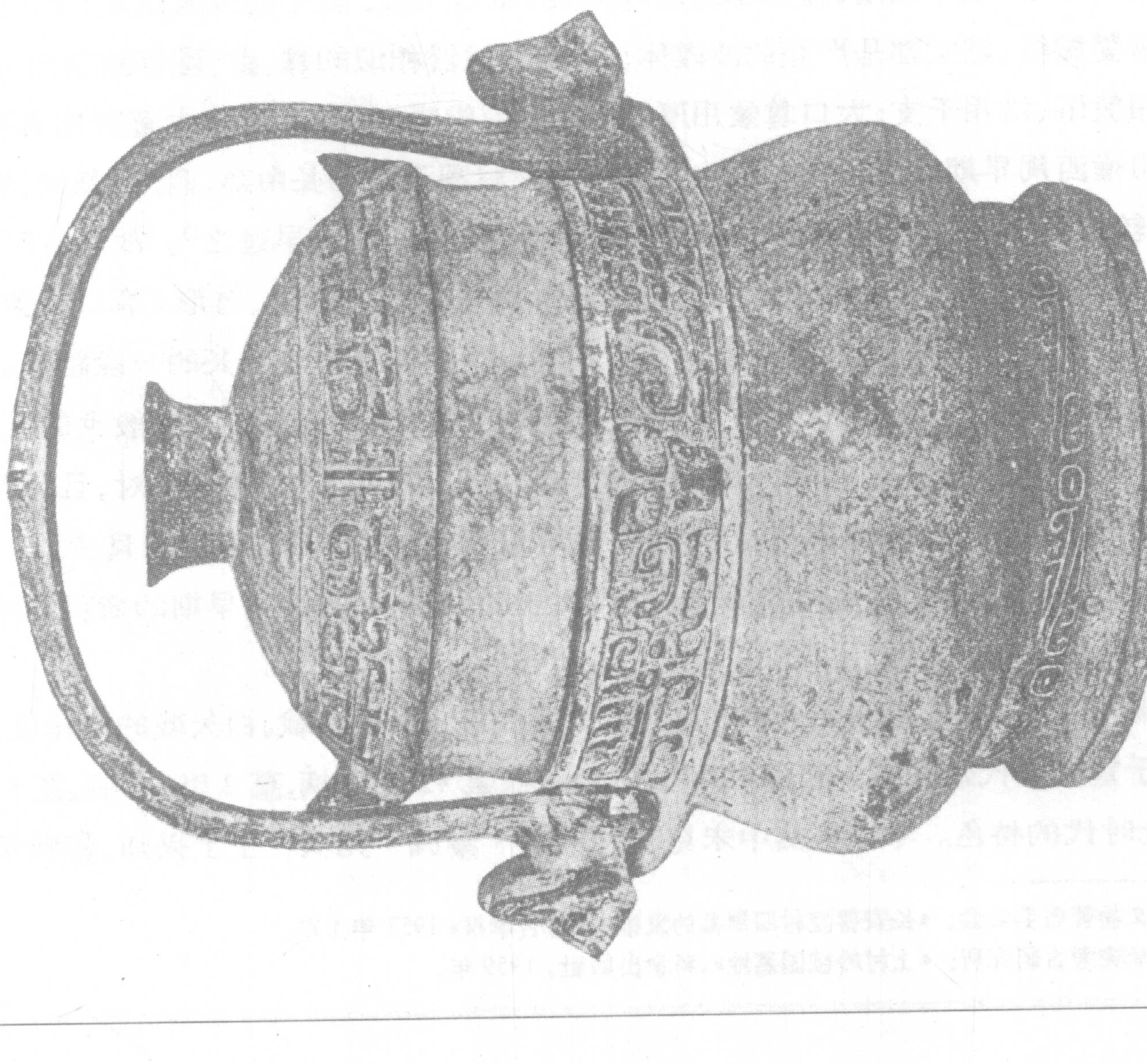
图版拾伍 (XV)



2. 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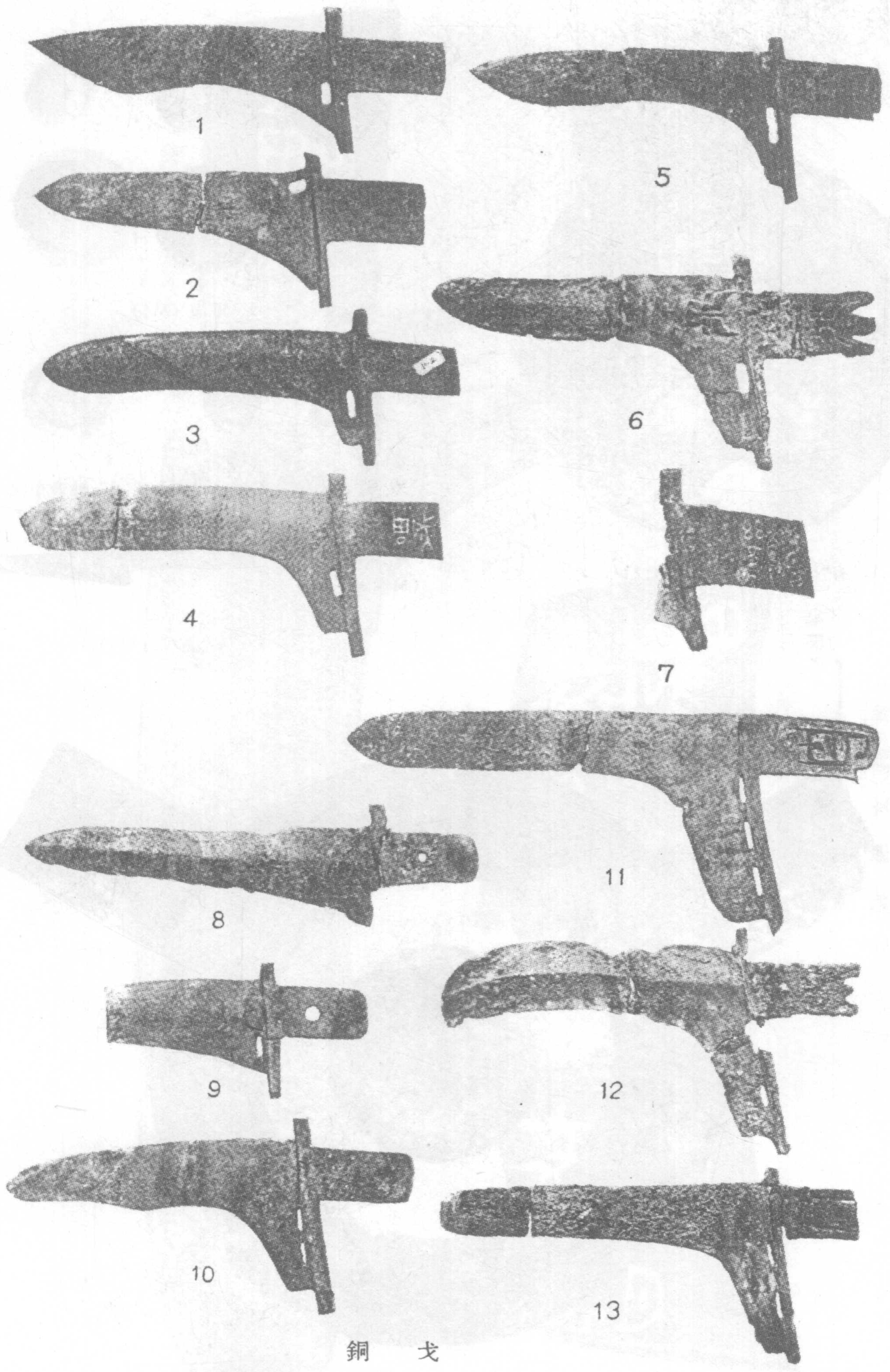
3. 底銘



1. M60:7

銅卣

图版拾玖 (XIX)




銅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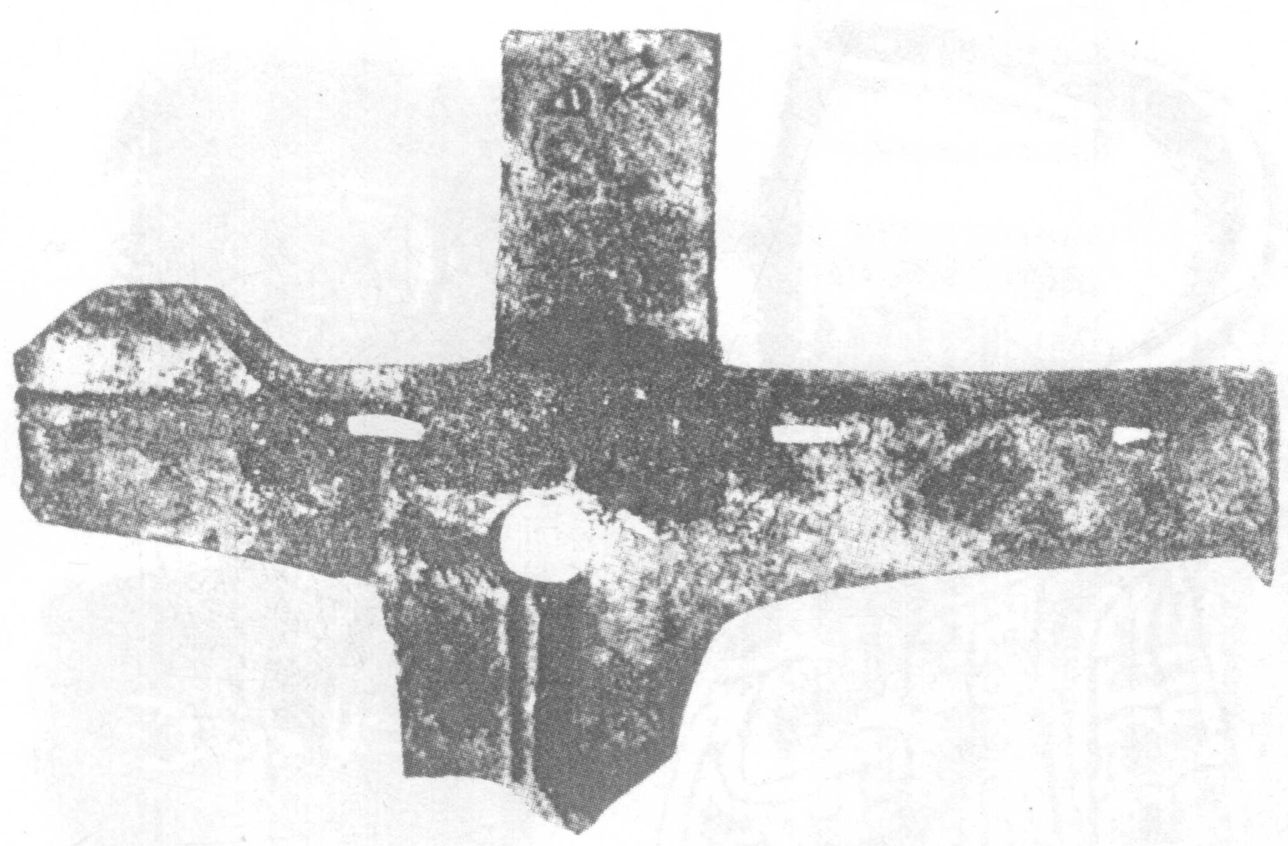
1. M55:2　2. M61:3c　3. M10:2　4. M42:80　5. M60:21　6. M42:163　7. M42:105
8. M8　9. M57:7B　10. M61:3a　11. M60:29 + 32　12. M42:62　13. M42:124

图版拾陆 (X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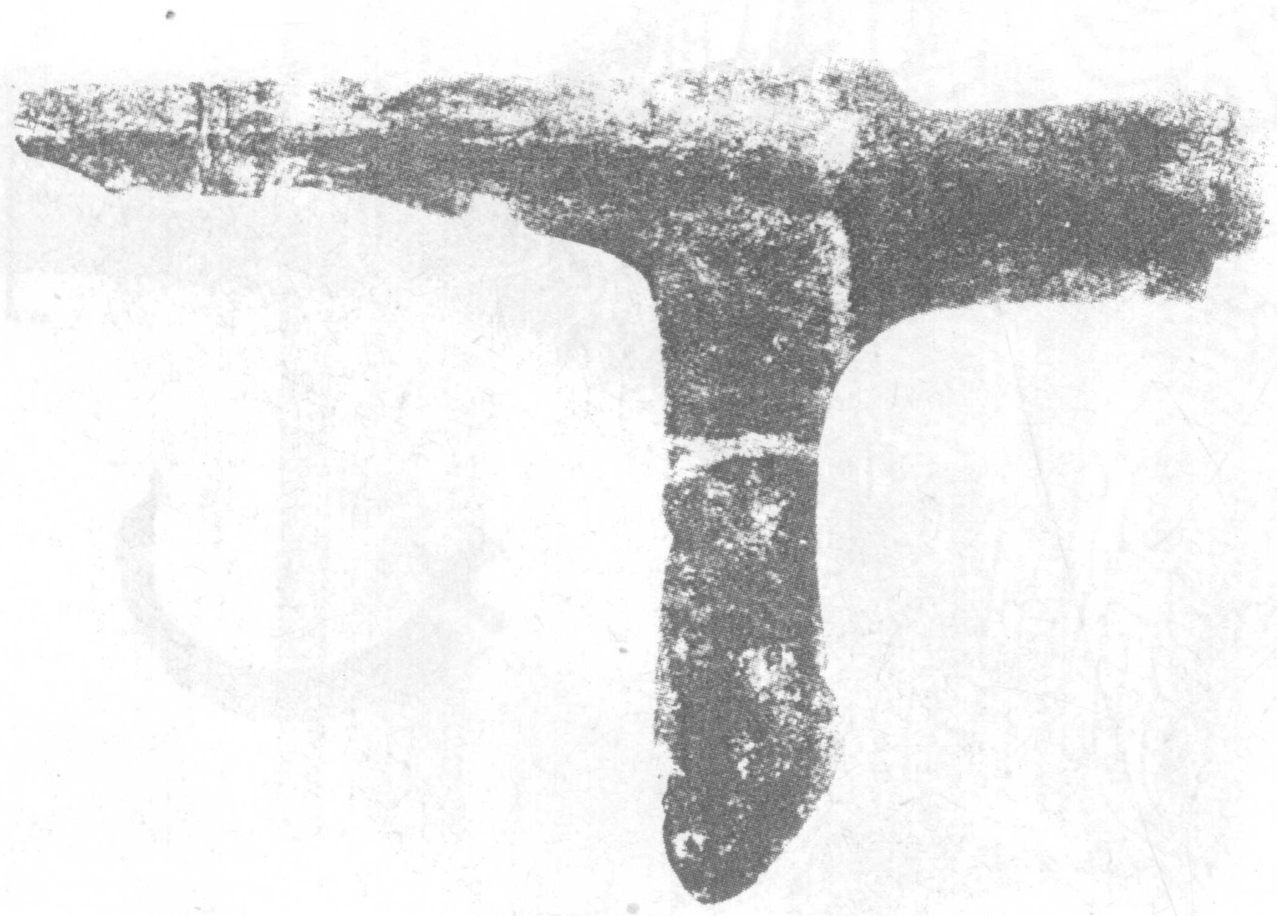


銅　爵 (M60:6)

图版贰贰 (X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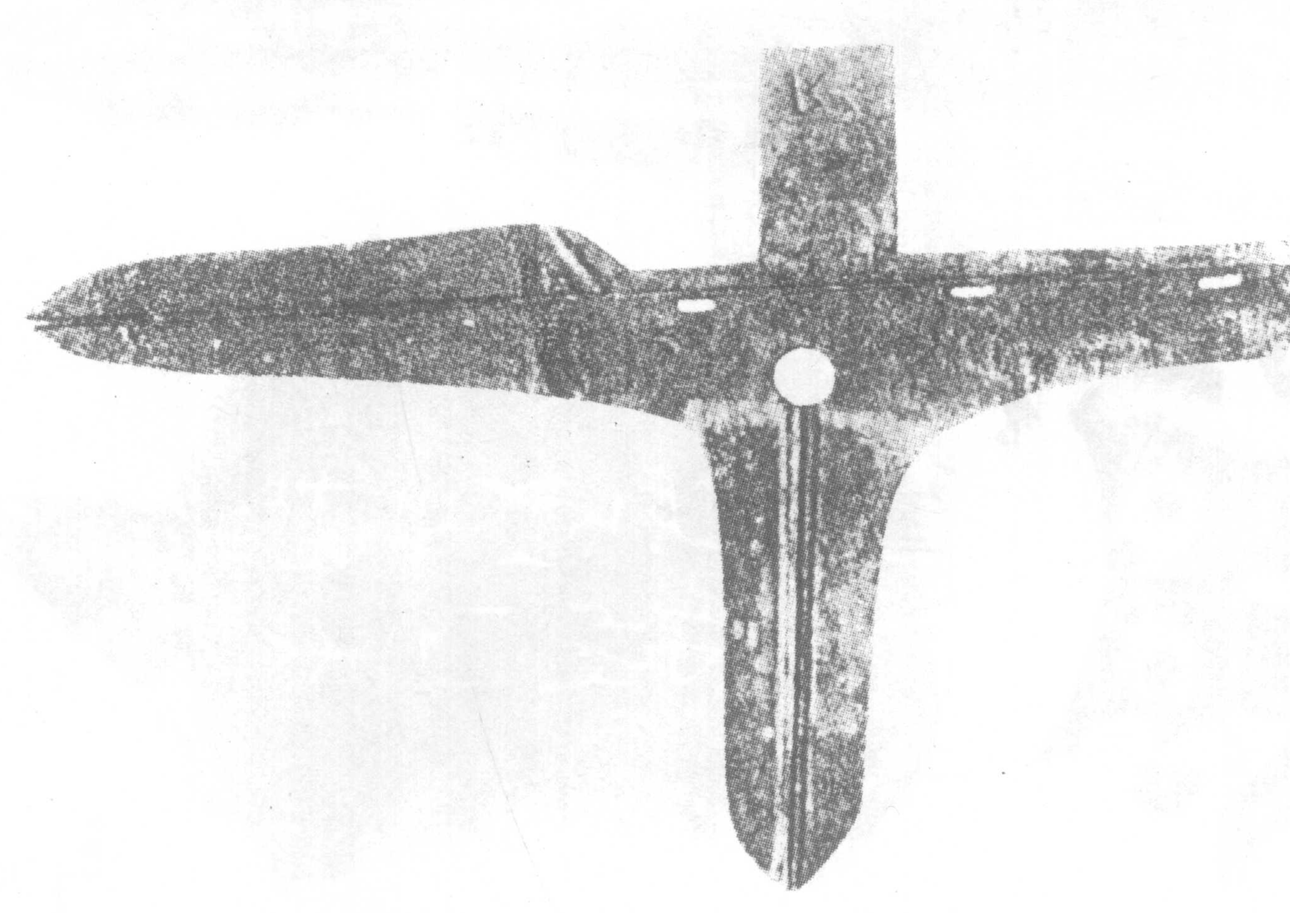
2. 白矢戟 (M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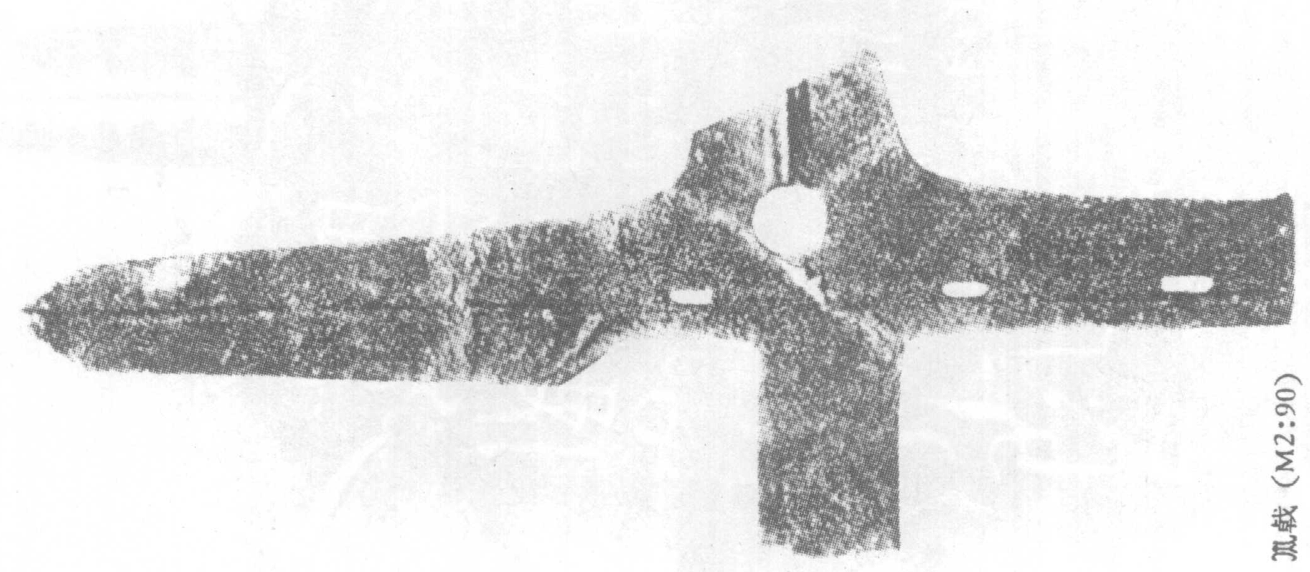
1. 盞戟 (M2:42)

銅　戟

图版贰壹 (X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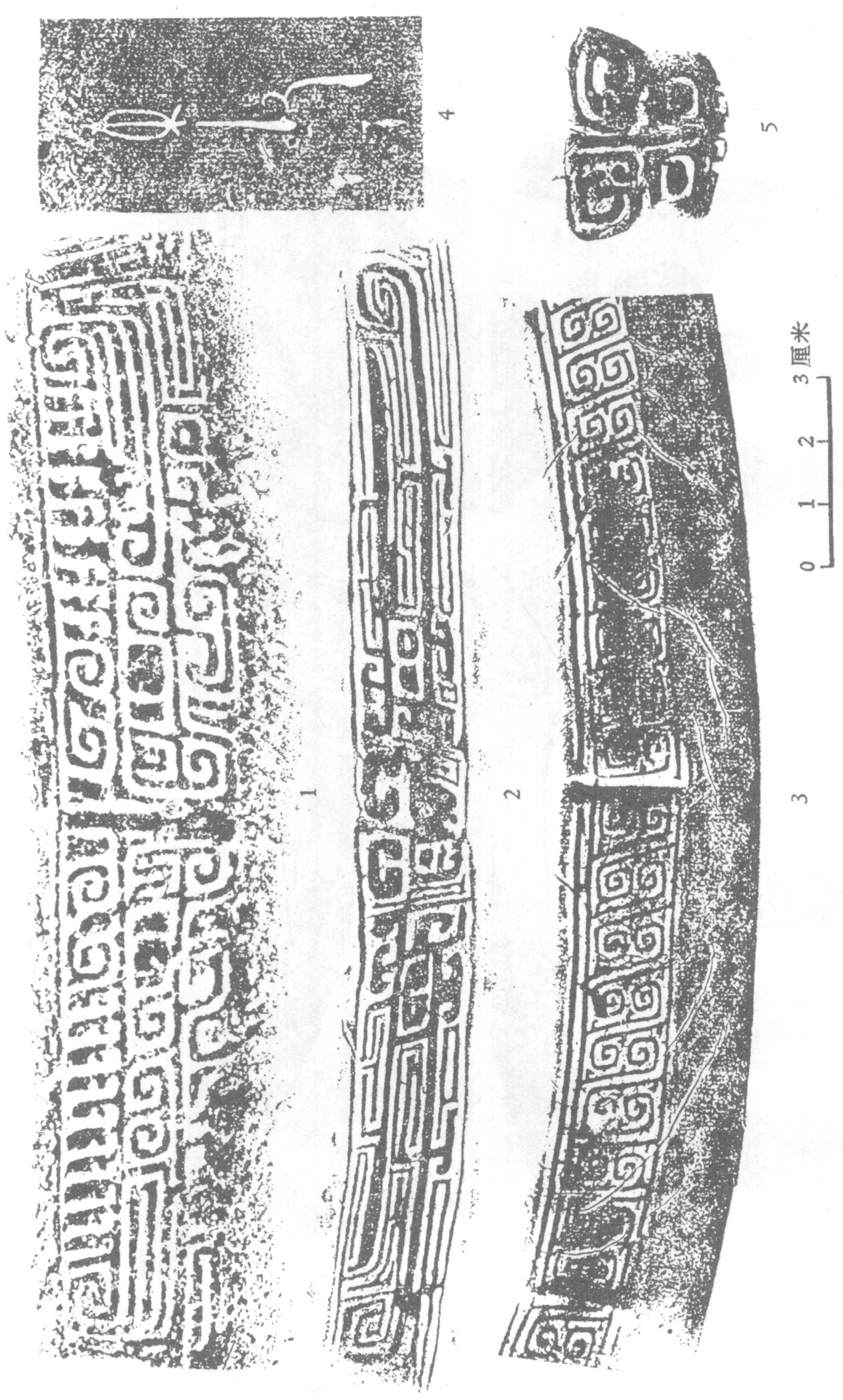
2. 㡭戟 (M2:81)



1. 瓜戟 (M2:90)

銅　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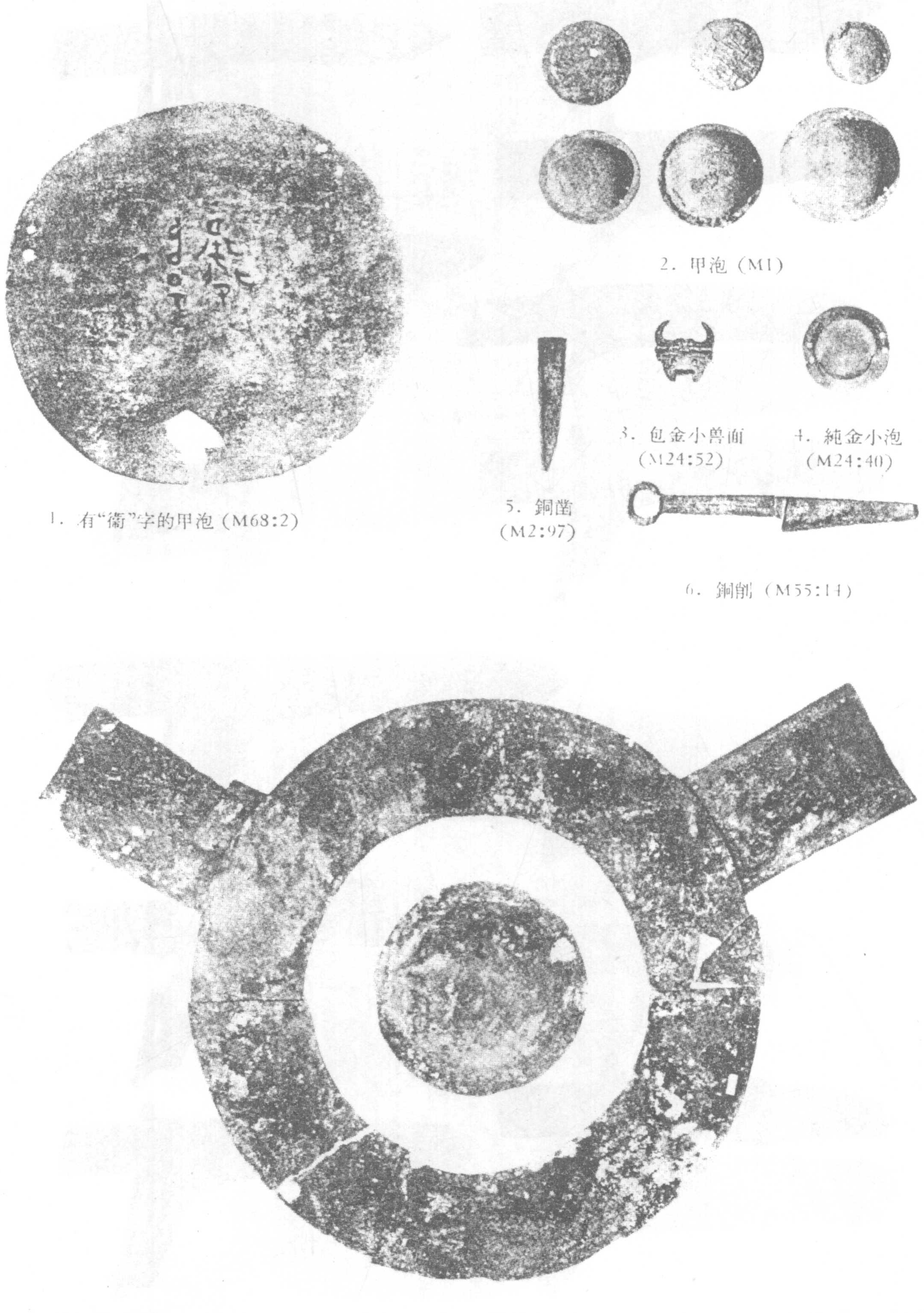
图版伍伍（LV）



礼 器 拓 纹 之 一

1. 鼎頸紋（M60:4）　2. 簋頸紋（M76:1）　3. 同簋足紋　4. 同鼎銘文　5. 同簋鋬紋

图版貳伍（XX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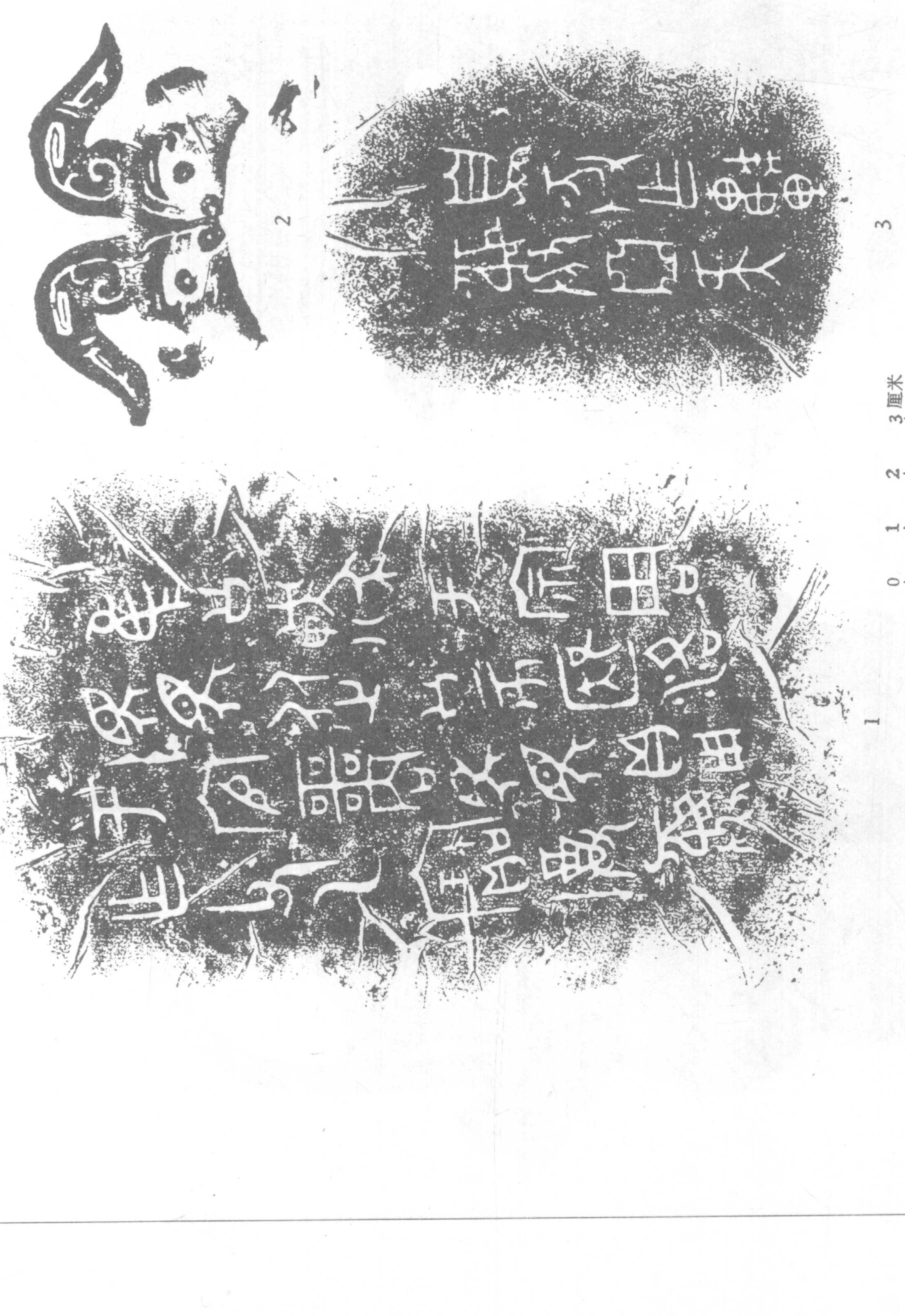


1. 有"衛"字的甲泡（M68:2）　2. 甲泡（M1）　3. 包金小獸面（M24:52）　4. 純金小泡（M24:40）　5. 銅鑿（M2:97）　6. 銅觽（M55:14）

7. 干盾(?)（M42:97—101）

甲泡、干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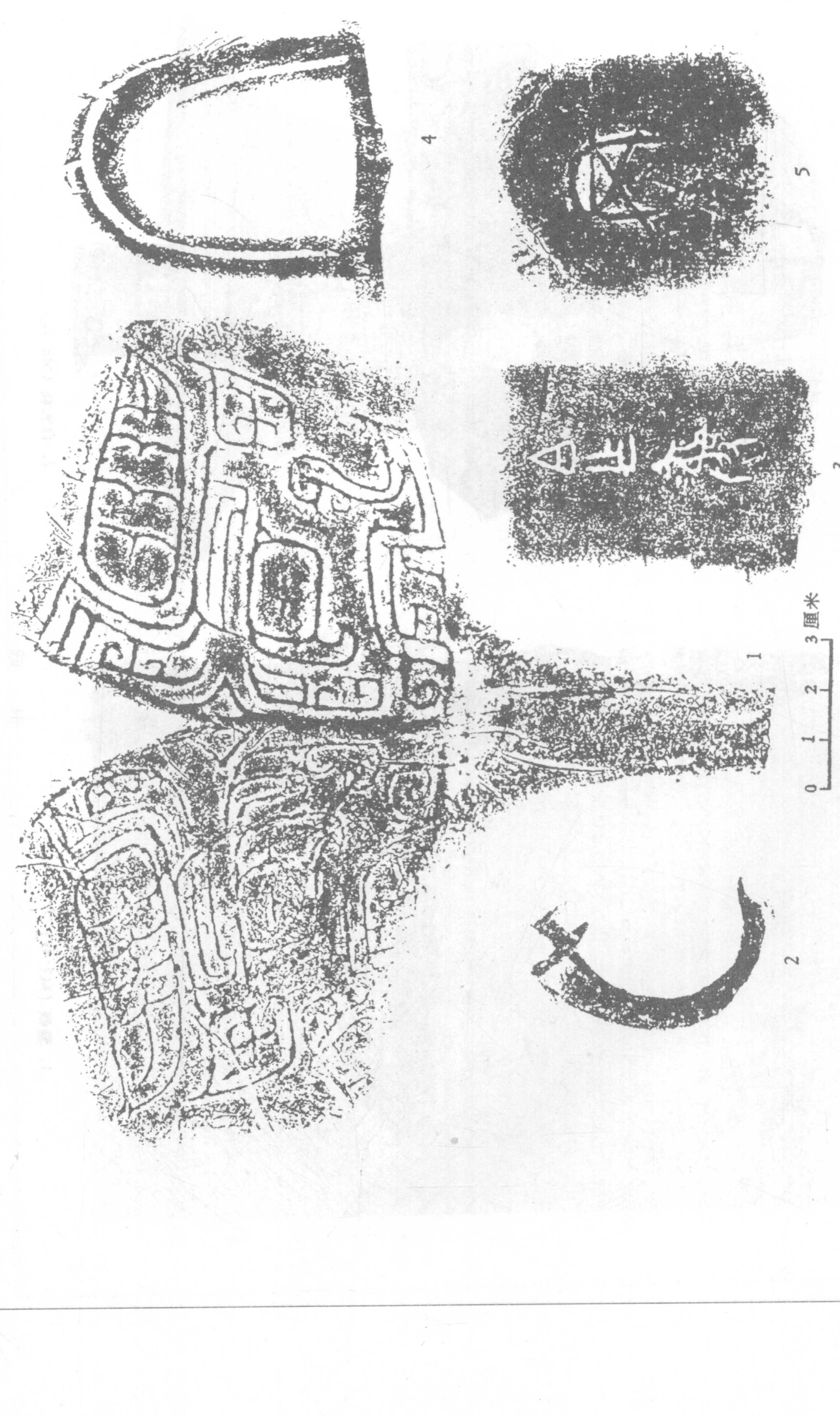
图版陆拾（LX）



礼 器 拓 纹 之 六

1. 尊銘文（M60:5）　2. 卣提梁兽头（M60:7）　3. 同卣銘文

图版伍柒（LVII）



礼 器 拓 纹 之 三

1. 甗足紋（M29:1）　2. 同器箅鉤　3. 同器銘文　4. 同器耳紋　5. 甗銘文（M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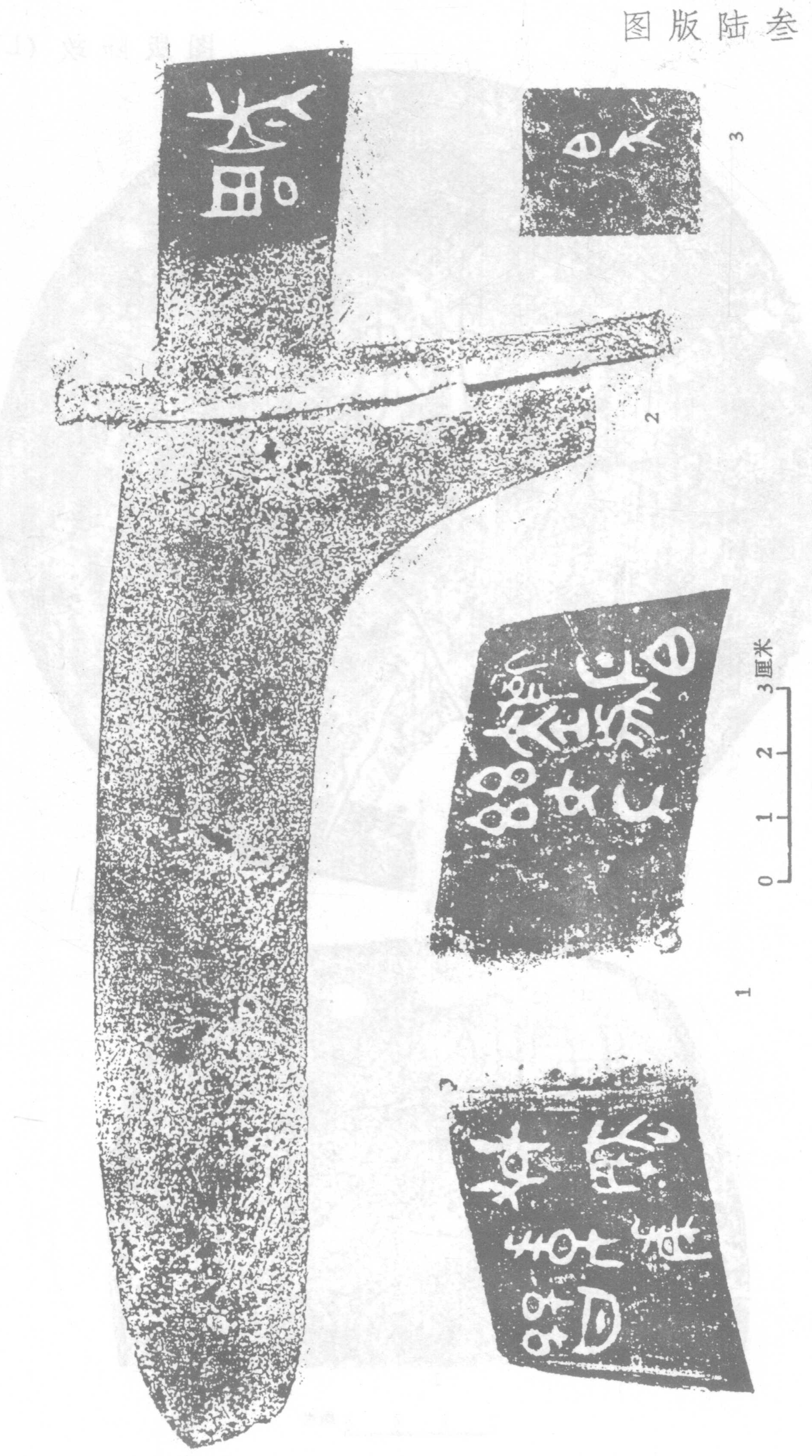
图版陆壹（LXI）



礼器拓紋之七

1、3. 小方彝腹紋和蓋紋（M5:84）　2. 墓1出土的礼器殘片　4. 銅屑銘摹文（传为墓5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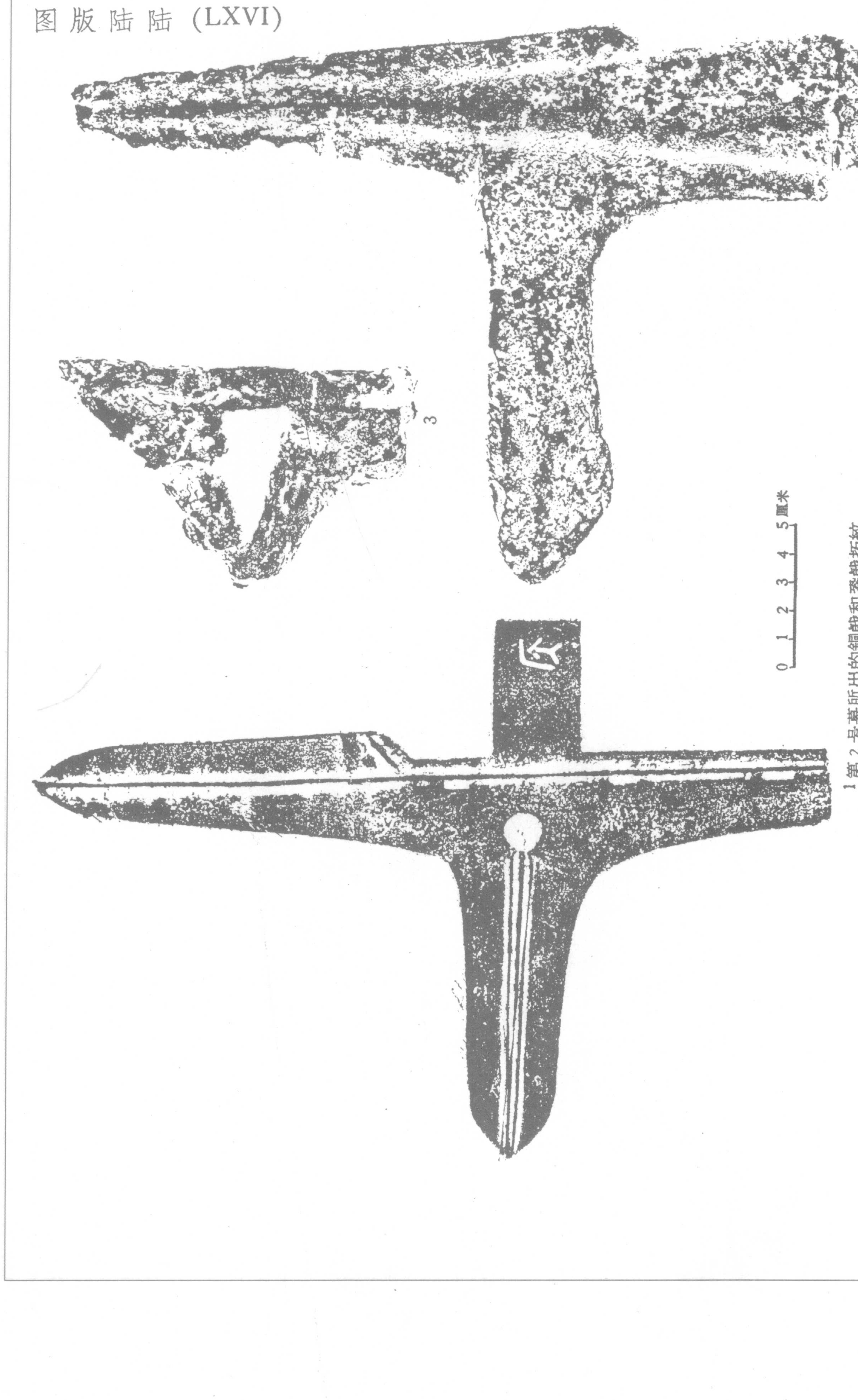
图版陆叁（LXIII）



戈戟銘文拓片

1. 戈銘（M42:105）　2. 戈銘（M42:80）　3. 戟銘（M8:52）

图版陆陆（LXVI）



第2号墓所出的銅戟和鍪戟拓紋

1. 銅戟（M2:81）　2. 鍪戟（M2:42）　3. 殘戟片（M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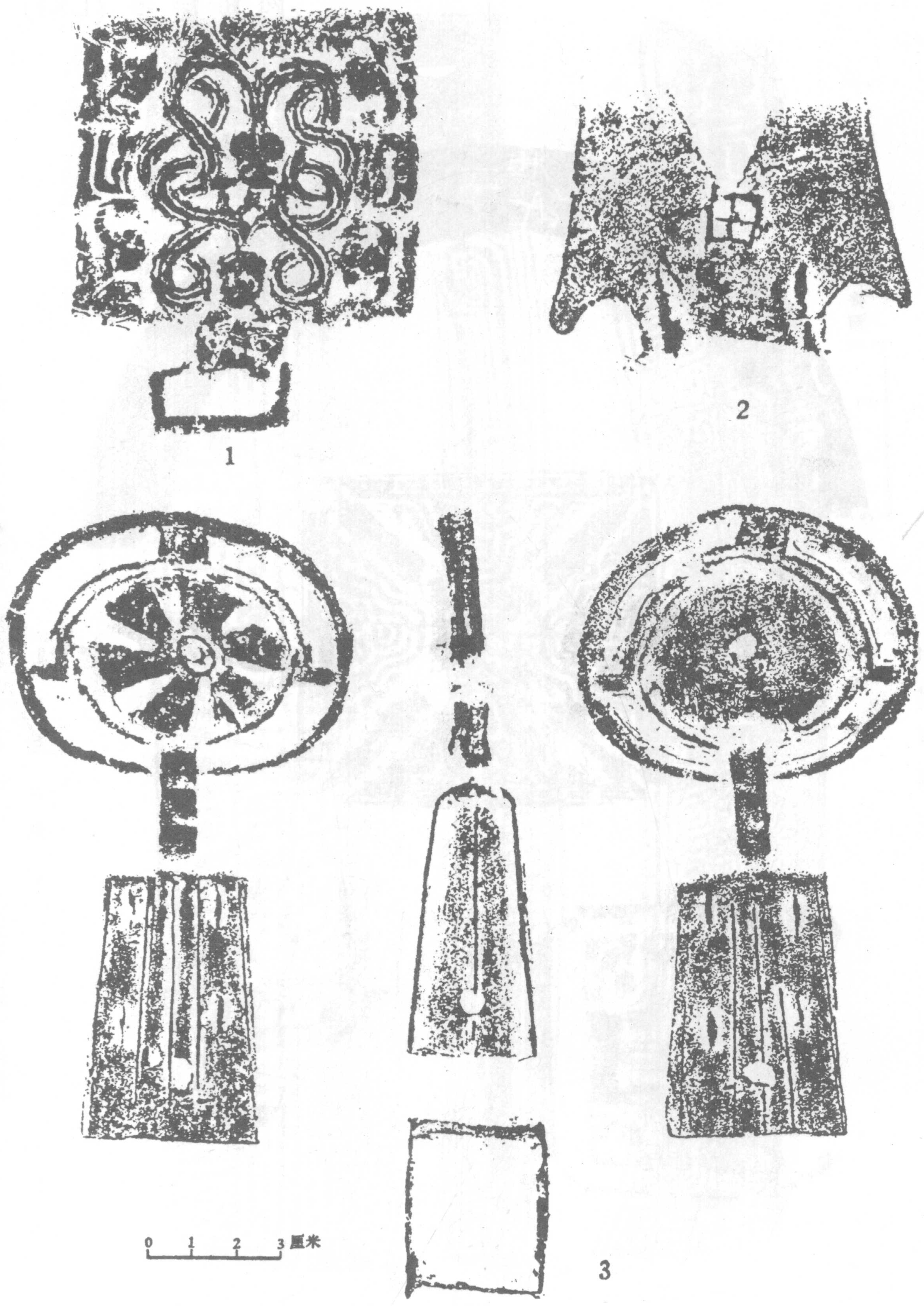
图版陆柒（LXVII）



各墓所出的銅戟和銅斧拓紋

1. 𠘨字銅戟（M2:90）　2. 銅斧（M60:30）　3. 銅斧（M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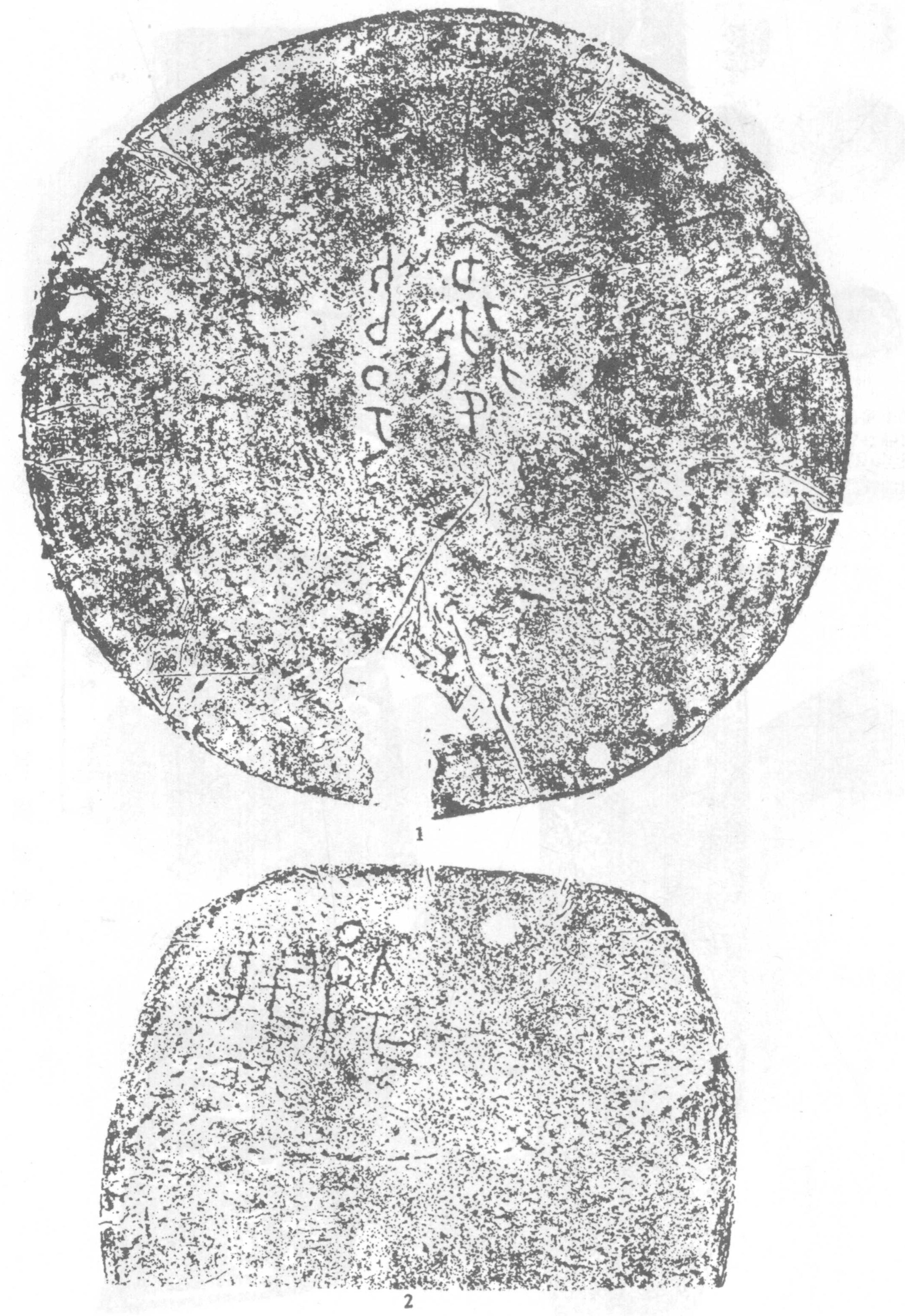
图版捌捌（LXXXVIII）



銅車飾拓紋

1．轙飾（M25:33）　2．当卢（M38:2 乙）　3．銅鑾（M62:2，正、背、側、底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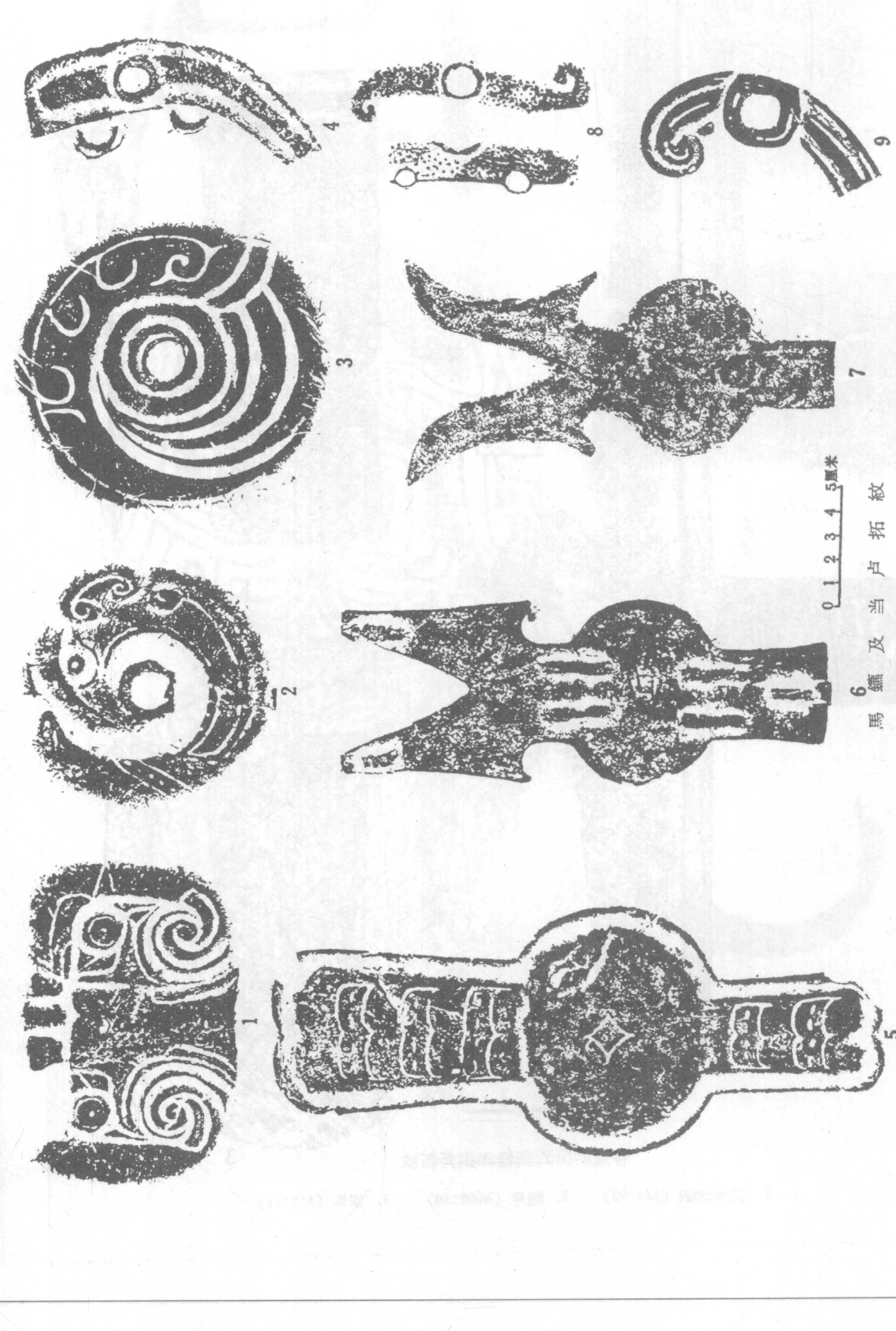
图版陆玫（LXIX）



有字甲泡拓紋

1．M68:2　　2．M72:1

图版玖肆（XCIV）



馬鑣及当卢拓紋

1．当卢（?）（M2:51）　2、3．圓式馬鑣（M2:56，M19:10）　4．角式馬鑣（M4:11）

5—7．当卢（M19:14 正面，M38:2 甲背面，M61:4 小型正面）　8、9．角式馬鑣（M38:6，M62:3）